中華大典

工業典

紡織與服裝工業分典

中華大典

工業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

國家文化發展綱要的重點出版工程項目

新聞出版總署列爲「十一五」國家重大工程出版規劃之首

國家出版基金重點支持項目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主　任：柳斌傑

　　金人慶

副主任：李　彥　于永湛　鄔書林　張少春　李衛紅

　　周和平　陳金泉　李靜海

委　員：張小影　伍　傑　朱新均　吳尚之　孫　明

　　王家新　徐維凡　劉小琴　毛群安　遲　計

　　曹清堯　彭常新　王志勇　潘教峰　姜文明

　　王　正　石立英　安平秋　陳祖武　詹福瑞

　　戴龍基　宋煥起　孫　顥　陳　昕　魏同賢

　　王建輝　朱建綱　高紀言　莫世行　段志洪

　　李　維　何學惠　甄樹聲　馮俊科　譚　躍

　　羅小衛　王兆成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總主編：任繼愈

副主編：席澤宗　程千帆　戴　逸　吳文俊　柯　俊
　　傅熹年

編　委：卞孝萱　任繼愈　李明富　余瀛鰲　林仲湘
　　郁賢皓　馬繼興　袁世碩　席澤宗　陳美東
　　黃永年　章培恒　張永言　張晉藩　葛劍雄
　　董治安　程千帆　傅世垣　曾棗莊　龐　樸
　　趙振鐸　劉家和　潘吉星　錢伯城　戴　逸
　　楊寄林　穆祥桐　吳文俊　金正耀　戴念祖
　　柯　俊　金維諾　白化文　汪子春　周少川
　　孫培青　朱祖延　傅熹年　李　申　郭書春
　　熊月之　柴劍虹　吳子勇　寧　可　江曉原
　　鄭國光　吳征鎰　尹偉倫　魏明孔

《中華大典》 前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資料。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千年來纂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有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編就距今也已數百年。爲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

國務院在關於編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編纂《中華大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七億多字，分爲二十四個典，近百個分典，内容廣博，規模宏大，前所未有。

《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堅持科學態度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儘量採用古精校精刻本，優先採用我國建國後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學派的資料，兼收并蓄。運用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對收集到的資料，精選、精編，力求便於檢索、準確可信。

這項工作從開始起就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分别爲《中華大典》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認真編好中華大典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李鵬的題詞是：「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委員李鐵映也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抓緊辦理。一九九零年五月，國務院批准《中華大典》爲國家重點古籍

整理項目。一九九二年九月，正式成立了《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召開了《中華大典》工作、編纂會議。自此，《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由試點轉入正式啓動，逐步鋪開。

編纂《中華大典》，學術性很强，工作量很大，工程十分艱巨，全賴廣大專家學者和全國各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圖書館、出版單位的鼎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大家本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心願，發揚奉獻精神，克服各種困難，團結協作，給這部巨大類書的出版提供了根本保證。在此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對本書的批評與建議，我們將十分歡迎。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編纂通則

一、性質：《中華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是對漢文古籍（含已翻譯成漢文的少數民族古籍）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分類整理和匯編總結的新型類書，是在繼承歷代類書優良傳統、考慮漢文古籍固有特點的基礎上，借鑒和參照近代編纂百科全書的經驗和方法編纂而成。編纂《大典》的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各種分門別類的，準確詳細的古代漢文專題資料。

二、規模和體例：《大典》所收古籍的時限，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全書共收各類漢文古籍三萬餘種，七億多字。全書體例，着重汲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所採用的經目和緯目相交織這一統一框架結構的模式，同時參照現代科學的學科、目録分類方法，并根據各類學科内容的實際情況，一般將每一大類學科輯爲一典，也有將幾個相關學科共輯爲一典的。對各典名稱，均以現代學科命名，對於所收入的各種古籍資料，亦儘可能納入現代科學分類體系之中。

三、經目：大典共分二十四個典，即哲學典、宗教典、政治典、軍事典、經濟典、法律典、教育典、語言文字典、文學典、藝術典、歷史典、歷史地理典、民俗典、數學典、物理化學典、天文典、地學典、生物學典、醫藥衛生典、農業典、林業典、工業典、交通運輸典、文獻目録典。典以下以分典、總部、部、分部分級，分部之下的標目根據各學科特點由各典自行擬定。

四、緯目：共設置九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内容：

① 題解：對有關學科的名稱、概念、涵義、特點等作總體介紹的資料。

② 論説：有關理論部份的資料。

③ 綜述：有關學科或事物的系統性資料，凡有關學科或事物的性狀、制度、範疇、特點及學科地位、發展情況等具體内容均編入此緯目中。

④ 傳記：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

⑤ 紀事：有關學科或事物的具體活動或事例的資料。

⑥ 著録：重要人物或文獻的有關著作資料，如專集介紹、序跋、藏書題記，以及有關著作的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等。

⑦ 藝文：有關屬於文學欣賞性的散文或韵文。

⑧ 雜録：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有較高參考價值的資料，均入雜録。

⑨ 圖表：根據有關經目的内容需要，圖與表附於相關專題之下，或集中匯總於某級經目之後。

《大典》以内容分類安排各級緯目，各級緯目的正文，一般以原書爲單位，按時代順序排列。每一條資料前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以利讀者核對原書。

五、書目：每分典後附有該分典所收書之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時(年)代、版本等内容。時代以成書時代爲準，成書時代不詳者，以作者主要活動時代爲準，并遵從歷史習慣。

六、版本：《大典》在選用版本時儘量採用古人的精校精刻本，亦採用學術界通用的近、現代整理圈點本及現代學者校點整理本。

七、校點：爲儘可能保存古籍原貌，《大典》祇對底本中明顯的脱、訛、衍、倒進行勘正。古本中的避諱字一般不作改動，祇對缺筆字補足筆畫。後人刻書時避當朝人諱而改動的字，據古本改回。《大典》採用新式標點法。

一九九六年八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工業典》編纂委員會

主　編：魏明孔

編　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興文　李紹强　范建鏞　林廣志
胡小鵬　高超群　郭遠英　陳文源
湯開建　趙利峰　趙連穩　蔡　鋒
鄧　堪　劉建麗　盧華語　魏正孔

《中華大典·工業典》序

《工業典》是《中華大典》的一個組成部分，系統地分類彙集上起先秦下迄清末有關中國工業的文獻資料。

中國傳統工業的歷史，可以說就是一部手工業的歷史。現代人類學研究中的一個主流觀點是，人類揖別猿類是從打製第一塊石質工具所體現的勞動開始的，而被打製出來的这第一塊石質工具就是人類的第一件手工業產品，手工業由此濫觴。因而，我們可以認爲，人類是與手工業同時步入歷史舞臺的，而且直到工業革命前，手工業一直是科技乃至生產力進步的主要推動者、承載者和傳播者，而科技和生產力進步對人類文明的綿延和提升的意義則是不言而喻的：農業生產的進步、商業活動半徑的擴大、交通運輸能力的提高、軍事實力的增强、文化内容的豐富、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强度的降低、居住环境的改善，等等，皆離不開手工業的發展。工業革命濫觴於英倫三島之前，中國之所以能成爲人類文明的主要輸出地之一，很大程度上與中國傳統手工業的領先地位密切相關。當然，當人類基本生產形態因工業革命而徹底換軌之後，雖然中國的手工業並未裹步不前，但是已經無力繼續承擔起助中華文明領先於世界文明之重任。

我國傳統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耕織經濟發達，個體小生產農業及家庭副業手工業經濟構成了當時社會財富的基本來源，「男耕女織」或「晴耕雨織」是廣大農民的基本生產方式。另外一個特點是，官營手工業經濟一直比較活躍。上述特點，對中國傳統工業水準的提升、科學技術的進步乃至社會經濟的發展所造成的影響無疑是多方面的，但是，越到晚近，它的負面影響就越凸顯出來。這無疑決定了我國的國情，且影響深遠。

我國歷史上的手工業技術對於人類的影響是深刻的，「四大發明」對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作用是人人皆知的例子，而通過「絲綢之路」向中亞、西亞、歐洲乃至非洲輸送的由中國製造的絲綢、紙張等精美手工業品，更成爲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隨着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與延伸，我國輸出的手工業品的數量及品種在不斷增加，其中最重要的商品是瓷器，其對世界的影響巨大，以至於英語中「中國」(China)與「瓷器」是同一詞。當然，當時的手工業品的交流是雙向的，並非只是單一的輸出。

除此之外，我國歷史上的彩陶、採礦、冶金、鑄造、造船、漆器、紡織、印染等工藝，亦處於當時世界的領先水準，社會影響亦是具有國際性的。被譽爲古代建築「活化石」的唐代建築山西五臺山南禪寺、佛光寺、芮城廣仁王廟、平順天台庵等榫卯結構建築，經過千餘年的風雨滄桑，依然在向世人展示着中國古代工匠獨特的藝術神韻。

《工業典》就是對包括上述內容在內的資料進行搜集和整理。

我國流傳至今的古籍可謂汗牛充棟，而在傳統的農本主義經濟形態下，在國家制度設計中，手工業作爲「末」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受此影響，史家對工業的記載或是只言片語，或是在記載其他內容時附帶提及。早在《史記・商君列傳》中就明確提出重本輕末的思想，唐代人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指出，這里「『末』謂工商也」。一些時期甚至將手工業技術發明視作奇技淫巧而備受限制。正因爲如此，古籍中有關工業的記載非常零散，系統記載者可謂鳳毛麟角。受此影響，手工業方面的資料在後世缺乏必要的整理，即使今天，這種情況也並沒有得到多大改觀。這無疑使《工業典》資料的搜集難度非常大，遠遠超過了我們的估計。當然，各種官修典籍和文獻對手工業的輕視，並不意味着手工業不重要。事實上，手工業生產從某種程度上早已成爲中國人文化因子的一部分。例如，中國古代的製陶和冶煉工藝曾被視爲最尖端的工藝，故而人們常用「陶冶情操」來形容提升思想、道德和情趣的艱難過程。另外，刻範是我國古代手工業生產活動中出現較早的工具，而且精準度和標準化應該達到了很高的水準，故而人們用「模範」一詞來指被大家廣泛認同的樣板。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工業典》在編纂過程中，除了不遺餘力地利用傳世文獻外，對於新發現和整理的資料，也儘量給予關注，特別對最近發現和整理的資料費力較多，以體現編纂的時代特點。

《工業典》共計九個分典。根據現代工業主要行業且結合我國傳統手工業自身的特點，《工業典》設置了《陶瓷與其他燒製品工業分典》、《金屬礦藏與冶煉工業分典》、《製造工業分典》、《造紙與印刷工業分典》、《建築工業分典》、《紡織與服裝工業分典》、《食品工業分典》以及《綜合分典》。因爲傳統手工業發展到近代，在內外條件的變化下，出現了近代工業，這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此，在《中華大典》編委會領導的支持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專家的贊許下，《工業典》下設了《近代工業分典》。《近代工業分典》搜集材料時主要遵循兩個方面的原則：一是具有近代工業的生產形式，二是具有近代工業的管理與組織功能。這雖然與其他分典體例不盡一致，卻不失爲一種創新。這是需要說明的。

《工業典》的編纂，對瞭解中國傳統社會的工業佈局和經濟狀況，對發揚壯大手工業技術，對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具有

重要的意義。特別在將實現工業化和推進城鎮化作爲國家戰略的今天，挖掘整理這份文化遺產，無疑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鏡鑒價值。

參加《工業典》編纂的學者分別來自重慶、廣州、蘭州、曲阜和北京以及澳門等地，均是手工業經濟史方面的專家。《工業典》自二〇〇六年啓動以來，已逾九載。《工業典》的編纂工作，自始至終得到了《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編纂委員會的指導，特別是《中華大典》辦公室的領導和工作人員付出心血頗多，各編纂者所在單位給予諸多方便，上海古籍出版社領導及編輯先生費心良多，在此一併深表謝忱。

我們從事《工業典》的編纂工作，限於水準和時間，難免存在掛一漏萬的問題，特別是在選材、整理方面的錯誤，需要方家和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正。

魏明孔

二〇一五年十月

中華大典・工業典

紡織與服裝工業分典

主編：盧華語　鄧堪

《中華大典・工業典・紡織與服裝工業分典》編纂説明

《中華大典・工業典・紡織與服裝工業分典》(以下稱「本分典」),是《中華大典・工業典》的分典之一。本分典包括紡織和服裝兩個總部,另附編織、皮革,凡四總部。其中紡織、編織、皮革材料均極零星分散,宋以前多屬斷簡殘編,故編纂時,除嚴格執行《中華大典》和《工業典》有關規定外,對材料的收録以及對某些相關問題的處理也略有調整。

一、材料收録

(一)取材範圍。本分典選用歷史文獻,上自先秦,下迄清末(公元一九一一年)。

(二)取材原則。本分典本「古代求全,近代求精」原則。求全,雖不是有見必録,但凡有一定史料價值者,均儘量搜羅。同一事物或史實,多種文獻記述,大同小異,或繁簡有别,或文字各殊,只要多少能提供一定資訊者,不避重複,統統採用。求精,則注重考究其史料價值之大小有所選擇,並力避重複。

二、材料分類

(一)本分典原則上經目設三級:總部、部、分部,另根據材料情況,也有在分部下再延伸一級者,即事物具體名稱;緯目設題解、綜述、傳記、紀事、著録、藝文、雜録。由於各級經目情況不同,緯目設置,不强求一律,各目必備。設與不設,設多設少,全依材料實際而定。

(二)一條材料,涉及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性質的事物,能分割者,分割;分割後各依其事物的屬性,歸入其相應經目。不便分割者,其分類則根據材料内容,依其檢索方便,或選擇,或綜合。

選擇分類,取事物之價值或事物在該條材料中所處地位,誰價值最高,或誰在該材料中所處地位最重,則依其屬性歸入相應經目。

綜合分類,指兩種或幾種事物,在此層次是異種,在彼層次卻可能爲同類,如錦、綾、羅、絹等,作爲單一事物,各有不同

特點，性質不同爲異種，但作爲絲織品，卻性質相同是同類；再如布、帛，原材料不同各有不同性質爲異種，但作爲紡織品，卻又性質相同是同類。因此則依事物性質的不同層次，綜合歸入相應經目，入《布、帛綜合部》；將絲作材料的紡織品入《帛部》等。

（三）敘述性質的材料，是入紀事或綜述，往往難於決斷，參照《古今圖書集成》分類，以「大事入綜述，小事入紀事」。

（四）詩詞曲賦及散文，有涉及本分典相關內容者，其完整篇章，一律收入藝文，其片段或摘句，則依其內容而定。如「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炎洲布火浣，蜀地錦織成」等，均不入藝文而入綜述。

（五）正史中「異域」、「蠻夷」、「外國」等傳以及其他典籍的民族材料，有關紡織產品及其工藝工具，由於各民族情況各異，且多變易，有古屬中國今屬外國者，有今屬中國古屬外國者，一律依當今實際而定。凡今屬外國者，有關材料一律入《紡織產品及工藝工具對外交流部》；凡今屬中國者，一律依材料內容分別置入相應經目。

（六）某些事物由於著眼點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分類。如「蓑」（雨衣）、「菲」（草鞋）、「笠」（斗笠），就功用言，屬服裝，就工藝言，則當入編織。本分典屬《工業典》，特重工藝，故將以上事物入編織。其他類似情況仿此。

三、材料編排

原則上以原書爲單位，按作者時代（生卒年、主要活動年代或成書時間）排列，但爲照顧邏輯次序，亦有作適當調整者。

（一）二十四史材料依朝代順序而不依作者時代，故《後漢書》材料列在《三國志》之前，《晉書》材料列在《宋書》之前等。

（二）通史、會要、類書、總集材料，依其內容時代而不依作者時代，如《資治通鑒》紀事，分別編入前朝各代，而不入作者司馬光的宋代，《太平御覽》所録材料，亦依此例而不入宋代等。

（三）後人記前朝事，如宋人王讜撰《唐語林》，其材料入唐代不入宋代。其他類似情況仿此。

（四）先秦文獻，不標作者，故先秦材料，首列「十三經」，其先後順序，依《十三經注疏》順序排列；其餘則依其成書時代。二十四史亦不標作者，故秦漢以下各朝，亦先列正史材料，其餘依作者時代先後。

（五）作者爲無名氏，或作者及成書時代相同者，以書名第一字筆畫多少爲序；第一字筆畫相同，則依筆形（橫、豎、撇、點、折），若第一字筆形亦同，則依第二字筆畫和筆形。如《山西通志》列《山東通志》之前，餘類推。

（六）方志材料，以省爲單位（首省志、次府州、次縣志）單獨編排，列各緯目最後。各省順序，亦依書名筆畫和筆形。方志材料之前，首列《一統志》材料。

本分典二〇〇六年八月開始起動、編纂，二〇一五年七月定稿，歷時九年，是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盧華語、鄧堪及諸多同事和研究生通力合作的成果。

主編盧華語、鄧堪全面負責書稿的編纂及組織工作。根據《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和《工業典》的有關規定，擬定分典體例、結構和引用書目，統稿全書，審核並參與資料搜集與點校工作等。

副主編鄒芙都、曾海龍（重慶出版社），參與討論分典體例、結構和引用書目，檢索、點校和複印了部分資料。

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朱華忠、唐光榮，歷史文化學院温翠芳，校圖書館李宏毅等，或參與體例討論、或編排基本文獻，或檢索、點校了部分資料。

博士生胡安徽，碩士生潘林、郭亮、王蓓蓓、夏自金、鄭玉萍、李娜、程東宇、劉昌俊、李清清、宋健、左向陽、常京春、師映紅、蔡利、唐金榮、蘇永霞、趙偉、侯陽、江成志、王静（二〇一〇級）、張紅、王静（二〇一一級）、余海濤、華信輝、王曉等都程度不同地參與了部分文獻檢索、複印及資料核查工作。

《中華大典·工業典·紡織與服裝工業分典》編纂委員會

二〇一五年七月

總目

紡織總部

紡織工藝工具部

紡織材料部

紡織產品部

紡織產品及工藝工具對外交流部

紡織印染部

服裝總部

衣冠鞋襪綜合部

冠帽巾幘部

衣裳部

鞋襪部

附一：編織總部

附二：皮革總部

引用書目

目録

紡織工藝工具部……九
題解……九
綜述……一六
傳記……二五三
紀事……二五四
著録……二六四
藝文……二七三
雜録……二九五
紡織材料部……二九七
麻、葛、毛、棉等分部……二九七
題解……二九七
綜述……三〇〇
紀事……三三五
藝文……三三六
絲分部……三三九
題解……三三九
綜述……三四四
紀事……三六六
藝文……三六八
雜録……三七〇
綿、絮分部……三七二
題解……三七二
綜述……三七四
紀事……三八二
藝文……三八四
雜録……三八四
紡織産品部……三八五
布、帛綜合分部……三八五
題解……三八五
綜述……三八五
紀事……五八〇
藝文……六三五
雜録……六三六
布分部……六三八
題解……六三八
綜述……六四八
紀事……六九九
藝文……七一四
雜録……七一九
火浣布分部……七二一
帛分部……七二七
帛綜合……七二七

題解……七二七
綜述……七三二
紀事……八四〇
藝文……八九五
雜録……八九七
絹……八九九
題解……八九九
綜述……九〇四
紀事……九七〇
藝文……九九八
雜録……一〇〇一
錦……一〇〇四
題解……一〇〇四
綜述……一〇〇五
紀事……一〇一五
藝文……一〇三八
雜録……一〇四四
織成……一〇四七
綾、綺……一〇四八
題解……一〇四八
綜述……一〇五〇
紀事……一〇五六
藝文……一〇六一
雜録……一〇六二
紗、縠……一〇六三
題解……一〇六三
綜述……一〇六四
紀事……一〇六七
藝文……一〇六九
雜録……一〇七〇
羅……一〇七一
題解……一〇七一
綜述……一〇七一
紀事……一〇七三
藝文……一〇七四
雜録……一〇七八
緞、紵絲……一〇七九
題解……一〇七九
綜述……一〇七九
紀事……一〇九二
緙絲……一〇九四
刺繡……一〇九五
題解……一〇九五
綜述……一〇九六
傳記……一一〇三
紀事……一一〇四
著録……一一〇六
藝文……一一〇七
雜録……一一一二
紡織産品及工藝工具對外交流部……一一一三
綜述……一一一三
紀事……一一八三

紡織印染部……一二一七
印染工藝工具分部……一二一七
題解……一二一七
綜述……一二一八
紀事……一二四九
藝文……一二五〇
染料分部……一二五一
題解……一二五一
綜述……一二五五
紀事……一二九四
色譜分部……一二九七
題解……一二九七
綜述……一三一三

紡織總部

《紡織總部》提要

古代中國以農立國，男耕女織是社會生産的主要内容。早在原始社會後期，我國的紡織業就已有相當水平，從先秦起在國際上引領風騷直至明末。特别絲綢生産，更是我國先民的偉大發明，爲豐富人類物質生活功勳卓著，中國被譽爲「絲國」(Seres)，絲綢成爲全世界寶貴文化遺産之一。

古代紡織品主要爲兩大類，一是以蠶絲爲材料的帛(漢以後稱繒)，二是以麻、葛、毛、棉等爲材料的布。紡織總部竭盡所能收録先秦至清末有關布帛的史料，包括紡織工藝工具、紡織材料、紡織産品、紡織産品和工藝工具對外交流以及印染之工藝工具、染料和色譜等，以便讀者檢索利用。

本總部下設經目有五：

一、《紡織工藝工具部》。録紡織生産以及生産過程中涉及的工藝、工具的有關材料。

二、《紡織材料部》。録絲及麻、葛、毛、棉等有關材料。

三、《紡織産品部》。録布、帛有關材料。紡織産品下延伸一級經目設分部：《布、帛綜合分部》，收文獻資料中包括布和帛兩類産品而又不便分割者。《布分部》，收文獻資料僅述布者。《火浣布分部》，收文獻資料僅述火浣布者，不設緯目。《帛分部》，收文獻資料僅述帛者；由於帛的品種繁多，故其下再延伸一級經目述具體産品，如絹、錦、綾、羅、紗等有關材料。

四、《紡織産品及工藝工具對外交流部》。我國古代紡織産品及工藝工具對外輸出輸入，主要是兩種方式：(一)中外商人直接將商品販運到對方境内進行交易，這是純商業性質的經濟行爲。(二)借朝貢和賞賜實現等價交换，這是政治性極强的商業行爲。而我國紡織品等的對外交流，更多是後者。根據資料實際情況，經目部下不再延伸。緯目則將述「朝貢和賞賜」的政策或制度資料入綜述，而將記某一具體「朝貢和賞賜」的事實入紀事。

五、《紡織印染部》。紡織産品能有各種不同色彩，就是經過印染而成。印染涉及材料、工藝和各種顔色，故印染部下延伸一級設三分部：《印染工藝工具分部》、《染料分部》、《色譜分部》。

目録

紡織工藝工具部……九
題解……九
綜述……一六
傳記……二五三
紀事……二五四
著録……二六四
藝文……二七三
雜録……二九五
紡織材料部……二九七
麻、葛、毛、棉等分部……二九七
題解……二九七
綜述……三〇〇
紀事……三三五
藝文……三三六
絲分部……三三九
題解……三三九
綜述……三四四
紀事……三六六
藝文……三六八
雜録……三七〇
綿、絮分部……三七二
題解……三七二
綜述……三七四
紀事……三八二
藝文……三八四
雜録……三八四
紡織産品部……三八五
布、帛綜合分部……三八五
題解……三八五
綜述……三八五
紀事……五八〇
藝文……六三五
雜録……六三六
布分部……六三八
題解……六三八
綜述……六四八
紀事……六九九
藝文……七一四
雜録……七一九
火浣布分部……七二一
帛分部……七二七
帛綜合……七二七

題解……七二七
綜述……七三二
紀事……八四〇
藝文……八九五
雜録……八九七
絹……八九九
題解……八九九
綜述……九〇四
紀事……九七〇
藝文……九九八
雜録……一〇〇一
錦……一〇〇四
題解……一〇〇四
綜述……一〇〇五
紀事……一〇一五
藝文……一〇三八
雜録……一〇四四
織成……一〇四七
綾、綺……一〇四八
題解……一〇四八
綜述……一〇五〇
紀事……一〇五六
藝文……一〇六一
雜録……一〇六二
紗、縠……一〇六三
題解……一〇六三
綜述……一〇六四
紀事……一〇六七
藝文……一〇六九
雜録……一〇七〇
羅……一〇七一
題解……一〇七一
綜述……一〇七一
紀事……一〇七三
藝文……一〇七四
雜録……一〇七八
緞、紵絲……一〇七九
題解……一〇七九
綜述……一〇七九
紀事……一〇九二
緙絲……一〇九四
刺繡……一〇九五
題解……一〇九五
綜述……一〇九六
傳記……一一〇三
紀事……一一〇四
著録……一一〇六
藝文……一一〇七
雜録……一一一二
紡織産品及工藝工具對外交流部……一一一三
綜述……一一一三
紀事……一一八三

紡織印染部……一二一七
印染工藝工具分部……一二一七
題解……一二一七
綜述……一二一八
紀事……一二四九
藝文……一二五〇
染料分部……一二五一
題解……一二五一
綜述……一二五五
紀事……一二九四
色譜分部……一二九七
題解……一二九七
綜述……一三一三

紡織工藝工具部

題解

《易・姤》 繫于金柅。孔穎達正義：柅之爲物，衆說不同。王肅之徒皆爲織績之器，婦人所用。惟馬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

《詩・小雅・斯干》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毛亨傳：瓦，紡塼也。

《詩・小雅・大東》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朱熹集傳：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

《孟子・滕文公下》 彼身織履，妻辟纑。趙岐注：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纑。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 豫州：貢【略】紵。師古曰：「紵，織爲布及練也。」

揚雄《方言》卷五 簍，樓也。郭璞注：所以絡絲也。音爰。兗豫河濟之間謂之樓，絡謂之格。郭璞注：所以轉簍絡車也。

紀昀案：《廣雅》：「樓謂之簍。」本此。曹憲音義：「簍，于縛、榮碧兩反。」《說文》云：「簍，收絲者也。」《玉篇》：「樓，絡絲簍也。」簍即簍之訛。

縴車，郭璞注：縴，蘇對反。趙魏之間謂之轆轤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

紀昀案：《說文》云：「縴，箸絲於箄車也。」「箄，筵也。」「筵，縴絲筧也。」轆轤亦通作麻鹿。《廣雅》：「縴車謂之麻鹿，道軌謂之鹿車。」本此。《玉篇》云：「縴車，亦名軌車。」

史游《急就篇》卷四 飛龍、鳳皇相追逐。逐，叶帛，息韻。《詩・采薇》服叶棘。《小明》福叶直。《文王》服叶億。《楚辭・九章》鞠叶抑。織帛爲飛龍、鳳皇之象，飛翔追逐以成文章，若前章離雲爵之類。《說文通釋》遯者，走也。逐者，追也。豚走而豕追之，此會意也。

許慎《說文》二篇上《止部》 走，機下足所履者。段玉裁注：走者，蹋也。从止从又，入聲。

許慎《說文》五篇上《竹部》 簍，所以收絲者也。段玉裁注：所以二字今補。《方言》曰：「簍，樓也，兗豫河濟之間謂之樓。」郭云：「所以絡絲也。音爰。」按今俗謂之簍車。从竹，婁聲。一曰，簍或从角閒。

筵，縴絲筧也。段玉裁注：《糸部》曰：「縴，箸絲於箄車也。」按絡絲者必以絲尚箸於筵，今江浙尚呼筵。从竹，廷聲。

筧，箄也。从竹，完聲。

箄，筵也。段玉裁注：筵、筧、箄，三名一物也。《方言》曰：「縴車，趙魏之間謂之轆轤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按自其轉旋言之，謂之麻鹿，亦謂之道軌，亦謂之鹿車。自其箸絲之筵言之，謂之縴車，亦謂之箄車，實即今之簍車也。从竹，孚聲。讀若《春秋》「魯公子彄」。

許慎《說文》六篇上《木部》 柅，絡絲柎也。段玉裁注：柎，各本作柅，今依《易釋文》、《玉篇》、《廣韻》正。《釋文》作趺，柎、趺古今字。柎，罥足也。絡絲柎者，若今絡絲架子。《姤》初六，「繫於金柅。」《九家易》曰：「絲繫於柅，猶女繫於男，故以喻初宜繫二也。」从木，尼聲。讀若昵。段玉裁注：昵，各本作柅。今依《易釋文》正。昵或曜字，合韻也。《易》曰：「繫於金柅。」段玉裁注：六字各本無，今依《易釋文》補。

機，主發謂之機。段玉裁注：下文云「機持經者」，「機持緯者」，則機謂織具也。機之用主於發，故凡主發者皆謂之機。檃栝之辭。从木，幾聲。

牍，機持經者。段玉裁注：《三倉》曰：「經所居，機牍也。」《淮南・氾論訓》曰：「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捈形御寒。」勝者，牍之假借字。戴勝之鳥首有横文似牍，故鄭云織紝之鳥。《小雅》云：「杼軸其空。」牍即軸也。謂之軸者，如車軸也。俗作柚。謂之牍者，勝其任也，任正者也。从木，朕聲。段玉裁注：詩證切，六部。按《集韻》引《廣雅》「柅謂之牍」，今《廣雅》柅作樘，誤也。

杼，機持緯者。段玉裁注：梭梜皆俗字。从木，予聲。

複，機持繒者。段玉裁注：繒字不可通。《玉篇》作繪。按當作會。會者，經與緯之合也。緯與經合，慮其不緊，則有複入經之間以緊之。魯季敬姜說織曰：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梱也，梱可以爲大行人也。持交，正許所云持會也。趙注《孟子》「梱屨」曰：「梱，猶叩椓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此與敬姜說梱義同，字皆當從木。孫氏《孟子音義》從手，誤。《淮南・氾論訓》云：「機杼勝複。」複即複之假借字也。从木，复聲。

許慎《說文》一三篇上《糸部》 繅，繹蠶爲絲也。从糸，巢聲。段玉裁注：俗作繰，乃帛如紺色之字。

繹，擌絲也。段玉裁注：擌者，引也。引申爲凡駱驛、温尋之稱。《駉》傳曰：「繹繹，善走也。」从糸，睪聲。【略】

緒，箸絲於箄車也。段玉裁注：《竹部》曰：「箄，筵也。」「筵，縴絲筧也。」箄車亦曰緒車。《方言》曰：「縴車，趙魏之間謂之轆轤，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箸絲於筵謂之緒。从糸，崔聲。

經，織從絲也。段玉裁注：從絲二字依《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六補。古謂橫直爲衡從。《毛詩》云「衡從其畝」是也。字本不作縱，後人妄以代之。从糸，巠聲。

織，作布帛之總名也。段玉裁注：布者麻縷所成，帛者絲所成，作之皆謂之織。許此部別布於絲，自組篆至紕篆二十六字皆言布也，而有不可分者，如織篆是也。經與緯相成曰織。古段爲識字，如《詩》之織文，微識也。从糸，戠聲。【略】

紝，機縷也。段玉裁注：蠶曰絲，麻曰縷。縷者，綫也。綫者，縷也。《喪服》言縷若干升。《孟子》以「麻縷絲絮」竝言，皆謂麻也。然亦有麻絲竝言縷者，機縷是也。機縷，今之機頭。《內則》曰：「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紝合麻枲絲繭言之。《左傳》：「魯賂楚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杜曰：「織紝，織繒布者。」从糸，壬聲。紕，紝或从紕。

綜，機縷也。段玉裁注：此亦兼布帛言之也。玄應書引《說文》：「機縷也，謂機縷持絲交者也。」下八字蓋庾儼默注。又引《三倉》：「綜，理經也。」謂機縷持絲交者也，屈繩制經令得開合也。从糸，宗聲。

綰，綰十縷爲綰。段玉裁注：此亦兼布帛言之也。故篇韻曰：「綰十絲曰綰。」文互相足也。許言縷不言絲者，言縷可以包絲，言絲不可以包縷也。从糸，卒聲。讀若柳。

緯，織衡絲也。段玉裁注：衡各本作橫，今正。凡漢人用字皆作從衡。許曰：「橫，闌足也。」不對植者言也。云「織衡絲」者，對上文織從絲爲言，故言絲以兑縷。經在軸，緯在杼。《木部》曰：「杼，機之持緯者也。」引申爲凡交會之稱，漢人左右六經之書謂之秘緯。从糸，韋聲。【略】

紡，紡絲也。段玉裁注：紡各本作網，不可通。唐本作拗，尤誤。今定爲「紡絲也」三字句，乃今人常語耳。凡不必以他字爲訓者，其例如此。絲之紡，猶布縷之績緝也。《左傳》：「莒婦人『紡焉以度而去之』。蓋緝布縷爲繩，亦用紡名也。《晉語》：『執而紡於廷之槐。』亦謂以紡縷繩縛之也。《聘禮》：『賓楊，迎大夫，賄用束紡。』鄭曰：『紡，紡絲爲之，今之縛也。』縛兑下文，白鮮支也。據此是紡絲專用作絹也。从糸，方聲。【略】

紐，績也。段玉裁注：自組篆至紕篆皆說麻事。麻事與蠶事相似，故亦从糸。凡麻枲先分其莖與皮曰木，因而漚之，取所漚之麻而林之。林之爲言微也，微纖爲功，析其皮如絲，而撚之，而劉之，而績之，而後爲縷，是曰績，亦曰紐，亦索言紐績。《孟子》曰：「妻辟纑」趙注曰：「紐績其麻曰辟。按辟與擗肌分理之擗同，謂始於析麻皮爲絲也。引申之，用縷以縫衣亦爲紐。如《禮經》云『斬者不紐也』『衰者紐也』是也。从糸丑聲。

紑，績所未紐者。段玉裁注：各本作績所紐也，今依《廣韻》正。兩縷相接而後爲紐，未撚接之前，豫林纖微諸縷以儲倚之，是爲紑，今其次弟可用也。从糸次聲。

績，緝也。段玉裁注：《豳風》八月載績」傳曰：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績之言積也。積短爲長，積少爲多。故《釋詁》曰：「績，繼也，事也，業也，功也，成也。」《左傳》曰：「遠績禹功。」《大雅》曰：「維禹之績。」傳曰：績，功也。从糸責聲。【略】

糾，織曰絲卅杼也。段玉裁注：織字下各本衍絹字。《玉篇》又誤緝，今刪。以絲各本誤作从糸，卅作貫，今正。杼者，機之持緯者。卅，穿物持之也。以絲貫於杼中而後織，是之謂糾。杼之往來，如關機合開也。从絲省，卅聲。

許慎《說文》一四篇上《車部》 軸，所以持輪者也。段玉裁注：所以者三字今補。軸所以持輪，引伸爲凡機樞之偁，若織機之持經者亦謂之軸是也。《小雅》「杼軸其空」，今本作柚，乃俗誤耳。若《方言》士作謂之抒，木作謂之軸，亦是引申之義。抒作杼，軸作柚，皆非也。《方言》抒軸與《大東》無涉。从車，由聲。【略】

軠，紡車也。段玉裁注：紡者，紡絲也。凡絲必紡之而後可織。紡車曰軠。《通俗文》曰：「繰車曰軠。」尼心切。別是一物。繰與紡二事也。《木部》曰：「櫚者，絡絲柎。」《竹部》曰：「篧，所以收絲者。」《糸部》曰：「緪，筥絲於筭車也。」又在繰之後紡之前，俟再攷。此非車也，其偁車者何，其用同乎車也。其物有車名，故其字亦从車。从車，宜聲。讀若狂。一曰一輪車。段玉裁注：別一義。

劉熙《釋名》卷四《釋采帛》 布，布也。布列衆縷爲經，畢沅曰：衆，《御覽》引作諸。以緯橫成之也。又太古衣皮，畢沅曰：《禮記・禮運》云：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女工之始始於是。施布其法，使民盡用之也。【略】

筹辟，經絲貫杼中，一間并，一間疏。疏者筹筹然，並者歷辟而密也。王先謙疏證補：葉德炯曰：「案此今之五絲羅、七絲羅也。筹讀如車筹之筹，辟讀如辟析之辟。一間并猶言一格合并，一間疏猶言一格稀疏。」《廣雅・釋器》：「筹，籠也。」今織熏籠者，亦是如此。蘇輿曰：本書《釋天》：「歷，辟析也，所歷皆破析也。」亦此歷辟之義，析其絲令細織之，故密也。

紡繹絲織之曰疏。疏，寥也，寥寥然也。先謙曰：與上條言其經緯疏也同意。《說文》寥作廫云。【略】

紬，抽也。抽引絲端出細緒也。畢沅曰：《說文》「紬，大絲繒也。」又謂之紽。紽，挂也。挂於杖端，畢沅曰：杖，直貫反。振舉之也。畢沅曰：今本杖作帳，據《御覽》引改。此皆言練絲之法也。案《說文》「紽，繭滓紽頭也。」一曰以養繫練也，從糸主聲。說與此異。

煮繭曰莫。莫，幕也。畢沅曰：此七字今本作繭幕也，三字據《御覽》引增。貧者著衣，可以幕絡絮也。畢沅曰：《御覽》引無絡字。或謂之牽離。煮熟爛，牽引使離散如縣然也。畢沅曰：《御覽》無然字。案《御覽》引《說文》曰：「紽，繭滓紽頭也。」一曰

牽離。然則《説文》之所謂絓，與此同，與上異也。今人以繭之不堪爲絲者，乃爲緜。其作之法，與此所言無異。著衣之著，音竹呂反。《禮記・玉藻》：纊爲繭，縕爲袍。鄭注：繭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纊新緜縕，謂今纊及舊絮也。蓋貧者衣不能純綿，但用新緜幕絡於舊絮之上。又今人以古貝著衣，亦以緜幕絡之，知此古今同也。成答鏡曰：王隱《晉書》曰：洛中歌，何德貞二人共披一幡，牽離柰何？見《御覽》八百十九。吴翔寅曰：「或謂之牽離」以下三句當合紬絓爲條，各本皆誤。

《太平御覽》卷八二五《資産部五》

緯車

《通俗文》曰：織纖謂之緯，受緯曰孚。

柅

《通俗文》曰：張絲曰柅也。

梭

《通俗文》曰：梭，織具也，所以行緯之橦。

機杼

吕忱《字林》曰：庢，女涉切。機下所履。

張揖《廣雅》卷七下《釋器》 緯車謂之麻鹿，道軌謂之鹿車。《方言》「緯車，趙魏之間，謂之轆轤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轆轤，與麻鹿同。《説文》：緯，著絲於箄車也」。《秦風・小戎篇》「五楘梁輈」。毛亨傳云：楘，歷録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録。《墨子・備高臨篇》説連弩車之法云：以磨鹿卷收」。義與緯車謂之麻鹿竝相近。《方言》「車下鐵，陳宋淮楚之間，謂之軍，大者謂之綦」。郭璞注云鹿車也。戴震疏證云：此言緯車之索也。《考工記・玉人》「天子圭中必」。鄭玄注云：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圭中必爲組，鹿車縪爲索，其約束相類，故讀如之。

張揖《廣雅》卷八上《釋器》 橦。《玉篇》「橦，織橦也，亦作梭」。《太平御覽》引《通俗文》云「所以行緯謂之橦」，各本皆作橦謂之縢。案橦所以行緯，縢所以持經，二者各殊其用，無緣以縢爲橦，此因本條内有脱文，而下條「柅謂之縢」，又脱去「柅」字，遂誤合爲一條，今訂正。

〔柅〕謂之縢。《説文》「縢，機持經者也」。《玉篇》音「詩證切」。《衆經音義》卷十四引《三倉》云「經所居機曰縢」。《方言》郭璞注云「勝所以繩紝」。《淮南子・氾論訓》云「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王逸《機賦》云「勝複迴轉」。勝，與縢通。複，《説文》作複，云「機持繒者」。《廣韻》「柅，四卦切，縢屬，蜀人以織布，出《埤倉》」。各本脱柅字，縢字又譌作縢。縢，本作縢，故譌而爲縢。《集韻》引《廣雅》「柅謂之縢」。今據以訂正。

橦謂之篧。《方言》「篧，橦也，兗豫河濟之間，謂之橦」。郭璞注云：所以絡絲也。《説文》「篧，收絲者也」，或作劗。篧，從竹，蒦聲」。各本譌作篧，今訂正。【略】

經梳謂之杼。《玉篇》云「凡織先經以杼梳絲使不亂。出《埤倉》」。杼之言均也，字通作均。《列女傳・魯季敬姜》云「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太平御覽》引舊注云「均，謂一齒受一縷多少有數」。【略】

軒謂之笇。《説文》「笇，可以收繩也」。「軒，紡車也」。紡車所以收絲，故亦謂之笇。《衆經音義》卷十二引《通俗文》云「繅車曰軒」。

顧野王《玉篇》卷一三《艸部》 苧　音祇，繅絲鉤緒也。

顧野王《玉篇》卷一四《竹部》 箄，撫于切，筵也。

箄，于縛切，榱也，所以絡絲也。

筵，徒丁切，小破竹也，小簟也，籠也。

筦，古短切，《説文》曰：「箄也」。

箄，直與切，織箄也。亦作杼。

箴，時盈切，竹杼。

簹，甫六切，織簹也。

簑，禹煩切，箄也。亦作榱。

篌，蘇和切，織物。

筠，居遇切，織具。

籰，王縛切，絡絲具。

顧野王《玉篇》卷一五《麻部》 蘇　空木切，未練治纑也。

顧野王《玉篇》卷一八《車部》 軸　除六切，杼本作軸也。

軠　懼王切，紡車也。

顧野王《玉篇》卷二七《糸部》 繅　先刀切，繹繭出絲也。

繰　同上。繅　古文。

原本　蘇高反。《禮記》「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鄭玄曰：三盆手，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以出絲也。【略】

繹　以石切，陳也，抽絲也。

原本　夷石反。【略】野王案：【略】《説文》「抽絲也」。

緯　先對切，緯車，亦名筳車，亦名軌車，著絲于箄車。

原本　蘇對反。《方言》緯車，趙魏之閒謂之歷鹿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説文》「著絲於箄車」。

經　古丁切，經緯以成繒帛也。

原本　雞庭反。【略】《說文》「經，織也」。

織　之力切，作布之總名。又之異切，織文錦綺之屬。紱　結　竝古文。

原本　之力反。《國語》「親織玄紱」。野王案：設經緯以機織繒布也。《禮記》治絲繭，織紝組［紃］是也。又曰「組織地德」。賈逵曰：織，成也。《說文》「作布帛之總名也」。

又音之貳反。《尚書》「厥篚織文」。孔安國曰：錦綺之屬也。又曰：梁州貢「織皮」。孔安國曰：今之罽也。《毛詩》「織文鳥章」。箋云：織文，徽幟也。《禮記》「士不衣織」。鄭玄曰：染絲織之也。旂旗徽織爲幟字，在巾部。

紱，《說文》樂浪契令織」字也。《字書》古文織字也。結，《字書》亦古文織字也。

紝　如林切，又女林切，機之縷也。　絫　同上。

原本　如深、女林二反。《左氏傳》「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杜預曰：執鍼，女工也。織紝，織繒布者也。《說文》「紝，機上縷也」。　絫，《說文》亦紝字也。

綜　子宋切，持絲交。

原本　子宋反。《列女傳》織可以喻治政，推而結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關內師。野王案：《說文》「機縷持絲交者也」。《太玄經》「乃綜于名」。宋忠曰：所以紀綜之也。

緌　力九切，緯十絲曰緌。

原本　力九反。《說文》「維十絲爲緌」。

纘　丘謂切，組纘也。

原本　胡憒反。《禮記》「緇布冠纘緌，諸侯之齋冠也」。《倉頡篇》似纂色赤也。《說文》「織餘也」。

緯　于貴切，橫織絲。

〔原本〕禹畏反。《左氏傳》「天地之經緯」。野王案：《大戴禮》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又曰「蔑不恤其緯」。杜預曰：「織者常告緯少，寡婦所宜憂也。」《國語》「經之以天，緯之以地」。賈逵曰：經者道上也，緯者所成經也。《大戴禮・夏小正》「農緯厥未」。鄭玄曰：緯，束也。《說文》「橫織絲也」。

紡　孚往切，紡絲也。

原本　孚往反。《左氏傳》「或託於紀鄣紡焉」。杜預曰：因紡纏連所紡以度城也。《國語》「執而紡之」。賈逵曰：紡猶懸也。《儀禮》「賄用束紡」。鄭玄曰：紡，紡絲爲之，今之縛也。《說文》「紡絲也」。

綃　余祝切，青經白緯也。

原本　餘祝反。《說文》「帛青經縹緯也。一曰，綃，陽染也」。

絡　芳主切，治絮也。

原本　匹甫反。《說文》「絡，治敝絮也」。

絡　力各切，繞也，縛也，所以轉篋絡車也。

原本　力各反，《山海經》九丘，「以木絡之」。郭璞曰：絡，繞也。《方言》「自關而東，周洛韓魏之間，或謂繞爲絡。」《楚辭》「秦篝齊縷鄭縣絡」。王逸曰：絡，縛也。《爾雅》「絡，綸也」。郭璞曰：綸，繩也，謂牽縛縮絡之也。今俗語亦然。《方言》絡謂之格」。郭璞曰：所以轉篋絡車也。《說文》「絡，絮也。一曰，麻未漚也」。《倉頡篇》未練也，絡布也。或爲絡字，在索部。

紑　七利切，績也，所以緝也。

原本　且利反。《說文》「績之所緝也」。

緝　七入切，績也，續也，亦緟也。

原本　且入反。《毛詩》「授几有緝御」。毛亨傳曰：緝御，踧踖之容也。鄭玄箋云：緝，績也。御，侍也。《國語》「緝，明也」。野王案：《毛詩》「於緝熙單厥心」，「於緝熙敬止」是也。《爾雅》「緝，光也」。《韓詩》「緝緝績績，謀欲譖言」。緝緝，往來皃也。《方言》所以懸櫂謂之緝。郭璞曰：繫櫂頭索也。野王案：櫂，楫也。《說文》「緝，績也。齋緝裳下爲緁字，聚會之緝爲咠字，在十部。

績　子狄切，緝也。

原本　子狄反。《國語》「公父文伯退朝，其母方績」。野王案：《說文》「績，緝也」。《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爾雅》亦云，郭璞曰：謂功勞也。野王案：《尚書》「庶績咸熙」是也。《爾雅》又曰「績，繼也。績，事也。績，業也」。郭璞曰：謂功業也。又曰：「績，成也」。郭璞曰：功績有成者也。《聲類》以功績爲勣字，在力部。

緆　先狄切，治麻布也。亦作裼。

原本　先狄反。《喪服傳》「緆者麻之有緆也，十五升布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緆」。鄭玄曰：治其布使滑易也。或爲鬄字，在麻部。

紕　必二、扶規二切，【略】。又匹毗切，【略】。

原本　補寐、扶規二反。《毛詩》「素絲紕之」。毛亨傳曰：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也。《韓詩》織組器也。【略】

緧　乃心切，緧，織也。

原本　乃心反。《字書》緧，織也。

緯　輕革切，（紩也），織緯也。

杼　古環切，織緝以絲貫杼也。

原本　古環反。《說文》「織緝以絲貫杼也」。

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〇　機杼丈與反。《字林》：杼，機持緯者，今俗呼杼爲蔰。蔰音成。《埤蒼》：蔰，竹杼也。

丁度《集韻》卷一《東韻》　纗合絲織也。

丁度《集韻》卷一《支韻》　齎歎聲。【略】一曰，女功絲枲之事。

勞繅鉤也。

榱、簑簍也。或作簑。

丁度《集韻》卷一《脂韻》　紕績所緝也。

丁度《集韻》卷一《微韻》　機居希切。《說文》「主發謂之機」。一曰，織具也。會也。俗作機，非是。丈二十六。

丁度《集韻》卷二《虞韻》　箄《說文》「筥也」。筥，織緯者。

丁度《集韻》卷二《齊韻》　緳、緺、紕【略】織疏也。或作緳、紕。

丁度《集韻》卷二《元韻》　榱、簑《方言》榱簍所以絡絲者。或从竹。

丁度《集韻》卷三《先韻》　緬織一番也。

丁度《集韻》卷三《戈韻》　楖、篧、梭織具，所以行緯也。或作篧、梭。

丁度《集韻》卷三《陽韻》　軠縪輪也。

丁度《集韻》卷四《清韻》　筬筬筐，織具。

丁度《集韻》卷四《尤韻》　紬引絲緒也。

丁度《集韻》卷四《侵韻》　紝、絮機縷也。或从王，亦書作絍。

紝、絮、緧織也。或作絮、緧。

軠紡車。

丁度《集韻》卷五《紙韻》　檷、鏘絡絲（趺）〔趺〕，所以制動。或作鏘，通作梔。

檷絡絲具。

丁度《集韻》卷五《旨韻》　檷、鏘絡絲（拊）〔跗〕。或从金，通作梔。

丁度《集韻》卷四《止韻》　紕績（苧）一紕謂之紕。

丁度《集韻》卷四《語韻》　杼、竚《說文》「機之持緯者」。或从竹。

丁度《集韻》卷四《隱韻》　緷織紋紕密。

枸絲梳。

丁度《集韻》卷四《混韻》　綑織也。

丁度《集韻》卷六《獮韻》　鞄收絲器。一曰驂具。

丁度《集韻》卷七《至韻》　絮理絲也。

紕緝也。

繅卷絲爲綽也。

屎、屣、梶丑二切，箄柄也。或作屣、梶，亦書作梔。

丁度《集韻》卷七《御韻》　竚織所以特緯者。

丁度《集韻》卷七《遇韻》　縷縷絲餘也。

丁度《集韻》卷七《霽韻》　綷緝也。

丁度《集韻》卷七《稕韻》　梱箄也。經絲具。

丁度《集韻》卷七《稕韻》　枸絲梳。

丁度《集韻》卷七《燬韻》　枸絲梳。

丁度《集韻》卷七《諫韻》　杼以絲貫杼爲杼。

丁度《集韻》卷七《襉韻》　觮【略】一曰，箄也。

丁度《集韻》卷八《霰韻》　躊瓦器。一曰，紡甎。

丁度《集韻》卷八《綫韻》　綟織也。

丁度《集韻》卷八《徑韻》　經織也。

桱【略】一曰，經絲具。

丁度《集韻》卷八《隥韻》　綜織文。

丁度《集韻》卷八《候韻》　篧織具。

丁度《集韻》卷八《豔韻》　掩、絾縷絲以手振出緒也。或从糸，通作淹。

丁度《集韻》卷九《屋韻》　簇、簏俗謂箄爲簇。

轆、轑《博雅》〔縪〕車謂之轣轆。〔謂之鹿車〕。道軌一曰縪車。或从彔。

複機持繒者。

柚杼柚，織也。亦通作軸。

簹織具。

丁度《集韻》卷一〇《麥韻》　辟織絲帶。

辟織絲爲帶謂之辟。

緙綰也。

丁度《集韻》卷一〇《昔韻》　鑮奴刺切，絡絲具。

丁度《集韻》卷一〇《錫韻》　樀、檹【略】一曰，機上卷絲器，或从適。

樀治絲也。

弒織已經未緯也。

司馬光《類篇》卷二《艸部》　蓋堅靈切，藤類，江淮人經絲用之。文一。

司馬光《類篇》卷七《革部》　鞯丑展切，收絲器。

司馬光《類篇》卷一三《竹部》　箏方無切，《説文》「筵也」。筵，織緯者。文一。

箵沽九切，竹杼。文一。

蔥蘇禾切，所以行緯也。文一。

筴時征切，筴筐，織具。文一。

篙古瓦切，筴篙，收絲具。文一。

筠俱遇切，織具。

篾丘候切，織具。文一。

籛胡谷切，吴俗謂篋爲籛。文一。

篋、篜、篧、筴王縛切，《説文》「收絲者也」。或作篜、篧、筴。筴，又越逼切。竹叢生。文四，重音一。

司馬光《類篇》卷一六《木部》　機居希切，《説文》「主發謂之機」。一曰織具也，會也。文一。

司馬光《類篇》卷三七《糸部》　紗師加切，【略】一曰紡纑。

紬丑鳩切，引絲緒也。【略】又似救切，緒也。

纗徂聰切，合絲織也。文一。

紋津夷切，縝所緝也。文一。

經、絰、坙堅靈切，《説文》「織也」。一曰常也，又國名。古作絰、坙。經，又古定切，織也。文三，重音一。

紝、絮如林切，機縷也。絮，又尼心切，織也。又如鴆切。文一，重音二。

紝、綳尼心切，織也，或作綳。紝，又如鴆切。《説文》「機縷也」。文二，重音一。

紕醜止切，縝苧一（紕）〔端〕謂之紕。文一。

綑苦本切，織也。文一。

綜子宋切，《説文》「機縷也」。又子鄧切，織文。文一，重音一。

絫資四切，理絲也。文一。

縗雖遂切，卷絲爲綰也。文一。

綀必計切，緝也。文一。

緛儒轉切，織也。文一。

綰敷救切，治敗絮也。又匹候切，又斐父切。文一，重音二。

純於贍切，縑絲以手振出緒也。文一。

辮博厄切，織絲帶也。

緯克革切，綰也，緎也。又鄂刀切。文一，重音一。

織、弒質力切，《説文》「作布帛之總名也」。【略】又脂利切，織文也。【略】弒，又昌志切，又職吏切，織文也。又説職切，織已經未緯也。

樀狼狄切，治絲也。

織、弒、絺、𢂔、𢂔質力切，《説文》「作布帛之總名也」。【略】或作絺，古作𢂔、𢂔。織，又脂利切，織文也。弒【略】又昌志切，又職吏切，織文也。又説職切，織已經未緯也。

幷古還切，織絹从絲貫杼也　从絲省，幷聲。又古忠切。文一，重音一。

絞即涉切，續縷也。文一。

俞琬《席上腐談》卷上　《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氏注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音志。今訛爲注，遂稱織絲爲注絲。志、注聲相近也。或寫爲苧絲，則又轉訛矣。

戴侗《六書故》卷二一《植物一》　機　𢂔居衣切。《説文》曰「主發謂之機」。按，機有二：織布帛之具。合名曰機弩，則主發者爲機，今人所謂弩牙也。

戴侗《六書故》卷二三《植物三》　篧　簧王縛切。《説文》曰：「收絲者也」，亦作篜，又作籧、籧。

筵　筵特丁切。《説文》曰：「（維）〔繀〕絲筦也。」《楚辭》曰：「索瓊茅以筵篿。」朱子曰：筵，小折竹也，楚人結草折竹以卜曰篿。莊周曰：舉筵與楹，厲與西施。言大小好醜之殊也。按，筵，斷竹之小者。《漢書》曰：以筵撞鐘。

篿　篿朱遄切。説具筵下。

篾　篾丘候切，織所以貫經而前卻之者也。

籛　籛方六切，《類篇》曰：織具也。織所以張其幅也。俗又名梭。

戴侗《六書故》卷三〇《工事六》 縿 **縿**蘇遭切，抽絲取絲也。又子皓切，與繅互用。別作繅。

緒 **緒**徐呂切，抽絲之端緒也。

統 **統**他綜切，合衆繭之緒而抽之，繅之，統也。甌人呼他鄧切。引之，則凡統緒皆曰統。《禮》曰：「大宗者，尊之統也。」《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總統之曰統。上聲。《易》曰「乃統天」。《書》曰「統百官」。《禮》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說文》曰：「紀也。」不然。

紬 **紬**直由切，抽取純緒也。

絡 **絡**盧各切，既繅而絡之，去其纏類，別其經緯也。引之爲羅絡，爲籠絡。

繹 **繹**羊益切，重絡也，凡反覆紬繹皆曰繹。《語》曰：「繹如也，以成。」曰「繹之爲貴」。祭之明日再祭，因謂之繹。

紡 **紡**甫罔切，以車絡絲，欲其緊也。《傳》曰：「紡焉以度而去之。」以紡絲爲繒者，因謂之紡。《聘禮》曰：「賄用束紡。」康成曰：紡，紡絲所爲，今之縛也。《說文》曰：「网絲也。」蜀本作拗絲。按，爲网者，必紡其絲，故許氏云。

縪 **縪**蘇對切。《說文》曰：「著絲於箄車也。」《說文》釋筵曰：「縪絲筵也。」「筵，箄也。」「箄，筵也。」縪又取猥切。按，箄車，紡車也。著絲於筵，著筵於車，踏而轉之，所謂紡也。

綜 **綜**子宋切，合絲爲縷，機，所用提經也。又子鄧切，與縥疑當合。綜之曰綜，上聲。《易》曰：「錯綜其數。」

經 **經**堅靈切，又去聲，軸所持絲也。經從而緯衡，經長竟而緯可接續。凡爲布帛，必先經而後緯，故經始、經營、經常之義生焉。

緯 **緯**于貴切，杼所持絲也，經從而緯衡。又羽鬼切。一說，束也。

紼 **紼**《說文》曰：「織絹以絲貫杼也。」卯聲。孫氏，古還切。

織 **織**質力切，經之緯之以爲布帛，謂之織。又作紙，《說文》曰：「樂浪挈令織。從式。染絲織成文采謂之織。即吏切。《書》曰：「厥匪織文。」孔氏曰：錦綺之屬。《周禮》曰：「受文織絲組焉。」《詩》云：「織文鳥章。」《記》曰：「士不衣織。」康成曰：染絲織之也。

給 **給**居立切，經緯相給足也。《說文》曰：「相足也。」《語》曰：「禦人以口給。」因之爲周給。

緝 **緝**七入切，又爲緝績麻枲之緒。

緶 **緶**毗連切，緝也。《說文》曰：「交枲也。」

紕 **紕**頻脂切，【略】《詩》曰：「孑孑干旌，素絲紕之。」毛氏曰：曰紕，所以織組。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康成曰：素絲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緣，或以維持之。按，紕，緶聲相近，義相通，康成緶之說是也，維持之說與毛氏之說，俱非。又篇夷切，經緯不相持之謂紕，錯亂之謂繆。

績 **績**則歷切，緝麻也。引之爲功績。《書》曰：「乃言底可績。」又曰：「三載考績。」別作勣。今人以麻之已績者爲績。側吏切。

繅 **繅**子皓切，五采絲織成也。與藻通。【略】《周禮》曰：「王位加繅席。」康成曰：讀如藻率之藻，削蒲蒻展之，（徧）〔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又曰：「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公侯之圭璧皆繅。」康成曰：繅有五采文。《聘禮》諸侯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康成曰：祼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爲旒。又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又作璪。

繆 **繆**迷浮切，【略】又去聲，經緯錯戾也。引之則事物言行之舛戾亦曰繆。別作謬。

紑 **紑**七四切。《說文》曰：「績所緝也。」孫愐曰：績所未緝者。《集韻》同。

戴侗《六書故》卷三一《工事七》 錦 **錦**居飲切，織五采成文章曰錦。

《盦史》卷四〇《蠶織門》 梭，一名踟躕。《女紅餘志》

張自烈《正字通》卷五《木部》 柚屋韻，音逐，杼柚，機具也。杼受緯，柚受經。《詩·小雅》「杼柚其空」。

張自烈《正字通》卷七《疋部》 疌尼葉切，音聶。《說文》「機下足所履者」。篆作𠂤。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竹部》 笁同杼，織具。

篾弋灼切，音約，收絲器。《說文》本作篾。篆作𥫱，重文从角間作觸。舊註知俗作篾，非，不知譌作篾，亦非。

篤苦候切，音寇，織具。

篾篾本字，《說文》作篾。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糸部》 紕呼誤切，音互。差互所以收絲。

紝與紕同。《說文》「機縷也」。《類篇》織也。或作絍。

紬尤韻，音抽，引絲緒也。

絡歷各切，音落，絲既繅而絡之，去其顙，別其經緯也。

綑同捆，又織也。

經居欣切，音京，機所持絲也。凡織縱曰經，橫曰緯。經長竟而緯可接續，必先經後緯也。《家語》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亦縱橫之義。

綜子弄切，宗去聲。《説文》「機縷也」。《三蒼解詁》曰：綜，理經也。又《易・繫辭》「錯綜其數」。《史》《漢》宣帝綜核名實，陶侃綜理微密，皆借織喻人事也。又韋韻，音納，束韻，音宗，義同。

組秦入切，侵入聲。《説文》「緻也」。

綀同紝。《六書故》紝或作綀。緊音義同。舊註音質，平聲，織也，訓同紝。分紝、綀爲二，誤。《類篇》緊、綀皆紝字重文，从紝爲正。

緯烏貴切，音位，杼所持絲也。《左傳》「婺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隕，爲將及焉」。

紡妃罔切，音訪，以車絡絲，欲其緊也，今俗謂紡績。《左傳》齊伐莒，莒共公奔紀鄣，子占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婺婦。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之，子占齊師夜縋而登，莒共公啓西門出，齊師入紀。杜預註：紀鄣，莒邑。婺婦因紡纏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報其夫仇也。投外，謂投繩城外，隨之而出也。又《聘禮》「賄，用束紡」。康成曰：紡，紡絲所爲，今之縛也。又繙縛亦曰紡。《晉語》執而紡于廷之槐。《説文》紡專訓網絲，泥。

紕匹依切，音批。《六書故》經緯不相持曰紕，錯亂曰繆。《禮・大傳》「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餐」。註：五者上文治親、報功、舉賢、使能、存愛也。物，事也。紕繆，舛戾也。又寘韻，音避，織組也。《詩・鄘風》「素絲紕之」。鄭註：素絲爲（組）縷以縫旌旗之旒也。

綸俗淪字，傳註於業切，淪上聲，繰絲。又去聲，於驗切，繅絲以手振出緒也。按《禮・祭義》「夫人繅三盆手」。鄭玄註：三盆手，三淪也。淪有平上去入四聲，其爲繅絲出緒同。本作淪，今改作綸，入聲爲繰絲，去聲爲繅絲，分二事二音，誤。

績祭昔切，音迹，緝麻也。

繀須銳切，音歲。《説文》「著絲于筦車也」。《六書故》曰《説文》釋筵曰繀絲筵也；筵，筦也。按，筦車，紡車也，著絲于筵，著筵于車，踏而轉之，所謂紡也。又《賄韻》，崔上聲，義同。《正韻・七賄》收淮、璀、磪、闕繀。

繅同繰，俗省，舊註引《正譌》別作繰、繇、繅，竝非，不知省作繅亦非，詳後繅註。

紕尺矢切，音齒，績紵一紕謂之紕。

縗力九切，音柳。《説文》「緯十縷爲縗」。沈佺期《七夕曝衣篇》「上有僊人長命縗」，一本作長命縷。篆作，《六書故》縷縗一聲，實一字。匾人以繅餘粗絲爲縗。《説文》分爲二。

織之石切，音隻。《説文》「作布帛之總名」。《書・禹貢》「厥匪織文」。孔氏曰：錦綺屬。又心織，唐・王勃爲人撰文，人遺之以帛，時稱勃心織而衣。又織路，張衡《思玄賦》「庸織路于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註：織者往來道路如織也，言南北皆增愁，彼此無以相愈也。又寘韻，音志。《禮・玉藻》「士不衣織」。註：染絲織者功多，士賤不得衣之也。【略】《説文》織篆作，重文省作紙。《集韻》古作𢄃，《精薀》作，象織形，今不必從。

繅蘇操切，音騷。《説文》「繹繭爲絲也」。《禮・祭義》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黄之，以爲黼黻文章」。註：此所以爲君祭服者，三盆手，置繭盆中以手三次淪之，每淪則以手振之出其緒也。方氏曰：夫人之繅，止于三盆，猶天子之耕，止于三推也。

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二　《小雅・斯干章》：「載弄之瓦。」注云：「瓦，紡磚也。」朱子又云：「必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云：「室女手執一物，如金銀之樣者，意其爲紡磚也。」此説恐不然。余見今世紡車之式，下有木一縱一横，往往以磚鎮之，或于縱木上，或于横木上，蓋防其摇動也。豈即所謂紡磚乎？《説苑》云：「和氏之璧，價重千金。以之間紡，曾不如瓦磚。」間紡者，介于紡之中間也。此亦足以證余之説矣。

綜述

《詩・周南・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毛亨傳：濩，煮之也。孔穎達正義：孫炎曰：「煮葛以爲絺綌，以煮之於濩，故曰濩煮，非訓濩爲煮。」

《詩・陳風・東門之池》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毛亨傳：漚，柔也。鄭玄箋：於池中柔麻，使可紃績作衣服。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周禮・天官冢宰・大宰》　大宰之職，【略】以九職任萬民，【略】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鄭玄注：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

釋曰：七曰嬪婦化治絲枲者，嬪婦謂國中婦人有德行者，治理變化絲枲以爲布帛之等也。

《周禮・地官司徒下・閭師》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略】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釋曰：《大宰》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故還使貢布帛。女即嬪婦也。

凡庶民【略】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鄭玄注：不帛，不得衣帛也。不衰，喪不得衣衰也。

《禮記・禮運》 後聖有作，【略】治其麻絲，以爲布帛。

《管子》卷二四《輕重乙》 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

《管子》卷二四《輕重丁》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壟塿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墨子》卷一《辭過》 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

《墨子》卷八《非樂上》 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比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緣，此其分事也。

《荀子》卷一三《禮論篇》 蛟韅，絲末，楊倞注：末與靸同。《禮記》曰「君羔靸虎犆」，鄭云：「覆苓也。」絲靸，蓋織絲爲靸，亡狄反。彌龍，所以養威也。

《尉繚子》卷三《治本第一一》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芸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漆，金器腥，聖人飲于土，食于土，故埏埴以爲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于南畝，秋冬女練于布帛，則民不困。今裋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士無肥磽，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饑寒。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所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爲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耽酒以敗善類乎。

《呂氏春秋》卷二六《上農》 耕織者，以爲本教也。【略】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

《後漢書》卷八六《南蠻傳》 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略】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

杜佑《通典》卷一八七《邊防三》 盤瓠得女，負走入南山，在國之南，即五溪之中山。止石穴中，生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衣裳斑蘭，語言侏離。其後滋蔓，號曰蠻夷。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絲》 《家語》曰：子張問入官。子曰：修身返道。故夫女工必自擇絲麻，良匠完材，賢君選左右。

《太平御覽》卷八二五引《尸子》 夫繭合而弗治，則腐蠹而弃，使女工繅之，以爲美錦。

《册府元龜》卷五〇四《邦計部・絲帛》 管氏有言曰：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然則藉其蠶稅，教以女工，故《夏書》辨絲枲之貢，《周官》述布帛之利，其所由來尚矣。歷漢而下，經制具存，廣狹精粗不中則禁之，錦繡纂組有害則却之。以庸爲名，用抑游惰，兼粟爲貨，以通有無。苟輕重混淆，則良楛雜糅，必在明開塞之術，防巧僞之源。使桑土適均，賦斂不濫，然後數量可一，風俗可齊，致任土之宜，來厥篚之美，五十者可以衣而知榮辱，斯亦商功利之一端也。

周武王時，太公以布爲貨，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後封齊，以其地負海，舄鹵，少五穀，乃勸以女工之業，其後俗漸多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

《廣博物志》卷三七　《白氏帖》：伏羲作布，是以神農有不織之令。《黄帝内傳》云：黄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稱織維之功。《路史》

《漢書》卷五《景帝紀》　〔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

《漢書》卷一一《哀帝紀》　〔綏和二年六月〕詔曰：「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爲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略】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

如淳曰：「紅亦工也。其所作已成未成皆止，無復作，皆輸所近官府也。」師古曰：「如説非也。謂未成者不作，已成者不輸耳。」

《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有六丞。屬官有尚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二）〔六〕官令丞，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長丞，又上林中十池監，又中書謁者、黄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七）〔八〕官令丞。【略】河平元年省東織，更名西織爲織室。

《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四上》　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

《漢書》卷六四上《嚴助傳》　〔建元六年〕淮南王安上書諫曰：【略】男子不得耕稼（種樹）〔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顔師古注：「機縷曰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

《後漢書》卷一〇《皇后紀上・和帝鄧皇后》　舊太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太后勑止，（日）〔日〕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其蜀、漢釦器九帶佩刀，並不復調。止畫工三十九種。又御府、尚方、織室錦繡、冰紈、綺穀、金銀、珠玉、犀象、琦瑁、彫鏤翫弄之物，皆絶不作。離宫别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

《後漢書》卷四九《王符傳》　《浮侈篇》曰：

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李賢等注：《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虚僞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奸軌？奸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灾，則國危矣。【略】

《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憒，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

《後漢書》卷八四《列女傳・曹世叔妻》　作《女誡》七篇，有助内訓。其辭曰：【略】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李賢等注引毛萇注曰：「瓦，紡塼也。」鄭玄箋云：「臥之於地，卑之也。紡縛，習其所有事也。」而齋告焉。【略】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

《後漢書》卷八六《西南夷傳・哀牢》　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毡李賢等注：罽，織毛爲布者。毡，未詳。帛嚋，李賢等注：《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蘭干細布，李賢等注：《華陽國志》曰：「蘭干，獠言紵。」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李賢等注：《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緝織以爲布」也。幅廣五尺，絜白不受垢汙。

韓嬰《韓詩外傳》卷五　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則不成爲絲。

陸賈《新語》卷上《道基》　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〇《實性》　繭待繅以綰湯而後能爲絲。

劉安《淮南子》卷一三《氾論訓》　伯余之初作衣也，緪恬。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

劉安《淮南子》卷一七《説林訓》 黼黻之美，在於杼軸。

劉安《淮南子》卷二〇《泰族訓》 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煑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

劉向《列女傳》卷一《母儀・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呂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略】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濕，故幅可以爲將。晝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晝可以爲正。物者，所以治無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絶者，捆也。捆可以爲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開)〔關〕內之師。主多少之數者，(均)〔枸〕也。(均)〔枸〕可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無窮者，(摘)〔適〕也，(摘)〔適〕可以爲三公。

史游《急就篇》卷二 離雲、爵。

顔師古注：離雲，言爲雲氣離合之狀也。爵，孔爵也，言織刺此象以成錦繡繒帛之文也。自離雲、爵以下至鳧翁濯其義皆同。今時錦、繡、綾、羅及氈毹、毾㲪之屬，皆于反。毹，羊朱反。摹寫諸物無不畢備，其來久矣。一曰：離謂長離也，雲謂雲氣也。長離，靈鳥名也。作長離、雲氣、孔爵之狀也。

乘風、縣鐘、華洞樂。縣音玄，一作懸。洞，一作隧，音遺。樂，叶音洛。

顔師古注：乘風，一名爰居，一名雜縣，蓋海鳥也，言爲乘風之狀。作簨虡以懸鐘，又爲華藻之形，兼列衆樂之器，以成文章也。洞猶通也，言通載其文綵也。簨，息允反。虡，音巨。

豹首、落莫、兔、雙鶴。

顔師古注：豹首，若今獸頭錦。落莫，謂文綵相連，又爲兔及雙鶴之形也。鳥二枚曰雙。

春艸、雞翹、鳧翁濯。翹，渠遥反。鳥尾閒。濯，叶鶴。《孟子》引《詩》「鷺鷥濯濯，白鳥鶴鶴」。

顔師古注：春艸，象其初生纖麗之狀也。雞翹，雞尾之曲垂也。鳧者，水中之鳥，今所謂水鴨者也。翁，頸上毛也。既爲春艸、雞翹之狀，又象鳧在水中，引濯其翁也。一曰春艸、雞翹、鳧翁，皆謂染彩而色似之，若今染家言鴨頭綠、翠毛碧云。

王充《論衡》卷一二《程材篇》 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

王充《論衡》卷一二《量知篇》 恒女之手，紡績織(經)〔紝〕。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科矣。恒女之手，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恒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史程材，而儒生修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略】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飭，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

王符《潛夫論》卷一《讚學第一》 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略】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着於鬼神，可御於王公。

崔寔《四民月令・正月》 農事未起，【略】命女紅趣織布。

杜臺卿注：女紅，今案《史記》漢文帝遺詔：「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此據工巧之女。古字多假借，義固取《韓詩外傳》：曰「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絣神統理，不成爲絲。」《禮》子張問入官，曰「工自釋經麻」，即其義也。

崔寔《四民月令・四月》 繭既入簇，趣繅；剖綿，具機杼，敬經絡。

崔寔《四民月令・六月》 是月也，趣耘耨，毋失時。菑麥田。命女紅織縑縛。

本注：織縑縛，《詩》「八月載績」，績，織也；云周八月，今六月也。縛，絹及紗穀之屬也。

杜臺卿注：縛，音升。今案《禮》曰「賄用束紡」，鄭注云：「紡，絲爲之。今之縛。」《説文》曰：「縛，白鮮支也；從『糸』，『專』聲。」

崔寔《四民月令・八月》 涼風戒寒，趣練縑帛，染采色。擘綿，治絮，制新，浣故。及韋履賤好，豫買，以備隆冬栗烈之寒。

崔寔《四民月令・十月》 是月也，可析麻，趣織布縷。作「白履」，「不借」。賈縑、帛，幣絮。

佚名《西京雜記》卷一 霍光妻遣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疋、散花綾二十五疋。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蹏，六十日成一疋，疋直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緑綾百端，錢百萬，黄金百兩，

爲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曰：「吾爲爾成何功，而報我若是哉！」

佚名《三輔黄圖》卷三　織室在未央宫。又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郊廟之服。有令史。

暴室，主掖庭織作染織之署，謂之暴室，取暴曬爲名耳。有嗇夫官屬。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一〇無名氏《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略】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一二無名氏《古詩五首》之一　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

《玉臺新詠》卷一《古詩八首之一・上山採蘼蕪》　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吴兆宜注：《釋名》縑，兼也，其絲細緻，數兼於布絹也。細緻，染縑爲五色，細且緻不漏水也。〔又〕素，朴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加巧飾也。〔又〕物不加飾，皆自謂之素，此色然也。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吴兆宜注：《小爾雅》倍兩謂之疋，二丈謂倍兩，四丈也。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玉臺新詠》卷一《古樂府六首之二・相逢狹路間》　大婦織羅綺，中婦織流黄。吴兆宜注：《范子》羅出齊郡。〔孔氏《書傳》〕織文錦綺之屬。環濟《略要》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黄也。

《玉臺新詠》卷一無名人一作氏《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吴兆宜注：《古豔歌》夜夜織作，不得下機。《古歌詞・白帝子歌》曰：璇宫夜静當軒織。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吴兆宜注：《古豔歌》三日裁疋，尚言吾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

《事物攷》卷七《器用》　機竿　《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也，絲麻索縷，手經指挂，後世爲之機竿。體服以便，此機竿之始也。注：伯余，黄帝臣。一曰，伯余，黄帝也。

《三國志》卷三〇《魏志・烏丸等傳論》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録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曰：氏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禄，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號蚺氐，此蓋蠻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略】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

《三國志》卷六一《吴志・陸凱傳》　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宫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

《三國志》卷六五《吴志・華覈傳》　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皆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没財物，故家户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狠，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温，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内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物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

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紅，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鞞，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王嘉《拾遺記》卷八《吳》 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略】〔孫〕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拆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弦，百斷百續也。乃織爲羅穀，累月而成，裁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烟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納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布》 《南州異物志》曰：五色班衣，以絲布（吉貝）木所作，此木熟時，狀如鵝毳，中有核如珠玑，公後切，細過絲綿，人將用之，則治出其核，但紡不織，任意小抽相牽引，無有斷絕。欲爲班布，則染之五色，織以爲布，弱軟厚緻上毳毛。外徼人以班布文最煩縟，多巧者名曰城城，其次小麁者名曰文辱，又次粗者名曰鳥麟。

《晉書》卷五《孝懷帝孝愍帝論》 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略】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晉書》卷九七《東夷傳・肅慎氏》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略】無牛羊，多畜豬，食其肉，衣其皮，績毛以爲布。

《晉書》卷一一七《載記第一七・姚興上》 興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

《魏書》卷三《太宗紀》 永興三年春二月戊戌，詔曰：「衣食足，知榮辱。夫人飢寒切己，唯恐朝夕不濟，所急者溫飽而已，何暇及於仁義之事乎？王教之多違，蓋由於此也。非夫耕婦織，內外相成，何以家給人足矣。其簡宮人非所當御及執作伎巧，自餘悉出以配鰥民。」【略】

《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 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饉。帝以飢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留農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囿，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婦功，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豐穰，畜牧滋息。

常璩《華陽國志》第三《蜀志》 其道西城，故錦官也。錦（工）〔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也。

陸翽《鄴中記》 石虎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錦、織成署，皆數百人。【略】織錦署在中尚方。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斑文錦、鳳皇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緑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

《文選》卷四左思《蜀都賦》 闉闍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李善注：闉，市巷也。闍，市外內門也。貝錦，錦文也。譙周《益州志》云：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

《藝文類聚》卷六五《織》 《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績織。

《初學記》卷二七引伍豫《益州記》 錦城在益州南筰橋東流江南岸，蜀時故錦官也，其處號錦里，城墉猶在。

《宋書》卷四一《后妃傳序》 太宗留心後房，擬外百官，備位置內職。列其名品于後。【略】

後宮穀帛治職，置一人。準度尚書。

官品第四

後宮穀帛帥，置二人。

官品第五

後宮穀帛內史，置二人。

綵製帥，置人無定數。

織帥，置人無定數。

官品第六

《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 僞太子宮在城東，亦開四門，瓦屋，四角起樓。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餘人，織綾錦販賣，酤酒，養豬羊，牧牛馬，種菜逐利。

《陳書》卷六《後主紀》 太建十四年夏四月庚子，詔曰：「朕臨御區宇，撫育黔黎，方欲康濟澆薄，蠲省繁費，奢僭乖衷，實宜防斷。應鏤金銀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屬，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疎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蠹患。又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民間淫祀妖書諸珍怪事，詳爲條制，並皆禁絶。

《魏書》卷七下《高祖紀下》 太和十有一年冬十月辛未，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宫人不執機杼者。【略】十有一月丁未，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羅、錦繡、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内庫弓矢，出其太半，班賚百官及京師士庶，下至工商皂隸，逮於六鎮戍士，各有差。

《魏書》卷九《肅宗紀》 熙平二年春正月庚寅，詔遣大使巡行四方，問疾苦，恤孤寡，黜陟幽明。又詔：【略】工巧浮进，不得隱藏。絹布縵綵，長短合式。偷竊軍階，亦悉沙汰。籍貫不實，普使糾案。聽自歸首，逋逸加罪。」

《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 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六十尺爲一端，令任服用。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秋七月，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檢察與同罪。

《北齊書》卷四七《酷吏傳・畢義雲》 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並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

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三《雜説》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日，【略】命女工趨織布。【略】〔三月〕可糴黍買布。四月繭既入簇，趨繅；剖繭，具機杼，敬經絡，草茂可燒灰。是月也，可作棄蛹，以禦賓客，可糴麪，及大麥弊絮。【略】〔五月〕，收弊絮及布帛。【略】六月，命女工織練，絹及紗穀之屬。可燒灰，染青紺雜色。【略】〔七月〕收縑練。八月暑退，【略】擘絲治絮，製新浣故。〔十月〕可拆麻紵，績布縷，作白履不惜，草履之賤者，曰不惜。賣縑帛弊絮。

顔之推《顔氏家訓》卷一《治家》 河北婦人，織紝組紃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

劉晝《劉子》卷一《崇學》 夫繭緜以爲絲，織爲縑紈，繢以黼黻，則王侯服之；人學爲禮儀，絲以文藻，而世人榮之。繭之不緜，則素絲蠶於筐篚；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

許嵩《建康實録》卷十六《齊下・魏虜傳》 佛狸所居塞居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太子宫在城東，亦開四門。妃妾住上屋，婢使千餘人，織綾錦販賣逐利。

李冗《獨異志》卷上 梁武帝酷好佛法，然性多含恕，救天下貢獻綾羅錦綺，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剪之時，有傷生物之意也。

《奩史》卷四〇《蠶織門》 仇池（縣）〔郡〕庫下，悉安織婢，綾羅絹布數十張機。《仇池記》

《北史》卷一三《后妃傳序》 隋文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當室，傍無私寵，婦官位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内官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功絲枲，視正七品。【略】

〔煬帝〕時又增置女官，準尚書局，以六局管二十四司。【略】六曰尚工局，管：司織，掌織染。

《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 蜀郡、臨邛、眉山、隆山、資陽、瀘川、巴東、遂寧、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爲、越巂、牂柯、黔安，得蜀之舊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陸所湊，貨殖所萃，蓋一都之會也。【略】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

《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 豫章之俗，頗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略】一年蠶四五熟，勤於紡績，亦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爲鷄鳴布。

杜寶《大業拾遺録》 需女夫善耕，婦人善織。以五色絲稍内口中，兩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丈人多力勤稼，一日耕十餘頃之地。

《舊唐書》卷一《代宗紀》 〔大曆六年夏四月〕戊寅，詔：「纂組文繡，正害女紅。今師旅未息，黎元空虚，豈可使淫巧之風，有虧常制。其綾錦花文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透背，及大繝綿、褐鞏、六破已上，並宜禁斷。其長行高麗白錦，大小花綾錦，任依舊例織造。有司明行曉諭。」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 大和三年十一月甲申，帝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禮畢，御丹鳳門，大赦。節文禁止奇貢，云：「四方不得以新樣織成非常之物爲獻，機杼纖麗若花絲布繚綾之類，並宜禁斷。敕到一月，機杼一切焚棄。刺史分憂，得以專達。事有違法，觀察使然後奏聞。」

《舊唐書》卷一七《文宗紀下》 〔大和四年五月〕戊子，敕度支每歲於西川織造綾羅錦八千一百六十七匹，令數内減二千五百十匹。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會昌六年十二月，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

奏：「准七月二日敕，綾紗絹等次弱疋段，並同禁斷，不得織造。臣欲與鹽鐵户部三司同條疏，先勘左藏庫，令分析出次弱疋段州府，即牒本道官搜索狹小機杼，令焚毀。其已納到次弱疋段，具數以聞。」上從之。

《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 中宗女安樂公主，有尚方織成毛裙，合百鳥毛，正看爲一色，旁看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百鳥之狀，並見裙中。凡造兩腰，一獻韋氏，計價百萬。又令尚方取百獸毛爲鞾面，視之各見本獸形。韋后又集鳥毛爲鞾面。安樂初出降武延秀，蜀川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爲花鳥，細如絲髮，鳥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見之。自安樂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嶺奇禽異獸毛羽，採之殆盡。

《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三》 尚功二人，正五品。司製二人，正六品。典製二人，正七品。掌製二人，正八品。女史二人。司珍二人，正六品。典珍二人，正七品。掌珍二人，正八品。女史六人。司綵二人，正六品。典綵二人，正七品。掌綵二人，正八品。女史二人。司計二人，正六品。典計二人，正七品。掌計二人，正八品。女史二人。　尚功之職，掌女功之程課，總司製、司珍、司綵、司計四司之官屬。司製掌衣服裁縫。司珍掌寶貨。司綵掌繒錦絲枲之事。司計掌支度衣服、飲食、薪炭。

《舊唐書》卷五一《后妃傳上・玄宗楊貴妃》 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鏤造，又數百人。揚、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賀，因致擢居顯位。

《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高昌》 厥土良沃，穀麥歲再熟，有蒲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疊，國人採其花，織以爲布。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開元二年七月〕戊，禁采珠玉及爲刻鏤器玩、珠繩帖絡服者，廢織錦坊。

《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大曆六年四月戊寅，藍田西原地陷。禁大綢、竭鑿六破錦及文紗吳綾爲龍、鳳、麒麟、天馬、辟邪者。

《新唐書》卷八《文宗紀》 大和三年十一月壬辰，朝獻于太清宮。癸巳，朝享于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大赦。詔毋獻難成非常之物，焚絲布撩綾機杼。

《新唐書》卷四八《百官志三》 織染署　令一人，正八品上；丞二人，正九品上。掌供冠冕、組綬及織紝、色染。錦、羅、紗、縠、綾、紬、絁、絹、布，皆廣尺有八寸，四丈爲匹。布五丈爲端，綿六兩爲屯，絲五兩爲絇，麻三斤爲紱。凡綾錦文織，禁示於外。高品一人專莅之，歲奏用度及所織。每掖庭經錦，則給酒羊。七月七日，祭杼。監作六人。

有府六人，史十四人，典事十一人，掌固五人。

《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一》 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闊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略】

十六年，乃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而庸調折租所取華好，州縣長官勸織，中書門下察濫惡以貶官吏，精者褒賞之。

《新唐書》卷七六《后妃傳上・玄宗貴妃楊氏》 妃每從游幸，乘馬則力士授轡策。凡充錦繡官及冶琢金玉者，大抵千人，奉須索，奇服祕玩，變化若神。

《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上・于闐》 人喜歌舞，工紡績。【略】初無桑蠶，近隣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

《新唐書》卷二二二上《南蠻傳上・南詔上》 祁鮮山之西多瘴厲，地平，草冬不枯。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柘，蠶生閱二旬而繭，織錦縑精緻。大和、祁鮮而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紐緌而幅之。

《新唐書》卷二二二中《南蠻傳中・南詔下》 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沓相蒙，時大和三年也。嵯巅乃悉衆掩邛、戎、嶲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慰賚居人，市不擾肆。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逐，嵯巅身自殿，至大度河，謂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三。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二《佉沙國》 佉沙國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盛，花菓繁茂。出細氈褐，工織細氍、毾㲪。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二《瞿薩旦那國》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太半，壤土隘狹，宜穀稼，多衆菓。出毾㲪細氈，工紡績絁紬，又産白玉、黝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好學典藝，博達技能。衆庶富樂，編户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儛。少服毛褐氈裘，多衣絁紬白氍。

原題唐玄宗《唐六典》卷一二《内官・宫官・内侍省》 宫官：　李林甫等注：《周禮・宗伯》：「世婦，每宫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鄭玄云：「世婦，后宫官也。王后六宫女府、女史、女奴之有才智者。」《魏略》：「魏明帝遊宴在内，選女

子知書可付信者爲女尚書，省奏事。」《晉令》有崇德殿大監、尚衣、尚食大監，並銀章、艾綬，二千石；崇華殿大監，元華食監，都監，上監，銅印、墨綬，千石；女史、賢人、恭人、中使、大使，碧綸綬。宋明帝留心後房，擬外百官，備置其職。兩齊、梁、陳不見。後魏、後周亦擬外官置內職。隋文帝置六尚，六司，六典以掌宮官之職，六尚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煬帝改置六尚局，職掌略同，皆加其品秩。一、尚宮局，管司言，掌宣傳啓奏，司簿，主名録計度；司正，主格式推罰；司閨，主門閤管鑰。二、尚儀局，管司籍，主經史教學；司樂，掌音律；司賓，主賓客；司贊，主贊相導引。三、尚服局，管司璽，主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主湯沐、巾櫛、玩弄等物；司仗，主仗衛戎器。四、尚食局，管司膳，主膳羞；司醞，主酒醴、醯醋；司藥，主醫巫、藥劑；司饎，主廩餼、柴炭。五、尚寢局，管司設，主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主輿輦、扇、傘，執持羽儀；司苑，主園囿種植，蔬菜、瓜果；司燈，主燈火。六、尚工局，管司製，主營造、裁縫；司寶，主金玉、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十二人，從五品；司，二十八人，從六品；典，二十八人，從七品；掌，二十八人，從九品；女史，流外，量事而置，多者十人。皇朝內職多依隋制。【略】

尚功局：尚功二人，正五品。司製二人，正六品；典製二人，正七品；掌制二人，正八品。司珍二人，正六品；典珍二人，正七品；掌珍二人，正八品。司綵二人，正六品；典綵二人，正七品；掌綵二人，正八品。司計二人，正六品；典計二人，正七品；掌計二人，正八品。

尚功掌女工之程課，總司製、司珍、司綵、司計四司之官屬。

司製掌衣服裁製縫線之事。

司珍掌金玉寶貨之事。

司綵掌綵物、繒錦、絲枲之事。

司計掌支度衣服、飲食、薪炭之事。

原題唐玄宗《唐六典》卷二二《少府・軍器監》　少府監：監一人，從三品；李林甫等注：【略】至隋煬帝大業五年，始分太府爲少府監，置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一人，從四品；丞二人；統左尚、右尚、內尚、司織、司染、鎧甲、弓弩、掌冶等署。其後又改監爲令，少監爲少令，併司織、司染爲織染署，廢鎧甲、弓弩二署。皇朝因爲監。龍朔二年改爲內府監，咸亨元年復爲少府監。光宅元年改爲尚方監，神龍元年復舊。開元初，分甲鎧、弓弩別置軍器監；十一年省軍器監，其作並歸少府；尋又於北都置軍器監。少監二人，從四品下。少府監之職，掌百工伎巧之政令，總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五署之官屬，庀其工徒，謹其繕作；少監爲之貳。凡天子之服御，百官之儀制，展采備物，率其屬以供焉。【略】

織染署：令一人，正八品上；李林甫等注：《周官》九職，「嬪婦化理絲枲」《考工記》：「理絲麻而成之，謂之婦功。」漢少府屬官有東織、西織，成帝河平元年省東織，更名西織曰織室。後漢有織室丞一人，此後無聞。北齊中尚方領涇州、雍州絲局丞，定州紬綾局丞。後周有司織下大夫一人，掌凡機材之工。隋煬帝置司織署令、丞，後與司染署併爲織染署。《周禮》天官有「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冬官有「設色之工五，謂畫、繪、鍾、筐、幌也」。韋昭《辨釋名》云：「平準令主染，有常平之法，故準而酌之。」兩漢並隸司農。晉平準令有監染吏六人，初隸司農，後屬少府。宋順帝名準，始改曰染署令。齊復爲平準令，梁、陳爲平水令。北齊太府寺有司染署，長秋寺有染局丞。後周有染工上士一人，又有司色下大夫一人。隋初有司染署，隸太府寺，煬帝分屬少府。大業五年，合司織、司染爲織染署，令二人。皇朝置一人。丞二人，正九品上；李林甫等注：漢、魏已來，並具於本署。隋并司織、司染爲二署，丞四人。皇朝因之，置二人。監作六人，從九品下。【略】

凡織紝之作有十，李林甫等注：一曰布，二曰絹，三曰縑，四曰紗，五曰綾，六曰羅，七曰錦，八曰綺，九曰紈，十曰褐。組綬之作有五，李林甫等注：一曰組，二曰綬，三曰繶，四曰繩，五曰縚。紬綿之作有四，李林甫等注：一曰紬，二曰綿，三曰絃，四曰纊。練染之作有六。李林甫等注：一曰青，二曰絳，三曰黃，四曰白，五曰皂，六曰紫。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葉，有以莖、實，有以根、皮，出有方土，採以時月，皆率其屬而脩其職焉。

杜佑《通典》卷第一九六《邊防九》　〔烏桓〕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氈毼。氈毼，罽也。

杜牧《樊川文集》卷七《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韋丹〕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略】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三周年，成就生遂，手爲目覩，無不如志。

李肇《唐國史補》卷下　宣州以兔毛爲褐，亞于錦綺，復有染絲織者尤妙，故時人以爲兔褐真不如假也。

初越人不工機杼，薛兼訓爲江東節制，乃募軍中未有室者，厚給貨幣，密令北地娶織婦以歸，歲得數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競添花樣，綾紗妙稱江左矣。

樊綽《雲南志》卷七《雲南管內物產》　蠻地無桑，悉養柘蠶繞樹，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數頃，聳幹數丈。二月初蠶已生，三月中繭出。抽絲法稍异中土。精者爲紡絲綾，亦織爲錦及絹。其紡絲入朱紫以爲上服。錦文頗有密致奇采。蠻及家口悉不許爲衣服。其絹極麁，原細入色，制如衾被，庶賤男女，許以披之。亦有刺綉。蠻王并清平官禮衣悉服錦綉，皆上綴波羅皮。俗不解織綾羅。

自大和三年蠻賊寇西川，虜掠巧兒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織綾羅也。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二 齊紈吳練，校王本作「練」。冰素霧綃，精潤密緻，機杼之妙也。

《唐會要》卷八三《租稅上》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惟以節儉于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于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之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而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心所當憂也。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京房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誡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得一斗粟，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怨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百姓皆以爲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以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已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室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積貯者固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强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以躬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倘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矣。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返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永淳元年，太常博士裴守真上表曰：「夫穀帛者，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一夫之耕，纔兼數口；一婦之織，不贍一家。賦調所資，軍國之急，煩徭細役，並出其中。黠吏因公以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濟，民無以堪。又以征戍闊遠，土木興作，丁匠疲于往來，餉饋勞于轉運。微有水旱，道路遑遑，豈不以課稅殷繁，素無儲積故也。夫太府積天下之財，而國用有缺；少府聚天下之伎，而造作不息；司農治天下之粟，而倉庾不充；太僕掌天下之馬，而中廄不足。此數司者，役人有萬數，費損無限極，調廣人竭，用多獻少，奸僞由此而生，黎庶緣斯而苦，此有國之大患也。」

開元八年正月二十日勅：「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準，故遣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而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兩，遂則加其丈尺，至有五丈爲匹者，理甚不然。闊一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亦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于比年常例，丈尺過多，奏聞。」

《唐會要》卷九七《吐蕃》 其俗重漢繒而貴瑟瑟，男女用爲首飾。其君長或居拔布川，或居邏婆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氈帳，張大拂廬，其大可容數百人，兵衛極嚴，而衙府甚狹。俗養牛羊，取乳酪供食，兼取毛爲褐而衣焉。

《册府元龜》卷五〇四《邦計部・絲帛》 代宗大曆中詔曰：王制命市納賈，以觀人之好惡，布帛精麤，不中度，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漢詔亦云：纂組文繡，害女紅也。朕思以恭儉克己，淳朴化人，每尚素玄之服，庶齊金土之價，而風俗不一，踰侈相高，浸弊於時，其來自久。耗縑繒之本，資錦綺之奢，異彩奇文，恣其誇競。今師旅未戢，黎元不康，豈使淫巧之功，更虧常制。在外所織造，大張錦、獨軟錦、瑞錦、透背及褐繫、六破已上錦，獨窠文紗四尺幅及獨窠吳綾、獨窠司馬綾等，並宜禁斷。其長行高麗白錦、雜色及常行小文（子）〔字〕綾錦等，任依舊例造。其綾錦花文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及諸織羌樣文字等，宜亦禁斷。

憲宗元和九年八月詔：太府奏建州、泉州、壽州所納物麤惡短狹。布帛有幅，制度所存。近日勸課不精，窳濫方甚，遂使女工都棄，國用空虛。若無所懲，何以知懼。刺史宜各罰一月課料，録事參軍、本縣令各罰一季課料，本曹官罰一季課料，仍書下考。

宣宗以會昌六年三月即位。十一月，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奏：准今年七月二日勅，諸道所出次弱綾絹紗等，宜令禁斷。若舊織得行使，仍委所在官中收納，如輒更有織造行（便）〔使〕買賣同罪，須指射出次弱物。州府令户部度支鹽鐵三司同條流聞奏者，省司先牒左藏庫，勘到所出次弱疋帛，州府名額。伏以綾絹紗等，州府所貿，機杼織造並合勘充煮練，既不堪衣着，則虛費織功。今欲委諸道節度觀察使、刺史，差清强官，搜獲百姓織造濫惡疋段，狹小機杼焚燬。其惡弱疋段，仍具收納。數聞奏，從之。其向後犯者亦條流有差。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〇九《中宗景龍二年》七〇八 安樂有織成裙，直錢

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爲一色。

《唐大詔令集》卷一一一《勸天下種桑棗制》 敕：《詩》有《豳風》，陳王業也。八月剥棗，以助男功，蠶月條桑，俾修女事。贍人之道，必廣於滋殖；分地之利，非止於耕耘。益之以織紝，雜之以菓實，則寒有所備，儉有所資，如旨蓄之禦冬，豈無衣以卒歲。頃屬多難艱食，必資樹藝，以利於人，庶俾播種之功，用申牧養之化。天下百姓，宜勸課種桑棗。仍每丁每年種桑三十樹，其寄住寄莊，官蔭官家，每一頃地，準一丁例，仍委節度觀察州縣長吏，躬親勉率，不得擾人，務令及時，各使知勸，一一勉諭訖，具數奏聞。

明・馮琦《經濟類編》卷一一《政治類五》 唐明皇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燬，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染爲皁，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杜薄國女子作白疊華布。《唐書》

《全唐文》卷七四四盧求《成都記序》 大凡今之推名鎮爲天下第一者，曰揚、益。以揚爲首，蓋聲勢也。人物繁盛，悉皆士著。江山之秀，羅錦之麗。管絃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腴以善。熟較其要妙，揚不足以侔其半。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録二・契丹》 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略】

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黄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

《五代會要》卷二五《雜録》 顯德三年五月敕：「應天下今後公私織造到絹帛細布、綾羅錦綺及諸色匹帛，其幅尺斤兩，並須合向來制度，不得輕弱假僞，罔冒取價。如有物色以上等，限一百日内，並須破貨了絶。如限外敢有違犯織造貨賣者，仰所在節級所由，擒捉送官。」其年十月敕：「舊制織絶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公私織造，並須及二尺五分，不得夾帶粉藥。宜令諸道州府，嚴切指揮，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及一十二兩。河北諸州，並萊、登、沂、密州，須及一十二兩。絶紬止要夾密停匀，不定斤兩，絶紬絹長，依舊四十二尺。」

《册府元龜》卷五〇四《邦計部・絲帛》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十二月，中書舍人程遜上言：以民間機杼多有假僞，虚費絲縷，不堪爲衣，請下禁止，庶歸朴素。

漢隱帝乾祐三年，左司員外郎盧振上言：古先哲王之制，布帛不中度不鬻於市，比來組織之物，輕重皆有定規。近年已來，織帛之家，過爲踈薄，徒勞杼軸，無益公私。臣請三京、鄴都、諸道州府，凡織造之家，所織綾羅絶帛諸物，並須斤兩尺度合官定規程，不得輒爲踈薄。所在官吏覺察禁止，不得更然。

周世宗顯德三年五月，詔曰：化民成俗，須務真純，蠹物害能，莫先浮僞。織紝杼軸之製，素有規程，裨販貿易之徒，不許違越。久無條理，漸致澆訛。苟所鬻之或精，則酬直之必重。宜從朴厚，用革輕浮。應天下：今後公私織造到絹帛細布綾羅錦綺及諸色疋段，其幅尺斤兩，並須合向來制度，不得輕弱假僞，罔冒取價。如有已上物色等，限一百日内，並須破貨了絶。如限外敢有違犯織造貨賣者，即所在節級所由擒捉送官。十月詔曰：舊制，織造絶細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闊二尺五分，不得夾帶粉藥，宜令諸道州府嚴切指揮。來年所納官絹，每疋須及一十二兩，河北諸州須及一十兩，務要夾密停匀，其長依舊四十二尺。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七四《後唐莊宗同光三年》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内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馮琦《經濟類編》卷三七《財賦類三》 後梁徐温還鎮金陵，總吴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以吴王之命，悉蠲大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吴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説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强。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六七《楚・馬殷世家》 湖南不事桑蠶，〔都軍判官高〕郁勸王令輸稅者以帛代錢，由是機杼大盛。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七二《楚高郁傳》 開平時，郁復勸王【略】命民輸稅者

用帛代錢，湖南民素不習蠶桑事，至是機杼遂累於吳越。

《宋史》卷四《太宗紀一》〔太平興國七年八月〕己卯，詔川峽諸州官織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欹正、龜殼等悉罷之，民間勿禁。

《宋史》卷一〇《仁宗紀二》〔景祐元年五月〕丁卯，禁民間織錦刺繡爲服飾。西川歲織錦上供亦罷之。

《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 綾錦院，掌織紵錦繡，以供乘輿凡服飾之用。

《宋史》卷二八四《陳堯叟傳》 咸平初，詔諸路課民種桑棗，堯叟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昔云入蠶之綿，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產，恐在安南。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苧爾。麻苧所種，與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幹，俟枝葉裁茂則刈穫之，周歲之間三收其苧。復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離田疇，即可紡績。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錢，蓋織者衆，市者少，故地有遺利，民艱資金。臣以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爲先，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匹。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之供，歲止及萬，較今所得，何止十倍。今樹藝之民，相率競勸；杼軸之功，日以滋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曆爲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

《宋史》卷二八八《趙稹傳》 改三司鹽鐵副使，擢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度支市錦六千匹，召工計歲織裁千餘匹，止以歲所織數上供。

《遼史》卷三七《地理志一》 上京　周廣順中，胡嶠《記》曰：上京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國人并汾、幽、薊爲多。

祖州，天成軍　內南門曰興聖，凡三門，上有樓閣，東西有角樓。東爲州廨及諸官廨舍，綾錦院，班院祇候蕃、漢、渤海三百人，供給內府取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河南道一・蔡州》 風俗：今其俗人性清和，鄉閭孝友，男務墾闢，女修織紝。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六《江南西道一四・道州》 風俗：織造麻葛。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〇《江南西道一八・涪州》 涪陵縣錦繡洲。《周地圖記》云：「銅柱灘東有錦繡洲，巴土盛以此洲人能織錦罽，故以名之。」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三《淮南道一・揚州》 風俗：其民織紝稼穡。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四《淮南道二・和州》 風俗：同揚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〇《淮南道八・通州》 風俗：同揚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〇《淮南道八・高郵軍》 風俗：同揚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〇《淮南道八・天長軍》 風俗：同揚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〇《淮南道八・建安軍》 風俗：同揚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九《嶺南道三・端州》 風俗：有夷、夏，人織蕉、竹、紵、麻，都落等布以自給。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九《嶺南道三・循州》 風俗：織竹爲布，人多蠻獠，婦人爲市，男子坐家。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二《嶺南道六・桂州》 烏滸。《郡國志》云：「陽朔縣有夷人名烏滸，在深山洞內，能織〔班〕文布，以射翠取羽，割蚌取珠爲業。」古縣場有古終藤，俚人以爲布，故《夏書》曰「島夷卉服」，此之謂也。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五《嶺南道九・象州》 武仙縣，懶婦獸。《異物志》：「昔有懶婦織于機中常睡，其姑以杼打之，恚死，今背上猶有杼文瘡痕。大者得膏三四斛，若用照書及紡織則暗，若以會衆賓歌舞則明。」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七《嶺南道一一・容州》 風俗：《十道志》云：「無蠶桑，絹蕉葛以爲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九《嶺南道一三・雷州》 土產：不宜蠶桑，唯績葛種紵爲衣。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九《嶺南道一三・儋州》 風俗：績木皮爲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九《嶺南道一三・瓊州》 風俗：績木皮爲布，以木棉爲毯。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九《嶺南道一三・新崖州》 風俗：同瓊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一《嶺南道一五・愛州》 土產：蠶。一歲八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八《南蠻三・獠》 四至：初出自梁、益之間，自漢中達于邛、筰，川谷之間，所在皆有。

土產：能爲細布，色至鮮淨。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九《南蠻四・哀牢》 土（谷）〔俗〕物產：《九州記》云：「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綵文繡，有蘭干細布，蘭干，獠言紵也。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

《廣志》云：「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梧木，其華有白毳，取毳淹漬，緝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二《北狄四・烏桓》 土俗物産：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氈毾。氈毾，闌也。氈，音力于切。毾，音胡達切。

李靚《李靚集》卷五《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内治第三》 自古婦人之賢者，蓋不易得。故其生，則寢之地以教其卑，衣之裼以教其正，弄之瓦以教其事。既十年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略】如此而後，備於從人之道。

原題曾鞏《隆平集》卷一《官司》 綾錦院，乾德五年置。時已平蜀，所得錦工六百人隸焉。

《天聖令・營繕令》卷第二八 諸造錦、羅、紗、縠、紬、絹、絁、布之類，皆闊二尺，長四丈爲匹，布長五丈爲端。其土俗有異，官司别定長闊者，不用此令。絲綿以兩，麻以斤。【略】右並因舊文，以新制參定。

蘇軾《蘇軾文集》卷七三《五君子説》 齊、魯、趙、魏桑者，衣被天下。蠶既登簇，繅者如救火避寇，日不暇給，而蛹已眉羽矣。故必以鹽殺之，蛹死而絲亦韌。繅既畢緒，蛹亦煮熟，如啖蚳蝝，甕中之液，味兼鹽蛹，投以刺瓜、蘆菔，以爲薺腊，久而助醢，醢亦幾半天下。

秦觀《蠶書》 化治　常令炙繭之鼎，湯如蟹眼，必以筋其緒附于先引，謂之餵頭。毋過三(系)〔糸〕則(系)〔糸〕麤，不及則脆，其審舉之。凡(系)〔糸〕自鼎道「錢眼」，升于「鏁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于車。

錢眼　爲版，長過鼎面，廣三寸，厚九黍，中其厚插大錢一，出其端，横之鼎耳，後鎮以石，緒總錢眼而上之，謂之「錢眼」。

鎖星　爲三蘆管，管長四寸，樞以圓木。建兩竹，夾鼎耳，縛樞于竹，中管之轉以車，下直「錢眼」，謂之「鎖星」。

添梯　車之左端置環繩，其前尺有五寸，當車牀左足之上建柄，長寸有半。匜柄爲「鼓」，「鼓」生其寅，以受環繩。繩應車運，如環無端，鼓因以旋。「鼓」上爲「魚」，「魚」半出「鼓」，其出之中，建柄半寸，上承「添梯」。「添梯」者，二尺五寸片竹也。其上揉竹爲鈎，以防(系)〔糸〕竅。左端以應柄。對「鼓」爲耳，方其穿以閑〔閉〕「添梯」，故車運以牽環繩，繩簇「鼓」，「鼓」以舞「魚」，「魚」振「添梯」，故(系)〔糸〕不過偏。

車　臥種如轆轤，必活其兩輻，以利脱(系)〔糸〕。

《事物紀原》卷六《東西使班部・綾錦》 《唐書・百官志》：少府所隸，武后垂拱元年有綾錦坊。《宋朝會要》曰：乾德中，以平蜀所得錦工置綾錦院。疑自此始置使也。太平興國二年分東西。

《事物紀原》卷六《東西使班部・氈毯》 唐有氈坊、毯坊使，五代合爲一使，宋朝因之。

《事物紀原》卷七《庫務職局部・綾錦院》 乾(隆)〔德〕二年，以平蜀所得錦工，置内綾錦院。太平興國二年，分爲東西二院。端拱元年合爲一。

《事物紀原》卷九《農業陶漁部・織》 《黄帝内傳》曰：帝既斬蚩尤，蠶神獻綵絲，稱織紝之功，因之廣織。於此言廣，明其前有，黄帝廣之爾。一云：《淮南子》言伯余之初作衣，絲麻索縷，手經指挂。蓋織之始也。

機竻　《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也，絲麻索縷，手經指挂，後世爲之機竻，體服以便。此機竻之始也。高誘注：伯余，黄帝臣。一曰伯余，黄帝也。

吕陶《浄德集》卷四《奉使回奏十事狀》 今年夏税畸零布，轉運司並令納估錢，每匹四百二十文足，及至和買，只支二百九十文，顯見侵損税户。臣伏見成都府，每年上供錦帛，原係預俵絲花與百姓織造，往往有貧下機户，已請錢物破用，及其催納，不免騷擾。至元豐六年奏，創上供機院，令軍匠八十人織大料細法錦透背、鹿胎，共七百三十餘匹，其小料綾綺易造之物一千三百餘匹，仍舊俵在民間，後因内臣郝隨齎到御前劄子，添造緊絲等機法一十五色。本府又奏差監官一員，招軍匠三百人，并將小料易造之物一千三百餘匹亦在院織造。既招軍未足，遂雇百姓助工，日逐勾集三四百人，雖支工價，尚有虧損，雖定日限，仍更督促。或無故拘留累日，或每匹又出罰錢。歲月爲常，殊無休已。細民失業，不勝其勞。昨已准聖旨，罷織新俵、緊絲等一十五色，至今猶有監官一員，并軍匠一百七千餘人，費耗甚多，仍更日役百姓，頗兒煩擾。臣欲乞將易造之物一千三百餘匹，仍令民間織作，減罷監官，其軍匠止八十人，惟造大料錦，自不闕事，即不許勾集百姓，匪惟裁節冗費，寬假貧民，抑亦防異日作爲淫巧之弊。并漢州綾户造官綾，向因知州席汝明性好刻剥，逐年減絲數，數工錢，以致人户積欠綾四千餘匹，刑箠濫錮，乃至家業併盡，償納未足。現今拘管在綾務織作剋除，臣詳此弊，蓋因官司減物料工直，方致拖欠，亦合依赦蠲放。伏請下所屬施行，仍乞依席汝明未減以前絲工織造。

李攸《宋朝事實》卷三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案《宋史・仁宗本紀》作五月丁卯，此作四月，與史互異。詔曰：織文之奢，不鬻於國市；纂組之作，實害於女工。朕稽若令猷，務先儉化，深維抑末，緬冀還淳。然猶杼軸之家，相矜於靡麗；衣服之制，弗戒於紛華。浮費居多，踰侈斯甚，宜懲俗尚，用謹邦儀。內自掖庭，外及宗戚，當奉循於明令，無因習於媮風。其錦背、繡背及遍地密花透背段子，並宜禁斷。西川歲織上供者亦罷之。

洪皓《松漠紀聞》卷一《回鶻》　婦人類男子，白皙，著青衣如中國道服，然以薄青紗幞首而見其面。其在燕者，皆久居業成，能以金相瑟瑟爲首飾，如釵頭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笄形。又善結金線相瑟瑟爲耳及巾環，織熟錦、熟綾、注絲、線羅等物。又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剋絲，甚華麗。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三《宋真宗景德三年》　初，潤州造羅務工人舊限十二日成一匹，及王子輿爲江、淮制置使，勒減一日。日限既促，工人不能充課，歲終頗多笞箠。上聞之，謂左右曰：「貪功邀進之人，爲國生事，豈可長也。」乃詔復依舊限。仍命劉承珪察京師庫務，有類此不便事，條列以聞。

洪邁《容齋隨筆・續筆》卷七《女子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戰國策》甘茂亡秦出關，遇蘇代曰：「江上之貧女，與富人女會績而無燭，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以是知三代之時，民風和厚勤樸如此。非獨女子也，男子亦然。《豳風》「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言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也。夜者日之餘，其爲益多矣。

洪邁《容齋隨筆・三筆》卷一〇《紹紬絹尺度》　周顯德三年。敕，舊制織造紬紬、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並須及二尺五分。宜令諸道州府，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及一十二兩，其紬紬只要夾密停勻，不定斤兩。其納官紬絹，依舊長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稅絹，尺度長短闊狹，斤兩輕重，頗本於此。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　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旛、燈毬、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爲一景，謂之一年景。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六　亳州出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爲衣，真若煙霧。一州惟兩家能織，相與世世爲婚姻，懼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來名家，今三百餘年矣。

范成大《吳船錄》卷上　〔淳熙丁酉歲六月〕壬辰，早發蘇稽，午過符文鎮。兩鎮市井，繁類壯縣。符文出布，村婦聚觀於道，皆行而績麻，無索手者。

莊綽《雞肋編》卷上《定州刻絲與各地工地》　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絲經於木杼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織緯時，先留其處，方以雜色綫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連。承空視之，如彫鏤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可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綫非通梭所織也。單州成武縣織薄縑，修廣合於官度，而重才百銖，望之如霧者，故浣之亦不紕疏。鄜陵有一種絹，幅甚狹而光密，蠶出獨早，舊嘗端午充貢。涇州雖小兒皆能撚茸毛爲綫，織方勝花。【略】蘇州以黃草心織布，色白而細，幾若羅穀。越州尼皆善織，謂之「寺綾」者，乃北方「隔織」耳，名著天下。婺州紅邊貢羅，東陽花羅，皆不減東北，但絲縷中細，不可與無極、臨、棣等比也。

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二　〔乾德五年〕冬十月，置綾錦院。因平蜀，得錦工數百人而置院。

祝穆《方輿勝覽》卷三《淛西路・嘉興府》　土產：草布。鄉落間，績此布以爲業。

祝穆《方輿勝覽》卷九《淛東路・瑞安府》　婦勤紡績。《隋志》：永嘉之俗，婦勤於紡績，有夜浣紗而日成布者，俗謂之雞布。【略】織紝工而器用備。《永嘉志》：溫居塗泥之，鹵土薄瘠植，民勤於力，而以力勝，故地不宜桑而織紝工，不宜漆而器用備。

祝穆《方輿勝覽》卷三四《廣東路・廣州》　土產蠻布。《寰宇記》有夷夏人織蕉竹苧蘇都落等布以自給。

祝穆《方輿勝覽》卷四〇《廣西路・象州》　地無桑柘。《象郡志》云云：民不事蠶作，雖間有之，不能練絲，第爲綿絮而已。或水熟而紉縷之，以爲粗紬。婦女以緝麻織布爲業。

祝穆《方輿勝覽》卷四一《廣西路・賓州》　野不植桑。《圖經》云：賓俗工于織布，煮練如雪，縝密可愛。婦不織蠶云云。野蠶乃食楓葉，漁者取其絲以爲綸，或取織紬。採木綿茅花。同上：羅紈絲帛，仰給它郡，俗多云云，採作絮棉以禦冬寒。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〇《市糴考一》　宋朝如舊制，調絹紬布絲綿以供軍需，又就所產折科和市。其織麗之物，則東京有綾錦院。初平蜀，得錦工百人，始置

院。所織有錦、鹿胎、花羅、縐縠、綾紬。咸平初，嘗停織機百餘令織絹。西京、真定府、青、益、梓州，亦有場院，主織錦綺、鹿胎、透背。潭州舊有綾錦務，淳化四年廢。江寧府、潤州有織務，江寧歲無定額，潤州萬疋。又婺州歲買萬疋。潤州務舊十二日爲一疋，王子（與）（輿）制置江淮，疋減一日，歲終不如數，至被笞箠。景德三年詔復舊。梓州有綾綺場。又益州市買院亦織熟色綾及彭錦、漢、邛、蜀、眉、陵、簡、遂、資、榮、普州、懷安軍皆織大小絹，敕正花紗。大名府、貝、滄、德、博、棣、杭、越、湖、婺州和市小綾。廬、壽州折科小綾。乾德四年，蓬州請以租絲配民織綾，給其工直，詔不許。舊濟州有機户十四，歲受直織綾。開寶三年，詔廩給者送闕下，餘罷之。湖州亦有織綾務，太平興國中，從轉運使熊延之請，停務女工五十人，悉縱之。至道元年，杭州置織務，歲市諸州絲給其用，後罷。又亳州市縐紗，大名府織縐縠。廬、壽州亦折科白縠。青、齊、鄆、濮、淄、潍、沂、密、登、萊、衡、永、全州，市平紬。廬、壽、濠、泗、和、泰、光州、高郵、漣水軍，亦折科官紬。又東京榷貨務，歲入中平羅、小綾各萬疋，以供服用，及歲時賜與。諸州折科和市皆無常數，唯内庫所需，則有司下其數，充足而止。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六四《中庸三・第三十二章》　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絛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爲一，所謂綸也。」

《全蜀藝文志》卷三四吕大防《錦官樓記》　蜀居中國之西南，于卦爲坤，坤有致養致役之義，而風俗尚焉。土地之毛，善利絲枲，爲之繒布，以給上國。負於陸，則經青泥、大散，羊腸九折之坂，航於川，則冒瞿唐、灩澦沈舟不測之淵。日輸月積，以衣被於天下，此之謂致養。織文錦繡，窮工極巧。其寫物也如欲生，其渥采也如可掇。連甍比室，運機弄杼，燃脅繼晝，幼艾竭足以供四方之服玩，此之謂致役。錦官之職也，有致養之順，有致役之恭，上自帝后之服，禁省之用，而下至疆臣戰士之予賜，莫不在焉。官廢久矣，故時貢篚，以絲布散於市民，至期而斂之，或苦惡不中程，或得輒私費，急無以償，則破産而不能贍。元豐二年六月，府言於朝曰：歲貢錦綺紈羅，度以疋者萬四千，其尤難治者七百三十，上布之費，總二百七十萬，募工而涅籍之，人歲費三十千，八十人而足，則不煩於民而得良物以充貢。詔可之。乃度府治之東，治室以爲織所，興閎於前，以爲積藏待發之府，所以達風燥而遠卑濕也。明年五月又詔：以其所爲上供機院，特置吏以涖之，凡歲貢之在官民者悉典領之。益治絲錦之精麗者千闕百端，募工滿三百，不足則傚庸以充之。大率設機百五十四，挽綜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百五十四，練染之工十一，紡繹之工百一十，而後足役。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二萬五千，紅藍紫茹之屬，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而後用足。織室吏舍出納之府，爲屋百二十七間，而後足居。噫，修貢職，供詔用，藩臣之所宜先，而常委於市人之手，蓋繇僞邦苟政利於賤市，遂廢服官之職，因而不能改。今商於籍工置吏之費，則積習流弊，聚爲蠹賊，實有出於公而不入於織紝之家者，蓋亦多矣。恭惟聖制更新，使民不復被其擾，而吏無所容其姦，足以度前古而垂後世矣。大防承假守之乏，實聞其命，輒叙其所以然。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五六《職官六》　〔金少府監所屬〕織染署。官同。掌織紝，色染諸供御，及宫中錦綺、幣帛、紗縠。

《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九・綾錦院》　綾錦院在昭慶坊。乾德四年，以平蜀所得錦工二百人，置内綾院。太平興國二年，分東西二院。端拱元年合爲一，以京朝官、諸司使、副内侍三人，監領兵置二三十四人。太宗幸西綾錦院，命近臣張觀織室機杼。咸平元年令改織紬。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詔：綾錦院月供物料帳，除前帳如見在依舊預計外，别立項，具某月日至某日織造若干數於某庫送納，長闕斤量料例不須更楷應在。神宗熙寧七年十月五日詔：減罷綾錦院工匠，仍候額内有闕，即令本院勘會的實，合要造作得力人，却申三司勾抽歸院填闕。如或非汎生活，即須先於差出閑慢處抽那，不足方申三司權抽，造作了日發遣歸本處。

《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九・文思院》　文思院，太平興國三年置，掌金銀犀玉工巧之物，金綵綺素裝鈿之飾，以供輿輦、册寶法物及凡器服之用。【略】

紹興五年五月七日工部言：近承指揮措置織造官告度牒，綾除已令文思院見行織造，緣今來諸軍功賞，并官員陞改支降，度牒所用綾帛浩瀚，應辦不前，欲乞下逐路轉運司措置織造，每年共造十萬匹，候及二萬匹，逐旋送納，仍自紹興五年秋季爲始。從之。

淳熙十四年四月七日，文思院言：一歲合織綾一千八百匹，用絲三萬五千餘兩。近年止蒙户部支到生絲一萬五千兩或二萬兩，止可織綾八百餘匹。每遇大典禮恩賞，出給告命擁併遂行陳情用雜花綾紙，乞歲支生絲三萬兩，織造綾一千五百餘匹。從之。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匹帛》　太祖乾德五年十月，命水部郎中于繼徽

監視綾錦院。朝廷平蜀，得綾錦工人，乃於國門東南創置機杼院，始命繼徽監領焉。十二月，詔曰：布帛之用，世道攸資，行濫之禁，律文具載，而商賈未奸僞萌生，塗以粉藥，因而規利，瀆亂典刑，無甚于玆。自今宜禁民不得輒以紕疎布帛鬻於市及塗粉入藥。吏察捕之，重寘其罪。開寶四年三月，監綾錦院右拾遺梁周翰言：在院見管户頭，逐人料錢七百文，糧三石五斗，口食米豆六斗，各用女工三四人，每人月糧二石，米豆又六斗，有一户頭并女工共請一十六石五斗者，或少者一十三石五斗者，每人只管機三四張，供應事禦絲線，染練紡絡。又別破錢并物料，或布帛低弱，即科校匠人，户頭不管。欲乞不置户頭，令工匠自管供機，各與女工一分請受，所貴濟贍，得匠人内有貧者，恐散失物料，即上歷旋給，庶令均濟。又看驗大小（小）錦，並皆顏色淺淡，每匹中錦破深紅線九兩三分，花八斤。昨令匠人當面入染，每匹減下花一斤，比舊顏色鮮好，逐料吏有餘剩，花計至年終，極有出剩，所收出剩，乞逐季具數申奏。從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廢湖州織綾務，工二十人送京師，女工五十八人悉縱之。七年八月，詔曰：淫巧之蕩人心，載記申予訓戒；纂組之害女工，漢詔形於深論。方今務修儉德，以敦俗化，而侈靡猶競，淳素未隆；宜頒畫一之規，以申率下之義。宜令諸處市買場及織造院，除供軍綾、羅、紬、布、紬、絹、綿外，其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敧正、龜殼等匹段，不得吏買及織造，民間有織賣者勿禁。川陝諸州匹帛絲綿紬布之類，堪備軍裝者，商人不得私市取販鬻。九年十月，詔曰：有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斯古制也。頗聞民間所織錦綺綾羅及它匹帛，多幅狹不中程式，及紕疎輕弱，加藥塗粉，以欺誑販鬻，因而規利，宜令兩京諸州告諭民所織匹帛，須及程式，賈肆之未售者，限以百日當盡鬻之。民敢違詔復織，募告者三分賞其一。

淳化元年八月詔：川陝諸州，官歲市絲綿紬布絹帛等，不能充舊貫，蓋賈人利市侵其利，自今嚴禁之，限詔到賈人先所市者，悉送所在官，官以市價償之，藏匿者寘於法。初，諸州上供絹，皆常度外長數尺，及西上閤門副使張昭允、内班都知馮守規，類知左右藏庫裂取餘者付染所，上官雜染以備他用，每歲獲羨數甚衆。既而士卒受冬服，度之不及程，昭允等悉坐免。至道元年二月，詔杭州置織室，歲市諸郡絲給其用。真宗咸平元年七月，廣南西路轉運使陳堯叟言：準詔勸課人民，栽種桑棗，切緣嶺外惟産苧麻，望令折數，許官吏書歷爲課，仍許織布，赴官場以錢博市，每匹準錢百五十至二百，仍免其算稅，如私自貿易，不在免限。從之。九月，綾錦院以新織絹上進，是院舊有錦綺機四百餘，帝令停作，改織絹焉。十月，詔揚州折博羅九萬二千三百餘匹，輕弱不中度，三司失於拘撿，合行推鞫，用戒因循，但以歲月稍深，干繫者衆，慮成追擾，特示寬務（矜），其干繫官吏，更不問罪，儻復有犯，斷訖仍勒備償。二年四月，廢常州羅務。六年正月，户部言：乞令江南、兩浙轉運司，輸糙下州軍人民，今後不得織造短狹縑帛市易，致悞公私使用，如違，乞依法科罪。帝曰：風俗所用已久，官司驟行改革，恐民間不知，悞有犯者，可先行曉諭，限百日内改造，如違方得科罪。景德二年二月，詔：諸路所市上供紬絹，減三分之一。六月，禁造行濫物帛，申舊制也。三年五月，詔：潤州造羅務人工，仍舊限十二日成一匹。時有言舊限如此，王子（如）〔與〕制置江淮，減勒一月，日限既促，功課不供，比至年終，頗用笞捶，故有是詔。仍命劉承珪察京師庫務，有類此不便事，條例以聞。

乾興元年十二月，仁宗即位未改元。三司言：兩川遠地，所産雖富，般運實多，收買折科，豈無虧損。織造染記，寧不廢工。押綱衙前，雖有酬奬，户下小客，最受辛勤，俱荷照臨，誠宜軫恤。欲乞益、梓兩路州軍綱運，量與減放三二分，庶便民俗。下三司詳定。三司言：自來計度，聖節、端午、十月一日，内人春冬衣賜，并準備取索，及國信往來，南郊支用綾、羅、錦、綺、鹿胎、透背、敧正、生白大小錦綾、花紗、絹等，下益、梓州兩路織買出染，計綱上京，今除三十五匹（段）全減不織外，餘綾、羅、鹿胎、透背、敧正、生白大小綾、花紗、絹等，欲且依舊，所貴支用，不至悞闕。又勘會益、梓、利、夔四路州軍，每年買納紬絹絲綿，除應副陝西、河東、京西州軍及本路衣賜支遣外，餘有剩數，即上京送納，元不曾椿定數目。每年自西川水路起發布帛六十六萬匹赴京，南路轉般上京，並副在京并京西州軍衣賜，難議減省，欲且依舊。從之。

仁宗天聖元年二月，裁造院言，每年所造諸節衣服，萬數甚多，枉費人工，欲望自今逐節除十月一日、端午非汎傳宣造作，料次依舊造成送納，其長寧、乾元兩節，並料段送納支遣。詔今年乾元節合支衣服，依舊縫造送納外，餘從之。七月二十八日，三司鹽鐵副使俞獻可言：川界每年織造錦、綺、鹿胎等，所破物料，倍有損費，欲望似此不急之物，除支賜近上武臣及蕃戎并合要緣飾，只令在京量事織造，其餘權且停止。詔三司會勘以聞。二年四月四日，工部侍郎知池州李虛己言：天下州縣每年春初，預先支官錢和買紬絹，頗聞煩擾，乞不更行均配。詔今後支紬絹價錢，並取人户情願，其不出産州軍，不得一例抑配。三年

七月二日，淮南、江浙、荆湖制置都大發運副使方仲荀言：乞斷絶諸州軍短狹、紕疏、粉藥匹帛及新小砂錫錢。帝曰：約束錢帛，前後條目已繁，止令三司下淮南、江浙、荆湖轉運司申明指揮。四年閏五月詔：綾錦院自今不得衷私織造異色花紋匹段及御服顔色機樣，委本院監官覺察，并許人陳首，所犯人當行嚴斷。二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言：益、梓等州，每年織造錦、綺、鹿胎、透背、段子，欵正等，累有臣僚上言，科率勞擾，況錦繡纂組，尤費蠶絲，雖未能全行禁止，欲乞漸次減數織造。帝曰：川西至遠，非惟織造勞費，亦不易津置，令每年數内特減一半。五年正月二十一日，中書門下言：西川益、梓等州，每年織造錦、綺、鹿胎、透背、段子、欵正等，權減一半外，餘生熟黄白大小綾、花紗、元未減省，累據臣僚言，乞下益、梓兩路轉運司，權住織造，一併織絹，應副諸州軍及邊上支費。帝曰：速與行遣宰臣王曾等奏，錦繡纂組，有害無益，約計每錦繡一端，可織絹數匹，如此指揮，實爲至便。八年十月，三司言江南西路轉運使苗稹言：檢會轄下一十州軍，每春冬衣賜數内三衣布，除興國軍支遣得足外，餘洪、虔等九州，年支布五萬匹，自來並從福建路州軍收買，轉般應副。覩其裨布，全然粗疏，不堪裝着，軍人請到貨賣價少。自來於福、泉、漳州、興化軍四處置場收買，每匹價錢并津般往回官錢三百四十九文，軍人出賣得錢三百一十一文省，亦有只得百五十六文足錢去處，以此比倣，實兩虧損。今欲酌中取洪州定支布價每匹三百二十文省，令洪、虔等九州依例給見錢，所是元支破買布價錢，仍乞令本司勘會，酌實貫伯，每年發送，赴當路交納。應副春冬支給布價，省司勘會洪、虔等九州軍分折各情，願乞依洪州例，請領衣布價錢，乞令福建路轉運司，將每買布價錢般運赴江南西路州軍下卸，應副支給軍人布價。又緣見錢脚重，陸路難以津般，今更不行外，仍乞下福建轉運司，今後更不科買綿布，將每年合買賣錢於出産銀貨州軍收買鋌銀，計綱上京送納。從之。十二月三司言：乞依每年例拋數下京東等路轉運司，預支絹紬價及時收買。詔準去年例施行。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詔已令三司將在京庫藏内珠玉、犀牙、閑雜物色物變轉貨賣外，其西川織造上供綾、羅、錦、綺等項議特行減省。詔曰：朕祇膺先訓，寅奉寶圖，發一念必在於政經，舉一事必先於教本，庶惇古治，用澄化源。自惟臨御以來，性崇儉素。慕衣綈之先嚮，遵抵璧之令猷。冀厚民風，期臻淳朴，去奢務本，斯爲至懷。乃者昭示攸司，悉索長物，珠璣犀象，減貿貨泉，顧彼坤維，俗善纂組，苟浮靡而呈技，慮紃組之有妨，不戒纖華，將害有益。特頒明命，與時作程，應東西兩川織造上供綾、羅、透背、花紗之類，令今後三分中特令織造一分，其餘二分織造紬絹。如民不願織造紬絹者，不得抑勒，别具擘畫聞奏，及令都進奏院告報上項路分州軍，令出榜曉示。景佑元年四月十二日，青州言：織造錦乞減放一半。從之。所減數目，令在京綾錦院織造。

景祐三年七月九日，龍圖待制張逸言：昨知梓州，本州機織户數千家，因明道二年降勑，每年綾織三分，只賣一分，後來消折，貧不能活，欲乞於元買數十分中許買五分，詔兩川上供綾、羅、錦、透背、花紗之類，依明道二年十月勑，命三分織造一分，餘二分，今後只許織造一分綾、羅、花紗，一分令織紬絹。五年四月九日，三司言：西川織買綾、紗三分内減下一分紬絹，乞依舊織買綾、紗紬支用。從之。慶曆五年六月十三日詔：益州每歲上供物帛數，特減歲額三分之一。益、梓路州軍所織錦、綺、鹿胎等，並減其半。

《宋會要輯稿・刑法二・禁約》〔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詔成都府織造錦緊絲鹿胎並權罷，從知府吕大防請也。

〔崇寧〕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詔：河北、京東機户多被知通及以次官員拘占，止給絲織造匹帛，日有陪費侵漁，可詔鹽司常切按察。如敢循舊拘占機户織造，諸色人陳首，將所虧過機户工價等錢，計贓定罪。行下諸路，約束施行。【略】

〔政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臣僚言：自今已後，諸在外見任官，如私置機軸，公然織造匹帛者，並科徒二年，仍乞下有司立爲永法。詔依奏，許人告，立賞錢二百貫及許越訴。【略】

〔宣和七年〕八月二日，臣僚言：祖宗以來，天下禁兵皆使之習攻守戰陣之法，挽彊擊刺之利，至於他伎，未嘗學也，故用心專而藝能精。近年以來，帥臣監司與夫守倅將副，多違法徇私，使禁卒習奇巧藝能之事，或以組綉而執役，或以機織而致工，或爲首飾玩好，或爲塗繪文縷，公然占破，坐免教習。名編卒伍，而行列不知，身爲戰士，而攻守不預。至有因緣請託，陞遷階級，或在衆人之上，遂使轅門武功之士，困於差役之勞，末作庇身之人，復享安閑之利，所以兵陣教習之法日廢，工匠技巧之事日多，兵政之弊，一至於此。欲乞除行兵合用工匠外，其未作他技，皆嚴行禁止。從之。

《全宋文》卷九四六宋仁宗《減兩川歲輸錦綺等詔》天聖四年七月辛未　兩川所造錦綺、鹿胎、透背，欲正等歲減上供之半。其大小綾及花紗，仍令改織絹，以供邊費。《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四。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兵部屬附管領隨路打捕鷹房民匠總管府〕其屬東局織染提舉司，秩從五品。【略】

〔工部屬附〕諸司局人匠總管府，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副達魯花赤一員，同知一員，副總管一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提控案牘一員，令史四人。領兩都金銀器盒及符牌等一十四局事。至元十四年置。二十四年，以八局改隸工部及金玉府，止領五局一庫，掌氈毯等事。其屬有六：

收支庫，秩正九品。大使一員。掌出納之物。

大都氈局，秩從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管人匠一百二十有五户。

大都染局，秩從九品。大使一員。管人匠六千有三户。

上都氈局，秩從五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管人匠九十有七户。

隆興氈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管人匠一百户。

剪毛花毯蠟布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管人匠一百一十有八户。【略】

〔工部屬附〕大都人匠總管府，秩從三品。至元六年始置。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同知一員，經歷一員，提控案牘一員，令史十人，通事一人。其屬四：

綉局，用從七品印。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掌綉造諸王百官段匹。

紋錦總院，提領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掌織諸王百官段匹。

涿州羅局，提領一員，大使一員。掌織造紗羅段匹。

尚方庫，提領一員，大使、副使各一員。掌出納絲金顏料等物。【略】

〔工部隨路諸色民匠都總管府〕其屬五：

織染人匠提舉司，秩從七品。至大二年設。達魯花赤一員，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史目一員。

雜造人匠提舉司，秩從七品。設置官屬同上。

大都諸色人匠提舉司，秩從五品。達魯花赤一員，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史目一員。

大都等處織染提舉司，秩從五品。管阿難答王位下人匠一千三百九十八户。達魯花赤一員，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史目一員。【略】

〔工部屬附〕撒答剌欺提舉司，秩正五品。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提控案牘一員。至元二十四年，以札馬剌丁率人匠成造撒答剌欺，與絲紬同局造作，遂改組練人匠提舉司爲撒答剌欺提舉司。

別失八里局，秩從七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掌織造御用領袖納失失等段。至元十三年始置。

晉寧路織染提舉司，提舉一員，照略案牘一員。其屬：

提領所一，係官織染人匠局，一雲内人匠東、西局二，本路人匠局，一河中府、襄陵、翼城、潞州、隰州、澤州、雲州等局七。每局各設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惟澤州、雲州則止設提領一員。

冀寧路織染提舉司，真定路織染提舉司，各置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照略案牘一員。其屬二：

開除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真定路紗羅兼雜造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南宫、中山織染提舉司，各設提舉一員，同提舉、副提舉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中山劉元帥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中山察魯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深州織染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深州趙良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弘州人匠提舉司，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納失失毛段二局，院長一員。

雲内州織染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大同織染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朔州毛子局，大使一員。

恩州織染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恩州東昌局，提領一員。

保定織染提舉司，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大名人匠提舉司，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永平路紋錦等局提舉司，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大寧路織染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雲州織染提舉司，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順德路織染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彰德路織染人匠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懷慶路織染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別失八里局，官一員。
宣德府織染提舉司，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東聖州織染局，院長一員，局副一員。
宣德八魯局，提領一員，副使一員。
東平路疃局，直長一員。
興和路荨麻林人匠提舉司，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陽門天城織染局，提領一員，副使一員，照磨案牘一員。
巡河提領所，提領二員，副提領一員。

《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 將作院，秩正二品。掌成造金玉珠翠犀象寶貝冠佩器皿，織造剌繡段匹紗羅，異樣百色造作。至元三十年始置。院使一員，經歷、都事各一員。三十一年，增院使二員。元貞元年，又增二員。延祐七年，省院使二員。後定置院使七員，正二品；同知二員，正三品；同僉二員，正四品；院判二員，正五品；經歷一員，從五品；都事一員，從七品；照磨管勾一員，正八品；令史六人，譯史、知印各二人，宣使四人。【略】

〔將作院〕異樣局總管府，秩正三品。中統二年，立提點所。至元六年，改爲總管府，總管一員。十四年，置同知、副總管各一員。二十一年，增總管一員。二十九年，置達魯花赤一員。三十年，減同知、副總管各一員。後定置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並正三品；同知一員，從四品；副總管一員，從五品；經歷一員，從七品；知事一員，從八品。

異樣紋綉提舉司，秩從五品。中統二年立局。至元十四年，改提舉司。提舉一員，從五品；同提舉一員，正七品；副提舉一員，正八品。

綾錦織染提舉司，秩從五品。至元二十四年，改局置提舉司。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品秩同上。

紗羅提舉司，秩從五品。至元十二年，改局置提舉司。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品秩同上。

紗金顏料總庫，秩從九品。中統二年置。大使、副使各一員，從九品。【略】

〔中政院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府〕織染局，局使一員，典史一人。掌織染歲造段匹。

《元史》卷八九《百官志五》 〔隨路諸色人匠都總管府，上都、大都貂鼠軟皮等局提領所〕氈局，提領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至元十三年，收集人户爲氈匠。二十六年，始立局。

上都異樣毛子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至元二十年置，受詹事院劄。

上都氈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至元二十年置，受詹事院劄。【略】

管領本投下大都等路怯憐口民匠總管府，國初招集怯憐口哈赤民匠一千一百餘户，中統元年，立總管府。二年，給六品印，掌户口錢帛差發等事。至元九年，撥隸安西王位下。皇慶元年，又屬公主皇后位下。延祐元年，改隸章慶司。天曆二年，又改隸儲政院。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俱受御寶聖旨；同知一員，副總管一員，俱受安西王令旨；知事一員，令史二人。其屬附見：

織染提舉司，秩正七品。掌織造段匹。提舉一員，受安西王令旨；同提舉一員，本府擬人；副提舉一員，都目一員，俱受安西王傅劄；司吏一人。【略】

又　管領諸路怯憐口民匠都總管府，秩正三品。至元七年，招集析居從良還俗僧道，編籍人户爲怯憐口，立總管府以領之。十四年，以所隸户口善造作，屬中宫。十六年，立織染、雜造二局以司造作，立提領所以司徭役。二十五年，改陞正三品。延祐六年，改繕用司，仍三品。七年，復改府。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並正三品；同知二員，正五品；副總管二員，從五品；經歷、知事、提控案牘兼照磨各一員，令史五人，譯史一人。其屬附見：【略】

織染局，秩正七品。大使、副使、相副官各一員，典史、司吏各一人。

雜造局，秩正七品。大使、副使、相副官各一員，典史、司吏各一人。

弘州衣錦院，秩正七品。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典史、司吏各一人。

豐州毛子局，秩正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典史、司吏各一人。

繕山毛子旋匠局，秩正七品。大使一員，典史、司吏各一人。【略】

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秩正三品。達魯花赤、總管各一員，並正三品；同知一員，正五品；副總管二員，從五品；經歷、知事、照磨兼提控案牘各一員，令史十五人，奏差十五人，譯史一人，典吏三人。至元十六年，以宋謝太后、福王所獻事産，及賈似道地土、劉堅等田，立總管府以治之。大德四年罷，命有司掌其賦。天曆二年復立，其賦復歸焉。

儲用庫，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杭州織染局，大使、副使、相副官各一員。

揚州等處財賦提舉司，達魯花赤、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提控案牘、都目各一員。

其屬附見：

安慶等處河泊所，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建康等處財賦提舉司，達魯花赤、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提控案牘、都目各一員。

建康織染局，大使、副使、相副官各一員。

黃池織染局，大使、副使、相副官各一員。

建康等處三湖河泊所，提領、大使、副使、相副官各一員。

池州等處河泊所，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平江等處財賦提舉司，達魯花赤、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提控案牘、都目各一員。

杭州等處財賦提舉司，設官同上。

陝西等處管領毛子匠提舉司，達魯花赤、提舉各一員。國初，收集織造毛子人匠。至元三年，置官二員，皆世襲。【略】

昭功萬户都總使司，秩正三品。都總使二員，正三品；同知一員，從三品；副使二員，正四品；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令史六人，譯史六人，知印二人，怯里馬赤二人，奏差六人，典史四人。至順二年立，凡文宗潛邸扈從之臣，皆領於是府。其屬則宮相、膳工等司。

宮相都總管府，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二員，都總管一員，副達魯花赤二員，同知二員，副總管二員，經歷、知事、提控案牘承發架閣各一員。至順二年，罷宮相府并鶴馭司，改怯憐口錢糧總管府爲本府。

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同知一員，副總管二員，經歷、知事、提控案牘、照磨各一員。至元二十年，爲管領織染段匹匠人設總管府。元貞二年，以營繕浩繁，事務冗滯，陞爲都總管府，隸徽政院。天曆元年，改隸儲慶使司。三年，改屬宮相。

織染局，秩從七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至元二十三年，改織染提舉司爲局。

綾錦局，秩從七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至元八年置。九年，以招收析居放良還俗僧道爲工匠，二百八十有二户，教習織造之事，遂定置以上官。

紋錦局，秩從七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國初，以招收漏籍人户，各管教習立局，領送納絲銀物料織造段匹。至元八年，設長官。十二年，以諸人匠賜東宮。十三年，罷長官，設以上官掌之。

中山局，秩從七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國初，以招收隨路漏籍不當差人户，立局管領，教習織造。至元十二年，以賜東宮，遂定置局官如上。

真定局，秩從七品。大使一員。國初，招收户計。中統元年置。掌織染造作。至正十六年，以賜東宮，設官悉如舊。

弘州、蕁麻林納失失局，秩從七品。二局各設大使一員，副使一員。至元十五年，招收析居放良等户，教習人匠織造納失失，於弘州、蕁麻林二處置局。十六年，併爲一局。三十一年，徽政院以兩局相去一百餘里，管辦非便，後爲二局。

大名織染雜造兩提舉司，秩正六品。至元二十一年置。掌大名路民户内織造人匠一千五百四十有奇。各置提舉、同提舉、副提舉一員。三十年，增置雜造達魯花赤一員。

供用庫，秩從九品。大使、副使各一員，受徽政院劄。國初，爲綾錦總庫。至元二十一年，改爲供用庫。【略】

〔繕工司〕大都織染提舉司，提舉二員，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吏目一員，司吏四人。【略】

〔管領保定等路阿哈探馬兒諸色人匠總管府〕管領保定織染局，秩從六品。管匠一百有一户。達魯花赤、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至元十七年置。

管領豐州捏只局，頭目一員。掌織造花毯。至元十七年置。

〔管領打捕鷹房民匠達魯花赤總管府〕管領涿州成錦局人匠提舉司，秩從五品。領匠一百有二户。達魯花赤、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至元二十一年置。【略】

〔管領隨路諸色民匠打捕鷹房等户總管府〕管領涿州等處民匠異錦局，秩正五品。掌民匠一百五十户。達魯花赤、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大德二年置。

管領上用織染局，秩從七品。掌工匠七十有八户。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

一員。大德二年置。【略】

〔管領隨路打捕鷹房諸色民匠怯憐口總管府〕管領大都涿州織染提舉司，秩從七品。掌領九十有六户。達魯花赤、提舉各一員。延祐五年置。

《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大都留守司〕廣誼司，秩正三品。司令二員，正三品；同知二員，正四品；副使二員，正五品；判官二員，正六品；經歷、知事各二員，照磨一員。總和顧和買，營繕織造工役，供億物色之務。至元十四年，改覆實司辨驗官，兼提舉市令司。大德五年，又分大都路總管府官屬，置供需府。至順二年罷之，立廣誼司。【略】

〔中尚監〕資成庫，秩從五品。掌造氈貨。提點三員，從五品；大使三員，正六品；副使三員，正七品。至元二年置，隸太府。二十三年，始歸于監。

《元史》卷一二〇《鎮海傳》　己丑，太宗即位，扈從至西京，攻河中、河南、〔均〕〔鈞〕州。癸巳，攻蔡州。以功賜恩州一千户。先是，收天下童男童女及工匠，置局弘州。既而得西域織金綺紋工三百餘户，及汴京織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隸弘州，命鎮海世掌焉。

《元史》卷一五〇《何實傳》　甲申，孛魯征西夏，以實分兵攻汴、陳、蔡、唐、鄧、許、鈞、睢、鄭、亳、潁，所至有功，計梟首一千五百餘級，俘工匠七百餘人。孛魯復命駐兵邢州，分織匠五百户，置局課織。

丁亥，賜金虎符，便宜行元帥府事。邢因武仙之亂，歲屢饑，請移匠局于博，孛魯從之。憫其勞瘁，使勿出征，更檄東平嚴實，與之分治軍民事。博值兵火後，物貨不通，實以絲數印置會子，權行一方，民獲貿遷之利。庚寅，有旨收諸將金符。乙未，孛魯以實子仲澤爲質子。

丁酉，太宗數召入見，實貢金幣紋綺三篚。次陵州，遇寇，實與左右射之，斃二十餘人，生獲十餘人。朝于幄殿，帝歡甚，問遇盜之故，命所獲寇勿殺，仍以賜實。是日，賜坐，與論軍中故事，良久，曰：「思卿效力有年，朕欲授以征行元帥，後當重任。」實叩頭謝曰：「小臣被堅執銳，從事鋒鏑二十餘年，身被十餘槍，右臂不能舉，已爲廢人矣。臣不敢辱命。願辭監軍之職，幸得元佩金符，督治工匠，歲獻織幣，優游以終其身，於臣足矣。」帝默然不悦，令射以觀其强弱，實不能射。命入宿衛，密使人覘之，實臂果不能舉。固辭十餘，始可其奏。遂錫宴，取金符親賜之，授以漢字宣命，充御用局人匠達魯花赤，子孫世其爵。更賜白貂帽、減鐵繫腰、貂衣一襲、弓一、矢百，遣歸。

費著《蜀錦譜》　蜀以錦擅名天下，故城名以錦官，江名以濯錦。而《蜀都賦》云：「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遊蜀記》云：「成都有九璧村，出美錦，歲充貢。」宋朝歲輸上貢等錦帛，轉運司給其費而府掌其事。元豐六年，呂汲公大防始建錦院於府治之東，募軍匠五百人織造，置官以莅之，創樓於前，以爲積藏待發之所，榜曰「錦官」，公又爲之記。其略云：「設機百五十四，日用挽綜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百〕五十四，練染之工十一，紡繹之工百十一，而後足役。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二萬五千，紅藍紫茹之類，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而後足用。織室吏舍出納之府，爲屋百一十七間，而後足居。」自今考之，當時所織之錦其別有四：曰土貢錦，曰官告錦，曰臣僚襖子錦，曰廣西錦，總爲六百九十疋而已。渡江以後，外攘之務，十倍承平。建炎三年，都大茶馬司織造錦綾被褥折支黎州等處馬價，自是私販之禁興，又以應天、北禪、鹿院寺三處置場織造。其錦自真紅被褥而下凡十餘品，於是中國織紋之工轉而衣被椎髻缺舌之人矣。乾道四年，又以三場散漫，遂即舊廉訪司潔己堂拋錦院，悉聚機户其中，猶恐私販不能盡禁也，則倚宣撫之力，建請於朝，併府治錦院爲一，俾所隸工匠各以色額織造。蓋馬政既重，則織造益多，費用益夥，隄防益密，其勢然也。今取承平時錦院與今茶馬司錦院所織造名著於篇，俾後來者各以時考之。

轉運司錦院織錦名色即成都府錦院

〔上〕〔十〕貢錦三疋花樣

八答暈錦　　簇四金鵬錦

官告錦四百尺花樣

盤毬錦　　葵花錦　　八答暈錦

六答暈錦　　翠池獅子錦

天下樂錦　　雲鴈錦

臣僚襖子錦八十七疋花樣

簇四金鵬錦　　八答暈錦

天下樂錦

廣西錦二百疋花樣

真紅錦一百疋　　大窠馬打毬錦

大窠獅子錦

雙窠雲鴈錦
青緑錦一百疋
宜男百花錦
茶馬司錦院織錦名色
茶馬司須知云：逐年隨蕃蠻中到馬數多寡以用折傳，別無一定之數。
黎州
皂大被
皂中被
四色中被
瑪瑙錦
敘州
真紅大被褥
真紅單椅背
南平軍
真紅大被褥
皂大被褥
文州
犒設紅錦
細色錦名色
青緑瑞草雲鶴錦
青紅宜男百花錦
真紅雪花毬露錦
真紅水林檎錦
鵝黄水林擒錦
紫皂段子
真紅天馬錦
真紅飛魚錦
真紅聚八仙錦
真紅六金魚錦

宜男百花錦
青緑雲鴈錦
緋大被
緋中被
七八行錦
真紅雙連椅背
真紅雙窠錦
青大被褥
青緑如意牡丹錦
真紅穿花鳳錦
真紅櫻桃錦
秦州細法真紅錦
秦州中法真紅錦
秦州麤法真紅錦
真紅湖州大百花孔雀錦
四色湖州百花孔雀錦
二色湖州大百花孔雀錦

薛景石《梓人遺制・華機子》

叙事

《淮南子》云：伯余之初作衣也，絟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此伯余之始也。伯余，黄帝臣。

江文通《古别離》云：紈扇如明月，出自機中素。江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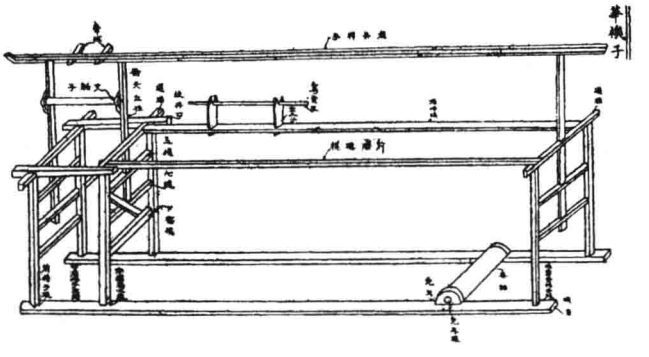
唐房玄齡授秦王府記室，居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署藁。高祖曰：若人機織，是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猶對語。

《拾遺記》，吴王趙夫人巧妙無比，人謂吴宫三絶，機絶、針絶、絲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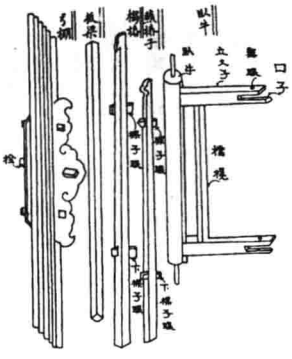
其機非伯余作，止是手經指挂而已，後人因而廣之，以成機杼。《傳》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麻冕，布冠。純，絲也。吾從衆。純布亦自古有，故知機杼亦起於上古。今人工巧，其機不等，自各有法式，今略叙機之總名耳。

用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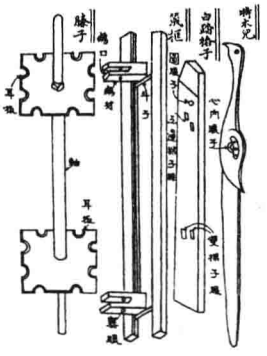
華機子



華機子分件



華機子分件



造機子之制，長八尺至八尺六寸，上至龍脊杆子，下至機身，共高八尺至八尺六寸，横廣襖外三尺六寸。

機身徑廣三寸，厚二寸六分，先從機身頭上向裏量八寸，畫前樓子眼，前樓子眼合心至中間樓子眼合心二尺二寸，中間樓子眼合心至兔耳眼合心四尺二寸，兔耳眼合心至後靠背樓子眼合心一尺二寸，內樓子眼各長一寸六分，隨材加減。兔耳眼長四寸。

機樓扇子立頰長五尺二寸，廣隨機身之厚，徑厚一寸六分。從下除機身內卯向上量一尺六寸，畫下樘棬眼，下棬眼上量七寸，心棬眼。心棬上量七寸，是上棬眼。棬眼長一寸六分。上棬上一尺二寸是遏腦，內棬長隨廣徑，廣隨立頰之厚，厚一寸六分。遏腦木長四尺四寸，廣四寸，厚隨樓子立頰之厚。上順絞井口，又謂之井口木。廣厚同遏腦。

衝天立柱長三尺四寸，下卯在外。厚隨遏腦之厚，廣二寸，下卯栓透遏腦心下兩棬。遏腦向上隨立柱量四寸，安文軸子，軸子圓徑一寸至一寸二分，長隨樓子之廣。

龍脊杆子長隨機身之長，厚隨衝天立柱之方廣。樓子合心，向脊杆子上分心各離三寸，安牽拔一個。

機子心扇心棬合心，每壁各量一尺二寸安引手。引手各長一尺五寸，共是六箇眼子。遏腦上絞口向裏兩下各量七寸，是前順樘棬後順根。栓透前後樓子遏腦，從心扇遏腦上，向後順根上量四寸，安立叉子一箇，立叉向後又量二尺，更安一箇，各長五寸。上是烏坐木，內穿特木兒。

卷軸長隨兩機身横之外，徑三寸四分，兔耳隨機身之後徑，廣四寸，上訛角。臥牛子長三尺六寸，隨機身横之廣徑，廣六寸，厚五寸。自立叉子，至臥牛底面襖上，通高三尺，徑廣三寸，厚二寸六分。立叉子頭上向下量五寸開口子。二分中取一分立口。口子合心横鑽塞眼，上安立杆。立杆長八尺。立叉子開口與筬框鵝口廣同。臥牛上隨立叉子向上量三寸，安檔棬一條，廣二寸。

筬框用雜硬木植。長三尺六寸，廣二寸四分，厚一寸二分，內安斗子。其斗子內二尺八寸明遼，高五分，筬口上下離八分至一寸。斗子上是鵝材，長三寸六分，方廣二寸，開口深二寸四分，横鑽塞眼子。

特木兒長三尺四寸，版廣二寸四分，厚八分。從頭上眼子至心翅眼子量九寸五分，是心內眼子。圓七分。心內眼子至後尾眼子二尺一寸，樓子合心。上釘環兒。

弓棚架，子版長一尺二寸，廣三寸，厚一寸。用拴三條，內安弓釘，釘上爲用。弓材長六尺二寸，廣一寸，厚六分。

綯椿子用雜硬木植造。材長二尺五寸，小頭廣一寸，厚六分，大頭廣一寸二分至一寸四分，厚八分至一寸。從小頭上向下量三寸四分，畫樑子眼，長一寸有餘。樑子眼下一尺二寸明，外是下樑子眼，横樑子長二尺六寸四分，廣一寸，厚四分，椿子內二尺四寸明。計六扇一十二條。

蘸椿子長一尺八寸，小頭廣八分，厚六分，大頭廣一寸二分，厚八分。小頭向下量三寸二分畫樑子眼，向下一尺二寸外下樑子眼，廣與搠同。樑子各長二尺八寸，內二尺四寸。

拔樑長隨兩引手之廣，長二尺八寸，徑方廣一寸，計六條，鑽眼子與引手同。

白踏椿子長二尺六寸，上廣二寸，厚六分，下廣二寸二分，厚八分。從頭上向下量三寸二分，心內鑽圓眼子。再從頭上向下量四寸二分，邊上鑿樑子眼一箇。樑子眼各長一寸一分。上眼子下楞齊，向下更畫樑子眼一箇。下眼下量九寸四分外，下是雙樑子眼。從下倒向上量二寸八分合心，又鑽圓眼子一箇。

樑子長二尺八寸，廣一寸一分，厚四分。

膝子軸長三尺八寸，方廣二寸，兩耳內二尺四寸明，耳版厚一寸四分至一寸六分，方廣一尺至一尺二寸。

凡機子制度內，或織紗，則用白踏，或素物，只用梭子，如是織華子什物全用，其機子不等，隨此加減。

功限

機身機樓子共各七功。
臥牛子一箇一功。
筬框一副全一功五分。
特木兒六箇八分功。
弓棚架一功二分。
搠蘸各一副一十二扇，全造三功二分。
拔樑六條四分功。
膝子一箇一功二分。

立竿二條三分五釐功。
解割在外。

薛景石《梓人遺制・泛床子》

用材

造泛床子之制，上至立叉子頭，下至泛床子地，共高二尺一寸三分，兩邊長與高同。

邊俗謂之框。長二尺一寸三分，廣一寸六分，厚八分。先從邊頭上量一寸，邊上留三分，向裏畫第一箇樑子眼。樑子眼長二寸三分。第一箇樑子眼外空二寸二分，畫第二箇樑子眼。眼長一寸八分。第二箇樑子眼外空三寸，畫第三箇樑子眼。眼子長一寸。此眼外楞上側面，鑿立叉子眼。立叉子眼長八分，廣五分。第三箇樑子眼外空三寸三分，畫第四箇樑子眼。眼長一寸八分。第四箇樑子眼外空一寸四分，畫第五箇樑子眼。眼長二寸三分。前後樑子眼長則不同，各廣三分。

脚子慢上高九寸二分，廣一寸三分，厚同邊脚，除上卯向下量三寸，畫順橕槐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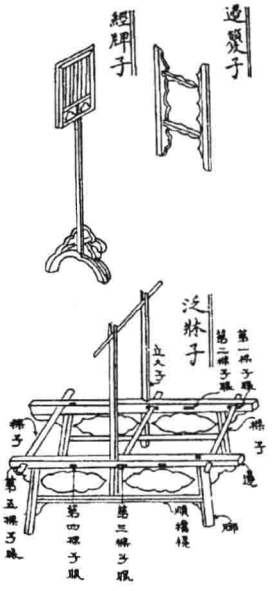
立叉子邊向上高一尺二寸，廣與邊同厚八分，上開口子深五分，下卯栓透橕槐。

順橕槐隨脚順之長，廣隨脚之厚，厚一寸三分。

樑子長二尺六寸，廣一寸，厚三分五釐。用三條雜硬木植。

凡泛床子，是華機子內自踏搦蘸椿子打繒線上使用，隨此準用。

功限



泛床子

一箇全造完備，一功五分。
如有牙口，二功。

薛景石《梓人遺制・掉籠座》

用材

造掉籠之制，長三尺，廣二尺一寸，上下高六寸，兩槐已裏一尺三寸，明心內安立叉子。

邊長三尺，廣二寸，厚一寸五分。

橫兩橕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二分。

脚綫上高六寸，廣厚與邊同。立叉子下除卯向上高七寸，上開口子，深一寸，廣厚同邊。

籠軸長隨兩耳之內徑，方廣二寸四分，從軸心每壁各量七寸，外安幅四枝，或六枝減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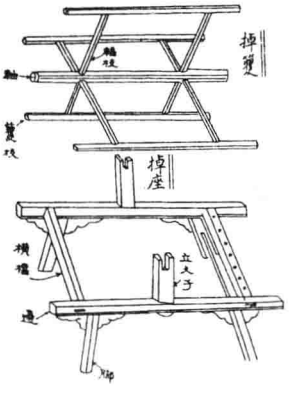
幅枝長一尺六寸，廣一寸二分，厚一寸。

籠枝長一尺七寸，廣一寸二分，厚一寸。

凡掉籠是打紵絲線經上使用，隨此制度加減。

功限

掉籠一箇全造完備，一功一分。
如是上有線子牙口造者，三功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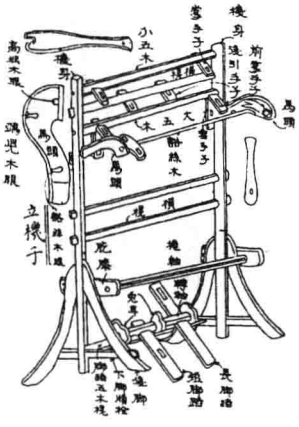


掉籠座

薛景石《梓人遺制・立機子》

用材

造機子之制，機身長五尺五寸至八寸，徑廣二寸四分，厚二寸，橫廣三尺二寸。縫外。先從機身頭上向下量攤卯眼，上留二寸，向下畫小五木眼。眼子方口八分。小五木眼下空一寸六分橫槐眼。眼長一寸八分。橫槐眼下空一寸六分大五木眼。眼



立機子

方圓一寸。大五木眼下順身前面下量二寸外馬頭眼。眼長二寸。馬頭下二尺八寸機胚膝眼。眼長二寸五分。機胚膝上，馬頭下身子合心橫梲眼。或雙用單用眼一寸八分。胚膝眼下量六寸，前後順栓眼。眼長二寸。順栓眼下，前脚柱下留七寸，後脚眼下留四寸。前長後短。身子後下脚栓上離一寸，是脚踏五木梲眼。眼長二寸。心內上安兔耳，各離六寸。前脚長二尺四寸。後脚減短二寸。

馬頭長二尺二寸，廣六寸，厚一寸至一寸二分，機身前引出一尺七寸。斫盤在內。除機身內卯向前量二寸二分，鑿豁絲木眼。方圓八分。

主豁絲木眼斜向上量八寸，鑿高樑木眼。同前。高樑木眼斜向下五寸二分鴟兒木眼。都主眼子畫。

大五木長隨兩機身外楞齊。徑方廣二寸二分。兩頭除機身內卯向裏量一寸，畫前掌手子眼，下是垂手子眼。相栓五木後，除兩下卯量向裏合心，却向外各量三寸，外畫後頭引手子眼。眼子各長一寸八分。

掌手子通長九寸，廣一寸八分，厚一寸二分。除卯量三寸四分，橫鑽塞眼，順鑿子口。口子各長二寸四分。

垂手子長一尺二寸六分，廣厚同前。除卯七寸四分，鑽塞眼，開口子，與掌手子同。後引手子長廣厚開口子與前同，除卯量七寸六分。鑽眼子。

小五木隨大五木之長，廣一寸六分至一寸八分，厚一寸二分。掌手眼與大五木同，長加六分。

機胚膝長一尺五寸，厚一寸二分。機身向前量六寸，外畫捲軸眼。方圓一寸。後卯栓透機身兩脚。

捲軸長隨機胚膝外之齊，徑方廣二寸，上開水槽。長二尺二寸。掌膝木長一尺六寸，廣二寸，厚八分，上開口子，深一寸五分，下除一寸鑽塞眼，隨上下掌手子取其方午。

高樑木、豁絲木、約繒木三條，隨兩馬頭內之長，徑廣一寸六分，各圓混。

鴟兒木長九寸，方廣二寸三分。心向兩壁各量三寸四分，鑽塞眼，各從心殺向兩頭梢得一寸六分，順開口長二寸四分。

曲胚肘子長二尺二寸，廣一寸六分，心內厚八分。從心分停除眼子外，眼子圓八分。前量七寸，後量八寸，鑽塞眼，前安鴟兒木上，後安垂手子上。

懸魚兒長一尺，廣一寸八分，厚八分。下除圓眼子，離六寸鑽塞眼，安於鴟兒木上。

長脚踏長二尺四寸，廣二寸，厚一寸四分。從後頭向前量二寸二分，口子內合心橫鑽塞眼，塞眼口順長二寸四分，塞眼向前量六寸轉軸眼，圓八分。

短脚踏長一尺八寸，廣厚長脚同，從轉軸眼向前量五寸，橫鑽塞眼，開口子與長脚同。

兔耳長六寸，廣二寸四分，厚一寸。心內一箇厚二寸。下除卯向上量一寸六分，是轉軸眼。

下脚長二尺二寸至二尺四寸，栓上兩機身之上。

膝子軸長三尺六寸，方廣二寸。或圓八楞，造膝耳，徑長一尺，廣三寸，厚一寸二分。膝耳內二尺二寸明。

布絹筬框長二尺四寸，廣一寸四分至一寸六分，厚六分。內鑿池槽，長二尺一寸四分明，塞筐眼在內。塞眼各長五分。

梭子長一尺三寸至四寸，中心廣一寸五分，厚一寸二分。開口子長六寸五分至七寸，心內廣鑿得一寸明，兩頭梢得五分，中心鑽蚍蜉眼兒。

凡機子制度內，或就身做脚，或下栓短脚，或馬頭上安高樑、豁絲木，或掌膝木下安羅牀梲曲木，其豁絲木，所以不同，就此加減。

功限

機身、機梲各一功。

大五木、小五木二功三分。

脚踏五木並捲軸一功二分。

馬頭、曲胚肘子二項八分功。

懸魚兒、鴟兒木八分功。

膝子筬框一功八分。

解割在外。

薛景石《梓人遺制・羅機子》

用材

造羅機子之制，機身長七尺至八尺，橫褥外廣二尺四寸至二尺八寸。材廣三寸，厚二寸。先從機身後頭向前量四寸，畫後脚眼。眼長三寸。後脚眼盡前量五寸二分，畫兔耳眼。眼長三寸六分。兔耳眼盡前量二尺二寸，畫機樓子眼。眼長一寸

六分。機樓子眼盡前量五寸，盡橫棬眼。眼長一寸六分。橫棬眼盡前量八寸六分立叉子眼。眼長一寸六分。立叉子眼盡前量八寸，側面盡橫棬眼。眼長一寸六分。橫棬眼盡向前量五寸，盡高腳眼。眼長三寸。

機樓子立頰長三尺六寸，廣二寸，厚一寸六分，下除機身外向上高三尺三寸。上除遏腦卯向下量七寸，是橫檯棬眼。眼長八分。檯棬眼合心上下立串眼，栓透遏腦。

遏腦廣三寸，廣同兩立頰。遏腦心內左壁離六寸，是引手子眼。眼長一寸八分。引手子上是兩立叉子，上是烏座木，上穿鴉兒。引手長一尺二寸。立叉子高七寸，前腳高三尺八寸，廣厚同。

機身上引出卯七寸，卯上開口安滕子。卯下一尺五寸雙檯棬，後腳廣厚同前，高三尺。

捲軸長隨機身之廣，徑廣三寸四分，圓混上開水槽。

立叉子高九寸，徑廣一寸五分，上是高樑木，下是豁絲木，長隨兩機身廣之長。

特木兒長隨機子之廣。心材子廣一寸八分，厚六分加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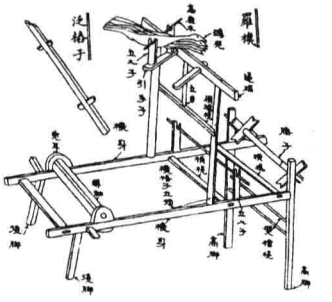
大泛扇椿子長二尺四寸，小頭廣八分，厚六分，大頭廣一寸四分，厚八分。從頭上向下量三寸四分畫眼子，眼長八分。上樑子眼至下樑子眼，襯外通量一尺二寸。

小扇椿子小頭廣六分，厚四分，大頭廣八分，厚六分。上下襯樑子眼外一尺二寸，橫廣二尺四寸明，前後同。

斫刀長二尺八寸，廣三寸六分至四寸，厚一寸二分。背上三池槽各長四寸，心用斜鑽蚍蜉眼兒。

文杆隨刀之長，大頭圓徑一寸，小頭梢得八分。出尖滕子，長隨機身廣之外軸，材方廣二寸，耳長一尺至一尺二寸。

凡機子制度內，或素不用泛扇子，如織華子隨華子，當少做泛扇子。



羅機子



功限

羅機、斫刀並雜物完備一十七功，如素者一十功。

薛景石《梓人遺制・小布臥機子》

用材

造臥機子之制，立身子高三尺六寸，臥身子與立身子同，徑廣二寸，厚一寸四分。臥身子前頭襯外橫廣二尺四寸，後頭闊一尺六寸，先從立身子上下量攤卯眼。上鴉兒口，在內。立身子頭上向下量六寸，盡順身前馬頭眼。眼長二寸二分，前斜高向上五分，後低五分。馬頭下五寸四分，後是豁絲木眼。眼圓徑八分，安在機身之後。豁絲木眼下量三寸二分，後橫棬眼。眼長一寸四分。橫棬眼下離一寸六分，是臥機身眼。眼長一寸八分。機身下離二寸順身小橫棬眼。眼長八分。小檯棬眼下離二寸，後檯棬眼。橫檯棬下離一寸二分腳踏闢子眼。眼子圓徑一寸。

臥身子除前卯向後量二尺五寸後腳眼。與前腳同。後腳眼上，分心兩壁順身各量二寸，盡橫檯棬眼。橫棬上嵌坐板。

馬頭上一尺三寸，廣二寸，厚與機身同。除卯之外，離九寸開滕子軸口。上更安主滕木，厚一寸。

腳踏子長隨機兩身之廣，襯外闊六寸，內短串二條，徑各廣一寸二分，厚一寸。後短腳襯上一尺二寸，廣厚機身同，下安橫檯兩條。廣一寸，厚八分。

輥軸長隨機兩身之徑廣，方廣一寸六分，圓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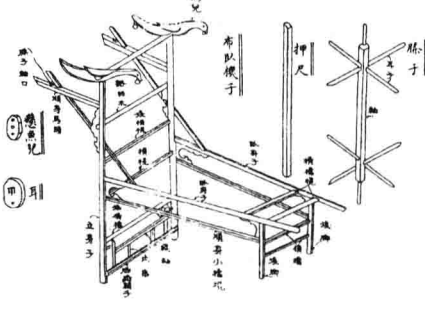
豁絲木長隨機身外楞齊，圓徑一寸四分，破混同前。

鴉兒木長一尺四寸，廣二寸，厚八分，兩頭各留一寸，已裏釘鐶兒，中心安鴉兒木。

滕子軸長隨機子兩馬頭之外，徑方廣一寸六分。滕耳內一尺七寸明，耳子長一尺六寸，廣一寸二分，厚六分。

筬框長二尺二寸，廣一寸四分，厚六分。

攀腰鐶兒長三寸，廣二寸，厚一寸二分。又謂之耳。



小布臥機子

輥軸耳子長二寸四分，厚八分。又謂之懸魚兒。

凡機子制度内，或三串栓，馬頭造，或不三串，機身馬頭底用主角木，有數等不同，隨此加減。

功限

臥機子一箇，滕子箴框輥輪共各皆完備全五功七分，如嵌牙子内起心線，壓邊線，更加一功分。解割在外。

司農司《農桑輯要》卷二《播種》

麻　勃如灰便刈。刈、拔，各隨鄉法。未勃者收，皮不成；放勃不收，即曬。栗古典反，小束也。欲小，稙普胡反。欲薄。爲其易乾。一宿輒翻之。得霜露則皮黄也。

穫欲淨。有葉者喜爛。漚欲清水，生熟合宜。濁水則麻黑，水少則麻脆。生則難剥，太爛則不任。暖泉不冰凍，冬日漚者，最爲柔韌也。

《氾勝之書》曰：種枲太早，則剛堅，厚皮，多節；晚則皮不堅。寧失於早，不失於晚。夏至後二十日漚枲，枲和如絲。

苧麻　《圖經》：苧根，舊不載所出州土，今閩、蜀、江、浙有之。其皮可以績布。苗高七八尺。葉如楮葉，面青背白，有短毛。夏秋間，著細穗青花。其根黄白而輕虚。二月、八月採。

又有一種山苧，亦相似。

陸璣《草木疏》云：「苧，一科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須栽種。荆、揚間，歲三刈。官令諸園種之。剥取其皮，以竹刮其表，厚處自脱，得裏如筋者，煮之，用緝。」今江、浙、閩中，尚復如此。【略】

陶隱居云：苧，即今績麻也。【略】

初年長約一尺，便割一鎌，麻未堪用。再候長成，所割即堪績用。【略】

刈倒時，隨即用竹刀或鐵刀，從梢分批開，用手剥下皮，即以刀刮其白瓤，其浮上皴皮自去。縛作小束，搭於房上，夜露晝曝。如此五七日，其麻自然潔白，然後收之。若值陰雨，即於屋底風道内搭涼，去皺。恐經雨黑渍故也。

所剥之麻，春、夏、秋温暖時分績，與常法同；若於冬月，用温水潤濕，易爲分擘，不然，乾硬難分。

其績既成，纏作纓子，於水甕内浸一宿。紡車紡訖，用桑柴灰淋下水内浸一宿，撈出。每纊五兩，可用一淨水盞細石灰拌勻，置於器物内，停放一宿。至來日，擇去石灰，却用黍稭灰淋水煮過，自然白輭。曬乾。再用清水煮一度，別用水擺拔極淨，曬乾。逗成纊鋪，經胤織造，與常法同。

此麻一歲三割，每畝得麻三十斤，少不下二十斤。目今陳、蔡間每斤價鈔三百文，已過常麻數倍。善績者，麻皮一斤，得績一斤。細者，有一斤織布一疋；次，一斤半一疋；又次，二斤、三斤一疋。其布柔韌潔白，比之常布，又價高一二倍。然則此麻，但栽植有成，便自宿根，可謂暫勞永利矣。

木綿　直待綿欲落時爲熟。旋熟旋摘，隨即攤於箔上，日曝夜露。待子粒乾，取下。用鐵杖一條，長二尺，麤如指，兩端漸細如趕餅杖樣；用梨木板長三尺，闊五寸，厚二寸，做成床子。逐旋取綿子置於板上，用鐵杖旋旋趕出子粒，即爲淨綿。撚織毛絲，或綿裝衣服，特爲輕暖。

司農司《農桑輯要》卷三《栽桑》

柘　柘葉飼蠶，絲好。作琴瑟等絃，清鳴響徹，勝於凡絲遠矣。

《博聞録》：柘葉多蔟生，榦疎而直，葉豐而厚，春蠶食之。其絲以冷水繅之，謂之「冷水絲」。柘蠶，先出先起而先繭。

司農司《農桑輯要》卷四《蠶事預備》

治蠶具

《齊民要術》：崔寔曰：三月，清明令蠶妾具槌、椽、箔、籠。

《士農必用》：蠶具及繅絲器皿，務要寬廣。槌、箔、椽、切刀、鎌、斧、軠、釜等。熟絲則釜宜大；冷絲則釜宜小，盆欲大。其竈，臨時治之。

司農司《農桑輯要》卷四《簇蠶繅絲等法》

擇繭

《務本新書》：繭宜併手忙擇，涼處薄攤，蛾自遲出，免使抽繅相逼。

繅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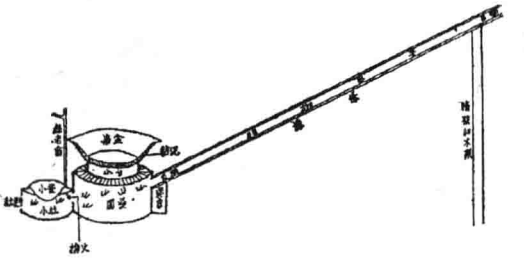
《士農必用》：繅絲之訣，惟在細圓勻緊，使無褊慢節核，接頭爲節，疙疸爲核，麤惡不勻也。生繭繅爲上；如人手不及，殺過繭，慢慢繅。殺繭法有三：一日曬，二鹽浥，三蒸。蒸最好，人多不會；日曬損繭；鹽浥者穩。

熱釜：可繅麁絲單纊者。雙纊亦可，但不如冷盆所繅者潔淨光瑩也。釜要大，置於竈上。如蒸竈法。釜上大盆甑接口，添水至甑中八分滿；甑中用一板欄斷，可容二人對繅也。繭少者，止可用一小甑。水須熱。宜旋旋下繭。多下則繅不及，煮損。

冷盆：可繅全纊細絲，中等繭可雙纊，比熱釜者有精神而又堅韌。雖曰冷盆，亦是大温也。盆要大，先泥其外。口徑二尺五寸之上者，預先翻過，用長粘泥泥底，並四圍至唇，

厚四指，將至唇漸薄，口曬乾。名爲串盆。用時添水八九分滿。水宜温暖常勻，無令乍寒乍熱。釜要小。口徑一尺以下者。小則下繭少。繭欲頻下，多下則煮過，又不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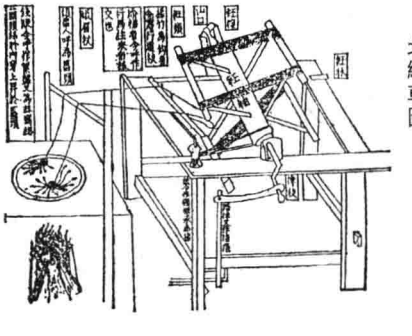
突竈：半破塼坏，圓壘一遭，中空。直桶子樣。其高比繅絲人身一半，其圓徑相盆之大小。當中壘一小臺，徑比盆底小。坐串盆於小臺上，其盆要比圓壘高一唇。靠元壘安打絲頭小釜竈，比圓壘低一半，撹火透圓壘。竈子後火煙過處，名撹火。與撹火相對圓壘near近上，開煙突口。做一臥突，長七八尺已上，先於安突一面壘一臺，比突口微低；又相去七八尺外，安一臺，高五尺。或就牆，或用木爲架子。用長一丈椽二條，斜磴在二臺上，二椽相去闊一塼坏許，用塼坏泥成一臥突。二椽上平鋪塼坏一層，兩邊側立，上復平蓋，泥了，便成一臥突也。須與竈口相背，謂如竈口向南，突口向北是也。繅盆居中，火衝盆底與盆下臺，煙焰遶盆過，煙出臥突中，故得盆水常温又勻也。又得煙火與繅盆相遠，其繅絲人不爲煙火所逼，故得安詳也。



軠車：床高與盆齊。軸長二尺，中徑四寸，兩頭三寸，用榆、槐木。四角或六角；臂，通長一尺五寸。六角不如四角，軠角少則絲易解。臂者，輻條也。或雙輻，或單輻，雙輻者穩。須脚踏。又繅車竹筒子宜細，細似織絹穗筒子。鐵條子串筒，兩椿子亦須鐵也。兩竪椿子上，橫串鐵條，鐵條穿筒子，既輕又利也。不如此，則不能成絶妙好絲。古人有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餘如常法。

打絲頭：用一人。小釜內添水九分滿，竈下燃麤乾柴。柴細旋添，火不勻停。候水大熱，下繭於熱水內，下繭宜少不宜多，多則煮過，繅絲少。用筯輕剔撥，令繭滾轉盪勻，挑惹起囊頭，龐絲頭名囊頭。手捻住，於水面上輕提掇數度，復提起，其囊頭下即是清絲，摘去囊頭。如重手攪撥囊頭，又於手拐子纏數遭，可長五七尺，將繭上好絲，十分中去了三二分，賣爲可惜。如輕手剔撥起囊頭，長不過一尺也。一手撮捻清絲，一手用漏杓窈繭，款送入温水盆內；杓底上多鏤眼子，爲「漏杓」。漏瓢更好。將清絲掛在盆外邊絲老翁上。盆邊釘插一橛子，名「絲老翁」。

繅絲：用一人。將絲老翁上清絲約十五絲之上，黃絲龐，減繭數。總爲一處，穿過錢眼，錢下繭攢聚，名絲窩，又名絮盤。繳過筲頭，蛾眉杖子上兩繳，杖子下兩繳，掛於軠上；又取絲老翁上清絲，如前挂於軠上。兩個絲窩，其頭齊行。右脚踏軠右轉，長切照覷，撥掠兩絲窩於內。有繭絲先盡，蛹子沈了者，繭絲斷了，繭浮出絲窩者，其絲窩減小，即取清絲，約量添加，務要兩絲窩大小長均。眼專覷，手頻撥頻添。添不過三四絲，失添則細了，多添則龐了。如或手添不迭，脚慢踏軠，其絲較争龐；如或手添得多了，脚緊踏軠，其絲較争細，手脚相應，亦可取勻也。添絲搭在絲窩上，便有接頭；將清絲用指面喂在絲窩內，自然帶上去，便無接頭也。此名全繳絲，圓緊無疙疸，上等也，中作紗羅，上等疋段。如蛾眉杖上只兩繳，名雙繳絲，不甚圓緊，有小疙疸，中等也，不中紗羅，中中等段疋。如蛾眉杖上只一繳，名單繳絲，又名歇口絲，繭慢有大疙疸，不中疋段，只中絹帛，亦不堅壯。此單繳歇口絲，多只是熱釜中繅也。



蒸餾繭法

《韓氏直説》：如蠶成繭硬，紋理麤者，必繅快，此等繭可以蒸餾，繅冷盆絲。其繭薄紋理細者，必繅不快，不宜蒸餾，此止宜繅熱盆絲。其蒸餾之法：用籠三扇，用軟草扎一圈，加於釜口，以籠兩扇坐於上。其籠不以大小。籠內勻鋪繭厚三四指許。頻於繭上以手背試之，如手不禁熱，可取去底扇，却續添一扇在上。亦不要蒸得過了，過了則軟了絲頭；亦不要蒸得不及，不及則蛾必鑽了。如手背不禁熱，恰得合宜。於蠶房槌箔上，從頭合籠內繭在上，用手微撥動。如箔上繭滿，打起更攤一箔。候冷定，上用細柳梢微覆了。其繭只於當日都要蒸盡，如蒸不盡，來日必定蛾出。如此，繅絲一月，一般繅快。釜湯內，用鹽一兩，油半兩，所蒸繭不致乾了絲頭。如餾繭多，油鹽旋旋入。

王禎《農書・農桑通訣六・蠶繅篇》《淮南王蠶經》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黃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其後禹平水土，《禹貢》所爲「桑土既蠶」，其利漸廣。《禮・月令》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季春之月，具曲植音值。籧篨，后妃齊戒，親東鄉音向。躬桑，禁婦女毋觀，去聲。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無有敢惰。及考之歷代皇后與諸侯夫人親蠶之事，昭然可見；況庶人之婦，可不務乎？【略】

《務本新書》云：凡繭，宜併手忙擇，涼處薄攤，蛾自遲出，免使抽緣相逼。恐有不及，則有瓮浥、籠蒸並見《農器譜》。《士農必用》云：繅絲之訣，惟在細、圓、勻、緊，使無褊慢節核，麤惡不勻也。繅絲有熱釜、冷盆之異，然皆必有繅車絲軠，然後可用。熱釜要大，置於釜上，接一盆甑，添水至甑中八分滿，甑中用一板欄斷，可容二人對繅也。水須常熱，旋旋下繭，多下則繅不及，煮損。此可繅麤絲單繳者。雙繳者亦可，但不如冷盆所繅潔淨光瑩也。冷盆要大，先泥其外，用時添水八九分。水宜温煖長勻，無令乍寒乍熱，可繅全繳細絲。中等繭可繅雙繳，比熱釜者有精神而又堅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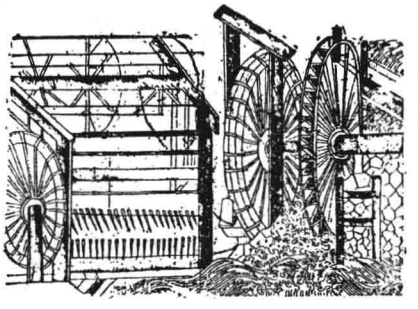
王禎《農書・農器圖譜集一四・利用門》

水轉大紡車。此車之制，見《蘇学門》，茲不具述，但加所轉上聲。水輪，與水轉輾磨之法俱同。中原蘇学之鄉，凡臨流處所多置之。今特圖寫，庶他方績紡之家倣此機械，比用陸車愈便且省，庶同獲其利。

詩云：車紡工多日百舫，更憑水力捷如神，世間蘇学鄉中地，好就臨流置此輪。

王禎《農書・農器圖譜集一六・蠶繅門》

繭甕。《蠶書》云：凡浥於立切。繭，列「埋大甕地上，甕中先鋪竹篾，次以大桐葉覆之，乃鋪繭一重，以十斤爲率，摻鹽二兩；上又以桐葉平鋪。如此重重隔之，以至滿甕，然後密蓋，以泥封之。七日之後，出而繅之，頻頻換水，即絲明快」。蓋爲繭多不及繅取，即以鹽藏之，蛾乃不出；其絲軟韌如吝切。潤澤，又得勻細。此南方淹繭法，用甕頗多，可不預備？



水轉大紡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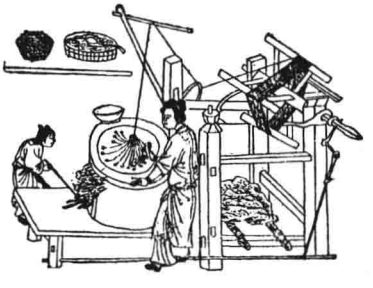
營讀北方《農桑直説》云：「生繭即繅爲上。如人手不及，殺繭慢慢繅者，殺繭法有三：一曰日曬，二曰鹽浥，三曰籠蒸。籠蒸最好，人多不解。日曬損繭，鹽浥甕藏者穩。」

前人《織圖詩》云：「盤中水品鹽，井上梧桐葉。陶器固封閉，窖繭近旬浹。門前春水生，布穀催耕耘。明朝踏繅車，車輪纏白氈。徒叶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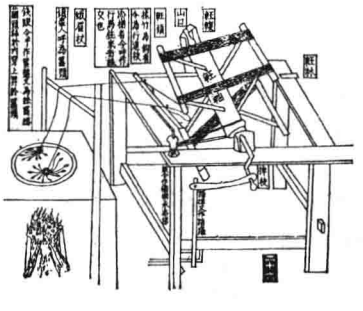
繭籠，蒸繭器也。《農桑直説》云：「用籠三扇，以軟草扎圈，加於釜口，以籠兩扇，坐於其上。籠内勻鋪繭，厚三指許。頻於繭上以手試之。如手不禁熱，可取去底扇，却續添一扇在上。如此登倒上下，故必用籠也。不要蒸得過了，過則軟了絲頭；亦不要蒸得不及，不及則蠶必鑽了。如手不禁熱，恰得合宜。此用籠蒸繭法也。將已蒸過繭，於蠶房槌箔上，從頭合籠内，繭在上，用手撥動。如箔上繭滿，打起，更攤一箔。候冷定，上用細柳梢微覆了。其繭只於當日都要蒸盡，如蒸不盡，來日定要蛾出。如此，繅絲有一般快。釜湯内，用鹽二兩，油一兩，所蒸繭不致乾了絲頭。如鍋小繭多，油鹽旋入。」

詩云：蠶家有繭如山積，曰恐蛾穿繅不得。鹽浥誠佳能幾何，只有籠蒸人未識。釜湯少沸積繭籠，熱不能禁手爲則。旋抽底扇加上層，走曬中庭趁風日。人在軠車氣少舒，緒緌均停堪絡織。作計何人智者心，濟物不妨聊假力。回看籠也豈筌蹄，依舊人間炊餅食。

繅車。繅絲自鼎面引絲，以貫錢眼，升於鍠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於軠，去王切，繅輪也。方成繅車。【略】



南繅車



北繅車



繭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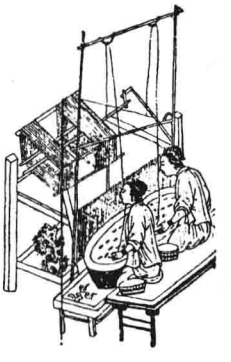
繭甕

竊謂上文云車者，今呼爲軠。軠必以床，《農桑直說》云：軠牀下鼎一尺，軸長二尺，中徑四寸，兩頭三寸，用榆槐木，四角或六角，幅通長三尺五寸。六角不如四角。軠小則絲易解。以承軠軸。軸之一端，以鐵爲裹掉，復用曲木揠作活軸。左足踏動，軠即隨轉，自下引絲上軠，總名曰繅車。

詠曰：人家育蠶憂不得，今歲蠶收繭如積。滿家兒女喜欲狂，走送車頭趁繅緝。南州誇冷盆，冷盆細緻何輕勻；北俗尚熱釜，熱釜絲圓儘多緒。即今南北均所長，熱釜冷盆俱此軠。軠頭轉機須足踏，錢眼添梯絲度滑。非絃非管聲咿嗄，村北村南響相答。婦姑此時還對語，準備吾家好機杼。豈知縣吏已催科，不時揭去無餘紵。迫索仍憂宿負多，車乎車乎將奈何！

熱釜。秦觀《蠶書》云繅絲自鼎面引絲直「錢眼」，此繅絲必用鼎也。今農家象其深大，以槃甑接釜，亦可代鼎。故《農桑直說》云：釜要大，置于竈上。如蒸竈法，可繅粗絲單繳者，雙繳者亦可。釜上大槃甑接口。添水至甑中八分滿，可容二人對繅。水須常熱。宜旋旋下繭繅之，多則煮損。凡繭多者，宜用此釜，以趨速效。

詩云：蠶家熱釜趁繅忙，火候長存蟹眼湯。多繭不須愁不辦，時時頻兒脫絲軠。



熱釜

冷盆。《農桑直說》云：「冷盆可繅全繳細絲，中等繭可繅下繳，比熱釜者有精神，又堅韌也。雖曰冷盆，亦是火温之。盆要小，先泥其外，口徑可二尺之上者，預先翻過，用長黏泥（泥）底並四圍至唇。泥厚四指，將至唇漸薄，日曬乾，名爲冷盆。用時添水八九分滿，繅之。水宜温暖常勻，無令乍寒乍熱不勻也。」

詩云：瓦盆添水火微然，繭緒抽來細緻全。不似貴家華屋底，空教纖手弄清泉。



冷盆

王禎《農書・農器圖譜集一八・織紝門》

織紝，婦人所親之事。傳曰：「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古謂「庶士以下，各衣去聲。其夫。秋而成事，烝而獻功，僭則有辟」，是也。凡紡絡經緯之有數，梭耀機杼之有法，雖一絲之緒，一綜之交，各有倫叙，皆須積勤而得，累功而至。日夜精思，不致差互，然後乃成幅匹。如閭閻之屬務之，不惟防閑驕逸，又使知其服被之所自，不敢易也。

絲籰。玉縛切。絡絲具也。《方言》曰：「棬，音爰。兗豫河濟之間謂之轅。」郭璞注云：所以絡絲。《説文》曰：籰，收絲者也。或作觼，从角，「閒」聲。今字从竹，又从矍，竹器；从人執之矍矍然，此籰之義也。然必竅貫以軸，乃適於用，爲理絲之先具也。

《耕織圖詩》云：「兒夫督機絲，輸官趁時節。向來催租瘢，正爲坐踰越。獨來掉籰勤，寧復辭腕脱。辛勤夜未眠，敗屋燈明滅。」

絡車。《方言》曰：「河濟之間，絡謂之（給）〔格〕。」郭璞註曰：所以轉籰給事也。《説文》云：「車枻方無切。爲柅。」《易・姤》曰：「繫於金柅。」柅，女履切。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通俗文》曰：「張絲曰柅。」蓋以脱軠之絲張於柅上，上作懸鉤，引致緒端，逗於車上。其車之制，必以細軸穿籰，措於車座兩柱之間；謂一柱獨高，中爲通槽，以貫其籰軸之首，一柱下而管其籰軸之末。人既繩牽軸動，則籰隨軸轉，絲乃上籰。此北方絡絲車也。南人但習掉籰取絲，終不若絡車安且速也，今宜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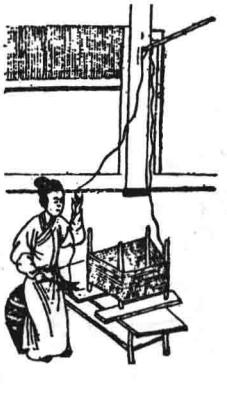




絲籰

詩云：軠絲張柅復相牽，絡婦車成用具全。座上通槽連簨臼，軸頭引籰逗繩圈。一鉤遞控防偏度，獨纓依循人臥纏。幾向華筵曾誤認，笠簷人坐理冰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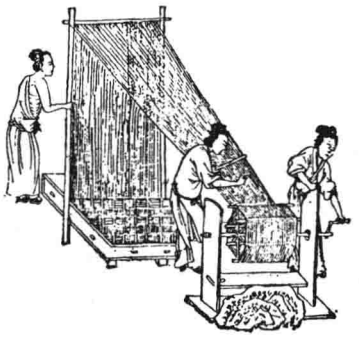


絡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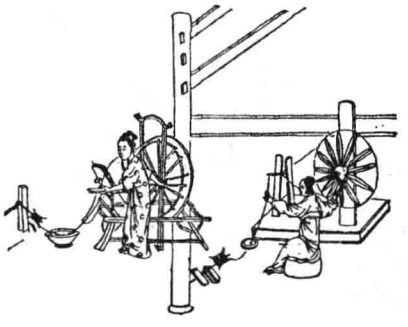
經架，牽絲具也。先排絲籰於下，上架橫竹，列環以引衆緒，總於架前經滻，與「牌」同。一人往來，挽而歸之紉軸，然後授之機杼。

前人《織圖詩》云：「素絲頭緒多，羨君巧安排。青幰胡街切。不動塵，緩步交去來。脉脉意欲亂，眷眷首重回。王言正如絲，亦付經綸才。」

緯織絲也。車。《方言》曰：「趙魏之間謂之歷鹿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今又謂縼音碎。車。」《通俗文》曰：「織纖謂之縼，蘇內切。受緯曰莩。」其柎上立柱貫輪，輪之上近以鐵條，中貫細筒，乃周輪與筒繚環繩。右手掉輪，則筒隨輪轉，左手引絲上筒，遂成絲縼，以充織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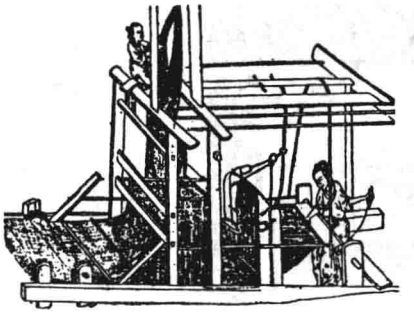
經架



緯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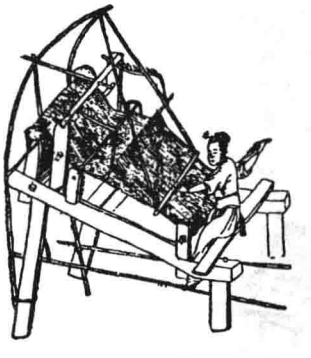
孫德施《賦》云：「惟工藝之多門，偉英麗乎創形。擬老氏之一轂兮，應天運以回行；乘轉屈以成規兮，不辭勞以自傾。故其用同造物，巧參天地；軒轅垂衣，因之以濟。袞冕龍旗，用康上帝，動存王室，惠我皁隸。觀其微風興於軸端，霧雨散于轂輻。制以靈木，絡以奇竹。規朝日以爲圓兮，准暈月以造象；若洪輪之在碓兮，似蜘蛛之結網。爾乃才藝妻妾，工巧是嘉，或織錦組，或匠綾縼。一作紗。舒皓腕於輕輪兮，換擬景乎鏡華；絲成妙於指端〔兮〕，清籟幽而相和。象蟋蟀之鳴户兮，類寒蟬之吟家。」

織機，織絲具也。按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儡祖，始勸蠶稼。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褘而躬桑。乃獻繭稱絲，遂成織紝之功，因之廣織，以給郊廟之服。見《路史》。《傅子》曰：「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蹏，六十綜者六十蹏。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遺日喪功，乃易以十二蹏。」今紅音工。女織繒，惟用二蹏，又爲簡要。凡人之衣去聲。被於身者，皆其所自出也。



織機

王逸《賦》曰：「織機功用大矣。上自太始，下迄羲皇。帝軒龍躍，伯余是創。俯覃聖恩，仰覽三光。悟彼織女，終日七襄。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嶽之洪梓。膌復回轉，刻象乾形。大庭淡泊，擬則川平。光爲日月，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圓綺錯，極妙窮奇。兔耳跲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鼠身匿蹄。高樓雙峙，下臨清池。遊魚銜餌，灑潏其陂。鹿盧並起，織織俱垂。宛若星圖，屈膝推移。」



梭，《通俗文》曰：「織具也，所以行緯之莎。蘇戈切。」《藝苑》曰：「陶侃嘗捕魚，得一梭，還插着壁，有頃雷雨，梭變赤龍躍去。」蓋梭，得魚之象，有化龍之義焉。

梅聖俞詩云：「給給機上梭，往返如度日。一經復一絲，成寸遂成匹。虚腹鋭兩端，素手投未畢。陶家挂壁間，雷雨龍飛出。」

梭

王禎《農書・農器圖集一九・纊絮門》 纊絮禦寒，古今所尚，然製造之法，南北互有所長，故特總輯，庶知通用。近世以來，復以木綿爲助，今附于後。

絮車。構木作架，上控鉤繩滑車，下置煮繭湯甕；絮者掣繩上轉滑車，下徹甕內，鉤繭出沒灰湯，漸成絮段。《莊子》謂「洴澼統」者。疏云：洴，浮也。澼，漂也。統，絮也。古者纊、絮、綿一也。今以精者爲綿，粗者爲絮。因蠶家退繭造絮，故有此車煮之法，常民藉以禦寒，次于綿也。彼有擣繭爲胎，謂之「牽緜」者，較之車煮，工拙懸絕矣。

詩云：世有洴澼纊，架構以車名。下上輪繩滑，牽聯甕繭烹。濟貧寒可禦，售業價還輕。會遇不龜手，百金爲爾榮。

撚綿軸。制作小碣，或木或石，上插細軸，長可尺許。先用叉頭挂綿，左手執叉，右手引綿上軸懸之，撚作綿絲，就繩軸上，即爲細緌。閨婦室女用之，可代紡績之功。

詩云：朵綿高執玉叉頭，細作垂絲撚復收。待得功成付機杼，不知誰解衣去聲新紬。

綿矩。以木框方可尺餘，用張繭綿，是名綿矩。又有揉竹而彎者，南方多用之。其綿外圓內空，謂之「猪肚綿」。又有用大竹筒，謂之「筒子綿」，就可改作大綿，裝時未免抱池解切，折物也。裂。北方大小用瓦蓋，各從其便。然用木矩者最爲得法。酈善長《水經註》曰：「房子城西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綿；霜鮮雪曜，異于常綿，世俗云『房子之纊』也，亦類蜀郡之錦得江津矣。」今人張綿用藥，使之膩白，亦其理也。但爲利者因而作僞，反害其真，不若不用之爲愈。

詩云：有繭盈頃筐，置矩臨清溪。綱維由我張，邊幅須爾齊。用裝身上衣，輕煖衷晴霓。迤邐棄牆角，未可同筌蹄。

木綿攪車。木綿初採，曝之陰，或焙乾。《南州異物志》：班布，吉貝木所生，熟時狀如鵝毳，細過絲綿。中有核如珠珣，公侯切。用之則治出其核。昔用輾軸，今用攪車，尤便。夫攪車，四木作框，上立二小柱，高約尺五，上以方木管之，立柱各通一軸，軸端俱作掉拐，軸末柱竅不透。二人掉軸，一人喂上綿莢；二軸相軋，則子落于內，綿出于外，比用輾軸，工利數倍。今特圖譜，使民易倣。凡木綿雖多，今用此法，即去子得綿，不致稽滯。

詩云：二木相摩運兩端，宛如造物没機關。霜綿山積珠論斗，只在思樞柄用間。

木綿彈弓。以竹爲之，長可四尺許，上一截頗長而彎，下一截稍短而勁，控以繩絃，用彈綿莢，如彈毬毛法。務使結者開，實者虛，假其功用，非弓不可。

詩云：主射由來彀此弓，豈知絃法有他功。却將一掬香綿朵，彈作晴雲滿座中。

木綿捲筵。徒丁切。淮民用蔨黍梢葦，取其長而滑。今他處多用無節竹條代之。其法，先將綿毳條子几上，以此筵捲而扞之，遂成綿筒，隨手抽筵。每筒牽紡，易爲勻細，捲筵之效也。

詩云：折得修筵捲毳茸，就悬營滑脫圓筒。作綿匠具雖多巧，獨有天然造物功。

木綿紡車。其制比麻苧紡車頗小。夫輪動弦轉，苧繀隨之，紡人左手握其綿筒，不過二三，續于苧繀；牽引漸長，右手均撚，俱成緊去聲。緌，就繞繀上。欲作線織，置車在左，再將兩繀綿絲合紡，可爲線綿。《南州異物志》曰：吉貝木「熟時，狀如鵝毳。但紡不績，任意外抽牽引，無有斷絶」。此即紡車之用也。

詩云：苧繀隨輪共一弦，車頭霜緌入周旋。已知單緊去聲勻堪愛，更欲雙聯作線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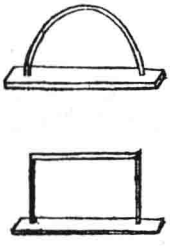
木綿撥車。其制頗肖麻苧蟠車，但以竹爲之，方圓不等，特更輕便。按舊說先將紡訖綿繀于稀糊盆內度過，稍乾，然後將綿繀頭緌撥于車上，遂成綿紕。



賁絮滑車



撚綿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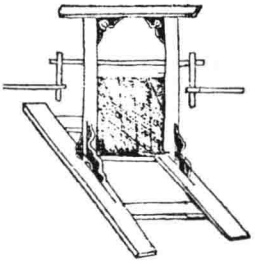
綿矩



木綿彈弓



木綿捲筵



木綿攪車

木綿紡車



木綿撥車



詩云：造形隨意作方圓，終日悠悠聽撥旋。待爾紝成足經緯，却教機杼得功全。

木綿軠牀。其制如所坐交椅，但下空一軠，四股，軠軸之末，置一掉枝，上椅竪列八繀，下引綿絲。轉動掉枝，分絡軠上；絲紝既成，次第脱卸；比之撥車，日得八倍。始出閩建，今欲傳之他方，同趨省便。

詩云：八繀綿絲絡一軠，巧憑坐椅作軠牀。試將觸類深思索，麻苧鄉中用亦良。

木綿線架。以木爲之，下作方座，長闊尺餘，臥列四繀；座上鑿置獨柱，高可二尺餘；柱上横木長可二尺，用竹篾均列四彎，内引下座四縷，紡于車上，即成綿線。舊法，先將此繀絡于簍上，然後紡合；今得此制，甚爲速妙。

木綿軠牀



木綿線架



詩云：絲牽臥繀上拘聯，雙縷俱成合線綿。便向車頭施捷巧，紡人特喜勝于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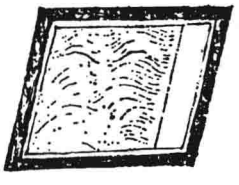
木綿總具。其法：自撥車、軠牀綿紝既成，用漿糊煮過，仍以木杖兩端掣之。日暵，不時手搓，乾濕得所，絡于簍上；而後經緯制度，一倣紬類。織紝機杼，並與布同。

詩云：綿絲經絡比紬工，織紝機張與布同。既可爲衣代紬布，便知器用兩相通。

王禎《農書・農器圖譜集二〇・麻苧門》　麻苧之有用具，南北不無異同，民俗豈能通變？如南人不解刈麻，北人不知治苧。及有漚浸審生熟之節，車紡分大小之工，凡絺綌繩緶，皆其所出。今並所附類一一條列，庶使南北互相爲法云。

漚烏候切。池。漚，浸漬也；池，猶泓也。《詩》云：「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凡蕡麻之鄉，如無水處，則當掘地成池，或甃以塼石，蓄水於内，用作漚所。

漚池



《齊民要術》云：「漚欲清水，生熟合宜。」注説云：「濁水則麻黑，水少則麻脆，生則難剥，太爛則不任。」此漚法也。《氾勝之書》曰：「夏至後二十日漚枲，枲和如絲。」大凡北方治麻，刈倒即槩之，臥置池内。水要寒煖得宜，麻亦生熟有節，須人體測得法，則麻皮潔白柔韌，可績細布。南方但連根拔麻，遇用則旋浸旋剥，其麻片黄皮粗厚，不任細績。雖南北習尚不同，然北方隨刈即漚於池，可爲上法。

又《詩》云：「東門之池，可以漚苧。」以此知苧亦可漚。問之南方造苧者，謂苧性本難輭，與漚麻不同，必先績苧，已紡成纑，乃用乾石灰拌和累日。夏天三日，冬天五日，春秋約中。既畢，抖去，别用石灰煮熟，待冷，于清水中濯淨，然後用蔗簾平鋪水面，如水遠，則用大盆盛水，鋪簾或草攤纑浸曝，每日換水，亦可。攤纑於上，半浸半曬。遇夜收起，瀝乾，次日如前。候纑極白，方可起布。此治苧池漚之法，須假水浴日曝而成，北人未之省也。今録之，冀南北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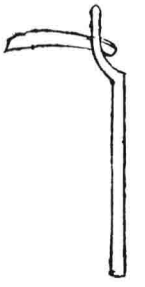
竊讀《孟子》，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漚苧雖曰小技，亦此理歟？

詩曰：解變常麻作雪衣，《詩》云：「麻衣如雪。」好將漚法教民知。若憑地利江南易，是處人家近水湄。

刈刀，穫麻刃也。或作兩刃，但用鎌柯，似咨切。旋插其刃，俯身控刈，取其平穩便易。北方種麻頗多，或至連頃，另有刀工，各具其器，割刈根莖，剷削梢葉，其爲速效。《齊民要術》曰：麻，「勃如灰便刈，早欲小，稙欲薄，稺欲浄」。此刈麻法也。南方惟用拔取，頗費工力，故録于此，示其便也。

詩云：森森麻榦覆陰濃，頃畝方期一捲空。説似吴儂初未信，中原隨地有刀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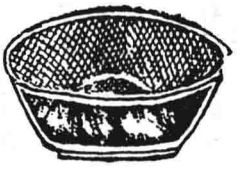
苧刮刀，刮苧皮刃也。煅鐵爲之，長三寸許，捲成小槽，内插短柄，兩刃向上，以鈍爲用。仰置手中，將所剥苧皮横覆刃上，以大指就按刮之，苧膚即蜕。《農桑輯要》云：苧刈倒時，用手剥下皮，以刀刮之，其浮皴七旬切。自去。又曰：苧，「剥去其皮，以竹刮其表，厚處自脱，得裏如筋者，袞之用績」。今制爲兩刃鐵刀，尤便於用。


刈刀


苧刮刀

詩云：刮苧由來要愈工，柄頭雙刃就爲銎。形模外若無他伎，掌握中能效此功。捲去膚皴見精粹，退餘梗澁得輕鬆。作麻已付金釵績，更爲珍藏用不窮。

績筐，去中切。盛麻績器也。績，《集韻》云：緝也。筐，《説文》曰，籠也，又姑簋也。字从竹，或以條莖編之，用則一也；大小深淺，隨其所宜制之。麻、苧、蕉、葛等之爲絺綌，皆本於此，有日用生財之道也。


績筐

詩云：績麻如之何，以器爲縈蟠。初認飛霰落，次若層雲屯。功成在良筐，日新等銘槃。詩人有深刺，勿效南方原。

小紡車。紡，妃兩切。此車之製，凡麻苧之鄉，在在有之。前圖具陳，兹不復述。《隋書》：鄭善果母清河崔氏，恒自紡績。善果曰：「母何自勤如是耶？」答曰：「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妻，各有所製，若惰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今士大夫妻妾衣去聲。被纖美，曾不知紡績之事，聞此鄭母之言，當自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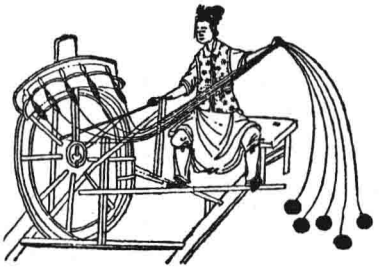
詩云：牕間荆布踏車人，紡具維持總一身。旋績纏綿分衆縷，各隨享維轉上聲。孤輪。無窮運用資生業，不礙繁喧徹近隣。從此輸功到機杼，年年絺綌爲誰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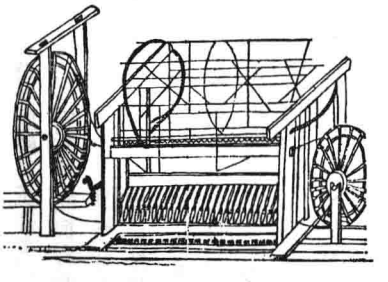
大紡車。其制：長餘二丈，闊約五尺。先造地栿木框，四角立柱，各高五尺，中穿横枕，上架枋木。其枋木兩頭山口，臥受捲纑長軠鐵軸，次於前地栿上立長木座，座上列臼，以承轂底鐵簨。大轂用木車成箇子，長一尺二寸，圍一尺二寸，計三十二枚，内受績纏。轂上俱用杖頭鐵環，以拘轂軸；又於額枋前排置小鐵叉，分勒績條，轉上聲。上長軠。仍就左右别架車輪兩座，通絡皮弦，下經列轂，上拶轉軠旋鼓，或人或畜，轉上聲。動左邊大輪，弦隨輪轉，衆機皆動，上下相應，緩急相宜，遂使績條成，緊去聲。纏於軠上。晝夜紡績百斤。或衆家績多，乃集於車下，秤績分纏，不勞可畢。中原麻布之鄉皆用之。特圖其制度，欲使他方之民，視此機栝關楗，倣傚成造，可爲普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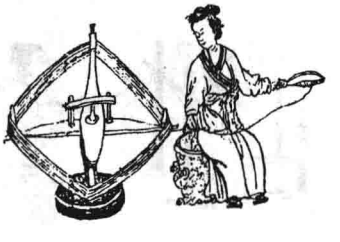
又新置絲線紡車，一如上法，但差小耳。比之露地桁架合線，特爲省易，因附於此。

詩云：大小車輪共一絃，一輪纔動各相連。績隨衆轂方齊轉，上聲。纏上長軠却自纏。可代女工兼倍省，要供布縷未征前。畫圖中土規模在，更欲他方得共傳。

蟠車，纏纑具也，又謂之撥車，南人謂撥柎，又云車柎。南北人皆慣用習見，已圖於前，兹不必述。


小紡車


大紡車


蟠車

詩云：紡績功纔畢，蟠纑得此車。行桄運樞臬，交輳寄横叉。宛轉荆釵手，

周旋里布家。豈知羅綺輩，惟務撥琵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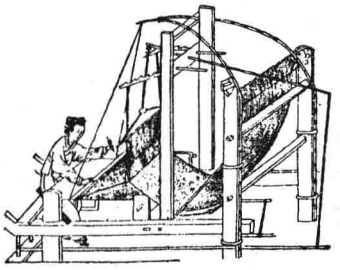
纑刷，疏布縷器也，束草根爲之。通柄長可尺許，圍可尺餘。其纑縷、杼軸既畢，加以叉木，下用重物掣之。纑縷已均布者，以手執此，就加漿糊，順下刷之，既增光澤，可授機織。此造布之器，雖曰細具，然不可闕。



纑刷

詩云：績麻經紡即爲纑，功用都歸一刷餘。纔與機頭借光潤，已聞催布有征胥。

布機。《釋名》曰：「布列諸縷。」《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也。緁他甘切。麻索縷，手經指挂。」後世爲之機杼，幅匹廣長疎密之制存焉。農家春秋績織，最爲要具。



布機

詩云：誰家績紡成，扎扎弄機杼。大布可以衣，絺縠安用許。哀彼度梭人，辛苦織如霧。坐令鄉落間，長歌二束句。

行臺監察御史詹雲卿造布之法印行，今抄附于此：

毛絇布法：揀一色白苧麻，水潤，分成縷，粗細任意，旋緝旋搓。本俗於腿上搓作纑，逗成鋪，不必車紡，亦勿熟漚，只經生纑論帖穿苧如常法。以發過稀糊調細豆麪刷過，更用油水刷之。於天氣溼潤時，不透風處或地窖子中洒地令溼，經織爲佳。若風日高燥，則纑縷乾脆難織。每織必先以油水潤苧及潤纑，經織成生布，於好灰水中浸蘸，曝乾再蘸再曝。如此二日，不得揉搓。再蘸溼了，於乾灰內周徧滲泡兩時久，納於熱灰水內浸溼，於甑中蒸之。文武火養二三日，頻頻翻覷。要識灰性及火候緊慢。次用淨水漸灌。天晴再三帶水搭曝如前，不計次數，惟以潔白爲度。灰須上等白者，落黎、桑柴、豆稭等灰，入少許炭灰，妙。

鐵勒布法：將揀下褁色苧麻水潤分縷，隨緝隨搓，經織皆如前法，水煮過便是。先將生苧麻折作二尺五寸長，不斷曝乾蒸過，帶溼剥下，去粗皮如常法，水潤，緝搓如前。

麻鐵黎布法：將雜色老火麻帶溼曲折作二尺五寸長，曝乾收之。欲用時，旋於木甑中蒸過，趁溼剥下，曝乾，以木榨子兩個夾麻，順歷數次，至麻性頗軟，緝爲度。水潤，緝績紡作纑，生織成布，水煮便是。

此布妙處，唯在不搓揉了麻之骨力，好灰水蘸曝，布子潔白而已。雖曰蘸曝頗煩，而省纏縈熟纑等工亦多，比之南布，或有價高數倍者，真良法也。縷板印布，與存心治生君子共之。

紵車。續麻枲想里切。紵俗寫作「麻紵」，《廣韻》並無此字，今姑從俗。紵《廣韻》作仄聲。緊去聲。具也。造作簨虡，簨，思尹切。虡，其舉切。高二尺，上穿橫軸，長可二尺餘，貫以軠轂。左手引麻牽軠，既轉，右手續接麻皮成緊，去聲。縱纏軠上，紵縷既盈，乃脫軠，付之繩車，或作別用。



紵車

詩云：形如紛籠却輕便，平聲。麻縷牽來日萬旋。料得紵成付它具，作繩功力已居先。

繩車，絞合古沓切。紵緊作繩也。其車之制，先立簨虡一座，植木止之。簨上加置橫板一片，長可五尺，闊可四寸。橫板中間，排鑿八竅，或六竅，各竅內置掉枝，使紵緊成繩，爪木自行，繩盡乃止。凡農事中用繩頗多，故田家習制此具，遂列於《農譜》之內。

詩云：車頭紵縷各牽連，糺索初因匠手傳。一緊去聲。續來通似脉，兩端相掣直如弦。機憑裊掉供旋轉，股入行爪作緊圓。資爾屈伸功用畢，莫將良器等忘筌。

繩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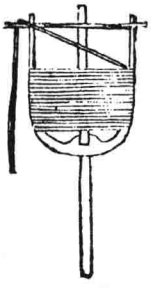
紉車，紉，尼鄰切。縪繩器也。《通俗文》曰：「單縪曰紉。」揉木作棬，中貫軸柄，長可尺餘。以棬之上角用繫單麻皮，右手執柄轉上聲。之，左手績麻股既成緊，去聲。則縪於棬上；或隨繩車用之，以助糺絞紵

緊去聲。又農家用作經，織麻履、牛衣、簾箔等物。此紉車復有大小之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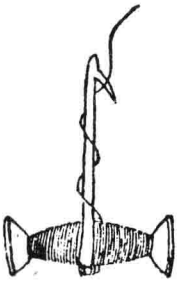
詩云：身惟軸柄首惟棬，麻縷紉來儘自纏。簾箔織餘仍有用，牛衣經緯輓於邸。

旋平聲。椎，掉麻絨具也。截木長可六寸，頭徑三寸許，兩間斫細，樣如腰鼓。中作小竅，插一鉤簧，長可四寸，用繫麻皮於下。以左手懸之，右手撥旋，麻既成緊去聲就纏椎之上；餘麻挽於鉤內，復續之如前。所成經緯，可作麤布，亦可織履。農隙時老稚皆能作此。雖係瑣細之具，然於貧民不爲無補，故繫於此。

紉車



旋椎



詩云：鉤椎高挈作懸虛，麻緊去聲成來布有紓。近喜鄉人史他用，却旋毛縷造氈毹。

官修《元典章・工部》卷一《造作一・段疋》 至元新格 十一款諸營造，皆須視其時月，計其工程，日驗月考，毋使有廢。惟夫匠疾病，雨雪妨工者除之。其監造官仍須置簿，常切拘檢，當該上司時至點校，不致虛延月日，久占夫工。

諸 造作物料，須選信實通曉造作人員審較相應，方許申索，當該官司体覆者，亦如之。有冒破不實，計其多少爲罪，已入已者，驗數追償。

諸 造作官物，工畢之日，其元給物料，雖經覆實，而但有所餘者，須限十日呈解納官。限外不納者，從隱盜官錢法科。

諸 局分課定合造物色，不許輒自變移，有上位處分改造者，即以見造生活比筭元關物料，少則從實關撥，多則依數還官。

諸 局分造作局官，每日躬親，遍歷巡視。工部每月委官點檢，務要造作如法，工程不虧，違者隨即究治。其在外局分，本路正官，依上提點，每季各具工程次第，申宣慰司，移關工部照會，工部通行比較，季一呈省，比及年終，俱要了畢，毋致虧欠。行省管下局分准此。【略】

毛段上体織金 中統二年，中書右三部承〔奉〕中書省劄付：欽奉聖旨，今後應織造毛段子，休織金的，止織素的，或綉的者。并但有成造箇合剌兒，於上休得使金者。欽此。

段疋折耗准除。至元二十三年九月，江西行省近爲織造段疋，內紵絲六托，每用正絲四十兩，得生淨絲三十六兩。八托，用正絲五十三兩，得生淨絲四十七兩七錢。別無除豁續頭剪接，折耗紅線体例。移准都省，咨該送工部，照勘到織造段疋，續頭剪接折耗体例，依數准除相應。仰照驗。

八托，每段折一兩， 六托每段折七錢。

講究織造段疋 元貞元年二月，中書省照得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暗都剌參政、魯兒火者尚書奉聖旨：在先老皇后在時節，諸王的常課段七八托家，更寬好有來，如今更短窄歹了有，則你提調整治者。聖旨了也，欽此。劄付工部將作院，講究到造作段疋，不便合行更張事件，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奏過下項，都省除外，咨請欽依施行。

一件，江南在先七萬疋，六托的常課段子織造，行來於的尚書省官人每，一萬疋交依舊織造，六萬疋交做五托半，和買紵絲呵，增餘二萬疋段子，麼道，交那般行來。如今俺商量得用着和買段子呵，和買也者，則依在先体例裏交織六托常課段子呵，怎生？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

一〔件〕織造段疋的絲，分付與匠人打絡時分，腳亂絲等，十分中一分折耗，自前至今，數目裏除陪有來。尚書省官人每，忻都等折筭折耗的不合除破，合追陪織造絲紬用度。上位奏了，交那般行來。他每勾當時分，也不曾追得完備，俺也不曾追得盡，雖有些小追不盡的，不成用，空打筭做了拖欠有。工部官人每理會的，每說有十分中一分折耗的，是自前立起定的体例有來。修理機張等用的什物也，那裏頭破出有。匠人每些小費用了的，也不无也者。則交依在先体例裏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

一件，一疋紗十兩絲，一疋羅一斤絲物料，是自先立定的有來。前省官人，每一疋紗交做八兩，一疋羅交做十三兩，如今工部官人每并管匠頭目等說稱，比及打絡過折耗了，不勾有。依在先的体例裏行呵，怎生？說有。俺商量來，依着他每的言語行呵，怎生？奏呵，少與呵，不宜。與到者。聖旨了也。

一件，各處有的匠人每裏頭，與民一体差夫，有不交差呵，怎生？工部官人

每説有。俺商量來，和雇和買，依軍站体例當者。局院裏造作的匠人每裏頭，依着他每的言語，不交差夫呵，怎生？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

一件，爲分揀應有造作，生活好歹，体覆絲料，盡實使用，不使用的，更官司和買的呵，估計價鈔上，先立着覆實司衙門來。在後尚書省官人每罷了衙門，交工部官人每，就提調着來。如今工部官人每，説用着的衙門有，俺的主事等人每裏減了，交那俸錢，立覆實司衙門呵。工部、户部裏餘剩的人每裏頭減了，立覆實司呵，怎生？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

織造金段疋例　元貞二年七月，行中書省准中書省咨，欽奉聖旨節該：多人穿的段疋綾上交織金，紵絲上休交織金者。麼道，欽此。都省除外，合行移咨，遍行各處常課局院欽依施行。

綜線機張料例　袁州路申奉到江西行省劄付，坐到機張綜線合用絲線料例，仰更爲照勘，如无重冒，依例放支造作施行。

熟機，每張用泛子一十二片，每片用熟線一兩七錢五分。

花機，每張用熟線一十五兩二錢八分二厘二毛五系。

過線，每副用熟線二兩九錢五分。

嗼線，每副用熟線四兩五分四厘。

雲肩欄袖機，一張用熟線七斤三兩二錢。

花渠，一副用熟線一斤一十二兩六錢。

大花渠八板，用熟線一十三兩六錢。

小花渠六板，用熟線一十五兩。

直線，用熟線四斤一十兩。

大花直線八板，每板用熟線六兩五錢。

小花直線六板，每板用熟線三兩。

過線，

大花過線八板，每板用熟線一兩二錢。

小花過線六板，每板用熟線六錢。

關防起納疋帛　大德三年二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户部呈萬億賦源庫申，本庫每年收受各處行省木綿布匹不下五十餘萬，近收到江浙行省木綿布疋，兩頭俱无條印，亦无元收樣製，本庫止是從實收受，切恐泝路以長爲短，以踈爲密，因而作弊。今後各處行省起納木綿布疋，須要疋端兩頭使用條印關防，仍將元收樣製發下本庫，依上收受，於官有益。本部參詳，如准所擬，移咨各省，今後起納疋帛，兩頭用條印關防解納，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額吐絲價　大德五年三月十□日，江西行省據江州路申：匠户蘇德遠告本路大德三年得到額、吐絲數，坐下價錢。額絲每斤中統鈔五兩六錢，吐絲每斤中統鈔一兩。每依龍興路價錢，額絲每斤中統鈔三兩二錢，吐絲每斤中統鈔八錢，回易還官等事。得此，照得先准中書省咨一款，該週歲額造段疋，合有吐額絲變賣作鈔，以十分價錢内際留八分，修理局院機張，餘者二分，准備年終打箅人吏紙劄燈油支用，若有銷用不盡數目，納官。送工部，照得腹裏局院修補機張什物，風雨簾箔，人匠夜坐燈油，柴炭，行移文字紙劄，自初俱於脚亂絲内公支，收買用度。至元二十五年，尚書省不准支破，盡行追徵，勒令人匠梯己出備。擬自至元三十一年爲始，各局合有脚亂絲數，照依舊例從實用度，年終考較，若有銷用不盡數目，拘收納官，庶免逼迫匠人生受。本部參詳：行省吐亂絲即與腹裏一體，若依已擬從公支破銷用，不盡之數納官相應，都省准呈。已經遍下各路，依上施行去訖。今據兒申，省府相度，各處局分額吐絲價，即係在先各路所申，即日絲價高昂，若不定擬歸一變賣，慮恐其間虧官作弊。今擬依本路元申額吐絲價行下各路，自大德五年爲始，變賣作鈔，依例施行外，仰依上施行。

額絲，每斤中統鈔四兩八錢。　吐絲，每斤中統鈔八錢。

選買細絲事理　大德五年十月，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近據工部呈江浙行省局院造到大德四年夏季段疋數内，辨驗出粗繰低歹不堪三千八百餘段，已經發回本省取問數提調官并局官，及勒令回易，自備工價，倍償去訖。照得織造段疋，全籍正絲爲本，其次上等顏色，監責手高人匠打絡，變染織造，必无低歹。近年以來，各處局院凡關絲貨，雖令選擇上等細絲，其收差庫官，止是挨陳放支，不令揀選，及有折耗斤重，又知得各處行省和買絲貨去處，官府上下，權豪勢要之家，私下賤買不堪絲料，逼勒交收，高擡時估，取要厚利，和中入官，以致所造段疋低歹。若不嚴行禁治，深爲未便。都省議得，今後局院合關正絲，須要各路官司預爲遍曉人户，令依鄉原例，趁時抽繰冷盆上等細絲納官，庫官另行收頓，以備選揀，關發。行省和買絲料，省官一員，提調監勒深知造作人員，辨驗上好細絲，兩平收買，毋致泛濫。仍照依累行事理，設法拘鈐當該局官人等，如法織造，

務要堪好。如官府上下權豪勢要之人，似前私下攬納事發到官，痛行追斷，除已劄付御史臺体察外，咨請依上施行。

段疋斤重　大德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近爲各處行省并腹裏路分解到諸王百官常課金素段疋，雖稱委官辨驗堪中，別无開具，各該斤重料例，不見有無短少絲線，省會上部，今後應收段疋，依例秤盤比料，開具實收斤重，呈省作收。去後，回呈：除腹裏路分就行照會外，據行省官從都省移咨，依上施行，具呈照詳。都省除外，咨請照驗，今後令各處提調官督局官人等，親臨監視人匠，如法織造，無粉極勻密造就堪好段疋，開具各各斤重料例，解納施行。

禁織龍鳳段疋　至元七年，尚書刑部承奉尚書省劄付：議得除隨路局院係官段疋外，街市諸色人等，不得織造日月、龍鳳段疋，若有已織下見賣段疋，即於各處管民官司，使記印記，許令貨賣，如有違犯之人，所在官司，究治施行。

禁治紕薄段帛　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九日，中書省奏過事內一件：會驗先欽奉聖旨節該：隨路街市買賣之物，私家貪圖厚利，減剋絲料，添加粉飾，恣意織造紕薄窄短金素段疋，生熟裹絹，并做造藥綿，織造稀疎狹布，不堪用度，今後選揀堪中絲綿，須要清水夾密段疋，各長五托半之上，依官尺闊一尺六寸，并無藥絲綿中幅布疋，方許貨賣。如是依前成造低歹物貨，及買賣之家，一體斷罪，其物沒官。欽此。累經立限，遍行禁治，有司弛廢，不爲時常檢舉，下民因緣滅裂，若不開行定限，明示罪名，切恐諸人枉遭刑憲。都省議得：遍行各路，文字到日，製造不依式樣條印，發付各處稅務收掌，限三十日，店鋪之家，即將見有不依式樣、紕薄窄短疋段、鹽絲藥綿等物，須要經由各處稅務使訖上項條印，方許發賣。限滿却行拘收，元發條印當官毀壞，仍令機户之家，將見使窄狹等口，亦依限內，盡要倒換，依式造幅闊新等口織造，須要清水夾密造幅尺綾羅，段疋紬絹，中幅布疋，无藥絲綿等物，仍令本處管民達魯花赤長官，不妨本職，常切用心提調。如限外違犯之人，捉拿到官，決杖五十七下，其物沒官，止坐見發之家。親民司縣提調正官禁治不嚴，初犯罰俸一月，再犯各決二十七下，三犯別議。親民州縣與司縣同。仍標注過名，任滿於解由內明白開寫，以憑定奪。外路府州達魯花赤長官，不爲用心提調，致有違犯，罰俸二十日，再犯取招別議定罪。

御用段疋体織　元貞二年二月初二日，中書省准蒙古文字譯該：中書省官人每根底，不花帖木兒等語，上位穿的一般段疋，不揀那裏体織造者，衆人根底都省諭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禁織大龍段子　大德元年三月十一日，不花帖木兒奏：街市賣的段子，似上位穿的御用大龍，則少一箇爪兒，四倒爪兒的着賣有。奏呵，暗都剌右丞、道（興）尚書兩個，欽奉聖旨：曾背龍兒的段子織呵不礙事，教織者。似咱每穿的段子織纏身上龍的，完澤根底說了，各處遍行文書禁約，休織者。欽此。

禁織佛像段子　大德九年十月十九日，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該：宣政院呈：大德九年八月初二日，忽都答兒怯薛第二日，水晶殿內奏時分，火者小羅有來。本院官阿思蘭宣政院使、乞失迷兒同知、桑哥答思同知、忽都禿忽里副使、闊闊出同簽、薛敎同簽等奏過事內一件，街下織段子的匠人每，織着佛像并西天字段子貨賣有。那般織着佛像并西天字的段子賣與人穿着行呵，不宜的一般有。奏呵，奉聖旨：怎生那般織着賣有？說與省官人每，今後休教織造佛像西天字樣的段子貨賣者。欽此。

禁軍民段疋服色等第　大德十一年正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户部呈：承奉中書省判送，本部據大都申，街下小民，不畏公法，恣意貨賣紕薄窄短金素段疋，鹽絲藥綿、稀疎紗羅、粉飾絹帛、不堪狹布，欺謾賣主，擬合欽依，已降聖旨禁治。本部呈奉都堂鈞旨，已關刑部，各道宣慰司，并下各路，依上施行外，參詳行省管下路分貨買織造紕薄窄狹段疋等物，宜從都省移咨各處行省，欽依一体禁治，相應具呈照詳。覆奉都堂鈞旨：送户部與工部一同議明白，擬定連呈奉此。照得先據大都申，亦爲前事，會驗到至元二十年，奉户部符文，承奉中書省劄付，欽奉聖旨，隨路街市見紕薄段帛例至別議定罪。已經出榜，依上禁治外，據店鋪見有不依式樣紕薄窄短段疋、鹽絲藥綿等物，合令大都路依已行製造不依式條印於上行使，立限一百日，須要發賣盡絶，督責應有機户之家，將見使窄狹等口，增添幅闊，織造清水夾密依式樣疋帛，无藥絲綿等物，兩平發賣，違犯者依例斷罪。相應呈奉中書省判送元呈，批奉都堂鈞旨：准呈，連判户部，依上施行，就關刑部照會。奉此。除遵依外，據行省管下路分貨賣織造紕薄窄段疋等物，宜從都省移咨各處行省，准依一體禁治，再行具呈。移准工部關：照得至元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承奉中書省劄付，照得先欽奉聖旨節文，隨路織造

段疋布絹之家，今後選揀堪中絲綿，須要清水夾密，并无藥綿，方許貨賣。如是成造低歹物貨及買賣之家，一體斷罪外，據諸人見有紕薄窄短段疋布絹，令所在官司，取會見數，立限發賣。限外發賣者，其物没官，仍約量斷罪。欽此。本部講議得，係官段疋，例織造幅闊一尺四寸，長五托之上，准擬禁約。去後，今體知得各處貨賣段疋布絹等物，俱各粉飾低歹窄狹，不依元行織造，蓋是各管官司不爲用心禁約織造，都省除已劄付御史臺，行下各道按察司體覆外，行下各路，多出文榜，嚴加禁約。織造段疋布絹之家，選揀堪中絲線，須要清水夾密織造，每疋各長二丈四尺四寸，並无藥絲綿，方許貨賣。如是依前成造低歹窄狹短粉飾物貨，及買賣之家，一體斷罪，其物没官，於犯人名下，約量追賞。又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九日，奏過事內一件，麥术丁右丞錢帛數目省得底言語，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都省園議得事內一件，紕薄段疋布帛藥綿等物，會驗至元七年閏十一月十五日，承奉中書省劄付，該議得除路局院即於各處管民官司使訖印記，許令貨賣，如有違犯之人，所在官司就便究治。至元十年五月二十三日中書省咨，照得先爲諸人織造銷金日月龍鳳段疋紗羅，街下貨賣，雖曾禁約，切恐各處官司，禁治不嚴。今議得，若自今街市已有造下挑綉銷金日月龍鳳肩花并段疋紗羅等，截日納官外，實支價。已後諸人及各局人匠私下並不得再行織綉挑銷貨賣。如違，除買賣物價没官，仍將犯人痛行治罪。元貞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承奉中書省劄付，准蒙古文字譯，見織造金段例。照得諸局院造納段疋內，諸王、百官長八托、六托段疋，各幅闊一尺四寸，常課長六托段疋，幅尺闊一尺四寸。照勘得，既是上位用八托六托段疋，各幅闊一尺四寸五分，諸人所用，理應減等。今既諸局院見造常課，例每疋長二丈四尺，幅闊一尺四寸，亦係諸人服用之物，所據街市段疋紗羅綾絹，擬合一體。仍禁治紕薄窄短，選揀堪中絲線清水織造夾密貨賣，及不許織綉銷金日月龍鳳等花樣顏色，欽依遍行，禁治相應。緣在先欽奉聖旨，每疋各長五托半之上，闊一尺六寸，宜從都省定奪聞奏。今將合禁事理（間）〔開〕坐前去，仰多出文榜，遍行合屬，依上禁治施行。

顏色：　柳芳緑　雞冠紫　迎霜合
梔紅　紅白閃色　胭脂紅
五爪雙角纏身龍　五爪雙角雲袖襴
五爪雙角答子等　五爪雙角六花襴

禁治花樣段疋　延祐六年九月，行省准中書省咨，工部呈：准將作院關延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本院官哈飪不華院使、野裏院使、對徽政院官識烈門院使，迷撒迷承旨，敬奉皇太后懿旨，今後但犯上用穿的真紫銀粧領袖，并天碧織綉五爪雙角龍鳳搭子等花樣，您將作院管着的匠人每根底好生的嚴禁治者，不屬您管着的，與省部家文書，各處禁治者。已先降樣子織造來者，交用者。今後織的匠人每，穿的人每，好生要罪過者。麼道，懿旨了也。敬此。

《元文類》卷四二《雜著・絲枲之工》　國朝治絲之工，始自甲戌年間。有史道安者，精於其藝，遂以御衣，尚衣同爲三局，高麗諸王亦立局焉，如異樣，綾錦，紗羅，三提舉司，又置府以總之。其大都等路諸色民匠，及大都人匠，隨路諸色民匠，又各立府以督之。其外道行省諸局，雖不與此，如御用諸王衆用者，亦各有差。常課之外，不時之需，謂之横造，然其染夏之工，織造之制，刺繡之文，咸極其精緻焉。

陳旅《安雅堂集》卷一〇《韓總管墓碑》　初，〔韓〕治中爲行工部所署時，募工置諸局司，雖課程度，嚴政令，而撫循有恩，人樂爲用。及佐郡〔江浙〕時，屬有旨，歲增織綾緞五萬。治中公計局工不足辦，藉民間杼軸成之，較官出工物雜費省緡錢數萬，民又利傭直，不逾月五萬綾緞成，遂用爲故事，局工得不重困。

談遷《國榷》卷一《元順帝至正十八年》　〔十二月丙戌〕立觀星樓于分省東偏，置寧越課司及雜造局、織染局。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三二《國用三》　〔至正〕三年三月，杭州路火災，給鈔萬錠振之。

《元史・博勒奇爾布哈傳》曰：順帝至正二年，博勒奇爾布哈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東，聞杭城大火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揮涕曰：杭浙省所治，吾被命出鎮而火如此，是我不德，累杭人也。疾馳赴鎮。即下令録被災者二萬三千餘户，户給鈔一錠，焚死者亦如之。給月米二斗，幼稚給其半。又請日減酒課爲錢千二百五十緡，織坊減原額之半，軍器、漆器權停一年，泛税皆停。事聞，朝廷從之。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五三《職官三》　〔元工部，其屬有：〕諸司局人匠總管府，領兩都金銀器盒及符牌等一十四局事。達嚕噶齊、總管、副達嚕噶齊、同知、副總管各一人，經歷、知事、提控案牘各一人。至元十四年置。二十四年以八

局改隸工部及金玉府，止領五局一庫，掌邸毯等事。其屬六：收支庫，掌出納之物，大使一人。大都邸局，大使、副使各一人。大都染局，大使一人。上都邸局，大使、副使各一人。隆興邸局，大使、副使各一人。翦毛花毯螭布局，大使、副使各一人。【略】

大部人匠總管府，達嚕噶齊、總管、同知各一人，經歷、提控案牘各一人。其屬四。繡局，掌繡造諸王、百官段匹。大使、副使各一人。紋錦總院，掌織諸王、百官段匹。官同上。涿州羅局，掌織造紗羅段匹。提領、大使各一人。尚方庫，掌出納絲金顏料等物。提領、大使、副使各一人。

薩達克齊提舉司，提舉、副提舉、提控案牘各一人。至元二十四年，以札瑪甲韃幸人匠成造，與絲紬同局造作，遂改組練人匠提舉司爲今名。

提舉左八作司，掌出納內府邸貨、柳器等物。置官同上。

巴實伯甲局，掌織造御用領袖，納奇實等段。大使、副使各一人，又局官一人。

納奇實毛段二局，院長一人。朔州毛子局，大使一人。和坦巴呷局，大使一人。

隨路諸色民匠都總管府，掌仁宗潛邸諸色人匠。達嚕噶齊、總管、同知、副總管各一人，經歷、知事、提控案牘、照磨各一人。延祐六年，撥隸崇祥院，後又屬將作院。順帝至元三年，歸隸工部。其屬五：織染人匠提舉司，達嚕噶齊、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吏目各一人。雜造人匠提舉司，官同上。大都諸色人匠提舉司，官同上。大都等處織染提舉司，管河南達上位下人匠，官同上。收支諸物庫，提領大使、副使各一人。【略】

晉寧路織染提舉司，提舉、照磨、案牘各一人。其屬：提領所一，係官織染人匠局一，雲內人匠東西局二，本路人匠局一，河中府、襄陵、冀城、潞州、陽州、澤州、雲州等局七。每局各設提領、副提領一人。惟澤州、雲州止設提領。

冀寧、真定兩路織染提舉司，各提舉、同提舉、副提舉、照磨、案牘各一人。其屬二。開除局，大使、副使、照略案牘各一人。真定路紗羅兼雜造局，大使、副使各一人。

永平路紋錦等局提舉司，南宮、中山、保定、雲州、宣德府五處織染提舉司，弘州大名、興和路、蓚麻林三處人匠提舉司，設官並如上。

深州、雲內州、大同、恩州、大寧路、順德路、彰德路、懷慶路八處織染局，各大使、副使、照磨、案牘一人。

東聖州織染局，院長、局副各一人。

陽門天城織染局，提領、副使、照磨、案牘各一人。

中山劉元帥局、中山察魯局、深州趙良局，各大使、副使一人。

恩州東昌局，提領一人。宣德博囉各一人，副使各一人。

東平路疃局，直長一人。

巡河提領所，提領二人，副提領一人。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五六《職官六》 元將作院，掌成造金玉珠翠、犀象寶貝、冠佩、器皿、織造刺繡段匹紗羅、異樣百色造作。官有使七人，同知、同僉、院判各二人。又經歷、都事、照磨管勾各一人。

至元三十年始置，後定官如前。

所屬【略】：

異樣局總管府，達嚕噶齊、總管、同知、副總管、經歷、知事各一人。其屬四。異樣紋繡提舉司，中統二年立局，至元十四年改提舉司，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人。綾綿織染提舉司，至元二十四年改局，置提舉司。紗羅提舉司，至元十二年改局，置提舉司。官並同上。紗金顏料總庫，中統二年置大使、副使各一人。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六〇《職官一〇》 〔元〕諸綾錦院，置於真定、平陽、太原、河間、懷慶。掌織造常課匹緞之事。官有使、副使各一人。

〔元〕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達嚕噶齊、總管、同知各一人，副總管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兼提控案牘各一人。

至元十六年，以宋謝太后、福王所獻事產，及買似道、劉堅等田土立總管府以治之。大德四年罷，命有司掌其賦。天曆二年復立，其賦復歸焉。

其屬：【略】織染局三。杭州、建康、黃池三局，各有大使、副使、相副官。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五《常德府》 武陵居民勤于耕織，自崇觀以來，制錦綉爲業，其色鮮明，不在成都錦官下。（《元統志》）

《明史》卷一八五《曾鑑傳》 〔正德元年〕內織染局請開蘇、杭諸府織造，上供錦綺爲數二萬四千有奇。鑑力請停罷，得減三分之半。

《明史》卷三一五《雲南土司傳三・干崖》 干崖，舊名干賴睒，麽人居之。東北接南甸，西接隴川，有平川衆岡。境內甚熱，四時皆蠶，以其絲織五色土錦充貢。

鄺璠《便民圖纂》卷二《女紅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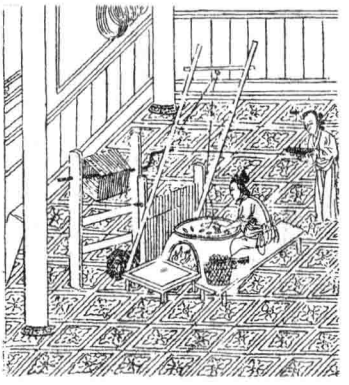
繅絲　竹枝詞

麻繅絲手弗停，要分粗細用心情。上路細絲增價買，粗絲賣得價錢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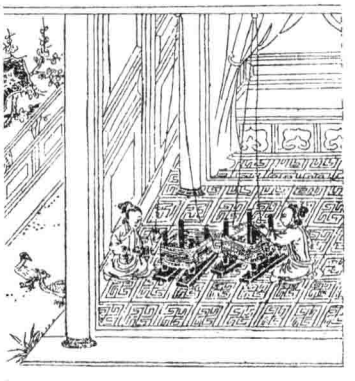
絡絲　竹枝詞

絡絲全在手輕便，只費工夫弗費錢。粗細高低齊有用，斷須須要接連牽。

繅絲



絡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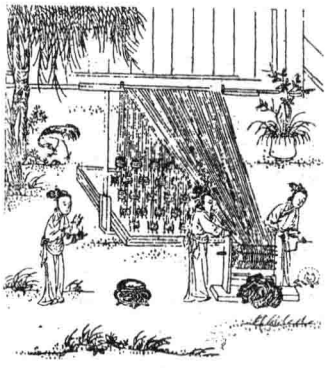
經緯　竹枝詞

經須成捆緯成堆，織作翻嫌無了時。只爲太平年世好，弗曾二月賣新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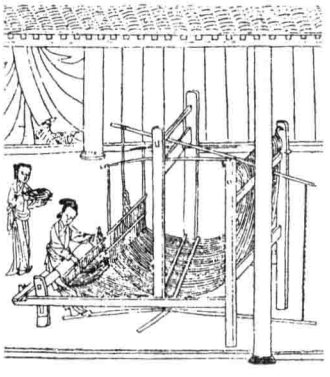
織機　竹枝詞

穿篾纔完便上機，手攛梭子快如飛。早晨織到黃昏後，多少辛勤自得知。

經緯



織機



攀花　竹枝詞

機上生花第一難，全憑巧手上頭攀。近來挑出新花樣，見一番時愛一番。

鄺璠《便民圖纂》卷四《桑蠶類》

擇繭　宜併手忙擇，涼處薄攤，蛾白遲出，免使抽繅相逼。宜絲宜綿者，各安置一處。

繅絲　用小釜，燃粗乾柴，候水熱，旋旋下繭。火宜慢，繭宜少，多則煮過少絲。然繅絲之訣在細、圓、勻、緊，使無褊、慢、節、核，簉惡不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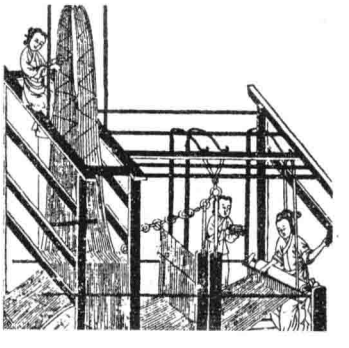
鄺璠《便民圖纂》卷一六《製造類下》

練絹帛　先用釅桑灰或豆稭等灰，煮熟絹帛，次用猪胰練帛之法，伺灰水大滾，下帛，須頻提轉，不可過熟，亦不可夾生，若扭住不散，則帛方熟。用胰法：以猪胰一具，同灰搗成餅，陰乾。用時，量帛多寡，剪用。稻草一莖，摺作四指長，搓湯浸帛。如無胰，瓜蔞去皮，將穰剁碎，入湯化開，浸帛亦可。

絡絲不亂　木槿葉揉汁浸絲，則不亂。

唐順之《荆州稗編》卷四五《諸家三・農・蠶繅》　南方夏蠶，不中繅絲，惟堪絲纊而已。《周禮》忌原蠶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謂其殘桑也。然則夏蠶最不宜多育。《務本新書》云：凡繭宜併手忙擇，涼處薄攤，蛾白遲出，免使抽繅相逼，恐有不及，則有蜚沮箔炙之法。《士農必用》云：繅絲之訣，惟在細圓勻緊，使無褊慢節核，簉惡不勻也。繅絲有熱釜、冷盆之異，然皆必有繅車絲軠，然後可用。熱釜要大，至於釜上，接一（盆）（盆）甑，添水至甑中，八分滿，甑中用一板攔斷，可容二人對繅也。水須當熱，旋旋下繭，多下則繅不及，鬻損，此可繅簉絲單繳者。雙繳者亦可，但不如冷盆所繅潔淨光瑩也。冷盆要大，先泥其外，用時添水八九分，水宜温暖長勻，無令乍寒乍熱，可繅全繳細絲。中等繭可繅雙繳，比熱釜者，有精神而又堅韌也。南北蠶繅之事，摘其精妙，筆之於書，以爲必效之法。業蠶者，取其要訣，歲歲必得，庶上以廣府庫之貢資，下以備生民之纊帛，開利之源，莫此爲大。

攀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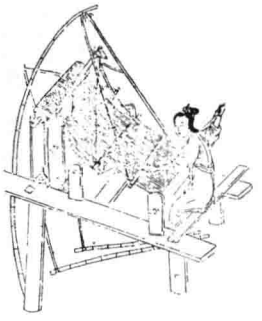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一五《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織造府，在旗纛廟西，掌供御用袍服，以中官掌之。洪武二年，初建織染局於斯如坊朱家橋。永樂中，以地卑溼，分撥工料於湧金門，建局織造，遂以舊名南局，此名北局。後南局盡廢，而工料併歸北局。

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器用卷九》 撚綿軸，製作小碣，或木或石，上插細軸，長可尺許。先用叉頭挂綿，左手執叉，右手引綿，上軸懸之，撚作綿絲，就纏軸上，即爲紬縷。閨婦室女用之，可代績紡之工。

纑刷，疏布縷器也，束草根爲之。通柄長可尺許。圍可尺餘。其纑縷，杼軸既畢，架以叉木，下用重物掣之。纑縷已均布者，以手執此，就加漿糊，順下刷之，即增光澤，可授機織。此造布之器，雖曰細具，然不可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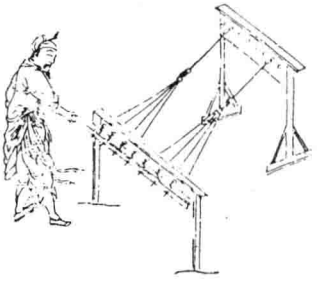
布機，《釋名》曰：「布列諸縷。」《淮南子》曰：「伯餘之初作衣也，伯餘，黃帝臣也。緁他甘切麻索縷，手經指挂。」後世爲之機杼，幅匹廣尺，踈密之制存焉。農家春秋績織，最爲要具。



布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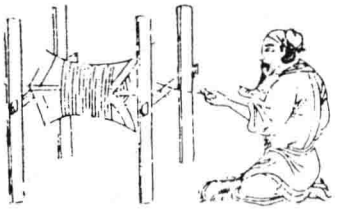
撚綿軸



繩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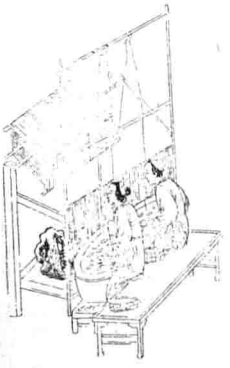
纑刷



紇車



紉車



熱釜



旋椎

繩車，絞合古杳切紇緊作繩也。其車之制，先立簨虡一座，植木止之。簨上加置橫板二片，長可五尺，闊可四寸。橫板中間，排鑿八竅，或六竅。各竅內置掉枝，或鐵或木，皆彎如牛角。又作橫木一莖，列竅穿其掉枝。復別作一車，亦如上法。兩車相對，約量遠近，將所成紇緊，去聲各結於兩車掉枝之足。車首各一人，將掉枝所穿橫木，俱各攪轉，候紇股勻緊，却將三股或四股撮而爲一，各結於掉枝一足，計成二繩，然後將另制爪木，置於所合入聲紇緊之首，復攪其掉枝，使紇緊成繩，爪木自行，繩盡乃止。

紉車，紉，尼憐切。繟繩器也。《通俗文》曰：「單繟曰紉。」揉木作捲，中貫軸柄，長可尺餘，以捲之上角，用繟麻皮，右手執柄轉之，左手續麻，股既成緊去聲則纏於捲上，或隨繩車用之，以助糺絞紇緊。去聲。又農家用作經織麻履、牛衣、簾箔等物，此紉車復有大小之分也。

旋椎，掉麻綅具也。截木長可六寸，頭徑三寸許，兩間斫細，樣如腰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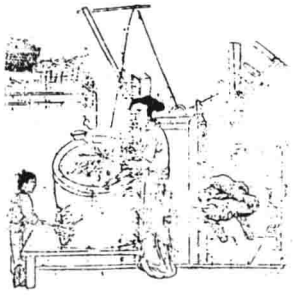
作小竅，插一鈎篾，長可四寸，用繫麻皮於下。以左手懸之，右手撥旋，麻既成緊，就纏椎上，餘麻挽於鈎內，後續之如前，所成經緯可作簏布，亦織履。農隙時，老稚皆能作。此雖係瑣細之具，然於貧民不爲無補，故繫於此。

熱釜，秦觀《蠶書》云繅絲自鼎面引絲直錢眼，此繅絲必用鼎也。今農家象其深大，以盤甑接釜，亦可代鼎，故《農桑直說》云：釜要大，置於竈上。如蒸竈法，可繅粗絲單繳者，雙繳者亦可。釜上大盤甑接口，添水至甑中，八分滿，可容二人對繅。水須常熱，宜旋旋下繭繅之，多則耎損。凡繭多者，宜用此釜，以趨速効。詩云：蠶家熱釜趁繅忙，火候長存蟹眼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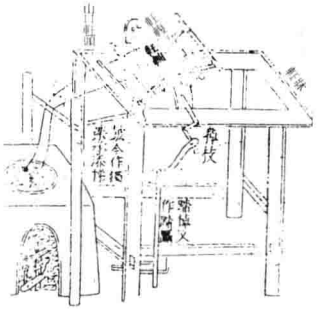


蔴籠

蔴籠，蒸繭器也。《農桑直說》云：用籠三扇，以軟草扎圈，加於釜口，以籠兩扇，坐於其上，籠內勻鋪繭，厚三指許。頻於繭上以手試之，如手不禁熱，可取去底扇，却續添一扇在上，如此登倒上下，故必用籠也。不要蒸得過了，過則軟了絲頭，亦不要蒸得不及，不及則蠶必鑽了。如手不禁熱，恰得合宜，此用籠蒸繭法也。將已蒸過繭於蠶房槌箔上從頭合籠內，繭在上，用手撥動，如箔上繭滿，打起更攤一箔。候冷定，上用細柳稍微覆了。其繭只於當日都要蒸盡，如蒸不盡，來日必定蛾出，如此繅絲，有一般快，釜湯內，用鹽二兩，油一兩，所蒸繭不致乾了絲頭，如鍋小繭多，油鹽旋入也。



南繅車



北繅車

揉竹爲鈎者，今爲行道杖。添梯者，今呼作行馬。俚來布絲交也。蛾眉杖　鎮星人　呼爲當頭眼，今平作絮盤，又爲絲高，總頭絲於內，穿上昇於當頭。

繅車，繅絲自鼎面引絲，以貫錢眼，升繅於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於軠，去王切，繅輪也。方成繅車。秦觀《蠶書》：繅車之制：錢眼：爲版長過鼎面，廣三寸，厚九黍，中其厚插大錢一，出其端，橫之鼎耳，後鎮以石。繅星：爲三蔗管，管長四寸，樞以圓木。建兩竹，夾鼎耳，縛樞於竹，中管之，轉以車，下直錢眼，謂之繅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農桑直說》云：竹筒子宜細，鐵條子串筒，兩搥子亦須鐵也。添梯：車之左端，置環繩，其前尺有五寸，當牀左足之上建柄，長寸有半，匜柄爲鼓，鼓生其寅，以受環繩。繩應車運，如環無端，鼓因以旋。鼓上爲魚，魚半出鼓，其出之中，建柄半寸，上承添梯者，二尺五寸片竹也。其上揉竹爲鈎，以防絲竅。左端以應柄，對鼓爲耳，方其穿以閉添梯，故車運以牽環繩，繩簇鼓，鼓以舞魚，魚振添梯，故絲不過偏。制車如轆轤，必活兩輻，以利脫絲。竊謂上文云車者，今呼爲軠。軠必以床，《農桑直說》云：軠床下腳一尺，軸長二尺，中經四寸，兩頭三寸，用榆槐木，四角或六角，幅通長三尺五寸。六角不如四角，軠小則絲易解。以承軠軸軸之一端，以鐵爲裹掉，復用曲木環作活軸，右足踏動，軠即隨轉，自下引絲上軠，總名曰繅車。



絡車



絡車

梭，《通俗文》曰：織具也，所以行緯之梁。樵代切。《藝苑》曰：陶侃嘗捕魚，得一梭，還插著壁。有頃，雷雨，梭變赤龍躍去。梭蓋得魚之象，有化龍之義焉。梅聖俞詩云：「給給機上梭，往返如度日。一經復一絲，成寸遂成匹。虛腹銳兩端，素手投未畢。陶家挂壁間，雷雨龍飛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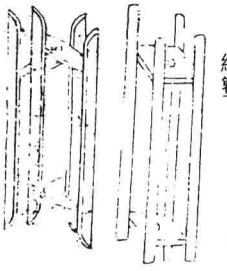
梭

絡車，《方言》曰：河濟之間，絡謂之給。郭璞註曰：所以轉易給事也。《說文》云：車柅方無切。爲柅。《易・姤》曰：「繫于金柅。」柅，女履切。金者，堅剛之物

梶者，制動之主。《通俗文》曰：張絲曰梶。蓋以脫軠之絲，張於梶上，上作懸鈎，引致緒端，逗於車上。其車之制，必以細軸穿簍，措於車座兩柱之間，謂一柱獨高，中爲通槽，以貫其簍軸之首，一柱下而管其簍軸之末。人既繅牽軸動，則簍隨軸轉，絲乃上簍，此北方絡絲車也。南人但習掉簍取絲，終不若絡車安且速也，今宜通用。

絲簍，玉縛切。絡絲具也。《方言》曰：援，音爰。兗豫河濟之間謂之幅。郭璞注云：所以絡絲。《說文》曰：簍，收絲者也，或作摑，從角聞聲。今字從竹，又從婁，竹器，從人持之婁婁然，此簍之義也。然必簍貫以軸，乃適於用，爲理絲之先具也。

經架，牽絲具也。先排絲簍於下，上架橫竹，列環以引衆緒，總於架前經筴，與牌同。一人往來，挽而歸之紉軸，然後授之機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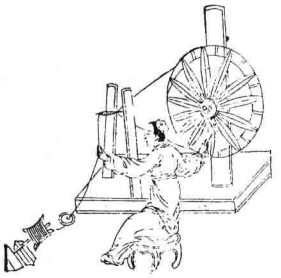
絲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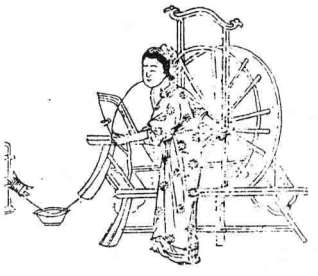


經架

緯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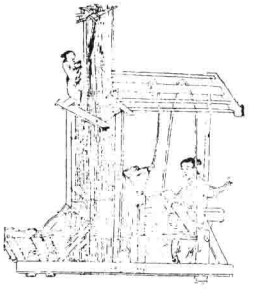
緯織絲也。車，《方言》曰：「趙魏之間謂之歷鹿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今又謂縼音卒。車。」《通俗文》曰：「織纖謂之縼，蘇內切。受緯曰莘。」其拊上立柱置輪，輪之上近以鐵條，中貫細筒，乃周輪與筒繚環繩。右手掉輪，則筒隨輪轉，左手引絲上筒，遂成絲縼，以充織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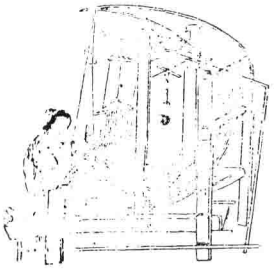


機

織機，織絲具也。按，黃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始勤蠶稼。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褘而躬桑，乃獻繭絲，遂稱織紝之功，因之廣織，以給郊廟之服。見《路史》。《傅子》曰：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蹋，六十綜者六十蹋。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遺日喪功，乃易以十二蹋。今紅音工。女織繪，惟用二蹋，又爲簡要。凡人之衣去聲。被於身者，皆其所自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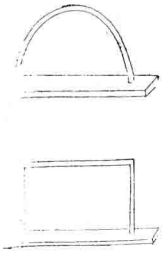


機



綿矩

綿矩，以木框方可尺餘，用張繭綿，是名綿矩。又有揉竹而彎者，南方多用之。其綿外圓內空，謂之猪肚綿。及有用大竹筒，謂之筒子綿，就可改作大綿，裝時未免拖池解切，折物也。裂。北方大小用瓦，蓋所尚不同，各從其便，然用木矩者最爲得法。



綿矩

苧刮刀

苧刮刀，刮苧皮刃也。煆鐵爲之，長三寸許，捲成小槽，內插短柄，兩刃向上，以鈍爲用。仰置手中，將所剝苧皮橫覆刃上，以大指就按刮之，苧膚即蛻。《農桑輯要》云：苧剛倒時，用手剝下皮，以刀刮之，其浮皴皴句切。自去。又曰：苧，剝取其皮，以竹刮其表，厚處自脫，得裏如筋者，煮之用績。今制爲兩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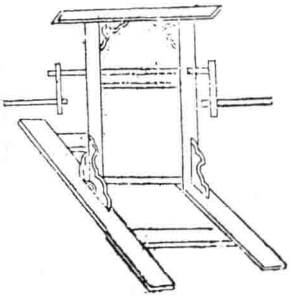
苧刮刀

鐵刃，尤便於用。

絮車，構木作架，上控鉤繩滑車，下置袁繭湯甕，絮者掣繩，上轉滑車，下徹甕內，鉤繭出沒灰湯，漸成絮段。《莊子》謂「洴澼絖」者。疏云：洴，浮也。辟，漂也。絖，絮也。古者纊、絮、綿一也，今以精者爲綿，粗者爲絮。因蠶家退繭造絮，故有此車炙之法。



賁絮滑車



木綿攪車

木綿攪車，木綿初採，曝之陰，或焙乾。《南州異物志》曰：班布，吉貝木所生，熟時狀如鵝毳，細過絲綿。中有核，如珠均，公後切。用之則治出其核。昔用輾軸，今用攪車尤便。夫攪車用四木作框，上立二小柱，高約尺五，上以方木管之。立柱各通一軸，軸端俱作掉拐，軸末柱竅不透。二人掉軸，一人喂上綿英，二軸相軋，則子落於內，綿出於外，比用輾軸工利數倍。

木綿彈弓，以竹爲之，長可四尺許。上一截頗長而彎，下一截稍短而勁，控以繩絃，用彈綿英，如彈皮毛法，務使結者開，實者虛，假其功用，非弓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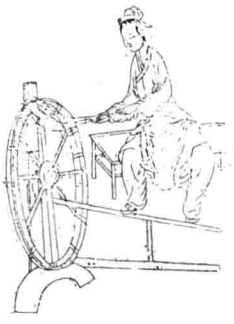
木綿彈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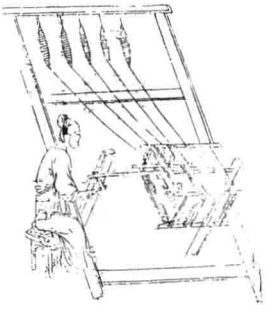
木綿捲筵

木綿捲筵，徒丁切。淮民用蔞黍稍莖，取其長而滑。今他處多用無節竹條代之。其法，先將綿毳條於几上，以此筵捲而扞之，遂成綿筒，隨手抽筵。每筒牽紡，易爲勻細，皆捲筵之効也。

木綿紡車，其制比麻苧紡車頗小。夫輪動弦轉，莖緼隨之。紡人左手握其綿筒，不過二三，續於莖緼，牽引漸長，右手均撚，俱成緊去聲。縷，就繞緼上。欲作線縧，置車在左，再將兩緼綿絲合紡，可爲線綿。《南州異物志》曰：吉貝木熟時，狀如鵝毳，但紡不績，任意外抽牽引，無有斷絶。此即紡車之用也。



木綿紡車



木綿經牀

木綿軠牀，其制如所坐交椅，但下控一軠，四股。軠軸之末，置一掉枝，上椅竪列八縴，下引綿絲。轉動掉枝，分絡軠上，絲紝既成，次第脱卸，比之撥車，日得八倍。始出閩建，今欲傳之他方，同趨省便。

木綿線架，以木爲之。下作方座，長闊尺餘，臥列四縴。座上鑿置獨柱，高可二尺餘。柱上橫木長可二尺，用竹篾均列四彎，內引下座四維，紡於車上，即成綿線。舊法，先將此緼絡於簍上，然後紡合，今得此制，甚爲速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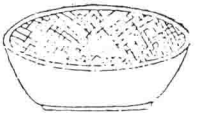
木綿線架

木綿撥車，其制頗肖麻苧幡車，但以竹爲之，方圓不等，特更輕便。按舊說，先將紡訖綿緼於稀糊盆內度過，稍乾，然後將綿緼頭縷撥於車上，遂成綿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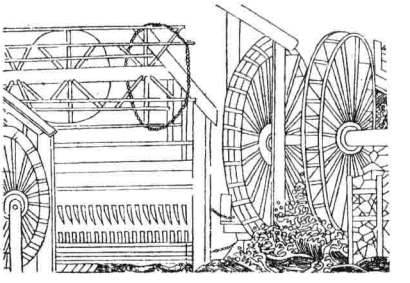
木綿撥車

績篜，去中切。盛麻績器也。績，《集韻》云：緝也。篜，《説文》曰：籠也，又姑篋也。字從竹。或以條葦編之，用則一也。大小深淺，隨其所宜制之。麻苧蕉葛等爲之絺絡，皆本於此。



績篜

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一八《水利》 水轉大紡車　此車之制，但加所轉水輪，與水轉輾磨之法俱同。中原麻苧之鄉，凡臨流處所多置之。今特圖寫，庶他方績紡之家，倣此機械。比用陸車，愈便且省，庶同獲其利。



水轉大紡車

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三一《蠶桑・養蠶法》 秋蠶，初宜涼，漸漸宜暖，亦因天時漸涼故也。簇與繅絲，法同春蠶。南方夏蠶，不中繅絲，惟堪線纊而已。凡繭，宜併手忙擇，涼處薄攤，蛾自遲出，免使抽繅相逼。恐有不及，則有甕浥籠蒸之法。

《士農必用》云：抽繅之訣，惟在細圓勻緊，使無褊慢節核、麄惡不勻也。繅絲，有熱釜、冷盆之異；然皆必有繅車絲軒，然後可用。熱釜要大，置於竈上，接一盆甑，添水至甑中八分滿，甑中用一板欄斷，可容二人對繅也。水須常熱，旋旋下繭。多下，則繅不及，煮損。此可繅麄絲單繳者，雙繳者亦可，但不如冷盆所繅潔淨光瑩也。冷盆要大，先泥其外，用時添水八九分，水宜温煖長勻，無令乍寒乍熱。可繅全繳細絲，中等繭可繅雙繳，比熱釜者，有精神而又堅韌也。南北蠶繅之事，摘其精妙，筆之於書，以爲必效之法。業蠶者，取其要訣，歲歲必得。庶上以廣府庫之貨資，下以備生民之纊帛。開利之源，莫大於此。【略】

《士農必用》曰：蠶具及繅絲器皿，務要寬廣。槌、箔、椽、切刀、鎌、斧、軠、釜等。熱絲則釜宜大，冷絲則釜宜小，盆欲大。其竈，臨時治之。舂磨米麪。蠶忙時，不及也。【略】

繭長而瑩白者，細絲之繭；大而晦色青葱者，粗絲之繭。皆揀去其蒙戎之衣。其内潰而漬濕者，謂之陰繭；及薄而雜者，綿之繭，可爲粗絲。不可以經日，經日則絲爛而難抽；不可以焚香，焚香則蛆穴而難抽。大者謂之麄工。

繅之不可及也，淹而壅之泥之，每大缸，用鹽四兩，荷葉包之，於缸甕之口，又塞實荷葉。至七日而蛾死。泥之也，仍數祝之：少有隙，則蛾生。凡拈絲綿之線，一分銀是拈一兩。其爲綿也，蛾口爲最，上岸次之，黄繭又次也，繭衣者爲最下。蛾口者，出蛾之繭也；上岸者，繅湯無緒，撈而出者也；繭衣，繭外之蒙茸，蠶初作繭而營者也。【略】

《務本新書》曰：繭宜併手忙擇，涼處薄攤，蛾自遲出，免使抽繅相逼。

《士農必用》曰：繅絲之訣，惟在細圓勻緊，使無褊慢節核，接頭爲節，疙疸爲核。麄惡不勻也。生繭繅爲上。如人手不及，殺過繭，慢慢繅。殺繭法有三：一、日曬；二、鹽浥；三、蒸。蒸最好，人多不會。日曬損繭，鹽浥者穩。熱釜，可繅粗絲單繳者，雙繳亦可，但不如冷盆所繅者潔淨光瑩也。釜要大，置於竈上。如蒸竈法。釜上大盆甑接口，添水至甑中八分滿。甑中用一板欄斷，可容二人對繅也。繭少者，止可用一小甑。水須熱，宜旋旋下繭。多下，則繅絲不及，煮損。冷盆，可繅全繳細絲，中等繭可繅雙繳，比熱釜者有精神，而又堅韌。雖曰冷盆，亦是大温也。盆要大，先泥其外。口徑二尺五寸之上者，預先翻過，用長粘泥泥底，并四圍至唇，厚四指，將至唇，漸薄，日曬乾。名爲串盆。用時，添水八九分。水宜温煖常勻，無令乍寒乍熱。釜要小，口徑一尺以下者。小則下繭少。繭欲頻下，多下則煮過又不勻也。用突竈，半破磚坯，圓壘一遭，中空，直桶子樣。其高，比繅絲人身一半，其圓徑相盆之大小。當中壘一小臺，徑比盆底大。坐串盆於小臺上。其盆要比圓壘高一唇。靠元壘安打絲頭小釜竈，比圓壘低一半，撙火透圓壘。竈子後火烟過處，名撙火。與撙火相對，圓壘匝近上，開烟突口。做一臥突，長七八尺已上。先於安突一面壘一臺，比突口微低。又相去七八尺外，安一臺，高五尺。或就用牆，或用木爲架子。用長一丈椽二條，斜磴在二臺上。二椽相去闊一磚坯許，用磚坯泥成一臥突。二椽上，平鋪磚坯一層，兩邊側立，上覆平蓋，泥了，使成一臥突也。須與竈口相背，謂如竈口向南，突口向北是也。繅盆居

中，火衝盆底與盆下臺，烟焰遶盆過，烟出臥突中，故得盆水常温又匀也。又得烟火與繅盆相遠，其繅絲人不爲烟火所逼，故得安詳也。

軠車，牀高與盆齊。軸長二尺，中徑四寸，兩頭三寸。用榆、槐木。四角，或六角。臂通長一尺五寸。六角不如四角，軠角少則絲易解。臂者，輻條也。或雙輻，或單輻，雙輻者穩。須脚踏。又繅車竹筒子宜細，細似織絹總筒子。鐵條子串筒，兩椿子亦須鐵也。兩豎椿子上，横串鐵條；鐵條穿筒子，既輕又利也。不如此，則不能成絶妙好絲。古人有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餘如常法。打絲頭，用一人。小釜内添水九分滿，竈下燃麩乾柴。柴細旋添，火不匀停。候水大熱，下繭於熱水内。下繭宜少不宜多，多則煮過，繅絲少。用筋輕剔撥，令繭滾轉盪匀。挑惹起囊頭，粗絲頭名囊頭。手捻住，於水面上，輕提撥數度，復提起。其囊頭下即是清絲，摘去囊頭。如重手攪撥囊頭，又于手拐子纏數遭，可長五七尺，將繭上好絲，十分中去了三二分，實爲可惜。如輕手剔撥起囊頭，長不過五尺也。一手撮捻清絲，一手用漏杓窈繭，欵送入温水盆内。杓底上，多鑽眼子，爲漏杓。漏瓢更好。將清絲掛在盆外邊絲老翁上。盆邊釘插一橛子，名絲老翁。玄扈先生曰：如此，分得極匀爲安詳；故即熱釜，亦宜如此。繅絲，用一人。將絲老翁上清絲，約十五絲之上，黄絲粗，減繭數。總爲一處，穿過錢眼，錢下繭攢聚，名絲窩，又名絮盤。繳過當頭，蛾眉杖子上兩繳，杖子下兩繳，掛於軠上，又取絲老翁上清絲，如前掛於軠子。兩箇絲窩，其頭齊行。右脚踏軠，右轉；長切照覷，撥掠兩絲窩於内。有繭絲先盡，蛹子沉了者，繭絲斷了，繭浮出絲窩者，其絲窩減小，即取清絲，約量添加。務要兩絲窩大小長均。眼專覷，手頻撥頻添。添不過三四絲。失添則細了，多添則粗了。如或手添不迭，脚慢踏軠，其絲較争粗；如或手添得多了，脚緊踏軠，其絲較争細。手脚相應，亦可取匀也。玄扈先生曰：緊慢可爲粗細，卻無此理。添絲，搭在絲窩上，便有接頭；將清絲用指面喂在絲窩内，自然帶上去，便無接頭也。此名全繳絲，圓緊無疙疸，上等也，中作紗羅，上等定段。如蛾眉杖上只兩繳，名雙繳絲，不甚圓緊，有小疙疸，中等也，不中紗羅，中中等定段。如蛾眉杖上止一繳，名單繳絲，又名歇口絲，偏慢，有大疙疸，不中定段，只中絹帛，亦不堅壯。此單繳歇口絲，多只是熱釜中繅也。玄扈先生曰：今各處繅絲，皆只雙繳，亦無蛾眉杖。而秦王諸家，亦并不言全繳、雙繳、單繳之異。蓋古法之廢已久，著書者亦只抄寫節略舊文而已。未見今北繅車，不知有蛾眉杖否？宜索一具觀之。

玄扈先生曰：愚意要作連冷盆，釜俱改用砂鍋或銅鍋，比鐵釜，絲必光亮。以一鍋專煮湯，供絲頭。釜二具，串盆二具，繅車二乘；五人共作。一鍋二釜，共一竈門。火烟入於臥突，以熱串盆。一人執爨，以供二釜二盆之水，爲溝以瀉之，爲門以啓閉之。二人直釜，專打絲頭。二人直盆，主繅。即五人一竈，可繅繭三十斤，勝於二人一車一竈，繅絲十斤也。是五人當六人之功，一竈當三繅之薪矣。并具圖於後。

《韓氏直説》曰：蠶成繭硬，紋理粗者，必繅快。此等繭可以蒸餾，繅冷盆絲。其繭薄，紋理細者，必繅不快，不宜蒸餾，此止宜繅熱盆絲也。其蒸餾之法：用籠三扇，用軟草扎一圈，加於釜口，以籠兩扇坐於上。其籠不以大小。籠内匀鋪繭，厚三四指許。頻於繭上，以手背試之。如手不禁熱，可取去底扇，卻續添一扇在上。亦不要蒸得過了，過了則軟了絲頭；亦不要蒸得不及，不及則蛾必鑽了。如手背不禁熱，恰得合宜。於蠶房槌箔上，從頭合籠内繭在上，用手微撥動。如箔上繭滿，打起，更攤一箔。候冷定，上用細柳梢微覆了。其繭，只於當日卻要蒸盡；如蒸不盡，來日必定蛾出。如此繅絲一月，一般繅快。釜湯内，用鹽一兩，油半兩，所蒸繭不致乾了絲頭。如餾繭多，油鹽旋入。

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三二《蠶桑・栽桑法》《博聞録》曰：柘葉多叢生，稀疎而直，葉豐而厚，春蠶食之。其絲，以冷水繅之，謂之冷水絲。

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三六《蠶桑廣類・麻》王禎《麻苧圖譜叙》曰：麻苧之有用具，南北不無異同，民俗豈能通變？如南人不解刈麻，北人不解治苧，及有漚浸審生熟之節，車紡分大小之工。凡絺綌緝綫，皆其所出。今併所附類，一一條列，庶使南北互相爲法云。

附葛　採葛法：夏月葛成，嫩而短者留之；一丈上下者，連根取，謂之頭葛。如太長，看近根有白點者不堪用，無白點者，可截七八尺，謂之二葛。

練葛法：採後，即挽成綱，緊火煮爛熟。指甲剥看，麻白不粘青，即剥下，長流水邊捶洗净，風乾。露一宿，尤白。安陰處，忌日色。紡之以織。

洗葛衣法：清水採梅葉洗，前夏不脆。或用梅樹葉搗碎，泡湯入磁盆内洗之。忌用木器，則黑。

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上《乃服》

老足

凡蠶食葉足候，只争時刻。自卯出蚁，多在辰巳二時，故老足結繭亦多辰巳二時。老足者，喉下兩暗通明，捉時嫩一分則絲少，過老一分又吐去絲，繭壳必薄。捉者眼法高，一隻不差方妙。黑色蠶不見身中透光，最難捉。

結繭　山箔具圖

凡結繭必如嘉、湖，方盡其法。他國不知用火烘，聽蠶結出，甚至叢稈之内，

箱匣之中，火不經，風不透，故所爲屯、漳等紬，豫、蜀等紬，皆易朽爛。若嘉、湖産絲成衣，即入水浣濯百餘度，其質尚存。其法析竹編箔，其下横架料木約六尺高，地下擺列炭火，炭已爆炸　方圓去四五尺即列火一盆。初上山時，火分兩畧輕少，引他成緒，蠶絲火意，即時造繭，不復緣走。繭緒既成，即每盆加火半斤，吐出絲來，隨即乾燥，所以經久不壞也。其繭室不宜樓板遮蓋，下欲火而上欲風涼也。凡火頂上者不以爲種，取種寧用火偏者。其箔上山用麥稻藁斬齊，隨手糾捩成山，頓插箔(上)〔上〕。做山之人最宜手健。箔竹稀疎，用短藁畧鋪洒，妨蠶跌墜地下與火中也。

取繭

凡繭造三日，則下箔而取之。其殼外浮絲一名絲匡者，湖郡老婦賤價買去，每斤百文。用銅錢墜打成線，織成湖紬。去浮之後，其繭必用大盤攤開架上，以馳治絲、擴綿。若用厨箱掩蓋，則浥鬱而絲緒斷絶矣。

物害

凡害蠶者，有雀、鼠、蚊三種。雀害不及繭，蚊害不及早蠶，鼠害則與之相終始，防驅之智，是不一法，唯人所行也。雀屎粘菜，蠶食之，立刻死爛。

擇繭

凡取絲必用圓正獨蠶繭，則緒不亂。若雙繭併四五蠶共爲繭，擇去取綿用，或以爲絲，則粗甚。

造綿

凡雙繭并繅絲鍋底零餘，併出種繭殼，皆緒斷亂不可爲絲，用以取綿。用稻灰水煮過，不宜石灰。傾入清水盆内，手大指去甲净盡，指頭頂開四箇，四四數足，用拳頂開，又四四十六拳數，然後上小竹弓。此《莊子》所謂「洴澼絖」也。

湖綿獨白净清化者，總緣手法之紗。上弓之時，惟取快捷，帶水擴開。若稍緩水流去，則結塊不盡解，而色不純白矣。其治絲餘者名鍋底綿，裝綿衣衾内以禦重寒，謂之挾纊。凡取綿人工，難于取絲八倍，竟日只得四兩餘。用此綿墜打線織湖紬者，價頗重。以綿線登花機者名曰花綿，價尤重。

治絲　繅車具圖

凡治絲先製絲車，其尺寸當具開載後圖。鍋煎極沸湯，絲粗細視投繭多寡。窮日之力，一人可取三十兩。若包頭絲，則只取二十兩，以其苗長也。凡綾羅絲，一起投繭二十枚，包頭絲只投十餘枚。

凡繭滾沸時，以竹篾撥動水面，絲緒自見。提緒入手，引入竹針眼，先繞星丁頭，以竹棍做成，如香筒樣　然後由送絲幹勾掛，以登大關中。斷絶之時，尋緒丟上，不必繞接。其絲排勻不堆積者，全在送絲幹與磨不之上。川蜀絲車制稍異，其法架横鍋上，引四五緒而上，兩人對導鍋中緒，然終不若湖制之盡善也。

凡供治絲新，取極燥無烟濕者，則賫色不損。絲美之法有六字：一曰「出口乾」，即結繭時用炭火烘。一曰「出水乾」，則治絲登車時，用炭火四五兩盆盛，去車關五寸許，運轉如風時，轉轉火意照乾，是曰「出水乾」也。若晴光又風色，則不用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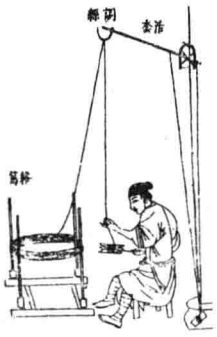
調絲

凡絲議織時，最先用調。透光簟端正下以木架鋪地，栢竹四根于上，名曰絡筩。絲匡竹上，其傍倚柱高八尺處，釘具斜安小竹假月掛鈎，懸搭絲于鈎内，手中執篦旋緯，以俟牽經織緯之用。小竹墜石爲活頭，接斷之時，扳之即下。

緯絡　紡車具圖

凡絲既篦之後，以就經緯。經質用少而緯質用多，每絲十兩，經四緯六，此大畧也。凡供緯篦，以水沃濕絲，摇車轉筵而紡于竹管之上。竹用小筒竹

經具　溜眼　掌扇　經耙　卽架皆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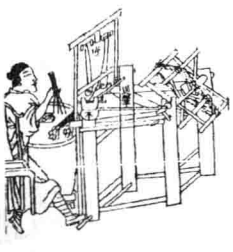
調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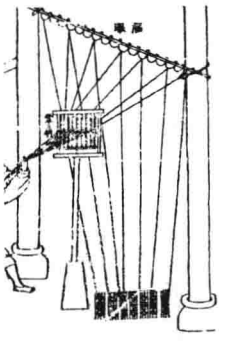
山箔圖



紗緯



治絲圖



溜眼



經耙

凡絲既簸之後，牽經就織。以直竹竿穿眼三十餘，透過篾圈，名曰溜眼。竿橫架柱上，絲從圈透過掌扇，然後纏繞經耙之上。度數既足，將印架綑卷。既綑，中以交竹二度，一上一下間絲，然後扳于篾內。此篾非織篾。扳篾之後，以的杠與印架相望，登開五七丈。或過糊者，就此過糊。或不過糊，就此卷于的杠，穿綜就織。

過糊

凡糊用麵觔內小粉爲質。紗羅所必用，綾紬或用或不用。其染紗不存素質者，用牛膠水爲之，名曰清膠紗。糊漿承于篾上，推移染透，推移就乾。天氣（暗）（晴）明，頃刻而燥，陰天必藉風力之吹也。

邊維

凡帛不論綾羅，皆別牽邊，兩傍各二十餘縷。邊縷必過糊，用篾推移梳乾。凡綾羅必三十丈、五六十丈一穿，以省穿接繁苦。每疋應截畫墨于邊絲之上，即知其丈尺之足。邊絲不登的杠，別繞機梁之上。

經數

凡織帛，羅紗篾以八百齒爲率，綾絹篾以一千二百齒爲率。每篾齒中度經過糊者，四縷合爲二縷，羅紗經計三千二百縷，綾紬經計五千、六千縷。古書八十縷爲一升，今綾絹厚者，古所謂六十升布也。凡織花文必用嘉、湖出口、出水皆乾絲爲經，則任從提挈，不憂斷接。他省者即勉强提花，潦草而已。

機式具全圖

凡花機通身度長一丈六尺，隆起花樓，中托衢盤，下垂衢脚。水磨竹棍爲之，計一千八百根。對花樓下堀坑二尺許，以藏衢脚。地氣濕者，架棚二尺代之。提花小斯，坐立花樓架木上。機末以的杠卷絲，中用叠助木兩枝，直穿二本，約四尺長，其尖插于篾兩頭。叠助，織紗羅者視織綾、絹者減輕十餘觔方妙。其素羅不起花紋，與軟紗、綾絹踏成浪梅小花者，視素羅只加桄二扇，一人踏織自成，不用提花之人閒住花樓，亦不設衢盤與衢脚也。其機式兩接，前一接平安，自花樓向身，一接斜倚，低下尺許，則叠助力雄。若織包頭細軟，則另爲均平不斜之機。坐處闊二脚，以其絲微細，防邊叠助之力也。

腰機式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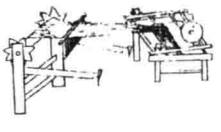
凡織杭西、羅地等絹，輕素等紬，銀條、巾帽等紗，不必用花機，只用小機。織匠以熟皮一方真坐下，其力全在腰尻之上，故名腰機。普天織葛、苧、棉布者，用此機法，布帛更整齊堅澤，惜今傳之猶未廣也。



腰機式圖



印架　過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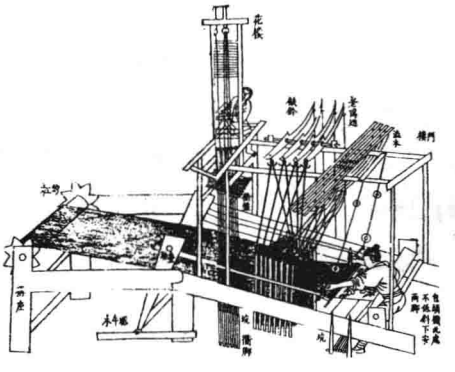
花本

凡工匠結花本者，心計最精巧。畫師先畫何等花色于紙上，結本者以絲線隨畫量度，算計分寸杪忽而結成之，張懸花樓之上。即織者不知成何花色，穿綜帶經，隨其尺寸度數，提起衢脚，梭過之後居然花現。蓋綾絹以浮經而見花，紗羅以糾緯而見花。綾絹一梭一提，紗羅來梭提，往梭不提。天孫機杼，人巧備矣。

穿經

凡絲穿綜度經，必用四人列坐。過篾之人，手執篾耙，先插以待絲至。絲過

花機圖



篾，則兩指執定，是五、七十篾，則縿結之。不亂之紗，消息全在交竹。即接斷，就絲一扯即長數寸，打結之後，依還原度，此絲本質自具之紗也。

分名

凡羅，中空小路以透風涼，其消息全在軟綜之中。衮頭兩扇打綜，一軟一硬。凡五梭、三梭最厚者七梭。之後，踏起軟綜，自然糾轉諸經，空路不粘。若平過不空路而仍稀者曰紗，消息亦在兩扇衮頭之上。直至織花綾紬，則去此兩扇，而用桄綜八扇。凡左右手各用一梭交互織者，曰縐紗。凡單經曰羅地，雙經曰絹地，五經曰綾地。凡花分實地與綾地，綾地者光，實地者暗。先染絲而後織者曰緞。北土屯絹，亦先染絲，就絲紬機上織時，兩梭輕，一梭重，空出稀路者，名曰秋羅，此法亦起近代。凡吳越秋羅，閩廣懷素，皆利搢紳當暑服，屯絹則爲外官、卑官遜別錦繡用也。

熟練

凡帛織就猶是生絲，煑練方熟。練用稻槁灰入水煑，以猪胰脂陳宿一晚，入湯浣之，寶色燁然。或用烏梅者，寶色畧減。凡早絲爲經，晚絲爲緯者，練熟之時，每十兩輕去三兩。經緯皆美好早絲，輕化只二兩。練後日乾張急，以大蚌壳磨使乖鈍，通身極力刮過，以成寶色。

龍袍

凡上供龍袍，我朝局在蘇、杭。其花樓高一丈五尺，能手兩人，扳提花本，織過數寸，即換龍形。各房閤合，不出一手。赭黃亦先染絲，工盡原無殊異，但人工慎重與資本皆數十倍，以效忠敬之誠。其中節目微細，不可得而詳攷云。

倭緞

凡倭緞制起東夷，漳、泉海濱倣法爲之。絲質來自川蜀，商人萬里販來，以易胡椒歸里。其織法亦自夷國傳來。蓋質已先染，而斷綿夾藏經面，織過數寸，即刮成黑光。北虜互市者見而悅之。但其帛最易朽污，冠弁之上頃刻集灰，衣領之間移日捐壞。今華夷皆賤之，將來爲棄物，織法可不傳云。

布衣　趕　彈　紡具圖

凡棉布禦寒，貴賤同之。棉花古書名枲麻，種遍天下。種有木棉、草棉兩者，花有白、紫二色。種者白居十九，紫居十一。凡棉春種秋花，花先綻者逐日摘取，取不一時。其花粘子于腹，登趕車而分之，去子取花，懸弓彈化。爲挾纊温衾襖者，就此止功。彈後以木板擦成長條，以登紡車，引緒糾成紗縷，然後繞篗牽經就織。凡(訪)[紡]工能者，一手握三管，紡于梃上。捷則不堅



趕棉　火烘



彈棉

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織造尚淞江，漿染尚蕪湖。凡布縷緊則堅，緩則脆。碾石取江北性冷質膩者，每塊佳者值十餘金。石不發



擦條

燒，則縷緊不鬆泛。蕪湖巨店，首尚佳石。廣南爲布蔽而偏取遠產，必有所試矣。爲衣敝浣，猶尚寒砧擣聲，其義亦猶是也。外國朝鮮，造法相同，惟西洋則未覈其質，併不得其機織之紗。凡織布有雲花、斜文、象眼等，皆倣花機而生義。然既曰布衣，太素足矣。織機十室必有，不必具圖。

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一一　永樂中，以駝氈温煖，令内官於所出地方索買，且令專業者給官料，織造五十匹，自後歲以爲常。至正統初，陝西右參政年富奏：「本司原造綾絹毯氈九百餘匹，復加造駝氈五十匹，民力不堪，乞免造。」從之。

徐學聚《國朝典彙》卷一九七《工部・織造》　洪熙元年八月，工部奏：内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宣宗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吴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

正統元年，上初即位，勑工部曰：洪武、永樂間，各處府縣歲貢綵段，工部驗中方送内庫，且無賄囑及包攬之弊，故皆精密、鮮明，足稱朝廷賞賚，亦不虚費百姓財力。近年以來，徒見糜費民財，而段疋多不堪用。此皆有司通同工匠，侵盜易换，且聽人包攬解納。及至京，該部該庫官吏人等又從而求取賄賂，一得其利，遂不辨美惡，悉送内庫。此積年之弊也。今特命司禮監取洪武、永樂間紵

絲、紗羅、綾絹之類與工部及各布政司府縣，務以此爲成式造。其起送至京，令御史同工部官辨驗，仍委司禮監參視，敢有漫不知省，仍蹈前弊者，治以重罪不宥。

十一年九月，户部奏：「内帑各色絹布不多，請出白絹一萬疋，白布四萬疋，令京民染色備用。」上曰：「民可資其力，不可傷其財。當用物料，悉官給之。」

天順三年七月，内織染局言：先遣官往蘇杭等五府，提督織造上供文綺七千疋，未完。今計各項賞賜等用，又合别遣官督併加造七千疋。工部右侍郎翁世資謂東南水潦，民苦艱食，宜撙節以甦疲困，與尚書趙榮、左侍郎崔瑄議減其半。榮、瑄皆有難色。世資曰：「儻得罪，某請以父子三人當之。」疏入，上疑其要譽，推主議者逮世資錦衣獄，謫衡州知府。

四年，太監阮忍奏：蘇杭等處織造上用段疋七千，已完。乞遣内使如舊例督造。以蘇杭等處高手人匠不多，絲料有限，人民艱窘，遂罷之。

弘治五年二月，巡按陝西御史張文言：項司禮監傳出帖子，令甘肅二處守臣如所降圖式織彩粧絨毾㲪、曳撒數百事。竊惟古哲王有惜百金之費者，今織造財物非一方所能辦集，而募工創肆所費不貲，矧陝西歲歉，民病星變地震，正修省之日，可更以華靡爲事乎。宜暫停所織，以其價銀賑濟飢民，或第織十數事，則一方之民可以少安。工部覆奏謂：文言可從，命減所織之半。

九年四月，遣中官南京織造。

十一年七月，浙江守臣請給竹木、銀鈔稅爲織造費。户部尚書周經力論：征斂非舊，且浙江大水，民困，乞停織造。從之。

十四年正月，司設監奏改造龍毯，素毯一百四件。工部覆奏謂：此毯雖一事，然所用羊毛則取之山陝，綿紗等料則取之河南，毯匠則取之蘇松，成造則擬式於南京。動經數載，勞費百端，乞特賜停止，以恤民困。不然，亦請俟邊事寧息，民力少蘇議之。有旨令陸續成造。

十六年四月，南京巡撫王恕奏取回織造太監井口，不報。

十八年八月，武宗差太監王瓚、崔杲，往浙直織造，因奏討鹽引。科道諫止，不報。大學士劉健等言止之。詳《中官考》。

正德五年十二月，内承運庫奏：缺賞賜段疋，請令工部如例發官銀收買萬五千疋，以備急用。仍下浙江及蘇松司織造者，催督解納，年終不完者，治罪。工部議：先買五千疋，而分派浙江及蘇松等府亦各五千，差官督解。得旨：工部買納如數。浙江及蘇松地方災傷，民窮盜起，朝廷已寢差官，其派辦之數，亦併免之，以俟年豐。

八年七月，先是，陝西鎮守太監廖堂稱旨造絨毾、帳幄數百間，料價數十萬，巡撫陳壽至已完解，廉知其贏餘萬兩，欲輸内，權貴樞所司，留以備賑。仍解論：此後不得指進貢有所科取，不然吾且執奏。堂兄弟訴於所佑者，欲圖中傷之，遂乞歸。四入疏，不得請，始復視事。

嘉靖元年五月，内監以缺紗、綾剳等用，奏下諸處買造。已繼相輸納，惟浙江織造生綾八百餘疋未完。巡按御史何鉞以詔書蠲免，奏請停造。工部覆奏，從之。

工部以急缺賞賜夷人衣服段疋，請行各撫按嚴督所屬，查解有侵欺遲悞者，罪之。上曰：賞賜夷人段疋絲料，分兩丈尺長短，俱有定數，邇所司不用心督令，縱容侵剋，以致濫惡不堪賞用，殊失朝廷懷柔至意。該部備查先年罰俸、提問、降調事例，通行各撫按申明禁約。

二年十一月，御用太監刁永，請遣内臣之蘇杭監織綺、繒。工部以地方饑饉，請止。上曰：御用缺乏，仍遣二員前去。因命大學士楊廷和撰勅，給事中張原、章僑、曹懷、解一貫、南京御史吴瀚等各諫止，不報。廷和乃抗疏曰：「蘇杭諸府，今歲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以來，霖雨不止，災異非常，正賦不辦，若更令織造，非惟逃亡，又恐激成他變。臣叨輔弼，實切警懼，前項勅書，不敢奉詔。」上謂廷和執拗，切責之。廷和復言：「臣非敢執拗，所執者祖宗之法。歷考洪、永下及天順，並無有此，惟成、弘間一行之，可謂織造爲累朝故事乎。」遂移疾，連疏乞休，許之。

十二月，給事中章僑劾浙江太監梁瑶，遣人挾貲管織造，乞下司禮監戒飭。無何，織造太監刁永果稱急用龍袍，勅蘇杭五府提督部，請令鎮巡照花樣造進，勿造内臣。詔：以督造自故事，第令毋擾九郷。六科交争，不報。

三年十一月，太監吴勳，少監張志聰，以勅命監織杭州。恃寵驕悍，縱其舍中兒斯養諸役，椎剥工匠，恫愒郡縣，無所顧忌。布政使馬卿憤懣，稍鈐束之，不能制，而絲彩工催悉杭州府帑金給之，有所闕發，其舍中兒斯養輒索羨金什之二三。知府杳仲道輒曰卿有所禁沮，動滋不悦。又以往復儀節，日與卿相搆，請卿不爲遜。動遂奏卿等逆抗明旨，稽誤工作。上怒，命逮繫卿等詣京考訊。以言官屢疏論揉，卿降鶴慶知府，仲道福建運同。

四年，太監張志聰誣奏長洲知縣郭波阻誤織造。會波陞工部主事，至京，下鎮撫司拷訊，獄上，降布政司照磨。

寧波知府楊最上言：本郡僻處海隅，繒綺薄惡，每歲所貢，皆市自杭嘉充之，乞改貢料值供用。下工部復議，從之。命令歲諸郡歲織諸幣已具者貢幣，未具者貢金。

五年，初，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勅書，言官論阻，不報。已而，內織染局太監刁永請勅專官往陝西監織絨服。工部尚書趙璜、給事中張嵩、王科、御史陳察、王朝用、南京御史喬祺等交章論阻，並報聞。陝西提督尚書王憲、巡撫都御史王蓋、巡按御史郭登庸、吉棠、王鼎，亦各抗疏論阻。章下工部，璜覆奏，宜如憲、蓋等言。下內閣擬旨，大學士一清等議，依部請擬進。已而有命，仍照前旨施行。一清等不從，仍以原擬上請，因抗疏力言陝西生民愁苦，及監織剥害之狀。乞將太監梁玉取還，付鎮守太監晏宏及撫按官督織貢用。上曰：「卿奏具見忠愛，前已諭玉，安靜行事，勿得騷繹地方矣。」

先是，上命太監梁諫之請，差官往南京織造。工部執奏不可。於是科道張嵩、程啓充等各上言：「陛下初政，節用愛人，一切織造、採運之事，釐革殆盡，天下仰戴。奈何左右近臣，不知將美輔德，動稱供應不敷，蒙命允遣官南京織造。即今天象示異，水旱爲災，小民怨咨，江南尤甚。且差去官員，由賄而得，計非貪黷，無以償之，欲責令安靜，難矣。」上曰：「言官以言爲職，既奏乞停止，自令具實進言。如何始爲諛詞，終乃規諫，失言官之體，且不究。」

六年三月，工部言：內庫驗浙江歲解紬段紕薄者，急請悉發退補造。其經管官吏，宜逮治如例。上曰：「歲造段疋，以待四夷。有司玩法，往往不中程度，又或扣減絲價，假公營私，以此不能約束其下，民竭膏脂，官無實用。自今直隸則巡按御史，各省則巡按、會各守巡官，驗中，然後起解。至，先辨驗，親送本庫會收。有仍前紕薄不堪，如例逮京論罪，降級毋貸。」

八年，先是，上從言官請，停止雜派工役。工部移文，停浙江、蘇州織造，而緊要上用袍服，錯行混停。太監吳勳以爲言：上以袍服非雜派工役比，責工部朦朧停止，命尚書劉麟自劾，因責其欺慢，勒令致仕。原任侍郎何詔及營繕司官，俱奪俸五月。

十一年正月，南京織造太監李政以事完，疏請回京。上命支南京承運庫銀三萬兩，照舊織造。

十三年四月，李政奏請添官織造。上罪其狂率煩擾，下南京法司逮問。

二十二年三月，尚衣太監李越疏：乞遣內臣赴蘇杭、福州等處監織御用袍服。從之。給事中蘇應旻等言：「大江以南，賦役煩重，加之災害相仍，海寇竊發，昔擅殷富之名，今實凋敝之極。若遣官監織，騷驛徵需，爲害不小。況嗣後踵遣，萬姓無休息之期矣。乞收成命，移行工部，勅各撫按，如式督造。」不報。

二十四年閏十一月，以徽、寧、蘇、杭解到段疋粗紕，及封識不署撫按職名，詔奪巡按御史張雲路及先任御史胡宗憲、布政使潘恩等俸有差。監造看驗等官，行巡按御史逮問。仍令以後該庫會同工部侍郎一員驗看，織造如法者，方許交收。徇情濫收者，并坐之。

三十五年五月，上諭內閣：朕近取葛布於內司，皆無見貯者。惟祖宗時，左右進御則有之。夫葛爲服，見於經，亦爲可用，其令工部議奏。部覆《禹貢》載豫州厥貢絺、紵，是用葛自虞夏已然。今四方產葛之所，惟兩廣、河南、湖廣可備上用。第一時難猝辦，宜先於京城權鬻百疋。其每年供用者，請下所司定織獻之。得旨，每年進八百疋。

隆慶元年八月，工部以織造事請分別歲辦緩急，循次奏完，以寬民力。上是其言。會織染局太監陳洪連疏督造，上亦是之。給事中馮成能言：頃罷織造之不經者，本出明詔，今不能盡罷，則當以次寬之。部臣言是，從之。

二年正月，命太監李佑督織造於蘇杭。工部尚書雷禮等言：「初，明詔取回督造內臣，詔墨未乾，制使復出，殊駭觀聽。乞罷佑勿遣，第令所司如式以進，毋渝大信而損儉德。」上曰：已有成命，趨與佑勅。給事中孫枝、御史郝杰，言內臣聲勢尊重，有司阿奉諭禮，必致大擾。東南民力疲困，其何以堪。乞如部議便，不聽。既而太監陳洪奏以龍袍紬紵，行令督造。禮復言：「前遣李佑計不下四十萬金，民力已竭。今復加以六十萬，民何以堪。」上乃止。

三年二月，詔以內織染局所呈袍服花樣，行織造太監李佑趣辦一千八百六十疋以進。工部言：曩李佑之遣，已非詔書初意。然臣等猶謂，計日竣事，可以速還。乃今前工未畢，後工復繼，是使佑無還京之期矣。給事中孫枝、御史姚繼可等亦以爲言。上皆不允，於是工部復奏。先是，織造解輸者，該局必索常例。曩李佑之行，上洞燭弊源，特命徑進御前，故太監陳洪以續發花樣爲由，而即增附一千六百疋有奇，意在緣此以媒常例，今即不已，止宜以原發花樣，令其督造，餘悉罷之。上曰：「該局既稱匱乏，然用不可缺，其令佑遵旨織造事畢，即

還南京。」給事中岑用賓言：「南京織染局，往年因積負數多，司局長隨陳憲，妄以添機僱匠爲名，加派於應天府屬者，踰數萬金之費，非先帝意也。請自今罷工匠之召募，仍免派徵未輸者，以蘇民困。」詔可。

先是，降織造花樣四函，令工部行南京供應機房，照式督造。及遣官齎至，則莫有主者。工部請令南京織染局太監劉安并任其事。上仍命太監趙玠往，部言玠取回未幾，復命之出，是詔令不信也。且該庫既知供應機房無人，不以奏請，而漫令臣等齎送，此其志欲復遣官，而詭計策以欺陛下耳。上曰：「原樣發自御前，何與該庫。且爾等初言供應無人，茲已遣官，何復煩瀆。其令玠遵旨亟去。」給事中陳邦顏疏止。上罪其抗旨瀆擾，奪俸。

尚衣監太監崔敏傳旨：令南京加造段疋數至十餘萬。給事中龍光執奏：「今江南各處大水，飢饉相望，即歲辦猶恐不前，若復重以額外加擾，民何以堪。」工部覆言：加徵不如趣正供之爲易，新派不如責舊逋之爲速。宜命所司，亟查原造之數，立限催徵。庶公用不乏，民困亦舒。上頗善之。乃詔於加派數中，惟供御用者，別造三分之一，其他悉以准歲造之額。

以驗解段匹粗紕不堪，斥浙江巡按御史龐尚鵬爲民，降布政李磐、參政薛天華、按察使徐貢元、僉事王宇二級。

南京給事中李崧言：南京織染局續添機張，增募匠役，皆已奉詔革去，而太監劉安等輒以上供所亟，奏請復之。今南畿水旱相仍，民困日久，又額外加派，將何以堪。且祖宗舊制，額設機三百張，軍民匠三千名，不爲不多。今不論司局之非人，而妄謂機匠之不足。廢舊章，損聖德，安罪不可道也。惟陛下恤民窮，遵祖制，自今工竣之日，諸所增加，悉行停止，而治安之罪，以懲欺蔽。工部尚書朱衡題覆不明，請加罰治。上以崧等瀆擾，又詆毀大臣，詰責之。衡亦上疏，自劾罷。上慰留，不允。

遣內臣往陝西督造羊羢。工部尚書朱衡及科道諸臣疏止之，詔如前旨。

給事中龍光條陳計處歲辦織造五事：一專督造以嚴責成，一足料價以償工費，一禁市買以防濫惡，一書姓名以待辨驗，一擇運解以絶弊端，一革包攬以塞騙局。章下工部覆奏，如議。上曰：「歲造段疋，乃正供所急。近來積弊多端，撫按官漫不稽查催驗，惟沽節省虛名，其實民不沾惠，徒資貪吏囊橐，奸徒侵盜，以令撫按官加意振飭，清革奸弊。如因循玩愒，不奉詔者，重治不宥。」

六年二月，詔遣內臣往蘇杭織造龍袍、翟服、絨錦、鸞帶。給事中陳行健、御史侯居良疏止，不允。工部言：蘇杭以倭患水旱，府庫虛竭，織造費鉅，勢必加派，民困難支，請大加減免，或去其半。至於差官，尤宜慎重，擇忠謹之人安靜行事，庶地方不擾而民獲更生。上可其奏，令會同該局擇最要者先行造進，所遣官務宜安靜，毋得擾民。

何喬遠《閩書》卷三八《風俗志》　惠安緝纑織苧，有《葛屨》《蟋蟀》之風焉。北鎮之布，行天下。【略】

冬綿夏葛，以爲女工，同安朱文公之所過化也，其韻猶在。其君子厲節，而其小人任天，男子力穡，是生吉貝之綿，而女善爲布。【略】

郡中有山林陂池苑囿之利，杉木之饒，白苧之布，比弱吳紈。【略】

延平附郭爲南平，山川清明而挺秀，恒燠少寒，地多險阻。纍石爲田，引泉注之，厥土赤墳，厥田下下，其夷衍者厥土黑墳，厥田中下，而俱宜稻，其山宜茶，民憚遠出爲商賈，無他役作而勤耕耨，女雖至貧，紡績不出户，是以不至饑乏，而亦無千金之家。其君子無脂韋之氣，小人朴嶩不敢爲非，此其俗也。將樂巖岫磊砢，溪流清泚，土之所出，女之所績，猶南平也。士有楊龜山之遺風焉。其民多技而好勝，鄉有苧布之利。喜於爲商，或流侈靡而無實。大田重山外盤而中平衍，有種苧紡麻之利。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一九《器用・機杼》　董巴《輿服志》曰：上古衣毛帽皮，未有衣帛，至黄帝始造機杼而織布帛。機之持緯曰杼。《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也，絲麻索緯，手經指挂，後世爲之機杼。高誘注云：伯余，黄帝臣也。一曰，伯余即黄帝也。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一九《器用・笹籬》　黄帝始命元妃西陵氏養蠶，制絲車以繅絲，制笹籬以撈蠶蛹。唐明皇賜禄山什物，有銀絲笹籬。古以竹爲之，今亦以竹。出《五運曆年記》。

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二一《工部》　織造

兩京織染，內外皆置局。內局以應上供，外局以備公用。南京又有神帛堂供應機坊，蘇州、杭州等府亦各有織染局，每歲造解有定數，數內有奉欽降花樣改織者，然未嘗增派。後於歲造之外，奉旨題派織解者曰坐派，一時急缺令部買辦者曰負買，間一行之。

弘治十七年，工部徐恪奏：今之南京並蘇、杭、嘉、湖等府，即古吳越之境。租稅之出，數倍於他州。而綺紈錦繡之貢，歲有常額，上供六宫之用，下充四裔

之賞。近又差內臣往彼織造，乘輿服御所用無幾，而工役科派所費不貲。禁闈近侍，勢位尊嚴，府縣奉承，唯恐或後。一應財物，非天降地涌，皆民之膏血也。若不早爲蘇息，誠恐民不堪命，怨讟由之而起，禍福倚伏，不可預測。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千載之下，猶仰盛德。皇上臨御未久，春秋鼎盛，方當躬行節儉，以身先天下，奈何以服御之故，遠遣內臣，勞東南之赤子？合無將差去織造內臣取回，餘剩絲料發與各府，准作歲造支用，仍令彼處巡撫、巡按咨訪輿情，凡可以輕徭薄稅，息民養兵，及防微杜漸之計，悉聽舉行。不作無益，與民更始。庶幾應天以實，而災異可弭矣。允之。革回織造內官，令鎮巡等官管理。

萬曆五年十二月，御文華殿，講讀畢，諭輔臣張居正曰：頃者星變，占云應在吳地。聖母因念吳地數被水災，小民困苦，欲將織造停免，況宮中袍服不能盡御，徒久貯笥中，殊可惜耳。居正從旁力贊之，即諭户、工二部：朕思東南民力困敝，蘇杭織造病民。前差太監孫隆查已派及在手應織者，織完回京，其未派并應措處錢糧盡行蠲免。地方官仰體朕敬天恤民之意，加意節愛，不許借稱上用，橫徵苛擾。居正頓首謝。

崇禎元年二月，諭：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惟是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蘇豁。乃有織造錢糧，雖係上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今將蘇杭現在織造錢糧上緊成造，着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即着馳驛回京。其改織錢糧仍入歲造內應用，織造員缺暫行停止。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稍加軫念，用示寬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之至意。

談遷《國榷》卷五《太祖洪武六年》〔五月〕丙寅，設四川行省織染、寶泉、雜造三局。

《國榷》卷一三《英宗正統元年》〔閏六月〕己巳，罷陝西續織駝氈。初，永樂中歲進五十匹。陝西布政司右參政年富言：既造綾絹氈氈九百餘匹，又加駝氈，民困。免之。

談遷《國榷》卷二六《英宗正統十一年》〔十一月〕庚午，命浙直織紵絲紗羅綾紬錦九千匹。

談遷《國榷》卷五二《世宗嘉靖元年》五月丙午朔，停浙江歲織生綾八百匹有奇。

談遷《國榷》卷六四《世宗嘉靖四十二年》〔三月〕丁未，禁織玄黃龍鳳色。

談遷《國榷》卷六六《穆宗隆慶三年》〔二月〕辛卯，趣蘇杭織造太監李佑新織千八百六十匹，工部言民力不堪，不聽。【略】

丙申，廣西道監察御史賀一桂，劾內織染局太監陳洪五罪，蓋日者妄請織染五罪事也。

談遷《國榷》卷六六《穆宗隆慶四年》〔三月〕甲申，傳令南京加織十萬匹。工科都給事中龍光執奏，命造供御三分之一，餘准歲額。

談遷《國榷》卷七六《神宗萬曆二十一年》〔八月〕辛卯，減造南京紗衣蟒襴三分之一。

談遷《國榷》卷六九《神宗萬曆四年》〔三月辛亥〕，內承運庫太監崔敏求遣官織造，工科都給事中侯于趙、御史麻永言各疏諫。命上供各減一半，定五萬九千二百六十匹。

〔六月〕庚辰，命司禮太監孫隆往蘇杭織造。

談遷《國榷》卷七〇《神宗萬曆七年》〔十一月〕丁巳，張居正等言：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請減織造段匹，原有歲額，萬曆三年派織九萬有餘，爲大婚賞賜，該部設處，今四年方織完，而添織之旨又開七萬三千匹，須四五十萬金，在庫藏已竭，在小民則疲。今浙直水災，蒙恩蠲濟，方撤織又復加派，非聖意所以愛養元元也。近因賞三衛夷人段匹，闕虎豹一色，故請增織，至于上供，已自足用，不必又取辦于歲造矣，乞減其半。從之。

談遷《國榷》卷七一《神宗萬曆九年》〔二月〕工科給事中劉弘誨乞敦儉朴，省織造，將今織造段匹停緩降新樣，必不容已，量酌減數。報聞。

〔九月〕戊寅，織染局御馬監太監張奎請三宮及潞王、公主等段匹共十二萬，工科給事中李廷儀言：萬曆四年三月，上供止織二萬九千餘匹，五月織大婚袍服，又減三分之一，止五萬八千，今該監胡爲有額外之請耶。命次第續織以進。

談遷《國榷》卷七四《神宗萬曆十五年》〔六月〕工科給事中□□請減織造，上不懌。閣臣言：萬曆四年有旨減三分之一，七年有旨減半，惟皇上深思邦本，弘惠下之仁。上令仍原減三分之一。【略】

談遷《國榷》卷七六《神宗萬曆二十一年》八月乙未，王錫爵諫催蘇杭織造。不報。

談遷《國榷》卷八四《熹宗天啓元年》〔五月〕戊申，命內織染局下蘇杭織造。

談遷《國榷》卷九二《思宗崇禎六年》〔七月〕癸巳，浙江、江西以段匹濫惡，責有司議處。

談遷《國榷》卷九三《思宗崇禎七年》〔五月〕辛卯，免浙江崇禎三年以前織造段匹。

《明經世文編》卷八五韓文《爲懇乞停止賣鹽織造事》賣鹽織造　先該内承運庫署庫事内官監太監崔杲等，題稱前往南京織造段疋，所用數多。臣等查得成化年間織造，准與長蘆引鹽五萬引，弘治年間織造，准與長蘆引鹽三萬餘引，并兩淮鹽引銀兩，尚且不敷，今若止領前銀六千餘兩，到彼并工織造，使有不足，臨期何由措置。臣等又查得弘治十二年四月十一日，該署庫事尚衣監太監秦文等，奉敕南京織造，孝宗皇帝准與長蘆引鹽二萬引，陸續支過八千引，其餘一萬二千，尚未支領，乞照先年事例准給長蘆未支引鹽一萬二千引，陸續支去，變賣銀兩，隨路收買，併工織造等因具題，奉旨户科參看。爲照鹽法先因織造等項阻壞已極，方行差官整理，又復動支，則邊餉日見缺乏，況近該言官交章論列未已，雖奉前旨，事委窒礙，宜從抄出施行。隨該工科等科右給事中陶諧等，題爲懇乞停止差官賣鹽織造事，工部及臣等，各奏停止。節奉欽依，公用缺乏，只照前旨行，不必來説。臣等仰奉明命，寢食不安。竊謂陛下不宜偏聽左右近習之言，至于若是其信且篤也。古人有言曰：「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此名言也，惟陛下熟察之。臣等又聞之，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若陛下行不當道，不志於仁，阿諛順旨，當言而默，固非臣等以言爲職之義，亦豈君子事君之道哉。且今供應段疋，固不可缺，而當此之時，差官賣鹽，其於國政甚爲不可，臣等敢歷爲陛下陳之。杭、嘉、蘇、湖、松、應天等處，遞年以來，差官織造，民不堪命。恭遇皇上龍飛，渙頒明詔，停免各處織造内官，方逾一年，而復差官，是蕃息之望方慰，而憔悴之政旋加。此朝廷自違明詔，失信于民，其不可者一也。我國家鹽課之設，專爲給邊，祖宗之時，立法甚嚴，爲例甚博。近年以來，一壞于王府之求討，二壞于内官之織造，三壞于皇親勢要之占種，而法與利有不可言者矣。頃因庫藏空虚，朝廷議差大臣整理，庶幾商賈復通，國用可給。今又准令支鹽變賣，則將來商賈，誰不聞風斂跡。況夫網利之徒，如譚景清輩，又將貪緣附帶，公十私百，姦弊滋蔓，莫之能究。差去大臣，整理何事。此朝廷自壞鹽法，以虧國計，其不可者二也。天下州縣之狼狽，夫役之勞苦，莫甚于河道一帶，況連年北直隸、山東、水澇不絶，飢饉薦臻，揚州迤南等處，當人相食之餘，若前鹽一發，則隨路州縣之供應，夫役之運送，勞費何堪。況所差内官，多不循理，縱使群小虚張聲勢，恐嚇官吏人等，索取分外財物，一不滿欲，非法捆打，生事害人，固難悉數。此重困衰弊地方，其不可者三也。南京祖宗根本之地，陛下所宜軫念者。況近年災異，南京居多，若復差人騷擾，意外之變，難保必無。是輕視根本重地，其不可有四也。先皇帝時，該太監龍綬等題内官趙純支鹽織造，後因陳言修省，先皇帝時降旨停免。皇上即位以來，災異之生，既甚且多，非特陛下修德省身，尤宜汲汲，反差官織造，爲此失信壞法，困民貽患之舉。是不能修德敬天，懋隆大孝，其不可者五也。凡此五不可者，一舉而兼有之，此豈臣等所宜默，陛下所宜深信力行者哉。伏望皇上，特昭宸斷，將差去内官，即與停免，勿謂已行，憚于改更。如果段疋缺乏，敕令該部，作急區處，行令南京工部，及守備衙門，督同織染局，責限成造送用，以昭儉德，則用人媲美堯舜，改過匹休成湯，而天下之幸，有不足言矣。

　　先該内承運庫題，該内官監太監崔杲等，題稱前往南京織造段疋，乞照先年事例，准給長蘆未支引鹽一萬二千引，陸續領去，變賣銀兩，隨路收買諸城紅花絲料，顧覓織挽等匠，併工織造等因，具題。奉聖旨，引鹽未支過的，准他陸續支用。隨該工科等科右給事中陶諧等又該四川等道監察御史杜旻等各具本俱奏，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查得先該太監秦文，奏稱織造不敷，要支長蘆引鹽，陸續支領，買補絲料應用等因，節奉孝宗皇帝聖旨，長蘆引鹽准與二萬引，欽此。續爲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節該本部會同英國公張懋等，議得内一件清鹽法，查得織造段疋，先年原無支鹽事例，今後内臣織造，再不許奏討，違者許户部該科論奏等因具題。弘治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節奉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俱經欽遵外，臣等切惟我朝運司鹽課之設，專備各邊糧草所需，其爲利最多，其得效甚速，是以行鹽各有地方，私販累有厲禁，非邊報之緊急，不許擅開，非商人之正名，不許代支。祖宗立法，至嚴且備。初與工部織造段疋，略無相干。蓋自成化、弘治年來，織造内臣，惟欲圖便己私，却乃貪緣奏討，馴致鹽法大壞，邊餉不充，節經本部論列，及府部科道等官建議，今後不許奏討，荷蒙先帝俞允，俱各停止。陛下登極詔書，又復申明禁例，既將皇親買補殘鹽一切裁革，續命風憲大臣再行清理，内外人心，莫不忻幸，以爲鹽法自此疏通，國計有所仰賴。今織造太監崔杲，又以先年支剩引鹽一萬二千引爲言，欲要陸續支領，隨路變賣，誤蒙聖

聽，特與准行。緣滄州迤南，即非長蘆行鹽地方，若果准其越境貨賣，則隨行人役，必至假公營私，無知小人，又將乘機附搭，各官以欽命爲名，關津莫敢盤詰，以百而夾帶至千，以千而夾帶至萬，展轉興販，漫無紀極，時價因之低賤，商旅爲之阻塞，萬一各邊聲息不絕，支費芻餉不貲，臨期雖欲開中，誰肯趨赴報納，緩急無備，爲患非細，鹽法之壞，弊正坐此。是前日所布詔書，殆爲虛文，而近日所差大臣，亦爲徒設矣。伏望皇上，克謹天戒，俯念時艱，以群議所當信從，近倖不可偏聽，慎重鹽法，預備邊餉，收回前項成命，停止織造差官，合用段疋，敕令工部另項處治供應，以省勞費，天下臣民，不勝幸甚。其或果如聖諭，公用缺乏，必欲施行，則該部自有班匠抽分等銀，可以支給應用，所據長蘆引鹽，決不宜冒禁支賣，以壞祖宗之法。臣等待罪民曹，叨司國計，事關利害，分當盡言，豈敢曲意奉行，以致僨事誤國，伏乞聖明留意等因，正德元年九月初一日具題。次日奉聖旨，只照前旨行，再不必來說，欽此。臣等聞命自天，措躬無地，夙夜憂懼，寢食弗寧。緣織造賣鹽姦弊多端，難以備述。科道之交章，臣等之覆奏，無非爲朝廷紀綱惜也，顧乃未蒙俞允，且令不必來說。詔旨一頒，舉朝驚愕，咸謂陛下英年睿質，聖德方新，舜之舍己從人，湯之從諫弗咈，正宜取法，以隆政治，豈意陛下未察，一至于此，豈臣等之心，忠誠扞格，而聖明未之信耶。抑豈左右之人，壅蔽掩飾，而陛下未之見耶。臣等猥以凡庸，叨承委任，事關國計，豈敢循默依阿。蓋以織造內臣，支鹽變賣，必自長蘆之北，越過兩淮之南，久慣興販之徒，乘此機會附搭，況許陸續支用，則經年累歲，何有紀極。私鹽盛行，官鹽阻滯，異時變賣，邊儲缺乏，將何所賴。且內臣一出，騷擾地方，撐駕馬快官船，動以數十餘隻，起取沿路夫役，何止數百餘人，漕河軍民，豈勝困苦。及長蘆運司，先年支剩引鹽，各邊奏開，俱已盡絕，今內庫段疋既稱急缺，若使到彼無鹽支給，豈不反爲誤事。所據賣鹽織造，揆之事體，委的窒礙難行，臣等斷不敢曲意奉承，以資奸人無厭之貪，以貽鹽法無窮之害。伏望皇上俯察群情，特昭宸斷，收回前旨。其織造段疋，不必支賣前鹽，所用價銀，本應工部出辦，但今差官事迫，合無本部權宜處置，將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每引折銀一兩，共銀一萬二千兩，除太倉銀庫，查係專備各邊緊急糧草支用，難以輕動外，暫于本部見收鹽價，并別項銀內那凑前數，給與崔杲等，收領前去，以充買料雇工等項支用。如此庶鹽法可清，邊儲有賴，省軍民挽運之勞，免漕河騷擾之患，而皇上修德弭災之遠圖，經國籌邊之急務，諒亦不出此矣。

《明經世文編》卷一二一楊廷和《請停止織造疏》織造　先年各處織造內臣，仰惟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以甦民困，天下之人，方稱頌聖德不已。近者不意一時誤聽內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命臣等撰寫勅書。臣等看得南直隸蘇州并松江，常，鎮等府，浙江杭州并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後，凡陽爲虐，入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澇相繼，災異非常，委的地方十分狼狽，本等錢糧不能辦納，尚要奏求蠲免，若又差官織造，一應物料工匠，何從出辦撥給，非惟逼迫逃亡，抑恐激成他變。又況經過地方，淮，揚等府，邳，徐等州，見今水患非常，高低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田土，盡被淹沒。百里之內，寂無一爨一煙，流徙死亡，難以數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餘文，有經數日賣而不得，母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者。各該地方官員要賑濟，該部爲因公私匱乏，錢糧無從出辦，方且晝夜憂惶，計無所措。自今至于麥熟之時，尚有數月，各處飢民，豈能俯首枵腹，坐以待斃，其勢必將起而爲盜，傳聞鳳陽所轄泗州地名洪澤，飢民聚集舟中者已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往客商船隻，莫敢誰何。所聞果實，未知何日始得勦平，將來時勢，尚有不可預料者。臣等職叨輔導，實切驚懼，所有前項勅書，臣等決不敢寫，伏望皇上俯從六科十三道各官所言，憫念地方災傷重大，收回成命，停止織造官員不差，宗社生靈不勝慶幸。如果袍服缺乏，止照工部題覆看鎮巡三司官計處物料人匠，鎮守官提督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應亦不至于有誤矣。伏惟聖明留意。

《明經世文編》卷三九五王錫爵《請減免織造錢糧疏》減免織造　該昨文書官杜茂，口傳聖旨，蘇杭織造錢糧，拖欠數多，有司何不催徵。臣等當即將該地方，連歲災傷，民間困苦，有司催辦不前之狀，略節，向杜茂口陳，令其據此回奏，猶恐未確，謹再瀝危誠，備訴皇上之前。臣等謹按江南財賦，甲於天下，相傳國初時太祖高皇帝因憤百姓爲張士誠固守，抗拒天兵，賊平之日，遂將富民租簿，定爲糧額，累朝二百年來，頭緒轉多，如王府糧，練兵銀之類，但有加派，並無寬減。連年以來，雖因水旱頻仍，每下蠲緩之令，而蠲租止於存留，已屬虛名，緩徵併於別年，反滋擾累，此小民之所以貧苦無聊，痛心疾首而嗷嗷思亂也。然外亂不生，則內亂或可潛弭，江北稍熟，則江南尚可息肩。今狡倭窺境，剥膚將及，以至沿海地方，無地不增兵，無兵不添餉，其勢不得不取足於民，而徐，揚之間，方數千里，滔天大水，廬舍禾稼，蕩然無遺，其勢又不得不取償於江南，此如一絲之繫鍾鼎，其危且急何如者。若不及今將養，有如外倭內盜，乘間而交發，其巨萬供

億之費，更將于何取之。朝廷雖有粟如山，有金如泉，一時不能救飢民之命，滿驕兵之腹，其禍蓋不可勝諱者。何況今日太倉錢糧，出數倍於入數，如都御史褚鈇所開，更有上下極窮之會，京邊交困之秋，而可不早留此孑遺之民命，以爲緩急支持之計乎。皇上未見其形，請察其影，撫臣朱鴻謨代劉應麒催徵者也，科臣王德完以應麒催徵爲是者也。今緩徵之疏，且一上而再上矣。彼豈其任怨于始，而市恩于終，蓋實有萬分不得已，疾痛慘怛，不得不仰而呼天耳。大抵方今國患在於民窮，民窮由於財盡。其始也有司猶可以箠楚之威，行於小民，撫按猶可以參罰之令，行於有司，今民至困而箠楚無所加，則有司之技已窮，有司窮而奉行不能前，則撫按之技亦窮，至於撫按窮而詔令格而不行，則部院之技亦窮矣。然漕糧金花之類，原係緊要上供，不可以窮爲辭，至於蘇杭之織造，江西之磁器，雲南之取金，在皇上省之，如千箱之失稊米，而在小民得之，如枯魚之獲再肉，爲人父母，又何愛一絲一縷而不以活赤子旦夕之命也。今春臣錫爵之母北來，至天津等處，親見道上纍纍賣男女之民，有索銀五七分，棄子而去者，臣母爲之痛哭，稍施錢周之。觀近京之民如此，則遠京之民可知。觀賦輕之地如此，則賦重之地可知。又況于上有不可忽之天變，下有不可緩之河工，前有不可恃之昇平，後有不可知之事變，誠拯溺救焚，事在至急，浣衣投璧，未足謝民，而何忍更以餘財餘力，責此額外之供也。且臣等又聞上供一分，民費三倍，民出數金，害及數家，天下之勢，岌岌至此，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痛念。又今軍興費繁，寧夏之師，已耗去百餘萬，度朝鮮功成，與各處募兵造船之費，又不下百餘萬，群臣束手，計無所出。昨者工部請御庫銀數十萬兩，賑濟淮揚，臣等不敢主張，仍下户部議處。夫內庫久積之銀，外廷猶欲請發，豈有外庫額外之銀，內廷尚可宣索者。伏乞皇上慨然將今歲買辦銀二十萬兩，盡數傳免，以救目前燃眉之急，少俟盜息民安，賦充費省，再行斟酌取之，不特挽回天和，消弭國患，而皇上藏富官民之間，增光恭儉之德，又乘此萬壽稱觴之日，以當萬萬人歡頌之聲，真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以惜福而更益福也。

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六《衣服類》 漳州紗　余賡之師云：懷素是福州薛懷南所織，自出匠心，以鐵柱分綜，故雙映生雲。若瑣服則安海所倣西洋以六霞緞質石砑起雲者也。東陽紅紗染法，它處不及。

花機　篾率千二百齒，度經過翻，齒有兼縷，紗經三千二百縷，綾經五千六百縷。古八十縷爲升，今之綢殆六十升也。嘉、湖出口出水乾絲爲經，則任從提挈，不憂斷接。機長丈六，起花樓，掘地藏足，中托衢盤。用千八百竹條。提花坐樓，以的杠卷絲，用兩疊助木尖插篾，兩頭疊助者，羅空在耎綜衮頭，兩扇結綜，一耎一堅，紗亦在衮頭制定也。織綾綢則去此兩扇，而用桄綜八扇。兩手交織曰縐紗，兩梭輕一梭重曰秋羅，先染絲織者，緞屯絹也。綾絹以浮輕見花，紗羅以糾緯見花。綾絹一梭一提，紗羅來梭提，往梭不提。其獨織者浪梅小花，視素羅加桄二扇，潞油小雲，溫州方錦，皆獨織者。倭緞則斷綿夾藏經面，織過刮成黑光者也。白下倣倭緞，先緯鐵絲而後刮之。蜀錦，刻絲與通身盤龍盤枝，則截梭鬬合，節節換法矣。機杼之巧，殆天工乎。治絲提緒入星丁，乃由送絲簽以登大車，調絲用絡篤過竹鈎爲活頭焉，緯絡紡車既籰，有溜眼掌扇輕耙印架，乃扱于筵中，此非織筵。紗于交竹一度然後過翻，翻用小粉。麵筋洗下。其染紗者，用明膠刷之，曰清膠紗。僞重綢分兩者，或糖或粉。絲貴吳絲，日本皆市此，川、楚、閩、廣、齊、豫各有繭。

紡車　一鐵一木，轉圓相背，則棉花出其子矣。絃彈碎而版趕爲條，乃置車輪蹋之，以鐵錠插芒梗，紡絲則縷積矣。有紡雙縷者，有一手勾三縷者，省用天車者，松江、徽、池、台州、九江皆能之。

方以智《通雅》卷三四《器用》 檷、柅、屎，一物也。《説文》曰：「柅，實如黎。」「屎，簍柄也。」「檷，絡絲。」（跌）鄭夾漈曰：屎，簍柄也。陸氏曰：讀若昵。一曰柅，止車木，《易》「繫于金柅」者，以金爲之，旱地爲固。《孟子》「止或尼之」，其通義也，絡絲（跌）因以爲名。温州至今云絡柅也。《列子》墨屎，亦見《方言》，屎，即屎之省文耳。墨音眉，因其轉滑，寓多詐義。小補引作墨屎，誤矣。檷、柅，實一字，絲之筵，即簍王縛切柄，合溪何疑焉。《説文》收絲者也，《方言》曰簍榱也。亦作蔞，又作觸、觸、箠。今江南收絲，似小攪車，中有柄，聽絲旋其外，而中軸自轉，總曰絡子。

魏裔介《條陳四事》順治十年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題爲聖主虚懷下詢微臣敬抒管見，仰佐睿慮萬一事。臣昨捧讀聖諭，令臣等直諫無隱，諄諄懇懇，敢不竭盡向日之誠，稍補衮衣之闕。【略】謹開列於左：

一節儉之制宜先也。臣觀唐史所載，元宗號爲英主。爾時風俗奢靡，詔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毋得採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今天下物力匱乏，恐更甚於唐元宗之時，而風俗奢靡，日甚一日。臣願皇上以身率先天

下，蘇杭織造雖未能盡罷，宜減去其半，以所省者發付軍前充餉，而金銀器玩除見在足用外，以後不必打造，若珠玉錦繡之飾，除有職文武許用外，嚴禁士民不許濫用。

谷泰《博物要覽》卷六《論宋錦》 宋時御府所造合錦，其人物、花卉、禽獸，肖生明朗如畫，且兩面俱光采色如一，多有細花盤金線厚於錢者。其紡皆雙絲，故歷年久如新，不朽不腐。亦有一種輕薄者又佳厚者。

傅維鱗《明書》卷三《太祖紀三》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罷天下有司織段疋及造弓矢。

傅維鱗《明書》卷七《宣宗紀》 〔洪熙元年〕八月，減蘇杭織造之半。

傅維鱗《明書》卷八《英宗紀》 〔正統元年〕閏六月，罷陝西織造駝褐。

〔正統十一年〕十一月，加蘇杭織造數。

〔天順四年五月〕，停蘇松織造。

〔天順七年〕夏四月，遣內官如蘇杭織造。

傅維鱗《明書》卷一一《孝宗紀》 弘治四年辛亥，秋七月，北虜遣人貢馬，停織造。五年壬子，春正月，停陝西綵羢之半。

〔弘治〕十四年辛酉，春正月，馬文昇因地震切諫，上報以忠愛，遂撤織羢使臣，及停傳奉。

傅維鱗《明書》卷一二《武宗紀》 〔正德元年〕五月，上始微行，減蘇松織造之半。

〔正德十二年十月〕，命陝西織造龍羢。

傅維鱗《明書》卷一三《世宗紀》 〔嘉靖年六月〕，禁珠池內官干民事，停織龍羢。

〔嘉靖五年三月〕，復遣內官督織龍羢。

傅維鱗《明書》卷一五《穆宗紀》 〔隆慶二年，三月丙子〕，遣內官蘇杭織造。

〔隆慶〕五年辛未，二月，遣內官往陝西督造羊羢。

傅維鱗《明書》卷一六《神宗紀》 〔萬曆〕七年己卯，夏四月，詔停鼓鑄，以大水詔減蘇松織造緞疋。

〔十一年〕秋七月，詔減浙江織造。

十四年丙戌，夏四月，詔減蘇杭織造。

傅維鱗《明書》卷一八《熹宗紀》 〔天啟二年秋七月〕壬子，禁逆例越奏，免織造新頒袍式三分之一。八月戊子，詔停杭州織造。

傅維鱗《明書》卷二一《宮闈紀二》 司綵司　司綵，二人。掌綵繒錦帛之事。典綵二人。掌綵二人。佐之。女史。六人。

傅維鱗《明書》卷三九《方域志一》 永嘉郡，婦勤紡績。

傅維鱗《明書》卷四〇《方域志二》 建昌府，土地沃衍，俗醇樸，民清智而文，儒術爲盛，小人勤農女紡績，蓋樂區也。

常德府，民務耕織，以漁獵山伐爲業，醇樸簡靜。

延平府，士事詩書，民勤耕織。

汀州府，島居者安魚鹽，山居者任耕織。

傅維鱗《明書》卷四一《方域志三》 濟南府，俗多織作，士敦厚閎達多大節。

平涼府，士尚氣略，人以騎射爲業，頗務耕織，悍直其本性也。

陝西行都司，民俗質樸，綽有華風，人性慷慨，崇釋教，習兵事，穴居者甚多，以織褐爲業。

傅維鱗《明書》卷四二《方域志四》 四川，古梁州地，荊之西鄙，中長川沃野，擅山林、竹木、穀粟、蔬果、織作、染練之饒。

鎮雄軍民府，俗愚悍，信巫鬼，男耕女織，生業爲事。

平茶洞長官司，言侏儒，好捕獵，以火焙穀，取麻績布。

直隸布政使司，田州，俗陋野，禮義粗疏，惟耕織皆華風。

奉議州，俗願而勤，耕種紡績，男青布巾，女戴竹笠。

傅維鱗《明書》卷四三《志二・方域志五》 北勝州，氣樸陋，勤耕織。

傅維鱗《明書》卷六六《職官志二》 府州縣屬各有【略】雜造織染局，各有大使、副使。【略】

織染局典織造，凡歲幣有常數，絲與練絲之費，並給於上司，會其數而稽之。幣成，覆於上司而納於帑。若宣索非局所織造者，市之以供。

傅維鱗《明書》卷八二《食貨志二》 織造　制：兩京內外皆置局，內局應上供，外局備公用。南京設神帛堂供應機房，蘇、杭則有織染局。每歲造解有定額，有奉欽降改織者，然未嘗增派，後於歲造之外，奉命題派，曰坐派，缺而買者，曰召買。若制帛誥敕冠服，皆有定式，大約歲造紵絲、紗、羅諸幣及帛約三萬七千四百餘端。初以內官董其事，弘治十七年革，屬之鎮巡，後復用內官。隆慶元年，諸織造皆停止，而嘉靖中，則有陝西織羊絨，廣東織葛布之官，隆慶亦俱

罷之。

國初破吳，獲幣無算，及破元都，亦無算，不假織造。及永樂中，始於陝西織駝毳，歲以爲常。正統初，年富爲陝西參政，奏免，從之。宣德初，工部奏應用幣帛乏甚，下蘇杭織造。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正統十一年，户部奏取内庫白絹布五萬，令京民染色。上咈然曰：民可資其力，不可傷其財，合用物料，官給之。天順初敕織文綺萬四千純。工侍郎翁世資謂東南水潦，民艱食，宜撙節以甦疲困。而尚書趙榮、侍郎霍瑄難之。世資曰：儻得罪，請以父子當之。上疑其要譽，逮謫衡州知府。

弘治五年，令甘肅織彩妝蜚曳撒。巡按陝西御史張文言奏稱：古帝王有惜百金之費者，今織造財物，非一方所能辦集，而募工創肆，所費不貲。矧陝西歲歉民病，且星變地震，正修省之日，可更以華靡爲事乎。宜停所織，以其資濟貧民。上命特減其半。正德五年，内庫奏缺賞賜段匹，宜召買萬五千。工部議以時正災傷，民窮盜起，昔朝廷已寢差官，而派辦宜并免之，以俟年豐。不報。

嘉靖元年，命織生綾。御史何鈺奏止之。二年，上遣太監刁永之蘇、杭監織務，給事中張原等奏，不聽。命大學士廷和撰敕。廷和上言，以爲江、浙夏月亢陽爲虐，入秋霪雨連縣，災異非常，正賦不辦，若更加以織造之擾，非惟逃亡，又恐激生他變。臣叨輔弼，實切警懼，前項敕書，不敢奉詔。上以廷和執拗，切責之。廷和復言：臣非敢執拗，所執者祖宗之法。歷考祖宗朝，惟成、弘間一行之，可謂織造爲累朝故事乎。不聽。無何，竟遣刁永，蘇杭大擾。給事中章僑等奏劾，痛責之。九卿科道交争，不報。後復益以太監吳勳、張志聰二人，恃寵驕悍，縱其舍中兒斯養諸役椎剥工匠，惸惸郡縣，無所顧忌。布政使馬卿憤懣，稍鈐束之。勳遂奏卿等抗違明旨，稽誤工作。上命逮卿等拷訊。五年，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敕書理織造，言官論阻，不報。已而刁永復請陝西織羢服，工尚書趙璜及科道張嵩等切諫，上怒，竟差太監梁玉往，而大學士一清不擬旨，上言監織之害。上曰：朕已諭玉使無驛騷矣。先是梁玉請差内官督南京織，工部執不可，言官程啓充等各上言：陛下初即位，節用愛人，一切織造採運，蠲革殆盡，天下仰戴聖明。未幾，左右近臣，不知將美聖德，動稱供應不敷，蒙命允遣官。今天象示異，水旱爲災，江南尤甚，且差去官員，由賄而得，計非貪黷無以償之，欲得其安静，難矣。上怒，切責之。二十二年，太監李越奏乞遣内臣福州織造，從之。工部以爲上既需用，可敕撫按召買，不報。三十五年，上諭内閣：朕需葛，内庫無貯者。夫葛之爲服，見於經傳，而《禹貢》載豫州「厥貢絺紵」，是用葛自虞、夏已然。今宜於四方産葛之所，如兩廣、河南、湖廣，歲貢八百端。

隆慶即位，工部言：凡織造事，宜分緩急，以寬民力。上是其言。二年，命太監李佑督造於江南諸處，工尚書雷禮切諫，以爲初詔撤回，今詔墨未乾，而制使復出，不便，乞勿遣。既而給事中孫枝等連章上，乃止。三年，復遣佑行。已而尚衣太監崔敏傳旨諸處加造至十餘萬。給事中龍光執奏，而部覆以爲加徵不如趨正供之爲易，新派不如責舊額之爲速，宜查原額敕撫按督解，庶公用不乏，而民困亦蘇。上善其言。

萬曆後，則南京、蘇州、杭州織造皆有内官，至國亡不變。

顧炎武《日知録》卷一〇《紡織之利》　今邊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織，雖有材力，而安於游惰。華陰王宏譔《著議》，以爲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既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税日逋。〔陳文恭曰〕：陝西爲自古蠶桑之地，今日久廢弛，綢帛資于江浙，花布來自楚豫，小民食本不足，而更賣糧食以製衣，宜其家鮮蓋藏也。非盡其民之惰，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爲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爲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爲之而不煩程督矣。計延安一府，四萬五千餘户，户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萬餘人，其爲利益，豈不甚多。按《鹽鐵論》曰：「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夏不釋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内藏於專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論》曰：「僕前爲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原注〕：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婦人出草則穿紙袴，真所謂倮蟲者也。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原注〕《後漢書》采入本傳。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漢志》有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載績，爲公子裳」，豳之舊俗也，率而行之，富强之效，惇龐之化，豈難致哉。〔唐氏曰〕：吳綾衣天下，聚于雙林，吳越閩番至于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裁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于空虚室廬，肩相之繁庶，勝于他所，此蠶之厚利也。四月務蠶，無男女老幼，草力靡他，無税無荒，以三旬之勞無農，四時之久而半其利，此蠶之可貴也。夫蠶桑之地，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所居爲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其無桑之方，人以爲不宜桑也，今楚、蜀、河東、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萬里同之而一畔異宜乎。桑如五穀，無土不宜，一畔之間，目覩其利，而弗效

焉，甚矣，民之情也。吾欲使桑徧海內，有木之土，必有桑焉，其在于今，當直之守令，于務蠶之鄉，擇人爲帥，教民飼繰之法，而厚其廩給，其移桑有遠莫能致者，則待數年之後，漸近而分之，而守令則省騎時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視其蠶之美惡，而終較其絲之多寡，多者獎之，寡者戒之，廢者懲之，不出十年，海內皆桑矣。昔吾有子長子，略者十篇，可以取法焉。

吴華亭上書，欲禁綾綺錦繡，以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謂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勠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方今纂組日新，侈薄彌甚，斲雕爲樸，意亦可行之會乎。〔楊氏曰〕：空言禁救，無用也。必實有清心寡欲之學者，乃能收還淳返樸之效。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蘇州府》 長洲縣　編户七百四十一里。【略】撫臺駐劄。有蘇州衛、五千户所，織造府，工部磚廠。

一城中與長洲東、西分治。西較東爲喧鬧，居民大半工技。金閶一帶，比户貿易，負郭則牙儈輳集，肩磨之內，密邇府縣治，多衙役廝養，而詩書之族聚廬錯處，近閶尤多。城中婦女習刺繡。濱湖近山小民最力耕，耕漁之外，男婦並工綑屨、緝麻、織布、織席、采石、造器營生。梓人、甓工、堊工、石工，終年傭外境，謀蚤辦官課。湖中諸山，大概以橘、柚等果品爲生，多至千樹，貧家亦無不種。以蠶桑爲務，地多植桑。生女未及笄，教以育蠶。三四月謂之「蠶月」，家家閉户，不相往來。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松江府》 風俗。《舊志》云：諸州外縣多樸質，附郭多繁華，吾松則反是。蓋東北五鄉，故爲海商馳騖之地，而其南純事耕織，故所習不同如此。【略】

紡織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里媼晨抱綿紗入市，易木棉花以歸，機杼軋軋，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穫，輸官、償債外，未卒歲，室廬已空，其衣食全恃此。前《志》云：百工聚技，與蘇、杭等。若花、米踴貴，匹婦洗手而坐，則男子亦窘矣。

褚人穫《堅瓠集・秘集》卷五《宋錦》 錦向以宋織爲上，泰興季先生家藏《淳化閣帖》十帙，每帙悉以宋錦裝其前後。錦之花紋二十種，各不相犯。先生歿後，家漸中落，欲貨此帖，索價頗昂，遂無受者，獨有一人以厚貲得之，則揭取其錦二十片，貨于吴中機坊爲樣，竟獲重利。其帖乃裝他綾，復貨于人，此亦不韙于之智也。今錦紋愈出愈奇，可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

《清奏議》卷六劉餘謨《特陳江南蠹民之害疏》 江南水旱頻仍，民困已極，而蠹吏貪官悖旨殃民，巧詐爲奸，有可痛恨，臣請爲皇上陳之。昔年姑蘇織造僉點機户，蘇、松、常、鎮四府波累甚慘。前科臣袁懋功疏稱免派機户，部覆奉旨俞允，命下之日，江南歡聲動地。今年八、九月間，復開僉派，有一縣至數十名者，如顧成之等以堂長被拘矣，朱鳴虞、張元欽等以管事被拘矣，禍起於一二奸吏，投身入局，自謂情願，陰行詐害，拘拏良民，勒寫情願投狀，又巧避機户名色爲堂長、管事，不知堂長、管事非他，即機户中殷實之尤者耳，非機户外別有堂長、管事也，拏堂長、管事即拏機户也。夫機户之害，一人充當，賠累數百金以至數千金，不至赤貧不止。四郡僉報，扳扯數十名以至數千人，不致蠶食不休，詳見袁懋功原疏，久在聖鑒，不敢再贅。臣不知小民何所利而情願爲之，若非惡棍積蠹，借此遮身，即係奸胥猾吏，因緣爲利，良民必不情願，情願者必非良民。且江寧、杭州，皆有織造，未報機户，何獨蘇州一處有之？若謂錢糧不及應付，試問恩旨停役之後，兩年存秋二運袍船，豈杳虧缺，且亦豈有取足機户之理。若謂供役無人，則催僉有所官，登記有管數，烘焙有小甲司，限期者有管工，看花樣者有高手，領銀賣料、僱募織挽者有機匠，移文州縣，弔取錢糧者有承差，何事乏役而必需機户爲也。伏乞皇上勅部移查，督撫果有僉報投充機户、堂長、管事等役，速行停止，嚴立禁論，違者即時糾處，庶奸人不得肆害而良善得以安全矣。

《奩史》卷四〇《蠶織門》 蠶池，明時宫人織錦之所。《瑶華集箋》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九《土貢二》〔嘉宗天啟元年〕八月，詔停浙江織造，以火災故也。臣等謹按《食貨志》：天順四年，蘇、松、杭、嘉、湖五府織造常額外增采緞七千匹。至正德元年後，以賞濫日增。萬曆中蘇、松、杭、嘉、湖五府織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鎮、徽、寧、揚、廣德諸府州分造，增萬餘匹。陝西織造羊絨七萬四千有奇。南直、浙江紵絲紗羅，綾細絹帛，山西潞紬，皆視舊制加丈尺，而貨不貨矣。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三〇《國用一》 孝宗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免陝西織造羊絨。罷福建織造綵布。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五六《職官六》 明宦官八局【略】內織染局。員同

上。掌染造御用及宮内應用緞匹。城西藍靛廠，爲此局外署。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四三《四裔七》〔干崖〕明成祖永樂元年，設干崖長官司。

干崖舊名干賴睒，東北接南甸，西接隴川，有平川衆岡。境内甚熱，四時皆蠶，以其絲織五色土錦充貢。

張履祥《補農書》卷下　西鄉女工大概織綿紬素絹，績苧麻黄草以成布疋；東鄉女工或雜農桑，或治紡織；若吾鄉女工，則以紡織木棉，與養蠶作綿爲主，隨其鄉土，各有資息，以佐其夫。女工勤者，其家必興，女工游惰，其家必落，正與男事相類。夫婦女所業，不過麻枲繭絲之屬，勤惰所係，似於家道甚微，然勤則百務俱興，惰則百務俱廢，故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資其輔佐，勢實相等也。且如匹夫匹婦，男治田地可十畝，女養蠶可十筐，日成布可二疋，或紡棉紗八兩，寧復憂飢寒乎？刺綉淫巧，在所當戒。女工。

官修《明實録・明英宗實録》卷一九〔正統元年閏六月〕己巳，詔罷陝西布政司續造駝毾。先是，永樂中以駝毾温煖，令内官於所出地方索買。且令專業者給官料織造五十疋。自後歲以爲常。至是，陝西右參政年富奏：「本司原造綾、絹、氈、毾九百餘疋，復加造駝毾五十疋，民力不堪，乞免造。」從之。

官修《明實録・明英宗實録》卷四三〔正統三年六月〕庚午，陝西布政司言：「本司歲造駝、羊氈段，其絲絨皆出民間。今甘肅、寧夏等處征禦達賊軍需，又令民供給。乞停氈段，俟邊境寧息，仍舊成造。」從之。

官修《明實録・明憲宗實録》卷一〇一〔成化八年二月〕辛未，織染所永樂年間額設軍民匠役七百五十八名，後漸逃，故，僅存其半，惟設大使一員管領。及移本所於内府織染局帶管，止差内臣一員監督，其後歲有添差，監督二人因改别衙門差事，遂挾其原隨匠役三十七名以往。至是監督多至九員，役占人匠益多至二百餘名。每作在不過五七人，人少工多，勞苦不息，各匠連名奏乞如舊例，止留内臣二員監督爲便。工部覆奏，不允。

官修《明實録・明孝宗實録》卷六一〔弘治五年三月〕丙子，吏科都給事中張九功言：「邇者工部兩奉旨，將新製各色綵粧絨毾畫圖，下陝西鎮巡三司并甘肅鎮巡等官織造。今陝西諸司動支帑銀，收買物料，往南京轉雇巧匠，科買湖絲，又於城中創造織房。臣竊惟陛下此舉有五不可：方今民力窮困，一不可也；災異數見，二不可也；邊事相仍，三不可也；既設織房，流弊於後，四不可也；四方倣效，奢靡成風，五不可也。乞追回前命，以光聖德。」得旨：「絨毾近已令減半織造矣。其下所司知之。」

官修《明實録・明孝宗實録》卷一七〇〔弘治十四年正月〕巡撫直隸蘇、松等處都察院都御史彭禮奏：「近奉旨，太倉州織造上供洗白布六千匹。臣等竊見此州新立，又糧役累重，一旦有此科派，小民訴告不已。因量爲處置官價織完。此後伏乞明詔有司，就行停止。若或服用有常，難於即已，乞借本府澄墅鈔關二三年之課，助州縣織造，庶民免逃亡之患。」工部覆奏，從之。

官修《明實録・明孝宗實録》卷一七一〔弘治十四年二月辛巳〕時司設監奏改造龍毾、素毾一百四件。工部覆奏，謂：「此毾雖一事，然所用羊毛，則取之山、陝；綿紗等料，則取之河南；毾匠則取之蘇、松；成造則擬式于南京。動經數載，勞費百端。乞特賜停止，以恤民困。不然，亦請俟邊事寧息，民力少蘇議之。」有旨令陸續成造。

官修《明實録・明世宗實録》卷九三〔嘉靖七年十月乙卯〕，工部奏：「各省歲造段疋，自正德十年以後，積負至二十二萬七千餘疋。即今上用不敷，雖奉旨召買，恐終不可繼。宜行各撫按官嚴督有司，依限徵解，庶積負漸完，收買之費漸省。」詔：「收買段疋，已有前旨。各省宿逋，其令撫按官將各掌印官停俸，立限追解；有違慢者，參奏處治。」

官修《明實録・明世宗實録》卷一七二〔嘉靖十四年二月乙巳〕刑科給事中王經奉命往蘇、杭督查段疋，事竣還京，條陳織造十二事：「一、戒那移。各省織造銀兩，多出里甲丁田并無礙官銀。有司往往取充他用，致虧課額。宜計會一歲合用銀若干，某郡縣微派若干，應於某項取給，當官驗收，轉解司府給散機匠。一、禁分例。往年織造段疋，估價過高，奸胥黠吏扣除關索，無所不至。故機匠僅得其半，而織造濫惡。宜酌定價值，著爲成規。織完驗收，封識之處，明書輕重長短、價值數目，以便稽覈，仍前侵扣者罪之。一、審織户。所司籍機户之貧富，分爲上、中二等，編排甲頭，分派領織，勿使貧猾者蠹其間。一、擇委任。微派之始，慎選廉幹府佐司其事。織完之後，即委官運解，責令刻期迴銷。一、祛冒領。各省歲造，宜于在官織户，量其産業高下，以爲領織多寡。每十人一連，許其互相覺察。有重名欺，規圖分例，及知而不舉者，罪坐之。一、戒專私。出納料價，郡縣長吏宜協僚佐及專管委官公同該局給散，毋得自專，以滋乾没。一、禁截留。截留之弊，苟紓目前，竟成逋負。宜俟織造通完，方許驗收，依期起

解。不得截數零解，以圖拖欠。一、嚴限期。織造銀兩，宜令每歲六月終徵完，七月中解府給散。立限織造，刻期驗納：次年二月終到部。過期者，論治如律。一、處織地。各省如金、衢、温、台、常、鎮諸郡不習挑織者，皆傭他處工匠。宜令諸郡徵價，赴蘇、杭等處機匠領織，官爲督發。一、究抽換。起解段疋，兩頭附織素絲，備書歲月并織役姓名，輕重長短數目，用印鈐記，以防抵易。一、清拖欠。節年段疋銀兩，往往逋負，皆由收頭機户侵牟所致，宜嚴立期限程督之。一、嚴賞法。舊例，段疋拖欠及濫惡者，所司皆逮繫論治，或奪俸降級。今法久人玩，宜嚴爲申飭，以示勸懲。」上納其言。

官修《明實録・明世宗實録》卷二八五 〔嘉靖二十三年四月己巳朔〕，承運庫太監任舉請加派浙江等處織造段疋，計費三十萬兩。工部覆言：「織造地方，累年逋負甚多，若再加派，輸納尤難。宜將前派數目，每項析爲三分，限三年作三次完解。」從之。

官修《明實録・明穆宗實録》卷四八 〔隆慶四年八月甲寅〕，南京兵科給事中李崧疏言：「南京織染局續添機張，增募匠役，皆已奏詔革去。而太監劉安等輒以上供所呶，奏請復之。今南畿水旱相仍，民困日甚，又額外加派，將何以堪？且祖宗舊制，額設機三百張，軍民匠三千名，不爲不多。今不論司局之非人，而妄爲機匠之不足，廢舊章，損聖德，安之罪不可逭也。惟陛下恤民窮，遵祖制，自今工畯之日，諸所增加，悉行停止；而治安之罪，以懲欺弊。工部尚書朱衡題覆不明，請加罰治之。」上以崧等瀆擾，又抵毀大臣，詰責之。衡亦上疏自劾罷，上慰留不允。

官修《明實録・明穆宗實録》卷六六 〔隆慶六年二月辛亥〕，詔遣内臣往蘇、杭織造龍袍、翟服、絨錦、鸞帶。都給事中陳行健、御史侯居良疏請停止。上不允。于是工部言：「蘇、杭自倭患之後，瘡痍未起。加以水旱流移，府庫虚竭。而織造之費甚鉅，勢必加派，民困難支。請大加減免，或去其半。至于差官，尤宜慎重。擇忠謹之人，安静行事，庶地方不擾而民獲更生。」上可其奏，令會同該局擇最要者先行造進。所遣官務宜安静，毋得擾民。

官修《明實録・明神宗實録》卷四二 〔萬曆三年九月壬寅〕内承運庫太監崔敏等奏急缺段疋。工部議覆，行應天等處撫按官動支無礙官銀，令有司織造九萬七千九百有奇。南京、湖廣等道御史陳堂等上疏曰：「昔人有言，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未有無礙官銀之説。無礙之説，起于貪墨之吏，搜括公帑以充之，搜括必加漁獵，漁獵必加科派，科派必加帑楚，此皆陛下所樂聞？兹者每疋估價銀一十二兩云。應大一府計一十二萬兩，則各處該銀一百二十三萬矣。臣謂科派無辜之百姓，不如取足通負之頑民。查浙江、蘇州等處，拖欠應進京庫金花銀共計一百六十餘萬。又查各撫按贓罰銀兩，有三年全不解部者。除二分備賑，四分濟邊，四分係工部額數，此内户部數所本無，又係工部所自出者也。至金花銀兩，以上用之歲銀，供上用之段疋，不必解部，通融織造，可無議及加派矣。」奉旨：「這段疋以備供用、賞賜，必不可缺，的著照前旨陸續解進。本内説約絲羅每疋該價銀十二兩，其實解進的都粗糙不堪，不值原價三分之一。且不分輕重，一例重估，中必有冒破情弊，工部看了來説。」

官修《明實録・明神宗實録》卷九三 〔萬曆七年十一月〕丁巳，輔臣張居正等題：「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等請酌減織造段疋。臣等看得歲造段疋，原有定額。祖宗朝計一歲所造，供費有餘。至嘉靖年間，賞賚無時，間以缺乏增織，非可爲常例也。萬曆三年，該庫已稱缺乏，歲造外，添至九萬有餘。時以大婚，賞賜浩繁，該部不得已，遵旨設處。各地方庫藏，搜括已盡。經今四年，方得織完，而添織之旨又下。計開七萬三千疋，所費須銀四五十萬。索之庫藏，則庫藏已竭；加派小民，則民力已疲。今歲南直隸、浙江一帶水災，頃蒙特恩蠲賑，又取回織造太監，罷民稍得安生，乃又重復加派，非聖慈所以愛養元元，增植邦本意也。該庫偶因三衛夷人賞賜段疋缺少虎豹一樣服色，及北虜俺答款貢，當賚歲增，故請添織。至于上供御用等項，則近年南京太監許坤、蘇杭太監孫隆織進者已自足用，不必又取辦于歲造矣。惟獲俯從科臣之言，一槩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勑下户工二部酌處，免役加派小民。」奉旨：「東南地方既有災傷，段疋准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着户工二部措處，毋得加派小民。」

官修《明實録・明神宗實録》卷一二一 〔萬曆十年二月甲寅〕先是，内承運庫以急缺段疋，奏行浙江、南直等司府動支無礙官銀，織造各色紵絲紗、羅、綾、紬、錦、布共十萬七千四百九十五疋。工科都給事中李廷儀争之，言：「萬曆四年，該内織染局題造袍段五萬八千餘疋；八、九兩年，又題造一十三萬餘疋；上用固不缺也。萬曆三、四兩年，該庫坐派段疋一十二萬六千餘疋，七年又坐派三萬六千四百餘疋；供用、賞用又不缺也。且織踰十萬，非銀百五十萬不能辦。錢糧各有正項，庫藏確屬空虚，無礙官銀，何從取給？夫坐派甚易，織造甚難。制用有節，費用無經。如謂九嬪之載瑩當增，虞王之加賞踰額，亦宜酌定數處錢

糧，分派各省，似不可頻行坐派，使災民無息肩之期。如謂庫貯已竭，則查歲造拖欠，嚴行催督。蓋加征不如催正供之爲易，新派不如完舊欠之爲速耳。仍望遵祖宗之制，定出納之經，賞賚必省，弊蠹必清，無令至于不可繼。」上納其言。因諭該庫以後酌量撙節，非十分缺乏，無得輒題加派，致累小民。

官修《明實録・明神宗實録》卷二八二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乙卯〕，工部左侍郎沈思孝奏言：「陝西織造羊絨，既奉明旨寬郵，每歲解進一運，以四千爲率，酌工料銀一十萬兩。查隆慶先年傳造羊絨工料，俱屬陝西動支通省庫貯各項銀兩。頃年兵荒殘破，民不聊生，不得不取給于臣部。然所恃以協濟者户部耳。臣與楊俊民酌議處銀三十萬兩，派爲三分，户部九萬兩，工部十一萬兩，該省十萬兩。即户部以户三工七爲辭，而臣部工料銀兩將竭，似難准從。通候工完之日，將織過袍服，用過銀兩數目，造册奏繳。」【略】户部議，織造協濟乞仍照户三工七之例。詔從之。

官修《明實録・明神宗實録》卷二八五　〔萬曆二十三年五月〕己亥，工部署部事左侍郎徐作奏：「上供段疋雖係急需，而民力困窮，尤宜軫恤。乞將蘇、杭、應天織造，暫賜停止，不則或大加裁減，容臣等嚴催拖欠之數以濟急用，而民困庶幾稍舒。」不允。

官修《明實録・明神宗實録》卷二八八　〔萬曆二十三年八月〕庚申，巡撫陝西兵部右侍郎吕鳴珂奏：「陝西歲用新樣絨袍至四千疋。據停織造二十四年，局作機張，向已傾廢，今始葺修。挑花等匠，見存無幾。蠶絲取之異省，絨線産于臨、蘭，豈能立辦？計開機之時，距解運之日，纔四閱月。爲日幾何，能完四千疋？伏望持賜寬假。乞將今年頭運，止以見完者解進。以後不拘年限，不論多寡，惟以織成者陸續恭進，數完而止。」疏入上，報可。

官修《明實録・明神宗實録》卷二九五　〔萬曆二十四年三月〕戊寅，大學士趙志皋等條上修省實政：一下詔罪己。【略】一暫停織造并少緩燒造以蘇困窮。夫段疋、器用皆上供所需，豈能一槩減省？但近年增派數目，日多一日，費至鉅萬。據蘇、松、浙江、陝西、江西各該撫按官俱稱水旱兵荒，徵收不前。一時庫藏，苦無積貯。小民貧困已極，勢難加派。仰望皇上憐念公私兼匱之時，約以恤民，大施恩惠，將江南織造段疋，陝西織造絨紬及江西燒造磁器，暫且停止；或減其數目，寬其解期，以待各該地方稍有蓄積，陸續造進。庶上用不缺而民窮少甦，亦召和之一端也。懇乞堅明留神省覽。」報聞。

官修《明實録・明神宗實録》卷三七四　〔萬曆三十年七月庚申〕，工部尚書姚繼可疏言：「臣部頻年以來，册立、册封、大工、河工，多方那借，正額尚缺七八十萬。今又值福王婚禮，叢集一時，爲費不貲。實在庫貯止一百零二兩，臣與司屬，正切憂惶。兹值羊絨銀兩，臣部不能如期解發，尚冀户部三萬或可先發接濟。乃户部又稱邊餉窘急，亦在那借。兩部勢窮力詘，于時爲甚。及查已解絨服等物，充斥内庫，積久易蛀，不無可惜。陝西累年上堵民貧，已搜處二十萬兩。今若再行搜括，民不堪命，釀禍無窮。請將已織在官者解進，其餘未織者停止。俟河工告竣，婚禮俱完，物力少充，再行織解，庶兩部錢糧或得少慰，而關陝疲命可暫息肩矣。」得旨：「上供難缺，已裁減，歲定四千疋。爾户、工二部務藏空虚，姑准織進三千疋，以示寬省民力。爾各部亦須仰體德意，講求財計，而以待急用。」

官修《明實録・明熹宗實録》卷三〇　〔天啓三年正月辛丑〕織造太監李實疏稱：「歲改奉旨歸監，而機户皆姦豪接踵；又以有司移文不行屬體，請旨申飭。」章下工部。工部尚書姚思仁覆言：「今日皇上所與内外臣工共守者，《大明會典》一書耳。《會典》所載，歲改段疋，織造專屬司府正官，印驗專屬巡按御史。此祖宗之定制。一變于魯保之紛更，再變于李實之攘利。撫臣爭之不得，按臣爭之不得，本部本科爭之不得，而國體民情終是不便。均此段疋也，屬于有司則物料精好，運解如期；屬于内監則粗惡不堪，運解缺額。蓋錢糧經一衙門領給，則有一番扣剋；段疋經一衙門印驗，則有一番使費。況織造龍袍，皆在官食糧織染局世役之官匠織造。歲改皆問閭編户，府州縣召募之民機。有司畏撫按之綜覈，銀兩盡行給發；機户有利，接跡而來。内監挾朝廷之威權，銀兩不免減削；機户無利，掉臂而去。使内監亦如有司之盡給，何故畏避不前？使内監不利錢糧之浸漁，何爲爭執不已？至于李實引孫隆之例，欲以屬礼責之有司。孫隆待府縣正官，皆以賓礼，惟織造通判，始行屬礼；然猶周旋委曲，不敢妄自尊大。以故孫隆之百處愈謙愈抑，而有司之相待愈謹愈恭，内外協和，官民悦服。今李實乃爲其名下長隨司房等役所撥置，參鋪商，參機户，參驛遞，參有司，廣行脧削，萬民嗟怨。蘇、杭等府，皆朝廷錢糧之淵藪。邇因賦重役煩，以致民窮財盡，訛言屢興，人心思亂。即使多方撫綏，尚恐變生意外；若再加激變，一旦挺而走險，禍可勝言哉！」得旨：「織造額解不前，全由地方原無專任。歲改歸監，以便責成。仍遵前旨行，不必煩聒。」

《明清檔案》工部左侍郎佟國胤等謹揭，爲恭進樣段，并陳應行事宜，仰祈聖鑒事。

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欽命督理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右侍郎陳有名等題前事內稱：臣以菲才，備員織造，受事以來，始閱一月，夙夜拮据，惟有竭蹶犬馬，仰報皇上、皇叔父攝政王隆眷殊恩。但織造廢弛年久，事事皆須新創，日與督撫按臣會議，設法召募匠役，蓋造機房，查給緜疋，容臣逐項布置，次第舉行，務絕舊時弊端，庶人心警而積玩消矣。今先辦式樣進呈睿覽，除蘇、松等八府州俟臣躬往查閱，另疏具聞外，今將浙江原額錢糧并應行事宜，謹會同督臣張存仁、撫臣蕭起元、按臣王應昌，合詞臚列具奏，伏乞勅下該部速覆，以便遵奉施行，因條奏錢糧字稍逾格，併祈鑒宥。計開：

一總稽織造錢糧。今臣備查錢糧數目，據布政司册開，本省每年留用袍服銀共八萬一千六百有奇，除事例一萬兩，今農民監生俱已停止，無從解納外，其杉板料銀原額四千七百八十二兩五錢，今因商貿未通，一時不能足額，向後自可取盈。運司鹽稅二萬兩，四司工料銀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兩四錢二分三厘二毫五絲，槐花、梔子等銀三百一十一兩八錢九分，松香、光葉書籍紙張等銀四十三兩七錢九分，白豬鬃銀一十五兩，麂狐皮銀二千七百三十六兩，麻課鐵銀二千八百六十四兩七錢，匠班銀八千五百四十八兩，以上數項，每年額該徵銀七萬一千七百二十七兩有奇。今查有前項銀兩，是宜織解以供上用，倘另有新式花樣顏色，合議頒下，以便織解。

一重建織局，製設機張，召募匠役。查得杭州織局，停止二十餘年，機房頹壞無存，匠役逃亡甚多，如無局機工匠，上供何從督辦。臣等議將舊局及改役之局蓋造機房，置辦機張。查得現織內造者食糧官機三百張，民機一百六十餘張，桃花匠一十四名，則內造之機房工匠尚缺供用，而歲造查得舊例，杭、嘉、湖、金、衢、嚴、温、台、寧、紹十府，俱在省城會織，各住私家織染，並無一局，俱係民户，無匠之名，貧者怠玩拖欠，急則現買塞責，以致段疋不濟，油粉糙飾，甚而逋逃。今議添修內造舊局，并蓋歲造機房鋪役，機張不致星散難查，機户便於管理，催儹段疋，可無遲滯也。擬先題請，恐耽時日，臣與督撫按臣計議，暫那布政司貯庫錢糧三千兩，業已備料鳩工，委官蓋造，俟工程完日，查明用過錢糧數目，或即准原借銀內開銷，或仍於織造錢糧抵補，俟旨定奪。

一歲造段疋，原備賞賚，在明時，皆濫惡不堪，無裨實用。究其所由，皆原額價之內扣剋鋪墊陋規，以致機户所得不過三分之一，欲責其如法成造，勢所不能，而積姦機户，拖欠逋逃，種種弊端，難以枚舉。臣蒞任之日，嚴行禁革。第查舊額段疋，如麒麟袞背者，每疋價銀八兩，虎豹大紅者，每疋價銀十兩九錢，彝紅每疋價銀四兩五錢，光素每疋價銀三兩三錢四分三厘八毫，價皆不一，且屬虛糜。今我皇上賞賚，何等鄭重，合備精堅，以昭不朽。其舊式尺數并絲料顏色俱宜更改，議將今進段疋，酌定闊二尺，平花雙料者，每疋長四丈二尺，今議附以五彩糙花領袖二副；單料者，長二丈一尺，附領袖一副，便其遵式成衣。臣等照時估價議定，單料者，價銀三兩五錢，若加織領袖一副，外加銀八錢，雙料者倍之。平花紗單料者，價銀一兩七錢五分，若加織領袖一副，外加銀八錢，雙料倍加。其蟒段、蟒紗俱帶披肩袖口，蟒段每疋價銀十四兩五錢，外加披肩袖口一兩五錢，蟒紗每疋價銀十一兩五錢，外加披肩袖口一兩五錢。然舊弊悉除，其一應段紬綾絹紗羅路費脚價，及包封紙劄，箱楨等項，俱照前運之例，量減給發，總於年終銷算，造册報部，務使上不耗費公帑，下不虧苦民間。謹將新造式樣，共計雙單料段紗五十疋，蟒段、蟒紗共二疋，明時原存舊段十疋，一併恭進睿覽，則妍媸自別矣。伏候聖裁。

一黃白生絹。查舊額惟杭、嘉、湖、衢、嚴五府織解，共計九萬七千三百餘疋，向多苦累民間。今皇上軫念殘黎，歸臣管理。查舊時每疋價墊一兩一錢三分，亦有一兩二錢者，皆稀鬆粉絹，無濟實用。臣等議以細净絲縷改織呈樣，其白絲單料生絹，每疋價銀一兩零二分五厘，練熟者每疋價銀五分，雙料者倍加。謹進單雙料生熟白絹共八疋，併祈勅部酌定每年應用若干疋，其餘錢糧，改織段疋銷算，伏候聖裁等因。順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題，四年正月初五日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職等謹會同户部尚書固山額真公英俄佟會看得督臣條奏四項，職等逐款酌議。

如袍服銀八萬餘兩，據稱布政司册開，本省每年留用，似宜照例留用，以供袍服之需。

如重建織局，製設機張，暫那布政司銀三千兩。此乃督臣急公之念，合准於藩司貯庫錢糧開銷，工完造册報部，以憑奏銷。

如歲造段疋，酌定每年織造十二幅，蟒段一千疋，内石青三百疋，天藍二百疋，玄青二百五十疋，大紅一百二十五疋，金黄一百二十五疋，糙段五百疋，各長四丈二尺。内石青二百疋，天藍一百五十疋，玄青一百五十疋，平花大段五千

疋，各長四丈二尺。內石青二千疋，天藍一千疋，大紅五百疋，玄青一千五百疋，有補段一千疋，各長四丈二尺。內石青四百疋，天藍三百疋，玄青三百疋，玄衣素一千疋，各長四丈二尺。石青素段五百疋，各長四丈二尺。上號各色閃段五百疋，各長四丈二尺。十二幅蟒紗一百疋，內石青四十疋，天藍三十疋，玄青三十疋，大平花紗二百疋，各長四丈二尺。內石青八十疋，天藍六十疋，玄青六十疋，片金二百疋，各長四丈二尺。內石青六十疋，天藍五十疋，玄青五十疋，大紅四十疋。六度彭段二千六百六十二疋，內石青一千疋，天藍八百疋，玄青八百六十二疋。其領袖披肩及單料者，槩免織造。

如黃白生絹，原係户部錢糧，因欽命督臣料理織造事務，該浙省撫臣蕭起元題歸織造一併料理。原額生絹九萬七千三百餘疋，今止織熟白絹二千疋，藍絹二千疋，金黃絹五百疋，黃絹五百疋，綠絹五百疋，紅絹五百疋除外，尚存九萬一千三百疋，每疋原價一兩一錢三分，共銀十萬三千一百六十九兩，似應改織蟒段二千疋，每疋十四兩五錢，該銀二萬九千兩，有補段四千六百八十疋，每疋八兩，該銀三萬七千四百四十兩，大平花段五千一百四十七疋，每疋七兩，該銀三萬六千七百二十九兩，以足絹價，合應行令遵照改織。至于顏色，務照前開歲造織解可也。既經該司案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遵奉施行。爲此具揭，須至揭帖者。

順治四年正月

《明清檔案》欽命招撫江南各省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内院大學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守制洪承疇謹揭，爲微臣織解誥軸式樣差錯，謹束身待罪，仰候聖裁處分事。

順治肆年玖月初柒日辰時，職接捌月拾貳日邸報，内據提塘官張泰禀稱，上年捌月初旬，工部頒有誥軸式樣壹道，泰同齋本舍人沈鶴鳴往領，當交該舍人齎回江南，訖今肆年捌月初拾日，有舍人韋廷杰、陳善押解誥軸到京，工部即送進内院，但所解之軸，俱不如原頒式樣，又無清字，龍樣又差，俱是明時舊式，今内院復行駁出到部，工部差人傳泰云，所頒之式，乃泰不行交送所致，事關大典，見經急需寫發，罪責於泰，適舍人沈鶴鳴見到京，泰隨問已經投送明白，則非泰之誤。今工部見在請聖旨定奪等情。據此，職見禀不勝惶悚，隨將上年捌月叁拾日工部原移職揭帖再加查看，内開有發去誥命式樣壹道甚明，職即將原式樣通行展開細閱，内果有左壹段織就清字樣，右壹段織就漢字樣，職今織解之誥軸，原不相合，聯益加驚懼。追憶當日何以不仔細看明織造，蓋緣工部揭帖在上年捌月叁拾日齎到江寧，正值省城内外謀叛，關閉城門，拏審叛黨之時，又有北京差來章京馮世爵等調砲車赴湖廣征勦，同齋本舍人沈鶴鳴齎誥軸式樣到公衙門，職維時正在會審，手口忙亂，將原發誥軸式樣一看，見右邊紅色壹段織有漢字，未加細念文義，以爲係明朝武誥式樣，看至中間青色一段，皂色一段，白色一段，未有字樣，隨行捲收，尚有左邊黃色一段，未即開完，是以織就清字，並未看出。職審事至暮，回公署將誥軸式樣包裹收藏櫃内，未經再看，至商議織造之時，職因初時未看清漢字樣詳悉，即認爲明朝舊樣，遂全未取出看樣織造，惟行文馬政道、盧世揚及同知傅觀光，將誥軸制帛通照明朝式樣顏色織解，只再四講求王誥及文武品級式樣，比明朝必求精美，行令着落工匠僱造肆伍個月方完，即差舍人韋廷杰等起解壹次，今捌月内又差旗尉放應春等再解壹次，職於捌月拾捌日再疏報聞，猶係照前織造，職前疏内尚有大清朝鼎運維新，自有一代制度，必得工部會同禮部，將式樣名色參酌議定額數，乃便織解之請，職竟不自知其差錯，此職先後踈忽實情，絲毫不敢隱飾。今據提塘官張泰禀到，職即再尋工部原發來式樣細看，始知職貳次所織誥軸皆式樣不合，清漢字樣俱無，龍樣俱差，職四顧徬徨，口不能言，惟自恨踈忽之罪。若職先日將誥軸式樣發與委管織造馬政道、盧世揚及同知傅觀光，而貳官不看式樣織造，則今日之錯該道廳皆與有罪，職失於稽查，罪已無辭，今職始則於誥軸式樣既未看明，繼又未發與該道廳查造，只熟商明朝式樣顏色一照織解，以致一錯俱錯，此其罪專在職，實無從推諉於道廳。但職自貳年捌月内到江寧時，當改京爲省，百務紛襍，職日夜拮据，不敢時刻懈怠。至叁年玖月間，已覺精力衰弱，拾壹月内即得右目失明之症，今肆年叁月内，奉聖旨准職衙内守制，勉辦公事。職雖昏瞶之餘，仍不敢毫有怠玩，惟自痛恨一時踈忽，遂造悞大典至於如此。職今將見織誥軸行令道廳官俱改照原發式樣星速織造完報，以便解京，其先解過貳次，除制帛工料未計外，所造誥軸共用過工料價銀叁千陸百餘兩，職不敢開銷正項錢糧，應將職福建原籍產業變價還官，另行造補。職謹席藁待罪，聽候聖裁處分，以爲大臣任事不慎之戒。謹具疏奏請。職不勝惶悚戰慄待命之至，爲此除具奏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順治肆年玖月　初捌　日

欽命招撫江南各省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内院大學士、太子太保、兵部尚

青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守制洪承疇謹揭，爲微臣織解當軸式樣差錯，謹束身待罪等事。

職據提塘官張泰稟帖，隨查工部原發來當軸式樣，通開細圈，束有織就清漢字樣，職今織解原不相合。追憶當時式樣，差人賫至公衙門，職正在會審叛賊，隨展開一看，見右邊紅色壹段織有漢字，未經細念文義，以爲係明朝武當式樣，看至中間青色壹段，皂色壹段，白色壹段，未有字樣，隨行捲收，尚有左邊黃色壹段，即未開完，是以織就清字並未看出，遂包裹收藏，未經再看，只行文道廳官，照明朝式樣，細加講求織解，將原式樣即未發與道廳看造，以致式次起解皆錯，職竟不知覺，罪專在職，實無從推諉於道廳。職自恨一時疎忽，有悞大典，今照原發式樣，星速改造，另解其前式次用過工料價銀叁千陸百餘兩，職不敢開銷正項，應將職福建產業變價還官補造。職謹席藁待罪，聽候聖裁處分，以爲大臣任事不慎之戒。謹揭。

《明清山西碑刻資料選・藍公教織歌》 冷壽陽，春晚無花秋早霜。山農卒歲苦寒逼，但知力耕不知織。自從藍公宰吾縣，男制紡車女紡綫。大布苦身衣裝棉，春風一吹三百年。藍公下車初，念民勞且愚。《魏風》曰縫裳，《唐風》曰曳婁。蠶桑雖不事，木棉亦所須。摻摻彼女手，胡爲不織與？民曰無織具，公爲置工作。民曰無織師，公爲置女傅。置傅數百家，置工數十處。十日一張機，五日一匹布。以棉作布布易棉，工精布細勢以錢。貧家棉少錢不足，官困吏指麥與粟。藍公來自膚施明之季，萬曆時秦中鉅族擁高資。棉萬斤，布萬匹，金多不知幾千鎰。前車載滿後車溢，毀家爲民謀家室。一年織事成，兩年獄訟清，三年機杼不空鳴，篝燈萬户聞書聲。廉叔度，來何莫，昔民無褊今五綺。朱仲卿，葬桐鄉，子孫不如民奉嘗。前人遺愛後人表，藍公去後知者少。若非吾鄉張君手，自記一紙收藏始順治。我公苦心何所寄，邑乘寥寥數行字。馬首老農老更慵，作歌猶能歌我公。公傳宜補循吏中，公祠宜傍泮水宮。大書深刻碑穹隆，要使城鄉市鎮九十有二所，人人歌舞公之功。君不見，韓公亭，月團團，苦説邊城特地寒。藍公衣被在四境，行人莫愁壽陽冷。

余昔輯《馬首農言》，僅據縣誌載藍公政績殊略。茲得鄉先生張君所記，始悉其詳，益嘆我公教澤深遠，不第爲合邑謀生計，於人心風俗培養實多。爰爲詩附於記後刊佈，鄉人僉謂宜建專祠，用崇報祀，屬書斯記並詩勒石祠中。時咸豐六年歲次丙辰十月也。祁寯藻謹識。

邑人宋保泰鐫字

《藍公教織記》 藍公諱尚質，陝西膚施縣人。由選貢萬曆十九年知壽陽縣事。公本膚施望族，甫弱仕，睹壽邑地土磽薄，人民貧困，冬無棉衣，夏無布葛，憐此邑不諳紡織也，乃出私財數十餘萬，廣募陝西四方習於耕織之男婦數百户，每村設立一家，給以廬飤。公之親戚住村者，男以官稱之，婦以官眷稱之。男童則延師訓讀，女童亦有婢女侍候。鄉鄰偶有争論者，每爲勸諭，息事和解，不費民間絲毫之力。公之親眷，俱待以官衙之盛設，公之衙署乃與民間勤儉之户相同。公克己恕人，感化親朋，助公施教。公之在任也，男教鄉民造作紡織之器，女教鄉民之婦紡織。公之親眷皆以花換布（邑人謂棉爲花），每布一匹換花二斤。五日一布，賃錢二百。欲紡織而貧困不能得花者，公另贍之。不三年翕然皆紡織之户矣。士庶人等，感公之德，獄訟一空，治行爲當時之最，至今民賴其利，家有杼機而不知公之遺教也。蓋公德澤及於人者甚深且遠，固不以世數計矣。邑人素不知外出貿易，公教以肇牽服賈，至今雁南生理，公實始之。思公之德，不但官立祠堂歲時致祭，即合邑人家均宜設主供奉，以報遺愛也。

大清順治六年正月初十日，生員張所賦謹記。

咸豐六年孟冬之月，致仕大學士祁寯藻謹書。

邑人宋保泰鐫。

查慎行《人海記》卷上《省陝西絨褐》 陝西織造絨褐，本朝初年設有專員。順治辛卯始省，以此項錢糧充餉。

趙申喬《趙恭毅公賸稿》卷三《奏疏・奏明請追蘇州織造虧欠辦買青藍官布銀兩摺》 臣查江南青藍布疋，自康熙三十四年歸於蘇州織造領價辦買，三十五年辦解布三十萬疋，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俱每年辦解布五十萬疋。内四十三年欠解布一十一萬三百七十疋，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其應辦解布一百萬疋，全未解到。按青藍布每疋價銀三錢二分三釐，蘇州織造其欠解布一百一十一萬三百七十疋，其價值銀三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九兩五錢一分。今庫内存貯青藍布甚多，已於四十四年停其采辦，而蘇州織造十年前所辦布疋至今不解，十年前所領布銀至今不還。臣部雖節次行催，總置不應，目擊情形，諒難完結，若再瞻顧不言，則此三十五萬餘兩錢糧必至日久難問，而臣等扶同欺隱之咎百喙奚辭？伏乞皇上敕下督撫嚴催，勒限速解，庶庫項不致空懸，而臣等亦獲免罪戾矣。爲此據實奏明。

趙申喬《趙恭毅公賸稿》卷三《奏疏・奏明追解江蘇兩織造欠解緞紗餘賸銀兩摺》　臣查得江甯織造康熙四十八年、四十九年、五十年、五十一年織解緞紗餘賸工料銀一十四萬二千五百八十二兩二錢七分零，又蘇州織造四十八、九、五十、五十一年織解緞紗餘賸銀一十五萬一千三十三兩二錢九釐零，均係織造巡鹽多得之銀，例應解部，不便遲延。臣部屢催速解，而該織造以無員委解爲詞。臣部隨劄巡鹽御史作速委員解部，而該織造仍不解交運庫轉解。竊此案錢糧至二十九萬有奇，不爲不多，遲延至六載有餘，不爲不久。臣部雖竭力嚴催，而文移往來，徒耽時日，無裨庫帑。若非大語嚴飭，則此項還延日久，終屬虛懸。伏乞皇上敕下江撫，立催前項餘賸銀兩，委員解部，庶錢糧不至遲誤，而臣部亦得免罪戾矣。爲此具奏，請旨。

（碑存壽陽縣）

沈自南《藝林彙考・服飾篇》卷一〇《繒帛類》　《紀原》　漢王逸《機賦》曰：「帝軒龍躍，桑葉是創。仰攬三光，悟彼織女，爰制布帛。」則布帛自黃帝始也。

《香宇詩談》　花綾著油粉，非獨近時有之，自唐已然。（蘇極）〔章孝標〕《織綾詞》「不學鄰〔家〕婦（事）慵懶，蠟揩粉拭謾官眼」。所言「鵲鳳闌珊」、「花鳥鮮活」、「張翅鶴」、「折枝梅」，即花樣也。

沈自南《藝林彙考・服飾篇》卷一〇《繒帛類》　《丹鉛總録》：　綜理，綜機縷也，所以持經而施緯，使不失條理者也。《三蒼解詁》：　綜理，經也，謂能統理衆務爲綜理。漢宣帝綜核名實，晉陶侃綜理微密是也。

孫珮《蘇州織造局志》卷一《沿革》　蘇郡之有織造，沿革靡常，難以盡考。宋、元之間，其事邈矣。明洪武至啓、禎廢興，恒載史册，可以按籍而稽。皇朝開局以來，或舉或停，悉遵詔諭，固歷歷可數焉。乃詳著於篇。

〔元〕

至正間建織造局於平橋南，遣官督理。

〔明〕

洪武元年，建織造局於天心橋東，着地方官督造。

永樂間，遣奉御蕭月、太監阮禮、督蘇、杭織造。差遣内使自此始。

洪熙間，遣太監劉景、羅玉，駐蘇、杭織造。

宣德間，遣内使陳源，駐蘇、杭織造。

正統間，王振專權，太監韋義督蘇、杭織造，民力告匱，杼柚皆空。

天順至成化，差内官來福、羅政等，照舊督造蘇、杭。

弘治十五年，内官龍綬，請支鹽價以給織造。户部奏鹽課爲邊儲救荒大計，祖宗朝未嘗輕用。從之。

正德間，頻遣太監龔洪等督催織造，有司供給繁苦，民間大擾。

嘉靖間，遣太監吴勛等，照舊督造蘇、杭。

隆慶二年，命太監李佑，督造蘇、杭。

萬曆二十五年，刑部侍郎吕坤，疏陳織造之害，不報。二十九年，織造太監孫隆，督税蘇州。崑山縣民葛成等，毆斃委官。隆懼，駐杭州。四十三年，工部侍郎林如楚，請循祖制，織造停遣内官，以蘇東南民困。

天啓二年，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奏：　松江知府張宗衡，蘇州同知楊姜，派定物價，不行給發。遂奪俸。六年，蘇杭織造太監李實，誣劾直隸巡撫周起元，松江知府張宗衡，同知孫應昆，并劾御史黄尊素、周宗建，編修繆昌期，吏部周順昌，都御史高攀龍爲東林邪黨。疏入，命除周宗建、繆昌期已經逮解，周起元等五人解京究問，俱罹慘禍。崇禎元年，械李實究問，織造停止。

〔皇清〕

順治三年，奉旨遣工部侍郎陳有明，滿洲官尚志等，織造蘇、杭。有明管總織局，志管織染局，僉報蘇、松、常三府巨室，充當機户。八年，奉旨禁革機户買絲募匠造辦，撤回織染局滿洲官員，陳有明專督兩局。十一年，奉旨停止織造。十三年，命理事官馬偏俄、太監鄧秉忠，督理蘇州織造。

康熙十六年，兵餉告匱，奉旨裁省織造，僅支銷工料價銀五萬餘兩。二十一年，云、貴蕩平，奉旨仍復原額，支銷工料價銀，并采買等項，共八萬餘兩。（查舊定正額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二十四年，南北兩局各裁機二十四張，共裁機四十八張。議減工料價銀二千八百兩，在染匠、車匠、金絨、鋪户四項均扣；惟機匠困苦，照舊不減。二十五年，奉旨裁革起運龍衣船用牲口及黄快船起解，節省州縣浮費，以蘇民困。

孫珮《蘇州織造局志》卷三《官署》　嘗考《月令》所載，命婦官染采，命司服具飭衣裳。其時造作有府，然遠不可考。唐、宋以來，采辦蘇、杭，偶見紀載，亦不能識其處。自元末迄明，始有定所；而我朝創建，尤極其盛，備載無遺。

〔元〕

織造局，在長洲縣平橋南，至正間，即宋提刑司改建，久廢。

〔明〕

織造府，在水利分司西，舊爲公館，嘉靖間，改爲催督內使所居。萬曆間，太監孫隆辟東址，增建廳事亭圃。久廢。

織造館，在女冠子橋西，即舊營繕所。天順五年，知府朱勝，改清軍察院；嘉靖四年，知府胡纘宗，再改織造館。萬曆間，織造內官爲別署，呼爲織造北府。久廢。

〔皇清〕

總織局，在帶城橋東。順治三年，遣工部侍郎陳有明、滿洲官尚志，督理織造。尚志駐北局，有明暫居兵備道署，湫隘不稱。巡撫都御史土國寶、巡按御史盧傳、知府陳服遠等議，以明嘉定伯住房改建。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皇上臨幸茲署，見廣儲司祁國臣克盡乃職，趨事恪謹，帝大悅，越一宿回鑾。

陳有明建總織局記

余以丙戌秋，謹奉璽書綸命，總理蘇、杭織染事。信宿戒途，至冬駐節吳門，下車兵備舊署，湫隘傾圮，似未可以尊王事，肅使臣之體。行次虎林查按，總織局業爲設法營造，已成一巨模，而姑蘇詎可缺然。且向來機設，散處民居，無監督典事之人，率以澆薄廣貨，塞責報命，上積弛而下積玩，織染之流弊，侵淫已極，皆由無總織局以匯集群工，此明季之所以坐廢也。余計惟昔賢所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將爲朝廷萬年之供，安可不謀一永久之圖？務宜鳩工畢集，共處公所，既力專而物辦，亦心聚而易稽。人選能手，料取精良，任役選敏練謹飭之人，掌管采忠勤敦慤之士。只乏廣堂大廈，爲安置群工地。因與督撫上公，代巡盧公，該屬長吏陳服遠商略，公議以前朝周戚畹遺宅具題，得請興工修改。得堂舍百有餘間，機房以居工作，庫司以貯成物；中設廳事後堂，以馭群户，慎賞罰，稍有定止。第東西夾處民居，猶未舒展，復與督撫周公，相度本署北偏褚氏廢圃空地，別購舊屋，更市新材，聿命匠石，昕夕卒事。今得總織局前後二所，大門三間，驗緞廳三間，機房一百九十六間，鋪機四百五十張，綉緞房五間，局神祠七間，染作房五間，竈厨等房二十餘間。四面圍墻一百六十八丈，開溝一帶，長四十一丈。釐然成局，燦然可觀。百工受事，星羅棋佈，竭蹶赴功，共欣然有樂於奔命之意。雖然，余何敢自謂曰能，實賴同事協謀於上，庶司百職勤勞於下，始有以夙敦厥成，仰應服御賞賚之用。然是役也，雖經營詳備，盛於今日，而五采彰施，宗彝藻火作服之制，則自唐、虞二帝之時，已載在簡册矣。我皇上受命凝圖，頒功詔能，端於是乎有藉。余受任期年，經謀悉力，祈稱乃事，亦何敢勒石叙功，自謂曰能？第恐法久則弛，世遠則玩，而規方丈尺，堂舍房宇四隅基址，或漸有增損，因詳記其地里若干，溝塗幾許，曹署幾許，主政者若而人，襄事者若而人，以永垂不朽云。

織染局至正末在平橋南。明洪武元年，始建於天心橋東。永樂間，奉御蕭月、內侍阮禮葺，洪熙間，太監劉景大修。天順間，太監來福又修。嘉靖二十六年，太監郭秀、宗偉繼葺。萬曆中，太監孫隆更新，規模整麗。天啓六年，太監李實重葺。崇禎元年，停止織造，漸就傾圮。順治三年，遣官織造，工部侍郎陳有明，建總織局於帶城橋東；滿洲官尚志，官代等，相繼駐此，分管織造，鼎新廨宇。十年，工部侍郎周天成并管兩局，再葺大堂三間，頭門、儀門并庫各三間，機房二百十四間，圍墻一百八十七丈，悉行整理，其中祠宇一新。互見祠廟。康熙二十年，廣儲司薩岱漢重葺。二十二年，廣儲司祁國臣增建機房。

文徵明重修織染局記

蘇郡織染之設，肇創於洪武，鼎新於洪熙，載於郡志；雖簡略未詳，而碑文所記，歷歷可考。京師惟尚衣監所司其事，然織染惟建局於蘇、杭者何？夫大江之南，蘇、杭財賦甲他郡，水壤清嘉，造色鮮美；矧蠶桑繁盛，因産絲纊，迄今更盛。局之舊規，歲造常課紵絲一千五百三十四疋，遇閏月該造一千六百七十三疋。往年惟用本局匠役織造，本用民間機户，到府領織。現在各色人匠，計六百六十七名，每名月給食糧四斗；惟蘇衛軍匠一十三名，每名月給本衛食糧八斗，在局工作。

局之基址，共計房屋二百四十五間。內織作八十七間，分爲前、後、中、東、西六堂，又大堂兩傍東西廂房等處，機杼共計一百七十三張。掉絡作二十三間。染作一十四間。打綫作七十二間。大堂并庫厨府局二廳等房五十間。後有避火園池，真武殿、土地堂、碑亭各一座，古井二口。墻堵四立，俱在大堂之左。外局衙二，在局東官街巷。其四址悉載真武廟舊碑甚詳，茲不贅及。

西峯郭公，中山宗公，奉命提督茲事，寬仁慎敬，及事真武甚謹。因復加繪葺，廟爲之一新。於是丐文，詳載歷年職事者題名，畫圖於石，用垂不朽云爾。嘉靖丁未孟夏吉旦立。

陳有明重修織染局記

今上（指清世祖福臨——編者）御極之四年，蘇郡重建織染局落成。余實典其事，是烏可以無記。竊惟我皇上應圖開運，撫安方夏，服山龍而垂日月，臨萬邦以馭兆民。天下咸尊如大父，望若神明，則服御之制，不可不振舉也。遴選廷臣，余以司空卿貳，得蒙宸翰，總理蘇、杭織染事。廉得姑蘇舊有織局，在察院南二百武而近，西臨天心橋，東北距圓妙觀者，創自前朝鼎隆之日，至晚季廢閣不舉，而局政壞，局事停，局工散，局舍亦傾圮，不復釐葺，淪爲曠野矣。所存僅頹房幾間，磐懸零落，衰草芊綿，不堪爲馬厮牧養之地，惡可鋪設上用機張？余受事吴門，始經營卜度，與同事者商確，鳩工庀材，整理而增建之。余總領機務頗煩，又分其緒以營辦此局，殆不啻左畫方而右畫圓也。拮据半載，幾殫心計，始得成機房七十六間，染房五間，厨房四間，廳房、局神堂祠，漉綫池塘，悉舉畢備，丹楹刻桷，森樹煥列，業成一開基偉制。今屬采段使公署專司上供袍服，而袞龍黼黻，文施五采，祥光耀斗，曄曄驚眩人目。謹會在事諸公，同景星慶雲，以上賀天子，百工相與慶於堂，庶司相與忭於署。余即不敢德色用以自慰，庶幾不負受任蘇、杭之役，是惡可以不記？惟時度地與興，制者獨余，經畫綜理者滿洲官尚志、官代、胡格喇、高登，董工者經歷愈忠達暨委官趙壁也。各有成勞，以效忠朝廷，亦以開基立國大經大緯之所在，又安可以無記？余不菲，特載筆録事，而勒之石。

南新局在洞橋内，順治四年，即民房改建。所設機張移入兩局。

北新局在顧家橋西，順治四年，即民房改建。所設機張移入兩局。

烏林達筆帖式等公署，二在總織局西，一在總織局東，一在新造橋南塊西，一在帶城橋南塊東，共五處。

孫珮《蘇州織造局志》卷四《機張》　明初遣中官織造蘇、杭，此局之所由設也，只供内府之用，賞給諸項，概隸之府，而局不與焉。故機不繁多，而匠亦甚少。我朝鼎興，上自袞衣黼黻，下逮官府賚予，悉於是乎取之。機之不得不多，勢使然耳。雖其間裁復不一，而八百之數，固爲今日定額云。

〔明〕

織染局

東紵絲堂　即天字號　機四十八張

西紵絲堂　即地字號　機二十四張

紗　堂　即元字號　機四十二張

横　羅　堂　即黄字號　機一十八張

東後羅堂　即宇字號　機二十四張

西後羅堂　即宙字號　機一十七張

已上六堂，共機一百七十三張。每歲令六堂長高手等役，造辦解京。

〔皇清〕

順治八年，奉旨裁革機户。工部侍郎陳有明召募機匠，兩局花素機，題八定百張。

康熙六年，缺機一百七十張。行頭王斗山，倡均機之議。初議民機二十張，均當官機一張；後因賄脱者多，僅以民機九張，均當一張，遍處索貼，城鄉大擾。十二年，巡撫都御史馬祜，會同織造内刑部侍郎雷先聲，按王斗山等罪，革行頭名色，勒石長洲縣花橋東堍，永禁均機津貼，機民始寧。十六年，軍餉告匱，奉旨裁機二百九十一名。二十一年，海内蕩平，奉旨僉補八百額數。二十二年，巡撫都御史余國柱，將原額八百機張口糧，照數咨部報銷。

織染局

天字號　即東紵絲堂　機四十八張

地字號　即西紵絲堂　機二十四張

元字號　即紗堂　機四十八張

黄字號　即横羅堂　機二十四張

宇字號　即東後羅堂　機五十張

宙字號　即西後羅堂　機二十五張

洪字號　機一十八張

荒字號　機一十八張

日字號　機一十八張

月字號　機一十八張

盈字號　機一十四張

昃字號　機一十八張

辰字號　機一十六張

宿字號　機十張

列字號　機八張
張字號　機二十一張
寒字號　機一十四張
來字號　機四張
庫字號今改化成書院　機四張
已上一十九號，共花素機四百張，計匠一千一百七十名，設所官三員，高手等役領之。

總織局
蘇州堂　順治三年僉報蘇州紳袍巨室，充當機户。八年奉旨裁革，令堂名仍舊。
坎字號　機一十四張
艮字號　機二十四張
震字號　機二十四張
巽字號　機二十四張
離字號　機二十四張
坤字號　機二十三張
松江堂　順治三年僉報松江紳袍巨室，充當機户。八年奉旨裁革，令堂名仍舊。
金字號　機二十九張
石字號　機二十七張
絲字號　機十張
竹字號　機一十九張
匏字號　機一十四張
土字號　機一十七張
革字號　機八張
木字號　機十張
常州堂　順治三年僉報常州紳袍巨室，充當機户。八年奉旨裁革，令堂名仍舊。
仁字號　機一十八張
義字號　機九張
禮字號　機十張
智字號　機八張
信字號　機五張
忠字號　機一十二張
良字號　機十張
乾字號　機三十張
兑字號　機三十一張
已上三堂二十三號，共花素機四百張，計匠一千一百六十名，設所官三員，高手等役領之。

謹按舊例，令機匠赴堂領銀，赴庫領料，以杜所官等役，扣克諸弊；亦不許機匠透領經緯，擅行質當，致誤上供，歷經嚴禁。

孫珮《蘇州織造局志》卷五《工料》　織造錢糧，與州縣等雖則例不同，而報部開銷則一也。條目詳明，織微具備，固本朝之所最重者，安得而略諸？

〔皇清〕

銷算則例

金鋪户料價　圓金例除紙粘頭一分五厘，扁金例除紙金頭一兩。今圓扁金較舊輕細。

上用

粗圓金一紐，淨重六分二厘，算銷銀四分二厘。

闊扁金一萬條，將原數六百均作五百用。淨重五兩四錢，算銷銀二兩。內單格梭扁金一萬條，淨重四兩五錢算。

官用

赤圓金一紐，淨重四分八厘，算銷銀四分。

淡圓金一紐，淨重四分八厘，算銷銀三分八厘。

扁金一萬條，淨重五兩三錢三分三厘，算銷銀二兩。

小蜂扁金一萬條，淨重四兩八錢，算銷銀二兩。

車匠工價　江寧、杭州兩處，俱食糧計工；蘇州因撮耗虧折，匠役包足，故給工價掏摇。

綫經絲九六折淨每兩掏摇工銀四分八厘算。

雙經絲九六折淨每兩掏摇工銀四分八厘算。

單經絲九六折淨每兩掏摇工銀二分四厘算。

緯絲九六折淨每兩掏摇工銀一分八厘算。

染匠染價　染價浮重例禁潮粉。

上用

大紅經每兩生染銀三錢六分，八三就算，緯八就算。
石青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二就算，緯八就算。
真青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七厘五毫，八五就算，緯八三就算。
明黃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三就算，緯八就算。
秋色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三就算，緯八三就算。
玉色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三就算，緯八就算。
本色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三就算，緯八就算。
油綠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四就算，緯八就算。
元青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五就算，緯八三就算。
官綠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三就算，緯八就算。
真紫經每兩生染銀二分，八八就算，緯八二就算。
醬色經每兩生染銀二分，八八就算，緯八二就算。
金黃經每兩生染銀二分，八八就算，緯八二就算。
石藍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二就算，緯八就算。
黃色經每兩生染銀二分，八五就算。緯出山東，買照時價算。
豆色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一就算，緯八一就算。
砂綠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三就算，緯八就算。
沉香色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八就算，緯八二就算。
松花色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三就算，緯八就算。
米色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五就算，緯八就算。
砂藍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五就算，緯八就算。
翠藍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二就算，緯八就算。

官用

月白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三就算，緯八就算。
棕色經每兩生染銀二分，八八就算，緯八二就算。
石青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五就算，緯八就算。
真青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七厘五毫，九就算，緯八三就算。
明黃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七就算，緯八就算。
玉色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七就算，緯八就算。
黑綠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九二就算，緯八就算。
本色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七就算，緯八就算。
官綠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九就算，緯八二就算。
元青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七就算，緯八三就算。
金黃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九就算，緯八二就算。
真紫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九就算，緯八二就算。
醬色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九就算，緯八二就算。
鮮紅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九就算，緯八就算。

絨鋪户染價　例禁絨鋪包頭侵扣。

大紅絨每兩生染銀三錢六分，八就算。
南紅絨每兩生染銀一錢八分，八就算。
水紅絨每兩生染銀九分，八就算。
淺色絨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就算。

紗經緯絲染價　此項另算。

紗經絲每兩生染銀一分二厘五毫，九七净算。
紗緯絲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九七净，八就算。

機匠工價

段紗花機每日工銀一錢五分算。上用、官用同。機匠每日工銀六分，挽匠每日工銀三分，織挽匠每日鹽菜銀五分，每日送飯工銀一分。
段素機每日工銀一錢三分五厘。上用、官用同。
帕子絲九七折净，每兩掉絡工銀一分算。
紗經緯絲九七折净，每兩掉絡工銀一分算。

段紗加耗

段紗有圓扁金絨織，每兩加耗五分算。
段紗不用金絨，每兩加耗七分算。
段紗每疋加掉絡耗三錢算。
段紗每件加掉絡耗一錢五分算。

捧接邊銀

滿裝袍褂四五段，銀五分算。
花素十身段一疋，銀一錢算。

六赹楊彭段一疋，銀九分算。
紗滿裝袍褂四五身一件，銀三分五厘算。
紗花素十身一疋，銀七分算。
六赹紗一疋，銀五分算。
大手帕五方，小手帕十方一連，每連銀七分算。
查搀經工銀每段四分，滿裝五身折半算。其紗機例無接經，段紗每機工銀八分，打邊綫段紗每疋工銀一分。傘一把，銀二錢。
挑花、倒花、畫匠工價
挑花匠每月給工銀二兩算。
倒花匠每月給工銀五錢算。
畫匠每月給工銀二兩算。
絲價　價照時值。舊制必選乾潔上號好絲貯庫，給發拘摇，不致虧折，并杜上機截換之累。
經緯絨三項，每兩價銀時值算。
花木絨綫，每兩價銀時值算。
襯紙數
直身袍龍襴段一疋，用一百二十張。
蟒水風雲地滿裝袍褂一件，用七十張。
四團八團補一疋，用一百二十張。
寸龍裝一疋，用一百四十張。
圓扁金壽字一疋，用一百二十張。
上用裝段一疋，用一百二十張。
九龍四季芳草傘一頂，用七十張。
九龍四季芳草傘檐兩層，用七十張。
四爪蟒一疋，用六十張。
官用裝段一疋，用六十張。
金牙爪暗蟒一疋，用六十張。
扁金抹絨一疋，用六十張。
方補一疋，用四張。
彩裝蟒被褥裝一件，照裝段減半用。
凡遇真紫段，用青缸紙，照數加倍算。
竹紙每張銀一厘算。
青缸紙每張銀二厘算。
修理機張銀　舊例五年給銀五兩。康熙二十三年，户部復定一兩五錢。
龍衣箱每只價銀一兩五錢
已上本局開銷。其祭祀等項瑣細銀兩概不載。
織造府俸銀八十八兩八錢四分　全裁改解户部。
長洲縣銀二十二兩五錢二分。
吴江縣銀四十一兩三錢二分。
崑山縣銀二十五兩。
織造府薪銀一百一十兩　全裁改解户部。
長洲縣
吴縣各編銀六十兩。
龍衣船修理料價一百一十八兩九分二厘八毫
太倉州
長洲縣
吴　縣
吴江縣
常熟縣
崑山縣
嘉定縣　各編銀一十六兩八錢七分四毫。
龍衣船水手工食銀二百六十二兩八錢八分
長洲縣
吴縣　各編錢一百三十一兩四錢四分。
已上開載蘇州府賦役全書。悉照舊額。
織造府心紅紙張銀一百八兩
華亭縣銀六十八兩。
婁縣銀四十兩。
織造府蔬菜油燭銀一百八兩　全裁改解户部。
華亭縣銀六十八兩。

婁縣銀四十兩。

織造府案衣家伙銀六十兩　全裁改解户部。

上海縣編征。

織造府書役工食銀三百兩

吏書八名，每名廩糧銀六兩，共四十八兩。

上海縣編征。

傳報舍人二名，每名工食銀六兩，共一十二兩。

婁縣編征。

門子二名，每名工食銀六兩，共一十二兩。

婁縣編征。

快手八名，每名工食銀六兩，共四十八兩。

華亭縣編征。

皂隸十六名，每名工食銀六兩，共九十六兩。

婁縣編征。

轎傘夫一十二名，每名工食銀六兩，共七十六兩。

婁縣編征。

鋪兵二名，每名工食銀六兩，共一十二兩。

華亭縣編征。

龍衣船修理料銀三百五十七兩一錢三分

華亭縣銀九十二兩一錢。

婁縣銀八十六兩四錢六分五厘。

上海縣銀一百七兩一錢四分。

青浦縣銀七十一兩四錢二分五厘。

已上開載松江府賦役全書。悉照舊額。

孫珮《蘇州織造局志》卷六《口糧》　口糧之設，所以贍匠，而役亦與焉。夫工價必計日而給，而口糧則以月算，征於州縣，儲於廩庾，以時出之，終歲鮮匱乏之憂，國家之所以養匠役者至矣。【略】

順治八年，奉旨裁革機户。工部侍郎陳有明召募機匠，題定局糧額數。

織染局

花素機共四百張。

機匠共一千一百七十名，每月共該給糧四百六十八石。

局役共一百四十名，每月共該給糧七十七石二斗。

總織局

花素機共四百張。

機匠共一千一百六十名，每月共該給糧四百六十四石。

局役共一百三十二名，每月共該給糧七十一石四斗。

已上二局，每月共計額糧一千八十石六斗；如遇小建月份，應扣小建米三十六石二升。大月給糧一千八十石六斗，小月給糧一千四十四石五斗八升，按月給放，每年起運報銷。

孫珮《蘇州織造局志》卷一〇《人役》　經制而外，不敢濫設官吏，皇朝定例也。織造局役，載在糧册，織造衙役，載在全書，二者謂之經制。至車匠、染匠等役，悉由募充，名爲額設。因分别志之。

〔明〕

織染局

大使一員

副使二員

司吏

堂長已上俱不給糧。

寫字

高手

扒頭

染手

結綜

掉絡

接經

畫匠

花匠

綉匠

折段匠

織挽匠已上每名每月俱給糧四斗。

蘇州衛軍匠每名每月給本衛糧八斗。

已上員役自司吏以下名數無考。

〔皇清〕

織染局人役

所官三名

總高手一名

高手一十二名

管工一十二名

管經緯六名

管圓金二名

管扁金二名

管色絨二名

管段數六名

管花本一名

催料六名

揀綉匠八名

挑花匠一十四名

倒花匠一十五名

折段匠五名

結綜匠六名

畫匠一名

看堂小甲二十二名

看局小甲六名

防局巡兵一十名

花素機匠一千一百七十名

已上織染局役局匠，開載報銷糧册，額例每月共給糧五百四十石二斗。

總織局人役

所官三名

總高手一名

高手一十二名

管工一十二名

管經緯六名

管圓金二名

管扁金二名

管色絨二名

管段數六名

管花本一名

催料八名

揀綉匠六名

挑花匠六名

倒花匠一十名

折段匠六名

烘焙匠八名

畫匠一名

看堂小甲二十四名

看局小甲六名

防局巡兵一十名

花素機匠一千一百六十名

已上總織局役局匠，開載報銷糧册，額例每月共給糧五百三十五石四斗。

織造衙門人役

吏書八名

傳報舍人二名

門子二名

快手八名

皂隸一十六名

轎傘夫一十二名

鋪兵二名

已上織造衙役，開載松江府賦役全書，舊例每年除閏，共給工食銀三百兩。巡捕一項，以非經制，不敢濫書。

織造額設人役召募充役

車匠　明制本無車匠，令堂長造辦段疋，雇工掏摇。本朝順治八年，裁革機户，始募車匠掏摇，例不給糧。後有死絶逃亡及改業者，歷經另募補充。

染匠　江寧定例，給糧給料，計工給糧。蘇州例不給糧，值産掣時整頓給銀買料，以供一歲之用。邇來染匠慣用潮粉，日甚一日，致機匠虧折賠補，莫可控吁。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初三日，廣儲司祁國臣洞知其害，發示嚴禁，許機匠拿獲告理。闔局相慶，不啻更生。其示全載。

祁國臣嚴禁染匠作奸告示

管理蘇州織造部堂祁，爲嚴飭染匠，以剔弊根事。照得上供錢糧，關係重大。邇來顔色不堪，其陋弊根由，全在染匠一項。染匠勤慎，依期交納貯庫，則機匠得以領料，既無分兩虧損，又無顔色淺深，舉動趁手，何患不精。可恨染匠作奸，整頓領去，竟藐不遵法，如數上庫，甚至對支機匠，私相授受。被迫於虚工，有責罰之虞，奔走守候，即乘其急切，輒以潮濕稱付，及至干折上機，止有八五八折。且故爲刁難，不肯一齊交割，一疋之緯，零星陸續者幾次，濃淡不一，粗細不等。甚至官用絲料加二粉頭，如此大膽。更可異者，串同車匠，換經交納，朦朧搪塞，織手縱好，豈能掩其惡乎？該匠惟知奸利，貽誤不可勝言。向來看段，徒責機匠；機匠代人受過，匪朝伊夕。本部端本窮源，非比往昔。不獨歸罪一人，合行嚴飭。爲此示仰染匠人等知悉：經緯必盡心染練，曬乾貯庫，五日限交，遲則有罰。或遇陰天，最多不過十日。如仍前故意稽延，使機匠對支帶濕零付，虧折賠補，以致織來段疋身分顔色駁雜不純，及串同車匠，換經搪塞者，許機匠拿獲，從重究處，斷不姑徇。須至示者。

圓金鋪户　例不給糧。

扁金鋪户　例不給糧。

色絨鋪户　例不給糧。大紅、南紅、水紅三項，大紅染匠承值，淺色絨鋪練染。查蘇城絨鋪繁多，最易承值，本局遍給編號招牌懸掛，概免一應差役，所給染價，大半爲絨鋪包頭侵克。

憲革人役

行頭　伏讀織造敕書，機匠缺額，移文巡撫召募，自立行頭名色。凡民間雇募織挽，俱有陋規，一遇局中缺匠，即攘臂而起。康熙六年，缺機一百七十張，行頭王斗山、丁順宇、鈕明陽等，倡均機之議，遍處搜刮，科斂津貼，借端勒索，假公濟私，城鄉大擾。十二年，巡撫都御史馬佑訪聞斗山等惡，檄府正法，革去行頭名色，驅逐出境。勒石長洲縣花橋東堍，永禁民機津貼。但蠹根未斬，衣鉢相傳，改行頭爲呈頭，恣意擾民。其名則殊，其害則一也。

《類腋》卷一三《人部・蠶織》

婦功　《考工記》「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分繭稱絲　《禮》季春之月，戴勝降於桑，具曲植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注〕：戴勝，織紝之鳥。曲薄，植槌也，所以架曲與蘧筐者。蘧圓而筐方。東鄉，迎時氣也。織紝又，女子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注〕：組亦織也。紃之制似絛。孟郊詩：雙繭抽作紝。繅三盆手又，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及大昕之朝，夫人世婦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夫人繅三盆手。〔注〕：公桑，公家之桑。蠶室，養蠶之室。大昕之朝，季春朔之日。桑，采桑。戾，乾也。蠶惡濕，故葉乾乃以食也。三盆手者，置繭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蔡邕《胡夫人神誥》：採柔桑於蠶宮，手三盆於繭館。《春秋繁露》：繭待繅而成絲。〔舒頓〕《繅絲行》：「小麥褁絲大麥黄，吴姬踏車絲繭香」。緂麻索縷　《淮南子》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形禦寒。〔注〕：伯余，黄帝臣。緂，鋭。索，功也。績紡　《吴隱之傳》：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浴蠶　劉孝威詩：「浴蠶思漆水，條桑憶鄴坰」庾信銘：「柳園秉杼，桑津浴蠶。」軋軋　鮑溶詩：「軋軋挑燈織」杜甫詩：「機絲弄啞軋。」越婦　李賀詩：「越婦未織作，吴蠶始蠕蠕。」蠶女　李益詩：「妾本蠶家女，不識貴門儀。」陸游詩：「蠶女採桑至煮繭，何暇膏沐梳髻鬟。」煮繭　李郢詩：「茅厨煮繭樟車設。」陸游詩：「采茶歌裏春光老，煮繭香中夏景長。」朝紡夜織　李子卿《聽秋蠶賦》「不語朝紡，舍頻暮織。」看蠶　劉克莊詩：「少婦看蠶不畫眉。」顧瑛《竹枝詞》：「陌上採桑桑葉烯，家中看蠶怕蠶飢。」女及第　《清異録》：蔡魯燕趙之種蠶收繭記，主蠶者簪通花銀椀謝祠廟，村野指爲女及第。

《抱經堂文集》卷二五《杭州重建機神廟記》

乾隆年月，吾杭重建機神廟成，里人求文於余，以記其事。杭爲《禹貢》揚州之域，厥篚織貝，實與兗之織文，徐之織縞，荆豫之元纁纖纊竝進。由周而來，齊有紈，魯有縞，楚有練，吴有紵，而越亦以羅著。迨河南褚公，有裔孫名載者，盡得機杼之巧於廣陵，而歸以教其里中，自是吾杭所出，更兼擅衆地之長，而爲天下冠。宋至道元年，始於杭置織務，沿及本朝，因而弗改。享其利者圖其報，杭人之祠褚公舊矣。既又推而上之，思報其始爲機杼者，於是復立機神之廟，其神則厲徵君之記，據《淮南鴻烈》以爲黄帝之臣伯余是也。廟建自國初，在城之東北隅。雍正中，里人稍稍增拓其制。閱四十餘年，日就頹隳。有吴君通海者，慶焉以爲己任，謀諸同業，率費

得六千金，撤而新之，再閱春而竣，不戒於火燬焉。又謀所以興復之，衆喻其誠，輸者畢集，鳩工庀材，聿成壯觀。正殿五楹，中祀軒轅氏，而以伯余、褚公左右配焉。軒轅爲伯余之君，始制衣裳，以大機杼之用者也。其後爲會館同業祭享之日，飲福於此，又其後祀西陵氏。西陵，軒轅之元妃，始育蠶以開機杼之功者也。其前有廡有門，又有臺，以奏樂而娛神，此今時所重，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昭事神之虔者也。廟之晨昏啓閉，朔望香火，以道士主之。其教之所祀者，別有室使祀之，而更及於土穀之神，開其爲彼，而後可貞其成於此。凡爲機神計，且可以廣福也。嗚乎，杭人之爲是舉，核以三代制祀之典，雖不必盡符，然於先王教民美報之指，可謂周詳而篤摯矣。要非朝廷之仁漸義漬，有以返斯民於惇龐忠厚不至此，則神之所以佑吾杭人者，豈有既哉。說者謂淮南稱伯余始爲衣，手經指挂，成猶網羅，後世始爲之機杼，則作機杼者，當別有人，詩刺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則織本婦人之業，不知機杼不用，衣裳何由而成，織之所出，上供國家服物采章，而下被之士庶，非婦功所得專，所以《周官》典絲主之以下士，而工有內有外，此久爲男子所有之事。且天地之間，陰主質而陽主文，女成布而男成帛，以目驗之可信也，斯前記所未詳，故并及之。是役也，肇自往年某月，歷若干旬訖功，首事之勇於義，與同業之樂於輸，皆不可以不著，因誌其始末，而備列諸氏名於碑陰云。

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三　和闐亦回部大城，北距葉爾羌七百餘里，南行二十日即後藏。西接外藩，而道路不通，層山阻格，東皆沮洳，再東則星宿海矣。地荒遠，不隣大路，無往來交接之事，駐領隊大臣二員，受葉爾羌大臣節制。其玉籠哈什河，哈琅圭塔什河皆多生玉。子人皆敦實服田，女工亦勤養蠶，織紬絹布繭，他城所無。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三八《兗州府部・物産考》　府總　地多木棉，以棉爲布。東南山中，亦能采葛，而無苧麻。山邑以野繭爲紬，他邑捻綿爲紬，婦女務爲蠶桑，織絲爲絹，亦能爲綾。綾甚堅密，不能爲他織文矣。木棉轉鬻四方，其利頗盛。茜草、靛青，可以爲染，田間多種之。【略】

各州縣

滋陽縣　地産文綾，有鏡光、雙距之號，雅稱輕靡，蓋魯縞之遺焉。刺繡女工，雖貴室皆競爲之，他邑不及也。

鄒縣　物産無異他邑。

泗水縣　以畜牧，故氈毳之利居十五焉。

嶧縣　按《縣志》五穀皆美種，與他處不殊。顧邑境西北高亢，宜穀、麻、黍稷、諸豆、木綿，東南地卑下，獨宜秫稻，至二麥，則閭境有之，視他禾十居七焉。麻縷絲絮，及諸蔬菜、芋菁亦皆所在有者。

曹州

貨之屬

棉花　上古草毳，中古布，麻苧之類也。近世除絹帛外，此一種幾與九穀平分輕重，然無能名之者，或以爲木棉。王世貞詩「短短釵銀壓髻鴉，圍腰羣捉木棉花。莫嫌村塢行人少，夫壻經商不在家」。或以爲木棉，別自一種。

紬　土人以蠶絮，手捻成縷，而後織之，謂之土紬。

布　棉花所成，俗謂綿布，麤疏不逮定陶。

絹　亦無精者。

定陶縣　按《府志》五穀雞豚之用，無異它邑，惟去河遠少魚。劉向《列仙傳》曰：園客之妻善蠶，故濟陰人世植桑養蠶，設別室焉。所産棉布爲佳，它邑皆轉鬻之。按《州志》，其他與各縣同。

嘉祥縣

絲之用，爲絹爲紬。木棉之用，爲布爲緻。紅花藍之用，爲色。鑄鐵，編竹爲器。官鹽額歲撥一千引，私鹽額獲一萬斤，其他一切與他縣同。

鉅野縣

貨之屬

綿花　白一色，近有紫花、湘花、繭花、豆花四種。

靛　大小二種，其餘多同。

鄆城縣　物産與他邑同。

汶上縣

貨之屬

棉花　漕河以西，地多宜之。

布　西鄉人多紡織之。

絹　土人不勤於蠶，僅有之。

靛　大小二種。

東阿縣　按《府志》【略】《水經註》云：東阿出佳繒縑。《史記》秦昭王服太

阿之劒，阿縞之衣是也。歲貢阿膠。

《縣志》阿在山水之間，田多磽鹵，無有林澤之饒，生物不殖，大抵所常有與他邑同矣。撮其要者，【略】江南木綿亦有之。邑去臨清、張秋近，民用所給，蓋取諸負販，四方之服食皆具，惟綾與綿紬則土人爲之，而綾頗佳。史云：昭王服太阿之劒，阿縞之衣。徐廣註云：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故曰阿縞。相如《子虛賦》有「曳阿錫，揄縞縞」之句，而《列子》亦曰：鄭衛之處子衣阿錫。大率綾帛類也。

費縣　按《府志》地善畜牧，有氈毳之利。以山繭爲紬，朴而堅密，古所謂檷絲也。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二五五《東昌府部・物産考》 府總

高唐、夏津、恩縣、范縣宜木棉，江淮賈客，列肆齊收，居人以此致富。臨清工組織帕幔，備極綺麗，轉鬻他方。瀕河村聚織薄緯蕭爲生。馬頰之陂，盛有魚蝦，居民以間採捕，非其業也。總之，地寒土疏，獨宜畜牧，氈毳之利，什居六七。闔境桑麻，男女紡績，以給朝夕，三家之市，人挾一布一縑，易儋石之粟。紬纊唯濮州及冠縣之清水稱良，餘産州縣俱同，各識其名於左。

毛之屬

貢皮革。

貨之屬

木棉而下，有靛、蠟、膠、餳蜜、硝、蚰、帕絲、綾、絹、紬、布。又有羊裘、氈罽，出自府城、臨清者佳，唐、宋《地理志》郡屬出莨菪席、南粉。

各州縣總

氈　出東昌、臨清者精緻，甲於他處。

平紬　出博州，今東昌也。見唐宋貢物。

綿花　六府皆有之，東昌尤多，商人貿於四方，民賴以利。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二七八《登州府部・風俗考》 蠶桑　農作外，間治蠶桑，其鋪眠分擡之勞，屬之田婦，練絲之役，多男子共事。此外，有野蠶，食椵葉，但蓄之樹杪，無鋪眠勞，然亦勤於看視，防諸鳥雀所傷。

織作　有蠶絲織本色絹，福黃爲多，不能當滕郡之萬一。有山繭絲縷，縷積之織爲山紬，色朴近質，殊有古風，然亦不多得。惟紡績花布，以自衣被，窮鄉山陬，無問男婦，爲之其織作須之工，勤有餘布，亦兼鬻於鄉市，復有市賈，販之城市，庶人在官，及末作游寓者，均需焉。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二七九《登州府部・物産考》 絲枲之屬

檷絲　出棲霞，青、萊亦有之。《禹貢》「厥篚檷絲」。注：檷，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弦。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居民取之，制爲紬，久而不敝。

線麻　花麻　棉花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六七六《蘇州府部・風俗考》 本府吳縣、長洲縣附郭。

屬邑逐末者少，皆務農力穡，惟太倉、嘉定東偏，謂之東鄉。土高不宜水稻，農家卜歲而後下種，潦則種禾，旱則種棉花、黃豆。比閭以紡織爲業，機聲軋軋，子夜不休。貿易惟棉花布，頗稱勤儉。郡城之東，皆習機業，織文曰緞，方空曰紗。工匠各有專能，匠有常主，計日受值，有他故則喚無主之匠代之，曰喚代。無主者黎明立橋以待，緞工立花橋，紗工立廣化寺橋。以車紡絲者曰車匠，立濂溪坊，什百爲羣，延頸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後俱各散歸。若機房工作減，此輩衣食無所矣。【略】

城中與長洲東西分治，西較東爲喧鬧，居民大半工技。金閶一帶，比户貿易，負郭則牙儈輳集。胥、盤之内，密邇府縣治，多衙役廝養。詩書之族，聚廬錯處，近閶尤多。城中婦女習刺繡，濱河近山小民，最力穡耕漁之外，男婦並工緝緝麻織布。【略】以蠶桑爲務，地多植桑，生女未及笄，教以育蠶。三四月謂之蠶月，家家閉户，不相往來。

太倉州

婦人勤於紡績，足不履户外，在城者兼工針指，在鄉者兼事耘鋤，殊勝別邑。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六九六《松江府部・風俗考》 本府

女子莊潔自好，知守内則，絶無登山入廟等事，井臼之餘，刺繡旨蓄，靡不精好。至於鄉村紡織，尤尚精敏。農暇之時，所出布疋，日以萬計。以織助耕，女紅有力焉。【略】

俗務紡織，他技不多，而精線綾、三梭布、漆紗、剪絨毯，皆爲天下第一。前志云：百工衆技，與蘇杭等。要之松郡所出，皆切於實用，如綾、布二物，衣被天下，雖蘇杭不及也。

紡織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紗入市，易木棉以歸，明旦復抱紗以

出，無頃刻間織者，率日成一疋，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穫，輸官償息外，未卒歲，室廬已空，其衣食全賴此。

郊西尤墩布，輕細潔白，市肆取以造襪，諸商收鬻，稱於四方，號尤墩暑襪。婦女不能織者，多受市值爲之縫紉焉。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七〇〇《松江府部・物産考》 府總

布帛屬

木棉布　古名吉貝。《續志》云：出沙岡、車墩間，幅闊三尺餘，緊細若紬。其後織者，狹幅促度，夐殊於前。今所在有之。雙廟橋有丁氏者，彈木棉極純熟，花皆飛起，織布尤爲精輭，號丁娘子布。又一種用紫木棉織成，色赭而淡，名紫花布。

番布　出烏泥涇。元元貞間，有黃道婆者，自崖州來，始教製捍彈紡織之具，至錯紗配色，綜線挈花，各有其法。織成被褥帶幅，其上折枝、團鳳、碁局字樣，粲然若寫，販鬻旁郡，鎮人賴之。其後三紗布滋爲象眼、綾紋、雲朵、膝襴、胷背等樣，蓋出於此。明成化間，鄉人有以餉貴近者，流聞禁庭，下府司織造赭黃、大紅、真紫等色，龍鳳、斗牛、麒麟等紋，一疋有費至百金者。弘治在東宮，深知其弊，即位首罷之。嘗閱內帑，見之曰：「此布一疋，文綺十疋價也。」終身不一御，自是遂絶。又成化間，湘陰宋端知華亭縣，以雲布一端，獻其師華容黎侍郎淳，淳題其外封曰：「昔之縣令，種桑拔茶。今之縣令，錦上添花。」却還不受。

兼絲布　以白苧或黃草兼絲爲之，今不復見。又有絲作經，而緯用棉紗，曰絲布，即俗所稱雲布也。近有兼絲木棉製爲絨布，其顏色花紋各異。

藥班布　俗呼澆花布，今所在皆有之。

織納　《續志》云：出下沙，其紋如納。近郡中復有之，名衲布。

綾　一名紵絲綾，自唐有之。天寶中，吳郡貢方紋綾。大曆六年，禁吳綾爲龍鳳、麒麟、天馬、辟邪之紋者。夏竦對策，宦者以吳綾手巾乞題詩，時貴重如此。《續志》云：出泖灣，服舊可浣。今府城東門尤盛，制作之精，吳門不及。其上供者，幅廣而長，曰官綾。有素地者，爲光綾，楊鐵崖所謂砑光綾也。一種縝密而輕如穀曰糊窻綾。又有藥綾，因當道求索者衆，紕薄其質，傅藥以緊厚也。

只孫　元時貴臣侍宴之服，今衛士擎執者服之。紵絲地，團花，有青緑紅三色。

紗　《顧志》云：以上三種，今不常見。

紫白錦　《續志》云：多爲坐褥寢衣，雅素異於蜀，今間有織者。

畫絹　張氏倣宋式造。

顧綉　刺綉

木屐　鞋襪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七一九《常州府部・物産考》 府總

布屬

東門闊布　小布

兼絲紵布　劈絲與紵兼而織之，細密難成。

黃草縑　始自延祥，今城中巨室皆習爲之。用黃草劈極細，合絲縷績而成之，佳者出諸名葛之上。

江陰縣特産

蘭布　以蘭絲綿縷相間爲之，色亦黃白相間，一望如蘭紬朴雅，宜士人服。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九六二《嘉興府部・風俗考》 本府

《舊志》：土膏饒沃，風俗淳秀，文賢人物之盛，前後相望，百工衆技，與蘇杭等。《隋志》云：江南之俗信鬼神，多淫祀。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其人君子尚禮，庸庶敦龐，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風尚然也。《宋地理志》云：有魚鹽布帛杭稻之産，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無積聚，而厚於滋味之奉。

柳琰志：嘉禾之俗，終歲勤動者，餉給於國，而尺寸之土必耕。衣被他邦，而機軸之聲不絶。人士好文而崇學，歲時讌享，衣冠文物，煥然可觀。

劉應鈐志：春秋之時，吳越遞霸，而檇李當吳越之交，日尋干戈，井里爲墟。自越王甲粲乙黍，丙菽丁粟，非夫人之織不衣而農桑重，吳王鑄山煑海而鹽鐵重，務本節用，寖以富强，顧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婚嫁死喪，競爲侈麗，此則霸國之餘習也。至聲名文物，冠裳濟濟，逡巡揖讓，無少惰容，秉禮之家，不踰矩矱。

正月釀土窖糞條桑。二月治塍埂。三月選種，立夏蒔秧。四月刈麻麥，遂犁田或牛犁，已而插青，用桔槔灌田，旱入潦出。先是蠶婦浴種，及桑齊養蠶，謂之蠶月。三眠作繭緝絲，次爲綿。四月望至七月望日，謂之忙月，富家倩傭耕

作，或長工或短工，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

《嘉善縣志》：嘉善古勾吳地，泰伯創居，季札更化，逡巡有退讓之風。閭閻陰謀，夫差嗣伯，故其君子尚禮，而其小人尚力，界上爭桑之習，迄今不少異焉。東近華亭，婦女勤機杼，丈夫好誇靡。南近平湖、海鹽，帶星鬻齪，往往輕命骫法。然士瘠而勤，民勞而儉，則足法也。西鄉之習有二，近嘉興者健，近秀水者馴，大都勤穡事，奢讌享。北近蘇，地肥饒，民樂業而訟亦少云

《海鹽縣志》：海鹽古稱望縣，負海控河，素習魚鹽之利。漢以來，顧、陸流風未泯，故今俗朴而好文，儉而知義，有農桑之業，魚鹽之利，故安土而不樂商賈。士大夫婚喪率用古禮，閭閻多化之，間有鬬巧逞奸，崇信二氏者，亦習尚之未淳爾。

《石門縣志》：石邑接壤湖、杭，自宋南渡，士大夫游處，尚文學，習禮義，然射利競華，信鬼重巫，習未盡革也。至重桑麻，勤稼穡，民多淳朴云。

《平湖縣志》：邑本鹽官析壤，故家遺黎，風俗半與相同，重文學而尚氣節，其挾智健訟者往往有之。明宣德初，邑於湖之濱，瀕湖三百户，海壖一聚落耳。民耕織力作，士服布素，縉紳先達，徒步出入里門。迨嘉靖中，置城守，世家大族多內徙，闤闠日盈。萬曆而後，奢麗之風寖作矣。然其境僻，無叢奸，其習朴，無窕貨，其去鄉重，其射利悃，故男不逋畝，女不下機，荷擔佐之，往往不給。至如海濱有豆棉之種，村落無桑麻之收，崇、桐之上，嘉、秀之下乎。

《桐鄉縣志》：按《吳郡志》云：有泰伯辭讓之遺風。《會稽郡志》云：有夏禹勤儉之餘習。桐邑交吳越之疆，積漸使然，彷彿兼而有之，故慕文儒，尚農務勤，身而樂業。然楚越舊染，豪家巨室，往往殖貨相高，其風不少息也。

《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卷一〇《織工部》《福州府志》：閩緞機，故用五層，弘治間，有林洪者，工杼軸，謂吳中多重錦，閩織不逮，遂改機爲四層，名爲改機。

汪啓淑《水曹清暇録》卷一　都水司執掌天下海塘、河渠、橋梁、道路、織造、船政、藏冰、器用、關税之事。【略】

凡織造，詰敕制帛，移江寧織造辦理而慎節之。

李調元《南越筆記》卷五《葛布》　粤之葛以增城女葛爲上，然不鬻於市。彼中女子，終歲乃成一疋，以衣其夫而已。其重三四兩者，未字少女乃能織，已字則不能，故名女兒葛，所謂北有姑絺，南有女葛也。其葛産竹絲溪、百花林二處者良，采必以女，一女之力，日采秖得數兩。絲縷以鹹不以手，細入毫芒，視若無有，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筆管，以銀條紗襯之，霏微蕩漾，有如蜩蟬之翼。然日曬則縮，水浸則蹙縮，其微弱不可恒服。惟雷葛之精者，百錢一尺，細滑而堅，顔色若象血牙，名錦囊葛者，裁以爲袍，直裰，稱大雅矣，故今雷葛盛行天下。雷人善織葛，其葛産高涼、碙州而織於雷，爲絺者紿者，分村而居，地出葛種不同，故女手良與沽功異焉。粤故多葛，而雷葛爲正葛，其出博羅者曰善政葛，李賀《羅浮山人與葛篇》云「依依宜織江南空」，又云「欲剪湘中一尺天」，謂此。出潮陽者曰夙葛，以絲爲緯，亦名黄絲布。出瓊山、澄邁、臨高，樂會者輕而細，名美人葛。出陽春者曰春葛。然皆不及廣之龍江葛，堅而有肉，耐風日，凡此皆絟葛也。絟葛外有新會細苧，蓋左思所謂「筒中黄潤」，又曰「黄潤比筒」者。凡疊布必成筒，一筒十端，而葛之大者率以兩端爲一連，苧則一端爲一連，他布則以六丈爲端，四丈爲疋，此其别也。古時無木綿，皆以細麻爲布，惟粤之苧，則自上古已有。《禹貢》曰「島夷卉服」。傳曰：島夷，南海島上夷也。卉，草也。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之布，以葛爲之，以其産於越，故曰葛越也。左思曰「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正義曰：卉服，葛越，蕉竹之屬。越，即苧祁也。漢徐氏女贈其夫以越布，鄧后賜諸貴人白越是也。《漢書》云粤地多果布之湊。韋昭曰：布，葛布也。顔師古曰：布謂諸雜細布皆是也。其黄潤者生苧也。細者爲絟，粗者爲苧。苧一作紵。《禹貢》曰「厥篚織貝」。傳曰：織，細紵也。疏曰：細紵，布也。《漢志》所謂蘭干細布也。蘭干者，獠言紵也。翁源以爲苧霜布是也。其曰花練，曰穀紵，曰細都，曰弱摺，皆其類。許慎云，南方筒布之屬皆爲荃。荃，絟也，蕉竹之屬皆絟也。蕉布黄白相間，以蕉絲爲之，出四會者良，唐時端、潮貢蕉布，韶貢竹布。竹布産仁化，其竹名曰丹竹，丹亦曰單，竹節長可緝絲，織之名丹竹布，一名竹練。庾翼《與燕王書》曰「竹練三端」是也。《志》稱蠻布，織蕉竹、苧麻、都落等麻，有青黄白絡火五種，黄白曰苧，亦曰白紵，青絡曰麻，火曰火麻，都落即絡也。馬援在交阯嘗衣都布單衣。都布者，絡布也。絡者言麻之可經可絡者也，其細者當暑服之涼爽，無油汗氣，煉之柔熟，如椿椒繭綢，可以禦冬，新興縣最盛，估人率以綿布易之，其女紅治絡麻者十之九，治苧者十之三，治蕉十之一，紡籸作繭者千之一而已。又有魚凍布，莞中女子以絲兼苧爲之，柔滑而白若魚凍，謂紗羅多澁則黄，此布愈澁則愈白云。外有藤布、芙蓉布，以木芙蓉皮績絲爲之，能除熱汗。又有蕉布，出新安南頭。醫本苧麻所治，漁婦以其破敝者翦

之爲條，縷之爲緯，以綿紗線經之，煑以石灰，漂以溪水，去其舊染薯莨之色，使瑩然雪白，布成分爲雙單，雙者表裏有大小絮頭，單者一面有之，絮頭以長者爲貴，摩挲之久，蔵蓼然若西毳起絨，更或染以薯莨，則其絲勁爽可爲夏服，不染則柔以禦寒，粤人甚貴之，亦奇布也。諺曰：以罟爲布，漁家所作，著以取魚，不憂風颶，小兒服之，又可辟邪魅，是皆中州所罕者也。粤布自《禹貢》始言，遷、固復言，官其地者往往以爲貨賂。昔孫奎調朱崖廣幅布，蠻不堪役，遂作亂殺奎。而士燮獻吳大帝細葛以千數，粤人苦之。宋恭帝時，廣州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蠹害女紅，卻之，詔嶺南禁作此布。誠慮小民淫巧，風尚侈靡，使貪吏得以爲暴也。雷州婦女多以織葛爲生。《詩》正義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雷州以之，增城亦然。其治葛無分精粗，女子皆以鍼絲之乾撚成縷，不以水績，恐其有痕迹也。織工皆東莞人，與尋常織苧麻者不同。織葛者名爲細工，織成弱如蟬翅，重僅數銖，皆純葛無絲。其以蠶絲緯之者，浣之則葛自葛，絲自絲，兩者不相聯屬，純葛則否。葛産綏福都山中，以蔓生地上而稚者爲貴，若繚繞樹間，則葛多枝葉，不中爲絲，采者日得觔，城中人買而績之，分上中下三等爲布。陽春亦然，其細葛不減增城，亦以紡緝精而葛真云。蕉類不一，其可爲布者曰蕉麻，山生或田種，以蕉身熟踏之，煑以純灰水，漂澼令乾，乃績爲布。本蕉也，而曰蕉麻，以其爲用如麻，故葛亦曰葛麻也。廣人頗重蕉布，出高要、寶查、廣利等村者尤美，每當墟日，土人多負蕉身賣之。長樂亦多蕉布，所畜蠶惟取其絲，以緯蕉及葛，不爲綢也。綢則以天蠶食烏桕葉者織之，史稱粤多果布之湊，然亦夏布若蕉葛苧蘇之屬耳。冬布多至自吳楚，松江之梭布，咸寧之大布，估人絡繹而來，與綿花皆爲正貨。粤地所種吉貝，不足以供十郡之用也。蕉布與黄麻布，爲嶺外所重，常以冬布相易云。

孫琳《紡織圖説》附黄漱莊先生《設教織局諭》及《章程》　查得縣屬每年買用川布，計價銀二十餘萬兩。由於本地不織布疋，是以大利歸於川省，而我民間，終於瘠苦也。今本縣設局教織，使一人傳十，十人傳百，不獨利歸本屬，歲免出川價銀二十餘萬兩，且令婦女有事，不致淫逸，惹生是非，實屬崇本之務。但設局已久，而來學者甚少，是民間惰嬾成風，不體本縣一片婆心，合行諭飭。諭到該鄉約迅即招選老年婦女，來局學織，計一月即可學成。本縣除日賞給飯食錢六十文外，並每婦獎送織機紡車、銀牌花紅，以示激勸，毋得觀望畏沮，自甘廢棄，切切此諭。

《織局章程》

一派年六十以上書辦爲總管，登掛織婦姓氏、出入日期，發給伙食獎賞等簿按日送核。

一局内派年六十以上差二名，把守門人，按旬更換。

一設誠實老婦一名，總管織器紗布等件，日給工食錢一百文。

一織婦一名，按日賞給伙食錢六十文，學成獎給紅布五尺，銀牌一面，紡車一架，織機一床。

一局内設女教師三人，令一人教牽紗上機，一人巡視教習手足，一人代學織人接抖斷紗，其教師每日給伙食工貲錢二百文。

一局内每日約學織婦二十餘人，靈者一月即可學成，拙者須四五十日成功不等。獎賞幾人，再收幾人，初到局只令閒坐觀看。

一棉花令婦女取保領出，坐家紡紗送署，每觔給工錢一百文。棉花一觔，限折耗一兩，如少至二兩，向保人追賠，紡紗粗者，每觔給工錢八九十文不等。

一鄉間來局婦人，晚間令在城覓寓居住，不可在局内住宿，以防混雜。

一局内設煤爐一座，澆水炮茶，日給茶葉四兩，併備土碗二十個，又設糞茨一所，以免出局走動。

一婦人來局，鄉約務須元開具姓氏，送縣批令日期進局，以免擁擠。

一來局織婦，多係貧苦之人，學成後，依然廢棄，准令取妥保。每婦領棉花三觔作本，令紡織成布送署，按每觔紡錢一百文，每布一丈給織工錢一百文。

一每機稱足毛紗三觔，加漿粉三兩，照川布潤，可成布七丈二尺，計折耗二三兩不等，管局書辦，與總管紗布之婦，務授受分明，不得侵混。

楊屾《豳風廣義》卷中　蒸繭法　繭以生繅爲上，若繅之不及，古人有鹽醃、瓮泥、日晒之法，余試之未善。余家用蒸餾之法最好。其法先將繭外蒙茸之衣扯淨，是蠶初營繭而作者，收此紲衣甚暖。用蒸籠三扇，將繭鋪於籠内，厚四指許，以籠兩扇，安於鍋上，蒸至熱氣透出，頻於繭上以手背試之，如手不禁熱，即扯去底扇，却續添一扇在上，鋪繭如上法。不要蒸得過了，過則軟了絲頭，亦不可不及，不及則蛾仍生。如手背不禁熱，方是蒸得合宜。將蒸下繭子，盡攤於通風涼房内箔上，用鐵刀撥動，厚三、四寸，候冷定，用細柳稍微覆之。若欲久留，時常攪撥陰乾。大約一日之内，須要蒸盡，蒸時須在繭摘六、七日之間。不然恐來日蛾出。如法蒸晾，雖徐徐繅至數月亦無妨。但蒸過之繭，日久必乾，繅時須入油鹽，方得

絲頭順利。如繭少者不必用籠，余嘗只用大竹篩一箇，鋪繭於內，亦厚四指許，繭上置鮮椿葉一箇，以布單覆篩，安鍋上，蒸至椿葉變色爲度，取下攤晾如上法。摘繭蒸餾之法已備，方可以言繅絲矣。【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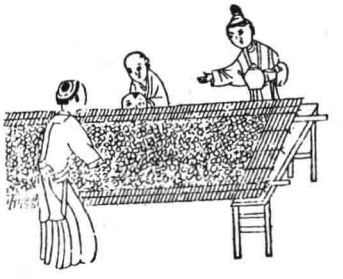
蒸繭圖



歌曰：

摘繭七日蛾自生，
急須蒸餾莫消停。
箔攤風乾猶久待，
月餘繅絲利且輕。

晾繭圖



繅絲法俗呼爲打絲。繅絲法，古今南北甚多，不可盡述，只就余家用過二法言之，冷盆絲爲上，火絲次之，二法詳列於後。

繅水絲法　水絲者，乃冷盆所繅之絲也，精明光彩，堅韌有色，絲中上品，錦繡紗羅之所出也。雖曰冷盆，亦是熱釜。提頭摘去黃絲亂茸，單留清忽，送入温水盆中，以數忽相合成絲，自然光淨勻細，勝於熱釜。其法用小鍋一口，徑一尺餘者，銅鍋爲上，砂鍋次之，鐵鍋爲下。鍋小則下繭少，旋下旋繅，則絲性不損。若鍋大下繭必多，繅之不及，煮傷絲性，腐爛無力，且成疙瘩粗漫。周圍用土墼泥成風竈，如泥燒鍋油鍋之法。火門向上，如湯碗口大，如不能作風竈者，只照平常泥鍋法，但多用一人燒火。柴往下燒，火焰繞鍋底而後出，鍋後相去六七寸，再安一小鍋。火從下過，鍋水亦熱，以備換鍋內盆中之水。後作長烟洞，用椽二條長一丈，斜安在鍋後，對接煙洞，高四、五尺，二椽相去闊一尺，椽上平鋪土墼一層，兩邊側立磚坯，上復平蓋一層，以泥泥之，便成一長趴煙洞。使烟遠出，免致薰偪線絲之人，鍋高與繅人坐而心齊。坐高一尺。左邊安大水盆一口，較之鍋高二三寸。盆口寬二尺餘，今飲牛磁頂盆最好，如無，即用大瓦瓮一箇，內置温水九分滿。盆上橫安絲車一箇。古法以竹筒貫一鐵條，或用木輥軸貫鐵環內，轉動沈滯，響甚聒耳，猶未爲善。余製一不響之車，其法用一木桄，削方徑寸半，高過繅盆五六寸，插在盆邊地上。近頂處安一橫桄，亦削方徑一寸三分，長與盆齊，其橫桄當盆之中，竪安兩小柱，高四寸，兩柱相去三寸餘，在近上橫安一細竹條，如簪幹壯，貫一輕匏輥軸。匏即葫蘆皮，其制用匏二員片，徑寸餘，兩片相去三寸，近邊一週，俱插細掃竹幹，亦如簪幹壯，成一圓籠樣，兩匏片當中鑽一孔，棲一竹，筒貫於細竹條上，令其滾轉活動無滯。軸下木桄當中鑽一孔，內棲一小竹筒，孔如豌豆大，桄下露出三四分。此車不用錢眼，繅時將絲頭用掃竹芒子從孔中引過，上軸掏交。此絲車概無銅鐵，滾轉最輕，快利無比，總無響聲。靠盆邊又立插一木棍，名爲絲老翁，以挂清絲頭。繅盆右邊安置絲軒，離繅盆三四寸。軒式最多，有重大繁雜者，布交不清，解絲不便。余製一簡便絲軒，一周八交，易於尋頭，一手攪軒，一手添絲頭，遲速由人，較之腳蹈大軒甚便。其制用立木樁一根，徑三寸，高五尺，下作木架，立安其中。頂頭安一橫桄，長三尺五寸，以懸搖絲竿。樁中間安一木軸，徑寸半，軸上貫安絲軒，軒如車輪，有頭有輻，頭徑五寸，周圍栽輻八行，每行二輻，上安平桄，輻高一尺五寸，桄長八寸。安雙輻者七桄，惟一桄只用單輻，將單輻中間斜鋸成兩截如馬耳樣，用時相合以麻繩扎緊，待絲滿軒，解去扎繩，其桄自脫，絲遂可卸。頭後邊竪立一圓木橛，高五寸，徑三寸，底微尖如鍋底樣，中間竪安一細柄，高二尺，柄頭安三寸長拐，拐頭平串連搖絲竿。竿以竹片爲之，長三尺五寸，中間錠一銅鈎子以提絲擺交，其橫桄近稍處縛一竹圈，貫搖絲竿於內，合其擺搖，活動無滯。又於輻條中間安一木橛，長四寸，手握攪之，則木橛自轉，搖絲竿自能擺動，其絲根根相爲斜壓，略無分毫紊亂。後日絡車解絲時，頭自在交中，不難尋覓，雖夜間亦可解之。繅時用一人提絲頭，先將鍋下燃粗乾柴，柴細則火忽大忽小，水則忽冷忽熱。燒水至大熱，但不可滾，滾則傷絲。方將繭子一大把投入鍋內，用筋輕輕挑撥，令繭滾轉盪勻。又以筋左右亂攪數次，挑起自然帶出絲頭，以手捻住，於湯面上提掇數度，如有破頭壞繭不利者，盡行摘去。先提掇起粗頭混絲，不可輕棄，用一木板寬五六寸，以手纏在上面，他日織粗紬作緯用。提掇纏攪，清絲已出，將粗頭摘斷，用漏瓢舀繭，送入温水盆內，瓢用爪離，將底多戳孔眼。將清絲挂在盆邊絲老翁上，此時繅人將絲老翁上清絲約十數根，絲之粗細由人，細絲不過十一、二根，粗絲二十餘根，白繭絲細，黃繭絲粗，繅時斟酌上頭，不可不知。總爲一處，穿過絲車下竹筒中扯起，從前面搭過輥軸，從軸下面掏來，於輥軸上拴一迴，再從拴過中掏繳一迴，不可拴成死過，須令扯之滑利活動。成絲仝

繅水絲圖

歌曰：

煮繭繅絲乎弗停，
要分粗細用心情。
上好細絲增重價，
粗絲賣得價錢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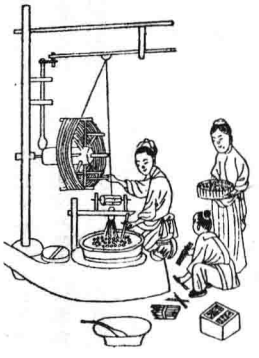


在此處，絲係散忽，用絲車拴掏成交，如紡車紡綿上劢一般，永不散脫。古書所載繅絲之法，多是耳聞，軠圖繅法，俱無繅車，豈能成絲。將絲拴在搖絲竿銅鈎中，又將絲頭拴在絲軠平枕上，此時攪動軠輪，絲車隨之輥轉，搖絲竿自然擺動，其絲勻勻繃在軠上，一手攪軠，一手添續絲頭，其快如風，自然之妙，甚是美觀。軠轉絲上，時時下繭提頭，繼續不絕，常要照看撥掠。絲窠內有繭絲先盡，蛹子沉下者，有絲頭斷了，繭浮出絲窠外者，其絲窠便減少，即取清絲約量添加，務要絲窠常勻。眼專看，手頻撥頻添，添不過三四絲，失添則細了，多添則粗了，如添不及，手攪漫些，如添太過，攪緊些，務要絲條通勻。繅絲貴細圓勻緊，使無匾漫節核麁惡不勻，添絲要訣務將絲窠分開，以手中、食二指，食指係手二指。捻取絲老翁上清絲三四條，以手在絲窠，將絲頭向絲眼上猛一提，頭隨絲綸自然夾帶上去，絲頭便在裏邊，外自無接頭疙瘩，此名全繳，圓緊通勻，是爲上等。如將清絲頭纏在絲窠外邊帶上去，便有接頭疙瘩，絲便減價，不可不知。

一軠上絲約有四五兩便可卸，卸時將單幅扎繩解去，其枕自脫，徐徐取下，挂通風處晾乾。每絲一軠用紙撚四條，勻布拴之，不使散亂，輕輕擰成把子，包裹收藏。

繭多者，作雙頭繅之更好。一軠可繅兩軠之絲，只將軠枕造長一尺四五寸，能擺絲兩行，搖絲竿上並錠二銅鈎，相去三寸餘，絲車亦並造二輥軸，相去三寸餘，並上兩條頭，一人照看撥掠，繅如上法，功必倍之。

繅火絲法　安鍋如上法，亦作臥烟洞，使烟氣遠出，繅人自得安詳。鍋上橫安絲車一箇，其制亦如上法，鍋右邊安絲軠，亦如上法。繅時將水燒令大熱，不可滾，滾則煮損絲性。將繭投入鍋內，以筯撥攪，提起絲頭，用手捻住，穿過錢眼，繅火絲，頭不用在竹筒中穿過，只將絲車下枕前面，平安一錢令穩，將絲頭從錢眼穿過。扯起搭在輥軸上，又從下面掏過，拴在輥軸之上一迴，又於拴處再掏絞一迴，不可死拴，以致不能滑利輥轉。絞法與繅水絲無異。將絲挂在搖絲銅鈎上，再將絲頭拴在橫枕上，一手攪動絲車，隨軠而轉，其絲自然上軠，其快如風。搭頭時頻以筯攪撥，將絲窠分開，以筯挾亂絲，從中向錢眼猛提，其頭自爲衆絲帶上，自無疙瘩，若從絲窠外邊纏繞而帶上，其絲便粗惡不勻。欲作粗絲者，多下繭，鍋宜熱些；欲作細絲者，少下繭，鍋宜温些。時看絲窠，頻以筯撥上頭，斟酌下繭，定住火候，勿使忽粗忽細，以致絲不堪用。新繭生絲爲上，如蒸過日久，恐絲頭乾燥不利者，不論火絲、冷盆絲，俱於初下繭時，入鹽一兩、油半兩於鍋內，須先以枝條一撮打半響，令水與油鹽爲一，然後下繭，如繭多者，斟酌油鹽旋入。



繅火絲圖

楊屾《豳風廣義》卷下　織紝説　昔黄帝命伯余制帛作布，織紝之功，因之而始，衣冠文物之所出也。傳曰：「一女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由是觀之，織紝之係於民重矣。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自制紘綖，命婦成祭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富貴家務之，不惟重本防佚，又使知服被之所自，不敢易也。故農家春秋績織，必有其具，秦中桑蠶久廢，織紝之具盡失，所以衣被不敷，日蹙兩艱。予屢事桑蠶，已獲實效，若織紝不講，終屬無衣。因而訊及紡絡經緯之法，梭縴機杼之具，穿絲貫緒，莫不留意，提綜踹交，思之精勤。自製平機、絹機、提花綾機，俱有成式；織爲綾、絹、紗、紬等物，不減南工。爰將紡絡織紝諸法，繪其圖形，解以尺寸，詳述作法，備載於後，庶使資生者一見了然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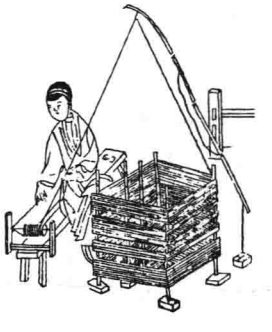
脚踏紡車　繅軠紡車，乃織具之先，上繅軠已備，方可以言紡車矣。凡繭子頭破者，繅絲不利者，並出蛾之空繭，俱宜製造上紡車成線，然後可授機杼。今西安近地亦有紡車，乃紡木棉之車，不可以紡絲綿也。蓋木棉芒短易扯，故一手攪輪，一手扯棉筒，俗名撚子。便可成線。若繭綿力勁芒長，扯之不利，必須用脚踏轉車，一手執繭，一手扯絲，方能成線。此車若紡木棉更好，上並安二定，以兩手並扯棉筒，則成二縴，功加一倍。若紡績成麻縷，上並安三定，以麻縷夾三指縫中紡之，並上三縴，功加二倍。其制用木造成地平方架，長二尺五寸，闊一尺五寸。於二尺五寸中間，安一方木樁，高三尺，徑二寸半。於近上三寸處，安一橫木，長五寸，徑一寸五分。此是安定處，若欲紡棉安二定者，橫木宜闊三寸，立樁亦宜闊三寸；若欲安三定，橫木當闊六寸，樁亦闊六寸。梢頭留寸許，安一立木牌，高二寸，厚七分，闊與橫木齊，上刻一小口如豆大，如欲安二定者刻二口。以容鐵定項，對牌口後樁上鑽一孔，内棲細鐵筒，約深三分。以容定尾。定長一尺，中間硬安一木轂轆子，長二寸，徑一

脚踏絲車圖

寸。周圍刻渠子二道，以承轉絃。樁下離地八寸，安一鐵軸，長九寸，大如小指。軸上貫以車輪。輪制用木版六個，俱長一尺四寸，厚七分，闊一寸二分，以三版正中斜鋸扣子，硬安成輪子，以二輪相去四寸，中安木撐枕六個，便相合成一輪，周圍用皮絃攀緊，以承轉絃。絃用棉線繩一條，用蠟捭過，壯如貫錢繩。將輪與定攀住，令其活轉。又在前面地平木上復安一橫枕，長與地平木等，闊二寸半，厚一寸半，兩頭用立柱，高二寸。枕中間安一鐵橛，大如小指，長六七分，以承脚踏版。形如鞋底，厚一寸，中間刻一小窠，如指頂大，深二分，活安在鐵橛上，令其活動。版一頭，中間安一鐵攪杖，壯如細筆，幹長六寸。攪於輪版近軸處孔內，孔係輪上預先鑽下，去軸寸半。脚踏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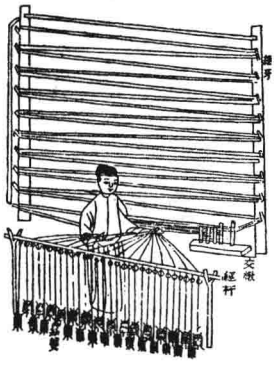
綿繭蒸法　紡法俗呼爲蛾空子。綿繭以出蛾者爲最，繅之不利，盆中撈出者次之，薄繭並血蠶繭俱不堪用。其法將蛾空子扯淨蒙戎，稱足一斤，温水泡一日，握洗去濁水，盛篩中，以水四升，入蒲鹽四兩，煎滾潑之數十次，鹽湯仍淋鍋內。以手試扯絲開爲度，將篩安鍋內蒸之，如水將乾，再添水一升。約一鍾茶時，如蒸之不及，則生而難紡；如蒸之太過，則絲腐而無筋。取出翻於箸頭上，每箸可套二十個。温水中手握洗去黄水，乘溼紡之。其法以葦筒帶節安於鐵定上令緊，露出定尖二、三分，右脚踏轉攪版，脚稍向下一踏，輪自轉動，又脚跟在版後一踏，自然一上一下，其快如風，習之三五日自熟。左手執繭箸，右手輕輕横扯絲頭紡之，指縫夾一箸以上線。如女人脚小，須兩脚踏版，右脚在前，左脚在後，亦甚順便。紡成緼子，約重一兩可卸。如蒸之太多，紡之不及，或在夏月恐腐壞者，可將空子晒乾收藏，臨翻然後溼之。如翻在箸上太多，紡之不及者，亦可晒乾收藏，紡時再以温水泡洗更好。又煑成張綿，亦可乾紡，其法將好蛾空子，温水浸溼，翻在箸頭上，口小難翻者剪破。厚者二、三個一套，稍薄者三、四個一套，隨翻隨卸，浸温水盆中數日，換水數次，揉洗令淨，每斤用蒲鹽四兩，滾水三、四升化開，煑之兩鍾茶時取出，再用清水淋去鹽氣，懸乾收貯。臨紡逐個揉扯，令薄如紙，張於綿竿上，左手執之，右手扯紡。凡欲作綿紬衣者不必翻，只將繭子入鍋內煑如上法，取出用清水淋去鹽氣，晒乾槌過用。凡血蠶繭及最薄繭，俱不堪紡，只宜作綿紬衣。欲織綿紬者，如以生絲作經，以所紡者緯之，既省功，且光平，亦更耐久。煉法：每生絲經綿紬一觔，用蒲鹽三兩，水五大碗化開，入綿紬在內提撥，煮兩鍾茶時，以紬柔軟色變爲度，取出，將猪胰子用稻草裹揉成膩汁，將紬浸入胰汁內一半時，但看紬上發光明亮即取出，再用清水洗數次，上捲軸輕碾卸下，即光平堅韌，遠勝他省所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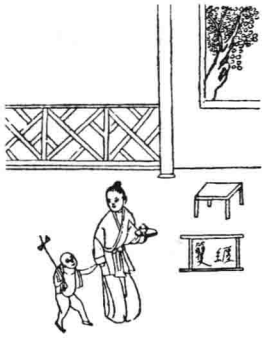
解絲圖説　解絲惟絡車最便，爲理絲先具，南人皆掉篾解之，終不若絡車之安且速也。其制用二木樁，徑一寸，一長一尺五寸，近頂鑿一通楷，長三寸，以容絡軸之大頭。絡軸俗名絡尖。一長一尺一寸，近頂向裏鑿一孔勿透，以容絡軸之末。二樁下截連安二枕，相去二寸，長一尺二寸，套安板凳一頭，以楔偪緊。將絡軸穿篾令緊，貫於兩柱之間，大頭略高於小頭。大頭樁頂錠一鐵釘，繫一細皮條，麻繩亦可，長二尺餘。纏於絡軸，從裏面自下絞上，以右手牽扯，一縱一扯，則軸篾忽上忽下，隨手旋轉如風，絲自上篾。解時先將軠絲張於四柱，柱角水竹，長三尺餘，各安大甎上，四方分立，將軠絲繃緊。又另置二柱以分交，最易尋頭。二柱以用竹棍同安於一甎，相去五寸。分交法：二人將絲兩邊信手中分，自有交出，安於二柱之中，倘頭緒斷時，只從交中一提自得。上作懸鈎，以竹竿爲之，如遏竿樣，下硾以甎塊，挂絲時將竿繩一扯，頭自下垂，挂畢丟脱，竿自竪立，竿梢錠一鐵絲鈎。以引絲上下，纏於篾上，然後可排篾經緌矣。



解絲絡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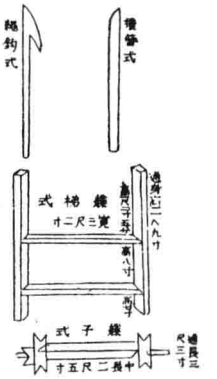
經絲圖説　絲已上篾，方可經緌，而經必有其具。先造經牙一副，用方木樁二根，長八尺，密錠二寸長木橛一行，相去寸餘，每根可錠橛六七十。上下安撐枕二道，闊一丈。左邊木樁外側近頂五寸，錠一木橛，下去地五寸，亦錠一木橛。用時倚牆斜立，經牙之下，近右樁一尺五六寸地上，置交樅一個。用木板一塊，長一尺二寸，闊五寸，中安竹棍一行五根，俱高一尺，以左三根編大交，以右二根挂小交。對經牙相去五尺，用繩懸





經絲圖

經竿，長一丈，上綻小鐵環五十個，略與人肩齊，下置絲簍五十個，密擺二行。將簍上絲頭提起，貫入經竿環內，總收一處，挽成一結，挂在交橛右邊第一竹棍上。一人手牽絲綹，又挂在右邊椿下第一木橛上，復牽挂在左邊椿下第一橛上，如此往來牽挂，層層至頂橛盡處。如經緵只有二三十丈，當間一挂之。又將絲綹牽在左椿外側木橛之外邊，引至椿下橛上，復牽往右行至中間，以左手提住絲綹，以右手大指食指向上，將絲頭在二指虎口內，左一右拾成交，挂在交橛竹竿上，以左邊三竹棍編大交，以右邊二棍挂拾下的小交。復挂在右椿下第一橛上，如前層層經挂，迴迴拾交，週而復始，以足數而止。絲頭或一千五百，或二千三千，酌量所緵之輕重以爲多少。經畢，在交橛外右邊空處剪斷，將交用絲繩貫在兩邊拴緊，若繩脫交亂，則滿架經緵無用矣。將兩頭俱挽一結，再用繩拴緊。然後用繩簍一個，用木四根，各長二尺，造成方架，闊一尺八寸，內綻一釘，將有交一頭，以壯繩子拴繫釘上，一人執定繩簍，緩緩將經牙上絲綹，旋卸旋纏，纏訖再上紗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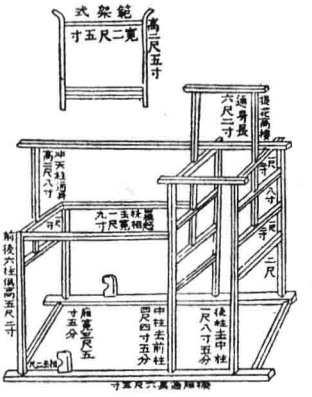


紗牀圖說　紗牀之制，用木四根，徑三寸。後二根高二尺六寸，前二根高三尺四寸，從二尺六寸處，順安二大平桄。徑三寸，長三尺五寸。下用撐桄四道，安成方架。長三尺五寸，闊二尺五寸。於前椿平桄以上高出八寸，勒成扁榫，鑽一大孔，以套壓天簍的架子。二大平桄上中間相去三寸，各安二擒齒，以承天簍。天簍者，至大之簍也。將纏簍上經緵復纏於此，然後可以紗刷。其制用木一根，長二尺五寸，徑六寸，削爲八面，每面安幅二條，高八寸，幅上安順桄一道，共八桄十六幅，湊成輪子，放在擒齒內。又於軸上中間，綻一鐵釘子，繫麻繩一條，以拴經緵。將纏簍上收下經緵，無交的一頭，拴繫天簍釘上。一人搬轉天簍，一人兩手執住纏簍，旋放旋纏，緊緊又纏在天簍上，至有交處方止。然後將壓天簍架子，制用木二根，長三尺五寸，於一頭並安二撐桄，成一方架，闊與紗牀齊，一頭鑿四寸長卯，用時套在勒成扁榫上。套在前椿扁榫上，橫貫一細棍，使不上脫，又以石版壓住架尾，方不浮起。交用二竹棍，長二尺，壯如大指。從交兩邊貫過，將交夾在二竹棍之中，竹棍兩頭用繩子繫住，不可令脫。一人撥交，從交棍中，將絲頭一上一下分清白，挂在繩鉤之上。一人執繩貫頭。繩即竹篾縛成，齒眼或八百，或一千，或千五，隨細輕重，酌量多少。貫法：用薄竹篾刻一鉤搭子，從繩齒眼透過，一人將絲頭二根，如絲綾有用四根五根者，緞有用八根者，惟人所便，挂在繩鉤上，扯過齒眼，收住挽一結，齒齒貫畢，用腰梯一個，其制用木二根，長二尺三寸，一頭子六寸處，安撐桄二道，闊二尺六寸，梢頂刻二凹口，將腰子橫擔其上。腰子用木一根，徑四寸，長二尺七寸，兩頭各安搬橛四齒長七寸。令腰梯去紗牀三丈，將底桄以繩繫住，再將貫過經緵，以數十絲挽一結，用一竹棍貫住，牽紗至腰梯，將竹棍橫架腰子上。一人搬轉腰子，一人手執撥箚，用扇子邊股將一頭削光如扁箚形。往來在經緵上撥挑，如有粘綹、結絲，俱用撥箚排開。繩齒一過，遂搬轉腰子，容將經緵繃緊。如有鬆漫處，下面用紙一幹，務要平緊一樣，隨撥隨捲，盡捲在腰子上，可以言織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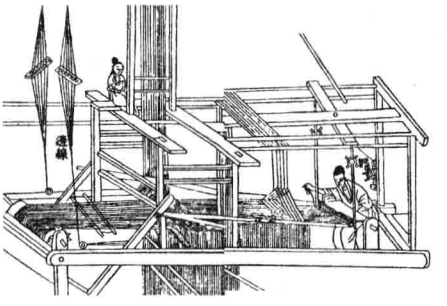
紗絲圖

織紝圖說　經緵捲在腰子上，可授之機杼矣。機制甚多，不能盡述，只就余家用過簡便機言之，亦能織提花綾絹紬紗。但其制難以筆罄，故列圖於後，就圖詳解尺寸，業織者自能一見了然。織時將經緵根根穿過綜環，綜俗呼爲綜，綜制用木五根，徑六分，造成方架，闊長各二尺，中安一梁，二人對坐，以綜線二環相套，縛於架上，或一千、或千五、或二千，足數而止。再用細竹竿二根，大如小指，長二尺二寸，將綜線兩邊領起，卸去綜架，挂在機頂罥桄之上。每綜一付，下用腳竿棍一根，安在機之中間，以便躡交。若織無花絹縑，只用綜二付；若織提花綾緞，將綜線綁於範架之上，用十付，下用腳竿棍十根，又將渠線從花樣中穿過，挂於花樓之上。花之式樣，隨人所便，乃江南織工以絲線盤結而成者，其價上好花樣三兩有餘，其餘小花不過一兩有餘。織時一人坐在花樓之上，手提渠線，一人坐在捲幅之後，以脚次第躡竿，旋提旋織，自然成花。又將經緵前後二根，相並穿過繩齒，以數絲拴一結，復貫在小竹棍子上。長與捲幅齊。牽引經緵，縛在捲幅之上，兩邊再拴邊線十二根。織不另挂邊線，緯束經線窄小，必不能織，須用雙絲合成壯線，經挂拾交如上法，收在邊緵之上，在後邊椿外側綻一鐵環，將邊線從環中穿過，牽引至前腰子，對高梁上再定一環，復穿過引下，將邊線停分開，用竹片二個，長六寸，上各鑽六孔，將線復穿過孔中，引至綜環，分左右各貫六環，復穿過繩邊齒三眼內，緊緊捲幅上。織時用甎一塊約重斤餘，用繩子挂在邊緵之上，自然邊線繃緊，緯不能束邊，易織。再紬面用撐幅二根，用竹片二個，闊二指，長與幅等，厚二分，兩頭各綻半截釘三根，長二分。緊撐在幅上。機制經緯，安頓停當，然後推撞拋梭，自然成幅。織具無他奇，惟人自便，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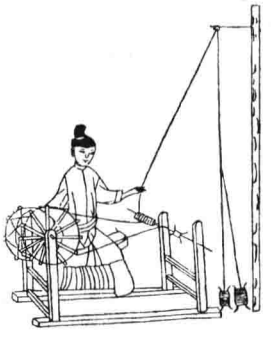
者斟酌損益而爲之，自見其妙。若肯親身經歷，未有不能者。事雖瑣細，實係資生要務，能耕能織，衣食兩有，世不求人，治生者不可忽焉。



織紝圖



緯車圖



緯車圖說　織必用緯，其法用細竹筒，壯如筯子，長三寸，貫在緯車鐵定之上。用絲纏二個，以水潤溼，將二頭提起，穿過竿上鐵環。以右手攪輪，左手捻搖絲頭，纏在緯筒上，約如大指壯，便可卸下。緯車之制，茲不詳解，見圖自明，但輪徑一尺二寸爲則。前圖脚踏紡車，亦可用之。緯筒已就，然後貫在鐵梭內，穿經往來，自成錦繡。

紡斛繭法　先將木炭灰，以滾水潑之，淋得極醲，以舌試舐，螫舌甚烈爲度。將繭子盛於竹篩內一斤許，將灰水入鍋內燒滾，勻撥繭上數遍，將繭篩置鍋上，淋入鍋中，再取潑數次，手試扯之，以絲開爲度。又將篩置鍋內，蒸少頃取出，翻於筯頭上，層層相套，一筯可套十數個。浸於淨水盆內，以手握洗十餘次，以去其煙垢灰水之氣。於繭外橫扯起絲頭，用前所圖紡絲綿脚踏紡車上紡之，層層扯紡，不可亂了色道，若或扯亂，則織成繭紬，遂無色道可觀矣。其法將蓆筒貫於鐵定上，以線纏紡於蓆筒之上，既成繅取下，候紡數十繅，貫於經板之上，來往牽引經之。經成經縷，收於紉牀之上，撒放二丈餘，中架一梁，如四丈長者，架二梁。將經縷勻擺梁上，手執纖刷，縷刷乃疏布器也，束黃白苔根爲上，或硬草根皆可爲之，縛如大鍋刷樣，柄可長尺許，圈尺餘，其形扁。蘸稀糨水或糯米汁刷之合勻，務要經縷條條疏通。或日晒，或風吹，將乾，須要纔過一遍，庶無糊綹，不至粘連。後用油水相合，芝麻油最好，菜油次之，每水一斤，用油四兩。攪打百餘次，使油水相混不分，用縷刷輕輕蘸而刷於經上，不可太多，多則油大，不堪用矣，但使光滑易織可也。待乾，捲於機膝之上，或平機，或高機，或紬機皆可織，惟人所便。

又有糨線一法更穩：將紡成的緯子，用枒子枒成把子，重四五兩，卸下，用糯米熬汁，無糯米用麪糨子亦可，將線揉糨令勻，挂在椽上，再用石杵子挂在線把一頭，旋扭旋捶，令線乾散爲度，再上絡車，纏在篾子之上。經同上經紬法。

孫琳《紡織圖說》　一手車紡紗，全藉兩手。左手握車肘，右手扯綿條。椗子須安直，放紗指宜鬆。以無名指或小指，擎棉條於拳內，自椗尖上，徐徐扯出，不使歪斜。斷可接續，若一性急，斷頭難接，徒多拋廢，紗更不勻矣。

一脚車紡紗，須兩足圓活。自一椗以至三椗，皆可學成。椗多紗多，法在指平手和，臂曲脚活，指縫夾棉條，更須利便。左手持椏，如紡長三尺，即用攔收椗上，此際脚須緩，若快便斷。紡時坐正，務要眼與手齊，心與脚齊也。

一習學用手脚車紡紗，木椗鐵椗，理同事一。木椗紡紗細而光，鐵椗紡紗慢而粗。木椗本易脆，鐵椗可經久。總以初學時，用木椗，則木椗便益，用鐵椗，則鐵椗便學，而致之皆可精成。

一棉須令彈熟，紡紗首先要務。棉成條子，每條約長八九寸，重在一錢左右，如花生條粗，紡時便不光勻。熟而勻淨，紗如蠶絲，織成布疋，品居上等。

一紡紗果屬勻淨，則織成之布，自然光細。照後逐條指示，依法行之，即可期成。

一現在織出之布，其名有二：曰刷線，曰漿紗。漿紗之布，與本地通行之湖塘布，略寬一指，每疋長二丈四尺，重一觔一二兩不等。刷線布寬長與漿紗同，緊密而厚重。

織布之法有四：曰捉綜，曰探扣，曰接頭，曰搖紗。

一刷線之法，將紡成紗線，揀選勻細，搖成筒子，或三兩或四兩。如織一機，或三疋或五疋，長短聽從其便。先用經車，經車，木框竹檔，貫紗筒肩負以牽布經也

排插紗筒二十五筒於其上。左右橫穿，最一機布之長短，自頭至尾，依長牽經，折回到頭，是爲一捨。捨者，如以手左相交也。每一捨，紗線五十根，或十六捨，二十捨，多寡聽便。如多一捨，則布緊密寬濶。假如十六捨，紗線四百根，上下兩層，共八百根，此直長之布經也。通身經完之後，離三四尺，用捨竹三根，上下互隔，以分清直，再用大竹筒一根，將所經紗線，盤旋其上。每紗重一觔，用乾麪六兩，沖出漿水，勿令過稠。用手漿透，排鋪經竹上。經竹，即竹片兩插地上，左右兩塊，中橫一塊，經背在上攤開也。即用扛帚上下一個，扛帚，即竹絛刷也。兩人扛抬，週身刷透，必令紗線光勻，不使毛糙。隨斷隨接，理清捨數，刷乾紗線，接完斷頭，一無舛錯，盤收花摘上。花摘，即機床後架布經滾木也。臨盤之際，扛帚上，宜以豬油塗抹少許，又在經上，從頭至尾扛刷一遍，取其光潔之意。每一機，不過用豬油四五文，若在冬月陰天，紗線不得一時就乾，不可性急，總俟刷乾爲準。風人之際，易乾即斷，不可刷也。

一漿紗布之法，與刷線不同。假如紗線揀選勻細，用豁片搖框紗片，豁片者，係竹片車架，手轉其軸圓旋以受經者也。或一觔一塊，或十兩八兩一塊，均任其便。先在鍋內煮透，撈放水盆內，打熟漿水沖上。每紗重一觔，用乾麪四兩，小粉二兩，食鹽五分，和勻漿透，晾掛撐竿上。撐竿，即套紗竹也。再用短木棍，套於下環，用手擰絞，漿水乾時，乘勢抖撒掛晾，逐塊如之，乾後仍框豁片上，搖到筒子上。每一筒，或三兩，或四兩，亦聽便。筒子二十五個，插於經架上，經架，直穿紗筒之架也。分作上下兩排，又以一尺長竹片，簽在地上。布經長短，用竹片多寡，如經頭經尾，多加竹片一塊簽釘，所以分捨也。然後以二十五筒紗，每筒抽出一根，總齊在左手，右手將紗分當，間提一根，分半套於經頭竹簽上，足爲一捨。間提者，即二十五筒之數，間一根提一根，共提起十二根，是一半也。又復折回到經尾竹上，調轉折套，彼如五十根，分二十五根爲半，套上即是一機，牽經完畢。遇有斷處，即行接續。再盤在滾木上，滾木，即木棍一根，用以收盤分捨也。用行扣，照一路一捨穿上，行扣者，係稀齒竹扣，分清捨數，提直布經也。慢慢盤到花摘上中間，並不用捨竹，亦不用扛帚。盤時須下寬上窄。如照行扣排清直盤，便寬。若行扣略斜，便窄。漸斜漸窄，逐層而上，即如法矣。

一捉綜之法，將竹扣鑲填扣架之中，兩頭以繩繫於綰縷木上，綰縷木，即機中柱上簽斜撐架木也。兩頭下框，紮在撐臂，直接大腿木上，撐臂者，機床兩傍架棡之木，專主推收。大腿木，係貫撐臂下着機床後腿上，兩木合之，如曲尺然。再將綜兩扇，計四扇吊於綰縷木上，橫架棡梢上，棡梢者，轉動之本隨綜高下也。任其高下，又用繩繫曲落棒，曲落棒，係湾木棍，用以繫綜，中間處綁踏脚棒，故踏脚高低，綜即跟隨上下也。布經照綜上相隔處，上下各穿一根，不使夾雜，方可穿過竹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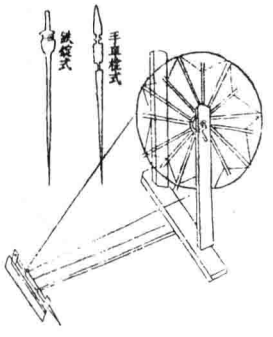
一探扣之法，須知有緊密粗疎之別，扣即竹絲紮成之扣，穿布經之具也。有捨數之分。自十六捨起，至二十二三捨不等。捨多齒密，出布緊細。捨多齒稀，出布粗鬆。初學者宜捨少，易於織會，手段嫻熟，捨多之扣，用爲利便。假如布經在綜上，已穿過，或三十根紗一結，或五十根紗一結，再用探扣娘，探扣娘，即小竹片鈎是也。在於扣上，對齒縫鈎過兩根，分排上下，照綜上下依位穿過，推收之際，自然上下，中路空虛，所以納梭貫杼也。經扣穿完，收齊在胜前軸上，胜前軸，拖出布軸於上也。以使起機穿梭。梭孔內，填放線杼，杼即綜也。不拘漿紗與刷線，如用杼子，即紡成之紗線搖小管子，填於梭內，即可用也。不用漿刷。不宜過多，總令抽出利便爲要。扣之推收，梭即還復，脚棒起落，綜即上下，漸次而進，可冀成功。機上斷經，隨即接續。分清綜扣，不使差訛，一根舛錯，通機難織。

一接頭之法，假如一機布織完，不令全剪，留三四尺在機上，再將新漿紗，或刷線布經加上，依次逐根接續，穿度綜扣，即可又織，不費重工，爲事省便。

一搖紗之法有二，已漿未漿，各得其宜，如兩手活便，斷亦不多。未漿之紗，係從筒上搖到豁片上，即名布經。手勢緩而豁片轉旋快，或一觔一塊，或十兩八兩一塊，各隨其便。已漿之紗，從豁片上搖到筒上，即係已經。斷頭最多，須耐性接續，或過粗不勻，或紡成太細，均應扯去，不然，織出布疋，有紗線不勻之病矣。每一筒子，或搖三兩四兩皆可。遵照先後法，則織布無難事矣。所用各器具圖式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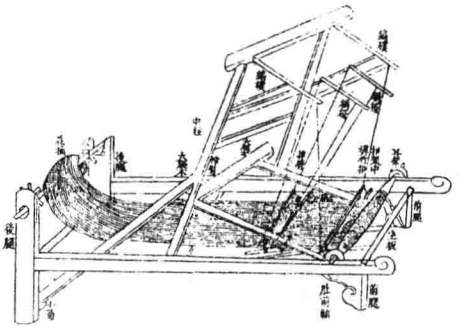


脚車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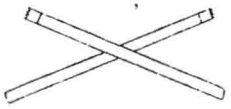


手車式

布機全圖



布機分圖



撐邊，長一尺三寸，兩頭鑲以銅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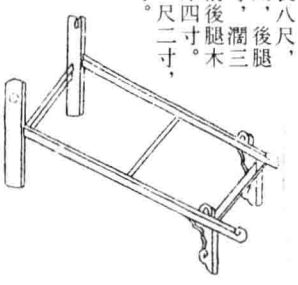


縞樓木，長二尺，見方二寸五分。斜撐木，長一尺七寸，見方二寸五分。

中柱，高五尺五寸，濶三尺三寸，柱木見方三寸五分。

榻榻木，長一尺五寸。榻榻板，長一尺二寸。

機牀，身長八尺，前腿高二尺，後腿高四尺五寸，濶三尺三寸。前後腿木寬八寸，厚四寸。耳架，高一尺二寸，見方木四寸。



大腿木，長四尺五寸，見方六寸。



撐臂，長四尺，見方三寸。

花摘，長三尺三寸，中圓一尺二寸。關板四塊，長一尺六寸，濶二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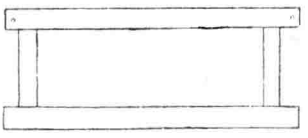
探扣娘，薄竹片，長四寸，寬三分。

開花槌，長九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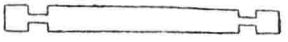




竹扣，長二尺二寸，齒長一尺六寸。自十六捁，至二十二三捁不等。捁多齒細，捁少齒粗，每一捁，竹齒二十五路，上下穿經，共五十根。如二十捁，竹齒五百根矣。



扣架，長三尺三寸，濶七寸，水見方三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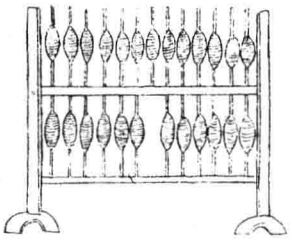
肚前軸，長三尺三寸。兩頭鋸二寸，寬八分。深架筘架擱，以利轉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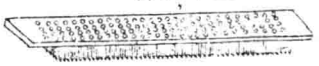
曲落棒式



踏脚棒，長三尺，寬二寸五分，厚一寸五分。



經架，長八尺，高三尺，中檔竹筒，排插紗筒，上下轉旋。



扛筘，長二尺八寸，中竹齒長二尺，濶三寸，穿竹絲三路，寬二寸。

布機說　機身曰機床，前爲前腿，後爲後腿。後腿之上，架攔花摘，花摘兩頭，橫板四塊曰摘關。機身中柱，上簷斜撐木曰綰樓，中架梱梢，梱梢關板，貫繩索而下繫綜扇，接拴曲落棒，轉縛踏脚棒，用以爲高下之偏組也。後腿下脚，向裏鑲小筍，小筍斜架大腿木大腿，穿插撐管，直繫扣架，中填竹扣，穿布經而梭推收，往來隙處，便於納梭過杼，布經自花摘上，由中柱鋪勻抬高竹上，度綜穿扣，方使推收，往來梭織，織成尺寸，滾於肚前軸上，依次行之，法甚簡便。

機上布經，不限長短，假如經長一丈，漿紗布織成，止八尺五寸，刷線布織成，止八尺，蓋有緊密於漿紗布也。所短尺寸，乃納梭貫杼，因織以縮也。其間用緯無多，而經數倍，如布成一丈，計重八九兩不等，核之杼紗三兩足矣。布出輕重，即竹扣之捁多捁少也。光細緊密，在紗之勻與不勻也。二者兼備，斯善焉。

褚華《木棉譜》　攪車，今謂之軋車，以木爲之，形如三足几，坐則高與胸齊。上有兩耳，車立。空耳之中，置木軸一，徑三寸。有柄在中之左，以右手運其機向外，復置鐵軸一，徑半寸。有輪在中之右，以左足運其機，向內，皆用木楔箍緊，中留尺許地。取花棄兩軸之隙，而手足皆運，則子自內落，無子之花自外出，若雲霧鍵然，名花衣。

按軋車，古制其制而無足，止高二尺許，軸端俱有掉拐，即柄也，曲而便于推挽其木皆不透。兩人對坐其旁，一人喂花軸隙，其用力勢而所得不多，故易以四足車。厥工祇一人兼之，然其坐也，一足偏左，而用力不專，所得又不能多，故易以三足車。車制之大小相似，惟四足者，其輪如十字，三足者，只一木段處其中，隆其兩頭，以摇轉取勢耳。往見一說云，今之攪車，一人可當三人，句容式二人可當四人，或即三足、四足之分。又云，太倉式兩人可當六人者，不知何似。

彈花弓，刻木所爲，長五尺許。上圓而鋭，下方而濶。弦粗如五股線，置弓花衣中，以槌擊弦作響，則驚而騰起，散若雪，輕如煙，名熟花衣。於是約熟花衣作帶形，削細竹一莖爲心，一手執其末，一手執木板如縣矩者，縣車絶類方敦，蓋背有系可執，用張繭緜。覆之，一推一却，花衣乃捲竹上，即抽出此竹，其狀外員而中空，名條子。

《方言》曰：趙、魏間謂之歷鹿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或謂之緵車，即今紡車也。制（此）〔比〕紡苧麻者差大，以木爲之，有背有足。首置木鋌三，形銳而長，刻木爲承，其末以皮絃襻連一輪上，復以橫木名踏條者，置輪之竅中，將兩足抑揚運之，取向所成之條子，粘於舊縷，隨手牽引，如繅繭絲，皆繞鋌而積，是名棉紗。

古人稱紡紗者，謂輪動絃轉，續於苧緵，皆成緊縷。按《通俗文》曰：織纖謂之緵，受緯曰苧。苧，蘆管也。今紡者將就經緯時，始從木鋌上翻紡於蘆管，以去其粗斷不勻之縷，從無所謂續於苧緵者。或昔無木鋌之制，故紗有紡成經緯

者，有止賣紗者，夜以繼日，得斤許即可餬口。善紡者能四緵三緵爲常，兩緵爲下，江西樂安人聞能五緵，往見四緵者，已將棉條併執食指中，不知五緵又用何法。

手車有兩耳，疊立矮木牀上，夾一大竹輪於中，其鋌有本承之，然後以粗線環鋌末及輪。輪心有軸，穿耳端出入，以一手搖輪，一手曳棉條，而成一縷，小兒女用以消夜伴織而已。若郡城有紡鐵鋌者，紗極緊細，而價亦甚貴。

以棉紗成紕，古用撥車。持一繩，周匝蟠竹方架上，日得無幾。繼用軠牀，制如交椅。其上豎列八罐，以掉枝牽引，分布成紕，較便於前。今則取所謂如交椅者，令一人負之而趨，一人隨理其緒，往來數過，頃刻可就，名其所負者曰經車。

成紕後，次乃用漿。漿必須細白好麪，調法不可大熟，熟則令紗色黑，不可太生，生則令紗不緊。在糊盆浸過一夕，值曉露未晞，或天陰不雨時，植竹架於廣場，綽其兩端，以竹帚痛刷，候乾，於分紕處，間以交竹，捲如牛腰，然後上機，此種最貴，名刷紗。次則捲之成餅，列肆賣之，名布經團。燥者多斷，濕者多霉黦。又有以棉紗作綬，入漿水，不復帚刷而成紕，名漿紗，最下。

吾邑以百里所產，常供數省之用，非種植獨饒，人力獨稠，抑亦地氣使然也。蓋北方風日高燥，棉纔斷續，不得成縷，縱能作布，亦稀疏不堪用。南人寓都下者，朝夕就路下紡，或遇日中陰雨亦紡，不則徙業矣。肅寧人穿地窖數尺，作屋其上，檐高於平地二尺許，穿櫺以透陽光，人居其中，借溼氣紡之，始能得南中什之一二。

《傅子》曰：舊機五十緵者五十縷，六十緵者六十縷。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遲日喪功，乃易以十二綖。今女紅惟用二綖，又爲簡要。按綖，俗呼踏腳，或一、或二、或三、或四，綖之多寡，視布之花文爲增減，不定二綖也。凡布密而狹短者爲小布，松江謂之扣布。疎而闊長者爲稀布，產邑中。極細者爲飛花布，即丁孃子布，產邑之三林塘。文側理者爲斜文，文方勝者爲整文，文稜起者爲高麗，皆邑產，他處亦間有之。若染成而以刀刮布，有若如畫者爲刮絨，非女紅也。

明季從六世祖贈長史公，精於陶猗之術。秦晉布商，皆主於家，門下客常數十人，爲之設肆收買，俟其將成行李時，始估銀與布，捆載而去，其利甚厚，以故富甲一邑，至國初猶然。近商人乃自募會計之徒，出銀采擇，而邑之所利者，惟房屋租息而已。然都人士或有多白搜羅，至他處覓售者，謂之水客。或有零星購得，而轉售於他人者，謂之袱頭小經紀。

《事物原會》卷二四《布帛》《物原》：「黃帝元妃嫘祖始育蠶緝麻，以興機軸，而成布帛。」《禮記》：「孔子曰：昔先王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王逸《機賦》：「帝軒龍躍，桑菓是創，仰攬三光，悟彼織女，爰制布帛。」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蠶絲》《皇圖要紀》：「伏羲化蠶，繅繭爲絲。」《內傳》：「黃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稱織維之功。」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皇后親蠶》《綱目》：「黃帝元妃嫘祖，始親蠶事，教民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皴音逡。瘃音劇，手足中寒創也。之患，後世禮爲先蠶。」淮南王《蠶經》云：「西陵氏勸蠶嫁，親蠶始此。」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繅車》《事物原始》：黃帝元妃西陵氏始教民育蠶，並制車以繅絲，名曰繅車。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機杼》《輿服志》：「黃帝始造機杼。」《淮南子》：黃帝臣「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緯)〔挂〕，後世爲之機杼。」體服以辦，此機杼之始也。《山堂肆考》：「杼，機之持緯者。柚，機之受經者。杼即梭也。」

鄂爾泰等《授時通考》卷七四《蠶事・擇繭》

《齊民要術》：收取種繭，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則絲薄，近下則子不生。

《農書》：下箔即急剥去繭衣，免致蒸壞，如多即以鹽藏之，蛾乃不出，且絲柔韌潤澤也。藏繭之法，先曬繭令燥，埋大甕地上，甕中先鋪竹簟，次以大桐葉覆之，乃鋪繭一重，以十斤爲率，摻鹽二兩，上又以桐葉平鋪，如此重重隔之，以至滿甕，然後密蓋，以泥封之。

《務本新書》：養蠶之法，繭種爲先。今時摘繭，一概併堆箔上，或因繅絲不及，有蛾出者，便就出種，罨壓熏蒸，因熱而生，決無完好，其母病則子病，誠由此也。今後繭種開簇時，須擇近上向陽，或在苫草上者，此乃強良好繭，另摘出，於通風涼房內淨箔上，一一單排，月數既足，其蛾自生，免重罨鬱延之苦。

又：繭宜併手忙擇，涼處薄攤，蛾自遲出，免使抽繅相逼。

黃省曾曰：繭長而瑩白者，細絲之繭，大而晦色青慈者，麤絲之繭，皆揀去其蒙戎之衣。其內潰而潰濕者，謂之陰繭，及薄而雜者，綿之繭，可爲麤絲。不可以經日，經日，則絲瓤而難抽。不可以焚香，焚香，則蛆究而難抽，大者，謂之麤工。

《韓氏直說》：蠶成繭，硬紋理麤者，必繅快，此等繭，可以蒸餾，繅冷盆絲。

其繭薄紋理細者，必繅不快，不宜蒸餾，此宜繅熱盆絲也。其蒸餾之法，用籠三扇，用軟草札一圈，加於釜口，以籠兩扇坐於上，其籠不以大小，籠內勻鋪繭厚三四指許，頻於繭上以手背試之。如手不禁熱，可取去底扇，續添一扇在上，亦不要蒸得過了，過了則軟了絲頭，亦不要蒸得不及，不及則蛾必鑽了。如手背不禁熱，恰得合宜，於蠶房槌箔上，從頭合籠內繭在上，用手微撥動，如箔上繭滿打起，更攤一箔，候冷定，上用細柳梢微覆其繭，只於當日卻要蒸盡，如蒸不盡，來日必定蛾出。

《農桑通訣》：爲繭多不及繅，故即以鹽藏之，蛾乃不出，此南方淹繭法，用鹽頗多。嘗讀北方《農桑直說》云：生繭即繅爲上，如人手不及，殺繭慢慢繅者。殺繭法有三：一曰日曬，二曰鹽浥，三曰籠蒸，籠蒸最好。人多不解，日曬損繭，鹽浥鹽藏者穩。

《農政全書》：鹽著於繭，到底浥濕。今人只於甕中藏繭，另用紙或箬或荷葉，包鹽一二兩置繭上亦可，但只須甕口密封不走氣耳，此必用鹽泥乃可。

繭甕圖說

繭甕，藏繭器也。爲繭多繅不及，稍遲則蛾穿繭出，故藏之以緩蛾變。古詩云：「盤中水晶鹽，井上梧桐葉。陶器固泥封，密繭過旬浹。」正謂此也。



繭甕

鄂爾泰等《授時通考》卷七五《蠶事・繅絲》

《淮南子》：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

《農書》：藏繭甕中七日之後，出而繅之，頻頻換水，即絲明快，隨以火焙乾，即不黯黲而色鮮潔也。

《蠶書》：常令煮繭之鼎，湯如蟹眼，必以筯，其緒附於先引謂之餵頭，毋過三絲，則絲麤，不及則脆，其審舉之。凡絲自鼎道錢眼，升於鍊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于車錢眼，爲版長。過鼎面，廣三寸，厚九黍，中其厚插大錢一出其端，橫之鼎耳後，鎮以石。緒總錢眼而上之，罥之錢眼。鍊星爲三簫管，管長四寸，樞以圓木，建兩竹夾鼎耳，縛樞於竹中管之，轉以申，下直錢眼，謂之鍊星。車之左端，置環繩，其前尺有五寸，當車牀左足之上，建柄長寸有半，俞柄爲鼓。鼓生其寅以受環繩，繩應車運，如環無端，鼓因以旋。鼓上爲魚，魚半出鼓，其出之中，建柄半寸，上承添梯。添梯者二尺五寸片竹也，其上揉竹爲鉤，以防絲竅，左端以應柄，對鼓爲耳，方其穿以閑添梯。故車運以牽環繩，繩簇鼓，鼓以舞魚，魚振添梯，故絲不過偏。制車如轆轤，必活其兩輻，以利脫絲。

《士農必用》：繅絲之訣，惟在細圓勻緊，無使偏慢，節核麤惡不勻。熱釜釜要大，置於竈上，釜上大盆甑接口，添水至甑中八分滿，甑中用一板攔斷，可容二人對繅也。繭少者，止可用一小甑，水須熱，宜旋旋下繭。冷盆盆要大，先泥其外，用時添水八九分，釜要小，用突竈半破甑坏，圓壁一遭，中空，其高比繅絲人身一半，其圓徑相盆之大小，當中壁一小臺，坐甲盆於小臺上，其盆要比圓壁高一唇，靠圓壁安打絲頭。小釜竈比圓壁低一半，撩火透圓壁，竈後火煙過處名撩火，與撩火相對圓壁向近上，開煙突口，做一臥突，長七八尺以上。先於安突一面壁一臺，比突口微低。又相去七八尺外安一臺，高五尺。用長一丈椽二條，斜磴在二臺上，二椽相去闊一甎坏許，用甎壞泥成一臥突。二椽上平鋪甎坏一層，兩邊側立，上復平蓋，泥了，便成一臥突也。須與竈口相背，謂如竈口向南，突口向北是也。繅盆居中，火衝盆底，與盆下臺煙焰，遶盆過煙，出臥突中，故得盆水常温又勻也。又得煙火與繅盆相遠，繅絲人不爲煙火近逼，故得安詳也。

又：熱釜可繅麤絲單繳者，雙繳亦可，但不如冷盆所繅者潔净光明也。冷盆可繅全繳細絲，中等繭可繅雙繳，比熱釜者有精神而又堅韌，雖曰冷盆，亦是大温也。

又：軠車牀高與盆齊，軸長二尺，中徑四寸，兩頭三寸，或四角，或六角，臂通長一尺五寸，須脚踏。又繅車竹筒，宜細，鐵條子串筒，兩椿子亦須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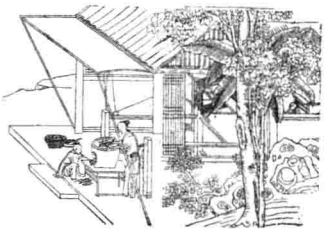
又：打絲頭，用一人。小釜內添水几分滿，竈下燃麤乾柴，候水大熱，下繭於熱水內，用筋輕剔撥，令繭滾轉盪勻，挑惹起囊頭，手捻住，於水面上輕提撥數度，復提起其囊頭，下即是清絲。摘去囊頭，一手撮捻清絲，一手用漏杓，窈繭款送入温水盆內，將清絲掛在盆外邊絲老翁上。盆邊釘插一橛子名絲老翁。

又：繅絲，用一人。將絲老翁上清絲，約十五絲之上，總爲一處，穿過錢眼，繳過當頭蛾眉杖子上，兩繳杖子下，兩繳掛於軠上。又取絲老翁上清絲，如前掛於軠子，右脚踏軠，右轉，長切照覷，撥掠兩絲窩於內。有繭絲先盡，蛹子沉了者，繭絲斷了，繭浮出絲窩者，其絲窩減小，即取清絲約量添加，務要兩絲窩大小長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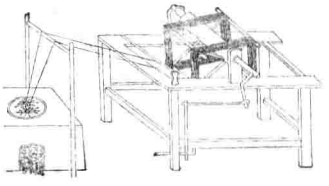
黄省曾曰：繅之不可及也，淹而甕之泥之。每大缸用鹽四兩，荷葉包之於缸甕之口，又塞實荷葉，至七日而蛾死。泥之也，仍數視之，有少罅則蛾生。凡

拈絲綿之線，一分銀是拈一兩。其爲綿也，蛾口爲最，上岸次之，黄繭又次也，繭衣者最下。蛾口者，出蛾之繭也。上岸者，繅湯無緒撈而出者也。繭衣，繭外之蒙茸，蠶初作繭而營者也。

《農政全書》：愚意繅絲要作連冷盆，釜俱改用砂鍋，或銅鍋，比鐵釜絲必光亮，以一鍋專煮湯，供絲頭，釜二具，串盆二具，繅車二乘，五人共作一鍋，二釜共一竈門，火煙入於臥突，以熱串盆，一人執爨以供二釜，二盆之水，爲溝以瀉之，爲門以啓閉之；二人直釜，專打絲頭；二人直盆，主繅。即五人一竈，可繅繭三十斤，勝於二人一車，一竈繅絲十斤也。是五人當六人之功，一竈當三繅之薪矣。



南繅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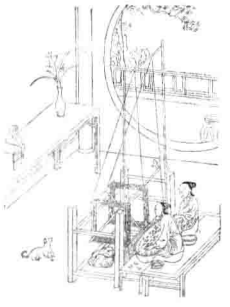
北繅車

繅車圖説

繅車，繅絲自鼎面引絲，以貫錢眼，升繅於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於軠，方成繅車。秦觀《蠶書》載繅車之制，今呼車爲軠，軠必以牀，以承軠軸，軸之一端，以鐵爲裹掉，復用曲木擐作活軸。右足踏動，軠即隨轉，自下引絲上軠，總名曰繅車。

熱釜圖説

繅絲自鼎面引絲直錢眼，此繅絲必用鼎也。今農家象其深大，以盤甑按釜，亦可代鼎，故《農桑直説》云：釜要大，置於竈上，釜上大盤甑接口，添水至甑中八分滿，可容兩人對繅。水須常



熱釜

熱，宜旋旋下繭繅之，多則煮損，凡繭多者，宜用此釜，以趨速效。

冷盆圖説

冷盆用温水，南北各有所宜。通訣云：「南州誇冷盆，冷盆繅絲何輕匀。北俗尚熱釜，熱釜絲圓儘多緒。即今南北均所長，熱釜冷盆俱此軠。軠頭轉機須足踏，錢眼添梯絲度滑。非絃非管聲咿嗄，村北村南響相答。」



冷盆

鄂爾泰等《授時通考》卷七五《蠶事・織染》

《禮記・月令》：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鄭玄注：登，成也。分繭，分布於衆婦之繅者。稱絲效功，以多寡爲功之上下。

《漢書・食貨志》：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隋書・地理志》：豫章之俗，頗同吴中。一年蠶四五熟，勤於紡績，亦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鷄鳴布。

《管子》：女貢織帛。

又：女有常事。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

又：善爲國者，使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

又：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

《墨子》：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此其分事也。

《淮南子》：黼黻之美，在於杼軸。

《齊民要術》：六月，命女工織練，可燒灰染青紺雜色。

又：四月繭既入簇，趨繅剥線，具機杼，敬經絡。

崔寔曰：八月擘絲治絮，製新浣故，及韋履賤好，預買以備冬寒。

又：八月涼風戒寒，趣練縑帛，染綵色。

《農桑通訣》：織紝，婦人所親之事。傳曰：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古謂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秋而賦事，烝而獻功，憊則有辟是也。凡紡絡經緯之有數，梭杼機杼之有法，雖一絲之緒，一綜之交，各有倫敍，皆須積勤而得，累工而至，

日夜精思，不致差悞。絲絲可成幅疋，如閨閫之屬務之，不惟防閑驕逸，又使知其被服之所自，不敢易也。

絲簉圖說

絲簉，絡絲具也。《方言》曰：「援，兗豫河濟之間又謂之轅。」《說文》曰：「簉，收絲者也。或作觸，從角間。」今字從竹又從婁，竹器，從人持之婁婁然，此簉之義也。然必竅貫以軸，乃適於用，爲理絲之先具也。

絡車圖說

絡車，《方言》曰：「河濟之間，絡謂之給。」《說文》曰：「車樹爲柅。」《易·姤》曰：「繫於金柅。」《通俗文》曰：張絲曰柅。蓋以脫軠之絲，張於柅上，上作懸鉤，引致緒端，逗於車上。其車之制，必以細軸穿簉，措於車座兩柱之間，人既繩牽軸動，則簉隨軸轉，絲乃上簉，此北方絡絲車也。南人但習掉簉取絲，終不若絡車安且速也。

經架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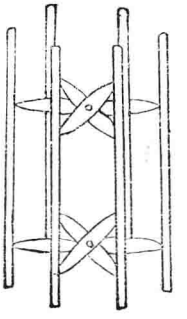
經架，牽絲具也。先排絲簉於下，上架橫竹，列環以引衆緒，總於架前經滻，一人往來挽而歸之紉軸，然後授之機杼。

緯車圖說

緯車，《方言》曰：「趙魏之間，謂之歷鹿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今又謂維車。」《通俗文》曰：織纖謂之緯，受緯曰莩。其樹上立柱置輪，輪之上近以鐵條中貫細筒，乃周輪與筒繚環繩，右手掉(綸)〔輪〕，則筒隨輪轉，左手引絲上筒，遂成絲緵，以充織緯。

織機圖說

織機，織絲具也。按黃帝元妃西陵氏曰儡祖，始勤蠶事。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褘而躬桑，乃獻繭絲，遂稱織紝之功，因之廣織，以給郊廟之服。見《路史》。



絲簉



絡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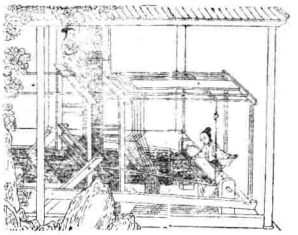


經架

《傅子》曰：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蹋，六十綜者六十蹋。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遺日喪功，乃易以十二蹋。今紅女織綵惟用二蹋，又爲簡要。凡人之衣被於身者，皆其所自出也。



緯車



織機

梭圖說

梭，《通俗文》曰：織具也，所以行緯之莎。

砧杵圖說

砧杵，擣練具也。《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石砧一枚，又擣衣杵十。《荊州記》曰：秭歸縣有屈原宅、女媭廟。擣衣石，蓋古之女子，對立各執一杵，上下擣練於砧，其丁東之聲，互相應答，合亦作臥杵對坐擣之，又便且速，易成帛也。



梭



砧杵



絮車

絮車圖說

絮車，構木作架，上控鉤繩滑車，下置煮繭湯甕。絮者掣繩，上轉下滑徹甕內，鉤繭出沒灰湯，漸成絮段，《莊子》所謂洴澼洸者。古者纊、絮、綿一也。今以精者爲綿，麤者爲絮，因蠶家退繭造絮，故有此車煮之法，常民藉以禦寒，次於綿也。彼有搗繭爲胎，謂之牽緜者，較之車煮，工拙懸絶矣。

王念孫《讀書雜志・淮南内篇》卷一三《氾論・緂麻》「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挂。」高注曰：緂，鋭。索，功也。念孫案：高訓緂爲鋭，則與麻字義不相屬。今案緂者，續也，緝而續之也。《方言》：纚，續也。《廣雅》同。秦晉續折木謂之纚。郭璞音剡。《人間篇》曰：婦人不得剡麻。考纓、纚、剡，竝與緂通。索如「肯爾索綯」之索，謂切撚之也。高云：索，功也。功即切字之誤。顔師古注《急就篇》曰：索，謂切撚之令緊者也。《廣雅》曰：紟，索也。紟，與切通。

郝懿行《寶訓》卷三《蠶桑》《韓氏直説》：蠶自大眠後，十五六頓即老，得絲多少，全在此數日。葉足則絲多，不足則絲少。見有老者依抽飼斷眠法飼之，後十蠶九老，方可就箔上撥蠶入簇，如是則無簇汗蒸熱之患，繭必早作硬而多絲。語曰：養蠶無巧，食足便老。【略】

《務本新書》：擇繭法繭宜併手忙擇，涼處薄攤，蛾自遲出，免使抽繰相逼。

《士農必用》：繰絲法繰絲之訣，惟在細圓勻緊，使無褊慢節核，接頭爲節，疙疸爲核。粗惡不勻也。生繭繰爲上，如人手不及，殺過繭慢慢繰。殺繭法有三：一日曬，二鹽浥，三蒸。蒸最好，人多不會。日曬損繭，鹽浥者穩。

熱釜：可繰粗絲單繳者，雙繳亦可，但不如冷盆所繰者潔净光瑩也。釜要大，置於竈上。釜上大盆甑接口添水至甑中八分滿，甑中用一板攔斷，可容二人對繰也。水須熱，宜旋旋下繭。多下則繰不及，麦損。

冷盆：可繰全繳細絲，中等繭可繰雙繳，雖曰冷盆，亦是大温也。全繳絲上等也，中作紗羅。雙繳絲中等也，中中等緞匹。單繳絲，又名歇口絲，褊慢有大疙疸，只中絹帛，亦不堅壯。歇口絲，多是熱釜中繰也。盆要大，必須先泥其外，口徑二尺五寸之上者，名爲串盆。用時添水八九分滿。水宜温暖常勻，無令乍寒乍暖。釜要小，口徑一尺以下者。突竈半破塼坏，圓壘二遭中空，直桶子樣。其高比繰絲人身一半，當中壘一小臺，徑比盆底小。坐串盆於小臺上，其盆要比圓壘高一肩，靠圓壘安打絲頭，小釜竈比圓壘低一半，撩火透圓壘。竈子後火煙過處名撩火。與撩火相對，圓壘匝近上開煙突口，做一臥突，長七八尺已上，先於安突一面壘一臺，比突口微低，又相去七八尺外安一臺，高五尺，用長一丈椽二條，斜磴在二臺上，二椽相去闊一塼坏許，用塼坏泥成一臥突，須與竈口相背，既得盆水常温，又得煙火與繰盆相遠，其繰絲人不爲煙火所逼。

軠：音狂，紡車。車牀高與盆齊，軸長二尺，中徑四寸，兩頭三寸，四角或六角，臂通長一尺五寸，六角不如四角，軠角少則絲易解。臂者，輻條也，雙輻者穩。須腳踏。又繰車竹筒子宜細，細似纖絹穗筒子。鐵條子，串筒，兩椿子亦須鐵也。

打絲頭：用一人。小釜内添水九分滿，竈下燃粗乾柴，候火大熱，下繭於熱水内，下繭宜少，多則煮過，繰絲少。用筋輕剔撥，令繭滾轉盪匀，挑惹起囊頭，粗絲頭名囊頭，手捻住，於水面上輕提掇數度，復提起其下，即是清絲，摘去囊頭，輕手剔撥起囊頭，長不過一尺也。一手撮捻清絲，一手用漏杓綽繭，款送入温水盆内，將清絲挂在盆外邊絲老翁上。盆邊釘插一橛子，名絲老翁。

繰絲：用一人。將絲老翁上清絲，約十五絲之上，黄絲粗，減繭數。總爲一處，穿過錢眼，錢下繭攢聚名絲窩，又名絮盤。繳過簫音福。頭蛾眉杖子上，兩繳杖子下，兩繳挂於軠上。又取絲老翁上清絲，如前挂於軠上，兩箇絲窩，其頭齊行。右腳踏軠，右轉長切照覷撥掠兩絲窩於内。有繭絲先盡蛹子沈了者，繭絲斷了繭浮出絲窩者，其絲窩減小，即取清絲，約量添加，務要兩絲窩大小長均。添絲搭在絲窩上，便有接頭，將清絲用指面喂在絲窩内，自然帶上去。

《韓氏直説》：蒸餾繭法，如蠶成繭硬，紋理粗者，必繰快，此等繭可蒸餾繰。冷盆絲其繭薄，紋理細者，必繰不快，不宜蒸餾，此止宜繰熱盆絲。其蒸餾之法，用籠三扇，用軟草札一圈，加於釜口，以籠兩扇，坐於上籠内，匀鋪繭厚三四指許，頻於繭上以手背試之，如手不禁熱，可取去底扇，卻續添一扇在上。蒸得過了則軟了絲頭，不及則蛾必鑽了。如手背不禁熱，恰得合宜，於蠶房槌箔上從頭合籠内，繭在上用手微撥動，如箔上繭滿，打起更攤一箔，候冷定，上用細柳梢微覆了。其繭只於當日都要蒸盡，如蒸不盡，來日必定蛾出。釜湯内用鹽一兩，油半兩，所蒸繭不致乾了絲頭。如餾繭多，油鹽旋旋入。

范鎒《漢口叢談》卷一　又老官渡集，在城西八十里九真山下。其西五里，有索河集，夏秋水漲，貿遷者甚輻輳，平時則收買白布轉販漢口。鎮市小民，夜成匹，朝則抱布以售焉。

李宗昉《黔記》卷三　宋家苗，在貴陽、安順二屬。男耕女織，今多讀書入

洋者。

鍋圈狫狸，在平遠州。男子白織斜紋布爲衣。披袍狫狸，在黃平州。男女衣外披一袍，前短後長，鑿竅爲桶裙，羊毛織成。狫獞苗，在荔波縣。男子善耕作，婦人工紡織。八番苗，在定番州。其俗勤，男日出而耕，女日入而織。谷蘭苗，在定番州屬。男耕女織，所織布最精細。諺云：欲作汗衫褲，須得谷蘭布。婚姻用媒妁。

洞苗，在天柱、錦屏二屬。擇平坦近水地居之，種棉花爲業。男子衣與漢人同，多依漢人傭工，女人帶藍布角巾，穿花邊衣裙，所織洞帕頗精。通漢語，聽約束。

箐苗，居山箐，在平遠州屬。種山糧爲食，男女衣服均白織。

水家苗，在荔波縣。自雍正十年，由廣西撥隸黔之都匀府屬。男子好漁獵，婦人勤紡織，有水家布之名。

高坡苗，在平遠、黔西等處。着黑衣，喜種山林，婦女以木板尺許綰髮內，故又名頂板苗。婚姻苟合，男婦善染，力耕作，勤紡織。

里民子，在貴陽、黔西、大定、清鎮等處。男子多貿易，婦女穿細耳草鞵，勤儉耕作，閒時則紡毛布作衣。愛養牲畜，常帶入山作活。

洪州苗，在黎平。男子與漢人同，勤耕力作，女子善紡織，棉葛布頗精細，多售於市，故有洪州葛布之名。

六洞夷人，在黎平府屬。短衣色裙，細花尖鞵，未婚男女，翦衣換帶爲憑，卜吉嫁之。【略】母家以苗布數疋爲嫁資，女則紡織勤勞，男亦多讀書識字者。

官修《清文獻通考》卷三九《國用考》 順治八年

諭各處織造，所以供朝廷御服賞賚之用，勢不可廢。但江寧、蘇州、杭州已有專設官員，又差滿洲官并烏林人役督催，不但往來糜費，抑且騷擾驛遞，朕心深爲不忍。嗣後著停止差催陝西織造殘褐榷蟒，殊屬無謂，至買辦皮張之處，亦屬煩擾，著一併停止。

又十一年

諭工部，江寧、蘇、杭等處地方，連年水旱，小民困苦已極，議賑則勢難周，屢蠲又恐國用不足，朕用是惻然於中。念織造衙門，原供御服賞賚之用，前此未能俱罷，近聞甚爲民累。夫民既苦賦稅，又苦織役，何由得安。民既不安，朕豈忍被服美麗不爲之所乎。嗣後織造，除祝帛誥勅等項，著巡撫布政織解外，其餘暫停二年，爾部即行傳諭。

顧祿《清嘉録》卷四《四月・小滿動三車》 小滿乍來，蠶婦煮繭，治車繅絲，晝夜操作。郊外菜花至是亦皆結實，取其子至車坊磨油，以俟估客販賣。插秧之人，又各帶土分科，設遇梅雨泛溢，則集桔槔以救之。旱則用連車，遞引溪河之水，傳戽入田，謂之踏水庫。號曰小滿動三車，謂絲車、油車、田車也。【略】

案：徐炬《事物原始》云：西陵氏制繅車以繅絲。《震澤志》：黃繭緒粗，不中織染，另繅以爲絲縛，惟細長而瑩白者留種繭外，乃繅細絲。

鄭履光《費隱與知録・布帛經緯，力有優絀》 問：布帛之屬，經緯相同，而橫力不及縱，何也。曰：經緯之線雖同，而經之入機，則絲絲條直，理順勢勻，其緯之入經，則藉乎手，一絲一織，則力有輕重。又經本直也，夾緯則經亦微曲，然經之直本勻，其曲亦勻，緯之入經，本不直也，入力逼之，更曲更縐。用其縱力，經既勻直，則經經相共，受人任使，其千絲萬縷，相與偕來，偕則力分，分則任輕，故耐久也。用其橫力，緯既彎縐，則緯緯各異，受人任使，斯一絲一縷，次弟獨進，獨則力專，專則任重，靡不傷矣。

嵇璜等《清通典》卷一五《食貨一五》 順治元年，申江寧、蘇、杭各處機房，組織惡薄之禁。

嵇璜等《清通典》卷二九《職官七》 乾隆四十年，以寧壽宮地方緊要，派內務府大臣二人專管，並設立郎中、員外郎、主事、筆帖式內管領等員，以專司其事。其檔籍清册鈐用廣儲司印。四十四年，增設委署主事一人，學習筆帖式四人，織造監督江寧府、蘇州府、杭州府各一人，於內務府司員內簡用，帶原衙管理司庫各一人，筆帖式各二人，庫使各二人，掌分司所駐劄地方供奉上用緞疋及應用官用緞疋，皆監視而督理之。歲終奏銷造册，呈內務府，以副册送廣儲司察覈。順治初年，設三處織造官，監督、筆帖式、庫使各一人，三年更代。十八年，定一年更代。康熙元年，各增庫使一人，二年奏定三處織造，不限年更代。

王有光《吴下諺聯》卷一《十樣錦》 錦，物之美者。質則一而文不同，故取十樣之數。收冰蠶之繭，繅以抽絲；入銀漢之機，績而成匹。朱緑玄黄，考工掌其染采；鉤邊繢衽，匠巧製之爲章。摻摻然出天孫之手，一幅雲霞；燦燦乎回蘇蕙之文，十年血淚。寶石堪支，望昭回於牛女；金針得度，看綉出之鴛鴦。擬之曰「十樣錦」，集中嘉言懿行似之。

鄭光祖《醒世一斑録・雜述二・教民紡織》

同邑周公又溪礦，於嘉慶十一年，以捐職主簿發甘肅，補丹噶爾主簿，以軍功陞補高臺縣。十九年蒞任，其地西北接嘉峪關，窮民多出口傭食，婦女不知女紅，夫主久不歸，即呈請改適，陋習相沿，恬不爲怪。公見土魯番棉花捆運入關者甚夥，命工照我虞紡具製而試之，果可爲無少異。因招致年老婦女入署，夫人親爲指授，學習既能，各給紡具，並棉半觔爲資本。又募四川機匠製機，募江南善織者，設局教男子織成布，使轉售於他方。創始時，同僚咸笑爲迂，公毅然行之，不二年，民皆踴躍奮興，高臺布竟成一方土産，民爲之謡曰：「高邑民人寡力田，鶉衣百結實堪憐。而今天賜神明宰，脱却羊毛盡著棉。」甘省天氣多寒，而省城較暖。道光元年，公調皋蘭，知近省地土亦宜種棉，乃運高臺棉子，教民播種，亦教以紡織，一如高臺，凡岡阜磽确之地，向種水菸者，無不改種，秋成果獲倍利。後種棉益廣，河北一帶，産布尤佳，有能織印花斜紋者。甘地從未有紡織之利，有之實自此始。余照周公行述録取，因事有可據，故信而著之。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七《籌給織造銀兩，請敕部酌議撙節方》 同治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再准工部咨開應用誥敕軸制帛駕衣綫羅等項，均係預備典禮要需，經本部陸續奏咨，行文杭州織造，照例趕辦，迄今逾限未解，應請旨嚴諭該織造，將應辦織件，務於文到，趕緊認真設法攢辦，得有成數，星飛解部，并請敕下浙江撫臣速即籌款撥給等因，於同治二年七月初六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當即轉行該織造在案。兹准杭州織造鶴祝咨稱，見已招集書差匠役數名，於十月二十一日移駐紹興，飭承前赴各處，採購各式絲身顏料，擬將刻不可緩之制帛駕衣綫羅，先行趕辦，核計約需銀二萬兩，方敷辦理，其餘所派誥敕軸駕衣等項，俟續後再爲咨行籌款辦解。請飭司先籌銀二萬兩，委員解交，以資造辦。臣以此項經費，向由南北新關税務報銷，兹省城未復，税項無徵，鉅典所關，自應竭力籌墊。惟查工部原奏内稱，制帛等項，并非細巧之物，較繡片工料，尤爲易辦，所需經費，應屬無多，而該織造來咨，則稱採辦各式絲身顏料，即需銀二萬兩，其餘所派誥軸駕衣等項，俟續後再行籌款辦理。是此時浮費既多，日後動支更鉅，實在應需若干，臣亦無從揣測。浙省餉需奇絀，勢難如數撥解，當飭司先行籌給庫平銀四千兩，嗣後應如何辦理，再爲咨請工部示覆，而該織造處次函致，前項銀兩，不敷購辦，誠恐有誤要需，致干嚴譴。以浙江見在情形而言，此次撥銀四千兩，已屬勉力搜羅，若該織造所稱，每歲需銀十餘萬兩之多，時絀舉贏，萬難爲繼，應否敕下工部酌議撙節之處，伏候聖裁。理合附片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議政王軍機大臣奉旨，工部議奏。欽此。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七《甘肅氣象更新，請將王必達等各員獎敘片》 光緒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再臣此次由哈密入關，徑抵蘭州，幸免停滯，沿途察看，民物安阜，較五年以前，大有起色。耕墾日廣，民食漸充，白麪一斤值錢十文，雜糧市價遞減，窖藏甚多，罌粟既禁，以其腴地改種草棉，向之衣不蔽體者，亦免號寒之苦。近更廣植浙桑，關内外設立蠶織局，收買桑葉蠶繭，俾民之不知飼蠶繰絲者，均可獲利。蘭州織呢局，結構宏敞，安設機器二十具，見開織者尚只十具，所成之呢，漸見精緻，中外師匠，及本地藝徒，率作興事，日起有功。途中所見，溝洫橋梁，靡不整飭，水利興焉，道旁所種榆柳，業已成林，自嘉峪至省，除鹹地沙磧外，拱把之樹，接續不斷。行過學塾，時聞誦聲，士庶僉稱承平時所未有也。竊念窮邊，兵燹之後，氣象更新，嗣事復得同心之侣，將來庶其緒而恢張之，邊氓獲福，豈有涯量，是則皇仁廣被西陲，與天無極也。臣此次去隴，較去閩時無回顧之虞，尤爲私幸。按察使銜安肅道王必達，甘涼道鐵珊，於禁種罌粟一事，極爲認真，捕治游勇，興修水利，平治道路，栽植樹株，均能盡心勸督。鐵珊散佈羊種，孳生蕃息，尤覩成效。肅州知州保昌勤卹民隱，有利必興，均爲難得。王必達可否賞給二品頂帶，鐵珊可否賞加按察使銜，保昌可否賞加知府銜，以償前勞，而策後效，出自天恩。此外蠶絲、織呢等局，雇用中外師匠，及辦理局務華洋各員弁，有實在出力，著有成效者，應由劉錦棠、楊昌濬隨時彙案，奏請獎敘，以示激勸，庶幾人心競奮，利無不興矣。謹據實附陳，伏乞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另有旨。欽此。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一九《與胡雪巖》 來示新出掘井開河機器，極爲利用，自明已來，泰西水法，既已著稱，前年曾託幼丹制軍代購，迄未見覆。又蘭州製造委員賴長以已意新造水機，試製洋絨呈驗，竟與洋絨相似，質薄而細，甚耐穿著，較之本地所織褐子，美觀多矣。惟以意造而無師授，究費工力，伊擬購辦織呢織布火機全付，到蘭仿製，爲邊方開此一利，希即留意訪購。賴鎮所呈之圖并附覽。蓋此間羊毛駝絨，均易購取，煤亦易得，只要有火機，便省工力也。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二〇《答胡雪巖》 新疆重定，兵事已簡，而

防務及善後一切，甚費綢繆。得賊遺礮械雖多，然分佈各城則猶覺其少，尊處已允購起運之槍礮火藥，亦要需也，派利之馬鞍礮，可訂買中等者一二尊，試看以答其意。至開河、掘井、織呢機器，請先購其小者解來。喽咿呢所說以舍小用大爲合算，本是實話。然弟意不欲用其大者，一則機器重大，陸運極艱，不如用其小者，令華匠仿製，將來增拓其式，亦可得力。一則弟年已望七，精力智慮，日漸不如，斷難久妨賢路，異時嗣事之人，設或意見各殊，不但廢緒難尋，且恐徒滋口實，而見在西域重定，各省關協餉，難望如前，頻年飽嘗苦況，事後猶爲心寒，正擬及時縮斂規摹，以圖永久，何敢爲恢宏闊大之舉，致無收束。見餉計數五六月而止，此後又須從新籌策矣。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二二《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間歲以來，連奉三次鈞諭，悤悤未及復陳，緣疾病間作，心緒不清所致，茲幸稍愈，謹條復於左：【略】

甘肅向陽腴地，均宜草棉，亂後荒廢，無人業此。每淨花一斤，市值大錢七八百文，皆由川、陝轉販而至。吐魯番所產，較內地爲佳，向本由哈密行銷內地，亂後無販銷者，民苦無衣，甚於無食，老弱婦女，多不蔽體。數年前，刊發棉書教民種植，近始稍有成效，罌粟禁嚴，加意課種，此後或可有增無減。上年淨花，每斤值錢四百內外而已，吐魯番花價，每斤亦須三百文上下，即內地轉販，亦無甚利，將來或聽外人銷售，并非不可。

羊毛一種，有粗有細，內地人不甚區別，但取以織褐、織氈毯，價不甚高，業之者少。羊毛每斤值銀一錢幾分，每年可翦兩次，民間畜牧之利，以毛爲上，蓋取其毛之利長，非若皮肉利只一次也。近製造局員賴總兵長以意揀好羊毛，用所製水輪機織成呢片，與洋中大呢無殊，但質底微鬆，又織成緞面呢裏之絨緞，亦甚雅觀。自以水輪機不及洋製火輪爲速，意欲購致一具仿造，而苦難驟致。宗棠適以陝、甘旱災，宜思患預防，飭胡道光墉覓開河鑿井諸機器，并雇匠同來，以資教習，遂并致胡道購織呢織布機器，見可到蘭州，須數年後，始覩其利。擬先內地而後關外，與棉利同規久遠，未知能否有成。至西路通商，將來必有議及者，愚見棉花、羊毛似可任外人轉販，於我無所損，而收其出口稅釐，亦實有益，但於各城通市之處，立貿易圈於城外，以處外國商旅，不令深入各城腹地，私與本地商民貿易交接，流弊自少。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二二《答楊石泉》 機器廠就前路後營舊堡爲宜，纔使堡式狹小，豈不容機器一二具耶。如試造有效，何難擴而充之。論者動以閩中機器廠爲比，實則不然，彼仿造輪船百物之所，爲備工繁料鉅，奚止百倍於此，此則開河、鑿井、織呢，只各是一事耳，患在其關而侈也。尊論局面不宜大，洋匠不宜多，殊爲中肯，實則局面本不大，洋匠本不多，而先從規摹說起，已錯了路徑也。雪巖與洋商所立合同，前月杪始寄來，俟各項機器運到弟處，再行知其餘，各洋匠每名各一紙，白來牙其一也。德國與英、俄、法、美不同，其敬重中國，用心亦別，不必以尋常辦法處之。惟據鄂臺稟，開河、織呢機器，件數繁多，體式高闊，尋常舟車，不便裝載，擬設法改造，運解來甘，亦未可限以時日。念泰西水器，最利民用，數百年來，有人說過，無人仿造，豈不可惜。局面已定，雖勞費亦不能惜，已批示照辦。若農思慮精密，必可躉到將來。開河機器，擬先留之平涼，治涇川正流，事畢再運解蘭州可耳。織呢機器，則徑解蘭州爲宜，賴鎮專任，必善其事。所部工師，以賴毛爲高，勇丁之聰慧者，蘭洲可留心挑選撥入，將來必有可用之材，正不必於上流中求之。人見西士技巧，卓絕古今，以爲華人學製，必須聰穎俊達之士，不知彼中均由匠人推擇，并非於士類求之，況中華學製，本執柯伐柯，較之天工開物，又自有別，使三千七十之徒，執贄股俛，不亦偵乎。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二六《與李少荃傅相》 上海織布局此稟，在滬華商，遵案附股入局合辦，似可照准，惟上年禁止機器紡紗，原以華民生計攸關爲言，恐機器一行，失業者多，無從安置，故洋人亦無能相强，然覩覩之心，固未絕也。茲由局稟，請華商附股合辦，洋人得有藉口，必煩詞絮聒，無以折服其心，與其轉圜於後，不若慎之於前。值此啧有煩言之時，尤不宜多生轇轕，希批示緩辦爲是。愚見如斯，請高明察酌示復。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七《賴鎮長稟，驗收後路糧臺解到各項機器，請委劉道專司局事由》 據稟，請派委總理營務處劉道專司織呢事務等情。查織呢一節，該局已粗具端緒，前據該鎮呈驗織成呢片與洋製差同，如果精益求精，則衣被自饒，不難與《禹貢》織皮諸國媲美，此本大臣爵閣部堂所屬意者。前據該鎮稟稱，須於外洋購覓織造機器，始可節省工力，速觀厥成，特如所請，飭滬局購器，募匠前來，正宜趁此時督率原習織造匠工，相從仿傚，庶事半功倍，業精於勤。今日之學徒，皆異時師匠之選，將來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由關內而及新疆，以中華所產羊毛，就中華織成呢片，普銷內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遠被各省，不僅如上海黃婆以卉服傳之中土爲足稱也。該鎮素有巧思，當能深領此意，

以成濟時實效，毋庸飾詞推諉。總理營務處劉道見飭整理關內各營，正資臂助，軍事殷煩，何能責其分心庶務，如隨時赴該局留心察看，自無不可。所部陝、甘勇丁，有賦性靈敏，堪資學習者，應令其挑赴該局，專心學習，由該鎮派人指示，俾其相觀而善，將來有成，尤爲此邦師匠所自出，不但數世之利也。此次購運之開河、掘井諸機器及雇來之洋匠，已飭由該鎮驗收安頓，仰即遴派妥人經理，商之劉道，派人學習，具報并行知總理營務處劉道遵照辦理矣。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七《賴鎮長稟，請札止續來洋匠，并先行建蓋廠屋情形由》 該鎮前稟，洋匠機器到蘭，妥爲照料安置，并請示織呢各情，當經詳細批示，由該鎮督率工匠，相從仿傚在案。茲據稟，查悉織呢機器，每日成紗數目，有石德洛米一人足資教習，請札止續來織呢洋匠等情，具見該鎮遇事留意撙節，實爲嘉許。惟據上海關道申報，本年二月初四日，繕給德國洋匠克禮克白翁、肯思泰、衛宜格等三名來甘護照三紙，是該工匠業已起行在途，自可毋庸札止。見在織呢機器尚未到齊，且原議先只購其中號機器一副試造，如果合宜，必須續購大號機器仿造，是該洋匠來甘，將來如需推廣，不患無教習之人，亦爲兩便。至蓋造廠屋，廣購精細羊毛兩事，正此時當務之急，所有擇地興工，及如何廣採儲存備用之處，仰即悉心妥議，迅速稟知，聽候核示可也。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七《劉道璈稟，省城東關外地方寬廠，堪以建造機器房屋由》 據稟，滬局所購機器，僅收到開鑽、掘井兩項，其開河、織呢兩項機器，尚未運到。查胡道原稟，其餘洋匠，俟開河、織呢機器運內，陸續起程，此時想已在途，但尚未接胡道續稟耳。【略】再說至織呢機器，原飭胡道先購其中號者試驗製造，如果合用，再購其大號者不遲。開河機器亦然。俟兩項機器運解到，再相其大小設廠立局，亦無不可。

俞樾《茶香室叢鈔・三鈔》卷二五《宋錦》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錦以宋織爲上，泰興季先生家藏《澄化閣帖》十帙，每帙悉以宋錦裝其前後。錦之花紋二十種，各不相犯。先生歿後，家中落，欲貨此帖，索價甚昂。一人以厚貲得之，取其錦二十片，貨於吴中機坊爲樣，竟獲重利，其帖另裝他紵，復售於人，此亦不龜手之智也。今錦紋愈出愈奇，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按此知國初吴中猶以織錦爲業，今則無矣，宋錦花紋亦遂成廣陵散。

賀長齡《清經世文編》卷三七郭起元《布帛贏縮説》 江南膏腴之壤植木棉，女紅惟布爲多。漢張騫通西南夷，攜種至中夏，盛於楚、豫、閩、粤，宋初南省始

徧植之，而織婦最爲勤苦，碾彈紡織，工亦勞矣，而一布之值，不敵匹帛之什一，工多利少，不足以供口食，季女斯飢，良不免矣。要惟樹桑治蠶之利，可當耕耘也。永嘉有八種蠶，一曰蚖珍，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績；六曰寒珍，七月末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夫農家四時有暇，而蠶繭八種可成，計至便也。苟能講習其業，俾布帛兼資，以爲水旱兇荒之備，人事之修，可補天行之缺，誠莫善於此者也。南省郡邑，多濱江枕湖，古稱下隰宜桑，得地利也，而諸邑少植之，桑既不足，并蠶不育，遇木棉不登之歲，紡車空懸，女紅歇絶，坐致凍餒，睠眙無策，其謀生也，拙甚矣，爰爲説以導之。

張春華《滬城歲事衢歌》 晨旭當門一徑遮，秋深景色想田家。東鄰新婦西鄰媪，暖負晴暄共揀花。

田事初畢，女工繼興，取木棉曬而藏者，盛之於筐，曉起天寒，挈女伴就南榮，去其不潔，及所謂僵囊者，名揀花。僵囊實而未坼，或傷雨，其絮如氈者。

轉軸層層捲素霞，蕭簾風緊一燈遮。夜闌何處搖柔櫓，款乃聲中聽軋車。

棉與核交粘，必去其核方可用。去核者名軋車，以木爲之，三足，二向內，一向外，高三尺許。上有板，厚約二寸，板左右有兩耳，空其中，納二軸，一木一鐵。其鐵者長出左耳外尺許，鐵軸盡處，承以木槌，形如藤枕，而長倍之。絡繩於鐵軸，絡板於繩之下垂處，以足踏之，則鐵軸內旋而核墜於內。其木者長出右耳外二三寸，上綴以木，木長三寸餘，一端承軸，一端復綴一圓木，亦長三寸許。以手運之，則木軸外轉，而綿出於外。軋車如櫓聲。

繞地輕雲避曉風，筠竿斜倚想漁翁。絲聲幽細虛簷澈，滾雪飛花寄一弓。

綿必彈之，使如輕雲，謂彈花衣。彈花者名弓，弓以木作圓柱狀，長四五尺，粗盈握。弓上端鑲薄板，方而斜，縱橫四寸許，其下端於圓柱之末，刻之使彎，圓而厚，闊二寸餘，以弦施於兩端，弦之餘者繞柱上。擊其弦者爲彈花槌，槌長七八寸，隆其兩端，極光潤。彈花必坐，其坐者如椅而矮，幾及地，名彈花機。機之背，貫以竹竿如釣魚者，而曲竿之極處懸繩，繩下着弓，以左手執弓，右手持槌，坐擊之，棉着弦而起，輕如柳絮，宜於無風處彈之。弦聲清脆，聞及鄰室。其弓弦以羊腸爲之。

停勻輕重剖瓊瑤，似竹心虛捲練綃。月得女紅四十五，朝來信手雪千條。

以彈之成絮者，分之作棉繩，名搓條子。以竹削如箭幹，較細，長二尺餘，名栅子。捲棉於上而搓之。其搓之器如桶蓋，方而長，名搓花蓋，以左手按其栅子，右手執蓋，向外推之，隨去其栅，宛如玉蒜。

一輪飛捲踏雛娃，不數山家課績麻。莫訝江鄉詩獨擅，問君何處覓三紗。

搓條之後，如麻之待績矣。其器曰紡車，以屈木之連屬者鋸之，下如二股，上如柱，統計約高二尺，竪二股於橫木上，木長不及二尺，木兩端之向內者，又橫臥二股，長有二尺餘，股之盡處，以木之厚而較方者合屬之。其柱之端空之，舉所謂紡車頭者橫貫其內，其形如半月，內外各一，相懸寸許，脊有三齒，安小管於上，以所謂椗子橫綴管中。柱之下二股交合處，橫闊木長半尺，外木上着輪，另有一木長四尺餘，銳其一端，竅輪而受之，其一端於合屬臥股之處，作齒承之。以兩足旋運，先於椗上繞紗數尺，黏於條子，隨輪飛動，紬繹而出，名紡紗。紡紗他處皆有，然以巨輪手運祇出一紗，足車出三紗，惟吾鄉倡有之。

隙地晴開一道斜，筠筒箇箇玉無瑕。浣紗濯錦分明似，條理經綸上滴花。

優於紡紗者，日可得八兩。取石華作管，長六寸許，搬紗使滿，名筒子。有所謂經車者，形如算盤，表裏透漏，取筒子分左右勻列其中，於廣場植竹爲架，以紗繞竹上，逕數十丈，負經車往復數次，理其經綸，以交竹中分之，平如疋練。先以漿漬紗上，取竹箒長二尺餘者，兩人持箒，左右行，刷之使勻，烘以晴日，俾紗燥而不粘，則機口滑潤，紗不中絶，省接續之工，易於成布。如是則以滴花層捲之，便可上機。滴花形如桔槔之軸而短，長二尺有餘，兩端有交木如十字。

箐火連宵遞一梭，機聲朗逐漏聲過。參橫月落虛無籟，六頁初成聽刮磨。

機式大象與綢緞機同，而布機較省便，布幅亦較狹。織布皆女工，日可得布一疋，亦有極一日半夜之力得布兩疋者，然亦僅見。織之時，以紫色拈經紗之邊爲捏目，謂織數有眼目也。交竹梗處爲頁，每六頁爲疋。

陳徽言《南越遊記・廣布》 順德居民食蠶桑之利，所織綺羅，其佳者不亞於江、浙。若布類，則番禺之「新造機」與東莞之「花頭機」具，極堅厚適用。紵屬自新會「潮連機」外，惟香山「古鎮機」亦頗細緻。偶閱《廣東新語》，中載粵中布産最爲詳盡，獨不及此，豈翁山偶遺之耶？抑或者其時未盛行也？援筆識此，補所未備。

席裕福、沈師徐《皇朝政典類纂》卷一二九《市易一七》 陝西創用機器織布公啓　公啓者，吾陝爲文獻舊邦，伊古以來，人材最勝，近自兵燹頻仍，蓋迥不如前矣。豈天之降材爾殊，固時運有所限耶，抑亦培植者之無其具耶。夫聖門論政，先富後教，蓋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也。關中古稱上腴，自井田湮，水利廢，地方遂因之日削。邇者土産所出，粟麥而外，惟棉爲大宗，自餘日用之需，半取給於南省，而廣布一項，歲費至四五百萬金，視丁糧過之。今以全陝而論，家鮮千倉之資，地無五金之礦，年復一年，所出愈鉅，烏得而不貧且窘也。然以昔日言之，我失其資，而楚受其益，利源猶在中國，硜硜自守，未爲不可。頃自倭人通款，明訂約章，有准其自運機器，至各内地製造土貨一條。夫曰内地，則非專指通商埔頭言也。曰製造，又非僅爲互市有無計也。沿海長江各口，彼族既率其醜類，盤踞而生殖之矣，則今之夙夜覬覦者，舍晉之煤鐵，甘之皮毛，與吾陝之花布，亦奚所求。學使趙恕焉憂之，爰有創設織布局之議。以爲陝俗患貧，儒鮮真修，獎勵無資，聖教將滅，則害在士。終年胼胝，體不蔽膚，尺布寸金，難謀衣褐，則害在農。器物苦窳，技巧日拙，貨殖不通，生計益困，則害在工。異族聚居，長袖善舞，壟斷自營，利權盡失，則害尤在商。使非及時圖維，合官紳商之全力以持之，其後患有不可勝言者。不以某等爲不材，而咨詢及之，以冀挽回全局，吾陝人士類，能審時變，而達大體者，儻肯集衆力而舉之，則不惟獲利之豐，如操左券，將來辦有成效，上之足以培國家之元氣，下之足以發桑梓之人材，當亦蒙諸君子所心許也。

附集股説略

一此次辦理機器織布，擬官紳商同心合力，一氣共舉。商管銀錢賬項，買賣各事。紳管學習機器，教訓學徒。各事官則主持保護，而不侵利權。即有事涉衙門，有紳承當，決不致貽累商民，無可疑懼。

一此事若全用官本，則爲官辦，利必歸於官，勢將多派委員，致多浮費，故須民間先集股分，以爲根本。倘不足用，再領官本，則事屬民辦，利盡歸於民矣。

一湖北有洋布局，係官辦，用銀三十餘萬兩。官辦則局面大，耗費多。吾陝民辦，費當較減，若用湖北鐵政局之機器，所省尤多。然成本不嫌其過寬，本愈寬，則利愈大。今擬以銀一千兩爲一股，若能集二百股，則有二十萬之本，即可辦矣。

一此股集成，不必即繳出。俟辦有端倪，蓋造房屋，購買機器，延請教師，收買棉花，需用若干，然後照股分陸續繳齊。目下只書一册，以爲後日收銀之據。

一此股集成，每十股舉值年一人，每歲二十人。值年主持一切事故，其局中辦事，即由此二十人公舉，每年一易，五年以後，出股分之人，皆知局中利弊，彼自放心，知官紳未嘗分毫用伊銀兩。

一此事吾陝係創辦，不可冒然舉辦，須派善算及通達買賣之二三人，先往湖北，住居洋布局，細查數月，細觀湖北規矩，及機器織法，用房若干，機器若干，每日紡紗若干，織布若干，需銀若干，使胸中略有規模，然後訪求教師，言明幾年必使陝人自能使用機器，每年需銀若干，陝人學精謝銀若干，立定和同，即與同購機器運以赴陝。陝中房已蓋成，即可安置機器，紡綫織布矣。

一此事辦成，必有大利。何也，湖北棉花常價須二百有零，倍貴於陝西。彼處將布用人織成，運赴陝西，層層釐稅，尚能獲利。今以百餘文錢之棉花，用省工之機器，無運脚，無沿路釐稅，其獲利豈不顯然可信，不惟獲利，且必大豐。

一此事不辦，必有大害。何也，洋紗一物，其始來自印度，人以其質細無力，滯而不銷。久之，漸有圖其簡便，而購以織布者，既而布行不勝其揀，買主且樂其精，於是甚行。倭人艷之，遂轉購中國之花，至長崎各軋花紡紗機器廠中製造成貨，然後轉運中國銷售，計二十年出口之花，約五十萬擔之多，惟以水脚釐稅太重，獲利未能甚豐爲憾。今議款約章，既有准在各內地製造一切土貨之條，將來勢必先以涇原爲下手處，既無運脚關稅，又省人力工作，其價自必極賤，誰肯買用貴而不好之土布，而不買用精而極賤之洋布哉。立見陝西所行之湖北布無人買用，陝西布行自然家家倒閉，而每歲數百萬之生意利益，盡被外人奪去，豈非大害。此害顯而易見，凡我陝人，宜惕然自懼，速爲防之，而在布行，尤宜猛醒。

一此事既辦，宜速設機器書院。不能自用機器，雇人代作，仍受制於人，不能全收利權。擬開局即立一書院，凡有股分之人，均選聰穎子弟送入書院，公請教師教訓各樣機器。數年之後，自造機器，不惟洋布全收其利，其他有利之事，既可漸次推行，而人才一經歷練，自必瑰傑輩出矣。

一此次集股，不拘籍貫。此事爲保全中國利權起見，非專爲陝人謀也。陝中商民，舊多外省之人，今一律入股，即應送子弟入院學習，倘學習精通，即由本局出具保結，送憲司面試。其有成者，可咨送總理衙門，以備任使。

一此次集股，不拘官民。中國之弊，全在官民相隔，故諸事受制於外洋，不獨利權也，而利權尤甚。外國合一國之君民謀利，中國則聽民自爲之；外人之力聚，中國之勢散，中國所以貧弱於外洋也。此次集股，欲聯官紳商爲一氣，即當不問官紳商，皆准入股，獲利均分，則官紳商之氣常通，諸事皆可辦矣。其仕宦省分，不准開設市肆之舊例，擬禀請奏聞，此次集股，爲民保利，非與民爭利，不在例禁之內，且官爲民倡也，如亂後初行准鹽，官商同辦，方始暢行，可援以爲例。其有效彭剛直公之爲人，辦成得利後，盡以其股本歸公者聽。

一初集股分，不可無歸宿之處。擬即以味經刊書處爲總匯之所，凡有欲入股者，均自書明姓名字號、居址、籍貫，即寫一册，俟有二三十股，即可選人前往湖北，有五六十股及湖北信回，即可開拓廠基，蓋造房屋。購機器歸，即安置織布矣。蓋造房屋，即選人監工，而以工所爲總匯，刊書處之總匯即撤。

一此次創辦集股，及集股已成，推舉值年，無論紳商，不給薪水。其常住局中辦事及往湖北者，則須薪水。

一此事係創辦，凡有官紳商，能晰機器利弊，用法價值，及織布法程利弊，均可來味經面商，或路遠以函相示。局開後，如有弊端，入股之人，均可至局相告。即非入股之人，亦可以函相告。此事爲保我中國利權，凡我中國之人，宜人人竭其才智爲之，某等才智短淺，不敢自以爲是，不樂聞人言也。

一此局既成，織布精而價廉，必能暢銷獲利。將來去路既廣，再爲擴充廠屋，增添機器，第恐本地之人，既知機器之利，或別開一局，以掣利源，殊非同力合作之本意，此風決不可開。中國之勢本散，藉此聚之，若又紛紛私設機器，則利又散而不聚，何能力敵外洋。宜以私設機器機房懸爲厲禁，方能收回利權。

一既能以機器織布，其染法印花亦宜漸次講求，以及洋紬、洋縐、羽毛、洋絨、畢吉、羽綾呢等類，均宜推廣製造。蓋以上各物，以羊毛爲大用，本省土產所出，購辦尤易，獲利必豐。總之，此局爲開風氣之端，凡西藝之長，足以利國利民者，均須以次漸及，方不負今日立局本心。

一機器織布局，創始於上海。近年以來，沿海長江一帶，相繼仿行，集股創設計已成及將成者，共十五處，以本年各局覈計之，大約統有紡紗車三十六萬架，織布機器約三千軸，軋花機器更難悉數，而日增月盛者，且方興未艾也。使非大有利益，誰復糜數十百萬金之費爲兒戲哉！查海關二十年結賬，洋布之入口者，不及一千四百萬匹，祝十六年一千七百四十萬匹，十七年之一千八百六十萬匹，減少甚鉅，此亦可觀其大凡矣。

一湖北機局所織之布，種類甚多。有幅寬一尺五寸者，其用與廣布等。今

擬開辦時，多分種數，視何等銷售暢旺，則以全力注之，庶免積滯之弊。

一此次集股，隨發股分票一張。有願入股者，自書籍貫、銀數於票內，持至涇陽味經刊書處，登入底本賬內，迨收銀時，另發執照，存本人處，以後即以另發之票，爲收取利息之據。其願入數股數十股者，或書一票，或書數票，數十票者，各從其便。其力不能入一股者，或入半股，或一二分，亦准集入，止書一票，繳銀獲利，均照分數折算。

一此次集股創設織廠，決無不獲利之理。即或日久利微，或別出事端，均不准致累股主，派認虧折，所用官項，亦均由廠歸還，與民股無異，則入股者，知有利無害，踴躍從事。此次之股既易集，他日推廣煤鐵、皮毛，人皆信服，亦易爲力矣。省鈔

李鴻章《李鴻章全集》奏稿卷四三《試辦織布局摺》光緒八年三月初六日

奏爲招商在上海試辦機器織布局，以擴利源，而辭洋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光緒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御史曹秉哲奏請仿用西法開采，以利器用一摺。據稱近來各省開設機器等局，需用煤鐵甚多，請由內地仿照西法，用機器開采轉運，鼓鑄製造，既省買價，並濬財源等語，所稱招徠殷商，聽其開辦，酌量徵收釐稅，是否可行，著李鴻章體察情形，斟酌妥善，奏明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臣查該御史原奏內稱，方今之務，以海防爲最要，泰西各國，凡織布疋，製軍械，造戰艦，皆用機器，故日臻富強。又謂中國若用機器開采轉運，鼓鑄製造，其價比來自外洋爲賤，更可宏拓遠謨等語，所論均屬切要。臣維古今國勢，必先富而後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國本乃可益固。溯自各國通商以來，進口洋貨日增月盛，核計近年銷數價值已至七千九百餘萬兩之多，出口土貨年減，一年往往不能相敵，推原其故，由於各國製造均用機器，較中國土貨成於人工者，省費倍蓰，售價既廉，行銷愈廣，自非逐漸設法仿造，自爲運銷，不足以分其利權。蓋土貨多銷一分，即洋貨少銷一分，庶漏卮可期漸塞。查進口洋貨，以洋布爲大宗，近年各口銷數至二千二三百萬餘兩。洋布爲日用所必需，其價又較土布爲廉，民間爭相購用，而中國銀錢耗入外洋者，實已不少。臣擬遴派紳商，在上海購買機器，設局仿造布疋，冀稍分洋商之利。體經飭辦，均以經費不充，稅釐太重，相率觀望，久無成議。復飭據三品銜候選道鄭官應、三品銜江蘇補用道龔壽圖，會同編修戴恒妥細籌擬，據稟估需成本銀四十萬兩，分招商股足數，議有合同條規，尚屬周妥，當經批准，先在上海設局試辦，派龔壽圖專辦官務，鄭官應專辦商務，又添派郎中蔡鴻儀、主事經元善、道員李培松會同籌辦。該道等延聘美國織布工師丹科到滬，據稱中國棉花抽絲不長，恐織不如式，必須就花性改製織機，已與訂立合同，令其攜帶華花，赴英美各廠試織，酌購機器，本年夏秋之交，即可回華開辦。查泰西通例，凡新創一業，爲本國未有者，例得畀以若干年限，該局用機器織布，事屬創舉，自應酌定十年以內，祇准華商附股搭辦，不准另行設局，其應完稅釐一節，該局甫經倡辦，銷路能否暢旺，尚難預計，自應酌輕成本，俾得踴躍試行，免被洋商排擠。擬俟布疋織成後，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銷售，應照中西通例，免完稅釐；如由上海逕運內地，及分運通商他口，轉入內地，應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關完一正稅，概免內地沿途稅釐，以示體恤；如日後運出外洋行銷，應令在新關完一出口正稅。若十年後，銷路果能漸暢，洋布果可少來，再行察酌另議。此係中國自主之事，自可特定專章，無虞洋商藉口。除未盡事宜，再由南北洋大臣隨時督飭辦理外，所有上海招商試辦機器織布以敵洋產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陳作霖《鳳麓小志》卷三《記機業弟七》 金陵商賈以緞業爲大宗，而皆聚於城西南隅者，以地多岡阜，無潮溼之氣，絲經不致霉爛也。舊制一户所領之機，不得逾百張，以抑兼并，過則有罰。逮曹尚衣寅奏免額稅，其禁遂弛。乾嘉間，通城機以三萬計，其後稍稍零落，然猶萬七八千。北趨京師，東並遼、瀋，西北走晉、絳，逾大河，上秦、雍，甘、涼，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嶺，湖、湘、豫章，兩浙、七閩，泝淮、泗，道汝、洛。冠服韡履，非貢緞，人或目笑之。緞之類，有頭號、二號、三號、八絲冒頭，而以韡素爲至美。其經有萬七千頭者，玄緞爲最上，天青者次之。開機之家，謂之帳房。機户領織，謂之代料。織成送緞，主人校其良楛，謂之讐貨。其織也，必先之以染經，經以湖絲爲之。經既染，分散絡工。絡工，貧女也，日絡三四窠，絲曰片，經曰窠，百窠爲一椿。得錢易米，可供一日食，於傭力之中，寓恤貧之意焉。經簍交齊，則植二竿於前，兩人對牽之，謂之牽經。牽畢即上機接頭，新舊並繫，兩端相續。如新置之機，無舊頭可接，則必先撈範子，然後從交竹中，縷縷分出，一絲不亂，謂之通交，而織工乃有所藉手矣。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織緞之機，名目百餘，向於高子安中書處得機器譜，爰循其次序誌之：曰鼎椿，曰跕椿，以石爲之。曰鼎機石，曰馬頭，曰仙人洞，曰豬腳坑，曰腳竹椿，曰腳竹釘，曰腳竹，曰搭馬竹，曰機頭，曰機身子，曰核齒核檔，曰筐門，曰雞冠，曰機頸子，曰江楔，曰坐板，曰蠟尺，竹也。曰蛹槽，曰局

頭，曰襯局，曰拖機布，曰局頭槽，亦名敖口，曰穿札，曰壓伏，曰狗腦，曰海底楔，曰靠山楔，曰千金樁，俗名較門。曰較尺，曰辮，曰辮楔，亦名辮仁，曰遭線，曰遭線管，曰伏辮繩，曰和邊繩，曰蝦須繩，曰腦門，曰三架樑，曰鸚哥架，曰仙橋，曰獅子口，曰鴿子籠，曰牛眼睛，曰穿心竹，曰弓篷，竹也。曰菱角鉤，鐵也。曰鴨子觜，曰楔障板，曰隔板，曰樓柱，曰沖天，曰沖天蓋，曰橫檔，曰千金桶，竹也。曰絳，曰豬腳盆，木也。曰豬腳，竹也。曰豬腳線，在網機曰渠。曰打絲板，花機用。曰腰機腳，曰腰機橫檔，曰筐匣，曰筐蓋，曰侏儒，曰底條，曰釣筐繩，曰燕子窩，曰護梭板，以竹爲之，或用銅片。曰筐門，曰篾，曰篾齒，曰篾門，用馬尾縫。曰邊齒，曰樟桿，曰搭馬，曰鋸子齒，曰釣魚竿，曰過梭板，曰廂板，曰邊關龍扦竹，小花機用。曰渠楔竹，花機弦用。曰雲棒，竹也。曰障，曰範子，曰範子骾，曰障骾，曰範子梁，曰龍骨，生絲筋用。曰脊刺，細竹絲以連四紙爲之。曰合檔竹，亦名八扇竹，曰帶障繩，曰釣障繩，曰絡腳繩，曰肚帶繩，曰釣蔑，竹也。曰拽範繩，曰老鼠尾，曰橫眼竹，曰立人，曰立人釘，曰立人簫，曰立人盤，石也。曰鬼臉，曰撞機石，曰立人樁，石也。曰排雁，曰排雁槽，曰邊鵞眼，曰迪花，曰鎗腳，曰羊角，曰搭角枋，曰鎖鼻，曰包迪布，曰拖泥，曰邊爬，曰綹頭爬，曰緯盆，曰洋燈鉤，鐵也。曰文刀頭，鐵也。曰渠撥竹，花機用。曰仙鶴骾，竹也。曰文刀。竹也。又作場所用之物：曰平尺，曰上經棍，曰綹梭，曰交杖竹，曰提頭，曰挑頭竹，曰釣作線，曰交帶，曰釣枰，曰播竿，曰拉車橙，曰走頭板橙，曰沖天挑頭鉤，曰絡筐竹，曰絡筐盆，亦名蜻蜓，曰舌頭，曰絡筐楔，曰擡絲碼，曰緯車，曰緯車橙，曰車輪，曰麪筋托，曰將軍柱，曰緯釘，曰緯弦，曰搖手，曰緯盆，曰梭子，曰梭頭，鐵也。曰梭爪，曰梭倉，曰鵞廂，曰梭門，曰梭棕，曰梭椤。蓋一器而工聚者機爲多，宜其細密精緻，爲海內所取資也。

陳作霖《金陵物産風土志》　金陵之業，以織爲大宗，而織之業，以緞爲大宗。緞之類，有頭號、二號、三號、八絲、冒頭諸名，莫美於韡，素玄色爲上，天青次之。其織各色摹本者，謂之花機，織工多秣陵關人。又有絨機，則孝陵衛人所織，曰衛絨。其淺文深理者，曰天鵞絨。紗機以織西紗，芝地直紗。綢機以織甯綢，則以郡名名之，皆緞機之附庸也。貢緞之箱，北泝淮、泗，達汝、洛，趨京師；西北走晉、絳，逾大河，上秦、隴；西南道巴、蜀，抵滇、黔；南泛湖、湘，越五嶺。舟車四達，悉貿遷之所及耳。開機之家，總會計處謂之帳房。機户領織，謂之代料。織成送緞主人，校其良楛，謂之讐貨。其織也，必先之以染經，經以湖絲爲之。經既染，分散絡工。絡工，貧女也，曰絡三四窠，一束爲一窠。繞諸籰，得錢易米，可供一日食。於食力之中，寓恤貧之意焉。經籰交齊，則植二竿於前，兩人對牽之，謂之牽經。牽畢，即上絲接頭，新舊竝繫，兩端相續，如新置之機，無舊頭可接，則必先撈範子，然後從交竹中縷縷分出，謂之通交，而織工乃有所藉手矣。江南婦人，喜妝飾領標襟裾諸緣，有金綫闌干、旗帶花邊之屬，斌璘錯采，類皆出於織工。

王先謙《東華續録・乾隆四一》〔二十年五月辛丑，〕湖廣總督開泰奏：查荆州素出綾、絹、絲布，其所需之絲，皆取給本省。是楚中風土，非不宜蠶，止緣工匠習業平常，若令江浙工匠教以染造，自能馴致改觀，並可倣織紬、紗。臣與撫臣並在省，司、道公同捐辦，已向江南雇募工匠來楚，復選覓荆州工匠到省設立機局，使之試織。其倣織之宫紬、府紗，頗肖江南，商店聞而購買，得價尚易。察其情形，似堪收效。惟是捐辦不能經久，又未便請動正項。查有惠濟加鑄節省工料錢二千餘串，可以暫借，俟民間學織者衆，即將官局停止，料物變繳完款報聞。

王先謙《東華續録・嘉慶二七》〔十四年二月，〕丙辰諭：據緜志等奏，查明段庫正庫見存段、紬數目，先行具奏一摺，段庫存貯段、紬、絹、布等項，均應覈較歲用數目，計足敷幾年之需。此内俟何項短缺，再先期行文製備。其支放之時，並應按照存貯年分先後，挨次給發，推陳出新，俱歸適用。今庫内所織大段一項，多至三千五百餘匹；杭紬一項，多至六萬五千餘匹；其他亦皆充羨。乃該庫每年仍向内庫領用，並行文外省織造，源源報解。及支發時，又不按新舊次序，以致陳陳相因，充牣堆積，日久漸成朽蠹。此不但耗費錢糧，且蠶絲、纂組、物力亦屬可惜。至布匹絨斤，雜貯四樓，册籍並未分析開載，難於查覈，以致守庫兵丁生心竊取，此皆由歷年該管大臣及管庫司員等，平日養尊處優，怠忽疲懈，漫不留意，沿習因循。本應自嘉慶四年以後管庫大臣及司員等俱交部議，但人數衆多，姑免逐一追究，經此次查明之後，應更定章程，覈實稽考所有綿、段紗、羅紗、絹等項，某項應俟庫存若干，方准行文織解。

閻鎮珩《六典通考》卷三二《宫政考・婦職》　典泉，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緦，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白而細，疏而紵。雜言此數物者，以著其類衆多。草，葛苗之屬。故書齎作資。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其良功，亦入於典婦功，以共王及后之用。鄭司農云：苦功，謂麻功布紵。頒衣服授之。

賜予亦如之。授之，授受班者。帛言待有司之政令，布言班衣服，互文。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鄭景望曰：典婦功、典絲、典枲皆褐賈。亦日省月試，既廩稱事，以勸勵百工之意。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王昭禹曰：絲，繭之已繅者。枲，麻之未緝者。化絲治以爲帛，化枲治以爲布。

閭師任嬪婦，以女事貢布帛。方苞曰：此嬪婦即典婦功職之嬪婦也。以絲枲授之，以時貢其布帛焉。

鄭氏鍔以絲枲頒於內府，非民間嬪婦所化治。不知女功之事多矣，九嬪世婦能盡其事乎？黃氏度謂九嬪世婦通乎諸侯夫人、大夫妻，所謂內外工也。諸侯遠在畿外，安能使其夫人歲時奔走千里而效力於王宮。大夫之妻各有職事，日以內人女工責之，亦非所堪，必不然矣。

《考工記》：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布帛，婦官之事。【略】

《昏義》：順婦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室人謂女娣、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願男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爲稱夫也。【略】

《欽定工部續增則例》卷一〇九《製造庫》

羊羢五彩龍鳳花毯做法

內廷等處，鋪墊五彩龍鳳花卉羊羢毯，用白絲繩經山羊羢織造。正羢分爲五色，內紅色伍成，藍色貳成，黃色壹成，本色伍分，黑色壹成，本色伍分成造。

用料

凡成造龍毯、花毯，按長寬折見方尺，每尺核用白絲繩叁兩貳錢，山羊羢貳觔。每正羢拾觔，核加耗羢叁觔。每正羢壹觔，核用蘸貳兩，木柴拾肆兩。

凡染各色羊羢

染金黃色羊羢，每觔核用白礬叁兩，蘇木叁兩，槐子叁兩，木柴捌兩。

染雙紅色羊羢，每觔核用白礬叁兩，麩子伍合，蘇木陸兩，茜草陸兩，木柴捌兩。

染藍色羊羢，每觔核用白礬叁兩，廣靛花陸兩，木柴捌兩。

染黑色羊羢，每觔核用白礬叁兩，五棓子叁兩，黑礬叁錢，木柴捌兩。

凡打造絲繩，每毯壹尺，核用白絲叁兩貳錢。

用工

每打造龍毯、花毯，見方壹尺，核用織毯匠壹工。

每羊羢拾肆觔，核用梳毛匠壹工，擇毛匠壹工。

每羊羢陸觔肆兩，核用煮練匠壹工。

每染羊羢拾貳觔捌兩，核用染匠壹工。

每煮練羊羢匠拾工，加挑水夫壹名。

每染匠拾工，加挑水夫壹名伍分。

打造白絲繩，每白絲壹觔拾肆兩，核用繩匠壹工。

凡打造龍毯、花毯，照應用塊數尺寸，用高麗紙畫樣壹分。

用料

每折見方尺陸尺，核用叁號高麗紙壹張。

每拾尺，用香墨壹錢。

用工

每拾尺，核用畫匠壹工。

凡龍毯、花毯，每塊四團緣邊，應用油墩布貳面，折寬半幅，縫做線縫叁道。

用料

每緣邊長壹丈，核用幅寬壹尺油墩布伍尺。

每雙線縫縼每丈核用絹線肆分。

用工

每縼長壹丈伍尺，核用裁縫匠壹工。

地平氈塊做法

天壇齋宮牀氈、地平氈陸塊，內左右次間紅白牀氈貳鋪，各面寬壹丈貳尺伍寸，進深肆尺。

南梢間紅白牀氈壹鋪，面寬壹丈貳尺，進深伍尺伍寸。

左右次間地平白氈貳塊，各面寬壹丈叁尺，進深貳丈伍尺。

南梢間地平白氈壹塊，面寬壹丈貳尺，進深貳丈伍尺。

以上捍造牀氈、地平氈，俱用山羊羢成造，需用料工，按依尺寸照例核給。

譚嗣同《瀏陽麻利述》

述意　第一

日本之農，以拉美草製絲，坐致厚實。或曰：麻屬也。蔣君伯斧、羅君叔蘊購厥種於日本，歸而植之，以與中國之麻較。中國之麻，吾瀏陽所產者最有名，因屬購麻，並訊所以培練焉。瀏陽家家種麻，獨嗣同未嘗親其事。適同縣邱

君菊圃、周君同溪同客金陵，得備詢其法。同溪嘗自種麻，道之尤悉，並著諸器用於圖。嗣同所携僮僕，皆鄉農也，兼采所說，爲麻利述。

既成，述其意曰：自昔吾瀏陽以麻布戰天下之商務，未嘗遇敵，車牛遠賈，南北奔湊，歲售銀百十萬。既竹布興，服者漸夥，麻利稍殺，然猶未甚也。咸、同間，增開五口，互市便利。西人需茶急，茶船入泊漢口，收茶不計值。湘茶轉運近捷，茶者輒底巨富，於是皆舍麻言茶利矣。瀏陽以素所植麻，拔而植茶，麻布既不足供售，乃自轉購於江西，運載出口，謬稱瀏陽産。江西布商亦樂人代其冒之，皆自稱瀏陽産。遠商漸察知其實，遂謂瀏陽麻布卒無異於江西，購麻布者咸不之瀏陽，瀏陽歲入之利驟減六七十萬，前後之相去，若九〇與二五之比。迨茶業敗北，貧不自聊，復思重食麻利，則望實俱窳，又久爲江西所奪，不可復振矣。中國之商，類皆無遠識，見利即趨，不顧其後，甚至並己所本有之利此句據手稿補入。拱手讓之於人，而已轉從而丐其餘焉。各口通商，動爲西人所劫持，罔不由於此，不獨瀏陽之於江西然也。其實江西麻布遠不逮瀏陽，惟萬載所産爲愈，然本縣人久業麻布者，輒能辨識之。大抵瀏陽麻布縷縷皆圓，江西則略扁，莫得而淆也。瀏陽售出之值，每尺貴者錢二百餘而已，皆非其絶精者。絶精者尺四五百，女紅年餘始能成一匹。匹四丈八尺，可爲二衫，一衫之重裁三兩餘，雖本縣人猶不易求得，絶不暇外售。嗣同求之累年，僅於親串家一見之。又聞有更精者，一衫重止二兩，累五六年猶不及匹，則未嘗望見之焉。

辨種第二

麻有三種：曰鷄骨白，曰青麻，曰黄葉麻。鷄骨白爲上，青麻次之，黄葉麻又次之。各有所宜之土，由試種而知之，鄉農莫能言其故也。

種麻第三

擇黄汲間雜鷄冠石之土，掘坎深尺，取老麻之根，斷存尺許，横種之。每坎種三四莖，坎縱横相去各尺五六寸，種訖，覆以土，以後即叢生不絶，不煩種矣。惟十年須一易土，新遺之土，極宜種藷。

地勢第四

麻宜山坡凹曲避風處，蓋大風吹動麻桿，互相摩擊，麻桿受傷，其麻即有紅黑痕，不復堪用。平原多風，故不宜麻；而黏結之土，尤非所宜。

時令第五

不拘四時，皆可栽種。惟本年種者，不得刈，雖種於冬間，爲日甚少，而次年可刈矣。

培壅第六

麻宜瘠土，培壅亦易，生尺許時，壅肥料一次。肥料若人牛糞，或菜豆桐麻等枯餅，不拘何項，皆可。及二尺許時，撒石灰一次。每年冬季，加壅肥料，以新土覆其上一二寸。

去蟲第七

麻長三四尺時，易生毛蟲，宜勤去之，日日省視，見有蟲即以箝箝去。

刈麻第八

鷄骨白一年可刈四次，餘可三次。鷄骨白，小滿前後一二日刈頭次，名頭麻。頭麻最良，餘皆弗及。閱月餘輒刈一次，二次名月麻，三次四次名寒麻。青麻、黄葉麻須芒種後方可刈。

凡刈麻之法，將麻桿横腰折斷，而皮仍連屬如故，從折處將皮撕下，成把携回。所餘無皮之麻桿，取浸水中十數日，灑出晒乾，可代炬燎。刈後數日，幼麻萌生，略施肥料。三次四次皆如之。

刮麻第九

撕下之麻皮，即須浸諸清水盆内，不可令乾，乾則暗燥無色。以右手大指套竹筒（如第一圖）。竹筒上槾箬一片，右手掌抑握刮刀（如第二圖）。左手就清水盆内取麻皮數莖，置諸刮刀之上，大指以竹筒壓之，左手拖麻，將其粗皮刮去。麻尾既淨，復倒持刮其麻頭，粗皮皆去，又用刀口將麻數莖，刮成一片，置諸陰涼處。若麻過短，不能成片，謂之散麻。

第一圖



第二圖



烘麻第十

以刮成之麻片，安放不透風之室内，用竹竿挑起，掛於四壁，中設煤竈烘之。煤宜用磺重者，麻乃白，火亦不必甚大，以烘乾爲度。

漂麻第十一

置麻近水斜岸有青草處，以清水漂之，曬乾。又漂又曬，日七七次。如此數日，其麻自白，然後提掛高處曬乾。若更求其白，則用此須黃牛糞，浸水漂數次，潔白如雪矣。

開麻第十二

用清水一桶，將麻浸濕，用手破成粗絲，如鐙芯大，合數粗絲，繞成麻圈（如第三圖），曬乾待績。

績麻第十三

用清水一椀，將麻圈浸濕，用手破成極細之絲，絲絲勻細如一，以一絲之頭，搭一絲之尾，用手撚接成縷。有不勻者，量其粗細，頭尾互相搭配，自然皆勻矣。績成之麻，謂之紵。

第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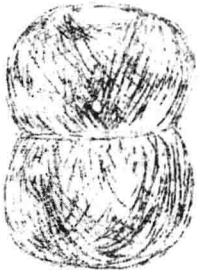
經紵第十四

用寸許徑長三寸之光圓竹筒，一頭略大，一頭略小。筒口微破一絲，以績成之紵頭，夾於破處。右手執紵，左手大指入筒內旋轉，由右至左，橫繞筒腰數十周，然後斜上繚繞（如第四圖）。愈繞愈大，繞至飯椀大則已。將本身之紵，從腰輕繞數周，緩緩將竹筒取出，成爲經紵團（如第五圖）。下筒時，毋令紵頭紊亂，將頭紐入紵團眼內，織時方易覓頭。

第四圖



第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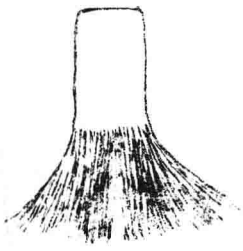
漿經第十五

將經紵牽上機後，用早稻米磨粉，熟爲漿汁，不可過清，再用草根名鐵掃把者，做成漿刷（如第六圖）。右手持刷醮漿，左手撥動刷鬚，漿自勻灑於經上。灑畢，復用漿刷輕輕梳之，隨漿隨乾，隨乾隨捲，依次遞漿如上。

緯紵第十六

用一二分徑長六七寸之光圓無節竹筒，亦一頭略大，一頭略小，筒口微破一絲，以績成之紵，纏繞其上，與經紵之法同，惟不以大指入筒內耳，繞至小茶杯大則已，將本身之紵，從腰緊繞數周，然後將筒取出，成爲緯紵團（如第七圖）。織布時以水浸濕，然後入梭。

第六圖



織布第十七

與織棉布同。惟棉布先漿紗，然後上機，此則於上機後，一面梳勻，一面灑漿爲異耳。緯但浸濕，不須用漿。成布下機，微以水噴濕之，懸繫於木棍上，下墜以重物，乾始取下，方無縐紋。織工巧者，並能提花，又能織羅，如五絲、七絲之屬。

第七圖



漂布第十八

將布數匹，或數十匹，浸於石灰水缸內，浸一晝夜，取出入大甑中，蒸半日，取置河邊流水處，漂去石灰，置沙洲或青草地上曬乾。連漂數次即白，但不必再蒸耳。

四宜第十九

開績織漂宜夏日，爲其腴潤易乾，而色光亮也。績麻宜清潔，宜耐煩，爲其白而勻也。織細布至千三百經以上，宜手法輕靈，爲其易斷而難續也。

春布第二十

以麻紵爲經，以棉紗爲緯，成布薄而堅韌，謂之春布，四時皆可服之。若試以蠶絲爲緯，宜愈精矣。

麻綫第二十一

亦與績紮無異。惟績時以雙紮績成一線，仍繞成紮團，任用多寡而絞之爲線。

麻繩第二十二

散麻長者，仍可爲紮，其次爲線，再次則爲繩索矣。

《題本　採辦織造及各項工程》

順治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到

順治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欽差總督浙江福建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張存仁揭

爲請明歲造段疋，歸併監臣專責成，以速辦解事。竊照浙省每年例有歲造段疋一項，額定杭、温等十府，年織無閏段共壹萬貳千陸百陸拾貳疋，計價墊木櫃等銀共伍萬貳千伍百拾壹兩陸錢玖分玖釐，遇閏加織段捌百叁拾捌疋，加銀貳千七百四十六兩八錢三分七釐零，本布政司歲行起解，以供賞用。頃因江東梗化，屬僅杭、嘉、湖三府，扣筭該織段陸千一百六十疋，計價墊等銀，該二萬四千四百二十六兩四錢一分三釐零。其順治二年額徵銀兩，業經措借兵餉給發織造，俟容彙數銷筭外，照今順治三年，見在開徵前項段疋，雖未准有織造之部行，倘或一時需用，誠恐難以猝辦。若仍循舊例，散之各機匠織造，不惟墮侵蝕逋延之弊，且微臣竊見明朝賞賚，悉屬故套，而藩司解進段疋，皆係油粉稀鬆，濫惡不堪之物，徒費公家數萬金錢，而公家終不得寸絲之用。若我清國賞賚，何等鄭重，豈容仍以不堪塞責。職思欲織好段，必先用能臣，而既用能臣，尤必革陋弊。今織造監臣盧九德，見在省城督織上用龍袍，綜核詳明，劃然就理，且各機匠儹織精工，期無愆越，此成效之可稽者。合無即以歲造事務歸併監臣董理，庶冗濫肅清，而錢糧不致糜費。職係皇上豢養舊臣，灼知前項情弊，若不據實入告，職罪滋大。然應否歸併監臣盧九德督造，抑或仍聽藩司分令各機匠照舊織解，出自上裁，非職所敢必也。謹會同撫臣蕭，按臣王，合詞上請，伏乞勅下該部，酌議速覆，行職等遵照。職以國家當鼎造之始，且事關貢賦，立法宜善，庶垂經久。而歸併織造之議，實竭愚衷，非敢臆請，統祈聖明鑒察施行。爲此，除具題外，須至揭帖者。

順治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到

順治四年七月　日，欽命督理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右侍郎陳有明揭

爲查報違式段疋事。竊照江南各府歲造錢糧，職於蒞任之後，已經查明具疏奏聞矣。如鎮江府前任知府塗廓同，通判吴抱六，於職未任之先，奉有部文，督催段疋，隨將已徵三年，分歲造錢糧三千五百三十六兩，給發舊機户蓋國光等十名領出造辦。迨職至杭頒式行催，不期各役仍循舊轍，織造油粉素段二百五十疋解驗。職再四申嚴，諭令改造去後，續又織解不堪玄色素段七十疋，隨將國光等各加懲治，勒令辦完前項錢糧，一面行文該府，另選勤慎機户，照依新式儹造外，其油粉不堪段疋，若盡行駁退，則奸滑機户必致市賣花費，究竟錢糧逋欠難完，徒費追比，無益於事，不若減其價值，附解進京，以備賞賜之用可也。隨行該府議價，以憑具題。今據申稱，查得明季粉段，每疋三兩八錢。今織辦雙料，猶稱匀淨緊密，若謂雙料而倍其價則又過，宜合照單料舊價量加一兩二錢，每疋議給價銀五兩等因到職。該職揆情酌量，如先織之光素二百五十疋，每疋價銀五兩，原不爲多，似應如議，續織玄色七十疋段幅少寬，經綞稍重，每疋應作價銀六兩，俱准於前給錢糧内銷算。除將段疋起解送部外，理合具題，伏祈聖明，俯從臣議，勅部查收施行。除具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順治九年二月初八日到

順治九年正月　日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劉嗣美揭

爲機户苦累弗堪，皇紬歲供難繼，籲請聖裁蠲免，以廣皇仁，以蘇民困事。職奉命以來，仰體皇上愛民至意，諸凡地方之利病，職分可以自行者，業已漸次興除，不敢煩瀆聖聽。今有皇紬一事，職初入境時，即有長治縣機户崔進才等，高平縣機户楊國選等數百人，遮路號哭，極訴其苦。職即批行該道府縣，詳申其害，鑿鑿可矜，職以事關上供，未敢遽信。兹巡歷潞安，親行體訪，細查其事，實有困累已極，不容時刻緩者。皇上每以安民爲念，職目覩百姓疾苦，敢不爲民請命也。皇紬織造有例，我朝每疋加價銀五兩，皇仁浩蕩，已屬額外矣。但今昔時勢物價人工，實有大相懸絶者，謹爲皇上陳之。夫明季織造，計數四千九百七十疋，定例十年一造，三年一運，九年解完。彼時長治縣紬機九千餘張，高平縣紬機三千餘張，潞州衛紬機一千餘張，共計三處紬機一萬三千張有奇，夥造此紬，且絲價每斤不過一兩，工匠米食染造物料俱賤，每疋費銀十兩，領價五兩，衆擎易舉，殊不爲難。至明末連遭饑饉，機户餓死，機張已去其半，民不聊生，故數年停止，並無織造。即我朝順治四五年間，户口凋殘，機毀匠逃，兩縣尚有機二千

餘張，雖民亦稱苦，而猶竭力勉供。至六年間，復遭妾逆踩躪，紬機燒燬殆盡，機户有死於鋒刃者，有避難遠逃者，人工愈少，物力更艱，殘喘孑遺，兩縣機張，僅存三百有奇。況今絲價騰貴，每斤值銀四兩，染價七錢，每疋用絲四斤，已值銀十八兩有餘，工匠米食，費銀五兩，是每疋費銀二十餘兩，載運使費，又不可勝數，雖領價十兩，尚每疋賠銀十餘兩，計數三千疋，則每年賠銀三萬餘兩，以三百張貧窮機户之家，每年有三萬兩賠累之苦，其何能堪。且每年爲例，年復一年，舊數未完，新數又至，民膏有限，供應無窮，雖欲剜肉補瘡，甚至無肉可剜。竊恐見存三百張機户之家，勢必皆至於逃亡，則織造愈無其人，上供民命兩病之矣。況皇上愛養百姓，如織造絨毡、磁器、柑橘等項，大沛皇恩，盡行蠲免，若知民間有如此之苦，亦必爲之惻然者。職職司安民，據實入告，惟祈皇上特恩蠲免，解兹倒懸。如此紬乃上供亟需必不可廢者，亦或減其數目，寬其年限，庶民力少甦，逃亡漸歸，人衆則事易辦，上供常繼，朝野兩便，實長久無弊之道也。職謹會同撫臣劉弘遇，合詞具題。事關民瘼，字稍逾格，統祈聖鑒，裁酌施行。爲此，除具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順治　年　月　日

順治十二年五月十六日欽命督理蘇州等處織造工部右侍郎臣陳有明謹題爲遵旨招匠織造，料價口糧交匱，仰祈聖鑒，勅部速議，以無悞機杼事。臣於本年五月十一日接邸報，該户部議覆刑科都給事中袁懋功題請免用機户一疏，今經部覆，惟照額定錢糧買絲招匠，按式織造等因，覆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傳到臣，微臣遵即出示曉諭外，其蘇州、鎮江三局，見在機户，俱已停工解散，臣即一面另招匠役，但工料匠糧必須齊備應手，則織挽方無曠工，而各匠始無枵腹，兩者無一可容刻緩。今則兩相缺乏，已及半載，臣之檄催，不啻舌敝穎秃，而府縣膜不相關，不得已而咨會撫臣提催，其如有司抗玩如故，雖稍有零星起解，終無濟於事也。第江寧、杭州織造皆駐省城，其錢糧即於布政司支取，移緩就急，似可通融，臣議將各府歲造絹折四司工料錢糧，照例歸併布政司徵催，臣惟照額於該司取用，每歲於三月間湊解一半，以供收絲之用，其餘務於陸月解完，以足歲額，總使各府不能完解，該司亦必於別項那措，應此急需，臣庶幾得以展布造辦，而無掣肘匱乏之虞也。至於口糧，乃各匠養命之需，況一日不再食則饑，豈有缺糧半載，而欲責其枵腹供役，人豈能堪。今吴地偶值歲兇，石米價至三兩有餘，各匠群聚告苦，臣亦無可奈何，雖設法措貸，不過少濟半月十日之需，究竟終非長法。但屯糧一項，在舊時原屬有名無實，抑且軍弁侵冒，以爲固然，雖日事提比，終屬無益，若不酌議變通，則各匠即使召集，勢必逃散，臣曾具咨户部，議以軍儲一項改給，且杭州各匠所食，原屬軍儲，比例動支，未爲不可也。臣猶有議者。連年絲料騰貴，價值倍增，亦經咨部請議，不謂今歲絲竟無收，而價值又增於往歲。然以絲造段，未有絲貴而段價可循常例者，惟當隨時估值，庶造辦不致於艱苦，而上供亦得以如期完辦矣。停機待織，事不容緩，謹冒昧題請，伏祈聖明裁鑒，勅下該部，速爲議覆施行。緣係遵旨招匠織造，料價口糧交匱，仰祈聖鑒，勅部速議，以無悞機杼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官顧純明齎捧，謹題請旨。

硃批　該部知道。

順治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内閣下

順治十三年八月初十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内翰林秘書院大學士管户部尚書事臣車克等謹題

爲清追織造錢糧，以充採買之用事。江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中元題，前事内開，順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准户部咨文，前事内開，江南清吏司案呈，照得蘇州府屬黄白絹一項，明季俱解本色，自順治四年，題准改折充織造之用，八年以前，俱全完無欠，自織造歸工部之後，此項銀兩，收入正項之内銷算，拖欠遂多，查節年册報，九年至十二年止，除災荒并徵解本色外，共該改折銀五萬七千四百九十四兩九錢四分零，内已完催四千五百三十一兩七錢九分，未完銀共五萬二千九百六十三兩一錢四分，此皆府州縣官玩視正供，以致積欠如許。目今採買段疋，需用正殷，此項絹折錢糧，亟應勒追抵用。又江寧府每年原充織造銀七萬三百三十七兩零，節年有無未完，未據册報，如有拖欠，亟應追用，相應移咨江南督撫，并照會藩司，嚴督道府州縣各官，勒限速追應用銷算，限文到一月之内報完，如有怠玩，即指名題參，以憑議處，庶積欠早完，採買有濟等因，呈堂。奉批照行，送司，案呈到部，備咨到臣，准此隨行布政司，復頻檄嚴催去後。續據該司左布政使劉漢祚呈稱，江寧織造銀兩，原無額定項款，向係動支蘆課關税，并南工屬機房等銀共三千九百餘兩，續奉部文行令於布政司額賦取用，此時織造總

歸户部尚掌，本司遵於户部額賦銀内不拘何項扣留，原數移解江寧户部餉庫收貯，聽候支放織造之用，從未分晰某款某款留充織造也。即查車太監原題敬陳協濟錢糧一疏内開，江寧織造歲用錢糧七萬有奇，前在户部時需用料工，在於户部項下動支，原未扣定數目，亦未坐定款項，俱係通融給銀織造等語，則該太監原題亦未分有定款也。嗣因織造歸還工部，是以工部隨將蘇州并浙江原留織造本屬銀内，分撥江寧、蘇州、杭州三處織造，其先前動户屬銀七萬三百餘兩，仍歸還户部，作户部項下支銷，是此七萬三百餘兩，原係撥動之銀，非專供織造額設也。前織造停止，即歲留工部銀兩亦不動支。今織造復舉，所有應用料工，仍應於工部正賦錢糧内留用，其户部錢糧，原無定額，伏乞咨明户、工二部等因。據此，又據該司呈稱，蘇州府黄白絲絹改折一項，額載正賦京邊項下徵解，節年奏銷。考成册報在案，九、十兩年分，見有滿洲大人守催解京，十一、十二年分，節奉部撥解，充楚粤等餉，經年已來，差役守提，三日一催，不遺餘力，該府屬任催不完。今奉部文，清追此項絹折，以抵採買段疋之用，隨該署司事馮右布政於五月二十六日遵將此項摘出，勒限差提，又經本司節催，延今部限已逾，仍未據完解分聲，事干抵充採買急用錢糧，萬難遲悞，合將九年至十二年分經徵職名完欠數目，造册呈報，伏乞查核指叅等因到臣。據此，除江寧府織造錢糧，原係正賦撥用，竝無額設項款外，今該臣看得蘇州府屬九、十、十一、十二年分絲絹改折一項，臣准户部咨文，催抵採買段疋之用，且以一月爲期，何等緊迫，乃臣嚴檄頻催，業已逾限，猶未即應，急需何賴，府州縣各官怠玩之咎，洵難辭矣。惟是蘇州府造報完欠，因有本色絹疋料價，舊額未敷，於折色内通融扣辦，致與藩司完欠互異。然臣以絹照時估計之價，未經報部，難以擅除，除另文咨部外，兹據布政司將經徵職名完欠分數，造册前來，送户部查核外，謹遵指名題叅之部文，會同督臣馬鳴珮合詞具題，伏乞勑部議處，并將江寧府織造銀兩，察核明白施行等因。順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題，七月二十三日奉旨：著察核議處具奏，户部知道，欽此。欽遵於七月二十四日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蘇州府絹折銀，自順治四年題准改折充織造之用，八年以前俱全完無欠。自織造歸還工部之後，此項銀兩收入正項内銷算，九年至十二年止，共該銀五萬七千四百九十四兩九錢四分，僅完過銀四千五百三十一兩七錢九分，未完銀五萬二千九百六十三兩一錢四分。臣部因採買緞疋，需用殷繁，移咨江南督撫，嚴限追完濟用去後。今據江寧巡撫張中元將完欠數目，并經徵各官職名造册題叅前來，臣等備查册開數目，止續完銀三千三百九十七兩四錢三分，尚欠銀四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兩七錢二分，内有吴縣、崑山、嘉定三縣，節年全無完解，其餘州縣，完解無幾，經徵各官何辭怠玩之罪。但册開各官未經分晰十一年十一月内赦前赦後，難以懸議，應請勑該撫確查，分註赦前赦後，已未完分數，造册咨報臣部，以憑核議。其未完銀兩，請勑該督撫責成見任各官，嚴限追解，以濟軍需可也。相應具覆，恭候命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硃批：依議行。

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内閣下户部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紀録一次臣李馥謹題

爲咨取絲斤事。據署布政司事按察使王之麟詳稱，奉案驗内開雍正元年三月初五日准户部咨開浙江清吏司案呈准内務府咨稱，據織染局呈稱，雍正二年分織造緞紗等項，需用七里絲五百斤，石門絲九百斤，照例咨部轉行該省，揀選上好絲斤，每束鈐蓋印信，作速解送應用等因前來，應令該撫作速辦買，差委能員，照限解部，以便轉送内務府可也等因呈堂，奉批，照咨送司，案呈到部，咨院行司奉行嘉、湖二府屬採辦，去後。催據石、桐、歸、烏四縣辦解石門七里絲斤到司，隨經前司委令金華縣典史崔恕逐一揀選，稱足裝箱，於雍正元年七月初八日起具批文，詳奉給發咨牌起解在案。今據護理嘉興府事石門縣知縣王以和詳稱，查得石、桐二縣承辦石門絲斤，每兩部定價值六分五厘，雖歲有豐歉，毋庸增減，所有本年分辦過前項絲價，據該二縣循照定價每兩六分五厘詳報前來，卑府覆核無異，相應轉詳請銷等情。又據湖州府知府吴簡民詳稱，查得奉部行取七里絲斤一項，已據歸、烏二縣辦解在案，所有價值，據該二縣詳稱，前項絲斤止産七里小鄉，每於絲成之日，商賈咸集採買，每兩價至一錢之外，緣奉定價，不敢請益，止照歷年允銷，每絲一兩，核定價銀八分五厘，請銷前來，卑府覆核無異，相應轉詳核銷等情各到司。據此，該署布政司事按察使王之麟查得雍正元年分奉准部行採辦石門絲九百斤、七里絲五百斤，行據嘉、湖二府屬之石、桐、歸、烏四縣辦完解司，已經前司詳奉給發咨牌，委官起解在案，所有辦過價值，據嘉、湖二府詳稱，辦完石門絲九百斤，共重一萬四千四百兩，每絲一兩，核定價銀六分五

厘，該銀九百三十六兩；七里絲五百斤，共重八千兩，每絲一兩，核定價銀八分五厘，該銀六百八十兩。遵照歷年內部允銷之價開報，委無浮冒。又遵照部定，每絲一斤，給車脚長途路費銀一錢三分五厘，計絲一千四百斤，應給銀一百八十九兩。以上通共應銷銀一千八百五兩，於雍正元年地丁銀內動支給發辦解，合將銀數照例造册，詳請題銷等因到臣。據此，該臣看得浙省雍正元年分部行採辦石門、七里絲斤已經辦完解部，所有價值，據署布政司事按察使王之麟詳稱，石門絲九百斤，該銀九百三十六兩，七(百)(里)絲五百斤，該銀六百八十兩，應給水脚銀一百八十九兩，通共應銷銀一千八百五兩，於雍正元年地丁銀內動支辦解，造册請銷前來，臣覆查無異，除册送部外，理合題銷，伏乞皇上睿鑒，勅部核覆施行。臣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硃批　該部察核具奏。

乾隆三年六月十六日內閣下户、工二部

乾隆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管理江寧織造兼管龍江關稅務、內務府員外郎加四級臣李英謹題

爲報銷織造錢糧并匠工食米事。該臣看得江寧織造乾隆二年恭解上用緞紗、倭緞、寧紬、粧袍一千四百六十八疋件，官用緞紗一千二百疋并絨縷，及節次解過糙蟒緞紗、倭緞、絨縷等項，共用料工等銀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三錢三分。又户部派織正運緞紗二千三百十一疋，共用料工等銀一萬八千二百八十三兩二錢三分九釐七毫。又户部撥給估換挑倒花本色線五千六百七十七斤八兩，價銀六千八百十三兩。又户部一次添派緞一千四百九十疋，共用料工等銀一萬六百二十兩三錢八分七釐。又户部二次添派蟒倭等緞一千四百七十疋，共用料工等銀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五兩六分三毫。又工部派織年例奉先制帛四百段、線羅十九疋，共用料工等銀一千四百四十四兩九錢二分八釐六毫。又遵照原題給過誥帛線羅各匠三百七十名，養匠銀二千七百兩。又工部添派誥勅一萬道，共用料工等銀一萬七千一百七十五兩七錢七分七毫。又工部添派白色奉先制帛一千段，黄色告祀帛六十段，共用料工等銀二千五百十三兩三錢二分八毫五絲。又工部派織大紅緞面織龍大皺衣六扇，大紅緞地百花袍六十件，共用料工等銀五百七十四兩四錢五分二釐五絲。又修理袍船并水手工食銀五百兩。以上通共用過銀十一萬八千四百三兩四錢八分九釐二毫，俱奉准部文在於江寧藩庫見存銀內動用。又織造各項匠工，自乾隆元年四月至乾隆二年三月，計十二箇月，應給口糧共米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一斗九升，俱照例按月於江寧藩司支取散給。以上錢糧米石均係按款動用實數，理合循例繕造黄册，恭呈御覽。臣謹具題，伏乞皇上睿鑒，勅部核覆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硃批該部察核，具奏册併發。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硃批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經筵講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議政大臣、領侍衛内大臣兼管吏部、户部事務、總管内務府大臣、管理三庫事務一等忠勇公臣傅恒等謹奏

爲奏明請旨事。據蘇州織造安寧呈稱，查乾隆二十年分派辦毛藍布十五萬疋，先經本織造請銷每疋價銀三錢七分，共請銷銀五萬五千五百兩。奉部照乾隆十八、九年每疋銷銀三錢三分，共准銷銀四萬九千五百兩，減追銀六千兩。當經本織造嚴飭該商等，作速完繳，復又催追去後。茲據該商等呈稱，物價低昂，隨時增長，近年布疋非昔可比，且二十年時遇大災，工料食物無不貴至數倍，人所共知，即照三錢七分之價承辦，已屬竭蹶，若照康熙年間賤時價值採買，寔屬不敷等情。查復辦此項布疋，爾時遵照舊例三錢七分飭商承辦，該商等已畏縮不前，本織造飭令勉力遵辦。後奉部減，商困既難力支，今二十年分所辦布疋，奉部比照康熙三十五年頭年給價，次年繳布，機户營運生息之案駁減。切查解部布疋，必須揀選上白棉花紡織，加長放潤，又遵照樣布，精細緊密，染色鮮明，方能解運，寔與民間貿易粗糙短窄市布不同，已蒙部洞悉。至如油敦布價，雍正九年每疋銷銀二錢六分零，至乾隆十六、七等年復辦以來，每疋照時價核銷銀，自三錢九分并四錢至四錢二分零不等銷結各在案，而油敦布與青藍布同一花紗所織，油敦布現今既照時價銷算，較之雍正九年每疋已增至一錢三四分，今青藍布止照康熙三十四年現領現辦三錢七分之成例給發，寔屬撙節飭辦，屢據該商等以乾隆二十年時遇大災，工料倍騰，請照時價發辦，本織造因限於成例，未便遽准，飭商遵照承辦。今又奉部駁減。伏查動用錢糧，自應核寔，而辦商竭蹶，亦宜憫憐。且查二十年委員辦解之油敦布，已奉部照時價增銷，今該商等所辦布疋，未便獨令向隅之泣。本織造目擊情形，再四籌畫，既難向並無浮捏之商重重減追，又未敢以奉部駁減之案堅執請銷，躊躇計算，寔出萬難。仰請俯念二十年時遇災歉，布疋時價，寔屬昂貴，更難採辦，應請照三錢七分之數，即賜核銷，

寔與據情酌予豁銷之恩旨相符，以甦商困，亦以完案牘等因前來。查乾隆二十年分辦解毛青布十五萬疋，先據該織造每疋請銷銀三錢七分，共請銷銀五萬五千五百兩，經臣部令照十八、九等年，每疋准銷銀三錢三分之例核減，嗣據該織造以二十年秋禾被災，花米價騰，倍於往年，屢請照舊准銷，復經臣部以十八、九年既照例減銷，未便逾格請增，因以駁減三次，該織造並不遵照追繳，是以援引乾隆十九年正月內欽奉上諭：外省動用錢糧，嗣後報銷之案符例者，該部不得漫行駁詰，例應駁查者至三次，後該部即具摺聲奏，或按例核減，飭交該督撫查明，經手官員照數追賠完款，或據情酌予豁銷，務令剋期速結，欽此。欽遵在案，所有該織造辦解二十年分毛藍布十五萬疋，應照十、八九年每疋准銷銀三錢三分，共准銷銀四萬九千五百兩，應減追銀六千兩，行令追繳，報部在案。今該織造復以該年時遇災歉，布疋時價，寔屬昂貴，仍請照舊例每疋三錢七分之數給發請銷，但查與從前奏明節省，并乾隆十八、九年辦解減銷之數，均屬浮多，所有核減銀六千兩相應奏明，請旨行令該織造安寧，勒限一年，在於各商名下追完報部可也。爲此謹奏請旨。

硃批　安寧既稱彼處被災，應准其豁銷。

《題本　採辦織造及各項工程》　乾隆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內閣下户部

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經筵日講官、太子少保、東閣大學士仍兼管户部尚書事務兼管翰林院掌院事、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臣蔣溥等題

爲移付事户科抄出浙江巡撫莊有恭題前事內開，據布政使司布政使明山詳稱，案查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奉准户部咨開，浙江清吏司案呈准緞疋庫付稱，每年令浙江省辦解絲綿二百斤，白絲八千五百斤。查絲綿庫存無幾，仍行起解，其飯食銀兩照例隨解。白絲一項，庫中現存七萬餘斤，每年所用一二千斤不等，今停其辦解，自雍正十一年起停辦，俟將近用完之日，再行起解，其所停白絲八千五百斤，每斤價值銀九錢九分二厘，共核銀八千四百三十二兩，扣存藩庫，委員解部。又每年議敘參政道李秉直辦解色絨絹線二項，庫中現有十六萬八千餘斤，每年約用一二千斤至二三百斤不等，理合暫行停解，俟將近用完之日，再行辦解等因摺奏，奉旨：依議，欽此。應移付轉行該撫，將所停色絨絹線二項價值并染價等項銀兩，毋庸給發等因前來，相應行令該督，將停辦色絨絹線價值并染價銀兩停其給發。再絲綿仍行辦解，與飯食銀兩一併照數解部。所停白絲價銀，按數扣存，委員解部可也。爲此合咨前去，查照施行等因，咨院行司，遵奉在案。所有乾隆二十五年分應辦白綿，遵經飭行湖州府屬照數辦解，并將用過價值，詳報去後。今據湖州府知府李堂詳，據安吉、烏程、歸安、長興、德清、武康、孝豐七州縣詳稱，辦解乾隆二十五年分白綿價值，俱係照例採辦，照依各年部定准銷之價，每兩三分九厘六毫，水腳亦照正價加一請銷，並無絲毫浮冒等情到府，申府覆核無異，詳請核轉等情到司。據此，該布政使明山，查得浙江省乾隆二十五年分辦解白綿，前經照例動支司庫地丁銀兩，飭令湖州府屬辦解報銷。旋據各州縣辦完白綿二百斤，已經詳委仁和縣丞楊兆槐驗收附解，循例轉具司批，呈送掛號給解起行訖。所有用過價脚行據湖州府開報辦完白綿二百斤，共該三千二百兩，遵照各年部定價值，每兩三分九厘六毫，應銷正價銀一百二十六兩七錢二分，水腳隨正加一支給，應銷銀一十二兩六錢七分二厘二，共應銷銀一百三十九兩三錢九分二厘，核與原定正價水腳數目相符，擬合轉造清册，呈送察核具題。其用過價脚銀兩，仍於乾隆二十五年地丁錢糧題銷册內彙報合併聲明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看得浙省乾隆二十五年分湖州府屬奉文辦解白綿，已經辦完解部，所有用過價值，據布政使明山詳稱，白綿二百斤，計該三千二百兩，每兩正價銀三分九厘六毫，共應銷正價銀一百二十六兩七錢二分，水腳隨正加一支給，應銷銀一十二兩六錢七分二厘二，共應銷銀一百三十九兩三錢九分零，造册請銷。其用過價脚銀兩，於乾隆二十五年地丁錢糧題銷册內彙報等情前來。臣覆核無異，除册送部外，理合具題。（下略）

硃批　依議。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內閣下户部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七日經筵講官、議政大臣、户部尚書、鑲白旗滿洲都統、革職留任又從寬免其革任臣素爾訥等謹題

（上略）乾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題六月初三日奉旨，該部察核具奏册併發，欽此。欽遵於本日抄出到部。該臣等查得蘇州織造舒文疏稱，陝甘總督奏請勅辦乾隆庚寅年新疆各城應需貿易紬緞，經前任織造臣薩載查照來文，分派蘇州織辦各項紬緞三千七百六十六疋，所需料工價值及解員盤費等項，按照從前撙節核實之數，共該銀一萬五千八百六十二兩七錢六分，循例在於蘇州藩庫動支銀兩，照數織辦齊全，咨明江蘇巡撫委員解送甘肅收明應用，並將實在成本以及運費等項，造册咨送陝甘總督查照，合算交易所需料工價值等項。查照原

報册開價值核計，共支過銀一萬五千八百六十二兩七錢六分，内據陝甘總督臣明山聲明，揚緞三疋，輕短分兩，共應核減銀二兩四錢三分九釐，實應請銷銀一萬五千八百六十兩三錢二分一釐，其所減銀兩，遵即照數賠補，移還藩庫歸款在案。臣查前項錢糧，例應具題，所有辦解過乾隆三十五年貿易紬緞等項動用錢糧，除核減外，與原報册開價值數目核對相符，理合造册題報等因前來。查先據蘇州織造將乾隆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等年辦解甘肅省貿易紬緞等項造册題銷，經臣部核與章程案内定價數目無浮者，准其開銷，其浮於章程定價者，議令按數核減等因具奏。奉旨：俱准其開銷，欽此。欽遵在案。今據該織造將乾隆三十五年分辦解甘肅省貿易緞紬等項用過料工價值及解員盤費等項銀兩，造册題銷，臣部逐一核對，與歷年准銷數目無浮，所有用過價脚等項銀一萬五千八百六十兩三錢二分一釐，俱應准其開銷，至核減銀二兩四錢三分九釐，既經照數歸還地丁原款，應令該撫於地丁奏銷，登覆案内，報部查核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硃批　依議。

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初九日内閣下户部

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初七日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掌翰林院事、管理户部事務、世襲一等輕車都尉、革職留任臣于敏中等謹題

（上略）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日題，六月初一日奉旨：該部察核具奏册併發，欽此。欽遵於本日抄出到部。該臣等查得蘇州織造舒文疏稱，陝甘總督勒爾謹奏，准織辦乾隆四十一年新疆各城應需貿易緞紬，分派蘇州應辦各項緞紬四千七百三十三疋，所需料工價值及解員盤費等項，查照從前撙節核定之數，共該銀一萬八千六百八十一兩一分，循例在於蘇州藩庫支銀，照數織辦齊全，咨明江蘇巡撫委員解送甘肅，收明應用，並將實在成本以及運費等項，造册咨送陝甘總督查照，合算交易在案。臣查前項錢糧，例應具題，所有辦解過乾隆四十一年分貿易緞紬等項動用錢糧，與原報册開價值數目核對相符，理合造册具題等因前來。查先據蘇州織造將乾隆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等年辦解甘肅省貿易緞紬等項造册題銷，經臣部核與章程案内定價數目無浮者，准其開銷，其浮於章程定價者，議令按數核減等因具奏。乾隆三十年正月二十日奉旨：俱准其開銷，欽此。欽遵在案。今據該織造將乾隆四十一年分辦解甘肅省貿易紬緞等項支過料工及解員盤費，共銀一萬八千六百八十一兩一分，造具册結題銷。臣部按册逐一核對，與歷年准銷數目相符，其解甘緞疋等項，亦據陝甘總督照數查收咨部在案，所有前項用過料工等項銀兩，應准其照數開銷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硃批　依議。

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初五日内閣下户部

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初一日經筵日講起居注官、議政大臣、協辦大學士事務、户部尚書、管理三庫事務兼管刑部事務正黄旗滿洲部統、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總管内務府大臣、署步軍統領、革職留任又從寬免其革任臣英廉等謹題

爲欽奉上諭事，户科抄出浙江巡撫王亶望題前事，内開，據署布政使事鹽道陳淮詳稱，准杭州織造徵瑞咨開案准部行每年新絲甫出之時，織造移取銀兩，循照舊例，預行給發採買，無悞織辦，所有乾隆四十五年辦運部派緞疋，需備絲斤錢糧相應循例咨取，希即先移解銀一萬兩，以便及時採買等因到司。准此，該署布政使事鹽道陳淮查得每年織造織辦部派緞疋，向於新絲甫出之時，遵奉部行赴司預領絲斤銀二萬五千兩，動支該年地丁，一面移送，一面詳報請題，節年遵循在案。今准織造徵瑞咨取乾隆四十五年辦運部派緞疋需備絲斤錢糧，先移支銀一萬兩前來備查，乾隆四十四年地丁錢糧，欽奉皇上恩旨蠲免，除經在於司庫乾隆四十三年秋季存庫留協欵内動支移解應用外，擬合詳候察核題明等情到臣。據此（下略）

硃批　依議。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内閣下户、工二部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管理江寧織造兼龍江西新關税務奏事員外郎兼佐領臣成善謹題

（樣本）爲報銷織造錢糧并匠役食米事。該臣看得江寧織造乾隆四十八年分六運并節次先解共織辦過上用緞、紬、紗六百四十三疋、官用緞、紬、紗一千三十疋，緞紗領袖、扇肩一百四十分，紅經一百六十斤，通草片五十斤，綿子五十斤，布二萬疋，共用料工等項銀二萬五千八百三十七兩九分八釐。又户部派織

解過緞、紗一千一百七十疋，共用料工等項銀九千三百四十四兩八錢七分八釐。又工部派織解過年例奉先制帛四百端，共用料工等項銀一千二百八十一兩七錢一分九釐。又工部派織解過時憲書包袱用各色線羅十二疋，共用料工等項銀一百四十二兩四錢一分九釐。又給過誥命神帛線羅各匠三百七十名，養匠銀二千七百兩。又工部添派織解過制帛一千八百端，共用料工等項銀四千二百六十一兩八錢三分二釐。又工部派織解過紗地駕衣二百二十八件，紡絲紬二十三疋，共用料工等項銀六百五十兩一錢七分九釐。又軍機處公派江寧、蘇州、杭州三處織造辦解甘肅備用緞紬六千一百六十疋，內江寧分辦解過緞紬二千五十四疋，共用料工等項銀四千四百四十兩九錢五分。又循例動支解運腳費銀五百兩。以上通共用過銀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九兩七分五釐，俱奉部文於江寧藩庫動用。其織辦過上用、官用、部用緞紗等項，所用絲斤，係於乾隆四十七年循例採買，遵照畫一案內定例開銷。又各項匠役，自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至乾隆四十八年三月，計十二個月，應給口糧，循例於江寧藩司按月支過本色倉米一萬一百二石一斗二升二合五勺，折色米一千九百二十石八斗九升八合五勺，每石折銀七錢五分，共折銀一千四百四十兩六錢七分四釐。以上錢糧米石俱係前任織造臣穆騰額任內按款動用，今屆報銷期限，理合循例代題繕造黃冊，恭呈御覽。再查歲解上用、官用緞紗等項，年例額支銀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三錢三分，今該年派織緞紗等項，祇銷銀二萬五千八百三十七兩九分八釐，計尚存未銷銀一萬七千四百九十六兩二錢三分二釐，經前任織造穆騰額交存在庫，見於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十八日解繳江寧藩庫，合並聲明。臣謹具題，伏乞皇上睿鑒，勅部核覆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硃批　該部察核具奏册併發。

道光九年三月初八日奴才松齡奏

再杭州織造購買絲斤，因例價不敷，於道光元年經欽差大臣松筠奏准，在運庫商綱項下每引劃出五分，約銀四萬兩，作爲津貼織造絲斤不敷之用。因行銷引目，向係新舊套搭，未能按時應用，運司按月移交，每年總在三萬餘兩不足四萬兩之數。歷年奉派辦綢緞較多，津貼尚有不敷，數在四萬兩以內者，歷任織造均於申餘項下，借款墊用，趁時購買；數在四萬兩以外者，織造自行賠補，間有餘剩，作爲織造衙門辦公之用，向不報銷。本年奉派各項綢緞，較往年減少，通監約計津貼項下尚有盈餘，現在尚未及新絲上市之時，絲價長落不一，是以未能定數。此項餘剩銀兩，雖向不報銷，但未經奏明，奴才未敢擅便，相應奏明，仍作爲織造衙門辦公之用，出自天恩，爲此附片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初十日奴才明倫奏

爲接收織造兩關庫貯，查明交代緣由，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竊奴才蒙恩簡放杭州織造，業將到任日期奏報在案。茲准前任織造恩吉將南北兩關征存稅銀實數及撥解動支各款，造册移交，奴才覆核無異。查南新關本年八月期滿，北新關十月底期滿，例應統年彙核具奏外，其織造庫實存申餘鹽務餘平銀二萬三千七百五十二兩四錢二分。又運司印文應解津貼銀十一萬六千一百五十兩。又存庫單絲六萬五千一百十九兩四錢。一併分款造册移交前來，查對均屬相符。奴才復按册稽核，查得織造應存申餘鹽務餘平銀十二萬七千四百七兩八錢八分五釐，緣向來豫購絲斤，例價不敷，在於商綱項下支領津貼，嗣因鹽運滯銷，新舊引目套搭，未能按時移解，是以歷任織造均經奏明於庫貯申餘等項下先行墊用，以便趕辦新絲，無悞運務。前任織造恩吉接受歷任計墊用銀十萬三千六百五十五兩四錢六分五釐，應以運庫歷年所欠津貼銀兩作抵。奴才咨查運司未解津貼，核與墊用之款數，足敷抵補，應俟積引行銷陸續征解歸還墊款，奴才業經行文咨催鹽運司趕緊籌解，以濟運務。所有接收織造兩關庫貯，查明交代緣由，理合恭摺具奏。

咸豐八年六月十五日硃批

咸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蘇州織造奴才文燾奏

爲織造大運緞紬，所需銀款，通盤籌畫，短少寔多，恭摺請旨飭撥，仰祈聖鑒事。竊查蘇州織造衙門，每年奉內務府暨户部派辦大運緞紬、絲線、布疋等項，例於蘇州藩庫支銀六萬四千五百兩，以爲料工之用。嗣因逆氛不靖，軍餉浩繁，自咸豐四年以來，均經奏明藩關兩庫通融提辦在案。但藩庫支應軍需頗形支絀，滸墅關稅又因長江兵阻，商販率皆繞越，征收甚屬寥寥。是以籌辦大運，萬分竭蹶，間有不能辦全。奴才到任後，查悉寔情，不勝焦灼。伏思大運各項，均關內庫所需，必當設法籌辦，不敢不通盤籌畫，以期無悞。查內務府暨户部派辦

各項，約計需銀七萬數千兩，近年漵墅關所征正雜各款，年歲稔不過十一二萬兩，除將年例應支辦差並解京各款，及經費養廉等項八萬數千兩，所餘僅有三萬餘兩，堪以提辦大運，即如前任織造毓祺在任，經征連閏十三個月，多征正雜各款，計有萬金，又於藩庫撥銀一萬四千兩，尚且諸形掣肘，不能辦全，而奴才將來一年任滿，經征關稅止有十二個月，況當浙省用兵需餉之際，蘇州藩庫又須籌款協濟，能否撥辦運務，更無把握。奴才五內焦勞，難安寢食，若不早爲籌備，勢必不能辦齊，萬不得已，惟有仰懇聖恩，俯念辦運無款，除將所餘關稅提辦外，約計尚短銀四萬兩，可否飭下户部，指款撥給，抑或仍令江蘇撫臣於藩庫設法，抽提移解，以備趕緊織辦解京，庶免貽悞之處，恭候諭旨，欽遵辦理。至稽征關稅，亦係奴才專責，現在竭力設法整頓，冀杜繞越弊端，倘將來能有多征，辦運之外，或有餘多，自當隨時咨會撫臣，以濟軍餉。所有通盤籌畫，大運亟須撥款緣由，理合據實恭摺請旨，伏乞皇上聖鑒。

咸豐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硃批

咸豐九年三月初四日蘇州織造奴才文煒奏

爲漵墅關庫年例支款，尚屬不敷，寔無堪撥皖餉銀兩，遵旨奏請改撥，仰祈聖鑒事。竊奉户部文開議覆欽差大臣勝保等奏，請催各省藩司，欠解皖省軍餉銀兩，起限委解一摺。咸豐九年二月十一日具奏，本日奉上諭，前據勝保等奏，各省協餉，懸欠太多，請飭催解，并將浙江、山東藩司從重議處一摺等因，欽此。並單開漵墅關每月協餉一萬兩，咸豐八年十二月止，計欠解銀五萬兩，應令迅速補解，毋任宕延等因，欽遵行知前來。又准欽差大臣勝保鈔摺，咨同前因。查皖省餉需匱乏，係屬寔在情形，關稅如果餘多，奴才何敢稍分畛域，遲延不解。無如近年來，所征關稅，按月核計，不足一萬兩，除將年例應支辦差，及經費養廉，並解京各款，兼之提辦大運，所短寔多，尚須由藩庫籌撥銀兩，運務方能措辦，竭蹶萬分，寔無堪撥軍餉銀兩。上年八月奉部行催，即經咨會安徽撫臣在案，所有前項協餉，相應請旨改撥，以濟急用，除即咨覆户部暨勝保外，理合恭摺具奏。

同治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御批

同治八年二月初十日兩江總督臣馬新貽奏

爲叠次傳辦要件工價銀兩，酌議分款籌解，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江甯織造奉派傳辦之件，一爲大婚需用活計，前任織造春年估計需銀八萬餘兩，移交織造廣順織辦；一爲萬壽節、端陽節、年節需用緙繡等項，由織造廣順估計需銀九萬二千兩以上，兩項共需銀十七萬二千餘兩。又准淮安關監督連明咨稱，承辦三節各色衣料等，估計需銀八萬七千餘兩，並經户部議覆請旨，敕下臣酌籌款項，奏明撥解等因。合之江甯織造應撥之款，共銀二十六萬有奇，爲數甚鉅，一時實難兼籌，必應酌分緩急，次第籌辦。三者之中，自以大婚活計爲尤重，此項需銀八萬餘兩，前任調任督臣曾國藩飭派藩運兩司，各半分籌，業經解過四萬兩，其餘四萬兩，由臣飭催，趕緊籌解，不敢稍延。其江甯織造奉派緙繡等項，估銀九萬二千兩，現在龍江、西新兩關，俱未開設，該織造無款可籌，亦由臣飭派藩運兩司，照案分認，陸續籌撥。至淮安關監督承辦之項，同係三節要件，如果司庫寬裕，亦應酌籌撥解，何敢稍存推諉，無如藩運兩庫，近因撥款繁多，支絀萬狀。前項應解織造兩款銀兩，業須設法騰挪，搜羅殆盡，再四躊躇，別無可撥之款。查淮安關收數雖少，該監督摺内所稱軍餉等項目，前已可停減，似應以有著之款，爲派辦之需，可否敕下該監督，先就關稅收數，酌量趕辦，仍懇天恩寬以時日，俾得從容集事。如臣處款項稍裕，再當與該監督公同商議，量力籌解，以濟要需。所有傳辦工價銀兩，酌議籌撥緣由，謹會同江蘇撫臣丁日昌恭摺具陳。

軍機大臣奉旨：欽此。

光緒三年十月十七日御批

光緒三年十月初四日蘇州織造奴才萬順奏

爲本年運務及另傳活計，亟需織辦，所用絲斤物料，籲懇天恩，准照杭州展緩一年，暫照市價，恭摺仰乞聖鑒事。竊查内務府暨户部派織丁丑年趕運大運綢緞等項，奴才於到任後，遵即查照飭催，慎選經緯絨絲，趕緊織辦，無如例價較市價相去懸殊，正切焦灼，難於措手，准杭州織造舒麟咨稱，現因絲斤物料等項，今昔情形不同，未能統歸舊制，奏請暫照市價一摺，奉旨著照所請，户部知道，欽此。旋經部議，不能漫無限制，請將杭州織辦物料各項價值，暫准展緩一年，仍照市價辦理等因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移行前來。奴才伏查本年蘇州奉派織辦各項，均屬攸關緊要，爲時既迫，無容刻緩，且與杭州應辦織務，事同一律，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奴才衙門，按照杭州所需絲斤物料等項，一體展緩一年，仍照市價辦理，俾運務及另傳活計得以趕速開辦，而免遲誤之處，出自高厚鴻

慈，所有請將織務絲斤物料等項，按照杭州展緩一年，暫照市價緣由，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户部知道，欽此。

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御批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蘇州織造奴才世勳奏

爲織務絲價，户部仍援浙江撫臣七成之説，議減三成，委實難以造辦，謹再爲據陳下情，籲懇天恩俯准，暫照江蘇撫臣議減之價辦理，以免貽誤要工，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織務需用經緯絲觔，向按以生煉熟七五折耗申算，並加九分平餘，爲裝盛解費之用。自同治四年開辦織務以來，即經前任撫臣劉郇膏、丁日昌等先後奏明，奉部覆准有案。以經絲一項而論，同治年間奏明生絲每兩銀二錢七八分，按照煉耗平餘申算，計銀四錢二分有奇，迨後絲價稍平，遞有核減。至光緒六年以後，遵奉部文，按照浙江巡撫臣查報經緯價值奏明辦理，經絲每兩已減至二錢有奇，原期絲價漸平，徐圖遞減，詎意光緒九年部臣於核銷杭州織造七年分款項，見織造呈文内銀升任浙江撫臣譚鍾麟咨稱，此項工料大約七成已足之數，遽照七年分奏准價值，將上用核減三成，官用核減四成，奏令未辦者照辦，未銷者照銷。奴才等以所減既多且驟，萬難遵辦，一再陳奏，未蒙核准，不得已於無可核減之中，力求撙節，將經絲減爲二錢八分，緯絲減爲二錢六分，絨絲染金等項，一律酌減，開單具奏，部臣又以一面之詞，未便即行照准奏明，行令江浙督撫臣將譚鍾麟所稱七成可辦情形，確查具覆。詎浙江撫臣劉秉璋奉到部文，即將杭城肥細絲價開報，且謂七成銀餘。奴才初聞之，以杭城絲價何至懸殊若此，甚爲不解，迨經江蘇撫臣衛榮光行司委員赴浙湖一帶確查，七、八、九、十等年絲價，則市間生絲價值與浙江撫臣報價不相懸殊，按照煉耗平餘成案申算，則與各年奏定經緯市價不相上下，於是始悟譚鍾麟、劉秉璋先後七成之説，皆以生絲核計，不惟未計煉耗，即平餘亦未計及之誤也。當經撫臣將所查生絲市價及應申煉耗平餘奏明，奉部覆准各成案，聲明浙江撫臣報價未經計及煉耗各緣由，詳晰咨覆户部，並聊體部臣之意，議以自光緒十年分起，照七年分奏准，經緯市價減一成，作爲上用，定價減一成五釐，作爲官用，定價絨絲照緯絲價值減一成二釐，作爲上用，減一成七釐，作爲官用，咨請户部暫照辦理，以重織務，並咨奴才衙門查照。奴才詳加核算，比較目前生絲煉熟之價，短絀甚鉅，辦理實形棘手，正深焦慮，詎昨接奉部文，以江浙督撫臣查報絲價未能一律，仍當援照浙江撫臣七成之説，自光緒十年分起，按照七年分奏准市價，不論上用、官用，絲觔統減三成，十年以前已辦未銷款項，亦應照此報銷，較初次議減三成四成，已屬格外從寬，不得再行瀆請等語，於光緒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行令遵辦前來，接閱之餘，倍深焦急。奴才竊以江浙督撫臣查報之價，除督臣所報是生是熟，奴才未敢懸斷外，但就江蘇、浙江兩撫臣報價論之，則生絲之價，固無懸殊，特浙江未經計及煉耗平餘，以致歧異，並非絲價之不一律也。夫生絲之不經提煉，不能製爲經緯，以供緞綢之用，人盡知之，提煉而有折耗，理所必然，況煉耗按七五折申算，自開辦織務之初，即經前任撫臣奏明有案，非奴才今日之飾詞，撫臣之贍徇情面，自屬可信。且奴才聞諸老年織匠云，七五申耗，係按民間尋常經緯定擬，若如上用緞綢之經緯，重提重煉，折耗尤多，此中情形，固如深歷其境者，不能盡悉。今部臣以督撫查報不同，而仍泥於七成可辦之説，議以統減三成，在部臣以官用較初議已加一成，係屬格外從寬，在奴才計之，僅合生絲之價，煉耗平餘，均歸無著，何能遵辦，此奴才不得不再行瀆請之苦衷也。伏念奴才世受國恩，天良具在，當此時事多艱之際，斷不敢不力圖撙節，藉報涓埃，無如部減之價，相去懸殊，委實無從措手，再四籌思，惟有將撫臣議減各項絲價，照繕清單，恭呈御覽，籲懇皇太后、皇上逾格鴻慈，特沛恩旨俯准，自光緒十年分起，暫行照辦，以免貽誤要工，仍請敕下撫臣，以後按年查報，如絲價稍平，再行議減，漸圖復舊。至光緒七、八、九年未銷款項，既在部臣未經議減之前，且各年絲價均係奏奉特旨照准，先後遵照動用無存，礙難一體核減，應懇天恩俯准，照案造報，以免棘手。奴才不勝感激悚惶之至。所有織務絲價，户部議減三成，委實難以遵辦，懇請暫照撫臣議減之價辦理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請旨。

軍機大臣奉旨：户部議奏單併發，欽此。

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御批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蘇州織造奴才世勳奏

謹將江蘇撫臣原咨户部議減之經緯絨絲價值，照繕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查織造衙門光緒七年分按照浙江巡撫查報之價奏准：

經絲每兩銀二錢九分四釐八毫，
緯絲每兩銀二錢七分四釐二毫。
今擬自光緒十年分起，按照此價減一成，作爲上用定價，減一成半，作爲官用定價。計上用經絲減一成，合九折扣，實每兩該銀二錢六分五釐三毫，
內應扣九分平銀二分三釐九毫，
實該銀二錢四分一釐四毫。
上用緯絲減一成，合九折扣，實每兩該銀二錢四分六釐八毫，
內應扣九分平銀二分二釐二毫，
實該銀二錢二分四釐六毫。
官用經絲減一成半，合八五折扣，實每兩該銀二錢五分零六毫，
內應扣九分平銀二分二釐六毫，
實該銀二錢二分八釐。
官用緯絲減一成半，合八五折扣，實每兩該銀二錢三分三釐一毫，
內應扣九分平銀二分一釐，
實該銀二錢一分二釐一毫。
查織造衙門所用絲觔，尚有絨絲一項，向係按照緯絲價值報銷。今查絨絲比較緯絲價值，尚可稍從未減，擬請按照七年分緯絲價值，減一成二釐，作爲上用絨絲定價，減一成七釐，作爲官用絨絲定價。計上用絨絲減一成二釐，合八八折扣，實每兩該銀二錢四分一釐三毫，
內應扣九分平銀二分一釐七毫，
實該銀二錢一分九釐六毫，
官用絨絲減一成七釐，合八三折扣，實每兩該銀二錢二分七釐六毫，
內應扣九分平銀二分零五毫，
實該銀二錢零七釐一毫。
軍機大臣奉旨：覽，欽此。

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御批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江南織造奴才貴存奏
爲織務報銷絲價，各處情形不同，實難遵奉部議，瀝陳下情，懇恩暫准前減數目辦理，恭摺仰祈聖鑒事。本年十月內奉户部行咨本部，具奏三織造絲斤價值，江、浙督撫查報未能一律，擬請仍照光緒七年奏定市價，統減三成織辦等因，鈔奏恭録諭旨，飛劄欽遵辦理前來。奴才曷敢再行瀆請，惟是江、浙織務因時因地，各有不同，與其貽誤要工，隕越於後，莫若早爲陳請，瀝訴於先。查部臣所奏，祇以前浙江撫臣譚鍾麟七折可辦之言爲據，前經奴才等所減甚鉅，實難遵辦，是以勉力議減，自光緒十年爲始，會銜開單具奏，後經部臣以一面之詞，未便照准，奏令江、浙督撫確查奏報，迨分别查覆到部，而江省所報與浙省不同，部臣以定例絲價向無岐異，仍令三織造照浙江撫臣七成之説，一律統減三成，雖較初次議減，官用絲斤價值少減一成，較之織造報銷絲價仍屬大相逕庭。反復思維，所以懸殊若此者，敬爲我皇太后、皇上縷細陳之。查奴才衙門歷年會奏摺内聲明需用經緯，均按查報市價辦理，是織造銷價，原係按照出糙成熟之經緯開報，非土産生絲價目可比，加以採辦物料，每銀一兩，例扣九分平餘，以爲辦解活計經費及部府飯銀，一切公費之用，不另開支正款。至江甯織織辦上官用活計，需用絲斤，非就地向絲商加價選提，即赴浙湖收買。長江遥隔，往返兩千餘里，沿途盤運捐耗，一應需費及釐捐行税等用，均無另款開支，至若鄉産生絲，價值雖平，糙毛較甚，業經兩江督臣查明覆部，不能與奴才衙門所用經緯相提並論。浙江撫臣雖與杭州織造同城而居，究未能深悉織務情形，遂以杭城土産生絲實價爲可辦，殊不知織造係按出糙成熟之經緯核銷，並將例扣九分平餘等款，申算核計於絲價之内，故較浙省查報價值似多，實則不相上下之寔在情形也。即如部臣原奏内稱，各督撫等查報情形不同一言，可見已知兩江督臣所查甯城市價原難强合七折之説，而仍令同爲核減者，固屬慎重度支，嚴核報銷起見，惟奴才身膺織務，受恩深重，當此庫藏支絀，解省一分款項即盡一分報效，無如甯城市價本較蘇、浙增昂，部定之價以致萬難遵辦，且七、八、九等年奉傳已辦各項活計，所用絲價均皆遵特照奏，奉特旨允准之案辦理，各工款項，均已照案支放無存，固難遵照核減價值造報，而奉傳未辦活計，又復迭奉嚴催，當兹進退維谷之時，實逼處此，惟有仰懇聖明洞鑒，出自逾格鴻慈，俯准暫照光緒十年奴才前奏核減絲價辦理，俾織造工程得以儹辦，其十年以前奉傳已辦未銷各款，核與已銷各案，事同一體，應請仍按奏定各年市價造報核銷，以清款目。嗣後絲價如能平減，奴才等自當體察情形，奏明核減，斷不敢稍爲姑息，致負高厚。所有報銷絲價，各處情形不同，實難遵奉部議緣由，恭摺具奏。

軍機大臣奉旨：户部議奏，欽此。

光緒十五年五月十三日硃批

光緒十五年四月十九日江南織造奴才莊山奏

爲奏銷辦解婚典，需用彩綢及樂部袍料等項活計，動用料工及裝盛銀兩數目，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奴才查接管卷內承注工部照會奏派大婚禮需用彩綢，分派江甯織造織辦一萬一千三百匹。又奉樂部來文，派辦石青雲緞、大蟒緞袍料十三件，石青雲緞圓金壽字袍料六十九件，紅緞百花袍一百四十六件并裏綢束帶等項，先後行令迅速辦解前來。當經按照部定絲價估計價值，呈由禮儀處核復照辦。旋奉禮儀處奏准，將三織造承辦彩綢等項活計，即在外用解京二百萬兩，由户部就近撥給。奴才遵即咨明兩江督臣曾國荃，轉飭兩淮運司福裕照數籌撥，計彩綢款內動用料物工價銀四萬七千四百九十五兩六錢三分，樂部袍料款內動用銀八千四百四十五兩二錢七分六毫，除造具細數清册，呈送禮儀處核銷，并報部查核外，敬謹繕簡明黄册，恭呈御覽。理合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硃批　該衙門知道，册併發，欽此。

官修《清户部則例》卷九五《廩禄・公費月銀下》　織造衙門役食

一江寧織造衙門役食，聽事吏、門子、皂隸、傳報舍人、軍牢、轎傘扇夫、篦馬夫，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織局書役、庫役，詰帛、制帛機房，額設二十八名，每月共支工食銀二十四兩六錢。緞紗機房額設二十六名，每月共支工食銀二十四兩六錢。倭緞機房額設十名，每月共支工食銀九兩。管事，每名月支米八斗。管工，每名月支米六斗。所管，每名月支米一石。緞紗機高手、摇紡高手、染局高手、接經高手，每名月支米七斗。摇紡匠、打線匠、摺緞匠、雕清花匠、刷經匠、剔花匠，每名日支米一升。機匠，每名月支米四斗。挑花匠，上用，官用機房，額設十八名，每月共支工食銀二十五兩，部派機房額設十二名，每月共支工食銀二十四兩。詰帛、制帛各匠，額設三百六十一名，共歲支工食銀二千六百三十四兩三錢二分四釐有奇。開工每名日支米一升。畫匠，每名日支米一升。裱匠，每名月支銀五錢。糙顏匠、幼匠，每名月支米三斗。散匠、巡役，每名月支米五斗。搜檢，供應機房，每名月支米五斗。倭緞機房，每名月支米四斗。門役、堂役，每名月支米四斗。

一蘇州織造衙門役食，門子、皂隸、傳報舍人、軍牢、轎傘扇夫、篦馬夫，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所管，每名月支米一石。總高匠，每名月支米八斗。高手、管工、管事，每名月支米六斗。催料，每名月支米五斗。倒花匠，每名月支米六斗。揀繡匠、挑花匠，每名月支米五斗。織匠、挽花匠、結綜匠、緯穗、送飯匠、烘焙匠，每名月支米四斗。摺緞匠、畫匠，每名月支米三斗。巡夫，每名月支米六斗。小甲，每名月支米四斗。

一浙江織造衙門役食，聽事吏、門子、皂隸、轎傘扇夫、傳報舍人、庫子、馬夫，每名歲支工食銀六兩。局寫字，每名月支米六斗。所管，每名月支米一石。管工，總織局，每名月支米五斗。織染局，每名月支米六斗。管數，總織局，每名月支米五斗。織染局，十二名，每名月支米六斗。一名月支米四斗。總高手、挑花高手、刺繡高手，每名月支米八斗。辦料、挑花匠、絨繡匠，每名月支米五斗。倒花匠、稱配匠，每名月支米六斗。機匠、紡絡匠、烘焙匠，每名月支米四斗。摺緞匠、蔑匠、板箱油漆銅匠、畫工，每名月支米三斗。染匠，每名月支米二斗。裱匠，每名月支米六斗。庫役，每名月支米四斗。門役，看局門役，每名月支米五斗。西府門役一名，月支米四斗，又二名月支米二斗。跟役、更夫、巡夫、打掃夫、泥水匠，每名月支米四斗。陰陽生，織染局，每名月支米四斗。總織局，每名月支米二斗。挑花等匠，每月支工食銀三十九兩五錢五分五釐一毫。

《清工部則例》卷七九《織造》　查覈誥勅等項

一文武官員請封應用勅書、誥命、勅命、册誥等項，由工部照會織造織辦，解部存庫，内閣中書科行文領取，於每年年終奏銷後，將一年領過誥勅等若干道，撰給若干道，餘存若干道，造具四柱清册，咨送工部查覈，并分咨吏、兵二部，吏、兵二部亦於次年二月，將一年内隨時題咨揭送内閣揭帖若干，發給領軸執照若干，收到内閣咨回，已經給領執照若干，詳造清册，一併移咨工部查覈。

織辦制帛線羅

一江甯織造，每年織辦制帛肆百端，又包裹時憲書應用線羅，預撥工料銀壹千肆百兩，並奉部派織制帛線羅，所需工料銀兩，統俟織辦完竣之日，造册呈送工部覈銷。

紅布蓋袱

一公主行初定禮，需用紅布蓋袱，由工部給發送用。如工部庫存紅布蓋袱，靜舊油漬，不堪領用，准管庫司員呈明另造，以備送用。所需布線等物，行文户部取用。至裁縫工匠，除都水司額設食糧裁縫匠肆名傳用外，其不敷匠工，在於製造庫食糧匠内撥用。

校尉駕衣等項

一東陵、西陵並盛京校尉，應用紅紬駕衣，并緑紬帶、羽翎翎管、纓帽等項，每屆拾年更換之期，工部據各該衙門來文，照數給發，仍行各該衙門，俟查收領

回之日，即將換下舊衣等項，委員赴部交納，並將查收各項物件數目，咨部備查。

一鑾儀衛咨取請轎校尉，并尚乘轎太監，穿用紅紬駕衣共貳百陸拾件，紅紗駕衣共貳百陸拾件，緑紡絲紬伍拾貳疋，俱係每年行取壹次。工部知照江甯織造織辦，呈解到部，派員會同管庫司員查收，即行成造，送交鑾儀衛供用。

一金輦、玉輦上應用紅紬夾駕衣，并緑紬帶，每屆伍年，准鑾儀衛行取壹次，如未屆年限，工部即行駁回。

織辦誥軸綵紬駕衣等項

一誥軸綵紬，工部奏派江甯織造織辦，解部存庫備用，所有用過工料銀兩，造報户、工二部覈銷。

一工部庫儲，並鑾儀衛咨取紅紬紗駕衣、緑紡絲紬疋，行令江甯織造織辦解部，所需工料銀兩，准其在於江甯藩庫内動支，俟解交後，將用過銀兩，造報户、工二部覈銷。

織解潞紬

一山西省每年織解潞紬，大潞紬叁拾疋，每疋長捌丈，寬貳尺肆寸，價銀拾貳兩伍錢。小潞紬伍拾疋，每疋長叁丈，寬壹尺柒寸，價銀貳兩柒錢伍分。於九月内起解，限十月内到部，工部轉送内務府查收，所需工料銀兩，俟解交後，照例造册題銷。

定邊左副將軍成造黄緞宫單匣袱

一定邊左副將軍包裹奏事匣，應用黄緞宫單，每年在於庫儲小彭緞内，動用壹疋成造，其成造尺寸數目，造册咨送户、工二部覈銷。

一定邊左副將軍包裹奏事匣袱，如不敷應用，准其在於庫儲緞内，動支黄緞叁丈壹尺，房租銀内動支線工銀陸錢伍分，如式成造，仍造册咨送户、工二部覈銷。

《清工部續增則例》卷一三四《製造庫》 紬緞綾布尺寸

紬緞綾布向無幅寬尺寸，於乾隆十五年九月，准户部傳抄知照。

計開

大蟒緞寬貳尺，長肆庹，

小蟒緞寬壹尺捌寸，

補緞寬貳尺，

各色倭緞寬壹尺捌寸，

各色妝緞寬貳尺，

各色片金寬貳尺，

大紅雲緞寬貳尺，

各色緞寬貳尺，

各色杭紬寬貳尺，

各色綾寬壹尺陸寸，

各色大潞紬寬壹尺伍寸，

各色絹寬貳尺，

紗寬貳尺，

紡絲寬壹尺陸寸，

銀條紗寬壹尺陸寸，

白熟細畫絹寬貳尺，

油墩布寬壹尺壹寸，

三線布寬壹尺陸寸，

三梭布寬壹尺壹寸，

標布寬壹尺壹寸，

細藍布寬壹尺壹寸，

毛青布寬壹尺壹寸，

河南白棉布寬貳尺壹寸，

山東白棉布寬壹尺玖寸，

江南棉布寬壹尺捌寸，

乾線布寬壹尺貳寸，

合線布寬壹尺捌寸，

苧布寬壹尺陸寸，

夏布寬壹尺叁寸。

魏裔介《條陳四事》順治十年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題爲聖主虚懷下詢微臣敬抒管見，仰佐睿慮萬一事。臣昨捧讀聖諭，令臣等直諫無隱，諄諄懇懇，敢不竭盡向日之誠，稍補衮衣之闕。【略】謹開列於左：

一節儉之制宜先也。臣觀唐史所載，元宗號爲英主。爾時風俗奢靡，詔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毁，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毋得採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今天下物

力匱乏，恐更甚於唐元宗之時，而風俗奢靡，日甚一日。臣願皇上以身率先天下，蘇杭織造雖未能盡罷，宜減去其半，以所省者發付軍前充餉，而金銀器玩除見在足用外，以後不必打造，若珠玉錦繡之飾，除有職文武許用外，嚴禁士民不許濫用。

《皇朝經濟文新編・蠶桑卷》孔昭朗《种桑育蠶説》 光緒十四年，寧波税務司康發達條陳，請設蠶桑局，攷察防瘟事宜，略曰：法國之里昂城，爲蠶絲薈萃之區，植桑養蠶，冠於各國。前數十年，忽遘蠶瘟，蠶種竟絶，乃購中國、日本蠶子以歸，嗣於此事加意攷求，窺以顯微之鏡，乃知蠶病甚多，惟椒末瘟爲害尤烈。一蠶有病，生子六百，子又生子，傳染無窮，無病之蠶，相延而及，不至絶種不止。蠶雖受病，仍可作繭，不過食葉更少，絲細繭薄，無色無光，久則種類絶矣。法政府乃設立蠶桑局，攷究防病之法，至精至詳，日本仿之，出絲益美。康君推此意，詳攷浙省之蠶，有病者十居六七，深慮日久傳染，將蹈法國覆車，呈由總税務司轉請總署代奏，雖交江浙海關會議，而情形隔膜，迄未舉行，康君一片血誠，付之流水矣。向疑中國自有蠶桑，垂五千載，雖天時人事偶有歉收，然從未有絶種之時，亦無轉購他國蠶子之説，後訪之江浙養蠶之户，始知中國自有火試、雪試、滷試三法，即所以防病蠶之子也。火試者，以蠶紙置之竈上極熱之處烘之，蠶子之無病者不傷，有病者不復出矣。雪試者，置之雪中，滷試者，灑以鹽水，皆以殺病蠶之子而留無病之蠶。然後知中國數千年來，自有秘法流傳，足以保兹美利，而西國防病之法，防之於受病之始，亦宜博采兼收，而不容稍有偏廢者也。此養蠶之應攷求者一也。中國出口之絲，每包百觔，僅值三百餘金，上海西人所設繅絲各廠，購中國蠶繭以機器繅之，每包值七百餘金，高下懸殊，理不可解。後知中國手繅之絲，不勻不净，不合西人織機之用。伊購歸里昂各埠，必以機器再繅，則以三百餘金購之華人者，仍以七百餘金售之西人，此四百餘金者，約爲再繅工本，而彼之獲利無窮矣。中國湖絲出口二三百年，各口通商六七十年，上海西人設立機器繅絲廠，亦二十年，此項繅機上海鐵廠均能自製，管理機器華人亦已能之，女工人等，一呼可集，而從未聞有人議購一機，安設江浙産絲最盛之區，以收此每包七百餘金之利，中國尚可謂有人乎，抑官吏租税，積習難變有以致之也。此繅絲之應整頓者二也。德人有精究蠶桑之學，在中國、日本數十年，刻尚主持上海繅絲廠務者，談及中國所出蠶絲，光白柔韌，實勝於日本、意大利諸邦，惟中國毫不講求，致大利漸爲外人所奪耳。嘗深究中國蠶桑所以勝於各國者，太湖一水實爲美利之真源，江浙産絲各區近太湖者，桑葉無不沃若，蠶絲無不光柔，遠者則否，若紹興各府，則與意、日諸邦等耳。蓋湖水清澄，性肥而暖。百物停蓄則肥，日光久照則暖，故各種植物皆格外盛大，而桑性尤宜。中國洪澤、巢湖、鄱陽、洞庭、金明、大明、滇池、昆明等湖，不翅數十，誠能推廣此意，徧植蠶桑，以太湖例之，每歲絲綢之利不下一萬萬金，每湖萬萬即數十萬萬金，即云地利人工勢難齊一，得十分之一二，每歲亦數萬萬金，即此蠶桑一宗，已足爲全地球第一大富之國，天下尚有窮民哉。此種桑之應推廣者三也。西人攷察全地球人民約四千兆，衣布者約十分之六，衣綢者十人中不足一人，將來風氣漸開，皆思用布，用布之後，又將改而用綢。西國女子附體之衣，向皆細布，今則必須綢，綢之細滑，實勝於布也，故綢布銷路愈久愈寬，惜中國多用肥絲織成綢緞，西人不喜服用，購去者濮院爲多，取其輕細耳。而彼自用機器綢織，行銷日廣，花樣日新，沿海諸省之民，喜其新異，轉以重價購之於彼，利源坐失，可爲寒心。宜選中國織局中人年少有識者，往英、法攷驗購買機器，回華自行織造。西人於花樣款式，厭故喜新，仍宜歲歲改更，務極中西之美備，投其所好，避其所惡，價廉物美，益廣銷售，而一切始無遺憾矣。此織綢之應仿效者四也。四者畢舉，而蠶桑之利，衣被六洲，將與天地同其悠久，萬變之原，權輿於此，僅僅興利云乎哉。

《皇朝經濟文新編・蠶桑卷》閔名《論絲廠》 中國自古不甚出絲，凡綺紈綿繡之屬，非素封之家不用，然商賈之子，偶一用之，尚爲世所指摘，往往見之於史册。且非特往古爲然也，即今之時，山、陝等處，尚有此風，衆號爲富，而觀其服，御布衣草蹻而已。又非特山、陝爲然也，吾鄉嘉、道時尚復如此，有緞衣者，必一邑之望也。推其故，則由於風氣未開，小民不知蠶桑之利耳。即各處所製之錦，有號爲府綢者，有號爲繭綢者，有號爲某緞某錦者，類皆麤劣不適於體，故亦無以奪布縷之利而振興財源也。江、浙兩省，本駐織造府，專製上用物料，或有貴重精良之品，而居民不以過問，故蠶業終不大興。髮匪平後，各口通商，民俗奢侈，於是浙之嘉、湖踵事增華，桑者大盛，農夫廢耒，不耕而食，比户千金，杭、甯織户既争妍鬬靡，販者雲集，而泰西各國亦來購取，歲入累千萬，隣近艷羨，争相仿效，乃有浙之杭、紹，蘇之無錫，追步而起。而泰西之絲經，以湖産所繅之條太粗，不合於用，初得蒸繭令乾，運回用機器繅絲之法，繼以載運不便，運機來申，繅絲而歸。始創其法者，以中國工價廉，獲利不資，於是中西各商，聞風興起，滬上一隅，至設絲廠二十餘家，而各都會之踵建者，尚復無已。内地各産蠶諸地，

踴躍飼養，自倍於前，論者均翹足拊手，以爲此誠吾國特闢之利源，隱與洋烟相抵制者也，而不知稍得微利，已(爰)〔受〕鉅害，而目論者皆習焉而不察也。今各處産蠶之地，以有乾繭之可售，故向育蠶子一斤者，今可育子二斤，以繭成即可易銀，不用繅絲之勞耳。然向之栽桑一畝者，今必栽桑二畝，且恐或有不敷，必栽至二畝有餘而止。有本不育蠶者，今見利思遷，改而育蠶，則亦必栽桑也。有絶不育蠶者，見桑葉之利，且倍於穀，則有田四五畝者，亦必栽一二畝以嘗試也。然則近來奪五穀之居者，爲不少矣。夫我中國，昔以其穀養其民，皆稍有贏餘，然或遇荒歉，亦不過一年之食耳。今以爰逆之亂，有荒棄不遂不墾闢者，去其十之一；有悞於蠶桑之利，而改種者，去其十之二；今又悞於桑之利，而改種又將去其十之二，蓋較前而地利幾失其半也。復加以户口日增，販運出口，較前銷售之路反(培)〔倍〕之，小民之心志以分於蠶桑之故，疏於講求，又隱損其一二焉。此所以米價日昂，民心思亂，而起居日用之費，誠難爲繼也，不可謂非各絲廠階之厲也。

《皇朝經濟文新編・蠶桑卷》闕名《論上海繅絲廠》 上海自設外國繅絲廠以來，法國、意國之人操是業者，咸若有隱憂焉。查此等絲廠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添設驟多，難以省儉辦法，仍未能獲利。現在廠務棘手，中國政府已豁免其應納各稅，本館承上海拔難晏行寄來傳單，此等傳單向來不過在美國散分，內叙上海絲廠之刱設及其阻滯之緣故，讀之頗耐尋味，茲將傳單録左：

上海絲廠之設，在二十年前，怡和洋行始爲創，僅及數年，以赴内地辦繭諸多爲難，因即中輟。後有公平與旗昌兩行，各開一廠，繼又有昌記廠，係中國人所開。五年之前，拔難晏又開乾康絲廠，其後專賣與中國人。迨一千八百九十六年，絲廠驟增至二十九家之多，有爲中國人新設者，有與外國行家合開者，然以言獲利，直未多聞。惟一千八百九十二年至九十三年，又九十五年至九十六年，此數年中尚有得利者，餘則無非虧折矣。而此數年得利之故，蓋由絲價大漲，並非廠中所繅之絲能賺錢也。除昌記曾以繅絲獲利，該廠係中國人經理，其絲比外國絲廠所出者較爲公道，此外從未聞能獲贏餘者，良因耗費過鉅耳，是即上海絲廠虧折之大概情由也。欲表其虧折之故，須先論内地情形。買繭，上海絲廠類皆設於租界之内，向來採辦鮮繭，大都羣趨無錫，因係出繭總匯之處，且距上海最近，其本地所出之絲，亦較便宜。夫在一處買繭，而該處絲價僅值二十個佛郎克，或二十五個佛郎克一基洛格楞，繅成絲後，可以售值佛郎克五十個及六十個，準此而思，其理似宜廠務興旺，大有餘利矣。惟是外國人欲往内地造竈烘繭，中國官民每多阻難，即買繭亦然，近雖已能去其阻難之積習，然至今買繭猶費周折。凡内地辦繭，需用人多，先期派往，費用非輕。每屆其時，所派此等之人，自往至還，所需食用皆由廠中支銷，此外尚有饋送官場之禮物，付給各掮客之用錢，及應納稅項，運繭至上海，沿途釐卡林立，又須逢卡報完釐金，以致赴内地辦繭，各項外費至今尚須加及三成半。内地既無存繭棧房，且有火險竊險，每由此村運至彼村，買齊之後，又須運赴烘繭之處，種種周折煩難，致使買繭之人，皆望交易速成，得早蔵事，加以中國繭户每願自做成絲，不肯售繭，以故收買之人，不能過於挑剔，將繭運至上海，惟速是求。然其裝運，殊不合法，出售之繭，中有四五成已壞，或且霉爛。從前絲廠止有五家，而所辦之繭已攙雜若是，近年絲廠增至三十家之多，另有專做期頭口手謀利之輩，宜其愈趨愈下，有時乾繭從一基洛格楞，驟漲至二十個佛郎克。中國人因其價漲，將所有之繭趕運上市，(甚)〔其〕中甚有採摘非時，成僅及半者，即如此類，將來出絲之少，已可知矣。更因採辦之時，連值大雨，繭既受濕，堆積鬱蒸，是年無錫蠶繭比較往歲歉收三成，而上海絲廠之驟增者，實因九十四年至九十五年絲市暢旺，今則皆形竭蹶，以難支恃。大抵絲廠貲本無多，於置地造廠、購辦機器，先已耗其大半，並無存儲之款，以備緩急，本年虧折，無可抵補，所有數家，或已倒閉，或在理帳，經此一挫，上海絲廠興旺之機，必將因而久阻。

至若絲廠設於上海，本已大錯。當試辦之初，設一小廠，猶在情理之中，如以上海爲絲廠總理之所，殊非節省之道，計誠左矣。一則上海距出繭之地相離太遠，二則人工尚少，三則地基房價過昂，四則所用之水取諸黄浦，中有泥沙，必須篩漉，方能適用。今以第一層而論，繭從無錫民船裝運上海，計程須八日而至，亦有從紹興採辦者，更須三禮拜到滬，不獨路遠非便，即其裝運之法，亦甚不相宜。以第二層而論，初時工價每日不過一角六分，現在日工僅做十一點鐘，而工價增四角或四角半不等。上年招工頗不(易)〔容〕易，因新廠每值重出以招，致老廠之工人遂相率舍此而趨彼，致使各廠繅工大減，所出之絲亦多不合式。其實中國之繭，本不甚好，每日繅成之絲，尚不及外國絲廠所出之半。上海繅絲價值每基洛格楞約十八個佛郎克，綜觀其已往而決其未然，吾歐洲之以繅絲爲業者，目前可無過慮也。近時繅工人數有加，工價當可稍減，然彼此相較，猶覺其昂，良因上海需用人工之處甚多，如紡紗廠、織布局之類，加以百物騰貴，食用所費亦較多於内地也。更就第三層論之，所有絲廠大都設於租界之中，上海爲

通商之大埠，租界地價本昂，自有絲廠之添設，人益居奇，兩年之內，地價騰漲，倍徙於前，造屋工料等值，亦同時倍增，上年新設之廠，因此而費實不貲。請再進論第四層，絲廠所用之水，由自來水廠汰濁澄清，然後供其汲用，又不免多一縻費。故爲中國計，莫如開設內地出絲總匯之處，其人工地價，及造屋物料，無不便宜，隨處皆有，河渠水多且潔，所辦鮮繭，可儲棧房存儲，非必恕促舟運急不能待矣。果如所論，庶幾絲廠可興，諒有識者當不以吾言爲河漢也。或問開廠之始，何不即照此辦，曰：外國人固不願受華官之欺侮，況各種機器向不准運入內地，即使中國商人在內地設廠，亦必受地方官之抑勒，今雖機器已准內運矣，而華商猶有畏於官，仍未肯輕舉。然而內地設廠，會當有時，現在蘇、杭已有官商新開數廠，以吾度之，遲早之間，終必移設內地，屆時上海當不復有繅絲之廠矣。或又問，近惟廣東人仿照外國繅絲之法，行之於中國，其效立睹，是何故歟。答曰：粵民較長江一帶之更能耐勞，勇於赴事，其地方官無敢佔其便宜視同長江一帶者。廣東絲廠，多在內地擇出繭各處，就近分設，使工價不至過昂，且廠由華人股開，每日經理無藉於外國人相助，以故東方繅絲之廠，首推粵人，獨以獨擅其利者，要在工價之廉，而措置得當耳。日本人所辦亦即如是，然則上海華商盍效其良法踵而行之乎。往者不可追矣，及今改圖，則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奴）〔努〕力自勉，跂予望之。

《皇朝經濟文新編・蠶桑卷》闕名《中國紡織繅絲情形記》 中國改用機器，興築鐵路，其製造之道，分運之法，自必今昔迥異，工業既更，其他改革之處，如政事、文化、民情之類，當亦將接踵興起。今具報商務，不便牽涉，姑置不論。查商務中已有二三項更張之處，未始非中日所訂《馬關條約》所致。自該約章兩國御批後，滬濱及鄰近各處之軋花廠、織布廠、繅絲廠，紛紛創設，局面爲之一新，其興旺氣象，殆有變爲東方洛活爾係美國紡紗織布廠最多之地。之勢。上年年初，滬上紗紡廠已有五六家，其已動工之錠子凡十萬五千枚，其裝工未竣之錠子凡三萬餘枚。此外西商公司招股設廠者，計英公司三，德公司一，共用錠子十四萬五千枚，另有日商紡紗廠二家，議成而中止，其華商紡織廠，終年日夜工作，而獲利頗厚。九十四年，各廠所用印度棉紗，計進口十八萬包，合價銀十兆兩。

九十五年，棉紗自日本進口者（六）〔亦〕頗不少，每包價銀七十二兩，比印度紗價，每包貴四兩。此項日本棉紗，盡用中國棉花紡成者，其花之運赴日本時，既須付出口稅，而紡成後運回中國，復須繳進口稅，乃用此項棉紗紡織之人，尚能獲利，足見中國如果能自行紡紗，將來織成疋頭，其貨價之廉，當無出其右者也。加之中國工人夥多，有用之不竭之勢，所得區區工價，實非美國工人所能自給。上海如此，他處尤爲便宜，蓋該口工價已較內地豐厚，恐遠方男女，來謀食者，日繁有徒，雖離家不計也。

上海軋花廠，最大者計八家，所用軋車約五六百兩，大半係日本所造。此外華人之在家中，按設軋車數輛，以（力）〔人〕力爲之者，亦復不少。內地軋花，仍多用舊法，目睹情形者，莫不訝上海變態之速。凡此皆足以勉勵栽種棉花之業也。政府果能不重稅廠業，則紡織繁而栽種多，滬濱既富，國庫自裕矣。查上海一口，棉花運至外洋者，前年約計價銀十兆兩。

上海繅絲廠，亦頗順手，其已開各工廠，約二十五家，新開蘇、杭各口岸，尚有在造未開各工廠數家，此美領事稟報紡織繅絲情形也。上年有美商數人，前來上海謀訂造中國鐵路合同，大半僅恃書信，通謁公使領事人員，並無委係公司派來承訂合同，即能照辦之確據。余非以此等商人所言不足憑信，但凡人之赴中國承辦工程者，應有商人的據，此則一定不易之論也。

上海應設賽貨場，按置美國各種機器出產，以供衆覽，此事尤須亟行開辦，其貨產尤必能迅速承辦。華人購物，每喜先見貨樣，僅示以繪圖知單，不足以使知其詳細，機器貨樣，華人尤求先睹爲快，然則開設賽貨場，此其時矣。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一《征榷三》 光緒二十三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略稱：准軍機處鈔交司業黃思永片稱：自有加收洋稅值百抽十之議，商情瓦解，上海華商，有將自立紡紗、繅絲等廠售與洋人，免虧血本者。紡絲若此，餘可類推。近年仿用機器，改造土貨，原欲以華敵洋，收回利權，華商虧折太甚，必紛紛閉歇，低昂物價之權，盡歸洋商等語。奉諭，著該衙門議奏。查前臣衙門奏請酌定機器製造貨物稅章一摺，原因允准洋商製造土貨之後，不能爲中國土貨，隨地征收稅釐，若不加重離廠稅課，則洋商改造土貨，成本既輕，獲利必厚，中國土貨，必致滯銷，是值百抽十之議，原所以抑洋商之利權，保華商之生計。嗣於光緒二十二年准浙江巡撫廖壽豐電稱，製造征稅新章，係爲洋商預立專案，但華商資本支絀，擬請暫緩開辦，以紓商力。臣以此項章程續與日本使臣林董定議，任聽中國征稅，卻不能較華商有所增益，是日本從前不允納正稅之說，業經爭回，此項征收華商章程暫可緩辦，當經電覆浙撫，并電南洋大臣暨札總稅司在案。茲據該司業奏請，臣等詳加商酌，自應仍照緩徵原案辦理，操縱可

以自如，統俟洋商有開辦機器廠時，華洋一體征稅，以免洋商藉口。

又湖廣總督張之洞奏，略稱：總理衙門具奏機器製造貨物酌定稅則，奉旨允准，續據總稅務司酌擬章程九條，經總署核定，由南北洋大臣通行各國在案。查光緒八年北洋大臣奏：准上海織布局，只完正稅一道，概免沿途稅釐，此後各省機器紡織，皆援此例。此聖主愛養民生之深仁，即古來通商惠工，以致富强之至計。此次加稅之舉，在總署原意，謂華洋一律照加，以免洋商藉口，特是詳察商情，不免有損多益少之病。溯自馬關定約後，臣在南洋通商大臣任內，奉電旨飭令招商，多設織布織綢等局，廣爲製造，臣即宣佈德意招徠，中國商民知外人得來內地設廠造貨，莫不感激奮發，思有以防內蠹外漏之患，其議集股圖先著者，頗不乏人。凡各處稟請購器造貨者，臣多從允准，日爲之籌備廠地，歸併釐稅，計畫銷路，江南、湖北紗絲各廠，更屢奏明助給官本，總冀厚集商力，以挽此外溢之利源。數年以來，江浙、湖北等省，陸續添設紡紗、繅絲、烘繭各廠約三十家。此外機造之貨，蘇、滬、江甯等處，有購機製造洋酒、洋蠟、火柴、碾米、自來火者。江西亦有用西法養蠶繅絲之請，陝西亦已集股開設機器紡織局。四川已購機創設煤油，並議立洋燭公司。山西亦集股興辦煤鐵，開設商務公司。至於廣東，十年以前即有土絲、洋紙等機器製造之貨。湖南、湖北兩省，已均有購機造火柴及榨棉油者，湖北見已考得機器造塞門德土之法，勸諭華商興辦，湖南諸紳，見已設立寶善公司，籌議各種機器製造土貨之法，規模頗盛。似此各省氣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廣，彼洋商雖亦聲稱集鉅資設大廠，而迄今造就者，只上海二三家。無如華商智慮，初開行銷未廣，已成之廠，獲利無多，未成之廠，集貲非易。洋商見我工商競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計阻抑，勒價停市。上年江浙、湖北等省，繅絲紡織各廠，無不虧折，有歇業者，有推押於洋商者，以後華商有束手之危，洋商成獨攬之勢。兩湖風氣初闢，商力甚薄，尤爲惴惴。臣愚以爲，洋商在內地改造土貨，本於華商生計有妨，是以舊約懸爲厲禁，今迫於時勢，不得已而允之，當就已成之局，熟權利弊，庶免我華商累上加累。竊謂今日各洋廠設否聽之，而華商機器製造之稅如故，洋商開一廠，則華工習一法，洋商創一貨，則華民曉一用，華商用度較儉，土產較熟，足可與之相勝。果使華商本輕利穩，愈開愈多，洋商見華商已經充牣，利息愈分愈薄，則續開者自少。即如湖北織布廠一開，而江漢關進口之洋布已歲少千餘萬匹，可爲明證。目前華廠已將十倍於洋廠，是機器製造之利，洋商得其二，華商得其八。且就華洋各廠合計，出貨自多，稅額雖輕，稅數必溢，即使洋廠因稅輕而爭開不已，然洋廠所獲之優利，亦華廠之所同沾。且洋廠所在，一切物料工匠，必取之中國，是華商之利雖去其半，而中國農工畋魚之利，仍得其全。華民沾其利，又曉其工，則華商購機製造之廠，必不能絕，從古未有農工盛而商獨衰者。至於華商鼓舞，方見萌芽，遽行加稅，則華商困阻於內，洋商抑勒於外，已成者歇業，未開者絕響，是九州之地產物力，萬國之巧法厚利，盡爲洋商壟斷。且洋商之究竟肯加稅與否，亦尚不知何時，而華商則已先彫弊矣。合無仰懇天恩，飭下總理衙門，將值百抽十之新章，暫行緩辦，大局幸甚。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四七《征榷一九》 光緒十八年，閩浙總督卞寶第奏，略稱：閩省小民種棉織布之法，素未講求，全賴江浙布商販運來閩，歲耗金錢百萬，以致生機日蹙。臣與在籍紳士籌商於省會創立織布局，招集織徒，市購織具，量給火食，限三個月學成，領機歸織，數月之後，每徒每月率能織布二十餘疋，試驗已有成效。經設局兩年，城鄉多仿照辦理，每年約出布四十餘萬疋，從此逐漸推廣，織務可以日盛。據各紳士稟稱，土布爲洋紗所織，貨粗價賤，行銷本滯，見既收其進口之紗稅，又征其口內之布釐，是一征再征，價值愈增，銷售必阻，籲請免征進口稅釐等情，當飭司道核議。據稟，織布官局所出土布，此時未旺，暫行免征，其民局運往各處土布，請照六折征收等情，具覆。行之將屆一年，官局已有利益，民局售布尚少盈餘，似不得不酌減稅釐，以示體恤，可否懇恩土布進口，免其再征，其運售出口，減爲四折征收，如所請行。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六七《國用五》

劉嶽雲光緒歲出總表

常例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織造	六一六、九四六	五三三、四二八	七五三、六九一	八〇四、二九八	五四七、五八一

解京各衙門飯食經費各項支款

常例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織造	八七四、三六一	一、〇三二、三五三	一、〇三四、九一五	一、四〇〇、三八八	一、五〇四、〇七八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七八《實業一》 光緒一十八年，江蘇巡撫陳夔

龍奏：自元明以來，丁壯逐河漕之利，河流北徙，漕運改章，向之千指萬插者，今則悉成游手，窮而爲盜，取得幾微，罪至斬梟，其情可憐，非多籌食力之方，使之各有所事，則地方官寬嚴俱難措手。茲擬於江城外設立種植牧養工藝公司，藉以安戢游民，消弭隱患。種植之事，辨其肥料，備其器具，畫其水田溝洫，則天地所生成，小民所勤力者，皆可以學人之心思，而致倍蓰之利。至於通海之種棉，杭湖之種桑，雖不如西國之有專學，亦各以鄉父老所相承者爲祕訣。【略】就蘇省而論，南北一江之隔，樂苦奚啻霄壤，雖地有肥瘠，亦判乎人之勤惰。江北河湖海灘，雖經疊次開領，但閱時已久，復漲者有之，荒棄者有之，民情既惰於力，而復嗇於財，是以利棄於地。公司之設，必官謀所以補助扶提之，而以本地殷實紳商爲之先導。臣督同淮揚海道沈瑜慶設法籌措，先爲倡率。數月以來，仿造洋胰子、洋針、洋手巾各貨，並購地種桑，製機織布。【略】江北向未出絲，茲勸其蠶桑，擬援通海成案，暫免繭捐數年。以上粗具大端。其餘條目仍歸紳委籌議，由臣隨時核定，分別准行。得旨，辦法甚善，著即認真經理，以惠民生。【略】

〔宣統元年〕，又農工商部奏：遵奉限期將本管事宜，應辦各要政，詳加釐訂，略分四類：曰調查，曰籌議，曰興辦，曰編制，約一百二十八條，分年列表。第一年，調查中外棉業。籌議各省設立農務總分會。籌辦自來水、京師工業試驗所。開辦京師農事試驗場。重建京師勸工陳列所，推廣內地及海外各埠商會，各處船會。招致華僑刱辦大宗實業。頒佈《農會章程》。畫一度量權衡制度。修訂商標章程。第二年，清釐全國礦山區域。通飭各省，照章檢留最通用之度量權衡舊器各一種，查核報部。調查各國賽會章程辦法。通飭各省，調查商品出入大概數目，商務衰旺情形，編成報告。籌議開墾事宜，林業事宜。通飭各省，籌設漁業公司、水產學校，化分礦質局，舉辦各省農務總會，設立蠶業茶務講習所，開辦京師工業試驗所，勸工陳列所。設立度量權衡官廠，製造新器。編輯《棉業圖說》，釐定獎勵棉業章程。修訂礦務新章，編訂畫一度量權衡各種細章。第三年，調查內地絲茶業及各省出產商品，飭查出入詳細數目，商務衰旺實在原因，編成報告。通咨出使大臣將各埠華商人數、商業册報。通飭各省，籌設農林學堂、農事試驗場，推廣保險辦法，舉辦各省農務分會，推廣蠶業茶務講習所，開辦化分礦質局。施行畫一度量權衡各種細章，頒行度量權衡新器，畫一京外度量權衡。商務總會以次設齊。頒《棉業圖說》、《獎勵章程》、《礦務新章》、《保險規則》、《運輸規則》，編訂《工會規則》。第四年，調查絲茶情形、全國礦務品數、產額、銷場，編製統計全國工藝及製造原料，調查全國著名工藝品。通飭各省，設專門學堂、工廠，研究改良各州縣籌設習藝所。各省會、各商埠，籌設工藝局，勸工陳列所，各省籌設礦務學堂，組織各種工會，研究工業改良法。籌設各省商品陳列館，籌議獎勵海外貿易，通飭商民出洋貿易，海外大埠華商，商會，及商船總會，以次設齊。編定各處酌留度量權衡一種，舊器與新器比較表。統計各省歷年商品出入，商務衰旺，分別列表，籌議改良辦法。頒佈商業登記章程，監督交易行政規則，整頓貨棧規則。第五年，通飭農會，編輯農務統計，列表報部。調查森林區域，籌議改良農業、絲業、茶業事宜。通飭籌議農事半日學堂、農事演說會場，籌議各省勸業會，爲賽會之練習。各省會及通商口岸商品陳列館，以次成立彙齊。各省商務報告，逐年比較列表，統計核定改良辦法，頒示商民。第六年，通飭各勸業道，編輯畜牧漁業統計，列表報部。籌議整理漁界，繪具圖說。籌設獸醫學堂，籌辦農林礦務警察，商團及國內賽會。通飭農會，改良農具，開拓農業，增殖農產，實行開墾辦法。商務分會、商船分會，各省勸業會，以次成立。釐訂振興絲茶辦法。第七年，通飭各勸業道，查明水利事宜，繪具圖說報部。通飭各省，籌設美術學堂。實行改良棉業，振興絲茶辦法。外埠商會各府及大埠商品陳列館，以次成立。編製歷年航業推廣比較表。第八年，考查農會、商會、船會辦理成績。籌議萬國賽會，設立商律，講明所開辦國內賽會。編製實業公司、局、廠逐年增進比較表。編製歷年海外貿易比較表。第九年，通飭報告歷年籌辦森林列表，統計調查改良棉、絲、茶商各業逐年進步列表統計。各州縣商品陳列館，以次成立。開辦萬國賽會，編製全國農產品，水利、森林、畜牧、漁業、礦產圖志，編訂全國工藝商業志，下憲政編查館知之。【略】

又廣西巡撫張鳴岐奏：【略】蠶桑爲農業大端，自梧州開設蠶業學堂以來，容縣、貴縣、隆安縣、左州、鬱林直隸州、那馬通判、馬平縣等處，次第設所講習研究，日起有功。龍州見亦撥款開辦蠶業學堂，以開邊地風氣。各屬出口絲繭，據梧州關稅務司呈：到光緒三十四年，貿易册謂歲有增加。桂本宜蠶，提倡果能認真，此事可成大利。【略】臣於光緒三十三年，派員赴日本調查農林畜牧各事，冬間回桂，開辦農林試驗場，並附設農林講習所，去年將講習所改爲中等農業學堂，並派員赴歐訪聘農學技師，以期取法乎上。至講求工藝所關於實業者尤要，見在省城設立藝徒學堂，簡易工藝教員講習所，梧州籌設繅絲廠，各屬遍設習藝

所、模範工廠。然以全省之大，工廠僅止此數，固不免萬室一陶，以全省之大，工廠皆由官辦，更不免博施猶病。顧不養成多數教員、技手，以待商民聘用，則雖欲從事工藝，亦無所取材，見正督訪提學司，籌設實業教員講習所，儲多數完美之教材，樹實業前途之模範。【略】

〔二年〕，又東三省總督錫良奏辦理農工大概情形，略稱：【略】又奉省柞蠶爲出產大宗，見飭各屬農桑會，組織柞絲公會，研究改良擴充事宜，並飭地方官於新添山場，嚴加保護，不准增收捐項，阻其進步，故各屬柞蠶日見推廣。【略】至於工藝一項，省城則有官辦奉天八旗工藝廠、八旗女工傳習所、奉天第一女工廠、貧民習藝所、罪犯習藝所、造甎廠、官紙局、官商合辦之惠工公司、商辦之軍裝製造局共九處。查八旗工廠所出之各色氈毯，惠工公司所出之地毯，及花絨、木器、布匹，罪犯習藝所所出各種醬品、麪粉、皮件，皆爲特色。至貧民習藝所所出之皮鞋、軍刀，及絲絨毯，爲東西國人所樂購，尤足示人步趨。省外各屬工廠，逐年增設。如商辦之錦縣第一工廠，鎮安集義公司，彰武東升城業工司，義州實業工廠，營口等處之機器榨油廠，及官辦之錦縣八旗工藝分廠，皆成效卓著，而出品尤以錦縣民立工廠所織愛國布，最受社會歡迎。前由官紳合議，在安東、蓋平兩處各設一繅絲廠，以塞漏卮。安東廠集股二十萬，商力不足，見由官代借十萬補助之。明年即可開辦，蓋平亦議有端緒。又因奉省游民衆多，易爲盜賊，飭由民政司勸業道擬定簡易籌款辦法，飭各屬籌辦貧民習藝工廠各一所，以消納游民，振興土貨，將來此項工廠若能一律成立，或於奉省工業前途不無起色。此辦理農工之大概情形也。

又農工商部奏彙核各省農林工藝情形，略稱：【略】臣謹案，中國以農立國，農業興而工商因之以起，於是有農工商部之設。乃設立數年，毫無裨益，弊且日滋，其所報各省已辦農林實業清單，空文而已，豈不重可傷哉。【略】

又奏各省見辦農林工藝大概情形，據湖南、湖北、江西、新疆四省，咨送官民荒地圖册，奉天、黑龍江、陝西三省，咨送造林區域圖册，均隨時咨覆，務期迅速籌辦，惟直隸、江蘇、安徽、山東、山西、陝西、福建、浙江、四川、廣東、雲南、貴州十二省尚未造送到部。至各省辦理情形，如設立農業學堂，農林試驗場，暨墾牧樹藝，凡關農林各項公司，及工藝廠、工業學堂、紡織製造，除上年奏陳外，其續報到部者，【略】工藝項下，密雲駐防奏設工廠，奉天奏設八旗工藝廠，並錦州八旗工藝分廠，吉林奏設實業工廠，工藝教養所，黑龍江奏設工藝製造局，福州奏設工藝局，兩江、湖北均奏設刷印局廠，陝西奏設西安駐防傳習所，伊犂奏設皮毛製革各公司。兩江奏設實業學堂，湖南奏設工業學堂，廣西奏設模範學堂、藝徒學堂、簡易工藝教員講習所，浙江奏設織造局藝徒學堂，並於各屬分設工藝局廠，奉天、安徽均奏設電燈廠，四川奏各屬設勸工局七十餘處。此外各省報部及紳商稟辦電燈、火柴、燭、皂、麪粉、紡織各項實業局廠、公司尚有四十餘處，此各省續辦農工之大概情形也。得旨：著該部按照奏定章程，通行各省，切實籌辦，毋任延玩。

又奏，查原單所開第三年農工商籌備事宜，計二十二條。農政項下，其調查內地絲茶事件，業於本年釐訂表式，通飭直省勸業道暨農商各總會，將該境絲茶切實調查，妥議辦法報部。農務總分各會，直省以次舉辦，總計總會奏准設立者十五處，分會一百三十六處。安徽設有柞蠶傳習所、蠶業講習所，福建設有茶業講習所，江西義甯州設有茶業改良公司，仍當通飭，一律推廣。工政項下，設化分礦質局，暫附於臣部。高等實業學堂內，已於本年開辦，俟經費充裕，再行擴充。《礦務新章》，業已修改完竣，計正章十四章八十一款，附章九章四十六條。會同外務部，奏准在案。度量權衡，臣部工廠，業於本年製造，惟各省需用浩繁，見正咨商各督撫酌設分廠，以資推廣，俟籌定辦法，陸續奏陳。《工會規則》亦經飭員分別編訂。【略】

又奏，第三年應行籌辦事宜，業經奏咨在案。查原單尚有頒佈《獎勵棉業章程》，開辦化分礦質局，編訂《工會規則》三項，爲本年應辦事宜。各項章程自應及時釐訂，俾資提倡。臣等督飭員司，採集成法，分別纂輯。以鼓舞誘掖爲獎勵農民之方，以分析化驗爲廣闢地利之原，以合羣章研爲擴張工業之本，計擬訂《獎勵棉業章程》十四條，《化分礦質局章程》十一條，《工會章程》二十五條，均屬農工切要之圖，如蒙俞允，即通行各督撫辦理。從之。

三年，兩廣總督張鳴岐奏籌辦農林工藝，略稱：粵省前於省城東郊創闢農事試驗場，上年復開辦農業講習所，添購地畝，併試林業，并於增步地方創設工藝局，附設家族工藝傳習所，以樹楷模。自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元年年底止，據各屬報關於農林工藝之事者，共計七十起，業於統計表內，逐項報告。查上年據報，創辦農林局、廠、公司三十二處，承墾荒地二十七處，農業學堂及講習所九處，造林四處，農務分會四十三處，分所十八處。又工藝一項，除工藝局由道籌設外，據各屬報設者，工藝局、廠、公司二十六處，工藝傳習所四處，工業會社三

處，學堂五處。此外尚有興修水利未據報齊，其餘正在籌辦未據稟報等情。臣維粵省依山濱海，氣候温和，土壤饒沃，山林川澤之美，自昔豔稱，且通商最先，人民精於貨殖，百工居肆，出品可觀，徒以服先疇而守舊矱，未能知所改良，力求進步，比年提倡勸導，各屬聞風鼓舞，漸知注重農工。臣到任後，察看情形，財政則異常困難，人民則相習游惰，自非先議禁賭，無以入手，而欲實行禁賭，又非廣興實業，無以爲善後之計。前已飭行工藝局內籌設家族工藝傳習所，並通飭各屬，擇地籌款，延聘技師，趕設家族工藝廠，用資教養，免流匪僻。此外，籌辦森林墾牧，改良製造蠶種，整頓絲業。振興漁業，設立水産學校。調查礦産，化分礦質，開闢市場。凡關於實業之大者，均已擇要，次第推廣，實力進行，務使地無棄利，人自謀生，以仰副朝廷振興實業之至意。

又陝甘總督長庚奏辦理農工暨礦務情形，略稱：農工商礦總局詳稱，甘省地廣人稀，加以兵燹頻經，地多荒蕪，童山彌望。自光緒三十二年設局提倡，即酌定《墾荒種樹章程》，通飭遵辦，年終報局查考。嗣據續報，墾荒地共二十餘萬畝，桃、李、槐、榆、楊、柳、桑、桕各樹，見種成活者，共九十六萬六千七百餘株，刻仍分飭推廣。惟開辦伊始，非切實講求，不足以昭信從，當於局內附設農礦學堂，招募學生，分科教授。旋因農林礦務，事屬兩端，復將農林學堂畫出獨辦，由山西聘訂農林教習，講求種植，研究肥料，即於農業試驗場，按法試種。其省城設立農務總會，每星期必集農民講習。此外，如中衛、張掖、碾伯、會甯、古浪等處，均已設立分會。其餘未設各廳州縣，已飭趕籌。棉業一項，甘省産棉之區，殊不多見，近由局派員在陝採購棉籽，並刊種棉章程，飭各屬共領試種，地氣相宜各處，如秦州、秦安、敦煌、高台等州縣，均已報有成效。此辦理農林之實情也。甘肅僻處西北，工業進化較遲，出産大宗如羊毛及牛羊皮張。就省城南關暢家巷舊有之織呢局，設法整頓，添購機器，僱覓洋匠，織造洋呢、洋毯、洋布，藉塞漏卮。並於總局附設之勸工廠內，區分裁絨、製革、綢布等四廠，及滷漆木銅器、蒲葦各料，由四川調雇技師，招募學徒。講求製造畢業者，已數十名，能織造大布、隴緞、甯綢及洋式花、牛羊皮，並裁絨皮包、皮鞋、滷漆木銅各項器物，尚屬適用。各屬亦多聞風興起，甘涼則設有工藝教養局，織布廠，甯夏則設工藝學堂，階州設習藝廠，安化、玉門、鎮原、合水、平涼、成縣，正甯等縣設有工藝局，涇州並設女工藝所，敦煌則於四關各設紙坊。至習藝所，則各州縣相繼設立。其製造成品之最著者，如秦安之褐、肅州之石器、秦州之木器、平番之羽緌、靜甯州之斗紋布、涼州之水磨、馬鐙、西甯之折花刀、甯夏之裁絨毯、灘羊皮，銷售俱暢。其餘所製如帽盒、鞋、鞋、絲、棉、腰帶、布疋、綫毯等物，亦各具始基。【略】

臣謹案光緒初年，左宗棠督陝甘，奏稱：鴉粟既禁，腴田改種草棉，廣植柘桑，關內外設蠶織局，收買桑葉，蠶繭，俾民獲利。蘭州織呢局，設機器二十具，所成益見精緻。道旁榆樹成林，自嘉峪關至省，除巔地沙磧外，拱把之樹接續不斷。甘涼道鐵珊散佈羊種，孳生蕃息，尤覘成效。似當時農林工藝均有基礎，何以三十餘年未見發達，則創造有人，而鮮實心任事者之繼其後也。

又貴州巡撫龐鴻書奏辦理農工情形，略稱：黔省農林工藝，在昔均未講求，固由財力之艱難，亦苦交通之梗塞。自勸業道設立專官，年來農林學堂、蠶桑女學講習所、農事試驗場、勸工商品陳列所、農商各總會，粗具規模，各屬具報如遵義、都勻、黔西、鎮甯、赤水、羅斛、貞豐等屬之工廠，蠶桑學堂，山蠶講習所，蠶桑、艾粉、百合粉各公司，及他屬之茶業、棉業、漆業，均漸有進步。黔省素種罌粟，用力少而收效速，人民趨之若鶩，是爲實業一大障害。比年疊頒禁令，雷厲風行，果能痼疾全除，於振興勸導之方，較易爲力，但不預籌款項，諸事亦徒託空言。見擬就省城設一普通大工廠，擬分織布、製革、漆工、繅絲、軍裝、木工六廠，招徒學習。先由籌辦實業款內撥銀一萬兩作爲基金，餘則勸官紳捐輸。有能捐銀至二千兩以上或一萬兩者，擬請從優獎敘。商股以五十兩爲大股，五兩爲小股，嚴訂章程，以資信用。【略】

又山西巡撫丁寶銓奏辦理農工情形，略稱：上年農工商局會同士紳，照章於省城創設農務總會，其籌辦約分數項，曰提倡蠶桑，查報荒地，編輯農報，調查土壤，講求水利，保護森林。又催各屬設立分會，已報成立者，計太原府並所屬之文水、興縣，寧嵐州，大同府及甯武府屬之偏關縣等處。【略】至工藝一項，省城工藝局經營累年，延訂匠師，分類製造，共爲七科，曰布科、染科、玻璃科、毯科、木科、漆科、帶子科。該局製毯最精，而出貨無多，布匹、木器，銷路較易，玻璃一科，日後擴充，可冀獲利。省外如忻州、絳州、祁縣、襄垣、壽陽、孟縣、洪洞、臨汾、長子、聞喜等處，亦均設工藝局，大率以紡織布匹爲主。其織布廠較大者，計有四五處。歸化、甯武、潞安，向製絨氈，見經設法，改良歸化，所製尤精，前赴南洋勸業會賽會，得有文憑。其工藝學堂，省城有中等實業學堂，內附工業教員傳習所。甯武有初等工業學堂，鳳台有工藝學堂，靈石有藝徒學堂，平定於初等農業學堂內附設藝徒學堂。又太原滿營於光緒三十四年，

設農工傳習所，分科教授，爲旗民預籌生計。至各項公司有火柴公司，葡萄酒公司，電燈公司，此辦工藝之大概情形也。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七九《實業二》 傅春官《江西農務紀略》 樂安縣，土人向不紡織綿布，節經勸諭，並諭富户購織機一二架，以開風氣。考取中西成法，撰爲論説，朔望在考棚演講，以開民智。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三《實業考六》 工務 臣謹案工藝向不甚重，《通考》概未登載。自光緒二十四年設農工商局，工藝逐漸臚陳，礦產原列《征榷考·坑冶》，迨戊戌始立礦務鐵路總局，癸卯設商部省，路礦局入之，丙午更名農工商部。改通藝司爲工務，以鐵路畫歸郵傳部，而礦務屬焉。今遵之，二十四年以前統入坑冶門。

光緒二十四年諭廣興機器，爲製造貨物之權輿，兒在開辦農工商總局，並飭各省開設分局，振拓庶務，應用各項機器甚多，著各督撫裁節冗費，籌備的款妥議，迅設局所，分別製造，以擴利源而資民用。

又署兩江總督張之洞札紡紗局改歸官辦文：湖北飭設紡紗局，原爲振興商務，抵制洋銷起見。建議之初，即以官任倡導，商任經營，作爲合辦，當委候補知府盛守春頤總辦，招集商股，訂立合同。本年該局工程將竣，機器安設齊全，不日即可開工，添派奏調廣東候補道王道秉恩駐局督辦，飭與各股商妥議章程，務使商得展布，官得句稽，互盡防維，兩有裨益。初意股本既各半分籌，即事權宜一律分任，而商慮局務或多牽掣，呈遞章程四條，仍以官爲保護，商爲經理爲請，繼議商既不願官分其權，是責成在商，官未便再添股本，祇能就已撥之三十萬兩按年取息，不問盈虧，而商又謂該廠需款繁鉅，力有未逮，堅請官再撥銀二十萬兩，大意但欲官助商貲，而不欲官關辦事，似此成兒，難融合辦，諸多窒礙，不能不另籌變通。兒據各股商請歸官辦，自應照准，飭盛守會同商董，將經手用款，及所造工程覆核，如果鍼孔相符，驗收屬實，准先撥還商本十五萬兩，給發印票，一年爲期，暫作存項，年息八釐。此外挪用莊款，統候核對清楚，分別歸還。以後應付機價，均由官爲經理。查紡紗局與官布局，地既相接，事復相同，應即以王道總辦紡紗局務，并另札布局稽查馮丞啓鈞坐辦，俟一二年後，辦有成效，再行招商接辦。

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覆給事中褚成博奏，洋商改造土貨，應籌抵制，略稱：原奏稱上年與日本訂約，准在内地改造土貨，各國援照條約，皆可一律仿行，從此華人自有之利權，盡歸外人掌握。查改造土貨，莫大於絲紡兩宗。絲銷外洋，皆由内地運去，紗銷内地，反自外洋販運，如悉就内地改造，則工價較廉，獲利自鉅。日本請於蘇杭設埠，其注意不外乎此，即西人乘機奮起，其肯縈亦不外乎此，若不設法抵制，勢必喧賓奪主，絶我生機。署兩江總督張之洞，深知繅絲、紡紗爲織綢、織布之本，因於蘇州、鎮江、南通州、無錫、金匱等處，勸商開設紗廠。又擬撥款，專在無錫設絲廠。總督劉坤一回任，亦以此爲當務之急。洋人每爭一利，必合上下財力，慘澹經營，而華商勢渙情睽，力分財絀，自非官爲護持，壹志齊心，痛除向來官商隔膜錮習，斷難與彼族爭權。請旨飭南北洋大臣，各先籌款一二百萬，在内地廣設絲紗機廠，以爲倡導，並飭各將軍督撫，酌度土宜，一體興辦。奉天、直隸等處，宜設織造呢羽氈毯之廠，其緊要關楗，首重得人。應嚴定章程，公舉殷實廉幹商人，分任廠務，由官督查，不准絲毫瞻徇，並准大小官紳，量力附股，每屆年底，將款目由總廠詳細刊送，如有混弊，不論何人，皆准赴廠辨詰，並許赴京呈控，查實後，除經管之人勒賠重處，並將督轄之大吏，量予處分等語。臣等查絲紡爲土貨大宗，欲設廠製造，抵制洋商，自非官商合力，廣籌鉅款，不能集事。上年奉旨，令多設織布、織綢等局，即據署兩江督臣張之洞，江蘇撫臣趙舒翹電稱，將息借商款銀二百二十六萬兩，移爲開辦商務局之用，先於無錫設繅絲廠，兼開繭行，此外各廠，擬設於上海或蘇州。至織布、紡紗機廠，約費銀一百萬兩，籌款另議。辦理經年，究竟籌款若干，設廠幾處，有無成效，迄未奏咨，即張之洞、趙舒翹擬移息借商款開辦商務局，究竟已否辦成，亦無續報。該給事中請集股設廠，應照行前年議覆御史王鵬運設立商務局，由各商公舉殷實穩健之紳，派充局董，仿總稅務司貿易總册式，年終由督撫咨送臣衙門通行在案。此次絲紡各廠，應查照辦理，第須附有股本，始能入廠查詢。原奏稱不論何人，皆准赴廠辨詰，恐滋紛擾。至督轄大吏，原當竭力維護，但祇能握其要領，不能瑣屑躬親，似難深悉廠中弊混。若有人舉發而不爲查理，或竟迴護，自應量予處分，以儆玩泄。請飭各省將軍、督撫，各就本省情形，切實籌辦，毋得徒託空言。

臣謹案，衣被之需，綢布爲最，綢布之出，絲紡爲宗。向來絲綢銷售外洋，而紗布則專供國用。自泰東西蠶桑發軔，華絲貿易，一落千丈，至木棉則美洲、印度等處，產品素饒，紗布製成，舶來競市，土貨固已奄奄無生氣。日本絲業雖優於英，意各國，棉業則相形見絀，良以所產不豐，原料率從他購，是其運輸多費，

正與西商之水脚虧耗相侔，一旦訂立約章，許彼在通商各埠改造，一國作俑，而諸國援例，就近地選料，則成本既輕，招土人充工，則傭資尤廉，從此華人固有之利權，盡爲外人所占，日本吏當制我死命，當軸者詎不知之，其如要盟城下何。【略】

又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奏：竊維《周禮》六職飭其材，《月令》五庫審其量。是萬物有曲成不遺之妙，百工爲自古政令所關。光緒十六年，臣譚繼洵到任後，會同臣之洞諭飭司道籌款興辦蠶桑。十九年，會銜具奏。近年廣招學徒，添設織機六十張，仿織江浙綢緞各料。精益求精，銷路愈廣，經費足資周轉。見擬擴充規模，就局中委員司事兼管，新募工匠學徒，講求工藝，以備農桑蠶織之不足。伏查內地所產麥草，本非貴重之物，織成草辮，粗細式樣約二百餘種，行銷甚有利益。【略】

又諭：振興商務，爲富强至計，必須講求工藝，設廠製造，始足以保我利權。王文韶面奏：粵東商人張振勳在煙臺舉興釀酒公司，採購洋種葡萄，栽植頗廣，數年之後，當可坐收其利。又北洋出口之貨，以駝絨、羊毛爲大宗，就地購機，仿造呢、羽、毯等物，亦可漸開利源。前經批准道員吴懋鼎在天津籌款興辦等語。著榮禄飭令該員吴懋鼎、張振勳等，即行照案舉辦。但使製造益精，銷路暢旺，自可以暗塞漏卮，以收實效。【略】

〔二十六年，〕又兩江總督劉坤一奏：前署督臣張之洞在兩江任内，疊奉諭旨飭令招商，多設織布、紡紗等局，以收利權。當以通州海門爲産棉最盛之區，奏派在籍紳士翰林院修撰張謇邀集紳商，就地設廠，招股共辦。並以前任湖廣總督任内向上海瑞記及地亞兩洋行墊款訂購紡紗機器，全部發歸蘇州商務局招商合辦，均各奏明在案。迨臣於光緒二十二年回任後察知，商情觀望，領辦乏人，機器仍在滬棧，應還機價暨又屆期，磅價日昂，息款暗蝕。加之機棧保險以及華洋員匠隨機照管守候，裝配等費，閱時已多，需款更鉅。即飭前辦江甯商務局桂嵩慶籌款清釐，招商分領承辦。當查前項機器原奏内稱，合銀六十萬兩，係就其時磅價，約合庫平核算，且只統計正價，及來華運保各費而言，存滬棧租，尚不在内。又合同十九年在鄂所立，先由該洋行墊款代辦，其墊付銀兩，每年七厘起息。又由洋廠代雇洋匠，隨機到滬，派令經營守候，安放裝配，川資薪費，按約照給，原奏均未聲明。又按合同，機件仍有短缺，兩項續補津貼購價，亦原奏所未及豫計。時閱四載，款分六期，息款亦隨本遞減，磅價則積時愈增。以上各款，共規平銀八十七萬九千七百四十二兩有奇，均於上年付清。至此項紗機，本擬歸蘇州商務局領用，旋因蘇紳陸潤庠承領公款，另行購置，後招商股，屢議屢更。當經桂嵩慶與盛宣懷、張謇等體次籌商，或以官機估本太重，商款受虧必多爲辭。因變通辦法，請公正行商，照時估值。

光緒二十八年江西巡撫李興銳奏，江西無業游民，日見其衆，此輩皆逸居無教，專以游蕩爲事，甚者流而爲匪，無所不至。泰西各國，設有教工教正等院，收養無業游民，教以工藝，其法至善。《周禮》民無常業者罰之，蓋所以儆游惰而塞盜源，亦正此意。臣與新任藩司柯逢時再四籌維，擬於省城設工藝院一所，收儲游蕩及曾犯輕罰者，雇派工師教以工藝。院立三廠，一曰粗工廠，一曰細工廠，一曰學工廠。有衆人習藝之地，有每人食息起居之舍，粗工如蒲鞋、麥扇、草帽、麻繩諸事，教愚賤粗蠢之徒。細工則刷書、刻字、織帶、縫衣、製履、結網之屬，凡質地稍好者，使入而習之。學工廠則凡良家之不肖子弟，父兄師友所不能約束者，聽其送院，教以淺近書算，及精緻工藝，禁錮不能出外，以收其放心，以儆其惰行，並購致各種人力小機器，分別教之，各有課程，所習工藝製成發售，除酌量提還料本外，仍酌給本人，隨時察看，已知悔過自新，即行資遣出院，自謀生業。凡院中早作晚息，飯食醫藥，以至避暑給扇，禦寒頒衣，均定有章程，專派委員數人管理。此事兒已先籌銀五千餘兩購地建廠，即日開辦，長年經費，由外籌款支銷，一面通飭各州縣就地籌款，各設一院，次第興舉，久之通省無業游民均有託業之所。得旨：收養游民，教以工藝，最爲良法美意，着即認真辦理。

光緒三十年，御史夏敦復奏：自海禁大開，西人以機力代人工，運我生貨製造成物，轉售於我，不特握我商權，抑且侵我工業。日本踵起，灌輸益繁。加以内地偏設製造廠，汽機之能力日增，胼胝之手足無用，以致各省失業者衆。京師爲萬方輻輳之區，游惰尤多。見雖設立工藝廠數處，然均爲抵制洋貨起見，雇工有限，而於無業游民沾被尚鮮。查泰西各國除老弱不任事者，別有專院養濟。餘如瘖聾殘廢，皆有學堂，教成一藝，俾贍其身。比類以觀，豈有爲中國之子民，處輦轂之重地，當膺力方剛之會，負官骸無闕之身，轉可任其閒游貧窘待盡者乎？請旨飭商户二部，會同順天府，廣籌經費，多立廠局，專收無業之民。咸令各習一藝，如紡紗、織布、織席、織帶、刻字、印書等事，皆令學習，專尚人工，不藉機器。恤其饑寒，加之董勸，少則一載，多或三年，藝成遣出，使得挾其所業自營生計。【略】

又廣西巡撫柯逢時奏：　廣西雖號瘠區，而山澤所產，其輸於他省而取資於外洋者，歲亦數百萬。【略】據程道元將見造之土布、藤器、竹器、草蓆等項，呈驗前來，尚稱適用。較之廣東工作，無甚上下。復飭委員訪查，何地土產最多，何物銷路最暢，隨時改良，實事求是。期本地多一製造即開一利源，民間添一工師即少一游手。於樂事勸工之中寓化暴爲良之意，所需開辦經費，暫由派辦政事處挪款濟用，以資周轉。【略】

光緒三十一年，陝西巡撫夏時奏：　富國恃乎商，通商恃乎工。五行百產轉運者，商也；製造者，工也。陝西民智錮蔽，工皆樸僿，器鮮新奇，毛鬣骨角，外洋收之，反手而得鉅金，棉花藥材，鄰省收之，製鍊而求善價。已所有者，一一流於外；已所無者，物物求諸人。一出入間，耗失匪細。固民之性質鈍，亦官之教督疏也。上年藩司樊增祥創設工藝廠，挑選少壯無業者百人，入廠學習，數月以來，若竹工、木工、草工、針工，各得其師傳以成器，雖皆粗淺，頗利行銷，而漸進精良者，則以氈罽爲特出。蓋畜羊翦毛以製氈，本陝人之故技，特工料偷減，製不求精，茲由廠員教督，揀毛務純，壓片務薄，染色務鮮，印花務細，製爲衣物，人爭購之，近有訂購至數百牀者。查工藝重在製造，土貨地所不產與產而不豐者，皆可從緩，見定簡章，以氈毯爲首，次則棉花，居土產之多數，而秦人不自紡織，專運川省，近來局中改用洋紗，陝花遂無銷路，見派員赴滬訂購紡紗織布各機，教之織作以屯積之花，作章身之用，既可抵制洋貨，并堪銷售鄰封。又次則南山出漆，箱篋、盤盒、几案、椅櫈之屬，可製也。華山多竹，簾、簟、筐、籃、蜀箋、宣紙之屬，可造也。若棉紗織帶，到羊爲裘，牛革打箱，豬鬣製刷，因地取材，因材製器，因器執工，因工謀利，使地無棄物，國無游民，於川招紙匠，於隴雇毯師，於閩覓漆工，分類傳習。於西門外得地一區，籌款興築，俟廠屋落成，機器運到，工師齊集，即添募學徒，日省月試，而秦民不患貧矣。【略】

光緒三十二年，又農工商部奏准通飭各省，研究工藝，並先酌予獎勵。略稱：　臣部進呈陳列所貨品，面奉懿旨，應令各省，將製造各品，精益求精，力求進步。查工藝爲商務基礎，是以史遷有言，虞而成之，工而出之，商而通之。工商二者，實有互相維持之益。謹遵諭，通飭各省地方官及商會，將已有之工藝，極力改良，未有之工藝，殫精仿造，每年作爲課程，編成工業進步表，彙送臣部備核。本屆各省咨送陳列所各品，除廣東、浙江尚未解到外，其中如直隸、山東、湖南繡貨，及工藝局所製布疋等件，均係官廠製品，京師砂器、福建漆器、江蘇漫畫等件，均係該工匠自製精品，見在吸求進步，自應酌予獎勵。擬請將官廠製品，由臣部給予扁額，工匠製品，參照功牌式樣，酌給獎牌，藉示觀感。如果製品日精，卓著成效，再按奏定商勳給獎，以示等差，而表寵榮。又奏准工藝局擴充新廠，分設織工、繡工、染工、木工、皮工、藤工、紙工、料工、鐵工、畫漆、圖畫、鑿井等十二科，招集工徒五百名，聘募工師，分科傳習。並附設講堂，授以普通教育；設立成品陳列室，羅列貨品，以資研究；設立考工樓，搜集中外新奇製造，以備參考。擬定試辦簡章三編，計十五章，二百九條，已於十月開辦。計購地銀一萬三千餘兩，新建廠屋宿舍及售品所二處，計房九百七十餘間，需銀八萬八千餘兩，預備各科材料，成本需銀五萬兩，增置新式器具等項，需銀二萬兩，均係核實估計，由臣部如數籌撥。其常年經費，仍應按月核支，以重局務。【略】

光緒三十三年，又農工商部咨各省仿照鄂省機製麻貨，略稱：　麻製各貨，爲民生日用大宗，中國各省皆有，惟製法粗疏，未盡其用。今湖北用機器織造，已著成效，各省應仿照辦理，化粗爲精，化賤爲貴，於農工生計，裨益非淺。鈔録原奏，咨行貴督撫查照，無論官商，如願照辦，即遵向鄂省查取章程，迅速開辦，以廣利源。

三十四年，又咨各督撫飭屬行銷土布，略稱：　據江蘇海門商務分會總理劉燮鈞稟稱，通海土性宜棉，性輭絲長，推爲中國棉花之冠，除美國木棉葦葉高大，花實肥碩，稍讓一籌外，考諸紀載：　棉花一名古貝，來自印度。迄今比較優劣，通海之棉肥白，柔韌勝於印度孟眉，誠由工作之精良，不僅種類之高下。而通海之棉，亦分優劣，尤以通境東鄰海門西鄉各處爲最良，通海土布向銷東三省，每歲約銷十萬餘件。近年洋布盛行，洋紗充斥，以致土布減銷，倘能推廣土布銷路，俾各營兵士、各局警察、各校學生衣服，全用土布，則利權不致外溢，棉業藉可振興。擬求奏請定章，分咨各省督撫，轉行各局所，非特通海之福，抑亦產布各地之福等情。查近年紗布進口日增，實爲漏卮第一大宗，民間紡織漸至失業，所請係爲推廣土布銷路起見，自應照准。

臣謹案：　光緒初元，海關進出口表，頗足相敵，其後洋貨進口，歲歲增加，考其大宗，則布紗實占多數，棉一而已。其博人所好者，華紗出自手工，洋紗出自機器，織成布疋，略判粗細，以此遂爲所奪，不獨通海一隅也。夫法行自上，民乃由之，衛文公大布之衣，以身爲率，衛國於焉中興。晏子謂國奢，則示之以儉。況鈞是布縷，論其堅緻，土布未必弱於洋布，不過時人心理厭故喜新，遂爾舍家

雞而愛野鶩，民風之升降，民德之厚薄係焉。使稍具愛國之天良，土物心臧，人人自憬，一切舶來之物，行且吐而棄之矣。

又御史齊忠甲奏請講求工藝，略稱：美之立國，僅百餘年，而工藝之良，與英並駕。日本變法，僅四十年，而製造之物，中國暢銷。考進口之貨，每歲出洋之銀，不下萬萬，若能自行製造，即可塞此漏卮。今雖設農工商部，設勸業道提倡於上，然所謂保商勸業者，全係紙上空談，毫無實際。雖船廠、鎗廠、紗廠，均經設立，然無深明工藝之人，故物不精工而成本亦重。爲今之計，宜多派聰穎子弟，官給費用，往西洋研究專門，俟卒業後，擇優以廣其傳。各省如有能發明新理製造新器者，亦即優給獎勵，與以專利。如此或有振興之一日，而金銀差免外溢矣。

又伊犂將軍長庚奏：伊犂前購英美賓森製造廠紡紗機器，並鍋鑪、電燈機器，運費過鉅，見與直隸所設紡紗織布公司往返電商，以此項機器作爲股本，似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得旨：著直隸總督查覆辦理。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四《實業七》（宣統元年），又荆州將軍恩存奏：荆州駐防已設八旗工藝廠，另設女工傳習所，分授紡織、刺繡、裁剪、造花、養蠶各課。【略】

又農工商部奏：工藝爲廣興製造，改良土貨要圖。臣部悉心規畫，先後奏辦工藝局、高等實業學堂、藝徒學堂、勸工陳列所、女子繡工科。又選派滿漢子弟出洋學習工藝。各省所辦工藝事宜，業經報部者，直隸、吉林、四川、河南等處，均設工業學堂。京師、奉天、甘肅、熱河、察哈爾、新疆、荆州、廣州等處，均設工藝廠。京師、天津、荆州等處，均設女工廠。而紡紗織布各公司之報部者，四十餘家。織呢、製革、造紙、製瓷、玻璃、甎瓦、洋灰、火柴、水泥各公司之報部者，三十餘家。類能廣設專科，整理實業。【略】

農工商部《京師勸工陳列所章程總綱》

第一條，本所調取全國工藝出品及天産物，分類庋設，比較參觀，以期工業之改良。

第二條，自管理、總理、幫辦以下，設庶務、文牘、試驗、調查、會計、庋設六課，各設課長一員，課員酌設。

第三條，庋設課長、課員外，招募執事學生，看護物品。

第四條，本所陳列品分：甲調取，乙寄售，丙寄贈，丁寄陳等項。各項約分十部。一、農業附園藝。二、林業。三、水産。四、礦産及冶金。五、化學工業。六、染織工業。七、製造工業。八、機器及器具。九、圖繪寫真及印刷。十、專利品及參考品。

第五條，彙集各處工藝出品，分等加評，查與奏定獎給商勳商牌章程相符者，奏獎或酌獎。

第六條，凡爆發物，只陳列其裝潢模型。

第七條，設圖書室，搜集關於工商業各項圖書、報告、新聞等項，以供衆覽。

第八條，設參考室，選取中外物産可供研究者，特別陳列，以資參考，中國産：甲，重要之輸出品及認定將來之輸出品。乙，凡可與輸入品抵制及競争之物品。丙，凡可爲製造原料之物品。外國産：丁，凡可爲中國製造之模範，或商業上參考之物品。戊，凡外國彼此輸出競争之物品，及認定將來與中國競争之物品。己，外國市場由他國輸入，而爲中國所能製造之物品。庚，輸入中國之重要品，及可供製造原料之物品。

又吉林巡撫陳昭常奏：設實習工廠以當地所出物産爲準，曰機織、曰染色、曰木工、曰習藝。諸科俟成績日彰，逐漸擴充，以期普及。

又密雲副都統德麟奏興辦工藝，略稱：光緒三十三年，在密雲滿城南門外賃商房一所，聊設工藝廠，購置東西洋機器。在京津延聘工師，傳集八旗幼丁入廠學習，期以三年畢業，陸續添換。分設四科：一、織造各等愛國布疋。一、高機，臥機各種絲帶。一、新式衣帽。一、改良靴鞋。共設教習十六名，學生百名。總副會辦三員，監工、科長四員，會計、差遣、行售、採訪七員。委員等均無薪水，各盡義務。自開辦迄今，漸有成效。在事人員，先宜聲明，咨部立案。從前賃租商房，事出權宜，上年在滿城南門內就官有隙地，籌款修理工藝廠一所，計民房四十間，需費一萬餘金，由奴才等設法籌借辦理。

又四川總督趙爾巽奏：推廣農工各事，迭經飭屬籌辦，惟川省風氣閉塞，自奏設勸業道，極力倡導，計農林一項，已設有中小學堂及試驗場二十餘所，其絲、茶、棉三種，皆接踵興辦，漸有成績。工業一項，則分官辦、民辦兩種。官辦者，爲各屬勸工局製革、肥皂、火柴、印刷等專廠，兵工廠、工藝學堂、工藝化學試驗所，共計七十餘處。民辦者，爲造紙、火柴、川瓷、電燈、罐業、甎瓦、織布各公司，電鍍、玻璃、繅絲、機器各工廠。資本少者數千元，多者十餘萬，二三十萬不等，類皆改良土産，以擴行銷，仿製洋貨，以杜外溢。川省困於交通，爲效祇此，

此後民智漸開，自當力圖精進，以興實業，而挽利權。得旨：認真妥速籌辦，農工商部知道。【略】

〔宣統二年〕，又陝西巡撫恩壽、西安將軍文瑞、副都統承燕奏：陝省分防較早，生齒最繁。安坐而食，生計日艱。臣等擬於省城設立駐防工藝傳習所，選取八旗聰穎子弟，入所學習，養成工藝人材，爲振興實業初基，即爲旗民自强本計。查有東門大街佐領署一所，地基甚寬，先築講堂廠屋三十餘間，並於臨街添修鋪房，爲銷售出品之地。其工藝暫分四門：曰紡織，曰蠶桑，曰製革，曰毛氈。就地取材，擇民間日用所需物品，研究製造，由淺易而精深。教授之法，則參仿學堂、工場二者之間，理論與實習並施。學額暫定八十名。按八旗四十甲，每甲挑選年齡程度合格者二名，由該旗佐領保送。該所開辦經費已於司庫籌撥銀六千兩，猶恐不敷，查旗庫積存馬廠地租，除放四孤外，尚存大錢一萬五千七百有奇，擬由此項提撥大錢八千五百二十串文，按照時價作銀六千兩，藉資挹注，將來工藝發達，行銷暢旺，仍當陸續歸還。至常年經費，由臣文瑞等率駐防員弁兵丁按月籌銀二百八十兩，臣恩壽飭司每月撥銀二百兩。見已擇定地基，督工建築。一面延訂教員，招募工師，選取學生，置辦應需機器物料等項。俟辦有成效，再圖推廣。【略】

《江西工務紀略》：光緒二十七年，臬司柯逢時改自新所爲工藝院。二十九年，南昌知府江毓昌於進賢門外創工藝廠，仿製西式木器，織造各種洋布。三十二年間，臬司秦炳直擬設罪犯習藝所，以工藝院基地太狹，議遷蠶桑局內，廣闢工廠而習藝，乃以成立該所。工藝亦製西式木器，並織各色布，柳條布，毛巾等類，與工藝廠足相頡頏。

宜黄縣産夏布，每年約十三四萬疋。有機上白一種，織工極細。【略】

萬載出産，以夏布爲大宗。三十年，張令之銳集股購基設工藝院。稱本地所織夏布，改良提花。函託浙友雇訂工匠，擬擇簡易可行者試辦。如舊出繡貨，花色甚劣，緣繡匠不識煊染烘托之法，所繡山水人物，不能惟妙惟肖。若用善畫者先爲摹本，再令繡工繡之，教以畫法，必能逐漸改良。且工本無多，不難猝辦。【略】

又上饒縣周令邦翰稱：縣産夏布，其工之細密者，名曰千扣女兒機。如年逾二十之女子，目力不及者，即不能織。惜所出不多，已飭鄉民加工多織，以收利益。【略】

寧都縣以造紙、熬糖爲大宗。城鄉多種苧麻，向俱搓作錢串。三十一年，張令承祖諭紳民仿織夏布，北鄉、青塘一帶已有仿織者。【略】

甯都州産以夏布爲大宗。三十一年，淩牧祖穀諭各機户延雇提花工匠，試織起花夏布，以增價值，而廣銷路。【略】

武甯州素産土絹，惟粗劣不堪，夏布亦織而未精。三十年，王令溶道設立工藝局，購機紡織，力求改良。【略】

臨川縣北鄉民家慣織布，而不善剥麻，遂不種麻。廩生桂汝章等，雇湖北麻師教之，漸知剥麻之法。【略】

三十年，南城縣倪令廷獻建工藝廠，收養游民及輕罪人犯，雇教習四人，教織毛布巾、東洋花布。鄉閭亦漸有仿辦者。【略】

三十年，廣昌縣王令渭濱稱：縣産夏布，粗而不潔，見飭赴甯都延雇工師，教以紡績、漂織諸法，以冀改良。【略】

宜春縣産夏布。【略】

萍鄉縣婦女績麻有極細者，織成夏布，勝過於絹。【略】

三十一年，安仁縣李令瑋堂稱：民務耕種，向無大宗工藝。前擬造竹紙、竹器，緣地瘠民貧，迄無成議。縣屬種麻尚多，惜未諳織夏布。見籌赴廣信雇織工數名，先於城內廟宇設機教徒學織。本地織成棉布粗劣異常，捐廉購買湖北巴河及南昌所織之布，分給四鄉，勸令改良。又稱：種桑育蠶，其利甚厚，業經出示勸辦，擬由農工商務局先爲試養，以開風氣。【略】

〔三十三年，〕梁世淮集股在縣城設織布公司，均經立案。【略】

德人《論中國工藝》：東方諸國工藝，初興機器，亦漸推廣。邇來紡織機器自泰西運往者日多，時局關係非輕。今年中日兩國所用之紡紗機不下二百萬副。初興之勢如此其盛，試思中華之大，人民之衆，若能各事殷勤，棄舊從新，進境正未可量。紡紗機其已然者也。又因銀賤金貴，西工更難與東工爭勝。不獨今日爲然，將來亦無不然。何也？機器之用，彼已植其根矣。且聞中國新例，寬待創用機器之人，納稅從輕。勿謂東方振興工藝無礙於西商也。有占尾臣君著《論中國新興工藝與棉布廠之情形》，預料其將來進止。謂紡織之業必靠棉花，棉實中國之土産，必無欠乏之患。近揚子江口之地，均屬肥美，宜棉。見種棉田不少，尚可增益無窮。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中華棉花出口共重一百二十兆磅，運往日本者多。同年進口之棉紗綫，共重一百四十兆磅，多來自印度之孟

買。千八九六年，進口棉紗共重二百兆磅。觀其出入之巨數，知就地紡紗必有餘利。試將出口之花與入口之紗各一百兆磅而比較其價，則差至六十萬餘磅，約合華銀四百萬兩。可見每三十磅棉花獲利銀一兩，爲工費與商本所同沾。若中國能將棉自紡爲紗綫，可得厚利。去年中國由日本運來棉紗共重十二兆磅，前年祇二百五十萬磅，增多四五倍。另由日本運來洋布、手巾、面巾之類，亦屬不少。然所增不如棉紗之多。凡此諸項，皆令華商起更變之念。且華商志在與各國争利，非在本國争利也。【略】千八八八年，日本祇有紡紗機十一萬三千副，每年紡棉紗十三兆磅。千八九三年增至八十八萬三千副，紡棉紗一百五十兆磅。今年日本紡紗機器約計已有一百二十五萬副。查千八八三年，織綢緞棉布共爲二十五兆碼，並無出口。至千八九三年，增至六百零五兆碼，出口者得值三兆餘磅。又查千八八六年，其商務之出入合計值銀八十六兆圓。至千八九六年增至二百八十九兆圓。以金磅算之，亦加倍於前。可見日本之興，適當銀價低落之時，然則銀價之賤正爲彼國之益，未見有害於彼也。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五《實業八》　棉紗業　紡紗織布，乃我國舊時家庭工業，惟棉種自印度傳入後，從未改良，品質日劣，纖維粗短，益以紡績之技術簡陋，產品粗糙，外國棉布輸入，雖耐用未逮土貨，而輕軟則其特色，故國人競購用之。光緒十四年，北洋大臣李鴻章爲挽回利權，始設機器織布局及紡織新局於上海。外人在上海設紗廠，始光緒二十一年，如美之鴻源，德之瑞記，英之怡和老公茂，日之東華等廠，均於此時成立。惟兒在祇有英、日二國。自光緒十九年至二十五年，合上海、武昌、無錫、甯波、杭州、蘇州、南通、華洋各廠計之，爲廠十五，爲錠五十六萬五千，頗極一時之盛，嗣後逐增至四十一廠，爲錠一百十四萬五千。歐戰開始，我國紗業局面爲之一變，因英國來貨驟減，價格日昂，不得不自謀發展，於是國內新設紡績工廠，增至一百二十九所，爲錠三百五十三萬七千。茲將近年國人自營之紗廠列表如左：

省別	工場數	錠子枚數
江蘇	四一	一，〇三二，七〇六
直隸	九	二三七，三七〇
湖北	五	二五七，八九〇
河南	四	一一九，〇〇〇
浙江	三	四九，七六〇
山東	二	五八，〇〇〇
安徽、湖南、山西、奉天、江西	五	一〇四，〇四〇
總計	六九	一，八五八，七六六

（續表）

上海，包寶山。無錫、通、崇、海，包南通、崇明、海門。武漢，包武昌、漢口。青島、天津，爲我國六大紡織業中心，就中以上海爲最重要，其錠子枚數，占全國百分之五十五。茲將廠錠數目，按股東之國籍，列表如左：

國籍	華商		日商		英商		總計	
	廠數	錠數	廠數	錠數	廠數	錠數	廠	錠
上海	二三	六七七，〇〇〇	三二	九三九，〇〇〇	四	二〇五，〇〇〇	五九	一，八二一，〇〇〇
無錫	六	一四二，〇〇〇					六	一四二，〇〇〇
通崇海	六	一七二，〇〇〇					六	一七二，〇〇〇
武漢	五	二五七，〇〇〇	一	二二，〇〇〇			六	二七九，〇〇〇
青島	一	三二，〇〇〇	九	一九五，〇〇〇			一〇	二二七，〇〇〇
天津	六	一七四，〇〇〇					六	一七四，〇〇〇

近年世界各國紗廠錠子之枚數列表如左：

國別	已裝錠數	在裝置中錠數	吾國已裝錠數與他國比之百分率
英國	五七、一一六、〇〇〇	三〇八、〇〇〇	五、九%
美國	三七、九三七、〇〇〇		八、九%
德國	九、五〇〇、〇〇〇	一六九、〇〇〇	三六、六%
法國	九、二四八、〇〇〇	六四、〇〇〇	三七、六%
印度	八、五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四〇、八%
俄國	七、二四六、〇〇〇		四六、三%
日本	五、二九二、〇〇〇	一六五、〇〇〇	六三、四%
意大利	四、七七一、〇〇〇	一〇九、〇〇〇	七〇、二%
捷克	三、四七一、〇〇〇	五六、〇〇〇	九六、七%
中國	三、三五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世界總計	一四六、四三一、〇〇〇	九八五、〇〇〇	一、一%

自表面觀之，國內紗廠錠數華最多，日較遜，英最少，當然華廠占優勢，然事實則不盡然。七八年來，或減少，或停止，或暗借日款，或公然將廠售諸日人，故就實際論，運轉錠子華廠不及日廠之多，雖以金融疲滯，棉貴紗賤爲主因，而主持者之乏遠見，及企業才能殆不可諱。今外籍紗廠，惟日發達最速，緣近年修正關稅，棉紗進口，僅徵單一之從價稅者，改爲紗之粗細，定徵稅多寡之複雜從價稅，日本國內紡織業者患之，決議來華設廠製造，以免進口稅之重徵，其錠子枚數增至一百十六萬三千餘，蓋已視爲日本紡績業之拓殖地矣。

恒豐紡織新局　由李鴻章在上海籌辦之紡績新局改組而成，初爲半官性質，繼以失敗，改爲商辦，中間迭次改組，最後乃改今名。工場在楊樹浦華盛路，占地三十四畝，分老紗廠、新紗廠、織布廠三部。光緒三十三年，歸湖南聶氏經理。

三新紡織有限公司　由李鴻章在上海籌辦之機器織布局俗稱洋布局改組而成，該局成立於光緒十六年，資本四十萬兩，其出品祇完海關正稅一道，釐稅概免。籌備三年，猝遭火毀，乃由盛宣懷招股，定商股爲八十萬兩，迄不能達三分之一，由他方籌募開辦，改名華盛紗廠，是與紡織新局、實我國紡織業之權輿。因辦理失敗，迭次改組，曰又新，曰集成，今爲三新。往年聘英人馬賽爾總理，向香港政府註册，有英商名義。失慎被焚，重行規復工場，面積約三百畝，錠子六萬九千枚，織機一千部，規模宏大，在華商紗廠中，無出其右。

申新紡織公司　榮宗敬等所經營，初僅二十萬元資本，旋事擴充，工場增至五所，資本額在一千萬元以上，錠子二十餘萬枚，平均日可出紗一百十餘包，布千餘疋。惟因與茂新及福新麵粉公司有關係，故每日所出布，約四百餘疋爲供製麵粉袋之用。

永安紡織公司　永安公司之附屬公司，爲前澳洲雪梨金山華僑所營之百貨商店，偏設廣州、上海、香港等處，撥盈餘銀六百萬兩，作紡織資本，在上海楊樹浦引翔港購地築廠紡紗，又以一百五十萬兩買吳淞蘊藻浜大中華紗廠爲第二廠，廠地一百五十畝。開辦以來，力求進步，大部份之出品皆由永安及百貨商店代銷，華僑經營之紗業，當以此爲權輿。

內外棉株式會社　日商組織，總公司在大阪，有分廠十七所，工場十八所，第一廠在大阪，第二廠在兵庫，餘十五廠在中國，分佈上海、青島、金州三處。宣統三年設第三廠於上海，進行迅速，愈推愈廣，非我國各廠所能望其項背。

日華紡織株式會社　日人經營，有工場四所，第一廠乃收買英商鴻源紗廠。鴻源初爲美商，後改英商，華人亦有投資，自售與日商，從事改革，半年即獲盈餘，總數三十一萬餘元，可見其營業之發達矣。

日商上海紡織公司　歸三井洋行經營，原在香港註册，名上海紡織有限英國公司，後改在日本註册，遂更今稱。光緒二十六年，三井收買某廠改名三泰，又買華商大純廠，三十四年，二廠合併，名大純爲第一廠，三泰爲第二廠，復添資本，另闢工場，名爲第三廠。

嘉和紗廠　日商買華商寶成紗廠組織而成。寶成原有三廠，錠子數，第一廠四萬一千餘，第二廠六萬九千餘，第三廠二萬四千餘。初尚發達，繼而不利，先後向日商東亞興業株式會社借款五百三十萬元，到期不償，遂爲日華紗廠投

標五百六十萬二千元所得。

怡和紗廠　英商經理，乃合怡和公益及楊樹浦三紗廠而成。此與德商瑞記、美商鴻源、英商老公茂等同爲洋商在中國首設之紗廠，成於光緒三十一年，逐漸推廣，遂爲華洋紗廠中最完備之一。分織紗、織布、織氈三部。織氈部出品以棉氈爲主，其緯紗大半爲紡紗部之廢花所紡成，成本較廉，易於銷售。公益廠於宣統二年成立，其初係華人資本，爲無錫祝某等創辦，後利用怡和洋行以推廣銷路，讓一部股份於英人，改爲中英合辦，今全入英人之手。楊樹浦廠又名新怡和紗廠。初設香港，光緒二十四年開辦，名香港織染廠。繼因該處紡紗不宜，移上海。

通崇海大生紗廠　光緒二十一年，兩江總督張之洞以馬關條約許日人在內地設立工場，乃謀自設織布織綢等廠於江南北蘇州、通州各一，蘇任陸潤庠，通任張謇爲設公司，集資提倡。次年張謇與督臣劉坤一議興通州大生紗廠，招商勸股，計定紗錠二萬，股本六十萬，分舉通董、滬董任，通州集股二十萬，上海集股四十萬，張則任通官商之郵，乃廠基相定通州之唐家閘陶朱壩。後董事樊時勳、陳楚濤以集股不易辭職。會劉坤一以南洋紡織局之紗機四萬八百錠，連同鍋鑪引擎存上海楊樹浦三年，日益銹壞，令道員桂嵩慶貶價出賣，於是議用官機，或以官機估價合股，乃請人公估作價五十萬兩，雙方議定以機器作爲官股，另集商股五十萬兩。議粗定而商董郭茂之、潘鶴琴恐加入官股，必多掣肘，翻悔不用，張與之往返辦釋，終於無效，遂與大生脫離關係，乃與盛宣懷議，合領官機作價二十五萬兩，各招商股二十五萬，分設通、滬兩廠，盛任滬，張任通。光緒二十五年四月，通廠開車紡紗，綜計前後五載，集股不足二十五萬兩，而盛之滬廠，則始終並未開工。通廠開車後，幸紗價日長，進行頗利，故基礎亦漸固，至光緒三十年，張以盛所領官機尚擱置在滬，乃復招商股三十三萬兩，增廠以容之，共計前後官本五十萬兩，商本六十三萬兩。近十年來，公司資本總額增至一百五十萬兩，此第就大生第一廠而言。第二廠開辦於光緒三十三年，在歐戰期內，二廠獲利均豐，故張又有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廠之計畫，繼因歐戰停後，金融停滯，棉貴紗賤，僅第三、第八二廠成立，其餘均無形停頓，且第八廠設備告竣後，曾租與永豐公司開辦，今方收回。

華新紗廠　周學熙等所經營，有工場四所。我國青島之紗廠，多爲日商，華商祇一。華新本擬在青設二工場，後以棉業疲滯，僅設其一，爲提倡國貨起見，准免繳釐稅。今四廠資產約值一千萬元以上，錠數約十萬枚以上，北方之有華新，猶南方之有申新也。

天津裕元紗廠　在天津小劉莊。最初僅有錠子二萬五千枚，後以獲利豐，逐漸增加，故該廠近年計有錠子七萬一千八百四十枚，布機五百具。機器均來自美國，廠內各種設備，亦至完善，有彈子房、圖書館、讀書室等。天津紗廠，除華新、寶成外，多用童工，惟該廠藝徒年齡至少須十二歲以上，非若他紗廠漫無限制。

武昌湖北紡織官局　張之洞總督兩湖時所辦，有絲、紗、布、麻四局。絲局建於光緒十七年，紗布局建於二十四年，麻局建於二十四年，四局資本估計二三百萬兩，官辦殊鮮成績。光緒季年，租與匯豐銀行買辦某所組織之應昌公司。宣統三年，總督瑞澂與該公司解約，改交大維公司承辦，未幾，因亂停頓，後租與楚興公司，議定押租二十五萬兩，年租十一萬兩，押租撥還應昌官欠，再由每年租金項下扣銀四萬兩，六年後扣清，以抵楚興之押租。紗、布二項，在武漢本地出售，概免稅釐，轉運他埠，在江漢關祇完一正稅，沿途概免稅釐，牌匾仍存湖北官局名義，楚興資本一百三十萬兩，先收六成，據云有四十三萬兩，爲應昌舊股。

織布業　我國衣被，多取之棉，故消費特鉅，距今四五十年前，棉布之輸出歐、美、日本者，爲額頗可觀，今則多限於南洋一帶。海通以後，外棉輸入，日多一日，論者謂國人果能停購外布而貯其款，歷十餘年，其金額可償外債而有餘，良非虛語也。政治家鑒於漏卮之大，亟思補救，如李鴻章之創立新式紡織紗布廠，今廠較當日增百餘倍，而外布輸入仍如潮湧，此固與棉種不改良，及缺乏原料二者有關，織布業之萎靡不振，實爲一大原因。手織、機織生產力之大小，相去甚遠，江蘇、浙江、湖北、江西、四川、福建、廣東、直隸等省，自來織布最盛，故手機較他省爲多，其產品名稱頗多，品質參差，幅長不一，有有色無色之分。自來輸出，以土布爲最著名，多來自天津、廣州、汕頭、漢口等處。近年我國紗廠多設機械，品質大致彷彿，以上海所製者較優，產亦較富，故可與外來棉布競爭。國內所產之棉布，以粗布爲最多，每年約在二百萬疋以上，如直隸之高陽、天津及饒陽等處，諸織造大尺布、提花布、愛國布等之工場，在海關享有洋式貨物製造之免稅特權。【略】

據近年聯會報告，各紗廠所設之織布工場，總計四十八所，華商二十七所，布機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六架，日商十一所，布機九千五百四十六架，英商四所，

布機二千三百四十八架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九二《實業一五》〔宣統三年〕又論農工商部奏整頓棉業攙雜水泥諸弊一摺，棉花爲土貨大宗，每年出口爲數甚鉅。昨宜推廣銷場，力圖進步。乃內地商販希圖小利，往往攙雜水泥，致與行銷有礙，於棉業前途，所關匪細。著該部妥訂檢查辦法，明定罰章，通行各省，一律遵辦。上海爲通商巨埠，尤宜加意防維。著督辦稅務大臣飭由滬關，切實查驗。並著南洋大臣飭上海商務總會，遴選通曉棉業人員，幫同經理。果能辦有成效，准由該部奏明給獎，以清積弊而闢利源。

臣謹案，華商之罔顧大局，豈習俗移人耶？仲尼曰：無見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此言宜早自猛省也。我華土產大宗，絲與棉號稱伯仲。往者絲業墮落，蓋坐灌絲以水，洋商採購者，輒望望然去之。乃棉花復攙雜水泥，外人詬誶紛來。此後業棉利權，將並爲日本所奪，防杜之法，何可不籌？雖然，經商當以信義爲歸，廉恥爲尚。檢查縱密，弊竇殊多。則不如自檢其身心，商業前途庶有賴乎。

《光緒朝硃批奏摺》第一〇一輯《工業・紡織》杭州織造奴才文治跪奏，爲織務情形，今昔不同，勢難驟復舊制，懇恩暫准援案，仍照市價採買造報，以全要工，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於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接准户部文，開本部具奏杭州織造各項緞匹活計，需用絲斤工料等項，援案奏請統照例價報銷，以復舊制一摺，於十一月十五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行知到浙。查原奏內稱：江甯、蘇州兩織造，近年織辦各項緞匹，需用絲斤工價，按照市價，業經臣部附片奏明，截至同治十三年爲止，以後概不准援照，至辦解貢品，動用銀款，亦自本年截清，嗣後仍不准作正開銷等，因於同治十三年九月初八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

查杭州織造與江甯、蘇州事同一律，相應請旨，飭下該織造，自同治十四年爲始，無論大運趕運，及各處派辦活計，所有應行採辦絲絨金線及煉染花本一切工料等項，悉照例定價值報銷，不得於例外加增。至應辦貢品，仍不准作正開銷。所有每年織務應用銀若干，並飭會同浙撫酌核奏明，作爲定額各等語。奴才接閱之下，細繹部意，係爲節省庫儲起見，自應遵照。惟例價與市價大相懸殊，溯查從前辦理運務，例價本不敷用，全賴兩浙鹽務，按引納銀五分，以資津貼。兵燹後，桑樹伐取爲薪，民間育蠶稀少，兼因鹽務改章，津貼無著，經前任織造鶴昶奏請，暫照市價採買，嗣經部議，迭由浙江撫臣飭縣查明價值，奏經部議覆准遵行在案。伏查浙鹽旺銷之時，每年所需津貼三四萬兩不等，其時尚無工部及另傳活計，所籌貼款，係專爲大運趕運而設，所銷運務，正款不過八萬兩左右。蓋因時值民康物阜，物價本極輕微，故辦理尚覺裕如。今則運務所派既增於前，而物價之昂又非昔比，每年據牙商局解到錢十二萬串，儘數易銀，按照市價發辦，尚不及十成之四，若如户部所奏，概照例價報銷，則不敷之款勢必仍需津貼，無論兩浙鹽務銷數現在能否足額，即照從前額數按引交納，仍屬不敷織辦，且例價之中，尚有坐扣之九分申餘銀兩，以抵裝盛解費，不另作正開銷之款，所餘實銀無幾。

查上用絲斤，經絲名爲雪白，緯絲名爲亮白。以無幾之實銀，購雪亮之絲斤，勢難强令商民必售。此外煉染金工市價，亦未見平減，此辦理運務，萬難驟復例價之實在情形也。至另傳另辦之件，所需工料，較之運務更形繁鉅。如工部派辦諮敕制帛駕衣等件，近因舉逢覃恩慶典，傳辦較多，其內務府造辦處所派各項緯緞活計，均係隨時傳奉特旨派辦，飭令加工細緻，其中所用絲絨金銀各線，必須潔淨精純，尤非例價所能購取，若非另籌津貼，亦難措手。然值此庫款支絀之時，遽向撫臣再籌另傳另辦之貼款，亦更難於設法。且每年傳辦並無定數，每年需用銀若干，無從懸擬，此工部派辦暨另傳另辦之難以驟復舊制，并不能拘定銀數之實情也。奴才再四思維，萬分焦灼，與其貽誤於將來，曷若申明於早日。查上年新絲價值稍平，業據德清縣查復，雪白經絲每兩該庫平紋銀二錢九分五釐，亮白緯絲每兩該庫平紋銀二錢七分二釐七毫，核與同治十二年奏咨價值減少二成有奇，已准撫臣楊昌濬咨會附片，奏懇恩施，仍照現查市價分別造報在案。並准江南、蘇州兩織造，先後鈔奏咨會前來，亦以今昔情形不同，難以規復舊制等因，據情具奏各在案。

查杭州情形，與江南、蘇州事同一律，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奴才衙門，承辦運務暨另傳另辦各件，所需絲斤，煉染金線工料，仍准援案，暫照市價採買造報，俾全要工而免掣肘。出自聖主逾格鴻慈，以後新絲登市，仍當咨由撫臣飭屬查明，取具牙行甘結，據實奏報，以杜浮冒。奴才惟有隨時嚴督經承撙節，估計核實造報，斷不敢稍涉虛糜，自負生成，仍俟物料等項價值平減，與例價相等，再請歸復舊制，是否有當，奴才未敢擅便，所有查明織務，今昔情形不同，懇請仍照市價採買造報，各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遵行。再，三節貢

品，係開關時呈進之件，向不作正開銷，緣關稅停徵，無可籌辦，因三節貢品係預備內廷應用，及頒賞外藩之需，經內務府奏准，仍按三節恭進，准其作正開銷，行知遵照。惟時交辦活計甚多，庫款支絀，深恐顧此失彼，曾經奴才會同撫臣合詞暫請緩辦，奉旨允准在案，嗣後關稅如能開徵，再行恭辦，合併陳明。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戶部議奏，欽此。

光緒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杭州織造奴才文治跪奏爲請旨遵行事。

竊查奴才衙門，陸續奉內務府造辦處傳旨派辦活計，除已辦解完竣不計外，查有同治十三年四月初十日，准造辦處文開奉傳織辦緯絲加大紅壽字龍袍褂三套，緯絲氅衣三十六件，襯衣五十九件，圓金緞二百匹，圓銀緞二百匹，繡花縐紬一百匹，共估銀八萬七千餘兩，據藩庫解過銀四萬兩，已將緯絲龍袍褂面，氅襯衣面，繡花縐紬等項，趕緊辦就，先後具摺解交。奉硃批：知道了，單留中。欽此。欽遵在案。此款計尚有未辦之圓金銀緞四百匹，嗣後未准藩庫續解銀兩到織，故未能一律辦竣。又於十月初十日奉造辦處發交緞樣四匹，飭令照樣每匹各織一百匹，計共圓金銀五彩緞四百匹，並隨鈔奉硃諭一道，飭限次年四月初旬解京等因，欽此。奴才遵即選購工料，一面飭承核實，估需銀二萬五千餘兩，僅據藩庫解過銀一萬兩。又於十一月初一日奉造辦處傳辦大紅緞紗繡花袷衣四百件，隨帶四百條，估需工料銀二萬七千餘兩，據藩庫解過銀一萬兩，均已按照解到銀數，發工織辦。

奴才伏查以上各件，既經造辦處傳奉特旨派辦，立限解交，自應遵照催撥款項，趕辦完竣。且既經發織在工，難以中止，查奉傳各件，除緯絲氅衣一款，業已解交過半，僅餘圓金銀緞四百匹未辦，其續後奉傳圓金銀緞四百匹，又大紅緞紗繡花袷衣四百件，隨帶四百條兩款，按照藩庫解到銀數發辦，尚不及四成。奴才籌思至再，擬請將藩庫解到款項，業經發織各件，儘款辦解外，所有未完各件，現查藩庫尚無續撥銀兩到織，或俟有款，再行接續辦解，抑或暫緩織辦之處，奴才未敢擅便，相應請旨，欽遵辦理，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暫緩織辦，欽此。

光緒元年二月初九日

江南織造奴才慶林跪奏，爲恭辦圓金銀萬字緞疋，依限儹織一半工竣，委員解京交納，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於同治十三年十月奉造辦處來文傳旨，發交江南織造緞樣六疋，每疋各織一百疋，並奉硃諭，所有傳辦尺頭，俱於明年四月初旬交進一半，於八月初旬交進一半，俱要照此樣辦理，不準奏請緩辦。再，所有交出原樣，俱於明年隨四月初旬發回。欽此。欽遵行知，迅即織辦，依限交進等因。並緞樣六件，劄發前來。奴才欽遵之下，即經覈實，估計料工銀兩，咨明前督臣李宗羲，飭司籌撥款項，奴才嚴督工匠，加工趕緊開織，按照來樣顏色尺寸，敬謹織辦，欽遵諭旨，先交一半，計六色，每色五十疋，共三百疋，派委筆帖式德祿於二月二十四日起程解京，並將原發緞樣六疋附繳造辦處，驗收呈進外，其餘一半三百疋，現接續儹織，俟工竣即行解交，斷不敢稍有遲延。謹將依限報解緞疋緣由，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元年二月二十四日

蘇州織造奴才毓秀跪奏，爲傳辦緞匹，遵限先解五成，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同治十三年十月初八日，接奉造辦處行文傳旨，發交緞樣五匹，每匹各織一百匹，並奉硃諭限於明年四月初旬交進一半，八月初旬交進一半，不准奏請緩辦，各等因，欽此。奴才恭閱緞樣，係大紅、果綠、月白五彩花絨錦緞各一匹，均長四丈八尺，大紅、品藍圓金緞各一匹，均長一丈六尺，共計應織絨錦緞三百匹，圓金緞二百匹，照減定經緯絨絲市價覈實，估計料工銀四萬二千二百四十七兩二錢，咨准撫臣飭由蘇藩司、江海關、蘇滬兩釐局分籌撥解。奴才即於上年十月採辦絲絨金線，招僱高手工匠，督令按照原樣顏色、花式、尺寸，敬謹儹織。現已辦得十之八九，約計五月內可期一律告成，惟刻屆四月初旬，自應謹遵硃諭先解一半，除其餘一半，容奴才催齊，於六月初旬起解外，所有現解一半計大紅、果綠、月白五彩花絨錦緞各五十匹，大紅、品藍圓金緞各五十匹，並恭繳原發緞樣五匹，分別裝盛，派委筆帖式寶岐督同差役於四月初四日領賫起程，解京交造辦處呈進，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元年四月初四日

杭州織造奴才文治跪奏，爲覆察織務情形，實難驟復舊制，仍懇恩施，暫照市價採買造報，以全要工，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奴才衙門承辦運務暨另傳另辦各件，所需絲斤等項，承准户部照會，援案飭令，統照例價採買造報，以復舊制等因，當經奴才將實在難以驟復情形，縷晰覆陳，奉旨户部議奏，欽此。茲准户部覆稱：杭州織務，准銷價工，向有定例，迭經歷前撫臣奏准，暫照市價採買報銷，原係一時權宜之計，並非著爲成例，飭令仍遵原奏辦理等因，於光緒元年二月十八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照會到杭。伏查此案實情，前經縷晰奏陳，現在既經部議，飭令仍遵原奏辦理，奴才曷敢再有伸辯，當即傳諭各經承轉飭各牙行，務須查照部議，一律改歸例價，以期勉循成例。無如奴才衙門，從前承辦運務，例價本不敷用，向藉鹽務改津貼，以資採辦，並非竟令商民賠墊。兵燹後，育蠶稀少，絲價昂貴，兼因鹽務改章，津貼無著，始准前撫臣奏請，暫照市價給買，並准飭據德清縣取具牙行切實，甘結蓋印，申請撫臣覆核具奏，亦復確切可考。現查上年撫臣奏報價值，每經絲一兩，尚需銀二錢九分有奇，較之例價尚屬懸殊，且運務之外，又有另傳另辦各件，所需絲絨金線等項，必須格外潔白細緻，尤非例價所能購取，雖經奴才向各行商等剴切勸導，而該行商等實以無力承購，紛紛環請奏懇恩施，以示體恤。奴才一再體察，委係實情，勢難强令商民必售。查本年運務，即須開織，而另傳要件，亦當趕辦，如果價值未定，採購必難應手，轉輾思維，深虞貽誤，惟有仰懇天恩，俯准飭下部臣，將奴才衙門承辦運務暨另傳另辦各件，所需絲斤，煉染金線工料，暫准援照市價採買造報，俾全要工而免掣肘。出自聖主逾格鴻慈，如蒙俞允，除上年絲價，業經撫臣楊昌濬奏經部臣議准照辦外，嗣後新絲登市，仍當咨由撫臣飭屬查明，取具牙行甘結，據實奏報，以杜浮冒，仍俟物料價值平減，津貼有著，即請歸復舊制，斷不敢視爲成例。是否有當，奴才未敢擅便，所有覆察織務，實難驟復舊制情形，懇准暫照市價給買造報各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户部議奏，欽此。

光緒元年四月十一日

再前准造辦處傳辦圓金銀緞暨繡花袷衣等件，按照潘司解到銀兩緣發辦尚不及四成，其餘未完各件，應否接續辦解，抑或暫緩織辦，曾經奴才具摺，請旨遵行。茲於光緒元年三月初七日齎回原摺，奉旨：著暫緩織辦，欽此。欽遵奴才查此項儘款織辦之圓金銀緞暨繡花袷衣等件活計，僅敷織辦三成有奇，業經發織在工，現經該商匠等將大紅緞紗質地織就，稟請查驗後，即行加繡等因前來，竊思此款活計，即如加繡織就，僅止三成有奇，又非待用之件，必須收存在庫，恐日久霉變，難以應用，爲若趁此未加繡工之際，擬請一律暫緩織辦，俟將來應用，再行傳辦，可使一律鮮明，所有織就緞紗質地，與商匠等商酌，堪以別項使用至解到銀兩，查奴才上年織辦繡龍衣等件，藩司尚有欠解各款，擬即剔抵造報，以清款目，而免虛糜。是否有當，奴才未敢擅便，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江南織造奴才慶林跪奏，爲恭辦圓金銀萬字緞疋，價織工竣，委員敬謹解京交納，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於同治十三年十月，奉造辦處來文傳旨，著交江南織造緞樣六疋，每疋各織一百疋，並奉硃諭，所有傳辦尺頭，俱於明年四月初旬交進一半，於八月初旬交進一半，俱要照此樣辦理，不準奏請緩辦。再，所有交出原樣，於明年隨四月初旬發回。欽此。等因行知，迅即織辦，依限交進，並緞樣六疋，劄發前來。奴才欽遵之下，當即咨商督臣，籌撥銀款，開工織辦，已於本年二月將初限一半圓金銀萬字緞三百疋，價織工竣，委員解京交納，並將原發緞樣六匹，附緻造辦處驗收呈進在案。所有二限應辦圓金銀萬字緞三百疋，即經嚴督工匠，接續價織，茲已一律工竣。計六色每色五十疋，共三百疋，按照原發緞樣顏色、尺寸，均屬相符，敬謹裝箱封固，派委筆帖式常綿於四月二十四日，由甯起程，解京交造辦處驗收呈進。除將動用料工銀兩數目，另行專摺奏銷外，謹將續辦圓金銀萬字緞疋工竣，解交緣由，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江南織造奴才慶林跪奏，爲覆察織務情形，實難驟歸舊制，仰懇天恩，俯准

暫照奏准市價辦理，以全要工，而免貽誤，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前准户部來文，因近年江蘇織務諸多變通，統令歸復舊制等因。當經奴才將絲價等項驟難復舊情形，據實具奏，奉旨：户部議奏，欽此。茲准户部覆稱：一切價工，仍遵定例辦理，以符舊章等因，於光緒元年二月十五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劄行前來。伏查江南織務情形，今昔不同，既奉部議，飭遵上年奏案辦理，奴才應即恪遵，曷敢再有陳訴，惟有傳諭各牙商，令其遵照部議，悉遵定例價值購辦，以符舊章。茲據各牙商稟稱：僉以金絨經緯等項，近年價值昂貴，較與從前例價實係懸殊，無力賠累，籲請奏懇恩施，暫照市價採買等情。奴才復又剴切勸導，無如該牙商等，衆情一致，詳加察訪，委係實情，勢難强令商民賠售。伏查自兵燹後，桑株被伐，飼蠶無多，又兼洋商不時採購，是以絲價昂貴，歷經前督臣奏請，暫照市價採買，以免商民賠累。現在本年應辦大運緞綢等項，即須開織，加以户部另傳大緞雲緞各件，均須趕辦，似此商情，絲價不定，採購必難應手。奴才思維至再，深虞貽誤要工，惟有據情仰懇天恩，俯准飭下部臣覈議，需用金絨經緯料工等項，暫准照市價辦理造報，以示體恤，俾全要工，而免貽誤。出自高厚鴻慈，如蒙俞允，嗣後每年新絲出產，取具牙商甘結，將市價先行呈報户部存案，以杜浮冒。至本年應報絲觔市價，已於春間由前兩江督臣李宗羲咨報户部在案，惟俟物料等項價值平減，即行恪遵例價辦理，以期歸復舊制，斷不敢以市價祝爲成例。所有覆察織務，實難驟歸舊制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户部議奏，欽此。

光緒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蘇州織造奴才文治跪奏爲詳查織務情形，委難驟復舊制，籲懇天恩，俯准暫照市價辦理，以全要工，恭摺奏祈聖鑒事。

竊查接管卷内，户部於上年九月具奏織務工料，統令歸復舊制，按照例價報銷，不准援照從前變通市價之案辦理。前任織造毓秀，以織務情形今昔不同，尚難驟復舊制緣由，縷晰陳奏，復經户部議駁，仍令自本年爲始，按照定例辦理各等因，由前任移交奴才竣辦，並詢悉本年大運，因格於部議，迄今未能撥款開工。奴才伏查大運緞紗，爲頒賞外藩暨宫分應用要需。歷年以來，於夏間撥款，採買新絲，開工織辦，九十月間，趕運部庫緞紗一千匹，其餘均儘年内起解，現已秋初，尚無開辦日期，勢將貽誤，何可再事躭延。奴才當即親往市鎮詳加查察，所有上年撫臣奏報經緯絨絲市價，委係實在情形，且本年新絲價值尚復稍有增益，奴才受恩深重，具有天良，如果市價已平，舊制可復，即當遵照辦理，何敢曉曉瀆瀆，無如經緯絨絲市價如此昂貴，例價不及三分之一，其餘料工市價亦均浮於例價，其勢不能以例價强民售賣，實有萬難遵照之苦衷。奴才前於陛辭之日，面奏舊制情形，仰蒙皇太后聖訓，以昔年例價與近年市價懸殊，何能照辦，仰見聖明在上，洞燭無遺，實非臣下所能企及。奴才籌思至再，惟有籲懇天恩，飭下户部，俯准暫照市價辦理，俾得趕緊咨撥大運銀兩，購料開工，以免貽誤，一俟物價平減，漸圖規復舊制，斷不敢視爲永遠成例，辜負高厚恩施。所有奴才詳查織務情形，委難驟復舊制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户部知道，欽此。

光緒元年七月初五日

杭州織造奴才文治跪奏，爲覆察織務情形，實難驟歸舊制，據實瀝陳，懇恩仍准暫照市價辦理，以全要工，而免貽誤，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查奴才衙門，承辦運務暨另傳另辦各件，所需絲觔等項，前因一時難照例價採買造報，曾將覆察情形，於光緒元年四月十一日恭摺具奏，奉旨：户部議奏，欽此。茲准部議：浙省軍務肅清已久，民業早復，桑蠶日盛，絲價自應大見平減，仍自本年爲始，悉遵定例造報，以復舊章等因，照會到杭。伏查此案實情，前經奴才一再體察，縷晰復陳，現在復經部議，飭令仍遵定例辦理，奴才應即恪遵例定價值採辦，以符舊章，又何敢再行瀆請。無如杭州織務情形，今昔實有不同，辦理尤爲棘手。推原其故，蓋因兵燹後桑株補種無多，飼蠶之家稀少，又兼洋商不時採買，是以售者居奇，愈覺昂貴，以致例價與市價大相懸殊，採購維艱，此織務難以驟復舊制之實在情形也。且查奴才衙門承辦運務及另傳各項活計，均關需用要件，奉文即須開織，不容稍緩，而各行商一聞按照例價之言，均畏賠累，裹足不前，勢難强其必售，以致本年運務尚未趕辦齊全，轉輾思維，萬分焦急。正擬核奏間，接准蘇州織造文治咨稱，該織造到任後，親加察訪絲價，實係例價與市價大相懸殊，一時難復舊制，奏懇恩施，仍請暫照市價採買造報等因具奏。奉旨：著照所請，户部知道，欽此。奴才伏讀之下，仰見聖明洞鑒，曲體下情，俯如所請，感激難名。惟查織務情形，蘇杭事同一律，合無仰懇天恩，俯准飭

下部臣，將奴才衙門所需絲觔、煉染金線工料等項，仍准暫照市價辦理造報，俾全要工，而免貽誤。出自聖主逾格鴻施，如蒙俞允，所有本年織辦運務絲價，即照上年冬間撫臣楊昌濬奏，經部臣議准價值辦理外，嗣後新絲登場，仍當咨由撫臣飭屬查明，取具牙行甘結，據實奏報，以杜浮冒，仍俟物料價值平減，即行恪遵例價辦理，以期歸復舊制，斷不敢祝爲成例。所有覆察織務，驟難復舊，據實瀝陳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户部知道，欽此。

光緒元年八月十七日

再查織造衙門，額設司庫等員，例於到任之日起扣足五年，期滿，呈請內務府更換。查前任織造慶林，因司庫松齡老成勤練，工匠咸服，疊經奏請保留，均蒙俞允在案。今該司庫松齡於本年九月又屆期滿，奴才因甫經接任，辦理一切需員。查該員熟習情形，堪爲指臂之助，可否仰懇天恩俯准，將司庫松齡再留二年。出自高厚鴻慈，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訓示遵行。謹奏請旨。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蘇州織造奴才文治、江南織造奴才錫奎、杭州織造奴才文治跪奏，爲奉辦織務，今昔情形不同，料工例價實難敷辦，籲懇天恩飭部，暫緩規復舊制，合詞聯銜恭摺，奏祈聖鑒事。

竊奴才等，先後接奉户部文開，以奴才衙門承辦大運等項活計，奏令規復舊制，一切料工按照例價報銷，恭録諭旨，並抄原奏，分別行知前來。當經前任織造慶林、毓秀暨奴才文治，各以織務尚難驟復舊制緣由，縷晰陳奏在案。奴才錫奎到任後，查訪絲觔市價，實與例價懸殊，前已於摺內陳明，並經蘇州織造奴才文治詳查，織務市價實係昂貴，而本年大運，因難規復例價，秋初尚未開辦，勢將貽誤情形，奏請飭下户部，俯准暫照市價辦理。於七月間具奏，奉旨：著照所請，户部知道，欽此。欽遵正在撥款開辦間，又奉户部來文，聲明價工向有定制，以未便遽准情由議奏，奉旨：依議，欽此。行知到蘇。奴才文治亦因杭州織務例價實難敷辦，據實奏請暫照市價。奉旨：著照所請，户部知道，欽此。即當欽遵辦理，但三處織造，事同一律，設奉部駁，更難措手。奴才等正在焦急無策，接奉內務府文，催以奏派江南、蘇州、杭州三處織辦乙亥年大運緞綢等項，係備敬神，並呈進內庭主位宮分及壇廟活計，應需之項，務於本年十月以前織辦解京等因。且奴才錫奎查接管卷內尚有奉部派辦欠解大緞等項，蘇州織造奴才文治奉户部奏派恭修《穆宗毅皇帝實録》應用綾絹包袱及奉工部派辦敦宜皇貴妃儀仗繡片一分，又奉派辦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升祔奉先殿供奉寶座、寶椅、軟片等項，而杭州織造奴才文治有奉工部派辦奉移山陵需用駕衣，暨致祭壇廟制帛，並覃恩應用誥敕等件，均關緊要，且係大典要需，限期均極緊迫，恐再遲延，責有攸歸，所有蘇杭兩處奉派活計，奴才等未敢拘泥成例，致滋貽誤，不得不暫照市價給發，以資趕辦。查例定價工，昔時物值甚輕，今則百物百工異常昂貴，而奉辦活計又不能以例價强民售賣，歷任江浙督撫臣酌定市價之奏，實由於此。奴才等往返函商，細繹户部原奏，以織造例定價，工部中賴以稽覈，誠恐市價變通，相沿年久，漫無限制，因是急圖規復舊制，係爲節省庫儲起見，奴才等同受國恩，自應恪遵，何敢一再陳訴。惟是江浙軍務肅清十數年來，民間所產物料甚少，而新絲出洋又多，以致經緯金絨各項，價值增昂益甚，即民間日用百物及各匠工值無不昂貴，此乃共聞共見，今昔情形實有不同，奴才等輾轉籌維，目前實無規復舊制良策，又不敢坐誤要需，萬分焦灼，所有本年大運及另派各項，惟有暫請以督撫查奏市價爲準，庶於變通之中仍寓覈實之意。合再據實瀝陳，仰懇天恩，飭下户部，俯察時艱，仍准暫照市價辦理，俾可將大運及另派各項，次第趕緊分別辦解，以全要工。如蒙俞允，即請飭部俯准，暫照市價報銷，嗣後新絲市價，每年由江浙督撫臣確切查明，飭取牙商切結，據實奏報，以杜浮冒，而昭覈實，總期物料逐漸平減，即行規復舊制，斷不敢祝爲成例，自負高厚恩施。所有奉辦織務等項，今昔情形不同，料工例價實難敷辦，懇請暫緩規復舊制緣由，謹合詞恭摺聯銜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請旨。

軍機大臣奉旨：所有本年大運及前派各項活計，准其暫照市價辦理，嗣後均著按照例價報銷。户部知道。欽此。

光緒元年十月二十日

杭州織造奴才文治跪奏，爲恭報奴才卸事日期，並交代緣由，恭摺奏祈聖鑒事。

竊奴才恭閱邸鈔，光緒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奉旨：杭州織造著舒麟去，欽此。欽此。茲新任織造舒麟行抵杭州省城，奴才謹將杭州織造關防一顆，南北新關監

督關防二顆，並文卷册檔等件，於十一月初二日委員移交新任織造舒麟接收任事。奴才即於是日卸事，所有任内恭辦活計，動支錢糧，業經造報至同治十三年止在案，至本年所辦活計，前奉部文，自光緒元年起，飭照例價採買造報，而例價與市價大相懸殊，勢難强令商民必售，疊經奏懇恩施，飭部議覆，本應静候部臣議准再行開辦，惟現傳活計，均係恭備奉移山陵要差，不容刻緩，至本年運務，係内廷宫分要需，又經内務府劄催，奴才未敢拘泥成例，致滋貽誤，是以均暫照市價給發，俾得趕緊辦解。本年八月間，復經奴才將覆察絲價驟難復舊情形，據實瀝陳在案，兹於九月十五日齎回原摺，奉旨：著照所請，户部知道，欽此。欽遵。奴才謹將工部派辦駕衣等件，暨趕運緞紬，督飭工匠一律辦就解京，所有大運緞紬，奴才現已交卸，不及開辦，應由後任接續辦解，惟已辦各件，價值雖已奏蒙俞允，尚未奉准部行，奴才未便造册請銷，現已取具各該承領結移交新任織造舒麟接收，統俟價值奏定，再行造報核計。現存正項銀五萬一千八百四兩七錢一分七釐六毫五絲，釐局解到月撥錢一萬串，並藩庫另款撥解項下存銀一千六十二兩七錢九釐五毫二絲，按款分别造册，移交新任。奴才一俟交代清楚，即行啓程回京供職，所有奴才卸事日期，並交代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再，南北新關，現奉户部議覆兩江督臣摺内，仍令設法啓徵，不准暫請展緩，自須遵照辦理。惟查南北各口，均設有釐局，應否裁撤，有無歸併之處，必須會商妥善，總使釐税兩無窒礙，無病商民，方與關税有益，業已咨商撫臣，未准咨覆，所有一切應辦事宜，應由新任織造舒麟接續辦理。至現在關庫，尚未啓徵，並無存款，合併陳明。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杭州織造奴才舒麟跪奏，爲接辦丁卯大運，按款織就緞紬等項，委員解京，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奴才衙門承辦内務府、户部派辦運務，應需錢糧，經前浙撫臣左宗棠奏請，由牙釐局每年撥解錢十二萬串，按照市價易銀發辦。嗣因撥款不敷辦解全運，歷經前任織造請將釐局一年解到之款，儘數核辦，遵例分爲趕運、大運兩批解送，按年題銷，其未完各件，遞年接辦在案。嗣因庫存物料不敷，承准内務府劄飭，寬爲籌備等因，當經前任織造咨商撫臣飭司籌撥去後。旋據藩司文稱：現時庫款支絀，難以添辦，仍請暫照每年釐局所解錢文儘數辦運，俟庫儲稍裕，即行併籌添辦各緣由，經前任織造於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二日會同撫臣合詞具奏，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所有光緒元年接辦運務，仍遵舊章，按照釐局撥到錢十二萬串文，易銀儘數發辦，業於上年十月間，經前任織造文治先行趕運過上用緞紗二百匹，官用緞紗一百八十匹，内用紬綾一百九十五匹，衣線二百斤，部用緞紬一百十九匹，綾紡五百匹，均經批差解送，分交驗收，並將應解大運各件，奏明移交接辦。奴才到任後，當即督飭工匠，接續趕辦，兹又織辦得上用緞紗紬二百八十匹，官用緞紗紬一百七十匹，内用紬綾六百三十九匹，衣線紵絨二百斤，細布一千五百匹，部用緞紬四百一十一匹，綾紡五百匹，於二月二十五日委員起程，管解運京，分别交納。統計兩次共解過緞紬綾紡三千一百九十四匹，衣線紵絨四百斤，細布一千五百匹，除督飭承辦經書將用過工料銀兩，遵照奏准各項市價，彙造細册，循例具題外，所有接辦丁卯運務，先後解交並委員起程日期，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二年二月十五日

再查奴才衙門織辦各項活計，需用絲斤及一切工料，乙年所用，向係甲年豫購，以故每年辦理運務，有趕運、大運之别，而所用絲斤亦有新絲、陳絲之分。查經撫臣楊昌濬於同治十一、十三等年，先後飭查附片奏請，分晰造報，歷經前織造遵照題報有案。上年絲價屢奉部行飭令規復舊制，因查市價與例價相去懸殊，勢難强令商民必售，疊經前織造奏懇恩施，暫照市價採購，並以江南、蘇州、杭州情形，一律復經聯銜披瀝具陳。奉旨：所有本年大運及前派各項活計，准其暫照市價辦理等因，欽此。欽遵於上年十二月十四日准江南織造錫奎恭録咨會前來，所有此次接辦運務，及前派活計，應歸入光緒元年造報者，自應欽遵按照市價給買造報。惟查本年應解運務，轉瞬即須開辦，其織辦趕運暨一切另派活計，時值三四月間，新絲尚未登場，所購絲斤，皆係上年陳絲，仍須查照上屆奏准各項價值給買，嗣後新絲登市，應如何辦理之處，容奴才再當確切訪查，咨商撫臣，另行奏明辦理，總期力求撙節，不敢稍涉虚糜，致滋浮冒。是否有當，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蘇州織造奴才文治跪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恭閱邸抄，本年五月初四日奉旨：蘇州織造仍著文治接管，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伏念奴才內府世僕，微末司員，仰蒙皇太后、皇上逾格鴻施，畀以織造差使，一年任滿，未報涓埃，惶悚正殷，復荷恩綸，仍著接管，聞命之下，感悚益深。伏查蘇州織造衙門應辦一切事宜，除乙亥大運等項，已敬謹辦齊，均經奴才先後委派員役，解京交納外，尚有實錄館應用綢綾包袱等項，現亦辦有端倪，一俟藩庫錢糧撥齊，即行趕辦解京，不敢草率遲延。至本年大運，新絲甫經出市，查明市價情形，即當陸續接辦，總期款不虛糜，工歸實濟，以期仰副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奴才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蘇州織造奴才文治、江南織造奴才錫奎、杭州織造奴才舒麟跪奏，爲織務時價未平，驟難規復舊制，謹查《會典事例》，聯銜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等屢奉部文，以織務報銷變通市價年久，應行規復舊制，奏令光緒元年爲始，一律遵照例價報銷等因，行知前來。經奴才錫奎、奴才文治與前任杭州織造奴才文治，以今昔情形不同，舊制尚難驟復各緣由奏，奉諭旨：所有本年大運及前派各項活計，准其暫照市價辦理，嗣後均著按照例價報銷，户部知道，欽此。並經奴才文治前於到任時察看織務情形，難以驟復例價具奏，奉旨：著照所請，户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仰荷聖慈垂鑒，感激難名，所有本年織務，理宜恪遵，況奴才等同受國恩，苟可規復例價，尤當實力奉行，以期撙節款項，當經奴才錫奎剴切曉諭牙商，圖復例價，去後。旋據該牙商稟稱：本年新絲歉收，市價更昂，若照遠年例定價值，今昔情形懸殊，況加洋商廣爲採購，絲捐定章，由鄉民先捐後售，實有萬難勉強之苦衷，紛紛籲請從緩規復前來。奴才接閱後，不勝躊躇，誠恐該商等有所飾混，隨即函詢蘇、杭兩織造，一體諭商辦理，共圖規復，而該商所稟，總以遠年例價相去懸殊，本年時價尚在加增，實難勉強遵照，懇求據實奏請寬緩等因。奴才舒麟查上年絲價，業經浙撫臣飭據德清縣查覆，取具牙行甘結，據實奏報，並經奴才舒麟將所需絲觔分別陳新給買，造報附片陳明各在案。至本年新絲歉收，尚未旺出，容再咨查具報各等情，先後咨會來

南。奴才等復又往返函商，情形一律，惟市價變通年久，此時例價尚難規復，將何以仰對君父，然又未便抑勒商民，强令賤售，轉輾籌思，悚惶實切。因追溯昔年定例，並恭查《大清會典事例》內載，部派緞紗工料，價貴之年，准其加增，如遇價賤年分，即照原定價值採買，仍令浙撫飭產絲地方官，確訪時價，取結報部。又載，上用、官用經緯絲價，如有不敷，通融辦理，實不能通融辦理，准其照產絲地方價值分別經緯據實報銷等語。誠以從前蠶桑茂盛，因原定例價不敷，尚須遞求變通，今則地經兵燹，桑株補種無多，蠶業凋零，產絲甚少，加以洋商之採購，釐捐之抽取，皆昔年所未有之事，價值增昂，人稀工貴，迥非昔比，而欲繩之以例價，商力實有未逮。今奴才等再四思維，一時實無規復良策，惟有據實瀝陳，仰懇天恩，俯察時艱，將織造衙門所需絲觔、煉染工料等項，准照市價辦理，以紓商力，而全織務。如蒙俞允，嗣後經緯絲價遵照《會典》定例，每年仍由浙撫飭令產絲地方官確查時價，取結報部，以昭覈實。一俟將來物價平減，即國規復舊制，斷不敢稍有虛糜。所有織務時價未平，謹查《會典事例》各緣由，理合聯銜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户部議奏，欽此。

光緒二年七月初六日

蘇州織造奴才文治、江南織造奴才錫奎、杭州織造奴才舒麟跪奏，爲再陳絲價實在情形，謹合詞籲懇天恩，仰祈聖鑒事。

竊奉户部文開，奴才等會奏，絲價未平，驟難規復舊制，請照《會典事例》，絲觔價貴之年，由浙撫飭令產絲地方官，確查時價，取結報部等因一摺，奉旨：户部議奏，欽此。經部臣議稱：奴才等所引《會典》，語多截略，應毋庸議。僅聽牙商一面之詞，尤難憑信，仍令欽遵光緒元年十一月所奉諭旨，按照例價辦理，各等因覆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行文前來。奴才等仰荷天恩，異以織造差使，苟可設法節省，天良具在，何敢再有瀆請，稍事糜費，無如兵燹後，地方實形殘損，至今元氣未復，產絲頗不如昔，且捐釐甚重，先捐後售，又加洋商大宗購買，此昔年定例價時所未有之事。十數年來，不特絲價較昔大昂，即煉染匠工等項及百貨百物無不較昔爲貴，未能按照例價，實由於此。今年頭蠶減收二三成，二蠶更爲減色，早經浙撫臣於絲捐情形摺內具奏在案。況洋商本年購絲較往年尤多，絲價較去年更貴。蓋物少則價昂，物少而銷多則更昂，此商賈之行市，通

都大邑共見共聞，非奴才等所敢臆說，亦非僅聽商民一面之詞也。查遠年百貨俱賤，例定絲價爲數本微，今部臣必欲規復舊制，自爲節省帑金起見，奴才等世受國恩，自當仰體，奮勉圖報，奈今昔情形大不相同，《會典》所載，原因歷有情形不同，故絲價歷有變通事例，今例價與市價大相懸殊，若不准其變通，祇有强令商民照例價售賣，又恐非我朝仁厚待民之意。奴才等籌思至再，似此鉅款，實又無力賠償，緣事同一律，往返函商，均屬束手無策，萬分焦急，倘此時緘默不言，將來貽誤要需，即將奴才等從重治罪，於公亦無所補，萬不獲已，惟有再行瀝陳於皇太后、皇上之前，仰求恩施，格外特降諭旨，飭下江浙各督撫臣，訪查絲價及一切工料今昔情形，奴才等所言倘無虛冒，實係高昂，即按年請照《大清會典事例》，仍令浙江撫臣飭産絲地方官確切查明時價，取結報部，並咨會奴才等遵辦，以昭覈實，而免貽誤，奴才等不勝急切屏營之至。所有絲價實情，謹再合詞繕摺瀝陳，籲懇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請旨。

軍機大臣奉旨：著户部咨行江浙督撫查明現在絲價，再行議奏，欽此。

光緒二年十月初三日

杭州織造奴才舒麟跪奏，爲開辦戊辰大運，按款織就緞紬等項，委員解京，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奴才衙門承辦内務府、户部派辦運務，應需錢糧，經前浙撫臣左宗棠奏請，由牙釐局每年撥解錢十二萬串，按照市價易銀發辦。嗣因撥款不敷辦解全運，歷經前任織造請將釐局一年解到之款，儘數發辦，遵例分爲趕運大運兩批解送，按年題銷，其未完各件，遞年接辦在案。嗣因庫存物料不敷，承准内務府劄飭寬爲籌備等因，當經前任織造咨商撫臣飭司籌撥去後，旋據藩司文稱：現時庫款支絀，難以添辦，仍請暫照每年釐局所解錢文，儘數辦運，俟庫儲稍裕，即行併籌添辦，各緣由經前任織造於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二日會同撫臣合詞具奏，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查丁卯運務，業經陸續辦竣，所有光緒二年運務，自應接辦，戊辰年運所派緞匹等件，仍遵舊章，按照釐局撥到錢十三萬串文，易銀儘數發辦，業於上年七月間，先行趕運過上有緞紬紗三百二十四匹，官用緞紬紗二百四十匹，内用紬綾五百四十匹，衣線二百斤，部用緞綾紡絲九百匹，均經批差解送，分交驗收在案。嗣復督飭工匠，接續趕辦，茲又織辦得上用緞紬紗二百六十四匹，官用緞紬紗二百匹，内用紬綾五百一十匹，衣線二百斤，細布一千五百匹，部用緞二百八十匹，綾紡四百匹，於五月初六日委員起程，管解運京，分別交納。統計兩次共解過緞紬綾紡三千六百五十四匹，衣線四百斤，細布一千五百匹。除督飭承辦經書將用過工料銀兩，遵照奏准各項市價，彙造細册，循例具題外，所有開辦戊辰運務，先後解交，並委員起程日期，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再，此次運務，因上年絲價現於本年四月二十五日甫經户部議准，行知到杭，是以辦解稍遲，合併陳明，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三年五月初二日

再查奴才衙門織辦各項活計，需用絲斤及一切工料，遵准部行飭令，按照例價採買，緣兵燹後，地方殘損，産絲頗不如昔，兼之洋商購買，價值較昂，曾經奴才會同江南、蘇州織造聯銜具奏，奉旨：著户部咨行江浙督撫查明現在絲價，再行議奏，欽此。旋經浙江撫臣轉飭藩司，委員查復。現准户部議奏，請將光緒二年傳辦各項活計，及該年運務，均遵照光緒元年浙省絲價造銷，此後仍恪遵定例辦理等因，行知到杭。奴才伏查光緒元年浙江撫臣奏報絲價，經絲每兩價銀二錢九分五釐，緯絲每兩價銀二錢七分二釐七毫，核與現在查復上年絲價減少，本不敷辦，惟既奉部行，未敢再請增益，業已捐廉添辦，並嚴飭各該承攢節辦理，所有光緒二年傳辦各項活計，及該年運務，自應遵照部議，查照元年絲價造銷。惟查本年趕運正在開辦之際，並有部派各件，察看絲市情形，新絲尚未旺出，未必即能平減，且距上年查報之期，不過數月，即欲驟復舊制，竊恐勢所不能，所有本年趕運活計，暨部派各件，懇恩可否准援近年歷辦成案，按照陳絲價值採辦，抑或俟新絲登場，再由撫臣查報之處，奴才未敢擅便，謹先附片請旨遵行，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户部議奏，欽此。

再查承准内務府派辦緞綾紡絲五百十六匹，料工銀七千七百八十九兩七錢二分七毫，内緞字緞西番字緞陀羅經被四十匹箇，料工銀二千四百二十八兩五錢九分五釐一毫。又承准工部派辦羅緞片金熟絹一百八十三匹件，絹線七十斤七兩五錢，料工銀四千三百五十三兩一錢六分二釐五毫，共銀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一兩四錢七分八釐三毫，業經咨商藩司籌解，未准解到。惟查前項活計，皆係緊要之件，未敢稽延，當經查照歷前任織造辦過成案，暫在奴才衙門辦公申餘項

下借支發辦，業於上年七月間辦齊解交在案，自應歸入光緒二年分造銷，所有借支銀兩，應請即由藩司解還歸款，以資公用，除分別咨呈外，謹附片具陳，並繕黃册恭呈御覽，伏乞聖鑒，勅部併案核覆施行。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該衙門知道，册併發，欽此。

杭州織造奴才舒麟跪奏，爲織務需用絲斤顏料金線價值，今昔不同，懇恩暫緩規復舊制，以全要工，而示體恤，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奴才於本年五月間附陳採買絲斤情形，經户部議覆，仍照本年四月間奏案辦理，並准附奏金線顏料工價等項，請令自光緒二年以後，一併核實撙節，期與絲價統歸舊制之處，奉旨：依議，欽此。欽遵恭録行知到杭。奴才伏查此案，歷經前任織造及奴才訪查確實，先後縷晰覆陳，始准部臣將光緒元、二兩年織辦運務，并另傳活計議，令暫照市價造銷，自二年以後，仍請復歸舊制。在部臣恪守成例，亟圖規復，自係爲節省帑項起見，奴才同受國恩，具有天良，如果稍能周轉，曷敢再行置辯。無如今昔情形大相迥異，溯查從前織務例價，本不敷辦，全賴鹽務津貼，兵燹後，鹽務改章，津貼無著，兼因地方殘損，桑株被伐，補種無多，育蠶稀少，曾准部臣議，令按照市價採買。現在肅清雖逾十年，當時元氣過傷，迄今民業尚未復舊，又兼年歲歉收，加以捐抽取，洋商採購，皆昔年所未有之事，以致價值總難平減。本年春夏之交，天氣寒燠不時，蠶收更形減折，現經奴才督飭各承赴市選購，該行商僉稱，例價與市價相去懸殊，難以售賣，且稱織務需用絲斤，係爲織辦上用內用要件，非尋常採買可比，更非例價所能購辦，此絲價難以復舊之實在情形也。至金工顏料等項，除工價早經歸復照例開銷外，查金線有圓扁之分，顏料有淺深之别，産地各殊，名目不一，大半非出於杭地，購辦運腳，一切諸多不易，足以同治五年間，前任織造福善體察情形，酌中定價，奏懇恩施，欽奉諭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行知遵辦在案。茲奉部行令自光緒二年以後，統歸舊制，自應遵辦。惟查當初奏定價值之時，已將水腳運費染工併計在內，現今不惟不能平減其中紅花等項，較之往年益加增昂，推原其故，蓋因年來川河艱阻，遠方商賈，究未盛行，來源稀少，辦理本形棘手，若按例價購買，更覺無可設措，此顏金難復舊制之實在情形也。方今時事維艱，百物昂貴，非奴才畏難苟安，憚於平價，實迫於勢之無可如何，若如部議，必欲以例價相繩，深慮各商畏累，裹足不前，價值愈昂，購買愈艱，未免益加掣肘。現查本年內務府、户部奏派運務緞匹，限期緊迫，至另傳活計及工部派辦各件，多係典禮攸需，勢難遲緩。奴才既不能强令商民必售，又恐貽誤要工，思維再四，惟有再行據實瀝陳，仰懇天恩，俯念時艱，將奴才衙門織辦活計所需絲斤顏料金線，仍准暫照市價發辦，以紓商力，而裨要工，一俟物料平減，即行規復舊制，斷不敢視爲成例，自負高厚鴻施。所有織務需用絲斤、顏料、金線等項，懇請暫緩規復各緣由，謹再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遵行，奴才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户部知道，欽此。

光緒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蘇州織造奴才文治跪奏，爲丙子年大運緞紗綢綾等項，織辦已成，委員解京，恭摺奏祈聖鑒事。

竊查近年辦理大運，由藩庫歲撥銀八萬二千兩，將户部緞紗辦理全運，內務府緞紗綢綾等款辦解四成有零，各在案。今奴才辦丙子運，仍由藩庫撥銀八萬二千兩，謹遵部議，按照光緒元年浙撫查報絲價採買經緯，雖較市價尚有不敷，由奴才捐廉添辦，督飭匠役練染開工，先將户部趕運緞紗一千匹，於五月下旬辦齊，解部交納。因此次部派龍蟒粧緞爲數較往年爲多，錢糧亦大，計需銀二萬九千四百餘兩，其餘銀五萬餘兩，辦理內務府大運起運，仍是四分有餘，所有部派大運緞紗一千匹，尚需銀二萬一千八百餘兩，無款辦理，業經咨請户部指撥，一俟覆到，新任織造萬順將次到任，自應接辦。今將內務府所派大運，仍照成案織辦，計上用官用緞紗三百七十匹件，綢綾三千四百匹，大手帕六百箇，衣線八百觔，白絲五百觔，細布三千匹，均已一律告成，分别裝箱，派委庫使文熙帶同承差於七月二十六日領解起程，進京交納。所用銀兩，應俟年終遵照部議絲價，專案題銷外，所有丙子年大運緞紗等項，辦成解交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江南織造奴才錫奎跪奏，爲織辦丙子大運緞綢及籌撥明黃雲緞料工銀兩，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前奉户部、内務府來文，派辦丙子大運緞綢，因疊奉部文，飭令按照例價報銷，實緣例價與市價懸殊，急切未能遵辦，迭經會同蘇、杭織造，聯銜專摺奏明在案，嗣奉户部奏，令循照此次酌議杭州織造銷價辦理等因，奴才即將庫存備辦大運料工銀四萬兩，按照浙江撫臣奏咨經緯價值購辦絲觔，分別摇染。奴才隨即派員督飭各匠，先行挑倒花本，諏吉開工，星夜趕織。又户部前派明黄雲緞五百疋，撙節估需銀一萬六千五百四十餘兩，除由江藩庫解過銀一萬兩外，仍欠解銀六千五百餘兩。此項銀兩，節經咨催，昨准江藩司文稱：司庫入不敷出，實屬無從籌措，詳請督撫咨部飭撥鄰省解濟。迄今尚未解到。刻因期限緊迫，勢難停工待款，奴才亦未敢稍涉拘泥，謹由庫存申餘項下，動支銀六千五百四十餘兩，即爲抵用，以全要工，而免延誤。所有織辦丙子運務及籌辦明黄雲緞料工銀兩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光緒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江南織造奴才錫奎跪奏，爲織辦丙子大運緞綢等項工竣，委派員役解京交納，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前奉户部、内務府來文，派辦丙子大運緞綢，並奉户部奏，令循照此次酌議杭州織造銷價辦理等因，曾將開辦緣由，專摺奏明在案。奴才旋即督飭工匠加緊織辦，計户部派織活計内辦得緞綢四百二十六疋，廣儲司緞庫派織活計内辦得緞綢九百疋件，大手帕五十箇，並茶庫派辦紕纓白絲等項，以及内務府派辦各包布疋，現已一律工竣，敬謹裝箱封固，派委筆帖式德禄帶領妥役於十月十四日由甯起解赴京，分别交納。除將動用料工等項銀兩另造清册，循例恭疏具題外，所有織辦丙子大運緞綢工竣解京交納緣由，謹繕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三年十月十四日

再前奉户部來文，派辦恭備内廷傳辦活計，需用明黄大緞五百疋，飭令趕緊織辦解京等因。奴才查此項緞疋，係前織造慶林任内奉傳未辦之件，奴才接任後，因屢奉部文飭催，隨經籌撥銀款預購絲觔，現已一律織辦完竣，敬謹裝箱封固，派委庫使成基帶領妥役由甯起解，進京交納。除將動用料工等項銀兩敬繕黄册，另行恭摺奏銷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江南織造奴才錫奎跪奏，爲恭報交卸日期並移交庫存銀兩，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恭閱邸鈔，光緒三年七月初十日奉旨：江南織造著明動去，欽此。欽於十月二十二日新任織造明動行抵江南省城，奴才當將織造關防一顆，龍江西新關關防一顆，並册檔文卷等件，委員齎交明動接收任事。伏查織署庫存，正項銀一千六百三十一兩四錢九分九釐三毫四絲，申餘款内存銀一千二百九十三兩五錢五分五釐五毫一絲六忽，並織局機張花本等項，暨歷任移交關庫存款銀二十三兩八錢六分，除一併造册移交明動盤查接收辦理外，奴才俟交代清楚後，即行束裝起程回京，謹將交卸日期並移交庫存各款銀兩緣由，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江南織造奴才明動跪奏，爲恭報接印任事日期，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内府世僕，知識庸愚，仰蒙恩命，簡放江南織造，即經趨詣宫門，叩謝天恩，於九月初六日跪請聖訓，仰荷召見，訓誨周詳，奴才跪聆之下，曷勝感戴。叩辭後，束裝起程，於十月二十二日行抵江南省城，准前任織造錫奎委員將織造關防一顆，龍江西新關關防一顆，並册檔文卷等件，一併移交前來。奴才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任事。伏查江省關税尚未開徵，所有織務應辦大運緞綢等項活計，現因絲觔市價較與例價懸殊，容俟奴才詳查絲價情形，再行奏明辦理。奴才受恩深重，未報涓埃，惟有諸矢慎勤，將應辦活計敬謹覈實織辦，以期仰答高厚鴻慈於萬一。至庫存銀兩及機張花本等項，除俟接收盤查清楚，另行恭摺具奏外，謹將奴才接印任事日期，繕摺具奏，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江南織造奴才明勳跪奏，爲織務絲觔物料市價與例價仍屬懸殊，援案籲懇天恩，展緩一年，以全要工，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查接管卷內前准户部來文，飭令將織造經緯絨絲，按照例價報銷等因，遵將户部、内務府派辦本年丁丑大運緞綢，暨前織造錫奎任内奉傳未辦各項活計，奴才逐一詳查，惟絲觔一項，現年市價與前織造錫奎任内報銷價值，仍屬不相上下，若按例價購買，實屬未能敷辦，惟是奴才甫經到任，一切事宜，無不力求撙節，覈實辦理，似此部府所需及奉傳各項，均係未能緩待，而絲觔物料，今昔情形迥不相同，實未能遽歸舊制。因查奴才衙門需用絲觔，均係購自蘇杭等處，蘇杭織造均因例價較市價懸殊，難於措手，懇恩暫緩仍照市價辦理，均蒙俞允在案。今奴才奉辦運務等項，係與蘇杭事同一律，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奴才衙門需用絲觔物料等項，按照蘇杭織造衙門展緩一年，以全要工，而免遲悞。出自高厚鴻慈。所有織務絲觔物料，請照蘇杭展緩一年，暫照市價緣由，謹繕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户部知道，欽此。

光緒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再查前織造錫奎任內，奉傳未辦各款，內有夏布二萬疋，織大緞二千疋，白絲三千觔，灑金絹三百張，四龍福方一百張，大龍硃紅絹對大小四十副，陀羅經被十五床，西番字緞二十疋。奴才詳加查覈，多係宮府要需，前織造因藩庫支絀，未能辦理。奴才受恩深重，曷敢畏難苟安，合無仰懇天恩，飭部由本省分處指撥銀兩，以資協濟。如蒙俞允，奴才謹當撙節覈實，估計料工銀數，逐款報部以憑籌辦，庶幾緊要傳活，可期清理，而分處指撥，則庫款亦可稍紓。是否有當，謹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請旨。

軍機大臣奉旨：户部議奏，欽此。

蘇州織造臣萬順、江南織造臣明勳、兼管杭州織造浙江巡撫臣梅啓照跪奏，爲織務需用各項物料，價值未平，勢難依限規復舊制，懇恩再展一年，暫照市價辦理，以示體恤，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光緒三年九月十六日，承准户部照會本部，覈復杭州織造奏需用絲觔、顏料、金線價值，今昔不同，懇請暫緩規復一摺，於光緒三年九月初三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遵經前任杭州織造舒麟恭録，轉咨江南、蘇州織造先後援案奏請，均蒙俞允，准其暫照市價發辦，仰見聖明洞察下情，曲賜矜全，凡屬商民，同聲感戴。臣等具有天良，敢不力求撙節，藉圖規復。惟查户部原奏內稱：織辦物料各項價值，係暫准展緩一年，仍按市價辦理。在部臣恪守成例，綜理度支，自不能不予以限制，而在臣等就地採購，目覩情形，實有不能不再請展限之勢。溯查昔年織務例價，爲數甚微，本屬竭蹶，兵燹後，地方殘損，桑株被伐，補種無多，育蠶稀少，加以捐抽取，洋商採購，以致價值愈昂，更非例價所能購買，始准江浙督撫臣奏報，暫照市價採購，原期行之有年，即圖復舊。無如浙省產絲地方，當時被兵較重，元氣過傷，民間日用拮据，倍於尋常，商賈往來貿易，尚多寥落。上年春夏之交，天氣寒燠不時，收成本形減折，迨至冬間，復遭奇冷，蠶子凍裂，春來長養維艱。傳詢各行商，僉稱察看本年情形，無論新絲出價，較前增昂，即所購各色物料，亦因上冬河道凍阻，來源稀少，購辦不易，如欲即以例價相繩，各行商力難賠此鉅款各等語。臣等體察各情，籌思至再，與其迫以時日，使各商有畏累之苦，莫若寬以期限，俾生理有漸復之機。溯查同治四年江浙督撫臣奏報，每兩經絲該價需銀四錢左右，而檢查上年浙江撫臣奏報，每兩經絲需銀僅二錢九分五釐，以視例價，固尚覺懸殊，若較數年前所報市價，已多減少，且查裝盛解費及一切公用，現已一律遵照部議於每兩扣出九分，申餘造報，不另作正開銷，以節糜費，辦理本形掣肘，若以昔年所定之例價，就今日之市價相去過甚，實屬勢所不能。臣等往返函商，意見相同，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時艱，將織造衙門織辦各項物料，准其再展一年，仍照市價採購，以紓商力。每屆新絲登市，仍遵向章由浙江撫臣飭屬查取各牙行甘結，據實奏報，以杜浮冒。一俟物料平減，即當隨時詰復舊制，斷不敢視爲成例，自負高厚恩施。所有織務需用各項物料，懇再展緩按照市價發辦各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户部議奏片併發，欽此。

光緒四年四月初六日

再近年以來，查報絲價，緣每年新絲登市，須在四五月間，迨經轉輾飭查奏報，已在九十月間，而九月以前絲價未定，所有傳辦各項活計，難以措手，以致歷屆大運，本年不及趕辦，直至次年四五月間甫得辦解。至江蘇兩處，隔省採購，

程途較遠，尤多周折，辦解更遲。伏查織造衙門需用絲觔，乙年所需，向飭行商於甲年豫儲，以供採買。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嗣後本年織辦各項活計所需絲觔，遵照上年奏報價值辦理，庶資周轉，而免遲誤。是否有當，謹會同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覽，欽此。

浙江巡撫臣梅啓照、杭州織造臣文桂跪奏，爲遵旨會籌趕辦絨斤、杭綢等項，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

竊於本年七月初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奉上諭，管理户部三庫事務寶鋆等奏請，飭嚴催欠解絨斤等款一摺，杭州織造應辦解龍輻車絨繩，需用絨五千斤，經該衙門疊次奏催，迄今久逾定限，仍未解到，殊屬玩泄，現在需用孔殷，著梅啓照、文桂即將前項絨斤並欠解杭綢均限於七月内一併起解，毋誤要需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承准此，臣等伏查欠解杭綢五千匹，及絨五千斤，節經先後飭令藩司籌款解辦，並經臣梅啓照於兼管織造任内附片奏請，仍照上年陳絲價值採購，以便趕辦，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正飭趕辦，間旋於本年四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四年四月初八日奉上諭：工部奏各項典禮需用緞匹紡絲，請飭先期織辦，並請飭部撥款各摺片等因，欽此。時臣梅啓照謹查工部派辦緞匹紡絲，係恭備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奉安一切要差，工限甚迫，亟需提前趕辦，遵經轉飭，速籌解濟去後。嗣據署藩司升泰文稱，前項工料係動支地丁，無如目下地丁收數未旺，又值籌解三批京餉，並惠陵工需，以及普豫等省賑捐，暨奉撥一切緊要協餉，在在急如星火，司庫竭蹶情形，不堪言述。擬先將明黄雲緞工料銀兩勉力籌措，所有前項絨綢料工銀兩，刻下實難兼顧，應請俟各屬地丁報解稍旺，即行接續解濟等情具覆，並准先後批解明黄緞料工銀三萬兩前來，經臣梅啓照酌給各工飭令，趕緊攢織，其餘未解工料銀兩，仍行催藩司，接續解濟各在案。欽奉前因，臣等伏查户部奏催絨斤、杭綢，暨工部奏派明黄緞紡，均關典禮要需，工限緊迫，勢難刻緩。惟訪查本年絲斤價值，有增無減，前經臣梅啓照請照上年陳絲價值採購，雖已仰蒙俞允，尚未奉准部覆，而事關吸需，未敢拘泥成例，致滋貽誤，惟有一律查照上年價值發辦，庶期迅速，除由臣梅啓照嚴飭藩司，剋日籌撥銀三萬兩，餘仍接續趕撥，暨臣文桂嚴督各工，分頭採購，加緊織辦解交外，所有臣等會籌趕辦絨斤、杭綢等項各緣由，謹先合詞恭摺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再此摺係用織造關防拜發，合併陳明。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四年七月十六日

蘇州織造奴才萬順、江南織造奴才明勳、杭州織造奴才文桂跪奏，爲辦理織務絲觔物料各項價值，今昔情形相去懸殊，恭摺籲懇天恩，再展一年，暫照市價，俾資措手，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等衙門，承辦織務，察看絲觔物料情形，其價勢難平減，當經奴才明勳、萬順，暨兼管杭州織造浙撫臣梅啓照，於本年四月初六日合詞具奏，奉旨：户部議奏，欽此。兹經部議覆，將例載定數之外上用經絲每兩再加銀二分一釐，緯絨絲每兩再加銀一分六釐，官用經絲每兩再加銀一分二釐，緯絨絲每兩再加銀七釐，其餘別項物價，仍照定例等因議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行知前來。部臣量爲議加原知辦理匪易，未准按照市價，自爲力求撙節起見，奴才等受恩深重，具有天良，當此經費支絀，如可節省一分，則盡奴才等一分心力，何敢再有瀆請。伏查乾隆年間，例定各項價值，正在時世全盛，百物皆賤，辦理裕如，迨道光年間例價，已有不敷，或於關稅，或於鹽務，均予津貼，方能辦理。兵燹後，關稅停徵，鹽務改章，津貼均各無著，兼之地方過形殘損，時事愈艱，較之道光、咸豐年間，又更不同。今雖肅清十有餘年，民氣尚未復元，商業亦未復舊，百物異常昂貴，不特絲觔一項爲然，所以年復一年，請照市價，實出於萬不得已也。況去冬奇冷，蠶子凍裂，今春寒暖不時，蠶絲收成大減，洋商仍事購貿，釐捐亦復抽收，查目前市價較諸上年，有增無減，按照部臣所議之數，上用經絲每兩計銀一錢二分四釐，緯絲每兩計銀一錢九釐，絨絲每兩計銀一錢七釐，官用經緯絨絲以次遞減，尚須每兩扣出九分申餘，另作裝盛解費之用。覈計市價實不過十成之四，以之購絲，則價值有虧，商民無力賠墊，若以四成之絲飭匠織辦，而經緯有定，匠役又無所適從，金線、顏料等項情形，亦復相同。奴才等事同一律，再四籌畫，往返函商，實屬無可措手。查本年内務府及部派運務緞綢各項，並另傳活計，爲限均迫，蘇州、杭州並有奉派典禮要需所不能緩者，未敢拘泥遲誤，均有已經發辦之件，又不能不照時價給領，此時若按部議之數，必令行商匠役遵照，力實有所不逮。輾轉思維，萬分焦急，惟有再行據實瀝陳，籲懇皇太后、皇上逾格恩施，俯念時艱，迥非昔年情形可比，所有織務應用絲觔物料，仍准再展一年，暫照市價發辦，仍由浙撫臣查取牙行切結，奴才等均當覈實撙節，斷不敢稍任浮

冒。倘以後漸能平減，必當隨時奏聞辦理，以期不負高厚鴻慈。所有織務需用絲觔物料等項，懇請再展一年，暫照市價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光緒四年七月十九日

江南織造奴才明勳跪奏，爲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恭閱邸鈔，光緒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奉旨，江南織造仍著明勳接管，欽此。欽遵之下，感激莫名。伏念奴才內府世僕，椓櫟庸材，上年七月，蒙恩簡放江南織造，方愧涓埃未報，悚惕滋深，茲復奉命接管，下懷益增感戴，惟有勉竭駑駘，倍加激勵，將應辦大運等項活計，敬謹督工織辦，慎勤將事，以期仰答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奴才感激下忱，謹繕摺具奏，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江南織造奴才明勳跪奏，爲補辦丁丑大運緞綢等項工竣，委派員役解京交納，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抵任後，當准前任移交戶部、內務府來文派辦丁丑大運緞綢等項，遵經咨明督臣轉飭藩司，先後籌撥料工銀四萬兩，即將應行補辦丁丑大運，按照奏定市價購買絲觔，督飭工匠，加緊織辦。計戶部派織活計內辦得緞綢二百七十二疋，廣儲司緞庫派織活計內辦得緞綢八百九十一疋件，大手帕五十箇，各色細布五百疋，並茶庫派辦各色紕纓六十五觔，白絲八百觔，通草片五觔，以及內務府另文例派本色細布三千疋。現已一律工竣，敬謹裝箱封固，派委庫使永立帶領妥役於十月十五日由甯起解赴京，分別交納。除將動用料工銀兩另造清册，循例恭疏具題外，所有奴才任內應辦本年戊寅大運緞綢，現按本年奏准市價發款購料開工織辦，約於明年春間一律辦齊解京。合將補辦丁丑大運緞綢工竣解京交納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四年十月十五日

杭州織造奴才文桂跪奏，爲按款辦解絨紬等項情形，恭摺陳明，仰祈聖鑒事。

竊查奴才衙門，承准户部奏催趕辦需用絨五千斤，並欠解杭紬五千匹，於本年七月間承准軍機大臣寄奉上諭，嚴催塲數解交，當經撫臣梅啓照會同奴才將會籌趕辦情形合詞具奏，並一面將前估工料銀數，遵照本年部議絲價，併計需銀十五萬餘兩，先後咨行藩司接續趕撥。至本年十一月初六日止，准藩司陸續解到銀六萬兩，通融趕辦，業經辦有各色絨二千五百斤，大紅杭紬二千五百匹，即於十一月初一日先行專差趕解進京，並呈報户部在案。其餘未解絨紬，需款尚鉅，疊經咨催藩司趕撥清楚，無如庫藏竭蹶，籌撥維艱，經奴才再四晤商，察看情形，未必能大批解濟，年內爲日無幾，轉瞬典禮屆期，奴才無米爲炊，深慮貽誤，除再咨商撫臣轉飭藩司，迅將欠解工料銀兩趕撥齊全，以便辦解全完外，所有奴才按款趕辦絨紬等項，已解一半，暨現時撥款支紬情形，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該部知道，片併發，欽此。

光緒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再查部派絨斤，係恭備龍輻車絨繩之用，較之杭紬尤爲緊要，如果藩司續籌有款，奴才酌量緩急，擬請先將絨斤辦解全完後，再行接辦杭紬，以顧要需。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覽，欽此。

江南織造奴才明勳跪奏，爲遵旨覆查制帛等件，確實覈減，以節糜費，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光緒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接奉工部照會，內開光緒四年六月三十日奏請飭查制帛等件，如何節減一摺，本日奉旨：依議，欽此。抄録原奏行令查明應減確數，分晰覆奏，照會前來。查原摺奏稱，內閣抄出江南織造明勳奏請制帛等款，歸復舊制一摺，奉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江南織辦制誥等件，自改由杭省以來，因絲價昂貴，奏准市價覈辦。據稱江甯土絲價值較廉，其絲質地顏色如何，能否敷用，較杭省現辦價值，如何節省一半，工價如何減成，三局合一，房間機張器具，能否不復添建增製，是否確有把握，不得藉詞偷減，并

不得復請加增，務須詳細妥覈，及節省數目，據實覆陳等因。奴才伏查江南所産土絲雖屬無多，豫爲採購，足可敷用。其絲質地勻净，顔色鮮明，加以官井漂練，焚灰潔白，此次復歸舊制後，凡有制帛等件，比較杭省代辦以來，報銷册内奏准價值，覈減十分之五，如杭省銷册每絲一兩值銀三錢者，減爲一錢五分，二錢者減爲一錢，此後並不准藉口不敷，希圖加價。所領工價，凡誥軸制帛、線羅、駕衣、綢疋等件，一律覈減二成。神帛、漢府、倭緞三局，重建時經前織造合而爲一，設有機張、器具，房間綽有餘地，毋庸添建增製。其此項活計，節省總數均以絲經工價爲大宗，其餘摇染開銷，無關出入，以此計算，每年節省實屬甚鉅，須就派到活計多寡，方能覈有定數，應於題銷册時登註，若經歸復之後，固不敢稍有虚糜，亦不得容其偷減。以上各情，遵奉查明應減確數。惟思奴才内府世僕，具有天良，雖屬知識庸愚，亦當竭盡職守，凡於一切織務之中，能於力求節省，焉敢壅於上聞，況當我國家因災修省之秋，帑金支絀之際，豈能任其年復一年，不歸舊制，未免一事兩歧，糜費伊於胡底，況經久奉懿旨，凡有一切事宜，以後均當歸復舊制，且又覈與工部原奏，一俟軍務告竣，仍歸江南製辦，奉旨允准之案，均屬相符，惟有恭請特旨，俯准飭將杭州織造代辦神帛誥軸，彩綢，駕衣，線羅等件，照例更正，傳派江南，以節帑金而符定制。奴才實爲節省度支，慎重典禮起見，理合恭摺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工部知道，欽此。

光緒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再查奴才衙門承辦運務，需用各項式樣、花本、線觔，前於乾隆年間，經户部議定，十年更換一次，歷經遵辦在案。溯自兵燹以後，花本遺失，迨至同治四年，復建織局，一切章程，無不撙節變通，所需花本、線觔，均經覈實製辦，早逾十年奉准應照市價更換期内。前奉户部來文，指飭此款花本應歸十年專案更換，毋庸陸續請添，以免轇轕等因在案。兹因存庫花本，均已殘損，不堪應用，應遵部定章程，奏明更換。惟從前所需花本成案，每逢十年更換一次，例應准用絲線二千三百八觔三兩二錢五分，若照從前例價製辦，不敷甚鉅，若按市價開銷，又恐籌款維艱，惟有遵照户部近年議定絲價成案，撙節覈算，飭承購辦，每觔該銀五兩四錢四分二釐，共計需銀一萬二千五百六十一兩二錢四分一釐。查此項應換花線，早經及期，立待籌款製辦，方免貽誤正運，除咨兩江督臣轉飭江藩司，照例迅籌移解製辦外，理合附片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杭州織造奴才文桂跪奏，爲接辦戊辰第三次大運，按款織就緞紬等項，委員解京，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承准内務府、户部派辦運務，應需錢糧，經前升撫臣左宗棠奏請，由牙釐局每年撥解錢十二萬串，按照市價，易銀發辦。嗣因撥款不敷辦解全運，歷經前任織造請將釐局一年解到之款，儘數發辦，遵例分爲趕運、大運兩批解送，按年題銷，其未完各件，遞年接辦在案。嗣因庫存物料不敷，承准内務府劄飭，寬爲籌備等因，當經前任織造咨商撫臣飭司籌撥去後，旋據藩司文稱，現時庫款支絀，難以添辦，仍請暫照釐局每年所解錢文，儘數辦運，俟庫儲稍裕，即行併籌添辦各緣由，經前任織造於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二日會同前撫臣合詞具奏，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恭查戊辰年所派運務，尚未辦竣。所有光緒四年運務，自應接辦，戊辰年運所派緞匹等件，仍遵舊章，按照釐局撥到錢十二萬串，易銀儘數發辦，業於上年九月間，先行趕運過上用緞紬紗三百匹，官用緞紬紗一百六十匹，内用紬綾四百一十匹，衣線一百五十斤，部用緞綾紡絲七百四十匹，均經批差解送，分交驗收在案。嗣復接續督工趕織，兹共織辦得上用緞紬紗三百匹，官用緞紬紗二百匹，内用紬綾六百匹，衣線二百五十斤，細布一千五百匹，部用緞二百八十匹，綾紡五百匹，於二月十五日委員起程，管解運京，分別交納。統計兩次共解過緞紬綾紡三千四百九十匹，衣線四百斤，細布一千五百匹。除督飭承辦經書將用過工料銀兩，遵照奏准各項市價，彙造細册，循例具題外，所有接辦戊辰運務，先後解交並委員起程日期，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五年二月十二日

再准江南織造明勳咨稱，請將制帛誥軸等項，仍歸江南織辦一摺，奉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咨行前來，奴才卷查此案，前經御史世泰具奏，經工部會同户部議覆，擬請仍由杭州織造辦理等因，於光緒四年二月十一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恭録轉行到杭，即經遵辦在案。嗣准江南織造咨會前由，奴才細繹江

南織造原奏，及該處匠人稟詞，大都以杭州係用湖絲，江南可用土絲，價值較賤，且用井水漂練，愈覺鮮潔各等語，當即傳諭遵照去後。旋據神帛堂匠役丁大元等稟稱，匠等向在江南供役，溯自咸豐三年，金陵失守，奏改杭州織辦，蒙前任織造出示招募，來杭設立堂口，建置機張，添造器具，以供傳派。至咸豐十年，杭城淪陷，匠等避亂上海，苦不可言。迨至同治三年，杭垣克復，匠等復陸續投回，仍蒙入冊，循舊當差，整理局務，至同治八年，始將機張、器具置備齊全。現在江南奏稱，改用土絲，價值可省一半等語，匠等查土絲最稱惡劣，雖民間服用，亦所不敢，以之上供壇廟大祭，殊不足以昭誠敬，即匠等從前在江南織辦，亦未用過，不知江南各匠稱用土絲係出何據。歷年以來，杭州恭織制帛等項，所需絲斤與上官服用有別，本係按照奏准市價，減成採購，每兩請銷銀不及二錢，核與江南所稱減半之說，相去無幾。且局近西湖，即用湖水漂練，似與江南井水較爲潔淨，蓋湖水質輕而清，井水重濁味鹹，昭然可辨。至織辦諸軸一項，用絲無多，兼以紙張裱做，向照部頒例價辦理，並無加增之說，現雖江南奏稱，合爲一局，若遇各部庫同時傳派，一局亦難兼顧，勢不能不增修一切，而杭局練熟之機具，概歸無用，豈非糜費轉增。況查匠等工價，向係照例給銷，兵燹後，並未請增，此外，尚有每日應支口糧，到杭以來，亦未請給發，實較江南前辦章程，格外撙節。且匠等供役二十餘年，藉工餬口，共計三百七十名之多，若一時失業，衆口嗷嗷，無以爲生。各等情環，叩請奏前來。奴才詳查該匠等，在杭供織，迄今年久，於一切傳辦各件，並無貽誤，查其所稟各節，尚係實在情形，即所稱歷年購用絲價，減成造報，工價照例開銷，當經奴才檢查歷屆銷冊，亦屬相符，除將匠稟鈔呈工部外，理合據實瀝陳，合無仰懇天恩，俯賜飭部覆議，以昭覈實而重帑項。是否有當，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該部議奏，欽此。

蘇州織造奴才萬順、江南織造奴才明勳、杭州織造奴才文桂跪奏，爲織務需用各項物料，今昔價值不同，勢難規復舊制，懇恩仍准展緩一年，暫照近年部定絲價辦理，以示體恤而全要工，據實瀝陳，恭摺仰祈聖鑒事。

光緒四年九月間，各承准户部照會本部片奏江浙三織造，會奏承辦織務應用絲觔物料價難平減，仍請再展一年，暫照市價等因，議令暫照光緒元年准銷市價辦理，下屆五年即行按照例價報銷，不准再行瀆請等因，於光緒四年九月十四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各照會前來，奴才等遵將應辦各件飭令趕緊辦解，至本年織辦各件，既經部臣議令，按照例價報銷，奴才等世受國恩，具有天良，曷敢再行瀆請，無如撰諸今日時勢，諸多窒礙，有不得不縷陳於聖主之前者。一則昔年承平日久，物阜民豐，今則地方蹂躪之後，元氣未復，民物凋殘，百貨昂貴。一則昔年絲觔向無加抽捐金，今則嘉湖一帶，採購絲觔，先有捐金加收在內。一則昔年所產之絲，僅止內地購買，今則新絲一經出產，洋商不時開莊，加價收買，以致市儈爭趨，絲價陡長。一則昔年織造賴有鹽關津貼，稍資補助，今則鹽務改章，關稅未復，無可通融。此皆目前實在情形，實有萬難遵辦之苦。伏查本年新絲登廛，奴才等確實查訪，詢諸商民，僉云：今年雪白經絲，每兩需銀二錢九分有奇，揆之光緒元年浙撫臣確查市價，仍屬不相上下，以此視昔年之例價，則仍屬懸殊。若以例價强令各商遵照，固屬力有未逮，亦非我國家恤商愛民之道。奴才等往返兩商，進退維谷，與其游移誤事，何如據實陳情，仰懇天恩，俯念時勢艱難，仍准展緩一年，暫照上年部議市價覈估發辦，斷不敢稍有浮冒，有負高厚鴻慈之至意，一俟絲價稍能平減，容奴才等察度情形，再行請復舊制。所有絲觔用價，目下驟難復舊，懇請暫照市價辦理各緣由，謹合詞恭摺瀝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户部議奏，欽此。

光緒五年五月二十日

杭州織造奴才文桂跪奏，爲織務需用絲斤各項價值，驟難平減，懇恩暫緩規復舊制，以全要工，而示體恤，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織造衙門應用絲斤等項價值，今昔不同，前經江南織造明勳、蘇州織造萬順，會同奴才懇請再展一年，暫照市價辦理等因，嗣經户部議覆，以上年有奏派典禮要需，是以准照市價辦理，此次需用絲斤，仍飭按照部臣上年奏案，即行規復例價，以示限制等因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轉行到杭。奴才伏查昔年織務例價，本不敷辦，全賴鹽關津貼。兵燹後，鹽務改章，關稅停徵，津貼無著，始准奏請暫照市價採辦，實因時勢使然，非敢故違定例。迨至同治十三年間，部臣即有規復例價之議，然皆年復一年，任復一任，瀝情懇緩，無不仰邀聖明洞鑒，曲賜矜全，凡屬商民，同聲感戴。本年新絲登市，釐捐照常抽收，洋商仍復夥購，價值勢難平減，是以仍懇暫照市價辦理，原出於萬不得已，並非意圖延宕。茲准部臣議奏，仍飭規復例價等語，奴才世受國恩，具有天良，如果力所能行，曷

敢再行瀆請，無如訪查本年新絲市價，上用雪白經絲每兩需銀二錢九分有奇，較之光緒元年市價不相上下，核與昔年所定例價，尚覺懸殊，委實無力賠此鉅款。現查本年內務府、户部奏派運務緞匹，業已届期，必須開辦，且近日又准工部奏派綵紬五千匹，亦係典禮要需，不容遲緩，所需絲斤等項，奴才既不能强以例價抑勒商民，又未敢停工待價，致滋貽誤，思維再四，惟有專摺據實瀝陳，仰懇天恩，俯念時艱，將奴才衙門本年織辦活計所需絲斤等項，仍准暫照市價發辦，以紓商力，而裨要工。一俟物料平減，即行規復舊制，斷不敢視爲成例，自負高厚鴻施。所有織務需用絲斤等項，懇請暫緩規復各緣由，謹再恭摺瀝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本年需用絲觔各項，著准其暫照市價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光緒五年八月初六日

蘇州織造奴才立山跪奏，爲接收前任交代庫款銀兩，稽核相符，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蒙恩簡放蘇州織造，業將接印任事日期，恭摺奏報在案。今查前任織造萬順移交經辦各項活計，動用各款銀兩收支清册，除光緒三年分大運辦差匠糧申餘等款，均經題奏報銷外，其已解未銷之光緒四年分大運緞紗綢綾，另傳各項活計及匠糧申餘等款，收支各數，並經收五年分大運銀兩數目，逐款稽核，均屬相符。統計大運正款項下應存庫銀五萬九千七百五十二兩六分二釐，申餘項下應存庫銀五千六十六兩二錢，匠糧項下應存庫銀五十七兩四錢四釐，辦差項下應存庫銀二萬七千六百五兩四錢五分八釐。當經奴才盤查庫存銀數，並無短絀，除該前織造已解未銷各款，容奴才分别代爲造報外，所有接收前任交代庫款銀兩，稽核相符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五年十一月初八日

蘇州織造奴才立山跪奏，爲擬請動支平餘銀兩，趕將花本製造足額，以濟大運急需，恭摺奏祈聖鑒事。

竊查奴才衙門額設花本絲線一千九百二十六觔七兩，十年更換一次，乾隆四十七年例價，每觔銷銀二兩三錢七分三釐。同治年間辦理成案，則由撫臣於例價、市價之間，酌中奏定每觔准銷銀四兩七錢四分六釐。自光緒三年，花本十年限滿之後，前織造萬順四次呈請户部查照成案，撥款更換，而户部堅持例價，駁令遵辦，嗣又瀝情具奏，仍復議駁如前，並有不准再行瀆請之語。該前織造不得已，就所准銀數，擇其緊要者，先行製造，以應典禮要需之急，報明户部有案，其餘因值交卸，未及復籌補辦。今奴才到任，因本届已卯大運早逾定限，趕即督匠開工，乃檢查花本式樣未全，顧此失彼，而舊有花本自十年期滿，又閱三年，早經消耗殆盡，無可濟用辦理，實形棘手，焦灼萬分。奴才伏查額設花本，既係必不可少之需，乾隆例價，實有萬難遵照之勢，同治年間准銷之價，本非按照市價定擬，即以現年減定經絲市價而論，每觔尚需銀六兩以外，而成案僅止四兩七錢四分六釐，所短已多，委難再減，此萬順之所以未能遵辦，而奴才有不得不再行瀆請之苦衷也。惟是現值大運，待線甚急之際，若復奏請由部找撥銀兩，即使部臣核准，輾轉行文籌解，必須數月之久，勢難停工以待，致誤内庫要需。因思奴才衙門平餘一款，原爲辦公之用，例不作正開銷，按年造報内務府查核，現有存賸銀五千餘兩，前項花本查照同治年間成案核計，該銀九千一百四十二兩零，除由藩庫遵照部文撥過例價銀四千五百餘兩，尚不敷銀四千五百七十一兩零，合無仰懇天恩，俯念工程緊要，待線甚急，准將前項不敷銀兩就近動支平餘，趕將花本製造足額，以濟急需，而免遲誤。如蒙俞允，擬請將萬順及奴才經辦花本線觔，仍照例價造報，以符户部奏案，所動平餘，作爲撥補花本例價不敷之款，另報内務府查核，以免淆混，致滋轇轕。奴才實爲辦理棘手，權宜濟急起見，是否有當，未敢擅專，伏候命下之日，祇遵趕辦，爲此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請旨。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光緒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江南織造奴才定昌跪奏，爲接收庫存銀兩並機張花本等項，查覈相符，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恭膺恩命簡放江南織造，於本年十二月初四日接印任事，當即恭摺叩謝天恩，奏明在案。兹准前任織造明勳移交織署庫存正項銀一萬三百九十二兩九錢八分四釐三毫四絲，申餘款内存銀五百九十六兩四錢二分五釐五毫一絲

六忽，及歷任移交關庫存款銀二十三兩八錢六分，並織局機張花本等項，一併造冊移交前來，奴才即經按冊盤查，均屬符合，謹繕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再本年己卯大運緞綢，前任織造萬順，因絲價未定，至今未能開工，移交奴才辦理。奴才查接管卷內本年五月間江甯、蘇州、杭州三處織造，因本年絲觔各項價值查與上年部議准銷市價不相上下，尚難規復舊制，聯銜奏懇，再展一年，本屆仍照市價辦理，當經户部議駁，奏令規復例價，以示限制。該前織造因例價與市價相去懸殊，無從措手，以致奉傳各項活計，延擱至今，未能開辦。奴才伏查各項工程，均關緊要，已逾定限，勢難再事耽延，至滋貽誤，除一面督飭匠役開工儹辦外，第現在絲觔各項市價，奴才詳加諮訪，實與上屆准銷市價相同，一時委難核減。奴才世受朝廷豢養之恩，方愧涓埃未報，如果市價平減，萬不敢稍涉欺朦。且查現准杭州織造文桂咨稱，該織造於本年八月初六日具奏織務需用絲觔各項價值驟難平減，懇請暫緩規復舊制一摺，奉旨：本年需用絲觔各項，著准其暫照市價辦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咨會查照等因。仰見我皇太后、皇上洞鑒物情，體恤周至，下懷欽感，莫可名言。奴才竊以蘇杭事同一律，銷價亦同，相應援案，籲懇天恩，俯准本年一體暫照市價辦理，以全要工，而免兩歧。來年新絲上市，奴才察看情形，如能價值稍平，即當據實奏聞，漸圖規復舊制，斷不敢視爲成例，致負高厚鴻慈。所有本年需用絲觔各項，援案懇請暫照市價辦理緣由，謹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請旨。

軍機大臣奉旨：本年需用絲觔各項，著准其暫照市價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江南織造奴才定昌跪奏，爲織務需用絲觔，訪查市價，仍未平減，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竊奴才查江甯織局承辦各項緞綢，向係先赴浙省採買經緯絲觔，各絲行易於居奇，且係先加釐捐後方出售，以致價值驟難平減。奴才到任後，稔知大運緞綢實爲部府要需，本屆己卯大運，亟應接續籌辦，以免貽誤，而現在新絲未曾上市，絲價較前仍屬不相上下。奴才身受豢養深恩，涓埃未報，曷敢畏難苟安，惟有據實瀝陳，仰懇天恩，准照蘇杭織造現辦絲價一律辦理。奴才謹當嚴督匠役開工，敬謹織辦，斷不敢稍事虛糜。所有訪查絲價，仍未平減，懇恩准照蘇杭採買市價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户部知道，欽此。

光緒六年正月十九日

杭州織造奴才文桂跪奏，爲開辦已巳第一次大運按款織就緞紬等項，委員解京，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承准內務府、户部派辦運務應需錢糧，經前升撫臣左宗棠奏請，由牙釐局每年撥解錢十二萬串，按照市價易銀發辦。嗣因撥款不敷辦解全運，歷經前任織造請將釐局一年解到之款儘數發辦，遵例分爲趕運、大運兩批解送，按年題銷，其未完各件，遞年接辦在案。嗣因庫存物料不敷，承准內務府劄飭寬爲籌備等因，當經前任織造咨商撫臣飭司籌撥去後。旋據藩司文稱，現時庫款支絀，難以添辦，仍請暫照釐局每年所解錢文儘數辦運，俟庫儲稍裕，即行併籌添辦。各緣由經前任織造於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二日會同前撫臣合詞具奏，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恭查前辦戊辰年運務業將辦竣，所餘無幾，不敷辦解，所有光緒五年運務自應循案開辦，已巳年所派緞匹等件，仍遵舊章，按照釐局月撥錢文連閏十三萬串易銀儘數發辦，業於上年十月間先行趕運過上用緞紗二百九十八匹，官用緞紗二百匹，內用紬綾五百四十匹，細布五百匹，衣線二百斤，部用緞三百匹，均經批差解送，分交驗收在案。嗣復接續督工趕織，茲共織辦得上用緞紬紗三百十匹，官用緞紗二百四十匹，內用紬綾七百四十匹，細布五百匹，衣線二百斤，部用緞綾紡絲一千三百匹，於二月二十一日委員起程管解運京，分別交納，統計兩次共解過緞紬綾紡三千九百二十八匹，衣線四百斤，細布一千匹。除督飭承辦經書將用過工料銀兩細數，遵照奏准各項市價核實造報，循例具題外，所有開辦己巳運務先後解交，並委員起程日期，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光緒六年二月十八日

蘇州織造奴才立山跪奏，爲動支辦差餘款，添辦内庫已卯大運緞綢，以濟急需，恭摺奏明，仰祈聖鑒事。

竊准内務府來文鈔粘，奏派庚辰大運，原摺内稱，近年三處織造，辦解大運緞綢僅三四成不等，所入不敵所出，遂將庫中舊存款項全行墊放，尚不敷用，屢次撥款採買供應要差，以致銀庫倍形支絀，請旨飭下各該織造，照數織辦。如經費不足，應由該織造自行奏明，籌款辦理。儻再延欠，即由臣等奏參懲辦各等語，並奉奏催已卯大運緞綢，趕緊照數辦解，另文行知前來。奴才接閱之下，倍深焦灼。伏查奴才衙門，每屆大運，由藩庫撥銀八萬二千兩，除以三萬兩織辦部派緞紗外，餘銀儘辦内庫緞紗綢綾等項，按照派數核計，僅及四成有奇。奴才於上年十月到任，催撥已卯大運工需，僅准藩司仍照上屆撥銀八萬二千兩，現正督飭匠役，星夜趲辦。茲奉前因，竊念奴才身任織造，責有攸歸，當此内庫十分支絀之時，曷敢置若罔聞，自蹈辜恩溺職之咎。再四籌維，除庚辰大運容奴才與撫臣籌商，能否添撥若干，另行奏明辦理外，所有已卯大運，若並請由藩庫添撥，誠恐一時力難兼顧。今查奴才衙門辦差一款，每年由藩庫撥銀三萬兩，爲奉傳上用活計之需，按年造報内務府核銷，截至光緒四年分報銷止，存賸銀二萬七千餘兩，現傳活計尚有五年分辦差撥款可支。奴才因思前項餘賸銀兩，原爲留備傳辦活計之用，今值内庫空虚，而所派大運緞綢，上關内廷應用，及頒賞各國外藩之需，同一傳辦緊要活計，擬請將此項銀兩從權撥歸已卯大運添辦内庫緞綢，俟將來藩庫款項稍裕，再請撥還歸款。奴才愚昧之見，多辦一分，内庫多得一分之用，銀庫即可少撥一分採買之款，而藩庫目前亦免籌添之難，是一舉而數善俱備。除一面嚴督工匠，撙節動支，趕緊加工織辦，一俟告成，即行解京，以濟急需外，所有擬請動支辦差餘款，添辦内庫已卯大運緞綢緣由，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奏明，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光緒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再准户部奏派本屆庚辰大運緞紗二千匹，並催前欠粧緞、錦緞五百九十匹，又戊寅運各色緞一千二百匹，迅即如數辦解，毋許絲毫拖欠，恭録諭旨，行令遵照前來。除奉派庚辰運緞紗，俟催齊藩庫撥款，即行開辦，其戊寅運欠解緞匹，業經呈明户部，動支已卯大運工需儘款織辦外，奴才卷查光緒三年三月户部專案奏派粧緞、錦緞一千匹，經撫臣吴元炳奏明，騰挪是年應辦户部大運銀三萬餘兩，先其所急，儘款辦解，前任織造萬順遵即儘銀織辦四百一十匹解部交納，餘欠五百九十匹，迄今無款辦理。茲奉奏催，自應趕緊遵辦，按照減定絲價及原辦成案核實估計，共需工料銀四萬六千兩。惟織庫既無存款，本屆大運工需又有本款待用，未便仍前騰挪，致令顧此失彼。奴才伏查此項粧錦緞，本係年例大運之外另奉奏派之款，自應另行籌辦，相應請旨，飭下户部指撥款項，行令撫臣迅速籌解，以便開工，而免貽誤，謹此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請旨。

軍機大臣奉旨：户部知道，欽此。

再奴才衙門司庫、庫使、筆帖式等員，向例五年任滿，呈報内務府揀員更替。今查庫使文熙，係於光緒元年六月到任，扣至本年六月，已屆五年。又司庫銘佑，前於光緒四年六月任滿，經前任織造萬順奏留二年，扣至本年六月亦已屆滿，均應呈報更替。惟查該員等，在任有年，熟悉織務，當差均各勤謹，司庫銘佑尤能任勞任怨，爲織局工匠所畏服。奴才到任未久，一切情形尚難盡悉，深賴該員等隨同辦理，藉收指臂之助，遽易生手，誠恐難期得力，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該二員暫留二年，俾資熟手。奴才爲慎重工程起見，是否有當，恭候聖裁，謹此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江南織造奴才定昌跪奏，爲部府派辦緞綢需用孔急，撥款維艱，統籌酌議，恭摺陳明，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先後接奉户部、内務府來文，鈔録原奏，派辦庚辰大運，並催欠解大緞，及改派川省緞絹等款，行令依限辦解前來。奴才細繹來文，詞意均甚嚴切，除庚辰大運，應俟將已卯運務銀兩籌齊辦竣，再行籌辦外，至改派川省緞絹，經内務府奏准，於歲撥外，由部籌指專款，容俟覈估價銀，另行咨明辦理，所有欠辦户部大緞，係由光緒二年傳辦遞欠至今，迭奉奏催，需用孔亟，前因藩司迭次請緩，致未辦解。奴才到任後，又復屢次咨催，昨准覆稱已詳，由督臣酌覈奏咨，可否暫從緩辦，如不可緩，則請部撥鄰省實銀協濟等因。伏思内庫連年供應要差，墊放不敷，久形支絀，目前待用，自必更加迫切。奴才職有專司，但能如數撥款，曷敢絲毫拖欠，惟是江省織務籌款，較蘇杭爲尤難，若不縷晰陳明，妥籌酌議，將

來歸咎遲逾，雖使吏議森嚴，終於要需無補。溯查江南織造衙門，前自廣順任內辦理大運三節各款，動撥銀二十餘萬兩。忠誠任內辦理妝蟒緞綢、繡花簾幔、地毯、彩綢等款，動撥銀三十餘萬兩。慶林任內派單絡繹撥款至百餘萬兩。或由藩庫專籌，或係分庫協撥，時勢雖有不同，而現蒙聖恩，體察時艱，概從節儉，傳辦並無前此之多，而督撫臣統籌兼顧，竭力經營，斷不稍事推諉。惟藩庫歲撥大運銀兩，全賴地丁蘆課，現值庫儲竭蹙，既屬難籌，而奴才職守攸關，又未敢自安緘默，合無仰懇天恩，俯念京外撥款艱難，變通辦理，將所需銀款，在於江蘇關稅鹽稅各處酌量籌撥，以全要工。如蒙俞允，應請勅下户部，指定專款，飭令撥解，以便遵辦。所有奴才統籌織務，酌議撥款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請旨。

軍機大臣奉旨：户部議奏，欽此。

光緒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再奴才於上年到任後，應行補辦己卯大運緞綢，當經咨催撥款，准江藩司於本年春間起，陸續籌解銀兩，奴才將需用絲觔顏料金工各款，按照奏准價值，及歷任准銷數目成案，先行發辦開工，一俟銀兩解齊，再行找發工料各款，約在秋間可期完竣。奴才惟有嚴督工匠，敬謹趕辦，斷不敢稍任延緩，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再查奴才衙門所屬司庫、筆帖式、庫使等員，向例五年任滿，呈請更換。茲查庫使成基，自光緒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到任，扣至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已屆五年期滿，例應呈報內務府揀員接替。惟現值開辦大運喫緊之際，催工驗活必需得力之員，庶資臂助。該員襄辦織務，頗稱勤謹，爲此援案仰懇天恩俯准，將庫使成基暫留二年，以資熟手。出自高厚鴻施，謹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請旨。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蘇州織造奴才立山、江南織造奴才定昌、杭州織造奴才文桂跪奏，爲本年絲價業經遵照部文，據實查報，本屆織務需用經緯，擬請照辦，以昭覈實，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等衙門，近年需用絲觔等項，因市價未平，尚難復舊，仰蒙天恩，仍准按照市價辦理。經奴才等遵照户部減定銷價經絲每兩銀二錢九分五釐，緯絲每兩銀二錢七分二釐七毫造報在案。本年新絲登場，正在查訪間，適奴才文桂接准浙江撫臣咨稱，上年十月間，户部行查絲觔等項市價，並令嗣後每年新絲上市，據實開報一次。現屆新絲登市，當即行令藩司，派委候補知縣孫壽彭赴產絲最旺之德清縣地方，會同印官程國鈞查明經絲每兩銀二錢九分四釐八毫，緯絲每兩銀二錢七分四釐二毫，取具牙行甘結，由印委加結，詳咨户部查照等因，咨會前來。奴才等伏查本屆應辦大運及奉傳各項活計，因絲價未定，迄今未能開工，今新絲經緯價值既經撫臣查明報部，較之上年市價尚屬不相懸殊，自應循照辦理，以重要工，相應籲懇天恩俯准，所請飭部查照，俾得趕緊採購絲觔，將應辦一切活計，開工儹辦，以昭覈實，而免遲誤。所有本年絲價，業經浙江撫臣據實查報，擬請照辦緣由，是否有當，理合聯銜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户部知道，欽此。

光緒六年八月初六日

蘇州織造奴才立山跪奏，爲光緒五年分己卯大運緞紗等項織辦告成，援案由海道解京交納，恭摺奏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上年十月到任，因己卯大運尚未開工，當即催據藩司，仍照上屆成案，陸續撥解工需銀八萬二千兩，嗣因內務府奏催籌款辦理全運，經奴才奏請，以庫存光緒四年分辦差項下餘賸銀二萬七千餘兩，撥歸己卯大運，添辦內庫緞綢，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在案。奴才隨即採購經緯絨絲，剔選純潔，加工煉染，督飭匠役開工儹辦，按照內務府原派上用緞三百二十匹件，官用緞紗四百五十匹件，綢綾紡絲四千九百二十匹，大手帕一千箇，衣線八百五十觔，弦線二十觔，白絲一千六百觔，細布三千匹，如數辦齊。又户部五年分未派緞紗，令將欠解戊寅運緞紗補辦解納，亦經查照成案，儘款辦得各色糙錦緞，紗八百匹，應即解京交納。惟查己卯大運，因前任未經開辦，以致久逾例限，前奉內務府奏催嚴切，自係待用孔殷，若由陸路運解，既虞風雨阻滯，尤慮此次箱隻較多，王家營車駝難期驟集，致滋延誤。奴才因查同治六年前任織造慶林辦解丙寅大運，十一年前任織造德壽辦解典禮要需，均經奏明由輪船航海運解，

以期捷速，所需解費，仍照陸運章程於平餘項下支銷有案，自應援照辦理。除敬謹裝箱封固，遴委筆帖式錫桂督同承差，於九月初四日護解起程，由輪船運至天津，起旱進京交納外，所有己卯大運緞紗等項，織辦告成，援案由海道運解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江南織造奴才定昌跪奏，爲補辦己卯大運緞綢等項工竣，派委員役解京交納，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衙門例辦大運緞綢等項，前於奉文後，即經照案咨明兩江督臣轉飭藩司，籌撥己卯大運緞綢料工銀四萬兩，當經奴才遵照奏報絲價，飭承購買絲觔，督飭工匠加緊織辦，計户部活計內酌辦得各色龍蟒緞綢四百疋，廣儲司緞庫派織活計內辦得緞綢等項一千一百二十五疋件，大手帕六十個。又續派布三千疋，並茶庫派辦紕縐白絲，通草片等項，現已一律工竣，敬謹裝箱封固，派委筆帖式佛保帶領妥役，於十月二十日由甯起解赴京，分別交納。除將動用料工等項銀兩，另造細數清册，循例恭疏具題外，所有補辦己卯大運緞綢工竣，解京交納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六年十月二十日

蘇州織造奴才立山、江南織造奴才定昌、杭州織造奴才文桂跪奏，爲本年織務需用經緯，户部議令按照例價支銷，委難遵辦，籲懇天恩，仍准暫照查報市價辦理，以全要工，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等先後接准户部文，開本部具奏三織造本年需用經緯一摺，光緒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議，欽此。鈔録原奏，行令遵照等因。查原奏内稱，各織造歷届承辦織務，皆因絲價驟難平減，奏請暫緩歸復舊制，然必須奉特旨允准，方能遵照辦理，且亦不過暫緩一年，並不准援爲成案。上年杭州織造奏請緩復舊制，奉旨：本年需用絲觔各項，著准其暫照市價辦理，該部知道，欽此。恭繹諭旨，係專指光緒五年，非可以歷年循照也。今該織造等以臣部上年有行令浙江每年開報新絲價值之案，竟云既經撫臣查照報部，較之上年市價不相懸殊，自應援照辦理等因，未免意存取巧，相應請旨，飭下三織造，自光緒六年起，遵照例價織辦，以符舊制等語。奴才等伏查江浙肅清以來，百物騰貴，歷久未平，人所共悉，不獨絲價爲然，即如江浙兩省，年例辦解木植布疋等項，督撫臣等均以例價與市價相去懸殊，或奏請按照市價，實用實銷，或令所屬籌款津貼。奴才等衙門無地方之責，既不能以例價强買於民間，更不能以津貼責成於州縣，然則以三倍之市價，而欲以例價得之，其勢有所難能。在部臣綜司出納，撙節度支，不得不力圖復舊，以濟時艱，在奴才等實逼處此，委無良策，此歷任織造暨奴才等頻年瀆懇天恩，暫照市價辦理，萬不得已之苦衷也。上年十月户部行令浙江撫臣，每年於新絲上市，據實查報。細繹部臣上年來文，亦明知例價與市價大相懸殊，第恐價值虚浮，是以行令地方有司，取結查報，以昭覈實。奴才等既准撫臣以遵查報部之實價，咨會查照，而又覈與上届價值，不相懸殊，自應遵照辦理，曷敢有所取巧。兹奉前因，奴才等往返函商，例價固難遵辦，而撫臣查報之價，係在新絲初出價值稍落之時，數月以來，復有增益，辦理已虞棘手，且瞬届歲暮，本年應辦織務，停工以待，勢將貽誤，倍深焦灼，籌思至再，惟有籲懇皇太后、皇上逾格恩施，本年仍准暫照查報市價辦理，俾得趕緊採購絲觔，開工僉辦，以免貽誤。來年絲價如能平減，奴才等自當據實奏明，以期節省，斷不敢祝爲成例，致負高厚鴻慈。所有本届織務需用經緯，懇請暫照市價辦理緣由，理合聯銜恭摺瀝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請旨。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户部知道，欽此。

光緒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蘇州織造奴才立山跪奏，爲照案動支辦差餘款，添辦内庫庚辰大運緞綢，以濟急需，恭摺奏明，仰祈聖鑒事。

竊查奴才衙門大運工需，每届由藩庫撥銀八萬二千兩，以三萬兩辦解部派緞紗，餘銀儘辦内庫緞綢等項，因限於撥款，未能全數辦運，上年十二月内務府以緞庫所入不敵所出，致將舊存款項全數挪放，尚不敷用，屢次撥款採買，致銀庫亦形支絀，奏請勅下各該織造自行籌款，照數全辦，儻再延欠，即行奏參懲辦等因，行知前來。當經奴才查有光緒四年分辦差項下餘賸銀二萬七千餘兩，奏請撥歸己卯大運添辦内庫緞綢，並聲明庚辰大運能否由藩庫添撥若干，另與撫臣籌商辦理，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在案。今庚辰大運，奴

才學與撫臣籌商酌量添撥，無如藩庫支絀異常，委係無款可籌。奴才伏思大運活計上關內廷應用，及頒賞各國外藩之需，當此緞庫奇絀之時，奴才責無旁貸，何敢以藩庫添撥維艱，藉詞諉卸。茲查光緒五年分辦差項下，由藩庫照例連閏撥到銀三萬二千五百兩，除辦解上用各色錦絹等項支銷外，尚有餘賸銀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三兩零，應請仍照上屆成案撥歸庚辰大運，添辦內庫緞綢。庶期多辦一分，內庫多得一分之用，銀庫即可少撥一分採買之款。此項銀兩仍俟藩庫款項稍裕，再請撥還，以清款目。除一面督飭工匠星夜儹辦，一俟告成，即行解京交納外，所有照案動支辦差餘款，添辦內庫大運緞綢緣由，理合恭摺奏明，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江南織造奴才定昌跪奏，爲停派川省緞綢，改歸織造衙門織辦工竣，派委員役解京交納，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接奉户部、內務府來文奏明，停派川省緞綢，改歸三織造衙門織辦。奴才衙門奉派得上用花素緞四百疋，素絹四百疋，飭即依限趕緊織辦解交等因前來。奴才遵即覈實估計料工銀二萬三千五百兩，咨明督臣轉飭藩司籌撥銀款，購買絲觔，督飭工匠開工儹辦，茲已一律工竣，敬謹裝箱封固，派委庫使永立帶領妥役於十二月二十一日領解北上，赴京交納。除將動用料工等項銀兩，循例繕造黃册奏銷外，合將改派川省緞絹工竣，解京交納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再查接管卷內光緒二年十月二十日承准造辦處劄行傳派五色灑金絹，四龍硃紅絹，福方硃紅絹，十三言大龍對硃紅絹，大五言龍對。又光緒四年正月二十六日承准造辦處劄行傳派五色灑金絹，硃紅絹，四龍福方硃紅絹，十三言大龍對硃紅絹，大五言龍對等款，飭即趕緊辦解，以備呈進等因，歷經前任移交接辦前來。奴才遵查此項係屬奉旨特傳之件，茲查有前任未及趕辦移交存儲銀款堪以發辦，即經按照歷屆成案及頒發式樣，敬謹辦理，茲已一律告成，裝盛封固，飭委解京呈交。除將動用銀款敬繕黃册奏銷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再查奴才上年承准工部派辦制帛五千端，係爲典禮要需，當將所需工料銀兩咨商籌撥，時值海防緊要，各路需款浩繁，經浙江撫臣譚鍾麟將浙省動用各款，奏請暫緩有案。上年十一月間承准工部奏催，先後准藩司於十月初九日、十一月十八日轉解釐局籌撥工料銀一萬兩，當即督工趕辦，已於上年十一月十六日辦成二千五百端，專差星夜解京。其餘未完二千五百端，業已設法籌款督催齊集，即於本年正月十六日起程，仍遵舊章，專差航海解交，以期迅速。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杭州織造奴才文桂跪奏，爲接辦已巳第二次大運，按款織就緞紬等項，委員解京，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承准內務府、户部派辦運務，應需錢糧，經前升撫臣左宗棠奏請，由牙釐局每年撥解錢十二萬串，按照市價易銀發辦。嗣因撥款不敷辦解全運，歷經前任織造，請將釐局一年解到之款，儘數發辦，遵例分爲趕運、大運兩批解送，按年題銷，其未完各件，遞年接辦在案。嗣因庫存物料不敷，承准內務府劄，飭寬爲籌備等因。當經前任織造咨商撫臣飭司籌撥去後，旋據藩司文稱，現時庫款支絀，難以添辦，仍請暫照釐局每年所解錢文儘數辦運，俟庫儲稍裕，即行併籌添辦各緣由，經前任織造於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二日會同前撫臣合詞具奏，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恭查上屆所辦己巳年運務，尚未辦竣，所有光緒六年運務，自應循照成案，接辦己巳年未完緞匹等件，仍遵舊章，按照釐局撥到錢十二萬串，易銀儘數發辦，業於上年七月間，先行趕運過上用緞紬紗三百匹，官用緞紗一百八十匹，內用紬綾六百二十匹，細布一千匹，衣線二百斤，部用緞綾紡絲八百匹，均經批差解送，分交驗收在案。嗣復接續督工趕織，茲共織辦得上用緞紬紗二百六十匹，官用緞紗一百八十匹，內用紬綾六百二十匹，衣線二百斤，部用緞綾紡絲八百匹，謹於正月十九日委員起程，管解運京，分別交納。統計趕運、大運兩次共解過緞紬綾紡三千七百六十匹，衣線四百斤，細布一千匹。除督飭承辦經書將用過一切工料銀兩細數，遵照奏准各項市價，核實造報，

循例具題外，所有接辦己巳運務，先後解交，並委員起程日期，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七年正月十九日

蘇州織造奴才立山跪奏，爲辦差餘賸銀兩，前經奏奉俞旨，撥歸大運添辦內庫緞綢，茲奉造辦處奏提，應俟藩庫撥還解納，恭摺奏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本年三月初五日接准造辦處來文，以辦差餘賸銀兩，應按年儘數解交造辦處，今該織造奏銷光緒四年分册內聲稱，餘賸銀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九兩四錢五分八釐，業經奏准撥歸己卯大運添辦內庫緞綢，並未按照定章辦理，奏請飭下該織造於一月內照數解京等因。奴才伏查辦差一項，每年由蘇墅關盈餘項下撥銀三萬兩，除動支外，餘賸銀兩解交造辦處，原係舊章，第自兵燹後，改由藩庫撥解，除同治九年以前，藩庫積欠未解銀兩，曾經造辦處逕由藩庫提解外，其業經解交織庫之款，歷經十數年，每有餘賸，未經解過，累年餘積，截至光緒四年分止，共存銀二萬七千餘兩。維時適奉內務府以歷年大運因撥款不敷，辦解僅四五成，致將舊存各項全數墊放，尚不敷用，屢由銀庫撥款採買，銀庫因而倍形支絀，奏請飭下織造自行奏明，籌款全數辦解，儻再延欠，即行嚴叅等因。奴才商之撫臣，無款添撥，籌思無策，因念前項辦差餘賸銀兩存儲在庫，而內庫大運緞綢，上關內廷應用要需，當此庫儲奇絀之際，以之從權撥歸己卯大運添辦緞綢，以濟急需，俟將來藩庫稍裕，仍請撥還歸款，一轉移間，兩有裨益。即經奴才恭摺具奏，於光緒六年三月三十日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當將己卯大運內庫緞綢辦足九成以上，解庫收納。嗣因庚辰大運，藩庫仍未能添撥，復經奴才以五年分辦差餘賸銀一萬四千餘兩，照案奏請撥歸庚辰大運添辦內庫緞綢，亦蒙俞允在案。奴才原爲移緩就急，權宜辦理起見，且經奏明，奉有俞旨，非敢擅自挪移。承准前因，奴才查現奉內務府行知，庚辰、辛巳兩運，不容絲毫短少，業經奏准，飭下户部、江蘇撫臣，照數添撥，所有前請撥歸庚辰大運之五年分辦差餘賸銀兩，俟撫臣添撥庚辰工需至日，即行扣還，解交造辦處應用，至撥歸己卯大運之辦差餘賸銀兩，目前藩庫能否併籌歸款，容奴才與撫臣籌商，再行具奏。除呈覆造辦處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光緒七年三月十五日

蘇州織造奴才立山跪奏，爲光緒六年分庚辰大運緞綢等項，織辦告成，委員解京交納，恭摺奏祈聖鑒事。

竊奴才恭辦庚辰大運，由藩庫仍照成案撥到工需銀八萬二千兩，又循案奏准從權動撥光緒五年分辦差餘賸銀一萬四千餘兩，添辦內庫緞綢，當經採購經緯絨絲，剔選潔淨，加工煉染，督飭匠役，開工儹辦，遵照奏定價值，辦得户部全運緞紗二千匹，又內庫上用官用緞紗三百九十匹件，綢綾三千八百匹，大手帕一千個，小手帕二千個，絲線六百九十觔，絃線十觔，白絲一千六百觔，細布三千匹，敬謹分別裝盛，派委筆帖式廣治督同承差於四月十四日，領賫護解啓程，運赴户部、內務府各庫交納。奴才查內務府原派庚辰大運各項活計，除現解外，約計尚欠二成有奇，現奉內務府奏催辦理全運，業經户部行令撫臣添撥銀兩，應俟添撥有款，再行補辦解納。除呈明內務府查照外，所有現解庚辰大運緞綢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七年四月十四日

杭州織造奴才廣英跪奏，爲恭報接印任事日期，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恭奉恩命簡放杭州織造，於二月二十四日跪請聖訓，仰蒙召見，訓誨周詳，感激微忱，淪肌浹髓，當即束裝起程，於四月二十四日行抵杭州省城。准前任織造文桂將杭州織造關防一顆，及南北新關監督關防二顆，並文卷册檔等件，委員齎送前來，奴才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任事訖。伏念奴才內府世僕，知識庸愚，前蒙簡任淮關，愧無報稱，茲復仰承寵命，尤切悚惶。伏查織造衙門奉派活計，所有上年運務，業准前任織造文桂辦齊解交，至本年府部派辦緞紬等項，即須開辦，並尚有工部傳派典禮要件，所需絲斤價值尚未查報，轉瞬新絲登市，擬即循照成案，奏明辦理。當此各項支絀，惟有懍遵聖訓，力求撙節，以培物力，設法開關，以裕庫儲，遇有緊要事件，隨時咨商撫臣籌辦，以期勉竭駑鈍，庶幾仰答鴻慈。除前任織造移交庫存各款銀兩，俟盤驗清楚，並體查開徵，詳細情形，另行奏報外，所有奴才接印任事日期，暨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再上年四月，接奉内務府以奏停川省緞綢，改派三處織造辦理，分派蘇州織辦緞錦縐綢綾紡一千二百一十四，恭録諭旨，行令遵辦。當經奴才飭承查照成案，估需工料銀二萬九千兩，咨由藩庫陸續撥解前來。遵即採購經緯，督飭匠役，加工儹辦，現已一律告成，敬謹裝箱，派委筆帖式廣治督同承差賫解赴京交納。除所用工料銀兩，另行繕造黄册奏銷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再查每年大運活計，例限四月趕運一半，九月掃數清解。邇年以來，絲價一年一查，每年於新絲上市後，查明市價具奏，由部核准，方能開辦，輾轉耽延，遂至甲年之項，遲至乙年春季始能購料開工，及至辦齊起解，逾限已年餘矣。雖蒙天恩，俯鑒下情，不以遲逾置議，然奴才職任所司，僅此織務，既因撥款不足，不能照數織辦，而又不能依期解納，撫衷自問，溺職殊深。本年辛巳大運，早已接奉派文，户部、内務府原奏，均各申明例限，奴才何敢視爲具文，再四思維，惟有飭令承辦書吏，與絲行言定，一俟新絲上市，即將本屆大運應用經緯，採買開工，其應發價銀，先行酌給若干，餘俟絲價奏奉户部核准之後，再行找給。如此辦理，即不能按照例限起解，亦可趕於年内交納，以濟内外庫年終之用，其奉傳一切活計，均仿照辦理，庶不至因絲價不定，停工以待，致誤要需。除飭令承辦人等遵照辦理，並咨催撫臣將大運工需，迅速撥解，以資接濟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再前奉户部奏催光緒三年欠解糙緞、錦緞五百九十匹，當經奴才奏請勅下户部，行令撫臣，飭由藩庫撥解工需銀四萬六千兩前來，隨即採買經緯金等項，督飭工匠，加工儹辦，現已一律告成，分别裝箱，專派承差於六月十九日領賫起程，由陸路解京交納。除所用工料銀兩另行造册報銷外，相應將起解日期附片奏聞，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再查前奉造辦處奏提辦差餘賸銀兩，奴才當將光緒四五兩年分辦差餘款，先後奏奉命旨，從權撥歸大運添辦内庫緞綢，兹奉奏提應俟藩庫撥還，再行解納各緣由，恭摺覆奏，奉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在案。兹准藩庫將光緒五年分辦差餘賸銀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三兩七錢二分九釐解還歸墊前來，應即解交造辦處應用。惟查奴才衙門常年並無解京銀款，今起解前項銀兩，既無兵牌勘合，沿途營縣例不撥護，誠恐致有疎虞。因查光緒元年，前織造文治任内起解造辦處恭辦册寶工料銀兩，係由匯票莊兑匯解京，自應援照辦理，以昭慎重。今以庫平銀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三兩七錢二分九釐，兑交蘇城協成乾票莊，取具匯票，備具文批，專差家丁賫送至京，協同該京莊商人赴造辦處交收。除咨呈造辦處查照外，相應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再奴才衙門庫使文熙，前於光緒六年六月五年任滿，經奴才奏蒙恩准留任二年，嗣該員於光緒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具報開缺丁母憂，遵例回旗穿孝百日，至六月二十二日具報回任，共計往返四箇月，例得扣除，計扣至光緒八年十月二年屆滿，自應呈請内務府揀員更替。惟念該員當差勤謹，歷次委解大運進京，毫無貽誤，頗著辛勞，且織務情形最爲熟悉，現值儹辦壬午大運及川省改派緞綢，該員隨同經理，正資得力，可否仰懇天恩俯准，將該員再留二年，俾資臂助，出自逾格鴻施。謹此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再本年六月十七日，由兵部火票遞到户部文開，光緒七年六月初六日，奉上諭户部奏請旨派辦絨觔一摺，孝貞顯皇后梓宫奉移山陵，應備大槓等項絨繩，需用絨觔，必須早爲備辦，著文琳、立山、廣英，每處各辦鮮明黄絨二千觔，限於本年七月間如數解部等因，欽此。飛札行令遵辦前來。奴才查此項絨觔攸關大典，待用急需，限期已迫，自應設法趕辦，當即一面咨撥銀兩，一面派人收買。惟本年絲收大歉，三處同時奉傳六千觔之多，均在湖州、盛澤一帶採購，奸商未免居奇，辦理頗形棘手，奴才晝夜督催，刻始就齊，趕緊發染，定於七月二十八日專差星馳解部交納。謹將起解日期，先行附片奏聞，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杭州織造奴才廣英跪奏，爲遵旨趕辦絨斤，業已工竣，委員起解日期，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光緒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准户部照會，光緒七年六月初六日奉上諭户部奏請旨派辦一摺，孝貞顯皇后梓宫奉移山陵，應備大槓絨繩，需用絨斤，必須早爲備辦，著文琳、立山、廣英，每處各辦解黄絨二千斤，限於本年七月間如數解部等因，欽此。奴才當將應需款項咨商撫臣暨藩司，迅速籌撥，旋准陸續撥解工料銀兩前來，遵即督工，晝夜趕辦呈驗，即於七月二十五日，遴委庫使毓榮，督同舍人裝箱起解，循照成案，航海赴京交納。除呈解户部察收外，所有趕辦絨斤，業已工竣，並委員起解日期，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蘇州織造奴才立山跪奏，爲恭報奴才遵旨回任日期，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前在蘇州織造任内，丁親父憂，由内務府奏奉諭旨，著回京穿孝百日後，仍行回任。奴才遵於光緒七年閏七月初一日，交卸啓程回京，嗣屆穿孝期滿，當經泥首宫門，恭請聖安，旋於十一月初八日請訓後，束裝出都，由陸路南下，今於光緒八年正月十七日行抵蘇城。准兼管織造，護理撫臣譚鈞培將蘇州織造關防、滸墅關監督關防各一顆，並文卷等件，委令司庫銘佑賫送前來，奴才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領任事。伏查奴才前在任内，開辦之光緒七年分大運緞綢，及兼管織造臣譚鈞培任内遵奉催文開辦之御用緙繡龍袍褂等項，現均尚未告成。除由奴才趕緊督催，辦齊起解，以應要需外，所有奴才遵旨回任日期，並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具奏，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八年正月二十二日

杭州織造奴才廣英跪奏，爲接辦已巳第三次大運，按款織就緞紬等件，委員解京，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承准内務府、户部派辦運務，應需錢糧經前升撫臣左宗棠奏請，由牙釐局每年撥解錢十二萬串，按照市價易銀發辦。嗣因撥款不敷辦解全運，歷經各前織造請將釐局一年解到之款，儘數發辦，遵例分爲趕運、大運兩批解送，按年題銷，其未完各件，遞年接辦在案。嗣因庫存物料不敷，承准内務府劄飭寬爲籌備等因，當經前任織造咨商撫臣飭司籌撥去後，旋據藩司文稱，現時庫款支絀，難以添辦，仍請暫照釐局每年所解錢文儘數辦運，俟庫儲稍裕，即行併籌添辦各緣由，經前任織造於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二日會同前撫臣合詞具奏，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恭查上屆所辦已巳年運務，尚未辦竣，所有光緒七年運務，自應循照成案，接辦已巳年未完緞匹等件，仍遵舊章，按照釐局連閏撥到錢十三萬串，易銀儘數發辦，業於上年八月間，先行趕運過上用緞紬紗三百匹，官用緞紗二百匹，内用紬綾六百匹，衣線二百斤，部用緞綾紡絲八百匹，均經批差解送，分交驗收在案。嗣復接續督工趕織，茲共織辦得上用緞紬紗三百匹，官用紗一百六十匹，内用紬綾九百匹，衣線二百斤，部用緞綾紡絲八百匹，謹於二月二十二日，遴委妥員督同舍人管解運京，分赴内務府、户部逐件交納。統計趕運、大運兩次，共解過緞紬綾紡四千六十匹，衣線四百斤。除督飭承辦經書，將用過一切工料銀兩細數，遵照奏准各項市價，核實造報，循例具題外，所有接辦已巳運務，先後解交並委員起程日期，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八年二月十五日

蘇州織造奴才立山跪奏，爲光緒七年分辛巳大運緞綢等項，織辦告成，委員解京交納，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查奴才衙門大運工需每年由藩庫撥銀八萬二千兩，以三萬兩辦理部派緞紗，餘銀儘辦内庫活計。上年内務府奏奉前旨，飭由户部行文撫臣按年添撥，歲需辦理全運，而藩庫未能添撥，經前護撫臣譚鈞培於奏請籌還辦差餘款摺内聲明在案。所有辛巳大運，藩庫仍照成案撥銀八萬二千兩，當經奴才採購經緯，煉染開工，現已告成，計户部緞紗一千五百四十匹，内庫上用官用緞紗三百九十匹件，綢綾三千三百匹，大小手帕一千七百箇，白絲五百觔，衣線六百觔，絃線十觔，布三千匹，敬謹分別裝箱，派委庫使文熙督同承差於三月初四日起程，管解進京，赴庫交納。除呈明户部、内務府查照外，所有辛巳大運緞綢等項，辦齊起解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八年三月初四日

再前因內務府以緞庫支絀，奏催辦理全運，藩庫未能添撥工需，經奴才兩次奏請，以庫存辦差餘賸銀兩借歸己卯、庚辰大運，添辦內庫緞綢，俟藩庫稍裕，再請撥還，仰蒙俞允。嗣因造辦處奏提前項餘款解京應用，當經奴才咨商撫臣籌撥還款，恭摺奏明在案。旋准撫臣飭由藩庫先將庚辰大運借動之光緒五年分辦差餘賸銀一萬四千餘兩，如數撥還，解交造辦處收納。其己卯大運借動之光緒四年以前積存辦差餘賸銀二萬七千餘兩，經護理撫臣譚鈞培奏請自光緒七年起，勻分四年，由藩庫籌撥歸還，並請嗣後免予添撥大運歲需，蓋其時內務府復經奏准由戶部行文撫臣，自庚辰爲始，添撥大運歲需，辦理全運故也。今奴才回任，卷查上年十一月奉到戶部文開，本部議覆江蘇巡撫奏蘇州織造借動辦差餘賸銀兩，由藩庫分年籌還一摺，於光緒七年十月二十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鈔奏行知等因。查原奏內稱，該織造動用此項餘銀，雖據聲明，俟藩庫稍裕，再請撥還，然未據該撫奏明，另由臣部指撥，豈能因該織造借動於前，轉令藩庫認還於後。惟查光緒五年分辦差餘賸銀兩，已由藩庫撥還，且歸款之時，究在內務府奏請添撥以後，應請准其歸還。其己卯大運借動辦差餘賸銀兩，應令蘇州織造自行籌款歸還。至該撫所請免予添撥一節，查內務府前次奏請添撥大運銀兩，已由臣部咨行該撫酌量添撥，應仍令查照前案辦理各等語。奴才揆諸部臣之意，以己卯大運借款添辦，係在內務府奏請添撥以前，故不准由藩庫歸款。奴才伏查內務府以緞庫入不敷出，奏催辦理全運，並請由藩庫添撥工需，幾於無歲不然，案已成帙，奴才前辦己卯大運，原因內務府奏催嚴急，不准以藩庫無款添撥藉口，而其時海防喫緊，藩庫誠有未能，是以奴才不得已爲此移緩就急之計。今此項銀兩，戶部議令自行籌還。查奴才衙門僅年例大運、辦差二款，仰給於藩庫，各有定額，各有本款待用，此外並無入項，委實無款可籌。伏念奴才兩次借動辦差餘款添辦內庫活計，均係奏准在前，且己卯大運早經造册題報戶部核銷，今庚辰借款戶部既已准其歸還，己卯事同一律，相應籲懇天恩，勅下戶部，准如撫臣所奏，將前項辦差餘賸銀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九兩四錢五分八釐由藩庫分年籌還，以便解交造辦處應用。至內務府奏請添撥歲需，辦理全運，核計每年應添銀三萬一千兩，己卯、庚辰兩運，雖經奴才寬爲辦解，若以後不予添撥，誠恐內庫仍有支絀之虞，應請勅下江蘇撫臣，遵照戶部前文，酌籌添撥，以濟內庫差使，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戶部議奏，欽此。

蘇州織造奴才立山跪奏，爲恭摺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接閱邸抄，本年三月初一日奉旨：蘇州織造仍著立山接管，欽此。遵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伏念奴才一介庸愚，仰沐高深，膺茲織篆，於今兩載，報稱毫無，負疚滋深，方殷兢惕，茲復渥荷綸音，仍令接管。跪聆之下，感悚難名。伏查上屆辛巳大運緞綢等項，現已辦齊解納，所有本年壬午大運，奴才即當咨催撫臣速籌撥款，接續開工，提前辦解，務期工歸實濟，費不虛糜，以仰副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奴才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具奏，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杭州織造奴才廣英跪奏，爲叩謝天恩，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恭閱邸鈔，光緒八年三月初九日奉旨：杭州織造仍著廣英接管，欽此。謹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伏思奴才內府世僕，知識庸愚，疊邀簡任之隆，愧之涓埃之報。茲屆一年期滿，復荷恩垂逾格，仍著接管，自慙駑鈍，屢沐鴻施，聞命自天，悚惶無地，奴才惟有倍加儆惕，益矢慎勤，將應辦事宜，敬謹接辦。查上年運務暨一切另派各件，業經陸續辦解，先後交納。至本年應辦運務，並續派各項，謹當隨時咨商撫臣暨藩司，力籌解濟，暫照上年奏准價值辦理，以期無誤。奴才受恩深重，具有天良，惟有實心實力，不敢稍涉虛糜，以期仰副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奴才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蘇州織造奴才立山跪奏，爲遵將分派織辦緞綢等項，現已齊全起解，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奉內務府將應派四川各款改歸三處織造分辦，光緒七年分援案奏派蘇州織辦用錦十匹，二則緞二百匹，平縐一百件，湖縐四百匹，花綾一百匹，紡絲四百匹，剳飭遵照等因。奴才奉文後，遵查前案，估計料工銀兩，咨會撫臣飭由藩司籌款撥給，一面採購絲觔，慎選經緯，督令工匠，練染搖紡，分別敬謹織辦，現已按款照數一律辦齊，裝箱封固，遴派承差於四月二十五日，自蘇領解起程，赴京交納。所用料工銀兩，容奴才按照上年會銜奏准之數，核實造具細册，照例奏銷外，謹將分派蘇州各項緞綢辦齊起解緣由，恭摺奏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再奴才衙門筆帖式錫桂，自光緒三年六月到任，扣至本年六月，五年任滿。又司庫銘佑，前經奴才奏准，留任二年，扣至本年六月，又屆期滿。均應呈報內務府，揀員更替。惟查該二員在任有年，織務熟悉，局匠人等，均各畏服，督催工程，最稱得力，現值開辦壬午大運，正賴該員等督催彈壓，遽易生手，恐於工程無益，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司庫銘佑、筆帖式錫桂各留二年，藉資臂助。奴才爲慎重織務起見，是否有當，伏候聖裁，爲此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杭州織造奴才廣英跪奏，爲奉派絨斤，懇恩暫照市價採購，以全要工，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本年正月，承准户部奏派壬午運務案，內附片添派各色絨六千斤。遵即咨商撫臣籌撥款項，趕緊採購，旋於本年四月內，准户部文稱，所有添派各色絨六千斤，按照例價辦理。又上年六月間，奴才恭辦奉派典禮要需黃絨二千斤，亦於本年六月間，奉准户部行令按照例價報銷各等因案。查織造衙門採購絲斤，自兵燹後，蠶桑稀少，價值昂貴，例價不敷辦理，經歷任撫臣遵照部行轉飭藩司，遴委妥員，每值新絲登市，飭令會同德清縣查明實在市價，取具牙行甘結，加具印結，申送藩司，轉詳撫臣，咨報户部，並經三織造會銜奏懇，無不仰邀恩准在案。奴才伏查派辦活計，估核價值，咨籌款項，均係遵照奏准市價購辦。現在奉派絨斤，事同一律，若照例價辦理，實屬不敷採購，再四思維，合無仰懇天恩，俯念工需緊急，暫准仍按市價辦理，出自逾格鴻慈。奴才具有天良，總當力求撙節，斷不敢稍涉虛糜，以期無負恩施。所有奉派絨斤，懇請暫照市價各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户部知道，欽此。

光緒八年八月初四日

再查奴才衙門所屬司庫、筆帖式等員，向例五年任滿，呈請更換。查司庫廣來、筆帖式錫惠兩員，於光緒六年九月間，經前任織造文桂保留二年在案。茲查司庫廣來保留後，扣至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期滿，筆帖式錫惠，扣至九年二月十一日期滿，例應呈報內務府，揀員接替。惟辦解運務，隨同給發庫項，催工驗活，必需諳練之員，庶資臂助。查江南蘇州織造處司庫等員，均因辦公勤慎，疊次保留有案，該員等襄辦有年，尚稱得力，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司庫廣來、筆帖式錫惠，暫留二年，以資熟手。出自高厚鴻慈，謹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蘇州織造奴才立山跪奏，爲光緒八年分壬午大運緞綢等項，織辦告成，委員解京交納，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查奴才衙門大運，工需每年由藩庫撥銀八萬二千兩，以三萬兩織辦部派緞紗，餘銀儘辦內庫緞綢等項。前年內務府以內庫活計不敷供應，奏奉俞旨，飭由户部行文撫臣，酌度庫款添撥歲需，俾得寬爲辦解。上屆辛巳大運，藩庫未能添撥，仍照成案辦理。此次壬午大運，經奴才商之撫臣，飭由藩司於歲撥八萬二千兩之外，勉籌銀一萬五千兩，爲添辦內庫辛巳、壬午兩運活計之用，共計由藩庫撥到銀九萬七千兩。當即採買絲觔，督飭匠役，煉染開工，計織辦內庫壬午大運上用官用緞紗四百匹件，綢綾三千二百匹，大小手帕三千箇，白絲一千觔，衣線一千一百五十觔，絃線十觔，布三千匹。又補辦辛巳欠解綢綾三百匹，大小手帕一千三百箇，衣線一百觔。又部庫壬午大運緞紗一千八百匹。一律告成，敬謹分別裝箱，派委筆帖式廣治督同承差，於光緒九年三月初二日起程，管解進京，赴庫交納。除呈明户部、內務府查照外，所有壬午大運緞綢等項，辦齊起解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九年三月初二日

杭州織造奴才廣英跪奏，爲開辦庚午第一次大運，按款織就緞紬等項，委員解京，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承准內務府、户部派辦運務，應需錢糧經前升撫臣左宗棠奏請，由牙釐局每年撥解錢十二萬串，按照市價易銀發辦。嗣因撥款不敷辦解全運，歷經各前織造請將釐局一年解到之款儘數發辦，遵例分爲趕運、大運兩批解送，按年題銷，其未完各件，遞年接辦在案。嗣因庫存物料不敷，承准內務府劄飭寬爲籌備等因。當經前任織造咨商撫臣飭司籌撥去後，旋據藩司文稱，現時庫款支絀，難以添辦，仍請暫照釐局每年所解錢文，儘數辦運，俟庫儲稍裕，即行併籌添辦各緣由，經前任織造，於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二日，會同前撫臣合詞具奏，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恭查上屆所辦運務，業將辦竣，所餘無幾，不敷辦解，所有光緒八年運務，自應循案開辦，庚午年所派緞匹等件，仍遵舊章，按照釐局月撥錢每年十二萬串，易銀儘數發辦，業於上年十月間先行趕運過土用緞紬紗二百八十匹，官用緞紗二百匹，內用紬綾六百二十匹，衣線二百斤，部用緞綾紡絲八百匹，均經批差解送，分交驗收在案。嗣復接續督工趕織，茲共織辦得上用緞紬紗二百六十匹，官用緞紗一百六十匹，內用紬綾六百匹，細布一千匹，衣線二百斤，部用緞綾紡絲八百匹，謹於三月二十日，遴委妥員督同舍人管解運京，分赴內務府、户部逐件交納。統計趕運、大運兩次，共解過緞紗紬綾三千七百二十匹，細布一千匹，衣線四百斤。除督飭承辦經書將用過一切工料銀兩細數，併手帕料工銀兩，遵照奏准各項市價，核實造報，循例只題外，所有開辦庚午運務，先後解交，並委員起程日期，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光緒九年三月二十日

蘇州織造奴才立山跪奏，爲造辦處奏催辦差餘賸銀兩，遵即委員解京交納，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查前辦己卯大運，借動光緒四年分辦差餘賸銀二萬七千餘兩，業經奴才奏蒙飭下户部議准，仍照撫臣原奏，由藩庫勻分四年歸還造辦處，以清款目。現准藩司撥到頭批銀六千八百九十二兩三錢六分四釐，正擬解京，適奉造辦處奏催，並令將光緒六年分奏銷辦差餘賸銀九千五百一十二兩三錢三分八釐，及七八兩年辦差餘款，統限四月內解京應用等因前來。奴才伏查七八兩年，藩庫應撥辦差銀兩尚未解齊，奉傳活計亦未竣工，究竟餘賸若干，應請俟收支有數，造册奏銷後，再行解納。至六年分奏銷餘賸銀九千五百一十二兩三錢三分八釐，前經查照成案，於奏銷摺內聲明留存織庫，歸併下屆造報。現在既奉造辦處奏提，自應連同藩庫撥到歸還光緒四年辦差餘款頭批銀六千八百九十二兩三錢六分四釐，一併起解。除查照前解光緒五年辦差餘款，奏案由票莊匯兑，派委筆帖式錫桂於四月初三日起程，賫解進京，赴造辦處交納外，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光緒九年四月初三日

蘇州織造奴才立山跪奏，爲内廷年常應用一切活計，無分内務府、造辦處行文傳辦，向歸辦差項下支銷，請旨飭下造辦處，仍照成案辦理，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本年四月初九日接奉造辦處文開，本處於光緒九年三月初十日具奏，蘇州織造報銷光緒六年分動用辦差銀兩，内有灑金絹二項無從核銷一摺，奉旨：依議，欽此。鈔録原奏，行令遵辦前來。查原奏内稱，辦差銀兩，係屬造辦處傳辦活計，方准動用，茲據蘇州織造立山咨送到光緒六年分奏銷册列九項，有内務府灑金絹一項，亦由此款動支。查此項活計，非造辦處傳辦，豈得牽混歸併報銷，請旨飭下蘇州織造，將原報存賸銀九千五百二十二兩三錢三分八釐並灑金絹動用銀三千二百十兩七錢，一併解交造辦處應用等語。奴才伏查蘇州織造衙門，每年例定辦差銀三萬兩，原備内廷傳辦年常應用活計之需，向來無分内務府、造辦處行文，概歸辦差項下支銷，由來已久，有案可稽。除同治二年蘇城未復以前，案卷遺失外，其自同治四年，由前任織造錫祉奏准辦差銀兩由藩庫動撥以來，截至光緒五年止，共計報銷年總十四次，其中内務府行文傳旨派辦之件，共有二十一款，每款銷工料等銀，自二萬九千餘兩至數百兩不等，均經造辦處奏准核銷，行知奴才衙門有案，是内務府傳辦内廷活計，向歸辦差項下支銷，成案具在。光緒六年分傳旨派辦上用灑金絹一款，於辦差項下支銷，係屬照例辦理，非敢牽混造報。且查光緒七八等年，尚有奉傳已解之御用朝袍、龍袍褂、灑金絹

福方等項，已照例於辦差項下動支，若不准其報銷，奴才衙門別無款項可支，又未便以例動辦差之項奏請由户部另行籌款，奴才再四思維，惟有請旨飭下造辦處，仍照成案辦理，以免棘手。謹此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光緒六年分辦差餘賸銀五千五百二十二兩三錢三分八釐，業已委員解交造辦處收納，合並陳明。謹奏請旨。

軍機大臣奉旨：著該衙門查照成案辦理，欽此。

光緒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蘇州織造奴才立山跪奏，爲光緒八年分内庫改派緞綢織辦告成，專差解京交納，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查前奉内務府奏停川省緞綢，自光緒六年起，改派三處織造辦解，歷經遵照在案。所有光緒八年分，奴才衙門奉内務府奏派錦緞綾紡等項一千二百一十匹件，當經循案咨由藩庫撥款，採辦絲絨，加工煉染，督飭匠役，敬謹織辦，現已一律告成，計上用錦十匹，緞二百匹，平縐一百件，湖縐四百匹，花素綾一百匹，紡絲四百匹，分别裝箱，遴派承差於五月十一日賫解起程，赴京交納。除所用工料銀兩另行造册報銷外，所有光緒八年分改派緞綢辦齊，起解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九年五月十一日

杭州織造奴才廣英跪奏，爲遵旨趕織緙繡納紗龍袍褂面，工竣解京，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光緒九年二月十八日，承准内務府廣儲司衣庫案呈正月二十七日總管劉福奉旨傳織上用黄緙絲五彩朝袍面一件，繡黄江紬五彩朝袍面一件，黄直徑地納紗五彩朝袍面一件，黄緙絲五彩金龍袍面二件，繡黄江紬五彩金龍袍面二件，三藍緙絲金龍袍面一件，黄直徑地納紗五彩金龍袍面一件，黄芝麻地紗五彩金龍袍面一件，石青緙絲五彩金龍褂面二件，繡石青緞五彩金龍褂面一件，繡石青江紬五彩金龍褂面二件，繡石青實地紗五彩金龍褂面一件，石青直徑地納紗五彩金龍褂面一件，石青芝麻地納紗五彩金龍褂面一件，俱隨賀特哈伍月即速進到，欽此。等因。奴才遵即咨商撫臣暨藩司籌撥料工銀兩，一面督飭工匠，趕緊晝夜攢織，按照傳出龍袍褂面共十八件，均已織辦完竣，謹擇於五月二十日，遴派妥員督同舍人裝箱起程，航海趕解，到京送交衣庫呈進。所銷料工銀兩，除遵照奏准絲斤暨各項市價造具細册，彙總送部核銷外，所有趕織緙繡納紗龍袍褂面完竣，並起解日期，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九年五月二十日

杭州織造奴才廣英跪奏，爲恭報奴才卸事日期，並交代緣由，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准撫臣咨准吏部咨開光緒九年三月初十日内閣鈔出，初八日奉旨：杭州織造著連明去，欽此。兹新任織造連明行抵杭州省城，奴才謹將杭州織造關防一顆，南北新關監督關防二顆，並文卷册檔等件，於六月初七日委員移交新任織造連明，接收任事。奴才即於是日卸事，所有任内恭辦活計，動支銀兩，現已造報至本年五月分止，在案核計，現存正項銀三萬三百六十八兩八錢四分九釐二毫九絲五忽，藩庫另撥項下存銀八千一百七十五兩二錢八分一毫二絲八忽，又前織造辦解粤海關分派緞紬報銷，另存銀九兩三錢三分八釐三毫，均經分别造册移交新任織造連明接收。奴才一俟交代清楚，即行起程，回京供職。所有卸事日期，並交代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再查南北新關，現尚停徵，庫無存款，合併陳明。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片二件併發，欽此。

光緒九年六月初七日

再查奴才衙門辦公申餘項下，經前任織造德生、文治動辦誥敕制帛綵紬等項，及塾辦長蘆分派紗匹，先後借支工料銀兩，除解還外，核計浙江藩庫欠解銀一萬六百五十餘兩，長蘆鹽政欠解銀三千七百五兩二錢五釐，舒麟於光緒二年七月間辦解内務府派辦緞綾、紡絲、杭細閃緞、字緞、西番字緞、陀羅經被，及工部派辦羅緞、片金熟絹等件料工銀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一兩四錢七分八釐三毫，均因藩庫解款未到，係暫由申餘項下借墊給發，查經歷前織造於移交時奏咨有案。至奴才任内，承准内務府派辦閃緞、字緞、西番字緞、陀羅經被四十匹箇，料工銀二千四百七十兩六錢五分七釐八毫，亦因藩庫未解到織暫在申餘項下借支

辦解，應由藩司解還歸款，除分別咨催外，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覽，欽此。

再查奴才衙門紅門局房設機一百二十張，神帛堂房設機八十五張，同治年間應辦典禮衙門內添設機房九間，長機六張。歷任以來，凡房屋機張，被風雨所侵，年久失修，陸續坍損不少。奴才抵任後，巡視局內所設機張，除倒塌外，尚有餘機，足敷織辦緞匹等件，並於光緒八年八月十二日衙門內坍塌機房三間，半壓損長機三張，本應設法請款興修，惟浙省時值災歉，籌款維艱，故未請撥銀修理，應俟庫儲稍裕，自當趕議興修。除分別呈咨外，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覽，欽此。

蘇州織造奴才立山跪奏，爲恭報奴才交卸日期，並移交庫存銀款，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恭閱邸抄，光緒九年五月初四日奉上諭：蘇州織造著世勳去，欽此。欽於七月二十二日新任織造世勳行抵蘇州，奴才謹將管理蘇州織造關防一顆，監督滸墅關稅務關防一顆，並文卷册籍，委員賫送接收任事，奴才即於是日交卸。伏查任內經手事件，除滸墅關未經開徵，並無收放款項，織造衙門大運、匠糧、辦差，截至光緒七年分止，內務府改派活計，截至光緒八年分止，業經分別題奏報銷外，所有未經報銷之八九年大運、匠糧、辦差，及九年改派活計動用工料銀兩，應歸新任彙案造報，其已辦未解之九年分趕運改派活計，應由新任代解，計截至交卸日止，織庫應存正項銀二萬六千一百六十九兩八錢一分，辦差銀七千六百四十一兩一錢五分九釐，匠糧銀二百二十二兩八錢四分八釐，平餘銀一千一百三十七兩九錢一分三釐。除分晰造具清册移交世勳盤驗接收外，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再奴才一俟交盤清楚，即行起程回京，合併陳明。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再前織造連明任內，於上年正月間，奉旨傳辦緙繡龍袍褂氅襯衣等件四百七十八件，應需料工銀十一萬餘兩，上年九月間，因活計將次辦齊，藩運釐局僅解到銀七萬兩，款不敷用，經該前織造奏明，在於辦運正項內暫行借支銀四萬兩應用，請飭撫臣轉飭藩運司等解還歸款，旋准藩司續撥銀一萬兩，經該前織造先行歸入正項，尚欠三萬兩，尚未解到。嗣於十一月間奉內務府嚴催甲申年運務，連明以緙繡活計借支未解之三萬兩，係專辦運務之用，藩庫解還無期，既奉內府嚴催，未便耽延，爰飭承辦各書轉向號商借墊，共籌銀三萬兩，歸還正項，始將甲申趕運辦解起程。原擬俟藩庫續有解款，再行給還商墊，前織造未及辦理，即已出缺，奴才接印後，據各承辦書聲明前來，覆核無異，所有前織造借用正項銀兩，業經歸還緣由，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再查奴才衙門辦公申餘項下，經前任織造德生、文治動辦誥敕制帛綵紬等項，及墊辦長蘆分派紗匹，先後借支工料銀兩，除解還外，核計浙江藩庫欠解銀一萬六百五十餘兩，長蘆鹽政欠解銀三千七百五兩二錢五釐，舒麟辦解內務府緞綾紡絲，及工部羅緞等件料工銀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一兩四錢七分八釐三毫，廣英辦解內務府閃緞、字緞、西番字緞、陀羅經被等件料工銀二千四百七十兩六錢五分七釐八毫，均因藩庫未解到織，暫由申餘項下借墊給發，歷前織造均於移交時奏咨有案。至連明任內，於光緒九年辦解內務府派辦四川改派緞紬以及另派黃絹，工部駕衣制帛等項，亦因藩庫解款未齊，不敷辦理，暫在申餘項下借支銀二萬二千兩，應俟藩庫解到歸款。前織造未及奏咨，即行出缺，奴才覆查無異，除分別咨催並呈明內務府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杭州織造奴才齊克森布跪奏，爲接辦前任未完活計情形，恭摺陳明，仰祈聖鑒事。

竊查接管卷內，前奉內務府造辦處、户工二部派辦上用緙絲五彩袍褂補子，武英殿修書處應用緞紬，三海各殿座雨搭蓋、黃布涼棚緞布，慶典未完緞紬，上使箋紙，經摺絹福方，各品誥命、誥敕命制帛、請轎應用各駕衣，甲申大運緞紬紗布，添派各色衣線，並前派尚未辦竣之杭紬等項，均經前任織造咨商撥款趕辦各在案。奴才檢查各前項活計，前織造有辦解一半者，有全未開辦者，推原其故，因去年海防吃緊，司局等庫用款繁多，勢難兼顧織務，而絲觔價值，復奉户部行

令，暫照七折辦理，雖有款項解到，爲數無多，不敷織辦，是以累次積壓。奴才抵任後，查明各前項活計，均屬要需，屢次奉文嚴催，難於再緩，謹擇其尤爲緊要者，咨商撫臣迅速籌撥料工，以便即時開辦。惟絲觔價值，雖奉部文暫照七折，奴才自當遵照，極力撙節，無如訪查市價，歷年均未平減，採購殊深掣肘。奴才職有專司，深虞貽誤，若一味因循，仍前延玩，勢必報解無期，且奏銷亦難造報，奴才受恩深重，斷不敢昧良若此。現經奴才一面將七折實在不敷情形，呈請户部准免核減，一面咨催撫臣趕緊撥款，旋據將上用緙絲五彩袍褂補子及請轎駕衣料工銀兩解到，奴才趕即開工，督匠織辦，其餘未解料工銀兩，及奴才任内應辦運務等項，需款甚鉅，萬一貽誤，厥咎匪輕。現由奴才咨催，迅即籌撥，一俟銀兩催到，即行嚴飭工匠，趕緊織辦，隨辦隨解，以速補遲，冀答鴻慈於萬一。所有接辦前傳未完活計，及奴才本任運務情形，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再奴才衙門司庫、筆帖式、庫使等員，向例五年任滿，呈請更換。兹查庫使毓榮於光緒六年九月十一日到任，扣至本年九月十一日，五年期滿。又庫使長存於光緒六年九月十一日到任，至十年八月初九日，聞訃丁憂回京，穿孝百日，服滿後，於本年三月初二日回任，照案扣至十二年四月初四日，五年期滿，例應呈報内務府，揀員接替。惟現值接辦上用活計，並各項要需，以及甲申大運，本年大運，趕運，均關緊要，必須諳熟之員，相助爲理。查該二員，襄辦有年，奴才到任雖未及三月，例不出考，溯查江南蘇州織造所屬各員，均因辦公勤慎，叠次保留，即杭州織造司庫、筆帖式等員，亦經各前織造奏留有案，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庫使毓榮、長存暫留二年，以資臂助之處，出自逾格鴻慈，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杭州織造奴才齊克森布跪奏，爲奉傳緙繡納紗龍袍褂面補子織辦工竣，恭摺解交，仰祈聖鑒事。

竊查接管卷内光緒十年九月初八日，承准内務府劄行廣儲司衣庫，案呈七月十一日總管劉福奉旨傳織上用黄緙絲五彩朝袍面一件，繡黄江紬五彩朝袍面一件，黄直徑地納紗五彩朝袍面一件，黄緙絲五彩金龍袍面三件，繡黄江紬五彩金龍袍面二件，繡藍江紬二色金龍袍面一件，藍二色緙絲金龍袍面一件，繡黄芝麻地紗五彩金龍袍面一件，繡黄直徑地紗五彩金龍袍面一件，繡石青江紬五彩金龍褂面二件，石青緙絲五彩金龍褂面三件，繡石青實地紗五彩金龍褂面一件，繡石青直徑地紗五彩金龍褂面一件，繡石青芝麻地紗五彩金龍褂面一件，石青緙絲五彩補子三副，繡石青江紬五彩補子二副，繡石青江紬三藍補子一副，石青直徑地納紗五彩補子三副，俱隨賀特哈等因，欽此。奴才抵任後，隨即咨商撫臣藩司，迅即撥款，督飭工匠，加緊趕辦。現已完竣，遴委妥員督同舍人敬謹裝箱，於九月十五日管解起程，航海運京，送交衣庫呈進。除將用過料工銀兩，循例造册，送部核銷外，所有織辦龍袍褂面補子工竣，並解交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光緒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杭州織造齊克森布跪奏，爲接辦前任未完甲申大運緞紬，按款織就，委員解交，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奴才衙門承辦内務府、户部派辦運務，歷經各前織造遞年接辦，至庚午第二次大運止在案。兹查接管卷内，於上年正月間，承准内務府派辦甲申運務，行令查照單開織辦解京，欠解庚午以後大運各款，均著毋庸補解，並奉行知以解交庚午運内各項活計，係數年前派辦之項，與現在傳用款目花色，均不相符，嗣後無論能否織辦，全運著照甲申年分單開款項，敬謹織辦各等因，行知前來。當經前任織造連明遵照前升撫臣左宗棠奏准，由牙釐局每月解到錢一萬串内，按照市價儘數易銀發辦，業於本年二月間，先行趕運過上用緞紬紗三百十二匹，官用緞紗一百六十匹，内用紬紡五百四十匹，衣綫二百斤，細布一千匹，部用緞四百匹，均經批解分交驗收亦在案。奴才抵任後，接續督工趕織，兹又接辦得上用緞紬紗三百二十匹，官用紬紗一百一十匹，内用紬紡六百匹，衣綫二百斤，細布一千匹，部用緞紬五百四十匹，謹擇於十一月初十日，遴委妥員督同舍人管解運京，分赴内務府、户部交納。統計甲申趕運、大運、兩次共解過緞紬紗紡二千九百八十二匹，衣綫四百斤，細布二千匹。除將用過料工銀兩，飭承核實造報，循

例具題外，所有接辦前任未完甲申大運，並委員起程日期，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

杭州織造奴才齊克森布跪奏，爲織務絲價部議七折，實難遵辦，瀝陳下情，懇恩俯准，仍照十年分前織造會奏核減價值辦理，以全要工，恭摺仰祈聖鑒事。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奉户部行知本部具奏三織造絲斤價值，江浙督撫查報，未能一律，擬請仍照光緒七年奏定市價，統減三成織辦等因，奉旨：依議，欽此。恭録飛咨，遵照前來。奴才曷敢再行瀆陳，惟查奴才於到任之初，即將絲斤價值詳加訪察，近年以來，雪白亮白經緯各絲價，並未平減，而採購絲斤，其中以生煉熟，去糙取精，實需七五折耗，此係人所共見共聞，加以每銀一兩，例扣九分申餘，作爲裝盛盤費之用，通盤核算，所以實不敷辦。當經奴才於上年七月間，將實在情形咨呈户部，請免核減。旋奉部文，仍令按照七年分市價核減三成辦理。奴才復查上年春間，天氣寒燠不齊，蠶絲出產本不甚旺，又因法人就款和約告成，洋人以商務爲重，自秋徂冬，到處搜羅興販，出洋絲價，因而大漲，較之七年分市價，實屬不相上下。今户部行令仍照七成辦理，在部臣慎重度支，理所宜然，而奴才責有專司，何敢顯違部議，無如絲價仍前昂貴，七成委難措手，再四思維，與其遺咎於後，曷若懇恩於前。查前織造連明於光緒十年會同江南、蘇州織造於無可措手之中，將絲斤各價竭力核減，開單聯銜具奏，已屬不遺餘力，合無仰懇天恩，俯賜特旨，准將織務絲斤各價，自十年分爲始，仍准暫照前織造連明等會奏核減價值辦理，俾得勉圖報稱，一俟絲價稍平，即行據實陳請核減。奴才受恩深重，斷不敢稍昧天良，自取罪戾。至光緒七八九等年絲價，早經奏蒙允准，業經遵照動用造銷事，在未奉部議減成之先，尤難一律照減，相應一併籲懇恩施，逾格俯准，照案造報，以示體恤，奴才不勝惶悚待命之至。所有織務絲價，部議七成，實難遵辦，瀝陳下情，籲懇天恩俯准，仍照十年分會奏核減價值辦理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請旨。

軍機大臣奉旨：户部議奏，欽此。

光緒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杭州織造奴才齊克森布跪奏，爲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恭閱邸鈔，光緒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奉旨，杭州織造著齊克森布接管，欽此。奴才謹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伏念奴才内府世僕，知識庸愚，上屆渥邀簡任，方愧未報涓埃，兹以一年期滿，復荷恩施，仍留接管，自天聞命，伏地增慚，奴才惟有將應辦事宜，實心實力，認真經理，庶稍伸夫蜾蠃，冀仰答夫鴻慈。所有奴才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光緒十二年四月初三日

杭州織造奴才齊克森布跪奏，爲乙酉大運緞紬織辦完竣，委員解京交納，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衙門承辦内務府、户部派辦運務，業經接辦，至甲申大運止在案。所有應辦乙酉運務，復經奴才查照内務府、户部單開款目花色，敬謹織辦，並遵照奏准，由牙釐局每月解到錢一萬串内，按照市價儘數易銀發辦。業經奴才於本年四月間，先行起運過上用緞紬紗二百八十匹，官用緞紬紗一百匹，内用紬紡六百匹，衣線二百斤，細布一千匹，部用緞綾紡絲八百匹，均經批差解送，分交在案。兹復督工接辦得上用緞紬紗二百四十五匹，官用緞紬紗一百匹，内用紬紡四百七十匹，衣線二百斤，細布一千匹，部用緞綾紡絲八百匹，謹擇於九月十三日，遴委妥員督同舍人管解運京，分赴内務府、户部逐件交納。統計乙酉起運、大運，兩次共解過緞紬紗綾三千三百九十五匹，衣線四百斤，細布二千匹。除將用過料工銀兩，飭承核實造報，循例具題外，所有乙酉大運織辦完竣，並委員起程日期，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光緒十二年九月初九日

再奴才衙門司庫、筆帖式等員，向係五年期滿，呈請更換。兹查筆帖式錫惠，於光緒十年閏五月間，復經前任織造連明保留二年，後扣至光緒十三年二月十一日期滿，例應呈請内務府揀員接替。惟查該員諳練織務，辦事實心，疊經保留有案，現值恭辦上用一切緊要活計之時，督工解送，均須熟手助理，合無援案，仰懇天恩俯准，將筆帖式錫惠暫留二年，以資臂助之處，出自逾格鴻慈，謹附片

具奏，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再查奴才衙門辦公申餘項下，經前任織造德生動辦誥敕制帛駕衣綵紬及另傳各項活計，借墊銀二萬九千五百餘兩，除由藩庫解款歸還外，尚欠申餘項下銀一萬六百五十餘兩，經歷前織造奏明，應由藩庫解還歸款。並查有同治十一年准長蘆分派紗匹所需工料銀八萬三千七百五兩二錢五釐，除解過銀八萬兩，尚欠銀三千七百五兩二錢五釐，亦係由申餘項下借墊給發，應由長蘆鹽政解還歸款。均經造報奏咨在案，除分別咨催外，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杭州織造奴才齊克森布跪奏，爲丙戌大運緞紬，按款織就，委員起程，解京交納，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衙門承辦內務府、户部派辦運務，業經接辦，至乙酉大運止在案。所有應辦丙戌運務，復經奴才查照內務府、户部單開款目花色，敬謹織辦，並遵照奏准，由牙釐局每月解到錢一萬串內，按照市價儘數易銀發辦。業經奴才於本年二月間，先行趕運過上用緞紬紗二百八十匹，官用緞紬紗一百匹，內用紬紡六百匹，衣線二百斤，細布一千匹，部用緞綾紡絲八百匹，均經批差解送，分交驗收在案。茲復督工接辦得上用緞紬紗二百八十匹，官用緞紬紗一百匹，內用紬紡六百匹，衣線二百斤，細布一千匹，部用緞綾紡絲八百匹，謹擇於閏四月初十日，遴委妥員督同舍人管解運京，赴内務府、户部分別交紬。統計丙戌趕運、大運兩次，共解過緞紬紗綾三千五百六十匹，衣線四百斤，細布二千匹。除將用過料工銀兩細數，謹遵奏准減成新章，飭承核實造報，循例具題外，所有丙戌大運緞紬，按款織就，並委員起程日期，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光緒十三年閏四月初七日

再查杭城人煙稠密，時遇火患，奴才衙門設有庫藏，存儲一切活計，理宜慎重，而署前毘連民房，每聞火警，殊屬堪虞。茲由奴才自行捐廉，購備洋式水龍一架，並僱夫役五十名，以期有備無患。設或市塵遇有失慎，立飭隨時救護，既可保衛衙署，並可兼顧地方。所有常年添換機器，暨夫役工食，必須籌定經費，俾垂久遠。查織庫正項無款動支，擬請在於申餘公用項下每月給發銀二十兩，以資應用。奴才爲慎重衙署庫藏起見，除呈明内務府外，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太子少保、兩江總督、一等威毅伯臣曾國荃跪奏，爲江南織造欠辦大緞所需料工銀兩，遵照部咨酌度現在庫儲情形，仍難籌撥，恭摺據實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查前准户部咨奏，派江南織造織辦緞疋，除夏布二萬疋及改織明黄雲緞五百疋，業經辦解外，尚有欠辦大緞一千五百疋，估需料工銀七萬五千兩。前因庫款支絀，經前署督臣吴元炳奏懇暫從緩辦，欽奉諭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在案。茲於光緒十三年閏四月間，復准户部咨，以緞疋庫奏催欠解大緞一千五百疋，惟所需料工銀兩，經前署督臣吴元炳奏准展緩，現值庫款支絀，該省能否籌撥此項銀兩，應令轉飭酌度庫儲自行奏明辦理等因，經臣飭令遵照酌議詳辦去後。茲據江甯布政使許振禕詳稱，伏查江甯藩庫，每年所入屬解正款錢糧用，以抵支兵餉俸薪養廉等項，織務歲運料工及年例一切額支額解各款，向係不敷，凡遇特出之款，更屬無從籌措，即如江南織造奉傳活計所需料工，多因無款可籌，一再詳請指撥別庫解濟，或請動用司庫應行解部銀兩，支絀情形，可以想見。加以兵餉本有兩淮鹽課協濟之款，無如運庫同一支絀，未能籌應，而額款又難短缺，無非隨時挪湊，移緩就急，遂至羅掘一空。今前項大緞料工銀兩，如果司庫有可設措，何敢稍涉諉延，無如酌度庫款現在存銀無多，應支兵餉等項，尚屬不敷甚鉅，實難再籌此項大緞料工銀兩。詳請酌核奏咨前來。臣查此項欠辦大緞料工銀兩，部臣行令酌度庫儲自行奏明辦理，是司庫現在如前支絀，難以籌撥情形，久爲部臣所深知，自應遵照部咨據實陳明，仰懇天恩，仍准暫從緩辦，一俟庫款稍充，即當趕籌補辦，以完前案。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敕部查照。謹奏。

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光緒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杭州織造奴才齊克森布跪奏，爲恭報奴才卸事日期，並交代緣由，恭摺仰祈

聖鑒事。

竊奴才恭閱邸鈔，光緒十三年六月初一日奉旨：杭州織造著廷琦去，欽此。茲新任織造廷琦行抵杭州省城，奴才謹將杭州織造關防一顆，南北新關監督關防二顆，並文卷册檔等件，於八月初二日，委員移交新任織造廷琦接收任事。奴才即於是日卸事，所有任內恭辦活計，動支銀兩，現已造報至本年七月分止在案，核計現存正項銀一萬三千一百一十五兩六錢三分一釐六毫一絲五忽，藩庫另撥項下存銀九百一十一兩七錢七分四釐一毫。又前織造辦解粵海關分派緞紬報銷，另存銀九兩三錢三分八釐三毫。均經分別造册，移交新任織造廷琦接收。奴才一俟交代清楚，即行起程回京供職。所有卸事日期，並交代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再查南北新關現尚停徵，庫無存款，合併陳明。謹奏。

該衙門知道。

光緒十三年八月初二日

再查奴才衙門辦公申餘項下，經前任織造德生、文治動辦誥敕制帛綵紬等項，及塾辦長蘆分派紗匹，先後借支工料銀兩，除解還外，核計浙江藩庫欠解銀一萬六百五十餘兩，長蘆鹽政欠解銀三千七百五兩二錢五釐，舒麟於光緒二年七月間辦解內務府派辦緞紡絲等項，及工部派辦羅緞等件料工銀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一兩四錢七分八釐三毫，廣英於光緒七年辦解內務府派辦閃緞、字緞、西番字緞、陀羅經被等料工銀二千四百七十兩六錢五分七釐八毫，均因藩庫解款未到，係暫由申餘項下借墊給發，查經歷前織造於移交時奏咨有案。又連明任內，於光緒九年辦解內務府派辦四川改派緞紬，暨另派黃絹工部駕衣等項，因藩庫款未解齊，不敷辦理，援案暫借申餘項下銀二萬二千兩，應俟藩庫解到歸款，經奴才到任時附奏在案。所有此項借用銀兩，業由外傳項下先行歸還銀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五兩二錢八分一毫二絲八忽，尚欠銀三千三百二十四兩七錢一分九釐八毫七絲二忽，仍俟藩庫解到再行歸還。除分別咨呈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再查連明任內，於光緒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准藩司解到奉內務府派辦上用緙緞金龍朝袍褂面二十件，補子九副，先撥料工銀二千兩到織，當時因款未撥齊，連明任內未及開辦存庫，奴才到任，敬謹辦齊解交在案，所有此款應移歸奴才任內作收造報。除彙案造報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太子少保、兩江總督、一等威毅伯臣曾國荃跪奏，爲勉遵部議，將江南織務價值分別酌減，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准户部咨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具奏議覆江南織造廣英等奏，絲價勉遵部議，金染工價實難敷辦一摺，請旨飭下各該省督撫臣，逐款確查，據實開單奏報等因，奉旨：依議，欽此。行令欽遵辦理前來。臣查户部酌定織務章程，所有金染工價，飭照七年分銷價覈減三成，其與例價不甚懸殊者，規復例價，於撙節款項之中，仍寓即事有漸之意，如其有可再減，亟應共體時艱，期收得尺得寸之益。自准部文後，即按照織造原奏各節，逐款確覈，復徧查市中物價，詳訪織匠情形，實緣自覈減絲價後，織務已形竭蹶，而染價一項，復於十年分會奏摺內開單請減，有已減近三成者，有減近二成者，其圓扁金線市價本昂，從前亦經比擬酌減，至織工一款，向係關支熟米，自改發折色銀兩，工匠餬口維艱，開工時全資工價貼補，工竣時折銀不敷日食，是以原定工價不得不照例價稍爲從寬，該織造前摺所陳各情，委無捏飾。茲復經臣再四籌度，除另傳各項絨紵絲線、帽纓、帽緯、帽絨等款，業經該織造力求節省，擬每兩照案覈減一成五釐，仍照案統報，繡緯畫匠，係計工給價，將飯食並計，擬請暫循舊章辦理，方資食用，應懇恩照准，及應俟奉有傳活，屆時再行酌辦各件外，所有由臣酌減各款，按照部議，繕列清單，恭呈御覽。伏查近來款項支絀殊常，該織造深悉爲難情形，本屬處處求省，而江南採辦物料，地有遠近，時有先後，實與蘇杭不同，雖銷價略有參差，其中已多掣肘，惟既經部臣請旨，飭臣認真訪察，何敢稍涉瞻徇。此次所減之款，均係於無可再減中代爲酌減，該織造廣英素顧大局，當無異詞，惟仍須籲恩准其劃清界限，擬請十三年以前奉文已辦各款，仍照十年分奏減銷價辦理，此次所減之款，以十四年分爲始，庶前任已銷之款，免致紛更，嗣後動用之款，有所循照，承辦接辦者，均不至無從措手，織務幸甚。所有勉遵部議，將江南織務價值分別酌減各緣由，理合會同江蘇巡撫臣崧駿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敕部覈覆施行。謹奏。

户部議奏單併發。

光緒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

頭品頂戴四川總督臣劉秉璋跪奏，爲西藏俻緞川省無從採買，應請仍歸江浙織造承辦，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前准户部咨奏覆清理西藏番官積年欠領俻緞，參酌道光二十年理藩院原奏，稍爲變通，請旨飭下，四川即自光緒十四年起，將前藏應領俻緞三十九疋，改由川省藩庫籌款，按照緞疋名色數目，就近採買，解交駐藏大臣，如數發給，以歸簡易，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到臣，遵即轉行去後。茲據布政使崧蕃詳稱，查西藏番官應領年例俻緞三十九疋，向由江南、蘇、杭各織造籌款分辦，自道光二十一年起，至咸豐二年，係各織造運甘轉解西甯道庫收存備放。咸豐三年以後，因織造停機，西藏貢差又因回匪道梗，改由川省行走，以致積欠頻年，無從承領。茲經駐藏大臣以改復舊例爲請，户部議令改由川庫籌款採買，解藏給發。如果川中機織合宜，或能採買，自當遵照辦理。乃查核由藏開來清單內載有蟒緞、藍素衣、素彭緞、紗料等項名色，川中從無此等機張，亦無此項織工，藍素衣、素彭緞無人見過，蟒緞與紗問有由江浙遠販來川者，因關稅釐金水腳過重，價值高於江浙倍徙，若照例價採辦，勢必窒礙難行，且名色仍不能齊，倘依市價報銷，又恐有違成法。伏讀户部原奏，謂同治年間，南省蕩平，漸復織務，俻緞一項，亦祇能辦解現年之款等因，是青海俻緞既能辦解，則西藏俻緞亦可復舊等情，詳請奏咨前來。臣覆加查覈，西藏喇嘛現雖未走西甯原路，惟此項俻緞名色，川省實在無從採辦，相應請旨飭下江浙織造，自光緒十四年起，照舊承辦解交户部，一俟有便員解餉到京，即交令帶回川省，轉解西藏，比之採買運辦較易，而名色亦能備齊。是否有當，除咨户部查照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户部知道。

光緒十四年三月十八日

兩廣總督兼署廣東巡撫臣張之洞跪奏，爲廣東擬設織布官局，購辦織布紡紗等項機器，以興商務，而塞漏卮，恭摺奏陳，仰祈聖鑒事。

竊自中外通商以來，中國之財溢於外洋者，洋藥而外，莫如洋布、洋紗。洋紗縷細且長，織成布幅，廣闊較之土布，一匹可抵數匹之用。紡紗、染紗、軋花、提花，悉用機器，一夫可抵百夫之力，工省價廉，銷售日廣。考之通商貿易册，布、紗、毛布三項，年盛一年，不惟衣土布者漸稀，即織土布者亦買洋紗充用，光緒十四年，銷銀將及五千萬兩。查洋藥一項，中國向有絲、茶兩宗，足以相抵，近則日本、印度、意大里等國，起而争利，徧植茶、桑，所出幾與中國相埒，華貨因之滯銷，是絲、茶本爲中國獨擅之利，今已成爲共分之利。棉布本爲中國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紗，反爲外洋獨擅之利。耕織交病，民生日蹙，再過十年，何堪設想。今既不能禁其不來，惟有購備機器，紡花織布，自擴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權。第近年以來，中國殷商大賈，屢有議及此者，徒以資本難集，心志不齊，迄今尚無成效。臣督同善後局司道詳籌熟商，擬在廣東省城開設織布官局，官爲商倡，先行籌款墊辦，以應急需，俟辦有規模，再陸續招集商股，當即電致出使英國大臣新授廣東巡撫劉瑞芬，考究機器價值，及建廠設局辦法。又查洋製之布，式樣衆多，難以徧效，現擇中國最爲通行之布樣七種：曰原色扣布一種，曰原色布上次二種，曰白色布上次二種，曰斜紋布一種，曰提花色布一種。各取布樣，附同棉花寄交英廠，以便照配織機，依式仿製。嗣接劉瑞芬電稱，寄到棉花，經英廠考驗，能織原色扣布、斜紋布、及原色次等布三種，若織上等細布，須參美國棉花各半，紡成細紗，方能合用。臣查中國附近長江各省，均産棉花，以江南通州所産者爲最佳，其次爲嘉定南翔之花，又次爲浙江甯波及江南松江府屬之花，雖非出自粵産，然由上海運粵，價腳甚廉，且其利均在中國。惟各花僅能成布三種，若欲織成上項七種，必須少參洋花。查英法各國棉花，必購之印度與美國，皆非本土所産，然織布紡紗，獲利固已不貲。今中國自有之棉花，已能成布三種，統計成布七種，不過參用洋花十分之三，而工價較之外洋既賤，成布即可出售，又省往返運費，其獲利自當勝於洋人。現計中國織布商局，僅有上海一處，經營十餘年，尚未就緒，若粵省開設官局，營運有效，再能推廣於沿江各省，悉變洋布爲土布，工作之利日開，則漏卮之害日減。且洋布本非中國所有，雖有機器以代人工，並非奪力作小民之利，本務長策，無踰於此。已於本年七月内訂購布機一千張，照配紡紗、染紗、軋花、提花各項機器，及汽爐、鍋爐、水管、汽管、機軸等件，共需價英金八萬四千八百三十二榜外，加運腳保險，以榜價折合共需銀四十餘萬兩。機器分五次運粵，十三箇月在輪墩交清，計來年秋冬之間，可一律運到。出布長短，視紗縷粗細爲定，照每匹二十六榜至三十二榜者合算，每機日可

出布一匹。建造廠屋占地縱橫約八十丈，除地基外，工料約需銀十萬餘兩。廣東省城，民居稠密，無可設局之地，擬在河南購地填築，約需銀數萬兩，華洋工匠、薪工、煤火等費，現未開局，尚難預計，應俟機器運到，廠屋落成，次第開工，再將各項工費、織辦、銷售情形，詳晰奏聞，以備考核，且備他省仿照開辦。所有廣東擬設織布官局，購辦織布紡紗各項機器緣由，理合恭摺具陳。再廣東巡撫係臣兼署，毋庸會銜，合併聲明，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該衙門議奏。

光緒十五年八月初六日

兩江總督臣曾國荃、江蘇巡撫臣剛毅跪奏，爲遵旨確查上海機器織布局務，據實覆陳，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奉上諭：有人奏道員龔壽圖，前於光緒六年在上海設立機器織布局，招合股分銀四十萬兩，至今十年，迄未開辦，去年忽稱資本虧折，改由龔彝圖經理，如不續加銀兩，前票作爲廢紙，以致物論譁然，請飭查辦等語。各省招合股分，原期易於集款，以裨商務，若如所奏各節，假稱虧折，蓄意誆騙，將來招股勢必觀望不前，實屬不成事體，著曾國荃等確切查明，應如何設法勒限清繳，以恤商虧，而儆效尤之處，著即據實覆奏，毋稍徇隱。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曾國荃、剛毅，並傳諭黃彭年知之。欽此。當經密飭江蘇候補道吳承潞明查暗訪，茲據稟覆：遵經嚴密訪察，至該局提取案卷，並調取上海道、縣署交涉該局卷宗，參稽互證，查得上海所設機器織布局，於光緒六年經北洋大臣李鴻章派委候選道鄭官應、江蘇候補道龔壽圖等，會同招商試辦，旋經奏明有案。龔壽圖以未能常川駐局，稟經札飭鄭官應專管商務，龔壽圖專管官務。鄭官應彼時頗爲衆商所信，凡該局聘雇洋匠，購置機器等事，悉歸經理。定章銀一百兩爲一股，先招四千股，續招一千股，實收到銀五十萬兩，以鄭官應所招之股爲數獨多，公立議據局中一切銀錢帳目，責成一手經理。鄭官應既專利權，竟借衆商之資本，便一己之私圖，不數年間，所有股本五十萬兩，除付機器、基地、棧房、碼頭價值銀兩，其餘盡變爲各項股票，及借紙押據。該道遂於十年二月因前兵部尚書彭玉麟奏調廣東，藉此脫離，龔壽圖稟揭鄭官應擅挪公款，受押股票，利則歸己，害則歸公，經北洋大臣咨調回滬清理，避匿不到。飭據江海關道查覆，該局原招五千股，鄭官應稟敘僅實收銀三十五萬二千八百兩，其餘銀十四萬七千二百兩，全係股票存局，作爲押款，其已收股銀三十五萬餘兩，除付購辦機器等項成本銀二十萬九千餘兩外，其餘銀十四萬三千餘兩，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均無實銀存局，此鄭官應經收股本，並未開辦，先已虧折，與龔壽圖等均無干涉之情形也。先是九年二月龔壽圖稟，請交卸局務，由鄭官應稟請札委郎中龔彝圖接辦，仍稟明專辦官務，追鄭官應前赴廣東，又稟請移交現任東海關道盛宣懷接辦局務，盛宣懷以總辦輪船、電報兩局，力難兼顧。查驗鄭官應經放期票尚有六七萬兩，稟交主事經元善會同江海關道追繳舊欠，收束前帳，經元善經收欠款共銀三萬四千兩，餘皆股票劃抵，計收回股票四百四十九股，所收現銀除支用外，僅存八百餘兩，連同簿據卷宗、股票於十三年分稟交龔彝圖接管。維時洋匠竊留日久，購存外洋機器及應付薪資，延不付價，勢將興訟，經股商沈善行等另議招股，稟由江海關道轉稟北洋大臣札委龔彝圖接辦，重立規條，名爲新股，以從前股分票爲老股，除陸續收回外，尚存老股二千九百餘股，公議參酌市情，每股加價銀三十兩，以輔助新股，截至十四年六月止，如數加價者共一千六百股，收銀四萬八千兩，其逾限不加之股票，議以三股折作一股換給新票。是年二月，復由沈善行等稟經北洋大臣札委龔壽圖總辦局務，與龔彝圖等收拾殘局，銳意圖成，所有鄭官應購存機器等項，由上海縣核實勘估，共值銀十二萬餘兩，稟准彙交該局收管。此該局前後輾轉交接之情形也。該局歷而復振，全恃客本經營，今老股加價無多，新股驟難招集，而建造房屋、找付機器價值、添購軋機、電鑽等費，需費不貲，龔壽圖等多方借貸，頗費經營。刻下機器陸續運回，廠屋早經報竣，其機房、牌樓、門樓、公所，亦次第興辦，皆彰彰在人耳目。其籌款之艱難，外人不能盡諒，或持股票索償，現定折實銀兩，該局力難照付，致招疑謗，實則從前股本均被鄭官應虧折，衆所共知，擬請嚴催鄭官應到滬，勒限究追前來。臣等復覈原奏各節，以龔壽圖假稱虧折，蓄意誆騙，爲案中最要關鍵。現經派員確查，龔壽圖當創辦之初，即陳明專管官務，並不經手銀錢，委無設詞誆騙情弊。龔彝圖係奉北洋大臣札委接辦局務，亦非私相授受，老股加價三十兩，逾限不加，以三股折作一股，換給新票，經吳承潞查明，稟准有案。且查限滿以後，仍隨時收有加價銀兩，是所謂作爲廢紙者，雖有其說，而無其事。竊思北洋大臣李鴻章，當時籌設是局，誠以洋貨行銷中國，日增月盛，尤以洋布爲大宗，足以特令購買機器，設局仿造布匹，所以敵洋產而杜漏巵，用意至爲深遠。奈開辦之始，不得其人，以致股銀虧短，日久無功，無怪從

前附股之户，謗疑突起。但此事爲時局所關，未便中止，朝廷飭令，設法勒限清釐，仰見明燭萬里，非嚴催鄭官應來滬，追出現銀，與從前老股結算清楚，不足以服衆商之心。鄭官應行蹤詭秘，疊經北洋大臣札飭上海道縣，查明該道避匿何處，迄未得其蹤迹。該員籍隸廣東，擬由臣等咨會北洋大臣李鴻章，轉咨兩廣督臣，嚴飭鄭官應到滬，勒限究追，以重商本而儆效尤。以後一切局務，責成龔壽圖等按照重立規條，隨時稟承北洋大臣，實心整頓，認真經理，以期日起有功。所有遵旨確查上海織布局務各緣由，謹合詞恭摺，據實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知道了。

光緒十五年十月十四日

頭品頂戴兩廣總督臣李瀚章跪奏，爲遵旨覆陳，仰祈聖鑒事。

竊於光緒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三十日奉上諭：前據張之洞疊次具奏，廣東擬設織布官局，購辦織布紡紗機器，及籌購機器創設煉鐵廠各摺，先後降旨，交該衙門議奏。兹據户部奏稱，購辦機器以及建廠等費，按磅價折合共需銀九十餘萬兩，張之洞既未先行奏報，亦未咨商該部，無從遥度，請飭李瀚章籌議等語。織布、煉鐵兩事，果能辦有成效，固可收回利權，惟究竟有無把握，且經費所需甚鉅，能否措有的款，並張之洞已匯之十三萬一千餘兩，究由何款動用，未發之八十餘萬兩，將來是否有著，均著李瀚章詳細查明，迅速具奏，候旨遵行。原摺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伏查訂購煉鐵機器，創設鐵廠，已付訂價洋銀十三萬二千六百餘兩，粵東礙難辦理情形，業經臣於十一月十三日奏明，請旨飭議在案。至織布機器一項，仰荷聖明垂詢，利權有無把握。竊思民間購用洋布，耗費原所不免，中國如能自製，未始非計之得也。惟查訂購機器，建築廠屋，已需巨萬，加以雇募洋匠，暨員役薪俸，費用頗多，誠恐底本太鉅，難免虧折。第前督臣張之洞訂購機器，既經奏明，意在開闢利源，似已另有見地。臣抵任後，查設廠建屋，尚未興辦，即與之反復籌議，以兩粵素不産棉，鄂省武昌、黄州各屬田家之收穫，以棉花爲大宗，且距江浙産花之處亦近，與其設機器於粵中，遠隔江海，採購與轉運維艱，曷若移建鄂省，取資較便。且織局之設，原冀稍得利益，經營伊始，必須計及錙銖，但能一本一石，不事鋪張，一縷一絲，不令浪費，則用度既減，成本自輕。成本輕則銷售易，銷售易則利源開。張之洞深以爲然，正擬會摺具奏間，適奉聖諭飭詢，謹將商計大略，據實覆陳。至訂購機器款項，張之洞任内所付之二十二萬九千餘兩，係由閩姓商捐及軍需項下墊支，其未付之十七萬四千三百餘兩，明夏機器運到，臣仍當設法籌付，免致失信外人，以滋口實。所有遵覆織布機器暨動用款目各緣由，謹繕摺由驛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户部知道。

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

湖廣總督臣張之洞跪奏，爲陳明購辦織布機器用款，並布局移鄂後，籌措建造廠屋，及常年經費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准户部咨開廣東司案呈准軍機處交出兩廣總督李瀚章奏，擬設織布局，廣東礙難辦理情形一摺，光緒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硃批：户部知道，欽此。欽遵交出到部。查原奏内稱，前付訂購機器銀二十二萬九千餘兩，係由閩姓商捐及軍需等項下墊支，其未付之十七萬四千三百餘兩，明夏設法籌付等語，相應行文該督撫，即將閩姓捐款一項已繳、未繳及所分年限分晰報部，至明夏應付之十七萬四千三百餘兩，動支何項，一併聲覆等因。並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議覆，詹事志鋭奏請整頓商務一摺，原奏内稱，棉布爲用甚廣，大利悉歸洋人，亟宜自謀織造，以塞漏卮。查上海已設織布機器局，本年兩廣總督張之洞亦經奏明於廣東設局織布，因時興利，實爲不可緩之舉。惟事甫粗辦，必須實力講求，認真經理，如果經費不敷，或撥官款，或招商股，隨時分別奏咨辦理等因，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到臣。竊以購辦機器，設局織布，開中國自有之利源，杜外洋歷年之鉅耗，因時制宜，事不可緩，久在聖鑒之中。惟成本甚重，商股既不易集，庫帑支絀，官本亦屬難籌，然若坐視其難而不爲，凡事何從創始。廣東地大物博，較之他省，尚可有爲。臣上年在兩廣總督任内，督同司道籌議，均以購設布機，係屬振興商務，惟有設法勸令。閩姓商人籌捐時，值舉行鄉會試恩科，閩姓收數較贏，商力尚能辦到，當飭善後局員，多方開導，勸令認捐洋銀四十萬兩，爲訂購布機一千張，及照配軋花、紡紗各機器之本。又以造廠及常年經費無出，復經設法鼓舞，令於光緒十六年冬間接充新商時，另捐洋銀八十萬元，合銀五十六萬兩，爲將來建廠及常年經費之用。此兩款經該局員殫竭心力口舌，督勸兼施，甫克議定，均已詳定批准有案。此係特籌專款，非閩姓商人原捐之

數，所有與光緒十一年奏明該商六年勻繳四百四十萬元之正餉，絶不相涉。前因訂購布機時，此款尚未繳到，原奏聲明先行籌墊，旋據該商陸續呈繳，業將墊付半價銀二十二萬九千餘兩歸還，其未付之價銀十七萬四千三百餘兩，本年夏間機器運到，仍應由該商所捐布機成本一款內撥付。總計創議購機造廠，以至豫籌常年經費，並未動用粵省司局各庫款，及閩姓原案奏明認捐之正餉，此臣在粵設法另籌專款，購辦布機之實在情形也。查購機織布，原奏本已聲明，粵省如營運有效，再推廣於沿江各省。鄂省沿江產棉之區甚多，自較廣東開設爲宜，第非倉卒所能興辦，今李瀚章既經奏請移機鄂省，事關爲民興利，臣自當力任其難。惟創建此廠，地廣工精，加以常年經費爲數甚鉅，鄂中物力艱窘，與粵省情形相去霄壤，此款一時實無從另籌。查閩姓商人認捐另款之八十萬元本爲布機而設，與正餉無涉，原案具在，迭經電商李瀚章撥歸鄂省，現准李瀚章復電，以粵省用宏費絀，未肯全撥，允於此項撥洋銀十六萬兩爲鄂省布機建廠之用。粵省用度誠多，此廠既已移鄂，自不欲全數撥作他省之用，在李瀚章已屬誼重睦鄰，不分畛域，臣亦未便固執前案，過於相强。惟運腳保險之費，本應即在購機價本之內，合計爲數，約計四五萬兩，擬由粵省於另籌八十萬元一款項下支清，此外即不復索之於粵。至布局常年經費，臣前在粵，因海防緊急，借有山西善後局生息銀二十萬兩，此款原係晉省發交，當商生息，作籌抵捐攤之用者，於光緒十年十二月曾經由電奏明，奉旨允准在案，旋經山西撫臣匯寄到粵應用，按年由外籌足息銀寄晉，從無遲誤。年來粵省業將此款籌出，尚未歸還晉省，李瀚章來電，囑將此項晉省生息款撥歸湖北，作織布廠常年經費之用。臣竊思此款，在粵在鄂，同是納息，事同一律，鄂可借充成本，粵可免出息銀，亦屬兩益，當已應允撥借，擬仍照粵省認息九釐按年匯還晉省，以之充布局常年購棉及工用。一切經費，雖尚不甚敷，亦可藉資周轉，此項息銀自當由外設法籌措，此乃晉省辦公要需，臣服官晉省有年，誼斷不肯膜視，此又籌措建造布機廠屋及常年經費，不動鄂省庫款之現在辦法也。鄂省對江之漢口鎮，貿易素盛，特闗闓輻輳，並無隙地可以設局，現在省城文昌門外，勘得官地一區，高廣堅實，近在江邊，便於轉運，地基縱橫各百餘丈，閒有民房，從寬給價購買。另片奏催江蘇補用知縣薛培榕，由粵來鄂監修工程，俟該員到鄂，即日興工。現今上海專設有軋花紡紗局，遠近爭購，多運至東洋銷售，爲用甚廣，獲利甚豐，是其明驗。向來四川、湖南、河南、陝西，皆銷湖北棉布，溯江沿漢，歲運甚多，實爲鄂民生計之一大宗。近年洋花、洋紗、洋布，南北盛行，鄂省花布銷路頓稀，生計大減，故此局之設，於鄂省尤爲切務，一俟布局落成開辦，臣當督飭員工，實力講求，務令機器作法，華工人人通曉，價本利息，華商人人共見，臣並當勸諭商民，集貲購機，廣設布局，保我利源，似爲今日銷土貨、塞漏卮之要策，至將來成效大著時，應否動撥官款擴充推廣之處，再當體察情形，遵照總理衙門原議，隨時分別奏咨辦理。所有購辦布機用款及布局移鄂後，籌措建廠，並常年經費緣由，除咨呈海軍衙門、總理衙門暨咨户部外，理合恭摺具陳，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初四日

再織布局由粵移鄂前，經臣將在粵購辦布機用款，並布局移鄂後籌措建廠，及由粵撥借晉款爲常年經費等情，分晰奏明在案。旋准兩廣督臣李瀚章將晉款二十萬兩撥匯到鄂。查此款若照粵借認息九釐合計成本，未免稍重，經臣函商山西撫臣劉瑞祺去後，茲准函覆已與司道籌議，慨允讓減五釐，以四釐周年行息，俾布局得資周轉，屬即據情奏明等因前來。查晉省此項息銀，係籌抵捐攤之用，讓減五釐，一年驟少萬金進款，必須另籌抵補，自非撫臣劉瑞祺公忠體國，通籌大局，冀擴利源而杜外耗，詎肯舍己從人，贊成斯舉。前准户部咨晉款撥歸湖北應用，應自本年三月初一日起，照案認息。鄂省現在布局雖未開辦，此項息銀臣自當設法照四釐籌付，以應晉省要需。所有鄂省撥借晉款，晉省讓減息銀緣由，除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户部外，理合附片具陳，伏祈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再光緒十六年九月初二日，准户部咨奏，派河南省製辦南陽縐一千匹，汴縐一千匹，解庫交納等因，當經前護撫臣行司遵辦去後。茲據布政使廖壽豐派員採辦齊全，定於本年三月十八日委員管解起程，赴部交納，並開具色樣、價值清摺，呈送前來。除清摺咨部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户部知道。

二品頂戴杭州織造奴才英瑞跪奏，爲前織造辦解傳派活計，奉部删除銀兩，委難遵辦，請代據實奏懇天恩，以維織務，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前織造明動任內，承准內務府文開，由敬事房傳辦上用賞用緞綽蟒袍面、旗蟒袍面、蟒緞、大小卷緞、紗、紬、縐等，共五千六百一十六匹件，業經照辦齊全，解京交納，奏報各在案。其原估料工銀十五萬七千八百七十七兩九錢八分七釐二毫一忽，旋奉户部核覆，删除蟒緞銀六千八百五十九兩四錢七分三釐六毫，又删除緞金黄芝蘇地紗蟒袍面、小卷八絲緞、紬等項銀三百七十八兩一錢四分七釐五毫九絲六忽八微，兩共删除銀七千二百三十七兩六錢二分一釐一毫九絲六忽八微，止應撥銀十五萬六百四十兩三錢六分六釐四忽二微。所有不敷辦理情形，前織造因值交卸，未及陳請移交。奴才據稱前項蟒緞料工極其繁重，杭州向未辦過，事屬創始，必須添設機張，所用經緯、金染等項，均係選擇上等之料加工造辦，且限期緊迫，不得不多僱高手工匠，優給工資，日夜趲趕，故獨此蟒緞一項，於十月内甫經告竣解交，其工程之浩大可知。又前項緞金黄芝蘇地紗蟒袍面及小卷八絲緞、紬等件，料工亦極繁重。以上兩項原估料工銀數俱係遵照辦過成案，逐款比擬，分晰詳註，核實開單報部，並未多估，且所撥款項，業經支放無存各等語，商請代奏前來。奴才以前織造身受國恩，當此庫款支絀之時，經部臣核覆删除，苟非萬分爲難，斷不敢妄行率請。奴才詳察情形，殊多棘手，未敢壅於上聞。查前織造明動所辦前項活計等件，原估料工銀十五萬七千八百七十七兩九錢八分七釐二毫一忽，委係實用實銷，並無浮冒，可否仰懇天恩，准如所請，飭部免予删除，仍照原估銀數撥給准銷，以免賠累，出自高厚鴻慈，非奴才所敢妄請。所有前織造辦解傳派活計，奉部删除銀兩，委難遵辦，請代據實奏懇天恩，以維織務各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户部議奏。

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再查奴才衙門於光緒十五年六月間，承准内務府文開，派辦上用寶藍醬色蟒緞一百件，又寶藍小卷江紬一百件，經前織造明動遵照來文丈尺身分，業經辦解各五十件，並將蟒緞需用經緯及各項工料價值核實估計，遵照定章報部，小卷江紬係按歷届辦銷成案，逐一核估，共應需料工銀八千八百五十二兩四錢二分四毫，開單呈請指撥款項在案。旋奉户部咨覆，以此項蟒緞比照江南蘇州派辦蟒緞，即係滿糙袍每件連領袖撥銀四十五兩一分七釐四毫，計一百件應撥銀四千五百一兩七錢四分。又江紬一百件，應撥銀一千三百二十一兩七錢七分二釐四毫。兩共撥銀五千八百二十三兩五錢一分二釐四毫。當經前織造查此項蟒緞需用經緯金工各項，實加滿糙袍十分之三四，蟒身全繡係用上等赤圓金線所織，五色立水工程繁細，祥雲八寶俱用金線彩絨組織，而滿糙袍實無此鄭重辦法，部撥銀數，礙難遵辦，復請户部轉查内務府杭州所辦是否與江南蘇州滿糙袍相同，仍請照原估銀數撥給。旋准户部覆稱，查杭州織造辦解蟒緞，既據内務府查覆與江南蘇州比較，織工精細，本部不得不量爲酌加，比照核減銀數，每件連領袖酌增銀十三兩九錢五分七釐，每件共合銀五十八兩九錢七分四釐四毫，計一百件共該撥銀五千八百九十七兩四錢四分，較原估數目删除銀一千六百三十三兩二錢八釐。至江紬一百件，需銀一千三百二十一兩七錢七分二釐四毫，核案相符，應准照撥。二項共應撥銀七千二百一十九兩二錢一分二釐四毫，應令浙江巡撫轉飭藩司按照部定銀數撥給咨覆前來。奴才到任後，詳查此項蟒緞，杭州實係創辦，所用經緯、金線各工，價值本已從省核計，並無浮開，雖經部議酌加，仍屬不敷購辦，合無仰懇天恩俯准，仍照原估銀兩撥給，以全要工。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飭部核覆施行。謹奏。

户部議奏。

二品頂戴杭州織造奴才英瑞跪奏，爲奉傳大小卷紗等項要件，工緊期迫，不及依限趲辦，懇請展緩日期，先後分批辦解，以全要工，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本年三月二十一日接奉内務府文開，光緒十八年三月初七日奉旨：内緞庫大小卷紗等項無存，令傳三織造趕緊織辦，務於六月間解交，以備萬壽聖節賞用，欽此。欽遵恭録特旨，暨原傳件數清單劄派前來。奴才伏查此項活計，均係賞用要需，期限緊迫，何敢稍事玩延，遵即照案核實，估計料工價值，開單呈請户部核覆，指撥款項。一面咨商護撫臣，轉飭藩司，先行籌撥銀兩，以資購料開工。惟此次奉傳大小卷紗等項，共二千五百二十匹件，爲數繁多，花樣不一，織辦動需時日，非有三四箇月織辦，不能成事，但六月之限，轉瞬即届，奴才籌思至再，恐難依限辦解齊全，相應籲懇天恩俯准，於本年六月間將頭批先行報解，其餘各件，請展至八月内辦齊，作爲後批起解，以免貽誤要需。除嚴飭匠役不分晝夜儹趕外，謹將奉傳要件不及依限趕辦，懇請展緩日期，分批辦解各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光緒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湖北總督臣張之洞跪奏〕再湖北創設織布官局，購辦織布、紡紗各機器，以興商務，而塞漏卮，前由兩廣督臣李瀚章奏准，將臣在粵所購機器，移設鄂省，户部咨行到鄂。復經臣於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將籌款建廠各事宜奏奉俞允在案。查湖北素產棉花，爲土產大宗，近來洋布盛行，本省花紗之銷路日隘，此局既設，以後本省種棉之利，當可日漸蕃滋，於小民生計，不無裨益。目下廠屋業已落成，各項機器亦經配設完備，次第開機紡織，亟須豫籌銷路，以便發商領運。查上海創設機器織布局，於光緒八年三月間，經北洋大臣李鴻章奏明，在上海本地零星銷售，應照中西通例免完稅釐，如由上海徑運内地及分運通商他口，轉入内地，應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關完一正稅，概免内地沿途稅釐，以示體恤等因，奉旨允准，由李鴻章咨行各省欽遵辦理在案。湖北省布局，事同一律，自應援照辦理。所出洋布、棉紗，在武昌、漢口本地零星銷售者，應予照章免完稅釐，如由武漢徑運内地及分運通商他口轉入内地者，應照洋布、洋紗花色，均在江漢關完一正稅，概免内地沿途稅釐，以暢土貨，而便民用，謹援案附片具陳，伏祈聖鑒。謹奏。

户部知道。

頭品頂戴兩江總督臣劉坤一跪奏，爲採辦梭毛，動用銀款，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准工部咨行令採辦梭毛二十萬斤，分批解部等因，當經轉飭遵照去後。茲據安徽布政使德壽詳稱，奉取梭毛二十萬斤，仍以五萬斤爲一批，分作四批，先將頭批五萬斤，派員前赴江西、湖北一帶，趕速辦解，所有每斤例價銀三分，共該正銀一千五百兩，在於光緒十八年各屬解司正項銀内動給，又於耗羨項下撥給協貼價值銀二千六百餘兩，又部飯銀一千二百兩，並水腳銀一千八百餘兩，詳請奏咨前來。臣覆覈無異，除飭催辦到後，即將頭批五萬斤先行報解外，所有採辦梭毛動用銀款緣由，理合會同安徽巡撫臣沈秉成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該部知道。

光緒十九年五月初二日

頭品頂戴湖廣總督臣張之洞跪奏，爲遵旨籌撥布局官本以阜民生而保利權，恭摺奏陳，仰祈聖鑒事。

竊臣前承准總理衙門咨議覆詹事志鋭奏整頓商務一摺，原奏内稱：棉布爲用甚廣，大利所歸，亟宜自謀織造，以塞漏卮。查上海已設立織布機器局，兩廣總督張之洞亦經奏明設局織布，因時興利，實爲不可緩之舉，必須實力講求，逐漸推廣，方能有濟。如果經費不敷，或撥官本，或招商股，隨時分別奏咨辦理等因，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茲查湖北省織布官局，業經工竣，布機一千張，陸續教練開織，所織布匹，甚爲堅潔適用，所紡棉紗，堅韌有力，遠勝洋紗，銷路頗暢，官商士民咸曉然於此舉爲有益地方之事。大率一年需用棉花數百萬斤，皆用湖北本省所產之花，間或參用江南通州花紡織，工徒需用二三千人，皆用湖北本地之人，此舉無論於大局何如，要之銷湖北之土貨，養湖北之貧民，則已確有明徵。惟購儲棉花，并隨時添補修改機器各件，以及洋匠華工需款甚鉅。查該局購機造廠經費，均係臣前在廣東設法籌捐，並未動用庫款，自經兩廣督臣李瀚章奏請，將布局移設鄂省，後又添購軋花機器，及廠屋鐵料，暨外洋運脚、保險等費，增款銀三十餘萬兩，除前經奏明由李瀚章撥來息借普省存款二十萬兩，并由湖北藩司善後局議詳，將向來存當生息善舉公款銀十萬兩，分向當店提還，改發布局應用生息外，其餘皆係向商號暫借，及挪借善後局閒款墊用。現在開辦經費亟須籌措，大率成本愈厚，開機愈多，則行銷愈暢，盈餘愈多，統計一年需費甚鉅，而涓源塞漏，可久可大，誠如總署所云，因時興利，實爲不可緩之舉，自應遵旨籌撥官本應用，以阜民生，而保利權。查布局開辦經費，至少需銀二十萬兩左右，始足以資周轉。鄂省司局正雜各款，各有專支，急切實無從籌此鉅款。惟查有近年積存質當捐一款，係光緒十一年前督臣卞寶第奏明辦理，乃係新籌之款，并經奏明留於本省，儲備緩急之需，奉旨允准在案。現在共積存銀八萬兩，以之撥充布局開辦經費，照章生息，允爲妥協。布局購儲棉花，爲目前最急之務，刻不容緩，已據該司道議詳，將此款全數提交布局，悉購棉花，以應急需。惟所需之花，尚須廣儲急購，不敷尚多，容臣督飭司局隨時設法籌措。據湖北布政使王之春會同善後局司道具詳，請奏前來，除咨呈總理衙門並咨明户部外，理合恭摺具奏，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光緒十九年六月初四日

頭品頂戴湖廣總督臣張之洞跪奏，爲湖北織布官局息借款，驟難籌還，款賬緊要，另籌歸款辦法，以應急需，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九年五月初一日奉上諭：張煦奏山西省向有善後銀二十萬兩，張之洞帶至鄂省應用，現在山西辦賑需款，請飭該督迅即撥還等語。山西北路荒歉，賑撫一切待用孔殷，即著張之洞將前借山西善後銀二十萬兩，迅速籌款撥還，交商限期匯解晉省，以應急需。原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欽遵伏查此項晉省善後款銀，臣前在兩廣總督任內，適值辦理海防需餉，因知此款在晉發商生息，商人每多不肯承領，當經與前任山西撫臣奎斌商妥奏明，借撥銀二十萬兩，周年九釐生息，由粵按年匯寄，無異存之外府。洎防務底定，臣在粵購辦機器織布，一切建廠及常年經費，均籌有的款。嗣臣調任湖廣，經兩廣督臣李瀚章奏請，將布局移置鄂省，因需用浩繁，除機器運保及建廠等費，仍由粵撥用外，並由李瀚章奏明，以此項晉款二十萬，撥歸湖北應用在案，並非臣自行帶至鄂省。臣當以晉款息銀九釐，在粵則籌撥無難，在鄂則力艱應付，復經函致前山西撫臣劉瑞祺商酌，承其慨允，讓減五釐，以四釐周年行息，俾布局得資周轉，以擴利源，而杜外耗，亦經臣奏明在案。計自光緒十一年三月起，截至十九年二月底止，前後共解過利銀十一萬四千兩，未及十年，已成鉅款，似於晉省不無小補，此廣東、湖北兩省先後息借晉款之原委也。查布局自奏准移鄂後，運機、購地、造廠，一切經始，均係平地爲山，復添造軋花廠，另購機器，及廠屋鐵料，暨運保等費，增款銀三十餘萬兩，皆係萬不可少之需。鄂省物力素絀，設法籌撥借墊，並將晉款陸續湊用，始告成功，而開織成本需用甚鉅，購儲棉花，雇備華洋工匠，俱無所出。復查照總理衙門前奏整頓商務，籌撥官款之議，督同司道籌議，撥借質當捐銀八萬兩應用，已經全數購花，此外儲花趕工，不敷甚鉅，尚須設法籌措，業經另摺奏明在案。現在開機織布紡紗，銷售頗暢，機勢甚順，原擬逐漸擴充，四五年後即可將晉款陸續提還。晉省若仍欲存放加息，亦可照加，源源匯解不絕。今山西撫臣張煦以晉賑之故，奏請將此項借款限期解還。當此布局甫經告成開織，成本需用甚急，籌撥官款，不敷尚鉅，正在籌措十分爲難之際，一時倉卒之間，實無從籌還此項鉅款。惟念山西北路荒歉，仰賴聖恩優渥，多方拯濟。目前賑撫一切待用孔殷，晉省本係臣寓賑服官之地，遥想災黎困苦，閔念同深，斷不能置之膜外，自應力籌協助，前已奏明，由湖北善後局先行籌撥銀一萬兩，於四月內由電匯交北洋大臣李鴻章解晉散放，此項係集捐專助晉賑之款，仍隨時督飭司道勸辦山西賑捐，以資接濟。現接准李鴻章咨囑鄂省順直賑捐局帶辦晉賑，復飭司局於順直賑捐內提銀一萬五千兩，撥充晉賑，解津彙解濟用。茲張煦催還借款，雖布局一時不能撥還，自應竭力另籌歸款辦法，以應急需。再四籌維，思得一通融辦理之法，當經派員向漢口匯豐、德華兩銀行商明息借銀二十萬兩，解晉應用，周年八釐行息，訂期八年，本利悉由湖北布局如數還清。該兩銀行均照議應允，並據稱借款數少，故起息較多，俟奏准後，即行提銀匯解，由布局按期歸還。臣督同局員籌計已熟，八年爲期，准可還清，絶無延誤。此款係由布局認還，與他項息借銀行款項由庫款撥還者，迥不相同。緣晉款與此款布局同一息借，並無分別，雖利銀較多，布局尚可從容應付。蓋布局所難者，在開辦一二年之內，而不在三四年以後，爲籌賑迅速計，無逾於此，舍此之外，實萬無籌措之法。如此一轉移間，晉省既得應急需，布局亦不致有所妨礙。如蒙俞允，應請敕下總理衙門電知鄂省，臣即與該銀行定議，將此項銀二十萬兩，即日電匯天津交北洋大臣李鴻章轉解晉省應用。所有鄂省布局息借晉款，驟難籌還，另籌辦法，以應晉賑急需緣由，是否有當，理合恭摺覆陳，伏祈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户部議奏。

光緒十九年六月初四日

再湖北織布局開辦以來，銷售甚暢，需籌成本，前經遵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案籌撥官款，奏准撥用當捐銀八萬兩，以充成本，不敷尚鉅，曾經聲明督飭司局隨時籌措在案。值此新棉上市之時，亟須廣儲急購，以供紡織。茲查有善後局從前借撥川滇電綫銀五萬三千兩，前經奏明，分年歸結，並無利息。現經催據津海關道盛宣懷歸還銀二萬兩，此款本係在籍記名提督劉維楨所捐，經前署督臣卞寶第奏明提存，爲湊辦鄂省創設機器局之用，其餘銀三萬餘兩，當再催該道盛宣懷迅速分限繳清，擬即儘數提撥，添充布局工本，以應本省急需，似爲允協，以後並即照章生息。據湖北善後局司道具詳前來，理合附片具陳，伏祈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二品頂戴杭州織造奴才英瑞跪奏，爲報解壬辰大運，委員起程日期，恭摺奏

聞，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衙門奉內務府、戶部派辦運務，業經辦解至辛卯大運止在案。所有應辦壬辰年運務，經奴才查照奏准，由牙釐局每月撥解到大錢一萬串，按照市價儘數易銀發辦，業於光緒十九年六月間，先行趕運過上用縐綢紗三百二十匹，官用緞綢紗一百匹，內用綢縐紡絲七百六十匹，衣線二百斤，細布一千匹，部用緞綾紡絲九百匹，批差運解，分交驗收在案。茲復督飭工匠，謹按辦得上用緞綢紗三百二十匹，官用緞綢紗一百匹，內用綢縐紡絲八百六十匹，衣線二百斤，細布一千匹，部用緞綾紡絲九百四十匹，分別裝箱封固，遴委妥員督同舍人於十一月初六日自杭起程，解京赴內務府、戶部分別呈交。統計壬辰趕運、大運兩次共辦解過緞紗綢縐紡絲四千三百匹，衣線四百斤，細布二千匹。除將用過工料銀兩細數，遵照奏准減成新章另行核實造報，循例具題，並呈明內務府、戶部查照外，所有報解壬辰大運，委員起程日期各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再查奴才承准內務府文開，由敬事房奉旨查明，庫內現存賞用蟒袍衣面、大小卷綢緞等項無存，今傳杭州織造趕緊照單織辦，以備上賞現用，欽此。相應恭錄原傳諭旨，並傳辦緞匹件數劄行，欽遵織辦等因前來。奴才詳查是案奉傳繡蟒袍面、旗蟒袍面、大小卷緞綢等項，共二千三百一十四件，當經奴才先行趕辦過繡蟒袍面、旗蟒袍面、暨緞綢縐等項，共一千一百五十五匹件，作爲頭批，於本年七月十五日解京交納在案。其餘未解各件，仍飭工匠接續趲趕，現已一律辦成，繡蟒袍面、旗蟒袍面一百四十件，大小卷緞綢縐一千一十五匹件，作爲二批分別裝箱封固，專差於十一月初六日由杭起程，運京呈交內務府驗收。除將用過料工銀兩，另行造冊奏銷外，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李鴻章奏〕再臣於光緒八年，因華商稟請分招商股，在於上海設立機器織布局，以華棉紡織洋布，酌輕成本，抵敵洋產，當經奏准，變通稅釐專章在案。上年復派紳商添籌資本，建廠開機，每日夜已能出布六百匹，銷路頗暢。正擬推廣紡紗，漸收利益，乃據江海關道稟報，九月初十日，該局清花廠起火，適值狂風，施救不及，廠貨被焚，當即派員會查，所剩基地局房估價攤派。惟查洋貨進口以洋布、洋紗爲大宗，光緒十八年，洋布進口值銀三千一百餘萬兩，洋棉紗進口值銀二千一百餘萬兩，中國出口絲茶價值不能相抵。布縷爲民間日用所必需，其機器所紡織者輕軟勻淨，價值尤廉，故遠近爭購。豈知多銷一分洋貨，即少用一分土產，是以因勢利導，不得不用機器仿造，必使所紡之紗與洋紗同，所織之布與洋布同，庶幾華棉有銷路，華工有生機，華商亦沾餘利，此事斷難中止，亦難緩圖，應仍在上海另設機器紡織總局，籌集款項，官督商辦，以爲提倡，並釐訂章程，號召華商多設分廠，以資推廣，方可以土產敵洋貨，力保中國商民自有之利權。謀始圖成，得人尤難。臣查津海關道盛宣懷歷辦輪船招商局，及各省電報局，著有成效，於商務洋務尚肯苦志研求，現值津河將封，關榷事簡，擬派令暫行赴滬，會同江海關道蔡啓盛督明前辦紳商，將前局妥爲結束，截清界限，分籌資本，一面規復舊局，一面設法擴充，俟該道等籌辦稍有頭緒，隨時續奏。除札委候補道黃建筦暫行代理津海關篆外，所有上海織布局派員續籌辦法，以敵洋產而保利權緣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頭品頂戴江蘇巡撫奴才奎俊跪奏，爲恭報奴才交卸兼管織造篆務日期，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欽奉諭旨，兼管江南織造，於光緒二十年正月初九日接受篆務，恭摺奏報在案。奴才兼管後，詳查案卷，所有工部、內務府傳辦各項活計，其關繫緊要，期限呼迫者，經催撥銀款，先後趕辦齊全，分批解京呈交，並將動用各項料工銀數，敬繕黃册，彙案奏銷在案。茲本任江南織造文煦已行抵江南省城，奴才遵將織造關防一顆、龍江西新關關防一顆、暨册檔文卷，於本年五月二十四日委派該衙門筆帖式裕盛齎交文煦接收任事。所有奴才交卸兼管織造篆務日期，謹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知道了。

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再查奴才衙門辦公申餘項下，經前任織造德生、文治動辦誥敕制帛彩綢等

項，及墊辦長蘆分派紗匹，先後借支料工銀兩，除解還外，核計浙江藩庫欠解銀一萬六百五十餘兩，長蘆鹽政欠解銀三千七百五兩二錢五釐，舒麟任內於光緒二年七月間辦解內務府派辦緞綾紡絲，及工部派辦羅緞等項料工銀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一兩四錢七分八釐三毫，廣英任內於光緒七年辦解內務府派辦閃緞、字緞、西番字緞、陀羅經被等件料工銀二千四百七十兩六錢五分七釐八毫，均因藩庫解款未到，暫由申餘項下借墊給發。查經歷前織造於移交時奏咨有案，仍俟各款解到，即行歸還，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再上海機器紡織局，於光緒十九年九月間被災，幾於前功盡棄，當經前督臣李鴻章奏派津海關道盛宣懷赴滬清查規復，擬招華商十廠，已開辦華盛、華新、裕源、大純裕、晉通、久源六廠，規模粗定，正在逐漸擴充，而現在日本新約，已准各國在通商口岸設立機器製造，華商深恐資本不敵洋商，爲所傾軋，萬分疑慮，懇請設法保護。又此次中日用兵，上海招商局恐輪船爲敵劫擄，分售與英、德、奧三國洋商，在領事衙門換旂換牌，事定之後，已陸續照原價贖回。惟其間轇轕多端，亟宜清理，由該局商董稟請派員核辦各等因前來。臣查紡織、招商兩局，均爲中國收回利權之大端，現當振興商務之際，尤應極力維持，該局均係津海關道盛宣懷督辦，最爲商情所信服，刻下封河在即，關務漸減，擬即檄飭盛宣懷前往上海，將紡織局務力圖保護，務期立定根基，免致衆情觀望，並將輪船招商局與洋商轇轕之處，一律清釐完結，以固藩籬。所有津海關道篆務，仍委兩次暫權是缺之存記候補道黃建筦代理，俾資熟手。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知道了。

再書院之設，必期久遠，始能多所造就，而經費一項，籌畫頗難爲力。茲復據舉人邢廷荚等呈請，擬設機器織布局，資其利息，以供膏火，即借其機器，講求製造。據稱陝西產棉極多，而杼柚之利未興，衣被所資，專取給於湖北之廣布，合陝、甘兩省計之，每歲費銀至四五百萬金之多。近者洋布盛行，廣布亦爲所奪，現擬紳商自行鳩股，創設織布機局，於格致實學書院之側，購置機器，招募外洋名匠以董其事，則既可以收利權而資民用，而士子等學習製造汽機各事，即可借此爲入門之徑。是機局爲書院本根，書院即機局羽翼，並行不悖，實相得益彰等語。臣等查陝西一省，四塞自固，實爲中原形勝所關，邇自兵燹以還，彫敝未能復業，即布疋一項，歲出至數百萬金，若不及早圖維，恐年復一年，地方益形困憊。該舉人等籌畫及此，實屬顧全大局，深明利害，擬於機局餘利中，提出書院經費，以期久遠，洵於造士裕民，兩有裨益。年來如創設鐵路等事，疊奉諭旨，准由商民自行籌款興辦，官爲保護其事業而不干預其利權，薄海人民，同霑渥澤，靡不奮興鼓舞，各竭智力，以冀仰答鴻慈。今該舉人等援案具呈，請奉前來，相應附片陳明，伏乞聖鑒，敕部立案施行。謹奏。

該部知道。

再前准內務府咨奏，派河南採辦各色汴縐、汴綢、汴綾各三百匹，本色棉綢三百匹，本色大布三千匹，當經行司派員分別織辦去後。茲據藩司額勒精額催據，委員將各色汴縐三百匹，汴綢三百匹，汴綾三百匹，本色棉綢三百匹，大布三千匹，如數織辦齊全，定於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委員管解起程，前赴內務府交納，並開具色樣價值清摺，呈請奏咨前來。除分咨查照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再查浙江省織務經費，同治初年，經前督臣左宗棠奏定，於釐捐項下按月撥解錢一萬串，爲採辦一切工料之用。續因大運之外，另有傳辦活計，前撫臣馬新貽奏請，嗣後無論大運及派辦傳辦織務，於釐捐每年解錢十二萬串外，再由司庫每年籌解銀二萬兩以爲定數。旋以庫項支絀，力難照解，並經前撫臣李瀚章奏明在案。其時額外撥解之銀，每年不過二三萬兩，至同治十二三年以後，派數漸增，每年或六七萬兩，十餘萬兩，近年有多至二十餘萬兩一年者，雖隨時竭力，籌措解交，截至本年五月底止，尚有已撥未解銀二十四萬九千餘兩，本已無可設法，現又續撥銀十三萬八百餘兩，當此籌還洋款數鉅期迫，司局各庫實有兼顧不遑之勢。據藩司龍錫慶詳請，將前項未解及續撥銀兩奏懇展緩限期，以後查照舊例，減撥等情前來。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浙省籌措洋款窘迫，一時力難兼顧，織務經費，准予展緩限期，並懇敕部以後查照舊例減撥，俾資周轉。除按月應解之一萬串，仍飭局無論如何爲難，照常解濟外，理合附片陳請，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該衙門議奏。

再承准總管內務府文開，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敬事房奉旨，催傳本年正月十一日奉旨傳過三處織造蟒袍衣面，大小卷綢緞紗等項，務於本年五月間解交呈覽，以備賞賜宴應用，欽此。至今該處尚未解到，令嚴催該處趕緊織辦，萬勿再延，務於本年九月間解交敬事房呈覽，以備上用，欽此。等因剳行前來。奴才伏查此案，蟒袍衣面、綢緞紗等項，計共二千九百二匹件，所需工料銀兩，業經循章估計價值，呈准户部覈定，飛咨浙江撫臣，轉催藩司，無論何款，迅照撥給，並剳行奴才遵照在案。現今奉旨嚴催，應即欽遵趕辦。惟九月之限期已屆，而指撥之款雖迭經文函並催，迄無分釐撥到，奴才五中焦灼，寢饋難安。覆查此項活計，繡緙居多，工程極其繁細，即使撥款應手，多募工匠趲趕，若非寬以日時，不獨工難冀其精良，抑且勢難迫其趕赴。奴才思維再四，惟有謹將情形據實陳，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再行寬展限期，請旨敕下浙江撫臣，轉催藩司，迅照撥給，俾資趕辦而免貽誤，出自鴻慈。奴才爲慎重要工起見，謹繕摺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即著咨行廖壽豐轉飭籌撥，餘依議，該衙門知道。

杭州織造奴才書正跪奏，爲報解乙未大運，委員起程日期，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衙門奉內務府、户部傳派運務，業經辦解至甲午大運止在案。所有應辦乙未年分運務，經奴才查照奏准，由牙釐局每月撥解到大錢一萬串，按照市價，儘數易銀，發購料物，督飭工匠，敬謹織辦，業於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內，先行趕運過上用緞紬紗三百匹，官用緞紬紗一百匹，內用紬縐紡絲七百六十四，衣線二百斤，細布一千四，部用緞綾紡絲一千匹，如數分交驗收在案。茲復督飭工匠，謹按辦得上用緞紬紗三百匹，官用緞紬紗一百匹，內用紬縐紡絲七百四十匹，衣線二百斤，細布一千匹，部用緞綾紡絲一千二百五十匹，分別裝箱封固，遴委妥員督同舍人於十一月十三日由杭起程，解京赴內務府、户部分投呈交。統計乙未趕運、大運兩次，共辦解過緞紗紬縐紡絲四千五百五十匹，衣線四百斤，細布二千匹。除將用過料工銀兩細數，遵照奏准減成新章，另行覈實造報，循例具題並呈明內務府、户部查照外，所有報解乙未大運委員起程日期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再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御史龐鴻書奏江蘇應還息借商款，移作商務股分，辦理未協一摺所奏，商民嘖有煩言，擬請另招商股，是否可行，著察酌奏明辦理等因，欽此。當經恭録，飭據駐蘇商務局蘇松督糧道陸元鼎，候補道宋之棨體察情形，查議具復。蘇州商務局開辦繅絲、紡紗兩廠，經前署督臣張之洞以息借之款移作商務之用，旋由各紳富會議，將原借蘇款六十萬兩改爲商局股本，借户即作股東，合爲一大公司，先後奏奉諭旨允准在案。旋經議定，將借款較少數在二百兩以內者，仍給還各借户，共計五萬餘兩。數在二百兩以上者，概作股本，俟四期全領之後，換給股票，實與歸還無異，統計四期實領銀五十七萬兩有奇。半年來，兩廠規模漸已就緒，絲廠現將造竣，日內機器運到，即可安設繅絲。紗廠工程機器，年內亦可趕齊開辦。息借還本，及暫借積穀公款，動用過半，勢難中輟。惟招徠商股，仍無眉目，典當借款，屢請抽還，該御史所奏商民嘖有煩言，不爲無因。刻下借户知案經奏明，將息借還作股本，爲保全商民自有之生業，多願赴廠換票，浮議漸息，詳請覈辦前來。伏查蘇州設廠紡紗、繅絲，原因該處闢口通商，欽奉諭旨，振興商務，自保利權，署督臣張之洞因商股一時難集，擬將借款移作股本，事雖權宜，實由紳富會議而定。嗣因前項息借，必須按期歸還，兩廠需用浩繁，勢難停待。復查照上年由電奏准原案將息借款內，應還積穀公款，分別借給，以濟其急，蓋商民之情難與謀始，不得不官爲調護以圖厥成，雖貿遷盈絀未可豫知，第此舉既爲大局所關，現在兩廠已將次第告竣，需款正殷，協力維持，官紳各有應盡之責，借款既作股本，業已動用，商股未集，勢難歸還，經辦紳士陸潤庠一力肩持，不辭勞怨，惟有飭令局員隨時會商，將廠務妥慎辦理，一面廣勸紳富設法招徠，以期共持不敝，仰副聖主開物成務之至意。理合會同江蘇巡撫臣趙舒翹附片覆陳，伏乞聖鑒。謹奏。

户部知道。

杭州織造奴才書正跪奏，爲報解丙申年大運，委員起程日期，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衙門奉內務府、户部傳派運務，業經辦解至乙未年大運止在案。所有應辦丙申年分運務，奴才查照奏准，由牙釐局每月撥解大錢一萬串，按照市價，儘數易銀，發購料物，督飭工匠，敬謹織辦，業於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內，先行趕運過上用緞紬紗三百匹，官用緞紬紗一百匹，內用紬縐紡絲八百匹，衣線二百

觔，細布一千匹，部用緞綾紡絲八百四十匹，如數分交驗收在案。茲復督飭工匠，謹接辦得上用緞紬紗二百七十匹，官用緞紬紗一百匹，內用紬縐紡絲八百二十匹，衣線二百觔，細布一千匹，部用緞綾紡絲八百四十匹，分別裝箱封固，遴委妥員督同舍人於十月二十八日由杭起程，解京赴內務府、戶部分投呈交。統計丙申年趕運、大運，兩次共辦解過緞紗紬縐紡絲四千七十匹，衣線四百觔，細布二千匹。除將用過料工銀兩細數，遵照奏准減成新章另行覈實造報，循例具題，並呈明內務府、戶部查照外，所有報解丙申年大運委員起程日期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再查奴才衙門辦公申餘項下，經前任織造德生、文治動辦誥敕制帛綵紬等項，及墊辦長蘆分派紗匹，先後借支料工銀兩，除解過外，覈計浙江藩庫欠解銀一萬六百五十餘兩，長蘆鹽政欠解銀三千七百五兩二錢五釐，舒麟任內於光緒二年七月間辦解內務府派辦緞綾紡絲，及工部派辦羅緞等項料工銀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一兩四錢七分八釐三毫，廣英任內於光緒七年辦解內務府派辦閃緞、字緞、西番字緞、陀羅經被等件料工銀二千四百七十兩六錢五分七釐八毫，均因藩庫解款未到，暫由申餘項下借墊給發。查經歷前織造於移交時奏咨有案，仍俟各款解到，即行歸還，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再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准戶部咨奏，派江蘇省製辦黃三綫布四萬疋，油墩布四萬疋，並額解三梭布五千疋，統限春間解庫以供支放等因，奉旨：依議，欽此。欽遵移咨到蘇，當經轉行遵辦去後。茲據蘇州布政使聶緝槼詳稱，本屆奉派三綫等項布疋，爲部庫支放要需，自應遵限辦解。惟現在司庫撥款浩繁，支絀異常，前項布疋工價需銀四萬三千餘兩，爲數甚鉅，一時實難籌撥。思維至再，惟有援照光緒十五年成案，分作兩批辦解，擬請本年先辦三綫布二萬疋，油墩布二萬疋，並帶辦年額應解三梭布五千疋，其餘三綫布二萬疋，油墩布二萬疋，緩至來年，察看情形，再行辦解等情，詳請具奏前來。奴才復核該藩司所詳，係屬實在情形，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展限分批辦解，俾免貽誤。除咨明戶部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戶部知道。

再據蘇州藩司聶緝槼詳稱，奉部飭撥蘇州織造承辦長春宮搭蓋彩棚彩臺需用緞綢，儀鸞殿等處安掛鐙隻需用糙緞，頤和園各殿宇懸掛架彩應需彩綢，殿陛筵宴等差需用緞綢縐紡料工裝盛等銀，並匠役進京盤費，共應銀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四兩八錢一分七釐，循案分派司局各庫籌解。惟現在蘇州松滬兩釐局釐金改歸稅務司代徵，抵還借款，餉源已斷，前項料工改派江海關籌四成五釐，銀六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兩六錢六分七釐，鎮江關籌三成，銀四萬三千四百九十二兩四錢四分六釐，蘇藩司庫籌二成五釐，銀三萬六千二百四十三兩七錢四釐。旋准鎮江關咨復，關庫竭蹶萬分，無力籌解，咨請另行撥濟，應將鎮江關派籌料工銀四萬三千四百九十二兩四錢四分六釐，改由蘇糧道庫漕項銀內如數籌撥，以免遲誤等情，詳請奏咨前來。伏查各省漕項銀兩，前准部咨，應儘數解部，如有緊要餉需，必須挪用者，應專案奏明，奉准動撥等因。據詳原派鎮江關應籌前項料工銀四萬三千四百九十餘兩，請改由蘇糧道庫漕項內動撥，以全要工，相應請旨敕部查照，迅即核復，以便撥解應用，謹附片陳請，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戶部知道。

杭州織造奴才誠全跪奏，爲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恭閱邸鈔，本年九月初四日奉旨：杭州織造仍著誠全接管，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伏念奴才內府世僕，知識庸愚，仰沐恩施，畀以織造差使，抵任經年，莫效涓埃之報，思維清夜正深，惶愧之忱，茲復渥荷溫綸，仍令接管，自天錫命，伏地增慚。奴才惟有益矢慎勤，倍加儆惕，將任內一切應辦事宜，敬謹接辦。查上年趕運暨另派各項活計，業經陸續辦解交納在案，至本年運務，以及敬事房續傳派辦上用賞需之件，工部派辦制帛駕衣等項，並上年已辦未完各項活計，奴才當隨時咨催，熟商撫臣藩司趕緊撥款，妥速辦解，總期工歸實濟，款無浮糜，以仰副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奴才接管緣由，並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知道了。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七日

再查奴才衙門辦公申餘項下，前織造德生、文治任內，動辦諮敕制帛綵紬等項，及墊辦長蘆分派紗疋，先後借支料工銀兩，除解還外，覈計浙江藩庫欠解銀一萬六百五十餘兩，長蘆鹽政欠解銀三千七百五兩二錢五釐，舒麟任內於光緒二年七月間辦解內務府派辦緞綾紡絲，及工部派辦羅緞等項料工銀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一兩四錢七分八釐三毫，廣英任內於光緒七年辦解內務府派辦閃緞、字緞、西番字緞、陀羅經被等件料工銀二千四百七十一兩六錢五分七釐八毫，均因藩庫解款未到，暫由申餘項下借墊給發。查經各前織造於移交時奏咨有案，應俟各款解到，再行歸還申餘，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頭品頂戴河南巡撫奴才裕長跪奏，爲委員起解內務府派辦汴縐綢綾布疋起程日期，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照前准內務府咨奏，派河南採辦各色汴縐綢綾各三百疋，本色緜綢三百疋，本色大布三千疋，當經行司委員分別織辦去後。茲將各色汴縐三百疋，汴綢三百疋，汴綾三百疋，本色緜綢三百疋，本色大布三千疋，如數採辦齊全，定於光緒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委員管解起程，前赴內務府交納等情，據布政使景星開具色樣價值，詳請具奏前來。奴才覆查無異，除分咨查照外，理合恭摺陳明，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初二日

頭品頂戴河南巡撫奴才裕長跪奏，爲户部派辦汴縐、南陽縐匹數起解日期，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前准部咨奏，派河南省採辦各色汴縐一千匹，各色南陽縐一千匹，解庫交納等因，當經行司遵辦，限期報解去後。茲據布政使景星詳報，前項縐匹派員採辦齊全，於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委員管解起程，前赴户部交納，並開具色樣尺寸價值清摺，呈請奏咨前來。奴才覆查無異，除清摺咨部外，所有派辦汴縐、南陽縐匹數，起解日期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户部知道。

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頭品頂戴南洋通商大臣、兩江總督臣劉坤一跪奏，爲江南通州紗廠，領用官購紗機，官商合辦，謹將籌還機價數目，暨前後辦理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前署督臣張之洞在兩江任內，欽奉諭旨，飭令招商，多設織布、紡紗等局，以收利權。當以通州、海門爲產棉最盛之區，奏派在籍紳士翰林院修撰張謇，邀集紳商，就地設廠，招股興辦，並以前在湖廣總督任內，向上海瑞記及地亞士兩洋行墊款，訂購紡紗機器，全部撥歸蘇州商務局招商合辦，均各奏明在案。迨臣於光緒二十二年回任後，察知商情觀望，領辦乏人，機器仍庋置棧，應還機價，轉又屆期，鈆價日昂，息款暗蝕，加之棧租保險，以及華洋員匠隨機照管守候裝配等費，閱時已多，需款更鉅，即飭前辦江寧商務局徐州道杜嵩慶趕速籌款清釐，招商分領承辦。當查前項機器，原奏內稱，合銀六十萬兩，係就當時鈆價，約合庫平覈算，且只統計正價，及來華運保各費而言，存滬棧租尚不在內。又合同係十九年在鄂所立，先由該洋行墊款代辦，其墊付銀兩，每年七釐起息，又由洋廠代雇洋匠，隨機到滬，派令經管守候安廠裝配，川貨薪費，按約照給，原奏均未詳細聲明。又按合同，機件仍有短缺，兩次續補，津貼購價亦原奏所未及。豫計時閱四載，款分六期，息款雖隨本遞減，鈆價則積時愈增，以上各款，除由鄂省先付定銀二萬五千兩，續撥湘鄂票價庫申規銀三十二萬八千八百兩，嗣又陸續動撥上賚灘地變價銀二十四萬五千七百餘兩，其餘不敷之款，暫在南洋各處先行借撥，仍俟續變地價歸還，以符原奏。統計購辦紗機正價及運保棧租等費，以及墊款息銀，兑鈆漲價，補還機價貼項，洋匠薪水、川貨，共規平銀八十七萬九千七百四十二兩有奇，均於上年一律付清。此鄂省訂購紗機，撥歸江南，歷次籌還銀款之數目也。至此項紗機，本擬歸蘇州商務局領用，旋因在籍紳士前國子監祭酒陸潤庠承領息借商本積穀公款，另行購置絲紡等機，設廠開辦，而通滬廠商潘華茂等，又因蘇滬各廠爭利，商股一時難招，延宕經年，不願領辦，復招商股，屢議屢更，既因機器久閣，銹損必多，兼慮洋棧遠存，糜費未已，當經桂嵩慶與大理寺少卿盛宣懷、翰林院修撰張謇疊次籌商，咸以官機佔本太重，商股受虧必多爲辭。因酌商變通辦法，延請公正行商照時估值，除去各種費用，將全部紗機四萬七百餘錠作價規銀五十萬兩，由盛宣懷、張謇在上海通州各設一廠，分領紗機，作爲官本，各二十五萬兩，另招商本各二十五萬兩，訂明官商合辦，照章計息，載在合同。其通州一廠，即由張謇督同商董，招齊股分，擇於通州西門外沿江地方

建廠，安鑪興工舉辦，經始於二十三年十二月。至本年春季甫經落成，開機軋花，分投工作，十二月十五日全機二萬三百餘錠，均已開齊，出紗既佳，行銷亦旺，中外爭來購用，謂比蘇滬廠紗爲優，此通州紗廠官商合辦，漸著成效之情形也。臣惟通海一帶土産棉花，柔韌精良，冠於環球，各國洋商，購花紡紗，還以輸之内地，土布爲所擁擠，漏巵頗難挽回。今幸官商合本設廠紡紗，地利既宜，人工亦便，獲利之厚，左券可操。然當議辦之際，正值滬廠倒閉相仍，洋商擁排尤甚，多端疑阻，幾敗垂成。該紳商等艱苦經營，始終罔懈，臣亦毅然力任，俾底於成而後已。頃雖紗銷暢盛，工作辛勤，從此擴充廠務，可期自立。第内地製造之利約已頒行，外人傾軋之心勢所難免，通廠官商合本，嗣後仍須官爲護持，庶通海之土産可保，閭閻之生機日長，國計民生，兩有裨益。除上海一廠領用官機，應由大理寺少卿盛宣懷自行具奏，並分咨總理衙門、户部查照外，所有籌還紗機價值數目，暨通州紗廠官商合辦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

再前據行局文案處幫辦前直隸鉅鹿縣知縣廖炳樞、提調奉天候補知縣戴章勳等稟稱，職等新造織布輪機，叅合中外式樣，製造精巧，擬仿照大生紗廠公司、天一公司等辦法，集股試辦紡織公司，請酌撥餘荒城基，以備樹棉建廠之用等情。查各圍間有植棉之户，而收穫無多，紡織亦少。今該員等所稟，係爲開通風氣起見，當此全圍告竣之日，正振興商務之時，自應准令廣集股分，實力舉行，應用地畝，照議提撥，並按應交荒價作爲官入股分，以紓公司之力。批飭去後，旋據行局文案處遵撥該公司餘荒十四方零一百七十五畝三分一釐，城基一百零二畝五分七釐，呈報前來。奴才等查核無異，擬請飭下商部立案，俟遵照公司章程，試辦稍有規模，再行奏請訓示遵行，理合先行附片具陳。謹奏。

商部知道。

杭州織造奴才誠全跪奏，爲報解已亥年大運，委員起程日期，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衙門奉内務府、户部傳派運務，業經辦解至戊戌年大運止在案。所有應辦已亥年分運務，經奴才查照奏准，由牙釐局每月撥解大錢一萬串，按照市價儘數易銀，發購料物，督飭工匠，敬謹織辦，業於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内先行趕運過上用緞紬紗三百疋，官用緞紬紗一百疋，内用紬縐紡絲七百六十疋，衣線二百斤，細布一千疋，部用緞綾紡絲八百五十疋，如數分交驗收在案。茲復督飭工匠，謹接辦得上用緞紬紗二百六十五疋，官用緞紬紗一百疋，内用紬縐紡絲七百六十疋，衣線二百斤，細布一千疋，部用緞綾紡絲八百五十疋，分別裝箱封固，遴委妥員督同舍人於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令其領運，自杭起程，星飛解送内務府、户部，分投呈交。統計已亥年分趕運、大運内，兩次共辦解過緞紗紬縐紡絲三千九百八十五疋，衣線四百斤，細布二千疋。除將用過料工銀數，遵照奏准減成新章另行覈實造報，循例具題，並呈明内務府、户部查照外，所有報解已亥年大運，委員起程日期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該衙門知道。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

江蘇巡撫臣陸元鼎，兼署浙江巡撫杭州將軍公臣瑞興跪奏，爲江南織造裁缺應辦物件，分派蘇杭織辦，所需料工銀兩，請由江南籌撥分解，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接管卷内，據署蘇州布政使陸鍾琦、浙江布政使翁曾桂會詳，稱奉部咨，江南織造裁撤，將該織造應備物料，改由蘇、杭兩織造分別織辦等因。查蘇、杭兩織造額解大運辦差等項，浙省每年撥銀九萬一千餘兩，蘇省每年撥銀十三萬七千兩，其添派各項活計，款數無定，隨時設法支應。近年奉撥之款，較前加增，應付已形竭蹶。自江南織造既裁，改由蘇、杭織辦，上年蘇、杭兩省奉撥銀均至三十餘萬兩之多，事關織造，亟應力爲籌備，無如司局各庫，艱窘異常，江南係原設織造之處，原有正供的款，自應協濟兼顧，再四籌思，惟有詳請會奏，將江南織造原辦大運，改由蘇、杭織辦者，工料銀兩，令江南藩司照常將正供的款分解蘇、杭兩織造，以濟要需等情。經前浙江撫臣聶緝槼咨商臣元鼎咨復，由浙省主稿會奏，未及核辦。臣瑞興兼署浙江撫篆會同臣元鼎，伏查織造工料，無論何省應付，均係作正開銷，同一支用正供，原無庸稍分畛域，惟歲撥之款，向有常數，蘇、杭驟增鉅項，實屬難資周轉，江南未裁織造以前，原有額撥正款，今織造裁缺，江南藩庫所省雜支各款，已屬不少，至此工料正款，如以織造不在江南地界，

遂不協濟，殊非所以重正供。相應請旨敕部咨行兩江總督，轉飭江南藩司，將江南織造裁缺後，應辦各項物料分派蘇、杭織辦者，所需工料銀錢，照常撥解，協濟蘇、杭兩織造，以應要差。除咨明內務府、戶工二部，嗣後凡由江南改派蘇、杭分辦常年運務，另列清單，聲注由江南改派指款協濟外，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敕下內務府、戶工二部，查照核復施行。謹奏。

該衙門知道。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再奴才前因吐魯番地方，每歲所產棉花，不下數百萬觔，俱爲俄人購運回國，織成洋布，販至中國銷售，一出一入，獲利無算，不獨吾民生計因之日蹙，而利權亦以外溢，若不亟籌抵禦，將無以爲自立之基。當經飭令署吐魯番廳同知錢宗彝設法，募工舉辦織布事宜，並電咨新疆撫臣聯魁，飭由藩司酌撥經費。旋據錢宗彝電稟，款已具領，趕緊修建局廠，打造機車，先雇繅匠，試織樣布。惟以土法紡織，收效較遲，得利亦薄，自應購置外洋紡紗機器，仿織洋布，始足以廣銷路而挽利權。又經奴才電飭駐滬道員黃中慧，向洋商訂購洋機，由上海取道海參崴，及俄國西伯利亞鐵路，運至倭木司克，再用輪船送至齋桑，交與中國吉木乃卡倫，即可自行陸運，以達新疆腹地。其價值運費，迭經電飭該道，極力磋商，並須探訪運由俄境，準無阻礙，方可訂辦。奴才前於豫籌新疆應辦事宜，並沿途分別辦理情形摺內，業經奏明在案。茲奴才於行抵鄯善縣途次，接據署吐魯番同知錢宗彝稟稱，先後經藩司撥發銀一萬兩，以之修房製器，雇匠採棉，經營數月，已於城東南隅，闢地築基，建造局廠。前後三層，計修窑屋樓房二百餘間，分設機坊，並儲料囤貨，彈花紡紗，牽線織布各處所。另有兩廠，一備剝花，一備軋花，而於土車土機之外，仿照南式製造機車，計共百張。招募漢繅教習，分授繅匠及繅回婦稚，先學紡紗，再教織布。擇於十月初八日立機開局，酌擬辦法八條，繪具圖說，稟請查核等情前來。旋經奴才於十月二十六日行次該廳，即親詣該局廠，逐細查勘，均與所稟相符。廠左另有空基一區，將來購置洋機，尚可建房安置。第事屬創始，囿於風氣初開，所織布疋，猶未能如內地之精細。然甫經試辦，已具規模，所定章程，亦頗有條理，應即責成該員認真辦理，詳加講求，倘有未合宜者，設法改良，由粗而精，務期漸臻美備。並查新疆之葉爾羌、和闐、庫車等處，亦皆產棉織布，爰飭錢宗彝將該三處工匠雇募前來，使其教導，並將該三處棉花，購買數觔帶來，以資考驗。仍俟道員黃中慧將外洋紡紗機器，磋商定價，暨運道是否無阻，運費實需若干，俱與洋商議明具覆，再行籌款飭辦，彼時應如何擴充局廠，安設洋機，另由奴才斟酌妥善專案具奏。又查湖廣督臣張之洞在於武昌創設織布局廠，歷有年所，已著成效，其締造之精，規制之宏，洵堪則傚。奴才擬即咨請該督臣，將其章程條款，詳細鈔寄，俾得參酌辦理。所有吐魯番廳建設織布局廠，業已開工試辦緣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該部知道。

再奴才前飭駐滬道員黃中慧，購買英美資森製造廠紡紗機器，並鍋爐、電燈、修理機器，一全分係一萬五千錠，每日出紗可值銀一千六百兩者，原索價銀二十萬兩，疊次磋商減爲一十五萬五千兩。因內地山川修阻，萬難運致，飭向英商轉與俄商商訂，取道西伯里亞鐵道包送至俄國之倭穆斯克，言定運價七萬兩，因倭穆斯克距中國邊界尚遠，如能運至齋桑，則與中國之吉木乃卡倫緊相毘連，復以商之俄商，不意俄商又增索運腳價銀四萬兩，屢經磋磨，不能再減。奴才查覈此項機器，由倭穆斯克運至齋桑，已須加增運費四萬金，共計十一萬兩，再由齋桑交界之吉木乃運至伊犂，相距陸地二千數百里，轉運亦屬不易。若由倭穆斯克徑運伊犂，則須由倭穆斯克用輪船運至俄國之斜米帕拉停斯克，由斜米登陸運至伊犂，亦尚相距四十三站，計程三千餘里，此項機器內，有整件大鐵輪一具，不能拆卸，計重六千觔，陸路山重水複，實係難於輓運。當經電飭駐滬道員黃中慧與英商商議，改換小機，餘銀另購槍械，或別項應用機器。嗣接覆電，屢商不允，擬欲轉售，一時難覓承受之人。正籌畫間，適京津紳商有願集股，擬在直隸境內，創設紡紗織布公司者，所議股本尚未集齊，來電商詢，如能以此項機器作爲股本，可以接受。奴才訪聞直隸河間、順德、正定、保定各屬，並京東棗亭、寶坻等縣，向產棉花，既多且佳。近年民間織布，其綫大都買自東洋，亦係因無紡紗機器，以致有此漏卮。伏思紡紗一事，爲中國挽回利權要圖，直隸與伊犂同隸國家版圖，但能挽回利權，即在直隸合辦，亦與伊犂自辦無殊。現與京津商人估計，此項機器運至天津，一切費用，尚須四萬餘金，擬即合成二十萬兩之數，作爲股本，附入該公司，合力舉辦。第該公司意在全用商股，不入官股。查此項機器，本因伊犂辦理織布局購買，若作爲伊犂織布局附入之股，他日獲利與否，仍歸伊犂結算，原屬無妨，即以伊犂織布局股分由該公司報部察覈，亦無不可。

總之，無論伊犁、直隸獲利，同一歸諸公家，以伊犁與直隸比，伊犁僻處遐荒，縱能紡紗，所獲利益無幾，直隸爲畿輔重地，各屬人民賴殖棉以爲生者實多，如此辦理，在伊犁可省西伯里亞輓運之費十餘萬金，在直隸如能挽回利權，則於國計民生，裨益甚大。是否可行，合無仰懇恩施，飭下農工商部覈議，奴才聽候部議辦理，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著直隸總督察核辦理。

調補四川總督湖廣總督奴才趙爾巽跪奏，爲遵旨推廣農業，試行種棉及織布大概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查光緒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十一日奉上諭：近年來紗布進口日益增多，民間紡織漸至失業，固由工作之未精，尤因種植之不善，利源外溢，何所底止。中國棉花，質性較遜於外國，種植又不講求，著各省督撫體察情形，勸諭商民，實力興辦，或選擇官地試種，或集股設立公司，多方鼓舞等因，欽此。欽遵寄信前來。仰見聖慮周詳，莫名欽服。竊維中國自通商以來，輸入貨品，紗布實居大宗，且爲民間日用所必需，苟非改良種植，講求紡織，殊無抵制之法。升任督臣張之洞十餘年前，即見及此，故於湖北省城建立紗布兩廠，規模宏大，收養工民千數百名，所出貨物，價廉物美，銷行川、楚、雲、貴等省，實長江上游紡織工廠之先河。嗣後上海、通州相繼增設，然中國地大人衆，供不抵求，紡織事業，終爲外貨所侵占，民間土布日見其稀。近年以來，英、美農工各學日益發達，能於紡織一端，精求進步，其價更廉，其工更巧，皆以東亞各國爲銷場。況自禁煙令下，印度既減種鴉粟，勢必改植木棉，運售內地，仍爲我國無量之漏卮，提倡改良，萬不容緩。奴才詳加訪察，擬定辦法兩端，請爲我皇太后、皇上一一陳之。一、由農校先行試種，以爲民間模範也。湖北全省州縣所產棉花，以黃岡、孝感、漢川、沔陽、武昌各屬爲多，而黃岡縣屬之新洲尤稱上品，織成土布，行銷及於川、滇等省。現在紡織兩廠，亦均取給於是，惟性質尚欠柔韌，若織上等紗布，仍須採購外國棉花，攙雜用之，方能合法，此皆由於農學之不精也。考泰西各國，實業教育，最重植物一科，而植物發達專在進種改良，故其國家既設農業學校，以求精理，又立農業試驗場，以資實習。採集各處土質，各種棉花，加以化析之用，擇其土地之宜，收成佳種，售之民間。有持土質及棉花來求化驗者，校長教員並爲考究優劣，繪圖貼說，登報示衆，使全國農民知所適從，其精詳至於如此。蓋農民資本缺乏，胼手胝足，以冀有秋，安有餘貲，延聘高等技師，消耗化學藥品，以爲試驗之資，故必由國家籌款興學，合羣策羣力以謀之，而後能使新法普及於全國也。湖北自光緒二十九年，由升任督臣張之洞建立高等農業學堂一所，撥給官地二千畝爲試驗場，講求種植，屢著成效。奴才奉旨之後，即飭該堂監督等商酌辦法，擬先由試驗場購種栽植，以外國棉種及各省棉種、本省棉種，分爲三區，加以灌溉，施以肥料，各立表册登記，秋成結實，取其佳者報告民間，俾令來購，並編成白話，示以種植之法，土地之宜。將來民間見新種所出之絨，所抽之綫，優於舊種，則利之所在，人盡趨之，必不勸而風行矣。此推廣農校先行試種之辦法也。二、由國家酌定地宜，以便勸辦公司也。查泰西各國工廠，多設立於原料出產之區，則運費省，工價廉，而得利亦厚。長江上下一帶，紡織公司以湖北紗廠、通州紗廠爲得地利，上海雖有數廠，而原料、工資、運腳，三者皆重，故其得利較薄。近年湖南濱湖州縣，淤洲日漲，民間種棉花者，亦日加多，若於常德府設一紗廠，其利不減通州，而雲、貴各省所需紗布可取給焉。次則漢口、沙市，尚堪添設紡織公司，以與武昌一廠相頡頏，既得交通之便，又近出產之區，實操天然優勝，而民間以各廠需用日繁，則種植棉花亦必日多一日。所可慮者，商民趨利若鶩，往往見一工廠獲利，則相率效之，如上海麪粉公司，初本一家，贏利甚厚，迨陸續添至七廠，原料以競買而昂，出貨以過多而賤，近年虧累停工，日有所聞。從前泰西各國，工藝初興，亦有此弊，故其國家既設專利一條，而又於人民禀請設立公司時，察其市面供求之需，以定地方工廠多少之數，甚至對於國際貿易，勸令本國商人，集合各公司爲一大公司，以與各國商戰相持，遠見深謀，可借鑒矣。奴才奉旨後，每接見武漢商會各員，諄勸於常德等處地方籌設紡織公司，以副朝廷振興實業之至意。又以投機争利，亦所宜防，復諭飭勸業道商務局於民人請求設立公司者，酌盈劑虚，核定准駁，鼓舞之中，仍示限制，以免商人搶價争售之弊。此勸辦公司，酌定地段之辦法也。以上兩端，於民人生計，商務盛衰，關係非淺。奴才愚庸之見，是否有當，伏候聖明採擇。所有遵旨體察情形，謹先將農校試種及勸辦公司等緣由，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農工商部知道。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初二日

杭州織造奴才彬格跪奏，爲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奉內務府劄開，杭州織造彬格，遵旨織辦緞緯納紗襯衣等項活計，應需銀兩，情殷報効，呈經本府據情代奏，於本年四月十九日總管玉貴口傳，奉懿旨，杭州織造彬格之子善增，著賞給員外郎補用，並加二品頂戴，欽此。本日述奏，奉旨：是，欽此。跪誦之餘，莫名感悚，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思奴才視織經年，蒙恩接管，方愧涓埃之未効，益深儆惕以難安。茲復曠典優加，忽奉重申之命，且荷聖慈曲被，得邀任子之恩。念尺絲寸縷之微忱，情同獻曝；拜授職加銜之特旨，寵錫自天。不啻童子無知，膺茲顯秩，凡此殊榮稠疊，異數頻叨，非意計所敢期，實捫心而滋愧。奴才受恩愈重，圖報愈難，惟有益矢慎勤，期無隕越，以仰答高厚生成於萬一。所有奴才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知道了。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織造經制記》順治四年（1647） 天下無不可釐之弊，積習祛則新功樹矣；無不可久之業，區畫定則成憲彰矣。夫所謂區畫者，制作詳明，綜核嚴密，不憚於更張，不嫌於獨見，勒之貞銘，俾無遺漏。如水止而鬚眉畢照，棋列而黑白具陳。功業可久，基無壞矣。歲次丙戌，余以冬卿之貳，特膺簡命，督理上供。行至吳門，環觀織染，總織染局。惟織染局尚存觀緣□間，而總織局都有示禁矣。兼之機工星散，機户凋零，余蒿目而思曰：世值雲雷澤火初革，抑至此乎？乃委曲通融，題請周戚畹之遺居，改爲總織局。親爲督率，克日計程，□局□□□，錢糧倍加於昔。當是時也，需公急矣。竭盡心力，計悉錙銖，必使之供足於運，機足於供，匠足於機，人足於匠。又必爲之征貴賤以備其料，明劑量以定其額。給口糧，免徭役，以恤其勤苦。起工竣工，視其繁細以爲遲速。立□□□□賢，分派稽核之人，以要歸於成。其中興利除弊，晝夜思維，不盡於善不止也。於是工役漸集，規模已成，杼聲盈耳，彩色盈眸。春秋迭運，不愆其期；經制畫一，從今始矣。其所以仰佐皇上坐撫鴻圖，禹黻黃裳，儼然臨御者，豈細故哉。如曰俟後之君子，□□負□，非余之志也。用是記之，永著爲式。列成九款，條之於左：

一、鋪設機張。織挽所籍，全在機杼。明季積弊□仍，機户從無□棍。錢糧入手，則買民間油粉草段搪塞。本部莅任之後，盡除夙弊，首先立局鋪機。織染局鋪機三百五十張，總織局鋪機四百五十張，以供織挽。錮弊頓除，造辦有賴矣。

一、額設匠役。織造停止日久，匠役渙散無存。本部設法招徠。織染局召足織挽匠役一千五十名，挑倒花匠、摺綉、看守等役一百二十餘名，每月支糧五百餘石。總織局召足匠役一千二百五十名，摺綉、看守等役一百二十名，內除平花機匠二百名不給糧石外，每月支糧五百石。按月催解給發，養其身而後責其效，無不忻悅服役矣。

一、分管料理。夫機張匠役既備，則辦給絲料，支領錢糧，必須□□□□□人所辦給周，而錢糧無漏卮之虞。明季侵報滋姦，本部稔知其弊，莅任之初，嚴行禁革。惟按計機杼，酌定人數，躬自慎選，派給分理。人得其平，而侵報之弊永杜矣。

一、預儲絲料。每歲蠶桑甫畢，必定收絲。不惟價值減省，抑且得簡細淨，過期則價值驟增矣。明季錢糧，每發後期，且多扣克，以朘削之餘，市騰湧之料，粉飾搪塞，勢所必然。本部創立新法，每於三四月間預期催取錢糧。絲出之際，分頭市買。點驗貯庫，陸續照依原價，給發各機，以供織挽。一以濟機户免買貴絲之苦，一以杜發銀扣克之弊，其於織造，大有裨矣。

一、分別責成。夫機户染作、織匠各有攸司。如經緯不細淨，缺乏料作，致悞織挽，責在管事。機户顏色不鮮明，責在染房。織造稀松，丈尺短少，錯配顏色，責在織匠。責成既專，而各役不致推諉矣。

一、織挽期限。機杼之設，爲數頗繁，豈能人人急公，若無期限，則怠玩自生。本部酌量蟒段、妝花、織金、抹絨、平花等段，定爲期限，給以工票，責令依限交納，即玩怠者，亦無所容其姦矣。

一、明立賞罰。夫勸懲明，則人心鼓。本部不時親自下局，逐機查驗。織挽精美者，立賞銀牌一面。造作不堪者，責治示懲。若有二三粗疏，亦無不奮勵精工矣。

一、優恤徭役。管事、機户、織匠等役，拮据王事，辦造錢糧，則徭役似應優免。見在各役，凡有差徭者，本部皆行文府縣豁免，以示優恤。則役無旁擾，皆安心於機杼矣。

一、酌用員役。照得局中機杼雜沓，織造浩繁，且匠役千有餘名，卯進酉出，若無約束稽查，必致偷安懈怠。今設所官三員，專司點閘；管事十一名，分頭料理；管工十二人，催攢工程；高手十二人，指導織挽。則事有□□，□務肅

整矣。

欽命督理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右侍郎陳有明撰。

順治四年十二月　日立。

（原碑現在蘇州帶城橋下塘江蘇師院附中織署舊址。）

《蘇州織造局圖題記》順治四年（1647）　按姑蘇歲造，舊時散處民間，卒皆塞責報命。本部深悉往弊，下車之後，議以周戚畹遺居，堪爲建局。具題得旨。今創總織局前後二所，大門三間，驗緞廳三間，機房一百九十六間，外局神祠七間，織緞房五間，染作房五間，電厨茶房二十餘間。四面圍墻一百六十八丈。開溝一帶，長四十一丈。釐然成局，燦然可觀。爰圖立石，以垂永久。

順治四年二月　日立。

（原碑現藏蘇州博物館）

《重修蘇州織造公署碑記》順治十年（1653）　我國家創業垂統，禮樂肇興。於是西北貢玄黄，東南獻筐篚。爰效《周官》絲人、染人之職，開府吴會，命曰織造。凡朝廷大聘享、大祀典，於是乎取盈；后王君公，翟茀褕翟之屬，於是乎備物；百官有司，五采五章，錫予賞賚，於是乎論功；撫遠寧邇，昭皇仁，表恩信，於是乎布德，則織造攸系綦重也。

余自癸巳季夏，奉簡書來莅兹土。時江南值旱潦災，郡縣方請蠲貸，議賑助。大抵民生凋瘵已極，而局務又值殷繁之時。如理亂絲，剖斷爲難。乃與諸僚吏商所以更新者，則爲汰冗員、簡偷惰，罷去侵牟，謹塞漏卮。汲汲焉唯興利釐弊無不爲，遑問其他。越□月，庶事稍就繩墨。蓋冗食除，則物力自足；中飽去，則惟正充盈，自然之勢也。

於是僚吏進曰：曩者，局務初開，事起草創。建牙之地，乃僦民居，實出權宜，未瞻宏遠。今欲爲國家建久□之規，示豐裕之業，請加修飭，俾改觀焉。余曰：唯唯否否。夫辟門集思，與衆進退，宜務崇閎，議重建便。至於費民財、興土木，重勞吾民，議重建不便。吾將捐俸貲，與群吏交勉，計功授餼，毋費帑庫，則上不病國，下無勞民，議重建仍便。乃命僚吏相度形要，布算尋尺，恢廓舊制，建堂廡門闈，凡廨棟樞牖，煥然備具。

旋復巡核機局舊制。自公家織局外，有外機雜設民間。余恐官吏耳目所不及，反滋破冒，吏捐俸鍰，設南北新局各一，以安外機。改私爲公，飭惰作勤，庶無他弊。是役也，不取民錙銖，僅兩逾月而落成，官民便之。爰集肯徒，各襄乃事，諭以更始之意，□以寬大之政。曠然皆接於几席之間，若鏡鑒秬黍，若燭照毫末。則登斯堂也，有息煬撤障之義焉。於以風示遠人，使知朝廷之尊，睹文物之盛，識章服之重，省固陋之俗，斯役未必無小補云。是爲序。

欽命督理蘇州等處織造工部右侍郎周天成撰。

督工守備　范啓秀。

巡捕官　張鳳起。

材官　張偉、

凌元禮。

承差　陳兆吉、

高選、

朱子御、

張臣鑒、

陳嘉雲、

顧廷璋。

順治十年歲次癸巳孟冬穀日。

（原碑現在蘇州帶城橋下塘江蘇師院附中織署舊址。）

《長洲縣永禁機匠叫歇碑》雍正十二年（1734）　江南蘇州府長洲縣正堂沈，爲革除機匠叫幫之害等事。奉特授江南蘇州府正堂加一級紀録七次姚憲牌開，奉署理江南蘇州等處十一府州承宣布政使司事分守常鎮道加三級紀録十六次王憲牌開，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使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加二級紀録八次趙批，升司詳請禁革機匠聚衆勒歇阻工一案緣由。奉批：如詳勒石永遵，仍候撫部院批示。繳。等因。又奉太子太保、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世襲三等阿恩哈尼哈番紀録五次高批：如詳勒石永遵，取碑摹送查，仍飭地方官不時查察，勿令再復滋事，仍候督部堂批示。繳。各等因。到司仰府。奉此。合就抄粘轉，仰縣查照憲批來文，即便勒石永遵。該縣仍即不時查察，如敢再復滋事，即行嚴拿解究，并取碑摹五套送府，以憑轉呈各憲，毋得遲延，致干未便。等因。并奉抄粘司看，内開：查得長洲縣詳禁機匠聚衆叫歇，勒加阻工一案，先據該縣通詳，奉憲批司查議。即經轉飭蘇州府妥議，詳司核轉去後。今據該府縣議詳，内稱：蘇城機户，類多雇人工織。機户出資經營，機匠計工受值，原屬相需，各無異議。

惟有不法之徒，不諳工作，爲主家所棄，遂懷妒忌之心，倡爲帮行名色，挾衆叫歇，勒加銀，使機户停職，機匠廢業，致機户何君衡等呈請勒石永禁。通詳各憲，批查議詳。并稱：各匠常例酒資，紗機每只常例，給發機匠酒資一錢，二月朔日給付四分，三月朔日給付三分，清明給付三分，三次分給，共足一錢之數。緞機每只常例，亦給付機匠酒資一錢，六月朔日給付四分，七月朔日給付三分，中秋給付三分，三次分給，共足一錢之數。至於工價，按件而計，視貨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爲增減，鋪匠相安。詳請飭令，各相遵守。嗣後如有不法棍徒，膽敢挾衆叫歇，希圖從中索詐者，許地鄰機户人等，即時扭禀地方審明，應比照把持行市律究處，再枷號一個月示儆。等情。議復前來。似應如其所請，飭行地方官勒石永遵，取碑摹遵依報查。緣批查事理，似合詳復，伏候憲台鑒核批示飭遵。等因。下縣。奉此，合行勒石永禁，爲此示諭機匠人等知悉：恪遵憲禁，各安其業，毋得聚衆叫歇悞工，致干照把持行市律究處，枷號示衆。須至碑者。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長、元兩邑同入公立。何君衡、王奕生、陸恒成、蔡其章、李兆昌、顧斌侯、莊思成、黄佳士、蔡在之、康長如、馬聲宣、周寧侯、黄仲安、陸季文、姚兆南、沈公揚、王商欽、沈殿臣、奚惟公、陳惟豐、莊惟章、王道生、孫在明、王惟玉、劉玉傳、李子麟、胡子昌、朱景臣、朱聖瑞、袁載彩、謝書紳、沈時臣、錢裕林、顧儀中、蔡玉衡、何玉文、程遠功、陸扶先、金玉章、沈裕臣、吴大衡、查仲遠、陳禹凡、黄仲宣、袁公瑞、奚三省、歐寅璜、羅寧侯、唐衡如、蔡子良、徐同祥、陳文升、周方覲、陸玉衡、李天禄、吴子欽、林方州、顧惟寧、陳公安、金子加、周御竹。

（碑立於蘇州玄妙觀，原碑現藏蘇州博物館）

《蘇州織造府嚴禁織造局管事恣意需索碑》乾隆六年（1741） 蘇州織造加一級圖，爲（中缺六字）以清頂補事。照得兩局機户織辦（中缺六字）加以工銀（中缺六字）工者，至優且渥。爾所管等，爲機匠之總領，自應感激。（中缺六字）機匠内有年老告退，或係病故，其子侄有能諳練織造，堪以充補者，該所管即應據實查□□□□候本部堂看驗，准其承充。此一定之情理也。詎聞該所管等，竟有遇機匠年老身故，其子侄□□頂補之時，恣意需索陋規，得滿所欲，方肯代爲禀報。惟是爾所管等，亦具有人心，當思年老病故之情，在本局效力有年，理應憐其子侄，保其家業，勉盡管事之誼，方無愧於天理人情。何忍乘機需索，喪盡天良，無恥已極。本應即加查處，姑從寬已往不究，合亟嚴禁。爲此示，仰西局所管管事、高手管工等知悉：嗣後如有該機匠年老告退，以及病故者，限該所管於三日内即行呈報。其告退之子侄，堪以承充，即帶赴衙門本部堂苟應頂補。其病故之子侄，堪以承充，俟其料理殯殮後，帶赴衙門本部堂看驗頂補。此頂補之際，無論在轅在局，一切經管人等，不得絲毫需索。倘有仍蹈前轍，勒取陋規，并隱瞞不報等情，許該匠之子侄即行告禀，以憑按法重處，決不姑貸。該匠之子侄私行饋送，以及矇混頂補，若經察出，一體從重治罪。各宜凛遵毋違。特示遵。

乾隆六年二月　日。

北局衆匠恭立。

（碑立於蘇州玄妙觀，現仍保存原處）

《元和縣嚴禁機匠借端生事倡衆停工碑》道光二年（1822） 特調江南蘇州府元和縣候補州正堂加十級紀録十次又記大功一次王，爲出示曉諭事。案據職員金新甫，監生吴泰源、李希元、李載揚、錢德隆、錢茂倫、錢星源、錢廣茂、錢才林、錢克家、錢元昌、錢秀卿、徐星隆、徐大有、徐萬源、蔣萬凝、蔣萬順、金萬盛、王萬盛、胡三盛、夏文高、夏開發、王茂興、陸永泰、金祥發、丘成記等聯名禀控機匠會聚多人，至身李升茂家，毁物滋鬧等情，業經差提機匠王南觀等二十一名到案。訊係機匠王南觀等借欲減輕洋價，會聚多人，向輪年機户李升茂莊上滋鬧屬實。本應嚴懲，姑念伊等均係胼胝小民，從寬免處，取結完案。兹據張錦天呈請結示，并據職員金新甫等以匪匠張錦天慣吞經緯，無人雇織，今捏斷矇請示禁苛斂良匠錢文，罔圖生事等情，聯名呈請照斷示諭前來。查民間各機户，將經絲交給機匠工織，行本甚巨，獲利甚微。每有匪匠，勒加工價，稍不遂欲，即以停工爲挾制，以侵蝕爲利藪。甚將付織經緯，私行當押；織下紗匹，賣錢侵用。稍向理論，即倡衆歇詐，另投别户。此種惡習，甚爲可惡。王南觀等前次糾衆滋鬧，本縣不予深究，已屬從寬。今該機匠如果借圖苛斂，實屬有違禁令。除一面飭差嚴行諭禁外，令行照斷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機户、機匠人等及地保知悉：自示之後，各鄉匠攬織機只，概向機房殿書立承攬，交户收執。攬機之後，務宜安分工作，克勤克儉，計工援值，不得將貨具經緯，私行侵蝕，以及硬撮工錢，借詞倡衆停工。至應給工價，如各户用洋，悉照每日錢鋪兑價作算，不得圖減滋釁。至前據艾禮静當堂呈驗各機户所議規條一簿，業經本縣查覈，各款皆屬情理，此後准其照議通行。倘機匠人等故違不遵，及借端生事，苛斂良匠，有妨工

作，許各機户指名禀縣究治。地保縱容，一并從重懲處。本縣使民安業，言出法隨，決不姑寬，各宜凛遵，毋貽後悔。特示遵。道光二年六月十一日示。

發機房殿刊立。

（此碑原在蘇州祥符寺巷雲錦公所，現存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

《元長吴三縣爲花素緞機四業各歸主顧不得任意攙奪碑》光緒二十四年

元和　施

（1898）　江南蘇州府長洲縣正堂汪，爲出示諭禁事。案奉府憲札，據民人顧繼　吴　賴

宗、吴春山、朱潤齋、徐錦雲、袁益順、方仲安、虞仁生、陳浩泉、石溪雲、吴榮生等禀稱：竊蘇城花素緞機生業，向分京、蘇兩幫，各有成規，不相攙越。惟以上機經緯，造成緞匹，向非機匠一手一足之力，尚有手藝數項，賴此以生。如機張之須用泛頭也，有結綜掏泛一業；如絲之須練也，有捶絲一業；如經之須接也，有牽經接頭一業；如織花緞也，有上花一業。以上四業，均係世代相傳，是以各歸主顧，不得紊亂攙奪。惟身等結綜掏泛一業，所用最簡。緣每掏一機，須用八、九年之久，始再重換。統年各莊生意有限。故此同業連伙，只有二三十人，勉資糊口而已。年來雖則緞莊未少，但身業生意頗減成色。身等因關糊口，同業各加查察，遂查有向織南京緞機之南京人祝文元等一班十餘人，蕞向各緞莊鉛鑽暗奪。始則私將損壞舊泛在機順便修補，名曰游泛頭，并未做新奪業。當因伊等既經諱賴，但求以後不敢侵奪爲幸，未與深較。詎料伊等口是心非，去年四月間，查有祝文元占做身陳誥泉名下，吴恒泰緞莊機上新制泛頭，獲有奪業實據。當與祝文元理論，祝文元理屈詞窮，一味恃黨身强力大，用武壓制。似此紊亂成規，有意侵奪，身等靠此養家糊口，别無生計，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其何以堪！若不環求示禁，恐群起傚尤，占無底止，則身等情同絶命。爲此情迫環求，伏乞電察下情，俯准立案，并請札飭三首縣一體出示諭禁，俾得各安生業，頂德無既。上禀等情到府。據此，查該民人等所禀結綜掏泛一業，向分京幫、蘇幫，各歸主顧，不相攙奪。果否向章如是，抑係意在把持，除禀批示外，合行札飭札縣即便遵照指飭，克日查明核辦具復毋違等因。奉經飭查去後。兹據原差沈吉禀稱，遵飭協保逐細確查。蘇幫各緞莊應用結綜掏泛，實係向歸顧繼宗等承做，他人不得攙奪，并非意存把持等情。并據顧繼宗等以伊等結綜掏泛之業，世代相傳，數十年來，向章如此，并無意存把持，環求詳復立案，并會銜示禁攙奪等情，同禀前來。除申復府憲查考外，合行出示諭禁。爲此示，仰各緞莊及機匠人等一體知悉：爾等須知蘇莊緞機應用結綜掏泛一項，向係民人顧繼宗等世代相傳，認定主顧承做。自示之後，務須各歸各業，不得任意攙奪。倘再有人攬做紊占，致壞成規，許該民人等指名禀縣，以憑提究。其各凛遵毋違。特示遵。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示。

方仲安、朱潤齋、石溪雲經手。

（原碑立於蘇州祥符寺巷機房殿先機道院，此據蘇州博物館藏拓片）

官修《清會典》卷九〇《内務府・廣儲司》　筆帖式六十有四人。内堂佔司缺者二十八人。掌繙譯，給使令。

廣儲司，每年欽派總管内務府大臣一人。直年管理。總辦郎中，四人。内二人。由各部保送兼攝。郎中，四人。内銀庫二人，兼管皮庫瓷庫。緞庫二人，兼管衣庫茶庫。主事，一人。委署主事，一人。掌庫藏出納之政令。

設六庫以儲上用。一曰銀庫，二曰皮庫，三曰瓷庫，四曰緞庫，五曰衣庫，六曰茶庫。皆時其啓閉。每月銀、緞二庫於一、四、七日，皮、衣二庫於二、五、八日，瓷、茶二庫於三、六、九日，開庫收發。每開庫必偕司庫，庫使二三員上庫，不准一人即啓。仍令上庫官二人，同畫押封黏鎖眼。如遇不應開庫日期，有奉旨傳用，事關緊急者，令該庫官報知堂郎中，方准開庫。每日令庫官一員直宿。每晚鑰匙，令直宿司庫庫使等收聚一處，交乾清門侍衛，次日仍分交六庫。各稽其出納之數。【略】緞、紬、絹、布、絨、綫，每年蘇州、江甯、杭州三處織造交進，無定額。潞紬，每年山西潞安府額交八十疋。絨綫，盛京每年解交四百七十餘斤。沂綢、綾、紬，每年河南解交九百疋。棉紬三百疋。大布三千疋。水靛，每年東安、香河二縣，及鳳河營莊頭額交六千二百斤。【略】匠四十人。【略】

若内庭冠服，則佐以婦功。帽房設蒙古婦人領催三人。其做帽婦人，鑲黄旗蒙古八人，正黄、正白旗蒙古各六人，共二十人。内頭目一人，副頭目四人，在内承應。每人每日各給官飯一次，每月各給馬銀三兩。鍼綫房設内監領催二人，鍼綫婦人四百八十六人，做韓襪婦人四百八十人，做荷包婦人七十人，打結子婦人六十六人，做套褥婦人五十四人，做甲裏婦人十四人。織顧魯特條子頭目一人，婦人五人，在内承應。每人每日給制錢二十五文。設織造官三人，江甯織造一人，蘇州織造一人，杭州織造一人，均於内務府司員内請旨簡放。各隨司庫一人，筆帖式二人，庫使二人。以歲供上用、官用之幣。每年三處織就上用緞，由陸路運京。官用緞，由水路運京。凡大紅蟒緞、大紅緞片、金折纓等項，派江甯織造承辦。紡絲、綾、杭紬等項，杭州織造承辦。毛青布等項，每年需用三萬疋以内，蘇州織造承辦。需用至四五萬疋，則分江甯等處織辦。其所織緞、紗、紬、綾、紡絲、布疋、絨綫等項，由緞庫茶庫

擬定花樣、顏色、數目，分派該織造處照式承辦，解送本司，派官挑選，將所收數目具奏，並移會户部銷算。

官修《清會典則例》卷三八《户部・庫藏》 一，段疋庫　凡各省解到紬段絹布皮絲棉線麻等項，均付庫收貯。

順治初年定三處織造錢糧事宜，均隸户部。

八年定改隸工部。

康熙三年，定織造事宜隸工部，錢糧歸户部報銷。又定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應解大蟒段、小蟒段、金線蟒段、暗蟒段、三等蟒段、立蟒段、大閃段、小閃段、糙花段、寸蟒糙段、次糙段、中錦、草錦、金字段、補段、補服料羅段、片金羅、片金倭段、帽段、次帽段、滿水段、裙蟒段、蟒紗、立蟒紗、糙花紗、裙蟒紗紗、片金金字紗、補紗、大段、次大段、亮花段、衣素段、次衣素段、各色光素段、次光素段、揚段、次揚段、彭段、次彭段、宮紬、各種紗羅、紡絲綾、西絹、杭紬、三梭布、三線布、油墩布、苧布、白苧布、夏布、絲、緯絲、絨繡線、絹線、生絲、手帕，以上各項，如庫中應需某項，酌量均派，於豫年八月內具奏呈堂，移付江浙二司轉行各該織造辦解，定限於次年八月內解部，如派後再有闕少不敷者，隨即加派，酌量限期辦解，其價直均由各該司覈銷。

山西布政使司應解生絹千二百疋，農桑絲絹二百疋，遇閏加四十四疋，三梭棉布二千四百九十八疋丈八尺有奇。舊繫江蘇辦解，雍正三年改歸山西。

江蘇布政使司應解五色三梭布五千疋。

浙江布政使司應解白綿二百斤。以上採辦價直皆由部覈銷。舊解今停者，直隸、山東花絨，河南衣絨，山東、河南闊棉布，江蘇黃白絹、黃絲絹、白麻，安徽狐皮、税絲絹、土絹，江蘇、安徽生絹、農桑絹、棉布、麻，安徽、江西苧布，浙江杭細白絲、黃絲，價銀扣存布政使司庫，按數解部。

順治十六年覆準，解到絲綿絹疋等項，已經委司選驗，堪用者，該庫不許覆驗，耽延、抑勒多收，違者治罪。

康熙五十年奉旨，嗣後如用采紬，著内務府出給印文，委官到部取用，事完仍令原取之官，親身赴部繳明。

五十八年覆準，段疋庫照銀庫例，動支舊存物料，將新收者別行收貯。

雍正七年奏準，江寧織辦段紗，照杭州之例，每年於藩庫見存銀内先支二萬兩辦理，餘銀竣派文到日找給。

又奏準上用御衣，水運原用二船，嗣後裁去一船，上用段疋仍歸陸運，自雇贏脚。

乾隆十年奏準，嗣後三處織造採買上用絲，每兩經絲準銷銀八分二釐，緯絲準銷銀七分七釐，糙絨絲準銷銀七分五釐，均於浙江之南潯、雙林二處置買。官用絲，每兩經絲準銷銀八分一釐五毫，緯絲準銷銀七分五釐，糙絨絲準銷銀七分四釐，均於新市置買。其價由織造官先呈報督撫，取具地方官並無浮冒印結，再報明本部内務府，價賤時照定價置買，價貴時準其加增，但所增價直，上用絲不得出二分一釐之數，官用絲不得出一分二釐之數。杭州紬綾絲皆重，至奏銷時，將逐疋所用經絲、緯絲若干，織成段疋重若干，應銷若干，逐一分晰造册，送部覈銷。所織段，如絲不純不淨，及分兩輕減者，内務府駁回，令織造官補織解送。

又議準三處織造所用上用紅圓金，每丈準銷銀三釐，扁金每十條準銷銀二釐，蘇、杭二處黃圓金，每丈準銷銀三釐，江寧青圓金，每十有四丈準銷銀三分，江寧闊扁金，每五百二十條準銷銀一錢四釐，雙料紅圓金，每丈準銷銀三釐，杭州淡圓金，每十有一丈二尺準銷銀三分四釐，紫赤圓金，每十有一丈二尺準銷銀三分六釐，大赤扁金，每六百條準銷銀一錢。三處官用紅圓金，每丈準銷銀二釐五毫，赤扁金每十條準銷銀一釐五毫，杭州紫扁金，每六百條準銷銀九分。

染價，江寧大紅色每絲一兩，作價銀一錢二分，二紅、三紅色，作價銀一錢，蘇、杭二處，顏色精佳，大紅色每絲一兩，作價銀一錢五分，二紅、三紅色，作價銀一分五釐。

各色染價，蘇州染匠向無食米，每絲一兩支工價銀自一分至二分不等，江寧、杭州二處，向繫四五釐至八九釐者，仍照舊例均準開銷一分，至刷紗經仍照舊例開銷。

摇紡工價，江寧、杭州二處上用經絲，每兩準銷銀二分，緯絨絲每兩準銷銀一分。官用經絲，每兩準銷銀一分八釐，緯絨絲每兩準銷銀九釐。杭州掉絡刷紗，每兩準銷銀一分。至蘇州無摇紡額設支米工匠，遇工雇募，上用經絲，每兩準銷銀四分。官用經絲，每兩準銷銀二分。其緯絨絲不分上用、官用，每兩均準銷銀一分六釐。再牽經、接經工價，三處織造每疋緊給工價銀八分，其打線工價，每工自四釐至九釐一分不等。織挽各匠，每名日給工銀五分，月給食米四斗。

又奏準三處織造，一例織辦所需工價數目，自應相同，何至彼此多寡懸殊，嗣後除多至四五工準其開銷外，其多至五工以上者，即令覈減。

又奏準江寧見設機六百張，機匠千七百八十名，蘇州見設機六百六十三張，機匠千九百三十二名，杭州見設機六百張，機匠千八百名外，江寧見留搖紡染匠所管高手等匠七百七十七名，蘇州挑花揀繡所管高手等匠二百四十三名，杭州搖紡染匠挑花及所管高手等匠五百三十名，是江寧、杭州二處各項匠役較蘇州多至二三百名，緣江寧有搖紡匠五十六名，染匠五十四名，月各給食米三斗，杭州有搖紡染匠二百二十六名，每名月給食米四斗，各色染匠四十名，每名月給米二斗四升不等，蘇州並無此項匠工額米，江、杭二處不便偏設。但此項人役，食糧年久，難以遽裁，嗣後或遇斥革，或有病故，即停募補，有派織事件，照蘇州之例，遇工雇募空閑人役，按季報部。再江、杭二處各色染匠，江寧大紅染匠，既經裁去食米，其工價量加增給，酌定江寧大紅，每絲一兩準銷銀一錢三分，江、杭二處各色染價，向日四五釐者，作爲六釐，向日八九釐者，作爲一分，其一分以上者，作爲一分五釐開銷。

十二年議準，三處織造，繫委官買絲，嗣後無庸支給盤費。杭州與產絲地接壤，毋庸給與運費外，其江寧、蘇州運絲，船價、車脚、人役盤費等項，按照程塗酌定數目，於申餘項下開銷，每歲呈報內務府察覈。

又奏準江寧染匠遵奉裁減外，搖紡匠五百二十六名，皆自幼在局習成，與民間外户各別，難以臨時募補，仍按舊例，以在局學成之幼匠，補充斥革病故之原數，照舊按名月給食米三斗。

又奏準部派段紗工料價直，自宜與內務府派辦段紗一例辦理，令織造官均照新定條款題銷緯絨等絲，按照經絲加增之數，每兩酌減五釐。價貴之年，上用緯絨絲，每兩準其加增一分六釐，官用緯絨絲，每兩準其加增七釐。如遇價賤年分，即照原定價直採買。仍令浙撫飭產絲地方官，確訪時價，取具並無捏飾印結，咨部存案，俟織造官報銷到日，覈對相符，方準開銷，如有參差浮冒，即行嚴參議處。

二十年覆準江寧、蘇州、杭州三處織造買絲定例，上用經絲，每兩價銀不得過一錢三釐，緯絲每兩不得過九分三釐。官用經絲，每兩不得過九分三釐五毫，緯絲每兩不得過八分二釐。如有不敷，通融辦理。今浙省春雨連綿，天寒蠶濕，蠶多損傷，收成歉薄，以致上用絲每兩實需銀一錢三分有奇，官用絲每兩實需銀一錢二分有奇，實不能通融辦理，準其照產絲地方價直，分別經緯，據實報銷。

官修《清會典則例》卷一六七《內務府・織染局》 織染局

一、建置。康熙三年，奉旨織染局交內務府總管管理。舊隸工部。

又奏準設員外郎一人，筆帖式三人，領催六人。

九年，設司庫一人，庫使六人。

二十四年，增設領催一人，專司買辦。

六十一年，設司匠二人。

乾隆十六年，移織染局於萬壽山，裁員外郎，凡應辦事宜，簡總理萬壽山大臣兼管。其辦事官繫奏委。無定員。

一、織造段紗。康熙初年，無定額。

四十七年奏準，歲造段紗三十八疋，屯絹二百疋，大紅長毛毯毯四十疋，交廣儲司段庫。

雍正七年奏準，改織暗花屯絹、寧紬宮紬八，絲段料均按三節進呈。其每年額交段庫紗，緊行停止。

一、物料。所用絲移文浙江布政使司解送。染絲各色顏料，户、工二部支取。

一、靛户。西頂藍靛場四十名，大通橋十名，潞縣三十名，沙窩場二十名，每名各給地二十四畝，歲徵靛百斤，共徵靛萬斤。

雍正十年奏準，官用西頂靛户地七畝七分，除靛三十五斤，每年見徵靛九千九百六十五斤。除染絲應用外，餘靛由局照例每斤定價二分三釐，折銀交廣儲司庫。

一、匠役。康熙初年，設匠役八百二十五名。

二十五年，裁一百五十一名。

四十七年，裁二百名。

五十九年，裁一百二十八名。

雍正四年，裁十有五名。

十三年，裁一百四十一名。

乾隆五年奏準，裁毯匠十有四名，屯絹匠十有四名。

十六年奏準，裁各項匠役五十二名，繡匠四十名，歸隸廣儲司衣庫。

又奏準增設南匠十有二名，各月給銀三兩，米二斛。見存京匠七十名，內織匠二十六名，絡絲匠二十二名，絡經匠六名，挑花匠四名，揀繡匠二名，染匠五名，畫匠一名，帶匠四名，均由局召募民人充補，各給印信照票。每名各給官房一間，內月給銀二兩五錢者六名，二兩者十有七名，一兩五錢者四十七名，每名

按季關支米二十一斛，均呈堂咨户部給領。

一、蠶户。乾隆十七年奏準，蠶户十有三人，移往萬壽山，歸并織染局。每名每年給食銀十二兩，米二十四斛，夏季藍布單袍掛各一件，冬季藍布棉袍掛襖褲各一件，五年一次冬給狐皮帽領布面羊裘一件。

官修《清會典事例》卷一八二《户部・庫藏》 緞疋庫　凡各省解到紬、緞、絹、布、皮絲、綿綫、麻等項，均付庫收存。

順治初年定三處織造錢糧事宜，均隸户部。

八年，改隸工部。

十六年覆准，解到絲、綿、絹疋等項，已經委員選驗堪用者，該庫不許覆驗耽延，抑勒多收，違者治罪。

康熙三年，定織造事宜隸工部，錢糧歸户部報銷。

又定，江甯、蘇州、杭州三織造，應解大蟒緞、小蟒緞、金綫蟒緞、暗蟒緞、三等蟒緞、立蟒緞、大閃緞、小閃緞、糙花緞、寸蟒糙緞、次糙緞、中錦、草錦、金字緞、補緞、補服料羅緞、片金羅片金倭緞、帽緞、次帽緞、滿水緞、裙蟒緞、蟒紗、立蟒紗、糙花紗、裙蟒紗紗、片金金字紗、補紗、大緞、次大緞、亮花緞、衣素緞、次衣素緞、各色光素緞、次光素緞、揚緞、次揚緞、彭緞、次彭緞、宮紬、各種紗、羅、紡絲、綾、西絹、杭紬、三梭布、三綫布、油墩布、苧布、白苧布、夏布、絲緯、絲絨、繡綫、絹綫、生絲、手帕，以上各項，如庫中應需某項，酌量均派，於豫年八月内具稿呈堂，移付江南、浙江二司，轉行各該織造辦解，定限於次年八月内解部。如派後再有缺少不敷者，隨即加派，酌量限期辦解，其價值均由各該司覈銷。

又定，山東布政使司，應解棉布二千三百疋，山西布政使司，應解生絹一千五百疋。舊解一千二百疋，後添解三百疋。農桑絲絹二百疋，遇閏加四十四疋，三梭棉布二千四百九十八疋一丈八尺有奇。舊係江蘇辦解，雍正三年改歸山西。江蘇布政使司，應解五色三梭布五千疋，棉布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七疋。安徽布政使司，應解麻三萬四千一百五十八斤。江西布政使司，應解苧布五千四百九十六疋二丈。浙江布政使司，應解白綿二百斤，白絲八千五百斤。以上採辦價值，皆由部覈銷。舊解後停者，直隸、山東花絨綿布，河南衣絨，山東、河南闊棉布，江蘇黃白絹，黃絲絹，白麻，安徽狐皮，税絲絹，土絹，江蘇、安徽生絹，農桑絹，棉布，安徽苧布，浙江杭紬，白棉，黃絲，價銀扣存布政使司庫，按數解部。

五十年奉旨，嗣後如用綵紬，著内務府出給印文，委官到部取用，事完仍令原取之官，親身赴部繳明。

五十八年覆准，緞疋庫照銀庫例，動支舊存物料，將新收者别行收存。

乾隆二十八年奏准，蘇州織造辦解青藍三梭布，每疋准銷銀三錢七分，水腳銀二分二釐。

四十一年議准，各織造解到緞疋，其分兩輕重，合總稱驗，若合稱而分兩不足，方准駁換，不准逐件稱計。

又議准，江甯、蘇州、杭州三處織造需用花本，十年准其更換一次，扣足年限，報部更換，綫價於司庫銀内撥給，江甯額定銀六千八百一十三兩，蘇州額定銀五千六百八十七兩七錢，杭州額定銀四千四百二十八兩。

五十九年奉旨，大蟒緞令改織蟒袍料龍緞，仍照大蟒緞價值覈銷。

嘉慶四年議准，江南布、浙江絲綿、山東布、江西苧布，庫存均足敷用，於嘉慶五年爲始，停其解交。

十年諭，向來各省例解緞疋等項到京，於崇文門查驗後，其赴庫投文驗收及給令批迴，均未定有限期，以致不肖書吏，從中嚇詐勒索，各該解員日久守候，賠累滋多，殊非杜弊之道。嗣後崇文門監督於各省年例解京物件，無論何項，驗明後即速移會户部及管理三庫衙門，各該堂官接准移會，即傳令解員投文驗收，限五日内交收全竣，即行面給批迴，飭令毋許稍有延閣，儻仍任聽胥吏私向解員索詐使費，故違定限，即將該管之員，分别懲辦。

十四年諭，户部内務府各庫，存貯緞疋等名目，往往舊時所有，而近日所無，遇有頒賞事宜，各該處仍開舊時名目，將所缺之項，用他物抵補，以致名實不符，非覈實之道，嗣後頒賞緞疋等件，就庫中現有之物，擬用何項，即開何項名目，不得沿襲舊名，再行抵換，致有歧異。

又議定，緞疋庫支發物料，各衙門支領文内，先將承領官姓名註明，由户部簽到，發庫後，由本庫呈明管理三庫堂官簽到，令該員先於册檔印領畫押，親身赴庫給領。

道光七年議准，各省解交緞疋，數目少者，限五日收完，即行面給批迴，數目多者，亦不准過十日。如有數目斤兩丈尺不足，俟交收全完，再行給批。儻庫丁吏役有勒索刁難等弊，查出嚴懲。

又議准，崇文門監督遇有各省解物到京，查驗後，即令解員赴部投遞文批，一面將進城日期，知照户部三庫，務令填明發文日期，以憑稽覈。

又議准，庫存緞疋等項，按架排列字號，分儲各項，並箱篋物件，一併造具清册，於支放時按册出陳留新。其樓存布疋、絲絨等項，亦俱分別新陳，依次收儲，按册查對支放。

又議准，各處領取緞疋等物，於行文到庫之日，起限三月，東陵、西陵，並盛京三陵、黑龍江等處，限半年，如逾限不領，即將前行印文註銷，仍令將遲延緣由，詳細聲明，另備印文赴庫支領。

十七年議准，各省解交緞疋、顏料，二庫各項物料，應照餉鞘到京，不准在外逗遛。自抵通後，令該州並該營員弁，一體飭催委員赴崇文門查驗，限三日將物料運至該庫，儻有稽遲，查明參處。其批文令該委員隨即赴廳投遞，該大使不得逾三日之限，呈堂簽到，該庫於司付到庫，限五日內驗收，如有應放各工緊要物件，不克監收，准照銀庫一體扣展。

十九年奏准，蘇州、江甯、杭州三織造交部緞疋，永著司庫代運。

二十三年奏准，緞疋庫隔二年盤查一次。

三十年議准，各省解交緞疋、顏料，二庫各項物料文批，赴廳投遞，該廳大使於二日內呈堂簽到。

咸豐元年諭，緞疋庫現存物料，分別應抵應停，該部隨時察看，妥籌辦理。

同治十二年議定，各省額解部庫及內務府隨時添派紬緞布疋各件，均以奉到部文之日起，勒限六月起程，儻逾限不解，將各該督撫織造等知照吏部，照欽奉事件遲延例議處。如各省情形不同，實在未能依限起解，准由該督撫等聲明奏咨展限。

官修《清會典事例》卷八五四《刑部・工律營造》 帶造緞疋　凡監臨主守官吏，將自己物料，輒於官局帶造緞疋者，杖六十，緞疋入官，工匠笞五十，局官知而不舉者，與監守官吏同罪，亦杖六十，失覺察者減三等。則笞三十。若局官違禁帶造，監守官吏亦坐不舉失察之罪。謹案：律後小註「若局官違禁帶造」以下，係乾隆五年增註。

織造違禁龍鳳文緞疋　凡民間織造違禁龍鳳文紵絲、紗、羅貨賣者，杖一百，緞疋入官，若買而僭用者，杖一百徒三年，未用者笞三十。機户及挑花、挽花工匠同罪。亦杖一百。　謹案：原文「工匠同罪下」，有「連當房家小起發赴京籍充局匠」十三字，雍正三年刪。

造作過限　凡各處每年額造常課緞疋軍器，工匠過限不納齊足者，以所造之數十分爲率，一分工匠笞二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笞五十，局官減工匠一等，提調官吏又減局管一等。若官司不依期計撥額造之物料於工匠者，局官笞四十，提調官吏減一等。工匠不坐。

官修《清會典事例》卷一一九〇《内務府・庫藏》 廣儲司六庫　國初統設御用監，嗣分定六庫。【略】緞庫，掌龍蟒等緞、紗、紬、絹、布。【略】

供奉　順治初年定，御用禮服，及四時衣服，各宮及皇子、公主朝服、衣服，均依禮部定式，移交江甯、蘇州、杭州三處織造恭進。

又奏准，年例恭進皇太后宮金銀，上用緞、紗、紬、綾、貂皮、細布、金綫、絨絖綫、棉綫、棉花，皇后妃、嬪各宮宮分，上用緞、紗、紬、綾、貂皮、細布、金綫、絨絖綫、棉綫、棉花，皆據宮殿監來文，照例備辦，奏聞恭進。

乾隆四年議准，圓明園直班處備用，定爲銀五千兩，上用緞十疋，龍緞、糙緞各五疋，各色花素緞、甯紬各四十疋，官有蟒緞十疋，官用緞三十疋，彭緞二十疋，五等貂皮一百五十張，黄貂皮二百五十張，四等人蔘十斤，五等人蔘四十斤，制錢二百貫，每月將用過物數呈堂，仍入月奏。

織造　順治初年定，江甯、蘇州、杭州織造諸局，各設監督、筆帖式、庫使各一人，三年更代。

十八年奏准，一年更代。

又奏准，供奉上用緞疋，三處織造，輪委官員筆帖式，馳驛由陸路運送，官用緞疋，輪委筆帖式、庫使，由水路運至楊邨，報府移咨兵部，用官車起運交庫。

又議准，江甯、蘇州、杭州織造官員缺，於内務府郎中、員外郎内揀選，引見補授，司庫員缺，於三處織造筆帖式、庫使，及在京筆帖式、庫使内揀選，筆帖式、庫使員缺，於在京筆帖式、庫使内揀選，均引見調補。

康熙元年奏准，三處織造，各增設庫使一人。

二年奏准，三處織造，各簡府屬賢能司官一人，筆帖式二人，庫使一人，給予關防敕書，不必限年更代。

六年奉旨，三織造各設司庫一人，即於彼處庫使内選用。

又奏准，每年上用緞，官用緞，均由水運，停止官車撥送，令該織造酌量雇車運京交庫。如有需用緊要緞疋，豫咨該織造承辦，動支贏餘銀爲運費，仍由陸路依限交庫。

又奏准，上用緞，仍由陸路雇贏運送至京，官用緞，仍歸水路。三處各有龍衣船二號，歲支修理銀千兩，各裁汰一號。再蘇州造辦各色布，亦准動支贏餘

銀，爲雇船運費。

又奏准，每年應用緞、紗、金綫之觸，均於豫年八月內，分咨織造承辦。

雍正七年奏准，江甯織辦緞、紗，照杭州之例，每年於藩庫現存銀內先支二萬兩辦理，餘銀俟派文到日找給。

又奏准，上用御衣水運原用二船，嗣後裁去一船，上用緞疋，仍歸陸運，自雇贏腳。

乾隆四年覆准，織造所屬之筆帖式、庫使，於各司員筆帖式內揀選，將名籤入筒，遇有織造處筆帖式、庫使員缺，該織造官呈報到府，掣籤補用，毋庸引見。如織造處司庫、筆帖式、庫使內，果有在任五年，辦事稱職者，該織造官出具考語保送，酌量以應升之員，同在京應升人員，一併引見補授。其筆帖式、庫使，如有過愆，即行呈堂更換。

十年奏准，三織造於歲終奏銷時，除造册呈報外，別造副册一分，送廣儲司察覈。

又奏准，嗣後三處織造，採買上用絲，每兩經絲准銷銀八分二釐，緯絲准銷銀七分七釐，糙絨絲准銷銀七分五釐，均於浙江之南潯、雙林二處置買。官用絲，每兩經絲准銷銀八分一釐五毫，緯絲准銷銀七分五釐。糙絨絲准銷銀七分四釐，均於新市置買。其價由織造官先呈報督撫，取具地方官並無浮冒印結，再報明本部內務府，價賤時照定價置買，價貴時准其加增，但所增價值，上用絲不得出二分一釐之數，官用絲不得出一分二釐之數。杭州紬、綾絲皆重，至奏銷時，將逐疋所用經絲、緯絲若干，織成緞疋重若干，應銷若干，逐一分析造册，送部覈銷。如所織緞絲不純淨及分兩輕減者，內務府駁回，令織造官補織解送。

又議准，三處織造所辦上用紅圓金，每丈准銷銀三釐，扁金，每十條准銷銀二釐，蘇、杭二處黃圓金，每丈准銷銀三釐。江甯青圓金，每十有四丈，准銷銀三分。江甯闊扁金，每五百二十條，准銷銀一錢四釐，雙料紅圓金，每丈准銷銀三釐。杭州淡圓金，每十有一丈二尺，准銷銀三分四釐，紫赤圓金，每十有一丈二尺，准銷銀三分六釐，大赤扁金，每六百條，准銷銀一錢。三處官用紅圓金，每丈准銷銀二釐五毫，赤扁金，每十條准銷銀一釐五毫。杭州紫扁金，每六百條准銷銀九分。

染價，江甯大紅色，每絲一兩，作價銀一錢二分，二紅、三紅色，作價銀一分三釐。蘇、杭二處，顏色精佳，大紅色，每絲一兩，作價銀一錢五分，二紅、三紅色，作價銀一分五釐。各色染價，蘇州染匠，向無食米，每絲一兩，支工價銀自一分至二分不等，江甯、杭州二處，向係四五釐至八九釐者，仍照舊例，均准開銷一分。至刷紗經，仍照舊例開銷。

摇紡工價，江甯、杭州二處，上用經絲，每兩准銷銀二分，緯絨絲，每兩准銷銀一分。官用經絲，每兩准銷銀一分八釐，緯絨絲，每兩准銷銀九釐。杭州掉絡刷紗，每兩准銷銀一分。至蘇州向無額設摇紡支米工匠，遇工雇募，上用經絲，每兩准銷銀四分，官用經絲，每兩准銷銀二分。其緯絨絲，凡上用、官用，每兩均准銷銀一分六釐。

再牽經、接經工價，三處織造，每疋概給工價銀八分。其打綫工價，每工自四釐至九釐一分不等。織帷各匠，每名日給工銀五分，月給食米四斗。

又奏准，三處織造，工價數目，不得彼此多寡懸殊，嗣後除多至四五工，准其開銷外，其多至五工以上者，即令覈減。

又奏准，江甯現設機六百張，機匠一千七百八十名，蘇州現設機六百六十三張，機匠一千九百三十二名，杭州現設機六百張，機匠一千八百名外，江甯現留摇紡、染匠所管高手等匠七百七十七名，蘇州挑花、揀繡所管高手等匠二百四十三名，杭州摇紡、染匠、挑花及所管高手等匠五百三十名，是江甯、杭州二處，各項匠役，較蘇州多至二三百名，緣江甯有摇紡匠五十六名，染匠五十四名，月各給食米三斗，杭州有摇紡、染匠二百二十六名，每名月給食米四斗，各色染匠四十名，每名月給米二斗四升不等，蘇州並無此項匠工額米，江甯、杭州二處不便偏設。但此項人役，食糧年久，難以遽裁，嗣後或遇斥革，或有病故，即停募補，有派織事件，照蘇州之例，遇工雇募，空缺人役，按季報部。再江甯、杭州二處各色染匠，江甯大紅染匠，既經裁去食米，其工價量加增給。江甯大紅，每絲一兩准銷銀一錢三分。江甯、杭州二處，各色染價，向日四五釐者，作爲六釐，向日八九釐者，作爲一分，其一分以上者，作爲一分五釐開銷。

十二年議准，三處織造，係委官買絲，嗣後毋庸支給盤費。杭州與產絲地接壤，毋庸給予運費外，其江甯、蘇州運絲船價車腳人役盤費等項，按照程途，酌定數目，每歲呈報內務府查覈。

又奏准，江甯染匠，遵奉裁減外，摇紡匠五百二十六名，皆自幼在局習成，與民間外户各別，難以臨時募補，仍按舊例，以在局學成之幼匠，補充斥革病故之原數，照舊按名月給食米三斗。

又奏准，部派緞紗工料價值，自宜與內務府派辦緞紗一例辦理。令織造官均照新定條款題銷。緯絨等絲，按照經絲加增之數，每兩酌減五釐。價貴之年，上用緯絨絲，每兩准其加增一分六釐，官用緯絨絲，每兩准其加增七釐，如遇價賤年分，即照原定價值採買。仍令浙撫飭產絲地方官，確訪時價，取具並無捏飾印結，咨部存案，俟織造官報銷到日，覈對相符，方准開銷，如有參差浮冒，即行嚴參議處。

二十年覆准，江甯、蘇州、杭州，三處織造買絲，定例上用經絲，每兩價銀不得過一錢三釐，緯絲，每兩不得過九分三釐。官用經絲，每兩不得過九分二釐五毫，緯絲，每兩不得過八分二釐，如有不敷，通融辦理。本年浙省春雨連綿，蠶絲收成歉薄，以致上用絲每兩實需銀一錢三分有奇，官用絲每兩實需銀一錢二分有奇，實難通融辦理，准其照產絲地方價值，分別經緯，據實報銷。

二十七年奏准，江蘇棉布，照時價每疋銷銀五錢。

二十八年議准，嗣後三處織造處筆帖式、庫使，定以五年期滿，如有辦事勤慎者，准該織造保留候升司庫、平等者，另行選人帶領引見，發往更換。

三十八年奏准，三處織造解到緞疋，如上用緞疋內，挑出不堪應用一二疋者，著落補織，不准開銷，三疋以上者，補織不准開銷外，將該織造嚴加治罪。官用緞疋，如挑出不堪應用十疋以內者，著落補織，不准開銷，十疋以上者，補織不准開銷外，仍將該織造議處。

四十七年議准，江甯織造處，每年解運緞紬，改由陸運，將龍衣船裁汰。

又議准，蘇州每年解運緞紬，其水運陸運，酌量是年情形，妥爲辦理。

又議准，杭州織造，每年解京緞紬，改由陸運。

五十八年諭，浙江鹽務，向係巡撫兼管，遇有出納之事，無人稽查，巡撫得以任意動支，易滋弊竇，嗣後應將杭州織造改爲鹽政，兼管織造事務。其鹽道本無分巡地方之責，著改爲運使。巡撫既不兼管鹽務，則鹽政運使，於錢糧出入，如有侵挪等弊，該撫即可隨時糾查，據實劾參。該省織造，現改鹽政，所有南北二關稅務，難以兼顧，著歸巡撫管理。

嘉慶四年奏准，分派三處織造織辦緞紗等項，遇有庫內不敷應用，續行添派織辦者，俟奏明後，再行派織。

十九年奉旨，嗣後鹽政、織造、鈔關，如司員年滿來京，俱照依新疆等處侍衛換班之例，毋庸遞請安摺，所有應奏事件，著總管內務府大臣代奏。

二十四年諭，嗣後如遇該織造進京，總督不在省城，著將織造關防及龍江關務，俱交江甯藩司就近代辦。

道光元年，裁浙江鹽政，復設杭州織造，兼管南新、北新二關稅務。

十年奉旨，嗣後織造等每屆一年期滿，著總管內務府大臣具奏。

二十八年奉旨，嗣後內務府及三院司員，遇有簡放鹽政、織造、鈔關、熱河總管人員，著於謝恩請訓摺內，將新放何處官銜，註寫明白。

二十九年諭，嗣後鹽政、織造、熱河總管、及各關監督等，呈遞謝恩請安奏事等摺，暨來京應遞安摺，均著書寫官銜。

又奏准，三處織造處六品司庫，自補放之日起扣足五年，由廣儲司六品司庫內揀選正陪，帶領引見調補。其年滿回京人員，過十年後，遇有三處司庫缺出，方准一體揀選調補。

咸豐四年奏准，嗣後三處織造，自奉旨簡放之日起，予限六十日，即令到任，自到任之日起，扣足在任一年，由本府前期六十日具奏。

八年奏准，嗣後三處織造處司庫、筆帖式、庫使等，自奉旨補放之日起，予限六十日，即令到任，如有無故到任遲延者，即著該織造等查明參處。

同治十二年奏准，嗣後各庫司員遇有簡放織造監督，即將庫缺開去，另行揀選補放，其所遺之缺，即以放差之員轉補。

光緒十一年諭，朝廷制節謹度，各項用款，總以覈實爲主，內務府承辦及傳辦各事，屢經諄諄誥誡，不准稍有虛冒，乃積習相沿，罔知悛改，辦理要務，往往將工料銀兩，籠統開報，其中浮冒不知凡幾。每遇一差，鑽營瞻徇，上下相蒙，其於傳辦之件，有意遲延，藉端漁利，不實不盡，積弊極多，甚至句通織造等衙門，吉史，賬轉蒙混，虛糜帑項，實堪痛恨。著總管內務府大臣破除情面，務將種種弊端，切實禁止，並嚴定章程，迅速覆奏，以資遵守。經此次訓諭之後，如再有前項情事，一經查出，定惟該大臣等是問。

十二年，戶部覈定江南織造需用絲斤金染工價各款銀兩，上用經絲，每兩准銷銀二錢六分五釐三毫，緯絲，每兩准銷銀二錢四分六釐八毫，絨絲，每兩准銷銀二錢四分一釐三毫。官用經絲，每兩准銷銀二錢五分六毫，緯絲，每兩准銷銀二錢三分三釐一毫，絨絲，每兩准銷銀二錢二分七釐六毫。

官修《清會典事例》卷一一九五《內務府・園囿》　織染局職掌謹案，織染局已於道光二十三年裁撤，今將以前舊例，仍存此門，以備查考。

康熙初年，設局監視匠役

織造緞紗，無定額。

四十七年奏准，歲造緞紗三十八疋，青屯絹二百疋，大紅長毛毯毯四十疋，交廣儲司緞庫。

雍正七年奏准，改織暗花屯絹、甯紬、宮紬、八絲緞袍褂各料，均按三節進呈，其每年額交緞庫緞、紗、屯絹、毯毯，概行停止。

乾隆十六年議准，按節進呈之袍褂料，並無新樣，嗣後停止，毋庸織造。

十七年奏准，嗣後行文各織造處，挑選上好絲經送局，令匠役等於傳辦差務之暇，另造精巧新樣紬緞，隨時織辦進呈。

匠役　康熙初年，額設各項匠役，共八百二十五名。

二十五年，裁一百五十一名。

四十七年，裁二百名。

五十九年，裁一百二十八名。

雍正四年，裁十五名。

十三年，裁一百四十一名。

乾隆五年，裁毯毯匠十四名，屯絹匠十四名。

十六年奏准，裁匠役五十二名，其繡匠四十名，改歸廣儲司衣庫。

又奏准，於江甯、蘇州、杭州三處織造，每處令其揀選挑花匠二名，織匠六名送局，以備織辦欽派活計。其匠役等分爲兩班，令其在京輪流當差，半年一次更換。

十七年，遵旨製造絡絲紡車一座，於南織匠內減去二名，各換紡車匠二名，送局應役，照例在京輪流當差。其南匠各月給銀三兩，米二斛。本局召募民匠內，織匠二十二名，絡絲匠二十二名，絡經匠六名，挑花匠四名，揀繡匠二名，染匠五名，畫匠一名，帶匠四名，均給印信照票，每名各給官房一間，內月給銀二兩五錢者六名，二兩者十七名，一兩五錢者四十七名。每名按季關支米二十一斛，均呈堂咨户部給領。

又奏准，蠶户十三人，移往清漪園，今名頤和園。歸併織染局。道光二十三年裁。每名每年給食銀十二兩，米二十四斛，夏季藍布單袍褂各一件，冬季藍布棉袍褂襖褲各一件，五年一次，冬給狐皮帽領布面羊皮裘一件。

十八年奏准，耕織圖養蠶處，所得絲斤稍爲粗胞，除本局挑選備織官用屯絹外，餘交營造司爲幔帳帶條之用。【略】

修理機張　原定三十二架，新拴之機，所用引機茜絲，上嵌中渠下墜綫，並新挑造花本綫，二年黏補一次，黏補後一年黏補一次，本局官員監看修理，將所用絲綫等項，年終入册銷算。

乾隆十六年，改機張爲十六架。

支領官物　織造緞疋應用絲斤，量一年足用，並泛湛鐵梭翦鑷等項，開明數目，呈明咨行户部，轉行浙江巡撫辦理。

乾隆九年奏准，紅花改向廣儲司領用。其應買辦之物，本局呈明咨行户部領銀，按時價辦買。

十八年奏准，織造紬緞，應用八絲經、五絲經斤數若干，行廣儲司轉飭江甯、蘇州、杭州各織造處辦進。

三十五年奏准，本局例行户部、工部領取之物者，改向廣儲司營造司領用。

查覈絲斤　每年出入錢糧，於次年十二月造册，移送户部查覈奏銷，原稿送江南道監察御史覈對，並將所辦題奏呈咨事件，每月二次造册，移送稽察内務府御史查覈。

乾隆二十六年奏准，本局節年織辦領用絲斤顏料各項，並現存庫儲等件數目，自本年爲始，與廣儲司六庫每屆五年，一律盤查一次，以爲定例。

綺華館　光緒十七年在西苑門内設立綺華館，製造紬緞，派杭州織造購辦摇紡煉染五成上好之各經緯絲共一千斤，召募精通繅絲煉染紡織各匠，並養蠶婦，以及購買織紬緞各項機張器具，一併召募製辦。

郭柏蒼《閩産録異》卷一《貨屬・改機》　福州機房所造「改機」者，蓋明時林某改舊機之繁而簡之也。所織綢名「土綢」，又名「土槽」。緞名「漢府緞」。

衛杰《蠶桑萃編》卷四《繅政》　繅黼類

清水

繅黼，以清水爲主。泉源清者最上，河流清者次之，井水清者亦可。如山澗中水，須擇溪中極清者，或流自石罅間。如江邊水黄，宜早數日儲舊缸内澄清。若先未儲存，臨時缺用，成都有沙缸濾水之法，置上下二缸，上缸盛沙，缸底隔之以布，穿小孔，安竹管，水由上缸流入下缸，清潔無滓，或投螺升許於缸内，無用白礬，使黼滯難繅。若井水，則擇味不鹹苦，色不晦黯者備用。水不清，絲即不亮。此儲水法也。

乾柴

煮黼以無煙爲佳，桑條火極旺。如無桑條柴，芝麻桿極好。如乏麻桿，板

炭、木炭亦好。如少炭，則栗柴、柏柴、柿柴皆可，須曬得極乾，自然無煙。若煙多，不可用，因絲被煙薰，色不明亮。

新竈

竈置車牀之前，鍋之後半，上對牌坊。用鍋一口，銅鍋爲上，鐵鍋次之。鍋宜小，下繭宜少，旋下旋繅，絲條澤亮。若鍋大，下繭必多，繅之不及，煮過繭性，絲粗漫無力矣。

好車

繅絲車牀安竈基後。江浙蜀中，用腳踏車，手理絲，一人兼二人事，極爲靈便，人工亦省，此坐繅式，較諸以手轉車、倚竈立繅諸法，更覺逸而不甚勞。車前置牌坊，中置絲秤，置車軸，以牡娘繩繫於其旁。

量口

繭摘後，不待蒸炕，而計日以繅者，其色鮮艷，爲絲之上品。然爲時甚迫促，不過七八日，即須繅完。如湖絲每繭一斤，約繅得絲一兩。杭絲每繭一斤，約繅得絲一兩四五錢。湖細而杭肥，成都、武昌兩法兼用。細則貨高價昂，肥則斤多價減。第以細絲計之，繭百斤得上細絲百兩。善繅者，以三絲眼繅之，一日八兩，計煮繭八斤，十二三日乃畢。次繅者，以雙絲眼繅之，一日六兩，計煮繭六斤，十六七日乃畢。又次者，以單絲眼繅之，一日只繅三四兩，計煮繭三斤，須二十五六日內外乃畢。故繅多便須添車，若繅中細絲，每日可多繅半倍，是繭過若干斤，應添若干車，以此類推。否則必用蒸繭、炕繭、窖繭諸法，免致蛹變成蛾，可以緩繅，不必剋期。

新繭

繭分生熟二起，摘下新繭，即刻繅絲爲生繅，若繭已蒸烘，始取絲爲熟繅。蒸炕者，爲日過久，絲頭乾燥，繅之欠利。水內須入油鹽少許，以箸攪勻，下繭，至換水酌添油鹽。如未蒸未烘，或蒸炕未久，不必添用。鍋內先盛極清水，俟水滾下繭，約二十箇上下，不可太多，久煮則損。法以右手執撈絲帚輕挑，繭便滾轉，再攪幾下，隨手一撩，將絲頭帶出水面。無撈絲帚，則用筷子三四隻。以左手捻住絲頭，於水面輕提數次，右手隨即放下撈絲帚，捻住絲頭下之清絲，左手摘出粗絲頭，另放鍋前，再以清絲穿入牌坊絲眼。繭五六箇或七八箇合成清絲一縷，爲七繭絲，其絲細，品高。十一二箇合成一縷，爲中勻絲，其絲肥而品略次。若以十八九箇合成一縷，則粗而下矣。

轉軸

摘粗絲頭後，先以清絲穿入牌坊板上絲眼。又由絲眼引上牌坊響絡，交互一轉，再由響絡送入絲秤上之絲鉤，復由絲鉤搭上車軸，繫於貫腳橫梁。用手搖車，或用腳踏板，軸自旋轉，絲便環繞於軸之上。

觀火

煮繭火候，最爲緊要，不可過大過小。過大則水太熱，絲多疵累。過小則水未温，繭必颺開。可將颺開之繭，掠聚一處，挑起絲頭，以淨絲搭入絲眼，使接聯而上。大約看火之法，斟酌合宜。湯如蟹眼，所謂爐火純清，正是十分火候。

易湯

絲鍋換水，必須一人專理其事，繅絲者力不暇及。換水以勤爲佳，然不勤換不可，過勤換亦不宜。絲要亮，又要白，換水太勤，則白而不亮。換水不勤，則亮而不白。務留心斟酌，以清而半温者妥。如湯色渾，即傾三分之一，以微温清水攙入，温熱得當，即換湯要法。

緊繩

車軸上之牡娘繩，宜緊不宜鬆。鬆則絲秤移動，諺曰走板，且絲縷不能錯綜如式。繅者須常澆水於繩上，繩溼則繫自緊。

撈蛹

絲竈左宜設木盆，高與竈齊。絲已盡，則蛹沈，將蛹撈置盆內。若有水繭，繅不上頭，亦撈盆內，留以做緜。

加繭

計繭一箇，抽絲一縷。細絲合六七繭爲一縷，絲眼下應有繭六七箇。肥絲合十一二繭爲一縷，絲眼下應有繭十一二箇。絲盡蛹沈，去一蛹，便少一繭，鍋內均勻添煮，絲縷接續如式。若時多時少，粗細不勻，添繭未上絲眼，則須另挑以清絲搭入。是添繭工夫，更要恰當。

搭頭

絲眼，絲縷歸總處也。眼下衆縷，爲絲窠。或繭絲已盡，或忽然中斷，或所添繭未上絲眼，則絲窠減少，須另挑絲頭，以清絲搭入，謂爲搭頭。法先以右手大、二、中指執清絲，以左手二、中指分開絲窠，再以清絲頭搭入窠內，自然絲頭夾帶上去，天然無跡。若從窠外纏繞帶上，便有接頭跡痕，是在繅絲者之熟與不熟耳。

治病

治病繭有二要義。若煮時繭牽連而上至絲眼，阻塞去路，爲一種病，由結繭時火力過大所致。法以繭攤曬盤上，熱水勻噴，置甕內封蓋片時，取出繅絲，自然順利。更有繅時已過眼上軸，忽然細斷，又一種病，由結繭時火力過小所致。法以燒酒勻噴繭上，不必封蓋甕內，再繅便不中斷。此去病繭要也。

烘絲

車後用炭火一盆，隨繅隨烘。因絲從水中抽出，任其自乾，多致膠黏，烘乾則絲澤而白。火盆離軸勿過遠，亦勿過近。遠則火力不到，近則火氣受傷，以不煙不爆爲佳。

下架

絲繞軸約四五兩重，即宜卸下，曰脫車。法以送杼木緊抵杼木之小頭，用槌頻擊，杼木鬆而貫腳脫，將絲與車衣布一併揭下，不可使架上之絲過多。

歇車

日晚則歇車，待明日再繅。鍋中餘繭曰湯頭，急撈出，次日入鍋，雜生繭煮之，以湯曾下油鹽，未經湯曰生繭。

繅具類

撈絲帚

撈絲帚以帶竹節爲之，寬二寸，長八寸，便撈繭提緒。

火盆

火盆有大小兩種。結繭時，簇架之下，熏灼蠶身，用大火盆，則盛炭多而耐久。繅絲時，車軸之後，烘炙溼絲，令色光亮，則用小火盆，便於移動。

絲竈煙洞

竈宜上寬下窄，或用缸竈，或以磚砌。竈之內外，以石灰和泥厚塗之。鍋口四圍，亦以泥護之，不可漏煙。煙洞或磚瓦合成，或洋鐵筒，或竹片編成，厚塗灰泥，高丈餘，下口大六七寸。竈門兩旁，用磚砌。煙洞高，則煙衝霄直上，無損絲色。

雙絲眼牌坊

牌坊上下橫梁各一。下橫梁左右兩頭均裁成方榫，下橫梁長一尺三寸八分，榫頭在外。右邊榫頭嵌入右邊長柱之下截橫孔內，左邊榫頭嵌入車牀前左柱之前面橫梁短柱榫口內。下橫梁中間，直開一孔。上橫梁中間及左右兩頭，亦各直開一孔，長一尺五寸五分。右邊長柱一，上下兩頭，均各裁成方榫。柱長一尺五寸八分，榫頭在外。上截榫頭，嵌入上橫梁右邊直孔內。下截榫頭，嵌入車牀前右柱之前面橫梁直孔內。下截榫頭之上橫開一孔，以承下橫梁右邊榫頭。中間長柱一，上下兩頭均裁成方榫。柱長一尺三寸五分，榫頭在外，嵌入上下橫梁中間直孔內。響緒在中柱之兩旁。左邊短柱一，上截裁成方榫，嵌入上橫梁左邊孔內。短柱倒懸於上橫梁之下，長二寸五分，粗細與長柱同。短柱長柱，均平穿一孔，以細篾一條，或鐵絲橫貫孔內，以綴響緒。下橫梁之前面開二孔，此孔與彼孔，相去四寸五分，另用小方木二段，長二寸四分，寬六七分，一頭平鑲下橫梁孔內，一頭破一小口，以安做絲眼。做絲眼，一名絲窩，以銅條爲之，長三寸。一頭槌扁，插以下橫梁短木之橫口內。一頭槌扁鑽眼，以鍋內之絲，從此眼內度出，搭上響緒，眼須光滑，庶免斷斷絲縷。如屈銅爲鉤，絲縷一挽即入，勿庸穿度，較用絲眼更爲簡便。響緒以小竹爲之，長四寸，剖圓約四寸，兩頭留節，中刻條縷，節上穿孔，貫以篾條。將鍋內撈起之絲，先度入做絲眼內，再由絲眼搭上響緒。或小竹管爲之，亦便利，但嫌聲大嘈雜。

三絲眼牌坊

雙絲眼牌坊，長柱二，短柱一，響緒絲眼各二。三絲眼牌坊，長柱二，短柱二，響緒絲眼各三。初學繅絲者用單眼，善繅者用雙眼，最善繅者用三眼。至絲之粗細，視絲眼下繭之多少。用繭多，則絲粗，用繭少，則絲細，不在絲眼多少也。

鍋上牌坊

上下橫梁各一，上長一尺三寸五分，下長一尺四寸五分。中間直柱二根，每根長一尺五分，榫頭在外。二直柱之下截，距下橫梁一寸五分，各平鑲短木一截，各長一寸六七分。短木頭上，各安送絲鉤一枝。上橫梁中，左右各平鑲短木一截，各長三寸。短木中間，各安響緒一箇，是爲牌坊頂。下橫梁之後，平鑲短木二截，各長二寸，再於短木盡頭，平鑲橫梁一根，(此)(比)下橫梁短二三寸，是爲牌坊底，此亦雙絲眼牌坊式也。三絲眼用直柱三根，送絲鉤三枝。上橫梁平鑲短木四截，安響緒三箇，餘俱同。前式牌坊，絲眼均嵌在車牀之上。此式牌坊，絲眼均擱在絲鍋之上。二法各分而用之，不能一處並用。

絲秤

用雙絲眼牌坊者，絲秤上送絲鉤二枝。用三絲眼牌坊者，絲秤上送絲鉤三枝。絲秤，俗名抽鎗，所以制絲使之橫斜上軸，不致混成一片，令交清而易尋。以木條爲之，長二尺，頭寬一寸，尾寬四分，自頭至尾，由寬而窄。秤頭開一圓

孔，套於牡孃墩小直柱上，孔比牡孃墩直柱略大，秤尾貫於車牀前右柱孔中。送絲鉤以銅爲之，鐵亦可。一頭釘絲秤之上，一頭屈而爲鉤。鍋內之絲，由絲眼引上響緒，挽入此鉤，搭上車軸。

牡孃墩繩

牡孃墩，以桑木爲之。面平底平腰細，身高二寸。底面各圍圓八寸六分，腰圍圓七寸。正中開一直孔，貫於車牀前左柱圓榫上。中腰周圍削凹如蜂腰形，或八稜或十稜，以環牡孃墩。墩上兩耳，各橫穿一孔。耳高八分，以小木作閂。一頭橫貫兩耳孔內，一頭留孔外作橫梁。閂長五六寸，一頭寬四分，長三寸餘，貫兩耳孔內。一頭寬八分，長二寸餘，留孔外。橫梁上安直柱一根，上半截削圓，以承絲秤。直柱長四寸，下半截方而扁，寬八分，長一寸五分，上半截圓如筆管，長二寸五分。牡孃繩，以蘇絞者爲上，樧絞者次之。長約四尺，兩頭交結使緊。前套牡孃墩蜂腰上，後套軸柄上，中間須交互一轉，方能使墩隨軸而運。絲之成片，必由於墩。墩之靈否，半由於繩。繅絲時，須如法用之。

車軸

車軸以堅木爲之。軸右邊盡頭處，裁爲圓榫，嵌入車牀後右柱榫口內，左邊盡頭處，留一短筒。軸身之左，短筒之右，裁成圓榫，嵌入車牀後左柱榫口內。軸身長一尺三寸，榫頭與短筒均在一尺三寸之外。軸中間，圍圓九寸，兩頭近榫處，圍圓八寸。短筒長三寸六分，圍圓七寸。榫頭長一寸五分，圍圓三寸。榫頭嵌入榫口，不可太緊，太緊則運不動，取不出。短筒靠圓榫處，削成蜂腰形，並起八稜，以環繞牡孃繩。蜂腰口寬一寸三分，深五分，圍圓五寸五分。蜂腰之左，鑲直木一條。短筒長三寸六分，除去蜂腰一寸三分，尚餘二寸三分，即在此二寸三分之中，開一方孔，安直木一條，長五寸，寬一寸，厚一寸。直木將盡頭處，鑲橫木一條，以作軸柄。直木下截將盡頭處，留五六分，即在此五六分之上，開一橫槽，以鑲橫木。橫木長四寸六分，一頭長二寸一分，粗細與直木同，其形方。即在此二寸一分之中，開一橫槽，鑲入直木。橫槽之內，一頭長二寸五分，削圓爲柄。不善繅絲者，用手轉車，即執此柄搖轉。善繅絲者，用腳踏車，即將腳踏板上橫木條圓孔，套於此柄之上。

貫腳

貫腳四具，安於軸身四面，以襻絲縷。每貫腳用橫梁一根，直柱二根。橫梁之上，開鑿二孔，以二直柱之榫頭嵌入橫梁孔內。柱長六寸五分，榫頭在外，寬一寸二分，厚八分。橫梁長一尺二寸六分，寬一寸二分，厚一寸二分。四面貫腳，三面嵌緊，一面用活者，可裝入，亦可取出。軸上鑿一橫槽，活貫腳。正面槽長四寸二分，寬八分，反面長三寸八分，寬七分，深以兩面開通爲度，以活貫腳之兩柱，嵌入槽內盡頭處。兩柱中間，尚有空槽，以杶木嵌入空槽，用槌重擊，貫腳自緊。杶木，一頭大一頭小，長五寸，自大頭至小頭由寬而窄。大頭寬二寸二分，厚八分，小頭寬一寸二分，厚七分，嵌入活貫腳兩柱之間，重擊大頭，則貫腳緊，重擊小頭，則貫腳脫。車衣，以布爲之，貫腳橫梁之上，用布蒙其四圍，謂之車衣。所繅絲縷，由送絲鉤搭上車衣，軸既旋轉，絲自環繞車衣上，卸架時連衣揭下。

踏腳板

踏腳板，以堅木一片爲之。長九寸，寬三寸，厚六分。一頭裁榫如工字形，套入車牀前左柱腳下榫口內。底板榫頭寬七分，長一寸五分。車柱榫口靠地，以底板榫頭套入車柱榫口，則底板被車柱壓緊，踏腳之時，不致移動。一頭安兩耳，耳上各橫穿一孔。耳高二寸五分，安於底板面上，孔寬四分，離底板一寸三分。再以木板一片削鞋底樣，長八寸，面平底不平。底下前六寸，由薄而厚，薄處三分，厚處一寸四分，後二寸由厚而薄，厚處一寸四分，薄處六分，便不失之平。底下平，則腳踏鞋板時，鞋尖雖落地，而鞋板不斜，不過微起微落而已，直條橫條，即不能大起大落，車柄車軸，亦不能旋轉如意。前宜寬，後宜窄，自前至後，由寬而窄，寬處二寸六分，窄處二寸，寬處可以踏腳。窄而厚之處，旁綴二榫，穿入底板兩耳孔內，榫頭宜圓不宜方，方則運不動。鞋板宜略小於孔，不可嵌太緊，緊則鞋板踏不動矣。又鞋板下底板上，須空寸許，不可緊貼，緊亦踏不動。另用直木一條，長一尺七寸，寬一寸二分，厚五分，以一頭嵌入鞋板木，嵌在鞋板至厚之處底板兩耳之內，以一頭開一小孔。又用小木一條，長一尺七寸，寬一寸二分，厚三分，一頭開小孔，與直木小孔相對，用竹釘管之，不可太緊，緊則橫木轉不動，一頭開圓孔，橫貫於車軸之柄，孔比軸柄略大。兩木條一直一橫，形如曲尺。踏動鞋板，則鞋板帶動直條，直條帶動橫條，橫條帶動軸柄，軸即隨之動轉矣。如不用小橫條貫軸柄，以蘇繩轉直木之頭，另用老筍殼浸溼作紐，套上軸柄，下接蘇繩以運動車軸，更覺輕靈。

車牀

車牀形方，牀之四角各安一柱，四面各安橫檔二層。檔之兩頭，各有方榫嵌入柱內。前檔後檔均橫長一尺三寸六分，左檔右檔均橫長一尺零六分，嵌入柱

內之榫頭，均在一尺三寸六分、一尺零六分之外，左右上下檔與前後上下檔，高低不一。左右下檔各去地一寸八分，左右上檔各去地一尺四寸二分，前後下檔各去地三寸，前上檔去地一尺五寸，後上檔去地九寸。後上檔去地尺寸，較前左右上檔獨低者，因車軸架在後二柱之頂，此處上檔低，則上檔之上，地步空闊，可容貫腳轉旋也。後左角後右角各一柱，柱頂各開榫口，以承車軸。柱高二尺零五分，寬三寸，厚一寸四分。榫口寬一寸，深一寸五分。前左角一柱，柱頂裁成直榫，以貫牡孃墩。柱高二尺零八分，寬二寸八分，厚一寸四分。榫頭徑九分，圌圓二寸七分，高一寸七分，此一寸七分，即在二尺零八分之內。柱腳裁成榫口，以套踏腳底板之丁字榫頭，榫口當地，寬八分，長一寸四分。前右角一柱，柱頂橫鑿一孔，以套絲秤。柱高二尺一寸五分，寬二寸八分，厚一寸四分，孔寬一寸，高五分。前左前右二柱之前面，各安一小橫梁。前左柱橫梁之上，安一短柱，短柱之頂，裁成榫口，以嵌牌坊下橫梁之左邊榫頭。前右柱橫梁，不安短柱，只於橫梁盡頭處，鑿一方孔，以承牌坊右邊長柱之下截榫頭。橫梁長五寸，寬一寸，厚一寸，去地一尺六寸。短柱高二寸五分，寬窄與橫梁同。榫口長一寸，寬六分，深八分。二柱之前面下截靠地處，各安一小橫梁，以木板攔橫梁之上，以磚石壓木板之上，庶免車牀移動。

無聲車

舊法以竹筒貫一鐵條，或用木輥軸貫鐵環內，轉動沈滯，響甚聒耳，猶未爲善。今製一不響之車，其法用一木樁，削方徑寸半，高過繅盆五六寸，插在盆邊地上。近頭處安一橫桄，亦削方徑一寸三分，長與盆齊。其橫桄當盆之中，豎安兩小柱，高四寸，兩柱相去三寸餘。在近上橫安一細竹條，如簪幹狀，貫一輕匏輥軸。匏即葫蘆皮，其制用匏二圓片，徑寸餘，兩片相去三寸，近邊一周，俱插細掃竹幹亦好。簪幹狀成一圓籠樣，兩匏片當中鑽一孔，棲一竹筒，貫於細竹條上，令其滾轉，活動無滯。軸下木桄當中鑽一孔，內棲一小竹筒，孔如豆大，桄下露出三四分。此車不用錢眼，繅時將絲頭用掃竹芒子從孔中引過，上軸掏交。此絲車概無銅鐵，滾轉最輕，快利無比，亦無響聲。

簡便絲軠

軠式最多，有重大繁難者，布交不清，解絲不便。今製一簡便絲軠，一周八交，易於尋頭。一手攪軠，一手添絲頭，遲速由人，較之腳踏大軠甚便。其制用立木樁一根，徑三寸，高五尺。下作木架，立安其中。頂頭安一橫桄，長三尺五寸，以懸搖絲竿。樁中間安一木軸，徑寸半，軸上貫安絲軠。軠如車輪，有頭有輻。頭徑五寸，周圌裁輻八行，每行二輻，上安平桄，輻高一尺五寸，桄長八寸。安雙輻者七桄，惟一桄只用單輻，將單輻中間斜鋸成兩截，如馬耳形，用時相合，以蘇繩紮緊，待絲滿軠，解去紮繩，其桄自脫，絲遂可卸。頭後邊豎立一圓木橛，高五寸，徑三寸，底微尖，如鍋底形，中間豎安一細柄，高二尺，柄頭安三寸長拐。拐頭平，串連搖絲竿。竿以竹片爲之，長三尺五寸，中間釘一銅鉤子，以提絲擺交其橫桄近梢處，綁一竹圈，貫搖絲竿於內，令其擺搖活動無滯。又於輻條中間，安一木橛，長四寸，手握攪之，則木橛自轉，搖絲竿自能擺動，其絲根根相爲斜壁，略無分毫紊亂，日後絡車解絲時，則頭自在交中，不難尋覓，雖後間亦可解之。

製繭類

烘繭

凡繭多不及繅者，恐蛾穿繭而出，以火炕烘之，則蛾不出矣。如炕面寬大，一日可烘繭數百斤。北方多煖炕，須熱氣均勻，隨時翻動，以乾透爲度。勿過焦，勿用有煙之柴。蜀東烘繭，火氣自炕外達炕內，既無溼熱之患，又無枯焦之虞，此善法也。但絲經火烘，不免損傷色澤。

醃繭

以繭十斤置甕內，用荷葉或箬葉包鹽一二兩，置繭上爲一層。逐層平鋪，甕滿則用鹽泥密封甕口，勿令走氣，亦可緩蛾之變。

蒸繭

先用鹽一兩，油五錢，入釜湯內，次以蒸籠坐釜上，將輭草作圈，圌釜口。籠內鋪繭三四指厚，俟熱氣逢勃時，以手探繭，覺熱，即取去下層蒸籠，以上層蒸籠坐釜上，再添一層爲上層，輪流替換，總以手不禁熱爲恰好。如蒸太過，則輭絲頭，不及則蛾必鑽出。設蒸籠過多，即於添水時酌添油鹽，免至蒸乾絲頭。蒸好，攤於箔上，俟冷定後，用細柳梢微覆之。

製繭高下

烘醃蒸三法，以蒸爲最佳，其色不損光亮。然天晴時，自可隨蒸隨曬，即或不曬，亦可陰乾。若遇久雨，蒸過之繭，厚攤箔上，固有發熱之虞，即薄攤之，而蛹在繭中，不免溼氣蒸鬱，又不能不用火烘。是晴則宜蒸，雨則宜烘，在善用其法耳。

煮絲類

繅水絲

絲則有水繅火繅之法，工有粗細高低之分。但用冷盆爲水絲，不用冷盆爲

火絲。各省繅火絲者多，繅水絲者少。水絲值昂，火絲價減，非人力不欲繅好，聞見有未及也。水絲繅法與火絲同，其不同者，惟多用一水盆，牌坊安在水盆上耳。火絲所用牌坊，安在繭鍋上。水絲則繭鍋左邊，另安一大水盆，磁盆、瓦盆均可，內注溫水，約八九分滿，盆上安牌坊。俟繭鍋內提出絲頭，一手執清絲，一手用漏瓢舀繭，送入水盆，以清絲穿入牌坊上之絲眼，仍將鍋內已煮之繭，時時舀送盆內，以便陸續搭入絲窠，此水絲法也。

又法

水絲者，冷盆所繅絲也。精明光彩，堅韌有色，絲中上品，錦繡緞羅所由出，蓋道光年間，四川雲陽製法也。雖曰冷盆，亦是熱釜。提頭摘去黃絲雜茸，單留清忽，送入溫水盆中，以數忽相合成，絲光淨勻細，勝於熱釜。用小鍋一，口徑一尺餘，周圍用土墾泥成風竈。火門向上，如湯碗口大。柴往下燒，火焰遶鍋底而出。鍋後相去六七寸，再安一小鍋，後作高煙筒，使煙遠出，免致薰倡。其鍋高三尺，左邊安水盆，比鍋高二三寸，盆口大二尺餘，盆上橫安絲車，靠盆邊立一木棍，名爲絲老翁，以挂清絲頭。繅盆右邊，安置絲軠，離盆三四寸。俟燒水大熱，方下繭子二十餘箇，用箸輕挑，令繭勻轉。又以箸左右亂攪數次，挑起，自帶出絲頭，以手捻住，於湯面提撥數度，破頭壞繭，盡行摘去，提出清絲，將粗頭摘斷，用漏瓢舀繭送入溫水盆內，以清絲挂在絲老翁上，絲之粗細斟酌，上頭總爲一處，穿過絲車下竹筒中扯起，從前面搭過輥軸，從軸下掏來，於輥軸上拴一迴，再從拴迴中掏繳一迴，不可拴成死迴，扯之滑利活動，易尋交頭，乃成絲要處。以絲挂在搖絲竿銅鉤中，又以絲頭拴在絲軠平枕上，時攪動軠輪，車隨輥轉，搖絲竿自然擺動，其絲勻綳軠上。一手攪軠，一手添絲頭，絲在軠上，層層橫斜相壓，打成絲片，不致散淆。餘今昔相同，此水絲又一法也。

繅火絲

安鍋作高煙筒如上法，只不用冷盆，於鍋上橫安絲車，右邊安絲軠。繅時燒水大熱，下繭諸法，均如水絲。以箸撥攪，提起絲頭，用手捻住，水絲由竹筒中穿過，火絲不穿竹筒，只是穿過錢眼，扯起搭在輥軸上，又從下面掏過，拴在輥軸上一迴，又於拴處再掏攪一迴，不可拴死，交法與水絲無異。將絲挂在搖絲銅鉤上，再將絲頭拴在枕上。一手攪動絲車，隋軠而轉，其絲自然上軠。搭頭時，以箸攪撥，將絲窠分開，用箸夾亂絲，從中向錢眼猛提，則絲頭爲衆絲帶上，自無疙瘩。若從絲窠外邊纏遶帶上，其絲便粗惡不勻，此火絲法遜於水絲。余數年以來，細尋其中要義，大抵上繭利繅水絲，次繭利繅火絲，故繅火絲與繅水絲並行。

衛杰《蠶桑萃編》卷五《紡政》　紡絡類

木料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不利，事何善也。制車必擇木料，乃能適用。杜木、栗木、桃木、香木，其紋細，其質堅，惟價值較重，購之不易。若棗木、榆木、檀木、槐木、柏木、青岡木、油柞木，凡一切堅實木料，擇其木走性者，方中良材之選。如久晴風燥，不致乾裂，久雨潮溼，不致漲澀，以質之細潤光滑作車，靡不良焉。若木質不堅，性氣不純，價雖賤，則紡絡不利，出貨不多，是虛耗功力也，何濟於事耶。

竹料

天之生材，何地蔑有，是木料尚易購也，若竹則有產不產之分，又有美不美之別。箭竹、箘竹、斑竹、煙幹竹小如指，勁直有力，作絡牀甚佳。又筒竹、斑竹、格竹大二三寸或三四寸不等，性綿而堅勁，爲車上零器必需之物。因紡經皆用水，木遇水則漲而澀，竹遇水則滑而勁。惟大小竹皆自南來，北方未有也，器用非南不可，勿惜購費重焉。

水池

池以磚灰或石板築之，底作出水孔，以便換水。宜用井水，取陰寒以凍絲性，不可用含泥河水。頭二三紡經絲皆宜泡透，因愈溼愈好紡，更潔淨緊練，色自發光。

絡絲

絡絲有二法，一用繩扯，一用手拋。解絲時各有所長，相差不遠，惟倒絲時，則扯不如拋之便。如織羅絹家，以女工絡絲者，宜用扯法。如織緞綢家，以男工絡絲者，宜用拋法。

啃剥

絡絲宜講求啃剥，所以分別粗細，挑選精勻也。心靈手敏眼快，方臻巧妙，以後上機梭織，乃無毛病。若啃剥不勻，不可以織，即或勉强織之，雖有良工，亦難免無毛病也。

拋絲

直隸、江、浙、四川，拋法皆同，但絡子有二式。一用四角木絡子以拋緯絲，其制，方徑二寸五分，長五寸五分。一用六角竹絡子以拋經絲，其制，圓徑四寸

二分，長五寸五分。於絡子中穿木拋竿一根，壯如大指頭粗，尾細，長二尺二寸，均用左手拋絡，右手攏絲，用絡子三箇分拋，極細、次細、粗條別出，三等之絲，各成一律，此拋法最要緊也。

紡器類

絡絲架江浙式

絡絲架制，以絲束之大小爲度，極爲省便。先置頂架座，用五六寸見方之磚石，中鑽方孔，置二寸大之竹筒，高一尺八寸。另用方木二條，均長五尺六寸，寬厚均一寸五分，作成十字架。逗立管木四條，長九寸，寬厚均一寸五分。架中置天鍼木一條，下插座筒內。立管木作活筍一條，架頭作穿眼三箇，上一小門，以便緊絲卸絲之用。

絡絲牀

倣四川制，式如千字形，用木三條。以平底木二條，均長五尺三寸，寬二寸，厚一寸五分。每條上置絡牀竹五根，長四尺，壯如小筆管。橫樘木一條，鬬於二木之中，外手用緊筍，裹手用活筍，以便尖楔。其長短視絲束之大小爲度，以裹手之中間開交，易於尋頭。此法不占地方，搬移甚便。

絡絲車

其制用二木樁，徑一寸，一長一尺五寸，近頂鑿一通楷長三寸，以容絡軸之大頭，一長一尺一寸，近頂向裏鑿一孔勿透，以容絡軸之末一頭。以楔子偪緊，將絡軸穿簍令緊，貫於兩柱之間，大頭略高於小頭。大頭樁頂，錠一鐵釘，繫一繩長二尺餘，纏於絡軸，從裏面自下絞上，以右手牽扯，一縱一扯，則軸簍忽上忽下，隨手旋轉如風，絲自上簍。解時先將軠絲張於四柱，其柱用水竹，長三尺餘，各安大磚石上，分立四方，以繃緊軠絲。又另置二柱以分交，最易尋頭。二柱用竹棍同安一磚，相去五寸。分交法，二人將絲兩邊信手中分，自有交出，安於二柱之中。倘頭緒斷時，只從交中一提自得。上作懸鉤，以竹竿爲之，如遏竿樣，下繫以磚石，欲挂絲時，將竿繩一扯，頭自下垂，挂畢丟脫，竿自竪立。竿梢錠一鐵絲鉤，以引絲上下，纏於簍上，然後可排簍經縷矣。圖附於後。

樣車江浙式

樣車搖籥子一箇，因籥子上所剩零絲，又倒紡一處。其制，車座如長方四角，四樘長三尺六寸，檔寬八寸，高一尺一寸。座前置將軍柱一塊，高一尺七寸，寬四寸，厚一寸。柱上開二口，上口深四寸四分，寬一寸。去座四寸開一口，長四寸四分，寬一寸。上口兩邊安橫槜子二筒，小鐵管釘一根，以籥筒搁槜上。車架耳二根，高一尺，寬厚寸五分見方。兩耳上各開梭口，寬深均一寸。車軸木長五寸五分，徑二寸三分。外軸頭置小鐵條作軸心，搁梭口上，裹軸頭置鐵拐把，長一尺八寸。車輪徑二尺七寸。車標十根，長一尺二寸。車盤以竹片二塊圈上。鴉雀口二十箇，長四寸。用皮絃一條套籥筒，以圍繞車輪，用右手搖車，左手牽絲。

搖籥車江浙式水紡

搖籥車，倒紡車也。搖籥子五箇，將絲壓入水盆，分爲三次。一次倒絡子絲，二三次倒幔架絲。車座長方形，四腳四撐。座長四尺一寸，檔寬九寸，高八寸。座前置將軍柱一塊，高二尺五寸，寬一尺，厚一寸。柱中開長梭口，深二尺，寬一寸四分。柱外置月牙梭，梭二塊，長一尺二寸，中寬四寸五分。穿釘眼五箇，以安籥筒。內置皮絃，撐木三小條。車架耳二根，均高一尺三寸，寬厚均一寸五分。耳上各開梭口，深一寸。車軸長八寸，圍大七寸，一頭置小鐵條，搁梭口(二)(上)，一頭置鐵拐把，長一尺。車圓徑三尺五寸。車標十根，長一尺七寸。車盤圈竹片二塊。鴉雀口二十箇，長六寸，大均一寸。用皮絃一條，套籥子五箇，圍繞車輪，以右手搖車，左手牽絲。

挂絲架

法作四條木架一箇，長寬均三尺三寸。置鐵絲圈五箇，繫於車前，高五尺。籥筒前置水盆一箇。先以水池泡透幔架，將經絲挂入鐵圈，再壓入水盆，搭上籥筒紡之。

搖籥車四川式旱紡

搖籥車，倒紡車也。分爲三次，一次倒絡子絲，二三次倒幔架經絲。車座長方形，四腳四撐，座長五尺。檔寬一尺三寸，高六寸。座前置堵水板一塊，高二尺五寸，寬一尺二寸，厚六分。板上開梭口，長一尺八寸五分，寬九分。每邊置竹槜子五塊，共十塊。下置斜水桶一箇，長一尺四寸，寬一寸五分。梭口前置小竹棍，名將軍柱，長二尺六寸，以管線絃。座中間置車架耳二箇，高一尺五寸，寬厚均七分。耳上開梭口，深一寸。車軸長九寸二分，圍大七寸，一頭置小鐵條，搁梭口上，一頭置鐵拐把，長一尺。車圓徑四尺二寸。車標十根，長二尺，寬厚均一寸七分。車盤圈竹片二塊。鴉雀口二十箇，長六寸，大均一寸。用黃蜡線絃五條，套籥子五箇，圍繞車輪，以右手搖車，左手牽絲。

挂絲竿

法用竹竿一根，如酒杯大，長一丈。穿鐵絲圈五箇，繫於車前，高五尺。先以池水泡幔架，不用水盆，將經絲挂入鐵圈，搭上箍筒紡之。

挂油繩

油繩，牽轉幔繩也。挂於車之外手撥頭上，一邊穿馬耳朵，搭油轆轤上。抬轆轤挂於幔架，回繞連絡一周，但能轉幔，不能成交，必須另置交繩，故多一法也。

挂交繩

以交繩挂於裏手車軸上，直穿馬耳朵。環挂交轆轤連絡一周，使交繩動，則交棍、交板、龍竿竹三處皆動。搖一周，使一推一回，則經自擺動成交。

挂車絆

以線帶挂於車盤，直壓入盪板，前挂引頭絡，一上一下，夾帶箍筒，使其往來牽轉，可紡經五十箇，亦善法也。

扛車

搖經車，既紡而後涑，既涑而後染，則經之費力也。若扛車，則不用紡，只須扛以成交，即便於染，是扛專爲生緯而用。車架四腿八撐，長三尺。後用車架耳二根，高二尺三寸五分，寬四寸，厚一寸，上開耳口，深三寸，寬二寸。前左腿高二尺四寸，倒寬二寸，倒厚一寸二分。前右腿高一尺九寸八分，寬二寸，厚一寸。上安交轆轤一箇，長二寸七分，徑七分。中穿立木，死軸長三寸，下墊木元一箇。又左腿右轤上，置撩眼竹一塊。一頭釘緊，一頭須活，長三尺四寸，寬一寸半，穿眼十四箇，距二寸一箇。車軸長三尺五寸，徑二寸半。軸頭置雲頭一箇，徑六寸，厚一寸二分。車軸五腿十撐，腿長二尺四寸五分，寬厚均一寸。輪徑一尺六寸，木拐把八寸。外手架之中，置立木一條，安小滑車二箇，用交繩一圍，一頭挂雲頭，從二滑車之間穿過，前挂轆轤。手搖拐把，令撩眼來回擺動，以扛緯成交，可扛緯十三束，即倒絡子絲十三箇也。

緯車

織必用緯。其法用細竹筒，壯如筋子，長三寸，貫在緯車鐵定之上。用絲纏二箇，以水潤溼，將二頭提起，穿過竿上鐵環。以右手攪輪，左手捻搖絲頭，纏在緯筒上，約如大指壯，便可卸[下]。緯車之制，茲不詳註，見圖自明，但輪徑一尺二寸爲則。緯筒已就，然後貫在鐵梭內，穿經往來，自成錦繡。

腳踏紡車

繅軠紡車，乃織具之先資。繅軠已備，始可以言紡車。凡繭子破頭者，繅絲不利者，並出蛾之空繭，均可製造上紡車成線，然後可授機杼，則繭綿力勁芒長。扯之不利，必須用腳踏轉車，一手執繭，一手扯絲，方能成線。其制，用木造成地平方架，長二尺五寸，闊一尺五寸。於二尺五寸中間，安一方木樁，高三尺，徑二寸半。於近上三寸處，安一橫木，長五寸，徑一寸五分，此是安定處。若欲紡綿安二定者，橫木宜闊三寸，立樁亦宜闊三寸。若欲安三定，橫木當闊六寸，樁亦闊六寸。梢頭留寸許，安一立木牌，高二寸，厚七分，闊與橫木齊，上刻一小口如豆大，如欲安二定者刻二口，以容鐵定項。對牌口後樁上鑽一孔，內棲細鐵筒，約深三分。以容定尾。定長一尺，中間硬安一本轂轆子，長二寸，徑一寸。周圍刻渠子二道，以承轉絃。樁下離地八寸，安一鐵軸，長九寸，大如小指。軸上貫一車輪。其制用木版六箇，均長一尺四寸，厚七分，闊一寸二分。以三版正中斜鋸扣子，硬安成輪子，以二輪相去四寸，中安木撐桄六箇，便相合成一輪。周圍用皮絃攀緊，以承轉絃。絃用線繩一條，用蠟擀過，壯如錢繩。將輪與定攀住，令其活轉。又在前面地平木上復安一橫桄，長與地平木等，闊二寸半，厚一寸半，兩頭用立柱，高二寸。桄中間安一鐵橛，大如小指，長六七分，以承腳踏板。形如鞋底，厚一寸。中間刻一小窠，如指頂大，深二分。活安在鐵橛上，令其活動。板一頭中間安一鐵攪杖，壯如細筆，管長六寸。攪於輪板近軸處孔內。孔係輪上預先鑽下，去軸寸半。其制如此，用腳踏紡之。

水紡類

水紡搖經車江浙式

紡以水名，重淘洗也。因潮重風燥，水性帶泥，濁塵易沾，故倒經必過水盆，搖經必過水鼓，所以倒洗三次，搖洗亦三次，是紡中洗經則易淨，經必溼紡則愈緊，色自鮮亮。前幔座如三角形，可紡箍子五十箇，有花幔、筒幔之分。花幔是五架，筒幔是一架。頭紡、二紡用花幔，三紡則用筒幔。頭紡只紡一根絲，二紡以兩根絲合紡，三紡則再催緊練也。所有大小紡具，開列於後。

馬腿木，四條。高四尺，寬厚均二寸，檔寬二尺一寸。

橫撐木，底二條，長二尺五寸，寬厚均一寸六分。上四條，下長一尺一寸，上長六寸五分。

大盤搖，木二條。長六尺四寸，上置管絲竹釘，每邊七十六箇，兩邊共一百五十二箇。

小盤搖，木二條。長六尺四寸，以過經絲。

盪板，棗木二塊。長六尺四寸，寬二寸，高三寸，檔寬一寸。橫撐四根，長三寸。板上一半鋸釘梜口，一半穿釘眼，上各二十五孔，下各二十五孔，兩塊共二百眼，可以互翻使用。

管絲釘，用竹壯如箸大，長三寸，每邊七十六箇，共一百五十二箇，管壓經絲。

水鼓轆，大竹二塊。長七尺二寸，徑四寸，置馬腿下兩旁，內儲清水。各用壓水柱一根，長六尺四寸，以壓經入水，紡過色亮。

搖柱，竹二根。如指大，長六尺四寸，去水柱一尺三寸，以托經絲。

龍竿竹，一根。置幔架中，長六尺四寸。管兩邊經絲，使勿攪亂。

交棍竹，長六尺四寸，令經擺動成交。

交板竹，一根。長三尺，外釘竹板，長一尺一寸。穿眼三十六箇，釘在交轆上。

木紗帽，二箇。高八寸，上寬二寸。開梜口，深一寸五分，寬七分，下寬二寸九分。開斜口，卡馬腿上，長三寸，以支幔架。

花幔，五架。每架長一尺五寸，徑一尺六寸。四腿四撐作十字，架中穿方孔，頭紡二紡用之。紡成，置水池泡透。幔軸一根，長六尺四寸，方一寸九分。兩頭置鐵箍鐵棍，一頭作十字木長一尺五寸，外安活牙在條，管住穿花幔，搁紗帽上。

筒幔，一架。六腿六撐，共三十撐。長六尺四寸，徑一尺六寸。活腿一根。四撐長一尺五寸，以便卸經，三紡用之。

車柁底木，二根。長二尺九寸，方四寸，檔寬一尺二寸，要大兩頭小。

車架耳，二根。高三尺三寸，寬四寸五分，厚一寸八分。上開梜口，寬四寸五分，深五寸，以架車軸。

頂橫撐，二根。長三尺八寸，檔長三尺二寸，以連架耳馬腿。

頂撐椿，二根。高二尺二寸，寬四寸，厚一寸五分。

車軸，長三尺，圍大一尺七寸。

撥頭，二箇。圓形，徑三寸五分，厚一寸五分，穿在外手車軸。

木拐把，長一尺四寸，以搖車輪。

車標，十根。長三尺二寸，寬厚均八分。

車輪，圓徑六尺。

耳盤竹，二塊。寬八分。

鴉雀口，二十箇。長六寸九分，寬厚均一寸。

交轆轤，一箇。大二寸五分。

油轆轤，四箇。均大一寸五分。

馬耳朵，二箇。長五寸，寬三寸，厚二寸。內安活鼓轆繫撐椿上。

交繩，一根。長九丈，大如小筆管。套車軸交棍，令經成交。

油繩，一根。長一丈八尺，大如指。套車軸幔架，一搖全動。

引頭絡，一箇，即絡子。穿小竹繫於盪板前馬腿上。

車絆，用線帶長三丈五尺，套大車盪板，引頭絡環繞一周，搖拐把，則全車皆動。

線筒子，線長七十丈，搖經計數也。

紡絲釘，平列盪板上。兩邊每邊二十五根，共五十根。每根粗鐵絲長七寸。一頭穿小竹管，長一寸，一頭穿箭筒，長二寸五分。

分交針，二枝。細竹，長六寸。

旱紡類

旱紡搖經車四川式

紡而曰旱，用水少也。因天氣温和，水不夾泥，室不起塵，以細毡片泡水，搭於水淋竹上，令經絲擦過，所以去盡污濁，而求純潔，愈澀愈净愈緊練也，色自鮮亮。前幔座如三角形，可紡箭子五十六箇，有花幔，筒幔之分。花幔是四架，筒幔是一架。頭紡、二紡用花幔，三紡則用筒幔。頭紡只紡一根絲，二紡以二根絲合紡，三紡則再催紡緊也。所有大小紡具，開列於後。

象腿木，前後共四根。高四尺，寬一寸七分，厚一寸四分，檔寬二尺三寸。

橫撐木，前後共四根。底二根，長二尺五寸，寬一寸七分，厚一寸三分。上二根，長四寸八分。

水淋，二根。長六尺，寬一寸五分，厚七分，以托水淋竹。

水淋竹，二塊。長六尺二寸，寬二寸五分，以搭澀毡，可托經絲，兼能洗滌。

門坎，二根。長六尺，寬一寸五分，厚六分。每根上置竹釘一百箇，以管經絲，使勿攪亂。

攪絲竿，二根。長六尺，以壓經絲。

坡瓦，二根。長六尺二寸。每根置竹釘一百箇，亦管經絲。

盪板，一副。長六尺，寬四寸。上置竹碼子兩排，一邊五十六塊，共一百一十

二塊，兩邊共二百二十四塊。一半開棖口，一半穿小眼。檔寬二寸三分，平列籥筒。

撩眼，一塊。用竹長六尺，作眼五十六箇。管經絲，以免散亂。

起絲竿，一根。長六尺，如指大。管兩邊交口。

天平竹，一塊。橫拱絲竿之中，使經絲成交。

交棍竹，一根。長三尺一寸。前挂天平上，後置交滾上。使一推一回，令經絲成交。

木紗幔，二箇。安夾象腿上，高一尺一寸，寬三寸五分，卡口斜深三寸。帽頭各開棖口，深一寸五分，寬七分，擱幔架。

花幔，四架。六腿五樟，長二尺五寸，徑一尺六寸。架中作方孔，頭紡、二紡用之。幔軸長五尺一寸，寬厚均一寸三分。

筒幔，一架。六腿六撐，共十八撐。腿長五尺，寬厚均一寸二分，圓徑一尺九寸五分。活幔腿一根，三撐，長一尺一寸，以便卸經絲。

車托泥，二根。長二尺五寸，寬五寸，厚一寸五分。

車架耳，二箇。高三尺二寸，寬五寸，厚一寸四分。上開棖口，深四寸五分，寬三寸一分。

車軸，長三尺二寸，圍大一尺二寸。

活頭，外軸頭用破鞋底縛之，以轉幔繩，取其活便不滯。

木拐把，長一尺四寸，以搖車輪。

車輪，圓徑六尺四寸。

車標，十根。長三尺，大六分。

耳盤竹，二塊。寬七分，圈以爲輪。

雅雀口，二十箇。長七寸，寬七分，所以撐輪。

攪滾，一箇。徑三寸五分，厚三寸。

交滾，一箇。徑一寸八分，厚三寸。

趕路滾，一箇。徑七分，長二寸二分。軸棍竹長一尺九寸。

抬滾，一箇。徑二寸五分，厚一寸九分。

龍門柱，四根。高二尺二寸，如指大。

幔繩，一根。用麻繩套活頭，繞交滾四箇，拉幔架一搖全動。

猫耳頭，一箇。長一尺，大二寸五分。穿幔繩上。

滑車，一箇，即絡子。

麻辮，一條。長三丈，圍套車輪及盪板。滑車一搖，拉動籥子。

管子釘，平列盪板碼上。每邊二十八根，長七寸，以穿籥子。

線筒子，六百五十轉，約九十丈，紡經計數之長短。

分交鍼，一枝。用竹長六寸。

挂交繩

以交繩挂於活頭上，一邊穿貓耳頭，繞交滾、趕路滾上。抬滾托起，挂於幔架，回繞又挂象腿底邊大攪滾上，連絡一周，一繩而兼兩用。可令幔轉，可令交成，此省便法也。

挂麻辮

以麻辮挂於車盤，直壓入盪板。前挂滑車，一上一下，夾帶籥筒，使其往來牽轉，能紡經五十六箇，用力少而成功速，此善法也。

衛杰《蠶桑萃編》卷七《織政》 機具類

花素機

花素機制，審度合宜，可織素，亦可織花。雖云形下者謂之器，而化裁之變，神明存乎其人，即小足以見大，亦格致之理所必及焉。如寧綢用六範六棧，貢緞用八範八棧，變用在人，不拘一格。凡可通用之器，悉爲開列，以備查覽焉。

排櫓，二根。長一丈零五寸，寬三寸二分，厚二寸五分。居中挖剪槽二箇，以備放剪子。後架敵花，前連機身。

槍腳，二根。管架排櫓，高四尺三寸，上寬四寸，下寬三寸，厚一寸六分。

槍腳盤，兩柁兩樘。以托排櫓、敵花，平穩不動。

敵花，捲經絲用，兩頭穿槍腳上圓孔內。樘長三尺八寸，兩頭小。軸長五寸七分。

羊角，二箇。每箇八角，置敵花兩頭，放敵花則拉，不放則不拉。

打角方，一根。長四尺五寸，大一寸五分見方，橫欄羊角。

老縮繩，二根。套羊角用，使打角方一拉一縮，攔住羊角。

以上係排櫓機具。

機身，二根。中架機腿，前攔平地。長九尺五寸，寬三寸五分，厚四寸五分。

機腿，二根。架排櫓、機身相連。高二尺三寸，寬五寸五分，厚二寸五分，含口深四寸七分。

狗腦，二箇。管穿鋸頭之兩頭，上高五寸，寬五寸，厚三寸二分。下笋長七

寸五分。居中打眼，大二寸五分。

鋸頭，一根。捲綢用，擋長三尺九寸，圓周一尺四寸，兩頭小。軸長四寸五分，穿狗腦上。

公母筍，係排櫓機身。兩頭相連，必須用公母筍，方不移動。

花門，二根。置機身上，長五尺，大一寸七分見方。

坐板，一塊。廂撒二箇，架坐板，或高或低。

樓柱，四根。置機身上，以起花樓。

橫擔，四根。

蓋頭，三根。頭根蓋花門，二三根蓋樓柱，均長四尺五寸，大一寸八分見方。

燕翅，二根。管提花坐位，長五尺六寸，大二寸一分見方。

橫擔，一根。兩頭闢燕翅，小排櫓四箇，枕頭四箇，均在燕翅上。八字樽二根，樽燕翅下大坐板一塊，擱燕翅上。

以上係機身樓柱機具。

花樓柱，二根。高六尺，大一寸二分見方。

夾木，二塊。夾花樓柱兩邊。

椿橙蓋，一根。壓花樓柱，長五尺六寸，大二寸見方。

花雞，一根。管花線上下靈動，使不損壞絲線，長四尺三寸，大一寸見圓。兩頭用鐵箍二箇，圓鐵條二根，長四寸。

魁挑橙，二箇。穿花雞用，長五寸，寬六分，上下穿眼。

花綳，二箇。每箇打圓眼二箇，長七尺。花杪眼每邊五箇。花杪一枝。

撇紋竹，一根。使勿撲人腰前，提花省力，長六尺。

千斤筒，三根。以繩套椿橙蓋上，管托紋數十斤之力，長一尺七寸。

龍骨，四根。管鎖紋線不亂，長四寸四分。

以上係花樓柱機具。

提花線，分二節。上節爲紋，長八尺二寸。雙線套一千二百根，每一根，或套三根，或套四根，隨時計算。下節爲猪腳線，一千二百根，雙長二尺，每根綰竹籤一根，共猪腳一千二百根。

腳子線，即花本線。長二丈，共六百根。過線，長三尺，按花計算。

起撒竹，十四根。管紋線分左右不亂，長二尺二寸。下有搭腳橙一根，長六尺。

架花竹，上架下托，以托花本線，上下以繩拴之，上五根，下四根，前四根，前後與機同長。江繩一根，比花本線長數尺，穿花過線用。

以上係提花線各物。

立人，二根。高二尺二寸五分，寬厚均三寸五分。上開獅子口，深四寸。打圓眼二箇，穿撞竿二根，中釘貫連二箇。又架撞機石二塊，每塊重二十斤。

海底，一根。長四尺，寬厚均三寸。兩頭置小鐵條，長七寸。

立人盤，二根。長一尺四寸。有三橙，可上可下。橫樽二根，長四尺四寸。

抵盤石，兩邊皆有。仙人木二根，仙人紋二根，緊拴立人架，使不前走。貫連二塊，高七寸，寬三寸。

撞竿，二根。長七尺七寸，寬厚均一寸五分。一頭削薄，長一尺，穿立人獅子口內，門立人杪二箇，杪長一寸八分。一頭名筆頭，與框挨連入喜雀窩上。竹撬四箇，名管捎。

鰕須繩，四根。於筆頭上打眼二箇，套鰕須繩與框相連。

框，二根。長四尺四寸，高五寸二分。上下框之寬厚，均一寸五分，框係裝絲篾用。底條一根，長與機寬同，以托經平穩。

牛眼珠圈，六箇。必須檀木作之，以穿框繩。

吊框繩，二根。來回三套，吊框可上可下。

鋸齒，一條。長一尺五寸，共十五齒，以木作之。安左邊撞竿上，居中釘之。

以上係立人各物。

三架梁，一根。安弓棚用，長五尺九寸，寬厚均一寸六分。

高栲，一根。托三架梁用，長二尺八寸，上大，寬一寸八分，下小，寬一寸五分。

矮栲，一根。托三架梁用，長二尺四寸，上大，寬一寸八分，下小，寬一寸五分。

雞冠一塊，托三架梁，係活筍，可上可下。

豆腐箱，一箇。釘弓棚用，四方形，大一尺。

弓棚篾，六條。居中打眼，釘豆腐箱上，兩頭打眼，穿人字繩用，長三尺八寸。

弓棚繩六根，人字繩上，有檳榔竹六箇，挂棧用。

寧綢棧，六扇。棧線套下口。

趕著力，一根。長五尺九寸，寬厚均一寸六分。

鴿子籠，六箇。安趕著力上，高六寸七分，口深二寸五分。

穿心幹，一根。長一尺九寸。

鸚哥，六箇。入鴿子籠內，以穿心幹穿上。長三尺，中間打眼處寬二寸，兩頭寬各一寸。

菱角鉤，六箇。挂鸚哥尾鐵扣六箇之上。

鉤綫，每邊六條，共十二條。長三尺，綳範子用。

寧綢範子，六扇。線套上口。

以上係三架梁各物。

橫眼竹，六根。上拴鸚哥，下綳腳竹。老鼠尾二條，一長一尺六寸，一長一尺四寸五分，釘左邊機身子下。

穿心釘，一根。穿橫眼竹用。

廂板，二箇。長二尺，寬一寸，管棧範不動。

腳竿竹，六根。套橫眼竹下，按一二三四五六順踏。

扒攏竹，一根。攏範子用。攏棧竹，一根。攏棧用。

天平架，一箇。釘右邊機身子下，架橫眼竹，高一尺五寸五分，寬一尺五寸。

釣魚竿，一根。長三尺二寸，門搭馬用。

將車柱，一根。管搭馬不往前去。

搭馬，一塊。管框子懸空，不往下走。

打經板，一塊。兩頭打眼，用繩穿入，下綳秤柁石二箇。

拽放繩，一根。織好一段，以手拉繩，放敵花用。

緯棚，一塊。上下打眼六十箇，插管用。

量天尺，一根。攏花用。

攪尺，一根。長三尺。麻辮，一根，長五尺。管機上力之鬆緊。

扶邊繩，一根。長六尺，兩頭綳石二塊。

豬腳盤，五根。分豬腳線用。

海棒，四根。長二尺，一頭削尖，一頭打眼。拴在橫擔上，如查經斷處，以便分開用。

花素緞機寧綢四川式

寧綢以緞機名，可織寧綢，並可織緞，機制能通用。長一丈七尺二寸，分爲兩截。上截在平地，下截在炕上。先掘長坑。一深四尺，寬四尺，墜練錢處也。一深二尺，橫寬四尺，踏竿處也。機上器具不一，各有名號，不至混淆，附開於後。

上排檐，二根。長八尺三寸，寬三寸五分，厚二寸五分。

撐椿，二根。高三尺二寸，寬五寸五分，厚一寸七分。

橫撐，二根。檔寬四尺四寸。

撐心，一根。捲經絲用，長四尺七寸，中檔大二寸五分見方，兩頭圓軸大二寸。

雲頭，二箇。安撐心兩頭，大一尺三寸見方。

以上係上排檐機具。

下排檐，二根。長九尺，面寬四寸三分，厚五寸。

腰機腳，二根。高二尺六寸，寬厚與下排檐同。上開含口，深五寸，寬三寸三分。

馬頭，二箇。穿懷輥用，高一尺四寸，寬六寸，厚三寸二分。圓孔大三寸，下有海底釘四箇。

懷輥，一根。捲織綢用，長四尺五寸，中檔長四尺，大四寸四分。輥軸兩頭，每頭小三寸八分。

紮伏，一根。紮入懷輥，上管壓綢頭，並無痕跡。

以上係下排檐機具。

關門柱，二根。高五尺，寬厚均二寸。

橫峭梁，一根。長五尺，寬二寸五分，厚二寸。檔寬四尺四寸。

鎖腳撐，一根。長六尺，寬厚一寸五分。筍眼八分見方。

以上係關門柱機具。

四柱，四根。置下排檐上，以起花樓。高四尺六寸，寬厚均一寸九分。橫檔寬四尺四寸，直檔寬二尺，以高低平分。

活龍圈，二根。長五尺，寬二寸三分，厚一寸八分。橫撐二根，長二尺四寸。

冲天柱，二根。以起花樓，高七尺，大一寸三分見方。

天平，一根。置冲天柱上，長二尺九寸，寬二寸五分，厚一寸八分。

丁丁貓，二塊。穿天平上，以挂花扒，長二尺五寸，寬一寸一分，厚二分。

龍桿柱，四根。竹爲之，附於四柱。

花角子，二根。係圓木棍橫安花樓兩邊，兩頭用鐵箍鐵心。

花耳子，二塊。小鐵板長六寸，每板小孔八箇，置花樓柱內。

踏腳板，二塊。用木隨作之。

以上係四柱機具。

立坐，二根。高三尺七寸，厚三寸，上寬六寸五分。開含口，深六寸，寬一寸三分。居中打圓孔，安立坐木釘，以管撞桿。又底下寬三寸。

拖坭，一根。搁年扭上，長四尺，寬厚均二寸八分。兩頭安指大鐵心，長六寸。

年扭，二根。每根長四尺，作十六橙，共三十二橙。一頭抵土地石，一頭安腰機腳梭槽之上。槽長九寸，如倉殼子。輕則往下移，重則往上移。又年扭上安見方水平，長與檔同，大小隨用。

撞機石，二箇。拴立坐上，長六寸八分，寬厚均二寸五分。

撞桿，二根。穿立坐上，長九尺，寬厚均一寸四分。桿頭穿眼四箇，每眼相去四寸。

倉殼子，二根。投撞桿於倉斗子上，均長四尺五寸，大一寸五分。中間安篾，如寧綢篾齒一千三百根，每孔裝經八根，共一萬零四百頭。

以上係立坐撞桿倉殼子機具。

天橋，三根。長六尺，寬厚一寸八分。

立人，二根。置天橋上，高九寸五分，寬二寸七分，厚一寸五分。作圓孔，徑一寸三分。

穿心，一根。長三尺五寸，大一寸。

梃木，一根。安立人上，長三尺二寸。

木鵰，四根。長三尺二寸，貫入穿心木上，兩頭寬一寸二分。中間圓處，寬二寸五分，作孔，大一寸五分，內穿鄉約三箇，間隔木鵰，以免相撞。木鵰兩頭安雙秤鐵鉤。

八字篾，八條。長三尺八寸，寬五分。上挂鐵鉤，下套繩子。

範子，四扇。每扇逛腿二根，共八根，吊八字篾上。範高二尺六寸，寬三尺五寸。線套上口，係織素而不起花。

鳳尾篾，四條。長五尺三寸，寬四分。每篾穿眼三箇，可高可低。上挂木鵰，下吊横腳竿。

横腳竿，四根。長五尺二寸，大一寸。

母倒挂木，三條。釘在下排檐左邊，吊鳳尾篾。高八寸，長二尺一寸。

公倒挂木，三條。釘在下排檐右邊，管横腳竿。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三寸。

順腳竿，四根。長六尺，大一寸。一頭吊横腳竿下，一頭置猫耳洞內。織時按一二三四順踏。

千斤檐，二根。管順腳竿，左邊安登雲石，右邊安踏腳石。

門坎木，一條。管花長短高低之用。

坐機板，一塊。或上或下隨用。

攪齒，一箇。或鬆或緊隨用。

弓棚篾，八條。釘在豆腐匣上，弓背長四尺二寸，寬一寸，弓絃長五尺二寸，寬四分。

棧馬子，八箇。管棧上下，以繩套上。織花則扣馬，織素則放馬。

棧，八扇，腿十六條。高二尺二寸，寬三尺三寸，用繩吊弓絃上。棧線套下口，管起花時，將經壓下去，以免漏花。

趕棧棒，一根。長三尺，大一寸。管移推弓棚，或上或下。

夾扦竹，八根。管棧範分勻，不至擁擠。內穿竹筒八箇，名鵝頸項，均搁在子排檐上，係置右邊下排檐之裏。

雙筍，一根。長大與檔同，管機張棧範，以鎖定爲主。

以上係天橋上下相連機具。

上綜盤架框竹，二根。長二尺，各有圓眼二十四箇，大一寸二分。綜竹二十四根，如筆管大，長二尺二寸，以分紋線。

騎馬竹，一根。管二則龍花來去不亂。

定籤竹，一根。管來去圓花邊花不亂。

下綜盤架框竹，二根。長三尺五寸，各有圓眼二十六箇。綜竹二十六根，長二尺三寸，管分下綜線。

排綜竹，四根。分中綜線四疋。

綜交竹，四根。管綜不亂。

以上係綜盤相連機具。

提花線，分爲四節。頭節爲紋，長七尺，如寧綢紋三百四十根，每一根套中綜線四根。二節爲棚欄子，雙套分兩股，一長五寸五分，一長三寸。線共六百八十根，每一根下套中綜線兩根。三節爲中綜，雙長二尺九寸。雙線套，共一千三百六十根，每一根中綜提經線，有提八根，有提六根，合算分用。四節爲下綜，雙長二尺六寸，線共一千三百六十根。綜籤一千三百六十根，長一尺七寸，以繼中綜。

以上係提花線相連機具。

倉吊繩，二根。提倉殼子。
木金錢，三箇。套倉吊繩，來回三套，可上可下。
走引子，置天橋上，可上可下。
催機棒，一根。以打走引子，或上或下。
猴子石，一箇。木石皆可，長一尺，寬三寸。猴子繩一根，拉範子上去。回頭繩一根，拉範子下去。
攪齒繩，一根。長七尺，名便繩。
攪繩，一根。長三丈八尺。
象鼻子，釘在左邊下排檐外。
金剛圈，一箇。羊蹄子，一箇。挂雲頭上，用攪繩，上套羊蹄子，中套金剛圈，下套象鼻子，來回，上三套，下二套，拉上繩則攪鬆，拉下繩則攪緊。
彈條，一根。用竹蔑，管走引子，使不下墜。
底條，一根。管梭子來去光滑。

以上係運動機張器具。

抵機石。
支機石。
倒挂石，管接頭少線。
邊墜石，管邊勁之大小。
機擔石，二箇。管棧範來去。
梭子，分彎直二樣，以直爲上。兩頭用鐵，中安檀木心，穿緯管線。
刮子，用膠板一塊，刮磨平順。
鑷子，出江南者佳。
剪子，同上。
法竿子，接頭使用，全仗此力。
交帶子，拴交牽經使用。
倉撇子，管交口大小。
過江繩，按棧使用。
吊機繩，了機使用。
接頭繩，接經頭用。
挽子繩，踏花使用。
鬆緊繩，織挲本用。
絆馬繩，管花不漏。
月亮繩，搭花扒用。
五星繩，踏範子織用。
撐斤繩，管花線高低使用。
理娘繩，用絲作，練梭子用。
大即繩，用絲作，分邊用。
長短繩，記織貨尺寸。
搭汗布，護綢緞用。
撐漿布，護顏色用。
交棍竹，通交使用。
蓋挽，捲經蓋線尾用。
竹腳，接頭取其齊截。
排尖，因斷線頭分界用。
千里竿，管經頭增減用。
兔耳，管邊線齊截發亮。
扶梭板，管梭子勁道。
扶撐，護篾護梭，並管寬窄用。
邊扒，捲邊用。
影紙架，管看經緯，考察毛病。
紮伏，壓經綢兩頭，令捲齊。
文刀，裝金貨用。
銅杖，二根。捲綢緞用。
邊梳，小木板，有小孔數十，穿邊線，以免混亂。
推邊柱，看邊斷否。
梭鉤，梭子墜地，用此鉤之。
提籤，二根。管交棍移不傷線。

浣花緞機四川式

機制器具通用寧綢機，不必再列，祇敘範棧不同之處，以備博覽。浣花機用八範四棧，寬二尺，高長與寧綢範棧同。範線套上口，棧線套下口。頭一千八百

根，係雙牽經。筘九百齒，每齒裝頭二根。踩竿八根，頭一花整，順踏兩回，倒踏三回。兩輪三摸二花破，織訣也。由左向右仍照前，順踏兩回，倒踏三回。

巴緞機四川式

機制器具，可通用寧綢機，用六範四棧，寬二尺二寸。範線套上口，棧線套下口。雙牽經三千頭，筘一千齒，每齒裝經三根，共三千根，單牽共六千根。踩竿六根，來回踏，有素織、花織之分。素織一人，花織二人。

機上各物名目附

各機寬窄不同，南北樣式各別。機上各物名目，各處呼喚亦異。大約俗名甚多，不能盡證於古，今就西蜀匠頭所述，貢緞寧綢大機諸零件，開列於後。

上排沿，下排沿，大機分二截，此爲機身。邊框在前爲上排沿，在後爲下排沿，又名頂椹。

關門柱，織者坐於方架之下，關門柱即左右兩木。

火龍圈，即花樓上盤。

四柱，即花樓四根立柱，在火龍圈下。

天橋，三木豎安名天橋。架弓棚，並安走引橫木，內有一木，係安立人以貫木鵰之板。

木鵰，係橫木板四塊。長約三尺，梢上有鉤。上綴繩篾，所以扯腳杆上下。

立人子，天橋上前後立木。

穿心，係木棍一根。長約二尺，從木鵰板中穿過，前後入立人。

冲天柱，花樓上立木二根，爲冲天柱。

天平，即花樓上橫木。

龍竿柱，左右四根，附於四柱。

花耳子，小鐵板兩塊。長約五六寸，貫花樓柱內，每板有小孔八箇。

花角子，係圓木棍。橫安機樓兩邊，出鐵條長約五寸。

上綵盤，拉花方架。在機樓上，中安圓竹棍二十四根。

下綵盤，亦拉花方盤。中貫各線，竹棍二十八根，分各線，提花用。

八字篾，八根。提範子用。

鳳尾篾，綴於木鵰之梢，共四根，所以提下面橫杆。

彈條，竹篾一根，長約四尺，有繩拴吊立人。

排綵竹，四根。將綵分爲四格。

綵交竹，在排綵竹之下。竹四根，與排綵竹相應。

腳杆子，四根。另有橫腳杆亦四根，上連木鵰。

貓耳洞，即織者坐處。腳後有洞，以安置腳杆之處。

千斤樁，即安腳杆之橛。

交齒繩，所以司經線鬆緊。

車筒，即運經後，將經線捲起之木轆。

馬頭，係四方立木，所以安車筒軸者。

坐板，織者所坐之板。

扶寸，竹片二根，視綢面寬窄爲之。織時綳在綢之下面，可以令綢伸展。竹片兩頭，均安有鐵針。

扶梭板，即杼兩頭之板。

筘，一名杼。

年牛，機下大木二根，在上排沿之下。左右有齒，均十七等，所以安立坐處。

寸樁，大立木二根，在機身居中之處，立於兩邊，所以安上下排沿者。

雲頭，捲經木轆兩頭所安之四缺方木。

蓋挽，即捲經軸上所附之木條。

交帶子，理交口用。

法竿子，理大小交。

綵籤，墜線用。

影紙架，四方架，安經線之下，有交口處。上鋪白紙，或白洋布，可看經線是否條順。

月涼繩，有此繩提花，各線可以不亂。

灣子繩。

接頭繩，經線將次織完，另上經線，以舊頭接新頭，非此繩不可。

吊機繩。

裹娘繩，有此繩打交口，不至損傷經線。

鬆緊繩，經線鬆緊，全在此繩。

過江繩。

回頭繩。

花繩，有此繩提花，可以清疏明白。

交繩。
雙筍，分界口。
腰鷄脚，可看歪斜。
便繩，可看綢是否平亮。
猴子石，交口來去，必須此石。
弓棚，經線上下須用之。
弓棚篾，提花輕重，經線不至受傷。
弓絃篾，隨弓棚篾來去。
蘸馬子，小竹片，長約二尺，繫於提蘸之繩。
影紙，看經線是否條順，用白洋布亦可。
梭鉤，梭子墮地，用此拾之。
鷄旦石，司杼遠近。
立坐釘，倉殼兩邊之長木條。通入立坐，須用釘貫之，可以活動。
長短繩，試所織尺寸。
兔耳，有此可以邊亮整齊。係竹篾圈，安在上邊横梁。
推邊柱，看斷邊不斷邊。
邊梳，小木板，長二三寸。上有小孔十數箇，所以穿邊線，以防混亂。
邊扒，四方木框，上纏邊線。
邊墜石，挂在邊扒，令分兩稍重，故以石墜之。
提簽，二根。分交棍挪移恐傷經線，須以此簽向前蕩之。此簽必須光滑。
抵條，倉殼内有横木一條，緊靠杼身。
倉别子，管倉殼之繩。用小木簽别之，以便交緊。
倉殼子，裝箆用。
木金錢，拴交繩木圈。
走引子，在天橋上。
挺木，穿心上有木一根，名挺木，可令穿心棍有力且牢。
催機棒，用短木棒，長可三尺，用推走引來去。
千里竿，用此接取各物，亦梭鉤之類。
鵝頸項，管蘸光二腿界口。
排夾，分離木鵰，令其活動。

竹脚，管花麻不麻。
搭汗布，護綢用。
襯漿布，護綢用。
登雲石，可看織梭有無準則。
懷轅，捲綢横木，一無寸心。
蘸光二腿，即蘸邊框。
紫排沿，托夾桿竹用。
碱槽，係竹管一根，破去上面，横安機下，攔零星物件。
土地石，頂年牛，必須此石。
公倒挂，母倒挂，横脚桿四根。一頭出於機左，一頭出於機右。在左邊所托之木架爲母倒挂，在右邊所繫之木架爲公倒挂。
範梁，即範子上横木。
立坐，即機中間大木架，下安於年牛者。
範蘸，向上提者爲範子，向下壓者爲蘸。
花扒，小木板，長約八九寸。上有小孔四箇，所以於花樓上提捧線者。
釘二毛，花樓高處，安長板二塊，名釘二毛，所以架花扒者。
象鼻子，所以管交齒繩鬆緊。
羊蹄子，挂雲頭上，管交齒繩鬆緊，内有滑車。
金剛圈，拴交齒繩用。

以上機式各物名目全。

工藝類

梭織

經縷捲在膆子上，可授機杼。機制甚多，工藝須巧，只就簡便機言之，亦能織緞綾綢絹紗羅，但其制難以筆罄，故列圖於後，就圖詳解尺寸，業織者自能一見了然。織時將經縷根根穿過綜環，綜俗呼爲繒。其制用木五根，徑六分，造成方架，闊長各二尺。中安一梁，二人對坐，以綜線二環相套，縛於架上。或一千，或一千五，或二千，足數而止。再用細竹竿二根，大如小指，長二尺二寸，將綜線兩邊領起，卸去綜架，挂在機頂羅麵梳之上。每綜一付，下用腳竿棍一根，安在機之中間，以便蹋交。若織無花絹縑，只用綜二付。若織提花綾緞，將綜線縛於範架之上，用十付，下用腳竿棍十根。又將渠線從花樣中穿過，挂於花樓之上。

花之式樣，隨人所便。江南織工，以絲線盤結而成者，其價，上好花樣三兩有餘，其餘小花不過一兩有餘。織時，一人坐在花樓之上，手提渠線，一人坐在捲幅之後，以腳次第蹋竿，旋提旋織，自然成花。又將經縷前後二根，相並穿過筧齒，以數絲拴一結，復貫在小竹棍子上，長與捲幅齊，牽引經縷，縛在捲幅之上，兩邊再拴邊線十二根，織下另挂邊線，緯束經線窄小，必不能織，須用雙絲合成壯線。經挂拾交如上法，收在邊篾之上，在後邊右椿外側，綻一鐵環，將邊線從環中穿過，牽引至前縢子，對高梁上再綻一環，復穿過，引下將邊線停分開。用竹片二箇，長六寸，上各鑽六孔，將線後穿過孔中，引至綜環，分左右各貫六環，復穿過筧邊齒三眼內緊繫捲幅。上織時，用磚一塊，約重斤餘，用繩子挂在邊篾之上，自然邊線綳緊，緯不能束邊易織。再綢面用撐幅二根，用竹片二箇，闊二指，長與幅等，厚二三分，兩頭各綻半截釘三根，長二分，緊撐在幅上。機制經緯安停妥當，然後推撞拋梭，自然成幅。織具無他奇，惟人自便，智者斟酌損益而爲之，自見其妙。若肯親身經歷，未有不能之事，雖屬瑣細，實係資生要務，治生者不可忽焉。

花機織樣

凡花機，通身度長一丈六尺，隆起花樓，中托衢盤，下垂衢腳。對花樓下掘坑二尺許，以藏衢腳。提花小廝，坐立花樓架木上，機末以的槓卷絲，中用犛助木兩杖，直穿二木，約四尺長，其尖插於筧兩頭。犛助織紗羅者，祝織羅絹者，減輕十餘斤方妙。其素羅不起花紋，與軟紗綾絹踏成浪梅小花者，祝素羅只加梳二扇，一人踏織自成，不用提花之人，亦不設衢盤與衢腳也。

腰機織造

凡織杭西羅地等絹，輕素等綢，銀條金帽等紗，不必用花機，只用小機。織匠以熟皮一方，置坐下，其力全在腰尻之上，故名曰腰機。

結花本法

凡工匠結花本者，心計最精巧。畫師先畫何等花色於紙上，結本者，以絲線隨畫量度，算計分寸杪忽而結成之，張懸花樓之上。即織者不知成何花色，穿綜帶經，隨其尺寸度數，提起衢腳，梭過之後，居然花現。蓋綾絹以浮經而見花，紗羅以糾緯而見花。綾絹一梭一提，紗羅來梭提，往梭不提。天孫機杼，人巧備矣。

經緯類

經絲

絲已上簍，方可經縷，而經必有其具。先造經牙一付，法用方木樁二根，長八尺，密綻二寸長木橛一行，相去寸餘，每根可綻橛六七十上下。安撐桄二道，闊一丈。左邊木樁外側近頂五寸，綻一木橛，下去地五寸，亦綻一木橛，用時倚牆斜立。經牙之下，近右樁一尺五六寸地上，置交橛一箇。用木板一塊，長一尺二寸，闊五寸，中安竹棍一行五根，俱高一尺，以左三根編大交，以右二根挂小交。對經牙相去五尺，用繩懸經竿，長一丈，上綻小鐵環五十箇，略與人肩齊。下置絲簍五十箇，密排二行，將簍上絲頭提起，貫入經竿環內，總收一處，挽成一結，挂在交橛右邊第一竹棍上。一人手牽絲綹，又挂在右邊樁下第一木橛上，復牽挂在左邊樁下第一橛上，如此往來牽挂，層層至頂。橛盡處，如經縷只有二三十丈，當間一挂之，又將絲綹牽在左樁外側木橛之外邊，引至樁下橛上，復牽往右行，至中間，以左手提住絲綹，以右手大指食指向上，將絲頭在二指虎口內，一左一右拾成交，挂在交橛竹竿上。以左邊三竹棍編大交，以二邊二棍挂捨下的小交，復挂在右樁下第一橛上。如前層層經挂，迴迴拾交，周而復始，以足數而止。絲頭或一千五百，或二千三千，酌量所織之輕重，以爲多少。經畢，在交橛外右邊空處剪斷，將交用絲繩貫在兩邊拴緊，若繩脫交亂，則滿架經縷無用矣。將兩頭俱挽一結，再用繩拴緊，然後用纏簍一箇，用木四根，各長二尺，造成方架，闊一尺八寸，內綻一釘，將有交一頭，以繩子拴繫釘上，一人執定纏簍，緩緩將經牙上絲綹，旋卸纏訖，再上絡牀。圖附後。

絡絲牀

絡牀之制，用木四根，徑三寸，後二根高二尺六寸，前二根高三尺四寸。從二尺六寸處順安二大平桄，徑三寸，長三尺五寸，下用撐桄四道，安成方架。長三尺五寸，闊二尺五寸，於前樁平桄以上，高出八寸，勒成扁榫，鑽一大孔，以套壓天簍架子。二大平桄上，中間相去三寸，各安二擡齒，以承天簍。天簍者，至大之簍也。將纏簍上經縷，復纏於此，然後可以絡刷。其制用木一根，長二尺五寸，徑六寸，削爲八面。每面安輻二條，高八寸。輻上安順桄一道，共八桄，十六輻，湊成輪子，放在擡齒內。又於軸上中間，綻一鐵釘子，繫麻繩一條，以拴經縷。將纏簍上收下經縷無交的一頭，拴繫天簍釘上。一人搬轉天簍，一人兩手執住纏簍，旋收旋纏，緊緊又纏在天簍上，至有交處方止。然後將壓天簍架子套在前樁扁榫上，橫貫一細棍，使不上脫。其制用木二根，長三尺五寸。一頭並安二撐桄，成一方架，闊與絡牀齊。一頭鑿四寸長卯，用時套在勒成扁榫上。又以石板壓住架尾，方不浮起。交用二竹棍，長二尺，壯如大指，從交兩邊貫過，將交

夾在二竹棍之中。竹棍兩頭用繩子繫住，不可令脫。一人撥交，從交棍中將絲頭一上一下分清白，挂在繩鉤之上。一人執竹篾貫頭，或一千，或一千五，隨綢輕重，酌量多少。貫法用薄竹篾刻一鉤搭子，從篦齒眼透過，一人將絲頭二根，如絲綾或四根五根，如緞或八根者，惟人所用，挂在繩鉤上，扯過齒眼收住，挽一結，齒齒貫畢。用縢梯一箇，其制用木二根，長二尺三寸，一頭於六寸處，安撐杪二道，闊二尺六寸，樁頂刻二圓口，將縢子橫擔其上。縢子用木一根，徑四寸，長二尺七寸，兩頭各安搬橛四齒，長七寸。令縢梯去紉牀三丈，將底杪以繩繫住，再將貫過經縷，以數十絲挽一結，用一竹棍貫住，牽紉至縢梯，將竹棍橫架縢子上。一人搬轉縢子，一人手執撥箝，往來在經縷上撥挑。如有粘綹結絲，俱用撥箝排開。篦齒一過，遂搬轉縢子，容將經縷綳緊，如有鬆漫處，下面用紙一墊，務要平緊一樣，隨撥隨捲，盡捲縢子上，可以言織矣。

養樸蠶織粗細附

倒經法與細緞綢不同

盛浄筒，以綹車收之。車如綳車，軸有柄，出於背，收訖列左。右列繀車，籧長浄之半，貫於筵，轉車收左之緒，謹去類之不盡者。籧中積徑寸許，爲一繀，脫之易籧。若水絲收綹車訖脫之，以米泔漚之宿之。

倒緯

小跌方四寸，厚半寸，中植筵，揉竹片爲提，中孔之長尺，徑二分之木爲道執，中鉗牛角尖長二寸。筵貫徑筒，緒出提孔，左引之，右搦道執中，顛倒收其絲，節則勻以脣齒，角半没則出而脫之，抽緒頭束之，絲之筦也活，當角者穴以貫梭，緒先理而外如繅絲然也。水絲緯同緯，緯小經者半。

牽經

横經架二，上排經柱，行架如之。貫籧有柄，以次牽綰經柱，足篾數，止訖總之。又貫篾率之，數以茅刷梳之，醯米泔光之，而隨以火晞之。自是上機，與他織同。

緞綢類

貢緞

組織乃工匠能事，且有出自女工，古多未載，大約以密實勻浄，花明色亮爲佳。有毛頭斷緒，跳絲起梗，隨時審視，收拾剪摘，或用刮刀刮之，以期平正光華。刮刀，以水牛角者爲佳。至提花拉花，全在織者拉者心手互應。按各色貢緞，寬窄不等，有三尺二寸者，有二尺八寸者，有二尺四寸者。尋常銷售，天青色所下較多，此外有羅紋緞、金絲緞、大雲緞、陰陽緞、鴛鴦緞、閃緞、錦緞諸名，全在花色辨別。金絲緞，金係兩層，分面金底金，花本係五采配合，所用梭線，均分五色，金線亦分數色，大約御用諸料，以及襜裙並朝服綴邊多用之。大雲緞，寬二尺四寸，長五丈零，每雲一朵，約大一尺，雲分五色，此料係貢物，民間鮮用。陰陽緞，兩面俱正，表裏相同，範子用三十二扇。鴛鴦緞，一面係線縐，一係錦緞，表裏二色，範子用十二扇。貢緞提花，即係摹本，如將所提之花，分爲二色三色，即爲閃緞、錦緞。

平機寧綢

南省平機寧綢，篦寬二尺四寸，篦篾一千二百孔，六批繒，六批醮。每孔穿經絲染就者六根，共九千六百頭。頭數多寡，亦可隨意增減。織用熟經生緯，下用腳杆六根，擬織何項花色，將花本過入花樓，提拉成花，每袍一件，約長二丈二尺，重十八兩五六錢。

緞機寧綢

四川寧綢，多用緞機，故名緞機寧綢。面寬二尺二寸，篦眼一千六百孔，四批繒，八批醮。每篦眼穿染過經絲八根，計九千六百頭。織用熟經生緯，或用純緯。純緯者，係生緯在沸湯中醮過一次。下面腳杆，以及上花拉花，大略與南省寧綢相似。惟拉花者，有横拉竪拉之分。尋常袍料，每件長二丈二尺，約重十八兩三錢。如擬加重，於經絲時多加頭數，或多增緯線，均可加密厚實。

洋縐

洋縐即湖縐，用四批繒，四批醮。面寬一尺六寸，頂足者用二千八百頭，輕者用二千頭，因織時係左右線，一梭捻線，一梭散絲，故織成起縐。下用腳杆四根，順腳挨次踏之。經緯純用生絲，織成後下機，再爲煉染。

線縐

線縐面寬一尺八寸，織用四批繒，八批醮，一概用龍抱柱線。龍抱柱者，一根鬆而粗，一根細而緊，故織成時，面帶縐紋。下用腳杆八根，順腳踏去，過花拉花，約與寧綢髣髴。

紡綢

雙絲謂之紡綢，單絲謂之裏綢，面寬一尺六寸，或一尺四寸，計一千八百頭。織用紡過生絲，下機後再爲練染，亦有先染後織者。頭數多寡，可以隨時增減。

巴緞

巴緞惟川省多織，他省織者甚少。緞面寬二尺二寸，篦眼一千孔。每孔穿紡絲三根，計三千頭。織用熟經生緯，下面腳杆六根，來回踏，係六批綹，八正醮。每袍料一件，長二丈二尺，約重十七八兩。僅有小方花，或胡椒眼者，仍爲素緞。另有團花大花者，方爲花緞。此料輕於寧綢，線縐，亦在硬面之列，可製袍褂禮衣，價值較省。

浣花緞

浣花，亦即巴緞，面寬二尺。其織法，係下用腳杆八根，頭一花整，係順踏兩回，倒踏三回，兩輪三摸。踏分倒順，二花破，由左向右，照前順踏兩回，倒踏三回。每袍料一件，長二丈四尺，約重十六兩八錢。

花綾

各綾俱係踏花。龍鳳綾寬一尺二寸，尋常花綾裱綾，寬一尺三寸。腳下正杆五根，杆分兩層。上層者五根，下層視所織之花，隨時配合多寡。左腳踏花，右腳踏經。

三紡綢

取絲之條勻者，以紡車紡至三次。初紡則條緊，再紡則條勻，三紡則絲路均勻，條理細緻，只用中等機織之自佳。

雜綢

諸綢曰魯山綢，曰饒陽綢，曰遵義府綢，其上也。其粗勁而皺者曰雞皮繭，次也。毛綢又其次也。水綢雖先於府綢，品最下，而名目獨多。其雙經單緯者曰雙絲，單經雙緯者曰大雙絲，單經單緯者曰大單絲，小單絲者但疏而狹，亦曰神綢。

綢病

售綢權輕重爲價，銖兩同價相若。此謂府綢。水綢價以匹，不以銖兩。織户以此，故膠以米粉，以緑豆。綢下機，則畢築粉以膠，膠之以碾，碾之以炕，輥炕之，令粉與絲化，府綢增重多者，至十分匹之三。今府綢，已有行禁，不爲此。惟水綢仍舊。若水綢則築於染，其青色、紫色、大紅、天青、佛青、岡青者，築蜀穄。其黄緑、淡緑、魚肚白、喜白、水紅、桃紅、洋藍、棕色、秋湘、玫瑰諸色者，築緑豆。各有法，惟膠者同至增重十分匹之五，綢以此病，利之所在，終不能止也。然貨善速售，利與僞相得，惜不爲。

腥綢

府綢韌，先令腥户揉之，後令染户柔以豬油。

附記

蓋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器有一器之用，斯一工有一工之名，分門别户，工器備具。以言乎車，則曰水紡車、旱紡車、横車、運經車。以言乎機，則曰貢緞機、摹本緞機、巴緞機、浣花機、寧綢機、宫綢機、川大綢機、裏綢機、紗羅機、絹帶機、欄杆機。以言乎工，則曰絡工、紡工、捶工、織工、挑花工、拉花工。以言乎經緯，則曰生經、熟經、生緯、熟緯、素經、色經、素緯、色緯。以言乎所織之物，緞則曰貢緞、提花緞、摹本緞、浣花緞、錦則曰蜀錦、回回錦、綢則曰寧綢、宫綢、紡綢、川大綢、魯山綢、曲綢、汴綢、裏綢、縐則曰線縐、平縐、湖縐、川縐、洋縐、束縐、羅則曰金銀羅、熟羅、生羅、春羅、紗則曰庫紗、官紗、實底紗、芝蘇紗、亮紗、絹則曰大絹、小絹、生絹、熟絹、帶則曰扣板帶、腰綢帶、腿帶、板絹絲帶、辮則曰大小欄杆、緞底欄杆、大小博古、大小繡花、縩其名甚夥，其器亦分，聊附篇末。

衛杰《蠶桑萃編》卷八《綿譜》　繭餘類

無棄繭

凡繭之有頭緒者，均可煮絲。惟各樣劣繭、雙繭、血繭、輭繭、臭繭，於摘繭時檢出，蛾口破繭，於下蛾時挑出，水絲頭繭，於煮絲時撈出。此皆不上頭分，不成條理者，取以作綿，繭之餘利，天地無棄物是也。

各樣劣繭

一摘繭時挑出各樣劣繭，可以做綿。以清水浸之，每日換二三次，且須多浸幾日，以去污臭。

蛾口破繭

一出蛾時留下蛾口破繭，煮絲既不上頭，做綿亦可備用。其污略少，須水浸一二日，無庸久浸。

水繭

一繅絲時撈出不上絲頭水繭，亦可做綿。歇車後，將水繭置鍋中，沸以原湯，煮透後，以絲帚撥擺蛹，蛹皆離絲，而水繭牽連成片，次早取出，盛一蒲包，以重物壓乾，提起牽連成片之絲，擺去蠶蛹，置放日中曬之令乾，俗云絲搭頭，亦謂水繭，做綿尤宜。

製綿類

隨方圓法

做張綿法，其式有圓有方有長有斜，不拘一定，然其製之要，確有不易者。

分先後次

一曰去污水，浸各項劣繭，以絞不出污水爲度。一曰煮熟，繅絲已畢，以稻草燒灰，桑柴灰亦可，瀝汁入鍋，再以大椀盛香油一杯，用灰水沖入椀內，候鍋中灰汁煎滾時間，將已經浸去污水之各樣劣繭，及蛾口繭、絲搭頭、水繭，併投於鍋，隨以椀內油灰水一半，勻澆鍋內，數滾之後，將繭翻轉，復以所餘一半油灰水入鍋再煮，務期煮熟。一曰漂淨，煮熟之後，乘熱取置篩內，放之水中，淘洗潔淨。一曰剥開，漂淨之後，放水盆中，挨箇剥開。一曰做手透子，剥開之後，以繭套左手之上，以右手摘去蠶蛹，將繭徐徐拉扯，一邊扯至手掌，一邊扯至手背，謂之剥手繡，亦謂之做手透子，約計大繭五六箇，或小繭十餘箇，可做一箇手透子。一曰做綿兜，做成手透子後，即將手透子蒙於綿豁上，將綿扯寬扯長，然後逐層加增，逐層拉扯，約計手透子四箇，可成一箇綿兜。一曰曬乾，做成綿兜之後，隨時曬乾，便是絲綿。一曰雪白，曬乾之後，須色極白爲佳，或以漿粉，或以白灰，不潮而色永白，此便成裝。

有同異習

一法有異同，四川、湖州、杭州，均大同小異。去污之後，蜀中、杭中以香油一杯煮繭，湖州則以木爛燭油二三兩同煮。煮熟之後，蜀中、杭中乘熱淘洗，湖州則以清水漂浸，四五日換水三次。剥開之後，蜀中、杭中以繭數箇，或十數箇做成手透子，然後將手透子蒙於綿豁之上，做成綿兜。湖州則以繭四五十箇，套於左手上，將綿扯至手掌手背，再以右手插入綿內，一一拉長，一一拉寬，即成綿兜，隨時曬乾，不再蒙於綿豁之上。

衛杰《蠶桑萃編》卷九《線譜》　繭絨類

繭衣絲頭

繭衣，即攤繭時從繭緒剥下者。絲頭，即繅繭時從鍋中撈出者。用以揭爛，均可做綿，然不甚煖，浙湖多以抽線。繭衣無污可去，剥下之後，不必久用水浸，亦不須桑灰汁稻草灰汁，但以清水煮之。一經煮熟，以手撕開，鋪放薄板之上，浮於水面，以小竹枝或小條帶水撻之，以撻薄撻絨爲度。置日中風乾，即可作線。至絲頭作法，亦須撻至極薄極絨，法同前。

各樣醜繭

醜繭，不論何項，凡可做綿者，皆可抽線，惟抽線在成綿之後。綿以鬆爲佳，以絨爲上，如不鬆不絨，便難抽扯。須照製繭衣法，將綿浮置水面，以小竹枝或小條帶水擊之，取出曬乾，便如彈熟棉花。或先以滾水淋木炭灰，務要淋得極釅，用舌餂試，以辛辣刺舌爲度。次以竹篩盛繭斤許，再將炭灰汁入鍋內燒滾，於繭上勻潑數次，然後將繭篩安置鍋上，以滾炭汁淋之，篩中炭汁，仍入鍋內。用手試扯，以絲開爲度，如扯不開，取汁再淋。絲開之後，將篩置鍋內，蒸一杯茶時，然後取出。蒸如不及，則生而難扯。蒸如太過，則腐而無筋。取出之後，將繭撥轉，套於筷子之上，候套至一二十層，然後取下。取下之後，再浸於淨水盆內，以手握洗十餘次，去其灰氣，然後如法抽線。

抽線類

綿叉抽線

綿叉抽線之法，先將絲綿掛綿叉上，次以左手大指二指中指捻綿，向下抽扯，以右手大指二指將左手抽出之綿，撚而成線，如搓紙撚子一般。候線長尺餘，然後將綿之下截，纏繞蘆筒之上，線之上截，纏繞墜梗螺紋之上，復以手撚之，自然將墜梗帶動，墜梗愈旋轉愈下墜，線亦愈引愈長。候墜梗之地，即解開螺紋上之綿線，纏繞蘆筒，復以其餘纏繞螺紋，仍用手撚之。候筒上綿線纏成大捲，再將筒取下，另換一筒，謂之打綿線。以勻爲佳，不必過細，可織綿綢。

銅墜撻線

銅墜撻線之法，以兩人相去三四十步，一人執銅墜立三叉邊，一人扯絲速走，往返回還，以線愈緊，條愈細爲佳。大凡打絲線者，皆以好絲爲之，而線之用路廣，以及縫紉顧繡五色花線，均須撻以好絲。或一人撻線，以銅墜轉之，其法亦便。故絲線爲上絲，綿線次之，此線式也。

銅鈲撚線

各省行銷絲線最廣，適於民用最多，衣服領帽靴鞋纓絡，無非線以成之，故線爲千家所需，雖窮鄉僻壤，莫能遺焉。大凡棉布衣服，可用棉線，若絲綢纻物，惟絲線相宜，因無沾帶棉絮之嫌。其線之名目，有粗五銖、細五銖、大鎖線、二鎖線並衣線等項。捻之之法，用極細絲，視製線之粗細，湊條數之多寡。如捻衣線，用細絲六七根合之。捻鎖線，則用細絲十五六根。捻衣線，用銅鈲重七錢，捻鎖線，則用銅鈲一兩三四錢。捻時，將線架置於寬闊地面，視製線長短，爲線

架遠近，大約每架置線八條，長以六十尺爲度，剪而用之。每線一架，長一尺二三者可得線五十餘根，隨後再爲練染，此其大略也。

衛杰《蠶桑萃編》卷一〇《花譜》花卉類

花樣新式

凡花必先挑而後織，非善挑，不能善織，亦非善織，不知善挑，故挑花織花，本分二事，實則歸於一致。花有本，挑有式，織有法。花本何，凡綢緞衣服花樣皆是。挑式何，凡教習指畫端倪皆是。織法何，凡機上蔾線繒範皆是。必心思靈敏，算數清楚。挑者，先將花樣挑成。織者，即將花樣織就。兩下如出一手，是爲神乎技矣。因擬花樣新式記。

一貢貨花樣式，天子萬年、江山萬代、萬勝錦、太平富貴、萬壽無疆、四季豐登、子孫龍、龍鳳仙根、大雲龍、如意連雲、朝水龍、八仙祝壽、二龍二則、八結龍雲、雙鳳朝陽、壽山福海。

一時新花樣式，富貴根苗、四則龍、福壽三多、團鶴、樵松長春、聞喜莊、五子奪魁、歡天喜地、松鶴遐齡、富貴白頭、大菊花、大山水、大河圖、大壽考、大博古圖、大八寶、大八結、花卉、草蟲、羽毛、麟介、錦文諸般。

一官服花樣式，二則龍光、高陞圖、喜慶大來、萬壽如意、掛印封侯、雨順風調、萬民安樂、忠孝友弟、百代流芳、一品當朝、喜相逢、圭文錦、奎龍圖、秋春長勝、五蝠捧壽、梅蘭竹菊、仙鶴蟠桃。

一吏服花樣式，窩蘭、八結祥、奎龍光、傘八寶、金魚節、長勝風、三友會、秀麗美、枝子梅、萬里雲、水八寶、早八寶、水八結、早八結、花卉雲、羽毛經、走獸圖、佛龍圖。

一商服花樣式，利有餘慶、萬字不斷頭、如意圖、五福壽、海棠金玉、四季純紅、年年發財、順風得雲、小龍兒、富貴根雖、百子圖。

一農服花樣式，子孫福壽、瓜瓞綿綿、喜慶長春、六合同春、巧雲鶴、金錢鉢古、串菊枝枝菊、水八仙、暗八仙、福壽綿綿。

一僧道服式，陀羅經、福帶、唵嘛呢叭咪吽、舍利子、八結祥、串枝連、佛貢碑、藏經字譜、九子蓮花、富貴長春、金壽喜圖、蓮台上寶、喀哪路帶，其花在甲。

以上花樣，服用所宜，雅俗共賞，固由織工之巧，實緣畫工之奇，而其要則在挑花本者之爲畫工傳神，織工設相，鴛鴦繡出憑君看，可爲贈之。

挑花論

古人作繪，以五彩彰施於五色。《攷工記》曰：繪人掌王宮衣服繪畫之事。此花樣所由昉。顧一藝雖微，具有法竅，習其業者，每多口授，絶少傳書，特將挑花織花製器諸法，一一詳之。凡綢緞綾羅絨縐之類，有素質者，皆可施之以花。絲分經緯，紋配陰陽，算其數目，規以尺寸，花樣任人自取，總以精緻爲工。挑花之法，先將花樣畫於紙上，擇其善者挑之。挑易畫難，畫花者分各種筆法，總以鐵線文爲首，如刻字圖書畫譜一般。初畫不工，用剪裁開，算好大小，倣好樣式，再經營意匠，套畫一張，取其眉目清白，氣象玲瓏，此爲法訣。

挑花紙格法

取花樣，須用五道紙張。第一道，自己想出時新者，畫出爲式。第二道，照式畫好。第三道，擇畫工好樣式，並四鑲安置玲瓏者，套畫一張。第四道，用底紙粘放花樣，大小合式。第五道，用薄亮細紙，將花樣描畫乾淨，然後打橫順格式，用鉛粉調清涼水，使筆全抹一通，方免紙光傷眼。候粉乾，用紅綠洋膏子色，記明碼號，方好挑取。其橫順格，一格爲一片，即是一空，空有大小多少不等。此以數結成橫格者，梭數目也。一切起花，皆在梭數橫順上分辨，熟於經緯者，自能巧奪天工也。

挑花通畫理法

花之類不一，有木本，有草本。挑花者，忌古貴曲。如梅、桂爲木本，梅幹曲，則以椿頭爲主，花枝爲配。桂幹直，則單用花，不用幹。芍藥、牡丹、菊花爲草本，花皆出葉上，取其反正相生，向背有情，見花葉，不見枝幹爲妙。即如竹、蘭，幹直葉直，花亦直，挑竹者節不取其長，枝葉橫順遮護；挑蘭草者，長短相間，花枝陰陽穿插，直者曲用，方爲合式。更有花木相兼者，如福壽三多之類，花木與禽鳥相兼者，如仙鶴一品之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花紋類

花弧線架樣

製花弧，用堅細木四條，兩長兩短，約寬一寸五分，厚二寸，兩長條兩端鑿眼，貫以短橫條。中空，長三尺六寸，寬一尺八寸。上橫條綻圓竹釘十顆，以挂紋線，下橫條鑽十圓眼，以穿紋線。作橫木板領之，傍左長條裏，逗走馬竹一根，以穿過線，外用箍二張，以分上下，紋線式如左。

花分陰陽紋

順紋線，經絲是也。橫過線，緯絲是也。經絲有常，緯絲多變。緯有二名，

在弧子上爲穿花線，移傳上機爲過線。線有定數，花分幾層，無論何等花樣，皆在橫順斜正上取，繡花在其面，描花在其紋，架花在其方，刻花在其楞，綺花取其靈，印花取其工，染花取其通，攢花取其名，木雕花隨其影。諸般花樣不盡言，翻新鬪巧務當專，諸般手藝勤勞力，虛說空談是枉然。凡起方花，順經橫緯，以方就花，即是方塊。配方鑲花起斜紋，花草以情爲妙，以形爲主，其中並不依花，只論紋路，在數目上分變動，莫妙於用借線法。借線者，當花形曲折灣環處，須要抽空騰挪，或就機上線減此增彼，或另用縷線補空添梭，隨灣就灣，織成時方免漏堂直紗礙眼。諸花俱重順紋，維摹本花重橫紋。順紋主靜。一成不變，橫紋主動，有錯易改，橫紋比順紋尤易，但重橫紋者，不敵順紋之結實耳。

花格橫直紋

機絲數目，每寸約八十根，每格多少線數，橫順皆同。即如一格以一寸爲度，起大團花，周圍一尺八寸有零，穿心徑六寸，以每寸八十根計之，乃六八四百八十根，計橫順各六格起梭，撇一根，過線半邊，挑紋線十二三根，兩邊共挑二十四五根之譜。其團花之法，用算法分配，排八方從中分之，乃是兩箇半塊花。挑花從方塊起手，左右數目，照格子算好，從中分四牙，四牙又分八牙。挑從一牙起，輪挑至八牙止。第二梭挑紋十餘根，在八牙斜縫中只挑一根，過線一根，紋線分搭均勻。以上二牙，爲正中起手之時，紋少過線多，挑成之後，紋多過線少，再看格子內橫順成紋，每格一樣，通體貫氣，陰陽二紋，交通織成，方有光彩。能織大團花，則格子之疏密，線數之多寡，爛熟胸中矣。

提花口號

近來川浙工匠，手藝精巧。細詢其故，第一心要有恒，不可因事動氣，或作或輟。蓋萬緒千頭，理歸一貫，無論何等花樣，想得出，即畫得出，挑得出，即織得出。起手即要做成，不可另參別件，恐擾心思。傳置機上，須用三人，一提花，一挽綯，一貫梭。提花、挽綯者，聽執梭人口中所唱，唱某字，即知提某花。貫一梭，唱一聲，三人手口合一，即無停梭矣。

花分門徑

織龍團，先取眼，有眼珠，有眼匡，還分黑白眼仁，就綢緞上陰陽紋借紋成匡，如起圓花之法。當中挑紋線三根，撇一根，就分出黑白眼仁。挑龍爪起紋線橫順數根，又提過線數根以撇之，穿心爪根，即用橫順斜正之法。又挑龍頭，以如意式奇雲式爲佳，鼻舌宜大，齒牙宜尖，鬍鬚要灣環，骨角崢嶸，臉皮蒼老，龍身如斑斕松幹，鱗甲紛紜，通體貫氣，有凌空翻舞之象，方爲合格。神乎此技，其他禽獸人物諸花，舉一反三可耳，此挑花之門徑也。

花樓織機式

外洋機器，以鋏爲主，借水火力，甚屬巧便，所費不輕。中國以竹木爲機式，上提花名曰花樓，雖純用人力，不敵洋機織物之速，所織花樣實遠勝外洋，足見此長彼短。製機之法，各行省俱能爲之，不具式。其佳者，惟吳、蜀、兮直隸亦有之。

蒸繭圖



衛杰《蠶桑萃編》卷一一《圖譜》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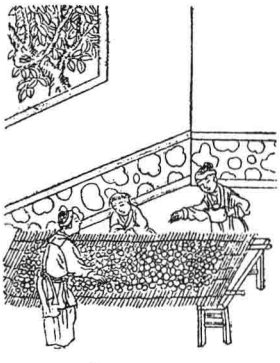
蒸繭圖說

繭以生繅爲上，若繅之不及，有鹽醃、甕泥、日曬、火烘之法，不如蒸餾最好。先將繭外蒙衣扯淨，用蒸籠三扇，將繭鋪籠內，厚四指許，以籠兩扇安鍋上，蒸至熱氣透出，頻於繭上以手背試之。如手不禁熱，即扯去底扇，續添一扇在上。不要蒸得過了，過則軟絲頭，不可不及，不及則蛾仍生。如繭少不必用籠，用大竹篩一箇，鋪繭於內，亦厚四指許，繭上置鮮椿葉一箇，以布單覆篩安鍋上，蒸至椿葉變色爲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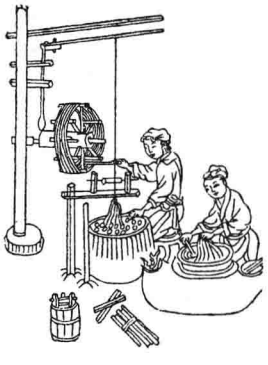
晾繭圖說

蒸繭之後，將繭盡攤通風涼屋內箔上，用物撥動，厚三四寸，候冷定，用柳條稍微覆之，陰乾。雖徐徐繅至數月無妨，泰西則多用火烘。

晾繭圖



冷盆繅水絲圖



紡織器圖類

繅水絲圖說

水絲乃冷盆所繅之絲，精明光彩，堅韌有色，絲中上品。雖曰冷盆，亦是熱釜。其法用小鍋一口，徑一尺餘者，周圍用土擊泥成風竈。火門向上，柴往下燒，火焰繞鍋底而後出。鍋後相去六七寸，再安一小鍋，後作長煙洞，使煙遠出，免致薰倡繅絲之人。鍋高與繅人坐而心齊。左邊安大水盆一口，較之鍋高二三寸，盆上橫安絲車一箇，靠盆邊又立插一木棍，名爲絲老翁，以掛清絲頭。

繅火絲圖說

安鍋如上法，繅時將水燒令大熱，不可滾，滾則傷損絲性。須將繭投入鍋內，以筯攪攪，提起絲頭，用手撚住，穿過錢眼。凡繅火絲，不用在竹筒中穿過，只將絲車下桄前面平嵌一錢令穩，將絲頭從錢眼穿過，即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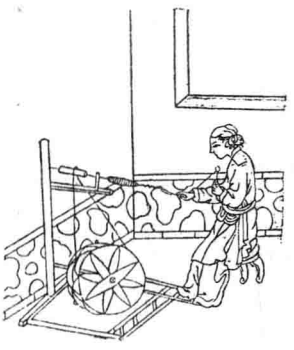
熱釜繅火絲圖

腳踏紡車圖說

絲綿紡車，與木棉紡車異。木棉芒短易扯，一手攪輪，一手扯棉，便紡成線。絲綿芒長，力勁難扯，一手執繭，一手扯絲，必須用腳踏轉車，方能成線，此腳踏紡車式也。

絡車圖說

絡車，《方言》曰：河濟之間，絡謂之(紿)〔格〕。《說文》云：車枒爲柅。《易・姤》曰：繫於金柅。《通俗文》曰：張絲曰柅。蓋以脫軠之絲，張於柅上，上作懸鉤，引致緒端，逗於車上。其車之制，必以細軸穿篗，措於車座兩柱之間，人既繩牽軸動，則篗隨軸轉，絲乃上篗，此絡車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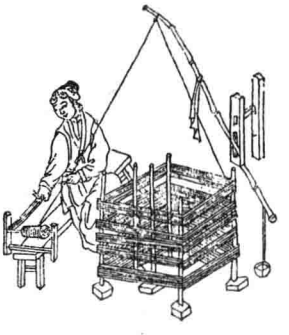


腳踏紡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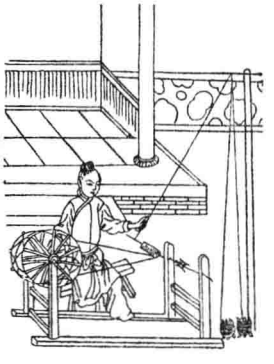
緯車圖說

緯車，《方言》曰：趙魏之間，謂之歷鹿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軌〕。今又謂緯車。《通俗文》曰：織纖謂之緯，受緯曰莩。其枒上立柱置輪，輪之上近以鐵條，中貫細筒，乃周輪與筒繚環繩。右手掉綸，則筒隨輪轉，左手引絲上筒，遂成絲緯，以充織緯。

解絲絡車圖



緯車圖



絲篗圖說

絲篗，絡絲具也。《方言》曰：楥，兗豫河濟之間，又謂之轅。《說文》曰：篗，收絲者也。或作觲，從角間聲。今字从竹，又从婁，竹器；从人持之婁婁然，此篗之義也。然必竅貫以軸，乃適於用，爲理絲之先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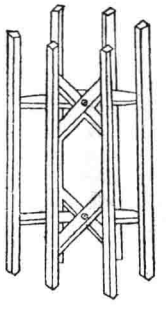
水紡圖說

紡絲之法，惟江、浙、四川爲精。東、豫用打絲之法，山、陝、雲、貴亦習打絲法，以一人牽，一人用小轉車搖絲而走，以五六絲七八絲合爲一縷不等，費力多而得縷少。若江浙紡法，則以一人搖車前揤，車之下簷子五十箇，兩邊各用竹殼盛水，以一邊二十五絲，各入水中，由水中圜轉而上。初紡以二三縷合一縷，再紡以五六縷合一縷，三紡以七八縷合一縷。一人每車搖一周，可得五十縷，二周得一百縷，較之各省轉絲之法，以一人作一百人工，此江浙水紡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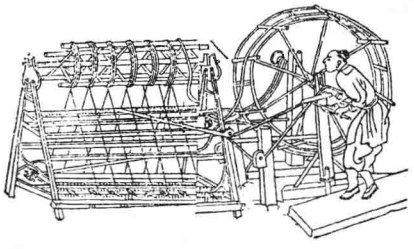
旱紡圖說

江浙水紡之法，因其水多濁質，須用沙矸澄清，故其紡需水，所以滌塵灰而發光亮。若蜀中旱紡，以匾子繫於其下，用錦江清水浸透，紡時簷子五六十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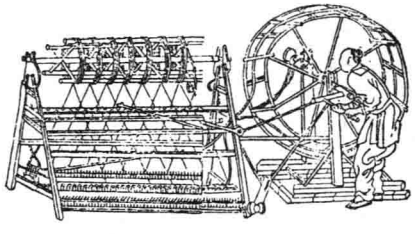
每絲從鼈上牽過，與江浙紡法車式同。惟江浙絲從竹殼水中走過，四川則從溼鼈上挪過，絲上渣滓，一一去淨。每一人紡一周絲五十六縷，兩周絲一百十二縷，較之東、豫、山、陝、滇、黔各省二人搖絲之法，殆以一人而得一百一十二工之效，此比江浙水紡亦多得十二縷，此四川旱紡法也，今直隸保陽學徒兼習之。



絲鼕圖



江浙水紡圖



四川旱紡圖

經絲圖說

經架，牽絲具也。先排絲鼈於下，上架橫竹，列環以引衆緒，總於架前。經滿一人，往來挽而歸之紉軸，然後授之機杼。

紉絲圖說

紉絲，以一人搬轉籐子，一人手執撥簪，往來經縷，細細撥挑。若有黏綹結絲，俱用撥簪排開。如有鬆漫散絲，下面用紙一墊，平緊一樣，隨撥隨捲，盡捲在籐子之上。

織機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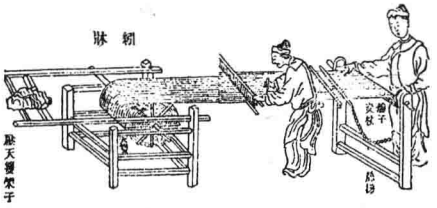
機，織絲具也。按黃帝元妃西陵氏嫘祖，始勤蠶事。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褘而躬桑，乃獻繭絲，遂成婦織之功，以給郊廟之服。其機制之最簡要者，則名素機，以織素綢，南方女工多習之。

花機織紝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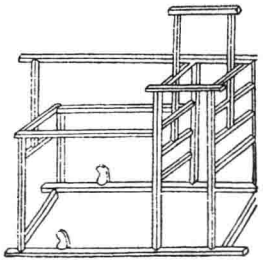
經縷，捲在籐子上，便可授之機杼。素綢以一人織之，花機則一人用梭，一人在花樓上提花。江南花對扯，四川花橫扯，隨唱隨提，隨提隨唱，以心應手，以手應口，毫無紊亂。今人花機製法，按《路史》：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乃易爲十二躡。今紅女繒，惟用二躡。凡人衣被於身者，皆其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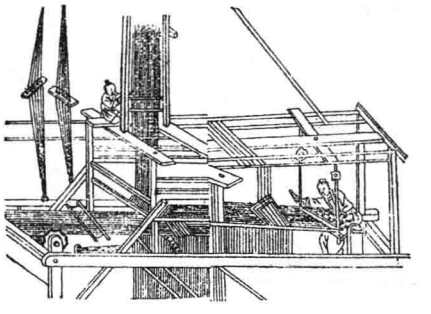
經絲圖



紉絲圖



織機圖



織紝圖

砧杵圖說

砧杵，擣練具也。《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砧杵一枚，又擣衣杵十。《荆州記》曰：秭歸縣有屈原宅，女婆廟，擣衣石猶存。蓋古之女子，對立各執一杵，上下搗練於砧。其丁冬之聲，互相應答。今易作臥杵，對坐搗之，又便且速，易成帛也。



砧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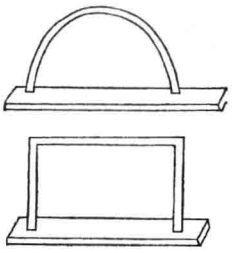
綿矩圖說

綿矩，以木框方可尺餘，用張蟹綿，是名綿矩。又有揉竹而彎者，南方多用之。其綿外圓內空，謂之猪肚綿。及有用大竹筒，謂之筒子綿。就有改作大綿，裝時未免扯裂。北方大小用瓦盆，所尚不同，各從其便，然用木矩者最爲得法。酈善長《水經注》曰：房子城西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綿，霜鮮雪耀，異於常綿，世俗言房子之纊也，抑亦類蜀郡之錦得江津矣。今人張綿用藥，使之膩白。

絮車圖說

絮車，構木作架，上控鉤繩滑車，下置煮繭湯甕，絮者掣繩上轉滑車，下徹甕內，鉤繭出沒灰湯，漸成絮段，莊子所謂洴澼絖者。古者纊絮綿一也，今以精者爲綿，粗者爲絮。因蠶家退繭造絮，故有此車煮之法，常民藉以禦寒，次於綿也。彼有揭繭爲胎，謂之牽綿者，較之車煮，工拙懸絕矣。

綿矩圖



絮車圖



衛杰《蠶桑萃編》卷一二《圖譜》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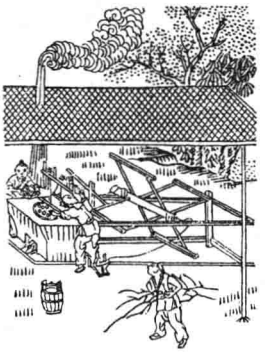
紡織圖詠類

繅絲

河水清清不染塵，繅絲煮繭鬬鮮新。抽來粗細隨人力，色要相同緌要勻。

煮以河水、淡水、泉水爲佳，雨水更好，井水味鹹減色，不可用。燒用枯桑枝，於大釜沸水，入繭一升，煮三四刻，用箸撥轉，再煮三四刻，再撥轉，俟繭輭時，用妝灰淋汁，量繭多寡，酌入釜內再煮，一二刻即熟。

繅絲



製車

一輪圓轉影如梭，手弗停繅繭弗多。微火輕烘機下溼，車聲響處笑聲和。

置二小車，長五寸，徑二寸，下鑽竹管，二絲由竹管繞小車。置大車二，寬一尺六寸，徑四尺五寸，前軒後軒，後兩柱架車，前二小柱作機，納絲二竹鉤下，分二行上大車，下用木炭火，離繅二尺三四寸烘之，絲乃燥潔鮮明。

束捆

乙乙抽絲趁早暉，繅車下架錦成圍。從頭擊出勻條理，黃白分明辨細微。

煮繭三斗，可得絲二斤，即下架作一束，雙挽之置溫涼室中，色間黃白，更形鮮明。

製車



束捆



紡絡

絡繅蕭蕭五夜鳴，不煩促織響秋聲。繭絲自此堪當軸，無限經綸掌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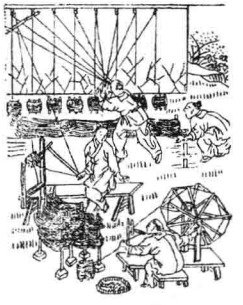
凡絲繅成之後，須用小車紡成小絡，又由小絡紡成小筒。一二人分布成行，再上織機，或以大車紡之尤佳。

織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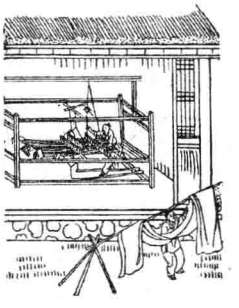
百丈龍文闌樣新，七襄雲錦巧無倫。製成合用冰魚濯，淺水桃花絶點塵。

南方織藝，童習者多，故家喻户曉，易知易能。選絲必純，織綢乃精，花樣隨時出新，各有歌訣，按歌織之，不爽毫髮。洗綢亦宜用河水、淡水、雨水、泉水，尤潔尤妙。晴日暴之，花樣倍現鮮明。

紡絡



織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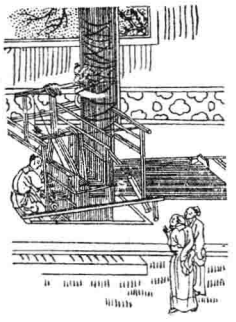


攀花

巧制争看濯錦多，宵燈夜月苦抛梭。天然百種新花樣，織就雲裳與雪羅。

攀花須上下兩人，一人織錦，一人提花。花樣無窮，提法不一。大抵提花宜精，織紡宜巧，吴蜀手藝最佳。如法爲之，自臻神化。

攀花



成錦



成錦

五色絲綸七寶裝，縱横巧製手裁裳。從此年年蠶繭茂，棉花樂利共幾疆。

蠶事畢藝，功成厥筐，五色絲綸，裁成雲錦。願邦畿千里，黍谷常温，幣帛之饒，可徵土産之沃，則斯圖也，或與棉花之興同其樂利，以廣生民之利源焉。

印鸞章《清鑑》卷三《世祖順治・詔停織造差催》 綱（辛卯順治八年春正月）詔停織造差催。目帝初親政，即詔停貢漢中柑子、江南橘子、河南石榴，至是復諭户部，略謂各處織造所，以供朝廷服御賞賚之用，勢不可廢，但江寧、蘇州、杭州三處，織造已有專設官員管理，又差滿洲官並烏林人役催督，不但縻費，抑且騷擾，嗣後著停止差催，止令專管官員，照發去式樣，織造解京應用。陝西織造綾褐糙蟒，殊屬無用，買辦皮張之處，亦屬煩擾，著一併停止。

印鸞章《清鑑》卷一三《德宗光緒・上海織布局》 綱壬辰光緒十八年十月李鴻章奏請重整上海織布局。目略謂：臣於光（洸）〔緒〕八年，因華商稟請分招商股，在上海設立機器織布局，以華棉紡織洋布，酌輕成本，抵敵洋産。上年復派紳商添壽資本建廠開機，每日夜已能出布六百疋，銷路頗暢。正擬推廣紡紗，漸收利益，乃據江海關道稟報九月初十日，該局清花廠起火，適值狂風，施救不及，廠貨被災。當經派員會查，所剩基地局房，估價攤派。惟查洋貨進口，以洋布洋紗爲大宗，光緒十八年，洋布進口值銀三千一百餘萬兩，洋棉紗進口，值銀二千一百餘萬兩，中國出口絲茶，價值不能相抵。布縷爲民間日用所需，機器所紡織者，輕軟匀净，價尤廉，故遠近爭購。豈知多銷一分洋貨，即少用一份土産，足以因勢利導，不得不用機器仿造，必使所仿之紗與洋紗同，所織之布與洋布同，庶幾華棉有銷路，華工有生機，華商亦沾餘利，此事斷難中止，亦難緩圖，應仍在上海另設機器紡織總局，籌集款項，官督商辦，以爲提倡，並聲訂章程，號召華商，多設分廠，以資推廣，方可以土産敵洋貨，力保中國商民自有之權利。謀始圖成，得人尤難。查津海關道盛宣懷，歷辦輪船招商局，及各省電報局，著有成效，於商務洋務，尚肯苦志研求，擬派令赴滬，會同江海關道聶緝槼，爲前局妥爲結束，截清界限，分籌資本，一面規復舊局，一面設法擴充，俟該道等籌辦稍有頭緒，隨即續奏。

杞廬主人《時務通考》卷一六《農桑》 繅絲當用機器　育蠶之家，向以江浙兩省爲最盛。在通商之初，絲之出口，可與洋布、洋藥相埒，歷年以來，絲業漸衰，迄於今日，幾不復有起色矣。吾考其致衰之由，豈無故而然哉？蓋緣近日外洋如意大利、法蘭西諸國，出絲最盛，日本亦出絲，諸國之絲業於是盛，中國之絲業即於是衰。然究絲身之潔白，諸國終不能出乎中國之上，而外洋所以喜購諸國之絲，而不喜中國者，因諸國所出之絲，粗細調匀，中國所出之絲，粗細不匀，雖絲身潔白，而不合於用，所以棄此而就彼耳。而余則謂中國欲絲業復振，其事不難。考日本繅絲之法，用木機器。其法以水激輪，輪轉而機動，其水不必自高而下，即平水亦可用。所出之絲，速而且匀，較之中國繅絲，洵屬事半而功倍。況其機器用木，則其價必不昂貴，設中國能令育蠶之家，購置此等機器，教以用之之法，夫以中國絲身之潔白，既高出於諸國之上，今又粗細調匀，適合於用，則中國絲業，立有生色。絲業既有生色，則育蠶之家，必日多一日，而絲業必年盛一年。苟坐失事機，豈不可惜，業絲者曷勿早爲籌計乎。

育蠶　夫育蠶之道，首重選種，種若不佳，則吐絲力薄，成繭亦輕，必須參用日本蠶紙，俟化蛾時，配以中國之蛾，牝牡相合，則生子更爲繁碩，此蓋化學之法也。次重飼桑，蠶卵初生，飼以嫩桑，日易數箔，漸壯漸增，倘一日失飼，則飢飽不勻，而蠶有受病者矣。三重察病，蠶有病搔，比户傳染，生子亦蔓延不絶，宜用顯微鏡以察其形，寒暑表以測其熱，則寒燠適中，而蠶病鮮矣。四重接眠，蠶之吐絲，三眠不及次眠，次眠不及初眠，何也？因天氣有不同，蠶種有早晚，如建造蠶室，寒暖調勻，則三眠皆可一律矣。

種桑　鄉間不能多出蠶絲，半因桑葉不足之故。蘇、松、太屬，種桑尤稀，農家隙地，半畝荒棄，殊可惜也。顧種桑先須買秧，昔沈仲復侍郎觀察吴淞，頒發《種桑十二説》，由浙買秧，勘地方佈種，似宜仿照，則種者廣矣。次在闢地，隴畔溪灘，每多雜樹，不如盡栽桑秧，每桑一株，歲可獲利數百文，俟蠶事既畢，猶可採以飼羊，或賣諸藥肆，則地無餘力矣。三在接枝，桑以愈接而愈茂，葉亦以愈接而愈肥，若未經接者，即爲野桑，葉厚而小，蠶食無益，此亦當講求者也。四在採桑，蠶鄉之桑，固樹無留葉，若東鄉一帶，養蠶尚稀，每屆蠶時，淮人採取販賈，所過關津，援魚花船例，不准片刻留難，則桑販愈遠也。

烘繭　烘繭之法，有數善焉。將繭内之蛹烘死，則不致化蛾，齧繭而出，令好絲變爲亂絲矣。一令其繭烘乾，則繭内之蛹，雖偶不腐，不致浄絲變爲爛絲矣。若是者能久藏以待繅，能販遠以售客，能免爛以壞絲，在鄉間宜家家造一小烘房，如東鄉烘棉花之缸相似。

繅絲　按繅絲首重繅車，鄉間繅絲車無多，每村僅有一二架，成繭之際，繅絲不及，三日後即破繭出蛾，是以每家僅能育蠶數觔。如用機器繅絲，則每村可合購一具，即僱上海絲廠女工爲師，傳教婦女，所繅之絲，經汽水泡製，則色白而絲柔，經女手繅絡則縷細而質浄，其價逾平常一半。如中國絲經，皆如此講求，則洋人無不樂買矣。

論接桑醫蠶之法　絲出於繭，繭作於蠶，蠶養於葉，故考絲必先考葉。而桑之種類亦繁，如女桑、白桑、雞桑、檫桑、野桑、種桑等，葉質既殊，繭絲自異。故檫桑之絲中琴瑟，白桑之絲中釣緡，今北方多出山繭絲，質脆而剛，蓋即檫絲之類，惟種桑之絲，柔韌白潤，衣被天下。而種桑之美者，又首推浙湖，乃水土獨異之故。顧土宜得乎天，培植貴乎人，是必有法以補土宜之缺。《種樹書》云：桑以搆接則葉大，根下埋龜甲，則茂盛不蛀。此理苟以化學推之，當必得觸類旁通之妙。又云：桑以子種者，不若單條而分者良。此可知桑宜頭接修剔，愚以爲若用别種果樹接之，其葉當必有異，特未試耳，昔此以俟藝堂他日之參考。種桑既精，飼蠶宜講，古人以蠶食而不飲，喜燥惡濕，然葉中有汁即飲，產於東南卑濕之地爲多，是其性嬡而屬火，無滓潤之氣，則亦不生，惟不可滓過過甚，滓甚則病，故養蠶之室宜清潔廠爽。設蠶身兒有灰黑等點，即須提置别室，另以勝滓等藥品，拌置葉中，多可漸愈。前曾有鄉老述及此事云：以乾浮萍置葉中，可治蠶瘟，試之頗效，以類推之，當更有法在。總之自卵出而爲蚁，自蚁脱而爲蠶，蠶而繭，繭而蛹，蛹而蛾，蛾而復卵，以至藏連，其間多有微細之事，皆藝堂所當詳考者。若繅絲之工，則有精粗，似可酌用機器，絲色之優劣，則關乎水質，亦可以化學分視其水之所含，則可知其優劣之故，而思所以化治之，劣者未嘗不可轉優，此考絲之極功，亦藝堂所當講求者。

留種　留種先宜擇蠶，蓋必蠶無病種方無病。於大眠後擇蠶之整齊强健者，日以蕨頭葉飼之，老則另搭一山以上之，温以微火，使速成繭。拗繭時辨其雌雄，分作兩筐，單排之，置之透風静室，勿搖動，勿靠壁靠柱，約半月而蛾出矣。蛾出時，揀出拳翅禿眉焦尾赤肚諸病蛾，而取其無病者，判雌雄分儲之，候其出已多，併在一處，聽其自相配合，俗謂之對。對滿四個時辰即分之，謂之拆對。拆之後鋪蠶布於筐中，而匀置雌蛾於布上，不疎不密，四面用木界尺攔住，更以他物架空蓋好，使透氣而不見日光，過半日而蠶子滿布矣。

醃種　蠶布既滿，擇室中潔浄通暢處，以竿懸之，收其滓氣，過六七日，俟其色田黄而黑，則用陳石灰研細，以絹篩篩在蠶布之上，摺好，以小帶縛懸静室。十二月十二日，取蠶布輕輕撲去石灰，以炒熱之鹽，俟其冷鋪勻其上，以不露蠶子爲度，隨即摺好浸涼茶中。至是月之二十四日，將蠶布取出展開，承之以米篩，用清水頻頻輕沃之，去其鹽氣，俟其自乾，照舊摺好，以棉衣護之，待來年清明後取出，使受人身煖氣而出之。書則置之胸背，夜則置之被絮間，如是六七日而蠶子出矣。蠶子之出，大勢已齊，於巳午間，擇室中無風處，鋪紙於桌上，使兩人執蠶布之四角，以有子一面向桌，離子三寸許，一人以尺餘小竹片，於布背輕輕細敲，俟所出之蠶，俱已落紙，用鷄毛輕輕緊之，盛以竹器，以蠶筋輕輕撥開，不可稍有疎密。其未出者，仍用前法煖之，至明日再敲下，另置一處。一法先匀鋪細切之葉於紙上，而以蠶布有子一面向下覆之，蠶聞葉香，自離布就葉，較用竹竿敲下之法，更穩更便。

布葉　蠶既匀開，便須布葉，所布之葉，須切極細，鋪極匀。天氣晴和，每日可布葉五六次，如遇陰寒布葉，而蠶不甚食，須用棉被將盛蠶之器，四面包裹，使受煖氣則食矣。惟桑渣蠶砂，不宜厚積，厚即須以他器易之，俗謂之糜。糜法俟前次所布之葉已食盡，用絹篩篩薄薄糠灰於蠶上，再布以葉，則蠶皆脱灰而上，以蠶筋輕輕捲之，置之他器。有未上者，再布葉一次，再捲一次，則所遺無幾矣。易器後兩三日，有色微白，嘴上隱隱有尖角而不復食葉者，此初眠也。眠未齊時，仍照常布葉，俟大勢已齊，照前法篩糠灰於其上，而布之以葉，則未眠之蠶，皆脱灰而上，以蠶筋輕輕捲之，另置他器，更布葉數次，則亦眠矣。再用前法，捲其不眠者而棄之，其棄者謂之青頭，蠶雖好亦不能絶無青頭也。蠶之眠者，隔一日視之，而其色微黄，其嘴微闊則起矣。然不宜急於布葉，必視其灰下無一眠者，方可布葉，布葉一兩次，便須以前法易器。二三眠者，法皆如前，此時食葉漸多，桑渣蠶砂較前易厚，須一日一易器。三眠起後，食葉較速，宜晝夜上葉，食盡即上，晝時約可六七次，黄昏時上葉一次，三更後再上葉一次，宜略厚，如是者四日，則大眠矣。大眠狀與初二三眠同，而所用之法，則大不同。眠未齊時，仍照常上葉，大勢已齊，以整張大桑葉，匀鋪其上，其眠者伏葉下不動，未眠者必上葉就食，連鋪數次，則未眠者與眠者，已隔數層桑葉，將桑葉捲起，則未眠者盡作桑葉間，而其下皆眠者矣。大眠起後，先飼以柘葉兩三次，其絲乃韌而有光。自大眠起後至者，約須食葉五十餘次，能多食數次更好，蓋此時多食一口葉，則上山後多吐一口絲，故飼蠶者，惟恐其所食之少也。

搭山　蠶將老便須於有窗静室中，打掃潔静，以亂草平鋪地面，搭山六七層以俟，有樓者於樓上搭之更妙。蠶山以稻稭草爲之，用四齒鐵耙，仰縛他物上，持草稍於耙齒上，批去其葉之散亂者，以草紐鬆鬆縛之，而截齊其兩頭，如洗箒狀，長尺五六寸，圍五寸許，俗謂之山箒。搭山時以左手持紐所縛處，以右手持其下之五六寸，以草紐之兩頭，分置左右手間而紐之使轉，則隨紐隨緊，隨紐隨開，下如覆盌，而上若仰盂矣。蠶之老者，其色微黄，其幛如棉，而通體明亮，見有老蠶，即以整張桑葉，薄薄鋪之，可即於葉上一一取之，俗謂之捉老蠶。葉盡再鋪，鋪至五六次，則可以盡數上山矣。不宜太遲，遲則繭薄，亦不宜太早，早則停山。上山時天氣晴和，其成蠶必速，其絲必易繅，如遇陰寒，可於四旁置火爐以煖之。上山一兩日後，有在山頂吊頭上向，而未得老絲之處者，以竹枝匀鋪山上即成繭，俗謂之青山。然必俟成窠者已過十分之九，乃可用此法，用之太早，則未成窠者，無不擠上青山矣。

落繭　落繭之法，先上者先落，落下一箒，視其箒之中心無腐黑之蠶，即輕輕摘下，如有便須以箒向下，先去其腐黑者而後摘，勿令汙及他繭。落繭後，即須於涼室中以晒簟薄薄攤之，而剥去繭緌以待繅。有防其出蛾，而以火焙之，使不能變者，寔在繅不及時，則不得不用此法，然其絲究不若未經火焙者之光潤。落繭時遇有蠶嘴受傷，縈絲寬慢，其繭軟而鬆者，曰綿繭。蠅集蠶身，蛆生腹内，成繭後穿穴而出者，曰蛆鑽繭。老不化蛹，憋爛繭中，穢汁潤映者，曰映頭繭。薄緒纏身赤蛹外露者，曰凹赤繭。山火太旺，忽遽吐絲，不及周遍環繞，其繭一頭穿破者，曰穿頭繭。黏簾附帚，結成深印者，曰草凹繭。蠶溺沾染，清成黄瘢者，曰尿緒繭。上山太密，兩三蠶共成一繭者，曰同宫繭。皆宜提出另儲。其不可繅者，或爲綿，或爲絮，其略可繅者，或另繅者醜絲，切勿雜入好繭中繅之。所落之繭，有内潰而清澤者，謂之陰繭，摘繭時便須提出，以清水浸之，日易水兩三次，俟繅絲既畢，搗去其污，用桑枝灰和煮，復以清水漂浄，而曬之使乾，則極潔極鬆，如彈熟之棉花，以手抽之，可織綿綢。

絲車　繅絲首重繅車，善繅者以雙錢眼繅之，一日止繅得斤半。繭過百斤，便須添設絲車。若不能用雙錢眼，而以單錢眼繅之，一日止繅得一斤，絲過八十斤，便須添設絲車。絲車後須設火盆，與車上著絲處針對，雙錢眼設兩盆，單錢眼設一盆，蓋絲從水中抽出，使從火盆上過，約離二寸許，則隨繅隨乾，否則彼此膠粘，掉絲時費手矣。至於水宜取溪澗之極清者，炭宜用無烟而不爆者，皆須講求。

杞廬主人《時務通考》卷一七《商務三・紡織》　購機織布　中土本係産棉之地，除蠶絲紬緞之外，布疋衣被天下。自洋布入口，貨美價廉，羣相購用，逐被侵灌内地，窮民幾不能以自食。光緒七年，西報英國正月内，洋布往上海者，價值六十三萬八千八百十一磅。一月如此，一年可知，況更有别口别國之貨乎。夫耕織爲天下大利，乃盡爲所奪，民生焉得不匱。彼洋商買中國棉花，而猶能得利者，其貨皆以機器織造，故工省而利溥。今擬於海疆大埠，開局自織，銷運内地，奪回洋人之利，還之中華，凡貨運則價賤，彼見無利可獲，庶不致有暗賚奪主之虞矣。

外洋呢布紗綾俱官仿效　布匹亦爲中國出産之大宗，自洋布運入中國，價廉工細，購者踵接，已礙華布銷路。近年外洋運來各種染色布，五色斑斕，鮮明

奪曰，可以婦稱衣服，中國印花布遂無人過問。加以裘裳布、柳條布、絨綿布，捆載東來，喜新厭故者，日甚一日，紡織之家，幾致停機而歎，迨洋紗綫盛行，縫工且用以代絲綫，一絲一縷之利，亦爲外洋所奪，其他何論焉。中國所產棉花不少，宜仿西法設廠購機，織成各種廣銷布匹，再仿漂白印花之法，以及所紡之紗，亦可運往他國。滬上雖已設立紡紗織布局，然所出之布，係仿華製，不仿洋式，是將與民間爭利，非與西國爭利也。變通盡善，是所望於深明大體者。綢緞亦爲中國出產之大宗，自羽綢、羽緞、羽紗、羽綾、翦絨、嗶嘰、哆囉呢、金銀綫等運入中國，而中國綢緞銷路大滯，以織機爲業者，因此失所。今亦宜變我成規，仿彼新製。況雞毛、鴨毛、羊毛可供織綢製毯之用，亦皆產自中國，西商遣人赴各處，以賤值購致，設廠揀選，運往西國，造成各種綢緞氈毯，仍運至中國出售，便得厚利，中國若仿彼成法，自化無用爲有用。

紡織宜分省興辦　織紝之利，尤當呴爲講求。織紝必以機器爲先，事半而功倍，工省而利厚，宜度各省所有物產，設立機房。如織絨織氈毯，則設於天津、直隸，以取口外之羊毛，織布則設於上海、蘇州，以就其地之木棉，織綢則設於湖郡、杭、嘉，以購其地之蠶絲。西人貿易於中土，不過以匹頭爲巨宗，若我自織，則物賤而又省，且無需輪船之轉運，其價必貶，並可仿其花紋式樣，以販售其國中，西人又何能獨專其利哉。

論織布局之弊　洋布名爲利用，實則價賤而質脆，一無可取，其花樣愈新者，本質愈壞，愚民乍覩新奇，貪其價廉而購之，殊不知西人慣用機器，慣用藥水，其製造之時，惟在欲速，而物之本質已失，故一經久用，破敗遂不可收拾，豈若中土之以人工成者，猶可補苴罅漏，歷久可用，故門面雖闊，價值雖賤，而彼此相較，不如土產遠甚。即如機器織布一局，滬上興辦，已十餘年，今年招股分，明年添資本，屢易其人，無不虧空，而未嘗織一布成一事也，豈主其事者皆不肖耶。辦一事而未知底蘊，事事仰藉於人，其來也不過徇情面，倚聲勢，大率紈袴居多，其人本不知稼穡之艱，焉知大體，惟好爲排場，任其揮霍，迨歷久無成，始求庖代，而繼之者猶大夫崔子也，如是而求甘成，不亦南轅而北轍耶？　夫木棉產於中國，西人往返四萬里，加以關稅水脚，織成尚可獲利，豈中國自爲之，反至虧折？　雖愚人亦知其非，而終不逮者，一則實事求是，一則徒騖虛名。天下惟似是而非者最爲誤事，況委札甫下，薦書紛來，用人若干，薪水若干，花紅若干，姑勿論事之成否，而出款已不可數計矣。無底之壑，終必匱乏，不待智者而知其必敗也。且今之所以興辦者，在挽回利權耳。欲見我之長，必先制彼之短，知洋布之不能久，必思所以經久之法。如織布之用機器，軋花之用機器，用力少而成功速，其法誠善，惟棉紗仍須民間自紡，萬不可用藥水泡製，則花質現在與中土自織者無異，雖價值稍貴，以咸樂得而趨之。或謂此局若成，江浙億萬女紅，無乃坐食。不知近來布價甚賤，民間無利可圖，儻紡紗令下，彼織布者，改而紡紗，豈不甚善，在織局無乏紗之慮，而民間有餘利可沾，非兩全其美乎？　況扣門堅固，毫無欺飾，從此洋綢洋緞，推廣行之，彼外覩有耀，而不久即敝者，豈能與之頡頏。蓋挽回利權，全在細心叅究，非虛憍浮滑者所能勝任也。

廣興織造利多害少　夫土貨出洋，以絲茶爲大宗，洋貨進口，則洋藥而外，莫如洋布、洋紗爲大宗。查英國有織機十三萬張，美國有十五萬張，即印度尚有二三萬張，可知西人於紡織一事，固有悉心籌畫，不遺餘力者。近年洋布進口，愈織愈工，愈銷愈廣，每年銷數銀兩，約有五千餘萬。洋紗進口，曾未數載，因其精細潔白，銷場頓旺，北直諸省，競相購買，以供織布，銷數銀兩，約有二千餘萬。向來外洋紡織，仍須購用華棉，則華棉之出售，猶足分洋布、洋紗之利於萬一。近日外洋產棉漸旺，兼以中國販棉客商，每多攙屑着潮之貨，弊竇叢生，益使西商裹足，所以皮花銷數，不過二十餘萬包，較前已減去十之六七。所幸洋產木棉，其運至香港銷售者，花身究不如中國之潔白，故西商仍須並購華棉，否則併此二十餘萬包皮花，亦難行銷也。然則中國商民，安可不急求變計，坐視銀洋之外溢，而毫不加意哉。夫中國絲、茶之利，印度、意大利各國，逐起而爭奪之矣。西洋紗、布之利，中國豈不可購置機器，如法施行，以廣工商之生計，而收西人之利權哉。惜乎昔之創織布機器者，以局首事艱難，資本重鉅，卒至廢而不成。夫西人遠涉重洋數萬里，其採辦木棉，需費幾何，輪船載運，需費幾何，而獲利仍屬不資，則紗、布之利厚可知，況中國購本地棉花，則採辦之費可省，出售即在本國，則轉運之費較輕，兼以華人工資，兼於洋人，如此色色簡便，獲利必視西人爲尤厚。況乎凡百生意，盈虧難定，獨此紡織之事，至穩至妥，緣機器每具每日需用棉花若干斤，工人若干名，可以出貨若干，價值若干，此有一定者也。至棉價工資若干，司友薪水若干，納稅保險等費又若干，亦可預定者也。兩相比較，盈餘若干，其利不有操券而償者乎。惟事屬創辦，人手生疎，工未諳練，不無耗損之處，然能嚴行督課，日事精求，兼得洋匠，善爲指點，則耗損亦屬無幾。再國家體恤商民，不妨於創辦三年之內，酌減稅額，迨其事漸熟，利漸興，再爲厘定稅

章，而商情益形鼓舞。況紗、布辦有成效，推之織絨、織呢、織羽、織氈，均可次第舉行。一處導以先路，處處步其後塵，所推愈廣，所及愈宏，而工商得以沾其利益者亦愈衆。或謂用機器以代工作，一夫可抵百夫之力，似於紡織小民，不無妨礙。豈知紗、布以及絨、氈、呢、羽，本非出自中國，中國多出一分之貨，外洋即少獲一分之利，而吾民轉得增出一分之生業，有益無損，有利無害，至中國之標布、扣布、梭布等類，仍可並行不悖也。現在洋布局復行開辦，惟望當局者力贊其成，經理者善持其後，毋侵吞，毋縻費，毋懈怠，將見局務振興，歲奪洋人數千萬之利，以沾溉華民，所關豈淺鮮哉。

加洋布之稅　富强之道，不外二端，彼需於我者，自行販運，我需於彼者，自行製造，誠哉是言也。進口之貨，除烟土外，以紗、布爲大宗，向時每歲進口，值銀一二千萬，光緒十八年，增至五千二百七十三萬七千四百餘兩，南印度、英國棉紗，值銀二千二百三十餘萬兩，邇來更有增無減，以致銀錢外流，華民失業。如棉花一項，産自沿海各區，用以織布紡紗，供本地服用外，運往西北各省者，絡繹不絶。自洋紗洋布進口，華人貪其價廉質美，相率購用，而各省紗布之利，半爲所奪，迄今通商大埠，及內地市鎮城鄉，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嗚呼，洋貨銷流日廣，土産運售日艱，有心人能不愁然憂哉。方今之時，坐視土布失業，固有所不可，欲禁洋布不至，亦有所不能，於無可如何之中，籌一暗收利權之策，則莫如加洋布稅。設洋布廠，西貢進口布稅，漂布每匹值洋三元半者，須納稅一元三角，是值百抽三十七矣，扣布每匹值洋三元一角五者，須納稅一元三角，是值百抽四十矣。今中國洋布稅，值百者僅抽其五，其有不及五者，如扣布每匹止納稅四分，洋布之寬三十，因制長四十碼者，每匹僅納稅錢餘，或八分四分，輕微尤甚，此不啻授以利權，暢其銷路，所由進口日衆，獲利日豐也。今若改章加稅，使價值漸貴，運售漸艱，則土布之銷場漸旺。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未爲晚也。況換約之限，期以十年，屆期毅然行之，必有成效。

織布機器分工之速　通商大埠，及內地各省，皆宜設紡織局，並購機織造，以塞來源。查紡織工作，共分三層，首曰軋花。西國軋花，向亦人力，自英人懷德尼出，始創機器，而利便百倍於人工。西人綜計每畝棉花，歲收六一六斤，人工軋花，每日可得净棉三斤許，必須歷二十二日，始軋成一畝之花。自機器行則日半已足，敏捷可知，況棉中雜質又可提清，鬆匀潔白，華人皆喜用之。次曰紡紗。工分十二層，曰打花去土，曰彈花成片，曰梳棉成帶，曰引棉成條，曰初成鬆紗，曰引長，曰捲緊，曰紡經紗，曰製緯紗，曰絡紗成統，曰合統成包，曰提檢廢棉，皆有機器紡成，倍精倍速，所呎宜仿行者也。三曰織布。工分六層，曰絡經，曰理經，曰漿縷，曰織縷，曰摺布，曰印花。其機器有大有小，不但程功捷速，而織成布縷，亦精細圓匀，勝於人工倍蓰也。論紗、布之利，各國莫不講求，尤以英爲巨擘。當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棉花廠有二千四百七十處，織機有四十萬座，紡紗挺子有三十二百萬根，以後逐年添設，局廠日多，紗、布運往各邦，以億萬計。其棉花皆采自美國、印度，織成紗、布，運售於美、印、中華，技藝既精，心思尤巧，所由獨擅利權也。年來日本機器織廠日增，所織各種棉布，運入中國銷售者，亦日見其夥。今中國已於上海、漢口設局紡織，果辦理得法，以自種之花，織自用之布，工賤價廉，無須運脚，實可收回利權。惟華人用洋布者過多，兩局紡織，不能敷用，倘再推廣設局，徧及於內地各處，除銷本國外，並可自派輪船，運售於元山、釜山、仁川，及南洋各島，則紗、布之大利，何難與泰西、日本諸國抗衡哉。

切辦滬上織布局　鄭陶齋觀察、戴子揭太史、龔仲人、李韻亭兩觀察、蔡峭青部郎，經理珊主政，集股銀四十萬，公禀李傅相，奏設上海織布局，限期十年，不准他人攙奪，如限期內，有欲添設者，或另開紡紗廠，均由該局代禀，酌抽牌費，津貼辦局用。械請駐美公使容純甫觀察，於美國織布廠，選一熟悉紡織誠實可靠之洋匠，來滬會商。據云土花絲短，恐於現成之機不合，當偕繙譯梁君子石，親帶土棉數十擔，回美試驗，將改好之機器織出之布，寄回中國，皆云與洋布無殊，遂決意創辦。先定機器一百張，擬俟人手嫻熟，陸續添機，以免縻費。囑子石在該國織布局，講求利弊，以免欺矇，并囑考究外洋種花之法，天氣水土如何，方與花性相宜，先購花子，旋滬試種，以期日後推廣，方織細布。所置局地，先與同事諸公，邀洋匠於沿江等處，以楊樹浦之地最宜，共買三百餘畝，每畝價銀五十元。而同事者有禀李傅相，謂不應買租界外江邊之地者，未知此地其利有三。地沿江濱，上落貨物便易，大省扛力，一利也。不在租界，不納工部等捐，二利也。地面寬闊，又近馬路，價極相宜，三利也。現在紗紡等局，均設近布局，地價大漲，每畝已值銀三百兩，是既爲布局省費十萬矣。地已購，機已定，洋匠已聘到之時，滬上洋商，有擬設紗紡局，請其公使向總署理論，亦覬我華工價廉，獲利更厚也。不料布局失慎，所有機房，付之一炬，今李傅相奏委盛觀察，集股重興矣。惟冀其利日巨，機日增，大開中國之利源，廣闢重洋之商務，此則區區

之私，所日夜禱祀以求者耳。

洋布銷數英最廣　夫布之爲物也，日用所必需，本爲中西共有之利，今反若爲西人獨擅之利。其在十餘年前，英國各織機，約有十三萬餘張，美國有十五萬數十張，印度亦有一萬餘張，此後添設者甚多，其織成之粗細各布，運入中國者，即以光緒十五年而論，按照海關貿易總册所載，約在一千四百萬餘疋，計銀二千五百萬餘兩，棉紗約在七十萬擔，計銀一千三百萬兩，其間如美國之布，雖不亞於英，而銷數之多，究以英及印度爲最。我中國之織布局，僅在上海一隅，設機四百張，每年約出布二十四萬疋，其定章裁明，有人仿辦，祇准附股入局，不准另行開張，抑何隘也。近歲如張香濤制軍，擬於湖北省另設一局，尚未開辦。夫以中國之大，歲銷洋布至一千數百萬疋，可知民間標布、扣布、梭布之利，盡爲所奪，整頓與禁止，兩窮其術，若僅恃此四百張機，織出布二十四萬疋，誠不能敵其萬一，矧謀之十載，始有規模，縱使極力擴充，而利權之收回，尚不知在於何日，坐使每年三四千萬金之巨欵，流出外洋，可勝浩歎。竊謂東南各省，種棉者不知凡幾，若以就其地悉令民間改用西法，其織成之布將不可勝用，閩中陳伯潛閣學近購機器分置鄉間，即此意也。更有進者，中國講求西學，不遺餘力，製造等局，各省林立，鼓鑄日興，獨於織布之機張，從未有議及者，果能於軋花、紡紗、織布等器具，自行製造，再得所在有司，實力勸導，俾知機器之利，可以補人工之不足，或一家而自置數器，或數家而共置一機，推廣行之，將布縷日裕，又何慮銀錢之日絀哉。

英造紡織機器　英國製造各物，所用材料，不盡取之於本國。即以棉花一項而論，初時歐洲各國，未諳機器紡織之法，英人阿吉來脫，始造機器，迨後屢出新意，機器之用靈，紡織之利溥。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棉花廠有二千四百七十處，織機有四十萬座，紡紗挺子有三千二百萬根，以後逐年添設者甚多，運往各國紗、布，兩項之價，值金錢五千二百零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圓，本國自用者尚不在內。所用棉花，皆販自美國，進英國之水脚，爲英國船所得，紡紗織布之工費，亦爲英國人所得，開廠之利，爲廠主所得，運至別國之水脚，大半亦爲英國船所得，國家另得棉花各項之稅，金錢一千二百萬，但就一項而計，已可見其營運之工，製作之巧。

紡紗機器　機器紡紗之工夫，分爲數級，先將帶子棉花，入於刷鬆器內，其器有大小刺毛軸，及大小刷軸，多條相間，順逆轉動，各有遲速。其容棉花之斗，半邊切於刺毛軸，軸外之刺毛，即將棉花梳下帶去，而棉子由斗底之小孔漏出，其帶於刺毛之棉花，遇刷軸刷下之。刷軸之轉甚速，以離心力使棉花四散，而噴於又一刺毛軸，再有一刷軸刷下，則棉花已極鬆極勻。此刷軸四散之棉花，噴至一大刺毛軸之外，此軸徑四五尺，長三四尺，外周之刺毛，長三四分，每間三四寸，有一平行圈分隔之，棉花在彼邊噴上，即在此邊自行落下，已成厚寸許，闊三四寸之棉條。連續不斷，每條以一馬口鐵深筒受之。一筒已滿，移至引長之器，其器有軋輪多對，輪外包泥或毛布使滯澀，以筒內棉條之端，入於第一對軋輪間，即向前遞過第二三四各對軋輪之間，愈前之軋輪，其轉愈速，故能將棉條漸引長而漸細。其已引細之端，由最後之軋輪間吐出，仍以馬口鐵深筒受之。尚有粗細不勻，故再將三筒內之三端相並，使三條并合，再入一引長器引長之，仍如前法，受於馬口鐵筒，即成細勻之細棉條。其形稍扁，厚二分餘，闊三分餘，於是入粗紡器。其器亦前半有軋輪多對，與引長器略同而較小，亦能將棉條引長，而使極細。後半有錠軸，置立下端，裝入孔內，連有小輪，周圍有槽，以小繩牽之，使旋轉極速。上半段外套木管，長五六寸，徑寸許，木管兩端，各有木盤，徑二十餘，紡成之紗繞於木管外面，有木盤阻之，使不外脫。木管下端，有小鐵盤，周圍有槽，有簧按於槽內，其簧連於立柱，能緩緩上下，使木管亦隨之上下。此立柱與錠軸平行，錠軸之上端有小孔，旁有一臂向下，而穿其端，亦有一孔對於木管之外，以線一條繞於木管外，將綫端先自臂端之孔穿過，再穿過錠軸端之孔，與最後軋輪間吐出之極細棉條搭接，使錠軸起轉極速，木管亦隨之速轉，即將細棉條絞成粗紗。惟因細棉條漸自軋軸間吐出則漸寬，而木管因簧之阻力，其轉稍緩於錠軸，故已絞成之粗紗，自能漸繞於木管之外，木管又能緩緩上下，故紗能平鋪，而不致積於一段。但此次所成之紗，尚極粗而絞極鬆，必重紡之，以三木管外紗之端相并，再入此同式之器，重紡一次，則稍細而稍緊矣。但尚未全成，必再以三條相并，另入一器紡之，其器亦用軋輪多對，並錠軸木管阻簧，與前器同，惟錠軸木管皆較小，錠軸之上端無孔，而上有平鐵板，板中有圓孔徑寸許，孔之周圍有凸邊，以小鐵鉤銜於邊，能移轉甚活。其紗穿過臂孔，再穿過此鉤孔，錠軸轉而鉤循孔邊，移轉極速。用此法者，因紗極細，如有斷絶，目不易見，故使之循孔環轉，則斷絶易見也。此次之紗，極細極勻，可以織布。

杞廬主人《時務通考》卷二七《汽學四・紡織》　紡織　實馬力一，能轉紗錠三百五箇，用人照管者。半紡三十六號之鬆紗，每分時四千七百轉，半紡三十六之

緊紗，每分時五千轉。或轉紗錠二百三十一箇，不用人照管者。半紡三十六號之鬆紗，每分時四千八百轉，半紡三十六號之緊紗，每分時五千八百轉。或轉定紗錠一百四箇，紡得之紗，爲三十四號，每分時四千轉，並有相連之機器，或動織布機十具，半機闊三十七寸，織成之布，亦闊三十七寸，每分時織一百二十三縷，每一寸得六十八縷。另有將鬆紗作線之器共二十七具，每具有定線錠九十六箇，每分時線錠二千二百轉，錠徑一寸又八分寸之七，繞線之處，長二寸又八分寸之三。又連車牀四具，專車木錠，磨光木錠之車牀三具，車木錠之自行車牀機器二具，輪鋸二具，繞線之架二十四具。轉動以上各器之汽機，實馬力二十八有半。不動別機，而但轉線錠，則用實馬力二十一，每馬力能轉線錠一百二十二箇八四。

鋸木壓棉花　大抵力機，汽筒徑十寸，推機路四尺，每分時三十五轉，每方寸漲力九十磅至一百磅。圓筒鍋鑪徑三十寸，長二十尺，共三座，能動直鋸二尺，往復路三十四寸，每分時鋸開黃松木長三十尺，闊十八寸。又有大抵力機，汽筒徑十四寸，推機路四尺，每分時往復六十次，每方寸漲力四十磅。圓筒鍋鑪三座，徑三十寸，長二十六尺。鑪柵面三十二方尺，皆無小煙管，能動壓棉花架四具，齒輪有六與一之比，每架有二螺絲，徑七寸半，螺距一寸又八分寸之五，十二小時內，共壓棉花一千包。又有大抵力機，汽筒徑十寸，推機路三尺，每分時四十五轉至六十轉，每方寸漲力四十五磅至五十磅，壓水櫃有二，推柱徑十二寸，往復路四尺半，水筒徑二寸，往復路六寸，每小時壓緊棉花三十包。

《商務新論》卷一薛福成《商政》　商務之興，厥要有三：【略】一曰製造之利。英人用機器織造洋布，一夫可抵百夫之力，故工省價廉，雖棉花必購之他國，而獲利固已不貲。每歲貨價之出中國者數千萬兩。中國海隅多種棉花，若購備機器紡花織布，既省往返運費，其獲利宜勝於洋人。然中國雖有此議而尚無成效者，何也。創造一事，人情每多疑沮，其才足以辦此者，苦於資本難集，而一二殷商又以非所素習而不爲，此大利所以盡歸洋人也。竊謂經始之際，有能招商股自成公司者，宜察其才而假以事權，課其效而加之優獎，創辦三年之內，酌減稅額以示招徠，商民知有利可獲，則相率而競趨之，迨其事漸熟，利漸興，再爲釐定稅章，則於國課必有所裨，推之織氈、織絨、織呢羽莫不皆然。夫用機器以代工作，嫌於奪小民之利，若洋布以及氈絨呢羽，本非出自中國，中國多出一分之貨，則外洋少獲一分之利，而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力。奪外利以潤吾民，無有踰於此者矣。故中國之於商政也，彼此可共獲之利則從而分之，中國所自有之利則從而擴之，外洋所獨擅之利則從而奪之，三要既得，而中國之富可期，中國富而後諸務可次第修舉，如是而猶受制於鄰敵者，未之有也。

《商務新論》卷二總理衙門《奏覆洋商改造土貨應籌抵制摺》　奏爲遵旨議奏事。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軍機處交片，本日給事中褚成博奏洋商改造土貨，請飭籌抵制一摺，軍機大臣面奉諭旨：該衙門議奏，欽此。欽遵鈔録原摺交臣衙門。查原摺內稱：上年與日本定約，准在內地改造土貨，各國援照條約，皆可一律仿行，從此華人自有之利權盡歸外人掌握。查改造土貨，莫大於絲紗兩宗，絲銷外洋皆由內地運去，紗銷內地反自外洋販運，如悉就內地改造，則工價較廉，獲利自鉅。日本請於蘇、杭設埠，其注意不外乎此，即西人乘機奮起，其肯縈亦不外此，若不設法抵制，勢必喧賓奪主，絶我生機。上年，署兩江總督張之洞深知繅絲爲織綢之本，紡紗爲織布之本，因先於蘇州、鎮江、南通州、無錫、金匱等處，勸諭紳商，開設紗廠，又擬撥款專在無錫開設絲廠，以冀逐漸推廣，總督劉坤一回任後，亦以此爲當務之急。伏思洋人每爭一利，必合上下財力，慘澹經營，而華商勢渙情睽，力分財絀，自非官力爲護持，壹志齊心，痛降向來官商隔膜錮習，斷難與彼族爭權。應請旨飭下南北洋大臣，各先籌款二三百萬，在內地廣設絲紗機廠，以爲倡導，並飭下各將軍督撫，酌度土宜，一體興辦。奉天、直隸等處，又宜添設織造呢羽氈毯之廠。其緊要關鍵，首重得人，應令嚴定章程，公舉殷實廉幹商人，分任廠務，由官認真督查，不准絲毫瞻狗，並准本省各官暨京外大小官紳，量力附股。每屆年底，將章程款目由總廠詳刊送閱，如有弊混，不論何人，皆准赴廠辨詰，並許附股之人，赴京呈控，查實後，除經管之人勒賠重處，並將督轄之大吏，量予處分等語。臣等查絲紗爲土貨大宗，欲設廠製造，抵制洋商，自非官商合力，廣籌鉅款，不能集事。上年閏五月間，欽奉諭旨，令多設織布織綢等局，廣爲製造，即據署兩江督臣張之洞、江蘇撫臣趙舒翹電稱，將息借商欵銀二百二十六萬兩，移爲開辦商務局之用。先於無錫設繅絲廠，兼開繭行，此外，各廠擬設於上海或蘇州，至織布紡紗機廠約費銀一百萬兩，籌欵另議。各省督撫臣先後陳奏，類能仰禀聖謨，設局招商，各就本省物産之宜，量籌製造，似於向來官商隔膜之弊，已漸次消除。惟辦理經年，究竟籌款若干，設廠幾處，有無成效，迄未奏咨，即張之洞、趙舒翹擬移息借商欵開辦商務局，究竟已否辦成，亦無續報。該給事中請由各省將軍、督撫酌度土宜，集股設廠，官

助商本，逐漸推廣，自足濟利源而杜外溢，應照行原奏所請，公舉殷實廉幹商人，分任廠務，由地方官認真督查，並准官紳量力附股。至年底將章程款目詳刊一節，前年十二月間，臣衙門議覆御史王鵬運設立商務局摺內，擬由各商公舉殷實穩練之紳商，派充局董，仿照總稅務司貿易總册式樣，年終由督撫咨送臣衙門，以備參考，業奏准通行，遵照在案。此次絲紗各廠，應仍由各省將軍、督撫查照前奏辦理，各廠中如有弊混，自應將經管之人，勒賠重處。第須附有股本，始能入廠查詢，原奏所請，不論何人，皆准赴廠辦詰，恐滋紛擾。至督轄大吏，原當竭力維護，嚴剔弊端，但祇能握其要領，不能瑣屑躬親，似難深悉廠中有無弊混，若有人舉發，若該管大吏不爲查理，或竟迴護，自應如該給事中所奏，量予處分，以儆玩泄。相應請旨飭下各省將軍、督撫，各就本省情形，切實籌辦，毋得徒託空言。至南北洋大臣，能否各籌二三百萬兩，以爲倡導，應並請旨飭下王文韶、劉坤一迅籌辦理。所有臣等遵議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官修《清實録·高宗實録》卷四三七 乾隆十八年四月，江蘇巡撫莊有恭奏：據淮安府知府趙酉禀稱，淮民習於游惰，不知紡織爲何事，因募織工，並備織具，設局教民學習。淮關監督高恒，聞即捐款，於板閘添設一局，各道廳於清河添設一局，紳衿耆庶，亦皆鼓舞，有自募紡人，在家學習者。再查淮屬可種木棉，而民不知點種之法，該府購買棉子，募匠率山陽農民，分頭試種，將來結實，亦可資衣食。大約淮泗以南，病在不儉，淮泗以北，病在不勤。今將該府所定紡織規條，鈔發徐、海各府州，飭令遵照辦理。得旨：甚好。

官修《清實録·高宗實録》卷四八九 乾隆二十年五月，湖廣總督開泰奏：民間生計，耕織並重。查荆州素出綾絹絲布，其所需之絲，皆取給本省，足楚中風土，非不宜蠶，祇緣工匠習業，平常狃於其舊，若令江浙工匠教以染造，自可馴致改觀，并可仿織綢紗。臣與撫臣并在省司道公同捐辦，已向江南雇募工匠來楚，復選覓荆州工匠到省，設立機局，使之試織。其仿織之宫綢、府紗，頗肖江南，商店聞而購買，得價尚易，察其情形，似堪收效。惟是捐辦不能經久，又未便請動正項，查有惠濟加鑄節省工料錢二千餘串，可以暫借，俟民間學織者衆，即將官局停止，料物變繳完款報聞。

穆彰阿等《大清一統志》卷五三《直隸·深州直隸州一》 風俗　士樂孝友，敦詩書，民力織作，勤畎畝。《舊志》。

穆彰阿等《大清一統志》卷八二《江蘇·松江府一》 風俗　顧陸之裔，居於華亭者最著，故士奮於學，民興於仁。魏了翁《學記》。儒官翼翼，不異鄒魯。元趙孟頫記。勤耕織之勞，務魚鹽之利。《府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九六《江蘇·揚州府一》 風俗　號爲繁侈，《元和志》。俗輕揚淫佚，好學工文，農民織紝稼穡。《禹貢錐指》。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四〇《山西·蒲州府一》 風俗　民性質樸，好節儉，力田績紡，尤事商賈。《舊蒲州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六二《山東·濟南府一》 風俗　俗多織作，士務功名。《漢書·地理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九一《河南·陳州府一》 風俗　好節義而尚廉恥，屏奢華而勤耕織，婚喪多儉，有古風焉。《舊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〇五《河南·河南府一》 風俗　女修織紝，男務耕耘。漢班固《東都賦》。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八七《浙江·嘉興府一》 風俗　餉給於國，尺寸之土必耕。衣被他郡，機杼之聲不絶。《府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九九《浙江·金華府一》 風俗　俗勤耕織。宋中興以後，名卿踵接，風聲氣習，一變醇厚。宋洪遵《東陽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四《温州府》 風俗　地不宜桑而織紝工，不宜漆而器用備，不宜粟麥而秔稻足。《府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四九《湖北·鄖陽府》 風俗　男子燒畬爲田，婦人績麻爲布，以給衣食。《方輿勝覽》。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六四《湖南·常德府》 風俗　居民務本，勤於耕織。《元統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二九《福建·漳州府》 風俗　其民務本，不事末作，而資用饒給。宋傅自得《道院記》。民有田以耕，紡苧爲布，弗迫於衣食，樂善遠罪。宋·郭祥正記。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三九《福建·汀州府一》 風俗　島居者安魚鹽之利，山居者任耕織之勞。《通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三九《福建·龍巖直隸州》 風俗　男趨於耕，女

勤於織。《漳平縣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五二《廣東・瓊州府一》 風俗　婦女不事蠶桑，止織吉貝。《宋瓊管志》。俗皆卉服《輿地紀勝》。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八一《雲南・澂江府》 風俗　士知尚學，民務耕織，勤生力本，以勁特相慕效，恥爲委蛇。《通志》。其性質野，其俗豪強，蠶衣耕食，不事逐末。《明統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〇〇《貴州・貴陽府》 苗蠻　宋家苗本中國之裔。春秋時，宋爲楚所蠶食，俘其人民而放之南徼，遂流爲夷，即宋寧恩之祖也。頗通漢語，識文字，勤於耕織。

仲家苗好樓居，有姓氏，衣尚青，男子以帕束首躍樓，婦人多織好而勤於織，以青布蒙背，長裾褶績。

花苗在貴築、廣順等處，男女拆敗布絣條以織。

卷五〇三《貴州・鎮遠府》 苗蠻　狑獠在施秉縣，一曰楊荒，其種亦夥，都匀、石阡、黎平、萬山之中皆有之。荆壁四立而不塗，門户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

卷五〇八《貴州・黎平府》 苗蠻　陽洞羅漢苗在府境，婦人養蠶織錦，服短衫，繫雙帶結於背，胸前刺繡一方，以銀錢飾之。

李侃、胡謐〔成化〕《山西通志》卷二《風俗》 山西土瘠，其人勤儉。民俗節儉，務力稼穡，不通商賈，少識織紝。《孟縣志》。人民儉嗇朴實，勤于稼穡。男粗知禮義，女不諳紡績。《興縣志》。其人淳厚而勤儉，力田而稍少事織紝，不干詞訟。《樂平縣志》。君子憂深思遠，小人儉嗇，甘辛苦，薄滋味，勤於耕織，服勞商賈。絳人經晉伯之餘，尚多勇敢，蒲、解隣秦，其人乃有秦風，隰、吉居山，其人多質朴信實，霍人與平陽頗類。《平陽府志》。其民儉嗇，甘麤糲，勤紡績，力耕穡。《臨汾縣志》。民性質直，俗尚勤儉。甘於麤糲，勤紡績。力穡服田，頗好勇義。其于享祀報本，雖費不奢。《襄陵縣志》。其民勤儉，剛而有爲，民俗淳龐，尚于禮義，男勤畝畝，女務紡績。《太平縣志》。民尚勤儉，以耕織爲業，近年士多務學。《洪洞縣志》。民性儉嗇，勤于耕織，士頗讀書。《趙城縣志》。民俗節儉，頗有義風。男勤耕穡，女勞織任。《汾西縣志》。民性質實，不事奢華，好讀書，勤耕織，喜祀神。《絳州志》。民尚節儉，喜際賽，勤耕織，頗知向學。《稷山縣志》。民性朴淳，俗尚儉嗇。力農桑，勤紡績。《絳縣志》。民俗純厚，男勤耕，女勤織。《垣曲縣志》。民生純朴，俗尚節儉，男務農桑，女勤紡績。《解州志》。其民質朴，俗尚節儉，男務農桑，女勤紡績，頗□鹽利，讀書崇禮義。《安邑縣志》。民多節義而有禮，男尚農桑，女勤紡績。《聞喜縣志》。其民尚儉嗇，質實。民性純篤，俗尚禮義。男女多務耕織，市井少居商賈。《芮城縣志》。民淳俗朴，力農事，勤紡績。頗有揖遜之風，節義之行。《平陸縣志》。民性質朴，好尚節儉。力田紡績，尤尚商賈。堯舜遺風猶在。《蒲州志》。民性淳厚，俗尚儉嗇，男則盡力獻畝，女則勤勞織紝，商賈罕作，貧富務本。《臨晉縣志》。人民質朴，俗尚節儉，男務耕耘，女勤紡織，罕作商賈，好祀鬼神。《萬泉縣志》。其民被唐風，故淳朴儉約。其地接舜畔，故力穡務農。其境隣中州，故語音辨正。俗好敬神，士尚文學，女勤紡績。《澤州志》。

覺羅石麟、儲大文等〔雍正〕《山西通志》卷四七《物産》 朔平府　花毯　元朔州毛子局，大使一員。豐州毛子局，秩正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典史、司吏各一人，管領豐州捏只局頭目一員，掌造織花毯。至元十七年，置豐州雜造局，秩正六品，達魯花赤、大使、副使各一員。

陸釴〔嘉靖〕《山東通志》卷七《風俗》 濟南府　人尚忠勇，家業農桑，風俗淳厚，誠謂無黨。《平原志》。

兗州府　【略】魯人重織作，機杼鳴簾櫳。唐李白詩。【略】人務耕桑，朴而不華，有古風趣。俱《圖經》。

東昌府　【略】其民朴厚好稼穡，務蠶織。《元・濮州志》。家習儒業，人以文鳴，農桑務本，户口殷富。《郡志》。

萊州府　【略】京東東路西抵大梁，南極淮泗，東北至于海，有鹽鐵絲石之饒，其俗重禮義，勤耕紝。《宋史》。男通魚鹽之利，女有紡組之業。《元志》。

許協〔嘉靖〕《鎮番縣志》卷一《地理考・風俗》 士頗自愛，深以奔競爲恥。居恒布衣蔬食，雖士大夫之家，鮮乘輿張蓋者。農勤於耕，女勤於織。工則箕裘相衍，無淫巧之技。商皆土著，所置率布帛絲麻之屬，粗備民間日用之需，一切奇玩異貨不與焉。

虞懷忠、郭棐等〔萬曆〕《四川總志》卷一七《酉陽宣撫司・風俗》 織斑布以爲衣，佩長刀而捕獵，教化漸入，風俗漸易。《石耶志》。

成貫等〔道光〕《濟南府志》卷一三《風俗》 歷城　【略】鄉中婦女勤紡織，男子冬月無事，抱兒負暄，使婦不曠織。

章邱　【略】西錦鄉平原曠野，宜五穀，稍西爲白雲湖，析而北爲下三鄉，地宜木棉。【略】清平鄉地宜蠶桑，種蔬藝鹽，習於勤苦號儉樸。

鄒平　地狹民貧，其山多石，境内古渠，率皆枯竭，民無所取利，惟以農桑爲務。北境土沃，可兼種木棉。民性粗質，不能爲商賈之事，故邑無富室。有地者率皆親執犂鋤，與傭僕共作，士亦多識耕，婦女勤績織。

長山　俗多務織作，善績山繭。繭非本邑所出，而業之者頗多，男婦皆能爲之。

齊東　民業耕桑，士尚廉恥。富者積棉儲粟，相時糴糶，貧者任犂鋤，閒亦負販自給。婦女鍼管之外，專務紡績，一切公賦，及終歲經費，多取辦於布棉。

濟陽　士好經術，矜名節，民務農桑。

禹城　介省會及東昌、臨清、德州之中，【略】士務功名，民皆務本。

臨邑　齊右大縣，生齒繁盛，習尚淳龐，地無遺利，無隋民，【略】是以男耕女織，内外勤事，急公賦，無用督責。

長清　居岱右，山陵林麓綿亙百餘里，【略】邑東多山林，事樵採。南多園圃，則種蔬菜。西多木棉，勤績織。皆急於公賦，而拙於私蓄，故往往告匱，視他邑爲貧者以此。

陵縣　土沃衍，民務耕桑，士氣尚節概，不爲黨。

德平　民不事商賈，男耕婦，女組織，終歲不倦。士甘澹泊，恥朋黨，俗崇儉樸，不事雕飾。

成貫等〔道光〕《濟南府志》卷五七《列女一》　胡氏，劉臣妻，採樵紡績以養姑，守節三十七年。

吕氏，諸生郭如龍妻，遭兵亂，如龍遇害。吕年二十三，扶姑攜孤，避難深山，歲荒艱食，惟恃紡績以資養育，縣令某表其門。

韓貞女，名年□，父健思，母李氏。家甚貧，幼字李姓，歲荒，李全家逃塞外無音問。父歿，女侍母紡績自給。年至二十，母有他議，女不可，母强許婚他氏，遂自縊死。

李氏，宋大經妻，嚴毅寡言笑。夫歿，姑舅繼逝，貧甚，仰給父母家，偶歸寧，父母語其艱苦狀，氏疑其不諒也，謝歸。自是不納母饋遺，使子樵薪供爨，己與女紡績以供粥，每以菜一簋、豆一升爲旬日食，屋漏不能葺也。夜雪，以席覆子女而臥，比曉，席上雪深與地等。父適往視，涕下不能禁，餽以物，終卻不受。守節四十餘年終。

張氏，貢監焦永年妻。舅氏毓鼎歿於官，永年扶櫬歸，哀毀卒。家日窘，氏勤勞紡績，事姑撫孤，姑歿，典衣以營葬。守節四十年卒。

紀氏，王貞妻。生二女，夫歿家貧，姑病瘓，紡績奉湯藥者六年。姑歿，或以無子勸嫁，氏曰：嫁不嫁，不在子也，況有女乎。守節終。

劉氏，張斗安妻。夫歿子殤，家貧，嘗採薪抉菜根爲食，攜幼女紡績，以事孀姑。姑卒，竭力營葬，鄉里重其苦節。

王氏，牛梁妻。年十九，夫歿，絶食求死殉，姑數勸乃止。以紡績自給，爲夫立嗣守節終。

柴貞女，父名音，幼字焦慶遠，將婚，慶遠外出，待六年，而終無耗，柴年二十三矣。焦父以子不歸，與柴父母有他議。貞女誓願終守，即卜吉歸焦家。貧甚，紡績以孝翁姑，糠蔬自甘。

李氏，杜紹聖妻。紹聖客死奉天，李年猶少，矢志守節。積數十年，紡績資遣親屬，求夫遺骸，歸葬而卒。

薛氏，生員程企范妻。崇禎十五年，范遇兵難，不屈死。氏年十九，矢志守節。有女夭，夫遺産爲叔奪去，處之澹如，紡績自給，守節五十三年終。

王氏，生員魏偉妻。年二十一，夫死，翁繼歿，家貧未之舉也，氏苦節三十三年，紡紝積貲，以葬二棺。子聖統，諸生。

釋氏，生員釋獻白女，庠生趙筠妻。年二十九，夫亡，孝事翁姑，勤蠶績以奉甘旨，鄉鄰爲化。

賈氏，賈文若女，王錫鎔妻。年二十四，夫故，孝事翁姑，舉喪治婚嫁者各四，皆由紡績所積。

于氏，武生于化鵬女，王克温妻。年十九，夫亡，姑以痛子喪明，又患癱，氏晝夜扶持，紡績以供饘粥。翁姑與伯氏夫婦繼歿，氏竝治喪備禮。守節四十餘年卒，乾隆三十三年旌。

王氏，國子監學正王允熙女，張國芬妻。年二十四，夫亡，家貧以紡績事舅姑，姑疾，侍湯藥數年，始終不懈。

鄭氏，畢永富妻。二十三歲寡，家貧歲歉，竭力以奉舅姑，綳兒于懷，夜績達曙以爲常。後稍裕，舅姑前必具甘旨，己終身食粗。

田氏，田之彦女，邢振琪妻。家貧，夫外出，氏以紡績養。舅姑終，父母復來依之，既歿，鬻田傭身以葬，鄉人稱孝。

成貫等纂〔道光〕《濟南府志》卷五八《列女二》　劉氏，張逵妻。家素寒，年

二十五而寡，以紡績養舅姑，守節三十六年卒。

成貫等纂〔道光〕《濟南府志》卷五九《列女三》　王氏，焦大有妻。年十七歸焦，夫爲傭，氏恃紡績養祖姑。

李文藻等〔乾隆〕《歷城縣志》卷五《地域考三・風俗》　仲夏月五日，書門符，懸艾虎，繫綵絲，黍角相餽。【略】是月也，麥始登，婦始絲。

仲秋月，【略】是月也，木綿始登，婦紡績。

仲冬月，【略】是月也，農始糞，婦始織。

務本業　人皆種田藝圃，貧者則樵採，傭工遠販者少，男則貿易，女則紡織。在鄉者多務樹畜之業，有僻在深山老死不識衣冠者。

徐宗幹原纂　盧朝安重纂〔咸豐〕《濟寧直隸州志》卷三之五《風土志・風俗》　金鄉　俗樸風古，士專絃誦，民務耕織，士大夫婚禮不論財，喪次不用浮屠，鄉民則不然。

嘉祥　俗尚淳厚，民多務本，椎魯少文，甯野之風猶有取焉。

徐宗幹原纂　盧朝安重纂〔咸豐〕《濟寧直隸州志》卷九之三《藝文志三・貞女行》　貞女行吉安安福縣，縣有上西鄉。鄉中劉氏女，秀姑乃其名。厥父曰朝丹，少小訓義方。孝思出天性，貞姿非勉强。進退有禮節，聰慧更異常。自然工針線，餘事能文章。遭家胡不造，稚齒罹閔凶。（叶虛王切）十齡喪所怙，三載母繼亡。裳裳依祖母，應門無弟兄。（叶虛王切）左手以刺繡，右手以縫裳。日織棉一疋，月織絲一箱。

徐宗幹原纂　盧朝安重纂〔咸豐〕《濟寧直隸州志》卷八之五《人物志五・列女上》　劉氏一門五節一烈　貞生劉恪，繼妻杜氏。【略】杜年二十九，偕婦媳上官氏治喪葬盡禮，延師教子，紡績供束脯，三子皆成立爲諸生。

徐宗幹原纂　盧朝安重纂〔咸豐〕《濟寧直隸州志》卷八之六《人物志六・列女下》　焦含章妻劉氏年二十五生子，未一月，夫亡，家貧無依，因有老姑，誓不改節。紡績養親三十餘年，無不稱爲節孝。

田士起妻孫氏年十九夫亡，子方孿縱，斷髮自誓。家貧，紡績養親，艱苦備歷，守節五十餘年。

李思文妻張氏年二十一，夫亡，一子未週歲。家貧，恃紡績爲活。後姑梁氏病篤，哭禱願以己壽二十年益姑，姑果復活二十二年。

佟立山妻滕氏年二十五，夫亡，子方二週，姑雙瞽。家貧，奉養皆出紡績，凶年自甘饑餒，菽水不缺於姑，人稱苦節。

佟立成妻田氏年二十一，夫亡，家貧。恃紡績以生，後年饑，携子依母，年五十九卒。

陳欽妻宋氏年二十四，夫亡，子一歲，翁姑俱老。家貧，紡績奉養，年七十餘存。

喬世卜妻吴氏年二十，夫亡，念家貧無子，翁姑在堂，不忍以身殉，繼姪爲子。晝夜紡織弗輟，凡生養死葬，憔瘁經營，義方之訓，垂裕後昆，年六十四存。

曾門雙節奉祀曾衍檀妻黄氏，濟甯州黄孫錦女。年二十八，夫亡，子興炘甫四歲，後成立。繼妻張，年二十六，興炘卒，張事姑克孝，晝夜紡績，奉養三十年，以勞瘁卒，而黄尚存。

陳殿偉妻田氏年十九，夫亡，家貧無子，紡織奉姑，自甘藜藿者三十餘年。

黄應祉妻賈氏年二十二，夫亡，遺二子。家甚貧，紡績以養翁姑，逮殁，殯葬如禮，年六十二存。

趙登魁妻李氏年二十三，夫故，嗣一子。家甚貧，勤績紡事翁姑，逮殁，殯葬如禮，艱辛守節歷四十餘年。

陳希舜妻田氏年二十，夫亡。哀痛幾絶，因有遺腹，祖姑及翁姑交慰諭之。三月，果生一子。越二年，翁姑亡，遺一八旬祖姑，久困牀笫，田紡織奉養，五年不懈，知縣孫給匾旌之。

申牛光妻周氏年十九，夫亡，一子未週。家貧，織紡供奉翁姑，養孤子，自甘不飽，從無怨言，年五十三存。

李不業妻王氏年二十四，夫亡，遺二子，敝屋一間，貧不能具棺，假貸以殯。紡績二年，乃償棺錢。事翁姑婉容承順，逮殁，殯葬如禮，教孫成名，年八十六存。

賈遵性妻趙氏年二十二，夫亡，無子女，姑年老且瞽。家貧，矢志紡績供親，艱苦無怨，年五十三存。

劉作哲妻李氏年二十，夫亡，止一子。家貧，紡績孝親，耕讀訓子，年五十餘存。

田含江妻王氏年十九，夫亡，一子甫三月。晝夜紡績，以事翁姑，雖衣食不繼，而心不移，年五十二存。

李範妻田氏年二十一，夫亡，有二子。家貧，矢志紡績養親，耕讀訓子，艱苦備嘗。

鹿四海妻張氏年二十二，夫故，子生三月，姑年老。家甚貧，紡績奉事歷二十餘年，子又亡，艱苦倍至，年五十三存。

張熹妻陳氏年二十六，夫故守節，紡績養親，恩育嗣子，年五十五終。

張天秩妻周氏年二十九，夫亡，子女俱幼。家無尺土，紡績嘗通宵焉。衣僅蔽身，日不再食，苦節無過此者。

劉淑顔妻王氏王景夏女。夫故，王年二十一，守節五十八年。家道貧苦，翁姑年老，晝夜紡織，務求甘旨，以奉翁姑，撫育孤子，延師課讀，得中鄉榜，嘉慶四年請旌建坊。

李夢卜妻夾氏夾玉女，年十九適李，次年夫故，守節四十六年。家貧親老，勤於紡織，

奉事翁姑，愉色婉容，得親歡心，繼堂弟子以全夫嗣。嘉慶二十五年，學政李給幽貞待表額，即於是年請旌建坊。

張振恪妻吳氏監生吳宗禮女，年十七夫故，守節五十二年。親老家貧，晝夜織紡，竭奉甘旨，嗣夫胞弟子教養成人，道光十年請旌建坊。

張鳳林妻孫氏夫亡，遺一子亦亡，四壁蕭然，翁姑垂老。孫晝夜紡績，以供甘旨。翁嗜飲，每飯必爲具酒肉，偶無肉，蔬菜亦必精潔。如是三十餘年，翁姑相繼歿，營葬畢，語族人曰：「吾事畢矣。」自經死。

張淵妻田氏夫亡，遺二子俱幼，上事衰翁，下撫弱孤，敝廬紡績，艱苦備嘗三十餘年。

楊應璣等《石砫廳鄉土志》 第十八章　他境運入之品

第三節　雜貨

雜貨以綢緞、綢縐爲正宗，別品甚繁，不能備載。本城坐賈由渝城水陸兼運入境，業者十餘家，歲共約售萬餘金。別有渝客販邊疆來售者，歲亦約值數千金。

第五節　洋貨

洋貨爲洋緞，絲、棉所織諸品，花樣翻新，色亦各異，土人喜購者衆，價較純絲爲廉也。由漢陽客水運入境，亦有自湖北陸運來者，歲銷行幾及萬金。

夏良勝等〔正德〕《建昌府志》卷三《風俗》 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

秦鏞〔崇禎〕《清江縣志》卷三《户産・匠户細數》 國初原額，清江縣匠户，三千三十户。

遠年事故逃絶一千六百八十四户。

實在清江縣匠户，一千三百四十六户。係嘉靖、隆慶《郡志》舊額。

京師住坐錢匠十九户，鋸匠十八户，船木匠十四户，竹匠二十三户，艙匠九户，瓦匠十户，刊字匠七户，木匠十一户，銀匠四户，上工匠三户，冠帽匠五户，織機匠三户，打角匠二户，雙線匠三户，鑄匠二户，熟皮匠三户，裁縫匠一户，絡絲匠一户，絡緯匠一户，刷印匠一户，錫匠一户，索匠一户，油漆匠二户，伍墨匠一户，木梳匠一户，黑窑匠一户，染匠二户，已上共一百四十九户。南京輪班裁縫匠一百九十二户，船木匠一百五十七户，竹匠八十九户，鐵匠六十四户，鋸匠五十六户，穿甲匠七十四户，木匠三十七户，銀匠三十九户，瓦匠二十五户，土工匠三十一户，黑窑匠二十八户，艙匠三十七户，鑄匠二十二户，黄州匠二十五户，錫匠二十三户，木桶匠二十户，油漆匠十二户，熟皮匠十五户，刷印匠二十五户，傘匠十四户，雙線匠十一户，索匠六户，刊字匠七户，彈花匠八户，針匠四户，木梳匠六户，銀硃匠六户，伍墨匠六户，綿匠四户，梳櫻匠二户，糊綿匠二户，裱褙匠二户，紅麵匠二户，綿絮匠一户，冠帽匠三户，筆匠二户，秤匠一户，氈匠一户，打角匠一户，搭材匠一户，皷匠一户，鋪翠匠一户，打紙匠一户，染匠三户，傘匠一户，已上共一千六十八户，俱四年輪班一季，每輪班工銀計閏二兩四錢，無閏一兩八錢。南京住坐染匠十七户，織機匠二户，織匠三户，絡緯匠二户，腰機匠三户，已上共二十七户。存留江西織染局染匠九十二户，腰機匠二户，織機匠二户，絡絲匠三户，絡緯匠二户，挽花匠一户，已上共一百零二户，俱四年輪班一次，每輪班工銀，不計有無閏俱四兩。

顧清等〔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風俗》 諸州外縣多樸質，附郭多繁華，吾松則反是。蓋東北五鄉故爲海商馳騖之地，而其南純事耕織，故所習不同如此。大率府城之俗謹繩墨，畏清議，而其流也失之隘。上海之俗喜事功，尚意氣，而其流也失之夸。【略】

俗務紡織，他技不多，而精線綾、三梭布、漆紗、方巾、翦絨毯，皆爲天下第一。梅花燈籠、撥羅絨紋繡，亦他方所無。《前志》云：百工衆技，與蘇杭等。要之吾鄉所出，皆切於實用，如綾、布二物，衣被天下，雖蘇杭不及也。

紡織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紗入市，易木綿以歸，明旦復抱紗以出，無頃刻閒，織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穫，輸官償息外，未卒歲，室廬已空，其衣食全賴此。

顧清等〔正德〕《松江府志》卷五《土産》 布之屬，十五三紗木綿布。古名吉貝。《續志》云：出沙岡、車墩間。幅闊三尺餘，緊細若紬，其後織者競利，狹幅促度，夐殊于前。今所在有之，幅度不一，而細布出東門，蓋車墩去東門不遠也。昔有丁氏者，所織尤精，號丁娘子布，遠近有名。宣德間，巡撫侍郎周忱奏以布折稅，定准二石，以便耕者。兩端織紅紗爲識，謂之紅紗官布。近歲折數益減，布亦粗薄，非昔比矣。番布出烏泥涇。初，鎮人效閩廣種木綿爲布，而無踏車推弓之制，剖子成劑，厥功甚艱。元元貞間，有黄道婆者，自崖州來，始教製捍彈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線挈花，各有其法，織成被褥，帶幌，其上折枝、團鳳、某局、字樣，粲然若寫，販鬻傍郡，鎮人賴之。其後三紗布滋爲象眼、綾紋、雲朵、膝襴、胷背等樣，蓋出于此。成化間，鄉人有以餉貴近者，流聞禁庭，下府司織造赭黄、大紅、真紫等色，龍鳳、斗牛、麒麟等紋，工作胥隸比緣爲姦，一疋有費至白金百兩者。孝宗在東宮，深知其弊，即位首罷之。嘗閱内帑見之，曰：此布一疋□□十疋價也。終身不御，自是遂絶。湘陰宋端成化間知華亭縣，以雲布一端獻其師。華容黎侍郎淳淳題其外封曰：昔之縣令，拔茶種桑，今之縣令，錦上添花。卻還不受。雲布非始于宋，黎蓋誤責之，□充其言，豈有病吾民者。孝宗之盛德，前輩之風烈，百世不可忘，而鄉人或未之知也，用謹志之。兼絲布以白苧或黄草兼絲爲之。苧宜采色，爲暑服之冠。又有以絲作經而緯以綿紗曰絲布，染色尤宜。苧布細者如羅縠。黄草布如苧布而脆。二種俱出北鄉，今亦鮮有。麻布已上三種，今無。

藥斑布出青龍魁魍，今城郭多有之。其法以皮紙積背如板，以布幅廣狹爲度，鏤花樣於其上，將染，以板覆布，用豆麪等調和如餬刷之，候乾，入澱缸浸染成色，暴乾拂去，藥斑紋爛然。金山布今無。線綾一名紵絲。綾自唐有之，天寶中，吴郡貢方紋綾，大曆六年，禁吴綾爲龍鳳、麒麟、天馬、闘邪之紋者。宋夏竦對策宫者，以吴綾手巾乞題詩，時貴重如此。《續志》云：出泖灣，服舊可濯，差勝紵絲，後因當道求索者衆，間爲藥綾。藥綾者，紕薄其質，傅藥以緊厚也。今綾多出府城，東門尤盛。製作之精，爲天下第一，雖吴門不及也。其上供者，幅廣而長，曰官綾。又一種縝密而輕如縠，曰餖窳，皆織染局造。錦　只孫元時貴臣侍宴之服，今衛士擎執者服之。紵絲地團花，有青緑紅三色。紗已上三種，惟織染局造，錦與只孫，今亦未見。紵絲。紫白錦《續志》云多爲坐褥、寢衣，雅素異於蜀，上人甚珍貴之。《新志》無，今間有織者。織衲《續志》云：出下沙。其紋如衲，春融和，秋淒清，更服之緜，今無。氈絨花毯以木綿線爲經，采色毛線結綿而翦之。花樣異巧，應手而出，能爲廣數丈者。昌黎詩所謂「兩廂鋪毯繪」是也。撥羅絨紋繡出上海下沙鎮，以絲絨縷結，實之以綿，花樣隱起，若羅紋然，謂之下沙繡。

顧清等〔正德〕《松江府志》卷三一《人物二》　李氏，上海人。景泰間，嫁同縣沈璠，年二十六而寡，服勤紡織，撫孤子女成立，操守無毫髮玷。成化丁未，有司以事聞。弘治辛亥，旌其門爲貞節。

陸氏蓮，上海周浦人。嫁青龍茅瓊，瓊死，陸始年十九，二子幼，家事日落。陸晝夜紡織，以養舅姑。

顧清等〔正德〕《松江府志》卷一六《第宅》　勤織堂，上海蔣性中作堂奉母，母喜而謂之曰：「吾聞古之人以養志爲大孝，吾壯時勤於紡織，助汝父以興其家。汝父歿，而汝孑立無厚産，吾紡織愈勤，朝而絲縷，暮而布帛，凡家之用，皆賴焉。今幸汝讀書成立，而吾老矣，不復能有爲。汝宜記吾勤苦，以勸汝子孫，吾志足矣。」性中再拜受教，遂以名堂。詳見泰和王直記。

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卷一三《公廨》　都統司在舊縣橋之南，舊治稱其土木雄壯甲於江左，然其堂室之名，則未詳也。今改爲織染局。

牛若麟〔崇禎〕《吴縣志》卷一〇《風俗》　城中婦女習刺繡。濱湖近山小民最力嗇，耕漁之外，男婦並工綑屨、緝麻、織布、織席，采石造器營生，梓人、甓工、堊工、石工，終年傭外境，謀蚤辦官課。

牛若麟〔崇禎〕《吴縣志》卷二九《物産》　木造之屬

機綾、絹、紗、羅、紬、布式各異。

徐必泓、皇甫汸等〔萬曆〕《長洲縣志》卷五《公署》　織染局　至正末在平橋南，即宋提刑司改拗。洪武元年始建于天心橋東，其基本民之廢宅也。于時庶務草創，堂舍卑狹。洪熙初，内侍阮禮、羅玉輩先後作新之，廳廡垣宇，蔚然弘麗。凡增建房屋近三百楹，各色人匠共計一千七百餘名。郡守況鍾記。

楊子器、桑瑜〔弘治〕《常熟縣志・叙官治》　户口

弘治五年户八萬八千四十四，口三十八萬一千五百七十七。弘治十年，分去太倉州人户一萬五千二百七十四，人口五萬八十。

〔内計〕匠户共一千四百一十六，計住坐見在五百五十九户。輪班赴部存留本府織造各色八百五十七户。

絡絲匠一户，線匠一户，染匠六十五户，裁縫匠二十户，氈匠三户，熟皮匠五户，羅帛匠一户。

李默、錢照等〔嘉靖〕《寧國府志》卷四《次舍紀》　織染局在府治西街東，知府楊覲建。弘治以後，匠益貧，耗歲幣，官爲買納，局遂廢爲公館。内翰汪佃讞判居此，建一枝軒，自爲記。嘉靖十年，知府屠應坤始議復之，織貢如初。

鄭珍、莫友芝〔道光〕《遵義府志》卷一六《農桑》　明綏陽知縣毋揚祖《利民條約》：【略】綏邑遍地有桑，而民間飼蠶者少，不知絲之爲利無窮，百日即見效驗。嗣後地廣人多者，可種二百株，多種更好，地狹人少者，可種五十株，減其數者查處。山間沙土地，可種蠟樹，地廣者三百株，狹者百株或五十株，違者查處。【略】不績其麻，樂土爲墟。有宅居者，宜各種麻一區，地廣者三畝，狹者半畝。【略】男人耕種貿易，固有常業，婦人井臼之外，豈可袖手偷安，務要紡績織紝，以作家業。本縣查城内民有室者九百户，附郭有室者七百户，不論紳士軍民家，製紡車一架，人多二架，一月之内，計所出縣紗若干，本縣沿門查點。三月以來，已有效驗，爲此通行四里，一體遵行。

遵義蠶

乾隆七年春，知府陳玉璽始以山東懶蠶蠶於遵義。玉璽，山東歷城人。乾隆三年，來守遵義，日夕思所以利民，事無大小具舉，民歌樂之。郡故多懶樹，以不中屋材，薪炭而外，無所於取。玉璽循行往來見之，曰：「此青、萊間樹也，吾得以富吾民矣。」四年冬，遣人歸歷城售山蠶種，兼以蠶師來，至沅湘間，蛹出不克就，志益力。六年冬，復遣歸售種，且以織師來期歲前到蛹得不出，明年布子於郡治側西小邱上；春繭大獲。嘗聞鄉老言：陳公之遣人歸售山蠶種者，凡三往返。其

再也，既於治側西小邱獲春繭，分之附郭之民爲秋種，秋陽烈，民不知避，成繭十無一二。次年烘種，鄉人又不諳蒸烘之宜，火候之微烈，蠶未繭皆病發，竟斷種。復遣人之歷城，候繭成多致之，事事親酌之，白其利病，蠶則大熟，乃遣蠶師四人，分教四鄉。收繭既多，又於城東三里許白田塢，誅茅築廬，命織師二人，教人繅者絡導牽織之事。公餘親往視之，有不解，口講指畫，雖風雨不倦。今遺址尚存，邑之人過其地，莫不思念其德，流連不能去。遂諭村里，教以放養繅織之法，令轉相教告，授以種，給以工作之資，經緯之具，民爭趨若取異寶。皆乾隆七年事。八年秋，會報民間所獲繭至八百萬。是年蠶師、織師之徒，能蠶織者各數十人，皆能自教其鄉里，而陳公即以冬間致政歸，挽送者出貴州境不絕，莫不泣下也。惟蠶師織師仍留。自是郡善養蠶，迄今幾百年矣。紡織之聲相聞，槲林之陰迷道路，鄰叟村媪相遇，惟絮話春絲幾何，秋絲幾何，子弟養織之善否，而土著裨販走都會，十十五五，駢坒而立，貽遵綢之名，竟與吳綾、蜀錦爭價於中州，遠徼界絶不鄰之區，秦晉之商、閩粵之賈，又時以繭成來堵鬻稠載以去，與桑絲相擾襍爲縐越紈縛之屬，使遵義視全黔爲獨饒，皆玉磬之力也。

織事

繅絲甃獨竈置繅斛中，盛莓灰水，候沸極，入繭，煮一二沸即繅。去竈右尺置繅車，車六輻，徑四尺，必活二輻以脫絲，軸修五分徑之一，牀修三軸之修去其半爲高，容車半以閣軸尚，尚活之一尚留曲柄，末繫四尺之繩活之，斜而左下結於絲竿斛之上，閣木架一。橫之尚出斛二寸，於橫之一正中，留方柱一，高四尺，上二尺釘筦絲弓，弓末懸環鐵爲之。柱之顛橫一木，長三寸，兩頭各植一長二寸，令勢斜橫，近尚圓鑿，以銜天輥。輥六觚，中鍥一縫，以迎送絲上下。司繅者執繳竿，繳其繭，和其絲，引其緒，去其纔。司火者節火力，足踏絲竿，竿運繩，繩運柄，柄運車，車運天輥絲出。斛上貫弓環，又上從輥外入輥縫，繞出輥外，下縈於車。去車底五寸置盆火，火以炭，毋猛，使絲旋乾畢脫之糾之。繅常二人，不能踏車則三人。繅別車急則絲急，緩則絲緩。急絲爲水絲，織水紬，緩絲爲府絲，織府紬。繅水絲合三忽，府絲倍之，綽則再倍之。緒之繭曰餵頭，繅者隨盡隨續，毋絶餵則絲均。繭舞躍湯面，能終繅無增減，是上工也。　淨絲繅已以綰張繃車，車方趺，植一柱，中置輪，輪徑如繅車列左，右列淨車，前左者尺車，製與紡綿車等長。其筵貫籧，左牽繃絲之緒，謹去其顆節，右轉淨車，收淨絲於籧。車一左旋，一右旋，其行亦異遲速也。籧中積徑三寸爲一筒，脫之。　道經盛淨筒以綰車收之。車如繃車，軸有柄，出於背，收訖列左。右列繅車，籧長淨之半，貫於筵，轉車收左之緒，謹去頴之不盡者。籧中積徑寸許爲一繅，脫之易籧。若水絲收綰車訖脫之，以米泔漚之宿之。　道緯小趺方四寸，厚半寸，中植筵，揉竹片爲提，中孔之，長尺徑二分之木爲道執，中鉗牛角尖長二寸，筵貫徑筒，緒出提孔左引之，右搦道執中，顛倒收其絲節，則勻以脣齒，角半没，則出而脫之，抽緒頭束之。絲之筦也活，當角者，穴以貫梭，緒先裹而外，如繅絲然也。水絲經緯同繅，緯小經者半。　牽經橫經架二，上排經柱，行架如之。貫籧有柄，以次牽綰經柱，足篾數止訖總之。又貫篾牽之數，以茅刷梳之，蘸米泔光之，而隨以火晞之，白是上機，與他織同。　諸紬曰府紬，其上也。其粗勁而皺者，曰雞皮繭，次也。毛紬，又其次也。水紬，雖先於府紬，品最下，而名目獨多。其雙經單緯者曰雙絲，單經雙緯曰大雙絲，單經緯者曰大單絲，小單絲者，但疏而狹，亦曰神紬。紬病　售紬權輕重爲價，銖兩同價相若，此謂府紬，水紬價以匹，不以銖兩。織户以此故，膠以米，粉以緑豆，紬下機，則畢築粉以膠，膠之以碾，碾之以炕棍炕之，令粉與絲化，府紬增重，多者至十分匹之三。今府紬已有行禁不爲此，惟水紬仍舊。若水紬，則築於染，其青色，紫色，大紅，天青，佛青，岡青者築蜀葵，其黄緑，淡緑，魚肚，白喜，白水紅，桃紅，洋藍，棕色，秋湘，玫瑰諸色者築緑豆，各有法，惟膠者同，至增重十分匹之五。紬以此病，利之所在，終不能止也。然貨善速售，利與僞相得惜不爲。　腔紬府紬韌，先入腔户柔之，後大染户，柔以猪腔。　毛繭蛾出者曰毛繭，被齧不可繅也，但煮之去其蛹，用一尺之竿，疊冒繭於上，別一竹篾，長竿之半，底鎮鉛環，左執冒，右績之，掌摩篾令旋而墜冒，續續如抽綿筒，其旋益下，絲因急，右疾提收之，去絲節，惟恃脣齒，往來在手，不廢遊談而功自就。又有用脚車者，脚車方二尺之架爲趺，左植方柱，高二尺五寸，上八寸穿之，貫長六寸徑一寸之軸，不出於外。兩輪各六輻，徑一尺六寸，輻方二寸，中穿徑一寸六十分寸之十二，上穿二寸，植一横聯之，徑六十分寸之三十六。以竹爲牙，互以索，徑一尺六寸鏑之，上軸一尺二寸貫一方橋，長六寸，廣二寸，厚一寸，不出於外。末植鐵銜，銜高二寸，上兩岐高一寸六十分寸之十八，相去六十分寸之二十四，下以長三寸廣半寸之鉄爲趺，横鍥之。傍柱植一釘，上爲環，令與銜平，當環外穿柱，深一寸，當輪中横鍥一木於方橋，徑六十分寸之十二，出各三寸。右趺植柱三，高五寸，上加方梁，梁如趺之長，令中一柱出梁六十分寸之三十六爲踏板，長尺五寸，廣三寸，末圓之當中一柱，鑿深六十分寸之二十四，以銜柱之出者。以一幅去牙三寸穿之，徑多踏板三之一，以受踏板之末。於方橋上設筵，中方而漸銳至耑。紡絲時，先貫一木於筵中，使鏑銜後，去末二寸貫竹筭，使收絲，然後置一頭入銜，令筭在外，置一頭入環，出柱間，輪之中環一繩，上繞出筵，乃坐而以右手執絲竿右抽之，以兩足踏板，使板運輪，輪運繩，繩運

筵，以急絲板可出可入也。人之坐高軸五寸。二日得可當尺竿之三日。惟其絲差緩，此絲善且急者，所織爲雞皮繭，其鬆惡者織毛紬，麤而多類，然苦衣且易，有勞者服之。湯繭忽內本而外末繅餘衣及敗繭，不引緒，並不可手絡也，名湯繭。業被絮者賤售之，和而築之，先罷之，翻去其蛹，湯洗淨乾之，然後和築。網以爲絮，欲踏裂近亦三十年。

正安蠶

正安向無織紝之業，乾隆十三年，吏目徐階平自浙江購蠶種來州，教民飼法。當春夏之交，以紙糊周密深房，徧懸繭種於窗櫺之上，因州地寒，中設柴燎，日加微炙，歷數日而蠶種皆出，然後配以雌雄，臥以筐箔，五食三眠，蠻蠻成繭，繭質較大於江浙，惟經烟薰，故其色黃。初，州地少桑，階平教飼柘葉，後家皆桑，始盡以桑飼，其繭色美質精，不下中州之產，而價昂於山絲。繅絲，昔皆以手迸澼，故質粗而織毛，今則徧張機杼，漸成花樣，售絲售紬，遠通商賈矣。《州志》

蠶事

剥繭回杪後，就要剥繭。將繭子外一層蠓透子剥去，蠓透子煮熟打成綿線，可織綿紬。語云：蠶忙不如繭忙。毛繭最易發蒸，一蒸不好做絲，須一二日剥完薄攤。

分繭有細繭，繅絲最好。有大繭，一名同功。或兩蠶合做一繭，或三蠶合做一繭，其繭亦可繅絲，但絲粗，價錢不如煮熟做綿。又有蠶尿繭，蠶要做繭時，先農一泡尿，如尿沾在別蠶繭上，做絲一定做不起也。柴凹繭，緊靠草把子上做繭者，定有一個柴蔭子。俱不可做絲，止可做綿。剥繭時，逐一分晰，另貯其細繭剥光，每十二斤做絲一車。一斤光繭做絲二兩，謂之到花，做絲一兩七八錢，只算中平，若做絲一兩五六錢或一兩二三錢，則兩輕矣。繅絲湯要燒至將滾，取繭二十個，在右下湯，用竹拐子打緒，隨手撩起來，摘去糙頭，名曰絲頭，可打綿線織紬。分作兩股，穿過做絲針內，再兜送絲鈎上，然後將絲搭到車上搖之。緒頭上五六個繭起，至八九個繭止，多則扯落，少則續上，是爲緞絲，若繭多絲粗，則爲紬絲。做綿繅絲已畢，將同功繭並蠶尿、柴凹等繭瀝灰水用稻草灰瀝水。煮熟，同功繭別煮一鍋，蠶尿、柴凹並蛾口繭繭出蛾子，不可做絲，亦可做線。另煮一鍋，用手剥開，翻轉套在左手掌上，將蠶蛹摘出，壅地最肥。做成手透子，每大繭五個成一手透子，小繭十餘個成一手透子。退下，再剥再套，剥完將手透再上綿環，便成綿兜矣。亦用灰水盛於大瓦盆內，將手透子放在水內，用力扯開約一尺餘長，帶水兜在綿環竹片上，用力摔下，大約四個手透子，可做一個綿兜也。

胡宗憲、薛應旂〔嘉靖〕《浙江通志》卷一三《建置志》　織造府二，並在布政司東，旗纛廟西。左爲東府，右爲西府。織造御用袍服，以中官掌之。洪武二年，初建織染局于斯如坊之朱家橋。永樂中，因地卑濕，分撥工料於湧金門建局織造，遂以舊名南局，此名北局。後南局盡廢，而工料併歸北局。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九九《風俗》　《錢塘縣志》：婦女雖喜華服飾，而閭閻之習尚勤。率作每日絡絲、褙紙及箴紉履襪之類，日可入錢餬口。

《海寧縣志》：風俗簡儉，農耕婦織，家給人足。俗尚敦慤，鮮有游惰。其民操牢盆者輸鹽租，治桑麻者任土貢。

宣德《宣陽縣志》：富春雖濱江，居民不以魚鹽爲業。男力耕耨，女勤蠶織。田野樸厚，士習禮讓。慕高逸，亦專科舉之習，有弦誦之風焉。

嘉靖《餘杭縣志》：早作晏休，開闢種藝，務盡地利之所有。男務耕作，女勤織紝，尤善御蠶，閭閻童稚，皆知服業。百工技藝，舊皆外郡之人，今多出本邑。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二《物產》　《桐鄉縣志》：邑人工於紡織。

陸心源等〔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九《輿地略・風俗》　烏程

地產木棉花甚少，而紡之爲紗，織之爲布者，家户習爲恒業，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往往商賈從旁郡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紡織所成，或紗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歸，仍治而紡織之，明旦復持以易，無頃刻閒。紡者日可得紗四五兩，織者日成布一匹，無脂夜作，男婦或通宵不寐。田家收穫，輸官償債外，卒歲室廬已空，其衣食全賴此。朱國禎《湧幢小品》。

歸安

諸鄉統力，農修蠶績。極東鄉業織，南鄉業桑，西鄉業薪竹，北鄉負郭東業蔬蔬，荻港業藕，湖趺斷頭業草，埭溪業苧，善連業箏，菱湖業蠶，撚緜爲紬尤工。《歸安唐志》。農家習於勤苦，唯春時相率賽禱游觀，不過數日，即秉耒鋤，胼胝隴畝，揩揩終歲，靡有甯居。女工唯育蠶繅絲，最爲勤苦，餘時多閒暇，唯撚緜綫績苧，以消永日。胡志引《東林山志》。

陸心源等〔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一《輿地略・桑蠶下》　擇繭　諺云：蠶忙不如繭忙。言拗繭之功忙也。蓋回山之後，即繼繅絲，毛繭堆屯，又易蒸損，須於兩三日中治淨，繭緒抉擇精粗，以爲繅絲，計其時甚促，故其功較蠶爲更忙。

常見村巷婦女，交相援助，往往不算工食，止取繭繅，亦古之通工易事法也。《吳興蠶書》。

一拗繭。除繅繭外，散緒曰繭衣，俗謂之繭黃，董蠡舟《樂府小序》。亦作繭繅。繅不淨則蒙茸難繅，必逐繭翻剝，去此一層粗衣。蠶種不同，繅亦分厚薄，丹杵種之繅最厚，每繭一斤，約有繅一兩，拗時須用疎眼篩盛繭，凡葉屑沙矢之夾雜繅中者，可以隨拗隨漏，若潮軟難拗，不妨略於太陽中晾之。《吳興蠶書》。

一選擇。有誤食熱葉及觜傷，縈絲寬慢，其繭軟而鬆者，是爲緜繭。有蛆生蠶腹，繭成穿穴而出者，是爲蛆鑽繭，《吳興蠶書》。亦曰香眼繭。大眠後爲麻蒼蠅所齕，作繭後蠅子自出，而有此眼也。蠶時蒼蠅必須常拂，點綫香亦避。《育蠶要旨》。有老不化蛹，斃煉繭內，穢汁浸潤者，是爲映頭繭，《吳興蠶書》。亦曰烏頭繭，《胡志》。又曰爛死繭。《育蠶要旨》。有薄緒纏身，赤蛹外露者，是爲凹赤繭。《吳興蠶書》。亦曰薄繭。《育蠶要旨》。四者皆屬蠶病。有山火太旺，匆遽吐絲，不及周徧，環繞其繭，一頭穿破者，是爲穿頭繭。有黏簾附帚，結成深印者，是爲草凹繭，《吳興蠶書》。亦曰棱角繭。限於地而不能舒展，故不圓。《育蠶要旨》。有蠶溺霑染，漬成黃瘢者，是爲尿緒繭，《吳興蠶書》。亦曰推出繭，《胡志》。又曰尿暈繭。爲他蠶所汙。《育蠶要旨》。有上山太稠，或二蠶、三蠶共成一繭者，是爲同宮繭，《吳興蠶書》。亦作同功繭，《胡志》。又作唐公繭，聲之譌也。董蠡舟《樂府·小序》。四者止屬繭病。《吳興蠶書》。又有黃繭、碧繭。黃者緒粗，碧者質厚。董蠡舟《樂府·小序》。碧繭又名緑松繭。當一一選出，擇其圓白者，然後其絲光而且白。鄉人往往貪重，選之不淨，以致其絲黑色，其實多而不精，無益也。《育蠶要旨》。大率蠶豐收則繭皆整齊，歉收則繭多參錯，拗時逐一從手上經過，並須逐一簡擇，若遲至拗後清聲，又多費一番忙工夫矣。《吳興蠶書》。

一分繭。繭有中爲絲者，有不可絲而爲緜者，有絲緜均不可而成絮者，其質各殊，其用亦迥別。繅絲之繭，不計大小圓長，唯以緊厚瑩淨爲上，緊厚則絲多，瑩淨則絲潔。每淨繭八斤，可得絲一斤。其中不爲絲者：一同宮。衆口共縈抽一緒，即各緒纏繞，有粗類不勻之病。按，亦可作肥絲，俗所稱唐公絲也。一尿緒。蠶溺鹹著，繭即徵，不任抽擇。按，亦可作肥絲。一草凹。象物成印，有印處，其緒無論或凹或平，俱不能條分縷折。一穿頭。亦作蹦頭。結緒茸雜，引其端輟連，繭躍起，足以撞斷他繭之系。一蛆鑽。攻刺成穴，灌水即沉，無從牽掣其緒。按此二種並以有孔則緒斷，故不可繅。斯皆不中爲絲而成緜者也。其不可爲緜者：一凹赤。疲軟飄薄，不堪挪輾。一映頭。臭腐穢濁，汙絲損繭，貽累滋多。一緜繭。蓬鬆梦亂，入水翻撈，唯紐結成片。斯皆不中絲緜而止成絮材者也。繅絲繭中，雜一二緜絮繭，即足增淨絲之疵，緜絮繭中，雜一二可繅之繭，又當爲良繭惜。唯拗擇之時，一一剖析分儲，不使薰蓪同器，斯繅絲無雜糅之患矣。《吳興蠶書》。黃繭、緑松繭，可做經絲，亦可作緯絲，黃絲染紅色最鮮。《育蠶要旨》。一云，黃繭別繅，以爲絲縛。《胡志》。按，雖志有此語，今人未見有用之者。沈炳震《樂府·擇繭》：「堂前作竈排絲車，室中擇繭煩鄰家。同功推出各裁別，緜繭烏頭喜盡絶。更留黃繭作絲縛，除外一色真如雪。飼蠶哺兒日夜忙，一覺安眠甯可望。今朝擇繭方靜坐，懵騰睡思正初長。不是鄰姑言語妙，那得消閒同一笑。回頭更憶少年時，倏忽風光去若馳。垂髫已有嬌癡女，偷眼還將白繭取，剪虎鏤花過端午。」

繅絲　煮繭抽絲，古謂之繅，今謂之做。《吳興蠶書》。先取繭曝日中三日，曰晾繭。然後八鍋動絲車，《胡志》。陰雨則火烘之，使蛹不化，得以徐繅之。諺曰：小滿動三車。謂油車、水車、絲車也。董蠡舟《樂府·小序》。凡絲之輕重，以兩計，或十兩爲一車，或十餘兩，或二十餘兩，至不等也，鄉人故有大車頭、小車頭之名。董恂《南漘蠶桑樂府小序》。四車爲一把。《西吳蠶略》。頭蠶絲光而韌，二蠶絲鬆而多類。各鄉所出，有粗有細。粗者兩緒做，細者三緒做，俱隨其鄉之所素習。昔人稱細而白者爲合羅，稍粗者爲串五，又粗者爲肥光，按，今稱粗絲爲肥絲，蓋本於此。見宋雷《西吳里語》。《吳興蠶書》。又有荒絲，絲之最下者，即屑絲也，《湖録》。今則無此等名目矣。凡繭初採，蠶蝎皆嫩，絲不易繅，過七八日，蠶蝎已老，亦不易繅，唯四五日間，爲恰好時候。并工急做，則成功易，且得絲多。《吳興蠶書》。絲欲其細而白，欲白必多換湯水，欲細不可惜工夫。絲必欲其好做，好做則蠶蛹身上無衣，絲多而工夫不費。若好做而繭選得白，是爲上號，倘繭白不好做，終是次號，因繭在湯中多滾去其顏光矣。其故由於上山時，潮溼悶熱，則絲必不好做，上山之不可不講究如此。《育蠶要旨》。近時多有往嘉興一帶買繭歸繅絲售之者，亦有載繭來鬻者。董恂《南漘志稾》。

一澄水。絲由水煮，治水爲先。有一字訣曰清，清則絲色潔白。須於半月前，用舊缸貯蓄，以待其清。繅絲之時，恒多雨水，河流漲溢，渾濁難清，故須先時預貯，缸舊則水不汎。如或不及預貯，臨時欲其澄澈，當取螺升許投之，螺涎最能潔水，大忌用礬，絲遇礬水色即紅滯。又須明水性，使水不爲絲疵。山水性硬，其成絲也剛健；河水性輭，其成絲也柔順；流水性動，其成絲也光潤而鮮；止水性静，

其成絲也肥澤而緑。山水不如河水，止水不如流水；止水不宜獨用，須用流水對半調和，以其色太緑也。《吴興蠶書》。勿用井水，用井水者絲不亮。《廣蠶桑説》。

一儲薪。按，薪宜乾，故必預儲曬燥。亦須揀擇，最好是栗柴，桑柴次之，雜柴又次之，切不可燒香樟，其氣能使絲紅色。《育蠶要旨》。

一安竈。做絲之竈，不論缸竈、竹竈、甎竈，總宜於數日前砌就，使泥皆乾燥，方易透火。缸竈、竹竈，須安置平穩，不可少有欹側。釜宜大宜舊，大則可多容水，舊則見水不縮。縮則汙絲。新釜見水即縮，如用新釜，釜内須先以油擦之。《吴興蠶書》。竈高二尺，竟上窄下，使繅絲者有容膝處也。置鍋其上，以泥護之，勿使漏煙。《廣蠶桑説》。必須用煙囪，使煙直透，絲上無煤氣。《育蠶要旨》。竈左須設一木盆架，高使與竈齊，以盛蛹與繅不上絲之熟繭。《廣蠶桑説》。

一排車。安頓車牀，宜貼近竈基。傍竈一面，牀脚須墊高三四寸，使牀身稍側。高則牌坊可架釜，面側則車軸利於旋轉。牀脚之横檔，用繩纏絆，以石壓定。石不可輕，恐車牀移動；又不可高，恐礙貫脚之轉運。貫脚中之椹音砧木，須擊之使緊，不緊則貫脚爲絲所束，必致逼入軸中，與椹木齟齬，難以脱軸矣。按，軸上先以白布圈之，兩板者兩條，三板者三條，所以襯絲，謂之車衣。牀之上有牌坊，所以綰絲，有牡孃鐙，有秤，所以運絲。牀之外，有踏脚，所以轉軸。並須一一布置周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吴興蠶書》。

一打緒頭。釜中貯水八九分，滿竈内架粗塊乾柴燒之，候水大熱，然後下繭用做絲。手就水中，將繭左剔右撥，令繭推蕩滾轉，挑惹起絲，謂之打緒頭。按，宜用絲快挑撥。隨以一手捻住粗緒頭，就水面上略提撥數度，按，此則必用手。使各繭粗鬆之絲併好一緒，看緒頭下之絲光潔，即將粗緒頭摘去，是爲絲筋頭，亦曰絲拖頭。凡剔撥緒頭，用手宜輕。如重手攪撥，或以做絲手纏繳數過，及提撥起四五尺高，是繭上好絲，十分中已爲緒頭去其一絲之分兩，何能不減。《吴興蠶書》。

一分綹上軸。抽繹繭絲，唯憑軸運，緒頭既清，即須分綹上軸，以引其端，而竟其委。兩緒做者分兩綹，三緒做者分三綹，各穿過牌坊板上之絲眼，引上響緒，即竹豁。將絲頭於響緒下交互繳一轉，使響緒隨絲運動，遂牽上車軸，舉足踏動脚板，往來伸屈，以運車軸，軸轉絲抽，咿啞有聲。顧絲之上軸，不可直運，直運則系聚於一處，併而難分，即不足以供絡緯之用矣。當取絲捺入秤上之送絲鉤，俾之左右移動，秤左右移，絲亦左右移。其上軸也，始横斜交錯，而無直縷。《吴興蠶書》。

一勻繭高絲。以勻爲上，或粗或細，須使始終如一。然絲之勻，全在繭高勻，《吴興蠶書》。三四枚合成一緒者細，至七八枚則粗。董蠡舟《樂府・小序》。一云，粗絲以二三十繭爲一窩，細絲以六七繭爲一窩，多則損之，少則益之，不得乍多乍少。《吴興蠶書》。

一撈著衣。凡繭做薄而見蠶蜕者，謂之著衣，須撈出，不可使蜕脱出。蜕若脱出，其衣即黏連蠶蜕，上抵絲眼，足以撞斷絲綹，否或徑過絲眼，與綹相併，使光潔之絲，突增粗類，實絲之病也。然去之，須待其薄如紙，若太早，則衣厚而損絲之分兩。又脱出之蜕，在釜水最易渾，亦宜速去，毋使浮沉以汙湯。《吴興蠶書》。

一添絲接綹。繭窩抽繹良久，必有絲先盡而脱蜕者，有絲中斷而颺開者，繭漸減少，絲即失之太細，宜酌量增添。況颺開之繭浮游釜面，若不搜緒歸窩，適足使繭煮熟，須掠聚一處，添入生繭，併打起緒頭。蓋颺開之繭，絲已光滑，不易打撈，必以生繭伴打，方能惹起絲緒，謂之伴繭。將清絲抽出，斟酌肥細，分搭入窩中，自能蟬聯而上，無接續之痕。《吴興蠶書》。

一辨生熟重輕。凡繭生則絲重，熟則絲輕。繭之熟，由於繅之緩，手足遲鈍，轉運不捷，繭在釜久，適足煮熟。故打緒宜速，脚踏宜緊，眼專覷窩，手頻撥繭添搭，緊踏緊轉，則繭皆歸緒，即時繹盡而不煮熟，絲成自增銖兩矣。《吴興蠶書》。

一理野絲。凡絲上軸，不可隨手亂搭，亂搭則堂口板爪之間絲在貫脚之背者，謂之板爪。多縱横游颺之絲，是爲野絲，雖無甚害，終不美觀。唯於上軸時，引絲使直，然後入送絲鉤，自不致雜亂無章。《吴興蠶書》。

一防跳花。絲著貫脚，須錯綜其綹，則緒鬆而易分，方不礙於絡緯。若牡孃繩寬縱，則鐙隨軸運，鐙之棱角盤旋處，不能變動即綹綹著於原路而成花紋，或大塊，或細塊，其緒併而不可分矣。唯用油注於繩上，繩得油則潮而緊，用水亦可，然水易乾，不如油之當潤。轉移之間，自能參錯，并將絲秤頻頻撥動，即不成花。《吴興蠶書》。

一防走板。車之有秤，所以約束絲緒，使之錯綜旋轉，然秤之移動，全憑一牡孃繩。繩之寬緊，終始如一，則運絲於軸，板爪整齊，起棱鬬角。如寬緊不常，則秤亦左右無定，板頭即有偏東偏西之處，是爲走板，雖無損於絲，終是一病。

《吳興蠶書》。

一蓋面絲。將脫車須揀取緊厚圓淨之繭數兩做絲蓋之，謂之蓋面。細細板板縛開，不相套襲，宜逐板蓋。用揀出之繭，打一緒分入各窩中，將熟繭緒摘出，俟抽至半，又另以生繭打一緒續之，仍摘出熟繭，如此則窩中無一熟繭，其絲自生而有光。摘出之熟繭，以水養之，另做一車之底。粗絲兩板相套，可止蓋一板，用揀出之繭，打一緒搭入熟繭窩中，俟上絲眼，將熟繭盡摘出，併歸一窩，更替抽換，一窩純生，一窩純熟繭，盡脫車以生者外襲，倍覺光采。此爲求售計，不妨有內外生熟之別。今之作僞者，恒以苧麻椎熟，搭入板爪中，或更鑲入鐵片，以增銖兩，此則小人之詐張爲幻矣。《育蠶要旨》。

一換湯。絲之色，湯清則鮮，湯渾則滯，故絲釜之湯，不可不頻換。然待其渾而後換，則時清時渾，絲即不能一色到底矣。精於治絲者，時時察看，湯色微變，即取出三之一，以清熱水添滿，頻頻添換，謂之走馬。換湯之色，始終如一，絲之色亦始終如一矣。《吳興蠶書》。

一架火。絲竈架火，宜緊對繭窩，或旺或微，須審察繭性，繭有宜涼湯者，有宜熱者，極宜斟酌。凡湯之涼熱，以蠶蝸之浮沈爲準，沈則湯涼，浮則湯熱，要在火力長勻，無忽旺忽微之失，則做絲者易於調劑矣。《吳興蠶書》。

一煽車火。絲從水出，必用火炙，軸上約做絲兩許，即以砂盆熬炭焙之，謂之煽車火，亦曰車頭火。火大，炭盆離車軸約五寸，緊對絲板安頓。按，粗絲兩板用兩盆，細絲三板用三盆。用石墊高，少側向裏，火益旺益佳，時時加炭，絲之顏光全在此火。火旺則絲鮮明，火微則殟邊而色滯。絲潮則邊相併，謂之殟邊。《吳興蠶書》。所用之炭，須無煙且不爆者，煙則熏壞絲色，爆則燒斷絲條。《廣蠶桑説》。

一各繭做法。繭有颺緒者，抽緒上軸，數轉即斷，宜以火焙燥。沸湯做有生蹦者，上軸即蹦，宜灑水潤潮；温湯做有熟蹦者，上軸不蹦，纔至中突然上撞，宜摘出，免致蹦斷。緒頭有颺且蹦者，湯熱即蹦，湯涼即颺，須燒火者調劑得法，耐性緩做。至尿緒映頭，亦屬好繭，但一爲溺汙，須曄其斑點少者，用醋微洗之即可做；一爲死蠶所汙，其色濁不可與他繭雜，須揀出另做。勤換清湯，他若黄繭，其絲染色極鮮，唯不得與白繭同做。緑繭其色肥嫩，用以蓋面，能增絲之光采。《吳興蠶書》。

一脱車。粗絲日脱一車，細絲須日半或兩日脱。先須除去野絲，挑淨粗頴，用苧皮或粗綫，鬆薄絲板，以硬樹爲送椹音砧。木抵住，椹木之小頭，用鎚重擊，椹即脱矣。擊不可偏，恐傷絲。隨取車軸離牀，將絲運車衣揭之。揭不可重，亦不可速，恐裂破板爪，更用苧皮或粗綫縛定，藏燥潔處。《吳興蠶書》。按，絲入市必先絞之成把，乃以絲縛縛之，若散板不絞，唯不成車之絲如此耳。

一擇良工。絲之高下，出於人手之優劣。同此繭，同此斤兩，一入良工之手，增多絲至數兩，而勻稱光潔，價高而售速，故不可不慎擇其人也。《吳興蠶書》。沈炳震《樂府・纑絲》：「汲水然薪將煮繭，纑車搖動風雷轉。轟轟一刻千百迴，旋風莫及奔車緩。絲叉打繭水百沸，提起絲頭正無既。從教斷卻更續來，萬緒千頭難數計。插秧車水鬧如雲，男兒下田屋無人。小姑添水更加薪，新婦纑絲色勝銀。儂家戲語姑勿瞋，傳聞百兩近良辰。絲成織絹白且長，與姑裁作嫁衣裳。五紋刺繡雙鴛鴦，記儂辛苦毋相忘。」董蠡舟《樂府・纑絲》：「舍南舍北緑樹濃，軋軋聲徹村西東。竈燎薪蒸傍爐炭，轂回軸轉如旋風。蠟眼已過湯正沸，赤手招來緒無既。如衣繫領網在綱，衆縷皆從一頭曳。一蠶爲忽十忽絲，繭數由來多寡異。三眼兩眼復不同，纑成以此分粗細。手寒足踏珠汗淋，阿姑憫儂勞不任。令儂少息起相代，追涼閒少來深林。林邊偶值鄰村媪，爲語今年絲好作。立談半晌呼趨還，如雪刺梅滿歸路。入門相視一笑諱，滿頭插徧纑絲花。」

剥蛹　繭質過厚且粗，纑時浮沈水面，不得盡其緒，曰輓繭，留以作緜，取蛹棄之，或以油煎食之，曰熠蠶女。董蠡舟《樂府・小序》。沈炳震《樂府・剥蛹》：「纑絲膩繭薄如紙，水面浮沈緒難理。止堪去蛹剥爲緜，留待三冬作絮被。耘田已了夏日長，婦姑緑陰同追涼。還將輓繭紕作綫，織成蠶吊裁兒裳。可憐農家無長物，天寒屋破風弗弗。賣絲得錢納官租，大緜平準償私逋。獨嫌輓繭質地粗，棄置不要還之吾。」董蠡舟《樂府・剥蛹》：「串五合羅纑罷早，蠶事今年已粗了。農家那得常優遊，簿筐滌淨俱藏收。煮餘輓繭猶堆積，結亂質粗纑不得。少遲便恐蛹蒸腐，棄置未免同雞肋。綻衣縷未純緜如，撚紕作綫原無殊。剥來蠶女煎作鮮，堆盤還足充庖廚。投箸令子三歎息，耕爾謀生翻爾食。漠然未是負心人，世上紛紛恕報德。」

作緜　絲有頭蠶二蠶之别，以頭蠶爲善，緜亦如之。緜之上者同功繭所作，謂之純緜，推出次之，蛾口又次之，繭已出蛾者。烏頭輓繭爲下。俗謂作緜曰剥緜兒。董蠡舟《樂府・小序》。手緜剥在手上，環緜則有竹環。《育蠶要旨》。須於晴日，遇陰雨則緜不速乾而縷脆。《胡志》。頭蠶之緜韌，二蠶之緜鬆，僞者以繭統雜之，甚有攙和白石粉以取重者，謂之藥緜。繭統緜易敝，當拗繭時，預爲剥緜地步，每拗一繭，取統翻套木槌上，套至十數層取下，用草一莖環其中，以便剥時分開，牽扯攙和。同功蛾口緜中規，取善價，石粉取其色白體重。湖地之緜，以出烏鎮者爲上，匀薄如紙，瑩淨如玉。《吳興蠶書》。《舊志》：武康緜號騭脂，今屬縣俱有。勞鉞《府志》。大要不可使邊厚，亦不可使中厚，須層層匀展，内外如一，最忌有繭片，或塊或穿破

如網。其色之潔白，雖由淘洗之功，然亦須當日曬燥，方有光采，若遇天陰，色雖白而終滯。古者年五十始衣帛，今湖人無老無幼俱藉此禦寒，其輕暖適體，遠勝木棉也。《吳興蠶書》。

一淋灰湯。煮繭須灰水，用稻稈燒灰入籮，取水再四淋之，其澄澈較速於樹柴灰。欲辨灰水濃淡，用器盛香油半杯，冲以澄清灰水，淡者黃，濃者白，以色如荳腐漿，無一點浮油爲度。《吳興蠶書》。

一煮繭。繭必煮熟方可成緜，須用緜包裹不包易亂。煎，滾灰湯下釜煮之，又以大器盛香油一杯，入灰水中冲滿，俟繭將熟，分一半匀澆釜中，煮一二沸，將繭翻轉，以所留一半油澆入再煮，務使極熟。亦有用柏油者。凡煮繭灰水，輕則緜濁，重則緜黴，加油輕則緜澀，煮不熟則緜成塊而不匀，太熟則緜又爛，須各得恰好乃佳。《吳興蠶書》。

一淘洗。繭潔淨則緜白，煮既熟，繭中穢濁悉已沸去，宜乘熱取置河中淘洗之。淘用篩盛繭，放水面盪滌數次，不得揉攪，即連篩掇起，就岸上按去濁水，再蕩再按，須按出之清繭方潔淨。《吳興蠶書》。

一剥于繅。緜套於掌者爲手繅。用大木盆，上鋪蠶篩，取淨繭置篩中，逐箇剥開，翻套於手掌上，摘去蠶蝎、蠶蛻，大率同功繭可套十五六箇，小繭可套三十餘箇，更取清水一桶，將掌上所套者，就水中雙手展拓，使圈轉寬大，以便上環。《吳興蠶書》。

一上緜環。緜不上環，則口小而不適於用。用大木盆滿貯清水，中置緜環，按，環以竹爲之。兩人取手繅，就水中對扯約尺餘長，復移轉扯之使方，即帶水上於環上，用力擎下，則彎環如兜，名曰緜兜。凡上四箇手繅，可成一厚緜兜。取下絞乾，日中曬燥。《吳興蠶書》。

一水浸。凡煮熟之繭，須用水浸，不可使乾，若一日不能剥盡，及已剥之手繅，當日不及上環，並宜以淡油灰水養，至次日再剥再上。《吳興蠶書》。沈炳震《樂府・作緜》：「繅絲剥蛹事已了，煮繭作緜須及早。黃梅風雨鎮長有，趁此風光正晴昊。瓦盆盛水滿漬緜，竹架彎環比月圓。擘開帶水施架上，潔淨如紙當風懸。門前觸聲黃犬咋，隔籬知是買絲客。今年蠶好絲倍多，儂絲待價不輕擲。何況高田麥有秋，冬春未動困如邱。莫愁糧長多科派，還有同功緜可賣。」董蠡舟《樂府・作緜》：「清風冷然日卓午，煮繭香中聞鑠釜。老晴難遇熟梅天，妯娌相將同剥緜。蛾口居後同功先，竹架彎彎白月圓。土鉼烈烈朱火然，瓦缶漬以泉涓涓。水中擘出架上懸，當風高挂逢門前。潔如素紙薄且堅，笑謂小姑速相助。先著袴襦奉翁嫗，仲冬二七是良期。雙星已近銀河渡，好染新紅裝嫁衣，與姑將向郎家去。」董恂《樂府・作緜》：「同功推出不中繅，用以作緜白且嬌。更有蛾口好種繭，汲水同向鍋中燒。陰雨怕近入梅候，朝來喜見晴光搖。相偕妯娌趁早起，劬勤那惜身手勞。瓦盆漬水潔且淨，輕剖重掣十指操。體成一緜繭八九，竹竿挂向風中飄。卻憐盡供償逋用，温暾只讓財奴驕。何曾作絮身上著，嚴冬不免寒仍號。」

澼絮　絲釜中撈出之著衣，上岸，繭薄者爲著衣，厚者爲上岸。及烏鯁繭、繭紬之屬，俱不堪爲絲爲緜，俗通名之曰下脚，以其不材而賤之也。然煮而治之，既足禦寒，復可績綫，以供經緯之用。《吳興蠶書》。繭黃、澼花、滯頭三種，並可撚緜綫，總名水絮絲。拖頭亦可撚緜綫，但視純緜爲費功耳。《南潯鎮志》。蠶之所吐，真無棄物。諺云：賣貴葉不如養病蠶。正以蠶雖歉收，絲之外，必有此等贏餘，實日用所不可缺也。《吳興蠶書》。

一煤汰頭。汰頭即著衣，《吳興蠶書》。亦作簀頭，亦作篷頭，又名滯頭。《南潯鎮志》。做絲終日，著衣堆積無算，人手衆者，即可剥去蠶蝎，使繭殼潔淨，若無人翻剥，晚須以清水煮之，俟半熟就釜中翻轉，再煮，俟極熟取出，將蠶蝎殼淨，自成片段，隨於河中汰去汙濁，故曰汰頭，次日晾乾。凡蠶蛻蝎殼之留餘不盡者，剖剥使盡，做絲畢，乘暇以水浸去汙濁，仍於河中汰淨，置篩上，或蘆簾上，用細竹竿就河中擊之，至絲緒颺開，潔白如玉，方取起曬燥，衣被中皆可襲以禦寒。《吳興蠶書》。

一煮繭紬。絲筋繭紬拗出，須曬燥敲去蠶沙葉屑，用清水煮熟，溪中洗淨，堆置簷下陰處五六日，每日以清水淋洗，不淋色不白，隨取就溪中敲擊成絮。絲筋頭煮熟，即向溪中洗擊，不必如繭紬堆置陰處也。《吳興蠶書》。

一煤輓繭。上岸，烏鯁等繭，悉先焙燥去蝎，止存繭殼，故名輓繭，《吳興蠶書》。亦曰澼花。《南潯鎮志》。用清水煮極熟，烏鯁繭宜隔宿用水浸去汙濁，方煮。向河中澼洗擊鬆，較汰頭更瑩淨。《吳興蠶書》。

一忌油灰水。灰水最去濁，亦極能損物。治絮用灰，取其剥穢，然絮之易黴，實由於此。油取潤繭，日久色必變黃。故治絮宜用清水煮，不宜用油灰水。成絮後用以績綫，慮其澀滯，則以豬脊髓揉於温水中浸之，使之潤，不唯無黴爛之患，抑且肥膩粹白，永不變色。《吳興蠶書》。

一打緜綫。績絮成綫，謂之打緜綫。《吳興蠶書》。銅叉木柄，左手擎之，置緜於叉上，又有木鋌貫銅錢十數文，上貫蘆管，其形如錘，以右手旋轉，撚緜成綫，

繞管而積。劉沂春《烏程縣志》引《湖婦吟》云「蛾口不作絲，作縣還打綫。左手擎縣叉，右手蘆錘旋。縷轉如妾心，一日幾千徧」是也。《南潯鎮志》。湖地所産之縣綢，藉此織成。《吴興蠶書》。純縣者爲上，《南潯鎮志》。凡綫不論粗細，以光潔匀緊爲貴。鄉村婦女，晚作晨攻，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此婦女消閒之活計也。《吴興蠶書》。董蠡舟《樂府・澀絮》：「新絲資卻償加一，新縣準折還租畢。僅餘輓繭是蠶材，區區猶是儂家物。春花豆麥方登場，夏至已過齊插秧。阿儂此際獨無事，剥煮功多趁日長。煮成要借清流口，小竿持至溪頭擊。揀取一方涼最多，柳陰濃處來洊澼。晚來邂逅東家姝，爲言夫壻耽撈捕。漂成攜向博場去，不足供渠一夕輸。」董恂《樂府・澀絮》：「擇繭繅絲事已畢，輓繭剥縣薄難營。亂頭墜緒更紛紛，倘教棄置甯無惜。幸喜今朝事不忙，繭衣同向湖邊澼。筐底平鋪水面浮，緑楊陰裏無炎日。一手持竿擊不停，跳珠那顧霑衣溼。卻有鄰孃作伴來，渡頭閒話消岑寂。道是新絲賣不留，好縣又爲私逋質。賴此粗庸不值錢，至今尚是儂家物。」

望蠶信　繅絲時，戚黨咸以豚蹄魚鱐果實餅餌相饋遺，謂之望蠶信。董蠡舟《樂府・小序》。有不至者以爲失禮，蓋非特蠶時，禁忌久絶，往來亦以蠶事爲生計所關，故重之也。《遯閒瑣記》。董蠡舟《樂府・望蠶信》：「親串過從情密邇，昏姻不出一鄉裏。課晴問雨每相偕，只隔盈盈水帶水。一白蠶房深閉門，從教彼此絶音塵。不知蠶信今何似，消息傳來苦未真。算來前日回山始，料應今日繅絲起。江魚白白枇杷黄，去問諸姑及伯姊。沸耳伊軋摇車聲，絲竈滿室縱復横。入門一笑不須問，黄上眉間喜氣盈。」董恂《樂府・望蠶信》：「育蠶無奈忙蠶節，親朋遂使音塵絶。道是蠶家禁忌多，不教來往成疏闊。邇來鄰右競回山，聞得收蠶同一日。未識收花得幾分，摇船親自探消息。門外相逢一笑迎，紅燈昨夜花曾結。入門無暇道寒暄，致語先教詰得失。歡呼只有稚兒慧，翻道客休問盈歉。試聽儂家軋軋聲，絲車十部繅還急。」

汪日楨等〔光緒〕《烏程縣志》卷二八《蠶桑》　擇繭繅絲　東鄉南潯左近以出火一斤，得繭一斤爲一分，遞增至六七分爲中平，十二分爲上上矣。諺云蠶花廿四分，乃頌禱之令詞也。董蠡舟《樂府・小序》。一云，舊規四眠蠶大眠一斤，得繭二斤；三眠蠶大眠一斤，得繭三斤爲對花，湖人以秤上所劃斤兩數之，呈爲秤花。言適如其額也，過則得利，不及則失利。嘗取四眠蠶之眠頭與繭細較之，出火蠶一兩，約計二百五十五六箇。大眠蠶一兩，約計六十三四箇。是出火長至大眠，實增四之三。好蠶每兩計二十二三箇，次者計二十六七箇，是一兩大眠，箇箇成繭，好者應得三兩，次者應得二兩六七錢，俗以蠶一斤得繭二斤爲對花者，猶屬八折算也。採齊秤準，庶知一歲蠶事之豐歉。《吴興蠶書》。按，胡《府志》云：大眠六斤爲一箇，率收繭一斤爲一分，以十二分爲中平，此所以有蠶花廿四分之諺也。今西鄉、南鄉如此。稱繭廿四兩秤。按，今通用三十二兩秤。或八斤或七斤爲一弔，不可再少，恐做絲單薄，無神氣也。兩弔可做絲一車，必須安放匾内，令其涼爽，恐其出蛾也。《育蠶要旨》。須於雨三日中治净繭紜，董蠡舟《樂府・小序》云：俗謂之繭黄。抉擇精粗，以爲繅絲計。有誤食熱葉及背傷，縈絲寬慢，其繭軟而鬆者，是爲縣繭；有蛆生蠶腹，繭成穿穴而出者，是爲蛆鑽繭，《吴興蠶書》。亦曰香眼繭；大眠後爲麻蒼蠅所齕，作繭後蠅子自出，而有此眼也。蠶時蒼蠅必須常拂，點綫香亦避。《育蠶要旨》。有老不化蛹，斃煉繭内，穢汁浸潤者，是爲映頭繭；有薄緒纏身，赤蛹外露者，是爲凹赤繭，《吴興蠶書》。亦曰薄繭，《育蠶要旨》。四者皆屬蠶病。有山火太旺，忽遽吐絲，不及周徧環繞，其繭一頭穿破者，是爲穿繭；繭有黏簾附帚，結成深印者，是爲草凹繭；有蠶溺沾染漬成黄瘢者，是爲尿緒繭；有上山太稠，或二蠶三蠶共成一繭者，是爲同宫繭，四者止屬繭病。《吴興蠶書》。又有黄繭，碧繭，黄者緒粗，碧者質厚，董蠡舟《樂府・小序》。碧繭又名緑松繭，當一一選出，擇其圓白者，然後絲光而且白。絲欲其細而白，欲白必多換湯水，欲細不可惜工夫。《育蠶要旨》。粗絲以二三十繭爲一窩，細絲以六七繭爲一窩，多則損之，少則益之，不可乍多乍少，防跳花，防走板，煽車火，火旺則絲鮮明，《吴興蠶書》。蓋面絲以生者外襲倍覺光采。《育蠶要旨》。絲之高下，出於人手之優劣，同此繭，同此斤兩，一入良工之手，增多絲至數兩，而勻稱光潔，價高而售速，故不可不慎擇其人也。做絲之竈，須安置平穩，不可少有欹側。釜宜大宜舊，大則可多容水，舊則見水不鏽。鏽則汗絲，新釜見水即鏽，如用新釜，釜内須先以油擦之。《吴興蠶書》。勿用井水，用井水者絲不亮。《廣蠶桑説》。止水不如流水，山水不如河水，螺涎最能潔水，大忌用礬。《吴興蠶書》。薪最好是栗柴，桑柴次之，雜柴又次之，切不可燒香樟，其氣能使絲紅色，必須用煙囪，使煙直透，絲上無煤氣。《育蠶要旨》。絲有頭蠶，二蠶之别，以頭蠶爲上。董蠡舟《樂府・小序》。黄繭，緑松繭可做經絲，亦可作緯絲，黄絲染紅色最鮮。《育蠶要旨》。有不可絲而爲縣者，有絲縣均不可而爲絮者，湖地之縣以出烏鎮者爲上。《吴興蠶書》。

汪日楨等〔光緒〕《烏程縣志》卷二八《風俗》　農家習于勤苦，唯春時相率賽禱游觀，不過數日，即秉耒鋤，胼胝隴畝，捐捐終歲，靡有甯居。女工唯育蠶繅絲，最爲勤苦，餘時多暇，唯撚縣綫紵苧，以消永日。《羅志》引《東林山志》。

烏程上十區之民多貧，下十三區之民稍富，若十六至二十三區處邑之最東，與平江、嘉禾接壤，中有南潯、烏鎮、馬要、淤溪諸大鎮，其俗男耕女織，民頗稱

殷。自二十年來，下區之富亦蕭然矣。

汪日楨等（光緒）《烏程縣志》卷二九《物産》　絲簍子《南潯志》出南栅，絡絲所用。

蠶具《湖録》：蠶之具少于農。蠶之初生也，用鵞羽以拂之，乃置于篩鳥，滿則用筐，筐必以紙糊其眼縫焉。兩眼出蕈，乃置于筐，或用簡，筐簡大于筐，器之大者可以容蠶之多也。蠶室之中必用簾，薦以蔍編，薦以草織之，皆所以蔽風寒也。其采桑也，有桑剪，有桑斧。至飼小蠶而切葉也，有草墩用以承刀，恐其聲之著也。時或風雨而寒，則用火盆，盛生炭熾于筐之下而暖之。蠶將作繭，則用草帚，長尺如咫，大可一握，散而登，蠶其上週時，繭白三週，落擇采繭。繅絲則用絲車、水缸、鍋、竈畢具。咿啞之聲，徧于村落矣。《南潯志》：修桑有鋸，有斧，采桑有桑剪，有桑梯，貯桑葉有筲，停葉用竹簾、蔍簾、蔍蔑。切葉有刀，有草墩。刷蠶烏用鵞翎，分辮小蠶用尖竹箸，俗名蠶快，大蠶用網，小蠶貯以蒲箕，以竹篩，大蠶貯以筴，或以筐，以匾。所以架匾曰蠶袋，禦風以蔍簾，以草薦。架山棚有凳，有草帚。禦寒用火盆，擦山棚火及車頭火，亦用火盆。繅絲用絲車及水缸、鍋、竈。竈有煙囪。車上有方輪，有軸頭，有竹豁，有旋鉤，有踏板。肥絲之車有絲眼，二絲以二板爲一車，細絲之車有絲眼，三絲以三板爲一車。剥緜有竹環，或范泥爲猫，置筐中以辟鼠，曰蠶猫。《西吴蠶略》：繅車，檀木爲之。其牀正方，轆轤在前，泥竈列後，轉軸于右，納薪于左，若架若磨，並麗于牀，安牀微側以就竈。轆轤之製凡四，輻麗于軸，活其一以利脱絲。冪布名車衣，軸端屈曲以便轉，轉軸之木下連踏板。竈編竹爲之，泥于内以置鍑。架上懸竹轆轤，下設銅針各二，鍑内水煮沸乃下繭，竹箸攪之，絲頭起穿入針孔，引上竹轆轤，復迴繞而加諸輻，輻轉則絲抽乙乙矣。然無磨則徑直無緒。磨以小木爲之，麗牀右腰，微東環繩，連于軸，磨項帶小長木，列兩鉤横于銅針之上，兩兩相對，絲出針孔，即著于鉤，於是軸帶磨轉，磨帶鉤轉，鉤帶絲轉，乃左右交錯，有條不紊，廣狹適中。按，此肥絲車也。細絲車則針、鉤各三，餘並同。轆轤即方輪踏板，名脚踏架，名牌坊。竹轆轤名響緒，即竹豁。竹箸名絲叉，亦作絲快。磨名牡孃鎚，環繩名牡孃繩。小長木名秤鉤，名送絲鉤，即旋鉤，以《吴興蠶書》證之，其名如此。又按，種桑甚有籯，接桑有接桑刀，反手鋒修桑有磬，治桑上蟲有刮杷鐵絲，見《枝棲小隱桑譜》。山棚上有花格竹，盛蠶上山有盤，稱小蠶有戔子，稱大蠶及稱桑葉有秤，剥緜有籮，有箘，有釜，有盤，有木盆，治絮有筴，有細竹竿，見《吴興蠶書》。

紡織具《南潯志》：絡絲有籰子，有豁車，有碌碡。扉絲有扉車，有緯管。合絲作經有經車。避絮有筵，有棓。撚緜線有叉，有木鋌，有蔍管。曬棉花有蔍簏，晾匾。烘棉花有火鑪、篩筴。去棉花子有軋車，車上有木輪，有鐵梗，有木根頭，亦謂之輪，有踏板。彈棉花有弓，有弦，有槌，擀棉條有擀板，有擀條，一名楦子。紡棉紗有摇車，車上有輪，有軸，有弦線，有鐵鋌，有筌管。扉棉紗有筒管，亦用扉車，或即借摇車扉之。經布有經牀，經車。刷漿有筅帚。織布有機，有筵，有梭，機上有上下二軸頭，有綜線，有提綜竹，有竹撐，有坐板，有踏板。按，絡絲有挑頭，又貫籰有掉梗。經絹則横簨作以穿絲曰撩眼。兩旁植木，作鋸齒形，曰杷頭，中鑽二長木曰經幹木。盤絲曰運牀，承絲曰狗頭。機上坐身者曰坐機板。受絹者曰軸，絞軸者曰緊交繩，曰緊交棒。過絲者曰筵，裝筵曰筵腔。撐絹者曰幅撐，挂筵者曰捋滾繩，上曰塞木。推筵者曰送竿棒，提絲上下者曰滾頭。有架有線挂滾頭者曰丫兒，踏起滾頭以上下者有踏脚棒，有横沿竹花。絹機有旗脚竹，旗脚線。撷花線有旗坑潭，攀花有接板架，板如梯曰花樓，凡織散絲者一梭，縐紗則順逆二梭。緯絲有摇車，有緯管。打線有車頭，有扯車，天潮則簨下用火盆，燥則噴水。織紬布之機，女工用平機，與絹機相仿，唯客工用栈機，亦稱腰機，制度迴别，見《雙林志》，與烏程界内同。

湯日昭、王光蘊（萬曆）《温州府志》卷二《輿地下・民事》　耕山鄉陸地，多種麥、苧、桑、麻、木綿花。

織女紅不事剪繡，勤於紡績，雖六七十歲老嫗亦然。舊傳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謂之雞鳴布，若永之雙線布，樂之斜文布，獨爲他郡最，或有出男子所織者。

趙瀛、趙文華（嘉靖）《嘉興府圖記》卷二《邦制一・府公署》　織染局　正統間，乃以局之東偏爲分司。二司之制，俱有重門，有廳，有穿堂，有後堂，有廊房。織染局有門，有廳，有堂，有庫房，有織房，絡絲房。機六十二張，紵絲機三十二張，細紬機四張，絹地紗機八張，包頭紗機一張，銀絲紗機一十張。

趙瀛、趙文華（嘉靖）《嘉興府圖記》卷九《物土四》　預備織造共銀三千三百兩。嘉興七百兩，秀水、嘉善、崇德各五百兩，海鹽、桐鄉各四百兩，平湖三百兩。以上銀差俱照數徵差支給，惟本府家火銀每年止徵三之一，預備織造銀每年徵貯府庫，聽布政司取用。

趙瀛、趙文華（嘉靖）《嘉興府圖記》卷九《物土四・户賦》　匠户之别六十六，【略】繡匠，緜匠，氈匠，染匠，篾匠，毯匠，線匠，挽花匠，絡絲匠，織匠，腰機匠，簻匠，打線匠，凡六十有六役，闔郡計五千二百七十七户，各以其技共役，其役于京師，有輪班者，有存留者。嘉興【略】氈匠七户，雙線匠一百三十一户，刷印匠一户，彈花匠一十七户，篾匠二十户，線匠三十九户，染匠五十九户，織匠一十六户，絡絲匠六十八户，挽花匠十二户，腰機匠七户，簻匠二十二户，打線匠二十三户。秀水【略】氈匠九户，繡匠三十七户，絡絲匠四十四户，挽花匠五十三户，染匠三十二户，打線匠三十户，篾匠二十户，織匠十一户，腰機匠一十二户，雙線匠八十二户，簻匠一十一户。平湖【略】雙線匠三十五户，染匠三十七户，篾匠二户，挽花匠五户，彈綿花匠二户，絡絲匠一户，綿匠四户，氈匠一户，腰機匠三户，毯匠一户，簻匠一户。嘉善【略】雙線匠八十三户，綿匠二户，彈花匠一户，腰機匠二户。海鹽【略】雙線匠三十四户，綿匠四户，腰機匠一十一户，氈匠四户，彈花匠二户。崇德【略】雙線匠一十八户，線匠七十五户，繡匠一户，腰機匠一户。桐鄉【略】雙線匠一十四户，綿

匠三十四户，彈花匠三户，腰機匠四户。

其執役于本府織染局者，曰織羅匠，曰打線匠，曰挽花匠，曰染匠，曰篦匠，曰絡絲匠，曰篾匠。凡八役，闔府計四百二十七户。嘉興打線匠一十九户，染匠四十二户，篦匠八户，篾匠八户，絡絲匠二十九户，織匠一十八户，絡經匠一户。秀水打線匠二十二户，染匠二十四户，篦匠八户，篾匠九户，絡絲匠一十三户，織匠三十户。崇德織羅匠一十六户，篦匠二户，打線匠二户，染匠一十户。海鹽織匠二户，篾匠五户，絡經匠一十一户，染匠一十二户。嘉善打線匠二户，絡絲匠三户，染匠二十九户。桐鄉織匠二十三户，絡經匠一十八户，篾匠二户，篦匠六户，打線匠一户，絡絲匠四户，染匠五户。平湖染匠一十七户，絡經匠二户。

李培修、黄洪憲(萬曆)《秀水縣志》卷一《輿地・市鎮》 王江涇鎮，在縣北三十里永樂鄉，舊有王氏、江氏所居，因以名鎮。鎮南盡秀水縣界，北據吴江縣界。俗最刁頑，多織紬收絲縞之利。居者可七千餘家，不務耕績，多儒，登賢書者數有之。市設巡檢司，司有弓兵十數輩，名爲巡鹽，實則摽掠，小船經運河中者，無不被其患。

新城鎮，在縣西二十七里。後唐景雲中，鎮遭兵亂，居民壘土爲城，故云新城，城久廢，今僅存其名，宣德分縣謀建縣治而不果。其民男務居賈，與時逐利，女攻紡織。俗尤澆而健訟。居者可萬餘家，頗多儒人徙居，時有登鄉書者，士著則寥寥寡聞。

濮院鎮，在縣西南三十六里。元至正間，右族濮鑑一姓，迨本朝，濮氏流徙，他卜居者漸繁，人可萬餘家，因以濮院名鎮。南隸桐邑之梧桐鄉界，北隸本邑之靈宿鄉界。民務織絲紵，頗著中下聲，亦業農賈，商旅輻輳，與王江涇相亞，而俗較前二鎮稍馴謹，多業儒。

陡門鎮，在縣西北二十七里，靈宿鄉鎮夾運河南北，廛居僅二百餘家，較諸鎮最爲閒寂。民務耕桑，女紡織，頗多朴茂之風，間有一二業儒者，罕著名。

李增修、黄洪憲(萬曆)《秀水縣志》卷三《食貨・户口》 匠户之别六十有六，各以其技供役于京師。有輪班者，有存留者。石匠二十九户，銀匠一十六户，彈銼磨匠一十八户，五墨匠一十户，裁縫匠四十八户，熟皮匠一十九户，冠帽匠六户，船木匠七户，氈匠九户，傘匠八户，繡匠三十七户，索匠二户，櫓匠八户，絡絲匠四十四户，挽花匠五十三户，染匠三十二户，打線匠三十户，篦匠二十户，艙匠一百五十七户，鞔鼓匠二户，筆匠二户，織匠一十一户，弦匠五户，木匠九十六户，木梳匠六户，油漆匠一十六户，鏇匠二户，履鞋匠四户，腰機匠一十二户，鋸匠四十二户，瓦匠二十户，蒸籠匠二十户，裱褙匠五户，雙線匠八十二户，黑窑匠一十六户，合香匠一十九户，木桶匠一十一户，竹匠五户，鑄匠一户，篦匠一十一户，黑窑坏匠二十八户，斛斗匠六户，弓匠四户，箭匠一十五户，熟銅匠二户，刀鞘匠一户，雕鑾匠一户，琉璃匠一户。

本府織染局凡八役，打線匠、染匠、篦匠、篦匠、絡絲匠、織匠、絡經匠、織羅匠，計二十二户。

嚴辰、光緒)《桐鄉縣志》卷七《食貨下・農桑》 其繭之細長而瑩白者繰細絲，二蛾、三蛾者謂之同宫，繰粗絲或作綿，皆揀去其蒙戎之衣，不可以日曬，日曬則絲爛而難抽，不可以焚香，焚香則蛆穴而難抽。其繰之不及也，壅而泥之，每大甕用鹽四兩，荷葉包之，於甕之口又塞實荷葉。至七日而蛾死，有少罅則蛾生。其爲綿也，蛾口爲上，上岸次之，蜑衣者爲下。蛾口者，出蛾之蜑也。上岸者，繰絲無緒撈而出者也。蜑衣，蜑外之蒙戎，蠶初作蜑而經營者也。凡畜蠶者，或自家桑葉不足，則豫定别姓之桑，俗曰稍葉。凡蠶一觔，用葉八個，二十觔爲一個。稍者先期約用銀四錢，謂之現稍。既收繭而償者，約用銀五錢，再加雜費五分，謂之賒稍。葉價隨時高下，倏忽懸絶，諺云：仙人難斷葉價。其時必有小鳥連叫，曰撒山看火。俗云三斗半把。其聲清澈可聽，或云叫葉之貴賤也。蠶畢即止，餘地無之。或云《月令》戴勝降於桑，即此。故栽桑與稍葉最爲穩當，不者謂之看空頭蠶，圖僥倖耳。葉貴極以白米分摻葉上餌之，絲更光白而細。又一法，先於隔年採青葉曬乾爲細末，常置燥處。蠶時遇雨葉濕，則以乾末摻葉上，均其水氣，兼乾葉易飽難饑，出《烏程縣志》，未常試也。大約蠶佳者收絲可售銀一兩，完官取當日用皆資之。餘爲綿，爲線，矢可糞田，亦佐農家切用，此農桑爲國根本，民之命脉也。故明洪武初平江南，即命康茂才爲營田使，勸督農桑。三十七年奉旨，天下百姓，務要栽桑，有司遵報某州縣鄉栽過若干株。宣德間，巡撫周忱立農桑法，則時報官桑若干株，民桑若干株。蓋勸農重本之意，亦大深切著明者矣。

王允恭(至正)《四明續志》卷三《邑・公宇》 織染局在西北隅儒學西，元係宋貢院基。至元二十七年，鄞縣户阮申之提調改造土庫三間，庫前軒屋三間，門樓三間，廳屋三間，并前軒廳後屋一間，染房屋四間，吏舍三間，絡絲堂一十四間，機坊二十五間。又有打線場屋四十一間，土祠一間，

在帥府後北首。

松林、何遠〔同治〕《施南府志》卷一〇《典禮志・風俗》 郡人平居皆大布之衣，非遇慶賀宴會，雖搢紳家鮮著紈綺。大率士夫之服雅，商賈之服華，城市之服時，鄉村之服古，婦女亦然。婦女且素稱貞樸，無論貧富，不遊春，不治容，鄉城皆善紡績，且競以針黹爲能事，惟不善織。村市皆有機坊，布皆機匠織之。

王承禧〔光緒〕《應城志》卷一《輿地・風俗》 應邑之民，多尚仁義。《元和志》。應邑之民，其性固，其俗醇，男不經商，女惟織紝。陳士元《府志》。【略】

應邑土壤，西北多山，東南多湖。山地磽瘠，稍旱則難耕種，湖澤低窪，又苦雨潦，豐年少而歉歲多，兼以地少，土産足以商販，多恃女工織紝，資給八口。《樊志》。【略】

《舊志》所載風土者殊詞，而以今視昔，又覺少異。余莅此十年，見聞甚習。環境之內，原隰相間，山澤交錯，有布、枲、穀、麥、魚、鴈、蒲葦之利。石膏所産，甲於天下，縋鑿運販，足贍數口，田賦中上，故人皆安土重遷，擁萬金者不下數百户，豐盈之象，異乎昔之所云矣。《枲志稿》。國朝陳運隆《雜興詩》：「二月新絲賣與人，爲傳虛著黑糧貧。補天手段神明宰，能使家家一片春。」邑境向勤耕織，頗稱饒裕。近自兵燹後，東南風氣如昨，西北一帶，多以鑿鹵熬鹽爲業，往往傾家蕩産，爲孤注之計，以博利於未然，迫利不償本，始悔噬臍者，不一而足。且鑿鹵之處，男婦皆舍本逐末，藉車手錘手營生，雖田地草萊，機杼頹朽，亦不顧惜。所慮數十年後，水涸利盡，商賈裹足而耕織茫然，生計蕭索，是亦地方之隱憂也。據采訪補。

王承禧〔光緒〕《應城志》卷一一《列女・節婦》 左氏，東十團張國鳳妻。年十九，夫歿，母家憐其貧而無嗣，勸之改適。氏泣曰：吾不忍爲禽獸行也。自是八年不歸母家，晨針夜績，處之怡然，歷二十五年終。

張氏，七口團章百彩妻。年二十八，夫故，事舅姑，曲盡孝道。家貧，遺一子，氏紡績撫育，至於成立。

黄凝道、謝仲坑〔乾隆〕《岳州府志》卷一六《風俗》 《華容舊志》：邑俗貴男而賤女，女鮮華飾，且有插秧荷草者，於婦工惟知紡棉。按，岳俗婦女習於勞苦，四縣所同。

梅嶧、蘇益馨〔嘉慶〕《石門縣志》卷一《風俗志》 女紅克勤紡績，邑中桑麻甚少，多買木棉彈紡成布，比户機聲軋軋，一月真得四十五日也。

應先烈、陳楷禮等〔嘉慶〕《常德府志》卷一三《風俗考》 居民務本，勤於耕織。自崇觀以來，製錦繡爲業，其色鮮妍，不減成都錦官。《元史志》。按今常德産綿，開治蠶桑，城中婦女工刺繡，治絲枲。西南鄉半勤紡織，治園蔬。東北鄉則往往有插秧刈草者。所謂古來淳樸地，健婦把犁鋤。

居民務本，勤於耕織。《元統志》。

吴聯薰〔光緒〕《漳州府志》卷四八《紀遺上》 漳土古所謂善蠶之鄉也，歲五蠶，吴越皆不能及，蓋開國之始，民寡而地曠，桑盛而後凋，故蠶治焉，詔安有蠶王廟可徵矣。今漳中桑柘無幾株，拘忌之夫謂其音與喪同，剗除殆盡。聞有闢山園二十畝，樹養如法，但治絲色稍黄耳。蓋桑有二種，多山宜荆桑，平地水田宜魯桑，物土之宜，隨地可植，當大書特書，以仰副《耕織圖》之垂訓，豈可舊業不講哉。十年來，廣州財賦之盛，甲於他省，政以蠶桑故也。【略】

漳紗、漳緞、漳絨、漳之物産也，而絲則取諸浙西，棉苧等布，本機所織，不讓他郡，而苧則取之江右，棉則取之上海，即粟米之需，龍溪多資臺灣，詔安多資廣東也。

戴璟、張岳〔嘉靖〕《廣東通志》卷三六《生黎》 原黎女文身，而用貝綿紡線，以色絲網成若錦，縫成圈套，從頭穿下至腰，用花布結住爲裙，稱曰黎桶。【略】衣裙皆五色吉貝，無袴襦。但繫裙數重，製四圍合縫，以足穿而繫之。女工紡績。得中國綵帛，拆色絲和吉貝織花，所謂黎錦、黎單及鞍搭之類，精粗有差。

勞熾增〔民國〕《順德縣志》卷一《輿地・絲部》 土絲爲吾邑出口之大宗。繅絲之法，咸、同間用手機，俗稱手紮，亦曰大紮。光緒初，又用足機，俗稱跑紮。及光緒中葉，用汽機繅絲者日盛，俗稱鬼紮，又曰絲偈。《龍山鄉志》云：鄉之有汽機繅絲廠，自同治甲戌始。又《採訪册》云：光緒初，大良北關創建怡和昌汽機繅絲廠，有女工五六百人，由九江、大同招女工教習，特其時未盛耳。手機成本輕，起絲亦少；足機起絲稍多，而沽價亦賤；惟汽機則費用雖繁，然絲條柔而價值高，其法尤良，其利尤鉅。計土絲一項，全省每年所出約值四千萬，吾邑占四之三，此就光、宣間言之。絲從繭出，必好繭乃得好絲。驗繭之法，先秤繭一觔，分四堆，每堆重四兩，由賣繭之客指出一堆，買主即將此堆繭開殼去蛹，焙至極乾，再秤準重若干，共得繭若干枚，以此重數匀計之，每繭重約二分四五釐者爲好身。又將不開殼之繭約四兩，命女工繅之，絲長而不斷口者爲好口。若身薄而斷口多，是謂爛繭，繅之亦虧損矣，此絲廠所以最重買手也。至每觔絲約用乾繭四觔十餘兩，次則五觔八兩，如繭身薄者用至五觔十餘兩亦有之。從前未有機器繅

絲，祇用手紡，其絲略粗，不過供土人紡織之用。近來洋莊絲盛行，其價倍昂。洋莊絲居十之六七，土織絲居十之三四而已。《採訪册》。

粵絲自咸豐初已銷流外國。其最先輸出者爲七里絲，又稱手紡絲，復有所謂括絲，與今日之日本式括絲不同。計每年出口約僅萬包。逮咸豐中葉，有南海陳啟元者，具新思想，遊歷歐美，考察粵絲銷流狀況，歸國後，本其所得，於光緒初年，創辦機器繅絲廠，用蒸汽發動機製作。《龍山鄉志》謂鄉之有機器繅絲廠，始自同治甲戌，與此略異。其時風氣未開，咸加誹謗，陳遂設廠澳門試辦，製出之絲，別爲兩種：一曰四角絲，運銷美國；一曰六角絲，運銷歐洲。成效漸著，繼復設廠於南海西樵，爲內地倡，於是各處聞風興起，紛向南海、順德產繭地方，競相設立，桑蠶區域，亦逐漸擴充，至光緒末，全粵絲廠已有百二十間。時又有孖結絲一類，與車絲並行歐美。其製法用脚踏機，即廼紘。雖規模略小，女工多則百十人，少則六七人，然年中輸出額亦占粵絲三分之一，惜其工作不能畫一，劣點極多，較之機器車絲，大相懸絶，故近來脚踏機絲絶迹於歐美矣。美國絲業團嘗來粵考察絲業，殷殷以改良相勗勉，謂宜倣法日本，用複繅機繅絲，以期適應彼國織造家之需求。絲業中人，深韙其説。有岑某者，順德五區人，首先仿效，增設複繅工廠，一時同業靡然風從，自是昔日之四角車絲，一變而爲複繅式之六角車絲。此廣東絲業沿革之大概情形也。經兹改革後，成績頗優，價格日增，銷路日暢，蓬蓬勃勃，有不可遏抑之機，再能鋭意研求，其發展甯有限量歟。所慮者，政府稅率日增，成本漸高，獲利自少，加以日人、意人努力競争，大有取而代之之勢。我國絲商既苦供億之繁，復遭損失之慘，救死不贍，遑論改良，遂令大好絲業，日形凋敝，能不痛哉！政府若不體恤之，維持之，粵絲將來命運何如，未敢臆斷也。《廣東絲業研究所册記》。

謹按：吾邑出絲之多，第五區爲最，第一、第十區次之，其餘各地，均有業此者。其絲悉售與洋商，供其織造。邇來商戰劇烈，失敗時虞，空言改良，亦復何補，論者謂當於水藤、樂從、容奇産絲等處，增設絲業研究分所，派員赴日本、歐洲，考求新法，歸而教授女工，精益求精。此舉誠不容緩，然必要求政府減輕稅率，不至以終歲之所得，供無藝之誅求，俾商人安心營業，有餘力以改良，出而與外人爭衡，庶乎有濟也。

右物産

傳記

《三國志》卷二九《魏志・杜夔傳》 裴松之注：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絶世。傅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遊豫，不自知其爲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

傅玄《傅子・附録》 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遺日喪功，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用感而作。

《北史》卷九〇《藝術傳下・何稠》 何稠開皇中，累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線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成，踰所獻者。上甚悦。

《隋書》卷六八《何稠傳》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絶巧，用意精微。【略】

開皇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縣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既成，踰所獻者，上甚悦。時中國久絶瑠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緑瓷爲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

張彦遠《歷代名畫記》卷一〇 寶師綸，字希言，納言陳國公抗之子。初爲太宗秦王府諮議，相國録事參軍，封陵陽公。性巧絶。草創之際，乘輿皆闕，勑兼益州大行臺檢校修造。凡創瑞錦宮綾，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官至太府卿，銀、坊、校王本作「方」。邛三州刺史。高祖、太宗時，内庫瑞錦對雉、鬬羊、翔鳳、游鱗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

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四 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車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綿弦竹弧置按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時，有一嫗名黄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

於錯紗配色，綜綫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幅，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既受教，競相作爲，轉貨他郡，家既就殷。未幾嫗卒，莫不感恩灑泣而共葬之，又爲立祠，歲時享之。越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立。今祠復毀，無人爲之創建，道婆之名，日漸泯滅無聞矣。

褚華《木棉譜》 黄道婆，本邑人，流落崖州海崎間。元元貞中，攜紡織具歸，傳其法於烏泥涇人，人皆大獲其利。婆死，立祠祀之。明張之象復塑其像於寧國寺，今城中渡鶴樓西北小巷内，亦立廟祀之。邑之女紅，歲時羣往拜禮，呼之曰黄婆婆。但所塑者，如三十許好女子，殊失實矣。舊傳黄道婆能於被、褥、帶、幌上，作折枝、團鳳、棊局花文，邑人化而爲象眼，爲綾文，爲雲朵，爲膝襴胸背。明成化間，流聞禁庭，遂織造龍鳳、斗牛、麒麟袍服，而染大紅、真紫、赭黄等色。工作胥隸，並緣爲姦，一疋有費至白金百兩者。弘治改元，首罷之，此種遂絶。今郡中綾布以絲爲經，以木棉爲緯，亦多有花文，但價不甚貴。

紀事

《禮記・祭義》 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宫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緑之，玄、黄之，以爲黼黻、文章。

《左傳・成公二年》 楚侵及陽橋，孟孫詰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文子・精誠篇》 宓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

《列子・湯問》 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張湛注：牽挺，機蹟。

《戰國策・秦策二・秦武王謂甘茂》 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

《韓非子》卷七《説林上》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縞爲冠也，而越人徙跣剪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韓非子》卷一三《外儲説右上》 吴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吴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吴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吴子出之。

《韓非子・附録》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争利哉？」遂燔其機。

《史記》卷五《秦本紀》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

《史記》卷四一《越王勾踐世家》 吴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

《史記》卷一一九《循吏列傳》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略】兒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原題王嘉《拾遺記》卷一《少昊》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宫而夜織。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縞》 《韓子》曰：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欲履之也，而越人跣，縞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欲無窮可得乎。

《初學記》卷四〇《蠶織門》 莒婦有夫爲莒子殺，及老托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齊師伐莒，至則投諸外，或獻齊將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遂入紀。《女世説》。

孟子既學而歸，孟母方織，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列女傳》。

《漢書》卷五九《張安世傳》 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户，然身衣弋綈，顔師古注：「弋，黑色也。綈，厚繒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産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

《後漢書》卷五二《崔寔傳》 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紝、練縞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李賢注：杜預注《左傳》曰：「織紝，織布者。」孔安國《論語》注曰：「縞，粗也。」

《後漢書》卷七六《循吏傳・茨充》 南陽茨充代〔衛〕颯爲桂陽。亦善其政，

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履，民得利益焉。李賢注：《東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膿潰。建武中，杜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王景》（建初八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有餘而食常不足。【略】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民犁耕，由是墾闢信多，境内豐給。【略】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若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

《後漢書》卷八三《逸民傳・梁鴻》 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絶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娉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繡，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

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誦《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後漢書》卷八四《列女傳・姜詩妻龐氏》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汲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愧呼還，恩養愈謹。

《曹世叔妻》 作《女誡》七篇，有助内訓。其辭曰：【略】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人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

賈思勰《齊民要術・序》 汝充爲柱陽令，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貯衣。民惰窳羊主切，少纖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充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紵麻。數年之間，大賴其利，衣履溫煖。今江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寔爲作紡績、織絍之具以教，民得以免寒苦。

《太平御覽》卷二八五《資産部五・機杼》 《列女傳》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也。羊子出學，後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涔行，反裘負薪，古人之恥。」樂羊子慚而去之。學一年復歸，貞義引刀趨機曰：「此織生於蠶桑，治於絲繭，加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丈疋。今若斷之，捐棄成功，稽廢日月。夫子積學，當日知所先，中而廢歸，何異斷機哉？」羊子大慚，復出，七年不歸。

《太平御覽》卷八二六引崔寔《正論》 僕前爲五原太守，土地不知紡績，冬至，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鴈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及紡，以教民織，具以上聞。

《太平御覽》卷九九五《百卉部二》 華嶠《後漢書》曰：崔寔爲五原太守，地宜麻枲，而民不知種植，又不能紡績，率無衣被。冬月止（種）（積）細草臥其中，吏以草衣其身，乃得出。寔至，教之績織。

司農司《農桑輯要》卷一《典訓・先賢務農》 王景爲廬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景乃教民用犁耕，墾闢倍多，境内豐給。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著于鄉亭。

王符曰：「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趍商賈，……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畬史》卷四〇《蠶織門》 衡農之師卒。農欲奔赴，無糧，妻慨然請從行，曰：吾行止紡績，庶以資郎，雖風鬟雨鬢不辭也。《列女後傳》。

昔有一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嚴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集林》

《晉書》卷四九《謝鯤傳》 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

《晉書》卷九〇《良吏傳・吳隱之》 遷中領軍，清儉不華，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

《南齊書》卷五五《孝義傳・東洽里屠氏》 又諸暨東洽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苧〕羅，晝樵采，夜紡績，以供養。

《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 什翼珪始都平城，猶逐水草，無城郭，木末始土著居處。佛狸破梁州、黃龍，徙其居民，大築郭邑。【略】殿西鎧仗庫屋四十餘間，殿北絲綿布絹庫土屋一十餘間。僞太子宮在城東，亦開四門，瓦屋，四角起樓。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餘人，織綾錦販賣，酤酒，養猪羊，牧牛馬，種菜逐利。

《南齊書》卷五九《芮芮傳》 芮芮王求醫工等物，世祖詔報曰：「知須醫及織成錦工，指南車、漏刻，竝非所愛。南方治疾，與北土不同。織成錦工，竝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漏刻，此雖有其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爲悞。」

《北齊書》卷四六《循吏傳・蘇瓊》 除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及瓊至，民吏肅然，姦盜止息。【略】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長吏常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

《北齊書》卷四七《酷吏傳・畢義雲》 文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略】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並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

《南史》卷一二《后妃傳下・梁武丁貴嬪》 武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略】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

《北史》卷一四《后妃傳下・齊武明皇后婁氏》 慈愛諸子，不異己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

《北史》卷九一《列女傳・鄭善果母崔氏》 母恒自紡績，每自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

劉敬叔《異苑》卷六 昔有老姥雨夜紡績，斷失其鍰所在。姥獨罵云：「何物鬼擔去。」戶外即有應聲言：「暫借避雨，實不偷鍰，宜就覓之。」姥驚懼窺外，略無所見，鍰亦尋獲。

《舊史》卷四〇《蠶織門》 羊侃姬張靜琬，能織奇錦，有金梭玉蹂，伏兔轆轤，皆人間所無之寶爲飾。《女紅餘志》。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長慶四年九月戊午〕，詔浙西織造可幅盤條縚綾一千匹。觀察使李德裕上表論諫，不奉詔，乃罷之。

《舊唐書》卷八八《蘇頲傳》 〔開元八年〕，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破庫物織新樣錦以進，頲一切罷之。或謂頲曰：「公今在遠，豈得忤聖意？」頲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近間易忠臣節也！」竟奏罷之。

《舊唐書》卷一二二《裴胄傳》 胄簡儉恒一，時諸道節度觀察使競剥下厚斂，製奇錦異綾，以進奉爲名。又貴人宣命，必竭公藏以買其歡。胄待之有節，皆不盈數金，常賦之外無橫斂，宴勞禮止三爵，未嘗酣樂。

《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 〔長慶四年七月〕，又詔進可幅盤條縚綾一千匹，德裕又論曰：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條縚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煌灼。【略】又伏覩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方召侯伯有位之士，無或棄吾謂不可教。其有違道傷理，徇欲懷安，面刺廷攻，無有隱諱。」則是陛下納誨從善，道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況玄鵝天馬，梫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昔漢文帝衣弋綈之衣，元帝罷輕纨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近覽太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己，以臣前表宣示羣臣，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臣不勝懇切兢惶之至。優詔報之。其縚綾罷進。

《舊唐書》卷一九三《列女傳・楊三安妻李氏》 楊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姑舅以孝聞。及舅姑亡沒，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夜則紡緝，數年間葬舅及夫之叔侄兄弟者七喪，深爲遠近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所在存恤之。

《新唐書》卷一九六《隱逸傳・張志和》 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録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

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略】

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屨，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

《新唐書》卷二〇五《列女傳・李氏妻王阿足》 李氏妻王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無兄弟。歸李氏數歲，夫死無子，以嫠姊高年無供養，乃不忍嫁。晝耕夜織，能辦生事，餘二十年，姊乃亡，葬送如禮。鄉人服其義，爭遣女妻往師其風訓。壽終于家。

《新唐書》卷二〇五《列女傳・饒娥》 生小家，勤織紝，頗自脩整。父勣，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屯，水蟲多死，父尸浮出，鄉人異之，歸賵其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爲立碑云。

《新唐書》卷二一四《藩鎮傳・劉玄佐》 玄佐貴，母尚在，賢婦人也。常月織絁一端，示不忘本。

王方慶《魏鄭公諫録》卷一《諫益州北門造綾錦》 益州及北門造綾錦、金銀等作。公諫曰：「金銀珠玉，妨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勝其恥。」

張鷟《朝野僉載》卷三 定州何名遠大富，主官中三驛。每於驛邊起店停商，專以襲胡爲業，貲財巨萬，家有綾機五百張。遠年老，或不從戎，即家貧破。及如故，即復盛。

趙璘《因話録》卷三《商部下》 玄佐貴爲相，其母月織絹一疋，以示不忘本。

李昉等《太平廣記》卷二五七《織錦人》 唐盧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門東。其日風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續至，附火良久，忽吟詩曰：「學織繚綾功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誇向人。」盧愕然，憶是白居易詩，因問姓名，曰：「姓李，世織綾錦。離亂前，屬東都官錦坊織宮錦巧兒，以薄藝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樣，與前不同，不謂伎倆兒以文綵求售者，不重於世，且東歸去。」出《盧氏雜説》。

李昉等《太平廣記》卷四二四《温媪》 温媪者，即康州悦城縣婦婦也，績布爲業。《嶺表録異》。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四四《唐文宗大和三年》 十一月，甲午，上祀圜丘，赦天下。四方毋得獻奇巧之物，其織麗布帛皆禁之，焚其機杼。

俞琬《席上腐談》卷上 織女，星名也，安有機杼之具。武后七夕得金梭于庭，乃宮人爲之耳。

《全唐文》卷四七八楊憑《唐盧州刺史本州團練使羅珦德政碑》 羅公牧盧江七年，政洽化淳。【略】盧江之俗，不好學而酷信淫祀，豪家廣占田而不耕，人稀而病於吏衆，藝桑鮮而布帛疏濫。【略】公則勸之藝桑，以行賞罰，數年之後，環廬映陌，如雲翳日。易其機杼，教令縝密，精麤中數，廣狹中量，鬻之闤闠而得善價，人以不困。

《全唐文》卷七五四杜牧《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略】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三周年，成就生遂，手爲目視，無不如志。

《舊五代史》卷三三《唐書・莊宗紀七》 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庚戌，魏王繼岌奏，遣秦州副史徐蒿齎書招諭南詔蠻。又奏，點到兩川馬九千五百三十匹。案《清異録》：莊宗滅梁平蜀，志頗自逸，命蜀匠織十幅無縫錦爲被材。被成，賜名「六合被」。《舊五代史考異》

《舊五代史》卷六三《唐書・張全義傳》 全義性勤儉，善撫軍民，雖賊寇充斥，而勸耕務農，由是倉儲殷積。案《洛陽搢紳舊聞記》：王每喜民力耕織者，某家今年蠶麥善，去都城一舍之內，必馬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綵，丈夫遺之布袴，婦人裙衫，時民間尚衣青，婦人皆青絹爲之。取其新麥新繭，對之喜動顏色，民間有竊言者曰：「大王見好聲妓，等閒不笑，惟見好蠶麥即笑爾。」其真朴皆此類。

《舊五代史》卷九七《晉書・盧文進傳》 文進遂奔契丹，僞命爲幽州兵馬留後，部分漢軍，常別爲營寨。

未幾，文進引契丹寇新州。自是戎帥歲至，驅擄數州士女，教其織紝工作，中國所爲者悉備，契丹所以彊盛者，得文進之故也。

《舊五代史》卷一一六《周書・世宗紀三》 〔顯德三年五月〕辛酉，詔：「天下公私織造布帛及諸色匹段、幅尺斤兩，並須依向來制度，不得輕弱假僞，犯者擒捉送官。」

《新五代史》卷四八《雜傳・盧文進》 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

由此益彊。

《新五代史》卷六八《閩世家・王鏻》　鏻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其父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鏻嬖之，遂立以爲后。初，鏻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鏻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奸。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第二八五《後晉齊王開運二年》　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八三《吴越・雲國公傳瑛傳》　傳瑛，武肅王第三子。【略】徐、許之叛，與三城都指揮使閉門拒寇有功。時城中有錦工二百餘人，皆潤人也，傳瑛慮其爲變，乃詐傳王令百工悉免今日工作，遂發懸門放之出。王聞其事嘉之。尋授兩浙副大使。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九四《閩五・惠宗后陳氏傳》　惠宗晚年得風疾，后遂與幸臣歸守明私。百工院使李可殷少與守明狎，因守明以通於后，出入殿內。惠宗常命錦工造鏤金五綵九龍帳於長春宮，云：織八龍帳，外以己爲一龍。既成進之，守明日宿於內。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李倣作亂，后與匡勝、守明俱見殺。

《類腋》卷一二《物部・布》　夫人布《三餘帖》：豫章胡文早喪，其婦年少，守節甚苦，身自織布以給食，頭面恒不梳洗，足着草鞋，隣里從其夫姓，呼爲胡草鞋夫人布，不二價者也。

《宋史》卷三《太祖紀三》　〔開寶九年〕九月甲子，幸綾錦院。

《宋史》卷二五八《符昭壽傳》　昭壽以貴家子日事遊宴，簡倨自恣，常紗帽素氅衣，偃息後圃，不理戎務，有所裁決，即令家人傳道。多集錦工就廨舍織織麗綺帛，每有所須，取給於市，餘半歲方給其直。

《宋史》卷三二一《豐稷傳》　揚、荆二王爲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茵。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屼謂曰：「聞君言，使屼汗流浹背。」

《宋史》卷三五五《賈易傳》　賈易少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易十錢使從學。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四《江南西道二・歙州》　績溪縣臨溪石，在縣北三里。臨溪岸，方圓二丈，其平如砥。溪水甚宜浣紗，數里內婦人悉來浣紗。去家既遠，遂于石上績而守之。每春花始布，花柳交映，多豔妝麗服，羣績于此。雖不浣紗者，亦從而會績焉。又曰：「其縣名績溪，亦兼取績之義也。」

佚名《宣和遺事》　初命譚積收方臘，幾年無功。復命童貫討之，上私行送；上握貫手曰：「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書之，赦天下，罷蘇杭造作局。」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綉諸色——匠人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困重，上嘗罷之。至是方臘亂於浙西，悉詔罷之。

熊克《中興小紀》卷三《高宗建炎二年》　三月，又上欲旌賞將士，嘗命綾錦院監官姜渙，揀工匠權赴軍器所，織戰袍，以備宣賜。或言少府監於織造所掠人，而監丞許任申初無是事。宰執以奏，上始知言者之妄，因問少府官爲誰？黄潛善等曰：「監少馬居中、張元膺，皆小心能辦事。」張慤曰：「若只付綾錦院織，令長貳督之，保不誤事。」詔可。潛善曰：「陛下洞察人情，庶政各歸攸司，深鑒前日因事置局，紊亂綱紀之弊，蓋中興之漸也。」

洪邁《夷堅志・乙志・無頗鬼》　吾鄉白石村民，爲人織紗於十里外，負機軸夜歸。月正明，一人來曰：「吾膽怯多畏，聞此地有鬼物夜出，願得俱行。」民許之。其人曰：「脱有所睹，何以爲計？」曰：「我見之，當擊以軸。腰下插大鎌刀，亦可殺也。」

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八《盧文進傳》　文進在新州，歲歲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剽奪，無有寧歲，幽、瀛、涿、莫間常被其患。又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强。

《畬史》卷四〇《蠶織門》　蔡州丁氏女，精於女紅。七夕禱以酒果，忽流星墜筵中。明日，瓜上得金梭，由是巧思益進。《秘閣閒話》。

《畬史》卷四〇《蠶織門》　水晶宮瓊華三姑子織綃衣，用九龍雙脊梭。《金玉新書》。

《畬史》卷八七《綺羅門》　宋寧宗宫人積梅雨水，以二蠶蟹繅絲，織紬有自然碧色，名曰松陰色。《紫桃軒雜綴》。

張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文彦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爲錦紋，貴妃衣之。明年上元日，中官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宫中憶佞臣。」《碧雲暇》。

《元史》卷二〇三《方技傳・阿尼哥》　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爲七寶

鑽鐵法輪，車駕行幸，用以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織錦爲之，圖畫弗及也。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四二《通議大夫陳思濟神道碑》 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守池州。以恤民理學爲先務。行省伊衡俗爾威迫州郡，取淘金者三千户，僅得其半。公力言無復可充者，遂止。歲且終，省檄列郡，横造綺段，而初不給其直。列郡取於民以應之，又不中度，危迫不知所爲。公命民間有絲者，借納明年夏税，不日而絲具，召匠户并工成之，踰月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

揭傒斯《揭傒斯全集》文集補遺《李節婦傳》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静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録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生子仕，一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歿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訃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貲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厝二喪於山陰戢山下，獨攜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唯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織紝爲女師以自給。居二十餘年，教二子皆成學，遂遷二喪，反葬汶上。

《明史》卷一六四《鄒緝傳》 朝庭歲令天下織錦、鑄錢，遣内官買馬外蕃，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一二。

《明史》卷一七七《年富傳》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略】遷陝西左參政，尋命總理糧儲。陝西歲織綾絹氈氇九百餘匹。永樂中，加織駝氇五十匹，富請罷之。

《明史》卷一八五《賈俊傳》 弘治四年，中官奏修沙河橋，請發京軍二萬五千及長陵五衛軍助役。内府寶鈔司乞增工匠。浙江及蘇、松諸府方罹水災而織造錦綺至數萬匹。俊皆執奏，并得寢。

《明史》卷一八五《曾鑑傳》 曾鑑，字克明，其先桂陽人，以戍籍居京師。天順八年進士。【略】孝宗在位久，海内樂業，内府供奉漸廣，司設監請改造龍毯、素毯一百有奇。鑑等言：「毯雖一物，然徵毛毳於山、陝，採綿紗諸料於河南，召工匠於蘇、松，經累歲，勞費百端，祈賜停止。」不聽。内府針工局乞收幼匠千人，鑑等言：「往年尚衣監收匠千人，而兵仗局效之，收至二千人。軍器局、司設監又效之，各收千人。弊源一開，其流無已。」於是命減其半。太監李興請辦元夕煙火，有詔裁省，因鑑奏盡罷之。十六年，帝納諸大臣言召還織造中官，中官鄧瑢以請，帝又許之。鑑等極言，乃命減三之一。其冬，言諸省方用兵，且水旱多盜賊，乞罷諸營繕及明年煙火、龍虎山上清宫工作。帝皆報從。

正德元年，【略】内織染局請開蘇、杭諸府織造，上供錦綺爲數二萬四千有奇。鑑力請停罷，得減三分之一。

《明史》卷二八一《循吏傳・陳幼學》 陳幼學，字志行，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確山知縣。政務惠民，【略】里婦不能紡者，授紡車八百餘輛。

《明史》卷三一五《雲南土司傳三・干崖》 干崖，舊名干賴睒，麽人居之。東北接南甸，西接隴川，有平川衆岡。境内甚熱，四時皆蠶，以其絲織五色土錦充貢。元中統初，内附。至元中，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徐一夔《始豐稿》卷一《織工對》 余僦居錢塘之相安里，有饒於財者，率居工以織，每夜至二鼓，一唱衆和，其聲驩然，蓋織工也。余嘆曰：樂哉。旦過其處，見老屋將壓，杼機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數人，手提足蹴，皆蒼然無神色，進工問之曰：以余觀若所爲其勞也亦甚矣，而樂何也。工對曰：此在人心。心苟無貪，雖貧樂也，苟貪，雖日進千金，祇戚戚爾。吾業雖賤，日傭爲錢二百緡，吾衣食於主人，而以日之所入，養吾父母妻子，雖食無甘美，而亦不甚飢寒。余自度以爲常，以故無他思，於凡織作咸極精緻，爲時所尚，故主之聚易以售，而傭之直亦易以入，所圖如此，是以發乎情者，出口而成聲，同然而一音，不自知其爲勞也。頃見有業同吾者，傭於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藝固過於人，而受直與衆工等，當求倍直者而爲之傭。已而，他家果倍其直傭之，主者閲其織，果異於人，他工見其藝精，亦頗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勝十工，倍其直不吝也。久之，又以吾業織且若此，舍此而他業，當亦不在人下，去事大官，善其逢迎之術，竭其奔走之力，貴富可得也，奈之何終爲織家傭。其後果事大官，厠在衆奴中，服役于車塵馬足者五年，未見其所謂貴富之機也。又如是者五年，一旦以事觸大官，怒斥逐之，不使一再見。又所業已遂遺忘，人亦惡其狂，不已分，不肯復傭以織，至凍餓以死。若人也，吾謹用以爲戒，如之何而弗樂。余歎曰：工知足者也。老子曰：知足之足常足。工之謂也。因著于篇。工凡十人，與余言者姚姓云。

陸粲《庚巳編》卷四《鄭灝》 里人鄭灝，【略】其家織帛工及挽絲傭各數十人。

蔣以化《西臺漫紀》卷四《紀葛賢》 葛賢，吾不知其爲何如人，意必一機手也。我吴市民罔籍田業，大户張機爲生，小户趁織爲活。每晨起，小户百數人，嗷嗷相聚玄廟口，聽大户呼織，日取分金，爲饔飧計。大户一日之機不織則束

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織則腹枵，兩者相資，爲生久矣。先是稅監孫東瀛一不派及兩户，姑取商人出入之貨，量榷以辦蘇稅，我吴人人一口誦德。而棍徒某某，思欲罟未榷之利，以此二業從臾孫公，孫垂老矣，不喜事，姑漫批之，棍徒計得也，揚言每機所織者，先稅後賣，其説盛傳吴中，而東城爲之罷織，小户相向錯愕，以爲死日夕耳，然與其死餓，孰若死俠。於中葛賢者，素抱俠骨，遂爲戎首，率百人相聞城隍廟，呼神死誓曰：「吾寧拼死，救此一方，但當死清白，汝輩勿染一錢尺帛，不殺棍不逐孫不休。」先擁衆將鄉宦丁氏縱火焚其閭，恨其出母錢貸棍徒入稅府也。旋蜂聚稅府前，欲入門爲博浪計，縛棍徒立斬者三人，徒手相搏，如入無人之境。府縣衛所，縮首杜門，城門晝閉，内外隔絶。孫公微服間道逃去武林。八日而羣黨始散，賢遂挺身投獄求死，絶不蔓及一人。聲傳都下，以爲吴真反也。吴少年不諳事體，以爲何物葛賢，乃爾仗義驅貂璫，滅勢宦，殺棍徒如反掌，無不義而壯之，相贈以文，相餉以盒者無虚日，真若荆軻、聶政復生者。

徐弘祖《徐霞客遊記》卷一〇下李維楨附編《秋圃晨機圖引》　客有攜《秋圃晨機圖》兒示者曰：「此延陵徐君弘祖壽母之圖也。」余呼取而披之，則孺人之操家秉，與徐君之奉孺人，蓋相與以有成焉，宜陳仲醇詳叙之，而諸名公歌詠纍纍也。【略】乃孺人自夫子豫庵公捐館舍以後，内外家政，一切受成，處置井井，靡所不當；而性故好蓺植，好紡績；十畝之間，五畝之宅，環籬種萱，抽條引蔓，布絲成幃。凌晨起，取紡車置篷下，豆實垂垂，機聲軋軋，數十年如一日也。克勤克儉，是爲家法。

談遷《國榷》卷四五《孝宗弘治十六年》　〔七月〕停太倉洗白苧布四千餘匹。

談遷《國榷》卷五二《武宗正德十六年》　〔六月〕己酉，停陝西織羢。

談遷《國榷》卷五三《世宗嘉靖五年》　〔三月〕戊戌，復遣内官織羢陝西。

談遷《國榷》卷七七《神宗萬曆二十三年》　〔二月〕壬子，工科都給事中吴應明奏，奉旨陝西織羊羢七萬四千七百有奇，費百六十餘萬。關中連災，户口逃亡，豈堪此役。不報。

陳龍正《幾亭外書》卷三《家載・教民紡織三十三》　吴下風俗，大户小民，皆勤紡織。獨本縣婦人，嬉怠成習，布縷皆易于外境，以故日益貧。公多方勸諭，發于至誠，間出署中所織以示式。于是郊邑之間，機杼之聲札札焉，布衣布衾，小民漸足自給矣。蓋民風最難變者婦女，而公能使通邑婦女變惰爲勤，功效切實，意思深長，前此未有也。

查慎行《人海記》卷上《禁織蟒》　宏治元年，左副都御史邊鏞奏禁織蟒云：《爾雅》蟒者，大虵也。蟒無角無足，龍則角足具，今織蟒俱龍非禮，請禁之。

官修《明神宗實録》卷三六一　〔萬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蘇、杭等處提督織造兼理稅務司禮監太監孫隆及巡撫應天右僉御史曹時聘，俱以蘇州民變事上聞。隆疏言：亂民葛賢等，造言聚衆，焚掠刼殺，圍逼織造衙門，要挾罷稅，其詞頗激。時聘疏言：吴民生齒最煩，恒産絶少，家杼軸而户纂組，機户出資，織工出力，相依爲命久矣。往者，稅務初興，民咸罷市。孫隆在吴日久，習知民情，分别九則，設立五關，止榷行商，不徵坐賈，一時民心始定。然榷網之設，密如秋荼。原奏參隨本地光棍，以榷徵爲奇貨，吴中之轉販日稀，織户之機張日減，加以大水無麥，窮民之以織爲生者，岌岌乎無入路矣。五月初旬，隆入蘇會議，五關之稅額數不敷，暫借庫銀那解。參隨黄建節交通本地棍徒湯華、徐成等十二家，乘委查稅，擅自加增，又妄議每機一張稅銀三錢，人情洶洶，訛言四起。于是機户皆杜門罷織，而織工皆自分餓死，一呼響應，斃黄建節于亂石之下，付湯莘等家于烈焰之中，而鄉宦丁元復家亦與焉。不挾寸刃，不掠一物，預告鄰同里，防其沿燒，毆殺竊取之人，拋棄買免之財。有司往諭，則伏地請罪，曰：若輩害民已甚，願等而甘心焉，不敢有他也。及湯莘等被責枷示，一揮而散，葛賢挺身詣府自首，願即常刑，不以累衆，其憤激之情，亦可原矣。吴民輕心易動，好信訛言，浮食奇民，朝不謀夕，得業則生，失業則死。臣所覩記，染坊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户罷而織工散者又數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一旦驅之死亡者也，臣竊悼之。四郡額賦，歲不下數百萬，何有於六萬之稅不亟罷之，以安財賦之重地哉。奉旨：蘇州府機房織手，聚衆誓神，殺人燬屋，大干法紀，本當盡法究治，但赤身空手，不懷一絲，止破起釁之家，不及無辜一人，府縣官拜稅監出示曉諭，旋即解散，原因公憤，情有可矜。召禍奸民湯莘，及爲首鼓譟葛賢等八名，着撫按官嚴究正法具奏，其餘脅從，俱免追究，以靖地方。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三三《長沙趙夫人張氏墓碑》　長沙趙夫人，姓張氏，今御史大夫趙公開心之室，内閣中書舍人而汴之母。【略】寒窗佔嗶，則織火分光；午夜伊吾，則機絲雜響。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〇《談獻六・林氏》　丁卯夏四月，巡撫浙江金中丞鉉，以海寧縣民陳雲生母林氏年一百八歲，尚勤紡績，疏請旌表。部議給銀建坊，曰「貞壽」。

孫珮《蘇州織造局志》卷九《宦跡》 明遣宦竪，其行事俱不足道；且東林君子，罹禍甚慘，亦起于織造之誣劾，故概闕而不載。惟我皇朝敕遣部臣，體統尊而事權重，克稱乃職者不可勝書。謹即其政跡之顯著者，爲之表章，以志不忘。

〔皇清〕

陳有明，遼陽人，工部右侍郎。順治三年任。滿洲官尚志駐織染局，有明駐兵備道署，湫隘不稱，謀之撫按，即明嘉定伯宅，改建總織局，規模壯麗，體制宏廠，廳事廨宇機房吏舍，罔不整備，洵足以肅觀瞻而居匠役也。其時織染局雖屬尚志，而有明實總其成。僉報巨室，以充機户，未嘗峻刻；或屬縉紳之家，必接以禮。八年，詔裁機户，撤回織染局官員，有明乃得專督焉。買絲召匠，造辦上供，凡口糧工料價值，悉爲厘定，以昭畫一，著爲令典，迄今不改。匠民懷其德，立祠虎丘山塘祝之。九年去。

周天成，字凝圖，遼陽人，工部右侍郎，順治十年任。才品優長，兼通滿漢文義，統御匠役，威惠并施，一遵定例，無所更張。政事之暇，采風郡邑，桃李盡出其門，獎勵後進，樂爲汲引，士人戴之，刻有試牘行世。十一年停止織造，乃去。

馬偏俄，滿洲人，理事官，順治十三年任。爲人峭直剛正，不事委曲。是時織造久停，機張朽腐，偏俄殫力修理，不以累匠役，工銀絲料，親行給發，役無侵扣，賞罰允當，人服其公。至有冤抑者，必爲申理，雖强御不畏也。戊戌歲再任，丙午歲三任而卒，匠役爲之泣下。

雷先聲，字春雨，遼陽人，内刑部侍郎加工部左侍郎。康熙十五年任。忠厚素著，不用刻核，匠役有過，懲創必加；然此中恬如，不害其爲和平也。吴人因有老佛之稱。十五年卒于官。

薩哈漢，字森宇，遼陽人，廣儲司。康熙十五年任。賦性慈祥，馭下寬大，鞭扑之刑不輕加，匠役雖有過犯，多所優容，洵忠厚君子也。勤敏不懈，積勞成瘁。二十一年起運赴京，卒于舟。匠民建化成書院祀之。書院在織染局内。

祁國臣，字良宰，遼東籍滿洲人，廣儲司加二級。康熙二十二年，由烏林達升任。老成練達，洞悉諸弊。甫視事，示令機匠，赴堂領銀，赴庫領料，所以杜侵克也。上傳特用袍服，遵樣造辦，不爽纖毫，慰勞匠役，如期起解，大稱上心。帝臨幸姑蘇，駐蹕總織局，國臣趨事謹恪，眷顧甚隆，洵千載一時也。國臣又時飭染匠等役，以蘇機民之困，口糧工價，按期給發，收段償工，亦不過于督責，衆工罔不感悦云。

清格立，字介如，滿洲人，烏林達。上素知其廉，康熙二十四年，特簡兹任，賜金遣行。四月抵任，往浙買絲，盡除夙弊，雖錙銖亦必入庫，以爲公家用。八月，廣儲司祁國臣起運北上，權攝局篆，親給各匠工價，悉照司法兑發，胥役不得經其手，扣克之害頓絶；按期給糧，一遵經制册，用官斛親放，侵冒者畏罪不前。甚至廒夫斛手之需索，亦嚴爲之禁。匠民歌祝者載道。看段以二百疋爲率，緩急適宜，立規甚善。赴庫領料，必用官秤，庫吏不敢作奸。厘剔染匠車匠積弊，染匠禁其用粉，車匠禁其用油；且必核其欠數，然後給銀給料，拖欠自清。機匠勤惰不一，計工發銀，勤者思奮，惰者知儆，人服其公。有在局帶造段疋者，恐其病國累民，概行謝絶。民間諸事，悉置不問。未嘗輕于有司。自奉亦極淡泊，書役左右以蔬果饋獻，必正色峻拒，一介不取，尤人所難。巡撫都御史湯斌以其廉介，每優禮之，其人品足重如此。權攝例不載，重其人，故爲之傳其實。

孫珮《蘇州織造局志》卷一二《雜記》 局志之有雜記也，所以志局事也。無所屬而以雜記概之也。然非事之甚巨，有關于世道人心及生民利病者，則不敢以書也。

〔明〕

萬曆二十九年，織造太監孫隆，駐蘇督稅，積棍納賄，給劄營充委官，分列水陸要衝，乘軒張蓋，凡遇商販，公行攫取，民不堪命。又機户牙行，廣派稅額，相率改業。傭工無所趁食，集衆徐元、顧雲、錢大、陸滿等二千余人，推崑山人葛成爲首，分作六隊，每隊一人前行，摇蕉扇爲號，后執絞棍隨之，矢誓倡義，不取一錢。先從葑門起，于覓渡橋捶斃王建節，午間又斃徐怡春。長洲知縣鄧雲霄，先擒委官頭目湯辛、徐成下獄，衆忿不息，晝夜不輟。至七日又擁潘行禄、周仰雲、顧松、郭巖、顧澤、張宜、莫皂隸及孫顧等十家，毁其室廬，斃其戚屬。雲霄見勢洶涌，再械辛、成二凶于圓妙觀，衆毆立死，裂其尸。吴縣知縣孟習孔，以利害曉示，衆指爲閹黨，轉逼隆署。隆越墻走，匿民舍得免，潛遁杭州。八日，又言諸稅官從東城巨室，貸金營委，各執炬焚其居第。知府朱燮元，偕推官朱一龍，以恩義勸論，始解散。兵備按察使鄒墀，自太倉聞變馳至，檄捕首從。葛成等欣然就獄，受綁笞無悔。爰書成，具奏，擬編管窮徼。至四十一年，巡按御史房壯麗，特請矜宥。吴人義之，諱其名，改爲賢。文文肅公震孟題其墓曰：有吴葛賢之墓。墓在虎丘山塘。

崇禎元年，思宗以蘇杭織造太監李實誣劾周起元一疏，械實至京究問。實

辨曰：「誣陷五臣，系魏璫差人至杭，將司房黃日新印空頭奏本，令實填之以上，後恐事泄，仍殺日新以滅口。其本皆李朝欽，李永禎所草，而孫丹書之，硃以墨蓋，可辨也。」因得減死充軍。實在任時，令杭州機户沈尚文等，建忠賢祠于西湖，蘇州機户建祠于虎丘山塘。忠賢敗，祠立毀。今吳縣開元寺前石獅，即忠賢祠物也。

〔皇清〕

吳俗每歲交秋，聚斗蟋蟀。光棍串同局役，擇曠僻之所，搭廠排台，糾衆合斗，名曰秋興。無賴之徒及無知子弟，各懷銀錢賭賽，設櫃抽頭。鄰省別屬，罔不輻輳，每日不下數千人，喧聲震動閭閈。及暮即行賭博，有司不敢問，民間家産蕩廢，至爲盜賊者有之，誠吳中一大害也。壬戌秋，巡撫都御史余國柱檄中軍示禁，此風頓息。國柱升任還朝，賭賽如故。甲子秋，廣儲司祁國臣，蘇松守道劉鼎嚴拿，乃散。南新局欒棠閶丘坊巷之丘武生家，靈鷲寺東之沈機匠家，皆賭賽之窟也。

康熙二十三年，巡撫都御史湯斌甫下車，嚴禁機局放債之害。先是吳中豪惡，假冒局勢，乘人窘迫，重利盤放，利上起利，連歲不清。銀錢告竭，家産繼之；家産罄盡，妻孥繼之，肆行酷炙，莫敢誰何。自憲示發後，豪惡惕息，貧黎始寧。

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卷二五《中憲大夫分巡廣東肇羅道衛公墓志銘》

先生姓衛，諱詣，字玉亭，河南懷慶府濟源縣人。以丁丑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外補山西遼州知州。【略】公所到有治績。遼州爲山石磽确之地，民藝黍罕多逋蕩。公分别五施，授種棉養蠶法，置機具于堂皇，誘男婦紡織，鉤考勤惰。不數年，布絹之利，賴及他郡。

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二二　淮郡有耕無織，壬申歲，隴右趙文山太守西慨然以興利爲己任，延蘇松男婦數十人以教織。始于府署堂皇設局，繼移韓侯祠中，城内外婦女就學者數百人，繪圖製式，頒示條約，規模粗具。趙以是冬量移去，繼守者不任事，因經費不充，遂散而遺之。嗚呼，興千百年未興之利，豈易言哉。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四〇《節行錢孺人傳》　孺人姓錢氏，嘉定縣外岡里人，寶山學附貢生朱鐘勳之元配也。【略】鐘勳耆古能文，有聲庠序，讀書率至夜分，孺人親縫紉，或紡木棉，篝燈相助，未嘗有倦色。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四九《王太宜人墓誌銘》　太宜人姓王氏，處士某之女，誥贈奉政大夫湯公長庚之妻。【略】其佐奉政公也，家故貧，躬紡紝，務儉素，早作夜思，久而衣食漸裕。

檀萃《黔囊六》　黔中兒女用五色綿綫織錦纏之，呼爲武侯錦。云蠻兒女患疹多殤，求之武侯，武侯教以此爲臥具活之也。

惲敬《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四《亡妻陳孺人權厝志》　孺人武進陳氏，名雲。父士甯，母鎮氏。孺人年十九，歸同縣惲敬。日纑高昌棉十兩，織日得布一匹，自先夫人、太孺人與敬悉衣之。二十六，敬赴試禮部，遂留京師，太孺人以孺人多病，禁勿織。孺人撚雜線，蹙之爲菊、牡丹、鳳子、鸜鵒、鷄數十類，俱創意不襲舊式，或綴雜綾絹爲之，率三日可得白金一兩助甘旨。

張惠言《茗柯文編》二編卷下《先祖妣事略》　先祖妣白孺人，年二十二，歸我先祖考政誠府君，生子三人，女二人。【略】孺人率二女紡織以爲食，而課三子讀書。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一二九《京畿》　朱彝尊原本　紫陽觀在州城内，唐邊洞元修真於此，白日上昇。明皇御製褒詞立碑。《名勝志》。

朱昆田補遺　邊洞元者，范陽女子。幼而高潔，仁慈好善。每霜雪凝沍，鳥雀飢栖，必求米穀以餵之。歲月既深，鳥雀望而識之，或飛鳴前導，或翔舞後隨。年十五，白其父母，願得入道，父母未之許也。既笄，誓以不嫁，奉養甘旨。數年，丁父母憂，毁瘠不食，幾至滅性。服闋，詣郡中女官，請爲道士。治機杼紡織，晝夜不懈。

李宗昉《黔記》卷二　包祚永，字成美，號存齋，貴築南上里陳家寨人。自幼穎異，力學能文。年十四，補諸生，二十三，登賢書。雍正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累官廣東道監察御史。性明慤，不慕浮華，切究民生利弊，有意經世之業，敦本務實，遇事敢言。乾隆初，【略】又言黔省苗狆，頗能自衣其力，而漢人惟資楚布，歲需千億萬費，兵民窮困，職此之由，請立法勸以紡織。並言八旗婦女，多工刺繡，耗力而無益於用，亦宜學習機杼，以資生計。

薛福成《庸盦筆記》卷四《雷救人命》　無錫北鄉，有農家養一童媳，其姑遇之甚虐，督使撚棉放紗，每日以十索爲度。一日，忽少紗一索，苦搜不得，其姑謂其偷賣鄰家也。既嚴撻之，又將置之死地。忽陰雲四合，雷聲陡作，震死家中一老牛，其腹亦已劈開，有紗一索，宛在腹中，蓋牛實吞之也，然後養媳之冤始白。

夫道以人命爲至重，牛固無知，吞紗一索，亦罪不至死，然因吞紗而將致人於死，則不能不速擊之以救人也。

陳康祺《郎潛紀聞四筆》卷七《曾國藩家眷不廢紡織》 安慶復後，曾文正公駐節其中，眷屬由湖來署。夫人歐陽氏率家婦劉氏，不廢紡織，每夕姑婦共一燈，以紡紗四兩爲課。侯夫人本健婦，前兒公家書，稱夫人在京育子女，能不召穩婆。其家婦即霞仙中丞女也。家風樸儉，爲世俗宦家所希有，然亦非可强學者。

《元長吳三縣禁革宋錦機業人等設立行頭名目碑》 光緒四年（1878）

元和　陳
江南蘇州府長洲縣正堂加十級紀錄十次吳，爲給示勒石永禁事　卷查同治
吳
九年春間，據沈友山、王承忠、孫洪、戴梅亭、吕錦山、宋沛和等在長邑禀稱：緞宋錦機爲業，遭同業曹阿傳、顧廷等創立行頭，借神勒捐，禀求究禁。嗣據沈友山等，以曹阿傳等復萌故智，圖欲另改名目，仍立公所，借索斂錢，擾累同業。等情具呈。均經前縣示禁。本年八月間，據吕錦山、寧錦山、沈友山、王承忠禀：刻今曹阿傳雖故，有王沛等結黨成群，又起風波。喊歇停工，遍貼允價公議字條，擇日款神，亦要倡捐勒索，同業受累。等情。又經萬前縣給示嚴禁在案。本長洲縣莅任，復據吕錦山、任錦山、王仁忠、沈友山禀：有王沛、任福、周洪、顧廷、鄔四壽等，復擾勒詐，求飭提訊，勒石永禁。等情到縣。即經提訊，將王沛責處，諭令出具不再私立行頭、行規，妄行派費切結附卷。并准吕錦山等給示立碑永禁在案。茲又據吕錦山等以宋錦機業之户，散居元
吳兩轄，王沛等亦非一縣人氏。今荷恩准勒石，務使周遍，以期永遵。即詰會同元
吳兩憲，聯銜給示勒石永禁，庶若輩知奉通禁，不敢復萌故智。而身等各機業，亦得永守勿替。等情前來。除批示外，合行給示勒石永禁。爲此示，仰宋錦機業人等知悉：須知該業行頭名目，久經禁革。自示之後，如果王沛等敢再違禁，設立行頭，行規，以及另改名目，仍立公所，借以祀神爲名，妄行派費，詐擾同業，許該機業等指實禀縣，以憑提案究辦，決不寬貸。其各凛遵毋違。特示遵。

光緒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示。

發祥符寺巷機房殿先機道院竪石。

（原碑立於蘇州祥符寺巷機房殿，此據蘇州博物館藏拓片）

穆彰阿等《大清一統志》卷七六《江蘇・蘇州府五》 〔明〕宋一鴻妻張氏常熟人　一鴻家貧，出爲童子師。氏工紡織，家不能具機杼，鄰婦憐之，俾就其家織。

鄭珍、莫友芝（道光）《遵義府志》卷三七《列傳五》 張好仁妻龍氏，子裔智妻馬氏。龍年二十九夫死，撫孤長成而病，馬氏割股救之，不起。時馬年二十一，族人奪其産，逼之嫁，馬不從，逾數月，生遺腹子，龍以子天，致族凌，因臥病，馬獨力扶侍，至三月姑歿，喪葬盡禮，家無寸産，紡綿鍼菜，撫孤成立，年八十二卒。

著録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〇 秦少游《蠶書》一卷。見少游《淮海集》第六卷。序略曰：予閒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兖篚織文，徐篚元纖縞，荆篚元纁璣組，豫篚纖纊，青篚檿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兖，然則九州蠶事，兖爲最乎。予游濟、河之間，見蠶者豫事時作，一婦不蠶，比屋罵之，故知兖人可爲蠶師。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皆得之兖人也。案此條《文獻通攷》引陳氏之言，原本脱，今補入

段成己《梓人遺制原序》 工師之用遠矣。唐虞以上，共工氏其職也。三代而後，屬之冬官，分命能者以掌其事，而世守之，以給有司之求。及是官廢，人各能其能，而以售於人，因之不變也。古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今合而爲二，而弓不與焉。匠爲大，梓爲小，輪輿車廬，王氏玄爲之，大者以審曲面勢爲良，小者以雕文刻縷爲工。去古益遠，古之制所存無幾。《考工》一篇，漢儒攟摭殘缺，僅記其梗槩，而其文佶屈，又非工人所能喻也。後雖繼有作者，以示其法，或詳其大而略其小，屬大變故，又復罕遺。而業是工者，唯道謀是用，而莫知適從。日者姜氏得《梓人攻造法》而刻之矣，亦復物略未備。有景石者夙習是業，而有智，思其所製作不失古法，而間出新意，斲斷餘暇，求器圖之所自起，參以時制而爲之圖，取數凡一百一十條，疑者闕焉。每一器必離析其體而縷數之，分則各有其名，合則共成一器，規矩尺度，各疏其下，使攻木者覽焉，所得可十九矣。既成，來謁文以序其事。夫工人之爲器，以利言也。技苟有以過人，唯恐人之我

若而分其利，常人之情也。觀景石之法，分佈曉析，不啻面命耳提而誨之者，其用心焉何如，故予嘉其勞而樂爲道之。景石薛姓，字叔矩，河中萬泉人。中統癸亥十二月既望稷亭段成己題其端云。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〇二 《農桑輯要》七卷。永樂大典本。元世祖時官撰頒行本也。前有至元十年翰林學士王磐序，稱詔立大司農司，不治他事，專以勸課農桑爲務。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農司諸公又慮夫播植之宜，蠶繅之節，未得其術，於是徧求古今農家之書，删其繁重，摭其切要，纂成一書，鏤爲版本進呈，將以頒布天下云云。案《元史》司農司設於至元七年，分布勸農官，巡行郡邑，察舉農事成否，達於户部，以殿最牧民長官。史又稱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崇本抑末，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均與王磐所言合。惟至元七年至十年不足五六年之數，磐蓋據建議設官之始約略言之耳。焦竑《國史經籍志》、錢曾《讀書敏求紀》皆作七卷，《永樂大典》所載僅有二卷，蓋編纂者所合併，非有闕佚。《永樂大典》又載有至順三年印行萬部官牒。蘇天爵《元文類》又載有蔡文淵序一篇，稱延祐元年，仁宗特命刊版於江浙行省，明宗、文宗復申命頒佈。蓋有元一代，以是書爲經國要務也。書凡分典訓、耕墾、播種、栽桑、養蠶、瓜菜、果實、竹木、藥草、孳畜十門，大致以《齊民要術》爲藍本，芟除其浮文瑣事，而雜採他書以附益之。詳而不蕪，簡而有要，於農家之中，最爲善本。當時著爲功令，亦非漫然矣。

王禎《農書自序》 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飢，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古先聖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至纖至悉。禎不揆愚陋，搜輯舊聞，爲集三十有七，爲目二百有七十，嗚呼備矣！躬任民事者，儻有取於斯與？皇慶癸丑三月望日東魯王禎書。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王伯善農書序》 世人嘗譏嘲儒者無所用心，爲必不得已，寧退而躬耕野間，爲農以畢世，猶爲無所愧負。余每隘而非之。使儒者誠用，將無民不得業，而農預其數矣，安在栖栖然親扶犁負耒而後爲善？昔者仲尼鄙樊須，孟軻闢許行，良爲此耶？丙申歲客宣城縣，聞旌德宰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旌德治。問之，其法，歲教民種桑若干株，凡麻苧禾黍牟麥之類，所以蒔藝芟獲，皆授之以方；又圖畫所爲錢鎛耬耧耙耘諸雜用之器，使民爲之。民初曰：「是固吾事，且吾世爲之，安用教？」他縣爲宰者羣揶揄之，以爲是殊不切於事，良守將、賢部使知之不問，問亦不以爲能也。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旌德之民利賴而誦歌之。蓋伯善不獨教之以爲農之方與器，又能不擾而安全之，使民心馴而日化之也。後六年，余以薦得官信州，伯善再調來宰永豐。豐、信近邑，余既知伯善賢，益慕其治加詳。伯善之政孚於永豐又加速，大抵不異居旌德時；山齋修然，終日清坐，不施一鞭，不動一檄，而民趨功聽令惟謹。歲時屬者者强壯，問能從吾言試其具，幸而能，則大喜，出卮酒相勸獎；即不能，或怠惰不帥教，輒顰蹙，展轉引愧，如不自容。嗚呼，真美哉！而儒者之道，所謂爲民父母，能近懷而遠悦者，有不當然乎？於是伯善自永豐槖其書曰《農器圖譜》、《農桑通訣》示余。閱之，綱提目舉，華寨實聚，顧舊農書有南北異宜而古今異制者，此書歷歷可以通貫。因爲序，發其大指，併附載所聞見，以倍儒者之用世，皆非空言，令是書行而長民者一以伯善爲法，雖入頌子産、邑歌《豳風》可也。

元成宗刻行王禎《農書》詔書抄白 皇帝聖旨裏，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司准本司副提舉祝將仕牒，該「嘗謂養生之本莫重於農桑，著書之傳必有益於教化。切見承事郎信州路永豐縣尹王禎，東魯名儒，年高學博，南北遊宦，涉歷有年。嘗著《農桑通訣》、《農器圖譜》及《穀譜》等書，考究精詳，訓釋明白，備古今聖經賢傳之所載，合南北地利人事之所宜，下可以爲田里之法程，上可以贊官府之勸課。雖坊肆所刊書有《齊民要術》、《務本輯要》等書，皆不若此書之集大成也。若不鋟梓流布，恐失其傳。若將前項文書發下學院錢糧優羡去處，依例刊刻流布，誠爲有益。牒請施行！」准此。議得前項農書委是該載詳備，考索的當，其於世道，良非小補。若於學院錢糧優羡去處刊刻流布，相應申奉到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書吏張齡承行旨揮該憲司看詳。「提舉祝將仕所言誠爲農桑重事，於民有益，依準所據。合行下，仰照驗，就便施行，仍毋得冒濫違錯！」奉此。今將農書三部隨此發去，合下仰照驗，爲喚匠依上刊刻完備，印刷樣本申司。仍將用過梨板、工食價鈔一就開申，毋得因而濫破違錯，須至旨揮！

右下龍興路儒學教授司准此。

大德八年九月　日

閻閎《新刻東魯王氏農書序》 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安州邵公得元王禎氏《農書》，顧右布政使長興顧公，謂茲實大關民事而政之首也，當轉寫善本，即布政使司刻之，以廣流布，示吾民勤衣食之原，而期享樂利之休盛心也。刻半，左布政使固始李公至，乃趣完刻。邵公以余在告或暇，印寄一部，謂宜校勘脱誤，庶以信傳。顧數十萬字，病又時作，不能卒辦，而繼使督取急，乃先爲言以著公

意。言曰：天之生也，與以所長，則限之以短。其於人也，賦性獨靈，而制生養之材甚艱。故鳥羽獸毛而人需衣，蛟龍毒而嗜止血，虎熊猛而嗜止肉；人無所不嗜而能饑終日難，故需食。無食無衣，胥及亂亡。人之欲生也，固不待聖人有作；孰不求所以自活，而聖人者，亦人之欲生者也。今無論羲農軒堯以來，想巢燧之初，觀時造始，實求自永其生，而天遂命之，人遂宗之，君臣道興，衣食之原，漸以開矣。是故食五種而五肉輔，疏五蔬而五果助，五味調焉，食之需廣而安飽難也。五土以居，五物以用，五貨以通，五金以易，衣服器使屋廬舟車之需，廣而備稱難也。是故耕獲鉏耨，陰陽蚤莫之節宜順也。高下邊隰，燥濕寒燠之氣宜候也。洩制生化，土木金石之物宜悉也。糞灌培蒔，剛柔疏密之性宜辨也。水旱蟲盜。捍禦守視之役宜力也。采摘修捋，生熟急緩之度宜中也。飲飼閑放，好惡新故之情宜調也。牝牡生息，老嫩去留之班宜審也。堆穰攤曬，風雨霧露之防宜豫也。碾碡碓磑，精麤簸簁之計宜準也。倉窖轉般，鼠雀浥漏之虞宜察也。積散出內，盈縮低昂之數宜算也。是故農事修則食用贏，衣用裕，器用精，財用饒，而生養遂矣。是故天子則君人養人者也，士以上皆裨君長民者也。君不知稼穡，逞欲殄物，民因以極。民火動而元命搖，醫論且然，況君以民爲命者乎？故君知稼穡則知懼。長民而斁民事，衣食縣官，不宣心力，猶傭者懈，主人將轉雇。君子當廉勤自樹，忍以穀恥乎？故仕知民事則知媿。是故聖人之重衣食也，王公躬藉以先耕，后夫人親蠶以先織，卿大夫士以及內子胥與事焉，而治本重矣。於是乎有勸相之法焉，饗勞之具焉，督察簡閱之罰焉，祈報禳息之祀焉，庶富而教，禮樂興矣。故曰「民事不可緩也」。今簡王氏書，首以「通訣」，繼以「器譜」，而終以「諸種」，民事通諸上下者蓋備矣。是故得嘉種而缺利器則難播，與失種同。製利器而昧要訣則違時，與無器同。故得其訣器可假而使也，利諸器種可羅而下也。度要訣以達冲和之化，儲利器以運制用之機，富嘉種以取「十千」之報，比屋上農矣。吾又恐浮食末作未緣南畝，藝將孰載？方農之殷，使輒不時，則功孰與成？今民不但六也，盡歸而農，誠未即得。盍若寬兒農而不妨其務，俾自趨利而樂生乎？是故解內之遠重也，點集之煩數也，迎候之紛沓也，力役之勤悴也，守成之隔離也，讞報之留滯也，六者於古已然，而害農一也。嗚呼！誦六經以詔萬世，孔子之意無窮；而後人未能依，則雖孔子之意窮。是書據六經，該羣史，旁兼諸子百家，以及殊方異俗咸著，亦用心矣。從政者無害農，皆以此利農者訓農，則王氏撰述之初意，邵公刊布之盛心，當惠徧吾人，豈有窮乎？雖然，以今昏日之中考農祥則失度，西凉白麥之熟較南夏則違時。故雪而迅霆，桃源之夫呼凍雷，父椎牛骨而子漸之，谿峒土人數十年而食假鬼。或贏馬驢耕，或鴨羣鉏稻。稻一熟也，或三熟；蕎秋種也，或春種。是以有老媪插秧，有少婦列肆，有以蕨肥田，又淋其灰汁作菹。南河之南有車鐵輪，野馬之川牛服鞍，甌越之徼塗篾釜。或隔年見茄樹，或二月食櫻桃。蜑家於舟，苗獨藏穗。關隴之野，尚營窟而土處。則九域民事物候固多端而難律也。中土耕，一犁三牛，水田水牛，故一犁一牛。一牛三梨，耬犁也，而載之棗耕篇，則誤矣。王氏又謂餘甘獨泉産也，往泛昆明則食之。是猶賈勰《要術》附槃多摩厨，徒示博耳。故擊壤食葵，今俗所少，葛籠牧笛，取具事目。聞之農老曰，必「母倉生烝」下種，則一年可耩之日少。余亦嘗曰，必「草人」法糞田，亦恐竭澤不得鹿，墳壤之不得麋也。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真知農哉！邵公名錫，李公名緋，顧公名應祥，皆以進士顯。余往給事中，邵公則都給事中云。

嘉靖庚寅十月一月丙午，山東臨清閻閎力疾謹序。

明山東布政使司刻行王禎《農書》移文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遵明旨刻《農書》以勤勸課事。蒙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邵批：據本司呈前事，准本司右布政使顧應祥咨：照得民之所賴以生者，衣與食也；衣食之所資以出者，耕與織也。故成周以農事興王業而享國最久，漢世以力田求士行而得人爲盛。方今聖明有見於此，故天語叮甯，拳拳以農桑爲務。奈何山東地方，男惰於耕，女不知織。本職忝爲承宣之官，與有民事之責，愧無以仰答天休，敷宣德意。切見前元豐城縣尹王禎所著《農書》三部，曰《農桑通訣》、曰《農器圖譜》、曰《穀譜》等書，凡南北治農治蠶之法，纖悉具備；惜乎久無刻本，民鮮得觀。即今流傳鈔本見在，合無再加校正，命工翻刻，分發所屬府州縣掌印治農等官，俱要用心講求，著實勸課，庶於皇上敦本求治之心，國家化民成俗之意，未必無萬一之助矣。其合用梨木板并刊字匠、畫匠各工食等項銀兩，於本司庫貯泰山頂廟香錢內動支。雇募買辦應用，待刊刻完日，總具支使過銀錢數目開報。緣係動支官庫銀錢事，理合咨本司，煩爲轉呈，照詳施行。准此，擬合呈請。爲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蒙批：據呈，足見本官留心民事，崇重農桑至意。依擬動支官銀應用，仍行顧布政將所著農書再加用心校正，上緊督工翻刻，以裨聖明敦本求治、化民成俗之美，完日具數開報查考。此繳。蒙此，案照前事已經呈請去後，今蒙前因，擬合通行。爲此，除行廣儲庫動

支香錢銀應用外，合行移咨前去，煩照批呈内事，理將所著農書再行校正明白，以憑翻刻施行。

嘉靖玖年捌月。

傅希摯《重刊東魯王氏農書叙》　《農書》者，元東魯王禎氏著也，爲集三十有七，爲目二百有七十。嘉靖間，先巡撫山東安州邵公曾刻諸藩司，久而其板放逸。隆慶壬申，餘謬承乏兹土，踰載，友人有以是書索者，因求之民間，得所藏舊本閱之，點畫湮污，字句訛舛不可讀，幾欲校之而未暇也。一日，濟南倅王子之綱以纂事謁餘而之章丘，因屬之校。無何，倅復余曰：「兹集也，於民便，率争相録，奈何能爲應，盍鋟諸梓以傳？」余曰：「校，鄙意也，安望梓？即梓，宜取我贖金，慎勿費公帑。」倅然而梓之。梓成，來以叙請，謂欲托之遠也。余惟農國家首務，先王之所重也。自神農氏興，耒耜而農始講。有虞氏命棄爲后稷之官，農事侈然盛矣。后稷克勤其職，粒我蒸民，遂肇封有邰而開成周之業。傳至成王，幼冲踐祚，周公爲輔相，懼其未知小人之依而流於逸也，作《無逸》。又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陳《豳詩》，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即今之《七月》也。蓋嘗取《七月》觀之，三日而往修田器，四日而舉趾以耕，求女桑以飼蠶，感鳴鴂而載績，鬱棗以介老壽，瓜瓠以食農夫，乘播而切憂勤之心，獻祭而備禱祈之意，纖悉博大，無不備載。周公所以啓告其君者何切也！今觀王氏《農書》，大抵依仿《七月》之義。其曰農器，田器之謂也；其曰銍耕，「舉趾」之謂也；其曰蠶繅，「女桑」之謂也；其曰麻苧，「載績」之謂也，而果屬爲介壽之具，蔬屬裕食農之資，勸助以效播乘，報祈以法祭獻；即旷分條例詳略不同，要之不越《七月》中所載而廣之。故讀王氏書，宛然《七月》也，蓋不爲無自矣。方今主上以冲年臨大寶，緝熙聖學，軫念民艱，薄海内外，莫不仰周成之繼作，在廷之臣，又安知不有仿《無逸》、《豳詩》之義告之者乎？告君，所以告民也。是書也，雖不得目陳王前，使得與農夫野老日游習焉，非即所以告君乎？夫告之，言焉耳，而貴底於行。昔周公告成王以《七月》，成王然之，嗟臣工，嗟保介，惓惓爾成之命，而田畯之官又勸課不怠。其在民間，率婦子餉南畝，熙熙成風。國以殷富，因以綿八百年有道之長。今國家邊境晏然，河漕通利，不可謂不治矣。然大司農每每告匱，百姓苦於供餽，不勝鞮鬄。若是者何？以農事之未講也。使是書也，上下相與率而行之，以無媿於成周之盛，則周治至今可覩也。不然，不幾於空言哉？固願有以行之也。倅曰：「然。願受而弁諸首。」

萬曆甲戌春二月，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兼督理營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傅希摯撰。

鄧渼《重刻農書序》　予嘗讀《吕覽》，至《上農》諸篇而有味乎其言之也。其意以爲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民農則重，重則少私，少私則公法立；民力專於農則其産復，其産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然不如大《易》言之約，曰「何以聚人？曰財」。管仲亦云「倉廩實而知禮節」。夫人生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飢寒切身，雖父子不相保，是蚩蚩者惡得晏然而已乎？故古聖王之治天下，未有不務耕織以爲本教者。自神農、后稷以來訖殷、周，《詩》、《書》所述，於農事爲尤詳。三代而下，獨兩漢治最近古；當文景時，數下哀痛之詔，務民於農桑，户口滋殖，幾致刑措。建武中，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蓋其重視民命也如此。夫農之資於人也至切，而其爲利也至溥。舊説，方一里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勤之則畮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萬斛。況以天下之廣，而聽之於惰農之手，鹵莽而耕之，亦鹵莽而獲之，其所損可勝道哉？國家定鼎北平，歲漕江南粟四百萬餘石輸之太倉，僅而獲濟。脱有意外，運塗中梗，若扼嬰兒之吭而奪其食，可爲寒心。予嘗北游齊、魯、燕、趙之郊，方千里間，平疇若掌，大率土曠人稀，廣種薄收，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吾鄉乃有力耕之人而無其地，可惜也。大同之世毋論已。三國時獨魏人稱富强，其後用鄧艾計，大治諸陂隄於潁南，用以溉田，且耕且守，自壽春至於鄴都，阡陌相望，農官田卒，所在而是；伐吴之役，資食有餘。托跋女貞有中原之日，亦因其物力豐盛，氣吞荆吴，隋元資之，終成兼併。豈至今日而「如茨如梁」之實獨秘於中土，合穎連莖之瑞遍江南皆然哉？上鮮良牧而下多偷民，勸相之無術焉故也。至於蠶織之利，獨吴越擅其饒。今嘉湖諸處有半畝共桑之迫，而他州多曠廢不墾之地，故農用益困。《周禮》授職任民之法，首曰「三農生九穀」，「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懸於邑閭」。時則穡事競勸，家給人足。後代搜粟都尉、度支營田使等官，大略倣此。今錢穀之司，上下基置，法網益密，亦爲催科轉運設耳。上實生我而復我以生乎？于前代重農之意胡逕庭哉？予上世本農家，中歲歸田，旦夕與田父山妻談農桑事，不覺津津有味。會有以元人王禎氏《農書》見遺者，讀之，則「于耜」「舉趾」，田家風景宛然在目，又其文理明白易曉，因爲序而傳之，以狥于里閭，不忘先志云爾。若夫國計民生，勞來勸相，則肉食者謀之，予，小人也，力田

治産以給公上而已矣，此外何知焉？時大明萬曆四十五年中秋日。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〇二 《農書》二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元王禎撰。禎字伯善，東平人，官豐城縣尹。《文淵閣書目》曰：王禎《農書》一部十册。《讀書敏求記》曰：《農桑通訣》六，《穀譜》四，《農器圖譜》十二，總名曰《農書》。《永樂大典》所載併爲八卷，割裂綴合，已非其舊。今依原序條目，以類區分，編爲二十二卷。其書典贍而有法，蓋賈思勰《齊民要術》之流；《圖譜》中所載水器，尤於實用有裨。又每圖之末，必系以銘、贊、詩、賦，亦風雅可誦，今外間所有王禎《農務集》，即從是書摘抄者也。唐中和節所進農書，世無傳本。宋人農書，惟陳勇所作存。元人農書存於今者三本，《農桑輯要》、《農桑衣食撮要》二書，一辨物産，一明時令，皆取其通俗易行。惟禎此書引據賅洽，文章爾雅，繪畫亦皆工緻，可謂華實兼資。明人刊本舛訛漏落，疑誤宏多，諸圖尤失其真。《永樂大典》所載，猶元時舊本；今據以繕寫校勘，以還其舊觀焉。

孫星華《王禎農書跋》 謹案：是書閩刻舊所未有，豐順丁氏所藏聚珍原印本暨《彙刻書目》亦均無此種，惟見於仁和朱修伯宗丞學勤所編《聚珍書目》。獨山莫子偲大令友芝《舊本書經眼録》内亦有《四庫》重編，以聚珍板印行之語。莫氏見聞宏富，宗丞又親藏是書，自必皆非誤舉。惜宗丞之書已歸豐潤張氏，無從借致；因假杭郡丁松生大令所藏明嘉靖時山東刻本，據以增刻。凡《農桑通訣》六，《農器圖譜》二十，《穀譜》十，總三十六卷，較《四庫》著録之本多一十四卷。蓋當時館臣未見此本，僅從《永樂大典》掇輯别編，其卷數則又偶據誤本《讀書敏求記》分列故也。《讀書敏求記》有趙、沈、阮、潘四刻，惟趙刻、沈刻均在《四庫》未開館以前；考其於《農書》條下，均稱《農桑通訣》六、《農器圖譜》二十、《穀譜》十，與此本合，而《提要》所引《敏求記》，《農器圖譜》訛「二十」爲「十二」，《穀譜》訛「十」爲「四」，且兩類互易先後，則決非趙、沈兩刻，蓋别一誤本也。明時又别有萬曆間鄧渼所刻删併十卷本，殆即《提要》所指爲「舛譌漏落，疑誤宏多，諸圖尤失其真」之明人刊本也。若此本，據其卷末所載山東布政使移文稱，《農書》久無刻本，即流傳抄本校刻云云，其爲王氏原本可知。近如張孝達尚書《書目答問》、陸氏之《皕宋樓藏書志》著録明刻三十六卷本，皆即此本也。至莫氏《經眼録》所載明本，據其所稱每卷題「集之一」、「集之二」於目首，有嘉靖庚寅臨清閻閎序，及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等語，無乃與此本脗合，乃所題總卷及分類子卷則又悉同庫本，是直未將此本全書逐一檢閱，祇沿《提要》之説爲説，則其矣讀書精審之不易也！至此本雖不失王氏原纂面目，而刊校草率，其間奪文訛字及語句之顛倒誤衍者，幾於觸目皆是，爰薈粹羣經注疏、《史記》、前後《漢書》及子部中農家、雜家諸書，悉心讐對，凡正誤字二千七百五十有四，補脱字九百四十，删衍文八十有九；必確有依據，方始竄易，不則雖灼知其舛錯殘脱，亦仍一循其舊。惟《農器圖》「連磨」一項，有説無圖，又《穀譜》一類，目録作十一卷，標爲「飲食類」，下列《豳七月詩説》、《食時五觀》、《備荒》凡三項，而書内則於第十卷「藍」字條後即接載「附《備荒論》」，既未另有十一卷，亦無《豳七月詩説》及《食時五觀》二項。其爲王氏原本所缺耶？抑爲翻刻所據之抄本所脱佚耶？卷首《闔序》及卷末《移文》均無一字提及，此則明人刻書之惡莽也。今既無從據補，因稽核原書，另編總分各目，置諸首帙。其全書行款，改依閩刻聚珍本諸書之式，以歸畫一。諸圖則選工縮臨，雖大小稍有區别，而形模則無或差殊。刻既竣事，爰記其顛末如是。光緒乙未仲夏、端陽節後十日，會稽孫星華子宜謹識。

張溥《農政全書序》 予生也晚，猶獲侍先師徐文定公，蓋歲辛未之季春也。公時以春官尚書守詹，次當讀卷，亟賞予廷對一策，予因得以謁公京邸。公進予而前，勉以讀書經世大義，若謂孺子可教者。予退而矢感，早夜惕勵。聞公方究泰西曆學，予邀同年徐退谷往問所疑，見公掃室端坐，下筆不休。室僅廣丈，一榻無帷，則公臥起處也。公初筮仕入館職，即身任天下，講求治道，博極羣書，要諸體用。詩賦書法，素所善也。既謂雕蟲不足學，悉屏不爲，專以神明治曆律兵農，窮天人指趣。《堯典》敬授，《洪範》厚生，古今大業，莫有先也。文孫縻之，旋之嘗言：公精默好學，冬不爐，夏不扇。予在長安，親見公推算緯度，昧爽細書，迄夜半乃罷。登政府日，惟一老班役，衣短後衣，應門出入傳語。易簀旅舍，橐中不盈十金。古來執政大臣，廉仁博雅，鮮公之比。趙孟、公孫，寧足道哉！

《農政全書》，公經綸之一種。張大中丞與方郡伯兩公，篤念民生，屬陳臥子進士編次廣傳。刻竟，予得卒讀，益歎吾師命指深遠，周天際地也。農家者流，出自稷官，班史記之。其後種樹、試穀、育蠶、養魚、耕牛之經，花竹之譜，人各有書。然碎布民間，事不相攝，耕奴織婢，號爲小道。雅人墨士，或諱而不言。若總自王朝，編於太府，采明農之衆篇，勒一代之大典，上探井田，下殫荒政。鳧茈可食，蠡螟不憂，率天下而豐衣食，絶饑寒，使盜賊屏息，禮樂盛興，非至治乎？即名卿大儒，亦何庸丘蓋也。公察地理，辨物宜，考之載記，訪之士人。輶軒襏襫，盡列筆削。氾崔賈韓，方此蔑如。揆厥製作，其《豳風》之嗟農夫，《無逸》之

知小人乎？

公爲諸生時，有田數弓，弗不治。稍施疏鑿功，植柳其地，歲穫薪燒，利反倍於租入。因悟世無棄土，人病坐食，李悝之法，至今可行。後官翰林，適議拯遼患，屯田津門，功半被沮。豈真東屯之效，反難於沮洳三百步哉？言易而行難，獨成而衆敗，事無大小，顧所任者何如耳。即今幅員：關、陝、襄、鄧、許、維、齊、魯，與夫朔方、五原、雲、代、遼西，其地可耕，等於東南。設倣耕植，導水利，近給京師，大省輓輸，何所不贍？而空以委盜，害莫鉅焉。公書不尚奇華，言期可用。使早究其業，塞下民實，五穀土價，非虛談也。遲之七十之年，始登鼎軸，復不久慙遺，予所爲抱書而泣也。公一子五孫，皆當代賢傑，推廣先志，尤兢兢八政云。婁東門人張溥西銘謹序。

張國維《農政全書序》 班史《藝文志》，列農書爲諸家之一，後世因之。隋唐所收，僅十有九家；《宋中興書》演至六十四家；鄭漁仲博精載籍，其所裒乃僅得十二部四十七卷。内最著者，如漢議郎《氾勝之書》三卷，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十卷，又有李淳風《續賈書》若干卷。李書當時已湮没，而賈氏所傳，在宋遂爲秘本，非勸農使者，不得受賜；民間傳寫紕陋，特贋本耳。而賈元道《農經》，王氏《要術》及何亮《本書》，流行最廣。下迨《禾譜》、《耕織圖》，併花木竹藥諸譜，各隨好事之手，以闢新領異，合之則皆農家言也。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國貧之患，誰實受之？故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語亦有之：「農之氣，呆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淳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己。」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非舉八政四術之要，以安集而招徠之，則民腹營餒，民情營迫，而尚可諭以仁義，懾以刑威乎？且人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攘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惡下，下不得不欺上，各有所切也。則何不舉其平日所切，而豫爲訓之，戒之，且圖之，策之？是以《無逸》首陳艱難，而《王制》急先儲蓄。思文率育，則上配昊穹；分地用天，則敦立人極。下至霸國之佐，盡力之教，莫不辨纍堁、沙塉之形，討蚼蛆、狼穗之實。故曰：「智如禹湯，不如嘗耕；聖如宣尼，不如農圃。」夫有所用之也。國家嘗經綸之始，首重民事。以農桑責諸郡邑，以屯種責之衛所，合文武氓兵而總囿於滋源固本之内。此王業所由寖昌也。高皇帝有志復井田之舊。其於驗丁限畝，酌古準今，既嚴禁拋荒，又深惡侵佔。而於郡國水利，設有專官；誠見陂塘池堰，無可蓄之利，則溝遂疆理，無可劃之防。水利不興，而欲望農政之要領，此必不得之術也。江南千古稱爲樂國，不第廣川大澤，畫斷戎馬，即有鯨鯢封豕，無所縱其馳驅；至於物産所宜，稅賦所出，地無不耕之土，而農無不貢之毛。假令惠綏拊循，利濟率作，猶可息其疲輸，而責以重擔。今如病厄之人，日行百里，巾箱囊篋，喘汗臨深，而猶鞭叱不令稍止。噫！亦危矣！余前刻有《水利全書》，所謂急則治標，因病立劑者；今又得徐少保《農政全帙》，所謂緩則治本，懸方救病者也。雲間陳臥子，以彌綸巨手，羽翼經術，博綜羣雅，而尤留心於經濟之書。是帙則其手加闡潤，提要鉤元，農扈之言，纖悉備具。余同年方君守松，扶衰起敝，治以驗方；欲公之同志，謀梓之於余。余讀之而曠然喜，僭爲敍數言，以付剞劂氏。典型具在，亦唯漁陽蒲亭愛民之長，實實舉行之耳，豈僅列籤插軸，誇爲百家之一而已哉？明崇禎己卯歲仲秋，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國維書於蘇署之待日堂。

方岳貢《農政全書序》 平天下章，言人言士言農也；生衆四句，其孔夫子之農書乎？得乎丘民而爲天子，丘民農也；不違農時章，易其田疇章，其孟夫子之農書乎？《周禮》及漢唐宋諸儒所著論，煩簡不一，其兩夫子農書之疏解乎？農者，王業之根本也。爲天子之命吏，而農書未之讀，惡在其爲愛養元元也？即所爲讀《大學》讀《孟子》者安在也？亦知今之農，視昔有間乎？國初人民稀少，又無處不屯，所以穀值恆平，上下饒樂。今生齒且百倍矣，地日以無，夫日以遊，而亦止仰食於農。金賤穀貴，舉火之家，日兼三日之用。閭左安得不貧？度支安得不匱？而且今日議生，生則取之農耳；明日議節，節究亦取之農耳；加榷稅、加捐助，究亦加之農耳。《豳風》陳詩，使人主知稼穡艱難。而記知今日之農，更有此不可計數之艱難也哉！以天下之大，時事之棘，一農夫支撐之，忍弗與之究心農書也？間從臥子先生處，得徐文定公所輯數十卷。自夫溝封、景候、器物，皆可伸指知寸，舒掌知尺。既悉其事，復列其圖，農之爲道，凡既備矣。蠶桑以勤女紅，六畜以供祭祀，羞耆老，皆農之所有事也，故次之。水毀木饑火旱，天行何常，故常平社倉之制，蹲鴟蒲蛤之屬，以備荒政終焉。公昔嘗小試之三輔，現有成績。倣而準之，庶幾天下無石田，穰凶無艱食，斯亦上下兩利之道也已。是以大中丞張公，保釐南土，適見此書，大加會賞，亟命梓之。所以率羣吏，以惠黔首，奉承明天子德意至渥也。予不佞，亦得遵宏訓而觀成事焉。嗟乎！

治亂無象，農之獲安於農與否，是即其象。彼罹虜罹寇者，以死亡轉徙，失先疇而不獲安，幸而免此，又以剿餉、練餉、急罹虜罹寇之患，而岌岌乎不獲安。愛養元元者，其務所以安之哉！明松江府知府，襄西方岳貢題於雲間公署。

王大憲《農政全書序》 當神廟時，海上徐文定公，以命世大儒，讀書中祕，抒其天人之學，治安之才，受知宸眷。因從金馬玉堂，旁領振旅芟舍之司，卓著嘉猷。至今上，遂晉翼青宮，論思啓禁，天下人士咸想望以爲姚、宋、韓、范于今再見。憲雖生晚，仰止久矣。及承乏而入公之里，不意典型云邈，僅得瞻拜廡下。恭遇聖天子悼念重臣，遣官爲築神道，循故事建坊。邑史幸得爲元老襄事，諸簡役庀工，繕修唯謹。因獲識嗣君安友翁，暨諸孫五文學咸繼，序思不忘。竊意手澤昭垂，當有奏對語録，傳之通都大邑，俾章不朽，私心直寤寐不釋焉。茲縻之氏，以大中丞張公、郡大尊方公，梓公平日所著《農政全書》相示，余手讀竟，益欽公之經國務大體，重本計，直上符有郃氏之立我烝民也。墾治，邁金城之方略；占候，宛玉燭之燮調；水利救荒，直挽神化功用；蠶桑、樹畜，宏挈衣食源流。將使遊惰輩知淬胼胝而趨事矣，末作輩知謝奇贏而轉緣南畝矣。屯興而溝塍列，家給而牛犢佩，又何戎馬之敢牧，而潢池之生心哉？公所以安國家而厚蒼生，其大端已見於是書。宜乎臥子先生心公之心，覆較而詳爲衰次，令天下人士因得見公之心，較昔姚、宋、韓、范，緜亘尤稱遠大。何者？謀斷經略，功在一時；立我烝民，功在萬世。惟萬世之功，當食萬世之報。今安友翁璞玉渾金，清慎一節，而縻之諸君，俱昂然龍鳳，不減忠彥諸公子，行見天下鼓腹而樂十千之耦，且加額而祝畢萬之大。明崇禎己卯長至日，上海縣知縣廬陵王大憲頓首拜書。

方岳貢《農政全書後序》 余於今上龍飛首年，出守雲間，見民稠而俗汰。每進父老，告之曰：天之福禄有數，地之産植易窮，亟督爾子弟力田；酣歌恆舞，胡可長也？郡有玄扈先生，少閑任士辨物兵志星曆諸家，皆手畫躬親，不徒託之空言，往於神宗朝試而輒效矣。予仕其鄉，先生登朝，晉綸扉，不獲時式廬受學。迨捐館經年，嗣君稍出其遺書，臥子陳子攜一編以示余。三復嘆曰：文定公遭逢全盛，未嘗翱翔乎石渠，優遊乎禁筆；降而與野老耕夫，省五土之宜，審九穀之性，規偃瀦溉岡鹵，且口嘗草芽木實，以備荒政之求。誠念承平日久，驕淫暴殄，天數既盈，人命將薄，必有水旱木饑之災。語曰：智者慮之於未形，達者規之於未兆。文定公之謂與？臥子博物君子，重加修訂，進中丞張公而共梓之。書成踰歲而中原大饑，榆皮木葉既盡，甚則析骸食子，實有其事；已而飛蝗渡江，漸歷江左。予守雲間之十四年，米穀踴貴，約諸賢士大夫各出米平糶，俟秋成復易米貯倉，倣古常平倉之制。是年去位。文定公之書余雖未得盡行，而祖其意不忘。自是膺命輓漕，涉足江北淮南，覽沮洳蘆葦皆可爲腴田，其中浚蕩以增原壤，築隄以限巨浸，開斗門以時蓄放，文定公成法具在，余爲按圖辨宜，欲歲太息不能去。及導汶濟以達漳御，周觀齊魯燕趙之墟，有久淪斥鹵，有近委荒萊，大抵全恃雨膏，雨膏不至，百里焦枯。文定公之書，依泉可引，握井可灌，池塘水庫可瀦雨雪之水而時溉之，奈何專矚雲漢也？及既抵通州，蒙聖明撫念勞薪，特賜陛見。會其文孫齋王父《農政全書》以獻。天子嘉賚，稱是書有裨邦本，勑梓印廣傳，以重民事。夫文定公之世，人熙物阜，羽書未亟，司農未詘也；顧且身披蓬蒿，揆土穀之異同，謀鄭、白之水利，皇皇於力耕數耘，如寇盜之至；而數十年間，果用兵不休，頻年饑饉，始知文定公非過計也。方余守雲間久，其時户有贏糧，人娛春酒，不知有遺侵之苦。余一睹農書，嘆爲救時良書。臥子整輯一卷，輒與論辯往復，敬其切要。而四五年間，海内皆思見其書，且動聖明下採，繙閱寶幄，始知余與臥子亦非過計也。天下之患莫大於時有可爲，而世不見信；及世已信矣，又謂時不及爲。在數十年之前，行文定公之法，束起遼東，四盡甘涼，因地勢而相土宜，分軍墾種，鑿溝壑，遠烽堠，九邊歲有蓄積，皆成雄鎮，何至胡馬陸梁？又使文定公之法行於江淮，上引河流，下理陂澤，阡陌相錯，所謂舉鍤爲雲，決渠爲雨，資食有儲，佐國家征討之用，士氣自倍。往時不用，茲迺仰屋無籌，然孜孜得人而爲之，久將優裕。不然，事會之失，亦猶今之嘆昔也。公嗣君龍與孝養慈幛，未嘗足履公門，蘭孫五丈夫，積學能文，圭璋並秀，文定公之澤遠矣哉！都察院副都御史兼東閣大學士方岳貢撰。

周一敬《農政全書序》 今上御宇之十五年，大興開屯之議。議已協，司農持羣議以上。上報可，乃制詔冢司擇可爲屯田使者，具以名聞。冢司乃謀諸廷論，選用舊德二人，以名上。上俞之，於是俾擇寮屬假便宜從事焉。先是大江南北苦歲侵，自齊魯達畿甸尤甚，人民流移且相食。上大發倉粟，出内府金錢以贍之；又詔有司具行荒政，盡捐諸逋賦。鼓舞德音，格於皇天，雨暘以時，歲以有秋。夫不有確然石畫，導元元務本力穡，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阜民財，而顓顓望賜年焉，時祲時稔，以爲慶灾，非謀國之經也。今幸以明詔遣使持節董治之。然古今異宜，南北異理，使者所治，地大人衆，鹵莽而耕，或至不能償種，則豈足

以副明天子意哉？足宜有成書，俾使者得考焉，以授其僚，其僚授之郡邑吏之有事於農者，以時以宜，各服其畔，則力少功多。《詩》不云乎？「王釐爾成，來咨來茹」，斯之謂也。顧餘觀農家者言，如賈魴、孟祺、苗好謙、暢師文、王禎之書，或奧而罕通，或偏而不該，足以取資談說，未可以授民也。惟獨閣學徐文定公所著農書，則所謂兼綜歷試，便於時用者哉！蓋公生平學本賈、鼂，志希韓、范，九邊形勢，聚米可成；而胸中數萬甲兵，六千精騎，皆可坐籌決勝於指顧間。且其平居持論，以爲國用，資乎食貨。既富方穀，所饒所鮮，在於菽粟，不在錢緡。以故察地勢，辨物方，考之載記，訪之土人，親嘗躬閱，廣搜博採，著爲成書。而公之聞孫蔭君薇垣縻之及其弟旋之行之，克纘先猷，方且繕寫其書，奏之當宁，爲救成農官之助，而以其刊者示余。余奉命按江以南，將抵公之故里，而求所未見之書焉。公於輔政勤勞之暇，餘其神明，治兵書律歷，探天人要玄，且精於泰西之學。聖明欽若昊天，既以公之歷授時矣，茲之農政，復將用公之言，經緯天地，備此兩書，豈不盛哉？抑農田水利相爲表裏，大江以南，邇者旱潦不時，瀦洩無所，水利不修之所致也。顧安得復有夏忠靖者出，請水衡錢，按公之遺書，治上下流水患哉？余茲爲南土深憂矣。嗣君龍與翁孝義提躬，菟枯一視，及諸孫五丈夫，皆能世公之學而竟其用者也。茲得并及之，是爲序。崇禎歲次壬午冬十月，賜進士第文林郎奉差巡按陝西甘肅兼學政、謫光祿寺監事、召還巡按蘇松等處、福建道監察御史通家晚生周一敬頓首拜書。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〇二　《農政全書》六十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明徐光啓撰。光啓有《詩經六帖》，已著録。是編總括農家諸書，裒爲一集。凡《農本》三卷，皆經史百家有關民事之言，而終以明代重農之典。次《田制》二卷，一爲井田，一爲歷代之制。次《農事》六卷，自營制開墾以及授時占候，無不具載。次《水利》九卷，備録南北形勢，兼及灌溉器用諸圖譜，後六卷則爲泰西水法》。考《明史》光啓本傳，光啓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文曆算火器，盡其術。崇禎元年，又與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同修《新法曆書》，故能得其一切捷巧之術，筆之書也。次爲《農器》四卷，皆詳繪圖譜，與王禎之書相出入。次爲《樹藝》六卷，分穀蔬蔬果四子目。次爲《蠶桑》四卷，又《蠶桑廣類》二卷。廣類者，木棉、蘇苧之屬也。次爲《種植》四卷，皆樹木之法。次爲《牧養》一卷，兼及養魚、養蜂諸細事。次爲《製造》一卷，皆常需之食品。次爲《荒政》十八卷，前三卷爲《備荒》，中十四卷爲《救荒本草》，末一卷爲《野菜譜》，亦類附焉。其書本末咸該，常變有備。蓋合時令、農圃、水利、荒政數大端，條而貫之，匯歸於一。雖採自諸書，而較諸書各舉一偏者，特爲完備。《明史》稱光啓編修兵機、屯田、鹽筴、水利諸書，又稱其負經濟才，有志用世，於此書亦略見一斑矣。

任樹森《農政全書序》　國之本計在農，明徐文定公《農政全書》所由作也。書爲天下之民言，尤爲天下之長民者言。黔地瘠磽，又不通舟楫，無商賈之利，舍農更何以爲治？夫黔非不重農也，然而耰鋤錢鎛之器不完，則草其宅矣；火化土蒸之法不悉，則糞無多矣；桑麻吉貝之種有遺，則利未溥矣。乃不曰貧難以措也，則曰土有未宜。於是終年鹵莽，鰓鰓然徒仰救於不可知之天時。上莫之先勞，下亦莫之奮興。遊惰之民職是，飢寒之民職是，訟獄攘竊之民悉職是矣。道光丙申秋，中丞善化賀公來撫黔，董屬吏，勤聽斷，嚴緝捕，實倉儲，興學校，仕風駸駸不變。數月，出此書示僚佐曰：急則治標，今訟獄稍息，攘竊稍戢，是不可不圖其本也，是書盡之矣。森受而讀之，作而嘆曰：何獨富民也？即教亦不外是。夫使天下之民，皆終歲勤勞於畎畝，尚暇訟獄乎？使天下之民，皆衣食充足於家室，尚樂攘竊乎？即云貧難以措也，然器不完，法不悉，種不備，不益之貧乎？即云土有未宜也，然器果完，法果悉，種果備，豈概弗宜乎？文定此書，大抵於民之營治、耕勞、器具、作用、樹畜、種植則詳焉晰焉，纖悉不遺，於長民者之興除利弊，開墾屯田，水利荒政，則諄焉復焉，再三不倦。嗚呼！小富由勤，本富在農，豈難知難能之事也？而黔之民，胡爲聽其遊惰而饑寒，而訟獄，而攘竊耶？且民非不農也，未若是書之言農；長民者非不重農也，未若是書之言重農。愚民耳目，囿於方域，因之而已。士君子幼而佔畢，長而學製，或未嘗躬親農事，目覩農書，率之無方，亦安之而已。誠人人取是書，講明而切究之，器有必完也，法有必悉也，種有必備也。民生其有不阜，民俗其有不醇者歟？善乎禹修之序曰，敷而準之，天下無石田，穰凶無艱食矣，又何貧無以措，土有未宜之爲慮也哉？貴陽守恬侯馬君，以是書爲可救黔之瘠也，請付剞劂。予曰：中丞之出是書，非徒供僚屬省覽也，其各究心以教吾民，而又使之竟然得自力於農焉，則是書之刻不虛矣。譚序。道光十七年歲次丁酉仲夏月，貴州通省清軍糧儲兼巡道新息任樹森譚序。

宋應星《天工開物卷序》　天覆地載，物數號萬，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遺，豈人力也哉？事物而既萬矣，必待口授目成而後識之，其與幾何？萬事萬物之中，其無益生人與有益者，各載其半，世有聰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棗梨之花未

賞，而臆度「楚萍」，釜鬵之範鮮經，而侈談莒鼎；盡工好圖鬼魅而惡犬馬，即鄭僑、晉華，豈足爲列哉？幸生聖明極盛之世，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徼宦商，衡遊薊北。爲方萬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見聞聞？若爲士而生東晉之初，南宋之季，其視燕、秦、晉、豫方物，已成夷產，從互市而得裘帽，何殊耐慎之矢也。且夫王孫帝子，生長深宮，御厨玉粒正香，而欲觀耒耜；尚宮錦衣方剪，而想像機絲。當斯時也，披圖一觀，如獲重寶矣！年來著書一種，名曰《天工開物卷》，傷哉貧也！欲購奇攷證，而乏洛下之資；欲招致同人，商略贋真，而缺陳思之館。隨其孤陋見聞，藏諸方寸而寫之，豈有當哉？吾友涂伯聚先生，誠意動天，心靈格物，凡古今一言之嘉，寸長可取，必勤勤懇懇而契合焉。昨歲《畫音歸正》，繇先生而授梓。茲有後命，復取此卷而繼起爲之，其亦夙緣之所召哉！卷分前後，乃「貴五穀而賤金玉」之義。《觀象》《樂律》二卷，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臨梓刪去。丐大業文人，棄擲案頭，此書于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皆崇禎丁丑孟夏月，奉新宋應星書于家食之問堂。

劉芳《豳風廣義叙》 古者先王之制，首重農桑，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織，或受之寒。聖帝肇自北方，耕織載在《豳風》。想其豐亨之景，雍和之象，令人歎慕不已。是農桑起自秦中，漸及南地，故天下後世，莫不羨豳原之風。惜乎桑蠶廢於往代，誤爲風土不宜，遂失其傳，因而缺利一倍。今時際熙皞，生齒日繁，而秦人僅守一耕，治生無增，補救無法，衣被不敷，閭閻漸艱，豐歲尚且多困，歉年其何以堪！凡有識者，莫不爲之寒心。我朝重熙累洽，和氣致祥。凡未舉者皆舉，未復者皆復，想亦是政可興之日也。有雙山楊子，生於吾鄉，賦資聰慧，才略性成。自髫年即拋時文，矢志經濟，博學好問。凡天文音律，醫農政治，靡不備覽。學宗孔孟，以聖賢之心爲心。每勸人以格物窮理，敦本復性爲要，養身治生爲首。人性皆善，接之者莫不歡從。吾鄉有淫祀，自唐迄今，千有餘年，所費不貲，每至其處，輒驟生爭端。先生每集同人講勸，遂罷其祀，至今鄉人安於無事。吾鄉去城邑甚遠，貿易不便，先生相地集衆，立爲日中之市，鄉人便之。先生乙巳遊南山，見槲櫟滿坡，知其有用，特買沂水繭種，令布其間，至今利之。先生格致之精，洞達醫理，常針里人腸胃之瘡，預診友人三年之死。療久棄之痿症，起數載之沉痾，親目奇驗，難以枚舉。而周知多能，識見超越，深明秦人荒歉逃亡之弊，胎於無衣，講之極詳且悉，遂有樹桑之舉。然其事無法不成，先生博訪維慇，盡得其法。其種植、灌溉、繅解、經織之務，悉躬親而履蹈之，數年之間，大獲其益。迄今十餘年來，高堂有輕煖之奉，室家有盈箱之積，比閭族黨，矜式率由者益衆，來求法學手者無遠近，先生皆親教之。近來吾鄉之童子，皆能繅水絲矣。向之無衣無褐者，今且曳縞而拖紈。功有實功，效有實效。而先生不欲以衣帛之美，私諸一室一鄉，務欲播之當時，垂之奕禩，俾人人均食其報。因著《豳風廣義》一帙，連類備載畜牧、園圃之制，事事親經，其立法極善，取效甚捷，樂從者皆驗，誠致富之良謨也。上爲國家培元氣，下爲斯民立生命，豈小補哉。若人人踵而行之，不過數年之間，共歌五袴，咸慶大有。斯信此書之非夸也，又烏得以小道而目之。余於先生，爲比鄰之舍，葭莩之戚，見之習，知之稔，故能詳述始末，以樂告當世之仁人君子，遍曉鄉鄰，共舉此務。使秦中家家樹桑，人人衣帛，裂自可積而富可永保，則幸甚！乾隆五年歲次庚申孟春，劉芳頓首拜題。

楊屾《豳風廣義弁言》 天生蒸民，畀之食以養之，畀之衣以被之。蓋食出於耕，衣出於桑，二者生民之命，教化之原，缺一不可者也。夫人生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再衣則寒。飢之於食，寒之於衣，得之則生，失之則死，耕桑之所係大矣哉！是以神農爲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教民稼穡；禹勤溝洫，萬邦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皆以耕桑爲立國之本。故孔子籌保庶，先富而後教；孟子陳王道，先桑田而後庠序。古者天子躬耕，后親桑，爲天下先，重本也。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耕桑不舉，而可以興道致治者也。而不知者，反視耕桑爲鄙事，曰：君子自當爲其遠且大者。嗚呼！此亦弗思之甚也。夫經世大務，總不外教養兩端。而養先於教，尤以耕桑爲首務。古聖王之治天下也，養之以農，衛之以兵，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生民之道畢矣。吾儒儲學者，即學此農兵禮樂，爲治者即運此農兵禮樂。四者乃天德之實，王道之本，萬古莫之易也。若舍此而求奇索隱，談玄說妙，無非英雄欺人之語，有何遠大之可爲。且世之人，終歲皇皇，經營籌畫，其塗雖殊，其實同歸於衣食。獨不思衣食之源，致富之本，皆出於農。農非一端，耕、桑、樹、畜，四者備而農道全矣。若缺其一，終屬不足。昔聖王之富民也，必全此四者。故宅不毛者罰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即其歿也，不耕者祭無盛，不畜者祭無牲，不樹者無椁，不績者不衰，其加意養道如此。人能遵斯四者，力耕則食足，躬桑則衣備，樹則材有出，畜則肉不乏。自然衣帛食肉，不飢不寒，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出鄉井而俯仰自足，不事機智而諸用俱備。日積月累，馴致富饒，世世守之，則利賴無窮。若棄自然之美利，圖難必之貨財，縱聚珠盈斗，積金

如山，飢不可爲食，寒不可爲衣。故諺有之曰：百年無金珠何傷，十日無粟帛身亡。是以寒者不貪尺玉，而思袒褐；饑者不顧千金，而美一餐。故明王貴粟帛而賤珠玉，重農民而輕商賈。我皇上旁衣旰食，首重農桑。使倉有餘粟，篋有餘帛，登斯民於富壽之域。而承流宣化之賢，莫不仰體聖意，留心本務。但秦人自誤於風土不宜之說，知耕而不知桑，是有食而無衣。至於樹畜失法，又乏資助之益，故每歲之中，必賣食以買衣，因衣之費，而食已減其半。又兼諸凡之費，莫不取給於一耕，四者缺三，烏得不窮。所以豐凶俱困，衣食兩艱，稍有荒歉，則流亡載道。人但知凶荒始於無食，而不知其實胎於無衣。餘詳考屢察，深知其故。每思所以治衣之法，試諸木棉、麻苧，厥成維艱，殫思竭慮，未得其善。因誦《豳風》一詩，及《孟子》陳王道諸章，頓有所悟。夫邠岐俱屬秦地，先世桑蠶，載在篇什可考，豈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與。余因而博訪樹桑養蠶之法，織工繅絲之具，頗得其要。自樹桑數百株，歲在己酉，始爲養蠶。其年蠶成，所繅水絲，光亮如雪，能中紗羅綾緞之用。迄今十有三載，歲歲有成，親經實驗，已獲其益。仰體我皇上加意農桑，愛養斯民之至意，不忍私諸一身，竊願推以及人，因集是編，顏曰《豳風廣義》。若家户行之，則稼穡之外，復增利一倍。每樹桑一畝，歲可得絲九斤，若樹桑十餘畝，歲可得絲百餘斤，不特五十之老可以衣帛，即賦稅婚喪之費，亦可取給於此，豐衣足食之樂，可立而待矣。然桑蠶既舉，而孕字之事，缺焉不講，何以佐農桑之不逮，衣帛之老，又何能食肉乎。余特揀採善法，精尋實效，求其切於日用，家家可畜者，猪、羊、雞、鴨之法，俱親經有驗，連類而備載之。能依法牧養，則孳生不窮，不特七十之老足以食肉，即八口之家，亦有餘甘矣。更思秦中，園圃久廢，樹藝失法，追倣素封之意，自製一園，名曰養素，已見實效。附於蠶畜之末，以公同志。是編也，始以桑蠶，補歲計之不足；繼以畜牧，佐農桑之不逮；終以園制，爲士人養高助道之資。此余殫十餘年之苦心，親身經歷而輯成者，非徒抄撮成說，道聽耳聞者可比。授之剞劂，用廣同人，敢自附於作者之林乎？亦庶幾利用厚生之一助云爾！

乾隆六年季夏上浣，茂陵楊屾雙山氏題於會心齋舍。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〇二　《豳風廣義》三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國朝楊屾撰。屾字雙山，西安人。其書述樹桑、養蠶、織紝之法，備繪諸圖，詳說其制，而雞豚畜牧之法亦附見焉。考蠶月條桑，《豳風》所述，則其地非不可蠶桑，而近代其法久廢，故貧民恒以無衣爲虞。屾之所述，蓋秦民之切務，近時頗解織紝，故所作之帛，世稱秦紗，俗曰繭子。四方往往有之，或亦講求之力歟。

宫本昂《豳風廣義序》　光緒八年，本昂以考績入都，謁大司農閻公。公曾撫山左，問民間生計甚悉。併手一册授本昂，曰：此《豳風廣義》三卷，蠶事大備，汝方膺民社，盍法之，以惠小民。本昂唯唯，歸而讀之，蓋秦中楊太學屾所編輯也。太學因秦人誤於風土不宜之說，耕而不桑，衣艱於食，博訪栽壓、修接、浴養、飼摘、蒸繅、解緯、紡織之法，躬行獲利，族黨踵而效者，亦多豐其家，乃爲圖說集是書以公諸世。嗟乎！太學之意良厚，而公去東十餘載，尚殷殷爲民謀室家，如此其深且遠也。夫往籍所載，蠶桑之興，實肇北土。今則齊、魯、燕、趙、秦、晉之民，耕田外罔所事。樂歲猶無餘，荒歉則凍餒轉徙，顛踣乎道途。且自海舶互市，其物多奇巧，啓嗜好，歲耗以千萬計，民益重困。而外洋所需中國産，亦惟絲爲多，吴越業之者獲厚利。使齊、魯、燕、趙、秦、晉之民，務本圖，事蠶桑，以補歲計之不足，即遇荒歉，亦可無凍餒轉徙顛踣之患，而奈何相顧因循，以至於今日也。本昂既獲是書，敢不奉行，用敷公惠。雖然，一邑之大，所及幾何，亟付剞劂，以廣其傳，因書端委如此。山東卓異候陞掖縣知縣調署德州知州宫本昂謹序。

羅振玉《紡織圖説跋》　右《紡織圖説》一卷。乾隆癸酉，錢塘孫琳，爲知淮安府事隴右趙公撰。趙公由太倉牧，擢守淮安。淮無紡織之利，特徵江南織工，至郡設局教之，聞一時其業頓興，距今百餘年來，淮地紡織之風，仍寂然無聞，殆所謂人亡政息與。倘此書亦湮，則賢太守聲稱杳矣。兹爲之印行，復取金谿黄漱莊先生夢菊宰滇南時，教《織局章程》附書於後。今之賢守令，幸倣而行之，毋任前賢專美，則鄙人所企祝者矣。光緒二十五冬，上虞羅振玉跋。

鄭珍、莫友芝〔道光〕《遵義府志》卷四四《藝文三》黄樂之《蠶桑寶要跋》　蠶桑之利遍天下，而遵義居民止知橡繭，罕事桑蠶，豈其土地之不宜歟，抑拘於所習而桑絲之利未盡悉耳。樂之來守播州，亟欲勸衆植桑飼蠶，謂宜示以成法。爰詢郡中茂才晉生廷榮，得《蠶桑寶要》一書，蓋諸暨周雪園先生蒞任蜀中所作，區爲四說，以植桑爲先務，而育蠶之事宜，避忌器用，次第紀焉。言簡事該，條分縷晰，洵樹桑之典要，蠶婦之規維矣。山繭行於遵義迄百餘年，獲利已久，然觀其伺守之勞，必藉男子，固不如桑蠶，專課女工，逸而易就也。乃爲重付梓人，分頒士庶，俾知始事不煩，而爲利益溥。異時執筐采桑，譬鼓祈蠶，將與橡繭並行久遠，皆是書爲之先導已。道光己亥。

藝文

《詩・陳風・東門之枌》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鄭玄箋：績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爲。

《詩・大雅・瞻卬》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毛亨傳：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

徐幹等《建安七子集》卷七《劉楨集・大暑賦》 農畯捉鈐而去畴，織女釋杼而下機。

徐幹等《建安七子集》卷七《劉楨集・魯都賦》 其女工則絳綺綾紈。（《太平御覽》八一六。）

《藝文類聚》卷六五《織》 賦　後漢王逸《機賦》曰：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思，仰覽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結靈根於盤石，託九層於岩傍。性條暢以端直，貫雲表而凱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羣萃而陸梁。於是乃命匠人，潛江斲驤。踰五嶺，越九岡，斬伐剖析，擬度短長。勝復迴轉，剋像乾形。大匡淡泊，擬則川平。光爲日月，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員綺錯，微妙窮奇。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兔耳跲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鼠身匿蹄。高樓雙峙，下臨清池。遊魚銜餌，瀺灂其陂。鹿盧並起，織繳俱垂。一往一來，匪勞匪疲。於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蠶人告訖，舍罷獻絲。或黃或白，蜜蠟凝脂。纖纖靜女，經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鳴珮，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杼，覽牀帷，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藝文類聚》卷六五《織》詩 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太平御覽》卷八二五《資産部五・機杼》 王逸《機賦》曰：舟車棟宇，龍工也。杵臼碓碨，真巧也。匜盤杆縷，小用也。至於織機，功用大矣。上自大始，下訖羲皇。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系聖恩，仰攬三光。悟彼織女，終日七襄。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勝復迴轉，刻象乾形。大匡淡泊，擬則川平。光爲日月，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員綺錯，微妙窮奇。兔耳跲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鼠身匿蹄。高樓雙峙，以臨清池。遊魚銜餌，瀺灂其陂。鹿盧並起，織繳俱垂。宛若星極，屈膝推移。爾乃乘輕杼，攬床帷，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太平御覽》卷八二五《資産部五・機杼》 《古詩》曰：「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又曰：「皎皎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巧妙，不得束機杼。」

《古樂苑》卷五〇無名氏《古豔歌》 孔雀東飛，苦寒無衣。爲君作妻，中心惻悲。夜夜織作，不得下機。三日載疋，尚言吾遲。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五七王逸《機賦》 舟車棟宇，龍工也。杵臼碓碨，直巧也。盤杆縷針，小用也。至於織機，功用大矣。素樸醇一，野處穴藏。上自太始，下訖羲皇。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思，仰覽三光。悟彼織女，終日七襄。爰制布帛，始垂衣裳。于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結靈根於盤石，託九層於巖旁。性條暢以端直，貫雲表而凱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羣萃而陸梁。於是乃命匠人，潛江斲驤。踰五嶺，越九岡。斬伐剖析，擬度短長。勝復迴轉，剋像乾形。大匡淡泊，擬則川平。光爲日月，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員綺錯，極妙窮奇。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兔）〔兔〕耳跲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鼠身匿蹄。高樓雙峙，下臨清池。游魚銜餌，瀺灂其陂。鹿盧竝起，織繳俱垂。宛若星圖，屈伸推移。一往一來，匪勞匪疲。於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蠶人告訖，舍罷獻絲。或黃或白，蜜蠟凝脂。纖纖靜女，經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鳴佩，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杼，攬牀帷。動搖多容，俯仰生姿。（《藝文類聚》六十五。《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御覽》八百二十五。）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九無名氏《相逢行》 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

曹植《曹植集》卷一《大暑賦》 機女絶綜，農夫釋耘。

《玉臺新詠》卷二曹植《雜詩五首》之二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善曰：《小雅》曰：繽之精者曰縞。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

《玉臺新詠》卷三陸機《爲一無爲字周夫人贈車騎一首》 碎碎織細練，爲君作構一作「當爲君作褌」。褌。《漢書・玉莽傳》太后〔旦旦〕衣繒練。師古曰：繒練，謂帛無文者。

《文選》卷四左思《蜀都賦》 闉闍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

錦斐成，濯色江波。李善注：閎，市巷也。圓，市外内門也。貝錦，錦文也。譙周《益州志》云：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

《文選》卷一六江淹《別賦》　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李善注：《織錦迴文詩序》曰：竇韜，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蘇氏，秦州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沙漠俟娶婦，蘇氏織錦，端中作此迴文詩以贈之。符國時人也。

徐陵《徐孝穆集》卷一《中婦織流黄》　吴兆宜箋注：《玉臺新詠・古樂府・相逢行》曰：「大婦織羅綺，中婦織流黄，小婦無所作，挾瑟上高堂。」落花還一作飛井上，春機當户前，帶衫行幛口，覓釧枕檀一作入檀邊。數鏄疑作蹋經無亂，《魏志》：賈逵機五十綜者五十蹋，六十綜者六十蹋。扶風馬鈞患其喪功費日，皆易以十二蹋。新蠶緯易牽。《古今注》：蜀人謂機一名絡緯。催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聲如紡績也。蜘蛛夜伴織，張協《雜詩》：「蜘蛛網四屋」百舌曉驚眠。《易緯・通卦》：百舌者，反舌鳥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封用黎陽土，《東觀漢記》：鄧訓故吏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過易陽，載青泥一襆遺訓。書因計吏船。揚雄《答劉歆書》：天下上計孝廉及内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欲知夫堵處，《古樂府》：「東方千餘騎，夫堵居上頭。」今督水衡錢，《漢書》：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顔師古注：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

《藝文類聚》卷六五《織》　晉楊泉《織機賦》曰：伊百工之爲技，莫機巧之最長。似人君之列位，象百官之設張。立匡郭之制度，如城隅之員方。應萬機以布錯，實變態之有章。是以孟秋之月，首殺庶物，工民呈材，取彼椅梓，貞幹修枝。名匠騁工，美乎利器。心暢體通，膚合理同。規矩盡法，因事作容。好無不媚，事無不供。於是乎女工就柔，絲輕貫綜。紀簡姦清，織女揚聲，美乎如芒。麗姿妍雅，動有令光。足閑蹈蹋，手習檻匡。節奏相應，五聲激揚。濁者含宫，清者應商。和聲成柔，慷慨成剛。屈申舒縮，沈浮抑揚。開以胸間，闔以高梁。進以懸魚，退以俠彊。氣變相應，陰感乎陽。倦俛不及，進却頡頏。事物之宜，法天之常。既合利用，得道之方。

《太平御覽》卷八二五引孫德施《維車賦》　惟工藝之多門，偉英麗乎創形。擬老氏之一轂兮，應天運以迴行。乘轉屈以成規兮，不辭勞以自傾。故其用同造物，功叅天地。軒轅垂衣，因其以濟。袞冕龍旂，用康上帝。勳存王室，惠流皂隸。觀其微風興於(輪)(軸)端，霧雨散于轅輻。制以靈木，絡以奇竹。危朝日以投員兮，准暈月以造象。若洪輪之在(雄)(碓)兮，似蜘蛛之結網。爾乃才藝妻妾，工巧是嘉，或織綿組，或匠綾羅。舒皓腕於輕輪兮，煥擬景乎鏡華。綵成妙於指端(號拒)兮，(清籟)幽而相和。象蟋蟀之鳴户兮，類寒蟬之吟家。

鮑照《鮑參軍集》卷四《擬行路難十八首》之五　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鄰，暮還在親側。弄兒牀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鮑照《鮑參軍集》卷六《擬古八首》之七　河畔草未黄，胡雁已矯翼。秋蛩扶户吟，寒婦成夜織。

徐陵《徐孝穆集》卷一《詠織婦》　纖纖運玉指，脈脈正蛾眉。振蹋開交縷，見《樂府》。停梭續斷絲。兆宫曰：《異苑》：陶侃嘗漁雷澤，得一織梭。簷前初月照，洞户朱帷垂。一作未垂帷。弄機行掩淚，彌令織素遲。見《鴛鴦賦》。

《玉臺新詠》卷三荀昶《擬相逢狹路間》　大婦織紈綺，中婦縫羅衣。

《玉臺新詠》卷四鮑照《夢還詩》(按)：一作《夢歸鄉》　婥婦當户笑，一作歎。縗一作搔。絲復鳴機。《春秋繁露》：蘭待縗而爲絲。

《玉臺新詠》卷四鮑照《擬古》　河畔草未黄，胡雁已矯翼。秋蛩扶一作挾。户吟，寒婦晨一作成。夜織。

《玉臺新詠》卷五柳惲《擣衣詩》　念君方遠徭，望(按)：《藝文》作賤。妾理紈素。【略】不怨杼軸苦，所悲千里分。垂泣送行李，傾首遲歸雲。

《玉臺新詠》卷五柳惲《雜詩》　自君之出矣，蘭堂罷鳴機。徒知遊宦是，不念別離非。

《玉臺新詠》卷六王僧孺《與司馬治書同聞鄰婦夜織》　洞房風已激，長廊月復清。藹藹夜庭廣，飄曉帳輕。雜聞百蟲思，偏傷一息一作鳥聲。烏聲長不息，妾心復何極。猶恐君無衣，夜夜當窗織。

《玉臺新詠》卷六王僧孺《擣衣》　下機聳西脽，鳴砧遶東旭。《漢書》：酈食其曰：紅女下機。

《玉臺新詠》卷七梁武帝《織婦》　送別出南軒，離思沈幽室。調梭輟寒夜，鳴機罷秋日。一作月。《正字通》：梭，桑柯切，音娑。織具，所以行緯，俗呼杼爲梭。《廣韻》：梭，織具。良人在萬里，誰與共成匹。願得一回按一作迴光，照此憂與疾。君情倘未忘，妾心長自畢。

《玉臺新詠》卷七簡文帝《詠(按)樂府無詠字中婦織流黄》　翻花滿階砌，愁人獨上機。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調絲時遠腕，易錦乍牽衣。《語林》：劉道真

兒一老篳採旅，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旅？」《周禮》：幅氏漚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昔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爲水凍。《西京雜記》：霍光妻遺淳于衍蒨茹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鏑，六十日成一匹，匹直萬錢。鳴梭逐動釧，紅妝映落暉。

《玉臺新詠》卷七簡文帝《古意》 妾在成都縣，願作高唐雲。樽中石榴酒，機上葡萄裙。停梭還斂色，何時勸使君。

《玉臺新詠》卷八劉孝威《侍宴賦得龍沙宵月明》 傳聞機杼妾，愁余衣服單。當秋一作愁。終已脆，銜啼織復難。終作絲，是。皇太子《妾薄命篇》「縫針脆故絲」可證。

《玉臺新詠》卷八劉孝威《郡一作鄰。縣遇見人織，率爾寄婦》一作成詠。 妖姬含怨情，織素起秋聲。度梭環玉動，踏躡珮珠鳴。一作明。《西京雜記》：五絲爲躡，倍躡爲升，倍升爲紱，倍紱爲紀，倍紀爲綬，倍綬爲緺。經稀一作移。疑杼遲，緯斷恨絲輕。《正字通》：凡織，縱曰經，橫曰緯。蒲萄始欲罷，鴛鴦獨未成。【略】機頂掛流蘇，機旁垂結珠。青絲引伏兔，黃金繞鹿盧。一作轆轤。王逸《機賦》：「兔耳銓伏，若安若危。」又：「鹿盧並起，纖繳俱垂。」鄭玄《周禮》注：當兔，即伏兔，謂輿下之貫軸者也，似人屐，伏兔在輔上似之。豔彩裾邊出，芳脂口上渝。

《玉臺新詠》卷八劉邈《見人織，聊爲之詠》 纖纖運玉指，脈脈正蛾眉。振躡開交縷，停梭續斷絲。檐花照初月，洞户未垂一作垂朱。帷。弄機行掩淚，翻令織素遲。

《玉臺新詠》卷八劉邈《秋閨》 螢飛綺窗外，妾思霍將軍。鐙前量獸錦，簷下織花紋。唐避諱，改虎作獸。《正字通》：凡錦綺繡繢之文皆曰紋。《廣韻》：紋綾也。墜露如輕雨，長河似薄雲。秋還百種一作種事，衣成未暇薰。

《玉臺新詠》卷八劉孝儀《閨怨》 本無金屋寵，長作玉階悲。一乖西北麗，寧復城南期。永巷愁無盡，應門閉有時。空勞織素巧，徒爲團扇辭。

《玉臺新詠》卷九蕭子顯《燕歌行》 思君昔去柳依依，至今八月避暑歸。明珠蠶繭勉登機，鬱金香蔫特一作持。香衣。洛陽城頭雞欲曙，丞相府中烏未飛。夜夢征人縫狐貉，私憐織婦裁錦緋。《說文》：緋，帛赤色也。

《玉臺新詠》卷九王筠《行路難》 千門皆閉夜何央，百憂俱集斷人腸。探揣按：一作取。箱中取刀尺，拂拭機上斷流黃。情人逐情按：一作恨。雖可恨，復畏按：一作恨。邊遠乏衣裳。已縷一作繰。一繭摧衣縷，復擣百和裛一作薰。衣香。

《續玉臺新詠》盧詢《中婦織流黃》 別人心已怨，愁空日復斜。然香望韓壽，磨鏡待秦嘉。殘絲愁緒爛，餘織恐縑賒。支機一片石，緩轉獨輪車。下簾還憶月，挑燈更惜花。似天河上景，春時織女家。

《藝文類聚》卷六五《織》 陳蕭鈐《賦婀娜當軒織詩》曰：東南初日照秦樓，西北織婦正嬌羞。綺窻猶垂翡翠幌，珠簾半上珊瑚鉤。新粧入機映春牖，弄杼鳴梭挑纖手。何曾織素讓新人，不掩流蘇推中婦。三日五匹未言遲，衫長腕弱繞輕絲。綾中轉躡成離鵠，錦上迴文作別詩。不惜紈素同霜雪，更傷秋扇篋中辭。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三《烏夜啼》 尋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窻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五《黃葛篇》 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綿冪，青烟蔓長條，繚繞幾百尺。聞人貢素手，採緝作絺紵。縫爲絶國衣，遠寄日南客。荼梧大火落，岩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跡。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一〇《贈裴司馬》 翡翠黃金縷，繡成歌舞衣。若無雲間月，誰可比光輝。秀色一如此，多爲衆女譏。君恩移昔愛，失寵秋風歸。愁苦不窺鄰，泣上流黃機。天寒素手冷，夜長燭復微。十日不滿匹，鬢蓬亂若絲。猶是可憐人，容華世中稀。向君發皓齒，顧我莫相違。

杜甫《杜工部集》卷一《白絲行》 繰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一作牙。床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一作改。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裛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春天衣著爲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一作疑。輕舉。香汗輕塵污顏色，一云香汗清塵似微污，又云香汗清塵污不著。陳浩然本一云香汗清塵似顏色。開新合故置何一作相。許。君不見才一作志。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六《牽牛織女》 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姑舅事，敢昧織作功。

盧綸《盧綸詩集》卷一《途顧秘書獻書後歸岳州》 黃葉落不盡，蒼苔隨雨生。當軒置尊酒，送客歸江城。竹裏聞機杼，舟中見弟兄。岳陽賢太守，應爲改鄉名。

盧綸《盧綸詩集》卷三《晚次新豐北野老家書事呈贈韓質明府》 機鳴春響日暾暾，鷄犬相和漢古村。數派清泉黃菊盛，一林寒露紫梨繁。

盧綸《盧綸詩集》卷三《秋，幕中夜獨坐，遲明，因陪陳翃郎中晨謁上公，因書即事兼呈同院諸公》 葉翻螢不定，蟲思草無邊。南舍機杼發，東方雲景鮮。

盧綸《盧綸詩集》卷四《陪中書李紓舍人夜泛東池》 看月復聽琴，移舟出樹陰。夜村機杼急，秋水芰荷深。

孟郊《孟東野詩集》卷二《織女辭》 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當年嫁得君，爲君秉機杼。筋力日已疲，不息窵下機。如何織紈素，自著襤縷衣。官家牓村路，更索栽桑樹。

孟郊《孟東野詩》卷六《贈韓郎中愈二首》之二 碩鼠既穿墉，又嚙機上絲。穿墉有閑一作餘。土，嚙絲無餘衣。朝吟枯桑柘，暮泣穿杼機。豈是無巧妙，絲斷將何施。衆人上肥華，志士多饑羸。願君保此節，一作願保此貞節。天意當察微。

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卷五《進御衣段狀》 當道先兼鹽鐵使織造中和四年已前御衣羅折造布並綾錦等，除先進納外，續織造九千六百七十八段，謹具如後物色。

右臣久權莞貨，素乏籌謀，多虧山海之資，莫報雲天之澤。前件御衣並綾錦綺等，薄慙蟬翼，輕愧鴻毛。然而舒張則凍雪交光，疊積則餘霞鬬彩。既成功於鳳杼，希入用於龍衣。儉德彌彰，致美宜先於敝冕；皇恩遠燭，輪誠必鑑於絲毫。其匹段物等，臣謹差某官某押領，隨狀奉進。謹進。

又《進綾絹錦綺等狀》 進奉綾絹錦綺銀等一十萬匹段兩。謹具色目如後物色。

右臣伏以兵戈充熾，郡邑凋殘，仰思御輦巡遊，唯恨賦輿懸闕。況乃當道巡屬之內，招降頗多，皆請占留，將充供贍。貴息寇戎之患，難豐進獻之儀。前件綾絹錦綺等，雖製自爲機，而價慙鮫室。叨謝八蠶之號，劣登三品之名。祇將申任土之宜，豈足備補天之用。輕微既甚，隕越何安。其匹段物色，謹差節度散兵馬使王審球等押領，隨狀奉進。謹進。

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卷一〇《進紅錦繳壁等狀》 幽州李可舉太保，織成紅錦繳壁兩條、暖子錦三匹、被錦兩匹、西川羅夾纈二十匹、真紅地絹夾纈八十匹。

右件繳壁、錦、纈等，龜城傳樣，鳳杼成功。張廣幅而宛兒虹舒，體綵繪而免慙鮫織。雖五千里之誇步障，是難可爭光；而四十匹之製戎衣，則或堪入用。亦冀備會稽守晝行之服，換平津侯夜寐之衾。不咎輕微，特垂容納，干浼斯甚，兢慙實多云云。

王建《王建詩集》卷一《涼州行》 涼州四邊沙皓皓，漢家無人開舊道。邊頭州縣盡胡兵，將軍別一作當。築防秋城。萬里人家皆已沒，年年旌節發西京。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男爲漢語。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驅羊亦著錦爲衣，爲惜氈裘防鬬時。養蠶繰繭成疋帛，那將繞帳作旌旗。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

王建《王建詩集》卷一《當窗織》 歎息復歎息，園中有棗行人食。貧家女爲原作大，據汲本、全唐詩、胡本改。富家織，翁母隔墻不得力。水寒手澀絲脆斷，續來續去心腸爛。草蟲促促一作織。機下啼，兩日催成一疋半。輸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著。當窗却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

王建《王建詩集》卷一《簇蠶辭》 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瞰蒿草。神蠶急作莫悠揚，年來爲爾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繭稠，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一作送。與誰人身上著。

王建《王建詩集》卷二《田家行》 男聲欣欣女顏悅，人家不怨言語別。五月雖熱麥風清，簷頭索索繅車鳴。野蠶作繭人不取，葉間撲撲秋蛾生。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復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家一作門。身即樂。

王建《王建詩集》卷二《去婦》 新婦去年胼手足，衣不暇原作解，據各本改。縫蠶廢簇。白頭使我憂家事，還如夜裏燒殘燭。當初爲信傍人語，豈道如今自辛苦。在時縱嫌織絹遲，有絲不上鄰人機。

王建《王建詩集》卷二《織錦曲》 大一作一。女身爲織錦户，名在縣家供進簿。長頭起樣呈作官，聞道官家中苦難。回花側葉與人別，唯恐一作愁。秋天絲線乾。紅縷蔵蔥紫茸軟，蝶飛參差花宛轉。一梭聲盡重一梭，玉腕不停羅袖卷。窗中夜久睡髻偏，橫釵欲墮垂著肩。合衣臥時參没後，停燈起在雞鳴前。一匹千金亦不賣，限日未成宮一作官。裏怪。錦江水涸貢轉多，宮中盡著單絲羅。莫言山積無盡日，百尺高樓一曲歌。

韓愈《韓昌黎詩集》卷一《謝自然詩》 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飢食，在紡織耕耘。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爲棄其身。

李紳《追昔遊集》卷上《閭里謡效古歌》 鄉里兒，桑麻鬱鬱禾黍肥，冬有繒褐夏有絺。兄鋤弟耨妻在機，夜犬不吠開蓬扉。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二《重賦》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生民理布帛，

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厥初防其淫，明勅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疋，繰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烟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端與寒氣，併入鼻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號爲羨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四《紅線毯》 紅線毯，擇繭繰絲清水煮，揀絲練線紅藍染。染爲紅線紅於藍，織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廣十丈餘，紅線織成可殿鋪。綵絲茸茸香拂拂，練軟花虛不勝物。美人踏上歌舞來，羅襪繡鞋隨步沒。太原毯澀毳縷硬，蜀都褥薄錦花冷；不如此毯溫且柔，年年十月來宣州。宣城太守加樣織，自謂爲臣能竭力。百夫同擔進宮中，線厚絲多卷不得。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貞元中，宣州進開樣加絲毯。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四《繚綾》 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絶，地鋪白烟花簇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去年中使宣口勅，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爲雲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廣裁衫袖長製裙，金斗熨波刀剪紋。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昭陽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對直千金；汗沾粉汙不再著，曳土踏泥無惜心。繚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與帛。絲細繰多女手疼，扎扎千聲不盈尺。昭陽殿裏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惜！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二〇《杭州春望》 紅袖織綾誇柿蔕，杭州出柿蔕花者尤佳也。青旗沽酒趁梨花。其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爲梨花春。

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三《田家三首》 其一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疎麻方寂歷。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

元稹《元稹集》卷一《桐花》 劒士還農野，絲人歸織紝。

元稹《元稹集》卷一〇《代曲江老人百韻》 沃土心逾熾，豪家禮漸湮。老農羞荷鍤，貪賈學垂紳。曲藝爭工巧，雕機變組紃。音循。《說文》：圓采條。《雜記》：紃以五采。

元稹《元稹集》卷一二《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 拔家逃力役，連鍰責音債逋誅。防戍兄兼弟，收田婦與姑。縑細工女竭，青紫使臣紆。

元稹《元稹集》卷二三《織婦詞》 織婦何太忙，蠶經三臥行欲老。蠶神女聖早成絲，今年絲稅抽徵早。早徵非是官人惡，去歲官家事戎索。征人戰苦束刀瘡，主將勳高換羅幕。縑絲織帛猶努力，變繐撩機苦難織。東家頭白雙女兒，爲解挑紋嫁不得。予掾荆時，目擊貢綾户有終老不嫁之女。檐前嫋嫋游絲上，上有蜘蛛巧來往。羨他蟲豕解緣天，能向虛空織羅網。

元稹《元稹集》卷二四《陰山道》 年年買馬陰山道，馬死陰山帛空耗。元和天子念女工，內出金銀代酬犒。臣有一言昧死進，死生甘分答恩壽。費財爲馬不獨生，耗帛傷工有他盜。【略】屯軍郡國百餘鎮，縑綃歲奉春冬勞。稅户逋逃例攤配，官司折納仍貪冒。挑紋變繐力倍費，棄舊從新人所好。越縠綾綃織一端，十疋素縑功未到。豪家富賈踰常制，令族親班無雅操。從騎愛奴絲布衫，臂鷹小兒雲錦韜。羣臣利已要差僭，天子深衷空閔悼。綽立花墩鵾鳳行，雨露恩波幾時報。

李德裕《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五《奏綾綾狀》 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條綾綾等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令獻之，大亮密表陳誠，太宗賜詔報云：「有臣如此，朕原注一本有復字。何憂！」再三嘉歎，事載史書。又元宗令中使於江南採鴛鴦諸鳥，汴州刺史倪若水抗表陳論，元宗亦賜詔嘉納，其鳥即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銲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元宗皆不加罪，忻納所陳。臣竊以爲鴛鴦、鏤牙，至爲微細，若水等尚以勞人損德，瀝款效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明王之代，獨無其人？蓋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不納。又伏覩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侯伯有位之士，無或棄予，謂不可諫。其有違道傷理，徇欲懷安，面刺廷争，無有隱諱。」則是容納善道，增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況元鵝天馬，掬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臣愚亦所未曉。昔漢文衣弋綈之衣，元帝罷輕纖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近覽太宗、元宗之容納，遠思文帝、孝元之恭己，以臣前表，宣示羣臣，酌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臣不任惶惕懇誠之至。

李賀《李賀詩集》卷一《南園十三首》之五 竹裏繰絲挑網車，青蟬獨噪日光

斜。桃膠迎夏香琥珀，自課越傭能種瓜。

李賀《李賀詩集》卷二《羅浮山人與葛篇》　依依宜織江雨空，雨中六月蘭臺風。博羅老仙持出洞，千歲石牀啼鬼工。毒蛇濃吁洞堂濕，江魚不食咿沙立。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澀。

李賀《李賀詩集》卷二《感諷五首》之一　越婦未織作，吴蠶始蠕蠕。縣官騎馬來，獰色虬紫鬚。懷中一方板，板上數行書。不因使君怒，焉得詣爾廬？越婦拜縣官，桑牙今尚小，會待春日晏，絲車方擲掉。

李賀《李賀詩集》卷四《染絲上春機》　玉罷汲水桐花井，蒨絲沉水如雲影。美人嬾態燕脂愁，春梭拋擲鳴高樓。綵線結茸背複疊，白袷玉郎寄桃葉。爲君挑鸞作腰綬，願君處處宜春酒。

温庭筠《温飛卿詩集》卷一《織錦詞》　丁東細漏侵瓊一作瑶。瑟，影轉高梧月初出。簇簇金梭萬縷紅，鴛鴦蹙錦初成匹。錦中百結皆同心，蕊亂雲盤相間深。此意欲傳傳不得，玫瑰作柱朱弦琴。爲君裁破合歡被，星斗迢迢一作寥寥。共千里。象齒一作尺。熏鑪未覺秋，碧池中《才調集》作已。有新蓮子。

温庭筠《温飛卿詩集》卷一《錦城曲》　蜀山攢黛留晴雪，簝筍蕨牙縈九折。江風吹巧翦霞綃，花上千枝杜鵑血。杜鵑飛入巖下叢，夜叫思歸山月中。巴水漾情情不盡，文君織得春機紅。怨魄未歸芳草死，江頭學種相思子。樹成寄與望鄉人，白帝荒城一作城荒。五千里。

温庭筠《温飛卿詩集》附録一《楊柳枝》　織錦機邊鶯語頻，停梭垂淚憶征人。塞門三月猶蕭索，縱有垂楊未覺春。

張祜《張承吉文集》卷七《謝高燕公惠生衣》　高公寵賜白衣裳，驚訝災天雪滿箱。乍展輕煙摠手滑，如披薄霧覺身凉。誰家織素秋蟾色，何處絲抽嫩異香。珎重六銖無可贈，空憑七字當瓊漿。

陸龜蒙《甫里集》卷九《和夏初襲美見訪題小齋韻》　四隣多是老農家，百樹維桑半頃麻。盡趁晴明修網架，每和煙雨掉纔車。啼鶯偶坐身藏葉，餉婦歸來鬢帶花。不是對君吟復醉，更將何事送年華。

陸龜蒙《甫里集》卷一九《記錦裾》一作裙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予話上元瓦棺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裾佛旛，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裾一條示余，幅長四尺，下廣上狹，下濶六寸，上減下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苹葩輩，右有一鸚鵡，聳肩舒毛，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又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細點綴其中，微雲璀結，互以相帶，有若駁霞殘虹，流烟墮霧，春草夾逕，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上聲漏，藥粉塗染，盡緷公曾切。急也，駛疾也。或作挋。環珮，雲隱涯岸，濃淡霏拂，靄抑冥密，始如不可辯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絶，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可狀也。裏用繒綵，下制綫尚仍舊，兩旁皆解散，蓋拆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裾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爲辭，繼于錦裾之後，俾善詩者賦之。

皮日休《皮子文藪》卷一〇《貧居秋日》　門小愧車馬，廬空甄雀鼠。盡室未寒衣，機聲羨隣女。

鄭谷《鄭谷詩集》卷二《貧女吟》　塵壓鴛鴦廢錦機，滿頭空插麗春枝。東鄰舞妓多金翠，笑剪燈花學畫眉。

鄭谷《鄭谷詩集》卷二《錦二首》　布素豪家定不看，若無文彩入時難。紅迷天子帆邊日，紫奪星郎帳外蘭。春水濯來雲鴈活，夜機挑處雨燈寒。舞衣轉轉求新樣，不問亂離桑柘殘。

文君手裏曙霞生，美號仍聞借蜀城。奪得始知袍更貴，著歸方覺晝偏榮。宫花顔色開時麗，池鴈毛衣浴後明。禮部郎中人所重，省中別占好窠名。

貫休《禪日集》卷五《偶作五首》其一　誰信心火多，多能焚大國。誰信鬢上絲，莖莖出蠶腹。嘗聞養蠶婦，未曉上桑樹。下樹畏蠶飢，兒啼亦不顧。一春膏血盡，豈止應王賦。如何酷吏酷，盡爲搜將去。蠶蛾爲蝶飛，僞葉滿空枝。冤梭與恨機，一見一沾衣。

《全唐詩》卷三六虞世南《中婦織流黄》　寒閨織素錦，含怨斂雙蛾。綜新交緑灑，經脆斷絲多。衣香逐舉袖，釧動應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信達交河。

《全唐詩》卷一一九崔輔國《怨詞二首之二》　樓頭一作前桃李疏，池上芙蓉落。織錦猶未成，蛩聲入羅幕。

《全唐詩》卷三八二張籍《江南行》一作曲　江南人家多橘樹，吴姬舟上織白苧。

《全唐詩》卷三八三張籍《離婦》　昔日初爲婦，當君貧賤時。晝夜常紡績，不得事蛾眉。辛勤積黄金，濟君寒與飢。洛陽買大宅，邯鄲買侍兒。

《全唐詩》卷四八七鮑溶《織婦詞》　百日織綵絲，一朝停杼機。機中有雙

鳳，化作天邊衣。使人馬如風，誠不阻音徽。影響隨羽翼，雙雙繞君飛。行人豈願行，不怨不知歸。所怨天盡處，何人見光輝。

《全唐詩》卷四八七鮑溶《采葛行》 春溪幾回葛花黃，黃麝引子山山香。蠻女不惜手足損，鉤刀一一牽柔長。葛絲茸茸春雪體，深澗擇泉清水洗。殷勤十指蠶吐絲，當窗嫋嫋聲高機。織成一尺無一兩，供進天子五月衣。【略】自茲貢萬無人惜，那敢更爭龍手跡。蠻女將來海市頭，賣與嶺南貧估客。

《全唐詩》卷五〇六章孝標《織綾詞》 去年蠶惡綾帛貴，官急無絲織紅淚。殘經脆綽不通梭，鵲鳳闌珊失頭尾。今年蠶好繰白絲，烏鮮花活人不知。瑤臺雪裏鶴張翅，禁苑風前梅折枝。不學鄰家婦慵懶，蠟揩粉拭謾官眼。

《全唐詩》卷五四二薛瑩《錦》 軋軋弄寒機，功多力漸微。惟憂機上錦，不稱舞人衣。

《全唐詩》卷六五二方干《贈進士章碣》 織錦雖云用舊機，抽梭起樣更新奇。何如且破望中葉，未可便攀低處枝。藉地落花春半後，打窗斜雪夜深時。此時才子吟應苦，吟苦鬼神知不知。

《全唐詩》卷七五七李詢《贈織錦人》 札札機聲曉復晡，眼穿力盡竟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賜，心裏猶嫌花樣疏。

《全唐詩》卷七八三韓常侍《寄織錦篇與薛郎中時爲補闕，謝病歸山》 錦字龍梭織錦篇，鳳皇文采問非煙。並他時世新花樣，虛費工夫不直錢。

《全唐詩》卷七八四織錦人吟 《盧氏雜說》云：盧氏子失第，徒步出都城，逆旅寒甚，有一人續至，附火吟云云。盧愕然，以爲白樂天詩，問姓名。曰姓李，世織綾錦，前屬東都官錦坊。近以薄伎投本行，皆云：以今花樣，與前不同，不謂伎倆兒以文彩求售者，不重於世如此，且東歸去。

學織繚綾功未多，亂拈機杼錯拋梭。莫教官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

《全唐文》卷九七武則天《織錦迴文記》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近於急，頗傷嫉妬。滔字連波，右將軍子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秀偉，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苻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謫戍敦煌，會堅寇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略，乃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憾。陽臺又專形蘇氏之短，諂毀交至，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攜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綵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橫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章句。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齎致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絶，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盛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蘇氏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迴文，盛見傳寫，是近代閨怨之宗，旨屬文士，咸龜鏡焉。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以示將來也。如意元年五月一日。

《全唐文》卷五三六李君房《海人獻文錦賦》以珍物時來以應君德爲韻 彼潛織兮，泉室之人。曳文綃兮結水縷，灼錦彩兮照花新。背窮海以入貢，望君門而效珍。於以獻之，爰彰至德。非同幌氏之練，更異仙家之織。臨風始啟，全含琪樹之芳；向闕爰開，遥寫蜃樓之色。固奇工之所就，豈常情之可識。當其彩縷方織，鳴梭靜聞。絢霞光於陰火，綴絺藻於卿雲。舞鳳翔鸞，乍徘徊而撫翼；重葩疊葉，紛宛轉以成文。疑映地之花折，似飲渚之虹分。弄杼斯成，既呈妍於泉客；垂衣可仰，欣有奉於明君。啟瑶緘而駭視，方霧穀而難擬。離披耀彩，臨玉砌以連舒；燦爛生姿，映金門而霞起。固將保其所異，孰能識其所以。投熾焰而靡燎爲灰，濯清流而不濡於水。原夫獻琛方至，捧篋員來。臨虚庭而障倚，俯洞户以屏開。蝶翻翻而誤起，鳥眄睞以驚迴。物無情而自感，化有孚而斯應。以文爲貴，寧同巷伯之詩；表德方來，且異美人之贈。非同禹貢，不謝堯時。對天庭而照燭，向麗景而葳蕤。皎潔凝光，爰識冰蠶之緒；霏微發色，不惟園客之絲。既而煥彼文章，作爲黼黻。方可重於遠人，寧有譏於翫物。

《全唐文》卷六一九皇甫威《迴文錦賦》以文思精絶古今傳賞爲韻 彼美人兮懸隴雲，念塞上之征客，迴機中之錦文。千里馳心，十年誓志。想關山之延夢，託丹素而垂意。札札鳴杼，紛紛積翠。梭曳緒而龍迴，錦披雲而鳳至。情生萬象，功歸一致。緑爲芳草，怨王孫之不歸；紅作仙花，發美人之幽思。懿夫達其意者在乎誠，爲其藝者貴乎精。顧異物之可賞，諒同心之所成。離披而芳樹摇影，

煥爛而明霞近榮。振素手以鳴機，蘭閨霜集，斂翠裁而績縷，紗窗月生。則知妙極十全，才先一絶。既以彰其意，亦以表乎節。類乎錦，卓氏服以妍精；言乎詩，謝女慚乎清切。稽六義而不忒，方百花而迥別。心惟念遠，將績縷以同營；字是迴文，與愁腸而共結。成乎手，發乎心，鋭精思而在今；方之紈，比之素，積元功而冠古。笑草露之輕薄，勝林花之新吐。宛矣麗矣，錯金彩以成章；寂兮寥兮，零玉節而如雨。於是披閱風前，光文爛然。百花互進，五色相宣。文彬彬而愴矣，彩重重而恨焉。匪類雕蟲工乎織，豈徒悦目寄乎邊。寫片心之贈遠，代尺素之相傳。一則託乎情，一則存於想，謂乎錦也可裁，心乎足賞。君乎君乎發緘封，知精誠之不爽。

《全唐文》卷六四四張仲素《迴文錦賦》以文思精絶今古傳賞爲韻　昔竇滔之于役從軍，伊少婦兮玉潔蘭薰。對鳴機以抽恨，織美錦而成文。攢萬緒之茫茸，揉衆彩之絪縕。腸迴而緑字初結，髮亂而青絲共梦。萋兮斐兮，常屬思於黄絹；不日不月，長寄懷於碧雲。其始也軫蕙心，蓄藻思，披黄流之渥彩，等後素之繪事。循環而覽，夫言豈一端；宛轉而求，則韻皆居次。寫別既久，怨心有盈。錦霞駮而增麗，詩綺靡而緣情。自發於巧心素手，何慙於墨妙筆精。當其用寄遠方，臨風載閲。跡類雕蟲，文如委纊。既連珠而復貫，又通理而不絶。居人言念，緘萬恨而在中；君子置懷，字三歲而寧滅。是繹是尋，攻乎織紝。宛而成章，兒色絲之麗；永以爲好，表美人之心。儻或以新而代故，豈殊陋古而榮今。黼黻不同，愁閲目而等耀；彩章自異，懼讒口之見侵。況復委篋多年，化塵千古。方爛兮如在，復燦兮可覩。藻豔波旋，環迴幅圓。蘊四愁而難解，煥五彩以相鮮。猶或踰繡段，勝彩牋。貴以文自奪鴛衾之價，贈乎遠無勞雁足之傳。且物在人亡，留思長想。謂其文之著也，可卷而懷；謂其製之貴焉，乃攄而賞。若知七襄之非匹，豈玉案之虚件。

《全唐文》卷八〇一陸龜蒙《記錦裾》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予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裾，佛幡，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裾一幅示余，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下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芝蕪。背有一鸚鵡，聳肩舒尾，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瑣結，互以相帶。有若駮霞殘虹，流烟墮霧，春草夾徑，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漏，粉蝶塗染，鑾絙環珮，雲隱涯岸，濃澹霏拂，靄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假斬絶，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可狀也。裹用繪綵，下製綫尚如舊，兩旁皆解散，蓋拆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裾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爲辭，繼於錦譜之後，俾善詩者賦之。

《全唐文》卷九五四閻楚封《臨風舒錦賦》以賦之明麗當如此爲韻　風響清韻，錦明色絲。閲攢花之麗綵，當偃草之驚時。拂褭而起，翻光益滋。始暉暉之展也，俄習習以動之。且爛兮則舒，爰假不周之力；及斐然而異，誠同絶妙之詞。爾其繡縠宏開，浸淫遠度。蘊鳴梭之巧思，比擲地之麗賦。暉光亂起，如蕩漾之波翻；彩狀閑飄，若逶迤之霞布。觀夫引曳交映，彰施煥盈。當大塊之初發，遇迴文之已成。奪雲彩，耀日晶。激颺颺而愈疾，動獵獵而增明。向水而摇，似挂帆之欲去；當軒而列，謂施障之將行。況復入座輕冷，横空掣曳，當蜀郡之新濯，擬潘文而更麗。絪縕乍舉，時牽素手之中；煦嫗潛來，遠自青蘋之際。晚映花户，暗臨洞房。簸烟暉之照灼，騰藻豔而飄揚。裊輕吹，鑠流光。扇涵和而迴觸，攄炳麗而前當。五色相宣，喻體物之詞彩；八風迭起，駭織文之鳥章。且蕭颯初戾，紅明正舒。照瑣牕而粲矣，煥雲幄以暉如。彩曜克宣，諒本因於翦飾；精華可翫，終亦藉其吹噓。是知修詞者莫貴其精微，製錦者莫尚其綺靡。善染翰之瑰麗，狀臨風之旖旎。懿哉文之義也，諒發明之在此。

《全唐五代詞》卷一虞世南《織錦曲》　寒閨織素錦，含怨斂雙蛾。綜新交縷澀，經脆斷絲多。衣香逐舉袖，釧動應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信往交河。

《全唐五代詞》卷二温庭筠《楊柳枝》其八　織錦機邊鶯語頻，停梭垂淚憶征人。塞門三月猶蕭索，縱有垂楊未覺春。

《全唐五代詞》卷七《敦煌詞・長安詞》其八　掖庭能織御衣人，幅尺襟襴盡可身。鬬染□□顔色好，水波紋裏隱龍鱗。

《全唐五代詞》卷七《敦煌詞・長安詞》其一八　生衣勿進緊紋紗，當背相連一朵花。宣下當時休遣織，近來宫裏斷奢華。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一《新蘭》　露柘林初静，煙梯不復收。春蠶吐絲足，工女忌寒休。翠薄時方獻，清泉緒未抽。閨中能自巧，繡作玉釵頭。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一三《送張舍人自安吉移宰同安》　遠辭湖上山，徙治

海邊邑。機杼吳俗饒，魚蝦越人給。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〇《至廣教因尋古石盆寺》 古寺近田家，山尋石盆差。化蟲懸縊女，啼鼯響繅車。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二《送何濟川學士知漢州》 老農喜君來，田租不妄率。織婦喜君來，縑機當俟畢。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二《依韻和秋夜對月》 蟲催織婦機成素，露逼鮫人淚作珠。才比陶潛無用處，紗巾時任酒霑濡。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二《送襄邑知縣杜君懿太博》 霜落水未落，令君將度河。農耕休叱耒，女織罷鳴梭。赤幘驅亭長，丹砂挈印窠。無慙浚儀政，才比陸雲多。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三《送汝陰宰孫寺丞》 艑郎唱櫂燕尾下，潁水落日蛇鱗生。緑蒲被岸漁網舉，黄鳥啄蚕繅車鳴。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五《促織》 札札草間鳴，促促機上聲。織女夜中起，明河簷外横。一絲不入杼，疎密工未精。豈知天孫巧，衣脱六銖輕。人間唯貴重，暗蟲休催成。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七《和孫端叟蠶具十五首》 織室　常聞漢皇后，織室數來觀。宫女豈不勤，帝袞得以完。亦將成纁黄，非用競龍鸞。意在奉宗廟，後人其可安。

繅盆　朝漬一盆繭，繅就幾絢絲。絲成繭已盡，盆亦誰復持。道上有墮甑，車傍有鴟夷。二物且莫笑，顧藉各因時。

紡車　蠶月必紡績，絲車方挑擲。燈下絡緯鳴，林端河漢白。織縷自有結，虚輪運無跡。腕手已爲勞，誰經用刀尺。

龍梭　給給機上梭，往反如度日。一經復一絲，成寸遂成匹。虚腹鋭兩端，素手投未出。陶家挂壁間，雷雨龍飛出。

織婦　織婦手不停，心與日月速。常憂里胥來，不待雞黍熟。但言督縣官，立要斷機軸。誰知公侯家，賜帛堆滿屋。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卷一〇《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 吴江通海浦，畫舸候潮歸。疊鼓山間響，高帆鳥外飛。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鳴機。試問還家客，遼東今是非。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卷一四《寄題沙溪寶錫院》 爲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誇。青林霜日換楓葉，白水秋風吹稻花。釀酒烹雞留醉客，鳴機織苧徧山家。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

文同《丹淵集》卷三《織婦怨》 擲梭兩手倦，踏簸雙足跰。三日不住織，一疋纔可剪。織處畏風日，剪時謹刀尺。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持入庫，何事監官怒。大字雕印文，濃和油墨污。父母抱歸舍，拋向中門下。相看各無語，淚迸若傾瀉。質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不敢輒下機，連宵停火燭。當須了租賦，豈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肩骭露。里胥踞門限，叫罵嗔納晚。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

王安石《王安石全集》卷七六《促織》 金屏翠幔與秋宜，得此年年醉不知。只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絢絲。

晏幾道《小山詞・玉樓春》之九 紅綃學舞腰肢軟，旋一作巧。織舞衣宫樣染。織成雲外雁行斜，染作江南春水淺。

蘇軾《蘇軾詩集》卷四《和子由蠶市》 閑時尚以蠶爲市，共忘辛苦逐欣歡。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積如連山。查慎行註：《詩・豳風・七月》：八月萑葦。註：曲薄，即箔也。破瓢爲輪土爲釜，争買不啻金與紈。王十朋註：次公曰：狄箔，乃蔫蠶之具，瓢輪、土釜，乃繅絲之物。争買三者，以急於用，所以甚於金紈也。憶昔與子皆童丱，年年廢書走市觀。市人争誇鬬巧智，野人暗啞遭欺謾。詩來使我感舊事，不悲去國悲流年。

蘇軾《蘇軾詩集》卷二〇《五禽言五首》其四 力作力作，蠶絲一百箔。王十朋註：《列女傳・秋胡妻》曰：采桑力作，不願人之金。壠上麥頭昂，王十朋註：王元景《談藪》：元景嘗大醉，楊遵彦謂之曰：「何大低昂？」元景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林間桑子落。願儂一箔千兩絲，繅絲得蛹飼爾雛。公自註：此鳥聲云：蠶絲一百箔。馮應榴合註：《荀子・蠶篇》：蛹以爲母，蛾以爲父。《説文》：蛹，繭蟲也。

蘇軾《東坡樂府》卷一《浣溪沙》之三、四 麻葉層層森葉光，誰家煮繭一村香。隔籬嬌語絡絲娘。

又　簌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繅車。牛衣古柳賣黄瓜。　酒困路長惟欲醉，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門試問野人家。

蘇轍《欒城集》卷九《連雨不出寄張恕》 麥熟蠶繅熱似烝，雨傾三尺未爲淫。洗清溝澮蚊虻静，没盡蒲蓮沼沚深。遺秉滿田驚朽腐，移牀避漏畏侵尋。

高閑秖有張公子，臥聽蕭蕭打葉音。

蘇轍《欒城集》卷一六《皇太后閣六首》其三　蠶宮罷採擷，暴室獻朱黃。翕呷霜紈動，闌班彩縷長。

蘇轍《欒城集》卷一六《夫人閣四首》其三　新煮青筠稻米香，旋抽獨繭薄羅光。剩堆雕俎添崖蜜，争作輕衫薦壽觴。

張耒《柯山集》卷三《寄衣曲》　秋風西來入庭樹，攀條正念征人苦。空窻自織不敢任，鳴機愁寂如鳴艭。練成欲裁新絲香，抱持含愁叔姑堂。別來不見衣覺窄，試比小郎身更長。

張耒《柯山集》卷一〇《聞蛩有感》　遥夜飛螢動秋思，獨臥空山驚晚歲。可堪六月已聞蛩，日暮咿咿響庭際。闌河多風氣蕭索，碧樹先秋早摇落。鳴機夜織常怨寒，白紵吴衫苦輕薄。年年促織誰最悲，堂上美人愁翠眉。清砧搗練對殘月，玉筯啼紅裁遠衣。唐風詩人勤其主，行邁苦遲嗟歲暮。山城聽汝已三年，三年白髮多于故。飄飄秋夢到江湖，我欲東歸鱠碧鱸。安能爲爾將雙淚，歲歲風前沾客裾。

王珪《華陽集》卷五《太上皇后閣》　漢殿炎風少，輕凉已動衣。每來觀織室，不許夜停機。

王珪《華陽集》卷五《皇后閣》　繭館桑陰合，新絲已上機。憂勤不知暑，親織衮龍衣。

王珪《華陽集》卷五《天人閣》　日長珠箔漏聲稀，團扇新裁越女機。進罷采絲三殿晚，萬年枝上亂鶯飛。

劉弇《龍雲集》卷三《建陽縣二首》之二　細民趁商市日高，紅女機杼仍分曹。雙橋臥虹上下水，石脊瘦龍狂鬬牢。穡登爾場俗豐樂，匹馬北客方滔滔。轉將身掛利名網，擲此故歲如騰猱。

徐積《節孝集》卷二五《織女》　此身非不愛羅衣，月曉霜寒不下機。織得羅成還不著，賣錢買得素絲歸。

王庭珪《盧溪文集》卷七《謝魏彦成知郡寄惠漂布》　江南渡頭浣紗女，年年舟上織白苧。織成還自漂江沙，女手纖纖白於布。水邊時有釣漁人，何異淮陰漂輕絮。一飯能識韓將軍，不負平生名漂母。州西寒士衣百結，太守憐渠茅□□。□作練衣倒接羅，炎官火傘方張設。恨無青絲白玉鞭，醉騎白馬踏江月。誰知南國任公子，留待深冬禦霜雪。昔徐仲車爲山陽教官，太守程公見其衣敝，以新衣易之。仲車因思南齊任昉之子，冬衣絺綌，遂用其事作詩以謝。漂布亦暑服，比絺綌尤精奇，故復用之。

吴曾《能改齋漫録》卷八《蒨桃贈歌者詩》　《翰府名談》載：「寇萊公妾蒨桃贈歌者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抛梭織得成。』」予嘗記南唐李詢《贈織錦詩》云：「扎扎機聲曉復晡，眼穿力盡意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賜，心裏猶嫌花樣疏。」蒨桃詩意本此而不及也。

陸游《劍南詩稿》卷八《浣花女》　江頭女兒雙髻丫，常隨阿母供桑麻。當户夜織聲咿啞，地爐豆萁煎土茶。長成嫁與東西家，柴門相對不上車。青裙竹笥何所嗟，插髻爆爆牽牛花。城中妖姝臉如霞，争嫁官人慕高華。青驪一出天之涯，年年傷春抱琵琶。

陸游《劍南詩稿》卷八《豐橋旅舍作》　我本山林人，心期在塵表。出門消底物，兩屩萬事了。羣兒何足愠，爲爾常悄悄。今朝山中路，更喜相識少。三叉市人醉争席，豐橋逆旅留饋食。小婦梳髻高一尺，梭聲札札當户織。

陸游《劍南詩稿》卷九《晚登子城》　城中繁雄十萬户，朱門甲第何峥嶸！錦機玉工不知數，深夜窮巷聞吹笙。

陸游《劍南詩稿》卷一六《歲暮》　小築幽栖與拙宜，讀書寫字伴兒嬉。已無歎老嗟卑意，却喜分冬守歲時。羹腌芳鮮新弋雁，衣襦輕暖自繅絲。農家歲暮真堪樂，説向公卿未必知。

陸游《劍南詩稿》卷二二《六七月之交山中涼甚》　城市方炎熱，村墟乃爾涼。拂窗桐葉下，繞舍稻花香。獨鶴警秋露，雙螢明屋梁。臥聞機婦織，感歎夜初長。

陸游《劍南詩稿》卷二四《初夏》　筍生遮狹徑，溪漲入疎籬。漸及分秧候，還當煮繭時。雨昏雞共嬾，米盡鼠同飢。村巷無來客，清羸只自知。

陸游《劍南詩稿》卷三二《幽棲》　誰謂幽棲陋，茅茨足庇牀。雨便梧葉大，風度練花香。浴佛兒童喜，繅絲婦女忙。羯來三十載，吾鬢固宜霜。

陸游《劍南詩稿》卷三九《村舍雜書》　中春農在野，蠶事亦隨作。手種臨安青，桑名。可飼蠶百箔。纍纍繭滿簇，繹繹絲上箄。老子雖安眠，衣帛可無怍。

陸游《劍南詩稿》卷五九《初寒示鄰曲》　村北村南數十家，陂池重複谷徐徐。荻叢缺處見漁火，蓬户閉時聞紡車。

陸游《劍南詩稿》卷六六《雜興》 謀生在衣食，不仕當作農。識字讀農書，豈不賢雕蟲。婦當娶農家，養蠶事炊春。晨耕候春扈，夜織驚秋蛩。畦蔬勝肉美，社酒如粥醲。毋爲慕朝幘，諂笑求兒容。

陸游《劍南詩稿》卷七一《蠶麥》 村村桑暗少桑姑，户户麥豐無麥奴。又是一年春事了，繅絲擣麨笑相呼。

陸游《劍南詩稿》卷七六《初夏喜事》 箕潁元非爭奪場，瀟湘自古水雲鄉。采茶歌裏春光老，煮繭香中夏景長。斂版早知遊宦惡，罷門晚悟世情常。茹芝却粒雖無術，散髮猶當効楚狂。

范成大《石湖詩集》卷三《繅絲行》 小麥青青大麥黃，原頭日出天色涼。姑婦相呼有忙事，舍後煮繭門前香。繅車嘈嘈似風雨，繭厚絲長無斷縷。今年那暇織絹苧，明日西門賣絲去。

楊萬里《誠齋集》卷一三《江山道中蠶麥大熟》 新晴户户有歡顏，曬蟹攤絲立地乾。却遣繅車聲獨怨，今年不及去年閒。

鄧深《大隱居士詩集》卷下《同友人新陂莊少憩》 家家轆轤絡絲聲，竹杖芒鞋取次行。村笛牧羊烟欲暝，農歌秧稻雨初晴。隨瓶沽得酒堪醉，就野挑來菜可羹。此是田家真況味，吾曹借取片時清。

葉適《葉適集》卷六《自紓詞》 有美一人兮表獨處，陟彼南山兮伐寒紵。挑燈細緝抽苦心，冰花織成雪爲縷。不憂絶技無人學，只愁不堪嫁時著。鄭僑、吴札今悠悠，争看買笑錦纏頭。

崔敦詩《崔舍人玉堂類稿》卷一七《皇后閤五首》其四 蠶館風清下箔時，六宫□從獻絲歸。便教淵室催機織，要及明堂製衮衣。

劉克莊《後村集》卷三《歲晚書事十首》之六 細君炊秫婢繅絲，採勝酥花揔不知。窻下老儒衣露肘，挑燈自揀一年詩。

劉克莊《後村集》卷五《萍鄉》 聞説萍鄉縣，家家有絹機。荒年絲價貴，未敢議寒衣。

樓璹《耕織圖詩》 擇繭　大繭至八蠶，小繭止獨蛹。繭衣繞指柔，收拾擬何用。冬來作縹緲，與兒禦寒凍。衣帛非不能，債多租稅重。

窖繭　盤中水晶鹹，井上梧桐葉。陶器固封泥，窖繭過旬浹。門前春水生，布穀催耕鍤。明朝踢繅車，車輪纏白氈。

繅絲　連村煮繭香，解事誰家娘。盈盈意姻竈，拍拍手探湯。上盆顔色好，轉軸頭緒長。晚來得少休，女伴語隔墻。

絡絲　兒夫督機絲，輸官趁時節。向來催租瘢，正爲坐踰越。朝來掉篋勤，寧復辭腕脱。辛勤夜未眠，敗屋燈明滅。

經　素絲頭緒多，羨君好安排。青鞲不動塵，緩步交去來。脈脈意欲亂，眷首重回。王言正如絲，亦付經綸才。

緯　浸緯供織作，寒女兩髻丫。繾綣一縷絲，成就百種花。弄水春筍寒，卷輪蟾影斜。人間小阿香，晴空轉雷車。

織　青鐙映幃幙，絡緯鳴井欄。軋軋揮素手，風露淒已寒。辛勤度幾梭，始復成一端。寄言羅綺伴，當念麻苧單。

攀花　時態尚新巧，女工慕精勤。心手暗相應，照眼花紛紜。殷勤挑錦字，曲折讀回文。更將無限思，織作鴈背雲。

翦帛　低眉事機杼，細意把刀尺。盈盈彼美人，翦翦其束帛。輸官給邊用，辛苦何足惜。夫勝漢繚綾，粉涴不再著。

陳起《江湖小集》卷一六《促刺詞》 促刺復促刺，勸織聲轉劇。小婦跣雨採桑歸，大姑煮雪抽絲繹。辛勤欲織禦寒衣，朝暮惟恐不盈尺。織成門外迫催租，不了輸租仍賣綌。婦姑對泣兒號寒，更無可補兒衣隙。帛暖本擬代綌寒，賣綌寒來愈無策。促刺兮，促刺兮，勸人織兮織何益。貯之金屋是何人，重重綾錦餚珠璧。

《宋詩鈔・歐陽文忠詩鈔・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 吴江通海浦，畫舸候潮歸。曉鼓山間響，高帆島外飛。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鳴機。試問還家客，遼東今是非！

《宋詩紀事》卷五六許玠《染絲上春機》 錦江之水來蜀西，女紅染絲上春機。可憐欲織未織時，思君意緒如亂絲。亂絲尚可理，妾愁渺無際。寒窗軋軋千萬梭，斷魂隨梭暗來去。蕩子醉花月，妾辜鸞鏡妝。寒蚕只解趣機杼，爭卻情如刀劍傷。織成回紋詩，寄與白玉郎。願郎勿棄置，上有雙鴛鴦。覷看雙鴛鴦，忍教孤妾守空房。《梅磵詩話》。

《全宋詞》梅窗《菩薩蠻・題錦機小軸》 淺紅綃透春裁剪，剪裁春透綃紅淺。機錦織情絲，絲情織錦機。　意深憑遠寄，寄遠憑深意。波渺勝愁多，多愁勝渺波。

《全宋詞》史達祖《夜合花・賦笛》 芳機瑞錦，如何未織鴛鴦。人扶醉，元作

「醉扶人」。月依墻。是當初、誰敢疏狂。把閒言語，花房夜久，各自思量。

《全宋詞》無名氏《九張機》 醉留客者，樂府之舊名；九張機者，才子之橅調。憑戔玉之清歌，寫擲梭之春怨。章章寄恨，句句言情。恭對華筵，敢陳口號。

一擲梭心一縷絲，連連織就九張機。從來巧思知多少，苦恨春風久不歸。

一張機。織梭光景去如飛。蘭房夜永愁無寐。嘔嘔軋軋，織成春恨，留著待郎歸。

兩張機。月明人靜漏聲稀。千絲萬縷相縈繫。織成一段，回紋錦字，將去寄呈伊。

三張機。中心有朵耍花兒。嬌紅嫩綠春明媚。君須早折，一枝濃豔，莫待過芳菲。

四張機。鴛鴦織就欲雙飛。可憐未老頭先白。春波碧草，曉寒深處，相對浴紅衣。

五張機。芳心密與巧心期。合歡樹上枝連理。雙頭花下，兩同心處，一對化生兒。

六張機。雕花鋪錦半離披。蘭房別有留春計。爐添小篆，日長一線，相對繡工遲。

七張機。春蠶吐盡一生絲。莫教容易裁羅綺。無端剪破，仙鸞彩鳳，分作兩般衣。

八張機。織織玉手住無時。蜀江濯盡春波媚。香遺囊麝，花房繡被，歸去意遲遲。

九張機。一心長在百花枝。百花共作紅堆被。都將春色，藏頭裹面，不怕睡多時。

輕絲。象牀玉手出新奇。千花萬草光凝碧。裁縫衣著，春天歌舞，飛蝶語黃鸝。

春衣。素絲染就已堪悲。塵世昏污無顏色。應同秋扇，從茲永棄，無復奉君時。

歌聲飛落畫梁塵，舞罷香風捲繡茵。更欲縷成機上恨，尊前忽有斷腸人。斂袂而歸，相將好去。

同前

一張機。采桑陌上試春衣。風晴日暖慵無力。桃花枝上，啼鶯言語，不肯放人歸。

兩張機。行人立馬意遲遲。深心未忍輕分付，回頭一笑，花間歸去，只恐被花知。

三張機。吳蠶已老燕雛飛。東風宴罷長洲苑，輕綃催趁，館娃宮女，要換舞時衣。

四張機。咿啞聲裏暗顰眉。回梭織朵垂蓮子。盤花易綰，愁心難整，脈脈亂如絲。

五張機。橫紋織就沈郎詩。中心一句無人會。不言愁恨，不言憔悴，只恁寄相思。

六張機。行行都是耍花兒。花間更有雙蝴蝶，停梭一晌，閒窗影裏，獨自看多時。

七張機。鴛鴦織就又遲疑。只恐被人輕裁剪，分飛兩處，一場離恨，何計再相隨。

八張機。回紋知是阿誰詩。織成一片淒涼意。行行讀遍，厭厭無語，不忍更尋思。

九張機。雙花雙葉又雙枝。薄情自古多離別。從頭到底，將心縈繫，穿過一條絲。

方回《桐江續集》卷一四《夜宿白土市》 雪路岡泥滑，無過亦緩行。丹陽朝冒凍，白土暮逢晴。俗織紗爲業，村簾酒有名。販商非我事，一醉客心驚。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二《織錦迴文詩》 宛轉千蠶緒，綢繆一寸心。文章遺彷彿，情識墮幽沈。春日關雎意，秋風蟋蟀音。文園空解賦，終愧白頭吟。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三〇《聞機杼》 咿啞機杼隔林幽，夢覺江湖憶舊遊。滿地月明涼似水，數聲柔櫓過揚州。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三〇《題樓攻媿織圖》

我國家既定中原，以民久失業，置十道勸農使，總于大司農，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而命之，皆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今桑麻之效徧天下，齊魯尤盛，其後功成，省專使之任以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則勸農之所分也。至今耕桑之事，憲猶上之大農，天下守令皆以農事繫銜矣。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民得而觀之，而今宰爲之者，撫圖頌詩，

爲賦三章，章四句。

鄉里蠶桑勿失時，畫圖勸相又題詩。當時補衮應無缺，金玉餘音到蟹絲。

吴越蠶桑用日多，始終吟咏極婆娑。工成繭館間琴瑟，宜薦房中備樂歌。

昔者東南杼柚空，詠歌蠶織到圖窮。勸農十道先齊魯，百世興王衣被功。

揭傒斯《揭傒斯全集·詩集》卷四《二貞詩》

關右有姬氏者，父子皆蚤世，姑趙婦張皆年二十五而寡，守節不嫁。作《二貞詩》。

關右有姬氏，父子早棄捐。孀婦奉寡姑，誓死各芳年。膏沐誰復理，羅襦委篋間。辛苦事蠶繅，祭祀亦靡愆。父母既莫奪，媒妁徒空言。皎雁安所施，幣玉視如煙。寧與枯瘁没，不爲歡樂存。婉婉桃李花，春鳥何翩翩。萬物各知時，姑婦獨鬱然。

揭傒斯《揭傒斯全集·詩集》卷六《廖母詩》 京城孝節何紛紛，請言寧都廖母陳。壽年九十有九春，七十多載孀居人。至元丙子兵入贛，鐵騎四野屯如雲。子死鋒鏑婦囚虜，膝下唯有七歲孫。哀哀無父復失母，出入相遂牽衣裙。朝事織爨夜緝紉，育之斁之恩且勤。

揭傒斯《揭傒斯全集·詩集》卷八《過何得之先生故居》其四 軋軋機聲日暮，依依楊柳春柔。膝下中郎小女，曾聽唱我《高郵》。先生嘗喜予《高郵城》詩，相見即呼「高郵城」來。每相對酒酣，則朗誦數遍。

薩都拉《雁門集》卷一〇《織女圖》 蘭閨織錦秦川女，大姬啞啞弄機杼，小姬織倦何所思？簾幙無人燕雙語。成都花發江水春，門前馬嘶車轔轔。髻鬟兩珥看欲墮，蛾眉八字畫不伸。行人一去無消息，冰蠶吐絲成五色。柔腸九曲細于絲，萬縷春愁正如織。綺窗睡起聞早鶯，西樓月落金盤傾。暖霞拂地海棠曉，香雪潑户梨花晴。日長深院機聲動，梭影穿花飛小鳳。水心驚起鴛鴦棲，花底不成蝴蝶夢。纖纖玉指柔且和，香鈎小韈裁春羅。滿懷心事付流水，蕩目雲錦迴青波。佳人自古多命薄，風裏楊花隨處落。豈知醜婦嫁田家，生則同衾死同椁。君不聞長安市上花滿枝，東家蝴蝶西家飛。籠中鸚鵡喚新主，門裏侍兒更故衣。又不聞田家婦，日掃春蠶宵織布，催租縣吏夜打門，荆釵布裙夫短袴。我題此畫三嘆吁，百年醜好俱虚無。排雲便欲叫閶闔，爲我獻上《豳風圖》。

沈夢麟《花谿集》卷二《竹枝曲》 繅絲纔罷婦猶鬆，兩足如霜踏水車。田家自有種田候，年年只看冬青花。

王冕《竹齋集》卷下《江南婦》 江南婦，何辛苦。田家淡泊時將暮，敝衣零落面如土。鹽彼南畝隨夫郎，夜間績麻不上床。績麻成布抵官税，力田得米歸官倉。官輸未了憂枵腹，門外又催私債促。大家揭帖出陳帳，生穀十年還未足。長兒五歲方離手，小女三周未能走。社長呼名散户由，下季官鹽添兩口。舅姑老病毛骨枯，忍饑忍寒蹲破廬。殘年無物做慈孝，對面冷淚空流珠。燕趙女兒顔如玉，能撥琵琶調新曲。珠翠滿頭金滿臂，日日春風嫌酒肉。五侯七貴争取憐，一笑可得十萬錢。歸來重藉錦繡眠，羅帷暖擁沈麝烟。

王冕《竹齋集》卷下《陌上桑》 陌上桑，無人采，入夏緑陰深似海。行人來往得清凉，借問蠶姑無個在。蠶姑不在在何處，聞説官司要官布。大家小家都捉去，豈許蠶姑獨能住。日間績麻夜織機，養蠶種田俱失時。田夫奔走受鞭笞，饑苦無以供支持。蠶姑且將官布辦，桑老田荒空自歎。明朝相對淚滂沱，米糧絲税將奈何。

楊維楨《鐵崖古樂府》卷五《貧婦謡》 夫君生死未知所，門有官家賦租苦。姑嫜繼殁骨肉孤，夜夜青燈泣寒杼。

楊維楨《鐵崖古樂府》卷九《續婦詞》 蟋蟀入秋堂，青缸夜未央。李吾今夜惡，東壁滅餘光。

楊維楨《鐵崖古樂府》卷九《織婦曲》 此曲暗用晉謝幼與折齒事。盈盈白面娥，新絲織扇羅。當機不應客，擲地碎金梭。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三《當窗織》 當窗織，貧家女兒堪歎息。隔墻惟聽伊軋聲，墮珥欲收應不得。兩日織成花錦段，盡輸上官猶誡緩。夫壻復來催上機，豈念身穿籃縷衣。君不見，富家娘，不識蠶繅著繡裳。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九《賦廉范五袴送馬太守》 成都婦，何太苦。官家火禁猛如虎，夜長不得秉機杼。就中小姊最堪憐，箔蠶已老雪團團。欲繅新繭爲匹帛，有燭當窗不敢燃。廉生字民識民意，來把成都火禁弛。千家萬家夜燈起，機聲軋軋滿城市。成都婦，笑開軒，還引老姑齊拜天。從今姑婦可安作，迴書爲宵亦眠。廉生廉生來何暮，里巷至今傳五袴。五袴傳來休重歌，馬公爲政勝廉多。馬公爲政勝廉多，一朝去兮奈若何。

陳基《夷白齋稿》卷五《織錦篇》 絡緯秋吟金井根，佳人當窗織鳳麟。流雲拂拭春無痕，頃刻繡作鴛鴦文。銀漢含風星斗摇，虚空迸出黄盤雕。爲君裁就

宮錦袍，奪取當年盧肇標。妾家本住牽牛渚，與君締結同心縷。人間乃多離別苦，夢落陽臺不雲雨。斷腸無心爲君織，向君拋却支機石。何時頭戴蓮花巾，相伴雙成禮白雲。

納新《金臺集・新鄉媪》　蓬頭赤脚新鄉媪，青裙百結村中老。日間炊黍餉夫耕，夜紡綿花到天曉。綿花織布供軍錢，倩人輾穀輸公田。縣裏公人要供給，布衫剥去遭笞鞭。兩兒不歸又三月，秖愁凍餓衣裳裂。

沈夢麟《花溪集》卷二《戲效鮮卑勅勒以詠種田父養蠶婦》　養蠶婦，何辛苦。首如飛蓬，衣帶藍縷。蠶索索，姑不樂。繅絲不多妾命薄。

張昱《可閒老人集》卷一《織錦詞》　行家織錦成染別，牡丹花紅杏花白。作雙紫燕對銜春，一疋錦成過半月。持來畫堂捲復開，佳人細意爲剪裁。銀燈連夜照針黹，平明設宴章華臺。爲君著衣舞垂手，看得風光滿楊柳。蝶使蜂媒無定栖，萬蕊千花動衣袖。回回舞罷換新衣，新衣未縫錦下機。憐新棄舊人所悲，百年歡樂唯片時。

楊基《眉菴集》卷一《吴宫遺跡八詠・横塘晚》　川氣夕氤氳，愁雲凝晚緑。蘭舟蕩秋水，東向横塘宿。横塘花正開，紅桃間竹栽。誰家織白苧，機聲度水來。

楊基《眉菴集》卷五《苧隱爲句曲山人翟好問作》　種桑百箔蠶，種苧千疋布。先生種苧不種桑，布作衣裳布爲袴。桃花雨晴水滿塘，烏紗白苧春風香。野蕉山葛不敢並，越羅川錦争輝光。兒童漾紗婦紡織，賣布得錢還買帛。黄綿大襖一冬温，白雪中單半襟窄。今年苧好畝百觔，堆場積圃長輪囷。床頭白酒夜來熟，殺雞煮鴨邀比隣。東家種桑青遶屋，官絹未輸空杼軸。婦姑相對難無衣，先生飯飽方捫腹。

高啓《高青丘集》卷一《古詞》　妾刀不斷機，金樞集注：《鷄跖集》：「樂羊子遊學，未三月而歸，其妻引刀趨機曰：『君子尋師，中道而歸，何異斷斯機乎？』羊子乃發憤卒業。」郎行當早歸！還將機中錦，作郎身上衣。

高啓《高青丘集》卷一《獨不見》　鴛機促夜響，金樞集注：李商隱詩：「幾家緣錦字，含淚坐鴛機。」龍鏡掩晨光。

高啓《高青丘集》卷二《養蠶詞》　新婦守箔女執筐，頭髮不梳一月忙。三姑祭後今年好，滿簇如雲繭成早。檐前繅車急作絲，又是夏稅相催時。

高啓《高青丘集》卷七《浦江鄭氏義門》　十世一門户，百身一肝腸。囊無私藏錢，釜有同炊糧。問男何所爲，讀書講虞唐。問女何所爲，鳴雞織流黄。

李昱《草閣詩集》卷三《木棉絞車》　鐵軸横中竅，檀輪運兩頭。倒看星象轉，亂捲雪花浮。人力雖施巧，天機不自由。最憐聲過耳，柔櫓下中流。

李昱《草閣詩集》卷三《宿田家》　薄暮投何處，田家白板扉。雞棲留客久，犬吠見人稀。破壁風威勁，頹簷月色微。夜深燈火亮，猶織木棉機。

謝榛《四溟集》卷二《擬裁衣行》　天南越嶠鬱蒼蒼，苧葛結陰巖窅傍。越女寒條共笑語，野風細吹脂粉香。曉星出門落日返，一家姑嫂時相將。千絲萬絲手中過，要織縐紈如許長。閨中咿嗄鳴機杼，幾人力織纔盈箱。數匹較來一匹强，却爲野老裁衣裳。茅身便有煙霞氣，青山何處非吾鄉。步虚好追松喬輩，采芝更逐黄綺行。葛衣之輕當炎暑，狐裘之重禦雪霜。被服及時無輕重，人間萬事多參商。舞翻廣袖發浩唱，不羨接輿爲楚狂。且掛薜蘿坐傾酒，滿園月露澄秋光。每逢七夕仰河漢，天孫餘巧散下方。我欲登樓酹椒觴，擲梭一女兮，使人嗟嘆空徜徉，使人嗟嘆空徜徉。

謝榛《四溟集》卷一〇《宿山家》　空山茅屋夜遲遲，促織啼寒欲訴誰。少婦燈前事機杼，秋風花盡木綿枝。

李攀龍《滄溟集》卷二《作蠶絲》　拾蠶蠶如指，出桑桑如掌。一日三箔眠，交儂那得往。大繭大如卵，小繭垂其腴。三秋上織作，君看羅繡襦。

湯顯祖《湯顯祖詩文集》卷二《萬州藤障子歌》　劍門藤絲如髮細，織作争先出新意。十二雲屏海上來，平波瑩熨瀟湘字。纖纖閒指真絶奇，閨花側葉鳳交嬉。高吹海色障風日，遥憶煙蘿擺月時。

湯顯祖《湯顯祖詩文集》卷二《黎女歌》　黎女豪家笄有歲，如期置酒屬親至。自持針筆向肌理，刺涅分明極微細。點側蟲蛾摺花卉，淡粟青紋繞餘地。便坐紡織黎錦單，拆雜吴人綵絲緻。

袁宏道《袁宏道集》卷八《江南子》其四　湖蠶吐練光如水，桑娘夜織金閒裏。熟作綾絨生作紗，抄盡蠶魚與花蘂。年年宫樣換新機，一蠶能作幾般絲？父當解户兄塘長，官家頭運五月時。

《劉氏鴻書》卷七七《衣帛部・錦》　天孫機上絢光華，十樣新奇世共誇。步障簇成龍滾浪，迴文織出鳳穿花。紅迷煬帝帆邊日，絳奪滕王閣外霞。安得佳人唱金縷，纏頭醉舞柳腰斜。顏服膺。

徐弘祖《徐霞客遊記》卷一〇下附編同邑夏樹芳《秋圃晨機圖賦》并序　徐母王太君《秋圃晨機圖》，梁谿陳伯符寫照，吴中張靈石布景。一時諸名公若李本寧、董玄宰、陳仲醇一一品題其上。仲子弘祖挾册自梧塍來，乞予爲賦。予喜而爲文以贈之。

維坤元之表粹，毓女德之清芬。演仙胄於瑶池，度靈紀於西崑。婺星散彩，誕我江濱。既淑且嬿，亦和而貞。適東海之名閥，配南州之喆人。柔惠式嫻於采葛，共莊克恭於薦蘋。乃相夫君，和鳴叶唱。採三秀兮階前，獲微蘭兮天上。爰庀潞簏，聿修匕鬯。佐良人以中饋，胡藁砧之頓喪！夫也淪亡，子則奈何？左右助勤，拮据捋茶。春園不涉，秋圃治蔬。春花落兮春草枯，秋色麗兮秋光多。豆花棚下，插架編蒲。栽藷語，植蔗姑，樹蹲鴟，烹落蘇，碧雲臺榭，其樂婆娑。若乃秋露溥溥，涼颸颯颯，野外時聞乎擣素，金井忽飄乎梧葉；緝此女工，禦寒尤切。調織婦之弄梭，試田家之踏碓。晨鷄乍唱，曉鐘初歇。札札兮杼軸之動微風，軋軋兮機聲之落殘月；絡緯驚催乎洞房，候蟲趣響乎丹穴。一緯一經，若抽若曳；皎潔兮若天半之飛霜，皚白兮若傾筐之積雪。緊絃布品，精麤不齊：此則木棉縞素，爲資公孫之被，衛侯之衣，德曜之裙，少君之褐；匪樟華之織麗，匪火浣之神奇，匪香苧之貢於西域，匪朝霞之出於居夷。蓋自叠黄筒，初非農圃之所尚，而緯車課績，實太君之所爲朝夕而勤劬。

談遷《北游録・紀詠上・獨漉》　獨漉獨漉，事遲意速。次骨腐心，茹荼集蓼。韓市何仇，窟室□伏。他人造言，於我滅族。西疇藝麻，東皋樹穀。緝麻衣之，春穀食之。衣食有自，此身爲誰。

陳子龍《陳子龍詩集》卷三《青陽度》二首其一　可憐絲千緒，機中齊作經。停梭不擲緯，歷亂那能成。

吴偉業《吴梅村全集》卷二一《望江南一十七首》之一〇　江南好，機杼奪天工。孔翠裝花雲錦爛，冰蠶吐鳳霧綃空，新樣小團龍。

張煌言《張蒼水集》第二編《促織》　促織促織，微吟閨夕。緯婦驚秋，停機太息。織縑苦疏，織纊苦密。萬縷千絲，織不成匹。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六楊榮《皇都大一統賦》　六宫備陳，七所在列。親蠶有館，繅絲有室。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四《故司禮盧太監》　盧舊官司禮，神宗時屬鄭貴妃名下，今管織造於杭。

列宿由來帝座旁，星移斗轉却輝煌。每餐絳雪朝金母，曾捧紅雲侍玉皇。西北筐筐新組織，東南杼軸舊輪將。知君補袞心千縷，并與山龍貢上方。

毛奇齡《西河集》卷一三一《南歌子》　澁杼嫌經密，殘絲畏錯敧。織縑織素總難期，獨對支機，彩石有誰知。

毛奇齡《西河集》卷一三三《菩薩蠻》　井幹雙斷金絲綆，綆絲金斷雙幹井。城上響啼鶯，鶯啼響上城。綺園南去騎，騎去南園綺。遲日墜鳴機，機鳴墜日遲。

愛新覺羅・玄燁《康熙文集》卷三二《耕織圖序》　朕早夜勤惩，研求治理，念生民之本，以衣食爲天。嘗讀《豳風》、《無逸》諸篇，其言稼穡蠶桑，纖悉具備。昔人以此被之管絃，列於典誥，有天下國家者，洵不可不留連三復於其際也。西漢詔令最爲近古，其言曰：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又曰：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欲臻斯理者，舍本務其曷以哉。朕每巡省風謡，樂觀農事，於南北土疆之性，黍稌播種之宜，節候早晚之殊，蝗蝻捕治之法，素愛諮詢，知此甚晰，聽政時恒與諸臣工言之。於豐澤園之側，治田數畦，環以溪水，阡陌井然在目，桔槔之聲盈耳，歲收嘉禾數十鍾。隴畔樹桑，傍列蠶舍，浴繭繅絲，恍然如茆簷蓽屋，因構知稼軒，秋雲亭以臨觀之。古人有言：衣帛當思織女之寒，食粟當念農夫之苦。朕惓惓於此，至深且切也。爰繪《耕織圖》各二十三幅，朕於每幅，製詩一章，以吟詠其勤苦而書之於圖。自始事迄終事，農人胼手胝足之勞，蠶女繭絲機杼之瘁，咸備極其情狀，復命鏤板流傳，用以示子孫臣庶，俾知粒食維艱，授衣匪易。《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庶於斯圖有所感發焉。且欲令寰宇之内，皆敦崇本業，勤以謀之，儉以積之，衣食豐饒，以共躋於安和富壽之域，斯則朕嘉惠元元之至意也夫。

愛新覺羅・玄燁《康熙文集》卷四九《織造處閱機房》　終歲勤勞匹練成，千絲一剪截縱横。此觀不爲雲章巧，欲儉驕奢賭未前。

愛新覺羅・胤禛《雍正文集》卷二二《過蒙陰》　望裡東蒙近，微茫草樹遮。面城峰礙日，遶郭水鳴沙。户盡繅桑繭，人多摘茗芽。曾聞魯酒薄，村店一旗斜。

愛新覺羅・胤禛《雍正文集》卷二五《田家四時詞》六言　夏

帶露葉盈蠶箔，翻雲麥熟田家。白水千塍秧馬，緑陰幾户繅車。日午鳴蟬遠近，風薰飛燕横斜。男女適均勞逸，相逢只説桑麻。

冬

靄靄炊烟茆舍，霏霏臘雪柴門。闌静閒眠羔犢，籬牢安穩鷄豚。夜織梭鳴啞軋，朝舂杵韻喧繁。賽社争撾祭鼓，歌呼新釀盈盆。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文集》卷一《織錦竇家妻》　郎是冶長罪，儂非蕩子妻。循環詩豈恨，伊軋淚交啼。織錦傳心苦，流沙望眼迷。行雲漫相擬，終不任東西。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文集》卷一七《繅絲曲》　吴天風軟春光暮，吴蠶三眠絲欲吐。日上茅檐火馭遲，白絮紅塵夾兩路。中婦晨起中心忙，乾桐曉炊付阿香。繅車軋軋轉幽澗，一年衣食憑繭腸。釜中絲斷愁不斷，良人戍遠交河畔。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文集》卷一八《織錦詞》　睡鴨盤盤翠雲吐，漏添細把丁東數。鳳梭千擲素腕疲，寸錦難成愁不語。明明寒月照流黄，三日一匹臨秋張。并刀象尺分明度，莫教裁破雙鴛鴦。裁破鴛鴦作春被，惆悵空幃獨徙倚。年年織錦却徒勞，良人遠道寒無袍。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文集》卷五〇《方觀承進棉花圖十六事各題其上》

軋核　轉轂持鈎左右旋，左惟落核右惟棉。始由粗末精斯得，枷杵同農豈不然。

彈花　木弓曲引蠟弦弸，開結揚茸白毳成。村舍比鄰聞相杵，錚錚唱答合斯聲。

拘節　擦條拘節異方言，總是斯民衣食源。幾許工夫成麗密，紡紗絡緒事猶煩。

紡綫　相將抽緒轉軠車，工與繅絲一例加。聞道吴淞别生巧，運輪却解引三紗。

挽經　引緵卸絡理棉絲，枝拄經牀較便其。蹕路迎鑾多婦女，木杼每見手中持。

布漿　經緯相資南北方，南北皆産棉，而估舶每南北往來互販。或云北棉宜作經，南棉宜作緯，有相資成用者。蓋風土剛柔不同，故棉性亦異云。藉知物性亦如强。刷紗束絡俾成緒，骨力停匀在布漿。

上機　豈止千絲與萬絲，女郎徐自引伸之。可知事在挈端要，諸緒從心無不宜。

織布　横緯縱經織帛同，夜深軋軋那停工。一般機杼無花樣，大輅椎輪自古風。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詩集二集》卷八六《鄒一桂杏花雙燕》　織出絳紗薄，裁來玉剪明。仙人製衣著，稱體五銖輕。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詩集三集》卷四八《賦得春蠶作繭》　得同字八韻，試浙江士子題。

候占春駘盪，功盛浙西東。有女柔桑取，惟蠶作繭充。寒暄驗曉夜，蛹蟻辨雌雄。飼浴勤民舍，繹繅倡后宫。室温防冷逼，箔岌擬山崇。經緯不言表，樞機默運中。鮫人空説巧，園客那稱工。比似抽思者，成章略或同。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詩集三集》卷七八《題耕作蠶織二圖》　擇蠶

宜綿誇八蠶，宜絲貴獨蛹。一家聚擇之，分品各殊用。絲待人之買，綿禦已之凍。勞而弗享報，女紅可勿重。

窖繭

蛾若破繭出，絲斷如敗葉。斯有甕窖法，封泥固周泱。深埋取寒氣，掘地揮鋤鍤。何必詡高昌，草實稱白氎。

繅絲

繭終絲之始，猶未閒女孃。電下颺輕煙，釜中沸熱湯。度戒過不及，乃得絲美長。轉軸仔細看，梧月已上墻。

絡絲

繅絲甫報畢，絡絲應及節。工作有次序，此風盛吴越。麤細卒未分，要使無斷脱。轉篋對箐鐙，明河影欲滅。

經

既絡絲納筴，置軸兩端排。引以爲直縷，理繁徐往來。條貫期畢就，比弦無曲回。設擬悖如綍，敢曰經有才。

緯

浸緯非細工，付之小女丫。誰知素絲中，乃具種種華。精經次緯於是别，轉輪引緒斜。由分漸成合，小大殊軸車。

織

潤室置機架，有軸亦有欄。往還抛玉梭，那辭素手寒。錯綜乃成功，萬絲得

一端。織女若是勞，布衣已原單。

攀華

椎輪生大輅，踵事何太勤。素帛增攀華，絲縷益糾紜。既成黼黻章，亦煥河洛文。爲者自不知，如山出五雲。

剪帛

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尺，王制弗鬻市，要義寓翦帛。辛苦豈易成，欲裁心自惜。耕勞蠶亦勞，視此吟篇者。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詩集四集》卷一《耕織圖聯句》 御製民爲國本食民天，布帛資衣並重旃。首祚應庶耕織計，始和遍洽賦租蠲。恩旨普免天下正供，輪年遍及至壬辰，適屆全周。閭閻感爲盈寧切，堂陛情教喜起聯。任養適占符歲美，臣高普元調最好報春宣。今年元日立春。

泰壇先甲誠殷展，慈籙長庚慶益緜。吉日宜人過翦綵，臣劉統勳令辰戩穀稱分箋。重華宴接蓬瀛界，太簇音諧角徵絃。飫德心難忘每飯，臣劉綸邵農旨復示初筵。

石渠弄溯於潛藁，玉版摹成儀甫編。粉本形容犁列次，臣官保。御製茅簷景狀儼陳前。【略】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詩集四集》卷一《耕織圖聯句》 挑備繅盆高等貯，臣錢維城撥充澼絖副材寨。擇繭靈奇底羨槫桑遠，藏罷良依梧井偏。奢繭漬鼎引端生繚繞，臣慶桂授丸繹緒費煩撋。纕絲偶居漫配蛾眉子，物化猶遺羽蛻仙。蠶蛾南陌遵行閑姊姒，臣莊存與。御製西陵賽社薦牲牷。祀謝對簀還自愁明滅，掉篝寧辭屢轉旋。絡絲引直理緰慎如紼，同條共貫徑於弦。經緯輿軋軋鬆盤髻，莖管纖纖緊裹拳。緯闔闢成憑提綜剖，臣汪廷璵縱橫儘付擲梭穿。織葩攢順序枝承跗，彩錯迴文璣運璿。攀花裂下鳴機擘甫重，臣謝墉量來裁尺熨尤平。翦帛經營意匠稱觀止，仿彿神工逐境遷。圖結卷儷只今完壁府，臣毛輝祖覃單疇昔判珠淵。暗門孰與蛇添足，劉松年居錢塘之暗門，時號暗門劉。此二卷舊有松年款，不知何人妄增。檇李徒標檃半踡。耕圖卷有項元汴收藏諸印，而織圖則無，蓋此二圖早已離而爲二矣。證印縑均仍薈萃，臣汪永錫。御製裝池縹匹互鮮妍。樓璹詩程棨畫跡雙絶，舊詠新題韻總沿。正誤傳真重考訂，探原輯委彙陶甄。稼多軒北剛相映，織貴堂南致足詮。圖卷合弆於多稼軒北，即貴織山堂。藝苑披圖方幅肖，臣胡高望鏡齋延賞曲廊鐫。著明本計宸垂象，册首御題「藝陳本計」四字。斟酌羣言宿麗蹕。代辨宋元耕圖舊有紹興小璽，亦後人妄加，不知棨爲元人耳。删小璽，臣董誥跋

收姚趙表洪權。姚式跋云：耕織圖二卷，棨繪而篆之。趙子俊云：每節小篆皆隨齋手題，足爲確証。珉兼風侯花翻錦，石刻兩廊各廿四幅。揖捧霞紋翼妥蟬。家法聖祖仁皇帝時，曾編繪耕織圖，御製題詠頒行。聖功誠合揆，臣李江度帝歌臣拜倍抒虔。貢鄉瑞溢吴都八，徂隰嘉賡周頌千。既飽既温臻既泰，臣王懿修。御製惟絲惟粟凛惟乾。雕文農事傷斯盛，纂組女紅害亦然。漢詔何曾弗熟讀，施行未逮愧遷延。

愛新覺羅・弘歷《乾隆詩集五集》卷六六《題延賞齋》 界湖橋畔齋，延賞蒨名佳。詎悦林泉目，緣殷耕織懷。畫圖泐昔觀，去聲。是處前後爲織染局，西爲蠶户房，環植以桑，西隔玉河，皆爲稻田。因於前層廊壁間嵌《耕織圖》石刻，以示不忘民事。詩句詠今諧。近遠多嘉報，今歲各省率稱暘雨應時，邇日已據廣東、直隸、江西等省以次奏報，麥收皆稱八分有餘，洵堪欣慰。慰和惕意皆。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一三《美人彈琴圖》 纖罷流黄手爪傷，久疎雲雨朱絃變。蕩子去關山，烏啼蕙草殘。孤鸞欲作語，對鏡發長嘆。不愁明月空床冷，只恨《陽春》識曲難。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三〇《謝浦柳愚山長贈苗錦》 魯望文傳記錦裙，丘遲割愛許平分。天孫組織輸新樣，蠻女機絲妙絶羣。裁被真堪覆衰老，囊詩兼可寄夫君。只愁疊向空箱去，化作華髮五色雲。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補遺》卷二《五笞》 我是南朝仲蔚家，年過三十早懸車。偶因見獵全忘老，敢説投瓊必報瓜。緑字喜逢青鳥使，白頭愁對紫薇花。一廛幸托神君庇，臥聽隣姬夜績麻。園中紫薇大開。

錢大昕《潛研堂詩集》卷二《竹枝詞和王鳳喈韻六十首》之五六、五七 木棉花黄蝴蝶飛，木棉花白豆葉稀。木棉收盡軠車鬧，紡得黄紗製妾衣。

草冷煙清一望平，錢門塘上掩柴荆。簧鐙細細鳴梭急，好和疏籬促織聲。錢門塘市出布。

鄂爾泰等《授時通考》卷五三《勸課・耕織圖下》

織第十一

擇繭

聖祖仁皇帝御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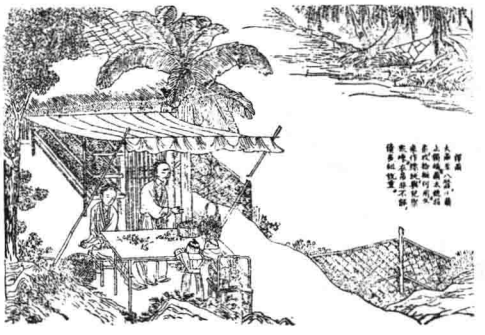
冰繭方看作素紈，重綿亦藉禦深寒。就中自有因材法，揀取筐間次第觀。

世宗憲皇帝御製

傾筐香雪明，擇繭檐日上。大半作絲綸，三分充綿纊。嘱嫗理從容，擇慣知瘠壯。所慮梅雨過，插秧趁溪漲。

皇帝御製恭和聖祖仁皇帝原韻

弱繭何時成綺紈，拮据冀免一身寒。八蠶獨蛹還須擇，几上分明取次觀。





織第十二

窖繭

聖祖仁皇帝御製

一年蠶事已成功，歷數從前屬女紅。聞説及時還窖繭，荷鋤又在緑陰中。

世宗憲皇帝御製

挽袖解長裙，香汗濕紅頰。農事委良人，蠶功獨在妾。層層下簇完，勞勞窖繭接。作苦感天公，冰雪滿箱篋。

皇帝御製恭和聖祖仁皇帝原韻

春日遲遲執婦功，何心愛戀牡丹紅。繭成好向村頭窖，荷插攜兒緑蔭中。

織第十三

練絲

聖祖仁皇帝御製

炊煙處處繞柴籬，翠釜香生煮繭時。無限經綸從此出，盆頭喜色動雙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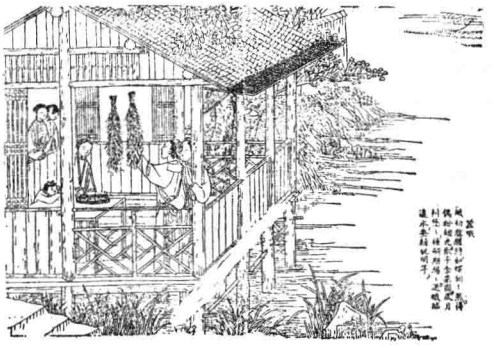
世宗憲皇帝御製

煙流矮屋青，水汲前溪潔。掉車若捲風，暎釜如翻雪。絲頭入手長，左右旋轉忙。軋軋聽交響，行人聞繭香。

皇帝御製恭和聖祖仁皇帝原韻

煮繭吹煙颺短籬，絲腸縈縈練成時。探湯試展纖纖手，那聽枝頭叫畫眉。





織第十四

蠶蛾

聖祖仁皇帝御製

蛾兒布子如金粟，水際分飛任所之。莫令繭絲遺利盡，來年留作授衣資。

世宗憲皇帝御製

隣始通往來，暫時解忙促。出繭影翩翩，翅光膩粉沃。秧苗已抽青，桑葉再見緑。送蛾須水邊，流傳笑農俗。

皇帝御製恭和聖祖仁皇帝原韻

蠶蛾絲浄方生子，送向溪頭任所之。更願明春歸舍早，今年已是去年資。

織第十五

祀謝

聖祖仁皇帝御製

勞勞拜簇祭神桑，喜得絲成願已償。自是西陵功德盛，萬年衣被澤無疆。

世宗憲皇帝御製

豐祀報先蠶，灑庭佇來格。醽酒注罇罍，獻絲當圭璧。堂下趨妻孥，堂上拜王伯。神惠乞來年，盈箱賜倍獲。

皇帝御製恭和聖祖仁皇帝原韻

年年勞苦事耕桑，及早還將租稅償。今日蠶成虔祀謝，西陵功德戴無疆。



織第十六

緯

聖祖仁皇帝御製

綠陰掩映野人家，每到蠶時靜不譁。一自夏初成繭後，籬邊新聽繅車。

世宗憲皇帝御製

盈盈緯車婦，荊布事素樸。絲絲理到頭，的的出新濯。心忙不遑食，腕倦何曾覺。忽聽歸鴉啼，斜陽掛屋角

皇帝御製恭和聖祖仁皇帝原韻

蠶繅輪捲遍千家，午靜人閒鳥語譁。浸緯欣石供織作，阿香軋軋轉雷車。



織第十七

織

聖祖仁皇帝御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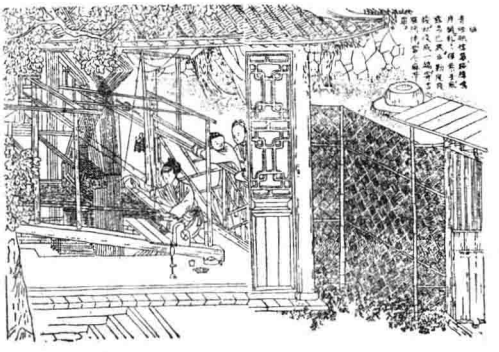
從來蠶績女功多，當念勤劬惜綺羅。織婦絲絲經手做，夜寒猶自未停梭。

世宗憲皇帝御製

一梭復一梭，頻擲青燈側。藍藍機上花，朵朵手中織。嬌女眠夠夠，秋蟲語唧唧。檐頭月漸高，紙窗明曉色。

皇帝御製恭和聖祖仁皇帝原韻

織女工夫午夜多，莫將容易若絲羅。銀蘭照處方成寸，已自循環擲萬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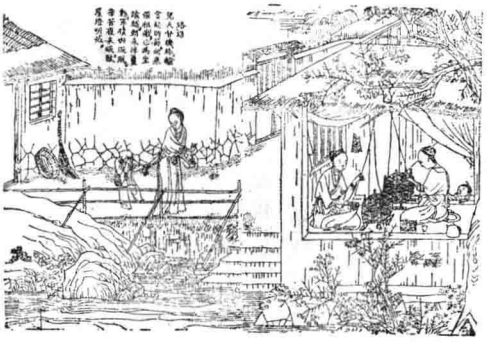


織第十八

絡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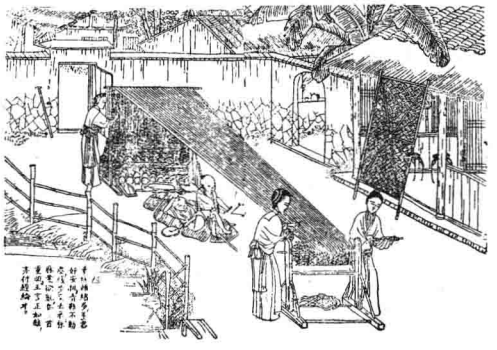
聖祖仁皇帝御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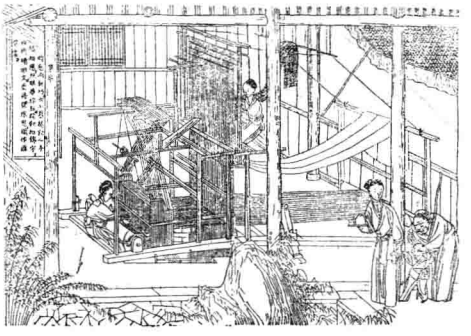
無衣卒歲早關情，寒氣催人蟋蟀聲。茅屋疏籬秋夜永，短檠相對絡絲成。



織第二十一

攀花





世宗憲皇帝御製

紅女亦頗勞，淒然當户歎。燈昏絡素絲，籰重困柔腕。織織聲影寒，沉沉夜氣半。妾心不敢忙，心忙絲緒亂。

皇帝御製恭和聖祖仁皇帝原韻

秋惹深閨無限情，可堪蟋蟀送寒聲。玉關萬里征夫遠，惆悵新絲絡不成。

織第十九

經

聖祖仁皇帝御製

織紝精勤有季蘭，牽絲分理織羅紈。鳴機來往桑林裏，已作吴綃匹練看。

世宗憲皇帝御製

昨爲籰上絲，今作軸中經。均勻細分理，珍重相叮嚀。君看千萬縷，始成丈尺絹。城市紈袴兒，辛苦何嘗見。

皇帝御製恭和聖祖仁皇帝原韻

砌下風飄待女蘭，新絲經理欲成紈。安排頭緒分長短，約伴同來仔細看。

聖祖仁皇帝御製

巧樣争傳濯錦紋，堪憐織女最殷勤。雲章霞彩娱人意，自著尋常縞布裙。

世宗憲皇帝御製

織絹當織長，挽花要挽雙。緒繁勞玉腕，梭冷燼銀釭。新樣勝吴綾，斜文賽蜀錦。成匹落誰家，詎忍裁衾枕。

皇帝御製恭和聖祖仁皇帝原韻

簇簇堆成錦繡紋，攀花鬬巧最精勤。堪憐織女深秋裏，纔著新縫素布裙。

張惠言《茗柯文編》外編卷下《富陽縣祭先蠶祝文》代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先蠶之神曰：

穀雨至矣，維桑之猗猗，蠶將育也。厥歲載登，民奉公繭，給私服也。匪民之成，繄神之靈，降嘉福也。古有躬桑，自上下下，遍民牧也。今長百里，壇祀不給，胡神事之肅也？迺累牲酒，侑嘉穀也。卜日戒虔，申禱祝也。幸神休之，鑒誠告也。我桑孔庶，蠶盈蔟也。家有繅盆，户機軸也。令與斯民，拜神禄也。尚饗。

王培荀《聽雨樓隨筆》卷四　民以耕織爲重，各縣亦多種綿。滎邑有綿，每欲咏之而未果。潼川張太守松孫有《咏吉貝》云：「廣州木棉大如樹，吴地草棉名亦著。或呼吉貝或班枝，物性無殊同是絮。」「哀牢白疊貢南朝，巴西蜀北滿平皋。四月乘時好栽植，勤鋤滋長多棉桃。」「東舍西鄰相助作，魚羹麥飯飽歡樂。禦寒無具盼豐收，更重春耕與秋獲。」「青囊嚾破苞吐絲，懸鈴團簇花盈枝。白雲片片鋪原隰，風温挾纊相參差。」「擷拾攜筐走空室，豨膏滑軸純棉出。亂瓊飛灑一弦張，白玉搓成萬條雪。」「絡車咿啞冷孤築，又聽籬邊促織聲。手足皸瘃不知倦，機上停梭正布成。」「入市換錢輸薄賦，再成裁翦爲襦袴。連年梓罷慶盈寧，男多餘粟女餘布。」《咏織機》云：「如房之繭緼絲長，越羅蜀錦稱精良。自得支機供組織，兩用處處勤蠶桑。五月新絲初入市，百室絡緯終宵忙。倒景飛晶弄機杼，長裳交袗成玄黄。不作浮華薄靡綺，但以疎密相誇張。鵝溪凱江製近古，小姑婺婦工無荒。縑繒絹穀盡利用，通乎貴賤官温涼。寒雞喔喔聲軋軋，得尺望咫時度量。流蘇綰綜勞伏起，踏躡相次揚微商。解軸辭機夫堉喜，沽須待價權收藏。一絲一縷出辛苦，世多紈袴輕膏粱。錦綾素綃未知暖，弗服弗御猶盈箱。寒士鶉衣不蔽體，偶得敝褐矜華裳。」

愛新覺羅・顯琰《嘉慶詩初集》卷八《丁雲鵬秋織圖》　重陽將届矣，促織報

庭闈。蠶事春登箔，女功秋授衣。繅盆絲已熟，投杼手齊揮。經緯本天巧，七襄銀漢機。

愛新覺羅・顒琰《嘉慶詩二集》卷四五《擇繭》

衆繭須精擇，因材用不同。化蛾作佳種，排箔引涼風。首選纖維美，次供綿絮充。由來無棄物，器使在虛衷。

《窖繭》

藏繭置深甕，沿堤荷鍤從。布桐看疊疊，鋪箕襯重重。窖地鹽微糝，埋原泥密封。出繅待七日，潤澤倍鮮穠。

《練絲》

離坎功相濟，經綸展蘊藏。瑩瑩翻釜燦，軋軋轉車忙。撥緒箸抽繭，繅絲手探湯。工夫漸成熟，隔牖挹清香。

《緯》

橫絲互旋轉，紡績用功初。錢眼貫成緒，繅星引就車。周迴緻樞速，圈繞度筒徐。次第法精細，從茲杼柚舒。

《織》

作帛織機始，宵燈照户阿。堅持寸心静，不覺萬絲多。綜踏難停杼，縱橫頻擲梭。七襄紀《小雅》，光彩燭星河。

《絡絲》

繳軒音即繼張柅，絲縷勿縈紆。牽引絡於篗，貫穿度自亨。挑燈宵正永，轉軸腕忘劬。力作休言倦，計功課小姑。

《經》

層層排絡篗，上架往來牽。衆縷有條貫，一心善斡旋。鳴機得頭緒，運軸自緜延。綸紵應加慎，如絲勿妄宣。

《攀花》

巧擅女工首，雲章繪素綈。緯經合樞紐，心手應高低。運掌絲無舛，擲梭花漸提。織成由意匠，何處覓端倪。

《軋核》

上轂下鉤互轉旋，核分花細出輕棉。工同碾軸農家器，利用厚生本自然。

《彈花》

弓彎短勁蠟弦弸，彈擊花衣應手成。書杵宵砧相唱和，連村總是太平聲。

《拘節》

束帛即棉本易言，條分筵卷紡車源。引端抽緒渙斯合，進步用功豈憚煩。

《紡織》

握條轉錠運輕車，引緒成斤逐日加。念切民依重本計，應嗤富室炫羅紗。

《挽經》

牽經理緒萬千絲，北架南牀俗尚其。旋繞縱橫自不紊，心閒手敏便操持。

《布漿》

束絢沃汁異南方，絡以支稜旋轉强。案衍平鋪兩端直，功加帚刷益勻漿。

《上機》

柚經杼緯理千絲，高下相環徐引之。要領手持息紛擾，尋端就緒事咸宜。

《織布》

縱橫梭織用功同，縝密不求花樣工。布帛禦寒勝錦繡，黄綿普被播仁風。

程恩澤《程侍郎遺集》卷二《橡繭十詠》并序　黔郡州十三，富郡二：曰黎平，曰遵義。黎平以木，遵義以繭，繭不以桑，以橡，然非刱於遵義人也。乾隆間，守陳君實教之，於是食繭利凡數十年，春秋繭成歌舞，祠陳君如生。道光三年冬，澤試遵義，旋過橡林間，風策策然，葉鱗鱗然，記所歷郡，皆有橡不以繭，今過平越、都勻，土益沃宜橡，因嘆曰：處處有橡，處處可繭也，富獨遵義乎。過鎮遠，見方伯吴荷屋先生、廉訪宋仁圃先生，頒令甲勸民種橡，詞懇懇著街亭。時夕陽爛如，駐馬讀之。過思南，遵校官某韓劄出，則方伯、廉訪督使巡上下游購橡子，教播種，期三年成，食繭利。嗟乎，居尊官親民，爲謀百世利，思深哉，可謂君子儒矣。黔土瘠，黔民勞，勞無所獲，遂積廢不自振，曉之曰：利在某，不信視某地，民遽然顧墻角畦棱，有美蔭皆金錢，其黠者慮利與害俱，且榷之，曉之曰：有百世利，無一日税也。則又慮購繭器織具紛然，貲未入先貸，曉之曰：如購種法皆官爲。夫民驕子弟也，官慈父母也，驕乃惰，慈乃周，以周起惰，惰乃勉，皆可學而能也，數歲利必若遵義，富甲西南維矣。澤職在文字，詠歌之可乎，分題十，各繫四十言，附長篇一則，舊冬作也。道光四年秋九月上澣，貴州督學使者程恩澤撰。【略】

《煮繭》

繭成投熱湯，入蔑灰汁，乃熟，乃繅之，蛹不能生也。或曰，蛹混沌無知，故昔人無刺蛹法。

功成赴湯火，幸在混沌時。繭剛可使柔，絲斷難重治。水涑渥以灰，古法存於斯。齊紈不十年，越羅風淒其。

《上機》

絲值蒭繭，綢值倍絲，功成矣如績學然。

絲道蒭繭值，織成金滿屋。鐙火連晨星，伊軋擾夜讀。上充公姥禱，下翦兒女服。衣郎郎不苦，願換來春穀。

《利無筭》

橡可衣可食，地寶也。

橡粉可療饑，橡斗可染皁。老枝薪且炭，新肄復蠶飽。一物備衣食，地乃不愛寶。黔富甲天下，居者殊艸艸。

《永不稅》

民趨利避害，永不稅，乃可與圖始。

購種與教織，瑣瑣皆官貲。焉忍復征榷，如父謀其兒。有衣耀寒暑，有金充棟楣。土沃民轉勞，民勞勞則思。

《橡繭歌》

遵義野蠶成繭，曰青桷繭，不知於古爲何樹也。癸未仲冬，行部過長林間，葉焦繭割矣，掇其實，知爲櫟斗，櫟斗之子名橡。孫炎云：櫟似栩。按櫟與栩迥別，不得以《爾雅》之栩繭當之，因字曰橡繭，作《橡繭歌》。

冬十一月來播州，撲頭黃葉風颼颼。是何嘉卉繁且稠，云此可飼桑之柔。美蔭捲綠春油油，彌山彌澤彌甌窶。不煩山奴玉斧修，無事紅女青挂鉤。葉以爲箔枝爲幬，結茆承種懸曲樛。蠕蠕子子紛相蹂，天教寢食得自由。自起自眠登樹頭，喚日出曝雨則傻。蝕厥新甲棄厥廼，神叢打鼓小姑求。宛嫗夫人跪樹歐，願生脂膚無生鳩。爲歐花豹歐栗鼯，竹柝行晝宵乃休。何如彩幡長其旂，娟娟風露春復秋。兩番割繭十倍收，繭熟圓如金彈投。蛾飛大與胡蜨侔，杼聲萬家絲萬抽。蠶孃樂逸機孃愁，蠶功逸，絲功勞。流黃縑素充畫樓。可憐龍馬不上鞦，蠶與馬同宮，蠶盛則馬少。其地乃封千户侯。我來長林采其劉，知是櫟斗其實梂。斗可染皁實可溲，高士拾之狙公留。不材之木值十牛，卻顧材木翻包羞。黔中土瘠民膍胲，何不廣植上下游。計其贏羨裨先疇，終歲乃無旱潦憂。有睹其道夏暍瘳，有依其土絲衣紑，積銖絮寸成長表，衣被直徧西南陬。

程恩澤《程侍郎遺集》卷三《機女》 天孫親付九張機，手爪纖纖任意爲。左顧鴛鴦裁錦捷，南飛孔雀織縑遲。當窗恒斂千金笑，掩卷羞看十索詞。何事樓頭聞太息，昨宵弦管嫁妖姬。

魏源《魏源集・村居雜興十四首呈筠谷從兄》 江南聞有蠶，食桑吐其餘。七襄織天女，其功四海無。吾鄉不産桑，無錢莢空榆。惟有吉貝花，功自黃姑初。左足踏機杼，右手投梭梳。織成貝錦布，可度今歲除。春風何處來，飄我素雲裾。道逢紈綺子，自裕輕且都。君衣定何物，視此當何如。

魏源《魏源集・古樂府・行路難》 召匠五都市，人人矜斲堉。使構凌雲臺，莫傳國工式。刺綉倚市門，人人矜組帳。使織天孫錦，莫問鄰姥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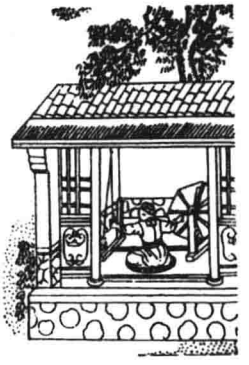
衛杰《蠶桑萃編》卷一三《圖譜三・豳風圖詠類》 六月　六月暑方盛，揮汗苦莫辭。繭老繅難緩，當釜自抽絲。繅車愚勤轉，且喜日遲遲。婦子躬蠶桑，自免淫惰思。旬日可經絹，衣食兩有資。盈倉滿籠槖，何事能如之。



園中即事　六月長養之，夏蠶珍復珍。飼豈償租負，但覺歷苦辛。黃者黃如金，白者白如銀。枝幹重添葉，野虞禁伐薪。

七月　唧唧復唧唧，當窗鳴促織。大火已西流，天寒受衣逼。取我筐中絲，用我閨中力。既經而復緯，焚膏可繼晷。青燈照拋梭，午夜尚未息。莫謂多苦辛，此樂人罕識。

園中即事　七月乞巧娘，杼軸報成章。軋軋機聲響，村村煮繭香。天孫雲錦裳，公子爲玄黃。瓜果庭前薦，兒女跪拜忙。





八月　八月白露降，萬物盡成秋。寒氣漸漸逼，纖絲已成綢。此時棉宜紡，冬來好營求。更宜備蠶具，倥傯及時收。漫云隔歲久，惟豫乃無憂。試看頑惰子，臨期空自籌。

園中即事　八月秋蠶大，桑葉大而圓。一一躬採摘，三三卜起眠。工夫有餘力，栽培計來年。慇懃課諸女，市之有餘錢。

九月　西風吹漸勁，凜凜寒氣生。是月當授衣，有絹已織成。開箱就刀尺，長短隨人情。身被羅綺服，五色相間明。可惜無褐者，此際尚經營。婦女於蠶桑，慇懃不可輕。

園中即事　九月築場圃，大田稼多多。初蠶徵稅供，再蠶錦繡歌。三蠶衣食裕，人力敏如何。寄語紈綺子，慎勿輕綺羅。

雜録

王嘉《拾遺記》卷二《周》　〔成王〕五年。有因祇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貌輕潔，被纖羅繡之衣，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颺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嶽中出也；有列墀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墀也；有雜珠錦，文似貫珠珮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

王嘉《拾遺記》卷一〇《員嶠山》　員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周迴千里。【略】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燋。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爲黼藻。

應劭《風俗通・佚文・陰教》　夏至者五綵，辟兵，避日游光。游光，厲鬼也，知其名者無溫疾。五綵，避五兵也。案：人取新斷織繫户，亦此類也。謹案：織取新斷二三寸帛，綴著衣衿，以已織練告成於諸姑也。後世彌文，易以五綵。又永建中，京師大疫，云爲鬼字野重，游光。亦俱流言，無指見之者。其後歲歲有病，人情愁怖，復增題之，冀以脱禍。今家人織新練，皆取著後練二寸許，繫户上，此其驗也。（《書鈔》一五五、《玉燭寶典》五、《歲時廣記》二四、《御覽》二三、八一四、《合璧事類》前十六、《廣博物志》四、《天中記》五）

《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布帛部・絹》　《孝子傳》曰：董永，貧，父不遂葬，以身質錢一萬，既葬就役，逢一女子求爲永妻，云：「能織絹。」永請主人，主人令織，一旬三百疋。債足，女辭曰：「我天之織女也，帝見君孝，使我共償債耳。」因遂不見。事具《孝感門》。

牛僧孺《玄怪録》卷三《古元之》　元之云：當昏醉時，忽然如夢。【略】至和神國。其國無大山，高者不過數十丈，皆積碧珉，石際生青彩輭篠，異花珍果，軟草香媚，好禽嘲晢。山頂皆平正如砥，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原野無凡樹，悉生

百果及相思石榴之輩。每果樹花卉俱發，實色鮮紅，翠葉於香叢之下，紛錯滿樹，四時不改。唯一歲一度暗換花實，更生新嫩，人不知覺。田疇盡長大瓠，瓠中實以五穀，甘香珍美，非中國稻粱可比，人得足食，不假耕種。原隰滋茂，蔭穢不生。一年一度，樹木枝榦間悉生五色絲纊，人得隨色收取，任意紝織，異錦纖羅，不假蠶杼。四時之氣，常熙熙和淑，如中國二三月。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六《嶺南道一〇・邕州》 土産：懶婦獸。《南越志》云：「晉城縣有懶婦獸，古有織女臥上，其姑怒之，遂忿赴水，姑遂以杼投其臂，化爲此獸。今背上有文如杼形。大者可得脂三斛，燃之，照紡績即暗，照歌舞即明。習懶之性，化而不革。」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三二《宮室》 神御殿舊稱影堂，所奉祖宗御容，皆紋綺局織錦爲之。《元史・祭祀志》。

阿爾尼格善畫塑及鑄金爲像，凡兩京寺觀之像皆出其手。原廟列聖御容，織錦爲之，圖畫弗及也。《元史本傳》。按：阿爾，蒙古語花紋也，尼格一數也。舊作阿尼哥，今譯改。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四二《皇城》 鹽池，明時宮人織錦之所，今止存雲機廟故基。《瑶華集箋》。

紡織材料部

麻、葛、毛、棉等分部

題解

《書・禹貢》 青州　厥貢【略】岱畎絲枲。

孔穎達正義：枲，麻也。

《爾雅・釋草弟一三》 麻，枲實。郭璞注：《禮記》曰：苴麻之有麻。枲，麻。郭璞注：別二名。

郝懿行義疏：《說文》苴或作蒩，云：枲實也。通作蕡。《喪服傳》云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賈公彥疏引孫炎注：蕡，麻子也。《齊民要術》引蕡作麻。《爾雅・釋文》麻，本或作蕡，是也。又通作墳。《司垣氏》「甘六墳燭」，鄭玄注：故書墳爲蕡。鄭衆（注）〔云〕：蕡燭，麻燭也。蕡又名蘊。《要術》引崔寔曰：苴麻，麻之有蘊者，荸麻是也。一名麻。《御覽》引《吳普《本草》云：麻子一名麻蘊，一名麻蕡。蕡、蘊音相近也。蕡亦通謂之枲。《列子・楊朱篇》云：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者。枲即蕡也。亦通謂之麻。《月令》「食麻與犬」。以犬嘗麻，皆謂蕡也。又通謂之苴。《詩》「九月叔苴」。毛亨傳：苴，麻子也。郭璞引《喪服傳》：「苴絰」亦是也。麻既麻子，因而麻亦名麻。《淮南・說林篇》云：麻不類布，而可以爲布。是又以麻爲麻之通名矣。《本草》麻子與麻麻別出，而云麻一名麻勃，誤也。吳普以麻勃爲麻華，其說是矣。古者以麻爲豆籩之實。《春官・籩人》及《少牢饋食》竝云麷蕡。今人罕充食饌，唯作油然鬻及和味用之。《說文》：枲，麻也。官有典枲。《詩》言績麻，麻枲一耳。《詩・采蘋》孔穎達正義引孫炎曰：麻，一名枲。是也。《要術》引崔寔以牡麻爲枲。蓋據《喪服傳》云：牡麻者，枲麻也。要其正稱，則枲麻通名耳。今俗呼荸麻爲種麻，牡麻爲華麻。牡麻華而不實，荸麻實而不華，其華白。故《九歌》云：折疏麻兮瑤華。

揚雄《方言》卷二　揄鋪、音敷。幅音盛幅、帗音拂，縷、葉揄，音臾。毳也。音脆，皆謂物之幷蔽也。荊揚江湖之閒曰揄鋪，楚曰幅幅，陳宋鄭衛之閒謂之帗縷，燕之北郊，朝鮮洌水之閒曰葉揄。今名短度絹爲葉揄也。

案：毳，《玉篇》云：罽衣葉揄，各本訛作葉輸，輸字不得有臾音。《玉篇》云：葉揄，短度絹也。今據以改正。

史游《急就篇》卷三　紡、纑　纑，音慮。顏師古注：紡謂紡切麻絲之屬爲纑縷也，已紡而成謂之紗。篇本紗字或作纑。黃氏曰：纑，布縷也。

許慎《說文》一篇下《艸部》　芋　麻母也。从艸，子聲。一曰芧即枲也。此字義之別說也，芧枲不分，故云枲實。

葛　絺綌艸也。《周南》「葛之覃兮，爲絺爲綌」。从艸，曷聲。

《說文》七篇下《木部》　枲　麻也。从木，台聲。箭文枲，从林从辞。

𣏌　枲屬。類枲而非枲，言屬而別見也。𣏌者，草名。《周禮・典枲》「掌布絲縷紵之麻草之物」。注云：草，葛苗之屬。《掌葛》「徵草貢之材於澤農」。注云：草貢出澤，苗紵之屬，可緝績者。苗即𣏌字之異者。苗紵出於澤，與葛出於山不同，又作顯。《禮記》「如三年之喪，則既顯，其練祥皆行」。鄭云顯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顯。《詩》兩言褧衣，許於此偁𣏌衣，於《衣部》偁褧衣，而云褧，𣏌也，示反古。然則褧衣者以𣏌所績爲之，蓋《士昏禮》所謂景也。今之𣏌麻《本草》作苗麻，其皮不及枲麻之堅韌，今俗爲纜繩索多用之。从林，熒省聲。《詩》曰：「衣錦𣏌衣。」《衛・碩人》、《鄭・丰》文，今皆作褧。

《說文》七篇下《麻部》　麻　枲也。麻與枲互訓，皆兼苴麻、牡麻言之。从𠂢，从林，人所治也，在屋下。說从广之意，林必於屋下績之，故从广，然則未治謂之枲，治之謂之麻，以已治之偁加諸未治，則統謂之麻。此條今各本皆奪誤，惟《韵會》所據小徐本不誤，今從之。凡麻之屬皆从麻。

黂　未練治纑也。《糸部》曰：纑，布縷也。劉熙《孟子注》曰：緝績其麻曰辟，練絲曰纑。練絲謂取所緝之縷湅治之也。練者，湅也。湅者，漚也，汰諸水漂澼之也。已湅曰纑，未湅曰黂。《廣雅》曰：黂，紵也。紵是生絲未湅之縷，如生絲然，故曰紵也，如成國謂已湅曰練絲。从麻，後聲。

黌　𣏌屬。𣏌爲枲類，黌又𣏌類也。《廣韵》引《字書》云：黌麻一紮也。从麻，俞聲。

許慎《說文》八篇上《毛部》　毛　眉髮之屬及獸毛也。眉者，目上毛也。髮者，首上毛也。而者，須也，須者，而也，臣下之毛也。胃者，頰須也，罷口上須。

毳　毛盛也。从毛隹聲。《虞書》曰：「鳥獸毳髦。」

毨　選也。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毨選，雙聲。《堯典》「鳥獸毛毨」。鄭注：毨，理也，毛更生整理。《周禮》「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鄭注：良，善也。仲秋鳥獸毛毨，因其良時而用之。按，許說兼包鄭二義。

毳　獸細毛也。《掌皮》注曰：毳毛，毛細縟者。从三毛。毛細則叢密，故从三毛，衆意也。凡毳之屬皆从毳。

許慎《説文》一三篇上《糸部》　絡　【略】一曰麻未漚也。《陳風》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傳曰：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按，未漚者曰絡，猶未絲之未湅也。

纑　布縷也。言布縷者，以別乎絲縷也。績之而成縷，可以爲布，是曰纑。《禮經》縷分別若干升以爲麤細，五服之縷不同也。趙岐曰：湅麻曰纑。《麻部》黂下曰：「未湅治纑也。」然則湅治之乃曰纑，蓋縷有不湅者，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之縷皆不湅，緦衰之縷則湅之，若吉服之縷則無不湅者。不湅者曰麤，湅者曰纑，統呼曰縷。　从糸，盧聲。

縷　交枲也。謂以枲二股交辮之也。交絲爲辮，交枲爲縷。一曰緧衣也。上文緧下云縷衣也，此云縷，緧衣也，是爲轉注。　从糸，俊聲。

絲　麻一耑也。一耑猶一束也。耑，頭也，束之必齊其首，故曰耑。《人部》係下云，絲，束也。是知絲爲束也，束之必圜之，故引申之圜度曰絲，束之則不楙曼，故又引申爲潔淨，俗作潔，經典作絜。　从糸，韧聲。

縿　枲之十絲也。枲即麻也，十絲猶十束也。　从糸，參聲。

綱　縿也。謂枲之十絲。一曰綱縿二義皆與縿同也。今人綱縿字不分用，然《詩・都人士》單用綱字，曰「綱直如髮」。毛傳以密直釋之，則綱即稠之段借也。　从糸，周聲。

絮　絲緜也。絲緜謂束緜也。束緜見《劉通傳》一曰敝絮也。敝絮謂孰綿也，前說謂麻，此謂絲。　从糸，奴聲。《易》曰：「需有衣絮。」《既濟・六四》爻辭。按此篆當在繫篆之前，彼上下文皆言絲，絮非其類，今移次於此。

緜　紬也。《玉藻》「纊爲繭，緜爲袍」。注曰：纊，新綿也。緜，今之纊及故絮也。纊及故絮者，謂以新綿合故絮裝衣。鄭説與許異。《衣部》曰：以絮曰襺，以緜曰袍。許絲絮不分新舊，槩謂之纊，以亂麻謂之緜。孔安國釋《論語》曰：緜，枲者也。許所本也。《劉通傳》「束緜乞火」。師古曰：緜，亂麻。　从糸，昷聲。

紬　亂枲也。枲各本作系，不可通，今正。亂枲者，亂麻也，可以裝衣，可以然火，可以紲之爲索，故《采未》毛傳曰：紬，紲也。言用紬爲索也。　从糸，弗聲。

張揖《廣雅》卷七下《釋器》　縝、縷、纑也。

《方言》纑謂之縝。郭璞注云：謂纑縷也。《説文》縷，綫也」「纑，布縷也」。《孟子・滕文公篇》「彼身織屨妻辟纑」，趙岐注云：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纑。

顧野王《玉篇》卷一三《艸部》　葛　功遏切，蔓草也。

顧野王《玉篇》卷一四《枲部》　枲　司子切，麻也。有子曰苣，無子曰枲。

紵　籀文

縝　尺人切，纑也。

顧野王《玉篇》卷一四《林部》　棻　口穎、口迥二切，枲屬。《詩》「衣錦棻衣」。

顧野王《玉篇》卷一五《麻部》　麻　莫加切，枲屬也。

麤　大侯切，棻屬。一曰，麻，一絮也。　麁　同上。

黂　空木切，未練治纑也，結枲也。

顧野王《玉篇》卷二七《糸部》原本　紵　如林切，又女林切，機之縷也。

原本　如深、女林二反。《左氏傳》「以執執鍼織紵皆百人」。杜預曰：執鍼，女工也。織紵，織曾布者也」。《説文》「紵，機之縷也」。　紵　同上。

纑　力乎切，布縷也。

原本　力胡反。《孟子》「身織縷，妻辟纑」。劉熙曰：辟績練縷以爲纑繩也。《史記》：山西饒纑。徐廣曰：紵屬也，可以爲布。《方言》：纑謂之縝。郭璞曰：謂縷也。《説文》「布縷也」。《倉頡篇》未練者也。《廣雅》纑，縝也。《聲類》纑，縷也。

紵　丈呂切，麻屬，所以緝布也。　紵　古文。

原本　除旅反。《周禮・典枲》「掌布縷縷紵之麻草之物」。鄭玄曰：縷十五升布抽半者也，白而細曰紵。《毛詩》「可以漚紵」。《説文》：「棻屬，細者（也）爲紵，粗（者）爲紵。」草名紵，紵或爲苧字，在艸部。紵《説文》亦紵字也。《字書》籀文紵字也。

緜　於忽切，枲也，舊絮也，綿也。

原本　故昆反，《論語》「衣敝緜袍」。孔安國曰：緜，枲也。《禮記》「纊爲繭，緜爲袍」。鄭玄曰：緜謂今纊及舊絮也。纊，今綿也。《説文》「緜，紬也」。

紬　甫勿切，亂麻也。紬　同上。　紵　同上。

原本甫物反。【略】《説文》「亂麻也」。《倉頡篇》「緜，枲也」。字書一曰挽船索也。　紬　字書並紬字也。　紵　字書亦紬字也。

縝　子堯切，亦作蕉，生枲未漚也。

原本　子堯反。《字書》亦蕉字也。蕉，生枲未漚也，在艸部。

縝　丑仁、仁忍二切，係纑縷也。

原本　丑仁反。【略】《方言》「纑謂之縝」。郭璞曰：謂纑縷也。《廣雅》縝，縷纑也。

縷　子公切，縷也。

原本　子公反。【略】

絟　必奚切，縷并也。亦悱字。

原本　補奚反，《廣雅》絟，并也。《埤倉》縷并也。《字書》或爲悱字。悱亦誤也，在心部。或爲誹字，在言部。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四《四分律第二卷》　拘遮羅劫貝或言劫波育，或言劫波婆，正言迦波羅，此譯云樹花名也，可以爲布。高昌名氎，氎是衣名。闕賓以南，大者成樹，以此形小，狀如土葵，有殼，剖以出花，如柳絮，可紉以爲布，用之爲衣也。紉音女珍反。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一《解深密經第一卷》　氍羅綿或作妒羅，上都路反。舊言兜羅綿，皆一也。

丁度《集韻》卷一《東韻》　氄、𣯗、毳細毛。古作𣯗。

丁度《集韻》卷一《鐘韻》　氄鳥獸細毛也。

氂毛之彊曲者。李登説。

丁度《集韻》卷二《虞韻》　猼、貗《博雅》羽也。一曰細毛。或从甫。

呶、憮毳也。《方言》楚曰嶡呶。

丁度《集韻》卷二《真韻》　縝纑也。

縝、縉纑也。或从糸。

丁度《集韻》卷二《文韻》　紃《説文》「紼也」。一曰，亂麻。

丁度《集韻》卷三《先韻》　毯羊毳。

卷三《仙韻》　綫縷也。

緁緁縷不解。

棉、朽、楠木名，出交阯，可爲布。或作杇、楠。

丁度《集韻》卷三《麻韻》　紗【略】一曰，紡纑。通作沙。

丁度《集韻》卷四《清韻》　蔮麻屬。

丁度《集韻》　褉麻屬。

丁度《集韻》卷四《尤韻》　繆枲十絜也。

丁度《集韻》卷四《侯韻》　鑐鏃將侯切，枲未漬也。或从取。

𩰫《説文》「絲屬」。或書作鰓。

丁度《集韻》卷五《語韻》　紵絲之粗者。《史記》用紵絮斮陳。

丁度《集韻》卷五《軫韻》　縝、縉、紖纑也。或从枲，亦作紖。

丁度《集韻》卷六《静韻》　絲、蔮、苘艸名。《説文》「枲屬」。引《詩》「衣錦絲衣」。或作蔮、苘。

丁度《集韻》卷七《遇韻》　毹毛也。

丁度《集韻》卷七《祭韻》　氂《説文》「獸細毛也」。

氂充芮切，細毛也。

丁度《集韻》卷七《怪韻》　毡獸毛細曰毡。

丁度《集韻》卷七《廢韻》　髮毛也。

丁度《集韻》卷七《震韻》　縝纑謂之縝。

丁度《集韻》卷七《焮韻》　緁枲也。

丁度《集韻》卷七《恨韻》　黲麻也。《周禮》「其實麷黲」。徐邈讀。

丁度《集韻》卷八《号韻》　毷、毸輕毛。或从隹。

褬枲大者曰褬。

丁度《集韻》卷九《沃韻》　𣰰纑未練。

丁度《集韻》卷九《没韻》　𣯗𣯗，毛短。

𣯗毛短謂之𣯗。

卷九《屑韻》　紲、紽、緧縷也。或从夬，从奊。

丁度《集韻》卷九《薛韻》　氂細毛。

丁度《集韻》卷一〇《陌韻》　蓫葛屬。

丁度《集韻》卷一〇《昔韻》　鯉毛也。

丁度《集韻》卷一〇《帖韻》　橆木名，有綿，可爲布。

司馬光《類篇》卷一六《木部》　棉、朽、楠瀰延切，木名，出交阯，可爲布，或作杇、楠。

司馬光《類篇》卷二〇《枲部》　縝尺人切。纑也。又止忍切。

纖、鏃將侯切。枲未漬也，或省。

褬郎到切。枲大者曰褬。

司馬光《類篇》卷二〇《林部》　𩰫去穎切。枲屬，《詩》云：衣錦𩰫衣。

司馬光《類篇》卷二〇《麻部》　麤力求切枲也。

𩰫徒侯切。𩰫屬。

糜部本切。麻蒸也。

𣰰、穀空谷切。未練治纑也。或作穀。

𣰰烏酷切。纑未練。

司馬光《類篇》卷二三《毛部》 氄 而融切。耎毳細毛。

耗 陵之切。彊曲毛，可以箸起衣。又郎才切。

毳 匪微切。細毛爲毳。

毯 將先切。毛屬。

司馬光《類篇》卷三七《糸部》 綀 陵之切。彊曲毛，可以箸起衣。又郎才切。

緼 於云切。《説文》緼也。一曰亂麻。又委阭切。枲也。又鄔本切。士緼綅。又紆問切。

綿 息凌切。枲纊也。

紆 紵丈吕切。《説文》：「蔡屬。細者爲絟，粗者爲紵。或从（者）〔緒〕省。」紵，又展吕切。蔡之粗者。《史記》：用紵絮，斮陳漆。」

紑 七四切。《説文》：績所緝也。」

紲 分物切。《説文》：亂（糸）〔枲〕也」或書作紕。又芳未切。緼也。

戴侗《六書故》卷二四《植物四》 葛 格曷切。葛根可食，蔓可乂，濩以爲絺綌。

苧 直吕切。蔡類科，生葉如野蘇，一歲三乂，爲布精白於枲。亦作紵。《説文》曰：「紵，蔡屬。細爲絟，粗爲紵。」別作綪。《禹貢》「豫州厥貢絺紵」。苧非絲類，从草爲正。

戴侗《六書故》卷一八《動物二》 毛 莫袍切，獸毛也。象形。

氄 此芮切，毛之細縟者。《周禮》曰：「共其氄毛爲毳。」《詩》云：「氄衣如茨。」引之爲氄弱之氄，謂輕耎不堅忍易折絶。荀子曰：小敵氄。別作脆，見《肉部》。

戴侗《六書故》卷三〇《工事六》 緆 彌遥切，細而毛也。《説文》曰「旄絲也」。

紗 師加切。【略】又麻績而紡之者爲紗。《類篇》：一曰，紡纑也。

紵 直吕切。《説文》曰：「蔡屬。細爲絟，粗爲紵。」別作綪。《周官・典枲》：「（堂）〔掌〕布總緦紵之麻草之物」。康成曰：細曰總，粗曰紵。按布總緦紵，同爲麻草已治之物，名蔡屬者，苧也。詳見《草部》

纑 郎乎切。《説文》曰：「布縷也。」《孟子》曰：「身織屨，妻辟纑」。朱子曰：練麻也。《史記》曰：山西饒材竹穀纑。司馬貞曰：山中紵可以爲布。

繆 遠浮切。【略】《説文》曰：「枲十絜也」。

張自烈《正字通》卷三《巾部》 幅 武扶切，音蝠，氄也。《方言》：楚曰幅幜，亦作幅。

張自烈《正字通》卷五《毛部》 毫 評陶切，音豪，長銳毛也。又十絲曰毫。《莊子》毫末。《孟子》秋毫，言毫至秋極纖細也。《漢高紀》：沛公入關，秋毫無犯。

氄 昌瑞切，吹，去聲，獸毛緝細者。《方言》：揄鋪，幅幜，氄也。

幹 侯幹切，音汗。《説文》「獸毫也」。

氂 犛、氂、氅同。舊注分牛曰犛，毛曰氂，誤。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糸部》 紵 之甫切，音主，蔡之粗者。《詩・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紵，除上聲，叶下語，與苧同。

紊 資四切，音恣，績所未緝者。【略】舊注汎訓理絲，非。《説文》作紑，籀作絲。

紑 紊本字。《説文》作紑。舊注誤分爲二。

紵 同紵。《説文》「紵，或从緒省」。

縷 兩舉切，音吕絲麻之縷可經緯者《周禮・典枲》「掌布縷緦紵麻艸之屬」。

縥 必列切，音鼈。【略】又霽韻，音弊，惡縥。

緒 同紵。《文選・齊竟陵王行狀》云「華衮與緼緒同歸」。從紵爲正。

纑 力吾切，音盧，紵可以爲布。《説文》汎訓布縷，非。本作纑。

方以智《通雅》卷三七《衣服・布帛》 越 也，卉也，皆艸服也 越，蒲屬，可緝布。《禮》有「越席」，越音活。《書》「卉服」，即葛越。《文選・孫氏檄文》「葛越布于朔土」。李善注：葛即葛藟，越即蕉苧，黄艸之屬。

芮温，絮纊也 《吕覽・必已篇》：「不食穀實，不衣芮温。」注以爲絮。蓋言絮纊細耎也。《列子》「昏芮」。注：芮，細也。或曰芮温，古人直借芮呼絮耳。《褚遂良傳》芮芮興，則茹茹、蠕蠕音軟也，可證軟、絮通轉。

絮幕曰牽離 《釋名》：煮繭曰莫。莫，幙也，貧者著衣可以幕絮也。或謂之牽離煮爛，牽引使離散如綿也。

《類腋》卷一《物部・葛》 雞齊《群芳譜》：葛一名黄斤，一名鹿藿，一名雞齊。

厲荃《事物異名録》卷二五《布帛部》 草綿 楊慎《外集》：草綿，綿花也。

綜述

《書・禹貢》 青州：厥貢【略】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孔安國傳：枲、

麻世。

《書・禹貢》 豫州：厥貢漆、枲。絺、紵。

《周禮・地官司徒・掌葛》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鄭玄注：草貢出澤，菅紵之屬，可緝績者。

賈公彥疏：釋曰：所以徵絺綌於山農者，以其葛出於山故也。凡葛征者，其徵絺綌之材即葛是也。又云凡征葛者，揔結之也。云徵草貢之材于澤農者，以菅紵出於澤故也。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

郭憲《洞冥記》卷三 石脉出哺東國，細如絲，可緝萬斤。生石裏，破石而後得。此脉縈結如麻紵也，名曰石麻，亦可爲布也。

《宋書》卷五《文帝紀》 元嘉二十一年秋七月丁巳，詔曰：「比年穀稼傷損，淫亢成災，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盡。【略】凡諸州郡，皆令盡勤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紵，各盡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

《梁書》卷五五《諸夷傳・高昌國》 多草木，草實如蠶，蠶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

《南史》卷七九《夷貊傳下・高昌國》 出良馬、蒲桃酒、石鹽。多草木，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五九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上）身衣布衣，木綿皁帳，胡三省注：木綿，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之晦下子種之。既生，須一月三薅其四旁；失時不薅，則爲草所荒穢，輒萎死。入夏漸茂，至秋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如綿者，以竹爲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勻細。卷爲小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練絲狀，不勞紉緝，織以爲布。自閩、廣來者，尤爲麤密。方勺曰：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杖捍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爲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綿，特其細緊者耳。當以花多爲勝，橫數之得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爲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白疊巾。一冠三載，一衾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

《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高昌》 有蒲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疊，國人採其花，織以爲布。

《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一》

坊州中部郡　土貢：枲、弦麻。

《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三》

沁州陽城郡　土貢：弦麻。

《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四》

朗州武陵郡　土貢：葛。

隋州漢東郡　土貢：葛。

復州竟陵郡　土貢：白紵。

郢州富水郡　土貢：葛。

洋州洋川郡　土貢：野苧麻。

《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五》

滁州永陽郡　土貢：紵、麻。

蘄州蘄春郡　土貢：白紵。

常州晉陵郡　土貢：紵。

湖州吳興郡　土貢：紵。

婺州東陽郡　土貢：葛。

建州建安郡　土貢：蕉。

泉州清源郡　土貢：蕉、葛。

宣州宣城郡　土貢：白紵。

歙州新安郡　土貢：白紵。

洪州豫章郡　土貢：葛。

江州潯陽郡　土貢：葛。

袁州宜春郡　土貢：白紵。

永州零陵郡　土貢：葛。

道州江華郡　土貢：白紵。

《新唐書》卷四二《地理志六》

成都府蜀郡　土貢：麻。

邛州臨邛郡　土貢：葛。

簡州陽安郡　土貢：葛。
合州巴川郡　土貢：葛。
渝州南平郡　土貢：葛。
陵州仁壽郡　土貢：細葛。
榮州和義郡　土貢：葛。

《新唐書》卷四三《地理志七》

潮州潮陽郡　土貢：蕉。
新州新興郡　土貢：蕉。
安南中都護府　土貢：蕉。

《新唐書》卷二一一上《西域傳上・龜茲》

土宜麻、麥、秔稻、蒲陶，出黃金。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關内道二》

鳳翔府　貢、賦：賦：麻。
隴州　貢、賦：賦：麻。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關内道三》

涇州　貢、賦：賦：麻。
原州　貢、賦：賦：麻。
邠州　貢、賦：賦：麻。
寧州　貢、賦：賦：麻。
鄜州　貢、賦：賦：麻。
坊州　貢、賦：開元貢：臬、麻、弓弦麻。元和貢同。
丹州　貢、賦：賦：麻。
延州　貢、賦：賦：麻。元和賦同。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四《關内道四》

夏州　貢、賦：賦：麻。
綏州　貢、賦：賦：麻。
銀州　貢、賦：賦：麻。
勝州　貢、賦：開元貢：麻。賦：麻。
豐州　貢、賦：賦：麻。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七《河南道三》

亳州　貢、賦：賦：麻。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九《河南道五》

泗州　貢、賦：開元貢：麻。
申州　貢、賦：賦：紵。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〇《河南道六》

齊州　貢、賦：開元貢：葛。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一《河南道七》

登州　貢、賦：賦：麻。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二《河東道一》

河中府　貢、賦：賦：麻。
絳州　貢、賦：賦：麻。
晉州　貢、賦：賦：麻。
慈州　貢、賦：賦：麻。
隰州　貢：賦：賦：麻。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三《河東道二》

太原府　貢、賦：賦：麻。
汾州　貢、賦：賦：麻。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四《河東道三》

嵐州　貢、賦：賦：麻。
石州　貢、賦：賦：麻。
忻州　貢、賦：賦：麻。
代州　貢、賦：〔賦：麻。〕
蔚州　貢、賦：賦：麻。
雲州　貢、賦：賦：麻。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五《河東道四》

潞州　貢、賦：賦：麻。
澤州　貢、賦：賦：麻。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一《山南道二》

鄧州　貢、賦：賦：麻。
復州　貢、賦：賦：麻。
郢州　貢、賦：賦：麻。

唐州　貢、賦：賦：麻。
均州　貢、賦：開元貢：山鷄皮毛。賦：麻。
隨州　貢、賦：開元貢：葛。
房州　貢、賦：賦：麻。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二《山南道三》

興元府　貢、賦：賦：麻。
鳳州　貢、賦：賦：麻。
興州　貢、賦：賦：麻。
成州　貢、賦：賦：麻。
文州　貢、賦：賦：麻。
扶州　貢、賦：賦：麻。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江南道一》

潤州　貢、賦：賦：紵。
蘇州　貢、賦：賦：紵。
湖州　貢、賦：賦：紵。
睦州　貢、賦：賦：紵。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六《江南道二》

處州　貢、賦：開元貢：葛。
温州　貢、賦：開元貢：紵。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七《江南道三》

安州　貢、賦：賦：紵。
黄州　貢、賦：賦：麻。
岳州　貢、賦：賦：麻，紵。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江南道四》

洪州　貢、賦：開元貢：葛。
江州　貢、賦：開元貢：葛。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九《江南道五》

衡州　貢、賦：開元貢：大麻，紵絲。
泉州　貢、賦：賦：紵麻。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〇《江南道六》

黔州　貢、賦：賦：紵。
思州　貢、賦：開元貢：葛。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一《劍南道上》

嘉州　貢、賦：賦：麻。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二《劍南道中》

雅州　貢、賦：賦：葛。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三《劍南道下》

渝州　貢、賦：元和貢：葛。
瀘州　貢、賦開元貢：葛。賦：麻。元和貢同。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八《嶺南道五》

安南　貢、賦：開元貢：翡毛，翠毛。
驩州　貢賦：開元貢：翠毛。
武定州　貢：翠毛二百二十合。
貢州　貢：翠毛三百合。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九《隴右道上》

渭州　貢、賦：賦：麻。
蘭州　貢、賦：賦：麻。
河州　貢、賦：賦：麻。
鄯州　貢、賦：賦：麻。
廓州　貢、賦：〔賦：麻。〕
岷州　貢、賦：賦：麻。
疊州　貢、賦：賦：麻。
芳州　貢、賦：賦：麻。
宕州　貢、賦：賦：麻。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四〇《隴右道下》

西州貢、賦：開元貢：氈毛。

韓愈《韓昌黎文集》卷一《原道》　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樊綽《雲南志》卷七《雲南管内物産》　自銀生城、柘南城、尋傳、祁鮮已西，

蓖蠻種并不養蠶，唯收娑羅樹子破其殼，其中白如柳絮。紉爲絲，織爲方幅，裁之爲籠段，男子婦女通服之。驃國、彌臣、彌諾，悉皆披娑羅籠段。

劉恂《嶺表録異》卷上 南道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復縱横衲之，其温柔不下于挾纊也。俗云：鵝毛柔暖而性冷，徧宜覆嬰兒，辟驚癇也。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

隋州【略】貢葛。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平江府【略】貢葛。

隆興府【略】貢葛。

吉州【略】貢葛。

撫州【略】貢葛。

瑞州【略】貢紵。

興國軍【略】貢紵

南安軍【略】貢紵。

江陵府【略】貢紵。

常德府【略】貢紵。

岳州【略】貢紵。

歸州【略】貢紵。

潭州【略】貢葛。

永州【略】貢葛。

郴州【略】貢紵。

全州【略】貢葛。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泉州【略】貢蕉、葛。

邵武軍【略】貢紵。

普州【略】貢葛。

敍州【略】貢葛。

瀘州【略】貢葛。

富順監【略】貢葛。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河南道一二・宋州》

土産：枲、紵、紵。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九《河南道一九・齊州》

土産：葛。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〇《關西道六・鳳翔府》

土産：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二《關西道八・涇州》

土産：駝毛，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三《關西道九・原州》

賦：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四《關西道一〇・邠州》

土産：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四《關西道一〇・寧州》

土産：亦同邠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五《關西道一一・鄜州》

賦：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七《關西道一三・夏州》

土産：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八《關西道一四・銀州》

賦：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九《關西道一五・豐州》

土産：衣以駝毛。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一《河東道二・汾州》

賦：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一《河東道二・嵐州》

土産：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二《河東道三・石州》

賦：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二《河東道三・忻州》

賦：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三《河東道四・晉州》

賦：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五《河東道六・潞州》

土產：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六《河東道七・蒲州》

土產：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八《河東道九・慈州》

賦：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九《河東道一〇・代州》

賦：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〇《河東道一一・岢嵐軍》

土產：同嵐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一《河東道一二・蔚州》

賦：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二《劍南西道一・益州》

土產：【略】麻。今貢。十縣皆出。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七《劍南東道六・普州》

土產：葛。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八《江南東道一〇・明州》

土產：葛，出慈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二《江南東道一四・泉州》

土產：生蕉、蕉、葛。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二《江南東道一四・興化軍》

土產：同泉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五《江南西道三・池州》

土產：苧。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九《江南西道七・袁州》

土產：葛。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〇《江南西道八・撫州》

土產：葛。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一《江南西道九・江州》

土產：葛。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二《江南西道一〇・鄂州》

土產：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七《淮南道五・光州》

土產：葛。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六《山南西道四・渝州》

土產：葛。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四《山南東道三・隨州》

土產：葛。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七《山南東道六・峽州》

土產：葛，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八《山南東道七・歸州》

土產：今貢【略】紵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六《嶺南道一〇・邕州》

土產：苧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八《嶺南道一二・宜州》

土產：出都落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〇《嶺南道一四・交州》

土產：翡翠毛，孔雀毛。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一《嶺南道一五・陸州》

土產：翡翠毛。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九《南蠻四・木綿濮》

土有木綿樹，多葉，又生房甚繁，房中綿如蠶所作繭，其大如棬。音拳。

蘇軾《蘇軾詩集》卷二四《金山夢中作》 江東賈客木綿裘，王十朋注：《遯齋閒覽》云：閩嶺以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采其花爲布。施元之注：《番禺雜編》：木綿先花後葉，紫赤色，大如椀。二月三月間花，既謝，蕊爲綿，有殼盛之，彼人績爲衣裘。馮應榴合注：《南史》：孔覬二弟，頗營產業，請假東歸。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綿絹、紙席之屬。覬僞喜，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燒盡乃去。會散金山月滿樓。

蘇軾《蘇軾詩集》卷四二《海南人不作寒食》【略】 記取城南上巳日，木棉花落刺桐開。王十朋注：《吴録》：《地理志》，交阯定安縣有木棉樹，實如酒杯，中有棉，如蠶之綿，可作布。【略】施元之注：《番禺雜編》：木棉樹，高二三丈，切類桐木，二三月間花，既謝，蕊爲綿，彼人績之爲毯，潔白如雪，温暖無比。

方勺《泊宅編》卷第三 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杖桿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爲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綿，特其細緊者爾。當以花多爲勝，横數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爲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白疊巾。李琮詩有「腥味魚中墨，烏賊也。衣成木上綿」之句。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二《外國門上・海外黎蠻》 海南有黎母山，内爲生黎，去州縣遠，不供賦役，外爲熟黎，耕省地供賦役，而各以所邇隸於四軍州。【略】

土産：名香、檳榔、椰子、小馬、翠羽、黄蠟、蘇木、吉貝之屬。

吴自牧《夢粱録》卷一八《物産》 臬之品：臬，柘，麻，苧。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八《輿地四》

信州【略】貢葛。

平江府【略】貢葛。

洪州【略】貢葛。

撫州【略】貢葛。

筠州【略】貢紵。

泉州【略】貢蕉、葛。

邵武軍【略】貢紵。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九《輿地五》

江陵府【略】貢、紵、碧澗茶芽、柑橘。

歸州【略】貢紵。

興國軍【略】貢紵。

《文獻通考》卷三一九《輿地五》

潭州【略】貢葛。

岳州【略】貢紵。

永州【略】貢葛。

全州【略】貢葛零陵香。

道州【略】貢白紵、零陵香。

郴州【略】貢紵。連州【略】貢紵布、官桂、鍾乳。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〇《輿地六》

隨州【略】貢葛。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一《輿地七》

瀘州【略】貢葛。

普州【略】貢葛。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一《輿地七》

叙州【略】貢葛。

富順監【略】貢葛。

《全宋文》卷一八三　陳堯叟　《乞許廣西以所種麻苧折桑棗奏》咸平元年七月。

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昔云「八蠶之綿」，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産，恐在安南。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苧耳。麻苧所種，與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幹，俟枝葉裁茂，則刈穫是聞。周歲之間，三收其苧，復因其本，十年不衰。始離田疇，即可紡績。然布出之市，每端止售百錢，蓋織者衆而市者少，故地有遺利而民艱資金。臣以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爲先，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疋。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之供，歲止及萬，較今所得，何止十倍其多。今樹藝之民，相率競勸，杼軸之功，日以滋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曆爲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税。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三。又見《宋會要輯稿》四六之一八（第七册第六一〇八頁）《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二一，《古今合璧事類》外集卷二七，《宋史》卷二八四《陳堯叟傳》，萬曆《廣西志》卷二四，乾隆《柳州府志》卷三一，《粤西文載》卷四，道光《保寧府志》卷四二，《宋代蜀文輯存》卷三。

陸容《菽園雜記》卷一二 木綿花生南越，樹高四五丈，花紅似山茶，子如楮實，綿出子中，可貯茵褥，蘇州人稱攀枝花者是也。今紡織以爲布者，止可名綿花。《雲間通志》以爲木綿花，蓋踵蔡氏誤耳。【略】古人文字中記載名物，必攷覈精詳，故少有此失。

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六《木部・木綿》 【釋名】古貝綱目古終（時珍曰）木

綿有二種：似木者名古貝，似草者名古終。或作吉貝者，乃古貝之訛也。梵書謂之賒婆，又曰迦羅婆劫。

【集解】〔時珍曰〕木綿有草、木二種。交廣木綿，樹大如抱，其枝似桐。其葉大，如胡桃葉。入秋開花，紅如山茶花，黃蕊，花片極厚，爲房甚繁，逼側相比。結實大如拳，實中有白綿，綿中有子。今人謂之斑枝花，訛爲攀枝花。李延壽《南史》所謂林邑諸國出古貝花，中如鵝毳，抽其緒，紡爲布；張勃《吳録》所謂交州、永昌木綿樹高過屋，有十餘年不換者，實大如杯，花中綿軟白，可爲緜絮及毛布者，皆指似木之木綿也。江南、淮北所種木綿，四月下種，莖弱如蔓，高者四五尺，葉有三尖如楓葉，入秋開花黃色，如葵花而小，亦有紅紫者，結實大如桃，中有白綿，綿中有子，大如梧子，亦有紫綿者，八月采枝，謂之綿花；李延壽《南史》所謂高昌國有草，實如繭，中絲爲細纊，名曰白疊，取以爲吊，甚軟白；沈懷遠《南越志》所謂桂州出古終藤，結實如鵝毳，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紡如絲綿，染爲斑布者，皆指似草之木綿也。此種出南番，宋末始入江南，今則遍及江北與中州矣。不蠶而綿，不麻而布，利被天下，其益大哉。又《南越志》言：南詔諸蠻不養蠶，惟收婆羅木子中白絮，紉爲絲，織爲幅，名婆羅籠段。祝穆《方輿志》言：平緬出婆羅樹，大者高三五丈，結子有綿，紉綿織爲白氈兜羅綿。此亦斑枝花之類，各方稱呼不同耳。

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三五《蠶桑廣類・木棉》《禹貢》曰：「島夷卉服，厥篚織貝。」蔡沈傳曰：卉服，葛及木棉之屬。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以卉服來貢，而吉貝之精者，則入篚焉。裴淵《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棉爲絮。方勺《泊宅編》曰：南海蠻人，以木棉紡織爲布，布上出細字雜花，尤工巧。名曰吉貝布，即古白氎布也。范政敏《遯齋閑覽》曰：林邑等國，出吉貝布，木棉爲之。《南州異物志》曰：木棉，吉貝木所生。熟時，狀如鵝毳，細過絲綿；中有核如珠珣，用之，則治出其核。昔用輾軸，今用攪車尤便。但治不績，在意外抽，牽引無有斷絶。其爲布，曰斑布。繁縟多巧，曰城；次麤者，曰文縟；又次麤者，曰烏驎。張勃《吳録》曰：交阯安定縣，有木棉。樹高丈，實如酒杯口，有綿如蠶之綿也。又可作布，名曰白緤，一曰毛布。《諸番雜志》曰：木棉，吉貝木所生。占城、闍婆諸國皆有之。今已爲中國珍貨，但不自本土所産，不能足用。李延壽《南史》曰：高昌國有草，實如繭。中絲爲細纊，名曰白氎。取以爲吊，甚軟白。沈懷遠《南越志》曰：桂州出古終藤，結實如鵝毳，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約如絲綿，染爲斑布。李時珍《本草綱目》曰：木棉，有草木二種。交廣木棉，樹大如抱，其枝似桐，其葉大，似胡桃葉。入秋開花，紅似山茶花，黃蕊，花片極厚，爲房甚繁，短側相比。結實，大如拳，實中有白綿，綿中有子。今人謂之斑枝花，訛爲攀枝花。江南淮北所種木棉，四月下種，莖弱如蔓，高者四五尺，葉有尖如楓葉，入秋開花，黃色，如葵花而小，亦有紅紫者。結實大如桃，中有白綿。綿中有子，大如梧子，亦有紫綿者。八月採枝，謂之綿花。然則張勃所謂木棉，蓋指似木之木棉也；李延壽、沈懷遠所謂木棉，則指似草之木棉也。此種出南番，宋末始入江南，今則徧及江北與中州矣。不蠶而綿，不麻而布，利被天下，其益大哉！又《南越志》言：南詔諸蠻，不養蠶，惟收婆羅木子中白絮，紉爲絲，織爲幅，名婆羅籠段。祝穆《方輿志》言：平緬出婆羅樹，大者高三五丈。結子有〔綿〕，紉綿織爲白氈，名兜羅綿。此亦斑枝花之類，各方稱呼不同耳。玄扈先生曰：吉貝之名，獨昉于《南史》。相傳至今，不知其義，意是海外言也。小說家所謂木棉，其所爲布曰城，曰文縟，曰烏驎，曰斑布，曰白氎，白緤，曰屈眴者，皆此。故是草本，而《吳録》稱木棉者，南中地媛，一種後，開花結實以數歲計，頗似木芙蓉，不若中土之歲一下種也。故曰十餘年不換，明非木本矣。吉貝之稱木，即《禹貢》之言卉，取別于蠶綿耳。閩廣不稱木棉者，彼中稱攀枝花爲木棉也。攀枝花中作褥褥，雖柔滑而不韌，絶不能牽引，豈堪作布？或疑木棉是此，謂可爲布，而其法不傳，非也。《吳録》所言木棉，亦即是吉貝。或疑其云樹高丈，當是攀枝，不知攀枝高十數丈。南方吉貝，數年不凋，其高丈許，亦不足怪。蓋《南史》所謂林邑吉貝，《吳録》所謂永昌木棉，皆指草本之木棉，可爲布，意即婆羅木，然與斑枝花絶不類。又中土所織棉布，及西洋布，精麤不等，絶無光澤。而余見曹溪釋惠能所傳衣，曰屈眴布，即白氎布，云是西域木棉心所織者，其色澤如蠶絲，豈即婆羅籠段耶？抑西土吉貝，尚有他種耶？又嘗疑洋布之細，非此中吉貝可作。及見榜葛剌吉貝，其核絶細，綿亦絶軟，與中國種大不類。乃知向來所傳，亦非其佳者。又曰：中國所傳木棉，亦有多種：江花出楚中，棉不甚重，二十而得五，性强緊。北花出幾輔山東，柔細中紡織，棉稍輕，二十而得四，或得五。浙花出餘姚，中紡織，棉稍重，二十而得七。吳下種，大都類是。更有數種稍異者：一曰黃蒂，穰蒂有黃色，如粟米大，棉重。一曰青核，核青色，細于他種，棉重。一曰黑核，核亦細，純黑色，棉重。一曰竟大衣，核白而穰浮，棉重。此四者，皆二十而得九。黃蒂稍强緊，餘皆柔細中紡織，堪爲種。又一種曰紫花，浮細而核大，棉輕，二十而得四。其布以製衣，頗樸雅，市中遂染色以售，不如本色者良，堪爲種。又曰：余見農人言吉貝者，即勸令擇種，須用青核等三四品；棉重，倍入矣。或云：凡種植必用本地種，他方者，土不宜種，亦隨地變易。余深非之。乃擇種者，竟獲棉重之利，三五年來，農家解此者十九矣。嗚呼！即如彼言，吉貝自南海外物耳，吾鄉安得而有之？而今且奄有下土，衣被九有哉？又曰：嘉種移植，間有漸變者，如吉貝子色黑者漸白，棉重者漸輕也。然在近地，不妨歲購種；稍遠者，不妨數歲一購。其所由變者，大半因種法不合，間因天時水旱，其緣地力而變者，十有一二耳。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按自古中國布縷之徵，惟絲枲二者而已，今世則又加以木棉焉。府人調法，民丁歲輸絹綾紬及綿、輸布及麻。是時，未有木棉也。宋林勳作《政本書》：匹婦之貢，亦惟絹與綿；非蠶鄉，則貢布麻。《元史》種植之制，丁歲種桑棗雜果，亦不及木棉，則是元以前，未始以爲貢賦也。考之《禹貢》，揚州：「島夷卉服」，注以爲「吉貝」，則虞時已有之，島夷時或以充貢，中國未有也。故《周禮》以九職任民，嬪婦惟治蠶枲，而無木棉焉。中國有之，其在宋元之世乎？蓋自古中國所以爲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

木棉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以爲服，官未以爲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蓋此物出外夷，閩廣海通舶商，關陝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時猶未以爲徵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國朝，其種乃徧布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其利視絲枲蓋百倍焉。故表出之，使天下後世知卉服之利，始盛於今代。玄扈先生曰：陶宗儀稱松江以黃婆故，有棉布之利。而仲深先生亦云：「其利視絲枲百倍。」此言信然。然其利，今不在民矣。嘗考宋紹興中，松郡稅糧十八萬石耳。今平米九十七萬石，會計加編，徵收耗、剩，起解、鋪墊，諸色役費，當復稱是，是十倍宋也。壤地廣袤，不過百里而遥，農畝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萬之賦，三百年而尚存視息者，全賴此一機一杼而已。非獨松也，蘇、杭、常、鎮之幣帛枲紵，嘉、湖之絲纊，皆恃此女紅未業，以上供賦稅，下給俯仰。若求諸田畝之收，則必不可辦。故論事者，多言東南之民，勤力以事上，比于孝子順孫」，不虛耳。《松江志》又言「綾、布二物，衣被天下」，原此中之布，實不如西洋之麗密。曾見浙中一種細布，亦此中所未見者。徒以家紡户織，遠近通流，遂以爲壤奠，爲利源也。第事勢推移，無數百年不變者：元人稱關陝而外，諸郡土地不宜吉貝，識者非之。今之藝吉貝者，所在而是焉，何樹藝之獨然，而織紝之獨不然也耶？安能禁他郡邑之人不爲黃婆耶？今北土之吉貝賤而布貴，南方反是；吉貝則汎舟而鬻諸南，布則汎舟而鬻諸北。此皆事之不可解者。若以北之棉，戕南之織，豈不反賤爲貴，反貴爲賤？余居恒謂北方之人，必有從事者。若云彼土風高，不能抽引，此語誠然，願豈無善巧之法，而總料其不然，亦未免爲悠悠之論。故常揣度：後此數十年，松之布當無所泄；無所泄，即無以上共賦稅，下給俯仰，宜當早爲計者，人情多未以爲然也。而數年來，肅寧一邑所出布疋，足當吾松十分之一矣。初猶莽莽，今之細密，幾與吾松之中品埒矣；其價值僅當十之六七，則向所云吉貝賤故也。夫以一邑漸及之他邑，何難？既能其一，進之其十，何難？由下品而中，由中品而上，何難？吾欲利，而能謂人已耶？北土既爾，他方復然，則後此數十年，松之布竟何所泄哉？至于此，即當事者必有輕重經通之策。第吾儕自朝謀夕，竊謂宜及今兼事蠶桑，以濟布匹之窮。或者又復以土地不宜爲言。嗚呼，慮始之難，其哉，昔人有言：「未事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余唯幸余言之不驗也。夫即余言之不驗，而以數十日之功，收蠶桑之利，餘日以事紡織，亦安所不便乎？

王禎《木棉圖譜叙》曰：中國自桑土既蠶之後，惟以繭纊爲務，殊不知木棉之爲用。夫木棉産自海南，諸種藝製作之法，駸駸北來。江淮川蜀，既獲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後，商販於此，服被漸廣，名曰吉布，又曰綿布。考之《異物志》云：木棉之爲布，曰斑布。繁縟多巧者，曰城；次麤者，曰文綾；又次麤者，名曰鳥驎。其幅疋之制，特爲長闊；茸密輕暖，可抵縕帛。又爲毳服毯段，足代木物。按裴淵《廣州記》云：「蠻夷不蠶，採木棉爲絮。」又《諸番雜志》云：「木棉，吉貝木所生，古城閣婆諸國皆有之。」今已爲中國珍貨，但不自本土所産，不能足用。且比之桑蠶，無採養之勞，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苧，免績緝之工，得禦寒之益。可謂不麻而布，不繭而絮。雖曰南産，言其通用，則北方多寒，或繭纊不足，而裘褐之費，此最省便。列製造之具於此，庶遠近滋習。農務助桑麻之用，華夏兼蠻夷之利，將自此始矣。

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三六《蠶桑廣類・麻》

【苧麻】《爾雅》曰：「檾，枲實。」又曰：「枲，麻。」又曰：「苧，麻母。」《禮記》曰：「苴，麻之有賁。」崔寔注：「苴麻，麻之有蕡者。苧麻是也。」陶弘景曰：「苧麻，今績苧麻是也。」陸璣《草木疏》云：「苧，一科數十莖。宿根在地，至春自生，不須别種。荆揚間，歲三刈。官令諸園種之，剥去其皮，以竹刮其表，厚處自脱，得裏如筋者，煮之用緝。」蘇頌曰：「苧根，舊不載所出州土，今閩、蜀、江、浙有之。其中，可以績布。苗高八九尺，葉如楮葉，面青背白，有短毛。其根黄白而輕虛，二月、八月採。」王禎曰：「苧有二種：一曰『紫麻』，一曰『白苧』。本南方之物，近河南亦多藝之。」寇宗奭曰：「苧，如蕁麻。花如白楊而長成穗，每一朵凡數十穗，青白色。」李時珍曰：「苧，家苧也。又有山苧、野苧。凡麻絲之細者爲『紵』，粗者爲『紵』。」玄扈先生曰：《詩》言漚紵，《傳》稱紵衣。中土之有紵，舊矣。而賈思勰不言種苧之法，崔寔始言「苧麻」。繇是推之，五代以前，所謂紵、所謂枲者，殆皆苴麻之屬；而今所謂苧者，特南方有之。陸璣始著其名，唐甄權乃以入藥方。至宋掌禹錫云：「南方績以爲布。」顯是北方所無。而釋《詩》者，尚未知陸所謂苧，非《詩》所謂紵也。

【大麻】即火麻、黄麻。《爾雅翼》所謂漢麻也。雄者名枲麻、牡麻，雌者名苴麻。吴普云：麻蕡是實，麻勃是花。實中之仁，先藏地中者及麻葉，皆有毒，食之殺人。寇宗奭曰：麻子，海東毛羅島來者，大如蓮實。其次，出上郡北地者，大如豆。南地子小。蘇頌曰：麻子處處種之。績其皮可以爲布。農家擇其子之有斑黑文者，謂之雌麻，種之則結子繁，他子則不結也。李時珍曰：大麻，即今黄麻。大科如油麻。葉狹而長，狀如益母草葉，一枝七葉或九葉。五六月開細黄花，隨結實，大如胡荽子，可取油。剥其皮作麻。其楷，白而有稜，輕虛，可爲燭心。

【檾麻】許氏《説文》曰：檾，枲屬。《爾雅翼》云：檾高四五尺，或五六尺，葉似苧而薄，實如大麻子。或作苘，或作苘。種必連頃，故謂之頃也。《周禮》：典枲，麻草。注：「草，苘苘也。」王禎曰：檾，其長如竹，葉大如扇，上團如葵。花黄，結子蓬如橡斗然。李時珍曰：苘，即今白麻，多生卑濕處。六七月開黄花。結實如半磨形，有齒，嫩青老黑，中子扁黑，狀如黄葵。其莖輕虛，北人取皮作麻，以莖蘸硫黄作焟燈，引火甚速。其嫩子，小兒亦食之。

《農桑通訣》曰：苘與黄麻同時熟。刈作小束，池内漚之。爛去青皮，取其麻片，潔白如雪，耐水爛，可織爲毯被，及作汲綆牛索，或作牛衣雨衣草履等具。

農家歲歲不可無者。

附葛

【葛】《詩》「葛之覃兮」。按葛一名黃斤，一名鹿蕊，一名鷄齊。有野生，有家種。春長苗，引藤蔓延，治之可作布。根外紫內白，大如臂，長者五六尺。葉有三尖，如楓葉。七月着花，纍纍成穗。莢如小黃荳，宜七八月採之。

玄扈先生曰：苧性畏寒，不宜北土；北方地氣所絶，無如之何。然紵衣、溫紵，即又北方自古有之，宜試種爲得。

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上《乃服第二卷》 凡綿羊有二種，一曰蓑衣羊，剪其毳爲毯，爲絨片，帽襪遍天下，胥此出焉。古者西域羊未入中國，作褐爲賤者服，亦以其毛爲之。褐有粗而無精，今日粗褐亦間出此羊之身。此種自徐、淮以北州郡，無不繁生。南方唯湖郡飼畜綿羊，一歲三剪毛。夏季希革不生。每羊一隻，歲得絨襪料三雙。生羔牝牡合數得二羔，故比方家畜，綿羊百隻，則歲入計百金云。一種裔艻羊，番語。唐末始自西域傳來，外毛不甚蓑長，內毳細軟，取織絨褐，秦人名曰山羊，以別于綿羊。此種先自西域傳入臨洮，今蘭州獨盛，故褐之細者，皆出蘭州。一曰蘭絨，番語謂之孤古絨，從其初號也。山羊毳絨亦分兩等，一曰搦絨，用梳櫛搦下，打線織帛，曰褐子，把子諸名色。一曰拔絨，乃毳毛精細者，以(雨)〔兩〕指甲逐莖樓下，打線織絨褐，此褐織成，揩面如絲帛滑膩。每人窮日之力打線只得一錢重，費半載工夫方成匹帛之料。若搦絨打線，日多拔絨數倍。凡打褐絨線，冶鉛爲錘，墜于緒端，兩手宛轉搓成。凡織絨褐機大于布機，用綜八扇，穿經度縷，下施四踏輪，踏起經隔二拋緯，故織出文成斜現。其梭長一尺二寸。機織，羊種皆彼時歸夷傳來，名姓再詳。故至今織工皆其族類，中國無與也。凡綿羊剪毳，粗者爲氈，細者爲絨。氈皆熏燒沸湯，投于其中搓洗，俟其粘合，以木板定物式，鋪絨其上，運軸趕成。凡氈絨白黑爲本色，其餘皆染色。其氍毹、毯魯等名稱，皆華夷各方語所命。若最粗而爲毯者，則駑馬諸料雜錯而成，非專取料于羊也。

李東陽、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二〇〇《工部二〇・河泊麻鐵等課》 河泊所，舊制，設官管徵麻鐵魚油翎鰾等料，以爲造船之用。原解本色，如遇丁字庫收貯數多，間改折色。嘉靖四十二年，以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地遠，全徵折色，其餘司府，仍徵本色。萬曆三年，丁字庫黃麻、熟鐵、絡麻、翎毛，收貯數多，將浙江、江西、湖廣、并南直隸十四府州，題改折色，其餘各料，仍解本色。

浙江布政司

黃麻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斤八兩四錢，遇閏加八百八十斤一十三兩七錢。

白麻四百九十三斤三兩七錢，閏加五十一斤六兩五錢。

黃絡麻五千九百三十四斤一十五兩，閏加四百八十二斤一十三兩五錢。

苧麻四百五十二斤十兩四錢，閏加三十九斤四兩二錢。【略】

以上黃麻、絡麻、熟鐵共折銀一千五百六十兩八錢七分四釐七毫三絲五忽，閏加一百一十九兩一分八釐三毫二絲三忽。餘解本色。

江西布政司

黃麻鐵等料共五千六百一十七斤七兩三分八釐，遇閏不加。

折銀一千九百七十二兩六錢七分七釐五毫八絲八忽六微九纖。

湖廣布政司

麻鐵等料共六十萬四千六百四十四斤九兩五錢三分四釐五毫三絲，閏加三萬二千五百四十斤一十兩六錢八分五釐四毫七絲。

折銀一萬三千六百三十一兩二錢六釐八毫，閏加八百三十四兩九分五釐五毫。

福建布政司全徵折色。

黃麻八十八斤，閏加一十九斤。【略】

以上折銀九十五兩九錢三分二釐七絲，閏加七兩八錢六分九釐五毫六絲。

四川布政司全徵折色。

黃麻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九斤。【略】

以上折銀五百七十六兩三錢六釐九毫，閏加三十四兩二錢二分五釐六毫。

廣東布政司全徵折色。

黃麻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三斤六兩九錢，閏加八百九斤三兩七錢。【略】

以上折銀九百二十九兩二分二釐八毫，閏加七十九兩五錢三分六釐。

廣西布政司全徵折色。

黃麻一千五百一十六斤四兩四錢。【略】

以上折銀四百三十六兩八分二釐四毫六絲，遇閏不加。

應天府

黃麻一萬七百五十九斤五兩，閏加三百一斤一兩。

白麻八千三百一十九斤七兩，閏加二百四十六斤一十一兩三錢。

以上黃麻、熟鐵、翎毛共折銀五百八十兩九錢三分四釐，閏加一十五兩六錢七分六釐，餘解本色。

直隸鳳陽府

黃麻三百一十二斤八兩。

白麻二百六斤四兩。

以上黃麻折銀一十三兩五錢五分，遇閏不加。

廬州府

黃麻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一斤，閏加五百五十二斤。

白麻一千四百五十二斤六兩，閏加四十一斤一十兩。【略】

以上黃麻、熟鐵、翎毛共折銀六百九十七兩一錢九分二釐，閏加三十三兩一錢八分五釐，餘解本色。

淮安府

黃麻二萬八千四百三十八斤九兩。

白麻二萬六千二百三十一斤四兩五錢。【略】

以上黃麻、熟鐵、翎毛共折銀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五錢七分七釐，遇閏不加，餘解本色。

揚州府

黃麻二萬六千五百八十七斤三兩二錢，閏加一千九百二斤九兩。

白麻二萬三十八斤一兩二錢，閏加一千六百斤一兩六錢。【略】

以上黃麻、熟鐵、翎毛共折銀一千四百三兩六錢六分四釐，閏加一百三兩四錢五分六釐，餘解本色。

蘇州府

黃麻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六斤。

白麻一萬一千五百五十九斤。【略】

以上黃麻、翎毛共折銀七百六十九兩四錢五分六釐七毫，遇閏不加，餘解本色。

松江府

黃麻九百斤。

白麻四百七十五斤。【略】

以上黃麻翎毛共折銀四十六兩七分，遇閏不加，餘解本色。

常州府

黃麻一萬六千四百五斤八兩四錢。

白麻七百七十三斤。【略】

以上黃麻、翎毛共折銀四百一十七兩九錢九分二毫八絲，遇閏不加，餘解本色。

鎮江府

黃麻三千二百二十九斤七兩，閏加六百三十一斤一十五兩。【略】

以上黃麻、翎毛共折銀一百七十二兩三錢一分一釐三毫四絲五忽，閏加一十三兩八錢四分四釐一毫二絲，餘解本色。

寧國府【略】

池州府

黃麻八千六百三十五斤四兩五錢，閏加二百八十九斤八兩九錢。

白麻六千五百四斤一十兩，閏加一百九十一斤一兩六錢。【略】

以上黃麻、翎毛共折銀四百四兩二錢七分四釐九毫七絲九忽，閏加一十三兩八分四釐六毫一絲，餘解本色。

太平府

黃麻二萬四千五百四十四斤一十四兩四錢，閏加二千二百二十二斤七兩。【略】

以上黃麻、翎毛共折銀六百四十八兩六錢四分一釐，閏加五十四兩五分七釐，餘解本色。

安慶府

黃麻四萬四千二百二十九斤，閏加三千二百三十二斤一十二兩一錢。

白麻三萬八千五百二十八斤二兩，閏加一千八百六十二斤一兩。【略】

以上黃麻、熟鐵、翎毛共折銀三千四十四兩三錢六分八釐，閏加二百九十二兩二錢一分二釐，餘解本色。

和州

黃麻三千八百三十三斤一十二兩八錢，閏加一百八十二斤九兩九錢。

白麻三千五十一斤一十二兩九錢，閏加一十斤七兩三錢。【略】

以上黃麻、翎毛共折銀二百二十九兩九錢二分八釐，閏加一十二兩四錢九分四釐，餘解本色。

謝肇淛《五雜組》卷一〇《物部二》 丘文莊謂棉花自元始入中國，非也。棉花雖有草木二種，總謂之木棉花。其實木種者，迺班枝花，非棉花也。唐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通鑑》，梁武帝木棉皁帳，史炤注釋甚詳，與今棉花無異，但云江南多有之。今則燕、魯、燕、洛之間盡種之矣。豈元時始求種於江南，而今北地種之耶？若謂自虜地入中國，則虜地何嘗有棉花？漢中行說教匈奴得漢繒絮，馳荊棘中，即裂尒，不如氈貉之厚也。況棉花極畏寒，齊地若霜早，則花皆無收，故宜於閩、廣，今反謂其自北而至，可乎？

方以智《通雅》卷四三《植物》 吉貝即劫貝，木棉樹也　虞文靖言杜仲即木棉樹，非也。謂皮有絲，則川楺皮切斷其絲，白茸，亦謂生棉花乎。古無木棉，絮皆絲繭，唐有木棉花詩，《通典》有木綿濮，詳見布帛條，以佛書劫貝，證古貝爲吉貝。攀枝花作褥，生中原者小，今嶺南木棉樹高數丈，春開紅花。陶九成云：松江烏泥涇種木棉，黃道婆自崖州來，教以紡織，則棉布始盛耳。《史記》荅布，外國白氎布皆此類。孟奇言閩中呼棉花爲吉貝，近于家貝。

張自烈《正字通》卷五《木部》 棉彌延切，音眠，木棉有花如綿，可作布。《通雅》曰：吉貝，即劫貝，木棉樹也。古無木棉種，所謂絮皆繭絲。唐有《木棉花詩》，李琮詩「腥味魚中墨，衣裁木上棉」是也。《南史》古貝，即吉貝。吉譌作古。梁武有木棉皁帳。似艸者名古終。一種斑枝花，樹高大，花中綿軟白，可爲緝絮及毛布，俗呼攀枝花，生中原者小。今嶺南木棉樹高數丈，春開紅花，即攀枝之類也。外國紡爲布曰吉貝。丘文莊、鄧盱江皆謂元時入中國，誤。陶九成曰：松江烏泥涇種木棉，黃道婆自崖州來，教以紡織。此即今棉花，實大如桃，中有綿，綿有白紫二色。《外國志》劉宋元嘉時，伽毗黎獻吉貝等物。占城亦出吉貝。又佛書謂之睒婆。又曰：迦婆羅劫貝也，即木棉樹。時珍獨以爲古貝，據劫貝，當从吉貝爲近。孟康言閩中呼棉花爲吉貝。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糸部》 緼烏倫切，音氳。【略】《玉藻》「緼爲袍」。孔安國曰：枲著也，謂雜用枲麻以著袍也。《史·前通傳》束緼請火。師古曰：緼，亂麻也。又震韻，音醞，義同。又枲、蘇屬，枲已治，雜碎者爲絮緼，著爲緼，非緼即枲絮別名，舊注沿《正韻》緼，枲也，絮也，並非。又《說文》「緼，絺也」。「絺，亂絲也」。訓辭未詳。舊注又絺也，與助葬執紼之紼混，亦非。本作緼，九畫，舊本承譌皿上曰爲囚，改作緼，列十畫，尤非。

張自烈《正字通》卷九《艸部》 苧尺主切，除上聲，麻屬。苗高六七尺，葉如楮，無叉，面青背白，有短毛。科生數十莖，宿根藏土中，至春自生，一歲三刈，剥取皮，以竹刮其表得裏如筋者，煮之用緝布，蠶者可爲繩。【略】通作紵。《詩·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漚紵」。苧同，从艸从絲一也。《說文》苧艸可爲繩，不詳言可爲布，非是。今南越紵布，皆苧爲之。又俗呼苧爲苧麻，麻、枲也。枲與苧異種，苧精白于枲，故《詩》云「可以漚麻」，又云「可以漚紵」。陸璣云：紵亦麻也。合爲一物，非。又《漢書》相如賦蔣芊注：將，苴也。芊，小枲。非指苧言。《漢書音義》張揖曰：芊，三稜，誤也。三稜詳《本草·藥部》，與芊、苧殊類。舊本引張揖說附苧注誤，與前芊注芊即苧同。　劫俗字。　苴蘇焉切，音仙，艸似莞。《齊書》有三齊仙席，細蒲艸席也。　苴子胥切，音疽，麻無子曰枲，有子曰苴。《詩·豳風》「九月叔苴」。苧舊注音字，麻母，苴麻盛子者。按《說文》有苧無苧。苧，麻母，一曰苧即枲。孫愐疾吏切。俗本《爾雅》苧譌爲苧，舊本知苧與紵同，未詳考《說文》苧本訓麻母，改作苧，誤也。或曰：苧彤溷苧，疑苧爲苧之譌，宜詳定。

顧炎武《肇域志·山東·東昌府》 濮州，自河南徙，沈斥之區，化爲膏腴，樹藝豐膴，歲收畝七八斛。士人喜植花木，牡丹、芍藥，以數十種。高唐、夏津、恩縣、范縣，宜木綿，江、淮賈客，列肆廛收，居人以此致富。

顧炎武《肇域志·廣東》 廣南所產多珍奇之物。蕉，綠葉丹實，其木攢絲，食其實而抽其絲爲布。

葉夢珠《閱世編》卷七《食貨四》 吾邑地產木棉，行於浙西諸郡，紡績成布，衣被天下，而民間賦稅，公私之貨，亦賴以濟，故種植之廣，與粳稻等。秋收之後，予幼聞木棉百斤一擔，值銀一兩六、七錢。崇禎初，漸至四、五兩。甲申以後，因南北間阻，布商不行，棉花百斤一擔不過值錢二千文，准銀五、六錢而已。順治三、四年後，布漸行，花亦漸長。六年己丑，花價每百斤值銀三兩四、五錢。七年九月，花價五兩百斤。八年三月，九兩一擔。是時，三、四年間，遞有升降，相去亦不甚懸絕。至十四年丁酉，每擔價止二兩五錢。十六年閏三月，長至四兩五錢。十八年辛丑冬，價至二兩。康熙元年正月，增至三兩。七月以後，猶二兩百斤也。九年秋，價止一兩七、八錢，長至二兩五錢。十月，花價三兩有奇。十月終，每擔價銀四兩。十年辛亥十一月，花價每擔值錢三千三百，准銀亦不下三兩。十三年，上上花每擔不過一兩九錢。十六年丁巳夏，長至二兩六、七錢，上者直至三兩，積年陳花，爲之一空，富商之獲利者甚衆。十八年己未秋成，棉花百斤價銀止一兩五、六錢。次年夏，長至三兩。二十年辛酉夏，價銀三兩五、六錢。二十一年夏五月，上白者，每百斤價銀四兩一錢。二十三年秋成，上白好花，每百斤價銀一兩三、四錢。

金堉《不下帶編》卷五 草木之爲功於世有補于人者，多在衣食間。若牡丹一花，祇供賞翫，雖大無成，翻不若微小之春桑秋棗，結實成絲，以資衣食之用。彼高官厚祿，豪侈榮華，于國步民艱，畧無稗濟，而終淹落無聞者，皆牡丹類也。

明朱文康《咏牡丹》：「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微可作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竟空枝。」而宋人《咏棉花》：「採得西風雪一籃，禦寒功在倍春蠶。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其人亦自慚！」填謂：任他魏紫姚黃，天香國色，空枝無補，終自慚棉，亦祇爲一閒花草耳。噫！若人之爲閒花艸者，豈不更自慚乎！

邁柱等《九卿議定物料價值》卷三《繩觔麻棕》 苧麻，每觔舊例銀壹錢陸分貳釐，今核定銀壹錢肆分伍釐捌毫。蒸麻，每觔舊例銀叁分，今核定銀貳分。

【略】

麻棕，户部例，川麻，每觔照舊例，今核定銀壹錢柒分。木棕，每觔照舊例，今核定銀壹錢。

揆叙《隙光亭雜識》卷四 粵中木棉花，與吴下農家所種者絶不同。其樹高十餘丈，大數抱，二月開花，作紅色，結實如檳榔，五六月熟，角裂，中有綿，飛空如雪，可以絮褥，勝於江淮用蘆花也，名曰攀枝花。以綿中有子如梧子，隨綿飄泊著地，又復成樹，樹易生，倒插亦茂，枝長每至偃地，人可手攀，故得此名。或以爲布，可禦雨。

姚培謙、張卿雲《類腋》卷一《物部・麻》 麻紵《詩》：「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傳：漚，漬也。紵，麻屬。《南都賦》：「原野則有桑漆麻紵」《本草》：苧，家苧也。又有山苧、野苧、紫苧、白苧。麻枲《爾雅》「枲麻」。〔疏〕：麻一名枲。《禮》：女子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楊基詩：「邦人盡麻枲，終歲不知蠶。」山麻又：薛麻枲。〔疏〕：麻生山中者名薛。江均詩：「緑澗採麻枲。」疏麻《九歌》：「折疏麻兮瑶華，將以遺兮離居。」〔注〕：疏麻，神麻也。駱賓王詩：「猶冀折疏麻。」素枲傅玄《筆賦》：「纏以素枲，納以玄漆」。

姚培謙、張卿雲《類腋》卷一《物部・棉花》 吉貝《南史・海南諸國傳》：林邑國有金山，出吉貝。吉貝者，樹名也，其花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作布。《唐南蠻傳》：吉貝，草也，組其花爲布，粗曰貝，精曰氎。

種出西番《梧溪雜志》：吾松以棉布衣被天下，而棉花相傳爲種出西番，元時始入中國。按《通鑑》梁武帝送木棉皁帳。史炤《釋文》云：木棉，江南多有之，土人以鐵鋋碾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爲弓，牽絃以彈綿，令其匀細，卷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繰絲狀，織以爲布。瓊枝又：木棉，一名瓊枝，其高數丈，樹類梧桐，花色深紅，結子大如酒杯，絮吐於口，茸茸如細毳，舊云海南蠻人織爲布，名曰吉貝。今第以充裀褥，取其軟而温，未有治以爲布者。古終《本草》：木棉，一名古終，梵書謂之咳婆，又曰迦羅婆劫。花桃《群芳譜》：木棉，春月以子種，花黄如秋葵，結實三稜，纍纍如桃，北人呼爲花桃，熟則桃裂，而絨現如鵝毳，用以裝衣，甚輕暖，其柔細中紡織。

張渠《粵東聞見録》卷下《木棉》 木棉，樹大可合抱，高數丈。枝柯一一對出，横空攫拿，勢如龍奮。正二月開深紅花。如山茶，單層六瓣，蕊色純黄。遥望之，如億萬華燈，燒空盡赤。花時無葉，花落後半月始有新緑如香樟。瓣極厚。結子如酒杯，老則坼裂，有綿飛空，着地茸茸如蘆花。綿中有核如梧子，隨綿飄泊，入土即生。人取綿去核，以實茵褥，甚暖。

粵中連村接堡，莫不榕棉交錯。自春及夏，緑艷紅肥，誠麗景也。二樹俱以不材而易長，永無剪伐之患。立社者多祀之，以爲神所憑依。木棉即刺桐，古謂之蒼梧。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九七二《湖州府部・物産部》 苧 出德清。

黄麻

黄草 柔細而長，擗以作布，璉市出細者，亞於葛。

汪啟淑《水曹清暇録》卷七 《詩》云：可以漚紵。紵，即苧也。叢生，宿根在地，春晚自榮，刈而再長，歲可三焉。葉有白毛，刮莖取裏皮浸水中，則色白，故曰漚紵。績之可爲絺，蓋麻屬耳。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八《答問五》 問：《士昏禮》有「纚笄被顯鬠」之文，《説文》無「顯」字，何故？

曰：《士昏禮》及《禮記・雜記》皆有「顯」字而義各别。《士昏禮》鄭玄注：「顯，禪也。」《玉藻》：「禪爲絅。」《中庸》：「衣錦尚絅。」陸德明《釋文》：「本又作顯。」《詩・碩人》《豐》並作「衣錦褧衣」。「絅」「褧」「顯」，皆同物也。《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既顯，其練祥皆行。」鄭玄注：「顯，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顯。」《説文》：「蒸，枲屬。」即《雜記》所謂「顯」也。「蒸」與「褧」通，故《説文》引《詩》「衣錦蒸衣」。其實禪衣字當从「褧」，枲顯字當从「蒸」爲正也。

周廣業《過夏雜録》卷一《衣錦褧衣》 《詩名物攷》云：褧，字書蒸也。蒸，枲屬。《爾雅翼》：蒸高四五尺，或六七尺，葉似苧而薄，寔如大麻子。今人績爲布，蓋用此布爲單衣，故謂之褧。沈括《筆談》：絅與蒸同。蓋用蒸麻織疏布爲之，絅即褧字也。《龍龕手鑑》蒸入《火部》。注引《玉篇》于營切。蒸，麻也。《切韵》作自死草。又《九部》，蒸字音力顯反，亦解作自死草。

李調元《南越筆記》卷一三《木棉花》　《嶺南雜記》：木棉花大可合抱，高可數丈，葉如香樟，瓣極厚，一條五六出，正二月開大紅花如山茶，而蕊黃色，結子如酒杯，老則拆裂，有絮茸茸，與蘆花相似，土人取以作褥褥，女工不能治。《通志》亦云：詢之粵人，無有織者。一名攀枝花。《肇慶志》云：以吉貝苗接烏桕根，結花爲棉。按此，則以木棉可績爲布者，大抵因接本使然，與草棉固自有別。然當開時，殷紅照耀，實非他花所可媲美。又南海神廟木棉花，開時最盛，海珠寺亦然。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綿》　晉李石《續博物志》：「棉花種爲番使黃始所傳。」晉顧微《廣州記》：「蠻俗不蠶，採木綿爲絮。」《升庵外集》綿有三：一曰絲綿，出于蠶繭。一曰木綿，出于交廣，名斑枝花。一曰草綿，綿花是也。

褚華《木棉譜》　裴淵《廣州記》曰：蠻夷不蠶，采木棉爲絮。范敏政《遯齋閑覽》曰：林邑等國出吉貝布，木棉爲之。方勺《泊宅編》曰：南海蠻人，以木棉紡織爲布，布上出細字雜花尤工巧，名曰吉貝布，即古白氎布也。《諸番雜志》曰：木棉占城、闍婆國皆有之，今已爲中國珍貨，但不自本土所產，不能足用。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漢唐之世，木棉雖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以爲服，官未以爲調。宋元間傳其種，關陝閩廣首得其利，蓋閩廣海舶通商，關陝接壤西域故也。然是時猶未以爲征賦，故宋、元《食貨志》皆不載，至我朝乃徧布於天下，利視絲枲蓋百倍焉。

趙翼《陔餘叢考》曰：謝枋得有《謝劉純父惠木棉詩》云：「嘉樹種木棉，天何厚八閩。厥土不宜桑，蠶事殊艱辛。木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江東易此種，亦可致富殷。奈何來瘴癘，或者畏蒼旻。吾知饒信間，蠶月如岐豳。兒童皆衣帛，豈但奉老親。婦女賤羅綺，賣絲買金銀。角齒不兼與，天道斯平均。所以木棉利，不畀江東人。」據此則宋末棉花之利，尚在閩中，而江南無此種也。元人陳高有《種花詩》云：「炎方有種樹，衣被代蠶桑。舍西得閒園，種之漫成行。苗生初夏時，料理晨夕忙。揮鋤向烈日，洒汗成流漿。培根澆灌頻，高者三尺强。鮮鮮綠葉茂，燦燦金英黃。結實吐秋蘭，皎潔如雪霜。及時以收斂，采之動盈筐。緝治入機杼，裁翦爲衣裳。禦寒類挾纊，老稚免淒涼。」陳高，元末人，而隱地初學種之，則其來未久可知。

元《始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明史·食貨志》：明太祖立國初，即下令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令稅糧俱編爲條銀，而所種多少則聽民自便。邑種棉花，自海嶠來，初於邑之烏泥涇種之，今徧地皆是，農家賴其利，與稻麥等。孟祺《苗好謙暢師文王禎之屬》謂地之高仰者，無往不宜，洵非誣矣。今棉花有白有紫，自瀕海所種，轉販至邑中者，曰沙花，邑產曰杜花，杜之爲言土也。邑人於棉花止謂之花，而不言棉，此猶閩人呼蔫以葉子，越人號柑爲果樹，夫人而知之也。

江花出楚中，棉不甚重，二十而得五，性强緊。北花出畿輔、山東，柔細，中紡織，棉稍輕，二十而得四。浙花出餘姚，棉少重，二十而得七。吳下種大都類此。更有數種稍異者，一曰黃蒂，穰蒂有黃色如粟米大，棉重。一曰青核，核色青，細於他種，棉重。一曰黑核，核亦細，純黑色，棉重。一曰寬大衣，核白而穰浮，棉重。此四者，皆二十而得九，黃蒂稍强緊，餘皆柔細，中紡織。又一種曰紫花，浮細而核大，棉輕，二十而得四。

《農政全書》曰：北土吉貝賤而布貴，南方反是，吉貝則汎舟而粥諸南，布則汎舟而粥諸北。今邑之販户，皆自崇明、海門兩沙來，土人惟碾去其子，賣於諸處，以性强緊不中紡織也。邑產者，另有行户，晨掛一稱於門，俟買賣者交集户外，乃爲之別其美惡，而貿易焉。少者以籃盛之，多者以蒲包。一包如盤，兩包如合。數年中，祇以亢旱，故間有自丹陽販至，謂佳於沙產，然江北絶無至者，豈時會之不同與。

閩、粵人於二三月，載糖霜來賣，秋則不買布而止買花衣以歸，樓船千百，皆裝布囊累累，蓋彼中自能紡織也。每晨至午，小東門外爲市，鄉農負擔求售者，肩相磨，袂相接焉。至被褥衣袴所用棉絮，皆取黃晦不中經綿者，土人搗羊腸爲弦彈之，價不甚貴。或有收裝過敗絮，補綴成片，以巨艇趕江、淮間（買）〔賣〕之貧民，籍以御寒，價愈賤矣。

張勃《吳録》云：交趾安定縣有木棉樹，高數丈，實如酒杯，有綿如蠶，可作布，名白緤。而陳繼儒《雜志》云：粵中木棉極高大，開花紅如佛桑，結子作絮，但可置褥中。所説與《吳録》異，當以陳説爲是。

沈懷遠《南越志》：桂州出古終藤，結實如鵝毳，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約如絲綿，染爲斑布。又云：南詔諸蠻不養蠶，惟收娑羅木子中白絮，紉爲絲，織爲幅，名娑羅籠段。祝穆《方輿志》云：平緬出娑羅樹，大者高三五丈，結子有紉綿，織爲白氈，名兜羅綿，與娑羅籠段疑一物。今吳、楚間有草蔓生，俗名麻雀

冠，結子亦可紉爲木棉布緯，光白如銀。按王磐《野菜譜》云：雀兒綿單，二月熟，可作蠶。不知即此否。按數者皆木棉類。

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四《木棉考》　木棉有木本，有草本。其爲布，初見者《史記・貨殖列傳》「榻布千石」注引《漢書音義》云：「白疊也。」《三國志・東夷傳》云倭人「男子露紒，以木棉招頭」。其自南來者，《梁書・林邑傳》云出吉貝。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南史・（千）〔干〕陀利傳》云「出斑布，（吉）〔古〕貝」。《婆利傳》云「其國人披（吉）〔古〕貝如帔」。《北史・真臘傳》云「王著朝霞（吉）〔古〕貝，其常服白疊」。《唐書・環王傳》云：「本林邑也。王衣白氎，（吉）〔古〕貝斜絡臂。妻服朝霞，（吉）〔古〕貝短裹。其俗以（吉）〔古〕貝橫一幅繚於腰。（吉）〔古〕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精曰氎。」唐玄應《四分律音義》云：「迦波羅可以爲布。闍賓以南，大者成樹。此形小，狀如土葵，有殼，剖以出花，如柳絮，可紉以爲布。」此南方異域本也。其種由閩廣來者，魏賈思勰《齊民要術》非中國物者云：《吳録・地里志》曰「交趾定安縣有木棉樹，高丈餘，實如酒杯口，有絲，如蠶之綿也。可作布，曰白緤，一曰毛布」。宋彭乘《墨客揮犀》云：「閩嶺以南多木棉，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史炤《通鑑釋文》云：「木棉，二三月晦下種，秋生黃花，其實熟時，皮四裂，中綻出如綿，以鐵梃碾去核取綿，以小竹弓彈之，卷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織以爲布，自閩廣來者尤爲麗密。」趙汝适《諸番志》云：「吉貝樹，類小桑，萼類芙蓉，絮長半寸許，宛如鵝毳，有子數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鐵軸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紡爲布，厚者爲兜羅棉，次曰番布，次曰木棉，又次曰吉布。」方勺《泊宅編》云：「閩廣種木棉樹，高如柞，結實如大橡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茸然，以鐵杖趕淨，小竹弓彈令紛起，然後緝織爲布，名曰吉貝。蠻人織巾，上作細字小花卉，即古所謂氎布。」《菽園雜記》云：「木棉花生南越，樹高四五丈，花紅似山茶，子如楮實，綿出子中，蘇州人稱爲攀枝花。」《松江府志》引（儲）〔褚〕華《木棉譜》云：「木棉有山花、田花。凡田，來年擬種稻者，可種麥。其種棉者，勿種麥也。諺曰：歇田當一熟。若人稠地陿，可種大麥及稞麥，仍以糞力壅之，決不可種小麥。凡高田，可稻可棉者，種棉二年，種稻一年，多不得過三年，過則生蟲，地無力種棉。糞不得太肥，地除草宜淨，宜腐草壅根，宜加生泥去熟，令蟲少也。其草本、木本不同者，各就所見言之。」《肇慶府志》云：「以吉貝苗接烏桕根，結花爲棉，則以草本附之木本，今中土多草本。」唐王叡詩「紙錢飛出木棉花」。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啼」。俱嶺南唐時事。皮日休詩「申以劫貝布」。則江南唐時事，時其布尚少。《宋史・崔與之傳》云「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至期年，棄稚遠老，民人苦之。」亦是南布。《元史・世祖本紀》云：「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此皆南來草木二本木棉也。其西來者亦草木二本。《南史・呵羅單傳》云：「宋元嘉時貢天竺國白疊，（吉）〔古〕貝，葉波國吉貝。」《中天竺傳》云：「梁天監初貢（吉）〔古〕貝。」《高昌傳》云：「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渴盤陀傳》云：「衣（吉）〔古〕貝布。」《唐書・地里志》云：「西州交河郡平高昌置「土貢氎布」。元《農桑輯要》云：「木棉，撚織毛絲或棉裝衣服，特爲輕煖。」其論木棉云：「木棉亦西域所產，近歲種於陝右，與本土無異。」此皆西來之木棉也。古作貢市時以爲奇貨，所記或非實。《後漢書・哀牢夷傳》注引《廣志》云：「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花白氄，取氄淹漬，緝織爲布。」常璩《華陽國志》云：「永昌郡，古哀牢。有梧桐木，其花柔如絲，民績以爲布，幅廣五尺以還，潔白不受汙，俗名曰桐花布。又有闌旄、帛疊。」李石《續博物志》云：「驃國收娑羅木子，破其殼，中如柳絮，織幅服之，謂之娑羅籠段。」疑是迦波羅之名，人所不解，以近見譌娑羅，又疑是桐耳。此種又通於東方。《通典・邊防》言：「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笋，績其皮爲布，又爲紙。」《唐書・渤海傳》言「沃州之綿」。《盛京通志》云：「今物產遼陽州海城縣，蓋平縣，木棉行於四方，與松江、通州東南俱普被。」《陳書・姚察傳》云：「門生送南布一端，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知所謂南布，是木棉布也。《梁書《高》〔武〕帝紀》云「身衣布衣，木綿皁帳」。是布衣爲麻衣，惟以皁木綿作帳也，宋時中國稍自爲之。蔡沈《書集傳》解揚州「厥篚織貝」云：「今南蠻木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蔡時尚難得，故舉以爲況。袁文《甕牖閒評》云：「木綿止合作此綿字，今字書又出一棉字，爲木棉，是棉字宋人所增，亦由時市有木棉，商賈通習，元時則其植漸廣。」《郰埠代醉編》云：「棉花，番使黃始所得，傳其法，廣東祠之。」「始」疑是「姑」字。《輟耕録》云：「松江烏泥涇木棉，元時崖州黃道婆來，教以造做梗弹紡織之法，松江祠之。《江南通志・壇廟》云：「松江黃道婆祠，舊在上海烏泥涇，明天啓間，張所望移於張家濱。」張象之記云：「元元貞時人，初流落崖州，後歸烏泥涇，以閩廣種植、梗弹、紡織、綜線、擘花之法教人，人因祠之。」《元史・英宗紀》云：「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棉，重加

補綴，嗟歎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蓋其時木棉布行，不復貴異。《明史・食貨志》云：「太祖立國，即下令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苧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入稅木棉畝四兩，棉苧一匹折米六斗，木棉之利遂徧天下。」

凌揚藻《蠡勺編》卷四〇《吉貝溷稱木棉》　《陔餘叢考》木棉作布。邱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而張七澤《潯梧雜佩》引《通鑒》梁武帝送木棉皂帳事，是梁時已有此布矣。說者謂《漢書》注孟康曰：閩人以棉花爲吉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貝，木棉樹也。《南史・林邑傳》亦云：「吉貝者，樹名也。其花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作布，與紵布不殊。」則六朝以前，本棉布乃吉貝樹之花所成。今粵中木棉樹，其花正紅，及落時則白如鵝毳，正《南史》所云吉貝樹也，但其花柎可絮茵褥，而不可織布。按《南史・林邑傳》以吉貝爲樹，《舊唐書・南蠻傳》則云：吉貝草，緝花作布，名曰白氎。《新唐書・林邑傳》并不曰吉貝，而曰古貝，謂古貝者，草也。《演繁露・唐環王傳》亦稱古貝。然則《南史》所謂吉貝之樹，即《唐書》所謂古貝之草，其初謂之木棉者，蓋以別于蠶繭之綿。其時棉花未入中土，不知其爲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棉樹，遂意其即此樹之花所織耳。迨宋子京修《唐書》時，已知爲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也。史炤《通鑒釋文》謂二三月下種，至夏生黃花，結實熟時，其皮四裂，中綻出如綿。蓋其種本來自外番，先傳于粵，繼及于閩，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元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責民歲輸木棉布十萬疋。《程鉅夫集》有《送人赴浙東木棉提舉詩》，鉅夫仕元初，而其時木棉特設專官，則其初爲民利可知。邱文莊所謂元時始入中國，非無稽也。又《禹貢》「厥篚織貝」，蔡九峯注：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謂之吉貝。則夏之織貝，亦即今草棉布，是三代時已有之，但種未移中土爾。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一《總紀》　江南道　（岳、潭、衡、永、道、郴、邵七州，屬西道采訪使。辰、錦、叙、溪四州，屬黔中采訪使）：

厥賦麻、紵。厥貢蕉、葛。

山南道　（澧、朗二州，屬東道采訪使）厥貢紵。（《唐書・地理志》卷六《辰州府》辰溪出葛。（《一統志》）

林則徐《林則徐集・奏稿・江蘇陰雨連綿田稻歉收情形片》　又各屬沙地祇宜種植木棉，男婦紡織爲生者十居五六，連歲棉荒歇業，生計維艱。今年早花已被風搖，而晚棉結鈴尚旺，如得暄晴天氣，猶可收之桑榆，乃以雨霧風霜，青苞腐脫，計收成僅祇一二分。小民紡織無資，率皆停機坐食。且節候已交冬至，即趕緊種麥，猶恐過時，況又雨雪紛乘，至今未已，田皆積水，難種春花。接濟無資，民情更形窘迫。此在臣奏報秋災以後，歉象加增日甚一日之情形也。

林則徐《林則徐集・公牘・札蘇藩司曉諭紳富捐輸挑濬白茆河道工費》　查常、昭二縣，本年禾棉歉收，窮民口食維艱，來歲青黃不接，既因格於成例，不能請帑賑濟，自應勸捐賙恤。

嵇璜等《清文獻通考》卷三八《土貢考》　安徽省額解白麻三萬四千一百五十八斤。

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隰草》卷一四《苧麻》　苧麻，《別録》下品，陸璣《詩疏》紵亦麻名。《農政全書》謂紵從絲，非苧，北地寒不宜。考《救荒本草》苧根味甘，煮食甜美，許州田園亦有種者。蓋自淮而北，近時皆致力於棉花，禦寒時久而禦暑時暫，絺綌之用，唯城市爲殷，故種蒔者少耳。野苧極繁，芟除爲難，不任績，山苧稍勁，花作長穗，翹出稍異。



雩婁農曰：徐元扈謂北方無苧，《詩》「可以漚紵」，紵爲絲，此誤也。苧，麻屬，故言漚，絲不可漚。菅麻、苧皆草，絲則非其類。江南安慶、寧國、池州、山地多有苧，要以江西、湖南及閩、粵爲盛。江西之撫州、建昌、寧都、廣信、贛州、南安、袁州，苧最饒，緝纏織線猶嘉、湖之治絲。宜、黃之機上白，市者鶩其名，然非佳品。寧都州俗，無不緝麻之家，敏者一日可績三四兩，鈍者亦兩以上。請織匠織成布，一機長者十餘丈，短者亦十丈以上。四五兩織成一丈布者爲最細，次六七兩，次八九兩則粗矣。夏布，墟則安福鄉之會同集，仁義鄉之固厚集，懷德鄉之璜溪集，在城則軍山集。每月集期，士人商賈，雜遝如雲，計城鄉所產，歲鬻數十萬緡，女紅之利普矣。《石城縣志》亦曰：石邑夏布，歲出數十萬疋，外貿吳、越、燕、亳間。贛州各邑皆業苧，閩賈於二月時放苧錢，夏秋收苧，歸而造布，然不如寧都布潔白細密。苧以瘦韌潔白爲上，其黃者曰糙麻。婦功閒日緝濯柔細，經時累月，織成一衣，曰女兒布，苧之精者無逾此，居人服之，商賈不可得也。湖南則瀏陽、湘鄉、攸縣、茶陵、醴陵，皆麻鄉，往時巴陵、道州、武陵、郴州，皆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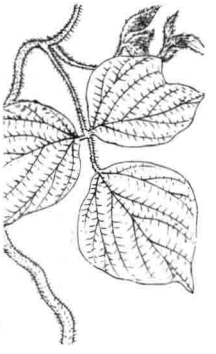
練紵，今則並瀏陽上供。亦栽肥地，苧深四五尺，剥至三四次，擇避風處蒔之，夏有苧市，捆載以售。《溪蠻叢笑》云：漢傳載闌干。闌干，獠言紵巾。有績治細白苧麻，以旬月而成，名娘子布，則亦女兒布之類，非僅獠俗也。苗人據矮機，席地而織，設虚場以麻布易所無也。《寰宇記》：宜州有都洛麻狹幅布，今語曰多羅麻。《廣西志》：梧州出絡布，以絡麻織成，因名，並苧類也。《桂海虞衡志》：練子出兩江川峒，大畧似苧布，有花紋者謂之花練，彼人亦自貴重。《嶺外代答》：邕州左右江溪峒産苧麻，土人擇其細長者爲練子，暑衣之輕涼離汗者也。花練一端長四丈，重數十錢，卷入之小竹筒，尚有餘地，以染真紅，尤易著色。厥價不廉，稍細者一匹數十緡也。粤之新會有細苧，蓋左思所謂「筒中黄潤」者。凡疊布必成筒，一筒十端，而葛之大者率以兩端爲一連，苧則一端爲一連，他布則以六丈爲端，四丈爲疋，此其别也。《禹貢》曰「島夷卉服」。傳曰：島夷，南海島上夷也。卉，草也。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之布，以葛爲之，以其産於越，故曰葛越也。左思曰「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正義曰：卉服，葛越，蕉、竹之屬，越即苧麻也。漢徐氏女贈其夫以越布，鄧后賜諸貴人白越是也。《漢書》云：粤地多果布之湊。韋昭曰：布，葛布也。顔師古曰：布謂諸雜細布皆是也。其黄潤者，生苧也。細者爲絟，粗者爲苧。苧一作紵。《禹貢》曰「厥匪織貝」。傳曰：織細紵也。疏曰：細紵，布也。其曰花練，曰穀紵，曰細都，曰弱析，皆其類。《志》稱蠻布織蕉、竹、苧麻、都落等，麻有青黄白絡火五種，黄白曰苧，亦曰白緒，青絡曰麻，火曰火麻，都落即絡也。馬援在交阯，嘗衣都布單衣。都布者，絡布也，絡者言麻之可經可絡者也。其細者當暑服之，涼爽無油汗氣。練之柔熟，如椿椒繭綢，可以禦冬，新興縣最盛，估人率以綿布易之。其女紅治絡麻者十之九，治苧者十之三，治蕉十之一，紡蠶作繭者千之一而已。又有魚凍布，莞中女子以絲兼紵爲之，柔滑而白若魚凍，謂紗羅多浣則黄，此布愈浣則愈白云。

吴其濬《植物名實圖考・蔓草》卷二二

《葛》 葛，《本經》中品。今之織絺綌者，有種生、野生二種。《救荒本草》：花可燥食，根可爲粉，其蔓爲葛花菜。贛南以根爲果曰葛瓜，宴客必設之。《爾雅翼》以爲食葛名雞齊，非爲絺綌者，蓋園圃所種，非野生有毛者耳。《周詩》詠《葛覃》，《周官》列《掌葛》。



今則嶺南重之，吴越亦尚，無論燕、豫、江西、湖廣皆産葛。凡採葛，夏月葛成，嫩而短者留之，一丈上下者連根取，謂之頭葛，如太長，看近根有白點者不堪用，無白點者可截七八尺，謂之二葛。凡練葛，採後即挽成綱，緊火煮爛熟，指甲剥看，麻白不粘青即剥下，就流水捶洗净，風乾，露一宿尤白，安陰處，忌日色，紡以織。凡洗葛衣，清水揉，梅葉洗滿，夏不腥，或用梅樹搗碎，泡湯入盆盆内洗之，忌用木器則黑。然嶺北女工多事苧，南昌惟西山葛著稱，贛州則信豐、會昌、安遠諸處皆治葛。有家園種植者，亦有野生者，而葛布多雜蕉絲，乍看鮮亮悦目，入水變色，質亦脆薄，用純葛絲則韌而耐久，沾汗不污。會昌之精者，縷績更艱，葛一斤擇絲十兩，績之半年，始成一端。會昌、安遠有以湖絲配入者，謂之絲葛。湖南舊時潭州、永州皆貢葛，今惟永州有上供葛。葛生祁陽之台鶴觀、太白嶺諸高峰，芒種時採，煮以灰而濯之，而曝之白，而擘爲絲，紡以爲布，如方目紗。製爲衫，不可浣，污則灑以水，垢逐水溜無痕也。興寧縣亦蒔之，里老云：葛有二種，遍體皆細毛者可績布，曰毛葛，遍體無毛者曰青葛，不可績，惟以爲束縛，則又毛葛所不逮。又毛葛亦有二種，蔓延於草上者，多枝節而易斷，成布不耐久，惟緣地而生者，有葉無枝，成布較勝於苧。廣西葛以賓州、貴縣者佳，鬱林葛尤珍，明内監教之織爲龍鳳文也。粤之葛以增城女葛爲上，然不鬻於市，彼中女子終歲乃成一疋，以衣其夫而已。其重三四兩者，未字少女乃能織，已字則不能，故名女兒葛，所謂北有姑戎，南有女葛也。其葛産竹絲溪、百花林二處者良。采必以女，一女之力，日采祇得數兩，絲縷以緘不以手，細入毫芒，視若無有，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筆管，以銀條紗襯之，霏微蕩漾，有如蜩蟬之翼，然日曬則縮，水浸則蹙縮，其微弱不可恒服。惟雷葛之精者，細滑而堅，色若象牙，名錦囊葛，（栽）（裁）以爲袍，直裰，稱大雅矣，故今雷葛盛行天下。雷人善織葛，其葛産高涼、磵洲，而織於雷，爲絺爲綌者，分村而居，地出葛種不同，故女手良與楛功異焉。其出博羅者曰善政葛，出潮陽者曰鳳葛，以絲爲緯亦名黄絲布，出瓊山、澄邁、臨高、樂會，輕而細名美人葛，出陽春者曰春葛，然皆不及廣之龍江葛，堅而有肉，耐風日也。《詩》正義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雷州以之，增城亦然。其治葛無分精粗，女子皆以鹹絲之乾撚成縷，不以水績，恐其有痕迹



也。織工皆東莞人，與尋常織苧麻者不同。織葛者名爲細工，織成弱如蟬翅，重僅數銖，皆純葛無絲，其以蠶絲緯之者，浣之則葛自葛，絲自絲，兩者不相聯屬，純葛則否。葛産綏福都山中，采者日得觔，城中人買而績之，分上中下三等爲布。陽春亦然，其細葛不減增城，亦以紡緝精而葛真云。

雩婁農曰：葛者，上古之衣也，質重不易輕，吴蠶盛而重者賤矣，質韌不易柔，木棉興而韌者賤矣，質黄不易白，苧麻繁而黄者賤矣，乃治葛者與絲争輕，與棉争軟，與苧争潔。一疋之功，十倍於絲與棉與苧，其直則倍於絲，而五倍棉與苧，於是治葛者能事畢而技盡矣，而受治者力亦盡矣。褐之壽以世，帛之壽以歲，麻之壽以月，今是葛也，日之焦，風之脆，浣之懈，藏之折，其壽幾何聖人盡物之性，而不盡物之力，因其重與韌與黄，而葛之壽於是次於褐，均於帛，逾於麻。

吴其濬《植物名實圖考・羣芳》卷三〇《木棉》　《本草綱目》李時珍曰：交、廣木棉樹大如抱，其枝似桐，其葉大如胡桃葉。入秋開花，紅如山茶花，黄蕊，花片極厚，爲房甚繁，短側相比，結實大如拳。實中有白棉，棉中有子，今人謂之斑枝花，訛爲攀枝花。李延壽《南史》所謂林邑諸國出古貝花，中有鵝毳，抽其緒紡爲布。張勃《吴録》所謂交州、永昌，木棉樹高過屋，有十餘年不換者，實大如盃，花中棉輭白，可爲緜絮及毛布者，皆指似木之木棉也。



《嶺南雜記》：木棉樹大可合抱，高者數丈，葉如香樟，瓣極厚，一條五六葉，正二月開大紅花如山茶，而蕊黄色，結子如酒盃，老則拆裂，有絮茸，茸與蘆花相似。花開時無葉，花落後半月始有新緑葉。其絮土人取以作褥褥，海南蠻人（譏）〔織〕以爲巾，上出細字花卉尤工，乃名曰吉貝，即古所謂白疊布。今詢之粤人，亦無有織作者，或別是一種耳。廣州閱武廳前與南海廟各一株，甚大，開時赤光照耀，坐其下如入朱明之洞也。按《廣西通志》：木棉，嶺西最易生，或取以作衣被，輒致不仁之疾，以爲吉貝，誤之甚矣。李時珍以木棉與棉花並入隰草，亦攷之未審。

吴其濬《植物名實圖考・穀類》卷一《大麻》大麻，《本經》上品。《救荒本草》謂之山絲。苗葉可食。一名火麻。雄者爲枲，又曰牡麻，雌者爲苴麻，花曰麻黄，又曰麻勃。麻仁爲服食藥，葉根油皆入用。滇、黔大麻，經冬不摧，皆盈拱把。

雩婁農曰：麻爲穀屬，舊説皆以爲大麻。陶隱居刱爲胡麻，而宋應星遂謂《詩》、《書》之麻，或其種已滅。火麻子粒壓油無多，皮爲粗惡布，無當於穀，斯言過矣。《月令》以麻嘗犬，《周禮》朝事之籩，其實麷黄。黄爲枲，實亦曰苴。《豳風》九月叔苴，以食農夫。《説文》作苴，或作蘧，其無子者爲牡麻。大抵古人食貴滑，麻子甘潤。《南齊書》紀陳皇后生高帝乏乳，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足。則齊時尚以爲飯。《食醫心鏡》亦云：麻子仁粥治風水腰重等疾，研汁入粳米煮粥，下蔻椒鹽豉食之。蓋麻子不以入食，始於近代。若其衣被之功，則與苧並行。《周官》專設典枲，以隸冢宰，績麻漚麻，婦子所事。三代以前，卉服未盛，蠶織外，舍麻固無以爲布，聖人以純爲儉，蓋紉絲之功，省於緝縷。後世棉利興，不復致精於麻，豈古之布必粗惡哉。今之治苧葛者，纖細乃能納之筒中，紡麻者何獨不能。夫一物之微，而衣人食人如此，何乃屏之粒食之外。《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昔與絲伍，今乃芥視。又商麻利重，競植於田，而斯麻播植益稀，物理盛衰，良可增嘅。古之物不如今之細，古之拙不如今之巧，而天地之生物，亦日出不窮，移人情而省人功者，凡物皆然。執今人之所嗜，以訂古人之所食，是猶以不火食之蠻貊，而較中國鼎火烹飪之劑也，豈有合歟。



吴振棫《黔語》卷下　黔苗新隸版籍者，【略】今列其納物之數於右：

埽洞納棉花三百二十九觔，雲洞納棉花三百三十觔，貫洞納棉花七百二十觔，岜沙納麻一百五十觔，大塘納麻二百觔。

甘熙《白下瑣言》卷八　道光庚子，静齋叔父在常州奔牛鎮及浙江石門斜橋等處，僱覓織工來省，捐貲備辦棉紗，於孝陵衛一帶設機織布，令絨機失業男婦習之，價廉工省，日用必需，此業一開，補救不小，洵百世之美利也。惟織布所用棉紗，必得崇明、通州所産者，緒理緊密，綿綿不斷。若孝陵衛及烏江之花，只可做衣棉，不堪織布。所望有力者赴崇明、通州等處，廣爲採買，輕其值以鬻之，則習織愈多，流通以廣，安見民氣不可日振耶？直隸無木棉，乾隆間方恪敏公爲總督，教民種之，有種棉圖石刻傳世，迄今百餘年來，北地木棉廣出，民利無窮，可

見爲政在人，顧力行何如耳！

左宗棠《左文襄公文集》書牘卷一四《答譚文卿》 桑爲秦之宜，隴則山高氣寒，不能與秦同候，此時課民種桑，利在五年以後，蚩蚩者未能遠慮，固宜緩圖。至棉花則秦、隴無不宜，但向陽肥煖之地，種培得法，獲利必多。近涼，甘之民，亦知務此。上年赴肅，路過山丹、撫彝、東樂各處，正值棉熟時，每停車，父老聚觀，輒傳令近前，與談一切，皆知棉利與罌粟相埒，且或過之，一畝之收，佳者竟二十餘斤，每斤千文，其費工力，翻省於罌粟劖果刮漿也。論關、隴治法，必以禁斷雅片爲第一要義；欲禁斷雅片，必先令州縣少吸煙之人；欲吸煙之人少，必先禁種罌粟；欲禁種罌粟，必先思一種可奪其利，然後民知種罌粟之無甚利，而後貪心可漸塞也。弟之勸種草棉，以其一年之計，勝於罌粟，因其明而牖之，不欲用峻法求速效，致扞格不行，高明必能鑒及。

郭柏蒼《閩產錄異》卷一《貨屬・苧》 《説文》：「草也。」蒼按：苧，三棱也。大葉，抽枝剥其皮，以刀靶之，漬浄。其絲長，以織夏布。歲可三、四收。裝載出省，其用甚廣。諸郡皆種。

郭柏蒼《閩產錄異》卷一《貨屬・麻》 有大麻，即火麻；有青皮麻，皮可績布；有黄麻，皮可索綯，圃者以約瓜棚；有白麻，可爲繩。

許起《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八《棉布之始》 棉有草、木二種，皆出海外，其見於紀載者，大抵皆木棉也。張勃《吴録》云：交趾有木棉樹，高丈餘。王浩溪云：一名斑枝花。又《泊宅編》云：閩廣多木棉，名曰吉貝，織爲布，是即白氎。然今吴地所種乃草棉，非木棉也，而其用與木棉正同。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地高仰不宜五穀。元至正間，偶傳此種，植之於地頗茂。有一嫗名黄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捍彈紡織之法，久之，而三百里内外悉習其事矣。案《小爾雅》、《釋名》及《孔叢子・廣服篇》皆云：麻紵葛謂之布。又《鹽鐵論》云：古者庶人臺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可見麻與紵、葛三者之外，古者别無所謂布也。但紵葛或專用之於夏，而麻則兼用之於冬耳。孔博士《論語》「緇袍」注云：緇，枲著也。邢疏：謂雜用枲麻以著袍也。蓋貧者不能具絲絮，故擣麻使熟著之於袍也。夫以麻爲衣，則不能禦寒，以麻著袍，則不能生暖，古人五十始衰，則必衣帛，職是故耳。今棉之爲用，可以禦寒，可以生暖，蓋老少貴賤無不賴之，其衣被天下後世，爲功殆過於蠶桑歟。而皆開自黄道婆一人，是不當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與先蠶同列祀典乎。

賀長齡《清經世文編》卷三七兩江總督高晉《請海疆禾棉兼種疏》乾隆四十年 竊照大江以南，江寧、鎮江、常州、蘇州府屬地方，土多沃壤，民習耕種，且能手藝營生，衣食足資利賴。惟松江府、太倉州、海門廳、通州並所屬之各縣，倘近海濱，率以沙漲之地，宜種棉花，是以種花者多，而種稻者少。每年口食，全賴客商販運，以致糧價常貴，無所底止。臣思衣食並重，種棉花雖可織布成衣，然而一日不再食則飢，是飢之較寒則又食重於衣矣。臣從前閱兵，兩次往來於松江、太倉，通州地方，留心體察，並詢之地方府廳州縣，究其種棉而不種稻之故，並非沙土不宜於稻，蓋緣種棉費力少而獲利多，種稻工本重而獲利輕，小民惟利是圖，積染成風，官吏視以爲常，亦皆習而不察。以現在各廳州縣農田計之，每村莊知務本種稻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圖利種棉者，則有十分之七八。又究其所以種稻多，費工本之故，則因田間支河汊港，淤塞者多，艱於車水，工本不無多費。臣曾諭飭府廳州縣勸諭地方紳士鄉農，照業食佃力之例，將凡有淤塞溝洫，次第開挖，並剴切出示，使知食重於衣，多種稻而少種棉，官民固知爲根本之計，未嘗不計及於此，無如官無考成，民惟圖利，奉行未免有名無實。即如崇明一縣，向因本地多種棉花，不種糧食，准其招商赴上江有漕聚米之區，採買運濟。乾隆二十年以前，臣在安徽布政使任内，核計崇商買米之數，不過二十餘萬石，近則遞年加增，已買至三十餘萬石，此即生齒日繁，本地糧食不足之明驗矣。臣再四思維，並於過蘇時，又與撫臣兩司面爲講求，臨民之道，固應好其所好，而食爲民天，更不可不謀其久遠之計，各州縣雖有常平社倉，以備緩急，而水旱無常，一旦歉收，本地既無積蓄，倉糧有限，又將何以爲繼，此沿海沙地，急應改棉種稻，以裕民食者也。但立法不善，非特無益，轉恐累民，惟有寬其限期，善爲化導，使民自知務本，漸臻饒裕，以享盛世昇平之福，斯爲盡善。臣請嗣後以三年爲限，責成松江、太倉、海門、通州各府廳州縣地方官，將應開溝渠，並淤塞支河汊港，多方設法，照業食佃力之例，次第勸民開濬深通，以收水利之益。然後勸諭紳士百姓，凡田土在一頃以下者，應聽其便，若在一頃以上者，只許種棉一半，其餘一半改種稻田，士民之遵行者獎勉之，抗違者教戒之。府廳州縣果能視民如子，實心實力，認真督辦，道府隨時稽察，如有成效，詳報督撫核實，特疏保薦，以獎循史，倘或虚應故事，奉行不力，甚至假手胥役，藉端滋擾者，以闔茸溺職糾參。如此寬以限期則民無擾累，官有責成，將見本地之産糧日多，不專藉於外來商販，似於海疆民食大有裨益矣。

賀長齡《清經世文編》卷三七福州知府李拔《種棉説》 天生萬物以爲人用，草花蟲殼，可爲衣被，冰繭火蠶，皆可爲絲，吉貝婆羅，皆可爲布，然出産不常，組織非易，閭閻往往難之，求其取多用宏，價廉工省，貴賤咸宜，貧富皆便者，惟棉花爲最上。古未有棉，漢後始入中國，流傳遂廣，世蒙其休。我皇上念切民依，留心耕織，温飽之利，徧於天下。予嘗北至幽燕，南抵楚粤，東遊江淮，西極秦隴，足跡所經，無不衣棉之人，無不宜棉之土。八口之家，種棉一畦，歲獲百斤，無憂號寒，市肆所鬻，每斤不逾百錢，得之甚易，服之無斁，婦子熙熙，如登春臺，有由然也。閩中地號炎海，天氣温暖，土脈疎潤，最宜種植，而棉花絶少出産，購自江浙，價常加倍。又其甚者，男子惟捕蜃蛤，女子不解織紝，寸絲尺布，皆須外市，苟非素封，欲不歎無衣也得乎。乾隆己卯，予守福寧郡，怪而問之，或云土地非宜，予疑之，因於署内隙地試種，歲入甚富，及調福州，屢試有效。然後知閩地宜棉，而不棉者，非地之過也，開先無人而種植之道不講也。譚爲粗舉其略，俾謀生者販焉。棉樹挺生，葉如蒼耳，高二三尺，性喜燥惡濕宜種山坡沙磧間。或地平則四面掘小溝，以洩雨水，水聚則葉雖茂不花，即花亦鮮實，或摇落無餘。每歲春三月，取花子入土中，數日即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每株相離約尺許，毋使太密。鋤三次長尺許，即開黄花，花謝結實如桃。又十餘日，實開棉出，拾而存之，自下而上，綿綿不絶，自五六月至九十月方止，有頭花、中花、尾花之别，故蜀中土俗，以砍花柴爲農功畢也。花既得，用車繳之，去其子，彈爲棉，紡線織布，即可爲被服。夫使農民有佐種植之利，而工商無衣貴布之累，則未有如廣興木棉之得計者也。民之欲自謀生，與司牧之欲爲民謀者，其尚審而行之。

丁柔克《柳弧》卷五《蒿苗似絮》 蒿苗似絮而不可爲絮，麤不類布而可以以爲布。夫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豈但人也，即物亦然。

鄭光祖《醒世一斑録・雜述二・棉花之始》 棉有草木二種，皆出海外，其見於記載者，大抵皆木棉也。張勃《吴録》云：交趾有木棉樹，高丈餘。王語溪云，一名斑枝花。又《泊宅編》云：閩廣多木棉，名吉貝，織爲布，是即白氎。然今吴地所種，皆草棉，非木棉也。按《爾雅》、《釋名》及孔叢子・廣服篇》皆云：麻、紵、葛，謂之布。又《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耆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可見麻與紵、葛三者之外，古者别無所爲布也，但紵、葛或專用之於夏，而麻則兼用之於冬耳。孔博士《論語》「緼袍」注云：緼，枲著也。邢疏：謂雜用枲麻以著袍也。蓋貧者不能具絲絮，故擣麻使熟，著之於袍也。夫以麻爲衣，則不能禦寒，以麻著袍，則不能生暖，古人五十始衰而後則必衣帛，職是故耳。攷草棉之始，松江府東五十里有地曰烏泥涇，高仰不宜五穀。元至正間，偶傅草棉之種，植之頗茂。有老嫗名黄道婆，自崖州來，以廣中治木棉之法，教當地軋彈紡織，久之，三百里内外，悉習其事。今余鄉棉之爲用甚普，老少貴賤，莫不賴之，其衣被天下，功殆有過蠶桑，又孰能知開自黄道婆一老婦也。近於道光十年，上海縣紳士請准立祠，列入祀典。

鄭光祖《醒世一斑録・雜述八・巨魚濟饑》 我邑棉花定價，向論洋錢，秤依烙秤。名二十兩，實十九兩。自道光二十一二年，每擔洋錢五圓三四角，時洋錢一圓，合錢一千三四百。二十三四年，落至四圓四五角，二十六年，落至三圓三四角，本年水未没，價已漸增至五圓六七角，水没後，自冬及春，增至洋錢八圓。時洋銀一圓，合錢一千五百廿。居民以紗布爲活，花絮已二百八十錢一觔。十六兩。我鄉布闊八寸三分，成衣尺。長十七尺，每疋需花絮十二三兩，紡而成紗，再織而成布，只賣錢二百五十文，以此營生，略無餘羨。

奚誠《耕心農話・棉花攷》 棉花有艸木二種。草本穀雨前後下種，夏秋間開黄花，如秋葵而小，結實似桃，熟則殼裂，白棉出焉，棉中有子數顆。亦有紫色之棉。白露後，旋熟旋摘，名曰子花。曝乾，軋去子，曰花衣。彈鬆捲條，紡紗織布，或爲線，爲帶，或作絮胎，裝衣被中，大能禦寒。漢時外國所貢之吉貝，即此棉布也。唐時閩廣或有種之者，至元季有黄婆者，本東吴人，嫁於瓊州，年老歸鄉，携來棉子，種於滬瀆，秋收後，教人紡織，自此盛行於世，故黄婆血食于彼處，立專祠以祀焉。

李蘋湖云：不蠶而棉，不麻而布，利被天下，其益大哉。蓋謂此也。《雲間通志》以爲木棉者，乃踵蔡氏之誤耳，且艸本之核，可以榨油，滓可打餅，飼牛肥田，其利廣博，非木本之不堪爲布也。《吴録》所謂交州永昌木棉樹高四五丈，花紅如山茶，子似楮實，敲碎外殼，其中之棉，似玉麥狀，用貯茵褥則佳，以其輕鬆軟滑也。今所謂攀枝花者，即木棉也，未可以草本之棉花爲木棉花云。

《霏雪録》：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又王叡詩云「紙錢灰出木棉花」。皆咏此攀枝花之木棉也。

蔣超伯《南漘楛語》卷四《葛》 周初葛利最溥，《毛詩・葛覃》傳云：「葛所

以爲絺綌」。《爾雅・釋訓》「是刈是濩，濩煮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濩，煮治之」。其時雖后妃之家，皆習女功之事如此。又《汲冢書》文傳解云「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藟，以爲絲絡，以爲材用」。當日布帛所從出，桑之外惟葛耳。自宋元以後，徧植木綿，于是葛利始微，僅嶺外之氓藉爲生計，北人幾不識葛爲何狀矣。

張壽鏞《清朝掌故彙編》內編卷二三《户政一五・農桑》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工部候補郎中唐浩鎮《請令各人自闢利源》略云：中國棉花，向推順天平谷，棉長色白，足與美國、南海島相匹。洋棉價貴，每百斤需洋銀三十三元，華棉價賤，至十七八元，故華棉行銷外洋，以之紡紗織布，轉運中國銷售，尚有巨利。今江蘇、兩湖産棉亦旺，若各省凡土脈鬆厚、山陸高燥之地，廣爲播殖，歲入不可勝計。

官脩《清會典則例》卷一三九《盛京户部》　一官莊　國初定，盛京附近官莊九十六所，内二十莊，每莊歲徵米百二十石，穀草四千束。餘七十六莊，每莊歲徵米百二十石，穀草千五百束，芻草三千束。各莊並徵線麻、緜麻、鵝雞等物。鹽莊三所，每莊歲徵鹽萬二千斤。棉花莊五所，每莊歲徵棉七百斤。莊設壯丁十名，牛六頭。鹽莊加牛二頭，共設領催八名，承管應徵米、鹽、木棉等物。

《清會典則例》卷一四三《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一賦税　乾隆二十六年，喀什噶爾額徵棉花千四百六十三查拉克，合内地萬四千六百三十斤。額徵紅花三百六十五查拉克，合内地三千六百五十斤。每一查拉克棉花，估直普兒五十文。每一查拉克紅花，估直普兒三十四文。共棉花、紅花千八百二十八查拉克，照時直變價計普兒八萬五千五百六十文。

《清會典則例》卷一五九《内務府・廣儲司》　一驗收　〔雍正元年〕又定盛京佐領等所屬壯丁，每年額織細布三千五百有四疋，麤布三千三百有六疋，棉線四百七十四斤，除公用酌留外，餘盡數輸庫。布由段庫，線由茶庫，各驗收咨覆。

傅春官《江西農務紀略》　〔光緒〕三十年，義甯州尹牧葆衷稱：縣屬向産苧麻，惟績出麻綫，色黄粗硬，經前州翟牧鳳儀刊《種麻法略》，散給城鄉，及收買絲麻，各店令其如法種製，復諭紳先倡辦。【略】

臨川縣向只種稻，素不種麻。而李家渡市場以夏布爲大宗，織户不下六七千人，其麻販自湖北，歲須十餘萬金。三十年，三次赴袁州購買麻種，託紳士勸諭自種，免致利權外溢。有李紳松鹿等，提倡延湖北麻師教之。李紳中鼎又撰《種麻八法》，刊布數千張，種麻者已有八十餘家。每畝刈麻一百餘斤，可收二十千錢之利，較之種稻，利贏數倍，將來風氣漸開，當以麻爲最，桑次之。三十二年，李令克鑅稱：自戚令揚購袁州之麻，浙江之桑，分發各鄉栽種，北鄉李家渡一帶成效尤著，苧麻獲利甚厚。飼蠶種桑各法亦漸知考求，大有進步。

三十一年，金谿縣王令濟中稱：東鄉種蔗約一萬數千枝，又購麻種六千五百兜，發東南北三鄉分種，約活十成之七。【略】

〔崇仁縣〕三十二年，謝令起源稱：該縣向産夏布，已飭鄉民多種苧麻，以免利權外溢。

二十八年，宜黄縣夏令翊宸照會李家膺等，集股設立瑞應公司，承墾高家渡、令旗瑕、老鴉藪三處官荒。二十九年，李令稱桑麻爲民生衣被大源，次則爲黄梔子。擬派人赴袁州購麻種數車，赴湖州購桑秧二萬株。三十一年，吕令用賓稱該縣向産夏布，而苧麻須購自袁州。已諭鄉民，考求種法，將滁州黄裕所著《苧麻法略》發縣刊送。三十二年稱，苧麻翦剥發售機户，咸稱合用。胡令會昌稱土人不諳割麻之法，見諭擇子弟聰穎者，往産麻處所研究刮法，以俟回籍傳習。【略】

三十年，何令敬釗【略】於東門外演武廳舊基設試驗場所，種木棉。其種購自九江，見已結鈴，視本地所産爲壯實。

南城縣，地足於水，壤盡膏腴。民閒頗知講求水利，即舂穀皆用水機。土性所宜，爲米穀、荳、麥、松、茶、桑、柳、桐、柏、山薯、栗、蓮、棗、橘、花生、甘蔗、竹、樟，爲利尤大者，在於葉、苧麻。在籍紳士饒芝祥等創設厚生公司，開墾西北關外一帶荒地，試種苧麻，烏桕。廩生吴可衡於北門外設試驗場，農學館，講求種籽、肥料等項，以開風氣。共計城鄉所墾荒地二十六處，多係紳民集股開辦。

新城縣各鄉，土性宜種禾、荳、菜、蔬、桑、桕、苧麻、竹木、煙葉、花生等物。十一都農公廟等七處官荒基地，均經先後開墾。三十二年，傅令維新稱自十九都設農工局後，監生陳善熙等栽種苧麻，於葉、靛花，種植得法，附近農民仿傚，每年增利不下萬金。【略】

三十二年，南豐縣方令嘉棟稱，縣屬種植除五穀外，果以橘爲多，其味最美。木部多種松，草部多種麻。

廣昌縣居民多織夏布，而本地産麻無多。三十年，王令瑞同諭民廣種苧麻。【略】

新昌縣山多田少，種植以竹爲多，茶次之。本地産麻無幾，向購於湖南。三十二年，馬令肇修勸民赴袁州買運麻兜，廣植城内。曲水園有荒地，賃作試驗場，種麻種桑。並飭紳士籌資改辦實業公司。二十九年，上高縣向令步瀛申送種麻法書。以該縣素産夏布，向不種麻，勸民講求種麻之法。【略】

宜春縣人煙稠密，山多田少。近河之地，全賴水車灌溉。高阜之處，專恃塘堰。鄉民祇知種苧麻以織夏布。【略】

萬載縣出産以紙炮、夏布爲大宗。光緒二十九年，張令之銳於西門外西屏山寺設立農學肄習會，開通智識。該縣種竹，足充造紙原料。種麻，以織夏布，不敷太多，由會長辛觀濤等，按滁州種麻法於試驗場酌種，編爲講義，刊發各鄉。【略】

縣屬向無棉花，試驗場試種地二分許，收得淨花十八九斤。是其土性甚宜，將《農學報》所載《種棉法則》刊布，俾資仿行。【略】

三十年，樂平縣馮令用霖稱：縣屬向不産棉。前縣郭令曾準刊《種棉説略》，勸令仿種，各鄉間有遵辦者。查縣屬沙土相和之地甚多，於棉性最宜，見勸廣種。【略】

德化縣出産以棉花爲大宗，每年約出二十餘萬包。【略】

〔彭澤縣〕三十二年，添種棉花，年出二萬餘包。【略】

〔興國縣〕縣屬不産棉、麻，並勸多種，紡織棉、夏各布。【略】

瑞昌縣出産以麻與菸葉、柏油爲大宗。三十一年，約出麻五六萬棚，菸葉十餘萬擔，柏油五六千擔。

安遠縣樹藝以桐、杉、茶、松爲最旺。惟向不産棉，勸令採辦棉子試種。

三十二年，龍南縣生員吴鑫等稟設農務局，招股開墾。先在白沙壩試種靛、棉，並種柏樹。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一六《田賦一六》 王樹枏《新疆土壤表·敍》略稱：論新疆大勢，天山之北，地氣寒冽，宜於牧，天山之南，地氣暑濕，宜於耕。然觀全疆土宜，皆殖五穀，黍、稷、稻、粱、麥、菽、胡麻之屬，長穗碩實，滿車滿篝，而大藪具區，豐草彌望無際，南北郡邑，所在皆是，蓋全疆之地，皆宜耕牧，而牧之利尤大且厚。若夫莎車、英吉沙爾、葉城、皮山、和闐、洛浦之蠶桑，吐魯番之麻、棉、葡萄、哈密之瓜，焉耆、庫車之梨、杏，葉城之石榴，綏來、甯遠之蘋婆類，皆垂名西域。中外商賈，販易絲棉毛革者，迹屬於道，洵土著之佳植，物産之巨宗，而鹽澤之利，家給人足，不假財力，生之有道，爲之得法，庶富之效可馴致也。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五五《征榷二七》 〔宣統元年〕，又廣西巡撫張鳴岐奏陳禁煙辦法，略稱：鴉片流毒至深，祛除之法，不外吸種兩端。禁種一事，臣奉諭旨，即經嚴檄各屬，先將種煙地畝，切實清查，勒限種户，一律改種雜糧，違者全數充公，實已一律淨盡。上年並經度支部派員調查相符。第種煙獲利甚豐，禁種不過一時之强制，誠如聖明所慮，非勸種有益衣食各項植物，或恐日久玩生，萌蘖復長。種麻本輕利厚，平樂等處，蔚爲出産大宗，與桂省物候土宜，甚爲相合，前經採輯種麻良法，刊印成書，分發各屬，轉相勸導，見在酌籌公款，設立製麻廠，就地收買，使民間知銷場可恃，推廣自易。種棉亦爲桂省相宜之事，上年經臣派員前赴上海、通州、湖北等處調查棉業情形，飭令本省農林試驗場考查棉花種類，將中外種植新法舊法，比較得失，指陳利害，編纂種棉淺説，廣爲傳布，並飭提學使遍發各學堂，於課餘講授，藉收普及之效。另訂獎勵章程，以資激勸。復恐麻、棉兩項，未必一律皆宜，復派員前赴黔省，擇其種植易成，如桐、茶、杉、漆、青棡等項，採購子種，運回桂省，分發各屬，准民間領取栽種，概不收回官本。自光緒三十三年秋間以來，三次栽種，成活之樹，計數已逾千萬。至於蠶桑，八角，均桂省本有之利，但蠶桑僅限於梧、潯、八角僅限於邊地，臣復力謀推廣，如南甯府屬之宣化、永淳、横州、隆安，太平府屬之左州等處，向無蠶桑，近已漸著成效，鎮安府屬之天保，龍州廳屬之憑祥等處，向産八角，本年據報，各增植數百萬株，仍當督飭所屬，認真辦理。至鴉片税釐，從前本屬寓征於禁，積久轉成歲入大宗，驟失巨款，財政固形困難，第朝廷令出惟行，此項税釐，不久總歸無著，自應及早籌款抵補，以杜牽掣。【略】

山西巡撫丁寶銓奏禁煙辦法，略稱：晉係自種自吸省分，通省百十有餘屬，無處不種，以致無人不吸，情勢有所不能，故其入手扼要辦法，始則禁種，以絶其源，繼則禁吸，以遏其流，終以設局施藥，爲善後補救之計。當禁種之始，異論紛紜。臣毅然爲之，經營兩年，通省煙苗一律禁淨。省南地暖，均改種棉、靛、豆、麥，省北地寒，亦多植花生、紵麻、山藥、薯芋等物，且印委士紳，始終勸諭，不待刑驅勢迫，而輿情翕服，絶無抗違，實爲始願所未及見，仍責成印委於冬春兩屆，實力搜查，並令駐防營隊，幫同查勘，以期永斷根株。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〇《實業三》〔光緒二十四年〕，又諭，近來紗布進口日益增多，爲漏卮第一大宗。民間紡織漸至失業，固由工作之未精，尤因種植之不善。利源外溢，何所底止？查美洲等處棉花，莖葉高大，花實肥碩，所出之絨，細韌而長，織成之布，滑澤柔輭，勝於内地數倍。皆由外國農業家於辨別種類，審度土性，考驗精詳，故能地産日精，商利日厚。中國棉花質性較遜外國，間有數處所産較勝，而種植仍多鹵莽。必須博求佳種，採取良法，料美工精，自能廣行各省，保全利權。著農工商部詳查各國棉花種類、種植成法，分別採擇，編集圖説，並優定獎勵章程，頒行各省。由該督撫等督率提倡，設法改良，其果能改良之棉花、紗布，經過各關卡，應如何優加體恤，並著稅務處妥籌辦理，以資暢銷。該部未經頒章以前，著各督撫先行體察情形，勸諭商民實力籌辦，或選擇官地試種，或集股設立公司。多方鼓舞所屬地方官紳，如有創辦成效，應令將所産棉花送部查驗，准其奏請優獎。尋據農工商部奏：查棉業向爲土貨大宗，自各國棉貨日益精良，未免相形見絀。比年關册所載，進口各種棉紗布疋絨貨等項，歲值銀至一萬五千餘萬兩。漏卮之鉅，深可駭歎！臣部開辦以來，整頓棉業尤深致意。曾咨出使大臣，攷查各國商務，暨棉業情形，並札飭上海等處商會傳知各商，整頓清釐。復調查各國棉産種類，暨歲收總額，以備稽核。查各省棉産之區，以江蘇之通州、海門、崇明、太倉、寶山等處爲最盛，通、海歲産約一百三十餘萬石，崇明、太倉、寶山等處約八九百萬石。此外如順天之涿州、薊州、武清、良鄉，山西之蒲州、解州、絳州，河南之安陽、洛陽、靈寶、鄧州，湖北之德安、黄州、漢陽，安徽之懷甯、潛山、太湖、宿松，雖産額多寡不一，而於種棉製棉之法，大都因仍舊習。迭經臣部通飭整頓，並採譯美利堅種棉法，日本紡績規約，札行各商會統籌改良辦法。凡於紡紗織布各公司呈部注册立案者，咫不優加保護，擇尤稟獎。此次奏旨遵辦，臣等通盤籌畫，擬分調查、提倡、保護三法。先從調查入手，除咨出使大臣，詳查該國棉種，種植成法，並選購種子，繪圖貼説，迅寄臣部彙核外，一面擬訂表式，通咨各省，將全境棉業詳晰調查列表。各省所屬地方土性宜棉者若干處，業經産棉者若干畝，歲收平均之數畝得若干量，何屬最多，何區最良，何種最佳，以及歷年穰歉分數，衰旺原由，及所出紗布歲額若干，行銷能否暢旺，此較洋紗洋布，良楛優劣差別若何？即由各商務議員、商務總分各會分别彙報。臣部續派農科專門人員分往各省，測驗天度之寒燠，審察土性之燥溼，辨别種類之良窳，採用泰西農學家選子交種，培肥料，去害蟲諸法，集訊鄉農實行試驗，務令人人知爲大利所在。業經産棉地方固當研究改良，即未經種棉之區，亦諭令相土之宜，量爲試種，以興地利。西北諸省，地本宜棉，尤宜加意提倡，一俟辦有頭緒，再由臣部通咨各省招商，設立紡織工廠，訪購新式機器，改良織品，期與各國紗布棉花相埒。其出棉産地以及行銷處所，並通飭地方官妥爲保護。

臣謹案棉之爲利，於人溥矣！既紡以爲布，復擘以爲絖，功不在五穀下。聖祖《木棉賦序》早言之。乾隆三十年，直隸總督方觀承呈進棉花圖册，凡十六事，曰布種、曰灌溉、曰耘畦、曰摘尖、曰采棉、曰揀曬、曰收販、曰軋核、曰彈花、曰拘節、曰紡綫、曰挽經、曰布漿、曰上機、曰織布、曰練染，各系以説。高宗每圖題句，仁宗依韻作詩，嘉慶十三年，交文穎館臣輯爲一書，命名《授衣廣訓》，注重棉業可謂至矣。自海禁大開，洋布來自英美，洋紗始自印度。舊時手紡漸形淘汰，外産輸入日盛。而棉貨價額竟由一萬五千萬至二萬萬兩，尤爲絶大漏卮。挽救之術，不外二端：一宜推廣植棉。查我國土貨出口棉亦大宗，往歲産額幾及千萬石，近祇五六百萬石。就浙江一省言，歲産約六十萬石，餘姚占三分之一。出口多時，逾百萬石，近祇八十餘萬石。華産日減，無怪洋棉日增。中國土地廣於北美，美植棉地有四千六百萬英畝。每一英畝合華六畝。年産棉一千七百萬包，每包五百磅。我僅三千餘萬華畝，年産約二百萬包左右。以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而産額祇此，何以支持。且所産盡屬粗絨，其纖維韌力最高能紡三十支紗，稱爲精細，與歐美二百支相較，瞠乎其後。華廠紗平均十六支，布十四磅。社會趨勢由儉而奢，用貨亦由粗而精，故五六十支紗綫歲需數萬包，概仰給舶來，欲求速效，不如移植美棉。長江流域潮溼多雨，美棉仰果，易於霉爛，或不相宜，若直、豫、晉、陝等省，美國專家來華調查，亦謂甚合，不獨可增産數，且足改良品質，推廣植棉，實爲先務。一宜振興紗廠。英國人口四千二百萬，有紗錠六千萬枚。美人九千餘萬，三千六百萬錠。日人七千萬，六百十餘萬錠。即印度人三萬萬，亦有六百萬錠。乃我國人口至四萬萬，紗錠不過二百萬枚，並在華之英日廠計祇三百五十萬枚。内日錠一百三十餘萬，英錠十餘萬。每錠需花約二石半，歲需原棉八百七十五石，除民用二百餘石，供不敷求，已屬甚鉅。加以外商購運出口，國中愈形不足，以致售價益昂，而紗市因時局不靖，反見低下，廠商岌岌不可終日。日人遂乘勢壓迫，始借資本援助，繼仗債權攫取，故見在華廠緣日資關係，由其攬權者已有十六萬四千餘錠之多，不早維持，恐難駐足。説者謂棉質不良，影響紡

織，售花舞弊，自失信用。兼之捐稅繁苛，交通阻滯，海關既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而在外又乏輪船與銀行轉運押匯，操縱由人，華商萬難與之競爭。不知事在人爲，端期努力，彼日人鑒印紗銷廣，急起直追，不二十年輸華達五十萬包，直取印紗而代之。其布機在華初祇二千餘架，近增至一萬四千架，華機一萬三千四百餘架，英機二千三百餘架。棉布輸華逐增至八千八百萬，日金猛進可駭。不妨奉爲導師，紗廠振興，庶有豸乎。夫朝旨提倡於上，部臣保護於下，當日早鑒及此。乃歷年以來安常習故，空言抵制，有退無進，可爲長太息者矣。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一《實業四》　〔宣統元年〕又四川總督趙爾巽奏：川省土壤沃美，地本宜農，繼絲茶之利者爲棉。川省除潼川府屬之射洪、遂甯等處外，所產甚微。需用棉花向資江、鄂，棉紗則來自外洋。本年煙畝一律禁止下種，前於江南通州及美國購來棉子，均發各屬試種。將來出棉日多，再行籌設紗廠。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二《實業五》　又農工商部奏編輯《棉花圖說》成書，請刊印分行各省。

〔宣統二年〕，又農工商部奏定獎勵棉業章程十四條　第一條，此項獎勵以能改良種植，開拓利源，擴充國民生計者爲合格。其僅以販運棉花紗布爲業者，不在此例。第二條，以該地棉花確係改良種法，收成豐足，棉質潔白堅韌，能紡細紗者爲斷。第三條，凡向不產棉或向不種棉之地，有能創種及改種，約收净棉萬斤以上，及向來產棉之區，實能改良種植，花實肥碩，約收净棉五萬斤以上者，先將姓名住址及棉田畝數，所植何種，報明地方官存案。俟收穫時，仍報請查驗確實，由該地方官彙齊，比較等第，造具詳册，並附棉樣、棉種彙送勸業道，詳請督撫咨部核獎。其獎勵等級，以收棉優劣多寡爲準。第四條，應得獎勵等差列左：一奏獎臣部一等至四等顧問官，一奏獎臣部一等至五等議員，一酌獎職銜頂戴，一獎給扁額，一獎給金牌銀牌執照。第五條，每屆年終，俟各省督撫彙案報齊後，由部詳查，分別獎勵。第六條，獎勵以一年一次爲率。凡第一年得獎者，第二、三年收棉並未加多，毋庸再獎。若第二、三年起，過第一年收穫時，仍得加給第二、三年應得之獎勵。第七條，無論集資創設植棉公司或獨資農業及尋常農户，均通用本章程獎勵。第八條，如有集合棉業會或棉業研究所者，詳擬章程呈核，俟辦理三年，成績昭著，一律給獎。第九條，凡請領官荒開墾種棉者，均由各該地方官勘明給照，寬定升科年限，出示保護並隨時報部立案。第十條，凡新式軋花機及彈棉紗、紡織布各項手機，或將本地改良之棉花紗布運銷外省，所有經過各關卡，應如何優加體恤，由部咨明，税務處辦理。第十一條，如有能仿造軋花、彈棉、紡紗、織布各項手機，運用靈便，不遜洋製者，驗明確實，一律給獎。第十二條，各地方官如有實力勸導，成效卓著者，可由督撫咨明，擇優請獎。第十三條，凡紡紗織布各廠獎勵，已在獎勵公司章程内規定者，兹不復載。第十四條，此章程自宣統三年起爲實行時期。以上各條，均係試辦章程，嗣後如有應行更訂之處，隨時奏明辦理。【略】

棉之產量：美國、印度、中國、埃及有四大產棉國之稱。美國年產棉一千四百萬包，每包合四擔。號稱最多。次印度，年產四百萬包。次中國，年產二百萬包。次埃及，年產一百五十萬包。據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調查：吾國全國有棉田三千一百萬畝，近年最多產量約一千九十餘萬擔，平均產量爲七百九十九萬三千擔，約合二百萬包。兹將日人所調查我國近年棉之產量列表如左：

區域	產量擔	區域	產量擔
上海市場	二・二〇八・〇〇〇	湖南	四〇〇・〇〇〇
漢口市場	一・四〇六・〇〇〇	奉天	一六一・〇〇〇
天津市場	一・七五二・〇〇〇	吉林	三・〇〇〇
濟南市場	四〇六・〇〇〇	熱河	二・〇〇〇
鄭州市場	三二四・〇〇〇	廣西	一六〇・〇〇〇
陝西	四四〇・〇〇〇	廣東	四・〇〇〇
山西	二五一・〇〇〇	四川	五・〇〇〇
安徽	一六四・〇〇〇	雲南	二・〇〇〇
江西	一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七百七十八萬八千擔。

華商紗廠聯合會調查近年之棉田面積列表如左：

省別	面積畝	省別	面積畝
江蘇	八・一六四・七五八	陝西	一・六四二・二八八
湖北	五・八四八・一〇〇	安徽	一・一五一・四一六
山東	三・六七七・二七七	山西	八七五・九二一
直隸	三・六三〇・六五四	江西	六八九・五七八
河南	二・六九三・〇九八	浙江	一・一八一・〇〇〇

合計：二千九百五十五萬四千零九十畝。

我國之改良棉種，始於光緒二十四年。張之洞在湖北移植美棉，嗣後張謇亦提倡甚力。有就本國之種改良，有移植美國種者，蓋因土壤氣候各地不能一致也。茲將近今移植美棉之產量列表如左：

省別	產量擔	省別	產量擔
湖北	四八四・〇〇〇	直隸	七五・三三九
陝西	四二二・六四〇	山西	四五・〇二三
河南	一七七・一八四	山東	一二・七〇四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四《實業七》〔宣統元年〕，臣謹案：苧麻向產於湖南、四川、江西諸省，近時東三省亦植焉。四五月間，布種淺埋土中，密度宜稀，生長頗速，不及三月，即可收穫割取。外皮細者，可織夏布，粗者可製繩索、紙張等。其種子可製油，其莖之內心普通填補墻壁，爲用亦大矣哉！舊法，剝取率用木槌打擊，易傷纖微。見東省農民已采用德國製之新式機器，輕輕壓過，其外皮及種子，自然落下，揀選莖之粗細長短，各歸一類，亦由機器任之，收效速而省事，非人工所能及。我國除自用外，所餘之細質纖微原料則運往日本，粗麻則運英國，每年計值百萬元。英領印度盛產苧麻，因本邦銷廣，賸餘無多。英圖擴張此項生產，而種種困難，卒難如願。我國苧麻原質，日人化驗，認爲全世界最佳之品。乃東邦之土壤、天氣，不適於種植，不得已在中東鐵路兩旁，竭力獎勵農民，假以資本，教以技術，迨其收成，統歸買去，以供本國需要。其用甚宏，豈僅製紙一端哉！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五《實業八》　麻纖業　麻之種類　一，苧麻。產區甚廣，湖北、江西、湖南、四川、貴州爲最重要。二，火麻，又稱大麻。產以西部、北部爲主，四川東半部，山西南部，直隸南部，山東濟南，兗州，河南南部及東部均多，廣西、東三省亦盛。三，苘麻。主要產地爲北部諸省及湖北、四川。日本之桐麻，歐洲市場中之美洲黃麻，或中國黃麻，均指苘麻而言。四，黃麻。日本名爲綱麻，或金引緒，我國以四川、直隸、廣東爲最盛　五，亞麻。產以山西、蒙古、湖北、四川、東三省爲重要，又稱鴨麻。日本爲滑胡麻。六，波羅麻，又稱鳳梨。產地爲南方諸省，廣東海南島、福建最盛。七，桐麻。中部、南部諸省，出產皆盛。其韌皮俗稱梧桐皮。此外，如葛，如棕，雖異於麻，均爲用於織造之韌皮植物，故亦附於麻類。葛分種生、野生，產地甚廣，以江西、廣信府。湖南、廣東雷州府。爲最著名。棕之纖維稱爲棕絲，多產於揚子江及西江、金沙江各流域。

他種麻織業　麻類除夏布外，有可織帆布、喪服、麻包、地毯、漁獵網，有可製繩索、蒲團、雨衣、刷等，惟所用原料，不能一定。帆布用亞麻或火麻，喪服用火麻，麻袋用黃麻，地毯用黃麻或棕絲，漁獵網用苧麻、火麻或苘麻，繩索則用各種麻類，惟棕織可入水不腐，蒲團、雨衣及刷板多用棕絲，至桐麻梧桐皮則除製繩索外，難供他用。麻織品之工作，往往用手工，不用機器，所以不能如棉織業之發達。自張文襄創辦製麻局，天津、奉天、上海、廈門，亦有新式織麻工場，惟產品多以麻袋爲大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八《直隸・易州直隸州》　土產　棉。涞水縣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八《直隸・冀州直隸州》　土產　木棉。《州志》近有紫花。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八九《江蘇・常州府四》　土產　《新志》有冰棉、苧麻數種。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九二《江蘇・鎮江府三》　土產　棉花。丹陽縣產。麻。鎮江所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九九《江蘇・揚州府四》　土產　木棉。府境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〇四《太倉直隸州二》　土產　棉花。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三七《山西・太原府》 土産　麻。出陽曲、太谷各縣。《元和志》太原府賦麻，又嵐州（貢）（賦）麻。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三九《山西・平陽府二》 土産　《元和志》晉州賦麻。慈州賦麻。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四一《山西・蒲州府二》 土産　《元和志》河中府賦麻。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四三《山西・潞安府二》 土産　《元和志》潞州賦麻。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四五《山西・澤州府》 土産　《元和志》澤州賦麻。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六四《山東・濟南府三》 土産　麻，《寰宇記》淄州出麻布。葛。《唐書・地理志》齊州土貢葛。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六九《山東・東昌府三》 土産　棉花。各縣皆有，《府志》高唐、恩、宜木棉。江淮賈落貿易，居人以此致富。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八四《山東・臨清直隸州》 土産　棉花。州境皆出。《舊志》夏津宜木棉。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九〇《河南・開封府五》 土産　按《宋史・地理志》鄭州貢黃麻。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九五《河南・歸德府三》 土産　枲。《寰宇記》宋州土産。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九八《河南・彰德府三》 土産　木棉。《府志》武安田宜木棉。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一四《河南・南陽府五》 土産　麻，境内皆出。木綿。境内皆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二二《河南・光州直隸州》 土産　葴麻。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三四《陝西・延安府二》 土産　《元和志》丹州、延州賦麻。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三六《陝西・鳳翔府二》 土産　《元和志》鳳翔府賦麻。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三八《陝西・漢中府二》 土産　《元和志》興元貢麻。鳳州賦麻。《洋縣志》縣有苧谿出野苧。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四〇《陝西・榆林府二》 土産　麻。《元和志》夏州賦。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四九《陝西・鄜州直隸州》 土産　《九域志》坊州貢枲麻、弓弦麻。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六三《甘肅・慶陽府三》 土産　《元和志》寧州賦麻。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七三《甘肅・涇州直隸州二》 土産　《元和志》涇州、原州賦麻。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九〇《浙江・湖州府二》 土産　苧。德清出。《寰宇記》苧溪以貢苧（得）（爲）名。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九三《浙江・寧波府三》 土産　葛。慈谿縣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〇《浙江・金華府二》 土産　《唐書・地理志》〔婺州〕貢葛。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三《浙江・嚴州府二》 土産　紵。《元和志》睦州土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四《浙江温州府》 土産　《元和志》温州開元貢紵。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五《浙江・處州府》 土産　葛。縉雲出。又葛紗青田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一〇《江西・南昌府三》 土産　葛。府境俱出。《元和志》洪州貢。《通志》出西山，原曰者佳。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一九《江西・九江府二》 土産　葛。《元和志》江州貢葛。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二三《江西・撫州府二》 土産　葛。《唐書・地理志》撫州土貢。《明統志》各縣出。《省志》崇仁縣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二五《江西・瑞州府》 土産　紵。《宋史・地理志》筠州貢紵。又新昌山谷間産葛。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二六《江西・袁州府》 土産　葛。《寰宇記》袁州土産。《明統志》各縣俱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二九《江西・吉安府》 土産　葛。《唐書・地理志》吉州土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三九《湖北・漢陽府》 土産　葛，出黃陂縣。又出

孝感縣小河溪。棉花。出孝感縣。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六三《湖南・衡州府二》 土産　葛。《府志》耒陽、常德二縣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六九《湖南・沅州府二》 土産　花。府境皆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七六《湖南・靖州直隸州》 土産　葛。州縣俱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七八《湖南・郴州直隸州二》 土産　葛。永興縣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七一《湖南・永州府二》 土産　細葛。零陵出。《元和志》永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七二《湖南・永順府》 土産　棉花。諸縣皆出，織成布皆粗厚。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八六《四川・成都府》 土産　麻，《唐書・地理志》成都府土貢麻。葛。《唐書・地理志》簡州貢葛。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八九《四川・重慶府三》 土産　葛。《唐書・地理志》合州貢葛。《元和志》渝州貢葛。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九六《四川・叙州府二》 土産　葛。《唐書・地理志》戎州貢葛纖。《宋史・地理志》叙州、富順有葛。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九八《四川・夔州府二》 土産　紵。《唐書・地理志》夔州貢紵。（開州貢白紵）。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一二《四川・瀘州直隸州》 土産　葛，《元和志》瀘州貢。麻。《元和志》瀘州賦。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三一《福建・建寧府》 土産　《方輿勝覽》嘉禾縣出紅棉。今皆未聞附識於此。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五一《廣東・雷州府》 土産　葛。《寰宇記》徐聞不宜蠶桑，惟種葛莞爲衣。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五四《廣東・南雄直隸州》 土産　單竹。《寰宇記》南雄州土産，練爲麻可以爲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六二《廣西・桂林府二》 土産　葛。《宋史・地理志》仝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六四《廣西・慶遠府》 土産　《府志》【略】又有棉花，青麻。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六五《廣西・思恩府》 土産　麻。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七一《廣西・南寧府》 土産　苧麻。《寰宇記》皆邕州土産。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〇一《貴州・安順府》 土産　葛。府境所在皆有，根可澱粉，花可解醒，有甘苦二味。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〇四《貴州・思南府》 土産　葛。《元和志》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〇六《貴州・思州府》 土産　葛。《唐書・地理志》思州土貢。《通志》府境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一〇《貴州・興義府》 土産　苧麻。《明統志》安南出。《通志》俱織，子亦可食。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二四《新疆・庫車》 土産　麻。

覺羅石麟、儲大文等〔雍正〕《山西通志》卷四七《物産》

太原府

絨毛　交城差多，收市者織爲毯毹、羢布，以代羊裘。

遼州

麻　三縣肯産，實用壓油，皮漚結繩，農家恒參穀之一焉。

蒲州府

棉花　出猗氏、萬泉、臨晉。《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曰白疊子。國人取之，織以爲布，甚軟白，即棉花也。《通鑑》：梁武帝衣布衣，木棉皂帳。宋史照《釋文》：木棉江南多有之。春三月下種，至秋開黄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綻出如棉，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爲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棉，令其匀細，捲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繅絲狀，不勞紐織，織以爲布。

忻州

羢毛　静樂殊多，業毯者咸收之。

陸釴〔嘉靖〕《山東通志》卷八《物産》

東昌府

綿花六府皆有之，東昌尤多，商人貿於四方，其利甚博。牽牛子出東昌，味苦寒無毒。

圃經云：二月種子，三月生苗，作藤蔓延，葉青，三尖。七月生花，微紅帶碧。八月結實，外有

白皮，中四五子，黑白二種。九月後收。又名金鈴。

成貫等〔道光〕《濟南府志》卷一三《物産》

淄川

其樹諸園圃及郊原而爲布帛之所出者，有木棉，亦曰吉貝。麻雖有種者，不能佳，民用皆資他郡，有緜，不中爲布。有桑凡數種，曰荊桑、魯桑、花桑、柘桑，皆可蠶。歷城繭絲最良，鄒平、濟陽次之，齊東又次之，其桑不同也。

熊元、馬文煒〔萬曆〕《安丘縣志》卷一〇《方産考》 別有木綿。

包大爟等〔萬曆〕《兗州府志》卷二五《物産》 葛莖生可爲絺綌者。

木棉一名吉貝，其種自南海諸國所産者，今兗州花絨，其地畝供輸與商賈貿易，甲於諸省。

麻數種：一種大麻，即草麻也，幹長丈餘，葉徑尺，七出或九出者佳，子入藥用，亦可取油熬印色。一種緜麻，漚之似麻而鬆脆，止可作繩索耳。此則線麻也，績之可以爲線爲布。顔淵曰「回有郭內之地十畝，可以爲線麻」是也。

〔同治〕《肅州新志・物産・草類》 草棉 從前甘省無棉花，人亦不知種法，布皆來自中土，衣甚艱難。同治十年，爵督相左帥師勦狪，見貧民多赤體，發給寒衣數十萬，頒《種棉十要》，購棉種數十萬斤，飭地方官教民拔除罌粟，改種草棉。數年間，衣被寒谷。肅地土性不宜，惟金塔所屬，自同治十二年以來，種棉者十有二三，卒歲有賴，不苦虢寒，復以有餘售之他境獲利，過罌粟數倍，飽煖樂利，皆我公之德也。

線麻 緝爲鏤，織作布，亦可禦寒，並縫爲口袋，用甚廣。

子麻 收其子可爲蜦，皮可作繩。

陳霽學等〔道光〕《新津縣志》卷二九《物産》

貨之屬

棉花《南史・高昌國傳》：有草實如繭，〔繭〕中絲爲細纑，取以爲布，甚軟。史紹《釋文》：二三月下種，一月三薅，至秋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如綿。

楊應璣等《石砫廳鄉土志》 第十章 植物製造産 絲枲之屬絲，蠶所吐也。枲，麻也。《爾雅翼》有實爲苴，無實爲枲。

第三節 棉花

弱莖如蔓，高二三尺，春末種坡田中，葉三尖若楓形，緑若牡丹，入秋開花，秋葵色，亦有紅紫者，結實如棗，老熟則裂，吐絨若鵝毳，子可榨油，花彈後輕軟，雪白奇煖，獨步全球。

第四節 接上

《舊志補闕》云：廳舊有白花，無赤花，自乾隆冬，間有種者，花商販渝，獲息加倍有半，僉謂石花可甲川東。近雖洋花盛行，然土花尤價越之，廳民誠能推廣藝，洵絶大利藪也。其木棉一種則樹自結花，梵書謂之迦羅婆，雖遠遜于地，亦自然之利也。

第五節 麻

俗名火麻，言其衆長棚生協茂同榮也。《異物志》云：外土出麻織布，火焚如浣。廳産較苧粗大而勁，惟作繩及編履用。

第六節 苧

苧苗高六七尺，葉如楮，或青或紫，背白有短毛，宿根在土，春來自生花，青，如白楊而長，夏秋間垂細穗，白色，子熟茶褐色，剥其皮績可爲布，供夏服。廳人製績未精，祇織粗布用耳。

第十八章 他境運入之品

第四節 洋棉紗

洋棉紗多出湖北，機器所造，耑供織布，由渝客轉運入境，復有由本境陸運售山後隣境者，歲共約值萬餘金。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一二《南康府・土産》 苧麻、綿花。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一四《九江府・土産》 葛。各縣皆出。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一八《撫州府・土産》 葛。

馮曾〔嘉靖〕《九江府志》卷四《職貢》 本府屬縣各湖池原額黃白麻等料，共四萬九千五百四十六斤十兩九錢八分五釐。德化縣各湖池共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一斤一十五兩三錢，瑞昌縣各湖池共九千一百二十六斤六兩三錢四分，湖口縣各湖池共六千二百一十八斤一十五兩八錢，彭澤縣各湖池共八千二百七十斤四兩五錢四分。

聞人詮、陳沂〔嘉靖〕《南畿志》卷二〇《常州府》 其物産枲、紵。

林雲程、沈明臣〔萬曆〕《通州志》卷四《物産》 海門同。枲之屬：緜麻、苧麻、白麻、葛、靛。

張峰、陳復亨〔隆慶〕《海州志》卷二 食貨之類曰絲、曰木棉、曰緜麻。俗名山麻、火麻，可績線結網，不知織。

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卷四《土産》 草 大麻俗名大麻，皮可績布，《禮記》

「苴麻之有麌」是也。《爾雅》「一名枲」。苧麻屬。《詩》「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是也。績具皮可爲細布。《説文》「枲屬」。《晉樂志》曰紵舞。紵本吴地所出。枲《廣韻》枲草，土人以爲索。

胡纘宗〔正德〕《安慶府志》卷一四《食貨志》　歲徵【略】折徵黄麻四萬九千五百二十有四斤十有四兩六錢三分二釐，白麻四萬一千九百四十有二斤六兩七錢五分二釐。閏月加徵折黄麻四千七百八十有三斤五兩一錢九分四釐，白麻四千四十有二斤十五兩七錢三分七釐七毫。懷寧張家港、楊柴洲白麻九百五十斤八兩五錢，黄麻千二百六十有七斤六兩。閏月加折黄麻二十有五斤十有五兩三錢，白麻十有九斤七兩四錢七分五釐。段塘後江，折徵黄麻千五三十有三斤八兩二錢，白麻千一百有五十斤四兩二錢五分。閏月加折黄麻百有四斤九錢，白麻七十有七斤六兩二錢五釐。山口、曹顔折徵黄麻四千二百四十有四斤十有四兩，白麻三千一百八十有三斤十兩五錢。閏月加折黄麻百有三斤四兩，白麻七十有八斤十有三兩五錢。東河、石牌折徵黄麻三千三百九十有三斤十有一兩二錢，白麻二千五百四十有五斤四兩四錢。閏月加折黄麻百五十有八斤十有三兩五錢三分四釐，白麻百一十有三斤十有一兩九錢。桐城石塘湖、大池折徵黄麻千五百斤，白麻十一百二十有五斤。閏月加折黄麻六十斤三兩三錢三分四釐，白麻四十有五斤二兩五錢。破堰、五觀、天荒等處，折徵黄麻千一百五十有五斤六兩六錢一分五釐，白麻八百六十有四斤四兩九錢。閏月加折黄麻百有六斤十有五兩七錢七分一釐，白麻七十有四斤十五兩八錢八分八釐。竹子湖折徵黄麻千六百九十有七斤八兩五錢，白麻千二百七十有三斤二兩三錢七分五釐。閏月加折黄麻二百一斤十有五兩五錢，白麻百一十有八斤三兩二錢三分。樅陽、長河折徵黄麻七千六百三十四斤，白麻五千七百二十有五斤八兩。閏月加折黄麻七百八十有一斤八兩，白麻五百八十有六斤二兩。孔城、荻步折徵黄麻四千五百二十有八斤七兩八錢，白麻三千三百九十有六斤五兩八錢五分。閏月加折黄麻二百五十有九斤八兩二錢，白麻百八十有七斤十兩一錢五分。民池折徵黄麻二千八百二十有九斤三兩四錢六分，白麻二千一百十有四斤七錢四分五釐。閏月加折黄麻百三十有九斤五兩七錢四分，白麻百一十有二斤六兩一錢五分五釐。宿松白荆、洊池折徵黄麻二千八百四十有七斤四兩五錢，白麻二千一百三十有五斤七兩二錢七分五釐。閏月加折黄麻百八十有七斤七兩一錢八分，白麻百四十斤九兩七錢一分。龍南、蓮箬湖折徵黄麻三千二百二十有九斤十二兩三錢二分，白麻二千四百二十有二斤五兩二錢四分。閏月加折黄麻四百四十有六斤九兩九錢二分，白麻百三十有四斤十五兩四錢四分。大泊、澇湖折徵黄麻四千五百八十有三斤八兩五錢，白麻三千四百三十七斤十兩三錢七分五釐。閏月加折黄麻四百五十有五斤，白麻三百四十有一斤四兩。張富池、楊灣口折徵白麻二千八百六斤八兩三錢五分四釐。閏月加折白麻二百三十有一斤四兩八錢六分。望江楊溪、長河、雷港口折徵黄麻九百七十有一斤三兩二錢，白麻千四百七十有八斤六兩四錢。閏月加折黄麻九十有七斤四兩二錢，白麻七十有二斤十兩一錢五分。泊湖、鱔湖折徵黄麻四千一百斤，白麻三千八百二十有五斤。閏月加折黄麻百七十有八斤，白麻百五十有五斤膠六斤二兩五錢。漳湖、新口折徵黄麻二千八斤七兩五錢五分二釐，白麻二千六斤五兩六錢。閏月加折黄麻百四十有二斤三兩，白麻六十有三斤六兩四錢六分二釐七毫。武昌湖折徵黄麻二千二斤八兩，白麻千五百二十斤十兩。閏月加折黄麻千三百三十有一斤六兩四錢，白麻九百十有八斤十五兩二錢四分。

胡纘宗〔正德〕《安慶府志》卷一四《食貨志》　桐城其綿【略】如灊山。灊山多茶，有綿。【略】其苧，其葛，其麻，如太湖。太湖多葛、多苧、多麻、有藤，即長春藤。唐天寶中遣使所取者，今缺。有布，其綜如懷寧。宿松其綿如懷寧。望江其綿如懷寧。有麻。

高鶴〔嘉靖〕《定遠縣志》卷一《土産》　苧色青白，可績以爲布。黄麻土人呼火麻，可績爲線布。絧麻可索。白葛土人以爲粗布。

彭澤、江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二《土産》　苧可績者也。麻亦可績，歙績溪有之。綿花雖有種者，甚少。

唐錦〔正德〕《大名府志》卷三《田賦志・貢賦》

大名府

秋糧

淨綿花二萬五千一百八十二斤零。官綿花地每畝科淨花一斤二兩，共四百七十一斤八兩八錢。民地每畝科四兩，共二萬四千七百一十一斤二兩八錢四分。

元城縣

秋糧

淨綿花二千五十斤一十四兩。

大名縣

秋糧

淨綿花二百八十五斤一十三兩。

南樂縣

秋糧

淨綿花六百八十二斤一十二兩。

魏縣

秋糧
淨綿花五千五百五十八斤零。
清豐縣
秋糧
淨綿花九百八斤零。
内黄縣
秋糧
淨綿花一千二百七十四斤零。
濬縣
秋糧
淨綿花三千五十三斤零。
滑縣
秋糧
淨綿花六千一百六十九斤零。
開州
秋糧
淨綿花二千一百五十八斤零。
長垣縣
秋糧
淨綿花二千六百一十五斤零。
東明縣
秋糧
淨綿花四百二十五斤零。

唐錦〔正德〕《大名府志》卷三《田賦志・物産》 雜植　綿花。

董弦等〔嘉靖〕《内黄縣志》卷二《田賦・貢賦》 人丁絲綿一萬四千二百一十六兩，折絹二百九十五匹。農桑絲綿九百九十三兩，折絹四十五匹一丈五尺五寸八分七釐。淨綿花一千二百七十四斤零。

田畝　弘治年間舊夏地八百四十三頃六十二畝九分四釐七毫。官地六頃九十八畝九分五釐。民地八百三十六頃六十三畝九分九釐七毫。舊秋地一千九百三十八頃四十五畝三分四釐三毫。官地一十三頃六十七畝一分。民地一千九百二十四頃五十三畝二分四釐三毫。輕則地二十五畝。

農桑地　五十九頃二十八畝九分二釐五毫。官地一十八畝六分，綿花地五十一畝，棗地一畝二釐五毫，民桑地九頃九畝八分五釐，綿花地四十八頃六十九畝五分，桑地七十八畝五釐。

沈紹慶、王家士〔嘉靖〕《光山縣志》卷二《習尚》 士習詩書，農耕多不以糞，墮者不知自力，輕于賣産，遠近失業。自弘治以後，流亡者過半。地間種木綿，併治葛。差役之費，率多賴之。然布易成而賤，葛稍貴，而精細者難成。上有征取，價即騰踴。工技踈拙，大半假手於外方之人。

沈紹慶、王家士〔嘉靖〕《光山縣志》卷四《田賦志・土産》 苧麻、木綿花、葛、蔴麻。

附論：光之俗，貧民多治葛以給。然葛生光土者不多，且弗良，必市之商城、六安，布不精美。或遇上官征買，則細密者難得，價必騰湧，民即不能支。蓋粗惡者，價直幾何，精者又非貧民所能辦，故葛爲地方之累矣。嘉靖丙辰夏，會工部奉旨取河南葛二百疋。上司取諸本府，府分取諸光、羅二縣，他邑不與也。精者昔既難得，加以長闊精美，復倍于昔，久困之民，一旦征其所難而索其不常有之物，莫不駭懼。邑大夫東吴沈公慨然軫念，葛雖一事，係進用之物，竭力以供，臣子之職也。然使圖之不豫，處之不悉，用之不堪，非忠也。取之不量其力，亦不足以體國爲民，非仁也。於是力言於府，曰汝之所屬皆赤子也，光民經協濟迎駕之後，近當兩省之衝，往來夫役無算，逃者幾半矣，安能獨當百疋不常有之費。且葛非土産，作者不工，徵辦之難一也。編氓輸布于京，兒部吏望閽門如在天上，完解之難二也。矧驗收必内府臣也，一不如其意，雖精者亦指爲濫惡矣。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二《物産》 苧　《太平寰宇記》：德清縣苧溪以貢苧爲名。

陳讓、夏時正〔成化〕《杭州府志》卷一七《物産》

貨之品

綿　黄麻　絡麻五品産仁和　苧麻　蔴麻産仁和

曾才漢、葉良佩〔嘉靖〕《太平志》卷三《食貨志・物産》

貨之類

木綿花山田多産。春夏間種，秋開色白者上，淡黄下。麻有白麻、黄麻、青麻。花老則

刈。穴地爲大坎，置薪其下，覆以石，燎之紅透，梗以横木，置麻其上，封以泥草，四畔穴小隙，以水沃之，聲如雷鳴，其氣白蒸，謂之焘麻。伺熟曝乾，旋浸以水，剥取其皮，則軟而易緝。今罕種，以苧易緝故也。梅溪人多緝麻。苧一年三收或四收，出古城。桃夏純用苧功織布，漂白染紅佳。兼絲成者曰苧兼絲。葛山鄉多産。采剥煑熟，用水漂白，惟純用葛織布者佳，無絲次之，轉致他郡，染紅紫佳。

毛鳳韶〔嘉靖〕《浦江志略》卷二《土産》　平湖麻出政内鄉，長而堅，異於他種。惟平湖地有，故名焉。

施宿等〔嘉泰〕《會稽志》卷一七《草部》　葛性柔韌，蔓生，可衣，女事之煩縟者，故《葛覃》引以爲賦。蓋知稼穡之艱難，則可以爲王矣；知女功之勤勞，則可以爲王后矣。夫禮，后織玄紞。今乃親葛事，如此者，蓋王后親蠶，以勸女功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功之餘事。絲麻者，本事也，蒨葛者，餘事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今五雲門外有葛山焉。《吴越録》曰：越王種葛於此，其民歌曰「嘗膽不苦味如飴，令我採葛以作絲」是也。

蕭良幹、張元忭等〔萬曆〕《紹興府志》卷二《物産志・草》　葛性柔韌，蔓生，可衣。五雲門外有葛山。《吴越録》：越王種葛於此，其民歌曰：「令我採葛以作絲」。

田琯〔萬曆〕《新昌縣志》卷六《物産》　貨之屬　靛青、苧、麻、葛、木綿花、蚕絲。

栗祁、唐樞〔萬曆〕《湖州府志》卷三《物産》　草之屬　荃莎、芭蕉、苧、一名枲，出德清。黄麻、絺麻，潔白如苧，質少脆，鄉人取以綑腰。黄草。柔細而長，辟以作布。璉市出細者，亞於葛。

陸心源等〔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輿地略・物産下》　絲綿之屬棉紗、苧綫附。苧綫按，爲製鞋底等用。棉紗《南潯志》：褚華《木棉譜》云：棉花不曬不可碾，若遇陰雨，烘之。又云：軋車以木爲之，形如三足几，坐則高與胸齊，上有兩耳卓立。空耳之中，置木軸一，徑三寸，有柄，在車之左，以右手運其機。向外復製鐵軸一，徑半寸，有輪，在車之右，以左足運其機。向内皆用木楔籠緊，中留尺許地，取花置兩軸之隙，而手足皆運，則子自内落，無子之花自外出，若雲霰肅然，名花衣。又云：彈花弓，剡木所爲，長五尺許，上圓而鋭，下方而闊。弦粗如五股綫，置弓花衣中，以搥擊弦作響，則驚而騰起，散若雪輕如煙，名熟花衣。於是約熟花衣作帶形，削細竹一莖爲心，一手執其末，一手以木板覆之，一推一卻，花衣乃捲竹上，即抽出此竹，其狀外圓而中空，名條子。又云：手卓有兩耳，戳立矮木牀上，夾一大竹輪於中，其鋌有木承之，然後以粗綫環鋌末及輪，輪心有軸，穿耳端出，人以一手摇輪，一手曳棉條而成一縷，如繅繭絲，繞鋌而積，是名棉紗。棉紗綫按，棉紗合成綫，亦以縫紉。

談鑰〔嘉泰〕《吴興志》卷二〇《物産》　麻《續圖經》載：今鄉人種，先收牡麻，取其皮以緝布充衣；後收草麻，取其子以供食。《本草》有麻蕡、麻子。陶隱居云：麻蕡即牡麻。牡麻則無實，今人作布及履用之。又《爾雅》曰：蕡，枲實。《禮》云：苴麻之有蕡。注：有子之麻爲苴。《齊民要術》載崔寔曰：牡麻無實好肥，苴麻之有蘊者，苧麻是也。又有胡麻，一名巨勝，宜爲油，白者油多，土人謂之油麻，陸田亦種之。

程嗣功、駱文盛〔嘉靖〕《武康縣志》卷四《物産》　麻之屬曰苧麻、曰黄麻、曰絡麻。

張宗敬〔嘉靖〕《温州府志》卷三《貢賦》

歲徵

永嘉　黄麻二十七斤九兩二錢三分。

瑞安　黄麻四十六斤十三兩七錢七分。

樂清　黄麻五十三斤六兩八錢六分五釐二毫九絲九忽。

平陽　黄麻一百五十六斤九兩二錢八分八釐。

趙瀛、趙文華〔嘉靖〕《嘉興府圖記》卷八《物土三・田賦》　魚課，天星馬場鴛鴦相家河泊所，【略】黄麻一千八百四觔七兩八錢。閏年加六十三觔一十四兩四錢。崇德河泊所，【略】黄麻三百四觔九兩有奇。閏年加二十五觔五錢有奇。平湖乍浦河泊所，【略】黄麻一百六十七觔。閏年加一百六觔。海鹽乍浦河泊所，【略】黄麻三百觔。閏年加二十觔八兩。凡課鈔賦起存，並以折銀。

吴受福等〔光緒〕《嘉興縣志》卷一六《物産》

枲類

苧麻《劉志》

棉《湯志》、《司志》。案，朱國楨《湧幢小品》云：地産木棉，花其少而紡之爲紗，織之爲布，家户習爲恒業，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往往商賈從旁郡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紡織所成，或紗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歸，仍治而紡織之，明旦復持以易。無頃刻閒，紡者日可得紗四五兩，織者日成布一疋，燃脂夜作，男婦或通宵不寐。田家收穫，輸官償債外，卒歲室廬已空，其衣食全賴此。此雖爲湖州而言，然嘉興情形亦大抵相似。今縣之西南蕩地及高阜多種棉花，第紡織之用愈廣，仍不能不取給于旁郡之轉販者耳。

沈庠、趙瓚等〔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四《思南府・土産》　葛

沈庠、趙瓚等〔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九《永寧州・土産》　苧麻、木綿。

沈庠、趙瓚等〔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九《鎮寧州・土産》 苧麻、木綿。

沈庠、趙瓚等〔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九《安順州・土産》 木綿。寧谷司出。其地多燠土，隔年斷中土，曝乾，以火燒之。明年二月布種，則苗高二三尺，著綿最多。

沈庠、趙瓚等〔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一四《普定衛・土産》 苧麻、木綿。

沈庠、趙瓚等〔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一五《安莊衛・土産》 苧麻、木綿。

沈庠、趙瓚等〔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一五《安南衛・土産》 葛、苧麻。

沈庠、趙瓚等〔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一七《永寧衛・土産》 葛。

鄭珍、莫友芝〔道光〕《遵義府志》卷一七《物産》 麻 《陳志》州縣貨産：《戊己編》：園麻有二種：一曰桃麻，一曰火麻。桃麻最良，種者多，亦分二種。有坐兜麻，叢生稠結，莖大而皮薄，其子種生，所謂傳子不傳根者也。有竄根麻，根次第四散，莖小而皮厚，其子不生，所謂傳根不傳子者也。二者竄根良，每年皆兩刈，夏則五月，秋則八月。刈時取其幹，刮去粗皮，暴乾取皮，績爲縷，用稜草灰水煮，經宿搗洗之，愈洗愈潔。火麻則每年種子，幹高皮薄，性硬色黃，煉不熟，洗不潔，女工罕用，種者爲少。又有生山谷者曰山麻，形與桃麻同。蠻姑苗婦，夏秋採取，織帶編裙類用之。

棉花 《陳志》州縣貨産：《通鑑》：梁武帝木棉皁帳。史炤《釋文》：木棉江南多有之，春二三月下種，生黃花，結實熟，其皮四中綻出如綿，土人以竹爲小弓，牽弦以彈，綿卷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繰綫狀。按，郡不宜棉，間有種者，始生至結果，繁茂與中州同，惟果多不裂，所得不敷工種，非工地不宜，以南方多雨故也。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一二《方産》 唐 永州零陵郡，葛。道州江華郡，白苧。峽州夷陵郡，苧、葛。朗州武陵郡，葛、苧。復州竟陵郡，白苧。蘄州蘄春郡，白苧。

宋 江陵府，苧。歸州，苧。郢州，白苧。安州，青苧。興國軍，苧。潭州，葛。岳州，苧。永州，葛。道州，白苧。郴州，苧。

國朝 襄陽府，苧麻。承天府，綿花。景陵、潛江地多。德安府，綿花。視他處爲多。

常德府，麻。一種苧麻，植於高地。一科數十莖，宿根臨春自發，一歲三收。績爲紗，可以爲線。桃源多績以織布。一種云葛布。施州，土綿。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一《貢賦一》

湖廣總論

秋糧折花絨米五千石。每石折綿花絨一十斤，共五萬户，内本色二萬五千斤，折色二萬五千斤，每斤折銀七分，舊派襄陽府屬其本色照舊徵銀，給與糧里收買上納，連水脚在内，不許分外科取盤纏。

魚課黃麻一十四萬七千九百零六斤一兩一錢七分三絲。每斤折銀二分二釐，共銀三千二百五十三兩九錢四分一釐二毫八絲八忽七微九塵一纖二眇。白麻五萬一千一百四十六斤七兩五錢四分七釐一毫。每斤折銀三分，共銀一千五百三十四兩三錢九分四釐一毫五絲八微一塵二纖五眇。【略】

銀硃八斤一十二兩七錢五分。每斤折銀六錢，共銀五兩二錢。魚油改折生銅、黃麻、熟鐵，并鶖翎毛，折鐵共七百一十四斤一十四兩三錢。各折不等，共銀二十一兩九錢一分一釐六毫八絲七忽五微。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二《貢賦二》

武昌府

魚課原額河泊二十七所，起運兩京乾魚、魚油、翎、鰾，改折生熟銅、生熟鐵、黃白麻、線膠、鰣魚、椒料、鯉魚、車脚等料，存留課鈔除箍桶水竹銀一十二兩於漢陽縣貯罰内支解外，共銀二千三百六十八兩三分四釐九毫一絲八忽二微五塵。遇閏加徵鐵膠料銀課鈔，共銀八十四兩三錢陸分八釐六毫六絲八忽。内：【略】黃麻一萬九百四十二斤一十兩。共銀二百四十兩七錢三分七釐七毫五絲。白麻六千三百斤。共銀一百八十九兩。

黃州府

魚課白麻一萬一千三百四十九斤三兩，共銀三百三十七兩四錢七分五釐六毫二絲五忽。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三《貢賦三》

承天府

魚課黃麻六萬七千八百九十七斤，共銀一千四百九十三兩七錢二分四釐。白麻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一斤，共銀七百二十六兩六錢三分。

德安府

魚課起運原額河泊四處魚油、翎、鰾，改折黃麻、熟鐵、線膠，存留課鈔共銀三百三十六兩八錢八分七釐三毫四絲九忽。遇閏加麻、鐵、線膠，課鈔銀三兩二錢七分九釐四毫三絲二忽五微。內黃麻三千二百一十斤一十兩四錢，共正銀七十兩六錢三分四釐三毫。

荆州府

魚課各湖起運并帶辦共一十八處。乾魚、魚油，改折黃、白麻，紅銅、生熟銅、熟鐵、生毛鐵、線膠，存留課鈔實派銀二千一百五十八兩三錢四分八釐一毫二絲八忽三微六塵二纖五耡。遇閏加微黃、白麻，鐵膠，課鈔銀八十兩六錢七分三釐三毫二絲六忽七微五塵。【略】黃麻一萬八千七百六十斤四兩八錢二分三釐二毫，共銀四百一十二兩七錢二分六釐六毫三絲一忽九微。白麻九千三百七十六斤□□□錢四分七釐一毫，共銀二百八十一兩二錢八□□□五毫二絲五忽八微一塵二纖五耡。

岳州府

魚課各湖起運原額，河泊一十四所，乾魚、魚油、翎鰾，改折黃麻、熟鐵、線膠、魚鮮、椒料，存留課鈔共銀一千九百八十三兩六錢五分三釐三毫七絲五忽五微。【略】黃麻九千九百三十九斤一十五兩八錢六分，共銀二百一十八兩六錢七分九釐八毫七忽五微。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四《貢賦四》

郧陽府

魚課起運本府帶辦魚油、翎鰾，改折熟鐵、黃麻、線膠，共銀一十六兩二錢九毫三絲。【略】黃麻一百五十一斤一十三兩四錢四分，共銀三兩三錢四分四毫八絲。

襄陽府

秋糧　起運南京折綿花絨米五千石，每石折花絨一千斤。本色二萬五千斤，折色二萬五千斤，每斤折銀七分。襄陽縣米一千五十八石。南漳縣米一千三十四石二斗。光化縣米五百四十一石四斗。棗陽縣米七百一十一石六斗。宜城縣米四百八十九石。穀城縣二千一百七十五石八斗。

魚課均州帶辦起運魚油，改折熟鐵、黃麻、線膠，共銀一十六兩五錢二分一釐一毫六絲二忽。遇閏加銀五錢六分。內黃麻八十四斤四錢九分六釐，共銀一兩八錢四分八釐六毫八絲二忽。

衡州府

魚課黃麻二千五百五十九斤二兩四錢九分，共銀五十六兩三錢一釐四毫二絲三忽七微五塵。

永州府

魚課帶辦起運魚油、翎、鰾，改折生銅、熟鐵、生漆、黃麻、折鐵不等，存留課鈔共銀七十八兩四錢二分三釐七毫三絲六忽七微八塵五纖七耡。遇閏加鐵、麻課銀一兩一錢四分八釐二毫四絲二忽八微五塵。內【略】黃麻三百五十三斤八兩八錢八分，共銀七兩七錢七分八釐二毫一絲。

長沙府

魚課帶辦起運長沙湖并湘潭十州縣魚油改折黃麻、熟鐵、線膠、生銅，存留課鈔實徵銀六百七十三兩九錢三分二釐六毫九絲二忽二微七塵。遇閏加徵黃麻、熟鐵、線膠、生銅課鈔銀，一十五兩三分九釐九毫九絲七忽九微五塵。內【略】黃麻八百九斤一錢，共銀一十七兩七錢九分八釐一毫一絲七忽五微。翎毛七萬五十根，改折麻、鐵，共銀三十七兩二錢九分八釐一毫九絲五忽。邵陽縣二萬四千七百根，武岡州二萬五千九百六十七根，新寧縣六千四百七十九根，新化縣一萬二千九百四根。

寶慶府

魚課原額四川縣帶辦起運魚油、翎毛，改折生熟銅鐵、生漆、銀砂、黃麻、線膠，存留課鈔共銀七十九兩四錢二分四釐一毫二絲三微四塵二纖六耡。【略】黃麻五百六十九斤九兩二錢八釐二毫一絲，共銀一十二兩五錢三分六毫六絲一忽三微一塵六纖二耡。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五《貢賦五》

辰州府

魚課原額辰溪、沅州帶辦起運魚油，抵斤折桐油，改折鐵、麻，存留課鈔共銀五十二兩一錢八分七釐七毫四絲五忽五微七塵五纖。遇閏加微麻、鐵銀二

兩五錢五分二釐五絲一忽五微。內【略】黃麻三百七十九斤一兩一錢二分二釐六毫，共銀八兩三錢三分九釐五毫四絲三忽五微七塵五纖。沅陵縣銀一十四兩四分一釐五毫八絲，沅州二十三兩九錢七分四釐五絲，辰溪縣六兩七錢一釐五毫七絲五忽五微七塵五纖，盧溪縣四兩九錢九分四釐三毫九絲溆浦縣三兩四錢七分六釐三毫五絲，照數徵完。

雜課存留苧麻折米六十二石九斗四升四合九抄二撮。麻陽縣一十二石二斗□□□合四抄，辰溪縣四十四石八斗四合七勺□抄二撮。黔陽縣五石八斗六升四合三勺。又盧溪縣洞蠻土布五百三十三疋，折銀五十三兩三錢。徭人粗布二百五疋八尺八寸，折銀二十兩五錢二分五釐。五寨蠻夷長官司砆砂四十七斤一十三兩九錢。新增官房地租銀五十八兩七錢八分四釐。以上銀布徵作每年官吏俸鈔府堂六房紙劄之用。

郴州

魚課本州帶辦起運魚油、翎毛，改折生熟銅鐵、漆、麻，存留課鈔共銀一百三十二兩九錢三分七釐三毫九絲四忽。內【略】黃麻一千四百一十七斤一十一兩，共銀三十一兩一錢八分九釐一毫二絲五忽。本州帶辦銀四十三兩二錢三分六釐五毫。興寧縣六十三兩三分二釐九毫一絲九忽，永興縣一十八兩二錢三分八釐七毫七絲五忽，桂陽縣八兩四錢二分九釐四毫。以上徵鈔。

甘澤、趙士讓〔嘉靖〕《蘄州志》卷二《土產》 綿花、麻《六帖》化洽絲枲，麻也。麻之藝各。有所宜，而緝布之用，類不出此。

王承禧〔光緒〕《應城志》卷一《輿地・物產》 有線麻，可作布。

鐘崇文〔隆慶〕《岳州府志》卷一《食貨考》 唐澧陽郡貢紵。又有方物，平江縣葛、木綿。

黃凝道、謝仲坑〔乾隆〕《岳州府志》卷一《物產》

貨之屬　棉花多產巴華，亦有爲布售於市者。葛產平江山中，有收藤爲麻以貨者，有成布以貨者。四五月間，葛客常集。然平葛雖耐久而質甚厚。苧亦有麻有布，四邑皆產，巴陵爲多。此外有青麻、絡麻，亦可爲布。有糖麻，止可用爲引火繩，營中演鎗者多收之。絹有黃、白、單絲三種，出巴、平二縣爲多。

黃凝道、謝仲坑〔乾隆〕《岳州府志》卷一六《風俗》 《華容舊志》：華土宜木棉，若蠶桑，一村不過數家。按，岳蠶止可爲絹。

陳洪謨〔嘉靖〕《常德府志》卷七《食貨志・土貢》

漢

武陵郡，歲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丈，是爲賓布。

宋

崇寧間貢紵布、練布。

陳洪謨〔嘉靖〕《常德府志》卷八《食貨志・物產》

貨之屬　多綿花一名木綿。樹高三四尺，春種秋收，其花結蒲，蒲中有茸，細如鵝毳，茸中有核，大如豆，用輪車絞出之，乃彈以弓，爲絮充衣，被紡績之用。按：木綿，漢唐以前中國未有。其製爲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禹貢》「島夷卉服」注云：南夷，木綿之精好者謂之吉貝。蓋當時惟遠夷充貢中國，實未嘗種之。宋元之世，始傳其種，以徧布于四方，乃獲其利云。　有麻一種苧麻，植于高地。一科數十莖，宿根臨春自發，一歲三收，績爲紗可以爲線。桃源多績以織布。一種云葛麻。

陳楷禮、應先烈等〔嘉慶〕《常德府志》卷一八《物產考》 桑《詩・鄘風》：降觀於桑。注：觀之察其土宜也。《爾雅》：桑辭有葚梔。《說文》葚，桑實也。舍人曰：桑樹，半有葚，半無葚爲梔。

按，境內不種桑，皆野生，間出絲枲，悉供商販，不工組織錦綺之屬，取之江浙，遠方如欲興蠶事，別有種植書在。

木棉《書》：厥篚織貝。傳：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本草》宋未始入江南，今遍種之。【略】按，境內產棉，有黃、白二種。黃者不多種，俗呼爲紫花。白者，湖岸高地，木高五六尺，山鄉瘠地，高僅二三尺而已。

麻《周禮》：典枲掌布縷紵之麻草之物。疏：麻未絹者爲枲。典枲所掌，其物非一，獨以枲名官，蓋麻爲女工之正也。【略】按，麻有數種，府屬惟沅江多種之。《管子》曰：五沃之土，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畸所。是皆宜種麻也。

葛　《楚辭》：石磊磊兮葛蔓蔓。按，境內不種葛，有野生者，引蔓一二丈，紫色，可作絺綌。

貨

棉花

閻鎮珩〔光緒〕《石門縣志》卷六《物產》 縣東南產木棉，而南鄉之產最上，其絨鬆易紡，質軟性溫，土人工作布。充幅四丈謂之疋，闊尺有四寸，狹者減二，重或二三斤云。販之鄉聚曰庄，夏家巷、寶靈橋、白洋湖、中五通、上五通皆有庄，庄客五日一會市，捆而致之常德，歲得緡錢三數萬也。

郝玉麟、謝承道等〔乾隆〕《福建通志》卷一〇《物產》

貨之屬　綿花即吉貝。諸縣間有之。古田平沃處種者稍多，然終非其地之所宜也。

苧其皮可以織布，一科數十莖，宿根至春自生，歲三四收。麻有二種，青麻皮可織爲布，黄麻皮僅可索絢耳。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　紬桑葉小，不甚宜蠶，得絲麤，纔可爲紬。

蕉《大觀本草》：閩人灰理其皮，績以爲布，舊嘗入貢。

紵其皮可以績布。一科數十莖，宿根至春自生，歲三四收。

麻諸邑有之，績其皮爲布。連江以北皆温之于溪旁。爲坑藏火，束麻内其中，石覆而水沃之，良久乃剥。今連江及福清、永福出麻布，尤盛。

葛可緝爲布，長溪等縣有之。

陳道、黄仲昭〔弘治〕《八閩通志》卷二〇《食貨・土貢》

泉州府

唐　蕉、葛。俱州貢。

邵武府

宋　紵據《宋史》脩。

黄仲昭〔弘治〕《八閩通志》卷二五《食貨・物産》

福州府

貨之屬　綿花即吉貝。諸縣間有之，古田平沃處種者稍多，然終非其地之所宜也。苧其皮可以績布。一科數十莖，宿根至春自生，歲三四收。麻有二種，清麻皮可績爲布，黄麻皮僅可絞索耳。

建寧府

貨之屬　綿花出浦城、松溪二縣，亦不多。苧出建安、甌寧、浦城、松溪、崇安、政和六縣。

泉州府

貨之屬　吉貝一名木綿花。宋林夙詩：王腕竹弓彈吉貝，石灰荖葉選檳榔。泉南風物良不惡，只欠龍津稻子香。苧　青麻　黄麻俱出南安、同安、安溪三縣。

漳州府

貨之屬　青麻　黄麻俱可爲布。

延平府

貨之屬　綿花　苧麻　葛

邵武府

貨之屬　苧

興化府

貨之屬　綿花近來間有種者，亦甚不多。苧　青麻　黄麻

福寧府

貨之屬　苧　麻

林富、黄佐〔嘉靖〕《廣西通志》卷一九《田賦志上》

桂林府

唐厥賦：蕉、苧、絡麻。《唐書・地理志》。

柳州府遷江縣

稅米折收苧麻五十二斤。

林富、黄佐〔嘉靖〕《廣西通志》卷二〇《田賦志下》

潯州府貴縣

天寶元年貴縣貢金銀鉛器苧麻户二千二十六口九千三百。俱出《告書》。

林富、黄佐〔嘉靖〕《廣西通志》卷二一《食貨志》

雜值屬

棉花、紫白二種。葛麻、苧麻、赤麻。産太平。

林富、黄佐〔嘉靖〕《廣西通志》卷五一《外志二》　太平府太平州　食貨綿花。

太平府思城州　食貨　綿花。

太平府安平州　食貨　綿花。

太平府全茗州　食貨　綿花。

太平府鎮遠州　食貨　綿花。

太平府思同州　食貨　綿花。

太平府茗盈州　食貨　綿花。

太平府龍英州　食貨　綿花。

慶遠府忻城縣　食貨　苧麻。俱各峒出。

太平府佶倫州　食貨　苧麻。

太平府都結州　食貨　苧麻。

太平府上下凍州　食貨　苧麻。

太平府羅陽縣　食貨：綿花、苧麻。

吴潛脩、傅汝舟〔嘉靖〕《欽州志》卷二《物産》

雜植屬

綿花永樂鄉人種之。桑苧軟可績，土人種之。絡麻可作孝衣，《通志》云赤麻。竹麻即篁竹之新發者，搗散爲絲，可織履作繩。

戴璟、張岳〔嘉靖〕《廣東通志》卷二三《田賦》 曰藝麻絮【略】凡田園有空地及墻下可以種麻，須擇其子之有斑文，謂之雌麻者種則結實而繁。麻子可爲丸，麻花可用灸，絡麻可爲屨，爲繩索。黃麻可爲袋，爲線布。苧麻可爲夏衣。脂麻可以和食。至於木棉，可絮衣。

戴璟、張岳〔嘉靖〕《廣東通志》卷三一《土產》

雜植屬

棉花、桑、苧麻、赤麻。一名黃麻，嫩者可織布，老者供紲練，梗可作薪。又種曰青產，潮多以爲布。

戴璟、張岳〔嘉靖〕《廣東通志》卷三四《課料》 韶州府河泊所額〔辦〕黃麻二千九百七十六斤一十四兩二錢四分一釐七毫。

惠州府河泊所額辦黃麻九十六斤十三兩六錢，共折價銀三十兩六錢三分八釐九毫。

潮州府河泊所額辦黃麻一百二十斤七兩三錢九分二釐，共折價銀九十九兩五錢二分六釐八毫三絲五忽。

肇慶府河泊所額辦黃麻四千二百七十斤十一兩九錢。

高州府河泊所額辦黃麻一千九百八十一斤二錢七分五釐六毫八絲一忽二微。

雷州府河泊所額辦黃麻一千七百三十九斤四兩。

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四一《潮州府・土產》 貨有絲綿，有棉花，有苧麻。

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四七《肇慶府・土產》 貨有葛，多絹，多蕉，多青麻，多絡麻。

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五一《高州府・土產》 貨有棉花，有葛，麻。

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五三《廉州府・土產》 貨有棉花。

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五九《瓊州府・土產》 貨有綿花，有吉貝。

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六二《羅定州・土產》 貨有葛，有苧，有蕉，有麻。

紀事

《史記》卷一〇二《張釋之馮唐列傳》 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厠。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絮漆其間，誰能動搖之者！」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鋸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

《漢書》卷五〇《張釋之傳》 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凄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鋸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

《漢書》卷五四《蘇武傳》 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並咽之。

《南史》卷一《宋紀上・武帝》 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略】及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

《新唐書》卷七九《滕王元嬰》 〔高宗〕帝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及蔣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爲錢緡。」二王大慙。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二年》 〔春，正月〕元嬰與蔣王惲皆好聚斂，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爲錢貫。」二王大慙。

藝文

《詩・陳風・東門之池》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以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以晤語。

《藝文類聚》卷八五《麻》 贊　晉郭璞《麻贊》曰：草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加，至物在邇，求之好遐。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六《客居》 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

《柴門》 風烟渺吳越，舟楫通鹽麻。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四《夔州歌十絶句》之六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

《全唐詩》卷三八五張籍《送汀州源使君》 山鄉祇有輸蕉户，水鎮應多養鴨欄。

《全唐詩》卷三八六張籍《送蜀客》 蜀客南行祭一作際碧雞，木綿花發錦江西。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一三《送張子野屯田知渝州》 忠州白使君，竹枝辭頗工。行當繼其美，貢葛勿忽忽。

陸游《劍南詩稿》卷一四《昔在成都正月七日聖壽寺麻子市初春行樂處也偶晨興聞鄰村守麻有感》 樂事新年憶錦城，城南麻市試春行。如今老病茅簷底，卧聽兒童嚇罨雀聲。

陳高《不繫舟漁集》卷三《種橦花》 炎方有橦樹，衣被代蠶桑。舍西得閒園，種之漫成行。苗生初夏時，料理晨夕忙。揮鋤向烈日，灑汗成流漿。培根澆灌頻，高者三尺强。鮮鮮緑葉茂，燦燦金英黄。結實吐秋繭，皎潔如雪霜。及時以收斂，采采動盈筐。緝治入機杼，裁剪爲衣裳。禦寒類挾纊，老稺免凄涼。豪家植花卉，紛紛被垣墻。于世竟何補，争先玩芬芳。棄取何相異，感物增惋傷。

沈夢麟《花谿集》卷二《黄浦水》 黄浦水，潮來載木綿，湖去催官米。自從喪亂苦征徭，海上人家今有幾。黄浦之水不育蠶，什什伍伍種木綿。木綿花開海天白，晴雲擘絮秋風顛。男丁采花如采繭，女媪織花如織絹。由來風土賴此物，祈寒庶免妻孥怨。府帖昨夜下縣急，官科木綿四萬匹。富家打户借新租，貧者沿村賒未得。嗟嗟黄浦水，流恨何時枯。誰知木綿織成後，兒啼女泣寒無襦。

李昱《草閣詩集》卷六《暮歸》 山腰小路曲如蛇，薄莫踈踈雨潤沙。醉裏亦知秋色老，西風開遍木棉花。

《宋元詩會》卷九九熊禾《木綿歌》 秋陽收盡枝頭露，烘綻青囊翻白絮。田婦攜筐採得歸，渾家指作機中布。大兒來覓褲，小兒來覓袴。半擬償私債，半擬輸官府。竹籠旋著活火熏，蠶蟲母子走紛紛。尺鐵碾出瑶空雪，一弓彈破秋江雲。中虚外縱搓成索，晝夜踏車聲落落。車聲纔冷催上機，知作誰人身上衣。小女背面臨風泣，憶曾隨母園中拾。

屈大均《翁山詩外》卷一四《木棉》 春暖春寒二月天，祝融祠畔冶遊偏。木棉花老頻飄絮，如雪紛紛墜錦韉。

朵朵開殘口有綿，雪花飛滿女郎前。織成白縠温柔甚，持與繭房作褥眠。

朵大堪持作酒杯，紛紛小鳳藥中胎。猩紅染盡春毛羽，又向山丹樹裏來。

屈大均《翁山詩外》卷一四《木棉》 西江最是木棉多，夾岸珊瑚十萬柯。又似燭龍銜十日，照人天半玉顔酡。

萬朵隨波似泛杯，浮沉又似水燈來。三江染盡桃花水，一道紅泉劃不開。

屈大均《翁山詩外》卷一四《木棉》 木棉看與刺桐同，十丈花開接地紅，朵朵中心含火鳳，一春飛滿祝融宫。

鄭光祖《醒世一斑録・雜述二・棉花圖》 敬録直隸總督方公觀承恭呈《棉花圖》，聖祖仁皇帝御製《木棉賦并序》：木棉之爲利於人溥矣，衣被禦寒，實有賴焉。夫既紡以爲布，復擘以爲絖，卒歲之謀，出之隴畝，功不在五穀下。嘗稽之載籍，「島夷卉服」注，以爲吉貝即其種也。然止以充遠方之貢，而未嘗徧植於中土，故《周禮》婦功惟治蠶枲，唐徵庸調，但及絲麻，至木棉之種，後世由外蕃始入於閩、陝、閩、粤，今則遠邇貴賤咸資其利，而昔人篇什，罕有及之者，故爲之賦。曰：攷吉貝之佳種，披其索以窮源，道伽毗而遠來，由秦粤而衍蕃。倣崖州之紡織，製七襄而無痕；效宋人之洴澼，比八綿而同温。先麥秋而播種，齊壺棗而登原。宿黄雲於萬蕊，隨白雪於千村。落秋實於露晞，輒機柚於星昏。睒佐耆年之帛，陽回寒女之門。幸卒歲之可娱，乃民力之普存。若應鐘之司律，正薄寒之中人。月照牛衣之夜，霜侵葛屨之辰。家挾千箱之纊，路絶百結之鶉。曝茅簷

而歌愛日，賽田祖而洽比鄰。謝履絲之靡麗，免于貉之艱辛。故夫八口之家，九土之氓，無沍寒之膚裂，罕疾風之條鳴。時和年豐，火梅水耕。歲落三鍾之棉，場登百畝之秔。同彼婦子，樂此太平。奚羨纂組之巧，與夫縞紵之輕。慨風詩之未録，省方問俗，將補《豳》什而續授衣之經。

《類腋》卷一《物部・棉花》　木棉李琮詩：「衣裁木上棉」楊萬里詩：「却是南中春色別，滿城都是木棉花」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八《稠桑野步》　負手荒郊一埂長，幾家籬落不成莊。木棉花老飄秋水，霜柿紅深墜夕陽。逼岸潮來魚入澗，打禾人去鳥窺場。回頭自祝雙輪影，及早還鄉好種桑。

錢大昕《潛研堂詩集》卷一《木棉花歌》　木棉之花古未有，流傳乃自林邑南。高昌緬甸及南詔，移來交廣雷瓊儋。桐身楓葉芙蓉蕊，秋來結實離相參。周遭徑尺修數丈，非杞非梓非楩楠。蠻方寶此作活計，不數八繭吴中蠶。《爾雅・釋木》置不録，南州舊志披琅函。迦羅婆劫載梵夾，嘉名肇錫由瞿曇。草棉晚出乃居上，卑枝弱幹霜苞含。古終古貝名少別，騷翁辨説徒詁諵。何人分種到江左？花開處處臨澂潭。吾鄉所種皆草棉，沿其名曰木棉耳。崖州老姥年七十，卓椎雙髻頭鬈鬈。傳來上世種植法，至今立祠香茅庵。烏泥涇上靈旗卷，風鬟霧髻留空龕。爾來傳授五百載，鄉村男婦人人諳。弓彈桿軋良自苦，如食蔾葉蟲知甘。吾生雖無田負郭，田家月令曾研覃。四坐勿誼聽賤子，試爲具述忘愚憨：曩城土燥不宜稻，稻田十僅得二三。三月才過微雨潤，木香花下香醪醰。木香花開，種花之候。農夫走尋官歷日：翻閲敗壁袪白蟫。詰朝相戒種花去，蓬頭散髮除褴衫。從朝至晡不得息，汗出浹背流如泔。東皋幾日生意早，新芽迸土抽瑶簪。火雲觸熱青笠覆，草根細斷長鉏銕。向午不憚日杲杲，凌晨時聽鐘饘饘。應門稚子攜酒榼，饁餉小婦簪宜芳。嗟爾婦子大作苦，面目黧黑中心慚。去年種花花事歉，家中積儲無一甑。今年天氣晴更好，十日一雨波淳涵。里巫釀錢賽村社，社翁社母醉且酣。巫言祀神神不怒，福汝祐汝非戲譚。三秋轉眼西風緊，捉花處處争搜探。提囊花鈴大于繭，腰繫圓篦攜荆籃。不辭采擷指爪禿，十十五五頡肩擔。歸來茅舍夕陽暮，少長列坐濟羅聒。園蔬餘飣剥菱芡，水族瑣碎持羸蚶。紅蓮飯熟出破甑，菊花釀美開新坩。拍手頓足紛雜沓，太平有象樂且湛。朝來忽訝聲剥啄，市牙估客頻停驂。得錢梱載渡江去，吾廬依舊空沈沈長含切。早花捉後花漸少，霜黄滿地草兒掃。賣餉老翁打鼓過，傾筐換取目眈眈。促織初鳴河射角，篝鐙一縷光猶弇。黄紗夜紡軋車鬧，抱布賤售憂如惔。我農經年長碌碌，夫豈本性由來耽。官租私債償未足，吁嗟筋力何以堪！吁嗟筋力何以堪，明年力作催丁男！

錢大昕《潛研堂詩集》卷二《竹枝詞和王鳳喈韻六十首》之二〇、五八　横塘縱浦水瀠洄，吉貝花鈴兩岸開。朵朵提囊看似繭，急攜花篦捉花來。木棉，一名吉貝，花房曰花鈴，花大者曰提囊，收花謂之捉花。邑人稱木棉花止稱花者，猶洛陽之牡丹也。

生沮醯醞出新篘，令節分冬一醉休。怕見三朝迷霧重，裹綿徑寸暖于裘。冬至前一夕飲酒，謂之分冬酒。諺云：「三朝迷霧刮西風。」

錢大昕《潛研堂詩集》卷二《望仙橋》　傍水低低屋，穿橋小小舲。潮來從顧浦，煙細認安亭。種豆青攢莢，收棉白拆鈴。村村歌歲稔，樂矣返柴扃。

錢大昕《潛研堂詩續集》卷二《歸德道中》　九月潦盡淺水枯，斜陽欲下烏臺呼。葦花平鋪白蠶繭，柿實疊綴紅珊瑚。里媪捉棉攜籠出，鄰翁拾柴換酒沽。分明秋田行看子，安得好手爲我圖。

錢大昕《潛研堂詩續集》卷二《會亭道中》　雜樹秋猶密，茅齋小不斜。兒童分柿子，村市賣棉花。已覺塵沙少，兼無僕馬譁。郵亭留一餉，風景似吾家。

阮元《揅經室集》四集卷七《棉花》　浙產沿海最多，民賴爲利，花葉皆似秋葵而小，結苞如荔子大，枯裂則棉出。短莖秋葵耐暑風，緑苞秋綻白玲瓏。吴儂漫説春綿好，難到茅檐霜雪中。

張春華《滬城歲事衢歌》　緑蔭槐村一徑遮，江隊生計不桑麻。平疇正午歌徂隰，萬笠欹晴話種花。吾鄉生計，盡在木綿，四月初必散子矣，謂種花。

紅雨樓西剪碧蕪，峻祠虔享報黄姑。三冬挾纊青禍燠，祀重先綿肅廟模。黄道婆，元時上海鎮人。初淪落厓州，元貞間附海船歸，攜粤中木綿，教人播種，又倡爲紡織之法，數百年利賴，實自道婆開之。祠在烏泥涇，明萬曆間，張之象改建於張家浜。天啓間，張所望另建在甯國寺西。其在邑城梅溪街者，相傳爲黄姑庵，奉織女。《澤國紀聞》云：所奉乃少年女子，非道婆也。道光五年，邑侯許榕皐乃大闢城西桃林數畝，創建特祠。

一天秋色靖煩囂，晴亦相宜雨亦調。争得村農齊拍手，已過八月不風潮。農人最懼者風潮，七八月間，木棉盈野，禾稼滿目，有秋可望矣。猝遇風潮，田疇被淹，即無所措手足。但木棉七月中已可採取，早者八月可收足，晚者亦不過九月中旬，此時風潮無妨全

局矣。

晴罨山莊緑滿田，杖藜出郭度遥阡。吴儂生小江鄉住，把管從君話木棉。

吾邑木棉，遠及數省。業農者罕見種稻，余生長海陬，知之最詳悉，即耳濡目染者，自散種以及成布，各綴一詠，備芻蕘之採。

木棉萬畝蔚秋煙，事善還教器必先。嘉種自宜圓厚好，選藏花核慎年年。

木棉有核，如梧子較大。每年登場後，取棉花之衣厚核重者藏之，至明歲二三月間，軋取花核，既鋤地乃散種之。

秋來回憶種花時，嫩緑纖纖細雨滋。六月陡看苗母長，新苞重叠孕芳枝。

鄉人稱木棉，統謂之花。四月便宜種花，種法有二：一曰穴種，鑱地作穴，每穴下四五核，間尺許爲一穴匀種之。一曰漫種，以手握核，遍撒之。吾鄉多漫種，種後須得微雨，五月苗如荷錢大，漸有枝葉，至六月則驟長矣。其枝層累而上，高者有四五尺。

永晝西疇笑語譁，二三女伴踏晴沙。一肩酷日千鋤緑，祇恐明朝草没花。

黄梅雨後，根苗漸長，而草雜其間，既晴必鋤去之，爲脱花。脱花不獨男丁，往往多女伴，稍遲則草益盛，花必受害，爲草没花。

絲分部

題解

《漢書》卷六四下《王褒傳》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顏師古注：「純，絲也。」謂織爲繒帛之麗，絲纊之密也。「一說，純綿，不雜綿也。」

史游《急就篇》卷二 絲 顏師古注：抽引精繭出緒者曰絲。

許慎《說文》一三篇上《糸部》 糸，細絲也。絲者，蠶所吐也。細者，微也。細絲曰糸。糸之言蔑也，蔑之言無也。象束絲之形，凡糸之屬皆从糸，讀若覛。

緒，絲耑也。段玉裁注：耑者，草木初生之題也，因爲凡首之稱。抽絲者得緒而可引。引申之，凡事皆有緒可繹。从糸，者聲。

緬，敝絲也。段玉裁注：敝各本作微，今正。从糸，面聲。

純，絲也。段玉裁注：《論語》：「麻冕，禮也，今也純。」孔安國曰：純，絲也。此純之本義也，故其字从糸。从糸，屯聲。

紃，生絲也。段玉裁注：《韵會》作生絲繒也。今按，言繒名則非其次，依鄭君則實繒名，當云生絲也，一曰繒名。生絲，未湅之絲也，已湅之繒曰練，未湅之絲曰紃。以生絲之繒爲衣，則曰紃衣。古經多作宵，作繡，《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注曰：宵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紃。《詩》有「素衣朱紃」。《記》有玄紃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少牢禮》：注曰：大夫妻尊亦衣紃衣，而侈其袂。《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褒，玄紃衣以裼之。」注曰：紃，綺屬也。《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注曰：繡讀爲紃。紃，繒名也。引《詩》「素衣朱紃」。合此數條知宵繡皆段借字，以此生絲織繒曰紃，仍從絲得名也。故或云繒名，或云綺屬，綺即文繒也。从糸，肖聲。

緧，大絲也，从糸，皆聲。

紇，絲曼延也。段玉裁注：曼延疊韵字。曼，引也，延，行也。紇之言网也，《巾部》有帗。帗氏湅絲。帗紇古蓋一字。从糸，气聲。

紇，絲下也。段玉裁注：謂絲之下者也。从糸，气聲。

紙，絲滓也。段玉裁注：滓者，澱也，因以爲凡物渣滓之稱。从糸，氏聲。

絓，繭滓絓頭也。段玉裁注：謂繅時繭絲成結，有所絓礙，工女蠶功畢後，別理之爲用也。从糸，圭聲。一曰罝罳絮湅也。段玉裁注：別一義，謂以囊盛絲緜其中，於水湅之也。湅各本作練，今正。湅絮，《莊子》所謂洴澼絖。《史記》所謂漂。《攻工記》注所謂湖漂絮。《水部》澈下云：於水中擊絮是也。

纍，絲色也。段玉裁注：謂絲之色光采灼然也。《考工記》曰：「絲欲沈。」注云：如在水中時色。今人謂之漂亮。从糸，樂聲。

統，紀也。段玉裁注：《淮南·泰族訓》曰：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女工煑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按此其本義也，引申爲凡綱紀之稱。《周易》「乃統天」。鄭注云：統，本也。《公羊傳》「大一統也」。何注：統，始也。从糸，充聲。

紀，別絲也。段玉裁注：別絲，各本作絲別。《檃樸》《正義》引紀，別絲也。又云：紀者，別理絲縷。今依以正。別絲者，一絲必有其首，別之是爲紀，衆絲皆得其首，是爲統。統與紀義互相足也，故許不析言之。《禮器》曰：「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注曰：紀者，絲縷之數有紀也。此紀之本義也，引申之爲凡經理之稱。《詩》「綱紀四方」。箋云：以罔罟喻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洪範》九疇，四五紀。斗牽牛爲星紀。《史記》每帝爲本紀，謂本其事而分別紀之也。《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毛傳曰：其神足以綱紀一方。箋云：南國之大川，紀理衆水，使不壅滯。从糸，己聲。

纚，鞮顡也。段玉裁注：鞮見《角部》，各本作鞮，非也，今正。鞮訓角長，引申爲凡粗長之稱。絲節粗長謂之纚。孟康曰：纚，錢貫也，其引申之義也。又引申爲纚緜。《吕覽·明理篇》「道多纚緜」。高注：緜，小兒被也。纚，褁格上繩也。又《直諫篇》纚緜注：纚，褁格繩。緜，小兒襁也。褁即縷，格即絡，織縷爲絡，以負之於背，其繩謂之纚。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絡，未及其繩也。凡繩靮者謂之纚。从糸，强聲。

顡，絲節也。段玉裁注：節者，竹約也，引申爲凡約結之稱，絲之約結不解者曰顡。从糸，賴聲。

紿，絲勞即紿。段玉裁注：即當爲則，古書即則多互譌。絲勞敝則爲紿，紿之言怠也，如人之券怠然，古多段爲詒字。从糸，台聲。納，絲溼納納也。段玉裁注：納納，濡溼貌。《漢酷吏傳》阿邑人主。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之悒。按悒納當作浥納，婷阿之狀，於濡溼義近也。古多段納爲内字，内者，入也。从糸，内聲。

絕，斷絲也。段玉裁注：斷之則爲二，是曰絕。从刀糸，斷絲以刀也，會意。㔾聲。纞，古文絕，象不連體絕二絲。象形也。

縻，絲勞也。段玉裁注：：勞，《玉篇》作縶，蓋《玉篇》爲是。

級，絲次弟也。段玉裁注：：本謂絲之次弟，故其字从糸。

紕，枲絲也。段玉裁注：：枲各本作散，今正。枲，分離也，水之衰流別曰辰，別水曰派，血理之分曰脈，散絲曰紕。《廣韵》曰：未緝麻也。从糸，辰聲。

終，綵絲也。段玉裁注：：按綵字恐誤，疑下文縩字之譌，取其相屬也。《廣韵》云終，極也，窮也，竟也，其義皆當作冬。冬者，四時盡也，故其引申之義如此。俗分別冬爲四時盡，終爲極也，窮也，竟也，乃使冬失其引申之義，終失其本義矣。有𡍮而後有舛，冬而後有終，此造字之先後也，其音義則先有終之古文也。从糸，冬聲。

縩，合也。段玉裁注：：合者，亼口也，因爲凡兩合之偁。衆絲之合曰縩，如《衣部》五采相合曰襍也。从糸集，集當作雧，會意亦形聲也。讀若捷。

繁，生絲縷也。段玉裁注：：生絲爲縷也，凡蠶者爲絲麻者爲縷，絲細縷麤，故糾合之絲得偁縷。謂縷系矰矢而目雉驐也。段玉裁注：：李善《文賦》注所引有此十字，今按有此乃完，當作生絲縷系矰矢而目雉驐也，共十一字。《矢部》曰：矰者，雉驐矢也。《隹部》曰：雉者，繁驐飛鳥也。散者，繁散也。从糸，敫聲。

許慎《說文》十三篇上《絲部》　絲，蠶所吐也。段玉裁注：：吐者，寫也。从二糸。凡絲之屬皆从絲。

張揖《廣雅》卷七下《釋器》　純、績，絲也。《說文》「純，絲也」。引《論語・子罕篇》「今也純」。《漢書・王褒傳》「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薛瓚注云：純，絲也。

顧野王《玉篇》卷二七《糸部》原本　糸　亡狄切，細絲也，微也，幺也。古文。

原本　亡狄反。《說文》：「細絲也。」《廣雅》：糸，微也。糸，連也。

《說文》「古文糸字也」。

緒　似吕切，絲端也。

原本　詞旅反。《毛詩》：「纘禹之緒。」毛亨傳曰：緒，業也。《爾雅》：「舒、業、敘，緒也。」郭璞曰：謂端緒也。又曰：緒，事也。《楚辭》：「歎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野王案：謂殘餘也。《莊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是也。《說文》：「絲端也。」《廣雅》：緒，末也。

緬　彌善切，微絲也，思貌也，輕也。約　同上。又亡結切，細也。

原本　彌善反。《穀梁傳》「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劉兆曰：緬謂輕而薄也。《國語》「緬然引領南望」。賈逵曰：緬，思貌也。《說文》「微絲也」。

約　《字書》：亦緬字也。又亡結反。《倉頡篇》：約，細也。

純　市均切，絲也。【略】

原本　時均反。《論語》：「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孔安國曰：古者績麻，卅升布以爲冕。今絲易成，故儉也。【略】《廣雅》：純，績也。純，絲也。

綃　思焦切，生絲也。【略】緯也。

原本　思燋反。【略】《說文》：「生絲也。」《倉頡篇》：綃，素也。綃緯也。

緒　口皆切，大絲也。

原本　口皆反。《說文》：「大絲也。」

紖　呼光切，絲曼延也。

原本　呼光反。《說文》：「絲曼延也。」

紇　户結、下没二切，絲下也。

原本　音齕。《說文》：「絲下也。」

紀　居擬切，【略】緒也，絲別名也。

原本　居擬反。【略】

縻　如延切，絲縈也。

原本　如緣反。《說文》：「縻，絲勞也。」

纆　始移切，又思移切，粗細經緯不同者。繩、絇竝同上。

原本　纆尺移、思移二反。《說文》：「粗（紬）〔緒〕也。」《倉頡篇》：細曰紵綀，粗曰紵纆，總大者也。《字書》一曰，經緯不同也。繩，《倉頡篇》：經緯不同也，亦生絲也。《字書》：亦纆字也。

紬　胡貴切，紬，緒也。

原本　胡貴反。【略】埤蒼》：紬，緒也。

繁　之若切，矰矢射也，生絲縷也。繳同上。

原本　之若反。《孟子》：「以爲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野王案：繳即矰矢射也。《說文》：「生絲縷也」。

紕　普賣切，散絲也。

原本　普賣反。《倉頡篇》：紕，散絲也。

綧　技袁切，亂絲也。

縶　音紟，絲也。

紱　古邁切，細絲也。

緺　下革切，生絲。

繙　音藥，絲也。

顧野王《玉篇》卷二七《絲部》原本　絲　先資切，蠶所吐。原本　蘇姿反。《尚書》：沇州青州貢絲。《周禮》：「豫州之利絲枲。」《說文》：「蠶所吐也。」

顧野王《玉篇》卷二八《巾部》　帣　丑朝切，細絲也。

丁度《集韻》卷一《東韻》　縫絲亂緒貌。

丁度《集韻》卷一《鍾韻》　緟絲飾。

丁度《集韻》卷一《支韻》　縩《說文》：「參縩也。」謂亂絲貌。

丁度《集韻》卷一《脂韻》　絫【略】一曰，十絲。

丁度《集韻》卷一《之韻》　絲糸《說文》：「蠶所吐也。」或省。

丁度《集韻》卷二《灰韻》　緷斷色絲，兩細中而糾之。

丁度《集韻》卷二《真韻》　【略】理絲也。

丁度《集韻》卷三《宵韻》　綃、縹、繚《說文》「生絲也」。【略】或作縹、繚。

帣帣眇，細絲。

丁度《集韻》卷三《仙韻》　燃絲難理。一曰絲勞。

丁度《集韻》卷三《爻韻》　緇絲旋曰緇。

丁度《集韻》卷三《戈韻》　紀絲數也。《詩》：「素絲五紀。」通作它、他。

丁度《集韻》卷三《麻韻》　絮絲紊曰絮。

丁度《集韻》卷三《唐韻》　紜絲曼延也。

丁度《集韻》卷四《青韻》　絡細絲也。

紟【略】一曰絲細凍爲紟，布細凍爲總。

丁度《集韻》卷四《蒸韻》　紒絲勞也。

丁度《集韻》卷四《蒸韻》　紒絲勞也。

丁度《集韻》卷五《董韻》　纞絲亂也。

丁度《集韻》卷五《語韻》　紵結也。

丁度《集韻》卷五《駭韻》　緒大絲。

丁度《集韻》卷五《駭韻》　絞【略】絲也。

丁度《集韻》卷五《賄韻》　磪絲大貌。

丁度《集韻》卷五《海韻》　絃絲也。

丁度《集韻》卷六《巧韻》　緇旄絲。

丁度《集韻》卷六《皓韻》　絩五色縷。

丁度《集韻》卷六《馬韻》　縿縿絮，絲絮相箸貌。

絮女下切，縿絮，絲絮相箸貌。

縿、緒竹下切，縿絮，絲絮相著也。或从奢。

丁度《集韻》卷六《養韻》　纕絲梦也。

丁度《集韻》卷六《厚韻》　斜絲黃色。

丁度《集韻》卷七《送韻》　綰絲屬。

丁度《集韻》卷七《用韻》　緟、種繒縷也，或从衣。

丁度《集韻》卷八《霰韻》　燃人見切，絲勞也。

丁度《集韻》卷八《綫韻》　燃絲勞也。

丁度《集韻》卷八《過韻》　纗一曰，絲有節。

丁度《集韻》卷八《禡韻》　絮、絮、縿絲梦也。或从如，从爹。

丁度《集韻》卷八《宥韻》　紬緒也。

紬、紬【略】一曰，緒也。或作紬。

丁度《集韻》卷九《術韻》　紇縷一枚也。

丁度《集韻》卷九《沒韻》　紇絲下也。

丁度《集韻》卷九《屑韻》　紇，大絲。

丁度《集韻》卷九《薛韻》　紇絲束。

丁度《集韻》卷一〇《鐸韻》　絡【略】一曰，生絲。

丁度《集韻》卷一〇《錫韻》　裨【略】一曰，絲細。

丁度《集韻》卷一〇《葉韻》　黶絲壞也。

丁度《集韻》卷一〇《帖韻》　纜絲敗。

司馬光《類篇》卷二一《巾部》　帣癡宵切，帣眇細絲。

司馬光《類篇》卷三七《糸部》　緦、總【略】總又祖叢切，絲數。《詩》：「素絲五總。」又作弄切，又並祖動切。

紃、纁芳無切，《博雅》：「紃綄，紬也。」【略】一曰大絲曰紃。或从敷。

緷烏回切，斷色絲，兩紐中而糾之。

紹忙經切，絲也。

綹力九切，《說文》：「綽十縷爲綹」。一曰絲十爲綸，綸倍爲綹。

糾他口切，絲黃色。

紻古穴切，縷也。

繁職略切，《説文》：「生絲縷也。」或書作繳。

司馬光《類篇》卷三七　緟儲用切，繒縷也。

纆、繩、紲商支切，粗緒也。

戴侗《六書故》卷三〇《工事六》　絲　息茲切，象絲出於繭。《説文》曰：「，細絲也。象束絲之形。讀若覛。，古文。」絲，蠶所吐也。從二糸。徐鍇曰：一蠶所吐爲忽，十忽爲絲，糸五忽也。按，絲非一緒之緒，故兩其象以立義，其有偏旁者，則從省文，非有二字也。

糸　胡計切，絲所聯屬也。象形，亦作。《説文》曰：「糸，繫也。丿聲，籀文。」與繫通。《説文》曰：糸或作。又係，繫束也，孫帶也。

絶　情雪切，斷絲也，象絲而絶之。又作，從糸，從刀，刀聲。《説文》曰：絶，古文。《漢書》：絶者，不可復續。

、古典切，蠶吐絲所自包裹也。又作。《説文》曰：「蠶衣也。從糸，從虫。」徐本從蒲省，唐本從笘。，古文。《爾雅》「蠭，桑繭。雒由，樗繭，棘繭，欒繭。蚖，蕭繭。」按，虫之爲繭者非一，惟蠶繭可繅爲絲。衣以繭絮之者，因謂之繭。《記》曰：「子羔之襲也，繭衣裳。」康成曰：若今大襦。又曰：「纊爲繭，縕爲袍。」康成曰：衣有著之異名也。別作襺。《説文》曰：「袍衣也。」

縷　力主切，絲麻之縷可經緯者也。《周官・典枲》：「掌布（總）〔緦〕縷紵〔之〕麻草之物。」《孟子》曰：「麻縷絲絮。」

縕　力久切。《説文》曰：「緯十縷爲縕。」按，縷、縕一聲，實一字也。匠人以繅餘粗絲爲縕。

綫　私箭切。大絲，所用縫紉者也。又作線。《周禮・縫人》「掌縫線之事」。

紵　徒何切。《詩》云：「素絲五紵。」毛氏曰：數也。

絨　于逼切，《詩》云：「素絲五絨。」《西京雜記》曰：五絲爲緎，倍緎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綖，倍綖爲縩。《爾雅》曰：「絨，縫也。」孫炎曰：縫之界絨也。按《詩》末章云：「羔羊之縫。」則此不得爲縫矣。紵、絨、總皆以五言，疑皆絲之量數，顧今無所考爾。《説文》：「戠，羔裘之縫。從黑。」

細　蘇計切，絲之微者也。

緬　彌兗切，細不絶也。《説文》曰：「微絲也。」今之絡者，別其絲，最細者爲緬，次曰大緬，凡緬以爲緯。又作紡。

紹　市沼切，接繼統緒也。《説文》曰：「，古文從邵。」

續　似足切，繼絶也。《説文》曰：「，古文從庚，從貝。」

纘　作管切，紹續組織之成功也。《書》云：「纘禹舊服。」《詩》云：「載纘武功。」《中庸》曰：「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説文》曰：「繼也。」與纂通。《記》曰：「纂乃祖服。」

總　作孔切，合而總之也。俗作總。與揔通。《説文》曰：「聚束也。」徐鉉曰：俗作摠。非。《書》云：「無總于貨寶。」總角，撮髮也。總、撮，聲相通。《記》曰：「檜縫笄總。」又祖叢切。《詩》云：「素絲五總。」毛氏曰：數也。

級　紀立切，絲次弟也。

紾　止忍切，絲繚轉也。《考工記》曰：「老牛之角紾而昔。」謂其角理紾轉也。《孟子》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謂轉戾其臂也。

綟　洛計切，轉之急也。《説文》曰：「綟，帛戾草染色。」亦單作戾。《素問》曰：「其病緛戾。」又力結切，絞之急也。與捩通。

縮　所六切，絲緊綟而短縮也。

繽　毗民、紕民二切，繽紛，絲穗亂貌。《楚辭》曰：「時繽紛以變易。」曰：「佩繽紛其繁飾。」

紛　專文切，絲繁不治也。【略】亂絲敝帛可用以揩拭者，因謂之紛。

紜　王分切，紛紜絲亂也。孫子曰：「紛紛紜紜鬬亂。」

縈　遺禮切，絲錯結也。【略】筋肉之聚盤結者，因謂之縈。《莊子》曰：技經肯綮之未嘗。司馬彪曰：結處也。肯綮，又作肯綮。徐鉉曰：肥腸也。非。

紊　亡運切，經理錯亂也。

紿　他亥、徒亥二切。《説文》曰：「絲勞。」即紿。

　古隘切，絲顙繓也。莊周曰：「挫鍼治。」

繓　尼攝切，絲接岐也。《西京雜記》曰：五絲爲繓，倍繓爲升。

　盧對切。《説文》曰：「絲節也。」

纏　商支切。《説文》曰：「粗緒也。」徐鉉曰：今俗作絁。

紇　下沒切。《説文》曰：「絲下也。」

紉　女鄰切。【略】一説，合絲爲紉。

繳  又之若切。《說文》曰：「生絲縷也。」《孟子》曰：「思援弓繳而射之。」生絲繫箭以射飛鳥也。

綸  龍春切，約合絲縷爲綸。《詩》云：「之子于釣，言綸之繩。」《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引之爲彌綸、經綸。《易》曰：「彌綸天地之道。」《說文》曰：「青絲綬也。」

緡  眉貧切，合絲爲緡。《詩》云：「言緡之絲。」又曰：「維絲伊緡。」《說文》：「釣魚繳也。」又作罠《說文》曰：「釣也。」錢之貫者爲緡錢。漢令商賈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或四千而算一，謂之占緡。別作緡。

綰  塢版切，絲縷相穿貫也。

繁  附袁切，絲采繁縟也。或作。

紝  如林，尼心二切。《說文》曰：「機縷也。」孫氏，如甚切。《記》：「曰織紝組紃。」《類篇》曰：織也。或作紉、紕。《傳》曰：「執鍼織紝皆百人。」按，織組紘之屬曰紝。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糸部》 糸同絲省。《說文》糸、絲各大部。「糸，細絲也，象束絲形。讀若覛。」徐鍇曰：一蠶所吐爲忽，十忽爲絲。糸，五忽也。莫狄切。古文作。「絲，蠶所吐。从二糸」，息茲切，分爲二。《六書故》曰：絲非一縕之緒，故兩其象以太義，其牡偏旁者，則从省文，非有二字也。《通雅》曰：縕或作縜，總古作，可證音莫狄切者。陸、孫輩傳會分別之失也。直當音絲，合爲一。據二說，足正《說文》同字分訓之謬，況絲爲蠶所吐，糸雖細絲，亦蠶所吐也，無二絲也。絲旁省从糸，猶水旁省从氵，手旁省从扌，無二義二音也。鄭樵趙古，則从《說文》舊本音見，從《正韻》，丛非，詳見後絲註。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糸部》 純《說文》：「純，絲也。」引《論語》「今也純儉」。義未詳，諸經注疏謂純與緇同，丛泥。

紃古壞切，音怪，細絲。又屑韻，音浚，縷也。

絮乃遏切，音挈，糸素曰絮。《韻書》挈亦作絜，挈、絜相牽也。又乃亞切，絲結亂也。據此說，絮與絜義通。一說，絲亂當作絮。

紇呼浚切，音穴。《說文》縷一枚也」。按从穴無義，縷一枚不必贅作紇。

細思計切，西去聲，小也。絲之微者曰細，凡事物微末者皆曰細。

紽丘淤切，音區，束也。又語韻，音去，緒也。

絨而容切，音戎，練熟絲。

紈普頰切，音派，散絲。

絲同糸。《韓詩外傳》：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夫人性善，非得明王扶攜納之于道，則不成君子。又亂絲。《左傳・隱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問于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未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互詳前糸註。

綻苦貢切，音控，絲屬。

綽朱閏切，諄去聲，亂絲也。

綫先見切，先去聲。《說文》縷也」。《六書故》：絲縷所用縫紉者。徐本《說文》：古作線，篆作，从泉，會鍼縷流通意。舊註引《正譌》以線爲俗字，泥。

綏即涉切，音接，綏續縷也。通作接。

綸龍云切，音倫，糾合絲縷也。《詩・小雅》：「之子于釣，言綸之繩。」註：理絲曰綸。《禮・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故大人不倡游言。」註：王言之出，雖小弘之而大也。

緒雪遇切，須去聲。《說文》：「絲端也。」

線同綫，《周禮・縫人》「掌王宮縫線之事」。《考工記・鞄人》「察其線欲其藏也」。註：謂縫革之縷也。

絨營逼切，音域。古者以皮爲裘，織組紃著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爲飾，所謂絲也。絨爲裘之界域也。《詩・召南》：「素絲五絨。」又陸佃曰：五絲爲緎，倍緎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縰。《六書故》曰：《爾雅》絨，縫也」。孫炎曰：縫之界絨也。侗按《詩》羔羊之縫」，則此不得爲縫。紽、絨，總皆言五，疑皆絲之量數，顧今無所考耳。《說文》：「黈，羔裘之縫。从黑。」按《詩》皆言絲，改作黈，非。紽、絨，總，朱《傳》無確詁，《正韻》絨又音洫。按，絨从或，無洫音，洫，亦非。

緡眉平切，音民，合絲爲緡。又釣綸。《詩・召南》：「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又錢貫，錢之貫者爲緡錢。漢令商賈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或四千而算一，謂之占緡。

緧丘袁切，音掔。《說文》：「大絲」。

緬彌演切，音勉。《說文》：「微絲也。」《六書故》：細不絕也。今之絡絲者，別其最細者爲緬，次曰大緬，凡緬皆以爲緯。【略】本作緬，篆作，別作紡。

練力見切，連去聲，煮漚熟絲也。

綜祖冬切，音宗。【略】又送韻，宗去聲，絲數八十縷也。《史記》：漢景帝後二年，令徒隸衣七綜布。《正義》曰：今七升布，言其麤也。

緺烏魁切，音煨，絲五色。

紿苦呵切，音科，紋綵。又理絲。

編呼白切，音覈，生絲。

繙扶古切，音撫，絲也。又暮韻，音務，繅淹餘也。

繒咨登切，音增。【略】又與矰同。《三輔黃圖》：佽飛具繒繳以射鳧鴈。註：箭有綸者曰繒，繳即綸也。

繳古巧切，音皎，纏繞也。又藥韻，音酌，生絲縷也，謂生絲繫箭以射飛鳥也。

繁繳本字。《說文》纂作**𦁤**。

繃布格切，音百，織絲爲帶。《說文》有繴無繃。

纚舊註，鄒長倩《遺公孫弘書》：五絲爲纚，倍纚爲升。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音無考，疑音聶。按《六書故》尼攝切，絲接岐也。見《西京雜記》。

纖才紅切，音叢，合絲織也。

纆絇本字。《說文》：「粗絡也。」通作絇。徐鉉曰：今俗作絇，非是。按，徐說泥。

纆纆字之譌，舊註纊與纆同，此云或作纊。纆纊一字，改从黽，轉音痴，从非。訓粗絡即纆義，爾下从虫，乃俗繭字。存纆、絇，刪纆，可也。

西湖散人《新鐫雅俗通用珠璣數》卷七　經緯織絲也，縱曰經，橫曰緯。縱音宗，直也。綜綫持經線也。絲縷一線一絲皆云一縷。

桂馥《札樸》卷一《惟貌有稽》　「惟貌有稽」。傳云：惟察其貌，有所考合。案《說文》「緇，旄絲也」。引《周書》「惟緇有稽」，旄當爲旋。《集韻》旋絲曰緇。言簡有衆如治旋絲也。

厲荃《事物異名録》卷二五《布帛部》　絲

大緬　《六書故》今之絡絲者，別其最細者爲緬，次曰大緬。

流黃　《演繁露》：古詩曰：「中婦織流黃。」則魯直詩曰：「明於機上之流黃。」則流黃者，織絲之色也。染絲而織，惟錦爲然，今專言流黃，恐是黃繭之絲也。按，流黃，一云絹也。

綜述

《書》卷六《禹貢》　兗州：厥貢漆、絲。

青州：厥篚檿絲。孔安國傳：檿桑蠶絲，中琴瑟弦。孔穎達疏：《釋木》云：檿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

《周禮・天官冢宰・典絲》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鄭玄注：絲入謂九職之嬪婦所貢絲。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鄭玄注：絲之貢少，藏之出之可同官也。時者，若溫煖宜縑帛，清涼宜文繡。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鄭玄注：外工，外嬪婦也。內工，女御。凡上之賜予亦如之。鄭玄注：王以絲物賜人。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良當爲苦字之誤，受其麤盭之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功者，典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鄭司農云：良功絲功緣帛。良音苦，出注。凡祭祀，共繭晝組就之物。鄭玄注：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盛巾之屬。白與黑謂之繭，采色一成曰就。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鄭玄注：以給縗縷者盱口綦握之屬，青與赤謂之文。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鄭玄注：謂茵席屏風之屬。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禮記・月令》　季春之月，【略】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供郊廟之服。

《禮記・內則》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禮記・少儀》　國家靡敝，則【略】君子不履絲。

《孟子・滕文公上》　〔陳相曰：〕「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孟子〕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史記》卷二《夏本紀》　濟、河維沇州：【略】其貢漆、絲。

《史記》卷二《夏本紀》　海岱維青州：【略】厥貢【略】，岱畎絲【略】，其篚檿絲。裴駰集解：孔安國曰：「檿桑蠶絲中琴瑟弦。」司馬貞索隱：《爾雅》云「檿，山桑」，是蠶食檿之絲也。

《史記》卷二《夏本紀》　荊河惟豫州：【略】貢漆、絲絺、紵。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第八上》　沇河惟兗州。【略】厥貢漆絲。顏師古注：「貢，獻也。地宜漆林，又善蠶絲，故以獻也。」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第八上》　海、岱惟青州。【略】貢海物惟錯，岱畎絲。顏師古注：「言岱山之谷，出絲。」萊夷作牧，厥棐檿絲。顏師古注：「萊山之夷，地宜畜牧。檿，桑也。食檿之蠶絲，可以弦琴瑟。檿音烏簟反。」

《逸周書》卷八《職方解》　南曰豫州，其利林漆、絲、枲。

《古今事物考》卷三《珍寶・絲》　《皇圖要記》曰：黃帝妃西陵氏始養蠶

爲絲。

《古今事物考》卷五《禮義・先蠶》 西陵氏之女嫘祖，爲黃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後世祀爲先蠶。《周禮・內宰》詔王后蠶于北郊，齋戒，享先蠶。

《事物攷》卷三《國用》 絲 《皇圖要記》曰：黃帝四妃，西陵氏始養蠶爲絲。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

《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 建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地震裂。制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略】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李賢等注：舊法，在徒役者不得衣絲絮，今赦許之。

桓寬《鹽鐵論》卷三《輕重》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彊吞弱，大兼小，並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鐵石，調陰陽，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管領大農事，灸刺稽滯，開利百脈，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以億萬計，皆贍大司農。此者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

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皐河濱，而田於嶺坂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賦，邊民苦於戍禦。〔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圜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絲》 《論衡》曰：蠶合絲而商弦絕，按子生而父氣衰，新絲既登，故休者自壞耳。

《正部》曰：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蘗則黃，得泥則黑。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絲》 《士綽》曰：絲俱坐於蠶，爲繒則賤，爲錦則貴。

陸凱《奏事》曰：諸暨、永安出御絲。

《南齊書》卷三《武帝紀》 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曰：「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是以十一而稅，周道克隆，開建常平，漢載惟穆。岱畎絲枲，浮汶來貢，杞梓皮革，必緣楚往。【略】昔在開運，星紀未周，餘弊尚重。農桑不殷於曩日，粟帛輕賤於當年。工商挈兼金之儲，匹夫多飢寒之患。良由圜法久廢，上幣稍寡。所謂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凡下貧之家，可蠲三調二年。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遠邦嘗市雜物，非土俗所產者，皆悉停之。必是歲賦攸宜，都邑所乏，可見直和市，勿使逋刻。」

《舊唐書》卷一九七《西南蠻傳・東女國》 東女國，西羌之別種，以西海中復有女國，故稱東女焉。【略】弱水王即國初女國之弱水部落。其悉董國，在弱水西，故亦謂之弱水西悉董王。舊皆分隸邊郡，祖、父例授將軍、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爲吐蕃所役屬。其部落，大者不過三二千戶，各置縣令十數人理之。土有絲絮，歲輸於吐蕃。

《新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二》 齊州濟南郡 土貢：絲。

青州北海郡 土貢：絲。

《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四》 西州交河郡 土貢：絲。

安西大都護府 土貢：緋氈。

《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五》 蘇州吳郡 土貢：八蠶絲。

泉州清源郡 土貢：絲。

《新唐書》卷一二二下《南蠻傳下・松外蠻》 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蹻之裔。有稻、麥、粟、豆、絲、麻、薤、蒜、桃、李。以十二月爲歲首。布幅廣七寸。正月蠶生，二月熟。男子髽革爲帔，女衣純布裙衫，髻盤如髽。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六《河南道二》 陝州貢：賦：絲。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〇《河南道六》 齊州貢，賦：開元貢：絲。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五《河東道四》 邢州貢，賦：開元貢：絲。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六《河北道一》 懷州貢，賦：賦：絲。

魏州貢，賦：賦：絲。

相州貢，賦：賦：絲。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七《河北道二》 趙州貢，賦：開元貢：絲。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八《河北道三》 易州貢，賦：賦：絲。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一《山南道二》　唐州貢、賦：開元貢：絲。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江南道一》　潤州貢、賦：賦：絲。

睦州貢、賦：賦：絲。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八《嶺南道五》　峯州貢、賦：開元貢：八蠶絲。

《舊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貨志》　唐同光三年二月，勅：「魏府小菉豆稅，每畝減放三升。城内店宅園囿，比來無稅，頃因僞命，遂有配徵。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今據緊慢去處，於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收市軍裝衣賜，其絲仍與除放。」其年閏十二月，吏部尚書李琪上言：「請賦稅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爲名，止以正稅加納。」勅曰：「本朝徵科，唯配有兩稅，至於折納，當不施爲。宜依李琪所論，應逐稅合納錢物斛斗鹽錢等，宜令租庸司指揮，並准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改更，若合有移改，即須具事由奏聞。」

《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　東平府産絲。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河南道一〇・陳州》　土産：絲。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河南道一八・青州》　土産：絲。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九《河南道一九・齊州》　土産：絲。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三《河北道二・懷州》　土産：絲。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四《河北道三・魏州》　土産：絲。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六《河北道五・衛州》　土産：絲。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七《河北道六・通利軍》　土産：絲。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六《河北道一五・瀛州》　土産：絲。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七《河北道一六・霸州》　土産：絲。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二《劍南西道一・益州》　土産：【略】今貢：絲，出郫縣。柘蠶絲，出犀浦。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〇《江南東道二・昇州》　土産：絲，賦。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四《淮南道二・楚州》　土産：絲。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〇《淮南道八・通州》　土産：絲。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八《山南西道六・廣安軍》　土産：絲。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六《服用門・蟲絲》　廣西楓葉初生，上多食葉之蟲，似蠶而赤黑色。四月五月，蟲腹明如蠶之熟，横州人取之，以醯醋浸，而擘取其絲，就醋中引之，一蟲可得絲長六七尺，光明如煮，成弓、琴之弦。以之繫弓刀紈扇，固且佳。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七《輿地三》　灘州【略】貢綜絲紵。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〇《輿地六》　解州【略】貢紵。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二《輿地八》　西州【略】貢絲。

《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左藏庫》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六月詔曰：權衡之設，厥有常制，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儻求羨餘，必恣掊克，苟視成而不戒，豈爲天下守財之道焉。應左藏庫及諸軍務所納諸州上供金、銀、絲、綿係斤兩物色，自前多爲庫務欺壓秤盤，妄稱要收羨剩進納，致使部押之人，虚抱欠折，破産償納。自今並須平定秤樣斤兩與納人同封樣後即得秤盤，仍自今凡有給納，並須兩平，不得更收羨剩，違者許人陳告，主吏泊秤子節級、庫子並當處斬，監官重真之法，告者給賞錢二百千。先是諸州吏護送官物至京，藏吏率捶鈎爲姦，吏負官物，至於破産不能償，太宗知其事，下詔禁之。

八年十一月詔：今後諸路錢、帛、絲、綿綱運令左藏庫驗認，本州封記全，若有欠折，即隨處官吏庫司攤填，如元無封及損動封記，並令管押軍將陪填。有司言：州郡所納絲、綿納秤兩物色，許百兩納耗二兩，朝廷雖嚴指揮，不許多納，秤入之際，隨分須留耗折，蹙令就整，皆有羨餘，皆是裴綱交秤之時，本庫不與了當耗折，收充羨剩，欲求勞績，故在令管押者陪填。望自今凡秤兩之物，不得先收羨餘，仍酌量均於束内明書斤兩，據物收數，如有封記完全，欠少分兩者，並將赴三司與判使已下秤盤定數，若無封記而欠者，即勒管押人填納。從之。

《全宋文》卷六八宋太宗《禁川陝賈人市絲綿等詔》淳化元年八月　川陝諸州官歲市絲綿、綢布、絹帛等，不能充舊貫，蓋賈人利市侵其利，自今嚴禁之。限詔到，賈人先所市者，悉送所在官，官以市價償之，藏匿者置于法。《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一七（第七册第六一〇八頁）。

《元史》卷五《世祖紀二》　「中統三年」十二月丙辰，敕諸王塔察兒等所部獵户止收包銀，其絲稅輸之有司。

四年，【略】是歲，天下户一百五十七萬九千一百一十。賦，絲七十萬六千四百一斤，鈔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錠。斷死罪七人。

《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　科差

科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其法各驗其户之上下而科焉。絲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每二户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官；五户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本位。包銀之法，憲宗乙卯年始定之。初漢民科納包銀六兩，至是止徵四兩，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顏色等物。逮及世祖，而其制益詳。

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定户籍科差條例。然其户大抵不一，有元管户、交參户、漏籍户、協濟户。於諸户之中，又有絲銀全科户、減半科户、止納絲户、止納鈔户；外又有攤絲户、儲也速解兒所管納絲户、復業户，并漸成丁户。户既不等，數亦不同。元管户内，絲銀全科係官户，每户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全科係官五户絲户，每户輸係官絲一斤、五户絲六兩四錢、包銀之數與係官户同；減半科户，每户輸係官絲八兩、五户絲三兩二錢、包銀二兩；止納係官絲户，若上都、隆興、西京等路十户十斤者，每户輸一斤，大都以南等路十户十四斤者，每户輸一斤六兩四錢；止納係官五户絲户，每户輸係官絲一斤、五户絲六兩四錢。交參户内，絲銀户每户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漏籍户内，止納絲户每户輸絲之數，與交參絲銀户同；止納鈔户，初年科包銀一兩五錢，次年遞增五錢，增至四兩，併科絲料。協濟户内，絲銀户每户輸係官絲十兩二錢、包銀四兩；止納絲户，每户輸係官絲之數，與絲銀户同。攤絲户，每户科攤絲四斤。儲也速解兒所管户，每户科細絲，其數與攤絲同。復業户并漸成丁户，初年免科，第二年減半，第三年全科，與舊户等。然絲料、包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其法亦以户之高下爲等，全科户輸一兩，減半户輸五錢。於是以合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爲三限輸納。被災之地，聽輸他物折焉，其物各以時估爲則。凡儒士及軍、站、僧、道等户皆不與。

二年，復定科差之期，絲料限八月，包銀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三年，又命絲料無過七月，包銀無過九月。及平江南，其制益廣。至元二十八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稅皆司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諸夫役皆先富强，後貧弱；貧富等者，先多丁，後少丁。

成宗大德六年，又命止輸絲户每户科俸鈔中統鈔一兩，包銀户每户科二錢五分，攤絲户每户科攤絲五斤八兩；絲料限八月，包銀、俸鈔限九月，布限十月。大率因世祖之舊而增損云。

科差總數：

中統四年，絲七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一斤，鈔五萬六千一百五十八錠。

至元二年，絲九十八萬六千九百一十二斤，包銀等鈔五萬六千八百七十四錠，布八萬五千四百一十二匹。

至元三年，絲一百五萬三千二百二十六斤，包銀等鈔五萬九千八十五錠。

至元四年，絲一百九萬六千四百八十九斤，鈔七萬八千一百二十六錠。

天曆元年，包銀差發鈔九百八十九錠，趴一百一十三萬三千一百一十九索，絲一百九萬八千八百四十三斤，絹三十五萬五百三十匹，綿七萬二千一十五斤，布二十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三匹。

《元史》《食貨志三》 諸王

太祖叔答里真官人位：

歲賜，銀三十錠，段一百匹。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寧海州一萬户。延祐六年，實有四千五百三十二户，計絲一千八百一十二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撥南豐州一萬一千户，計鈔四百四十錠。

太祖弟搠只哈撒兒大王〔子〕淄川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般陽路二萬四千四百九十三户。延祐六年，實有七千九百五十四户，計絲三千六百五十六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三年，分撥信州路三萬户，計鈔一千二百錠。

太祖弟哈赤温大王子濟南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綿六百二十五斤，小銀色絲五千斤，段三百匹，羊皮一千張。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濟南路五萬五千二百户。延祐六年，實有二萬一千七百八十五户，計絲九千六百四十八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建昌路六萬五千户，計鈔二千六百錠。

太祖弟斡真那顔位：

歲賜，銀一百錠，絹五千九十八匹，綿五千九十八斤，段三百匹，諸物折中統鈔一百二十錠，羊皮五百張，金一十六錠四十五兩。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益都路等處六萬二千一百五十六户。延祐六年，實有二萬八千三百一户，計絲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建寧路七萬一千三百七十七户，計鈔二千八百五十五錠。

太祖弟孛羅古觧大王子廣寧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恩州一萬一千六百三户。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二十户，計絲一千三百五十九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鉛山州一萬八千户，計鈔七百二十錠。

太祖長子朮赤大王位：

歲賜，段三百匹，常課段一千匹。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平陽四萬一千三百二户。戊戌年，真定晉州一萬户。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永州六萬户，計鈔二千四百錠。

太祖次子茶合觧大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綿六百二十五斤，常課金六錠六兩。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太原四萬七千三百三十户。戊戌年，真定深州一萬户。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一户，計絲六千八百三十八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澧州路六萬七千三百三十户，計鈔二千六百九十三錠。

太祖第三子太宗子定宗位：

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大名六萬八千五百九十三户。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二千八百三十五户，計絲五千一百九十三斤。

太祖第四子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真定路八萬户。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五千二十八户，計絲五千一十三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撫州路一十萬四千户，計鈔四千一百六十錠。

太祖第五子兀魯赤太子。無嗣。

太祖第六子闊列堅太子子河間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四萬五千九百三十户。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一百四十户，計絲四千四百七十九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衡州路五萬三千九百三十户，計鈔二千一百五十七錠。

太宗子合丹大王位：

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

五户絲，丁巳年，分撥汴梁在城户。至元三年，改撥鄭州。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三百五十六户，計絲九百三十六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常寧州二千五百户，計鈔一百錠。

太宗子滅里大王位：

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

五户絲，丁巳年，分撥汴梁在城户。至元三年，改撥鈞州一千五百八十四户。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九十六户，計絲九百九十七斤。

太宗子合失大王位：

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

五户絲，丁巳年，分撥汴梁路在城户。至元三年，改撥蔡州三千八百一十六户。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八十八户，計絲一百五十四斤。

太宗子闊出太子位：

歲賜，銀六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一百五十匹。

五户絲，丁巳年，分撥汴梁路在城户。至元三年，改撥睢州五千二百一十四户。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九百三十七户，計絲七百六十四斤。

太宗子闊端太子位：

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東(京)(平)路四萬七千七百四十一户。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五户，計絲三千五百二十四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常德路四萬七千七百四十户，計鈔一千九百九錠。

睿宗長子憲宗阿速台大王位：

歲賜，銀八十二錠，段三百匹。

又泰定二年，晃兀帖木兒大王改封并王，增歲賜銀一十錠，班禿大王銀八錠。

又泰定三年，明里忽都魯皇后位下，添歲賜中統鈔一千錠，段五十匹，絹五十匹。

五户絲，癸丑年，查過衛輝路三千三百四十二户。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二百八十户，計絲九百一十六斤。

睿宗子世祖次子裕宗位：

裕宗妃伯藍也怯赤：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户鈔，延祐三年，分撥江州路德化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户，計鈔一千一百九十錠。

裕宗子順宗子武宗：

五户絲，丁巳年，分撥懷孟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三户。

江南户鈔，大德八年，分撥瑞州路六萬五千户，計鈔二千六百錠。

睿宗子旭烈大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

五户絲，丁巳年，分撥彰德路二萬五千五十六户。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九百二十九户，計絲二千二百一斤。

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見前。

睿宗子木哥大王位：

歲賜，銀五十錠，段三百匹。

五户絲，丁巳年，分撥河南府五千五百五十二户。延祐六年，實有八百九户，計絲三百三十三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茶陵州八千五十二户，計鈔三百二十四錠。

睿宗子撥綽大王位：

歲賜，銀五十錠，段三百匹。

五户絲，丁巳年，分撥真定藁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户。延祐六年，實有一千四百七十二户，計絲六百一十二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耒陽州五千三百四十七户，計鈔二百一十三錠。

睿宗子歲哥都大王位：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認濟南等處五千户。延祐六年，實有五十户，計絲二十斤。

世祖長子朵兒只太子位：

腹裏、江南無分撥户。

世祖次子裕宗后位：

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龍興路一十萬五千户，計鈔四千二百錠。

又四怯薛伴當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撥瑞州上高縣八千户，計鈔三百三十錠。

世祖次子安西王忙哥剌位：

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吉州路六萬五千户，計鈔二千六百錠。

世祖次子北安王那木罕位：

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

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臨江路六萬五千户，計鈔二千六百錠。

世祖次子(平)〔寧〕遠王闊闊出位：

歲賜，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

江南户鈔，泰定元年，分撥永福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户，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西平王奧魯赤位：

歲賜，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

江南户鈔，大德七年，分撥南恩州一萬三千六百四户，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愛牙赤大王位：

歲賜，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户鈔，皇慶元年，分撥邵武路光澤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户，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鎮南王脱歡位：

歲賜，銀五十錠；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户鈔，皇慶元年，分撥福州路寧德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户，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雲南王忽哥赤位：

歲賜，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户鈔，皇慶元年，分撥福州路福安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户，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忽都帖木兒太子位：

歲賜，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户鈔，皇慶元年，分撥泉州路南安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户，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裕宗長子晉王甘麻剌位：

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

又朶兒只，延祐元年爲始，年例支中統鈔一千錠。

五户絲，闊闊不花所管益都二十九户。

江南户鈔，皇慶元年，分撥南康路六萬五千户。

又迭里哥兒不花湘寧王分撥湘鄉（州、寧鄉）縣六萬五千户，計鈔二千六百錠。

順宗子阿木哥魏王位：

江南户鈔，皇慶元年，分撥慶元路六萬五千户，計鈔二千六百錠。

順宗子武宗子明宗位：

江南户鈔，延祐二年，分撥湘潭州六萬五千户，計鈔二千六百錠。

合丹大王位：

五户絲，戊午年，分撥濟南漏籍二百户。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九十三户，計絲七十七斤。

阿魯渾察大王：

五户絲，丁巳年，分撥廣平三十户。延祐三年，實有五户，計絲二斤。

霍里極大王：

五户絲，丁巳年，分撥廣平等處一百五十户。延祐三年，實有八十七户，計絲三十四斤。

阿剌忒納失里豫王：

天曆元年，分撥江西行省南康路。

后妃公主

太祖四大幹耳朶：

大幹耳朶：

歲賜，銀四十三錠，紅紫羅二十四，染絹一百四，雜色絨五千斤，針三千箇，段七十五匹，常課段八百匹。

五户絲，乙卯年，分撥保定路六萬户。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二千六百九十三户，計絲五千二百七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贛州路二萬户，計鈔八百錠。

第二幹耳朶：

歲賜，銀五十錠，段七十五匹，常譚段一千四百九十四。

五户絲，丁巳年，分撥河間青城縣二千九百户。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五百五十六户，計絲六百五十七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贛州路一萬五千户，計鈔六百錠。

第三幹耳朶：

歲賜，銀五十錠，段七十五匹，常課段六百八十二匹。

五户絲，壬子年，查認過真定等處畸零三百一十八户。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二十一户，計絲四十八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贛州路二萬一千户，計鈔八百四十錠。

第四幹耳朶：

歲賜，銀五十錠，段七十五匹。

五户絲，壬子年，分撥真定等處二百八十三户。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一十六户，計絲四十六斤。

又八不別及妃子位，至元二十五年，分撥河間清州五百一十户，計絲二百四斤。

世祖四幹耳朶：

大幹耳朶：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户鈔，大德三年，分撥袁州路宜春縣一萬户，計鈔一千六百錠。

第二幹耳朶：

歲賜，銀五十錠，又七錠，段一百五十匹。

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袁州路分宜縣四千户，計鈔一百六十錠。大德四年，分撥袁州路萍鄉州四萬二千户，計鈔一千六百八十錠。

第三幹耳朶：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户鈔，大德十年，分撥袁州路宜春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户，計鈔一千一百九十錠。

第四斡耳朵：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户鈔，大德十年，分撥袁州路萬載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户，計鈔一千一百九十錠。

順宗后位：

歲賜，段五百匹。

江南户鈔，大德二年，分撥三萬二千五百户。

武宗斡耳朵：

真哥皇后位：

歲賜，銀五十錠，鈔五百錠。

江南户鈔，延祐二年，分撥湘陰州四萬二千户，計鈔一千六百八十錠。

完者台皇后位：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户鈔，延祐二年，分撥潭州路衡山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户，計鈔一千一百九十錠。

阿昔倫公主位：

至元六年，分撥茂州等處種田三百户。

趙國公主位：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高唐州二萬户。延祐六年，實有六千七百二十九户，計絲二千三百九十九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柳州路二萬七千户，計鈔一千八十錠。

魯國公主位：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濟寧路三萬户。延祐六年，實有六千五百三十户，計絲二千二百九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汀州四萬户，計鈔一千六百錠。

昌國公主位：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户。延祐六年，實有三千五百三十一户，計絲二千七百六十六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廣州路二萬七(十)〔千〕户，計鈔一千八十錠。

鄆國公主位：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濮州三萬户。延祐六年，實有五千九百六十八户，計絲一千八百三十六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横州等處四萬户，計鈔一千六百錠。

塔出駙馬：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真定等處畸零二百七十户。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三十二户，計絲九十五斤。

帶魯罕公主位：

歲賜，銀四錠八兩，段一十二匹。

五户絲，延祐六年，實有代支户六百三十户，計絲二百五十四斤。

(大)〔火〕雷公主位：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延安府九千七百九十六户。延祐六年，實有代支户一千八百九户，計絲七百二十二斤。

奔忒古兒駙馬：

五户絲，庚辰年，分撥眼户五百七十三户。延祐六年，實有五十六户，計絲二十二斤。

獨木干公主位：

五户絲，丁巳年，分撥平陽一千一百户。延祐六年，實有五百六十户，計絲二百二十四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梅州程鄉縣一千四百户，計鈔五十六錠。

動臣

木華黎國王：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東平三萬九千一十九户。延祐六年，實有八千三百五十四户，計絲三千三百四十三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韶州等路四萬一千一十九户，計(絲)〔鈔〕一千六百四十(斤)〔錠〕。

孛羅先鋒：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廣平等處種田一百户。延祐六年，實有七十户，計絲

二十八斤。

行丑兒：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大名種田一百户。延祐六年，實有三十八户，計絲一十五斤。

闊闊不花先鋒：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益都等處畸零二百七十五户。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二十七户，計絲一十五斤。

撒吉思不花先鋒：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汴梁等處二百九十一户。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二十七户，計絲一十五斤。

阿里侃斷事官：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濟寧等處三十五户，計綫一十四斤。

乞里歹拔都：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東平一百户，計絲四十斤。

孛羅海拔都：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德州等處一百五十三户，計絲六十一斤。

拾得官人：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東平等處畸零一百一十二户，計絲八十四斤。

伯納官人：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東平三十二户。延祐六年，實有四十五户，計絲一十八斤。

笑乃帶先鋒：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東平一百户。延祐六年，實有七十八户，計絲三十一斤。

帶孫郡王：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東平東阿縣一萬户。延祐六年，實有一千六百七十五户，計絲七百二十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韶州路樂昌縣一萬七千户，計鈔四百二十八錠。

愠里答兒薛禪：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泰安州二萬户。延祐六年，實有五千九百七十一户，計絲二千四百二十五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桂陽州二萬一千户，計鈔八百四十錠。

术赤台郡王：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德州二萬户。延祐六年，實有七千一百四十六户，計絲二千九百四十八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連州路二萬一千户，計鈔八百四十錠。

阿兒思蘭官人：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潯州路三千户，計鈔一百二十錠。

孛魯古妻佟氏：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真定一百户。延祐六年，實有三十九户，計絲一十五斤。

八答子：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順德路一萬四千八十七户。延祐六年，實有四千四百四十六户，計絲二千四百六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欽州路一萬五千八十七户，計鈔六百三錠。

右手萬户三投下孛羅台萬户：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廣平路洺水(州)(縣)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三户。延祐六年，實有四千七百三十三户，計絲一千七百三十八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全州路清湘縣一萬七千九百一十九户，計鈔七百一十六錠。

忒木台駙馬：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廣平路磁州九千四百五十七户。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七户，計絲九百八十九斤。

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全州路録事司九千八百七十六户，計鈔三百九十五錠。

斡闊烈閣里必：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廣平路一萬五千八百七户。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七百三户，計絲六百八十斤。

江南户鈔，至元二十年，分撥全州路灌陽縣一萬六千一百五十七户，計鈔六

百四十六錠。

左手九千户合丹大息千户：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齊東縣一千二十三户。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六十六户，計絲一百六十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藤州、蒼梧縣一千二百四十四户，計鈔九錠。

也速不花等四千户：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陵州一千三百一十七户。延祐六年，實有五百五十九户，計絲二百二十三斤。

也速兀兒等三千户：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寧津縣一千七百七十五户。延祐六年，實有七百二十二户，計絲二百八十八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藤州等處三千七百三十二户，計絲一百八十八斤。

帖柳兀禿千户：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臨邑縣一千四百五十户。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五十四户，計絲二百六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藤州一千二百四十四户，計鈔四十九錠。

和(斜)[斜]溫兩投下一千二百户：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曹州一萬户。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九百二十八户，計絲七百四十八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貴州一萬五百户，計鈔四百二十錠。

忽都虎官人：

五户絲，壬子年，查認過廣平等處四千户。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韶州曲江縣五千三百九户，計鈔二百一十二錠。

滅古赤：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鳳翔府實有一百三十户。

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永州路祁陽縣五千户，計鈔二百錠。

塔思火兒赤：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東平種田户，并壬子年續查户，共六百八十户。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八十九户，計絲一百五十五斤。

塔丑萬户：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平陽等處一百八十六户。延祐六年，實有八十一户，計絲三十七斤。

察罕官人：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懷孟等處三千六百六户。延祐六年，實有五百六十户，計絲二百二十四斤。

孛羅渾官人：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保定等處四百一十五户。丁巳年，分撥衛輝路淇州一千一百户。

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九十九户，計絲四百四十九斤。

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七年、大德六年，分撥四千户，計鈔一百六十錠。

速不台官人：

五户絲，丁巳年，分撥汴梁等處一千一百户。延祐六年，實有五百七十七户，計絲二百三十斤。

江南户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欽州靈山縣一千六百户，計鈔六十四錠。

宿敦官人：

五户絲，丁巳年，分撥真定一千一百户。延祐六年，實有六十四户，計絲二十八斤。

也苦千户：

五户絲，丁巳年，分撥東平等處一千一百户。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九十五户，計絲一百一十八斤。

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梅州一千四百户，計鈔五十六錠。

阿可兒：

五户絲，癸丑年，分撥益都路高苑縣一千户。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九十六户，計絲七十八斤。

伯八千户：

五户絲，丁巳年，分撥太原一千一百户。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五十一户，計絲一百四十斤。

兀里羊哈歹千户：

五户絲，戊午年，分撥東平等處一千户。延祐六年，實有四百七十九户，計

絲一百九十一斤。

禿薛官人：

五户絲，丁巳年，分撥興元等處種田六百户。延祐六年，實有二百户，計絲八十斤。

塔察兒官人：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平陽二百户。延祐六年，實有二百户，計絲八十斤。

折米思拔都兒：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懷孟等處一百户。延祐六年，實有五十户，計絲二十斤。

猱虎官人：

五户絲，丁巳年，分撥平陽一千户。延祐六年，實有六百户，計絲二百四十斤。

孛哥帖木兒：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真定等處五十八户，計絲二十三斤。

也速魯千户：

五户絲，壬子年，分撥真定路一百六十九户。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户，計絲一十六斤。

鎮海相公：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保定九十五户。延祐六年，實有五十三户，計絲二十一斤。

按察兒官人：

五户絲，壬子年，分撥太原等處五百五十户。延祐六年，實有九十八户，計絲二十九斤。

按攤官人：

五户絲，中統元年，元查平陽路種田户六十户。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户，計絲一十六斤。

阿术魯拔都：

五户絲，壬子年，查大名等處三百一十户。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一户，計絲一百二十斤。

孛羅口下裝太納：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廣平等處八十二户。延祐六年，實有三十户，計絲一十二斤。

忒木台行省：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大同等處七百五十一户。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五十五户，計絲一百一十斤。

撒禿千户：

江南户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三千户，計鈔一百二十錠。

也可太傅：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上都五百四十户。延祐六年，實有三百户，計絲一百二十斤。

迭哥官人：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大名清豐縣一千七百一十三户。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三百七户，計絲五百七斤。

卜迭捏拔都兒：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懷孟八十八户。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户，計絲一十六斤。

黄兀兒塔海：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平陽一百四十四户。延祐六年，實有一百户，計絲四十斤。

怯來千户：

江南户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路三千户，計鈔一百二十錠。

哈剌口温：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真定三十二户。

曳剌中書兀圖撒罕里：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大都等處八百七十户。延祐六年，實有四百四十九户，計絲一百一十七斤。

欠帖木：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曹州三十四户。延祐六年，實有三十四户。

欠帖温：

歲賜絹一百匹，弓絃一千條。

江南户鈔，至元十九年，分撥梅州、安仁縣四千户，計鈔一百六十錠。

扎八忽娘子：

歲賜常課段四百七十匹。

魚兒泊八剌千户：

五户絲，大德元年，分撥真定等處一千户。延祐三年，實有六百户，計絲二百四十斤。

霍木海：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大（明）〔名〕等處三十三户。

添都虎兒：

五户絲，丙申年，分撥真定一百户。

賈答剌罕：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大都一十四户。

阿剌博兒赤：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真定五十五户。

忽都那顔：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大名二十户。

忽辛火者：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真定二十七户。

大忒木兒：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真定二十二户。

布八火兒赤：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大都八十四户。

塔蘭官人：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大寧三户。

憨剌哈兒：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保定二十一户。

昔里吉萬户：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大都七十九户。

清河縣達魯花赤也速：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大名二十户。

塔剌罕劉元帥：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順德一十九户。

怯薛台蠻子：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泰安州七户。

必闍赤汪古台：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汴梁等處四十六户。

阿剌罕萬户：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保定一户。

徐都官人：

五户絲，壬子年，元查大都三十一户。

西川城左翼蒙古漢軍萬户脱力失：

歲賜，常課段三十三匹。

伯要歹千户：

歲賜，段二十四匹。

典迭兒：

歲賜，常課段六十四匹。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一六《職役二》 歷代役法

元制差科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各驗其户之上下而科焉。絲料、包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其法亦以户之高下爲等。【略】

〔太宗八年〕，始行絲料之法。

每二户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顔色輸於宫。五户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顔色輸於本位。

時呼圖克以所括户一百四萬來上。帝議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湯沐邑。楚材奏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五户絲制，其絲不得私徵，皆輸諸有司，視其所當得之數給之。是時，諸王受賜者十一人，公主四人，勳臣二十四人。此丙申受賜之人，恐其後有故削奪者，或不在此數。

憲宗以後亦屢有續賜者。

《元史》劉肅奏曰：太宗時，肅爲行臺嚴寔行軍萬户府經歷，東平歲賦絲銀，復輸綿十萬兩，色絹萬疋，民不能堪，肅贊實奏，罷之。

太宗時，禁中原州縣毋許擅役百姓。

耶律楚材言：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

憲宗五年，始定包銀之法。

初，漢民科納包銀六兩，至是止徵四兩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顏色等物。【略】

世祖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定户籍科差條例。其户大抵不一，有元管户，交參户，漏籍户，協濟户。於諸户之中，又有絲銀全科户，減半科户，止納絲户，止納鈔户，又有攤絲户，儲伊蘇岱爾所管納絲户，復業户，并漸成丁户。户既不等，數亦不同。元管户内絲銀，全科係官户，每户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全科係官五户絲户，每户輸係官絲一斤，五户絲六兩四錢，包銀之數與係官户同。減半科户每户輸係官絲八兩，五户絲三兩二錢，包銀二兩。止納係官絲户，若上都隆興西京等路，十户十斤者，每户輸一斤。大都以南等路，十户十四斤者，每户輸一斤六兩四錢。止納係官五户絲户，每户輸係官絲一斤，五户絲六兩四錢。交參户内絲銀，户每户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漏籍户内止納絲户，每户輸絲之數，與交參絲銀户同。止納鈔户，初年科包銀一兩五錢，次年遞增五錢，增至四兩併科絲料。協濟户内絲銀户，每户輸係官絲十兩二錢，包銀四兩。止納絲户，每户輸係官之數與絲銀户同，攤絲户每户科攤絲四斤。儲伊蘇岱爾所管户，每户科細絲，其數與攤絲同。復業户并漸成丁户，初年免科，第二年減半，第三年全科與舊户等。於是以全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爲三，限輸納被災之地，聽輸他物折焉。其物各以時估爲則，凡儒士及軍站、僧、道等户皆不與。二年復定科差之期，絲料限八月，包銀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三年又命絲料無過七月，包銀無過九月。三年七月，詔農民包銀徵其半，俘户止令輸絲，民當輸賦之月，毋徵私債。四年三月詔：諸路包銀以鈔輸納，其絲料入本色，非産絲之地，亦聽以鈔輸入。凡當差户包銀鈔四兩，每十户輸絲十四斤，漏籍老幼鈔三兩，絲一斤。【略】

三年五月詔：覆實租逃户輸納絲、銀稅，逃民苟免差稅，重加罪之。

十二月敕：諸王塔齊爾所部獵户，止收包銀，其絲稅輸有司。

世祖時天下差科數：

中統四年，絲七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一斤，鈔五萬六千一百五十八錠。

至元二年，絲九十八萬六千九百一十二斤，包銀等鈔五萬六千八百七十四錠，布八萬五千四百一十二疋。

至元三年，絲一百五萬三千二百二十六斤，包銀等鈔五萬九千八十五錠。

至元四年，絲一百九萬六千四百八十九斤，鈔七萬八千一百二十六錠。

臣等謹按以上世祖時，絲、鈔、包銀之數，《食貨志》止此四條。五年以後無考。【略】

大德六年，量改絲鈔受納之制：

命止輸絲户每科俸鈔中統鈔一兩，包銀户每户科二錢五分，攤絲户每户科攤絲五斤八兩。絲料限八月，包銀俸鈔限九月，布限十月。大率因世祖之舊而增損之。

臣等謹按：前此，輸絲户不出俸鈔，攤絲户止絲四斤，此蓋增之也。若包銀户之俸鈔則減四分之一。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一七《職役三》　［至元］十四年正月，以江南平，百姓疲於供軍，免諸路今歲所納絲銀。

先是十年五月，詔免民代輸僉軍户絲銀及伐木夫户賦稅。十一年五月，敕隨路所僉新軍，其户絲均配於民者，並除之。十三年正月，以中書省言，賦民舊籍已有定額，減至元七年新括協濟合併户今歲絲賦之半，至是復免。

周祈《名義考》卷二《絲、綸、紵》　《説文》「絲，蠶所吐也。」一曰，一蠶爲忽，十忽爲絲。《喪大記》鄭玄注：一蠶，謂蠶口所吐甚微，合十忽而成一絲。

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三二《蠶桑・栽桑法》　王禎曰：桑種甚多，不可徧舉。世所名者，荊與魯也。荊桑多棋，魯桑少棋。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荊桑也；凡枝榦條葉堅勁者，皆荊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榦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荊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爲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爲地桑。然荊之條葉，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爲地桑，而有壓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以久遠也。荊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去聲紗羅用；《禹貢》稱「厥篚檿絲」。註曰：「檿，山桑也。」此蓋荊之美而尤者也。魯桑之類，宜飼大蠶；荊桑，宜飼小蠶。柘葉飼蠶，絲可作琴瑟等絃，清鳴響徹，勝於凡絲遠矣。

朱國禎《湧幢小品》卷二《農蠶》　瓊州田禾三熟，蠶絲八登。湖地宜蠶，新絲妙天下。每蠶忙時，必有小鳥，連叫曰：澈山看火。其聲清澈可聽。蠶畢則止，餘地無之。蠶室煖，育者倦極，常有火患。作劑用柴帚，以禾草爲之，長尺有咫，大可一握，散布，登蠶其上，有至二三重者，名曰上山。

湖絲惟七里者尤佳，較常價每兩必多一分，蘇人入手即識，用織帽緞，紫光可鑑。其地去余鎮僅七里，故以名。有即其地載水作絲者，亦只如常，蓋地氣使然。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煖之節，不使有過，過則有傷，是爲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桃葉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濈濈而食，然後以鵝羽拂之，是爲攤烏。其既食也，乃熾炭於筐之下，并其四周，剉桑葉如縷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番，晝夜巡視。火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則蠶饑而傷火，致病之源也，然亦不可太緩，緩則有漫漶不齊之患矣。編絰曰蠶薦，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秸曰蔟墩，用承刀，惡其聲之著也，是爲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擿，眠一二日而起，起則餧，是爲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爲務益廣，是爲出火。蓋自此蠶離于火，而葉不資于刀矣。又四五日爲大起。大起則薙，薙則分箔。薙早則足傷而絲不光瑩，薙遲則氣蒸而蠶多濕疾。又六七日爲熟巧，爲登簇，巧以葉蓋，曰貼巧。驗其猶食者也，簇以藁覆，曰冒山；濟其不及者也，風雨而寒，則貯火其下，曰炙山，晴暖則否。三日而闢户，曰亮山。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日而采繭，爲落山矣。凡蠶之性，喜温和與惡寒熱，大寒則閟而加火，太熱則疏而受風。蠶房宜卑，卑則温；蠶簇宜高，高則爽。又其收種時，須在清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於桑葉，尤宜乾而忌濕，少則布挹之，多則箔晞之，能節其寒煖，時其饑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而舉得其宜，一時任事諸女僕又相與起率勵，咸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數。傳者始而驚，中而疑，終而信也。其後益加講求，爲法愈密，所產益良，前後幾二十年，歲無敗者，時謂得養蠶術焉。

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八《方物記第一〇》 歐陽公《至喜亭記》：蜀絲枲織文之富，衣被天下。《寰宇記》：益州貢柘蠶絲。《雲山雜記》：杜甫寓蜀，每蠶熟，即與兒躬行乞曰：如或相憫，惠我一絲兩絲。

徐矩《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一四《服御・蠶絲》 《禮記》：皇妃祭先蠶。黄帝元妃西陵氏養蠶之始。《書》曰：厥貢漆絲。《月令》云：分繭稱絲。《杜陽編》云：唐代宗時彌羅國貢碧金絲。其國大桑連數十頃，蠶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表裏通瑩。《搜神記》：上古時有人遠征，家帷一女與馬，女思其父，戲馬曰：汝能迎得吾父，吾將嫁與汝。馬乃絶韁而去，得父還。後馬見女輒怒，父恚之，女以實答。父大怒，殺馬曝皮於庭。女至皮所，忽蹙然卷女而行，後於大樹枝上得女及皮，盡化爲蠶。既死，因名其樹曰桑。桑，喪也，此蠶桑之始也。今馬頭娘是其故事。

方以智《通雅》卷二《疑始》 㣇，象絲出於絭。息茲切。《説文》曰：「㣇，細絲也。讀若覕。」㣇，古文絲。蠶所吐也。从二糸。徐鍇曰：一蠶所吐爲忽，十忽爲絲。糸，五忽也。按，絲非一絭之緒，故兩其象以大義，其有偏旁者，則从省文耳。絭，或省作絭可證。音莫狄切者，亦陸、孫輩附會分別之學也。直當音絲。

顧炎武《肇域志・山東・登州府》 《禹貢》：萊夷作牧，厥篚檿絲。萊夷，顔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爲生也。檿，山桑也，山桑之絲，其紉中琴瑟之弦。蘇氏曰：惟東萊有此絲，以之爲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桑繭。

沈自南《藝林彙考・服飾篇》卷一〇《繒帛類》 《傷言》《子虚賦》「曳獨繭之揄袖」。駱璞曰：獨繭，一繭絲也。【略】

《戲瑕・古樂府》有「絲用同功緜」。今吴興養蠶家，以兩蠶共作繭者，謂之同功緜，價倍於常。其絲以三繭抽者，爲合羅絲，歲以充造御服，山、龍、華蟲、粉米、藻、火，並出於此，士庶家不得濫用也。謝肇淛著《西吴枝乘》載之。按，此則鄉貢八蠶之繭，當時定以八蠶共作一繭，後世所無，而解者誤爲一歲之中蠶得八收，豈同功之義哉。

《藥溪談》《禹貢》曰「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史記》作「貢絲」，《爾雅》曰：「檿，山桑。」顔師古曰：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爾雅》又曰：「蟓，桑繭。」譬由檿繭、棘繭、欒繭、蚖蕭繭，今萊陽之山繭紬，蓋檿繭也。枚乘《七發》「野繭之絲以爲絃」，殆所謂蟓繭而韌堅者與。

愛新覺羅・玄燁《康熙文集》卷二八《回子地産絲》 西北回子地方産絲綿，以之製甲，其堅固勝於中土。大約四十層可敵浙江之絲八十層，向來不知外國出絲也。

《李煦奏摺・蘇州雨水米價絲價并進晴雨册摺》 康熙五十年五月十三日

蘇州米價，上號的每石仍九錢之内，次號的每石仍八錢之内。至於今年新絲收成甚好，絲價不貴，每兩自六分起，至七分爲止。

又《蘇州插秧分數并報米價絲價摺》 康熙五十四年六月初六日

蘇州米價，上號約一兩一錢五六七分，次號約一兩六七八分。至於新絲時價，線經絲每兩八分，單經絲每兩七分，緯絲每兩六分六厘。

又《蘇州米價絲價并進晴雨册摺》 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十二日

竊蘇州五月以來，雨水調匀，目下各鄉民田稻秧，業已插完訖。米價如常，上號的一兩一錢光景，次號的一兩光景。至於新絲價值，線經絲每兩八分三厘，單經絲每兩七分二厘，緯絲每兩六分九厘。

又《蘇揚米價絲價摺》 康熙五十六年六月初三日

竊揚州、蘇州雨水調匀，米價照常，上號一兩一錢光景，次號一兩光景，蘇、揚彷彿相等。至於新絲價值，線經絲每兩八分一厘，單經絲每兩七分，緯絲每兩六分七厘。

又《蘇揚二州米價絲價及御稻香稻生長情形摺》 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竊蘇州、揚州雨水調匀，米價上號一兩光景，次號九錢光景，揚州與蘇州價值彷彿。至於新絲之價，線經絲每兩八分二厘，單經絲每兩七分六厘，緯絲每兩七分二厘。

又《蘇州絲價米價摺》 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竊新絲價值，線經絲每兩八分，單經絲每兩七分四厘，緯絲每兩七分。至於目下米價，上號八錢七分，次號七錢三分。

又《蘇州米價絲價并進晴雨録摺》 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十三日

竊奴才所種御稻，六月二十日之外，可以收割。蘇州近日米價，上號九錢五分，次號七錢八分。新絲價值，線經絲每兩七分九厘，單經絲每兩七分，緯絲每兩六分五厘。

又《蘇州米價絲價并進晴雨録摺》 康熙六十年六月初六日

竊蘇州地方雨水調匀，禾苗俱已插蒔，百姓樂業。目下米價，上號九錢七分，次號八錢四分。新絲價，線經絲每兩七分二厘，單經絲每兩六分二厘，緯絲每兩五分八厘。

又《蘇州米價絲價并進晴雨録摺》 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初七日

竊蘇州地方，連得甘霖，禾苗茂盛，民生樂業。米價照常，上號一兩一錢八分，次號九錢六分。新絲價，線經絲每兩七分九厘，單經絲每兩六分七厘，緯絲每兩六分三厘。

邁柱等《九卿議定物料價值》卷二 生絲每兩，今核定銀伍分陸釐貳毫伍絲。

黄絲，每觔照舊例，今核定銀壹兩肆錢玖分。

黄白絲，每觔照舊例，今核定銀壹兩伍錢。

《類腋》卷一二《物部・絲線絨附載》 縠絲《書》：「海岱惟青州，厥篚檿絲。」傳：檿，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孫該《琵琶賦》：「絃則岱谷檿絲。」素絲《詩》：「素絲紕之。」郭泰機詩：「皎皎白素絲，織爲寒女衣。」繭絲《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陸游詩：「愁思多於繭盎絲。」可黄可黑《淮南子》：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黄，可以黑也。注：練，白也。阮籍詩：「楊朱泣岐路，墨子怨練絲。」冰蠶《拾遺記》：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繭長一尺。其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爲黼黻。薩都剌詩：「冰蠶吐絲成五色。」五絲梁簡文帝《七勵》：「五絲擅美，獨繭稱華。」弱線杜甫詩：「刺繡五紋添弱線。」王十朋詩：「宫線初長日南至。」楊維楨詩：「繡線添來日正長。」《事文類聚》：晉魏間，宫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添一線。碧線白居易詩：「正抽碧綫繡紅羅。」補衮杜牧詩：「平生五色線，願補舞衣裳。」高啟詩：「手持照國珠，胸出補袞線。」紅絨李後主詞：「繡牀斜憑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吐。」綵線方夔詩：「强拈綵綫候牽牛。」香絨楊維楨詩：「香絨倦理一枝頤。」五色絨又：「却嗔昨夜狸奴惡，搔亂金牀五色絨。」

陳鱣《簡莊疏記》卷一四《論語》 「今也純儉」。集解孔曰：純，絲也。《詩・都人士》疏引鄭注：純讀爲緇。按《地官・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鄭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祭統》云：「(以)共(其)純服。」孔穎達疏：「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糸旁才，是古之緇字。二糸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于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爲緇，即《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説文》云「純，絲也。从糸，屯聲」。《論語》曰「今也純儉」。許不同鄭者，鄭从魯，許从古也。《説文》又云「緇，帛黑也。从糸，甾聲」。《説文》緇下不載古文作紂，惟《玉篇》云「緇，黑色，紂同」。疑今本緇下脱重文紂也。

黄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一《總記》 山南道 厥貢絲。(《唐書・地理志》)

顧祿《清嘉録》卷四《四月・立夏三朝開蠶黨》 環太湖諸山，鄉人比户蠶桑爲務，三四月爲蠶月，紅紙黏門，不相往來，多所禁忌。治其事者，自陌上桑柔提籠采葉，至邨中繭煮分箔縷絲，歷一月而後弛諸禁。俗目育蠶者曰蠶黨，或有畏護種出火辛苦，往往于立夏後，買現成三眠蠶于湖以南之諸鄉村。諺云：立夏三朝開蠶黨。開買蠶船也。案，《具區志》：湖中諸山，以蠶桑爲務，女未及笄，即習育蠶，三四月謂之蠶月，家家閉户，不相往來。郭傒伽《梧園消夏録》：三吴蠶月，風景殊佳，紅帖黏門，家多禁忌。少婦治其事者，往往獨宿。許志《進蠶詞》

云：五夜留燈照獨眠，蠶房齊禁太常偏。軒渠借問秦淮海，箇出《蠶書》第幾篇。

顧祿《清嘉録》卷四《四月・賣新絲》 繭絲既出，各負至城，賣與郡城隍廟前之收絲客。每歲四月始聚市，至晚蠶成而散，謂之賣新絲。蔡雲《吴歈》云：蠶家多半太湖濱，浮店收絲只趁新。城裏那知蠶婦苦，栽錢哄熱賣絲人。

案，新絲，棉絲也。《吴縣志》：近湖諸山家蓄蠶取之，每歲四月始登市。

郭柏蒼《閩産録異》卷一《貨屬・絲》 福州，道光末，鹽大使紹興高其垣，始傳蠶種、桑苗於湖州。

同治初，閩抽厘金以濟陝、甘兵餉，視關税有八倍者。當道以厘餘買平。寧商陳恒猷、耿王莊爲桑棉局，祀「馬頭娘」（本有廟，在南門外）延蠶師；司、道、紳司其事。越數年，桑葉之柔而大者，漸粗而小矣。葉粗則絲儥。至光緒三、四年，蠶事遂廢。

《文選・吴都賦》：「鄉貢八蠶之綿。」注引《交州記》：「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按志：「漳州古稱『善蠶之鄉』，歲五蠶，吴、越皆不能及。」詔安有蠶王廟，則「斥鹵不宜蠶」之説，似又未可盡信。惟漳絲褐色，不及杭、嘉、湖。閩稱木棉爲「吉貝」。謝枋得詩：「嘉樹種木棉，天何厚八閩。厥土不宜桑，蠶事殊艱辛。木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

李鴻章《李鴻章全集・奏稿》卷二二《長蘆白絲請派産絲省分摺》 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奏爲内務府擬派長蘆白絲，無從采辦，請另派産絲省分辦解，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准内務府咨開每年分派江南蘇州織造大運絨綫絲斤等項，辦解未能足數，現在庫存白絲，不敷應用，奏明擬派長蘆采辦三千斤，解京濟用，作正開銷等因。當經行司遵照去後。兹據長蘆運司覺羅成孚詳稱，直隸天氣較寒，地土多瘠，素無蠶桑之利，間有種桑養蠶之户，僅得土絲，不特價值極昂，且質粗色黑，斷不適用，所有奉派白絲，實屬無從采辦，向來内務府亦無派辦絲斤之案，請另派産絲省分辦解等情前來。臣查各省物産，本自異宜，未可强致。直隸向無白絲，近年商情苦累，運庫支絀萬分，亦實無力采辦，相應仰懇天恩，免其派辦，仍敕下内務府，將此次絲斤另派産絲省分辦解，以期合用，而免貽誤。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農政新論》卷一唐浩鎮《户部議覆各省自闢利源摺》 一曰蠶桑。中國産絲之區，以江浙爲最，江浙以近太湖者爲最，蓋湖水澄清，性肥而煖，故以水灌桑則葉茂，以桑飼蠶則絲韌。以太湖例之，鄱陽、巢湖、洞庭、大明、金明、滇池、昆明，各省之湖，誠能推廣此意，徧植蠶桑，則所出絲繭皆能光白柔韌，遠勝於日本、意大利諸邦，而收大利。

《商務新編》卷一薛福成《商政》 昔商君之論富强也，以耕戰植爲務，而西人之謀富强也，以工商爲先，耕戰植其基，工商擴其用也。然論西人致富之術，非工不足以開商之源，則工又爲其基，而商爲其用。邇者，英人經營國事，上下一心，殫精竭慮，工商之務，蒸蒸日上，其富强甲於地球諸國，諸國從而效之，迭起争雄，泰西强盛之勢，遂爲亘古所未有。【略】

商務之興，厥要有三：一曰販運之利。【略】一曰藝植之利。今華貨出洋者，以絲、茶兩欵爲大宗，而日本、印度、意大里等國起而争利，徧植桑、茶，印度茶品幾勝於中國，意大里售絲之數亦幾埒於中國。數年以來，華貨滯而不流，統計外洋所用絲、茶出於各國者，幾及三分之二，若并此利源而盡爲所奪，中國將奚以自立，是不可不亟爲整理者也。整理之道，宜令縣郡有司，勸民栽植桑、茶。蓋種桑必在高亢之地，而種茶恒在山谷之中，非若罌粟之有妨稼穡，是在相其土宜，善爲倡導而已。其繅絲之法，製茶之法，有能刻意請求者，宜激勸而獎進之。至於絲茶出口，數十年前，以加税爲中國之利，今則各國起而相争，一加税則價必昂，價昂則運貨者必去中國而適他國，而税額必爲之大減。夫西洋諸國，往往重税外來之貨，而減免本國貨税，以暢銷路。今中國絲、茶兩宗，雖不必減税，亦不可加税，但使地無閒曠，則産之者日益豐，而其價日益廉，即出口之貨日益多，不特於税務有裨，亦爲民興利之一大端也。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一一《輿地七・河南省》 汝州　臣謹案：其南有伏牛山，北嶺名勝也。柞櫟成林，可飼野蠶。魯山縣輸出野蠶絲，蔚爲大宗。與山東所産同爲名品云。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一三《輿地九・安徽省》 池州府：池州扼金陵之上游，據石城之險固。而東流縣西南七十里馬當山橫枕大江，尤爲至險。銅陵縣西南四十里大通鎮，與和悦洲隔一衣帶水，咸同以後，鹽艘聚泊，遂成巨鎮。而青陽之絲，太平之茶，皆於此輸出。與繁昌之荻港，同爲江輪下上之所。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八〇《實業三》 〔光緒三十四年〕，又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奏：【略】又奏黑龍江省綏化府朝陽陂一帶，柞樹繁多，飼養山蠶，最屬相宜。見經派員設立蠶業公所，練習飼養繅絲之法。並於柞樹多處畫出地段，

專爲放養山蠶區域，仍由公家撥款以資提倡。

臣謹案：野蠶絲爲各國所無。歐美絲織商需要，非他物能代，可目爲中國天然絲之專利品。今則安東、大連凡日人勢力所及，灰絲即野蠶絲。輸出由其操縱，反客爲主。且朝鮮邊境與我接壤，彼又利用我農民爲之種柞樹，采野蠶，灰絲經産額大增。運歸日本，售諸歐美，美銷最鉅。特將朝鮮新出品廉價競争，我華專利品幾爲侵奪，殆盡可慨也！

農工商部咨各省仿辦改種美棉、藍靛，並收養山蠶文。據直隸農務總局詳稱：見在禁種罌粟，民間驟失厚利，若不設法補救，匱乏堪虞。擬令改種美棉、藍靛。土性相宜，著有成效。又稱蠶業利源極大，飼養最繁。惟另有一種野蠶，俗名山蠶，放養山中柞樹之上，最爲簡易。以土地論則僅需山場，以勞力論則婦孺所能，以資本論則所需不過繭種。出蛾後一律出絲，於本金毫無損失。種種便利，較種桑飼蠶尤爲特別，第會員提倡力薄，仰懇通行飭辦。查各節簡而易行，於實業前途洵有裨益，應咨貴督撫飭屬仿辦，隨時報部。

又咨准東三省總督、吉林巡撫咨稱：吉省橡槲叢生，自設山蠶局以來，各處來領繭種者，絡繹不絶。見於研究柞蠶之中，又發明蒿柳飼蠶之法，即以橡蠶之種，移放蒿柳之上，柳葉既較橡葉爲肥，柳繭亦較橡繭爲大，且可夏秋兩季飼放，較之橡蠶工省利倍，並將飼養栽種各法，編書咨送前來。查山蠶一項，爲東三省天然之利，此次發明橡蠶、柞蠶之外，更可添飼柳蠶，簡便易行，獲效尤速，各省亟宜仿照飼種，逐漸推廣，殊於民生有益。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二《實業五》　生絲産額　無精確統計可據，日本及歐美人雖有調查，於國内消費之假定，未免失之過少。兹將美國絲業協會表列世界生絲産額如左：單位千磅。

年次	日本	中國	意大利	法蘭西	其他	合計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	二三·八五一	一五·二七三	九·〇四四	一·一〇八	未詳	五七·二一五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	二六·六五〇	一五·九七〇	七·八〇四	七七二	六·〇一九	五七·二一五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	二一·三五八	一〇·七七二	八·九五一	八九三	四·八七二	四六·八四六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	二七·〇一三	一三·九一九	六·三四九	二八六	二·九六五	五〇·五三二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	三一·七二四	一四·八〇七	七·九六三	四八五	三·〇一六	五七·九九五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	三四·〇五〇	一三·七三三	六·二一七	四五二	三·〇二一	五七·四七三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	三二·三〇八	一二·九八〇	五·九四二	五二九	三·二二〇	五四·九七九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	三四·二二二	一七·三一八	四·〇四五	三九七	三·〇九八	五九·〇八〇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	二四·三〇〇	一〇·七二八	七·三三〇	五五一	一·九〇八	四四·八一七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	三六·三七六	一二·一三三	七·〇六六	四三〇	一·五三六	五七·五四一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三年	四一·五四三	一五·六七八	八·二三四	四三七	一·九三二	六七·八二四

我國生絲，國內消費頗鉅，右列之數，至少應加百分之五十五，日人亦謂表中所舉彼國之消費過低，應加百分之三十五。

徐珂《清稗類鈔・農商類・商品》 絲產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廣東、雲南、四川。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〇六《江蘇・通州直隸州》 土產　絲《寰宇記》：通州產。

卷一三二《安徽・廣德直隸州》 土產　絲。

卷一六四《山東・濟南府三》 土產　絲《唐書・地理志》：齊州土貢絲。《明統志》：章邱、鄒平二縣出絲。

卷一七三《山東・登州府》 土產　縑絲《登州府志》：出棲霞縣，文登、招遠等縣亦有之。

卷一八三《山東・濟寧直隸州》 土產　絲。

卷一八四《山東・臨清直隸州》 土產　絲。

卷二八八《浙江・嘉興府四》 土產　絲各縣出。唐土貢絲及絲綿。

卷二九〇《浙江・湖州府二》 土產　絲《明統志》：各縣皆出。《舊志》：菱湖、洛舍者爲第一。

卷三〇五《浙江・處州府》 土產　《元和志》：處州元和貢絲。

卷三二九《江西・吉安府三》 土產　絲《唐書・地理志》：吉州土貢絲。

卷三六九《湖南・沅州府二》 土產。絲麻陽出。

卷三八六《四川・成都府》 土產　絲《寰宇記》：郫縣出絲，犀浦縣出拓蠶絲。

卷三九四《四川・順慶府二》 土產　絲《寰宇記》：廣安軍產絲、布。《明統志》：南充、蓬州、廣安俱出絲。

卷四五一《廣東・雷州府》 土產　絲《唐書・地理志》：雷州土貢。

卷四七一《廣西・南寧府》 苗蠻　西原蠻在廣容之南，邕州之西。地產絲。

高汝行〔嘉靖〕《太原縣志》卷一 田賦　洪武二十四年地四千八百三十頃六十七畝。桑一萬三百一十四株，絲六十四斤一十二兩五錢。永樂十年地四千七百八十七頃八十六畝一分。桑一萬三百一十四株，絲六十四斤一十三兩五錢。成化八年地四千七百七十九頃七十二畝四分。桑一萬三千一十四株，絲八十斤一十三兩五錢。

陸弨〔嘉靖〕《山東通志》卷八《物產》 登州府

屬絲出棲霞，青、萊亦有之。絲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爲繒堅韌。《禹貢》曰「萊夷作牧，厥篚厥絲」是也。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居民取之製爲紬，久而不敝。

熊元、馬文煒〔萬曆〕《安丘縣誌》卷八《賦役考》 官民起科桑徵絲四百七斤一十一兩八錢，折大絹三百二十六疋五尺七寸。

包大爟等〔萬曆〕《兗州府志》卷二五《物產》 絲《釋文》云：蠶所吐也。一蠶爲忽，十忽爲絲，蠶眠成繭，繭繅成絲綿，細絲亦曰纊，字亦作統。《禹貢》：兗州厥貢厥絲。《周官》：「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陸龜蒙《素絲贊》：爲綫補君衮，爲絃繫君桐。左右修闕職，宮商還古風。端然潔白心，可與鬼神通。

陳霽學等〔道光〕《新津縣志》卷二九《物產》 貨之屬　絲《說文》：蠶所吐也。《急就篇》註：抽引精繭出緒曰絲。邑人喜蠶桑，故三月絲市，以本邑爲最。

楊應璣等《石砫廳鄉土志》 第十章　植物製造產　絲泉之屬絲，蠶所吐也。泉，麻也。《爾雅翼》有實爲苴，無實爲枲。

第一節　絲

《舊志》云：廳民向少蠶桑，近有以飼蠶獲利者，日增月盛，利益溥矣。分生絲、熟絲，黃、白二色，然不及別境之韌軟利用。近大河嘴場有織綢帛者，價雖廉而粗絲之遜也。

余文龍、謝詔等〔天啓〕《贛州府志》卷七《食貨誌・田賦》 本府

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山塘共一萬五千九百一十八頃三十八畝四分一十六步。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俱闕。

弘治年間，官民田地山塘共一萬七千九十八頃五十三畝一十五步。

正德年間，官民田地山塘共一萬七千八百六頃三十九畝二分一十五步。

嘉靖年間，官民田地山塘共一萬八百六十一頃九十七畝四分一十五步。

萬曆四十一年，官民田地山塘共三萬三千五百二十九頃九十三畝二分。

農桑絲一百五十五觔七兩八錢六分七釐六毫二絲五忽。

贛縣

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山塘三千八百三十五頃四畝九分一十六步。

弘治年間，官民田地山塘三千六百一十九頃八十五畝四分一十五步。

正德年間，官民田地山塘與弘治同。

嘉靖年間官民田地、山塘三千六百一十九頃八十五畝八分。

萬曆四十一年，官民田地、山塘六千一百六十三頃三十二畝九分九毫。

農桑絲四十一觔二兩七錢。

雩都縣

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塘八百一頃九十畝七分。

弘治年間官民田地、塘九百九頃一十七畝四分。

正德年間，官民田地、塘九百九頃一十九分。

嘉靖年間，官民田地、塘九百九頃二十一畝一分。

萬曆四十一年，官民田地塘一千八頃二十六畝一分九厘三毫一絲五忽。

農桑絲二十二觔一十二兩三錢。

信豐縣

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塘一百一十四頃八十一畝。

弘治年間官民田地、塘四百二十四頃七十四畝。

正德年間，官民田地、塘四百二十八頃七十六畝六分。

嘉靖年間，官民田地、塘與正德同。

萬曆四十一年，官民田地、塘四千六百三十頃一千八畝八分七釐七毫二忽。

農桑絲二觔。

興國縣

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山塘三千一百頃七十九畝二分。

弘治年間，官民田地、山塘二千八百六十八頃七十六畝九分。

正德年間、嘉靖年間並同弘治。

萬曆四十一年，農桑絲一十觔十四兩五錢。

會昌縣

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塘二十七頃五十五畝七分。

弘治年間，官民田地、塘一百九十四頃六十畝五分。

正德年間，官民田地、塘一百九十五頃一十六畝三分。

嘉靖年間，官民田地、塘一百九十五頃一十六畝。

萬曆四十一年，官民田地、塘一千五百九十五頃八十八畝五分三厘一毫五絲。

安遠縣

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塘二十頃八十三畝。

弘治年間，官民田地、塘一百二十二頃一十一畝八分。

正德年間，官民田地、塘一百二十二頃一十三畝六分。

嘉靖年間官民田地、塘一百二十二頃一十四畝四分。

萬曆四十一年，官民田地塘一千五百四十頃六十二畝五分七厘。

農桑絲一觔六兩一錢。

寧都縣

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山塘六千二百二十八頃一十二畝九分。

弘治年間，官民田地、山塘六千二百二十八頃八十二畝九分。

正德年間、嘉靖年間並同弘治。

萬曆四十一年，官民田地、山塘八千三百二十二頃五十五畝八分五釐八毫。

農桑絲四十八觔一十五兩九錢。

瑞金縣

洪武四十二年，官民田地、山塘二百八十九頃二十五畝三分。

弘治年間，官民田地、山塘三百三頃八十五畝九分。

正德年間，官民田地、山塘三百頃九十一畝六分。

嘉靖年間同正德。

萬曆四十一年，官民田地、山塘二千七百九十七頃一十二畝一分九釐六毫。

農桑絲一十九觔八兩七錢。

龍南縣

洪武二十四年，民田地四頃五畝九分。

弘治年間，官民田地、塘九百八十八頃五十八畝二分。

正德年間，官民田地、塘九百八十八頃六十畝二分。

嘉靖年間，官民田地、塘九百八十八頃六十畝六分。

萬曆四十一年，官民田地、塘一千六百六十四頃二十三畝七分三釐。

石城縣

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山塘一千四百二十八頃五十二畝。

弘治、正德、嘉靖年並同。

萬曆四十一年，官民田地、山塘二千二十九頃八十九畝一分二毫八絲。

農桑絲七觔二兩。

定南縣

隆慶六年，官民田地塘一百六十頃四十四畝一分三厘三毫一絲七忽七微。

萬曆八年，奉例丈量官民田地、塘七百七十七頃九畝七分一厘七毫五絲。

萬曆四十一年，官民田地、塘七百七十七頃五十畝七分九厘一毫九絲四忽一微五纖。

長寧縣

萬曆四十一年，官民田地、塘六十一頃六十畝八分一厘五絲一忽。

農桑絲一十四兩四錢。

張峰、陳復亨〔隆慶〕《海州志》卷三《土貢》 按《舊志》：上貢之物曰桑絲，二千六十二兩四錢二分。

楊子器、桑瑜〔弘治〕《常熟縣志》卷三《叙官治》 洪武二十四年，版籍官民田地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五頃，比元增七百頃四十三畝。

官田地九千三百三十七頃六十三畝，民田地三千八十七頃三十七畝。夏稅絲四萬二千五百七十三兩。桑一萬二千七十七株。納絲四百一兩六錢。

永樂十年，版籍官民田地一萬六千二百一十一頃四十五畝，比前增三千七百八十六頃四十五畝。

官田地八千九百六十二頃一十四畝，民田地七千二百四十九頃三十一畝。夏稅絲六萬四千六百三十五兩。桑一萬二千三百三十一株。納絲四百一十兩。

宣德七年，版籍官民田地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頃二十二畝，比前增一千四百一十六頃七十七畝。

官田地九千三百一十二頃一十七畝，民田地八千三百一十六頃五畝。夏稅絲七萬七百四十五兩，比（前）增六千一百一十兩。

正統七年，版籍官民田地一萬八千一百七十九頃五十二畝八分八毫。

官田地九千六百八十六頃九十畝三分四厘四毫，民田地八千四百九十二頃六十二畝四分二厘四毫。夏稅絲七萬三千九十三畝五錢八分二厘三毫。桑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五株。納絲四百一十三兩三錢七分三厘七絲。

景泰三年，版籍官民田地一萬八千五百九十三頃六十三畝。

官田地九千九百八十一頃七十八畝，民田地八千七百一十一頃八十五畝。夏稅絲七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兩五錢七分。桑一萬二千四百二十株。納絲四百一十三兩三錢七分。

天順六年，版籍官民田地一萬八千六百五十二頃三十九畝六分五厘七毫。

夏稅絲七萬五千六百二十二兩三錢四分。桑一萬三千四百一十五株。納絲五百二十三兩五錢三分。

成化八年，版籍官民田地一萬八千七百三十二頃三十一畝七分六厘七毫。

夏稅絲七萬三千八百九十九兩四錢三分五厘一毫。桑一萬四千五百二十株。納絲五百九十一兩七錢四文。

成化十八年，版籍官民田地一萬八千八百五十八頃四十八畝八分七厘三毫。

夏稅絲七萬四千三十九兩八錢三分六厘五毫四絲。桑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一株。納絲六百一十八兩一錢一分。

弘治五年，版籍官民田地一萬八千八百五十九頃五畝二分三厘三毫。

夏稅絲七萬四千四十三兩三錢七分二毫四絲。桑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二株。納絲六百五十九兩八錢六分。

弘治十年，分去太倉州官民田地等項二千五百八十六頃一十八畝一厘。

夏稅麥五千一百七十六石二斗五非二合二勺，絲一萬九百八十六兩六錢六分一厘三毫三絲。

農桑

洪武十年，本縣栽桑八千七百一十四株。今農桑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五株，科絲四百一十三兩三錢七分三厘七絲，折絹二十二疋二丈九尺。

歲納本府織染局絲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一兩一錢七分五厘三毫一絲。

歲納京庫絹二千四百九疋。黃、白各半。

汪心等〔嘉靖〕《尉氏縣志》卷二《貢賦》 尉氏縣起科官民田地

洪武二十四年夏地一千一百五十一頃六十九畝七分八釐。稅【略】絲三千六百四十四兩六錢六分七釐。秋地八百五十五頃五十畝二分八釐。

永樂十年，夏地稅麥絲【略】同前。

成化十八年，夏地稅麥絲【略】同前。

《正德實録》：夏地稅麥絲【略】同前。

成化十八年，官桑三百二株，科絲綿一十九兩九錢三分二釐，折絹二丈九尺八寸九分八釐。民桑三萬一百九十二株，科絲綿九百九十六兩三錢三分六釐，折絹四十九疋二丈四尺五寸四釐。

按《舊志》作官民桑三十七萬八千二百四十四株，絲綿一千一十六兩二錢六分八厘。

沈紹慶、王家士〔嘉靖〕《光山縣志》卷四《田賦志・貢賦農桑稅糧》 大明洪武二十四年，起科官民桑，夏稅秋糧之征。官民桑一萬六千九百株，絲五百五十九兩九錢八分有奇，折京庫絹二十七疋二丈九尺九寸七分。

弘治十五年，官民桑六千九百六十九株有奇，絲五百五十九兩九錢八分有奇，折京庫絹二十七疋二丈九尺九寸七分。

嘉靖初年，除縣民胡伯釗奏准水坍地免徵外，實徵官民桑六千九百六十九株有奇，絲五百五十九兩九錢八分有奇，折京庫絹二十七疋二丈九尺九寸七分。

嘉靖二十四年稅糧，同正德三年之數。

魏津、張讓〔弘治〕《偃師縣志》卷一《貢賦》　歲額

雜革二百五十五張。

田賦

官民地四千八百頃三十四畝三分六厘六毫，夏地一千二百三十二頃五十畝八分六厘。絲三千七百八十兩五錢七分。

永樂十年

官民地四千四百五十四頃六十五畝六分六厘，起科官民地肆千五十七頃五十四畝六分捌厘，夏地二千二百二十四頃一十六畝五厘四毫。絲三千八百六兩三錢九分。

成化十八年

官民地四千四百五十四頃九十五畝六分六厘，起科官民地四千五十七頃八十四畝八分六厘，民地四千二十頃七十九畝一分六厘一毫，不起科民地三百九十七頃一十一畝七分九厘，夏稅地二千二百二十四頃。絲三千六百八兩七錢八分八厘六毫六絲。

弘治五年

官民地四千四百五十四頃九十六畝六分，起科官民地四千五十七頃八十四畝八分六厘，官地七十三頃五畝七分五厘，民地四千二十頃七十九畝一分壹厘六毫，不起科民地三百九十七頃一十畝七分九厘，夏稅地一千二百二十四頃四十六畝五厘。絲三千八百六兩七錢八分八厘六毫五絲。

農桑

洪武二十四年

官民桑、棗四萬七千三十七株。桑三萬伍千三十五株，共絲綿一千一百八十三兩五錢五分五厘。

永樂十年

官民桑、棗、柿一百六十萬七千四百一十二株。起科官民桑、棗六萬二千五百五十二株。桑四萬六千二百七十六株，共綿絲一千五百二十兩六錢七分二厘。

鄭相、黃虎臣〔嘉靖〕《夏邑志》卷四《土貢》　稅絲一千九百八十二兩一錢三分九釐，農桑折京庫絹一百六十七疋一丈三尺四寸八釐五毫。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一《物產》　挂絲　《雲麓漫鈔》：紹興中，以小竹編聯籠，以衣畫風雲，鸞鵲作枕屏，一時無名號，曰畫絲。好事者大其制，施於酒席以障風，野次便於圍坐，人競爲之。今名挂絲，蓋以絲挂於竹骨之上也。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二《物產》　絲　《西吳里語》：湖州蠶絲，有頭蠶、二蠶。頭蠶爲上，細而白者謂之合羅，稍粗者謂之串五，又粗者謂之肥光，合郡皆有，而獨盛於歸安。《西吳枝乘》：其絲以三繭抽者謂合羅絲，歲以充御服。《見聞雜記》：湖絲絶海内，歸安爲最，次德清，其次嘉之崇德、桐鄉，杭之仁和。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志》卷一〇七《物產》　蠶　《郴州代醉編》：永嘉有八輩蠶，一曰蚖珍蠶，二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養者，皆謂之珍，然一歲八績，亦恐誇者之過。

桑絲　隆慶《樂清縣志》：用爲紬絹。

柘絲　隆慶《樂清縣志》：宜絃琴瑟。

曾才漢、葉良佩〔嘉靖〕《太平志》卷三《良貨志・物產》　貨之類　桑絲宜爲紬絹。今諸家婦女多治蠶，其絲比杭湖稍次云。柘絲作琴瑟，絃清鳴響亮，勝桑蠶絲。

毛鳳韶〔嘉靖〕《浦江志略》卷五《貢賦》　大明永樂中歲進歲辦之征　荒絲六百二斤一十二兩，解赴本府局，織造羅段。正額五百五十六斤六兩一錢五分四厘。閏月四十六斤五兩八錢四分六厘。

王珣、汪翁儀等〔弘治〕《湖州府志》卷八《土產》　絲，頭蠶絲爲上，柘蠶絲次之。撚細而白者謂之合羅絲，稍麤者謂之串五絲，又麤者謂之肥光絲，屬縣俱有，惟出於菱湖、洛舍爲第一。

栗祁、唐樞〔萬曆〕《湖州府志》卷三《物產》　食貨之屬　絲有合羅絲、串伍絲、經緯絲，屬縣俱有，惟出于菱湖、洛舍者第一。

陸心源等〔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九《輿地略・風俗》　賣絲　小滿之日，必有新絲出市。諺云：小滿見新絲。《湖録》列肆購絲謂之絲行，商賈駢坒，貿絲者聲趨焉，謂之新絲市。董蠡舟《樂府・小序》向之頓菓者至此則轉而頓絲焉。

芾恂《樂府・小序》：絲頭蠶爲上，桔蠶次之，屬縣俱有，唯菱湖、洛舍第一。《勞志》：一云絲出歸安德清者佳，張聲《府志》：一云湖絲唯七里尤佳，較常價每兩必多一分，蘇人入手即識，用織帽緞，紫光可鑑，其地去南潯七甲，故名。有即其地載水作絲者，亦只如常，蓋地氣使然。《湧幢小品》：舊以七里絲爲最佳，今則處處皆佳，而以北鄉絲爲上。細絲亦稱經絲，經去聲。可爲緞經，肥絲可織綢綾。有招接廣東商人及載往上海與夷商交易者，曰廣行，亦曰客行，專買鄉絲者曰鄉絲行，買經造經者曰經行，別有小行，買之以餉大行曰劃莊，更有招鄉絲代爲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領頭，俗呼白拉主人。每年杭州委員來採辦北帛絲，蘇杭兩織造皆至此收焉。《南潯鎮志》：湖絲雖徧天下，而湖民身無一縷，可慨。談鑰《吳興志》：董蠡舟《樂府・賣絲》：閭閻填咽駔儈忙，一牓大書絲經行。就中分列京廣莊，軍集南粵金陵商。商多竊揣絲當貴，吸向絲行埭上賣。一市值不盈三千，牙郎吹毛恣狡獪。相逢南舍足穀翁，亦爲買絲來市中。向子搖手呼莫莫，留待明年高價鬻。深感翁言良不誣，其奈霜鬟飛縣符。打門胥吏豺狼如，不爾何以輸官租。況復私逋遞相促，二者兼償猶不足。典去布裙幾時贖，袴露兩尻跣雙足。三旬勞勞睡不足，那得一絲身上著。

陸心源等〔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輿地略・物産下》 絲縣之屬 絲《大清一統志》：湖州府土産絲。《明統志》：各縣皆出。《舊志》：菱湖、洛舍者第一。高士奇《金鼇退食筆記》：西十庫在西安門內，向南丙字庫，每歲浙江辦納本色絲縣，合羅絲、串五絲、荒絲，以備各項奏付。《元和郡縣志》：湖州開元貢絲布。《談志》：絲，《續圖經》載，又《舊編》云：安吉絲尤好，今發上供絲五萬兩，係安吉以稅捐折。《急就章》注：抽引精繭出緒曰絲。按，今以湖濱絲爲上，詳蠶桑。經《南潯志》：經諧去聲，合二絲爲一，以經車紡之成經，必塗以餳，取其黏潤也。白紡其絲，售于經行曰鄉經，取絲于行代紡而受其直曰料經。

談鑰〔嘉泰〕《吳興志》卷二〇《物産》 絲《續圖經》載，又《舊編》云：安吉絲尤好，今發上供絲五萬兩，係安吉以稅捐折。《急就章》注：抽引精繭出緒曰絲。

汪昌楨等〔光緒〕《烏程縣志》卷二九《物産》 絲縣之屬棉紗附。絲 勞《府志》：絲，頭蠶爲上，桔蠶次之。極細而白者，謂之合羅，稍麤者謂之串五，又麤者謂之肥光。《湧幢小品》：湖絲唯七里尤佳，較常價每兩必多一分。蘇人入手即識，用織帽緞，紫光可鑑。其地去南潯七里，故名。《湖録》：細絲今〔烏〕程安鄉村處處有之，不獨七里也。《一統志》載有荒絲，絲之最下者，即屑絲也。又小滿之日，必有新絲出市。諺云：小滿見新絲。《南潯志》：細絲亦稱經絲，經去聲，可爲緞經。肥絲可織紬綾。有招接廣東商人及載往上海與夷商交易者，曰廣行，亦曰客行。專買鄉絲者曰鄉絲行，買經造經者曰經行，別有小行，買之以餉大行曰劃莊。更有招鄉絲代爲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領頭，俗呼白拉主人。每年杭州委員來采辦北帛絲，蘇杭兩織造皆至此收焉。《吳興蠶書》：頭蠶絲光而韌，二蠶絲鬆而多額，各鄉所出，有粗有細，粗者兩緒做，細者三緒做，各隨其鄉之所素習。按，今唯分細絲、肥絲二種，肥絲即粗絲也。絲之輕重以兩計，十餘兩或二十餘兩爲一車，四車爲一把。細絲向稱七甲湖絲爲上，今則以北鄉湖漾爲上矣。經《南潯志》：經，諧去聲，合二絲爲一，以經車紡之，成經必塗以餳，取其黏潤也。自紡其絲售於經行曰鄉經，取絲于行代紡而受其直曰料經。棉紗《南潯志》：褚華《木棉譜》云：棉花不曬不可碾，若遇陰雨，烘之。又云：軋車以木爲之，形如三足几，坐則高與胸齊，上有兩耳卓立，窄耳之中，置木軸一，徑三寸，有柄，在車之左，以右手運其機，向外復置鐵軸一，徑半寸，有輪，在車之右，以左足運其機，向內皆用木楔緊緊，中留尺許地。取花置兩軸之隙，而手足齊運，則子自內落，無子之花自外出，若雲霧鬖鬖然，名花衣。又云：彈花弓，刻木所爲，長五尺許，上圓而銳，下方而闊，弦粗如五股線，置弓花衣中，以槌擊弦作響，則鶻而騰起，散若雪，輕如煙，名熟花衣。於是約熟花衣作帶形，削細竹一莖爲心，一手執其末，一手執木板覆之，一前一卻，花衣乃捲竹上，即抽出此竹，其狀外圓而中空，名條子。又云：手車有兩耳，豎立矮木牀上，夾一大竹輪，於中其鋌有木承之，然後以粗線環鋌末及輪，輪心有軸，穿耳端出，人以一手搖輪，一手曳棉條而成一縷，如繅繭絲，繞鋌而積，是名棉紗。按，松江有腳車，手足並運，一曳三縷，故此以手車別之。湖地無腳車，稱手車曰搖車。棉紗線 棉紗合成線，亦以縫紉。苧線 爲製鞋底等用。

張宗敬〔嘉靖〕《温州府志》卷三《貢賦》 歲徵：官民田地、山園等項，二萬六千九十有一頃一十九畝六分一釐四毫七絲七忽。桑絲二千四百四十有五兩二錢四分六釐，折絹一百二十二疋一丈一尺七寸八分，零絲二兩六錢二分。

永嘉 桑二萬四千九百八十五株，科絲一千三百八十兩五錢八分六釐，折絹六十九疋九尺五寸五分。

瑞安 桑二千株，科絲二百兩，折絹一十疋，黃麻四十六斤十三兩七錢七分。

樂清 桑一萬三千六百五十三株，科絲六百八十二兩六錢二分，折絹三十四疋，零絲二兩六錢二分。

平陽 桑三千三百九十五株，科絲一百八十二兩，折絹九疋二尺二寸。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一二《方産》 唐 潭州長沙郡，絲。

國朝 永州府，綜絲。

施州，班絲施南出。

陳道、黃仲昭〔弘治〕《閩通志》卷二〇《食貨・土貢》 福州府

國朝 閩縣 荒絲一百三十六斤四兩。候官縣 荒絲一百四十九斤。懷安縣 荒絲九十八斤。長樂縣 荒絲一百三十二斤。連江縣 荒絲一百五十斤。

泉州府

唐　絲州貢。

國朝　福清縣　荒絲二百八十九斤。田縣　荒絲一百二十斤一十二兩。永福縣　荒絲三十八斤一十四兩。閩清縣　荒絲二十七斤。羅源縣　荒絲三十五斤。

陳道、黃仲昭〔弘治〕《閩通志》卷二五《食貨・物産》　興化府貨之屬　絲。

林富、黃佑纂修〔嘉靖〕《廣西通志》卷一九《田賦志上》　柳州府懷遠縣夏稅農桑絲三斤一十一兩五錢七分。

林富、黃佐纂修〔嘉靖〕《廣西通志》卷二〇《田賦志下》　柳州府永安州嘉靖元年農桑計科絲一百九十五斤四兩一錢二分五釐。

紀事

《管子》卷八《小匡》　〔桓公〕征伐楚，濟汝水，踰方地，望文山，使貢絲于周室。黎翔鳳注：使貢楚絲，即所謂檿絲者也。堪爲琴瑟絃。

《莊子》卷九下《讓王》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絲》　《管子》曰：齊桓公伐楚，濟漢水，踰方城，使貢絲於周室。

《後漢書》卷二六《宋漢傳》　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爲東平相，度遼將軍，立名節，以威恩著稱。還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略】其乏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絲羔羊之緊焉。」李賢等注：《詩・國風》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已下，皆衣羔羊之裘，縫以素絲，自減膳食，從於公事，行步委蛇自得。

佚名《西京雜記》卷五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襚，扑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繩，倍繩爲升，倍升爲紱，倍紱爲紀，倍紀爲縷，倍縷爲襚。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類士之立功勳，故贈君素絲一襚。【略】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弘答爛敗不存。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絲》　謝承《後漢書》曰：丹楊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繫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

袁宏《漢記》曰：《郭泰傳》：童子魏照求入其房，供給洒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太平御覽》卷一八四《布帛部一・絲》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素絲一襚，爲書以遺之曰：五絲爲繩，倍繩爲升，倍升爲紱，倍紱爲記，倍記爲縷，倍縷爲襚。此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爲不足修而不爲也。

曹操《曹操集》卷一《兗州牧上書》　山陽郡有美梨。謹上縫帳二，絲縷十斤，甘梨二箱，棹棗二箱。《初學記》二十、《御覽》八百三十、又九百六十九、九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絲》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野蠶成絲。

《晉書》卷四三《山濤傳》　初，陳郡袁毅嘗爲南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晉書》卷九五《藝術傳・鳩摩羅什》　中書監張資病，〔驍騎將軍呂〕光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叉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爲繩，叉療果無效，少日資亡。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絲》　《管陽秋》曰：武帝時，有司奏以青絲爲牛靷。詔以青麻代之。

《全晉文》卷一三七戴逵《竹林七賢論》　高令袁毅爲政貪濁，賂遺朝廷，以營虛譽。嘗遺山濤絲百斤，衆人莫不受，濤不欲爲異，乃受之，命內閣懸之梁上，而不用也。後毅事露，案驗衆官，令吏至濤所，濤于梁上下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以付吏。《御覽》四百九十三、又八百十四。

《南齊書》卷一八《祥瑞志》 永明二年，護軍府門外桑樹一株，並有蠶絲綿被枝葉。

《北史》卷八一《儒林傳上・徐遵明》 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長慶三年〕九月，南詔王丘佺進金碧文絲十有六品。

《舊唐書》卷一九二《隱逸傳・李元愷》 李元愷者，博學善天文律曆，然性恭慎，口未嘗言人之過。鄉人宋璟，年少師事之，及璟作相，使人遺元愷束帛，將薦舉之，皆拒而不答。景龍中，元行沖爲洺州刺史，邀元愷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元愷辭曰：「微軀不宜服新麗，但恐不能勝其美以速咎也。」行沖乃以泥塗汙而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乃以己之所蠶素絲五兩以酬行沖，曰：「義不受無妄之財。」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東女國》 貞元九年，其王湯立悉與白狗君及哥隣君董臥庭、逋租君鄧吉知、南水君薛尚悉襄、弱水君董避和、悉董君湯息贊、清遠君蘇唐磨、咄霸君董窺逢皆詣劍南節度求內附。其種散居西山、弱水，雖自謂王，蓋小小部落耳。自失河、隴，悉爲吐蕃羈屬，部數千户，輒置令，歲督絲絮。至是猶上天寶所賜詔書。皋處其衆於維、霸等州，賜牛、糧，治生業。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二《瞿薩旦那國》 麻射僧伽藍及蠶種之傳入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祕而不賜，嚴敕關防，無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誡曰：「爾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爲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驗。遂入瞿薩旦那國，止麻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尚以雜葉飼之。自時厥後，桑樹連陰。王妃乃刻石爲制，不令傷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明神不祐。遂爲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桑，云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

馮贄《雲仙雜記》卷三《惠一絲兩絲》 杜甫寓蜀，每蠶熟，即與兒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憫，惠我一絲兩絲。」《浣花旅地志》

馮贄《雲仙雜記》卷五《高麗絲結》 張均妓多麗，彈琵琶曲，頂上有高麗絲結。趙詩爭奪，致傷二指。《辨音集》

秦觀《蠶書・戎治》 《唐史》載，于闐初無桑蠶，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言蠶爲衣則治繭可爲絲矣。世傳繭之未蛾而竈者，不可爲絲。頃見鄰家誤以竈繭雜全繭治之，皆成糸烏，疑蛾蜕之繭也，欲以爲絲而其中空不復可治。嗚呼，世有知于闐治絲法者，肯以教人，則貸蠶之死可勝計哉。予作《蠶書》，哀蠶有功而不免，故録《唐史》所載，以俟博物者。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周書・世宗紀五》 顯德五年十二月己丑，楚州防禦使張順賜死，坐在任隱落推税錢五十萬，官絲綿二千兩也。

《舊五代史》卷一二九《周書・常思傳》 初，太祖微時，以季父待思，及即位，遣其妻入覲，太祖拜之如家人之禮，仍呼爲叔母，其恩顧如是。廣順二年秋，思來朝，加兼侍中，移鎮宋州。三年夏，詔赴闕，改授平盧節度使。思將赴鎮，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鎮，得絲十餘萬兩，謹以上進，請行徵督。」太祖頒之，尋詔本州折券以諭其民。

《新五代史》卷四六《雜傳・房知温》 知温卒後，其子彦儒獻其父【略】絲十萬兩，拜沂史刺史。

《新五代史》卷四九《雜傳・常思》 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食于思家，以思爲叔，後思與周太祖俱遭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爲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頒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三《槐西雜志三》 崔崇岍，汾陽人，以賣絲爲業。往來于上谷，雲中有年矣。一歲，折閱十餘金，其曹偶有怨言。崇岍恚憤，以刃自剖其腹，腸出數寸，氣垂絶。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胥與其妻至，問：「有冤耶？」曰：「吾拙於貿易，致虧主人資。我實自愧，故不欲生，與人無預也。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案爲人累。」主人感之，贈數十金爲棺斂費，奄奄待盡而已。有醫縫其腸，納之腹中。敷藥結痂，竟以漸愈。惟遺矢從刀傷處出，穀道閉矣。後貧甚，至鬻其妻。舊共賣絲者憐之，各贈以絲，俾拈綫自給。漸以小康，復娶妻生

子。至乾隆癸巳、甲午間，年七十乃終。

藝文

《詩・召南・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羔羊之革，素絲五緎。羔羊之縫，素絲五總。

《詩・召南・何彼襛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詩・邶風・緑衣》 緑兮絲兮，女所治兮。鄭玄箋云：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也。

《詩・鄘風・干旄》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子子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

《詩・衛風・氓》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鄭玄箋云：季春始蠶，孟夏賣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詩・曹風・鳲鳩》 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詩・周頌・絲衣》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

《左傳・成公九年》 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絲》 《楚辭》曰：「茅絲兮同綜，冠履兮共虔。」宋玉《〔釣〕賦》曰：「夫玄淵之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荀卿《琴賦》曰：「弦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全上古三代文》卷九荀卿《蠶賦》 有物於此，儽儽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略】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

《全上古三代文》卷一〇宋玉《釣賦》 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

《後漢書》卷二八下《馮衍傳》 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略】楊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李賢等注：《墨子》曰：「墨子見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黄則黄，五入之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

《玉臺新詠》卷一《古樂府詩六首之一・日出東南隅行一作陌上桑》 青絲爲籠繩，桂枝爲籠鉤。【略】青絲繫馬尾，黄金絡馬頭。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絲》 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斬以爲琴，繭之絲以爲絃。」

《古樂府歌詩》曰：「羅敷善蠶桑，采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繩，〔桂柱〕〔桂枝〕爲籠鉤。」「何用識夫婿，白馬紫騮駒，青絲繫馬尾，黄金籠馬頭。」

蔡邕《廣連珠》曰：「參絲之絞以絃琴，緩張則撓，急張則絶。」

《全漢文》卷二〇枚乘《七發》 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略】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絲》 嵇康《蠶賦》曰：「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二《古詩五十九首》其五十九 惻惻泣路歧，哀哀悲素絲。路歧有南北，素絲易變移。萬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五《謝賜新絲表》 右。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等新絲者。伏以繭蠶所繫，在於纂組，言功之大，與食爭先。陛下仁德動天，雨澤順序，柔桑沃若，蠶女功勤，皤比凝霜，縈如委霧。繭稅不逋於鄉井，被覆皆徧於華夷。盡荷皇慈，同歌帝力。臣等備位台席，親逢盛時，無任踴躍勸抃感恩之至。

陸龜蒙《甫里集》卷三《素絲》 園客麗獨繭，詩人吟五緎。如何墨子淚，反以悲途窮。我意豈如是，願參天地功。爲綫補君袞，爲絃繫君桐。左右修闕職，宫商還古風。端然潔白心，可與神明通。

吴淑《事類賦》卷一〇《寶貨部・絲》 皎皎素絲，郭泰《答傅咸》詩曰：皎皎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女所治兮。《詩》曰：緑衣絲兮，女所治兮。周官有辨物之職，《周禮・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賈揭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内外，皆以物授之。時令著分繭之期。《禮》曰：孟夏，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唯朱藍之是染，《漢記》曰：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勿嘗朋以輕遺。《左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幠氏湅之而有法，《周禮》曰：幠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書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方儲斷之而得宜。謝承《後漢書》曰：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繫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仕勢，臨事宜然。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出《詩》。又「五紽」「五緎」。出綸方訓於王言，《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

出如絳。縈社更聞於日蝕。見《日賦》繫楙縈絲注。《公羊傳》曰：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爲暗恐犯之，故縈之。社者，土地之主，日食者，土地之精上敝於天而犯日，故朱絲縈之，助陽抑陰。《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鼓，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鼓，陳三兵三鼓；大夫擊柝。凡有聲，皆陽事也，以脅陰氣。分貴賤於繒錦，士緯》曰：絲俱生於蠶，爲繒則賤，爲錦則貴。隨青黃於藍蘗。《正部》曰：皎皎素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蘗則黃，得泥則黑。繅之既見於三盆，《禮》曰：夫人繅三盆手。溫之亦言於七日。見上注。則有《書》稱厥篚，《書》曰：青州厥篚檿絲。《詩》著其紵。《詩》曰：絲衣其紵，載弁俅俅。或梦之而益亂，《左傳》曰：衆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梦之也。或貿之而來謀。《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凶則灰浮於水上，《晉書》曰：吕光僭號河右，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叉曰：叉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可以五色絲作繩，燒爲灰，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爲繩，少日資死。吉則夢掛於山頭。《後魏書》曰：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瑕夢亮於山上掛絲，覺而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是幽字，君爲幽州乎。未期而受。亦有力糸金鑪《梁四公記》曰：扶桑國貢黃絲三百斤，即扶桑蠶所吐，扶桑灰汁所煮之絲也。帝有金鏁重五十斤，係六絲以懸鑪，絲有餘力。細同密雨；古詩曰：密雨如散絲。直似朱繩，古詩曰：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續聞命縷。《風俗通》曰：五月五日，五色縷命絲，俗說益人命。或吐之而成錦，見《錦賦》樓堞成形注。《拾遺記》曰：周成王時，因祇國貢女工，能以五色絲內口巾，手引而結之，使成文錦。有雲昆錦，文如雲霞。有樓堞錦，有離珠錦，文似珮珠。有篆隸錦，有列明錦，文如燈燭。或歐之而跪樹。《山海經》曰：歐絲之野，有一女子，跪樹而歐絲。郭璞曰：蠶類也。山濤收袁毅之遺，《竹林七賢傳》曰：阮令袁毅貽遺朝廷，以營虛譽。遺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爲異，乃受之，命內閣之梁上。後毅事露，吏驗至濤所，濤於梁上下絲，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以付吏。長倩誡孫弘之語。《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舉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素絲一襚，爲書以遺之曰：五絲爲繩，倍繩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縷，倍縷爲襚。此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士之立勳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爲不足修而不爲也。爾其責茲楚貢，《管子》曰：齊桓公伐楚，濟汝水，踰方城，使貢絲於周室。絶彼商絃。《淮南子》曰：蠶呴絲而商絃絶。高誘注云：商，金聲，春蠶吐絲金死，故絶也。墨子見之而興歎，《墨子》曰：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則爲五色，不可不慎。非獨染絲，治國亦然。園客繅之而上仙。《神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嘗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之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時，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食蠶，得繭百二十枚。繭大如瓮，每一繭，繅六七日，絲乃盡。繅訖，此女與園客俱仙去。乍想淑人之帶，《詩》曰：淑人君子，其帶如絲。遥思初仕之年。謝靈運《初去郡》詩曰：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李善曰：牽絲，初仕也。應璩詩曰：不悞牽朱絲，三署來相尋。釣有伊緡之美，《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琴聞野繭之妍。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伊絲枲之爲務，亦生民之所先。《書》曰：啓畝絲枲。孔安國注：畝，谷也。

蘇軾《蘇軾詩集》卷二三《端午游真如，遲、适、遠從，子由在酒局》 一與子由別，却數七端午。施元之註：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鵝角黍。註云：端，始也，謂五月五日。身隨綵絲繫，王十朋註：任曰：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名長命縷。清馮應榴《蘇文忠詩合註》：《荆楚歲時記》云：一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辟兵繒，一名五色絲，一名朱索。心與昌歜苦。今年匹馬來，佳節日夜數。兒童喜我至，典衣具雞黍。

蘇轍《欒城集》卷八《送龔鼎臣諫議移守青州二首》（之二） 面山負海古諸侯，信美東方第一州。勝勢未容秦地峻，奇花僅比維城優。新絲出盎冬裘具，貢棗登場歲事休。鈐閣虛閑官釀熟，應容將佐得遊遊。

蘇轍《欒城集》卷一六《皇帝閣六首》其五 雨遲麥粒尤堅好，日麗蠶絲轉細長。入夏民間初解慍，宫中時舉萬年觴。

蘇轍《欒城集》卷一六《太皇太后六首》其四 出磨玉塵除舊麋，捧箱綵縷看新絲。一年豐樂今將半，兩殿歡聲外得知。

陸游《劍南詩稿》卷三九《致仕後即事》 山村處處晴收麥，鄰曲家家午曬絲。正用此時身得謝，十分壽酒不須辭。

陸游《劍南詩稿》卷四五《春日》 遲日園林嘗賞酒，和風庭院眼新絲。已過燕子穿簾後，又見鮆魚上市時。排悶與兒聯小句，破閑留客戰枯棋。殘年自覓安排處，除却歸休總不宜。

陳子龍《陳子龍詩集》卷二《蠶歌行二首》其一 迢迢天上星，浮雲翳清淺。蕩子萬里行，日月自黽勉。井上桃已稀，門前桑欲翦。念子衣裳單，殷勤事絲繭。日暮步衡薄，愁來不敢遣。我有尺素書，隨風任舒卷。隨風置君旁，令君生輝光。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文集》卷一三《賦・五絲賦》 律中蕤賓，時惟阜月。賞天中之令晨，值薰風其南發。撫茲佳景，浴蘭爰遍乎寰區；文此太平，競渡

亦盛乎楚越。乃有金閨雅製，綉幕芳思，不止線添對日長之何遣，聊同錦織象雲爛以交披。憑茲十指，運彼五絲。觀寶緌之續續，粲文采之離離。延壽算於萬禩，傳勝事於一時。爾其香奩纔罷，彤管方陳，麗學天孫之樣，巧開地臘之辰。鴨綠鵝黃，選色而艷兮八彩；淺紅深紫，成章而手拈雙紋。皓齒含霜，意運神工而不語；青蛾斂翠，心追天巧而宜嚬。鶯其羽，鶯其領，難比方其爛熳；絲五紽，絲五緎，更觸緒而繽紛。則見夫續比貝連，艷羞花朵。色如蠐螬，迴射乎虹橋；舞比羽霓，直通於駁娑。瑤筐用盛，錦袱是裹。方携蒲酌，願萬年以祝君；亦比葵忱，藉一綫而達我。重曰：當午日兮結五絲，綜萬緒兮抽巧思。綿寶命兮壽無期，紀歲華兮長如斯。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詩集》卷四〇《浙江巡撫琅玕奏報春花蠶絲收成豐稔詩以誌慰》 麥之苗秀資雨哉，麥之結實賴晴矣。作繭繅絲喜晴暄，適逢其會成雙美。浙省各府俱種春麥，而杭州、嘉興、湖州三府尤以春蠶爲重，茲據琅玕奏：二麥陸續刈獲，春蠶亦俱繅絲。其二麥約收分數，杭州、嘉興、紹興、温州四府屬俱九分有餘，寧波、台州、金華、嚴州四府屬俱有九分，湖州、衢州、處州三府屬俱有八分。其蠶絲收成分數，嘉興府屬九分有餘，杭州、湖州二府屬俱有九分，大概春花春蠶當收成之際，最宜曝曬，幸遇天氣晴朗，一律稔收，可稱雙美云。衣食之源吾所廑，而絲之源惟浙爾。兩收胥獲九分餘，額手同民幸遇此。昨知兩江報麥收，前據上下兩江督臣撫臣奏：二麥收成分數俱九分有餘，浙江界其南故麥收相仿，更南則爲閩粵，當亦無殊，惟日盼麥至，以慰厪念，而奏到略遲耳。風氣至浙南迤邐，復南則爲閩粵疆，均似兹乎一心企。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詩集》卷七三《浙江巡撫福崧奏報春花蠶絲豐收情形詩以誌慰》 奏章披浙撫，民福普西東。浙省以江分東西。屬十十一府，舉成數也。麥均稔，府三杭，嘉，湖。蠶並豐。福崧奏：浙省各屬地方，入春以來，晴雨得宜，農桑並利。現在二麥陸續登場，春蠶亦已成繭。所有二麥收成分數，計九分有餘者，杭州、嘉興、湖州、寧波、金華五府屬。九分者，紹興、衢州、嚴州、温州四府屬。八分有餘者，台州、處州二府屬。統計通省麥收共九分有餘，至杭州、嘉興、湖州三府屬，蠶絲收成均屬九分等語。望南固慰意，盼北切憂衷。京畿左近，二麥固已歉收，然北地重在大田，日内若即得透雨，農民翻犁播種，秋收尚屬可望，而不雨日甚一日，憂懍不可言矣。因亦人情恬，緩遲急近同。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詩集》卷九八《浙江巡撫吉慶報春花蠶絲收成分數詩以誌慰》 麥與蠶絲衣食源，可能偏廢總心存。浙之所重異他省，麥却宜涼蠶喜暄。事有不齊慎調劑，幸逢一致慰黎元。八分胥報稱中稔，據吉慶奏：浙省春雨充足，二麥正當揚花之時，又值連日晴霽，現在次第收穫，所有各屬收成分數，八分有餘者，湖州、寧波、處州三府屬。八分者，杭州、紹興、金華、衢州、温州五府屬。七分有餘者，嘉興、台州、嚴州三府屬。合省統計麥收約有八分，其杭、嘉、湖三府屬，蠶事自三月下旬以來，天氣和暖，最爲得宜，現在陸續成繭，收成亦約八分有餘。慶其民同叩吴恩。

王闓運《湘綺樓全集・詩集》卷一《作蠶絲》 冬絲不復絡，春眠應恨遲。身死絲長在，君看宛轉時。

雜録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絲》 《山海經》曰：歐絲之野，有一女子，跪樹而歐絲。郭璞注曰：蠶類也。

《神仙傳》曰：仙人用五色絲作續命幡七安五色。

《神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貌美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之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花蠶焉。至蠶時，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食之，蠶收得繭百二十枚，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絲乃盡。繅訖，此女與園客俱去。

王子年《拾遺記》曰：成王時，因祇國致女工一人，善織新輕素，以五色絲内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

《事物紀原》卷九《農業陶漁部・蠶絲》 《搜神記》曰：上古時，有人遠征，家惟一女與馬。女思父，戲馬曰：「汝能迎得吾父，吾將嫁汝。」馬乃絶韁去，得父還。後馬見女輒怒，父怪之，女具以答。父大怒，殺馬曝其皮。女至皮所，忽蹙然卷女而行，後於大樹枝間得女及皮，盡化爲蠶。既死，因名其樹曰桑。桑，喪也。此蠶桑之始也。《皇圖要記》曰：伏犧化蠶爲絲。又黄帝元妃西陵氏始養蠶爲絲。

舊題東方朔《神異經・東方經》 東方有桑樹焉，高八十丈，敷張自輔。其葉長一丈，廣六尺，其上有蠶，作繭長三尺。繅一繭，得絲一斤。

應劭《風俗通》卷一〇《佚文・陰教》 五月五日，賜五色續命絲，俗説以益人命。（《類聚》四、《初學記》四、《御覽》八一四、《事類賦》十、《紀纂淵海》二、《歲時廣記》二一）

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辟兵纏，一名五色縷，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温。又曰，亦因屈原。（《類聚》四、《書鈔》一五五、《初學記》四、《御覽》三一、《事類賦》四、《歲時廣記》二一、《事物紀原》八、《錦繡萬花谷》後四、《事文類聚》前九、《書林事類韻會》五四、《芸書通要》甲七、《古今事物考》一、《天中記》五）

《北齊書》卷二五《張亮傳》 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琡嘗夢亮於山上掛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亮出爲幽州刺史。

《北史》卷五五《張亮傳》 後自太中大夫拜幽州刺史。薛琡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而驗。

舊題任昉《述異記》卷上 員嶠山名還丘，東有雲石，廣五百里。有蠶，長七寸，黑色有鱗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濡。

宗懍《荆楚歲時記》 以五彩絲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取鴒鴒教之語。

宗懍《荆楚歲時記・佚文》 五月五日，以五色絲纏臂，曰長命縷。以艾爲人形，置户上辟惡。《師曠占》云：「歲多病，病草先生。」病草，艾也。是日取蟾蜍辟兵。《類説》卷六「長命縷」。

五日，以艾縛一人形，懸於門户上，以辟邪氣，以五彩絲系於臂上，辟兵厭鬼，且能令人不染瘟疾。《四時宜忌》「五月事宜」。

宗懍《荆楚歲時記》 《風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

又曰，亦因屈原，一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辟兵纏，一名五色絲，一名朱索。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孝經援神契》云：「仲夏始出，婦人染練，或有作務。」《玉燭寶典》云：「此節備擬甚多，其尚矣。」又曰：「日月星辰鳥獸之狀，文綉金縷帖畫，貢獻所尊。」古詩云「繞臂雙條達」是也。

又曰，五月五日集五色繒辟兵。余問服君，服君曰：「青赤白黑，以爲四方，黄爲中央。襞方綴於胸前，以示婦人蠶功也。織麥絹懸於門，以示農工成。傳聲以襞爲辟兵耳。」按絹音涓，麥莖也。《御覽》卷三十一。【略】

宗懍《荆楚歲時記・佚文》 民斬新竹笋爲筒粽，練葉插頭五彩縷，投江，以爲辟火厄。士女或取練葉插頭，彩絲系臂，謂爲長命縷。《寶典》卷五。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姜廉入神祠，覩捧印女子，塑容端麗，有惑志焉，戲解手帕繫其臂爲定。方歸即被疾。忽聞外間呵殿聲，一女子絶色，自簪出，上堂拜姜母曰：「妾與郎君有嘉約，願得一見。」姜聞欣然而起，妻時引避。女請曰：「不可以我故，間汝夫婦之情。」妻亦相拊接，懽如姊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一夕製綵絲百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花卉，字畫點綴，歷歷可數，自是皆以仙姑稱之。居無何，與姑言，新婦有大厄，乞暫適他所避之。再拜出門，遂不見。頃之，一道士來，曰：「此女劍仙也。先與一人綢繆，遽舍而從汝，以故欲殺汝二人，我來救汝耳。」因令姜就榻堅臥，久之，刀劍擊戛之聲不絶，忽有一髑髏墜榻下，道士出藥滲之，化爲水。道士去，女即來，同室如初。《劍俠傳》。

顧禄《清嘉録》卷五《長壽線》 結五色絲爲索，繫小兒之臂，男左女右，謂之長壽線。譚大中《長壽線詩》云：「從來造物最多情，修短還憑玉指衡。五采同心延百壽，一絲纏臂訂三生。黄金不買前身慧，青史難逃再世名。兒女自癡儂作達，升沈無用訪君平。」

案，吴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結五采索繫小兒臂上，即古之長命縷也。詩曰：「編成雜組費功深，絡索輕於纏臂金。笑語玉郎還憶否，年時五采結同心。」《崑新合志》亦云：五日以紅絲線紉小兒臂，男左女右，以驗日後肥瘠。

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綵絲繫虎》 每至端陽，閨閣中之巧者，用綾羅製成小虎及粽子、壺盧、櫻桃、桑椹之類，以綵線穿之，懸於釵頭，或繫於小兒之臂。古詩云：「玉燕釵頭艾虎輕。」即此意也。

綿、絮分部

題解

《書・禹貢》 豫州：厥篚纖纊。孔安國傳：纊，細綿。孔穎達疏：《禮・喪大記》：候死者屬纊以俟絶氣。即纊是新綿耳。纖是細故言細綿。

《禮記・玉藻》 纊爲褖，縕爲袍。鄭玄注：衣有著之略名也。纊謂今之新綿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孔穎達正義：縕謂今纊者，謂好綿也，則鄭注之時，以好者爲綿，惡者爲絮，故云縕謂今纊及舊絮也。

《史記》卷二《夏本紀》 豫州：其篚纖絮。孔安國曰：「細緜也。」

《漢書》卷四《文帝紀》 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師古曰：「絮，綿也。」

史游《急就篇》卷二 絮綿。

顔師古注：漬繭擘之精者爲綿，麤者爲絮，今則謂新者爲綿，故者爲絮，古亦謂綿爲纊，纊字或作纁。並音曠。漬，材賜反。擘，布麥反。

許慎《説文》第一二《系部》 緜　聯微也。段玉裁注：聯者，連也。微者，眇也。其相連者甚微眇，是曰緜，引申爲凡聯屬之偁。《大雅》「緜緜瓜瓞」。毛亨傳曰：緜緜，不絶貌。又引申爲絲絮之偁。因其嫩弱而名之。如《糸部》絮下云：「敝緜也。」鄭注《禮記》云「纊，新緜也」是也。从系帛。段玉裁注：謂帛之所系也。系取細絲，而積細絲可以成帛。是君子積小以高大之義也。

許慎《説文》第一三上《糸部》 絮　敝緜也。段玉裁注：緜者，聯微也，因以爲絮之偁。敝者，敗衣也，因以爲孰之偁。敝緜，孰緜也，是之謂絮。凡絮必絲爲之，古無今之木緜也。以絮納袷衣間爲袍曰褐，亦曰裝，褐亦作著，以麻縕爲袍亦曰褐。从糸，如聲。絡絮也。段玉裁注：今人聯絡之言，蓋本於此。包絡字，漢人多段落爲之，其實絡之引申也。《楊雄傳》曰：緜絡天地。以絮喻也。从糸，各聲。

纊　絮也。段玉裁注：《玉藻》「纊爲褖」。注曰：纊，今之新緜也。按鄭釋纊爲新緜者，以別於縕之爲新緜及舊絮也，許則謂纊爲絲絮，不分新故，謂縕爲麻紵，與鄭絶異。从糸，廣聲。《春秋傳》曰：「皆如挾纊。」段玉裁注：《春秋》宣十二年《左傳》文。纊或从光。

紙　絮一笘也。段玉裁注：笘各本譌筥，今正。笘下曰：漉絮簀也。漉下曰：於水中擊絮也。《後漢書》曰：蔡倫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网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自是莫不從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按造紙昉於漂絮，其初絲絮爲之，以笘薦而成之，今用竹質木皮爲紙，亦有緻密竹簾薦之是也。《通俗文》曰：方絮曰紙。《釋名》曰：紙，砥也，平滑如砥。从糸，氏聲。諸氏切，十六部。

絡　治敝絮也。段玉裁注：敝絮猶故絮也。从糸，各聲。

繫　繫纊也，一曰惡絮。段玉裁注：一曰猶一名也。繫纊謂如谿黎、觺韵字，音轉爲縴纊，縴苦堅切。《廣韵・十二齊》一先皆曰：縴纊，惡絮是也。《釋名》曰：煮繭曰莫。莫，幕也。貧者著衣可以幕絮也。或謂之牽離，煮熟爛牽引使離散如絮也。按此與煮繭絓頭不同物，編《太平御覽》者合而一之，誤矣。从糸，毄聲。

劉熙《釋名》卷四《釋采帛》 絮，胥也。胥久能解落也。王啟原曰：能，吕本作故。先謙曰：《説文》「絮，敝緜也」。胥與須同。《詩・桑扈》孔穎達疏：胥、須，古今字。宋陳道人刊本能亦作故。

《太平御覽》八一九《布帛部六・綿》 《説文》曰：「纊，絮緼也。」

張揖《廣雅》卷七下《釋器》 褞、縕，絞也。

《説文》：「纊，絮也。或作纁。」《小爾雅》云：「纊，緜也，絮之細者曰纊。」《禹貢》「厥篚纖纊」，《史記》作纖絮。褞，讀爲薀。《説文》：「薀，蘊衣也。」《淮南子・繆稱訓》：「寢關曝纊。」高誘注云：「纊，薀也。」纊謂之薀，故以纊著衣，亦謂之薀。《玉藻》：「纊爲褖，縕爲袍。」鄭玄注云：薀，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緜，縕謂今纊及舊絮也。各本統下脱也字，遂與下條相連，今補。

顧野王《玉篇》卷一五《网部》 羅　奴曰切，縕也。

顧野王《玉篇》卷二七《糸部》 絮　思據切，敝緜也。

原本　思據反。《孟子》：「麻縷絲絮輕重同」。《説文》：「敝緜也」。《漢書》：以冒絮提文帝。晉灼曰：巴蜀以頭上巾爲冒絮。《博物志》：蜀人以絮巾爲冒絮。

絮　女於切，縕也，塞也。或作袽。又女下切，絲絮，相著貌。

原本　女於反。《説文》：「絮，縕也。一曰，敝絮也。」《易》曰：「繻有衣絮」是也。《廣雅》：絮，塞也。或爲袽字，在衣部。

纊　苦浪切，細緜也，絮也。統同上。又八十縷也。

原本　音曠。《左氏傳》：「皆如挾纊。」《禮記》：「纊爲褖。」鄭玄曰：纊

今之綿也。《説文》：「纊，絮也。」《廣雅》：綿絮謂之纊。絖，《漢書》：一月之禄，十絖布二匹，或帛匹。《音義》曰：絖，八十縷也。《説文》：亦纊字也。

繫　古詣、口奚二切，約束留滯也，惡絮也。又胡計切。

原本　古詣反。【略】一曰，惡絮也。音口奚反。《倉頡篇》：絮也。以繫束爲係字，在人部。

緼　於忿切，枲也，舊絮也。緜也，亂也。

原本　於昆反。《論語》：「衣敝緼袍。」孔安國曰：緼，枲也。《禮記》：「纊爲鬳，緼爲袍。」鄭玄曰：緼謂今纊及舊絮也。纊，今綿也。《説文》：「緼，紼也。」《廣雅》：緼，亂也。

縴　音牽，惡絮也。

綿　亡鞭切，與緜同。

紵　音舟，綿也。

緜　彌然切，新絮也，纏也，緜緜不絶。今作綿。

原本　弭旃反。【略】《釋名》：緜絮者，緜猶緬，緬柔而無文也。《字書》：新絮也。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五《央掘魔羅經第三卷》　緜纊古文絖同，音曠。《説文》「纊，絮也」。《小爾雅》云：纊，緜也，絮之細者曰纊。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六《妙法蓮華經第二卷》　纊，絮也。又云：纊，綿也，絮之細者曰纊也。

丁度《集韻》卷一《支韻》　縗縴纊，惡絮。通作縗。

丁度《集韻》卷一《魚韻》　袾絲袾也。

絮、袾女居切。《説文》絮緼也。一曰，敝絮」，引《易》「需有衣絮」。或作袾，亦書作褖。

丁度《集韻》卷二《齊韻》　繫、緤《説文》：「繫，纊也。」今惡絮。或作緤。

丁度《集韻》卷三《先韻》　縴縴纊，惡絮。

丁度《集韻》卷三《仙韻》　緜，綿彌延切。【略】一曰，纊之別名，或从糸。

丁度《集韻》卷四《青韻》　綆吳人數絮。

紟　繒絮。

綾　絮也。

丁度《集韻》卷七《未韻》　紼緼也。

丁度《集韻》卷七《莫韻》　縸惡絮也。齊人語。

丁度《集韻》卷七《祭韻》　繫惡綿。

丁度《集韻》卷七《怪韻》　纇絮亂貌。

丁度《集韻》卷八《宕韻》　縍吳俗謂纊絮曰縍。

纊、絖綿也。《周禮》：「共其絲纊。」劉昌宗讀，或从光。

丁度《集韻》卷八《宥韻》　綰治敝絮也。

丁度《集韻》卷八《候韻》　綰治敝絮。

綉吳俗謂緜一片。

丁度《集韻》卷九《屋韻》　褚褚也。

丁度《集韻》卷一〇《鐸韻》　絡絮也。

丁度《集韻》卷一〇《昔韻》　纃給纃絮也。

丁度《集韻》卷一〇《錫韻》　綷給綷，絮也。

司馬光《類篇》卷一三《竹部》　筴、箴將先切，蔽絮簣。或作箴，又並才先切。筴，又慈鹽切。

濟才先切，蔽絮，簣也。

司馬光《類篇》卷三七《糸部》　纇憐題切，《説文》：「繫纇也，一曰維也。」又憐知切，惡絮。

司馬光《類篇》卷三七《糸部》　緣牽奚切，繫纇也，今惡絮。

司馬光《類篇》卷三七《糸部》　緜、綿彌延切，【略】曰纊之別名。

縍逋旁切，治履邊也。又補曠切，吳俗謂纇絮曰縍。

綆滂丁切，吳人數絮。

紟郎丁切，繒絮。

綧郎丁切，絮也。

司馬光《類篇》卷三七　絮息據切，《説文》：「敝緜也。【略】又乃嫁切，絲梦也。又人余切，又女居切，又女如切，絲素曰絮。

縸莫故切，惡絮也，齊人語。

司馬光《類篇》卷三七　綉他候切，吳俗謂綿一片。

纊、絖若謗切。《説文》「絮也」。引《春秋傳》「皆如挾纊」。或从光。又並古曠切。綿也。《周禮》：「共其絲纊。」

絡歷各切，《説文》：「絮也，一曰麻未漚。」又克各切。

司馬光《類篇》卷三七　縏毗祭切，惡綿。

司馬光《類篇》卷三七 緡匹麥切，又必益切，縪緡，絮也。

絮毗祭切，惡綿。

戴侗《六書故》卷三〇《工事六》 纊 纊苦謗切，絣也。或作統。

絮 絮息據切。《説文》曰：「敝綿也。」絣澼始成，而輕毳爲纊，絣忍爲絣，褧碎爲絮，緼著爲緼。

緼 緼於粉切，纊在袍裏爲緼，故舊纊亦曰緼。《記》曰：「纊爲繭，緼爲袍。」《語》曰：「衣敝緼袍。」孔氏曰：緼，枲著。康成曰：纊新綿，緼舊絮。《説文》曰：「緼，緼也。」緼、亂絲也」引之則凡緼著、緼結、緼畜皆曰緼。《易》曰：「乾坤其易之緼邪。」通作蘊、韞。又於云切，綢緼，絲絮襛厚絣密也。《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又作氤氳。又烏魂切。《史記》曰：束緼請火。師古曰：亂麻也。於粉切。按，今俗語呼若温。《記》曰：「一命緼韍幽衡。」康成曰：赤黄色，所謂韎也。見韎下。

絪 絪伊真切，説具緼下。

縕 縕郎奚切，惡絮也。《説文》曰：「纊，繫縕也。【略】絮，一曰惡絮也。又作縗。

紙 紙諸氏切。《説文》曰：「絮一苫也。」紙《説文》曰：「絲滓也。」孫氏，都兮切。按，紙、紙一字，蓋以絲滓敗絮合而爲之，後漢蔡倫始以敗網裸樹膚爲紙，以代簡牘，今人以楮皮爲之。或作帋。

綿 綿、絣武延切，纊也。纊之爲物，輕微而柔忍難絶，故因之爲眇絣、絣薄、絣延之義。《説文》曰：「聯微也，從糸，從帛。」孫愐曰：精曰綿，粗曰絮。按，如許氏説，則當從系，纊乃本義，當從絲省，從帛，不可曉。《詩》云：「緜緜瓜瓞。」綿綿，不絶貌。

戴侗《六書故》卷三一《工事七》 袾 袾人余、女居二切。《易》曰：「孺有衣袾。」又作袘。《説文》曰：「敝衣也。」孫氏，女加切，又作絮。《説文》曰：「絮緼，一曰，敝絮。」引《易》「需有衣絮」。子夏《易》作茹，京房《易》作絮。陸氏曰，絲袾也。王肅音如。

李時珍《本草綱目・服器部》卷三八《綿》 【集解】〔時珍曰〕古之綿絮，乃繭絲纏延，不可紡織者。今之綿絮，則多木綿也。入藥仍用絲綿。

周祈《名義考》卷二《重襦重繭》 《左傳》「夏重襦」。按，纊爲襦，新綿也。重襦，謂重綿。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糸部》 絮舊註音魚，敝緼也，寒也。按《説文》：「絮，絮緼也，一曰敝絮。」引《易》「而有衣絮」。晁氏曰：今《易》作袾。註，所以塞舟漏也。據此説，袾、絮義同，絮乃塞漏之物，非絮即塞也。舊註絮訓塞，分袾、絮爲二，非。《説文》改《易》袾作絮，亦非。《古易》作茹，《京房易》作袈，今不從。

綰扶古切，音撫。《説文》：「治敝絮」。

絢譌字，舊註音享，綿也，誤。

絡歷各切，音落。《説文》：「絮也，一曰麻未漚」。非絡本義，今不從。

絮雪遇切，需去聲。《説文》：「敝綿也」。一曰繰餘爲絮，不繰爲綿。徐曰：指者曰綿，繭内衣蔑蚵者，與其外膜緒雜爲之曰絮。韓愈詩：「晴雲如墜絮」。

綉俗字，舊音透，綿一片。《泝原》繡俗作綉。

綿彌延切，音眠，纊之别名，精曰綿，麤曰絮。

緜綿本字，舊註古綿字，非。

縕相容切，音斯。【略】六書故》：惡絮也，亦作縗。

縸莫故切，音霖，惡絮，齊人語。

繭九輦切，堅上聲。《説文》蠶衣也」。俗曰繭。【略】又衣以繭絮之者，亦曰繭。《禮・玉藻》：「纊爲繭，縕爲袍」。鄭玄註：纊新綿也，縕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曰繭，用舊絮曰袍。鄭康成曰：衣有著之異名也。又《玉藻》：「言容繭繭」註：繭繭猶綿綿。居喪時言容如此，辭氣低微之貌。

綞俗字，舊註音零，絮也。泥。

纊苦謗切，音曠，絮之細者。《左傳》：「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重文省作纊。

《天中記》卷五〇《綿》 纊《説文》曰：纊，絮(緼)也。

厲荃《事物異名録》卷二五《布帛部》 綿

纖纊《書》：「豫州厥(貢)[篚]纖纊。」孔安國註：纊，細綿。

長相思《侯鯖録》：古詩：「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註：被中著綿謂之長相思，緜緜之意。

絮

統《莊子》：世世以洴澼統爲事。郭象註：統，絮也。洴澼統者，漂絮於水上。

縕繒《類篇》縕繒，絮也。

綜述

《禮記・内則》 婦事舅姑，【略】左佩紛帨，【略】右佩箴、管、線、纊。

《禮記・喪大記》　屬纊以俟絶氣。鄭玄注：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其帛絮細布千鈞，【略】亦比千乘之家。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絮》　盧毓《冀州論》曰：房子好綿，地産不爲無珍也。

《晉史》卷八七《綺羅門》　皇后以親蠶絲絮作巾絮。《漢舊儀》。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綿》　《晉陽秋》曰：有司奏：依舊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絮》　裴淵《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綿爲絮。

《魏書》卷七八《張普惠傳》　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其勞民不堪命，上疏曰：

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聞復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故《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

自兹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悦天下之心，此所謂悦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悦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官共竊之。愚臣以爲於理未盡。何者？今官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絹布，匹有尺丈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鉢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户主，連三長，此所以教民以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横發美譽，以亂視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也。

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標，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税。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千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照布於無窮，則孰不幸甚。伏願亮臣悾悾之至，下慰蒼生之心。

《魏書》卷一〇三《西域傳・焉耆國》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略】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纊。俗尚蒲萄酒，兼愛音樂。

《周書》卷五〇《異域傳下・焉耆》　焉耆國在白山之南七十里，東去長安五千八百里。【略】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纊。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

《文選・左思〈吴都賦〉》　鄉貢八蠶之縣。李善注：劉欣期《交州記》曰：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綿》　酈善長《水經注》曰：房子城中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綿，霜鮮雪曜，異於常綿，世俗言房子之纊也，抑亦類蜀郡之錦，得江津矣。故歲貢其綿以充御用。

《新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二》　潁州汝陰郡　土貢：綿。
濠州鍾離郡　土貢：綿。
齊州濟南郡　土貢：綿。
曹州濟陰郡　土貢：綿。

《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三》　衛州汲郡　土貢：綿。
洺州廣平郡　土貢：綿。
冀州信都郡　土貢：綿。
易州上谷郡　土貢：綿。
幽州范陽郡　土貢：綿。
莫州文安郡　土貢：綿。

《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四》　文州陰平郡　土貢：綿。
壁州始寧郡　土貢：綿。
巴州清化郡　土貢：綿。
通州通川郡　土貢：綿。

閬州閬中郡　土貢：綿。
渠州潾山郡　土貢：綿。

《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五》　揚州廣陵郡　土貢：綿。
蘇州吴郡　土貢：絲綿。
處州縉雲郡　土貢：綿。
婺州東陽郡　土貢：綿。
泉州清源郡　土貢：綿。

杜佑《通典》卷六《食貨六》　臨淮郡貢綿二十屯。今泗州。
汲郡貢綿三百兩。今衛州。
文安郡貢綿三百兩。今莫州。
東陽郡貢綿六百兩。今婺州。
信安郡貢綿百屯。今衢州。
清源郡貢綿二百兩。今泉州。

杜佑《通典》卷一九二《邊防八・西戎四》焉耆　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爲絲，唯取綿纊。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關内道一》　京兆府　貢、賦：賦：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關内道二》　華州　貢、賦：賦：縣。
同州　貢、賦：賦：（布）〔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五《河南道一》　河南府：貢、賦：賦：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六《河南道二》　陝州　貢、賦：賦：縣。
虢州　貢、賦：賦：縣。
汝州　貢、賦：賦：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七《河南道三》　汴州　貢、賦：賦：縣。
宋州　貢、賦：賦：縣。
亳州　貢、賦：賦：縣。
潁州　貢、賦：賦：縣二十七斤。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八《河南道四》　滑州　貢、賦：賦：縣。
鄭州　貢、賦：賦：縣。
許州　貢、賦：賦：縣。
陳州　貢、賦：賦：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九《河南道五》　徐州　貢、賦：賦：縣。
泗州　貢、賦：賦：縣。
濠州　貢、賦：賦：縣。
蔡州　貢、賦：賦：縣。
申州　貢、賦：賦：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〇《河南道六》　鄆州　貢、賦：賦：縣。
兗州　貢、賦：賦：縣。
青州　貢、賦：賦：縣。
齊州　貢、賦：賦：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一《河南道七》　曹州　貢、賦：賦：縣。
濮州　貢、賦：賦：縣。
海州　貢、賦：賦：縣。
沂州　貢、賦：賦：縣。
萊州　貢、賦：賦：縣。
淄州　貢、賦：賦：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二《河東道一》　河中府　貢、賦：賦：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五《河東道四》　邢州　貢、賦：賦：縣。
洺州　貢、賦：開元貢：纊。賦：縣。
磁州　貢、賦：賦：（錦）〔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六《河北道一》　懷州　貢、賦：賦：縣。
魏州　貢、賦：賦：縣。
相州　貢、賦：賦：縣。
博州　貢、賦：賦：縣。
衛州　貢、賦：賦：縣。
貝州　貢、賦：賦：縣。
濟州　貢、賦：（元和）賦：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七《河北道二》　恒州　貢、賦：賦：縣。
冀州　貢、賦：賦：縣。
深州　貢、賦：賦：縣。
趙州　貢、賦：賦：縣。

德州　貢、賦：賦。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八《河北道三》　易州　貢、賦：開元貢。縣。

滄州　貢、賦：賦。縣。

景州　貢、賦：（與滄州同）［元和賦：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一《山南道二》　襄州　貢、賦：賦。縣。

隨州　貢、賦：賦。縣。

均州　貢、賦：賦。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二《山南道三》　興元府　貢、賦：賦。縣。

洋州　貢、賦：賦。縣。

利州　貢、賦：賦。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六《江南道二》　婺州　貢、賦：元和貢：纖纈。

處州　貢、賦：開元貢：縣。元和貢：縣。

温州　貢、賦：開元貢：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七《江南道三》　安州　貢、賦：賦。縣。

黄州　貢、賦：賦。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江南道四》　信州　貢、賦：元和貢：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九《江南道五》　福州　貢、賦：賦。縣。

建州　貢、賦：賦。縣。

泉州　貢、賦：元和貢：綿二十斤。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一《劍南道上》　資州　貢、賦：賦。縣。

嘉州　貢、賦：元和賦：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二《劍南道中》　雅州　貢、賦：賦。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三《劍南道下》　梓州　貢、賦：開元貢：縣。

劍州　貢、賦：賦。縣。

綿州　貢、賦：賦。縣。元和賦同。

榮州　貢、賦：賦。縣。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八《嶺南道五》　愛州　貢、賦：賦。縣。

蘇鶚《杜陽雜編》卷下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賜錢五百萬貫，仍罄内庫寶貨，以實其宅。【略】又有琵琶幕、紋布巾、火鑷綿、九玉釵。【略】火鑷綿云出炎洲，絮衣一襲用一兩，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近也。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　濟南府【略】貢綿。

順昌府【略】貢綿。

《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　莫州【略】貢綿。

衛州【略】貢綿。

慶元府【略】貢綿。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婺州【略】貢綿。

處州【略】貢綿。

衢州【略】貢綿。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泉州【略】貢綿。

興化軍【略】貢綿。

梁山軍【略】貢綿。

《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　河間府產無縫綿。

東平府產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河南道一・開封府》　土產：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河南道九・滑州》　土產：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河南道一〇・陳州》　土產：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河南道一一・潁州》　土產：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河南道一二・宋州》　土產：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河南道一二・亳州》　土產：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河南道一三・鄆州》　土產：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河南道一四・濮州》　土產：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河南道一四・濟州》　土產：同鄆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河南道一六・泗州》　土產：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河南道一八・青州》　土產：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河南道一八・濰州》　土產：今貢：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九《河南道一九・齊州》　土產：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〇《河南道二〇・萊州》　土產：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一《河南道二一・兗州》　土產：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三《河南道二三・沂州》　土產：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九《關西道五・華州》　土產：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六《河東道七・蒲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三《河北道二・懷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四《河北道三・魏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九《河北道八・邢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三《河北道一二・冀州》土産：綿，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四《河北道一三・德州》賦：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五《河北道一四・滄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七《河北道一六・易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七《河北道一六・霸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八《河北道一七・威虜軍》土産：同易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九《河北道一八・幽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一《河北道二〇・燕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二《劍南西道一・益州》土産：【略】今貢：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六《劍南西道五・簡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二《劍南東道一・梓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三《劍南東道二・綿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〇《江南東道二・昇州》土産：纊。賦。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四《江南東道六・湖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五《江南東道九・婺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三《江南西道一・宣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三《江南西道一・廣德軍》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七《淮南道五・光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八《淮南道六・濠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九《淮南道七・壽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八《山南西道六・廣安軍》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九《山南西道七・巴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〇《山南西道八・壁州》土産：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三《嶺南道七・新州》新興縣南海，在新會縣南一百五十里，有穿洲。【略】又曰海昌郡威寧縣有穿洲，其上多綸木，注云似穀皮，可以爲綿，但獠緝以爲絮。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一《西戎二・焉耆》土俗物産：養蠶不以爲絲，惟取綿纊。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一《西戎二・疏勒》土俗物産：綿、纊。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東路・齊州》土貢綿百兩。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西路・潁州》土貢縣一百兩。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莫州》土貢綿一百兩。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衛州》土貢綿一百兩。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趙州》土貢綿一百兩。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兩浙路・婺州》土貢綿一百兩。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兩浙路・處州》土貢綿一百兩。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兩浙路・衢州》土貢綿一百兩。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八《夔州路・梁山軍》土貢縣一百兩。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九《福建路・泉州》土貢綿一百兩。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九《福建路・興化軍》土貢縣一百兩。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四《財賦一・兩川綿估錢》兩川綿估錢者，舊例上三等户皆理正色，而下户每兩估錢半千，所以優之也。楊嗣勳總計始令當輸正色者，每兩估錢引二分，而舊輸錢者如故，是上户反輕，下户反重矣，至今猶然。其他紬絲綾，凡舊來三路正色綱，視此而輸其直。
祝穆《方輿勝覽》卷三八《廣西路・柳州》蠶不能吐。《郡志》云云，率以爲纊。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八《輿地四》處州【略】貢綿。
婺州【略】貢綿。
衢州【略】貢綿。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六《輿地二》幽州【略】唐貢綿。
卷三一七《輿地三》齊州【略】貢綿。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八《輿地四》泉州【略】貢綿。
興化軍【略】貢綿。
卷三二〇《輿地六》潁州【略】貢綿。
《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中政院翊正司〕領提舉司二、提領所一：【略】

管領隨路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舉司，秩從五品。達魯花赤一員，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品秩同上；直長一員，都目一員，吏目一員，司吏四人，部役二人。元貞元年始置，隸翊正司。

《元史》卷八九《百官志五》 管領諸路打捕鷹房納綿等户總管府，秩正三品。達魯花赤、都總管、同知、治中、府判各一員，經歷、知事、提控案牘各一員。掌人匠一萬三千有奇，歲辦税糧皮貨，采捕野物鷹鷂，以供内府。至元十二年，賜東宫位下，遂以真定所立總管府移置大都，隸詹事。十六年，合併所管之户，置都總管以總治之。三十一年，詹事院罷，隸徽政。至大四年，隸崇祥院。延祐六年，又隸詹事。天曆元年，隸儲慶使司。至順元年，改屬宫相府。

管領上都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大使司，大使、副使各一員。

管領順德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達魯花赤、提領、副提領各一員。

管領冀寧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提領、副提領各一員。

管領大都左右巡院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提領、副提領各一員。

管領固安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提領、副提領各一員。

管領中山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提領、副提領各一員。

管領濟南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提領、副提領各一員。

管領德州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提領、副提領各一員。

管領益都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提領、副提領各一員。

管領大同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提領、副提領各一員。

管領濟寧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提領、副提領各一員。

管領興和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提領、副提領各一員。

管領晉寧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提領、副提領各一員。【略】

管領檀州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提領、副提領各一員。

管領大寧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提領、副提領各一員。

管領蘇州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提領、副提領各一員。

管領真定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設官同上。

管領趙州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設官同上。

管領保定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設官同上。

管領冀州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設官同上。

管領汴梁等處打捕鷹房納綿等户提領所，設官同上。

廣衍庫，大使一員。

管領保定等路阿哈探馬兒諸色人匠總管府，管領大都納綿提舉司，秩從六品。達魯花赤，提舉，副提舉各一員。至元十七年置。

管領打捕鷹房民匠達魯花赤總管府，管領隨路打捕納綿民匠長官司，秩從五品。掌民匠一百七十有九户。達魯花赤、長官各一員。至元二十一年置。

隨路打捕鷹房諸色民匠總管府，管領大都等處納綿提舉司，秩正七品。掌納綿户計七百有三户。達魯花赤，提舉，副提舉各一員。至元二十二年置。

管領大都等處金玉民匠稻田提舉司，秩從五品。掌納綿人匠五百二十有一户。達魯花赤，提舉，副提舉各一員。至元二十二年置。

怯憐口諸色民匠達魯花赤并管領上都納綿提舉司，秩正五品。掌迭只斡耳朵位下怯憐口諸色民匠及歲賜錢糧等事。達魯花赤、長官、同知、副長官各一員，提控案牘一員。【略】

管領上都大都諸色人匠納綿户提舉司，秩從五品。掌斡耳朵位下歲賜等事。達魯花赤，提舉，同提舉各一員。至元十七年置。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二二《褚絮》 《史記》：漢賜南粤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厚薄之差也。李太白：「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絮，着綿也。古詩：「着以長相思。」亦謂着絮也。《繰餘》曰：絮不繰曰綿，故絮曰敝絮，即繭黄也。今謂之敗絮，又曰絮胎。

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六《衣服類》 絲綿 結繭時，炭火烘曰出口乾，絲登車火照之曰出水乾，是爲上繭。繅絲，其漬漏者，鍋底綿及繭壳外浮絲曰絲筐，用稻草灰煮過，傾入清盆取綿。凡湖綿以六七寸口者爲美，其濶者哆而剪之，僞者以蛤粉入之作綿紬者，以鉛錘墜搓成緻。

《盦史》卷八七《綺羅門》 公主歲禄，未受封者，歲支綿二百兩。親王女未封者，歲支綿減公主未封之半。《弇山堂别集》。

沈自南《藝林彙考·服飾篇》卷一〇《繒帛類》

《名義考》《左傳》「夏重禰」。按纘爲禰，新綿也，重禰謂重綿。《叙傳》申重繭以存荆。按，繭本作趼，足胝也，亦通作繭，胝起如繭也。【略】

《藥溪談》：《史記》豫州「其篚織絮」。孔安國曰：細綿也。今伊陽有伊紬，其一種。

周象明《事物攷辯》卷七《三禮》 繭袍絅褶 《禮記》疏：玉藻「纊爲繭，縕爲袍，褐爲絅，帛爲褶」。音牒。鄭玄注：（疏）云：纊新綿也，縕雜纊與舊絮也。絅有衣裳而無裏，今之單衣也。褶有表裏而無著，音袭今之夾衣也。

邁柱等《九卿議定物料價值》卷二 紅金線每紐照舊例，今核定銀壹分捌釐。絲綿每斤舊例銀伍錢，今核定銀壹兩貳錢。

趙慎畛《榆巢雜識》卷上《西北絲綿》 西北回子地方産絲綿，以之製甲，其堅固勝於中土，約四十層可敵浙江之絲八十層。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一《總紀》 江南道厥貢綿。（《唐書・地理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二七《安徽・鳳陽府三》 土産 綿《唐書志》：濠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一九《安徽・潁州府二》 土産 （棉）〔綿〕《唐書・地理志》：潁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四一《山西・蒲州府二》 土産 《元和志》：河中府賦（棉）〔綿〕。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六四《山東・濟南府三》 土産 綿《唐書・地理志》：齊州土貢綿。《元和志》：齊賦綿。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七五《山東・萊州府二》 土産 綿《元和志》：萊州賦綿。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八四《山東・臨清直隸州》 土産 綿州境俱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一七《河南・汝寧府三》 土産 綿。《府志》：確山縣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〇一《河南・衛輝府三》 土産 綿汲縣出，《唐書・地理志》：衛州土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二二《河南・光州直隸州二》 土産 綿息縣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四五《陝西・同州府三》 土産 綿《寰宇記》：華州土産。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七七《甘肅・階州直隸州二》 土産 綿《唐書・地理志》：文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九〇《浙江・湖州府二》 土産 綿《唐書・地理志》：湖州土貢綿。《舊志》：各縣出，武康有鴉脂綿爲最。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〇《浙江・金華府二》 土産 纖纊《元和郡縣志》：婺州貢。綿《唐書・地理志》：婺州土貢綿。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一《浙江・衢州府》 土産 綿《唐書・地理志》：衢州土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四《浙江・温州府》 土産 綿《元和志》：温州開元貢綿。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五《浙江・處州府》 土産 綿《唐書・地理志》：處州土貢綿。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一五《江西・廣信府二》 土産 綿《元和志》：信州貢綿。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八六《四川・成都府》 土産 《寰宇記》：成都府貢綿。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九二《四川・保寧府三》 土産 《唐書・地理志》：閬州貢綿。巴川壁州貢綿。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〇三《四川・雅州府二》 土産 綿《元和志》：雅州賦。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〇七《四川・潼川府二》 土産 《元和志》：梓州賦綿。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〇九《四川・綏定府二》 土産 綿《唐書・地理志》：通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一三《四川・資州直隸州》 土産 《元和志》：資州賦綿。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一四《四川・綿州直隸州》 土産 綿《寰宇記》：綿州産。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一六《四川・忠州直隸州》 土産 綿《九域志》：梁山軍貢綿。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二六《福建・福州府二》 土産 綿《元和志》：福州貢綿。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三一《福建・建寧府》 土産 《元和志》：建州賦綿。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六五《廣西・思恩府》 土産 綿。

成貫等〔道光〕《濟南府志》卷二〇《災祥》 〔永樂〕二年七月，野蠶成繭，有

司以綿進獻。

包大燁等〔萬曆〕《兗州府志》卷二五《物産》 綿《禹貢》：厥貢筐織纊。曰南國歲貢八蠶之綿。《左傳》：楚子圍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而撫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王褒頌：荷氈被毛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

絮《釋文》云：幣綿也，重繭爲之。李白詩：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明朝驛使發，一夜挐征袍。

曾鐩、林思進等〔民國〕《華陽縣志》卷三四《物産》 緜 古曰纊，曰帛。《禹貢》：「豫州厥筐纖纊。」《王制》：七十非帛不煖。《孟子》屢言老者衣帛。帛，即緜也，故凡緜、綿、棉等字皆从帛。今謂之張緜。製緜之法，煮爛繭張竹弓上，既乾層叠如紙，故曰張緜，即《莊子》所謂洴澼絖也。

劉訒〔嘉靖〕《鄢陵縣誌》卷三《農桑》 原額官民桑五萬六千八十五株。該徵絲綿一千八百五十兩八錢五釐。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一《物産》 綿 《夢粱録》：以臨安，於潛白而細密者佳。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二《物産》 同功緜 《西吴枝乘》：以兩蠶共作繭者爲同功緜，值即倍常。

鵝脂緜 《舊浙江通志》：武康出。

齊耀珊等〔民國〕《重修杭州府志》卷八一《物産》 絲綿 杭州餘杭郡，歲貢緜。《咸淳志》引《祥符志》。錢塘、仁和、餘杭、臨安、於潛、富陽、新城、鹽官、昌化九縣，歲解緜。咸淳《貢賦志》。土産入貢，以臨安、於潛白而麗密者爲貴。《咸淳志》。灌以西湖水者爲東南最。〔萬曆〕《錢塘縣志》。有黄白二種，白者佳。《新城縣志》。按以同功繭與出蛾之繭不任繅絲者，湅爲綿，今餘杭所出爲佳。

曾才漢、葉良佩〔嘉靖〕《太平志》卷三《貢貨志・物産》 貨之類

綿二季蠶繭多綳綿。

蕭良幹、張元忭等〔萬曆〕《紹興府志》卷一四《田賦志・賦》 綿，舊管五萬八千九百八十一屯四兩四錢八分九釐七毫五絲，今催四十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二兩七錢一分七釐九毫五絲。會稽七千七百四十二屯二兩五錢九釐七毫五絲，今催五萬三千四百一十兩九錢二分九釐七毫五絲。山陰九千一百二十二屯四兩三錢八分五釐，今催六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兩一錢三分四釐七毫五絲。剡五千九百七十七屯一兩六錢五分，今蠶催四萬八千五百七十四兩五錢六分六釐二毫五絲。諸暨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九屯三兩四錢八分，今催八萬四千四百四十三兩一錢六分八釐七毫五絲。蕭山五千九百二十九屯四兩二分，今催四萬一千八百八十四兩四錢五分七釐八毫五絲。餘姚六千六十八屯四兩，今催五萬六千二百四十三兩七錢八分一釐二毫五絲。上虞六千九百七十二屯二兩二錢五分五釐，今催四萬六千一百九十七兩二錢五分五釐三毫五絲。新昌五千六百三十九屯一錢九分，今催一萬三千九百六十二兩四錢二分三釐。

折紬綿，四萬一千五百三十一兩。每紬一疋，數曰折納一丈三尺三寸。以綿一十七兩，折紬一疋。惟山陰以折帛之餘盡折爲綿，不輸本色。蓋會稽既免折變，當時折紬之綿無自出，又不欲偏科他邑，故盡以歸山陰。麥及糯米亦然，故山陰折變視他邑爲重。山陰一萬二百兩。嵊五千二百一十九兩。諸暨七千七百八十六兩。蕭山五千七百四十六兩。餘姚五千七百九十七兩。上虞五千六百二十七兩。新昌一千一百五十六兩。

王珣、汪翁儀等〔弘治〕《湖州府志》卷八《土産》 綿，按《舊志》武康綿號鵝脂，今屬縣俱有，頭蠶綿韌而可用，二蠶綿白而不韌。

栗祁、唐樞〔萬曆〕《湖州府志》卷三《物産》 貢貨之屬 綿、有頭蠶綿，最韌。二蠶綿白而少脆。惟武康有鵝脂綿，甲於屬縣

陸心源等〔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輿地略・物産下》 綿之屬 綿《大清一統志》：湖州府土産緜。《唐書・地理志》：武州土貢緜。《舊志》：各縣出，武康有鵝脂緜爲最。《談志》、《舊圖經》載。又《舊編》云：武康緜號鵝脂，上供經納内藏庫，今發上供緜，歲五萬餘兩。安吉以産絹和買折納。《急就章》注：繭曆之精者爲緜。《烏青文獻》：大環緜，頭蠶造成，白如雪，甚韌，他處不及。初蠶緜以頭蠶同功繭作者爲上，若軟繭緜，緜之最下者也，用織緜紬曰軟繭紬。《南潯志》：俗名緜兜。按，詳蠶桑。水絮《烏程劉志》：剥繭衣合之成絮，納被中御寒。按繭黄及澀花，滯頭，皆水絮也。又有緜拖頭，並詳蠶桑。

談鑰〔嘉泰〕《吴興志》卷一〇《物産》 緜《舊圖經》載。又《舊編》云：武康縣號鵝脂，上供經納内藏庫，今發上供緜歲五萬餘兩。安吉以産絹和買折納。《急就章》注：繭曆之精者爲緜。

汪日楨等〔光緒〕《烏程縣志》卷二九《物産》 絲緜之屬 緜《劉志》：頭蠶緜甚韌，二蠶緜白而稍脆，市以藥緜欺人，巧用瓷瓦灰滲入，甚白而體重。又有軟繭緜，不堪用。《湖録》：緜以頭蠶同功繭作者爲上，謂之純緜，同功繭，兩蠶共成一繭者也。蛾曰繭，蛾子鹺出繭後爲之，其緜爲次，若軟繭緜，緜之最下者也，用織緜紬曰軟繭紬。《烏青文獻》：大環緜，頭蠶造成，白如雪，甚韌，他處不及。《吴興蠶書》：以出烏鎮者爲上，匀薄如紙，瑩净如玉。《南潯志》：俗名緜兜。水絮繭外散緒曰繭衣，亦曰繭黄，又作繭紬。繅絲不盡之緒，裹于蠶蛹之身，薄者爲著衣，厚者爲上岸。著衣之繭曰簁頭，亦曰滯頭；上岸之繭曰軟繭，亦

曰澼花。三者並須剥淨，就水中擊澼，乃可撚緜線，或納衣被，故統名水絮。又有繰絲打結時，摘出之粗緒曰絲筋頭，亦曰絲扼頭，不必擊澼可撚緜線，育蠶之家并水絮槩稱曰下脚。《劉志》：剥繭衣合之成絮，納被中禦寒。

陳道、黄仲昭〔弘治〕《閩通志》卷二〇《食貨・財賦》 福州府

國朝　福清縣　農桑　絲綿一十四兩七錢五分。永福縣　農桑　絲綿八兩九錢。羅源縣　農桑　絲綿一十三兩六錢。

陳道、黄仲昭〔弘治〕《閩通志》卷二〇《食貨・土貢》 泉州府

唐　綿州貢。宋　綿一百兩。南安縣出，淳祐中貢。綿一百兩，元豐中貢。興化府

宋　綿一百兩。

卷二五《食貨・物産》 興化府

貨之屬　綿。

紀事

《左傳・宣公一二年》 楚子伐蕭，【略】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杜預注：纊，綿也。孔穎達疏：《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鄭玄云：纊，新綿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絮》 《孝子傳》曰：閔子騫幼時，爲後母所忤，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父後知之，欲出後母。子騫跪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遂止。

《吴越春秋》曰：吴王將死，曰：「吾因不用子胥言，以至於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何面目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漢書》卷四《文帝紀》 元年三月，【略】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顔師古注：「絮，綿也。」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

《後漢書》卷二五《卓茂傳》 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後漢書》卷五三《徐稺傳》 李賢等注引《謝承書》曰：「稺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緜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家墜外，以水漬緜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

《後漢書》卷六五《張奐傳》 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緜，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奄，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絮》 司馬彪《續漢書》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蠶成繭，民收其絮。

《漢書儀》曰：皇后親蠶獻繭，凡蠶絲絮，織室作祭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絳衣，皇后間以作巾絮而已。

《古今注》曰：元帝永光四年，東萊郡東牟山有野蠶爲蟹，蟹生蛾，蛾生卵，卵着石，收得萬餘石，民以爲絲絮。五年，長安雨絮，垣屋上皆白，民衣之。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絮》 皇甫規《與馬融書》曰：與被絮一雙，以通徹心。

《三國志》卷七《魏志・吕布傳》 裴松之注引《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于〔袁〕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上，故呼爲明上，術乃厲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上馬，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

《三國志》卷五二《吴志・顧雍傳》 裴松之注引《吴書》曰：雍族人悌，字子通，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略】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孫〕權爲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强令悌釋服。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絮》 《吴書》曰：顧悌，字子通。父亡，孫權作布衣一襲，皆摩絮着之，强令悌釋服。

《管寧別傳》曰：管寧性至孝，恒布裳縞裘，惟祠着單衣絮巾也。

《晉史》卷八七《綺羅門》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困學紀聞》。

《晉書》卷九〇《良吏傳・吳隱之》 尋守廷尉、祕書監、御史中丞，領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漸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

裴啟《裴子語林》 謝萬就安乞裘，云「畏寒」。答曰：「君安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以三千綿與謝。

劉義慶《世説新語》卷下《排調》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併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掛閡。」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絮》 《晉中興書》曰：王敦害周顗，籍其家，政見敝簏數枚，中有故絮也。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案行，視曹公器物，見拭目黄絮有垢黑，目淚所沾污。

《宋書》卷九一《孝義傳・郭原平》 原平字長泰，又禀至行，養親必己力。【略】高陽許瑶之居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緜一斤遺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瑶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緜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

《宋書》卷九三《隱逸傳・朱百年》 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略】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顗宿，衣悉裌布，凱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顗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顗亦爲之傷感。

《南齊書》卷一八《祥瑞志》 建元元年，鄖州監利縣大井湖水色忽澄清，出綿，百姓採以爲纊。

《南齊書》卷三七《劉悛傳》 仍除散騎侍郎。桂陽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桁戰死，悛時疾病，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項後傷缺，悛割髮補之。持〔哭〕〔喪〕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勔爲領軍，素與勔善，書譬悛曰：「承至性毁瘵，轉之危慮，深以酸怛。終哀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縑纊，徹温席，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邪？當深顧往旨，少自抑勉。」

《南齊書》卷五二《文學傳・卞彬》 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

《梁書》卷三六《江革傳》 史部謝朓嘗宿衛，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脱所著襦，並手割半氈與革，兖臥具而去。

《南史》卷三四《顔峻傳》 代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未拜，丁父憂。裁踰月，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峻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明寶抱峻登車，裁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

《南史》卷七〇《循吏傳・阮長之》 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敝絮。

《北史》卷七六《隱逸傳下・阮孝緒》 年十六，父喪不服緜纊，雖蔬菜有味亦吐之。

《北史》卷八四《孝行傳・翟普林》 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毁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

《北史》卷八八《隱逸傳・徐則》 陳太建中，應召來憩於至真觀，期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絶粒養性，所資唯松术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

《舊五代史》卷九二《晉書・吳承範傳》 承範温厚寡言，善希人旨，桑維翰、李崧尤重之，嘗薦于高祖，云可大用。承範知之，持重自養，雖遇盛夏，而猶服褊袴，加之以純綿，蓋慮有寒濕之患也。然竟不獲其志，其命也夫。《永樂大典》卷三千三百二十一。

碓庵、耐庵《靖康稗史》之二 「靖康二年二月」初二日，虜索天章渾儀、三館太清樓文籍圖書、國子書板，又絲綿數萬斤出城。

《靖康要録》卷一五：靖康二年二月二日，壞司天臺渾儀輸軍前。虜圖明堂九鼎，觀之不取，止索三館文籍圖書、國子書板。金人來取絲綿凡數萬斤送之軍前……又取太清樓書，皆黄帕牙籤，載以太平車，凡百餘，皆遣監官交納於番寨。

《明實録・明穆宗實録》卷四三 〔隆慶四年三月〕乙未，上諭户部發銀買白綿二萬五千斤以進。尚書劉體乾奏：湖州府額解白緜且至，宜停買。上趣辦益急，都給事中李己諫曰：「臣聞物聚于所生，而赴于所用。今京師非出綿之所，三月非用綿之時，求者苦其難，鬻者高其直，即日篚商人于市，而二三萬斤之綿恐亦不可以倉卒具也。且今都邑之民爲編商所困，十室九空，固宜加意軫恤，柰何復擾之耶？」時商賈聞命皆避匿。體乾復奏言：「京師根本重地，不可使一夫不安，而今市肆書閉，商賈不行，衆口嗷嗷，非平世所宜有也。」上悟，命止發太倉銀買緜一萬斤，餘悉停買。

藝文

《玉臺新詠》卷三楊方《合歡詩五首》之二　寢共織成被，絮用一作共。同功綿。《正字通》引《説文》：絮，敝綿也。一曰，繰餘爲絮，不繰爲綿。徐曰：精者曰綿，繭内衣蔑蛹者與其外膜緒雜爲之曰絮。晉嵇含《伉儷詩》：裁彼雙絲絹，著于同功綿」。與此義同。《通雅》高誘注引《海陽異名記》云：八蠶共爲一大繭，同功綿當即此。案：《戲瑕》古樂府有「終用同功綿」。今吴興養蠶家，以兩蠶共作繭者謂之同功綿，價倍于常。其絲以三繭抽者爲合羅絲，歲以充造御服，山、龍、華蟲、粉米、藻火並出于此，士庶家不得濫用也。謝肇淛著《西吴枝乘》載之。

《玉臺新詠》卷七皇太子《和徐録事見内人作臥具》　衣裁合歡襝，一作攝。文作鴛鴦連。縫一作針。用雙針一作縫。縷，絮是按一作用。八蠶縣。《吴都賦》：「鄉貢八蠶之綿。」劉欣期《交州記》：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

《全晉文》卷七四左思《吴都賦》　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縣。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三《夜與原甫江家步歸》　丹砂漆盤盛井水，冷浸半坼山櫻花。始見春色不奈喜，黄昏招飲夜還家。劉郎居南我居北，陌上泥開天正黑。風吹蠟燭燒未明，素絲作履惜不得。

郎瑛《七修類稿》卷三二《詩文類・化綿衣疏》　吴天祐，江西豐城人，寄食於杭東塘陳廷彩家，冬無衣絮。陳子蒙調之曰：能作疏文，當爲化主。乃作疏曰：伏以捉衿露肘，誰憐子夏之貧；冬暖號寒，可免昌黎之嘆。含羞在己，貽笑於人。切念天祐，半生若蟻，一拙如鳩。身常苦饑寒，頗類吟詩之賈島；志不在温飽，愧非及第之王曾。雖字頗能識而書頗能讀，然寒不能衣而饑不能食。漸橋踏雪，難堪手足之凌兢；剉木乘舟，無奈身心之顫掉。鄭侯萬卷亦徒耳，范叔一寒如此哉。幸托身依桑柘之鄉，而長者擅絲綿之利。深筐大箔，價輕千鎰之黄金；温繭柔綿，色瑩三冬之白雪。眼見之而忽熱，心欲之而難言。既民胞物與之同然，豈推食解衣而不可。惠而好我，實爲道誼之交；勉爾求人，不覺言辭之拙。分我一團和氣，奈他千載歲寒。高誼難忘，服之於膚而佩之於背；衆輕易舉，與不傷惠而取不傷廉。袁安免僵臥於洛陽，師道不忍寒於郊祀。若肯結緣秀士，也勝布施山僧。十渴朱門，何畏滿頭之風雪；一吹鄒律，頓回幽谷之陽春。遍告斯文，圖成善事。謹疏。陳氏父子遂勤習舉子業，爲之占籍仁和，後膺甲子鄉薦，而陳氏之門，自是無祐之跡矣。

潛説友（咸淳）《臨安志》卷九四《紀遺六》丹陽葛澧《錢塘賦》　俗享再稔之利，婦蠶八育之綿。

雜録

《三國志》卷一三《魏志・鍾繇傳》　裴松之注引陸氏《異林》曰：繇嘗數月不朝會，竟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户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裲襠，傷左髀，以裲襠中綿拭血。

《晉書》卷九五《藝術傳・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

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禮異》　婚禮，納綵有：合歡、嘉禾、阿膠、九子蒲、朱草、雙石、綿絮、長命縷、乾漆。凡事皆有詞：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草爲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蘇鶚《杜陽雜編》卷下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賜錢五百萬貫，仍發内庫寶貨以實其宅。【略】有瑟瑟幕，紋布巾，火蠶綿。【略】火蠶綿云出炎洲，絮衣一襲，用一兩，稍過度，則煽蒸之氣不可近也。

紡織産品部

布、帛綜合分部

題解

《左傳・閔公二年》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杜預注：大布，麤布。大帛，厚繒。

《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 《父子虚賦》【略】被阿錫，裴駰集解：《漢書音義》曰：「阿，細繒也。錫，布也。」張守節正義：按：東阿出繒也。揄紵縞，裴駰集解：徐廣曰：「揄音臾。」張守節正義：揄，曳也。韋昭云：「紵之色若縞也。」顏云：「紵，織紵也。縞，鮮支也。」裸纖羅，垂霧縠。

《漢書》卷一《高帝紀》 〔八年〕春三月，行如雒陽。令【略】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穀紈綃罽，操兵，乘騎馬。顏師古注：「綺，文繒也，即今之細綾也。紈，細繒也。紵，織紵爲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氈及氍毹之類也。」

《漢書》卷二二《禮樂志第二》 《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

被華文，則霧縠，曳阿錫，佩珠玉。顏師古注：如淳曰：「阿，細繒。錫，細布也。」師古曰：「阿，雜也。霧縠，言其輕細若雲霧也。」

《練時日》一

許慎《説文》七篇下《巾部》 幅　布帛廣也。段玉裁注：凡布帛廣二尺二寸，其邊曰幅。《左傳》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邊也。」引伸爲邪幅。《小雅》：「邪幅在下。」傳曰：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从巾，畐聲。

丁度《集韻》卷二《桓韻》 端　【略】布帛六丈曰端，通作耑。

丁度《集韻》卷四《鹽韻》 帘、絵　布帛名。或作絵。

丁度《集韻》卷五《準韻》 淳、敦、綧　布帛幅廣也。或作敦、綧，通作純。

丁度《集韻》卷七《至韻》 緷、繢　織餘也。或从貴。

司馬光《類篇》卷二一《巾部》 帘　其淹切，布帛名。

司馬光《類篇》卷二九《立部》 端　多官切，【略】布帛六丈曰端。

司馬光《類篇》卷三七《糸部》 紵、絵　又並其淹切，布帛名。

戴侗《六書故》卷二七《工事三》 匹匹、　普吉切。《説文》曰：「四丈也。」从八匚，八揲一匹，八亦聲。按，布帛二丈爲端，兩端爲匹。

戴侗《六書故》卷三一《工事七》 幅幅　方六切，布帛經緯廣陝之度也。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糸部》 純　音屯。又凡絲錦布帛一段爲一純。《史記・蘇秦傳》：錦繡千純。

綵　倉宰切，音采。【略】又賜綵。唐制賜綵十段，爲絹三疋，布三端，棉四屯。若雜綵十段，爲絲布三疋，絹二疋，綾二丈，綵四疋。亦曰賜物十段。

厲荃《事物異名録》卷一六《服飾部》 地衣　《杜陽雜編》：唐宣宗晝八百疋官純，作魚龍波浪文以爲地衣。《豐頤堂漫書》：秦檜格天閣成，鄭仲遺錦地衣一鋪。《筆麈》：楚王希範地衣用角簟，剖竹爲細篾織之。《庶物異名疏》：今京師於冬月大廳堂中，織隨地毛毯。按諸説，或用純，或用錦，或用竹簟，或用毛毯鋪設地上者，皆名地衣。

綜述

《易・繫辭下》 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孔穎達正義曰：黄帝已上，衣鳥獸之皮，其後人多獸少，事或窮乏，故以絲麻布帛而制衣裳，是神而變化，使民得宜也。

《周禮・夏官・職方氏》 正北曰并州，【略】其利布帛。

《禮記・王制》 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

《禮記・内則》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

《管子・乘馬第五》 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黄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畝，一本作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之矣。

劉向《説苑》卷二〇《反質》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綉綈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宫室，損薄飲

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繡黼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身先於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綈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鍾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綈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略】

凡編户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略】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裴駰集解：徐廣曰：「榻音吐合反。」駰案：《漢書音義》曰「榻布，白氎也」。司馬貞索隱：荅布。注音吐合反，大顏音吐盍反。案：以爲麤厚之布，與皮革同以石而秤，非白氎而也。《吴録》云「有九真郡布，名曰白氎」。《廣志》云「氎，毛織也」。張守節正義：顏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氎也。荅者，厚之貌也」。案：白氎，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略】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

《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四上》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

《漢書》卷二四下《食貨志四下》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略】

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宂作，縣官衣食之。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顏師古注：「機縷曰紝，音人禁反。」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賈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没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

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平，毋拘它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緜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讐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其賈氏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庚者。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祭祀無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絶，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

《漢書》卷六四下《王褒傳》　載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顏師古注：「純，絲也。謂織爲繒帛之麗，絲纊之密也。一説，純綿，不雜綿也。」

《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　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者老皆聞見之。貴爲天（下）〔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顏師古注：「弋，黑色也。綈，厚繒，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顏師古注：「縕，亂絮也。言内有亂絮，上無文綵也。縕音於粉反。」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户；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纖罽；顏師古注：「纖，五綵也。罽，織毛也，即氈毹之屬。」宫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漢書》卷九一《貨殖傳》　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略】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顏師古注：「文，文繒也。帛之有色者曰采。」荅布皮革千石，顏師古注：「孟康曰：『荅布，白氎也。』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耳，非白氎也。荅者，厚重之

貌，而讀者妄爲榻音，非也。【略】亦比干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天鳳三年〕五月，莽下吏祿制度，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縵布二匹，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

《後漢書》卷四九《王符傳》《浮侈篇》【略】

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穀，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

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李賢注：《前書音義》曰：「弋，皁也。綈，繒也。」革爲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李賢注：牒即今氎布也。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筒中女布。李賢注：《說文》曰：「綺，文繒也。」《前書》曰：「齊俗作冰紈」子，細稱也。沈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雖精麤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楊雄《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筒中黃潤，一端數金。」盛弘之《荊州記》曰：「秭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爲女子布也。犀象珠玉，虎魄璅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麤靡，轉相誇咤。其嫁娶者，車軿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

劉安《淮南子》卷一一《齊俗訓》有詭文繁繡，弱綈羅紈，高誘注：弱綈，細布也。羅，穀。紈，素也。必有背膚跣跿，短褐不完者。高誘注：背，茅也。跣，偶也。跿，適也。楚人謂袍爲短。褐，大布。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略】

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絛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戞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故其爲編户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飢寒竝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

劉安《淮南子》卷一九《脩務訓》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衔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是也。嘗試使之施芳澤，正蛾眉，設笄耳，衣阿錫，曳齊紈，高誘注：笄，婦人首飾。耳，瑱也。阿，細縠。錫，細布。紈，素，齊所出。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芷若，籠蒙目視，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齗齶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憺愉棄心而悅其色矣。

桓寬《鹽鐵論》卷一《本議一》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稭，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阿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

桓寬《鹽鐵論》卷一《力耕二》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寶，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紀氏以强本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緼，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贏驢駃騠，衔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爲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桓寬《鹽鐵論》卷二《刺權》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綈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氷釋而懈怠。何者？己爲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

劉向《說苑》卷一九《脩文》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戶，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唅，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賵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緼各

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綉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啥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啥遼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王符《潛夫論》卷三《浮侈第一二》 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孝文皇帝躬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集上書囊以爲殿帷，盛夏苦暑，欲起一臺，計直百萬，以爲奢費而不作也。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細緻綺穀，冰紈錦繡。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麋鹿履舄，文組綵緤，驕奢僭主，轉相誇詫，箕子所唏，今在僕妾。富貴嫁娶，車軿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

王充《論衡》卷五《異虛篇》 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爲重厚，況遺人以成帛與織布乎？

王充《論衡》卷一三《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柙匱所〔嬴〕〔贏〕，縑布絲綿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爲形，通人胸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不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

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爲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

王充《論衡》卷一八《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飢知寒。兒五穀可食，取而食之；兒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

天者，普施氣萬物之中，穀愈飢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

《初學記》卷二七《絹第九》 光如雪華，輕比蟬翼。魏文帝說諸物曰：江東葛爲可，寧比總絹之總輕。其白如雪華，輕擘蟬翼。

《晉書》卷二六《食貨志》 又制户調之式：丁男之户，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户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户一匹，遠者或一丈。

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巴志》 桑、蠶、麻、苧【略】黃潤、鮮粉，皆納貢之。

常璩《華陽國志》卷三《蜀志》 其寶，則有璧玉、金、銀、珠、碧、銅、鐵、鉛、錫、赭、堊、錦、繡、罽、氂、犀、象、氈、毡，舊誤作毡，從目。廖本從耳，正。丹、黃、空青、〔桑、漆、麻、紵〕之饒，滇、獠、寶、僮僕六百之富。

常璩《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 〔永昌郡〕有梧桐木，其華柔如絲，民績以爲布，幅廣五尺以還，潔白不受污，俗名曰桐華布，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及賣與人。有蘭干細布，蘭干獠言紵也，織成，文如綾錦。又有罽、旃、帛、疊、水精、瑠璃、軻蟲、蚌珠。

《廣博物志》卷三七 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葡萄文錦、斑文錦、鳳凰錦、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其御覽有豹頭文罽、鹿子罽、花罽。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十六國春秋》

《宋書》卷五四《孔季恭等傳論》 江南之爲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泰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荊、揚二州。【略】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亘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

《宋書》卷八二《周朗傳》 世祖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録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略】

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爲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農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罷，人死必息。

《南齊書》卷二三《豫章王嶷傳》 太祖即位，【略】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持節如故。【略】

會北虜動，上思爲經略。【略】復以爲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荊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開府如故。晉宋之際，刺史多不

須南蠻，別以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二州。荆州資費歲錢三千萬，布萬匹，米六萬斛，又以江、湘二州米十萬斛給鎮府，湘州資費歲七百萬，布三千匹，米五萬斛，南蠻資費歲三百萬，布萬匹，綿千斤，絹三百匹，米千斛，近代莫比也。

《南齊書》卷二六《王敬則傳》 永明二年，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竟陵王子良啟曰：【略】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劇。

建元初，狡虜游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通尚多，收上事絶，臣登具啓聞，即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卹，優量原除。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其)〔一〕應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

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爲刻上，今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

《梁書》卷五四《諸夷傳・武興國》 武興國，本仇池。【略】種桑麻。出紬、絹、精布、漆、蠟、椒等。

《魏書》卷二一上《高陽王雍傳》 雍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繒，止於縵縚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

《魏書》卷六〇《韓麒麟傳》 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略】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餔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

《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康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出馬、駝、驢、犛牛、黄金、硇沙、薤香、阿薛那香、瑟瑟、麝皮、氈毯、錦、疊。

《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 顯祖即位，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賑益黎庶。至天安、皇興間，歲頻大旱，絹匹千錢。劉彧淮北青、冀、徐、兗、司五州告亂請降，命將率衆以援之。既臨其境，青冀懷貳，進軍圍之，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勤於征戍轉運，帝深以爲念。遂因民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爲煩重，將與除之。尚書毛法仁曰：「此是軍國資用，今頓罷之，臣愚以爲不可。」帝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免之。未幾，復調如前，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斂稍輕，民復贍矣。

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六十尺爲一端，令任服用。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秋七月，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檢察與同罪。

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泰、洛、豫、懷、兗、陝、徐、青、齊、濟、南豫、東兗、東徐十九州，貢綿絹及絲；幽、平、并、肆、岐、涇、荆、涼、梁、汾、秦、安、營、幽、夏、光、鄯、東秦、司州萬年、雁門、上谷、靈丘、廣寧、平涼郡，懷州郡上郡之長平、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縣，泰州河東之蒲坂、汾陰縣，東徐州東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郡之蓮芍縣，咸陽郡之寧夷縣，北地郡之三原雲陽銅官宜君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陰郡之離狐豐縣，東海郡之贛榆襄賁縣，皆以麻布充稅。【略】

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强徵斂，倍於公賦。十年，給事中李沖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隣長，五隣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强謹者。隣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爲降。大率十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內外百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

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内迭養食之。」【略】

書奏，諸官通議，稱善者衆。高祖從之，於是遣使者行其事。

自徐揚内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内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爲邊備。有司又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

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别有私民雇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别有私民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雇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潼陵。其陸路從潼陵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爲便。」

《周書》卷六《武帝紀下》 建德六年九月戊寅，初令民庶已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紬、葛、布等九種，餘悉停斷。朝祭之服，不拘此例。

《南史》卷七九《夷貊傳下・西戎・武興》 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略】種桑麻。出紬絹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資治通鑑》卷一七三《宣帝太建九年》 九月戊寅，周制：「庶人已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紬、葛、布等九種，胡三省注：衣，於既翻。綢，與紬同，直由翻，大絲繒也。綿綢，紡綿爲之，今淮人能織綿紬，緊厚，耐久服。絲布，以絲禪布緷織之，今謂之兼絲布。圓綾，土綾也，亦謂之花絹。紗，方目紗也。絹，吉掾翻，縑也，細絲繒。紬，相邀翻，生絲繒。葛，葛越，宜夏服。布，緝麻若紵爲之。種，章勇翻。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賤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略】

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略】

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略】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癃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略】

高祖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市之稅。是時尉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叛逆，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宫室。仍依周制。【略】自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

《册府元龜》卷五〇四《邦計部・絲帛》 隋高祖開皇二年，頒新令遵北齊之制，丁男一牀，桑土調以絹絁（絁），麻土調以布。絹絁（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一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元和八年夏四月）丙戌，以錢重貨輕，出庫錢五十萬貫，令兩京平倉收市布帛，每段匹於舊估加十之一。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元和十五年八月庚午朔。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僚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産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

《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一》 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每道置採訪使，檢察非法，如漢刺史之職：京畿採訪使，理京師城内都畿，理東都城内關内，以京官遥領河南、理汴州河東、理蒲州河北、理魏州隴右、理鄯州山南東道、理襄州山南

西道、理梁州劍南、理益州淮南、理揚州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黔中、理黔州嶺南理廣州。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武遏四夷。凡節度使十、經略守捉使三。大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戍馬八萬餘疋。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疋段、軍食則百九十萬石、大凡千二百一十萬。開元已前、每年邊用不過二百萬、天寶中至於是數。

安西節度使、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國。安西都護府治所、在龜茲國城內、管戍兵二萬四千人、馬二千七百疋、衣賜六十二萬疋段。焉耆治所、在安西府東八百里。于闐、在安西府南二千里。疏勒、在安西府西二千餘里。

北庭節度使、防制突騎施、堅昆、斬啜、管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北庭節度使所治、在北庭都護府、管兵二萬人、馬五千疋、衣賜四十八萬疋段。突騎施牙帳、在北庭府西北三千餘里。堅昆、在北庭府北七千里、東北去斬啜千七百里。瀚海軍、在北庭府城內、管兵萬二千人、馬四千二百疋。天山軍、在西州城內、管兵五千人、馬五百疋。伊吾軍、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管兵三千人、馬三百疋。

河西節度使、斷隔羌胡、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河西節度使治、在涼州、管兵七萬三千人、馬萬九千四百疋、衣賜歲百八十萬疋段。赤水軍、在涼州城內、管兵三萬二千人、馬萬三千疋。大斗軍、在涼州西二百餘里、管兵七千五百人、馬二千四百疋。建康軍、在甘州西二百里、管兵五千三百人、馬五百疋。寧寇軍、在涼州東北千餘里。玉門軍、在肅州西二百里、管兵五千二百人、馬六百疋。墨離軍、在瓜州西北千里、管兵五千人、馬四百疋。豆盧軍、在沙州城內、管兵四千三百人、馬四百疋。新泉軍、在會州西北二百餘里、管兵千人。張掖守捉、在涼州南二里、管兵五百人。交城守捉、在涼州西二百里、管兵千人。白亭守捉、在涼州西北五百里、管兵千七百人。

朔方節度使、捍禦北狄、統經略、豐安、定遠、西受降城、東受降城、安北都護、振武等七軍府。朔方節度使、治靈州、管兵六萬四千七百人、馬四千三百疋、衣賜二百萬疋段。經略軍、理靈州城內、管兵二萬七百人、馬三千疋。豐安軍、在靈州西黃河外百八十里、管兵八千人、馬千三百疋。定遠城、在靈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外、管兵七千人、馬三千疋。西受降城、在豐州北黃河外八十里、管兵七千人、馬千七百疋。安北都護府治、在中受降城黃河北岸、管兵六千人、馬二千疋。東受降城、在勝州東北二百里、管兵七千人、馬千七百疋。振武軍、在單于東都護府城內、管兵九千人、馬千六百疋。

河東節度使、掎角朔方、以禦北狄、統天兵、大同、橫野、岢嵐等四軍、忻、代、嵐三州、雲中守捉。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府、管兵五萬五千人、馬萬四千疋、衣賜歲百二十六萬疋段、軍糧五十萬石。天兵軍、理太原府城內、管兵三萬人、馬五千五百疋。雲中守捉、在單于府西北二百七十里、管兵七千七百人、馬二千疋。大同軍、在代州北三百里、管兵九千五百人、馬五千五百疋。橫野軍、在嵐州東北二百四十里、管兵三千人、馬千八百疋。忻州、在太原府北百八十里、管兵七千八百人。代州、至太原府五百里、管兵四千人。嵐州、在太原府西北二百五十里、管兵三千人。守嵐軍、在嵐州北百里、管兵一千人。

范陽節度使、臨制奚、契丹、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范陽節度使、理幽州、管兵九萬一千四百人、馬六千五百疋、衣賜八十萬疋段、軍糧五十萬石。經略軍、在幽州城內、管軍二萬人、馬五千四百疋。威武軍、在檀州城內、管兵萬人、馬三百疋。清夷軍、在媯州城內、管兵萬人、馬三百疋。靜塞軍、在薊州城內、管兵萬六千人、馬五百疋。恒陽軍、在恒州城東、管兵三千五百人。北平軍、在定州城西、管兵六千人。高陽軍、在易州城內、管兵六千人。唐興軍、在莫州城內、管兵六千人。橫海軍、在滄州城內、管兵六千人。

平盧軍節度使、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平盧軍節度使治、在營州、管兵萬七千五百人、馬五千五百疋。平盧軍、在營州城內、管兵萬六千人、馬四千二百疋。盧龍軍、在平州城內、管兵萬人、馬三百疋。榆關守捉、在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管兵三百人、馬百疋。安東都護府、在營州東二百七十里、管兵八千五百人、馬七百疋。

隴右節度使、以備羌戎、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門、寧寒、積石、鎮西等十軍、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隴右節度使、在鄯州、管兵七萬人、馬六百疋、衣賜二百五十萬疋段。臨洮軍、在鄯州城內、管兵萬五千人、馬八千疋。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管兵四千人、馬六百五十疋。白水軍、在鄯州西北二百三十里、管兵四千人、馬五百疋。安人軍、在鄯州界星宿川西、兵萬人、馬三百五十疋。振威軍、在鄯州西三百里、管兵千人、馬五百疋。威戎軍、在鄯州西北三百五十里、管兵千人、馬五十疋。綏和守捉、在鄯州西南二百五十里、管兵千人。合川守捉、在鄯州南百八十里、管兵千人。莫門軍、在洮州城內、管兵五千五百人、馬二百疋。寧寒軍、在廓州城內、管兵五百人、馬五十疋。積石軍、在廓州西百八十里、管兵七千人、馬三百疋。鎮西軍、在河州城內、管兵萬一千人、馬三百疋。平夷守捉、在河州西南四十里、管兵三千人。

劍南節度使、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團結營及松、維、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馬、天寶、平戎、昆明、寧遠、澄川、南江等六軍鎮。劍南節度使治、在成都府、管兵三萬九百人、馬二千疋、衣賜八十萬疋段、軍糧七十萬石。團結營、在成都府城內、管兵萬四千人、馬千八百疋。翼州、管兵五百人。茂州、管兵三百人。維州、管兵五百人。天寶軍、在恭州東南九十里、管兵千人。柘州、管兵五百人。松州、管兵二千八百人。平戎城、在恭州南八十里、管兵千人。雅州、管兵四百人。當州、管兵五百人。黎州、管兵千人。昆明軍、在嶲州南、管兵五千一百人、馬二百疋。寧遠城、在嶲州西、管兵三百人。姚州、管兵三百

人。澄川守捉，在姚州東六百里，管兵二千人。悉州，管兵五千人。南江郡，管兵三百人。

《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二》 凡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役，四曰雜徭。課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調，隨鄉土所産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皆書印焉。凡丁，歲役二旬。無事則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調，三旬則租調俱免。凡庸調之物，仲秋斂之，季秋發於州。租則準州土收穫早晚，量事而斂之。仲冬起輸，孟春而納畢。本州納者，季冬而畢。【略】

凡縑帛之類，有長短、廣狹、端疋、屯綟之差。凡賜十段，其率絹三疋，布三端，綿三屯。若雜綵十段，則絲布二疋，紬二疋，綾二疋，綵四疋。若賜蕃客錦綵，率十段，則錦一張，綾二疋，綵三疋，綿四屯。凡遣使覆囚，則給時服。若諸使經二年不還，亦如之。凡時服稱一具者，全給之。一副者，減給之。正冬之會，稱束帛有差者，皆賜絹，五品已上五疋，六品已下三疋，命婦視其夫、子。

《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 武德七年，始定律令。【略】賦役之法：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産，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

《舊唐書》卷一八五上《良吏傳上・陳君賓》 仕隋爲襄國太守。武德初，以郡歸款，封東陽公，拜邢州刺史。貞觀元年，累轉鄧州刺史。州邑喪亂之後，百姓流離，君賓至纔期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多有儲積，蒲、虞等州户口，盡入其境逐食。太宗下詔勞之曰：【略】

去年關内六州及蒲、虞、陝、鼎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並識朕懷，逐糧户到，遞相安養，迴還之日，各有贏糧，乃别齎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知水旱無常，彼此遞相拯贍，不慮凶年。二則知禮讓興行，輕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敦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録爲功最。養户百姓，不吝財帛，已敕主者免今年調物。宜知此意，善相勸勉。

《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一》 關内道

厥賦：絹、綿、布、麻。京兆、同、華、岐調綿，餘州布、麻。開元二十五年，以關輔尊蠶，詔納米粟，其河南、河北非通漕州，皆調絹，以便關中。厥貢：毛、布。

《新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二》 河南道

厥賦：絹、絁、綿、布。厥貢：絲布、葛。

《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四》 山南道

厥賦：絹、布、綿、紬。厥貢：絲、紵。

《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五》 淮南道

厥賦：絁、絹、綿、布。厥貢：絲布、紵、葛。

江南道

厥賦：麻、紵。厥貢：紗、綾、蕉、葛、綿、綵。

劍南道

厥賦：絹、綿、葛、紵。厥貢：布、絲、葛、羅、綾、綿紬。

《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一》 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略】

初，永徽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富兼并，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

先是楊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綵。因詔江南亦以布代租。

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糴、春綵，稅草無定法，歲爲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既多，覆問踰年，乃與採訪朝集使議革之，爲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旨符使，歲有所支，進盡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

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官涖定粗良，具上中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濫惡，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江、淮輸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粟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亦從之。河南、北不通運州，租皆爲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略】

是時，海内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於是錢

穀之臣，始事腹刻。太府卿楊崇禮句剩分銖，有欠折損者，州縣督送，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鎛爲户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

《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二》 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略】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泚、王武俊、田悦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略】

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畜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餒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略】

朱泚平，天下户口三耗其二。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户。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爲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略】

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略】其二曰：

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纊、百穀，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爲也；錢貨，官所爲也。人所爲者，租稅取焉；官所爲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易營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今兩稅劾算緡之末法，估資産爲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貿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爲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爲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給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稅之歲絹，布定估，爲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脩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糴鹽以入直，榷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略】

其四曰：

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今督收迫促，蠶事方興而輸繅，農功未艾而斂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

《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四》 江淮多鉛錫錢，以銅盪外，不盈斤兩，帛價益貴。銷千錢爲銅六斤，鑄器則斤得錢六百，故銷鑄者多，而錢益耗。判度支趙贊採連州白銅鑄大錢，一當十，以權輕重。貞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諸道鹽鐵使張滂奏禁江淮鑄銅爲器，惟鑄鑑而已。十年，詔天下鑄銅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過百六十，銷錢者以盜鑄論。然而民間錢益少，繒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而京師商賈齎錢四方貿易者，不可勝計。詔復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略】

命商賈蓄錢者，皆出以市貨；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於人，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他州，官吏論罪。元和四年，京師用錢緡少二十及有鉛錫錢者，捕之；非交易而錢行衢路者，不問。復詔采五嶺銀坑，禁錢出嶺。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者，參用布帛。【略】

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寖輕。判度支盧坦、兵部尚書判户部事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户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貨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憲宗爲之出内庫錢五十萬緡市布帛，每匹加舊估十之一。

會吴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鎛建議，内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以贍軍。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市布帛，而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没入於官，以五之一賞告者。京師區肆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乃争市第宅。然富賈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爲名，府縣不敢劾問。民間墊陷有至七十者，鉛錫錢益多，吏捕犯者，多屬諸軍、諸使，譁集市人彊奪，毆傷吏卒。京兆尹崔元略請犯者本軍、本使澈決，帝不能用，詔送本軍、本使，而京兆府遣人澈決。穆宗即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糴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法禁止之。尋以所在用錢墊陷不一，詔從

俗所宜，内外給用，每緡墊八十。

寶曆初，河南尹王起請銷錢爲佛像者以盜鑄錢論。大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爲之，飾帶以金銀、鍮石、烏油、藍鐵，唯鑑、磬、釘、鐶、鈕得用銅，餘皆禁之，盜鑄者死。是時峻鉛錫錢之禁，告千錢者賞以五千。

四年，詔積錢以七千緡爲率，十萬緡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萬以二年。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束如京師。未幾皆罷。【略】

建中三年，復減百官料錢以助軍。李泌爲相，又增百官及畿内官月俸，復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六十一萬六千餘緡，文官千八百九十二員，武官八百九十六員。左右衛上將軍以下又有六雜給：一曰糧米，二曰鹽，三曰私馬，四曰手力，五曰隨身，六曰春冬服。私馬則有芻豆，手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鹽，春冬服則有布、絹、絁、紬、綿，射生、神策軍大將軍以下增以鞋，比大曆制禄又厚矣。州縣官有手力雜給錢，然俸最薄者也。

《新唐書》卷一三四《韋堅傳》 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泛隋常治之。堅爲使，乃占咸陽，渭渭爲堰，絶滻、滻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滻水衝苑左，有望春樓，堅于下鑿爲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爲升樓，詔羣臣臨觀。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簡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爲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産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宫端綾繡；會稽則羅、吴綾、絳紗；南海琉璃、象齒、珠琲、沈香；豫章力士蕉飲器，茗鐺、釜；宣城空青、石緑；始安蕉葛，蚺膽、翠羽；吴郡方文綾。船皆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絶。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

《新唐書》卷二一九《北狄傳・渤海》 俗所貴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餘之鹿，鄚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緜，龍州之紬，位城之鐵，盧城之稻，湄沱湖之鯉。果有九都之李，樂游之梨。餘俗與高麗、契丹略等。

《新唐書》卷二二上《南蠻傳上・南詔上》 祁鮮山之西多瘴厲，地平，草冬不枯。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鹽以柘，鹽生閼二句而繭，織錦縑精緻。大和、祁鮮而西，人不鹽，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紐縷而幅之。【略】以繒帛及貝市易。

原題唐玄宗《唐六典》卷三《尚書户部》 郎中、員外郎掌領天下州縣户口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爲貢賦之差。李林甫等注：其物産經不盡載，並見下注。【略】

一曰關内道，古雍州之境，今京兆、華、同、岐、邠、隴、涇、寧、坊、鄜、丹、延、慶、鹽、原、會、靈、夏、豐、勝，綾、銀，凡二十有二州焉。【略】

厥賦絹、綿、布、麻。李林甫等注：京兆、同、華、岐四州調綿、絹，餘州布、麻。開元二十五年勑：「關輔既寡蠶桑，每年庸、調並宜折納粟造米支用。其河南、河北不通水運州，宜折租造絹，以替關中。」厥貢岱赭，鹽山，角弓，龍鬚席，綖蓉，野馬皮，麝香。李林甫等注：京兆綟草席，地骨白皮，酸棗人，華州伏苓，伏神，細辛，同州皺文古莫皮，岐，隴，涇，寧，鄜，坊，丹等州龍鬚席，原，夏等州白氈，夏州角弓，鹽州鹽山，會州馳褐，靈州鹿角膠，岱赭，花綖蓉，雕鉤，靈州，豐州野馬皮，勝，銀等州女稽布，邠州火筋，剪刀，韋豆，藻豆，丹，延，慶等州麝香。【略】

二曰河南道，古豫、兗、青、徐四州之境，今河南府、陝、汝、鄭、汴、蔡、許、豫、潁、陳、亳、宋、曹、滑、濮、鄆、濟、齊、淄、徐、兗、泗、沂、青、萊、登、密、海，凡二十有八州焉。【略】厥賦絹、絁、綿、布。李林甫等注：陳、許、汝、潁州調以絁、綿，唐州麻布，餘州並以絹及綿。厥貢紬、絁、文綾、絲葛，水葱、蘆心席，瓷、石之器。李林甫等注：鄭、汴、許、陳、亳、宋、曹、濮、鄆、徐等州絹，汝州紬、絁，陝、潁、徐三州紬、絁，仙、滑二州方紋綾，豫州鶺鴒綾，雙絲綾，著草，棊子，潁州綿，兗州鏡花綾，齊州絲葛，淄、兗、齊等州防風，青州仙文綾，鄭州麻黄，許州麋心席，登州水葱席，陝州栝蔞根，栢子人，曹州虵床子，濟州阿膠，泗州貲布，沂，兗等州紫石英，萊，登，密等州牛黄，登州文石器，海砂，密州布，海州楚布，萊州石器，河南府瓷器。【略】

三曰河東道，古冀州之境，今太原、潞、澤、晉、絳、蒲、虢、汾、慈、隰、石、沁、儀、嵐、忻、代、朔、蔚、雲，李林甫等注：虢州或屬河南。凡十有九州焉。【略】厥賦布、褐。李林甫等注：蒲州調以褐，餘州並用麻、布。厥貢絹扇，龍鬚席，墨，蠟，石英，麝香，漆，人蔘。李林甫等注：太原龍骨，甘草，礜石，鋼鐵，潞州墨，人蔘，花蜜，兔絲子，澤州白石英，野雞，禹餘糧，晉州蠟燭，絳州防風，潞州龍骨，竹扇，虢州硯瓦，地骨白皮，汾州石斛，慈州蠟，隰，石二州胡女布，晉，汾二州龍鬚席，儀，澤，潞等州人蔘，嵐，虢，忻等州麝香，忻州豹尾，代州熟青，熟緑，朔，代二州白鵰翎，蔚州松子，雲州鵰翎。

四曰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境，今懷、衛、相、洺、邢、趙、恒、定、易、幽、莫、瀛、深、冀、貝、魏、博、德、滄、棣、媽、檀、營、平、安東，凡二十有五州焉。【略】厥賦絹、綿及絲。李林甫等注：相州調兼以絲，餘州皆以絹、綿。厥貢羅，綾，平紬，絲布，綿紬，鳳翮，葦席，墨。李林甫等注：恒州貢春羅，孔雀等羅，定州兩窠細綾，懷州牛膝，

洺、博、魏等州平紬，邢州瓷器，魏州綿紬，衛、趙、莫、冀等州綿，瀛、深、冀、德、棣等州絹，相州紗，鳳翮席，胡粉，邢州絲布，恒州羅，定州紬，綾，幽州范陽綾，貝州白氎，滄州葦席，柳箱，嫣、營、歸順等州麝香，檀州，安東府人參，平州蔓荊子，薊州鹿角膠，易州墨，燕州墨，豹尾，安東、單于野馬皮。【略】

五曰山南道，古荊、梁二州之境，今荊、襄、鄧、商、復、郢、隨、唐、峽、歸、均、房、金、夔、萬、忠、已上十六州爲山南東道。梁、洋、集、通、開、壁、巴、蓬、渠、涪、渝、合、鳳、興、利、閬、果、已上西道。凡三十有三州焉。【略】厥賦絹、布、綿、紬。李林甫等注：梁、利、隨、均、荊、襄雜有綿、絹，合州調以綿、紬，餘州並調以麻、布。厥貢金、漆、蜜蠟、蠟燭、鋼鐵、芒消、麝香、布、交梭白穀、細紵、綾、葛、綵綸、蘭干。李林甫等注：利州貢金、鋼鐵，荊州交梭、穀子方穀、紋綾，襄州漆隱起庫路真，鄧、利、果等州絲布，襄、均、房、商等州麝香，復、鄧、開等州白紵，隨州綾，唐州絹，峽州芒消，歸州紵，麻布，金州麩金，萬州金，忠州蕘薰席，梁州燕支，紅花，洋州白交梭，壁、巴、蓬、通、忠、渠等州綿紬，集、通、合等州白蠟子，通州絳香，渠州買子木并子，涪州連頭獠布，渝、峽、隨等州葛，合州牡丹皮，閬州重莲綾，襄州白穀，鳳州蠟燭，巴州蘭干布，房州紵，襄州烏漆碎石文漆器，白綸巾，輿，鳳，集，夔等州蜜蠟。

六曰隴右道，古雍、梁二州之境，今秦、渭、成、武、洮、岷、疊、宕、河、蘭、鄯、廓、已上隴右。涼、甘、肅、瓜、沙、伊、西、北庭、安西，已上河西。凡二十有一州焉。【略】厥賦布、麻。厥貢麩金、礪石、碁石、蜜蠟、蠟燭、毛毼、麝香、白氆及鳥獸之角、羽毛、皮革。廓、宕二州貢麩金，宕州散金，麝香，沙州碁子，肅州礪石，成州、武州蠟燭，洮州毛毼，涼州毼布，甘、肅、瓜、涼等州野馬皮，西州白氆，瓜州吉莫皮，伊州陰牙角，胡桐律，鄯州牸羊角，野馬皮，岷、秦二州龍鬚席，犛牛尾，雕翎，秦州芎藭，肅州肉蓯蓉，栢脉根，瓜州草豉子，北庭州速霍角，陰牙角，阿魏截根，安西緋氆，碉砂，陰牙角，氆氇，甘，沙，渭，河，蘭，鄯等州麝香。【略】

七曰淮南道，古楊州之境，今楊、楚、和、滁、濠、壽、廬、舒、蕲、黃、沔、安、申、光，凡一十有四州焉。【略】厥賦絁、絹、綿、布。李林甫等注：淮南道庸、調雜有紵、貲、火麻等布，壽州以絁、布、綿、麻，安、光二州調以絁、絹，申州綿、絹。厥貢交梭、紵、絺、孔雀、熟絲布，青銅鏡。李林甫等注：楊州貢青銅鏡，莞席，細紵，廬州交梭，申、光二州貢絺、紵、葛，楚州貢孔雀布，和州紵練，滁、沔二州麻、貲布，蕲、舒二州白紵布，黃州紵、貲布，烏蛇，安州青紵布，壽、廬、光等州生石斛，壽州葛布，廬州貢熟絲布。

八曰江南道，古楊州之南境，今潤、常、蘇、湖、杭、歙、睦、衢、越、婺、台、溫、明、括、建、福、泉、汀，已上東道。宣、饒、撫、虔、洪、吉、郴、袁、江、鄂、岳、潭、衡、永、道、邵、澧、朗、辰、飾、錦、施、南、溪、思、黔、費、業、巫、夷、播、溱、珍，已上西道。凡五十有一州焉。厥賦麻、紵。李林甫等注：潤州調火麻，餘州並以紵布。厥貢紗、綾、綸、蕉、葛、練、麩金、犀角、鮫魚、藤紙、朱砂、水銀、零陵香。李林甫等注：潤州方基水波綾，常州紫綸巾，兔褐，蘇州紅綸巾，杭、越二州白綸，睦、越二州交梭，衢、婺二州藤紙，綿，越州吳綾，建州蕉，花練，福州蕉，海蛤，泉，括二州綿，饒、衡、巫等州麩金，犀角，洪、撫、江、潭、永等州葛，蘇州吳石脂，吳蛇牀子，台州金漆，乾薑，甲香，江州生石斛，鄂，江二州銀，永州石燕，道州零陵香，澧州龜子綾，五入管，朗州紵練，辰，錦二州光明砂，水銀，溪，錦二州朱砂，常，湖，歙，宣，虔，吉，郴，袁，岳，道等州白紵布，施，宣二州黃連，宣州綺，南州班布，思，黔，費，業，溱，珍等州蠟，夷州蠟燭，温，台二州鮫魚皮。【略】

九曰劍南道，古梁州之境，今益、蜀、彭、漢、綿、劍、梓、遂、普、資、簡、陵、邛、眉、雅、嘉、榮、瀘、戎、黎、茂、龍、扶、文、當、松、静、柘、翼、悉、維、嵩、姚，凡三十有三州焉。【略】厥賦絹、綿、葛、紵。李林甫等注：瀘州調以葛，紵等布，餘州皆用綿、絹及紵布。厥貢麩金，羅，綾，綿，紬，交梭，彌牟布，絲，葛，麝香，羚羊，犛牛角，尾。李林甫等注：益、蜀二州單絲羅，益州高杼衫段，彭州交梭，簡州綿紬，漢州紵布，彌牟布，綿州雙紃，梓州，遂州椅蒲綾，戎，普，瀘等州葛，邛，劍，嵩等州絲布，龍，雅，眉，嘉，資等州麩金，姚，茂，扶，静，文，悉，松，維，當，柘，翼等州麝香，劍州蘇薰席，普州天門冬煎，榮州班布，黎州蜀椒，龍州羚羊角，當，静，柘等州當歸，羌活，松州狐尾，悉州當歸，犛牛尾，維州犛牛尾，姚州金。【略】

十曰嶺南道，古楊州之南境，今廣、循、潮、漳、韶、連、端、康、岡、恩、高、春、封、辯、瀧、新、潘、雷、羅、儋、崖、瓊、振，已上廣府管内。桂、昭、富、梧、賀、龔、象、柳、宜、融、古、嚴，已上桂府管内。容、藤、義、竇、禺、白、廉、繡、黨、牢、巖、鬱林、平琴，已上容府管内，鬱林、平琴二州復名。邕、賓、貴、横、欽、潯、潬、簏、田、武、環、澄，已上邕府管内。安南、驩、愛、陸、峯、湯、萇、福禄、龐，已上安南管内，福禄一州複名。凡七十州焉。【略】厥賦蕉、紵、落麻。李林甫等注：廣州等調以紵布，端州調蕉布，康、封二州調以落麻布。厥貢金、銀、沈香、甲香、水馬、翡翠、孔雀、象牙、犀角、龜殼、龍鼉、綵籐、竹布。李林甫等注：融、象二州貢金，桂、邕、昭、柳等五十餘州貢銀，桂州銅盤，連州細布，鍾乳，崖，欽二州高良薑，廣州竺席，生沈香，水馬，甲香，龍鼉皮，籐簟，廣州、安南並貢龜殼，循，振二州五色籐盤，振州班布食單，安南及潮州蕉，安南檳榔，鮫魚皮，翠毛，愛，龐等州孔雀尾，驩州象牙，犀角，金薄黃屑，沈香，漳，潮等州鮫魚皮，甲香，韶州竹子布，岡州甲香，詹糖香，廣，潮，高，循，峯，邵等州及安南蚺蛇膽，春，韶，瀧，廣等州石斛，雷州絲電，富州班布，白石英，蒙州麩金，古州蠟，容州朱砂，銀，欽州翡翠毛，陸州玳瑁，鼉皮，翠毛，甲香，峯州豆蔻，福禄，邵二州白蠟，福禄，龐二州紫鉚木，昆州桂心。【略】

凡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役，四曰雜徭。李林甫等注：開元二十三年，敕以爲天下無事，百姓徭役務從減省，遂減諸司色役一十二萬二百九十四。課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調隨鄉土所産綾、絹、紬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紬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皆書印焉。李林甫等注：若當户不成匹、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納粟一斗。凡丁歲役二旬，有閏之年加二日。無事則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李林甫等注：通正役並不得過五十日。凡庸、調之物，仲秋而斂之，季秋發於州。租則准州土收穫早晚，量事而斂之，仲冬起輸，孟春而納畢；江南諸州從水路運送之處，若冬月水淺上埭難者，四月已後運送。本州納者，季冬而畢。【略】

全部郎中，員外郎掌庫藏出納之節，金寶財貨之用，權衡度量之制，皆總其文籍而頒其節制。【略】

互市，皆爲之節制。李林甫等注：諸官私互市唯得用帛練、蕃綵，自外並不得交易。其官市者，兩分帛練，一分蕃綵。若蕃人須糴糧食者，監司斟酌須數，與州司相知，聽百姓將物就互市所交易。凡練、帛之類，必定其長短廣狹之制，端、匹、屯、綟之差焉。李林甫等注：羅、錦、綾、絹、紗、穀、紬、紵之屬以四丈爲匹，布則五丈爲端，綿則六兩爲屯，絲則五兩爲絇，麻乃三斤爲綟。凡賜物十段，則約率而給之：絹三匹，布三端，綿四屯。李林甫等注：貲布、紵布、罽布各一端。春、夏以絲代綿。若雜綵十段，則絲布二匹、紬二匹、綾二匹、縵四匹。

原題唐玄宗《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　凡絹、布出有方土，類有精粗。絹分爲八等，布分爲九等，所以遷有無，和利用也。李林甫等注：宋、亳之絹，復州之紵，宣、潤、沔之火麻，黄州之貲，並第一等。鄭、汴、曹、懷之絹，常州之紵，舒、蘄、黄、岳、荆之火麻，廬、和、晉、泗之貲，並第二等。滑、衛、陳、魏、相、冀、德、海、泗、濮、徐、兗、貝、博之絹，楊、湖、沔之紵，徐、楚、廬、壽之火麻，絳、楚、滁之貲，並第三等。滄、瀛、齊、許、豫、仙、棣、鄆、深、莫、沧、邢、恒、定、趙之絹，蘇、越、杭、蘄、廬之紵，澧、朗、潭之火麻，澤、潞、沁之貲，並第四等。潁、淄、青、沂、密、壽、幽、易、申、光、安、唐、隨、黄之絹，衢、饒、洪、婺之紵，京兆、太原、汾之貲，並第五等。益、彭、蜀、梓、漢、劍、遂、簡、綿、襄、褒、鄧之絹，郢、江之紵，褒、洋、同、岐之貲，並第六等。資、眉、邛、雅、嘉、陵、閬、普、壁、集、巴、果、洋、渠之絹，台、括、撫、睦、歙、虔、吉、温之紵，唐、慈、坊、寧之貲，並第七等。通、巴、蓬、金、均、開、合、興、利、泉、建、閩之絹，泉、建、閩、袁之紵，登、萊、鄧之貲，並第八等。金、均、合之貲，並第九等。

杜佑《通典》卷四《食貨四》　古者人君上歲役不過三日，是故歷代至今，雖加至二十，數倍多古制，猶以庸爲名。既免其役，日收庸絹三尺，其當六丈，更調二丈，則每丁壯當兩匹矣。【略】

魏武初平袁紹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户絹二匹，綿二斤，餘不得擅興。

晉武帝平吴之後，制户調之式：丁男之户，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户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寶在公反布，户一匹，遠者或一丈；不課田者輸義米，户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略】蜀李雄賦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門閭不閉，無相侵盜矣。【略】

孝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户歲輸布四匹。

杜佑《通典》卷五《食貨五》　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略】又啟曰：「諸賦稅所應納錢，不限大小，但令所在兼折布帛，若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盡令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刱，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人所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匹直六百，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人，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匹下百餘，其四人所送者，猶依舊制。昔爲刻上，今爲刻下，虧庶空儉，豈不由之。救人拯弊，莫過減賦。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人貲不殷，國用不阜也。」【略】

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户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惟所輸終優於正課焉。【略】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綿三兩，綿八兩，禄絹八尺，禄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今謂即時。【略】

後魏道武帝天興中，詔採諸漏户，令輸綿絹。自後諸逃户占爲紬繭羅穀者甚衆，於是雜營户帥偏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户口錯亂。景穆帝即位，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

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爲降。大率十匹中五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內外百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病老篤貧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

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六十尺爲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

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制，令一准前式，違者罪各有差。冬十月，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

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禄。復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泰、洛、荆河、懷、兗、陝、徐、青、齊、濟、南河、東兗、東徐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麻布充。

孝明帝時，張普惠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令軌，復高祖之舊典。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百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立幅度之規，億兆荷輕賦之饒，不憚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兹以降，漸漸長闊，百姓怨嗟，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悦天下之心。此所謂悦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悦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翻易，人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弃已行之成詔，遵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官共竊利之。愚臣以爲於理未盡。何者？今官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量，絹布匹有尺丈之盈，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兩兼百鉢之賸，未聞依律罪州郡者。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户主，連及三長。此所謂教人以貪也。今百官請俸，只樂其長闊，并欲厚重，無復准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横發美稱，以亂視聽。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者也。今若必復綿麻，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税。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年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周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人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昭布於無窮，孰不幸甚。」【略】

靖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内，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略】

河清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粟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粟租一斗，義租五升。粟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粟租皆依貧富爲三等。其賦税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内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沈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飢饉尤甚矣。【略】

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略】

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毁造宫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以匹，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

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丈。

杜佑《通典》卷六《食貨六》 開元八年二月，制曰：「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准，故遣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而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爲疋者，理甚不然。闊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已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尺丈過多者，奏聞。」二十二年五月敕：「定户之時，百姓非商户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幕士并諸色同類有番役合免征行者，一户之内，四丁以上，任此色役不得過兩人；三丁以上，不得過一人。」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户一丁租調，准武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絁布，並隨鄉土所出。絹絁各二丈，布則二丈五

尺。輸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絁爲疋，布爲端，綿爲屯，麻爲綟。若當户不成疋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斗，與租同受。其江南諸州租，並迴造納布。准令，布帛皆闊尺八寸、長四丈爲疋，布五丈爲端，綿六兩爲屯，絲五兩爲絇，麻三斤爲綟。諸丁匠不役者收庸，無絹之鄉，絁布參辰。」日別絁、絹各三尺，布則三尺七寸五分。三月敕：「關内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略】

按天寶中天下計帳，户約有八百九十餘萬，其税錢約得二百餘萬貫。大約高等少，下等多，今一例爲八等以下户計之。其八等户所税四百五十二，九等户則二百二十二。今通以二百五十爲率。自七載至十四載六七年間，與此大數，或多少加減不同，所以言約。他皆類此。其地税約得千二百四十餘萬石。兩漢每户所墾田不過七十畝，今亦准此約計數。課丁八百二十餘萬，其庸調租等約出絲綿郡縣計三百七十餘萬丁，庸調輸絹約七百四十餘萬疋，每丁計兩疋。綿則百八十五萬餘屯，每丁三兩，六兩爲屯，則兩丁合成一屯。租粟則七百四十餘萬石。每丁兩石。約出布郡縣計四百五十餘萬丁，庸調輸布約千三十五萬餘端。每丁兩端一丈五尺，十丁則二十三端也。其租：約百九十餘萬丁，江南郡縣折納布約五百七十餘萬端。大約八等以下户計之，八等折租，每丁三端二丈，九等則二端二丈，今通以三端爲率。二百六十餘萬丁，江北郡縣，納粟約五百二十餘萬石。大凡都計租税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二百三十餘萬端疋屯貫石，諸色資課及句剥所獲不在其中，據天寶中度支每歲所入端屯疋貫石都五千七百餘萬，計税錢地税庸調折租得五千三百四十餘萬端疋屯，其資課及句剥等當合得四百七十餘萬。其度支歲計，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三百萬折充絹布，添入兩京庫。三百萬迴充米豆，供尚食及諸司官厨等料，並入京倉。四百萬江淮迴造米轉入京，充官禄及諸司糧料。五百萬留州官禄及遞糧。一千萬諸道節度軍糧及貯備當州倉。布絹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疋，千三百萬入西京，一百萬入東京，千三百萬諸道兵賜及和糴，并遠小州使充官料郵驛等費。錢則二百餘萬貫。百四十萬諸道州官課料及市驛馬，六十餘萬添充諸軍州和糴軍糧。

自開元中及於天寶，開拓邊境，多立功勳，每歲軍用日增。其費糴米粟則三百六十萬疋段，朔方、河西各八十萬，隴右百萬，伊西、北庭八萬，安西十二萬，河東節度及羣牧使各四十萬。給衣則五百二十萬，朔方百二十萬，隴右百五十萬，河西百萬，伊西、北庭四十萬，安西五十萬，河東節度四十萬，羣牧二十萬。別支計則二百一十萬，河東五十萬，幽州、劍南各八十萬。餽軍食則百九十萬石。河東五十萬，幽州、劍南各七十萬。大凡一千二百六十萬，開元以前每歲邊夷戎所用不過二百萬貫，自後經費日廣，以至於此。而錫賚之費此不與焉。其時錢穀之司，唯務割剥，迴殘賸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閭閻困矣。尚書省度支，總天下經費。自安禄山反，至德、乾元之際，置度支使。永泰之後，度支罷使，置轉運使以掌其外，度支以掌於内。建中初，又罷轉運使，復歸度支。分命黜陟使往諸道收户口及錢穀名數，每歲天下共斂三千餘萬貫，其二千五十餘萬貫以供外費，九百五十餘萬貫供京師；税米麥共千六百餘萬石，其二百餘萬石供京師，千四百萬石給充外費。

杜佑《通典》卷一八七《邊防三》　〔哀牢〕宜五穀蠶桑。知染綵文繡，蘭干細布，《華陽國志》曰：「蘭干，獠言紵也。」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毳淹漬，緝織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略】永昌太守鄭純爲政清潔，化行夷人，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爲常賦，夷俗安之。

大唐麟德元年五月，於昆明之梬棗川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鎮守。武太后神功二年閏十月，蜀州刺史張柬之表曰：「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本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内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税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進貢，歲時不闕。及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以增武備。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貢不入，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夷蠻，肝腦塗地。【略】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嶲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國悉廢，瀘北置關，百姓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疏奏，不納。

〔松外諸蠻〕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莊蹻之餘種也。其土有稻、麥、粟、豆，種穫亦與中夏同，而以十二月爲歲首。菜則葱、韭、蒜、薑，果則桃、梅、李、柰。有絲麻，女工蠶織之事。出絁絹絲布，幅廣七寸以下。早蠶以正月生，二月熟。畜有牛、馬、豬、羊、雞、犬。飯用竹筒，搏之而啖。羹用象杯，形若雞彝。有船無車。男子以氈皮爲帔，女子絁布爲裙衫，仍披氈皮之帔。

杜佑《通典》卷一九一《邊防七》　〔高昌〕賦税則計田輸銀，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大同。其人面貌類高麗，辮髮施之於背，女子頭髮辮而垂。其地高燥，多石磧，氣候温暖，與益州相似。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

有草名爲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萄酒。俗事大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又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交市用焉。

杜佑《通典》卷一九三《邊防八》〔康居〕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帛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强國，西域諸國多歸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温，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犎牛、黄金、硇砂、甘松香、阿薩那香、瑟瑟、麝皮、氍毹、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置千石，連年不敗。

劉餗《隋唐嘉話》卷下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公以下射，中鹿賜爲第一，院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爲徒耗國賦而無益於事，罷之，其禮至今遂絶。

韓愈《韓昌黎文集》卷八《錢重物輕狀》　臣愚以爲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爲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緜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緜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内，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農，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

李肇《唐國史補》卷下　凡貨賄之物，侈于用者，不可勝紀。絲布爲衣，麻布爲囊，氈帽爲蓋，革皮爲帶，内丘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

《唐會要》卷六六《少府監》　景龍二年四月十四日勅：「少府季別先出錢二千貫，別庫貯。每別勅索物，庫内無者，即令市進。皆須對主付值，不得且令供物，於後還錢。其錢兼以絹布絲緜充數，其祠進明衣及布，亦用此物充。」

《唐會要》卷八三《租稅上》　舊制，凡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一曰調，三曰役，四曰雜徭。開元二十三年勅，以爲今天下無事，百姓徭役，務從減省，遂減諸司色役一十二萬二百九十四人。

武德二年二月十四日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調斂。」

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始定均田賦税。凡天下丁男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爲户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分爲世業，餘以爲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户者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每丁歲入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産，綾、絹、紬、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紬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觔。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傭，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若夷獠之户，皆從半税。凡水旱蟲傷爲災，十分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

二十五年三月三日勅：「關輔庸調，所税非少，既寡蠶桑，皆資菽粟，常賤糶貴買，損費逾深。又江淮苦變造之勞，河路增轉輸之弊，每計其運脚，數倍加錢。今歲屬和平，庶物穰賤，南畝有千千之獲，京師同水火之饒。均其餘以減遠費，順其便使農無傷。自今已後，關内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所司仍明爲條件，稱朕意焉。」【略】

〔元和六年〕，其年六月，令京兆府：「其兩税，宜以粟麥絲絹等折納。」

十一年六月，京兆府奏：「今年諸縣夏税折納綾、絹、絁、紬、絲、綿等，並請依本縣時價，祇定上中二等，每匹加饒二百文，綿每兩加饒二十文，其下等物，不在納限。小户本錢不足，任納絲綿斛斗，須是本户。如非本户，輒合集錢買成匹段代納者，所由決十五，枷項令衆。」勅旨依奏。

《唐會要》卷八四《租稅下》　元和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伏準今年閏正月十七日勅，令百僚議錢貨輕重者。今據羣官户部尚書楊於陵等，伏請天下兩税、榷鹽、酒利等，悉以布帛絲緜任土所産物充税，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帛者。伏以羣官所議，事皆至當，深利公私，請商量付度支，據諸州府應徵兩税，供上都及留州、留使舊額，起元和十年以後，並改配端匹觔兩之物爲税額。如大曆以前租庸課調，不計錢，令其折納，使人知定制，供辦有常，仍約元和十五年徵納布帛等估價。其有舊納虚估物，與依虚估物迴計。如舊納實估物並見錢，即于端匹斤兩上量加估價迴計。變法在長其物價，價長則永利公私。初雖微有加饒，法行即當就實，比舊給用，固利而不害，仍作條件處置，編入旨符。其鹽利、酒利，本以榷率計錢，有殊兩税之名，不可除去錢額，但舊額中有令納見錢者，亦請令折納時估匹段。官既不專以錢爲税，人得以所産用輸，則錢貨必均其輕重，隴畝自廣于蠶織，便時惠下，庶得其宜。其土乏絲麻，或地連邊塞，風俗既異，賦入不同，請商量委所司裁酌，隨便宜處置。」勅旨：

「宜依。」【略】

〔大和〕四年五月，劍南西川宣撫使、諫議大夫崔戎奏：「准詔旨制置西川事條，今與郭釗商量，兩稅錢數內三分，二分納見錢，一分折納匹段，每二貫加饒百姓五百文，計一十三萬四千二百四十三貫文，依此曉諭百姓訖。經賊州縣，准詔三分減放一分，計減錢六萬七千六百二十貫文。不經賊處，先徵見錢，令三分一分折納雜物，計優饒百姓一十三萬。舊有稅薑芋之類，每畝至七八百，徵斂不時，今併省稅名，盡依諸處爲四限等第，先給戶帖，餘一切名目勅停。」勅旨：「宜依。」

《唐會要》卷八八《雜録》 二十年九月二十九日勅：「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聞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通理。自今後與錢貨兼用，違者準法罪之。」

《唐會要》卷八九《泉貨》 〔開元二十二年〕，其年十月六日勅：「貨物兼通，將以利用，而布帛爲本，錢刀是末，賤本貴末，爲弊則深，法教之間，宜有變革。自今已後，所有莊宅，以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其餘市價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

《資治通鑑》卷一八七《高祖武德二年》 二月，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胡三省注：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梁、陳、齊、周各有損益。唐制，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調，徒釣翻；下同。自兹以外，不得橫有調斂。

《資治通鑑》卷一八九《高祖武德四年》 〔三月〕，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絹一匹直粟三升，布十匹直鹽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高祖武德七年》 夏，四月庚子朔，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胡三省注：《新志》：凡授田，丁歲輸粟二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三日；不役，收其庸，日三尺。絁，式支翻。繒，似布。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唐肅宗至德元載》 先是清河客李萼，胡三省注：先，悉薦翻。《考異》曰：《顏氏行狀》作「李華」，今從《舊傳》。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户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唐德宗貞元一〇年》 〔陸〕贄又請均節財武，凡六條：【略】

其二，請二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胡三省注：量，音良。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纊。胡三省注：繒，疾陵翻。纊，苦謗翻。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胡三省注：班固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又鄭氏《周禮註》曰：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

《資治通鑑》卷二五九《昭宗景福元年》 八月，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勛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

《册府元龜》卷五〇四《邦計部・絲帛》 武德七年定令每丁調隨其鄉土所産，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斤，輸布者，麻三斤。

憲宗元和八年四月，以錢重貨輕，出内庫錢五十萬貫命兩常平收市布帛，每端疋於舊估加十之一。

《唐大詔令集》卷二《中宗即位赦》 禮官緣即位修執儀注者，各賜物二十段。正月當番三衛監門等，於武成衙内明福門外南衙及諸門者，賜物十段。左右羽林及東宫北門厨供膳及匠，准例各賜物十段。正月量追三衛細引監門細引直長飛騎雜伎飛騎，各賜物十段。東宫北門官及三衛細引主帥直司行署番官七

絶等例工夫多少奏聞，其引玉册及瞿册讀册等官人，各賜物五十段。授册使人，賜物一百段。書册人，各賜物十段。其瞿腰瞿官人，賜物二十段。飛騎，各賜物十五段。其瞿香蹬三衛及瞿寶人，各賜二十段。

《唐大詔令集》卷四二《止和蕃公主入朝制》 公主出降蕃王，本擬安養，部落請入朝謁，深慮勞煩，朕之割恩，抑而求許，思加殊惠，以慰遠心。奚有五部落，宜賜物三萬段，其中取二萬段，先給征行遊奕及百姓，餘壹萬段與燕郡公主。松漠王衙官刺史縣令其物雜以絹布，務令均平，給訖奏聞。開元十二年四月。

《唐大詔令集》卷六三《贈郭子儀太師陪葬建陵制》 歛以衮冕，旌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葬。軷墓重文侯之禮，象山追去病之勳。千載如存，九原可作，册命之禮，有司備焉。可贈太師，陪葬建陵，仍令所司備册命，賻絹三千疋、布三千端、米麥三千石。

《唐大詔令集》卷六八張九齡《開元十一年南郊赦》 自開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已前，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略】百歲老人賜綿帛伍段，粟五石，縣令至其家存問給付。【略】

自武德以來，實封功臣，知政宰輔，有身無大故而亡官失爵，子孫淪屈者，所由勘責，具以狀奏。存者可酬其官榮，逝者當録其胤嗣，使幽明同慶，知有令辰。亞獻邠王守禮、終獻寧王憲，各賜物一千疋。捧俎申王撝、夾侍岐王範、薛王業，各賜物七百疋。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説，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王晙，各賜物五百疋。正衣駙馬都尉王定一、王繇、温曦、宗正少卿崔澄，各賜物三百疋。二王後，賜物一百五十疋。壇場使京兆尹孟温禮，賜物二百疋。脩造羽儀使，賜物一百疋。脩撰儀注官，五品以上賜物一百疋。六品已下賜物七十段。自餘陪位預宴官，一品賜物一百疋，二品三品八十疋，四品五品六十疋，七品四十疋，八品九品三十疋。鴻臚諸蕃等使，與見大禮及在本蕃王侯大酋長，同宴會例給賜。郡主縣主各賜物八十疋。緣大禮數處有職掌者，任於一頭從高敘。天下州府，賜酺三日，京城五日。前任所在百姓村坊宴樂，不得科率聚歛，其有處分未該者，合所司及本使比類奏聞。赦書日行五百里，主者施行。

《唐大詔令集》卷六八《天寶十載南郊赦》 自天寶十載正月十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略】天下侍老百姓，百歲以上，賜綿帛五段，粟五石。八十以上，綿帛三段，粟三石。丈夫七十五已上，婦人七十以上，綿帛兩段，粟二石。太清宫道士，各賜三十段。陪位道士，其賜物五百段。亞獻太子賜物二千段，終獻榮王琬賜物一千段。文武百官，及有職掌，各賜粟帛有差。率土之内，賜酺三日。

《唐大詔令集》卷七五《親謁太廟錫賜宗支庶官制》 朕聞理莫大於孝，惟所以通神明，事莫大於祀，所以謁宗廟。【略】聖靈在天，若享精意。伊爾王公卿士，下逮黎蒸，道存念兹，惠乃錫類。七廟元皇帝已上，三祖枝孫，恐有失官序者，宜各與五品京官。皇祖妣諸家，有子孫令在選敍者，量加甄擇。内外官三品已上有廟者，各賜絹三十疋，以修祭服俎豆。緣謁廟，亞獻邠王守禮、終獻宋王憲，各賜三百疋。夾侍岐王範、薛王業各賜絹二百五十疋。自餘行禮及供奉，三品已上賜一百六十疋，四品一百四十疋，五品一百二十疋，六品一百疋，七品八十疋，八品六十疋，九品四十疋。鹵薄六引官各減一等，押仗官又減一等，攝官依本官給。有兼充諸使者加一等，兩京文武官并朝集使、諸方通表，二品七十疋，三品六十疋，四品五十段，六品七品四十段，九品三十段，從者加一等。皇親諸親、準品等，禮儀、置頓、營幕使，各賜物一百段，副使八十段，判官及修定儀注官各減三分之二。行所州縣刺史上佐縣令等，各准行從官與賜。其給賜人應兩處已上者，從一多給，唯有廟官之賜，聽兼給。謁廟有所修造專當官及當頓官，始末不絶者，各賜一半上考。知頓州各免一年租及地税，傍州緣頓供承者，亦准此。行事齋郎及權補充者，各賜物十段，升階者各賜物十五段，三衛飛騎萬騎并仗内無品人等，賜五段。十月正番衛士等，各賜三段。緣道路及置營幕，損百姓麥苗者，宜令州縣檢量，優還價直。餘應得而制書缺載者，所司類例以聞。開元六年十二月。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七《南蠻二・松外諸蠻》 工俗物産：有絲麻、蠶織之事，出絁、絹、絲布，幅廣七寸以下。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〇《西戎一・車師》 土俗物産：賦税則計田輸銀，無者輸麻布。【略】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略】又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交布用焉。

《天聖令・賦役令》卷第二二 諸税户並隨鄉土所出，紬、絁、布等若當户不成匹端者，皆隨近合成。並於布帛兩頭各令户人具注州縣鄉里、户主姓名及某年月、某色税物。受訖，以本司本印印記之。其許以零税納錢者，從別敕。【略】右並因舊文，以新制參定。

諸丁匠不役者，收庸。無絹之鄉，絁、布參受。日別絁、絹各三尺，布則三尺七寸五分。【略】

諸朝集使赴京貢獻，皆盡當土所出。其金銀、珠玉、犀象、龜貝，凡諸珍異之屬；皮革、羽毛、錦、罽、羅、紬、綾、絲、絹、絺、布之類，漆、蜜、香、藥及畫色所須，諸是服食器翫之物，皆準絹爲價，多不得過五十匹，少不得減二十匹。通以雜附及官物市充。無，則用正倉。其所送之物，但令無損壞穢惡而已。不得過事修理，以致勞費。

右令不行。

《天聖令・倉庫令》卷二三　諸官物應徵者，總計相合錢不滿十、穀米不滿一斗、布帛雜綵不滿一尺、絲綿不滿一兩，悉不推徵。【略】

諸賜物率十段，絹三匹、布三端、貲、紵、罽各一端。綿四屯。春夏即絲四絇代綿。其布若須有貯擬，量事不可出用者，任斟量以應給諸色人布內兼給。

諸賜雜綵率十段，絲布二匹、紬二疋、綾二匹、縵四匹。

諸賜蕃客錦綵率十段，錦一疋、綾二匹、縵三匹、綿四屯。

葉夢得《石林奏議》卷一二《堂白收買木綿、虔布，乞於福建、江西兩路出產州軍和買絹內折納劄子》　伏見朝廷見收買木綿、虔布，萬數不少。竊慮商賈興販不時，緩急有失指準。今來木綿係福建路出產，虔布係江西路出產，若降指揮於兩路出產州軍，逐納和買絹內量立分數計價，令折納兩色，依上供法起發，赴合裝發州軍寄納椿管，專委守臣掌領，如使用有餘，即於淮南、京畿近邊州軍，各置榷場，博易玄市，不爲無補，亦可少舒兩路納絹之困。

高承《事物紀原》卷十《布帛雜事部・布帛》　《禮運》曰：昔先王食鳥獸之肉，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治其絲麻，以爲布帛。漢王逸《機賦》曰：帝軒龍躍，桑葉是創；仰攬三光，悟彼織女，爰制布帛。《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孔穎達疏曰：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長大，故云垂。考此，則布帛自黃帝制也。

呂陶《淨德集》卷四《奉使回奏十事狀》　臣伏見川路近年賦斂失當，民力彫弊，其事在於科折不得其平，聚斂之臣，恣爲掊克，皆轉運司不任其責故也。一路田稅，雖名物不同，大率錢米爲多，以錢十文折綿一兩，以三百文折絹一疋，天下稅額之重，莫過於此。既著爲令，不可改易，至於米豆，逐料科折不一。或折絲絹，或折紬布，或納估錢，先期拋下所折之物，指稱本州以起納之月上旬價值科折。縣令之職，謂之親民。民事之大，莫若賦稅，而不得與焉。或郡守有愛民之心，不附會轉運司厚斂之意，估價既平，公私自便，稍異於此，又將何訴。蜀中比年米穀極賤，而估價太高，所折絹布，則估價太賤，有以米石二三斗折絹一疋者。米一石直七八百文，絹一疋乃爲錢千四五百，遠民重困，良以此也。朝廷若因臣僚論奏，下轉運司分折，不過謂折納有著令，估值在諸州，既能殘民，又且逭責，小人刻剥，何所不爲，生靈削朘，亦當深恤。臣欲乞今後兩稅及官租斛斗，若不納正色，須至科折，仰轉運司，先次指揮州縣，以某色斛斗折某色物帛，逐縣各於起納之月上旬估定實直申州，知州、通判，看詳所申，子細體問，重行估定，申轉運司，仍採訪覺察，如無偏重，方許折納，若不得其實，侵損官私，轉運司及本州官吏一等科罪。如此，則朝廷寬恤之惠，天下安集之望，莫此爲大。臣嘗聞仁宗皇祐中，京西路科折太重，諫官極言其事，仁皇嘉納，轉運使蘇舜元得罪。祖宗仁政，自可取法。惟聖明裁斷，下修敕所，先次立法施行。

鄭樵《通志》卷六一《食貨一》　臣謹按：井田之法所以爲良者，以田與賦不相離，雖暴君不能違田而取賦，污吏不能什一而加多。至秦孝公開阡陌之法，田賦始相離，故所取者不多乎什一，則少乎什一也，其弊至於收太半焉。漢高帝欲革秦之弊，什五而稅一，孝景二年，始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至後漢以三十而稅一爲通用之法。荀悅曰：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則知漢法之優民可謂至矣。然豪彊占田踰多，浮客輸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富室之暴酷於亡秦，皆緣無授田之法，所以惠不及齊民。偉哉，後魏孝文帝之爲人君也，真英斷之主乎。井田廢七百年，一旦納李安世之言而行均田之法，國則有民，民則有田，周齊不能易其法，隋唐不能改其貫，故天下無無田之夫，無不耕之民，口分、世業，雖非井田之法，而得三代之遺意。始者則田租户調以爲賦稅，至唐祖開基，乃爲定令，曰租，曰調，曰庸。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者，什一之稅也。調者，調發兵車，井田之賦也。庸者，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資，役多則免調，過役則租調俱免，無傷於民矣。舍租調之外而求則無名，雖無道之世亦不爲。自太和至開元，三百年之民，抑何幸也。天寶之季，師旅既興，誅求無藝，生齒流移，版圖焚蕩，然是時賦役雖壞，而法制可尋，不幸建中天子用楊炎爲相，遂作兩稅之法。自兩稅之法行，則賦與田不相系也，況又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立爲常規也。且言利之臣，無代無之，有恨少，無恨多，有言加，無言減。自兩稅以來，賦不系於田，故名色之求，罔民百出，

或以方圓取，或以羨餘取，或言獻奉，或言假貸，初雖暫時，久爲成法。建中以來將五百年，世不乏楊炎，不知所以加於大歷中一年之多數目復幾倍乎。嗚呼，後世之爲民也，其難爲民矣。且開元之前，户口至衆，而民皆有田，至於癃老童穉寡妻女子，亦皆有田，一丁授田百畝，百畝之田，歲輸粟二石，絹二丈，無絹則布二丈五尺。嶺南諸州則以户計，上户一斛二斗，下户六斗，夷獠半之，内附之家上户十文，下户無出。當是時也，民之所以爲民也如此，官之所以取諸民也如此。後魏去三代爲遠，今去開元不遠，是非難行之道也。後之言治道者，當使一民有百畝之田，然後可以議魏、齊、周、隋、唐之事，若有無田之民，不耕之夫，則於魏、齊、周、隋、唐之事未可輕議也。言利之臣，則亦當量開元之前所以爲重賦者，百畝之田，不過二石粟，二丈絹耳。所以爲輕賦者，上户之家不過十丈耳。今百畝之田賦斂如此，上户之家出錢如此，吾於如此之中復何容心哉。

鄭樵《通志》卷六二《食貨二》 平準均輸

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爲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徒屬有平準令。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踴。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置平準于京師，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即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巨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後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琁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而官轉輸於京，故曰均輸也。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與百姓争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平糴常平

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略】齊武帝永明元年，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爲蓄。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紵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揚州治建業，今江寧縣也。南徐州二百萬，南徐州治京口。各於郡所市糴，南荆河州二百萬，南荆河州治壽春。市絲綿紵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市米胡麻，荆州五百萬，郢州三百萬，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司州治汝南，今義陽郡是也。西荆河州二百五十萬，西荆河州治歷陽。南兗州二百五十萬，南兗州治廣陵。雍州五百萬，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後魏孝莊時，秘書丞李彪上奏曰：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爲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減私之十一糴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内附之後，收内兵資與人和糴，積爲邊備也。

洪皓《松漠紀聞》卷一 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爲熟户者，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羈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爲國。有君長，其人卷髮深目，眉脩而濃，自眼睫而下多虬髯。土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羅緜、毛氈、獦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脳肭臍、碙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善造寶鐵刀劒，烏金銀器。多爲商賈，於燕載以橐它，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貯毛連中，毛連以羊毛緝之，單其中，以頭爲袋，以毛繩或線封之。有甚麤者，有間以雜色毛者則輕細。然所征亦不貲。其來浸熟，始厚賂税吏，密識其中下品者，俾指之，尤能别珍寶。蕃漢爲市者，非其人爲儈則不能售價。【略】又善結金線相，瑟瑟爲珥及巾環，織熟錦、熟綾、注絲、線羅等物。又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剌絲，甚華麗。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三《器用門·西南夷》 西南五姓蕃部，曰龍、羅、方、石、張。自昔許上京入貢，龍、羅、方、石自宜州入境，張蕃自邕州入境，或三年，或四五年，計五姓人徒凡九百六十人，所貢氈、馬、丹砂，朝廷支賜錦衫、銀帶與其他，費凡二萬四千四百餘緡，回答之物不與焉。

《五代會要》卷八《喪葬上》 長興元年十月十九日敕：「太常禮院例，凡賻匹帛，言段不言端匹，每二丈爲匹，五丈爲端。近日三司支遣，每段全支端匹，此後凡支賻贈匹帛，祇言合支多少段，庫司臨時併蹙丈尺給付，不得剩有支破。」

二年四月敕：「朝臣居喪終制，委御史臺具姓名申奏。諸道賓從除喪後，合

宣行恩命。州縣官纔授新命及到任一考前丁憂者，服闋日除官。」其月五日，中書門下復奏：「尚書都官員外郎，知制誥張昭遠丁母憂。伏以大臣枕凶，有弔祭之恩；羣寮寢苦，無慰問之例。高下之位有間，君臣之事無偏。況卿士之甚多，有父母者極少，固於孝道上軫聖懷，張昭遠望量與恩賜。自此朝臣或有丁憂，亦乞頒賚。其狀尋已印出，今具官資等第，支給數目如後。文班左右常侍、諫議、給事、舍人、諸部尚書、太子賓客、諸寺大卿、監察御史、中丞、國子祭酒、詹事、左右丞、諸部侍郎，絹三十匹，布二十匹，粟、麥各二十五石。起居、補闕、拾遺、侍御史、殿中監察御史、左右庶子、諸寺少卿、國子監司業、河南少尹、左右諭德、諸部郎中員外郎、太常博士，絹二十匹，布一十五匹，粟、麥各一十五石。國子博士、五經博士、兩縣令、著作郎、太常、宗正、殿中丞、諸局奉御、大理寺、太子中允、洗馬、左右贊善、太子中舍、司天五官正，絹、布各一十五匹，粟、麥各一十石。左右諸衛大將軍、左右諸衛將軍，絹二十匹，布一十五匹，粟、麥各一十五石。左右率府副帥，絹、布各一十五匹，粟、麥一十石。」奉敕：「宜依。其張昭遠所支絹、布、粟、麥，仍依所定官資頒給。」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三五《前蜀・高祖紀上》（乾寧）二年春三月，（王）建創徵雜稅，綾一疋一百文，絹一疋七十文，布一疋四十文，豬每頭一百文。

趙與時《賓退録》卷一〇　任土作貢，三代而下未之或廢，時有損益而已。高宗建炎三年，始詔除金、銀、匹帛、錢穀，餘悉罷貢，盛德事也。《禹貢》以來，歷代史志及地理之書，但載土貢之目，而不書其數，惟《元豐九域志》爲詳。嘗最一歲所貢，凡爲金二十四兩，登一十兩，利五兩，萬、象、融各三兩。麩金五十五兩，金、饒各一十兩，嘉六兩，眉、雅、簡、資各五兩，衡、昌、龍各三兩。銀四百五兩，桂陽、桂各五十兩，鄂、邕各三十兩，邵、賀、封、端、新、康、南恩、梅、容、昭、梧、藤、龔、潯、貴、柳、宜、横、白、廉、瓊、昌化各一十兩，賓、化、高、鬱林、萬安各五兩。銅鐵一十斤，利。錦三匹，成都。白縠一十匹，襄。隔織一十八匹，泰一十匹，洋八匹。紬七十五匹，汝一十五匹，潁、棣、保定、安肅、陝、威勝各一十匹。花紬一十匹，祁。綜絲紬二十匹，潍。綾一百四十五匹，杭三十匹，蔡、定各二十匹，淄、隨、潤、明、秀、江陵、澧各一十匹。綿五匹。花綾一十匹，兗。白花綾一十匹，梓。綜絲綾一十匹，遂。雙絲綾一十匹，徐。方紋綾三十匹，開封。仙紋綾五十匹，青三十匹，濰二十匹。桃蒲綾二十匹，遂。蓮綾一十匹，閬。越綾二十匹，越。羅七十匹，真定三十匹，定二十匹，潤、彭各一十匹。花羅六匹，成都。春羅四匹，蜀。單絲羅一十匹，蜀。紗四十匹，相、廬、常、太平各一十匹。方紋紗三十匹，開封。茜緋花紗一十匹，越。輕容紗五匹，越。紬一百四十五匹，洛二十匹，陳、汝各一十五匹，大名、徐、潁、博、雄、永寧、廣信、陝、懷安各一十匹，達五匹。花紬一十匹，大名。綿紬五十匹，簡二十匹，大名一十匹，渠、巴、蓬、忠各五匹。絹五百七十匹，隨、滑、瀛各三十匹，應天、冀、德、濱、衛、深、亳各二十匹，陳一十五匹，密、齊、淮陽、徐、曹、鄆、濮、唐、潁昌、鄭、滄、棣、霸、永静、乾寧、信安、相、邢、趙、保、順安、渭、平定、岢嵐、寧化、保德、宿、海、泗、滁、廬、濠、無爲、臨江、建昌、涪、昌、雲安、南平、韶、循、南雄各一十匹，廣安五匹。班白絹三匹，誠。布一十五匹，鼎一十匹，梅五匹。絲布二十匹，邛一十匹，果一十匹。紵布一百七十五匹，信陵、楚、和、吉、筠、興國、南安、郴、江陵、安、鼎、岳、歸、漢、綿、邵武、英各一十匹，房五匹。白紵布一百六十五匹，舒、湖、虔各二十匹，郢、蘄、黄、常、睦、宣、歙、袁、道、連各一十匹，開五匹。高紵布一十匹，成都。細紵二十匹，揚。斑布一十匹，榮。葛布二百三十五匹，洪、撫、潭各三十匹，蘇二十匹，隨、壽、光、吉、永、全、普、戎、瀘、富順、泉、興化各一十匹，渝五匹。蕉布一十五匹，泉一十匹，潮五匹。紅花焦布三十匹，福。練七十匹，建五十匹，和、鼎各一十匹。毛氈一十五段，熙一十段，保安五段。紫茸毛氈一十段，涇。綿一千一百兩，齊、潁、莫、衛、趙、婺、處、衢、梁山、泉、興化各一百兩。氈三十領，慶二十領，豐一十領。白氈三十領，鎮戎二十領，恩一十領。紫茸氈四領，慶。韉氈一十領。京兆。

王楙《野客叢書》卷二七《漢賜金晉賜布帛》　漢賞賜多用黄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往往各因其時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黄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黄金四十餘萬斤。吴國懸賞，斬大將者，黄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黄霸、嚴訢、尹翁歸等，動與百斤。周勃賜五千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黄金尚積六十萬斤，董卓郿塢，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黄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温嶠、庾亮、荀崧、楊珧等，皆至五千匹。周復、唐彬、琅琊王伷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濟、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温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章如愚《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六《九州土貢》　九州土貢，各以土宜，故或出或否。九州田賦，無地不宜，故特分高下。九州之貢，各以土宜，不可比而同也。

惟金三品、羽毛齒革，荆、揚所同。至於他物，若漆則同出於兗、豫，磬則同出於荆、梁，磬則同出於梁、豫，而徐州又有泗濱之浮磬而已。若夫桑麻絲枲之屬，兗州則有絲及織文，青州則有絲及絲枲，徐州則有玄纖縞，揚州則有織貝，荆州則有玄纁璣組，豫州則有枲絲紵紵等貢，古於雍、梁無之。至於田賦，則九州特有高下爾。豈非麻桑穀粟，無地不宜，非若他物之各有其方乎。《胡氏書解》。

《諸郡土貢唐》

諸州貢絹。按，陳留郡唐之汴州，滎陽郡唐之鄭州，睢陽郡唐之宋州，靈昌郡唐之滑州，潁川郡唐之許州，譙郡唐之亳州，濮陽郡唐之濮州，淮陽郡唐之陳州，東平郡唐之鄆州，彭城郡唐之徐州，汝陰郡唐之潁州，信都郡唐之深州，河間郡唐之瀛州，樂安郡唐之棣州，淮安郡唐之唐州。

諸州貢綾。臨汝郡唐之汝州，北海郡唐之青州，汝南郡唐之豫州，魯郡唐之兗州，范陽郡唐之幽州，博陵郡唐之定州，漢末郡唐之隨州，丹陽郡唐之潤州，梓潼郡唐之梓州。

諸州貢綿。臨淮郡唐之泗州，汲郡唐之衛州，文安郡唐之莫州，東陽郡唐之婺州，信安郡唐之衢州，清源郡唐之泉州。

兩州貢絲、葛。臨淄郡唐之齊州，吳郡唐之蘇州。

諸州貢絲布。鉅鹿郡唐之邢州，廬江郡唐之廬州，鍾離郡唐之濠州，壽春郡唐之壽州，益昌郡唐之利州。

諸州貢紵布。晉陵郡唐之常州，吳興郡唐之湖州，宣城郡唐之宣州，廬陵郡唐之吉州，宜春郡唐之袁州，巴陵郡唐之岳州。

諸州貢紬、紗、布。歷陽郡唐之和州，貢布。魏郡唐之魏州，廣平郡唐之洛州，博平郡唐之博州，貢紬。鄴郡唐之相州。貢紗。

諸州貢氈、紬。清河郡唐之貞州，貢氈。清化郡唐之巴州。貢綿紬。

兩州貢錦。趙郡唐之趙州，廣陵郡唐之揚州。貢錦。

諸州貢葛。弋陽郡唐之光州，義陽郡唐之申州，豫章郡唐之洪州，長沙郡唐之潭州，零陵郡唐之永州，臨川郡唐之撫州，潯陽郡唐之江州，貢葛。【略】

二州貢羅。常山郡唐之恒州，唐安郡唐之蜀州。貢羅。

一州貢蕉。長樂郡唐之福州。右並據《通典》實事增損其文。

《諸州土貢》

四京所貢。東京開封府貢紋綾。西京河南府貢蜜蠟。南京應天府貢絹。北京大名府貢花紬、絹。

諸州土貢。密、濮、鄭、滑、冀、鼎、亳、宿、海、泗、滁、濠等州，興仁、東平等府，臨江、建昌等軍則貢絹。潍、淄、蔡、越、杭、明、秀、豐、梓等州，龍慶、江陵等府則貢綾。婺、處、衢等州則貢綿。鄂、揚、光、蘄、舒、黄、湖、常、嚴、處、袁、筠、郴、岳、英等州，興國、南安、淮安等軍則貢紵。壽、光、洪、吉、撫、潭、永、全、戎、瀘等州與平江府則貢葛。汝、雄、洛等州則貢紬。濟南府則貢絹、紬。隨州則貢絹、綾、葛。棣州則貢絹、絲。真定府則貢羅。相州則貢紗、絹。鎮江府則貢綾、羅。鼎州則貢布。果州則貢絲布。達州則貢絺。

方勺《泊宅編》卷一〇 南郊賞給：景德六百一萬一百貫匹兩碩領條，皇祐一千二百萬有零，治平一千三十二萬有零，熙寧末八百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貫匹斤兩條段。

歲賜大遼銀三十萬兩，絹三十萬疋，正旦衣著四千疋，銀器二千兩，生辰衣著五千疋。

周密《武林舊事》卷八《宮中誕育儀例略》 宮中凡閤分有娠，將及七月，本位醫官申內東門司及本位提舉官奏聞。門司特奏，再令醫官指定降誕月分訖，門司奏排辦産閤及照先朝舊例，三分減一，於內藏庫取賜銀絹等物如後：羅二百疋，絹四千六百七十四疋，釘設産閤，三朝，一臘，二臘，三臘滿月，百晬，頭晬。【略】

錦沿席一、緑席氈繡合褥子各二、碼瑙繡絹一疋、大毯四領。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〇《市糴考一》 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爲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綾絹布。詳見市糴門。

唐德宗時，趙贊請置常平官，兼儲布帛，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并榷商賈錢以贍常平本錢。從之。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數。

德宗時，宫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爲宫市使，置白望數十百人，以藍敝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户及脚價錢，有齎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藥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言其弊，而中官言京師百姓賴宫市以養，帝以爲然，順宗即位乃罷之。【略】

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

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及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蠶事不登，則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其倉耗及頭子錢。

吳氏《能改齋漫録》曰：本朝預買紬絹，謂之和買絹。按《玉壺清話》與《澠水燕談》二書，皆以爲始於祥符初。因王旭知潁州時，大饑，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爾爲例。而《澠水燕談》又以爲，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便，今行天下，於歲首給之。然予按范蜀公《東齋記事》稱是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絶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預買紬絹，蓋始如此。以三書考之，當以范説爲是，蓋范嘗爲史官耳。予讀詩人袁陟世弼所爲墓誌，序其當仁宗時爲太平州當塗知縣，且言江南和市紬絹，豫給民錢，郡縣或以私惠人而不及農者，當塗尤甚。世弼所爲條約，細民始均得之。乃知太宗之所以惠愛天下多矣。而其後，以鹽代錢，以爲縑直。又其後也，鹽亡而額存。然後知左氏所謂作法於涼，其説不誣矣。

國初凡官所需物，多有司下諸州，從風土所宜，及民産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開寶三年，令天下諸州，凡絲綿紬絹麻布香藥毛翎箭笴皮革筋角等，所在約支二年之用，不得廣有科市，以致煩民。淳化五年詔：諸州科買，物非風土所出，多課民轉市於他處，及調役飛輓不均者，件析以聞，當議均減。

止齋陳氏曰：和預買始於太平興國七年，然折錢未有定數，如轉運使輒加重，詔旨禁絶之。熙寧理財，多折見錢，而諸郡猶有添起貫陌不等之獘，朝廷隨即行遣。今之困民，莫甚於折帛，而預和市尤爲無名之斂。然建炎初行折帛，亦止二貫。户部每歲奏乞指揮未爲常率。四年爲三貫省，紹興二年爲三貫五百省，四年爲五貫二百省，五年七貫省，七年八貫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損其價。兩浙紬絹每疋七貫文，内和買六貫五百文，綿每兩四百文，江東路紬絹每疋六貫文，則科折之重，至此極矣，不可不務寬之也。

【略】

哲宗紹聖元年，户部言：兩浙蠶絲薄，今歲和買并税紬絹，請令四等下户輸錢易左帑等紬絹用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户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紬絹計綱赴京。

左司員外郎陳瓘言：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爲苦，何謂願請。今復創增，雖名濟乏，實聚斂之術。

大觀元年，以坊郭户預買，有家至千疋或四五百疋者，令諸路漕司詳度以聞。

政和元年，臣僚言：兩浙因紹聖中王同老之請，和買并税紬絹疋有頭子錢，又收市例錢四十例外，約增數萬緡，以分給典吏等，多者千餘緡，少者五百緡。於是詔罷市例錢。

政和六年，成都路官户預買許減其半，後河北諸路皆如之。既而臣僚言，二浙官户猥多，請均和預之數，乃照舊，嘗全利者如舊。

七年，詔：和預買絹，本以利民，比或稍償雜物，或徒給虚券，爲民害多，其令漕司會一路之數分，下州縣經畫，不以錢而以他物，不以正月而以他月給者，以違制論。

高宗建炎三年，車駕初至杭州，朱勝非爲相，兩浙運副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爲一百一十七萬疋，每疋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

折帛、和買非古也，國初二税輸錢米而已。咸平三年始令州軍以税錢物力，科折帛絹，而於夏科輸之，此夏税折帛之所從始也。大中祥符九年，内帑發下三司，預市紬絹。時青、齊間，絹疋直八百，紬六百，官給錢率增二百，民甚便之，自後稍行之四方。寶元後，改給鹽七分錢三分。崇寧三年，鈔法既變，鹽不復支，三分本錢亦無。

九月，御筆：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江南和預買絹，其獘尤甚，可下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力，仍俵見錢，違實之法。

二年，户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於是左相吕頤浩視師，右相秦檜奏，從之。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自此始。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紬三十九萬疋，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東川、湖南綾羅紬七萬疋，四川、廣西路布七十七萬疋，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疋，皆有奇。

神武右軍統制張俊置到産業，乞蠲免應干和買等事。紹興四年。詔特依。後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粒米寸帛，悉出民力，陛下哀憫元元，權俾士大夫及勳戚之家，與編户一等科敷，蓋欲寬民力，均有無，今俊獨

得免，則當均在餘户，是使爲俊代輸也，人心謂何。兼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此例求免，何以拒之。望命有司檢會官户科敷，及和預買等兒行條法，劄俊使知詔令，以次官書行。後省又言：從俊之請，則恩加於將帥，而害及於編户，望收還前詔，乃所以安俊，其命遂寢。越數年，俊乞免歲輸和買絹，俊時爲少傅、淮西宣撫使。三省擬本歲特賜俊絹五千疋，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之曰：「諸將皆無此，獨汝欲開例，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汝自小官，朕拔擢至此，須當自飭，如作小官時，乃能長保富貴，爲子孫之福。」俊惶悚力辭賜絹。俊喜殖産，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右司諫王縉言：軍興以來，費用百出，州縣科敷有不能免，已詔官户並同編户，所以寬下民也。諸寺院之多産者，類請求貴臣改爲墳院，冀免科敷。朝廷優禮大臣，特從所請。然官户既不免，墳院豈緣官户得免哉。況今前宰執員數不少，所在僧徒，僥幸干請，使莊産多者獨免，則合科之物歸之下户，非官户同編户之意也。詔諸部申嚴，行下詔諸路憲臣，覈州縣已未支還和買本錢實數來上。初，魏矼在考功，建言：州縣和預買絹，不給本錢，乞就折民間應納役錢，使官無受給之弊，民無請給之勞。尋下轉運常平司議。冬十月，兩浙轉運司言，本路歲用和買本錢七十三萬餘緡，無可那撥。而常平司言此錢既充和買，則役人無以給之。其議遂止。

按：折帛元出於和買。其始也，則官給錢以買之。其後也，則官不給錢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則反令以每疋之價折納見錢，而謂之折帛，倒置可笑如此，則官價之不給久矣。今乃甫詔諸路憲臣，覈州縣已未支和買本錢實數來上，豈其時上之人元未知邪。或官吏肆爲欺蔽，復以和買名色妄有支破邪。魏矼之説固爲當理，然役錢者，應納之物也，折帛者，横取之物也，官惟其乏錢，是以不免横取於民，若其可蠲，則自當明蠲，横取之折帛錢，正不必以應納之役錢比折也。

四年十一月，初令江浙民户悉納折帛錢。

六年，兩浙轉運使李迨始取婺、秀、湖州、平江府，歲計寬剩錢二十二萬八千緡有奇，依折帛錢條限起發。

十七年，詔減折帛錢，江南每疋爲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緡〕。江南每兩三百兩，浙四百，自來年始。

孝宗乾道四年，宰執進呈度支郎官劉師尹奏：「江浙四路折帛錢，紹興初年立價折納，至十一年頓增一倍。十二年九月，赦書止令折十之一。十五年，又詔兩浙夏税紬絹疋減一貫，和預買減一貫二百，江東西減兩貫。緣州縣不盡遵依，暗有增添，乞裁減以寬民力。」上曰：「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爲百姓，可從之。」冬十有二月甲辰，詔兩浙江東西路乾道五年夏税、和買折帛錢，並權與減半輸納一年，如州縣過取一文以上，許人户詣檢鼓院進狀陳訴。

淳熙十一年，臣僚言，浙東和買紹興路偏重，浙西臨安府偏重。尋諭兩浙漕臣錢冲之、臨安守臣張杓條奏。

又言：和買科取，人皆規避，田愈多則析户愈不一。其始也，敷及上户，而中户不與。其後也，上户巧爲規避，而中户不得免。乾道二年，每物力户二十一千敷和買一疋，至淳熙七年，十五千敷一疋，數年後可知也。其弊皆由不以田畝均敷，其害至此。惟平江一郡，和買皆畝均，故民之詭名少。望先自浙東西行以畝均敷之法，則民不偏受其害。

汪義端言：若和買用畝頭均敷，則上户頓減而下户頓增。蓋下五等人户元不預和買，但每丁有丁絹，有丁綿，有丁鹽錢。今又以畝頭均受上户和買，則是以一小民之身，些小薄瘠之産，而納數項之税賦，合將逐縣浮財物力，只照舊例均敷於四等以上爲是。

光宗紹熙元年，臣僚言：廣德軍兩縣物力不多，而和預買絹乃二萬六千餘疋，視他郡十倍其數，民何以堪。户部看詳，紹興三年已減一萬一千一百餘疋，後因守臣胡彦國於經界時妄復元數，民不勝困，於是江東運副林岊奏增復之數姑減一半，漕司通融代納三分之一，餘二分倚閣，今本部更與抱認一分，餘一分令本軍措置。從之。

三年，臣僚言：今日取民已重，未能蠲除，使之均平，民亦無怨。然有甚不均者，夏税、和買之有折帛，官户則多納本色，秋米之有加耗，官户則止納正數，和糴非正賦，不得已而取之，乃止敷民户而不及官户。夫有官君子，居位食禄，正宜率先鄉里，以應公上之需，乃恃勢自私如此，不均孰甚焉。望申嚴諸州縣，應折變加耗科敷之類，官民户並一概輸納，違許内外臺劾奏。從之。

祕書郎孫逢吉言：和買爲民間白着之賦，雖正月給散本錢之法，尚載令甲，而人户鈔旁，亦有見錢請給之文，然上下皆知其爲文具也。中興之初，絹價暴增，疋至十貫，高宗念下户重困，乃令上户輸絹，下户輸錢，於是有折帛之名，疋折六貫或七貫。和議既定，物帛稍賤，又令輸紬者以八分折

錢，輸絹者以三分折錢，餘輸本色，遂爲定制。朝廷以經費之故，未能裁損，州縣又於此外苛取，民力安得不重困哉。

侍御史林大中論江浙四路和買之弊，略謂：今日東南所入之數，較之祖宗時已不啻數倍，掌計之人，倘循中制取之，一歲之入，自足以給一歲之用，苟爲國斂怨，所得少而所失多矣。

時東南諸路歲起紬三十九萬疋，浙東上供八萬，淮衣、福衣八千。浙西上供九萬二千，淮衣萬六千。江東上供九萬，淮福衣二萬七千。江西上供五萬二千，淮福衣萬五千。湖北上供三百，皆有奇。絹二百六十六萬疋，浙東上供四十三萬六千，淮福衣五萬三千，天申大禮八千。浙西上供三十八萬一千，淮福衣十三萬八千，天申大禮萬疋。江東上供四十萬六千，淮福衣十三萬九千，天申大禮八千。江西上供三十萬四千，淮福衣六萬七千，天申大禮八千。已上皆有奇。淮東天申大禮五萬九百五十，淮西大禮三千七百，湖南天申大禮四百，廣東天申大禮四千六百，廣西天申大禮六千五百。綾羅絁三萬餘疋，浙西綾八千七百，發州羅二萬，湖南平絁三千。其淮福衣及天申大禮與綾羅紬總五十二萬疋有奇，皆起正色，其紬絹二百五十六萬餘疋，約折錢一千七百餘緡，而綿不與焉。

葉適應詔條奏言：何謂和買之患也？自州縣而後至於民，民猶怨州縣，而後及於朝廷。和買則正取之民，而民固以二稅爲常賦也，豈宜使經用有不足於二稅之內，而復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實可也。承平已前，和買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錢而須賣，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並輸，民自家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義，獨困於無策而莫之敢闢耳。陛下斷然出命，以號天下，曰自今並罷和買之爲，上供者所用紬絹，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宮禁官吏時節支賜，格令之所應與者，一切不行可也。和買既罷，取民之名正，義聲暢於海內矣。又曰：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軍興絹價大踴，至十餘千，而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爲折帛。其說曰寬民而利公，其後絹價既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乃三倍於本色，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平居自治其國且不可，而況欲大有爲於天下乎。雖然，折帛之爲錢多矣，所資此以待用者廣矣，陛下必鉤考其凡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制錢不減，和買折帛不罷，舍目睫之近而游視於八荒，此方召不能爲將，良平不能爲謀者也。

寧宗嘉泰二年，判建康府吳琚奏：本府在城上元、江寧兩縣，昨因兵火，遂將營運和買綿絹數，在外三縣內句容除元額外，增絹二千一十九疋，綿二萬一百六十兩，繼嘗請減於朝，而時相無田土在句容，謂秦檜。獨不與減，今欲與盡減續增之綿，永除下邑偏重之害，本府自行承認減數。並可。

嘉定十一年夏五月，臣僚言：鄱陽爲邑，經界之初，稅錢額管八千六百四十二貫有奇，每稅錢一百文敷和買六尺四寸八分有畸，吏緣爲姦，有增益積，至嘉定九年，遂及七尺五寸六分。又且見寸收尺，謂之合零就整。去年復頓增三寸，以最小崇德一鄉言之，嘉定九年分額管五百貫文有奇，敷和買絹九百三十餘疋，去年只管九百四十貫有奇，乃增至九百五十五疋，可知其他。乞明詔有司，痛爲革絶。從之。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五《市糴一》　遼太宗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積，命有司治其征，餘四京及他州縣貨產貿遷之地，置亦如之。

時南京外城，謂之漢城，分南北市，中爲看樓，晨集南市，夕集北市。又上京南城亦謂之漢城，南當橫街，各有樓對峙，下列井肆。

周廣順中，胡嶠《記》曰：上京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

【略】

聖宗統和三年十一月，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尺度者。時以西幸，又將東征，故云行在。

《遼史・食貨志》曰：令有司諭諸行宮，布帛短狹不中度者，不鬻於市。

【略】

道宗咸雍七年四月，禁布帛短狹不中尺度者。

至太康七年十一月，除布絹尺度短狹之令。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五六《職官六》　金太府監，掌出納邦國財用錢穀之事。官有監、少監，又丞二人。

所屬：左藏庫，官有使、副使。掌金銀珠玉、寶貨錢幣。

右藏庫，使、副使。掌錦帛絲綿、毛褐，諸道常課諸色雜物。

《續文獻通考》卷六三《職官一三》　金熙宗天眷定制：【略】宮闈歲給：太后、太妃宮，每歲各給錢二千萬，綵二百段，絹千疋，綿五千兩。諸妃，歲

給錢千萬，綵百段，絹三百疋，綿三千兩。嬪以下，錢五百萬，綵五十段，絹二百疋，綿二千兩。海陵貞元元年，妃嬪、婕妤、美人及供膳女侍，并仙韶、長春院供應人等，歲給錢帛各有差。

凡內職，宗貞祐之制：正一品，歲錢八千貫，幣百段，絹五百疋，綿五千兩。正二品，歲錢六千貫，幣八十段，絹三百疋，綿四千兩。正三品，歲錢五千貫，幣六十段，絹二百疋，綿三千兩。正四品，歲錢四千貫，幣四十段，絹一百五十疋，綿二千兩。正五品，尚宮夫人，歲錢二千貫，幣二十段，絹一百疋，綿千兩。尚宮左右夫人至宮正夫人，錢一千五百貫，幣十九段，絹九十疋，綿九百兩。寶華夫人以下至資明夫人，錢千貫，幣十八段，絹八十疋，綿八百兩。有大小令人、大小承御、大小近侍，俸各異。正六品尚儀御侍以下，錢五百貫，幣十六段，絹五十疋，綿二百兩。正七品，司正御侍以下，錢四百貫，幣十四段，絹四十疋，綿一百五十兩。正八品，典儀御侍以下，錢三百貫，幣十二段，絹三十疋，綿百兩。正九品，掌儀御侍以下，錢二百五十貫，幣十段，絹二十六疋，綿百兩。【略】

百官俸給：

正一品。三師：錢粟三百貫石，麴米麥各五十稱石，春衣羅五十疋，秋衣綾五十疋，春秋絹各二百疋，綿千兩。三公：錢粟二百五十貫石，麴米麥各四十稱石，春衣羅四十疋，秋衣綾四十疋，春秋絹各一百五十疋，綿七百兩。親王、尚書令：錢粟二百二十貫石，麴米麥各三十五稱石，春衣羅三十五疋，秋衣綾三十五疋，春秋絹各一百二十疋，綿六百兩。【略】

從一品。左右丞相、都元帥、樞密使、郡王、開府儀同：錢粟二百貫石，麴米麥各三十稱石，春秋衣綾羅各三十疋，絹各一百疋，綿五百兩。平章政事：錢粟一百九十貫石，麴米麥各二十八稱石，春秋羅綾各二十五疋，絹各九十五疋，綿四百五十兩。大宗正：錢粟一百八十貫石，麴米麥各二十五稱石，羅綾同上，絹各九十疋，綿四百兩。

正二品。東宮三師、副元帥、左右丞：錢粟一百五十貫石，麴米麥各二十二稱石，春秋羅綾各二十二疋，絹各八十疋，綿三百五十兩。

從二品。錢粟一百四十貫石，麴米麥各二十稱石，春秋羅綾各二十疋，絹各七十五疋，綿三百兩。同判大宗正：錢粟一百二十貫石，麴米麥各十八稱石，春秋羅綾各十八疋，絹各七十疋，綿二百五十兩。

正三品。錢粟七十貫石，麴米麥各十六稱石，春秋羅綾各十二疋，絹各五十五疋，綿二百兩。外官：錢粟一百貫石，麴米麥各十五稱石，絹各四十疋，綿二百兩。統軍使、招討使、副使：錢粟八十貫石，麴米麥各十三稱石，絹各三十五疋，綿一百六十兩。都運府尹：錢粟七十貫石，麴米麥各十二稱石，絹各三十疋，綿一百四十兩。

從三品。錢粟六十貫石，麴米麥各十四稱石，春秋羅綾各十疋，絹各五十疋，綿一百八十兩。外官：錢粟六十貫石，麴米麥各十稱石，絹各二十五疋，綿一百兩。【略】

正四品。錢粟四十五貫石，麴米麥各十二稱石，春秋羅綾各八疋，絹各四十疋，綿一百五十兩。外官：錢粟四十五貫石。副統軍：錢粟五十貫石，絹各二十二疋，綿八十兩。餘同下：麴米麥各八稱石，絹各二十疋，綿七十兩，許帶酒三十瓶，鹽三石。

從四品。錢粟四十貫石，麴米麥各十稱石，春秋羅綾各六疋，絹各三十疋，綿一百三十兩。外官：錢粟四十貫石，麴米麥各七稱石，絹各十八疋，綿六十兩。明安：千夫長也。錢粟四十八貫石，餘皆無。烏爾古使牧圍之官也。同。

正五品。錢粟三十五貫石，麴米麥各八稱石，春秋羅綾各五疋，絹各二十五疋，綿一百兩。外官：刺史、知軍鹽使：錢粟三十五貫石，麴米麥各六稱石，絹各十七疋，綿五十五兩。餘官：錢粟三十貫石，麴米麥同上，絹各十六疋，綿五十兩。

從五品。錢粟三十貫石，麴米麥各六稱石，春秋羅綾各五疋，絹各二十疋，綿八十兩。外官：錢粟二十五貫石，麴米麥各四稱石，絹各十疋，綿四十兩。穆昆：百夫長也。錢粟二十貫石，餘皆無。

正六品。錢粟二十五貫石，麥五石，絹各十七疋，綿七十兩。外官與從六品：皆錢粟二十貫石，麴米麥三稱石，絹各八疋，綿三十兩。

從六品。錢粟二十二貫石，麴五石，絹各十五疋，綿六十兩。烏爾固副使同。

正七品。錢粟二十二貫石，麥四石，絹各一十二疋，綿五十五兩。外官諸同知州、軍、都轉運判、諸府推官、諸節度判、諸觀察判、諸京縣令、諸劇縣令、提舉南京京城、規措渠河官、諸都巡檢、諸酒麴鹽稅、副諸正將：錢粟一十八貫石，麴米麥各二稱石，絹各七疋，綿二十五兩。諸司屬令、諸府軍都指揮，俸同上。潼關使：錢粟一十八貫石，麴米麥各一稱石，絹六疋，綿三十兩。

從七品。錢粟一十七貫石，麥四石，絹各一十疋，綿五十兩。外統軍司知事：錢粟一十七貫石，麥四石，絹各一十疋，綿五十兩。諸鎮軍都指揮使：錢粟一十八貫石，麴米麥各二稱石，絹各七疋，綿二十五兩。諸招討司勘事官、諸縣令、諸警巡副京兆府、竹監管句、五品鹽使司判、諸部圜哩同提舉、上京皇城司同提舉、南京京城所黃河都巡河官、諸河稅榷場使：錢粟一十七貫石，麴米麥各二稱石，絹各七疋，綿二十五兩。會安關使、諸知鎮城堡寨：錢粟一十五貫石，麴米麥各一稱石，絹各六疋，綿二十兩。

正八品。朝官：錢粟一十五貫石，麥三石，絹各八疋，綿四十五兩。外官：市令、諸録事、諸防禦判、赤縣丞、諸劇縣丞、崇福埽都巡河官、諸酒稅使、醋使、榷場副、諸都巡檢：錢粟一十五貫石，麴米麥各一稱石，絹各六疋，綿二十兩。烏爾古判官俸同上。按察司知事、大興府知事、招討司知事、諸副都巡檢使：錢粟一十三貫石，麴米麥各一稱石，絹各六疋，綿二十兩。諸司屬承俸同上。諸節鎮以上司獄、諸副將：錢粟一十三貫石，絹各三疋，綿一十兩。南京京城所管句、京府諸司使管句、河橋諸關渡譏察官、同樂園管句、南京皇城使、通州倉使：錢粟一十二貫石，絹各三疋，綿一十兩。節鎮諸司使、中運司柴炭場使：錢粟一十貫石，絹各二疋，綿八兩。

從八品。朝官：錢粟一十三貫石，麥三石，絹各七疋，綿四十兩。外官：南京交鈔庫使、諸統軍按察司知法：錢粟一十三貫石，麥三石，絹各七疋，綿四十兩。諸州軍判官、諸京縣丞、諸次劇縣丞、諸三品鹽司判官、漕運司管句、永豐廣備庫副使、左右別貯院木場使：錢粟一十三貫石，麴米麥各一稱石，絹各六疋，綿二十兩。諸默濟格、諸額爾奇木：錢粟一十三貫石，麥二石，絹各五疋，綿一十五兩。

正九品。朝官：錢粟一十二貫石，麥二石，絹各六疋，綿三十五兩。外官：南京交鈔庫副：錢粟一十二貫石，麥二石，絹各六疋，綿三十五兩。諸警巡判官：錢粟一十三貫石，麴米麥各一稱石，絹各六疋，綿一十兩。諸縣丞、諸酒稅副使：錢粟一十二貫石，麥一石五斗，絹各五疋，綿一十七兩。市丞、諸司候、諸主簿、諸録判、諸縣尉、散巡河官、黃河埽物料場官：錢粟一十二貫石，麥一石，絹各三疋，綿一十兩。管句泗州排岸兼巡檢、副都巡檢、諸巡檢：俸例同上，並無麥。諸鹽場管句、左右別貯院木場副、永豐廣備庫判：錢粟一十二貫石，絹各三疋，綿一十兩。諸都將、隊將：錢粟一十二貫石，麥一石，絹各三疋，綿一十兩。店宅務管句：錢粟一十二貫石，絹綿同上。京府諸司副、南京皇城副、通州倉副、同管句河橋諸副、譏察：錢粟一十一貫石，絹各二疋，綿八兩。諸州軍司獄：錢粟一十一貫石，絹各二疋，綿八兩。節鎮諸司副、中運司柴炭場副：錢粟一十貫石，絹各三疋，綿八兩。【略】

從九品。朝官：錢粟一十貫石，麥二石，絹各五疋，綿三十兩。外官：諸教授：錢粟一十二貫石，麥一石，絹各三疋，綿一十兩。三品以上官司知法：錢粟一十貫石，麥一石，絹各三疋，綿一十兩。司候判官：錢粟一十貫石，絹各二疋，綿八兩。諸防次軍轄：俸同上。諸榷場同管句、左右別貯院木場判：錢粟一十貫石，絹各三疋，綿六兩。諸京作院都監、通州倉判、五品以上官司知法：錢粟九貫石，絹各二疋，綿六兩。諸府作院都監、諸埽物料場都監：錢粟八貫石，絹各一疋，綿六兩。諸節鎮作院都監、諸司都監：錢粟八貫石，絹各二疋。諸司同監：錢粟七貫石，絹同上。陝西、東德州世襲番巡檢，分例月支錢粟一十貫石，絹各二疋，綿一十兩。陝西、西京、原州世襲番巡檢月支錢二貫三百九十文，米四石五斗，絹三疋。河東、北路、葭州等處世襲番巡檢月支錢粟一十貫石，絹二疋，綿一十兩。

《宋會要輯稿・崇儒七・罷貢》〔仁宗天聖〕六年正月十四日詔：川峽諸州軍，自來織造功德進奉之處，今後並罷。先是帝宣諭西川每歲織功德進奉，甚費機巧，宜令止絶。宰臣等奏，不作無益害有益，止之甚使。乃下是詔。【略】

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神宗即位，未改元，手詔曰：四方入貢，雖云古禮，考之禹制，亦未有若茲之繁也。今則一郡歲有三四而至者，言念道路之勤，疲瘵亦多矣，至聞主押衙校有破業終身不能償者，良可矜憫，耗蠹民物，莫不由斯。又所貢之物，輒多食類，雖闕之亦無害也。《書》不云乎，不作無益害有益，非此謂耶。朕甚不取，今後並可令罷所罷貢物。【略】

《鎮江志》：神宗朝，王巖叟奏：臣伏以陛下即政之初，宜示儉薄，爲天下先。臣竊知四方貢獻，其有非國朝舊例出於繼增而創起者，所在不能無擾，如空州之花綾，祁州之花絁，臣所見而知之者，婺州之細花羅，潤州之花羅，臣所聞而知之者。臣見聞所不及，若此類必多，伏望詔皆停貢，庶成儉朴之風，以隆盛德。

哲宗元祐二年七月七日詔：諸州軍每歲土貢，除舊進數外，近年添進者罷之。

徽宗大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詔：諸路州軍見貢六尚局供奉物，多不急之

用，兼聞揀選科配，勞民費財，可令殿中省并提舉六尚局同共相度，具的確合用名色外，餘停貢。既而殿中省同共相度的確合用物件斤數并合停貢名色，不項一，減數十二項。【略】內藏庫椿留江寧府生白瓜子羅三百疋，減作二百疋。【略】河東轉運司白氎五十領，減作三十領，各長八尺，闊四寸尺。真定府明花天净紗共四百疋，減作素直紗二百疋。停貢六項。【略】婺州天净紗三百匹，撫州蓮花紗二百匹。詔依十一月十日中書、尚書省言。奉詔比諸路州郡歲貢，殿中省六尚書供奉之物，多有不急勞民搔下，罷四百四十餘名，所存縷什一二，乞下刑部鏤版遍牒施行。從之。

宣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詔：近命有司，考不急之務，無名之費，特加裁定，允協厥中。然化自內始，政由身率，乃克有濟。仰惟熙寧詔書，首罷四方歲貢，明訓具在，祇若先猷，蔽自朕躬，理宜損益，應殿中省六尚局、諸路貢物可止，依今來裁定施行。【略】尚衣局：鎮江府花羅一百匹，梓州青絲綾六十匹，南京輕薄金條紗三十匹。【略】并罷貢。紹興三年正月，合供進土物詔權免。同日詔：楚州土貢紵布一十匹，特與蠲免三年。十月六日詔：揚州歲貢白苧布二十匹，更免一年。

《文獻通考》：四年，先是和州言本州殘破之餘，乞蠲免大禮銀絹。户部奏准半年。中書舍人王居正言：生辰及大禮進貢，乃臣子饗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若民力無所從出，合預降詔，曲加慰諭，止其進奉，則君臣恩禮兩盡。既不能然，至使州縣自乞，蓋已非是，矧又不許，臣切以爲過矣，望特與蠲免。仍詔户部，淮南諸郡，如合行除放，不須令本處再三申請，庶使恩意自出朝廷，人知感悦。乃詔淮南州軍進奉大禮銀絹並蠲之。

五年六月十六日詔：住罷福清縣觀音院尼歲織土貢及進奉花蕉布二百餘疋。

六年正月八日詔：光州土貢葛布一十匹，收復之初，無可出辦，與免五年。

七年六月十六日詔：吉州有未起發建炎四年分土貢葛苧布等，見下荆湖南路轉運使究治催發，可依處撫州，臨江，興國軍例，特與除放。【略】

二十六年二月三日，執政進呈內藏庫申紹興府自紹興十九年已後，署欠歲貢小綾。上曰：聞小綾民間織造亦費力，已令折錢，可自二十三年已前並與放。

七月二十七日詔：臨安府歲貢御服綾二百疋，自二十六年以後，特與放免。

〔二十七年〕五月八日，宰執進呈四川便民事。上曰：蜀中製造錦繡帝幕，以充歲貢，聞十歲女子皆拘在官刺繡。自朕即位以來，不欲土木被文繡，首爲罷去，蜀人便之。兼後來節次科敷，多所蠲減，想今民力稍寬矣。宰臣沈該曰：四川之民，自此豐足，皆聖恩所及。【略】

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詔：安豐軍舊例土貢葛布，淮東諸州土貢白苧布，並與免一年。時以金人侵擾之後，民力不蘇故也。

是年，孝宗即位，未改元。六月十三日登極，赦應諸路出產【略】自今仰州軍條其土產合貢之物申尚書省下禮部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宫甘旨之奉，當議指揮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並罷。如州縣奉行滅裂，因緣多取，當以違制論。

時諸州軍所貢，依制歲上户部者：紹興府越綾十匹、輕葦紗三匹，明州綾十匹，衢州、處州綿各百兩，婺州各春羅三十匹，綿百兩，臨安府綾三十匹，鎮江府綾羅各十匹，平江府葛布三十匹，秀州綾，常州白平紗，苧布各十匹，湖白苧扁布二十匹，嚴州白苧布十匹，絹二十匹，建康府羅二十匹，饒州麪金十兩，太平州暗花紗，徽州，寧國苧布各十匹，隆興府葛布三十匹，贛州布二十匹，吉州葛布，袁州，筠州苧布，臨江軍，建昌軍絹各十匹，撫州葛布，揚州苧布各二十匹，滁州銀二十兩，盱眙軍絹十匹，神林基絲十兩，楚州苧布折銀三十兩，泰州隔織折銀二十兩，租桑絲二十兩，廬州紗，絹各十匹，以銀三十七兩四錢二分四釐代之，黄州苧布十匹，舒州銀五十兩，無爲軍，濠州絹折銀各二十五兩，和州苧布，練布各十匹，蘄州貢布折銀七十七兩，安豐軍，光州葛布，葛各十匹，建寧府練布五十匹，興化軍葛布，泉州蕉布，葛布各十匹，綿各百兩，邵武軍布，荆南府綾并布各十匹，荆門軍布折銀十兩六錢三分，復州苧布，漢陽軍貲布，岳州，歸州紵布，德安府布各十匹，鄂州銀三十兩，靖州金二兩，班紬，白絹各二匹，常德府白紵布并紵布、練布，三色折銀四十五兩，澧州綾折銀三十兩，信陽軍苧布折銀十兩，潭州葛布三十匹，永州布十匹，衡州麪金五兩，紵布十匹，柳州，道州苧布各十匹，桂陽軍銀五十兩，邵州金二兩，銀十兩，泉州葛布，并武岡軍，英州布各十匹，潮州蕉布五匹，新州銀十兩，韶州絹十匹，肇慶府代絹銀二十兩，南恩州，封州銀各十兩，連州白苧布，夔州絹各十匹，開州絹五匹，萬州，惠州麪金各三兩，達州鑑紬五匹，涪州，恭州，南平軍絹各一匹，梁山軍綿百兩，叙州葛布一匹，潼州府盤雕熟白綾五匹，濤頭水波紋綾五匹，並常貢物，遂寧府常貢，土貢樗蒲綾各十匹，瀘州金五兩，懷安軍紬十匹，富順監金十兩，嘉州麪金三兩，蜀州軍絲羅十匹，成都

府花羅六疋、綬帶錦三匹、高紵布十匹、綿州苧布十匹、綾五匹、漢州苧布、邛州苧布、邛州絲布各十匹、簡州錦紬二十匹、麩金五兩、襄陽府紗、鄧州白紵布、光化軍白素、金條紗各十匹、隨州銀七十七兩、房州紵布五匹、金州麩金二兩、洋州隔織五匹、常貢隔織三匹、利州麩金五兩、崗鐵十斤、興元府烟脂十斤、紅花五十斤、閬州蓮綾十匹、龍州麩金三兩、巴州線紬五匹、蓬州黃紵綾十匹、綿紬、白綾各五匹。【略】

《維揚志》：〔隆興〕三年赦文：罷揚州歲貢紵布二十匹，以孝宗登赦條具州軍上産貢物，天地祖宗薦獻及德壽甘旨外並罷，故揚州紵布罷貢。

《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和市》　崇寧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詔：訪聞川峽路和買絹布數目，比元豐倍多，及以交子度牒充折買價，致細民難以分擘貸賣，皆被豪右操權，坐邀厚利，民間頗以爲擾，可令川峽逐路轉運司，嚴切指揮諸州縣，各將元豐年中支俵和買絹布數目，取其間最多者一年立爲永額，只依舊所立俵直，以見錢俵散，其元豐中不曾支俵州縣，乃是不産絲麻瘠薄地分，即不得加額。委提刑提舉司常行點檢，如有不實及違法過額，抑勒俵散，並具聞奏。其違法官司，當以違制科罪，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如於應副他路，却有妨闕，即具折聞奏。

神宗熙寧四年十月十九日詔：近雖令陝西、河東諸路，止絶蕃漢百姓，不得與西賊交易。訪聞止是去冬及今春，出兵之際，略能斷絶，自後肆意往來，所在無復禁止。昨於三月中有大順城管下蕃部，數持生絹、白布、發色羅、錦、被褥、臈茶等物，至西界辣浪和市，復於地名黑山嶺與首領歲美泥咩七悖訛等交易，博過青鹽、乳香、羊貨不少。況近方令回使議立和市，苟私販不絶，必無成就之理，及未通和之間，使賊有以窺測我意，深爲不便，可申明累降指揮，再下逐路經略司，遵守施行。

孝宗隆興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詔：令四州總領所措置椿辦錢一百萬貫，招誘商販乾姜、絹、布、茶貨、絲麻之類，增直收買。仍委宣撫司同本所措置，於近邊置場博易軍須等物，應副支用，及約束州縣，常切鈐束專欄，不得高喝稅錢，務要優潤客人，廣行興販。中書門下言：西北必用之物，而本處所無，如乾姜、絹、布、茶貨、絲麻之類，訪聞有商旅私相博易，不惟失陷稅課，兼恐漏泄事宜，故有是命。

《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和糴》　高宗建炎四年六月十日，中書門下省言：四川每年合赴內東門司及內藏庫送納進貢匹帛，累年不到。詔令張浚催促，依年例送納。如有已起在路，及截留椿管數目，並仰津發赴行在送納。紹興三年五月十四日，都省言：揚州依格合發上貢細紵布，係是温、泉州出産之物。本州累經殘破，目今並無客販，望權蠲免二年，候將來成井邑起稅賦日依舊。從之。【略】

紹興十年十二月，進奏院上諸路貢物：青州仙紋綾一十匹、棗一萬一十顆。濰州綜絲紬一十匹。隨州絹三十匹。慶州紫茸白花氈四領。邢州解玉砂一百斤。亳州絹一十匹。蘄州白花蛇五斤。海州獐鹿皮二百張。越州綾一十匹。鼎州布一十匹。成都府花羅六匹、高紵布一十匹。昌州絹一十匹。遂州栲蒲綾一十匹。簡州綿紬二十匹。洋州隔織三匹。蜀州春羅四匹。梓州綾一十匹。蓬州綜絲綾一十匹。泉州花素絲布二百匹。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匹帛》　始乾德五年訖乾道八年

凡稅租之入，羅八百六十匹：兩浙路，夏八百六十匹。綾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一匹：京東西路，夏四千三十二匹。河北東路，夏七千三百一十五匹。淮南西路，夏二千八百七十一匹。夔州路，夏八十三匹。絹二百九十三萬五千五百八十六匹：府界，夏四萬六千三百七十二匹。京東東路，夏二(千)(十)六萬三千一百九十四匹，秋一萬九千六百四十六匹。西路，夏二十萬七千五百八十九匹。京西南路，夏一萬八千四百九十七匹，秋三匹。北路，夏二十九萬八千二百五十九匹。西路，夏二十三萬九百一十匹。淮南東路，夏四萬六百四十六匹。西路，夏三萬九千三十八匹。兩浙路，夏六十七萬三千九匹。江南東路，夏三十六萬七千一十一匹，秋一萬六千六百四十八匹。西路，夏一十萬五千四百七十八匹，秋六十匹。荆湖南路，夏四十五匹。北路，夏一十二萬二千六十四匹，秋九千七十三匹。福建路，夏二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匹。成都府路，夏六萬三十七百六十匹。梓州路，夏一十二萬一千三百八匹，秋九萬二千八十八匹。利州路，夏六萬五千八百六十匹，秋四萬五千七百九十匹。夔州路，夏一萬七千一百七十六匹，秋二千二百六十四匹。紬四萬七千八百六十一匹：京西北路，夏四十二匹。河東路，夏二萬二千七百二十六匹，秋三匹。淮南東路，夏二千一百四十九匹。西路，夏二千二百四十七匹。荆湖南路，夏二萬六百九十四匹。紬四十一萬五千五百七十匹：府界，夏三千八百五十一匹。京東東路夏二萬五千五百三十二匹，秋七千七百二十一匹。西路夏二萬一千五百七十四匹。京西南路，夏二千五百一十四匹。北路，夏三千五百三十匹。河東路，夏五萬二千

九百八十八匹。西路，夏四萬七百五十三匹。淮南東路，夏一萬五百三十七匹。西路，夏八千三百一匹。兩浙路，夏一十萬四千二百五十六匹。江南東路，夏六萬二千六十七匹，秋二百二十一匹。西路，秋二十五匹。荆湖北路，夏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三匹，秋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三匹。成都府路，夏一萬一千七百三匹。梓州路，夏一萬四千六十匹，秋五千七百八十匹。利州路，夏九千四十六匹，秋二千六百三十匹。夔州路，夏四千六百七十六匹，秋四十六匹。　布四十八萬七千八百四十七匹端：京東路，夏二百七十九匹，秋四萬九千五百五十八匹。京西南路，夏六萬九百六十一匹端。永興軍等路，秋八百端。秦鳳路，秋三百五匹。河東路，夏一十萬九千六百一十八端，秋四萬一千四百九十八匹端。淮南東路，夏九千九百一十八匹，秋五百四匹。夏西路，夏二千三百八十九匹，秋九匹。江南東路，夏九千三百一十匹，秋五百八十六匹。西路，夏二千八百八匹。荆湖南路，夏七萬三千七百七十二匹。北路，夏一萬二千九百一十匹，秋二千六百七十一匹。廣南西路，夏一十萬五千六百四十七匹。成都府路，夏四千五百五十四匹。利州路，秋二十二段。　絲綿九百一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一兩：府界，夏一十七萬六百三十三兩。京東東路，夏三萬五千九十九兩，西路夏四十六萬九千三百三十二兩。京西南路，夏六萬二千九百二十八兩。北路，夏五十萬八千二十三兩，秋三百九十二兩。永興軍路，夏一百一兩。秦鳳路，夏一千二百二十六兩。河北東路，夏六十一萬八千八百四兩。西路，夏九十五萬五千八兩。河東路，夏八十六兩。淮南東路，夏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三十五兩。西路，夏四十五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兩。兩浙路，夏二百萬四千八百兩。江南東路，一百一十九萬八千二百四十四兩。西路，夏三十四萬四千七百八十四兩。荆湖北路，夏一十九萬八千一百一兩。成都府路，夏八十三萬一千五百五兩。梓州路，夏三十萬七千六百五十兩，秋一十二萬三千七百三十四兩。利州路，夏一十五萬六千五百六兩，秋三萬八千一百六十四兩。夔州路，夏九萬四千四百三十九兩。

凡山澤之利，綾四萬四千七百七匹：鹽利五百二十二匹，榷易三千一百八十七匹，諸路雜稅官鹽一匹，買撲五十九匹，酒麴買撲三千一百二十六匹，房園一匹，入中博糴買賣三萬七千八百一十一匹。　羅五萬七千九百三十二匹：入中博糴買賣五萬七千九百二十二匹。　絹三百九十九萬八千七百一十八匹：鹽利一十二萬二百八匹，茶租一千九百一十六匹，川陝路鹽井課利十二萬二百八匹，榷易一十五萬四千八百三匹，府界買撲酒麴九匹，房園五十四匹。諸路雜稅官鹽五百九十六匹，買撲八千五百四十四匹，酒麴買樸一十四萬六百二十二匹，房園四千九百七十八匹。入中博糴買賣三百四十四萬六千七百六十匹。　紬八十萬二千九百二十七匹：鹽利三萬九千五十五匹，茶租二千一十匹。川陝西路鹽井課利三萬九千五十五匹，榷易五萬七千二百六匹。諸路雜稅官鹽一百五匹，買樸二十三百六十八匹，酒麴買樸五萬四千六百六十四匹。房園六十九匹。　入中博糴買賣六十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匹。　布一百九萬九千六百二十六匹端：鹽利一百九十五匹，榷易一萬三百九匹端。諸路雜稅官鹽五端，買樸一百三十四匹端，酒麴買樸一萬一百六十九匹端。房園一匹。市舶三百三十五匹段。入中博糴買賣一百七萬八千四百七十八匹端。　絲綿四百六萬六千五百五十四兩：鹽利七萬一千九百三十一兩。川陝路鹽井課利七萬一千九百三十一兩。榷易二十六萬九千九百一十一兩。府界買樸酒麴二百七十五兩。房園一百七十三兩。諸路雜稅買樸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一兩。酒麴買樸二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四兩。房園六千五百九十八兩。入中博糴買賣三百三十八萬二千八百七十兩。

凡歲總收之數，錦綺鹿胎透背九千六百一十五匹：在京二千七百九十九匹。諸路三千四百八匹。京東東路二百五十匹。秦鳳路一匹。河北西路一千二百四十六匹。兩浙路一十匹。福建路二段，廣南東路一匹。成都府路一千九十四匹段，梓州路八百四匹段。　羅一十六萬六百二十匹：在京三百一十四匹。諸路八萬二百三匹。京東東路四匹。西路七匹。永興軍路一匹。河北東路四匹。西路一十八匹。淮南東路二十二匹。西路一十二匹。兩浙路六萬五千七百三十一匹。江南東路一萬二千四百九匹。西路一匹。荆湖北路四十二匹。福建路二十八匹。廣南東路一匹。西路一匹。成都府路一千五百二十四匹。梓州路四百一十八匹。　綾十四萬七千三百八十五匹：在京一千三百四十四匹。諸路七萬二千九百九十五匹。京東東路四百四十七匹。西路五千四百六十八匹。京西南路三匹。北路二十五匹。永興軍路六十匹。秦鳳路一十四匹。河北東路二萬二千三百二十一匹。西路三十五匹。河東路三百七十九匹。淮南東路七匹。西路四千一百六匹。兩浙路一千三百六十九匹。江南東路一千四匹。西路四匹。荆湖北路五匹。南路七匹。福建路四十三匹。廣南東路一十二匹。成都府路一萬六千七百九十三匹。梓州路二萬六百匹。利州路一千二百八十九匹。夔州路八十八匹。　絹五百三十八萬二千七百九匹：

在京七千五百七十八匹。京西南路一十三萬七千三百九十六匹。北路一十一萬三千九百四十匹。永興軍路六十六匹。秦鳳路三千七百一十七匹。河北東路六十七萬九千四百七十匹。西路三十二萬三千八百九十九匹。河東路一百六十八匹。淮南東路七萬一千五十一匹。西路六萬五百三十七匹。兩浙路一百六十六萬七千二百八十五匹。江南東路六十萬六千三百三十四匹。西路四十二萬八千一十匹。荆湖北路三十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三匹。南路七千九百三匹。福建路二萬八千九百一匹。廣南東路五百九十四匹。西路五百七十匹。成都府路三十三萬七千三百五十七匹。梓州路三十八萬一千三百五十三匹。利州路一(千)〔十〕九萬九百二十三匹。夔州路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五匹。紬、綾、縠子、隔織一千一萬一千七百一十六匹：在京一千七百四十六匹。諸路五萬四千九百九十匹。京東東路二十四匹。西路一百九十八匹。京西南路二十三匹。北路一百六十匹。永興軍路三十六匹。秦鳳路三匹。河北東路八匹。西路一十二匹。河東路二萬二千八百二十一匹。淮南東路二千五百匹。西路二千六百一十四匹。兩浙路三百七十六匹。江南東路一十匹。西路二匹。荆湖北路三匹。南路二萬三千七百五十匹。福建路七十五匹。廣南東路五十匹。西路四百三十匹。成都府路一千八百二十一匹。梓州路六十九匹。利州路三匹。紬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六十六匹：在京三百九十匹。府界三千八百五十一匹。諸路一百一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匹。京東東路一十萬二千八百二匹。西路八萬七千八百七十匹。京西南路一萬七千一百八匹。北路四萬八百六十六匹。永興軍路一千一百二十三匹。秦鳳路三百七十五匹。河北東路八萬九千五十九匹。西路五萬六百二十七匹。河東路三十三匹。淮南東路二萬六百五十五匹。西路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匹。(西)〔兩〕浙路一十七萬一千五百一十一匹。江南東路一十八萬四千八百一匹。西路七萬五千九百五十一匹。荆湖北路七萬二千五百四匹。南路二千二百六十三匹。福建路二十六匹。廣南東路四匹。西路三匹。成都府路八萬六千三百二十九匹。梓州路八萬七千五百二十六匹。利州路五萬三千一百五十二匹。夔州路九千七百四十匹。布三百一十九萬二千七百六十五匹端段：在京二十八匹。府界九匹段。諸路一百五十九萬六千三百六十四匹。京東東路一十九萬六千二百八十三匹。西路二百四十二匹。京西南路七萬八千六百八十匹。北路四百四十一匹。永興軍路六百五十三匹。河北東路一十二萬八千九百八匹。西路一十二萬四千一百二十七匹。河東路一十五萬九百九十四匹。端。淮南東路一萬一千二百一十四匹。西路三千八百七十匹。兩浙路三千三百七十二匹。江南東路一萬一千四匹。西路五千四十七匹。荆湖北路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三匹。南路一十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匹。福建路九百九十五匹。廣南東路四百六十二匹。西路一十七萬九千七百九十一匹。成都府路五十五萬四千七百三十九匹。夔州路二千四百七十八匹。絲綿葺線一千三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九十七兩：在京四十六萬四千八百七十四兩。府界一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九兩。諸路一千三百一十一萬七千六百三十七兩。京東東路二十二萬九千三百五十四兩。西路五十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七兩。京西南路一十五萬一千三百七十五兩。北路六十三萬七千三百六十六兩。永興軍路四萬一百四十八兩。秦鳳路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三兩。河北東路一百一十三萬四千六百五十三兩。西路一百三十三萬四千一百二十七兩。河東路五千七百九十九兩。淮南東路七十一萬七千二十八兩。西路四十七萬四千五百三十兩。兩浙路二百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兩。江南東路一百三十萬九千一百三十九兩。西路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九十六兩。荆湖北路二十二萬九千四百三十三兩。南路一十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兩。福建路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八兩。廣南東路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七兩。西路四百八十九兩。成都府路一百四十八萬四百八十兩。梓州路一百二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兩。利州路八十五萬四千九百一十三兩。夔州路一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三兩。雜色匹帛五萬六千一百三十一匹：在京二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匹。府界二匹。諸路一萬四千一百二十匹。京東東路九十一匹。西路一百五十八匹。京西南路六十五匹。北路六百二匹。永興軍路三百一十一匹。秦鳳路一百六十匹。河北東路八百五十四匹。西路一百二匹。河東路三百四十四匹。淮南東路四十七匹。西路一百九匹。兩浙路一百七十八匹。江東東路二百二十八匹。西路一十八匹。荆湖北路一百六十三匹。南路八十一匹。福建路五百九十三匹。廣東東路三百二十七匹。西路一十五匹。成都府路三百一十五匹。梓州路七千九百七十二匹。利州路一千一百三匹。夔州路三百八十四匹。

凡諸路上供之數：錦綺鹿胎透背一千一十匹。京東東路二百五十匹。淮南西路一匹。成都府路七百五十九匹。羅一十萬六千四百八十一匹。河北西路四匹。淮南東路二萬四千七百五十匹。西路五匹。兩浙路六萬九千六百

五十七匹。江南東路一萬一百一十四匹。成都府路一千九百四十二匹。綾四萬四千九百六匹：京東東路五十二匹。西路一萬一千四百匹。河北東路一萬六百匹。河東路三匹。淮南西路六千四百一十七匹。兩浙路二千二十九匹。江南西路三匹。成都路六千一百二十六匹。梓州路八千三百三十匹。絹二百八十七萬六千一百五匹：府界二萬一千五百七十七匹。京東東路三十九萬八千八百四十九匹。西路二十九萬六千八百一十二匹。京西南路二萬一千七百六十五匹。北路二萬一千七百九十一匹。河北東路一萬二千匹。西路七千匹。淮南東路一十二萬一千七百六十八匹。西路八萬四千一百九十一匹。兩浙路一百五萬八千五十二匹。江南東路四十萬五千八百三十四匹。西路三十二萬七百八十七匹。荊湖北路八萬四千七百三十三匹。成都府路七千三百六十九匹。梓州路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二匹。利州路一十五匹。絁、紗、縠子、隔織、通身六千六百一十一匹段：京東東路一十六（匹）。京西北路三百七十五匹。河東路一匹。淮南東路一千七百六十三匹。西路二千九百二十八匹。兩浙路一十九匹。成都府路一千四百四十二匹。梓州路六十七段。紬四十六萬八千七百四十四匹：京東東路七萬七千五百九十六匹。京西南路三千四百三十九匹。北路四千九百二十七匹。河北東路一百六匹。淮南東路三萬五千三百匹。西路三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匹。兩浙路一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五匹。江南東路九萬三百三十匹。西路六萬四千八百八十七匹。荊湖北路二萬九千七十一匹。成都府路三十四匹。梓州路二千一百八十三匹。布五十五萬五千八百二十九匹端：京東東路七萬六百九十六匹。西路七千八百三十匹。河東路一端。淮南西路一匹。江南東路七百三十匹。西路一匹。荊湖南路一十二萬三千四十匹。北路三十五萬一千六百一十九匹端。福建路二百匹。成都府路七百八匹。梓州路一千四匹。絲綿二百三十六萬五千八百四十八兩：京東東路一十一萬九九千一百一十二兩。西路二千兩。淮南東路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九兩。西路三萬五千四百二十九兩。兩浙路一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九兩。西路三萬五千四百二十九兩。兩浙路一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八兩。江南東路四十萬八千九百四十三兩。西路九萬一千兩。荊湖北路六百七十五兩。成都府路一十二兩。雜色匹帛四萬八千九百五十一匹：京東東路五匹。西路二匹。河東路二匹。成都府路二萬八千七百六十七匹。梓州路二萬一百七十三匹。利州路二匹。

諸路合發布帛總數：紬三十九萬九千八百三十六匹三丈四尺。絹二百一十萬四千七百四十四匹一尺六寸。羅二萬一千一百二十四匹。綾四萬八千二百三十三匹。平絁三千匹。布七十七萬一千匹。端紫碧綺一百八十匹。錦一千七百匹。浙東路上供紬八萬四千九百六十四匹，內折錢六萬七千四百六十二匹一丈二尺，折綾四千一百四十匹，本色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一匹三丈。絹四十三萬六千九匹，內折錢一十萬八千六百三十五匹三丈三尺，本色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匹九尺。羅二萬一千一百二十四匹。綾五千二百三十四匹。淮衣紬八千六百一十一匹，內折錢六千八百八十九匹，折綾七百五十二匹，本色九百七十匹。絹四萬九千三百三十二匹，內折錢一萬四千八百匹，本色三萬四千五百三十二匹。福衣紬七百五十七匹，絹三千七百八十匹，天申節絹四千五百匹，大禮絹三千五百匹。浙西路上供紬九萬二十八百四匹，內折錢五萬八千三十四匹，折綾一萬二千三百四匹，本色二萬二千四百三十匹。絹三十八萬一千二百二十九匹，內折錢一十四萬三千八百五十二匹四尺二寸，本色二十三萬七千三百七十六匹三丈七尺八寸。綾八千七百六十六匹。淮衣紬一萬六千三百二十八匹，內折錢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二匹，本色四千二百七十八匹。絹一十三萬六千八百五匹，內折錢三萬九千四百二十一匹三丈一尺，本色九萬七千三百九十三四三丈一尺。福衣絹一千四百四十匹，天申節絹七千匹，大禮絹三千七百匹。江東路上供紬九萬八千八百七十餘匹，內折錢七萬九千二十四匹，本色一萬九千八百四十八匹。絹四十萬六千三百三十餘匹，內折錢一十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八匹，本色二十八萬六千六百七十四匹。淮衣紬二萬六千五百三十餘匹，內折錢二萬一千二百二十九匹，本色五千三百六匹。絹一十三萬七千九百五十餘匹，內折（錢）四萬一千三百八十六匹，本色九萬六千五百六十八匹。浙衣紬六百匹，絹二萬八千匹。福衣紬一千一百九十七匹，絹四千五百六十八匹半。天申節絹三千匹，大禮絹五千五百匹。江西路上供紬五萬二千五百八匹，內折錢四萬二千六匹一丈六尺八寸，本色一萬五百一匹二丈五尺三寸。絹三十萬五千四百七十五匹，內折錢九萬一千六百四十二匹二丈三尺一寸，本色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三十二匹二丈五尺九寸。淮衣紬一萬三千四百一十八匹三丈四尺，內折錢一萬七百三十五匹二尺，本色二千六百八十三匹三尺。絹六萬七千二百四十五匹八尺，內折錢二萬一百七十三匹二丈三尺四寸，本色四萬七千七十一匹二丈六尺六寸。福衣紬二千一十二匹，絹七千五百六十八匹。天申

節絹四千匹，大禮進奉絹四千七百匹。淮東路天申節絹一千二百五十匹，大禮絹三千七百匹。淮西路大禮絹三千七百匹。湖南路上供平紬三千匹。天申節絹二百匹，大禮二百匹。湖北路上供紬三百七十七匹。絹三千九百五十九匹五丈三尺八寸。布八百匹。天申節絹九百匹，大禮進奉絹四千二百匹。廣東路天申節絹一千六百匹，大禮絹三千匹，已上並折銀。廣西路上供布一十萬匹折錢。天申節絹三千二百五十匹，大禮絹三千二百五十匹，並折錢。成都府路上供羅四十五匹。布六十七萬二百匹。紫碧綺一百八十匹。生大綾七千八百六十五匹。錦一千七百段。天申節絹六千五百匹，大禮絹六千五百一〔匹〕。潼川府路上供綾二萬六千三百六十八匹。絹一萬一千一百七十匹。天申節絹五千三百匹，大禮絹五千三百匹。夔州路上供紬八百六十匹。絹二萬二千三百三十二匹。天申節絹三千五百匹，大禮絹三千五百匹。利州路上供絹一千五百匹。天申節絹四千五十匹，大禮絹四千二百五十匹。浙東路上供紬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一匹三丈。絹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七十三匹九尺。綿六十四萬七千五百三十四兩五錢。絲二萬五千三百八十九兩。羅二萬一千一百二十四匹。綾五千二百三十四匹。淮衣紬九百七十四，絹三萬四千五百三十二匹。福衣紬七百五十七匹，絹三千七百八十匹，綿三萬二千二百四十一兩五錢。浙西路上供紬二萬二十四百三十匹。絹二十三萬七千三百七十六匹三丈七尺八寸。綿二十四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兩五錢。絲七萬五千兩。綾八千七百六十六匹。淮衣紬四千二百七十八匹，絹九萬七千三百九十三匹二丈一尺。福衣紬一千四百四十匹。江東路上供紬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二匹三丈七尺八寸。絹二十八萬六千六百八十一匹二丈六尺六寸。絲二萬八千二十二兩。綿六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二兩二錢。淮衣紬五千三百八匹，絹九萬六千五百七十二匹。浙衣紬六百匹，絹二萬八千匹，綿八萬五十兩。福衣紬一千一百九十七匹，絹四千五百六十八匹半，綿一萬九千四十七兩。江西路上供紬一萬五百一匹二丈五尺二寸。絹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三十二匹二丈五尺九寸。絲五萬二百兩。綿八萬六千三百六十四兩。淮衣紬二千六百八十三匹三丈二尺，絹四萬七千七十一匹二丈六尺六寸。福衣紬二千一十二匹，絹二千五百六十八匹半，綿二萬九千六百七十四兩。湖南路上供平紬二千匹。湖北路上供紬三百七十七匹。絹四千八十三匹八尺四寸。絲一萬二千四百四十九兩六錢。布八百端。利州路上供紬一千五百匹。絲四十兩。成都府路上供紫碧綺一百八十匹。生大綾七千八百六十五匹。川毛布二百匹。錦一千七百段。布六十七萬匹。潼川府路上供綾二萬六千三百六十八匹。絹一萬一千一百七十匹。絲二萬兩。夔州路上供紬二萬二千三百三十二匹。紬八百六十匹。綿一萬四千兩。已上十路，據户部供到合發上供外，餘福建、京西、廣東、廣西、淮東、淮西六路並無合發數。

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九日，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及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利獲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與其直。八年七月詔：并州置場，中買軍人所給衣絹。初，言事者稱并州軍衣，歲給絹四萬餘匹，並自京輦送。如聞軍中得之悉以貿易地紬，起今如有愿中賣入官者，每匹官給錢千二百文，可省輦送之半。詔三司定，特悉以爲便，故從其請。九月，詔三司給沿邊戍兵冬衣，不得以輕織物帛充支。初，河北轉運司言：欲以轄下諸州，買撲酒課，及次遠軍州，折納紬絹充軍衣，却以天雄軍等處絹上供。帝慮其虧軍士，故有是命。九年八月詔：三司道州府上供物帛，並須四十尺已上。其輕織短狹者，收其直罪之。天禧元年三月，三司請令益州罷供鹿胎、透背，悉以衣帛上供，以給軍衣。帝曰：此色皆内藏所實，每郊禮以充賞給，罷之非便，令三司與内藏同議以聞。

景祐元年五月七日，中書門下言：在京及諸道州府臣僚士庶之家，多用錦背及遍地密花透背段等製造衣服，欲並禁止。從之。閏六月二十一日，三司言：準勅禁止錦背段子等，勘會内衣庫，見管諸般段子，萬數不少，乞留充北朝人使到闕相兼支賜。從之。二十二日，梓州路轉運使張從革言：乞申明條貫，禁絶透背段子等，所貴刑名，別無疑慮。詔應遍地密花錦背段子及織成遍地密花錦背衣服等，並依舊禁斷，其餘稀花、團窠、雜花不相連接者，更不禁止。

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應預支人户紬絹價錢，令隨夏稅送納，朝廷之意，本在利農。近年降數多，三司每年約度只合要紬絹務在裁減，仍先具數申奏，下中書相度指揮。内江西一路多以鹽充折絹價，虧損小民，轉運司今後須管支見錢和買。

皇祐二年閏十一月，出内藏庫緡錢四十萬，紬絹六十萬，下河北便糴糧草。先是，河朔頻年水灾，朝廷蠲民幾盡，至秋，禾稼將登，而鎮定復大水，並邊尤備其害。仁宗憂軍儲不給，故特出内府錢帛以助之。

至和元年二月，三司言：陝西、河東，歲減西川所上物帛而軍衣不足。又河北入中糧草數多，未有紬絹箄還，請貸內藏庫紬十萬、絹四十萬，欲乞輸左藏庫緡錢十萬餘計其值以限計還。從之。三年十二月詔：陝西路轉運司本路軍裝紬、絹、錦，皆出益、梓、利州路。今邊事久寧而戍兵減，宜寬三路所輸，若支軍衣而願買官，以中估收市之。

嘉祐四年正月十四日，三司言：乞下內藏庫交撥錢銀、紬、絹、綺、綾、羅、紗、縠等，準備郊禮賞給。從之。

英宗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八日，三司言：乞下內藏庫撥借綾、羅等七萬六千四百六十匹赴左藏庫，以助支賞。從之。

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三司言：乞下內藏庫撥借銀、綾、羅等一萬九千四百八十六匹赴左藏庫收管，充備支遣。從之。

四年三月，神宗即位，未改元，三司言：在京粳米約支得五年已上，欲乞於上供年額六百萬石內將粳米五十萬石自今發運司體量米貴處與減下和糴數目，却令買金銀絹帛上京，候約支不及。四年即添三十二萬石，上件錢帛於榷貨務封樁，分與三路，以備軍需，候充羨，即留在京。從之。六月二十九日詔：在京臣寮并宗室公使錢，買馬價錢，並半折絹。諸醮道場大會，並折以絹。

神宗熙寧二年十月四日，三司言：乞自今後，除傳宣及合同取索，御前使用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以下，春冬折洗，及支賜各國蠻人，折角入國人使到京等料，依舊出染練絹外，有□系支賜臣寮之家，及筵宴合用綵絹，許請人於元支庫，分換支生帛折等二等絹，如內中取索綵絹，却於數中要換生帛折絹者，依此。詔除太皇太后合供衣着并與外國者，並依舊外，其供皇后宮及內人衣著，即令內東門司逐時計會，合要生絹，或衣著臨時供應，餘並支合染色額生白絹。

三年二月，京東轉運司言：準詔，訪聞本司去歲和買絹，多拋數於人戶，上配散每錢一千買絹一匹，後來却令買稅絹並每匹納錢一千五百文，又於等第，一例配俵粟豆錢，令件折以聞。緣所散粟豆錢，要濟民用，只召情願，即非配俵，詔已行常平倉新法，今後更不得支俵粟豆錢。其支散內藏庫別額紬絹錢五十萬貫，候納到本錢，即撥樁充北京封樁，所收息利，於內藏庫送納。

元豐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成都府言：歲額上供錦預支絲紅花工直與機户顧織，多苦惡欠負，昨創令軍匠八十人織，比舊費省而工善，令先織細法錦。從之。

徽宗政和四年五月十五日，詳定一司勅令所奏：今修立下條諸應副他路軍衣物帛，有粉藥、紕疎、輕怯、短狹者，元買納官司計所虧官準盜論罪，輕者徒一年，元驗官司減一等。從之。先是淮南轉運司奏本路合要軍衣，係江浙路供應。近年以來，多被逐路官庫合干人與管押人表裏作弊，將短狹、粗疎、輕薄、粉糊、僞濫紬絹，起發前來，乞立法禁止故也。

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尚書省言，新知拱州宋康年奏：臣前任淮南轉運副使日，代見本路每年管催夏稅紬絹，並爲上供內府支用，淮南路並無尺寸。現在所有本路一歲諸軍春冬兩路衣賜，全仰兩浙、江東西州軍。兩浙路近因起發軍衣不堪，致悞軍裝，其淮南路轉運司曾被責罰，以至江東西所發軍衣，常是過期不到，有妨支散。伏望特降睿旨，下淮南轉運司，如至時委是過期不到，即據已到本色紬絹，那融見錢，相兼準折支散，不致有誤軍裝支用。詔兩浙、江東西州軍，支淮南路軍衣，如過期不到，依法施行外，人吏配千里。

七年七月十日詔：逐路諸司，每歲收到絲綿紬絹，若年終支用不盡，並行樁管，具數申尚書省，仍估中價，以坊場錢兌買，起撥赴大觀西庫送納。從度支員外郎張勸請也。

宣和三年六月十日詔：令諸路提舉司，委官取索諸司支用不盡，及無支用見變轉及折支紬絹綾羅錦，依時價以上供錢兌買，起發上京。如上供錢兌買不盡，即以諸司封樁錢兌買。其上供錢兌買到數，並赴左藏庫送納。用諸封樁錢兌買到數，並赴元豐庫送納。仍先具合兌買起發色額數目，限三日聞奏。其起發日限，依起封樁紬絹等已得指揮。

六年閏三月二十二日，尚書省言：奉御筆，諸軍今歲春衣紬絹布，近今取樣呈例，皆紕薄陳爛不堪，衣著布爲尤甚，恐非諸路元上供和買之，致使人兵不赤露，軍容不振，今降給散樣付尚書省，可根究有司，有無情弊，因依進呈，仍自今預行措置，將來軍衣，勿令更以此粗弱闕悞。其户部官全然廢弛，失職弗虔，各與降兩官責後効，詔權貨務官各降一官，元收買合干人送大理寺決杖一百，大觀元豐，左藏東庫、布庫官，并合干人各降一官資，無官資可降罰銅二十斤，當撫洪、夔、桂、袁州，遂寧府買納官，各降一官資，知通令承及當職官各罰銅二十斤，仍令逐路提刑司具諸州府合降官資人職位姓名，申尚書省。二十七日，申尚書省，言諸路州縣，應受納及和買合上供紬絹布等，轉運司取索看驗，其合發綱樣，並仰取酌中物帛，如法封記起發，即不得揀選高下色作樣，仰巡尉催綱及排岸司常切嚴察。管押人如敢作弊換易，即送所屬更治，申尚書省取旨。如覺察

得換易數多，仰逐州保明，申取朝廷指揮，特與推賞。在京交納庫務，並須如法看驗交納，若内有不堪支充衣賜者，取旨黜責，仍別行補發。遇支衣，委户部長貳，太府寺卿少，前期躬詣所支庫務點檢，如堪充衣裝，方得支散，仍並前十日具狀保明聞奏。左藏庫布，每遇支遣衣賜，自來係太府寺前期進樣，多是揀選上色堪好物帛進呈，其所支衣賜，往往與樣不同，今後並仰取中等物帛代進，謂如闊河北絹，以京東絹代支之類，今後須是本等實闊，方合以次等支遣。又在京收買物帛，官司作弊，多買低次之物，今後並仰體度市價，堪充衣賜使用物帛，仍每匹封樣赴左右司呈驗。從之。

高宗建炎二年六月三日，户部言：左藏庫中樁辦八月冬衣，緣諸路年額起發條限，上限八月終，下限十月終，計綱上京送納，已過支衣日限，難以措擬支用。欲乞自來年，依例下江南東西路各兑起絹二十萬匹，紬六萬匹，兩浙絹五十萬匹，紬八萬匹，令逐路轉運司，先次那融本司諸色窠名，或朝廷封樁見在並限七月上旬到京候輸納到，令本處依窠各樁還。從之。

紹興元年四月一十五日，户部言：兩浙東西路，今歲各發上用紬絹絲綿，已依指揮依例一半折納價錢起發外，欲將其餘路合發絲綿紬絹並半折納見錢，紬絹每匹折二貫文省，絲每兩二百文省，綿每兩二百文省，計置輕齎金銀起發。仍令逐前軍將合折數目，於第五等人户全折，餘數均於第四等以上人户。從之。

三年正月三日，浙東、福建路宣諭朱異言：據婺州百姓成列等狀，每歲和買平、糶羅，受納兩數太重，平羅一匹要及一十九兩，糶羅一匹二十二兩，與本州所織清水羅率增重八九兩，乞除減輸納。臣竊以兩浙綿絲細小，與河北土産定羅不同，難以敷及上件兩數，是致多用粉藥，纔經梅潤，往往蒸壞，逐歲不免退剥，再勒人户貼納，乞止依在市清水羅斤兩輸官。户部言左藏庫歲常支羅不過萬匹，其婺州、紹興三年分合發年額羅二萬匹，恐不須盡數起發本色，詔婺州、紹興三年分羅並權折納價錢，令兩浙轉運使，開具合折價直，申尚書省。五月二十五日，兩浙西路宣諭胡蒙言巡歷至臨安府嚴州界，下等人户陳狀各稱：絲蠶成熟，難得見錢，折納和買物件帛，乞許令本路州縣五等人户從便送納，七分本色，三分見錢。户部尋下兩浙轉司，看詳得今年合發夏税和買物帛，依奉三月三日聖旨内兩浙七分本色，三分折錢，其價錢先令第五等人户全行折納，如有折納不足數目，更令第四等人户折納，又不足，均於上等人户名下科折，務要寬恤下户，欲依兩浙轉運司已得指揮。從之。二十八日詔：昨建炎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已降指揮，婺州上供平羅減定著爲永法。其户部續申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及今年四月九日，令本州將折羅和買絹起發，指揮可更不施行，以紓民力。

四年八月十九日，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伏覩鎮南軍申乞以本州和買絹紬合起八分本色，更將二分許人户折納，價錢每匹六貫文省。又胡世將申洪州在市一絹之直，已增長八貫五百文足，自餘州軍有至十貫足。以上去乞每匹折錢五貫或六貫文足，今計折價錢納米，應副江北支用。户部勘當，乞將江西八分本色絹内，令三分依洪州所乞折納價錢，每匹作六貫文足，如人户願納米穀，各依逐處市價聽納，已從其請。切以江西殘破之餘，軍旅轉餉，殆無虚日，鎮南軍和預買織，自起催至六月，纔納及一分，民力不易，自可想見。每匹令納錢六千省，比之舊行三司價例，已增一半，若比浙中見價，每匹計多一千五百。户部勘減，當更令折錢每匹六貫文，其實八貫省耳，是於三等之中，獨取極價，欲乘民之急而倍其斂也。物不常貴，官有定額，民得蠶織，則絹有時而易辦，錢額既定，則價無時而可減。臣側聞章聖皇帝嘗語宰輔曰：兩浙、福建、湖廣州軍，歲輸丁口錢四十餘萬，國家恤念遠人，非深行惠澤，無以致其康樂，當永除之。丁謂以爲，方東西巡幸，賜予億計，慮有司經費不給。章聖曰：朝廷推恩，所貴及民，但當本抑末，節用愛人，何至以經費爲辭耶。夫丁口錢，民輸甚易，且有定制，章聖不恤經一言而除之。和買舊給本錢，每端一千，方時多艱，自取既非得已，有司請寬民力，户部乃用極價，雖斂數千萬緡，豈陛下所以增念黎元之本心耶。詔依已降指揮，折納價錢，每匹減作六貫文省，如人户願納本色者，聽。十一月一日詔：昨降指揮江浙州縣，來年合納夏税和買紬絲羅，並行折納價錢，綿絹以十分爲率，折納五分，其價錢分兩限，内紬絹價錢，上限至來年十二月終，下限至來年正月終，絲綿羅價錢，上限至來年正月終，下限至三月終。其餘本色匹帛，候至本年依條限起發，其紬絹折納錢，降指揮明言折納錢五貫二百文省，自合送納省錢，絲綿羅依去年價錢折納，即無令納足錢之文。其餘五分本色綿絹，合候本年依條限起催，即今未合催理，訪聞州縣，並不遵禀元降指揮，輒將所折價却足錢令人户送納，及將來年合納五分本色綿絹，一槩便行催理，顯屬騷擾，令監司禁止覺察聞奏。

五年閏二月二十七日，侍御史張致遠言：訪聞江東西，昨來預借折帛價錢，民極省費，而州縣責辦，倉猝不及，下户今宜令上户代納本色，却令下户補納價錢，以寬貧乏。詔人户合納夏税和預買物帛，仰均行輸納，却不得抑令下户徧納

本色，餘路依此。四月十九日，尚書省言：今來諸路合納上供和買絹數，昨降指揮，將五分折納價錢，以便民户。其臨安府，係車駕駐驛去處，當更行優恤。詔：臨安府合發淮衣并三分上供，和買納絹，除別指揮已減放二分外，將其餘數目以三分爲率，更以一分折納價錢，每匹作五貫五百文足，如願輸本色者聽，餘二分依舊催納本色。

十六年六月七日詔：盱眙軍合發大禮銀絹，依下州路椿辦。

二十年二月三日，上謂輔臣曰：前日路彬言，廣西折布袋，因都督府張俊每匹增及兩倍，可令户部詳看裁減。其後本部言靜江府、昭州，每歲合發上供布九萬二百八十一匹，昨自紹興後來每匹增作一貫五百文省起發，今欲依臣僚奏，請於見納價上三分中與減一分，作一貫文折納。從之。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宰執進呈內藏庫申契勘諸州軍上供內藏庫匹帛，依法每匹長二十四尺，闊二尺五分，若有行濫及色額低次起發，自有斷罪。湖州納到小綾一百六十八匹，看驗得內一百二十八匹稀踈怯薄，短頭不堪。婺州納到綾羅共二百七十二匹，亦如此不堪。乞明降指揮，交付原押人退還，逐州換納。上曰：此已係民所納，若行退換，原物未必歸民户，却重科納，必致騷擾，朕深不欲如此，止令提刑司具兩州受納官薄示懲戒足矣。

三十年六月十八日，户部言：臣僚乞人户輸納匹帛，内有不應式者，止合退換。比年以來，間有州縣，復生奸弊，遇受納夏税之日，差胥吏於場中別置一所，如有退換絁絹，每匹令入户納錢，名曰回税，既不正附赤歷，其錢莫可稽考，望嚴立法禁。得旨，令户部看詳，本部勘會。在法，諸非法擅賦斂者，以違制論。過爲掊刻者，徒二年。監司以人户合納穀帛絲綿之類，紐折增加價錢，或糴買糧草，抑令遠處輸納，若巧作名目，額外誅求者，亦並以違制論。守令奉行及監司不互察者，與同罪，並許被科抑人户越訴，合納官物不正行收支者，杖八十。收支官物不即書歷及別置私歷者，徒二年。欲下諸路轉運司行下所部州縣，遵守前項見行條法。從之。

孝宗乾道二年二月七日，户部侍郎曾懷等言：諸路州軍起到物帛，並係應副宫禁及百司官兵等支遣，自合受納及格堪好物帛。今徽州發納乾道二年上供第四綱和買夏税絹，左藏庫看驗得内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七匹，並各輕怯，粉藥紕疎，不堪支遣軍衣等使用，顯是本州當來受納官吏與專揀攬納人户，通同作弊，有悞支遣。除已退回，令别補發，所有原受納官吏等，望重賜黜責，庶爲諸路受納官之誡。詔令江東轉司，具元受納官吏并當職官位姓名以聞。

三年二月七日，上宣諭宰執曰：聞兩日支軍人絹甚好，當年不得如此。先是户部申有徽州解到冬衣絹，皆不堪支遣。上曰：恐支與軍兵粗惡不便，令户部加意料理，且差中使，不測掣取，以防奸弊，至是有司支散冬衣皆佳。蔣芾奏曰：軍人知陛下留意如此，請得好絹無欣躍。

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詔：乾道五年折帛錢，權與減半輸納一年。

五年三月十七日，户部尚書曾懷言，紹興府補發到乾道四年諸縣退剥絹二萬六百七匹，輕怯不應省，則本部再委太府寺官重行編揀，内稍可支遣絹一萬四千三十五匹，先次交收外，有輕怯絹六千五百七十二匹，合行退回。又緣正是新陳未接之際，切慮人户艱於換易，重致騷擾。今欲委官估官價錢，别行措置，貼錢收買，應付支遣，仍乞下諸州軍約束諸縣，今後合起上供物帛，須管依省樣受約起發，如依前違戾，從本部按劾聞奏。紹興府尚有未補發絹數，如發看驗得再有退制不堪之數，亦乞依此施行。從之。八月七日詔：已降指揮，放免折帛錢。近日州郡却於合納絹數内，紐折見錢，及收買低下絹帛送納，民不得實惠。可令體究，如有似此去處，重作施行。十二月十四日詔：將徽州休寧等五縣減下折帛錢，自乾道五年以後，令各縣止納本色。以福建路轉運副使趙彦端有請也。

八年二月十二日，户部言：昨徽州乞將本州上供絹，依祖宗舊制，重十一兩爲一匹輸納。本部欲依本州所申，今來徽州截日終起到乾道七年上供絹八萬一千七百六十餘匹，係四十二尺爲匹，每匹重一十一兩一分，或一十一兩半之數。詔知州右承事郎趙師夔特轉一官，通判右承議張靖減三年磨勘。十一月八日詔：楚州乾道七年分絁絹等並克起發，以知楚州趙磻老言兩經兵擾故也。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折帛錢》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户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絁絹，計綱赴京。

政和元年，臣僚言：兩浙因紹聖中王同老之請，和買并税絁絹匹帛頭子錢，又收市倒錢四十例外，約增數萬緡，以分給典吏等，多者千餘緡，少者五百緡。於是詔罷市利錢。

高宗建炎三年，車駕初至杭州，朱勝非爲相，兩浙運副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絁絹，歲爲一百一十七萬匹，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十萬緡省，以助國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折帛、和買，非古也。國初二税輸錢米而已，咸平

三年，始令州軍以稅錢物力科折帛絹，而於夏科輸之，此夏折帛之所從始也。大中祥符九年，內帑發下三司預市紬絹，時青、齊間絹匹直八百，紬六百，官給錢率增二百，民甚便之，自後稍行之四方。寶元後，改給鹽七分，錢三分。崇寧三年，鈔法既變，鹽不復支，三分本錢亦無。九月，御筆：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江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力。仍表見錢違實之法。

二年，户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於是左相呂頤浩視師，右相秦檜奏。從之。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自此始。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紬三十九萬匹，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二萬匹，東川、湖南綾、羅、紬七萬匹，四川、廣西路布七十七萬匹，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皆有奇。詔諸路憲臣，覈州縣已未支還和買本錢實數來上。初，魏矼在考功，建言：州縣和預買絹，不給本錢，乞就折民間應納役錢，使官無受給之弊，民無請納之勞。尋下轉運常平司議。冬十月，兩浙轉運司言：本路歲用和買本錢七十三萬餘緡，無可那撥，而常平司言，此錢既充和買，則役人無以給之。具議遂止。按，折帛元出於和買。其始也，則官給錢以買之。其後也，則官不給錢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則反令以每匹之價折納見錢，而謂之折帛，倒置可笑如此，則官價之不給久矣。今甫詔諸路憲臣，覈州縣已未支和買本錢實數來上，豈其時上之人元未知也，或官吏肆爲欺弊，復以和買名色，妄有支破耶。魏矼之説，固爲理當然。役錢者，應納之物也，折帛者，横取之物也，官惟其乏錢，是以不免横取於民，若其可蠲，則自當明蠲，横取之折帛錢，正不必以應納之役錢比折也。

四年十一月，初令江浙民户，悉納折帛錢。

六年，兩浙轉運使李迨始取婺、秀、湖州、平江府，歲計寬剩錢二十二萬八十緡有奇，依折帛錢條限起發。

十七年，詔減折帛錢，江南每匹爲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緡。江南每兩三百，兩浙四百，自來年始。

孝宗乾道四年，宰執進呈度支郎官劉師尹奏：江浙四路折帛錢，紹興初年立價折納，至十一年，頓增一倍。十二年九月，赦書止令折十之一。十五年，又詔兩浙夏稅紬絹，匹減一貫，和預買減一貫二百。江東西減兩貫。緣州縣不盡遵依，暗有增添，乞裁減以寬民力。上曰：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爲百姓，可從之。

冬十有二月甲辰詔：兩浙、江東西路，乾道五年夏稅和買折帛錢，並權與減半輸納一年。如州縣過取一文以上，許人户詣檢鼓院進狀陳訴。汪義端言：若和買用畝頭均敷，則上户頓減，而下户頓增。蓋下五等人户元不預和買，但每丁有綿，有丁鹽錢。今人以畝頭均受上户和買，則是以一小民之身，些小薄瘠之産，而納數項之稅賦，合將逐縣浮財物力，只照舊例，均敷於四等以上爲是。秘書郎孫逢吉言：和買爲民間白著之賦，雖正月給散本錢之法，尚載令甲，而人户鈔旁，亦有見錢請給之文，然上下皆知其爲文具也。中興之初，絹價暴增，匹至十貫。高宗念下户重困，乃令上户輸絹，下户輸錢，於是有折帛之名，匹折六貫或七貫。和議既定，物帛稍賤，又令輸紬者，以八分折鈔，輸絹者以三分折錢，餘輸本色，遂爲定制。朝廷以經費之故，未能裁損，州縣又於此外苛取，民力安得不重困哉。葉適應詔條奏言：何謂和買之患也？自州縣而後至於民，民猶怨州縣，而後及於朝廷。和買則正取之民，而民固以二稅爲常賦也，豈宜使經用有不足，於二稅之内而復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實可也。承平以前，和買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錢而須賣，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並輸，民自家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義，獨困於無策而莫之敢蠲耳。陛下斷然出命，以號天下曰：自今並罷和買之爲，上供者所用紬絹，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宫禁、官吏、時節、支賜、格令之所應與者，一切不行可也。和買既罷，取民之名正，義聲暢於海内矣。又曰：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於折帛之患。始以軍興，絹價大踴，至十餘千，而朝廷又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爲折帛。其説曰：寬民而利公，其後絹價即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乃三倍於本色，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是何名而取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平居自治其國且不可，而況欲大有爲於天下乎。雖然，折帛之爲錢矣，所資此以待用者廣矣。陛下必鈎考其凡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制錢不減，和買折帛不罷，舍目睫之近，而游視於八荒，此方，召不能爲將，良，平不能爲謀者也。

寧宗嘉泰二年，判建康府吴琚奏：本府在城上元、江寧兩縣，昨因兵火，遂將營運和買綿絹數，在外三縣内句容除元額外，增絹二千一十九匹，綿二萬一百六十兩，繼嘗請減於朝，而時相無田土在句容，謂秦檜。獨不與減。今欲與盡減續增之綿，永除下邑偏重之害，本府自行承認減數。並可。

嘉定十一年夏五月，臣僚言：鄱陽爲邑，經界之初，稅錢額管八千六百四十

二貫有畸，每税錢一百文，敷和買六尺四寸八分有畸，吏緣紛姦，有增益積，至嘉定九年，遂及七尺五寸六分，又且兒寸收尺，謂之合零就整。去年復頓增三寸，以最小崇德一鄉言之，嘉定九年分額管五百貫文有畸，敷和買絹九百三十餘匹，去年只管九百四十貫有畸，乃增至九百五十五匹，可知其他。乞明詔有司，痛爲革絶。從之。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和買》 始太平興國訖隆興二年。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四月詔：内外諸司庫務及内東門諸處造作，如官庫内有物不得更下行收市，應要物委三司職官常預計度，若急須物色，官庫内無，即於出産處收市。若不及，即從三司下雜買務收買，即不得直下行鋪。如違，許諸色人陳告監官，劾罪嚴斷。

真宗咸平二年五月十一日詔：官中市物，勒行人於雜買務納下本務令人供應。二十二日詔：雜買務買物支價錢，委監官當面將句價紐計錢數責領，若三司乞破之時，須繳元帖，并領狀申三司。

景德三年五月九日詔：内東門買賣司應内降出賣匹段，自今明上簿曆，令使臣當面差人印記具關子送下雜買務出賣，所有金銀即封記交付，更不得私將抵換。匹帛下行出賣，所有諸宫院亦令依此置曆抄上。又内中自來有直賣諸般物色，並令抄上簿曆拘管，依例具關子下雜買務取索供納。又内中降出兒錢，令雜買務收買供應物色，自今便仰據數送下，依例下行收買供應，更不得令將兒錢轉換不堪匹緞兑賣。又内中所買羊肉，自今並令使臣上曆出給印押帖子，差輦官下行取買，諸宫院准此。十五日詔：内東門降出賣匹緞，令左藏庫送納，關報雜買務，依時估納錢。十九日詔：如有内東門買賣輦官諸邑人將低次匹帛換内降工好匹緞，自今令雜買務牓門曉示，須先上門曆，方將物於監官出頭，仍椿定錢四千貫，分兩番一季結算，依舊收蹙零脚錢。每供物賣物，限半月納錢齊足，仍各置曆拘轄。【略】

天禧二年十二月，提舉庫務司言：雜買務準内東門劄子，九月收買匹帛，内白絁每匹二千二百，十月收買皂絁，每匹二千八百。

至和元年十一月，知開封府蔡襄言：内東門市行人物有累年未償錢者，請自今並關雜買務以兒錢市之。其降出物帛，亦估直於左藏庫給錢。從之。

《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賦税雜録》（元豐）五年二月一日，提點開封府界諸州鎮公事葉温叟言：諸縣夏税輸納有期，方行倚閣，續有旨令，上三等納本色。緣本色多絲綿紬絹，今已過時，雖法許納錢，而官估物價錢幾倍，殆成空文。詔諸租絲綿布帛折納，並依實直上價。【略】

大觀元年正月五日詔：訪聞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於未合催納税賦期限内，先次預行科物納租税，已知非理，慮民受害，見今根究，間今得本司於崇寧四年六月内先次科納折變税公牒，絹每疋折錢三百，紬每匹折三百二十，布每匹折九十二文，柴每擔四文二分足，公然違法，科率折變，不當物價，使川陝遠民，痛被掊斂。可令鄰路提點刑獄司，子細看詳公牒内事理，推原自祖宗立法催税文意，及久來有無似此條例，若是違法創行暴斂，即勘鞫所由官吏，具案聞奏，重與懲責，以誡不法聚斂，暴虐激怨之臣，庶幾遐邇均受其賜。

淳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書門下省言：人户合納租税，在法，本户布帛不成端匹，米穀不成升，絲綿不成匹，兩柴蒿不成束者，聽依條時價納錢，其錢不及百，願與别户合鈔納本色者聽。訪聞州縣奉行不虔，吏緣爲姦，將合納零碎之數催納，已納者不即銷簿，重疊追理。詔逐路監司，常切約束，如有違戾，許民户越訴。

《全宋文》卷五宋太祖《絲綿等物勿得廣有科市詔》 開寶三年四月

凡絲綿、紬絹、麻布、香藥、毛翎、箭笴、皮革、筋角等，所在約支二年之用，勿得廣有科市，以致煩民。

《全宋文》卷二三〇宋真宗《諭布庫詔》 景德四年五月

布庫所管布帛，係軍需好布，别庫收掌，其不任軍須者，具病色鑿印。若給衣賜者，常約度三二年以來，數目有備，如少即三司下出産州軍科撥。應綱運揀退者，監官勒行人定驗堪與不堪，轉染科造，具數申三司。（《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二之三三（第六册第五七一五頁）。

《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 秋税、夏税之法，行于江南。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徵秋税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税糧依宋舊例，折輸綿絹雜物。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輸米三之一，餘並入鈔以折焉。【略】

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徵江南夏税之制。於是秋税止命輸租，夏税則輸以木綿布絹絲綿等物。其所輸之數，視糧以爲差。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一《田賦一》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爲法。其取於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倣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倣唐

之兩稅也。

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虛配不實者，杖七十，徒二年，仍命歲書其數於册，由課稅所申省以聞，違者各杖一百。世祖申明舊制，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至元三年詔：寫户種田他所者，其丁稅於附籍之郡驗丁，而科地稅於種田之所，驗地而取，漫散之户逃於河南等路者，依見居民户納稅。秋稅、夏稅之法，行於江南。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徵秋稅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糧依宋舊制，折輸縣絹雜物。是年二月，又用左丞耿仁言：令輸米三之一，餘並入鈔以折焉，以七百萬錠爲率，歲得羨鈔十四萬錠。其輸米者，止用宋斗斛，蓋以宋一石當元七斗故也，至成宗元貞二年乃定其制。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一《田賦一》　至元四年二月，始括民田。【略】三十年，燕公楠復爲大司農。得藏匿公私田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二頃。歲出粟十五萬一千一百斛，鈔二千六百貫，帛千五百匹，麻絲二千七百斤。

文宗時差科之數：

天歷元年，包銀差發鈔九百八十九錠，趴一百一十三萬三千一百一十九索，絲一百九萬八千八百四十三斤，絹三十五萬五百三十疋，綿七萬二千一十五斤，布二十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三疋。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五《市糴一》　元世祖中統四年九月，民間所賣布帛有疎薄狹短者，禁之。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三〇《國用一》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月，勅禁中出納分三庫。

御用寶玉、遠方珍異，隸内藏。金銀、濟遜衣段，隸右藏。常課衣段、綺羅縑布，隸左藏。

二十九年十月，左丞相鄂勤哲等請節用。

鄂勤哲等言：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今歲已辦者纔一百八十九萬三千九百九十三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件、館傳俸禄者，自春至今，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出數已逾入數六十六萬二百三十八錠矣。自後賜諸近侍，亦宜有節。帝嘉納之。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五六《職官六》　太府監

臣等謹按，宋以前俱稱大府寺，今考遼、金、元皆改名監，故從後名。

宋太府寺官有卿、少卿各一人，丞、主簿各二人。

臣等謹按，太府寺職掌及所隸官司，前考已備，而未詳員數，故從《職官志》補輯。又《志》載有左藏南庫，係樞管御前激賞庫改。以侍從官提領，又提轄檢察官一人。編估局、打套局、二局係揀選市舶香藥雜物等，第會其直以待貿易。寄椿庫掌發賣香藥、匹帛，拘其直歸於左藏南庫。監官提領二人，雖不詳何時所置，殆屬嘉定以後，皆前考所未及詳者。

遼南面太府監官有太監、少監、監丞、主簿。

元太府監，領左右藏等庫，掌錢帛出納之數。官有太卿、太監，各六人。少監、丞各五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略】

所屬：内藏庫，掌出納御用、諸王緞匹，納奇實紗羅、絨錦、南綿、香貨諸物。提點四人，大使、副使各二人。順帝至正二年置署上都。十九年始署大都。以宦者領之。復有行内藏。二十八年，省止存内藏及左右二庫。

右藏，提點四人。大使、副使各二人。掌收支金銀寶鈔，只孫段匹，水晶瑪瑙、玉璞諸物。世祖至元十九年置。左藏，官同右藏。掌收支常課，和買紗羅布絹，絲綿絨錦，木綿，鋪陳衣服諸物。至元十九年置。

《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賦役之法，唐租庸調猶爲近古。自楊炎作兩稅法，簡而易行，歷代相沿，至明不改。【略】

兩稅，洪武時，夏稅曰米麥，曰錢鈔，曰絹。秋糧曰米，曰錢鈔，曰絹。弘治時，會計之數，夏稅曰大小米麥，曰麥苘，曰絲綿并荒絲，曰稅絲，曰絲綿折絹，曰稅絲折絹，曰本色絲，曰農桑絲折絹，曰農桑零絲，曰人丁絲折絹，曰改科絹，曰棉花折布，曰苧布，曰土苧，曰紅花，曰麻布，曰鈔，曰租鈔，曰稅鈔，曰原額小絹，曰幣帛絹，曰本色絹，曰絹，曰折色絲。秋糧曰米，曰租鈔，曰賃鈔，曰山租鈔，曰租絲，曰租絹，曰租粗麻布，曰課程棉布，曰租苧布，曰牛租米穀，曰地畝棉花絨，曰棗子易米，曰棗株課米，曰課程苧麻折米，曰棉布，曰魚課米，曰改科絲折米。萬曆時，小有所增損，大略以米麥爲主，而絲絹與鈔次之。夏稅之米惟江西、湖廣、廣東、廣西，麥苘惟貴州，農桑絲遍天下，惟不及川、廣、雲、貴，餘各視其地產。

太祖初立國即下令，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麻畝徵八兩，木棉畝四兩。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種桑，出織一疋。不種

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疋。此農桑絲絹所由起也。

洪武九年，天下稅糧，令民以銀、鈔、錢、絹代輸。銀一兩，錢千文、鈔一貫，皆折輸米一石，小麥則減直十之二。棉苧一疋，折米六斗，麥七斗。麻布一疋，折米四斗，麥五斗。絲絹等各以輕重爲損益，願入粟者聽。十七年，雲南以金、銀、貝、布、漆、丹砂、水銀代秋租。於是謂米麥爲本色，而諸折納稅糧者，謂之折色。越二年，又令户部侍郎楊靖會計天下倉儲存糧，二年外並收折色，惟北方諸布政司需糧餉邊，仍使輸粟。三十年諭户部曰：「行人高稹言，陝西困逋賦。其議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咸許任土所産，折收布、絹、棉花及金、銀等物，著爲令。」於是户部定：鈔一錠，折米一石；金一兩，十石；銀一兩，二石；絹一疋，石有二斗；棉布一疋，一石；苧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二斗。帝曰：「折收逋賦，蓋欲蘇民困也。今賦重若此，將愈困民，豈恤之之意哉。金、銀每兩折米加一倍。鈔止二貫五百文折一石。餘從所議。」

永樂中，既得交阯，以絹、漆、蘇木、翠羽、紙扇、沉、速、安息諸香代租賦。廣東瓊州黎人、肇慶瑤人内附，輸賦比内地。天下本色稅糧三千餘萬石，絲鈔等二千餘萬。計是時，宇内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廒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歲歉，有司往往先發粟振貸，然後以聞。雖歲貢銀三十萬兩有奇，而民間交易用銀，仍有厲禁。

至正統元年，副都御史周銓言：「行在各衛官俸支米南京，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貴買賤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廩禄，各官不得實惠。請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絹、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撫趙新亦以爲言，户部尚書黄福復條以請。帝以問行在户部尚書胡濙。濙對以太祖嘗折納稅糧於陝西、浙江，民以爲便。遂倣其制。

《明史》卷八二《食貨志六》 國家經費，莫大於禄餉。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親王，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匹，紵絲三百匹，紗、羅各百匹，絹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綿二千兩，鹽二百引，茶千斤，皆歲支。馬料草，月支五十匹。其緞匹，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米二萬石，鈔萬貫，餘物半親王，馬料草二十匹。公主未受封者，紵絲、紗、羅各十匹，絹、冬夏布各三十匹，綿二百兩；已受封，賜莊田一所，歲收糧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未受封，視公主；女未受封者半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十匹，紵絲五十匹，紗、羅減紵絲之半，絹、冬夏布各百匹，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料草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鈔千四百貫，其緞匹於所在親王國造給。皇太子之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閤然後歲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與親王女已嫁者同。凡親王世子，與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半始封郡王。女已封縣主及已嫁者，米五百石，鈔五百貫，餘物半親王女已受封者。郡王諸子年十五，各賜田六十頃，除租稅爲永業，其所生子世守之，後乃令止給禄米。【略】

洪武時，官俸全給米，間以錢鈔兼給，錢一千，鈔一貫，抵米一石。成祖即位，令公、侯、伯皆全支米；文武官俸則米鈔兼支，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官卑者支米十之六、八；惟九品、雜職、吏、典、知印、總小旗、軍，並全支米。其折鈔者，每米一石給鈔十貫。永樂二年，乃命公、侯、伯視文武官吏，米鈔兼支。仁宗立，官俸折鈔，每石至二十五貫。宣德八年，禮部尚書胡濙掌户部，議每石減十貫，而以十分爲準，七分折絹，絹一匹抵鈔二百貫。少師蹇義等以爲仁宗在春宫久，深憫官員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詎可違？濙不聽，竟請於帝而行之，而卑官日用不贍矣。正統中，五品以上米二鈔八，六品以下米三鈔七。時鈔價日賤，每石十五貫者已漸增至二十五貫，而户部尚書王佐復奏減爲十五貫。成化二年，從户部尚書馬昂請，又省五貫。舊例，兩京文武官折色俸，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七年，從户部尚書楊鼎請，以甲字庫所積之布估給，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是時鈔法不行，一貫僅直錢二三文，米一石折鈔十貫，僅直二三十錢，而布直僅二三百錢，布一匹折米二十石，則米一石僅直十四五錢。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十六年，又令以三梭布折米，每匹抵三十石。其後粗闊棉布亦抵三十石，梭布極細者猶直銀二兩，粗布僅直三四錢而已。久之，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於是官員俸給凡二：曰本色，曰折色。其本色有三：曰月米，曰折絹米，曰折銀米。月米，不問官大小，皆一石。折絹，絹一匹當銀六錢。折銀，六錢五分當米一石。其折色有二：曰本色鈔，曰絹布折鈔。本色鈔十貫折米一石，後增至二十貫。絹布折鈔，絹每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公侯之禄，或本折中半，或折多於本有差。文武官俸，正一品者，本色僅十之三，遞增至從九品，本色乃十之七。武職府衛官，惟本色米折銀例，每石二錢五分，與文臣異，餘並同。其三大營副將、參、遊、佐員，每月米五石，巡捕營提督、參將亦如之。巡捕中軍、把總官，月支口糧九斗，旗牌官半之。【略】

明田稅及經費出入之數，見於掌故者，皆略可考見。

洪武二十六年，官民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餘頃。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七千餘石，錢鈔三萬九千餘錠，絹二十八萬八千餘匹；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餘石，錢鈔五千餘錠。弘治時，官民田總六百二十二萬八千餘頃。夏稅，米麥四百六十二萬五千餘石，鈔五萬六千三百餘錠，絹二十萬二千餘匹；秋糧，米二千二百十六萬六千餘石，鈔二萬一千九百餘錠。萬曆時，官民田總七百一萬三千餘頃。夏稅，米麥總四百六十萬五千餘石，起運百九十萬三千餘石，餘悉存留，鈔五萬七千九百餘錠，絹二十萬六千餘匹；秋糧，米總二千二百三萬三千餘石，起運千三百三十六萬二千餘石，餘悉存留，鈔二萬三千六百餘錠。屯田六十三萬五千餘頃，花園倉基千九百餘所，徵糧四百五十八萬四千餘石。糧草折銀八萬五千餘兩，布五萬匹，鈔五萬餘貫，各運司提舉大小引鹽二百二十二萬八千餘引。

歲入之數，內承運庫，慈寧、慈慶、乾清三宮子粒銀四萬九千餘兩，金花銀一百一萬二千餘兩，金二千兩。廣惠庫，河西務等七鈔關，鈔二千九百二十八萬餘貫，錢五千九百七十七萬餘文。京衛屯鈔五萬六千餘貫。天財庫，京城九門鈔六十六萬五千餘貫，錢二百四十三萬餘文。京、通二倉，并薊、密諸鎮漕糧四百萬石。京衛屯豆二萬三千餘石。太倉銀庫，南北直隸、浙江、江西、山東、河南派剩麥米折銀二十五萬七千餘兩。絲綿、稅絲、農桑絹折銀九萬餘兩，綿布、苧布折銀三萬八千餘兩。百官祿米折銀二萬六千餘兩。馬草折銀三十五萬三千餘兩。京五草場折銀六萬三千餘兩。各馬房倉麥豆草折銀二十餘萬兩。戶口鹽鈔折銀四萬六千餘兩。薊、密、永、昌、易、遼東六鎮，民運改解銀八十五萬三千餘兩。各鹽運提舉餘鹽、鹽課、鹽稅銀一百萬三千餘兩。黃白蠟折銀六萬八千餘兩。霸、大等馬房子粒銀二萬三千餘兩。備邊并新增地畝銀四萬五千餘兩。京衛屯牧地增銀萬八千餘兩。崇文門商稅、牙稅一萬九千餘兩，錢一萬八千餘貫。張家灣商稅二千餘兩，錢二千八百餘貫。諸鈔關折銀二十二萬三千餘兩。泰山香稅二萬餘兩。贓罰銀十七萬餘兩。商稅、魚課、富户、曆日、民壯、弓兵并屯折，改折月糧銀十四萬四千餘兩。北直隸、山東、河南解各邊鎮麥、米、豆、草、鹽鈔折銀八十四萬二千餘兩。諸雜物條目繁瑣者不具載。所載歲入，但計起運京邊者，而存留不與焉。

歲出之數，公、侯、駙馬、伯祿米折銀一萬六千餘兩。官吏、監生俸米四萬餘石。官吏折俸絹布銀四萬四千餘兩，錢三千三百餘貫。倉庫、草場、官攢、甲斗，光祿、太常諸司及內府監局匠役本色米八萬六千餘石，折色銀一萬三千餘兩。錦衣等七十八衛所官吏、旗校、軍士、匠役本色米二百一萬八千餘石，折色銀二十萬六千餘兩。官員折俸絹布銀二十六萬八千餘兩。軍士冬衣折布銀八萬二千餘兩。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將卒本色米十二萬餘石，冬衣折布銀二千餘兩；官軍防秋三月口糧四萬三千餘石，營操馬匹本色料二萬四千餘石，草八十萬餘束。巡捕營軍糧七千餘石。京營、巡捕營、錦衣、騰驤諸衛馬料草折銀五萬餘兩。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二都司班軍行糧及工役鹽糧折銀五萬餘兩。京五草場商價一萬六千餘兩。御馬三倉象馬等房，商價十四萬八千餘兩。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六《皇明異典述一》 諸王公主初定歲祿

〔永樂〕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親王歲支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匹、紵絲三百匹、紗羅各一百匹、絹五百匹、冬夏布各一千匹、綿二千兩、鹽二百引、茶一千斤，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靖江王府歲米二萬石、鈔一萬貫，餘比親王減半，馬匹草料月支二十匹。公主未受封者，歲支紵絲一十匹、紗一十匹、羅一十匹、絹三十匹、夏布三十匹、木棉布三十匹、綿二百兩；已受封者，莊田一所，歲收糧一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男未受封者，歲支紵絲羅絹冬夏布綿同公主，女半之；男已封郡王者，歲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十匹、紵絲五十匹、羅二十五匹、紗二十五匹、絹一百匹、夏布一百匹、木棉布一百匹、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匹草料月支十匹；女已受封及嫁者，歲米一千石、鈔一千四百貫。親王世子歲賜同郡王。郡王之子襲封者，比始封郡王減半，郡王女、縣主已嫁者，歲米五百石、鈔五百貫。後至二十二年，以物力不給，更定爲今制。自初封十王之外，未有沾被者。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六七《親王祿賜考》 《會典》載親王、郡王、王子、王孫及公主、郡主等每歲支撥：親王，唐制，歲該穀四千八百石，絹四千八百匹，綿四百五十斤；宋制，領節度使，歲該穀二千四百石，錢四千八百貫，絹二百匹，綾一百匹，羅十匹，綿五百兩。今定米一萬石。郡王，唐制，歲該米七百石，田六十頃；宋制，領觀察使，歲該粟一千二百石，錢二千四百貫，絹二十匹，綿五十兩。今定米二千石。鎮國將軍，唐制，歲該米六百石，田五十頃；宋制，郡王子以下量材授官，照其官品高下給祿。今定米一千石。輔國將軍，唐制，歲該米五百石，田四十頃。今定米八百石。奉國將軍，唐制，歲該米四百石，田二十五頃。

今定米六百石。鎮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三百石，田十四頃。今定米四百石。輔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二百石，田八頃。今定米三百石。奉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一百石。今定米二百石。公主及駙馬食祿米二千石，郡主及儀賓食祿米八百石，縣主及儀賓食祿米六百石，郡君及儀賓食祿米四百石，縣君及儀賓食祿米三百石，鄉君及儀賓食祿米二百石。皇太子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之後，必俟出閤，每歲撥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每歲撥賜與親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其歲賜比初封郡王減半支給。【略】

靖江王府：靖江王歲支本色祿米一千石。輔國將軍歲支祿米八百石，奉國將軍歲支祿米六百石，鎮國中尉歲支祿米四百石，輔國中尉歲支祿米三百石，奉國中尉歲支祿米二百石。俱米鈔中半兼支。

按《會典》所引，親王萬石項下云：唐制，歲該四千八百石，絹四千八百匹，綿四百五十斤；宋制，領節度使，歲該穀二千四百石，錢四千八百貫，絹二百匹，綾一百匹，羅十匹，綿五百兩。郡王二千石下云：唐制，歲該米七百石，田六十頃；宋制，領觀察使，歲該粟一千二百石，錢二千四百貫，絹二十四，綿五十兩。於鎮國將軍一千石下云：唐制，歲該米六百石，田五十頃；宋制，郡王子以下量材授官，照其官品高下給祿。其輔國將軍至奉國中尉，俱引唐制爲比，不知當時修《會典》諸公，何鹵莽不學至此。唐親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國公從一品，郡公正二品。蓋言其班位與幹力防閤之類視之耳，非爲祿也。何以言之？凡王公必有邑封，當武德時，公卿大夫皆以功起，無不受封邑者，以故不給祿秩。至貞觀而始定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六千八百；從一品米六百石；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以至九品三十石，外官降一等。後又改公田十二頃至二頃，其幹力及防閤庶僕別給。今所謂親王穀絹錢數，何據也？郡王視從一品，止應六百石，不當言米七百石，田六十頃也。攷之太宗爲秦王，功大至三萬户，齊王元吉亦二萬，而諸王少者千户。至中宗時，相王、太平安樂公主各實封滿萬户。太府卿韋嗣立奏食祿之家用六十萬丁，一丁絹兩疋，過於國家本數。又御史宋務光言太平安樂多割貨高丁多者爲民累。至開元初，始定户不過三丁，親王封止千户，然則食千户者，大約可得絹六千匹。或爲職官始有兼祿，而幹力防閤視品秩爲定耳。然《食貨志》又有親王公田百頃、郡王公田五十頃，地當是食祿，而户則調絹。其郡王及郡王次子以下卻無封爵，或有恩澤特封，或量材擢用，今擬引至中尉，何所據也？宋制，皇子節度領侍中，皇族節度平章事及節度錢穀，絹綾羅數雖同，而無穀石，且親王初出閤止領觀察，而郡王資久有轉至使相者，殊不以親郡王爲等也。其下明載領節度留後者，歲錢千六百貫，加絹五十匹，綾十匹，春羅一匹，冬綿百兩；領觀察者，錢千貫，絹三十匹，綾羅同，綿五十兩；以下又有領防禦團練、六軍統軍、諸衛上將軍名項，而其封亦有國公、郡侯、郡伯之名。今謂郡王之子即量材授官，抑何舛也？蓋唐制王公以食邑爲準，而有官則有祿，宋制食邑真食皆爲虛，而以兼官制祿，與本朝之制異，不可强而引也。【略】

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

親王歲支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匹，紵絲三百匹，紗羅各一百匹，絹五百匹，冬夏布各一千匹，綿二千兩，鹽二千引，茶一千斤，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其段匹，歲給匹料，付王府自造。

靖江王歲支米二萬石，鈔一萬貫，餘物比親王減半，馬匹草料月支二十匹。

公主未受封，每歲支紵絲紗羅各一十匹，絹冬夏布各三十匹，綿二百兩；已封，賜莊田一所，計歲收米一千五百石，鈔二千貫。

親王子男未受封，歲支紵絲紗羅絹冬夏布綿同公主未封例，女未封者減半。

男已封郡王者，歲支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一十匹，紵絲五十匹，羅二十五匹，絹及冬夏布各一百匹，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匹草料每月支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者，歲支米一千石，鈔一千四百貫，緞絹於所在親王國帶造。

皇太子次子既封郡王後，候出閤，歲支與郡王同，女及嫁者與郡王已封女同。

按是時親藩既少，而物力方茂，故所定如此。及查《會典》所載，周王二萬石，襲封萬二千石，秦、晉、楚、蜀、慶、魯、寧、潞、趙、鄭、襄、荆、淮、德、秀、崇、吉、徽、興、岐、益、衡、雍、壽、汝、涇、榮王，各一萬石，代王六千石，唐王五千石，遼、韓、伊王二千石，岷王千五百石，肅王一千石，與前迥異。豈非慮宗支蕃衍爲式貢之地耶？然中間差等不一，如岷王之千五百石，肅王之一千石，反不如他府之初封郡王尚有二千石，而岷府之郡王五百石，更不若本府之鎮國尚有一千，其他如代府之六千，唐府之六千，韓府之三千，遼府之二千，或係轉餉之難，或係暫作行糧，俱不可曉也。又惟周王本色二萬石，或係太宗母弟之故，至其子孫尚存萬二千，則秦、晉二王獨非太宗之母兄乎？

永樂二十二年，仁宗謂户部尚書夏原吉曰：「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

王居京師，餘皆守藩于外，朕旦夕在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況朕親嗣大位，於此尤當加意，其增諸王歲祿。」于是周府加米五千石，通前二萬石，悉支本色。慶府原祿一萬石，悉支本色。寧府加米九千石，通前一萬石，悉支本色。代府加米千五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潞府加米七千石，通前萬石，內本色米六千石，餘折鈔。唐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魯府加米二千石，通前五千石，悉支本色。遼府加米千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肅府加米五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秦府原祿一萬石，內加米四千五百石，通前五千石，支本色，餘五千石折鈔。伊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靖江王加米七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漢、趙二府各加米二萬石，通前三萬石，仍歲加鈔十萬貫。晉濟嬉給米三千石。明年又命户部給韓王沖嫌歲祿米三千石，內一千五百石支本色，餘折鈔。襄陵王、樂平王各歲祿一千石，內五百石支本色，餘折鈔。攷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削國，而趙王亦辭所加之祿矣。

嘉靖九年，禮部覆豐林王疏，議處宗室事，上自爲書賜諸王，欲將朝廷皇子皆封郡王，親王次子皆封鎮國將軍，書成未發，以示少傅張璁，璁言：「諸王封爵，原有定制，恐一旦減降，有失親睦之道。以臣愚計，莫若量減祿，而不降封，郡王以下凡全支俸米者，照依京官事例，米鈔或四六或中半折支，其有米鈔兼支者，亦量爲遞減，以示撙節。」上遂不果行。至嘉靖末，禮部議上《宗藩條例》，於是秦、晉、周、楚、蜀、趙、慶、襄、淮、德、崇歲祿萬石，辭一千石，魯、益、衡歲祿萬石，辭二千石，榮王萬三百石與唐王六千五百石，俱辭五百石，而郡王以下至中尉，皆有所減削矣。

元之諸王歲祿，尤與歷代異，蓋皆領部曲逐水草於西北邊，而國家以金帛絲楮之類供之，其厚薄有絶不可曉者。太祖叔荅里真官人位歲銀三十錠，錠五十兩。緞一百匹，五户絲一千八百一十二斤，江南户鈔四百四十錠。弟搠只哈撒兒大王子淄川王位歲銀一百錠，緞三百匹，五户絲三千六百五十六斤，江南户鈔一千二百錠。哈赤温大王子濟南王位歲銀一百錠，綿六百二十五斤，小銀色絲五千斤，緞三百匹，羊皮一千張，絲九千六百四十八斤，鈔二千六百錠。幹真那顔位歲銀一百錠，絹五千九十八匹，綿五千九十八斤，緞三百匹，羊皮五百張，金十六錠四十五兩，絲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斤，鈔二千八百五十五錠。孛羅古解大王子廣寧王位歲銀一百錠，緞三百匹，絲一千三百五十九斤，鈔七百二十錠。太祖長子朮赤大王位歲緞三百匹，常課緞千匹，絲一萬斤，户鈔二千四百錠。次子茶哈碍大王歲銀一百錠，緞三百匹，綿六百二十五斤，常課金六錠六兩，絲六千八百三十八斤，鈔二千六百九十三錠。第三子太宗子定宗位歲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緞五十匹，絲五千一百九十三斤。第四子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歲銀一百錠，緞三百匹，絲一千五十三斤，鈔四千一百六十錠。第六子闊列堅太子河間王位歲銀一百錠，緞三百匹，絲四千四百七十九斤，鈔一千一百五十七錠。太宗子合丹大王位歲銀十六錠三十三兩，緞五十匹，絲九百三十六斤，鈔一百錠。滅里大王銀緞同，絲九百九十七斤。合失大王銀緞同，絲一百五十四斤。闊出太子銀六十六錠三十三兩，緞一百五十匹，絲七百六十四斤，鈔一千一百九錠。睿宗長憲宗子阿速台大王歲銀八十二錠，緞三百匹，絲九百十六斤。次子世祖子裕宗位歲銀五十錠，鈔一千一百九十錠，后位緞一千匹，絹一千匹，鈔四千五百三十錠。睿宗子旭列大王歲銀一百錠，緞三百匹，絲二千二百一斤。末哥大王歲銀五十錠，緞三百匹，絲三百三十三斤，鈔三百二十四錠。撥綽大王歲銀緞同，絲六百十斤，鈔二百十三錠。哥都大王歲絲二十斤。世祖子安西王忙哥剌歲緞一千匹，絹一千匹，鈔二千六百錠。北平王那木罕同。平遠王闊闊出歲折緞匹物料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折銀鈔一千錠，户鈔五百四十四錠。西平王奥魯赤愛牙赤大王、鎮南王脱歡、雲南王忽哥赤忽都帖木兒太子歲折緞匹物料銀鈔户鈔俱同。裕宗長子晉王甘麻剌歲緞一千匹，絹一千匹，中統鈔一千錠，户鈔二千六百錠。順宗子阿木哥魏王、又武宗子明宗，歲鈔各二千六百錠。此外有合丹大王絲七十七斤，霍里極大王絲三十七斤，阿魯渾察大王僅二斤而已。

王世貞《弇山堂别集》卷七六《賞賚考上》　即位之賜

天子即位之賜，高皇帝時無之，自文皇以藩邸入紹大位始有賜，然不過在京文武吏民而已。仁宗登極，爰布大賚，徧及藩方，最爲優渥。自是，後代稍裁省，然府藏之積，往往不勝其費矣。今據可攷者記之。若親王、公主之賞，已見前，故不復贅。

太宗即位之賞：武職，公侯至都督，各鈔二百錠，綵幣五表裏；指揮鈔八十錠，二表裏；千户、衛鎮撫各鈔五十錠，一表裏；百户、所鎮撫各鈔三十錠，一表裏；旗軍、校尉、將軍、力士、屯軍、恩軍、養馬、習匠、幼軍人鈔五錠。致仕優給，竝同見任。文職，二品鈔百錠，綵幣三表裏；三品四品鈔八十錠，二表裏；五品鈔五十錠，六品七品鈔三十錠，八品九品鈔十五錠，俱一表裏；雜職鈔二十錠，監生、吏典、知印、辦事、人材、天文生、醫者、府學生員人鈔四錠；坊廂民匠、僧

道、醫人、樂工、厨子、膳夫、皁隸人鈔三錠。

仁宗即位之賞：公、侯、忠勇王鈔二百錠，綵幣五表裏；駙馬、伯、都督百錠，四表裏；指揮使八十錠，三表裏；指揮同知、僉事五十錠，二表裏；千户、衛鎮撫、儀衛正副鈔五十錠，絹三疋；百户、所鎮撫、儀衛正副鈔五十錠，絹二疋；旗軍、校尉、將軍、力士等胡椒一斤，蘇木二斤。文職一品二品鈔百錠，綵幣四表裏；三品四品鈔八十錠，綵幣二表裏；五品鈔五十錠，絹二疋；六品七品鈔四十錠，絹一疋；八品九品鈔三十錠，絹一疋；雜職并辦事官鈔二十錠，監生、生員、吏典、知印、人材、天文生、醫士胡椒一斤，蘇木二斤；坊廂百姓、僧道、匠人、樂工、厨子、皁隸、膳夫人等胡椒一斤，蘇木一斤。聽選、營造、朝貢、公差者，武職都指揮鈔一百錠，指揮、宣慰使、同知、副使，宣慰正副使，鈔三十錠；千户、衛鎮撫、儀衛正、宣慰僉事、宣撫同知、副使、安撫、招討鈔二十五錠；百户、所鎮撫、典仗、宣撫僉事、安撫同知、副使、僉事、副招討、長官、通事鈔二十錠；旗軍并王府校尉人等胡椒一斤，蘇木一斤。文職二品三品鈔二十錠，四品五品鈔十錠，六品七品鈔八錠，八品九品鈔六錠，雜職鈔四錠，生員、吏典胡椒一斤。

宣宗即位之賞：在京公一百兩，侯、伯八十兩。文武官一品二品六十兩，三品三十兩，四品二十兩，五品十五兩，六品七品十兩，八品九品雜職五兩，將軍、旗軍、校尉人等各二兩，聽選、辦事文武官及監生、生員、人材、吏典、僧道、陰陽、耆民、醫士、工匠、厨役、樂人各一兩，優給幼官及試職千百户鎮撫、老疾、幼軍，各於其例減半。四夷朝貢之人，有職事與京官同，無職事者，正使十兩，副使及冠帶頭目，把事、通事、打剌罕，回回各五兩，無冠帶頭目，把事、通事、舍人，回回各二兩，從人各一兩。各處官自七月二十日以前到京者，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知府、指揮各十兩。千百户州縣等官各五兩，旗軍、工匠、吏典人等各一兩。凡三十二萬九百五十人，給銀九十六萬三千八百二十九兩。在外總兵官黔國公沐晟白金一百兩，綵幣五表裏；武安侯鄭亨、鎮遠侯顧興祖、遂安伯陳英、襄城伯李隆、平江伯陳瑄、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英、保定伯梁銘各八十兩，四表裏；都督蕭授、費瓛、譚廣、陳懷、巫凱各六十兩，三表裏；都指揮曹儉、唐銘、卞福各五十兩，二表裏。

英宗即位之賞：在京文武，公六十兩，侯、伯、駙馬五十兩。一品二品四十兩，三品二十兩，四品至五品遞減五兩，六品至九品遞減二兩，雜職三兩。公侯伯之家未承爵者各十兩，將軍、旗校、軍匠人等各二兩，優給幼官及老疾軍官紀録幼軍，各於其例減半。辦事官、監生、生員、人材、吏典、陰陽、醫生、樂人各絹一疋。在京廂民、工匠、厨役、僧道、雜役人等各布一疋。營造山陵軍匠各鈔一百貫，乾魚三斤。在外聽選、公差、四夷朝使賜鈔有差。鎮守守備内外文武官黔國公沐晟、襄城伯李隆各白金一百兩，晟綵幣五表裏，隆四表裏；駙馬沐昕白金八十兩，綵幣如隆；都督山雲、史昭、劉廣、巫凱、蕭授、王貴、李謙、王真、譚廣、蔣貴、陳敬、許亨，尚書黄福，各白金五十兩，綵幣三表裏；都指揮馬昇、李達、曹儉各白金四十兩，綵幣三表裏；都指揮王瑜、吴亮、張翥、劉斌各白金三十兩，綵幣二表裏；高迪、韓鎮、穆肅、馬驥、李英、錢義、蕭敬、劉銘、劉永、指揮陳震、泰政、沈固、劉璉、參議李穀、葉仕寧，各白金二十兩，綵幣二表裏。

景帝即位之賞史遺之，其可考者，時武清伯石亨、兵部尚書于謙各辭免已賞賜，并免諸武職都督以上文職四品以上賞賜，以其餘銀添賞操備官軍，命禮部集議。尚書胡濙等議，都督以上出軍臨戰，置備衣裝，難準辭免，其武職大小官員俱宜免賞，詔不允。其操備官軍，加賞銀一兩，賞南京守備并各處總兵等一百四十八人。太監趙琮等各白金五十兩，紵絲三表裏；袁誠等各四十兩，二表裏；李德等各三十兩，二表裏；内官郁永等各二十兩，二表裏；内使各十兩，一表裏。黔國公沐斌、豐城侯李賢等，應城伯孫傑等，都督曹義等，各五十兩，三表裏；都督郭登等各四十兩，三表裏；永康侯徐安、安鄉伯張安等各四十兩，二表裏；都督朱謙、都御史王文、侍郎徐琦各三十兩，二表裏；都督僉事王斌、都指揮郭英各二十五兩，二表裏；都督武興、侍郎劉璉、都御史羅亨信、鄒來學、都指揮趙玟等各二十兩，二表裏；都指揮錢義、按察使曹泰、參政袁定、參議陳敏等各十五兩，一表裏；僉事姜永、寺丞李奎、郎中羅通各十兩，二表裏。

景泰三年，以立東宫皇太子，令旨賞文武百官，公、侯、伯各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一品二品四十兩，三表裏；三品三十兩，二表裏；四品二十兩，二表裏；五品十五兩，二表裏；六品七品十兩，一表裏；八品九品庶吉士五兩，一表裏。不係賞朝其各雜職及僧道官二兩，絹一疋；將軍一兩；監生并順天府學生員絹一疋；軍校、勇士、力士、厨役各五錢；辦事官吏，當該吏典、人材、知印、承差、樂舞生、軍民匠、醫士、樂人、陰陽生、養馬小厮、坊廂里老人等各布一疋。各官軍在京操備者，官各銀二兩，絹一疋，旗軍五錢。又賜各處内外守備、總兵、督撫等官，太監袁誠等各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少監蒙泰等各十五兩，二表裏；監丞、大使、門副、奉御等官童保等各十兩，一表裏；都督沐璘等各銀三十兩，紵

絲二表裏；都督、尚書、侍郎等官方瑛等三十兩，二表裏；都指揮陳逵等十五兩，一表裏；給事中劉清等一表裏。時以易儲（惟）〔推〕恩，非例也。

英宗復辟之賞：公每員銀五十兩，侯、伯、駙馬每員四十兩。一品二品二十五兩，三品二十兩，四品十五兩，五品十兩，六品八兩，七品六兩，八品九品四兩，雜職三兩。侯伯亡歿，子孫未承襲者，及無後而有母妻存者八兩，優養官軍母妻存者二兩，操備官員與在京官賞例同。將軍、旗軍、勇士、力士、校尉、養馬小廝、軍匠人等，每名銀一兩，操備旗軍與在京軍賞例同。優給幼官及鰥寡老疾軍官并紀録幼軍，比在京軍官賞例減半。辦事官、監生、吏典、知印、人材、承差、天文生、樂舞生、醫生、順天府學生、樂工各絹一疋。在京坊廂民人及匠、厨子、僧道、皁隸、弓兵、膳夫人等布一疋。在外聽選并公差四夷朝貢等項文武官員人等，一品二品鈔一百錠，三品四品八十錠，五品鈔七十錠，六品七品六十錠，八品九品五十錠，雜職四十錠。生員、吏典人等二十錠。

憲宗即位之賞：公、侯、駙馬、伯白金三十兩。一品二品二十五兩，三品十五兩，四品十二兩，五品十兩，六品八兩，七品六兩，八品九品四兩，雜職三兩。侯、伯子孫幼未襲爵及無子孫而有母妻存者各五兩，優養軍官母妻兒存者人各二兩，將軍、旗校、軍將人等各二兩。操備及見營造官軍，官自一品起，二十五兩遞降，至雜職三兩止，旗軍人二兩。優給幼官及鰥寡老疾軍官自一品起，八兩遞降，至雜職二兩止，紀録幼軍人一兩。會試中式舉人、辦事官、監生及天文生、樂舞生、醫士、順天府學生人各絹一疋。在京吏典、知印、承差、坊廂里老及民匠、厨子、樂工人各綿布一疋。在外聽選并公差等項文武人員鈔各五錠。營造山陵官員軍匠銀兩各有差。鳳陽、南京參贊、守備，并各處巡撫、鎮守、守備内外文武等官白金綵段，永康侯徐安、泰寧侯陳涇、成山伯王宗、彰武伯楊信、海寧伯董興、宣城伯衛穎、都督同知沐璘白金各三十兩，南京兵部尚書蕭維禎、左都督毛忠、右都督李榮、都督同知曹安、張欽、張斂、張泰、歐信、都督僉事張瑀、李杲、劉玉、李震、盧能、胡誌、白金各二十五兩；左副都御史軒輗、王竑、賈銓、胡本惠、右副都御史劉孜、王越、項忠、陳介、左僉都御史李匡、王儉、陳泰、右僉都御史吴琛、葉盛、吴禎、都督同知盛廣、孫麒、都督僉事張鵬、張榮、董良、范信、張泰、都指揮使李剛、朱榮、趙英、周貴、都指揮同知張懷、魯鑑、管斌、王宇、張英、都指揮僉事汪禮、王安、蔣玉、韓春、高端、馬榮、吴得、劉輔、李安、宋英、左能、劉端、黄宜、錢能、房能、指揮使汪釗，白金各二十兩；整飭松潘兵備四川按察副使王用，都指揮使何揖，都指揮同知陳逵、石端、陰傑、馮紀、蔣泰、劉剛，都指揮僉事段昇、石鏞、張智、吴玉、谷登、王榮、李文、李延，指揮同知張順，白金各十五兩；太監王敏、李秉、王春、王受、王清、蒙泰、羅珪、梅忠、少監侯忠、阮化州，監丞襲榮，門副王宣，奉御張輇、曹廣等，各賜白金有差。以上綵幣俱二表裏。其視廷臣加厚者，以其勤勞於外故也。邊軍每名二兩。

孝宗即位之賞：公、侯、駙馬、伯人悉銀二十兩。一品二品十五兩，三品十兩，四品八兩，五品六兩，六品七品五兩，八品九品四兩，雜職三兩。故侯伯子孫未承襲者及無子孫承襲而有母或妻存者，人各五兩。優養軍官母妻見存者各二兩。將軍、旗軍、勇士、力士、校尉、養馬小廝、軍匠、馴象軍奴人等各二兩。操備及營造官員，一品二品至雜職同前。操備等項旗軍各二兩。優給幼官及鰥寡老疾軍官，一品二品六兩，三品四兩，四品五品三兩，六品至九品二兩，雜職一兩，紀録幼軍各一兩。辦事官、監生及天文生、樂舞生、醫士、順天府學生各絹一疋。在京吏典、知印、承差、坊廂里老及民匠、厨子、樂工各布一疋。聽選并公差文武官員人等，一品二品各鈔一百錠，三品四品八十錠，五品七品六十錠，六品七品五十錠，雜職四十錠。生員、吏典人等二十錠。繼又賜敕所未載者，南京守備并各處鎮守、巡撫、總副、游擊官各銀十兩，紵絲二表裏；分守守備内外官各銀五兩，紵絲一表裏。

武宗即位之賞：公、侯、駙馬、伯白金二十兩。一品二品十五兩，三品十兩，四品八兩，五品六兩，六品七品五兩，八品九品四兩，雜職三兩。侯伯子孫未襲及無子孫而有母妻存者各五兩，優養軍官母妻兒存者人各二兩。將軍、旗軍、勇士、力士、校尉、養馬小廝、軍匠、馴象軍奴人等各二兩。操備及營造軍官，自一品起，十五兩遞降，至雜職三兩止，旗軍人等二兩。優給幼官及鰥寡老疾，自一品起，六兩遞降，至雜職一兩止，紀録幼軍人一兩。辦事官、監生及天文生、樂舞生、醫士、順天府學生，人各絹一疋。在京吏典、知印、承差、坊廂里老、民匠、厨子、樂工，人各綿布一疋。在外聽選并公差等項文武官員鈔錠各有差。承運庫太監奏：「大行皇帝喪葬用度浩繁，又今方將舉行徽號并大婚等禮，須用金五千餘兩，給賞内外官員人等須用銀一百八十萬兩有奇，庫中所積不多，宜預行區處。」下户部集議，言：「户刑二部，都察院收貯贖罰等銀，贖罪銅錢并太倉銀，總計不過銀一百五萬餘兩，即今給散在京軍官春季俸銀十萬餘兩，遼東、宣府、甘肅各邊年例及奏討銀又四十八萬餘兩矣。擬支贖罰贖罪銀錢，行令順天府收買

金千兩，其實見在銀則留備各邊糧草之用。蓋今北方大旱，虜勢猖獗，不可不慮。給賞之數，宜先支承運庫所有，不足，則於各衙門借補。」議上，詔更議處。會給事中李貫、御史李良、臧鳳有裁減查覈之疏，因言：「邇因宣府等處傳報賊情，數日之間，已用銀三十八萬餘兩，財用匱乏，莫今爲甚。惟京軍及各邊官軍，勞苦窘急，須如舊給賞，此外一切禮儀賞賚，宜如李貫等所言，悉遵遣詔減省。且查成化二十三年則例，重加裁定，親王則銀鈔相半，在京官員如公、侯、駙馬、伯、儀賓、都督、都指揮、錦衣衛堂上見任并帶俸官及文職各官，各給鈔有差，武職指揮以下則遞減給銀。其銀以户部十五萬兩，太倉二十萬兩及内庫見收者兼用，不足則取内府歷代舊錢國朝通寶二萬一千萬文，準銀二十萬兩，以補前數，又不足則於天下歲報在册錢糧，酌量查取三之一或四之一。備用之金，宜令四川産有之處收買四千兩。此後賞用，則待各處解到折糧銀及查解淮浙等運司各項鹽銀，以漸給之。又，先年所賞皇親、駙馬、功臣、内官寺觀莊田將八萬餘頃，每畝徵銀三分，歲約得銀二十萬兩，宜遣官查解内庫，以備給賞，俟庫藏稍充，仍歸業主。此皆因時權處，以應目前之急。而邊方意外之需，又有當慮者，宜令承運庫會同司禮監，將老年所積金銀，查盤見數，仍會内閣計處。今後支用，務守祖宗成憲，計算庫藏盈縮，量入爲出，加意樽節，不經之費、無名之賞并無益工作，不得妄支。本庫每年終具數開奏，聽户部户科查考，如御史李良議。若仍以齋醮等項爲名，浪費支用，宜追究引誘之人，從重問擬，庶國計可充。」命再審議。乃言：「親王賞賜，宜仍舊典，各項莊田子粒銀兩，量借一年，其南京内外守備、參贊及各處鎮巡、分守、兵備等官賞，如在京公侯等官例，俱給鈔。」上曰：「賞賜照成化二十三年則例，銀兩聽以漸措置支給。莊田子粒已之，餘如所議。」

世宗即位之賞：公、侯、駙馬、伯每員銀三十兩。文武官員一品二品二十五兩，三品十五兩，四品十二兩，五品十兩，六品八兩，七品六兩，八品九品四兩，雜職三兩，操備等項旗軍每名銀二兩。優給幼官及鰥寡老疾軍官，一品二品銀八兩，三品五兩，四品四兩，五品三兩，六品至九品二兩，雜職一兩，紀録幼軍每名一兩。會試中式舉人每名絹一疋。辦事官、監生及天文生、樂舞生、醫士、順天府學生每名絹一疋。在京吏典、知印、承差，坊厢里老及民匠、厨子、樂工每名錦布一疋。在外聽選并公差等項文武官員人等，一品二品每員鈔一百錠，三品四品八十錠，五品七十錠，六品七品六十錠，八品九品五十錠，雜職四十錠，生員、吏典人等每名二十錠。

穆宗即位之賞：公、侯、駙馬、伯每員綵段四表裏。文官一品至九品，各給與應得誥敕，先給領者，與進勳階一等，品同職銜不同者，照見任改給，署職者與實授，試御史、試中書候實授，庶吉士候授官日，各補給，願移封者聽，先移封者給本等誥敕。雜職每員絹二疋。武官一品二品紵絲三表裏，三品二表裏，四品一表裏，五品六品各紵絲一疋。署試鎮撫百户，各絹四疋。優養優給官，三品銀四兩，五品三兩，六品以下二兩，妻女每口二兩。將軍、旗校、力士、軍匠、馴象、養馬、操備、旗軍、力士、京營家丁、修理山陵軍人，各銀二兩，紀録力士、幼軍一兩。監生歷事，正歷免二月，雜歷一月，長差三月，見在監者，候撥歷照免。辦事官免一月，知印當該免三月，承差辦事吏一月，罰班每一年減一月，見在聽撥者候撥照免。史館官生、禮部鑄印局儒士、順天府學生、四夷館譯字生、錦衣衛聽差營操舍、欽天監天文生、太堂寺樂舞生、太醫院醫士、武學官生，絹一疋。欽天監陰陽生、太醫院醫生、順天府坊厢里老、各衛門、工匠、厨子、樂工每名綿布一疋。

普賞

洪武六年，賜在京衛指揮使米百石，千户以下加兩月俸米。九年，賜京衛指揮使鈔二十五錠，同知二十二錠，僉事二十錠，千户以下有差。十三年，賜天下武臣文綺各四疋，賜公徐達等六十四人米各五百石。十八年，大祀天地於南郊，賜内外武臣文綺帛各三疋，鈔一錠，又賜在外將校都指揮人十二錠，指揮人十錠，千户、衛鎮撫人八錠，百户、所鎮撫人六錠，俱於所在有司給之。二十五年，賜在京致仕都督米一百五十石，鈔七十五錠，指揮米一百石，鈔五十錠，千户、衛鎮撫米九十石，鈔四十錠，百户、所鎮撫米八十石，鈔三十錠。二十九年，賜京衛指揮、千户户麥三十石，監生、致仕官同。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凡壬辰年至甲辰從軍，洪武十一年以前爲官者，指揮使銀一百兩，鈔二百錠；同知銀九十兩，鈔一百八十錠；僉事銀八十兩，鈔一百六十錠；正千户、儀衛正銀七十兩，鈔一百四十錠；副千户、衛鎮撫、儀衛副銀六十兩，鈔一百二十錠；百户、所鎮撫銀五十兩，鈔一百錠。壬辰年至甲辰從軍，十二年以後爲官者，指揮使銀九十兩，

鈔一百八十錠；同知銀八十兩，鈔一百六十錠；僉事銀七十兩，鈔一百四十錠；正千户、儀衛正銀六十兩，鈔一百二十錠；副千户、衛鎮撫、儀衛副銀五十兩，鈔一百錠；百户、所鎮撫銀四十兩，鈔八十錠。乙巳年以後從軍，洪武十三年以後爲官者，指揮使銀八十兩，鈔一百六十錠；同知銀七十兩，鈔一百四十錠；僉事銀六十兩，鈔一百二十錠；正千户、儀衛正銀五十兩，鈔一百錠；副千户、衛鎮撫、儀衛副銀四十兩，鈔八十錠；百户、所鎮撫銀三十兩，鈔六千錠。凡二千五百餘人。俱召至京，宴勞而予之。其年又賜在京武官人鈔五十錠，米人二十石。三十年，賜在京致仕武官小麥，指揮二十石，千户、衛鎮撫十石，百户、所鎮撫五石，監工及江、淮、濟川指揮五十石，千户、衛鎮撫三十石，百户、所鎮撫二十石。

永樂元年，命征討將士省覲還北京者，賜都督、都指揮、指揮人鈔五十錠，千户十錠，百户八錠，胡椒二斤，旗軍六錠，胡椒一斤。二年，賜奉天靖難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千百户、衛所鎮撫、典仗、命婦冠服鈔，公夫人五百錠，侯夫人四百錠，伯夫人三百六十錠，都督夫人以下減給之。七年，賜扈從北京官軍人等鈔，公五十錠，侯四十錠，伯三十錠，一品二品二十錠，三品四品十五錠，五品十二錠，六品七品十錠，八品九品八錠，未入流及辦事官、將軍、總小旗人七錠，將軍及各衛總小旗人六錠，監生、吏典、醫生、軍校、力士等五錠，餘有差。又賜北京官吏軍民鈔，公四十錠，侯三十錠，伯二十錠，一品二品十錠，三品四品八錠，五品六品七錠，七品以下五錠，監生、總小旗人三錠，生員、吏典、齋郎、僧道、校尉、厨子軍民各二錠，管工官不分品級各三錠，旗軍夫匠用工者各二錠；命婦公夫人三十錠，侯夫人二十錠，伯夫人十五錠；一品二品八錠，三品四品六錠，五品五錠，六品七品四錠，八品九品未入流三錠。特賞守城婦人效勞者，公夫人綵幣六表裏，侯夫人五表裏，伯夫人四表裏，一品二品三表裏，三品四品二表裏，五品六品一表裏，七品至未入流絹二疋，布二疋，軍民婦女綿布一疋，鈔二錠。其守麗正門者，各加賞級幣一表裏，綿布二疋，鈔五錠。

永樂十年，賜靖難功臣子孫都指揮襲久者鈔一百五十錠，初襲者二百錠，指揮千百户襲久者五十錠，初襲者一百錠，凡四百七十六人。二十年，賜公鈔五十錠，侯四十錠，伯三十錠，官一品二品二十錠，三品四品十錠，五品九錠，六品以下五錠，軍士十錠。

特賞

洪武元年，賜徐州參政陸聚白金三百兩，綵幣三十四疋，酒三尊，部曲、文綺、銀椀各二百。八年，賜河州衛指揮僉事何瑣南普等三人白金各二百五十兩；遼東衛指揮張良佐冠帶衣服綺羅帛各四疋，其妻文綺紗羅各二疋，帛四疋；賜兵馬指揮臧哲白金二錠，馬一疋。九年，賜岐寧衛經歷熊鼎銀五十兩，鈔一萬二千貫；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綺帛二十四疋，鈔五十錠；右丞丁玉、都督僉事藍玉、王弼綺帛二十疋，鈔四十錠。十二年，賜光禄卿徐興祖銀二百兩，鈔一百錠。十三年，賜永昌侯藍玉鈔五十錠，都督郭英鈔同，馬二疋。十四年，賜西寧衛指揮朵兒只失結等文綺十四疋，鈔一百二十四錠。十六年，賜魏國公徐達鈔一百五十錠。十八年，賜武定侯郭英米五百石，致仕都督瞿通、王珪米三百石，太僕卿商暠麥一百石。又賜瞿通、王珪鈔二千錠，還鄉造宅。二十年，賜中軍都督王信鈔二百錠，白金四百兩，文綺八疋，潁國公傅友德米千六百石，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延安侯唐勝宗米各一千二百石。二十一年，賜西寧衛指揮楊政，涼州衛指揮張文傑、莊德，白金各二百兩，文綺十二疋，鈔百錠；遼東三萬衛指揮侯史家奴白金二百兩，文綺帛各六疋，鈔五十錠。二十二年，賜國公徐輝祖、李景隆、湯和鈔一百錠，長興侯耿炳文千錠，平涼侯費聚五百錠。二十三年，賜魏國公輝祖鈔四百錠，潁國公友德五百錠。楚雄衛指揮使袁義白金五百兩，文綺二十疋，鈔三百錠。又賜中軍都督僉事徐司馬文綺帛各六疋，鈔百四十錠。二十四年，賜友德及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各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靖寧侯葉昇鈔百三十錠。賜北平都指揮同知鈔一百錠，綺帛八疋。賜左軍都督李勝鈔一千錠，令造居第。二十五年，賜涼國公玉米千五百石。二十六年，賜涼國公玉鈔五百錠，文綺二十疋，指揮徐質、嚴麟鈔各百五十錠。賜留守指揮乃兒不花鈔五百錠，文綺帛各十二疋，綿布三十疋，右副都御史咬住、工部右侍郎忽哥赤鈔各二百錠，文綺帛各六疋，綿布各十五疋。

永樂元年，賜四川行都指揮同知程遠鈔二百錠，鎮遠侯顧成鈔六百錠，左軍都督僉事徐凱鈔二千錠。七年，賜寧夏總兵陳懋鈔二萬貫，牛五十隻，羊百羫，米百石，又賜懋冠服玉帶，文綺綵帛各十五疋，鈔三萬貫，米二百石，羊百羫；甘肅總兵何福鈔二萬貫，米二百石，又賜福玉帶冠服，綵段十五表裏，鈔一萬錠，米二百石，羊二百羫。十年，賜貴州總兵顧成鈔二千貫。二十二年，仁宗賜黔國公沐晟鈔三百貫，綵幣二十表裏。

洪熙元年，賜太師、英國公張輔羊四百牽，酒六百餅，米二百石，逾月，復賜

羊二百牽，酒四百餅。

景泰三年，賜少保、户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高穀，各白金一百兩；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一寧、户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蕭鎡、翰林院學士商輅各白金五十兩，尋各賜黄金五十兩。天順初，賜錦衣指揮袁彬居第，白金三百兩，綵幣十二表裏，以娶妻賜黄金三十兩，銀二百兩，綵幣八表裏，生子亦如之，而金殺其一。

正德辛巳，以迎駕安陸，賞太監谷大用、韋霦、張錦，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各白金一千兩，綵幣二十表裏。

自正德寧夏平，内閣大臣賞白金至百兩，前後絶響矣。嘉靖隆禮元輔，若夏、嚴亦未有登此數者。

今上之賜江陵公居正，則不一而足。其可考者，辭即位首殿之加賜白金一百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段四表裏。以造居第，賜白金一千兩。考六年滿正，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鈔五千貫，茶飯五卓，羊三隻，酒三十瓶，又加賜白金一百兩，斗牛蟒衣各一襲。遼東捷，賜白金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又特賜坐蟒一襲，銀錢五十兩。考九年滿正，賜白金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内大紅胸背麒麟一，羊三隻，茶飯五卓，酒三十瓶，鈔五千貫，加賜白金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禄一百石。奏廣東捷，賜白金一百兩，蟒衣一襲，綵段四表裏。聞父喪，上及仁聖、慈聖二宫各賜白金五百兩，紵絲十表裏，新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碎香二十斤，蠟燭一百對，麻布五十疋。辭歲禄，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葉三十斤，鹽一百斤，黄白蠟燭二百枝，柴二十擔，炭三十包。太后還宫付託，賜坐蟒、蟒衣各一襲，綵段八表裏，白金二百兩。上婚禮成，賜白金一百兩，紵絲六表裏。告歸省葬，上及慈聖各賜白金五百兩，綵幣八表裏，仁聖賜白金三百兩，綵幣六表裏。還朝入謁，三宫各賜白金五百兩，綵幣八表裏。服滿入見，上及慈聖各賜白金三百兩，金壺一把，金臺盞一副。十五年考滿，賜白金三百兩，坐蟒一襲，綵段十二表裏，羊十隻，酒六十瓶，茶飯五卓，鈔一萬貫。

修史之賞

洪武元年修《元史》，中書右丞相、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史成，宋濂、王禕各賞白金六十四兩，文綺帛各八疋。纂修汪克寬等各賞白金三十三兩，文綺帛各四疋。

永樂元年，賜監修、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銀一百兩，綵幣六表裏，織金紗衣一套，鞍馬一副；總裁、翰林院侍讀學士解縉等銀八十兩，綵幣五表裏，織金紗衣一套，鞍馬一副；纂修官銀五十兩，綵幣四表裏，紗衣一套；催纂兼謄寫官銀三十兩，綵幣三表裏，紗衣一套；催纂官銀二十五兩，綵幣二表裏，紗衣一套；謄寫監生、生員、儒士各銀十兩，鈔三十錠，綵幣一表裏；謄寫吏各銀八兩，鈔三十錠，綵幣一表裏；催督官鈔二十錠，絹二疋；辦事吏各鈔二十錠，絹二疋。九年，賜監修、太子少師姚廣孝，户部尚書夏原吉，總裁、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國子監祭酒、翰林院侍講胡儼，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讀黄淮，右庶子兼侍講楊榮等同。十五年，賜重修官實録監修、户部尚書夏原吉鈔二百錠，綵幣三表裏，紗衣一襲；總裁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楊榮，國子監祭酒兼翰林院侍讀胡儼，人鈔百六十錠，綵幣二表裏，紗衣一襲；纂修官、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左諭德金幼孜賞同胡廣等；侍讀學士曾棨，侍講鄒緝、王英，修撰俞鼎、羅汝敬，主事李時勉、陳敬宗，人鈔百錠，綵幣一表裏，紗衣一襲；謄寫官併監生人等各鈔六十錠，絹一疋。書成，廣以病不及躬進，命中官即其家賜之。

宣德五年，修文廟、仁廟實録成，賜監修、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少保、太子太傅、户部尚書夏原吉，總裁、少傅、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黄淮，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楊溥，各白金一百兩，綵幣六表裏，織金羅衣一襲，鞍馬一副；續總裁、行在户部尚書陳山，禮部尚書張瑛，白金六十兩，綵幣五表裏，織金羅衣一襲。餘有差。

正統三年，修宣廟實録成，賜監修、太師、英國公張輔，總裁、少傅、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傅、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楊榮，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楊溥，副總裁、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英，各白金一百兩，綵幣六表裏，羅衣一襲，鞍馬一副。餘有差。

成化三年，修英廟實録成，賜監修、太保、會昌侯孫繼宗，總裁、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陳文，右侍郎、翰林院學士彭時，副總裁、禮部右侍郎李紹，太常少卿、翰林院學士劉定之，南京國子祭酒吴節，各白金八十兩，文綺四表裏，羅衣一表裏，鞍馬一疋。副總裁無鞍馬，餘同。

弘治四年，修憲廟實録成，賜監修、太傅、太子太師、英國公張懋，總裁、少

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吉，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徐溥，禮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劉健，各銀八十兩，綵幣四表裏，羅衣一套，鞍馬一副；副總裁，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丘濬，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汪諧，各銀八十兩，綵段四表裏，羅衣一襲；纂修官三十兩，綵段四表裏，羅衣一套；催纂官二十兩，綵段二表裏，羅衣一套；謄録官銀十五兩，綵段二表裏，羅衣一套；收掌文籍官銀十兩，綵段二表裏；謄録監生銀五兩，綵段一表裏；辦事吏典鈔二十錠，絹一疋；各色人匠鈔二十錠，布一疋。官陞擢事故去任及監生事故去者，久近不一，賞賚有差。

正德四年，修孝廟實録成，賜監修、太師、太子太師、英國公張懋，總裁、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同弘治；續總裁，太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焦芳，少傅、太子太傅、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保、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楊廷和，各銀五十兩，紵絲六表裏，鞍馬一疋；續副總裁，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梁儲銀四十兩，紵絲羅四表裏。餘有差。

嘉靖四年，修武廟實録成，賜監修、太傅、定國公徐光祚，總裁，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費宏，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石珤，與續總裁，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賈詠，續副總裁，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吴鵬，俱賞同弘治。

嘉靖五年，修獻皇帝實録成，賜監修、太師、定國公徐光祚及禮部尚書席書，總裁，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費宏，少師、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楊一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石珤，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賈詠，如前。按録成之後，例有遷官，其監修、總裁加秩，則始自正統五年，前固無之。

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四《唐潤州貢》　唐貢賦：金陵曰潤州，調火麻，貢方碧水波綾。今吴綾以松江爲上，杭次之。而考唐貢綾，多州，亦多品，如偪、滑二州方紋綾，豫州鸂鶒綾，雙絲綾，兖州鏡花綾，青州仙紋綾，定州雨窠綾，幽州范陽綾，定州綾，荆州方穀紋綾，隨州綾，澧州龜子綾，閬州重蓮綾，越州吴綾，梓州、遂州樗蒲綾。或以地，或以花樣，多在西北。而其紬，貢則汝、陝、潁、徐、定、洺、博、魏、恒、壁、巴、蓬、通、忠、渠、簡等十六州，紗則相州，羅則益、蜀二州單絲羅，恒州春羅，孔雀等羅。其紵布之類，則勝、銀等州女稽布，齊州絲、葛、泗（水）〔州〕貲布，海州楚布，隰、石二州胡女布，邢州絲布，荆州交梭穀子，鄧、利、果等州絲布，鄧、復開等州白紵，歸州紵麻布，洋州白交梭，涪州連頭獠布，渝、峽、隨等州葛，襄州白穀，白綸巾，巴州蘭干布，房州紵，涼州氐布，揚州細紵，廬州交梭熟絲布，申、光二州絺綌，楚州孔雀布，和州紵練，滁、沔二州麻貲布，蘄、舒二州白紵布，黄州紵貲布，安州青紵布，壽州葛布，常州紫綸巾，蘇州紅綸布，杭、越二州白編，睦、越二州交梭，建州花練，洪、撫、江、潭、永五州葛，朗州紵練，常、湖、歙、宣、虔、吉、袁、岳、道等州白紵布，宣州綺，南州班布，彭州交梭，漢州紵布，彌牟布，綿州雙紃，戎、普、瀘等州葛，邛、建、雋等州絲布，連州細布，振州班布，端州蕉布，福州、安南及潮州蕉，韶州竹布。絹則唐在所有之，不具載。今海内土産比唐相懸，第葛之所出不甚遠，以地所生就而織紝故耳。綾帛之細者，紋帛也，或謂之綺羅。帛之美者，意取罟鳥之意。紗，縛屬，輕曰紗。練，音疎，絡屬。紵，麻屬，白而細疏者，紵俗作苧，今謂段曰紵，或劣言之也。綺，細綾也。綸，青絲綬。它無解，有白綸巾，似布之輕細者，交梭亦布類，以其功名之。

謝肇淛《滇略》卷三《産略》　布，以永昌之細布爲佳。有千扣者；其次有桐花布、竹布、井口布、火麻布、莎羅布、象眼布，而洱海紅花膏染成最艷，謂之洱紅。永昌善造青，謂之金齒青，其直獨倍他所。《南中志》云：有闌干細布。闌干，獠言紵也，文如綾錦。華嶠《後漢書》云：哀牢夷之染綵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而後服之，今西洋布豈其遺種耶。

《南詔通紀》云：兜羅綿，出金齒木邦甸。又有火草布，草葉三四寸，蹋地而生，葉背有綿，取其端而抽之成絲，織以爲布。寬七寸許，以爲可以爲燧取火，故曰「火草」。然不知其何所出也。

徐學聚《明朝典彙》卷九二《户部六・農桑》　洪武元年，上下令凡農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綿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爲差。有司親臨督勸，惰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使出絹一疋；不種麻及木綿，出麻布、綿布各一疋。

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一　太祖時除郡縣官皆給道里費，知府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州判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半之，典史十兩，著爲令。又予文綺羅絹布，及其父母妻子，皆有差。蓋謂初授官，不免假貸於人，或侵漁百姓，故欲

其奉公，不得不先養其廉如此。

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一五（成化十六年）官吏折俸布舊於甲字庫折支者，每闊白布一匹折米四十石。成化十六年，户部以爲言，始改折三十石。然布極細者不過值銀二兩，而米遇貴，石值銀一兩，已有懸絶。後又以粗縣布值銀三四錢者支與，是粗布一匹，準價銀三十兩矣，從古所未有也。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一七《户部四・農桑》　國初農桑之政，勸課耕植，具有成法，初皆責成有司，歲久政弛，乃稍添官專理，其例具後。

凡課種，國初令天下農民，凡有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綿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田多者以是爲差。有司親臨督視，惰者有罰，不種桑者使出絹一疋，不種麻者使出麻布一疋，不種木綿者使出綿布一疋。

洪武元年奏准，桑麻科徵之額，麻每畝八兩，木綿每畝四兩。栽桑者，四年以後有成，始徵其租。

四年，令各府州縣行移提調官常用心勸諭農民，趁時種植，仍將種過桑麻等項田畝計科絲綿等項，分豁舊有新收數目開報。【略】

二十六年定，凡民間一應桑株，各照彼處官司原定則例，起科絲綿等物。其絲綿每歲照例折絹，俱以十八兩爲則，折絹一疋。所司差人類解到部，劄付承運庫收納，以備賞賜支用。

正統八年，令各處不出蠶絲處所，每絹一疋折銀五錢，解京支用。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二四《户部二・會計一・税糧》　國初，官民田税糧，俱有定額。其後撥給親王功臣，及地土肥瘠、退灘、開墾、坍江、災傷等項，或增或減，歲無常數。今以諸司職掌所載并弘治十五年至萬曆六年實徵數，開具于後。

洪武二十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實徵夏税秋糧總數。

夏税

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

錢鈔，三萬九千八百錠。

絹，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七疋。

秋糧

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四百五十石。

錢鈔，五千七百三十錠。

絹，五十九疋。

浙江布政司

夏税

麥，八萬五千五百二十石。

錢鈔，二萬六百九十錠。

絹，一十三萬九千一百四十疋。

秋糧

米，一百六十六萬七千二百七石。

錢鈔，八十六錠。

絹，五十九疋。

北平布政司

夏税

麥，三十五萬三千二百八十石。

絹，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二疋。

秋糧

米，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石。

江西布政司

夏税

米，七萬九千五十石。

錢鈔，六千四百五錠。

絹，一萬五千四百七十七疋。

秋糧

米，二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五十六石。

湖廣布政司

夏税

米麥，一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六石。

絹，二萬六千四百七十八疋。

秋糧

米，二百三十二萬三千六百七十石。

福建布政司

夏稅
麥，六百六十五石。
錢鈔，一萬二千七百五錠。
絹，二百七十三疋。
秋糧
米，九十七萬七千四百二十石。
山東布政司
夏稅
麥，七十七萬三千二百九十七石。
絹，二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疋。
秋糧
米，一百八十萬五千六百二十石。
山西布政司
夏稅
麥，七十萬七千三百六十七石。
秋糧
米，二百九萬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南布政司
夏稅
麥，五十五萬六千五十九石。
絹，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六疋。
秋糧
米，一百六十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陝西布政司
夏稅
麥，六十七萬六千九百八十六石。
秋糧
米，一百二十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八石。
四川布政司
夏稅
麥，三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石。
秋糧
米，七十四萬一千二百七十八石。
廣東布政司
夏稅
麥，五千三百二十石。
秋糧
米，一百四萬四千七十八石。
廣西布政司
夏稅
麥，一千八百六十九石。
秋糧
米，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五十五石。
雲南布政司
夏稅
麥，一萬八千七百三十石。
秋糧
米，五萬八千三百四十九石。
應天府
夏稅
麥，萬一千二百六十石。
絹，一千四百六疋。
秋糧
米，三十二萬六百一十六石。
蘇州府
夏稅
麥，六萬三千五百石。
絹，一萬四千一百五十七疋。
秋糧
米，二百七十四萬六千九百九十石。

錢鈔，二千三百二十一錠。
松江府
夏稅
麥，一十萬七千四百九十六石。
絹，六百六十六疋。
秋糧
米，一百一十一萬二千四百石。
錢鈔，三千七十二錠。
常州府
夏稅
麥，一十一萬九千三百二十石。
絹，一千三百九十四疋。
秋糧
米，五十三萬三千五百一十五石。
鎮江府
夏稅
麥，八萬八百九十六石。
絹，三百五十七疋。
秋糧
米，二十四萬三千一百五十石。
廬州府
夏稅
麥，一萬五千八百三十石。
秋糧
米，七萬五千三百六十石。
風陽府
夏稅
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五石。
絹，一千四百四十七疋。
秋糧
米，一十三萬七千一百六十石。
淮安府
夏稅
麥，二十萬一千二百二十石。
秋糧
米，一十五萬三千四百九十石。
揚州府
夏稅
麥，五萬七千七百一十石。
秋糧
米，二十四萬九十六石。
錢鈔，二百五十一錠。
徽州府
夏稅
麥，四萬八千七百五十石。
絹，九千七百一十八疋。
秋糧
米，一十一萬六千六百五十四石。
寧國府
夏稅
麥，六萬二千六百一十石。
絹，二百一十一疋。
秋糧
米，一十八萬二千五十石。
池州府
夏稅
麥，一萬七千一十六石。
絹，二十七疋。
秋糧
米，一十一萬一千九百四十五石。

太平府
夏稅
麥，二萬一千三百九十石。
絹，二百一十七疋。
秋糧
米，四萬六千二百九十石。
安慶府
夏稅
麥，一萬九千四百七十八石。
秋糧
米，一十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石。
廣德州
夏稅
麥，六千七十石。
絹，一百五十七疋。
秋糧
米，二萬四千五百石。
徐州
夏稅
麥，六萬二千三百石。
絹，三千一百四十二疋。
秋糧
米，七萬九千三百四十石。
滁州
夏稅
麥，一千四百五石。
秋糧
米，四千一百六石。
和州
夏稅
麥，八百七十五石。
秋糧
米，三千九百五十九石。
弘治十五年，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實徵夏稅秋糧總數。
夏稅
大小米麥，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石三斗八升二合七勺。
麥岐，二百五十五石四斗五升五合。
絲綿并荒絲，共二百七十萬一千三百六十一兩八錢三分零，又六千五百三十九斤四兩六錢五分。
稅絲，共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三兩三錢六分零，又二千五百四十八斤五兩四分零。
絲綿折絹，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二疋一十八丈三尺八寸二分零。
稅絲折絹，四千四百二十疋三丈八尺九寸九分零。
本色絲，八千四百四十八斤二兩五錢五分零。
農桑絲折絹，九萬一千一百四疋五十五丈五尺三寸八分零。
農桑零絲，二百九十二兩三錢五分，又一百一十八斤一十五兩八錢六分零。
人丁絲折絹，四萬五百七十六疋一十丈七尺七寸一分零。
改科絹，二十五疋。
綿花折布，一十一疋二丈。
苧布，一千三百四十一疋二尺四寸。
土苧，六十五斤一十三兩一錢六分。
紅花，一十一斤一十三兩五錢。
麻布，二千七十七疋二丈六尺六寸五分零。
鈔，一萬七千七百九十五錠一十七貫二百七十一文五分。
租鈔，三萬二千五百五十三錠八百四十五文五分。
稅鈔，六千五百三十四錠二貫七百二十一文八分零。
原額小絹，四疋。
幣帛絹，一疋。
本色絹，二疋。
絹，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九疋七尺七寸四分零。

折色絲，一百九十四斤一十兩四錢五分零。
秋糧
米，二千二百一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五石九斗六合四勺零。
租鈔，一萬八千八百六錠七貫四百七文五分，又五千二百四貫七十一文。
賃鈔，一百七十五貫八百七十一文。
山租鈔，三千一百二十三錠二貫九百一十五文，又二百四十四貫二百七十九文。
租絲，二千二百一十六兩七錢五分零。
租絹，五十九疋二丈九尺八寸。
租麤麻布，二疋六尺。
課程綿布，七百三十八疋八尺八寸。
租苧布，七疋一尺。
牛租米穀，二百二十石一斗八升五合三勺。
地畝綿花絨，二十四萬六千五百六十九斤一十一兩六錢零。
棗子易米，二萬五千五百八十四石一斗六升九合。
棗株課米，二千二百二十五石六斗二升三合六勺。
課程苧麻折米，五十七石一升五合零。
綿布，一十二萬八千七百七十疋一丈八尺七寸四分。
魚課米，三萬一千九百六十石六斗七升八合。
改科絲折米，一十二石五斗四升五合五勺。
浙江布政司
夏稅
小麥，一十五萬二千七百七十二石九斗三升八合五勺零。
絲綿并荒絲，二百七十萬一千三百六十一兩八錢三分零。
租鈔，三萬二千五百五十三錠八百四十五文五分。
農桑絲折絹，三千五百九疋五尺九寸三分八釐零。
農桑零絲，四十三斤三兩八錢九分。
原額小絹，四疋。
幣帛絹，一疋。
秋糧
米，二百三十五萬七千五百二十六石七斗一合九勺。
租鈔，一萬八千七百四十錠四貫一十文五分。
租絲，二千二百一十六兩七錢五分六釐。
租絹，五十九疋二丈九尺八寸。
租麤麻布，二疋六尺。
租苧布，七疋一尺。
江西布政司
夏稅
小麥，八萬七千六百三十五石六斗七升四合三勺零。
絲綿折絹，八千二十九疋二丈三尺八寸四分八釐。
本色絲，八千二百三斤一十一兩一錢一分一釐四毫。
農桑絲折絹，三千四百八十六疋一丈二尺一寸一分五釐。
苧布，一千三百四十一疋二尺四寸。
鈔，六千八百五十六錠六十八文。
秋糧
米，二百五十二萬八千二百六十九石九斗六升三合六勺零。
牛租穀，二百一石一斗八升五合三勺。
山租鈔，三千一百二十三錠二貫九百一十五文。
湖廣布政司
夏稅
米麥，一十三萬一千四百石四斗七合二勺零。
絹，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九疋七尺七寸四分二釐九毫零。
農桑絲折絹，四千九百九十二疋一丈九尺九寸二分七釐零。
綿花折布，一十二疋二丈二尺。
秋糧
米豆芝麻，二百三萬六千一百二石一斗六升四合九勺零。
賃鈔，一百七十五貫八百七十一文。
課程苧麻折米，五十七石一升五合零。
課程綿布，七百三十八疋八尺八寸。
福建布政司

夏稅
麥，七百六石五斗九升二合六勺零。
鈔，一萬七百七十八錠三貫一百七十二文五分六釐。
絲綿折絹，二百八十疋一丈九尺五寸五分三釐。
農桑絲折絹，三百一十九疋一丈二尺七寸八分。
零絲綿，一百九十四兩五錢九分。
土苧，六十五斤一十三兩一錢六分。
秋糧
米，八十五萬四百四十七石七斗七升四合五勺零。
租鈔，二貫二百六十四文。
魚課米，三萬一千九百六十石六斗七升八合。
山東布政司
夏稅
小麥，八十五萬五千二百四十六石四斗七升八合八勺零。
稅絲，二千九十一斤八兩八錢一分二釐六毫零。
絲綿折絹，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五疋一丈五尺三寸一毫零。
農桑絲折絹，三萬二千八百二十五疋一尺七分六釐。
本色絲，二十斤六兩三錢一分二釐。
秋糧
米，一百九十九萬五千八百八十一石二升四合一勺零。
牛租米，一十六石五斗。
地畝綿花絨，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一十兩七錢一分二釐。
山西布政司
夏稅
小麥，五十七萬八千八百八十九石六斗七升三合零。
農桑絲折絹，四千七百七十七疋。
農桑零絲，五十斤五兩八錢七分。
秋糧
米，一百六十九萬五千一百三十二石八斗六升四合六勺零。
河南布政司
夏稅
小麥，六十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五石一斗四升八合二勺零。
稅絲，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三兩三錢六分六釐一毫六絲。
農桑絲折絹，九千九百五十九疋二丈四尺二寸八分二釐七毫五絲。
人丁絲綿，一千三百兩，折絹六十五疋。
秋糧
米，一百七十六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八斗六升九合七勺零。
地畝綿花絨，三百四十二斤四錢。
棗子易米，二萬五千五百八十四石一斗六升九合。
棗株課米，四十七石二斗八升。
陝西布政司
夏稅
小麥，七十二萬五千七百九十六石七斗三升四合三勺零。
農桑絲折絹，九千二百一十八疋一丈九尺八寸二分三釐四毫。
本色絲綿，二百六斤一兩六錢五分。
秋糧
米，一百二十萬二千二百六十石五斗二升一合六勺零。
綿花絨，一萬七千一百七十二斤三兩一錢。
綿布，一十二萬八千七百七十疋一丈八尺七寸四分。
四川布政司
夏稅
小麥，三十萬九千五百九十四石一斗九升一合三勺零。
荒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三兩。
秋糧
米，七十一萬七千七十八石三斗五升七合六勺零。
地畝綿花絨，七萬二千八百五十一斤一十五兩七錢二分八釐四毫。
廣東布政司
夏稅
米，五千九百七十八石三斗四升三合零。
農桑絲折絹，一百一十疋六尺二寸五分。

零絲，一十三斤六兩一錢一分四釐。
改科絹，二十五疋。
秋糧
米，一百一萬七百八十六石一斗七升七合六勺零。
改科絲折米，一十二石五斗四升五合五勺。
廣西布政司
夏稅
米豆，三千三百九十石八斗八升一合四勺零。
稅鈔，一貫二百九十文。
農桑絲折絹，四百九十七疋六丈六尺九寸五分。
零絲，八斤一十四兩一錢四分。
本色絹，二疋，并零絲五兩五錢八分七釐五毫。
折色絲，一百九十四斤一十兩四錢五分七釐。
鈔，一百六十一錠四貫七百五十六文。
紅花，一十一斤一十三兩五錢。
秋糧
米，四十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石八升七合三勺零。
租鈔，四十二錠六百六十八文。
雲南布政司
夏稅
小麥，三萬三千七百八石二斗八升七勺零。
秋糧
米，一十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一合零。
貴州布政司
夏稅
麥麩，二百五十五石四斗五升五合。
秋糧
米，四萬七千四百四十二石二斗五升六合六勺零。
順天府
夏稅
小麥，一萬九千六百三石四斗三升七合四勺零。
人丁絲折絹，二千一百七十五疋一丈六尺六寸。
農桑絲折絹，一千七百六十四疋一丈七尺三寸零。
秋糧
米，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石二斗三升七合三勺零。
地畝綿花絨，九千四百三十六斤一十四兩五錢六分零。
永平府
夏稅
大小麥，九千九百九十六石一斗九升五合五勺零。
人丁絲折絹，二千五十疋一丈五寸。
農桑絲折絹，二百四十三疋一丈二尺三寸二分零。
秋糧
米，二萬二千三百五十三石一斗一升八合八勺零。
地畝綿花絨，三百四十五斤一十三兩二錢。
保定府
夏稅
小麥，一萬八千七百九十三石八斗二升九合九勺零。
人丁絲折絹，二千七百九十六疋七尺一寸五分。
農桑絲折絹，一千六百一十一尺九尺二分五釐。
本色絲，二百二十四斤一兩一錢三分。
秋糧
米，四萬二千九百八十石三斗一升四勺零。
地畝綿花絨，九千五百七十四斤八兩五錢六分。
棗株課米，一十六石二斗九升。
河間府
夏稅
小麥，一萬九千八百一石一斗八升三合零。
人丁絲折絹，四千九百二疋二丈六尺三寸三分零。
農桑絲折絹，八百八十九疋七尺二寸九分一釐零。
秋糧

米，四萬六千二百八十石六斗二升八合七勺零。
地畝綿花絨，四千六百四十七斤一十三兩五錢。
棗株課米，三十七石五斗五升。
真定府
夏稅
小麥，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三石四斗九升三合九勺零。
人丁絲折絹，八千五百四十八疋六尺五寸。
農桑絲折絹，七千疋一丈七尺八寸五分零。
秋糧
米，八萬二千三百四十六石九斗六升四合三勺零。
地畝綿花絨，三萬五千三十三斤一兩四錢八分零。
順德府
夏稅
小麥，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七石八升八合九勺零。
人丁絲折絹，一千五百四十八疋。
農桑絲折絹，三百五十一疋一丈二尺六寸八分零。
秋糧
米，三萬四百六十一石七升三合一勺零。
地畝綿花絨，五千五斤四兩。
棗株課米，一十二石九斗八升三合六勺零。
廣平府
夏稅
小麥，一萬七千八百四十二石四斗五升九合一勺零。
人丁絲折絹，二千八百八十五疋二丈二尺五寸。
農桑絲折絹，六百五十四疋二丈三寸四分。
秋糧
米，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九石六斗五升五合六勺零。
地畝綿花絨，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四斤一十五兩八錢一分。
大名府
夏稅
小麥，四萬四千九十六石三斗五升七合九勺零。
人丁絲折絹，六千八百二十八疋一丈四尺一寸。
農桑絲折絹，八百一十疋二丈七尺九寸四分零。
鈔，九貫二百七十五文。
秋糧
米，一十萬三千八十石七斗二升八合九勺零。
地畝綿花絨，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五斤六兩六錢四分。
棗株課米，二千一百一十一石五斗二升。
隆慶州今改延慶
夏稅
小麥，一千七百一十三石七斗五升三合四勺零。
秋糧
米，三千九百三十七石四斗四合一勺零。
保安州
夏稅
小麥，四百八石二斗九升八合六勺零。
秋糧
米，一千五十三石二斗六升一合三勺零。
應天府
夏稅
大小麥，一萬一千六百五十四石四斗四升五勺零。
絲綿折絹，一千二百一十四疋一丈六寸九分二釐八毫。
農桑絲折絹，一百四十三疋二尺七寸三分四釐四毫。
秋糧
米，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九石八斗四升七勺零。
蘇州府
夏稅
小麥，五萬三千六百六十三石九斗一升一合二勺零。
絲綿折絹，六百九十七疋三丈三尺五寸七分。
稅鈔，三千二百六十七錠七百一十五文九分。

農桑絲折絹，一百六十七疋二丈一尺六寸一分六釐。
秋糧
米，二百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一斗五升一合七勺。
松江府
夏稅
大小麥，九萬二千二百五十八石六斗一升九勺。
絲綿折絹，六百九十七疋三丈一尺五寸七分。
稅鈔，三千二百六十七錠七百一十五文九分。
農桑絲折絹，一百六十七疋二丈一尺六寸一分六釐。
秋糧
米，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勺。
常州府
夏稅
小麥，一十五萬四千三百八十七石一斗四升九合六勺。
絲綿折絹，一千五百七十三疋一丈一尺一分零。
蘇布，二千七十七疋二丈六尺六寸五分零。
農桑絲折絹，三百二十四疋二丈四尺六寸。
秋糧
米，六十萬六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升三合三勺。
租鈔，二十四錠四百六十五文。
鎮江府
夏稅
小麥，五萬四千九百五十八石七斗五升五合八勺。
絲綿折絹，二百五疋二丈八尺六寸二分零。
農桑絲折絹，一十三疋二丈七尺六寸三分。
秋糧
米一十三萬四千八百七十六石五斗七升三合。
廬州府
夏稅
小麥，九千八百七十二石一斗四升三合九勺零。
農桑絲折絹，六百八十七疋一丈三尺二分六釐零。
秋糧
米，六萬六千八百三十七石二斗一升二合六勺零。
鳳陽府
夏稅
小麥，九萬九千三百五十八石七斗七升五合八勺零。
稅絲折絹，一千三百八十疋一丈八尺七寸五分零。
農桑絲折絹，一千三十五疋四尺一寸五分。
秋糧
米，一十一萬三千五百八石六斗五升九合一勺零。
淮安府
夏稅
小麥，二十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二石二斗九升八合七勺。
農桑絲折絹，一千四百六十一疋一丈九尺七寸七分九釐。
秋糧
米，一十六萬六千四百二十三石五斗八合四勺。
揚州府
夏稅
小麥，三萬九千九百二十二石二升七合零。
農桑絲折絹，八百四十一疋二丈四尺。
農桑零絲，六十四兩五錢。
秋糧
米，二十萬六千六百三石八斗六升五合零。
租鈔，五千二百四貫七十一文。
牛租米，二石五斗。
徽州府
夏稅
小麥，五萬一千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一升二合一勺。
人丁絲折絹，八千七百七十九疋四尺三分三釐零。
農桑絲折絹，一十五疋一丈四尺七寸。

秋糧
米，一十二萬一百三十三石八斗六升三合三勺。
寧國府
夏稅
小麥，二萬九千五十二石三斗六升六合。
農桑絲折絹，三十疋二尺。
農桑零絲，三十三兩三錢。
稅絲，三百四十斤一十兩七錢四分二釐六毫。
秋糧
米，七萬四千二百六十二石六斗七升一合九勺。
池州府
夏稅
小麥，六千八百二十四石七斗五升七合八勺零。
稅絲折絹，一十五疋。
稅絲零絲，一兩一錢九分七釐。
農桑絲折絹，一百九十八疋。
農桑零絲，三斤一兩八錢五分。
秋糧
米，六萬一千三百七十二石八斗九升五合八勺。
山租鈔，三百四十四貫二百七十九文。
太平府
夏稅
小麥，一萬六千二百七十六石五斗六升。
絲綿折絹，一百二疋九尺六寸四分二釐。
秋糧
米，三萬三千六百三十六石七斗四升七合一勺。
安慶府
夏稅
小麥，一萬八千九百九石三斗七合二勺。
農桑絲折絹，三百五十三疋二丈九尺。

秋糧
米，一十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二石九斗八升四合。
廣德州
夏稅
小麥，三千六百三十二石三斗八升八合四勺零。
稅絲，一百一十六斤二錢九分六釐二毫。
農桑絲折絹，一十九疋一丈六尺七寸。
秋糧
米，一萬四千六十六石二斗九升二勺零。
徐州
夏稅
小麥，六萬七千一百五十八石九合八勺零。
稅絲折絹，三千二十五疋二丈二寸四分二釐零。
農桑絲折絹，二千五百三十八疋二尺六寸九分五釐。
秋糧
米，七萬九千八百五十八石一斗四升二合二勺零。
滁州
夏稅
小麥，二千五百七十八石五升八合七勺零。
秋糧
米，五千八百九十二石九斗一升一合一勺零。
和州
夏稅
小麥，一千四百二十四石六斗六升八合九勺。
農桑絲折絹，九十九疋二丈七尺二寸六分。
秋糧
米，九千九百五十石五斗四升五合八勺。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二五《户部一二・會計一・税糧二》 萬曆六年，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實徵夏稅秋糧總數。
夏稅

大小麥米，四百六十萬五千二百四十二石八斗七升五合七勺零。
麥麩，二百六十六石八斗二升一合六勺。
絲綿并荒絲，二百七十一萬五千四十七兩四分零。
稅絲，四十五萬五千三百八十兩七錢八分，又二千五百四十七斤十五兩五錢一分。
本色絲，八千六百一斤二寸二兩一錢四分零。
絲綿折絹，三萬四千二百六十一疋一十四丈四尺七寸六分零。
稅絲折絹，三萬九千八百六十九疋六丈五尺七寸七分零。
人丁絲折絹，四萬七百三十四疋一十二丈四尺三寸零。
農桑絲折絹，九萬一千三百二十七疋五十二丈五尺五寸二分零。
農桑零絲并絲綿，一千九十七兩九錢四分，又二百五十二斤九兩五錢八分零。
原額小絹，四疋。
幣帛絹，一疋。
麻布，二千七十七疋二丈六尺六寸五分零。
苧布，一千三百四十一疋二尺四寸。
綿花折布，一十二疋二丈二尺。
土苧，六十五斤一十三兩一錢六分。
洞蠻麻布，二百五十九條一丈五尺。
農桑并絲折米，八百一十石五升五合八勺。
鈔，二萬七千六百七十四錠一十二貫九百六十五文五分。
租鈔，三萬二千五百八十八錠三貫六百二十八文五分。
稅鈔，七千六百五十九錠四貫五百八十七文九分。
秋糧
米，二千二百三萬三千一百七十石六斗九升二合一勺零。
魚課米，三萬一千九百六十六石九斗一升六勺零。
棗子易米，二萬六千八百三十三石三斗二升二合。
棗株課米，二千一百七十八石三斗二升三合六勺。
地畝綿花絨，二十四萬四千一百二十九斤一十五兩二錢零。
綿布，二十二萬八千七百九十二疋一丈三尺二寸。
課程綿布，五百三十三疋。
猺人麤布，二百五疋八尺八寸。
課程苧麻折米，五百五十一石二斗三升五合九勺。
綿花絨折米，一百四十三石九斗四升四合九勺。
改科絲折米，九斗四升七合九勺。
花利米，一千八百八十八石二斗五升二勺。
牛租米，一十九石。
牛租穀，四千一石九斗八升五合六勺。
麻折米，三石六斗三升九合。
租絲，二千二百一十六兩七錢五分六釐。
租絹，五十九疋二丈九尺八寸。
租麤麻布，二疋六尺。
租苧布，七疋一丈。
租鈔，一萬八千八百二十七錠二十八貫六百二十二文，又五千四百八貫七百一十六文。
山租鈔，三千一百二十三錠二貫九百一十五文，又二百六十五貫一百一十文。
賃鈔，一百七十五貫八百七十一文。
茶課鈔，一千一百八十三錠一十五貫五百九十二文。
魚課鈔，三百四十七錠二貫八十六文。
椒課鈔，四十二錠三貫。
麻鈔，二錠四貫一百文。
稅鈔，一百六十錠九貫八百文。
苧麻，一千七百九十四斤一十四兩五錢。
桐油，一千六十三斤。
紅花，一十一斤一十三兩五錢。
差發馬，五匹。
浙江布政司
夏稅
小麥，一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三石七斗三升四合八勺。

絲綿并荒絲，二百七十一萬五千四十七兩四分零。
農桑絲折絹，三千五百九疋一丈一尺七寸七分零。
租鈔，三萬二千五百八十八錠三貫六百二十八文二分。
農桑零絲，四十三斤三兩八錢九分。
小絹，四疋。
幣帛絹，一疋。
秋糧
米，二百三十六萬九千七百六十四石四升四合。
租鈔，一萬八千七百七十九錠一貫五文。
租絲，二千二百一十六兩七錢五分六釐。
租絹，五十九疋二丈九尺八寸。
租麤麻布，二疋六尺。
租苧布，七疋一丈。
江西布政司
夏税
麥米，八萬八千七十二石四斗一升九合零。
絲綿折絹，八千二十五疋二丈七尺三寸七分九釐。
農桑絲折絹，三千四百八十六疋二丈六寸一分五釐。
鈔，六千八百九十六錠五百一十八文。
本色絲，八千二百九斤三兩七錢一分一釐四毫。
苧布，一千三百四十一疋二尺四寸。
秋糧
米，二百五十二萬八千二百六十九石九斗六升三合六勺零。
牛租穀，二百一石一斗八升五合三勺。
山租鈔，三千一百二十三錠二貫九百一十五文。
湖廣布政司
夏税
米麥，一十三萬一千九百七十六石二斗六升三合二勺零。
税絲折絹，二萬二千八百九十三疋二丈二尺五寸二分六釐零。
農桑絲折絹，四千九百九十七疋一丈三尺九寸二分九釐零。
綿花折布，一十二疋二丈二尺。
秋糧
米，一百三萬二百七石七斗七合六勺零。
賃鈔，一百七十五貫八百七十一文。
課程苧麻折米，五百五十一石二斗三升五合九勺。
課程綿布，五百三十三疋。
猺人麤布，二百五疋八尺八寸。
地畝綿花絨折米，一百四十三石九斗四升四合九勺零。
福建布政司
夏税
麥，七百六石九斗四升七合四勺零。
絲綿折絹，二百八十疋一丈九尺五寸五分三釐。
農桑絲折絹，三百一十九疋一丈二尺七寸八分。
零絲綿，一百九十四兩五錢九分。
土苧，六十五斤一十三兩一錢六分。
鈔，一萬七百七十八錠三貫一百七十二文五分六釐。
秋糧
米，八十五萬四百四十七石七斗七升四合五勺零。
魚課米，三萬一千九百六十六石九斗一升六勺零。
租鈔，二貫二百六十四文。
山東布政司
夏税
小麥，八十五萬五千一百七十二石一斗四升七合八勺零。
絲綿折絹，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五疋一丈五尺三寸零。
農桑絲折絹，三萬二千八百二十五疋一寸七分零。
税絲，二千八十九斤一十三兩一錢四分零。
本色絲，二十斤六兩三錢一分零。
秋糧
米，一百九十九萬五千七百六十四石九斗一升六合六勺零。
牛租米，一十六石五斗。

地畝綿花絨，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一十兩七錢一分二釐。
山西布政司
夏稅
小麥，五十九萬一千九百五十一石三斗一升七合一勺零。
農桑絲折絹，四千七百七十一疋。
農桑零絲，八百二十二兩五錢五分。
秋糧
米，一百七十二萬二千八百五十一石三斗八升三合五勺零。
河南布政司
夏稅
小麥，六十一萬七千三百二十二石八斗四升三合三勺零。
稅絲，三十五萬二千九百一兩五錢四分三釐零。
農桑絲折絹，九千九百六十三疋一丈六尺九寸二分一釐。
秋糧
米，一百七十六萬三千四百三十七石一斗一升五合二勺。
棗子易米，二萬六千八百三十三石三斗二升二合。
地畝綿花絨，三百四十二斤四錢。
陝西布政司
夏稅
小麥，六十九萬七百四十七石二斗四升一合六勺零。
農桑絲折絹，九千二百二十一疋二丈六尺六寸四分零。
絲綿，二百六斤三兩八錢四分零。
秋糧
米，一百四萬四千九百四十三石一斗二升四合一勺零。
綿花絨，一萬七千二百八斤三兩二錢。
綿布，一十二萬八千七百九十二疋一丈三尺二寸零。
四川布政司
夏稅
米，三十萬九千八百九十二石一斗六升四合二勺零。
秋糧
米，七十一萬八千六百五十二石九斗六升八合八勺零。
地畝綿花絨，七萬三百八十九斤二錢四分零。
差發馬，五匹。
廣東布政司
夏稅
麥米，六千一百二十二石八斗九升九合七勺零。
農桑米，三百九石八斗九升九合二勺零。
零絲折米，九斗三升。
秋糧
米，九十九萬三千八百二十四石八斗一升一合九勺零。
改科絲折米，九斗四升七合九勺零。
廣西布政司
夏稅
麥米，二千四百九十四石七斗一合六勺零。
絲折米，四百九十九石二斗二升六合六勺。
本色絲，一百四十八斤一十兩九錢五分四釐。
秋糧
米，三十六萬九千二百二石五斗二升六合零。
花利米，一千八百八十八石二斗五升二勺零。
租鈔，二十四錠二十四貫八百八十八文。
茶課鈔，一千一百八十三錠一十五貫五百九十二文。
魚課鈔，三百四十七錠二貫八十六文。
椒課鈔，四十二錠三貫。
苧麻，一千七百九十四斤一十四兩五分。
麻折米，三石六斗三升九合。
麻鈔，二錠四貫一百文。
紅花，一十一斤一十三兩五錢。
桐油，一千六十三斤。
稅鈔，一百六十錠九貫八百文。
雲南布政司

夏稅
麥，三萬五千五百六十七石二斗六升一合五勺零。
秋糧
米，一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三石三升七合一勺零。
貴州布政司
夏稅
麥苅，二百六十六石八斗二升一合六勺。
洞蠻麻布，二百五十九條一丈五尺。
秋糧
米，五萬五百四十一石九斗六升八合零。
順天府
夏稅
小麥，一萬八千八百三石三斗七升二合四勺零。
人丁絲折絹，二千一百七十五疋一丈六尺六寸。
農桑絲折絹，一千七百六十一疋二丈九尺八寸三分零。
秋糧
米，四萬五千二百四石八斗五合零。
地畝綿花絨，九千四百二十四斤一兩五錢零。
牛租穀，三千八百石八斗三勺。
永平府
夏稅
大小麥，九千九百九十六石一斗九升五合五勺。
人丁絲折絹，二千五十疋一丈五尺。
農桑絲折絹，二百四十三疋一丈二尺三寸二分零。
秋糧
米，二萬三千三百五十三石一斗一升八合八勺零。
地畝綿花絨，三百四十五斤一十三兩二錢。
保定府
夏稅
小麥，一萬八千七百九十三石八斗二升九合九勺零。
人丁絲折絹，二千七百九十六疋七尺一寸五分。
農桑絲折絹，一千六百一十一疋九尺二分五釐。
本色絲，一百二十四斤一兩一錢三分。
秋糧
米，四萬二千九百八十石三斗一合四勺零。
地畝綿花絨，九千五百七十四斤八兩五錢六分。
棗株課米，一十六石二斗九升。
河間府
夏稅
小麥，一萬九千七百一十八石二斗三升二合五勺零。
人丁絲折絹，五千四十六疋四尺四寸六分零。
農桑絲折絹，八百八十九疋七尺二寸九分零。
秋糧
米，四萬六千八十七石七升八合六勺零。
地畝綿花絨，四千六百四十七斤一十三兩五錢。
棗株課米，三十七石五斗三升。
真定府
夏稅
小麥，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三石四斗九升三合九勺零。
人丁絲折絹，八千五百四十八疋六尺五寸。
農桑絲折絹，七千疋一丈七尺八寸五分八釐零。
秋糧
米，八萬二千三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升四合三勺零。
地畝綿花絨，三萬五千三十三斤一兩四錢八分零。
順德府
夏稅
小麥，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七石八斗八合九勺零。
人丁絲折絹，一千五百四十八疋二丈九尺。
農桑絲折絹，三百五十一疋一丈二尺六寸八分零。
秋糧

米二萬四百六十一石七升三合一勺零。
地畝綿花絨，五千五斤四兩。
棗株課米，一十二石九斗八升三合六勺零。
廣平府
夏稅
小麥，一萬七千八百四十二石四斗五升九合一勺零。
人丁絲折絹，二千八百九十九疋二丈七尺五寸。
農桑絲折絹，六百五十四疋二丈三寸四分。
秋糧
米，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九石六斗五升五合六勺零。
地畝綿花絨，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四斤一十五兩八錢一分。
大名府
夏稅
小麥，四萬四千九十六石三斗五升七合九勺零。
人丁絲折絹，六千八百九十三疋一丈四尺一寸。
農桑絲折絹，八百一十疋一丈七尺九寸四分零。
鈔，九貫二百七十五文。
秋糧
米，一十萬三千八十石七斗二升八合九勺零。
地畝綿花絨，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五斤六兩六錢四分。
棗株課米，二千一百一十一石五斗一升。
延慶州
夏稅
小麥，一千七百一十三石七斗五升三合四勺。
秋糧
米，一千九百三十七石四升四合一勺。
保安州
夏稅
小麥，四百八石二斗九升八合六勺。
秋糧
米，一千五十三石二十六升一合三勺。
應天府
夏稅
小麥，一萬一千六百五十四石七斗六升一合五勺零。
絲綿折絹，一千二百一十四疋一尺六寸九分零。
農桑絲折絹，一百四十三疋二尺七寸三分零。
秋糧
米，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九石八斗四升七勺。
蘇州府
夏稅
小麥，五萬三千六百六十五石四斗三升。
稅絲折絹，一萬二千五百五十五疋。
農桑絲折絹，六百四十疋二丈九寸三分三釐。
稅絲，一十萬二千四百七十八兩四分零。
稅鈔，四千三百九十二錠三貫八百七十二丈。
秋糧
米，二百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石七斗四升二合二勺。
松江府
夏稅
大小麥，九萬一千二百六十石四斗一升九合六勺。
絲綿折絹，六百九十七疋三丈一尺五寸七分。
農桑絲折絹，一百七十九疋二丈四尺一寸。
稅鈔，三千二百六十七錠七百一十五文九分。
秋糧
米，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勺。
常州府
夏稅
小麥，一十五萬四千三百九十三石三斗八升二合九勺。
絲綿折絹，一千五百七十三疋一丈一尺一分零。
農桑絲折絹，三百二十四疋二丈四尺六寸。

麻布，二千七十七疋二丈六尺六寸五分零。
秋糧
米，六十萬六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升二合八勺。
租鈔，二十四錠四百六十五文。
鎮江府
夏稅
小麥，五萬四千九百五十八石七斗五升五合八勺。
絲綿折絹，二百五疋二丈八尺六寸二分七釐零。
農桑絲折絹，一十三疋二丈七尺六寸三分。
秋糧
米，一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二石二斗五升八合一勺。
廬州府
夏稅
小麥，九千八百八十五石一斗三升四勺。
農桑絲折絹，六百八十七疋一丈三尺三寸一分零。
秋糧
米，六萬七千四十五石五斗二升三合二勺。
鳳陽府
夏稅
小麥，九萬九千八百三十七石二斗六升八合七勺零。
稅絲折絹，一千三百八十疋一丈八尺七寸五分六釐。
農桑絲折絹，一千三十五疋四尺一寸五分。
秋糧
米，一十一萬三千五百三石二升六合二勺。
淮安府
夏稅
小麥，二十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二石二斗九升八合七勺。
農桑絲折絹，一千四百六十一疋一丈九尺七寸七分九釐。
秋糧
米，一十六萬六千四百二十三石五斗八合七勺。

揚州府
夏稅
小麥，三萬九千九百二十五石七斗三升四合二勺。
農桑絲折絹，八百四十二疋二丈四尺零絲四十七兩五錢。
秋糧
米，二十萬六千六百三石八斗六升五合零。
牛租米，二石五斗。
租鈔，五千四百八貫七百一十六文。
徽州府
夏稅
小麥，五萬一千七百八十五石四斗四合六勺。
人丁絲折絹，八千七百七十九疋四尺三分零。
農桑絲折絹，一十五疋一丈四尺七寸。
秋糧
米，一十二萬六百二石二斗六合。
寧國府
夏稅
小麥，二萬九千六十石五斗四升五合五勺。
農桑絲折絹，三十疋二尺。
稅絲，三百四十二斤二兩八分。
農桑零絲，三十三兩三錢。
秋糧
米，七萬四千一百九十一石七斗九升八合六勺。
池州府
夏稅
小麥，六千九百六石四斗八升六合一勺。
稅絲折絹，一十六疋。
農桑絲折絹，一百九十九疋。
稅絲零絲，一兩一錢九分七釐。
農桑零絲，三斤一兩八錢五分。

秋糧
米，六萬二千一百五十四石六升五合二勺。
山租鈔，二百六十五貫一百一十文。
太平府
夏税
小麥，一萬六千七百五十二石八斗七升七合。
絲綿折絹，一百二疋九尺六寸四分零。
農桑絲折絹，一百一十六疋二丈六尺三寸九分零。
秋糧
熟荒米九萬一千四百一十八石五斗九升一合三勺。
安慶府
夏税
小麥，一萬八千九百九石三斗七合一勺。
農桑絲折絹，三百五十三疋二丈九尺。
秋糧
米，一十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二石九斗八升四合。
廣德州
夏税
小麥，三千六百三十六石三斗九升三合二勺。
税絲，一百一十六斤二錢九分零。
農桑絲折絹，一十九疋一丈六尺七寸。
秋糧
米，一萬四千六十六石二斗九升二勺。
徐州
夏税
小麥，六萬七千一百五十八石九合八勺。
税絲折絹，三千二十五疋二丈四尺五寸二分零。
農桑絲折絹，二千五百三十八疋二尺六寸九分零。
秋糧
米，七萬九千八百五十八石一斗四升二合二勺零。
滁州
夏税
小麥，二千六百一十一石二斗九升七合三勺。
農桑絲折絹，二百一十七疋五尺四寸四分零。
秋糧
米，五千九百八十五石三斗五升六合三勺。
和州
夏税
小麥，一千四百三十五石六斗六升一合三勺零。
農桑絲折絹，九十九疋二丈七尺二寸六分。
秋糧
米，九千九百五十石五斗四升五合八勺。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二六《户部一三・會計二・起運》 軍馬所在轉運供給，具載職掌。見今各處錢糧除存留外，其起運京邊，各有定數，備列于後。若起運南京者，則見於南京户部。

弘治十五年起運數目
浙江布政司
夏税
京庫，折銀麥，八萬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絲綿，三十二萬兩。
絲綿折絹，一百九十六萬兩。每二十兩，折絹一疋。
秋糧
京庫，白熟糯米，一百石，准糙米一百一十石。
折銀米，六十萬五百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供用庫，白熟粳米，二萬三千石，准糙米二萬五千三百石。
酒醋麪局，白熟粳米，二千七百石，准糙米二千九百七十石。
惜薪司，白熟糯米，一十五石一斗，准糙米一十六石六斗一升。
光禄寺，白熟粳米，二萬五千石，准糙米二萬七千五百石。白熟糯米，四千三百八十五石七斗，准糙米四千八百二十四石二斗七升。
京倉，兑軍儹運米，六十萬石。

江西布政司
夏稅
京庫，折銀米麥，六萬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絲綿折絹，八千二十九疋二丈三尺八寸四分八釐。
農桑絲折絹，三千四百八十六疋二丈二尺一寸一分五釐。
秋糧
京庫，折銀米，九十七萬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闊白苧布，五萬疋，准米三萬五千石。
京倉，兑軍儹運米，四十萬石。
湖廣布政司
夏稅
京庫，折絹，二萬二千九百二十一疋一丈六尺五寸四分九釐。
秋糧
京庫，折銀米，七萬二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福建布政司
秋糧
京庫，折銀米，三十六萬四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山東布政司
夏稅
京倉，小麥，三萬四千七十五石。
京庫，綿布，二萬疋，准小麥二萬四千石。
絲折絹，五萬四千九百九十疋一丈五尺四寸七分六釐。
邊倉小麥，一萬八千七百七十五石。
鈔，五十萬錠，照例折銀，准小麥五萬石。
綿布，一十三萬二千四百一十八疋，准小麥一十五萬九千九百一石六斗。
秋糧
京倉，米五十五萬五千六十石。
京庫，綿布，一萬五千疋，准米一萬五千石。
綿花，六萬二千斤，准米六千二百石。
折銀草，一百七萬五千一百束。
邊倉，本色米，二十萬八千八百石。
綿布，一十二萬九千疋，准米一十二萬九千石。
綿花，七萬七千斤，准米七千七百石。
京場草，一百一十二萬四千三百八十束。
邊場草，三十二萬束。
山西布政司
夏稅
京庫，農桑絲折絹，四千七百七十七疋。
大同，麥，二萬九千三百石。
大同府，銀億庫，布，四萬二千五百疋，准麥五萬一千石。
宣府，麥，一萬七千八百石。
萬全，萬億庫，布，六千疋，准小麥七千二百石。
鴈門等三關，麥，一萬二千石。
秋糧
大同，米，二十九萬六千五百石。
宣府，米，二萬五千石。
大同府，銀億庫，綿布，一十八萬疋，准米一十八萬石。
綿花絨，八萬斤，准米八千石。
萬全都司，萬億庫，綿布，六萬二千五百疋，准米六萬二千五百石。
綿花絨，二萬二千五百斤，准米二千二百五十石。
大同在城，并在外草場，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八束。
偏頭等三關，米，八萬一千石。
偏頭關，并代州草場，草，一百一十萬束。
邊庫，户口食鹽鈔，一百五十萬七千三百九十錠三貫。
河南布政司
夏稅
京倉，糧，一萬七千九百五十石。
邊倉，小麥，九千六百石。
秋糧
京倉，米，二十九萬二千六十五石三斗。

京庫，絹，二萬五千七百五十疋零。
綿布，八萬一千八百三十七疋。
綿花絨，一十三萬三百四十二斤四錢。
户口食鹽鈔，六百一十四萬七千一百一十貫。
京場，草，一百五十三萬七千八百九十六束。
邊倉粟米，七萬一千六百九十石。
廣東布政司
秋糧
京庫，折銀米四十萬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順天府
夏稅
京倉，小麥，二千一百一十石。
邊倉，喜峯口等倉，小麥，八千七百四十石。
秋糧
京倉，米、豆，七百三十七石。
京庫，人丁絲折絹，二萬一千七十五疋一丈六尺六寸。
農桑絲折絹，一千七百六十四疋一丈七尺三寸零。
綿花絨，九千四百三十六斤一十四兩五錢六分四釐。
户口食鹽鈔，四十九萬五百九十三貫。
邊倉，山海等倉，米、豆，二萬三千七百二十石七斗。
永平府
夏稅
京庫，絹，一百七十四疋一丈五寸。
京場，草三萬束。
保定府
夏稅
京倉，小麥，二千七百五十石。
京庫，人丁絲折絹，一千一百五十六疋。
農桑絲折絹，一千六百一十一疋九尺二分五釐。
本色絲，二百二十四斤一兩一錢二分。
户口食鹽鈔，四十五萬九百三十六貫，錢鈔中半。
邊倉，小麥，一千三百五十石。
秋糧
京倉，米，三千四百二十五石。
京庫，綿花絨，九千五百七十四斤八兩五錢六分。
折銀草，三十六萬束，每束折銀三分。
京場，草，六十八萬九千二百九十束。
邊場，米，二萬一千五百石。
河間府
夏稅
京倉，小麥，六千六百六十八石。
京庫，人丁絲折絹，四千九百二疋二丈六尺三寸三分零。
邊倉，小麥，三千一百七十五石。
秋糧
京倉，米，一萬五千九百石。
京庫，地畝綿花絨，四千六百四十七斤一十三兩五錢。
綿花絨，三萬斤，准米三千石。
鈔，一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貫。
京場，草，六十萬六千九百束。
邊倉，米，八千八百五十石。
邊場，草，五萬束。
真定府
夏稅
京倉，糧，九千二百五十石。
京庫，絹，一萬四千一百三十三疋九尺五寸。
邊倉，糧，五千五百七十石。
秋糧
京倉，米，二萬五千九百一十八石四斗六升。
京庫，綿花絨，三萬五千三十三斤一兩。
户口食鹽鈔，一百二十四萬五百六十八貫。

折銀草，三十八萬九千束，每束折銀三分。
邊倉，米，一萬二千五百石。
順德府
夏稅
京倉，麥、豆，共一萬一千四百五十石。
京庫，農桑絲折絹，三百五十一疋一丈二尺六寸八分零。
人丁絲折絹，一千五百四十八疋。
地畝綿花絨，五千五斤四兩。
戶口食鹽鈔，三十五萬七千三百五十四貫。
邊倉，麥、豆，共五千四百二十石。
秋糧
京倉，米、豆、芝麻，一萬六千九百七十五石。
京庫，折銀草，一十七萬三百束。
京場，草，三十四萬九千一百束。
邊倉，米、豆，共五千九百六十石。
廣平府
夏稅
京倉，麥，一萬五百五十石。
京庫，絹，三千一百四十疋一丈八寸四分。
戶口食鹽鈔，六十六萬三千一十八貫。
邊倉，麥，四千六百石。
秋糧
京倉，米，一萬一千八百石。
京庫，綿花絨，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四斤一十五兩八錢一分。
折銀草，二十四萬四千束，每束折銀三分五釐。
京場，草，五十三萬九千八百束。
邊倉，米，二萬一千三百石。
大名府
夏稅
京倉，小麥，八千五百二十五石。
京庫，闊白布，二千四百疋。
人丁絲折絹，六千八百二十八疋一丈四尺一寸。
農桑絲折絹，八百一十疋二丈七尺九寸四分零。
邊倉，小麥，九千一百石。
邊庫，闊白布，一千三百疋。
戶口食鹽鈔，七十八萬一千一百三十一貫。
秋糧
京倉，米，三萬四百石。
京庫，折銀草，四十五萬五千束。
京場，草，一百六萬一千七百八十二束。
邊倉，米，四萬一千四百五十石。
邊庫，闊白布，二千疋。
邊倉草，二十九萬束。
應天府
秋糧
京倉，兌軍儹運米，一十萬石。
京庫，折銀草，三十萬三千九百包，每包折銀三分。
蘇州府
夏稅
京倉，麥，三萬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秋糧
京倉，兌軍儹運米，六十五萬五千石。
在京各衙門，白粳米，五萬四千八百石。
京庫，折銀米，七十六萬六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闊白布，一十九萬疋，准米一十九萬石。
絲折絹，一萬二千五百五十五疋。
折銀草，三十七萬包，每包折銀三分。
戶口食鹽鈔，八十萬八千四百六十四錠二貫。
松江府
夏稅

京倉，麥，六萬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秋糧
京倉，米，四萬七千六十五石五斗。
京庫，折銀米，二十八萬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綿布，一十七萬五千疋。
折銀草，二十二萬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食鹽鈔，四十六萬三千六十五貫。
常州府
夏稅
京庫，折銀麥，九萬石。
秋糧
京倉，兑軍儹運米，一十七萬五千石。
在京吏部等衙門，米，四萬三千四百七十二石七斗三升。
京庫，折銀米，二十五萬六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人丁絲折絹，一千五百七十三疋一丈一尺一分零。
農桑絲折絹，三百二十四疋二丈四尺六寸。
折闊白布米，五萬石，每石折布一疋。
折銀草，五十三萬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食鹽鈔，二百三十六萬一千三十九貫。
鎮江府
夏稅
京庫，人丁絲折絹，二百五疋二丈八尺六寸二分零。
農桑絲折絹，一十三疋二丈七尺六寸三分。
户口食鹽鈔，二十四萬七千三百六十五貫，錢鈔中半。
廬州府
夏稅
京倉，小麥，一千石。
京庫，農桑絲折絹，六百八十七疋一丈三尺二分零。
折銀草，五萬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食鹽鈔，一十九萬九千六百四十二貫三百七十五文，錢鈔中半。

鳳陽府
夏稅
京倉，糧，三千石。
京庫，絹，一千三百八十疋。
折銀草，一十一萬八千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食鹽鈔，九十五萬六千二十五貫。
淮安府
夏稅
京倉，糧，三千石。
京庫，絹，一千四百六十一疋一丈九尺七寸五分。
秋糧
京倉，米，二萬六千石。
京庫，絹，一千四百四十一疋一丈九尺。
折銀草，二十三萬七千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食鹽鈔，一百九十六萬八千三百九十貫。
揚州府
夏稅
京倉，小麥，二百石。
秋糧
京倉，米六萬一百石。
京庫，絲綿折絹，八百四十一疋二丈四尺。
折銀草，二十二萬包，每包折銀三分。
安慶府
夏稅
京庫，農桑絲折絹，三百五十三疋二丈九尺。
折銀草，一十二萬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食鹽鈔，一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六貫九百三十文，錢鈔中半。
徽州府
夏稅
京庫，折銀糧，二萬二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秋糧
京庫，折銀糧，七萬一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戶口食鹽鈔，七十七萬九千七百貫。
寧國府
秋糧
京倉，兌軍儹運米，三萬石。
京庫，折銀草，五十七萬包，每包折銀三分。
戶口食鹽鈔，五十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三貫。
池州府
夏稅
京庫，絲折絹，一十五疋。
農桑絲折絹，一百九十八疋。
秋糧
京倉，兌軍儹運米，二萬五千石。
京場，草，六萬二千包。
京庫，戶口食鹽鈔，一十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貫。
太平府
夏稅
京庫，人丁絲折絹，一百二疋九尺六寸四分零。
農桑絲折絹，一百一十六疋一丈六尺九分零。
戶口食鹽鈔，一十七萬八千八百四十五貫，錢鈔中半。
慶德州
秋糧
京庫，折銀草，二十三萬包，每包折銀三分。
戶口食鹽鈔，八十八萬二千八十四貫。
滁州
夏稅
京庫，農桑絲折絹，二百一十七疋五尺四寸四分。
折銀草，一萬一千包，每包折銀三分。
戶口食鹽鈔，五萬二千六百九十五貫。

徐州
夏稅
酒醋麪局，小麥，一千石。
京庫，絲折絹，三千二十五疋二丈二寸四分零。
農桑絲折絹，二千五百五十八疋二尺六寸九分零。
秋糧
京倉，兌軍米，三萬石。
京庫，折銀草，五萬包，每包折銀三分。
戶口食鹽鈔，五十一萬四千三百九十八貫。
和州
夏稅
京庫，農桑絲折絹，九十九疋二丈七尺二寸六分。
戶口食鹽鈔，五萬九千九百一十貫，錢鈔中半。

萬曆六年起運數目
浙江布政司
夏稅
京庫，折銀麥，八萬石，每石折銀一錢五分。
絲綿，三十二萬兩。
絲綿折絹，九萬八千一百七疋一尺三寸。
秋糧
京庫，折銀米，五十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三石六斗五升九合九勺，每石折銀一錢五分。
派剩折銀米，三萬八千五百三十石八斗一升八合零。內一萬九千五百石，每石折銀七錢，餘每石折銀六錢。
供用庫，白熟粳米，三萬二千石。
酒醋麪局，白熟糯米，六千二百五十石。
光祿寺，白熟粳米，一萬九千石。白熟糯米，八千五百石。
漕運兌軍米，六十萬石。
徐州倉，改兌米，四萬五千石。

京庫，折銀草，六十萬包，每包折銀三分。
戶口鹽鈔銀，一千一百五十三兩一錢七分。
江西布政司
夏稅
京庫，折銀麥米，六萬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絲綿折絹，八千二十五疋二丈七尺三寸七分零。
農桑絲折絹，三千四百八十六疋二丈六寸一分零。
苧布，一千三百四十一疋二尺四寸。
秋糧
京庫，折銀米，九十七萬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派剩折銀米，七萬四千三百五十四石二斗八升九合零，每石折銀六錢。
苧布，五萬疋，准米三萬五千石。
漕運兌軍米，四十萬石。
淮安倉，改兌米，一十七萬石。
湖廣布政司
夏稅
京庫，絲折絹，二萬二千八百九十三疋二丈二尺五寸二分零。
秋糧
京庫，折銀米，七萬二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派剩折銀米，三萬八千九百六十五石，每石折銀六錢。
戶口鹽鈔銀，八千五百八十九兩二錢三分零。
漕運兌軍米，二十五萬石。
福建布政司
夏稅
京庫，絲綿折絹，二百八十疋一丈九尺五寸五分零。
農桑絲折絹，三百一十九疋一丈二尺七寸八分零。
秋糧
京庫，折銀米，三十一萬四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戶口鹽鈔銀，一萬一千二十七兩六錢七分零。
山東布政司
夏稅
京倉，小麥，七千九百二十九石一升八合六勺。
派剩折銀小麥，五千九百二石五斗八升一合四勺，每石折銀一兩。
光祿寺小麥，八千石。
酒醋麪局，小麥，二千三百五十石。
京庫，絲綿折絹，二萬二千二十一疋□尺二寸一分零。
農桑絲折絹，三萬二千二百三十四疋四尺四寸二分零。
闊白綿布，二萬疋，准小麥二萬四千石。
紅花，三萬斤，准小麥七千五百石。
臨、德二倉，小麥，八萬石，內改撥天津倉五千八百石。
邊倉，小麥，三萬二千八百石。
綿布，一十九萬三千八百九十一疋，准小麥二十三萬二千六百六十九石二斗。
鈔，一百八十萬錠，准小麥一十八萬石。
通州通濟庫，闊白綿布，六千疋，准小麥七千二百石。
河間府、滄州、靜海等庫，闊白綿布，三萬四百一十六疋，准小麥三萬六千四百九十九石二斗，俱每疋折銀三錢。
秋糧
京倉，米、豆，二萬五千五百一十一石七斗七升一合二勺。
派剩折銀米，一萬七千五百七十八石五斗七升九合八勺。內一萬石，每石折銀七錢，餘每石折銀六錢。
光祿寺，米、豆、芝麻，三萬三千七百八十石。
供用庫，芝麻、豆，三千六百三十九石一斗。草，一萬六千束。
酒醋麪局，黃豆，二千二百石。
司苑局，黑豆，七百石。草，一萬束。
漕運兌軍米，二十八萬石。
臨、德二倉，改兌米，九萬五千六百石。
京庫，地畝綿花絨，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一十兩七錢一分二釐。
綿花絨，五萬八千三十五斤，准米五千八百三石五斗。
折銀草，一百九十九萬七千一百六十三束一十斤，每束折銀三分五釐。

戶口鹽鈔銀，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兩三錢八分三釐七毫。
京場，草，一百三十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六束五斤。
邊倉，米、豆，四十五萬四千八百六十七石四升九合。
綿布，三十四萬九千六百三十疋，准米三十四萬九千六百三十石。
綿花絨，二十七萬一千五百斤，准米一萬七千一百五十石。
河間府巨盈倉，粟米，五千石，每石折銀六錢。
通州通濟庫，闊白綿布，二千疋，准米二千石，每疋折銀三錢。
邊庫，戶口鹽鈔銀，四千七百兩三錢九分七釐二毫。
邊場草，四十四萬三千三百四十一束一十斤二兩。
山西布政司
夏稅
京庫，農桑絲折絹，四千七百七十一疋。
邊倉，小麥，九萬一百四十石。
綿布，四萬八千五百疋，准小麥五萬八千二百石。
撥運三關鎮，各倉麥，三萬五千八百六十石七斗。
秋糧
邊倉，米、豆，四十七萬一千六百一十七石二斗。
綿布，二十四萬二千五百疋，准米二十四萬二千五百石。
綿花絨，一十萬二千五百斤，准米一萬二百五十石。
撥運三關鎮，米，八萬四千一十七石二斗。
邊場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零。
河南布政司
夏稅
京倉，小麥，六千三百石。
派剩折銀麥，二千三百五十二石四斗，每石折銀一兩。
光祿寺，小麥，六千六百石。
酒醋麪局，小麥，二千石。
京庫，稅絲折絹，一萬四千一百五十八疋二丈四尺八寸六分零。
農桑絲折絹，八千九百六十三疋一丈六尺九寸二分零。
綿布，三千八百疋，准小麥四千五百六十石。

織染局，本色絲，三萬九千六百□十九兩一錢九分九毫零。
臨、德、鳳陽等倉，小麥，共八萬八千五十石。
邊倉，小麥，一十四萬八千四百五十石。
綿布，六萬九千五百九疋，准小麥八萬三千四百一十石五升零。
農桑絲折絹，一千疋。
秋糧
京倉，米、豆，四萬八千三百一石六斗三升五合一勺。
派剩折銀米，二萬四千四百五十八石五升二升四合六勺零，每石折銀六錢。
光祿寺，米、豆、芝麻，三萬八千七百六十石。
供用庫，芝麻、豆，三千四百石。草，一萬七千束。
酒醋麪局，黃豆，二千四百石。
司苑局，黑豆，八百石。草，二萬束。
國子監，菜豆，三百石。
漕運兌軍米，二十七萬石。
臨、德二倉，改兌米，一十一萬石。
京庫，綿布，八萬三千八百三十七疋，准米八萬一千八百三十七石。
綿花絨，一十三萬斤，准米一萬二千石。
地畝綿花絨，三百四十二斤四錢。
折銀草，七十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二束七斤，每束折銀三分五釐。
戶口鹽鈔銀，二千九百六十二兩九錢五分二釐五毫。
邊倉，米、豆，四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六石九斗九升一合。
綿布，十萬三千七百四疋八尺五寸，准米十萬三千七百四石二斗五升零。
綿花絨，一十五萬一千八百二十六斤八兩，准米一萬五千一百八十二石六斗五升。
邊庫，戶口鹽鈔銀，四千八百一十二兩九錢一分二釐。
京場，草，一百一十九萬五千五百六十二束八斤。
邊場，草，二十二萬束。
廣東布政司
秋糧
京庫，折銀米，四十萬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順天府
夏稅
京倉，小麥、豆，一千五百四十七石五斗。
派剩折銀麥，一千五百一石七斗，每石折銀一兩。
光禄寺，小麥，二千四百三十石。
酒醋麪局，小麥，六百五十石。
太常寺，小麥，五十石。
京庫，人丁絲折絹，一千八百二十疋一丈六尺六寸。
農桑絲折絹，一千七百六十一疋二丈九尺八寸三分零。
邊倉，小麥，四千一百七十石。
綿布，四百五十九疋，准小麥五百五十石八斗。
人丁絲折絹，三百五十五疋。
秋糧
京倉，米、豆，五千六百四十石一升。
派剩折銀米，三千八百四十六石一斗四升，每石折銀六錢。
供用庫，芝麻，四百二十三石一升。
光禄寺，米、豆，六百九十一石。
惜薪司，白糯米，一十五石一斗。
司苑局，草，一萬二百七十二束。
京庫，地畝綿花絨，九千四百二十四斤一兩五錢零。
綿花絨，三百七斤，准米三十石七斗。
折銀草，二十九萬一千七百二十束八分，每束折銀三分五釐。内良鄉縣，輕則草五千四百一十五束，每束折銀一分五釐。
户口鹽鈔銀，一千九百五十九兩九錢六分八釐。
邊倉，米、豆，一萬九千五百六石三斗七升。
綿花絨，一千五百斤，准米一百五十石。
京場草，一十四萬一千一百七十束。
邊場草，一十五萬五千束。
永平府
夏稅
太常寺，小麥，五十石。
京庫，人丁絲折絹，一百七十四疋一丈五尺。
秋糧
邊庫，地畝綿花絨，三百四十五斤一十三兩二錢。
户口鹽鈔銀，九百一十一兩一錢六分三釐四毫。
寶鈔司，稻草，一千八百二十束。
保定府
夏稅
京倉，小麥，三百六十石。
京庫，人丁絲折絹，一千一百五十六疋。
農桑絲折絹，一千六百一十一疋九尺二分零。
本色絲，二百二十四斤一兩一錢三分。
邊倉，小麥，四千七百九十石。
人丁絲折絹，七百九十三疋七尺一寸五分。
秋糧
京庫，地畝綿花絨，九千五百七十四斤八兩五錢六分。
折銀草，四十七萬一千九百四十六束，每束折銀三分五釐。
户口鹽鈔銀，九百兩四錢六分二釐。
供用庫，芝麻，五百三十石。
酒醋麪局，草，一萬一千束。
邊倉，米，三萬一百八十石。
京場，草，二十七萬六千三百九十六束十斤。
邊場，草，三十萬一千九百九十七束。
河間府
夏稅
京倉，小麥、豆，一千三百石。
派剩折銀麥，一千五百三石，每石折銀一兩。
光禄寺，小麥，二千一百七十石。
酒醋麪局，小麥，二百五十石。
京庫，人丁絲折絹，二千六百二疋二丈六尺五寸六分零。

邊倉，小麥，四千三百一十石。
綿布，三百疋，准小麥三百六十石。
人丁絲折絹，二千三百疋。
秋糧
京倉，米、豆，七百三十一石四升。
派剩折銀米，二千二百二十四石九斗五升。內一千六百八十七石九斗九升，每石折銀七錢，餘每石折銀六錢。
供用庫，芝麻，三百五十石。
光禄寺，芝麻，六百石。
酒醋麪局，稻皮，一百五十石。草，一萬一千束。
京庫，地畝綿花絨，四千六百四十七斤一十三兩五錢。
綿花絨，三萬斤，准米三千石。
折銀草，二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束，每束折銀三分五釐。
户口鹽鈔銀，五百七兩二錢二分九釐。
邊倉，米、豆，一萬七千八百三十四石一升。
京場，草，二十萬六千三百一十束。
邊場，草，一十二萬九千六十束。
真定府
夏稅
京倉，小麥，九百九十一石二斗。
京庫，人丁絲折絹，七千五百九十八疋六尺五寸。
農桑絲折絹，六千六百三十二疋一丈七尺八寸五分零。
邊倉，小麥，一萬五千八百八石八斗。
綿布，一千六百疋，准小麥一千九百二十石。
人丁絲折絹，五百疋。
秋糧
供用庫，芝麻，八百二十石。草，一萬二千九百七十束。
酒醋麪局，草，一萬一千束。
司苑局，草，一萬五千束。
京庫，地畝綿花絨，三萬五千三十三斤一兩四錢八分零。
折銀草，七十一萬八千七十一束十斤，每束折銀三分五釐。
户口鹽鈔銀，一千二百三十八兩六錢八分四釐。
邊倉，米，四萬四千五百九十八石四斗六升。
京場，草，三十萬八千七百六十四束五斤。
邊場，草，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二十束。
順德府
夏稅
京倉，小麥、豆，六百五十石。
派剩折銀米，七百五石。每石，折銀一兩。
光禄寺，麥、豆，二千七百七十五石。
酒醋麪局，小麥，五百五十石。
京庫，人丁絲折絹，一千五百四十八疋二丈九尺。
農桑絲折絹，三百五十一疋一丈二尺六寸八分零。
邊倉，小麥，五千二百四十石。
綿布，一千三百疋，准小麥一千五百六十石。
秋糧
京倉，豆，一百九十三石三斗一升。
派剩折銀米，二千一百七十六石二升。內一千九百一十二石一升，每石折銀七錢，餘每石折銀六錢。
供用庫，芝麻，四百五十石。
光禄寺，芝麻，米、豆，一千七百七十五石。
司苑局，黑豆，四百五十石。
京庫，地畝綿花絨，五千五斤四兩。
綿花絨，三百五十斤，准米三十五石。
折銀草，二十五萬二千九十八束七斤八兩，每束折銀三分五釐。
户口鹽鈔銀，七百二十二兩八錢二分八釐。
真定府庫，闊白錦布，一千二百疋，准米一千二百石。
邊倉，米、豆，一萬八千五百五十五石六斗七升。
京場，草，一十五萬一千九百四十二束二斤八兩。
邊場，草，一十一萬九千九百六十束。

廣平府
夏稅
京倉，小麥，三百五十石。
派剩折銀麥，三百四十六石，每石折銀一兩。
光祿寺，小麥、豆，七百七十七石。
酒醋麪局，小麥，四百一十石。
國子監，小麥，二百石。
京庫，人丁絲折絹，二千四百九十九疋二丈七尺五寸。
農桑絲折絹，六百五十四疋二丈三寸四分。
邊倉，小麥，四千七百石。
綿布，七千疋，准小麥，八千四百石。
人丁絲折絹，四百疋。
秋糧
京倉，米，六百石。
供用庫，芝麻，三百五十石。
光祿寺，芝麻，四百石。
神樂觀，黃豆，三百四十六石一斗二升七合二勺。
內官監，草，二百六十六束。
京庫，地畝綿花絨，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四斤一十五兩八錢一分。
折銀草，四十八萬二千八百三十三束五斤，每束折銀三分五釐。
户口鹽鈔銀，一千三百三十五兩七錢八釐。
邊倉，米、豆，二萬三千四百三石八斗七升二合八勺。
綿布，八千疋，准米八千石。
京場，草，二十一萬一千一百六十六束十斤。
邊場，草，七萬束。
大名府
夏稅
京倉，麥、豆，二千三百八十二石五斗。
派剩折銀麥，六千四百四十石七斗，每石折銀一兩。
光祿寺，小麥，六千二百二十石。
酒醋麪局，小麥，一千九十石。
太常寺，小麥，一百石。
京庫，人丁絲折絹，六千八百九十三疋一丈四尺一寸。
農桑絲折絹，八百一十疋二丈七尺九寸四分零。
邊倉，小麥，一萬三千三百八十六石七斗。
綿布，三千五百一十九疋，准小麥四千二百二十二石。
真定府庫，闊白綿布，一千六百疋，准小麥一千九百二十石。
秋糧
京倉，米、豆，三千三百四十二石六斗六升。
派剩折銀米，四千四百二十二石四斗七升三合。內一千八百石，每石折銀七錢，餘每石折銀六錢。
供用庫，芝麻、豆，一千九百五十八石三升。草，一萬二千束。
光祿寺，芝麻、豆，四千七百一十石。
酒醋麪局，菉黑豆，二千五百石。草，一萬一千束。
司苑局，十一萬五千束。
京庫地畝綿花絨，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五斤六兩。
折銀草，一百四十一萬八千八百六十七束一十斤五分，每束折銀三分五釐。
户口鹽鈔銀，三千六百一十一兩一錢五分四釐三毫零。
邊倉，米、豆，七萬三百六十六石九斗三升七合。
綿布，二千九百疋，准米二千九百石。
綿花絨，一千四百九十九斤，准米一百四十九石九斗。
真定府庫，綿布，九百疋准米九百石。
京場草，三十二萬三千九百七十三束包零。
邊場，草，八萬三千九百四十束。
應天府
夏稅
京庫，派剩折銀小麥四百四十九石六斗八升，每石折銀一兩。
光祿寺，小麥，四百八石。
秋糧
京庫，派剩折銀米，二萬二千五百一十六石六斗。內三千七百石，每石折銀

七錢，餘每石折銀六錢。
折銀草，三十萬七千九百包，每包折銀三分。
漕運兌軍米，一十萬石。
淮安倉，改兌米，二萬八千石。
蘇州府
夏稅
京庫，折銀麥，一萬九千九百二十六石八斗四合八勺，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稅絲折絹，一萬二千五百五十五疋。
秋糧
京庫，折銀米，七十六萬四千八百二十六石八斗八升五合七勺，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派剩折銀米，三萬五千九百九石三升零，每石折銀七錢。
綿布，一十九萬疋，准米一十九萬石。
折銀草，三十五萬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鹽鈔銀，五千五百九十八兩七錢二分五毫。
供用庫，白熟粳米，一萬五千九百石。
内官監，白熟粳米，四千二百五十石。
光禄寺，白熟粳米，一萬五千石。白熟糯米，二千五百石。
酒醋麪局，白熟糯米，三千一百五十石。
涇府，養贍白粳米，五百石。
汝府，養贍白粳米，一千石。
景府，養贍白粳米，七百五十石。
德府，禄米，一千石。
公、侯、駙馬、伯，禄米，八千五百一十六石。
府部等衙門，俸米，遞年增減不一，約該米二萬四千四百九十一石。
漕運兌軍米，六十五萬五千石。
淮安倉，改兌米，四萬二千石。
鳳陽、揚州二倉，米，二萬一百八十五石。
松江府
夏稅
京庫，折銀麥，六萬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鳳陽府倉，小麥，一萬二千石。
秋糧
京庫，折銀米，二十七萬四千六百八十七石二斗六升二合，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派剩折銀米，二萬六千八百五十三石三斗八升零，每石折銀七錢。
闊白綿布，三十三萬二千疋，准米三十三萬二千石。
闊白三棱布，三萬三千疋，准米六萬六千石。
折銀草，二十二萬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鹽鈔銀，七百七十四兩五分二釐四毫七絲。
供用庫，白熟粳米，一萬七千三百五十二石四升七合。
光禄寺，白熟粳米，一萬三千六百石。白熟糯米，二千二百石。
酒醋麪局，白熟糯米，二千一百石。
公、侯、駙馬、伯，禄米，八千五百三十五石。
府部等衙門，俸米，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七石。
漕運兌軍米，二十萬三千石。
淮安倉，改兌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
揚州、徐州倉，米，三萬石。
常州府
夏稅
京庫，折銀麥，九萬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絲綿折絹，一千五百七十三疋一丈一尺一分零。
農桑絲折絹，三百二十四疋二丈四尺六寸。
鳳陽、揚州、淮安、鎮江、壽、亳州倉，小麥，共五萬一千五百石。
秋糧
京庫，折銀米，二十五萬三千九百三十四石五斗，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派剩折銀米，二萬四千九百一十八石六升零，每石折銀七錢。
闊白綿布，五萬疋，准米五萬石。
折銀草，五十三萬一千八十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鹽鈔銀，三千四百六十五兩三錢五分。

供用庫，白熟粳米，一萬七千二百石。
内官監，白熟細粳米，一千七百石。白熟粳米，六千八百七十五石。
光禄寺，白熟粳米，五千四百石。白熟糯米，八百石。
景府，養贍白熟粳米，七百五十石。
涇府，養贍白熟粳米，五百石。
公、侯、駙馬、伯，禄米，七千一百一十九石。
府部等衙門，俸米，八千二百三十石。
犧牲所，糯稻穀，二百五十石，准米一百一十五石。
漕運兑軍米，一十七萬五千石。
揚州府倉，米，一萬石。
鎮江府
夏税
京庫，派剩折銀麥，三百九十五石，每石折銀一兩。
農桑絲折絹，一十三疋二丈七尺六寸三分。
絲綿折絹，二百五疋二丈八尺六寸二分零。
淮安、鳳陽倉，小麥，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
秋糧
京庫，派剩折銀米，七十五石，每石折銀六錢。
折銀草，七萬一千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鹽鈔銀，三百五兩五分八釐。
漕運兑軍米，八萬石。
徐、淮二倉，改兑米，二萬二千石。
揚州倉，米，一萬石。
廬州府
夏税
京庫，派剩折銀麥，二百九石，每石折銀一兩。
農桑絲折絹，六百八十七疋一丈三尺三寸一分零。
光禄寺，小麥，一千三百九十石。
鳳陽、揚州倉，小麥，二千四百一石。
秋糧
京庫，折銀草，五萬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鹽鈔銀，七百四十兩七錢九分九毫。
漕運兑軍米，一萬石。
鳳陽倉，米，二萬五千石。
鳳陽府
夏税
京庫，派剩折銀麥，七百二十石，每石折銀一兩。
農桑絲折絹，一千三十五疋四尺一寸五分。
税絲折絹，一千三百八十疋一丈八尺七寸五分零。
光禄寺，小麥，一千六百八十石。
徐州倉，小麥，一萬石。
秋糧
京庫，折銀草，一十一萬八千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鹽鈔銀，一千八百六十八兩三錢九分二毫。
漕運兑軍米，三萬石。
徐州倉，改兑米，三萬三百石。
淮安府
夏税
京庫，派剩折銀麥，五百六十二石三斗二升，每石折銀一兩。
農桑絲折絹，一千四百六十一疋一丈九尺七寸七分零。
鳳陽等倉，小麥，四萬二千五百八十九石。
秋糧
京庫，派剩折銀米，五百二十五石，每石折銀六錢。
折銀草，二十三萬七千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鹽鈔銀，一千九百九十兩七錢九分四釐。
光禄寺，稻穀，二千石，准米一千石。
漕運兑軍米，二萬五千石。
徐、淮二倉，改兑米，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
鳳陽倉，米，二萬八千石。
揚州府

夏稅

京庫，農桑絲折絹，八百四十二疋二丈四尺。

淮安等倉，小麥，一萬三百九十石。

秋糧

京庫，折銀草，二十萬六千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鹽鈔銀，一千四百六十五兩三錢一分一釐一毫。

漕運兑軍米，六萬石。

徐州倉，改兑米，三萬七千石。

鳳陽倉，米，五萬四千石。

安慶府

夏稅

京庫，農桑絲折絹，三百五十三疋二丈九尺。

鳳陽等倉，小麥，一萬五千石。

秋糧

京庫，派剩折銀米，二百一十石，每石折銀六錢。

折銀草，一十二萬六千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鹽鈔銀，五百五十兩四錢四分一釐六毫。

漕運兑軍米，六萬石。

徽州府

夏稅

京庫，折銀麥二萬二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派剩折銀麥，六百石，每石折銀一兩。

秋糧

京庫，折銀米，七萬一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派剩折銀米，二千一十六石，每石折銀六錢。

户口鹽鈔銀，七百八十五兩五錢四分三釐。

安慶倉，米，二千三百石。

寧國府

夏稅

撥運廬、鳳等倉，小麥，一萬八千石。

秋糧

京庫，派剩折銀米，三千三百四十三石，每石折銀六錢。

折銀草，五十七萬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鹽鈔銀，一千一百四十兩五錢三分六釐。

漕運兑軍米，三萬石。

滁州倉，米，一萬石。

池州府

夏稅

京庫，派剩折銀麥，八百三十石，每石折銀一兩。

農桑絲折絹，一百九十九疋。

税絲折絹，一十六疋。

揚州倉，小麥，四千石。

秋糧

京庫，派剩折銀米，四千六百六十八石。内三千石，每石折銀七錢，餘每石折銀六錢。

折銀草，六萬二千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鹽鈔銀，二百二十七兩九錢四分八釐一毫。

漕運兑軍米，二萬五千石。

太平府

夏稅

京庫，派剩折銀麥，五百五十石，每石折銀一兩。

絲綿折絹，一百二疋九尺六寸四分零。

揚州、鳳陽倉，小麥，一萬二千石。

秋糧

京庫，派剩折銀米，六百八石五斗，每石折銀六錢。

折銀草，二十三萬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鹽鈔銀三百八兩六錢九分一釐。

漕運兑軍米，一萬七千石。

廣德州

夏稅

揚州府倉，小麥一千石。

秋糧

京庫，派剩折銀米，一百五十九石四斗，每石折銀六錢。

折銀草，二十三萬一千二百九十五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鹽鈔銀，一千六百八十二兩七錢四分八釐。

淮安倉，改兑米，八千石。

滁州

夏税

京庫，農桑絲折絹，二百一十七疋五尺四寸四分零。

鳳陽府倉，小麥二千石。

秋糧

京庫折銀草一萬一千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鹽鈔銀，一百五兩三錢九分二釐。

徐州

夏税

京庫，派剩折銀麥，一千五十九石，每石折銀一兩。

税絲折絹，三千二十五疋二丈四尺五寸二分零。

農桑絲折絹，二千五百三十八疋二尺六寸九分零。

揚州、亳州等倉，小麥，二萬二千四十一石。

秋糧

京庫，折銀草，五萬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鹽鈔銀，一千二十九兩九錢二分五釐八毫。

漕運兑軍米，三萬石。

本州倉，改兑米，一萬八千石。

和州

夏税

京庫，農桑絲折絹，九十九疋二丈七尺二寸六分。

秋糧

京庫，折銀草，一萬一千包，每包折銀三分。

户口鹽鈔銀，一百九兩一分四釐。

滁州倉，米，八千石。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二八《户部一五・會計四・京糧》 内府各衙門，并府部等衙門，白熟粳糯米，每石止加耗五升，有多徵，及將粗惡上納，查參究治。凡改解折色，洪武間，令各處官田糧，折收鈔絹、金銀、綿苧布，及夏税農桑絲折絹，俱解京庫收支。

正統元年，令浙江、江西、湖廣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縣，該起運南京糧米，願納折色者，折納布絹銀兩。廣東、廣西、福建三布政司，折色税糧布疋，願納銀兩者，俱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解京，折給軍官俸糧。

二年，令各處解到秋糧折銀，赴部，出給長單，關填勘合，送内府承運庫收貯。

七年，令南直隸各府州縣，夏税農桑絹疋，願納折色者，每疋折銀五錢，解京，准作軍官俸糧。

又令廣西布政司，土官衙門，不通河道去處，歲徵糧米，折收銀兩，通類解京。

八年，令廣東、福建二布政司，查勘各處倉糧，扣算常存本處官軍俸糧三年，沿海衛五年，餘剩之數，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解京發各邊折給俸糧及糴糧備用。

九年，令廣西布政司各府州縣税糧，自正統十年以後，每歲以四萬石，折徵銀兩解京，其餘存留本處備用。

景泰五年，令山東折徵起運京庫綿花，每十斤，准米一石。

天順二年，令湖廣長沙府田糧，自景泰七年爲始，實徵内，每歲以二十萬石，折徵綿布二十萬疋，一半解京庫交納，一半存本司府備用。

弘治十七年，令蘇州、松江、常州三府，關白綿布，以十分爲率，除六分仍解本色，暫將四分，每疋折銀三錢五分，解部，轉發太倉收貯。【略】

嘉靖八年題准，西安府等應解甘肅錢糧，免其民運，每糧一石，徵脚價一錢，連糧折銀布，交收府庫。候收銀至二萬兩，布至二千疋，分守道委官一員，于前脚價銀内，官給銀二十兩，令沿途遞運所起車，軍衛有司撥軍快防護，運至蘭州管糧官處查驗。仍照舊例，每銀二千兩，布一百六十疋，運至甘州廣盈庫者，各脚銀三兩八錢，運至凉州廣儲倉者，一兩二錢，亦于前脚價銀内支給。係西寧等六衛所倉分者，解赴西寧道參議處，係山丹九衛所倉分者，解赴甘肅管糧僉事

處，各交收內支剩脚價銀兩，每一次以十分爲率，將七分作正支銷，每遇民運銀兩，糴買本色。究運接濟，該運脚價，亦在數內支取。三分脩理倉廒，悉聽巡撫稽考。

九年題准，河南、直隸真、大、順等府，原派納真定、定州二庫絹，每疋折徵銀七錢，闊白綿布，每疋銀三錢。

十一年題准，陝西布政司，如遇起運三邊錢糧，照依舊例，夏稅每石徵銀九錢，秋糧每石徵銀一兩，依期起解。

十二年題准，山東、河南，歲派保定府廣盈倉本色米麥，每石徵銀八錢，解保定府，自行召買。

十三年題准，四川重、叙二府原派貴州永寧倉糧米。每石折銀三錢五分，解貴州布政司庫交收，給與軍節烏撒等衛官軍。

十六年題准，今後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等處，原派納萬全、都司、宣府等二十一衛所，并萬億庫、隆慶衛倉、涿州庫、德州常盈庫，折銀布疋，每疋折銀三錢，解部，轉送該庫收貯。

二十三年題准，陝西起運甘肅本色糧布，每疋折徵銀二錢伍分，同該徵糧價，解蘭州管糧郎中處驗收。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二九《户部一六・會計四・徵收》　國初因田制賦，稅糧草料，各有定額。每年，户部先行會計，將實徵數目，分派各司府州，照數徵收，事例甚詳，具列于後。其額數見會計中。【略】

洪武十八年，令兩浙及京畿官田，凡折收稅糧鈔，每五貫，准米一石。絹每疋，准米一石二斗。金每兩，准米十石。銀每兩，准米二石。綿布每疋，准米一石。苧布每疋，准米七斗。夏稅農桑絲，每十八兩，准絹一疋，重十六兩。【略】

三十年更定，鈔三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金每兩，准米二十石。銀每兩，准米四石。綿花一斤，折米二斗。【略】

永樂十一年，令各處折徵糧，金每兩，准米三十石。闊白綿布每疋，准米一石五斗。

宣德四年，令應天、蘇、松，并浙江屬縣等處，遠年拖欠稅糧，每絹一疋，准米一石二斗。綿布一疋，絲一斤，鈔五十貫，各准米一石。苧布一疋，准米七斗。綿花一斤，准米二斗。【略】

五年，令自三年以前，拖欠稅糧，以十分爲率，二分折布，三分折絹，四分折鈔。其布絹不拘長闊，俱准照時價折收。【略】

天順二年題准，湖廣實徵秋糧五十八萬石，內將二十萬石，每石折收闊白綿布一疋。每年將十萬疋送南京，該庫餘十萬疋，貯本司及本府庫，支與官吏旗軍，准作月糧。【略】

嘉靖元年，令安陸州并京山縣民田秋糧，自本年爲始，停免起運兑軍花絨禄米，俱作存留支用。別府州縣，原派藩邸禄米，照數改補起運兑軍花絨禄米原額之數。【略】

嘉靖十六年題准，今後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等處，原派納萬全都司、宣府等二十一衛所，并萬億庫、隆慶衛倉、涿州庫、德州常盈庫折銀布疋，每疋折銀三錢，解部轉送該庫收貯。

十七年詔，各處衛所官舍餘丁人等置買民田，一體坐派糧差，不許抗拒，違者奪田入官。

題准，山東青州府樂安縣，踏出退灘堪種地三十二頃一畝四分，撥人佃種，照畝起科，辦納稅糧一百七十一石二斗七升四合九勺，絲綿二十八兩八錢一分二釐六毫，馬草二百二十四束十四斤十四兩四錢，照數徵收，存留本處應用，候會計之時，添入該布政司實徵總額，分派存留倉口，依時徵納。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三〇《户部一七・庫藏一・内府庫》　各庫所掌，最大者，金花銀，即國初所折糧者，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祿，而各邊或有緩急，間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内庫，歲以百萬爲額，嗣後除折放武俸之外，皆爲御用。其粟、帛、茶、蠟、顏料，以需上供，雖本折不一，皆有規條。其本色，經驗糧廳委官驗過，會同科道官覆驗堪中，於六科領勘合填數照進。其折色，召商買辦。户部山東河南等司官，九門鹽法等委官，亦會同科道官，照時會估價直，辦納應用。其法其詳，具載于後。外有乙字庫，收毛襖狐帽胖襖褲鞾等物，屬兵部。戊字庫，收弓箭弦條盔甲等物。廣積庫，收熁硝硫黄等物。廣盈庫，收抄没違禁物及禮部開送外國進來羅紵綾紬，工部退回段疋。俱屬工部，兹不具載。

内承運庫

洪武中定，各處解到金銀纓玉象牙等物及浙江、福建布政司，直隸蘇、松、常、鎮、徽、寧、揚州等府，廣德州，歲解段疋，并山西布政司歲造黄生素綾，俱送本庫收。【略】

承運庫

凡浙江、江西、湖廣、山西、四川等布政司，直隸蘇、松、常、鎮、廬、鳳、淮、揚、徽、寧、池、太、安慶等府，滁、徐、廣德等州，歲解絹疋，并闊生絹、翠毛皮，俱送本庫收。

夏稅，絲綿農桑本色絹，共一十四萬八千一百二十九疋三丈九尺八寸四分。【略】

甲字庫

凡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四川、湖廣、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等布政司，應天、直隸蘇、松、常、鎮、廬、鳳、淮、揚、徽、寧、池、太、安慶等府，滁、徐、和、廣德等州，解到綿布，銀硃，蜜陀僧，百藥煎，黑鉛，二硃，梔子，五倍子，烏梅，紫草，姜黄，藤黄，明礬，藍靛，紅花，槐花，水膠，黄丹，白芨，光粉，緑礬，茜草，靛花青，俱送本庫收。

顔料，四十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二斤五兩。内銀硃，三萬四千一百二十二斤三兩。烏梅，三萬九千三百九斤一兩。靛花，二萬九十斤五兩。黄丹，四萬二千斤。緑礬，一萬五千斤。紫草，一千四百斤。明礬，四萬二百斤。光粉，一萬四千六百斤十二兩。黑鉛，二萬一千斤。水膠，八萬斤。槐花，七萬斤。藍靛，三萬一千斤。五倍子，三千五百斤。

闊白三梭布，三萬三千疋。闊白綿布，三十六萬四百一十一疋。苧布，四萬七千七百七十四疋。

紅花三萬斤。水銀，二百二十九斤。

丙字庫

凡浙江、河南、山東、并北直隸真定府，解到絲綿花絨，南直隸池州、揚州，歲解土絲，俱送本庫收。絲綿，三十一萬四千六十四兩。絲，二百二十四斤一兩一錢三分。綿花絨，三十七萬四千八百七十五斤六十二兩。

丁字庫

凡浙江、福建、廣東、四川、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山西布政司，并應天、直隸蘇、松、常、鎮、廬、鳳、淮、揚、徽、寧、池、太、安慶等府，滁、徐、和、廣德等州，解到銅、鐵、生漆、桐油、皮張、水牛角、牛觔、黄蠟、黄白麻、翎毛、魚線膠等料，及工部召買蘇木，俱送本庫收。【略】

贓罰庫

凡各處解到錢鈔，并紵絲、綾、羅、紬、絹、毽毯、鐵力綿、布衣服、花絨等物，俱送本庫收。

凡各處官民犯法，律合籍没家財，及有不才官吏，接受贓私，追没到金銀錢鈔衣服等項，俱各劄付本庫交收。其行移次第，照依課程事例施行。【略】

内官監

凡解納，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府州縣税課司局、河泊所，歲辦商税魚課，并引由契本等項課程，已有定額。其辦課衙門，所辦錢鈔金銀布絹等物，不動原封，年終具印信文解，明白分豁存留起解數目，解赴所管州縣。其州縣轉解於府，府解布政司，布政司通類委官起解，於次年三月以裏到京。户部將解到金銀錢鈔布絹等物，不動原封，照依來文，分豁明白，劄付該庫交收，出給印信長單，及具手本，關領勘合回部，照數填寫，責付原解官收執。將所解物件，同原領長單，并勘合於内府各門照進。且如銅錢布疋，赴甲字庫交納。鈔錠，廣惠庫交納。金銀絹疋，承運庫交納。【略】

又令揀各處解納布絹，如泥污水跡，堪染顔色，及稍破壞者，皆不必賠。塵爛破損，不堪用者，准賠補，亦不治罪。

又定各處折納布絹則例，每絲二十兩及十八兩，折絹一疋。長三丈二尺，闊二尺。白綿布每疋長三丈二尺，闊一尺八寸，重三斤。【略】

永樂十五年，令在外各司府州等衙門，進納歲辦，并閘辦課程等項金銀段疋，俱解内府庫。

宣德五年，令納官布絹不如法者，加倍追賠，原解人送問。

七年，差户部主事一員，同揀鈔御史，給事中，巡視甲字等庫。凡各處解到布絹絲綿，即督官攢人等，照洪武年間所定長闊丈尺收受。若有兇攬作弊者，具奏拏問。

十年，令各處歲造段疋，委御史同該司官，辯驗堪中，送該庫交納。

正統元年，令各處解納折糧布絹，選退不堪中者，該庫出給印信票帖，退還解人。户部差人押追納完，仍送問罪，不許再科百姓補納。

四年，令各處解到内府庫物料，俱於六科領給勘合填數，照進交納。

景泰元年奏准，各處解京布鈔等項，先從户部看驗堪中，方許送庫交納，取長單付繳。

令各處解納絹疋，若驗不中度，百疋以上者，侵剋解人發口外充軍，絹疋責各犯家下追賠，承行官吏，行巡按御史提問。【略】

成化十六年奏准，各處額徵絲綿折絹，户口食鹽鈔錢，司府掌印官務嚴加督責各該州縣官，監收本處織造絹疋，堪中錢鈔，責令大户領解，委官管押，仍先於内混取絹一疋，鈔五十貫，錢五十文，包封印記，順附公差人役送部收候比驗，仍作正數送納。其解到錢鈔絹疋比驗，以十分爲率，如一分不堪者，罪坐州縣，三分不堪者，罪坐本府，五分以上不堪者，罪坐布政司各經該官吏。若委官大户抵換者，依律問罪，不堪錢鈔絹疋，盡數没官。

二十三年奏准，各處解到錢鈔絹疋，户部該司揀驗堪中之數，該庫不許重復看驗，刁蹬留難。其餘闊布皮張物料等項，但係十庫錢糧，俱會同科道部官辨驗，果係地道真正本色物件即與收完，出給批單通關，不許推調延挨。及供用庫所收糧，如有多收，盜賣虚出，及包攬作弊者，拏送法司問罪。

弘治三年，令各處納絹，驗出稀紕刷漿，絲經麻緯，及單經等項低絹，布政司以驗退十州縣及千疋以上者，住俸三箇月，府以驗退三州縣及二千四百疋以上者，住俸半年，州縣驗退八百疋以上者，住俸一年。

八年，令各處解納布絹，該府掌印官用印兩頭鈐記，每色取式樣一疋印封，交所委官吏解部。看驗送部，仍於起解批文内，開驗中數目，用印鈐記。若不如法者，先將領解官吏送問。司府州縣提調掌印官及吏，行巡按御史提問，揀退布絹，加倍追賠。解户攬頭通同侵欺盜賣者，發邊遠充軍。

十四年題准，各司府州縣，今後起解錢鈔絹布等項，赴部交納，其中揀退者，聽解户從便買補，不能自買者，當官估價，責令鋪户變賣銀兩，收買補納。若鋪户刁蹬，不行買補者，照依在京坑陷納户事例問罪。其有無籍光棍打攬者，照依在京打攬倉場事例，拏送法司，問發充軍。

令各處解納折糧布疋赴部，該部委官於本衙門驗中，送付該庫，并巡視科道官，及户部委官收受，不必再揀。

又令各處起解兩京絹疋，不及五十疋者，送赴該府類解户部。驗退五十疋以上者，該府經管官參究治罪。【略】

凡支給，正統二年，令各庫所收布，有長三丈以上者，俱准一疋，放支官軍。若該管官截去餘尺入己者，以監守自盜論。

九年，令各項造作物料，止於官庫支用，有不敷者，奏給官價派買，不許損民。

十四年，令各處解到物料，送該庫交收，方許支用。

又令各處折糧等項布疋，送甲字庫收，若有稀鬆、塵跡水跡者，送廣盈庫染造支用。【略】

嘉靖十年，以賞夷人絹疋不敷，將生絹一疋，折銀五錢，裹絹加染練銀七分，行太倉銀庫支放，候該庫有積，仍關本色。【略】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三一《户部一八・庫藏二・鈔法》〔永樂五年〕，令各處税糧課程贓罰，俱准折收鈔。米每石三十貫，小麥、豆，每石二十五貫，大麥每石一十五貫，青稞蕎麥，每石一十貫。絲，每斤四十貫，綿，每斤二十五貫，大絹，每疋五十貫，小絹，每疋三十貫，小苧布，每疋二十貫，大苧布，每疋二十五貫，大綿布，每疋三十貫，小綿布，每疋二十五貫。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三五《户部二二・課程四・商税》　景泰二年，【略】其收税則例：上等羅段每疋税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二十五貫。中等羅段每疋税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一十五貫。下等羅段每疋税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一十貫。上等紗綾錦每疋，青紅紙每一千張，篦子每一千箇税鈔，牙錢鈔，塌房鈔，各六貫七百文。中等紗綾錦每疋，細羊羔皮襖每領，黄牛真皮每張，扇骨每一千把税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五貫。青三梭布每疋，紅油紙每八千張，冥衣紙每四千張，鐵鍋每套四口，藤黄每斤税鈔，牙錢鈔，塌房鈔各四貫。褐子綿紬每疋，毛皮襖氈衫每領，乾鹿每箇税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三貫四百文。官絹，官三梭布每疋，絨線每斤，五色紙每四千五百張，高頭黄紙每四千張税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三貫。小絹白中布，青匾線夏布每疋，手帕每連三箇，手巾每十條，皮褲每件，小靴每套三雙，板門每合，響銅每斤，連五紙每千張，連七紙每一百五十張税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一貫。青大椀每二十五箇，青中椀每三十箇，青大楪每五十箇税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七百四十文。洗白夏布，青緑紅中串二布每疋，包頭每連二十箇，氈條每條，大碌、銅青碌，枝條碌，生熟銅，蘇木，胡椒，川椒，黄蠟，蘑菇，香蕈，木耳每斤，酒罎土酒海每箇，青中楪每五十箇，白大盤每十箇，書房紙每四簍，筆管每五百箇，油粘每副税鈔，牙錢鈔，塌房鈔，各六百七十文。青小楪每五十箇，白中盤每十五箇税鈔，牙錢鈔，塌房鈔，各六百文。花布被面每段，白中串二布每疋，靛花青，紅花，鍼條每斤，青靛，銀杏，菱米，蓮肉，軟棗，石榴每十斤，青大盤每十二箇，青盤每十五箇，青小盤每二十箇，青小椀每三十箇，乾鵝天鵝等野味每隻，南豐大簍紙每四塊，竹椅每把税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五百文。喜紅小絹每疋税鈔，牙錢鈔，塌房鈔，各四百七十文。麻布每疋，花椒，水牛底皮

每斤，土青盤每十五箇，土青椀、小白盤每二十箇，土青楪每五十箇，青茶鍾每七箇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四百文。小麤綿布每疋，氈鞯每雙，土降香，白砂糖，餳每斤，草蓆每領，雨傘每把，翠花每朵，草花每十朵，刷印馬紙每四塊，土尺八紙每塊，南豐簾紙每六塊，連三紙每一千張，毛邊紙，中夾紙每一百張，酒麴每十塊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三百四十文。燈草每斤，土青酒鍾，土青茶鍾每十二箇，土青香爐，大白椀每十箇，中白椀每十五箇，白大楪每二十箇，白小楪每二十五箇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三百文。馬牙速香，魚膠每斤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二百四十文。藥材每斤，白小椀每十五箇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二百文。荔枝、圓眼、冬笋、構子、桐油、柏油、黑砂糖、蜂蜜每斤，臘臙脂每兩，土粉，土硝、鹽、松香、墨煤、蔴麻、肥皂、末香、槐花、膠棗、雞頭、螃蠏、蛤蜊每十斤，乾兔雞鴨每隻，白茶鍾每六箇，甘蔗、藕每十根，竹箸每一百雙，竹掃箒每十把，蒲蓆每領，雜毛小皮每張，氈帽每箇，草鞵每十雙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一百七十文。明乾笋，葡萄，海菜，金橘，橄欖，牙棗，苧麻每斤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一百四十文。綿花，香油，紫草，紅麵，紫粉，黃丹，定粉，芸香，柿餅，栗子，核桃，林檎，甘橘，雪梨，紅棗，楊梅，枇杷，榛子，香仁，蜜香橙，烏梅，五倍子，鹹彈，黑乾笋，葉茶，生薑，石花菜，鰕米，鮮乾魚，鮮豬羊肉，黑鉛，水膠，黃白麻，鋼熟鐵每斤，綿絮每套，蘆蓆每領，綿臙脂每帖，西瓜每十箇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一百文。乾梨皮，荸薺，芋頭，鮮菱，烏菱，鮮梨，鮮桃，杏子，李子，鮮柿，柿花，熿硝，皂白礬，瀝青，生鐵每斤，乾葱，胡蘿蔔每十斤，冬瓜每十箇，蘿蔔，菠芥等菜四十斤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六十五文。其餘估計未盡物貨，俱照價值相等則例收納。其進塌房鈔，并抽分布疋，及按月該納房鈔，俱爲除免。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三八《户部二五・廩禄一・公侯駙馬伯禄米》 凡支給。【略】宣德六年，令以承運庫生絹，准折公侯伯禄米一半，每疋折米二石。

正統三年，令仍舊米麥兼支。

十一年，令公侯伯願以南京該支三分本色，照在京軍職折支絹者，聽。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三九《户部二六・廩禄二・俸給》 凡官員俸給，有本色，有折色。本色三：曰月米，每月一石。曰折絹米，歲兩月。曰折銀米，歲十月，後定絹七疋，折銀七錢。折色二：曰本色鈔，曰絹布折鈔。後又分上下半年之例，上半年，支本色鈔錠，下半年，以胡椒、蘇木、折鈔關支。後又以綿布折支，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百貫，折布一疋。後又定布一疋，折銀三錢。其本色鈔錠不敷，或將贓罰廣盈等庫附餘綾羅絹布衣物等件折支。先後事例不一，具列于後。

正一品，歲該俸一千四十四石，内本色俸三百三十一石二斗，折色俸七百一十二石八斗。本色俸内，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二百六十六石，折絹俸五十三石二斗，共該銀二百四兩八錢二分。折色俸内，折布俸三百五十六石四斗，該銀一十兩六錢九分二釐，折鈔俸三百五十六石四斗，該本色鈔七千一百二十八貫。

從一品，歲該俸八百八十八石，内本色俸二百八十四石四斗，折色俸六百三石六斗。本色俸内，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二百二十七石，折絹俸四十五石四斗，共該銀一百七十四兩七錢九分。折色俸内，折布俸三百一石八斗，該銀九兩五分四釐，折鈔俸三百一石八斗，該本色鈔六千三十六貫。

正二品，歲該俸七百三十二石，内本色俸二百三十七石六斗，折色俸四百九十四石四斗。本色俸内，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一百八十八石，折絹俸三十七石六斗，共該銀一百四十四兩七錢六分。折色俸内，折布俸二百四十七石二斗，該銀七兩四錢一分六釐，折鈔俸二百四十七石二斗，該本色鈔四千九百四十四貫。

從二品，歲該俸五百七十六石，内本色俸一百九十石八斗，折色俸三百八十五石二斗。本色俸内，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一百四十九石，折絹俸二十九石八斗，共該銀一百一十四兩七錢三分。折色俸内，折布俸一百九十二石六斗，該銀五兩七錢七分八釐，折鈔俸一百九十二石六斗，該本色鈔三千八百五十二貫。

正三品，歲該俸四百二十石，内本色俸一百四十四石，折色俸二百七十六石。本色俸内，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一百一十石，折絹俸二十二石，共該銀八十四兩七錢。折色俸内，折布俸一百三十八石，該銀四兩一錢四分，折鈔俸一百三十八石，該本色鈔二千七百六十貫。

從三品，歲該俸三百一十二石，内本色俸一百一十一石六斗，折色俸二百石四斗。本色俸内，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八十三石，折絹俸一十六石六斗，共該銀六十三兩九錢一分。折色俸内，折布俸一百石二斗，該銀三兩六釐，折鈔俸一百石二斗，該本色鈔二千零四貫。

正四品，歲該俸二百八十八石，内本色俸一百四石四斗，折色俸一百八十三

石六斗。本色俸內，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七十七石，折絹俸一十五石四斗，共該銀五十九兩二錢九分。折色俸內，折布俸九十一石八斗，該銀二兩七錢五分四釐，折鈔俸九十一石八斗，該本色鈔一千八百三十六貫。

從四品歲該俸二百五十二石，內本色俸九十三石六斗，折色俸一百五十八石四斗。本色俸內，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六十八石，折絹俸一十三石六斗，共該銀五十二兩三錢六分。折色俸內，折布俸七十九石二斗，該銀二兩三錢七分六釐，折鈔俸七十九石二斗，該本色鈔一千五百八十四貫。

正五品，歲該俸一百九十二石，內本色俸七十五石六斗，折色俸一百一十六石四斗。本色俸內，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五十三石，折絹俸一十石六斗，共該銀四十兩八錢一分。折色俸內，折布俸五十八石二斗，該銀一兩七錢四分六釐，折鈔俸五十八石二斗，該本色鈔一千一百六十四貫。

從五品，歲該俸一百六十八石，內本色俸六十八石四斗，折色俸九十九石六斗。本色俸內，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四十七石，折絹俸九石四斗，共該銀三十六兩二錢九分。折色俸內，折布俸四十九石八斗，該銀一兩四錢九分四釐，折鈔俸四十九石八斗，該本色鈔九百九十六貫。

正六品，歲該俸一百二十石，內本色俸六十六石，折色俸五十四石。本色俸內，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四十五石，折絹俸九石，共該銀三十四兩六錢五分。折色俸內，折布俸二十七石，該銀八錢一分，折鈔俸二十七石，該本色鈔五百四十貫。

從六品，歲該俸九十六石，內本色俸五十六石四斗，折色俸三十九石六斗。本色俸內，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三十七石，折絹俸七石四斗，共該銀二十八兩四錢九分。折色俸內，折布俸一十九石八斗，該銀五錢九分四釐，折鈔俸一十九石八斗，該本色鈔三百九十六貫。

正七品，歲該俸九十石，內本色俸五十四石，折色俸三十六石。本色俸內，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三十五石，折絹俸七石，共該銀二十六兩九錢五分。折色俸內，折布俸一十八石，該銀五錢四分，折鈔俸一十八石，該本色鈔三百六十貫。

從七品，歲該俸八十四石，內本色俸五十一石六斗，折色俸三十二石四斗。本色俸內，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三十三石，折絹俸六石六斗，共該銀二十五兩四錢一分。折色俸內，折布俸一十六石二斗，該銀四錢八分六釐，折鈔俸一十六石二斗，該本色鈔三百二十四貫。

正八品，歲該俸七十八石。內本色俸四十九石二斗，折色俸二十八石八斗。本色俸內，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三十一石，折絹俸六石二斗，共該銀二十三兩八錢七分。折色俸內，折布俸一十四石四斗，該銀四錢三分二釐，折鈔俸一十四石四斗，該本色鈔二百八十八貫。

從八品，歲該俸七十二石，內本色俸四十六石八斗，折色俸二十五石二斗。本色俸內，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二十九石，折絹俸五石八斗，共該銀二十二兩三錢三分。折色俸內，折布俸一十二石六斗，該銀三錢七分八釐，折鈔俸一十二石六斗，該本色鈔二百五十二貫。

正九品，歲該俸六十六石，內本色俸四十四石四斗，折色俸二十一石六斗。本色俸內，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二十七石，折絹俸五石四斗，共該銀二十兩七錢九分。折色俸內，折布俸一十石八斗，該銀三錢二分四釐，折鈔俸一十石八斗，該本色鈔二百一十六貫。

從九品，歲該俸六十石，內本色俸四十二石，折色俸一十八石。本色俸內，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二十五石，折絹俸五石，共該銀一十九兩二錢五分。折色俸內，折布俸九石，該銀二錢七分，折鈔俸九石，該本色鈔一百八十貫。

武職。府衛官，俸級視文職，惟本色米折銀，例每石二錢五分，其月米，折絹布鈔，俱與文職同。優給優養官視見任，惟月米亦如例折給，不支本色。【略】

宣德六年，令以承運庫生絹折在京文武官十一月、十二月本色俸，每疋折米二石。

七年，令文武官月支本色俸一石，以兩京贓罰庫衣服布絹等物折給。

八年，令兩京文武官折色俸，每鈔一十五貫，折米一石，仍以十分爲率，七分折絹，三分折布，絹每疋准鈔四百貫，布每疋二百貫。【略】

正統元年，令在京文武官，每月該支俸，仍給本色。其十月、十一月，南京該支米數，照舊折絹。【略】

九年，令在京文武官，該支南京四月、五月俸，并在京軍官該折銀，俱照折絹例，折支綿布，每疋折米一石。

又題准，將贓罰等庫衣服布絹顏料皮張等物，准作在京文武官上半年折色鈔錠。

十一年，令兩京文武官十月、十一月本色俸折絹，改爲七月、八月之數。【略】

景泰七年，令鈔七百貫折銀一兩。又以甲字庫三梭布，折在京文武官俸，每布一疋，准絹一疋。

天順元年，令在京文官俸，仍照正統時例，於南京支本色米。

七年，令兩京文武官，七月、八月本色俸折絹，改爲四月、五月之數。【略】

成化二年，令各衙門官員，在任患病三月者住俸。又令南京文武官本色俸，每歲間月折支絹。【略】

七年，令文武官下半年折色俸，以甲字庫綿布，每疋折鈔二百貫支給。【略】

十六年，令在京文武官折色俸鈔，折支闊白三梭布，每疋折米三十石。【略】

弘治六年，令在京文職官，分俸於原籍養親者，不許分在京折絹俸。【略】

十三年，令南京各衛軍職俸糧折支絹疋，改於四月支絹，八月支布。【略】

嘉靖七年題准，各處解納文武官折俸，絹每一疋，派銀七錢，布每一疋，派銀三錢，解部支給。【略】

十一年題准，通州右等衛官員，上下半年俸折布絹，照京衛官員例折銀。

三十三年題准，儹運官員，自嘉靖三十四年爲始，每月應支食米，聽於各住劄地方司府存留米内支給。其巡撫鳳陽都御史及各官折俸折絹折布等項，俱照在京則例。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四〇《户部二七・經費一・賞賜》 國朝賞賜用鈔錠、胡椒、蘇木、銅錢，并銀兩、衣服等項。其係禮兵掌行者，具見二部，惟歲給軍士冬衣布花等項，沿革則例不一，係户部掌行，備載于此。

洪武三年，給賞四川鹽井等六衛軍士，每名綿布二疋，綿花一斤，仍加絹一疋。【略】

二十八年，令陝西行都司甘州等衛新發充軍者，照舊軍事例給賞冬衣布花一年，以後減半。

永樂五年，令賞賜北平各衛軍士冬衣布花，該布絹三疋者，内絹一疋，折與蘇木一斤八兩，該布二疋者，一疋折蘇木一斤，該布一疋者，仍舊。奉天征討旗軍，原衛無家小，并全家在京者，全賞，其北京有家小者，在京賞綿布一疋，原衛家小布二疋，綿花一斤八兩。爲事發充局匠，布一疋。牧馬千户所養馬幼軍，於贓罰庫關賞舊衣三件。

八年，令甘州等衛，洪武三十二年以後充軍人數，照舊軍例給賞冬衣布花。

十一年，令南京操練民間子弟并餘丁幼軍，照例給賞夏布。

十四年，令在京各衛軍士該賞夏布三疋及二疋者，内各一疋折新鈔三錠。

十五年，令北京所屬衛所軍士，全賞本色布花。遼東都司所屬衛分，正軍恩軍，有家小者，綿布二疋，綿花一斤八兩，隻身旗軍并養羊小廝，及老幼久病殘疾，復役未及三年逃軍，并習學軍匠，綿布一疋，綿花一斤八兩。幼軍一歲至五歲，隻身在營，有一母伯叔父母一姐者，并六歲至十四歲隻身者，各綿布一疋，綿花一斤。若在營有一母一伯叔父母一姐一妹一弟者，照養羊小廝例。

十七年，定賞山西都司所屬衛分布花則例。振武衛正軍有家小，綿布四疋，綿花一斤八兩。太原左右中三護衛、太原左右前三衛、鎮西衛寧化千户所正軍校尉、續添校尉并各護衛牧養馬匹軍人，有家小，綿布三疋，綿花一斤八兩。山西行都司所屬大同左右前後、朔州、天城、陽和、安東、中屯等衛正軍恩軍校尉，并旗手等衛調去入伍軍匠，有家小者，綿布四疋，綿花一斤八兩。凡各衛所隻身旗軍校尉、巡營、守門鋪、養馬、看倉、看草、老幼久病殘疾、復役未及三年逃軍，及瀋陽中護衛、平陽潞州衛、沁州汾州千户所正軍校尉，并旗手等衛，調去入伍軍匠，俱各綿布二疋，綿花一斤八兩。

又令在京各衛軍士，該賞布一疋者，與本色。二疋者，内一疋折新鈔五錠，三疋四疋者，各支二疋，餘每疋折新鈔五錠。

十八年，令賞賜各衛軍士冬衣布花，絹每疋折與蘇木一斤六兩，胡椒四兩，布每疋折蘇木一斤，胡椒三兩。

十九年，令在京各衛軍士，該賞布三疋者，内一疋折蘇木一斤，一疋折新鈔三錠。該布二疋者，内一疋折蘇木一斤，該布一疋者，仍舊。在京者與綿布，南京者與夏布。其南京隨住北京者，仍於南京給之。

二十二年，令在京各衛軍士，該賞布三疋，綿花一斤半者，與絹二疋，胡椒一斤。該布二疋，綿花一斤半者，與絹二疋。該布一疋，綿花一斤半者，與絹一疋，胡椒半斤。其南京衛所軍士，止賞布疋。該三疋者，内二疋折絹一疋，一疋折胡椒一斤。該二疋者，折絹一疋。該一疋者，折胡椒一斤。

宣德五年，令南京各衛軍士，全給綿布，不支綿花。

八年，令梁城守禦千户所軍士，照例給賞冬衣布花。

十年，令軍士冬衣布花，在京差監察御史、給事中、會户部官，在外巡按御史等官，會户部委官給散。

正統元年，令西安左等衛旗軍調寧夏各邊備禦者，全支綿布三疋，綿花一斤

八兩。

又令增給遼東操備軍士綿花爲三斤。

三年，令報効家人義男女壻民人餘丁，各賞布三疋，本色二疋，折鈔一疋。逃囚，布一疋。逃軍，布二疋，内折鈔一疋，綿花俱一斤八兩。

四年奏准，北直隸衛分軍士冬衣布花，每歲七月中，差官給散，俱限十二月終回京。

又令在京并南京各衛所旗軍力士校尉將軍人等，該賞布花，兒在并征差，在營有家小，隻身，及年十五歲以上矮小軍人，在營有家小并年十四歲以下幼軍，在營或有一母一伯叔父母一姐一妹一弟者，征差運糧，陣亡失陷傷故，落水淹死病故，但有長幼兒男，同家小在營者，在營亡故，有兒男家小在營者，初年下屯，關支月糧，未收子粒，有無家小者，年老殘疾，還鄉換丁，在營有家小者，王府隨侍旗軍校尉，并養馬軍人醫獸，操練民間子弟，并餘丁，俱布三疋。爲事發遣征進，在京有家小者，年老殘疾，無丁伐役，并習學局匠，及赦前爲事發充局匠，俱有家小，及年十五歲以上矮小軍人，在營隻身者，各衛燒窯挑柴，看桐漆樹，種苜蓿，及四門厨房做飯，并食糧恩軍，赦前收役，在營有家小者，俱布二疋。征差運糧，陣亡失陷傷故，落水淹死，在營止有老軍，與隻身妻女，并年六歲至十四歲隻身男，及同籍隻身弟壻等項在營者，爲事食糧恩軍，在營隻身者，在營亡故，止有六歲至十四歲隻身男在營者，爲事發遣征進，在彼病故，在京有兒男者，旗軍年老殘疾，無丁代役者，習學局匠，及赦前爲事發充局匠，在營俱隻身者，赦後爲事發充局匠，及王府養羊幼軍小廝，俱布一疋。牧馬千户所養羊幼軍，舊衣三件。征差隻身，并在營止有幼男女年十歲以下，候本軍回還，照例補賞，爲事被監有無家小，候復役補賞。

七年，令陝西都司調去甘肅沿邊操備腹裏屯軍，每名給賞綿布三疋，内折鈔一疋，綿花一斤八兩。

八年，令甘肅延綏等處操備旗軍，有家小者，每名給賞布三疋。隻身布二疋，綿花俱一斤八兩。

又令陝西都司所屬寧夏中護衛、河州、洮州、岷州、寧夏左、右、前屯衛，寧夏中、靖虜等衛，寧夏羣牧千户所，正軍恩軍校尉，有家小者，每名給賞布四疋。隻身旗軍校尉，并養羊小廝，巡營、守門鋪、養馬、看倉、看草、老幼久病、殘疾復役、未及三年逃軍，布二疋。綏德衛、慶陽、延安、西安右護衛、西安左、西安後、韋昌、漢中、秦州、平涼等衛，鳳翔守禦千户所、西固城禮店千户所、階州守禦千户所、平涼中護衛、蘭州、西安前、甘州中護等衛，甘州羣牧守禦千户所、鄭府儀衛司羣牧千户所，正軍校尉，有家小者，布三疋。寧夏在城驛，并寧夏遞運所，及高橋兒等各驛遞運所，恩軍布花，各照彼處附近衛所軍士原定腹裏口外事例給賞。陝西行都司所屬甘州左、甘州右、中、前、後、涼州、西寧、永昌、山丹、莊浪、鎮番等衛，古浪城鎮夷守禦千户所，正軍恩軍，并鎮夷守禦千户所，京衛紀罪旗軍，并涼州、莊浪二衛，自買馬匹充軍報効士民，有家小者，布四疋。自綏德衛以下，凡隻身旗軍校尉并養羊幼軍，巡營，守門鋪，養馬，看倉，看草，老幼久病殘疾，復役未及三年逃軍，俱各布二疋，綿花一斤八兩。

九年，令各衛軍士該賞布花，許在衛家人妻子代領，隻身無親者，照數印封著親管官旗領送本軍。

十年，令陝西延慶、西安、秦羣、鳳翔等衛所屯田旗軍，分調定邊等營備冬者，每名給賞布二疋，内折鈔一疋，綿花一斤八兩。

又令聚落、陽和、天城三驛，擺站囚軍，每名給賞綿布二疋，綿花一斤八兩。

又令河南都司，并直隸寧山衛、南陽衛、潁上守禦千户所旗軍，於延安、綏德等處備邊過冬者，每名給賞布一疋，綿花一斤八兩，鈔二十五貫。

又令陝西延綏、慶陽二衛，并西安左等四衛旗軍，原調守邊備冬者，每名給賞布四疋，内二疋，并綿花一斤八兩，給與家小，餘布二疋，再增綿花一斤八兩，給守邊正軍。若本家有選差常川守邊備冬餘丁者，每名再給布一疋，綿花一斤。本衛守城操練者，照舊。

又令河南都司所屬衛所旗軍，於宣府操備過冬者，每名給賞布二疋，綿花一斤八兩。

十二年，令陝西、寧夏備禦寧羌衛軍士，每名給賞綿布二疋，綿花一斤八兩。其家小在原衛者，則給綿布二疋，綿花一斤八兩。

又令廣昌守禦千户所，照例給賞布花鈔錠。

景泰三年，令永寧夜不收馬軍，并保安等城旗軍，内陸續解到衛新軍，給賞冬衣布花。

又定，通州左、右、永平、薊州、遵化忠義中、鎮朔、隆慶、東勝左、右、密雲中、興州中屯、左屯、右屯、前屯、後屯、營州中屯、左屯、右屯、前屯、後屯、定州、河間、大同中屯、潘陽中屯、茂山、保定前、後、左、右、中、定邊、開平中屯、天津、天

津左、右、武清、撫寧、真定、涿鹿、涿鹿左、中、盧龍、神武中、右等衛，及廣昌、平定、蒲州、梁城、寬河等守禦千户所，正軍恩軍，有家小，該布三疋者，内一疋，折鈔五錠，綿花一斤八兩。隻身旗軍，及發去異姓軍士，巡營、守門鋪、養馬、看倉、看草，老幼久病殘疾，復役未及三年逃軍，俱該布二疋者，内一疋折鈔五錠，綿花一斤八兩。宣府前、左、右、萬全左、右、懷來、山海、密雲後、開平、蔚州、保安、保安右、永寧、懷安、隆慶左、右、龍門等衛，興和美峪、龍門等守禦千户所，除夜不收，守墩旗軍，布四疋，全支本色。其餘正軍恩軍，并旗手等衛，調去入伍軍匠有家小，該布四疋者，内一疋折鈔，綿花一斤八兩。隻身旗軍，調去入伍軍匠，隻身者，及養羊小廝，巡營、守門鋪、養馬、看倉、看草，老幼久病殘疾，復役未及三年逃軍，及習學軍匠，不分有無家小，全支布二疋綿花，一斤八兩。

又令陝西寧羌、臨洮二衛，金州、文縣二守禦千户所，鎮虜、玉林、威遠、雲川、高山等衛，及山陰馬邑守禦千户所軍士，俱照例給賞冬衣布花。

成化六年，令直隸遵化等衛軍士，調撥喜峰等極邊口堡守備過冬者，有家小賞布三疋，無家小者二疋。

七年，令各邊夜不收給賞，加布一疋，綿花半斤。

十四年，令給賞冬衣布花事故扣除之數，該屬五府者，送該府經歷司。親軍衛所，送掌印官，同首領官封收，待下年給散。

又令，給賞冬衣布花，以七月初一日奏領勘合，八月初一日下庫關領，十五日以後，陸續給散。

十五年，令南京賞賜各衛軍士夏布，每歲三月初旬取勘，四月終旬給賞。

又令，遼東并萬全都司、宣府前等衛守哨夜不收旗軍人等，每名給賞布四疋，内半疋折鈔。

又令，永平、薊州沿邊關營操守軍士該賞布疋，全關本色。

十九年，令陝西文縣、階州、西固城守禦千户所，有家小正軍，每名給賞布一疋，綿花一斤八兩。隻身，并把門等項，布一疋。如不足數，布一疋，給銀二錢，綿花一斤，給銀伍分。

又令，四川茂州上班守備旗軍，每名給賞布二疋，綿花一斤。

二十三年，令賞賜軍士冬衣布花，每布一疋，折銀二錢五分，綿花一斤，折銀七分。

弘治三年，令四川建昌等六衛軍士，每名給賞布二疋，内一疋折鈔五錠，如無鈔，折銀一錢五分，綿花一斤，折銀七分。

又令山西都司所屬衛所，振武衛并鴈門千户所，屯守正軍，有家小，每名綿布四疋，本色二疋，折鈔二疋，綿花一斤八兩，本色一斤，折鈔八兩。隻身旗軍，并巡營、守門鋪、養馬、看倉、看草，老幼久病殘疾，復役未及三年逃軍，每名給綿布二疋，本色一疋，折鈔一疋，綿花一斤八兩，本色一斤，折鈔八兩。保德州守禦千户所，屯守正軍，有家小，每名綿布三疋，折鈔一疋，綿花一斤八兩。隻身旗軍，并巡營、守門鋪、養馬、看倉、看草，老幼久病殘疾，復役未及三年逃軍，每名支綿布二疋，綿花一斤八兩。太原左、右、前、鎮西衛，寧化守禦千户所，晉府儀衛司，寧化等王府，正軍校尉，有家小，每名綿布三疋，本色一疋，折鈔二疋，綿花一斤八兩，本色一斤，折鈔八兩。隻身旗軍校尉，并巡營、守門鋪、養馬、看倉、看草，老幼久病殘疾，復役未及三年逃軍，及平陽、潞州、潞陽中護衛，汾州守禦千户所，沁州守禦千户所，潞府儀衛司，正軍校尉，巡營、守門鋪、看倉、看草，老幼久病殘疾，每名俱各綿布二疋，本色一疋，折鈔一疋，綿花一斤八兩，本色一斤，折鈔八兩。山西行都司所屬大同左、右、前、後，朔州、天城、陽和、安東中屯、鎮虜、玉林、威遠、雲川、高山、山陰守禦千户所，馬邑守禦千户所，代府長史司，帶管屯田旗軍，有家小，每名綿布二疋。屯田老幼等項旗軍，無家小，每名綿布一疋，綿花俱一斤八兩。

又令，兒在寧夏、西安左等衛，并延綏、慶陽三衛，操備有馬餘丁，每名綿布二疋，綿花一斤。

又令秦府、韓府、肅府各儀衛司，正軍校尉，有家小，每名綿布三疋，綿花一斤八兩。隻身旗軍，及巡營、守門鋪、養馬、看倉、看草，老幼久病殘疾，復役未及三年逃軍，每名綿布二疋，綿花一斤八兩。

又令陝西行都二司所屬衛所旗軍，該賞布花，如不勾全賞，照例減賞，原支四疋者，支與三疋，原支三疋者，支與二疋，不敷布花，照例折鈔，每綿布一疋，折鈔五錠，綿花一斤，折鈔二貫。

正德七年奏准，四川都司威州守禦千户所，上班守備關堡等項旗軍，每年冬，給綿布一疋，綿花一斤，於布政司折糧銀内支給。其在操，備守城等項，雜差老幼旗軍，照例每十年一次，賞綿布二疋，綿花二斤。

令江西獲功官軍民兵人等，應賞絹布鈔錠，如有不敷，照例每絹一疋，折銀五錢，綿布一疋，折銀二錢五分，鈔一貫，折銀三釐補給。其陣亡事故者，給家

屬領。

又令，遼東年例，賞賜軍士，每布四疋，花一斤八兩，共量添銀二分五釐，連舊共銀九錢，待後海船完日，照舊運給本色。

八年，令遼東軍士見調山東操守者，年例布花就於山東該運數內關支。有不帶家小，願將一半仍在遼東關支者聽。

十二年，令防守古北口、白羊口、黃花鎮官軍，每名各賞銀一兩。

十五年奏准，山東該解山海庫本色綿布，登州府庫海運遼東綿花，自本年始，并以前拖欠之數，照例每布一疋，折銀三錢，花一斤，折銀五分，并該用脚價，徵完解部，轉發遼東給散。

嘉靖三年，令各衛所軍士年例布花，本色不足，照例每布一疋，折支銀二錢五分。

五年奏定，密雲以東衛分軍士，歲給冬衣布花，本色或折色，俱全數給與。

十四年議准，甘肅、延、寧、固原等衛所，官旗俸鈔布花等項銀兩，本布政司徵收，每項差官限九月以裏，解赴守巡兵備等道，轉發給散，不許委衛官倒文各府關領，以致展轉侵漁。

四十五年，令給賞京衛軍士布花，照舊各委司屬官一員，會同科道協理給散。

隆慶二年題准，陝西西安、鳳翔二府州縣，歲派甘肅鎮賞軍布花，改徵折色，仍照三分之一給賞，如或徵解愆期，侵尅悞事，聽撫按及管糧郎中，照近奉欽依完欠分數，降級住俸事理參究。

四年題准，每年各軍并家丁該給布花數目，俱限九月初造報，月終給散凌事，如過期，聽該科參究。

萬曆七年，見行給賞事例，在京衛所旗軍力士校尉將軍冬衣布花，該賞綿布一疋者，支與本色，二疋者，內一疋支與本色，三疋者，內二疋支與本色，其餘每布一疋，折與舊鈔五錠，綿花俱支一斤八兩。其南京各衛所軍士人等該賞布鈔，照在京事例，各於該庫關支給賞，俱不支綿花。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四一《户部二八・經費二・月糧》　正統八年，又令陝西寧夏等衛旗軍，每月添支米一斗，餘折布絹。【略】

十一年，令陝西、甘肅旗軍月糧，折河南起運闊白綿布，每疋八斗。陝西綿布，每疋仍折六斗。

又題准，陝西行都司肅州等衛旗軍月糧一石，前月關支本色四斗，河南大布一疋，後月關支本色六斗，陝西小布一疋，相兼放支。【略】

弘治五年題准，將薊州庫貯銀內折給布一疋，折銀二錢五分，花一斤，折銀七分給軍自買。【略】

隆慶三年題准，薊鎮新選忠順軍月糧料草布花等項，該鎮巡撫查各地方有年額可動銀兩，分解天津、易州收貯給發，永爲定規。如有不足，户部于京運銀內補足。

又題准，三河守備下城操舍餘，見在守城操備，每名每月支糧六斗，隨興營二衛，造册送通州關支。每年冬，亦准支冬衣布一疋，折銀五錢，綿花一斤八兩，折銀九分。【略】

申時行等《大明會典》卷四一《户部二八・經費二・雜支》　萬曆元年題准，宛、大二縣，鰥寡孤獨及篤廢殘疾，無依倚貧民，共五百六十一名口，照例收入養濟院存恤，按月每名口支給糧米三斗，歲給綿布一疋，造册呈部放支。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四二《户部二九・各處起運數目》　浙江布政司

南京各衛倉，原額秋糧米三十萬石，今二十五萬七千四百九石。

南京供用庫，原額白熟粳米四千石，今三千五百石，准糙粳米三千八百五十石。

南京內字庫，夏稅串五絲二萬兩，荒絲二萬兩，中白綿三千兩。

南京承運庫，農桑絹三千五百疋五尺九寸三分八釐八絲二忽五微，今三千五百九疋一丈一尺七寸七分零。

南京定場馬草，原額一十九萬包，今一十九萬二千六百五十包。

江西布政司

南京各衛倉，原額米四十七萬石，今三十六萬九千四百三十六石七斗一升九勺。

南京庫，闊白綿布一十萬疋，准米一十萬石。闊白苧布七萬疋，准米四萬九千石。苧布一千三百四十一疋二尺四寸，後每疋折銀二錢。

南京原額户口鈔，四百二十七萬九千五百八十五貫二百五十文。錢，八百五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七文。今收鈔銀七千四百五十九兩五錢四分五釐零。

福建布政司

南京承運庫，夏稅農桑絹六百疋。

南京寶鈔廣惠庫，錢鈔，六百六萬八千七百四十三貫六百七十文，今二十六萬七千三百三十六錠五貫五百九文，存留本省。

南京内府速香，五年一次會計，一千一百三十七斤八兩，今停徵。

湖廣布政司

南京各衛倉，原額米三十一萬石，今二十六萬一千三十五石。

南京甲字庫，白綿布一十萬疋，准米一十萬石。

南京丙字庫，綿花絨五萬斤，准米五千石。

南京承運庫，農桑絹四千九百九十二疋一丈九尺二分七釐五毫五絲，今四千九百九十七疋一丈三尺九寸二分九釐零。

南京廣惠庫，原額錢鈔三百四十七萬二千七百四十三貫，今鈔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貫一百七十三文，解北京。

南京國子監，供用乾魚二萬二千一百二十五斤。

應天府【略】

南京庫，絲綿折絹一千二百一十四疋一尺六寸九分二釐八毫。【略】

南京庫，農桑絲折絹一百四十三疋二尺七寸三分四釐四毫。【略】

蘇州府【略】

南京承運庫，農桑絲折絹六百四十疋二丈九寸二分三釐。【略】

松江府【略】

南京庫絲綿折絹，六百九十七疋三丈一尺五寸七分，今存留。農桑絲折絹，一百七十九疋二丈四尺一寸。【略】

常州府【略】

南京庫麻布，二千七十七疋二丈六尺六寸五分一釐。【略】

徽州府【略】

南京承運庫，人丁絲折絹八千七百七十九疋四尺三分三釐二毫。農桑絲折生絹，一十五疋一丈四尺七寸。【略】

南京甲字庫，闊白苧布三萬疋，准小麥二萬一千石，每疋折銀二錢。

寧國府【略】

南京庫農桑絲折絹，三十疋二尺。【略】

太平府【略】

南京庫，農桑絹一百一十六疋二丈六尺三寸九分四釐。【略】

廣德州【略】

南京承運庫，夏稅絲一百一十六斤二錢九分六釐二毫。農桑絹一十九疋一丈六尺七寸。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四二《南京户部二九・派納絹布》 嘉靖八年題准，各司派納南京布疋，除内府庫照舊徵解本色外，其餘綿布一疋，折徵銀三錢，苧布一疋，折收銀二錢，類解本部貯庫放支。

二十八年議准，南京户部，自嘉靖二十九年爲始，查照原議承運庫絹，除湖廣、浙江原坐本色，及福建寫遠，照舊折價外，其應天，并直隸徽州、松江、蘇州、寧國、太平府、廣德州折色絹，於内量改一半本色五千五百六十九疋，甲字庫湖廣、江西折色綿布，各於内量改本色一萬疋，丙字庫湖廣綿花絨，於内量改本色二萬五千斤，其餘照舊折價解部，以備文武官四八月折俸，并賞賜軍士等項支用。

四十年議准，江西布政司，并徽州府各本色苧布，應天、蘇州、徽州、松江四府各本色絹，自四十年爲始，暫徵本色，送南京户部以備年例供應。

又議准，南京官軍絹布折銀自四十一年爲始，仍舊例，每絹一疋，折銀七錢，苧布一疋，折銀二錢。

四十五年，令南京户部，每年會計綿苧二布歲額，共該若干内府應用，若干照舊解納本色給賞軍士，若干悉令改解折色，收貯户部聽用。

隆慶元年，令南京甲字庫綿苧二布，承運庫絹疋，亦暫照前派徵折色三年，議定銀數上納。

三年，令浙江紹興府，隆慶三年額解承運庫白絹六百三十餘疋，每歲仍徵本色解納，仍行該省，并江西、湖廣、福建、應天、蘇、松各司府，將嘉靖四十五年以前拖欠，并隆慶三年以後見徵承運庫黄絹，甲字庫苧布，俱徵完解部，與庫貯本色絹疋間支。

五年，令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各司府，將隆慶五年應解絹疋，俱改徵本色，解送南京户部，轉送承運庫，染造袍服等項應用，以後絹疋，候隆慶六年會派另徵。若該庫本色有餘，折色不敷，臨期該部再行題請。

萬曆三年，令以後應徵絹疋，仍舊徵解本色，聽候支用。南京户部將揀下不堪絲絹，并各銅錢斟酌搭放各官未支折俸，自隆慶四年正月起，至萬曆元年十二月終止，挨年補給，其萬曆三年應支折俸，將見在折色銀兩先給，不足者照舊例

給與本色。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四二《户部二九・撮造軍漢陽軍》 嘉靖四十年題准，南京户部，將武職每年折絹軍士夏賞折布，自四十一年爲始，仍照舊例，每絹一疋，折銀七錢，苧布一疋，折銀二錢。

申時行《明會典》卷四二《户部二九・賞賜》 凡賞賜京衛軍士夏冬布鈔，每年行移該衛，造册繳報，徑赴内府該庫，於四月關支夏布，八月關支布鈔。本部委官一員管理，年終赴京復命。

正德十年題准，本部將節年收貯湖廣、江西并徽州府綿布、苧布，折收銀兩，賞賜軍士冬衣布花。每綿布一疋折銀三錢，苧布一疋折銀二錢，綿花絨每斤折銀五分。

嘉靖四年題准，南京差散冬衣布花御史，免其赴京復命。

九年議准，和陽衛寄操旗軍，每年應支冬夏布疋，附造應天衛册，以便關支。

三十七年題准，神樂觀樂舞生，每名歲給生絹一疋，中白綿八兩，舊給綿布三疋，今各減一疋。如内府庫貯布絹本色不敷，生絹一疋折銀五錢，苧布每疋折銀一錢五分，綿布及中白綿仍照舊價支放。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一〇七《禮部六五・朝貢三》 北狄

北狄韃靼最大，自胡元遁歸沙漠，其餘孽世稱可汗。東兀良哈，西哈密，北瓦剌，瓦剌强，數敗韃靼。其後兀良哈、哈密皆内附，而兀良哈遂分爲朵顔等三衛。瓦剌首爲哈木封順寧王，韃靼酋阿魯台乞降，封和寧王，皆遣使入貢，自後叛服不常。成化中，小王子亦通貢，貢無常期。隆慶中，俺答封順義王，每歲貢馬互市，至今不絶。

〔景泰三年，瓦剌脱歡可汗子〕也先使每至京，常三千餘人，出入驕恣，貢使未還，虜騎輒入塞擄掠，朝廷以通好故不問，其頭目正副使授都督、都指揮等官，各賞金犀等帶，三千餘人皆有賜，織金綵紵，至二萬六千四百餘疋，絹九萬一百餘疋，衣靴帽以萬計。及也先自立爲可汗，遣哈只貢馬及貂鼠銀鼠皮，書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朝廷亦稱瓦剌可汗以報之。

土魯番　火州　柳陳城【略】

嘉靖二年以後，定五年一貢。

貢物【略】

紅絹道布　柳青撒哈剌禪衣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一〇八《禮部六六・朝貢四》 西戎下

烏思藏

西番古吐番地，元時爲郡縣。洪武初，因其舊職，於是烏思藏番僧，有闡教王、闡化王、輔教王、贊善王、統化番民，又有護教王、大乘法王、大寶法王，凡七王，俱賜銀印，令比歲或間歲朝貢。成化十七年題准，每三年一貢。【略】每貢各一百人，多不過一百五十人。【略】其後入貢人數益多。隆慶二年奏定，闡教、闡化、輔教三王，大乘、大寶二法王，俱二年一貢，每貢各一千人，内五百人全賞，在京題給。五百人減賞。本省給與。護教王三年一貢，每貢七百七十五人，内三百八十七人全賞，三百八十八人減賞，於全賞内起送六人赴京，餘留邊聽賞。

貢物【略】

各色足力麻　各色鐵力麻　各色氆氇

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雜道長官司附。

洪武十六年，置長河西等處軍民安撫使司，每年一貢。給與勘合，於四川比號雅州入境。每貢止許五六十人，多不過一百人。【略】弘治以來，人數漸多，嘉靖二年，題用弘治以前例，不許過一千人。隆慶二年，定三年一貢，每貢一千人，内五百人全賞，五百人減賞，於全賞内起送八人赴京，餘留邊聽賞。

雜道長官司，本長河西宣慰司部落，初附本司年例進貢，每貢差僧徒百人。成化十六年，乃另行起貢。隆慶三年，定三年一貢。每貢三百三十六人，内一百六十八人全賞，一百六十八人減賞，於全賞内起送四人赴京，餘留邊聽賞。

貢物【略】

各色足力麻　各色鐵力麻　各色氆氇

朵甘思朵甘直管招討司附。【略】

貢物

各色足力麻　各色鐵力麻　各色氆氇

董卜韓胡別思寨安撫司　加渴瓦寺附。

舊每年一貢，後三年一貢，於四川比對勘合，人數照朵甘思例。嘉靖二年，題用弘治以前例，不許過一千人，其部落別思寨安撫司、加渴瓦寺，弘治以後另貢。

加渴瓦寺，茂州汶川縣地方。成化六年，奉勅本處住坐。隆慶三年，定俱三年一貢。董卜韓胡、別思寨，每貢共一千七百三十五人，内八百六十七人全賞，

八百六十八人減賞，於全賞内起送八人赴京，餘留邊聽賞。加渴瓦寺，每貢七百六十四人，内三百八十二人全賞，三百八十二人減賞，於全賞内起送六人赴京，餘留邊聽賞。

貢物

各色毾㲪　各色足力麻　各色鐵力麻

金川寺番僧

四川威州保縣地方。舊三年一貢，每貢許一百人，多不過一百五十人。正德以來，人數漸多。隆慶三年，定每貢五百五十人，内二百七十五人全賞，二百七十五人減賞，於全賞内起送八人赴京，餘留邊聽賞

貢物【略】

毾㲪　足力麻　毛衣

雜谷安撫司

舊三年一貢，每貢許一百人，多不過一百五十人，後人數漸多。隆慶三年，定每貢一千二百七十四人，内六百三十七人全賞，六百三十七人減賞，於全賞内起送八人赴京，餘留邊聽賞。弘治、正德中，又有新招撫上草坡克州等寺寨附屬本司。

貢物

毛衣　毾㲪　足力麻

打喇兒寨

四川威州地方。正德四年招撫，奉勅爲冠帶頭目，議准三年一貢，每貢許二百五十人。隆慶三年，定一百二十五人全賞，一百二十五人減賞，於全賞内起送四人赴京，餘留邊聽賞。

貢物

毾㲪

長寧安撫司　韓胡碉怯列寺

二項番僧在四川松潘、茂州等處地方。舊每年朝貢，許三十人，多不過五十人，附近烏思藏地面者，照烏思藏例，三年一貢，每貢許二三十人，多不過五六十人。嘉靖八年，長寧以宣德中例爲請，遂准三百人爲正額。隆慶三年，定長寧安撫司三年一貢，每貢三百人，内一百五十人全賞，一百五十人減賞，於全賞内起送四人赴京，餘留邊聽賞。韓胡碉怯列寺三年一貢，每貢一百五十人，内七十五人全賞七十五人減賞，全賞内起送四人赴京，餘留邊聽賞

貢物【略】

毾㲪

洮岷等處番僧

每寺許四五人，每年終遇大節，一次赴京朝貢

洮岷等處番族

舊二年一貢，後三年一貢，大族起送爲首者四五人，小族起送一二人。留邊聽賞者，大族不過十五人，小族不過七八人。

貢物【略】

足力麻　鐵力麻

毾㲪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一一〇《禮部六八・給賜一》 在京官員人等

纂修

凡修實録，【略】

弘治四年，賜監修官、總裁官，各銀八十兩，綵幣四表裏，羅衣一套，鞍馬一副。副總裁官，銀八十兩，綵幣四表裏，羅衣一套。纂修官，銀三十兩，綵幣四表裏，羅衣一套。催纂官，銀二十兩，綵幣二表裏，羅衣一套。謄録官，銀十五兩，綵幣二表裏，羅衣一套。收掌文籍官，銀十兩，綵幣二表裏。謄録監生，銀五兩，綵幣一表裏。辦事吏典，鈔二十錠，絹一疋。各色人匠，鈔二十錠，布一疋。官陞擢事故去任，及監生事故去者，又近不一，賞賚有差。

嘉靖四年，賞如弘治四年例，惟纂修官、收掌文籍官，各減一表裏。續添謄録官，賞如監生。

萬曆二年，賞如嘉靖四年例，其羅衣一套，折衣羅三疋。收掌官，賞銀十五兩，綵幣二表裏，折衣羅三疋。史館謄録官，銀十兩，綵幣一表裏。譯字官生、生員，賞如監生。史館官吏，及校尉，賞如辦事吏典。貼寫官吏，賞如各色人匠。

五年，增稽考參對官、内侍郎，賞如纂修官。修撰等官，賞如收掌官。

凡修玉牒，萬曆四年，賜内閣元輔銀四十兩，大紅紵絲四表裏，新鈔五千貫。次輔各銀三十兩，大紅紵絲三表裏，新鈔三千貫。修校官，各銀二十兩，大紅紵絲一表裏，新鈔二千貫。查對官，銀十五兩，謄録官，各銀十兩，俱大紅紵絲一表裏，新鈔一千貫。

經筵

凡經筵初開，知經筵、同知經筵，并侍班官，各賜銀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五千貫。通政、大理侍班官，并講書官，各銀三十兩，綵幣二表裏，鈔三千貫。展書官，各銀二十兩，綵幣一表裏。侍儀并寫講章官，各銀十兩，紵絲一表裏，俱鈔一千貫。大漢將軍，各絹一疋。仍特賜閣臣蟒衣一襲。日講官，各大紅織金羅衣一襲，或冠帶無常。

視學

成化元年，駕幸太學，後三日，賜襲封衍聖公大紅織金麒麟紵絲衣一套，犀帶一條，紗帽一頂。顏、孟二博士，青織金雲鶴紵絲衣一套，玳瑁帶一條，紗帽一頂。三氏族人，俱素紵絲衣一套。講官、祭酒、司業，各照官品，大紅織金紵絲衣一套，羅衣一套。監丞以下，各青織金紵絲衣一套。監生鈔各五錠，吏典二錠。後俱如例。

耕耤

弘治元年，賜終畝農人，各布一疋。萬曆八年，賜三公九卿紵絲一表裏。牽牛老人六名，各布二疋。從耕老人三十六名，各布一疋。教坊司官五員，各銀一兩。念未詞官人二十二員名，各銀五錢。執旗俳色長三百一十三名，各銀三錢。

大閱遣閱管操附。

隆慶三年，大閱，前三日，賞軍士銀每名三錢。閱射分四等，其一等，馬步箭全中者，官賞銀十兩，銀牌一面，紵絲二疋，折銀五兩。內平日無過有薦者，仍紀録超用。軍賞銀一兩，紅布三疋，折銀一兩。馬全中、步中四五箭者，官賞銀五兩，銀牌一面，色假二疋，折銀三兩，內無過者，亦紀録敘用。軍賞銀一兩，紅布一疋，折銀三錢。馬步二箭至三箭者，官賞銀三兩，銀牌一面，色紗一疋，折銀一兩。軍賞銀一兩。二等，馬二箭、三箭，步一箭者，官賞銀一兩五錢，銀牌一面。軍賞銀四錢。其三等，馬中而步不中，或步中而馬不中，官准策勵供職，軍免責治，若馬不中，步中三四箭以上者，賞如二等。其四等，馬步俱不中，公侯伯，罰住禄米三箇月。錦衣衛，并各衛願射官，罰俸二箇月。營中將領等官，罰俸半年，內有過者，革任。軍照例決打，若係教師家丁，仍革支月糧一石。軍士放火器，舞刀鎗鈎鐮，亦分四等賞罰。頒賞之日，仍賞總協戎政大臣，各銀二十兩，紵絲三表裏。巡視京營科道，各銀十兩，一表裏。

凡造官閱視團營官軍，嘉靖二年，令馬步中箭一等者，俱賞鈔三百貫，劣等罰俸。

凡團營操演步射火銃，俱懸銀牌，每一面三錢，中即賞之。

册立東宫

弘治五年，文武官各分五等。一等，賜紵絲二表裏。二等至四等，一表裏。五等，紗一疋。南京同，公差等項官亦同。京衛、外衛見操官軍，及侍衛、帶刀直宿錦衣府軍等衛，御馬監并武驤左等四衛，官舍、將軍、旗軍、勇士，午門等門并正陽等九門官軍，各銀一兩。錦衣等衛所官，各絹一疋。力士、旗校、軍奴，并監局軍匠，各米一石。內府軍厨民匠，太常、光禄寺厨役，各米七斗。

節令時鮮附。

嘉靖七年，賜文武官制錢當鈔，公侯并一品二百文，內閣、衍聖公、張真人同。二品、三品，一百十〔文〕。四品至六品，九十文。七品至九品，七十文。其餘及朝覲官吏錢鈔中半，鈔一貫折錢二十一文。凡端午節，文武百官俱賜扇并五綵壽絲縷，大臣及日講經筵官，或別賜牙邊扇并綵繒艾虎等物，各以品級爲等。嘉靖中，內閣輔臣、吏禮二部尚書，及日講官，講衍義官，又別賜川扇有差。凡各處歲進時鮮，如鱘魚、筍、藕、枇杷、楊梅之類，賜文武大臣，及日講官，各以品級爲等。

慶賀

凡各王府差來進表箋人員，每人賜盤纏鈔一錠。南京并在外三司官，及諸司差來人員，各五錠。各王府差來進禮物人員，二十錠。其王府內外官員，每員內府別給綵段一表裏。鳳陽等處皇陵祠祭署官員、社長、土民、陵户、女户人等，朝賀到京，鈔十錠。南京并三司官進表回，舜朝，別賜鈔，出自特恩。

陪祭扈從

凡聖駕初祭南郊，賜陪祀官大紅織金紵絲衣。初謁陵、大閱，賜內閣蟒衣等服色，及鸞帶、金銀瓢、繡袋無常。文武大臣、日講官、侍從供事官，綵幣、鸞帶等物有差。以後不賜。若閣臣初次不預，後扈從者補賜。

大臣特賜

凡文武大臣考滿，有賜羊、酒、鈔錠者，以品級爲等。或賜宴，及勑諭者，出自特恩。

凡文武大臣患病，有賜羊、酒、米、蔬等物。文職大臣致仕，有賜勑及銀幣等物者，皆出特恩。

給假

凡日講官，以省親省墓等項給假，例賜白金、綵幣、鈔錠。其在京官員給假省親，賜路費鈔。一品二品，五千貫。三品，四千貫。四品，三千貫。五品，二千貫。六七品，一千貫。八九品并雜職，五百貫。

公差

凡總兵、鎮守、提督、巡撫等官，辭朝例賜銀幣、寶鈔等物，各以事之輕重爲等。

凡文武大臣，奉旨勘事回還，及督工、選軍、審囚等項，事畢，賜鈔幣、羊酒等物，各以事之輕重爲等。

功賞

各處獲功鎮、巡、總兵等官，俱從兵部咨開欽賞數目到部，銀兩行司禮監，表裏行內承運庫關出，付公差人員齎給。其官旗軍舍人等，亦從兵部奏定加賞給賞量賞，詳在武選司。移咨到部，仍查各地方賞格關出，付公差人員齎給，各巡撫衙門造册奏繳，仍咨禮部查考。

嘉靖四年題准，功賞數少，付公差人員順齎，遇有數百兩以上，綵段數百疋以上，本部照例委官一員齎去交割。各處巡撫官，仍將領過賞賜，年終造册類報。

隆慶二年題准，欽賞銀兩、表裏等件，通發各該總督、巡撫衙門投驗給散，除總兵官具疏謝恩外，三司將佐等官，將領過賞賜，申報督撫衙門，造册類奏。其赴部領賞員役，驗有彼處真正批文，方准給發。將原批上填寫數目，用印鈐蓋，各該督撫衙門，年終將給散過各官數目、姓名、類册奏報，仍咨禮部，以憑查考。受賞人員，或以事到京，許親告領，仍取領狀附卷。若陞去新任地方，聽督撫官轉齎新任處督撫衙門，一體查給，類册奏報。每年三月終，通將前一年賞賜無回報者，咨行各該督撫稽查，未到者，即拘原役究問，仍通將已到未到備咨禮部查考。

萬曆六年題准，功賞銀年遠無人關領者交還內庫。

雜給

凡王府求討書籍藥材等物，及書院樓堂等名，皆請自上裁。大臣亦間有賜者，俱屬祠祭司掌行。

凡親王爲本府承奉請給服色，查其年久勤勞有功，請自上裁，年勞不及者，不與。

凡欽天監觀象臺官生，弘治元年奏定，每二年一次給與寒毛襖，冬初具題行工部關領。

凡大漢將軍襯甲服色，舊例五七年一次換給。正德十二年，令三年一給，每四員名，共大紅紵絲五表裏，紗、羅同。

凡在京軍民家，選中侍女進入內庭者，嘉靖二十六年，准收充女户食糧免差，仍各賞銀五兩，段一疋。

王府回賜附

凡登極，成化二十三年，賜親王：一等，銀三百兩，紵絲十五表裏，羅十五表裏，紗十五疋，錦三疋，鈔二萬貫。二等，銀三百兩，紵絲十表裏，羅十表裏，紗十疋，錦三疋，鈔二萬貫。三等，銀二百兩，紵絲十表裏，羅十表裏，紗十疋，錦三疋，鈔一萬貫。

正德十六年，賜親王：一等，銀五百兩，紵絲二十五表裏，羅二十五表裏，紗二十五疋，錦五疋，新鈔二萬貫。二等，銀四百兩，紵絲二十表裏，羅二十表裏，紗二十疋，錦四疋，新鈔二萬貫。三等，銀四百兩，紵絲十五表裏，羅十五表裏，紗十五疋，錦四疋，新鈔二萬貫。四等，銀三百兩，紵絲十五表裏，羅十五表裏，紗十五疋，錦四疋，新鈔一萬貫。

凡皇子誕生，嘉靖十二年，賜親王：一等，大紅織金五綵團龍常服紵絲一襲，紗一襲，羅一襲。二等，大紅織金閃色團龍常服紵絲一襲，紗一襲，羅一襲。三等，大紅織金團龍常服紵絲一襲。

十五年，賜親王：一等，織金五綵常服紵絲一襲，白金三百兩，彩段十表裏。二等，織金常服紵絲一襲，白金二百兩，彩段八表裏。三等，織金常服紗一襲，白金一百兩，彩段六表裏。

十六年，賜親王：一等，織金五彩常服羅一襲，白金一百兩，彩段六表裏。二等，織金常服羅一襲，白金八十兩，彩段四表裏。三等，織金常服羅一襲，白金五十兩，彩段二表裏。

萬曆十年，賜親王，各大紅織金閃色團龍常服紵絲一襲，紗一襲，羅一襲。管理親王府事者，與靖江王，各大紅織金團龍常服紵絲一襲。

凡册立東宮，成化十一年，賜親王：一等，銀二百兩，紵絲八疋，紗八疋，羅八疋，錦四段，生熟絹十六疋，高麗布十疋，白苧絲布十疋，西洋布十疋。二等，

銀一百兩，紵絲六疋，紗六疋，羅六疋，錦四段，生熟絹十二疋，高麗布六疋，白苧絲布六疋，西洋布六疋。

嘉靖十八年，賜親王：一等，銀三百兩，紵絲十疋，紗十疋，羅十疋，錦四段，生熟絹三十疋，高麗布十疋，白苧絲布十疋，西洋布十疋。二等，銀二百兩，紵絲八疋，紗八疋，羅八疋，錦四段，生熟絹十六疋，高麗布六疋，白苧絲布六疋，西洋布六疋。三等，銀二百兩，紵絲六疋，羅六疋，錦四段，生熟絹十二疋，高麗布六疋，白苧絲布六疋，西洋布六疋。

隆慶三年，賜親王各銀二百兩，紵絲八疋，紗八疋，羅八疋，錦四段，生熟絹十六疋，高麗布六疋，白苧絲布六疋，西洋布六疋。管理親王府事者，與靖江王，各銀一百兩，紵絲六疋，羅六疋，錦四段，生熟絹十二疋，布同前。

凡蜀王府進扇，回賜，銀三百兩，大紅金綵常服三襲。若係世子，改綵段四表裏，銀同。差來人，賞鈔五百貫。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一一一《禮部六九・給賜二》 外夷上

迤北韃靼及瓦剌，永樂、宣德中，賜瓦剌順寧王，綵段十表裏。妃，五表裏。頭目，一等者五表裏。二等至四等者，四表裏。正統二年，賜韃靼虜王，綵段十五表裏，虎班絹十疋。妃，八表裏。頭目，一等，八表裏。二等，六表裏。三等，五表裏。四等，四表裏。外有加賜。六年，賜迤北太師段絹，與虜王同。其妻每口五表裏。一等二等數內頭目，每人加賜織金綵段一表裏。天順以後，一等二等者，不加賜。三等者，俱二表裏。差來正副使，每人賞織金衣一套，靴、韈各一雙。其後定例，一等正副使，每人綵段六表裏，絹五疋。二等使臣，綵段四表裏，絹三疋。三等綵段二表裏，絹二疋。四等綵段一表裏，絹一疋。俱與紵絲衣一套，紅氈帽一頂，靴、韈各一雙，數內婦女不與紅氈帽。使臣自進中等馬，每匹綵段二表裏，折鈔絹二疋，下等馬，綵段一表裏，絹八疋，折鈔絹一疋，下下等馬，綵段一表裏，絹六疋，折鈔絹一疋。帶進在彼頭目馬匹，不分等第，每匹綵段二表裏。

給賜在彼頭目，一等，每人綵段八表裏。二等，六表裏。三等，三表裏。四等，二表裏。內一等二等緊要頭目，加賜織金綵段一表裏。

回賜，永樂九年，回賜順寧等王，上等馬者，各綵段十表裏。海青一連，四表裏。白狐皮二十七箇，四表裏。宣德間，回賜順寧王，及使臣人等進馬，中等者，每匹綵段二表裏，折鈔絹二疋，下等者，紵絲一疋，絹八疋，折鈔絹一疋，下下者，絹六疋，折鈔絹一疋。駝，每隻三表裏，折鈔絹十疋。中途寄留倒死新生駒馬，每匹絹三疋，折鈔絹半疋。駝，每隻絹六疋，折鈔絹一疋。海青一連，一表裏。銀鼠皮二百箇，十二表裏。貂鼠皮二箇，絹一疋。青鼠皮十箇，絹一疋。土豹一箇，絹七疋半。正統元年，回賜使臣，銀鼠皮，每六箇絹一疋。玉石，每一斤，絹一疋。二年，回賜虜王，及頭目使臣人等，馬每匹綵段二表裏。貂鼠皮五十箇，四表裏。使臣者，每二箇絹二疋，銀鼠皮五十箇，二表裏。白兔皮三箇，絹一疋。白狐皮一箇，絹一疋。小厮一名，二表裏。三年，貂鼠皮每十箇，綵段一表裏。四年，貂鼠皮每三箇，絹一疋。使臣人等，到京續進馬，俱照下等馬例回賜。五年，回賜銀鼠皮與熟紅絹。六年，青鼠皮每二十箇，絹一疋。使臣人等，馬分三等，虜王并太師馬不分等第。八年，太師阿魯骨馬，每匹綵段六表裏。使臣馬，每匹四表裏，絹八疋。九年，進西馬者，每匹綵段五表裏，絹十疋。撒哈剌，每段絹九疋。十二年，阿魯骨馬，每匹四表裏。

求討，在彼頭目一等二等并三等，內有係虜酋親，及親信用事者，俱請旨給賜。弘治三年，三等以下，不給賜。差來使臣，自元年至三年四年，俱有特賜。

會同館開市，禮部出給告示，除違禁物不許貿易，其段絹布疋，聽於街市與官員軍民人等兩平買賣。正統十年，許買賣五日。十二年，許瓦剌使臣賣馬。景泰元年，許買銅湯瓶、鍋、紅纓、鞍轡、剪子等物。

順義王及套虜，嘉靖三十年，虜酋貢馬，賞金頂大帽，綵段衣服。隆慶四年，執叛人來獻，賞綵段四表裏，布一百疋。五年，虜酋順義王，奉表獻鞍馬，賞大紅蟒白澤各紵絲衣一襲，綵段十五表裏。妻，大紅五綵紵絲衣二套，綵段四表裏。親弟及長子都督同知，各綵段八表裏，閤生絹二疋，五綵紵絲衣一套，木綿布四疋。孫，指揮使，綵段五表裏，織金紵絲衣一套，絹布同。各枝指揮、同知、千户、百户等官，各綵段二表裏，織金紵絲衣一套，絹一疋，布同。差來夷使內小頭目，各綵段二表裏，素紵絲衣一套，布二疋。散夷，減素紵絲衣，段布同。撰表夷，賞如各枝例。虜王賜勑獎諭。是年，虜王又遣使代套酋都督同知貢馬，賞大紅白澤紵絲衣一襲，綵段八表裏。套酋都督同知及指揮同知以下，并差來小頭目，散夷，各賞如例。虜王仍賜勑獎諭。又以套酋藍布効勞，賞綵段四表裏，五綵紵絲衣一套。次酋綵段二表裏，織金紵絲衣一套。六年，虜王增獻鞍馬弓矢，賞大紅蟒白澤獅子紵絲衣各一套，綵段二十三表裏。妻，賞如例。萬曆三年，以虜王能約束諸部，五年無警，加賞銀三十兩，紵絲蟒衣一襲，綵段八表裏。後每五年加

賞一次。又虜王虜官每枝給勑一道，共七道。

回賜，隆慶五年，順義王進上馬三十匹，每匹綵段二表裏，闊生絹一疋，以初貢加綵段一表裏。留邊馬，四百七十九匹，聽該鎮支馬價銀五千兩給賞。套虜進上馬二十匹，每匹綵段三表裏，闊生絹一疋。留邊馬，一百八十匹，支各鎮兵餉銀一千八百兩給賞。六年議准，上馬給段絹外，每匹加銀五兩，留邊馬，每匹銀十兩。

求討，隆慶六年，順義王奏請番經，與金字經五部，墨字經五部，差番僧二人齎赴虜庭，併爲傳誦。其差去番僧，先行順天府各給衣食銀十兩。差回，給賜禪衣坐具，併紵絲番僧衣一套，靴、韈各一雙。帶去番官，綵段二表裏，木綿布四疋。

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差來并自來，都督、賞綵段四表裏，絹二疋。都指揮，綵段三表裏，絹二疋。指揮、千百户、所鎮撫頭目，每人綵段二表裏，絹一疋，各織金紵絲衣一套，又各加綵段一表裏。舍人，每人綵段二表裏，絹一疋，織金衣一套。達子，每人綵段一表裏，絹一疋，素紵絲衣一套。婦女有進貢者，每人一表裏，絹一疋，紵絲女衣一套。隨來婦女，一表裏，絹一疋，絹女衣一套。以上靴韈各一雙。奏事進貢，都指揮，絹二疋，綵段三表裏，織金衣一套。指揮，每人絹一疋，綿布一疋，綵段二表裏，紵絲衣一套，靴、韈各一雙。舍人因事進貢者，每人綵段一表裏，織金衣一套，絹一疋，靴、韈各一雙。嘉靖二十四年，以朵顏都督能鈐束夷人，不擾邊境，准與金帶，及金頂大帽。

回賜，自進并帶進馬匹，不分等第，每匹綵段二表裏，絹一疋。駝，每隻三表裏，絹十疋。在衛都督、都指揮，每員加賜綵段一表裏。

求討，請旨量與物件，到京者，照名給散，在衛者，請勑開付差來人領去。

領賞畢日，許於會同館開市三日。鋪行人等，照例將貨入館，兩平交易。順天府仍行薊州、遵化等處，如三衛夷人回還到彼，聽令兩平交易，每人許收買牛一隻，犁鏵一副，鍋一口。不許將違禁之物，私自夾賣，違者巡按御史究治。

東北夷女真，進貢到京，都督，每人賞綵段四表裏，折鈔絹二疋。都指揮，每人綵段二表裏，絹四疋，折鈔絹一疋。各織金紵絲衣一套。指揮，每人綵段一表裏，絹四疋，折鈔絹一疋，素紵絲衣一套。以上靴、韈各一雙。千百户、鎮撫、舍人、頭目，每人折衣綵段一表裏，絹四疋，折鈔絹一疋。奏事來者，每人紵絲衣二件，綵段一表裏，折鈔絹一疋，靴、韈各一雙。嘉靖十年奏準，女直進貢賞賜，視勑書官職爲隆殺，其有洗改職銜者，將應得賞賜減一等，原無勑書者，止與舍人賞賜，各番夷倣此。四十三年題准，女直正賞綵段絹疋，俱准折給銀兩。

回賜，進過馬，每匹綵段二表裏，折鈔絹一疋。貂鼠皮，每四箇生絹一疋，零者，每箇布一疋。嘉靖六年題准，馬價綵段一疋，折給銀三兩。十三年議准，俱與折給。

求討，弗提衛都督奏討冠帶蟒衣，欽賜大帽一頂，金帶一條。後又奏討，特與蟒衣一件。建州左衛都督奏討大帽金帶，亦准與。嘉靖三年，毛憐衛都督奏討大帽金帶，查已授職三年准與，後未及三年者，皆立案。六年，令夷人止許穿用原賞花樣衣服，不許因而自行收買，如違，買者賣者皆治罪，後奏討蟒衣者，皆立案。

賞賜畢日，許於會同館開市三日。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一一二《禮部七〇・給賜三》 外夷下西

西域哈密，永樂四年賜忠順王紵絲六十疋，絹二百一十四疋。祖母、（母）〔母〕妃，各紵絲六疋，絹六疋。嬸母紵絲四疋，絹四疋。六年，賜王紵絲五十疋，絹二十疋，織金紵絲衣三套，皂麂皮靴二雙，鞾韈二雙。祖母、母并妃，各綵段六表裏。成化三年，故忠順王外孫爲都督，賜銅印，并織金衣一套。八年，其都督赴京襲職，除馬駝給價外，加賞綵段一表裏，絹一疋，織金紵絲衣一套，并靴、韈各一雙。進貢到京使臣，分五等。一等，綵段五表裏，絹四疋。二等，四表裏，絹三疋。三等，三表裏，絹二疋。四等，二表裏，絹一疋，布一疋。五等，一表裏，絹一疋。俱紵絲衣一套，靴、韈各一雙。存留甘州男女人等，有進貢者，照五等例賞，無者每人絹、布各一疋。奏事到京使臣，不分等第，每人綵段二表裏，絹一疋，紵絲衣一套，靴、韈各一雙。十二年奏准，寄住苦峪城使臣賞例，仍分五等，比前表裏絹各減其一，不與衣服、靴、韈。存留甘州有進貢者，照前五等例，無者與絹一疋。嘉靖四十三年，到京正使從人名色，照四等例賞。隆慶五年，照五等例賞。寄住甘州有進貢者，俱與綵段一表裏，不與衣服、靴、韈。

回賜，大馬，每匹綵段四表裏。達馬，不分等第，每匹二表裏。駝，每隻四表裏。駝羔，每隻紵絲一疋，絹二疋。倒死駝，絹六疋，折鈔絹一疋。鎖服，每段絹六疋。金剛鑽，上等，每顆絹四疋。成化十年，金剛鑽二等，每顆絹二疋，三等，每顆絹一疋，四等，每二顆絹一疋，五等，每顆布一疋。番砂、水晶石，不與價。弘治三年，奏定價例，玉石，每斤絹一疋。夾玉石，四斤絹一疋。速來蠻石，二斤

絹一疋。青金石，一斤絹一疋。把咱石，十斤絹一疋。螺子石，六塊絹一疋。松都魯石，即水珀。舊例每斤鈔十五貫，正統四年，添作一百貫，每二百貫折絹二疋。石頭靶八箇，磠砂八斤，各絹一疋。魚牙靶小刀，每把絹二疋。鎖鐵大刀，每把絹五疋。拐棍刀，每把絹五疋。兩刀劒，每把絹八疋。鎖鐵銼一把，鎖鐵鏡一面，各絹二疋。鑌鐵二斤，絹一疋。撒哈剌馬黑瞞，每段各絹九疋。刀紬，番名黃馬海牙兒。每段絹一疋。馬服屯，即番夏布。每二段絹一疋。虎力麻，五疋絹二疋。藍花手巾，二條絹一疋。椶馥蘭，每斤絹四疋。硝子阿思馬亦，一箇絹一疋。硝子遮眼，番名矮納。三箇絹一疋。蛤蚧，四箇絹二疋。梧桐離十斤，雌黃十五斤，各絹一疋。蛇角，二枝一表裏。羚羊角，四斤絹一疋。豹皮，即舍列孫皮。二張綵段一表裏。金線豹皮，一張一表裏。獅子皮，一張二表裏。哈剌虎剌皮，一張一表裏。鐵角皮，二條絹一疋。銀鼠皮六箇，貂鼠皮三箇，青鼠皮二十箇，白兔皮三箇，白狐皮一張，駝皮、獺皮每一箇，各絹一疋。舡馬尺，即羊甸皮。五張絹二疋。卜剌硤兒皮，即牛甸皮。四張絹一疋。哈剌卜花，二十張絹一疋。樺皮弓，一張絹八疋。回回木梳，細者，六箇絹一疋，粗者，十箇絹一疋。珊瑚珠，正統中，每十四兩絹四疋，今每兩絹二疋。鎖鎖葡萄，每斤絹一疋。使臣自進中等馬，每匹紵絲一疋，絹八疋，折鈔絹二疋。下等馬，每匹紵絲一疋，絹七疋，折鈔絹一疋。新生馬駒，中途倒死馬，每匹絹三疋。駝，每隻三表裏，絹四疋。帶進西馬，每匹五表裏。阿魯骨馬，每匹六表裏。

求討，正統四年，忠順王奏討，與紵絲四表裏。天順四年，王母差來使臣，領去厚榜紙、中夾紙各三百張，心紅三斤，金箔一百帖，胡椒、華茇各十斤，桐油十斤，白礬十斤，丁香、乳香、檀香各三斤，良薑、桂皮各五斤，細茶三十斤，洗面銅盆一箇。成化十二年，苦峪城使臣奏討，加絹一疋。十三年，又准加折衣絹一疋。十五年，再加絹一疋。

使臣進貢到京者，每人許買食茶五十斤，青花瓷器五十副，銅錫湯瓶五箇，各色紗、羅、綾、段各十五疋，絹三十疋，三梭綿布、夏布各三十疋，綿花三十斤，花毯二條，紙馬三百張，顏料五斤，果品、沙糖、乾薑各三十斤，藥餌三十斤，烏梅三十斤，皂白礬十斤，不許過多，就館中開市五日。除違禁之物，并鞍轡刀箭外，其餘段疋紗羅等項，不係黃紫顏色龍鳳花樣者，許官民各色鋪行人等，持貨入館，兩平交易。該城兵馬司差人密切關防，及令通事管束，毋得縱容鋪户夷人在外私自交易，如有將違禁等物，及通事人等故違者，許各該委官體察通行拏問。後又奏准，未領賞前開市二日，領賞後開市三日。其奏討沿途收買牛羊、鐵鍋、犁鏵者，聽於臨洮府蘭州地方，與軍民兩平收買，不許過多。仍令伴送人員，及所在官司防範，不許將熟鐵兵器夾賣，及因而生事擾人。哈烈等三十八國，及天方國、日落國，各賞例與哈密同。

安定衛，洪武七年安定王來朝貢，賜織金文綺四疋。其貢賜賞例，到京國師，綵段四表裏，絹二疋，紵絲僧衣一套。舍人并使臣，每人二表裏，紵絲衣一套。僧人，每人一表裏，紵絲番僧衣一套，靴、韈各一雙。

回賜，自進并帶進駝，每隻綵段三表裏，絹四疋。馬，每匹二表裏。

襲封，洪武八年，賜嗣王勑書誥命各一道，織金紵絲衣一套，綵段六表裏。諭祭已故王，祭文一道，降香一炷，新鈔一千貫，禮部差通事一員，送請封人至西寧衛交割。本衛差頭目一員，齎封物，同原來人，前去本地授封。別差頭目一員，齎祭物，另辦齋糧五十石，麻布五十疋，食茶二百斤，量帶軍士同去行祭。

罕東赤斤蒙古，永樂二年，賞賜差來都指揮、指揮、綵段三表裏，織金紵絲衣一套，靴、韈各一雙。千百户鎮撫，綵段二表裏，舍人，一表裏，俱與素紵絲衣一套，靴、韈各一雙。存留甘州男婦，有進貢者，綵段一表裏，生絹一疋，無者，生絹一疋，布一疋。

回賜，帶進駝，每隻綵段四表裏。中等馬，每匹二表裏。下等馬，每匹紵絲一疋，生絹四疋。自進中等馬，每匹紵絲一疋，生絹八疋。下等馬，每匹紵絲一疋，生絹四疋。

土魯番使臣到京并存留賞賜，自進并帶進駝馬等物回賜，及賣買，俱照哈密例。嘉靖二年，瑪瑙數珠一串與絹四疋，紅絹道布一疋絹六疋，鞍子一面絹四疋，撒袋一副絹二疋。其鑌鐵銼多不真正，每貢不過百把，每二把與絹一疋。三十三年，進貢回回青三百三十一斤八兩，會估每斤與銀二兩。三十八年題准，五地面自進并帶進過各番王頭目馬匹，阿剌骨，上等，每匹綵段六表裏。中等，每匹綵段三表裏。下等，每匹綵段一表裏。達馬，中等，每匹紵絲一疋，絹八疋，折鈔絹二疋。下等，每匹紵絲一疋，絹七疋，折鈔絹一疋。上等達馬，原無賞例，比照中等達馬賞例外，每匹量加生絹一疋。四十三年，進獅子，每隻綵段八表裏。

各地面夷使，除正進方物給賞外，其隨身帶有刀銼等物，邊官不能阻回，要行復進者，嘉靖十六年題准，禮部驗揀堪用者，量與進收。裁減賞例，每小刀一把，止與絹一疋。銼十把，內五把賞絹二疋，五把折鈔八十貫。各色漿水玉，每

一斤八兩與絹一疋。其或所進方物原無賞例者，本部行取宛、大二縣鋪行，驗估價值，斟酌給賞。

各地面夷使，求討織金段子等物，正德十六年題准，該邊鎮巡等官轉奏題請，於每名下量點一二給與，若夷人到京，自行奏討，不由鎮巡官轉奏者，不行。

西番烏思藏，洪武、永樂以來，給賜不等，復定剌麻番僧人等，從四川起送來者，到京每人綵段一表裏，紵絲衣一套，俱本色。留邊賞同，其綵段一表裏，折闊生絹四疋，紵絲衣一套，內二件給本色衣，一件折生絹三疋，俱賞鈔五十錠，折靴韈鈔五十錠，食茶六十斤。從洮河州起送來者，到京每人折衣綵段一表裏，後加一表裏。紵絲并綾貼裏衣二件。留邊賞同，其綵段一表裏，折生絹四疋，俱食茶五十斤，靴韈鈔五十錠。進過給軍中等馬，每匹紵絲一疋，鈔三百錠。毯氈等物，例不給價。帶進方物，回賜綵段四表裏。

凡各番違例多差人數，每人減絹二疋，或一疋，或三疋，或減綾貼裏衣。正德以後，二法王違例進貢，多至千人，並從減賞，到京者，綵段一表裏，留邊者絹三疋。

嘉靖六年題准，烏思藏、長河西、朵甘思、董卜韓胡、金川、雜谷、達思蠻、加渦瓦寺、松潘、洮、岷等處番人番僧，正賞折衣綵段俱與一疋折給。有進馬者，計馬數與折。

賜封，禮部行吏部請給誥命，內府各衙門關造錦二段，紵絲十表裏，袈裟僧衣一套，高頂僧帽一頂，水晶數珠一串，響鈸二副，鈐杵二副，白瓷茶鍾二箇，滿荅剌一箇連帶，鸞帶一條，靴、韈各一雙，食茶一百斤，檀香一炷。請勅，令大慈恩寺推剌麻二人爲正副使，帶領剌麻十名同原來請封剌麻齎奉前去番地授封。差通事一員，伴送至四川布政司交割，從黎州，或天全出境。差去正副使每人賞鈔八十錠，剌麻六十錠，俱與番僧衣一套，靴、韈各一雙。贊善王授封，從陝西洮州出境，闡化等三王，從四川出境。成化五年，授封闡化、輔教二王，差去正使人等，自帶買路物件，食茶二萬五千斤，紵絲三百疋，羅一百疋，絹一千疋，青紅布二千五百疋，金箔一萬貼，胡椒一百斤。十六年，賞授封闡化王回還剌麻覺義等三十員名，正使禪師覺義，每人鈔八十錠，綵段三表裏，絹二疋。副使都綱，鈔六十錠，二表裏。差去剌麻，每名鈔四十錠，一表裏。俱與紵絲番僧衣一套，靴、韈各一雙。帶去徒衆，每人鈔二十錠，一表裏，進過毯氈等物，不給價。

長河西，正統初，賞賜宣慰司自來進貢者，宣慰使，鈔一百五十錠，綵段四表裏。指揮僉事，鈔一百錠，綵段二表裏。俱紵絲衣一套，靴、韈各一雙。襲職進貢賞同。國師并國師姪男進貢到京者，照宣慰使例。都綱、剌麻、番僧人等進貢到京者，每人鈔五十錠，綵段一表裏，紵絲番僧衣一套，靴、韈各一雙，食茶六十斤。留邊賞同。五年，剌麻番僧進馬到京，每人鈔五十錠，綵段一表裏，折衣綵段二表裏，靴、韈各一雙。進過馬，不分等第，每匹鈔一百錠。十年，長河西招撫生番，照本處進貢番僧例，每人賞鈔五十錠，綵段一表裏，折衣綵段二表裏，靴、韈各一雙，仍加賞折衣綵段一表裏。景泰四年，每人鈔五十錠，綵段一表裏，不與衣服、靴、韈。天順元年，照舊給賞。三年，尊勝寺國師護印帶進舍利等物，照先年烏思藏地方都指揮使等事例，量給綵段二表裏。成化初，番僧人等到京，每人闊生絹二疋，鈔五十錠，折靴、韈鈔五十錠，折衣綵段二表裏。留邊賞同。其折衣綵段內，一表裏折闊生絹四疋，毯氈等物，例不給價。帶進國師方物，給賜綵段二表裏。十二年，番人番僧九百名來貢，以無勘合，到京并留邊者，每人俱減絹二疋。弘治二年，留邊者減三疋。

貢回市茶，弘治十四年題准，剌思岡尊勝等寺寨到京番僧，每人許買食茶二百斤。嘉靖二十二年題准，如董卜韓胡例。

朵甘思，天順七年，宣慰使進貢到京，賞鈔一百五十錠，綵段四表裏，紵絲衣一套，靴、韈各一雙。其貢使賞例，禪師番僧人等到京，每人賞鈔五十錠，綵段一表裏，紵絲衣一套。留邊，每人鈔五十錠，折表裏闊生絹四疋，紵絲衣一套，內二件給本色衣一件，折闊生絹三疋，俱與折靴、韈鈔五十錠，食茶六十斤。毯氈等物，例不給價。指揮僉事，例加絹四疋。國師比禪師，加絹二疋。新招撫來貢者到京，每人鈔五十錠，絹二疋，折衣綵段二表裏。留邊，每人鈔五十錠，絹二疋，折衣綵段一表裏，闊生絹四疋，各折靴、韈鈔五十錠。方物俱不給價。弘治十七年，以人數過多，惟進貢及已賞未襲職再來到京者全賞，其留邊者每人減絹二疋。

董卜韓胡差來國師、禪師、都綱、道官、剌麻、番僧、頭目、寨官人等到京，每人綵段一表裏。留邊，每人折表裏闊生絹四疋。俱與折鈔絹二疋，靴、韈鈔五十錠。番僧，每人紵絲綾貼裏僧衣一套。頭目人等，每人紵絲綾貼裏俗衣一套。毯氈等物，例不給價。

回賜，土官，綵段十表裏。妻，綵段四表裏。嘉靖二年，以差來人數過多，惟正額到京者全賞，其留邊應給折鈔絹二疋，令與絹一疋，鈔十錠。三年，減原給

折表裏絹三疋。

貢回市茶，嘉靖八年題准，到京并留邊番僧，每人許自買食茶一百斤，行移右府出給勘合，填寫人數茶斤，仍行湖廣布政司，著落該府，許令照數收買，自雇船隻載回，沿途關隘驗放出境，如有夾帶，就彼盤驗入官。

加渴瓦等寺，剌麻、番僧、頭目、寨首到京，每人綵段一表裏，折衣二表裏。留邊賞同。折衣每一表裏，與絹四疋，俱賞鈔六十錠，折靴、韈鈔五十錠。毯毯等物，不給價。

金川寺，進貢剌麻、番僧到京，每人賞綵段一表裏，折衣綵段二表裏。留邊每人綵假一表裏。其折衣綵段二表裏，內一表裏折生絹四疋，一表裏折食茶一百斤，俱與鈔六十錠，折靴、韈鈔五十錠。毯毯等物，不給價。弘治十七年，以人數過多，惟年例進貢及襲職到京者全賞，其留邊應給折衣絹，每人減三疋。

雜谷安撫司，與金川寺例同。弘治十七年，留邊每人減折衣絹二疋。嘉靖六年，照舊給賞，每人量加食茶二十五斤。其所屬上草坡克州等寺寨，嘉靖六年題准，留邊番僧每人減絹二疋，加食茶二十五斤。

打喇兒寨番僧到京，每人綵段一表裏，內一疋給價銀三兩，折衣綵段二表裏，與本色。留邊，每人綵段一表裏，內一疋如前給價，折衣綵段二表裏，每一表裏折給闊生絹四疋，共八疋。俱賞鈔六十錠，折靴、韈鈔五十錠。方物例不給價。

達思蠻長官司，正統中，進貢到京，并留邊番僧人等，每人鈔四十錠，綵段一表裏，折衣二表裏，靴、韈各一雙。弘治二年照前賞例，各減折衣一表裏，留邊折衣，與生絹四疋，靴、韈俱折鈔十錠。長寧及韓胡碉由松潘起送番僧，賞例與達思蠻同。其松潘、茂州等處進貢到京，馬，每匹賞鈔一百錠。鐵甲毯毯等物，不給價。

陝西洮岷等處番僧到京，并存留，每人賞折衣綵段一表裏，折靴、韈鈔五十錠。馬，每匹紵絲一疋，鈔三百錠。上等馬，加絹一疋。駝，每隻綵段三表裏，絹四疋。內翟曇寺到京禪師，加番僧衣一套。不由所在官司給文起送，私自來京謝恩等項進貢者，止給馬駝價，不賞。嘉靖十七年，慧濟扯巴寺番僧進貢到京，八名，每名綵段一表裏，折衣綵段一表裏。留邊七名，每名折衣綵段一表裏，折與闊生絹四疋。俱各與綾貼裏衣二件，靴、韈鈔五十錠，食茶五十斤。進過馬，每匹紵絲一疋，鈔三百錠。方物例不給賞。二十七年，到京并留邊，加至一百八十七名，以人數過多，議將到京十五名，照例給賞。留邊六十七名，照洮州番僧例，每人賞折衣綵段一表裏，折靴、韈鈔五十錠，食茶五十斤。其新增一百五名，每名給與闊生絹二疋，食茶四十斤。進過馬匹，照前給賞。經該起送官員，以違例參治。

洮岷等處番族到京，并存留番人，每人賞綵段二表裏，絹二疋，鈔二十錠，折靴、韈鈔五十錠。進馬每匹紵絲一疋，鈔三百錠。盔甲腰刀，例不給賞。嘉靖六年奏准，折衣綵段并馬價，綵段每疋折銀三兩以上，俱許開市三日。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一一三《禮部七一・給賜四》 土官

雲南微外土官，進到象、馬、金銀器皿、寶石等件，例不給價，其賜例各不同。

車里，給賜宣慰使，錦二段，紵絲、紗、羅各四疋。妻，紵絲、羅各三疋。差來頭目，每人紵絲、紗、羅各四疋，折鈔絹二疋，布一疋。通事，每人綵段一表裏，折鈔絹一疋，俱與羅衣一套。象奴從人，每人折鈔綿布一疋，絹衣一套，俱與靴、韈各一雙。

木邦，給賜宣慰使，錦二段，紵絲、紗、羅各三疋。妻，紵絲、羅各二疋。差來陶孟，每人紵絲、紗、羅各三疋，折鈔絹二疋，布一疋。招剛，每人紵絲、紗、羅各二疋，折鈔絹二疋。通事，每人綵段一表裏，折鈔絹一疋，俱與羅衣一套。象奴從人，每人折鈔綿布一疋，絹衣一套，俱與靴、韈各一雙。

孟璉，給賜土官，紵絲、紗三疋，羅二疋，絹四疋。妻，紵絲、羅各二疋。差來頭目，舍人，每人綵段一表裏，羅衣一套。通事，鈔二十錠，絹衣一套。從人，每人鈔十五錠，絹衣一套，俱與靴、韈各一雙。

鄧川州，賜例與孟璉同，象奴賞與從人同。

湖廣、廣西、四川、雲南、貴州、腹裏土官，朝覲進到方物，及中途倒死馬匹，例不給價。到京馬匹，每匹賜鈔一百錠，其賜各不同。

凡三品、四品，回賜鈔一百錠，綵段三表裏。惟播州、貴州二宣慰使，賜錦二段，綵段六表裏。五品，鈔八十錠，綵段三表裏。六品、七品，鈔六十錠，綵段二表裏。八品、九品，鈔五十錠，綵段一表裏。雜職衙門，并頭目人等，自進馬匹方物，鈔四十錠，綵段一表裏。弘治十四年，瓊州、崖州起送土官，每人賞鈔三十錠，絹二疋，絹衣一套。差來通事，把事頭目，各鈔二十錠，綵段一表裏。隨來土官弟男，并把事頭目人等，鈔二十錠。從人伴吏，鈔十錠。播州差來長官，鈔四十錠，一表裏。通，把頭目人等，各鈔三十錠。貴州差來舍人，鈔二百五十錠，二表裏。把事十五錠，一表裏。通事十

錠，絹一疋。頭目從人，賞鈔如例。

凡進馬一二匹，及方物輕者，止照雜職例賞。嘉靖元年奏准，朝覲到京，以馬數多寡爲差。進馬一二匹者，准一人作差來名色，賞鈔二十錠，綵段一表裏。三四匹者，作二人，五六匹者，作三人，綵段鈔錠，照數遞加。

二年題准，若所差係土官弟姪兒男進馬四匹以上，與方物重者，照舊例，以衙門品級高下爲差。其馬少物輕者，照雜職例。若所差係通、把頭目人等，照新例，以馬數方物多寡爲差。

凡到京過期，減半給賞。弘治三年以後，正月內到者，亦全賞。二月到者，減半。該賞半表裏者，折與闊生絹二疋。

降慶五年題准，過期半年以上，不給賞。

凡謝恩差來人，與雜職賞同。貴州土官，減鈔二十錠。隨來通、把從人，給鈔如朝覲例。

凡慶賀，貴州差來舍人，賞鈔五十錠，綵段二表裏。把事，鈔十五錠，綵段一表裏。通事從人，鈔如朝覲例。四川土官差來人進馬者，鈔二十錠，綵段一表裏。進降香茶蠟等物者，鈔二十錠，絹二疋。隨來人，鈔十錠。

給賜番夷通例

凡給賞段絹等物，萬曆六年題准，各織造去處，撫按官痛革剋減冒破奸弊，有仍將粗惡不堪之物解進，該部科將撫按等官，一體查參。其給賜衣服靴韈等件，該衙門成造，務要精好，如有不堪，聽禮部具實參奏重治。其留邊給賞，齎去人員，有將賞物抵換勒掯者，督撫官查參重治。至於各夷所得賜物，不許於開市之日貨賣。或願折價，禮部題照原價折給。

凡齎發貢夷賞賜，萬曆七年題准，各貢夷慶賀事完，即行頒給賞賜，齎發回還，毋令稽留久住，致惹事端。

又議准，每夷人到館，該館官先將各夷數目，一體報知户工衙門，該司一面知會內府衙門，俱各預爲整理賜物，候禮部咨文到日，即照數檢點，及回咨掛號，各須上緊定限半月以裏，通行關領。禮部一面題給，一面知會兵部查發勘合，速令起程。其該遷奏報，并禮部題行各衙門關領日期，即于散賞奏內題知，以便稽考。

凡賜物折價，嘉靖六年議准，女直夷人，及番僧番人，給賜綵段，自願折銀者，織金，每疋折給銀三兩八錢，素者三兩五錢。

降慶三年議准，西番貢夷全賞者，禮部照例分別題請頒給。減賞者，每名給銀三兩，絹二疋，每疋折銀三錢，於本布政司庫貯銀內支給。

萬曆六年題准，各夷來京應賞人數，凡折衣折段銀兩，行工部俱給以兒貯銀兩，不必轉行該省。其支茶勘合，及在邊半賞人數銀兩，禮部先咨巡撫衙門，轉行布政司，仍另給夷人爲照，待到日，將夷人領去勘合，與禮部先發咨文對同，方准支給。其存留在邊全賞人數銀兩，禮部驗封明白，亦咨巡撫衙門，與夷人所執公文，查對相同，給發。仍將各項銀段，及食茶數目，行都督府，填入過關勘合，以便互校。差去通事官，令守取巡撫回咨，備開散過齎去存留銀段若干，支過食茶，及半賞銀兩若干，以免詿騙沈匿等弊。如咨內數目不合，及無回咨，將通事從重參問。

凡貢夷病故在中途者，例不給賞。萬曆六年題准，各鎮清查病故夷人賞物，留充下年給賞之數。

凡投降夷人，每名賞素紵絲衣一套，綿布十疋，鈔一百錠，米三石，牛二隻，羊五隻，柴五百斤。隨來婦人，每口綿布三疋，鈔十錠。

凡入官貨物，洪武二十六年定，凡遠夷之人，或有長行頭匹，及諸般物貨，不係貢獻之數，附帶到京，願入官者，照依官例具奏關給鈔錠，酬其價值。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一二三《禮部七六・給賜九》 賞格

按諸司職掌，凡奉特旨賞賜軍官，須憑來文開寫姓名職事衛所，欽賞銀鈔段疋等項數目，審對明白，具本引奏給賞。凡軍功賞賜之等有三：曰加賞，曰給賞，曰量賞。俱查照功次，移文禮部，照例施行。其軍前激賞勘合銀牌，遇有奏討，臨時請旨關給。

給賞

陝西三邊，都指揮，每員銀五兩，綵段一表裏。指揮，每員銀三兩，綵段一表裏。千百户、鎮撫，每員銀二兩，絹二疋。旗軍舍餘總小甲人等，每石銀二兩，布二疋。

大同、宣府，與陝西三邊同。

遼東，都指揮，每員銀二兩，綵段一表裏。指揮，每員銀一兩，絹、布各二疋。千百户、鎮撫，每員絹、布各二疋。旗軍舍餘人等，每名絹二疋。

雲南，都指揮，每員鈔一千貫，綵段三表裏。指揮，每員鈔八百貫，綵段二表裏。千户、衛鎮撫，每員鈔六百貫，綵段一表裏。百户、所鎮撫，每員鈔五百貫，

絹三疋。旗軍舍餘，每名鈔二百貫，絹、布各一疋。

四川，指揮，每員鈔六百貫，綵段一表裏。千户，每員鈔五百貫，絹三疋。旗軍，每名鈔三百貫，絹、布各一疋。

湖廣，都指揮，每員鈔八百貫，綵段二表裏。指揮，每員鈔六百貫，綵段一表裏。千户、衛鎮撫，每員鈔六百貫，絹三疋。百户、所鎮撫，每員鈔五百貫，絹一疋。旗軍人等，每名鈔三百貫，絹、布各一疋。

廣東、貴州，與湖廣同。

加賞

各照地方則例，於正賞外，仍加一倍。

量賞

陝西三邊，應得銀兩綵段表裏者，減去綵段表裏，加絹二疋，應得銀兩絹布者，減去絹布。

大同宣府，都指揮，每員銀三兩，綵段一表裏。指揮，每員銀二兩，絹一疋。千百户等官，每員銀一兩，絹一疋。旗軍人等，每名銀一兩，布一疋。

遼東，都指揮，每員銀一兩，絹、布各二疋。指揮，每員銀一兩，絹、布各一疋。千百户等官，每員絹二疋。旗軍舍餘人等，每名絹、布各一疋。

雲南，指揮，每員鈔七百貫，綵段一表裏。千户、衛鎮撫，每員鈔五百貫，絹三疋。百户、所鎮撫，每員鈔四百貫，絹二疋。旗軍舍餘人等，每名鈔二百貫，布一疋。

四川，應得鈔貫綵段絹布者，減去鈔貫。

湖廣、廣東、貴州、與四川同。

文職，按察使，照都指揮例。知府，及土官知府，宣慰、宣撫，照指揮例。同知、通判、知州、推官、知縣，及土官千户、安撫長民，照千户例。經歷、知事、檢校、縣丞、主簿、教諭、訓導、典史、巡檢、大使等官，照百户例。掾史、省祭官、義官、陰陽生、醫生、千夫長、百夫長、吏舍、老人、總小甲、民壯、民款、土舍、達軍、黎兵人等，照旗軍例。

嘉靖十一年題准，京營官軍，調征邊鎮，如有樹立奇功，不論官旗人等，每名先賞銀五兩，布二疋。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一五三《兵部三六・馬政四》 凡各邊互市，永樂三年，立遼東開原、廣寧馬市。定價：上上馬，絹八疋，布十二疋。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其互市，一於開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於開原城東，以待朵顏三衛，各去城四十里。

九年定開平馬市價：上上馬，一等，絹五疋，布十疋；一等，布十八疋。駒子布五疋。

十年，令遼東缺馬官軍，聽於各馬市照例收買。

十五年，重定遼東互市馬價：上上馬一匹，米五石，布、絹各五疋。中馬，米三石，布、絹各三疋。下馬，米二石，布、絹各二疋。駒，米一石，布二疋。

申時行等《大明會典》卷一七二《刑部一四・律例》 帶造段疋

凡監臨主守官吏，將自己物料，輒於官局帶造段疋者，杖六十，段疋入官。工匠笞五十，局官知而不舉者與同罪，失覺察者，減三等。

織造違禁龍鳳文段疋

凡民間織造違禁龍鳳文紵絲、紗、羅貨賣者，杖一百，段疋入官。機户及挑花、挽花工匠同罪，連當房家小，起發赴京，籍充局匠。

造作過限

凡各處額造常課段疋、軍器，過限不納齊足者，以十分爲率，一分，工匠笞二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笞五十。局官減工匠一等，提調官吏，又減局官一等。若不依期計撥物料者，局官笞四十，提調官吏減一等。

申時行等《大明會典》卷一七九《刑部二一・計贓時估》 洪武元年令，凡計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價。若傭賃器物爲贓者，亦依犯時價值，其傭賃雖多，不得過其本物之價。【略】

一羅假布絹絲綿之類

紗一疋八十貫

綾一疋一百二十貫

紵絲一疋二百五十貫

羅一疋一百六十貫

改機一疋一百六十貫

錦一尺八貫

高麗布一疋三十貫

大青三梭布一疋五十五貫

大白三梭布一疋四十貫
中細白綿布一疋二十貫
麤綿布一疋一十貫
麤苧布一疋二十二貫
細苧布一疋二十四貫
麤褐一疋四十貫
綿紬一疋五十貫
大綿布一疋二十貫
麻布一疋八貫
葛布一疋二十貫
大絹一疋五十貫
小絹一疋二十貫
細絨褐一疋二百四十貫
氈段一段五十貫
毯氈一段五十貫
絲綿一斤二十四貫
淨綿花一斤三貫
麻一斤五百文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二〇一《工部二一・織造》 兩京織染，內外皆置局，內局以應上供，外局以備公用。南京又有神帛堂供應機坊，蘇州、杭州等府，亦各有織染局，每歲造解有定數。數內有奉欽降花樣改織者，然未嘗增派。後於歲造之外，奉旨題派織解者，曰坐派。一時急缺，令部買辦者，曰召買。間一行之，以非舊制，不具載。若制帛誥勅，乃織造一事，及冠服器用，斛斗秤尺，各有法式，今備列焉。

段疋

凡織造段疋，闊二尺，長三丈五尺。額設歲造者，闊一尺八寸五分，長三丈二尺。歲造段疋，并闊生絹，送承運庫。上用段疋，并洗白、腰機、畫絹，送織染局。婚禮紵絲，送鍼工局。供應器皿，黃紅等羅，并只孫褐裙，發文思院。

洪武元年令，凡局院成造段疋，務要緊密，顏色鮮明，丈尺斤兩，不失原樣。局官常切比較工程，合用絲料，申請提調正官，嚴加提督，但有不堪，究治追陪。二十三年，罷天下歲織段疋。凡有賞賚，皆給絹帛，如或缺乏，在京織造。二十六年定，凡供用袍服段疋，及祭祀制帛等項，須於內府置局，如法織造，依時進送。每歲公用段疋，務要會計歲月數目，並行外局織造。所用物料，除蘇木、明礬，官庫足用，蠶絲、紅花、藍靛，於所產去處稅糧內折收，槐花、梔子、烏梅，於所產令民採取，按歲差人進納該庫支用。

丹礬紅，每斤染經用蘇木一斤，黃丹四兩，明礬四兩，梔子二兩。

黑緑，每斤用靛青二斤八兩，槐花四兩，明礬三兩。

深青，每斤用靛青四斤。

蠶絲，湖州府八萬斤。

紅花，山東七千斤，河南八千斤。

藍靛，應天府二萬斤，鎮江府二萬斤，揚州府二萬斤，淮安府二萬斤，太平府二百斤。

槐花，衢州府六百斤，金華府八百斤，嚴州府六百斤，徽州府一千斤，寧國府八百斤，廣德州二百斤。

烏梅，衢州府一千五百斤，金華府二千斤，嚴州府一千四百斤，徽州府一千五百斤，寧國府一千五百斤，廣德州五百斤。

梔子，衢州府五百斤，金華府五百斤，嚴州府二百斤，徽州府五百斤，寧國府五百斤，廣德州二百斤。

內織染局

本局如遇織造冬至大祀，上用十二章衮服、皮弁服，題行欽天監擇日，禮部題請，遣大臣祭告。其工匠，間有於外府取用者。嘉靖四十四年，題行蘇、松二府，各取織羅匠二十名，隨帶家小，赴部審實送局。隆慶元年題准，凡有傳奉急用龍袍等件，本局果難獨支，方許奏行南局織造，不得逕例陳請。

外織染局

本局合用物料，節年查會有無多寡不一，除年例內支用，及甲、丁二庫關放、宛、大二縣辦解外，其召買，大約以嘉靖四十二年爲准，該銀六千二兩二錢。今十年料造例，惟貢夷净衣絹布，係該所染造。其廣盈庫，上用絹布，户部轉行順天府宛、大二縣變染。

每年題取染造絹疋物料

藍靛，二萬五千三百五斤。

煉鹼，一萬五百斤。
土鹼，一千四百五十五斤。
小粉，一萬八千零八斤。
木柴，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一斤。
木炭，一萬六千三百三十六斤。以上召買。
折色藍靛，銀四百五十九兩。順天府折解。
豬胰子，二萬箇。順天府辦解。
蘇木、烏梅、茜草、明礬等料。甲字等庫關支。
內召買各料，嘉靖二十一年議，該價銀一千八百一十五兩。隆慶二年，查減去七百兩。六年，復減定爲一千五十七兩。
十年一題染練絹疋承運庫關支細闊生絹十五萬疋。
供用絹三萬疋。內熟絹大紅四千疋，桃紅三千疋，丹桃紅五千疋，藍青八千疋，共二萬疋。生絹大紅一千五百疋，桃紅一千五百疋，青一千五百疋，黑綠一千五百疋，柏枝綠一千五百疋，明綠一千五百疋，共一萬疋。
賞用熟絹一十二萬疋。內大紅九萬疋，藍青三萬疋。
各處織染局
浙江杭州府　紹興府
嚴州府　金華府
衢州府　台州府
温州府　寧波府
湖州府　嘉興府
江西布政司
福建福州府　泉州府
四川布政司
河南布政司
山東濟南府
直隸鎮江府　蘇州府
松江府　徽州府
寧國府　廣德州
各處歲造段疋數目

每歲，造紵絲、紗、羅、綾、紬、絹，舊額各處共該三萬五千四百三十六疋一丈六尺一寸五分。遇閏，共加二千六百七十九疋二丈八尺八寸二分。今除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四省折解外，見徵浙江等布政司并南直隸蘇、松、廣德等府州縣，本色共二萬八千六百八十四疋一丈九尺一寸五分，遇閏，共加二千六十一疋五丈二尺三寸九分，俱以十分爲率，二分織金，八分光素。吐絲七百四十三兩八錢，遇閏加三兩四錢九分。
浙江布政司，紵絲一萬四百二疋，線羅五百二十疋，生平羅一千疋，紗三百六十六疋，色紬五百二十八疋，共一萬二千八百一十七疋，閏加紵絲八百一十二疋，線羅三十一疋，生平羅二十五疋，共加八百六十八疋。今徵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二疋，閏加八百三十八疋。
江西布政司，紵絲二千八百二疋，閏加二百四十五疋。今徵價銀一萬六百五十一兩四錢，閏加九百三十一兩。
河南布政司，紵絲八百疋，閏加六十七疋。今徵價銀三千一百六十九兩五錢三分五釐二毫，遇閏不加。
山東布政司，紵絲七百二十疋，閏加六十疋。今徵價銀二千一百七十兩八錢，閏加一百八十兩九錢。
湖廣布政司，紵絲一千九百三十九疋，閏加一百六十九疋。今徵價銀七千五百二十六兩六錢，閏加六百四十八兩四錢。
福建布政司，紵絲二千三百九十二疋，閏加一百九十一疋二丈四尺。今徵二千二百五十八疋，閏加一百八十八疋二丈四尺。
山西布政司，綾絹各五百疋，閏共加八十六疋。
四川布政司，闊生絹四千五百一十六疋，閏加三百七十七疋。
直隸蘇州府，紵絲一千五百三十四疋，閏加一百三十九疋。
松江府，紵絲一千一百六十七疋，閏加九十七疋。
常州府，紵絲二百疋，閏加一十七疋。
鎮江府，紵絲一千四百四十疋，閏加一百二十疋。
徽州府，紵絲七百二十一疋，閏加四十八疋，今加五十九疋。
寧國府，紵絲七百九十六疋，閏加四十七疋，今加五十八疋。
池州府，闊生絹二百一十一疋一丈六尺一寸五分，閏加二十疋四尺八寸二分。今加一十九疋二丈八尺三寸九分。吐絲二斤十兩八錢，閏加三兩四錢

九分。

太平府，闊生絹五百疋，閏加四十二疋。

安慶府，闊生絹六百八疋，遇閏不加。

揚州府，紵絲一百三十一疋，闊生絹七百一疋，紬三百疋，共一千一百三十二疋，閏加七十二疋。今徵紵絲二百三十疋，閏加一疋，生絹七百一疋，吐絲七百一兩，閏俱不加。

廣德州，紵絲二百四十疋，閏加一十四疋，今加二十疋。

凡歲造，宣德十年，令各處解到段疋，原解人員，連原封，同該司官吏，辨驗御史，送至午門內，會司禮監委官及庫官，揀驗堪中收庫，不許在部開封。

正統元年，令各處歲造段疋等物，該府州縣官，將織染局兒在各色人匠機張，及歲辦，并闕支顏料等物數目，開報巡按官，以憑稽考。

十二年奏准，歲造段疋，俱令腰封編號，開寫提調及經織造官吏、匠作姓名，不堪用者，照號問罪，責其陪償。

成化二十年奏准，各司府設有織染衙門去處，不許另科價銀，轉往別處織買段疋，因而侵剋錢糧，違者從重究治。

嘉靖八年奏准，各司府州，額辦紵絲紗羅紬絹，令巡按御史催督。

十四年題准，各處歲造段疋，如有過限解納不及原數，并驗過不中等項，布政司至一千疋，府至一百疋以上者，將各掌印官并解官住俸，責限完日開支。若司至二千疋，府至二百疋以上者，參行提問，送部降級敘用。

萬曆元年題准，督造專責司府掌印官，辨驗委巡按御史，御史失參，聽本部該科參奏，本部失參，聽該科參奏。

凡改織，天順三年，將揚州歲造紬三百疋，改織紵絲一百疋。

弘治九年，內承運庫缺供用賞賜段疋，令以歲派絲料，分派各司府，改織各色紵絲紗羅綾紬五萬五千五百疋，以省另派擾民。

嘉靖五年，以賞用不敷，題准行織造地方，將原額歲造絲料，改織紵絲紗羅，暗花一萬八千疋，各長三丈五尺，闊二尺。

凡折價，嘉靖七年題准，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地方不善織造，令各折價。每織金一疋，價銀三兩五錢，光素一疋，三兩三錢，仍每疋帶徵路費銀五錢。山東，每疋三兩，每百兩加銀五錢。

凡織造內官，弘治十七年，革回蘇、杭等府織造內官，令鎮巡等官管理。

隆慶元年，詔罷蘇、杭、南京織造，原差內官取回，一切不經織造，盡行停止。

嘉靖中，陝西織羊絨、廣東等處織葛布，至是俱罷。

凡大漢千百户襯甲服色，嘉靖二十年題准，每三年一次織造，蘇州府紅紗六十疋，杭州府礬紅羅六十疋，俱均徭內派徵，差官解納。

制帛

洪武三年定，神帛織文，郊祀上天，及配享皆曰郊祀制帛。太廟祖考曰奉先制帛。親王配享，曰展親制帛。

社稷、歷代帝王、先師孔子及諸神祇，皆曰禮神制帛。功臣曰報功制帛。蒼、白、青、黃、赤、黑，各以其宜。

南京司禮監神帛堂，年例織造起運赴京，各樣制帛一千九十六段，南京太常寺關領各樣制帛二百五十五段，運赴顯陵奉先白色制帛一十八段，每年共該用帛一萬三千六百九十段，例該十年一次料造。

誥勅

洪武二十六年定照依品級制度，如式製造，所用五色紵絲，誥身誥帶黃蠟、花椒、白麵、紙劄等項，差人赴內府織染局等衙門關支。

誥勅式樣

誥織用五色紵絲，其前織文曰奉天誥命。勅織用純白綾，其前織文曰奉天勅命。俱用升降龍文，左右盤繞，後俱織某年月日造，帶俱用五色。

龍文彬《明會要》卷五三《食貨一・勸農桑》 洪武元年，楊思義爲户部尚書。以農桑積儲爲急，請令民間皆植桑麻，四年始徵其稅。不種桑者，輸絹。不種麻者，輸布。如《周官》里布法。詔可。《思義傳》。

五年十二月敕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憲章録》。

【略】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農政全書》。

十八年九月，諭户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業本必先於黜末。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於是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躬織而百夫待衣，欲民之毋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宜令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大訓記》。

承運庫貯緞匹、金銀、寶玉、齒角、羽毛，而金花銀最大。

廣積庫貯琉黃硝石。

甲字庫貯布匹、顏料。
乙字庫貯胖襖、戰鞋、軍士裘帽。
丙字庫貯棉花、絲纊。
丁字庫貯銅、鐵、獸皮、蘇木。
戊字庫貯軍器、胡椒。
贓罰庫貯没官物。
廣惠庫貯錢鈔。
廣盈庫貯紵絲、紗、羅、綾、錦、紬、絹。
已上乙字庫屬兵部，戊字、廣積、廣盈庫屬工部，餘六庫皆屬户部。
其在外，諸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縣、衛、所皆有庫，以貯金、銀、錢、鈔、絲帛、贓罰諸物。

正統七年九月，始置太倉庫。各直省派賸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課關税，凡折銀者俱入太倉，籍没家財、變賣田産、追收店錢、援例上納者俱入焉。專以貯銀，故又謂之銀庫。已上《食貨志》。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一四《服御・布帛》　《禮運》曰：「昔先王之世，未有絲麻，衣鳥獸之羽皮。至黄帝堯舜，乃垂衣裳而治天下。」以絲麻布帛爲長大之衣始。漢梁冀嘗會客，佯争酒失盃而汙之，僞怒而燒之，布得火燃如灰，垢盡火滅，燦然潔白，即今之火浣布，出《魏志》。説文云：「帛，繒也。」《書》曰：「五玉三帛，諸侯庶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黄。」漢文帝存問長老，年九十以上賜以絮帛。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一四《服御・毯》　《説文》云：始于周。《晉・張軌傳》云：毯布三萬疋，毛席織五彩。唐白樂天《紅錦（線）毯》歌：揀絲練線紅藍染，織作披香殿上毯。

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三《户部》　（歲入賦額　據萬曆八年太倉考所載録之）絲棉税絲農桑絹折色一十三萬一千八百二十一疋二丈二尺七寸一分，每疋折銀七錢，共銀九萬二千二百七十四兩八錢五分八釐九毫七絲。棉布苧布折銀共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三兩。

談遷《國榷》卷六《太祖洪武九年》　四月乙酉朔，丙戌，重定諸王公主歲禄之數。親王禄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匹，紵絲三百匹，紗羅各百，絹五百，冬夏布各千，緜二千兩，鹽二千引，茶千引。靖江王禄二萬石，鈔萬貫，餘物半于親王。公主禄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莊田一區，歲紵絲紗羅各十匹，絹布各三十匹，緜二百兩。餘郡王郡主有差。

談遷《國榷》卷二六《英宗正統十二年》　（三月）命四川布政司，廣濟庫綾錦衣被布褐等物，依時值准官吏旗軍俸糧鈔。

（七月）甲辰，命外解紵絲羅絹，各署號提調織造官吏名氏。

談遷《國榷》卷六七《穆宗隆慶五年》　二月庚子，總督尚書王崇古上言：互市甚利，若拒而不許，彼必且飛揚跋扈，宣大或以遣降之恩，可保數年不侵，其禍且東中遼薊，西中關陝矣。先朝嘗封太平、賢義、安樂及哈密忠順王故事，臣謹條八議：曰錫封號官職。俺答可賜王號頒印，俾號召其子弟，爲國藩籬。餘如老把都兒及吉囊長子吉能，俺答長子黄台吉，宜授都督。他子弟如兀慎打兒漢等四十六部，宜授指揮。俺答壻十餘部，各授千户。假名器以服强胡，使無犯邊。曰定貢額。虜之貢意實希賞，許歲一貢，俺答馬十匹，來使十人；老把都兒、吉能、黄台吉各八匹，使各四人；諸酋以部落大小爲差，大則四匹，小則二匹，使各二人，共貢馬毋過五百，來使毋過百五十人。馬分三則，上馬三十匹，進御，餘給值有差，歲六十人入京，餘留境上，還以金繒布等分賞諸酋。曰酌貢期貢道。虜入貢互市，宜春月馬弱之時，且及萬壽節上表，自大同左衛驗入給賞，分駐各城。其入京遣官送入居庸關，自昌平入朝，廣四夷館，聽禮部繩給，事訖由故道，所歷將領盛陳兵仗示威重，戒交通傳泄。曰立互市。漠北無他産，釜繒之具，仰賴中國，今誓絶侵犯，即求互市，庶免盜竊。彼以金銀革鬃等，我商販繒紬布釜等，卜日開市，彼三百人住塞外，我兵五百住市場，貿易盡月而止。市場大同則左衛之威虜堡，宣府則萬全右衛之張家口，山西則水泉營。至期商卒不得闌出禁物，罔利啓釁，罷市後有擾邊者，檄俺答及各酋核之。曰撫賞之費。各鎮歲備邊，則有調遣客餉，春秋擺邊，則有行糧米草，各營有探哨夜役行糧，各墩有常瞭行月二糧，其費不貲。又犒賞優卹之具皆督撫贖鍰及各城商税地租，歲不下數千金。今可省爲撫賞各夷之需，如不足，支年例客餉，夷使及守市夷兵各布二匹，酋長繒二匹，紬二匹，餘使以好至，量加賞犒。曰歸降。朝廷懸招降之例，華人歸正者十七，真夷避罪來降者十三，今既許通貢，自後罪夷投降，俱免收納，華人歸正，許騎來馬住邊堡，如追騎至，即給以馬，量與紬一布二。【略】

談遷《國榷》卷六九《神宗萬曆三年》　（四月）丁丑，司設監太監曹憲等乞治宫中帷帳茵褥等物，閣票司禮監查議裁減，不拘往例。太監馮保因言：諸事誠

宜減省。上閱憲奏，用紵絲四百匹，布萬三千餘匹。曰：歲辦幾何，而費若是。憲等具言供御所需，皆不可已。上命嚴之，于是保以實聞，減於舊，上善之。

談遷《國榷》卷七〇《神宗萬曆七年》〔一月〕乙亥，免户部□□陳應薦，以蘇、常、松江歲納絹、布，俱奸徒侵攬，應薦管驗徇之也。

談遷《國榷》卷七三《神宗萬曆十三年》〔三月〕己卯，詔改折各省直今年漕糧百五十萬石，甲字庫棉布十萬二千四百十匹，承運庫絹四萬三千五百二十二匹。

《國榷》卷七三《神宗萬曆十四年》〔二月〕丁卯，户科覆工科給事中曲遷喬等議二事：曰解十庫錢糧，上納即收，毋許官商擾害。曰召買。内庫受四方任土之貢，歲有定數，相沿二百餘年，未聞不足。嘉靖、隆慶間，間有召買，數亦不侈。萬曆元年至十三年，供用庫納價十三萬八千七十四金，甲庫價三萬四千八百四十金，丁庫價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五十七金，承運庫價二十八萬二千八百二十二金，丙庫絲、棉價三萬九千八百九十二金，銀作局金價三萬三千六百二金，共價七十九萬四千四百八十九金，供用等庫之香、蠟、銀硃、銅、錫、油漆、絲綿等料，若掌庫撙節，自當充溢，而該庫動言闕乏，不知器用將貽何所，給何人，而復屢行召買，是不可不覈也。減工部木炭之浮數，汰惜薪司内臣之冗員，當無再計。乞敕司禮監，將各項召買物料與各庫物料逐一簡閱，則或闕欠，或冒破，較爲明矣。有旨，第以後撙節，毋妄費。

談遷《國榷》卷七四《神宗萬曆十五年》六月己巳，工部題，承運庫太監稱，上供服飾等件及官旗夷人賞項段匹，各色紵絲、紗、羅、綾、紬、錦、布共十二萬七千三百十五匹。按萬曆七年至十年，不過十萬七千餘匹，奉旨戒勿再派，然已一萬八千餘匹，萬曆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欠二萬六千餘匹，今該前目約費一百六十餘萬，今復以十二萬餘匹，費何所出。與其新派而難完，不若徵舊之爲便。遂命減三分之一。

談遷《國榷》卷九〇《思宗崇禎二年》〔五月〕己酉，巡視錢糧南京兵科給事中錢允鯨上言七事：曰歲解宜折。福建、廣東、廣西歲解胖襖褲鞋等件，萬曆五年俱折色，公私便之。後改本色，福建止天啓四年、廣東自天啓四年至七年、廣西止天啓七年，解一費十，存貯朽爛。曰木運宜折。廣東茨楡木百段、花梨木一百九段，淡楡木百段、棗木八十二段、紫楡木三十段，于南京丁字庫交收，此不甚需用，枉費民力。曰布價宜停。織染局例外解官用布絹，歷欠絹至七千二百匹，布至四千二百八十匹。該局十一年開染，户部四千餘金，實稀鬆不堪。曰織造宜核。供應機房歲解袍服，先年由巡視科道驗閱，近來不經會估，奸僞百出。曰板枋宜減。三監起運板枋，額費一萬四百金，議酌減半。曰占役宜汰。御馬監額馬二十四馬，役卒三百零六人，今至千八百人，費餉二萬有奇，誠屬濫費。曰冗蠹宜裁。織染局春秋二運袍服，先年禮部侍郎□□及禮科給事中朱維藩請裁鋪行，召商買辦，本局僉書、監工，掌司不過二十餘員，今增百二十餘員，致各商逃亡殆盡，請行汰革。

談遷《國榷》卷九二《思宗崇禎六年》〔四月〕癸未，承運庫太監奏段匹欠數十萬，命有司勒限輸上。

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六《衣服類》綿絲類　宋錦厚如錢，今蜀錦比之，嘉興倣之，有織金鎖金、閃色裝彩。費著《蜀錦譜》有八倍量六倍量錦、大窠馬盤球錦、雙窠雲雁錦。《輟耕録》載姜牙、方拱、疊勝、樓臺、梅浦錦。西洋有獨幅闊錦被。圓嶠山氷蠶錦，不畏水火。辰沅洞錦，黎人錦，則絨挑布也。香山詩「紅袖織綾誇柿蒂」，柿蒂其紋也。機房巧作有刻絲，搦織翦絨，鞏線納紋，其名質孫者，爲五色團花，乃元服，今校尉服也。其緞、綾、紬、絹、綿、紬、紗、羅，則常行也。胡州縐紗曰核桃縠，南京縐紗不縐，杭因有縐秋羅、縐綿紬。各處有土紬，而青、萊椒繭爲最，遇油不染。河南粗絲桐城紬，可斂屍耐久。交趾絹生用宜暑，南京氷紗即古氷素方空縠吹也。東陽紅雲紗出漳州，東陽人名也。羊羔褐以蘭州姑姑羔爲上，其羊甚大，亦取橐駝羔，污油自脱，次曰褐尖。劉客生曰：蘭州一師姑，積年爲之，色白可受紅花百斤，今皆倣者。瑣服出哈烈國，鳥毳爲之，一作梭服。廣東碾絹爲之，亦起雲叵羅。撒哈剌則羔毛厚織之，毯毯、氈毯類也。火浣石羔則炎洲火鼠毛爲之，或鎖鎖木不灰草爲之。

《事物攷》卷三《國用》農桑　《周禮・載師》「宅不毛者用里布」。鄭玄注：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國初令天下農民，凡有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綿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有司親視，不種桑、麻、木綿者，使出絹、麻、綿布各一匹。每畝起科麻八兩，綿四兩，栽桑者四年以後徵租。

《事物攷》卷三《國用》布帛　《漢志》曰：上古衣毛而冒皮，後聖易之以絲麻，以爲布帛，蓋自黄帝制也。

《事物攷》卷四《官職》户部所屬　寶鈔提舉司提舉一員，正八品。寶鈔廣惠庫收各處解到鈔錢，廣積收紵絲、綾、羅、硝黄等物。贓罰庫收籍没官民家財，

追没官吏賍物，并錢鈔、紵絲、綾、羅、紬、絹、毽毯、鐵、皮、綿布、衣服、花絨等物。甲字庫收布疋、顏料。乙字庫收紵絲、綿布、胖襖、袴、鞋、毛襖等物。丙字庫收綿花、絲綿等物。丁字庫收銅、鐵、皮張、蘇木等物。戊字庫收軍器、胡椒等物。各大使正九品，各副使從九品。寶盈庫收貯絲、紗、羅、綾、綿、紬、絹、布疋等物。

傅維鱗《明書》卷六七《志一一・土田志》　〔洪武二十七年〕嘗諭户部曰：古人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民不耕，室無女不蠶，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什一之途開，淫巧繼作，農桑之業多廢。一農執耒百家爨，一女織組百夫衣，欲無貧得乎。繼自今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厥業，毋遊食，遊食者罪。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違者罰。庶幾可塞其弊也。

傅維鱗《明書》卷六八《志一二・賦役志》　國初洪武二十六年，夏税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零，錢鈔三萬九千八百錠，絹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七疋；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四百五十石零，錢鈔五千七百三十錠，絹五十九疋。中葉弘治十六年，夏税大小麥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石零，麥豉二百五十五石零，絲縣并荒絲二百七十萬一千三百六十二兩零，又增六千五百三十九觔四兩零，税絲共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二兩，又增二千五百四十八觔三兩零，絲縣折絹共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二疋零，税絲折絹共四千四百二十疋零，本色絲八千四百四十八觔二兩零，農桑絲折絹共九萬一千一百四疋零，農桑零絲共二百九十二兩零，人丁絲折絹共四萬五百七十六疋零，改科絹二十五疋，縣花折布一十二疋零，苧布共一千三百四十一疋，土苧共六十五觔一十三兩零，紅花共一十一觔一十三兩零，麻布共二千七十七疋零，鈔共一萬七千七百九十五錠一十七貫零，租鈔共三萬二千五百五十三錠零，税鈔共六千五百三十四錠二貫零，小絹幣帛絹本色絹正絹共二萬二千九百九十六疋零，折色絲共一百九十四觔一十兩零；秋糧米共二千二百一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五石零，租鈔一萬八千八百六錠七貫零，賃鈔共一百七十五貫零，山租鈔共三千一百二十三錠二貫零，又增二百四十四貫零，租絲二千二百一十六兩零，租絹共五十九疋零，租麤麻布及租苧布，課程縣布，正縣布，共一十二萬九千五百一十七疋零，牛租米穀及棗子易米，棗株課米，課程苧麻折米，魚課米，改科絲折米，共計六萬五十八石零，地畝縣花辦共二十四萬六千五百六十九觔零。末年萬曆中，夏税大米麥米四百六十萬五千二百四十二石零，麥豉二百六十六石零，絲縣及荒絲、税絲、本色絲、農桑零絲，共計三百六十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四兩零，又增一萬一千四百二觔一十四兩零，絲縣折絹及零税絲折絹、人丁絲折絹、農桑絲折絹、小絹、幣帛絹，共計二十萬六千一百九十六疋零，農桑絲折米共八百一十石零，麻布及苧布，縣花折布，共計三千四百三十疋，土苧六十五觔一十三兩零，洞蠻麻布二百五十九條，錢鈔及租鈔、税鈔共五萬七千九百二十一錠零；秋糧米二千二百三萬三千一百七十石零，魚課米及棗子易米、棗株課米、苧麻折米、縣花辦折米、花利米，改科絲折米、租米，共計六萬三千五百七十八石零，地畝縣花辦二十四萬四千一百二十九觔一十五兩零，縣布及課程縣布、徭人麤布、麤麻布，共計一十二萬九千五百四十一疋零，租穀四千一石零，租絲二千二百一十六兩零，租絹五十九疋，租鈔及山租鈔、賃鈔、茶魚椒蘇税鈔，共計二萬三千六百八十四錠零，加增鈔五千九百一十一貫零；而遼東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零，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草二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石零，不在兩直隸十三省之内，兩直隸、浙江、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歲徵馬草，共二千五百八十一萬三千七百四十六包束，而馬豆稱是，此則因田而賦之大較也。

傅維鱗《明書》卷七二《戎馬志三》　正統三年，命召商納馬。中鹽，每上馬匹一百二十引，中等一百引，下勿收。復有貢馬，凡貢馬，累朝皆有之。每外夷進馬，照價償以文綺、紗、羅、陶器、鐵釜。又有市馬，起永樂三年，立遼東開原、廣寧馬市。定價上上馬絹八匹、布十二匹，上馬絹三、布五，下馬絹二、布四，駒絹一、布二。其立市，一於開原城南，以待西海女直，一於開原城東，一於廣寧，以待朵顔三衛。

傅維鱗《明書》卷八二《食貨志二》　内府庫　制，在皇城内各庫，皆有所司。

【略】

曰内承運庫，以内官掌之。在宫内者謂之内東裕庫，謂之寶藏庫，在寶善門東者謂之外庫。内庫貯金花錢及珍寶錦綺，外庫貯磁漆器皿。曰承運庫，掌絲絹。曰供用庫，掌白熟糙粳糯粟米及茶豆之屬。曰甲字庫，掌布苧顔料黑鉛之屬。曰乙字庫，掌紙劄胖襖。曰丙字庫，掌花絨絲縣之屬。曰丁字庫，掌皮角麻藤漆油之屬。曰戊字庫，掌軍器及銅鐵。曰廣盈庫，掌絲羅縣布之屬。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田賦二》　歷代田賦之制

明太祖即位之初，定天下田賦。田有二：曰官田，曰民田。賦有二：曰夏税，曰秋糧。其額數則具於黄册，總於户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布政司。州縣夏税曰米麥、曰錢鈔、曰絹，無過八月。秋糧曰米、曰錢鈔、曰絹，無過明年二月。

至孝宗弘治時，會計之數，夏稅曰大小米麥、曰麥收、曰絲綿并荒絲、曰稅絲、曰絲綿折絹、曰稅綿折絹、曰本色絲、曰農桑絲折絹、曰農桑零絲、曰人丁絲折絹、曰改科絹、曰綿花折布、曰苧布、曰土苧、曰紅花、曰麻布、曰鈔、曰租鈔、曰稅鈔、曰原額小絹、曰幣帛絹、曰本色絹、曰絹、曰折色絲，秋糧曰米、曰租鈔、曰賃鈔、曰山租鈔、曰租絲、曰租絹、曰租粗麻花、曰課程綿布、曰租苧布、曰半租米穀、曰地畝綿花絨、曰棗子易米、曰棗株課米、曰課程苧麻折米、曰綿布、曰魚課米、曰改科絲折米。神宗萬曆時，小有增損，大略以米麥爲主，而絲絹與鈔次之。夏稅之米惟江西、湖廣、廣東、廣西、麥收惟貴州。農桑絲遍天下，惟不及川、廣、雲、貴。餘各視其地産。

臣等謹按：自古布縷有征。明初二稅，但有絹而無布。考之實録，洪武三年九月，户部奏：賞軍用布甚多，請於浙西四府秋糧内收布三十萬匹。帝曰：松江乃産布之地，止令一府輸納，餘倣米如故。是當時輸布者惟松江一郡。其後雖有折布之令，以非通制，故不偏舉耳。【略】

〔洪武〕九年三月，令天下稅糧以銀鈔錢絹代輸。

户部奏：銀一兩，錢千文，鈔十貫，皆折輸米一石。小麥則減直十之二。綿苧一匹折米六斗，麥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麥五斗。絲絹等各以輕重爲損益，願入粟者聽。帝曰：折納正欲便民，務減其價，勿泥時直可也。【略】

十七年，令雲南以金、銀、貝布、漆、丹砂、水銀代秋租。【略】

二十六年，覈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六十八畝有奇。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錢鈔三萬九千八百錠，絹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七匹。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四百五十石，錢鈔五千七百三十錠，絹五十九匹。【略】

二十七年三月，課民樹桑、棗、木棉。【略】

三十年，諭户部：天下通租，許任土産折收米、絹、綿花、金銀等物。著爲令。

先是十九年，令户部侍郎楊靖會計天下會儲存糧，二年外並收折色，惟北方諸布政司需糧餉邊仍使輸粟。至是復諭户部：天下通租，咸許任土産折收。户部乃定：鈔一錠折米一石，金一兩十石，銀一兩二石，絹一匹石有二斗，綿布一匹一石，苧布一匹七斗，綿花一斤二斗。帝命金銀每兩折米加一倍，鈔止二貫五百文折一石，餘從所議。至成祖永樂十一年，令各處折徵糧金每兩準米三十石，闊白綿布每匹準米一石五斗。宣宗宣德四年，令順天、蘇、松并浙江屬縣遠年拖欠稅糧每絹一匹準米一石二斗，綿布一匹、絲一斤、鈔五十貫各準一石，苧布一匹準七斗，綿花一斤準二斗五。年令自三年以前拖欠耗糧以十分爲率，三分折布，三分折絹，四分折鈔。其布絹不拘長闊，俱準照時價折收。【略】

〔成祖永樂〕五年六月，始置交阯布政使，命以絹、漆、蘇木、翠羽、紙扇、沈、速、安息諸香代租賦。【略】

〔孝宗弘治〕十五年，覈天下土田，總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官田視民田得七之一。

夏稅米麥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餘石。比洪武原額減八萬七千三百五石有奇。鈔五萬六千三百八十餘錠。比洪武原額增一萬六千五百八十錠有奇。絹二十萬二千五十餘匹。比洪武原額減八萬六千四百六十餘匹。【略】

〔神宗萬曆六年〕是年，覈天下土田，總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有奇。

夏稅米麥四百六十萬五千二百四十餘石。起運百九十萬三千餘石，餘悉存留。鈔五萬七千九百餘錠。絹二十萬六千餘匹。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九《土貢二》〔明太祖洪武十六年〕須文達那遣使朝貢。

所貢馬二匹，幼。苾布十五疋。隔茗布，入的乃布各二疋。花滿直地二番，綿紬直地二兜，羅綿二斤，撒剌八二箇，幼剌草茗一箇，撒哈剌一箇，及薔薇水、沈香、降香、速香諸物。

十七年，雲南以金銀、貝布、漆、丹砂、水銀代秋租。

至三十年，諭户部：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通租許任土所産折收米、絹、綿花及金銀等物。著爲令。永樂中，既得交趾，以絹、漆、蘇木、翠羽、紙扇、沈、速、安息諸香代租賦。【略】

憲帝崇禎朝，【略】歷年貢獻事例：

凡貢獻金銀器皿、珍珠、緞匹，先日具奏，次日照進。内府俱付長隨内使收受。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三〇《國用一》〔英宗正統〕七年，設户部太倉庫，專以貯銀。

各直省派剩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課、關稅，凡折銀者皆入太倉

庫。【略】

〔孝宗弘治〕三年十二月，減供御品物。七年九月，停蘇松諸府所辦物料。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六三《職官一三》 明諸王、公主歲供之數：

太祖洪武九年，定親王：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疋，紵絲三百疋，紗羅各百疋，絹五百疋，冬夏布各千疋，綿二千兩，鹽二百引，茶千斤。皆歲支。馬料草月支五十匹，其緞疋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米萬石，鈔萬貫，餘物半親王。馬料草二十匹。公主未受封者：紵絲紗羅各十疋，絹、冬夏布各三十疋，綿二百兩。已受封，賜莊田一所，歲收糧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未受封，視公主，女未受封者半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十疋，紵絲五十疋，紗羅減紵絲之半，絹、冬夏布各百疋，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料草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鈔千四百貫，其緞疋，於所在親王國造給。皇太子之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閤，然後歲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與親王女已嫁者同。凡親王世子與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半。始封郡王女、已封郡主及已嫁者：米五百石，鈔五百貫，餘物半親王女已受封者。郡王諸子年十五各賜田六十頃，除租稅，爲永業。其所生子世守，之後乃令止給祿米。

佚名《天水冰山録》 〔追没嚴嵩奇貨細軟。計開〕

一織金粧花段、絹、綾羅、紗、紬、改機、絨、錦、項幅、葛、布等匹段：

大紅粧花五爪雲龍過肩段二匹。

大紅織金粧花蟒龍段一百四十五匹。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段一百零九匹。

大紅遍地金過肩雲蟒段六匹。

大紅粧花飛魚雲段四匹。

大紅織金飛魚補段一十三匹。

大紅粧花過肩斗牛段五匹。

大紅粧花斗牛雲段五十匹。

大紅織金斗牛補雲段九匹。

大紅粧花斗牛補段四十一匹。

大紅粧花斗牛宋錦段一匹。

大紅粧花雲鳳段七匹。

大紅刻絲全身仙鶴段一匹。

大紅織金仙鶴補段二百零三匹。

大紅粧花仙鶴補雲段九十六匹。

大紅織金仙鶴補雲段七十六匹。

大紅粧花過肩海潮雞段一匹。

大紅織金錦雞補段四十八匹。

大紅粧花錦雞雲段五匹。

大紅織金孔雀補段一十六匹。

大紅粧花孔雀補雲段一十三匹。

大紅織金粧花過肩麒麟段一匹。

大紅織金粧花麒麟補段一百九十二匹。

大紅織金麒麟補段七十二匹。

大紅粧花麒麟補雲段三十七匹。

大紅織金麒麟雲素段二匹。

大紅織金獅子補雲段二匹。

大紅織金獬豸補雲段五十匹。

大紅織金雲鷺補段二匹。

大紅雲段一百零七匹。

大紅遍地金段七十一匹。

大紅素段四百三十三匹。

大紅剪絨段七匹。

紅閃色段一十一匹。

紅段二十四匹。

水紅色段一匹。

桃紅段一匹。

暗花蟒段七匹。

暗花鶴段二匹。

黄織金蟒龍段一匹。

青粧花過肩蟒段六十二匹。

青織金粧花蟒段六十三匹。

青粧花過肩遍地金蟒段一匹。
青粧花過肩鳳段三匹。
青織金仙鶴雲段一百六十八匹。
青織金粧花仙鶴補段七百八十三匹。
青織金仙鶴補素段三百九十匹。
青織金飛魚補段四匹。
青織金鳳補段一匹。
青織金粧花鳳通袖段一十四匹。
青織金粧花斗牛雲段四十六匹。
青織金粧花斗牛補段四十四匹。
青織金孔雀雲段一百一十匹。
青織金粧花孔雀補段一百九十一匹。
青織金麒麟補雲段四百五十八匹。
青織金麒麟補素段一百四十四匹。
青織金粧花獬豸補雲段四百一十七匹。
青織金獬豸補素段二百三十六匹。
青織金海潮錦雞雲段一匹。
青織金獅子過肩雲段一匹。
青織金獅子補段八匹。
青織金白鵰補段二匹。
青織金雲鷺補段三匹。
青剪絨段一十五匹。
青素段六百九十六匹。
青金段八匹。
青粧花遍地金段一十七匹。
青雲素段一百一十四匹。
青遍地金段一匹。
青閃紅雲段一匹。
天青段三十二匹。
黑青素段一百零六匹。

緑織金過肩雲蟒段三十五匹。
緑織金飛魚補段一匹。
緑粧花鳳段四匹。
緑織金斗牛補段三匹。
緑織金仙鶴雲段八匹。
緑織金麒麟補段一十一匹。
緑織金孔雀補段一匹。
緑織金獬豸補段四匹。
緑素段二百九十一匹。
緑遍地金段三十五匹。
緑雲段六百五十一匹。
緑剪絨段四匹。
緑錦段一十八匹。
緑宋錦段五十匹。
緑閃色段八匹。
柳緑段二十七匹。
黑緑金豸段二匹。
黑緑素段三十匹。
黑緑金段八匹。
油緑素段二十二匹。
沙緑段三匹。
藍織金過肩蟒龍段一十九匹。
藍織金蟒龍段二十匹。
藍織金斗牛補段一十四匹。
藍織金鳳補段一匹。
藍織金仙鶴通袖段一匹。
藍織金獬豸補段一匹。
藍粧花麒麟補段四匹。
藍遍地金段五匹。
藍雲段四百二十匹。

藍素段四百六十四匹。
藍閃色段四匹。
藍雲段一百一十匹。
藍素段五十一匹。
藍閃紅花被段一匹。
沈香織金蟒龍段一十七匹。
沈香粧花麒麟補段九匹。
沈香粧花斗牛段三匹。
沈香粧花獬豸補段一匹。
沈香雲段二十九匹。
沈香素段一百三十一匹。
沈香剪絨段二匹。
玉色粧花蟒龍段一匹。
玉色雲段七十六匹。
紫粧花過肩鳳段一匹。
紫織金鳳補花段一匹。
紫雲素段一十五匹。
紫段一匹。
紫遍地金段一匹。
藕絲素雲段三匹。
藕絲段三匹。
黃雲素段六十九匹。
黃閃色段八匹。
黃錦段三匹。
柳黃段二十七匹。
白素段四匹。
葱白飛魚補段一匹。
葱白素段五十四匹。
閃色各樣段五十七匹。
雜色段八匹。

紅織金粧花女襖裙段八十五匹。
官閃綠纓絡裙段二匹。
青粧花過肩各樣女袍段一十五匹。
藍粧花鳳裙段二匹。
藍織金麒麟女襖段二匹。
藍粧花女裙段四十七匹。
藍織金纓絡裙段二匹。
綠粧花女襖裙段一百零六匹。
柳綠織金纓絡裙段一匹。
黃織金纓絡裙段一匹。
沈香織金女襖裙段五匹。
紫粧花女襖裙段一十三匹。
以上段共九千一百五十一匹。
絹：
大紅粧花過肩蟒絹四匹。
大紅織金蟒絹四匹。
大紅織金斗牛補絹一十一匹。
大紅粧花斗牛補雲絹一十匹。
大紅粧花飛魚補絹五匹。
大紅粧花金鳳雲絹一十匹。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補絹三十八匹。
大紅粧花仙鶴補雲絹六匹。
大紅織金仙鶴補雲絹三十匹。
大紅粧花錦雞補絹三十匹。
大紅織金錦雞補雲絹二匹。
大紅織金孔雀補雲絹一匹。
大紅粧花過肩麒麟絹二匹。
大紅織金粧花麒麟補雲絹三十八匹。
大紅粧花獅子雲絹一匹。
大紅織金粧花獬豸補絹二十三匹。

大紅粧花雲鷺補絹一匹。
大紅雲絹二十七匹。
大紅素絹一十二匹。
紅素絹五匹。
銀紅織金鳳補花絹一匹。
青織金粧花蟒絹一匹。
青粧花仙鶴補絹四十二匹。
青織金粧花飛魚絹四匹。
青織金孔雀補絹一十四匹。
青粧花麒麟雲絹九匹。
青織金獬豸補雲絹一十九匹。
青織金粧花獅子補絹一匹。
青織金雲鷺補通袖絹三匹。
青素絹五十六匹。
緑織金蟒絹一匹。
緑織金鳳花絹一匹。
緑織金斗牛補絹一匹。
緑織金麒麟花絹二匹。
沙緑織金孔雀花絹一匹。
緑織金花絹一匹。
緑素絹一十六匹。
緑雲熟絹一十二匹。
藍織金過肩蟒龍絹一匹。
藍織金蟒龍絹二匹。
藍織金鳳補花絹三匹。
藍織金麒麟花絹一匹。
藍素絹三十五匹。
藍雲熟絹二十九匹。
沈香粧花飛魚補絹一匹。
沈香素絹九匹。
玉色雲絹九匹。
紫素絹一匹。
黄素絹六匹。
白素絹三十匹。
桃紅遍地金女裙絹一匹。
銀紅練絨纓絡女裙絹九匹。
紅粧花女裙襖絹二十一匹。
青織金女裙襖絹九匹。
藍粧花女裙襖絹八十一匹。
藍織金纓絡裙絹二匹。
緑織金纓絡裙絹三匹。
沙緑織金纓絡裙絹一匹。
黄織金粧花女裙襖絹七匹。
黄粧花女裙襖絹二十四匹。
沈香粧花女裙襖絹三匹。
沈香粧花鳳女衣絹一匹。
紫纓絡女裙絹一匹。
桃紅粧花女裙襖絹七匹。
以上絹共七百四十三匹。
羅：
大紅織金粧花蟒龍羅四十匹。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羅四十一匹。
大紅粧花遍地金蟒羅一匹。
大紅粧花過肩飛魚羅二匹。
大紅粧花飛魚補羅一匹。
大紅織金飛魚補羅四匹。
大紅織金飛魚通袖羅二匹。
大紅粧花斗牛補羅一十八匹。
大紅織金過肩斗牛羅一匹。
大紅織金粧花鳳羅一匹。

大紅織金仙鶴補羅三十匹。
大紅粧花仙鶴補羅九匹。
大紅織金錦雞補羅四匹。
大紅織金粧花錦雞通袖羅一十四匹。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補羅六匹。
大紅織金粧花麒麟補羅六十一匹。
大紅織金過肩麒麟花羅二匹。
大紅織金粧花麒麟通袖羅五匹。
大紅織金過肩獅子羅二匹。
大紅雲羅五十七匹。
大紅素羅六十四匹。
青織金過肩蟒羅四匹。
青遍地金蟒羅一匹。
青粧花過肩鳳羅三匹。
青織金仙鶴補羅二十四匹。
青織金飛魚補羅二匹。
青織金粧花飛魚過肩羅一匹。
青織金粧花鳳過肩羅七匹。
青織金粧花鳳補羅六匹。
青織金粧花斗牛補羅八匹。
青織金孔雀補羅六匹。
青粧花麒麟補雲羅二十七匹。
青織金獬豸補羅三匹。
青織金錦雞補羅一匹。
青織金白鷴補羅二匹。
綠織金過肩蟒羅二匹。
綠織金過肩斗牛羅一匹。
綠織金麒麟羅三匹。
綠遍地金羅一匹。
綠素羅七十六匹。

油綠羅三匹。
藍織金蟒龍羅三匹。
藍織金鳳羅一匹。
藍素羅三十二匹。
紫雲羅二匹。
黃織金鳳羅一匹。
黃雲羅九匹。
西洋羅三匹。
葱白羅六匹。
閃色羅一匹。
紅粧花鳳女裙羅三匹。
藍粧花麒麟女衣羅三匹。
藍織金花鳳女衣羅一十四匹。
綠粧花過肩鳳女衣羅五匹。
綠粧花鳳女衣羅四匹。
綠織金粧花孔雀女衣羅一十匹。
黃粧花鳳女裙羅四匹。
以上羅共六百四十七匹。
紗：
大紅織金粧花蟒紗一十四匹。
大紅織金過肩蟒紗一匹。
大紅織金飛魚補紗二匹。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紗二十二匹。
大紅粧花過肩斗牛補紗四匹。
大紅織金斗牛補紗一十一匹。
大紅粧花鳳補紗一十一匹。
大紅粧花仙鶴補紗一十九匹。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補紗一十九匹。
大紅織金粧花錦雞補紗三十二匹。
大紅粧花錦雞補紗二匹。

大紅織金孔雀補紗四匹。
大紅織金麒麟補紗一十四匹。
大紅粧花麒麟補紗二十三匹。
大紅織金獅子補紗一匹。
大紅織金獬豸補花紗九匹。
大紅縐紗一百零六匹。
大紅雲紗二十二匹。
桃紅紗二匹。
青織金粧花蟒紗二十四匹。
青織金鳳補紗二匹。
青織金仙鶴補紗四十八匹。
青織金粧花斗牛補紗三十匹。
青織金粧花鳳補紗八匹。
青織金孔雀過肩紗一匹。
青織金孔雀補紗一十二匹。
青織金粧花麒麟補紗五十八匹。
青織金粧花獬豸補雲紗一十九匹。
青織金雲錦雞補紗一匹。
青織金獅子補紗一匹。
青織金白鷴補紗五匹。
青織金雲鷺補紗一十四匹。
青素紗八十九匹。
緑粧花蟒紗三匹。
緑織金鳳補紗五匹。
緑織金麒麟紗三匹。
緑遍地金紗一匹。
緑素紗一百零一匹。
緑粧花纓絡女裙紗五匹。
油緑紗一十二匹。
藍粧花過肩雲蟒紗七匹。
藍織金蟒龍紗七匹。
藍織金鳳補紗六匹。
藍織金斗牛補紗一匹。
藍織金麒麟補紗一匹。
藍素紗一百零二匹。
藍粧花雲紗一十三匹。
沈香織金粧花鳳補紗一匹。
沈香織金雲鳳紗三匹。
沈香織金過肩雲鶴紗一匹。
沈香素紗三十三匹。
沈香織金鳳女衣紗二匹。
玉色紗一十八匹。
紫粧花過肩鳳紗二匹。
紫粧花獬豸紗一匹。
紫紗二匹。
紫閃色紗一匹。
黄紗七匹。
葱白紗二十二匹。
銀條紗一十四匹。
紅織金女裙紗六匹。
紅織金女襖裙紗三十七匹。
紅織金纓絡裙紗五匹。
青粧花過肩鳳女袍紗二十匹。
藍粧花纓絡鳳裙紗六匹。
藍織金飛魚女衣紗一匹。
藍織金女襖裙紗四十六匹。
藍織金纓絡女裙紗二匹。
黄織金鳳女裙紗一匹。
黄織金纓絡女裙紗一匹。
紫織金鳳纓絡女裙紗三匹。

紫織金粧花女衫紗一十匹。
紫素紗三匹。
葱白織金女裙紗一匹。
茄花色織金女裙紗一匹。
以上紗共一千一百四十七匹。
紬：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紬一匹。
大紅織金蟒龍紬四匹。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潞紬一匹。
大紅織金飛魚補紬六匹。
大紅粧花飛魚補雲紬五匹。
大紅織金斗牛補紬二十三匹。
大紅粧花斗牛補紬二十九匹。
大紅粧花斗牛補潞紬四匹。
大紅粧花金鳳紬三匹。
大紅織金仙鶴補雲紬一十六匹。
大紅粧花仙鶴補紬五十七匹。
大紅粧花過肩仙鶴潞紬八匹。
大紅粧花仙鶴潞紬八匹。
大紅織金仙鶴補紬二十四匹。
大紅粧花錦雞補雲紬八匹。
大紅織金過肩錦雞潞紬四匹。
大紅織金孔雀雲紬七匹。
大紅粧花孔雀補紬五匹。
大紅織金粧花麒麟補紬三十五匹。
大紅粧花麒麟通袖紬五匹。
大紅織金麒麟補潞紬一匹。
大紅織金粧花獬豸補紬五匹。
大紅織金雲鷺補潞紬一匹。
大紅素紬四十匹。
大紅素綿紬一十二匹。
銀紅雲紬一匹。
暗花雲鶴紬五匹。
青織金過肩蟒紬七匹。
青粧花鳳補潞紬一匹。
青織金仙鶴補紬三十七匹。
青粧花仙鶴補紬一百三十六匹。
青織金粧花仙鶴潞紬一十三匹。
青織金仙鶴補潮紬二十匹。
青織金飛魚補潮紬二匹。
青織金斗牛補紬四十五匹。
青織金斗牛補潮紬四匹。
青織金孔雀補潮紬二匹。
青織金粧花孔雀補紬四十五匹。
青織金麒麟補雲紬七十一匹。
青織金麒麟補潮紬四匹。
青織金獬豸補雲紬三十九匹。
青織金獬豸補潮紬八匹。
青素潮紬一十二匹。
緑織金粧花鳳紬二匹。
緑粧花斗牛補紬五匹。
緑織金仙鶴補紬四匹。
緑織金麒麟補紬三匹。
緑織金孔雀補紬一匹。
緑錦紬四匹。
油緑潮紬二匹。
沈香織金蟒龍紬一匹。
沈香粧花飛魚補紬一匹。
沈香織金仙鶴補紬一匹。
玉色素潮紬一十五匹。

紫潮紬二匹。
西洋白絹紬七匹。
銀紅織金縷絡紬一匹。
紅織金縷絡紬三匹。
桃紅粧花裙襖紬二匹。
以上紬共八百一十四匹。
改機：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改機三匹。
大紅粧花斗牛補改機一十八匹。
大紅粧花仙鶴補改機四匹。
大紅織金孔雀補改機七匹。
大紅織金麒麟補改機一十一匹。
大紅粧花獬豸補改機一匹。
大紅改機六匹。
青織金過肩蟒改機一匹。
青粧花仙鶴雲改機五十五匹。
青粧花仙鶴素改機四十九匹。
青織金穿花鳳補改機一匹。
青織金粧花斗牛補改機二十三匹。
青織金孔雀補雲改機一十七匹。
青織金麒麟補改機二十四匹。
青織金獬豸補改機一十五匹。
青織金粧花雲錦雞補改機二匹。
青素雲改機一十九匹。
緑雲素改機一十三匹。
藍雲改機三匹。
閃色織金麒麟雲改機一匹。
閃色粧花仙鶴改機一匹。
以上改機共二百七十四匹。
絨：
大紅織金蟒絨二十七匹。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絨二十匹。
大紅粧花過肩飛魚絨二匹。
大紅織金過肩飛魚絨一匹。
大紅織金飛魚補絨一十三匹。
大紅粧花斗牛補絨一十三匹。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絨二匹。
大紅織金過肩蟒絨一匹。
大紅粧花斗牛補絨二匹。
大紅織金鳳補絨二匹。
大紅織金仙鶴絨一十三匹。
大紅粧花仙鶴補絨二十八匹。
大紅織金仙鶴補絨二十六匹。
大紅織金孔雀補絨三匹。
大紅粧花孔雀補絨六匹。
大紅織金麒麟補絨二十五匹。
大紅織金麒麟絨三匹。
大紅織金獬豸補絨一十七匹。
大紅粧花獬豸補絨七匹。
大紅素絨九十九匹。
青織金過肩蟒絨四十五匹。
青織金粧花仙鶴補絨三十四匹。
青織金飛魚補絨七匹。
青織金斗牛過肩絨三匹。
青織金斗牛補絨七匹。
青織金孔雀補絨五匹。
青織金麒麟補絨一十四匹。
青織金獬豸補絨二十二匹。
青織金練雀補絨一匹。
青素剪絨一十六匹。

蘆花色粧花麒麟補絨一匹。
緑織金過肩蟒絨七匹。
緑織金飛魚補絨六匹。
緑織金過肩鳳絨一匹。
緑織金斗牛補絨十匹。
緑粧花仙鶴補絨一十三匹。
緑織金麒麟補絨二匹。
緑織金孔雀補絨一匹。
緑織金獬豸補絨一匹。
油緑素絨七匹。
藍織金斗牛補絨一匹。
沈香織金飛魚補絨四匹。
沈香素絨一匹。
紫織金過肩鳳絨一匹。
紫素絨五匹。
紫素女裙絨三匹。
茶褐色織金麒麟補絨二匹。
茶褐色獬豸補絨三匹。
茶褐色斗牛補絨五匹。
茶褐色素絨二匹。
鼠色絨三十五匹。
抹絨一十匹。
西洋鐵色褐六匹。
以上絨褐共五百九十一匹。

錦：

大紅宋錦四十八匹。
青織金仙鶴宋錦二匹。
青織金穿花鳳宋錦一匹。
青織金麒麟宋錦二匹。
青宋錦四十一匹。
沈香色宋錦三匹。
玉色宋錦一十五匹。
葱白宋錦五匹。
蜀錦一十八匹。
銀紅錦一匹。
紫錦一匹。
青錦一十六匹。
藍錦九匹。
五色粧花錦二十匹。
雜色錦三十二匹。
以上錦共二百一十四匹。

綾：

大紅織金綾二匹。
紅綾一匹。
桃紅綾一匹。
暗花蟒綾七匹。
以上綾共一十一匹。

瑣幅：

紅瑣幅一十五匹。
青瑣幅四十六匹零一段。
緑瑣幅一十匹。
藍瑣幅三匹。
沈香色瑣幅一十六匹。
黄瑣幅四匹。
醬色瑣幅一十二匹。
以上瑣幅共一百六匹零一段。

葛：

青織金過肩蟒葛一匹。
蟒龍葛布三匹。
雲葛五十三匹。

以上葛共五十七匹。

布：

大紅粧花斗牛補絲布四匹。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絲布二十匹。
大紅織金粧花錦雞補絲布二匹。
大紅粧花孔雀補絲布二匹。
大紅織金麒麟補絲布一匹。
大紅織金獬豸補絲布七匹。
青織金仙鶴補絲布三十七匹。
青織金斗牛補雲絲布九匹。
青織金孔雀補絲布一十二匹。
青織金麒麟補絲布九匹。
青織金獬豸補絲布八匹。
青織金粧花錦雞補雲絲布三匹。
青織金粧花絲布四十三匹。
緑織金絲布三匹。
紫織金絲布一匹。
大紅織金粧花飛魚雲布一匹。
大紅織金仙鶴雲布六匹。
大紅織金獬豸雲布一匹。
大紅織金粧花雲布一匹。
紅素雲布四匹。
青織金蟒雲布一匹。
素織金粧花鳳補雲布二匹。
油緑粧花蟒龍雲布一匹。
緑雲布二匹。
油緑斗牛雲布一匹。
藍織金麒麟雲布一匹。
藍雲布一十三匹。
沈香色雲布七匹。
黄雲布三匹。
白雲布二十九匹。
大紅粧花斗牛焦布一匹。
大紅布一百二十匹。
紫布七匹。
黄苧布一十匹。
高麗苧布二十八匹。
西洋紅白棉布八匹。
紅夏布七十二匹。
各色女襖裙紬段絹九十六匹。
以上布共五百七十六匹。

通計段、絹、綾、羅、紗、紬、絨、錦、布等項共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一匹零一段。

《天水冰山録》〔追没嚴嵩奇貨細軟。計開〕

一各色織金粧花男女衣服：

段衣：

大紅織金過肩蟒段衣九件。
大紅粧花過肩蟒龍段衣一十件。
大紅織金蟒段圓領七件。
大紅粧花蟒段圓領一十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段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段圓領二十四件。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段衣五件。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段圓領八件。
大紅織金粧花錦雞段圓領四件。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段衣五件。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段圓領八件。
大紅織金粧花雲鴈段圓領一件。
大紅織金白鷴段圓領三件。
大紅織金雲鷺段圓領五件。
大紅過肩雲段衣一件。

大紅段遍身雲鶴法衣一件。
青織金粧花蟒龍段衣二十件。
青織金粧花蟒龍圓領一十件。
青織金粧花斗牛段衣二件。
青織金粧花斗牛圓領一十八件。
青織金粧花仙鶴段衣四件。
青織金粧花仙鶴段圓領二十件。
青織金粧花錦雞段衣一件。
青織金粧花錦雞段圓領八件。
青織金粧花孔雀段衣六件。
青織金粧花孔雀段圓領二十件。
青織金粧花雲鷺段圓領六件。
青織金粧花白鷴段圓領一件。
青織金粧花獬豸段圓領二件。
青素段圓領三件。
緑織金粧花蟒段衣七件。
緑織金粧花斗牛段圓領一件。
緑織金斗牛段衣二件。
油緑過肩暗花蟒段衣一件。
油緑麒麟段衣一件。
墨緑麒麟段圓領一件。
緑粧花孔雀段衣二件。
緑閃黄仙鶴段衣一件。
藍織金粧花蟒段衣四件。
藍蟒段圓領一件。
藍織金粧花斗牛段衣四件。
藍段閃紅過肩暗花蟒衣二件。
藍段閃紫過肩雲鶴衣二件。
藍粧花錦雞段衣二件。
沈香粧花仙鶴段衣一件。
沈香蟒段衣二件。
茄花色蟒段衣一件。
大紅粧花蟒段女袍二件。
大紅織金蟒段女袍六件。
大紅斗牛段女袍七件。
大紅斗牛段女衣一十六件。
大紅雲段過肩麒麟女袍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段女袍一十二件。
大紅鬧粧花段女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段女衣八件。
大紅素段女袍二件。
大紅遍地金蟒段女衣一件。
緑織金粧花段女衣四件。
青織金粧花段女袍二件。
藍斗牛段女衣二件。
紫斗牛段女衣二件。
沈香蟒段女襖二件。
墨緑段麒麟女袍一件。
以上段衣共三百三十四件。
絹衣：
大紅織金蟒龍雲絹衣四件。
大紅粧花蟒龍雲絹圓領二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絹衣三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絹圓領三件。
大紅織金粧花麒麟雲絹圓領五件。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雲絹圓領一十四件。
大紅織金飛雲絹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錦雞絹衣四件。
大紅粧花錦雞絹圓領三件。

大紅粧花孔雀雲絹衣二件。
大紅織金灑線孔雀雲絹圓領六件。
大紅織金獅子雲絹圓領一件。
青織金粧花斗牛絹圓領四件。
青織金麒麟雲絹圓領七件。
青織金仙鶴絹圓領六件。
青粧花仙鶴雲絹衣三件。
青織金飛魚雲絹圓領二件。
青織金過肩蟒龍雲絹衣七件。
青粧花蟒龍圓領二件。
青織金雲鴈絹圓領一件。
青粧花雲絹圓領一件。
青粧花孔雀絹圓領六件。
青粧花暗花孔雀絹衣三件。
青織金孔雀絹圓領一十一件。
青織金錦雞絹圓領一十件。
青雲裏白鸂絹圓領一件。
油緑暗花仙鶴孔雀絹衣六件。
油緑絹裙子三件。
緑粧花斗牛絹衣一件。
緑絹裙子七件。
藍蟒金胸背絹衣一件。
藍織金仙鶴絹衣一件。
藍閃紅過肩蟒絹衣一件。
藍蟒補雲絹衣一件。
藍斗牛雲絹衣一件。
藍閃緑麒麟雲絹衣二件。
藍粧花仙鶴雲絹衣四件。
藍粧花暗花孔雀絹衣一十二件。
藍粧花錦雞絹衣三件。
藍絹裙子六件。
沈香四串絹過肩蟒衣一件。
沈香粧花錦雞絹衣一件
沈香粧花孔雀絹衣三件。
沈香粧花仙鶴絹衣一件。
沈香雲絹裙子一件。
大紅錦雞雲絹女衣一件。
大紅過肩鳳雲絹女衣一件。
大紅麒麟雲絹女袍一件。
大紅斗牛雲絹女袍二件。
大紅織金粧花絹女袍四件。
大紅織金粧花絹女衣三件。
納錦百花蟒絹女衣一件。
納錦八仙絹女披風一件。
緑納錦斗牛絹女披風一件。
緑織金粧花絹女衣三件。
油緑織金粧花絹女衣二件。
藍織金粧花絹女衣四件。
以上絹衣共一百九十二件。
羅衣：
大紅織金粧花過肩蟒羅衣一十件。
大紅織金粧花蟒龍羅圓領一十七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羅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羅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羅圓領九件。
大紅刻絲仙鶴補羅圓領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羅圓領六件。
大紅織金粧花錦雞羅圓領四件。
大紅粧花孔雀羅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羅圓領三件。

大紅織金粧花雲鴈羅圓領一件。
青織金粧花蟒龍羅衣三件。
青織金粧花蟒羅圓領四件。
青織金粧花斗牛羅圓領一十三件。
青織金麒麟羅圓領一件。
青織金粧花仙鶴羅圓領五件。
青織金粧花錦雞羅圓領七件。
青織金粧花孔雀羅圓領七件。
青織金獬豸補羅圓領六件。
緑粧花孔雀羅衣一件。
緑羅直身三件。
緑羅褶子三件。
藍蟒羅衣三件。
藍羅直身七件。
藍羅褶子一十一件。
沈香羅褶子二件。
玉色羅褶子二件。
大紅織金羅女衣七件。
大紅素羅女披風一件。
青蟒羅女衫二件。
青粧花羅女圓領一件。
青織金羅女圓領一件。
青粧花羅女衣二件。
以上羅衣共一百四十五件。
紗衣：
大紅織金過肩蟒龍雲紗衣一十四件。
大紅織金蟒龍補紗圓領一件。
大紅織金飛魚紗圓領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雲紗衣二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雲紗圓領一十件。
大紅織金粧花麒麟雲紗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麒麟雲紗圓領二件。
大紅織金粧花麒麟縐紗圓領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雲紗衣四件。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雲紗圓領九件。
大紅織金獬豸補紗圓領二件。
大紅織金粧花雲鷺紗圓領一十一件。
大紅粧花雲鷺紗衣一件。
大紅粧花錦雞補紗圓領五件。
大紅粧花孔雀雲紗衣七件。
大紅粧花孔雀縐紗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紗圓領一十三件。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補縐紗圓領一件。
大紅粧花雲鴈補紗圓領一件。
青織金粧花暗花蟒紗衣一十五件。
青織金蟒紗圓領三件。
青織金斗牛紗圓領一十八件。
青織金獬豸紗圓領二十一件。
青織金鷺鷥紗圓領一十七件。
青織金粧花飛魚紗圓領二件。
青粧花麒麟紗圓領一十件。
青織金粧花過肩雲鶴紗衣三件。
青織金粧花雲鶴紗圓領二十六件。
青粧花雲鴈紗圓領一件。
青粧花圈金錦雞紗圓領二十件。
青織金粧花孔雀補紗圓領四十一件。
青暗花孔雀雲紗衣五件。
緑過肩蟒紗衣一件。
緑粧花蟒紗衣一件。
油緑斗牛紗圓領二件。

綠粧花暗花仙鶴孔雀紗衣五件。
藍蟒紗衣一十二件。
藍斗牛雲紗衣二件。
藍麒麟補紗衣一件。
沈香色蟒紗衣二件。
葱白紗過肩蟒衣一件。
藍紗裙子四件。
大紅蟒紗女袍四件。
大紅蟒紗女衣八件。
大紅斗牛紗女披風二件。
大紅斗牛紗女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紗女袍一十件。
大紅織金粧花紗女衣一十件。
綠蟒紗女衣二件。
綠斗牛紗女衣一件。
青織金粧花紗女袍五件。
青蟒紗女袍一件。
青粧花麒麟紗女袍一件。
青織金麒麟紗女袍一件。
以上紗衣共三百四十六件。
紬衣：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紬衣一件。
大紅織金麒麟補紬圓領二件。
大紅織金斗牛紬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紬圓領二件。
大紅織金仙鶴補紬圓領一件。
大紅織金仙鶴紬衣一件。
大紅粧花孔雀補紬衣一件。
大紅粧花孔雀補紬圓領一件。
青織金斗牛紬圓領三件。
青織金粧花麒麟紬衣二件。
青織金粧花麒麟紬圓領一十一件。
青織金粧花獅子紬圓領二件。
青織金粧花鸂鶒紬衣一件。
青粧花仙鶴補紬圓領七件。
青暗花雲鶴紬衣一件。
青織金仙鶴補紬圓領三件。
青織金粧花孔雀紬圓領一十六件。
青織金錦雞補紬圓領六件。
油綠粧花斗牛紬衣一件。
藍織金粧花麒麟紬衣二件。
藍織金過肩雲鶴紬衣一件。
藍織金斗牛補紬圓領一件。
沈香色紬蟒衣一件。
綠紬裙子六件。
藍紬裙子四件。
大紅紬麒麟補女衣二件。
大紅紬獬豸補女衣一件。
桃紅紬斗牛女衣二件。
紫紬麒麟補女衣一件。
綠紬蟒補女衣三件。
青紬麒麟女衣一件。
藍紬斗牛女衣二件。
以上紬衣共八十九件。
改機衣：
青織金孔雀改機衣一件。
青織金粧花孔雀改機圓領一十二件。
青刻絲錦雞補改機圓領一件。
青素改機圓領三件。
以上改機衣共一十七件。

絨衣：
大紅粧花過肩蟒絨衣三件。
大紅粧花蟒絨圓領三件。
大紅粧花斗牛絨圓領四件。
大紅粧花麒麟絨圓領三件。
大紅刻絲仙鶴補絨圓領一件。
大紅織金仙鶴補絨圓領八件。
大紅粧花仙鶴絨圓領一件。
大紅粧花錦雞絨圓領四件。
大紅粧花孔雀絨圓領四件。
青織金斗牛絨圓領三件。
青粧花斗牛絨圓領三件。
青粧花過肩斗牛絨衣一件。
青粧花蟒龍絨圓領五件。
青織金蟒絨衣五件。
青織金仙鶴絨圓領一十件。
青織金粧花錦雞絨圓領三件。
青織金雲鴈絨圓領三件。
青織金雲鴈絨衣一件。
青粧花絨禪衣一件。
青粧花孔雀補絨圓領五件。
緑織金過肩蟒絨衣二件。
油緑粧花錦雞絨圓領一件。
墨緑過肩蟒絨衣二件。
油緑粧花孔雀絨圓領二件。
墨緑織金斗牛絨圓領二件。
沈香色蟒絨衣二件。
沈香斗牛絨衣一件。
栗色粧花斗牛絨衣一件。
藕色過肩蟒絨衣一件。
天鵝絨頭圍一箇。
大紅過肩斗牛絨女衣一件。
大紅過肩蟒絨女衣一件。
大紅蟒絨女袍一件。
大紅雲鶴絨女袍一件。
紅織金鳳補絨女衣二件。
紅絨女袍一件。
紅絨女衣六件。
紅剪絨獬豸女披風一件。
紫絨女衣二件。
青過肩蟒絨女衣一件。
青過肩蟒絨女披風一件。
青過肩斗牛絨女衣一件。
墨緑蟒補絨女衣一件。
墨緑斗牛補絨女衣一件。
沈香斗牛絨女衣一件。
紅粧花絨女裙一條。
緑粧花絨女裙一條。
紅織金絨女裙一條。
緑織金絨女裙一條。
藍織金絨女裙一條。
以上絨衣共一百一十三件
宋錦衣：
青宋錦刻絲仙鶴補圓領一件。
宋錦斗牛女披風一件。
蟒葛衣：
過肩蟒葛衣一件。
斗牛補葛衣三件。
貂裘衣：
貂鼠裘襖二件。

豹皮禪皮二件。
狐裘二件。
貂鼠風領五條。
以上錦葛貂裘共一十七件。
絲布衣：
大紅織金仙鶴補絲布圓領一件。
大紅粧花蟒龍補絲布圓領一件。
大紅粧花麒麟補絲布圓領一件。
大紅織金斗牛絲布圓領一件。
大紅灑線孔雀補絲布圓領一件。
青織金蟒龍絲布圓領一件。
青織金粧花斗牛絲布圓領四件。
青織金雲鴛絲布圓領三件。
青織金粧花獬豸補絲布圓領七件。
青粧花孔雀絲布圓領一件。
藍織金雲鶴絲布衣一件。
大紅舊雲布過肩蟒衣一件。
以上絲布衣共二十三件。
灑線過肩蟒并裙襴二十八片。
通計段、絹、羅、紗、紬、絨、裘、葛、布等項男女衣服共一千三百零四件。
一絲綿：
絲綿四百八十七斤。
一刻絲畫補：
刻絲蟒龍衣段二件。
刻絲蟒鶴補二十四副。
刻絲罩甲一件。
刻絲觀音一副。
刻絲壽星一副。
刻絲畫一副。
灑線蟒龍一副十片。
以上刻絲畫補共四十副件。

官修《明實録・明宣宗實録》卷一五 〔宣德元年三月〕丁巳，五開衛吏龍淵言：「鈔法阻滯，乞禁止民間毋以布帛、米麥交易，則鈔可通行。」上曰：「布帛菽粟，民所服食，不可一日無者。互相貿易，以厚其生，豈可禁絶？俗吏之言可聽乎？」

〔宣德元年十月乙亥〕，行在户部言：「比者鈔法阻滯，朝廷屢嚴禁約，至今未見流通。蓋由所出者多，所入者少。請自今凡官員軍民人等，赦後倒死、虧欠馬駝等畜，俱令納鈔。馬每匹三十貫，駝八十貫，騾二千貫，驢、牛每頭一千貫，猪、羊每隻三百貫，騍八十貫，雞、鴨各三十貫。赦後至洪熙元年終，各處所欠魚鰾等物，魚鰾每斤二十五貫，魚油十貫，茶五貫，翎毛每百根十貫，牛皮一張三百貫，羊皮以下每一張一百五十貫，蘆柴每束二十五貫。贓罰金銀諸物，金每兩八千貫，銀二千貫，銅、錫每斤各二百貫，鐵五十貫，鉛一百貫，紵絲、羅每匹各二千五百貫，綾二千貫，紬一千貫，官絹五百貫，小絹二百五十貫，官綿布二百貫，小綿布一百五十貫，三梭布四百貫，大苧布一百五十貫，小苧布一百貫，福生布、洗白夏布各二百貫，高麗布一千貫。其有不盡載者，各加時價五倍折鈔。內外商稅、門攤等項俱依前例。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嚴督比較，如或怠惰，致令有司作弊，一體究問。今後若官吏軍民人等犯笞杖罪，每一十貫鈔一千貫，軍官還職，文官應降罷者依律降罷，吏改撥軍民人等着役寧家。」上曰：「此亦一時權宜耳，俟鈔法稍通，別議。」

官修《明實録・明英宗實録》卷二〇九 〔景泰三年十月丙子〕太醫院醫士張驛奏：「京師萬方會同，日用百物不免資於商旅。朝廷設立官店，輕收税課，買賣有所負欠，常令御史督責，蓋所以招徠之也。近者理財之官不知大體，唯務刻剥。如紵絲一匹税鈔至三百五十貫，可值銀七錢；三梭布每十匹亦至三百五十貫；他物皆然。以本物計之，税鈔先取四分之一。臣恐日久商旅畏避税重，不肯來京，致使百物騰貴。」事下户部，太子太保兼户部尚書金濂等言：「臣等初以京師多故，奏令加税，所取不許過三十之一。令郎中徐敬、順天府治中劉實重定時估，致有過重。臣等未及酌量，即命行之。今驛奏如此，宜治敬、實等罪。」從之。遂奏吏物價店税，上等紵絲每匹不得過七十五貫，他物稱是。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 古揚州之域，東連三吴，西引荆、汝，大江環繞，湖海吐納，實四方之根本。直隸府十四，州十七，縣九十六。

夏秋二稅，共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石，絲一千萬九千九百一十兩，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疋，麻布二千七十七疋，馬草五百十三萬三千八百五十包零，鈔八千七百七十錠。

顧炎武《肇域志・湖廣寶慶府》 郡邑産葛、苧、麻、綿，布極細，不亞他産。産絹，有土紬、綿紬。

顧炎武《肇域志・雲南》 明帝乃置郡，屬縣八，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閩濮、鳩僚、僄越、倮濮、身毒之民。土地沃腴，黄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蠶桑、綿絹、采帛、文繡。又有貂獸，食鐵；猩猩獸，能言，其血可以染朱屨。有梧桐木，其花柔如絲，民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汙，俗名曰桐華布。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及賣與人。有蘭干細布。蘭干，僚言紵也，織成，文如綾錦。又有屬旄、帛疊、水精、瑠璃、軻蟲、蚌珠。

雲南郡蜀建興三年置，屬縣七。本雲川地。【略】亦出華布。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卷一《輿地總圖》 南、北直隸，【略】夏秋二稅，共米麥二千六百零八萬五千九百一十六石。

京、通二倉，臨、德、徐、淮四倉，每年漕運米四百萬石。

南京各倉每年運米。

絹二十萬五千五百九十八匹，絲一萬七千零三斤，乂三百一十六萬八千一十七兩，綿花二十四萬六千五百六十二斤，綿布一十三萬八百七十匹，麻布二千七十七匹，洞蠻蒲布二百五十九條，苧六十五斤。

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卷一《京師第一》 夏秋二稅共米麥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絹四萬五千一百三十五匹，綿花一十萬三千七百四十八斤，鈔九貫，馬草八百七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束。

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卷一《南直第二》 夏秋二稅共米麥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十四石，絲一十萬九千九百十兩，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二匹，麻布二千七十七匹，鈔八千七百七十錠，馬草五百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包。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卷一《山東第三》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八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九石，絲二千一百一十一觔，絹五萬四千九百九十四匹，棉花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觔，馬草三百八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束。

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卷一《山西第四》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二十七萬四千二十二石，絲五十觔，絹四千七百七十七匹，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卷一《陝西第五》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十七石，絲綿三百六觔，絹九千二百十八匹，棉花一萬七千二百七十二觔，布五十八萬八千九百九十四。

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卷一《河南第六》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七石，内除起運外，正該存留米麥并棗子棗株本共八十六萬八千八百六石零。每歲祿米該用粟麥一百四萬六千二百零，除王府并合省文武官吏師生旗校官軍俸銀六十九萬三千餘石不計外，絲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三兩，絹九千九百五十九匹，綿花三百四十二觔，馬草二百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四束。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卷一《浙江第七》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五十一萬二百九十九石，絲棉共二百七十萬四千二百七十兩，絹九萬八千匹零。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卷二《江西第八》 夏秋二稅共米麥八萬八千五十九石五升八合三勺，秋糧官民米二百五十二萬八千三百五十五石八斗二升，絲八千二百三觔，絹一萬一千五百一十六匹，布一千三百四十一匹，鈔九千九百七十九錠。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卷二《湖廣第九》 夏秋二稅共米麥豆芝麻二百十六萬七千五百九十九石，絹二萬七千九百七十七匹，布七百五十匹，鈔一百七十五貫。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卷二《四川第十》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二十萬六千六百六十石，絲六千三百三十三觔，棉花七萬二千八百五十一觔。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卷二《福建第十一》 夏秋二稅共米麥八十八萬三千一百一十五石，絲棉一百七十四觔，絹六百匹，紵六十五觔，鈔一萬七百七十九錠。

奕賡《括談》卷下 康熙十一年，定擺牙喇撥什庫無品級筆帖式等，許穿平常青衣，素紬綾、紡絲絹、屯絹、葛布、夏布、毛青梭布、狼皮、狐皮、貉皮、沙狐皮、羊皮，富者許以貂皮作帽及圍領，妻照夫服，不許用金鈕。

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三 喀什噶爾回部，大城在葉爾羌之西北四百八十里，回子布魯特耦耕襍處，爲西陲要害之區，駐辦事大臣二員，邊防機務，會商參

贊，歲收普爾三千六百餘千，抵銀三萬六千餘兩，糧一萬四千餘石，充公用。又折徵布一萬疋，解伊犁，稅十分抽一，變價充公。歲貢灑紬緞、金銀絲紬緞、各果實乾。官兵另一城，不與回子同城。地肥豐收，與外國交易，人户殷實。其回城内，屋宇修整，街長數里，商賈雲集，皮張、緞布、玻璃、珠寶、珊瑚、玉器，在在門攤，牲畜、糧果，更不勝紀。俗侈，多妓女，尚宴會，共屬九城，皆無其盛。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五五《宣化部・風俗考》 大市中，賈店鱗比，各有名稱，如：云南京羅緞鋪、蘇杭羅緞鋪、潞州紬鋪、澤州帕鋪、臨清布帛鋪、絨線鋪、雜貨鋪，各行交易鋪，沿長四五里許，賈皆争居之。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九六三《嘉興府部・物産考》 絲紬　有素紬、花紬、綾地花紬、輕光王店紬、濮紬數種。

畫絹　王店者佳。

嘉錦、秋羅、胡羅、軟紗、銀條紗、綾、生絹、絲、綿、綿紬、絲布。

布　陡門南塘刷經水紗。

砂緑布、苧布、麻布、蒲布、

綿紗線　市在濠股塔。

嵇璜等《皇清文獻通考》卷三三《市糴考二》〔順治〕三年，議令吐魯番貢使置買器物，照舊例額數。禮部言：舊例，吐魯番國進貢，來使於京師置買器物額數，每人茶五十觔，磁碗碟五十雙，銅錫壺五執，各色紗、羅及緞共十五匹，絹三十匹，青白布三十匹，夏布三十匹，棉花三十觔，花毯二條，紙馬並各色紙共三百張，各色顏料五觔，糖、菓、薑每樣三十觔，藥材三十觔，烏梅三十觔，黑白礬共十觔，照此定例置買。其龍鳳黄紫各色之物，及鞍轡、弓箭、刀，不許置買。所應買諸物，兵馬司差役同通事監視買賣，兩從其便。如盜買違禁之物，買賣並監視人役一併治罪。

嵇璜等《皇清文獻通考》卷四〇《國用考》

庫藏

内府六庫，屬廣儲司。初設御用監，順治十六年改御用監爲廣儲司。十八年分設銀庫、緞庫、皮庫、衣庫。康熙二十八年，增設茶庫、磁庫。

緞庫，掌各色緞、綢、紗、綾、羅、絹、布及絲、棉花之屬。

户部三庫。曰銀庫，在户部。曰緞疋庫，在東華門外。曰顏料庫，在西華門外。

朝廷經費及物之待給者，取諸三庫。所司籍其數，移户部，部稽其籍相符，乃牒諸掌庫官，掌庫官受其牒而書之，頒之，承用之庫覈實而發之。

緞匹庫，各省所輸綢、緞、紬、布、絲、綿、線、麻之屬，咸入焉。其輸自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者，由部酌庫中應用之物，于前一年八月移江浙布政使司，轉行各織造，限次年八月備供。

吴振棫《養吉齋叢録》卷二四　雍正四年，蘇州織造高斌進宫燈十六對，奉有所進過多之諭，且以綵繡爲戒。【略】

乾隆五十七年，以各省督撫呈進方物，有非本省土産，及土物中如雲南之銅器，貴州之皮器，並不適用，又緯絲堆繡、各種香襆綵勝等物，不應督撫呈進者，俱命停止。應貢土物有過多者，亦皆核減。【略】

宣宗登極，詳閱各省貢目，大加删汰，命督撫、鹽政、織造、關差應進方物，照硃筆圈出物件數目呈進，不得加增，吉祥貢一端，永行停止。又廣州將軍不理關稅，免其例貢。

任土作貢，古制也。各直省每年有三貢者，有二貢者，其物亦屢有改易裁減，今就所見近日例進者，彙録於後：

直隸督年貢進

三鑲如意一柄，吉綢袍褂二十五套，饒綢袍料五十件，一絲加金大荷包五十對，一絲加金小荷包五十對，桂元五桶，南棗五桶。【略】

兩廣督端陽進

鼻烟九瓶，花機紗五十疋，本色葛布一百疋，牙色葛布一百疋，增城葛布五十疋，深色葛布五十疋，淺色葛布五十疋，沉香二盒，巖露香五盒，蓮頭香五盒，切花香五盒，花卉扇一百柄。

廣東撫端陽進

鼻烟九瓶，花機紗五十疋，雷州葛布五十疋，本色葛布五十疋，牙色葛布五十疋，增城葛布五十疋，深色葛布五十疋，淺色葛布五十疋，沉香二十觔，巖露香四盒，蓮頭香四盒，切花香四盒，端硯九連。

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字缺進

石青江山萬代漳絨褂料二疋，石青萬福長春漳絨長褂料二疋，醬色洪福齊天漳絨袍料二疋，沈香洋花漳絨袍料二疋，駝色萬福長春漳絨袍料二疋，灰色富貴延長漳絨袍料二疋，大紅寶蓮並蒂漳絨袍料二疋，桃紅洋花漳絨袍料二疋，松緑瑞草聯芳漳絨袍料二疋，紫色瑞草聯芳漳絨袍料二疋，月白江山萬代漳絨袍料二疋，五

福捧壽漳絨三綵坑墊十卷，蜜柑二十桶，文旦八桶，紅橘四桶，福橙四桶，藕粉八十袋，冰糖四桶，福圓膏八十瓶。

江西撫端陽進

萬年紅帽緯五十匣，西山葛布五十疋，虔化夏布五十疋，南豐扇五十柄，永新磚茶一箱，安遠茶一箱，廬山茶一箱，鉛山香菰二桶，鄱陽蝦米二桶。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上卷　又中國積歲兵荒，絲市減十之六七，而夷船所購數倍往時，故蠶桑之利，近年更普。往嘗謂古無棉布，以麻葛爲布，故老者非帛不煖，而桑與農竝重，至拔茶樹桑，傳爲善政，更由當時以絹爲幣之故。自木棉入中國，似蠶桑非貧民急務矣，然由今日觀之，則茶桑又竝爲富國之大原也。

徐鼒《未灰齋文集》卷三《務本論條法篇弟十二》　鼒曰：終之以核姦僞何？酌徵收，定支銷，穀帛之行於上也。立市法，易關稅，穀帛之行於下也。夫民間交易往來，物有好醜，則價有等差。潮溼蟲蛀之米，脆絲短幅之布帛，市不售也，則姦僞不可行，惟徵收支銷之間，其事不得不假之吏胥，則姦僞所由起也。今宜以法核之。核米之法，如今倉場驗收之法實行焉可也。核布帛之法，某地某布，某地某帛，本色不加染，稱之得若干兩以爲尺，量之得若干尺以爲端，定其輕重長短之程，中程則驗收，否則換易。有收不中程者，則罪其所司。及其支銷也，某項可布，某項可帛，某項某地布，某地帛，第其高下，定其成數，有攙雜及偷換者，許受者告所司論罪。《禮》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師其法以核之可也。

徐鼒《未灰齋文集》卷三《務本論條法篇弟十三》

鼒曰：禁淫侈之法，首在辨尊卑何？今自卿士大夫以下，逮工商皁隸，衣服玩好之無別，豈特無以明等威哉，亦非所以節省物力也。杭之綢，蘇之縐，江甯之緞，口外狐鼠百獸之皮，人人得而衣之，而布帛之利奪矣。布帛之利奪，而蠶桑之人少矣。翠石、瓊玉、珊瑚、瑪瑙、琥珀之器，人人得而玩之，而商賈之姦僞行矣。商賈之姦僞行，而力田之人又少矣。今宜裁之以禮，庶人無頂戴者，夏葛冬棉。婦人首飾用骨角，不得衣皮飾銀。生監以上八品官員以下，夏細葛冬羊皮。婦人首飾用珐琅銀器，不得衣狐鼠皮，飾金珠玉石。七品以上三品以下官員，夏紗羅冬皮。婦人首飾用金珠、瑪瑙、琥珀，不得衣海龍、水獺、狐之白黑色者，飾不得用翠石、瓊玉、珊瑚、大珠，違者論如僭侈律。私藏被盜者，官弗爲理。如此，則等威明而物力亦不太耗矣，此亦教民而寓養民之法也。

徐鼒《未灰齋文集》卷三《務本論條法篇弟十四》

鼒曰：繼之以抑奇巧何？夫厭故而喜新者，人情也，而好貴而惡賤者，亦人情也。洋布之易朽敗，羽毛、大呢之易蠹蝕，不逮吾中國布帛之堅久也，而人爭衣之者，厭故而喜新也。黑色之耐污涴，不似朱緑之易敗也，而人少衣之，好貴而惡賤也。今欲禁蘇杭之花繡，夷舶之洋貨，其勢既不可行，且行之而人人以爲奇巧難得之物，或什伯其價以求售，是禁之而適以張之也。法在因民好惡之情而抑之，庶民以下至人役者，得衣洋布、羽毛、大呢之屬，生監以上則罪之。匹婦以下至爲人役者，得衣洋貨、花繡及一切嬾冶之色，命婦以上則罪其夫。夫人之衣奇巧者，欲自炫也，今不足自炫其豪，而反以自炫其賤，非特士大夫羞之，即倡優隸卒亦何樂以章身之具，爲標識之旗哉。如此，則蘇杭之花繡，夷舶之洋貨不禁而自不行，而吾中國布帛之物貴矣，蠶桑之利興矣，無驟更法令之苦，而有潛移風俗之權，則條其法者之微意也。

李鴻章《李鴻章全集・奏稿》卷二二《改派長蘆絲布請復舊制摺》同治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奏爲改派長蘆絲布等項，請仍歸各該省采辦，以復舊制而紓商困，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照長蘆物力微薄，商情拮据，向無年例派辦絲布之案。前因南省被兵，辦解不能及時，自同治四五年以後，疊准户部、内務府分派長蘆絲斤布疋絹箋等項，原屬暫時通融，歷據運司設法，采辦所需價值，議以催交補欠積欠兩款抵銷。查補欠積欠等款，係嘉道以前商人欠項，茲令現商代交前商之欠，該商等苦累日甚，力實未逮。同治十年正月間，臣於奏請酌減課款案内，擬將補欠積欠停徵，准户部議奏，以傳辦雖非長蘆年例，遇有急需，不得不就近采買，如有款可以撥抵，即專案覆奏，准將補欠積欠停徵五年，以恤商艱而保課額。等因，是部臣亦知采辦非長蘆所應有，積欠非現商所能補。近復連遭災歉，灘坨被淹，成本加重，運道阻滯，腳力增倍，銀價過昂，各商艱窘尤甚，本身課款尚須展緩，焉有餘力代完前商舊欠。庫儲支絀，又無他款可以撥抵，從前遵辦絲絹，須赴外省，轉向商販重價勻湊，往往遲誤不能應急，木棉歉收，布價亦昂，皆非南省貨色可比。以不貲之費，而辦不甚適用之物，殊覺不值。是以上年十二月，内務府派辦白絲，經臣奏請，另派產絲省分辦解，奉硃批：著照所請，欽此。查絲斤布疋等項，向例由江浙撫臣及三織造承辦，目下南省肅清已久，絲棉出產已旺，財力又較長蘆富厚，以每屆所派長蘆之件，分諸各省，尤屬衆擎易舉。蘆綱

情形岌岌，應徵引課，應攤帑利等項，已屬不少，實未便再以前商舊欠他省絲布，責令現商供辦，轉致藉口虧課。據運司成孚具詳前來，相應仰懇天恩，准將嗣後長蘆奉派絲斤布疋絹箋等項，仍照內務府派辦白絲之案，一體改歸各該省辦解，以復舊章，並將補欠積欠兩款，照部議暫行停徵，俟商力稍紓，再飭捐解，彌補。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李鴻章《李鴻章全集・奏稿》卷二六《絲布仍復舊制片》光緒元年八月二十二日

再准户部咨緞疋庫奏催直隸省辦解絲蘇布疋等款，當經行司籌辦。茲據藩司孫觀詳稱，絲蘇布疋，向係蘇、浙等省辦解。同治三年部議，杭州地方未靖，蘇郡甫經收復，奏改直省籌辦應用，聲明俟江南等省克復，仍照向章，由各該省辦解等因，原屬一時通融之舉，並非沿以爲例。迄今十年之久，直省已屢次竭力籌辦，但本地並無出産，必須遠赴山東等處，設法零星勻湊，往往遷延時日。近因該處銷路不暢，貨益短少，價益昂貴，而委員往來，復增費用，殊不合算。況直省本係缺額之區，加以災欠頻仍，糧賦蠲緩，連年恭辦陵差，司庫支絀，實無可籌之款。江浙肅清既久，蠶織繁茂，貨物已充，采辦甚易，價值較省，請復舊制等情，具詳前來。臣查此項常年需用絲蘇布疋，已於同治十二年九月間奏請歸各該省辦解，奉硃批著照所請，欽遵在案。今户部復令直省采辦，惟地非出産，事非向章，且值經費竭蹶之際，無從另籌巨款，自應復歸舊制，仍由蘇浙等省絲布豐收地方，分飭辦解，以免貽誤。謹遵前奉批旨，仰懇天恩俯准敕部，仍照同治三年原議辦理，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四《陸清獻居喪禮》 清獻再起，應鴻博科，在都聞封公訃，即徒跣出國門。抵家後，日夕喪次哭泣，盡衰茹素，不入內寢，席地而臥。期年後，乃以土坏置塾四隅，而寢其上。所製服悉準家禮，大約三月之內，衰絰不去體；三月後始易麻帽，以麻縷爲緯，服麻袍；小祥後，始用白布帽，以棉紗綫爲緯，服麤白布袍；大祥後，以月白綫爲緯，始用淺色布套子，加於素袍上。蓋從時法古，兩得之矣。士大夫不幸遭大故，可取法也。

閻鎮珩《六典通考》卷三四《宮政考・服飾》 《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鄭司農云：褕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褕立于東房。揄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禒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禒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黄沙也。素沙，赤衣也。（元）〔玄〕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皆備成章曰摇。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縫於衣以爲文章。褕衣，畫翬者，揄翟，畫摇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褕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群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黄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爲鞠衣于先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禒。禒之言信，信，誠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服税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緣衣。言緣者其衆。字或作税，此緣衣者，實作緣衣也。緣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緣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褕、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褕衣元。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縛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綢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穀者，名出于此。賈公彦曰：王后六服無文。鞠衣象麴塵，其色黄。褕衣與男子褕衣同，其色黑。二者爲本，以五行之色，從下向上。水色黑，褕衣象之。水生於金，褕衣上有展衣，象金色。故先鄭云：展衣，白衣也。金生於土，土色黄，鞠衣象之。土生於火，火色赤，鞠衣上有闕翟象之。火生於木，木色青，翟狄上有揄狄，象之。天色（元）〔玄〕，褕衣最在上，象天色。婦人衣裳連，非袍而云袍制者，取衣複不單，與袍制同。漢時有圭衣，刻爲圭形綴於衣。由《周禮》有三翟，別刻繒綴於衣。漢俗尚有，故云三翟遺俗。漢時穀衣有沙穀之名，出於《周禮》素沙也。

后用六服，惟北齊與周制同。漢則服二而已。入廟紺上皂下，蠶與朝服青上縹下，皆深衣制。徐廣云：單衣也。魏蠶服以文繡。晉入廟純皂，蠶純青。後周雖用六服，其名詭異。隋則四等。唐后服三褕衣，深青織成而畫翬。受册，助祭，朝會，大事之服。鞠衣，黄羅爲之，不畫。蠶服。禮衣用雜色，亦不畫。燕見賓客之服。宋存此三名而不用，但服龍鳳，珠翠冠，霞帔耳。章獻明肅皇太后謝太廟，始服褕衣乘輅。又制衮衣，以行禮。衮衣如天子成宗彝及藻二章。皇太妃、皇后則服禮衣，以緋羅爲之。皆異古制。其册后則褕衣，如唐之禮。明制，褕衣、翟衣皆深青，鞠衣紅色，而親蠶用禮服，僅見于嘉靖之時，則周之六服，後世罕能兼用，其來久矣。

「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内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褕衣。鄭鍔曰：或謂在内有公卿、大夫、士，在外有公、侯、伯、子、男。三

等之衣，上不及王公之妻，外不及諸侯之妻，何也？竊以爲諸侯之妻，從其夫之命數，而三公之妻，不可以常制論。以《君子偕老》之詩觀之，衛侯爵耳。詩人言夫人之服，則曰其之翟也，其之展也。上三衣有翟，下三衣有展。其下王后一等，無褕衣而已。三公之妻蓋如是。方其在朝，屈於王則服子男之服，其妻亦服子男之妻闕狄耳。出封則宜加。《禮記》曰「夫人屈狄」，又曰「夫人副褕屈狄」者，指三夫人言之。副褕者，指上公之妻。或又謂九嬪而上有三夫人，自夫人至女御凡四等，此所辨止三服，何也？竊以爲三夫人之服，自褕衣而下二等，有時榆狄，亦有時闕狄。經列九嬪、世婦、女御於內官，而無三夫人之職，蓋尊之也。故中宮有后，則夫人屈而服闕狄，與三公之妻在朝從子男之妻之服同。中宮或闕，則夫人伸而服榆狄，與侯伯出封其妻則服榆狄之服同。然婦人以純素爲本，故皆素紗。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凡者，凡女御與外命婦也。言及，言凡殊貴賤也。《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尊也，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王氏詳說曰：命婦之服，助祭於王，與夫朝覲，他則否。命婦之服，助祭於后，與夫相后見賓客，他則否。《玉藻》曰：「諸侯（元）〔玄〕端以祭，裨冕以朝。」是諸侯命服，不得私用。《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諸侯命服不得私用，命婦之服，禮亦如之。《玉藻》：「王后褕衣，夫人榆狄。」褕讀如摇，翬榆讀如摇，翬榆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褕衣也。「君命屈狄，再命褕衣，一命禒衣，士褖衣。」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婦也。褕當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氏，則鞠氏，禮衣褖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褖作稅。王氏詳說曰：《玉藻》云：「惟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從男子。」鄭氏以意約而解之，謂世婦命以奠繭之文，宜在夫人榆狄之下，蓋前所謂夫人榆狄，謂王后夫人下，所謂君命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且六服之制，王后褕衣，夫人而下無復有褕衣矣。《明堂位》謂「夫人副褕」云者，直謂魯設耳。魯爲上公之後，得用此禮，與二王之後禮一同。夫人榆狄，則內之三夫人與夫諸侯之夫人，亦榆狄矣。侯伯之夫人榆狄，則子男之夫人屈狄矣。此所以知君命屈狄爲子男之夫人言也。子男之卿再命，故其妻鞠衣。大夫一命，故其妻禒衣。其士不命，故其妻褖衣。等而上之，上公之國，孤之妻，當屈狄。卿之妻，當鞠衣。大夫之妻，當禒衣。士之妻，當褖衣矣。侯伯之國，上卿之妻，當屈狄。下卿之妻，當鞠衣。大夫之妻，亦當禒衣。士之妻，亦當褖衣矣。但秦火之後，經無正文。故說禮者，亦無定論，要之可以義起。《雜記》「夫人稅衣榆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禒衣，其餘如士。」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榆狄也。狄稅素沙，言皆以白沙縠爲裏。內子，卿之適妻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禒，《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褕衣，侯伯夫人自榆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沙縠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沙裏之，如今袿袍重繒矣。褒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喪大記》：「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禒衣，士妻以稅衣。」上公以衮則夫人用褕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榆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其世婦亦以禒衣。《詩・葛覃》：「爲絺爲綌，服之無斁。」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緑衣》，衛莊姜傷己也。鄭玄箋：緑當爲緣，今轉作緑，字之誤也。「緑兮衣兮，緑衣黄裏。」鄭玄箋：緑兮衣兮者，言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鞠衣黄，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沙爲裏，今褖衣反以黄爲裏，非其禮制也。《卿風》：「瑣兮瑣兮，其之翟也。」毛亨傳：瑣，鮮盛貌。榆翟，闕翟，羽飾衣。鄭玄箋：侯伯夫人之服，自榆翟而下，如王后焉。「瑣兮瑣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絆也。」毛亨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鄭玄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麤麄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何楷曰：翟，山雉尾長者，取以爲衣，名闕狄。《喪大記》作屈狄。栖伏曰屈，狄有榆屈猶衮龍有升降也。展，《玉藻》作禮，《說文》作褻，云丹縠也。《毛傳》亦云禮有展衣，以丹縠爲衣，與《說文》合。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緣當作褖，御於王之服，色黑，此后六服也。鄭司農云：褖衣（元）〔玄〕闕狄赤，展衣白；而孫毓以爲褖衣赤，闕狄黑，展衣赤，俱未詳所出，姑兩存以備攷。此翟依鄭說，則榆狄，闕狄也。《周禮》六服之外，原有素沙。鄭注謂素沙爲六衣之裏。據《雜記》云「復用素沙」，其非衣裏明矣。所謂「蒙彼縐絺」，乃展衣上加縐絺蒙之，即素沙也。古婦人盛服以薄綃蒙於外，凡縐薄細者皆稱絺，即今方目紗之類，不獨葛也。

右服　《禮書》王之服九，祭服六。后之服六，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

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内宰》大祭祀，祼獻則贊。而天地無祼，内宗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而不及外神，是不與天地、山川、社稷之祭也。王衣裳之色異后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未純一故也。《喪服》言女子嫁哀而不言裳者，《禮》言女次純衣而不及裳，則婦人連衣裳而同色可知。王之服褘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褘，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也。《爾雅》曰：「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鷮。」素質，義也。青質，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仁義以爲質，禮以爲文，后德如此而已。然地道尚義，故褘衣爲上，揄狄次之。言褘衣，則知揄之爲翟。闕狄，《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三翟蓋畫之於衣，如王冕服祭先王服褘衣，祭先公服揄狄，祭羣小祀服闕翟，鑾則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燕居及御於王則服緣衣。崔靈恩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雉數如命數，於理或然。然謂二翟刻繒畫之綴於衣，闕翟刻之而不畫，其説無據。夫黄者，陰之盛色，鑾而服之，嬪婦取中焉，后事之盛也。白者，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無事乎飾，一於誠焉，后禮之懿也。黑者，陰之正色。緅者，陰之上，達緣則循緣之也，燕居及御于王服之。體貴至正，以上達爲循緣而已，后行之盛也。《玉藻》所謂夫人榆翟，君命屈狄，再命鞠衣，士褖衣。言君命則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坊記》曰：大夫不稱君，則其妻不稱女君可知。蓋子男之夫人屈狄，侯伯之夫人榆狄，上公之夫人褘衣，《記》稱夫人副褘是也。再命鞠衣，則至於四命可知。鄭氏謂侯伯之夫人榆狄，子男之夫人屈狄，孤鞠衣，卿大夫展衣，士褖衣，而改褘爲鞠，其説是也。謂三夫人及公闕狄，誤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袞」，則三公在朝鷩冕，其妻揄狄可知。《玉藻》言「夫人榆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明堂位》言「魯夫人副褘」，魯侯得用袞冕，則夫人副褘可知。《少牢》「大夫之妻衣侈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侈，特士褖衣之袂不侈。《爾雅》曰「赤縿謂之褖」。《内司服》言「褖衣」。《玉藻》言「褖衣」。《士喪禮》襲服亦言褖衣。《雜記》、《喪大記》之復服，言税衣，則緣、褖、税同實而異名也。鄭氏釋《周禮》曰「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緣衣黑，是亦黑也。釋《士喪禮》曰：「黑衣裳赤。」緣謂之褖，褖之言緣，以表袍也。《士冠》陳三服有玄端無褖衣。《士喪》陳三服有褖衣無玄端。則褖衣所以當玄端也。然玄端之裳三，褖衣連衣裳，玄端無緣，褖衣有緣，此其所以異也。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税衣纁袡。曾子譏之曰：不襲婦服。鄭氏曰：税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蓋丈夫褖衣緣以赤，婦人褖衣緣以纁。古文褖爲緣，鄭氏亦曰：褖之言緣，則褖衣未嘗無緣也，特赤與纁正間之色異耳。賈公彦曰：《爾雅》釋婦人褖衣，鄭氏以士之褖衣雖不緣而其名同，故引而證之。此臆論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喪大記》曰：「婦人復不以袡。」鄭氏曰：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爲此服耳。復衣不以袡，明非常也。然純衣褖衣也，士妻助祭乃得服之。則服純衣，猶士之爵弁服也。復衣不以袡，則明凡褖衣皆有袡也。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内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鄭司農曰：追，冠名。《士冠禮》記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副者，婦人之首服。《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紞、紘、綖。（元）（玄）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髦，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懸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外内命婦衣鞠衣、褖衣者服編，衣緣衣者服次。外内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髮髢各侈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綃衣」是也。《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侈袂，褖衣之袂，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賈公彦曰：王之祭服六，首服皆冕。后之祭服三，首服皆副。《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則褖衣。褖衣首服，次其中亦有編，明配鞠衣、展衣也。以禮朝見於王與見賓客同，則服展衣與編。接御見王，則褖衣與次也。燕居謂不至王所，自在燕寢時。《齊國風・雞鳴》，毛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此經注云：副，編次以待祭祀賓客。明燕居不得著次，自然著纚笄。而毛云以朝，必别有所見。王昭禹曰：后之服六，首服三，以一當二。副配褘揄，編配鞠褖，次配展褖。《明堂位》「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副者，飾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褘，王后之上服唯鞠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祭統》「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副及褘，后之上服。魯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並立東房以侯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然下云「夫人東酌醴尊」，則知在房謂西房也。《采蘩》「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被，首飾也。鄭玄箋：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

濯溉饎爨之事。《禮記》：王婦髮髻，祭祀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髻，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鄘風》「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玄箋：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何楷曰：《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副編次，追衡笄。」副，以覆首爲之飾。編者，編列他髮爲之。次者，髮他髮而次弟其長短，與己髮相合爲紒。追者，治玉石之名。謂治玉爲衡笄，即《詩》「追琢其章」之追。衡笄，鄭（元）〔玄〕以爲二物，其制皆以玉爲之。謂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孔氏以《左傳》「衡、紞、紘、綖」證之，謂紞與衡連文，以橫貫爲橫，此衡垂在兩旁，當耳，據人身而言豎爲從，則此衡爲橫。其衡下乃以紞懸瑱也。鄭衆、杜預解衡，但謂維持冠者。愚意《左傳》言衡直是指笄，而《周禮》衡笄連文亦謂笄，橫貫在頭上故名之。男子之笄以維持冠，婦人之笄以固髮。知后笄用玉者，以《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也。侯夫人無考。珈，《説文》云：「婦人首飾。」《毛傳》云：珈笄，飾之最盛者。鄭箋云：珈之言加也。孔云以珈字從玉，則珈爲笄飾，繇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言六珈必飾之有六。據此侯夫人爲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季云：笄本婦人之常飾，唯副之珈則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妻所無也。錢氏云：今人步搖加飾，以珠飾之，少者六，多者倍蓰，至三十六。據《詩》云「六珈」，然則古玉數凡六也。按《後漢書・輿服志》云：皇后步搖以黄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瑣繞以翡翠爲華云。疑未必古制也。

右首服。《禮書》副者，翟之配，以配褕翟，《禮》所謂副褕是也。以配揄翟，《詩》所謂「副笄六珈」，「其之翟也」是也。褕衣之配，《禮》所謂「女次純衣」是也。然則編爲鞠衣、展衣之配可知。禮，男子冠，婦人笄，男子免，婦人髽，婦人之飾不過以髮與笄而已。《莊子》曰：禿而施髢。《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左傳》曰：衛莊公禿己氏之妻髮，以爲吕姜髢。《説文》曰：「髮，益髮也。」《詩》曰「被之僮僮」，被之者，不特髮髽也。《少牢》曰：「主婦被褐衣侈袂。」被錫者，非髮髢也。鄭氏皆以爲髮髢，非是。纚笄，婦人首飾。《士昏禮》「女次純衣，姆纚笄宵衣」。《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則副編次之下，纚笄其飾也。《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内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其可乎？蓋古之妾不笄，士姆纚笄亦攝盛也。鄭氏曰：王后之燕居亦纚總，此不可考。孔穎達曰：王后衡笄，皆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垂瑱。若編次則無衡，於笄言珈，以玉飾之，惟后夫人有焉。夫人六珈，后之多寡無文。漢之步搖以金爲鳳，下有鴈，前有笄，綴五采玉以垂下，行則搖動。魏晉因之。隋改爲花樹之數。唐加大花十二樹，象衮冕十二旒。司馬續漢志云：步搖有黄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糾八雀九華，赤罴天鹿笄獸，翠羽爲飾。

《儀禮・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緣衣。女從者畢袗元，則此衣亦元矣。袡亦緣也。稱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爲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袡，明非常。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纚，韜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時以綃爲綺屬也。姆亦元衣，以綃爲頎，因以爲名，且相別耳。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顯鬌，在其後。女從者，謂姪娣也。袗，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顯禪也。《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鬌。卿大夫之妻，刺鬌以爲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禪鬌于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纚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被錫讀爲髮鬢，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鬢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紺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今文湯爲觴。《衛風・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頎，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箋：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佼好，頎頎然褧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太著。

右宵衣、景衣。《禮書・玉藻》士褖衣，或作稅衣。曾子譏子羔之襲稅衣纁袡。則女次純衣纁袡者，褖衣也。《昏禮》之姆，《特牲禮》之主婦，皆纚笄宵衣。則宵衣不以純矣。《少牢禮》之主婦與贊者一人，被錫衣侈袂。則錫衣非宵衣矣。《玉藻》曰：王被衮。《士昏禮》曰：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顯鬌。孟子曰：被袗衣則被者服之也。鄭以被爲首飾，以《少牢》之被錫爲髮髻，以《詩》被之僮僮爲髮髻，誤矣。且其釋《追師》，則以侈袂爲

侈褖衣之袂。釋《少牢》則以侈袂爲侈肖衣之袂，釋《昏禮》謂姆肖衣以納爲領，釋《特牲》謂主婦肖衣以納爲衣。禮文殘缺，鄭氏自惑，學者據經可也。禮有錫衰錫縗，史有阿錫，蓋錫布之細者。《少牢》大夫朝服以布，則其妻以錫，不亦宜乎？《詩》云：素衣朱襮。《爾雅》：黼領謂之襮。《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褘黼於領上，假盛飾也。然《論語》、《曲禮》皆曰袗絺綌，《孟子》曰被袗衣，則袗設飾也。《說文》曰：褘，蔽也，象屬。顯與褘、蔽通用，則袗玄者設飾以元也，顯黼者顯象爲領而刺黼也。玄而黼領，此表衣耳，與黼領之中衣異也。《士冠禮》主人之兄弟與《昏禮》婦人從者均於畢袗玄。鄭氏以袗爲同。《曲禮》曰：袗，絺綌。鄭氏又以袗爲禪，是自戾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婦以几姆加景，乃駔。鄭氏曰：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景亦明也。然則乘車加之，以景猶衣錦加之以褧也。景以禦塵，褧以晦其文。《玉藻》曰「禪爲褧」，則景亦禪歟。衣錦尚絅，夫人始嫁之服，庶人始嫁亦有服之者，攝盛也。《唐志》景作憬。

《內司服》：后之褖，共凡內具之物。內具，紛、帨、綵、繶、鞶、帶之屬。《內則》：「婦事舅姑，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笄，今簪也。衣紳，衣而著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繫袠，大觿、木燧。」繫，小囊也。繫袠言施，明爲箴、管、線、纊有之。衿纓，綦屨。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將御者，齊、漱、澣，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其往如朝也。角，衍字也。拂髦或爲紼髦也。

右內具衿纓。《禮書》：紛帨。《詩》曰「無感我帨」。《內則》曰「女子設帨於內右」。《昏禮》「姆施衿設帨」。《內司服》注：內具，紛帨之屬。則帨，佩巾也。佩巾，女子之事，男子亦有之。故《禮》曰：「子事父母，左佩紛帨。」鄭氏曰：紛帨，拭物之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蓋自巾言之謂之紛，與帨同義；先儒曰：巾謂之帨，自拭物言之謂之帨，與拭同義。《儀禮》既祭，皆授手。唐制：天子紛廣二寸四分，長六尺四寸，色如綬。皇太子公服，紛廣二寸四分，長六尺四寸，色如綬。羣臣進賢冠者，紛廣四寸，長六尺六寸，色如綬。此又因以爲飾者也。纓，《曲禮》曰：「女子許嫁纓。」《內則》曰：婦事舅姑衿纓。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衿纓皆佩容臭。《詩》曰：「親結其縭。」《士昏禮》：「女嫁，母施衿結帨。」《爾雅》曰：「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又曰：「衿謂之袸。」郭璞曰：縭，香纓也。褘邪交落帶繫於體。又曰：袸，衣小帶也。蓋纓帶曰衿，《昏禮》所謂施衿是也。帶結而垂曰縭，《爾雅》所謂縭緌是也。鄭氏曰：衿猶結也。則《詩》所謂「親結其縭」，爲衿纓可知也。孔穎達曰：縭，帨巾也。然《詩》言「紼纚維之」，《爾雅》作紼縭，亦曰「縭，緌也」，則縭非帨巾矣。《內則》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纓以佩容臭。則與女子許嫁之纓不同。鄭氏曰：婦人有纓，示有繫屬，誤矣。何則？許嫁已纓，將嫁，無所復施，既嫁，夫說之矣，無所復用。則事舅姑之衿纓非許嫁之纓也。鄭氏曰：許嫁之纓，蓋以五采爲之。然則事父母舅姑之纓，亦五采歟？繫袠，鄭云：小囊也。袠言施明爲箴、管、線、纊有之。《內司服》注：內具，繫袠之屬。熊氏曰：袠，刺也。刺袠而爲囊，故曰繫袠。然則《士昏禮》所謂衿鞶者，蓋此也。鄭氏以衿鞶爲盛帨巾之屬。然《內則》左佩帨巾，右佩繫袠，而帨巾不聞有鞶。《唐志》婦人帨巾，亦不施鞶。

《縪人》：「掌王及后之服縪，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鄭玄注：縪白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縪也。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禪，俗易語反與。舄、屨有約，有繶，有純者，飾也。鄭司農云：赤繶，黃赤，黃之絲爲下緣。《士喪禮》曰：夏葛屨，冬皮屨，皆繶緇純。禮家說繶，亦謂以采絲礫其下（元）〔玄〕謂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元）〔玄〕端黑屨，青約繶純，素積白屨，緇約繶純，爵弁纁屨，黑約繶純是也。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元）〔玄〕袞赤舄」，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玄舄爲上，褖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句當爲約，聲之誤也。約、繶、純者同色，今云赤繶，黃繶，青約，雜互言之，明舄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黃繶者王后（元）〔玄〕舄之飾，青約者王白舄之飾。言繶必有約純，言約亦有繶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凡屨之飾如繢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約謂之拘，著舄履之頭，以爲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舄耳。士爵弁纁屨黑約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繢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葛屨，明有用皮時。郝敬曰：服屨，禮服之屨。王用赤舄象陽，后用黑舄象陰。繶，牙底接處以小繩綅其際爲飾。王赤舄赤繶，象純陽矣。后黑舄黃繶，雜象陰也。約以繩著屨頭，爲鼻拘束行履也。王與后舄約用青，象東方帝出之生氣也。青黃赤黑四者，四方之正色，故王與后吉屨用之。自不用，近

凶，周所勝色也。素屨，燕居之屨，無繶、約文采之飾。葛屨當暑，王后皆用之。「辨外内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鄭玄注：命夫之命屨繶屨，命婦之命屨黄屨，以下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内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爲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屨亦謂去飾。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鄭玄注：祭祀而有素屨、散屨者，唯大祥時。

右履。《禮書》古者衣象裘色，韠象裳色。而《士冠禮》三屨皆象其裳之色，則王及后之爲屨，各象其裳之色可知也。（元）〔玄〕黄青白赤黑，對方者爲繢，次青赤赤白白黑黑青，比方者爲繡，次而《冠禮》黑屨青約繶純，白屨緇約繶純，皆比方之色，特爵弁纁屨黑約繶純。約，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即緣也。蓋尊祭服之屨，故飾從對方之色。爵弁皺不曰韠而曰韎，韐衣不以布而以純，蓋皆尊祭服之故也。則凡爲之飾如繢次，屨之飾如繡次，可知也。約青緇黑而繶純如之，則繶從約色可知也。由是推之，王之吉服九而爲三，赤爲配冕服，而黑約繶純；白爲配皮弁服，而青約繶純；黑爲配冠弁服，而赤約繶純。后之吉服六，而爲屨各三，元爲配褕衣，而黄約繶純；青爲配揄狄，而白約繶純；赤爲配闕狄，而黑約繶純；黄屨配鞠衣，而白約繶純；白屨配展衣，而黑約繶純；黑屨配褖衣，而青約繶純。《屨人》言爲止于赤黑，言繶止于赤黄，言句止于青。有素屨而無飾屨，有葛屨而無皮屨。鄭氏謂雜互反覆以見之，理固然也。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王之中士，皆再命，其妻再命鞠衣，則繶屨爵弁而上之屨也。黄屨，鞠衣之屨。孤卿大夫之功屨，白屨黑屨，以其服皮弁冠弁故也。九嬪與孤妻内子功屨亦白屨黑屨，以其服展衣褖衣故也。女御士妻以黑屨爲命屨，所服唯褖衣故也。

楊氏復内司服圖説見前《禮書》

褘衣	揄狄	闕翟	鞠衣	展衣	褖衣
從王祭先王則服之。	從王祭先公則服之。	從王祭羣小祀則服之。	暨則服之。	以禮見王及燕居及御賓客服之。	于王服之。
色（元）〔玄〕	色青	色赤	色黄	色白	色黑

首服	副	副	副	編	編	次
	三翟首服副。	以副配褘衣，謂之副褘。	以副配翟。《詩》曰：「副笄六珈，其之翟也。」	鞠衣、展衣、褖衣首服皆編。		次。
衡□王后祭服有衡，若編次則無衡。笄以玉爲之，笄今之簪。王后燕居亦纚笄總而已。						

内命婦						外命婦	
（元）〔玄〕	爲黄約繶純						
三夫人	青爲白約繶純	《玉藻》夫人揄狄。鄭注：夫人、三夫人。又内司服，辨外内命婦之服。鄭注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二説不同。	爲	公之妻 鄭注：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陳祥道云：《王制》言三公一命卷。則三公在朝鶩冕，其妻揄狄可知。	爲青		
	赤爲黑約繶純						
九嬪	黄褖白約繶純	白鞠衣而下	命褖黄	其夫孤也，則服鞠衣。	命褖黄		
世婦	白褖黑約繶純	白展衣而下	功褖白	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	功褖白		
女御	黑褖青約繶純		功褖黑	其夫士也，則服緣衣。	功褖黑		

（續表）

爲元	爲青	爲赤	展衣　緣衣	二王後夫人用褕衣夫人副褕，狄人立于東房明堂位。言魯侯得用袞冕，則夫人副褕可知也　侯伯之夫人揄狄　子男之夫人闕狄　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一命之妻禒衣，士之妻褖衣　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　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

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　衣冠定制，寒暑更換，皆有次序。由隆冬貂衣起，凡黑風毛袍褂，如玄狐、海龍等，皆在期內應穿。由此換白風毛，如狐皮、猞猁、倭刀之類，再換羊灰鼠，再換灰鼠，再換銀鼠，銀鼠真者色微黃，奇貴。有以灰鼠壯皮代者，次者兔皮也，然最白。再換寒羊皮，即珍珠毛。皮衣至此而止。再換則綿者、袷者、單者。紗衣始於實地紗，芝麻地紗，亮紗，藍葛紗，黃葛紗，時至三伏矣。穿葛紗，冠用萬絲帽，是以細生葛組成者，色深黃；其餘紗衣，冠用白羅緯帽。單衣之期，或用緯帽，或用暖帽，以視天氣之冷暖。袷衣則用黑絨冠，綿衣用黑呢冠，珠毛，銀鼠期用縱線冠，此種後來多不備，以其爲期短且耗財也。灰鼠，羊灰爲中毛，冠用江獺皮，穿大毛衣服，冠用染貂，或染銀鼠，至貂冠五品以上始得用。而止。若海龍尾冠雖珍貴，不入正式也。【略】

蟒袍質地，或藍色，或醬色，製作或組繡，或緙絲，無大別也。但分勁五彩者，去紅加紫者，三藍彩者。此最素，不宜用。尚有暗水，暗蟒一種，遠望如藍袍，而其花紋則蟒袍也。尋常之袍分藍、醬，即紫色，後來色加紅，謂之棗兒紅。駝，淺黃色，又有一種名泥金色，在杏黃、明黃之間。灰有竹灰、墨灰、銀灰之別。四色。藍色最適於用。灰色素服也，朝會、慶壽，概不能著。花樣則名目繁多，以二則團花爲敬。二則爲大光，四則爲小光。有二龍團光者，有拱璧形者，有八吉祥者，有瑞草螭虎者，有卍字牡丹者，有圓壽字者，有長壽字二龍抱之爲團者，有江山萬代者，有團鶴、松鶴種種式樣。其本質有寧紬者，有庫緞者。至散花紋名目尤多，不勝數矣。外褂皆二則團花，無散花者。更有一種緞機紬，是寧紬質，而花紋則緞絲者，最名貴，不恒見。又有耕織圖花樣一種，則散花者，非高手成衣匠不敢裁剪，以其多人物與屋宇，少不留神，前後身必有倒置者，理不可解。

蟒袍各種皆可隨時，惟無綿的，無寒羊的。

婦女制服，最隆重者爲紐繡麗水袍褂。袍則大紅色，褂則紅青。即天青。婦女袍褂皆一律長的，不似男服之長袍、短褂。有時穿袍不套褂，謂之領袖袍，亦得掛朝珠。其次禮服，則敞衣，襯衣皆挽袖者。即緣以花邊，將大袖卷上。敞衣分大紅色、藕合色、月白色。皆有繡花，或净面，分穿者之年歲，行輩定之。以上皆双全婦人所著者。若孀婦敞衣或藍色，則醬色襯衣，則視外敞衣之顏色配合之。女褂有八團者，亦天青色，下無麗水，以組繡團光八個嵌諸玄端上下左右。前後胸各一，左右肩各一，前後襟各二。內不穿袍，以襯衣當之，其色或綠，或黃，或桃紅，或月白，無用大紅者。年長者則不用繡八團，改穿補褂矣。婦女補服，隨其夫之品級，但皆圓形。漢官夫人則仍是方補，與男子無別。麗水袍與襯衣皆夾衣，雖隆冬穿大毛之期，亦如是。婦女不能重裘也。又有褂襴或是滿語譯音，是否此二字不定。一種，即長與襯衣齊之大坎肩也。其色以天青爲正，亦有藍色者，或繡花，或净面，亦禮服之一。冠則帶困秋帽，與男冠相仿，但無頂，無纓，皆以組繡爲飾，後綴繡花長飄帶二條。此冬季所用者。著此服而頭上帶鈿子者，薩摩太太也。即祭神時所用之女巫，滿語曰「薩摩」。

婦女著禮服袍褂時，頭上所帶者曰鈿子。鈿子分鳳鈿、滿鈿、半鈿三種。其制以黑絨及緞條製成內胎，以銀絲或銅絲支之，外綴點翠，或穿珠之飾。鳳鈿之飾九塊，滿鈿七塊，半鈿五塊，皆用正面一塊，鈿尾一大塊。此所同者。所分者，則正面之上，長圓飾或三或五或七也。鳳鈿除新婦宜用；其他皆用滿鈿；孀婦及年長婦人則用半鈿。

禮服，脚下應穿高底繡花靴，其色紅、綠、黃、藍皆有，僅靴面短於男靴，過踝而已。晚近趨於簡便，皆穿繡花平金鞋，然非高底不可。

褡忽滿語　即反穿貂褂。另有玄狐一種。普通貂褂皆天青或元青爲表，正穿反穿皆可。褡忽則月色托子，即裏也。左右開衩，各綴飄帶二條。皇帝祀天壇，及元旦各處行禮，隨從官皆著此褂，上加貂披肩，下穿貂朝裙，皆皮向外。至玄狐者，惟帝得穿；特許都察院總憲左都御史。穿。此則聞之故老所云，未經目覩。

朱彭壽《舊典備徵》卷一《冠服異數》　本朝冠服制度　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入八分公，均戴紅寶石帽頂。又親王補服，繡五爪金龍四團，前後正龍，兩肩行龍。郡王則繡五爪行龍四團。康熙以來，凡大臣中之著有大勳者，亦特加賞

賜，以示優異。按賜四團龍補服者，孫思克、康熙三十五年。施世驃、康熙六十年。隆科多、年羹堯，均雍正二年。高其位，雍正二年。李衛。乾隆二年。

賜紅寶石頂者，孫士毅。乾隆五十三年。

賜紅寶石頂及四團龍補服者，傅恒，乾隆十四年。班第、薩喇爾，均乾隆二十年。策楞，乾隆二十一年。兆惠，乾隆二十三年。黃廷桂，乾隆二十三年。明瑞，乾隆三十三年。阿桂，乾隆四十年及四十一年。福康安，海蘭察，均乾隆五十二年。長齡。道光八年。

又定例　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及固倫額駙，准戴三眼花翎。乾隆以來，大臣中亦有特賞者，然勳戚如傅文忠，當時尚不敢戴用，是以受賜者尤稀。按二百年來，膺是賞者，惟傅恒，乾隆三十四年。福康安，乾隆六十年。和琳，嘉慶元年。長齡，道光八年。禧恩，道光十二年。李鴻章，光緒二十年。徐桐，光緒二十五年。等七人。

印鸞章《清鑑綱目》卷一《世祖順治・詔文臣衣冠暫從明制》〔甲申順治元年十月乙卯朔〕定都北京，詔文臣衣冠暫從明制，從大學士洪承疇議也。

印鸞章《清鑑綱目》卷三《世祖順治・請用袞冕不許》　順治八年二月，御史匡蘭兆請用袞冕，不許。御史匡蘭兆，奏請朝祭，復用袞冕。得旨，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愛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袞冕。

附記按此可見，當時滿漢畛域之嚴如此

《題本・採辦織造及各項工程》　道光七年四月初九日稽查緞疋庫御史瑞福給事中宋其沅奏　爲酌核緞疋庫事宜，以防滋弊事。臣等於上年十一月奉命稽查緞疋庫，任事以來，隨時查核往來文移，飭令隨到隨收，隨到隨放，不得延壓，致滋弊端。現查所辦收放事宜，內有應行酌議者，謹分別五條，敬呈御覽。

一驗收期限宜歸畫一也。查各省解到緞疋等項，書吏勾通捺擱，勒索使費，久成積弊。嘉慶十年，欽奉上諭，向來各省例解緞疋等項到京，於崇文門查驗後，其赴庫投文驗收，及給領批迴，均未定有限期，以致不肖書吏，從中嚇詐勒索，各該解員日久守候，賠累滋多，殊非杜弊之道。嗣後崇文門監督於各省年例解京物件，無論何項，驗明後，即速移會户部及管理三庫衙門，各該堂官接准移會，即傳令解員投文驗收，限五日內交收全竣，即行面給批回，飭令毋許稍有延擱，倘仍任聽胥吏私向解員索詐使費，故違定限，即將該管之員分別懲辦，欽此。聖諭煌煌，自應敬謹遵照。惟查《户部則例》內載各省解到物料，限二十日核收給批，期限未能畫一，應請欽遵諭旨，吏正遵行，俾延壓者無可藉口，并請由户部通行各省督撫，預行飭知解員，限到京後，於崇文門查驗次日，即投文批，不得遲誤。

一各處行庫文付應遵例填寫日期也。查各省解物到京，例由崇文門查驗後，即將所解物件於某日進，先行知照本庫，户部亦於解員投文後，由承辦司付庫驗收。乃近來崇文門知照文內，並不填寫日期，往往距解物進城十數日後到庫，是否發行遲延，抑係庫吏捺擱，無憑查攷，至户部印付二件，向係一件存庫，一件填寫查數收訖字樣發回，往往存庫之付有日期，發回之付無日期，一事兩歧，顯有書吏勾通蒙混情弊。今驗收既遵五日之限，則兩處文付不宜遲延，應請勅下崇文門，於解物進城後，户部於解員投文後，均即日知照到庫文付內務各填明日期，以憑稽核。庫中隨即驗收，將批迴送交三庫檔房司付發回户部，均填某年月日照數收訖字樣，庶檔房印發批迴，户部照給查收，均得依限辦理。

一庫存緞疋等項應編號收貯以清款目也。《會典》內載康熙五十八年，定緞疋庫動支舊存物料，新收者別行收貯。查緞疋庫正面庫房九間，安設木架，上下分爲四層，左右界作方格，每格均有布簾，向來惟於簾外粘貼片紙，開記所貯何項。日久既多漫滅，抑且更易無定，或同係一項而左右雜置，或本係兩項而一處同收，殊難查核。應請嗣後按架編列字號，造具清册，將分貯某年解到某項某色，詳載册內，照例先儘舊存動支，按册指放。其布疋等項，向係分貯東西南三面庫樓，亦應按解到年分，分別收貯，詳造清册，出陳留新，以符定例。又查本年係應請欽派大臣盤庫之期，由庫預先編號造册，俟盤驗後，即可按號收貯，於事不設分煩，而款目可清矣。

一外藩王公俸緞款項，及罰俸應扣款項，宜核明載入《則例》也。查外藩汗親王俸緞四十疋，和碩親王俸緞二十五疋，以至台吉，額駙俸緞六疋、四疋不等，均由户部行庫給發，理藩院派員承領。惟查户部文內，向來止開應給應扣疋數，并不分晰緞紗紬綾等項細目，庫中惟以遠年抄寫舊簿爲憑，臨時檢查照給，殊不足以照信守，應請將庫存舊簿送交户部，詳加酌核，載入《則例》，永遠遵行。

一各處領取緞疋等物，宜酌定限期也。查應領緞疋物件，既經各該衙門行文到庫，既應隨時來領。乃向來往往文移早到，而支領官持領赴庫，則遲至數月不等，甚至上年十二月有持道光五年印領赴庫領物者。經臣等駁斥未准。查各倉放米，均有例限，逾限不領，即應註銷，似可仿照辦理。應請嗣後各處支領緞疋等物，自該衙門文移到庫之日起，以三個月爲限，逾限不領，即行註銷。倘係本庫書吏人等有蒙攔勒措等弊，許支領官呈明，嚴行懲辦。以上五條，是否有

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六二《税則・崇文門》

用物税則

一緞錦羽緞、羽纻，每身各税四錢八分。　大紅粧花織錦、倭緞，每疋税三錢六分。鸂鶒緞每身，通海緞、天鷄絨、倭緞，每疋各税二錢四分。　蟒緞、牙爪現身緞，每疋各税一錢八分。　粧緞、錦緞，每疋各税一錢五分。　大紅宋緞、補緞，每疋各税一錢二分。　線緞，每疋税一錢二釐。　淺色緞、黑緑素緞、捲光素緞，每疋各税九分。　搭護帽緞，每疋税七分二釐。　各色宋緞、帽緞、裱錦閃緞、金花緞，每疋各税六分。　高麗帽緞、杭緞、平花緞，每疋各税四分八釐。　遍地金緞，每疋税三分六釐。　小遍地金緞，每疋税二分四釐。　紬潤機紬，每十疋税四錢二分。　潮紬，每十疋税四錢二釐。　通海紬每疋，絲紬每十疋，各税二錢四分。　女兒紬，每疋税一錢二釐。　官紬、大紅潤機雲紬，每疋各税九分。　拱線，每疋税六分。　線紬、潞州大紬、澤紬、寧紬，每疋各税五分四釐。　縐紬、巴紬、川紬、湯紬、温紬、程鄉繭紬、土紬、大紅窄機紬，每疋各税四分八釐。　紋紬，每疋税四分二釐。　繭紬，春紬、素紬，每疋各税三分六釐。　潞州小紬、紡絲紬、綀細花紬，每疋各税二分四釐。　綿紬，每疋税一分八釐。　旺長紬每疋税一分二釐。　綾綫機、杭州白綾，每疋各税四分八釐。　蘇州重白綾、帽綾，每疋各税四分二釐。　上湖白綾、烏綾、汴綾、荆州綾，每疋各税三分六釐。　蘇州輕白綾，每疋税三分。　次湖白綾、裱綾，每疋各税二分四釐。　羅秋羅，每疋税四分八釐。　蘇秋羅，每疋税四分二釐。　湖州秋羅、水綿羅，每疋各税三分六釐。　紗、大紅縐紗，每疋税九分六釐。　蟬紗、粧紗，每疋各税六分。　衣縐紗、西紗，每疋各税四分八釐。　大紅紗，每疋税四分二釐。　淺色紗、鮮紅紗、銀紅紗，每疋各税二分四釐。　杭紗、銀條紗、花紗、冰紗、漳紗、實地紗，每疋各税一分八釐。　漆紗，每疋税一分二釐。　絹衢州雙絲絹，每十疋税二錢一分。　單絲絹，每十疋税一錢八分。　女兒絹，每疋税一錢二釐。　蘇州線絹，每疋税四分八釐。　福建線絹，每疋税四分二釐。　雙熟絹、錢家絨絹、葛絹，每疋各税四分二釐。　荆州絹、福建雙熟絹、紹興蕭絹，每疋各税三分六釐。　雞皮絹每疋，黄石絹每二疋，各税三分。　德清各色絹、蘇州乾摺絹、紅黄石絹，每疋各税二分四釐。　生緑青絹、重絹、花素屯絹、摺絹、白絲大絹、易州官絹、湖白緑絹、雲絹、川絹，每疋各税一分八釐。　白生絲絹、羅底絹、裱絹、粉絹、青小絹、潮絹，每疋各税一分二釐。　毽毯織絨毽毯，每十疋各税二錢四釐。　絨褐大紅哆囉絨，每疋税一兩四錢四分。　小哆囉絨，每疋税七錢二分。　毛褐，每十疋税二錢四釐。　大紅絨、剪絨、漳絨，每疋各税一錢八分。　鴨緑絨，每疋税一錢二分。　蘭州絨褐，青絨、紫絨，每疋各税九分。　絨褐，每疋税七分二釐。　把子絨，每疋税四分二釐。　布青紅串布，每百疋税四錢八釐。　大串布，每百疋税三錢七分二釐。　青藍粗布、印花布，每百疋各税三錢六分。　小串布，每百疋税三錢三分六釐。　白粗布每百疋，海葛布每疋，各税二錢四分。　雲布、女兒布、西洋布，每十疋各税二錢四釐。　斜紋布、大白夏布，每十疋各税一錢二分。　大布，每十疋税九分。　青中布，每十疋税八分四釐。　青平機布，每十疋税七分八釐。　藍平機布，每十疋税七分二釐。　白平機布、中夏布、小紅夏布、小藍夏布、白中布，每十疋各税六分。　藍乾機布，每十疋税四分八釐。　乾機布，每十疋税三分六釐。　小夏布、禮布、青蚊帳布每十疋，上等葛布每疋，各税三分。　青三梭布每疋，麻布每十疋，各税二分四釐。　蕉布、中等葛布每疋，中藍夏布每二疋，各税一分八釐。　白鎮布、苧麻布、繭布、刷絨布、中紅夏布、下等葛布，每疋各税一分二釐。　飛花布、福生布每疋，書仿布每二疋，羅敦布每三疋，各税六釐。　絲絮線絨羊絨，每百斤税三錢六分。　棉線，每百斤税一錢八分。　黄絲，每十斤税一錢二釐。　熟棉花，每百斤税九分。　棉花肉，每百斤税七分二釐。　金線，每斤税三分六釐。　弓絃，每百斤税三分。　絹線、絨纓，每斤各税一分八釐。　白絲、白綿絲料，每斤各税一分二釐。　琴絃，每三副税六釐。

載齡等《户部則例》卷六五《税則・山海關》

用物税則

一用物税，貨内有按箱折合疋數、斤數、把數者，如緞紗每大箱作五十疋科算，絹每箱作七十五疋科算，夏布每箱作一百二十五疋科算，黄白絲每箱作一百斤科算，紙扇每箱作一千把科算。有按馱折合疋數、條數者，如紬每馱作一百五十疋科算，紬巾、手帕每馱作一千五百條科算。有按捆折合疋數、張數、條數者，如褐子每捆作三十九科算，獾皮、貉皮、獾皮每捆各作二百張科算，各色氈毯每捆作二十五條科算。有按塊折合疋數者，如平機布、各種白布，每塊各作三十疋科算。有按包折合斤數、條數者，如棉花每包作一百二十斤科算，麻布手巾每包作七百五十條科算，纓子每包作十斤科算。有按車折合疋數、條數、斤數、件數、張數、領數者，如串布，每大車作二千疋科算，氈屜，每車作二百條科算。棉線貨，每車作一百二十斤科算。鐵貨，每小車作一千五百斤科算。細磁器，每車作一百件科算。土磁器，每車作一千五百件科算。木梳櫛，每車作一萬四百十五張科算。葦席箔，每車作一百五十領科算。有按褡褳折合朵數、件數、斤數者，如翠花，每褡褳作一千朵科算。玉器，每褡褳作十五件科算。硝石貨，每褡褳作三十斤科算。有按張折合斤數者，如牛皮底，每張作二十斤科算。有按箕折合疋數者，如夏布，每箕作二十五疋科算。其應納税銀，各按後開細則輸納。

一緞、紬鸂鶒緞，每疋税四錢八分七釐五毫。　羽毛緞，每疋税二錢四分七釐五毫。線緞、蟒緞，每疋各税一錢八分七釐五毫。　粧緞，每疋税一錢二分七釐五毫。　線紬，每疋税一錢二分一釐二毫五絲。　倭緞、緞子片金，每疋各税九分七釐五毫。　帽緞，每疋税七分九釐五毫。　旛金，每疋税六分七釐五毫。　山紬，每疋税四分九釐二毫五絲。　大紬，每疋税四分三釐二毫五絲。　中紬，每疋税三分七釐二毫五絲。　小紬，每疋税二分五釐二

毫五絲。綿紬，每疋稅一分九釐二毫五絲。綾、羅大綾、秋羅，每疋各稅四分九釐二毫五絲。中綾，每疋稅四分三釐二毫五絲。小綾，每疋稅二分五釐二毫五絲。紗、絹紗，每疋稅五分五釐五毫。葛絹，每疋稅四分三釐二毫五絲。山東絹，每疋稅三分七釐二毫五絲。粉絹、屯絹，每疋各稅一分九釐二毫五絲。神袍絹、羅底絹，每疋各稅一分三釐二毫五絲。絨、褐大紅哆囉絨，每疋稅一兩四錢四分七釐五毫。小哆囉絨，每疋稅七錢二分七釐五毫。羢褐，每疋稅七分三釐二毫五絲。毛褐，每疋稅二分五釐二毫五絲。布大布，每百疋稅一兩一錢八釐三毫三絲。青平機布，每百疋稅九錢八分八釐三毫三絲。藍平機布，每百疋稅九錢二分八釐三毫三絲。中青布，每百疋稅八錢五分五釐六毫二絲。白平機布，每百疋稅八錢八釐三毫三絲。色串布，每百疋稅四錢二分三釐六毫二絲。乾機布、印花布，每百疋各稅三錢九分七釐五毫。大串布，每百疋稅三錢八分七釐六毫二絲。上葛布，每十疋稅三錢七釐五毫。白粗布，每百疋稅二錢七分七釐五毫。雙絲布，每十疋稅二錢二分二釐五毫。中葛布，每十疋稅一錢八分七釐五毫。下葛布，每十疋稅一錢二分七釐五毫。斜紋布、苧麻布，每十疋各稅一錢二分六釐二毫五絲。大白夏布、紅中夏布，每十疋各稅一錢二分四釐。中藍夏布，每十疋稅九分四釐。中夏布、小紅夏布、小藍夏布，每十疋各稅六分四釐。小夏布，每十疋稅三分四釐。蘭布，每疋稅一分二釐六毫二絲。纓緯、絲絮、繩線山繭，每百斤稅三錢一分。棉線，每百斤稅二錢四分二釐五毫。熟棉花，每百斤稅一錢五分二釐五毫。白絲，每十斤稅一錢二分九釐三毫七絲。黃絲，每十斤稅一錢一分一釐三毫七絲。棉花肉，每百斤稅九分七毫五絲。金線，每斤稅五分五釐。纓子，每斤稅五分。白綿，每斤稅一分二釐二毫。絹線、絲線，每斤各稅一分八釐九毫三絲。錢繩，每千條稅三釐一毫。【略】氈、毯線毯，每十條稅四錢三分二釐五毫。大氈，每條稅一錢二分一釐二毫五絲。中氈，羊毛花氈毯，每條各稅六分一釐二毫五絲。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六六《稅則・張家口》

用物稅則

一緞頭號錦緞、黑倭緞、天鵝絨緞，每疋各稅二錢。二號錦緞、剪絨緞，每疋各稅一錢。大號唐緞、官造緞、雲鶴緞、補緞，每疋各稅七分。三號錦緞、二號唐緞、閃閃緞、花緞、片金緞，每疋各稅五分。帽素緞、成伯緞，每疋各稅三分。綢大號潞綢，每疋稅三分。二號潞綢，每疋稅二分。三號潞綢、廠綢、蘭綢，每疋各稅一分。綿綢，每疋稅七釐。紗羅綾各色每疋各稅一分。絹八角絹，每疋稅三分。各色絹，每疋各稅一分。褐各色每疋各稅一分。布各色梭布，每筒稅五分。各色少布，每筒稅三分。大平機布，每疋稅二分。中平機布，每疋稅一分四釐。小平機布，每疋稅九釐。夏布、斜紋布，每疋各稅七釐。棉絨、線縷棉花，每包稅六分。金線，每百枝稅三分。絲線紅絨，每斤稅二分五釐。棉線，每斤稅一釐。【略】氈貨大達氈，每塊稅三分。中達氈，每塊稅二分。小達氈，每塊稅一分。紅白氈毯氊，每件稅一分。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六七《稅則・殺虎口》

用物稅則

一緞上上緞、片金緞、蟒緞、粧花緞、錦緞，每疋各稅三錢。倭緞，每疋稅一錢二分。上緞，每疋稅一錢。中緞，每疋稅八分。下緞，每疋稅五分。綢大潞綢、絲綢、土綢、廠綢，每疋各稅三分。小潞綢，每疋稅一分。紗廣紗，每疋稅一錢。各色紗，每疋稅三分。羅每疋稅三分。綾各色綾，每疋稅三分。時綾，每疋稅一分。絹屯絹，每疋稅三分。杭細絹，每疋稅二分。串絹、大花絹，每疋各稅一分。小花絹，每疋稅五釐。毯毯、褐子每疋各稅三分。羢姑羢，每疋稅二錢。織羢片，每塊稅三分。栽羢，每疋稅一分。布大梭布，每筒稅五分。小梭布，每筒稅三分。葛布、羅布，每疋各稅二分。夏布，每疋稅一分。斜紋布、大布，每疋各稅五釐。小布，每疋稅三釐。又鋪襯布，每駄稅三分。棉絮、纓線棉花，每大包稅一錢，小包稅六分。絲線每斤，雨纓每斤，各稅五分。棉線、棉子，每斤各稅三分。紐金線，每大包稅五釐，小包稅三釐。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六七《稅則・歸化城》

用物稅則

一緞上上緞、片金緞、蟒緞、粧花緞、錦緞，每疋各稅三錢。倭緞，每疋稅一錢二分。上緞，每疋稅一錢。中緞，每疋稅八分。下緞，每疋稅五分。紬大潞紬、絲紬、土紬、廠紬，每疋各稅三分。小潞紬、串紬，每疋各稅一分。羅每疋稅三分。紗廣紗，每疋稅一錢。各色紗，每疋稅三分。綾各色綾，每疋稅三分。時綾每疋稅一分。絹屯絹，每疋稅三分。杭細絹，每疋稅二分。又花絹，每疋稅一分。小花絹，每疋稅五釐。毯毯、褐子每疋各稅三分。羢姑羢，每疋稅一錢。織羢片，每塊稅三分。栽羢，每疋稅一分。布大梭布，每筒稅五分。小梭布，每筒稅三分。葛布、羅布，每疋各稅二分。夏布，每疋稅一分。斜文布、大布，每疋各稅五釐。小布，每疋稅三釐。又鋪襯布，每駄稅三分。棉絮、纓線棉花，每大包稅一錢，每小包稅六分。絲線、雨纓，每斤各稅五分。棉線、棉子，每斤各稅三分。紐金線，每大包稅五釐，小包稅三釐。氈毯羢氈、大紅氈毯子每條，大達氈每塊，各稅三分。氈每條，中達氈每塊，毛苫單每條，各稅一分。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六八《稅則・坐糧廳》

用物稅則

一緞錦大紅緞，每疋落地稅五分六釐，起京稅二分一釐。緞，每疋落地稅二分八釐八毫，起京稅一分八毫。彭緞每疋，遍地錦每疋，落地各稅二分八釐，起京各稅一分五毫。上帽緞，每疋落地稅二分四釐，起京稅九釐。中帽緞，高麗緞，每疋落地各稅二分，起京各

稅七釐五毫。下帽緞，每疋落地稅一分二釐，起京稅四釐五毫。紬綾線綢，各色綾，每疋落地各稅二分四釐，起京各稅九釐。絲綢，每疋落地稅二分，起京稅七釐五毫。光綾，每疋落地稅一分六釐，起京稅六釐。潞綢，上綿綢，每疋落地稅一分二釐，起京稅四釐五毫。中綿綢，每疋落地稅九釐六毫，起京稅三釐六毫。下綿綢，上綢，每疋落地各稅八釐，起京各稅三釐。紗羅大紅結羅，每疋落地稅四分八釐，起京稅一分八釐。大紅紗，每疋落地稅二分四釐，起京稅九釐。南京色羅，每疋落地稅一分二釐八毫，起京稅四釐八毫。銀條紗、湖羅，每疋落地各稅一分二釐，起京各稅四釐五毫。南京色紗、蘇紗、長安羅，每疋落地各稅九釐六毫，起京各稅三釐六毫。絹色花絹、雙絲熟絹，每疋落地各稅一分六釐，起京各稅六釐。福絹，每疋落地稅一分四釐四毫，起京稅五釐四毫。黃熟絹，每疋落地稅一分二釐，起京稅四釐五毫。生絲小絹，羅底絹，每疋落地各稅九釐六毫，起京各稅三釐六毫。自生絲絹，小連褁絹，每疋落地各稅六釐四毫，起京各稅二釐四毫。絨蘭州絨，每疋落地稅二分四釐，起京稅九釐。線絨，每疋落地稅九釐六毫，起京稅三釐六毫。氈紅氈，白氈，每條落地各稅六釐四毫，起京各稅二釐四毫。黑氈，每條落地稅四釐，起京稅一釐五毫小黑氈，每條落地稅二釐四毫，起京稅九毫。布絲布，廣葛布，每疋落地各稅八釐，起京各稅三釐。正葛布，每疋落地稅六釐四毫，起京稅二釐四毫。大闊機布，乾布，雲布，草葛布，每疋落地各稅四釐八毫，起京各稅一釐八毫。黃葛布，大白夏布，軟白夏布，洗白夏布，上夏布，上絲夏布，建寧夏布，真青大夏布，大官機布，白鎮布，白家機布，每疋落地各稅四釐，起京各稅一釐五毫。大梭夏布，大紅夏布，色官機布，每疋落地各稅三釐二毫，起京各稅一釐二毫。藍庸寧布，每疋落地稅二釐八毫，起京稅一釐五絲。青串二布，每疋落地稅二釐五毫六絲，起京稅九毫六絲。青大串布，綠大串布，大紅串布，中紅夏布，色上海串二布，色上海布，白庸寧布，才藍綿布，紫花布，印花布，苧麻布，每疋落地各稅二釐四毫，起京各稅九毫。蕪湖中青布，每疋落地稅二釐一毫六絲，起京稅八毫一絲。青中串布，藍平機布，平湖布，連機夏布，中夏布，小夏布，小紅夏布，江西土夏布，每疋落地各稅二釐，起京各稅七毫五絲。白上海串布，每疋落地稅一釐七毫六絲，起京稅六毫六絲。藍大串布，青小布，小紅串布，綠小串布，粗平機布，蕪湖小青布，藍乾機布，白平機布，把夏布，每疋落地各稅一釐六毫，起京各稅六毫。乾機布，藍小串布，每疋落地各稅一釐四毫四絲，起京各稅五毫四絲。白大串布，每疋落地稅一釐三毫六絲，起京稅五毫一絲。白小串布，馬市小青藍白布，富屯夏布，每疋落地各稅一釐二毫，起京各稅四毫五絲。吉陽夏布，每疋落地稅一釐四絲，起京稅三毫九絲。茅麻布，每疋落地稅九毫六絲，起京稅三毫六絲。順昌布，藍包皮布、書方夏布、蘇布，每疋落地各稅八毫，起京各稅三毫。絲綿、線縷湖絲，每百斤落地稅一兩二錢，起京稅四錢五分。粗絲，每百斤落地稅八錢，起京稅三錢。絨線，每十斤落地稅一錢二分，起京稅四分五釐。棉花，每百斤落地稅六分四釐，起京稅二分四釐。荒棉，每十斤落地稅三分二釐，起京稅一分二釐。金線，每斤落地稅二分四釐，起京稅九釐。湖棉，每斤落地稅一分二釐，起京稅四釐五毫。上絲綿，每斤落地稅六釐四毫，起京稅二釐四毫。中絲綿，每斤落地稅四釐八毫，起京稅一釐八毫。綿線，每斤落地稅八毫，起京稅三毫。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六九《稅則・天津關》

用物稅則

一用物稅則內，如色平機布、藍平機布、白平機布、紫花平機布、印花平機布、漂白平機布、色乾機布、藍乾機布、白乾機布、立機布、冷布、青藍串布、白串布、雙丈布、小漂白布等物，稅銀正扣，津扣俱以九四扣折收。【略】

一錦片金，每疋稅三錢。紫白錦，每疋稅六分。緞羽毛緞、倭緞，每疋各稅四錢。蟒緞、二色錦緞，每疋各稅三錢。粧花緞、通海緞、閃緞，每疋各稅二錢。線緞，每疋稅一錢七分。色緞，潞緞，繭緞，每疋各稅一錢五分。紬紅線紬、雪花錦紬，每疋各稅一錢七分。寧紬、澤紬、溫紬、宮紬，每疋各稅一錢五分。牛郎紬、通海紬，每疋各稅一錢。大潞紬，每疋稅九分。繭紬，每疋稅八分。中潞紬，每疋稅六分。花素紬、饒紬、小潞紬，每疋各稅四分。綿紬，每疋稅三分。喜紅潞紬，每疋稅二分。綾白綾、色綾、機綾，每疋各稅六分。紗羽毛紗，每身稅三錢。二色錦紗，每疋稅二錢。色紗、葛紗，每疋各稅一錢。春紗、縐紗，每疋各稅八分。紡紗、生花紗，每疋各稅四分。冰紗、銀條紗、神袍紗，每疋各稅三分。漆紗，每疋稅二分。羅生羅、秋羅、軟羅，每疋各稅六分。絹八甲絹、畫絹，每疋各稅六分。色絹，素絹，每疋各稅四分。裏絹，屯絹，每疋各稅三分。神袍絹，每疋稅二分。絨褐大鵝絨每疋，哆囉呢，猩猩氈每身，各稅四錢。羊毛褐子，每十疋稅三錢四分。剪絨，每疋稅三錢。姑絨，紅小絨，氈氆氌，每疋各稅二錢。羊絨，每疋稅一錢五分。絨褐，每疋稅一錢二分。把子絨，每疋稅七分。布青藍串布，每百疋稅六錢八分。白串布，色飛花布，每百疋各稅六錢二分。白飛花布，每百疋稅五錢六分。絲布、雲布，每十疋各稅三錢四分。白夏布、永春布，每十疋各稅一錢五分。色平機布，每十疋稅一錢三分。藍平機布，每十疋稅一錢二分。白平機布，每十疋稅一錢。色乾機布，每十疋稅九分。藍乾機布，每十疋稅八分。白乾機布、立機麻布，每十疋各稅六分。蚊帳布每十疋，貢葛、廣葛、海葛，哆囉蘇每疋，各稅五分。冷布，雙丈布，浜布每十疋，洋布，女兒布，蘭布，春布每疋各稅四分。羅紋布，草葛，湖南葛，山東葛，後天葛，青麻葛，每疋各稅三分。口袋布，色麻布，斜文布，絨布，搭連布，色夏布，苧麻布，每疋各稅二分。紫花平機布，印花平機布，漂白平機布每疋，小漂白布每二疋，各稅一分。絲絮、繩線羊絨，駝絨，每百斤各稅六錢。佛手柑線繩每百副，棉線繩每百斤，稅二錢。黃絲，每十斤稅一錢七分。棉花，每百斤稅一錢五分。棉花肉，蠶繭，每百斤各稅一錢二分。絲絃每斤，金線每斤，各稅九分。有子棉花，每百斤稅五分。絨線，青棉絲，絲線繩，每斤各稅三分。白絲，湖綿，每斤各稅二分。棉花線，棉線，紅頭繩每斤，棉線杯每二斤，琴絃

每三副，各稅一分。氈毯紅大絨氈、戲毯每條，絨轎圍每頂，各稅四錢。驢毛小花毯，每十床稅三錢四分。大花毯，每床稅三錢。紅中絨氈、大白絨氈、粗白大毛氈每條，氈轎圍每頂，各稅二錢。中花氈每床，棉線毯每十床，各稅一錢五分。牛絨氈片每身，色絨氈包，紅鞍罩每個，各稅一錢二分。紅小絨氈、中白絨氈、粗白小毛氈、絨桌氈每條，氈片每身，棕氈每十條，小紅絨衣包每個，各稅一錢。粗毛氈包，每十個稅六分。小白絨氈、毛桌氈每條，小紅毛衣包每個，靴裡氈每床，帽裡氈每十塊，各稅五分。羊毛毯，每條稅二分。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七〇《稅則・臨清關》

用物稅則

一緞紬粧花緞、蟒緞每疋各稅一錢三分。羽毛緞，每丈稅一錢二分。錦緞、倭緞，每疋各稅一錢一分一釐。仰素、局素二則等上緞，每疋各稅七分九釐。嗶嘰緞，每丈稅五分。八絲等中緞、線緞、閃緞、通海緞、線紬、寧紬、宮紬，每疋各稅四分八釐。洋縐紬，每疋稅四分六釐。五絲等下緞、繭紬、上紬，各色潞紬，每疋各稅三分二釐。紡紬，各色湖縐，每疋各稅一分九釐。各色濮院紬，每疋稅二分二釐。雙裙紬、毛搭紬，每疋各稅一分三釐。各色綿紬，每疋稅一分一釐。綾、羅、湖羅每疋，曹綾等各色十綾每疋，各稅三分二釐。西綾、杭綾、汁綾等各色中綾，每疋各稅二分九釐。秋羅，每疋稅一分九釐。畫絨，每疋稅六釐。紗、絹羽毛紗，每丈稅一錢。蟬紗、羽毛縐，每疋各稅八分。內造一則紗、西紗等上紗，每疋各稅三分二釐。府紗、戴機紗、廣紗等中紗，每疋各稅二分九釐。毛絹，每疋稅一分六釐。輕浆絹，每十疋稅一分五釐。縐紗、浩紗、葛紗、畫紗等下紗，碾光絹等上絹，每疋各稅一分三釐。畫絹，每疋稅六釐。絨褐哆囉呢，每丈稅一錢二分。漳絨，每疋稅一錢一分一釐。洗絨，每疋稅五分七釐。姑絨、撒喇絨，每疋各稅三分二釐。褐子每疋，羊毛氈邊織絨每十疋，各稅一分六釐。布斜紋布、刷絨布、毛青布，每十疋各稅六分三釐。染色中潤白布，每十疋稅五分一釐。中潤白布，每十疋稅四分八釐。印花布、小紅布，每十疋各稅三分二釐。染色大梭布、青夏布、生熟春布，每十疋各稅二分二釐。白大梭布、染色小梭布，機上白夏布，每十疋各稅一分九釐。白小梭布、土布，每十疋各稅一分六釐。染色小粗布、染色飛花布、染色粗麻布，每十疋各稅一分三釐。花絲布、素絲布，每疋各稅一分一釐。上葛布每疋，白粗麻布、小白粗布、白飛花布每十疋，各稅一分。永春夏布、石城夏布，每疋各稅八釐。中葛布，每疋稅五釐。絲、絮、纓緯、繩線湖絲、白絲，每十斤各稅九分五釐。黃絲、黃麻絲，每十斤各稅七分九釐。淨棉花，每百斤稅七分六釐。黃麻繩，每百斤稅六分三釐。各色雨纓，每斤稅四分八釐。洒絨帽綞每斤，絨裹棉花繩每十斤，各稅三分二釐。棕繩，每百斤稅二分九釐。蓑麻繩，每百斤稅二分五釐。雜色絲線，每斤稅二分二釐。絲絃，每斤稅一分九釐。有子棉花、舊棉花套每百斤，棉線每十斤，各稅一分六釐。湖綿每斤，綿繭每十斤，金線每千根，各稅六釐。絮繭，每十斤稅三釐。【略】氈毯猩猩氈，每丈稅一錢二分。絨氈，每條稅二分五釐。線毯，每條稅一分一釐。氈條，每條稅一分。毛毯，每條稅八釐。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七一《稅則・淮安關》

淮安正關用物稅則

一紬、緞、紗、羅、綾、絹緞紬，船裝四卷折一駄，計二百四十斤，稅八錢。紬緞，每驟計二百四十斤，稅七錢。緞子倭緞、繡戳紗緞套料、片金緞、銷金緞每四十疋，紗、羅、紬、絹、綾每六十疋，綿紬每五十疋，繭紬每五十疋，各稅四錢。又白緞子倭緞起，至綿紬止，在清江、淮城卸資者，正銀八折。布各色布，每驟計二十四筒，稅五錢四分。青藍雜色布十二筒折一擔，廣葛四十疋折一擔，草捲色布八筒折一擔，色水沙布八十疋折一擔，每擔各稅二錢七分。白布十二筒折一擔，蘇夏布一百二十疋折一擔，白興布十八帖折一擔，黃草布八十疋折一擔，水沙布八十疋折一擔，草捲白布八筒折一擔，山白布六十疋折一擔，東門潤布六十疋折一擔，生白布十二筒折一擔，崇明布六十疋折一擔，飛花布一百二十疋折一擔，每擔各稅二錢。絲絮、線緯、頭繩絲綿、絲線、黃白絲，每擔各稅四錢。絲綿在清江、淮城卸資者，正銀八折。帽纓、帽綞，每擔各稅二錢五分。棉線、蘇線，每擔各稅二錢。紅頭繩，每擔稅一錢七分。新棉花，每擔稅六分。子棉花、舊棉花，每擔各稅三分。【略】氈邑氈邑貨，每擔各稅二錢七分。

淮倉用物稅則

一紬、緞、紗、綾、絹各色緞、各色綾、各色紬、縐、紗片金，每疋各稅一分九釐三毫。各色紗、綿紬、繭紬、王莊輕紬、王綾、大官絹每疋，畫絹每二疋，各稅九釐六毫五絲。小生絹，每疋稅五釐七毫九絲。孝絹，每疋稅一釐九毫三絲。錦每疋稅九釐六毫五絲。氈邑氈、絨褐氈邑，每個稅五分四釐四毫。絨褐，羊絨，每疋各稅二分七釐二絲。褐杉，每疋稅一分九釐三毫。毛褐，每疋稅九釐六毫五絲。布曹綾布，每疋稅一分九釐三毫。絲布，每疋稅九釐六毫五絲。生紫花布、生漂白布、草捲白布、老扣夏布、新城夏布、永春布、羅布、漂白夏布、青長漂白夏布、崇明白布，每疋各稅四釐。扣紫花布、水沙布、山白布、改潤布、藤田夏布、漂白水沙布，每疋各稅二釐。大棉布、蘇布、浜布、葛布、青長夏布、中長夏布、春夏布、斜文布、生眼布、生白布，每疋各稅一釐九毫三絲。黃草布，每疋稅一釐。扣青藍紅綠布、嘉興布、飛花粗藍布、扣花紅布、印花布、扣漂白布，每疋各稅九毫七絲。小棉布、冷布、蚊帳夏布，每疋各稅九毫六絲五忽。絲絮、絨線、纓絲綿，每擔稅三錢八分六釐。湖州白絲，每擔稅一錢九分三釐。生黃絲、紅頭繩，每擔各稅九分六釐五毫。大紅線，每斤稅六分。淨棉花，每擔稅五分七釐九毫。扣線、五色絨，每斤各稅四分八釐二毫五絲。白絲鎖線，每斤稅三分一釐八毫一絲。子花，每擔稅二分八釐九毫五絲。皂條線，每斤稅二分三釐一毫六絲。木紅線，每斤稅二分。紅帽纓，每斤稅一分四釐。舊花，每擔稅一分三釐五毫一絲。【略】氈毯戲毯，每條稅一分九釐三毫。毯子，每條稅

九釐六毫五絲。紅白氈，每條稅五釐七毫九絲。

宿遷關用物稅則

一紬緞緞，每二箱一驟，紬，每四捲一驟，各重二百四十斤，各稅九錢。布粗白布，每捆三十三疋，稅一錢。色布每筒，蘇布每十疋，葛布每疋，各稅一分二釐。草葛，每疋稅三釐。絲絮、纓線纓子，每擔稅四錢。棉線、蘇線，每擔各稅一錢二分。淨棉花，每擔稅八分。子棉花，每擔稅四分。粗絲，每十斤稅三分八釐。絲線、絨線，每斤各稅二分。

【略】氈貨細氈貨，每驟稅九錢。粗氈貨，每驟稅八錢。

徐州關用物稅則

一錦天孫錦，每捲稅八分。屏錦，每疋稅三分。緞花素緞，每連稅一錢，每疋稅五分。屏緞，每連稅六分，每疋稅三分。紬䌷紬，每連稅八分，每疋稅四分。繭紬，每疋稅四分。綿紬，每疋稅二分。色紬，每疋稅一分七釐。闊素，每疋稅一分四釐。綾杭綾，每疋稅三分。晝綾，每疋稅二分。羅每疋稅三分。紗廣紗，每連稅八分，每疋稅四分。花紗，每疋稅三分。機紗，每疋稅二分。銀條紗，水紗，每疋各稅一分四釐。神袍紗，每疋稅二釐。湖縐每疋稅三分。絹京絹，本機絹，每疋各稅二分。板絹，每疋稅一分四釐。絨，褐絨，褐，每疋(各)納稅銀一錢。毛褐，每件稅一分四釐。織絨，每疋稅一分。毯氈每件稅四分五釐。布白布，每驢稅一錢九分，每捆三十五疋，稅七分。蘇布，每簍二十疋稅六分。標布，每帖稅二分。色布，每筒稅一分四釐。絲布，每疋稅一分二釐。興布，每帖十疋稅一分。葛布每疋稅六釐。斜文布，草葛，每疋各稅三釐。紅布，印花布，每疋各稅二釐。綿絮、繩線、纓緯紅頭繩，每擔稅二錢。白棉線，每擔稅一錢。淨棉花，每擔稅六分。子棉花，每擔稅三分。金線每百把，舊棉花每擔，各稅二分。絲綿，每斤稅一分五釐。帽緯、帽纓，每斤各稅一分二釐。絲綿，每斤稅一分。【略】氈毯羢氈每條，靴底氈每十塊，各稅二分。紅氈，每條稅一分四釐。白氈、毛毯，每條各稅一分。

廟灣口用物稅則

一紬繭紬，每疋稅五分。綿紬，每疋稅二分。土紬，每疋稅一分。紗土紗，每疋稅一分。絹土絹，每疋稅一分。布土葛布，每疋稅三分。細蘇布，每十疋稅二分五釐。中葛布，每疋稅二分。粗蘇布，每十疋稅一分五釐。細夏布，每疋稅六釐。細色冬布，每疋稅五釐。粗夏布、粗冬布、印花沙、緑紫花小藍布，每疋各稅四釐。色興小白布，每疋稅二釐。白興冷布，每疋稅一釐。綿絮、線縷頭繩、棉線、苧蘇線，每百斤各稅三錢。棉紗，每百斤稅二錢。淨棉花，每百斤稅一錢。子棉花每百斤稅三分。綿絮每百斤稅二分四釐。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七二《稅則・揚州關》

用物稅則

一紬緞紬緞，每大箱各稅一錢五分。紬捲每件，繭紬每捲，紬每小箱，各稅一錢。布草布，每箱稅一錢。葛布，每捲稅三分六釐。色布，每筒稅七釐。白布，每筒稅六釐。線絮纓絲線每擔，西纓每駄，各稅五錢。淨花，每包稅二錢。金線，每匣稅一錢。子花每包，舊花每擔，各稅五分。【略】氈毯氈貨，毯，褐，羊毛片，每駄各稅三錢。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七三《稅則・江海關》

用物稅則

一緞羽毛緞，每丈稅二兩。嗶嘰緞每丈，大紅緞、蟒緞、粧緞每疋，各稅一錢二分。上緞、錦緞，每疋各稅八分。倭緞，每疋稅七分。中緞、閃緞，每疋各稅六分。潞緞，每疋稅四分。錦柳條錦，每疋稅七分。上嘉錦，每疋稅六分。中嘉錦，每疋稅四分。紬牛郎紬，每疋稅二錢五分。西洋紬，每疋稅一錢。線紬，每疋稅八分。大紅縐紬，繭紬，每疋各稅五分。紡紬，花縐紬，寧紬，每疋各稅四分。花紬，中縐紬，每疋各稅三分。綿紬，每疋稅二分。土紬，每疋稅一分。綾，羅上綾，上羅，每疋各稅三分五釐。中綾，中羅，每疋各稅二分五釐。紗上廣紗，每疋稅八分。中廣紗，每疋稅六分。大紅縐紗，每疋稅五分。花縐紗，每疋稅四分。中縐紗，每疋稅三分。土紗，每疋稅一分。絹西洋絹，每疋稅七分。屯絹，每疋稅四分。絹，每疋稅一分六釐。土絹，每疋稅一分。猩猩氈每丈稅四錢。哆囉呢每丈稅三錢。羢，褐大紅姑羢，每疋稅一錢四分。姑羢，每疋稅一錢。剪絨，每疋稅六分。褐子，每疋稅二分。布大小緝布，烏卯布，烏灰布，每百斤各稅四錢。西洋斜文布，每疋稅一錢五分。大西洋葛布，每疋稅一錢。中西洋布每疋，長潤大布每十疋，各稅八分。細夏布，每十疋稅六分。細冬布，每十疋稅五分。粗冬布、粗夏布，每十疋各稅四分。上葛布，每疋稅三分。細蘇布，每十疋稅二分五釐。雲布、絲布、中葛布每疋，江陰、嘉興小布每十疋，各稅二分。粗蘇布，每十疋稅一分五釐。琉球粗葛布，每疋稅一分。絲絮、纓緯、線縷絲線、金線、絨緯，每百斤各稅二兩八錢。湖絲，每百斤稅二兩六錢。湖綿，每百斤稅一兩二錢。土絲，每百斤稅八錢。蠶絲，每百斤稅六錢。棉線、苧蘇線，每百斤各稅三錢。棉紗，每百斤稅二錢。淨棉花，每百斤稅一錢。上號雨纓，每斤稅五分。中號雨纓每斤，子棉花每百斤，各稅三分。棉絮，每百斤稅二分四釐。【略】氈毯氈貨，每百斤稅二錢。大羢條，每條稅二分。線毯、毛毯，每條各稅一分六釐。小羢條，每條稅一分。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七四《稅則・滸墅關》

用物小販稅則

一緞紬絨褐緞紬各七十五斤作一擔，繭紬、大絨各一百斤作一擔，每擔各稅二錢六分。

褐子每一百斤作一擔，每擔稅二錢二分。布興布每二百五十疋作一擔，平湖布、嘉善布、飛花布、揚庄夏布各一百六十疋作一擔，崇明布、葛布各六十疋作一擔，細布、夏布、色布、水紗布、濱布各一百二十疋作一擔，對布箱每二箱作一擔，以上每擔各稅二錢二分。牌包布、大者作一擔，小者七折折净，每擔稅同。網布每一百四十斤作一擔，孝布每一百六十疋作一擔，叉袋布每二百疋作一擔，每擔各稅一錢一分。舊布大包每二包，中包每三包，小包每四包各作一擔，每擔稅六分。凡以包折合擔數約重二百斤。纓緯、絲絮、線棉帽緯、絲線各七十五斤作一擔，帽纓子每一百斤作一擔，每擔各稅二錢六分。苧線每一百二十斤作一擔，每擔稅二錢二分。净棉花每一百四十斤作一擔，每擔稅一錢二分。有子棉花每一百六十斤作一擔，每擔稅一錢一分。絲吐蘭絮、舊緯各一百六十斤作一擔，每擔各稅七分。舊絮大包每二包，中包每三包，小包每四包各作一擔，每擔各稅六分。凡以包折合擔數約重二百斤。【略】氈每一百斤作一擔，每擔稅二錢二分。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七五《稅則・西新關》

西新關商稅則例

按舊刊稅册，覆加查核，如龍江、江東二司稅則内，刊有雙陸一項，係屬賭具，有干例禁，不應列入，謹從删除。又如布疋一項，龍江、江東二司有同一科則者，有各爲科則者，其布疋名色各有區分，獨羅布一項，兩司相同，稅則款下已載明羅布每疋稅四釐六毫，而兩司不同稅則款下，又載江東司羅布每疋稅六釐，殊屬重複牽混，謹將六釐一則删除。又如都稅司稅則内，羊皮兩條重見，前一條爲每百斤稅四分五釐六毫，後一條爲每十張稅六釐八毫，殊涉牽混，詳加查核，前一條應稱熟羊皮，後一條應稱生羊皮，以示區别，謹聲明添纂。其餘各物稅則，謹照原册，分類纂入。【略】

都稅司用物稅則

一緞、紬、紗、錦、綾、羅、絹、絨、褐朝衣蟒服補服套大紅緞、金花緞、蟒緞、倭緞、糙花緞、片金剪絨，每十疋各稅五錢七分。　上綾、錦每疋，紅氈毯每件，各稅二分二釐八毫。紬、緞、紗、羅、綾、絹每疋，粗毛褐、藍氈毯每件，各稅一分一釐四毫。　氈衣片每件，稅六釐八毫四絲。布色布，每百斤稅六分八釐四毫。　上等夏布、中白布，每百斤各稅四分五釐六毫。　中夏布、蔴布、苧布，每擔各稅二分二釐八毫。青布每十斤，細葛布每疋，各稅一分一釐四毫。絲絮、線縷、纓緯舊染緯頂，每十斤稅九分一釐二毫。　絲棉，每十斤稅七分九釐八毫。　舊帽緯、紅頭繩，每百斤各稅六分八釐四毫。　吐絲頭、棉花、棉紗、布骨署網線、線花，每百斤各稅四分五釐六毫。　白絲，每十斤稅三分四釐二毫。　纓子每斤，子棉花每擔，各稅二分二釐八毫。　紙金線、緯辮色絨，每斤各稅一分八釐二毫四絲。　土黄絲，每十斤稅一分一釐四毫。【略】氈毯氈條，每十床稅九分一釐二毫。　毛毯，每擔稅二分二釐八毫。　大毯、驢毛毯，每條各稅一分一釐四毫。　中毯，每床稅六釐八毫四絲。

龍江、江東二司用物稅則

一緞、紬、紗、錦、綾、羅、絹、絨、褐駝絨片，每疋稅一兩。　天鵝絨、納絨，每疋各稅二錢。　細毛褐，每十疋稅一錢五分。　絨貨每件，大駝絨褐每疋，各稅八分。　金緞、蟒、蝦、倭緞、糙緞、線絨，每疋各稅七分六釐五毫。　小駝絨褐每疋稅四分。　大紅縐紗，每疋稅三分八釐三毫。　把毯，每疋稅三分。　縐紬、雲紬、潞紬、納紬、繭紬、雙絲紬、杭羅、素羅、帽羅、上等羅緞，每疋各稅二分三釐。　顔色毛褐、細氈毯、細褐，每疋各稅二分。　寧紬、絲紬、上紗、廣紗、縐紗、懷素紗緞、上綾、花綾、杭綾、綾機、秋羅、上綾錦、中等羅緞、朝服絹、嘉興絹、潮福絹、屯絹、各色絹，每疋各稅一分五釐三毫。　茅山綾、粗氈毯、粗毛褐，每疋各稅一分。　官絹、杭絹、衢絹、頌絹、小絹、錦紬、黄石絹、黄絲草絹，每疋各稅七釐六毫五絲。　江寧下等輕紗、羅，每疋各稅六釐一毫二絲。　紗帽縐紗，每疋稅三釐六絲。　布福建絲布，每疋稅一分五釐三毫。　雲布、納布，每疋各稅七釐六毫五絲。　大青棉布、大紫花布、大梭布，每疋各稅六釐一毫二絲。　羅布、大藍布，每疋各稅四釐六毫。　中紫花布、中梭青布、中梭紅緑布、東門關布、寸頭布，每疋各稅三釐八毫三絲。　大棉布、中梭藍布、中梭絨色布、小捫青布、小扣青布、漂水布、新莊布、醬色布，每疋各稅三釐六絲。　草葛布，每疋稅三釐。　沙縣布、建平布、斜文布、平機布、小紫花布、小紅緑布、小藍月白布、水梭布、中梭布，每疋各稅二釐三毫。　小梭布，每疋稅一釐九毫二絲。以上兩司稅同。金谿安塘布，每捲計十八疋，江東司稅二分六釐，龍江司稅一分九釐八毫九絲。　細葛布，每疋江東司稅一分，龍江司稅七釐六毫五絲。　青夏布、官機布、白苧布、洗白布、漂白布、晒白布、邵武正色布，每疋江東司各稅六釐，龍江司各稅四釐六毫。　腰機夏布、家機夏布、改機布，每疋江東司各稅四釐，龍江司各稅三釐六絲。　粗葛布、土苧布，每疋江東司各稅三釐，龍江司各稅二釐三毫。　細蔴布、宣蔴布、大書倣布、漆布，每疋江東司各稅二釐，龍江司各稅一釐五毫三絲。　中長小夏布、大寧小夏布、小書倣布、香羅布、粗蔴布，每疋江東司各稅一釐，龍江司各稅七毫六絲五忽。　苧蔴藍月白布、家機藍月白布、改機漂白布、腰機漂白苧布，每疋江東司各稅六釐。　各連機布，照布加倍。　絲絮、線縷、纓緯紅纓，每百斤稅一兩六錢六分五釐。　大紅緯，每百斤稅一兩六錢。　白絲，每百斤稅六錢八分八釐五毫。　絲綿、土白絲，每百斤各稅五錢三分五釐五毫。　土黄絲，每百斤稅三錢六釐。　苧蔴線，每百斤稅二錢。　紙金線、絲線、線線、線彈，每十斤稅一錢六分。　氆氇線、棉繩，每百斤稅一錢。　廣東蠶絲、新棉花、舊棉花、棉紗、棉線、棉花絮胎、舊緯，每百斤各稅六分。　子棉花，每百斤稅二分。【略】氈毯氈條，每條稅一分六釐。　大毯、驢毛毯，每床各稅一分。　氈條，每個稅八釐。　中毯，每床稅六釐。

朝陽、聚寶二司用物稅則

一緞、紬、紗、錦、綾、羅、絹、褐上羅緞、縐紬、藕紬，每疋各稅二分三釐。　細毛褐，

每件稅二分。　絲紬、上紗、縐紗、上綾中緞、上綾錦，每疋各稅一分五釐三毫。　粗毛褐，每件稅一分。　杭絹、潮絹、綿紬、土花綾，每疋各稅七釐六毫五絲。　輕紗、輕羅，每疋各稅六釐一毫二絲。　布香羅布、粗麻布，每十疋各稅一分一釐五毫。　雲布，每疋稅七釐六毫五絲。　青夏布、漂白夏布，每疋各稅六釐九毫。　大梭緑布，每疋稅六釐一毫二絲。　家機夏布，每疋稅四釐六毫。　中梭緑布每疋，小梭白布每二疋，各稅三釐八毫三絲。　粗葛布，每疋稅三釐四毫五絲。　漂水布、大棉布、小扣青布、中梭藍布，每疋各稅三釐六絲。　建平布、中梭白布、小梭緑布、小梭色布、小紫花布、宣麻布，每疋各稅二釐三毫。　絲絮、線縷、纓緯白絲，每百斤稅六錢八分八釐五毫。　絲綿、土白絲，每百斤各稅五錢三分五釐五毫。　土黄絲，每百斤稅三錢六釐。　醬網線，每擔稅一錢一分五釐。　棉花、棉紗、棉線、舊帽緯，每擔各稅六分九釐。　子棉花，每擔稅二分三釐。　白蠟每條，稅八釐。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七六《稅則・鳳陽關》

鳳陽大關水販用物稅則光州商貨稅則附

一布藍布每捆三十五疋，蔴布每大捲六十疋，葛布每捲六十餘斤，各稅一錢二分。宜黄布，每捲四十疋至五十疋，稅八分。　白布，每大捆三十三疋稅八分，每中捆二十四疋，稅六分。　光州商販青藍布，每捲三十五疋，稅六分。　光州商販夏布，每捲二十斤，稅一分二釐。　棉絮、絲線絲，每百斤稅二錢四分。　棉線貨，每大把六十斤，稅六分，每中把四十斤，稅四分。　苧蔴線，蔴績每六十斤，净棉花每四十斤，有子棉花每八十斤，湯藥每一百二十斤，各稅四分。【略】氈貨每大包九十斤，稅一錢二分，每中包六十斤，稅八分。

鳳陽大關旱販用物稅則

一羯褐大絨，每疋稅五分五釐二毫。　褐子，每疋稅八釐二毫。　布葛布，每捲稅六分一釐。　夏布，每捲稅三分九釐。　苧麻布，每十疋稅三分二釐。　土紫花布，每疋稅六釐二毫。　土白布，每疋稅三釐。　細麻布，每疋稅二釐五毫六絲。　小苧布，每十疋稅二釐四毫。　蚊帳布、粗麻布，每疋各稅二釐一毫。　馬市布，每疋稅一釐八毫。　黄草布，每疋稅一釐六毫。　塘墅布、浜布，每疋各稅一釐五毫。　冷布，每疋稅一釐。　棉絮、繩線棉紗頭繩，每百斤稅四錢。　蠶繭、苧麻紗，每百斤各稅八分。　净棉花，每百斤稅四分六釐。　苧線每十斤，舊絮胎每百斤，各稅二分。　有子棉花，每百斤稅一分六釐。　棉線，每十斤稅八釐六毫。【略】氈毯氈線毯，每十條稅二分六釐。　雜毛線毯，每條稅一分二釐。　大雜毛毯，每條稅八釐。　大氈條，每床稅六釐五毫。　中雜毛毯，每條稅四釐。　小氈條每床，白氈每條，各稅三釐三毫。　小雜毛氈，每條稅二釐五毫。

臨淮口旱販用物稅則

一緞廣緞，每駄稅一兩八錢。　江寧緞，每駄稅一兩一錢。　蘇杭緞，每駄稅六錢。　閃緞、糙花緞、片金緞，每疋各稅一錢一分四釐。　上緞，每疋稅五分。　次緞，每疋稅三分四釐二毫。　紬　雜販紬，每疋稅六分五釐。　中紬，每疋稅一分八釐。　上潞紬，每疋稅一分五釐。　次潞紬，每疋稅七釐八毫。　下紬紬，每疋稅六釐二毫。　紗廣紗，每駄稅一兩八錢。　江寧紗，每駄稅一兩一錢。　上紗，每疋稅二分二釐。　次紗，每疋稅一分四釐。　羅每疋稅二分二釐。　綾上綾，每疋稅二分一釐。　中綾，每疋稅一分八釐。　下綾，每疋稅一分二釐。　絨　絨、褐剪絨、抹絨，每疋各稅一錢一分四釐。　褐，每疋稅一分。　布廣葛，每駄稅一兩。　蘇松扣布，每騾駄稅六錢。　上白布，每大捲稅八分，每小捲稅四分。　漆布，每捲稅六分五釐。　粗袋布，每擔二捆稅四分。　色布，每筒十疋，稅三分。　白標布、生漂布，每筒十疋，各稅二分四釐。　飛花布、興布，每帖十疋，馬市布、江陰布，每筒十疋，各稅二分。　雲布，每疋稅一分。　斜紋布、上葛布，每疋各稅六釐八毫。　中葛布，每疋稅四釐八毫。　下葛布，每疋稅三釐二毫。　印花布、紫花布、大白布、夏布，每疋各稅三釐。　細麻布，每疋稅二釐五毫。　紅花布，每疋稅二釐四毫。　黄草葛，每疋稅一釐六毫。　塘墅布、粗夏布，每疋各稅一釐五毫。　冷布、孝布，每疋各稅一釐。　纓緯、絲絮、繩線蠶絲、蠶綿，每駄各稅六錢。　棉紗線，每百斤稅二錢。　水棉紗，每百斤稅一錢二分八釐。　净花，每百斤稅四分六釐。　髮繩，每百條稅四分。　纓子，每斤稅二分五釐。　上線，每斤稅二分三釐。　苧線每十斤，故花每百斤，各稅二分。　子花，每百斤稅一分五釐。　中線，每斤稅一分三釐。　金線，每斤稅一分二釐。　絲線，每斤稅一分。　下線，舊線，每斤各稅八釐。【略】氈毯氈貨，每騾駄稅三錢。　紅氈，每床稅六釐五毫。　白氈，每床稅三釐二毫。　線毯、毛毯，每條各稅二釐六毫。

長淮口水販用物稅則

一布徐州布每百疋，亳州載來者，稅一錢二分。　土白布每捲，正陽載來落地及過載者，各稅六分九釐，懷遠載來落地者，稅五分七釐，亳州載來落地者，稅五分三釐，懷遠、亳州載來卸載過載者，各稅一分六釐。【略】氈貨正陽、懷遠載來者，每兩箱重一百八十斤，稅二錢四分。亳州載來者，每包稅五分。

爐橋口旱販用物稅則

一布標布，每大包稅四分，每小包稅二分。　葛布、黄草布、夏布、白布，每大捲各稅四分，每小捲各稅二分。　棉絮净花，每百斤稅四分。　子花，每百斤稅一分五釐。　舊花每百斤稅一分。

盱眙口旱販用物稅則澗溪口同

一緞　雜販緞，每大箱稅九錢，每中箱稅六錢，每扁二扁即一大箱。稅四錢五分，每匣二匣即一扁。稅二錢二分五釐。閃緞、倭緞、(裝)(粧)花緞、片金緞，每疋各稅一錢一分。　上緞，每疋稅五分。　中緞，每疋稅三分四釐。　下緞，每疋稅二分五釐。　紬

雜販紬，每大箱，每大捲稅四錢，每中箱，每中捲，每扁二扁即一大箱。各稅二錢，每小捲，每匣各稅一錢，每疋稅一分。寧紬，每大箱稅九錢，每中箱稅六錢，每扁稅四錢五分，每匣稅二錢二分五釐，每疋稅一分七釐。線紬、潞紬，每箱各稅六錢，每扁各稅三錢，每匣各稅一錢五分。蘭紬，每馱稅六錢。上蘭紬，每疋稅二分五釐。中蘭紬，每疋稅一分八釐。綿紬，每疋稅一分二釐。上潞紬、線紬，每疋各稅一分。次潞紬，每疋稅七釐。下蘭紬，每疋稅六釐。紗廣紗，每大箱稅九錢。每中箱稅六錢，每扁稅四錢五分，每匣稅二錢二分五釐。蘇紗，每箱稅六錢，每扁稅三錢，每匣稅一錢五分。上紗，每疋稅一分七釐。中紗，每疋稅一分四釐。下紗，每疋稅八釐五毫。綾、羅每箱稅六錢，每扁稅三錢，每匣稅一錢五分，每疋稅二分二釐。絹　雜販絹每箱稅六錢，每扁稅三錢，每匣稅一錢五分。屯絹，每馱稅一兩二錢，每疋稅一分八釐。生絹，每疋稅七釐。畫絹，每幅稅四釐。絨褐剪絨，抹絨，每疋各稅一錢一分。織絨，每疋稅二分。褐，每疋稅八釐二毫。刷片，每疋稅八釐。布漆布，每捲一百疋，稅六分五釐。白梭布，每筒十疋，稅二分六釐。馬市布，白粗布，江陰布，每筒十疋，各稅二分。飛花布，興布，每帖十疋，各稅一分五釐。雲布每疋，口袋布每十疋，各稅一分。斜紋布，上葛布，每疋各稅六釐八毫。中葛布，每疋稅四釐八毫。陸墓布，每疋稅四釐五毫。下葛布，每疋稅三釐二毫。色布，印花布，紫花布，苧夏布，每疋各稅三釐，落地每疋各稅二釐。白標布，紅花布，每疋各稅二釐四毫。白土布，每疋稅二釐三毫。浜布，每疋稅二釐。黃草布，每疋稅一釐五毫。塘墅布，粗苧布，每疋各稅一釐五毫，落地每疋各稅一釐。粗麻布，孝冷布，麻袋布，每疋各稅一釐。纓緯，絲絮，繩線絲線，每馱稅一兩，每箱稅五錢，每扁稅二錢五分，每匣稅一錢二分五釐，每斤稅一分。絲，每百斤稅六錢四分，每箱稅四錢。蠶綿，每百斤稅四錢二分。金線每十斤，棉紗線，苧線每百斤，各稅二錢。水綿紗，每百斤稅一錢二分八釐。淨棉花，每百斤稅四分六釐。纓子，每斤稅二分五釐。上緯，每斤稅二分三釐。故花，每百斤稅二分。子花，每百斤稅一分五釐。中緯，每斤稅一分三釐。下緯，每斤稅八釐。【略】氈毯紅氈，線毯，每條各稅六釐五毫。白氈毯，雜毛毯，每條各稅三釐。

亳州口旱販用物稅則

一緞　雜販緞，每箱稅九錢，每扁稅四錢五分，每小扁，每匣各稅二錢二分五釐。蟒緞，閃緞，倭緞，粧花緞，片金緞，每疋各稅一錢一分四釐。上緞，每疋稅五分。中緞，每疋稅三分四釐二毫。下緞，每疋稅二分五釐六毫。紬　雜販紬，每箱稅六錢，每扁，每中捲各稅三錢，每匣，每小扁，每小捲各稅一錢五分。寧紬，每箱稅九錢，每扁稅四錢五分，每小扁，每匣各稅二錢二分五釐。上蘭紬，每疋稅二分五釐。中蘭紬，每疋稅一分八釐。色紬，上潞紬，線紬，每疋各稅一分五釐。次潞紬，每疋稅七釐八毫。下蘭紬，綿紬，每疋各稅六釐二毫。紗　雜販紗，每箱稅九錢，每扁稅四錢五分，每小扁，每匣各稅二錢二分五釐。上紗，每疋稅一分七釐。中紗，每疋稅一分四釐。下紗，每疋稅八釐五毫。綾，羅，綢，每箱稅六錢，每扁稅三錢，每匣稅一錢五分，每疋稅二分二釐。絹　雜販絹，

苧布、會昌葛布，每疋各稅四釐。會昌葛布，每疋計長三丈五尺，如連機照加長算。粗夏布、粗葛布、細夏布、小白梭布、水梭布、顏色小布、中白梭布、小紫花布、小松青布、漂水布、大梭布、大斜文布、小斜文布、大紫花布、大青布、松江顏色細布，每疋各稅三釐五毫。沙縣布、金溪安堂布、焦布、潮布、漆布、粗麻布，每疋各稅二釐。又本關土著色布，每疋稅四釐。又裕溪口崇明布，每疋稅五釐。裕溪口色白庄布，每疋稅二釐。纓綽、絲絮、繩線絲線、紅黑纓、綽，每擔各稅一兩。絲綿，每擔稅六錢。紅頭繩，每擔稅五錢。白絲，每擔稅四錢。土黃絲，每擔稅三錢五分。麻線、棉線，每擔各稅三錢。棉紗，每擔稅二錢。舊綽棉絮胎、葛筋、苧麻繩，每擔各稅一錢。棉皮花，每擔稅六分。舊棉絮、黃麻繩，每擔各稅四分。子棉花，每擔稅三分。又本關土著絲絨、綿線，每斤各稅四釐。又裕溪口棉皮花，每擔稅五分。裕溪口子棉花，每擔稅二分五釐。【略】氈毯洋毯，每條稅一錢。戲氈每條，驢毛片每擔，又每百片，大號單每床，各稅四分。大氈單、氈條，每條各稅二分。大毛毯、線毯，粗小氈單，粗小氈條，每條各稅一分。羢片，每十個稅八釐。中毛毯每條，桌氈每塊，各稅五釐。氈片，每十個稅四釐。又本關土著羢片，每百個稅四分。本關土著氈片，每百個稅二分。本關土著氈條，每條稅八釐。本關土著毛毯，每條稅四釐。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八三《稅則・浙海關》

瀝海口用物稅則

一絹下絹，每十疋作八疋，稅六分四釐。小生絹，每十疋作八疋，稅八釐。棉絮有子棉花，每百斤作八十斤，稅三分二釐。

頭圍口用物稅則

一該口出口緞、紬、綾、羅、紗、布，各每百疋折作六十疋科稅，絲每百斤折作六十斤科稅。

一緞、紬、綾、羅、紗上緞，每折實六十疋，往寧、紹、台、温者，稅六兩，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三兩三錢二分二釐。中緞，每折實六十疋，往寧、紹、台、温者，稅四兩二錢，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二兩五分二釐。下緞，每折實六十疋，往寧、紹、台、温者，稅二兩四錢，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一兩五錢三分六釐。繭紬，每折實六十疋，往寧、紹、台温者，稅二兩四錢。上綾，每折實六十疋，往寧、紹、台、温者，稅一兩七錢四分，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一兩七錢九分二釐八毫。中綾，每折實六十疋，往寧、紹、台、温者，稅一兩五錢，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一兩二錢九分六釐。下綾，每折實六十疋，往寧、紹、台、温者，稅一兩二分，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七錢六分八釐。上羅，每折實六十疋，往寧、紹、台、温者，稅一兩五錢，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二兩五錢六分八毫。中羅，每折實六十疋，往寧、紹、台、温者，稅一兩八分，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二兩四分九釐六毫。下羅，每折實六十疋，往寧、紹、台、温者，稅七錢二分，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一兩二錢九分六釐。上杭膠紗，每折實六十疋，往寧、紹、台、温者，稅一兩二分，由長江往閩、廣者，稅八錢四分，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一兩二分四釐八毫。中杭脫紗，每折實六十疋，往寧、紹、台、温者，稅八錢四分，由長江往閩、廣者，稅同。下杭膠紗，每折實六十疋，往寧、紹、台、温者，稅五錢四分，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五錢一分三釐六毫。綿紬，每折實六十疋，往寧、紹、台、温者，稅九錢，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七錢二分。上絲紬，每折實六十疋，往寧、紹、台、温者，稅六錢，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九錢六分。布三梭布，每折實六十疋，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五錢一分三釐六毫。二梭布，每折實六十疋，由長江往閩、廣者，稅四錢八釐。色梭布，每折實六十疋，往寧、紹、台、温者，稅三錢六分。上布，每折實六十疋，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三錢二分四釐。中串布，每折實六十疋，往寧、紹、台、温者，稅二錢四分，由長江往閩、廣者稅同。次布，每折實六十疋，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一錢八分四釐八毫。小串布，每折實六十疋，往寧、紹、台、温者，稅一錢二分，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一錢二分九釐六毫。絲絮上絲，每折實六十斤，往寧、紹、台、温者，稅八錢四分，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五錢一分四釐五毫六絲。土絲，每折實六十斤，往寧、紹、台、温者，稅四錢二分，由長江往閩、廣者，稅三錢八分四釐。淨棉花，每百斤往寧、紹、台、温者，稅八分，由長江往閩、廣者稅同。氈毛氈，每條往寧、紹、台、温者，稅四釐。

乍浦口用物稅則

一緞、紬、綾、羅、紗出口緞，每箱四十五疋至五十疋不等者，作下緞三十三疋，稅一兩三錢二分。出口繭紬，每件四十疋，稅一兩六錢。出口綾，每件五十五疋，稅九錢三分五釐。出口土絲紬，每件一百疋作八十疋，稅八錢。出口羅，每件八十疋作下羅六十疋，稅七錢二分。出口棉紬，每件四十疋，稅六錢。出口杭膠紗，每件五十疋作下杭膠紗四十疋，稅三錢六分。布出口色梭布，每件一百疋作八十疋，稅四錢八分，八十疋作六十疋，稅三錢六分，六十疋作四十疋，稅二錢四分。出口細梭布，每件係一百疋者，作八十疋，稅四錢，係八十疋者，作六十疋，稅三錢，係六十疋者，作四十疋，稅二錢。出口粗布，每件二十疋，粗麻布，每件三十疋，各稅六分。出口小串布，每件二十疋，稅四分。絲絮、纓綽、繩線出口絨線綽，每件一百斤作八十斤，稅一兩六錢。出口土絲，每件一百一十斤，往閩、廣者，稅七錢七分。出口棉紗頭繩，每百斤作八十斤，稅三錢二分。出口紅雨纓，每十斤作八斤，稅二錢四分，黑纓兩作一，稅同。出口金線，每大匣作七斤，稅一錢四分，每小匣作五斤，稅一錢。出口木棉紗，每百斤作八十斤，稅九分六釐。出口淨棉花，每件連包一百二十斤，往臺灣、廣東者，作八十斤，稅六分四釐，往興化者，每百斤作七十斤，稅五分六釐，往泉州者，每九十斤作六十斤，稅四分八釐。氈毯出口雜毛線毯，每件作十二條，稅一錢四分四釐。出口毛氈，每件作三十三條，稅一錢三分二釐。

家子口、江埠口、白橋口用物稅則

一棉絮出口有子棉花，每百斤往本省者，作九十斤，稅三分六釐，往閩省者，作八十斤，稅三分二釐。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八五《税則・夔關》

用物税則

一緞、綢、紗、錦、綾、羅、絹、絨、褐羽毛緞，每正税九錢。猩猩氈，每件税四錢五分。洗絨，哆囉呢，姑絨，每正各税二錢四分。片金蟒緞、粧緞、嗶嘰緞、蟒紗，每正各税一錢八分。上緞、嘉錦，每正各税一錢五分。廣紗、通海緞、下片金、亮紗，每正各税一錢二分。中緞、倭緞、剪絨、虎斑絨，每正各税九分。下緞、京絹、縐紬、線紬、洋紬、氈片、天生錦，每正各税六分。杭羅、生羅、巴紬，每正各税四分五釐。綾子、寧紬、畫絹、杭紬、濮院紬、潞紬、川紬，每正各税三分六釐。絹子、繭紬，每正各税三分。白機紗、綿紬、褐子，每正各税二分四釐。羅底絹，每正税一分八釐。裏絹、織絨，每正各税一分五釐。綵紬，每正税一分二釐。毽毯，每度税六釐。牛絨，每度税四釐八毫。布大布，每捲税一錢八分。漢庄白小布，每捲税一錢二分。捫青布，每筒税九分。巨布、白巨布，每筒各税六分六釐。絲布，每正税二分四釐。葛布、羅布，每正各税一分八釐。雲布、繭布、斜紋布，每正各税一分五釐。草葛布，每正税一分二釐。夏布，每正税七釐五毫。印花布、雜色布，每正各税六釐。小紅布，每正税四釐五毫。絲絮、線縷、纓緯絲線、絨線、紅絲纓、雨纓、金線，每斤各税三分。絲每斤，絲綿每斤，各税一分八釐。苧麻線、綿線、綿紗、葛紗、頭繩，每斤各税三釐六毫。棉花，每斤税一釐八毫。麻線，每斤税一釐五毫。【略】毽毯上氈、上毯，每條各税一分二釐。中氈、中毯，每條各税九釐。線毯、下氈、下毯，每條各税六釐。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八六《税則・打箭爐》

用物税則

一緞蟒緞，每正税三錢六分。大緞，每正税三錢。粧緞，每正税二錢四分。花緞，每正税二錢五分。閃緞，每正税一錢二分。巴緞袍料，每件税四分五釐。巴緞褂料，每件税三分六釐。錦大錦，每正税一錢二分。小錦，每正税六分。天孫錦，每正税四分五釐。片金，每正税一錢八分。綾大綾，每正税四分五釐。中綾，每正税三分六釐。小綾，每正税二分四釐。綢川綢、綿綢、繭綢，每正各税四分五釐。裏綢，每正税二分四釐。剪絨每正税二錢四分。姑絨每正税四分五釐。褐每正税二分四釐。氆氌每個税七分五釐。布標布、捫青布、廣布、節頭開布，每正各税一分二釐。改機布每足，蠻絲布每件，各税九釐。開布、板摺布、叶布，每正各税六釐。蠻布，每件税二釐四毫。絲絮、纓緯絲綿，每斤税四分五釐。紅纓子、絲綿每斤，大藏綿每個，各税三分六釐。大棉貨，每個税一分二釐。白纓子、棉花、棉線，每斤各税六釐。【略】毽毯藏毯每床，紅絨邊每個，各税四分五釐。細毯、白絨邊，每個各税三分六釐。氈毯，每條税一分二釐。毛毯每床，卜里貨每個，氆氌每根，各税九釐。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八七《税則・粵海關》

用物税則

一緞、紬、紗、錦、綾、羅、絹、絨、褐天鵝絨，每正税四兩。各色緞、紬、紗、錦、綾、羅、絹、錦粧緞、金緞、織花紅緞、姑絨、剪絨、零絨、洒線料，每百斤各税二兩二錢。土綿紬、土紗、土絹、土絨、織絨，每百斤各税一兩八錢。羽緞每丈，褐子每百斤，各税一兩。羽紗，每丈税六錢。番牛朗、各色頭鞋、喇洋金緞，每丈各税五錢。各色番頭襪每丈，小絨每丈，各税三錢。嗶嘰緞、番毡，番斜紋洋剪絨每丈，交趾絹、西洋紬絹每正，各税一錢五分。布繡梭布、繡斜紋布，每百斤各税二兩二錢。梭布、夏布、雲布、葛布、波羅蘇每百斤，一等西洋布每正，各税五錢。斜紋布，交趾粗花布，每百斤各税四錢。棉布、油布、幔布，每百斤各税三錢。二等西洋布、柳條布、裹裘布，番斜紋布，番布幔，繡布幔，每正各税二錢二分。蘇布，每百斤税二錢。西洋葛布，海葛每正，羽布每丈，各税一錢五分。番邊，每正税一錢。西洋粗布，每正税五分。琉球粗葛布，每正税一分。絲絮、纓線湖絲、絲經，每百斤各税五兩四錢。烏纓，每百斤税三兩。洋金線、洋銀線、金線、線絨，每百斤各税二兩二錢。天鹽絲、洋絲、土線，每百斤各税一兩八錢。土絲、縱土絲、湖綿、番紅綿紗，每百斤各税一兩。波羅蘇料，每百斤税四錢。雨纓，每十斤税三錢。棉花、花絨，每百斤各税一錢五分。金銀線，每斤税一錢。帶子棉花，每百斤税七分五釐。【略】毽毯大皮花毯、西洋大氈，每張各税一兩。中皮花毯、西洋中氈、西洋毛毯、西洋小氈，係剪絨錦花被面者，每張各税五錢。土氈，每百斤税四錢。氈條，每百斤税三錢。線毯，每百斤税二錢。小皮花毯、洋白氈、西洋小坐氈，每張各税一錢。大戕條，每條税六分。小戕條，每條税三分。

用物免徵則沿海貿易，小船照數免税。興販大洋者，仍照則徵收。

一綿絮線縷布料每百斤，棉線每百斤，各税三錢。麻線，每百斤税二錢。新棉胎，每百斤税一錢五分。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八八《税則・太平關》

太平、遇仙兩關橋上水用物税則

一紬、緞、紗、綾、羅、絹潮紬、皺紗、絲紬、綾、羅、絹，每百斤各税三兩一錢四分二釐。紗緞，每百斤税一兩七錢二分六釐。布波羅葛布，每百正税一兩八分六釐。蕉布，每百斤税三錢二分八釐四毫。梭布，每百正税七分八釐。黄草布，每十正税二分八釐二毫。蘇布，每百斤税二分七釐六毫。線布、斜布，每正税九釐。夏布，每正税七釐八毫。絲絮、絨線絲線、絨線，每百斤各税三兩一錢四分二釐。絲吐，每百斤税七錢五分。淨花、棉線，每百斤各税一錢八分六釐。金線，每百斤税一錢五分。

太平遇仙兩關橋下水用物税則

一紬、緞、紗、羅、綾、絹綵緞、宫妝、畫彩、潞紬，每百斤各税三兩一錢四分二釐。

草緞，每百斤稅二兩五錢。紬、綾、緞、絹、羅、紗，每百斤各稅二兩四錢三分四釐。棉紬，每百斤稅七錢二分四釐。褐每百疋稅一兩八錢二分二釐。布棉布，每百疋稅四錢五分五釐。梭布，每百疋稅二錢七分七釐。西洋布，眉公布，每十疋各稅一錢四分八釐。雲布、夏布、福生布、太倉布，每十疋各稅七分六釐。絲絮、絨線、纓絨線、絲線，每百斤各稅三兩一錢四分二釐。紅絨、紅緯、帽絨、紅黑纓，每百斤各稅二兩五錢。黃川絲，每百斤稅一兩八錢二分二釐。湖絲，每百斤稅一兩四錢三分二釐。絲棉、蠶繭、絲吐，每百斤各稅七錢二分四釐。黃草絲每百斤，絨片每百塊，各稅三錢六分四釐。淨花、棉線、新棉絮，每百斤各稅一錢八分四釐。圓金線，每百斤稅一錢四分八釐。子花，每百斤稅七分六釐。舊棉絮，每百斤稅四分。【略】氈毯氈毯，每百條稅一兩四錢四分四釐。氈包，每二個折氈一條，氈小坐褥，每四塊折氈一條，氈條每百條，各稅一兩一錢五分四釐。粗毛毯，每百條稅三錢六分四釐。氈片，每百塊稅一錢八分四釐。

太平、遇仙兩關橋續定用物稅則

一錦每百斤稅二兩二錢。哆囉呢每件稅二錢。嗶嘰緞每件稅一錢。姑絨每百斤稅三兩。毯氈每件稅三分。布毛布，每百疋稅一兩八錢二分二釐。繭布，每百斤稅一兩八錢。線布，每百疋稅九錢。氈桌氈每二百塊，氈底每四百塊，各稅一兩一錢五分四釐。

滄光廠上水用物稅則

一絲、綿、紬每十斤稅六分。布青布、斜文棉布、各色布每二十個，葛布每百斤，各稅一錢五分。油墩布，每十個稅一錢二分。蕉布、蔴布，每筒計二十個，各稅一分。絨線、剪絨條、土繭、絲紬條每十斤各稅三分。

滄光廠下水用物稅則

一緞、紬、綾、絹每斤各稅二分六釐。褐每件稅一分五釐。布油墩布，每筒十個，稅一錢二分。小梭布，每筒稅九分。絨綿、絲絮黃繭絲，每百斤稅一兩七錢四分。絲綿、傘絨，每百斤各稅九錢。淨花，每百斤稅一錢五分。草絲，每百斤稅一錢。綿絮，每百斤稅九分。子花，每百斤稅四分。湖絲，每斤稅三分。【略】氈貨氈條，每張稅一分二釐。

滄光廠續定用物稅則

一錦每百斤稅二兩二錢。紗羅每百斤稅一兩六錢二分三釐。姑絨每百斤稅二兩。毯氈每疋稅二分。布毛布，每百疋稅一兩二錢一分五釐。帽緯每百斤稅一兩七錢三分四釐。【略】氈氈片，每百條稅七錢七分。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八九《稅則・潯南廠》

用物稅則

一哆囉呢、嗶嘰、猩猩氈每十身各稅一兩九錢，南北同。緞錦緞、莽緞、閃緞、片金緞、粗花緞，每十疋各稅一兩五錢，南北同。彭緞，每疋潯稅六分五釐。紅緑草緞，每疋潯稅四分。紬、綾線紬，每疋潯稅六分五釐。綾，通花紬，每疋各稅五分，南北同。各色湖紬，每疋寧稅三分三釐，潯稅三分。絲紬，每疋潯稅三分。綿紬，每疋潯稅二分八釐。碎紬，每斤寧稅二分八釐，潯稅二分二釐。白絲邊土綿紬，每疋寧稅二分五釐，潯稅二分二釐。繭紬，每疋北稅一分，南稅一分四釐。紗、羅紗、綺、羅，每疋潯稅四分，寧稅一分五釐。羅、斗紗，每百條寧稅二分六釐，潯稅二分四釐。絹交絹，每十疋稅五錢，南北同。福絹，每疋潯稅四分，寧稅一分五釐。氈片、絨、褐氈片，每十身稅一兩五錢，南北同。褐子、織絨，每十疋各稅四錢，南北同。天鵝絨，每疋潯稅一錢五分。布小青布，每百疋稅二錢五分，南北同。絡布，十六斤作一百丈，寧稅一錢三分，潯稅一錢二分。眉公布，每疋寧稅二分八釐，潯稅二分二釐。各色夏布，每疋潯稅一分一釐，寧稅二釐。資州葛布，每疋寧稅一分，潯稅九釐。各色棉布，每疋北稅五釐，南稅四釐五毫。絲絮、纓緯帽緯、金線、京絨，每十斤各稅五錢，南北同。綿紗，每百斤寧稅三錢五分，潯稅三錢二分。淨花，每百斤潯稅二錢四分。葛蔴，每百斤寧稅一錢四分，潯稅一錢二分。蠶絲，每百斤寧稅一錢二分，潯稅一錢。子花，每百斤潯稅六分。紅纓，每斤稅五分，南北同。絲線，每斤潯稅三分。棉胎，每張稅一分五釐，南北同。各色土絨，每斤潯稅一分，寧稅同。氈毯氈條、線毯、毛毯，每張各稅八釐，南北同。

載齡等《清户部則例》卷九〇《稅則・梧州廠》

用物稅則

一緞、綢、紗、羅羽緞，每身稅二錢三分四釐。嗶嘰緞，每身稅一錢四分四釐。倭緞、色緞、潞綢、線綢、紗、羅每疋，羅、斗紗每百方，各稅四分。絲綢，每疋稅三分。褂料，每件稅二分七釐。草緞、潮綢、棉綢，每疋各稅二分。暨紗、漆紗，每截各稅一分五釐六毫。神紅綢，每疋稅九釐六毫。絹每疋稅四分。絨、褐哆囉絨，每身稅三錢九分。剪絨，每疋稅八分。牛絨、羊絨、絲毯褐，每疋各稅四分。布大紅布，每百疋稅一兩四錢四分。青夏布，每百疋稅一兩六分。花紅布，每百疋稅九錢六分。絡布，每百斤稅二錢八分八釐。吉達布，每疋稅三分一釐二毫。細葛布，每疋稅二分四釐。眉公布、土絲布，每疋各稅二分。青棉布、斜紋布、標布、紫花布、粗葛布，每疋各稅一分九釐二毫。葛巾，每條三尺者作粗葛布算。竹布，每十件稅一分五釐六毫。色白綿布，每疋稅一分四釐四毫。神紅布，每疋稅九釐六毫。監白夏布、蕉布，每疋各稅七釐七毫。絲絮、纓緯棉紗，每百斤稅三錢六分。花絨，每百斤稅三錢二分。葛蔴，每百斤稅二錢八分八釐。子花，每百斤稅一錢四分四釐。馬纓，每大包稅七分八釐，每小包稅四分七釐，每斤稅六釐二毫。色線，每百斤稅七分八釐。金絨線每斤，大絨每百斤，各稅七分八釐。舊綿絮，每百斤稅五分一釐五毫。絨線，每斤稅三分一釐二毫。絲線、蠶絲、帽緯、絲綿、弦

線，每斤各稅三分。葛紗，每十斤稅二分三釐四毫。蘇線，每十斤稅一分九釐三毫。粗土絨，每斤稅一分五釐六毫。

官修《清會典》卷九〇《内務府・廣儲司》　凡頒賞則辨其等。蒙古王公、札薩克、台吉及西藏等，進貢馬、駝、海東青、鷹、鶻、鵰、獵犬、鱘鰉魚、野猪、熏猪、熊、麅、鹿、麅雉、湯牛、湯羊、風羊、鹿尾、乳腐、乳油、乳酒、乳餅、乳皮、香牛皮、猞猁猻皮、藏棗、阿墨棗、喀齊杏、喇古爾椀、鳥槍、腰刀、黑白芸香、紅黄藏香、大天花蘑菇、鹿角、麅角、野羊、黄羊、小刀、手帕、毯氊、延壽果、緞、氆氌、鎖子甲、硇砂、玻璃、金銀器皿等項，俱視物之等次，酌量銀數折賞。其達賴喇嘛、呼圖克圖等，俱折賞上用蟒緞、粧緞、片金、官用緞。公主等俱折賞上用緞、官用緞。蒙古王以下，札薩克、頭等台吉、塔布囊以上，俱折賞官用緞、彭緞、海龍皮。頭等台吉以下人員，俱折賞毛青布，如銀數多者，亦折賞官用緞、彭緞。京城大臣並察哈爾旗下侍衛商都達布遜諾爾及達里岡愛人等，俱折賞上用緞。每上用緞一，抵賞銀十二兩，蟒緞一，抵賞銀二十四兩，粧緞一，抵賞銀三十三兩，片金一，抵賞銀十八兩，暗花宫紬素緞一，抵賞銀十兩，官用暗花素緞宫紬一，抵賞銀七兩，彭緞一，抵賞銀五兩，毛青布一，抵賞銀八錢，海龍皮一，抵賞銀三兩。貢皮者賞緞，貢緞者賞皮。管轄圍場之蒙古親王、郡王等，每人賞上用蟒緞一，大緞、彭緞各二。貝勒、貝子、公等，每人賞官用蟒緞大緞各一，緞二。和碩額駙、多羅額駙、固山額駙等，每人賞官用蟒緞一，緞一。札薩克、台吉、塔布囊等，每人賞官用蟒緞一，緞一。其索倫、察哈爾之善捕射人及鰲導兵丁等，每人賞銀七兩。槍手等，每人賞銀六兩。駕駝車夫並跟隨管圍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塔布囊之護衛官、役奴僕等，每人賞銀三兩。毛青布一。親王、郡王等快手，每人賞大緞、官用緞各二。貝勒、貝子、公等快手，每人賞大緞一，官用緞二。札薩克、台吉、額駙、閒散台吉等快手，每人賞大緞、官用緞各一。每次木蘭行圍，凡備燕入燕之蒙古親王、郡王等，每人賞上用蟒緞、大緞、彭緞各一，公主、格格、福晉等，每人賞上用蟒緞、大緞各一。【略】

賜幣、賜衣亦如之。每年冬季，昭西陵、孝陵、孝東陵、景陵、泰陵、泰東陵、裕陵、昌陵、昌西陵、慕陵、慕東陵、定陵、普祥峪、定東陵、惠陵，首領内監，每名給衣素、紡絲各一，毛青布五，棉花四斤。内監每名給彭緞、杭紬各一，毛青布四，棉花三斤。茶飯房頭目婦人，每名給硬紗一，高麗布二。茶飯房婦人，每名給屯絹、高麗布各一。慈寧宫新進内監喇嘛，初次各給染貂帽、藤涼帽、緞面羊皮褂、棉緞單緞單紗袍褂、毯氊、長袖大領衣、偏衫、禪裙、坐褥各一。嗣後三年一次給單紗棉緞袍褂各一。法淵寺學經内監，每人歲給細布棉襖袴各一。盛京長甯寺達喇嘛，歲給素黄緞面毯氊裏帽二，黄緞面綿紬裏鑲片金粧緞大領禪袍、褐子面毯氊裏黄素緞長袖大領衣、褐子禪裙、褐子千佛衣、紡絲裙、緞面片金領袖粧緞領彭緞裏科被、紡絲長褂、縐紬衫、褐子偏衫各一，毯氊面素緞鑲沿領袖齊肩衣、毯氊偏衫各二，鑲片金素緞面毯氊裏汗單一，倭緞韉、粧緞襪各一。格隆三人，每人給面緞裏帽一，緞面綿紬裏鑲片金粧緞大領禪袍、毯氊面素緞鑲沿領袖齊肩衣、褐子面毯氊裏素緞領長袖大領衣、毯氊偏衫、布裙、褐子禪裙、緞面片金領袖粧緞領彭緞裏科被各一。班第七人，每人給毯氊面素緞裏帽一，緞面綿紬裏鑲片金粧緞大領禪袍、毯氊面素緞鑲沿領袖齊肩衣、褐子面緞領袖毯氊里長袖大領衣、毯氊偏衫、褐子禪裙、布裙、緞面布裏片金領袖粧緞領科被各一。内庭各處坐更内監，每人歲給羊皮袍一，狐皮領一。三大殿及文華殿新進坐更内監，每人給狐皮帽一，狐皮領一。奉先殿茶飯房新進内監，每人給狐皮領一。欽安殿内監道士，每人春給細布二，冬給細布四，棉花一斤。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滿洲喇嘛四十人，每人給三綫布一，細布二，老羊皮七張，棉花八兩。每逾五年，關領一次。紫禁城内直班官員侍衛，每人給細面布裏隨氈條被褥一分。護軍校等，每人給隨氈條紡絲面布被，細布裏面褥一分。護軍拜唐阿，每人給細布裏面隨氈條被褥一分。領催披甲步甲校尉蘇拉，每人給布裏面被褥一分。每年十月初一日，鞾鼇羊皮。二月初一日，拆皮交庫。每五年一次更換。圓明園直班，乾清門侍衛等，各給紡絲被褥紗帳葛布褥單一分。其更換年分同。

凡典禮，給端罩朝服，既事而納之。每年遇有典禮，侍衛處應領皮端罩，朝衣，蟒緞袷朝衣，百壽蟒緞袷袍，並鑾儀衛上虞備用處武備院應領皮端罩，朝衣，蟒緞袷朝衣，樂部應領蟒緞袷朝衣，蟒緞袷袍，什榜處應領蟒緞袷袍，掌儀司應領祭先蠶壇女官蟒緞袷袍掛裙，坤寧宫祭神應用薩滿衣，俱按來文數目，由衣庫給發，用畢均繳回。

凡内庭之服用，以歲進者，皇后及妃、嬪以下，銀、緞、紗、紬、綾、布、貂皮、金綫、絨綫、棉花等物，皆按歲例恭進。皇子、皇孫福晉，及官女子，福晉下女子，各按歲例供備同。以月進者，【略】各辨其物而供焉。

皇子公主婚嫁，則備其儀。凡皇子聘娶福晉及側福晉，所用朝衣朝帽、金領約、鞓、珥、鐲、鈕扣、緞疋、皮張、棉花，並賞福晉之母金珥，朝衣、皮袍、金銀等項，俱據掌儀司奏准，咨文照數成造給發。公主格格等下嫁，所用朝冠，朝服，首飾，鞓、珥，領約，數珠，衣帽，被褥，帳幔，金銀，紬緞，布疋，絲絨，棉綫，脂粉，銅瓷器皿等項，俱據掌儀司咨文給予。遇喜事亦如之。皇子皇女生，應用素緞小枕，紡絲小枕罷套，緞紗汗單，紡絲帶，潞紬襠頭，布襠頭，布口袋，銅錫瓷器等件，據宫殿監督領侍傳交，照數供備。皇孫生，彌月，應用緞紬綾及杭紬、杭紬汗單。公主生子洗三，用金錁銀錁。九日上摇車，用琺瑯銀麒麟，紬襖，閃緞被褥，緞被褥，潞紬被褥，緞枕，潞紬襠頭，緞布汗單，布口袋。彌月，應用染貂皮帽，嵌珊瑚金串帶，緞棉袍褂，紬襖，糙緞襪，緞鞾，杭紬汗單，及銀緞紬綾紡絲，俱按例供備。其架鼕由武備院交進。格格生子及公主生女，亦各按例供備。【略】

緞庫，員外郎，三人。内一人，由户部保送兼攝。司庫，二人。副司庫，二人。庫使，十有三人。

掌幣帛之守藏。緞庫，儲緞、紗、紬、綾、絹、布。

官修《清會典事例》卷六九《盛京户部・支給服物》

支給服物

原定，三陵廚役，歲給衣服，飼牲人丁，歲給春秋衣服，三年給冬裘。本部匠

役、禮部廚役、取牛乳人、工部匠役，歲給衣服。本部庫軍、禮部校尉，三年給冬裘，官兵有虎皮送部者，官給彭緞，兵給布，虎皮解交户部。每年三陵應用，及給喇嘛虎爾哈、庫爾喀等，蟒緞十五疋，糙緞十疋，紅緞二十五疋，衣素五疋，紬五十疋，絹十疋，紡絲五疋，紗十疋，毛青布五千疋，麤細布千疋，紙六千二百張，金銀箔十萬張，茶葉八百六十斤，銀硃五十斤，移户部取給。

官修《清會典事例》卷一一九一《内務府庫藏》 敬神　順治初年定。【略】

敬神，用五兩重金二錠、五十兩重銀二錠，上用龍緞、襴龍緞、龍糙緞、片金緞、閃緞、倭緞、暗花緞、醬色緞、金黄緞，官用石青補緞，各一，毛青翠藍細布各二十，由掌儀司奏定日期，總管率銀庫、緞庫官，將金銀、緞布送進，交宫殿監内監等供設。敬神禮成，第三日宫殿監内監等送出，交會計司辦理。

又定，每年春秋二季，立杆大祭，用九色紬、綾、素夏布、棉綫、朝鮮貢紙、净竹料連四紙，染紙用槐子白礬及女朝衣二分，皆據司俎官來文給發。又定每年春秋二季，爲馬祭神，用紅色青色大潞紬、緑色小潞紬二等朝鮮貢紙、净竹料連四紙、棉綫、藍布等物，皆據司俎官來文給發。

又定，凡遇皇子分封，移徙之後，府中初次祭神，並造幔褥祭器等物，所用金銀緞布，據掌儀司奏定數目給發。【略】

又定，皇太子初次敬神，用金八兩，銀八十兩，緞八疋，布三十尺。

官修《清會典事例》卷一二一三《内務府・恤賞》 優恤舉子　雍正八年奉旨，會試時天氣尚寒，舉子衣單，可製造布棉袷被，每舉子各給一領禦寒，欽此。遵旨成造麤布厚棉袷被五千五百二十九領。每逢會試，據禮部來文，按人數給發，事竣仍繳庫收存，殘缺者，呈堂修補。

優恤内監及執事人役　順治初年定，宫殿門及陵寢首領太監、太監等，歲給緞布衣帽有差。

又定，治辦奉先殿祭品廚役等，每四年給子羊裘一領。

康熙十六年定，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文華殿首領太監、太監等，計七年一次，每年給羊皮七張、布六疋半。如係新進太監，給狐皮帽一頂、狐皮領一條，由廣儲司領取，皮韜一雙，由武備院領取。木作、瓦作、裱作首領太監、太監等，計四年一次，每人給羊皮七張、布六疋半，如係新進太監，給狐皮帽、狐皮領及皮韜，俱如前例。二十八年議准，内管領下，掌管内外事男婦及各項匠役採蜜壯丁游牧處男婦等，歲給布棉羊皮有差。

又議准，贊祀婦長，每人歲給官用緞、光素緞、青素緞、官紗小潞紬、綾、紡絲、杭紬各一。贊祀減青素緞，餘同。

又議准，内監僧道，均給予四季衣服。

又議准，歲給守陵首領太監，每名官用青素緞、紡絲各一，毛青布五，棉四斤。内監每名彭緞、杭紬各一，毛青布二，棉三斤。茶膳房婦長，每名官紗二，朝鮮貢布二，婦人每名屯絹一，朝鮮貢布一，皆據掌儀司開明人數，由緞庫、委庫使二人，移付都虞司，委領催一人，驍騎四人，送往分給。

又定，歲給内廷各處坐更太監，每人布面羊裘一，或折麤布一，棉花八兩，狐皮領一，據宫殿監來文給發。

奉先殿、茶膳房新進太監應給羊裘狐皮領，據掌儀司移付廣儲司給發。

雍正三年奏准，圓明園内承應水手，每名春夏給單布衣一襲，秋冬給棉布衣一襲，每五年各給羊裘一，狐皮帽領各一。

優恤陵寢員役

原定，東陵、西陵官役，遇婚喪，均給恩賞銀，每歲終，將用過銀數，報府覈銷。

又定，執事婦人太監，歲給紬布紗棉有差，由掌儀司按例移文廣儲司領給。【略】

優恤直班官兵

雍正七年奏准，紫禁城内直班侍衛官員兵丁，凡一千一百八十八人。侍衛官員，各給紬面布裏被褥氈條一分。護軍校等，各給紬面布裏被細布褥一分。護軍各執事人，各給細布被褥氈條一分。領催驍騎步軍校尉服役人，各給布被褥一分。每年自十月初一日，輪以羊皮，至二月初一日，拆皮繳庫，被褥二年一漿洗，五年一更換。

八年奏准，圓明園直班乾清門侍衛等，給予紡絲被褥紗帳葛布褥二十二分，漿洗修換均照前例。【略】

校射賞賚

康熙十二年定，凡奉旨校射，領侍衛内大臣及侍衛等，有射十矢，中九矢者，賞鞍馬一。中八矢者，賞蟒緞一、緞一。中七矢者，緞一、紬一。中六矢者，洋緞一、紬一。中五矢者，彭緞一、紬一。中四矢者，緞一。三旗内府護軍領催驍騎槍手等，中一矢一槍者，賞銀五錢。中十矢十槍以下，八矢八槍以上者，加賞弓一張，折銀三兩。

十三年定，三旗内府護軍校護軍等，有射十矢中八矢以上者，賞緞一、紬一、弓一。中七矢者，緞一、紬一。中六矢者，緞一。中五矢者，洋緞一。中四矢者，彭緞一。中三矢者，紬一。中二矢者，布三。中一矢者，布二。

十五年定，内府三旗佐領内管領下，官員護軍驍騎等，校試騎射步射，皆列優等者，賞内用緞一、骲箭一。步射優而騎射中等，騎射優而步射中等者，賞官緞一。或止騎射優，或止步射優，或騎射步射皆中等者，賞洋緞一，或彭緞一。或止騎射中等，或止步射中等者，賞紬一。槍手放槍三次全中者，賞彭緞一，中二次者，布二，中一次者，布一。

十九年定，三旗内大臣侍衛，有射十矢中九矢者，賞蟒緞一、緞三。中八矢者，蟒緞一、緞二。中七矢者，緞三。中六矢者，緞二。中五矢者，緞一。中四矢者，彭緞一。

二十年定，領侍衛内大臣侍衛等，射十矢全中者，賞蟒緞一、緞四，餘照十九年之例賞給。

乾隆十六年定，凡遇聖駕巡幸，扈從王公大臣御前較射，應賞緞疋，據領侍衛内大臣來文頒給。

外藩朝貢賞賚

順治初年定，蒙古札薩克等，進貢馬駝，分别等次，馬作價自一百三十兩至十兩有差，駝作價自六十兩至十五兩有差，均折給緞疋。

康熙十四年奏准，歸化城居住之喇嘛蒙古等貢馬，均折半賞給。

二十三年奉旨，嗣後歸化城喇嘛進貢，不必折半給賞，餘仍折半給賞，欽此。遵旨議定，蒙古貢物，折銀不及二兩五錢者不賞外，西藏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喀爾喀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均折給上用龍緞、糙緞、片金緞、大緞、官用紬緞。公主，均折給上用緞、官用緞。王以下，扎薩克台吉塔布囊以上，均折給官用緞、彭緞、水獺皮等項。一等台吉以下，均折給毛青布，如價值多者，亦折給官用緞、彭緞。

又定，朝鮮、安南、琉球、暹羅等國進貢方物，均折給蟒緞、綵幣緞、絹、紗、布，及來使緞、布有差。

又奏准，每年萬壽、冬至、元旦朝貢，每次賞朝鮮國王五等貂皮百張，上用糙緞四，緞九。賞來使上用緞一、帽緞一、彭緞一。【略】

貢馬賞賚

國初定，大臣侍衛有貢獻馬匹者，均令估計，賞銀緞有差。

康熙八年諭，嗣後大臣侍衛進馬，應賜羣者，先令請旨，再議估價值。

乾隆七年奉旨，嗣後凡進貢馬，經朕賜名號者，進貢馬入，賞給内庫上用緞四疋，著爲例。

十年奉旨，察哈爾貢馬，嗣後每匹作銀二十兩，折賞大緞二疋。

道光二十一年奏准，蒙古王公台吉等進馬一匹，賞銀十兩，折給官緞花紡絲、綾各一疋，由理藩院移咨内務府領給，該院將收到日期數目備文知照内務府，以憑覈對。

修書賞賚

順治十八年議准，玉牒告成，賞總裁纂修官表裏，由禮部咨緞庫給發。

康熙十一年議准，實録告成，賞給監修、總裁、總裁纂修官表裏，與玉牒告成同。

同治元年諭，現值天氣嚴寒，實録館人員，朝夕恭纂書籍，著加恩於例支柴炭外，十一月、十二月、正月，每月賞銀五十兩，在廣儲司支領。

賞給送果員役

乾隆十四年奏准，跑送鮮果庫使等，一日能跑二百五十里至二百八十里者，爲二等，賞官用緞一疋，能跑二百八十里以外者，爲一等，於應升之處列名。

又奏准跑送鮮果庫使，一日能跑二百八十里外又能多跑者，爲一等，於應升之處列名外，仍賞緞一疋。

優恤高年

康熙二十五年議准，内府三旗佐領下人，年九十以上曾出仕者，男婦各賞緞二，未仕者，銀各二十兩。八十以上，本身出仕，及其父母妻各緞一、彭緞一，未出仕者，銀各十五兩。七十以上者，本身出仕，及其父母妻各緞一、綾一，未仕者，銀各十二兩。内大臣、散秩大臣，年高者，給蟒緞一。

席裕福、沈師徐《清政典類纂》卷一一六《市易四》〔乾隆〕二十七年，甘肅布政使造册開報大略，附載於左：

闢展向無市集，近日或用貨物易換，或用銀錢糴買米麪，因時貴賤無定價，所用斗，每一斗合京斗二斗，秤一斤十六兩。

庫車城中有買賣街，往來客商並各處回民交易。

阿克蘇，凡買賣貿易，俱七日一集，城市鄉村，男婦咸集，彼此以有易無，近亦有用銀交易者，如米糧、牛羊、布匹等物，各鄉村運至本城買賣，設有牙行，名達勒拉勒。其税十分抽一。如本城人運至各城界上買賣，亦憑經紀而不征其税。别有密圖瓦里伯克專管買賣田産諸務。如回部各城至外番貨買物件，無税無定期，攜至本城方起税，有巴濟吉爾伯克管理。

烏什，每七日，在城中空處設集，貿易一次。城鄉男婦，俱入集場，以馬、牛、羊、雞等畜，及布匹、衣服、糧石、菜蔬，一切雜物，彼此交易。

葉爾羌，以稻、麥、大麥、高粱、豆黍并絹、布，馬、牛、驢、羊等物，定價交市。和闐，以麥、蕎麥、高粱、黍并絹、布，馬、牛、驢、羊等物，定價交市，諸物雜糧及馬畜俱用錢買，馬畜俱由葉爾羌、喀什噶爾販賣。

喀什噶爾之市名曰巴雜爾，七日爲期，各村男婦聚其貨物相交易，無經紀牙行。其糧則麥麩、高粱、糜黍，其貨則牛、馬、驢、羊、布匹，價亦因時增減。糧之多寡，以查拉克計數。查拉克者，內地十斤也。貨之貴賤，以大小長短爲衡。如瓜果、蔬菜、草束、柴薪之屬，均倣此交易。又喀什噶爾俗以織布爲業，常以布與布嚕特安集延霍罕等處貿易馬、牛、驢、羊諸畜。《通考》

張德堅等輯《賊情彙纂》卷六《僞禮制・僞服飾》 賊由西粵至長沙，尚皆布衣藍縷，縫數寸黃布於衣襟以爲記號，囚首垢面，鶉衣百結者，比比皆是。即首逆洪秀全、楊秀清等，亦止紅袍紅風帽而已。打仗則短衣赤足，取其登涉輕便。故擄來之人，無論士農工商，必先褫其衣冠履襪，惟以包巾分別新舊與尊卑。兵及新擄之人，皆紮紅巾，僞官與老長髮則包黃巾，旅帥以下黃布巾，以上黃綢巾。拖長一寸，官大一級。百姓男女，概令包藍布巾。逮陷武漢繁華之區，錦繡山積，賊逐户搜括，所得鮮衣華服，貂褕狐裘，雖覺華麗可喜，然多不能辨識，於是有裂婦女紅藍裙褲以帕首者，拆金繡挽袖以繫腰者，有賊婦而著男子馬褂，穿厚底鑲鞋者，有男賊而著婦人濶袖皮襖者，更有以雜色織錦被面及西洋印花飯單裹其首者，青黃紅緑，錯雜紛披，醜惡之態，難以言喻。擄得貂狐綢緞長衣，必齊腰剪斷，改作窄袖小襟短襖，或改對襟坎肩，以數疋紅緑綢縐纏於腰際，帶頭拖至足跟。若珠毛灰鼠之衣，則著諸帖體；海龍紫貂之袖，則用以抹桌。粵西女子，雙足如漆，多有不著鞋襪，不著裙者，插戴滿頭珠翠，壓首難勝，披裹數重綾絹，懷挾纍纍金銀，形同孕腹。擄得幼童貌美者，僞官得之謂之公子，衆賊得之謂之老弟，週身皆著花繡，以抄得香珠、玉佩、手鐲、指環及荷囊、扇袋之類，懸帶於腰項襟袖之間，行動則金玉撞擊，鏗鏘有聲，且使之顛狂跳擲，以爲笑樂。時當雪後泥淖，以被褥帳幔之屬鋪墊通衢，其單夾紗羅衣衫，一時無用，則各僞府用以鋪地，往來踐踏，略不顧惜。至韓帽領袖並剪賸半截衣，及一切銅錫瓷器，隨處拋棄，填塞溝池，巷道幾滿。然其時僞職尚少，惟以風帽分別職級，無職老賊並無風帽，僞王親戚戴全紅風帽，其餘僞官皆紅風帽，以黃邊寬狹定官職之大小，另用白綾一小塊，或寫或繡，揭其官銜，如正將軍或副將軍三字，標於帽額正中。賊目風帽遂改用全黃，如洪、楊、各僞王則戴繡龍黃風帽於內，上戴龍鳳金冠。全擄戲班行頭，以爲僞服，如黃色龍袍、龍帽，則僞王分用，紅袍、紫袍、金盔，則丞相以下自分等次攫取，蓋彼時尚無金繡諸匠作爲之執役也。

由武昌下竄船隻多載婦女，羣賊皆各攜刀械陸行。始愛衣飾華美，儘數背負，既而力不能勝，則沿途拋擲。久之，身若重裘過燠，汗出力綿，舉前截改之短衣一並撩棄。賊過之後，衣衫被褥，狼籍原野，如此暴殄，實曠古所無。

迨至江寧，乃錦繡緞疋出產之區，其繁華更勝於湖北。賊於是又變易其服飾，更張其僞制。平時戴風帽，有喜慶朝會大事則戴盔，名之曰角帽，故有典角帽銜。其僞王等角帽，又名金冠，僞官角帽，又名朝帽。自洪逆以下，金冠皆以紙骨爲之，雕鏤龍鳳，黏帖金箔，即戲班盔頭也。洪逆冠如圓規紗帽式，上綴雙龍雙鳳，鳳嘴左右向下，銜穿珠黃綬二掛，冠後翹立金翅二，冠前立花繡冠額一，如扇面式，亦繡雙龍雙鳳，上繡滿天星斗，下繡一統山河，中留空格，鑿金爲「天王」二字。楊逆朝帽如古制兜鍪式，左右各一龍，其中近上立一鳳，盔頂豎一纓槍，四圍皆珠寶纓絡，冠額則繡雙龍單鳳，中列金字僞銜。韋、石兩逆之冠如楊逆式，但上改纓槍爲小黃繖蓋，周圍拖排綬珠絡。韋逆帽額亦繡雙龍單鳳，中綴僞銜。石逆帽額則一邊繡一蝶，上繡單鳳，中列僞銜。楊逆單鳳棲於雲中，韋逆單鳳棲於山岡，石逆單鳳棲於牡丹花上，此僞王金冠朝帽之制也。僞國宗朝帽同各僞王式，如韋姓則從韋逆之制，但額字必標明某國伯、某國兄。僞侯、僞丞相朝帽，如無翅正方紗帽式，亦係紙骨帖金，上綴雙龍單鳳，龍頭向下，亦銜貫珠黃綬二掛，帽額繡百蝶穿雲，中列僞銜。自僞檢點至僞兩司馬朝帽，皆獸頭兜鍪式，如檢點指揮兜鍪，上綴一獅，左右各綴一龍，中綴一鳳，帽額繡百蝶穿花，中列僞銜，金字至檢點止，指揮以下僞銜則繡紅字。將軍、總制朝帽同上式，但去單鳳，祇蟠雙龍，冠頂綴一麒麟，帽額繡百蝠穿雲，中繡僞銜。監軍、軍帥朝帽同上式，冠頂綴一虎，帽額繡百蝠穿花，中繡僞銜。師帥朝帽同上式，但龍去一爪，冠頂綴一豹，帽額繡雲彩。自師帥以下皆繡黑字僞銜。旅帥朝帽同上式，但去雙龍，冠頂綴一熊，帽額繡牡丹，中繡僞銜。卒長朝帽同上式，冠頂綴一彪，帽額繡荷花，中繡僞銜。兩司馬朝帽同上式，冠頂綴一犀牛，帽額繡菊花，中繡僞銜。凡有功勳、平湖、監試諸字樣，亦標於帽額之上。帽上之龍，又以節數分等差，僞王九節，侯相七節，檢點、指揮、將軍五節，總制、監軍、軍帥三節，此僞官朝帽之

制也。其秋冬平常所載風帽，以角帽上所有之物，皆繡於風帽上。如洪逆風帽，繡雙龍雙鳳、一統山河、滿天星斗。僞丞相繡雙龍一鳳，餘可類推。帽額花繡遞分等差，悉如角帽之額，亦列僞銜。僞王則全黃風帽，僞侯至僞兩司馬皆紅風帽黃邊，兩司馬風帽鑲一寸黃邊，官大一級，黃邊加寬二分，加至僞侯，黃邊寬至三寸二分。其中又分花素繡絨，自兩司馬上至師帥，素黃綢邊。自軍帥上至將軍，花黃綢邊。自指揮上至僞侯，則用黃絨繡成黃邊，深淺相間，如水紋然。夏日則別有涼帽，自僞王至兩司馬，帽胎皆同毘盧帽式而稍狹，四圍帽沿如蓮花瓣，帽頂四面挖空如意雲頭，帽上龍鳳獅虎，則以角帽上所有之物，悉移置涼帽之上，後綴一長柄，五彩圓光，下綴黃綬，綠綬拖出冠外五六寸，通體皆薄竹片編紮，以五色紗綢糊成者。若於昏夜，置一燭於其中，儼然揚州之包燈也。

至僞服，僅黃龍袍、紅袍、黃紅馬褂而已。其袍式如無袖，蓋窄袖一裹圓袍。洪逆黃緞袍，繡龍九條，楊逆繡龍八條，韋逆繡龍七條，石逆繡龍六條，秦、胡二逆繡龍五條，僞國宗繡龍從各僞王制，僞侯、僞丞相繡龍四條，僞檢點素黃袍，僞指揮至僞兩司馬皆素紅袍，其等差則於黃、紅馬褂內分別。洪逆黃馬褂繡八團龍，正中一團繡雙龍，合九龍之數，楊逆繡八團龍，韋、石、秦、胡四賊皆繡四團龍，自僞侯至僞指揮皆繡兩團龍。自洪逆至指揮，皆於前面正中一團，繡僞銜於其中。僞將軍至僞監軍，黃馬褂前後繡牡丹二團，僞軍帥至僞旅帥，紅馬褂前後繡牡丹二團，俱繡僞銜於前面團內。僞卒長、兩司馬紅馬褂，不繡花，前後刷印二團，書僞銜於團內。其僞銜之字，亦分金字、紅字、黑字，如帽之制，皆由各典袍銜，繡錦銜製造。此僞服之制也。

賊初呼韓爲妖服，祇准著鞋。近立典金韓銜，製黃紅緞韓，亦有定制。韓皆方頭，洪、楊、韋三逆皆黃緞韓，繡金龍，洪逆每隻繡九條，楊逆每隻繡七條，韋逆繡五條，石、秦、胡三逆素黃韓，僞侯至僞指揮素紅韓，僞將軍以下皆皂韓。

其女官冠服如男制，然未見有戴角帽、涼帽者，冬月則戴風帽，夏月則戴繡花紗羅圓帽，如草帽形，空其頂，露髮髻於外，或亦有定制未考。女官尊者則金玉條脫，兩臂多至十數副，頭上珠翠堆集，官漸卑，則金玉珠翠亦漸少矣。

大抵僞冠服，初皆攫自戲班，既則任意造作。前次攻克岳州，獲繡龍黃袍、黃馬褂、繡「承宣」二字，團龍黃馬褂及織金團龍黃馬褂，鏨金爲字，蟠龍金冠多件，製尤侈僭，蓋賊中金銀玉帛，皆自擄刼而來，毫無顧惜，任意標新立異，窮工極巧，彼則欣欣自得，以爲尊貴無比，殊不知詭製褻色，俗惡不堪，真所謂槐國衣冠也。長髮老賊用五綵絲絨編成繩子，若續命縷然，緊紮髮根後，將髮挽髻，以所餘之繩盤於髻上。僞制，將軍以下，不得用五綵，只用紅綠絲編挽，其無職羣賊髮短者，打紅辮線，髮長過尺，或挽髻，貫以婦女銀簪，並有紮網巾，及披髮者。打仗必穿號衣，戴竹盔，著平頭薄底紅鞋。老賊與有官者，穿黃紅小襖著黃鞋，而不著號衣，夏日多以擄來男女綢縐衣裙，改爲窄袖衫，寬腳褲。僞官老賊穿紅黃衫，其餘除白色不穿外，就原衣雜色，或爲短衫，或爲坎肩。其衫褲尤尚黑色，幼童或有穿紅藍褲者。擄來書寫人統稱先生，准穿長衫，著鞋襪，小館紮黑綢包巾，大館紮黃包巾，無腰牌號褂。

賊中禁令，雖極熱，夜臥不准光身，白晝不得裸上體，犯則枷打。賊目所用畫龍宫扇，柄長三尺，每以幼童環扇之，出則列於馬前，並以紅黃緞，或金字壽帳，改爲短柄手繖，謂之洋繖。僞王侯則黃緞而繡金龍，其次亦有五色彩畫者，賤者則以印花洋布爲之。每出，必挾於肘下，亦有戴草帽而用花邊鑲沿者。賊黨多半脅從，賊目防人私積，即所以防逃，故立法甚嚴。檢點以上，方准帶金條脫，其餘惟准帶銀鐲，銀指環。然銀鐲分兩亦有輕重，如軍帥以下，不得過五兩，旅帥以下，不得過四兩。不准私藏絲毫金銀以及剃刀，倘或搜出，謂欲變妖，輕則捶楚，重必斬首。所得首飾金珠，不准昧匿，必令層層進獻，歸之僞王聖庫而後已。

至於所定僞制，奢侈已極，一冠袍可抵中人之産。其僞王劇賊，擄掠之貲富厚，何事不辦，下逮各散職僞官，各軍旅帥，卒長、兩司馬等輩，既賤且窮，安能有力製此，且其制屢定屢更，又安能製而復易，似賊之侍從及有執掌者，或從其制，餘多赭衣若囚，雖任僞官，並不能一服僞官冠服也。更有外出擄糧之賊，職僅總制，竟僭用檢點冠服，務精其製，以鳴得意。亦有被脅爲僞官者，雖尊至指揮，仍敝衣粗服，視僞冠服如桎梏，此則天良不泯人禽之分。逃出難民默識之，出以語人，恒欷歔不置焉。

註廣西情形方靖，羅鳳池說湖北情形，張玉琴等說江寧情形，程奉璜說一應僞制及式樣，或曾見俘物，或考自僞文告，又僞書中角帶字樣，難民迄未見過，故不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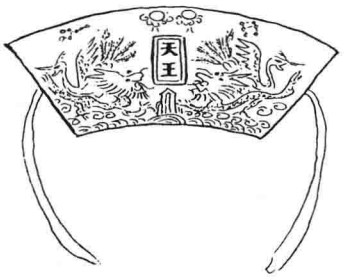


賊角帽圖



賊風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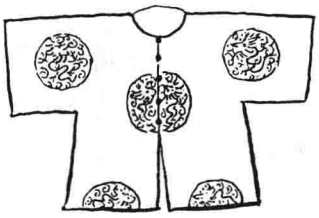
賊帽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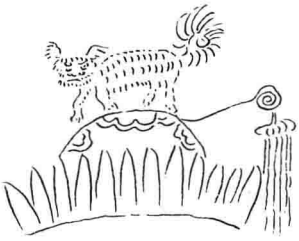
賊帽額内僞銜圖



賊中團龍馬褂圖



賊凉帽圖



賊龍袍圖



賊馬褂僞銜圖



張德堅等輯《賊情彙纂》卷五《僞軍制・旗幟器械》 號帽，以竹片編爲柳條凉帽式，上畫紅緑雜花雲彩，四面留粉白圈四個，分寫「太平天国」四字。賊恒講道理，勸人時時要頂天報國，所以將此四字寫於帽上也。

賊中號衣皆半臂式，如俗尚背心之製。僞天王統下則全黄背心，無邊。僞東王統下黄背心，緑邊。僞西王統下黄背心，白邊。僞南王統下黄背心，紅邊。僞北王統下黄背心，黑邊。僞翼王統下黄背心，藍邊。僞燕王、豫王統下黄背心，水紅邊。僞侯至僞指揮統下亦黄背心，水紅邊。僞將軍至僞監軍統下紅背心，黄邊。僞軍帥至僞兩司馬統下皆紅背心，緑邊。前後各綴長五寸濶五寸黄布一方，或寫或刷印，其初則前寫「太平」二字，後寫第幾軍聖兵數字，或某銜聽使數字，如「前二軍聖兵典金靴銜聽使」之類。既陷江寧，則精其製，宋字鏤板，濃墨刷印於號衣前後，不復另綴黄布矣。胸背兩方字樣，一律如以上所畫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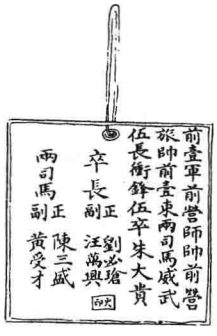
號帽圖



軍中號衣圖



軍中腰牌圖



各衙號衣圖



各衙腰牌圖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六四《國用二》　嘉慶四年，議准江南布、浙江絲縣、山東布、江西苧布，庫貯均足敷用，於嘉慶五年爲始，停其解交。【略】

〔嘉慶十四年〕諭據縣志等奏，查明緞疋庫見存紬緞數目，先行具奏一摺。緞庫存貯緞、紬、絹、布等項，均應覈較歲用數目，計足敷幾年之需，此内俟何項短缺，再先期行文製備，其支放之時，並應按照存貯年分，先後挨次給發，推陳出新，俱歸適用。今庫内所存織大緞一項，多至三千五百餘匹，杭紬一項，多至六萬五千餘匹，其他亦皆充羨。乃該庫每年仍向内庫領用，並行文外省織造，源源報解，及支發時，又不按新舊次序，以致陳陳相因，充牣堆積，日久漸成朽蠹，此不但耗費錢糧，且蠶絲纂組，物力亦屬可惜。至布匹絨斤雜貯四樓，册籍並未分析開載，難於查核，以致守庫兵丁，生心竊取。此皆由歷年該管大臣及管庫司員等，平日養尊處優，怠忽疲懈，漫不留意，沿習因循，本應自嘉慶四年以後，管庫大臣及司員等俱交部議，但人數衆多，姑免逐一追究，經此次查明之後，應更定章程，覈實稽考，所有錦、緞、紗、羅、絲、絹等項，某項應俟庫存若干，方准行文織解，並每閱幾年盤驗一次之處，著交前次派出會議銀庫章程之滿漢大學士、六部尚書於香山迴鑾後，一併酌議章程，具奏請旨。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三《直隸・河間府三》土産　絹《唐書・地理志》瀛州、莫州土貢。《舊志》東光絹，明代頗爲人所稱。棉《府志》寧津種棉者幾半，歲無大水，其利倍入。布《寰宇記》瀛州産。《府志》出斜文布、土布。又景州龍華鎮所出，潔白細好，比於吴中。【略】按河間爲古兗州地，桑土既蠶，列於《禹貢》。唐宋時，河間貢絹，貢絲，莫州貢棉。近來東光、阜城諸縣，雖有絹而皆不中衣服，僅堪以飾屏帷，故凡舊志所列絲、棉等物，及《寰宇記》載瀛、莫産人漫，概不可以爲今之土産。謹附記。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六《直隸・天津府三》　土産按《舊志》載：《唐書・地理志》滄州土貢絲布，《宋史・地理志》清州貢絹，《寰宇記》滄州土産綿綾。今皆不其流播，間有土布、土綾，質殊麤劣。謹附記。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八一《江蘇・蘇州府五》　土産　羅紵《姑蘇志》出郡城，《禹貢》所謂「織文」是也。

穆彰阿、潘錫恩等《大清一統志》卷二九四《浙江・紹興府一》　有陂池灌溉之利，絲、布、魚、鹽之饒。《舊志》

陸釴等〔嘉靖〕《山東通志》卷八《田賦》

山東布政司

官民田五十七萬三千二百五十九頃二十六畝九分七釐四毫有畸。

絲綿　絲二千九十一斤八兩八錢一分二釐六毫六絲九忽。絹二萬二千一十九疋二丈二尺一寸九分八釐三毫八絲六忽二微一纖七沙。

農桑　絲二十斤六兩三錢一分二釐。絹三萬二千二百三十四疋四尺四寸二分六釐。

花絨　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一十兩七錢一分二釐。

〔濟南府〕官民田一十七萬九千五百一十七頃四十二畝三分三釐八毫一絲。

絲綿　絲二千九十一斤八兩八錢一分二釐六毫六絲九忽。絹五千二百六十五疋二丈六尺二寸二分一毫九絲一忽八微五纖。農桑　絲一十八斤七兩四錢五分二釐。絹一萬一千三百九十疋二丈一尺四寸七分七釐。花絨　一萬四千六十六斤八兩六錢二分。

〔兗州府〕官民田八萬三千五百七十七頃二十七畝一分八釐九毫。絲綿　絹三千七百一十九疋一丈四尺九寸六釐七毫八絲五忽六微五纖。農桑　絹一萬七十八疋三尺一寸六分。花絨　一萬七千六十四斤九兩二錢。

〔東昌府〕官民田五萬九千七百四頃一十二畝有畸。絲綿　絹二千六百五十八疋一丈六尺五寸五分二釐九毫一絲二忽五微。農桑　絹一千四百五十二疋二丈六尺五分。花絨　一萬五千七百一斤一十二兩四錢。

〔青州府〕官民田一十三萬三千九百一十頃五十四畝八分八釐一毫三絲六忽。絲綿　絹五千七百三十三疋二丈八尺八寸二分七釐四毫八絲三忽三微六纖。農桑　絲一斤一十四兩八錢六分。絹四千七百三疋一丈三尺九寸五分。花絨　二千七百九十四斤一十一兩四錢九分二釐。

〔登州府〕官民田五萬四百九十頃六十三畝六分八釐七毫三絲。絲綿　絹一千九百六十二疋一丈六尺三寸二分九釐。農桑　絹二千五百九十二疋一丈六尺三寸三分五釐。花絨　八百五十八斤七兩二錢。

〔萊州府〕官民田六萬六千六十四頃二十六畝八分七釐八毫六絲。絲綿　絹二千六百八十二疋二丈九尺六釐三毫五絲九忽六微五纖。農桑　絹二千十六疋二丈一尺四寸五分。花絨　一千九百六十二斤七兩六錢。

李文藻等〔乾隆〕《歷城縣志》卷五《地域考三・方産》　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尚書・禹貢》

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尚書》孔安國傳。

青州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尚書・禹貢》。

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史記・貨殖傳》。

太公勸女功，極技巧，故齊冠帶衣履天下。同上。

齊魯千畝桑麻，其人皆與千户侯等。同上。

齊州土貢：絲、葛、絹、綿、防風、滑石、雲母。《新唐書・地理志》。

布帛之屬有繭紬、綿紬、屯絹，布有平機、鬬布、小布三種。

李文藻等〔乾隆〕《歷城縣志》卷四《地域考二・賦役》 賦役之法，唐租庸調最爲近古，自楊炎作兩税法，簡而易行，歷代相沿，至明不改。明初定制，【略】夏税曰麥，曰錢鈔，曰絹。秋糧曰米，曰錢鈔，曰絹。弘治、萬曆間，小有所增損，大約以米麥爲主，而絲絹與鈔次之。《明史・食貨志》。

夏税起運，永平府山海庫，闊白棉布每疋折銀三錢，共一千七百八十六兩有奇；絲綿折絹每疋折銀七錢，共銀二百六十六兩有奇；農桑折絹每疋折銀七錢，共銀一百二十九兩有奇。秋糧起運，萬全都司等二十一衛所，官旗折俸布，折銀五百五十五兩。德府常盈庫，棉花絨每斤折銀六分，共三百七十四兩有奇。

包大爟等〔萬曆〕《兗州府志》卷二四上《田賦》 後魏孝文延興四年，先是天下户調，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又人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禄，復增調外帛滿二匹，隨其土所出。其兗、徐、青、齊、濟南、河東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以麻布充。

唐武德七年，初制爲口分、世業田，租庸調法，以人丁爲本。授田之制，丁男年十八以上人一頃，以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户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餘爲口分。凡牧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人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一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是時兗州田租俱屬焉。

貞觀元年，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二曰河南道。即古豫、兗、青、徐之〔域〕。厥賦，絹、絁、綿、布。厥貢：絲、布、葛、席。【略】

兗州府所屬二十七州縣，田賦總數

官民地共七萬五千四百三十八頃七十五畝六分七釐八毫五絲。内官地八百一頃三十二畝五分六釐一毫，民地七萬四千六百三十七頃四十三畝一分一釐七毫五絲。

税糧地共六萬三千一百三頃九十九畝八分二釐六毫五絲。

綿花地共五百九十三頃七十七畝二分。

夏税【略】

農桑折絹，共一萬七十八疋三尺一寸六分，實徵銀七千五十四兩六錢九分。

絲綿折絹，共三千七百一十七疋二丈八尺九寸四分八釐三毫四絲二忽六微四纖三沙二塵五埃七渺，實徵銀二千六百二兩五錢四分六釐。

秋糧【略】

京庫，地畝花絨本色，共一萬七千六十六斤九兩。

嶧陽縣

官民地共二千四百五十五頃二十畝七分五釐三毫。

夏税地七百三十一頃二十二畝一分九釐。内官地四頃六十三畝一分一釐，民地七百二十六頃五十九畝九分八釐五毫九絲。

秋糧地一千七百零六頃二十畝四分五釐七毫零。内官地十頃八十畝五分九釐，民地一千六百九十五頃三十畝九分六釐七毫零。

綿花地八頃九十二畝三分。内官地八畝，民地八頃八十四畝三分。

夏税【略】

起運河間府静海縣庫，布一千二百五十尺，准麥一千五百石，每疋三錢，共銀三百七十五兩。

絲綿折絹，一百九疋一丈三尺六寸五分五釐二毫六絲五忽，每疋七錢，共銀七十六兩六錢。

農桑折絹，一百一十五疋二丈一尺七寸五分，每疋七錢，共銀八十兩九錢七分六釐。以上二項雖係額徵，不在起存原額之數。【略】

秋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潤白綿布六百五十疋，准米六百五十石，每疋三錢，共銀一百九十五兩。

京庫，地畝綿花絨二百四十斤六兩，實徵本色。

曲阜縣

民地共一千四百一十一頃九十八畝七分四釐。

夏税地四百五頃二十九畝六分二釐七毫一絲。

秋糧地九百四十五頃六十九畝一分二釐九毫九絲。

綿花地六十一頃。

夏稅【略】

起運鎮邊城新城倉，綿布四百八十疋，准麥五百七十六石，每疋三錢，共銀一百四十四兩。

絲綿折絹，六十疋一丈六尺七寸九分七毫五絲三忽九微，每疋七錢，共銀四十二兩三錢六分八釐。

農桑折絹，七十二疋一丈九尺一寸二分五釐，每疋七錢，共銀五十兩八錢一分九釐。【略】

秋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闊白綿布六百九十八疋，准米六百九十八石，每疋三錢，共銀二百九兩四錢。【略】

京庫，地畝綿花絨一百六十五斤四兩，徵收本色。

寧陽縣

官民地共三千五十七頃三十二畝二分五釐。

稅糧地三千三十二頃八十二畝二分五釐。

綿花地二十四頃五十畝。

夏稅【略】

起運萬全萬億庫，闊白綿布一千三百四十疋，准麥一千六百八石，每疋三錢，共銀四百二兩。

絲綿折絹一百三十六疋一丈五尺六寸五分七釐六毫七絲五忽，每疋七錢，共銀九十五兩五錢四分三釐。

農桑折絹一百九十七疋三尺六寸七分五釐，每疋七錢，共銀一百三十七兩九錢八分一釐。

德州常盈庫，闊白綿布一百六十疋，准米一百六十石，每疋三錢，共銀四十八兩。

京庫，地畝綿花絨六百一十二斤八兩，徵收本色。

鄉縣

官民地共三千一百三十頃七十七畝八分八釐。

夏稅地九百二十八頃一十八畝七分九釐。

秋糧地二千一百六十五頃七十七畝一分八釐六毫。內官地六頃九十六畝五釐五毫，民地二千一百五十五頃八十畝六分三釐一毫。

綿花地三十六頃八十一畝九分。內官地六畝五分，民地三十六頃七十五畝四分。

夏稅【略】

起運河間府靜海縣庫，闊白綿布二千八十疋，准麥二千四百九十六石，每疋三錢，共銀六百二十四兩。

絲綿折絹一百三十九疋六尺八寸四分五釐七毫三絲，每疋七錢，共銀九十七兩四錢五分。

農桑折絹三百七十三疋一丈一尺三寸，每疋七錢，共銀二百六十一兩三錢四分八釐。

秋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闊白綿布一千四百疋，准米一千四百石每疋三錢共銀四百二十兩。

京庫，地畝綿花絨九百二十斤七兩二錢，徵本色。

泗水縣

官民地一千八百五十一頃四十畝六分。

稅糧地一千八百三十八頃八十九畝二分。內官地七十四頃六十五畝，民地一千七百六十四頃二十四畝二分。

綿花地一千二百五十五畝。內官地三十一畝，民地一十二頃二十畝四分。

夏稅【略】

起運河間府庫，布八百八十疋，准麥一千五十六石，每疋三錢，共銀二百六十四兩。

絲綿折絹八十二疋二丈二尺五寸四釐二毫，每疋七錢，共銀五十七兩八錢九分三釐。

農桑折絹一百九十五疋一丈八尺二寸二分五釐，每疋折銀七錢，共銀一百三十六兩八錢九分九釐。

秋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布一千六百一十疋，准米一千六百一十石，每疋三錢，共銀四百八十三兩。

京庫，地畝綿花絨三百二十四斤七兩六錢，收本色。

滕縣

官民熟地共二萬六千八百八頃七畝六分九釐九毫六絲五忽五微。

夏稅地八千四十二頃四十三畝三分九毫八絲九忽六微五纖。
秋糧地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五頃六十五畝三分八釐九毫七絲五忽八微五纖。
綿花地均在稅糧地內。

夏稅【略】

起運河間府静海縣庫，布八百八十一疋二丈四尺，准麥一千五十八石一斗，每疋三錢，共銀二百六十四兩五錢二分五釐。
絲綿折絹二百九十三疋二丈九尺二寸四分六釐九毫二絲五忽，每疋折銀七錢，共銀二百五兩七錢四分。
農桑折絹四百七疋二丈四尺五寸，每疋折銀七錢，共銀二百八十五兩四錢三分六釐。

稅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潤白綿布六千九百七十疋，准麥六千九百七十石，每疋折銀三錢，共銀二千九十一兩。
京庫，地畝綿花絨九百六十四斤十兩，徵收本色。

嶧縣

官民地共二千七百九十一頃一十六畝八分六釐。
稅糧地二千七百四十三頃四十六畝三分六釐。內官地一百三十四頃八十五畝七分，民地二千六百零八頃六十畝六分六釐。
綿花地四十七頃七十畝五分。

夏稅【略】

起運河間府静海縣，庫布一千六百疋，准麥一千九百二十石，每疋三錢，共銀四百八十兩。
絲綿折絹一百二十三疋一丈一尺五寸四分四釐二毫一絲，每疋七錢，共銀八十六兩三錢五分三釐。
農桑折絹四百四十一疋二丈二尺二寸七分五釐，每疋折銀七錢，共銀三百九兩一錢八分七釐。

秋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布二千二百疋，准米二千二百石，每疋三錢，共銀六百六十兩。
京庫，地畝綿花絨一千一百九十二斤一十兩，徵收本色。

金鄉縣

官民地共二千四百四十六頃六十八畝一分五釐。
稅糧地共二千四百二十二頃八畝六分五釐。內官地二十一頃三畝九分五釐，民地二千四百一頃四畝七分。
綿花地二十四頃五十九畝五分。內官地七畝五分，民地二十四頃五十二畝。嘉靖二十一年，奉例均丈地糧，俱均民間起納稅糧，其均站地二千四百四十九頃八十八畝，今並無綿花地畝。

夏稅【略】

起運保定府唐縣庫，布一千一十八疋，准麥一千二百二十一石六斗，每疋三錢，共銀三百五兩四錢。
通州通濟庫，布五百疋，准麥六百石，每疋三錢，共銀一百五十兩。
絲綿折絹一百八疋二丈九尺八寸一分七釐，每疋七錢，共銀七十六兩二錢五分三釐。
農桑折絹九百一十六疋一丈二尺三寸，每疋七錢，共銀六百四十一兩四錢六分九釐。

秋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闊白綿布一千五百疋，准米一千五百石，每疋三錢，共銀四百五十兩。
京庫，地畝綿花絨六百一十四斤一十四兩，徵收本色。

魚臺縣

官民地今均丈過小畝共一萬二千二百三十六頃二十四畝一分五釐。內官地三十九頃六十七畝六分，民地一萬二千一百九十六頃五十六畝五分五釐，內馬場子粒地三十四頃三十四畝，每年徵銀六十九兩四錢七分九釐八毫，解太僕寺，上納社稷、山川、邑厲三壇共一十五畝，官桑園地五畝五分，新城子粒地五頃一十三畝一分，徵銀十五兩三錢九分三釐，本縣幫補里甲公用，作正支銷。
稅糧地一萬二千一百九十六頃五十六畝五分五釐。
綿花地本縣遵一條鞭法，均派於稅糧地畝。

夏稅【略】

起運河間府静海縣庫，闊白綿布一千五百疋，准麥一千八百石，每疋三錢，共銀四百五十兩。

絲綿折絹一百八疋八尺六分八釐九毫五絲，每疋七錢，共銀七十五兩七錢七分七釐。

農桑折絹二百九十六疋一丈六尺八寸，每疋七錢，共銀二百七兩五錢六分八釐。

秋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闊白綿布四千二百三十疋，准米四千二百三十石，每疋三錢，共銀一千二百六十九兩。

京庫，地畝花絨七百八十三斤一十四兩，徵收本色。

單縣

官民地共五千八百零五頃七十五畝四分一釐。

夏稅地一千七百四十一頃七十二畝六分二釐。

秋糧地四千六十四頃二畝七分八釐七毫。

夏稅【略】

起運萬全萬億庫，闊白綿布一千四百一十六疋，准麥一千六百九十九石二斗，每疋三錢，共銀四百二十四兩八錢。

通州通濟庫，闊白綿布九百六十疋，准麥一千一百五十二石，每疋三錢，共銀二百八十八兩。

絲綿折絹一百五十三疋一丈三尺九寸六分六釐三毫五絲七忽五微，每疋七錢，共銀一百七兩四錢六釐。

農桑折絹七百六十一疋一丈一尺六寸，每疋七錢，共銀五百三十二兩九錢五分四釐。

秋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闊白綿布一千七百三十四疋，准米一千七百三十四石，每疋三錢，共銀五百二十兩二錢。

京庫，地畝綿花絨一千八百一十二斤三兩二錢，徵收本色。

城武縣

官民地共二十九百二十一頃九十畝四分四釐三毫七絲。

稅糧地二千八百九十八頃五十九畝四分四釐三毫七絲。

綿花地二十三頃三十一畝。

夏稅【略】

起運白羊口倉，綿布三百五十疋，准麥四百二十石，每疋三錢，共銀一百五兩。

登州府豐廣二庫，布七百七十疋，准麥九百二十四石，每疋三錢，共銀二百三十一兩。

絲綿折絹六十一疋一丈八尺五寸五釐五絲，每疋七錢，共銀四十三兩一錢六釐。

農桑折絹四百五十六疋八尺六寸，每疋七錢，共銀三百一十九兩三錢八分八釐。

秋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布一千疋，准米一千石，每疋三錢，共銀三百兩。

京庫，地畝綿花絨五百八十五斤徵收本。

包大爝等纂修萬曆《兗州府志》卷二四下《田賦》

曹州

官民地共二千五十五頃四十八畝四分八釐五毫。

稅糧地二千四十四頃二畝四分八釐五毫。內官地一十一頃四十四畝五分，民地二千三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分八釐五毫。

綿花地一十一頃四十七畝一分。

夏稅【略】

起運萬全萬億庫，闊白綿布八百四十二疋，准麥一千一十石四斗，每疋三錢，共銀二百五十二兩六錢。

絲綿折絹八十九疋二丈六尺一寸五分二釐二毫九絲七忽五微，每疋七錢，共銀六十二兩八錢七分三釐。

農桑折絹六十九疋一尺一寸一分，每疋七錢，共銀四十八兩三錢二分五釐。

秋糧【略】

起運京庫，地畝綿花絨二百九十二斤一十二兩四錢，徵收本色。

曹縣

官民地二千三百七頃七十一畝六分二毫。

夏稅地二千三百七頃七十一畝五分七釐二毫。

秋糧地一十八頃七十四畝九分。

綿花地一十頃七十四畝九分。

夏稅【略】

通州通濟庫，闊白綿布一百疋，准麥一百二十石，每疋三錢，共銀三十兩。

萬全萬億庫，闊白綿布一千八十四疋，准麥一千三百石八斗，每疋三錢，共銀三百二十五兩二錢。

絲綿折絹一百疋三丈七寸四分八釐四毫九絲，每疋七錢，共銀七十兩六錢七分三釐。

農桑折絹一百三十八疋七尺八寸七分五釐，每疋七錢，共銀九十六兩七錢七分三釐。

秋糧【略】

起運京庫，地畝綿花絨四百九十斤三兩六錢，徵收本色。

定陶縣

官民地共二千九百零八頃一畝四分。

稅糧地二千八百九十六頃六十三畝四分。

綿花地一十一頃三十三畝。

夏稅【略】

起運萬全萬億庫，闊白綿布三百八十疋，准麥四百五十六石，每疋三錢，共銀一百一十四兩。

絲綿折絹二十九疋九尺七寸二分八釐八毫五絲，每疋七錢，共銀二十兩五錢一分三釐。

農桑折絹一百六十八疋一丈二尺六寸，每疋七錢，共銀一百一十七兩八錢七分六釐。

秋糧【略】

起運京庫，地畝綿花絨二百八十七斤八兩四錢，徵收本色。

濟寧州

官民地并開墾地共四千二百一十四頃七十八畝六分六釐九毫五絲。內官地二十五頃八十八畝，民地四千一百七十四頃二十一畝三分五釐九毫五絲，開墾地八頃二十五畝。

稅糧地共四千二百八頃九畝三分六釐九毫五絲。內官地二十五頃八十一畝二分，民地四千一百六十七頃八十三畝八分四釐九毫五絲。

綿花地六頃四十四畝三分。內官地六畝八分，民地六頃三十七畝五分。

夏糧【略】

起運河間府庫，闊白綿布一千一百疋，准麥一千三百二十石，每疋三錢，共銀三百三十兩。

河間府靜海縣庫，闊白綿布二千疋，准麥二千四百石，每疋三錢，共銀六百兩。

絲綿折絹一百八十九疋八尺六寸一分九毫三忽二微五纖，每疋七錢，共銀一百三十二兩四錢八分九釐。

農桑折絹三百六十七疋二丈三尺六寸二分五釐，每疋七錢，共銀二百五十七兩四錢一分七釐。

秋糧【略】

起運京庫，地畝綿花絨一百六十四斤七兩六錢，徵收本色。

嘉祥縣

官民地共一千一百五十四頃一十八畝六分。

稅糧地一千一百三十四頃七十五畝八分。

綿花地一十三頃九十二畝五分。

夏稅【略】

〔起運〕絲綿折絹五十一疋一尺九寸二分三釐三毫，每疋七錢，共銀三十五兩七錢四分二釐。

農桑折絹一百一十五疋二丈六尺六寸五分，每疋七錢，共銀八十一兩八分三釐。

秋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闊白綿布四百五十疋，每疋三錢，共銀一百三十五兩。

京庫，地畝綿花絨三百四十八斤四兩，徵收本色。

鉅野縣

官民地共一千七百五十四頃九十一畝八分一釐。

稅糧地一千七百三十二頃一十六畝三分一釐。內官地二頃五十九畝五分，民地一千七百二十九頃五十六畝八分一釐。

綿花地二十二頃七十五畝五分。內官地四畝，民地二十二頃七十一畝五分。

夏稅【略】

起運河間府靜海縣庫，布九百一十六疋，准麥一千九十九石二斗，每疋三

錢，共銀二百七十四兩八錢。

絲綿折絹七十七疋二丈八尺一寸四分二釐七絲五忽，每疋七錢，共銀五十四兩五錢一分六釐。

農桑折絹一百八十一疋二丈八尺五分，每疋七錢，共銀一百二十七兩三錢一分四釐。

秋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布一千疋，准米一千石，每疋三錢，共銀三百兩。

京庫，地畝綿花絨五百六十九斤一十四兩，徵收本色。

鄆城縣

民地一萬一千四百一十頃二十畝。

稅糧地一萬一千八百五十八頃零八畝。

綿花地五百五十二頃一十二畝。

夏稅【略】

起運萬全萬億庫，布七百八疋，准麥八百四十九石六斗，每疋三錢，共銀二百一十二兩四錢。

絲綿折絹五十三疋一丈二寸八分五釐五毫，每疋七錢，共銀三十七兩三錢二分五釐。

農桑折絹四百三十五疋二丈七尺，每疋七錢，共銀三百五兩九分一釐。

秋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布五百五十疋，准米五百五十石，每疋三錢，共銀一百六十五兩。

京庫，地畝綿花絨五百五十二斤一十二兩，徵收本色。

東平州

官民地共二千七百四十五頃三十七畝八分七釐三毫二絲。

稅糧地二千六百九十五頃一十五畝八分七釐三毫二絲。

綿花地五十頃二十二畝。

夏稅【略】

起運萬全萬億庫，布一千八百疋，准麥二千一百六十石，每疋三錢，共銀五百四十兩。

河間府靜海縣庫，布八十四疋，准麥一百石八斗，每疋三錢，共銀二十五兩二錢。

絲綿折絹一百二十疋六尺六寸一分九釐一毫八忽五微，每疋七錢，共銀八十四兩一錢四分五釐。

農桑折絹一百二十四疋八寸二分五釐，每疋七錢，共銀八十六兩八錢一分九釐。

秋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布一百六十四疋九尺六寸，准米一百六十四石三斗，每疋三錢，共銀四十九兩二錢九分。

京庫，地畝綿花絨一千二百五十五斤八兩，徵收本色。

汶上縣

官民地共四千五百一頃六十三畝六分六釐。

稅糧地四千四百八十七頃五十四畝七分六釐。

綿花地一十四頃八畝九分。

夏稅【略】

起運萬全萬億庫，布一千三十疋，准麥一千二百三十六石，每疋三錢，共銀三百九兩。

河間府庫，布二千六百二十疋，准麥三千一百四十四石，每疋三錢，共銀七百八十六兩。

絲綿折絹二百一疋九尺二分九釐六毫五絲五忽，每疋七錢，共銀一百四十兩八錢九分八釐。

農桑折絹三百九十七疋九尺五寸，每疋七錢，共銀二百七十八兩一錢一分。

秋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布二百六十疋，准米二百六十石，每疋三錢共銀七十八兩。

存留京庫地畝綿花絨三百五十五斤一十五兩六錢，徵收本色。

東阿縣

官民地二千三百三十八頃七十七畝二分八釐。

稅糧地二千三百六頃三十九畝七分八釐。

綿花地三十二頃三十七畝五分。

夏稅【略】

起運河間府静海縣庫，布一百九十三疋八尺，准麥一百三十一石九斗，每疋三錢，共銀五十七兩九錢七分五釐。

萬全萬億庫，布一千四百疋，准麥一千六百八十石，每疋三錢，共銀四百二十兩。

絲綿折絹一百三疋二丈三尺六寸三分七釐三絲，每疋七錢，共銀七十二兩六錢一分七釐。

農桑折絹八十七疋一丈一尺二分五釐，每疋七錢，共銀六十一兩一錢四分二釐。

秋糧【略】

起運京庫，地畝綿花絨八百一十一斤二兩，徵收本色。

平陰縣

官民地共一千八百三十一頃九十三畝五分七釐五毫。

稅糧地一千八百五頃六十三畝五分七釐五毫。內官地一十九頃一十四畝一分七釐五毫，民地一千七百八十六頃四十九畝四分。

綿花地二十六頃三十畝。內官地四畝，民地二十六頃二十六畝。

夏稅【略】

起運通州通濟庫，布一千二百五十疋，准麥一千五百石，每疋折銀三錢，共銀三百七十五兩。

河間府静海縣庫，布二百五十疋，准麥三百石，每疋三錢，共銀七十五兩。

絲綿折絹八十一疋七尺六寸八釐二毫六絲二忽五微，每疋七錢，共銀五十六兩八錢六分七釐。

農桑折絹二百四疋三尺九寸，每疋七錢，共銀一百四十二兩八錢八分六釐。

秋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布一百六十疋，准米一百六十石，每疋三錢，共銀四十八兩。

京庫，地畝綿花絨六百五十八斤八兩，徵收本色。

陽穀縣

民地四千四百七十三頃四十四畝八分二釐官□。

稅糧地四千四百五十頃六十畝五分七釐。

綿花地二十二頃八十四畝二分五釐。

夏稅【略】

起運通州通濟庫，布二千三百疋，准麥二千七百六十石，每疋三錢，共銀六百九十兩。

絲綿折絹一百九十八疋二丈一尺四寸一分六釐六毫五絲，每疋折銀七錢，共銀一百三十九兩六分九釐。

農桑折絹三百七十八疋一丈七尺五寸五分，每疋七錢，共銀二百六十四兩九錢八分四釐。

秋糧【略】

起運京庫，地畝綿花絨五百七十一斤一兩，徵收本色。

壽張縣

官民地共七百一十九頃九十八畝八釐。

稅糧地七百一十五頃五十九畝四分八釐。

綿花地四頃三十八畝四分。內官地五畝，民地四頃三十三畝四分。

夏稅【略】

起運河間府庫，布四百九十疋，准麥五百八十八石，每疋三錢，共銀一百四十七兩。

絲綿折絹三十二疋六尺一寸五分五釐六毫八絲，每疋七錢，共銀二十二兩五錢三分五釐。

農桑折絹七十二疋九尺二寸二分五釐，每疋七錢，共銀五十兩六錢二釐。

秋糧【略】

起運京庫，地畝綿花絨一百一十二斤一兩六錢，徵收本色。

沂州

官民地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五頃三十四畝二分八釐。

稅糧地一萬一千一百一十六頃九十九畝七分三釐。

綿花地五十八頃三十四畝五分五釐。

夏稅【略】

起運河間府静海縣庫，布四百五十四疋，准麥五百四十四石八斗，每疋三錢，共銀一百三十六兩二錢。

河間府庫，布八百九十疋，准麥一千六十八石，每疋三錢，共銀二百六十七兩。

鎮邊城新城倉，綿布四百二十疋，准麥五百四石，每疋三錢，共銀一百二十

六兩。

薊州庫，布九百疋，准麥一千八十石，每疋三錢，共銀二百七十兩。

通州通濟庫，布八百九十疋，准麥一千六十八石，每疋三錢，共銀二百六十七兩。

絲綿折絹五百二疋二丈七尺七寸一分二釐七毫八絲，每疋七錢，共銀三百五十二兩七釐。

農桑折絹一千九百二十七疋一丈七尺九寸二分五釐，每疋七錢，共銀一千三百四十九兩二錢九分三釐。

秋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布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三疋二丈二尺四寸，准米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三石七斗，每疋三錢，共銀四千二百六十四兩一錢一分。

京庫，地畝綿花絨一千四百五十九斤六兩二錢，徵收本色。

郯城縣

官民地共五千一百九十二頃一十五畝三分一釐。

稅糧地共五千一百七十五頃二十六畝八分一釐。官地七十頃九十一畝五分，民地五千一百四頃十五畝七分六釐。

綿花地一十六頃七十八畝五分。官地七畝五分，民地一十六頃七十一畝。

夏稅【略】

〔起運〕絲綿折絹二百三十二疋二丈六尺七寸四分六釐九毫三絲五忽，每疋七錢，共銀一百六十二兩九錢八分五釐。

農桑折絹四百六十四疋一丈八尺八寸，每疋七錢，共銀三百二十五兩二錢一分一釐。

秋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闊白綿布六千七百疋，准米六千七百石，每疋三錢，共銀二千一十兩。

京庫，地畝綿花絨四百一十九斤一十兩，徵收本色。

費縣

官民地五千八百九十五頃七十九畝六分二釐。

稅糧地五千八百七十五頃九十一畝八釐二毫。

綿花地一十九頃八十八畝六分。

夏稅【略】

起運河間府庫，布一千一百九十疋，准麥一千四百二十八石，每疋三錢，共銀三百五十七兩。

絲綿折絹二百七十五疋一丈三尺八寸二分八釐七毫一絲，每疋折銀七錢，共銀一百九十二兩八錢三釐。

農桑折絹七百一十一疋一尺三寸五分，每疋折銀七錢，共銀四百九十七兩七錢三分。

秋糧【略】

起運德州常盈庫，布八千三百五十疋，每疋三錢，共銀二千五百五兩，准米八千三百五十石。

京庫，地畝綿花絨四百九十七斤二兩六錢，徵收本色。

徐宗幹、盧朝安〔咸豐〕《濟寧直隸州志》卷三之三《食貨志三・物産》 貨之類《舊志》三十二繭 絲 綿 絮 緜 麻 紬 絹 綿布

徐宗幹、盧朝安〔咸豐〕《濟寧直隸州志》卷三之五《風土志・市集》 市集《前志》止載市集論，今據《舊志》補輯。

布市在旱石橋迤西。棉花市在南關。

虞懷忠、郭棨等〔萬曆〕《四川總志》卷一《省志・田賦》 弘治間，官民田地共一十萬七千八百五十九頃六十二畝六分五釐三毫六絲。

官田一千一百三十四頃一十二畝三分五釐六絲，民田一十萬五千七百二十五頃五十畝三分三毫。

夏稅

荒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三兩。

地畝綿花絨七萬二千八百五十一斤一十五兩七錢二分八釐四毫。

萬曆六年，官民田地共一十三萬四千八百二十七頃六十七畝二分三釐八毫二絲五忽五微六纖。

官田二千九百二十二頃三十五畝四分八釐二毫五絲六忽一微。

民田一十三萬一千九百五頃三十一畝七分五釐五毫六絲九忽四微六纖。

折布米六百六石五斗，折布一千二百一十三疋。

荒絲米六千六百四十石三斗二升六合二抄六撮二圭五粒，該絲六千六百四十斤零五兩二錢一分六釐四毫二絲。遇閏加絲五百五十三斤零七兩七錢一分二釐三毫八絲九忽二纖三微二沙。

秋糧

折布米七萬九千五百四十七石五斗，折布一十五萬九千九十五疋。

地畝綿花七萬三百八十九斤二錢四分二釐一毫一絲。

虞懷忠、郭棐等〔萬曆〕《四川總志》卷五《成都府・土産》 蜀錦，錦江之水，濯錦則鮮明，今蜀府造。麻，温江、郫縣、崇慶州出。葛布，資縣、資陽俱出。綿布，内江、仁壽俱出。絲，州縣俱有，惟德陽爲佳。橫絲。仁壽出最佳。

馮曾修〔嘉靖〕《九江府志》卷四《物産》

食用之屬

布帛，苧布，績蔴爲之。葛布，績葛爲之。以上多出德安。綿布麤者曰土布，細者爲腰機。以上多出德安、瑞昌、彭澤。叢絹象眼綾，出瑞昌。絲，五邑俱産，終不如吴絲之精潔耳，故名曰土絲。棉，五邑俱産，惟德化封郭、桑落二洲者，核小而絨多。苧蔴，多出德安。白蔴，出德化三洲。蒜蔴，可以爲紼繆者。蔴穰，即苧之末，雜可以造舟，出德安、瑞昌。

張士鎬、江汝璧等〔嘉靖〕《廣信府志》卷五《食貨志・賦税》 夏税洪武二十四年，絲綿一萬六千五百三十九斤一十五兩五錢一分。布一千二百八十三匹二丈四尺三寸。上饒縣絲綿四千二百二十一斤二兩六錢七分七釐。布三百五十四匹九尺六分。弋陽縣絲綿二千一百三斤一十二兩一錢三分。布二百三十四匹二丈九寸。玉山縣絲綿六千九百五十六斤三兩一錢一分。布一百三十二匹九尺二分。貴溪縣絲綿二千三百九十二斤六兩九錢二分。布一百七十八匹一丈九尺七寸六分。永豐縣絲綿二千七百三十三斤一十五兩三錢六分。布一百三十八匹二丈七尺五寸七分。鉛山縣絲綿一千二百八十斤三兩四錢。布二百四十四匹二丈七尺七寸九分。

天順元年，絲綿一萬七千六百七十九斤一十三兩五錢七分。布三千九百一十九匹。

成化八年，絲綿一萬七千三百八斤二兩五錢二分。布一千三百四十一匹二尺一寸二分。

弘治五年，絲綿一萬八千四百八斤七兩一錢。布一千二百三十七匹七寸四分。

正德七年，絲綿二萬二千三百六十五斤八兩一錢八分。布一千三百二十八匹六寸八分。

嘉靖元年，絲綿一萬八千二斤六兩三錢四分。布一千三百二十四匹三寸三分。上饒縣絲綿四千九百六十二斤一十三兩二錢七分。布三百七十三匹二丈二尺四寸五分。弋陽縣絲綿二千三百八十三斤一十三兩三錢九分。布二百五十七匹一丈九寸一分。玉山縣絲綿四千一百二十四斤九兩六錢五。布一百三十九匹八尺三寸六分。貴溪縣絲綿二千三百九斤六兩九錢二分。布一百六十六匹一丈二尺三寸二分。永豐縣絲綿二千七百三十九斤一兩九錢九分。布一百三十九匹一寸三分。鉛山縣絲綿一千三百三十四斤五兩一錢八分。布二百五十一匹九尺二寸八分。

洪武二十四年，農桑絲三百五十一斤。上饒縣三十七斤四兩五錢，弋陽縣七十斤四兩二錢，玉山縣五斤一十二兩五錢八分，貴溪縣五十三斤七兩二錢，永豐縣五十八斤四兩五錢，鉛山縣八十七斤五兩一錢。

天順七年，農桑絲一百九十三斤一兩。

成化八年，農桑絲一百九十三斤一兩五分。

弘治五年，農桑絲一百九十三斤一兩五分。

正德七年，農桑絲一百九十三斤六兩三錢五分。

嘉靖元年，農桑絲一百九十斤六兩三錢五分。上饒縣三十七斤六兩三錢，弋陽縣六十二斤五兩五錢，玉山縣六斤一十一兩八錢五分，貴溪縣五十斤一十四兩，永豐縣五斤二兩六錢五分，鉛山縣二十七斤一十四兩五分。

張士鎬、江汝璧等〔嘉靖〕《廣信府志》卷六《食貨志・土産》

食用之屬

布帛亭布，不紡者曰扁紗，紡者曰圓線。綿布麤者名蠻布，稍細者名腰機。已上弋陽、貴溪産。以絲雜苧成者名兼絲，以木綿雜苧成者名北布。鉛山産葛布，以葛皮雜紡爲之。永豐産紬，以絲成者名叢絲紬，以綿抽絲成者名綿紬，以綿絲雜木綿線成者名假紬。絹以生絲成者名生絹。已上玉山、永豐、上饒産。利市紗，薄不中用，俗名花紅。隔織，俗呼絞眼紗。鷺眼綾，絲綿皆可製，織文如鷺眼。

秦鏞〔崇禎〕《清江縣志》卷三《户産・土産》

貨布

厥貢有絹絲、黄白蠟、顔料諸物。其初必因土産制貢，今則率解銀到司，委官採買，實非本地所出。惟南京本色綿布，獨爲土物，蓋居人種花，半貿半織，其上供者，以紅邊别識。民間之布，幅狹理踈，多不及也。蔴苧、土葛亦間有之，惟無紬絹，本城亦無紬緞店舖，士人服餚，亦多布帛而鮮紈綺，儉素之風，此其一班矣。

孫仁、朱昱〔成化〕《重修毗陵志》卷七《食貨・土貢》

唐

常州土貢紬、絹、布、紵、紅紫綿巾、緊紗、兔褐、皂布、龍鳳席、紫筍。《唐書》。

宋

紗十疋。郡下市令司買充。

紵布十疋。郡下武進縣買充。

《舊志》云：按《通典》唐晉陵郡貢細青紵布十疋。

孫仁、朱昱〔成化〕《重修毗陵志》卷七《食貨・財賦》

宋

本州

《舊志》云：浙右郡號沃壤，獨毗陵田高下不等，必歲大熟民乃足。舊傳紹興行經界，履畝定數，是邦偶差一籌，入畝贏其一，賦是以重，邇年上下交病其難。咸淳奉朝旨，修明蠲公田賦外，版籍瞭然可稽，然所入非昔比，而所出不減於昔，支吾牽補，於是日不暇給，不擾而集，則又存乎人。

以下按咸淳十年《郡志》所載，蓋是時田賦繁重，民力不勝，今存于篇，以爲後鑒。

夏租

上供絹，舊額壹萬肆阡伍伯肆拾壹疋叁丈壹赤。昨於寶祐年間，前政知郡趙屯田重行，修明經界，除邸第官莊并天荒田地外，實計下項。

晉陵縣，叁阡壹伯肆拾柒疋壹丈伍赤。後又除公田外，淨合催貳阡叁伯玖拾壹疋叁丈肆赤貳寸。

武進縣，貳阡伍伯伍拾貳疋。後又除公田外，淨合催貳阡叁拾叁疋叁丈柒赤。

無錫縣，肆阡玖拾柒疋壹丈陸赤。近又除公田外淨合催貳阡柒伯叁拾玖疋壹丈壹赤柒寸。

宜興縣，貳阡玖伯叁拾陸疋貳丈陸赤捌寸。近又除公田外，淨合催貳阡壹伯貳拾玖疋壹丈貳赤玖寸。

本州准衣絹陸伯拾陸疋叁丈捌赤。

晉陵縣，壹伯壹拾叁疋。

武進縣，壹伯壹拾叁疋。

無錫縣，壹伯陸拾柒疋叁丈捌赤。

宜興縣，貳伯貳拾叁疋。

上供綿舊額壹拾萬叁阡玖拾叁兩叁錢。自修明後實計下項：

晉陵縣，貳萬捌阡陸伯壹拾玖兩貳分。又除公田外，淨合催貳萬壹阡捌伯貳拾肆兩壹分。

武進縣，壹萬伍阡伍伯柒拾柒兩。又除公田外，淨合催壹萬貳阡肆伯陸拾肆兩壹分。

無錫縣，叁萬壹阡叁伯伍拾捌兩陸錢陸分柒釐。又除公田外，淨合催貳萬肆阡捌拾玖兩柒分壹釐。

宜興縣，貳萬肆阡伍伯壹拾柒兩捌錢。又除公田外，淨合催壹萬捌阡壹伯柒拾肆兩陸錢玖分陸釐捌毫。

本州准衣綿肆阡壹伯柒拾兩。

晉陵縣，陸伯兩。

武進縣，伍伯兩。

無錫縣，壹阡肆伯肆拾兩。

宜興縣，壹阡陸伯叁拾兩。

上供折帛錢，舊額肆拾萬肆阡陸伯玖拾貳貫玖拾肆文。自修明後實計下項：

晉陵縣，捌萬伍阡貳伯叁拾捌貫柒伯叁拾叁文。又除公田外，淨合催柒萬貳阡玖伯陸拾陸貫叁伯壹拾玖文。

武進縣，陸萬貳阡玖伯陸拾肆貫玖伯柒拾文。又除公田外，淨合催伍萬叁阡肆伯貳拾捌貫玖伯柒拾壹文。

無錫縣，壹拾叁萬叁阡肆伯捌拾伍貫肆伯玖拾文。又除公田外，淨合催壹拾萬玖阡伍伯伍拾陸貫貳伯伍拾叁文。

宜興縣，玖萬肆阡玖伯柒拾玖貫陸伯柒拾貳文。又除公田外，淨合催陸萬玖阡玖伯肆拾陸貫肆伯捌拾柒文。

本州准衣錢：

晉陵縣，壹阡柒伯伍拾貫叁伯柒拾伍文。

武進縣，壹阡伍伯伍貫文。

無錫縣，叁阡肆伯肆拾貫伍伯伍拾文。

宜興縣，貳阡肆伯柒拾叁貫捌伯玖拾貳文。

聖節進奉銀絹：

絹壹阡壹伯伍拾疋。本州壹阡疋。提刑司壹阡伍拾疋。舊志云：會慶節進奉銀絹從准指揮權免二年，合至十七年，進奉時淳熙十五年。

大禮年分添發銀絹：

絹伍伯疋。

江陰軍

夏租

本色綿叁萬貳阡壹伯貳拾玖兩伍錢。

本色絹肆阡玖拾柒疋柒十陸分伍釐。

折帛錢捌萬玖阡肆伯伍拾伍貫捌伯捌拾柒文。綿絹錢壹阡叁伯貫文有畸。故見催數比前爲減。

秋租

衫布貳阡伍伯壹拾伍疋叁丈伍赤，折錢壹萬叁阡捌拾貳貫伍伯伍拾文。

聖節進奉銀絹：

銀絹貳伯疋兩。

大禮年分添發銀絹：

銀絹貳伯疋兩。

上供絹肆阡壹伯叁疋。

上供綿如前管催數。

上供錢伍阡貫文。

折帛錢捌萬捌阡壹伯壹拾陸貫伍伯叁拾陸文。

江陰州附

夏稅

絲壹千玖百柒拾陸斤貳兩玖錢捌分肆釐。

綿貳千貳百肆拾貳斤壹拾肆兩肆錢壹分貳釐。

國朝

國初本府所隸四縣，開墾民田，畝稅米伍升，尋以守禦官中山侯湯和預借武進、宜興二縣秋糧米一年，以給軍餉，每畝增至壹斗，自是遂爲常賦，其無錫、江陰二縣，猶仍舊額。

洪武十年，本府所隸四縣，已墾田土叁萬陸千叁百壹拾肆頃柒拾陸畝。夏稅絲壹萬肆千捌百壹拾柒兩叁錢。綿陸千捌百柒拾壹兩柒錢。麻布叁千玖百柒拾貳丈柒尺玖寸。桑壹拾肆萬玖千捌百玖拾伍株。火白麻肆千玖百陸拾陸斤。紅花貳拾貳斤。木綿花玖百肆拾陸斤。藍澱伍百壹拾陸斤。

〔武進縣〕田土玖千叁百伍頃肆拾壹畝。夏稅絲柒百陸拾捌兩。桑壹萬伍千叁百柒拾株。白麻叁百貳拾玖斤。紅花貳拾貳斤。木綿花貳百伍拾陸斤。藍澱玖拾柒斤。

〔無錫縣〕田土柒千貳百捌頃玖拾柒畝。夏稅絲柒拾壹兩。桑壹千肆百貳拾柒株。白麻壹百柒拾柒斤。

〔宜興縣〕田土壹萬叁千壹百肆拾貳頃伍畝。夏稅絲壹萬肆千捌百壹拾柒兩。綿陸千捌百柒拾壹兩。麻布叁千玖百柒拾貳丈柒尺玖寸。桑貳萬捌千伍百陸拾玖株。火麻叁千柒拾壹斤。

〔江陰縣〕夏稅桑壹拾萬肆千伍百貳拾□株。火麻壹千叁百捌拾斤。木綿花陸百玖拾斤。

洪武二十四年，攢造黃册。本府所隸四縣，實徵官民田地、山灘、塘蕩、圩埂等項，總肆萬伍千叁百肆拾伍頃貳拾畝玖分壹厘。內官田等捌千叁拾捌頃柒拾肆畝柒分捌厘玖毫，民田等叁萬柒千叁百陸頃肆拾陸畝壹分貳厘壹毫。夏稅絲壹萬柒千柒百肆拾伍兩柒錢陸分叁厘肆毫捌絲。綿柒千陸百兩叁錢叁分肆厘柒毫。麻布伍千柒拾貳丈柒尺壹寸肆分叁厘玖毫。

〔宜興縣〕實徵官民田地、山灘、塘蕩等項壹萬伍千伍百壹拾叁頃伍拾肆畝壹分貳厘貳毫，內官田等叁千陸百陸拾伍頃伍拾伍畝壹分捌厘捌毫，民田等壹萬壹千捌百肆拾柒頃玖拾捌畝玖分叁厘肆毫。夏稅絲壹萬壹千柒百肆拾伍兩柒錢陸分叁厘肆毫捌絲。綿柒千陸百叁拾兩叁錢叁分肆厘柒毫。麻布伍千柒拾丈柒尺壹寸肆分叁厘玖毫。

永樂十年，本府實徵官民田地、山灘、塘蕩、淹圩埂等，頃總伍萬肆百貳頃伍拾伍畝柒分捌厘壹毫，內官田等玖千肆百柒拾頃叁拾陸畝肆分捌厘叁毫，民田等肆萬玖百叁拾貳頃壹拾玖畝貳分玖厘捌毫。夏稅絲貳萬壹千伍百陸拾柒兩玖錢柒分壹厘陸毫肆。絲綿玖千貳百叁拾叁兩肆錢肆分肆厘玖毫。麻布陸千壹百陸拾柒丈貳尺陸寸叁分叁厘柒毫。

〔宜興縣〕實徵官民田地、山灘、塘蕩淹壹萬玖千伍百叁拾肆頃玖拾柒畝陸分伍厘貳毫，內官田等肆千捌頃陸拾肆畝捌分肆厘伍毫，民田等壹萬伍千伍百貳拾陸頃叁拾貳畝捌分柒厘。夏稅絲貳萬壹千伍百陸拾柒兩玖錢肆分壹厘陸毫肆。絲綿玖千貳百叁拾叁兩肆錢肆分肆厘玖毫。麻布陸千壹百陸拾柒丈貳尺陸寸叁分叁厘柒毫。

宣德十年，實徵官民田地、山灘、塘蕩淹等項陸萬伍百肆拾肆頃貳畝壹厘柒毫，除減額官田外實科下項。夏稅絲貳萬壹千玖百貳兩玖錢肆分叁厘柒。絲綿

玖千肆百貳拾玖兩捌錢捌分陸厘貳毫伍絲。麻布陸千貳百叁拾陸丈伍尺貳寸捌分肆厘壹毫。

〔宜興縣〕實徵官民田地、山灘、塘蕩淹壹萬玖千陸百玖拾柒頃伍拾壹畝肆分壹厘壹毫。夏稅絲貳萬壹千玖百貳兩玖錢肆分叁厘柒絲。綿玖千肆百貳拾玖兩捌錢捌分陸厘貳毫伍絲。麻布陸千貳百叁拾陸文伍尺貳寸捌分肆厘壹毫。

正統、景泰、天順年間，田□□縮不等，大槩與宣德十年定額相同。逐年科徵綿布每布□匹，准米壹石。係户部坐派，分撥各縣辦納，其數不定。

成化十八年，黄册實徵官民田地、山灘、塘蕩、淹圩埂地，陸萬壹千柒百柒拾柒頃柒伍畝伍分伍毫，【略】夏稅絲貳萬貳千陸拾陸兩伍分捌厘玖毫壹絲。綿玖千伍百貳兩叁錢捌分叁厘伍絲。麻布陸千貳百捌拾壹丈叁尺叁寸柒分玖厘叁毫。

〔宜興縣〕實徵官民田地、山灘、塘蕩淹壹萬玖千捌百陸拾陸頃陸拾陸畝伍分陸厘柒毫，【略】夏稅絲貳萬貳千陸拾陸兩伍分捌厘玖毫壹絲。綿玖千伍百叁兩叁錢捌分叁厘伍絲。麻布陸千貳百捌拾壹丈叁尺叁寸柒分玖厘叁毫。

孫仁、朱昱〔成化〕《重脩毗陵志》卷八《食貨・土産》

帛之屬

羅、綾、紗、紬、絹、宋有機户善織，號曾陵絹。今絶無之。□□歲輸租絹，皆先期於溧陽諸處售以充税。布。有苧麻二種，又有木綿充賦。

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卷四《土産》　布帛　羅潤州土貢彩羅，見《唐地志》。貢大花羅，見宋王歲貢奏疏。互見《土貢門》。綾潤州土貢水紋、魚口、練葉、花紋等綾，見《唐地理志》并《元和郡縣圖志》。又貢方紋綾、水波綾，見《寰宇記》。今所織者名杜綾，又摐綿爲縷織之，名綿綾，用白絲織之，名大綾，互見於《土貢門》。絹潤州貢絹見《寰宇記》，今土人所織者名土絹。按《周禮・内司服》注：素紗者，今之白縛也。縛音絹。《説文》「絹，繒如（麥）〔麥〕，梢（色）〔色〕」一名鮮支。《廣雅》曰：鮮支，絹也。互見《土貢門》。紗出丹徒縣洞仙、高平二鄉，浙人貴重之。按，漢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穀，吹綸絮。顔師古注：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穀，紗也。方空，紗薄如空也。吹者，言吹噓所成，亦紗也。《唐書音訓》：輕容，無花薄紗。紬土人所織名南綢，摐綿爲之名綿綢。按，《急就章》顔師古注：絡，今之生繒也。一曰，今之綿綢是也。繒，一作縉，始移反。《説文》：「縉，繼緒也。」《廣韻》：縉繒似布。布土貢火麻布，見《唐地理志》，賦納貯布，見《元和郡縣圖志》。以苧皮兼絲緝而成者，謂之絲布。《舊志》爲金壇之絲布、苧布，皆女紅所織，世稱精麗，近土人亦有織木綿爲布者。《文選・蜀〔郡〕〔都〕賦》：「布有橦華。」李善注：蜀都有橦樹，其華柔可織布。豈謂是與。

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卷六《舊貢》　衫羅，水紋、魚口、繡葉花紋等綾，火麻布，雜藥、竹根、黄粟、伏牛山銅器、鱘鮓。已上見《唐地理志》及《元和郡縣圖志》。方紋綾、水波綾，歲貢十疋，聖節二十疋。羅歲貢十疋，聖節三百疋，大禮年分添造五十疋。綿絹聖節三百疋。【略】段疋歲額五千九百一疋。織染局三千五百六十一疋，生帛局一千八百三十疋，丹徒縣五百一十疋。紵絲一千九百四，織染局獨造。暗花一千一百六十七，枯竹褐四百一，稈草褐一百三十，明緑一百五十九，鴉青一百五十九，馳褐一百八十六，白三十二。素七百三十七。枯竹褐二百五十五，稈草褐一百四十八，明緑九十九，鴉青九十九，馳褐一百一十八，白一十八。絲紬三千九百九十七。織染局一千六百五十七，生帛局一千八百三十，丹徒縣五百一十。官青花三百三十一，織染局獨造，枯竹褐一百五十九，稈草褐一十五，明緑三十一，鴉青六十六，馳褐三十，橡子竹褐三十。斜紋三千六百六十六。織染局枯竹褐六百三十六，稈草褐六十三，明緑一百二十三，鴉青六百六十四，馳褐一百二十，橡子竹褐一百二十。生帛局枯竹褐四百七十七，稈草褐三百五十一，明緑二百一十一，鴉青四百二十二，馳褐一百八十五，橡子竹褐一百八十五。丹徒縣枯竹褐一百二十五，稈草褐一百，明緑七十五，鴉青八十，馳褐六十五，橡子竹褐六十五。江南歸附之初，置織染提舉司，設兩局，以集造作。丹徒民三百餘家，始以婦人女子織紗得名，局家例以匠役之，由是不靖于鄉，省臺分官撫恤，然後還定，民復詣闕以訴，願世爲邑民奉公，上尋罷提舉司，並隸本郡。近年以來，兩局工多匠少，而丹徒之民又以非匠户，無既廩之給，母告病焉。《嘉定志》：綾十疋，歲貢。羅三百一十疋，歲貢十疋，聖節三百疋。絹三百疋。歲貢。《咸淳志》：綾二十疋，聖節。羅三百五十疋，聖節三百疋，大禮年分添造五十疋。

張寧、陸君弼〔萬曆〕《江都縣志・食貨志》　貢課　桑二千七百六十珠，每株科絲二錢一分七釐五毫，共絲六百兩三錢。每絲十二兩折絹一疋，共絹三十三疋零絲三錢。歲造辦紵絲二十六疋，生絲絹八十二疋，大紅紵絲十六疋，深青紵絲六疋，大紅線羅十一疋，青線羅十六疋。黄麻一千八百六十七斤十兩，白麻三十二斤十二兩二錢二分。河泊所黄麻一千八百六十七斤十兩，白麻三十二斤十二兩二錢三分。

物産　貨蒲合晒白草布。

麻有白麻、有苘、有苧。

絲有土蘿花、有穀綾花、有絲綿、有苧線、有綿紬、有生絹。

申嘉瑞、李文〔隆慶〕《儀真縣志》卷七《食貨攷》　漢榷征無攷。唐元和間置

揚子鹽鐵留後，給大農國計，故《六典》淮南道曰：揚子厥貢青銅鏡嘗以五月五日江心鑄之。及莞席、細紵。國朝置批驗鹽引所，視唐、宋立法，于鹽爲特重矣。凡土産，宋則有麻紙、有絹、有紬，出戒香尼寺三十六院，尼僧所製。有鷄鳴布。婦女克勤，夜浣紗宵成布。國朝歲派有翎毛、麂皮、絲、紵。【略】有苧，有葛，秋冬田家競製麻窩鞋，入市最廣。蠶絲賣黄白繭。

范成大《吴郡志》卷一《土貢》 唐之土貢，考之《唐書》，所貢：絲、葛、綿、八蠶絲、緋、綾布、白角簟、草席鞋、大小香秔、柑、橘、藕、鰡皮、魴腊、鴨胞、肚魚、魚子、白石脂、蛇粟。《六典》又有紅偏（綸）巾、蛇床子。《圖經》及《九域志圖叙》，唐貢：絲綿、絲布、八蠶絲、朱綾等外，又有絲布、菱、米、柑、橘、藕、燈心席、燈心草、鞋子、□味三十七，鰡魚條、魴魚條、魚春子焉。二魚條疑即鰡皮、魴腊，春子疑即魚子也。《大唐國要圖》又載，蘇州貢：絲絹、綾絹、烏眼綾衫、段羅、紵布、折皂布、柑子、橘子、菱角。三書所載，不同如此。

本朝土貢，考之《九域圖》，所貢：坐倚席、白墡、柑、橘、鹹酸果子、海味、鮺魚肚、糟薑。《元豐土貢録》載，户部：薰橘一萬五千顆，治平四年罷。生絲鞋，皇祐勅罷。花席二十合。熙寧三年罷。又云，《進奏院狀》稱，見今逐年進奉土産：柑、橘、糟薑、鹹酸果子。又云，今别貢葛二十疋，白石脂、蛇床子各十斤，席二十領。以上本朝故事。今惟遇聖節貢銀五百兩，絹五百疋，葛布二十疋。

彭澤、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三《食貨二・財賦軍需徭役附》 唐歙州初領縣三，繼領縣五，後領縣六。時行兩税法，其税則無所考。按《開元十道圖》歙州隸江南東道，厥賦不過麻紵。至景福中，楊行密逐唐刺史裴樞，而使其僞將陶雅代之。兩税之外，又起三色雜錢，稱鹽錢者，官據口給食鹽而斂其直；稱麴錢者，給民麴使得釀酒，而歸其麴之直於官；稱脚錢者，每貫出錢五十，以備解發至廣陵。三色合而言之，總曰雜錢，亦曰鹽錢、解錢、見錢。此外又有軍衫布，歲以鹽於民間博之，每疋給鹽七觔半，故《前志》云：三壤之則，歙休寧、祁門、黟、績溪，上田園每畝税錢二百爲夏税，紬四寸，絹一尺三寸，布一尺，綿三錢，見錢五十五，鹽錢十二，脚錢十二，此三色雜錢者。下至五代及宋，有司不直令輸錢，又折變爲絹四尺三寸，綿四錢五分，麥一升二合，秋苗則米二斗二升，耗米四升四合，鹽錢十二，義倉二升二合。中田園每畝税錢一百五十爲夏税，紬三寸，絹一尺二寸五分，布五分，綿二錢，見錢四十三文七分五釐，鹽錢九文，脚錢八文，三色雜錢又折變爲絹三尺四寸，綿三錢，麥九合。秋苗則米一斗七升七合，耗米三升五合，鹽錢九文，義倉一升九合。下田園每畝税錢百文爲夏税，紬一寸二分，絹一尺五寸，布二寸五分，綿一錢，見錢二十七文七分五釐，鹽錢六文，脚錢六文，三色雜錢又折變爲絹二尺五寸，綿一錢五分，麥六合。秋苗則米一斗三升三合，耗二升七合，鹽錢六文，義倉一升三合。大率上田産米二石者，田主之收什六七，夏秋之税度用錢二千八百，自餘中田、下田以次率之。【略】

五代歙州領縣六，地初爲吴楊氏，繼爲南唐李氏所有，其税則無可考。大率皆承唐末陶雅所增舊額，而税外三色雜錢及軍衫布並無減免。及其末年，淮南産鹽之郡爲周世宗所下，無以給民直，以舊所得鹽錢、軍衫布紐爲正税，令民輸之。

宋初爲歙州，後改爲徽州，領縣六。夏税折納紬綿絹布，又有小麥之征，税錢及百文者輸五合。其三色雜錢，酒酤在官，不復給糴而直輸之，有司失於申請，每税錢一貫者，輒存此三色，爲錢三貫九百五十，歲爲錢五萬緡有奇。後又各折紬綿絹，不在夏税折納之數，故税絹之外，有折錢絹，税紬之外，有折錢紬，税綿之外，有折錢綿，苗米之外，有折錢米，苗麥之外，有折錢麥，其多寡歲歲不同。軍衫布亦以無鹽直令輸納，自税錢五貫以上，科敷每貫納布三尺六寸有奇，隨夏税輸之。至乾道四五年以後，折納雜錢名爲四色，故夏税有税紬、税絹、正綿、正麥錢、紬錢、絹錢、綿錢，而麥一斗者，又有義麥，凡九色。秋税有糙米，又有租課糙米、熟米，及鹽錢、黑豆。和買紬絹，大率徽土薄，不宜於杭，故梁守任昉卒新安時，惟有桃花米二十石，今紅蝦釉是也。杭既不多有，故下户有折解錢，自苗米一石以下，每斗折納見錢五十六文足，貧民以爲便。後軍食日多，乃增就附近三縣取米，則三縣下户得納錢者益少，自一斗九升以上皆輸米。又有穬豆草錢、紬米、絹米之屬，按《新安前志》云：舊制，郡納紬、絹，每疋不過數兩，故絹折錢七百七十，紬折錢七百三十一，布折錢三百五十，綿每兩正耗脚錢六十二文五分，猶爲相近，自後物帛益好，價直益高，而所折之直如故，大率倍於五萬緡之數。紹興中，推行經界，郡守章僅爲時相力言民病，請因蠲減重賦，不見聽。至乾道六年，郟升卿任滿賜對，乞將雜錢所折之絹減半，而拘江東漕司歲所取本州寬剩絹六千疋，折雜錢三萬緡，并額外科建康府絹五千疋，歸大農補還減半之數。事下户部，按律非法擅賦斂及科買折納而反覆折紐，或别納錢物者，具其科條行下約束，而令江東諸司公共相度閱，再期不報。前江東安撫司章謙言於朝，以爲安撫司已相度乞減雜錢之半，而拘漕司、建康府絹各半折解錢三之一還户部，可以補雜錢減半之數，且牒諸司矣，而至今未申部者，由比來吏强官弱，帥守

監司雖欲奉承而吏不欲也，願嚴立限，趣令申上。八年五月，朝旨下諸司，期以半月，諸司即用此議上，而户部又請將折斛錢亦減其半，大約通計減錢二萬一千六百餘貫，紐充減落雜錢之數。七月二十五日奏可，委漕臣取見均減雜錢等名額實數，督責守令不得依前科擾，務要恩惠及民。是日，又有旨將徽州減免不盡雜錢，盡數蠲免，以寬民力。其本州認發漕州司絹三千疋，折斛錢萬五千貫，建康府絹二千五百疋，亦與放免，却令户部於沙田蘆場錢内撥還。而郡以郷升卿初指爲歙、休寧等五縣請，故雜錢只三萬七千餘緡，然合婺源計之，實五萬四千餘緡，今一切蠲免，則郡計所失多，乃審于户部，而漕司又以折斛錢三萬緡，通雜錢五萬緡，合爲八萬緡，數目不等，乃繼委户部使者覈實，於是鹽脚錢一萬二千一百八十餘緡爲雜錢，其見錢四萬緡非也。詔如其數，免一萬二千一百八十餘緡。而有司以爲轉運司折斛錢三萬緡，建康府絹五千疋者，皆秋苗科折，非雜錢之例，下郡椿發如其故。《新安後續志》云：此《前志》所載，宋以來無此名號矣。《前志》又云：翰林學士沈括稱，宋初蠲正五代方鎮割據税外多取之弊，其有輕重未均處，稱隨事均之。福、歙税額太重，故福州纔令以錢二百五十折納絹一疋，歙州輸官之絹只重數兩，後人往往疑浙絹太重，蓋不見當時之意，此括之所載於其書可考者也。至其後，亦不能盡如宋初數兩之制，然令甲江東一路税絹俱重十二兩，獨歙州以咸平二年特旨，只此十兩爲定，并下庫務，不得退駁，每疋折錢七百三十一文。元豐二年勑，將歙州預置絹錢，每疋作九百五十文。至紹興十八年，户部符每疋估時價錢二貫足，而江東轉運司則每疋納一貫八百足，蓋大率如此。而婺源所納紬、絹，歲差大户自縣起發，徑赴左帑。乾道三年，以踈怯兒却，時守臣乞以所退每疋折省錢三千，於其中割除頭子朱墨等錢，買輕齎解赴左帑。詔乃以婺源絹如未給散（入）（大）户却解赴左藏庫交納，或已給散，即依所乞權折錢一次，而以守臣爲擾，鐫秩罷之。其謫詞曰：不念繭絲之缺，靡思杼軸之空。其拳拳於歙民可知。

紹興中，經界田地後，本府夏税，紬二千九百九十六疋一尺八寸七分，絹三萬四百一十三疋五尺四寸七分，布五千六百八十五疋二丈四尺八寸五分，綿二十萬八千八百三十三兩四錢一分，小麥六千三十三石一斗五升六合，錢四萬二千三百六十九貫六百三十七文。軍衫布三千二百八疋二丈九尺七寸。租課錢二百六十二貫三百二十一文，麥三斗八升，内二升折麥，茶一觔，片茶錢六十九貫九百三十七文。雜錢一千五百七十一貫四百九十文。秋税，糙米一十五萬九千四百八十一石六斗一升七合，鹽錢六千八百九十貫八百四十九文，租課糙米一千四十六石九斗八升九合五勺，熟米九石九斗七升，黑豆一十八石七斗七升，和買紬一萬九千一百二十六疋半，絹五萬六千二百六十六疋。歙縣夏税，紬千二百四十三疋三丈一尺三寸六分，絹萬二千一疋一丈五尺八寸七分，布二千三百四十四疋一丈八尺七寸一分，綿八萬七千八百八十五兩五錢七分，小麥二千七百五十二石八斗五升九合，錢萬一千三百三十二貫三百九文，軍衫布千五百一十二疋。夏租課錢百一十九貫四十五文，租課麥三斗八升，内二升折麥茶一觔。秋税，糙米五萬六千二百八十七石六斗五升七合四龠，鹽錢二十四百二十五貫六百八十四文三分，租課糙米三百一十五石七斗八升，熟米八石一斗九升，黑豆一十八石一斗七升。和買，紬五千一百三十七疋有半，絹萬五千四百六十五疋。休寧縣夏税，紬八百三十七疋二丈三尺二寸，絹八千二百六十二疋一丈七寸，布一千八百二十九疋一丈八尺，綿五萬六千八百二十一兩四錢，小麥一千六百八十二文，軍衫布九百七十二疋一丈七寸。租課錢一十五貫五百七十五文。秋糧，糙米三萬八千四百二石二斗三升八合，鹽錢一千五百二十四貫七百七文。租課糙米一百九十三石一斗四合五龠，熟米一石四斗七升。和買，紬三千五百二十五疋，絹一萬八百七十五疋。婺源縣夏税，錢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二貫四百一十九文，絹四疋七寸，布三疋二丈六尺，綿九十七兩八錢。租課錢一百二十七貫七百一文，片茶錢六十九貫九百三十七文。秋税，糙米一萬九千五百六十四石九斗七升七合，鹽錢一千一百三十三貫九百五十五文。租課糙米五百三十八石一斗五合。和買，紬四千九百八十八疋，絹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三疋。祁門縣夏税，紬三百二十二疋六尺，絹三千二百五十四疋八寸，綿七千九十九兩，小麥一斗七升，錢四千九百四十九貫七十四文。秋税，糙米一萬五千三百七十四石三斗五升五合，鹽錢五百六十一貫三百一十一文。租課熟米三斗一升，黑豆六斗。和買，紬一千九百八十八疋，絹五千五百一十二疋。黟縣夏税，紬一百二十七疋一丈七尺五寸七分，絹二千八百二十七疋二丈五尺八寸二分，布六百一十疋六寸一分，綿二萬四千二百七十三兩一錢四分，小麥五百九十八石一斗一升九合，錢二千二貫五百二十三文，軍衫布三百四疋二丈一尺。秋糧糙米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五石三斗七升，鹽錢五百四十二貫一百二十七文。和買，紬一千八百七十五疋，絹四千六百八十八疋。績溪縣夏税，紬三百六十四疋三丈三尺六寸四分，絹四千五十三疋三丈二尺五寸七分，布八百九十八疋一尺五寸三分，綿三萬二千六百五十七兩四錢，雜錢一千五百七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軍衫布四百一十九疋三丈八尺，小麥八百三十三石一斗七升一合。秋税，糙米一萬六千九百七十七石一升九合六龠，鹽錢七百三貫二百五十四文七分。和買，紬一千六百一十三疋，絹四千九百一十三疋。

唐錦（正德）《大名府志》卷三《田賦志・物産》

雜植

麻、苧、綿花。

雜產

絲、綿、絹、綾、布。

董弦等〔嘉靖〕《內黃縣志》卷二《物產》 雜植麻、蓖、綿花。雜類絲、綿、絹、綾、布、紬。

郜相、樊深〔嘉靖〕《河間府志》卷七《風土志》

土產

《唐書》：土貢：絹、絲、布、柳箱、葦簟、糖蠏、鱧鮓。清河郡貢氈十領，河間郡貢絹三十疋，景城郡貢糖蠏三十三斤，莫州、文安郡貢綿三百兩，棣州貢絹十疋。玄宗時東都明福門外創集賢書院，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歲供兔皮千五爲筆材。

宋河間繭絲織紝之所，出貢絲。滄州、景城郡貢大絹、大柳箱。莫州、文安郡貢綿。清州乾寧軍貢絹。瀛州高陽關貢絹。景州永靜軍貢簟、絹。

金河間府產無縫綿、滄鹽、蒲席、馬蔺花、香附子、錢蝦、乾魚、蟹。【略】枲麻、火麻，又名線麻、黃麻。邪文布、無縫綿，即綿花。以下四種俱唐土貢，又名本綿。絲、絹、粗布，俗云家機布。其闊者又名闊白布。平機布，視粗布稍細而闊。土綾，景州、吳橋各州縣亦有織者。麻履。

郜相、樊深〔嘉靖〕《河間府志》卷八《財賦志》 弘治十五年，實徵數目：夏稅，人丁絲，并没官地畝折絹四千九百二疋二丈六尺三寸三分一釐三毫七絲五微。農桑折絹八百八十九疋七尺三寸九分一釐九毫七絲五微。【略】地畝綿花絨四千六百四十七斤一十三兩五錢。

弘治十五年，起運事例：夏稅，京庫，人丁絲折絹四千九百二疋三丈六尺三寸三分一釐三毫七絲五微。【略】京庫，地畝綿花絨四千六百四十七斤一十二兩五錢。京庫綿花絨三萬斤。

杜應芳、陳士彥等〔萬曆〕《河間府志》卷四《物產》 枲部　枲麻、火麻，又名線麻、黃麻。棉、斜文布、粗細布，細者次於吳中。麻履、絲、絹、土綾。不堪用。

章律、張才〔弘治〕《保定志》卷七《食貨三・土產》

穀屬

麻有二種。一曰胡麻。《廣雅》云巨勝。即今之芝麻。有膏可以壓油。一曰大麻。《爾雅》云：枲，其皮可績布，其實爲麻，可以爲乳酪。又有一種，葉大花黃，俗謂之枲麻。

帛屬

綾、紬、絹、布。

貨屬

羊毛、綿花、絲。

王國楨等萬曆增修《保定府志》卷一八《田賦志》

保定府

《舊志》官民田地三萬五千五百二十一頃三畝五分一釐三毫五絲。

夏稅，人丁絲一十九萬六千九百七十一兩，桑絲三萬。

秋糧，綿花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六十三兩八錢七分。

《新册》官民田地八萬九千一百四十一頃一十二畝九分六釐八毫七絲。

夏稅，人丁絲折絹一千七百九十六疋一丈三尺三寸，人丁絲折絹一千九百四十九疋一丈三尺八寸，本色絲一百四十七斤四兩四錢一分，桑絲折絹一千六百一十二疋四尺五寸，人丁絲折絹八百四十六疋三丈一尺五寸。

秋糧，地畝綿花絨九千五百七十四斤八兩五錢六分。

論曰：以余觀於《舊志》地少三倍而糧多三倍，以新額較之，地益三倍而糧減三倍，何也？《舊志》所載，成化初年事也，今志田賦數與《大明會典》合，《會典》成於弘治中，去成化不遠，不應參互懸絶如此，豈《舊志》紀載有未確邪。

清苑縣

《舊志》官民田地二千八十一頃一十五畝一分九釐三毫。

夏稅，人丁絲一萬四千二兩，桑絲一千九百四十四兩二錢。

秋糧，綿花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一兩三錢。

人丁絲折絹七十四疋，桑絲折絹九十七疋一丈七尺五寸五分，人丁絲折絹九十五疋一丈八尺六寸。

滿城縣

《舊志》官民田地一千一百六十六頃六十二畝五釐一毫。

夏稅，人丁絲三千七百二十七兩，桑絲六百二十兩八錢二分五釐。

秋糧，綿花二千四百六十五兩一錢。

《新册》官民田地三千二百六十六頃九十二畝七分三釐。

夏稅，人丁絲折絹二十四疋五尺二寸，桑絲折絹三十一疋一尺二寸三分七釐五毫，人丁絲折絹三十疋。

秋糧，京庫，綿花絨一百五十五斤一兩一錢。

安肅縣

《舊志》官民田地一千六百二十一頃五十二畝六分一毫。

夏稅，人丁絲九千一百六十九兩，桑絲一千二百一兩七錢八分。

秋糧，綿花三百九十九兩五錢六分。

《新册》官民田地五千九百五十三頃九十三畝七分四釐。

夏稅，人丁絲折絹五十疋，桑絲折絹六十疋二尺六寸五分，人丁絲折絹六十疋。

秋糧，京庫，綿花絨三百九十九斤一十五兩五錢六分。

定興縣

《舊志》官民田地二千三百七十一頃四十八畝二分七釐。

夏稅，人丁絲一萬二百八十五兩，桑絲二千六百八十七兩五錢八分。

秋糧，綿花一萬七百五十兩三錢二分。

《新册》官民田地五千八百八十三頃五十三畝二分六釐。

夏稅，人丁絲折絹四疋八尺五寸，桑絲折絹七十六疋二丈七尺五寸，人丁絲折絹四疋八尺五寸。

新城縣

《舊志》官民田地二千九百八十四頃五十七畝七分。

夏稅，人丁絲一萬四千八百七十兩，桑絲二千五百四十五兩一錢九分。

秋糧，綿花一萬四十四兩四錢。

《新册》官民田地一萬三頃八十六畝五分。

夏稅，人丁絲折絹一百二十六疋二丈五尺二寸，桑絲折絹一百三十二疋一丈八尺八寸。

秋糧，京庫，綿花絨六百二十七斤一十二兩四錢。

唐縣

《舊志》官民田地二千六百五十四頃九十七畝三分七釐一毫。

夏稅，人丁絲九千九百三十七兩，桑絲五千七百七十三兩九錢三分五釐。

秋糧，綿花二萬二千七百九十四兩六錢六分。

《新册》官民田地四千七百七十六頃三十二畝二分一釐。

夏稅，人丁絲折絹二百五十一疋五尺二寸，桑絲折絹二百八十八疋二丈八尺四寸二釐五毫。

秋糧，京庫，綿花絨一千四百二十四斤一十兩六錢六分。

博野縣

《舊志》官民田地一千五百六十三頃九十二畝七分七毫。

夏稅，人丁絲五千七百四十兩，桑絲一千七百七十一兩六錢六分。

秋糧，綿花二千九百四十二兩六錢八分。

《新册》官民田地二千七百九十七頃一十畝一分九釐。

夏稅，人丁絲折絹一百一十一疋一丈九尺六寸五分，桑絲折絹八十八疋一丈七尺四寸九分，人丁絲折絹一百三十六疋。

秋糧，京庫，綿花絨一百八十三斤。

慶都縣

《舊志》官民田地一千三百四十七頃五十五畝二分九釐三毫。

夏稅，人丁絲五千三百九十六兩，桑絲三百六十一兩五分。

秋糧，綿花一千四百一十二兩四錢。

《新册》官民田地一千一百四十二頃七十五畝八分三釐。

夏稅，人丁絲折絹七十二疋，桑絲折絹一十八疋一尺五寸七分五釐，人丁絲折絹八十八疋八尺九寸。

秋糧，京庫，綿花絨八十八斤四兩四錢。

容城縣

《舊志》官民田地三百九十一頃三十五畝四釐四毫。

夏稅，人丁絲二千九百四十九兩，桑絲二百二十二兩五錢。

秋糧，綿花八百九十兩。

《新册》官民田地一千六百二十四頃一十二畝八分。

夏稅，人丁絲折絹二十二疋，桑絲折絹一十一疋三尺七寸五分，人丁絲折絹二十八疋五尺五寸。

秋糧，京庫，綿花絨五十五斤一十兩。

完縣

《舊志》官民田地二千七百二十四頃五十九畝二分七釐。

夏稅，人丁絲五千七百二十六兩，桑絲四千一百四十二兩二錢五分。

秋糧，綿花六千四百二十四兩四錢。

《新册》官民田地三千八百一十五頃八十畝五分。

夏稅，人丁絲折絹四十二疋，桑絲折絹二千八百七尺一寸二分五釐，人丁絲折絹五十二疋四尺三寸。

秋稅，京庫，綿花絨一千二十二斤一十三兩二錢。

蠡縣

《舊志》官民田地二千九百四十一頃八十五畝二分八釐七毫六絲。

夏稅，人丁絲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二兩，桑絲二千八十兩一分一釐。

秋糧，綿花五千三百四十九兩六錢。

《新册》官民田地四千二百九十二頃七十九畝二分五釐五毫。

夏稅，人丁絲折絹二百六十八疋四尺，桑絲折絹一百四疋一寸六分。

秋糧，京庫，綿花絨三百四十四斤五兩六錢。

雄縣

《舊志》官民田地一千四百三十三頃四畝三分一釐。

夏稅，桑絲一千六百五十六兩一分。

秋糧，綿花七百六十兩六錢五分。

《新册》官民田地三千九百六十六頃五十七畝八分五釐。

夏稅，人丁絲折絹一百三十六疋二丈四尺七寸，桑絲折絹八十三疋二丈一尺九寸九分。

秋糧，京庫，綿花絨二百三斤一十三兩二錢。

祁州

《舊志》官民田地一千二百三十一頃七十畝三分三釐。

夏稅，人丁絲八千五百四十六兩桑絲一千二百九十四兩三錢八分。

秋糧，綿花五千二百二十四兩六錢。

《新册》官民田地五千九百七十一頃五十八畝七分五釐。

夏稅，人丁絲折絹八十二疋，桑絲折絹六十四疋二丈一尺五寸七分，人丁絲折絹一百二疋七尺。

秋糧，京庫，綿花絨三百二十六斤八兩六錢。

深澤縣

《舊志》官民田地八百八十三頃四十七畝四分九釐。

夏稅，人丁絲七千六百一十三兩，桑絲九百一十兩。

秋糧，綿花三千六百六十六兩。

《新册》官民田地三千五百八十七頃四十八畝五分九釐六毫八絲。

夏稅，人丁絲折絹一百八疋，桑絲折絹四十五疋二丈二尺九寸，人丁絲折絹一百三十三疋。

秋糧，京庫，綿花絨二百二十九斤一兩。

束鹿縣

《舊志》官民田地一千四百三十三頃五十一畝二分八釐三毫。

夏稅，人丁絲二萬一千九兩，桑絲一千五百八十八兩。

秋糧，綿花六千四百三十四兩。

《新册》官民田地七千一百三十二頃四十七畝一分三釐。

夏稅，人丁絲折絹二百四十一疋一丈九尺八寸，桑絲折絹七十九疋一丈二尺，人丁絲折絹二十七疋九尺二寸。

秋糧，京庫，綿花絨四百二斤二兩。

安州

《舊志》官民田地一千六百一十頃九十二畝一分九釐。

夏稅，人丁絲八千七十六兩，桑絲一千一十一兩七錢五分。

秋糧，綿花一千三百五十二兩六錢。

《新册》官民田地三千六十八頃四十二畝五分。

夏稅，人丁絲折絹二百四十六疋二丈三尺，桑絲折絹九十二疋二丈五尺一寸二分五釐。

秋糧，京庫，綿花絨一千三百五十斤三兩六錢。

高陽縣

《舊志》官民田地一千二百三十五頃五十八畝六分二釐九毫九絲。

夏稅，人丁絲七千一百八十四兩，桑絲一千五百七十六兩二錢九釐。

秋糧，綿花八千五百一兩一錢。

《新册》官民田地二千九百八十頃八十二畝九分六釐七毫。

夏稅，人丁絲折絹一百一十五疋二丈九尺，桑絲折絹七十八疋二丈四尺。

秋糧，京庫，綿花絨四百四十九斤九兩九錢。

新安縣

《舊志》官民田地八百一十五頃四十九畝九分五釐。

夏稅，人丁絲五千二百八十兩，桑絲一千七兩二錢五分。

秋糧，綿花三千五百四十六兩。

《新册》官民田地一千一百七十七頃四十六畝六分六釐四毫。

夏稅，人丁絲折絹一十九疋二丈六尺五寸，桑絲折絹五十疋七尺二寸七分五釐，人丁絲折絹二十三疋。

秋糧，京庫，綿花絨二百二十斤。

易州

《舊志》官民田地三千八頃七十五畝四分四釐。

夏稅，人丁絲一萬七千四百十二兩，桑絲一千三百五十兩五錢。

秋糧，綿花五千四百五兩六錢。

《新册》官民田地六千七百七頃六十一畝四分五毫九絲。

夏稅，人丁絲折絹三十七疋一丈六尺五分，本色絲八十四斤三錢一分。

秋糧，京庫，綿花絨三百三十六斤七兩一錢四分。

淶水縣

《舊志》官民田地二千一十八頃九十三畝一分三毫。

夏稅，人丁絲一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兩，桑絲一千五十七兩二錢二分五釐。

秋糧，綿花四千二百二十八兩九錢。

《新册》官民田地四千四百六十一頃四畝五分。

夏稅，人丁絲折絹一十五疋，本色絲六十三斤四兩一錢，人丁絲折絹二十疋一尺五寸。

秋糧，京庫，綿花絨二百六十四斤八兩。

戴銑〔弘治〕《易州志》卷二《土産》

帛類

紬、絹、布。

貨類

絲、綿、綿花、黄白麻。

汪心等〔嘉靖〕《尉氏縣志》卷一《土産》

貨類

絲、絹、紬、綾、帕、絹包頭、青、白二色。枲、麻、蔴、綿花、綿布。

汪心等〔嘉靖〕《尉氏縣志》卷二《貢賦》

《禹貢》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兗地宜漆，枲、麻也。絺，細葛也。紵，亦織爲布者也。黑經白緯曰纖。纊，細綿也。尉氏於諸物僅有枲耳，纊則間有之。

《周禮》河南曰豫州，其利林、漆、絲、枲。漆木成林，絲，蠶絲也。唐陳留郡，絹二十疋。絹之爲數不多，尉氏有無不可知。

張良知〔嘉靖〕《許州志》卷三《田賦志・土産》

貨類：絲、絹、綿紬、綿、棉花、麪、蔴麻、布。

王樞、承天貴〔正德〕《汝州志》卷三《土産》

雜産　絲、絹、布、紬、綿花、蔴麻。

潘庭楠〔嘉靖〕《鄧州志》卷一〇《賦役志・物産》

物産州縣同

貨有布，有麻，有綿花，内，淅有黄麻，有黄絹。

李錦、周榮等〔正德〕《新鄉縣志》卷二《土産》

帛類

絲、絹、紬、綾、綿花、綿布、蔴、麻。

鄭相、黄虎臣〔嘉靖〕《夏邑志》卷一《土産》

貨物

絲、綿、絮、紬、綿布、絹。

鄭珍、莫友芝〔道光〕《遵義府志》卷一三《賦税一・前代》

唐

溱州土貢：斑布。《唐書・地理志》。開元貢：楮皮布、紵布。《元和郡縣志》。

夷州土貢：【略】開元貢：斑布。賦：麁布。《元和郡縣志》。

宋

南平軍土貢：絹一十匹。《元豐九域志》。

按：《元豐志》播、高、溱諸州，皆不載貢，惟《宋史・渝州蠻傳》熙寧三年，復賓化砦，以其地賦民，凡得租三萬五千石，絲綿一萬六千兩，以賓化砦爲隆化縣，建榮懿、扶歡兩砦。此其賦與南平土貢亦有出之遵義東北邊者，録以備考。

元

按《元史・世祖紀》十八年閏八月，命播州每歲親貢方物，其後播州安撫使楊漢英進雨氈，播州蠻官洛麼謝烏窮、宋王保等皆獻方物。

鄭珍、莫友芝〔道光〕《遵義府志》卷一七《物産》

貨類

錦　費著《蜀錦譜》：茶馬司錦院，織錦名色，南平軍貢紅大被褥、真紅雙窠錦，阜大被褥、青大被褥。

絹　《元豐九域志》：南平軍貢絹一十匹。

雨氈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八年，楊漢英進雨氈。

苗錦　《峒溪纖志》：苗錦，大似苧布，巾帨尤佳。其婦女衣緣領袖皆綴雜組，藻彩雲霞，悉非近致，謂之花練，土俗珍之。

花綾　《正安志》：花綾，雜以苧織，染色不鮮。

布　《元和郡縣志》：南州，開元貢斑布。溱州，開元貢楮皮布、紵布。《明統志》：斑布，廢溱州出。《通志》：布，土人所織，甚粗。按，郡人惟遵義東鄉多以織布爲業，蓋其棉花由湖南常德府販買舟載，至省溪江口起岸，令負者渡桶口，由間道至鄭家場火燒舟，列肆坐賣，織家買之，以易紡線，紡家持線與之易，一兩花紡成可多得二錢，貴時可三錢，故紡織互資成業。他鄉紡者，僅爲線供縫紩之用，業織則線無所出，業紡則棉不能繼，非婦女有巧拙之殊，以場市無相資之便也。其所織寬者極三百二十筬，狹者極二百五十筬，寬者名大土布，狹名土布，又名小布、觜布、扣布。近老蒲場亦有花行左右，僅織大布，賈人西走蜀之重慶、瀘、敘，南走威寧、平遠，極於金川，所販皆東北鄉所織也。

胡宗憲、薛應旂〔嘉靖〕《浙江通志》卷一七《貢賦志第三之一》　浙江布政使司，户一百五十四萬九百七十二，口五百一十八萬三千六百六十四。官民田地，山灘塘蕩，池河溪港之屬，共四十四萬六千七百五十九頃四十九畝七分八釐六毫七絲六忽三微三塵。於是有貢，有賦，有役。賦則有夏稅、秋糧，魚油翎鰾，額辦，坐辦，雜辦。役則有銀差，力差。貢曰茶芽五百斤，曰黄魚三百尾。賦，夏稅曰麥，曰絲綿，曰絹，曰小絹，曰鈔，曰農桑折絹，其屬零絲，藍靛改徵黄麻，桐油，料銀凡九。秋糧曰米，曰絲，曰絹，曰鈔，曰鹽糧，曰鹽鈔，曰苧布，曰麤麻布，曰馬草，曰魚課米，曰課鐵，曰課程，其屬鈔鉛荒棕，房地租絲絹，曰魚油、翎鰾，其屬魚油，折熟鐵，折銀硃，魚線膠，魚鰾，折魚線膠，翎毛，折鐵，折熟鐵，翎鰾折黄麻，生鐵，生鐵折桐油，折麻，熟鐵，熟鐵折苧麻，折麻，折桐油，生銅，生銅折麻，折桐油，熟銅，熟銅折麻，折桐油，黄麻，白麻，絡麻，苧麻，銀硃折麻，折桐油，生漆，生漆折桐油，折麻，凡四十七。額辦曰胖襖，曰弓張，曰皮張，曰藥材，曰薦新甘蔗，曰曆日紙，曰書籍紙，曰筆管，曰兔皮，曰香狸皮，曰山羊毛，曰麤細銅絲，曰麤細鐵線，曰鐵條，曰針條，曰青花綿，曰緑子，曰桐油，曰鍍白銅絲，曰苞竹，曰紫竹，曰筆竹，曰班竹，曰白猪鬃，曰桐木，曰松香，曰光蕊，曰槐花，曰梔子，曰烏梅，凡三十。坐辦曰軍器料，曰淺船料，曰水牛底皮，曰白真黄牛皮，曰白硝麂皮，曰段疋，曰肥猪鵝鷄，曰木炭，曰木柴，曰荒絲，曰扇風板，曰白中夾紙，曰金箔，曰串伍素深青紵絲，曰白生素平羅，曰皂縐紗，曰蓮肉，曰銀杏，曰紅棗，曰菱米，曰柿餅，曰香蕈，曰箬笋，曰杏仁，曰火燻猪肉，曰蜂蜜，曰葉茶，曰黄蠟，曰白蠟，曰苞竹，曰水竹軟篾，曰大紅熟絲細線，曰青熟絲細線，曰筆竹，曰長節苞竹，曰長節苦竹，曰白絲，曰農桑絲，曰白榜紙，曰欒榜紙，曰燒造土，曰軟竹篾，曰本色黄紙，曰折色白紙，曰曆日紙，曰改抄紙，曰梨木板，曰翎毛，曰野味銀，曰芽茶，凡五十。【略】

杭州府，【略】賦夏稅麥五千五百六十三石二斗一升九勺，起運三千五百九十九石四斗三升，餘存留。絲綿一十七萬七十九兩九錢有奇，絹二萬五千二百四十疋一丈三尺七寸有奇，鈔六十三錠二貫二百六十九文六分，農桑折絹二百九十五疋二丈一尺有奇，藍靛改徵黄麻八十九斤九兩四錢。秋糧米二十三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石四斗七升四令二勺，起運一十八萬四千六百八十二石九斗六升八合有奇，餘存留。絲一百三十一兩四錢有奇，鈔四十錠四貫一百四十文。鹽糧米一萬三百八十九石九斗二升有奇，有閏加八百六十五石八斗二升六合有奇，鹽鈔起運存留本色鈔各三萬七千六百九十貫五百文，有閏加三千一百四十三貫，折色錢各七萬五千三百八十一文，有閏加六千二百八十六文，麤麻布二疋六尺。課程鈔六十二萬一千五十四錠二貫五百七十一文，有閏加四萬二千二百七十二錠九百六十七文六分，魚油翎鰾翎毛折鐵二千八百斤一十五兩有奇，有閏加二百二十二斤八兩有奇，魚線膠三百七十二斤一十一兩有奇，有閏加二十八斤三兩有奇。額辦胖襖六百五十三副有奇，弓二千張，箭一萬八千二百枝，弦一萬條，麂皮三百五十五張。【略】

嘉興府，【略】賦夏稅麥二萬七千六百三十四石一斗八升九合五勺，起運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九石五斗一升，除存留。絲綿五萬四千八百五十三兩七錢有奇，絹七百七十三疋一尺四寸有奇，鈔一千三百八十二錠二貫九百六十文，農桑折絹六百三十三疋四尺七寸有奇。秋糧米六十一萬八千六百一十一石一升六合七勺，起運五十八萬八千九百八十七石二斗九升三合有奇，餘存留。馬草五十萬六千五百二十七包有奇，起運四十八萬七千二百一十五包，餘存留。鹽糧米二萬一千五百七十八石六斗五升三合有奇，有閏加一千七百九十八石二斗二升三合有奇。鹽鈔起運

存留本色鈔各二萬八千二百七十五貫，有閏加二千七百五十四貫三百七十五文。折色錢各五萬六千五百五十文，有閏加五千五百八文有奇。課程鈔一十一萬二千六十三錠七百六十三文，有閏加一萬三千八十錠三貫四百六十文。魚油翎鰾魚線膠四百一斤九兩五錢九分五釐，有閏加二十斤有奇。黃麻二千六百七十六斤有奇，有閏加一百六十二斤一十四兩有奇。熟鐵六千一百四十二斤二錢，有閏加一千六百五十八斤二錢。翎毛折鐵一千八百八十七斤有奇。額辦胖襖二百九十二副有奇，弓二千張，箭一萬八千一百八十枝，弦一萬條，麂皮五十一張。南京陳皮一百五十斤，乾姜三十斤，木瓜一十斤，車前子三十斤，麥門冬一十五斤。禮部陳皮一千三百五十斤，乾姜二百七十斤，木瓜九十斤，車前子二十七斤，麥門冬一百三十五斤，貓竹三千根。坐辦軍器料銀一千二百三十五兩三錢二分有奇，淺船料銀四千九百三十六兩四錢九分有奇，段疋一千八十六疋，有閏加七十三疋。【略】

湖州府，【略】賦夏稅麥一萬三千五百九十六石七斗三升九勺，起運八千八百四石一斗四升，餘存留。絲綿四十二萬九千六百七十五兩有奇，起運三十六萬三千兩，餘存留。絹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疋一丈二寸有奇，鈔一萬六千一十一錠一貫一百八十九文，小絹四疋，農桑折絹二疋一丈七寸五分，桐油料銀二兩。秋糧米四十六萬九千一百一十九石六斗二升二合四勺，起運四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九石四斗九升七合有奇，餘存留。馬草三十六萬八千六十四包八斤，起運三十萬五千四百三十五包，餘存留。【略】白麻二百七十一斤五兩有奇，有閏加三十斤八兩有奇。黃麻四百八十八斤九兩有奇，有閏加一十六斤一十四兩有奇。銀硃三十斤一十二兩有奇，有閏加二斤四兩有奇。額辦胖襖三百六十二副，弓二千張，箭一萬八千一百八十枝，弦一萬條。南京蠟燭一十五斤，乾葛五十斤，桑白皮二十斤，牛膽南星二斤，烏梅三十斤，蔓荊子三斤，草決明五斤。禮部蠟燭一百三十五斤，烏梅三百七十斤，乾葛五百五十斤，桑白皮二百八十斤，牛膽南星一十八斤，蔓荊子二十七斤，草決明四十五斤，枳實三百斤。坐辦軍器料銀六百三十七兩九分有奇，淺船料銀四千二百六十五兩五錢一分有奇，段疋一千八十疋，有閏加七十三疋。【略】

嚴州府，【略】賦夏稅絲三萬四千二百四十四兩有奇，絹四萬六千二百八疋六寸有奇，農桑折絹一千一百八十四疋三尺二寸有奇。秋糧米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一石六斗五升五合八勺，起運二千四百九十三石一斗三升九合，餘存留。絹五十九疋二丈九尺八寸，苧布七疋一丈。鹽糧米三千三百五十石四斗四升五合有奇，有閏加二百七十九石二斗三合有奇。鹽鈔起運存留本色鈔各六千六百八十六貫五百文，有閏加五百九十二貫。折色錢各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三文，有閏加一千一百六十六文。課程鈔三萬五百四十九錠四貫四百四十文，有閏加一千八百九十六錠四貫七百四十三文。額辦胖襖二百九十三副一分有奇，弓二千張，箭一萬八千一百八十枝，弦一萬條，麂皮二百五張。【略】坐辦軍器料銀一百五十兩八錢三分有奇，淺船料銀一千九兩八錢九分有奇，段疋八百疋，有閏加六十七疋。【略】

金華府，【略】賦夏稅麥一萬五千四百九十一石八斗二升九合四勺，起運一萬三十一石一斗五合，餘存留。絲五千八十四兩三錢九分，鈔五十六錠一貫五百一十八文，農桑折絹二百一十三疋二丈七寸有奇。秋糧米一十七萬三千八百八十石九斗四升六合三勺二抄，起運一十二萬四千六百石四斗八升八合，餘存留。鈔二貫五百八十二文。鹽糧米九千三百八十六石五斗三合六勺，有閏加七百八十二石二斗八合有奇。鹽鈔起運存留本色鈔各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九貫五百文，有閏加五千四百五十一貫九百三十七文。五文折色錢各四萬七千一百五十九文，有閏加一萬九百三文有奇。課程鈔五萬二千三百五十四錠一貫二百五十一文，有閏加三千三百二十錠四貫一百七十文。額辦胖襖六百八十一副，弓二千張，箭一萬八千一百八十枝，弦一萬條，麂皮一十張。【略】坐辦淺船料銀二千五百七兩八錢四分有奇，段疋二千四百四十八疋，有閏加一百六十三疋。【略】

衢州府，【略】賦夏稅絲四萬八千九百六兩有奇，絹五千九百四十九疋三尺八寸有奇，農桑折絹二百疋一丈五尺四寸九分。秋糧米九萬二千二百八石四斗六升五合七勺八抄，起運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一石四斗九合，餘存留。絲二千七十八兩九錢九分。鹽糧米三千七百一十二石八斗四升有奇，有閏加三百九石四斗三合有奇。鹽鈔起運存留本色鈔各一萬四千四貫，有閏加一千一百五十四貫。折色錢各二萬八千八文，有閏加五千三百八文。課鐵一萬五千斤，課程鈔一萬八千九百六十九錠三貫八百三文，有閏加一千二百六十六錠三貫七百九十九文。房地租絲絹八疋六尺。魚油翎鰾魚線膠九斤七兩有奇。熟鐵一百二十九斤四兩八錢。額辦胖襖七十五，副弓二千張，箭一萬八千一百八十枝，弦一萬條，麂皮一千九百七十三張。【略】坐辦軍器料銀三百三十三兩八錢八分有奇，淺船料銀二千二百三十五兩四錢五分有奇，段疋一千三百八疋，有閏加一百九疋。【略】

處州府，【略】賦夏稅麥六千九百四十八石七斗五升七合有奇，鈔一千六百一十二錠六百三十九文，農桑折絹二百七十三疋五尺三寸。秋糧米五萬七千

六百九十二石六斗一合四勺，鹽糧米六千二百九十七石三斗九升一合有奇，有閏加五百二十四石七十八升二合有奇。鹽鈔起運存留本色鈔各二萬八千八十七貫五百文，有閏加二千二百七十一貫三百七十五文。折色錢各五萬六千一百六十五文，有閏加四千五百五十二文七分五釐。魚課米一十八石三斗一升。課程鈔一十萬八千八百九十六錠二十二文，有閏加六千八百九十一錠三百七十九文二分。鉛五十五斤八兩，有閏加四斤一十兩。額辦胖襖一百六十副三分，弓二千張，箭一萬八千一百八十枝，弦一萬條，麂皮四百一十五張。【略】

紹興府，【略】賦夏稅麥一萬二千八百二十三石三斗八升九合九勺，起運八千三百二石二斗九升一合，餘存留。絲五百三十五兩六錢，鈔四千四百一十五錠四貫六百六十一文九分，農桑折絹八十一疋二丈九尺三寸有奇。秋糧米三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二石八升二合五勺，起運一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一石五斗，餘存留。鈔一萬三千七百五十四錠三百三十文。鹽糧米六千三百八石九斗三升一合有奇，有閏加五百二十五石七斗四升四合有奇。鹽鈔起運存留本色鈔各二萬七千一百四十五貫，有閏加二千八十九貫五百文。折色錢各五萬四千二百九十文，有閏加四千一百七十九文。課程鈔一十一萬六千三百一十錠二貫一百三十一文，有閏加八千七百六十七錠一貫二文三分。魚油翎鰾、黃麻六千五百七十斤一十五兩有奇，有閏加五百五十四斤四兩有奇。絡麻五千六百八十二斤一十三兩七分，有閏加四百七十九斤一十三兩有奇。苧麻一百五十三斤一十一兩有奇，有閏加一十四斤一十兩八錢。熟鐵折苧麻七十二斤九兩七錢六分，有閏加六斤八錢。生銅二百六十七斤四兩八錢，有閏加二十五斤一十一兩有奇。銀硃二十斤六兩九錢有奇，有閏加一斤一十一兩二錢有奇。額辦胖襖四百九副六分，弓二千張，箭一萬八千一百八十枝，弦一萬條，麂皮一十二張。【略】坐辦軍器料銀五百九十八兩二錢三分有奇，淺船料銀四千五兩三錢三分有奇，段疋九百五十四疋，有閏加六十三疋。【略】

寧波府，【略】賦夏稅麥一萬六千九百六十八石一斗一升三合三勺，起運一萬九百八十六石九斗三合，餘存留。絲一百六十九兩有奇，鈔一千九百七十六錠三貫九百七十七文。秋糧米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五十五石三斗六升一合七勺，起運四萬四千九百石，餘存留。絲六兩二錢九分，鈔二千八百三十四錠四貫二十六文。【略】又折苧麻一百一十七斤二兩有奇。銀硃三十四斤六兩有奇，有閏加二十一斤一十一兩有奇。生漆四十五斤七兩有奇，有閏加三斤一十三兩有奇。黃麻二千三百四十一斤一十兩有奇，有閏加一百一十四斤一十一兩有奇。白麻二百一十一斤一十四兩有奇，有閏加二十斤一十四兩有奇。額辦胖襖四百二十五副五分，弓二千張，箭一萬八千一百八十枝，弦一萬條。南京香附子二百斤，穿山甲三斤，薏苡仁三斤。禮部香附子二千八百斤，穿山甲三十三斤，薏苡仁二十七斤，班竹二百五十根，白猪鬃五十斤。坐辦軍器料銀四百六十七兩五錢九分有奇，淺船料銀三千一百三十兩六錢六分有奇，段疋四百八十疋，有閏加一百一十五疋。【略】

台州府，【略】賦夏稅麥三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石三斗三合六勺，起運二萬三百八十五石六斗二升一合，餘存留。鈔五千一十九錠三貫八百五十二文，農桑折絹五百疋二丈二尺一分。秋糧米一十二萬六千六十石八斗三升六合五勺，起運三萬二千四百六十石八斗九合，餘存留。鈔一千五百三十九錠二貫八百四十五文五分。魚課米二千二百四十九石五斗六升一合有奇，有閏加一百七十七石六斗八升。鹽糧米五千六百九十五石七斗一升七合有奇，有閏加四百七十四石六斗四升三合一勺。鹽鈔起運存留本色鈔各二萬九百三十七貫，有閏加一千六百八十九貫五百文。折色錢各四萬一千八百七十四文，有閏加三千三百七十九文。課程鈔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六錠一貫八百一十四文二分，有閏加九百一十八錠一貫六百八文九分。魚油、翎鰾、翎鰾折黃麻二十一斤六兩有奇。銀硃本色五斤八兩有奇，又折桐油二百四十斤，折麻八十三斤五兩三錢。生銅折桐油一百二十斤，又折麻一百二十五斤。熟銅折桐油二百六斤六兩四錢，又折麻二百一十六斤一十兩五錢。熟鐵折桐油一十九斤三兩二錢，又折麻二十斤一十四兩五錢。生鐵折桐油七斤三兩二錢，又折麻一十五斤。生漆折桐油三十斤二兩九錢，又折麻四十三斤五兩三錢。額辦胖襖三百五十六副八分有奇，弓二千張，箭一萬八千一百八十枝，弦一萬條。【略】

温州府，【略】賦夏稅麥二萬二千二百九十六石二斗四升一勺，鈔二千二十一錠三百七十四文，農桑折絹一百二十二疋一丈二尺七寸八分有奇，絲二兩六錢。秋糧米八萬一千四百二十八石六斗二升五合三勺，鈔五百四十四錠二百五十八文。【略】黃麻二百八十四斤七兩有奇，有閏加六斤四兩四分。銀硃五十三斤一十二兩七分，有閏加四斤八兩有奇。生漆一百八十斤一十兩八錢八分八

聲，有閏加一十五斤五兩。額辦胖襖一百一十七副，弓二千張，箭一萬八千一百八十枝，弦一萬條，麂皮一千五百張。南京烏藥五十斤，千金草一十斤，石斛二斤。禮部烏藥四百五十斤，千金草九十斤，石斛三十八斤。坐辦軍器料銀四百一十二兩六錢二分有奇，淺船料銀二千七百六十二兩六錢五分有奇，段疋二百六十五疋，有閏加二十二疋。【略】

按，浙爲揚州南壤，自禹登茅山會計諸侯，定其上田貢賦之等，曰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周公辨邦國都鄙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曰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是何聖人若是乎其詳言之也，非以取民自奉，娛心縱欲也。所以盡地授時，懋遷有無，周知利害，使同其利，以裕民用也。所以立之中正，而不敢過以養君子，流暢國脈，上以事天地宗廟，下以控夷狄而安養黎庶也。學士大夫序次貢賦，多談損上益下之理，而不察其故，皆虛語也。越無余、吴泰伯，其籍莫考，夫差、勾踐據浙東西，相仇敵無虛歲，財匱于兵，剥髓椎膚，伏屍流血于西陵，檇李之間。秦廢井田，以賦稅重賞賜諸子功臣，浮江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上會稽以望東海，毒流地脈，赤狐黑烏，至今可爲於邑也。漢滅秦，尚仍其貫，況隋唐不蹈之哉，然亦少更。吴越錢氏，厚斂以事奢僭。宋都臨安，竭中國奉夷狄，彼皆取民如恐不能勝，況望以體國經野之事哉。明興，經畫兩浙，辨高下原隰以則土壤，辨土地物生以定貢賦，辨四民等數以制財用，均徭役法，意比於《禹貢》、《周官》也。及讀免兩浙秋糧詔，則又令人感激涕下霑襟，知我聖人植本之慮遠也。故洪武二十四年，户二百一十三萬八千二百二十五，口一千四十八萬七千五百六十七，田土五十一萬七千五十一頃五十一畝，夏稅、秋糧二百七十五萬二千七百二十七石，錢鈔共二萬七百七十六錠，絹一十三萬九千一百九十九疋，迄兹百九十餘年來，宜益滋殖。乃考今籍户口，上田不加多，賦役不加少，至于等則名色，又紛糾瑣屑，不可盡識殫書，是何議民之詳也。即今倭夷入寇，兵事倥傯，財用匱乏。夫財用匱乏，則徵斂之名多，賦役繁重，則規避之弊巧，相因之勢則然耶。聞諸人之言曰：田苦則多，賦苦名多，失實不均，長奸滋弊，失其次矣。苟廢上中下三則，計畝均賦，約以布縷粟米，力役之征，而盡廢無藝，是或救弊邮民之一道。嗟乎，賦猶不均，況均田乎，名猶不定，況貢實乎。羲黄邈矣，《禹貢》、《周官》亦過計，乃若出入文網，塗民耳目，則誠無藝矣。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風俗・温州府》

永嘉縣附郭

《隋書・地理志》：少爭訟，尚歌舞。婦人勤於紡織，有夜綄紗而旦成布者，俗謂之鷄鳴布。

《元和郡縣志》：永嘉鑒，一年八熟。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一《物産一》

杭州府

綾　《咸淳臨安志》：白文公詩：紅袖織綾誇柿蒂。注云：杭州出柿蒂花者爲佳。内司有狗蹄綾，尤光麗。

羅　《咸淳臨安志》：杭之羅，有花素二種。染絲織者名熟絲羅，尤貴。舊《浙江通志》：杭州出水緯羅。

綢　《咸淳臨安志》：有績線爲之者，用絲則熟而輕纖。謹按，杭綢有一等最輕纖者，用湖水漂淨，宜於染色，大紅尤佳，以杭絲多錘鍊故也。如帽縐一種，亦較勝於他處，絨絲等線亦然。是皆杭之專産，志物亦宜備焉。

錦　《夢粱録》：内司街坊所織錦，以絨背爲貴。

剋絲　《咸淳臨安志》：有花素二種，擇絲織者，故名。

紵絲　《咸淳臨安志》：染絲所織，有織金、閃褐、間道等類。

綿綢　《紫桃軒雜綴》：硤石人積梅雨水，以二蠶繭繅絲，織綢有自然碧色，名曰松陰色。其法本宋寧宗禁製，號爲天水碧。又紫薇山産綿綢極精，號紫薇綢。

機紗　《咸淳臨安志》：機坊所織，有素紗、天淨、三法新翻粟地紗。

畫絹　《咸淳臨安志》：機坊多織唐絹，幅狹而機密，畫家多用之。

綿　《夢粱録》：以臨安於潛白而細密者佳。

棉布　《仁和縣志》：精曰棉，粗曰絮。凡鄉間皆爲之，多出筧橋一帶。萬曆《杭州府志》：卉織爲棉布，出海寧硤石者，視他縣爲佳。

綦布　成化《杭州府志》：有麻、苧二品，青白間花。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二《物産二》

嘉興府

嘉錦　《嘉興縣志》：嘉興出錦，名嘉錦。

雲絹　嘉靖《浙江通志》：嘉興出。

畫絹　《杜氏畫譜》：密機絹極勻淨，出魏塘，趙子昂多用此作畫。

濮院紬　《桐鄉縣志》：花紡紬出濮院，名色甚多，遍行天下。

謹按，嘉錦之名頗著，而實不稱，惟濮院所產紡紬，與西機綾、練絲熟淨，組織亦工，是以濮院一鎮之內，坐賈持衡，行商麕至，終歲貿易不下數十萬金。居民藉此爲利，蓋由勤以致之也。

杜紗　萬曆《嘉善縣志》：出縣思四等區，隨用染色，但比官紗可浣濯。至於綿紗，窮民無本不能成布，日賣紗數兩以給食，故諺云：買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紗。

桐鄉絹布　《桐鄉縣志》：邑人工於紡織，絹有花素，官絹、羅筐絹、素絹、帳絹、畫絹，綾有花綾、錦綾、素綾，羅有三梭、五梭、花羅、素羅，紗有花紗、脚踏紗、縐紗，布有龍潭布、桐鄉布、眉公布、麻布、陡門布、建莊布、烏鎮市、箴布、苧布。

綿紬　《桐鄉縣志》：出青鎮。

細布　天啟《平湖縣志》：靈溪水秀沙明，產細布，人爭市之。

木棉紗布　萬曆《嘉善縣志》：木棉本出閩廣，宋時始傳種種於松江之烏泥涇，今南鄉高田種之。《湧幢小品》：地產木棉，花甚少，而紡之爲紗，織之爲布者，家户習爲恒業，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往往商賈從旁郡販綿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紡織所成，或紗或布，侵晨入市易綿花以歸，仍治而紡織之，明旦復持以易，無頃刻閒。紡者日可得紗四五兩，織者日成布一疋，燃脂夜作，男婦或通宵不寐，田家收穫，輸官償債外，卒歲室廬已空，其衣食全賴此。澉浦俗善績苧，更以織苧布爲業，然地實不產苧，市之他方，布亦不大精，非貴人所御也。

湖州府

綾　《西吳里語》：唐湖州貢烏眼綾。弘治《湖州府志》：湖綾，唐時充貢，謂之吳綾。今有二等，散絲織者名爲紕綾，合線織者名爲線綾。其綾練染，光彩異於他處，惟郡城織之，其外俱無。

紗　崇禎《烏程縣志》：吳興紡紗無花者曰真紗，最白者曰銀條紗，有花者曰葵紗、軟紗、縐紗。又有夾織紗，又有包頭紗，惟雙林一方織之。

絹　萬曆《湖州府志》：有官絹，有生絹，惟局絹有五色，可同嘉興。

紬　萬曆《湖州府志》：有水紬，有紡絲紬，出菱湖者佳。

苧布　弘治《湖州府志》：白編布，即今白苧布，又有麻布。

黄草布　弘治《湖州府志》：出埭市，有極細者，暑月可爲衣。今所出止可作帳，不堪服。

苧　《太平寰宇記》：德清縣苧溪，以貢苧爲名。

絲　《西吳里語》：湖州蠶絲有頭蠶、二蠶。頭蠶爲上，細而白者謂之合羅，稍粗者謂之串五，又粗者謂之肥光。合郡皆有，而獨盛於歸安。《西吳枝乘》：其絲以三繭抽者謂合羅絲，歲以充御服。《見聞雜記》：湖絲絶海内，歸安爲最，次德清，其次嘉之崇德、桐鄉、杭之仁和。

同功緜　《西吳枝乘》：以兩蠶共作繭者爲同功緜，值即倍常。

鵝脂緜　舊《浙江通志》：武康出。

秘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四《物産四》

紹興府

綾　《會稽三賦》注：越貢白編綾、交梭綾、十樣綾、大花綾。《姬侍類偶》：煬帝以越州所進花綾獨賜司花女袁寶兒及絳仙，他妃莫得。

羅　弘治《紹興府志》：越之舊産，故稱越羅，唐時擅名天下。今織染局雖造白生羅，而民間所織絶無佳者。《老學庵筆記》：遂寧出羅謂越羅，似會稽尼羅。

花羅　《會稽三賦》注：越貢花羅。

紗　《太平寰宇記》：越州産緋紗、交梭白紗。

輕容紗　弘治《紹興府志》：舊産蕭山，夏織爲上，秋織次之，冬織最下。蓋絲遇寒即脆，而帛地不堅故也。

縐紗　《剡録》：剡中産縐紗極精好，服之如挂冰雪，今不復造。

絹紬　弘治《紹興府志》：諸暨所産絹，有花山、桐山、板橋之名，紬有絲紬、緜紬二種。

蕭絹　嘉靖《浙江通志》：紹興蕭絹，初，郡人蕭姓者製，因名。

葛布　《越絶書》：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采葛歌》：葛不連蔓茷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今我採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悦兮忘罪除，吳王懽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顔舒，我王何憂能不移。

苧布　弘治《紹興府志》：唯諸暨最精，相傳以爲西子遺習。其種有腰機兼絲、西洋生苧熟苧之别。

縐布　弘治《紹興府志》：以麻爲之，諸暨靈泉鄉産者精好，纖密如羅，漱之以水，輒成縠紋，名山後布。嵊縣産者麤，名强布。

秘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五《物産五》

台州府

絹　《赤城志》：出仙居，黄巖者佳。

葛　嘉靖《浙江通志》：台州兼絲葛，以葛雜絲而織之，有黃、白二色。

柘絲　《太平縣志》：山產柘，取其絲作琴絃，清亮勝桑蠶。

棉花　《太平縣志》：山田多產，色白者上，淡黃者下。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六《物產六》

金華府

羅　萬曆《金華府志》：宋貢含春羅、花羅。浦江元時貢刀羅。

紅邊羅　《雞肋編》：婺州紅邊羅，絲縷中細，不可與無極、鹽祿等比。

紬　《東陽縣志》：絲織明淨，謂之東紬。織花者，名花紬。綿絲織者，爲綿紬。皆堅厚清水耐用。

花布　《東陽縣志》：匠織者，謂之腰機。農家自織者，謂之女機。黑白相間或成五色，謂之花布。蠶絲間織，名梭布。繅入蠶絲爲兩梭紡織成文者，名斜紋。苧織名苧布，雜以蠶絲爲兼絲，皆長四丈，濶二尺。

衢州府

紬　《常山縣志》：絲粗而寡，間有織爲開化紬、鵝毛素者。

麻布　《常山縣志》：績青麻爲之，若黃麻，只可絞索。

嚴州府

絹　方回《建德府節要圖經序》：皇祐間，歲爲婺州輸絹二萬六千匹，婺歲歸本郡米一萬五千石。户部督絹，本郡以上征下，歲無虧額，本郡督婺州米，列郡勢相侔，負固不償，而郡愈不可爲矣。《嚴陵志》：景定二年，户部申，照得嚴州代婺州解絹以充上供，婺州外撥米還嚴州充軍糧，其來非一日矣。邇年兩郡互有申請，其曲不在嚴而在婺。蓋嚴代婺解絹，乃承户部拘催，不可稽違，婺還嚴之米，既無統攝，率是違次，甚至開慶年間，尚欠二萬餘石。宜乎嚴之有請於朝，欲將代解之絹，從本州折價糴米，徑令婺自解絹。準省札行下，許令嚴州於代解絹內截留一半，計一萬八千疋，自市米以充軍食，仍以一半絹解赴户部，亦令婺州解絹一萬八千疋，補足户部元額，却與免撥米還嚴州，自景定元年始。續婺州乞解絹解米，各仍舊貫。本部又以節次備申，續準行下。若婺州欲仍舊貫，今項預辦一年之米一萬五千石發還嚴州，方可從申續。又據婺州申已椿到米一萬石還嚴州，今嚴州又申每歲差撥人船取米，每被坐困，乞照近降指揮，監婺州解絹，容本州自措辦軍糧，及謂婺州所報，見有米一萬石以待本州取發者，平時率是虛紿以脱，本州先次解絹，本部令與酌可行之説，爲悠久之計。嚴州解本部之絹，不患其不足，婺州還嚴州之米，欲催嚴州之絹，當先催婺州之米。州郡一也，體統一也，豈可謂本部可催嚴州之絹，而不爲嚴州催婺州之米乎。況嚴州申請不已者，止以婺州之米不還，米苟還矣，其將何辭。所有景定元年互撥米絹，嚴州已將合解一半之絹折價糴米以充軍糧，況隔一載，難於再理，當令婺州將合還嚴州景定元年米一萬八千石，每石照司農寺折價解部買絹，補還元額。專官前往，守待起發，所有景定二年以後年分，其婺州還米一萬五千石，嚴州解絹一萬八千疋，各分作三綱，須管婺州，先自起發本色米斛至嚴州交管，同嚴州絹綱申發赴部。第一綱十一月下旬，第二綱十二月下旬，第三綱次年正月下旬。婺米之交管，嚴絹之起綱，定在如期同時到部，仍委各州僉判任責。自今後，各郡僉判批考及離任，須管具本年各處發米發絹數目、月日，申部點對，乞劄下嚴、婺兩郡遵守施行。候指揮。照得嚴、婺州兩易絹米，昨降指揮，已自平允，今兩郡折申不已，區畫悠久之説來上，理亦可行，仍令各郡正任通判任責催發，不許違戾。

交梭布　《太平寰宇記》：睦州産。

苧布　《嚴陵志》：舊貢竹簟十領，南渡後貢白苧布十疋以折簟。

絲綿　萬曆《桐廬縣志》：田多瘠薄，其地宜桑而産絲綿。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七《物產七》

温州府

蠶　《瑯琊代醉編》：永嘉有八輩蠶。一曰蚖珍蠶，二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養者，皆謂之珍，然一歲八績，亦恐誇者之過。

克絲　《温州府志》：温克絲每尺價一百五十或二百，精巧奪綺穀。近樂價賤費輕，機户皆巧僞，日就濫惡。

甌紬　《永嘉縣志》：帛之屬有甌紬。

溪絹　《永嘉縣志》：絹有溪絹。

蕉布　《永嘉縣志》：土人工織蕉布。

吉布　《温州府志》：夏布曰腰機，冬布曰雙梭，最細。又有吉布，或稱吉貝，失其製。

雞鳴布　《甌江逸志》：《隋志》云：永嘉之俗，婦人勤於紡織，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爲雞鳴布。

桑絲　隆慶《樂清縣志》：用爲紬絹。

柘絲　隆慶《樂清縣志》：宜絃琴瑟。

陳讓、夏時正〔成化〕《杭州府志》卷一七《物產》

布之品

麻　熟苧　生苧

紵麻，苧二品，青白間花。

帛之品

段　羅　錦　剪絨　紵絲　綾　紬　絹　紗　縠　皺紗也。

陳讓、夏時正〔成化〕《杭州府志》卷一九《風土・稅糧》

本府總數

宋

夏〔稅〕

絹玖萬伍千捌百壹拾叁疋貳尺四寸貳分柒釐。

紬肆千肆百捌拾陸疋叁丈肆尺捌寸壹分貳釐。

綾伍千貳百叁拾肆疋壹丈。

每歲婺州給本府衣絹貳千伍百疋，紬三千疋，綿叁萬伍千兩。徽州給本府衣絹柒千肆拾伍疋，綿壹萬柒千叁百伍拾兩。嘉熙二十年，省劄婺州絹貳千伍百疋，係皇祐年間指揮。至紹定六年，本府有請于朝，徑令解赴左藏庫，充本府抱納。江陰軍和買之數若紬、綿與徽州所輸之數，漫不可考。

秋【略】

和預買

絹肆萬叁百玖拾玖疋貳丈陸尺貳寸叁分伍釐。

紬柒百玖拾伍疋。

折帛錢陸拾肆萬捌千叁百捌拾伍貫伍百壹拾捌文。

每歲認發江陰軍和買絹壹千伍百疋，內柒拾叁疋貳丈壹尺肆寸叁分伍釐係本色，壹千肆百貳拾陸疋壹丈捌尺伍寸，折錢玖千貳百柒拾捌貫伍百壹拾捌文。校照吏牘，建炎間因陳通作過，遂將本府和買紬絹權於蘇、湖、常、秀四府寄買。是時江陰爲常州屬邑，分認肆千肆拾叁疋。紹興十四年，諸州以寄買復還本府，而江陰陞爲軍，失於撥還，寄買如舊。乾道二年，江陰水灾，始於數內撥壹千伍百疋歸本府輸納，餘貳千伍百肆拾叁疋壹丈伍寸，至紹熙二年，江陰復以旱告，守尹潘侍郎景珪，遂申請盡與認納。至紹定間，始將婺州認發本府絹貳千伍百疋，徑解左帑理充此數。互見夏稅數內。

洪武十年

夏稅

絲貳萬伍千伍百玖拾觔捌兩有奇。

綿叁千壹百叁拾柒觔壹拾兩有奇。

秋糧

租絲壹百壹拾肆兩有奇。

租布貳疋零陸尺。

洪武二十四年

夏稅

絲伍拾陸萬捌千玖百柒拾貳兩玖錢玖分肆釐柒毫。

綿柒萬捌百伍拾壹兩肆錢陸分肆釐肆毫。

秋糧

租絲壹百肆拾壹兩肆錢柒分伍釐。

麓麻布貳疋陸尺。

永樂十年

夏稅

絲陸拾萬陸千肆百陸拾柒兩柒錢陸分捌釐貳毫壹絲玖忽。

綿柒萬壹千玖百陸拾玖兩壹錢陸分陸釐捌絲捌忽。

租絲壹百叁拾壹兩肆錢柒分伍釐。

麓麻布貳疋陸尺。

宣德七年

夏稅

絲伍拾玖萬貳千陸百玖拾兩柒錢陸分柒釐陸毫。

綿伍萬陸千柒百貳拾柒兩陸錢叁分捌釐伍毫。

秋糧

租絲壹百叁拾壹兩肆錢柒分伍釐。

麓麻布貳疋陸尺。

正統七年

夏稅

絲伍拾玖萬捌千叁百貳拾貳兩肆錢柒分陸釐玖毫。

綿伍萬陸千玖百陸拾兩伍錢叁分伍釐壹毫。

秋糧

租絲壹百叁拾壹兩肆錢柒分伍釐。

麓麻布貳疋陸尺。

景泰三年
夏稅
絲陸拾萬伍千柒百伍拾柒兩壹錢伍釐柒毫。
綿伍萬柒千柒拾肆兩肆錢肆分玖釐玖毫。
秋糧
租絲壹百叁拾壹兩肆錢柒分伍釐。
麓麻布貳疋陸尺。
天順六年
夏稅
絲陸拾壹萬壹百肆拾肆兩伍錢柒分玖釐貳毫。
綿伍萬柒千壹百陸拾柒兩貳錢叁分伍釐。
秋糧
租絲壹百叁拾壹兩肆錢柒分伍釐。
麓麻布貳疋陸尺。
成化八年
夏稅
絲陸拾壹萬肆千貳百壹拾兩伍錢捌分柒釐壹毫。
綿伍萬柒千貳百肆拾玖兩叁錢玖分柒毫。
秋糧
租絲壹百叁拾壹兩肆錢柒分伍釐。
麓麻布貳疋陸尺。

仁和縣

宋
夏稅
上供折帛錢陸萬柒千伍百貳拾壹貫伍百捌拾肆文。
本色絹叁千柒百伍拾疋。
綿伍千玖百捌拾玖兩肆錢。

皇朝
洪武十年
夏稅
絲叁千貳百柒拾玖觔壹拾壹兩有奇。
綿貳千肆百壹觔壹兩有奇。
秋糧
租絲壹百壹拾肆兩有奇。
租布貳疋陸尺。
洪武二十四年
夏稅
絲陸萬貳千玖百柒拾壹兩陸錢肆分貳釐。
綿叁萬叁千貳百陸拾貳兩捌錢捌分伍釐伍毫。
秋糧
租絲壹百肆拾壹兩肆錢柒分伍釐。
麓麻布貳疋陸尺。
永樂十年
夏稅
絲陸萬肆千柒百貳兩叁錢捌分貳釐柒毫。
綿叁萬肆千壹百兩肆錢壹分玖釐。
秋糧
租絲壹百叁拾壹兩肆錢柒分伍釐。
麓麻布貳疋陸尺。
宣德七年
夏稅
絲伍萬伍千壹百柒拾陸兩玖錢壹分叁釐玖毫。
綿貳萬肆百伍拾兩貳錢伍分柒釐。
秋糧
租絲壹百叁拾壹兩肆錢柒分伍釐。
麓麻布貳疋陸尺。
正統七年
夏稅
絲伍萬伍千貳百玖拾柒兩陸錢叁分肆釐玖毫。

綿貳萬伍百貳拾陸兩玖錢柒分柒釐壹毫。
秋糧
租絲壹百叁拾壹兩肆錢柒分伍釐。
麓麻布貳疋陸尺。
景泰三年
夏稅
絲伍萬伍千肆百肆拾兩捌錢叁分伍釐柒毫。
綿貳萬伍百柒拾肆兩柒錢柒分玖釐。
秋糧
租絲壹百叁拾壹兩肆錢柒分伍釐。
麓麻布貳疋陸尺。
天順六年
夏稅
絲伍萬伍千肆百玖拾伍兩肆錢伍釐捌毫。
綿貳萬陸百兩伍分叁釐柒毫。
秋糧
租絲壹百叁拾壹兩肆錢柒分伍釐。
麓麻布貳疋陸尺。
成化八年
夏稅
官田絲貳千柒百捌拾伍兩肆錢肆分貳釐玖毫。
官地絲玖百捌拾肆兩壹錢伍分陸釐玖毫。綿陸百捌拾兩叁錢玖分陸釐壹毫。
官山絲壹百伍拾壹兩貳錢伍分貳釐伍毫。
官蕩絲陸百捌拾叁兩伍錢柒分玖釐肆毫。
官池溝絲伍兩陸錢貳分伍釐。
民田絲叁萬貳千玖百玖拾叁兩捌錢柒分伍釐玖毫。
民地并基地絲壹萬壹千伍百叁拾貳兩貳錢壹分貳毫。綿壹萬玖千玖百叁拾陸兩伍錢叁分玖釐叁毫。
民山絲壹千叁百貳拾貳兩捌錢玖分捌釐柒毫。綿叁分柒釐伍毫。
民蕩絲伍千伍拾叁兩貳錢柒釐陸毫。綿陸錢伍分叁釐伍毫。
民池濠絲陸兩貳錢叁分柒毫。綿壹兩肆錢貳分柒釐伍毫。
民池絲壹兩捌分肆毫。
民濠絲壹錢玖分壹釐叁毫。
秋糧
官地租絲壹百叁拾壹兩肆錢柒分伍釐。麓麻布貳疋陸尺。

錢塘縣

宋
上供折帛錢捌萬壹千壹百貳拾叁貫叁百肆拾叁文。
本色絹叁千壹百叁拾陸疋。
折綾絹壹百貳拾捌尺貳丈。
產綿伍千柒百壹兩貳錢肆分。

皇朝
洪武十年
夏稅
絲壹千陸百壹拾壹觔有奇。
綿貳百柒拾叁觔壹拾貳兩有奇。
洪武二十四年
永樂十年
永樂二十年
宣德七年
夏稅
絲叁萬玖千叁百肆兩捌錢貳分柒釐陸毫。
綿柒千貳百捌拾肆兩貳錢叁分壹釐捌毫。
正統七年
夏稅
絲叁萬玖千陸百陸拾陸兩貳錢貳分叁釐。
綿柒千肆百壹兩壹錢伍分壹釐伍毫。
景泰三年
夏稅

絲叁萬玖千玖百柒拾叁兩柒錢陸分肆釐玖毫。
綿柒千肆百壹拾陸兩陸錢柒分玖釐柒毫。
天順六年
夏稅
絲肆萬壹百叁拾肆兩玖錢捌分玖釐捌毫。
綿柒千肆百叁拾叁兩貳錢玖分陸釐伍毫。
成化八年
夏稅
官田絲壹千柒百捌拾伍兩肆錢玖分柒釐玖毫。
官地并基地絲伍百伍兩伍錢壹分貳毫。綿肆百貳拾玖兩伍錢肆分玖釐玖毫。
官山絲貳百伍兩壹錢叁分肆釐貳毫。
官蕩絲壹拾捌兩陸錢壹釐壹毫。
民田絲貳萬壹千兩伍錢肆分叁釐叁毫。
民地并基地絲壹萬貳千柒百貳拾貳兩叁分肆釐肆毫。綿柒千壹拾捌兩肆錢貳分伍釐陸毫。
民山絲叁千陸百壹拾兩陸錢柒分肆釐伍毫。
民蕩絲叁百陸拾陸兩肆錢肆分叁釐叁毫。

海寧縣

宋

夏〔稅〕
絹壹萬叁千肆百玖拾玖疋叁丈伍尺叁寸貳分。
紬壹千壹百柒拾貳疋壹丈貳尺肆寸柒分。
綿壹萬壹千貳百壹拾伍兩貳錢。
畸零夏稅紬叁百伍拾陸疋叁丈捌尺叁寸貳分。
和買紬貳百叁拾柒疋壹丈伍尺，每疋折肆貫壹百伍拾文，省計貳千肆百陸拾陸貫肆百捌拾貳文，發赴本府軍資庫。
營田夏稅絹伍拾玖疋叁丈柒尺肆分，每疋折錢肆貫文，足計叁百壹拾壹貫陸百壹拾陸文，發赴轉運司寄收庫。
稅絹柒百肆拾捌疋叁丈肆尺玖寸貳分。夏稅紬貳百壹拾貳疋玖尺陸寸陸分。綿壹千肆百伍拾陸兩壹錢柒分。
夏稅絹叁拾陸疋貳丈陸尺柒寸玖分。紬壹拾貳疋。
本色夏稅絹壹萬陸百陸拾疋貳丈壹尺陸分。
本色和買絹肆千捌百玖拾陸疋。兩項並發赴行在左藏東庫。
綿子陸千陸百玖拾兩捌錢伍分，發赴本府軍資庫。
折帛錢共柒萬陸千柒百肆拾陸貫肆百文。和買捌千捌百壹拾伍疋貳丈伍尺，每疋價錢陸貫伍百文，省計伍萬柒千叁百壹貫肆百文。夏稅紬伍百玖拾壹疋肆尺伍寸。絹壹千玖百玖拾叁疋叁丈伍尺伍寸，每疋柒貫文，省計錢壹萬捌千玖拾伍貫文。綿叁千陸拾捌兩壹錢捌分，每兩運耗肆百肆拾文，省計錢壹千叁百伍拾貫文。已上並發赴行在左藏庫。

元

夏〔稅〕
絲壹萬壹百肆拾伍觔捌錢捌分肆釐玖毫伍絲。
綿玖百玖拾柒觔壹拾肆兩捌錢壹分捌釐柒毫伍絲。
本州實徵絲壹萬伍拾叁觔柒兩柒錢肆分伍釐。
綿捌百捌拾貳觔壹拾肆兩捌錢伍分玖釐。

皇朝

洪武十年
夏稅
絲壹萬玖百伍拾貳觔肆兩有奇。
綿壹千貳拾玖觔叁兩有奇。
洪武二十四年
夏〔稅〕
絲壹拾捌萬叁千叁百捌拾捌兩捌錢叁分有奇。
綿壹萬柒千捌百伍拾玖兩玖錢柒分柒釐貳毫伍絲有奇。
永樂十年
夏〔稅〕
絲壹拾捌萬肆千捌拾貳兩肆錢壹分陸釐叁毫伍絲有奇。
綿壹萬柒千捌百伍拾捌兩叁錢叁分伍釐叁毫伍絲有奇。
永樂二十年

宣德七年
正統七年
景泰三年
天順六年
成化八年
夏稅
官田絲肆千捌百陸拾捌兩伍錢伍分柒釐肆毫。
官地絲壹千貳百壹拾柒兩叁錢叁分陸釐肆毫。綿伍百玖拾兩捌錢貳分柒釐柒毫。
官山絲壹百陸拾叁兩肆錢伍分伍釐陸毫。
官蕩絲壹百叁拾壹兩貳錢貳分肆毫。
民田絲壹拾叁萬壹千肆百貳拾伍兩柒錢貳分玖毫。
民地絲貳萬玖千貳拾陸兩伍錢貳分陸釐玖毫。
綿壹萬伍千伍百捌拾貳兩叁錢肆分伍釐壹毫。
民山絲柒百壹拾肆兩玖錢伍分壹釐柒毫。
民蕩絲壹千貳百玖拾叁兩叁錢柒分伍釐壹毫。綿貳錢捌分捌釐玖毫。
民池絲叁兩肆錢柒分叁釐捌毫。綿貳錢伍分捌釐捌毫。

陳讓、夏時正〔成化〕《杭州府志》卷二〇《風土・稅糧》

餘杭縣

宋
夏稅
折帛錢捌萬貳百陸貫壹伯叁拾文。
夏稅紬絹壹萬肆千貳百柒拾貳疋壹尺肆寸。
和買紬絹肆千捌百捌拾捌疋叁丈柒尺玖寸。
綿柒千壹百壹拾柒兩壹錢陸分。

皇朝
洪武拾年
夏稅
絲柒百捌拾肆觔壹拾肆兩有奇。
綿捌拾伍觔壹拾伍兩有奇。
洪武貳拾肆年
夏稅
絲貳萬伍千叁百玖拾兩貳錢肆分玖釐有奇。
綿貳千伍百陸拾貳兩柒錢捌分叁釐有奇。
永樂十年
夏稅
絲貳萬玖千貳百伍拾壹兩伍錢壹分陸釐有奇。
綿貳千陸百貳拾貳兩柒錢捌分貳釐有奇。
永樂二十年
宣德七年
夏稅
絲叁萬伍拾柒兩伍分玖釐伍毫。
綿貳千陸百叁拾伍兩柒錢叁分。
正統七年
夏稅
絲叁萬肆百玖拾玖兩柒錢肆分陸釐捌毫。
綿貳千陸百叁拾柒兩貳錢壹分叁釐肆毫。
景泰三年
夏稅
絲叁萬玖百叁拾貳兩貳錢玖分壹釐玖毫。
綿貳千陸百叁拾玖兩叁錢捌釐。
天順六年
夏稅
絲叁萬壹千捌拾貳兩捌錢捌分柒釐貳毫。
綿貳千陸百叁拾玖兩叁錢捌釐。
成化捌年
夏稅
官田絲柒百貳拾叁兩伍錢伍分柒釐伍毫。
官地絲壹百陸拾伍兩壹錢壹分叁釐伍毫。綿壹百叁兩叁錢貳分捌釐。
官山絲壹百玖拾兩壹錢肆釐貳毫。

官蕩絲壹百柒拾捌兩陸錢玖分捌釐柒毫。
民田絲壹萬捌千叁百肆拾捌兩捌分玖釐。
民地絲肆千陸百柒拾兩壹錢叁分壹釐玖毫。綿貳千伍百叁拾柒兩壹錢玖分柒釐捌毫。
民山絲陸千陸百肆拾陸兩伍錢陸分陸釐捌毫。
民蕩絲貳百壹拾玖兩叁錢貳分叁釐叁毫。

富陽縣

宋

歲解之額
折帛錢柒萬叁百捌拾叁貫貳百陸拾貳文。
本色絹壹萬伍千伍拾叁疋貳尺玖寸。
本色綿柒千肆百捌兩貳錢捌分。
折紬錢叁千陸貫叁拾文。

皇朝

洪武十年
夏稅
絲伍千柒百陸拾叁觔貳兩有奇。
綿貳百肆拾觔壹拾肆兩有奇。
洪武二十四年
夏稅
絲壹拾叁萬叁百伍拾陸兩貳錢陸分陸釐叁毫有奇。
綿伍千貳百肆拾柒兩捌錢柒釐有奇。
永樂十年
夏稅
絲壹拾叁萬陸千伍百壹拾叁兩柒錢壹分柒釐柒毫有奇。
永樂二十年
宣德七年
夏稅
絲壹拾叁萬捌千叁百伍拾陸兩柒錢柒分柒釐。
綿伍千貳百捌拾兩壹錢貳分伍釐壹毫。
正統七年
夏稅
絲壹拾叁萬捌千柒百玖拾柒兩玖錢壹分玖釐貳毫。
綿伍千貳百捌拾貳兩叁錢貳分伍釐壹毫。
景泰三年
夏稅
絲壹拾肆萬伍百捌拾捌兩貳錢肆分陸釐叁毫。
綿伍千貳百捌拾捌兩貳錢柒分玖釐肆毫。
天順陸年
夏稅
絲壹拾肆萬陸百伍拾伍兩陸錢陸釐玖毫。
綿伍千貳百捌拾捌兩捌錢伍分肆釐肆毫。
成化八年
夏稅
官田絲陸百捌兩捌錢伍分伍毫。
官地絲肆千貳拾捌兩玖錢伍分叁毫。綿叁千肆兩壹錢陸分肆釐肆毫。
官山絲貳百叁拾陸兩叁錢伍分陸釐陸毫。
官塘絲壹兩陸錢叁分捌釐叁毫。
民田絲捌萬貳千叁百柒拾捌兩肆分捌釐。
民地絲叁萬柒千柒百柒拾捌兩肆錢玖分壹釐伍毫。綿伍千貳百伍拾伍兩貳分。
民山絲壹萬伍千貳百伍兩肆錢肆分貳釐捌毫。
民塘絲伍百陸拾柒兩捌錢陸釐肆毫。
民蕩絲貳兩柒錢柒分叁釐伍毫。

臨安縣

宋

二稅
紬壹千玖拾壹疋壹丈叁尺貳寸。
綾貳千叁百貳拾肆疋伍尺玖寸。
絹伍千叁百伍拾疋。
畸零錢絹捌千肆百玖拾捌疋叁丈玖尺肆寸。

綿玖千玖百肆拾兩玖錢。
折帛絹捌千柒百捌拾陸疋。
皇朝
洪武十年
夏稅
絲壹千玖百叁拾觔陸兩有奇。
綿叁拾貳觔壹拾兩有奇。
洪武二十四年
夏稅
絲壹萬玖千伍百捌拾伍兩肆錢壹分柒釐壹毫。
綿貳千壹百壹拾捌兩捌錢肆分肆釐捌毫。
農桑歲徵絲貳千伍百壹拾柒兩柒錢陸分。
永樂十年
夏稅
絲玖萬叁千肆百壹拾壹兩貳錢柒分叁釐有奇。
綿貳千貳百兩陸錢伍釐伍毫有奇。
農桑歲徵絲貳千伍百壹拾柒兩柒錢陸分。
永樂二十年
宣德七年
夏稅
絲玖萬柒千伍百玖拾伍兩陸錢壹分玖釐捌毫。
綿貳千貳百貳拾柒兩玖錢叁分壹釐捌毫。
正統七年
夏稅
絲壹拾萬肆百肆拾伍兩貳錢捌分陸釐。
綿貳千貳百肆拾陸兩貳錢玖分玖釐伍毫。
景泰三年
夏稅
絲壹拾萬叁千壹百玖拾柒兩捌錢叁分柒釐肆毫。
綿貳千貳百陸拾壹兩貳錢柒分。
天順六年
夏稅
絲壹拾萬伍千玖兩叁錢捌分叁釐伍毫。
綿貳千貳百柒拾伍兩玖錢捌分陸釐捌毫。
成化八年
夏稅
官田絲壹千貳百叁拾伍兩玖錢伍分。
官地絲壹百柒拾兩壹錢貳分貳釐壹毫。綿叁拾柒兩陸錢壹分肆釐伍毫。
官山絲捌拾捌兩肆錢柒分陸釐柒毫。
官蕩絲貳兩壹錢玖分捌釐肆毫。
民田絲捌萬貳千壹百伍拾肆兩壹釐肆毫。
民地絲壹萬柒千叁百貳拾伍兩玖分柒釐。綿貳千貳百肆拾伍兩肆錢玖分陸釐玖毫。
民山絲伍千貳百叁兩肆錢叁分壹釐伍毫。
民蕩絲貳百肆拾捌兩壹錢玖分肆釐。
新城縣
宋
二稅
和買紬、絹壹萬貳千貳百叁拾壹疋。
綿陸千壹百捌拾伍兩壹錢貳分。
皇朝
洪武十年
夏稅
絲肆百貳拾玖觔有奇。
綿肆拾壹觔伍兩有奇。
洪武二十四年
夏稅
絲壹萬陸千柒百貳拾兩貳錢貳分貳釐。
綿壹千貳百玖拾柒兩伍錢伍分伍釐伍毫。
永樂十年

夏稅
絲貳萬貳千貳拾伍兩壹錢肆釐肆毫。
綿壹千叁百叁拾肆兩叁錢伍分伍毫。
永樂二十年
宣德七年
夏稅
絲貳萬叁千伍百伍拾叁兩肆錢陸毫。
綿壹千叁百伍拾伍兩叁錢叁分伍釐伍毫。
正統七年
夏稅
絲貳萬肆千貳百捌拾兩貳錢柒分伍釐柒毫。
綿壹千叁百伍拾陸兩玖錢貳分柒釐。
景泰三年
夏稅
絲貳萬伍千壹百捌拾柒兩肆分捌釐壹毫。
綿壹千叁百陸拾叁兩肆錢叁分柒釐。
天順六年
夏稅
絲貳萬陸千叁拾貳兩壹錢伍分捌釐玖毫。
綿壹千叁百陸拾玖兩貳錢壹分貳釐。
成化八年
夏稅
官田絲伍拾柒兩壹分陸釐。
官地絲貳拾壹兩捌錢玖分捌釐。
官基地綿捌兩捌錢捌分玖釐。
官山絲貳兩壹錢壹分肆釐。
官塘絲壹兩肆錢陸分陸釐。
民田絲壹萬玖千肆百叁拾叁兩叁錢肆分壹釐陸毫。
民地絲伍千陸百叁拾伍兩柒錢玖分。
民基地綿壹千叁百陸拾伍兩肆錢貳釐。
民山絲壹千叁百壹拾玖兩貳錢壹分陸釐陸毫。
民塘絲貳百伍拾貳兩叁錢玖分叁釐陸毫。
於潛縣
宋
夏稅
絲叁百捌拾壹勑伍兩有奇。
秋糧
本色絹捌千貳百肆拾疋。
紬伍百肆拾柒疋有奇。
綿伍千陸百柒拾玖兩有奇。
折帛錢壹萬伍千叁百玖拾玖貫文。
內紬絹貳千陸拾壹疋，計錢壹萬肆千肆百貳拾柒貫。內折帛貳千肆百叁拾兩，計錢玖百柒拾貳貫文。
和預買本色絹肆千壹百伍拾貳疋。紬壹百柒拾貳疋有奇。帛錢柒千貳百玖拾壹疋有奇，計錢肆萬柒千叁百玖拾伍貫文有奇。
皇朝
洪武十年
夏稅
絲叁百捌拾壹勑伍兩有奇。
綿壹拾捌勑壹拾貳兩有奇。
洪武二十四年
夏稅
絲壹萬捌千陸百柒拾壹兩玖錢壹分叁釐柒毫。
綿柒百陸兩柒錢肆分伍釐柒毫。
永樂十年
夏稅
絲貳萬叁千肆百貳拾玖兩伍錢壹釐。
綿柒百貳拾壹兩肆錢貳分柒釐。
永樂二十年
宣德七年

夏稅
絲貳萬肆千肆百貳拾壹兩伍錢壹分叁釐伍毫。
綿柒百貳拾壹兩肆錢貳分陸釐柒毫。
正統七年
夏稅
絲貳萬伍千肆拾壹兩伍錢伍分。
綿柒百貳拾壹兩肆錢貳分陸釐柒毫。
景泰三年
夏稅
絲貳萬陸千貳百貳拾肆兩柒錢柒分玖釐陸毫。
綿柒百貳拾肆兩叁分玖釐柒毫。
天順六年
夏稅
絲貳萬柒千壹百肆拾貳兩叁分捌釐叁毫。
綿柒百貳拾肆兩伍錢伍分伍釐柒毫。
成化捌年
夏稅
官田絲貳百伍拾兩伍分。
官地絲貳百壹拾叁兩陸錢陸分。綿壹拾肆兩陸錢叁分玖釐叁毫。
官山絲伍拾伍兩叁錢叁分伍釐。
民田絲貳萬貳千伍百叁拾兩貳錢壹分叁釐玖毫。
民地絲伍千貳百玖兩陸錢壹分壹釐玖毫。綿柒百玖兩玖錢壹分壹釐。
民山絲捌拾陸兩壹錢叁分柒毫。

昌化縣

宋
二稅
絹伍百陸疋肆分肆釐。
改正推割肆拾叁疋叁丈捌尺伍分。
絹叁千叁百柒拾肆疋。
改正推割肆百肆拾叁疋壹丈貳尺肆寸。
綿貳千伍百柒拾兩伍錢。
額管夏稅紬伍百陸疋肆分肆釐。改正推割肆拾叁疋叁丈捌尺伍分。夏稅
絹叁千叁百柒拾肆疋。改正推割肆百肆拾叁疋壹丈貳尺伍寸。

皇朝
洪武十年
夏稅
絲肆百伍拾捌勫陸兩有奇。
綿壹拾叁勫壹拾肆兩有奇。
洪武二十四年
夏稅
絲壹萬伍千壹百陸拾柒兩伍錢貳分叁釐叁毫有奇。
綿伍百柒拾兩貳錢柒分叁釐叁毫。
永樂十年
夏稅
絲壹萬伍千肆百捌拾陸兩壹分叁釐貳毫有奇。
綿伍百捌拾陸兩陸錢陸分陸釐叁毫有奇。
永樂二十年
宣德十年
夏稅
絲壹萬伍千肆百伍拾貳兩壹釐伍毫。
綿伍百玖拾玖兩肆錢玖分柒釐貳毫。
正統七年
夏稅
絲壹萬伍千伍百壹拾玖兩陸分玖釐貳毫。
綿陸百壹拾伍兩壹錢柒釐貳毫。
景泰三年
夏稅
絲壹萬伍千伍百柒拾伍兩貳錢貳分叁釐玖毫。
綿陸百叁拾叁兩壹錢壹分捌釐伍毫。
天順六年

夏稅
絲壹萬伍千柒百伍拾兩陸錢柒釐陸毫。
綿陸百陸拾貳兩貳錢伍分叁釐壹毫。
成化八年
夏稅
官田絲壹百伍拾伍兩肆錢伍分柒釐肆毫。
官地絲叁拾兩玖錢叁分玖釐。綿壹拾兩陸錢伍分玖釐柒毫。
官山絲壹兩伍錢叁分柒釐陸毫。
官塘絲肆分叁釐柒毫。
民田絲壹萬叁千捌百捌拾壹兩伍錢貳釐伍毫。
民地絲壹千玖百玖拾壹兩玖錢玖分陸釐柒毫。綿陸百捌拾陸兩叁錢壹分捌釐貳毫。
民山絲壹百貳拾壹兩貳錢玖分貳釐伍毫。
民塘絲貳兩陸錢叁分肆釐柒毫。
民蕩絲柒錢壹分捌釐貳毫。
正統八年
節據富陽等縣糧長王富等告稱：上年徵解夏稅絲絹，蒙官定則例，每疋收解用絲伍兩，照依湖州府事例，每疋止支解用絲貳兩伍錢，着令節省貳兩伍錢作餘絲，報官聽候撥用。緣各縣地方所産，俱係蔴絲不堪，比於湖州細絲，價值不召，以此俱各揭債顧船顧車等項使用，靠損告要全給，原收餘絲貳兩伍錢，會同府縣官計議，得本府絲價比與湖州不同，合准所告。其富陽、新城、於潛、昌化、臨安五縣，又係山絲不堪，唯令全給伍兩。仁和、錢塘、海寧、餘杭四縣，蠶絲頗細，每絹壹疋除□支貳兩伍錢外，并增給餘絲壹兩，其餘仍追入官聽撥。
於潛縣正統八年蠶絲薄收，本年夏稅絲折絹壹千貳百伍拾玖疋壹丈肆寸陸分伍釐，內除將上年秋糧餘銀伍百壹拾叁兩玖釐陸毫肆絲支撥買納絹陸百貳拾玖疋貳丈，其餘絹陸百貳拾玖疋貳丈零，照依上年事例，徵收織辦解納。會計以十分爲率，准除買辦伍分，止徵伍分。假如一户該絹壹拾疋，准除買納伍疋，止徵伍疋。又如小户一户該絲壹兩，准除買納伍錢，止徵伍錢。仰本縣官明白填寫由帖徵辦。
昌化縣正統八年蠶絲薄收，本年夏稅絲折絹柒百柒拾柒疋貳丈柒尺貳寸柒分捌釐，內除將上年秋糧餘銀叁百壹拾肆兩壹錢捌分肆釐肆毫玖絲支撥買納絹叁百玖拾貳疋貳丈壹尺伍寸，其餘絹叁百捌拾伍疋伍尺柒寸柒分捌釐，照依上年事例，徵收織辦解納。會計以十分爲率，准除買納伍分，止徵伍分。假如一户該絹壹拾疋，准除買納伍疋，止徵伍疋　又如小户一户該絲壹兩，准除買納伍錢，止徵伍錢。仰本縣官明白填寫由帖徵辦。

正統十二年
折絹貳萬伍千陸百捌疋叁尺玖寸捌分貳釐貳毫陸絲，每疋准絲綿貳拾兩，共准正絲伍拾壹萬貳千壹百陸拾貳兩陸錢伍分肆釐捌毫肆絲，各徵加耗不等，通共正耗平絲柒拾伍萬貳千捌百玖拾兩叁錢陸分玖釐玖毫，內仁和、錢塘、海寧、餘杭四縣，蠶絲頗細，每絹壹疋徵絲貳拾捌兩伍錢，內除貳拾伍兩，照依上年着令絹頭領織，另絲叁兩伍錢作解綱錢用。其富陽、臨安、新城、於潛、昌化五縣，緣所産麤絲，每疋徵絲叁拾兩，照例內除貳拾伍兩，着令絹頭領織，另絲伍兩作解綱錢用。如織絹完者，送赴府縣管糧官處，眼同解絹糧長看驗，堪中發縣用印連解綱錢交與糧長領解，如有不堪者，退還絹頭別換，不許糧長剋減價錢，通同將稀鬆輕窄絹疋一槩混收不使。
荒絲壹拾肆萬伍千貳百捌拾肆兩，照依上年事例，先盡該年人户不敷之數，於下年人户內湊補數足，計算明白，着令輪流徑自赴局送納。
已上絲絹租鈔價錢，內除存留租鈔於人户名下徵解，及荒絲人户徑自送納外，其絲絹內，仁和、錢塘、海寧、餘杭四縣，每正絲綿壹兩加耗肆錢貳分伍釐，富陽、臨安、新城、於潛、昌化五縣，每正絲綿壹兩加耗伍錢徵收折，仰曉諭各縣人户照數徵納，不許多科擾民不便。

陳讓、夏時正（成化）《杭州府志》卷二一《風土・課程》

本府總數
洪武九年
農桑桑地貳拾貳頃壹拾畝有奇，每畝科絲玖錢貳分伍釐有奇，計絲壹百貳拾柒觔壹拾貳兩有奇。
黃麻地壹拾陸頃有奇，每畝科黃麻捌兩重，實徵黃麻捌百觔有奇。
綿花地捌頃捌拾壹畝伍分有奇，每畝科綿花肆兩重，實徵綿花貳百貳拾觔陸兩叁錢。
苧麻地伍拾捌畝伍分，每畝科苧麻捌兩重，實徵苧麻貳拾玖觔肆兩。
成化十年
額辦農桑等項
農桑絲伍千玖百貳拾兩壹錢捌釐貳毫有奇。每絲貳拾兩折絹壹疋，計折絹貳百玖拾陸疋壹寸陸分貳釐叁毫有奇。
藍靛改徵黃麻，捌拾玖觔玖兩肆錢。
仁和縣
洪武十年

農桑絲壹拾肆觔柒兩貳錢伍分有奇。黃麻捌拾玖觔玖兩肆錢。

永樂十年

農桑叁萬壹千陸百玖拾叁株。每株科絲壹分伍釐，該絲肆百柒拾伍兩叁錢玖分伍釐。每絲貳拾兩折絹壹疋，共折絹貳拾叁疋貳丈叁尺玖分貳釐伍毫。

藍靛折收黃麻，捌拾玖觔玖兩肆錢。

成化十年

額辦農桑等項

農桑絲肆百柒拾伍兩叁錢玖分伍釐，計折絹貳拾叁疋貳丈叁尺玖分貳釐伍毫。

藍靛改徵黃麻，捌拾玖觔玖兩肆錢。

錢塘縣

洪武十年

農桑絲貳觔玖兩捌錢有奇。黃麻陸拾肆觔貳兩。

成化十年

額辦農桑絲肆拾肆兩伍錢陸分叁釐玖毫。計折絹貳疋陸尺捌寸肆分伍釐玖毫。

海寧縣

洪武十年

農桑絲肆拾貳觔玖兩肆錢貳分。黃麻伍百貳拾觔。綿花壹百貳拾觔。

永樂十年

農桑歲徵絲捌百叁拾捌兩陸錢貳分。折絹肆拾壹疋貳丈柒尺玖寸叁分。

富陽縣

洪武十年

農桑山絲壹觔壹拾伍兩貳錢有奇。荒絲叁兩肆錢有奇。黃麻叁拾伍觔捌兩。苧麻貳拾玖觔肆兩。

成化十年

額辦農桑絲叁百肆拾捌兩叁錢壹分柒釐玖毫，計折絹壹拾柒疋壹丈貳尺肆寸柒分陸釐捌毫伍絲。

餘杭縣

洪武十年

農桑荒絲伍觔壹拾貳兩壹錢伍分有奇。黃麻貳拾捌觔有奇。

洪武二十四年

農桑絲伍觔壹拾貳兩壹錢伍分有奇。

永樂十年

農桑絲陸百壹拾伍兩伍錢伍分捌釐有奇。折收絹叁拾疋貳丈叁尺叁寸。

成化十年

額辦農桑絲陸百壹拾伍兩伍錢伍分捌釐捌毫，計折絹叁拾疋貳丈叁尺叁寸叁分捌釐貳毫。

臨安縣

洪武十年

農桑山絲壹拾壹觔貳兩貳錢有奇。

黃麻肆拾陸觔陸兩叁錢。

洪武二十四年

農桑絲貳千伍百壹拾柒兩柒錢陸分。

永樂十年

農桑絲貳千伍百壹拾柒兩柒錢陸分。

成化十年

額辦農桑絲貳千伍百壹拾柒兩柒錢陸分，計折絹壹百貳拾伍疋貳丈六尺陸寸肆分。

新城縣

洪武十年

農桑山絲壹拾壹觔捌兩柒錢有奇。黃麻玖拾玖觔伍兩貳錢。

永樂十年

農桑歲徵絲叁百伍拾兩，折絹壹拾柒疋壹丈伍尺。

成化拾年

額辦農桑麻地絲肆百叁拾壹兩柒錢叁分，計折絹貳拾壹疋壹丈柒尺伍寸玖分伍釐。

於潛縣

洪武十年

農桑山絲陸觔貳兩玖錢有奇。

永樂十年

農桑桑地叁頃肆拾柒畝叁分，栽桑壹萬叁千肆百玖拾貳株，科絲叁百壹拾

叁兩四錢。

成化十年

額辦農桑絲叁百壹拾叁兩肆錢，計折絹壹拾伍疋貳丈壹寸。

昌化縣

洪武十年

農桑山絲陸觔壹拾壹兩叁錢有奇。黃麻貳拾柒觔肆兩叁錢有奇。

洪武二十四年

農桑山絲叁百叁拾肆兩柒錢陸分貳釐陸毫有奇。

永樂十年

農桑山絲叁百叁拾肆兩柒錢陸分貳釐陸毫有奇。

成化十年

額辦農桑絲叁百叁拾肆兩柒錢陸分貳釐陸毫伍忽，計折絹壹拾陸疋貳丈貳尺壹寸肆分叁釐玖毫有奇。

沈朝宣〔嘉靖〕《仁和縣志》卷四《風土》

宋

夏稅

本色絹三千七百五十疋。

綿五千九百八十九兩四錢。

皇明

洪武十年

夏稅

絲三千二百七十九斤一十一兩有奇。

綿二千四百一斤一兩。

秋糧

租絲一百一十四兩有奇。

租布二疋六尺。

洪武二十四年

夏稅

絲六萬二千九百七十一兩六錢四分二釐。

綿三萬三千二百六十二兩八錢八分五釐五毫。

秋糧

租絲一百四十一兩四錢七分五釐。

粗麻布二疋六尺。

永樂十年

夏稅

絲六萬四千七百二兩三錢八分二釐七毫。

綿三萬四千一百兩四錢一分九釐。

秋糧

租絲一百三十一兩四錢七分五釐。

粗麻布二疋六尺。

宣德七年

夏稅

絲五萬五千一百七十六兩九錢一分三釐九毫。

綿二萬四百五十兩二錢五分七釐。

秋糧

租絲一百三十一兩四錢七分五釐。

粗麻布二疋六尺。

正統七年

夏稅

絲五萬五千二百九十七兩六錢三分四釐九毫。

綿二萬五百二十六兩九錢七分七釐一毫。

秋糧

租絲一百三十一兩四錢七分五釐。

粗麻布二疋六尺。

景泰三年

夏稅

絲五萬五千四百四十兩八錢三分五釐七毫。

綿二萬五百七十四兩七錢七分九釐。

秋糧

租絲一百三十一兩四錢七分五釐。

粗麻布二疋六尺。
天順六年
夏稅
絲五萬五千四百九十五兩四錢五釐八毫。
綿二萬六百兩五分三釐七毫。
秋糧
租絲一百三十一兩四錢七分五釐。
粗麻布二疋六尺。
成化八年
夏稅
官田絲二千七百八十五兩四錢四分二釐九毫。
官地絲九百八十四兩一錢五分六釐九毫。綿六百八十兩三錢九分六釐一毫。
官山絲一百五十一兩二錢五分二釐五毫。
官蕩絲六百八十三兩五錢七分九釐四毫。
官池溝絲五兩六錢二分五釐。
民田絲三萬二千九百九十三兩八錢七分五釐九毫。
民地并基地絲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二兩二錢一分二毫。綿一萬九千九百三十六兩五錢三分九釐三毫。
民山絲一千三百二十二兩八錢九分八釐七毫。綿三分七釐五毫。
民蕩絲五千五十三兩二錢七釐六毫。綿六錢五分三釐五毫。
民地濠絲六兩二錢三分七毫。綿一兩四錢二分七釐五毫。
民池絲一兩八分四毫。
民濠絲一錢九分一釐三毫。
秋糧
官地租絲一百三十一兩四錢七分五釐。粗麻布二疋六尺。
成化十八年
夏稅
官民田地絲綿七萬六千六百九十一兩二錢八分五釐二毫。
起運
京庫，生絹絲五萬二千一百八十兩一錢八分四釐六毫，每絲二十兩准絹一疋，共絹二千六百九疋二寸七分六釐九毫。
存留
本府織染局絲二萬四千五百一十一兩□錢六毫，每兩該銀四分三釐七毫五絲，共銀一千七十二兩二錢一分四釐五毫。內奉府帖將上年解過銀六百三十六兩六錢四分二釐三毫，准抵今年之數，本年實該徵銀四百三十五兩五錢八分二釐二毫。
秋糧
存留
浙江布政司廣濟庫租粗麻布二疋六尺。
織染局租絲一百三十一兩四錢七分六釐，每絲一兩徵銀四分三釐七毫，共銀五兩七錢五分二釐七絲五忽。
弘治五年
夏稅
絲棉七萬六千六百九十一兩一錢八分五釐一毫。
折絹絲綿五萬二千一百八十兩一錢八分四釐六毫，每絲綿二十兩准折絹一疋，該絹二千六百九疋二寸七分六釐九毫。
存留
織染局絲綿二萬四千五百一十一兩一錢六毫，每兩折銀四分三釐七毫五絲，共該銀一千七十二兩三錢六分六毫五絲。
正德七年
夏稅
絲綿七萬六千六百九十一兩二錢八分五釐一毫。
起運
折絹絲綿五萬二千一百八十兩一錢八分四釐六毫，每絲綿二十兩折絹二疋，共該絹二千六百九疋二寸七分六釐九毫。
存留
織染局絲綿二萬四千五百一十一兩七錢六毫，每兩折銀四分三釐七毫五絲，共該銀一千七十二兩三錢六分六毫五絲。
嘉靖二十一年

夏稅

官民田地山蕩池絲五萬六千四百七十二兩六錢八分二釐八毫三忽一微。

綿二萬三百一十七兩四錢八分六釐七絲一忽。

起運

京庫，折絹絲綿五萬二千一百八十兩一錢八分四釐六毫，每綿二十兩准折絹一疋，共該絹二千六百九疋二寸七分六釐九毫。

存留

織染局絲綿二萬四千五百一十一兩六錢六毫，每兩准銀四分三釐七毫五絲，共該銀一千七十二兩三錢六分六毫五絲。

正統十二年

折絹二萬五千六百八疋三尺九寸八分二釐二毫六絲，每疋准絲綿二十兩，其准正絲五十一萬二千一百六十二兩六錢五分四釐八毫四絲。各征加耗不等，通共正耗平絲七十五萬二千八百九十兩三錢六分九釐九毫。內仁和、錢塘、海甯、餘杭四縣蠶絲頗細，每絹一疋征絲二十八兩五錢，內除二十五兩，照依上年著令絹頭領織，另絲三兩五錢作解扛錢用。其富陽、臨安、新城、於潛、昌化五縣之所產麁絲，每疋征絲三十兩，照例內除二十五兩，著令絹頭領織，另絲伍兩作解扛錢用。如織絹完，送赴府縣管糧官處，眼同解絹糧長看驗，堪中發縣用印連解扛錢交與糧長領解。如有不堪，退還絹頭別換，不許糧長剋減價錢，通同將稀鬆輕窄絹疋一概混收不便。

蠶絲一十四萬五千二百四十四兩，照依上年事例，先儘該年人戶不敷之數于下年人戶內湊補數足，計算明白，着令輪流徑自赴局送納。

皇朝

洪武十年

農桑絲一十四觔七兩二錢五分有奇。黃麻八十九觔九兩四錢。

永樂十年

農桑三萬一千六百九十三株，每株科絲一分五釐，該絲四百七十五兩三錢九分五釐。每絲二十兩折絹一疋，共折絹二十三疋二丈三尺九分二釐五毫。

藍靛折收黃麻八十九觔九兩四錢。

成化十年

額辦農桑絲四百七十五兩三錢九分五釐，計折絹二十三疋二丈三尺九分一釐五毫。

藍靛改徵黃麻八十九觔九兩四錢。

〔康熙〕《錢塘縣志》卷八《物產》　織之屬凡二。一曰卉織，有棉布，有麻布，有苧布，有葛布。《吳越春秋》越王作黃絲布以獻吳王，即此。有綦布，有黃草布，有兼絲布。非土產。二曰絲織，有綾，其紋望之似水紋之理。有羅，文羅疏也。有紵絲，細曰紵，粗曰紵。有紗，一名紡紬，其最薄者曰輕容。有絹，疏帛也。生曰絹，熟曰練。有紬，大采繒也。有縠，輕者爲紗，縐者爲縠。

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風土門・物產》

帛之屬

羅越羅，自唐有名。杜甫《縴絲行》有越羅蜀錦之稱，台，越地也。

綾有花綾、杜綾、綿綾、挼捕綾四種。

絹出仙居黃奢者佳。

紗三伏時織者爲上，秋次之，冬又次之。絹亦同。

縐紡絲爲之。輕者曰縐紗，宜夏，重者曰紡絲，宜冬。

紬以粗絲爲之，又有以綿繭搘之而成者，曰搘綿、搘繭。

布有葛、紵、麻三種，皆績其皮爲之。《史記》以紵爲紬。

毛鳳韶〔嘉靖〕《浦江志略》卷二《土產》

附録

貨類　曰木綿布，曰木綿花，曰蠶絲線，興賢鄉出。曰苧布，興賢鄉出。曰苧麻，曰麻布，通化、興賢二鄉出。曰黃麻，田荼，二都、三都，二十四都，二十八都出。

竹類　曰苦竹，曰筋竹，曰荃竹，曰紫竹，曰班竹，曰雷竹，曰淡竹，曰箭竹，曰猫竹，曰方竹，出左溪寺有稜四方。

施宿等〔嘉泰〕《會稽志》卷一七《布帛》　葛之細者，舊出葛山。屬會稽。當句踐時，使國中紅女織布以獻於吳，其歌曰：「嘗胆不苦味若飴，令我採葛以作絲，弱於羅兮輕霏霏。」又曰：「葛之覃兮舒長條，爲絺爲綌織且調，當者是服輕飄飄。」其精如此，而後之葛布頗無聞者。梁劉孝綽有《謝越布啓》曰：比納方紵，既輕且麗，珍邁龍水，妙越島夷。考其所稱，非葛不敢當也，以其總稱越布，故不得强名之。今越人衣葛，出自閩賈，然則舊邦機杼，或者久不傳矣。

苧之精者，本出苧羅山。屬諸暨。下有西子浣紗石，蓋俗所謂苧紗者，於此浣之，以故越苧最爲得名。夏侯開國《吳都賦》曰：「織絺細越，青篓白紵。」《舊

經》載諸暨三如有如絲之紵，而《郡國十道志》苧或作苎，疑必有一誤，故不載。而《樂府》因是有《白紵歌詞》。今外諸邑獨暨陽尤能以苧爲布，雖不逮舊，蓋苧羅遺俗云。

白疊布自一種，杜子美詩所謂「光明白氎巾」者也。《晉令》曰：士卒百工母得服越疊。蓋舊惟出於越，今無之。

繭布，《爾雅》云：「袍，襺也。」《禮記·玉藻》：「纊爲褎，縕爲袍。」《左氏傳》曰：「重襚衣裘。」其注釋皆謂新緜。今諸暨之俗，紕緝蟹緒，織如絲縷，織之成匹，蓋狀似紬，而密縝過之，雖名爲布，其實帛也。古有蟹紙，蓋以蟹爲之，《蘭亭》亦蟹紙書也。今非獨無能製者，亦不復見矣。

山後布頗有名，一名縐布。亦出於諸暨縣。其初緝麻爲縷。縠始見於《吳越春秋》，勾踐始得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是也。以故錫貢，舊有輕容生縠。數十年來，縠頗出於蕭山縣，雖未臻絶紗，然與吳中機工略相當矣。

絹舊總稱吳絹，今出於諸暨者，曰花山，曰同山，曰板橋，其輕勻最宜春服，邦人珍之。或販鬻頗至杭而止，以故聲價亦不遠也。

蕭山紗，以暑伏織者爲上，秋織者爲下，冬爲尤下。蓋霜燥風烈，則絲脆，帛地不堅，爲衣易敝，故賣紗者必曰此夏紗也。

蕭良幹、張元忭等〔萬曆〕《紹興府志》卷一四《田賦志·貢》 會稽於《禹貢》屬揚州。【略】島夷卉服，葛、木綿之屬。厥篚織貝。錦名。貢，《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古揚州境無今江浙、福廣及南直隸淮安以南地，所云金玉犀象之屬，似出交廣，惟竹箭則會稽産，而織貝間亦有之。《漢書·地理志》及東京以後，諸史土貢雜物無登載。建武時，光武因陸閎所著越布單衣，敕會稽郡常獻。此則所謂錫貢者也。舊志載唐貢十二種：編紋紗、輕容生縠花紗、寶花紋等羅、白編交梭、十樣花紋等綾、吳絹、丹砂、石、密橘、葛粉、瓷器、紙、筆。宋《祥符圖經》、《元豐九域志》貢五種：綾二十疋，排花紗十疋，輕容紗五疋，表紙千張，瓷器五十事。南宋貢一種：輕容紗五疋，越綾十疋。元貢有玉面貍、貉皮，其餘不詳。

田琯〔萬曆〕《新昌縣志》卷六《物産》 布帛之屬　木綿布、葛布、苧布、素綾、土紬、綿紬。

談鑰橢〔嘉泰〕《吳興志》卷二〇《物産》 古書有九丘，土地所生聚焉。周《職方志》其遺也，故後世書述地制者，物産宜其載。吳興郡土産，李宗諤《圖經》言：綾，重面絹，花綢，白編布，茶，市葉蓮，柑，橘，荻，竹，銅。《統記》援《舊經》云：其土虛，其田沮洳，原阜宜橘，溝塍宜稻。《續圖經》云：《禹貢》揚州篠簜既敷，孔氏曰注：篠，竹箭。簜，大竹。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通典》云：絺葛之屬。厥篚織貝，注云：織，細紵。貝，水物。厥包橘柚，錫貢。《周·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統言揚州所産也。《吳興記》云：卞山有石似玉，謂之瑤琨，又有石穴生鍾乳，顧山有紫石英，封山有銅。今四物皆無有。又頗述縠帛動植，視他書爲詳焉。竊詳本郡北距太湖，衆谿交流，地勢平下，素號澤國。西南則有岡嶺蔓延，林木薈蔚，(興)〔與〕毘陵、桐州、臨安諸山相接，故水陸之品蠃備。比年又爲行都輔郡，五方雜處，户口繁庶，汙田日治，縉紳多居苑囿，花果視昔稍盛，而金石之華，第有其名，豈地氣土力固亦有限，則物産不能無消長耶。今志如後。

絹《舊圖經》重面絹。今絹惟衣絹，歲萬疋。《急就章》注：絹，生白繒，似縑而疏者也。《舊編》云：武康、安吉絹最佳。

綾唐貢御服烏眼綾。《舊志》有土産綾。今發上供綾五千餘疋，並安吉縣折納到。《舊編》云：亦出武康、安吉。《急就章》云：綾，今之雜小綾也。

綢《舊制志》土産花綢。唐貢紬。今夏稅納産綢四千餘疋。《急就章》紬注：抽引麁蠶繭紡而織之曰綢。

紗《續圖經》載：今梅谿安吉紗有名。

布《舊圖經》有白編布。《統記》云：唐充貢折造布，其御服每疋直十五貫，有爲龍鳳瑞草花紋。今貢白編布二十疋。《樂府》録《東平曲》曰：吳興布闊幅長度，有一疋與誰作袴。又鮑照《白紵曲》下注：因湖州紵布作。《舊編》云：生紵出思谿，編布出道場山，今充貢。張文規詩：紵布直勝羅紈輕。

黄草布出東鄉，有極輕細織成花紋者，暑月可以爲衣。今添。

右縑屬。本郡山鄉，以蠶桑爲歲計，富室育蠶有至數百箔，兼工機，織水鄉并種苧及黄草，紡績爲布，有精緻者，亦足以見女工之不惰莽。

陸心源等〔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輿地略·物産下》 布帛之屬附　折造布《元和郡縣志》：湖州開元賦布。元和貢布三十三端。《談志》：唐歲貢供御服折造布二百十端。《唐書》作折皁。《舊圖經》云：皁當作造。《統紀》云：每匹值十五貫，有爲龍鳳瑞草花綾折者，浣練精細如折米取其心爾。或曰：以多折少而造，取其精緻。按唐貢顧渚茶，亦言折造，恐無浣練之意也。供御服折造布，與木瓜、杭子、茶、蜜，代宗大曆元年至六年始進。苧布即編布。《大清一統志》：湖州府土産紵布。《唐書·地理志》：湖州土貢折皁布紵布。《寰宇紀》：州貢白紵布。《談志》、《舊圖經》有白編布。今貢白編布二十匹。《樂

府録》《東平曲》曰吴興布闊幅長度，有一匹與誰作袴。又鮑昭《白紵曲》下注：因湖州紵布作。《舊編》云：生紵出思谿，編布出道場山，今充貢。本郡山鄉以蠶桑爲歲計，兼工機織，水鄉并種苧及黄草，紡績爲布，有精緻者，亦足以見女工之不惰莽。《勞志》：白編布即今白苧布也。《湖録》：歸安《唐志》載有鐵力生苧布。鐵力二字未詳。苧布有生有熟，有麤有細，人家僱工織之，謂之杜機鐵力。張文規詩云：蘋洲頓覺池沼俗，絹布直勝羅紈輕。清風樓下草初出，明月峽中茶始生。吴興三絶不可捨，勸子强爲吴會行。按，俗呼夏布。麻布《湖録》：麻布出長興者最細，孝豐次之，烏程之大錢最粗，而緊厚堪用，過大錢以東稍不及矣。黄草布《談志》：出東鄉，有極輕細織成花紋者，暑月可以爲衣。《勞志》：黄草可績爲布，出璉市，今所出止可作帳，不堪服。《烏程劉志》：出獨錦村者佳，與葛相似，一名仙葛，澄水帛。宋莊綽謂蘇州人以黄草心織布，色白如羅縠。今唯子踏錦村織之，細者如葛，亦不能如羅縠也，蘇人紹不知矣。木棉布《湧幢小品》：地産木棉花，甚少而紡之爲紗，織之爲布者，家户習爲恒業，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烏程劉志》：木棉布出烏鎮者佳。《湖婦吟》：妾家烏鎮住，十五學流黄。千梭與萬筐，織成勝七襄。機中留一匹，爲郎作衣裳。《烏青文獻》：出烏鎮者輕軟而暖。《雙林志》：有黄紗白紗二種。又有單串布，只可作裏，用水紗布宜于夏天。《長興顧志》：某花布出方謝二區。《武康劉志》：棉布出杨墳。《南潯志》：棉紗以經牀經之，乃穿筵上機織成，闊者曰大布，狹者曰小布，大抵以筵密縷匀色白爲佳。諸鄉所出，南路爲上，俗稱南佳布。西路次之。經布時染草汁以記丈尺，名曰幣，俗作摸者，譌。又有某花布，以青白縷相間織之，更有用五色縷者，名錦布。按，俗呼冬布，今以馬要布爲最佳。羊毛布《練溪文獻》：用木棉羊毛紡之，織爲斜文，出杨家河後。絹《談志》：《舊圖經》重面絹，今惟納衣絹，歲萬匹。《急就章》注：絹，生白繒，似縑而疏者也。《舊編》云：武康、安吉絹最佳。《勞志》：絹闊而長者爲官絹，今納貢。又有狹小絹。《栗志》：有官絹、生絹，唯局絹有五色，可同嘉興。《長興譚志》：前明長邑歲貢絹匹。《練溪文獻》：絹有篩羅神袍等名，而屠村絹尤著。《雙林志》：杜生絹以粗絲爲之，有冬生絹、夏生絹二種，又有燈絹、裱絹，俱付别工小機造之。元時有絹莊十座，在普光橋東。凡收絹，黎明入市，曰上莊，辰刻散市，曰收莊。主其事者，有司歲，有司月。取絹者曰絹主，售絹者曰機户。凡絹染皁，必煮以橡斗、針沙，漂以清流，敷以蕨粉，擣以砧石，抹以絮布，其工最繁，故染有竈，有場，有架，名皁坊，唯耕塢一帶居民爲之。又有小絹，雜用紅白粉，充作蘇杭市中人物花草，名燒灰絹，其最下也。又有一種膠坊取綾絹之極輕而染色者，拌以粉名曰膠，用刀刮治之，或研以石，謂之膠綾粉絹。按，王獻之書羊欣白練裙，練即絹也。梁武帝小名阿練，因改練爲絹。包頭絹《雙林志》：婦女用爲首飾，故名。惟本鎮及近村鄉人爲之，通行天下。閩俗男子亦裹首，北地秋冬風高沙起，行者罩而護目，通稱清水包頭。明正嘉以前，祇有南溪紗帕，隆萬以後，機户巧變百出，名目甚繁，有花，有素，有重至十五六兩，有輕至二三兩，有連爲數丈，有開爲十方，方自三四五尺至七八尺，其花有四季花、西湖景、百子圖、百壽雙胡蜨、十二鴛鴦、福禄壽喜、八寶龍鳳雲鶴、盆景花籃等樣，其名有加長、放長、中六、真清、福清、提清、濕膠、緞本波絹、輕長加闊、細粉出灰漿綾，五綫、六綫、加綫、放綫、花綫、准連、分兩、清光、行脚地、改連等名，各省客商雲集貿販，里賈往鬻他方不絶。今買者欲價廉，而造者愈輕矣。紬一作綢。《大清一統志》：湖州府土産紬。《舊志》出菱湖者佳。《漢志》、《舊志》土産花綢。唐貢綢。今夏稅納産綢四千餘匹。《急就章》注：抽引蠶繭，績紡而織之曰綢。《勞志》：湖紬，散絲而織曰水紬，紡絲而織曰紡紬。《烏程劉志》有光絲紬、花絲紬。《仙潭文獻》：線紬者，絞絲成縷而織，裁爲衣衾，可數十年不敝。縣紬《烏程劉志》有縣紬、花縣紬、斜紋紬、兼絲紬，皆抽縣綫而成之者。《雙林志》有籃邊、紅邊等名。又有絲經縣、綿縣、經線綿等紬。縣經本棉紗綿，名木絮紬最下。《仙潭文獻》：縣紬，以縣線染淺深黄褐二色，同配以織，絶類山左蕉繭。《南潯志》：以縣綫織之，純縣者爲佳。《湖録》：今處處有之，然高低不啻倍蓰，佳者謂之杜機，惡者謂之客紬。客紬惟以漿勝，雖鬆薄，易于動目。杜機有水綫，不甚裝飾，而價比客紬爲昂，稱爲勘者云。綾《大清一統志》：湖州府土産綾。《唐書・地理志》：湖州土貢御服烏眼綾。《明統志》：各縣皆出。《談志》：今發上供綾五千餘匹，並安吉縣折納到。《舊編》云：亦出武康、安吉。《急就章》注：綾，今之雜小綾也。《勞志》：湖綾，唐時充貢，謂之吴綾。今有二等，散絲而織者名紕綾，合綫而織者名綫綾。其綾練染光彩，異于他處，唯郡城中織之。《湖録》：烏眼二字未詳。《德清陳志》載有花綾、素綾、串五綾。《雙林志》：散絲所織，有花有素，有帽頂綾、裱綾、裝潢畫幅，造作人物所用，以東莊倪氏所織爲佳，名倪綾。奏本而用綾上有二龍，唯倪姓所織，龍睛突起而光亮，其法傳媳不傳女，近無子因傳女，女嫁倪家灘王姓，而倪綾之名不改。包頭綾《湖録》：雙林有包頭綾。紗《大清一統志》：湖州府又出各色紗，雙林出包頭紗。《談志》：《續圖經》載：今梅溪安吉紗有名。《勞志》：紗有數等，出郡城内。《雙林志》：素曰直紗，花曰軟紗。葵紗、巧紗、燈紗、夾織紗最輕，而利暑，曰冰紗，每匹重不過一二兩。花素皆備，吾鎮所造，他處不及。《烏程劉志》：無花而最白者銀條紗。《胡志》：今有黍紗。按，銀條紗即方空紗。縐紗《湖録》：湖縐起于明時，見《五石瓠》，亦有花有素，而素縐紗大行于時。《長興譚志》：縐紗出湖城，長邑湖濱一帶亦有善織者。按，亦名縐紬，俗名洋縐。先經絲使左戾右戾，謂之打綫，然後左右相比織之，故有縐綾，今湖地産帛，唯此最多，通行甚廣。包頭縐即包頭紗。《勞志》：包頭紗唯雙林一方人織之。《雙林志》：起于明天啟間，皆打綫爲緯。向以絹包頭，謂之一幅巾，取其可不梳髮也。今唯老嫗用之，餘皆用素縐紗。約長四五尺，包額有餘，繫束髮際，有闊宫、狹宫、頂宫、上重綫縐、海縐、西莊名曰不一。又明里人姚僉事專擅包頭業，有加重、加闊、加縐、放縐，通名姚本。羅《吴興備志》：宋太平興國六年，罷湖州織羅，放女工。《烏程羅志》有素羅起花者爲綺羅，又有帽羅。《歸安何志》有帳羅。按，今織羅者較少。紵絲按，見《歸安唐志》，俗名段，因造緞字。製冠履，曰帽緞，今織者尤少。錦元費著《錦譜》：蜀中錦有真紅湖州大百花孔雀錦，有四色百花孔雀錦，有二色湖州大百花孔雀錦。按，此蓋蜀中仿湖州爲之，故有湖州之名。《舊志》引此，乃删去首六字及末八字，句讀

不明，全失本意矣。今湖地絶無織者。手巾《湖録》：縐紗手巾，雅俗共賞。《仙譚文獻》：某布手巾，花紋如某局，用青白苧棉間合而成。按，又有棉布手巾，有雙紗單紗之分。又有麻布手巾。今俗呼縐紗曰手帕，布手巾，以爲區別。汗巾按，見歸安何志》，今以縐紗或縣紬織成。

程嗣功、駱文盛〔嘉靖〕《武康縣志》卷四《物産》 貨之屬：曰絲、曰綿、曰絹、曰苧布、曰麻布。

汪日楨等〔光緒〕《烏程縣志》卷二九《物産》 布帛之屬　折造布《吴興記》唐歲貢御服折造布。《唐志》作折阜。《舊圖經》云：阜當作造。《統記》每匹值十五貫，有爲龍鳳瑞草花紋折者，以多折少，而造取其精緻。苧布一作紵布，即編布，俗呼夏布。《吴興志》：《舊圖經》有白編布。《樂府》録《東平曲》曰：吴興布擘幅長度，有一匹與誰作袴。《舊編》云編布，出道場山，今充貢。勞《府志》：白編布，即今白苧布也。《湖録》：歸安《唐志》載有織力生苧布，織力二字未詳。苧布有生有熟，有麤有細，人家僱工織之謂之杜機織力。張文規詩云：蘋洲頓覺池沼俗，紵布直勝羅紈輕。清風樓下草初出，明月峽中茶始生。吴興三絶不可捨，勸子强爲吴會行。《劉志》：《湖婦吟》：日出刈苧歸，篝燈績未已。學閒覆雙膝，續長勞十指。蹁躚製舞衣，獨數江南美。麻布《湖録》：麻布出烏程之大錢，最粗而堅厚堪用。過大錢以東稍不及矣。《劉志》：《湖婦吟》：旁村婦紡麻，嘈嘈車聲亂。太緩防線鬆，太緊防線斷。五夜恒盤旋，宵分倏已旦。黄草布《吴興志》：出東鄉，有極輕細織成花紋者，暑月可以爲衣。《劉志》：出獨錦村者佳，與葛相似，一名仙葛。葛布《劉志》：布有葛布。木棉布俗呼冬布，以馬要布爲最佳。《湖幢小品》：地産木棉花，甚少而紡之爲紗，織之爲布者，家户習爲恒業，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劉志》：木棉布出烏鎮者佳。《湖婦吟》：妾家烏鎮住，十五學流黄。千梭與萬筬，織成勝七襄。機中留一匹，爲郎作衣裳。《烏青文獻》：出烏鎮者輕軟而暖。《南潯志》：棉紗以經牀經之，乃穿筬上機織成，闊者曰大布，狹者曰小布，大抵以筬密縷匀色白爲佳。諸鄉所出，南路爲上，俗稱南莊布，西莊次之。經布時染草汁以記丈尺，名曰訾，俗作摸，謂。又有某花布，以青白縷相間織之，更有用五色縷者，名曰錦布。絹《劉志》：闔而長者爲官絹，又有狹小絹，生絹，包頭絹，唯局絹有五色絹。紬一作綢，即絲紬。《勞府志》：散絲而織曰水紬，紡絲而織曰紡紬。《劉志》有光絲紬、花絲紬。縣紬《劉志》有縣紬，有花縣紬，斜紋紬，兼絲紬，縣經絲緯紬，抽縣線成之者。《湖録》：縣紬高低不啻倍蓰，佳者謂之杜機，惡者謂之客紬。客紬唯以漿勝，雖鬆薄易于動目；杜機有水縐，不甚裝飾，而價比客紬爲昂，稱爲勘著云。按，著讀如酌。今又有縣經木棉紗緯紬，名木絮紬，最下，然終勝于木棉布。綾《劉志》：唐時充貢，謂之吴綾。又有鴛眼綾，今有二等散絲而織者，名紕綾，合絲而織者，名線綾，練染柔滑，光彩異于他處。紗《劉志》：無花者曰直紗，最白者曰銀條紗，有花者曰葵紗、軟紗，又有夾織紗。《羅志》：今有泰紗。縐紗有縐紋，亦名縐紬，俗名洋縐，亦曰洋紬。湖地産帛，唯此最多，通行甚廣。《湖録》：湖縐起于明時，見《五石瓠》。亦有花有素，而素縐紗大行于時。羅《羅志》有素羅，起花者爲綺羅，又有帽羅。《吴興備志》：宋太平興國六年，罷湖州織羅，放女工。見《宋史・本紀》。手巾木棉布手巾，有雙紗單紗之分。某花布手巾，用青白苧棉間合而成。又有麻布手巾。《湖録》：縐紗手巾，雅俗共賞。按，今俗呼縐紗曰手帕，布曰手巾，以爲區別。汗巾縐紗或縣紬織成。氈羊毛爲之，或帽，或襪，或毯，或以墊鞋底，或以作地衣，東遷祐村、寅村所出。

佚名〔永樂〕《樂清縣志》卷三《土産》 帛之品　絲纊類不堪紕絲。綿　絹　木綿　吉布或稱吉貝。麻布　苧布　貸之品　綿花

徐碩〔至元〕《嘉禾志》卷六《物産》

帛之品

絲　綿　綃　綾　羅　紗　木棉　剋絲　紬　絺　綺繡已上多出崇德。

綌海鹽者佳。布松江者佳。

柳琬〔弘治〕《嘉興府志》卷八《嘉興縣・土産》 帛類黄麻、綿、黄草苧。土物綾、羅、紬、絹、紗、紵絲、綺、繡、麻布、紵絲、綌、絺、綿布、苧布、紡絲、香兼絲。

柳琬〔弘治〕《嘉興府志》卷一一《秀水縣・土産》 土物絲、綿、綾、羅、紬、絹、紈、紵絲、黄草布、綿布、絺、綌、綺、繡、苧布、麻布。

柳琬〔弘治〕《嘉興府志》卷一四《嘉善縣・土産》 土物絲、綿、絹、綾、紬、綿布、草布。

柳琬〔弘治〕《嘉興府志》卷一七《海鹽縣・土産》 土物苧布、麻布、綿布、黄草布、絲、綿。

柳琬〔弘治〕《嘉興府志》卷二九《崇德縣・土産》 土物絲、綿、絹、紬、推羅、綾布。

吴受福等〔光緒〕《嘉興縣志》卷一六《物産》

布帛類

棉布　苎布《柳志》。

麻布《湯志》。

絲《至元志》、《司志》。案，《唐書》吴郡貢絲。嘉興，唐隸吴郡，所産絲綿，貢所由出也。杜氏《通典》所載亦同。

綿　不如杭、湖、崇、桐之多。《湯志》。

紬　素紬、花紬、綾地花紬、輕光紬、王店紬。《湯志》。

綾　秀州土貢綾一千疋。《元豐九域志》。嘉興各縣出綾，唐宋俱上貢。《大清一統志》。

羅　秋羅、綺羅。《湯志》。

絹　生絹，亦有花者。《湯志》。

紗　軟紗、巧紗、銀條紗，《湯志》。今又一種輿紗。《新纂》。

錦　嘉興出錦，名嘉錦。《吳志》。朱彝尊《鴛鴦湖櫂歌》：錦上鴛鴦三十六，雙棲夜夜水紋中。盧存心《嘉禾雜咏》：宋錦人傳出秀州。

李培修、黃洪憲〔萬曆〕《秀水縣志》卷三《食貨志・物產》　貨之品絲、綿、綾、羅、紬、絹、紗、紵、綿布、蘇布、線、網巾、綿紗帶、絹線織帶、襪襠線、拖鞋、蒲鞋。

羅濬〔寶慶〕《四明志》卷四《叙產》

布帛之品

俗不甚事蠶桑紡績，故布帛皆貴於他郡，惟奉化絁密而輕如蟬翼，獨異他地。象山苧布最細，曰女兒布，其尤細者也。

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一二《賦役考》

織染週歲額辦

總計段疋三千二百九十一段，俱係陸托。

紵絲一千七百二十六段，暗花八百六十二段，素八百六十四段，枯竹褐四百八十四段，捍草褐一百八十九段，駝褐二百五十二段，藍青一百二十八段，棗紅二百二十四段，鴉青二百二十四段，明緑二百二十五段，絲紬一千五百六十五段，剪背三百一十三段，斜紋一千二百五十二段，枯竹褐一百一十七段，駝褐一百六十段，棗紅六百一十五段，鴉青三百九十六段，明緑一百一十八段，橡子竹褐一百五十九段。

松林、何遠〔同治〕《施南府志》卷二《食貨志・物產》　土絹　棉花　家機布　牛毛毯　蘇布

甘澤、趙士讓〔嘉靖〕《蘄州志》卷二《土產》

貨類

布一名白疊，一名吉貝。《六帖》南蠻吉貝草，緝其花爲布，精曰吉貝，粗曰白疊。

王朝璉、顏木〔嘉靖〕《應山縣志》卷上《物產》　貨　綿布、葛布。

王承禧纂〔光緒〕《應城志》卷一《輿地・物產》　貨之屬，有苧麻，葉類芙蓉，績其皮，爲布爲繩。有捻綢，取繭浸漬胰洗，披折如絮，紮於竹桿，垂以銅鐵，隨手捻線織之。有土絹與皺紗包頭，皆絲所成，惜養蠶者少，所出頗稀。有棉花，名吉貝，宜燥地，黄葩成桃，入秋成花。有棉布，大布粗而寬，條布細而窄，行北路者名山莊，行南路者名水莊，亦有染色出售者，四時舟車負販不絶。

史朝富、陳良珍〔隆慶〕《永州府志》卷九《食貨志》

藝產

凡十有六：曰葛布、曰苧布、曰竹紙、曰燒紙、曰香油、曰桐油、曰綿布、曰扇，合郡俱有。曰石屏、曰石硯，俱出邵陽。曰楮紙，曰線麪，俱出道州。曰净絲絹、曰生絲絹、曰兼絲絹、曰綿紬。俱出寧遠。

杜貴墀、鄭貴星等〔光緒〕《巴陵縣志》卷七《輿地七・物產》　岳州巴陵郡，土貢紵布。《唐書・地理志》。《通典》巴陵郡，貢白紵布十匹。岳州，開元貢：細紵布。賦：麻紵縑。元和貢：白紵練布七匹。《元和志》。《宋史・地理志》：岳州貢紵絲。巴陵出絹。《湖廣志》。岳州，土貢絹十匹。《九域志》。丙寅《郡志》：岳蠶止可爲絹。茅田布，西塘染之，亂蘇揚。癸亥志。吳敏樹《土產説》曰：巴陵之產，有名者布。初，邑之山中多作小布，幅裁尺，紅之可巾，且以張綵飾棺柱，青者以爲鞍與帶。長沙有巴陵小布行。以此其後，二三都及泠鋪三港紵產棉，而一都人工作布，絶精勻，謂之都布。最上者稱都尖。二三都謂之三都布，男婦童稚皆紡之。村塾中，有手紡車而授蒙童句讀者。布少麤而多，吳客在長沙、益陽、湘潭者，來鹿角市之。鹿角，童橋、孫塢皆有莊，莊皆吳客，早起收之，飯而止，歲會錢可二十萬緡。其後布差，僞而巧造者，有粉石米漿，樺機碾石之事，收者喜之，高其價，工益竄，布不耐穿著，他鄉勿尚，莊錢減，吳客落，孫塢無一莊而布歸横塘，新牆，客惟衡州、長沙人矣。按湖南北多産棉，而巴陵東鄉爲良，號山花，别有鐵子一種，子較重，出絨稍遜。棉上者得絨多，以斤計之，約三而得一，次則益以六分斤之□而得一，下者四而得一。精布絨不及三斤而成一匹，匹四丈。自外洋貿内地，彼布盛行，都布亦因之滯銷，莊客來收抑其價錢，復多雜以濫惡，巴陵之利源日就於涸矣。

郝玉麟、謝承道等〔乾隆〕《福建通志》卷一〇《物產》　帛之屬　絲《閩中記》：此地蠶桑差薄，所産者多類，民間所須織紗帛皆資於吴航所至。紬土産之絲麤而類，僅可爲紬絁耳。絹　綾　緞　紗　羅往年俱於蘇，杭售以充貢，近方有織者，然亦不逮遠矣。吉貝布長樂、梅花諸處，間有織者。苧布緝苧爲之，圓紗者曰夏布，有雜絲織之者曰兼絲布，諸邑間有之。又有匾紗者曰縐布，出長樂縣。麻布連江、福清、永福皆有之　候官甘蔗洲出者佳。蕉布《海物異名記》云：取蕉灰理其皮，織以爲布，舊嘗入貢。葛布緝葛皮爲

布。上二布諸縣間有之。

黄仲昭〔弘治〕《八閩通志》卷二五《食貨・物産》

建寧府

帛之屬　絲、浦城多。紅緑錦、出建陽。今有濯錦橋。土綾、土紗、土絹、俱出甌寧、浦城二縣。尅絲、凡數種。其厚者可及湖湘間。隔織出建安。腰機布、即緜布。出甌寧、建陽、崇安三縣，而浦城亦有苧布。木綿布。八縣俱出。而出崇安者，可及三梭。

黄仲昭〔弘治〕《八閩通志》卷二六《食貨・物産》

泉州府

帛之屬　土絹、綿布、俱出晉江、南安、同安三縣。苧布、七縣皆有之。北鎮布、績苧爲之，極佳，出惠安縣北鎮，因名。蕉布、葛布。俱出南安、同安、德化、永春、安溪五縣。

漳州府

帛之屬　紬、木棉布、苧布、青麻布、蕉布、葛布。

汀州府

帛之屬　紬、絹、綾、苧布、麻布、蕉布、葛布。

延平府

帛之屬　木綿布、白苧布、各縣俱出，將樂尤佳。葛布。

邵武府

帛之屬　苧布、四縣俱有，而泰寧爲多。葛布。出建寧縣永城、開山二保。

興化府

帛之屬　紬、兼絲布、細絹苧麻雜絲織之。宋本軍土貢葛布十疋，後以非土宜而代之以此。生苧布、白紵布。以灰治之，其色純白。已上莆田、仙遊二縣俱有，而莆之涵頭吉了出者尤佳。

福寧州

帛之屬　紬、絹、紗、綾、苧布、兼布、葛布。

夏玉麟〔嘉靖〕《建寧府志》卷一三《物産》

貨

苧、建安、甌寧、浦城、政和、松溪産。尅絲已上俱建安、甌寧産。花毯、腰機布、甌寧、建陽、崇安産。絹、建安、甌寧、浦城産。土綾、土紗、俱甌寧、浦城産。草席、俱八縣産。綿花、松溪、政和、浦城産。麻布、建安、甌寧産。木綿布、建陽、崇安、浦城産。苧布、絲。俱浦城産。

林富、黄佐〔嘉靖〕《廣西通志》卷一一《食貨志》

布帛屬

葛布　綿紬　蕉布　苧麻布　綿布　青麻布　青布　紵

金鉷等〔雍正〕《廣西通志》卷九二《諸蠻》　《嶺表録異》云：南方草木，可衣者曰卉服。績其皮者，有勾芒布、紅焦布。績其花者，有桐花布、瓊枝布、婆羅布。又古貝木，其花成對如鵝毳，抽其緒紡之，與苧不異，曰吉貝，俗呼古爲吉也。多紫白二種，亦有諸色相間者，蠻女喜織之。丈最煩縛，間出售城市，值最貴。自衣則謂之斑衣種女。劉禹錫「蠻女鉤輈音，蠻衣斑斕布」。然今之獞錦，實綿爲之，而雜以五色蠶絨，非盡草木也。

戴璟、張岳〔嘉靖〕《廣東通志》卷三一《土産》

布帛屬

葛布、出雷高者佳。蕉布、出肇慶。麻布、兼絲、絲紬、土絹、上二件出潮州。蒸紗布、出南雄。竹布、出韶州。綿布、各處俱有，惟南海清塘盛多。胡椒眼布、紵霜布、雙紵布、實厚如被。廣幅布、黎被、黎幔、土紬、水紬。以上九件，瓊州數多。

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一八《廣州府・土産》　貨多綿布、多苧麻、有絲布、有葛布、多蕉布、多苧霜布。

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二九《韶州府・土産》　貨多綿花、多苧麻、有絲布、有葛布、多蕉布、多竹布、多苧霜布。

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三二《南雄府・土産》　貨有葛布、有苧布、有蕨布。

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三六《惠州府・土産》　貨多葛布、有蕉布、多苧布、多棉布。

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四一《潮州府・土産》　貨有綢絹、有天蠶綢、有蕉布、有竹布。

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四七《肇慶府・土産》　貨有土綢、有土絹。

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五三《廉州府・土産》　貨有土絹、有綿布、有葛布、有麻布、有絡布。

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五五《雷州府・土産》　貨有綿布、有葛布、多苧麻布、多青麻布、有黄麻布、有絲。

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五九《瓊州府・土産》　貨有縣布、有葛布、有蕉布、有小網。

紀事

《左傳・襄二十九年》〔吴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産，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杜預注：吴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其所貴。

《國語》卷四《魯語上》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飯不過粮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史記》卷七六《平原君虞卿列傳》　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説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宫以百數，婢妾被綺穀，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史記》卷一〇《孝文本紀》〔孝文皇帝三年〕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爲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

《史記》卷一二《孝武本紀》　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略】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户牛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

《漢書》卷六《武帝紀》〔元封六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爲黄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

《漢書》卷四三《婁敬傳》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脱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見，衣帛見，顔師古注：「衣，著也。帛謂繒也。」衣褐，衣褐見，顔師古注：「此褐謂織毛布之衣。」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

《漢書》卷五三《江都易王劉建傳》〔建〕作治黄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茎、葛、珠璣、犀甲、翠羽、蝯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

《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烏孫國》　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略】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黄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

《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　莽志方盛，以爲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略】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綿，又請內郡國十二買馬，發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毋相須。

《後漢書》卷三《章帝紀》〔元和二年〕五月戊申，詔曰：「乃者鳳皇、黄龍、鸑鷟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烏、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加賜河南女子百户牛酒，令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已下錢帛各有差；及洛陽人當酺者布，户一匹，城外三户共一匹。賜博士員弟子兒在太學者布，人三匹。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後漢書》卷三《章帝紀》〔章和元年〕秋〔七月〕，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爲醴酪。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城戍。

《後漢書》卷四《和帝紀》〔永元〕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黄金，將、大夫、郎吏、從官帛。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大酺五日。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庚辰，賜京師民酺，布兩户共一匹。

《後漢書》卷一〇《皇后紀上・明德馬皇后》　及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南宫，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李賢等注：白越，越布。雜帛二千匹。

建初元年，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

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略】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

《後漢書》卷一〇上《皇后紀上・和熹鄧皇后》 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夭没，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人間。殤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采飾輅，駿馬各一駟，黄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頭上步搖、環珮，加賜各一具。【略】

又御府、尚方、織室錦繡、冰紈、綺穀、金銀、珠玉、犀象、琦瑁、彫鏤翫弄之物，皆絶不作。【略】

元興三年秋，太后體不安，左右憂惶，禱請祝辭，願得代命。太后聞之，即譴怒，切勑掖庭令以下，但使謝過祈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略】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筭數。書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終盡，憂哀毀損，事加於常。贈以長公主赤綬、東園秘器、玉衣繡衾，又賜布三萬匹，錢三千萬。〔鄧〕騭等遂固讓錢布不受。使司空持節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謚曰敬君。【略】

永寧二年二月，寢病漸篤，乃乘輦於前殿，見侍中、尚書，因北至太子因新所繕宮。還，大赦天下，賜諸園貴人、王、主、羣僚錢各有差。

《後漢書》卷二七《宣秉傳》 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 建武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略】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黄金璽、黻縬綬、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劒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黄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吏）〔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静。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支；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以爲常。【略】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荅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略】

報荅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稾草并上，曰：「【略】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内虚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轅丸一，矢四發，遣遣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劒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荅，賜以綵繒，不遣使者。

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比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遣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緄帶各一，又賜繒綵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以此爲常。【略】

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馬騎、玉具刀劒、什物，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閼氏以下金錦錯雜具，軿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

原題王嘉《拾遺記》卷六《前漢下》 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旁起宵遊宮，以漆爲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既悦於暗行，憎燈燭之照。宮中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婕妤以下，咸帶玄綬，衣珮雖加錦繡，更以木蘭紗綃罩之。至宵遊宮，乃秉燭。宴幸既罷，靜鼓自舞，而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輦，選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於輦上，覺其行快疾，聞其中若風雷之聲，言其行疾也，名曰「雲雷宮」。所幸之宮，咸以氍綈藉地，惡車轍馬跡之喧。雖惑於微行昵宴，在民無勞無怨。每乘輿返駕，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捨於道傍，國人之窮老者皆歌「萬歲」。是以鴻嘉、永始之間，國富家豐，兵戈長戢。故劉向、谷永指言切

諫。於是焚宵遊宮及飛行殿，罷宴逸之樂。所謂從繩則正，如轉圜焉。

《三國志》卷三二《蜀志・先主傳》　裴松之注引《典略》曰：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并貢錦布。冉稱疾，住上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三國志》卷六四《吳志・諸葛恪傳》　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敕其諸軍作浮橋度，陳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偃身緣遏，大笑之，不即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絶，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没，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綿布各萬匹。

《晉書》卷九七《東夷傳・肅慎氏》　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於相府，賜其王侮雞、錦罽、緜帛。

曹操《曹操集・文集》卷三《與太尉楊彪書》　今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銀角桃杖一枚，青氈牀褥三具，官絹五百匹，錢六十萬，畫輪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青特牛二頭，八百里驎騮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鈐盵一具，驅使二人，并遺足下貴室錯綵羅穀裘一領，織成韡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古文苑》，又略見《書鈔》一百三十三、一百三十四、《御覽》三百四十一、四百七十八、又七百七十五。

原題王嘉《拾遺記》卷八《蜀》　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三間。【略】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綉氈罽積如丘壠，駿馬萬匹。

《晉書》卷三三《王祥傳》　泰始五年薨，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

《晉書》卷三三《石崇傳》　財産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粔籹餳，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晉書》卷三七《安平獻王孚傳》　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勳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頤在位，朕之所倚。庶永百齡，諮仰訓導，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

《晉書》卷四四《鄭袤傳》　泰始九年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以供喪事。

《晉書》卷五九《汝南王亮》　楚王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略】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爲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鬢髮耳鼻皆悉毀焉。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

《晉書》卷六一《周馥傳》　馥覩覘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略】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勠力以啓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

《晉書》卷七〇《鍾雅傳》　蘇峻之難，詔雅爲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略】明年，並爲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禄勳。其後以家貧，詔賜布帛百匹。

《晉書》卷九八《桓温傳》　温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温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温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略】及薨，皇太后與帝臨於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衮冕之服，又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秘器，錢二百萬，布二千匹，臘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鸞輅，黄屋左纛，輼輬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優册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户，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追贈丞相。

《晉書》卷一〇〇《蘇峻傳》〔峻率衆萬人〕，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兇極暴，殘酷無道。【略】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十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廢之。

《宋書》卷四五《劉道濟傳》初，〔益州刺史劉〕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爲參軍督護，〔長史〕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資貨，或有直數百萬者，謙等限布絲綿各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蜀錢二萬。府又立治，一斷民私鼓鑄，而貴賣鐵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爲亂。

《宋書》卷八三《吳喜傳》及平荊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略】從西還，大艑小艇，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

《宋書》卷九五《索虜傳》元嘉二十七年十二月，〔託跋〕燾至瓜步，壞民屋宇，及伐蕭草，於滁口造筭伐，聲欲渡江。【略】乘輿數幸石頭及莫府山，觀望形勢。購能斬佛狸伐頭者，封八千户開國縣公，賞布絹各萬匹，金銀各百斤，斬其子及弟、僞相、大軍主，封四百户開國縣侯，布絹各五千匹，自此以下各有差。

《南齊書》卷三八《蕭赤斧》還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世祖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邑四百户。遷給事中，太子詹事。赤斧夙患渴利，永明三年會，世祖使甲仗衛三廂，赤斧不敢辭，疾甚，數日卒，年五十六。家無儲積，無絹爲衾，上聞之，愈加惋惜。詔賻錢五萬，上材一具，布百匹，蠟二百斤。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南齊書》卷五二《文學傳・卞彬》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

《陳書》卷五《宣帝紀》太建九年夏五月景子，詔曰：「朕昧旦求衣，日旰方食，思弘億兆，用臻俾乂，而牧守莅民，廉平未洽，年常租賦，多致逋餘，即此務農，宜弘寬省。可起太建已來訖八年流移叛户所帶租調，七年八年叛義丁，五年訖八年叛軍丁，六年七年逋租田米粟夏調綿絹絲布麥等，五年訖七年逋貲絹，皆悉原之。」

《陳書》卷三二《孝行傳・殷不害》大同五年，遷鎮西府記室參軍，尋以本官兼東宮通事舍人。是時朝廷政事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耶？」其見知如此。簡文又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被褥、單複畢備。

《魏書》卷一《序紀・文帝沙漠汗》文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爲魏賓之冠。聘問交市，往來不絶。魏人奉遺金帛繒絮，歲以萬計。始祖與鄰國交接，篤信推誠，不爲倚伏以要一時之利，寬恕任真，而遐邇歸仰。魏晉禪代，和好仍密。始祖春秋已邁，帝以父老求歸，晉武帝具禮護送。

四十八年，帝至自晉。

五十六年，帝復如晉，其年冬，還國。晉遺帝錦、罽、繒、綵、綿、絹、諸物，咸出豐厚，車牛百乘。行達并州，晉征北將軍衛瓘，以帝爲人雄異，恐爲後患，乃密啓晉帝，請留不遣。晉帝難於失信，不許。瓘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間隙，使相危害。晉帝從之，遂留帝。於是國之執事及外部大人，皆受瓘貨。

《魏書》卷三《太宗紀》永興三年秋七月戊申，賜衛士酺三日，布帛各有差。辛酉，賜附國大人錦罽衣服各有差。【略】

四年春二月癸未，登虎圈射虎，賜南平公長孫嵩等布帛各有差。

秋七月己巳朔，東巡。【略】庚寅，至于濡源。西巡，幸北部諸落，賜以繒帛。八月庚戌，車駕還宮。壬子，幸西宮，臨板殿，大饗羣臣將吏，以田獵所獲賜之，命民大酺三日。乙卯，賜王公以下至宿衛將士布帛各有差。

冬十有一月乙丑，賜宗室近屬南陽王良已下至於緦麻之親布帛各有差。【略】

五年春正月己巳，大閱，畿内男子十二以上悉集。己卯，幸西宮。頒拔大、渠帥四十餘人詣闕奉貢，賜以繒帛錦罽各有差。乙酉，詔諸州六十户出戎馬一匹。庚寅，大閱於東郊，部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爲前軍，衆三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覽焉。二月戊申，賜陽平王熙及諸王、公、侯、將士布帛各有差。

神瑞元年辛巳，幸繁畤。賜王公以下至於士卒百工布帛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丙辰，車駕至自北伐，賜從征將士布帛各有差。二月丁亥，大饗于西宮，賜附國大、渠帥朝歲首者繒帛金罽各有差。

冬十月丙寅，詔曰：「古人有言，百姓足則君有餘，未有民富而國貧者也。頃者以來，頻遇霜旱，年穀不登，百姓飢寒不能自存者甚衆，其出布帛倉穀以賑貧窮。」

《魏書》卷三《太宗紀》泰常七年春正月甲辰朔，自雲中西行，幸屋竇城，賜

從者大酺三日，蕃渠帥繒帛各有差。二月丙戌，車駕還宮，賜從者布帛各有差，大饗于西宮。

《魏書》卷四上《世祖紀上》 神䴥四年正月壬午，車駕次于木根山，大饗羣臣，賜布帛各有差。

《魏書》卷七上《高祖紀上》 延興三年冬十月癸巳，太上皇南巡，至于懷州。近過問民疾苦，賜高年、孝悌力田布帛。

太和三年五月丁巳，帝祈雨於北苑，閉陽門，是日澍雨大洽。辛酉，詔曰：「昔四代養老，問道乞言。朕雖沖昧，每尚其美。今賜國老各衣一襲，綿五斤，絹布各五匹。」

《魏書》卷七上《高祖紀上》 十有一月癸卯，賜京師貧窮、高年、疾患不能自存者衣服布帛各有差。【略】四年六月丁卯，以澍雨大洽，曲赦京師。以紬綾絹布百萬匹及南伐所俘賜王公已下。

《魏書》卷一三《皇后傳・魏宣武靈皇后胡氏》 幸左藏，王公、嬪、主已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匹。唯長樂公主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無勞也。世稱其廉。儀同、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魏書》卷一五《衛王儀傳》 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稍。」

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儀入。太祖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怪有之，懼實無也。」太祖告以世祖生，儀起拜而歌舞，遂對飲申旦。召羣臣入，賜儀御馬、御帶、縑錦等。

《魏書》卷二一上《高陽王雍傳》 〔靈太后〕增雍封一千户，除侍中、太師，又加使持節，以本官領司州牧。

雍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縠，止於縵縞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

《魏書》卷三三《王憲傳》 出爲并州刺史，加安南將軍，進爵北海公，境内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元老，特賜錦繡布帛綿綵珍羞禮膳。

《魏書》卷三五《崔浩傳》 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帛各千段。

《魏書》卷四〇《陸馛傳》 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强扶弱。【略】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常侍，民乞留馛者千餘人。顯祖不許，謂羣臣曰：「馛之善政，雖復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馛之還也，吏民大斂布帛以遺之，馛一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以物造佛寺焉，名長廣公寺。

《魏書》卷四八《高允傳》 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醯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匹、雜綵百匹、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豪賚者莫及焉，朝庭榮之。

《魏書》卷五四《高閭傳》 及車駕至鄴，高祖頻幸其州館。詔曰：「閭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勳；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略】

世宗踐阼，閭累表遜位。【略】詔曰：「閭歷官六朝，著勳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驅羸金，漢世榮睨，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僚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閭進陟北邙，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卒于家。世宗遣使弔慰，贈帛四百匹。

《魏書》卷五五《游明根傳》 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略】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

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禄，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光素蓬簷，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

前，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侯。

《魏書》卷八三上《外戚傳上・常英》 諸常自興安及至是，皆以親疏受爵賜田宅，時爲隆盛。【略】

後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爲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高祖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門。訴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尚書以下，宿衛以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

《魏書》卷八三下《外戚傳下・胡國珍》 肅宗踐祚，以國珍爲光禄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給甲第，賜帛布綿穀奴婢車馬牛甚厚。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爲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户。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屬尊望重，親賢羣矚，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可。乃令入決萬幾。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賞賜累萬。又賜絹歲八百匹，妻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兄弟各有差，皆極豐贍。

《魏書》卷九二《列女傳・苟金龍劉氏》 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世宗時，金龍爲梓潼太守，郡帶關城戍主。蕭衍遣衆攻圍，值金龍疾病，不堪部分，衆甚危懼。劉遂率厲城民，修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斬之，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爲賊陷，城中絶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中，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賊乃退散。豎眼歎異，具狀奏聞，世宗嘉之。正光中，賞平昌縣開國子，邑二百户，授子慶珍，又得二子出身。

《魏書》卷九八《蕭昭業傳》 昭業素好狗馬，立未十日，【略】朝事大小，皆斷於尚書令蕭鸞。初蕭賾聚錢，上庫至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絲綿不可稱計，至此歲末，所用過半，皆賜與左右嘶卒之徒。及至廢黜，府庫空盡。

《魏書》卷一〇三《蠕蠕傳》 正光元年十二月，肅宗以阿那瓌國無定主，思還綏集，啓請切至，詔議之。時朝臣意有同異，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領軍元叉爲宰相，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貨之，遂歸北。二年正月，阿那瓌等五十四人請辭，肅宗臨西堂，引見阿那瓌及其伯叔兄弟五人，升階賜坐，遣中書舍人穆弼宣勞。阿那瓌等拜辭，詔賜阿那瓌細明光人馬鎧二具，鐵人馬鎧六具；露絲銀纏槊二張并白毡，赤漆槊十張并白毡，黑漆槊十張并幡；露絲弓二張并箭，朱漆柘弓六張并箭，黑漆弓十張并箭；赤漆盾六幡并刀，黑漆盾六幡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黄紬被褥三十具；私府繡袍一領并帽，內者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并帽，內者雜綵千段；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百子帳十八具；黄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麨八百石，榛麨五石；銅烏銷四枚，柔鐵烏銷二枚，各受二斛；黑漆竹槅四枚，各受二升；婢二口；父草馬五百匹，駝百二十頭，特牛一百頭，羊五千口；朱畫盤器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給之。詔侍中崔光、黄門元纂郭外勞遣。

《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 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收穫珍寶，府藏盈積。和平二年【略】其年冬，詔出內庫綾綿布帛二十萬匹，令內外百官分曹賭射。

太和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飢。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輓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稟，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檢集，爲粥於術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間甚多餓死者。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鉾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諸所供國用者，以其太半班齎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癃者，皆有差。

《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 魏先建國於幽朔，風俗淳一，無爲以自守，與西域殊絶，莫能往來。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久在洛陽，昭成又至襄國，乃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逕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帝好黄老，頗覽佛經。但天下初定，戎車屢動，庶事草創，未建圖宇，招延僧衆也。然時時旁求。先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之琨珸谷。帝遣使致書，以繒、素、旃罽、銀鉢爲禮。今猶號曰朗公谷焉。

《北齊書》卷四〇《唐邕傳》 顯祖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識悟閑明，承受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効由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常謬誤。天保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爲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是日，顯祖

親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云：「唐邕强幹，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邕非唯强濟明辨，然亦善揣上意，進取多途，是以恩寵日隆，委任彌重。顯祖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强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之中，六度賜物。

《北齊書》卷四二《袁聿修傳》 天統中，出除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人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治，長吏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詣諸州，梁、鄭、兗、豫疆境連接，州之四面，悉有舉劾，御史竟不到信州，其見知如此。及解代還京，民庶道俗，追別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遠送。既盛暑，恐其勞弊，往往爲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還。還京後，州民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文爲文以紀功德。府省爲奏，勅報許之。

《北齊書》卷九八《文襄元后傳》 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静帝之姊也。孝武帝時，封馮翊公主而歸於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爲世子，三日而孝静帝幸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疋。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滿。

《周書》卷六《武帝紀下》 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宫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櫨栱。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

《周書》卷一八《王思政傳》 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樗蒱取之。物既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爲盧；若内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即拔所佩刀，横於膝上，攬樗蒱，拊髀擲之。比太祖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後，太祖期寄更深。

《南史》卷五《齊紀下・鄱林王》 帝既失道，朝事大小，皆決之西昌侯鸞，鸞有諫，多不見從。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即位未朞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逞羣小。取諸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爲笑樂。及至廢黜，府庫悉空。

《南史》卷五一《梁西昌縣侯藻傳》 天監九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初，鄭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爲一室，名爲内藏；綺穀錦罽爲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内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還侍中。

《南史》卷七〇《孫謙傳》 齊初，爲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遂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厩居焉。【略】

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蓧蓈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

《南史》卷七五《隱逸傳上・朱百年》 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箬爲業，【略】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五三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略】

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縣帛。嘗寒時就覬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覬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覬曰：「縣定寄温。」因流涕悲慟，覬亦爲之傷感。

《南史》卷八〇《賊臣傳・侯景》 〔太清〕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於豫州城内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地大震。於是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辭，以爲姦臣亂政，請帶甲入朝。先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以折箠笞之。」乃敕：斬景者不問南北人同賞封二千户兼一州刺史，其人主帥欲還北不須州者，賞以絹布二萬，以禮發遣。

《北史》卷二四《王憲傳》 出爲并州刺史，又進北海公。境内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年老，特賜錦綵布帛，珍羞醴膳。

《北史》卷三一《高遵傳》 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不得絲縑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郡邑苦之。

《北史》卷三八《裴矩傳》 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功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易，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其朝奏之。【略】帝大悦，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

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西夷經略，咸以委之。

後遷黃門侍郎，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之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噪。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懼懾，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其年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爲神仙。

《北史》卷四〇《韓麒麟傳》 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略】

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賤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略】

往年校比户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人爲利，而不可長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

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

《高僧傳》卷二《譯經·佛陀耶舍》 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賜耶舍布絹萬匹，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絹各千匹，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賜施。

《藝文類聚》卷八五《布帛部》 孔舒元《在窮記》曰：賊來入門，時家見在絹布三千餘疋及衣被器物，皆令婢使輦出，著庭中，恣其所取。由是皆競取財物，不暇復見殺。

《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布帛部·絹》 孔舒元《在窮記》曰：太安二年六月，賊變入門。時見家有絹布三千餘疋，及衣被器物，皆令婢使輦出，着庭中，恣其所取。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開皇四年八月戊戌，以秦王俊納妃，宴百僚，頒賜各有差。【略】丁未，宴秦王官屬，賜物各有差。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 上性嚴重，有威容，外質木而内明敏，有大略。【略】末及十年，平一四海。薄賦斂，輕刑罰，内修制度，外撫戎夷。每旦聽朝，日昃忘倦，居處服玩，務存節儉，令行禁止，上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大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文飾，常服多布帛，裝帶不過以銅鐵骨角而已。雖啬於財，至於賞賜有功，亦無所愛吝。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開皇〕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略】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略】

〔大業十二年〕，東都城内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爨。

《隋書》卷四一《高熲傳》 開皇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熲爲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於熲。【略】及軍還，以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户。

《隋書》卷四六《蘇沙羅》 開皇八年，授邛州刺史。後數載，檢校利州總管事。從史萬歲擊西爨，累有戰功，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

《隋書》卷四八《楊素傳》 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行策。【略】及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户，賜以粟帛、奴婢、雜畜。

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

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荆州總管，進爵鄖國公，邑三千户，真食長壽縣千户。以其子玄感爲儀同，玄奘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略】

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官爲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

素以餘賊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略】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爲儀同，賜黄金四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爲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略】

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略】於是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

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黄金百斤。【略】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傷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賜縑二千匹，及萬釘寶帶。

仁壽初，代高熲爲尚書左僕射，賜良馬百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略】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爲柱國，玄縱爲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

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

君爲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略】非唯廊廟之器，實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户，子子孫孫，承襲不絶。餘如故。

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

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紀，及族父异，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略】

〔四年〕，因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漢王〕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區，物二千段。〔五年〕卒官。【略】給輼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

《隋書》卷五〇《郭榮傳》　武帝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帝平齊，以戰功，賜馬二十匹，綿絹六百段，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略】

煬帝即位，入爲武候驃騎將軍，以嚴正聞。【略】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静，中使相望。卒於懷遠鎮，時年六十八。帝爲之廢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贈物千段。

《隋書》卷五〇《龐晃傳》　周太祖既有關中，署兒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陽，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没於陣。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儁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綵二百段，復事衛王。【略】

晃性剛悍。【略】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爲懷州刺史，數歲，遷原州總管。仁壽中卒官，年七十二。高祖爲之廢朝，贈物三百段，米三百石。

《隋書》卷五二《韓擒虎傳》　開皇初，高祖潛有吞併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聲名，於是拜爲廬州總管，委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略】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略】遂平金陵，執陳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晉王曰：「【略】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賜物萬段。【略】

及至京，弼與擒爭功於上前，【略】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

《隋書》卷五二《賀若弼傳》　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熲曰：「朝臣之内，文武才幹，無若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吴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爲己任。【略】上聞弼有功，大悦，下詔褒揚，語在《韓擒傳》。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吴，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襄邑三千户，加以寶劍、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尋轉右武候大將軍。

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弟爲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

《隋書》卷五五《杜彦傳》　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迥於相州，每戰有功，賜物三千段，奴婢三十口。

《隋書》卷五五《乞伏慧傳》　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惇於武陟，授大將軍，賜物八百段。及平尉迥，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邑三千户，賚物二千三百段。

《隋書》卷五五《和洪傳》　周武帝時，數從征伐，以戰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略】從帝攻河陰，洪力戰，陷其西門。帝壯之，賞物千段。

尉迥作亂相州，以洪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略】及平相州，每戰有功，拜柱國，封廣武郡公，邑二千户。前後賜物萬段，奴婢五十口，金銀各百挺，牛馬百匹。

《隋書》卷五六《盧愷傳》 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爲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帝嘉愷有吏幹，賜錢二十萬，并賚雜綵三百匹，加散騎常侍。

《隋書》卷五六《令狐熙傳》 開皇八年，徙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相與立碑頌德。【略】

及上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於是以熙爲汴州刺史。【略】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

上以嶺南夷、越數爲反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内五百人，賜帛五百匹，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

《隋書》卷五六《張衡傳》 高祖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爲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後以臺廢，拜并州總管掾。及王轉牧揚州，衡復爲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事之，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也。以母憂去職，歲餘，起授揚州總管司馬，賜物三百段。開皇中，熙州李英林聚衆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人討平之。拜開府，賜奴婢一百三十口，物五百段，金銀雜畜稱是。及王爲皇太子，拜衡右庶子，仍領給事黄門侍郎。

煬帝嗣位，除給事黄門侍郎，進位銀青光禄大夫，俄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衡於是馳至河内，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悦其山泉，留宴三日，【略】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

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爲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宫，宴從官，特賜絹五百匹。

《隋書》卷五六《宇文弢傳》 從帝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邑千五百户，賜物千五百段，奴婢百五十口，馬牛羊千餘頭，拜司州總管司録。

宣帝嗣位，還左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率兵擊之，弢爲監軍。【略】其年，弢又率兵從梁士彦攻拔壽陽，尋改封安樂縣公，增邑六百户，賜物六百段，加以口馬。

《隋書》卷五七《盧昌衡傳》 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三百段。

《隋書》卷五七《薛道衡傳》 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

《隋書》卷五七《明克讓》 高祖受禪，拜太子内舍人，轉率更令，進爵爲侯。【略】開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上甚傷惜焉，賻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給棺槨。

《隋書》卷六〇《于仲文傳》 宣帝時，爲東郡太守。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之。迥怒其不同己，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斬首五百餘級。以功授開府。迥又遣其將宇文胄渡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略】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迥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臥内，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黄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略】

入朝京師，高祖引入臥内，宴享極歡。賜雜綵千餘段，妓女十人，拜柱國、河南道大行臺。屬高祖受禪，不行。

《隋書》卷六〇《段文振傳》 初爲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爲内應。文振杖槊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刃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帝大喜，賜物千段。進拔文侯、華谷、高壁三城，皆有力焉。【略】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匹。

煬帝即位，徵爲兵部尚書，待遇甚重。【略】

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略】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謚曰襄。賜物一千段，粟麥二千石，威儀鼓吹，送至墓所。

《隋書》卷六一《宇文述傳》 平尉迥，每戰有功，起拜上柱國，進爵褒國公，賜縑三千匹。

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復以行軍總管率衆三萬，自六合而濟。【略】述進至奉公埭，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請降。述許之，二人面縛路左，吴、會

悉平。以功拜一子開府，賜物三千段，拜安州總管。

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略】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略】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爲比。

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略】初，渡遼九軍三十五萬五千人，及還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爲民。

明年，帝有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等率兵復臨鴨緑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令馳驛赴河陽，發諸郡兵以討玄感。【略】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

《隋書》卷六二《趙綽傳》 高祖爲丞相，知其清正，引爲録事參軍。尋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

高祖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遷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彦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略】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於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隋書》卷六三《樊子蓋傳》 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樓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户，賜物三千段，粟九千斛。【略】

煬帝即位，徵還京師，轉涼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表，十載於茲，犬馬之情，不勝戀戀。願趨走闕庭，萬死無恨。」帝賜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銀青光禄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内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略】於是進位金紫光禄大夫，賜物千段，太守如故。【略】

九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爲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略】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救至，玄感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

又檢校河南内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既而引見，帝逆勞之曰：【略】進位光禄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縑三千匹，女樂五十人。【略】

十年冬，車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略】是日下詔，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縑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金杯屬子蓋酒，【略】并綺羅百匹。

十一年，從駕汾陽宫。【略】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略】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京帝，時年七十有二。【略】帝聞而歎息，令百官就弔，賜縑三百匹，米五百斛，贈開府儀同三司。

《隋書》卷六三《楊義臣傳》 仁壽初，拜朔州總管，賜以御甲。

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略】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軍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賜物二千段，雜綵五百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尋授相州刺史。

《隋書》卷六三《衛玄傳》 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衙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説以利害，渠帥感悦，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悦，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

煬帝即位，復徵衛尉卿。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絶。玄曉之曰：「天子詔徵，不可久住。」因與之訣，夷、獠各揮涕而去。歲餘，遷工部尚書。其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帝詔玄曰：「魏郡名都，衝要之所，民多姦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道里非遠，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

《隋書》卷六四《張定和傳》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少貧賤，有志節。初爲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靳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是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

煬帝嗣位，拜宜州刺史，尋轉河内太守，頗有惠政。歲餘，徵拜左屯衛大將

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州。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谷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爲流涕，贈光禄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贈絹千匹，米千石。

《隋書》卷六四《張奫傳》 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恒爲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邑八百户，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管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奫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緑沉甲、獸文具裝。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知慧於會稽，吴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縑綵三百匹。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奫衆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

《隋書》卷六四《魚俱羅》 弱冠爲親衛，累遷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賜物一千五百段。

《隋書》卷六五《周法尚傳》 年十八，爲陳始興王中兵參軍，尋加伏波將軍。【略】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略】法尚遂歸于周。宣帝甚優寵之，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邑千户。賜良馬五匹，女妓五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

高祖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鴉叛蠻於鐵山，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四州諸軍事，改封譙郡公，邑二千户。後上幸洛陽，召之，及引見，賜金鈿酒鍾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略】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率舟師三萬出于樊口。陳城州刺史熊門超出師拒戰，擊破之，擒超於陣。轉鄂州刺史，尋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賜縑五百段。【略】陳定州刺史吕子廓據山洞反，法尚引兵踰嶺，子廓兵衆日散，與千餘人走保巖嶮，其左右斬之而降。賜綵五百段，奴婢五十口，并銀甕寶帶，良馬十匹。十年，尋轉桂州總管，仍爲嶺南安撫大使。

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賜綵三百段，米五百石，絹五百匹。【略】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總管討平之。嶲州烏蠻反，攻陷州城，詔令法尚便道擊之。【略】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獲其渠帥數千人，虜男女萬餘口。賜奴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馬二十匹。軍還，檢校路州事。

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後三歲，轉定襄太守，進位金紫光禄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宫。【略】因拜左武衛將軍，賜良馬一匹，絹三百匹。【略】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將軍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功進右光禄大夫，賜物九百段。

《隋書》卷六五《李景傳》 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陷陣有功，進位上開府，賜奴婢六十口，物千五百段。十七年，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略】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大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援之。力戰三日，殺虜甚衆，賜物三千段，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

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略】景尋被徵入京，進位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縑九千匹，女樂一部，加以珍物。

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爲時所許，帝甚信之。擊叛蠻向思多，破之，賜奴婢八十口。明年，擊叶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禄大夫。賜奴婢六十口，縑二千匹。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略】明年，攻高麗武厲城，破之，賜爵苑丘侯，物一千段。八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師，以景爲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賚物三千段，進爵滑國公。

《隋書》卷六五《薛世雄傳》 世雄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兵已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天子大悦，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

《隋書》卷六五《王仁恭傳》 弱冠，州補主簿，秦孝王引爲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略】

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吕州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妓十人。歲餘，轉衛州刺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二匹。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

遼東之役，以仁恭爲軍將。及帝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擊走之。進授左光

禄大夫，賜絹六千段，馬四十匹。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略】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賊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悦，遣舍人詣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禄大夫，賜絹五千匹。會楊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免。

尋而突厥屢爲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頻有戰功，詔復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克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二特勒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鋭逆擊，破之。其二特勒衆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千級，并斬二特勒。帝大悦，賜縑三千匹。

《隋書》卷六六《李諤傳》 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爲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内。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

《隋書》卷六六《柳莊傳》 蕭詧稱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黄門侍郎、吏部郎中、鴻臚卿。

及高祖輔政，蕭巋令莊奉書入關。【略】高祖踐阼，莊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晉王廣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

《隋書》卷六六《房彦謙傳》 及高祖受禪之後，遂優遊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一見重之，擢受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衔命稱旨，賜物百段。

《隋書》卷六八《宇文愷傳》 煬帝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悦之，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悦，賜物千段。

《隋書》卷七〇《楊玄感傳》 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略】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羣臣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虚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

《隋書》卷七〇《趙元淑傳》 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疎誕，不治産業，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奇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玩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别，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爲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娉爲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

《隋書》卷七〇《裴仁基傳》 開皇初，爲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略】數歲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銀青光禄大夫，賜奴婢百口，絹五百匹。

《隋書》卷七二《孝義傳・王頒》 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略】有司録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

《隋書》卷七三《循吏傳・梁彦光》 及高祖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領岐州宫監，增邑五百户，通前二千户。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悦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彦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略】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

《隋書》卷七三《循吏傳・趙軌》 高祖受禪，轉齊州别駕，有能名。【略】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郜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徵軌入朝。

《隋書》卷七三《循吏傳・房恭懿》 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

《隋書》卷七三《循吏傳・公孫景茂》 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郡廢，轉曹州司馬。在職數年，以老病乞骸骨，優詔不許。俄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静，德化大行。【略】

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歲。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吕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悦，賜物三百段。

《隋書》卷七三《循吏傳・柳儉》　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略】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

《隋書》卷八四《北狄傳・突厥》　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二萬段。【略】

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民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略】帝親巡雲內，泝金河而東，北幸啓民所居。啓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略】賜啓民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勤以下各有差。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貞觀九年九月丁未，引諸衛騎兵統將等習射于顯德殿庭，謂將軍已下曰：【略】

於是每日引數百人於殿前教射，帝親自臨試，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朝臣多有諫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御所者刑之，所以防萌杜漸，備不虞也。今引裨卒之人，彎弧縱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非意，非所以爲社稷計也。」上不納。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貞觀十五年五月壬申，并州僧道及老人等抗表，以太原王業所因，明年登封已後，願時臨幸。【略】因固請過并州。上謂曰：「飛鳥過故鄉，猶躑躅徘徊，況朕於太原起義，遂定天下，復少小遊觀，誠所不忘。岱禮若畢，或冀與公等相見。」於是賜物各有差。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貞觀二十三年六月甲戌朔，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二十二。【略】癸未，詔司徒、揚州都督、趙國公無忌爲太尉兼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餘並如故，賜物三千段。【略】

永徽五年春正月甲子，幸并州。二月辛巳，至并州。丙戌，宴從官及諸親、并州官屬父老，賜帛有差。曲赦并州及管內諸州。義旗初職事五品已上身亡歿墳墓在并州者，令所司致祭。佐命功臣子孫及大將軍府僚佐已下今見存者，賜階級有差，量才處分。起義之徒職事一品已下，賜物有差。年八十已上，版授刺史、縣令。佐命功臣食別封身已歿者，爲後子孫各加兩階。賜酺三日。甲午，祠舊宅，以武士曩、殷開山、劉政會配食。

三月丙午，皇后宴親族鄰里故舊於朝堂，命婦婦人入會於內殿，及皇室諸親賜帛各有差，及從行文武五品以上。制以皇后故鄉并州長史、司馬各加勳級。又皇后親預會，每賜物一千段，期親五百段，大功已下及無服親、鄰里故舊有差。城內及諸婦女年八十已上，各版授郡君，仍賜物等。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永隆元年九月，河南、河北諸州大水，遣使賑卹，溺死者官給棺椁，其家賜物七段。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神龍元年三月庚寅，衛王重俊上洛州牧。王乘駟馬車，鹵簿從；諸王公已下，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及諸親並祖送，禮儀甚盛。事畢，賜物有差。【略】戊申，相王日於太常廳上。王公諸親祖送，衛尉張設，光祿造食。禮畢，賜物如衛王上洛州牧之儀。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開元六年十一月丙申，親謁太廟，迴御承天門，詔：「七廟元皇帝已上三祖枝孫有失官序者，各與一人五品京官。內外官三品已上有廟者，各賜物三十匹，以備修祭服及俎豆。」賜文武官有差。【略】

〔七年冬十月〕，戊寅，皇太子詣國學行齒胄禮，陪位官及學生賜物有差。

八年春正月甲子朔，皇太子加元服。乙丑，皇太子謁太廟。丙寅，會百官於太極殿，賜物有差。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貞元元年八月甲戌，朔方大將牛名俊斬李懷光，傳首闕下。馬燧收復河中。丁丑，始雨。己卯，詔：「【略】昨河中行營將士，共賜二十萬端匹以充宴賞，放歸本道。」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貞元六年十一月庚午，日南至，上親祀昊天上帝於郊丘。禮畢還宮，御丹鳳樓宣赦，見禁囚徒減罪一等。立仗將士及諸軍兵、賜十八萬段匹。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元和五年六月癸巳，應給食實封例，節度使兼宰相，每食實封百户，歲給八百端匹，若是絹，加給綿六百兩；節度使不兼宰相，每百户給四百端匹；軍使諸衛大將軍，每百户給三百五十端匹。

秋七月己亥朔。庚子，王承宗遣判官崔遂上表自首，請輸常賦，朝廷除授官吏。丁未，詔昭洗王承宗，復其官爵，待之如初。諸道行營將士，共賜物二十八萬四百三十端匹。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元和十二年二月壬申，出內庫絹布六十九萬段匹、銀五千兩，付度支供軍。

十四年二月乙卯，以鎮、冀水災，賜王承宗綾絹萬匹。

三月己卯朔。丁酉，上以齊、魯初平，宴羣臣於麟德殿，賜物有差。戊午，王

承宗進位檢校左僕射。八月己未，田弘正來朝。【略】丁亥，宴田弘正與大將判官二百人於麟德殿，賜物有差。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長慶元年正月己亥朔，上親薦獻太清宮、太廟。是日，法駕赴南郊。日抱珥，宰臣賀於前。辛丑，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即日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改元長慶。內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陪位白身人賜勳兩轉，應緣大禮移仗宿衛御樓兵仗將士，普恩之外，賜勳爵有差。仍准舊例，賜錢物二十萬四千九百六十端匹。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長慶四年二月辛丑，上始御紫宸殿受朝。既退，幸飛龍院，厚賜內官等物有差。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開成元年閏五月己丑，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進羨餘錢二萬貫，雜物八萬段；不受，還之，使貸貧下户征稅。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大中七年十月，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崔鉉進《續會要》四十卷，修撰官楊紹復、崔瑑、薛逢、鄭言等，賜物有差。

《舊唐書》卷五七《裴寂傳》 及義兵起，寂進宮女五百人，并上米九萬斛，雜綵五萬段，甲四十萬領，以供軍用。【略】及京師平，賜良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萬段，轉大丞相長史，進封魏國公，食邑三千户。

《舊唐書》卷五七《劉世龍傳》 時草創之始，傾竭府藏以賜勳人，而國用不足，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若採街衢及苑中樹爲樵以易布帛，歲牧數十萬匹立可致也。又藏內繒絹，匹匹軸之使申，截取剩物，以供雜費，動盈十餘萬段矣。」高祖並從之，大收其利。再遷太府卿，封葛國公。

《舊唐書》卷五七《樊興傳》 樊興者，本安陸人也，父犯罪配没爲皇家隸人。興從平京城，累除右監門將軍。又從太宗破薛舉，平王世充、竇建德，積戰功，累封滎國公，賜物二千段，黄金三十鋌。

《舊唐書》卷五七《張長遜傳》 及征薛舉，長遜不待命而至，以功授豐州總管，進封巴國公，賜以錦袍金甲。是時言事者以長遜久居豐州，與突厥連結；長遜懼，請入朝，拜右武候將軍，徙封息國公，賜以宮人、綵物千餘段。

《舊唐書》卷五八《唐儉傳》 永徽初，致仕于家，加特進。顯慶元年卒，年七十八，高宗爲之舉哀，罷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賻布帛一千段、粟一千石，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

《舊唐書》卷五九《許圉師傳》 顯慶二年，累遷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三年，以修實録功封平恩縣公，賜物三百段。

《舊唐書》卷六〇《李晦傳》 乾封中，累除營州都督，以善政聞，璽書勞問，賜物三百段。

《舊唐書》卷六〇《王君廓傳》 君廓，并州石艾人也。少亡命爲羣盜，聚徒千餘人，轉掠長平，進逼夏縣，李密遣使召之，遂投於密。尋又率衆歸國，歷遷右武衛將軍，累封彭國公。從平劉黑闥，令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五千匹。高祖大悦，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蘭相如叱秦皇，目眥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勣遏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鎮幽州。尋以誅瑗功，拜左領軍大將軍，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加左光禄大夫，賜物千段，食實封千三百户。

《舊唐書》卷六〇《淮陽王道玄傳》 武德元年封淮陽王，授右千牛。從太宗擊宋金剛于介州，先登陷陣，時年十五，太宗壯之，賞物千段。

《舊唐書》卷六一《陳叔達傳》 叔達明辯，善容止，每有敷奏，搢紳莫不屬目。江南名士薄遊長安者，多爲薦拔。〔武德〕五年，進封江國公。嘗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

《舊唐書》卷六一《竇琮傳》 大將軍府建，爲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拜金紫光禄大夫，扶風郡公。尋從劉文静擊屈突通於潼關，通遣裨將桑顯和來逼文静，義軍不利。琮與段志玄等力戰久之，隋軍大潰，通遁走。琮率輕騎追至稠桑，獲通而返。進兵東略，下陝縣，拔太原倉。拜右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略】武德初，以元謀勳特恕一死，拜右屯衛大將軍，復轉右領軍大將軍。時將圖洛陽，遣琮留守陝城以督糧運。王世充遣其驍將羅士信來斷糧道，琮潛使人説以利害，士信遂帥衆降。及從平東都，賞物一千四百段。

《舊唐書》卷六二《鄭善果傳》 大業中，累轉魯郡太守。【略】及朝京師，煬帝以其居官儉約，莅政嚴明，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各賞物千段，黄金百兩，再遷大理卿。

《舊唐書》卷六二《李大亮傳》 義兵入關，大亮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侵寇，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躬捕寇盜，

所擊輒平。時太宗在藩，巡撫北境，聞而嗟歎，下書勞之，賜馬一匹、帛五十段。【略】

〔貞觀〕時頡利可汗敗亡，北荒諸部相率內屬。有大度設、拓設、泥孰特勒及七姓種落等，尚散在伊吾，以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集之，多所降附。朝廷愍其部衆凍餒，遣於磧口貯糧，特加賑給。大亮以爲於事無益，上疏曰：【略】

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帥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靡費。以中國之幣帛，供積惡之兇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納其奏。

八年，爲劍南道巡省大使。大亮激濁揚清，甚獲當時之譽。及討吐谷渾，以大亮爲河東道行軍總管，與大總管李靖等出北路，涉青海，歷河源，遇賊於蜀渾山，接戰破之，俘其名王、虜雜畜五萬計。以功進爵爲公，賜物千段，奴婢一百五十人，悉遺親戚。【略】

十八年，太宗幸洛陽，令大亮副司空玄齡居中。尋遇疾，太宗親爲調藥，馳驛賜之。臨終上表，請停遼東之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深以關中爲意。表成而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終而卒，時五十九。死之日，家無珠玉可以爲唅，唯有米五石，布三十端。親戚孤遺爲大亮所鞠養，服之如父者十五人。太宗爲舉哀於別次，哭之甚慟，廢朝三日，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

《舊唐書》卷六三《裴矩傳》 大業初，西域諸蕃款張掖塞與中國互市，煬帝遣矩監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欲吞并夷狄，乃訪西域風俗及山川險易、君長姓族、物產服章，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悅，賜物五百段。

《舊唐書》卷六四《道王元慶傳》 永徽四年，歷滑州刺史，以政績聞，賜物二百段。

《舊唐書》卷六五《高士廉傳》 貞觀五年，入爲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略】是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夸，雖復累葉陵遲，猶持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以爲甚傷教義，乃詔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諜，仍據史傳，考其真僞，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爲《氏族志》。【略】及書成，凡一百卷，詔頒於天下，賜士廉物千段。【略】

十六年，又正受詔與魏徵等集文學之士，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奏之，賜物千段。

《舊唐書》卷六六《房玄齡傳》 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令長孫無忌召玄齡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潛引入閤計事。及太宗入春宮，擢拜太子右庶子，賜絹五千匹。【略】

十七年，與司徒長孫無忌等圖形於凌煙閣，贊曰：「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高宗居春宮，加玄齡太子太傅，仍知門下省事，監修國史如故。尋以撰高祖、太宗實錄成，降璽書褒美，賜物一千五百段。

《舊唐書》卷六六《杜如晦傳》 貞觀三年冬，遇疾，表請解職，許之，祿賜特依舊。太宗深憂其疾，頻遣使存問，名醫上藥，相望於道。四年，疾篤，令皇太子就第臨問，上親幸其宅，撫之流涕，賜物千段。

《舊唐書》卷六七《李靖傳》 武德四年，靖又陳十策以圖蕭銑。高祖從之，授靖行軍總管，兼撫孝恭行軍長史。【略】

孝恭遣靖率輕兵五千爲先鋒，至江陵，屯營於城下。士弘既敗，銑甚懼，始徵兵於江南，果不能至。孝恭以大軍繼進，靖又破其驍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卒四千餘人，更勒兵圍銑城。明日，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略】江、漢之域，聞之莫不爭下。以功授上柱國，封永康縣公，賜物二千五百段。詔命檢校荊州刺史，承制拜授。乃度嶺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撫，其大首領馮盎、李光度、甯真長等皆遣子弟來謁，靖承制授其官爵。凡所懷輯九十六州，戶六十餘萬。優詔勞勉，授嶺南道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

六年，輔公祏於丹陽反，詔孝恭爲元帥，靖爲副以討之，李勣、任瓌、張鎮州、黃君漢等七總管並受節度。【略】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祏大懼。先遣僞將左遊仙領兵守會稽以爲形援，公祏擁兵東走，以趨遊仙，至吳郡，與惠亮、正通並相次擒獲，江南悉平。於是置東南道行臺，拜靖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略】

〔貞觀〕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于京師，可汗僅以身遁。以功進封代國公，賜物六百段及名馬、寶器焉。【略】

太宗初聞靖破頡利，大悅，謂侍臣曰：【略】御史大夫温彦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謂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録公之勳。」詔加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真食邑通前五百户。未幾，太宗謂靖

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爲懷。」賜絹二千匹，拜尚書右僕射。靖性沉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

八年，詔爲畿内道大使，伺察風俗。尋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略】乃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第攝養，賜物千段、尚乘馬兩匹，禄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患若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略】

十八年，帝幸其第問疾，仍賜絹五百匹，進位衛國公，開府儀同三司。

《舊唐書》卷六八《秦叔寶傳》 高祖令事秦府，太宗素聞其勇，厚加禮遇。從鎮長春宫，拜馬軍總管。又從征於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居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來投我，又立功効。朕肉可爲卿用者，當割以賜卿，況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三統軍。又從破宋金剛於介休。録前後勳，賜黄金百斤、雜綵六千段，授上柱國。從討王世充，每爲前鋒。太宗將拒竇建德於武牢，叔寶以精騎數十先陷其陣。世充平，進封翼國公，賜黄金百斤、帛七千段。從平劉黑闥，賞物千段。

《舊唐書》卷六八《段志玄傳》 從討王世充，深入陷陣，馬倒，爲賊所擒。兩騎夾持其臂，將渡洛水，志玄踊身而奮，二人俱墮馬，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及破竇建德，平東都，功又居多，遷秦王府右二護軍，賞物二千段。

隱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競以金帛誘之，志玄拒而不納，密以白太宗，竟與尉遲敬德等同誅建成、元吉。太宗即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食實封九百户。

《舊唐書》卷六九《李君羨傳》 初爲王世充驃騎，惡世充之爲人，乃與其黨叛而來歸，太宗引爲左右。從討劉武周及王世充等，每戰必單騎先鋒陷陣，前後賜以宫女、馬牛、黄金、雜綵，不可勝數。

《舊唐書》卷七〇《岑羲傳》 初，中宗時，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睿宗及太平公主與節愍太子連謀，請加推究，羲與中書侍郎蕭至忠密申保護。及羲監修《中宗實録》，自書其事，睿宗覽而大加賞歎，賜物三百段，細馬一匹，仍下制書褒美之。

《舊唐書》卷七一《魏徵傳》 貞觀元年，遷尚書（左）〔右〕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驗無狀，彦博奏曰：「徵爲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可責。」帝令彦博讓徵，【略】徵再拜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禄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賜絹五百匹。【略】

二年，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徵曰：「不可。昔漢明欲封其子，云『我子豈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子爲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上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齎錢四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以賜之。【略】

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爲總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禄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千段。【略】

十二年，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爲《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削其重復，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而善之，賜物一千段，録數本以賜太子及諸王，仍藏之秘府。【略】

其年，稱綿惙，中使相望。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爲小殿，輟其材爲徵營構，五日而成，遣中使齎素褥布被而賜之，遂其所尚也。及病篤，輿駕再幸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徵曰：「嗟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後數日，太宗夜夢徵若平生，及旦而奏徵薨，時年六十四。太宗親臨慟哭，廢朝五日，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賻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

《舊唐書》卷七二《李百藥傳》 貞觀四年，授太子右庶子。五年，與左庶子于志寧、中允孔穎達、舍人陸敦信侍講于弘教殿。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閒燕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辭多不載。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爲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綵物五百段。然太子卒不悟而廢。十年，以撰《齊史》成，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賜物四百段。

《舊唐書》卷七二《褚亮傳》 薛舉僭號隴西，以亮爲黄門侍郎，委之機務。及舉滅，太宗聞亮名，深加禮接，因從容自陳，太宗大悦，賜物二百段、馬四匹，從還京師，授秦王文學。

《舊唐書》卷七三《薛收傳》 貞觀七年，寢疾，太宗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尋

命輿疾詣府，太宗親以衣袂撫收，論叙生平，潸然流涕。尋卒，年三十三。太宗親自臨哭，哀慟左右。【略】因使人弔祭，贈物三百段。【略】又嘗夢收如平生，又敕有司特賜其家粟帛。

《舊唐書》卷七三《薛元超傳》 永隆二年，拜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元超以侍太子。帝臨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未閑庶務，關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奇既深，不得默爾。」於是元超表薦鄭祖玄、鄭玄挺、崔融爲崇文館學士。又數上疏諫太子，高宗知而稱善，遣使慰諭，賜物百段。

《舊唐書》卷七三《顔師古傳》 貞觀七年，拜秘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疑剖析，曲盡其源。【略】俄又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十一年，《禮》成，進爵爲子。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秘閣，賜師古物二百段、良馬一匹。【略】永徽三年，師古子揚庭爲符璽郎，又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卷。高宗下詔付秘書閣，仍賜揚庭帛五十匹。

《舊唐書》卷七三《令狐德棻傳》 貞觀十年，以修《周史》賜絹四百匹。十一年，修《新禮》成，進爵爲子。又以撰《氏族志》成，賜帛二百匹。【略】

永徽元年，又受詔撰定律令，復爲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及《五代史志》。尋遷太常卿，兼弘文館學士。

時高宗初嗣位，留心政道，嘗召宰臣及弘文館學士於中華殿而問曰：「何者爲王道，霸道？又孰爲先後？」德棻對曰：【略】高宗甚悦，既罷，各賜以繒綵。

四年，遷國子祭酒，以修貞觀十三年以後實録功，賜物四百段，兼授崇賢館學士。

《舊唐書》卷七三《孔穎達傳》 貞觀六年，累除國子司業。歲餘，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皆從穎達之説。又與魏徵撰成《隋史》，加位散騎常侍。十一年，又與朝賢修定《五禮》，所有疑滯，咸諮決之。書成，進爵爲子，賜物三百段。庶人承乾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之道，學者稱之。太宗以穎達在東宮數有匡諫，與左庶子于志寧各賜黄金一斤、絹百匹。【略】

先是，與顔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説，符聖人之幽旨，實爲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穎達物三百段。

《舊唐書》卷七五《蘇良嗣傳》 載初元年春，罷文昌左相，加位特進，仍依舊知政事。與地官尚書韋方質不協，及方質坐事當誅，辭引良嗣，則天特保明之。良嗣謝恩拜伏，便不能復起，輿歸其家，詔御醫張文仲、韋慈藏往視疾。其日薨，年八十五。則天輟朝三日，舉哀於觀風門，敕百官就宅赴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賜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兼降璽書弔祭。

《舊唐書》卷七七《韋待價傳》 則天臨朝，拜吏部尚書，攝司空，營高宗山陵，功畢，加金紫光禄大夫，改爲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賜物一千段，仍與一子五品。

《舊唐書》卷七八《張行成傳》 太宗東征，皇太子於定州監國，即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成曰：「今者送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行成因薦鄉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等，皆以學行著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任職，皆厚賜而遣之。太子又使行成詣行在所，太宗見之甚悦，賜馬二匹、縑三百匹。【略】

永徽四年九月，卒于尚書省，時年六十七。高宗哭之甚哀，輟朝三日，令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斂，【略】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賜東園秘器。

《舊唐書》卷七八《張易之傳》 則天臨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啓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鍊。」即令召兒，甚悦。由是兄弟俱侍宮中，皆傅粉施朱，衣錦繡服，俱承辟陽之寵。俄以昌宗爲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爲司衛少卿。賜第一區，物五百段，奴婢駝馬等。

《舊唐書》卷七九《傅仁均傳》 傅仁均，滑州白馬人也。善曆算，推步之術。武德初，太史令庾儉、太史丞傅奕表薦之，高祖因召令改修舊曆。【略】經數月，曆成奏上，號曰《戊寅元曆》，高祖善之。武德元年七月，詔頒新曆，授仁均員外散騎常侍，賜物二百段。

《舊唐書》卷八一《崔敦禮傳》 顯慶元年，拜太子少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敕召其子定襄都督府司馬餘慶使侍其疾。尋卒，年六十餘。高宗舉哀於東雲龍門，賜東園秘器，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

《舊唐書》卷八二《許敬宗傳》 貞觀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録》成，封

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黃門侍郎。

《舊唐書》卷八三《郭孝恪傳》 貞觀十六年，累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略】

俄又以孝恪爲崑丘道副大總管以討龜茲，破其都城，孝恪自留守之，餘軍分道別進，龜茲國相那利率衆遁逃。孝恪以城外未賓，乃出營於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爲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宜備之。」孝恪不以爲虞。那利等果率衆萬餘，陰與城內降胡表裏爲應。孝恪失於警候，賊將入城鼓譟，孝恪始覺之，乃率部下千餘人入城，與賊合戰。城中人復應那利，攻孝恪。孝恪力戰而入，至其王所居，旋復出，戰於城門，中流矢而死，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賊竟退走，將軍曹繼叔復拔其城。太宗聞之，初責孝恪不加警備，以致顛覆；後又憐之，爲其家舉哀。高宗即位，追贈安西都護、陽翟郡公，待詔贈遊擊將軍，仍賻物三百段。

《舊唐書》卷八三《程務挺傳》 程務挺，洺州平恩人也。父名振。【略】名振又從太宗討黑闥，時黑闥於冀、貝、滄、瀛等州水陸運糧，以拒官軍，名振率千餘人邀擊之，盡毀其舟車。黑闥聞之大怒，遂殺名振母、妻。及黑闥平，名振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名振以功拜營州都督府長史，封東平郡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累轉洺州刺史。

《舊唐書》卷八四《郝處俊傳》 處俊性儉素，土木形骸，自參綜朝政，每與上言議，必引經籍以應對，多有匡益，甚得大臣之體。侍中、平恩公許圉師，即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有彭志筠，顯慶中，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萬匹，特授奉議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許、郝，富若田、彭。」

處俊遷太子少保。開耀元年薨，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大都督。高宗甚傷悼之，顧謂侍臣曰：【略】即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終祭以少牢，贈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

《舊唐書》卷八五《徐有功傳》 長安二年卒，年六十二，贈司刑卿。

中宗即位，制曰：「忠正之臣，自昔攸尚；褒贈之典，舊章所重。故贈大理卿徐有功，節操貞勁，器懷亮直，徇古人之志業，實一代之賢良，司彼刑書，深存敬慎。【略】朕惟新庶政，追想前跡，其人既歿，其德可稱。追往贈終，慰茲泉壤。可贈越州刺史，仍遣使就家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

《舊唐書》卷八六《燕王忠傳》 高宗初入東宮而生忠，宴宮僚於弘教殿。太宗幸宮，顧謂宮臣曰：「頃來王業稍可，非無酒食，而唐突卿等晏會者，朕初有此孫，故相就爲樂耳。」太宗酒酣起舞，以屬羣臣，在位於是遍舞，盡日而罷，賜物有差。【略】

顯慶元年，廢忠爲梁王，授梁州都督，賜實封二千户，物二萬段，甲第一區。

《舊唐書》卷八六《孝敬皇帝弘傳》 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於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瑤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敬宗已下加級，賜帛有差。

《舊唐書》卷八八《韋承慶傳》 嘗爲《諭善箴》以獻太子，太子善之，賜物甚厚。承慶又以人之用心，多擾濁浮躁，罕詣沖和之境，乃著《靈臺賦》以廣其志，辭多不載。【略】尋以修《則天實録》之功，賜爵扶陽縣子，賚物五百段。

《舊唐書》卷八八《韋嗣立傳》 嗣立與韋庶人宗屬疏遠，中宗特令編入屬籍，由是顧賞尤重。嘗於驪山構營別業，中宗親往幸焉，自製詩序，令從官賦詩，賜絹二千匹。【略】開元七年卒，贈兵部尚書，謚曰孝。中書門下又奏：「嗣立衣冠之內，夙表才名；兄弟之間，特稱和睦。承恩歷事，位列宰臣。中年以不能正身，頗近兇戚，爲憲司糾劾，因茲出貶。若循其始，終是吉人，宜棄其瑕，以從衆望。請贈物一百段。」從之。

《舊唐書》卷八九《王方慶傳》 永淳中，累遷太僕少卿。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略】當時議者以爲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有制褒之曰：「朕以卿歷職著稱，故授此官，既美化遠聞，實副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也。」

《舊唐書》卷九一《桓彦範傳》 〔神龍元年〕時韋皇后既干朝政，德静郡王武三思又居中用事，以則天爲彦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慮彦範等漸除武氏，乃先事圖之。皇后韋氏既雅爲帝所信寵，言無不從，三思又私通於韋氏，乃日夕讒毀彦範等。帝竟用三思計，進封彦範爲扶陽郡王，敬暉爲平陽郡王，張柬之爲漢陽郡王，崔玄暐爲博陵郡王，袁恕己爲南陽郡王，並加特進，令罷知政事。彦範仍賜姓韋氏，令與皇后同屬籍，仍賜雜綵、錦繡、金銀、鞍馬等。雖外示優崇，而實奪其權也。【略】

二年秋，武三思又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聞之

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推求其人。承嘉希三思旨，奏言：「彦範與敬暉、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等教人密爲此牓。雖託廢后爲名，實有危君之計，請加族滅。」制依承嘉所奏。大理丞李朝隱執奏云：「敬暉等既未經鞫問，不可即肆誅夷，請差御史按罪，待至，準法處分。」大理卿裴談奏云：「敬暉等祇合據敕斷罪，不可別俟推鞫，請並處斬籍没。」中宗納其議，仍以彦範等五人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彦範於瀼州，敬暉於崖州，張柬之於瀧州，袁恕己於環州，崔玄暐於古州，並終身禁錮，子弟年十六已上者亦配流嶺外。擢授承嘉金紫光禄大夫，進封襄武郡公。韋氏又特賜承嘉綵物五百段，瑞錦被一張。

《舊唐書》卷九一《崔玄暐傳》 長安元年，超拜天官侍郎，每介然自守，都絶請謁，頗爲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經月餘，則天謂曰：「自卿改職以來，選司大有罪過。或聞令史乃設齋自慶，此欲盛爲貪惡耳。今要卿復舊任。」又除天官侍郎，賜雜綵七十段。

《舊唐書》卷九二《魏元忠傳》 神龍二年，元忠與武三思、祝欽明、徐彦伯、柳沖、韋承慶、崔融、岑羲、徐堅等撰《則天皇后實録》二十卷，編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之。中宗稱善，賜元忠物千段，仍封其子衛王府諮議參軍昇爲任城縣男。

《舊唐書》卷九二《蕭至忠傳》 先天二年，復爲中書令。是歲，至忠與竇懷貞、魏知古、崔湜、陸象先、柳沖、徐堅、劉子玄等撰成《姓族系録》二百卷，有制加爵賜物各有差。

未幾，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及至忠并户部尚書李晉、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騎常侍賈膺福、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右羽林將軍李慈等與太平公主謀逆事洩，至忠遽遁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籍没其家。至忠雖清儉刻己，然簡約自高，未嘗接待賓客，所得俸禄，亦無所賑施。及籍没，財帛甚豐，由是頓絶聲望矣。

《舊唐書》卷九三《張仁願傳》 睿宗即位，以老致仕，特全給禄俸，又拜兵部尚書，加光禄大夫，依舊致仕。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傅，賻物二百段，命五品官一人爲監護使。

《舊唐書》卷九五《讓皇帝憲傳》 唐隆元年，進封宋王。其月，睿宗踐祚，拜左衛大將軍。時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略】睿宗嘉成器之意，乃許之。玄宗又以成器嫡長，再抗表固讓，睿宗不許。乃下詔曰：「【略】成器可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別加實封二千户。賜物五千段，細馬二十匹，奴婢十房，甲第一區，良田三十頃。」

《舊唐書》卷九七《劉幽求傳》 睿宗即位，加銀青光禄大夫，行尚書右丞，仍舊知政事，進封徐國公，加實封通前五百户，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宅一區，地十頃，馬四匹，加以金銀雜器。

《舊唐書》卷九七《鍾紹京傳》 景龍中，爲苑總監。玄宗之誅韋氏，紹京夜中帥户奴及丁夫以從。及事成，其夜拜紹京銀青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參知機務。翌日，進拜中書令，加光禄大夫，封越國公，賜實封五百户，賜物二千段，馬十匹。【略】

開元十八年，遇疾，玄宗每日令中使問疾，并手寫藥方賜之。十二月薨，時年六十四。上憯惻久之，遽於光順門舉哀，因罷十九年元正朝會，詔曰：【略】可贈太師，賜物五百段。

《舊唐書》卷九七《張説傳》 初，説爲相時，玄宗意欲討吐蕃，説密奏許其通和，以息邊境，玄宗不從。及瓜州失守，王君㚟死，説因獲嵩州鬬羊，上表獻之，以申諷諭。【略】玄宗深悟其意，賜絹及雜綵一千匹。

《舊唐書》卷九八《魏知古傳》 先天元年冬，從上畋獵于渭川，因獻詩諷曰：【略】手制褒之曰：「【略】今賜卿物五十段，用申勸奬。」

二年，累封梁國公。竇懷貞等將謀逆也，知古獨密奏其事。及懷貞誅，賜實封二百户，物五百段。

《舊唐書》卷九八《盧懷慎傳》 懷慎清儉，不營産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禄俸，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及車駕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直道，終始不虧，不加寵贈，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壹伯段，米粟貳伯石。明年，上還京師，因校獵於城南，經懷慎别業，見家人方設祥齋，憫其貧匱，賜絹百匹。

《舊唐書》卷一〇三《郭知運傳》 開元八年，六州胡康待賓等反，詔知運與王晙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九年，卒於軍，贈涼州都督，錫米粟五百斛，絹帛五百段，仍令中書令張説爲其碑文。

《舊唐書》卷一〇三《張守珪傳》 開元二十三年春，守珪詣東都獻捷。會籍田禮畢酺宴，便爲守珪飲至之禮，上賦詩以褒美之。廷拜守珪爲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餘官並如故。仍賜雜綵二千匹及金銀器物等，與二子官。

《舊唐書》卷一〇三《牛仙客傳》　仙客既居相位，獨善其身，唯諾而已。所有錫賚，皆緘封不啓。【略】天寶年，改易官名，拜左相，尚書如故。其年七月卒，年六十八。內出絹一千匹、布五百端，遣中使送至宅以賻之，贈尚書左丞。

《舊唐書》卷一〇四《哥舒翰傳》　天寶八載，以朔方、河東羣牧十萬衆委翰總統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將高秀巖、張守瑜進攻，不旬日而拔之，上録其功，拜特進、鴻臚員外卿，與一子五品官，賜物千匹、莊宅各一所，加攝御史大夫。

《舊唐書》卷一〇六《王琚傳》　先天元年七月，玄宗居尊位，在武德殿。八月，擢拜中書侍郎。時劉幽求、張暐並流於嶺外，琚見事迫，請早爲之計。二年七月三日，琚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並預誅逆，以鐵騎至承天門。【略】十八日，琚、皎依舊官各加實封二百户，通前七百户。累日，玄宗讌於內殿，賜功臣金銀器皿各一床、雜綵各一千匹、絹一千匹，列於庭，讌慰終夕，載之而歸。

《舊唐書》卷一一〇《李光弼傳》　光弼御軍嚴肅，天下服其威名，每申號令，諸將不敢仰視。及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稟命，因愧恥成疾，遣衙將孫珍奉遺表自陳。廣德二年七月，薨於徐州，時年五十七。輟朝三日，贈太保，謚曰武穆。光弼既疾亟，將吏問以後事，曰：「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既爲不孝子，夫復何言！」因取已封絹布各三千疋、錢三千貫文分給將士。部下護喪柩還京師。

《舊唐書》卷一一二《李暠傳》　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繼好之義，雖屬邊鄙；受命以出，必在親賢。事欲重於當時，禮故崇於殊俗，選衆之舉，無出宗英。工部尚書李暠，體含柔嘉，識致明允，爲公族之領袖，是朝廷之羽儀。金城公主既在蕃中，漢庭公卿非無專對，有懷於遠，夫豈能忘。宜持節充入吐蕃使，准式發遣。」以國信物一萬匹、私覿物二千匹，皆雜以五綵遣之。

《舊唐書》卷一一二《李復傳》　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卒，軍中潰亂，以復檢校兵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營田等使，兼御史大夫。復到任，置營田數百頃，以資軍食，不率於民，衆皆悦之。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十三年四月卒官，年五十九，廢朝三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

《舊唐書》卷一一三《苗晉卿傳》　永泰元年四月薨，輟朝三日，令京兆少尹一員護喪事，緣葬諸物並官給，賻絹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

《舊唐書》卷一一七《嚴震傳》　貞元十五年六月卒，時年七十六，廢朝三日，册贈太保，賻布帛米粟有差。

《舊唐書》卷一一九《楊綰傳》　及綰疾亟，上日發中使就第存問，尚藥御醫，旦夕在側，上聞其有問，喜見容色。數日而薨，中使在門，馳奏於上，代宗震悼久之，輟朝三日。詔曰：【略】又詔文武百僚臨於其第，遣內常侍吴承倩會弔，贈絹千匹、布三百端。

《舊唐書》卷一一九《崔祐甫傳》　〔大曆十四年〕至冬被疾，肩輿入中書，臥而承旨，或休假在第，大事必令中使咨決。薨時年六十，上甚悼惜之，廢朝三日，册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差，謚曰文貞。無子，遺命猶子植爲嗣。有文集三十卷。故事，門下侍郎未嘗有贈三師者，德宗以祐甫謇謇有大臣節，故特寵異之。朱泚之亂，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以嘗與祐甫同列，雅重其爲人，乃遣王氏繒帛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令名也。

《舊唐書》卷一二〇《郭子儀傳》　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兵敗於邙山，河陽失守，魚朝恩退保陝州。三年二月，河中軍亂，殺其帥李國貞。時太原節度鄧景山亦爲部下所殺，恐其合從連賊，朝廷憂之。後輩帥臣未能彈壓，勢不獲已，遂用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充本管觀察處置使，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三月，子儀辭赴鎮，肅宗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帝乃引至臥内，謂子儀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四萬疋、布五萬端以賞軍。子儀至絳，擒其殺國貞賊首王元振數十人誅之。太原辛雲京聞子儀誅元振，亦誅害景山者，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略】

建中二年夏，子儀病甚，德宗令舒王誼傳詔省問。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王不答拜；子儀臥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六月十四日薨，時年八十五，德宗聞之震悼，廢朝五日，詔曰：【略】仍令所司備禮册命，賻絹三千匹、布三千端、米麥三千石。

《舊唐書》卷一二二《張獻甫傳》　貞元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五月丙申卒，年六十一，廢朝三日，贈司空，賻物有差。

《舊唐書》卷一二二《曲環傳》　建中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卒時年七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

《舊唐書》卷一二二《樊澤傳》　建中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卒年五十，贈

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其日將宴百官，廢朝改取他日。

《舊唐書》卷一二四《田神功傳》 上元二年二月，生擒逆賊劉展，送于闕下。以擒展功，累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汴宋等八州節度使。大曆三年三月，朝京師，獻馬十匹、金銀器五十件、繒綵一萬匹。【略】

八年冬，復覲闕廷，遘疾，信宿而終。上悼惜，爲之徹樂，廢朝三日；贈司徒，賻絹一千匹、布五百端；特許百官弔喪，賜屏風茵褥於靈座，并賜千僧齋以追福，至德已來，將帥不兼三事者，哀榮無比。

《舊唐書》卷一二八《顏真卿傳》 及淮、泗平，貞元元年，陳仙奇使護送真卿喪歸京師。德宗痛悼異常，廢朝五日，謚曰文忠。復下詔曰：「【略】。可贈司徒，仍賜布帛五百端。男頠、碩等喪制終，所司奏超授官秩。」

《舊唐書》卷一二九《韓滉傳》 大曆五年，知兵部選。六年，改户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乾元已後，所在軍興，賦稅無度，帑藏給納，多務因循。滉既掌司計，清勤檢轄，不容姦妄，下吏及四方行綱過犯者，必痛繩之。又屬大曆五年已後，蕃戎罕侵，連歲豐稔，故滉能儲積穀帛，帑藏稍實。【略】

陳少遊時鎮揚州，以甲士三千人臨江大閱，滉亦以兵三千人臨金山，與少遊相應，樓船於江中，以金銀繒綵互相聘賚。而德宗出居，及歸京師，軍用既繁，道路又阻，關中饑饉，加之以災蝗，江南、兩浙轉輸粟帛，府無虚月，朝庭賴焉。【略】

滉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遂寢其事，年六十五。上震悼久之，廢朝三日，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差。

《舊唐書》卷一二九《韓皋傳》 元和八年六月，加檢校吏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等使。以陳、許二州水潦之後，賜皋綾絹布葛十萬端疋，以助軍資宴賞。

《舊唐書》卷一三二《李抱真傳》 貞元十年卒，時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贈太保，賻以布帛米粟有差。

《舊唐書》卷一三二《王虔休傳》 本名延貴。少涉獵書籍，鄉里間以信義畏慕之，尤好武藝。大曆中，汝州刺史李深用之爲將。久之，澤潞節度李抱真聞名，厚以財帛招之，累授兵馬使押衙。【略】貞元十五年卒，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贈左僕射，賻以布帛米粟。

《舊唐書》卷一三二《李澄傳》 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檢校左僕射、義成軍鄭滑許等州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賻布帛粟有差，仍令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弔祭使，所緣喪葬，並勒官給。

《舊唐書》卷一三四《渾瑊傳》 〔興元〕十五年十二月二日，薨於鎮。廢朝五日，羣臣於延英奉慰。詔贈太師，謚曰忠武，賻絹布四千匹、米粟三千石。及喪車將至，又爲廢朝。應緣喪事，所司準式支給，命京兆尹監護。葬日，賜絹五百匹。

《舊唐書》卷一三六《盧邁傳》 十二年九月，邁於政事堂中風，肩輿而歸，上表請罷官，不許，詔宰臣就第問疾。自是凡五上表，堅乞骸骨，詔曰：【略】乃除太子賓客。貞元十四年卒，時年六十，贈太子太傅，賻以布帛。

《舊唐書》卷一三六《崔損傳》 貞元十四年秋，轉門下侍郎平章事。【略】

損以久疾在家，賜絹二百匹以爲醫藥。【略】貞元十九年卒，贈太子太傅，賻布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

《舊唐書》卷一四〇《盧羣傳》 貞元十六年四月，節度姚南仲歸朝，拜羣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先寓居鄭州，典質良田數頃；及爲節度使至鎮，各與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召還本主，時論稱美。尋遇疾，其年十月卒，時年五十九，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賵賻布帛、米粟有差。

《舊唐書》卷一四一《張茂昭傳》 〔元和〕六年二月，疽發於首，卒，時年五十。廢朝五日，册贈太師，賻絹三千匹、布一千端、米粟三千石，喪事所須官給，詔京兆尹監護，謚曰獻武。

憲宗念其忠蓋，諸昆仲子姪皆居職秩，仍詔每年給絹二千匹，春秋分給。

《舊唐書》卷一四二《王武俊傳》 〔貞元〕十二年，上念舊勳，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十七年六月卒，時年六十七，廢朝五日，羣臣詣延英門奉慰，如渾瑊故事。詔左庶子上公持節册贈太師，賻絹三千匹、布千端、米粟三千石。

《舊唐書》卷一四二《王紹鼎傳》 紹鼎，〔大中十一年〕時爲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起復授檢校工部尚書，鎮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深冀趙觀察等使，累加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其年七月卒，贈司空，賻布帛三百段、米粟二百石，累贈司徒、太尉，又贈太傅。

《舊唐書》卷一四四《尚可孤傳》 可孤性謹愿沉毅，既有勳勞，衆會之中，未嘗言功。賊平之後，嘗於白花亭，御衆公平，號令嚴整，時人稱焉。李晟甚親重之。及李懷光以河中叛，詔可孤帥師與諸軍進討，次於沙苑，遇疾，卒于軍。贈

司徒，賻布帛米粟加等，喪葬所須，並令官給。

《舊唐書》卷一四四《李元諒傳》 貞元三年，詔元諒將本軍從渾瑊與吐蕃會盟于平涼。【略】元諒乃整軍，先遣輜重，次與瑊俱申號令，嚴其部伍而還，時謂元諒有將帥之風。德宗嘉之，賜良馬十匹，金銀器、錦綵等甚厚。【略】以疾，貞元九年十一月，卒于良原，年六十二。帝甚悼惜，廢朝三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

《舊唐書》卷一四五《董晉傳》 晉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六，廢朝三日，贈太傅，賜布帛有差。

《舊唐書》卷一四五《陸長源傳》 及(董)晉卒，令長源知(宣武節度、營田、汴宋觀察使)留後事。長源揚言曰：「將士多弛慢，不守憲章，當以法繩之。」由是人人恐懼。加以(孟)叔度苛刻，多縱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嬉戲，自稱孟郎，衆皆薄之。舊例，使長薨，放散布帛於三軍制服。至是，人請服，長源初固不允，軍人求之不已，長源等議給共布直；叔度高其鹽價而賤爲布直，每人不過得鹽三二斤，軍情大變。或勸長源，故事有大變，皆賞三軍，三軍乃安。長源曰：「不可使我同河北賊，以錢買健兒取旌節。」兵士怨怒滋甚，乃執長源及叔度等臠而食之，斯須骨肉糜散。

《舊唐書》卷一四九《于休烈傳》 在朝凡三十餘年，歷掌清要，家無儋石之蓄。恭儉温仁，未嘗以喜慍形於顔色。而親賢下士，推轂後進，雖位崇年高，曾無倦色。篤好墳籍，手不釋卷，以至于終。大曆七年卒，年八十一。有集十卷行於代。嗣子益，次子肅，相繼爲翰林學士。

是歲春，休烈妻韋氏卒。上以休烈父子儒行著聞，特詔贈韋氏國夫人，葬日給鹵簿鼓吹。及聞休烈卒，追悼久之，褒贈尚書左僕射，賻絹百匹，布五十端，遣謁者内常侍吴承倩就私第宣慰。儒者之榮，少有其比。

《舊唐書》卷一五四《孔巢父傳》 興元元年，李懷光擁兵河中，七月，復以巢父兼御史大夫，充宣慰使。既傳詔旨，懷光以巢父嘗使魏博，田悦死於帳下，恐禍及。又朔方蕃渾之衆數千，皆在行列，頗驕悖不肅。聞罷懷光兵權，時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之，衆咸忿恚咄嗟曰：「太尉盡無官矣！」方宣詔，譁譟，懷光亦不禁止，巢父、守盈並遇害。上聞之震悼，贈尚書左僕射，仍詔收河中日，備禮葬祭。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仍授一子正員官。

《舊唐書》卷一五六《韓弘傳》 元和十四年，誅李師道，收復河南二州，弘大懼。其年七月，盡攜汴之牙校千餘人入覲，對於便殿，拜舞之際，以其足疾，命中使掖之。宴賜加等，預册徽號大禮。進絹三十五萬匹，絁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件，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略】

憲宗崩，以弘攝冢宰。十五年六月，以本官兼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時弘弟充爲鄭滑節度使，子公武爲鄜坊節度使。父子兄弟，皆秉節鉞，人臣之寵，冠絶一時。二年，請老乞罷戎鎮，三表從之。依前守司徒、中書令。其年十二月病卒，時年五十八，贈太尉，賻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石。

《舊唐書》卷一五八《武元衡傳》 高崇文既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帛、帘幕、伎樂、工巧以行，元衡至，則庶事節約，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撫蠻夷，約束明具，不輒生事。重慎端謹，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徵還。至駱谷，重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略】

元和九年六月三日，將朝，出里東門，有暗中叱使滅燭者，導騎訶之，賊射之中肩。又有匿樹陰突出者，以棓擊元衡左股。其徒馭已爲賊所格奔逸，賊乃持元衡馬，東南行十餘步害之，批其顱骨懷去。【略】既明，仗至紫宸門，有司以元衡遇害聞，上震驚，却朝而坐延英，召見宰相。惋慟者久之，爲之再不食。册贈司徒，贈賻布帛五百匹、粟四百石，輟朝五日，謚曰忠愍。

《舊唐書》卷一六四《李絳傳》 文宗即位，徵爲太常卿。大和二年，檢校司空，出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三年冬，南蠻寇西蜀，詔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年二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募卒，以詔旨喻而遣之，仍給以麋麥，皆怏怏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怨絳不奉己，乃因募卒賞薄，衆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爲亂，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譟聚趨府，劫庫兵以入使衙。絳方與賓僚會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衙將王景延力戰以禦之。兵折矢窮，景延死，絳乃爲亂兵所害，時年六十七。

【略】文宗聞奏震悼。【略】賻布帛三千段，米粟二百石。

《舊唐書》卷一七七《崔從傳》 大和三年，入爲户部尚書。李宗閔秉政，以從與斐度、李德裕厚善，惡之，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賓客東都分司。從請告百日，罷官，物論咎執政。宗閔懼，四年三月，召拜檢校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府舊有貨鬻之利，資産奴婢交易者，皆有貫率，羊有口算，每歲收利以給用，從悉除之。舊制，官吏禄俸有布

帛加估之給，節度使獨不在此例。從至，一例估折給之。

《舊唐書》卷一八三《外戚傳・薛懷義》 永昌中，突厥默啜犯邊，以懷義爲清平道大總管，率軍擊之，至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加輔國大將軍，進右衛大將軍，改封鄂國公，柱國，賜帛二千段。

懷義與法明等造《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則天革命稱周，懷義與法明等九人並封縣公，賜物有差，皆賜紫袈裟、銀龜袋。

《舊唐書》卷一八五上《良吏傳上・田歸道》 聖曆初，突厥默啜遣使請和，制遣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入蕃，册爲立功報國可汗。默啜又遣使入朝謝恩，知微遇諸途，便與之緋袍、銀帶，兼表請蕃使入都日，大備陳設。歸道上言曰：「突厥背恩積稔，悔過來朝，宜待聖恩，寬其罪戾，解辮削衽，須稟天慈。知微擅與袍帶，國家更將何物充賜？望反初服，以俟朝恩。且小蕃使到，不勞大備之儀。」則天然之。及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又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默啜深怨，遂拘縶歸道，將害之。歸道辭色不撓，更責以無厭求請，兼喻其禍福，默啜意稍解。會有制賜默啜粟三萬石，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并許之結婚。於是歸道得還，遂面陳默啜不利之狀，請加防禦，則天納焉。

《舊唐書》卷一八五下《良吏傳下・李尚隱》 開元十三年夏，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能覺察所部，左遷桂州都督。臨行，帝使謂之曰：「知卿公忠，然國法須爾。」因賜雜綵百匹以慰之。

《舊唐書》卷一八七上《忠義傳上・常達》 武德初，拜隴州刺史。時薛舉屢攻之，不能克，乃遣其將仵士政以數百人僞降達。達不之測，厚加撫接。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而叛，牽達以見於舉，達詞色抗厲，不爲之屈。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否？」達曰：「正是癭老嫗，何足可識！」竟釋之。有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否？」答曰：「汝逃死奴。」瞋目視之，貴怒，拔刀將斫達，人救之，獲免。及仁杲平，高祖見達，謂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劉感、常達，須載之史策也。」執仵士政，撲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復拜隴州刺史，卒。

《舊唐書》卷一八八《孝友傳・張志寬》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賊帥王君廓屢爲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鄰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略】及丁母憂，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手植松柏千餘株。高祖聞之，遣使就弔，授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門閭。

《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文苑傳上・孔紹安》 紹安大業末爲監察御史，時高祖爲隋討賊於河東，詔紹安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高祖見之甚悅，拜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良馬兩匹，錢米絹布等。

《舊唐書》卷一九一《方伎傳・孟詵》 詵少好方術，【略】睿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爲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爲事。詵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師，將加任用，固辭衰老。景雲二年，優詔賜物一百段，又令每歲春秋二時特給羊酒糜粥。

《舊唐書》卷一九一《方伎傳・張果》 玄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主，果固未知之，謂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云娶婦得公主，真可畏也。」迥質與華相顧，未曉其言。即有中使至，宣曰：「玉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詔。迥質等方悟向來之言。後懇辭歸山，因下制曰：【略】其年請入恒山，錫以衣服及雜綵等，便放歸山。乃入恒山，不知所之。

《舊唐書》卷一九三《列女傳・楊紹宗妻王氏》 初年二歲，所生母亡，爲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歿。繼母尋亦卒。王乃收所生及繼母屍柩，并立父形像，招魂遷葬訖，廬於墓側，陪其祖父母及父母墳。永徽中，【略】賜物三十段，粟五十石。

《舊唐書》卷一九三《列女傳・于敏直妻張氏》 于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數歲時父母微有疾，即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成長，恭順彌甚。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敏直。初聞儉有疾，便即號踊自傷，期於必死。儉卒後，凶問至，號哭一慟而絶。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録之。

《舊唐書》卷一九四《突厥傳上・始畢》 武德元年，始畢使骨咄祿特勒來朝，宴于太極殿，奏《九部樂》，贊錦綵布絹各有差。二年二月，【略】始畢卒，其子什鉢苾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

處羅可汗嗣位，又以隋義成公主爲妻，遣使入朝告喪。高祖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賻物三萬段。處羅

此後頻遣使朝貢。【略】三年六月，俄而處羅卒，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苾，是爲頡利可汗。【略】

頡利可汗者，啓民可汗第三子也，初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之北。高祖入長安，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睺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連結。高祖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絶交於薛舉。【略】

四年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雁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先是漢陽公瓌、太常卿鄭元璹、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等各使于突厥，頡利並拘之，我亦留其使前後數輩，至是爲大恩所挫，於是乃懼，仍放順德還，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斤，欲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嘉之，放其使者特勒熱寒、阿史德等還蕃，賜以金帛。【略】

默啜者，骨咄祿之弟也。骨咄祿死時，其子尚幼，默啜遂簒其位，自立爲可汗。長壽二年，率衆寇靈州，殺掠人吏。則天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爲代北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討之，既不遇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則天大悦，册授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千段。【略】

中宗即位，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久之，官軍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羣牧馬萬餘匹而去，忠義坐免。中宗下制絶其請婚，仍購募能斬獲默啜者封國王，授諸衛大將軍，賞物二千段。【略】

開元二年，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勒、妹婿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北庭。右驍衛將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勒于城下，斬之。虜因退縮，火拔懼不敢歸，攜其妻來奔，制授左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爲金山公主，賜宅一區，奴婢十人，馬十匹，物千段。明年，十姓部落左廂五咄六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俟斤及子堦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跌跌都督跌跌思泰等各率其衆，相繼來降，前後總萬餘帳。制令居河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員外大將軍，封遼西郡王；跌跌思泰爲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兼跌跌都督，封樓煩郡公。自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略】

毗伽可汗以開元四年即位，本蕃號爲小殺。【略】開元十五年，小殺使其大臣梅録啜來朝，獻名馬三十匹。時吐蕃與小殺書，將計議同時入寇，小殺并獻其書。上嘉其誠，引梅録啜宴於紫宸殿，厚加賞賚，仍許於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之所，每年齎縑帛數十萬匹就邊以遺之。

《舊唐書》卷一九四下《突厥傳下》　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薩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於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顯和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顯和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祿大夫。及平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破薛舉。又從平王世充，破竇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宫女三人，雜綵萬餘段。

《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上》　高宗嗣位，授（贊普棄宗）弄讚爲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賜物二千段。弄讚因致書于司徒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除討。」并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嘉之，進封爲賓王，賜雜綵三千段。因請蠶種及造酒、碾、磑、紙、墨之匠，並許焉。

《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吐谷渾》　諾曷鉢既幼，大臣争權，國中大亂。太宗遣兵援之，封爲河源郡王，仍授烏地也拔勒豆可汗，遣淮陽王道明持節册拜，賜以鼓纛。諾曷鉢因入朝請婚。貞觀十四年，太宗以弘化公主妻之，資送甚厚。【略】太宗崩，刻石圖諾曷鉢之形，列於昭陵之下。高宗嗣位，以其尚主，拜駙馬都尉，賜物四十段。

《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龜兹國》　高祖即位，其主蘇伐勃駄遣使來朝。勃駄尋卒，子蘇伐疊代立，號時健莫賀俟利發。貞觀四年，又遣使獻馬，太宗賜以璽書，撫慰甚厚，由此歲貢不絶，然臣於西突厥。安西都護郭孝恪來伐焉耆，龜兹遣兵援助，自是職貢頗闕。

伐疊死，其弟訶黎布失畢代立，漸失藩臣禮。二十年，太宗遣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爲崑山道行軍大總管，與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弘禮率五將軍，又發鐵勒十三部兵十餘萬騎，以伐龜兹。【略】前後破其大城五所，虜男女數萬口。社爾因立其王之弟葉護爲王，勒石紀功而旋。俘其王訶黎布失畢及那利、羯獵顛等獻於社廟。尋以訶黎布失畢爲左武翊衛中郎將，那利已下授官各有差。太宗之葬昭陵，乃刻石像其形，列於玄闕之前。永徽元年，又以訶黎布失畢爲右驍衛大將軍，尋放還蕃，撫其餘衆，依舊爲龜兹王，賜物一千段。

《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于闐國》　貞觀六年，遣使獻玉帶，太宗優詔答之。十三年，又遣子入侍。及阿史那社爾伐龜兹，其王伏閑信大懼，使其子以駝萬三百匹饋軍。及將旋師，行軍長史薛萬備請社爾曰：「今者既破龜兹，國威

已振，請因此機，願以輕騎羈取于闐之王。」社爾乃遣萬備率五十騎抵于闐之國，萬備陳國威靈，勸其入見天子，伏閤信於是隨萬備來朝。高宗嗣位，拜右驍衛大將軍，又授其子葉護珛爲右驍衛將軍，並賜金帶、錦袍、布帛六十段，并宅一區，留數月而遣之，因請留子弟以宿衛。

《舊唐書》卷一九九上《東夷傳・高麗》 〔貞觀十九年八月〕，太宗以遼東倉儲無幾，士卒寒凍，乃詔班師。歷其城，城中皆屏聲偃幟，城主登城拜手奉辭。太宗嘉其堅守，賜絹百疋，以勵事君之節。初，攻陷遼東城，其中抗拒王師，應沒爲奴婢者一萬四千人，並遣先集幽州，將分賞將士。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準其直，以布帛贖之，赦爲百姓。其衆歡呼之聲，三日不息。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北狄傳・契丹》 太宗伐高麗，至營州，會其君長及老人等，賜物各有差。【略】

開元十年，〔其首領李〕鬱于入朝請婚。上又封從妹夫率更令慕容嘉賓女爲燕郡公主以妻之，仍封鬱于爲松漠郡王，授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兼靜析軍經略大使，賜物千段。【略】

二十一年，〔大臣〕可突于又來抄掠。【略】詔以張守珪爲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以經略之。可突于漸爲守珪所逼，遣使僞降。俄又迴惑不定，引衆漸向西北，將就突厥。守珪遣管記王悔等就部落招諭之。時契丹衙官李過折與可突于分掌兵馬，情不叶，悔潛誘之，過折夜勒兵斬可突于及其支黨數十人。二十三年正月，傳首東都。詔封過折爲北平郡王，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賜錦衣一副、銀器十事、絹綵三千疋。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北狄傳・奚》 延和元年，左羽林將軍、檢校幽州大都督孫儉，率兵十二萬以襲其部落，師次冷陉，前軍左驍衛將軍李楷洛等與大輔會戰，我師敗績。儉懼，不敢進救，遣使矯報大輔云：「我奉敕來此招諭蕃將，李楷洛等不受節度而輒用兵，請斬以謝。」大輔曰：「若奉敕招諭，有何國信物？」儉率軍中繒帛萬餘段并袍帶以與之。大輔曰：「將軍可南還，無相驚擾。」儉軍漸失部伍，大輔乃率衆逼之，由是大敗，兵士死傷者數萬。儉及副將周以悌爲大輔所擒，送于突厥默啜，並遇害。

開元三年，大輔遣其大臣粤蘇梅落來請降，詔復立其地爲饒樂州，封大輔爲饒樂郡王，仍拜左金吾員外大將軍、饒樂州都督。五年，大輔與契丹首領松漠郡王李失活咸請於柳城依舊置營州都督府，上從之。敕太子詹事姜師度充使督工作，役八千餘人。其年，大輔入朝，詔封從外甥女辛氏爲固安公主以妻之，賜物一千五百疋，遣右領軍將軍李濟持節送還蕃。

八年，大輔率兵救契丹，戰死，其弟魯蘇嗣立。十年，入朝，詔令襲其兄饒樂郡王、右金吾員外大將軍兼保塞軍經略大使，賜物一千段，仍以固安公主爲妻。【略】爾後每歲朝貢不絕，或歲中二三至。故事，常以范陽節度使爲押奚、契丹兩蕃使。自至德之後，藩臣多擅封壤，朝廷優容之，彼務自完，不生邊事，故二蕃亦少爲寇。其每歲朝賀，常各遣數百人至幽州，則選其酋渠三五十人赴闕，引見於麟德殿，錫以金帛遣還，餘皆駐而館之，率爲常也。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十五年四月乙未，免洛州今歲租，遷户故給復者加給一年，賜民八十以上物，惸獨鰥寡疾病不能自存者米二斛。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顯慶五年正月甲子，如并州。己巳，次長平，賜父老布帛。【略】

三月丙午，皇后宴親族隣里于朝堂，會命婦于内殿。賜從官五品以上、并州長史司馬勳一轉。婦人八十以上版授郡君，賜氈衾粟帛。【略】

開耀元年八月丁卯，以河南、河北大水，遣使賑乏絶，室廬壞者給復一年，溺死者贈物，人三段。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開元十一年正月丁卯，降東都囚罪，杖以下原之。己巳，如并州，降囚罪，徒以下原之。賜侍老物。【略】

天寶七載五月壬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赦，免來載租、庸。以魏、周、隋爲三恪。賜京城父老物人十段。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元和元年五月辛卯，尊母爲皇太后。

六月癸巳，降死罪以下。賜百姓有父母祖父母八十以上者粟二斛、物二段，九十以上粟三斛、物三段。

《新唐書》卷八一《燕王忠》 永徽初，拜雍州牧。王皇后無子，后舅柳奭説后，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己，后然之，請於帝；又奭與褚遂良、韓瑗、長孫无忌、于志寧等繼請，遂立爲皇太子。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后旨，建言：「國有正嫡，太子宜同漢劉彊故事。」帝召見敬宗曰：「立嫡若何？」對曰：「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且東宮所出微，今知有正嫡，不自安；竊位而不自安，非社稷計。」帝曰：「忠固自讓。」敬宗曰：「能爲太伯，不亦善乎？」於是降封梁王、梁州都督，賜甲第，實封户二千，物二萬段。

《新唐書》卷八五《王世充傳》　李密逼東都，詔世充爲將軍，以兵屯洛口。大小百餘戰，無大勝負。詔即拜右翊衛將軍，趣破賊。大業十四年，世充引軍與密戰洛南，有氣若城壓其營，世充大敗，衆幾盡，走保河陽。自繫獄，請罪於越王侗，侗以書慰勉，賜金帛安之，召還洛，裒亡散得萬人，屯含嘉城，畏縮不敢出。

《新唐書》卷八八《裴寂傳》　秦王與劉文静方建大計，未敢白公，以寂最厚善，乃出私錢數百萬餉龍山令高斌廉，俾與寂博，陽不勝，寂得進多，大喜，日益昵。太宗以情告之，許諾。寂嘗以宫人侍唐公，恐事發誅，閒飲酣，乃白秦王將舉兵狀，因言：「今盜徧天下，城闔外即戰場，雖徇小節，猶不脱死。若舉義師，不特免禍，且就大功。」唐公然所計。兵起，寂進宫女五百，米九百萬斛，雜綵五萬段，鎧四十萬首。【略】

長安平，賜寂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萬段，遷大丞相府長史，進魏國公，邑三百户。

《新唐書》卷九二《王君廓傳》　高祖兵起，召之，不從。歸李密，密不甚禮，乃歸國。授上柱國，假河内太守，常山郡公，遷遼州刺史，徙封上谷。從戰東都有功，爲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賜雜綵百段。別下轘轅、羅川二縣，破世充將魏隱，擊糧道緱氏，沈米艘三十柁。

進爵彭國公，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五千匹。入朝，帝賜所乘馬，令自廷中乘以出，謂侍臣曰：「昔蘭相如叱秦王，目皆皆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遏之，至發憤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朕當不以例賞。」乃賜錦袍金帶，還幽州。

會大都督廬江王瑗反，欲奪君廓兵以委王訊。君廓本紿瑗使亂爲己功，乃從數騎候訊，留騎于外，曰：「聞呼聲則入。」乃獨款訊，詐曰：「有急變，當白！」訊方沐，握髮出，即斬之，因執瑗。以功授幽州都督，瑗家口悉賜之，進左光禄大夫，賜帛千段。

《新唐書》卷九三《李靖傳》　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内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尉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咄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

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録公之功。」乃進左光禄大夫，賜絹千匹，增户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二千匹，還尚書右僕射。

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爲畿内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賜物段千，尚乘馬二，禄賜、國官、府佐皆勿廢。

《新唐書》卷九九《李大亮傳》　貞觀初，徙交州，封武陽縣男。召授太府卿，復出涼州都督。【略】

時突厥亡，帝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贏百員。又置降胡河南。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使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峙糧磧口賑其飢。

《新唐書》卷一〇〇《鄭善果傳》　年十四，爲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太守。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閤内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悦，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嘗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煬帝賜物千段、黄金百兩。再遷大理卿。

《新唐書》卷一〇二《姚思廉傳》　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代〕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貽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閤，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

王爲皇太子，遷洗馬。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炅、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賜雜綵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以藩邸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思廉亦展盡無所諱。帝幸九成宫，思廉以爲「離宫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即頓劇，豈爲游賞者乎？」賜帛五十匹，拜散騎

常侍、豐城縣男。

《新唐書》卷一一〇《史大奈傳》 高祖興太原，大奈提其衆隸麾下。桑顯和戰飲馬泉，諸軍却，大奈以勁騎數百背擊顯和，破之，軍遂振。授光祿大夫。從平長安，以多，賞帛五千匹，賜姓史。從秦王平薛舉、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功殊等，積前後賜侍女三、雜綵萬段。

《新唐書》卷一一〇《阿史那社尒傳》 貞觀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咸受賞，社尒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又所取皆老弱陳弊。太宗美其廉，賜高昌寶鈿刀、雜綵千段，詔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

《新唐書》卷一一五《郝處俊傳》 父相貴，因陷亂，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甑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縑賵之，已能讓不受。

《新唐書》卷一一六《王綝傳》 王綝字方慶，以字顯。【略】

武后時，遷累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琲，前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貨，舶酋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毫無所索。始，部中首領沓墨，民苦府訴，府曹素相餉謝，未嘗治。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犯者痛論以法，境內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下詔賜瑞錦、雜綵，以著善政。

《新唐書》卷一一七《劉禕之傳》 方是時，詔令叢繁，禕之思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內史騫味道謂曰：「太后旨。」禕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非於上，貶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賜物百段。后因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以手足疾移於腹背，尚爲一體乎？禕之引咎於己，忠臣也。」

《新唐書》卷一二一《崔日用傳》 由荊州長史入奏計，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陛下往以宮府討有罪，臣子勢須謀與力，今據大位，一下制書定矣。」帝曰：「畏驚太上皇，奈何？」日用曰：「庶人之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若令姦宄竊發，以亡大業，可爲孝乎？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固無所驚。」帝納之。及討逆，詔權檢校雍州長史，以功益封二百户，進吏部尚書。

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且勸告成事。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

《新唐書》卷一二二《郭元振傳》 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昔仍休。進封代國公，實封四百户，賜一子官，物千段。

《新唐書》卷一二六《盧懷慎傳》 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飢寒，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略】及治喪，家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庳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縑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爲之文，帝自書。

《新唐書》卷一三〇《李尚隱傳》 尚隱性剛亮，論議皆披心示誠，處事分明，御下不苟密。尤詳練故實，前後制令，誦記略無遺。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素覺，左遷桂州都督。帝遣使勞曰：「知卿忠公，然國法須爾。」因賜雜綵百匹遣之。

《新唐書》卷一五三《顏真卿傳》 李希烈陷汝州，〔盧〕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略】〔希烈乃拘真卿，縊殺之。〕嗣曹王皋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頫、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忠，賻布帛米粟加等。

《新唐書》卷一九一《忠義傳上・張楚金》 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皆舉進士。州欲獨薦楚金，固辭，請俱罷。都督李勣歎曰：「士求才行者也。既能讓，何嫌皆取乎？」乃並薦之。累進刑部侍郎。儀鳳初，彗見東井，上疏陳得失。高宗欽納，賜物二百段。

《新唐書》卷一九四《卓行傳・元德秀》 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飢，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飲。【略】

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潭時爲陸渾尉，庀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奪，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飡。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耳。」

《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傳上・陸元朗》 世充平，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

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吴縣男。卒。

論撰甚多，傳于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

《新唐書》卷二〇〇《儒學傳下・褚亮》 玄宗爲太子，復拜國子司業兼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辯，進銀青光禄大夫，錫予蕃渥。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解，詔州刺史薛瑩弔祭，賜物加等。

《新唐書》卷二〇一《文藝傳上・袁利貞》 高宗時爲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爲太子，百官上禮，帝欲大會羣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上疏諫，以爲：「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徙命婦别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既會，帝傳詔利貞曰：「卿弈葉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不厚賜無以勸能者。」乃賜物百段。

《新唐書》卷二〇五《列女傳・劉寂妻夏侯碎金》 劉寂妻夏侯，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爲鹽城丞，喪明。時劉已生二女矣，求與劉絶，歸侍父疾。又事後母以孝稱。五年父亡，毁不勝喪，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左，寒不縣，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物二十段、粟十石，表異門閭。後其女居母喪，亦如母行，官又賜粟帛，表其門。

《新唐書》卷二〇六《外戚傳・楊國忠》 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人，兄銛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棨戟，而第舍華僭，彌跨都邑。時海内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内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賜羣臣各有差，錫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

《新唐書》卷二一六上《吐蕃傳上》 初東寇也，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棄宗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罪，固請昏，許之。遣大論薛禄東贊獻黄金五千兩，它寶稱是，以爲聘。

貞觀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柏海親迎，見道宗，執婿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媿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宫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褫氈罽，襲紈綃，爲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

《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鶻傳上》 肅宗即位，使者來請助討禄山，帝詔燉煌郡王承寀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敦妹爲女，妻承寀，遣渠領來請和親，帝欲固其心，即封虜女爲毗伽公主。於是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討同羅諸蕃，破之河上。【略】

香積之戰，陣澧上，賊詭伏騎於王師左，將襲我，僕固懷恩麾回紇馳之，盡翦其伏，乃出賊背，與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夾攻之，賊大敗，進收長安。懷恩率回紇、南蠻、大食衆繚都而南，壁滻東，進次陝西，戰新店。初，回紇至曲沃，葉護使將軍鼻施吐撥裴羅旁南山東出，搜賊伏谷中，殲之，營山陰。子儀等與賊戰，偵軍逐北，亂而卻，回紇望見，即踰西嶺，曳旗趨賊，出其後，賊反顧，遂大潰，追奔數十里，人馬相騰踩，死者不可計，收仗械如丘。嚴莊挾安慶緒棄東京北度河，回紇大掠東都三日，姦人導之，府庫窮殫，廣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繒錦萬匹賂回紇，止不剽。葉護還京師，帝遣羣臣勞之長樂，帝坐前殿，召葉護升階，席酋領於下，宴且勞之，人人賜錦繡繒器。葉護頓首言：「留兵沙苑，臣歸料馬，以牧范陽，訖除殘盜。」帝曰：「爲朕竭義勇，成大事，卿等力也。」詔進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匹，使至朔方軍受賜。

乾元元年，回紇使者多彦阿波與黑衣大食酋閣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又使請昏，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即册磨延啜爲英武威遠毗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瑀攝御史大夫爲册命使，以宗子右司郎中巽兼御史中丞爲禮會使，并以副瑀，尚書右僕射裴冕送諸境。帝餞公主，因幸咸陽，數尉勉，主泣曰：「國方多事，死不恨。」瑀至虜，【略】乃起奉詔，拜受册。翌日，尊主爲可敦。瑀所齎賜物，可汗盡與其牙下酋領。瑀還，獻馬五百匹，貂裘、白氎等。【略】

永泰初，僕固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儀率麾下叩回紇營。回紇曰：「願見令公。」子儀出旗門，回紇曰：「請釋甲。」子儀易服。酋長相顧曰：「真是公矣！」時李光進、路嗣恭介馬在側，子儀示酋長曰：「此渭北節度使某，朔方軍糧使某。」酋長下馬拜，子儀亦下見之。虜數百環視，子儀麾下亦至，子儀麾左右使却，且命酒與飲，遺以纏頭綵三千，召可汗弟合胡禄等持手，因讓曰：「上念回紇功，報爾固厚，何負而來？今即與汝戰，何遽降也？我將獨入爾營，雖殺我，吾將士能擊

汝。」酋長聾服曰：「懷恩詭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廢』，是以來。今天可汗在，公無恙，吾等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略】

大曆三年，光親可敦卒，帝遣右散騎常侍蕭昕持節弔祠。明年，以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繼室，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册拜可敦，賜繒綵二萬。是時，財用屈，稅公卿騾、橐它給行，宰相錢中渭橋。

回紇之留京師者，曹輩掠女子於市，引騎犯含光門，皇城皆闔，詔劉清潭慰止。復出暴市物，奪長安令邵説馬，有司不敢何詰。自乾元後，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縑，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舍鴻臚，駔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略】

德宗立，使中人告喪，且脩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師向塞，見使者不爲禮。宰相頓莫賀達干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日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略盡。今舉國遠鬬，有如不捷，將安歸？」可汗不聽，頓莫賀怒，因擊殺之，并屠其支黨及九姓胡幾二千人，即自立爲合骨咄祿毗伽可汗，使長建達干從使者入朝。建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册頓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

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貲殖産甚厚。會酋長突董、翳蜜施、大小梅録等還國，裝橐係道，留振武三月，供擬珍豐，費不貲。軍使張光晟陰伺之，皆盛女子以橐，光晟使驛吏刺以長錐，然後知之。已而聞頓莫賀新立，多殺九姓胡人，懼不敢歸，往往亡去，突董察視嚴亟。羣胡獻計於光晟，請悉斬回紇，光晟許之，即上言：「回紇非素彊，助之者九胡爾。今其國亂，兵方相加，而虜利則往，財則合，無財與利，一亂不振。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幣，是謂借賊兵，資盜糧也。」乃使裨校陽不禮，突董果怒，鞭之。光晟因勒兵盡殺回紇羣胡，收橐它、馬數千，繒錦十萬，且告曰：「回紇扶大將，謀取振武，謹先誅之。」部送女子還長安。帝召光晟還，以彭令方代之，遣中人與回紇使聿達干往言其端，因欲與虜絶。敕源休俟命太原。明年，乃行，因歸突董等四喪。突董，可汗諸父也。源休至，可汗令大臣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頡干迦斯踞坐責休等殺突董事，休言：「彼自與張光晟鬬死，非天子命。」又曰：「使者皆負死罪，唐不自戮，何假手于我邪？」良久罷去，休等幾死。留五旬，卒不見可汗。可汗傳謂休曰：「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汗。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爲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散支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朝。帝隱忍，賜以金繒。

《新唐書》卷二一二上《南蠻傳上・南詔上》 貞元十年夏六月，册異牟尋爲南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成都少尹韋皐頒副之，崔佐時爲判官；俱文珍爲宣慰使，劉幽巖爲判官。賜黄金印，文曰「貞元册南詔印」。滋至大和城，異牟尋遣兄蒙細羅勿等以良馬六十迎之，金鍐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略】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滋還，復遣清平官尹輔酋等七人謝天子，獻鐸鞘、浪劍、鬱刃、生金、瑟瑟、牛黄、虎珀、氈、紡絲、象、犀、越賧統倫馬。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 〔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七日，禄山遣其男范陽節度副使、鴻臚卿同正兼廣陽太守慶緒〔獻〕奚、契丹及同羅、阿布思等【略】，生口三千人，金、銀、錦、罽、駝、奚車布於闕下。婦人皆以衣文錦，飾以義須，盛陳列以爲壯。玄宗大悦，授慶緒特進、衛尉卿，張樂以會將士。

樊綽《雲南志》卷一〇《南蠻疆界接連諸蕃夷國》 貞元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陽苴咩城具儀注設位，旌節當庭，東西特立。南詔异牟尋及清平官已下，各具儀禮，面北序立。宣慰南詔使柬，册立南詔使南向立，宣敕書讀册文訖。【略】其年十一月七日事畢，發陽苴咩城。雲南王蒙异牟尋以清平官尹輔酋十七人，奉表謝恩，進納吐蕃贊普鐘印一面。並獻鐸鞘、浪川劍、生金、瑟瑟、牛黄、琥珀、白氈、紡絲、象牙、犀角、越賧馬，統備甲馬，並甲文金，皆方土所貴之物也。仍令大軍將王各苴、柘東副使杜伽諾具牛羊領鞍馬及丁夫三百人提荷食物。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至石門。

《唐會要》卷二《雜録》 龍朔元年，孝敬命太子賓客許敬宗等，于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瑶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

《唐會要》卷四五《功臣》 〔建中〕二年六月，中書令郭子儀自蒲來朝。子儀勳伐居最，代宗不名，常呼爲大臣。洎幸陝還，賜以鐵券，圖形凌煙閣。及上即位，恩禮益厚，每謁見，乘肩輿入自光順門，以造内殿，崇貴近古無匹。既病，上御紫宸殿，命舒王謨制書省之。是日子儀薨，上聞，傷痛久之，爲廢朝五日，册命曰：「尊爲尚父，官協太師，雖爵秩則同，而禮望尤重。斂以衮冕，旌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葬。軷墓重文侯之德，象山追去病之勳。千載如存，九原可作，可贈太師。仍令所司備禮册命，贈絹三千匹、布千端、米麥三千石。凶喪所須，並令官給。」

《太平廣記》卷四八五《東城老父傳》 見張説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輦河間蓟州傭調繒布，駕轌連軨，塞入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宫玩好而已。河州墩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黄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麥，麥原作米，據明鈔本改。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氎布。行隣比鄉間，有人禳病，法用皁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唐肅宗寶應元年》 〔建卯月〕辛未，以郭子儀爲汾陽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澤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絹四萬匹、布五萬端、米六萬石以給絳軍。

《資治通鑑》卷二四一《憲宗元和一四年》 甲午，韓弘又獻絹二十五萬匹；絁三萬匹，絁，式支翻。銀器二百七十；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争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又進奉，亦謂之「賀禮」。史歷言元和進奉之弊。

《舊五代史》卷三《梁書・太祖紀三》 開平元年四月丙申，御玄德殿，宴犒諸軍使劉捍、符道昭已下，賜物有差。

《舊五代史》卷五《梁書・太祖紀五》 八月，車駕西征。己巳，次陝府。是時憫雨，且命宰臣從官分禱靈迹，日中而雨，翌日止，帝大悦。《永樂大典》卷二千六百三十一。案《五代春秋》：八月，晉人、秦人來侵夏州。庚午，次陝府。辛未，老人星見。是日，宴本府節度使楊師厚及扈從官于行宫，賜師厚帛千匹，仍授西路行營招討使。丙子，宴文武從官軍使已下，設龜兹樂，賜物有差。《册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

《舊五代史》卷六《梁書・太祖紀六》 乾化元年十二月，延州節度使高萬興奏，領軍於邠州界高子谷韋家寨，殺戮寧、慶兩州賊軍約二千餘人，並生擒都頭指揮使及奪馬器甲等事。其入奏軍將使宣召赴内殿賜對，以銀器綵物錫之，宰臣及文武官各奉表賀。【略】安南兩使留後曲美，案通鑑：十二月戊午，以静海留後曲美爲節度使。《舊五代史考異》進筒中蕉五百匹，龍腦、鬱金各五瓶，他海貨等有差。又進南蠻通好金器六物、銀器十二并乾陁綾花緣越氈等雜織奇巧者各三十件。福建進户部所支榷課葛三萬五千匹。《册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

《舊五代史》卷七八《晉書・高祖紀四》 天福四年二月庚子，以天和節宴羣官於廣政殿，賜物有差。

《舊五代史》卷九七《晉書・盧文進傳》 未幾，文進引契丹寇新州。自是戎師歲至，驅擄數州士女，教其織紝工作，中國所爲者悉備，契丹所以彊盛者，得文進之故也。

《舊五代史》卷八〇《晉書・高祖紀六》 天福六年十二月乙巳，帝習射於後苑，諸軍都指揮使已上悉預焉，賜物有差。【略】

天福七年二月丁亥，契丹遣使來聘。己丑，宴於武德殿，新恒州節度使杜重威已下、諸軍副兵馬使已上悉預焉，賜物有差。

《舊五代史》卷八一《晉書・少帝紀一》 天福六年九月癸未，帝御乾明門，觀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都監張從恩等獻俘馘，有司宣露布訖，以安從進男弘受等四十四人狥於市，皆斬之。曲赦京城禁囚。甲申，宴班師將校於崇德殿，賜物有差。乙酉，宰臣和凝上迴河頌，賜鞍馬器帛。

《舊五代史》卷九二《晉書・姚顗傳》 高祖登極，罷相爲刑部尚書，俄遷户部尚書。天福五年冬卒，年七十五。贈左僕射。子惟和嗣。顗疏于財，而御家無術，既死，斂葬之資不備，家人俟賻物及灒第方能舉喪而去。士大夫愛其廉而笑其拙。《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八十三。

《舊五代史》卷九三《晉書・盧詹傳》 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洛下，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常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爲樂，人無間然，洛中朝士目爲「三盧會」。常委順性命，不營財利。開運初，卒於洛陽。詹家無長物，喪具不給，少帝聞之，賜布帛百段，粟麥百斛，方能襄其葬事，贈太子少保。《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十二。

《舊五代史》卷一三三《世襲傳・高從誨》 晉天福中，加守中書令。【略】及契丹入汴，漢高祖起義於太原，間道遣使奉貢，密有祈請，言俟車駕定河、汴，願賜鄧州爲屬郡，漢祖依違之。及入汴，從誨致貢，求踐前言，漢高祖不從。從誨怒，率州兵攻鄧州，旬日，爲刺史尹實所敗，自是朝貢不至。從誨東通於吴，西通於蜀，皆利其供軍財貨而已。末年，以鎮星在翼軫之分，乃釋羅紈，衣布素，飲食節儉，以禳災咎。

《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國傳・吐蕃》 晉天福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爲瓜州團練使。其

所貢硇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氎、金星礬、大鵬砂、眈褐、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

《新五代史》卷四六《雜傳・房知温》 知温在鎮，常厚斂其民，積貨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尉。

知温卒後，其子彦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匹、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貨者，皆爲富家云。

《資治通鑑》卷二六七《後梁太祖開平四年》 岐王〔李茂貞〕屢求貨於蜀，蜀主皆與之。又求巴、劍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棄民也，寧多與之貨。」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遺之。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六八《楚・馬希範世家》 〔天福三年〕十二月乙酉，王貢晉御帶一乘，金漆柏木鏤金花版，銀裝真珠車渠，紅絲網囊悉備，又進謝恩除江南諸道都統，絹二千疋，又進謝改功臣、加食邑，銀鈔鑼四十面，重二千兩，土絹、土絁，吉貝布共三千疋，麩金五十兩。【略】

〔天福六年〕十一月，晉安從進舉兵反。丁酉，遣使貢晉吉貝等三千疋、白蠟一萬斤、硃砂五百斤，別進漆器萬餘事。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九一《閩・惠宗紀》 天成四年冬十月戊戌，進謝恩銀器六千五百兩，金器一百兩，錦綺羅三千疋於唐，并犀牙、玳瑁、真珠、龍腦、笏扇、白氎、紅氎、香藥等。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九二《閩・景宗紀》 是歲，〔永隆四年〕，貢晉鋌銀二千兩，花鼓六面，象牙十株，紅蕉二百疋，蟬紗二百疋，餅香沉香煎香六百斤，胡椒六百斤，肉豆蔻三百斤；又進白金四千兩，海蛤十斤，貢蕉二十疋，充端午天和節。

《宋史》卷四八三《荆南高氏世家・高繼沖》 〔建隆四年〕，二月，慕容延釗、李處耘等率衆至，繼沖以牛酒犒師，開門納延釗等，即遣客將王昭濟、蕭仁楷奉表納土。太祖令御厨使郜岳持詔安撫，樞密承旨王仁贍爲荆南都巡檢使，仍令齎衣服、玉帶、器幣、鞍勒馬以賜繼沖，授繼沖馬步都指揮使，梁延嗣爲復州防禦使，節度判官孫光憲爲黄州刺史，右都押衙孫仲文爲武勝軍節度副使，知進奏鄭景玫爲右驍衛將軍，王昭濟左領軍衛將軍，蕭仁楷供奉官。繼沖籍管内芻糧錢帛之數來上，又獻錢五萬貫，絹五千匹，布五萬匹，復遣支使王崇範詣闕貢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綺二百段，龍腦香十斤，錦繡帷幕二百事。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于闐》 熙寧以來，遠不踰一二歲，近則歲再至。所貢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硇砂、龍鹽、西錦、玉鞦轡馬、臍肪、金星石、水銀、安息鷄舌香，有所持無表章，每賜以暈錦旋襴衣、金帶、器幣，宰相則盤毬雲錦夾襴。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回鶻》 天聖元年五月，甘州夜落隔通順遣使阿葛之、王文貴來貢方物。六月，詔甘州回紇外甥可汗王夜落隔通順特封歸忠保順可汗王。二年五月，遣使都督習信等十四人來貢馬及黄湖綿、細白氎。三年四月，可汗王、公主及宰相撒温訛進馬，乳香。賜銀器、金帶、衣著、暈錦旋襴有差。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端午，賜后妃諸閣紫練白葛紅蕉之類。《乾淳歲時記》

《元史》卷一五《世祖紀一二》 〔至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乙卯，賜按答兒禿等金千二百五十兩，銀十二萬五千兩，鈔二萬五千錠，幣帛布氎布二萬三千六百六十六匹。

《元史》卷二四《仁宗紀一》 〔至大四年〕冬十月戊辰朔，有事于太廟。己巳，敕繪武宗御容，奉安大崇恩福元寺，月四上祭。辛未，賜大普慶寺金千兩，銀五千兩，鈔萬錠，西錦、綵段、紗、羅、布帛萬端，田八萬畝，邸舍四百間。

《明史》卷三一四《雲南土司二・鶴慶》 鶴慶，唐時名鶴川，南詔置謀統郡。元初，置鶴州。至元中，陞鶴慶府，尋改爲路。

洪武中，大軍平雲南，分兵拔三營，萬户砦，獲僞參政寶山帖木兒等六十七人。置鶴慶府，以土官高隆署府事。十七年以董賜爲知府，高仲爲同知，賜子節爲安寧知州，楊奴爲劍川知州。賜率其屬來朝，貢馬及方物，詔賜冠帶并織金文綺、布帛、鈔錠。

王世貞《弇山堂别集》卷六《皇明異典述一》 親王功賞之厚宗王以賢德維藩，不當有戰功，而高帝則獨重之。洪武中，秦、晉、燕數北征有功，賞最重，楚、湘次之。其可考者，晉、燕二府賜鈔各一百萬錠；楚王征雲南阿魯禿等處，賜秦馬三千匹，黄牛二千頭，氂牛一千頭，羊九千隻。

永樂賞谷王穗金川門功，樂七奏，衛士三百，金銀大劍，金三百兩，銀三千兩，鈔三萬錠，綵幣三百匹，良馬四匹，金籠鞍轡二副；又馬二十四匹，金鞍二副，銀五百兩，鈔四萬六千錠，錦十匹，紵絲綾羅各六十匹，絹百九十匹；又銀

千兩，鈔三萬錠，袍衣三襲，絹五百匹，白兜羅綿一條，西洋布三十匹，檀香三百斤，降真香五百斤，胡椒、蘇木各千斤，良馬十匹，羊百腔，酒五百瓶，椰子三百，火者百人。賞蜀王椿發谷府反謀功，黄金二百兩，銀千兩，鈔四萬錠，玉帶一，金織袞龍紵絲紗羅衣九襲，紵絲紗羅各五十匹，絨錦十匹，綵絹千匹，兜羅綿十條，高麗布一百匹，白米千石，胡椒千斤，良馬十匹，金鞍二副；又銀四千五百兩，鈔十萬錠，米萬石，紵絲五百匹，紗羅各二百五十匹，絹一千匹，兜羅綿六十條，蘇木五千斤，胡椒三千斤，珍珠一百九十二兩，馬一百五匹，金鞍二副，火者百人。洪熙賞趙王高燧山陵功，白金三千兩，鈔三萬貫，綵幣二百表裏，馬十匹。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一三《皇明異典述八》 丁憂恩典萬曆五年，張少師居正聞父喪，上及兩宮賜白金共一千五百兩，鈔三萬貫，綵幣三十表裏，白米六十石，麻布百五十疋，香油柴炭稱是。留輔政，辭，不許。遣司禮監太監同子編修嗣修代治喪，禮部主事曹誥等官司祭葬。請辭常祿，許之，仍日給酒飯，月給白米十石、香油二百斤、燭二百枝、茶三十斤、鹽一百斤、柴炭稱是。大婚後，許奔喪，上及慈聖各賜白金五百兩、綵幣八表裏，仁聖白金三百兩、綵幣六表裏。濮行，賜白金八寶六十兩，尚寶少卿鄭欽，錦衣指揮史繼書護送，往回馳驛，撫按官以起程日期星夜馳奏。既葬，復命錦衣指揮翟汝義敦召之，限十日抵其地。朝辭，賜白金綵幣酒饌，以重其行。服除，賜白玉帶一條、大紅坐蟒衣各一襲、金執壺一把、金臺盞一副。慈慶賜白金五十兩、紵絲四表裏。慈寧賜膳九品、金執壺一把、金臺盞一副、金箱牙箸一雙、白金五十兩、綵段四表裏、葷素食八盒、甜食四盒、酒十瓶，仍設宴管待。

十一年，張少師四維聞父喪守制，賜齋米八十一包，布十五筒，鈔三千五百貫，銀三百兩，綵幣六表裏，兩宮賜銀二百兩，綵幣四表裏。陛辭，賜白金一百兩，綵幣六表裏，行人護行。按蒲州賜比江陵僅三之一，視他輔臣，則倍屣矣。嘉靖末，呂少傅本丁母憂，無所賜。

大臣歿後儀典

洪武二年六月，故征虜左副將軍、中書平章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卒於軍。訃聞，上命禮部議舉哀。喪至龍江，上親出祭之。敕葬鍾山之陰，給明器九十事，納之墓。贈開平王，謚忠武，乃王其三代。後中山武寧王卒，禮如遇春。蓋以二王爲開國諸功臣冠故也。自後内閣首輔卒於任者，如贈太師楊士奇、楊溥、李賢、彭時，贈太保費宏，太傅李時，恩禮最號隆重，然祭不過九壇，齋糧、麻布五十石疋而已。萬曆十年六月，故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卒於位，上賜齋壇麻布五十筒，筒十疋，米二百石，香燭油薪稱是。又與仁聖、慈聖兩宮、潞王共賜白金二千三百兩，兩宮復賜齋糧米、麻布二百疋，香燭油薪有差。祭九壇，外加七壇，大約視親王及國公之加師傅者。贈上柱國，謚文忠。遣官會布政司營葬，仍命京堂四品官、錦衣堂上官各一員護喪，其子編修等辭謝，疏上，批答：「朕念先生承先帝顧命，鞠躬盡瘁，歿而後已，忠勞可憫。他還有高年之母在京，著差司禮監太監陳政護送還鄉，馳驛前去。」然未幾奪其官，并追一切恩典。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一四《皇明異典述九》 尚師之賞永樂初，尚師哈立麻初見，賜黄金百兩，白金千五百兩，鈔二萬貫，綵幣四十五表裏及法器、袈裟、鞍馬、香果、米、茶等物，徒衆白金綵幣。靈谷寺爲高皇帝后資福，事竣，賜黄金百兩，白金千兩，鈔二千錠，綵幣百二十表裏，馬九匹，灌頂大國師哈思巴囉等各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綵幣十、馬三匹。五臺山爲仁孝皇后資福，事竣，賜白金一千兩，綵紗羅絹布二百六十匹。

真人之賞

嘉靖前後賜真人陶仲文銀十餘萬兩，大紅、金綵、繡織、蟒龍、斗牛、雲鶴、麒麟、飛魚、孔雀段羅紗絹無慮數百襲，獅蠻玉帶、白玉帶五圍，金帶一圍，玉印二，金嵌寶冠、渾金冠、纂絲冠，如意七寶簪，金嵌寶石，金銀水盂，金盤銀盤各十餘副。

諸降虜重賞

諸降虜之賞，無重於洪武之納哈出、永樂之金忠者。納哈出封海西侯，賜玉帶一，金鑲香帶一，白金一千兩，文綺帛各四十匹，鈔一千貫，又加賜文綺帛各十匹，白金二百五十兩，錦衣一襲，妻子衣韡襪綫，米五百石。宗王平章國公觀童等十人，各文綺帛二匹，銀二十五兩。諸部將金帶一，百花素銀帶七百，紗帽八百，銀鈔有差。又發鈔三十萬錠，織金文綺二千匹，布十七萬六千七百十六匹，綿襖二萬七千五百五十二領，冬衣及各色絹衣三萬二千二百四十襲。也先土干郎金忠封忠勇王，賜金印、朝服、公服、玉帶、織金文綺衣、黄金一百兩，白金四百兩，鈔二千錠，紵絲五十表裏，紗羅綾各二十匹，鞍馬二匹副，牛百頭，羊百頭，居第牀褥器用薪芻咸備。別賜妻黄金五十兩，白金百兩，紵絲二十表裏，紗羅綾各

十匹，鈔一千錠，冠服一副，女衣一襲。其甥都督把台罕并都指揮察卜等八員，各白金五十兩，鈔七百錠，織金文綺衣一襲，紵絲六表裏，綿布三十匹。指揮卜答帖木兒等三十一員，各白金三十兩，鈔五百錠，織金文綺衣一襲，紵絲五表裏，棉布二十五匹。千户昂克土列兒等十八員，各白金二十兩，鈔四百錠，織金文綺衣一襲，紵絲四表裏，棉布二十匹。百户所鎮撫格干帖木兒二十五員，各白金十五兩，織金文綺衣一襲，紵絲三表裏，棉布十五匹，冠帶、鞍馬、牛羊、薪芻、居室器皿，照等第給賜。

北虜之賞

賜北虜之厚，無過於正統時瓦剌不花王太師也先者，蓋其時虜勢方盛故也。按四年賜脱脱不花王可汗織金四爪蟒龍膝襴八寶衣一，織金胸背麒麟青紅綵段六，五色段八，絹二十五，金嵌寶石絨氈帽一頂，金鈒大鵬厭縷事件全，伽藍香間珊瑚帽珠一串，寶金綵繡紵絲衣六，金繡纏身蟒龍直領一，青暗花并口對襟曳撒一，織金胸背麒麟并四寶四季花褡褳比甲各一，織金虎并圈金寶相花雲肩通袖膝襴各一，金相犀甲麒麟繫腰一，紅甸皮描金花包二，減銀摺鐵刀并鞘一，銅綫虎尾三，尖雲頭套韃一雙，秋水面烏木裏琵琶一，花梨木火撥思一，鞭皷喇吧號笛各一，黄身勇字魚肚旗一，魚尾號帶飛虎招旗二。妃及丞相知院大夫以下各有差。賜淮王也先如可汗。自是，歲歲有加。十四年，賜可汗織金蟒龍文綺綵絹一百八十四匹，金銀各五錠，塔納珠一千六百顆，金銀鑲木碗各二，織金九龍蟒龍渾金文綺三十八匹，繡金衣五件，韃襪、樂器、帳房、藥材等物。可汗二妃，織金文綺綵絹三十二匹，各錦袍一襲，織金衣三件，韃襪、鍼綫、脂粉、絲絨具全。賜也先亦如之。未幾，而有土木之變，尚賜可汗及也先各金百兩，銀二百兩，托珠十托，珍珠百顆，織衣九龍紵絲五匹，織金蟒龍紵絲五匹，織金胸背紵絲十匹，渾織金花紵絲五匹，素花紵絲二十匹，并琵琶、箏、胡琴、器皿等物。未幾，太上還，可汗爲也先所滅，賞卻從薄矣。

王世貞《弇山堂别集》卷六七《宗室公主即位之賞》 成祖初，周、楚、齊、代等國并靖江王各黄金百兩，白金千兩，綵幣四十匹，錦十匹，紗羅各二十匹，鈔五千錠。

仁宗初，漢王高煦、趙王高燧各黄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錦百匹，紵絲二百匹，羅二百匹，紗二百匹，胡椒蘇木各五千斤，鈔萬錠，良馬百匹，以同母弟故也。周王橚黄金百兩，白金千兩，紵絲四十表裏，錦十匹，紗羅各二十匹，鈔萬錠。慶王楹、寧王權、代王桂、瀋王模無黄金，其白金鈔錠錦帛等物同周王。唐王瓊煙、魯王肇煇、晉王濟熿、蜀世孫友堉，平陽王美圭各白金五百兩，鈔六千錠，紵絲二十表裏，錦六匹，羅十匹，紗十匹。晉庶人濟熿翼善冠二，金相玳瑁帶，龍文紵絲紗羅衣材九龍，白金三百兩，鈔六千錠，紵絲羅各二十表裏，錦九匹，紗二十匹，胡椒、蘇木各三千斤，廄馬二十匹。寧國長公主白金五百兩，鈔五千錠，紵絲二十表裏，錦六匹，羅紗各十匹。汝寧、懷慶、南康、永嘉、含山、汝陽、寶慶七長公主，各白金三百兩，鈔六千錠，紵絲二十表裏。

宣宗初，賜周、寧、慶、代、瀋五王各白金五百兩，紵絲二十表裏，錦五匹，紗羅各二十匹，兜羅綿五匹，西洋布十匹，鈔三萬貫。漢、趙二王加黄金百兩，餘同。其晉、楚、遼、肅、魯、韓、唐、伊、蜀、秦十王，各白金三百兩，紵絲十表裏，錦三匹，紗羅各十匹，兜羅綿三匹，西洋布五匹，鈔二萬貫。寧國、大名、南康、永嘉、含山、汝陽、寶慶七大長公主及永平、安寧、咸寧三公主，各白金二百兩，鈔萬貫，餘同十王。

英宗初，賜慶、代、寧、岷四王各白金五百兩，紵絲羅各二十表裏，紗二十匹，錦五匹，鈔三萬貫，周、楚、魯、遼、韓五王各白金三百兩，紵絲羅各十五表裏，紗十五匹，錦三匹，鈔二萬貫。肅、唐、伊、瀋、襄、荆、淮、梁、趙、秦及平陽、保寧二王，各白金三百兩，紵絲羅各十表裏，紗十匹，錦三匹，鈔二萬貫。靖江王白金二百兩，紵絲羅各十表裏，紗十匹，錦三匹，鈔萬貫。汝陽、含山、永嘉、南康四大長公主，咸寧長公主、安成公主，各鈔二萬貫，餘同靖江王。

景帝初，賜曾叔祖岷王白金三百兩，紵絲羅十表裏，紗十匹，錦五匹，鈔萬貫。諸王各白金二百兩，餘同。公主以下賞有差。

憲宗初，賜魯王、遼王、慶王、肅王、唐王、鄭王、襄王、寧王、周王、瀋王、伊王、岷世子各白金三百兩，紵絲羅各十五表裏，紗十五匹，錦三匹，鈔二萬貫。淮王、晉王、秦王、韓王、代、蜀二世子，各白金三百兩，紵絲羅十表裏，紗十匹，錦三匹，鈔二萬貫。趙悼王、荆靖王長子靖江王各白金二百兩，紵絲羅十表裏，紗十匹，錦三匹，鈔一萬貫。

孝廟初，賜寧王、唐王、瀋王、慶王、周王、襄王、鄭王、岷王、肅王、遼王、蜀王、楚王、晉王、淮王、代王、伊王、魯王各白金三百兩，紵絲羅十五表裏，紗十五匹，錦三匹，鈔二萬貫。德王、崇王、吉王、徽王、荆王、趙王、韓王、鎮安王各白金三百兩，紵絲羅十表裏，紗十匹，錦三匹，鈔二萬貫。靖江白金二百兩，紵絲羅十

表裏，紗十匹，錦三匹，鈔一萬貫。武廟初，賜親王白金文綺各有差。武廟以後，史略其數，不可攷。大抵宣德初，賞已薄於仁廟，自是而後，差次減削，益懸絶矣。攷之漢史，惟吕太后崩，遺詔賜諸王各千金，其後人主加元服，賜諸王黄金皆百斤，而即位之賜不可攷也。惟元自成宗即位，大會諸王，比世祖應賜黄金五十兩者增至二百五十兩，銀五十兩者增至三百五十兩，鈔幣各有差。武宗即位，賜如之。仁宗即位，普賜諸王金凡三萬九千六百五十兩，銀一百八十四萬九千五十兩，鈔二十二萬三千二百七十九錠，幣帛四十七萬二千四十八匹。英宗即位，普賜諸王金五千兩，銀七十八萬兩，鈔幣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四匹，木棉九萬二千六百七十四斤，衣八百九十五襲。泰定帝即位，普賜后妃諸王金三萬五千餘兩，銀二百六十五萬兩，錢鈔幣帛稱是。其視我朝，不啻數十倍矣。

王世貞《弇山堂别集》卷六七《之國之賞》　之國之賞可攷者，洪武十年楚王楨之國武昌，賜黄金千六百兩，白金二萬兩，鈔二萬錠。永樂元年，汝南王有勳之國雲南，鈔二萬錠，海貝十萬索，綿布五百匹。寧王權之國南昌，鈔萬錠，又賜萬錠。周王橚之國大梁，鈔萬錠，又以朝辭賜鈔二萬錠，紵絲三百匹，紗羅各百匹，絹千匹，兜羅綿五十二條，火者二十八人，馬百匹。谷王穗之國長沙，賜馬二十四匹，金鞍二副，銀五百兩，鈔三萬六千錠，錦十匹，紵紅綾羅各六十匹，絹百九十匹，羊二十腔，酒二百餅，衣紗羅絹布各五十匹，鈔萬錠。

洪熙元年，趙王高燧之國彰德，賜黄金一百兩，白金五百兩，綵幣九十表裏，鈔二萬錠，馬十匹，金鞍二副。

王世貞《弇山堂别集》卷六七《來朝之賞》　來朝之賞可攷者，洪武三十五年，即文廟初，賜楚王楨鈔二萬五千錠，綵幣二十表裏。代王桂鈔七千錠，晉王濟熿五千錠。元年，賜永興王尚烈鈔千八百錠，平陽王濟熿八千錠，周世子有燉鈔二千錠。二年，賜周王橚鈔萬錠，又追賜羊百牽，酒千瓶及外國貢物。九年，賜谷王穗白金千兩，鈔三萬錠，紵絲百匹，衮龍袍服三襲，絹五百匹，白兜羅綿十條，西洋布三十匹，檀香三百斤，降真香五百斤，胡椒、蘇木各千斤，馬十匹，羊百腔，酒五百餅，椰子三百枚，火者百人。十四年，賜周王橚鈔二萬錠，紵絲五百匹，紗羅各百匹，絹千匹，兜羅綿五十二條，火者二十八人，馬百匹。楚王楨馬百匹，鞍轡一副，鈔三萬錠，紵絲三百匹，紗羅各百匹，絹千匹，胡椒千斤，椰子千箇，紅白兜羅綿五十二條，及紅撒哈剌、獅子尾等物。蜀王椿銀三千兩，鈔六萬錠，米萬石，各色紵絲五百匹，紗羅各二百五十匹，絹千匹，兜羅綿六十條，蘇木五千斤，胡椒三千斤，馬一百五匹，鞍二副，火者百人。肅王楧紵絲五十匹，紗羅各三十匹，絹三百匹。洪熙元年，賜漢王子瞻坦、臨淄王瞻域、昌樂王瞻埻、淄川王瞻墡，賜瞻坦織金紵絲羅紗衣各三襲，文幣二十表裏，黄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馬十匹；瞻域等織金紵絲羅紗衣各二襲，文幣十六表裏，黄金八十兩，白金四百兩，馬八匹。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贊侃、贊偕各鈔二十萬貫。蓋是時鈔已賤故也。高、成之世，諸王來朝，歲無虚月，不聞以煩費。疑禍爲嫌。自仁廟辭周王以下入臨，而宣廟後遂絶矣。惟天順中哀邸兩朝，天順中太皇太后疾，亟召諸王，甫命下而駕崩，竟罷之。

特賜可考者，永樂元年賜周王橚鈔八萬錠，齊王榑二萬錠。四年後，賜周王鈔六萬錠，定王楨二萬錠，蜀王椿珍珠一百九十二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二萬錠。谷王穗紗羅絹布各五十匹，慶王榮各三十匹，鈔各二萬錠。慶成王濟炫織金衮龍紵絲袍服十八表裏，各色紵絲一百表裏，撒哈剌二匹，兜羅綿被十，金相椰盞一，鈔五百錠。洪熙元年，賜寧王權黄金百兩，白金三百兩，錦十匹，綵緞二十表裏，紗羅各十匹。周王橚白金綵幣同，鈔二萬貫。晉王濟熿白金百兩，鈔十萬貫，綵幣六十表裏，火者六十，什器香藥咸備。

特賜公主可考者，賜寧國長公主洪武三十五年賀生辰禮物，銀肆錠，每錠重五十兩。綵緞十表裏，鈔四百錠，羊二十腔，酒一百瓶，果四盒。永樂二年，賜特製鳳冠一頂。永樂八年，賜花銀六百兩，米五百石，鈔六萬貫，紵絲五十匹，暗花二十六匹，大紅三匹，福青五匹，藍青三匹，黑緑五匹，深桃紅二匹，素二十四匹，大紅四匹，深青四匹，肉紅三匹，翠藍四匹，明緑五匹，出爐銀紅四匹，綵絹二百匹，大紅二十五匹，桃紅五十匹，水紅五十匹，藍二十五匹，緑五十匹，羊一百腔，酒五百瓶，柴三萬斤，炭一萬斤，閹者拾名，范春年二十歲，阮道年二十歲，武士年二十歲，范極年十八歲，阮擬年十七歲，阮注年十六歲，武合年十六歲，阮倫年十六歲，陳旗年十五歲，良舍年十二歲。永樂十三年，賜鍍金銅佛像二尊，文殊菩薩一尊，四臂觀音菩薩一尊，鍍金銅鈐杵六副，紅字輪六十個，大紅明花紵絲袋金纂漆紅刻菊花香盒一個，金字輪三個，共一袋盛，金區索計一兩四錢，金鑲佛骨一塊，嵌用紅寶石六塊，金區索共計金二兩三錢，金鑲紫檀木數珠一串，計一百一十顆，上帶金小杵一個，共計金一兩八錢，臘羊二十隻，臘猪十口，計三簍，蛤蜊醬一百六十斤，計四罈，醃鯉九十斤，計四罈，醃魚子八十斤，計四罈，水母線四十斤，計二罈，醃蠣肉三十三斤，計二罈，醬蚶子六十個，計二罈，對蝦五

百對，計一簍，蝦米一百斤，計二簍，海魚一千斤，計十二簍，松子三石，計三櫃，榛子三石，計三櫃，核桃二萬個，計二簍，紅棗兒二石，計二簍，酥油一百斤，計二桶，泥螺六十斤，計二罈，各色羅十表裏，各色紗一十四，各色將樂布十四，高麗布五四，毯絲布五四，鈔二萬貫，米三百石。永樂十三年，賜鈔五萬貫，兜羅綿十床，海外番鹽三塊，計三十斤。永樂十四年，賜銀二十錠，每錠五十兩，鈔五萬貫，胡椒一千斤，羊一百腔，米一千石，柴五萬斤，炭五千斤。永樂十五年，賜鈔五萬貫，綵緞三十四，綵絹三十四，黃鼠一千個，酥油一百斤，榛子十石，紅棗五石，栗子十石，核桃一萬個。永樂二十年，賜大吉祥妙輪十一個，紅漆一個，黑漆十個。永樂二十二年，賜銀五百兩，鈔三萬貫，紵絲二十表裏，錦六四，羅十四，紗十四。

生日之賞可考者，永樂二年，賜周王橚布五十四，毯絲將樂布各百四，日本扇二百握。四年，賜金衮龍紗三四，織金鸞鳳鞓衣材二四，素暗花紗十三四，高麗布二十四，毯絲布十四，又賜紵絲紗羅各二十四，綵絹四十四，鈔萬錠，馬十四，及羅帕金扇等物。九年，肅王楧來朝，是日適楧生旦，賜綵幣十表裏，羊五十腔，酒百餅，仍命光禄供饍餚。

按古之恩賜可考者，漢昭帝初賜燕王旦、廣陵王胥錢一千萬。廣陵王來朝，賜錢二千萬，黃金二百斤，劍二，安車一，乘馬二駟。宣帝賜黃金前後五千斤，他器物甚衆。東平王蒼歸國，明帝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七年，特賜宫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五年，賜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章帝建初元年，以言事賜錢五百萬，又賜大宛汗血馬一匹。入朝，賜裝錢千五百萬，又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臨訣，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堯，賜贈錢一萬萬，布九萬匹。阜陵王延徙都壽春，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清河王慶誅竇憲後，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牣無算。宋初，賜秦王延美銀萬兩，德昭、德芳各五千兩。出秦王延美西京，賜襲衣通犀帶，錢千萬緡，絹綵各萬匹，銀萬兩，甲第一區。周王元儼疾，賜銀五千兩。皇子愷封魏王，賜黃金三千兩，白金一萬兩。金世宗賜壽王忽魯金一百五十兩，金綵百端，絹五百匹。章宗立，各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十萬，金幣三百，端絹二千匹。元憲宗賜諸王拔都銀一千錠，鈔五十萬貫。元世祖賜諸王穆哥銀二千五百兩，諸王按只帶、忽剌忽兒、合丹、忽剌出、勝納合兒、兀魯忽帶、爪都伯木兒、阿只吉各五千兩，文綺帛各三百匹。塔察、阿木魯鈔各五十九錠，綿五千九十八斤，絹五千九十四匹，文綺三百匹。海都銀八百三十三兩，文綺五十匹。北平王南木合馬萬三千匹，羊五萬，又馬三萬，羊十萬。諸王阿只吉米五千石，馬六百，羊萬口。諸王王都銀千兩，火爾赤五百兩，各珠一索，錦衣一襲。諸王术伯銀五萬兩，幣帛各一萬匹。兀魯台瓜忽兒銀五千兩，幣帛各一百匹。諸王小薛金百兩，銀萬兩，鈔千錠。赤吉金二百兩，銀二萬二千五百兩，鈔九千錠，及紗羅絹布各有差。八八金百兩，銀萬兩，金素緞五百，紗羅絹布四千五百。拔都不倫金百五十兩，銀五十兩，幣帛紗羅萬匹。木白金銀各二百五十兩，幣帛紗羅萬匹。也里干金五千兩，銀五千兩，鈔千錠，幣帛紗羅二千匹。按荅兒禿等金千二百五十兩，銀十二萬五千兩，鈔二萬五千錠，幣帛布毛二萬三千六百六十六匹。愛牙合赤等金千兩，銀一萬八千三百六十兩，絲萬兩，綿八萬三千二百兩，金素幣一千二百匹，絹五千九十八匹，部曲羊馬鈔二十九萬餘錠，馬二萬六千九百一十四，羊十萬二百一十，駝八，牛九百。武宗賜闊王出伯金千五百兩，銀二萬兩，鈔萬錠。寬闍孛可等金二千三百兩，銀一萬七百兩，鈔三萬九千一百錠。麻兀兒除登極恩賜外，金五百兩，銀千兩，鈔二千錠。鎮南王老章、又親王八不沙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鈔二千錠。定王藥木忽兒千五百兩，銀三萬兩，鈔萬錠。高唐王注安金五千兩，銀五萬兩。又諸王喃荅失言鈔二百五十萬貫。文宗賜諸王阿剌忒納失里、月魯帖木兒、知樞密院事不花帖木兒金各五百兩，銀各二千五百兩，鈔各萬錠。西域諸王燕只台吉金二千五百兩，銀萬五千兩。順帝賜親王撒憐荅失金百兩，銀千兩，鈔萬錠，綺帛表裏各三百匹。成王賜亦都護金五百五十兩，銀七千五百兩。合迷里斤帖林金五十兩，銀四百五十兩。定西王奥魯赤、寧遠王闊闊赤、鎮南王脱歡也先帖木兒等金各五百兩，銀五千兩，鈔二千錠，幣帛各二百匹。帖木兒不花、也只里不花等金各四百兩，銀四千兩，鈔一千六百錠，幣帛各一百六十匹。安西王阿難荅鈔二十萬錠。寧遠王闊闊出六萬錠。諸王阿只吉二十萬錠。漢與元之賜宗室如此，其去我朝何啻十倍也。

王世貞《弇山堂别集》卷六七《有功之賞》 有功之賞可考者，洪武二十年，賜楚王楨秦馬二十四，黃牛二千頭，騍牛一千頭，羊九千隻，并陝西草場一處，以征雲南阿魯禿等處功也。又賜晉王棡及燕王諱鈔各一百萬錠，以征迤北功也。洪武三十五年，賜谷王穗樂七奏，衛士三百，金銀槍、大劍，金三百兩，銀三千兩，綵幣三百匹，鈔三萬錠，馬四匹，金籠鞍轡二副，歲加禄米三千石，以金川門功也。永樂十四年，賜蜀王椿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四萬錠，玉帶一，金織衮龍紵絲紗羅衣九襲，紵絲綾羅紗各五十匹，絨錦十匹，綵絹千匹，兜羅綿十條，高麗布百匹，米

千石，胡椒千斤，馬十匹，金鞍轡二副，以發谷府反謀功也。二十二年，賜趙王高遂白金三千兩，鈔三萬貫，綵幣二百表裏，馬十匹，以護送山陵勞也。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七七《賞賚考下》　勳臣歸鄉之賞

洪武二十一年，信國公湯和還鄉，賜黄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綵段四十表裏。二十三年，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曹國公李景隆、宋國公馮勝、申國公鄧鎮、潁國公傅友德還鄉，各賜黄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明年，涼國公藍玉賜如之，加鈔五百錠。江夏、長興、永平、南雄、崇山、懷遠、鳳翔、定遠、安慶、武定、肇昌、鶴慶、東川、靖寧、宣寧、普定、景川諸侯，俱黄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千錠，文綺三十疋。案：鈔一錠爲五貫，貫直白金一兩，鈔千錠則爲白金五千兩矣。

致仕之賞

洪武中，賜光禄寺卿徐興祖白金一百兩，鈔一百錠。永樂賜太醫院使戴元禮白金五十兩，鈔一百錠，綵幣四表裏。二臣皆庶僚，得此尤爲異也。

仁廟初，賜太子太師致仕郭資白金百兩，鈔二百錠，綵幣八表裏。自是以後，雖内閣輔臣，重者不過白金五十兩、四表裏而已。若高皇帝念致仕秦府左長史文原吉勞，特賜敕獎勵，賞白金一百兩，鈔二百錠，綵幣八表裏，尤前後所無。

丁憂之賞

仁廟賜夏尚書原吉米十石，鈔萬貫，胡椒百斤。憲廟賜劉閣學吉綵幣四表裏，銀五十兩，米十石，鈔十塊，羊四羖，酒十瓶。今上及仁聖、慈聖二宫賜張少師居正白金一千五百兩，紵絲三十表裏，新鈔三萬貫，白米六十石，香油六百斤，碎香六十斤，燭三百對，麻布百五十疋；奔喪，上及慈聖各賜白金五百兩，綵幣八表裏，仁聖白金三百兩，綵幣六表裏。蓋曠古無前之典也。又洪武中，上以布政使魏鑑、臧哲，徐中，知府李亨，居官勤慎，即喪所賜鑑、哲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中、亨米五十石，鈔二十錠，諭以服滿來朝，分理庶務。

來朝之賞

洪武七年，遼東衛指揮房昇賜羅帛各六疋，布四疋，及其妻紗羅布帛各四疋。十二年，臨洮衛指揮趙琦鈔四十錠，白金百兩，文綺帛四十四疋。二十一年，山西屬衛指揮董成等白金八百兩，文綺二十疋，鈔四百錠。二十三年，西平侯沐英黄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五千錠，文綺一百疋。二十四年，四川都指揮使徐玉白金二百兩，鈔三百錠；雲南左都督馮誠白金五百兩，鈔千錠。二十五年，普定衛指揮顧成白金四百兩，文綺二十疋，鈔五百錠；建昌衛指揮張顯鈔一百四十錠，綺衣一襲；百户籍鑑鈔九十錠。二十八年，掌四川都司都督瞿能白金二百兩，文綺帛二十疋，鈔三百錠。

永樂六年，賜鎮遠侯顧成白金二百兩，鈔四萬貫，文綺三十表裏。

大臣父母妻子之賞

洪武二十一年，賜信國公湯和夫人胡氏黄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段三十表裏。【略】

永樂八年，遣行人余炅敕涼州都督昊允誠妻曰：「比韃寇以兵脅爾爲叛，爾夫及子從朕征討，而爾能守節厲志，與子管者謀執叛者戮之。以婦人而秉丈夫之節，忠以報國，智以脱患，朕甚嘉焉。今賜爾綵幣十表裏，米百石，鈔四千貫，羊百羖，用示褒嘉。」陞其子管者爲指揮僉事，其所部都指揮保住等各賜綵幣八表裏，米八十石。十四年，以觀燈，賜户部尚書夏原吉母鈔二百錠。

萬曆二年，諭大學士張居正：「朕聞先生父母俱存，年各古稀，康健榮享，朕心嘉悦。特賜大紅蟒衣一襲，銀錢二十兩，又玉花墜七件，綵衣紗六疋，乃奉聖母恩賜，咸欽承，著家僮往賚之。外銀錢二十兩是先生的。」六年，上賜大學士居正母金嵌寶石頭面一副，銀八寶一百兩，青紅蟒衣四表裏，綃四疋，甜食盒二副；仁聖皇太后金頭面一副，紵絲六表裏，食盒八副；慈聖皇太后金嵌寶石頭面一副，珍珠環一雙，青紅蟒衣二套，銀八寶五十兩，食盒八副。

稱職之賞

浙江按察僉事解敏白金一百兩，文綺十疋。

戰殁之賞

洪武元年，給陣亡將士四百十五人，百户、鎮撫人給米二十石，麻布十疋；軍士人給米五石，錢一千二百，麻布二疋；又指揮孫靖家米三十石，布十五疋，鈔二百錠，織金文綺及帛各十疋；千百户楊貴、俞清、嚴整家米二十石，布各十五疋，鈔各百錠；又千户王仲家鈔一百六十錠；百户鄭禮家鈔一百四十錠；龍虎衛指揮胡斌弟文綺帛各二十疋，鈔二十錠；千户俞賢家米二十石，布二十疋，又綺帛三十二疋。又征南死事家屬指揮米三十石，麻布十五疋，鈔五錠；千户米二十五石，麻布一十二疋，鈔四錠；百户米二十石，麻布十疋，鈔三錠。

永樂中征安南，一品米六十石，麻布六十疋，二品米五十石，麻布五十疋，三品四品米四十石，麻布四十疋，五品六品米三十石，麻布三十疋。

發姦贓之賞

洪武末，河南按察僉事王平行部至孟津，有司斂財爲賂，平執其人以聞，賜敕獎勵文綺襲衣被褥，鈔百錠，書吏半之。

永樂中，劉寧爲刑部主事，有人納銀於瓜以餽者，妻安氏發之，詔褒寧平日廉信於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告密之賞

洪武太原衛軍林旺、韓伍兒以發劉原利叛，陞百户，賞白金各三斤，文綺帛十六疋。千户張豫以發莊成黨逆，賞白金二百兩，鈔四百錠，衣一襲，良馬一，金帶一圍，後陞陝西都指揮，賞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綵段十表裏，牛馬各六。永樂總旗靖西、京驢告叛，陞百户，白金各五十兩，鈔百錠，綵幣二表裏，衣一襲。寧夏都指揮韓成預言叛虜謀，鈔二百錠，羊十羖，酒五十瓶。

梅殷、盛庸俱建文舊臣之見嫌者，然都督僉事譚深、錦衣指揮趙曦謀擠殷水以死，至磔於市，籍其家，而發其事者都督許成封永新伯，又授殷子順昌都督同知，永貞孝陵衛、景福旗手衛，俱指揮。發盛庸之罪者，致仕百户王鈺，賞銀百兩，鈔四百錠，陞指揮同知。發周王逆謀中護衛丁俺三爲錦衣指揮僉事，賜姓名趙誠。發都督梁銘罪者羽林前衛千户卜王，賞鈔三千貫，衣一襲及靴馬，陞指揮同知。後梁銘復以功封伯。發孟指揮，趙邸王瑜功最大，然僅陞指揮。發王倫妖言，指揮僉事馮傑陞一級，賜鈔二百錠，衣一襲，授遼東衛百户。恩威之叵測如此。洪熙初，進王瑜錦衣指揮同知，賜鈔千錠，織金錦衣二襲，白米五石。

旌小民之賞

洪武民王竹遺書誨其子平涼知縣瑱，赦瑱罪，賜白金百兩，絹十疋，附子五枚，川椒十斤。軍人王二以隨征獲馬入官，身故，賞白金百五十兩，鈔五十錠。民蔣公達、王剛甫破蘭秀山盜，各賞白金一百二十兩。黃再文破長陽盜，賞白金一百五十兩。軍章不花執叛僞右丞燕海雅，賞白金三百兩。永樂小旗射三箭中者，賞牛一，羊一，鈔百錠，銀椀二。鄉民謝定住孝行，賜鈔二百錠，米十石。

釋道之賞

永樂三年，迎帝師哈立麻于西番，至四年十二月至京，賜宴華蓋殿，蓋用親王禮也。賜金一百兩，白金千兩，鈔二萬貫，綵幣四十五表裏，及法器、袈裟、鞍馬、香果、米茶等物，並賜其徒衆白金、綵幣、器物有差。明年正月，賜哈立麻牙杖二，金瓜、骨朵二，幡幢二十四對，香盒二，拂子二，手爐三對，紅紗燈籠二，魷燈二，傘二，銀校椅一，銀脚踏一，銀水罐一，銀盆一，誕馬四，鞍籠二，銀杌一，青圓扇一，紅圓扇一，帳房一，紅氈拜褥一。尋命哈立麻於靈谷寺建大齋爲高皇帝后資福，事竣，賜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鈔二千錠，綵幣百二十表裏，馬九疋。灌頂大國師哈思巴囉等各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綵幣十，馬三疋。餘徒衆賜賚有差。尋封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玉印、誥命、金銀、紗羅、綵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其徒孛隆、通瓦、桑既三人皆爲大國師，親宴於華蓋殿。又封國師宗巴幹即南奇巴藏等爲護法、贊善、闡化等王，俱賜金印誥命、銀紗錦綺衣有差。又命哈立麻於山西五臺寺資度仁孝皇后，賜白金一千兩，綵綾羅絹布二百六十疋，大國師等賞有差。五年十一月，復賜綵香果法器等物。六年四月辭歸，仍賜白金綵幣佛像，遣中官護送，蓋猶用元故典也。聞哈立麻頗善法事，工呪術，其爲高皇后薦福報恩寺，又爲文皇后薦福五臺寺，俱有佛光、慶雲、金蓮花、獅子瑞像之異，以故上尤信之，後宮國戚俱膜拜致敬，檀施山積，威儀文物極一時之盛。

嘉靖十八年，上南幸，賜高士陶仲文繡蟬錦囊、金銀事件，又賜「林隱」玉印一顆，黃金法劍一，金銀水盂各一，又賜金帶一圍，大紅金紵絲紗羅孔雀衣三襲，雲鶴紵絲紗羅衣六襲，進真人，賜大紅金彩膝襴飛魚紵絲紗羅衣三件，綵段四表裏。十九年元旦，賜玉帶一圍，斗牛蟒龍衣各一襲，「淩虛子」圖記二。四月，賜宮扇，金玉環獅蠻玉帶一，紗蟒衣金鶴雲絹四。八月，賜大紅五綵織遍地金人仙雲鶴紵絲紗羅衣六襲，進真人，賜大紅金彩膝襴飛魚紵絲紗羅衣三件，綵段四表裏。十九年元旦，賜玉帶一圍，斗牛蟒龍衣各一襲，「淩虛子」圖記二。四月，賜宮扇，金玉環獅蠻玉帶一，紗蟒衣金鶴雲絹四。八月，賜大紅五綵織遍地金人仙雲鶴紵絲紗羅三件，金冠一，貂皮八十張，又賜大紅雲紵絲二，宮花四，御筵法酒。二十年二月，賜斗牛蟒衣等物，銀盤五執，又嵌寶金冠一頂，簪匣。三月，賜玉帶一圍，三色銀鍾銀筯。二十四年，賜金嵌寶石冠一頂，如意簪，金廂玉寶石法劍珠櫜鞘，金嵌寶石水盂一，灑繡紗衣一。二十五年，賜金絲寶石冠一，如意簪一，金嵌寶石香水盂一，道衣三，大紅紗羅段各一，又賜玉帶一圍，大紅金綵雲鶴紵絲紗羅各一襲。二十七年，賜玉帶一，銀幣、蟒服、酒饌。二十八年，賜銀葉百兩。二十九年，賜銀幣，珍寶，纂絲金冠，如意簪，納紗法服一，金玉玎璫嵌金劍，金水盂。銀數先後不可考，然至乞休之際，再進賜銀萬兩，其數之多見矣。

土官之賞

洪武十年，賜貴州宣慰靄翠、金筑安撫密定、普定知府姜瓚各錦二疋，金龍文綺一疋。二十一年，賜四川安撫副使劉武白金四百兩，綺帛各五疋，綿布四十

疋；景東知府俄陶白金五百兩，紵絲八表裏。二十八年，賜貴州宣慰使安的白金三百兩，鈔二百五十錠，紗衣二襲。

永樂三年，賜元江知府鄒榮金帶一，文綺衣三襲，錦十八疋，綵段百五十疋，紗六百錠。四年，木邦宣慰使罕的法白金二百兩，錦二疋，紵絲十表裏。頭目陶孟、玉甫白金一百兩，紵絲十表裏。七年，賜木邦宣慰使罕賓法白金三千兩，錦綺二百表裏，祖母、母、妻織金文綺紗羅各五十疋。十二年，賜播州宣慰楊昇白金百兩，金織綺衣一襲，金綺十疋，又其兄亮白金百兩。賜永昌等衛鎮撫好帖木兒等鈔千錠，幣帛十疋；哈密忠義王免帖木兒鈔千錠，文綺二十疋。

土官來朝之賞

洪武九年，播州宣慰使楊鑑綺帛二十八疋。

十四年，思南宣慰使田大雅衣帽靴襪及文綺二十疋，鈔二百五十錠。十五年，賜普定知府者額金帶，織金文綺五疋，帛十疋，鈔四百錠；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文綺百疋，鈔五百錠；貴州宣慰宋誠母劉氏紗羅襲衣，米三十石，鈔二百錠，又賜衣一襲。十六年，貴州宣慰使靄翠鈔百錠，錦十五疋，金帶一；馬湖知府珉德衣一襲，米二十石，鈔三十錠；者額弟阿昌及八十一砦長賜文錦各二十疋，鈔二百錠，衣各一襲。二十五年，水西宣慰使安的公服紗羅襲衣，鈸花金帶，白金三百兩，鈔五十錠，錦綺各十疋；播州宣慰使楊鏗亦如之；水西宣慰使奢香子婦奢助朝，賜奢香銀四百兩，綺紗如之。二十八年，賜思明知府黃廣成羅衣金束帶，文綺二十疋，鈔二百錠。三十一年，賜麓川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黃金百兩，白金百五十兩，鈔五百錠。三十年，賜思州宣慰使田琛母楊氏珠冠霞帔，綺帛各十二疋，鈔四百錠。

永樂十九年定例，三品四品各鈔百五十錠，錦一段，紵絲三表裏；五品鈔百二十錠，紵絲二表裏；六品七品鈔九十錠，紵絲二表裏；八品九品鈔八十錠，紵絲一表裏；未入流鈔六十錠，紵絲一表裏。

北虜之賞

永樂十一年，賜和寧王阿魯臺金印、金盔、金鞍、名馬，織金文綺二十端、絨錦二端。十二年，賜阿魯臺米百石，驢百頭，羊百牽，部落米五千石。

十四年，賜和寧王阿魯臺及其母綵幣五十表裏；都督也先土干綵幣二十表裏；阿魯臺部下頭目格檐等二百三十人，陞都指揮、指揮、千百户，賜賚有差。

正統二年，都指揮康能、指揮陳文、李全同、阿都赤，齎書及諸色金織綵繡蟒龍麒麟襲衣、綵幣表裏、金銀、寶石、首飾、器皿、書籍等物，往賜韃靼可汗及其妃并臚寧王脱歡等，仍以綵幣酬其所貢馬直各有差。四年，賜可汗脱脱不花王織金四爪蟒龍膝襴八寶衣一，織金胸背麒麟青紅綵段六，五色段八，綵二十五，金嵌寶石絨氈帽一頂，金級大鵬壓縷等事件全，伽藍香閒珊瑚帽珠一串，寶金綵繡紵絲衣六，金繡纏身蟒龍直領一，青暗花并口對襟曳撒一，織金胸背麒麟并四寶四季花褡褳比甲各一，織金虎并圈金寶相花雲肩通袖膝襴各一，金相犀角麒麟繫腰一，紅甸皮描金花包二，減銀摺鐵刀并鞘一，銅線虎尾三，尖雲頭套靴一雙，秋木面烏木裏琵琶一，花梨木火撥思一，鞭鼓喇叭號笛各一，黃身勇字魚肚旗一，魚尾號帶飛虎招旗二。賜可汗妃二人紵絲織金獅子虎豹朵雲細花每人八疋，各色絨線蠟胭脂等物。其丞相把把的、右丞相脱歡、左丞相昂克、知院學的打力麻海荅孫、大夫阿都剌忽禿不花、平章撒都剌等，賞物有差。六年，賜可汗五色綵段并紵絲蟒龍直領褡褳曳撒比甲貼裏一，套紅粉皮圈金雲肩膝襴通袖衣一，皁麂皮藍條絧線靴一，硃紅獸面五山屏風坐床一，錦褥九，各樣花枕九，夷字《孝經》一本，銷金涼繖一，油絹雨繖一，箜篌、火撥思、二絃各一副，並賜其妃胭脂、絨綵、絲線等物。又賜太師淮王也先蟒龍段一，麒麟等獸段四，五色段五十，綵絹一百二十，妃三人綵段並紵絲衣一套，雲肩通袖膝襴衣一套，並鞋靴、盔甲、弓刀、弩手、馬鞍、涼繖、琵琶等物。八年，賜可汗紵絲織金四爪蟒龍單纏身膝襴暗花八寶骨朵雲一疋，織金胸背麒麟白猙獰子虎豹青紅緑共四疋，八寶骨朵雲細花五色段二十六疋，素段五十六疋，綵絹八十七疋，印花絹十疋；可汗妃二人白猙虎豹朵雲細花等段十六疋，綵絹十六疋，花減金鐵盔一頂，餓金皮甲一副，花框鼓、鞭鼓各一面，琵琶、火撥思、胡琴等樂器及鉛砂焰硝等物。又賜丞相把把只織金麒麟虎豹海馬八寶骨朵雲紵絲四疋，綵段四疋，綵絹九疋。其餘平章伯顏帖木兒、小的朱王、丞相也里等皆賞綵段有差。又賜太師、淮王、中書右丞相也先織金四爪蟒龍紵絲一疋，織金麒麟白猙獰子虎豹紵絲四疋，綵幣表裏花絹等物；賜也先母妃五人妃四人紵絲白猙虎豹綵段等物有差。九年，賜可汗紵絲織金蟒龍麒麟白猙等段六十四疋，綵絹八十疋；妃二人紵絲織金麒麟等段并綵絹各三十二疋，及盔甲樂器等物；也先紵絲織金蟒龍麒麟白猙等段六十二疋，綵絹百疋；母妃紵絲織金麒麟等段并綵絹各二十疋，及盔甲樂器等物；丞相、太尉、知院、平章等頒賜有差。十四年，賜可汗織金蟒龍文綺綵絹一百八十四疋，金銀各五錠，塔納珠一千六百顆，金銀廂木椀各二，織金九龍蟒龍渾金文

綺三十八疋，紵絲衣一襲，繡金衣五件，靴襪、樂器、帳房、藥材等物。賜可汗妃二人織金文綺綵絹二十二疋，各錦袍一襲，織金衣三件，靴襪、針線、脂粉、絲絨具全。又賜也先及其妃大略如之。其大小頭目在彼未來者數十人，各賜禮物有差。太上皇命取銀二萬二千兩至，以五千賜也先，以五千賜伯顏帖木兒等三人，餘散虜衆。又賜瓦剌可汗金百兩，銀二百兩，託珠十託，珍珠百顆，織金九龍紵絲五疋，織金蟒龍紵絲五疋，織金胸背紵絲十疋，渾織金花紵絲五疋，素花紵絲二十疋，并琵琶箏器等物。賜太師也先金一百兩，銀二百兩，託珠十託，珍珠百顆，織金九龍紵絲五疋，織金蟒龍紵絲五疋，織金胸背紵絲十疋，渾金花紵絲五疋，素花紵絲二十疋，并琵琶箏器等物。

正統十四年，賜瓦剌大同王金五兩，銀二十兩，織金花素紵絲蟒龍一疋，渾金花一疋，胸背二疋，素花二疋。又賜瓦剌迭知院伯顏帖木兒平章金五兩，銀一百五十兩，託珠五託，珍珠五十顆，金圈珍珠耳墜一對，織金花素紵絲蟒龍二疋，渾金花二疋，胸背五疋，素花二十疋。又賜瓦剌阿剌知院金十兩，銀五十兩，織金花素紵絲蟒龍一疋，渾金花一疋，胸背二疋，素花二疋。又賜瓦剌賽罕王金五十兩，銀二百兩，織金花素紵絲蟒龍一疋，渾金花一疋，胸背二疋，素花二疋。又賜可汗紵絲織金蟒龍三爪單纏身膝襴紅一疋，織金胸背麒麟紅一疋，織金胸背白獐紅一疋，織金胸背虎豹青一疋，織金胸背海馬綠一疋，暗八寶天花雲青一疋，暗八寶天花雲紅一疋，暗八寶天花雲柏枝綠一疋，素紅二疋，素綠三疋，素青二疋，綵紅絹五疋，藍絹五疋，綠絹五疋，虎班絹十疋。又賜荅紵絲紅一疋，紵絲青一疋，綵絹藍一疋，綵絹紅一疋。又加賚禮物，紵絲織金九龍黃一疋，織金九龍大紅一疋，織金蟒龍大紅一疋，織金蟒龍青一疋，織金胸背麒麟青一疋，織金胸背白獐大紅一疋，暗細花丹礬紅一疋，暗細花翠藍一疋，素青一疋，素綠一疋，綵絹紅五疋，綵絹藍五疋。又賜可汗妃二人紵絲織金胸背虎豹青二疋，織金胸背白獐紅二疋，暗八寶天花雲紅二疋，暗八寶天花柏枝綠二疋，素柏枝綠二疋，素黑綠二疋，綵絹藍八疋，紅八疋，素青二疋，素紅二疋。

景泰三年，賜可汗織金文綺綵幣表裏二百一十六疋，及金銀器皿等物。

東西南夷之賞

洪武初，以即位賜占城王阿荅阿者《大統曆》一本，織金綺段紗羅四十疋；安南王陳日煃如之；各國王俱文綺紗羅二十四疋，《大統曆》同；高麗王顓《大統曆》一本，錦繡絨綺十疋，母妃錦綺紗羅各四疋，國相辛旽、侍中李春富、李仁人文綺紗羅十二疋。以徙陳理，明昇高麗，賜其王紗羅文綺四十八疋。又以占城王阿荅阿者破海寇功，賜織金文綺紗羅四十疋，使者紗羅各二疋，文綺四疋，衣一襲，錢一萬二千。七年，賜琉球王察度文綺二十疋，陶器一千事，鐵釜十口。十六年，賜琉球中山王察度鍍金銀印，織金文綺帛紗羅凡七十二疋，山東王承察度亦如之；占城、暹羅國王各織金文綺二十二疋，磁器一萬九千事。三十年，烏思藏都指揮司灌頂國師及尼八剌國各遣使貢方物，賜灌頂國師及尼八剌國王銀各一百五十兩，文紗帛各十疋，仍列工國師察里巴、烏思藏都指揮仰卜羅沙魯、萬户列思巴端竹、都指揮荅里巴遠毋爾監卒銀一百兩，文綺帛各一十疋，并賜其使人衣紗有差。

永樂三年，賜日本國王源道義九章冕服，鈔五千錠，錢一百五十萬，織金文綺紗羅絹三百七十八疋。四年，賜白金千兩，織金諸色綵幣二百疋，綺繡衣六十件，銀茶壺二，銀盆及綺繡紗帳、衾褥、枕席、器皿諸物，海舟二艘。又賜白金千兩，錢一千五百萬，錦紵絲紗羅絹四百二疋，僧衣十二襲，帷帳、衾褥、器皿若干事。王妃白金二百五十兩，錢五百萬，錦紵絲紗羅絹八十四疋。王卒，賻絹布各五百疋，賜嗣王錦綺紗羅六十疋。九年，賜義持金織金綺紗羅綾絹百疋，錢五百萬。四年，賜占城王占巴的賴鍍金銀印，紗帽、金帶，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金織文綺衣二襲，錦綺紗羅有差。六年，又賜其王金印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錦綺紗羅五十疋，綵絹百疋。十年，賜爪哇國西王都馬板錦綺紗羅綵絹千疋，并金織文綺襲衣等物。又賜烏思藏闡化王螭紐玉印、誥命，白金五百兩，綺衣三襲，綺繡五十疋，綵絹百疋，茶二百斤。十二年，賜琉球國王誥命、冠服及鈔萬五千錠。十五年，賜朝鮮國王李芳遠敕及白金二千兩，文綺表裏二百疋，紗羅絨錦五十疋，馬二十四疋，妃文綺表裏八十疋。

四夷來朝之賞

四年，賜占城國王孫舍楊白金二百兩，金織文綺紗羅衣各二襲，鈔百錠，文綺紗羅十四疋。六年，又賜舍楊白金二百兩，鈔百錠，紵絲紗羅金織襲衣；朝鮮世子李禔，御製詩、白金、錦綺、書籍、筆墨、鞍馬，其王白金千兩，絨錦綺羅百二十疋；涉泥國王麻邪惹加那乃，儀仗、交椅、水罐、水盆，俱用銀，傘扇，俱用白羅，銷金鞍馬二，織金文綺紗羅綾絹衣十襲，王妃及弟妹陪臣各有差。王尋卒，賜其子嗣王金箱玉帶一，金百兩，銀三千兩，及錢鈔，錦綺，紗羅，衾褥，帳幔，器皿，王母以下有差。九年，賜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金箱玉帶一，儀仗一副，鞍

馬二疋，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四十萬貫，銅錢二百六十萬，錦綺紗羅三百疋，絹千疋，渾金文綺二，織金通袖膝襴二；；王妃冠服一副，白金二百兩，鈔五千貫，錦綺紗羅絹六十疋，織金文綺紗羅衣四襲，王子姪及陪臣白金鈔錢綵幣有差。十一年，涪泥國王遐旺朝辭，賜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三千錠，錢百五十萬，錦四段，綺帛紗羅八十疋，金織錦繡文綺衣各一襲，并器皿、衾褥、帷幔等物，王母及叔以下有差。十五年，賜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剌卜，辭歸，人賜金箱玉帶一，黃金百兩，白金二千兩，羅錦文綺二百疋，絹三百疋，鈔一萬錠，錢三百萬，金繡蟒龍衣麒麟衣各一襲，賜其隨從頭目文綺綵絹錢鈔有差。十九年，古麻剌朗國王幹剌義亦奔敦來朝，賜黃金、白金、銅錢、文綺、紗羅、綵絹、金織龍衣麒麟衣，并妃及子陪臣衣服文綺綵絹有差。十五年，朝鮮國王李芳遠勤修職貢，遣使賚敕及白金二千兩，文綺表裏二百疋，紗羅絨錦五十疋，馬二十四疋，賜芳遠，仍賜其妃文綺表裏八十疋。二十二年，撒馬兒罕駙馬帖木兒遣回滿剌哈非思來朝，貢馬二百五疋，賜白金四百兩及文綺鈔錠，從者俺都兒等八人白金七百兩，文綺鈔錠。

北虜朝使之賞

北虜朝使之賞最多，可考者，景泰四年，也先使臣正副二十二人俱以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户等官，各照品級賞金箱犀帶九條，鈒花金帶九條，素金帶三條，花銀帶一條；；其三千餘人所貢馬及貂鼠皮，通賞各色織金綵素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疋，本色并各色闊絹九萬一百二十七疋，衣服三千八十八襲，靴襪氈帽等件全。

降虜之賞

洪武二年，賜靖昌總帥汪靈、真保、虎都帖木兒冠帶、襲衣、衾褥，各文幣二十疋，素紬二十疋，帛四十疋，綿二十斤，又各賜白金二百兩，米六十石，文幣十疋，從人細絹、衣服、皮襖、靴襪有差。三年，賜元皇子實的里叭剌母妃以下鍍金銀首飾六十副，副各九事，紗羅布衣服六十襲，襲各七事。四年，賜降虜都連帖木兒、劉朵兒只、丑的各文綺帛十疋，金繡盤龍衣、文綺、綿衣、銀椀、靴襪有差。都連父闊闊帖木兒文綺帛同，銀椀一。又伯顏帖木兒等五人各文綺帛十二疋，銀椀一。又賜官屬卜顏帖木兒等四十三人、降將何鎖南普南文綺，人各文綺帛十疋，銀椀一。又賜降將何鎖南普南文綺帛三十疋，汪家奴二十三疋，官屬各十一疋，卜納剌文綺三十疋，又平章阿寒柏、知院滿苔剌、廉訪使納速爾丁各衣一襲，綺帛八疋，米五石，錢五千餘，將校有差。土蕃馬梅孛羅罕等六人各文綺帛二十疋，部屬以下各二疋。僞夏平章俞思忠米五石，錢六千，右丞袁彬等三人各米四石，錢四千八百，參政李文德等五人、同僉周仁貴等七人各米三石，錢三千六百，仍各衣服一襲。故元宗王子巴都麻失里沙加失里、樞密使汪家奴、知院瑣南輦各金繡衣一襲，文綺七疋，平章孫讓等四人各金繡衣一襲，文綺五疋，副使海壽等三十人各文綺三疋，僉事也失里等十人荅文綺二疋及衣靴，傔從一百三人給綿布戰襖。故惠王伯都不花、諸王伯都不花等第宅、帷幔、裀褥、什器、金繡衣，妻女金銀首飾，月給錢米。降王孛羅臺那麻又等三人各織金綺衣一襲，文綺四疋。廣平王祿咱等二人酒醴、衣服，綺羅帛四十八疋。帖木兒等九人有差。十四年，降將朮忽脱歡等四十四人夏衣，鈔三百錠，文綺衣袭三百九十事，帛三十疋，銀帶七，鞍馬二，布百八十疋，米一百六十石。火里火真等四十一人文綺四十六疋，帛三十六疋，鈔一百六十九錠。火真即同安侯也。十五年，賜來降平章月魯帖木兒及其官屬鈔二千四百四十錠。十六年，降虜瓦剌麻文綺四十八疋，鈔二百錠。故元平章閻馬、參政龐源拜官，文綺夏衣四十事，鈔六十錠，米百五十石。二十一年，賜元降將納哈出玉帶一，金飾香帶一，白金一千兩，文綺帛各四十疋，鈔一千貫，諸部將金帶百花素銀帶七百，紗帽八百，銀鈔各有差。仍齎鈔三十萬錠，金文綺二千疋，賞其部衆。又賜納哈出文綺帛各十疋，白金二百五十兩，衣一襲，妻衣靴襪線。宗王先童、國公觀章等十人各文綺帛二疋，白金二十五兩，又給納哈出妻子米五百石，將校男女四萬四千一百七十九，布一十七萬六千七百一十六疋，綿襖二萬七千五百五十二領，皮裘五千三百五十三領，冬衣及色絹衣三萬二千二百四十餘襲。又賜漠北來降王子夫剌八禿兒銀三百兩，綺帛各十疋，鈔一百錠。雲安王蠻子吉兒的等人銀二百五兩，綺帛八疋，鈔九十錠。國公和尚銀二錠，鈔四十錠。又賜納哈出等三百一十八人銀二萬三千八百四十兩，文綺帛二千九十四疋，鈔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九錠。又賜親授指揮王子曲里帖木兒等一十八人各白金一百兩，鈔一百錠。虜主次子地保奴鈔二百錠。賜降王朵兒只并將校二千九百人鈔一百錠，絹一萬一千七百疋。賜故國公哈剌章男玉出忽兒禿哈白金一千二百五十兩，鈔二百五十錠，文綺帛各二十五疋。賜元將哈剌海阿剳失里白金五兩，鈔三百五十錠，綺衣四十二襲。司徒撒里揑兒家白金二百五十兩，鈔九錠，文綺帛十六疋。賜司徒阿速等并官軍一百六十三人白金三千六百二十兩，鈔四千八百錠，文綺二百十六疋，帛如之，綺羅布衣

共四百五十一襲。二十二年，賜迤北來降千户孌子白金二錠，文綺帛各六疋。二十三年，賜太尉乃兒不花及部將二百人白金萬三千六百兩，鈔萬二千六百錠，文綺帛各千八十疋，羅衣五百五十襲。賜指揮降將藏卜白金二百兩，鈔九十錠，文綺帛各六疋，綺羅衣各一襲。餘二十五人有差。二十四年，賜乃兒不花白金三百兩，鈔二百錠，阿魯帖木兒白金二百兩，鈔百錠。二十七年，賜元太子男六十奴銀五十兩，鈔五十錠，卜尼銀二十兩，鈔十錠，衣各一襲。

永樂元年，賜降虜指揮使伯帖木兒鈔二百錠，綵幣二表裏，紗羅衣五襲，金帶一。二年，賜降虜吴允誠等冠帶、襲衣、文綺、白金、寶鈔，歲給都督允誠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都指揮牛十四，羊七十，指揮牛十二，羊六十，千百户、衛所鎮撫牛十，羊五十，軍民每户牛六羊二十，家屬衣鞋布鈔有差。七年，賜國公阿難不花衣一襲，金織文綺十表裏，牛三十，羊二百，米三十石；朵米衣一襲，金織文綺六表裏，牛二十，羊一百，米十五石，所部頭目各賜鈔幣羊牛米有差，軍民男女皆給紗布衣服。又賜丞相答卜、王亦兒忽禿、典住、哥者部衆三萬人，答卜襲衣及金織文綺十表裏，及亦忽禿兒等衣服金織文綺牛羊米，加賜阿難不花，例加酒五十瓶，羊三百控。軍民户給米十石，牛十隻，羊二十五隻，家屬綿布綿花有差。二十一年，賜虜酋也先土干姓名金忠，封忠勇王，及甥把臺罕陵都督，各冠帶金襲衣御宴金杯等器，尋賜金忠金印朝服，公服玉帶，織金文綺衣，黄金百兩，白金四百兩，鈔二千錠，紵絲五十表裏，紗羅綾各二十疋，鞍馬二，牛百頭，羊五百頭，米百石，居第、牀褥、薪蒭、器用咸備，别賜其妻黄金五十兩，白金百兩，紵絲二十表裏，紗羅綾各十疋，鈔一千錠，冠服一副，女衣一襲。把臺罕及都指揮察卜等八員各銀五十兩，鈔七百錠，織金文綺衣一襲，紵絲六表裏，綿布三十疋。指揮卜荅帖木兒等三十一員各銀三十兩，鈔五百錠，織金文綺衣一襲，紵絲五表裏，綿布二十五疋。千户昂克土列等十八員各銀二十兩，鈔四百錠，織金文綺衣一襲，紵絲四表裏，綿布二十疋。百户所鎮撫格干帖木兒等二十五員各銀十五兩，織金文綺衣一襲，紵絲三表裏，綿布十五疋。冠帶、鞍馬、牛羊、薪蒭、居室、器用，照等第給賜。

正統十二年，沙州衛都督僉事喃哥等率部屬二百餘户一千二百三十一人來歸，上命官舍頭目於山東平山、東昌二衛管束，帶俸城内居住，賜都督米二十五石，地二百五十畝，都指揮米二十石，地二百畝，指揮米十五石，地一百五十畝，千户鎮撫米十石，地七十二十畝，百户并所鎮撫米五石，地一百二十畝，舍人并頭目米三石，地一百畝。分其部落於清平、博平二縣，爲三屯居住，各賜米三石，地八十畝，仍賜鈔、綵幣表裏、紵絲、襲衣、綿布、房屋、床榻、器皿、牛羊等物，支與俸糧月糧。

王世貞《弇山堂别集》卷七八《賞功考上》 我朝功賞規制，視古最爲不浮，今略志之。

太祖破陳友諒，降武昌，賞常遇春、廖永忠田土，餘有差。

吴元年，平張士誠，召見右相國達等戟門，封達信國公，綵段十二表裏；遇春鄂國公，十表裏；都督馮宗異、平章胡廷瑞九；平章湯和、參政曹良臣八；右丞廖永忠、華高，都督康茂才七；參政薛顯、趙庸，副都督梅思祖、汪興祖六；指揮人五，千户人四，百户人三，軍士米一石，鹽十斤。

是年賞陵子村功，行省參政傅友德綺帛各十疋，從征千户各三疋，百户、鎮撫各二疋，軍人鹽二十斤。

洪武二年，賞平中原將士功，大將軍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副將軍遇春同；副將軍馮宗異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左丞趙庸、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白金同，文幣各十九表裏；平章曹良臣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平章韓政白金同，文幣殺其三；平章俞通源、右丞梅思祖、參政陸聚、都督副使顧時白金一百五十兩，文幣殺其二；參政陸仲亨文幣二表裏；左丞王溥及各衛指揮七；千户、衛鎮撫六；百户、所鎮撫五；旗軍總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三錢；小旗米同，白金減兩二錢；軍米同，白金又減二錢。征南功，御史大夫湯和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平章廖永忠、都督吴禎金同，文幣二十表裏。守禦功，平章楊璟、胡廷美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周德興金同，文幣殺其三；都督同知張興祖白金二百兩，文幣同德興；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僉都郭子興、陳德白金三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僉都督華雲龍金殺其半，無文幣。各衛指揮至所鎮撫與從征同。

三年，賞右丞陸仲亨所部征南有功者，指揮文綺帛三表裏，千户、衛鎮撫二，百户、所鎮撫一，戰死者倍之，病故者視戰死減三之一，軍人賜米有差。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功，指揮、千户、衛鎮撫、百户、所鎮撫賞同楊璟等，旗軍賜米有差。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所部平湖南、廣西有功者，指揮文絹帛六表裏，千户、衛鎮撫五，百户、所鎮撫四，旗軍人給鹽六十斤。止征廣西者，指揮四表裏，千户、衛鎮撫三，百户、所鎮撫二，旗軍鹽四十斤。賞六安知州陳銘善子真平賊功，白金

二百兩，文綺帛二疋，州民鮑文才等白金五百兩，文綺帛六疋。

是年大封功臣，賜李善長、徐達文綺帛各百疋，常茂、馮勝各八十疋，李文忠、鄧愈各六十疋，列侯湯和、唐勝宗、陸仲亨、周德興、顧時、耿炳文、費聚各四十疋，列侯陳德、郭子興、華雲龍、王志、鄭遇春、吴良、吴禎各三十疋，列侯趙庸、廖永忠、俞通源，都督金朝興、平章李思齊、參政戴德、曹興才，各二十四疋，列侯華高、楊璟各二十二疋，列侯康鐸、朱亮祖、傅友德、胡廷美、韓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陸聚、汪興祖各二十疋，平章李伯昇一十六疋。征進回還，復征興元，指揮二十四疋，千户、衛鎮撫二十疋，百户、所鎮撫十六疋。征定西、興元、應昌，指揮二十疋，千户、衛鎮撫十六疋，百户、所鎮撫十二疋。守禦有功者，指揮十六疋，千户、衛鎮撫十二疋，百户、所鎮撫八疋，軍士人賞銀十兩，錢六千。

四年，賞平蜀功，潁川侯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白金二百五十兩，綵段二十表裏；濟寧侯顧時白金一百五十兩，綵段十五表裏；臨江侯陳德白金一百兩，綵段十二表裏；都督同知汪興祖戰歿，同；中山侯湯和綵段十五表裏；都督僉事王簡、何文輝、藍玉、張温、金朝興白金五十兩，綵段十表裏；營昌侯郭子興、江夏侯周德興綵段十二表裏；南安侯俞通源、宣寧侯曹良臣、僉都督陳桓殺其二；僉都督王成、仇成、葉昇又殺其三；汝南侯梅思祖又殺其二。凡從潁川侯，指揮人綵段八表裏，千百户、衛所鎮撫六，總旗白金十二兩，小旗十一兩，軍十兩；從德慶侯，指揮人綵段六表裏，千户、衛鎮撫四，百户、所鎮撫三，總旗白金十兩，小旗九兩，軍八兩；從中山，指揮至百户遞減一表裏，軍校遞減一兩。從永嘉至保寧者同，至重慶遞減一等，軍校減半；不從入蜀及守船患病者，千百户一表裏，旗軍白金二兩；軍病自河南還者，與錢千二百，自臨潼還者二千四百，自西安還者三千六百，自秦州還者四千八百，自階州還者六千；陣亡者倍前給白金，溺墜病死者與見軍同。

是年賞江陰侯吴良平綏寧蠻功，文綺帛三十疋。賞廣西衛指揮左君弼平寇功，綺帛二十疋，又賜其父米二十石，千户蔡天禄以下有差。賞里民黄再文平盜功，白金一百五十兩。

五年，賞征南功，侯周德興、趙庸綺帛各十二表裏，侯吴良、指揮左君弼各十表裏，公鄧愈、平章李伯昇各八表裏，侯楊璟、宜春侯黄彬各六表裏，都督王誠等各四表裏，餘有差。

九年，賞遼東破虜功，都指揮葉旺綺帛十八表裏，指揮八表裏，千户、衛鎮撫五表裏，百户、所鎮撫二表裏，總旗帛二疋，布三疋，小旗帛布各二疋，軍帛一疋，布二疋，都指揮使馬雲綺帛十三表裏，指揮五表裏，千户、衛鎮撫三表裏，百户、所鎮撫一表裏，總旗帛一布二，小旗及軍帛布各一疋；陣亡者倍之，傷故者增半。

十二年，賞英山主簿隨寶捕叛功，白金五百兩，文綺八表裏。

十七年，平雲南功，潁川侯傅友德進封公；永昌侯藍玉、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許世襲，加禄五百；都督陳桓、胡海、郭英、張翼俱封侯，餘將士遞遷有差；總兵官賞織金及雜色綵段二十表裏，鈔一百錠；副總兵十八表裏，鈔九十錠；國公十六表裏，鈔六十錠；侯十四表裏，鈔五十錠；都督、平章十二表裏，鈔四十錠；指揮鈔一百錠，織金及雜色文綺十疋，絹二十疋；千户、衛鎮撫鈔八十錠，織金及雜色文綺八疋，絹十六疋；百户、所鎮撫司仗鈔七十錠，織金及雜色文綺七疋，絹十四疋；散騎舍人鈔三十錠。病故官與見在同。傷殘，指揮鈔五十錠，織金及雜色文綺五疋，絹十疋；千户、衛鎮撫鈔四十錠，織金及雜色文綺四疋，絹八疋；百户、所鎮撫、司仗鈔三十五錠，織金及雜色文綺三疋，絹七疋；散騎舍人鈔十七錠。被傷，指揮鈔三十五錠，織金及雜色文綺四疋，絹八疋；千户、衛鎮撫鈔二十五錠，織金及雜色文綺三疋，絹五疋；百户、所鎮撫、司仗鈔二十錠，織金及雜色文綺二疋，絹四疋；散騎舍人鈔十錠。征回，指揮鈔三十錠，織金及雜色文綺三疋，絹五疋；千户、衛鎮撫鈔二十五錠，織金及雜色文綺二疋，絹四疋；百户、所鎮撫、司仗鈔二十錠，織金文綺一疋，絹二疋；散騎舍人鈔十錠。軍士賞鈔布：至大理、建昌者，人賜鈔九錠，布二疋；至楚雄、雲南、臨安、曲靖者，人鈔八錠，布二疋；至霑益、烏撒、東川者，人鈔七錠，布二疋；至畢節、七星關、芒部者，人鈔六錠，布二疋；至貴州、普定、盤江、黄平、平越者，人鈔五錠，布二疋；至重慶、瀘州、叙南、永寧及疾病寄留並守船者，人鈔二錠；其舍人、力士、軍吏、獸醫，各以所至之地給賜並與軍士同，逃而復征者各半之。至常德、沅州等處未征戰者不給。發守大理等處，已曾就彼給賜而還者，照其所至地方如數給之，仍發原衛守禦。其戰亡及病而死有父母妻子弟姪者，人鈔十六錠，布四疋；止有妻子者半之。被創重者，人鈔十二錠，布二疋；輕者止依所至地方給之。

十七年，賜征南將校米，公侯人一千五百石，都督人一千石，指揮人五百石，千户、衛鎮撫人三百石，百户、所鎮撫人二百石。已故而有子孫承襲及有父母妻

女者皆給之。

二十二年，破北虜功，大將軍藍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副將軍唐勝宗、郭英白金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三十疋；左參將王弼白金一千兩，鈔八百錠，文綺四十疋；右參將孫恪白金五百兩，鈔三百錠，文綺十五疋；都督徐司馬等六人各白金四百兩，鈔一百錠，文綺八疋；指揮使蕭綺等八人各白金三百兩，鈔百五十錠，文綺六疋；指揮同知陳鏞等十人白金二百五十兩，鈔百四十錠，文綺五疋；指揮僉事張敬等三十五人白金二百兩，鈔百三十錠，文綺四疋；千百户、鎮撫各有差。陞百户池裕爲指揮僉事，賞黃金一百兩，白金三百兩，綵段六表裏，鈔一百錠；總旗施文等爲副千户，各賞黃金一百兩，白金二百兩，綵段二表裏，鈔八十錠。以征胡獲元君金寶之功也。

二十三年，平苗蠻功，延安侯唐勝宗鈔一千錠。涼國公藍玉破西番功白金五十兩，文綺帛各六疋，鈔六十錠；散毛洞功，鈔千錠，加禄五百石。征南功，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各鈔五百錠，宣寧侯曹泰四百錠。平月魯帖木兒功，百户李思明、子順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文綺帛二十疋；賜雷復、子貴安白金五十兩，鈔八十錠，文綺帛各一疋。

二十五年，都督僉事何福等征蠻還京師，詔賞福白金二百兩，文綺十疋，鈔二百錠；茅鼎白金一百兩，文綺八疋，鈔一百錠；徐司馬、陶文、俞淵白金各五十兩，文綺四疋，鈔一百錠；將士二萬四千餘人賞賜各有差。

二十六年，靖寧侯葉昇獲賊首夏得忠，鈔千錠同，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文綺三十疋；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次之。寧番衛指揮使魯毅以守禦功，賜白金三百兩，鈔三百錠，文綺八疋。

二十九年，賜征廣西總兵官都督楊文白金三百兩，文綺帛各二十疋，鈔百錠；副總兵都督同知韓觀白金百兩，文綺帛各十二疋，鈔八十錠。

二十七年，西平侯沐春、都督何福討叛寇阿資賞格：獲賊首者白金五百兩，大把事一百兩，小把事五十兩，從賊五兩。阿資平，詔如格賞之。凡官軍二萬三千九人，賞黃金一百九十二兩，白金二萬三千八百四兩，鈔九千一百一十八錠。

三十五年，文皇帝議定靖難升賞格：奇功，領隊將校陞二級；指揮賞銀五十兩，綵幣八表裏，鈔六百錠；千户、衛鎮撫、儀衛正副銀三十五兩，綵幣六表裏，鈔五百貫；百户、所鎮撫、典仗銀二十五兩，綵幣四表裏，鈔四百貫；總旗銀十八兩，絹三疋，綿布四疋，棉花五斤，鈔三百貫；小旗銀十五兩，絹三疋，棉布四疋，棉花五斤，鈔三百貫。隨伍指揮、千百户、旗軍銀十三兩，絹三疋，棉布四疋，棉花三斤，鈔二百五十貫。頭功，領隊將校陞一級；指揮賞銀二十兩，綵幣六表裏，鈔四百貫；千户、衛鎮撫、儀衛正副銀十五兩，綵幣四表裏，鈔三百貫；百户、所鎮撫、典仗銀十三兩，綵幣三表裏，鈔二百五十貫；總旗銀十二兩，絹三疋，棉布四疋，棉花五斤，鈔二百五十貫；小旗銀十兩，絹三疋，棉布四疋，棉花五斤，鈔二百貫。隨伍指揮、千百户、旗軍銀八兩，絹二疋，棉布四疋，棉花五斤，鈔百五十貫。次功，領隊指揮賞銀十五兩，綵幣四表裏，鈔三百貫；千户、衛鎮撫、儀衛正副銀十三兩，綵幣三表裏，鈔二百五十貫；百户、所鎮撫、典仗銀十二兩，綵幣二表裏，鈔二百五十貫；總旗銀七兩，絹三疋，棉布四疋，棉花五斤，鈔二百貫；小旗銀五兩，絹二疋，棉布四疋，棉花五斤，鈔百五十貫；隨伍指揮、千百户、旗軍銀四兩，絹二疋，棉布四疋，棉花五斤，鈔百貫。

尋大封功臣，都督丘福、朱能白金四百兩，綵幣四十表裏，鈔四千貫；右都督顧成，僉都督張武、陳圭、鄭亨、孟善、火真、王忠、王聰、徐忠、張信、李遠、郭亮，都指揮李濬、張輔、房勝、孫巖、譚忠、駙馬王寧，白金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僉都督房寬、徐理、唐雲，都指揮徐祥、李濬、趙彝、陳旭，白金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僉都督劉才白金二百五十兩，綵段十六表裏，鈔三千貫；護衛指揮張興白金綵幣同，鈔二千貫；曹國公李景隆白金綵段鈔同丘福；兵部尚書茹瑺、都督同知王佐、僉事陳瑄白金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儀正張成白金二百兩，綵段十表裏，鈔一千五百貫。餘如前例。永樂元年，賞從征衛駕將士，總督、都指揮銀二百五十兩，綵幣十六表裏，鈔四百錠；散都督、指揮銀二百兩，綵幣十二表裏，鈔三百錠。奇功，領隊指揮銀百兩，綵幣十表裏，鈔二百錠；千户、衛鎮撫、儀衛正副各銀六十兩，綵幣八表裏，鈔百八十錠；百户、所鎮撫、典仗各銀五十兩，綵幣六表裏，鈔百六十錠；隨伍官軍各銀四十五兩，綵幣四表裏，鈔百四十錠，絹四疋，棉布五疋，棉花五斤。頭功，領隊指揮銀六十兩，綵幣八表裏，鈔百八十錠；千户、衛鎮撫、儀衛正副各銀五十兩，綵幣六表裏，鈔百六十錠；百户、所鎮撫、典仗各銀四十兩，綵幣四表裏，鈔百四十錠，絹三疋，棉布三疋，棉花五斤。次功，領隊指揮銀五十兩，綵幣六表裏，鈔百六十錠；千户、衛鎮撫、儀衛正副各銀四十兩，綵幣四表裏，鈔百四十錠；百户、所鎮撫、典仗各銀三十五兩，綵幣三表裏，鈔百二十錠；隨伍官軍各銀二十五兩，綵幣一表裏，鈔八

十錠，絹二疋，棉布二疋，棉花五斤。又賞功臣，都督僉事李彬、故金鄉侯王真子通銀三百五十兩，綵幣三十表裏，鈔六百錠；都督僉事陳賢，都指揮張興、陳志，銀三百兩，綵幣二十表裏，鈔五百錠；涇國公陳亨子懋加賞銀百五十兩，綵幣十八表裏，鈔三百錠；都指揮王友加賞銀百兩，綵幣八表裏，鈔二百錠。

賞谷王府官軍，第一等比奇功，第二第三等比頭功，第四等比次功例，不陞官者，加賞鈔十錠；典膳仍本職，食俸同正六品，賞準次功百户例，舍人準次功總旗例。凡五百八十七人，賞銀鈔表裏有差。

定北平守城功賞，以北平、永平、保定爲一例，通州、遵化爲一例，薊州爲一例，隆慶、密雲、密雲後衛爲一例，各以歲月久近爲等第，自都指揮至民丁，給賞各有差。北平、永平、保定，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都指揮銀五十兩，綵幣八表裏，鈔百六十錠；指揮銀二十兩，綵幣六表裏，鈔百錠；千户銀十五兩，綵幣四表裏，鈔八十錠；百户銀十兩，綵幣三表裏，鈔六十錠；旗軍銀五兩，絹三疋，綿布四疋，鈔五十錠；編伍舍人餘丁及民鈔五十錠。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都指揮銀四十兩，綵幣六表裏，鈔百錠；指揮銀十五兩，綵幣四表裏，鈔八十錠；千百户銀十兩，綵幣三表裏，鈔六十錠；旗軍絹二疋，棉布三疋，鈔四十錠；編伍舍人家人餘丁民人鈔四十錠。洪武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都指揮銀三十兩，綵幣四表裏，鈔百錠；指揮銀十兩，綵幣三表裏，鈔六十錠；千户銀八兩，綵幣二表裏，鈔五十錠；百户銀六兩，綵幣二表裏，鈔四十錠；旗軍絹一疋，棉布二疋，鈔三十錠；編伍舍人家人餘丁民人鈔三十錠。洪武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都指揮銀二十五兩，綵幣二表裏，鈔六十錠；指揮銀七兩，綵幣二表裏，鈔四十錠；千户銀六兩，綵幣一表裏，鈔三十錠；百户銀五兩，綵幣一表裏，鈔二十錠；旗軍絹一疋，綿布二疋，鈔二十錠；編伍舍人家人餘丁民人鈔三十錠。薊州，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都指揮銀三十兩，綵幣四表裏，鈔百錠；指揮銀十兩，綵幣三表裏，鈔六十錠；千户銀八兩，綵幣二表裏，鈔五十錠；百户銀六兩，綵幣二表裏，鈔四十錠；旗軍絹一疋，棉布二疋，鈔三十錠；編伍舍人家人餘丁民人鈔三十錠。洪武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都指揮銀二十五兩，綵幣二表裏，鈔六十錠；指揮銀七兩，綵幣二表裏，鈔四十錠；千户銀六兩，綵幣一表裏，鈔三十錠；百户銀五兩，綵幣一表裏，鈔二十錠；旗軍絹一疋，綿布二疋，鈔二十錠；編伍舍人家人餘丁民人鈔三十錠。薊州，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都指揮銀三十兩，綵幣四表裏，鈔百錠；指揮銀十兩，綵幣三表裏，鈔六十錠；千户銀八兩，綵幣二表裏，鈔五十錠；百户銀六兩，綵幣二表裏，鈔四十錠；旗軍絹一疋，棉布二疋，鈔三十錠；編伍舍人家人餘丁民人鈔三十錠。洪武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都指揮銀二十五兩，綵幣二表裏，鈔六十錠；指揮銀七兩，綵幣二表裏，鈔四十錠；千户銀六兩，綵幣一表裏，鈔三十錠；百户銀五兩，綵幣一表裏，鈔二十錠；旗軍絹一疋，綿布二疋，鈔二十錠；編伍舍人家人餘丁民人鈔三十錠。隆慶、密雲、密雲後衛三處，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都指揮銀二十五兩，綵幣三表裏，鈔六十錠；指揮銀七兩，綵幣二表裏，鈔四十錠；千户銀六兩，綵幣一表裏，鈔三十錠；百户銀五兩，綵幣一表裏，鈔二十錠；旗軍絹布各一疋，鈔二十錠；編伍舍人家人餘丁民人鈔二十錠。洪武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都指揮銀二十兩，綵幣二表裏，鈔四十錠；指揮銀六兩，綵幣一表裏，鈔三十錠；千户銀五兩，綵幣一表裏，鈔二十錠；百户銀四兩，綵幣一表裏，鈔十二錠；旗軍絹布各一疋，鈔十六錠；編伍舍人家人餘丁民人鈔十二錠。以守城功，賞北平左布政使郭資銀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五百錠；保定知府雒僉銀二百五十兩，文綺十八表裏，鈔四百四十錠；都督同知陳恭銀百兩，鈔千貫，文綺八表裏；吏部左侍郎許思温、兵部右侍郎墨麟、大理寺左少卿吕震銀各五十兩，鈔九十錠，綵幣八表裏；户部右侍郎王鍾銀十二兩，鈔五十錠，綵幣二表裏；刑部右侍郎盧祥銀十兩，鈔六十錠，綵幣二表裏；禮部祠祭司郎中程得，兵部武庫司郎中魏瑛各銀四兩，鈔二十錠，綵幣一表裏。

賞北京守城官，刑部左侍郎李友直銀五十兩，鈔八百貫，綵幣八表裏；刑曹清吏司郎中艾麟、留守行後軍都督府都事齊孝、智毋祥，固安縣丞熊慶源，順義縣丞邵智，新城縣丞劉清，各銀四兩，鈔一百貫，綵幣四表裏，生絹二疋，棉布四疋，棉花五斤；户曹清吏司郎中曹本、大興主簿王壽各銀三兩，鈔一百貫，綵幣一表裏，生絹一疋，綿布三疋，棉花四斤。

定從征哨馬營將士賞賜：奇功，領隊指揮銀四十五兩，綵幣七表裏，鈔九十錠；千户、衛鎮撫、儀衛正副銀三十一兩，綵幣五表裏，鈔九十錠；百户、所鎮撫、典仗銀二十二兩，綵幣三表裏，絹一疋，鈔七十二錠；總旗銀十六兩，絹二疋，綿布四疋，棉花四斤八兩，鈔五十四錠；小旗銀十三兩，絹二疋，綿布四疋，棉花四斤八兩，鈔五十四錠；隨伍指揮、千百户、旗軍銀十一兩，絹二疋，綿布四疋，棉花四斤八兩，鈔四十五錠。頭功，領隊指揮銀十八兩，綵幣五表裏，鈔七十二錠；千户、衛鎮撫、儀衛正副銀十三兩，綵幣三表裏，絹一疋，鈔五十四錠；百

户、所鎮撫、典仗銀十一兩，綵幣三表裏，鈔四十五錠；總旗銀十兩，絹一疋，綿布四疋，棉花四斤八兩，鈔四十五錠；小旗銀九兩，絹二疋，綿布四疋，棉花四斤八兩，鈔三十六錠；隨伍指揮、千百户、旗軍銀七兩，絹二疋，棉布三疋，棉花四斤八兩，鈔三十七錠。

已五年，先賞安南功，都督柳升白金二百兩，鈔一千錠，綵段十表裏，織金紵衣一襲；都指揮魯麟白金一百五十兩，綵幣八表裏，衣同。獲黎季犛，爲首軍人王柴胡陞指揮使，白金二百兩，鈔六百錠，綵段五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金花帶一；爲從者李福等四人，皆以陞僉指揮，白金一百兩，鈔四百錠，綵幣四表裏，織金紵絲衣四襲，素金帶一。獲黎蒼，爲首者李保保，陞賞如李福；爲從者張榮祖等三人陞正千户，白金五十兩，鈔三百錠，綵幣二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給花銀帶一條；獻俘官指揮使張勝等白金一百兩，鈔四百錠，綵幣六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護送官及軍人醫者三百六十五人，鈔幣有差。

六年，大賞平安南功，英國公張輔賜冠服，白金四百兩，鈔一千錠，綵幣四十表裏；黔國公沐晟冠服白金鈔同，幣殺其二；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加禄五百石，白金二百兩，鈔六百錠，綵幣十五表裏；清遠侯王友賜冠服，白金一百五十兩，鈔四百錠，綵幣十表裏；安遠伯柳升白金減王友十五之一，鈔幣同；右都督朱榮白金一百兩，鈔二百錠，綵幣八表裏；贈建平伯高士义賞同柳升；都督吕毅、黄中以失律不賞。陣亡都督程逵以罪，賞白金四十兩，鈔一百錠，綵幣四表裏；領軍、都指揮、神機、遊擊、五將軍朱廣等十四人，各白金一百兩，鈔二百錠，綵幣等八表裏；方政等十五人，各白金八十兩，鈔一百六十錠，綵幣七表裏；左迪、曹雲等六人各白金六十兩，鈔一百二十錠，綵幣六表裏。又溺死孫竑、病死王聚賞同。姜清、師祐、巫凱等七人，各白金四十兩，鈔八十錠，綵幣四表裏；劉清、徐泰、魯麟各白金三十兩，鈔六十錠，綵幣三表裏；指揮張勝等八人白金十五兩，鈔六十錠，綵幣三表裏。戰歿者，於本賞外，加白金三十兩，鈔六十錠，綵幣三表裏，中傷死者減三之一，仍依卹典給糧米麻布。其多邦隘，先登者，原擬不次陞賞，凡一十九人。都指揮蔡福白金一百五十兩，鈔四百錠，綵幣二十表裏；指揮同知毛忠白金一百兩，鈔三百錠，綵幣十二表裏；指揮僉事田真同毛忠；正千户周趙保、李文，副千户趙亮、邸成，各賞白金六十兩，鈔二百錠，綵幣八表裏；總旗尹和等四人，各賞白金四十兩，鈔一百六十錠，綵幣五表裏；小旗江興兒等四人，各賞白金三十兩，鈔一百二十錠，綵幣四表裏；軍士沈伴兒等四人，各賞白金二十兩，鈔八十錠，綵幣二表裏。仍各賜織錦紵絲衣一襲，並冠帶各一。其餘官軍有奇功者，領隊、指揮白金四十兩，鈔八十錠，綵幣四表裏；千户、衛鎮撫白金二十五兩，鈔六十錠，綵幣三表裏；百户、所鎮撫、試百户長官白金十五兩，鈔五十錠，綵幣二表裏；巡檢、頭目、總旗、總甲鈔四十錠，絹三四，布二疋；小旗、小甲鈔三十錠，布四疋。隨伍官白金五兩，鈔二十四錠，布三疋；巡檢、頭目、旗甲、軍人、力士、校尉、舍人、土兵、象奴、軍伴、餘丁、户丁、韃官子弟及軍吏鈔四十錠，布三疋。頭功，領隊、指揮白金一十五兩，鈔六十錠，綵幣三表裏；千户、衛鎮撫白金一十兩，鈔五十錠，綵幣二表裏；百户、典仗、所鎮撫、試百户長官白金八兩，鈔四十錠，綵幣一表裏；巡檢、頭目、總旗、總甲鈔三十錠，絹二疋，布一疋；小旗、小甲鈔二十四錠，布三疋；隨伍官白金五兩，鈔二十錠，布二疋；巡檢、頭目、旗甲、軍人、力士、校尉、土兵、象奴、軍伴、餘丁、户丁、韃官子弟及軍吏鈔二十錠，布二疋。次功者，領隊、指揮白金一十兩，鈔五十錠，綵幣二表裏；千户、衛鎮撫、儀衛正副白金八兩，鈔四十錠，綵幣一表裏；百户、典仗、所鎮撫、試百户長官鈔三十錠，絹二疋；巡檢、頭目、總旗、總甲鈔二十錠，布二疋；隨伍官員、頭目、旗甲、軍人、力士、校尉、舍人、土兵、象奴、軍伴、餘丁、户丁、韃官子弟及軍吏鈔十六錠，布一疋。其爲軍立功，官有奇功者，已復職官領隊賞同頭目功；已復職官隨伍並未復職官及旗軍民人等，賞同頭功内巡檢人等。頭功者，已復職官領隊賞同次功；已復職官隨伍並未復職官及旗軍民人等項，賞同次功内隨伍官員人等。次功者，已復職領隊指揮等官賞同次功内千户、衛鎮撫等；已復職官隨伍並未復職官及旗軍民人等項，鈔十錠，布一疋。其陣亡者，本賞外加指揮白金二十兩，鈔五十錠，綵幣二表裏；千户、衛鎮撫白金一十五兩，鈔四十錠，綵幣一表裏；百户、所鎮撫白金十兩，鈔三十錠，綵幣一表裏；總旗鈔二十錠，絹三疋；小旗鈔十六錠，布三疋；軍人鈔十二錠，布二疋。中傷死者，加指揮白金十五兩，鈔四十錠，綵幣二表裏；千户、衛鎮撫白金十兩，鈔三十錠，綵幣一表裏；百户、所鎮撫白金八兩，鈔二十錠，綵幣一表裏；總旗鈔十八錠，絹二疋；小旗鈔十四錠，布二疋；軍人鈔十錠，布一疋。失陷並截殺者加賞與中傷死者同。官軍人等征討黎賊並勦捕安南叛賊，其功一並論賞。奇功二次以上者，本賞外領隊官加白金五兩，鈔二十錠，綵幣一表裏；頭目、旗甲鈔十二錠，布三疋；隨伍官、旗甲、軍人等鈔十錠，布二疋。守關堡並運糧官軍人等賞視次功，内有都指揮賞視頭功；指揮戰死及中傷失陷截殺死

者，給麻布米糧。又賞兵部尚書劉儁白金五十兩，鈔二百錠，綵幣四表裏；吏部左侍郎陳洽白金十兩，鈔六十錠，綵幣二表裏；工部主事黎添禄等各鈔二十一錠；辦事官、提控令典鈔十六錠，天文生、醫士各鈔十二錠。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七九《賞功考中》　永樂八年，論北征功行賞，領隊都督賞銀百五十兩，綵幣八表裏，鈔四百錠；都指揮賞銀百兩，綵幣六表裏，鈔三百錠；指揮銀六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千户、衛鎮撫銀四十兩，綵幣三表裏，鈔百六十錠；百户、典仗、所鎮撫、試百户銀二十五兩，綵幣二表裏，鈔百二十錠；總旗布六疋，鈔百二十錠；總甲、小旗布五疋，鈔百錠；小甲布四疋，鈔八十錠；隨伍官總旗比領隊減半；總甲、小旗、將軍、力士、校尉、軍吏、軍餘等布二疋，鈔六十錠。齊力殺退賊衆者，領隊官伯綵幣五表裏，鈔三百錠；都督綵幣四表裏，鈔二百四十錠；都指揮綵幣三表裏，鈔二百錠；指揮綵幣二表裏，鈔百六十錠；千户、衛鎮撫綵幣一表裏，鈔百二十錠；百户、典仗、所鎮撫、試百户絹三疋，布二疋，鈔百錠；總旗布四疋，鈔八十錠；總甲、小旗布三疋，鈔六十錠；小甲布二疋，鈔五十錠；隨伍官總旗比領隊減半；總旗、小旗、將軍、力士、校尉、軍餘、軍吏布一疋，鈔四十錠。擺隊兒陣而未交鋒，領隊都督綵幣二表裏，鈔百二十錠；都指揮綵幣一表裏，鈔百錠；指揮絹三疋，鈔九十錠；千户、衛鎮撫絹二疋，鈔八十錠；百户、典仗、所鎮撫、試百户絹二疋，鈔七十錠；總旗綿布三疋，鈔六十錠；總甲、小旗綿布二疋，鈔五十錠；小甲綿布二疋，鈔四十錠；隨伍官比領隊減半，旗甲、將軍、軍人、力士、校尉、舍人、軍餘、軍吏人等綿布一疋，鈔二十錠。管腳力輜重者，領隊官都督綵幣一表裏，鈔百錠；都指揮絹二疋，鈔九十錠；指揮絹二疋，鈔八十錠；千户、衛鎮撫絹一疋，鈔七十錠；百户、典仗、所鎮撫、試百户絹一疋，鈔六十錠；總旗布一疋，鈔五十錠；總甲、小旗布一疋，鈔四十錠；小甲布一疋，鈔三十錠；力士、校尉、軍餘、軍吏等布一疋，鈔二十錠。陣亡傷故，加賞之半，官仍給麻布齎糧，一品米六十石，麻布六十疋；二品米五十石，麻布五十疋；三品四品米四十石，麻布四十疋；五品六品米三十石，麻布三十疋。賞征北總兵官武安侯鄭亨銀二百五十兩，綵幣十二表裏，鈔六百錠；安遠伯柳升銀二百兩，綵幣十表裏，鈔五百錠。餘皆如格賞之。

一十二年將士賞例，隨駕三千官軍内，領隊者伯都督賞銀百五十兩，綵幣八表裏，鈔四百錠；都指揮銀一百兩，綵幣三表裏，鈔三百錠；指揮銀六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千户、衛鎮撫銀四十兩，綵幣三表裏，鈔百六十錠；百户、所鎮撫銀二十五兩，綵幣二表裏，鈔百二十錠；總小旗甲銀五兩，綿布五疋，鈔一百錠；隨伍官比領隊各減半；總小旗甲、將軍、力士、校尉人等綿布三疋，鈔六十錠。領神機銃手侯銀二百兩，綵幣表裏十，鈔六百錠；射中賊人馬者，不分官旗軍，銀三十兩，鈔百六十錠。齊力接應者，領隊都督綵幣表裏四，鈔二百四十錠；都指揮、把總、指揮綵幣表裏三，鈔二百錠；指揮綵幣表裏二，鈔百六十錠；千户、衛鎮撫綵幣表裏一，鈔百二十錠；百户、所鎮撫絹三疋，鈔一百錠；總小旗甲綿布四疋，鈔六十錠；隨伍官比領隊各減半；總小旗甲人等綿布二疋，鈔四十錠。其擺隊内領隊者，都督綵幣表裏二，鈔百二十錠；都指揮、把總、指揮綵幣表裏一，鈔百錠；指揮絹二疋，鈔九十錠；千户、衛鎮撫絹二疋，鈔六十錠；百户、所鎮撫絹二疋，鈔五十錠；總小旗甲綿布二疋，鈔四十錠；隨伍官比領隊減半；總小旗甲、軍士人等綿布二疋，鈔三十錠。其守營領隊者，都督綵幣表裏一，鈔八十錠；都指揮絹二疋，鈔七十錠；指揮絹二疋，鈔六十錠；千户、衛鎮撫絹一疋，鈔五十錠；百户、所鎮撫絹一疋，鈔四十錠；總小旗甲綿布一疋，鈔三十錠；隨伍官、旗軍、將軍、力士、校尉人等綿布一疋，鈔二十錠。大旗大營馬隊并哨馬官軍人等下馬當先敗賊者，領隊伯都督銀一百兩，綵幣表裏六，鈔三百錠；都指揮銀六十兩，綵幣表裏四，鈔二百錠；指揮銀四十兩，綵幣表裏三，鈔六十錠；千户、衛鎮撫銀二十五兩，綵幣表裏二，鈔百二十錠；百户、所鎮撫銀十五兩，綵幣表裏一，鈔八十錠；總小旗甲綿布四疋，鈔七十錠；隨伍官比領隊減半；旗軍人等綿布二疋，鈔四十錠。齊力接應者，領隊都督綵幣表裏四，鈔二百錠；都指揮綵幣表裏三，鈔百六十錠；指揮綵幣表裏二，鈔百四十錠；千户、衛鎮撫綵幣表裏一，鈔百二十錠；百户、所鎮撫絹三疋，鈔百錠；旗甲綿布三疋，鈔五十錠；隨伍官比領隊減半；總小旗甲人等綿布三疋，鈔四十錠。其擺隊内領隊者，都督綵幣表裏二，鈔百二十錠；都指揮綵幣表裏一，鈔百錠；指揮絹二疋，鈔九十錠；千户、衛鎮撫絹二疋，鈔六十錠；百户、所鎮撫絹二疋，鈔五十錠；總小旗甲綿布二疋，鈔二十錠；隨伍官比領隊減半；總小旗甲、軍士人等綿布二疋，鈔三十錠。其守營領隊者，都督綵幣表裏一，鈔八十錠；都指揮絹二疋，鈔七十錠；指揮絹二疋，鈔六十錠；千户、衛鎮撫絹一疋，鈔五十錠；百户、所鎮撫絹一疋，鈔四十錠；總小旗甲綿布一疋，鈔三十錠；隨伍官、旗軍、將軍、校尉、力士人等綿布一疋，鈔二十錠。領圍子手把總、都督銀

一百兩，綵幣表裏六，鈔三百錠。接應殺賊領隊者，都指揮綵幣表裏三，鈔二百錠；指揮綵幣表裏二，鈔百六十錠；千户、衛鎮撫綵幣表裏一，鈔百二十錠；百户、所鎮撫絹三疋，鈔百錠；總小旗甲綿布四疋，鈔六十錠；隨伍官比領隊減半；總小旗甲人等綿布二疋，鈔四十錠。其擺隊内領隊者，都指揮綵幣表裏二，鈔百六十錠；指揮綵幣表裏一，鈔百二十錠；千户、衛鎮撫絹三疋，鈔百十錠；百户、所鎮撫絹三疋，鈔百錠；總小旗甲綿布四疋，鈔六十錠；隨伍官比領隊減半；總小旗甲綿布二疋，鈔四十錠。其守官領隊者，都指揮絹二疋，鈔七十錠；指揮絹二疋，鈔六十錠；千户、衛鎮撫絹二疋，鈔五十錠；百户、所鎮撫絹一疋，鈔四十錠；總小旗甲綿布一疋，鈔三十錠；隨伍官、旗軍、將軍、力士、校尉人等綿布一疋，鈔二十錠。養病守營，能奮勇領衆敗賊者，其領隊官都督銀五十兩，綵幣表裏四，鈔二百錠；都指揮銀四十兩，綵幣表裏三，鈔百六十錠；指揮銀二十五兩，綵幣表裏二，鈔百四十錠；千户、衛鎮撫銀十五兩，綵幣表裏一，鈔百錠；百户、所鎮撫銀五兩，絹二疋，鈔六十錠；隨伍官比領隊減半；總小旗軍人等綿布三疋，鈔六十錠。隨侍幼官幼軍并旗手衛旗鼓手領隊者，都指揮綵幣表裏一，鈔百錠；指揮絹二疋，鈔九十錠；千户、衛鎮撫絹二疋，鈔六十錠；百户、所鎮撫絹二疋，鈔五十錠；總小旗甲綿布二，鈔四十錠；隨伍官比領隊減半；總小旗甲、軍士人等綿布一疋，鈔三十錠。陣亡傷故，於本賞外加半賞，仍給齎糧麻布。五軍馬隊官軍曾下馬當先殺賊者，坐營官綵幣五，鈔四百錠；領隊官侯伯都督綵幣表裏四，鈔二百六十錠；都指揮綵幣表裏三，鈔二百錠；指揮綵幣表裏二，鈔百四十錠；千户、衛鎮撫綵幣表裏一，鈔百二十錠；百户、所鎮撫、試百户絹三疋，鈔百錠；隨伍官比領隊各減半；總小旗甲、軍士人等綿布二疋，鈔四十錠。馬步隊齊力接應官軍者，坐營官綵幣表裏三，鈔百六十錠；領隊官侯伯都督綵幣表裏二，鈔百二十錠；都指揮綵幣表裏一，鈔百錠；指揮絹二疋，鈔九十錠；千户、衛鎮撫絹二疋，鈔六十錠；百户、所鎮撫、試百户絹二疋，鈔五十錠；隨伍官比領隊減半；總小旗甲、軍士人等綿布二疋，鈔三十錠。馬步隊擺隊官軍，坐營官綵幣表裏二，鈔百十錠；領隊官侯伯都督綵幣表裏一，鈔八十錠；都指揮絹二疋，鈔七十錠；指揮絹二疋，鈔六十錠；千户、衛鎮撫絹一疋，鈔五十錠；百户、所鎮撫絹一疋，鈔四十錠；隨伍官比領隊減半；總小旗甲、軍士人等綿布一疋，鈔二十錠。傳令營把總指揮趙得綵幣表裏二，鈔百四十錠；指揮顔沙不丁銀二十兩，綵幣表裏一，鈔八十錠。其餘無過者，指揮絹二疋，鈔九十錠；千户、衛鎮撫絹二疋，鈔六十錠；百户、所鎮撫絹二疋，鈔五十錠；舍人綿布二疋，鈔四十錠。隨營舉什器及各處戍守并運糧官軍人等，賞各有差。

十三年，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黔國公沐晟各賞白金五百兩，鈔二千錠，綵幣五十表裏；都督同知朱廣、都督僉事江浩功次相等，都指揮使方政比朱廣等功最多，各賞白金五十兩，鈔三百錠，綵幣五表裏。都指揮僉事師祐領軍擒獲賊首陳季擴，賞白金四十兩，鈔二百錠，綵幣四表裏。都指揮僉事謝鳳等六員比方政功差不及，其亡歿者，子孫各賞白金三十兩，鈔百六十錠，綵幣三表裏。都指揮陳溶等五員，比謝鳳等功又不及，各賞白金二十五兩，鈔百四十錠，綵幣二表裏。胡通海等功次謝鳳，各賞白金二十兩，鈔百二十錠，綵幣一表裏。指揮僉事陶弘等擒獲正賊鄧景異等，爲功頗難皆遞，各賞白金三十兩，鈔二百錠，綵幣三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爲從者白金綵幣減三之二，衣鈔如之。百户路坦等八人，擒首賊陳季擴功差易，亦各陞二級，所賞白金綵幣，視弘減三之一，衣鈔如之。其有積功多者，不次陞遷，指揮僉事吴興等五人指揮使、指揮同知、僉事；千百户郭顯、張銘等三十人各隨所立功賞之。原調官軍奇功三次或三次以上者，其於神投海口、月常江、慈廉縣、安謨靈長二海洋、愛子江、叱蒲幹栅有奇功二次者，亦陞一級。雖有二次奇功，而非前諸處所立者，止給賞，仍於應得賞外加半給之。其有奇功者，領隊指揮賞鈔二百錠，綵幣三表裏；千户、衛鎮撫鈔百四十錠，綵幣二表裏；百户、所鎮撫鈔一百錠，綵幣一表裏；隨伍官視領隊減半；巡檢、頭目、總旗、總甲鈔三十錠，絹布各一疋；小甲、軍人、力士、校尉、舍人、餘丁、軍伴人等鈔二十四錠，布二疋。有頭功者，領隊指揮鈔一百錠，綵幣二表裏；千户、衛鎮撫鈔八十錠，綵幣一表裏；百户、所鎮撫鈔六十錠，絹二疋；隨伍官視領隊減半；巡檢、頭目、總旗、總甲鈔二十四錠，布二疋；小旗、小甲、軍人、力士、校尉、舍人、餘丁、軍伴人等鈔二十錠，布一疋。有次功者，領隊指揮視頭功領隊千户；千户、衛鎮撫視頭功領隊百户；百户、所鎮撫視奇功隨伍巡檢、頭目；隨伍官視領隊減半；巡檢、頭目、總旗、總甲鈔十四錠，布一疋；小旗、小甲、軍人、力士、校尉、餘丁、軍伴人等鈔十錠，布一疋。爲事立功而有奇功者，其

已復職及初不動職者，領隊指揮、千百户、衛所鎮撫，皆與原調官頭功領隊者同；爲事立功，隨者減半，隨伍而未復職者如之；旗軍人等鈔十六錠，布一疋。爲事立功而有頭功者，其已復職及初不動職者，領隊指揮視原調官頭功領隊千户；千户、衛鎮撫視原調頭功領隊百户；百户、所鎮撫視原調頭功隨伍巡檢；爲事立功隨伍者減半，隨伍而未復職者亦如之；旗軍人等鈔十錠，布一疋。爲事立功而有次功者，領隊指揮視原調官次功領隊千户；千户、衛鎮撫視原調次功領隊百户；百户、所鎮撫視原調次功隨伍巡檢；爲事立功隨伍，不問已未復職，皆減半；旗軍人等鈔六錠，布一疋。陣亡傷故者，於得賞外加半給之，仍給米布如著令。

賞捕海船寇功，統兵副千户銀百兩，鈔百錠，綵幣二表裏；領軍百户、所鎮撫，其殺首賊所鎮撫各賞銀五十兩，鈔五十錠，綵幣一表裏；擒首賊軍并殺從賊，舍人、所鎮撫、總旗、小旗、小甲、軍人俱賞銀五十兩；小甲、軍人被創死者，其子賞銀十五兩；弓兵、民人協助擒賊者，各賞鈔二十錠，有被創死者，加十錠；其送賊徒到京，官軍應陞賞者，循例陞賞，仍與路費鈔二十錠；未至者，即所在陞賞。從之。賞下西洋舊港擒賊首功者，指揮鈔一百錠，綵幣四表裏；千户鈔八十錠，綵幣三表裏；百户、所鎮撫鈔六十錠，綵幣二表裏；醫長、火長鈔五十錠，綵幣一表裏；校尉鈔五十錠，綿布三疋；旗軍、通事、軍伴以下鈔布有差。

禮部、兵部議奏下西洋官軍錫蘭山戰功陞賞例：凡官軍奇功陞二級，頭功陞一級；指揮、千户、百户存者遞增其秩，亡歿者與其子；總旗奇功，存者陞實授百户，亡歿者子陞試百户，頭功存者陞試百户，亡歿者子陞實授總旗；總甲奇功存歿者俱陞試百户，頭功存歿俱陞實授總旗；小旗奇功存者陞試百户，亡歿者子陞總旗，頭功存者陞總旗，亡歿者子陞實授小旗；小甲奇功存歿俱陞總旗，頭功存歿俱陞實授小旗；校尉、力士、軍人、火長、帶管、舵工、稍班、鼓手、軍人，奇功不問存亡，俱陞總旗，頭功俱陞小旗；舍人、餘丁、老軍、養馬小厮，奇功頭功悉如校尉軍人之例，不願陞者，加倍給賞。奇功，指揮每員賞鈔二百錠，綵幣六表裏；千户、衛鎮撫鈔百六十錠，綵幣四表裏；百户、所鎮撫鈔百二十錠，綵幣三表裏；御醫并番火長鈔百錠，綵幣一表裏，綿布二疋；旗甲、軍民、通事、火長、小厮、軍匠、軍行人鈔七十錠，綿布五疋；民醫、匠人、厨役、行人、稍水并家人鈔三十錠，綿布二疋。奇功次等，指揮鈔百六十錠，綵幣五表裏；千户、衛鎮撫鈔百三十錠，綵幣三表裏，絹三疋；百户、所鎮撫鈔百錠，綵幣二表裏，絹二疋；御醫并番火長鈔八十錠，綵幣一表裏，綿布一疋；校尉鈔七十錠，綿布四疋；旗甲、軍民、通事、火長、小厮、軍匠、軍行人鈔六十錠，綿布四疋；民醫、匠人、厨役、行人、稍水并家人鈔四十五錠，綿布三疋。頭功例與奇功次等同。頭功次等，指揮鈔百五十錠，綵幣四表裏，絹三疋；千户、衛鎮撫鈔百二十錠，綵幣三表裏，絹二疋；百户、所鎮撫鈔九十錠，綵幣二表裏，絹一疋；御醫并番火長鈔七十錠，綵幣一表裏，綿布一疋；校尉鈔六十五錠，綿布四疋；旗甲、軍民、通事、火長、小厮、軍匠、軍行人鈔五十二錠，綿布四疋；民醫、匠人、厨役、行人、稍水并家人鈔四十錠，綿布三疋。陣亡者循前例賞外再加賞，指揮鈔六十錠，綵幣二表裏；千户、衛鎮撫鈔五十錠，綵幣一表裏；百户、所鎮撫鈔四十錠，綵幣一表裏；御醫并番火長鈔三十錠，綿布二疋；校尉鈔二十五錠，綿布二疋；旗甲、軍民、通事、火長、小厮、軍匠、軍行人鈔二十錠，綿布二疋；民醫、匠人、厨役、行人、稍水并家人鈔六十錠，綿布二疋。傷故，淹没、失陷、截殺，各循前例賞外再加賞，指揮鈔五十錠，綵幣二表裏；千户、衛鎮撫鈔四十錠，綵幣一表裏；百户、所鎮撫鈔三十錠，綵幣一表裏；御醫并火長鈔二十五錠，綿布二疋；校尉鈔二十錠，綿布二疋；旗甲、軍民、通事、火長、小厮、軍匠、軍行人鈔十六錠，綿布二疋；民醫、匠人、厨役、行人、稍水并家人鈔十二錠，綿布二疋。從之。

都督府掌府事隆平侯張信奏：比海寇至福建金門，千户所副千户李敞督衆追捕，焚賊船一，斬首五十八級，生擒賊首金總管等男婦十一人，獲賊舡二艘。禮部議奏：統兵副千户陞指揮僉事，賞銀百兩，鈔百錠，綵幣二表裏；領軍百户陞正千户，所鎮撫陞衛鎮撫；其殺首賊，所鎮撫亦陞正千户，各賞銀五十兩，鈔五十錠，綵幣一表裏。擒殺首賊，軍陞百户；殺從賊，舍人陞所鎮撫，總旗、小旗陞試百户，小甲、軍人陞總旗，俱賞銀五十兩。小甲、軍人被創死者，其子皆陞總旗，仍賞銀五十兩。弓兵、民人協助擒賊者，各賞鈔二十錠，有被創死者，加十錠。其送賊徒到京官軍應陞賞者，即循例陞賞，仍與路費鈔二十錠；未至者，即所在陞賞。從之。

永樂十四年六月，遣人賫敕往金鄉勞使兩洋諸番内官張謙及指揮千百户旗軍人等。初，謙等奉命使西洋諸番還，至浙江金鄉衛海上，猝遇倭寇，時官軍在船者纔百六十餘人，賊可四千人，戰二十餘合，大敗賊徒，殺死無算，餘衆遁去。

上聞而嘉之，賜敕獎勞，官軍陞賞有差。指揮、千百户、衛所鎮撫、旗軍、校尉人等俱陞一級；；指揮賞鈔二百錠，綵幣五表裏；；千户、衛鎮撫鈔百錠，百户、所鎮撫八十錠，綵幣俱三表裏；；御醫、番火長鈔六十錠，綵幣一表裏；；校尉鈔六十錠，綿布四疋；；旗軍、通事、火長、軍匠鈔五十錠，綿布三疋；；民醫、匠人、厨役、稍水鈔四十錠，綿布二疋。傷故者，本賞外加賞，指揮鈔百錠，綵幣二表裏；；千户、衛鎮撫鈔八十錠，百户、所鎮撫鈔六十錠，綵幣一表裏；；御醫、番火長鈔四十錠；；校尉三十錠，旗軍、通事、火長、軍匠二十錠，民醫、匠人、厨役、稍水十五錠。自御醫以下綿布俱二疋。

洪熙元年，以破虜功，遣太監楊瑛、鴻臚卿楊善賜御酒千瓶，羊百羫，勞陽武侯薛禄等，加禄歲禄五百石，都督同知高文等加秩，賜白金文綺鈔錠有差。

宣德元年征高煦，賞公白金五十兩，鈔三千貫；；侯四十兩，二千貫；；伯二十五兩，一千貫；；都督十兩，四百貫；；都指揮八兩，三百貫；；指揮六兩，二百貫；；千户、衛鎮撫五兩，一百貫；；百户、所鎮撫四兩，五十貫；；旗軍、校尉、力士二兩，二十五貫。自都指揮以下悉加綿布二疋。扈從文職六品以上所賜，例如武職，七品以下銀二兩，鈔五十貫。高煦平，論功賜鈔，公三千貫，侯二千五百貫，伯二千貫，都督一千貫，都指揮五百貫，指揮四百貫，千户、衛鎮撫三百貫，百户、所鎮撫二百貫，總小旗、將軍一百五十貫，軍士、校尉、力士各一百貫。文職官六品以上如武職例，七品八品一百五十貫，九品以下一百貫，厨役五十貫，病故溺死官軍，加半倍給其家。

賜隨征樂安州還京文武官、太師、英國公張輔等六千八百五十人，宴於奉天門。是日加賜扈從文武官軍旗校人等綵幣絹布，公綵幣六表裏，侯、伯五表裏，都督、尚書四表裏，都指揮及文職三品四品一表裏，指揮絹二，文職五品以下及千百户、鎮撫、將軍、力士、校尉、旗軍絹一，厨役綿布各一。

四年，以武臣扈從平胡有勞，加賜賚，太師、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永，太子太保、忠勇王金忠，人鈔六百錠，銀三十兩，綵幣三表裏；；太子太保、陽武侯薛禄，安順侯薛貴，恭順侯吴克忠，人鈔四百錠，銀二十兩，綵幣二表裏；；清平伯吴成，應城伯孫傑，遂安伯陳瑛，武進伯朱冕，人鈔三百錠，銀十兩，綵幣一表裏；；中府都督同知任禮，高文，都督僉事李王，李英，左府左都督柴永正，右都督馬亮，都督同知程忠，婁鬼里，都督僉事吴也兒，堯臺，吴守義，把敦，右府左都督蘇兒火灰石，都督蔣信，都督僉事郭志，滕定，嚴宣，前府都督同知馮斌，都督僉事韓信，梁成，後府都督僉事沈清，郭義，馮興，李通，人鈔二百錠，銀五兩，綵幣一表裏；；坐營定國公徐景昌鈔四百錠，綵幣二表裏；；西寧侯宋瑛，武定侯郭玹，豐城侯李賢，永康侯徐亨，成安侯郭晟，泰寧侯陳忠，人鈔二百錠，綵幣二表裏；；安鄉伯張安，廣寧侯劉湍，崇信伯費釗，建平伯高遠，人鈔二百錠，綵幣一表裏；；左府右都督冀傑鈔一百錠，綵幣一表裏；；永清右衛等官軍指揮同知張義等一十二萬五千七百八十九人，鈔銀采絹布有差。

五年，行在兵部上陽武侯薛禄，恭順侯吴克忠，武進伯朱冕，奉化伯滕定及諸將士殺舊虜寇功狀，命行在禮部賞禄，克忠人鈔四百錠，綵幣六表裏；；冕，定各三百錠，綵幣三表裏；；都督柴永正等六人各鈔二百錠，綵幣一表裏；；都指揮馬昇等并軍士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二人，共鈔四十一萬八千二百三十錠，絹五百八十五疋，綿布一萬二千七百四十八疋。

六年二月，賞征曲先功，禮、兵二部奏：；晝夜哨長及分路殺賊與前征策應官軍，都指揮綵幣表裏各一，鈔一千貫；；指揮每員絹二疋，鈔八百貫；；千户、衛鎮撫每員絹布各一疋，鈔五百貫；；百户、所鎮撫每員綿布二疋，鈔四百貫；；旗軍人等各綿布一疋，鈔二百貫。存留應接户糧及趲運糧旗軍餘人等，都指揮各絹二疋，鈔六百貫；；指揮絹布各一疋，鈔四百貫；；千户、衛鎮撫各布二疋，鈔二百貫；；百户、所鎮撫各布一疋，鈔二百貫；；旗軍人等各布一疋，鈔一百貫。其生擒反寇三人并斬首五級以上者陞一級，生擒二人及斬首五級者亦陞一級。如其間有婦女幼童，俱難以功論。其餘生擒二人及斬首四級以下并混殺策應與存留應接護糧者，俱不陞。上以賞太輕，命凡官軍人等，生擒及斬獲虜首者，除正賞外加賞，官每員絹一疋，鈔一百貫，鎮軍人等綿布一疋，鈔一百貫。其晝夜哨瞭及擒殺寇者，無問官軍，俱陞一級。凡陞賞者一千一百四十人。濛等又言，官軍兒到京者，賞如例，其還原衛及赤斤蒙古，沙州、罕東、安定四衛土官頭目番軍應賞者，及都督安定王準都指揮例，頭目準百户例，請遣官給賞。從之。

八年九月，遣使勞鎮守松潘副總兵、都督僉事蔣貴，復賜金織紵絲衣一襲。所部殺獲有功者二十五人，都指揮僉事趙得陞都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宰文陞指揮同知，餘百户、總小旗皆陞一級。凡同征效勞雖無殺獲者，皆賞之。敢勇當先，都指揮人鈔一千貫，紵絲表裏三；；指揮人鈔八百貫，紵絲表裏二；；千户人鈔六百貫，紵絲表裏一；；百户人鈔五百貫，絹三；；總旗、舍人人鈔四百貫，絹二；；小旗人鈔三百貫，絹布各一；；軍人鈔二百貫，布二。齊力向前，指揮人鈔六百

貫，表裏一；千户人鈔五百貫，絹三；百户、所鎮撫人鈔四百貫，絹二；總旗人鈔三百貫，絹布各一；小旗人鈔二百貫，布二；軍人鈔一百五十貫，布一。凡賞一千八百五十三人。

是年十二月，近胡寇犯涼州，甘肅總兵官、都督僉事劉廣遣涼州衛指揮使李榮等追擊，至亦卜剌山，力戰敗之，斬首寇咎卜父子及其黨八十餘人，生擒三十餘人。兵禮部議陞榮爲都指揮僉事，餘有差。其對敵交鋒、生擒及斬寇首者，都指揮每員鈔一千貫，綵幣二表裏；指揮每員鈔八百貫，綵幣一表裏；千户、衛鎮撫每員鈔六百貫，絹二；百户、所鎮撫等官每員鈔四百貫，絹二；旗軍人等每人鈔二百貫，綿布三。其隨伍策應者，都指揮每員鈔六百貫，絹二；指揮每員鈔五百貫，絹布各一；千户、衛鎮撫每員鈔三百貫，綿布二；百户、所鎮撫每員鈔二百貫，綿布一，旗軍人等每人鈔一百貫，綿布一。其餘有人生擒一寇及斬首一級二人三人共斬首一級者，官每員加賞絹一，鈔一百貫，旗軍人等每人加賞綿布一，鈔一百貫。其隨征官軍雖無殺獲功者，賞居有功之次。上從之。又嘉廣之功，遣獎敕諭，賜文綺衣一襲，綵幣四表裏。

九年十月，以平松潘番蠻功，陞四川總兵官、都督僉事方政，副總兵、都督僉事蔣貴，皆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各賜織金紵絲衣一襲，賜敕勞之。竝陞四川都指揮同知趙得、宮聚等凡三百九十七人。有功而陣亡者，陞其子；坐事罷職從軍而有功者，復其官，仍賞幣帛鈔布。其官軍奮勇當先衝入賊陣斬獲首級竝生擒賊者，都指揮鈔二百錠，綵幣三表裏；指揮一百六十錠，綵幣二表裏；千户、衛鎮撫、知州一百二十錠，綵幣一表裏；百户、所鎮撫、長官、頭目一百錠，帛三疋；總旗八十錠，帛二疋；小旗六十錠，帛一疋，布一疋；軍士、民壯四十錠，布二疋。齊力向前者，指揮一百二十錠，綵幣一表裏；千户、衛鎮撫一百錠，帛三疋；百户、所鎮撫、州同知、頭目八十錠，帛二疋；總旗、總甲六十錠，帛布各一疋；小旗、小甲四十錠，布二；軍士、民壯三十錠，布一疋。當先衝入賊陣，五次四次有功者，除本等賞外，再加賞一倍；三次二次者，加賞半倍。陣亡傷故官軍，本等賞外，加賞半倍。病故官軍，依本等功次例賞。

正統二年，以敗朵兒只伯功，左都督任禮、蔣貴，都督同知趙安，除封拜陞遷外，禮、貴、安、王驥各銀八十兩，綵幣八表裏；侍郎柴重，都御史曹翼、羅亨信，各銀四十兩，綵幣四表裏。餘有功官軍，俱給賞有差。

七年，麓川功，封總兵官、定西伯蔣貴，總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爲侯伯；右副總兵、都督僉事劉聚爲左都督；左參將、都指揮使宮聚，右參將、都指揮僉事冉保，俱爲都督同知；總督糧餉户部左侍郎徐晞爲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丁璿爲本院右副都御史。賜貴、驥各白金一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聚、保各白金八十兩，綵幣六表裏，鈔五千貫；晞、璿各白金六十兩，綵幣六表裏，鈔四千貫。以平麓川叛寇功也。雲南總兵官、都督同知沐昂爲右都督，賜鈔五千貫，白金八十兩，綵幣八表裏，以給饟不絶，協贊有功也。

九年，再征麓川功，加定西侯貴歲禄五百石，靖遠伯驥歲禄三百石，賜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右都督沐昂爲左都督，少監肅保爲太監，都督同知冉保爲右都督，都督僉事毛清壽爲都督同知，各白金八十兩，綵幣八表裏，鈔五千貫。

五年，賞征麓川叛寇思任發有功，賞軍旗甲人等凡一萬二百六十二人。斬首二級以上并陣亡都督方政各鈔二千貫，綵段四表裏；都指揮各鈔八百貫，綵段二表裏；指揮各鈔七百貫，綵段二表裏；千户各鈔五百貫，絹三疋；百户各鈔四百貫，絹二疋；旗軍人等各鈔二百貫，絹布各一疋。斬首二級以下及失陷傷故，指揮各鈔六百貫，綵段一表裏；千户各鈔四百貫，絹二疋；百户各鈔三百貫，絹布各一疋；旗軍各鈔二百貫，布二疋。兒在有功官軍，都指揮各鈔六百貫，綵段一表裏；指揮各鈔五百貫，絹三疋；千户各鈔三百貫，絹二疋；百户各鈔二百貫，絹一疋；旗軍人等各鈔一百貫，布一疋。并賞木邦土官宣慰使罕蓋法及其祖母美罕板等各綵幣五表裏，絹五疋；景東府知府陶瓚并其祖母何曩等各鈔一千貫，綵段三表裏；陶孟頭目力板放等各綵段三表裏，絹三疋；巡檢把事張忠等各綵段二表裏，絹二疋。其陣亡者，亦加賞一倍。

二年，以偏頭關獲虜寇功，陞鎮守山西右都督李謙爲左都督，山西都指揮同知馬貴爲都指揮使，太原右衛指揮僉事李庸爲指揮同知。仍賞謙鈔三千貫，紵絲四表裏；貴鈔二千貫，紵絲三表裏；庸鈔一千貫，紵絲二表裏。斬獲首級，百户各鈔一千貫，紵絲一表裏；總小旗各鈔七百貫，絹布各二疋。當先殺賊，追奪馬疋，指揮各鈔一千貫，紵絲一表裏；千百户各鈔七百貫，絹三疋；總小旗軍各鈔五百貫，絹一疋，布二疋。奮力向前，指揮各鈔五百貫，絹二疋；千百户各鈔五百貫，絹二疋；旗軍各鈔三百貫，絹布各一疋。陣亡軍倍之。

是年，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奏：總兵官都督蕭授等征勦蠻賊有功，請差官於南京官庫關領鈔錠布絹給賞，總兵官鈔二千貫，綵段四表裏；都指揮各一千貫，綵段三表裏；指揮各鈔八百貫，綵段二表裏；千户、衛鎮撫各鈔六百貫，綵

段一表裏；百户、所鎮撫各鈔五百貫，絹三疋；旗軍民兵各鈔三百貫，絹布各一疋。總旗生擒賊人及殺獲首級者賞倍之；民兵斬獲首級該陞不陞者加鈔一百貫、絹一疋。從之。

十四年，京城功賞，自石亨進封侯，于謙加少保外無考，但據羅通言，濫陞官軍六萬六千有餘。兵部言武清侯石亨所繳，功次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三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一級，餘皆給賞。又賞涿州、紫荊關官軍萬一千九百三十五人，居庸關有功官軍楊俊等一萬二千一百十八人。蓋自宣、英以後，重陞而薄賞，一時怒藏雖不至大空匱，而所陞祿秩，其爲百年之費，蓋不啻數十倍矣。

景帝初，募殺也先者，賞銀五萬兩，金一萬兩，封國公，加太師；殺伯顏帖木兒及喜寧者，銀二萬兩，金一千兩，封侯。尋宣府右參將、都督僉事楊俊等奏計擒喜寧，陞俊右都督，與總兵朱謙各賞金二十兩，銀六十兩，紵絲三表裏；總旗高贇陞千户，衣一襲。給事御史請如初格，下兵部議，封俊侯，以金銀散其部衆。詔不許加。賞俊金二十兩，銀三十兩，紵絲三表裏；把總都指揮江桓陞都督僉事，賞銀二十兩，三表裏。奮勇殺賊官軍，人陞一級，賞銀十兩，二表裏；餘人銀五兩，絹布各五疋。

景泰元年，復以楊俊奏，擒喜寧官軍功多不實，敕宣府鎮守總兵等官究實。至是，奏守關官軍指揮蔡璽等二百二十餘人，而都指揮僉事江福、指揮孫奈等十二人實擒喜寧，俊與麾下官軍冒其功。事下兵部，乞下俊獄，追奪陞職，冒功官軍俱革罷。其守關擒賊官軍仍加賞，庶使賞罰明信，人知勸懲。詔從之。賞福白金三十兩，紵絲三表裏；奈等十一人白金十兩，紵絲二表裏；璽等二百二十人各白金五兩，絹五疋，布五疋。有俊，令勦賊贖罪。

五年，賞擒斬反賊曹欽有功官軍，通三千一百六十四人。廣義伯吴琮銀二十兩，綵幣三表裏，都指揮各銀六兩，指揮各銀五兩，千百户等官各銀四兩，旗軍人等各銀三兩。其被傷，都指揮加銀四兩，指揮加銀三兩，千百户等官加銀二兩，旗軍人等加銀一兩。

王世貞《弇山堂别集》卷八〇《賞功考下》 寧夏之功，獨仇鉞耳，張永至加歲米四十八石，賞白金五百兩，綵幣五十表裏，然誅劉瑾功亦可當也。而後遂封兄富爲泰安伯，弟容爲定安伯。至内閣大學士李東陽加特進、左柱國，廕子兆藩尚寶丞。楊廷和加少傅、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廕子恒中書舍人。劉忠加少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仍各賜白金一百兩，綵幣四表裏。梁儲以後至改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王敞太子少保，廕子會錦衣衛百户，尚書白鉞、劉機、田景賢、劉璟俱加太子少保，與敞及兵部侍郎陸完、李浩，各白金三十兩，綵幣四表裏。它侍郎、副都、通政、大理俱二十兩，三表裏。司禮太監温祥、賴義、谷清、秦文、范宣、張欽歲祿米各十二石，賞同内閣，廕弟姪爲錦衣衛指揮僉事千户有差。已，復推永例，封太監谷大用兄大寬爲高平伯，馬永成姪山爲平涼伯，魏彬弟英爲鎮安伯，而義子朱德亦爲永壽伯，後永弟震復爲右都督。大用等難免同瑾亂政之誅，東陽等内懷不能救正之愧，而皆叨冒崇爵厚賞，偃然朝宁，何也？東陽等當力持，持之不可，則力辭以潔身，差爲彼善，而計皆不及此，一時之人品與時事，皆可知矣。與永謀者楊一清，入爲户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賞白金五十兩，綵幣二表裏，及廕一子錦衣千户，後改吏部，加少保，太子少保，則猶以前功云。

山東、河南賊平，應加封擢者，獨仇鉞、彭澤、陸完而已。鉞進封咸寧侯，澤與陸完俱加太子少保，完爲左都，澤右都，一子世襲錦衣百户。而太監谷大用、陸閹各歲祿二十四石，一姪錦衣千户，大用弟大亮復進封永清伯，閹弟永鎮平伯。兵部尚書何鑑加太子太保，廕叙如完、澤；侍郎李浩、石玠陞俸一級，録子入監。以至内閣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賞銀五十兩，綵幣四表裏，廕一子錦衣正千户，世襲，辭，改廕文職，又辭，東陽兼支尚書俸，廷和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儲加少傅，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宏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此何説也？英國公張懋，成國公朱輔，定國公徐光祚，會昌侯孫銘，新寧伯譚祐，尚書楊一清、靳貴、孫交、傅珪、田景賢、李鐩，錦衣朱寧、朱安，各白金三十兩，綵幣二表裏。侍郎九卿二十兩，一表裏。東廠太監丘聚歲祿米二十四石。

討寧王賞格：【略】後王守仁等擒獲寧王，有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静，各該官員功績顯著，爾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别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伍文定陞右副都御史，廕子孫世襲正千户。戴德孺陞三級，邢珣、謝璉各二級，伍希儒一級，陳槐賞銀二十兩，紵絲四表裏，謝源吏部陞用。王守仁本當行取來京宴勞，但先帝山陵甫畢，禮儀從省，寫敕差行人前去慰諭，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南京光禄寺辦宴，内外守備并府部掌印侍宴。」按，此與前格，迥不同矣。

永樂十一年，營建長陵功，武義伯王通進封成山侯，食禄千二百石，子孫世

襲侯爵，散官勳號如故，賞綵幣六表裏，鈔四百錠。掌金吾右衛事、都指揮僉事許亨陞都指揮同知，金吾右衛指揮僉事李旺陞指揮同知，羽林前衛指揮同知吴剛陞指揮使。亨賞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旺、剛各賞綵幣三表裏，鈔百六十錠。營繕所正蔡信陞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不視司事，賞綵幣三表裏，鈔二百錠。其營繕所正王寧等并督工官吏及軍民工匠，賞各有差。復論初卜告之功，陞知縣王侃州同知，賞綵幣三表裏，鈔二百錠。陞給事中馬文素、太常寺博士陰陽訓術曾從政、陰陽人劉玉淵皆欽天監漏刻博士，食禄不視事。五官靈臺郎吴永始以僧授官，改陞僧録司右闡教。各賞綵幣二表裏，鈔百六十錠。

正統六年，三殿二宫成功，賜太監阮安、僧保各金五十兩，銀一百兩，紵絲八表裏，鈔一萬貫。都督同知沈清陞修武伯，食禄一千石，子孫世襲。少保、工部尚書吴中陞少師，尚書如故。各賜紵絲五表裏，鈔五千貫。太僕寺少卿馮春、楊青俱陞工部左侍郎，各賜紵絲二表裏，鈔二千貫。所正工作人等，各賞絹鈔有差。

案，自寧藩賞後，惟遼東兩内閣大臣及總兵有至白金百兩者，餘不能過八十兩，幣亦無至十表裏。蓋賞例之有節，未有過於我朝者也。

若前代之典可考者，如廢立之賜，漢宣帝時，大將軍霍光前後黄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敞等有差。桓帝時，大將軍梁冀如霍光。晉簡文帝時，丞相桓温錢五千萬，絹二萬疋，布十萬疋，又世子熙布三萬疋，米六萬斛。金海陵時，完顔秉德錢二千萬，絹一千疋，馬牛各三百，羊三千。唐括辯如之。烏帶錢千萬，絹八百疋，馬牛各二百，羊二千。大興國奴婢百口，犀玉帶各一，再賜錢千萬，黄金四百兩，銀千兩，良馬四疋，橐駝三頭。徒單貞黄金百兩，重綵二十端。僕散師恭、李光先錢千萬，絹五百疋，馬牛各一百，羊二千。元文宗時，太平王燕帖木兒黄金五百兩，白金二千五百兩，中統鈔一萬錠，金素段二千疋，海東白鶻一，青鶻二，豹二，平江稻田五百頃，又黄金印、玉盤、龍衣、珠衣、寶珠、金腰帶，又珠衣二襲，七寶束帶一，黄金甕一，黄金瓶三，海東白鶻二，青鶻三，白鷹一，豹二十，又隆慶州流杯園池水壇土田，及平江、松江、江陰蘆蕩山場塗沙田地，又以七寶腰帶一，金四百兩，銀九百兩與妻，公主月魯各金五百兩，銀五千兩。浚寧王伯顔御服、金鎧甲、寶刀，又黄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二十五萬貫，又黄金二百兩，白金七百兩。順帝初，賜黄金雙龍符，組以寶帶，又七寶玉書龍虎金符。

取國之賜，漢昭烈定蜀，軍師將軍諸葛亮、前將軍關羽、右將軍張飛、尚書令法正，各黄金五百斤，白金千斤，錢五十萬，錦段萬疋，馬超以下各有差。吴取荆州，吕蒙錢千萬，黄金五百斤。魏定漢，太尉鄧艾絹二萬疋，司徒鍾會絹萬疋，俱未給。晉定吴，益州刺史王濬、尚書張華絹各萬疋，濬加衣一襲，錢三十萬，賈充、杜預、王渾各八千疋，司馬伷、王戎、唐彬各六千疋，餘有差。西魏平梁江陵，燕公于謹奴婢千口，及梁金帛寶物絲竹樂一部。長孫儉奴婢三百口，于翼二百口，楊紹、侯植各一百口，寶物有差。周武平齊無考，唯陰壽物千段，奴婢百口，女樂二十人。元景山女樂一部，帛六十疋，奴婢二百五十口，牛羊數千。隋文帝平陳，晉王廣路車乘馬衮冕之服，玄圭、白璧，物四萬段。總管楊素物萬段，粟萬石，加金寶器甑。陳公主女伎十四人。高熲九千段，賀若弼、韓擒虎八千段，弼加寶劍寶帶，金饌、金盤各一，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秦王俊、燕榮等各有差。是時帝御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内郭，凡用物三百萬段。唐高帝取寶建德、王世充，秦王世民黄金六千斤，衮冕，金輅、雙璧，前後部鼓吹班劍六十人。齊王元吉黄金二千斤，衮冕，鼓吹班劍二十人。史大奈雜綵萬段，侍女三人。餘無考。平西京，秦王及劉文静以下無考，裴寂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萬段。史大奈物五千段。平蕭銑，趙郡王孝恭甲第一區，寶甑器物以千數，女樂二部，奴婢百口，馬百匹。

平内亂之賞，漢文帝以誅諸吕，太尉周勃黄金五千斤，丞相陳平二千斤，朱虚侯章、中牟侯興居，典客揭千斤。漢桓帝以誅梁冀，小黄門單超、貝瓊錢各千九百萬，左悺、唐衡千三百萬。陳後主以平叔陵，賜蕭摩訶叔陵府，金帛巨萬。唐太宗以平隱巢，賜尉遲敬德巢府，金寶什器，仍加絹萬疋。唐睿宗以誅逆韋、劉幽求、鍾紹京各物千段，奴婢二十人，第一區，良田千畝，金銀雜物稱是。玄宗以誅太平公主，王琚、姜皎、李令問以辭封加金銀器皿各一，牀帛二千疋，甲第一區。郭元振物千段。元武宗以縛逆王，賞越王禿剌鈔萬錠。又丞相旭傑金五百兩，銀千五百兩，鈔七千錠。

平外亂之賜，晉平王敦，司徒王導絹九千疋，將軍温嶠、庾亮各五千四百疋，郗鑒四千八百疋，餘有差。平蘇峻，太尉陶侃絹八千疋，將軍温嶠七千疋，郗鑒六千疋，餘有差。平桓玄，車騎將軍劉裕絹三萬疋，劉毅、何無忌等有差。隋平三方，韋孝寬無考，梁睿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于義奴婢三百口，雜綵三千段。平漢王諒，尚書令楊素物五萬段，綺羅千疋，伎妾二十人。

史祥縑綵七千段，女伎十人，良馬二十疋。平楊玄感，樊子蓋綵三千疋，女樂五十人。來護兒物五千段，黃金千兩，奴婢百人。唐賞平朱泚，申書令李晟永崇甲甲第，涇陽上田，延平門林園，女樂一部。侍中渾城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大將駱元光、李元諒等甲第一區，女樂三人。

破大敵之賞，晉以破苻堅，謝玄錢百萬，綵千段。陳以破齊功，大將軍吳明徹鐘磬一部，米一萬斛，絹布一千疋。

破虜之賞，漢大將軍衛青破匈奴，賜千金。將軍段熲破羌，錢百萬。義渠騎士射殺梨汙王，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都護甘延壽、陳湯僇郅支，黃金各百斤。都護孫會宗誅武丘，黃金百斤。隋楊素破突厥，縑二萬疋，黃釘寶帶一，再破突厥，物二萬段。將軍竇榮定破突厥，縑萬五千疋。李靖擒頡利，絹一千疋，加賜帛千疋。裴行儉平都支，賜虜金器皿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

平賊之賞，漢將軍馮奉世平羌賊，黃金六十斤。交阯刺史朱儁平梁龍賊，黃金五十斤。隋張衡平李英林，奴婢百三十口，物五百段，金銀雜畜稱是。楊素平江南賊，綵八千段，再平閩賊，黃金四十斤，銀瓶一，實以金錢，綵三千疋，馬二百匹，羊三千口，田一頃，宅一區。楊義臣破賊，物一千段，雜綵五百段，女伎十人，良馬二十匹。衛玄平山獠，縑二千疋。王仁恭平賊，絹六千疋，馬四十匹，又良馬十匹，黃金百兩。劉弘物二千段。元脫脫平徐州，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一萬錠，綵幣帛一千疋。也先帖木兒平河南賊，賜金縶腰，金五十兩，銀五百兩，鈔五千錠，幣帛各百疋。

戰功，漢董卓縑九千疋。魏元嵩帛二千五百疋；奚康生帛千疋，御驊騮馬二疋。北齊慕容儼帛七百疋，又帛一千疋，錢十萬，又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騮一疋；王勇帛二千疋。隋王世積絹五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張大濶物二千五百段，粟一千五百石；周法尚金鈿酒鍾一隻，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李景奴婢六十口，物千五百段；趙仲卿物三千段，奴婢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粟米五千石；段達奴婢五十口，錦絹四千段。唐江夏王道宗入遼左窺賊形勢，賜黃金五十斤，絹千疋，又以功賜帛百疋；程名振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元士士哈賜珠帽、珠衣、玉帶、金帶、縑素萬疋，金銀酒器各百兩，青鶻一，水碓一，田二千畝；創兀兒御衣一襲，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貫；瀾里吉思黃金六十兩，白金六百兩，又貂裘寶鞍，繒錦七百疋；抄思男女五十口，宅一區，黃金帶、酒壺、盂盌盤杯各一；阿木黃金三百兩；八丹賜男女各一，金銀甕一，銀椅一，鈔一萬五千貫；史天澤白金五千兩，鈔萬緡；李庭黃金百錠，金珠衣各一襲。

出使之賞，趙使蘇秦約五國，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秦使姚賈約四國，黃金千斤，車百乘。隋使長孫平宣諭突厥，縑三百疋，良馬一。

出使守節之賞，漢蘇武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等各帛三百疋。魏于什門羊千口，帛千疋。

出鎮之賞，漢大將軍竇嬰賜黃金千斤。晉將軍桓沖錢五千萬，米三百五十石，牛五十頭。周宇文盛督荊州，甲一領，奴婢二百口，馬五百匹，牛羊莊田什物有差。北齊段韶守晉陽，女樂十人，金百斤，繒帛稱是；張威爲青州總管，錢八十萬，米五百石，雜綵三百段。楊素總管信州，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郭虔瑾都護安西，帛二千段及他珍器。汾陽王郭子儀帥河東，賜良馬銀器，雜綵絹布九萬疋。宋大將韓世忠討閩賊，賜廣馬七綱，甲千副，銀二萬兩，帛二萬疋。元右丞相哈剌哈孫行省和林，賜黃金三百六十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鈔十五萬貫，帛四百端，乳馬六十，太后加賜鈔五萬，帛二千百端。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八《詔令雜考四》 永樂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說與大營及軍總兵官并管隊大小頭目：如今征勦番寇，全憑馬匹脚力，有等無知之徒，故意偷盜馬騾宰殺，是欲減朝廷氣力，論其情罪非輕。今但有偷盜馬騾私自宰殺的，許諸人首告，其同偷盜人有能首告者免罪，犯人凌遲處死。首告得實的，回軍之日，賞米十石，絹十疋，布十疋，鈔三千貫。若有知情不出首的，一體治罪。都要發落軍士每知道。故敕。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九《市馬考》 〔洪武〕十九年，行人冀忠往陝西市馬還，得馬二千八百七疋。遣虎賁左衛指揮僉事姜觀、右衛千户沈成，行人任俊以鈔三十九萬三千六百九十錠往陝西河州等處市馬，給騎士操練。遣指揮僉事高家奴等以綺段布疋市馬於高麗，每馬一疋給文綺二疋、布八疋。【略】

〔永樂〕三年，立遼東開原、廣寧馬市，定價上上馬絹八疋布十二疋，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其互市，一於開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於開原城東，一於廣寧，以待朵顏三衛。各去城四十里。

四年，兀良哈等處告饑，願以馬易米，命所司議其直。遂定上馬每疋米十五石絹三疋，次上馬米十二石絹二疋，中馬米十石絹二疋，下馬米八石絹一疋，駒

米五石布一疋。

六年，肅王模獻馬二千疋，賜綺羅紗絹二百六十疋、火者二十人。

七年，遣中官黃儼以綵幣五十表裏賜朝鮮國王，令進馬。

八年，朝鮮國王李芳遠獻馬萬疋，助征北虜，上遣中官賜白金千兩、紗羅千疋、絹五百疋。【略】

九年，定開平馬市價，上上馬一等絹五疋布十疋，二等布十八疋，駒子布五疋。

十年，指揮岳山等七十二人使北虜還，進馬四百四十七疋。上以其奉使勤勞，命禮部給絹鈔綿布償之，凡給鈔二萬八千三百九十錠，絹六百六十疋，綿布一千三百四十五疋。是年，令遼東缺馬官軍，聽於各馬市照例收買。

十五年，重定遼東互市馬價，上上馬一疋米五石絹布各五疋，上馬米四石絹布各四疋，中馬米三石絹布各三疋，下馬米二石絹布各二疋，駒米一石布二疋。

十八年，和寧王阿魯臺及也先土干遣使臣貢馬九百疋，各賜鈔及文綺襲衣，并給馬直。【略】

宣德二年，賜朝鮮國王李祹白金一千兩、紗羅錦帛二百四十疋，令其進馬五千疋。【略】

正統三年，雲南總兵官太傅黔國公沐晟於平涼草場選其所有良馬送赴甘肅備用，上遣敕嘉勞，賜白金一百兩、綵幣十表裏，紗羅稱是。【略】

十二年，兵部奏：「舊例，迤西迤北來歸人口，帶到馬疋，給軍騎操。中等賞鈔三千貫，下等賞鈔二千五百貫，各綿布五疋，綿花三斤。無馬者賞絹衣一襲，或鈔二百貫綿布四疋，折準絹衣。今遼東總兵等官右都督曹義等奏稱鈔貫不敷，欲將帶到馬疋，中等賞鈔二千貫，下等賞鈔一千五百貫，宜從所言。」從之。

景泰元年，朝鮮國王李祹遣陪臣李含等貢馬五百疋，【略】帝曰：「虜寇今稍息，王又措辦艱難，馬已至者受之，以銀三百兩、紵絲羅各三十疋、絹一百疋償其直，未至者，止勿貢。」仍命致知等齎敕并冕服冠服、白金三百兩、紵絲三十疋、羅三十疋、絹四千四百三十一疋、綿布二千九百五十四疋歸賜其王及妃。

天順三年，敕慶王選馬二百疋給寧夏官軍，以銀四百兩、紵絲紗羅四十疋、綵絹二十疋、西洋布二十疋、高麗布二十疋賜之。

洮州指揮使汪釗獻五明黑馬一疋，賜敕獎勵，賞白金三十兩、織金綵段二表裏、綵絹二疋。

嘉靖三十年，【略】侍郎史道奏大同馬市完，并進虜謝恩馬九疋、番表一通，俺荅賜大紅紵絲膝襴花樣衣一表裏、金頂大帽一、金帶一，脱脱大紅紵絲一表裏，夷使丫頭知及虜質虎剌記等四人各青緑紵絲一表裏。總降敕一道，命史道遣官齎捧頒賜，仍加賜俺荅彩幣四表裏。【略】

隆慶五年，以虜王俺荅上表稱貢，賞大紅蟒白澤紵絲衣各一襲、綵段十五表裏，妻大紅五綵紵絲布二套、綵段四表裏，都督同知昆都力哈、黃臺吉各綵段八表裏，五綵紵絲衣一套、絹二疋、布四疋，指揮使把漢那吉綵段五表裏、金紵絲衣一套、絹二疋、布四疋，指揮同知千百户等官永邵卜大成臺吉等六十二員，并吉能姪切盡黃臺吉各綵段三表裏、織金紵絲衣一套、絹一疋、布四疋，夷使榜布、哱羅不散、臺布等七十名，各賞布幣有差。其貢馬進内者三十疋，每疋酬綵段二表裏、絹一疋，留邊者四百七十九疋，發太僕寺銀五千兩解邊，酌量予之，以爲定例。宣大總督王崇古報北虜互市事竣，【略】疏入，得旨，加崇古太子太保，賜之誥命，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

談遷《國榷》卷二〇《宣宗宣德三年》　〔八月〕運南京内府大絹十萬匹、棉布二十三萬匹于北京。

談遷《國榷》卷二一《宣宗宣德五年》　〔六月乙酉〕運絲緜布絹棉花及農器茶鹽于各邊，依價收糴。陝西專參政陳瑛，山西專參政樊鎮，口外專户部郎中王良等。

談遷《國榷》卷二六《英宗正統九年》　〔十二月乙巳朔〕，運南部絹布萬八千匹，賚雲南吏卒。

談遷《國榷》卷六七《穆宗隆慶六年》　〔五月〕乙巳，總督王崇古請給順義王印，貢使入京給鐵鍋，撫賞親屬人給紬繒二匹，布十四，米一石。兵部楊博議，許印銅鍋，順義王使至邊，遣光禄署丞賚賞往宴，其撫賞親屬及窮夷，令總督裁之，勿靳勿濫。報可。

談遷《國榷》卷七五《神宗萬曆十八年》　〔三月丙午〕，孟養宣慰使□□入貢牙象、金銀椀、絨、錦等物。【略】

乙卯，車里宣慰司刁孺猛貢牙犀、金、緬布、絨、錦等物。

談遷《國榷》卷二〇《宣宗宣德二年》　〔十二月〕丁丑，陝西旱。命有司開倉賑濟，出絹五萬匹，緜布十萬匹，給其尤艱食，止一切科徵。

官修《明實録・明太祖實録》卷九三　〔洪武七年冬十月〕辛丑，給在京、鳳陽、滁州、沂州、淮安、大河、山東、河南各衛軍士戍守北平者，錢千八百六十五萬，白金二萬二千四百兩，布絹二萬三千二百餘匹，綿五千餘斤。癸卯，賜遼東

衛指揮張良佐冠帶衣服，仍以綺羅及帛各四匹賜之，其妻亦賜文綺、紗、羅各二匹，帛四匹。

官修《明太祖實録》卷一八四 〔洪武二十年八月庚戌〕，遣使以布三十四萬匹、絹八萬匹往北平，賞征北官軍。

蔣良騏《東華録》卷一二《天聰七年》 七月，貝勒岳託、德格類及孔有德等攻克明旅順口，俘獲人口五千三百餘，牛馬等數百，金二千二百兩，銀二萬一千二百兩，緞疋三千有奇，衣二千七百有奇，布二萬四千餘匹，人參八箱，他物稱是。

王先謙《東華續録・天聰》 〔天聰元年丁卯春正月丙子〕，遣方吉納温塔石，遺書明甯遠巡撫袁崇煥曰：滿洲國皇帝致書袁巡撫，吾兩國所以搆兵者，【略】我之大恨，有此七端，至於小忿，何可悉數，陵侵已甚，用是興師。今爾若以我爲是，欲修兩國之好，當以金十萬兩，銀百萬兩，段百萬匹，布千萬匹爲和好之禮。既和之後，兩國往來通使，每歲我國以東珠十顆，貂皮千張，人蔘千斤餽爾，爾國以金一萬兩，銀十萬兩，段十萬匹，布三十萬匹報我。兩國誠和約修好，則當誓諸天地，永矢勿渝。爾即以此言轉奏爾皇帝，不然是爾仍願兵戈之事也。

董誥等《清實録・高宗實録》卷五九一 〔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楊應琚奏，庫車等處咨調紬緞布疋等項，換易回民糧石，業已酌辦解送一摺。看來各項布疋，於回地既爲適用，當此刈穫之時，用以易換糧石，非特軍營得資接濟，且可省內地解運之繁，甚爲便益。前已降旨，令户部酌撥布疋二萬解送肅州，交該督等貯庫備撥，將來或有需用，不妨廣爲籌備，多多益善。現在傳諭户部，再於各省産布地方，酌量備解陸續運甘，庶軍儲倍爲充裕。甘省比年歉收，民間食用，庶多方體卹，其糧石草束，本地既務從撙節，不令採辦拮据，即布疋一項，亦係小民日用所必需。今既由各省源源接辦備用，則甘省一切可以無需購買，價值亦自平減。該督等正當專力於撫綏賑卹，副朕加惠邊民至意。此時回衆已得因糧之便，軍務亦指日可以告竣，該督等辦理儲胥，使内地静若無事，斯爲經理得宜耳，將此詳悉傳諭知之。

藝文

《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傳・莋都夷》 《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堤官隄防。與天合意。魏冒踰糟。吏譯平端，閤驛劉脾。不從我來。旁莫支留。聞風向化，徼衣隨旅。所見奇異。知唐桑艾。多賜（贈）〔繒〕布，邪毗緁紬。

《遠夷懷德歌》曰：

荒服之外，荒服之儀。土地墝埆。犂耕艱艱。食肉衣皮，阻蘇邪犁。不見鹽穀。莫碣蠶沐。夷譯傳風，罔譯傳微。大漢安樂。是漢夜拒。攜負歸仁，蹤優路仁。觸冒險陝。雷折險龍。高山岐峻，倫狼藏幢。緣崖磻石。扶路側徨。木薄發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歷麗雒。父子同賜，捕茝閑毗，懷抱匹帛。懷橐匹漏。傳告種人，傳室呼敕。長願臣僕。陵陽臣僕。

張衡《張衡詩文集・七辯》 交阯緆絺，筒中之紵，京城阿綺，譬之蟬羽。製爲時服，以適寒暑。

《玉臺新詠》卷九張載《擬四愁詩四首》之一 佳人遺我筒中布，何以贈之流黄素。張衡《七辨》：「筒中之紵。」左思《蜀都賦》黄潤注：謂筒中細布也。揚雄《蜀都賦》：「筒中黄潤，一端數金。」司馬相如《凡將篇》：黄潤鮮美，宜制禪。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三《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 餘杭邑客多羈貧，其間甚者蕭與殷：天寒身上猶衣葛，日高甑中未拂塵。江城山寺十一月，北風吹砂雪紛紛；賓客不見綈袍惠，黎庶未需襦袴恩。此時太守自慚愧，重衣複衾有餘温。因命染人與針女，先製兩裘贈二君。吴縣細軟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雲。勞將詩書投贈我，如此小惠何足論？我有大裘君未見，寬廣和煖如陽春。此裘非繒亦非纊，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鈍拙製未畢，出亦不獨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與君展覆杭州人。

元稹《元稹集》卷二一《酬樂天得稹所寄紵絲布、白輕庸，製成衣服以詩報之》 溢城萬里隔巴庸，紵薄綈輕共一封。腰帶定知今瘦小，衣衫難作遠裁縫。唯愁書到炎涼變，忽見詩來意緒濃。春草緑茸雲色白，想君騎馬好儀容。

元稹《元稹集》卷二三《估客樂》 炎洲布火浣，蜀地錦織成。

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卷一〇《徐泗時司空》 右伏以縞帶紵衣，魯史乃先其所出；投桃報李，周詩用表於相知。永言沼沚之毛，豈讓琅玕之寶。蓋防闕禮，只貴申誠。前件物等，雖曰土宜，亦由波及，實慙華麗，況至勘微。難把八行，盡寫傳心之語；唯憑一介，聊陳藉手之儀。伏惟眷私，特賜檢納云云。

劉弇《龍雲集》卷七《莆田雜詩二十首》之一四 遠寺梢清梵，孤城咽晚笳。稻畦眠浄緑，榕逕愕懸蛇。尊俎輝琮璧，詩書蟄鎖鎒。家家餘歲計，吉貝與

蒸紗。

晁補之《雞肋集》卷二八《七述》　杭故王都，俗上工巧。家夸人鬬，窮麗殫好。紛挐錯糾，晃蕩精皛。若八方之民，車湊舟會，角富而衍。【略】衣則紈綾綺綃，羅紬縠絺，輕明柔纖，如玉如肌。竹窗軋軋，寒絲手撥，春風一夜，百花盡發。其製而服也，或袍，或襜，或紳，或綸，鑲或緣，或表，或縫，或幗，或紫，或練，或紺，或殷，嚴以奉祠，褻以養安，薄以却暑，厚以禦寒。以錫三軍，以貢四國，以供耳目之玩，以備土木之飾，曾不若窮邊絶漠，不紡不絡，衣狐而袖狢。【略】此亦天下之妙工絶巧也。

陸游《劍南詩稿》卷二六《稽山農》　余作避世行，以爲不可常也，復作此篇。

粗繒大布以禦冬，黄粱黑黍身自舂。園畦翦韭勝肉美，社瓮撥醅如粥釅。安得天下常年豐，老死不見傳邊烽；利名盡斷莫挂口，子孫世作稽山農。

倪瓚《清閟閣全集》卷七《竹枝詞》　辮髮女兒住湖邊，能唱羌歌舞踏筵。羅綺薰香回紇語，白氊蒙頭如白烟。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六李洧孫《大都賦》　百廛懸旌，萬貨別區。匪但邇至，亦自遠輸。甄毓貂豽之温，珠瑁香犀之奇，錦紈羅氎之美，椒桂砂芷之儲。瑰繡耀於優坊，金璧飭於酒壚。伎效梨軒之術，工集般輸之徒。烟塵望而四合，歲月暇而多娛。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七盛時泰《北京賦》　冰蠶作繭，雪鼠成絲。火浣爲布，蛟龍織旛。番絨蜀錦，烏連越絺。海陸俱腆，草旃咸奇。伎藝精工，戎裘各宜。

鄭燮《濰縣竹枝詞》　小閣桐陰日影斜，晚風吹放茉莉花。衣裳盡道南中好，細葛香羅萬字紗。

雜録

崔寔《四民月令・五月》　是月也，可作醬及醯醬。糶大、小豆、胡麻；糶麵、大、小麥。收弊絮及布帛。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五》　《春秋元命苞》曰：滇女四星十二度，主布帛。

《宋書》卷九六《鮮卑吐谷渾傳論》　史臣曰：吐谷渾逐草依泉，擅强塞表，毛衣肉食，取資佃畜，而錦組繒紈，見珍殊俗，徒以商譯往來，故禮同北面。

《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　什翼珪始都平城，猶逐水草，無城郭，木末始土著居處。佛狸破梁州、黄龍，徙其居民，大築郭邑。截平城西爲宫城，四角起樓，女牆，門不施屋，城又無壍。南門外立二土門，内立廟，開四門，各隨方色，凡五廟，一世一間，瓦屋。其西立太社。佛狸所居雲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略】殿西鎧仗庫屋四十餘間，殿北絲綿布絹庫土屋一十餘間。

《南史》卷五一《梁臨川王宏傳》　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黄牓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佞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沙黄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建中三年九月丁亥，判度支趙贊上言，請爲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等州署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十萬貫，收貯斛斗匹段絲麻，候貴則下價出賣，賤則加估收糴，權輕重以利民。從之。贊乃於諸道津要置吏税商貨，每貫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元和八年夏四月丙戌，以錢重貨輕，出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常平倉收市布帛，每段匹於舊估加十之一。

《舊唐書》卷一四二《王廷湊傳》　國家自憲宗誅除羣盜，帑藏虚竭，穆宗即位，賞賜過當，及幽、鎮共起，征發百端，財力殫竭。時諸鎮兵十五萬餘，纔出其境，便仰給度支，置南北供軍院。既深入賊境，輦運艱阻，芻薪不繼，諸軍多分番樵採。俄而度支轉運車六百乘，盡爲廷湊邀而虜之，兵食益困。賊圍深州數重，雖（李）光顔之善將，亦無以施其方略。其供軍院布帛衣賜，往往不得至院，在途爲諸軍强奪，而懸軍深鬬者，率無支給。

《宋史》卷四九二《外國傳八・唃厮囉》　厮囉地既分，董氈最彊，獨有河北之地，其國大抵吐蕃遺俗也。懷恩惠，重財貨，無正朔。市易用五穀、乳香、碙砂、罽毯、馬牛以代錢帛。貴虎豹皮，用緣飾衣裘。婦人衣錦，服緋紫青緑。尊釋氏。不知醫藥，疾病召巫覡視之，焚柴聲鼓，謂之「逐鬼」。信呪詛，或以決事，訟有疑，使詛之。訟者上辭牘，藉之以帛，事重則以錦。

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五《宫殿》　元世祖至元四年十月，議築宫城，發中都、真定、順天、河間、平灤民二萬八千餘人，至八年二月工成。【略】中爲大明殿，乃登極、正旦、壽節、會期之正衙也。殿後連爲主廊十二楹，四周金紅琐窗，連建後

宫，廣三十步，殿半之。後有寢宫，俗呼爲拿頭殿。東西相向。至冬則自殿外一周皆護皮帳，夏則黄油絹幕，内寢屏幛重覆。帷幄而後裹以銀鼠，席地皆編細簟，上架深紅厚氈，後覆茸單。宫後連抱長廡，以通前門，以貯妃嬪，而每院間必建三楹，東西相向，爲繡榻。廡後横亘道以入延春宫，丹墀皆植青松，即萬年枝也。

郎瑛《七修類稿》卷一三《國事類・劉朱貨財》 正德間，前有中官劉瑾，後有指揮朱寧，皆擅主權。及籍家資，劉瑾計有(「計有」二字明本作「者」)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盞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衣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瑶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朱寧計有(「計有」二字明本作「者」)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四箱，碎銀十匱，金銀湯盞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匱，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縧環四箱，珍珠眉葉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座，(明本無「座」字)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緞疋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絹布三百二十扛，錫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扛，祖母緑一尊，銅鐵獅子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

徐珂《清稗類鈔》五册《農商類・辰苗交易》 辰州苗民與漢民交易，輒以牛馬馱載雜糧布絹之物，以趨集場。糧以四小碗爲一升，布以兩手一度爲四尺，牛馬以拳數多寡定價值，不計老少。

布分部

題解

《書・禹貢》 揚州：厥篚織貝。孔安國傳：織，細紵。

《詩・周南・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毛亨傳：精曰絺，麤曰綌。孔穎達正義：《曲礼》云：爲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是絺精而綌麤，故云精曰絺，麤曰綌。

《詩・鄘風・君子偕老》 蒙彼縐絺，是紲絆也。毛亨傳：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紲延之服也。

《詩・豳風・七月》 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玄箋：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孔穎達正義：毛布，用毛爲布。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爲之，賤者所服。

《周禮・天官・典枲》 典枲掌布縷縿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鄭玄注：縷，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白而細疏曰紵。雜言此數物者，以著其類衆多。草，葛苗之屬。故書齎作資。

《禮記・曲禮上》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陸德明釋文：絺，勅宜反，細葛。綌，去逆反，麤葛。

《禮記・曲禮下》 衫絺綌，不入公門。孔穎達正義：絺綌，葛也。

《禮記・檀弓上》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鄭玄注：繐，音歲，布細而疏曰繐。孔穎達正義：繐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

《爾雅・釋言》 麁，麤也。郭璞注：毛麁所以爲麤。郝懿行義疏：麤者，緦之段借也。《說文》云：緦，西胡麁布也。又云：紕氏人緦也。通作麤。《王會篇》：伊尹四方令曰：正西紕麤爲獻。《後漢書・西南夷傳》：冉駹夷，其人能作旄氈斑麤。蓋麤之有文者，稱斑矣。麁者，麁之譌文也。《說文》：麁，獸細毛也。《周禮・司服》鄭玄注引鄭衆云：麁，麤衣也。然則鄭以麁爲麤衣，許以緦爲麁布。證以《釋文》云：麁，李本作麁，昌銳反。可知《爾雅》古本麁麤作麁麤矣。「麁衣如炭」，經有成文，故此釋之。今本麁作麁。麁，《說文》以爲犛牛尾，非可作麤。《經典》借爲豪麁之麁。又以爲毛麁。故《一切經音義九》引《三蒼》云：麁毛也。《書・禹貢》孔穎達正義引舍人曰：麁謂毛麤也。胡人績羊毛作衣。又引孫炎曰：毛麁爲麤。《詩・韓奕》孔穎達正義引郭璞云：麁音貍。又引舍人，與《書》正義小異。舍人所以知麤爲羊毛作者，據《內則》云：羊冷毛而麁辱。《一切經音義二》引《三蒼》云：麁，羊細毛也。又引《字林》義同。然則羊毛細者稱麁。舍人所據《爾雅》本正作麁，與李巡同。唯郭本誤作麁。有「麁音貍」三字可證。正義引舍人及孫炎亦作麁，蓋因郭本作麁，致誤耳。

《漢書》卷六上《地理志》 揚州：厥菜織貝。師古曰：織謂細布也。

《漢書》卷五三《江都易王劉建傳》 繇王閩侯亦遣建荃、葛。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蓀，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師古曰：「服、瓚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絟，音千全反，又音千劣反，蓋今南方筩布之屬皆爲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遺建也。」

《後漢書》卷八六《南蠻傳》 鄢陵之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賨布。

《後漢書》卷八〇上《文苑傳・杜篤》 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燒闕帳，李賢等注：闕，毛布也。繫閼氏。

史游《急就篇》卷二 紿、紵、枲、縕裹約纏。紿，去逆反，一作絺，敕之反。紵，音佇。枲，絲里反。縕，紆粉反。裹，音果。纏，呈延反。顏師古注：紿，謂葛之麤者。紵，織紵爲布及疏之屬也。疏亦作踈。枲，麤麻也。縕約，猶束縛也，言貧乏之人無好綿帛但以此物自苞裹纏束爲衣被也。

服瑣、緰、帛與繒連。顏師古注：服瑣，細布，織爲連瑣之文也。緰帛，緆布之尤精者也。緆，先狄反。黃氏曰：緰音投，布名。帛音貲，布名。言此二種雖曰布類，其質精好，與繒相連次也。

許慎《說文》七篇上《禾部》 稷，布之八十縷爲稷。段玉裁注：按此當有奪文。《聘禮・記》曰：禾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秅。許下文五稷爲秣，二秣爲秅，正本記文。若先之曰布八十縷爲稷，則下文不爲四百縷爲秣，八百縷爲秅乎，知其斷不然矣，蓋必云禾四十秉爲稷，從禾，夋聲。一曰布之八十縷爲稷，轉寫奪漏而亂之耳。

許慎《說文》七篇下《巾部》 布，枲織也。段玉裁注：其草曰枲，曰苧。析其皮曰林，曰木。屋下治之曰麻，細而績之曰綫，曰縷，曰纖，織而成之曰布，布之屬曰紵，曰絟，曰紵，曰縵，曰緰，曰輸，曰輸，曰輸貨，曰輸，曰輸。古者無今之木綿布，但有麻布及葛布而已。从巾，父聲。

幏，南郡蠻夷賨布也。段玉裁注：《貝部》曰：賨者，南蠻賦也。《文選・魏都賦》注引《風俗通》曰：槃瓠之後。輸布一匹，小口二丈，（《後漢書》少小口二字。）是爲賨布。廣君之巴氏出幏布八丈，（《後漢書》云：八丈二尺。）幏亦賨也，故統謂之賨布。从巾，家聲。

幅，幅布也，段玉裁注：各本删幅字，今補。布名也。出東萊。《地理志》、《郡國志》東萊郡皆有幅縣，蓋以布得名也。幅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黄縣南百二十里。按《廣韻》，幅，布名。掖縣名，在東萊。《集韻》亦云：掖縣名。幅，布名，出東萊掖縣。而《魏地形志》、《晉地理志》皆作悒縣，字从小，今本《郡國志》亦从小，未能是正。从巾，弦聲。

帛，鬈布也。段玉裁注：鬈者，黍也。《廣韻》、《集韻》十遇作髮巾。从巾，孜聲，讀若頊。

幣，鬈布也。段玉裁注：《既夕禮》、《玉藻》、《少儀》鄭注、《公羊傳・昭廿五年》何注皆曰：幣，覆笭也。按車覆笭與車笭是二事，車笭者，《周禮》之蔽，《毛詩》、《爾雅》之第，《説文》之篚，鄭曰：車旁禦風塵者也。覆笭者，《禮經》、《周禮》、《禮記》、《公羊傳》之幣，《大雅》、《曲禮》之幦，今《周禮》之幎，蓋乎軾上者也，以禦房之名名之也。車笭多以竹，故字从竹。覆笭不用竹，用皮。《巾車》曰：王喪之車，犬幎，鹿淺幎，然幎，豻幎，各用其皮也。《大雅》之淺幦，虎皮也。與《玉藻》之羔幣、鹿幣皆諸侯大夫士之吉禮也。《曲禮》之素幦，即《士喪禮》之白狗幦，大夫士之凶禮也。然則車覆笭古無用泰布者，許以鬈布釋幣，幣之本義也，經典用爲車覆笭之字也。从巾，辟聲。

許慎《説文》八篇上《毛部》 毳，曰毳爲縟。段玉裁注：毳，獸細毛也。縟，西胡毳布也。色如黍，故謂之縟。

黍，禾之赤苗也。段玉裁注：詳《草部》。取其同赤，故名略同。从毛，茻聲。《詩》曰：「毳衣如菉。」段玉裁注：《王風》文，今《詩》菉作蒢。毛曰：蒢，萩也。按許云毳縟謂之蒢，然則《詩》作「如蒢」爲長，作「如菉」則不可通矣。《玉部》曰：璐，玉赤色也。禾之赤苗謂之黍，璐玉色如之，是則蒢與璐皆於黍得音義，許偁《詩》證毳衣色赤，非證蒢篆體也，淺人改从玉爲从毛，失其恉矣。抑西胡毳布，中國即自古有之，斷非法服。毛傳曰：大車，大夫之車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是則《詩》所云毳衣者，《周禮》之毳冕，非西胡毳布也。許專治《毛詩》，豈容昧此，疑此六字乃淺人妄增，非許書固有，然鄭司農之注《周禮》曰：毳，屬衣也。至後鄭乃云：毳畫虎蜼，謂宗彝也。是則自康成以前皆謂毳爲縟衣，毛公但云毳冕而不言何物，許説正同大鄭耳。

氈，撚毛也。段玉裁注：《手部》曰：撚者，蹂也。撚毛者，蹂毛成氈也。《周禮・掌皮》曰：「共其毳毛爲氈。」古多假旃字。从毛，亶聲。

許慎《説文》一三篇上《糸部》 紵，布也。段玉裁注：謂布名。一曰粗紬。段玉裁注：謂大絲，繒之粗者。《漢書・武五子傳》嚴延年女羅紵。从糸，付聲。

縝，蜀細布也。段玉裁注：左思《蜀都賦》「黄潤比筒」。注：黄潤，謂筒中細布也。楊雄《蜀都賦》曰：「筒中黄潤，一端數金。」从糸，彗聲。

絺，細葛也。段玉裁注：葛者，絺綌草也，其緝績之一如麻枲，其所成之布，細者曰絺，粗者曰綌。蓋草有不同，如今之葛布有黄草葛，其粗者也。从糸，希聲。

綌，粗葛也。从糸，谷聲。綌或从巾。

縐，絺之細者也。段玉裁注：者字依《御覽》補。《詩》曰：「蒙彼縐絺。」段玉裁注：《庸風・君子偕老》文。傳曰：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按靡謂紋細貌，如水紋之靡靡也。《米部》曰：糜，碎也。凡言靡麗者皆取糜義，謂其極細，此毛説與鄭説之不同也。一曰戚也。段玉裁注：戚各本作蹴。蹴者，蹋也，非其義。蓋本作戚，俗作蹙，又改爲蹴耳，今正。鄭箋云：縐絺，絺之蹙蹙者。此鄭説之異毛也。戚戚者，如今皺紗然。上文云：縥，衣戚也。《子虚賦》「襞積褰縐」，張揖注云：縐，戚也。从糸，芻聲。

紵，細布也。段玉裁注：《江都王傳》遺（帝）〔建〕荃、葛。師古曰：字本作紵，千全反，又千劣反，江南苧布之屬皆爲荃也。从糸，全聲。

紵，縩屬。段玉裁注：縩者，枲屬也。《陳風》曰：「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細者爲紵，布白而細曰紵。段玉裁注：各本作粗者爲紵，今依玄應書正。卷十二、十五略同也。《周禮・典枲》：「掌布縷縿紵之麻草之物。」白而細疏曰紵，古亦借爲褚衣之褚。从糸，宁聲。

紵或从緒省。

緦，十五升抽其半布也。段玉裁注：各本無抽其半三字，當由不通人删之，今補。緦者，布名，猶大功、小功皆布名也。《經》云：「緦麻三月者。」注云：緦麻，緦布衰裳而麻絰帶也，今本注内删下緦字，則不可通矣。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凡布幅廣二尺二寸，《禮經》布八十縷爲升。即許之布八十縷爲稷也。斬衰三升三升有半，齊衰四升，總衰小功之縷四升有半，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緦布朝服之縷七升有半。升數各不同，而皆合二尺二寸之度以成布。十五升去半者，十五升朝服之升數也，去其半則爲七升有半。朝服用十五升，其布密，緦用其半，其布疏。謂之緦者，鄭曰治其縷細如絲也，傳所謂有事其縷也。總衰用小功之縷，而升數不及半，緦用朝服之縷，而升數只取半，皆聖人因宜適變之精意。一曰网麻一絲布也。段玉裁注：此説非也。鄭注《喪服》曰：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从糸，思聲，古文緦，从悤省。段玉裁注：思各本作糸，誤，今正。

緆，細布也。段玉裁注：布一本作麻，古亦呼布爲麻也。《燕禮》「冪用綌若緆」，鄭注：今文緆爲緆。緆，易也，治其布使滑易也。按今文其本字，古文其段借字也。《子虚賦》「被阿緆」，即《列子》之「衣阿緆」。許意從《禮》今文，故録緆字。《喪服》緆衰，傳曰：「緆者何

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按，據是則緆之與緦，但一事其縷，一事其布爲少異耳。其爲十五升之半則同也，何緦下偁傳以釋之，而緆下不偁傳也？曰緦在五服之內，故聖人特製其字，錫衰不在五服內，故聖人用錫之名，不別製字。錫衰之錫與細布之緆，其實不同也。蓋古者布十五升爲最細，十五升布成，治之使滑易，是曰緆，錫衰則半十五升而治之，亦名曰緆，實非緆也。是以傳之釋經也，先之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有讀爲又，言麻既爲布矣，而又加灰易之，此言緆之本義也。繼之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此釋錫衰之錫也，兩言錫者，意各有在，許作字書釋緆本義，故只曰細麻，而不必詳十五升去半之緆，蓋用傳前說以包後說矣。从糸，易聲。緆或从麻。段玉裁注：先鄭曰：錫，麻之滑易者。劉熙曰：錫，易也，治其麻使滑易也。古說謂治麻曰錫。

緦，細疏布也。段玉裁注：《禮經》曰：「緦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緦衰者何，以小功之縷也。」注云：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緦，今南陽有鄧緦。按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成布，而此用小功之縷四升半成布，是爲縷細而布疏，其名曰緦者，布本有一種細而疏者曰緦，但不若緦衰之大疏，而緦衰之名緦，實用其意，故鄭舉凡布以名之。劉氏《釋名》說緦衰亦曰細而疏如緦也，許云細疏布，亦謂凡布，不主緦衰，與緆本爲細布名，而錫衰之錫取以爲名正同，故皆不引《禮》傳。从糸，悤聲。

緰，貲布也。段玉裁注：謂布名。《急就篇》「服瑣緰帶與繒連」。師古曰：緰帶，緆布之尤精者也。帶貲同。从糸，俞聲。

絣，氐人殊縷布也。段玉裁注：漢武都郡，應劭曰：故白馬氐羌。《華陽國志》曰：武都郡有氐僤。殊縷布者，蓋殊其縷色而相間織之。絣之言駢也。从糸，并聲。段玉裁注：自絹纂至此纂皆說麻事也。

紕，氐人繡也。段玉裁注：氐人所織毛布也。《周書》伊尹爲四方獻令，正西以紕罽爲獻。《後漢・西南夷傳》旁駹夷能作毾㲪。毾即紕也。《華陽國志》同。《禮記》用紕爲紕繆字。从糸，段玉裁注：毛似糸，故从糸。比聲。讀若禹貢玭珠。

繨，西胡毳布也。段玉裁注：西胡見《玉部》玤注。毳者，獸細毛也，用織爲布，是曰繨，亦段罽爲之。从糸，罽聲。

劉熙《釋名》卷四《釋采帛》　緦，惠也。畢沅曰：今本脱此二字，據《御覽》引補。齊人謂涼爲惠，言服之輕細涼惠也。畢沅曰：《儀禮・喪服》有「緦縗裳」，傳曰：緦縗者何，以小功之縷（緦）也。鄭注云：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緦。今南陽有鄧緦。《喪服記》曰：緦縗四升有半。蘇輿曰：《御覽・布帛七》引惠作慧，惠慧同。

劉熙《釋名》卷六《釋牀帳》　毯，舕也。王先慎曰：《説文》毯从毛覃聲，舕或从亶，作氈。二字均從亶得聲。《老子》王注：必知毯裘。《釋文》毯本作舕，是毯、舕通用。毛相著舕舕然也。

應劭《風俗通・佚文》　織毛褥謂之毾㲪。《廣韻・十虞》、《禮部韻略・十虞》、《押韻釋疑・十虞》、《學林》八、蘇軾《游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施注、《急就篇補注》二。

張揖《廣雅》卷八上《釋器》　氂、氅、氍、毳、髦、毛也。《説文》「氂，彊曲毛，可以著起衣。古文作斨」。《玉篇》「音力之切」。《衆經音義》卷九「氅，力之反」。引《三倉》云「氅，毛也」。《漢書・王莽傳》「莽好以氅裝衣」。顔師古注云「毛之强曲者曰氅，以裝褚衣中，令其張起也」。褚，與著同，即《説文》所云「彊曲毛，可以著起衣」者也。彊曲，猶屈彊也。《漢書》有劉屈氂，義取諸此與。《淮南子・説山訓》「馬氅截玉」。高誘注云「氅，馬尾也」。氂、氅、氂、氅，竝同氂。又音毛。《説文》「氅，氂牛尾也」。《玉篇》「音莫袍切，字通作旄」。《禹貢》「齒革羽旄」。孔安國傳云：旄，旄牛尾也。孔穎達正義云：《説文》「氂，西南夷長毛牛也」。此氂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謂此牛之尾也。《説文》「鼠，毛鼠也」。「鼷，鼠鼷鼷也，或作鼸鼠」。竝字異而義同。《説文》「氅，獸細毛也」。又云「髦，髮也」。

毳　毳毛，㲪、氈、毡、氅、氈、毡、氈、氈也。《説文》「繨，西戎氈布也」。繨、與罽通。《逸周書・王會篇》云「以白旄紕罽爲獻」，《爾雅》「氅，罽也」。舍人注云：罽，戎人績羊毛而作衣。《漢書・高祖紀》顔師古注云：罽，織毛，若今氈及氈毹之類也。《玉篇》「氈毛，罽曲文者」。《後漢書・宦者傳》云「金銀罽毦，施於犬馬」。罽謂之毦，故凡以毛羽爲飾者，通謂之毦。《晉語》韋昭注云：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毦矣。《後漢書・西南夷傳》李賢注云：「毦，即今馬及弓槖上纓毦也」。毦，吴琯以下諸本皆譌作胝，惟影宋本、皇甫本、畢本不譌。毦，曹憲音二，畢本二譌作三，吴本以下三字又譌作毛，惟影宋本、皇甫本不譌。《衆經音義》卷一引《字林》云「罽之方文者曰㲪」。又引《通俗文》云「織毛曰罽，邪文曰㲪」。《廣韻》「氈，毛布也」。陳琳《神武賦》云「罽氈皮服」。《豳風・七月篇》「無衣無褐」，鄭玄箋云：「褐，毛布也」。褐，與氈同。毳氈，即氈毹也。《廣韻》「毳，氈氈也」。《太平御覽》引《通俗文》云「織毛褥謂之氈毹，細者謂之氈氈」。《衆經音義》卷九引《通俗文》云「細礪謂之礙礪」。義與毳氈相近也。氈毡，亦罽之細者也。氈之言繁縟，毡之言蒙戎也。《説文》「輯，車氈飾也」。輯，與毡同義。氈毡，猶氈毡也。《廣韻》「氈毡，輕毛貌」。《太平御覽》引《通俗文》云「細葛謂之氈毡」。義竝相近也。氈之言搜也。《爾雅》「搜，聚也」。《衆經音義》卷十四引《通俗文》云「毛布曰氈」。卷二引《聲類》云「氈氈，毛布也」。《後漢書・烏桓傳》云「婦人能織氈氈」。

顧野王《玉篇》卷一三《草部》　蕫，他盍切，蕫布也。

顧野王《玉篇》卷一五《麻部》　緆，先的切，細布也。亦作緆。

顧野王《玉篇》卷二六《毛部》 毯莫昆切，以毳爲闌也，氈也。

氍徒叶切，毛布也。　氈同上。

氈之延切，毛爲席。

氍他臘切，氍氈，毛席也。

氈都能切，氍氈。

氍力于切，毛布也。亦作毬，入力主切。

氈巨俱切，氈氍，毛席也。　氍同上。

氍山于切，氈氍。　氍同上。

氍大當切，氍毡，闌曲文者。

氅子凶切，氅氍，闌也。

屧几例切，方文者。亦作闌、繝。

氈思録切，氈毡，闌也。

毡人鍾切，氈毡也。

氈方云切，氈氈，闌也。

氈音豆，氈也。

毡思連切，毡毡，闌也。

毡云移切，毡毡也。

毡布莽切，毡，闌方文者。

氍胡割切，闌也。

毯音搜，氍毯，織毛。又素侯切。　毬同上。

毯他敢切，氈毯也。

毯音辱，氍毯。

毳齒芮切，【略】又毛之細縟。

顧野王《玉篇》卷二六《革部》 鞯如用切，羣毳飾也，闌也。或作緛。　鞣同上。

顧野王《玉篇》卷二七《糸部》原本 總思惠切，細布也。　縗同上。

原本　思鋭反。《喪服經》總衰裳。鄭玄曰：治縷如小切，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布也。《説文》或以爲今有如百越布者也。　縗《説文》「蜀細布也」。《聲類》亦總字也。　縗《聲類》亦總字也。　紕豐夫切。【略】

原本　豐扶切。《説文》「紕，布也」。

紿去逆切，粗葛也。

原本　祛逆反。《毛詩》「爲絺爲綌」，毛亨傳曰：精曰絺，麤曰綌。《韓詩》：結曰絺，辟曰綌。《説文》「粗葛也」。　絟　《字書》亦綌字也。

絺丑飢切，細葛也。

原本　丑飢反。《尚書》青州貢鹽絺，孔安國曰：細葛也。

繡《説文》絺或从糸从莆省。

縐仄又切，縐布也，織也。　絀同上俗。

原本　側救反。《毛詩》「蒙彼縐絺」，毛亨傳曰：絺之靡者爲絺縐。鄭玄箋云：絺之麤者也。《説文》「絺之細也」。一曰織也。　絀　《字書》亦縐字也。

紵七全切，又千劣切，細布也，葛也。

原本　采全、千劣二反。《漢書》遣建紵葛，《音義》曰：細布也。兒律，服虔曰：紵亦葛也。今或爲苧字，在草部。

緦音思，三月服也，布也。

原本　斯梨反。《喪服傳》「緦者十五升布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鄭玄曰：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或曰有絲也。《説文》「一曰，兩麻一絲布也」。

緆先狄切，治麻布也。亦作緆。

原本　先狄反。《喪服傳》「緆者麻之有緆也。十五升布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緆」，鄭玄曰：治其布使滑易也。或爲鬄字，在麻部。

緰大侯切，布也。

原本　徒侯反。《説文》「緰帛，布也」。

紩方莖、方幸二切，【略】

紕【略】

原本　補寐、扶規二切。【略】《説文》「燕人闌也」。野王案：《周書》「正西以紕爲獻」是也。

纀几例切，毛布也。或作屧、闌。

原本　几厲反。《周書》正西以自旄紕纀爲獻。野王案：《説文》「西胡毳布也」。《漢書》「織纀刺文繡賈人毋得衣纀」是也。《爾雅》「氂，纀也」，郭璞曰：毛氂所以作纀者也。或爲屧字，在毛部，今或爲闌字，在冈部。

網口迥切，布名。

原本　口迥反。《倉頡篇》：布名也。《詩》云「衣錦絅衣」。野王案：《毛詩》爲裳字，在衣部。

練所於切，紡麤絲。

原本　所閒反。《文士傳》：禰衡著布單衣練巾。《吳志》：練帳縹被。《釋名》：紡麤絲織曰練。練，料也，料料然疏也。

絨如充切，細布也。

織音歲，練布也。

顧野王《玉篇》卷二八《巾部》　布本故切，枲織也。

幏公亞切，蠻布也。

帗公田切，布也，出東萊。

帶子移切，帶布也。

幪粗冬切，帛幪，又布名。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大般涅槃經第二卷》　氈毡渠俱反，下山于反。《通俗文》：織毛褥曰氈毡，細者謂之氍氀。經文作氀，力于反。氀氍也。氀非字體也。氍氀他蓋反。《釋名》云：施之大床前小榻上，所以登上牀者，因以爲名焉。韎衣《三蒼》而用反。《說文》「韎，茅蒐飾也」。或作氀，而容反，謂右貝垂毛也。或作毦，人志反。《廣雅》：氀毦，罽也。織毛曰罽。三形通，取於義無失，經文作茸，而容反。《說文》「茸，草茸也」。茸非此義也。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三《正法唸經第二八卷》　帶茸《字林》而容反，罽也。或作茸，草茸也。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一《增一阿含經第九卷》　白氎字體作氀，古文氍，同徒類反，毛布也。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一《增一阿含經第一九卷》　氍氀他蓋反，《通俗文》毛席細者曰氍氀。經文作氀，非也。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二《賢愚經第四卷》　茸衣而容反。《字林》毛罽也《繫文》云：茸以毛爲飾。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四《四分律第一五卷》　毛氀《字林》力于反，龜罽也《通俗文》：毛曰氀。又所俱反，氀氀也。氀音舉。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四《四分律第三一卷》　氀氀又氀氀二形，《字苑》作氀氀，同强朱、雙朱反。《聲類》云：毛席也。《釋名》作裘漊。又《通俗文》云：織毛席曰氀氀，細者謂之氍氀。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四《四分律第三七卷》　氍氀他蓋反。《廣蒼》云：氍氀，毛有文章也。《釋名》云：施之大牀前小榻上，所以登上床者，因以爲名焉。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四《四分律第四一卷》　結茸字音而容反，毛罽也。律文作絨。《字書》亦籀字，音而用反。案毳飾也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五《十誦律第二七卷》　鞦由又作䩞，同居奇反。氀衣力俱反。《通俗文》毛布曰氀。《廣雅》氀，罽也。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九《佛本行集經第九卷》　衆毦人志反。《廣雅》：毦毦，罽也。織毛曰罽。氀音唐。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九《佛本行集經第二〇卷》　毛氀布莽反，謂毛布也。《通俗文》：邪文曰氀。《字林》：罽之方文者也。

丁度《集韻》卷一《東韻》　稷、稷《說文》「布八十縷爲稷」。【略】蕴作稷，通作總、緦。

氈氈氀，毳布。

絨布細者曰絨。

丁度《集韻》卷一《支韻》　帗、紕《埤倉》布名。或作紕。

丁度《集韻》卷一《脂韻》　帗大布曰帗。

毳氏罽也。通作紕。

緦細布。

丁度《集韻》卷一《之韻》　總十五升布也。

丁度《集韻》卷一《微韻》　毳細毛爲毳。

丁度《集韻》卷一《魚韻》　氀、氍氀氀，毯也。或作氈。

練綌屬。後漢（欄）衡著練巾。

氀、氀、毾毛席也。或作氀、毾。

丁度《集韻》卷二《虞韻》　氍、氀、氀織毛席曰氀氀，或从奧，从渠。

氀烏解毛曰氀，一曰罽也。

紨《說文》「布也」。

氀、氀、氀氍氀，織毛也。或作氀氀。

氀、氀、氀、氀雙雞切，織毛席氍氀者曰氍氀。或作氀、氀、氀。

丁度《集韻》卷二《文韻》　氀罽也

氈氍毹，罽也。

丁度《集韻》卷三《先韻》 氈罽布也。

紕纚布。

丁度《集韻》卷三《仙韻》 紟《説文》「細布也」。

紟布細者曰紟。

繵布名。出蜀。

丁度《集韻》卷三《宵韻》 繅、繰布屬，或从巢。

氈梢妖切，氈氈，氍毹也。

丁度《集韻》卷三《豪韻》 毛、毸、耄莫袍切。《説文》「眉鼻之屬及獸毛也」。或作毸、耄。

丁度《集韻》卷三《麻韻》 幏蠻夷稅布。

丁度《集韻》卷四《蒸韻》 升【略】一曰，布以八十縷爲升。

丁度《集韻》卷四《登韻》 氈氍氈，罽也。

丁度《集韻》卷四《尤韻》 褸氍褸，毛織有文者。

縐細絺也。

丁度《集韻》卷四《侯韻》 緰布名。

緰《説文》「緰（貨）〔貸〕布也」。

丁度《集韻》卷四《沾韻》 緂罰也。

丁度《集韻》卷五《紙韻》 帋【略】一曰，布名。

丁度《集韻》卷五《語韻》 紵、緒《説文》「麻屬。細者爲紵，粗者爲紵」。或从者省。

丁度《集韻》卷六《耿韻》 絣氏人布名。一曰，布名。

丁度《集韻》卷六《豏韻》 毯毳席。

丁度《集韻》卷七《用韻》 縱絨屬。

鞣、韖、靼、緙而用切，【略】一曰，罽也。或作韖、靼、緙。

丁度《集韻》卷七《寘韻》 氈《廣雅》氈、毡，罽也。

丁度《集韻》卷七《至韻》 紱【略】一曰紱布，稅布也。

丁度《集韻》卷七《志韻》 毸《博雅》氈毸，罽也。

丁度《集韻》卷七《御韻》 緰、縲緒也。或作縲。

丁度《集韻》卷七《莫韻》 布博故切。《説文》「枲織也」。

丁度《集韻》卷七《霽韻》 總疎布。

丁度《集韻》卷七《祭韻》 緆蜀細布。

總、織《説文》「細疏布也」。或省，亦从歲。

總細疎布也。《説文》「蜀細布」。

纚、屣、縰《説文》「西胡毳布也」。或作屣、縰，通作罽。

丁度《集韻》卷八《效韻》 縐細絺。

丁度《集韻》卷八《候韻》 毡《博雅》氈、毡，罽也。

丁度《集韻》卷九《屋韻》 帑泰布。

丁度《集韻》卷九《燭韻》 氍毹《博雅》氍毹，罽也。或作（氍）〔氍〕毹。

帑泰布覆車曰帑。

丁度《集韻》卷九《月韻》 絨【略】一曰，細布。

丁度《集韻》卷九《曷韻》 氈《博雅》毡、氈，罽也。

丁度《集韻》卷九《末韻》 斑蠻夷織毛罽也。

丁度《集韻》卷九《薛韻》 紟、荃細布也。或作荃。

丁度《集韻》卷一〇《鐸韻》 絡綩絡，蠻夷布名。

毡氍屬，極細，可以禦雨。

丁度《集韻》卷一〇《昔韻》 緆細布也。劉昌宗説。

辟泰布。

丁度《集韻》卷一〇《錫韻》 緆、麻《説文》「細布也」。或从麻。

丁度《集韻》卷一〇《帖韻》 氍、氎毛布。或从罩。

丁度《集韻》卷一〇《洽韻》 氎、氍徒洽切，毛布也。或从帶。

司馬光《類篇》卷二《草部》 荃促絶切，細布。

司馬光《類篇》卷八《革部》 鞣而用切，【略】一曰罽也。

靼而用切，【略】一曰罽也。

司馬光《類篇》卷二〇《麻部》 麻先的切，細布也。

司馬光《類篇》卷二一《巾部》 帑將支切，《埤倉》布名。又津私切，大布曰帑。

幺經天切，《説文》「布名，出東萊挹縣」。又胡千切。

帋淺氏切，【略】一曰布名。

帢乞逆切，巘（曷）〔葛〕也。

司馬光《類篇》卷二三《衣部》 褓莫狄切，髦布也。髒或作褓。

司馬光《類篇》卷二三《毛部》 毾頻脂切，氐罽也。

氍、氀求於切，氍毹，毯也，或作氀氍，又權俱切。

毹、毹、毯山於切，毛席也，或作毹、毯、毹。毹，又春朱切，氍毹，織毛也。又並雙鷁切。

毹，又踈鳩切。氍毹，毛織有文者。

氆、氇權俱切，織毛蓐曰氆氇。或从渠。

氂芳無切【略】一曰屬也。

氇春朱切，氍氇，織毛也。又雙雛切，織毛蓐氍氇者，曰氆氇。

氆雙雛切，織毛褥。又龍珠切，《博雅》氆，屬也。或書作毯。

羚疏臻切，布也，又相然切，羚廷，屬也。

氇思邀切【略】又稍妖切，氆氇，氍氇也。

氆渠娍切，氆氇，氍氇也。

羚母朗切，氇羚，毛布。

毯吐敢切，毳席。

毦仍吏切，《博雅》氇毦，屬也。一曰績羽爲衣。

氇大透切，《博雅》「氆氇，屬也」。又匿各切，毳屬，極細可以禦雨。

氇都括切，蠻夷織毛屬也。

氍、氉達協切，毛布。或从罙，又並徒合切。

司馬光《類篇》卷三七《糸部》　絧徒東切，布名。

絨而融切，布細者曰絨。

縕類脂切，細布。

紕、絀蒲眠切，縵布。又補履切，氏人縵也。

紃山於切，紿屬。後漢禰衡著紃巾。

紬他侯切，布名。

縵、縵居例切，《說文》「西胡毳布也」。或作縕。

紋七四切【略】一曰紋布，稅布也。又疾二切。

總胡桂切，踈布。又須銳切，《說文》「細疏布也」。又旋芮切。

縗仄遇切，絺也。

纖須銳切，《說文》「細疏布也」。

絡匿各切，綩諾，蠻夷布名。

緆先的切，《說文》「細布也」。

紿、紲乞逆切，《說文》「麤葛也」。或作紲。

縐側救切，《說文》「絺之細也」。引《詩》「蒙彼縐絺」。又緇尤切，細絺也。又仄遇切，又楚教切。

絨王伐切，一曰細布。

《海録碎事》卷一五《布門》　春蕉布《洞冥記》：波岐國産荃蘆草，亦曰春蕉草，其皮如絲，可以爲布，所謂春蕉布，亦曰香荃布。

香荃布見上。

鄧緦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緦，鄧氏造。有名緦者謂之鄧緦。出《三禮圖》。

筒中紵交趾緻絺筒中之紵。

橦花布布有橦花。《蜀都賦》注云：有樹名橦，其花柔，可織布。

曳阿錫曳阿錫，注：阿，細繒。錫，細布。《房中歌》。

白越白越，細布也。出《越絶書》。

荃葛《漢書》：江都王建遣使通越，閩王遺建荃葛。注云：細布也。字作銓。

葛越皆細布。《吳都賦》所謂「焦葛升越，弱於羅紈」者也。

五兩繒布葛越，皆五兩爲束。注：古之帛屈其兩端，故五兩爲束。今帛合兩爲疋，亦疋偶義。《唐書音訓》。

黄潤布黄潤比筒，纊金所過。注：黄潤，細布也，盛於筒中，其價過一纊之金。《蜀都賦》。

朱輔《溪蠻叢笑・娘子布》　漢傳載闌干。闌干，獠言紵。合有績織細白苧麻，以旬月而成，名娘子布。

朱輔《溪蠻叢笑・圈布》　桑味苦，葉小，分三叉，蠶所不食。犵狫取皮績布，繫之於腰以代機。紅緯回環，通不過丈餘，名圈布。

俞琬《席上腐談》卷上　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氈。子謂毛之細者，氈温柔貌。《書・堯典》云「鳥獸氄毛」是也。今訛爲紫茸。

今之蒙衫，即古之毳衣。蒙謂毛之細軟貌，如《詩》所云「狐裘蒙茸」之蒙，俗作毷，其實即是毛衫。毛訛爲蒙，蒙又轉而爲毷。

氈之異名曰毛席，毯之異名曰毛褥，猶竹笠呼爲竹巾。《東漢・西域傳》注：氈曰毛席。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氈氍毹」。服虔《通俗（又）〔文〕》云：織毛褥謂氍毹，細者謂之氆氇。氆氇者，施大牀之前小踞牀之上，踞而登牀者。

戴侗《六書故》卷一八《動物二》　氍毹，遮延切，聚毛爲褥也。亦借用旃、薝

二字。

毯 他敢切，毳之輕積如葵者。葵，蘆荻華也。《詩》云「毳衣如葵」。言如葵，不當有毯字，今世以毛織成氈爲毯。《説文》作綄，帛騅色。引《詩》「毳衣如綄」。又作絨。

氉 胡葛切。《士喪禮》曰：「氉豆兩」。鄭氏曰：白也。顧氏曰：關也。郭氏曰：氉雞似雉，青色。

氈 旃 士盖切。 氍 都能切。《説文》新附。《東漢書》：身毒國出細布，好氉旃。《埤蒼》曰：毛席也。

氍毹 其俱切。 毹 羊朱切。《説文》新附，曰「氉旃、氍毹皆毳、綄之屬」。氍又作氉，毹又作氈。

戴侗《六書故》卷三〇《工事六》 綾 子紅切，又去聲。《史記》景帝令（廷）〔徒〕隸衣七綾布。正義曰：蓋今七升布，言其粗也。如《西京雜記》之説，當爲八升，七綾當爲五十六升矣，必無此理。《漢書》十綾布二匹。孟康曰：綾，八十縷也。《爾雅》曰：「綾罟謂之九罭」。

絺 抽脂切，凡麻草之物，細者爲絺，粗者爲綌。又爲絺繡。《書》云「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鄭氏曰：刺也。

綌 乞戟切，説具絺下。別作郤。

練 所莧切。《説文・新附》「布也」。

緦 新兹切。《喪服傳》曰：「緦（者）〔麻〕十五升（抽）〔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説文》曰：「十五升布也。一曰，兩麻一絲布也。 古文。」

縗 息銳切。《喪服傳》曰：「縗衰者何，以小功之縗也。」縗衰四升半。康成曰：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縗，今南陽有鄧縗。別作緦、織。

紵 逡緣切。《説文》曰：「細布也。」詳見苧下。

紈 紱 七四切。【略】《周官・廛人》「掌斂市、紈布、緦布、質布、罰布、纏布」。鄭司農曰：紈布，列肆之稅布也。

戴侗《六書故》卷三一《工事七》 罽 居例切。又作綼。【略】綼，西胡毳布也。孫愐曰：毯類，織毛爲之。漢西域罽賓國，其民巧織罽。

布 博故切，織麻枲爲布。借爲展布、宣布之布，因之爲貨布之布，取其流布也。

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七《事物異名》 竹練竹布也。庾翼《與燕王書》曰：竹練三端。

毳布罽也。《説文》曰：西胡毳布。

毛席氉也。《後漢・西域傳》注。

毛布褐也。《詩・七月》箋。

張自烈《正字通》卷三《巾部》 幏同賨，《集韻》：賨或作幏。幏，舊註音叢。帛幏，又布名，誤分爲二。

幏 居亞切，音嫁。《説文》：「南郡蠻夷賨布。」即今之枲布也。漢制名賦夷布爲幏，猶中國言稅，後巴郡蠻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又麻韻，音家，義同。

張自烈《正字通》卷五《毛部》 毡俗字，凡毛布皆曰毛。舊註同氈，非。

氊俗氉字。

毡蘇焉切，音先。毡廷，罽屬。《通俗文》：毡翅，細葛也。

毬渠尤切，音求。花毬，毳布也。《外國志》：哈烈，古大宛地，有瑣伏花毬，織烏毳成文。

耗同毬。

毬譌字。舊音輸，氉毹也，即毛褥。誤。

耗同毬。

毺俗氉字。

毛大候切，音豆。毛氉，見後氉註。

氉氉字之譌。舊註：毯褥之屬。誤。俗謂毡同氈，尤誤。

氈俗字。舊註：音疏，毛席。泥。

毯徒覽切，音倓，毛席。通作綄。

氉同毯。《晉・載記》有彤氉，毛布也。楊慎曰：彤與靦同，氉與罽同。

氉都脱切，音掇，蠻夷毛罽。《後漢・西南夷傳》：能作青頓毳氉。註：青頓今名絳頓。頓音墩。毳氉，今紫氉也。《袁宰傳》：文繡縐氉。

毯俗字，舊註音搜。氈毯，織毛有文。又音輸，義同。坿泥。

毹尚朱切，音舒，毛席。《風俗通》：織毛褥曰氆毹。《説文》：「氆毹、氉旃皆氈，綄之屬」。《南史》：高昌國獻蒲桃、氈毹。《古樂府》：「坐客氈氈毹，毯毯五木香。」

毹同毹。《三輔黃圖》：温室規地以罽賓毹。俗作毯、氈。

氉呼葛切，音曷。《博雅》：（氆）〔氈〕、氉，罽也。又毛布，从衣作褐。又氈、氉。楊慎

曰：本夷人服名。氈，音兜。氉，音途。

氉俗罽字。

氉徒荅切，音榻。氉氈，毛席。中天竺有氉氈，今曰毯毯，秦蜀之邊有之，似褐，五色方錦，廣中洋船亦有至者。又名多羅羧。氉，毯同。《篇海》、《類編》氉訓毛席。毯音切同氉，別訓毯毛，與氆同，分氉、毯爲二，誤。

氈同氉，氉氈亦作毯毯。

氉他協切，音牒，西國細毛布。《篇海》、《類編》又與氈同。

氈而容切，音戎。《博雅》：氄氈，罽也。俗作毯。

毯俗毯字。

毯莫文切，音門，赤色罽也。《說文》：「以毳爲緇，色如衊，故謂之毯。衊，禾之赤苗也。」引《詩・王風》「毳衣如毯」。按，《詩》本作瑞。傳云：瑞，玉赤色。或曰：衊本血祭，借爲赤色，疑方俗之稱如此，非正訓也。又《說文》借禾之赤苗，即赤粱粟，與《詩・大雅》「維糜維芑」之糜字別，而音義同。糜，《爾雅》作衊，《說文》借毯，非是，毛禾殊類，从糜爲正。

氈凌如切，音閒，外國罽也。《後漢・烏桓傳》有氈氉。註：氉也。《篇海》、《類編》氉或作氈，誤。

毯莫胡切，音模，毛段也。

氉都增切，音登。氉氉，罽也。附見前氈註。

氈敷温切，音分。氈氈，罽也，楊雄《蜀記》有氈氈。註云：即今之毯毯也。又删韻，音班，義同，本作頒，十三畫，舊本省作氈，誤。

氉同氈。《書・堯典》：「鳥獸氉毛。」舊註分氈、氉爲二，誤。

氉蘇谷切，音粟。氉氈，罽(毛)(也)。

毯布廣切，音榜。毯毯，見後毯註，俗省作毯。舊註音訓與毯同，重出，分毯毯爲二，誤。

氈職濂切，音旃。《說文》：「撚毛也。」或曰：「撚，執也，蹂也。」蹂毛成片，故謂之氈。《釋名》：「氈，旃也。毛相著旃旃也。《周禮》：「秋斂皮，冬斂革，供其毳皮爲氈。」《集韻》：「氈，細罽也。《正譌》：「通用旃，俗用氈。

毯郎何切，音羅。毯毯，西番羧毛織者，吐蕃貢茂氈，即今紅毯毯。

氉其余切，音渠。氉氈，毛席。《周禮》：「王大旅上帝，則張氉案。」

氉他協切，音牒，外國細毛布。《南史》：高昌國出草，實如繭，曰白氉，絲如細纑，名曰白氉子，國人取織爲布，甚軟白。今省作氆。《唐・地理志》隴右道厥賦有毛氉、白氉。又吐蕃貢茂氉，今之紅毯毯也。又中天竺亦出白氆。《楞嚴經》言白氆巾，即此布所爲。王維詩：「手巾花氉淨。杜甫詩：「炯明白氉巾。」《說文》毛部無氉。

毯同毯。《蜀記》毯毯。毯作毯者，音轉耳，舊本闕。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糸部》　納乃八切。【略】納布。《王會圖》曰：於越納。即今細納縐積之布。註：納，貢也。不知諸國各貢方物，納即納布，訓貢，非。《太平御覽》：汲衣子妻李氏《與夫書》并致納一端。今松江有織成指甲魚鱗水波紋者，即古之納也。

紵撫孤切，音孚。《說文》：「布也。」【略】舊註汎云細布，誤。

紵紆厥切，音越。【略】《韻會》：細布。非。

絟且緣切，音銓。凡葛麻布之細者曰絟。漢蘇王(閭)(閶)侯遣江都王荃、葛。顏師古註：荃，細布。字本作絟，細者爲絟，粗者爲紵。《正韻》：粗絟者紵。捆粗細爲一，非。舊註汎訓細布，亦非。

絧徒紅切，音同。布名。

絨而容切，音戎。【略】曰細布。

絺丑知切，音鴟。凡麻葛織成之細者曰絺，麤曰紵。【略】本作絺，篆作絺。《說文》專訓細葛，泥。

練所呼切，音蔬，紿屬。《隋・姚察傳》：門生送南布花練。察曰：吾止麻布蒲練，安用此。《桂海虞衡志》：練子出兩江州洞，似苧，織有花曰花練。今湖廣武岡洞口有布，如三梭羅，即練類也。《說文》練汎訓布屬，泥。

絣補耕切，音崩。《說文》：「氏人殊縷布也」

紿玄逆切，音隙。麤葛。从谷，當作紿，俗从谷。《說文》或作帢。《舉要》作綌，輟，非。

緆思積切，音昔。細布也。相如《子虛賦》：「被阿緆。」《漢書》作錫。《燕禮》：「公尊幂用綌若緆。」又《禮・深衣》「純邊」，鄭玄註：謂緣其襟旁及裳下也。鄭康成註《既夕禮》云：裳邊側曰緆。舊註汎云衣緣，緆，緆也，誤。《說文》：「緆，細(麻)(布)也　或从麻作麶」

緰徒侯切，音投，布也。

緰側救切，音皺。《說文》：「絺之細也。」《六書故》：綃穀文麤也。《詩・鄘風》：「蒙彼縐絺。」毛亨註：絺之麤麤者，當暑之服也。又俗謂衣縮曰縐，別作縬，非。

緒尼各切，音諾。綩緒，蠻夷布名。

緾頻糜切，音皮。細布。

緝須銳切，音歲。蜀細布也。一說，緝，總義通。《說文》「總，細疏布」，與緝分爲二，泥。

總須銳切，音歲。《說文》：「細疏布也」《檀弓》：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註：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以綌爲衰，以總爲裳，取其輕便而已，非古制也。又《喪服傳》：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總衰，四升半。鄭康成曰：治其縷如小功，成布四升半也。《集韻》作縬，泥，今不必從。

織俗總字。《說文》本作總。《集韻》作縬。舊註音歲，練布。分爲二，非。

綱舊註音訐，氈類。又云：緪、綱二字舊訓誤。魚網宜从罔，氈類宜从厩，今互倒之，非也。按，緪、綱二文从謁，非獨互倒誤，即不互倒亦誤，知人非而不自知其非，不詳考六書類如此。

總俗總字，緦、總同。舊註音義同總，重出分爲二。

纙古器切，音記。西胡毳布，織毛爲之，若今氈毾氈氍之類。《説文》本作綱，篆作[illegible]，俗譌省作綱。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网部》 罽俗綱字，互見糸部緪註。

罽同罽。《爾雅》：「氂毛所以爲罽。」

緤俗罽字。

方以智《通雅》卷首一《音義雜論》 榻布《史記》裴駰引《漢書音義》注：白疊也。或作荅。馬援衣都布。《曹溪志》屈眴，即吉貝。或作古貝。按，劫貝與吉近。

西湖散人《新鐫雅俗珠璣藪》卷七 絺綌葛也，精者爲絺，粗者爲綌。

綱毛布。

褐子毛布。

紅毯紅褐子。

毾㲪褐之厚重者。

鄺露《赤雅》卷一《鳥章》 鳥毳之精織成文章者，謂之鎖袱。鳥毳之粗布于狨獞謂之鵝罽。詩曰：「鵝毛御臘逢山罽。」

孔毓埏《拾籜餘閒》卷一 《唐書》：吐蕃貢霞𩸽。𩸽音牒，即今之紅毾㲪也，霞𩸽名亦甚新。

《類腋》卷一二《物部・布》 文組綵牒（又）《王符傳》。顔師古注：牒，即今疊布。

揆叙《隙光亭雜識》卷四 緰帨，布之精者也。帨與貨通。毾㲪，蠻夷毛罽也。

厲荃《事物異名録》卷一六《服飾部》 氈毾　氈氍　《風俗通》：織毛褥曰氈毾。《類書》亦曰：氈氍，毛席也，即今氈毯。

厲荃《事物異名録》卷二五《布帛部》 布

榻布　《史記・貨殖傳》：榻布，皮革千石。《漢書音義》：榻布，白氎也。

都布　荅布　《後漢・馬援傳》：制都布單衣。李賢等註：《東觀記》作荅布。即榻布，白氎也。師古以爲粗厚之布，非白氎也。

棉布

屈眴　《庶物異名疏》：《翻譯名義集》云：屈眴，此云大細布，紐木棉花心織成。白緤　《吴録》：交阯定安縣有木棉樹，高丈餘，實如酒杯口，有綿如蠶之綿也，可作布，名曰白緤，一名毛布。按，白緤，即白氎也。

毛布

罽　氍　《名義考》：毛布，罽也，亦謂之氍。

彭𣰰　《丹鉛總録》：《晉・載記》：彭𣰰，毛布也。

織皮　毳布　《庶物異名疏》：《書》曰：「熊羆狐狸織皮。」孔安國云：織皮，罽。一曰毛布。《説文》：「罽，西胡毳布也。」

海西布　《孔六帖》：波斯國織水羊毛爲布，曰海西布。

復陶　《正字通》：褐一名復陶。精者曰姑姑絨，出蘭州曰蘭絨。

紫駝尼　《庶物異名疏》：紫駝尼，番褐也。

毾㲪

氐氐　楊雄《蜀記》：重南越之氐氐。註：罽也，今之毾㲪。

霞𩸽　《丹鉛總録》：吐番貢霞𩸽，今之紅毾㲪。

氍氀　《正字通》：氍氀，毛席。中天竺有氍氀，今曰毾㲪。秦蜀之邊有之，似褐，五色方錦，廣中洋舶亦有至者。又名多羅羝。

斑罽　㲪㲪　《丹鉛總録》：斑罽，今之雜色氍。㲪㲪，今紫氍也。

羝

洒海刺　《格古要論》：普羅與洒海刺相似，洒海刺出西番，羝毛織者。

氍毹　《韻會》：氍毹，罽也。俗作羝。

子氐　《席上腐談》：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氐，今訛爲紫茸。

怯綿里　《庶物異名疏》：《元史》怯綿里，翦茸也。

羽毛段

璢伏　梭服　梭福　《一統志》：璢伏，一名梭服，鳥毳爲之，紋如紈綺。朱澤民集謂之梭福。

郭伯蒼《閩産録異》卷一《貨屬・絲布》 以棉雜絲織成。花紋亦能彷佛綢、縐。福州出者不及泉、漳。

郭伯蒼《閩産録異》卷一《貨屬・羅布》 漳屬以棉絲間苧絲織成，視之如羅，俗呼「假羅布」。三綫者曰「三綫羅」，五綫者曰「五綫羅」。

《奩史》卷四〇《蠶織門》 番婦自織布，以狗毛苧麻爲之，名達戈文。《瀛壖百咏》。

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卷九《丁娘布》　上海棉花之利，起於黃道婆，見陶南村《輟耕録》，近人已建祠以報矣。按：國初上海又有丁娘者，織布甚新，因名丁娘布。朱竹垞集中，有謝汪舍人丁娘子布詩。

徐珂《清稗類鈔・婚姻類・潮州以葛布嫁女》　潮州嫁女，以葛布辦裝，稱其家之貧富，定布之多寡。其極精細者曰女兒布，以遺夔砧。

徐珂《清稗類鈔・物品類・氆氇》　氆氇，西番織絨也。

綜述

《易・説卦》　坤爲地，爲母，爲布。孔穎達正義：爲布，取其地廣載也。

《書・禹貢》　青州：厥貢鹽絺。孔安國傳：絺，細葛。

《書・禹貢》　揚州：島夷卉服。孔安國傳：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孔穎達正義：《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吴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非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

《書・禹貢》　梁州：熊、羆、狐、貍，織皮。孔安國傳：貢四獸之皮，織金罽。孔穎達正義：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續羊毛作衣。孫炎曰：毛氂爲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雍州：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孔安國傳：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氂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孔穎達正義：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未以西戎摠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

《周禮・地官・載師》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玄注：鄭司農曰：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

《禮記・月令》　孟夏之月，【略】是月也，天子始絺。

仲夏之月，【略】毋暴布。

《禮記・玉藻》　年不順成，君衣布，【略】浴用二巾，上絺下綌。

《孟子・盡心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趙岐注：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横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縷，紩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也。焦循正義曰：惠氏士奇《禮説》云：「屋粟、邦布，見《管子・輕重篇》。邦布者，口泉，衆寡有數，長短有度，荀子所謂『刀布之斂』，孟子所謂『布縷之征』。管子謂『籍於萬民六畜』，妄矣。蓋家辨其物，歲入其書，故鄉遂大夫得稽而征焉而入之外府者是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有田而不耕，使出三夫之地稅。凡民無職者出夫布，無田乃無職，使出一夫之口泉。出之民曰夫布，入之國曰邦布，其實一也。」謹案：《周禮・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出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説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征賦之稱布，司農有此二義，一爲泉布之布，則布即錢也。一爲布參印書以爲幣，而引《詩》爲證。《毛詩・衛風・氓》「抱布貿絲」，傳云：「布，幣也。」鄭玄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孔氏穎達正義云：「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篚』是也。」又云：「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賈氏公彦《載師》疏云：「此説非，故先鄭自破之。」是征賦之布爲泉布，非布帛，孟子不云泉布之征而云「布縷之征」，布與縷連稱，則布爲布帛，此趙氏所以不用夫布里布等説，而以爲軍行之横征也。且屋粟里布，國之常賦，不容缺緩，即用二用三，何致民有孚而父子離，則趙氏義爲長。

《史記》卷二《夏本紀》　海岱維青州：【略】厥貢鹽絺。裴駰集解：孔安國曰：「絺，細葛。」

《史記》卷二《夏本紀》　淮海維揚州：【略】貢金三品，瑤、琨、竹箭，齒、革、羽、旄，島夷卉服。裴駰集解：孔安國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張守節正義：《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渤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邑落，有人居，屬百濟。」又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在百濟南，隔海依島而居，凡百餘小國。此皆揚州之東島夷也。按：東南之夷草服葛越，焦竹之屬，越即苧祁也。

《史記》卷二《夏本紀》　華陽黑水惟梁州：【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裴駰集解：孔安國曰：「貢四獸之皮也。織皮，今罽也。」黑水西河惟雍州：【略】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序。裴駰集解：孔安國曰：「織皮，毛布。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氂之屬皆就次序，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　海、岱惟青州。【略】貢鹽、絺。顔師古注：「葛之精者曰絺。」

淮、海惟揚州。【略】厥棐織貝。顔師古注：「織謂細布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顏師古注：「織皮，謂罽也。言貢四獸之皮，又貢織（維）罽。」

荆、河惟豫州。【略】貢漆、枲、絺、紵。顏師古注：「紵，織紵爲布及練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略】織皮昆崙、析支、渠叟，西戎即敘。顏師古注：「昆崙、析支、渠叟，三國名也。言此諸國皆織毛皮，各得其業。」

杜佑《通典》卷一八七《邊防三》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郡。今武陵、澧陽、黔中、辰夷、盧溪、盧陽、靈溪、潭陽郡地皆是也。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賨布。《説文》曰：「賨，南蠻賦。」

《史記》卷一一《孝景本紀》 〔後二年正月〕，令徒隸衣七綴布。司馬貞索隱：七綴，蓋今七升布，言其粗，故令衣之也。張守節正義：衣，於既反。綴，祖工反。綴，八十縷也，與布相似。七升布用五百六十縷。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裴駰集解：韋昭曰：「布，葛布。」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壄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略】

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顏師古注：韋昭曰：「布，葛布也。」師古曰：「布謂諸雜細布皆是也。」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

《漢書》卷五一《賈山傳》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略】

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禄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顏師古注：「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

《漢書》卷六四下《王褒傳》 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 天鳳三年，莽下吏禄制度，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縷布二匹，顏師古注：孟康曰：「縷，八十（縷）〔縷〕也」師古曰：「縷音子公反。」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阨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禄皆如制度。」

《後漢書》卷四二《中山簡王劉焉傳》 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

《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傳・挹婁》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

《後漢書》卷八六《南蠻傳》 吴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賨布。雖時爲寇盜，而不足爲郡國患。

《後漢書》卷八六《南蠻傳巴郡南郡蠻》 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爲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李賢等注：《説文》：「幏，南郡蠻夷布也。」音公亞反。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時故事。

《後漢書》卷八六《西南夷傳・冉駹夷》 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氈。【略】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頓、毕觜、羊羖之屬。李賢等注：青頓，觜羖，並未詳。《字書》無此二字。《周書》：「伊尹爲四方獻令曰：『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匈、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龍角、神龜爲獻。』湯曰：『善。』」何承天《纂文》曰：「紕，氏罽也。」音卑疑反。毕即紕也。

《後漢書》卷九〇《烏桓傳》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爲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李賢等注：鄭玄注《周禮》曰：「毛之緐細者爲毳也。」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氈毼。李賢等注：《廣雅》曰：「氈毼，罽也。」氈音力于反。毼音胡達反。

劉安《淮南子》卷一《原道》 于、越生葛絺。高誘注：于，吴也。絺，細葛也。

郭憲《洞冥記》卷一 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亦名荃蘼，一名春蕪。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爲布，所謂春蕪布，亦名香荃布，堅密如紈冰也。握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彌月芬馥。

應劭《風俗通・佚文・四夷》 槃瓠之後，輸布一匹二丈，是謂賨布。廩君

之巴氏，出幏布八丈。《文選・魏都賦》注。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布》 華嶠《後漢書》曰：哀牢夷知染綵，紬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後用之。

《三國志》卷三〇《魏志・東夷傳・挹婁》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略】有五穀、牛、馬、麻布。

曹植《曹植集》卷三《望恩表》 臣聞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饑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餐。夫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餐短褐者，物有所急也。

《太平御覽》卷七〇八《服用部一〇》 《南州異物志》曰：罽氈以祥雜羣獸之毳爲之，鳥獸人物草木雲氣作氍毹，遠望軒若飛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罽》 韋輝光《毛詩問》曰：七月之時先褐。箋云：褐，毛布也，賤者之所服也。今罽亦用爲之。

《太平御覽》卷二〇《布帛部七・布》 《南州志》曰：桂州豐水縣有緑藤，俚人以爲布。

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八《方物記第一〇》 《魏略》云：先王性好毳，適有饋之牛尾者，因手結之。諸葛亮曰：將軍當復有遠志耶，止結毳而已。備乃投毳曰：以忘憂耳。按《韻寶》：毳音耳，織羽爲衣也。諸葛亮《與吴王書》云：所送白毳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

葛公答李恢曰：行當離別，以爲惆悵。今致氍毹一，以達心也。《聲類》云：織毛爲席曰氍毹。《華陽國志》汶山郡：本蜀北部冉駹都尉。北接蘭蜓九種之戎，有旄氈、斑罽、青頓、毫毳之屬。《周涪陵地圖記》云：銅柱灘東有錦繡洲，以此洲人能織錦罽也。

《奩史》卷四〇《蠶織門》 芭蕉葉煮之爲絲，女工紡績成布，今交阯葛也。《異物志》。

《晉書》卷九七《東夷傳・肅慎氏》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略】，績毛以爲布。

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巴志》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常璩《華陽國志》卷三《蜀志》 蜀郡江原縣　安漢、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潤細布，有羌筒盛。

常璩《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 永昌郡，古哀牢國。【略】有梧桐木，其華柔如絲，民績以爲布，幅廣五尺以還，潔白不受污，俗名曰「桐華布」。

法顯《法顯傳・鄯善國》 俗人衣服粗與漢地同，但以氈褐爲異。

陸劇《鄴中記》 石虎御府罽有雞頭文罽、鹿子罽、花罽。

《藝文類聚》卷八五《素》 晉郭義恭《廣志》曰：桐木，其葉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爲布。《聖證論》曰：梁冀時，布有垢則洗之於火。裴氏《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綿爲絮。皮圓當竹，剥古緑藤，績以爲布。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 顧微《廣州記》曰：阿林縣有勾芒木，里人斫其大樹半斷，新條更生，取其皮績以爲布，軟滑甚好。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 《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越疊。《廣志》曰：白疊布，毛織出諸簿洲。

厲荃《事物異名録》卷二五《布帛部》 麻布

徽紵　陸璣《詩疏》：苧亦麻也，剥取皮以竹刮其表，得裏韌如筋者，煮之用紬布，謂之徽紵。

《梁書》卷五三《良吏傳序》 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梁臺建，仍下寬大之書，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内，始得息肩。【略】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爲布。

《梁書》卷五四《諸夷傳・渴盤陁國》 渴盤陁國，于闐西小國也。【略】出好氈、金、玉。

《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龜兹國》 龜兹國，在尉犂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時舊國也。【略】風俗、婚姻、喪葬、物産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温爲異。又出細氈、饒銅、鐵、鉛、礜皮、氍毹、饒沙、鹽緑、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馬、犎牛等。

《南史》卷七九《夷貊傳下・渴盤陁國》 渴盤陁國，于闐西小國也。【略】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氈。

許嵩《建康實録》卷一三《宋下・世祖孝武皇帝》 〔大明五年十一月〕甲戌，初令民户輸布四疋。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八三《後晉高祖天福七年》 楚王〔馬〕希範作天策

府，極棟宇之盛；【略】地衣，秋冬用木綿。胡三省注：木綿，今南方多有焉。於春中作畦種之，至夏秋之交結實，至秋半，其實之外皮四裂，中踴出，白如綿。土人取而紡之，織以爲布，細密厚暖，宜以御冬。

胡三省《通鑑釋文辯誤》卷六《通鑑一百三十六》 武帝永明五年 魏主詔七廟親子孫及外戚緦麻已上親賦役無所與。

史炤《釋文》曰：緦，兩麻一絲之布也。余按《禮記·雜記》曰：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鄭玄註曰：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而不灰焉。孔穎達正義曰：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去其半而緦者，緦麻於朝服十五升之內抽去其半，以七升半用爲緦麻服之衰服也。鄭註云喪服去其半，而緦如絲是也。加灰錫也者，取緦以爲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錫，言滑易也。註云又無事其布而不灰焉者，《經》云去其半而緦，始云加灰錫，明此緦衰不加灰不治布故也。詳考《雜記》註疏，則朝服之布十五升去其半者爲緦麻服之衰，其加灰治布者則爲錫衰。史炤以緦爲兩麻一絲之布，其說不經見。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後周以皋紵爲衫，貴女功始也。《續事始》。

《隋書》卷八三《西域傳·康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絕。【略】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封牛、黃金、鏡沙、甜香、阿薩那香、瑟瑟、獺皮、氍毹、錦疊。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

《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一》

京兆府京兆郡　厥貢：韣氈。
原州平淳郡　土貢：氈、覆鞍氈。
寧州彭原郡　土貢：五色覆鞍氈。
慶州順化郡　土貢：胡女布。
靈州靈武郡　土貢：氈。
會州會寧郡　土貢：駝毛褐、覆鞍氈。
夏州朔方郡　土貢：氈。
綏州上郡　土貢：胡女布。
銀州銀川郡　土貢：女稽布。
宥州寧朔郡　土貢：氈。
勝州榆林郡　土貢：胡布。
豐州九原郡　土貢：駝毛褐、氈。
單于大都護府　土貢：胡女布。

《新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二》

河南府河南郡　土貢：絲葛。
汝州臨汝郡　土貢：紬。
虢州弘農郡　土貢：紬。
潁州汝陰郡　土貢：紬。
泗州臨淮郡　土貢：貲布。
濠州鍾離郡　土貢：紬、絲布。
登州東牟郡　土貢：貲布。
萊州東萊郡　土貢：貲布。
海州東海郡　土貢：楚布。
密州高密郡　土貢：貲布。

《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三》

河東道
厥賦：布。厥貢：布。
河中府河東郡　土貢：氈。
隰州大寧郡　土貢：胡女布。
汾州西河郡　土貢：毾㲪氈。
石州昌化郡　土貢：胡女布。
潞州上黨郡　土貢：貲布。
魏州魏郡　土貢：紬。
相州鄴郡　土貢：隔布。
縣州清河郡　土貢：氈、覆毾㲪氈。
邢州鉅鹿郡　土貢：絲布。
洺州廣平郡　土貢：紬。
滄州景城郡　土貢：絲布。

《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四》

江陵府江陵郡　土貢：貲布。

峽州夷陵郡　土貢：紵葛。
歸州巴東郡　土貢：紵葛。
夔州雲安郡　土貢：紵錫布。
涪州涪陵郡　土貢：獠布。
泌州淮安郡　土貢：布。
鄧州南陽郡　土貢：絲布。
鄀州富水郡　土貢：紵布。
洋州洋川郡　土貢：白交梭、火麻布。
利州益昌郡　土貢：絲布。
鳳州河池郡　土貢：布。
巴州清化郡　土貢：貲布。
開州盛山郡　土貢：白紵布。
果州南充郡　土貢：絲布。
隴右道
厥賦：布、麻。
涼州武威郡　土貢：毯。
西州交河郡　土貢：氎布、氍。

《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五》

楚州淮陰郡　土貢：貲布、紵布。
滁州永陽郡　土貢：貲布、絲布、練。
和州歷陽郡　土貢：紵布。
壽州壽春郡　土貢：絲布、紬。
廬州廬江郡　土貢：交梭絲布。
舒州同安郡　土貢：紵布。
光州弋陽郡　土貢：葛布。
安州安陸郡　土貢：青紵布。
黃州齊安郡　土貢：白紵布、貲布。
申州義陽郡　土貢：緋葛、紵布、貲布。
潤州丹楊郡　土貢：火麻布。
常州晉陵郡　土貢：布、兔褐、皂布。
蘇州吳郡　土貢：絲葛、布。
湖州吳興郡　土貢：折皂布、布。
婺州東陽郡　土貢：紵布。
溫州永嘉郡　土貢：布。
福州長樂郡　土貢：蕉布。
建州建安郡　土貢：竹練。
宣州宣城郡　土貢：絲頭紅毯、兔褐。
洪州豫章郡　土貢：絲布。
鄂州江夏郡　土貢：貲布。
岳州巴陵郡　土貢：紵布。
虔州南康郡　土貢：絲布、紵布、竹練。
吉州廬陵郡　土貢：絲葛、紵布。
撫州臨川郡　土貢：金絲布。
潭州長沙郡　土貢：絲葛、絲布。
郴州桂陽郡　土貢：紵布、絲布。
南州南川郡　土貢：斑布。
溱州溱溪郡　土貢：斑布。

《新唐書》卷四二《地理志六》

成都府蜀郡　土貢：高杼布。
漢州德陽郡　土貢：彌牟、紵布、衫段。
嘉州犍爲郡　土貢：紫葛。
邛州臨邛郡　土貢：絲布。
嶲州越嶲郡　土貢：絲布、花布。
戎州南溪郡　土貢：葛纖。
梓州梓潼郡　土貢：絲布。
遂州遂寧郡　土貢：絲布。
劍州普安郡　土貢：絲布。
普州安岳郡　土貢：葛布。
榮州和義郡　土貢：斑布。
瀘州瀘川郡　土貢：葛布、斑布。

《新唐書》卷四三《地理志七》

嶺南道

厥賦：蕉、紵、落麻。厥貢：竹布。

韶州始興郡　土貢：竹布。

循州海豐郡　土貢：布。

振州延德郡　土貢：斑布。

貴州懷澤郡　土貢：紵布。

連州連山郡　土貢：竹紵練、白紵細布。

富州開江郡　土貢：斑布。

鬱林州鬱林郡　土貢：布。

愛州九真郡　土貢：絁。

武安州武曲郡　土貢：朝霞布。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高昌》　高昌直京師西四千里而贏，其橫八百里，縱五百里，凡二十一城。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田地城，戊己校尉所治也。勝兵萬人。土沃，麥、禾皆再熟。有草名白疊，擷花可織爲布。

杜甫《杜工部集》卷一二《送段功曹歸廣州》　韶州白葛輕。

杜佑《通典》卷六《食貨六》

朔方郡貢白氎十領。　今夏州。

銀川郡貢女稍布五端。　今銀州。

平涼郡貢九尺白氎十領。　今原州。

會寧郡貢駝毛褐兩段。　今會州。

大寧郡貢胡女布五端。　今隰州。

昌化郡貢胡女布五端。　今石州。

臨汝郡貢絁二十疋。　今汝州。

臨淄郡貢絲葛十五疋。　今齊州。

臨淮郡貢貲布十疋。　今泗州。

東海郡貢楚布十疋。　今海州。

高密郡貢貲布十端。　今密州。

清河郡貢氎十領。　今貝州。

鉅鹿郡貢絲布十疋。　今邢州。

安西都護府貢緋氎五領。

交河郡貢氍布十端。　今西州。

安陸郡貢青紵十五疋。　今安州。

弋陽郡貢葛十疋。　今光州。

義陽郡貢葛十疋。　今申州。

廬江郡貢絲布十疋。　今廬州。

蘄春郡貢白紵布十五端。　今蘄州。

歷陽郡貢麻布十疋。　今和州。

鍾離郡貢絲布十疋。　今濠州。

壽春郡貢絲布十疋。　今壽州。

齊安郡貢紫紵布十端。　今黃州。

淮陰郡貢貲布十疋。　今楚州。

漢陽郡貢麻貲布十疋。　今沔州。

永陽郡貢紵練布十五疋。　今滁州。

南陽郡貢絲布十疋。　今鄧州。

漢東郡貢葛五疋。　今隨州。

竟陵郡貢白紵布一端。　今復州。

武陵郡貢紵練布十端。　今朗州。

富水郡貢白紵布十端。　今鄂州。

益昌郡貢絲布十疋。　今利州。

南平郡貢葛五疋。　今渝州。

晉陵郡貢細青紵布十疋。　今常州。

吳郡貢絲葛十疋。　今蘇州。

吳興郡貢苧布三十端。　今湖州。

新安郡貢紵布十五端。　今歙州。

長樂郡貢蕉二十疋。　今福州。

建安郡貢蕉二十疋。　今建州。

潮陽郡貢蕉十疋。　今潮州。

宣城郡貢白紵布十疋。　今宣州。

豫章郡貢葛五十疋。　今洪州。

長沙郡貢葛十五疋。今潭州。
南康郡貢竹布二十疋。今虔州。
零陵郡貢葛十疋。今永州。
臨川郡貢葛布十疋。今撫州。
桂陽郡貢白紵布十疋。今郴州。
廬陵郡貢白紵布二十端。今吉州。
潯陽郡貢葛十疋。今江州。
江華郡貢白布十端。今道州。
宜春郡貢白紵布十疋。今袁州。
巴陵郡貢白紵布十疋。今岳州。
蜀郡貢高紵衫段二十疋。今益州。
德陽郡貢彌布十疋。紵布十疋。今漢州。
普安郡貢絲布十疋。今劍州。
臨邛郡貢絲布十疋。今邛州。
越巂郡貢絲布十疋。今巂州。
南溪郡貢葛十疋。今戎州。
南充郡貢絲布十疋。今果州。
仁壽郡貢細葛五疋。今陵州。
瀘川郡貢葛十疋。今瀘州。
安岳郡貢葛十疋。今普州。
和義郡貢班布六疋。今榮州。
涪陵郡貢連頭獠布十段。今涪州。
南川郡貢布五端。今南州。
安南都護府貢蕉十端。
新興郡貢蕉五疋。今新州。
連山郡貢細布十疋。今連州。
開江郡貢班布五端。今富州。
懷澤郡貢細白紵布十端。今貴州。

杜佑《通典》卷一八七《邊防三》 黑僰濮，在永昌西南，山居耐勤苦。其衣服，婦人以一幅布爲裙，或以貫頭；丈夫以裂皮爲衣。其境出白蹄牛、犀、象、琥珀、金、桐華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關內道二》
華州貢，賦：賦：〔布〕。
鳳翔府貢，賦：賦：布。
隴州貢，賦：賦：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關內道三》
涇州貢，賦：賦：布。
原州貢，賦：開元貢：覆鞍氈。賦：布。
邠州貢，賦：賦：布。
寧州貢，賦：賦：布。
慶州貢，賦：賦：胡布。
鄜州貢，賦：賦：布。元和賦同。
丹州貢，賦：賦：布。
延州貢，賦：賦：布。元和賦同。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四《關內道四》
會州貢，賦：開元貢：覆鞍氈。
夏州貢，賦：開元貢：氈。賦：布。
綏州貢，賦：賦：布。
銀州貢，賦：開元貢：女稽布。賦：布。
勝州貢，賦：開元貢：女稽布。賦：布。
豐州貢，賦：賦：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六《河南道二》
陝州貢，賦：賦：布、絁。
虢州貢，賦：賦：絁。
汝州貢，賦：開元貢：細絁。賦：絁。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七《河南道三》
潁州貢，賦：開元貢：絁二十四。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九《河南道五》
泗州貢，賦：開元貢：細貲布。賦：布。
濠州貢，賦：開元貢：官絁。賦：絁、布。

申州貢、賦：開元貢：葛十匹。賦：布。
光州貢、賦：開元貢：葛十匹。賦：紬。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一《河南道七》

密州貢、賦：開元貢：細布。賦：紬布。
海州貢、賦：開元貢：楚布。
萊州貢、賦：賦：貲布。
登州貢、賦：賦：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二《河東道一》

河中府貢、賦：賦：布。
絳州貢、賦：賦：布。
晉州貢、賦：賦：布。
慈州貢、賦：賦：布。
隰州貢、賦：開元貢：胡女布。賦：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三《河東道二》

太原府貢、賦：賦：布。
汾州貢、賦：賦：布。
沁州貢、賦：賦：麻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四《河東道三》

嵐州貢、賦：賦：布。
石州貢、賦：開元貢：胡女布三端。賦：布。
忻州貢、賦：賦：布。
代州貢、賦：〔賦：布。〕
蔚州貢、賦：賦：布。
雲州貢、賦：賦：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五《河東道四》

潞州貢、賦：賦：布。
澤州貢、賦：賦：布。
邢州貢、賦：開元貢：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六《河北道一》

魏州貢、賦：賦：紬。
貝州貢、賦：開元貢：白氎。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一《山南道二》

襄州貢、賦：開元貢：火麻布。
鄧州貢、賦：開元貢：白紵、絲布。賦：布。
復州貢、賦：開元貢：白紵布一十四。賦：布。
鄖州貢、賦：開元貢：白紵布二十匹。賦：布。
唐州貢、賦：開元貢：布。賦：布。
隨州貢、賦：開元貢：葛。賦：布。元和貢：葛五匹。
均州貢、賦：賦：布。
房州貢、賦：賦：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二《山南道三》

興元府貢、賦：賦：布。
洋州貢、賦：開元貢：大麻布、野紵布。
利州貢、賦：開元貢：絲布。賦：布。
鳳州貢、賦：賦：布。元和貢：土布。
興州貢、賦：賦：布。
成州貢、賦：賦：布。
文州貢、賦：賦：布。
扶州貢、賦：賦：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江南道一》

潤州貢、賦：賦：布。
常州貢、賦：開元貢：細紵，紅紫二色縣布。賦：紵布。
蘇州貢、賦：賦：布。元和貢：絲葛十匹。
杭州貢、賦：賦：紵布。
湖州貢、賦：開元貢：絲布。賦：布。元和貢：布三十三端。
睦州貢、賦：賦：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六《江南道二》

婺州貢、賦：賦：紵布。
衢州貢、賦：賦：紵布。
處州貢、賦：開元貢：紵布。元和貢：紵布，麻布，樹皮布。

温州貢、賦：開元貢：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七《江南道三》

鄂州貢、賦：賦：紵布。

沔州貢、賦：開元貢：白紵布一端。元和貢：麻貲布一端。

安州貢、賦：開元貢：紵布一十八匹。元和貢：紵布一十匹。

黄州貢、賦：開元貢：紵貲布十匹。賦：布。

蘄州貢、賦：開元貢：白紵細布。元和貢：白紵布一十五匹。

岳州貢、賦：開元貢：細紵布。元和貢：白紵練布七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江南道四》

洪州貢、賦：開元貢：紵布。元和貢：細葛布一十五匹。

饒州貢、賦：開元貢：紵布。

虔州貢、賦：開元貢：白紵布。元和貢：白紵布。

吉州貢、賦：開元貢：白紵布。

袁州貢、賦：開元貢：白紵布、麻布。

撫州貢、賦：開元貢：葛十匹。元和貢：葛十匹。

宣州貢、賦：開元貢：白紵布。

歙州貢、賦：開元貢：麻布。元和貢：細紵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九《江南道五》

潭州貢、賦：開元貢：葛布十五匹。元和貢：絲布十五匹。

郴州貢、賦：開元貢：細白紵。元和貢：細白紵。

永州貢、賦：開元貢：細葛。

連州貢、賦：開元貢：細布。

道州貢、賦：開元貢：細紵布。元和貢：細紵布。

邵州貢、賦：開元貢：麻布。

福州貢、賦：元和貢：白蕉。

建州貢、賦：開元貢：蕉葛布。元和貢：焦布。

泉州貢、賦：賦：紵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〇《江南道六》

黔州貢、賦：賦：布。元和貢：竹布，紵麻布。

涪州貢、賦：元和貢：連頭十段布一匹。

夷州貢、賦：開元貢：斑布。賦：黶布。

南州貢、賦：開元貢：斑布。

溱州貢、賦：開元貢：楮皮布，紵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一《劍南道上》

成都府貢、賦：開元貢：布八匹。元和貢：高杼褌布、絲布。

漢州貢、賦：開元貢：布二十匹。元和貢：彌牟布、紵布。

邛州貢、賦：開元貢：絲布一十匹。元和貢：絲布一十匹。

資州貢、賦：元和貢：麻布。

嘉州貢、賦：賦：小布。

戎州貢、賦：開元貢：葛五匹，紵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二《劍南道中》

雅州貢、賦：賦：絺。

眉州貢、賦：開元貢：獠麻布。元和貢同。

茂州貢、賦：賦：麻布。

翼州貢、賦：賦：麻布。

嶲州貢、賦：開元貢：絲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三《劍南道下》

梓州貢、賦：開元貢：絲布。賦：布。

渝州貢、賦：開元貢：葛五匹。

普州貢、賦：開元貢：葛八匹。賦：紵布。

榮州貢、賦：開元貢：斑布六匹。元和貢：斑布。

陵州貢、賦：開元貢：細葛四匹。元和貢同。

瀘州貢、賦：賦：布。

昌州貢、賦：（開元）（元和）貢：筒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四《嶺南道一》

廣州貢、賦：開元貢：絲布，竹布，蕉布。

潮州貢、賦：開元貢：蕉葛布。元和貢：細蕉布。

端州（貢、賦：開元貢：蕉布，麻布。）

康州貢、賦：開元貢：蕉布，麻布。

封州貢、賦：開元貢：蕉布，麻布。

韶州貢、賦：開元貢：麻布，竹布十五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七《嶺南道四》

賀州貢、賦：開元貢：蕉布、竹布。

富州貢、賦：開元貢：斑布。元和貢：斑布五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八《嶺南道五》

貴州貢、賦：開元貢：紵布。

賓州貢、賦：開元貢：筒布、蕉布。

安南貢、賦：開元貢：蕉布。

武安州貢：朝霞布食單。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九《隴右道上》

渭州貢、賦：賦：布。

武州貢、賦：賦：布。

蘭州貢、賦：開元貢：褐。

河州貢、賦：賦：布。

鄯州貢、賦：開元貢：褐十匹。賦：布。

廓州貢、賦：〔賦：布。〕

岷州貢、賦：賦：布。

洮州貢、賦：開元貢：褐。

疊州貢、賦：賦：布。

芳州貢、賦：賦：布。

宕州貢、賦：賦：布。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四〇《隴右道下》

涼州貢、賦：開元貢：柔毛氈。

劉禹錫《劉賓客文集》卷九《連州刺史廳壁記》 原鮮而膴，卉物柔澤，故紵蕉爲三服貴，歲貢十笥。

《舊五代史》卷八〇《晉書・高祖紀論》 史臣曰：晉祖潛躍之前，沈毅而已。及其爲君也，旰食宵衣，禮賢從諫，慕黃、老之教，樂清淨之風，以絁爲衣，以麻爲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終。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

房州【略】貢紵布。

鄂州【略】貢白紵。

信陽軍【略】貢紵布。

《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

恩州【略】貢白氈。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

京兆府【略】貢鞾氈。

保安軍【略】貢毛段。

慶陽府【略】貢紫茸白花氈。

涇州【略】貢毛氈段。

鎮戎軍【略】貢白氈。

熙州【略】貢毛氈段。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湖州【略】貢白紵。

常州【略】貢白紵。

建德府【略】貢白紵。

揚州【略】貢白苧布。

楚州【略】貢苧布。

壽春府【略】貢葛布。

廬州【略】貢紗、絹。

蘄州【略】貢苧布。

和州【略】貢苧布、練布。

光州【略】貢葛布。

黃州【略】貢苧布。

寧國府【略】貢紵布。

徽州【略】貢白苧。

贛州【略】貢白紵。

吉州【略】貢紵布。

袁州【略】貢紵布。

德安府【略】貢青紵。

常德府【略】貢布、練布。

道州【略】貢白紵。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福州【略】元豐貢：紅花蕉布。

建寧府【略】貢練。

興化軍【略】貢葛布。

成都府【略】貢高紵布。

綿州【略】貢紵布。

漢州【略】貢紵布。

邛州【略】貢絲布。

順慶府【略】貢絲布。

開州【略】貢白紵。

重慶府【略】貢葛布。

《宋史》卷九〇《地理志六》

潮州【略】貢蕉布。

連州【略】貢苧布。

梅州【略】貢布。

英德府【略】貢紵布。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絺、綌》　段氏《蜀記》曰：邛州鎮南蕉葛，上者一疋直十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河南道一六・泗州》

土產：貨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九《河南道一九・淄州》

土產：出麻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〇《河南道二〇・登州》

土產：紗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〇《河南道二〇・萊州》

土產：麻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二《河南道二二・海州》

土產：楚布。以其地當楚分，其布精好，故名。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四《河南道二四・密州》

土產：細布，舊貢。絁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五《關西道一・雍州》

土產：韐氈。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〇《關西道六・鳳翔府》

土產：布、松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二《關西道八・涇州》

土產：布、氈。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三《關西道九・原州》

土產：覆鞍氈、貢。白氈。賦：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三《關西道九・慶州》

土產：胡女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四《關西道一〇・邠州》

土產：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四《關西道一〇・寧州》

土產：亦同邠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五《關西道一一・鄜州》

賦：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七《關西道一三・會州》

土產：覆鞍氈、駝褐。已上爲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七《關西道一三・夏州》

土產：氈，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八《關西道一四・綏州》

土產：胡女布。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八《關西道一四・銀州》

土產：貢：女稽布。賦：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九《關西道一五・豐州》

土產：衣以褐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一《河東道二・分州》

賦：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二《河東道三・石州》

土產：胡女布。賦：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二《河東道三・忻州》

賦：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三《河東道四・晉州》

賦：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五《河東道六・潞州》

土產：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六《河東道七・蒲州》

土產：氈毯，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七《河東道八・絳州》

土產：貲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八《河東道九・慈州》

賦：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九《河東道一〇・代州》

土產：胡女布。舊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一《河東道一二・蔚州》

賦：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六《河北道五・衛州》

土產：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八《河北道七・貝州》

土產：白氈、貢。韋氈、貢。絲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九《河北道八・邢州》

土產：絲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〇《河北道九・趙州》

土產：絲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三《河北道一二・深州》

土產：布。

土產：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七《河北道一六・雄州》

土產：古戰争之地，【略】布之外，別無藥物。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一《河北道二〇・燕州》

土產：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二《劍南西道一・益州》

土產：【略】今貢：高杼布、出新都。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三《劍南西道二・漢州》

土產：紵布、彌牟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三《劍南西道二・永康軍》

土產：舊貢：交梭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四《劍南西道三・嘉州》

土產：紫葛。今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五《劍南西道四・邛州》

土產：絲布、細葛。段氏《伐蜀記》云：「鎮南焦葛上者匹直十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九《劍南西道八・姚州》

土產：有橦木皮以爲布，越氈。《蜀記》云：「雲南越氈旌，蜀也。」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〇《劍南西道九・嶲州》

土產：絲布。有橦木，可以爲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一《劍南西道一〇・靜州》

土產：筒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三《劍南東道二・綿州》

土產：毯。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四《劍南東道三・劍州》

土產：絲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五《劍南東道四・陵州》

土產：細葛。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五《劍南東道四・榮州》

土產：舊貢斑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六《劍南東道五・果州》

土産：絲布。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六《劍南東道五・閬州》

土産：獠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八《劍南東道七・瀘州》

土産：斑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八《劍南東道七・昌州》

土産：斑布、筒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一《江南東道三・蘇州》

土産：絲葛。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二《江南東道四・常州》

土産：紅紫綿布、白紵布。出〔晉陵、武進、無錫、宜興〕四縣。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二《江南東道四・江陰軍》

土産：同常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四《江南東道六・湖州》

土産：白紵布。

苧溪，在〔德清〕縣東二十五里。《山墟名》云：「苧溪，以貢苧爲名。」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五《江南東道七・睦州》

土産：絲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五《江南東道七・秀州》

土産：同蘇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七《江南東道九・衢州》

土産：白紵，大麻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〇《江南東道一二・福州》

土産：蕉葛、絲布、紵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〇《江南東道一二・南劍州》

土産：白苧布。出將樂。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三《江南西道一・宣州》

土産：紵布、五色線毯。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三《江南西道一・廣德軍》

土産：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六《江南西道四・洪州》

土産：葛布、絲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八《江南西道六・虔州》

土産：葛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九《江南西道七・袁州》

土産：白紵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九《江南西道七・吉州》

土産：絲布、白紵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〇《江南西道八・撫州》

土産：苧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一《江南西道九・江州》

土産：葛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一《江南西道九・南康軍》

土産：葛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二《江南西道一〇・鄂州》

土産：紵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三《江南西道一一・岳州》

土産：白紵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四《江南西道一二・潭州》

土産：絲布、葛布、紵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六《江南西道一四・道州》

土産：白紵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六《江南西道一四・永州》

土産：細葛。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六《江南西道一四・全州》

土産：貢【略】細白葛。唐永徽年中罷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七《江南西道一五・郴州》

土産：白紵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七《江南西道一五・連州》

土産：細布，白苧。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八《江南西道一六・朗州》

土產：白紵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〇《江南西道一八・涪州》

土產：連頭獠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〇《江南西道一八・黔州》

土產：粗麻布，竹布，紵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二《江南西道二〇・南州》

土產：班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四《淮南道二・和州》

土產：貢：紵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四《淮南道二・楚州》

土產：貲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五《淮南道三・舒州》

土產：白紵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六《淮南道四・廬州》

土產：交梭絲布。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七《淮南道五・蘄州》

土產：白紵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八《淮南道六・滁州》

土產：貲布。舊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九《淮南道七・壽州》

土產：絲布、麻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一《淮南道九・黃州》

土產：白苧布、貲布。見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一《淮南道九・漢陽軍》

土產：貲布。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二《淮南道一〇・安州》

土產：青紵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二《淮南道一〇・信陽軍》

土產：舊貢：緋葛、白紵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四《山南西道二・文州》

土產：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八《山南西道六・廣安軍》

土產：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〇《山南西道八・壁州》

土產：麻布、絲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一《山南西道九・商州》

土產：麻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二《山南東道一・鄧州》

土產：絲布。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三《山南東道二・房州》

土產：賦：紫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四《山南東道三・郢州》

土產：紵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四《山南東道三・復州》

土產：白紵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五《山南東道四・襄州》

土產：大麻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六《山南東道五・荆門軍》

土產：並與襄、荆二州同。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七《山南東道六・雲安軍》

土產：同夔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八《山南東道七・夔州》

土產：紵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二《隴右道三・涼州》

土產：毯。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二《隴右道三・甘州》

土產：馳褐、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五六《隴右道七・西州》

土產：《漢書》曰：「彼婦女以婆羅樹皮績爲白疊布尤好，以充職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五六《隴右道七・庭州》

土産：緋氈。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七《嶺南道一・廣州》

土産：蕉布、竹布。

信安縣，又有精里，出精草布。又有勾緣藤，南人績以爲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五八《嶺南道二・潮州》

土産：蕉布、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五八《嶺南道二・春州》

土産：蕉葛。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五八《嶺南道二・藤州》

土産：竹子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九《嶺南道三・韶州》

土産：蕉布、竹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〇《嶺南道四・梅州》

土産：竹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〇《嶺南道四・英州》

土産：同廣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〇《嶺南道四・南雄州》

土産：單竹。練爲麻，可以爲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三《嶺南道七・新州》

土産：紵布、都落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四《嶺南道八・封州》

土産：都落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五《嶺南道九・鬱林州》

土産：貢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五《嶺南道九・象州》

土産：有古紵。俚人績以爲布。《尚書》云「島夷卉服」，此也。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六《嶺南道一〇・融州》

土産：苧密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六《嶺南道一〇・貴州》

土産：古貝布，古貢。

鬱林縣　藉細布，一號鬱林布。比蜀黃潤，古稱云「筒中黃潤，一端數金」。《淮南子》云：「弱緆，細布也。」《漢書》云「白越」，即此布也。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七《嶺南道一一・容州》

土産：竹子布、蕉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八《嶺南道一二・宜州》

土産：狹幅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九《嶺南道一三・瓊州》

土産：吉貝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〇《嶺南道一四・交州》

土産：蕉布、花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五《東夷四・挹婁》

土俗物産：有五穀、牛馬、麻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八《南蠻三・盤瓠》

土俗：其民皆射生而食用，輸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八《南蠻三・廩君》

土俗物産：幏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九《南蠻四・黑僰濮》

其境出【略】桐華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一《西戎二・龜茲》

土俗物産：細氈、罽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一《北狄三・匈奴下》

土俗物産：氈毯、毛褐。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二《北狄四・南匈奴》

土俗物産：氈毯、毳褐。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西路・隨州》

土貢葛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西路・房州》

土貢紵五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西路・郢州》

土貢白紵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西路・信陽軍》

土貢紵布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恩州》

土貢白氈一十領。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三《陝西路・京兆府》

土貢韡氈一十領。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三《陝西路・慶州》

土貢紫茸氈四領，氈二十領。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三《陝西路・保安軍》

土貢毛氉五段。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三《陝西路・涇州》

土貢紫茸毛氉一十段。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三《陝西路・熙州》

土貢毛氉一十段。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三《陝西路・鎮戎軍》

土貢白氈二十領。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四《河東路・豐州》

土貢氈一十領。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揚州》

土貢細紵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楚州》

土貢紵布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壽州》

土貢葛布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蘄州》

土貢白紵布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和州》

土貢紵、練各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舒州》

土貢白紵布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光州》

土貢葛布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黃州》

土貢白紵布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兩浙路・蘇州》

土貢葛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兩浙路・湖州》

土貢白紵布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兩浙路・常州》

土貢白紵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兩浙路・睦州》

土貢白紵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江南路・宣州》

土貢白紵布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江南路・歙州》

土貢白紵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江南路・洪州》

土貢葛三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江南路・虔州》

土貢白紵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江南路・吉州》

土貢葛一十匹，紵布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江南路・袁州》

土貢白紵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江南路・撫州》

土貢葛三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江南路・筠州》

土貢紵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江南路・興國軍》

土貢紵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江南路・南安軍》

土貢紵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荆湖路・潭州》

土貢葛三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荆湖路・道州》

土貢白紵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荆湖路・永州》

土貢葛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荆湖路・郴州》

土貢紵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荆湖路・全州》

土貢葛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荆湖路・江陵府》

土貢紵布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荆湖路・安州》

土貢紵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荆湖路・鼎州》

土貢布一十匹，紵、練各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荆湖路・岳州》

土貢紵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荆湖路・歸州》

土貢紵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成都府路・成都府》

土貢高紵布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成都府路・綿州》

土貢紵布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成都府路・漢州》

土貢紵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成都府路・邛州》

土貢絲布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梓州路・果州》

土貢絲布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梓州路・普州》

土貢葛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梓州路・戎州》

土貢葛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梓州路・瀘州》

土貢葛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梓州路・榮州》

土貢斑布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梓州路・富順監》

土貢葛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八《夔州路・開州》

土貢白苧五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八《夔州路・渝州》

土貢葛布五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九《福建路・福州》

土貢紅花蕉布三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九《福建路・建州》

土貢練五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九《福建路・泉州》

土貢蕉、葛各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九《福建路・邵武軍》

土貢紵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九《福建路・興化軍》

土貢葛布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九《廣南路・潮州》

土貢蕉布五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九《廣南路・連州》

土貢白紵布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九《廣南路・梅州》

土貢布五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九《廣南路・英州》

土貢紵布一十匹。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

信陽軍【略】貢紵布。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

涇州【略】貢毛氈段。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湖州【略】貢白紵。

蘄州【略】貢苧布。

安豐軍【略】貢葛布。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福州【略】元豐貢紅花蕉布。

福建路，蓋古閩越之地。其地東南際海，西北多峻嶺抵江。王氏竊據垂五十年，三分其地。宋初，盡復之。有銀、銅、葛越之産，茶、鹽、海物之饒。民安土樂業，川源浸灌，田疇膏沃，無凶年之憂。

成都府【略】貢高紵布。

順慶府【略】貢絲布。

開州【略】貢白紵。

重慶府【略】貢葛布。

《宋史》卷九〇《地理志六》

潮州【略】貢蕉布。

連州【略】貢苧布。

梅州【略】貢布。

英德府【略】貢紵布。

《宋史》卷二四九《外國傳六》 高昌即西州也。【略】出貂鼠、白氎、繡文花蕊布。

《宋史》卷二四九《外國傳六・龜茲》 龜茲本回鶻別種。【略】國城有市井而無錢貨，以花蕊布博易。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 遼陽府産師姑布。

《天聖令・雜令》卷第三〇 諸在京諸司官，應官給牀席、氈褥、帳設者，皆儀鸞司供備。及諸處使人在驛安置者，亦量給氈被。若席經二年、氈經五年、褥經七年有破壞者，請新納故。諸司自有公廨者，不用此令。【略】

右並因舊文，以新制參定。

吕陶《浄德集》卷四《奉使回奏十事狀》 貼黄

賦税科折，不得其平，則生民受弊，乃王政之急務，切慮諸路亦有如此，伏乞早賜指揮。

臣伏見成都路轉運司，逐年下六州軍買官布七十萬匹，于十一月支錢，至次年六七月收納，並係上三等税户名下，均定收買，因其田税多寡而科所賣之數，名雖和買，實則配率，行之已久，習以爲常。元豐以前，每匹支錢四百五十文或四百文，不致刻剥，人尚樂輸。至元豐元年，轉運判官王宗望曉諭州縣，各令減價，其間官吏迎奉風旨，損直太過。蜀中近歲雖重物，輕惟錢輕，布價不甚賤，蓋官中須索如此之多，地利人力所出有限故也。近歲逐處所支，每匹纔二百九十文，而民間輸納乃五六百文，郡縣每月所申，實直每匹不下四百五十，案據具在，可以考驗，豈于和買獨減價錢，民力供輸尤爲不易。乞下轉運司，今後勘會實直，添支價錢，庶得遠方農民，蒙被德澤。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 練子出兩江州峒，大略似苧布，有花紋者謂之花練，土人亦自貴重。

緑亦出兩江州峒，如中國線羅，上有徧地小方勝紋。

蠻穭出西南諸蕃，以大理者爲最。蠻人晝掖夜臥，無貴賤，人有一番。

黎幕出海南黎峒，黎人得中國錦綵，拆取色絲，間木綿挑織而成，每以四副聯成一幕。

黎單亦黎人所織，青紅間道木綿布也。桂林人悉買以爲臥具。

莊綽《雞肋編》卷上《定州刻絲與各地工藝》 蘇州以黄草心織布，色白而細，幾若羅縠。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六《服用門・布》 廣西觸處富有苧麻，觸處善織布，柳布、象布，商人貿遷而聞于四方者也。静江府古縣民間織布，繫軸於腰而織之，其欲他幹則軸而行，意其必踈數不均且甚慢矣。及買以日用，乃復甚佳，視

他布最耐久，但其幅狹耳。原其所以然，蓋以稻穰心燒灰煮布縷，而以滑石粉膏之，行梭滑而布以緊也。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六《服用門・練子》 邕州左右江溪峒地產苧麻，潔白細薄而長，土人擇其尤細長者爲練子，暑衣之輕涼離汗者也。漢高祖有天下，令賈人無得衣綈，則其可貴，自漢而然。有花紋者爲花練，一端長四丈餘，而重止數十錢，捲而入之小竹筒尚有餘地，以染真紅尤易着色，厥價不廉，稍細者一端十餘緡也。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六《服用門・氊》 西南蠻地產綿羊，固宜多氊毳，自蠻王而下至小蠻，無一不披氊者，但蠻王中錦衫披氊，小蠻袒裼披氊爾。北氊厚而堅，南氊之長至三丈餘，其闊亦一丈六七尺，摺其闊而夾縫之，猶闊八九尺許，以一長氊帶貫其摺處，乃披氊而繫帶於腰，婆娑然也。晝則披，夜則臥，雨晴寒暑未始離身。其上有核桃紋，長大而輕者爲妙，大理國所產也，佳者緣以皁。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六《服用門・吉貝》 吉貝木如低小桑枝，蕚類芙蓉，花之心葉皆細茸絮，長半寸許，宛如柳綿，有黑子數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鐵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紡，不類緝績，以之爲布，最爲堅善。《唐史》以爲古貝，又以爲草屬，顧古吉字訛，草木物異，不知別有草生之古貝，非木生之吉貝耶，將微木似草字畫，以疑傳疑耶。雷、化、廉州及南海黎峒富有，以代絲紵。雷、化、廉州有織匹幅長闊而潔白細密者，名曰蠻吉貝。狹幅麤踈而色暗者，名曰麤吉貝。有絶細而輕軟潔白服之且耐久者。海南所織則多品矣，幅極闊不成端匹，聯二幅可爲臥單，名曰黎單。間以五采，異紋炳然，聯四幅可以爲幕者，名曰黎飾。五色鮮明，可以蓋文書几案者，名曰鞍搭。其長者黎人用以繚腰。南詔所織尤精好。白色者，朝霞也。國王服白氎，王妻服朝霞。《唐史》所謂白氎、吉貝、朝霞，吉貝是也。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四《財賦一・西川布估錢》 西川布估錢者，始天聖中。薛田帥蜀，於成都府、邛、蜀、彭、漢州、永康軍產麻六郡，歲市官布，每匹給錢三百，以起上供及三路綱運。是時價值頗優，民樂與官爲市。至熙寧間，物已貴，于是每匹增價至四百，然始以等第配率。及軍興以來，遂改理估錢，以贍大軍，每匹至爲錢三千。後節次減免，至慶元初，每匹猶理兩千，或一千七百。三年，袁起巖爲帥，與諸司議每年減其半，制置司成都府抱五萬緡，總領所三十萬緡，轉運司五萬緡，每年春正月，乞降度牒百五十，下制司出賣錢十五萬緡，所餘四千七百緡，令提刑提舉司抱納，九月癸亥以聞。今西川布估錢，實理緡錢六十五萬緡。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四《財賦一・廣西折布錢》 廣西折布錢者，舊有之，獨桂、昭二州，歲產布九萬二百匹有奇，每匹折錢五百。紹興五年，張魏公爲都督，每匹增至一千五百文。二十年，駱彬爲廣西提刑代還，奏減三之一。上悅，從之，擢彬直祕閣。正月丙午。今實理緡錢九萬云。

祝穆《方輿勝覽》卷三〇《湖北路・辰州》 土產：輸賓布。古者蠻夷無稅，漢興，始以口計賦，輸賓布。

祝穆《方輿勝覽》卷三七《廣東路・連州》 土產：紵蕉。劉禹錫《連州刺史廳壁記》：原鮮而膴，卉物柔澤，故紵蕉爲王服貴，歲貢十笥。

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二一《外國貢進禮物》 諸小國貢進物件

高昌國　龜茲國　于闐國　大食國　小食國　甘州　沙州　涼州

已上諸國三年一次遣使，約四百餘人，至契丹貢獻。

玉　珠　犀　乳香　琥珀　瑪瑙器　賓鐵兵器　斜合黑皮　褐黑絲　門得絲　怕里呵　碉砂　褐里絲

已上皆細毛織成，以二丈爲匹。

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七《輿地三》 恩州【略】貢白氈。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八《輿地四》 南兗州【略】貢白苧布。

楚州【略】貢紵布。

壽州【略】貢葛布。

和州【略】貢紵布、練布。

舒州【略】貢白紵。

蘄州【略】貢紵布。

光州【略】貢石斛、葛布。

寧國府【略】貢紵布。

常州【略】貢白紵。

湖州【略】貢白紵。

嚴州【略】貢白紵。

吉州【略】貢紵布。

贛州【略】貢白紵。
福州【略】貢蕉布。
泉州【略】貢綿、蕉葛。
興化軍【略】貢綿、葛布。
潮州【略】貢蕉布。
梅州【略】貢布。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九《輿地五》 鄂州【略】貢白紵。
德安府【略】貢青紵。
黃州【略】貢紵布。
道州【略】貢白紵。
連州【略】貢紵布。
信陽軍【略】貢紵布。
鼎州【略】貢紵布、練。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一《輿地七》 重慶府【略】貢葛布。
開州【略】貢白紵。
榮州【略】貢斑布。
綿州【略】貢紵布。
成都府【略】貢高紵布。
漢州【略】貢紵布。
果州【略】貢絲布。
褐州【略】貢絲布、花布。
涇州【略】貢紫茸、毛褐段。
慶州【略】貢紫茸、白花毯。
鎮戎軍【略】貢白毯。
夏州【略】貢黃毯。
綏州【略】貢胡女布。
銀州【略】貢女稽布。
勝州【略】貢胡女布。
夏州【略】貢氈。
豐州【略】貢駝毛、褐、氈。
勝州【略】貢胡布、青絁。
靈州【略】貢氈。
宥州【略】貢氈。
熙州【略】貢毛段。
涼州【略】貢毯。
西州【略】貢氍布。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三《輿地九》 英州【略】貢絲布。

舊題宇文懋昭撰《大金國志》卷三九《初興風土》 女真在契丹東北隅，地饒山林，田宜麻穀，土產人參、蜜蠟、北珠、生金、細布、松實、白附子。

《金史》卷八七《綺羅門》 宋仁宗詔禁女子不得衣白褐毛段并黲褐帛。《文獻通考》。

俞琬《席上腐談》卷上 《豳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氏云：褐，毛布也。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卒歲。愚按，《孟子》云「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之君，亦言貴賤之殊耳。褐乃編枲粗短衣，不黃不皂，賤者之服，非毛布也。褐字從衣，氈字從毛，鄭氏誤以褐爲氈，遂云：褐，毛布也。毛布乃今之斜氈，價貴于苧麻多矣，此豈賤者之服？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八《土貢一》 〔宋寧宗嘉泰二年〕福建路每年常貢：

福州紅蕉花布。大中祥符、天聖、元祐間俱貢，紹興初罷。
建寧府上供【略】練布。
泉州蕉布、永春縣出，淳祐中貢。生苧布二十匹。蕉布、葛布，共五十匹。元豐中貢。
興化軍，葛布一十匹。

〔遼太宗天顯〕五年三月，人皇王獻白紵。【略】

致和元年三月，雲南安隆寨土官岑世忠與其兄世興相攻籍，其民户來附，歲輸布三千匹。請立宣撫司以總之，不允。

二年五月，龍牙門蠻遣使奉表，貢方物。【略】

三年三月，八番嚴霞洞蠻來降，願歲輸布二千五百匹。設蠻夷官鎮撫之。

〔遼天祚帝乾統九年〕高昌國、龜茲國、于闐國、大食國、小食國、甘州、沙州、涼州諸小國進貢物。【略】

褐里絲、門得絲、怕里絲。褐里絲以下，皆細毛織成，以二丈爲匹。皆三年一次貢獻。

《元史・世祖紀一二》〔至元二十六年夏四月，癸酉〕，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綿提舉司，責民歲輸木綿十萬匹，以都提舉司總之。

《大元氈罽工物記》　氈罽之用至廣也，故以之蒙車焉，以之籍地焉，而鋪設障蔽之需咸以之，故諸司寺監，歲有定制，以給用焉。

氈罽之工

御用

成宗皇帝大德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奉旨，寢殿内造地氈，命與只里哈乎同議長短闊狹尺寸，命那懷成造，工部委官計料工物，造成察罕□兒寢殿地氈五扇，總積方尺九百九十二尺八寸三分。四扇各長二丈五尺二寸，闊八尺六寸五分，折方尺二百十七尺九寸八分，計八百七十一尺九寸二分；一扇長一丈五尺五寸，闊七尺八寸，折方尺一百二十尺九寸一分。用物，羊毛九百九十三斤十三兩一錢二分，内白羊毛八百六十五斤六兩五錢，青羊毛八十七斤一十三兩一錢二分，黑羊毛三十九斤九兩五錢。物料，計用上等回回茜根一百二十七斤四兩二錢五分，淀三百五十七斤五兩五錢，白礬二百三十三斤一十一兩六錢五分，槐子一十二斤一十一兩六錢，黄蘆五十斤十四兩五錢，荆葉一百一斤十三兩，牛李一百六十九斤十一兩，棠葉八十四斤十三兩五錢，橡子一石一斗八升七合，緑礬八斤十四兩五錢，落藜灰五斗，花鹼十斤二兩九錢，石灰六十八斤一兩一錢，柴三千二百四斤四兩二錢，醋七斗一升一合五勺。

泰定元年四月二十四日，隨路民匠都總管府奉工部符撒里帖木兒等傳旨，失列帖木兒皇后斡耳朵裏沿路搭蓋兀納八，前二察赤兒段匹庫，藏車駕及鞍轡等，二獨柱察赤兒禾赤兒前三察赤兒速移文造之，除察赤兒外，所用包裹花氈，丈量計料，成造二年，送赴本位下交納。成造察赤兒鋪設毛毯七扇，積方尺八千五十尺。用物，羊毛八千五十斤，茜根一千九百八十斤，淀三千六十九斤，白礬一千二十三斤，黄蘆三百九十六斤，石灰二百九十七斤，橡子六石六斗，皂礬四十九斤八兩，醋四石八斗四合，荆葉九百七十二斤八兩，牛李一千五十六斤，棠葉五百二十八斤，硬柴二萬四千五百五十二斤。

十二月一日，留守伯帖木兒奉旨，英宗皇帝影堂祭器，依世祖皇帝影堂制爲之，於省部議所用物，省議宜依仁宗皇帝影堂之數造赴青塔寺輸納，成造翦絨花毯五扇，總計折方尺二千六百三十六尺七寸。正殿地毯一，長三十三尺五寸，闊十八尺二寸，折方尺六百九十六尺。前殿地毯四，折方尺二千二十七尺。用物，淨羊毛一千五百八十二斤，茜根六百二十五斤一十三兩，淀九百六十九斤九兩，白礬四百二十一斤十四兩，棠葉一百六十六斤十四兩，荆葉二百五十斤四兩，槐子四十一斤十一兩，黄蘆一百四十五觔三兩，橡子二石七升，醋一石五斗四升，緑礬一十五斤七兩，石灰九百一十三斤，硬柴八千一十一斤。

二年閏正月三日，隨路諸色民匠都總管府奉工部符文，留守司關至治三年十二月五日留守伯勝阿魯澤沙傳旨，北平王影堂内核桃木椀楪、象牙匙筯、楠木卓及諸物，依世祖皇帝影堂制，從新爲之，計料繪圖成造，三年五月七日交納庫赤劉提舉收受。成造毯十五扇，總積方尺三千四百五十九尺。前殿三扇，正身一扇，長三十八尺，闊二十四尺。西耳房二扇，各長二十三尺，闊一十三尺。後殿一扇，長五十尺，闊二十二尺五寸。柱廊一扇，長二十八尺，闊一十八尺。雜用鋪陳毯一十扇，各長八尺，各闊四尺。白毯簾一扇，長一十尺，闊七尺。用物，青白羊毛三千五百一十一斤八兩，槐子五十六斤一十一兩，白礬四百三十九斤，茜根八百五十一斤八兩，淀一千二百九十斤八兩，黄蘆一百七十斤，石灰一百二十七斤，橡子二石八斗三升，緑礬二十一斤四兩，醋二石九斗八升，荆葉三百四十斤，棠葉二百二十六斤，牛李四百五十三斤，硬柴一萬六百三十一斤。

三年正月二十四日，省判工部中尚監少卿伯達兒爲續太卿也里伯都太監言：上都時，撤伯帖木兒院使八里顔司徒等奉旨，兀納八氈吾殿兩旁柱廊，速爲造之，以無氈，故語太卿八里顔、少卿伯達兒語丞相，如無毯，俟大都爲之。又於十月十五日宦者塔□司卿，也速不花司丞又奉旨如前。資成庫言，見有氈貨絲布簾扇等，爲應付餘房舍合用物，請早爲給之，下覆實司比料，相應部議。中尚監關爲速哥答里皇后造吾殿兀納八，除已給之氈絲布簾，餘物氈□地毯諸物，俟省下工部照勘□書□計料用物爲之。

泰定三年八月十四日，赴中尚監資成庫送納成造地毯六扇。一副三扇，每扇長二十尺，每扇積四百八十四尺，計一千四百五十二尺；一副三扇，每扇長二十尺，闊二十尺，每扇積四百尺，計積一千二百尺。用物，□□路上等荒秋青羊毛二千五百六十二斤，西蕃茜根六百二十七斤一十三兩，白礬三百二十五斤五兩，漢淀九百七十五斤五兩，石灰九十四斤七兩，荆葉二百五十一斤一十四兩，棠葉一百六十二斤三兩，橡子二石一斗，黄蘆一百二十五斤一十五兩，牛李三百

三十九兩，槐子四十一斤一十五兩，醋一石五斗五升，緑礬一十五斤一十一兩，木柴八千五十五斤。

六月二日，留守金界奴奉旨，依朕取圖，建鹿頂殿五間，用器鋪設咸備，汝與赤剌哈總其地毯，丈量計料，於十一月十五日造畢，赴西宫儀鸞局納。成造西宫鹿頂殿地毯大小二扇，積方一千三尺，内一扇長三十九尺，闊二十尺，一扇長二十六尺，闊二十尺。用物，青白羊毛一千三百斤，哈剌章茜根三百八斤七兩，白礬一百五十九斤，槐子二十斤九兩，淀四百七十七斤一十二兩，黄蘆六十一斤八兩，石灰四十六斤二兩，橡子一石，緑礬七斤一十一兩，醋七斗五升五合，荆葉一百五十四斤三兩，牛李一百六十四斤八兩，棠葉八十二斤四兩，硬柴三千九百四十八斤。

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中尚監官八里顔奉旨，撒八剌皇后禾失房帶主廊咸新其氈，所用物令省部速給與之。於是氈布諸物關工部應付送覆實司比料，九月二十四日造畢，赴中尚監資成庫送納。成造胡羅氈一十扇，各長三十尺，闊二十尺，内入藥白氈一個半，入白礬氈四個，無礬白氈三個，雀白氈三箇半，青紅芽氈二十八箇，各長一丈二尺，闊四尺半，内紅氈一十箇，染青氈四箇，白韄氈三箇，白氈胎一箇。用物，荒秋青白羊毛五千一百七十斤八兩，黄蠟四十五斤九兩，白礬一百四十五斤，寒水石二百五十九斤，白芨一十六斤三兩，黑木炭三百四十三斤，茜根二百四十三斤，淀四百一十斤，醋八斗七升，硬柴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五斤。

十二月十六日，宦者伯顔察兒、留守剌哈岳羅魯米只兒等奉旨，作二十脚吾殿帶柱廊，胎骨上下版用絹裱之，上畫西番蓮，下畫海馬，柱以心紅油而青其線縫，龍床以椵木爲之，内紅色油，用物需之太府監，幔造地毯簾扇，移文省部，用白氈幔造乃當，□所立立房，比行期速成，於是下修内司等局，咸請計料用物，下覆實司比料，委官同大都留守司官量其長闊尺寸，計料關支用物，爲之成造地毯四扇，計積五百八十七尺五寸。用物，興和路上等荒秋青白羊毛五百八十七斤八兩，西番茜根一百三十九斤八兩，白礬五十九斤六兩，柴一千七百八十二斤六兩，漢淀一百八十六斤一十二兩，醋三斗三升，黄蘆二十七斤五兩，石灰一十九斤二兩，槐子九斤四兩，橡子四斗六升，緑礬三斤七兩，牛李七十四斤。

五年二月十五日，隨路諸色府匠都總管府令史嚴障言：十二日中書工部令於十三日委官同承徽寺官丈量撒苔八剌皇后金脊殿，回回翦絨氈，長闊尺寸，計料用物，下織染人匠提舉司等官同量計料關物，造翦絨毯四片，長不等，計積方二百四十五尺。用物，青羊毛三十八斤一十二兩，白羊毛二百五斤二兩五錢，西番茜根五十七斤一十兩，漢淀八十七斤三兩，緑礬一斤四兩，白礬二十九斤三兩，牛李三斤一十二兩，槐子三斤一十二兩，橡子一斗五升，石灰八斤，棠葉一十五斤，黄蘆一十一斤八兩，荆葉二十三斤，醋一斗五升，木柴七百四十斤。

是月十六日敕，造上都棕毛殿鋪設，省下隨路民匠府爲之，九月十三日輸之留守司，成造地毯二扇，積二千三百四十三尺。用物，荒秋青白羊毛二千三百四十四斤，茜根五百五十五斤，淀八百六十一斤，白礬二百八十六斤，荆葉二百二十斤，棠葉一百四十八斤四兩，牛李二百九十六斤，黄蘆一百一十一斤，橡子一石八斗五升，緑礬三斤一十四兩，槐子三十七斤，醋一石三斗七升，石灰八十三斤，硬柴六千八百九十三斤。

雜用

太宗皇帝四年壬辰六月敕：諭豐州、雲内、東勝（二）〔三〕州達魯花赤官員人等，今差氈匠，詣彼居止，歲織韓耳朵大氈四片，長一丈六尺，給以羊毛五百斤，駝毛一百斤，及染顔色物料。驗三州各管見在軍數均科外，舊欠羊駝毛并今歲者，就納足之後，依例科取。毯匠達魯花赤都束并諸匠家屬三十人，續添二十五，計口五十五人，日支米一升，於雲内支付，就報宣差徵收，禄税所於秋税内尅除。雲内州官應付大屋二門，□木二株，長一丈四尺，造單驛遞韓耳朵送納。

六年甲午，元帥習剌奉（剌）〔敕〕聚諸工七千餘户，至中統元年，又聚二萬九千餘户，二年立都總管府以統屬之，歲造氈帽六，氈衫七，胎氈四十二斤，帳氈二十片，氈鞍籠二。

世祖皇帝中統三年敕：也的迷失佩金牌至大都置立局院，以諸工分隸之，造作金銀、皮貨、氈染諸物。是年，始歲造羊毛氈，大小三千二百五十段，赴中尚監送納，至今因三歲，造白氈八百一十片，内絨披氈一十，絨裁氈一十，掠絨翦花氈五十，白羊毛氈七百四十，内藥脱羅三十，無藥脱羅五十，裏氈三十，扎針氈一十，鞍籠氈二十，裁（氈）五十，氈胎一百五十，好事氈二百五十，披氈二十五，襯花氈一百，骨子氈二十五，悄白氈一百八十段，内藥脱羅一十五，無藥脱羅二十五，裏氈一十五，襆使氈一百二十五，大糝白氈六百二十五段，内脱羅氈一百，裏氈五十，裁氈一百，氈胎一百五十，披氈一百，雜使氈一百二十五，燻氈一百段，染青小哥車氈一十段，大黑氈三百段，内布苔氈五十，好事氈二百五十。染氈一

千二百二十五(斤)，内羊毛氈九百七十五，内紅氈二百五十，青氈五百，柳黄氈五十，緑氈五十，黑氈五十，柿黄氈二十五，銀褐氈五十，掠氈二百五十，内青氈一百五十，紅氈一百。染者也毛繩二百二十五斤，内青者也一百斤，紅者也八十斤，赤黄者也二十斤，緑者也五斤，銀褐者也一十斤，粉紅者也五斤，明緑者也五斤。用物，荒羊絨毛一十四萬一千七十斤，内白秋毛六萬六千一百二十五斤，青秋毛六萬七千五百七十斤，黑秋毛五千六百二十五斤，白絨毛一千七百五十斤。物料，黄蠟一千一百十三斤一十二兩，木炭七千九百四十斤，寒水石六千三百三十六斤，松明子二千五百斤，羊筋二千斤，皂礬五百斤，橡子五十石，樺皮一千五百斤，小油一千斤，白芨三百六十五斤，羊頭骨二百五十斤，白礬一千八百三十七斤，回回淀三百八十四斤，槐子一百一十七斤，大麥麪三百八十四斤，黄蘆六百一十二斤，荆葉一千三百八十斤，落藜灰四十九石六斗，石灰一百八十八斤，花鹹一百四十四斤，黑沙塊子灰一千五百斤，哈喇章茜根三千五百三十五斤四兩，柴二十八萬四千九百六十四斤一十二兩。

至元三十年管領隨路民匠打捕鷹房總管府，仁宗皇帝延祐二年七月八日，丞相阿教，左丞阿里海牙等禀，每歲韓耳朵行幸時，除應付餘物外，有包裹韓耳孫舍里台撒里孫，爲是官無，見在和買，應付多費官錢，利用監賞造一切皮貨，筵宴時剥下羊皮，分付與利用監熟造，撒里孫帖滅赤處追落駝毛甚多，尚舍寺亦有造舍里台匠，以駝毛責之織造，若更不敷，然後和買爲便。延祐六年九月初四日，中政院禀准陞爲翊正司，年例額辦造作氈貨，歲造披氈，一臥氈，一插樓氈。

英宗皇帝至治三年九月十一日，廩給司司庫冉德言：自至治二年十二月爲始，交收帳房被褥諸物，以供諸王、公主、駙馬使客至用，今已起程，收拾在庫頓放，照元交及察迭兒局。未造各處，支帖實有，見在堪與不堪，細數請換修之，送照磨蘭將仕從實相視分揀，與廩給司，所申同。通政院乃以上年各局未造，并今歲分揀不堪用帳房鋪陳諸物，移文工部，相視修換，下覆實司相視，具數目比料，令合屬委官監視從實使用。是日，下織染人匠提舉司移文本司副提舉張義提調及下氈局，關物造完，於泰定元年六月三日九月九日赴察迭兒局收支庫送納。成造白厚氈二千七百七十二尺，青氈八千一百十二尺，四六尺青氈一百七十九斤，用物羊毛七千一百七十三斤半。内白厚五分氈二千一百七十二尺，青氈八千一百一十二尺，每尺用秋荒青羊毛九兩，計用四千五百六十三斤。四六尺青氈一百七十九斤，每斤用秋荒青羊毛七斤，計一千三百五十三斤。木柴驗羊毛一斤用硬木柴一斤半，計萬三百六十斤四兩。

今上皇帝天曆元年九月八日，平章速速奉旨：典瑞院印章即令□與之外，據蒙□白氈移文工部需之部下隨路諸色人匠都總管府，委官計禀典瑞院官吏量其尺寸，計料用物，關支造完，於是年十月送。造成納苫寶簟氈一扇，長一丈五尺，闊七尺。用物，青羊毛一十六斤六兩，白羊毛八十八斤九兩，陝西茜根二十四斤一十兩，淀三十八斤五兩，白礬一十三斤五兩，緑礬八兩八錢，槐子一斤九兩，梔子七升八合，木柴三百二十三斤，石灰三斤五兩。

二年三月六日奉旨，爲明皇帝送二象轎有損，速脩油染車包裹之合用物，需之省部命哈兒思蘭沙提調沿路所用匠人，留守司發遣修完，以付章吉觧持往。於是下修内司計料，章吉觧院使言：二轎鞍及轡絨套結子肚帶諸物，皆爲造之，其一轎在上都，可移文令彼就修理轎所，當用之物，毋以晝夜，修染畢，用物包護，差人送至沙静州聽候。於是相視除花氈蒙鞍、四銀台鍍金脊條、金翅雕寶瓶、西番蓮花樸并象鉤四，係金玉府修理外，鈆石、鍍金、寶瓶諸物，開申工部，請早爲之。至九日，院使章吉觧，留守阿兒思蘭沙奏：轎上幪氈、裀褥、油絹皆舊，金翅雕寶瓶亦壞。奉旨，幪氈、裀褥、油絹令翊正司朵觧提調移文各司所給，其氈需之中尚監。於是移文將作院諸處，工部下覆實司委提舉楊承務，相視轎上鍍金事件、寶瓶俱□損色淺，鞦轡四副，象牙花樣事件、打騎間有損壞，宜修并枷造，所用物比料，相應下隨路人匠都總管府，委官計料關物造完，於四月六日赴御位下玉列赤局送納。成造幪鞍花氈四。用物，興和路上等荒秋白羊毛三百二十二斤八兩，上等秋細白絨毛一百三十五斤，木柴六百八十六斤四兩。白脱羅毯一箇，長二丈，闊一丈五尺，厚五寸，製花掠絨染氈一十二箇。九月五日刺廣□局達魯花赤忽辛改造駝衣十串，内翦絨四串，纓□旗鼓□備，仍敕省部速與用物，明里董阿董其事，成造巴□思十箇，鞍八十箇，攀胸八十條，肚帶八十條，鞦八十條，鼻繩八十條，海波失花氈四十八箇，翦絨花氈三十二，繡旗四面，生色旗六面，銅腔鼓十面，看刺思大鈴八十四，罕荅海中鈴八十，小偏鈴一千一百，熟鐵大鈴八十，鐵僉八十，鐵索六百四十尺，鐵圈一百六十。用物，羊毛線二千三十二斤，内移青一百六十八斤，赤黄一百九十二斤，茜紅一千一百三十六斤，白(礬)三百八十四斤，緑(礬)八十八斤，銀褐六十四斤，衡黑駝毛静線三百六十八斤，駝毛線一千八十斤，駝毛編子二百四十托，一引手爲一托。絨編子一百六十托，木鈎兒四百四箇，單三索一百六十八條，内小單

三索八。蒲二百四十束，四股麻繩一百六十托，青硫磺一萬六十個，黑纓八十斤，紅纓四十斤，線紙五百張，椴木十二條，心紅攢竹旗竿一十條，雜色絨十六斤，大紅紵絲十匹，銀一十兩，心紅一斤十兩，銅碌一斤十四兩，墨一斤八兩，礬紅三斤，雄黃二斤四兩，明膠二十一斤，定粉六斤，石灰十五斤，石青二斤四兩，白羊毛一千二百二十斤，青羊毛一百八十八斤，西番茜根三百四十二斤，淀五百二十七斤十二兩，白礬一百七十六斤三兩，黃蘆六十七斤八兩，荊葉一百三十五斤，橡子一石一斗，槐子二十二斤十二兩，皂礬八斤四兩，醋八斗四升，牛李一百八十二斤，棠葉九十一斤，硬木柴四千二百二十四斤，銀一百九十九兩，東蘭鐵一千一百七十五斤，碉沙十五兩，水和炭八千六百七十斤，木炭四千二百斤，赤格柱十四條，夾棒一百六十。

二月，玉列赤頭目亦剌合呈奉寺劄造八不沙皇后位下粧驄花氈七十五副，計料用物關工部應付，成造妝驄花氈七十五副，每副用物不兒敢赤脊帶籠頭白地氈一箇，長六尺，闊四尺，厚六分，翦花樣青氈、赤黃氈、銀褐氈、肉紅氈、柳黃氈、明線氈、粉青氈、深色紅氈各半箇，長三尺，做襜赤哥白絨氈一箇，長六尺，闊四尺，五色者也四斤，青紅線一斤半，生絲線一斤，白者也一斤，黃布裏一匹，青紅纓二斤，應吉兒乂鞍子汗屜一箇，驄毛肚帶一，粘花氈二斤，帶氈裹畫十把，鐵指塔二十，大小針一千。《永樂大典》四千九百七十二。

《元文類》卷四二《雜著・氊罽》 氊罽之用至廣也，故以之蒙車馬，以之藉地焉。而鋪設障蔽之需咸以之，故諸司寺監歲有定製以給用焉。

《大元混一方輿勝覽》卷下《辰州路》 風土　輸賓布。漢興，以口計賦，輸賓布。

孔齊《靜齋至正直記》卷一《松江花布》 近時松江能染青花布，宛如一軸院畫，或蘆雁花草尤妙，此出于海外倭國，而吳人巧而效之，以木棉布染，蓋印也青，久浣亦不脫，嘗爲靠裉之類。

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四《黃道婆》 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子，線弦竹弧置按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線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既受教，競相作爲，轉貨他郡，家既就殷。未幾，嫗卒，莫不感恩灑泣而共葬之。又爲立祠，歲時享之。越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立，今祠復毀，無人爲之創建。道婆之名，日漸泯滅無聞矣。

張廷玉《續文獻通考》卷二八《土貢一》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閏八月，命播州每歲親貢方物。

至二十七年二月，播州安撫使楊漢英進雨氈千。又是時同進者駙馬鐵托卜齊羅羅斯雨氈六十，刀五十，弓二十。五月，敘州等處諸部蠻夷進雨氈八百。

二十年十二月，荊湖、占城行省遣八番劉繼昌諭降，龍昌寧、龍延萬等赴闕，奉羊馬、白氈來貢。【略】

二十四年七月，弘州匠官以犬兔毛製如西錦者以獻，授匠官知弘州。

二十六年四月，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綿提舉司。責民歲輸木綿十萬匹。

至二十八年五月，罷江南六提舉司歲輸木綿。

二十七年九月，金竹府知府掃闍貢馬及雨氈。

〔二十八年十月〕，中書省言洞蠻請歲進馬五十匹、雨氈五十被、刀五十握、丹砂雌雄黃等物，率二歲一上。詔從之。

二十九年二月，金竹酋長騷驢貢馬氈各二十有七，從其請。

三十一年六月，是時，趙天麟上策曰：方今纂組綾錦，金珠璧貝，殊方異物，珍羞美饌，以至俳優賤物，亦已多矣！

成宗大德元年六月，罷亦奚不薛歲貢馬及氈衣。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傳三・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 弘治十二年，禮官言：「長河西及烏斯藏諸番，一時並貢，使者至二千八百餘人。乞諭守臣無濫送。」亦報可。然其後來者愈多，卒不能却。嘉靖三年定令不得過一千人。隆慶三年定五百人全賞，遣八人赴京之制，如闡教諸王。其貢物則珊瑚、毾㲪之屬，悉準《闡化王傳》所載。諸番貢皆如之。

曹昭《格古要論》卷下《錦綺論》 灑海剌

出西蕃，狨毛織者，闊三尺許，緊厚如氈，西蕃亦貴。

叵羅

出西蕃，甘肅亦用狨毛織者，闊一尺許，與灑海剌相似，不緊厚，價亦低。

兜羅錦

出南蕃、西蕃、雲南，莎羅樹子內，綿織者，與剪狨相似，闊五六尺，多作被，

亦可作衣服。

西洋剪狨單

出西蕃，狨毛織者，其紅緑色，年遠日曬，永不退色，緊且厚，方而不長，又謂之銅盆單，亦難得。

《古今事物考》卷三《珍寶》 兜羅錦出南番、西番、雲南、莎羅樹子內，錦織者，與翦絨相似，闊五六尺，多作被，亦可作衣服。

灑海刺西番出，絨毛織者，闊三尺許，緊厚如氈，西番亦貢。

《古今事物考》卷六《冠服》 氈，《周官・掌皮》，供毳毛爲氈。周制也，或曰黄帝作旃。

李時珍《本草綱目・服器部》卷三八《布》 時珍曰：布有麻布、絲布、木綿布。

王士性《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 廣南所産多珍奇之物。【略】蕉、荔、椰、蜜，蕉，緑葉丹實，其木攢絲，食其實而抽其絲爲布。

田藝衡《留青日札》卷二二《白紵》 《左傳》：「季札與子産縞帶，公孫僑就獻季子紵衣。」注：吴地貴縞，鄭貴紵也。《説文》：「紵，枲屬。細者爲絟，粗者爲紵。」陸璣云：如麻，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春生。荆、(楊)〔揚〕間一歲三收。《周禮・典枲》鄭玄注：(縷紵)白而細疏曰紵。《後漢書・哀牢夷》：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注：《華陽國志》：蘭干，獠言紵也。績苧一紕謂之紕，此白紵也。樂有《白紵舞》，《樂府解題》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即所謂白紵衣、白綸巾之類，其形容極善矣。王建詩：「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吴王迎。」元稹詩：「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翻翻鶴翎散。」蓋荆、揚本吴地，故出紵獨精，如今揚之晒白，福建之北蒸，而家園所産亦多，女工手績，極精妙也。舞衣若用白練，不亦尤輕細貴重耶。《詩》「縞衣綦巾。」縞，繒之精白者。《禮》：季康子縞服。注：生絹。古稱齊紈魯縞。《漢書》：縞素，曳縞衣。

普羅，西番及陝西、甘肅出，亦有絨毛織者，闊一尺許，與灑海剌相似，卻不緊厚，其價亦低。

西洋剪絨單，出西番，絨布織者，紅緑色，年遠日曬，永不退色，緊而且細，織大小番，大形方而不長，又謂同盆單。

周祈《名義考》卷一一《布稱升》 古者布稱升，蓋精粗之名。《廣韻》：升，成也。布八十縷爲一升，一成也，二千四百縷爲三十升，三十成也，猶樂小成、大成，俗謂銀一成二成至十成之意。《閒傳》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論語》注：三十升，細密難成，夫布三升，雖成猶未成，六升始謂之成，三十升則又細密難成，此亦可見升之爲成也。

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八《方物記第一〇》 《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蜀布。問之，得自身毒國，在大夏東南數千里。《鹽鐵論》曰：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緘，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

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黄潤纖美宜制禪」，言布也。揚雄《蜀都賦》曰：「其布則細都弱折，綿繭成裋。阿麗織靡，避晏與陰，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筒中黄潤，一端數金。」常璩志：蜀郡安漢，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潤細布，有羌筒盛之者矣。

《寰宇記》：漢州有彌牟布。彌牟，地名。有交梭布，即雙紃布也。益、綿、漢三州，有高杼布。果、劍、邛，有絲布。漢州有紵布。紵猶絲也。涪、閬、壁，有連頭布，獠布也。竹布出黔州，斑布出昌、瀘及榮。筒布出昌、静。或云即橦布。

《紀勝》云：長寧軍洎井夷人蠻布織。梅聖俞《春雪詩唐子西贈瀘倅》云：「寄語江陽夷貉道，安排春織待新篇。」

《華陽國志》曰：益州有梧桐木，其華采如絲，人績以爲布，名曰華布。按《廣志》曰：桐木，其葉有白毳，取其毳淹織緝以爲布。《蜀都賦》註：橦花柔毳，可紡爲布。《巴蜀異物志》：永寧夷人織桐花爲布，幅廣五尺以還。潔白不受汙，始下機，必以覆亡人而後服賣。

謝肇淛《滇略》卷三《産略》 毯者，織羊毛爲之。其細如絨，堅厚如氈，染成五色，謂之「縹毯」，永昌麗江人能爲之。其在廣西者，曰「毯毯」，本一種也。氈則諸郡皆爲之，而鄧川最良，然亦麤甚。《桂海虞衡志》云：蠻氈以大理爲最，蠻人晝披夜臥，無貴賤，人有一番。

徐矩《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一四《服御》 綾文布

周制，五十方衣帛。范氏曰：古者，庶人老耄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隋文帝焚綾文布，即今之花雲布也。鄱陽王焚筒布，即今之細布飛荅之類。

氈

《事始》曰：三代時，王大旅則張氈案，設皇邸。注云：以氈爲床于幄下。《周官》：掌皮供毳毛爲氈。則周制也。或曰黄帝作旃。古氈字。

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一九《軍選冬衣布花》 每年每軍選各給棉布二尺，棉花一斤八兩，寶鈔二十五張，軍係各該衛造領，選鋒係各該營造領，如内庫布疋不足，臨期題給折色，每布一疋折銀二錢五分。

談遷《國榷》卷二五《英宗正統八年》 是年，巡撫周忱奏：松江賦役繁重，以闊白三梭布一匹准平米二石五斗，加津費二斗五升。闊白棉布一匹准平米九斗八升，加津費一斗二升。每匹長四丈二尺，重三斤。兩端織紅紗，防盜剪。華亭細布萬六千一百八十五匹，匹直六錢一分。粗布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五匹，匹值二錢。上海同。

談遷《國榷》卷六六《穆宗隆慶四年》 十一月丁丑，總督王崇古以俺荅乞封貢通市。上言：國初嘗封虜忠順王，近事則西域諸國亦各有封，請得封俺荅，比諸國爲外藩。定貢額，示以賞賚之等，官黄台吉等以結其心，歸我叛人，剪其翼，亦中國之利也。虜仰中國布、釜，每入寇，寸鐵尺布，皆所不遺，通貢後不可復得，將不無鼠竊之憂，若許通市，則和好可久，華夷兼利。命賜把漢那吉幣四，布百匹。

鄺露《赤雅》卷一《卉服》 南方草木可以衣者曰卉服，績其皮者有勾芒布、紅蕉布、弱錫布。苧麻所爲，《淮南子》弱錫細布，一端數金。【略】績其花者，有桐花布、瓊枝布、婆羅布，其精者曰婆羅龍段。吉貝布又名斑布、桃花布，南中千葉桃花似牡丹，穗長尺許，織穗成布，文勝火烷多矣，但過冬則散。《南史》齊武帝乘龍舟遊江中，紵越布爲帆綵，鍮石爲足，榜人皆著鬱林布，帝王誇爲炫耀，其珍可知。

鄺露《赤雅》卷一《嚲娘盛餙》 鳳裘，白州緑含鳳毛所織，色久愈鮮，服之辟寒。

方以智《通雅》卷三七《衣服・布帛》 服，瑣服之紋，如連瑣也。緰帑，錫布之尤精者也。緰大侯反，帑子移反，《説文》無此字，當是貲通，有曰「緰，貲布也」。師古曰：服瑣，細布織爲連瑣之文也。緰帑，錫布之尤精者也。《郊祀歌》「曳阿錫」，先狄切，劉氏作竿跂切，合溪作他計切，恐誤。如淳注：阿，細繒也。錫，細布也。《淮南子》言弱緆羅紈。《士喪禮》曰「明衣裳，緆綌緆」。鄭氏曰：飾裳在幅曰綌，毗支切。在下曰緆。似是臆説。《説文》：「緆，細布也。或作麶」。《燕禮》公「尊(寘)[冪]用綌若錫」。錫，緆通。錫，十五升抽其半，緦加灰錫治使滑易也。《西京雜記》曰：五絲爲緷，倍緷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綖，倍綖爲毳。緷，尼攝切。絲接岐也，緆亦緷也。《莊子》：挫鍼治緆。古隘切，綖子紅切，又去聲。《史記》：景帝令徒隸衣七綖布。(正義)[《索隱》]曰：蓋今七升布，言粗也。戴侗曰：如《西京雜記》之説，當爲八升，七綖當爲五十六升矣。侗恐誤算。智按：倍緷爲升，言十絲也，一綖當爲八十絲，七綖正七升也。《漢書》十綖布二匹。孟康曰：綖，八十縷也。一縷即一絲，升即十字之轉聲也。總衰三升半，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則以多爲細。緦十五升，一曰兩麻一絲布也。《唐地理志》：泗州、楚、滁、黄、萊、密州貢貲布，夔州貢錫布。又巴渝賓布，此時或木綿已入中國，當爲綿布矣。外國自古有綿布，如《楞嚴》結白疊巾，《南史》載外國多白氎布，皆以吉貝樹花爲之。唐隴右道貢白氎，劍南道貢交梭、彌牟布，嶺南賦蕉紵。按《外國志》：荅烈，古大宛也，有瑣伏花毬。洪洲載織烏氄爲瑣伏。又作鎖袱，今實有瑣服，自廣舶來，今廣州人亦能假之，似素紡絹而自起雲，京師呼爲瑣附。(左機)子雲《蜀都賦》：「細都弱析。」析，即緆也。《列子》：衣阿錫。張湛曰：阿，細穀。錫，細布。《淮南》亦云：弱緆，細布也。升菴云，阿錫對齊紈。阿，地名。此又一説。刻絲法起于宋，出定州，見莊季裕《雞肋》。周密、陶九成皆作克絲。

有納文者曰納布。劉裕微時伐荻，有納布衣襖以付長公主。緇流有納頭，因書爲衲。遂有極精工者，細褾積縐而起也，今松江織成有指甲、魚鱗、水波之紋。智按，《王會圖》曰：於越納。注謂納貢也。諸國各書貢物，而于越總言納字，非也，必其時已有細納縐積之布矣。《太平御覽》有汲衣子妻李氏《與夫書》：并致納一端。《高麗傳》言高麗渡水，見一人衲衣。隋煬帝嘆戒師，有鴉納袈裟編衫。

外國布曰白氎。《唐地理志》：隴右道厥賦有毛氎、白氎，劍南道有交梭、彌牟布。《南史》：高昌國出草，實如繭，曰白疊，子可爲布。中天竺亦出白疊。《楞嚴經》言白疊巾，即此布所爲也。林邑國有古貝樹，花如鵝毳作布。智以古貝即吉貝也，今廣東有之，亦曰木棉，高數丈。吕宋人來，載西洋布，白膩精密，云有草織成。又有毛布以纏頭者，即彌牟也。李石亦言，古，吉之訛。李東璧云：當是古字。古貝是木棉，木本，古終是木棉，草本自宋入中國，鄧潛谷云元時入中國。智按，李石，唐人已言之，義山詩「蛺蝶飛迴木綿薄」。方勺引李宗詩「腥味魚中墨，衣裁木上棉」。梁武帝有木棉皂帳，其來中國久矣。《外國志》：劉宋元嘉時，伽毗黎獻金剛指環、吉貝等物，吐蕃貢氆氇，即今紅氈毹。升菴引

揚雄《蜀記》雲南越氈氍，音豆分。毾㲪也。作㲪者，音轉耳。《晉載記》有彭氈，毛布也。《方言》：揄鋪、幰帠，毳也。皆毾㲪、毾㲪之聲也。【略】

榻布，即荅布也。馬援都布單衣，李賢注：即荅布。郝氏引《史記・貨殖傳》榻布注：榻布，白疊布。漢鄧后賜周馮貴人白越。《潛夫論》葛子升越。《荊州記》：秭歸女盡織布，至數十升，謂之升越。《六研齋筆記》：大食國貢白越。議曾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越疊。蓋兩種布也。按，榻即荅，番布之稍粗者。《南史》言外國白疊草爲布，或言安子草織氎者，字書加毛耳，凡夫改疊作褋，不必矣。高似孫引《漢書》荅布，此荅之訛。【略】

彌牟，蘭干，言細紵也（唐志）（《唐六典》）：劍南貢交梭、彌牟布。山南貢綵、綸、蘭干。《華陽國志》言寧州有梧桐花，可績爲布，幅廣五尺。此即木棉樹開花，常璩誤記耳。又言有蘭干細布，織成文如綾錦。蘭干，獠言紵也。彌牟，言細也，或曰牟爲纏首者。方子謙載橦木花可爲布，即常璩之言桐花可爲布也，或當時彼方之言，以木棉爲橦。又唐勝、銀州貢女稽布，滌、沔麻，貲布，黃州紵，貲布，蘇州紅綸布。

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緦，見《儀禮》「緦衰裳」，鄭玄注：今南陽有鄧緦。賈公彥疏言鄧氏造緦。余謂鄧州所産也，後凡喪帳曰緦帳。

速夫，毛布也。納石失，納貼可，皆金錦也（元史）：天子質孫服青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又有怯綿，乃翦茸也，寶里服之有襴者也。納石失、納貼可，皆金錦也，元冕服及輿褥用之。

西域細布，謂之屈眴、睒婆。《瀛涯勝覽》云：榜葛剌國出沙塌兒布，闊三尺五，長四丈，若三梭。有黧黑鵞勒，闊四尺，長二丈，背面皆毳絨，厚可五分，即兜羅錦也。日南國棉布名考泥啞魚。古里國布名撦黎，此云西洋布也，闊四尺五。曰卑泊者，榜葛剌葦布名。曰滿者提，亦其國葦布名。曰沙細者，巴附者，亦其國密實布名，闊五尺，如生羅，即羅布也。《吳録》：交趾定安縣有木棉樹，高大，實如酒杯，作布名緤，音泄。一曰毛布。《南華志》：六祖信衣九條金縷。即屈眴布。西域以屈眴，大細布也。睒婆，木棉也。迦波羅，劫貝也，即木棉樹。則辨古貝、吉貝者，証以劫貝則吉爲近。洪洲載夷貢有苎布，油紅布，絞節智布，撒荅剌布闊八者，藍布，覩木里布者，抹黑荅大布。

外國闌曰毾㲪。《後漢・西（京）南（國）（夷）傳》：能作青顙、毾㲪。《烏桓傳》作氈㲪。上力于反，下胡達反。李賢等注：（剡）（闡）也。智謂（剡）（闡）乃毯耳。《説文》引《詩》「毳衣如綢」，亦以爲毯也。《南史》：高昌國獻蒲桃、氍毹。即今所謂蒲桃錦、氍毹也。《風俗通》：織毛褥曰氍毹。亦作氀毹。《古樂府》「坐客氍毹毾㲪，毯毲五木香」。毯毲，即㲪㲪，音榻登。中天竺有㲪㲪，今曰毯毲，秦蜀之邊多有之，似褐，五色方錦，從外徼來。廣中洋泊亦有至者，又名多羅羨，其大者曰闌，方數丈，彼中依堂作毲故也。伊尹獻令曰：請令以丹青白旄、紕闌、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注：江歷，珠名。西海有文旄，何承天《纂文》曰：紕，氏闌也。紕，卑疑反。闌，居例反。《説文》作縭，又作廁，西胡毳布。范成大言黎單、黎幕，今海南有之，皆以絨作錦，或織成字，廣西辰州土司皆有洞錦，皆絨納之，非毛毳也。唐渝、洪、壽等州貢葛，楚州貢孔雀布，謂花文如孔雀，即南州班布之類。無功載耗翅，細葛也，見《通俗文》。按，道昭，耗妊，闌也。《唐韻》作耗妊，恐誤。

生苧謂之黃潤。《凡將篇》：黃潤鮮美宜製禪。《蜀都賦》「筒中黃潤，一端數金」。左思《賦》「黃潤比筒」。蓋筒中細布也，今之疊布者必成筒，一筒十端。古無木棉，乃細麻布，黃潤者，生苧也。

麻布細者爲絟，粗者爲苧，荃即絟也。曰葛，曰練，曰穀紵，皆其類也　絺綌上音抽脂切，下音乞戟切，一作絺悕。爲葛之細粗，其實凡麻苧之物，細皆爲絺，粗皆爲綌。《書》曰「黼黻絺繡」是也。紵，音苧。《禹貢》豫州貢紵。《高帝紀》：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穀絺紵罽。《説文》：「紲，縲屬。細者爲絟，粗者爲紵」。縲去穎反。通作穎，苘，絅，苘。《禮》「浴用二巾，上絺下綌」，非必葛，葛不收水，如今蘇州麻布，揚州余束，辰州洞巾是也。漢岡王蘇遺江都王荃，葛。顔師古注：荃，細布。本作絟。葛亦麻枲之類，故亦稱絟。《説文》：「枲，著也。」《通釋》曰：絲曰絮，枲曰緦。《列子》曰：田夫衣緦麑。《内則》：「女子執麻枲」。《周官》有「典枲」。《淮南子》仳賤尚枲。絲里反。《儀禮》：「苴（絰）（絰者）」，麻之有蕡。」蕡，麻子也，枲是雄麻，麻之牡者不實。小顔言：紵及疏屬。疏亦作練。《説文》新附音疎。（隋）（《陳書》・姚察傳）：門生送南布花練。伯害曰：吾止麻（巾）（布）蒲（練）（練），于吾何用。《桂海虞衡志》：練子出兩江州洞，似苧，有花曰花練。智見武岡洞口有布如三梭羅，即練類也。福建之苧，金壇之葛，有花者外國紵，亦作斗文，或績蕉絲爲之。唐端、潮貢蕉布，韶貢竹布，振貢班布，江南貢紗、編綾、編蕉、葛練。凡績之縷爲纑。朱子曰：辟纑，纑練麻也。《史記》曰：山西饒材竹穀纑。司馬貞曰：山中紵可爲布也。

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六《衣服類》 棉花布類　古惟泉布，老者衣帛。鄧潛谷曰：元入中國，非也。《禹貢》已著卉服，梁武用木棉帳，唐有木棉詩，陶九成記烏泥涇始盛耳。廣有木棉高樹，即斑枝花之大者，外域所謂吉貝也。吉終爲白氎布，今洋來者闊白，而有厚薄二種，有獴狨紋布，甚狹，彼中編作奠狀。棉花有白紫藍三色，紫者煖而耐久。嘉靖時新安孝子方勵齋創製紫飛花布，雲間乃後倣者，因有兼絲納文。常州有東門闊，金齒有桐花布。

葛苧布　荃、葛、蕉、竹布皆出閩、廣，葛則各處有之，廣葛闊，金堅葛細，僞者以絲，祁陽陽春桐葛，洗不變色。苧則福生，有細如絹者。

識葛法　授布聲響水濕明亮者，真梅葉洗蕉葛衣不脆。暄曰濕之亦響，會昌雙絲者，或以蕉以紵以麻兼最難別識，須退開視之，雙線皆葛，而嫩爲上。

裝核法　以絹作袂，木綿核之，先漿以杏仁，則綿不食，絹布衣裝綿，伏中無綿珠，秋冬則有綿花，置燈心少許，即無珠。于湖有槌絲綿，如絨氈者，可作通裁以杭絮表之。

氈絨　陝西平涼畜羊，一年兩剪之。先梳下絨，其粗毛以桿氈，春毛氈作發褥，雨不入，以有力也。南方加絮，故不可勝雨。滇氈雨衣亦佳。其猵牛絨則出西寧。小西天者，秦邊畜牧爲生，羊白環角外衛以却狼。其猵牛成羣，行人備紅衣擲之，羣牛爭此紅衣，則行人過去矣。

拔絨　一蓑衣羊，一裘艻羊，內毳絀耎曰山羊，以別于綿羊也。山羊絨有二：搯絨梳下也，拔絨手捋也。

西湖散人《新鐫雅俗珠璣藪》卷七 布布有綿布、雲布、尤墩布、標尖布、新改布、三梭布、刷經布、破石布、崇德布、紫花布、杜機布。

夏布夏布有葛布、麻布、苧布、絲布、福生布、太倉布、刮白布、虔布。

斜紋斜紋布。

西洋布古西洋古里國幅廣至四五尺。

傅巖《事物攷》卷三《國用》 西洋布　布，其白如雪，闊七尺。

傅巖《事物攷》卷六《冠服》 氈　《周官・掌皮》「供毳毛爲氈」。周制也。或曰：黃帝作旃。

張自烈《正字通》卷三《巾部》 布博故切，補去聲，布帛。《逸周書》：火浣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又外國布曰白氎。《唐地志》：隴右道厥賦有毛氎、白氎、劒南道有交梭、獴牟布。《南史》：高昌國出草實如繭，曰白疊，子可爲布。中天竺亦出白疊。《楞嚴經》言白疊巾，即此布所爲也。林邑國有吉貝樹，花如鵝毳，作布。俗譌作古貝，今廣東有之，亦曰木棉。《史記》：答布千匹。裴駰註：氎布也。一曰都布，馬援都布單衣。李賢等引《東觀記》註：即荅布。荅布，即番布之稍粗者，中國以爲外國物，或加毛作氎，西番有毛布以繡頭，即獴牟也。獴牟，言細也。荅布，一作榻布。《漢書》荅布，荅譌作苔，非是。又《元史》有吉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又《瀛洲勝覽》云：榜葛剌國出沙塌兒布，闊三尺五，長四丈，若三梭。有稭里絲勒，闊四尺，長二丈，背面皆毳絨，厚可五分，即兜羅錦也。日南國棉布名考泥啞魚，古里國布名搭黎，此云西洋布也。《南華志》：六祖信衣九條金縷，即屈眴布。西域以屈眴爲綢布也。陵婆，木棉名也。又梵言頭鳩羅，此云細布。據諸說，布類非一，舊註引《小爾雅》麻苧葛曰布。【略】說文》「枲織也」从巾，父聲」。篆作，今不從

帛津私切，音茲。緇帛、錫布之无精者。《郊祀歌》：「曳阿錫」註：如淳曰：阿，細繒錫，細布也。錫與緆通。《禮記》：錫衰十五升布。即緦也，加灰治之，使滑易也。《說文》無帛。《糸部》：「繒帛也」。帛、帶音義通，舊註汎云布名，又大布曰帛。从巾从白。从糸誤。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糸部》 緦相咨切，音司。《說文》：「十五升布也，一曰兩麻一絲布」又緦麻三月服。《禮・間傳》：「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註：每一升凡八十縷，用十五升布去其七升半之縷爲十五升。朝服之布，其幅之經二千二百縷，今緦布居其半，六百縷爲經也。事謂烹治其絲縷而後織，及織成則不洗治其布，即以製緦服也。緦服是熟縷生布也。篆作《說文》古文緦，从糸悤爲正，先有布，後製爲服。舊註三月服，又十五升布，倒置失次，非。

纖蘇焉切，音遲，繒精細者。《書・禹貢》：「厥匪玄纖縞」《禮・間傳》：又期而大祥，禫而纖。（註）孔穎達正義：大祥後要間一月爲禫祭。禫祭時，玄冠朝服，祭訖則首著纖冠。《六書故》曰：孔氏釋《書》，以纖爲玄與縞之細，鄭氏釋《禮》以纖爲黑經白緯，皆非。禫則純吉，何白緯之有。玄纖縞，實爲三物，縞粗而纖細。按《書故》說是。舊註沿陳澔《集說》引《禮記》鄭註誤。又《漢文紀》：帝崩，遺詔天下吏民，纖七日，釋服。註：服虔曰：纖，細布（衣也）。與緦別。舊註引《漢紀》又相咨切，音司，即緦麻之緦，合緦、纖爲一，亦誤。

《奩史》卷四〇《蠶織門》 西藏女子皆紡毛線織毯毯。《衛藏圖識》。

《奩史》卷四〇《蠶織門》 永嘉婦人勤於紡績，有夜浣紗而早成布者，俗呼爲雞鳴布。《甌江逸志》

雙廟橋有丁氏婦，織布最精輭，號丁娘子布。《松江府志》。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越，草布也。《後漢・馬后傳》：白越三千端。《潛夫論》：葛子升越，簡中女布。盛宏之《荊州記》：秭歸縣室多幽閒，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謂之升越。《丹鉛總錄》。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九《土貢二》　〔明太祖洪武四年〕四川土司入貢【略】十七年，定烏撒歲輸賦稅二萬石、氈衫一千五百領。烏蒙、東川、芒部皆歲輸八千石、氈衫八百領。【略】二十九年，烏蒙貢馬及氈衫。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九《土貢二》　十五年，雲南土司入貢。【略】十六年，曲靖霑益州貢馬及獵獵刀、甲、氈衫、虎皮。尋甸貢馬及虎皮、氈衫等物。

葉夢珠《閱世編》卷七《食貨五》　棉花布，吾邑所産，已有三等，而松城之飛花、尤墩、眉織不與焉。上闊尖細者，曰標布，出於三林塘者爲最精，周浦次之，邑城爲下，俱走秦、晉、京邊諸路，每疋約值銀一錢五六分，最精不過一錢七八分至二錢而止。甲申、乙酉之際，值錢二三百文，准銀不及一錢矣。順治八年，價至每疋三錢三分。十一年十二月間，每疋價至四五錢，今大概以二錢爲上下也。其較標布稍狹而長者，曰中機，走湖廣、江西、兩廣諸路，價與標布等。前朝標布盛行，富商巨賈，操重資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兩，少亦以萬計，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對壘，牙行非藉勢要之家不能立也。中機客少，資本亦微，而所出之布亦無幾。至本朝而標客巨商罕至，近來多者所挾不過萬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而中機之行轉盛，而昔日之作標客者，今俱改爲中機，故松人謂之新改布。更有最狹短者，曰小布，闊不過尺餘，長不過十六尺，單行於江西之饒州等處，每疋在前值銀止六七分。至順治之九年、十年間，小布盛長，價亦幾至二錢一疋。康熙元年、二、三年猶值銀八九分至一錢也。八年己酉以後，饒商不至，此種小布遂絶。又憶前朝更有一種如標布色，稀鬆而軟者，俗名漿紗布，絡緯之法，亦與標布異，邑城人往往爲之，今亦不復見矣。二十一年壬戌，中機布每疋價銀三錢上下。二十三年甲子，因棉花價賤，中機布不甚行，俱改木棉標布，每疋上上者價仍紋銀二錢上下，粗者一錢三、四、五分而已。

葉夢珠《閱世編》卷七《食貨六》　大絨，前朝最貴，細而精者，謂之姑絨，每疋長十餘丈，價值百金，惟富貴之家用之，以頂重厚綾爲裏，一袍可服數十年，或傳於子孫者。自順治以來，南方亦以皮裘御冬，袍服花素緞絨價遂賤。今最細姑絨，所值不過二十金一疋，次者八九分一尺，下者五六分而已。年來賣者絶少，販客亦不復至，價日賤而絨亦日惡矣。

葛布有數種：出於浙之慈谿、廣之雷州者爲最精；其次出江西，葛粗細不一；出於江南金壇者，雖極細，然亦不可單做，必須夾裏。在前朝，非縉紳士大夫不服葛，而價亦甚貴。佳者每疋值銀三兩，長不過三丈一二尺。次者亦不下五六分一尺。自順治而後，服葛者日衆，而葛價亦日賤。今制無人不可服葛，葛愈多而亦日濫惡矣。康熙二十八、九年，洋船販至，至精者官尺不過一分五六釐一尺，至粗者每尺七八釐耳。

顧炎武《肇域志・山東・東昌府》　馬頰之陂，盛有鱗介，居民以間采捕，非其業。總之，地寒土疏淺，獨宜畜牧，氈毳之利，什居六七。

顧炎武《肇域志・遼東都指揮使司》　《長安客話》：遼鎮孤懸一線，東西千里，山海關綰其口，未有販粟而出者。軍民之所衣食，達虜之所剽掠，不過取之地耳。顧北爲戰場，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南爲海壖，有欲耕之人而無其地。惟鴨緑江以西，九聯城以東，地稱「腹裏」，田多膏腴，開種頗易，收穫爲多。屯田之策，所宜亟舉。遼東之隸山東，先朝有深意。遼山多苦無布，山東登、萊宜木綿，少五穀，又海道至遼一日耳，故今登、萊諸處田賦止從海道運布遼東，無水陸舟車之勞。遼兵喜得布，回舟又得販遼貨，兩便之。後以夾帶私貨，故禁止，海船遂廢。今布運者須經山海關入遼，其勞苦視登、萊海道何啻百倍？此以人事言也。若論地利，遼東須直隸京師爲東輔。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卷二《貴州第一五》　貴州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元置八番順元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明初以其地分隸湖廣、四川、雲南布政使，今改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治貴州。夏秋二稅共米麥一十四萬八千九百四十八石有零，湖廣布政司坐派解納本司糧米一十萬二千四百石，每石折解白銀三錢，共該銀三萬七百二十兩整。四川布政司坐派解納本司糧米一十萬九千七百五十三石，内五萬石每石折銀三錢，三萬石每石折布二匹，每匹徵銀二錢，原運永寧倉，今改撥濟庫；布米一萬九千二百三十三石，每石折布二匹，每匹徵銀一錢七分五釐；綦江縣秋米五百二十石，每石折銀五錢五分。四川播州宣慰司坐派解納本省豐濟、平越、清平、興隆、黄平等倉夏秋糧米共一萬六百石零三斗六升八合四勺三抄五撮，烏撒倉秋糧米九千四百石。烏蒙府起運烏撒倉秋糧米三千八百五十石，東川府起運烏撒倉秋糧二千九百石，鎮雄府起運烏撒秋糧四千九十二石四斗。洞蠻麻布二百五十九條有零，課程税鈔一十三萬六千四十六貫四千二百八十八文，税銀三百二十九兩九錢三分三釐九毫。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卷三《大同第四》　大同鎮，屬衛八，所七，堡五百八十三。馬步官軍舍餘十兵共五萬四千百五十四員名，糧料布花屯糧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屯糧十三萬七千七百十一石，每石折銀八錢。屯草十七萬六千四百十一束，秋青草三十七萬六

千四百束，每束折銀三分。年例銀七萬兩，例鹽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每匹折銀三錢。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折銀一兩。夏秋二稅，折布十八萬二千五百匹，每匹折銀一錢。綿花絨八萬斤，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卷三《寧夏第六》 固原鎮，屬衛二，所四，營一，堡十五。馬步官軍二萬八千八百三十員名，馬八千六百七十三匹，糧料十三萬九千九百十五石，折色銀并折草銀十四萬九千五百八十兩，年例銀五萬兩，草三十二萬八千三百三十七束，布五萬七千九百四匹，綿花二萬六千七百三十四斤，京運年例銀五萬兩。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卷三《洮河第九》 岷州鎮，屬衛一，所三，寨七十，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八員名，召募民壯四百四十五名，馬二千一百九十二匹，各處民運糧折銀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七兩三錢三分，額徵民屯糧二萬八千五百九十四石零，布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一匹，綿花一千三百二十二斤，草二萬三千一百九十束。

王士禎《池北偶談》卷四《談故四・千秋康氏》 本朝順治已來，直省民間一產三男者，歲有數十，多不勝紀。定例官給米三石，布十疋而已。

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五 《邠風》曰：無衣無褐。鄭氏云：褐，毛布也。此說非是。褐乃編紮短衣，不黃不皁，賤者之服，非毛布也。《孟子》曰：「若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亦言貴賤之殊耳。鄭氏誤以褐爲氈，遂云褐，毛布也，不知褐字從衣，氈字從毛，乃今之斜氈，價貴于苧蔴多矣，豈賤者服乎。

《題本・採辦織造及各項工程》 順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到

順治六年十月　日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土國寶揭

爲謹陳折徵官布，三大便益，仰祈聖明採擇事。切惟官布一項，每年僉解員役，領銀入手採辦，十無一二，而烹侵者八九矣。比催不靈，逋欠累積，在明季數載無解，經徵參罰，領解杖斃，究何益之有哉。職今釐剔到此，輾轉思維，莫如折徵爲第一良法。一則永杜侵欺，一則易便採辦，一則澈清掛欠，用敢爲皇上皇父攝政王陳之。夫布原稀鬆，僅供拂拭，用既有限，何必過費金錢，且辦解巨奸，銀則中飽，布則子虛，歷年積弊，誅不勝誅。惟是按額折徵，附于京邊項下，一并解部，朝廷已收實用，帑藏全無漏屁，所謂侵欺永杜者，此也。夫銀已折徵，謂布必不可辦乎？非也，設或需用，要皆緊線堅密，非稀鬆之比。應辦若干，勅下採買，如近准户部咨文，或用青藍，或用五色不等，照時平買，計日湊完。其價總于正項開銷，既不累下民之久困，復可應上供之偶需，所謂採辦易便者，此也。解布原屬苦役，始而放給錢糧，官吏有扣尅之弊，繼而督催完辦，承胥有需索之弊，甚至驗布押行，中途有花費之弊。今若用布則以銀貿布，不用布則以布折銀，折徵一定，諸弊皆絕，不惟完解不敢後時，亦且絲毫不敢拖悞，所謂掛欠澈清者，此也。合蘇、松、常三府，歲該辦布三十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四疋，額編解扛銀一十萬六千八百六十二兩二錢，拆徵之後，盡歸正供，而侵漁大蠹，已無所用其奸，且更有鋪墊水脚，動以萬計，倘邀聖恩，免編小民沾涓滴之仁，否則仍行照數徵解，或伺部文湊給買布，亦無不可。至於青藍五色等布，不用則已，用則附於織造衙門袍船帶解，不煩雇船多費，尤爲三大便益之外，更有此節省之着也。職謹會同按臣金元禎合詞具題，伏乞勅部議覆行，職等遵奉施行。爲此除具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查慎行《人海記》卷下 松江細布

成化間，松江人以布餉貴近，流聞禁廷，下司府織造赭黃、大紅、真紫等色，龍鳳、斗牛、麒麟等紋，工作胥吏，因緣爲奸，一匹有費白金百兩者。孝宗在東宮知其弊，即位首罷之。常閱內帑見之，曰：此布一匹，文綺十匹價也。終身不一御，自是遂絕。

松江布輸京

松江細布歲輸京十二萬三千八百六十匹。華亭六萬五千一百匹有奇，上海四萬二千七百二十匹有奇，青浦二萬三千四十匹有奇。萬曆初加八千匹。

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一 陝西以羊絨織成者謂之姑絨，製綿衣，取其煖也，今則製爲單袍。紗取其輕，暑服也，今則製爲綿袍、綿褂。比比皆然，習以爲常。諺云「有裏者無裏，無裏者有裏」，意指此乎？「絨」，俗字，本「氄」字，音冗。

沈自南《藝林彙考・服飾篇》卷一〇《繒帛類》

《雋言》《江都王建傳》：遺建荃葛。師古曰：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綡，音千全反，又音千劣反。蓋今南方筩布之屬，皆爲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遺建也。

《留青日札》　隋文帝焚綾文布，即今花雲布。鄱陽王恢焚筒布，即今細布、

飛花布之類。細穀曰阿，細布曰錫。

《丹鉛總録》《列子》：衣阿錫，曳齊紈。張湛注：阿，細穀。錫，細布。非也。按，此文以阿錫對齊紈，阿亦地名，齊有東阿，其地亦出絲帛。錫，韻書作裼，孫愐云：袒衣也。若以阿爲細穀，於字義不通。

《雋言》公孫述爲馬援制都布單衣。《東觀記》曰：都作答。《前漢書音義》曰：答布，白疊布也。又《前貨殖傳》答布皮革千石，孟康曰：答布，白疊也。師古曰：粗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耳，非白疊也。答者，重厚之貌，而讀者妄爲搨音，非也。

《丹鉛總録》《史・西域傳》：冉駹人能作斑罽、青頓、毳毾、羊羧。斑罽，今之雜色氈。青頓，今名絲頓，頓音墩。毳毾，今紫氈也。羊羧，今寶裝也。酋長婦女以爲背飾。《晉・載記》彭氈，毛布也。彭與靚同，氈與罽同。揚雄《蜀記》云：雲南越巂氈，罽也。音豆分，今之毯毯也。吐蕃貢霞氈，今之紅毯毯。

《雋言》《高帝紀》：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穀紵紵罽。師古曰：綺，文繒。紵，細葛也。紵，織爲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氈及氍毹之類也。罽，居例反。

《席上腐談》氈之異名曰毛席，毯之異名曰毛褥，猶竹笠呼爲竹巾。《東漢・西域傳》李賢等注：氈曰毛席。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氈氍毹」。服虔《通俗》又云：織毛褥謂氍毹，細者謂之氈氈。氈氈者，施大床之前、小踞床之上，踞而登床者。考漆器有所謂犀皮者，出西昆國，訛而爲犀皮。桂漿者出罽漿國，訛而爲桂漿。以此推之，氍毹恐即是渠搜國名，音同而字不同耳。西昆亦即是織皮國名，訛而爲西昆也。渠搜織皮，出《書・禹貢》。

《席上腐談》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氈。子謂毛之細者，氈，温柔貌。《書・堯典》云「鳥獸氄毛」是也，今訛爲紫茸。

《困學紀聞》《儀禮》「布八十縷爲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吴仁傑曰：今織具曰筦，以成之多少爲布之精麤，大率四十齒爲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説。衰三升其篹者，緇布冠三十升其細者。

《名義考》古者布稱升，蓋精粗之名。《廣韻》「升，成也」。布八十縷爲一升，一成也，二千四百縷爲三十升，三十成也，猶《樂》小成、大成，俗謂銀一成二成至十成之意。《間傳》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論語》注：三十升細密難成。夫布三升，雖成猶未成，六升始謂之成，三十升則又細密難成。此亦可見升之爲成也。

愛新覺羅・玄燁《康熙文集》卷二七《諭領侍衛内大臣索額圖》 頃因雨雪，或在邊内，或在邊外，馬騾拴住，皆用氈蓋，不可怠忽，可通諭衆人知之。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吴楚材《彊識略》卷二八《服飾部下》 氈　細罽也。黄帝作旃。見《世本》。掌皮供毳毛爲氈。見《周官》。又别有毯罽。又臥氈，着裏施緣者呼爲池，池者，緣餘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左思詩：「衣被皆重池。」今人被頭别施帛爲緣者，亦呼爲被池。見《侯鯖録》。

邁柱等《九卿議定物料價值》卷二《布》 布城細生顔黄布，寬壹尺壹寸，長壹丈陸尺。每疋舊例銀叁錢陸分，今核定銀叁錢。

布城細生顔藍布，寬壹尺壹寸，長壹丈陸尺。每疋舊例銀叁錢陸分，今核定銀叁錢。

金黄紅藍白叁線布，寬壹尺陸寸。每丈舊例銀貳錢，今核定銀貳錢伍釐。

青藍合線細布，寬壹尺陸寸。每丈舊例銀叁錢，今核定銀貳錢。

合線布片，每丈舊例銀叁錢，今核定銀貳錢伍分。

布無舊例

藍標布，寬玖寸，長壹丈陸尺。每疋今核定銀叁錢。

細藍布，寬壹尺壹寸。每丈今核定銀叁錢伍分。

毛青布，寬壹尺壹寸。每丈今核定銀貳錢陸分。

絨花布，寬壹尺貳寸。每丈今核定銀壹錢貳分。

紅花布，每丈今核定銀柒分。

邁柱等《九卿議定物料價值》卷四《氈片油單》 花毛毯，長貳丈，寬壹丈伍尺。每鋪照舊例，今核定銀陸拾兩。

雙紅氈，每見方壹尺。照舊例，今核定銀肆分伍釐。

單紅氈，每見方壹尺。照舊例，今核定銀貳分陸釐。

黄絨氈，見方貳尺捌寸。每塊照舊例，今核定銀柒錢。

蒙古氈，長寬壹丈壹尺。每塊舊例銀壹兩捌錢，今核定每見方壹尺銀壹分叁釐。

白細氈，每尺舊例銀叁分壹釐伍毫，今核定銀貳分貳釐。

白氈，每見方壹尺。舊例銀貳分壹釐陸毫，今核定銀壹分柒釐。

黑氈，每見方壹尺。舊例銀壹分伍釐，今核定銀壹分。

紡絲綢油單，每尺照舊例，今核定銀陸分。

大白素縐綢油單，每尺照舊例，今核定銀壹錢。

布油單，每尺舊例銀貳分，今核定銀壹分捌釐。

氈片無舊例

紅長毛氈毯，每丈今核定銀壹兩。

紫絨氈，每尺今核定銀陸分陸釐。

白絨氈，每尺今核定銀陸分陸釐。

毛毯，長陸尺伍寸，寬肆尺伍寸。每條今核定銀肆錢伍分。

紅布油單，每尺今核定銀貳分。

毯毯

户部例

紅毛氈毯，每丈照舊例，今核定銀壹兩叁錢。

周象明《事物攷辯》卷六〇《冠裳》 鮫布

《述異記》 揚州有蛦市，（人）〔鮫〕人鬻珠玉而雜貨鮫布。鮫人即泉先也，亦名泉客。又云：南海出鮫綃紗，泉先潛織，亦名龍紗，其價百餘金，以爲服，入水不濡。

明按，《述異記》下卷又云：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泣則出珠，蓋水怪也。

白越

《兩漢博聞》 明德馬皇后賜諸貴人白越三千端。註曰：白越，白布也。

明按，《蘇秦傳》曰：錦繡千純。裴駰註曰：純，端名。又按《演繁露》云：《左傳・昭六年》豐賈以錦幣二兩遺子。註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一兩二疋也，二兩蓋二疋，今人謂一端爲一疋，誤矣。

織貝

《尚書》蔡傳：織貝，錦名，織爲貝文，《詩》云「貝錦」是也。今南夷人，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

明按，臨川吳氏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亦成文者，曰織文。【略】

吉貝

宋方勺《泊宅編》 閩廣多種木棉，紡織爲布，名曰吉貝。海南蠻人織爲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白疊布也。

明按，程大昌《演繁露》云：古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精曰氎。今之吉貝，亦緝花爲之，而古、吉二字不同，豈訛名耶，抑兩物也。明嘗攷《博物志》曰：《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自當以古字爲正，吉字或傳寫之訛耳。【略】

荅布

《兩漢博聞》 《馬援傳》：公孫述爲馬援制都布單衣。李賢等註云：《東觀記》曰「都」作「荅」。《前漢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

明按，師古曰荅布，粗厚之布也。讀者妄爲疊音，失其義矣。

姚培謙、張卿雲《類腋》卷一二《物部・布》 賓布又《南蠻傳》黔中郡，歲令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丈，是謂賓布。《說文》「〔幏〕，蠻夷賓布」。即今之枲布也。王維詩「蠻女輸賓布」。李商隱《謝賜冬衣狀》「賓布少温，蠻綿乏煖」。蘭干又《牢夷傳》：罽氎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注：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蘭干，僚言紵。梧桐華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組織以爲布也。

斑布《南史・林邑國傳》：古貝樹華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作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白疊又《高昌國傳》：出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唐地理志》：隴右道厥賦有毛氎、白氎。又吐蕃貢兩氎。《集韻》：氎，細毛布也。吉貝又《渴盤陁國傳》：風俗與干闍相類，衣吉貝布。《宋勃泥國傳》：無蠶絲，用吉貝花織成布。

姚培謙、張卿雲《類腋》卷一二《物部・絺綌》 絺紵《書》「厥貢：漆枲絺紵」。《說苑》：綿絮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縐絺《詩》「蒙彼縐絺」。《傳》：絺之麤靡者爲縐。葛絺《莊子》：夏日衣葛絺。《淮南子》：於越生葛絺。荃葛《漢江都王建傳》：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注：荃，細布也，本作綌。《玉篇》：葛也。黃絲《吳越春秋》：越王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獻之吳王。

纖絺潘岳文：釋纖絺。注：纖，細也。劉孝威詩「纖絺尚少涼」。蕉葛《草木狀》甘蕉有三種，一種大如藕，子長六七寸，其莖解散如絲，以灰練之，可紡績爲絺綌，謂之蕉葛。白居易詩「蕉紗暑服輕」。霜潔沈約《謝賜絹葛啟》：素采冰華，絺文霜潔。變煖暑於閨閣，起涼風於襟袖。輕絺庾肩吾《謝絹啟》：鶴露宵疑，輕絺立變。細葛杜甫詩「細葛含風軟，香羅叠雪輕」。輕綌王建詩「離家尚苦熱，衣服唯輕綌」。楚葛李羣玉詩「楚葛湘紗淨似空」。纖綌何景明詩「西風怯纖綌」。

揆叙撰《隙光亭雜識》卷一　六祖袈裟至今尚存曹溪，即達磨所傳也。西域屈眴布所成，緝木棉花心織之，此云大細布，其色青黑。

揆叙撰《隙光亭雜識》卷五　西傾因桓是來。

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則織皮非中國之貢矣。熊羆狐狸織皮，文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此四獸之織皮，乃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按各州經文體例，皆於章末總言貢道，無獨異於梁州之理。葉氏諸儒之説甚當，蓋簡編脱誤耳。雍州「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蘇氏謂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與此正同。【略】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蘇氏曰：《禹貢》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即叙，而後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耳。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即叙」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脱誤，不可不正也。按織皮以下，得東坡之説，其旨曉然，參以梁州，可謂如出一轍矣。林氏折之，懼其變置經文耳，然簡編脱誤，經所常有，況少穎所據者一州之文，而東坡所據乃八州之文，反不足信邪，愚斷以其説爲是。

陸廷燦《南村隨筆》卷六《錦罽》　《筠廊偶筆》：江南人於京師賣一錦一罽。錦闊三尺，長百尺，深紅文彩如畫。罽長闊與錦等，紅黄白碧各一段，大類今世剪絨，鮮麗奪目，價千金。大宗伯王公崇簡以五百金購之，不能得。

陸廷燦《南村隨筆》卷六《木棉》　廣東木棉樹大可合抱，葉如香樟，正二月開大紅花如山茶。結子如酒盃，老則坼裂，有絮茸，茸與蘆花相似。花開時無葉，花落後半月始有新緑。其絮，土人取以作褥褥，海南蠻人織以爲巾，上出細字，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貝，即古所謂「白氎布」也。今無織者。俱《嶺南雜記》。

陸廷燦《南村隨筆》卷六《羽緞羽紗》　羽緞、羽紗出海外荷蘭、暹羅諸國，康熙初入貢，止一二疋，今閩廣多有之，蓋緝百鳥氄毛織成。予按《異物彙苑》「唐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爲裙，正視旁視，各爲一色，日中影中，各爲一色」，然則古亦有之矣。又《南史》「齊文惠太子織孔雀毛爲裘」，武后有集翠裘，皆其類也。又滿剌加哈烈出鎖袱，一名梭服，鳥毳爲之，紋如紈綺，價不甚高，非羽緞、羽紗比。《香祖筆記》云。

王應奎《柳南續筆》卷二《棉布之始》　棉有草、木二種，皆出海外，其見於紀載者，大抵皆木棉也。張勃《吴録》云：「交趾有木棉，樹高丈餘。」王浯溪云：「一名斑枝花。」又《泊宅編》云：「閩、廣多木棉，名曰吉貝，織爲布，是即白氎。」然今吴地所種，乃草棉，非木棉也，而其用與木棉正同。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地高仰不宜五穀，元至正間，偶傳此種，植之于地，頗茂。有一嫗名黄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捍彈紡織之法。久之，而三百里内外，悉習其事矣。按《小爾雅・釋名》及《孔叢・廣服篇》，皆云麻、紵、葛謂之布。又《鹽鐵論》云：「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可見麻與紵、葛三者之外，古者别無所謂布也。但紵、葛或專用之於夏，而麻則兼用之于冬耳。孔博士《論語》「縕袍」註云：「縕，枲著也。」邢疏謂雜用枲麻以著袍也。蓋貧者不能具絲絮，故擣麻使熟，著之於袍也。夫以麻爲衣，則不能禦寒，以麻著袍，則不能生煖。古人五十始衰，則必衣帛，職是故耳！今棉之爲用，可以禦寒，可以生煖，蓋老少貴賤，無不賴之。其衣被天下後世，爲功始過于蠶桑矣，而皆開白黄婆一人，是不當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與先蠶同列祀典乎？

王棠《燕在閣新知録》卷二六《綯》　《説文》「絺之細者謂之綯」。《詩・郷風》「蒙彼綯絺」。朱熹註：綯絺、絺之麤麤者，當暑之服也。俗語謂衣縮曰綯。《飛燕外傳》云：成帝以飛燕爲后，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令人持后裾，風止，裾爲之綯。他日，宫妹或襞裙爲綯，號留仙裙。綯字有此二義。按：絺、麻葛之細者，今世有綯紗，而無名綯葛者。

王棠《燕在閣知新録》卷二七《棉花棉布》　棉花元以前未爲貢賦之物，考之《禹貢》揚州「島夷卉服」註以爲吉貝，則虞時已有之，島夷時或充貢，中國未有也，故《周禮》以九職任民，「嬪婦，（惟）〔化〕治（蠶）〔絲〕枲」，而無木棉。或曰：古有布縷之征，不知布縷者，惟絲枲而已，非棉布也。或曰：唐有租庸調，而調内有綿三兩，不知此乃絲綿，非木棉也。元初孟祺作《農家輯要》云：木棉種于陝右，其他土郡多以不宜爲解。陶九成《輟耕録》云：閩廣多種木棉，紡棉爲布，松江民因謀樹藝，見種于彼。蓋自古中國所以爲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棉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故一得其棉，即著于詩。唐李琮詩「腥味魚中墨，衣裁木上棉」，記異也。梁武有木棉皂帳，雖曰儉也，然亦以其少見，故著于史。《南史》云：吉貝，即劫貝。《通雅》曰：吉貝，即木棉花，有白

紫二色，今中國只有白者，紫者却少。宋元嘉時，伽毗黎獻吉貝。又佛家謂之睺婆，又伽婆羅劫貝也，閩中亦呼爲吉貝，百姓先未爲服，官亦未爲調。宋元之世，始得其種入中國，關陝通西域，閩廣近海故也。宋元《食貨志》皆不載木棉，明時木棉天下皆種，然後知卉服之說，見于《禹貢》。元末明初，棉花棉布始盛行于天下，而後世貧富皆有攸賴焉。

孔毓埏《拾簻餘閒》 余家先世所藏歷代頒賜綺紵表裏，大半皆鎖袱。其厚如錢，文如水波，閃爍無定，顏色歷久愈鮮。第年遠畏風，觸手而靡。紵名鎖袱，不解何意。及見《居易録》載鄺湛若《赤雅》云：烏毳之精，織成文章者曰鎖袱，蓋即今之羽緞也，始知取名之意，然今之羽緞光彩遜此紵多矣。

孔毓埏《拾簻餘閒》 《鏡古集》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佻達子弟，乃有以綾緞爲裀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其云以布爲衣，誠爲儉德，而以布拜褥爲儉，誤矣。我朝儀制，御拜褥，惟帝與后用鵝黄紵絲，立脚處用鵝黄布，其餘妃嬪、太子俱用秋香紵絲，立脚處亦用紵絲，不得用布，乃以布爲尊，非儉也。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八《筒巾細布》 《王戎傳》：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巾細布五十端。巾，元板作中。愚攷：筒中，布名。《後漢·王符傳》章懷太子注引楊雄《蜀都賦》曰：「筒中黄潤，一端數金。」元板作中，是。

李煦《李煦奏摺·請預發採辦青藍布疋價銀摺》 查今年四月内，奉户部行文，着令織造衙門採辦青藍布三十萬疋，遵照定價已經如數辦足解交户部外。但此項布疋出在上海一縣，民間於秋成之後，家家紡織，賴此營生，上完國課，下養老幼。若於歲内預將價銀發給，則百姓樂有貲本，比臨時採買可賤數分。今必俟春間採辦，正值農忙，則價又高騰。且從前有司採辦，三月方奉部文發買，臨期急迫，必需牙行經紀四散收買，所以價貴。今年織造衙門於四月内始奉承辦，只得仍照舊規採買，以致相沿成例，不能稍減。

臣細加體訪，再四思維，來年應辦之布，先於今年十月後，農務空閒，不用牙行經紀，預將價銀給與織布之家，從容辦料，乘暇紡織，待至春間陸續收染，則民力餘裕，徧沐皇恩。於部定價值，每疋可省六分有餘，合三十萬計之，可省二萬有奇。以臣鄙見，明年採辦布疋，不必候至三十五年春間始行知照，即於今冬撥給錢糧，預爲採辦，甚屬妥便，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然臣未敢冒昧咨部，謹奏請皇上睿裁旨示，以便遵行。

李煦《李煦奏摺·採辦布疋虧欠緣由并請仍派採辦摺》 康熙五十四年六月十五日

奴才從前每年領布政司錢糧十六萬兩有零，辦解青藍布疋，其歷年原有因公那用，萬歲聖明，奴才不敢欺天。但内中機户，亦實有拖欠，何也？蓋奴才辦布，先將錢糧給散機户，或遇年歲荒歉，棉花失收，則花價騰貴，機户不能賠墊，每每借次年之錢糧，辦本年之布疋，所以歷歲起解無誤。及至康熙四十四年，因内庫布多，户部題請停辦，於是次年錢糧不復再發，而各機户不得那新掩舊，遂至手足無措，且逃亡事故相繼而起，此虧欠之由來也。

伏思自四十四年起停辦已經十載，則萬歲屢賞用，目下存庫諒必無多，叩求萬歲仍賞奴才採辦，則聖主深恩，奴才從此又可展施，而以錢糧散給機户，不特新布微收，即舊欠布疋，亦得漸次帶追，公私似兩有裨益。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六八一《蘇州府部·物産考》

府志布屬

棉布　東鄉最盛。

藥斑布　出嘉定及安亭鎮。宋嘉泰中，有歸姓者創爲之，以布抹灰藥而染青，候乾去灰藥，則青白相間，有人物花鳥、詩詞各色，充衾幔之用。

刮白布　太倉二三月間，婦女取上等苧麻，擇清池漚之，曝晴日中，用蝸殼就水洗刮，使白澤有光，然後績之。以布細如羅縠，瑩白可愛，亦曰腰機布。明弘治初，州人以之諸中貴致上用，歲取三千疋，民力不堪。弘治十六年，給事中王縝清理屯田按州，疏乞停免，上允其奏。

飛花布　細軟如綿。

官機布　真色不漂洗，出徐王廟者佳。

縑絲布　合苧與絲比而成之。

某花布　用青白縷相間織成。

斜紋布　出嘉定。

麻布　績麻爲之，精粗不等。

黄草布　縷黄草爲之，品最下。

周廣業《循陔纂聞》卷一 《席上腐談》云：褐乃編枲粗短衣，不黄不皁，賤者之服，非毛布也。褐字從衣，氈字從毛，鄭康成誤以褐爲氈，遂云毛布。

毛布，乃今之斜褐，價貴于苧麻多矣，此豈賤者之服。《名義考》云：褐，《説文》編枲韈也。馬絡頭也，亦名馬衣，賤者編枲爲衣，寬大似韈，故曰褐。寬博毛布以禦寒，何取寬博哉。今士子出身曰釋褐，言去賤而將貴也，若毛布則屬也，亦謂之氈。愚按，屬即今之氈氈。楊雄《蜀記》所云「南越之氈氈者」是也。亦名霞氈，紅色，出吐蕃、中天竺等國。又名氈氈，又名多羅羬，出秦、蜀邊境，及廣中洋舶携至者，五色皆備，出西番及陝西、甘肅者，用羬毛織就，闊一尺許，亦名普羅，與洒海剌相似，却不緊厚，價亦不貴。洒海剌出西番，亦羬毛織成，闊三尺許，緊如氈。果爾，賤者安得有是服耶。

李調元《南越筆記》卷五《綿布》 東粤之綿布良苦不一，最美者白氈。《史記》楊布者白疊，或作「答」是也。其布細膩精密，皚如雪，輕如繭紙，幅廣至四五尺，吉終爲之。其織爲巾者，兩頭組，結方勝葳蕤及諸物象。織者每拋一梭，則念一佛，故廣州人殮死者以爲面衣，是曰西洋布，以來自番舶者爲真。其出於瓊者，或以吴綾越錦，拆取色絲，間以鵝毳之綿，織成人物花鳥詩詞，名曰黎錦。濃麗可愛，白者爲幛，雜色者爲被，曰黎單，四幅相連曰黎幕，亦曰黎幔，以金絲者爲上。又有花被假被，《漢書》儋耳、朱崖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即今之黎單也。亦有織爲巾帨與裙者，裙曰黎裙，横幅合縫如井欄，皆素花假錦百褶而成，所謂迦盤之衣也。黄文裕賦云「布帛則攀枝吉貝，機杼精工，百卉千華，凌亂殷紅，疎絺蔺暑，密斜弭風」，蓋謂瓊布也。斜謂斜文布，其文或作象眼，或卍字，或大小方勝，文皆側理，故曰斜。廣州有麻經絲經兼絲布或綿緯絲，有雙紵布，甚厚實。有榜被，絮絁所織，其緯粗如小指，或謂即氈被，亦名氈屬，或方文斜文。雷州有雷被，以白綿線爲之，亦有紅者紫者。崖州多織綿，儋州多織生絲。崖州組織綿線如布帛狀，繡人物花鳥其上，有十金一具者，名曰帳房，俗稱儋崖二帳，是皆越布也。《志》曰南方之布葛越，木綿草本，亦越也。其曰織貝者，織爲貝文，《詩》所謂貝錦也。貝或吉貝也。《志》稱高昌有草實如繭，絲如細纑，名曰氍子，織之爲布。白疊即吉貝也，島夷以卉服來貢，而織吉貝之精者以入篚，故曰織貝。臨川吴氏云：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曰織文是也。綿與絲一也，綿又有木棉之綿，即攀枝花絮也。其木高四五丈，花殷紅，朱大於杯，花落則絮蘊焉。春暮時漫空而飛，來之其物者可以爲褥，《嶺外》以爲吉貝，即木棉，非也。吉貝草綿如斑枝，乃木棉耳。汪廣洋詩「翠苞半拆漸吐綿，雪花填滿行人道」。又云「搓就瓊簪膩如蜃，絲成冰縷細如煙」。謂斑枝也。又有樹綿，一曰樹頭綿，以吉貝枝接烏桕，俟生時截去烏桕，樹長可八九尺，四季開花，夏秋尤盛，每一株生數十年不壞，絮同木綿，德慶以上多種之。

李調元《南越筆記》卷五《鳥衣》 南方多鳥衣，鳥衣者，諸種鳥布所成。一曰天鵝絨，夷人剪天鵝細管，雜以機絲爲之。其製巧麗，以色大紅者爲上。有冬夏二種，雨灑不濕，謂之雨紗、雨緞。粤人得其法，以土鵝管或以羬，物品既下，價亦因之。一曰瑣袱，出哈烈國，亦鳥毳所成。紋如紈綺，其大紅者貴，然服之身重不便，粤人倣爲之，似素紡絹而自起雲，殊不逮也。又有以孔雀毛績爲線縷，以繡諸子及雲肩袖口，金翠奪目，亦可愛。其毛多買於番舶，毛曰珠毛，蓋孔雀之尾也。每一屏尾價一金。一屏者，一孔雀之尾也，以其尾開如錦屏，故曰屏。

李調元《南越筆記》卷五《黎毯》 方勺《泊宅編》：閩、廣以木綿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海南蠻人以爲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白疊布。今黎人居海南山峒，多業紡吉貝，鬻市中。婦女兼工繡，毯稱黎毯。《虞衡志》云：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吴越錦綵，拆取色絲間木綿挑織而成，每以四幅聯成一幕。

桂馥《札樸》卷三《都布》 《後漢書》：公孫述爲馬援制都布單衣。案《通鑑》漢明帝行養老禮，三老服都紵大袍。胡三省注云：績紵以爲美布，故曰都紵，都布，布之美者也。《纂文》：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

桂馥《札樸》卷三《白疊布》 《史記·貨殖傳》「荅布千匹」注云：荅布，白疊也。《趙書》石勒建平二年，大宛獻白氎。《魏略》文帝詔曰：代郡黄布爲細，樂浪練爲精，江東大木布爲白，故不如白疊布鮮潔也。《宋元嘉起居注》：毘加黎國奉細疊兩張。吴時外國傳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梁書》：高昌國有草實如蟹，蟹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唐書》：高昌有草名白疊，撚花可織爲布。又云：婆利出吉貝。吉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精曰疊。又云：杜薄國女子作白疊花布。金毘利逝國衣朝霞白疊。《隋書》：真臘國常服白疊。王維詩「手巾花疊浄」，杜甫詩「光明白疊巾」是也。《玉篇》作氎，云毛布也。《廣韻》：氎，細毛布。《廣志》：白氎布，毛織。王建詩「毛氎家家織」，梅堯臣詩「童袍氄氎鮮」是也。《後漢·西南夷傳》：哀牢夷知染采文繡，罽氎帛疊，闌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唐書·驃國傳》：鈴鈸皆飾條

紛，以花氈縷爲藻。又云：樂工皆崑崙，衣絳氈，朝霞爲蔽膝。温庭筠詩「錦幛空林委墜紅」是也。《南史》：扶南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氎敷前。方回詩「坐寒乏氊氈」是也。方勺曰：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海南蠻人織爲巾，即古所謂白氎布。

桂馥《札樸》卷一〇《獾夷布》 漢時蠻夷以布爲賦。《説文》「賨，南蠻賦也」，「幏，南郡蠻夷賨布」是也。今獾夷所織品目甚多，紋理精好，粗者如繭，細者如錦，羊毛所績，不亞羽紗。《後漢・西南夷傳》：哀牢夷知染采文繡，罽毳帛氎，闌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

張渠《粵東聞見録》卷下《諸布》 古之爲布者止麻葛二種。顔師古《漢書》注：精者爲絟，粗者爲紵。絟，即葛；紵，即麻也。至漢始有白氎布，即今之綿布也。然其用尚未廣，至宋元乃盛行。廣東麻葛之類甚多，其外或以蕉，或以竹，或以芙蓉皮。唐時，端州、潮州貢蕉布，韶州貢竹布。竹布，亦名竹練，今市中罕有鬻者。惟高要廣利墟居民多織蕉布，然質甚粗劣，恐非復昔時遺制矣。至綿布則多來自江、浙，松江三梭布尤爲正貨，固不專資乎土産也。

廣葛，以雷州錦囊葛爲最細滑而堅，顔色若象血牙，一聯直銀三金，每以充貢。博羅有善政葛，潮陽有鳳葛，瓊州有美人葛，陽春有春葛，順德有龍江葛，皆葛之精者也。尤細者爲增城女兒葛，織如蟬翼，經年乃成，卷其一端，可入筆管，未字之少女乃能織之，所謂「北有姑絺，南有女葛」是也，今亦絶無矣。

麻，有青、黄、白、火、絡五種。黄、白曰苧，青、絡曰麻，火曰火麻。絡者，言其可經可絡，即今之都絡麻。漢馬援在交趾常衣都布單衣是也。

粤人畜蠶，其絲不甚爲綢，惟以緯蕉及麻葛，總名曰兼絲布。然葛之以絲緯者，浣之則縮，反不如純葛之堅久。惟東莞有魚凍布，以絲兼苧爲之，柔滑而白，若魚凍色。紗羅多浣則黄，此布愈浣則愈白，兼絲布之佳者也。

王念孫《讀書雜志・漢書》卷一〇《劉彭祖傳・帛布單衣》 「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迎除舍。」念孫案：「帛布」，當從《史記・五宗世家》作「皁布」。皁布單衣，賤者之服也。「皁」與「帛」字相似，因誤爲「帛」。《管子・輕重戊篇》：「立皁牢，服牛馬。」今本「皁」誤作「帛」。衣帛則不衣布，衣布則不衣帛，不得言衣帛布也。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爲單衣，斯爲曲説矣。

陳鱣《簡莊疏記》卷八《儀禮》 《燕禮》云「幕用綌若錫」。鄭玄注：冬夏異也。今文錫爲緆。按《説文》云：「緆，（綱）〔細〕布也。从糸，易聲。麗，或从麻。」《釋名》云：緆哀。緆，治也，治其麻使滑易也。《淮南・齊俗》云：弱緆羅紈。高注：弱緆，細布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被阿緆。集解張揖曰：細布也。是緆爲正字，錫爲假借。《喪服・傳》亦作錫。注：治其布使之滑易是也。蓋此字从易，故以滑易言之。

褚華《木棉譜》 《禹貢》曰：島夷卉服，厥篚織貝。蔡註云：葛越木棉之屬。蓋以卉服來貢，而吉貝之精者，則入篚焉。至史稱梁武帝送木棉皁帳爲儉朴，似非當日所尚，而唐詩所詠「光明白氎巾」者，則又甚珍之，或布有粗細不同也。今木棉布之佳者，每尺未嘗過錢五十，而西藏佛布，有至白金數十一端，其即古之白氎歟。

《孟子》：七十者可以衣帛矣。當時通用之布，只是苧麻類耳。冬月衣苧麻則寒，衣帛則煖，故老人年至七十，血氣既衰，必籍緜繭以温其體。若今木棉之安燠，反過於帛，而無所嫌爲布矣。物美而適，宜直賤而易得，其利溥哉。

趙慎畛《榆巢雜識》卷下《葉爾羌》 葉爾羌（葉爾謂地，羌，覓廣之謂），回疆一大城，居室壯麗，園亭寬敞，城池深固。駐辦事大臣二員，滿、漢兵各數百，協領、參將分領之。正賦三萬五千三百七十兩，糧三萬五百四石，黄金三十兩，清油八百觔，税銀千六百四十九兩，留充本城公用，官兵鹽、菜、口糧。又折收回子布五萬七千五百六十九匹，棉花萬五千觔，布袋千四百三十二條，麻繩千二百九十七根，銅三千觔，併解送伊犁。

洪頤煊《讀書叢録》卷一五《鹿布》 《吕氏春秋・貴生篇》「顔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頤煊案，鹿即麤字之省。《莊子・讓王篇》作「苴布之衣」。苴即麤字。《晏子春秋・外篇》：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是奚衣之惡也。鹿裘，亦謂麤裘也。

張澍《續黔書》卷六《鐵笛布》 永寧、鎮寧二州，出鐵笛布。其織美似川蜀之黄潤，其精緻似閩廣之白越，其柔輭似波戈之香荃，其縝密似金齒之縹疊，余不知其何以織也。或謂即桐華布，績白桐爲之，或又謂緝桑爲之，惜未問之獐獠。又有絞布，可爲巾，定番苗婦所織，潔白如雪，拭水不濡，用彌年不渍垢膩。又有斜文布，名順水斑，蓋模取銅鼓文以蠟刻板印布者，出獨山州爛土司。

黄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一《總紀》 江南道（岳、潭、衡、永、道、郴、邵七州，屬西道採訪使。辰、錦、敘、溪四州，屬黔中採訪使）：厥貢綀。

山南道(澧、朗二州,屬東道採訪使)：厥賦布。《唐書・地理志》。

至元二十六年五月,置湖廣木棉提舉司。責民歲輸木棉十萬匹,以都提舉司總之。二十八年五月罷。《元史・世祖紀》。

棉布,各縣皆有,茶、攸、常、澧爲多。《省志》。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二《長沙府》 潭州土貢絲葛、絲棉布。《唐書・地理志》。潭州開元貢葛布十五匹,元和貢絲布十五匹。《元和志》。潭州土貢葛三十匹。《九域志》。長沙各縣出葛布。《明統志》。瀏陽縣出絹。瀏陽、湘鄉、攸、茶陵四州縣出苧布,今用瀏陽者多。《省志》。瀏陽苧布,有值二三錢銀一尺者,工細不減湖紗。《三長物齋長說》。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四《永州府》 零陵郡土貢葛。江華縣土貢白紵。《唐書・地理志》。永州開元貢細葛。道州開元貢細紵。《元和志》。江華郡貢白布十端。《通典》。永州土貢葛十匹。道州土貢白紵十匹。《九域志》。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四《寶慶府》 邵州開元貢麻布。《元和志》。各縣出棉布、苧布。《湖廣志》。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五《岳州府》 岳州巴陵郡土貢紵布。《唐書・地理志》。岳州開元貢細紵布,賦麻紵縑。元和貢白紵練布七匹。《元和志》。巴陵郡貢白紵布十匹。《通典》。平江縣出棉布。《省志》。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五《常德府》 朗州土貢葛、紵、練(練)。《唐書・地理志》。

武陵郡貢白紵布十端。《通典》。

常德府貢紵布、練布。《宋史・地理志》。

鼎州土貢布一匹,紵、練各十匹。《九域志》。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六《辰州府》 府境出火布,火麻所成；出土布,盧溪二里土人以丫桑皮爲之。《省志》。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六《永順府》 宋元祐二年五月,上溪州進端午溪布。十月,進龍興節溪布。蘇軾《內制集》。永順府出苧麻、土紬、洞巾。《湖廣志》。府境出絲皮、斑布。《省志》。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六《沅州府》 《漢傳》載「闌干」。闌干,獠言「紵巾」。有績織細白苧麻,以旬月而成,名「娘子布」。《溪蠻叢笑》。

桑,味苦,葉小,分三叉,蠶所不食。狔猪取皮績布,係之於腰以爲帶,經緯迴環,通不過丈餘,名「圈布」。同上。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七《郴州》 郴州土貢紵布、絲布。《唐書・地理志》。開元、元和貢白紵。《元和志》。郴州貢紵十匹。《九域志》。永興出絹葛。《一統志》。

嵇璜等《清文獻通考》卷三二《市糴考一》 〔康熙〕二十七年閏五月,准江蘇辦解布疋工價,以五錢核銷。巡撫陳宏謀言：辦解布疋,工價既昂,每疋五錢,難以再減。部議以辦解布疋,定有額價,該撫所奏與原編定額不符,駁令核減。奉諭旨：此案辦解棉布,每疋定有原編額價,該部自行核駁,但據該撫稱,現在花紗工價既昂,著照所請,暫准以五錢核銷,將來一俟物價平減,即令照舊額辦理。

嵇璜等《清文獻通考》卷三三《市糴考二》 臣等謹按甘肅口外新疆自闢展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均有市集交易,謹據乾隆二十七年甘肅布政使造册開報大略,附載於左：

闢展向無市集,近日或用貨物易換,或用銀錢糴買米麵,因時貴賤無定價,所用斗每一斗合京斗二斗,秤一斤十六兩。

庫車城中,有買賣街,往來客商,並各處回民交易。

阿克蘇,凡買賣貿易,俱七日一集。城市鄉村,男婦咸集,彼此以有易無。近亦有用銀交易者,如米糧、牛羊、布匹等物,各鄉村運至本城,買賣設有牙行,名達勒拉勒,其稅十分抽一。如本城人運至各城界上買賣,亦憑經紀而不征其稅。別有密圖瓦里伯克,專管買賣田産諸務。如回部各城至外番貨買物件,無稅無定期,攜至本城方起稅,有巴濟吉爾伯克管理。

烏什,每七日,在城中空處設集貿易一次。城鄉男婦,俱入集場,以馬牛羊雞等畜,及布匹、衣服、糧石、菜蔬,一切雜物,彼此交易。

葉爾羌,以稻、麥、大麥、高粱、豆、黍、并絹、布、馬、牛、驢、羊等物,定價交市。

和闐,以麥、蕎麥、高粱、黍、并絹、布、馬、牛、驢、羊等物,定價交市。諸物雜糧及馬畜,俱用錢買。馬畜俱由葉爾羌、喀什噶爾販賣。

喀什噶爾之市,名曰巴雜爾。七日爲期,各村男婦,聚其貨物相交易,無經紀牙行。其糧則麥麩、高粱、糜黍,其貨則牛、馬、驢、羊、布匹,價亦因時增減。糧之多寡,以查拉克計數。查拉克者,內地十斤也。貨之貴賤,以大小長短爲衡,

如瓜果、蔬菜、草束、柴薪之屬，均倣此交易。其錢名曰普兒，五十之數爲一騰格，折銀一兩，後定爲滿百普兒，以銅爲之。其制小而厚，中無方孔，一面鑄回字，一面鑄準噶爾字。乾隆二十四年，大功告成於葉爾羌，設局開爐，銷其普兒，改鑄制錢，以十萬騰格爲度。現在回民以普兒向葉爾羌城易制錢，新舊兼用。越數年，普兒銷盡，則回地所用悉爲國朝之制錢矣。互見錢幣考。又喀什噶爾俗以織布爲業，常以布與布魯特安集延霍罕等處，貿易馬、牛、驢、羊諸畜。

嵇璜等《清文獻通考》卷三八《土貢考》 直省額辦户部物産棉布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七疋。

江西省額解苧布五千四百九十六疋二丈。現在停辦。

山東省額解闊白棉布二千三百疋。

河南省額解本色棉布三千九百六十八疋。

外藩西北各部落貢産物

青海貢藏香、毡毯、馬匹無定數，各隨其朝覲之班來貢，貢道由西寧。土爾扈特貢藏香、毡毯、馬匹無定數，各隨其朝覲之班來貢，貢道由張家口。【略】西藏前藏達賴喇嘛、後藏班禪額爾德尼，分爲兩班，隔年輪流遣使進貢，每年於十一月到京，所貢哈達、藏佛經卷、藏香、珊瑚、琥珀、數珠、毡毯等物，無定數，進貢之年於次年正月初十日以内。慶賀進，丹舒克所貢銅、藏佛佛象、經卷、銀滿達、銀輪、銀塔、銀瓶、銀七珍、八寶、八吉祥、銀杵、珊瑚、琥珀、數珠、藏香、紅花、毡毯、藏杏、藏棗等物，亦無定數。所有辦理藏務之胡土克圖公、扎薩克台吉等，所進各貢，附於達賴喇嘛班内，貢物俱與達賴喇嘛同，貢道由四川之打箭爐。【略】哈密、闢展、吐魯番，歲貢葡萄二百斤、乾瓜二筐、布疋、手巾、佩刀諸物。

吴振棫《黔語》卷下 花、麻、布、蜑。俗呼雞鴨卵爲蜑者，蜑無卵義，求其字不得，徇俗呼之。

黔苗新隸版籍者，免糧賦。舊徵糧賦者，納銀穀與齊民同。永從苗賦額，徵銀五百三兩有奇。獨六洞苗則以花、麻、布、蜑，抵錢爲正供，初意蓋便苗也。今苗往往以錢市物納之官，市物之值或反浮於納錢之數，官得其物無所用，復出以易錢，駔儈扼之，輒多折閱，然苗俗承習已久，或甚以納錢可節費者，卒不願，蓋亦懼官之多取也。今列其納物之數於左：

頓洞，納蜑一百二十四。上皮林，納布三百六十六件，每件一丈至二丈不等。蜑一百。唐洞，納蜑二百。大團、樂香、宰吾三寨，納布四百五件，蜑五百二十五。埽洞，納布一百一十五件，棉花三百二十九觔，蜑四百零八。下皮林，納布四百九十三件，蜑一百四十三。洒洞，納布四百四十八件，蜑五十五。龍圖，納布四百二十件，蜑三百。雲洞，納布二十件，棉花三百三十觔，蜑三百三十。貫洞，納布一百八十六件，棉花七百二十觔，蜑三百二十三。以上六洞，共納糧布二千四百五十三件，糧蜑二千五百四十八，糧花一千三百七十九觔。岜沙，納麻一百五十觔。大塘，納麻二百觔。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布》 《路史》「伏羲作布，是以神農有不織之令」。《逸雅》「布，布也。布列衆縷爲經，以緯横成之也」。又太古衣皮，女工之始始于是。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葛布》 《夏書》「青州厥貢：鹽絺」。「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周禮・冬官・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吴越春秋》：「越王自吴還，知吴王好服之被體，使國中男女入山，采黄絲織布以獻之」。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麻布》 明王象晉《羣芳譜》：「大麻一名漢麻，剥其皮績之，可爲布」。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苧布》 陸璣《詩疏》：「苧同紵亦麻也。荆揚之間，一歲三刈，剥取皮以竹括其表得裏，韌音刃如筋者，煮之用緝布，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羦》 宋俞氏《席上腐談》：「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氈」。音亢。子謂毛之細者，氈温柔貌。《書・堯典》云「鳥獸氄毛」是也，今訛爲紫茸。陳懋仁《庶物異名疏》：「《元史》怯緜里翦茸也」。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瑣伏》 《格古要論・外國志》：哈烈，古大宛地，有鎖伏，花毬織鳥毳成文。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普羅》 《格古要論》：普羅出西番及陝西、甘肅，亦用絨毛織者，闊一尺許，與洒海剌相似，却不緊厚。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氈》 裴淵《南海記》：蠻俗不蠶，取穀皮熟，槌爲褐以擬毯。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六《氈》 《周禮・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鄭玄注：「云以氈爲牀于幄（下）〔中〕。《周官・掌皮》「供毳毛爲氈」。則周制也。或曰，黄帝作旃，古通氈。蹂毛成片謂之氈。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六《毯》《物原》：「堯作毯」。毛席也。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六《氈氍》音權登

《魏略》：大秦國以羊毛木皮野絲作之，其屬有五色、九色，海東諸國所作也。《南史》：中天竺國出氈氍。

郭柏蒼《閩產錄異》卷一《貨屬・棉布》《南史・海南諸國傳》曰：【略】「吉貝者，樹名也。其花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

今漳屬織棉布，或稱「吉貝布」。古田及長樂梅花、廠石間有之。興化婦女所織布巾、布帶，年售甚廣。福州織者亦美結。出泉州者工精。

郭柏蒼《閩產錄異》卷一《貨屬・夏布》或稱「苧布」。不紡者稱「檾布」。閩諸郡皆產苧。二月下種，五月刈者爲「頭苧」。七月刈者爲「二苧」。九月刈者爲「三苧」。搗其皮，漚以灰水，織爲夏布。粗、細、廣、狹，各隨其機，各視其工。省會婦女，不蠶不織。其餘村民及各郡縣，皆織以自用。

出長樂者，名「長樂縉」，結實。出大田者，軟薄，宜染色。邵武近江右，所織略似宜黃；然細者不及「銅板」，粗者不及「青頭」，白者不及蘇州之「機白」，精者不及粵東之「廣縉」。

郭柏蒼《閩產錄異》卷一《貨屬・蕉布》《南方草木狀》曰：「其莖解散如絲，以灰練之，可紡織爲絺、綌，謂之『蕉葛』」。

《大觀本草》：「閩人灰埋蕉皮，織以爲布。」

今泉、漳皆有織者，價廉。

郭柏蒼《閩產錄異》卷一《貨屬・葛布》梭葛爲布也。南靖、長泰出者稱「海南葛」，以長泰恭順里三重爲止。

郭柏蒼《閩產錄異》卷一《貨屬・麻布》以黃麻、青麻疏梭之爲布，以備喪服及洗滌器用。

《子夏〔儀禮〕・喪服》：「苴絰〔絰〕者，毛〔麻〕之有賁者也。牡麻者，枲麻也。」

蒼按：枲之有實者，爲苴。《周禮・典枲》疏：「牡麻者，枲麻也。」《爾雅・釋草》：「荸，麻母。」郭注：「苴，麻盛子者。」麻母有子，牡麻無子。

郭柏蒼《閩產錄異》卷一《貨屬・卓戈紋》臺灣生番所織布也。

「番毯」、「毛被」，皆番婦所織，雜獸毛爲之。

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一《卉服》笛王嘉《拾遺記》云：「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茅爲衣。即《尚書》『島夷卉服』之類也。」又云：燕昭王（七）〔八〕年，盧扶國來朝。其國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爲衣，是爲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昔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爲無老純孝之國。

按，此二條並言卉服，蓋即一國也，雖未足爲《禹貢》卉服之塙據，然後世木綿布之類，實此種爲之權輿。

《拾遺記》又云：漢武帝天漢二年，渠搜國之西，有析洽之國。其國人壽三百歲。綴草（茅）〔毛〕爲繩，結網爲衣，似今之羅紈也。

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二〇《桂管布衫》《玉泉子》云：「夏侯孜爲左拾遺，常著桂管布衫，朝謁文宗。問：孜衫何太麤澁。具言桂管產此布，厚可以禦寒。他日上問宰相：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相曰：其行今之顏冉。上嗟嘆，亦效著桂管布，滿朝皆倣之，此布爲之驟貴。」按，此即今之木綿布也，唐時已盛行，邱瓊山謂元時始入中國，何歟。

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二〇《羽紗羽緞》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羽紗羽緞，出海外荷蘭、暹羅諸國。康熙初，入貢止一二疋。蓋緝百鳥氄毛織成。」按，近世所謂羽紗羽緞者，襲其名而非復是物矣。

俞樾《茶香室續鈔》卷一二《織皮》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織皮如今藏氆氌，及西寧邊外番族氈貨。《禹貢》在梁、雍二州。

俞樾《茶香室續鈔》卷一四《桃花布》唐馮贄《雲仙襍記》云：青齊間，有一種桃，花盛開時，垂絲至二三尺，採之練以松脂，遞相纏結，織成鞋履，寄往都下，人皆不辨何物。自注所出云《青州襍記》。按，此亦即桃花布之類，然則青州亦有之矣。今無其物，未知所言信否。

崇厚《盛京典制備考》卷三《內務府事宜》三旗應辦事宜

一廂黃旗牛彔處百總十二名，所管差丁五千一百七十五名，按年春季由織造庫領綿花紡線，交庫造辦布疋。由廣儲司發給棉花三千三百五十五斤十兩，放給紡紅線丁，該丁共五千一百七十五名，按丁領棉花九兩八錢七分一釐，交紅線八兩九錢八分，共交紅線二千九百零四斤六兩。又放給紡縐線棉丁一百六十三名，按丁領棉花一斤，交線一斤，共交縐線一百六十三斤。【略】

廂黃旗織造庫

一年應織大布八百三十疋。

一年應織小布一千二百四十五疋。內除

黑津關領小布一千零一十二疋。
送京漂白小布一百疋。
送京染青藍小布一百疋。
送京染紅青小布三十三疋。
送京葛線一百六十三斤。
正黃旗織造庫
一年應織大布七百八十二疋。
一年應織小布一千一百七十三疋。內除。
黑津關領小布九百四十疋。
送京漂白小布一百疋。
送京青藍小布一百疋。
送京紅小布三十三疋。
送京葛線一百三十六斤。
正白旗織造庫
一年應織大布七百二十四疋。
一年應織小布一千零八十六疋。內除。
黑津關領小布八百五十三疋。
送京漂白小布一百疋。
送京青藍布一百疋。
送京紅布三十三疋。
送京葛線一百六十五斤。

閻鎮珩《六典通考》卷三二《宮政考・婦職》「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毛亨傳：濩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略】

《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諸侯）（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是絺精而綌麤。故云：精曰絺，麤曰綌。

章太炎《太炎文録續編》卷一《布》 古布皆以麻織，自宋末黃婆至江南，始有吉貝之布，吉貝行而麻布廢，獨夏布以麻織自若，然與絺綌又異。《説文》「絺，細葛也」，「綌，粗葛也」。《詩・葛覃》「爲絺爲綌」。是絺綌乃今之葛布，夏布以麻爲之，與絺綌自殊矣。《説文》「紵，紵屬，細者爲絟，粗者爲紵」，「絟，細布也」。紵與紵與枲一類之別，通言皆曰麻，別言則有枲有紵有紵。今夏布粗者即紵，細者即絟。《景十三王傳》：繇王閩侯遺江都王建荃、葛。師古曰：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絟，蓋今南方笴布之屬皆爲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然則繇王閩侯所遺者，即今潮州細夏布也。楊雄《蜀都賦》云「笴中黃潤，一端數金」。「蜘蛛作絲，不可見風」。按《説文》「繏，蜀細布也。祥歲切」。師古音絟爲千劣反，千劣、祥歲一聲之轉，蓋粵謂之絟，蜀謂之繏爾。楊子所説，即今四川細夏布也。《急就章》云「黃潤纖美宜製禪」。以是夏布故宜禪不宜袷也。然則夏布色白而漢人稱黃潤者，黃、光聲義相通，非謂其色黃矣。魏晉間吳地有《白紵舞》，此即指今之江西夏布。今江西夏布甚有細者，《舞曲》云「白紵質如月，輕如雲，色如銀」。蓋以紵概絟也。大氏夏布細者爲絟，古今獨江南有之，粗者爲紵，古中原亦有其物。《禹貢》豫州貢紵。《天官・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陳風》「可以漚紵」是也。《春秋傳》：季札與子產縞帶，子產獻紵衣。季札以此示蠻方非不能蠶，子產以此示中原非不產紵，然細至成絟，則中原所無有，亦由暑衣之屬，絲類有綃，今之生沙即古之綃，若古之沙穀則今之縐沙也。葛類有絺，靡細已甚，不煩加功於紵耳。凡吉貝不能甚細，細極則脆薄不中爲衣，財可以作掌中巾帨，而枲與紵粗細皆得爲之，如斬衰之麻是其至粗者已，齊功及緦以漸致細，吉服則十五升麻布。十五升者，謂以一千二百縷施於二尺二寸之幅，二尺二寸當今木工尺一尺六寸三分耳，而能容千二百縷，則吉貝必不得爲是也。緇布冠又倍其縷，以三十升麻布爲之。三十升者，謂以二千四百縷施於二尺二寸之幅，此于女紅精良無比，故孔子以麻冕爲禮，用絲爲儉，紵亦猶是也。今夏布粗者亦不貴，其精者則值倍於綃綺，所謂一端數金，漢時以金一斤爲一金。自漢至今無大異也。然則吉貝既入麻布遂廢者，一以吉貝易成，二以麻枲雖數練治，冬日御之猶不勝寒，不如吉貝之温耳。獨絟紵宜于暑日，視葛布則潔白，視綃則堅久，吉貝必不足以攝代，故至今莫能廢也。

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賜葛》 內廷王公大臣至端陽時，皆得恩賜葛紗及畫扇。

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換葛紗》 每至六月，自暑伏日起至處暑日止，百官皆服萬絲帽，黃葛紗袍。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六《田賦六》（嘉慶十七年准題）棉花莊頭四十

五名，共交本色棉花一萬二千斤，折色棉花銀八百六兩二錢。

光緒二十四年諭：有人奏江蘇落地布捐，病民已甚，請予禁革一摺。據稱土布落地捐，當時並未奏明，亦不咨部，但於鄉民售布時，每疋酌收錢文，按月包繳，層層過手，各有沾潤，請比照武進、陽湖二縣之例，一律普禁等語。著李俊照從前示禁成例，體恤貧民，斟酌辦理。另片奏請收土布比照機布例，但完初次一捐以後，概准照票等語，著一併察度情形妥辦。【略】

又江蘇巡撫奎俊奏：江蘇落地布捐，查明酌議詳辦，略稱：查原奏土布落地捐，既不奏明，亦不咨部等語。查抽釐助餉，原指百貨而言，開辦迄今，垂三十餘年，貨目繁多，從無逐項奏咨之理。蘇、常各屬所產土布，先完產地捐，每疋錢二文，連機長布，每疋完錢四文，出運銷售，再完卡捐如前數。原摺所稱落地，當係產地之誤。又原奏按月包繳總局，遞解藩署，人人各有沾潤等語。查產地布捐，祇有常熟、昭文、無錫、金匱、江陰等五縣，歷來辦法，常、昭則就地收捐，無、金等三縣，則由行莊分別認繳，每歲統計不滿萬串，向解司庫儲備，奉部飭辦供布津貼水腳之用，檔案可考。至水卡抽收各捐，商人捐錢若干，填明聯票給執，而以存根按月繳局，以備查核捐數是否相符。若捐多填少，商人豈肯甘心，征百解十，聞所未聞。又原奏江蘇布捐，惟武進、陽湖於同治七年稟奉示禁，請查照成案，一律禁革等語。查二縣布捐，經前撫臣丁日昌札免，旋於同治九年，據紳董稟請，詳准從同治十年起，由府派員會董照章復抽，充書院經費。光緒二十三年，據該府稟報，共收錢二千餘串，可見此捐仍未停止。又另片請將土布比照機布，但完初次一捐等語。查出口之布，江陰則銷江北，常熟、昭文則銷閩、廣，均祇出口一捐，如照機布之例，改完總捐則不止二文、四文之數，間有行銷內地與無錫、金匱之布，經過水卡，多者二處，少者一處，商人習於偷漏，不願總捐。伏查蘇屬產布一捐，爲供布水腳之津貼，如其停免，司庫實乏他款以應，且武陽布捐並未禁革，未便軒輊。惟查常、昭等縣土布，從前銷路甚旺，自內地機織棉紗盛行，土布銷數日絀，小民生計維艱，奴才再四籌議，擬將前項布捐自本年八月起，減半征收，解司備用，以恤民隱，供布水腳不敷，另行籌補。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六四《國用二》　咸豐二年諭，布彥泰奕山奏，庫存回布，壅積過多，請暫停徵運一摺，伊犁庫存回布，連起運在途，多至四十萬餘匹，每年需用不過二萬匹，若不及早變通，必致積久黴朽。若德麟會同奕山等查明，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等城，每年回户布匹，正賦應如何變通折徵，不至苦累回户，悉心籌議，奏明辦理。其塔爾巴哈台分運布匹，著即暫行停運。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六九《國用七》　〔咸豐二年〕，又布彥泰奏，庫存回布四十萬匹，請變價折征，允之。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一四《輿地一〇・江西省》　吉安、贛州處贛江上游，明王守仁嘗起義而平宸濠。顧祖禹謂九江爲門户之險，贛州爲堂奥之險，兵家不當兼顧歟。至其米穀之饒，磁器、夏布之工，則又天下著名者也。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四《實業七》　江西工務紀略

宜黄縣產夏布，每年約十三四萬疋，有機上白一種，織工極細。【略】

萬載出產，以夏布爲大宗。〔光緒〕三十年張令之銳集股購基，設工藝院，稱本地所織夏布，改良提花，函託浙友雇訂工匠，擬擇簡易可行者試辦。如舊出繡貨，花色甚劣，緣繡匠不識煊染烘托之法，所繡山水人物，不能惟妙惟肖，若用善畫者先爲摹本，再令繡工繡之，教以畫法，必能逐漸改良，且工本無多，不難猝辦。【略】

又上饒縣周令邦翰稱：縣產夏布，其工之細密者，名曰千扣女兒機。如年逾二十之女子，目力不及者，即不能織。惜所出不多，已飭鄉民加工多織，以收利益。【略】

雩都縣以造紙、熬糖爲大宗，城鄉多種苧麻，向俱搓作錢串。三十一年，張令承祖諭紳民仿織夏布，北鄉、青塘一帶，已有仿織者。【略】

寧都州產，以夏布爲大宗。三十一年，凌牧祖穀諭各機户，延雇提花工匠，試織起花夏布，以增價值，而廣銷路。【略】

武寧州素產土絹，惟粗劣不堪，夏布亦織而未精。三十年，王令溶道設立工藝局，購機紡織，力求改良。【略】

臨川縣北鄉，民家慣織布而不善剥麻，遂不種麻。廩生桂汝章等，雇湖北麻師教之，漸知剥麻之法。【略】

〔光緒〕三十年，廣昌縣王令渭濱稱：縣產夏布，粗而不潔，見飭赴寧都，延雇工師教以紡績漂織諸法，以冀改良。【略】

宜春縣產夏布。【略】

萍鄉縣婦女，績麻有極細者，織成夏布，勝過於絹。【略】

三十一年，安仁縣李令瑋堂稱：民務耕種，向無大宗工藝，前提造竹紙、竹器，緣起濟民貧，迄無成議。縣屬種麻尚多，惜未諳織夏布，見籌赴廣信雇織工數名，先於城內廟宇設機教徒學織。本地織成棉布，粗劣異常，捐廉購買湖北巴河及南昌所織之布，分給四鄉，勸令改良。又稱種桑育蠶，其利甚厚，業經出示勸辦，擬由農工商務局先爲試養，以開風氣。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五《實業八》 織夏布業爲我國家庭工業，福建、廣東、江西、湖南、四川爲最著。福建以南安、安溪、永泰三縣爲主，原料用苧麻，惟須仰給他省及臺灣、香港，年產約十五萬擔。上品銷售上海、汕頭等地。四川以彭水、重慶、內江、江津、大邑爲主，原料爲川麻，又稱青麻，即火麻、苧麻、苘麻之通稱。品質良好，每年運銷漢口、上海等地。湖南多在沅、湘、資三江流域，年產約五十萬擔，以瀏陽、醴陵、長沙、衡州、常德爲重要市場，原料以苧麻爲主，爲該省著名物產。江西夏布亦著名，臨川、崇仁、萬載、宜黃、廣昌，均爲重要，原料以苧麻爲主，多銷上海及揚子江流域。廣東製品稱國內第一，揭陽、潮陽爲最重要，抽紗夏布一種，紋樣精巧，爲他省所無，向得免稅，出口頗多。江蘇、湖北所產均遜品質，分粗、細、漂白三種，漂白爲上。著名之夏布，冠以產地名稱，如萬載、苧麻製。宜黃、亞麻製。寧鄉、瀏陽、廣東夏布有波羅麻製、苧麻製之別。等是。無錫夏布又稱洋莊，多銷高麗等國。葛布產地江西、湖南、廣東爲重要，江西廣信、廣東雷州爲最有名之產葛布區域。

《江西商務紀略》 光緒三十年，豐城縣左令秉鈞稱：縣屬商務以土布爲大宗，歲出十六萬二千餘疋，行銷本地及吉安之龍泉、贛州之會昌、寧都州之瑞金等縣。名爲土布，實用洋紗織成。因棉花價貴而費工，用洋紗則工省。織户衹賺工資，商販亦獲利無多，實爲民間利益之一大漏卮。已勸各鄉多種棉花，以平其價，使織户改用棉紗，藉以抵制洋紗。若各屬能多種棉花，則洋紗銷路自可日見衰微。

樂安縣產夏布，年約四五萬疋，多係外商來運至九江、蕪湖銷售。

撫州府上通建昌，下達省垣，遠至閩省之大路。春夏水漲，舟楫便利，貨物易運。秋冬水涸，阻滯不堪。米穀、夏布爲大宗，棉布、棉花次之，燈草、油糖又次之，橘餅、蜜棗又次之。棉花本地所產者，尚不敷用。其來自湖北武穴者，歲約二十餘萬金，此外皆本地出產。而燈草尤爲南鄉獨有之利。

廣昌縣出口貨以夏布爲大宗，杉木、澤瀉、菸葉、冰糖次之。進口貨以苧麻爲大宗，藥材、棉布、洋貨次之。各貨各有行棧，惟木植、澤瀉等項，向無牙行，散漫難稽。二十年，揭榮昌請開木行。其澤瀉，牙行亦出示。招募婦女以績麻爲業，所織夏布年約出二萬餘疋，運銷山東、山西、河南、福建等省。

二十九年，袁州府傅守鍾麟報：分宜縣惟宜種麻，出產以夏布爲大宗，獲利亦厚，惟無富商鉅賈，往彼收買。

萬載縣出產以夏布爲大宗，其闊幅者年約出一萬捲，狹幅約五六千捲，行銷江浙等省。【略】

三十年，永豐縣吳令國珍稱：該縣人工所織夏布，向分春秋兩幫出運。本年春幫共運出一千一百三十餘捲，每捲價銀十七八兩。

石城縣所產夏布，均係婦女紡織。尺幅不闊，僅敷本地之用。間有出口，銷路不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七《直隸・保定府六》土產 苘《元和志》：東鹿之苘最，最爲純細。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七《直隸・廣平府三》土產 苘《唐書・地理志》：貝州貢苘，覆鞍苘。《寰宇記》：貝州産，出白苘、紈苘。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一《直隸・順德府二》土產 絲布《唐書・地理志》：邢州土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七六《江蘇・江寧府五》土產 葛布出句容縣。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八一《江蘇・蘇州府五》土產 布《姑蘇志》：木棉布，諸縣皆有之，而常熟爲盛。崑山又有苧布、縑絲布。絲葛《元和志》：元和貢絲葛十疋。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八五《江蘇・松江府四》 兼絲布以白苧，或黃草，兼絲爲之，苧宜采色，爲暑服之冠。又有以絲作經而緯以絲紗，曰絲布，染色尤宜。三梭布出府城。《府志》：古名吉貝，有紫白二種。明成化間土貢，宏治元年罷。花毯出府城。《府志》：剪絨花毯，色異巧，有廣幅至數丈者。番布出上海烏泥涇鎮。撥羅絨紋繡出南匯下沙鎮，以采絨纏結，實之以絲，花樣隱起若羅紋，謂之下沙繡。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八九《江蘇・常州府》土產 布《元和志》：貢細苧、紅紫二色綿布。《唐志》：又貢兔褐、皂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九二《江蘇・鎮江府三》土產 麻鎮江所產，取以爲布。《唐書・地理志》：潤州土貢火麻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九五《江蘇・淮安府三》土產 布《唐書・地理志》：

楚州貢紵布、紵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九九《江蘇・揚州府四》土産 草布江都縣出，用黄草織成，一名廣陵葛。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〇四《江蘇・太倉直隸州二》土産 苧布出本州。大紅布、崇明大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〇六《江蘇・通州直隸州》土産 苧布出餘東。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一一《安徽・安慶府三》土産 紵布各縣俱出。《唐書・地理志》：舒州同安郡土貢紵布。《九域志》：土貢白紵布二十疋。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一四《安徽・徽州府三》土産 麻布《元和志》：開元舊貢，後省。白苧《元和志》：元和貢有細紵布。《九域志》：土貢白苧二十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一七《安徽・寧國府三》土産 紵布宣城出。《元和志》：宣州貢。兔褐《唐志・宣州》：土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二四《安徽・廬州府三》土産 絲布出合肥。《唐書・地理志》：廬州土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二七《安徽・鳳陽府三》土産 絲布《通典》：豫州貢。《唐書志》：豫州、壽州貢。麻布《寰宇記》：壽州産。葛布《宋書志》：壽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三〇《安徽・滁州直隸州》土産 貲布《唐書・地理志》：滁州土貢。又貢絲布、紵、練麻。《寰宇記》：貲布，滁州土産，舊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三一《安徽・和州直隸州》土産 紵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三二《安徽・廣德直隸州》土産 棉布皆州出。《寰宇記》：廣德軍土産。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三四《安徽・泗州直隸州》土産 布州出。《元和志》：泗州開元貢麻布、細貲布。開元賦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三七《山西・太原府二》土産 麻《元和志》：太原府賦麻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三九《山西・平陽府二》土産 蘇布出曲沃縣。《元和志》：晉州賦蘇布。布吉州出。《元和志》：慈州賦麻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四一《山西・蒲州府二》土産 布府境俱有，出榮河縣者佳。《元和郡縣志》：河中府賦布。《唐書・地理志》：河中府土貢氈。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四三《山西・潞安府二》土産 《元和志》：潞州賦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四四《山西・汾州府》土産 布府境俱出。《元和志》：汾、石二州皆賦布，石州貢布三端。氈出平遥、介休諸縣。《唐書・地理志》：汾州土貢鞍面氈。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四五《山西・澤州府》土産 麻布出陵川者佳。《元和志》：澤州賦[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四七《山西・寧武府》土産 毯寧武縣出。《府志》：寧武所獨有，故名寧武毯。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五六《山西・絳州直隸州二》土産 貲布《元和志》：絳州賦。氈毯《舊志》：氈片、毛毯，俱出絳州。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五八《山西・沁州直隸州》土産 布《元和志》：沁州賦。花氈《州志》：州産。羊絨《州志》：州縣俱産。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七二《山東・青州府三》土産 布各縣俱有，名吉貝布。《禹貢》青州貢絺。註：絺，葛也。貲布，《唐書・地理志》：密州貢。《元和志》：密州貢細布、絁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七三《山東・登州府》土産 葛布《文登縣志》：葛布出縣中。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七五《山東・萊州府二》土産 按《舊志》載，《元和志》萊州貲布，《唐書・地理志》萊州土貢貲布。謹附記。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七六《山東・武定府》土産 氈《府志》：青城縣出，以驢毛爲之，最堅細。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七八《山東・沂州府二》土産布 《宋史・張燾傳》：沂州産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九五《河南歸德府三》土産 綌《寰宇記》：宋州土産。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九八《河南・彰德府三》土産 隔布《唐書・地理志》：相州土貢隔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〇一《河南・衛輝府三》土産 絲布《寰宇記》：又産絲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一四《河南・南陽府五》土産 絲布《元和志》：土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一七《河南・汝寧府三》土産 葛布《府志》：信陽

州嶓山縣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二二《河南・光州直隸州二》土産 葛布光（山）固始縣出。《唐書・地理志》：光州土貢葛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三二《陝西・西安府六》土産 氈《唐書・地理志》：京兆府貢氈。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三四《陝西・延安府二》土産 麻布《元和志》：丹州、延州賦布。又銀州貢女稽布。毛毼《九域志》：保安軍貢。《府志》：保安縣出羱羊。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三六《陝西・鳳翔府二》土産 麻布《元和志》：鳳翔府賦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三八《陝西・漢中府二》土産 布南鄭、沔縣、略陽皆産木棉。麻苧《元和志》：興元（貢）（賦）布，洋州貢火麻布，野苧布，鳳州賦。《洋縣志》：縣有苧豁出野苧。氈鳳縣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四〇《陝西・榆林府二》土産 布《元和志》：夏州賦。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四五《陝西・同州府三》土産 布《元和志》：同州開元賦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四六《陝西・商州直隸州》土産 麻布《寰宇記》：商州土産。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四九《陝西・鄜州直隸州》土産 麻《九域志》：鄜州賦麻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五〇《陝西・綏德直隸州》土産 布《唐書・地理志》：綏州土貢胡女布，銀州土貢女稽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六三《甘肅・慶陽府三》土産 布慶陽府出。《元和志》：慶州賦胡布，寧州賦麻布。《寰宇記》：慶州貢胡女布。氈慶陽府寧州出。《唐書・地理志》：寧州、會州貢五色毯鞍氈。《九域志》：慶州貢紫茸氈。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六五《甘肅・寧夏府二》土産 羱羯《明統志》：土産。氈《新唐書・地理志》：靈州土貢氈。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六六《甘肅・甘州府》土産 布《寰宇記》：甘州産。羯《寰宇記》：甘州産驢羯。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六八《甘肅・凉州府二》土産 羯《元和志》：涼州貢細羯。毾㲪《元和志》：涼州貢柔毛毾。《唐書・地理志》：涼州貢毯。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六九《甘肅・西寧府一》 夏秋少雨，冬春多寒，毳毛爲衣。酥渾煎茶，番人以皮馬爲禮，畜牧爲業。《舊鎮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七三《甘肅・涇州直隸州二》土産 氈涇州出。《唐書・地理志》：原州貢覆鞍氈。《寰宇記》：涇州土産駝毛氈。《九域志》：涇州貢紫茸毛。麻布鎮原、涇州出。《元和志》：涇州、原州賦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七七《甘肅・階州直隸州二》土産 麻布《舊志》：文縣出。布《元和志》：成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九〇《浙江・湖州府二》土産 綃湖綃起于明時，有花有素。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〇《浙江・金華府二》土産 紵布《元和郡縣志》：婺州（貢）（賦）紵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一《浙江・衢州府》土産 紵布《郡縣志》：衢州土貢。《寰宇記》：衢州産麻布及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四《浙江・温州府》土産 紵布《元和志》：温州開元貢布。《府志》：郡産布最細。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五《浙江・處州府》土産 紵布《元和志》：處州開元貢。麻《元和志》：處州、元和貢麻布。《舊志》：麗水縞雲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一〇《江西・南昌府三》土産 紵布府境俱出。《元和志》：洪州貢。《唐書・地理志》：又貢絲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一三《江西・饒州府三》土産 紵布《元和志》：饒州土貢。《省志》：各縣俱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一七《江西・南康府二》土産 葛布星子縣出。又各縣俱出紵布。按《舊志》載《寰宇記》南康事土産（葛）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一九《江西・九江府二》土産 葛《府志》：葛布、苧布多出德安。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二一《江西・建昌府二》土産 葛布《省志》：各縣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二三《江西・撫州府二》土産 絲布《唐書・地理志》：撫州土貢。苧布《省志》：金谿縣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二四《江西・臨江府》土産 葛布《明統志》：各縣出。紵布《明統志》：各縣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二五《江西・瑞州府》土産　紵《府志》：府境績苧皮爲布，曰苧布。又有省布、腰機、遍紗等名。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二六《江西・袁州府》土産　紵布《唐書・地理志》：袁州土貢白紵。《元和志》：袁州貢紵麻布。《明統志》各縣俱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二九《江西・吉安府三》土産　白紵布《元和志》：吉州貢。《寰宇記》：吉州産絲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三一《江西・贛州府二》土産　紵布《唐書・地理志》：虔州土貢絲布紵布、竹練。《省志》：信豐、會昌、安遠，皆出葛布，會昌更佳。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三三《江西・寧都直隸州》土産　夏布寧都州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四一《湖北・黄州府二》土産　苧布《元和志》：蘄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四三《湖北・德安府》土産　青紵布《唐書・地理志》：安州貢。《宋史・地理志》：德安府貢。《寰宇記》：安州土産。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四五《湖北・荆州府二》土産　貲布《唐書・食貨志》：江陵府土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五一《湖北・施南府》土産　葛布《夔州府志》：俱建始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五七《湖南・長沙府四》土産　苧布《府志》：湘鄉、攸、瀏陽、茶陵、四州縣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六一《湖南・寶慶府》土産　麻布邵陽縣出。《元和志》：邵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六九《湖南・沅州府二》土産　葛布黔陽麻陽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七一《湖南・永州府二》土産　細葛又道州、開元、元和貢細苧〔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七二《湖南・永順府》土産　布諸縣皆出，織成布皆粗厚。《府志》：漢之賨布，宋之溪布，即此類。斑布永順、龍山、桑植出。土錦。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八六《四川・成都府》土産　布《唐書・地理志》：成都府土貢高杼布，漢州出彌牟紵布衫段。《寰宇記》：新都出高杼布，及棉布衫段。漢州出紵布、彌牟布。永康軍舊貢交梭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八九《四川・重慶府三》土産　布《唐書・地理志》：黔州貢斑布，涪州貢簡布，南州貢獠布。《元和志》：昌州貢簡布，南州貢斑布。涪州貢布。《寰宇記》：昌州貢斑布。《九域志》：渝州貢葛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九二《四川・保寧府三》土産　布《唐書・地理志》：利州、劍州貢絲布。巴州貢貲布。《寰宇記》：閬中産獠布。壁州産絲布、麻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九四《四川・順慶府二》土産　布《唐書・地理志》：果州貢絲布。《寰宇記》：廣安軍産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九六《四川・叙州府二》土産　麻布《元和志》：戎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九八《四川・夔州府二》土産　紵《唐書・地理志》：夔州貢紵，開州貢白紵〔布〕。布《府志》：雲陽産葛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〇三《四川・雅州府二》土産　絺《元和志》：雅州賦。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〇五《四川・嘉定府二》土産　布《元和志》：嘉州賦。榮州貢斑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〇七《四川・潼川府二》土産　布《唐書・地理志》：遂州貢絲布。《元和志》：梓州貢絲布賦布。普州賦紵布，貢葛〔八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一〇《四川・眉州直隸州》土産　獠麻布《元和志》：眉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一一《四川・邛州直隸州》土産　絲布《元和志》：邛州貢。細葛《寰宇記》：邛州産。《伐蜀記》云：鎮南焦葛，上者匹直十金。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一二《四川・瀘州直隸州》土産　麻布《元和志》：瀘州賦。《寰宇記》：瀘州産斑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一三《四川・資州直隸州》土産　葛《唐書・地理志》：陵州貢細葛。麻《元和志》：資州貢麻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一七《四川・酉陽直隸州》土産　布《元和志》：黔州貢竹布、苧麻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二六《福建・福州府》土産　蕉布《元和志》：貢白蕉。《新唐志》：土貢蕉布。《寰宇記》：土産蕉葛、絲布。紵布《元和志》：〔寰宇記〕閩清、古田諸縣出土〔貢〕〔産〕。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二七《福建・興化府》土産　絲布《通志》：細緝苧麻雜絲織之，宋時本軍土貢葛布，後代之以此。苧布《通志》：二縣皆有，莆田之涵頭、吉了出者尤佳。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二八《福建・泉州府》土產 布棉布，晉江、南安、同安出。苧布，諸縣皆出，惠安、北鎮者極佳。蕉布，葛布，南安、同安、安溪皆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三〇《福建・延平府》土產 白苧布《明統志》：白苧布諸縣俱出，將樂尤佳。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三一《福建・建寧府》土產 布各縣俱出。《元和志》：貢蕉葛布。《新唐志》：蕉，竹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三二《福建・邵武府》土產 苧布各縣俱出。葛布出建寧縣永城、開山二保。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三八《福建・永春直隸州》土產 苧布 蕉布 葛布諸縣並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三九《福建・龍巖直隸州》土產 苧布 葛布各縣並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四三《廣東・廣州府三》土產 布《元和志》：廣州貢絲布、竹布、蕉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四四《廣東・韶州府》土產 布《元和志》：韶州貢麻布、竹布。《九域志》：英州貢紵布。《明統志》：翁源出紵葛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四五《廣東・惠州府》土產 布《唐書・地理志》：循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四六《廣東・潮州府》土產 布《元和志》：潮州貢蕉葛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四八《廣東・肇慶府二》土產 布《元和志》：端州、康州、封州皆貢蕉布、麻布。《唐書・地理志》：新州貢蕉布。《寰宇記》：新州產紵布。《明統志》：高要縣出苧布，蕉布。《府志》：葛布出陽春者佳。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五四《廣東・南雄直隸州》土產 布《明統志》：府出蒸紗布，蕉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五五《廣東・連州直隸州》土產 布《唐書・地理志》：連州土貢，白紵細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六三《廣西・柳州府》土產 布《寰宇記》：融州產苧布。又象州有古苧，績以爲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六四《廣西・慶遠府》土產 布《寰宇記》：宜州土產都洛麻狹幅布。《府志》：又有葛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六五《廣西・思恩府》土產 布。

穆彰阿、潘錫恩等《大清一統志》卷四六八《平樂府二》土產 蕉布《寰宇記》：昭州產紅蕉。《明統志》：平樂縣有紅蕉布。竹布《元和志》：賀州貢竹布，富州貢班布。《寰宇記》：昭州產壽竹。《明統志》：平樂恭城出筋竹，縣婦能以竹作衫，充苧服。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七〇《廣西・潯州府》土產 紵布《元和志》：貴州貢。《明統志》：古貝布，一名鬱林布，比蜀黃潤，古云笮中黃潤，一端數金。《淮南子》曰：弱紵，細布也。《漢書》白越即此。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七一《廣西・南寧府》風俗 地隘民瘠，俗唯種田，服用唯蕉葛。《圖經》

苗蠻 西原蠻在廣容之南，邕桂之西。地產峒綾、練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七四《廣西・鬱林直隸州》土產 布《元和郡縣志》：鬱林貢紵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七七《雲南・雲南府》土產 布出晉寧川塘頭，極細密，謂之塘頭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七九《雲南・臨安府》土產 莎羅布出建水。斜布越氈《寰宇記》：姚州產。又引《蜀記》云：雲南越氈，罽也。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八〇《雲南・楚雄府》土產 莎羅布《寰宇記》：姚州有橦木，皮可爲布。《府志》：即梭羅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九四《雲南・鎮沅直隸州》土產 莎羅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九五《雲南・景東直隸廳》土產 娑羅布，羊肚布織文如羊肚。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〇〇《貴州・貴陽府》土產 葛布貴定縣出。《明統志》：丹平長官司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〇二《貴州・都匀府》土產 斜文布出獨山州爛土司。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〇五《貴州・石阡府》土產 布《元和志》：夷州貢斑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〇七《貴州・銅仁府》土產 葛布府境及各司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〇八《貴州・黎平府》土產 葛布府境及各長官司俱出。皮布苗人採樹皮織成。洞被府境出，土人呼爲諸葛錦。《明統志》：以苧布爲質，以綵線挑刺成之。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〇九《貴州・大定府》土産　馬匼府境出。《通志》：可以禦雨。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一一《貴州・遵義府》土産　布《元和志》：夷州貢斑布，賦粗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一二《貴州・平越直隸州》土産　葛布州境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二一《新疆・哈密》土産　綽塔爾布以上俱《西域圖志》。

覺羅石麟、儲大文等〔雍正〕《山西通志》卷四七《物産》汾州府　布　唐常貢，昌化郡歲貢布五端。今永寧州也。

蒲州府　布　郝經言：河東土産，菜多於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捐價值，貿易白銀以供官賦。

沁州　羊絨　三縣胥出。

平定州　布　素不諳紡織，明萬歷間壽陽知縣藍令始教之織，今産差盛。

絳州　毛氈　州作毛毯，細者爲袍衫甚佳，舊作氈帽，婦女童稚皆有分功。

隰州　布　唐常貢，大寧郡貢布五端，金隰州貢綠卷子布。

陸釴〔嘉靖〕《山東通志》卷八《物産》東昌府　氈出東昌臨清者，精緻甲於他處。

陸釴〔嘉靖〕《山東通志》卷八《物産》萊州府　〔貨〕布出萊州，登亦有之，俱唐宋貢物。

陸釴〔嘉靖〕《山東通志》卷八《田賦》山東布政司　官民田五十七萬三千二百五十九頃二十六畝九分七釐四毫有畸。

夏稅　實徵【略】京庫布，通州通濟庫布，德州常盈倉布，薊州倉布，河間府滄州布，河間府庫布，清河縣庫布，唐縣庫布。【略】萬億庫布，永平府山海庫布。【略】

秋糧　實徵【略】京庫花綿，涿州庫布，花，永平府大潤庫布，花，通州通濟庫布，隆慶衛倉布，花。【略】山海庫布，花，萬億庫布，花，萬全都司宣府等二十一衛所布。

包大爚等〔萬曆〕《兗州府志》卷二四《田賦》　鄉縣土貢：綿羊五十六隻，二季共納毛一百六十八斤，山羊十隻，二季共納毛二斤。

包大爚等〔萬曆〕《兗州府志》卷二五《物産》　布《釋文》亦曰帛，然今之所謂布者，乃用木棉或麻苧花卉等物爲之，似不可以帛槩論也，但其間亦有精粗疎密之別，要之精密者亦未易爲也。《禮》「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尺廣狹不中度，不鬻于市」。□□公儀休見布好，疾出家婦，燔其機，恐奪人之利。《六帖》云：南夷有吉貝草也，緝其花爲布。又高昌有草，名白疊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纑，爲白疊子，緝其花亦可爲布，粗曰貝，精曰疊。太公以布爲貨，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縣爲絮，剥古緑藤績以爲布。

虞懷忠、郭棐等〔萬曆〕《四川總志》卷一七《東川軍民府・土産》　氈、氆氇衫、麻布。俱府治出。

虞懷忠、郭棐等〔萬曆〕《四川總志》卷一七《烏蒙軍民府・土産》　氈。

虞懷忠、郭棐等〔萬曆〕《四川總志》卷一七《鎮雄軍民府・土産》　氈。

虞懷忠、郭棐等〔萬曆〕《四川總志》卷一七《播州宣慰司・土産》　斑布　丹砂俱黔南州出。

虞懷忠、郭棐等〔萬曆〕《四川總志》卷一七《酉陽宣撫司・土産》　花斑布。

虞懷忠、郭棐等〔萬曆〕《四川總志》卷一八《天全六番招討使司・土産》　氈、毯。

虞懷忠、郭棐等〔萬曆〕《四川總志》卷一八《平茶洞長官司・土産》　花斑布。

虞懷忠、郭棐等〔萬曆〕《四川總志》卷一八《松潘等處軍民都指揮使司・土産》　毛毯。俱司治出。

虞懷忠、郭棐等〔萬曆〕《四川總志》卷一八《疊溪守禦千户所・土産》　毛毯。

羅廷權等〔同治〕《成都縣志》卷三《食貨志・物産》　布有白花布、紫花布、雲布、綿布。《九域志》：成都土貢高杼布。

陳霽學、葉芳模等〔道光〕《新津縣志》卷二九《物産》　貨之屬布《説文》：布，枲織也。《廣韻》：布，帛也。《爾雅》、《釋名》：布，布也。布列衆縷爲經，以緯橫成之也。新邑男女多紡織，故布最多，有販至千里外者。其名則有大布、小布、台鎮等號。

楊應璣等《石砫廳鄉土志》第十章　植物製造産絲枲之屬絲，蠶所吐也。枲，麻也。《爾雅翼》：有實爲苴，無實爲枲。

第二節　布　《舊志》云：廳地産棉花，織爲布，色不甚白而堅牢耐久，謂之家機布。近十數年，洋紗入川，旁溢我石，布工喜其價廉工省，更無有織本産之布者，閭巷蕭寂，婦無公事，紡聲絶矣。

吴潛、傅汝舟〔正德〕《夔州府志》卷三《土産》貨類　葛布、雲陽、梁山、建始三縣出。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四《南昌府・土産》　葛布。豐城出。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一二《南康府・土産》 葛布。星子縣出。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一六《建昌府・土産》 葛布、各縣出。金絲布唐時貢。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二二《臨江府・土産》 葛布、各縣出。苧布。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二四《吉安府・土産》 葛布、苧布、棉布。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三二《袁州府・土産》 葛布、苧布、綿布。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三四《贛州府・土産》 葛布、紵布。

秦鏞〔崇禎〕《清江縣志》卷四《賦役・税糧》 南京棉布米本折南京棉布米一千四百六十五石三斗七升，每石折布一疋，該布一千四百六十五疋一丈一尺一寸。内本色布一百四十五疋一丈二尺六寸六分，每疋徵銀三錢五厘，該銀四十四兩三錢五分三厘七毫一絲。本款本縣炤各都人户糧數多寡分派貿布，其本項銀兩減還納布人户。折色布一千三百一十九疋二丈八尺四寸四分，每疋折銀三錢，該折色布銀三百九十五兩九錢八分四厘四毫。脚耗銀九兩九錢三分三厘八毫。本款每正銀一兩，原編脚耗銀二分八厘，共該銀一十一兩八分七厘五毫六絲。三忽三微，内缺編脚耗銀一兩一錢五分二厘六毫八絲。一忽二微，向於備補銀内支凑，今備補奉文全扣充餉，無從支給，在于南糧肛驢脚費内支解，内將二分三厘載批解司，五厘給銀匠火耗，今奉文書行載批解司，銀匠無給。

顧清等〔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賦中》

宣德八年

巡撫侍郎周忱奏　一折徵

金花銀一兩一錢，准平米四石六斗，或四石四斗，每兩加車脚鞘帋銀八釐。

闊白二梭布一疋，准平米二石五斗，或二石四斗至二石，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二斗，或二斗六升。布疋長四丈，闊二尺五寸。舊例，疋重三斤納者，率以紗麤驗退，忱奏不拘斤重，只取長闊，兩端織紅紗以防盜剪，至今行之。

闊白綿布一疋，准平米一石或九斗八升，每疋加車腳船錢米一斗或一斗二升。

已上於重，則官田上照糧均派。俗名輕齎。

白熟秔糯米每一石，准平米一石二斗。

已上於輕，則民田上照糧均派。【略】

天順元年，巡撫右僉都御史李改定加耗例，六斗以上田，止徵正糧。【略】又按，是時金花銀准米三石四斗，三梭布准米一石五斗，綿布准米七斗五升。輕於此而重於彼，亦未見其利也。

二年，巡撫右副都御史崔恭復舊例。

華亭縣正糧一石，徵平米一石七斗，或減至五斗。

上海縣正糧一石，徵平米一石九斗。

金花銀一兩，准平米三石四斗或三石八斗。

闊白三梭綿布一疋，准平米一石五斗，或一石四斗至三斗。

闊白綿布一疋，准平米七斗五升，或八斗至七斗。【略】

正德六年巡撫、右僉都御史張鳳復論糧加耗並銀布折徵舊例。《復舊規革弊便民案》：據華亭縣耆民嚴泰等呈，切照松江地方不滿二百里，糧儲動盈百餘萬。宣德年間，巡撫侍郎周文襄公因時處置，爲民便益。每秋糧一石，加耗六斗七升，金花銀一兩，准平米四石，細布一疋，准平米二石，粗布一疋，准平米一石，起運出兑，官軍俸糧，師生廩禄不缺，尚有餘糧，賑濟饑民。弘治年間，始於田上細花分作二鄉，又分沿海不沿海，等第不一，糧書乘機系亂作弊，以致民遭其殃，官受其累。自古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連年災傷疫癘□□相仍，死亡者衆，存在者寡，幸蒙欽差都堂大人撫臨，整理糧法，深爲民便，呈乞裁處等因到院。本院先爲延訪民情，以圖治安事。據上海縣耆民朱禋等呈稱：聞之父老，各處舊糧，多在田上加耗，惟我松江則不可行。有上、中、下三鄉，有肥、薄、瘦三等，有升、斗、斛三科，俱係先朝秤土起糧，因地立法，非後人所可改易。宣德間，巡撫周文襄公奏將東鄉拋荒田土召民開墾，三年之後，止取原糧，復奏折徵金花銀、粗細布，每銀一兩，准平米四石，細布一疋，准平米二石，粗布一疋，准平米一石，于時起運不減。今日倉庫有存留之富，閭閻有賑濟之儲，官不知勞民，甚稱便。其後知府樊公復念小民運糧之苦，奏將綱用耗米折收白銀，每兩准米二石五斗給與糧長，令其自運，官民兩便，至今賴之。當時並是糧上加耗，每石不過六斗、七斗而已。弘治七年，本縣董知縣因與巡撫同鄉，更變糧法，卻於田上加耗，雖分三等，東鄉終是不平。何也？西鄉雖是糧重，每畝歲收米或三石，餘者有之，中鄉雖是糧輕，每畝歲收或一石五斗，不足者有之，若濱海下田，不過可種綿花五六十斤，菜豆五六斗而已。法既不平，且復多變，或畝加八升、九升，或一斗，或一斗七升四合六勺，頻年以來，率無定例。且如正德四年，何等災傷，朝廷准荒六分三釐，官司不與主張，聽從糧長賣派，以致民心不服，輸納不齊，糧長又復瞞官，私收入己，所以因循，至今拖欠。若當時照依欽准事例，派與六分三釐，小民安敢不典家賣産，依期完納。老民正不知先年何故金花銀准米四石，布疋准米二石，一石，卻乃錢糧反多，今者金花銀不過一石九斗，白銀不過一石七斗，何故錢糧反少。若曰輕糧多在大户，重糧多在小户，不知大户亦有重額之田，未見其害也。只是以王道待天下，自然平正，若存大小户

輕重田之心，則前人立法之意全顯，而物之不齊之說亦徒然，此田上加耗，不可行也明矣。據此案候在卷，今據前因，照看得松江一府，大户多輕則之田，小户多重則之賦，論田起耗，若使小民，然斗則數，多書手作弊，雖精於筭者，亦被欺瞞，況小民乎。本院已將萬石一覽，通行發府議處，正欲將金花銀每兩准米四石，細布一疋准米二石，粗布一疋准米一石，先儘下户，及陪賠之糧有餘，並將白銀以次分與中户，又次及於上户，務使貧富適均，官民兩便。今嚴泰等又稱糧上加耗，與民便益，合准照糧徵派，相應爲此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即行各縣掌印官，今後派徵錢糧，俱照先年周尚書所行則例，不分東西中三鄉，一槩糧上加耗，金花銀兩，布疋，先儘重則官田每銀一兩折米四石，粗布一疋折米一石，細布一疋折米二石，白銀一兩隨時定價，其上中高户，俱派與本色秔穤等米，務使民心悦服，而錢糧不至於有弊，國計充足，而官府不至於有累。仍翻刊告示，發鎮店鄉村，凡有人煙去處，張挂曉諭知悉。

聞人詮、陳沂〔嘉靖〕《南畿志》卷一六《松江府》　其物産木綿之布精重於錦。《書》註疏亦謂之吉貝。

趙錦、張袞〔嘉靖〕《江陰縣志》卷六《食貨記・物産》　貨之屬木綿布，土織爲多，其在蔣家橋者爲細密，又有勝子布，斜紋布，間織之，縑絲布，合苧與絲，比而成之。苧布。紐苧爲之，漏縷而成之曰熟苧。

聞人詮、陳沂〔嘉靖〕《南畿志》卷一八《揚州府》　其物産織苧爲幌布。

盧憲〔嘉定〕《鎮江志》卷五《寬賦》　《晉〔孝〕武帝紀》寧康二年詔：晉陵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聽除半年，受振貸者即以賜之。時晉陵郡正治丹徒。《宋文帝紀》元嘉四年詔：蠲丹徒今年租布。元嘉十七年詔：前所給揚、南徐二州百姓田糧種子，應督入者，悉除半。今〔半〕〔年〕有不收處，都原之。凡諸逋債，優量申減。元嘉二十一年詔：比年穀稼傷損，淫亢成災，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盡。南徐、兗、豫及揚州、浙江西屬郡，自今悉督種麥，以助闕乏。元嘉二十六年詔：復丹徒縣僑舊今歲租布之半。元嘉二十六年詔曰：京口肇祥自古，可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給以田宅，並蠲復。《孝武帝紀》孝建元年始課南徐州僑民租。大明五年夏四月戊戌詔：南徐、兗二州，去歲水潦傷年，民多因窶。逋租未入者，可申至秋登。《前廢帝紀》：大明八年冬十月庚辰，原除揚、南徐州大明七年逋租。《齊高帝紀》建元元年詔：長蠲南蘭陵租布。《武帝紀》永明四年五月癸巳詔：揚、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見布，一分取錢。來歲以後，遠近諸州輸錢處，並減布直，正准四百，依舊折半，以爲永制。《明帝紀》建武二年三月戊申詔：南徐州僑舊民丁，多充戎旅，蠲今年三課。《梁武帝紀》：大同十年三月甲午，輿駕幸蘭陵，謁建陵。辛丑，至脩陵。壬寅，詔曰：朕自遣桑梓，五十餘載。今國務小閑，始獲展敬園陵，故鄉老少，接踵遠至，可加頒賞。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監所貢民，蠲復二年。因作《還舊鄉詩》。庚戌，幸四賓亭，宴帝鄉故老及所經近縣奉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賞錢二千。按，天監元年改南東海爲蘭陵郡，則駕幸蘭陵，正是京口。《陳宣帝紀》大建十二年詔：亢旱傷農，畿内爲甚。其東海等十郡，積年田税、禄秩，並各原半，其丁租半申至來歲秋登。按，陳永定二年，廢南蘭陵郡復爲東海郡。【略】《實録》：紹興戊寅，守臣秘閣鄭作肅以丹陽縣溶練湖，占民田數十頃，未嘗豁除二税，奏蠲之。三縣合納布、豆，舊每歲折估增多，民以爲病。紹興間，湯鵬舉爲兩浙運使，奏請一依户部經界所定，豆每斗折錢二百三十，布每疋折錢二貫，三縣合催畸零税總爲錢三千餘貫，被擾者數萬家。淳熙中，守臣秘撰耿秉下令蠲之，而代以公帑之贏，民至今思之。

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卷六《賦税》　《祥符圖經》：【略】税布五千三十八疋，丹徒縣一千三百七十四疋，丹陽縣一千六百九十四疋，金壇縣一千八十三疋，延陵縣一千八十七疋。折科布一千一百一十三疋。並丹徒縣。

《嘉定志》：【略】布六千八百五十三疋。元額八千九百一十五疋，開禧三年蠲放丁布二千六十一疋，實催丹徒縣一千二百六十四疋，丹陽縣一千一百四十二疋，金壇縣四千四百四十六疋。

《咸淳志》：【略】《寶祐四年》布、豆麪錢三萬二千八百八十八貫三百七十文七分八釐。景定四年二月，回買公田並拘没丁府隱寄田地計消豁三縣粳米七千七十八石二斗四合一勺。布、豆麪錢二萬九千四百八十三貫四百三十三文五分五釐。丹徒縣三千九百九十七貫三百三十三文，丹陽縣一萬五千三百六十四貫四百六十八文。【略】以上並係文思院斗尺。每一尺五寸，准令一尺。

王鏊等〔弘治〕《姑蘇志》卷一四《造作》　麻布績麻爲之。精粗不等，別有熟麻成者曰熟苧。苧布績苧爲之。漂而熟者名洗白，生者爲生苧，通行天下。出太倉者爲上，崐山次之。別有杜織，縝密堅久，名腰機。蓋古有《白苧詞》，其來久矣。縑絲布出諸縣。合苧與絲，比而成之。黄草布縷黄草爲之，布之下品也。木綿布諸縣皆有之。而嘉定、常熟爲盛。藥斑布亦出嘉定縣境及安亭鎮。宋嘉泰中有歸姓者創爲之。以布抹灰藥而染青，候乾去灰藥，則青白相間，有樓臺、人物、花鳥、詩詞各色，充帳幔衾幌之用。斜紋布出嘉定。葉花布用青白縷相間織成。

曹一麟、徐師曾等〔嘉靖〕《吴江縣志》卷九《食貨志・物産》　貨之屬十七：【略】曰綿布，曰苧布，曰熟苧布，曰縑絲布，曰麻布，曰黄草布。

牛若麟纂修〔崇禎〕《吴縣志》卷二九《物産・布之屬》 棉布　縑絲布　苧布　麻布　黄草布　帽裏布　裱屏布　麻帨

林逢春、方鵬〔嘉靖〕《崑山縣志》卷二《土産・布之屬五》 綿布、苧布、麻布、黄草布、藥斑布。出安亭鎮。

聞人詮、陳沂〔嘉靖〕《南畿志》卷三六《廬州府》 其物産葛布。

聞人詮、陳沂〔嘉靖〕《南畿志》卷四〇《安慶府》 其物産葛布。

彭澤、江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二《土貢》 唐白苧、宋細布、景德四年閏五月詔，特減放諸郡六十六處貢物，而歙所貢七物在其數中。且飭官吏：後不得以土貢爲名，妄有配率。白苧。

唐錦〔正德〕《大名府志》卷三《田賦志・貢賦》 白綿羊毛二十斤。

劉訒〔嘉靖〕《鄢陵縣志》卷三《土産》 布類惟木緜，紡織極細者，頗亞於松。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一《物産》 棉布《仁和縣志》：精曰棉，粗曰絮。凡鄉間皆爲之，多出筧橋一帶。萬曆《杭州府志》：卉織爲棉布，出海寧硤石者，視他縣爲佳。

綦布　成化《杭州府志》：有麻、苧二品，青白間花。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二《物産》 杜紗萬曆《嘉善縣志》：出縣思四等區，隨用染色，但比官紗可浣濯。至於綿紗，窮民無本，不能成布，日賣紗數兩以給食，故諺云：買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紗。

桐鄉布　有龍潭布、桐鄉布、眉公布、麻布、陡門布、建莊布、烏鎮布、篾布、苧布。

細布　天啓《平湖縣志》：靈溪水秀沙明，産細布，人争市之。

木棉紗布　萬曆《嘉善縣志》：木棉本出閩、廣，宋時始傳種種於松江之烏泥涇，今南鄉高田種之。《湧幢小品》：地産木棉花甚少，而紡之爲紗，織之爲布者，家户習爲恒業，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往往商賈從旁郡販綿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紡織所成，或紗或布，侵晨入市，易綿花以歸，仍治而紡織之，明旦復持以易，無頃刻閒，紡者日可得紗四五兩，織者日成布一疋。鬻脂夜作，男婦或通宵不寐。田家收穫，輸官償債外，卒歲室廬已空，其衣食全賴此。澉浦俗善績苧，更以織苧布爲業，然地實不産苧，市之他方，布亦不大精，非貴人所御也。

苧布　弘治《湖州府志》：白編布，即今白苧布，又有麻布。黄草布　弘治《湖州府志》：出埭市，有極細者，暑月可爲衣。今所出止可作帳，不堪服。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四《物産》 苧布弘治《紹興府志》：唯諸暨最精，相傳以爲西子遺習。其種有腰機兼絲、西洋生苧熟苧之别。

縐布　弘治《紹興府志》：以麻爲之，諸暨靈泉鄉産者精好，織密如羅，漱之以水，輒成縠紋，名山後布。嵊縣産者麤，名强布。

葛布　《越絶書》：葛山者，句踐罷吴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吴王。《水葛歌》：葛不連蔓兔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採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縗素兮將獻之。越王悦兮忘罪除，吴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顔舒，我王何憂能不移。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六《物産》 麻布《常山縣志》：績青麻爲之，若黄麻只可絞索。

交梭布　《太平寰宇記》：睦州産

苧布　《嚴陵志》：舊貢竹簟十領，南渡後貢白苧布十疋。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七《物産》 吉布《温州府志》：夏布曰腰機，冬布曰雙梭，最細。又有吉布，或稱吉貝，失其製。

雞鳴布　《甌江逸志》：《隋志》云，永嘉之俗，婦人勤於紡織，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爲雞鳴布。

蕉布　《永嘉縣志》：土人工織蕉布。

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物産》 帛之屬布有葛、紵、麻三種。皆績其皮爲之。《史記》以紵爲纑。

曾才漢、葉良佩〔嘉靖〕《太平志》卷三《食貨志・物産》 貨之類苧布不紡者曰扁紗，俗呼散製。紡者曰圓線，俗呼生苧。麻布緝麻爲之，出梅溪。葛布純用葛者曰上路葛，以絲爲經緝葛爲緯者曰絲葛，以苧爲經者曰淡葛。木綿布麁者名鑒布，稍細者名腰機，以苧經合木綿緯成者名散製緯。

蕭良幹、張元忭等〔萬曆〕《紹興府志》卷一一《物産志・貨》 苧之精者，本出苧羅山下。有西子浣沙石，蓋俗所謂苧沙者，於此浣之，以故越苧最得名。樂府有《白苧歌》。今八邑皆有苧布，然尤以暨陽爲勝。雖不逮舊，蓋苧蘿遺俗也。諺諸暨三如，有如絲之苧。苧或作萯，然云如絲，則苧固爲近。

山梭布，一名皺布。《嘉泰志》云：頗有名，亦出於諸暨。其初緝蘇爲縷，

織成而精好纖密。蓋亞於羅，然頗須厚價，故難售，惟貴介公子之厭紈綺者，乃獨喜取之。將製衣，漱之以水，頃刻成縠文矣。今無織者。

強口布，强口者，地名，去嶲十里，即王謝飲水處，所謂雖寒强飲一口者也。《嘉泰志》云：以麻爲之，機織殊麤，而商人販婦往往競取，以與吴人爲市。

白氎布，自一種古所謂白氎巾者也。笘令士卒百工無得服越氎，其貴重如此。《嘉泰志》云：今無之。梁劉孝綽有《謝越布啓》：比絹方紵，既輕且麗，珍邁龍水，妙感島夷。《舊志》謂非葛不足當，以余度之，似即此白氎布耳。

木綿，今人直謂之布。

苧沙木綿，苧經綿緯，山叟之佳服。

葛之細者，舊出葛山，當句踐時，使國中紅女織布以獻於吴，甚精。而後之葛布頗無聞者，今間有之，出余貴者佳。越時歌：令我採葛以作絲，弱於羅兮輕菲菲。又：葛之蔓兮舒長條，爲絺爲綌織且調，當暑是服輕飄飄。

王珣、汪翁儀等〔弘治〕《湖州府志》卷八《土産》 布，《舊志》云：出白編布，即今白苧布也。《樂府録・東平曲》云「吴興布闊幅長度」，謂此也。又有麻布。黄草布，出埭市。按《舊志》有極細者，暑月可爲衣。今所出止可作帳，不堪服用。

柳琰〔弘治〕《嘉興府志》卷二一《平湖縣・土産》 土物綿布。

嚴辰〔光緒〕《桐鄉縣志》卷七《食貨下・物産》 羊毛布，産附郭村中，係彈棉時雜以羊毛紡紗織成，故有是名。蘇湖人販以染色，稱爲仿嗶云。《記略》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一二《方産》 唐鄂州江夏郡貲布。岳州巴陵郡苧布。潭州長沙郡絲葛絲布。郴州桂陽郡苧布、絲布。江陵府江陵郡方紋綾、貲布。朗州武陵郡葛苧、練簟。鄧州富水郡苧布、葛蕉。蘄州蘄春郡白苧。安州安陸郡青苧布。黄州齊安郡白苧布、貲布。黄州苧布。義陽郡苧布。道州白苧。桂陽苧布。鼎州苧布、練布。國朝岳州府葛布。慈利縣出。長沙府葛布、苧布、棉布。辰州木皮布。盧溪出。以楮木皮緝絲織成。漢初武陵蠻以田計賦，輸賓布是也。又曰土布。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一《貢賦一》 湖廣總論

秋糧，南京庫折布米一十萬石。每石折布一疋，共布一千萬疋，每疋折銀三錢，共銀三萬兩。派長沙府屬一十二州將徵解内本色布一萬疋，折色布九萬疋，俱解南京交納。隆慶元年題奉欽依將本色改爲折色，類解北京濟邊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五《貢賦五》 辰州府

秋糧，存留布政司庫布一十二疋二丈二尺。坐派辰溪縣。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一《貢賦一》 湖廣總論

商税 辰州府苧蘇折布米六十二石九斗四升四合九抄二撮。内麻陽縣一十二石二斗七升五合四抄。辰溪縣四十四石八斗四合七勺五抄二撮。黔陽縣五石八斗六升四合三勺。洞蠻土布五百三十三疋，折銀五十三兩三錢。徭人粗布二百五疋八尺八寸，折銀二十兩五錢二分五釐。五寨蠻夷長官司硃砂四十七斤一十三兩九錢。

盧濬等〔弘治〕《黄州府志》卷二《土産》 黄陂縣 葛麻布。

鍾崇文纂修〔隆慶〕《岳州府志》卷一一《食貨考》 零陽縣歲輸賣布，大人一疋，小口二丈。唐巴陵郡貢紵布。澧陽郡貢紵布。【略】又有方物 巴陵縣本綿布亦鮮密細。澧州青布津市爲多。

陳洪謨〔嘉靖〕《常德府志》卷八《食貨志・物産》 貨之屬有布。有綿布、葛布。綿布極麤，價十銖，不及江南梭布之一。俗儉且薾，故宜之。葛布亦麤，聊以拭汗耳。

沈庠、趙瓚等〔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六《石阡府・土産》 葛布、土錦。

沈庠、趙瓚等〔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七《銅仁府・土産》 葛布、銅布、績苧麻爲之，細密。土錦。諸司出。以苧布爲質，絲線挑刺成之，今謂之洞被

沈庠、趙瓚等〔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七《黎平府・土産》 葛布。各司俱出

沈庠、趙瓚等〔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一二《平越衛・土産》 葛布。

陳道、黄仲昭〔弘治〕《八閩通志》卷二〇《食貨・土貢》 福州府唐 蕉布。宋 紅蕉花布。大中祥符、天聖、元豐、元祐間俱貢。紹興初以福清觀音尼院請罷。

建寧府 唐 蕉花布、練竹練。宋 練布。

泉州府 唐 蕉。宋 蕉布永春縣出。蕉布蕉布、葛布共五十疋，元豐中貢。

泉州府 唐 苧布、苧麻。宋 蕉布、永春縣出。生苧布，各二十疋。

興化府 宋 葛布二十疋

李文衮、田頊〔嘉靖〕《尤溪縣志》卷三《田賦》 布疋歲派藍綿布疋，折徵銀兩隨年增減，多至四十餘兩，少至二十兩。

夏良勝等〔正德〕《建昌府志》卷三《物産》 吊之屬 綿布。其麤者名蠻布，稍細者名頓布，名腰機布，其價貴不及江南梭布之半而已。俗儉且薾，故宜之。

葛布，以蕉葛皮雜紡爲之，僅足供僕隸之用而已。苧布。不紡者曰扁紗布，紡之者曰

圓線布。

夏良勝等〔正德〕《建昌府志》卷四《職貢》唐制 絲葛布。

林富、黃佐〔嘉靖〕《廣西通志》卷一九《田賦志上》 桂林府灌陽縣唐厥貢竹布。出《唐書・地理志》。

林富、黃佐〔嘉靖〕《廣西通志》卷二〇《田賦志下》 梧州府陸川縣唐貞觀八年，蒼梧縣貢銀班布户一千四百六十口八千五百八十六。

梧州府陸川縣 乾封元年，鬱林州貢布户一千九百一十八口九千六百九十九。

林富、黃佐〔嘉靖〕《廣西通志》卷二一《食貨志》 布帛屬葛布、蕉布、苧麻布、綿布、青麻布、青布、紵。

郝玉麟等〔雍正〕《廣東通志》卷五二《物産》 蠻人不蠶，採木棉爲絮。皮篾篦竹，剥古緣藤，績以爲布。裴淵《廣州記》。

竹練布。見《草木狀》及《竹譜》。

丹竹，亦曰單竹，節長二尺，練以爲麻織之，是名竹布。故曰南越食竹衣竹。《廣州志》。竹布出韶州。

紵布，極厚實，又有廣福布、鵝毛布、兼絲布。《瓊州志》。

檳榔布，有一種山檳榔，葉如蘭，大三指許，長可數尺，淡白中微帶紅紫，績爲布，似葛而輕。《廣州志》。

吉貝布，土人於中春種吉貝核，五六粒一坎，以土掩之，五月即生花結子，殼内藏三四房，烈日中，房開有棉花垂下，潔白如雪，絞去其核，紡以爲布，細膩精密，輕如蠶紙，又名白氎布。若初結子時遇雨，則房不開而無棉，故不能常得，頗爲珍貴云。《廣州志》。

黎單，亦黎人所織，青紅間道木棉布也。桂林人悉買以爲卧具。同上。

黎被，出儋瓊，名爲被，實厚毯也。黎裒，黎人以蔽下體。紫花幌，儋織者佳。又有假錦幌。《瓊州志》。

蕉葛，不花不實，人家沿山溪種之，老則斫置溪中，揉其筋織爲布，亦有粗細，産高要、廣利、寶查等村者佳。然一年即黑而脆，遜葛遠矣。《雜記》。

蕉可爲布者曰布蕉，亦曰蕉麻。多種山間土瘠石密之處，則絲堅韌可以爲布。其經以蕉，其緯以絲，夏日之服也。出高要、長樂者佳。唐時曾貢蕉布云。《廣州志》。

重南越之氈氀。揚雄《蜀記》。按，氈氀即今之氈氆氇，毛織也。近出南越。《廣志》。

蠻夷出西南諸蕃，蠻人貴披復卧，無貴賤人有一番。《虞衡志》。

氂毛被，南蠻多選擇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復縱横納之，《北户録》云：如稻畦納之。其温柔不下於挾纊也。俗云氂毛被暖而性不偏冷，宜覆嬰兒兼闢驚癎。《嶺表録異》。

紀事

《左傳・襄公一〇年》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略】〔四月〕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略】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

《韓非子》卷一〇《内儲説下》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張守節正義：絺，敕遲反，細葛布衣也。鄒氏音竹几反。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

袁康、吴平《越絶書》卷八《越絶外傳記地傳》 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吴，種麻以爲弓弦，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吴。以山下田封功臣。去縣一十二里。

葛山者，句踐罷吴，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吴王夫差。去縣七里。

趙曄《吴越春秋》卷八《勾踐歸國外傳》 越王念復吴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户，出入嘗之，不絶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吴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詩》毛氏箋：「葛，所以爲絺綌。」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吴王之心，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會稽縣東十里有葛山。《越絶》曰：「勾踐種葛，使越女治葛布獻吴王。」以作黄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吴

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檇李，南至於姑末，即春秋越姑蔑之地。姑蔑地名，有二：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越之姑蔑至秦屬會稽，爲太末縣，今衢州。北至於平原，《越絶》作「武原」，今海鹽縣。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黨，《韻會》引《吴越春秋》：「越以甘蜜丸檟報吴增封之禮」謂檟爲越椒。今此書無「丸檟」二字，詳下文文筒之類皆以數計，則「甘蜜」當作「丸甯」。《玉篇》：「甯，丁盍切，盆也」此「黨」字誤。文筒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廋，「廋」當作「搜」，《漢・溝洫志》：「漕船五百搜」。今文作「艘」，音騷，船總名也。或作「縬」。以復封禮。吴王得之，曰：「以越僻狄」「狄」當作「狹」。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不忘吴之效也。夫越本與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縱於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吴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機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悦，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事類賦》引《吴越春秋》曰：「乃作若何之歌。」《會稽賦》註亦引此書曰：「乃作保苦之詩。」曰：「葛不連蔓菜台台，音貽。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事類賦》及《越絶經》所引，皆作「味若飴」。令我采葛以作絲。《文選》註引采葛婦詩，有「饑不遑食四體疲」一句，此書無之，闕文也。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悦兮忘罪除。吴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機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顔舒，我王何憂能不移！」

趙曄《吴越春秋》卷九《勾踐陰謀外傳》　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必爲對隙。

《藝文類聚》卷八五《素》　《典略》曰：蘇秦如趙，逢其鄰子於易水之上，從貸一匹布，約償千金，鄰子不與。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絺綌》　《帝王世記》曰：堯見舜於二宫，設饗禮，迭爲賓主，南面而問政，然後賜以絺衣、琴瑟，築宫室，封之於虞。

《穆天子傳》曰：天子筮獵（苹）〔苹〕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賜之駿馬十六、絺綌三十篋。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游楚，至阿谷，有處女珮璜而浣，孔子曰：「彼婦人可與言矣，袖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辭。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適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行客之行，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取之，子不早去，竊有狂夫守之者矣。」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布》　《襄（二）〔十〕》曰：諸侯圍偪陽，主人懸布，魯孟氏之臣秦（堇）〔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偪陽人懸而以試外之勇者。墜，則又懸之。蕝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懸布。帶其斷布以狥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中有水而赤，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秦穆公乘龍治天下，以黄布裹蒸棗，至海而淬其布於波，黄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晏子對曰：「佯問者，亦佯對之。」

《莊子》曰：魯君聞顔闔得道之人，使人以幣先焉。顔闔守門，麤布之衣而自飯牛。使者致幣，顔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復來求，即不得。

《韓子》曰：衛人有大妻、禱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妻曰：「益則子將取妾。」

又曰：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林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幣，林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僇其尸，罪夫當喪者。」夫僇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又曰：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人争利哉？」遂燔其機。

《吕氏春秋》曰：戎人兒暴布者，問曰：「何以爲此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此權權，何以爲莽莽。」權權，由養治也。莽莽，長貌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六年，然丘國遣貢獻，使者衣云霞之布，如今之朝霞布也。

《列女傳》曰：楚江乙母者，當恭王之時，乙爲大夫，有入王宫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黜之。處家無幾，其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尹令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日妾子爲郢大夫，人盜王宫中之物，妾子坐之而黜，令尹獨何不以是爲過也。」王曰：「善。」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干王哉，怒令尹之治也。」遂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紵》　《左傳・襄（二十九）》曰：季札聘

鄭，兒子産，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

《説苑》曰：吳亦巾使於智氏，假道於衛，寧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大夫懇曰：「吳雖大國也，亦不壞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文子不聽，遂致之。

劉仲達《劉氏鴻書》卷七七《衣帛部・葛》《吳越春秋》：越王自吳還國，知吳王好服，令國中男女入山採葛，作黄絲之布，以獻吳王，乃增越王之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採葛婦人傷越王苦心，乃作歌曰：「嘗膽不苦味若飴，今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吳王悦兮忘罪辜。」《山堂肆考》。

《史記》卷一一《孝景本紀》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邳將軍擊匈奴。酺五日。令内史郡不得食馬粟，没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綪布。司馬貞索隱：七綪，蓋今七升布，言其粗，故令衣之也。張守節正義：衣，於既反。綪，祖工反。綪，八十縷也，與布相似。七升布用五百六十縷。

《漢書》卷七二《王吉傳》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略】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

《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傳・孝成許皇后》妾誇布服糲食。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師古曰：「言在家時野賤也。誇音夸。」

《後漢書》卷四《和帝紀》永元十二年三月壬子，賜博士員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

《後漢書》卷六《順帝紀》永建元年二月丙戌，太常桓焉爲太傅；大鴻臚朱寵爲太尉，參録尚書事；長樂少府九江朱倀爲司徒。賜百官隨輦宿衛及拜除者布各有差。

《後漢書》卷七《桓帝紀》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詔曰：「朕攝政失中，灾眚連仍，三光不明，陰陽錯序。監寐寤歎，疢如疾首。今京師廄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胔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喪主布三匹；若無親屬，可於官壖地葬之，表識姓名，爲設祠祭。」

《後漢書》卷一〇下《皇后紀下・孝崇匽皇后》和平元年，梁太后崩，乃就博陵尊后爲孝崇皇后。【略】在位三年，元嘉二年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爲喪主，斂以東園畫梓壽器、玉匣、飯含之具，禮儀制度比恭懷皇后。使司徒持節，大長秋奉弔祠，賻錢四千萬，布匹萬匹，中謁者僕射典護喪事，侍御史護大鴻臚簿。

《後漢書》卷一六《鄧騭傳》元初二年，（騭弟）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麻，並宿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騭等復辭不受。

《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吏爲援制都布單衣、李賢等注：《東觀記》（曰）「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襌，關之東西謂之禪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後漢書》卷二六《韋彪傳》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録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

《後漢書》卷二九《郅惲傳》惲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後漢書》卷三二《樊宏傳》建武二十七年，卒。遺勑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臧，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臧。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爲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

《後漢書》卷三四《梁商傳》永和六年秋，商病篤，勑子冀等曰：【略】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黄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

《後漢書》卷三六《賈逵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

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略】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後漢書》卷三九《劉愷傳》　永寧元年，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略】詔引愷拜太尉。【略】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十萬，布千匹。

《後漢書》卷四二《東平憲王蒼傳》　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略】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永平〕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爲東平太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

永平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略】

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略】建初七年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略】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

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傅，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

《後漢書》卷四二《阜陵質王延傳》　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略】以阜陵下溼，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賜各有差。

《後漢書》卷四二《中山簡王焉傳》　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權，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禮，加賻錢一億。

《後漢書》卷四三《朱暉傳》　元和中，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略】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略】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赦出之。【略】

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

《後漢書》卷四五《韓棱傳》　棱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章、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棱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爲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

《後漢書》卷五一《李恂傳》　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

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李賢等注：罽，織毛爲布者。

《後漢書》卷五四《楊賜傳》　〔中平〕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爲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

《後漢書》卷五五《濟北惠王壽傳》　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壽兄申轉爲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爲千萬，布萬匹；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

《後漢書》卷八一《獨行傳・陸績》　陸績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爲族姓。祖父閎，字子春，建武中爲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

《後漢書》卷八一《獨行傳・王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此激之。」

《後漢書》卷八七《西羌傳・羌胡》　〔永建五月夏〕，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姑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愍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爲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

《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莎車》　章帝元和三年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

將發焉者、尉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寶、廣德乞降、以其太子爲質、約歲給罽絮。

原題王嘉《拾遺記》卷六《前漢下》 安帝好微行、於郊坰或露宿、起帷宮、皆用錦罽文綉。

《藝文類聚》卷八五《素》 《吴王先賢行狀》曰：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以後、將改過。子既已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曰：「是知恥惡、知耻則善心將生、故與勉爲善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罽》 桓譚《新論》曰：余歸沛遁病、蒙絮罽襜、乘驛馬宿下邑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卒。余令勿鬬、乃問而去、此安静自存也。

班固《與弟超書》曰：竇侍中前寄人錢八十萬、市得雜罽十餘張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絺紵》 《東觀漢記》曰：耿純、字伯山、率宗族賓客二千人皆繒襜絺巾、迎上於貴、上大悦。

又曰：馬嚴爲陳留太守。嚴病、遣功曹吏李龔奉章詣闕。上親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黄金、葛絺賜嚴。

又曰：黄香爲郎、召詣安福殿、賜錢三萬、黄白葛各二端。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布》 《漢書》曰：高帝曰：吾詹布衣取天下。

又曰：文帝徙淮南王（安）〔長〕道死、時民謡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可容。」

又曰：公孫弘爲丞相、而臥布被。

又曰：張敞爲京兆尹、長安游徼受贓布、罪名已定、其母年八十、守遺腹子、詣敞自陳、願乞一生之命。敞多其母守節、而出教吏量所受布狹幅短度中疏麁二尺、價值五百、由此得不死。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布》 《東觀漢記》曰：廉范年十五、入蜀迎祖母喪、及到葭萌、渡船没幾死。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香。前后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

又曰：建初元年、賈逵入北宮虎觀、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書奏、上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時、楊珽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滑賊相聚、吏民憂恐、珽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從風放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燃馬驚、奔突賊陣。

又曰：董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丈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又曰：吴郡本不獻越布。陸閎美容儀、常衣越布單衣、明帝好之、因勑郡獻越布、由此始也。

華嶠《後漢書》曰：王允與吕布及士孫瑞謀董卓、有人書回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

范曄《後漢書》曰：元和二年詔：令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以下錢帛各有差、及洛陽民當酺者布、户一疋、〔城〕外三户共一疋。賜博士弟子兒在太學者布、人三疋。

《三國志》卷二八《鄧艾傳》 甘露二年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行。

《三國志》卷四五《蜀志・王嗣傳》 裴松之注引《益部耆舊雜記》：王嗣字承宗、犍爲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静。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

《北堂書鈔》卷一三四 并州佳氈《魏氏春秋》云：李勝爲荆州刺史、曹爽令勝辭司馬宣王、因伺察之。宣王謬問勝曰：并州有佳氈、可致之。勝出曰：太傅老、無能爲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罽》 《吴曆》曰：魏文帝賜吴王太子罽二張。

干寶《晉紀》曰：孫皓遣使、詔書賜班罽五十張、絳罽二十張、紫、青罽各十五張。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絺紵》 魏武封魏王、（紹）〔詔〕曰：「今以君爲魏王、白絳皂黄白各二疋、越葛一端、往、欽哉。」

《吴曆》曰：孫策送華歆還洛、並賜越布、香葛。時多盜賊、歆度牛渚、悉封還諸物。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吴、求細葛。君臣以爲非禮、欲不與、孫權勑付使。

《笑林》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譽而性儉。張温使蜀、辭峻。峻入内良

久，出語温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粗者。」温嘉其能顯非。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布》　魏武《遺令》曰：銅雀臺上安六尺牀，施總帳，月旦十五日，向帳作〔樂〕，妓女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曹植表曰：欲遣人到鄴市上黨布五十疋，作車上小帳帷，謁者不聽。

《魏略》曰：皇甫隆爲敦煌太守，敦煌婦人作裙，率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禁止之，所省復不貲。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彦方，通識達道，人皆慕之，州閭成風，咸竟爲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知，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以後，將改過。子既已見宥，幸毋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以布一端遺之。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蒼梧廣信人也，清貧高節，非家織布不衣。

《奩史》卷四〇《蠶織門》　河内二義者，張伯仁、仲仁妻也。伯仁謙苦，仲仁驕戾，二婦紡績得好枲麻，輒別異之，以爲仲仁衣服。《列女傳》。

《天中記》卷四八《氈》　氈綈　漢〔武〕〔成〕帝以氈綈藉地，惡輒之喧也。《拾遺録》

《天中記》卷四八《氈》　咽氈　蘇武使匈奴，匈奴絶不與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氈毛裹咽之。《漢書》

細氈　王吉諫昌邑王遊獵曰：「夫廣厦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其樂豈銜橛之間哉。」

《天中記》卷四八《氈》　氈裹　鄧艾伐蜀，自〔平〕〔陰〕平〔道〕行無人之地，鑿山通道，作橋，以氈自裹，推轉而下。《魏志》

《晉書》卷二六《食貨志》　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略】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陬啖布，不有恆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鋭，擾亂淮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晉書》卷二七《五行志上》　太康中，又以氈爲絕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夫氈毳産於胡，而天下以爲絕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

《晉書》卷三三《鄭沖傳》　泰始十年薨。帝於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祕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

《晉書》卷三三《何曾傳》　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

《晉書》卷三四《羊祜傳》　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吴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

《晉書》卷三五《裴秀傳》　泰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勳業弘茂。方將宣獻敷制，爲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

《晉書》卷三九《王沈傳》　泰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葬田一頃。

《晉書》卷四〇《楊駿傳》　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閻纂殯斂之。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

《晉書》卷四三《山濤傳》　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略】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

《晉書》卷四三《王戎傳》　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

《晉書》卷四五《侯史光傳》　後遷少府，卒官，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

《晉書》卷五八《周處傳》　虓竟以病卒於太原。【略】孝武帝詔曰：「虓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贍賜其家。

《晉書》卷六二《祖逖傳》　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説曰：【略】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

《晉書》卷六四《忠敬王遵傳》　義熙四年薨，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策贈太傅，葬加殊禮。

《晉書》卷六五《王導傳》 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貴。乃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略】

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

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

《晉書》卷六七《温嶠傳》 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略】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略】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爲令德，爲仁由己，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略】

朝議將留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略】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册書曰：【略】夫褒德銘勳，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祠以太牢。

《晉書》卷七四《桓豁傳》 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略】尋卒，時年五十八。贈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敬。贈錢五十萬，布五百匹，使者持節監護喪事。

《晉書》卷七四《桓沖傳》 初，沖之西鎮，以賊寇方强，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己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序没於賊，沖深用愧惋。既而苻堅盡國內侵，沖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鋭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爲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沖謂不足以爲廢興，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沖本疾病，加以慚恥，發病而卒，時年五十七。贈太尉，本官如故，謚曰宣穆。賻錢五十萬，布五百匹。

《晉書》卷七五《王嶠傳》 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丹楊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

《晉書》卷七五《荀崧傳》 咸和三年薨，【略】升平四年，崧改葬，詔賜錢百萬，布五千匹。

《晉書》卷七五《范堅傳》 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郤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棄市。

《晉書》卷七九《謝尚傳》 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爲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略】尚爲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爲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襦袴。

《晉書》卷七九《謝安傳》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略】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

《晉書》卷八〇《王獻之傳》 獻之字子敬。【略】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

《晉書》卷八一《毛璩傳》 初，璩聞(桓)振陷江陵，率衆赴難。【略】焚道令何林聚黨助(譙)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及(其弟)瑗，並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没。

義熙中，時延祖爲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乖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歸鄉公，千五百户。

《晉書》卷八一《朱序傳》 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兗青二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翟遼又使其子釗寇陳穎，序還遣秦膺討釗，走之，拜征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匹以資軍費，詔聽之。

《晉書》卷八六《張軌傳》 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略】光禄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飢賈，軌即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

《晉書》卷九二《顧愷之傳》 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爲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荆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晉書》卷九三《外戚傳・羊琇》 及齊王攸出鎮也，琇以切諫忤旨，左遷太僕。

既失寵憤怨，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卒。帝手詔曰：「琇與朕有先后之親，少小之恩，歷位外內，忠允茂著。不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

《晉書》卷九七《東夷傳・夫餘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室，地宜五穀。其人强勇，會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其出使，乃衣錦罽，以金銀飾腰。

《晉書》卷九七《東夷・肅慎氏》 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於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於相府，賜其王侮雞、錦罽、緜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

《晉書》卷九八《桓溫傳》 温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略】詔以西府經袁真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爲給事中。

《晉書》卷一二四《慕容熙載記》 〔熙后〕苻氏死，【略】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爲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襪鞾，中有弊壞，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

原題陶潛《搜神後記》卷二 中興初，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經建康栅塘，逢一趨步少年，甚寒，便牽住，脱絲布袍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受而去。及當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爲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歔欷哽咽。行刑既畢，此人乃說。

《太平御覽》卷七〇八《服用部一〇》 《陶侃別傳》曰：外國獻氈毾，公舉之曰：我還國，當與牙共眠。牙名恢之字處静，是公庶孫，小而被知，以爲後嗣。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罽》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録》曰：沮渠蒙遜尚書郎王杞送戎罽千疋，銀三百斤。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絺綌》 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細絺十端，竹絺二端。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布》 《晉書》曰：王戎性慳，從子將婚，遺一單布衣，婚畢却妝之。

《燕書》曰：宋該，字宣孔，爲長史。太祖會群僚，以該性貪，故賜布百餘疋，令負而歸。重不能致，乃至僵頓，以愧辱之。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布》 《郭子》曰：劉道真常爲徒，扶風王以五疋布贖之，既而用爲從事郎中，當時以爲美談。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布》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戎筒中布五十端，戎不受而厚報其書，議者以爲譏，世祖患之，爲發詔，議者乃息。

《俗説》曰：桓豹奴善乘騎，亦有極快馬。時有一諸葛郎，自云「能走與馬等」。桓車騎以百疋布置埒，令豹奴乘馬與諸葛並走，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恒與馬齊，欲至埒，馬頭去布三尺許，諸葛一躍坐布上，遂得之。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紵》 《朱崖傳》曰：朱崖俗行來出入，如着布或細紵布巾，巾四幅，其中内頭如領巾象。

《劉氏鴻書》卷七七《衣帛部・葛》 陶士行貧時，冬日，母子嘗着敝葛。及士行貴，母恒於公服袖口内縫一片，曰：「汝當作佳官，盡心恤民，勿忘着葛衫時也。」《奚囊橘柚》。

《天中記》卷四八《氈》 置鍼氈中　杜預子錫爲愍懷太子舍人，屢直諫於太子，太子患之，置鍼於錫坐處氈中，錫上，刺足血出。《晉書》。

胡産　太康中，天下以氈爲陌頭及帶身、袴口，於是百姓相戲曰，中國其必爲胡所殺也。夫氈，胡之所産也，而今天下以爲陌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晉書・五行志》。

《天中記》卷四八《氈》 撒氈　桓豹奴病勞冷，無氈可臥，桓車騎自撒己眠氈與之。《俗説》。

《宋書》卷七一《徐湛之傳》 初，高祖微時，貧陋過甚，嘗自往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協。及劉湛得罪，事連湛之，太祖大怒，將致大闢。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既見太祖，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高祖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也。

《宋書》卷七六《王玄謨傳》 〔元嘉中〕，及大舉北征，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節度。【略】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

《宋書》卷九四《恩幸傳・戴法興》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販紵爲業。【略】

法興少賣葛於山陰市，後爲吏傳署，入爲尚書倉部令史。

《宋書》卷九五《索虜傳・陳憲》　元嘉二十七年，〔託跋〕燾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略】憲攻城四十二日不拔，死者甚多，任城又死，〔劉〕康祖救軍漸進，乃委罪大將，多所斬戮，倍道奔走。太祖嘉憲固守，詔曰：「右軍行參軍、行汝南、新蔡二郡軍事陳憲，盡力捍禦，全城摧寇，忠敢之效，宜加顯擢，可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又以布萬匹委憲分賜汝南城內文武史民戰守勤勞者。

《梁書》卷三《武帝紀下》　身衣布衣，木緜皁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

《梁書》卷三三《王僧孺傳》　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

《梁書》卷五四《諸夷傳・高昌國》　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陶、良馬、氈毹等物。

《陳書》卷二一《孔奐傳》　永定二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舊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素儉，乃餉衣一襲，氈被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溫飽耳。勞卿厚意，幸勿爲煩。」

《陳書》卷二七《姚察傳》　察自居顯要，其勵清潔，且廩錫以外，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歎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謝，猶冀受納，察勵色驅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饋遺。

《魏書》卷五八《楊椿傳》　永安初，進位太保、侍中、給後部鼓吹。【略】莊帝還宮，椿每辭遜，不許。上書頻乞歸老，【略】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僚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

椿臨行，誡子孫曰：【略】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皁帶，常約見救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

《魏書》卷七三《楊大眼傳》　出爲荊州刺史，常縛蒿爲人，衣青衣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

《魏書》卷一〇〇《契丹國》　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青氈爲上服，人給青氈兩匹，賞其誠款之心，餘依舊式。朝貢至齊受禪常不絕。

《北齊書》卷二九《鄭述祖傳》　初，述祖父爲光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略】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北齊書》卷四二《韋圭修傳》　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五禮。出除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人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治，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詣諸州，梁、鄭、兗、豫疆境連接，州之四面，悉有舉劾，御史竟不到信州，其見知如此。及解代還京，民庶道俗，追別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遠送。既盛暑，恐其勞弊，往往爲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還。還京後，州民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紀功德。府省爲奏，勅報許之。

《周書》卷二〇《賀蘭祥傳》　〔大統十四年，除荊州刺史〕。祥雖太祖密戚，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以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

《周書》卷三四《裴寬傳》　大統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拘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我必使卿富貴。關中貧（校）〔狹〕，何足可依，勿懷異圖也。」因解鏁付館，厚加其禮。寬乃裁臥褥，夜縋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太祖。

《南史》卷一《宋紀上・武帝》　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略】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並制嶺南禁作此布。

《南史》卷五二《梁宗室下・鄱陽忠烈王恢傳》　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略】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

《南史》卷七三《孝義傳上・董陽》　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閭」，蠲一門租布。

《南史》卷七三《孝義傳上・賈思》　賈思，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隣火所逼，恩及妻桓氏號哭奔救，隣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桓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

《北史》卷五〇《綦儁傳》　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荆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兒敗氈弊被，勝更遺之錢物。

《北史》卷五一《齊趙郡王叡傳》　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宫人避之，叡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並令叡節度，而使段孝先總焉。帝與宫人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咨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耶！」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度。

《北史》卷九七《西域傳・龜兹》　物産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温爲異。又出細氈、鐃銅、鐵、鉛、麝皮、氍毹、鐃沙、鹽綠、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馬、犦牛等。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七三《宣帝太建九年》　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宫不過十餘人；每行兵，親在行陳，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爲之死。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開皇十五年〕六月庚寅，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命焚之於朝堂。

《隋書》卷二四《食貨》〔大業〕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

《隋書》卷六九《袁充傳》　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

《北史》卷一四《后妃傳下・隋煬帝皇后蕭氏》　時后兄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措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焉。其詞曰：【略】履謙光而守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瑶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哲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而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己。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大中末，京城小兒衣布漬水，紐之向日，謂之拔暈。帝果以鄆王即大位，以咸通爲年號。

《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漢中郡王〕瑀曰：「唐天子以可汗有功，故將女嫁與可汗結姻好。比者中國與外蕃親，皆宗室子女，名爲公主。今寧國公主，天子真女，又有才貌，萬里嫁與可汗。可汗是唐家天子女壻，合有禮數，豈得坐於榻上受詔命耶！」可汗乃起奉詔，便受册命。翼日，册公主爲可敦，蕃酋歡欣曰：「唐國天子貴重，將真女來。」瑀所送國信繒綵衣服金銀器皿，可汗盡分與衙官、酋長等。及瑀回，可汗獻馬五百匹、貂裘、白氈。

《新唐書》卷一九二《忠義傳中・張巡》　至德二載，禄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楊〕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略】

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遺布數千端。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鬬，叔冀不敢應。

《新唐書》卷二一四《藩鎮傳・劉稹》　王釗守洺州，給士帛布一端，稹檄代歲稟。

《新唐書》卷二一六下《吐蕃傳下》　寶曆至大和，再遣使者朝。五年，維州守將悉怛謀挈城以降，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受之，收符章仗鎧，更遣將虞藏儉據之。州南抵江陽岷山，西北望隴山，一面崖，三涯江，虜號無憂城，爲西南要扞。會牛僧孺當國，議還悉怛謀，歸其城。吐蕃夷誅無遺種，以怖諸戎。自是比五年虜使來，必報。所貢有玉帶、金皿、獵褐、氂牛尾、霞氈、馬、羊、橐它。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跋禄迦》　風俗文字與龜兹同，言語少異。出細氈褐。

《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傳下・南平獠》　有甯氏，世爲南平渠帥。【略】武德初，以寧越、鬱林之地降，自是交、愛數州始通。高祖授長真欽州都督。甯宣亦遣使請降，未報而卒，以其子純爲廉州刺史，族人道明爲南越州刺史。六年，長真獻大珠，昆州刺史沈遜、融州刺史歐陽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覽亦獻筒布，高祖以道遠勞人，皆不受。

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忠志》　安禄山恩寵莫比，錫賚無數，其所賜品目有：繡鵝毛氈。

王定保《唐摭言》卷四《與恩地舊交》　劉虚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硯席。及公主文，虚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戲一絶句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佚名《玉泉子》　夏侯孜爲左拾遺，常着桂管布衫朝謁。開成中，文宗無忌諱，好文，問孜衫何太麄澁。具言桂管産此布，厚可以御寒。他日上問宰相：「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相曰：「其行令之顔冉。」上嗟嘆，亦効着桂管布，滿朝皆倣之，此布爲之驟貴也。

《唐會要》卷九七《吐蕃》　開成二年，遣使論監通來朝。先是，遣宗正少卿、

兼御史中丞李從簡入蕃。其年五月，至白蕃中，進國信、金銀器、玉帶、獺褐、犛牛尾、朝霞氈、雜藥並馬牛橐駝等，詔以其信物頒賜宰臣已下。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布》《唐書》曰：貞觀十八年，命將征遼東。安州人彭通，請出布五千疋以資征人。上喜之，比漢之卜式，拜宣議郎。

李昉等《太平廣記》卷一六五《夏侯孜》夏侯孜爲左拾遺，嘗着緑桂管布衫朝謁。開成中，文宗無忌諱，好文，問孜衫何太麤澁。具以桂布爲對：「此布厚，可以欺寒。」他日，上問宰臣：「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臣具以密行，今之顔冉。上嗟嘆久之，亦効着桂管布，滿朝皆倣效之，此布爲之貴也。出《芝田録》。

《天中記》卷五〇《（火浣）布》朝霞布　西屠夷頭黎，貞觀時獻朝霞布。《唐書》。

《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國傳・回鶻》周廣順元年二月，遣使並摩尼貢玉團七十有七，白氈、貂皮、氂牛尾、藥物等。

《新五代史》卷二六《唐臣傳・李嚴》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録三・回鶻》其地出玉、犛、緑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硇砂、胭脂、金剛鑽、紅鹽、罽氈、騊駼之革。其地宜白麥、青黍、黄麻、葱韭、胡荽，以橐駝耕而種。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録三・于闐》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氂牛尾、玉氈等。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九二《閩・景宗紀》〔永隆三年〕冬十月壬子，使者至汴，貢晉白金四千兩、象牙二十株、葛五十疋、乾薑、蕉、乳香、沉香、玳瑁、諸物，謝恩加官。又進重午節白金一千兩、細葛二十疋、海葛鞭扇等物。癸丑，獻晉度支商税葛八千八百八十疋。

《宋史》卷四〇六《崔與之傳》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獷廉劾貪，風采凛然。朱崖地産苦蓉，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榜免。

魏泰《東軒筆録》卷一〇明肅太后臨朝，襲真宗故事，留心庶獄，日遣中使至軍巡院、御史臺，體問鞫囚情節。又好問外事，每中使出入，必委曲詢究，故百官細微，無不知者。有孫良孺爲軍巡判官，喜詐僞，能爲朴野之狀。一日，市布數十端，雜染五色，陳於庭下。中使惟而問之，良孺曰：「家有一女，出適在近，與之作少衣物也。」中使大駭，回爲太后言之，太后歎其清苦，即命厚賜金帛。

洪邁《夷堅志・夷堅支癸》卷五《陳泰寃夢》撫州民陳泰，以販布起家。每歲輒出捐本錢，貸崇仁、樂安、金溪諸債户，達於吉之屬邑，各有駔主其事。至六月，白往斂索，率暮秋乃歸，如是久矣。淳熙五年，獨遲遲而來，盡十月不反。妻頗以爲念，【略】詣公庭哀祈，吕本作「訴」。且拜且泣，守惻然，爲下其事縣宰張公吕本作「松」。茂老，悉集諸駔驗究。有曾小六者在數中，【略】於是捕送獄，縶鞫問，即承伏云：「初用渠錢五百千，爲作屋停貨，今積布至數千匹。因其獨來，妄起不義之心，【略】遂斃之於山下。」

舊題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八《太宗文烈皇帝六》天會十二年時宋紹興四年也。春，宋遣章誼來軍前，充奉表通問使。時國中所議事，南宋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宫及河南地，命王倫作書于粘罕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木綿庋布、龍鳳茶等物遺之。

《續史》卷八七《綺羅門》宫中有娠，賜銀絹等物，内有濾藥布二條，金漆箱兒金鈿地黄汗布二條。《武林舊事》。

《宋會要輯稿・蕃夷七・歷代朝貢》乾德三年四月五日，回鶻遣使貢方物。《玉海》：四月，回鶻貢白氈布。

太平興國二年三月三日，錢俶進葛萬疋。【略】九月六日，陳洪進【略】泉州土葛二萬疋。淳化三年【略】《玉海》：是年二月癸卯，南海商人獻吉貝布。【略】

咸平四年六月二十日，上溪州刺史彭文慶等來朝。《玉海》：是月，上溪州貢花布。大中祥符五年。《山堂考索》：是年二月丁未，洛淪歷山差洞蠻菌田仕瓊等貢溪布。九年九月七日，邛部川山前後百蠻都王黎吠遣歸德將軍趙勿婆貢犀角、犛牛、婆羅氈。

天禧二年八月十九日，黎州山後兩林百蠻都王李阿善遣將軍卑熟等來，貢馬、犀、象、婆羅氈。

乾興二年六月六日，甘州可汗王貢馬、胡錦、白疊。

天聖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上溪州趙君佐貢溪布。

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交州南平王李公蘊遣使驩州刺史副都督貢布。

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溪州蠻彭仕義等來貢溪布。自是歲來貢。

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龜茲國遣李延慶貢花蕊布、白褐。沙州遣使貢花蕊布。

景祐二年五月十三日，交州南平王李德政遣庸州刺史何遠奉表貢布。

四年正月九日，龜茲國遣使李延貴貢花蕊布、褐。沙州遣使副楊骨蓋靡是貢花蕊布。

慶曆四年十月一日，黎州邛部山前山後百蠻都鬼主牟墨遣將軍阿濟等獻株莎羅毯。

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施州溪洞蠻田忠顯等貢土布。十一月十七日，宜州西南蕃龍光捷以下遣使貢氈。

治平四年七月八日，西南蕃奉華將軍知靜蠻軍蕃落使守天聖火龍王異閒來貢氈。

熙寧元年正月二十一日，西南蕃靜蠻軍節度使蕃王方異埌等來貢氈。

三年六月十七日，西南蕃捍蠻軍節度使守蕃王張漢興等奉表賀，貢氈。

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于闐國黑汗王遣大首領翟進奉表貢花蕊布。

五年二月二日，大回鶻龜可汗遣使盧大明都督奉表貢花蕊布。十二月二十六日，于闐國黑韓王遣使奉表貢花蕊布。

九年八月二日，大理國遣使奉表貢氈罽。

元祐元年四月，知龍賜州彭允宗、知監州彭士明並遣人進奉賀端午節溪布十五疋。

二年五月十四日禮部言：西南蕃泰平軍遣石蕃以定等貢表裝鞍馬、砂、氈等來貢。

政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大理國王段和譽奏：臣累年以來，嘗遣曆中羅道等處，乞修朝貢，至政和五年五月，已奉聖旨，差廣州觀察使黃璘充第一等奉使於宜州置局接納入貢。今先遣臣布燮、臣李紫琮、臣楊苒樣坦綽、臣李百祥，管押馬三百八十疋，內有五十匹係特進，麝香、牛黃、細氈、碧玕山、衣甲、弓箭等，詣闕進獻。

《全宋文》卷五五曹延恭《布施布帛疏一》開寶八年正月 庭子布兩匹，充大衆（下缺）四門四角法事（下缺）右件捨施，所申意者。奉爲國界清平，法輪常轉，灾隨風散，慶逐雲齊。伏乞發悲，希甫迴向。謹疏。開寶八年正月，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曹延恭疏。敦煌卷S五九七三3。

《全宋文》卷五五呂端《布施布帛疏二》開寶八年二月 布叁匹，充大衆；布壹匹，充大像；緋綿壹匹，充法事。右件講暢捨施，所申意者。伏以有凝家國，要憑無上勝因。今輒捨之少財，投如來之大道，虔誠法會，求乞福圓。伏望能仁，希垂迴向。謹疏。開寶八年二月日，弟子歸義軍節度、特進、檢校太保下缺。敦煌卷S五九七三4。

《全宋文》卷五五九余靖《乞不請中冬翠錦衣襖狀》 右，臣准桂州牒，差人送到敕書一道，蒙恩賜臣翠毛細錦旋襴一領者。伏念臣自遭荼蓼，甫及期祥，屬蠻獠之猖狂，廢几筵之號慕。未成軍伐，屢照天慈。且枕塊寢苫，禮雖可奪；而食稻衣錦，心所難安。況欒棘之在容，顧曳裾而非稱。願收渙汗，以遂素心。已牒桂州，更不差人赴京請領。所有賜到敕書一道，謹具狀封納。《武溪集》卷一六又見《粵西文載》卷四。

《全宋文》卷五五九余靖《回納詔賜冬服狀》 臣今月十四日，進奏院遞到敕書一道，蒙恩賜臣簇四雕兒細錦旋襴等冬服者。祇荷寵光，不任感懼。伏念臣向遭荼毒，歸守丘樊，遽屬軍興，遂離喪次。光陰過隙，祥禫未周。墨縗絰以臨戎，蓋先國事；褻衣裳而晝飾，難處人情。願回渥恩，庶全素志。所有前件細錦冬服，乞不請領。《武溪集》卷一六又見《粵西文載》卷四

《全宋文》卷一一七四司馬光《謝中冬衣襖表》 臣光言：伏奉詔書，賜臣翠毛細錦綿旋襴一領者。祇荷寵光，心顏無措。臣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皇仁溥洽，衣被九圍，軫念祁寒，寵錫嘉服。臣雖無似，蒙澤猶均。濫承安燠之榮，空慙不稱之貢。《司馬公文集》卷五七

《全宋文》卷一三一〇蘇頌《賜前兩府並待制以上知州初冬衣襖敕書》 敕某：清風戒寒，獻良裘而在御；邇臣守位，殿藩服以方勤。禦茲霜律之嚴，宜有衣章之賜。既安且燠，益體予衷。今賜卿翠毛細錦旋襴一領，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蘇魏公文集》卷二四

《元史》卷五《世祖紀二》 〔中統三年十一月丁亥〕敕河西民徙居應州，其不能自贍者百六十户，給牛具及粟麥種，仍賜布，人二匹。

《元史》卷一二《世祖紀九》 〔至元十九年二月〕甲午，甘州逃軍二千二百人自陳願挈家四千九百四十口還戍，敕以鈔一萬六百二十錠、布四千九百四十四、鹽四千九百四十頭給之。

《元史》卷四〇《蠶織門》　世祖道渴，至一帳房，見女子緝駝茸，世祖從覓馬湩。女子曰：「馬湩有之，但我父母諸兄皆不在，難以與汝。」世祖欲去，女子復曰：「我獨居於此，汝自來自去，於理不宜。汝來去官分明，我父母即歸，姑待之。」須臾，果歸，出馬湩飲世祖。世祖既去，奇其識度，嘆息曰：「得此等女子爲人家婦，豈不美耶。」後納爲太子妃。《元史》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八《土貢一》　泰定帝泰定四年九月，阿察赤的斤獻木緜大行帳。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三二《國用三》　泰定帝泰定三年三月，給蒙古流民糧鈔，遣還所部。

六月，振蒙古饑民遣還所部。七月，振蒙古流民給鈔二十九萬錠，遣還。至文宗天曆二年三月，蒙古饑民之聚京師者，遣往居庸關，北人給鈔一錠，布一匹，仍令興和路振糧兩月，還所部。至順元年四月，沿邊部落蒙古饑民八千二百人，給鈔三錠，布二匹，糧二月，遣還所部。

《明史》卷二四一《汪應蛟傳》　應蛟爲人，亮直有守，視國如家。謹出納，杜虛耗，國計賴之。帝保母客氏求墓地踰制，應蛟持不予，遂兒怍。會有言其老不任事者，力乞骸骨。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陛辭，疏陳聖學，引宋儒語，以宦官、宮妾爲戒。久之，卒於家。應蛟學主誠敬，其出處辭受一軌於義。里居，謝絶塵事，常衣編枲。

郎瑛《七修類稿》卷八《國事類・徐壽輝》　徐壽輝，又名貞，蘄州羅田人，生平以販布爲業。

郎瑛《七修類稿》卷二一《辯證類・夷齊衣葛》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夫夷、齊採薇而食之，言者多矣，採葛以爲衣，則諸本之所無也。此亦故事之未聞。

焦竑《焦氏筆乘》卷四《布被瓦器》　東漢王良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此事自今人視之，亦奇絶矣。《夢醒録》載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爲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麪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余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少卿也。其爲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噫，今之人有宫清要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操井臼以養者乎？第施施然藉其權力，漁獵小人，爲肥家飽妻子之計而已。

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一六　南京禮部尚書黎淳性耿介，患流俗奢侈，凡婚喪燕飲皆有則，取予不苟。有門生井華亭以紅雲布寄淳，淳不受，即書其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拔茶植桑，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談遷《國榷》卷三《宣宗宣德九年》　〔十月〕松江旱災，巡撫周忱奏：以棉布萬五千九百二十五匹折支武官月俸。從之。

傅維鱗《明書》卷二《太祖本紀二》　〔洪武五年十月〕詔給蘭州諸邊士卒緜布，計十四萬餘端疋。

方濬師《蕉軒隨録》卷四《葛紗夏布》　明正德四年，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某，差吏龔新賫銀一百兩，收買廬陵葛紗。時主文成公官廬陵令，備文乞免。又太倉夏布，貞弘治間，由張國舅始，孝宗兒而悦之，遂定貢御細者，至用官價銀三兩。惜當時無陽明其人者爲之蠲除，以蘇民困也。

褚人穫《堅瓠集》王集卷三《裹糧》　陳删詩「食雪天山近，恩歸海路長」；王維詩「路遠天山雪，家臨海樹秋」。温庭筠詩「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三詩皆用蘇武事，而庭筠未句尤奇。按武在匈奴，衛律絶其飲食，至嚼雪吞氈，其號寒之苦，人所共知。若《新序》所載，衛律於大暑中以氈裹武，暴之日中三日，此若人多未知。

顧苓《覺非盦筆記》卷八　君子清其心濁其跡，衆人固不識也，君子識之，至君子亦不識，而其志隱矣。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以松江翦纫單遺王振。振大喜，凡所上便利事，悉從中贊之，江南賴焉。夫文襄豈媚振者哉。

趙慎畛《榆巢雜識》卷下《富綱之奢侈》　富綱任雲貴總督，肆意奢侈。署內房舍地面皆用藍細布貯棉製如磚式，量地廣狹而平砌之。又慮逾久踐實，每月更鋪一次，備製成者積數間屋。此與尊奉福貝子康安行館地面鋪以紅哆囉呢者尤爲意想所不及。噫！享用逾分，宜乎其肆市也。

葉廷琯《鷗陂漁話》卷六《洋布作畫》　古畫本多用絹，宋以後始兼用紙，明人又繼以綾，皆取其易助神采。余偶以洋布極細密者，索顏朗如炳作墨山水，朗如言其質較絹稍澀，視宣紙則和潤，頗能發筆墨之趣，而氣韻又覺醇雅，同人咸以爲新奇可喜，作詩詠之。程序伯云：「山林宜布素，盡洗華綃姿。莫嫌韌材費，煙汗得所施。頗聞波弋國，香荃成幾絲。金壺助餘馥，墨瀋含清滋。從此剡

溪藤，賤作拭案資。晚窗喜展對，絡緯啼涼颸。」印印川云：「宋細唐麓辨入微，幾勞織女弄梭機。誰將卉服齊東絹，詠畫林看列布衣。」記此足爲藝林故實，後來俞子駿岳，亦曾爲余以洋布作山水立幅，謂與筆墨相宜，語同朗如。一時好手如貝六泉點、沈竹賓焯，率喜作布本畫，蓋皆自余一幀開其先也。

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卷一六《賜大挑舉人葛紗》　嘉慶六年辛酉，例舉大挑。時仁宗以畿輔久旱，盼雨甚殷，挑日適甘雨應時，上喜極，傳諭賞本日挑取一等舉人葛紗各一匹。

昆岡等《清會典則例》卷一四三《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一、土貢。哈密、闢展、土魯番，歲貢葡萄二百斤，乾瓜二筐，布疋、手巾、佩刀諸物。其附近闢展之羅布淖爾居住回民，歲貢哈什翎毛，水獺皮諸物。喀什噶爾歲貢黃金十兩，綠葡萄千斤，溫都斯坦金絲段二，毛毯四。【略】初，各回城屬準噶爾時，每歲貢有氈子、絨毛、高氈、喇嘛俄羅斯氈衣、毾㲪、章岔毾㲪帽諸物。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四《實業》　〔宣統元年，〕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奏，錦州地脈豐腴，交通便利，擬擬設工廠，名曰錦州八旗工藝分廠，專取旗丁入廠學習，定額一百名，先就本地所宜，暫設氈毯、皮革等科，與奉天工藝廠聯合辦理。【略】

又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奏：設八旗女工傳習所。分設四科：一曰裁絨，一曰編物，一曰縫紉，一曰刺繡。並附講堂，教授普通學課，以宏教育。【略】

〔宣統二年，〕又東三省總督錫良奏：撥款修建八旗女工傳習所，略稱：臣於奉、錦等府擬建八旗工藝廠，復設八旗女工傳習所於省城。半載經營，頗著成效。新製裁絨一種，係所內工師發明擬造，形色堅美，業已帶赴南洋勸業會陳列比賽。本地婦女聞風興起，爭願入學。惟該所假屋開辦，過於窄小，不能推廣。見擬就已裁工部舊署地基，修建女工廠一所，估算約需工料實銀八千兩。查有歷年收存遼河抽分木植變價銀兩，前擬備建蠶桑實習所，尚未報辦，可以動支。其常年不敷之款，即由此項撥用，以便擴充。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五《實業八》　毛織業　毛織原料之出產

一、綿羊毛、山羊毛。其飼養以蒙古、青海、西藏爲最，甘肅、東三省次之，陝西、山西、直隸、山東、河南又次之，南部諸省則頗少。西部山地如雲貴方面，亦有飼養，揚子江流域以四川西境及西康爲豐富，產量素無統計可據。茲將日本殖產研究會依羊毛輸出額西藏除外。所作之推定列表如左：

區域	羊之頭數	羊毛產量
外蒙古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頭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斤
東蒙古	二・六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西蒙古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青海	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東三省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
本部十八省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三五・六〇〇・〇〇〇頭	六八・五〇〇・〇〇〇斤

右表乃綿羊、山羊合計，就尋常言，似綿羊占大多數。羊毛之名稱不一，抓毛用鐵鉤搔取，套毛用剪刀刈取。脫毛乃五六月間褪落之毛，爪子毛係鉤抓下之爪毛，搓搏成團，亦稱球毛。捻毛者，捻成粗繩狀。春毛質良，夏毛爲春毛採後之毛，品質較劣，與秋毛同。我國採夏毛，以陝、甘等省爲主要，其他產羊區域，罕有採者。抓毛種類最多，內有名寒羊毛者，乃河南、直隸及其鄰省所產一種小綿羊之毛，每年三四月間採取，纖維細長，且富捲縮性，爲羊毛中之最上品。輸出市場，天津最重要，漢口、上海次之。津市羊毛來自青海、甘肅、陝西、內蒙古、熱河、山西、山東、河南一帶。東口，張家口西口歸化城爲天津之中繼市場，錦州爲張家口之中繼市場，西甯、石嘴子、包頭鎮爲歸化城之中繼市場。東三省、東蒙之羊毛，多集中於伯都訥、扶餘縣鄭家屯、哈爾濱等處，而由瀋陽、營口、大連輸出。山東羊毛來自西藏、甘肅之一部及四川全省，外蒙羊毛多經恰克圖、海拉爾等輸出，西藏羊毛除運四川外，餘經印度輸出國外。二、駱駝毛。蒙古、新疆爲主要產地，北部諸省及東三省亦有之。蒙古產駱駝，以西部、北部爲主，年約三萬頭，東部及東南部較少，年僅三千四百頭，內外計，全蒙每年運輸駱駝約一百二十萬頭，而張家口、庫倫間之運輸茶葉駱駝，約在十萬頭以上，每頭產毛量爲五斤。西部產毛較東北部爲佳，以過於勞力有損毛質，用於運煤之駱駝，毛質最劣。駱駝毛之採取，乃由褪落而非抓取，與羊毛不同。全國產量未詳，然產額

殊豐，除供國內消費，尚有輸出國外。近年綿羊毛之輸出，數量爲四十八萬五千三百二十擔，金額一千四百零四萬零六百七十二兩，山羊毛三萬三千二百七十五擔，金額一百四十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八兩，駱駝毛三萬七千九百五十擔，金額一百九十九萬零六百三十五兩。毛之價格，以粗細長短及所含塵土多少爲標準，茲將各種價目列表於左：

名稱	產地	百斤價	毛質及其用途
抓毛	直隸、綏包、山西一帶	四十餘元	纖維細小，長二三寸，富彈性，多鱗片，宜製嗶嘰、細呢、羽紗。
秋毛	張家口、陝西、山西	三十餘元	毛質粗硬，缺少鱗片，死毛頗多，宜造地氈、毛綫及粗呢等。
寒羊毛	河南、山東、直隸	五六十元	纖維細短，色澤光白，富於黏縮性，彈性尤佳，宜造細呢等。
西甯毛	甘肅、青海、綏遠	五六十元	毛質細長，約五六寸，色白光澤，宜造編物綫及上面嗶嘰。
山羊絨	陝西榆林	五十餘元	有黑白兩種，纖維細短，富於黏縮性，宜造毡帽。
羔毛	山西、甘肅、綏遠	四十餘元	毛質粗硬，少光澤，與秋毛相似，宜造粗呢、毡、毯等。
駝毛	內外蒙古、綏包	五十餘元	纖微細長，毛色淡黃，宜造駱駝絨。

各地所產羊毛，均集中於天津，由店發售洋行，然後輸出，開有自至產地收買者，獲利更鉅。津埠運輸出口之洋商，大小三十餘家，專營此業者，有英商隆茂、高林，美商新泰、興仁記等四行，規模以隆茂爲最大。【略】

新式毛織業　來自國外之毛織品，海關貿易册分純毛織與棉毛合織二類。純毛織品有羽毛、羽綾、絨氈、老虎氈呢、嗶嘰、法蘭絨、旗紗及各色絨綫，以呢、嗶嘰爲最多，絨綫次之。棉毛合織品有毛羽、綢羽、紗、斜紋呢、企頭呢、法蘭絨、絨布等，斜紋呢、企頭呢爲最多。毛織品之輸入，自光緒初至二十八九年間，常有海關銀三四百萬或四五百萬兩，二十年後增至八百餘萬兩，近至一千九百餘萬兩。進口增加，雖自近始，然左文襄公在五十年前已圖抵制。左氏於光緒二年，在甘肅蘭州創設織呢總局，三十餘年並無繼起，直至日俄戰爭告終，乃有日輝呢廠等之設立，至滿蒙織呢廠雖規模較大，非全爲國人經營。茲將五廠綫錠及織呢機數目列左：

廠名	地址	錠數	機架數
甘肅織呢總局	蘭州	九〇〇	二二
日輝氈呢廠	上海	一·七五〇	四四
溥益公司	北京	四·七五〇	五八
湖北氈呢廠	武昌	一·〇〇〇	一四
滿蒙織呢廠	瀋陽	七·二〇〇	一六〇

五廠共計綫錠一萬五千六百枚，織呢機二百九十八架，每年約可出貨值四百餘萬元。

地毯業及其他舊式毛織業　我國地毯之織造，頗與世界最著名之波斯毯、印度毯、土耳其毯相似，織造在北方通行，東起東三省，西至新疆、西藏咸有之。北京地毯，在光緒二十六年，僅供本地需用，至是年末，始輸出海外。先有德人攜地毯二種回國，大得柏林人之贊許，其後德人定貨踵至，迨二十九年，美國在聖路易開萬國博覽會，陳列中國地毯，觀客集賞，於是各國咸樂用中國毯。歐戰時，土耳其毯輸出減少，我國地毯銷路益廣，每年輸出總額自十餘萬增至七十七萬餘兩，最近三年，平均總在三四百萬兩以上。舊式毛織業，除地毯外，尚有氈子、氈帽、毯墊、莫大小、即舊式毛綫襪。毛綫帽、毛織圍巾，以西藏屬賓之羊毛織成者爲最著名，今歐美市場中所售，多爲山羊絨、棉花、絲三者交織，並非屬賓羊毛織成。

甘肅蘭州織呢總局　左宗棠督甘時，創辦善後局，撥二十萬兩購德國機器，並聘外國技師。光緒五年開工，及左他調，遂遭停頓。十一年，改爲洋廠局。三十二年復爲織呢局，成績未著，屢開屢閉。近年始租該局，組織甘肅織呢股分有

限公司，其條件以得利十二分之二爲租金，公司不自歇業，公家不得託故收回。總局分前後兩廠，占地二十五畝。

北京清河鎮溥益呢革公司　原爲官商合辦，後以賠累不支停工，既而改爲陸軍呢廠，規模宏大，設備完全，爲國內毛織廠之冠。

上海中國毛織廠　在外日暉橋，資金二十六萬兩，原名日暉呢廠，近由郭姓商人租辦，每年租金一萬元。該廠規模頗大，惜紡機均爲舊式。

席裕福、沈師徐《皇朝政典類纂》卷二四《市易三》（順治）十三年，户部以江南採買布匹粗惡，令入覲官帶回另買。詔以發回另買，恐致累民，令該部將解到布匹，酌議價值另用。《通考》。

胡宗憲修、薛應旂纂（嘉靖）《浙江通志》卷六一《都會志》　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吴，種麻以爲弓絃，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吴。以山下田封功臣，去縣一十二里。

葛山者，句踐罷吴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吴王夫差。去縣七里。

藝文

《詩・邶風・緑衣》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布》　楊雄《蜀都賦》曰：「細絺紵折，綿繭成裞。筒中黄潤，一端數金。」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紵》　《古樂府》曰：《白紵歌》盛稱三好，宜及芳時作樂，其辭曰：「白紵質如月，輕如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本吴辭也。

曹植《曹植集》卷三《遷都賦》　椓蠡蛩而食蔬，摭皮毛以自蔽。

曹植《曹植集》卷三《雜詩》之二　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

《文選》卷四左思《蜀都賦》　黄潤比毗二筒，瓕盒金所過。李善注：黄潤，謂筒中細布也。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黄潤纖美宜制禪。楊雄《蜀都賦》曰：筒中黄潤，一端數金。瓕，盛也。韋昭傳曰：黄金滿瓕。

《文選》卷一三潘岳《秋興賦》　於是迺屏輕笮所甲，釋纖絺。李善注：孔安國《尚書傳》曰：纖，細也。絺，細葛也。

《文選》卷五七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　處麗絺綌，出懋蘋蘩。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絺綌》　劉楨《瓜賦》曰：「承之雕盤，畧以纖絺。」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絺綌》　夏侯孝（君）〔若〕《大宴賦》曰：「珠汗沾夫絺葛。」

左思《吴都賦》曰：「焦葛升越，弱於羅紈。」

諸葛恢表曰：天恩罔極，特賜纖絺細竹。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絺綌》　《顔測集・大司馬江夏王賜絹葛啓》曰：氷紈風綌，事膺盛服。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布》　陸機《吊魏武文》曰：「悼繐帳之冥漠，怨陵西之菅菅。」

夏侯開國《吴郡賦》曰：「金玉星煩，明璫霞聚。纖絺細越，青箋白紵。名練奪乎樂浪，英葛先乎三輔。」

張載《擬四愁詩》曰：「主人遺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黄素。」

《天中記》卷四八《氈》　比肩氈　陸雲詩曰：「冬坐比肩氈。」比肩，獸名也。

《類腋》卷一二《物部・布》　輕麗劉孝綽《謝越布啓》：比絹方綃，既輕且麗。

王維《王摩詰詩集》卷三《送梓州李使君》　漢女輸（稚）〔橦〕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

王維《王摩詰詩集》卷三《送李員外賢郎》　魚箋詔詩賦，（種）〔橦〕布作衣裳。慧苡扶衰病，歸來幸可將。

杜甫《杜工部集》卷一《大雲寺贊公房四首》之二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三《遣興五首》之一　焉知南隣客，九月猶絺綌。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四《大雨》　執熱乃沸鼎，纖絺成縕袍。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七《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豐屋珊瑚鉤，旗鱗纖成翦。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七《前苦寒行二首》之一　秦城老翁荆揚客，慣習炎蒸歲絺綌。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九《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之九　絺衣挂蘿薜，涼月白紛紛。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二《送段功曹歸廣州》　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五《夔府書懷四十韻》　地蒸餘破扇，冬暖更纖絺。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七《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鄭監前湖》　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欹側未迴船。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八《逃難》　五十頭白翁，南北逃世難。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

岑參《岑參集》卷四《冀國夫人歌詞》　碎葉氈氍金獨盤，繁絃急管夜將闌。自憐承相歌鍾貴，却笑陽臺雨雪寒。

王建《王建詩集》卷一《白紵歌二首》之一：　天河漫漫北斗瑩，宮中烏啼知夜半。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低鬟轉面掩雙袖，玉釵浮動秋風生。酒多夜長夜未曉，月明燈光兩相照，後庭歌聲一作舞更窈窕。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一《新製布裘》　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温。朝擁坐至暮，夜覆眠達晨。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二《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略】》　御寒衾用罽，音計。〔孫曰〕《説文》西胡毳布，蓋氈類也，織毛爲之。挹水勺仍椰。

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二《酬韶州裴曹長【略】》　被褐謝斕斒，上音蘭，下逋閑切。孫曰：色不純貌。《後漢書》：「衣裳斕班，語言侏離」是也。遠物裁青罽。音計。童曰：織毛爲之。

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二《柳州峒氓》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峒客，緑荷包飯趁虚人。鵝毛禦臘縫山罽，音計，織毛也。孫曰：邕管溪洞不産絲纊，民多以木綿、蒲花、鵝毛爲被。彼人家家養鵝，二月至十月孵取翎毳，積以禦寒。雞骨占年拜水神。

元稹《元稹集》卷九《六年春遣懷八首》之七　童稚癡狂撩亂走，繡毬花仗滿堂前。病身一到總帷下，還向臨階背日眠。

元稹《元稹集》卷一七《送嶺南崔侍御》　火布垢塵須火浣，木綿温軟當去聲綿衣。

賈島《長江集》卷三《黄子陂上韓吏部》　疎衣蕉縷細，爽味茗芽新。鐘絶滴殘雨，螢多無近鄰。

賈島《長江集》卷四《送陳判官赴綏一作天德》　將軍邀入幕，束帶便離家。身暖蕉衣窄，天寒磧日斜。火燒岡斷草一作草，風卷雪平一作和沙。絲竹豐州有，春來秖欠花。

賈島《長江集》卷六《再投李益常侍》　新衣裁白苧，思從曲江行。

羅隱《羅隱集》卷一《送沈先輩歸宋上嘉禮》　青青仙桂觸人香，白苧衫輕稱沈郎。好繼馬卿歸故里，況聞山簡在襄陽。

皮日休《皮子文藪》附録一《醉中即席贈潤卿博士》　適越遊吳一散仙，銀鉶玉柄兩翛然。茅山頂上攜書篋，笠澤心中漾酒船。桐木布温吟倦後，桃花飯熟醉醒前。謝安四十餘方起，猶自高閒得數年。

韋莊《浣花集》卷三《立春》　青帝東來日馭遲，煖烟輕逐曉風吹。罽袍公子樽前覺，錦帳佳人夢裏知。雪圃乍開紅菜甲，綵幡新翦緑楊絲。殷勤爲作宜春曲，題向花牋帖繡楣。

杜荀鶴《唐風集》卷二《山中寡婦》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税，田園荒後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杜荀鶴《唐風集》卷三《蠶婦》　粉色全無飢色加，豈知人世有榮華。年年道我蠶辛苦，底事渾身著苧麻。

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卷一〇《幽州李可舉大王》　青氈帳一口，金銅裝鉸具。右伏蒙恩私，特賜惠賞，委之專介，衛以壯夫，遥陟危途，得張官舍。不假棟梁交搆，能令户牖全開。出觀則一朵蓮峯，入玩則千重錦浪。加以頂標曉日，額展晨霞。静吟而筠箔摇風，俯視而地衣鋪雪。舒卷皆成其壯觀，行藏永佩於深仁。莫不衒沙漠之奇模，駭江淮之衆聽。臥龍竊譬，固當高枕無憂；虓豹成功，必可運籌決勝。唯期尅捷，全賴庇庥，荷戴所深，啓陳何及。伏惟云云。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唐童謡曰：「天上女兒鋪白氈」。《集異記》。

《全唐詩》卷三八二張籍《白紵一作苧歌》　皎皎白紵一作苧白且鮮，將作春衣稱少年。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復恐蘭膏汙纖指，常遣傍人收墮珥。衣裳著時寒食下，還把玉鞭鞭白馬。

《全唐詩》卷六二張籍《隴頭行》　去年中國養子孫，今著氈裘學胡語。

《全唐詩》卷三八四張籍《送韋一作韓評事歸華陰》 若向一作訪雲中伴，還應著褐衣。

《全唐詩》卷三八四張籍《酬孫洛陽》 家貧相遠住，齋館入時稀。獨坐看書卷，閑行著褐衣。

《全唐詩》卷三八五張籍《送和蕃公主》 氈城南望無迴日，空見沙蓬水柳春。

《全唐詩》卷三八五張籍《崑崙兒》 崑崙家住海中州，蠻客將來漢地遊。【略】自愛肌膚黑如漆，行時半脫木綿裘。

《全唐詩》卷三八六張籍《贈主客劉郎中》 憶昔君登南省日，老夫猶是褐衣身。誰知二十餘年後，來作客曹相替人。

《全唐五代詞》卷七《敦煌詞・擣練子》其六 對白綿，二丈長，裁衣長來尺上量。也來蒙見秋夏水，只怕遍身上裁。

《全唐五代詞》卷七《敦煌詞・贊普子》 本是蕃家將，年年在草頭。夏日披氈帳，冬天掛皮裘。語即令人難會，朝朝牧馬在荒丘。若不爲拋沙塞，無因拜玉樓。

林逋《林和靖集》卷一《送昱師赴請姑蘇》 同載闔閭人，衣囊覆氈巾。新烟赤岸暝，融雪太湖春。鐘遠移齊候，香遲上定身。當知舉如意，寶地雨花頻。

張先《張子野詞》補遺下《西江月》 破帽手遮紅一作斜日，練衣袖卷寒風。蘆花江上兩衰翁，消得幾番相送。

宋祁《景文集》卷三《仲冬二日使到頒翠毛錦旋襴》 翠裘朝罷轉昕霞，皇帝十月一日，初御夾袍，中外頒賜衣襖。頒服諸方走使車。泥和五芳中出詔，錦裁雙獸織成花。錦作花地雙戲獸文。官叨侍橐恩加等，待制官在京賜紫羅。例及和門賜有差。詔並賜在城諸軍校。坐襲餘温身更寵，不慙多病帶鞶賒。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三《憶洛中舊居寄永叔兼簡師魯彦國》 東堂石榴下，夜飲曉未還。絺衣濕浩露，桂酒生朱顏。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七《送謝舍人奉使北朝》 授館氈爲幄，供庖酪和羹。戎王拜天賜，虜帥伏名卿。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一五《和蔡仲謀苦熱》 大熱曝萬物，萬物不可逃。燥者欲出火，液者欲流膏。飛鳥脫其羽，走獸脫其毛。人亦畏絺綌，況乃服冠袍。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一八《朝暮》 氣候輒未定，寒暄朝暮間。挾纊水風生，衣絡川陽還。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五《送鄒秀才游浙》 鞍傍帶劍魚皮鞘，馬後攜童越葛衫。度水緣山君底急，區區爲答古千巖。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五《五月十日雨中飲》 典衣不直錢，唯是布與絺。安得如古人，車傍挂鵜夷。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五《次韻和馬都官苦熱》 火龍將焚鬣，陽烏多渴心。肌膚非木石，絺綌煩衣襟。冰盤不可見，空對瓊玖吟。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六《代書寄王道粹學士》 已具扁舟訪使君，忽逢春雨起淮濆。花寒蛺蝶猶相守，水冷鴛鴦不暫分。況約他時來寄蹟，何須今日去論文。解裝無復山陰興，且對荆釵與布裙。

晏幾道《小山詞・浣溪沙》之四 白紵春衫楊柳鞭，碧蹄驕馬杏花韉。落英飛絮冶遊天。

蘇軾《東坡樂府》卷一《水調歌頭》 歲云暮，須早計，要裯裘。故鄉歸去千里，佳處輒遲留。我醉歌時君和，醉倒須君扶我，惟酒可忘憂。一任劉玄德，相對臥高樓。

蘇軾《東坡樂府》卷三《減字木蘭花》之一三 江南遊女，問我何年歸得去。雨細風微，兩足如霜挽紵衣。　江亭夜語，喜見京華新樣舞。蓮步輕飛，遷客今朝始是歸。

沈遼《雲巢編》卷四《踏盤曲二首》之一 湘江東西踏盤去，青煙白霧將軍樹。社中飲食不要錢，樂神打起長腰鼓。女兒帶鐶著縵布，歡笑捉郎神作主。明年二月近社時，載酒牽牛看父母。

王十朋《梅溪集》卷六《天子始絺》 盛德方居火，天王始服絺。薰風生殿早，畏日到官遲。瑩雪羅初體，含風葛乍披。汗寧濡玉體，暑不近天肌。表飾遵尼父，恩榮被拾遺。中宫同儉德，無媿《葛覃》詩。

朱松《韋齋集》卷三《記草木雜詩七首・吉貝》 炎海霜雪少，畏寒直過憂。駝褐阻關河，吉貝亦可裘。投種望花花，期以三春秋。茸茸鵝毳净，一一野繭抽。南北走百價，白氎光欲流。似聞邊烽急，緣江列貔貅。裁孺襯鐵衣，愛此温且柔。天乎未厭亂，利厚人益媮。誰知海濱客，獨歎無人謀。

陸游《劍南詩稿》卷二二《晚春感事》 風惡房櫳燕子歸，雨多山路蕨芽肥。青裘旋擣作寒食，白葛預裁充暑衣。

陸游《劍南詩稿》卷二二《村居初夏》 葬境難禁日月催，臘醅初見拆泥開。壓車麥穗黃雲卷，食葉蠶聲白雨來。薄飯蕨薇端可飽，短衫紵葛亦新裁。宦塗自古多憂畏，白首爲農信樂哉！

陸游《劍南詩稿》卷二四《次韻范參政書懷》 春寒還似葬冬天，敗絮重披有蝨緣。雖欠高僧分白氈，偶蒙暴客恕青氈。濁醪盆盎貧猶醉，倦枕昏昏晝亦眠。年少從渠笑衰嬾，相呼禹廟看龍船。近有偷兒取二釜去，它幸無所失亡。

陸游《劍南詩稿》卷二五《冬夜》 新醅引睡睡味濃，有如猩脣鷰駝峯。屏深氈暖衾裯重，鼻端雷起驚兒童。

陸游《劍南詩稿》卷二六《閑居》 土鐺茶七椀，瓦甑稷三升。兀兀能言石，騰騰有髮僧。浄巾裁白氈，拄杖采紅藤。尚喜冬來健，逢山得遍登。

陸游《劍南詩稿》卷二九《舟行過梅市》 新換單衣細葛輕，翛然隨處得閑行。緑陰浦口維舟處，霽日場中打麥聲。

陸游《劍南詩稿》卷三三《喜雨》 一秋未雨冬未雪，坐使肺肝生客熱。不惟裘褐藏篋笥，臥毯坐氈俱未設。

陸游《劍南詩稿》卷四三《乙夜納凉》 幽人新製葛衣成，二寸藤冠覺髮輕。浄掃中庭延月色，緩拖拄杖聽蟬聲。

陸游《劍南詩稿》卷六三《北窗》 垂老乞骸骨，飄然辭聖朝。竹頭那足用，桐尾不禁焦。短褐縫練布，晨飧采藥苗。風霜征雁路，燈火衲僧寮。隴客詢安否，貍奴伴寂寥。北窗鳴落葉，愁絶夜迢迢。

陸游《劍南詩稿》卷六五《春遊》 窮愁終日竟胡爲？老健人間自一奇。每駕柴車遊古寺，間騎竹馬伴羣兒。登臨蘭渚流觴地，蘭亭本名蘭渚。蕭散狐泉冷翅時。練布單衣白羽扇，路傍人總道相宜。

陸游《劍南詩稿》卷七一《夏日雜題》 新縫細葛作蝨裯，簟展風漪凛欲秋。啼鳥一聲呼夢斷，依然書卷在牀頭。

劉克莊《後村集》卷四二《貢布表袁州》 舜絃方奏，適當被褣之時；禹服攸同，爰謹貢絺之典。意均芹曝，禮寓筐苞。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寶以儉慈，麗惟道德。輕徭薄賦，首捐布縷之征；固本深根，尤絀繭絲之稅。凡受專城之寄，謹脩任土之宜。臣叨守薰臺，逖瞻薰殿。屬屆金流之候，初御微凉；雖非火浣之良，庶存故實。

謝枋得《疊山集》卷一《謝劉純父惠布》 嘉樹種木綿，天何厚八閩。厥土不宜桑，蠶事殊艱辛。木綿收千株，八口不憂貧。江東得此種，亦可致富殷。奈何來瘴癘，或者畏蒼旻。吾知饒信間，蠶月如岐邠。兒童皆衣帛，豈但奉老親。婦女賤羅綺，賣絲買金銀。角鹵不兼與，天道斯平均。所以木綿利，不畀江東人。避秦衣木葉，矧肯羞懸鶉。天下有元息，孔融願卜隣。綈袍望不及，共裘心自仁。贈我以兩端，物意皆可珍。潔白如雪積，麤密過綿純。羔縫不足貴，狐腋難擬倫。絺纊皆作貢，此物不薦陳。豈非神禹意，隱匿遺小民。詩多草木名，箋疏徒諄諄。國家無楚越，欲識固無因。剪裁爲大裘，窮冬勝三春。拜嘉重感激，觸物尤酸辛。吁嗟彼寒谷，鄒律今不神。三宮坐穹廬，雨雪或十旬。安得移此惠，飛到君王身。塞上寒墮指，挾纊誰爲温。人各賜兩端，費銀貳萬斤。大軍四十萬，談笑掃煙塵。感君道義交，何異骨肉親。可與知者道，衆人笑且嗔。玉案未能報，瓊琚情則真。《春秋》二百年，幣交幾君臣。季札有贈好，千古尚如新。

《宋詩紀事》卷七五胡次焱《嫠答媒》 妾命春葉薄，妾心頑石堅。牋牋謀尺布，豈不羨闌氈。皇皇鬬斗粟，豈不思菑畬。胝手任春汲，孰與奴婢干。鞠躬跧衡茅，孰與疏綺便。枯荄欣回春，缺月喜再圓。世誰不此樂，妾意獨不然。

《全宋文》卷一三一〇蘇頌《賜溪洞進奉賀元祐二年三年四年興龍節端午冬節溪布敕書》 敕向永勝：省所進奉賀元祐二年、三年、四年興龍節、端午、冬節溪布共四十五匹事，具悉。汝介居骯脅，恪奉朝經，歲時之貢不愆，風土之宜咨至。益堅恭順，深體忠勤。故兹示諭，想宜知悉。春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蘇魏公文集》卷二四。

元好問《遺山集》卷三八《布衾銘》 百世温公，布衾終身。服公之服，嗟予何人。人以貧爲辱，我以貧爲福。人以儉爲詐，我以儉爲德。惟福惟德，服之無斁。

艾性夫《剩語》卷上《木綿布歌》 吴姬織綾雙鳳花，越女製綺五色霞。犀薰麝染脂粉氣，落落不到山人家。蜀山樟老鵲銜子，種我南園趁春雨。淺金花細弩黄葵，緑玉苞肥壓青李。吐成秋蟹不用繰，回看春箔真徒勞。烏鏐笥滑脱茸核，竹弓弦緊彈雲濤。援挈玉筋光奪雪，紡絡冰絲細如髮。津津貧女得野蠶，軋軋寒機緯霜月。布成奴視白氈氈，價重唾取青銅錢。何須致我爐火上，便覺挾纊春風前。衣無美惡煖則一，木棉裘敵天孫織。飲散金山美玉簫，風流未遜揚州客。

薩都拉《雁門集》卷七《冶城三月晦日》 雨前雨後鶯亂啼，城南城北花交

飛。江南兒女裁紵衣，燕京遊子何時歸？

張雨《句曲外史集》卷中《和坡仙寒食詩》 寒食今年二月晦，又分新火到厨烟。碧桃花落閒誰掃，白苧衣輕老更便。發篋但餘金薤墨，考年正在玉堂編。大書絶類顔光禄，小字駸駸逼墓田。

傅若金《傅與礪詩集》卷二《白紵詞》 白苧白，白如霜。美人玉手親自浣，製作春衣宜短長。春衣成有時，遠行歸無期。願君著衣重愛惜，風塵變白能爲黑。

吴萊《淵穎集》卷二《黄布幬歌》 吴中女兒工治莎，織成黄布輕綺羅。裁爲黄幬四角起，覆我病體清涼多。平生受用白木枕，人參草席團花錦。長吟或似閒攻戰，大隱全勝好官品。上天下地我中央，崐崘海水瀉四旁。南通炎丘日色熾，北委寒壑凝氷霜。彼哉寒凍此炎燬，穿透皮膚蒸骨髓。招徠獨鶴風有聲，掃退羣蚊月如水。流金爍石況可逃，磨牙吮血尚呶呶。心煩欲待竹奴奠，背癢詎得麻姑搔。我曾無術蔭天下，天如穹廬蓋四野。困來一覺少行人，夢過十洲猶走馬。君不見，黄布幬，昨日夏去今日秋，珍重少陵詩語在，微軀此外更何求。

《類腋》卷一二《物部・布》 白越　張翥詩：「一日糧船至直沽，吴罌越布滿街衢。」

《元詩選・黄庚〈月屋漫稿・晚春〉》 老來無復事狂遊，倚杖看花動客愁。病骨怯寒春不管，柳棉風裏木棉裘。

楊基《眉菴集》卷四《白葛篇代贈》 白葛細如絺，千絲復萬絲。南風池上看，顔色正相宜。昨日夫君别，啼痕滿袖垂。

其二

白葛軟含風，輕盈望若空。釧露金條脱，珮映玉玲瓏。浴罷羞單著，催將半臂籠。

其三

白葛白如霜，裁衣當暑裳。氷紈羞皎潔，霧縠讓輝光。念是夫君贈，秋風忍棄藏。

高啓《高青丘集》卷一五《端陽寫懷》 去歲端陽直禁闈，新題帖子進彤扉。大官供饌分蒲醑，中使傳宣賜葛衣。

高啓《高青丘集遺詩・端午》 自臨南浦采香蘋，喜見遊船度遠湖。人好須縛長命縷，時清休佩避兵符。紅榴近席明當眼，白葛裁衫薄映膚。千古獨醒成底事，且酬佳節到雙壺。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三《早起露坐》 炎宵不能寐，起坐褰絺幃。繁星麗中天，明河連曙暉。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七《客夜》 旅館沉沉睡思遲，新寒自擁木棉衣。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九《金陵秋夜與彭寅之湯子重步月》 雙闕深沉夜向闌，碧天露下葛衣單。風吹急柝嚴城閉，月照行人古道寒。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一一《五月》 五月雨晴梅子肥，杏花吹盡燕飛飛。時光已到青團扇，士女新裁白苧衣。黄鳥故能供寂寞，緑陰何必減芳菲？子雲自得幽居樂，不恨門前轍跡稀。

鄭曉《今言》卷三 遼東之不隸山東，先朝有深意。遼山多，苦無布，山東登萊宜木綿，少五穀，又海道至遼一日耳，故令登萊諸處田賦，止從海運。運布遼東，無水陸舟車之勞，遼兵喜得布，回舟又得販遼貨，兩便之。後以夾帶私貨故禁止，海船遂廢。今布運者，又不得由遮洋運舡海道，須經京東，出山海關入遼，苦勞視登萊海道何啻百倍！

湯顯祖《湯顯祖詩文集》卷一一《送賣水絮人過萬州》 江西水絮白輕微，殘臘天南正葛衣。見説先朝曾雨雪，檳榔寒落凍魚飛。

陳子龍《陳子龍詩集》卷三《幽州馬客吟歌》五首其五 明燭鋪氍毹，朱顔爲我開。持刀席地坐，割肉行金罍。

陳子龍《陳子龍詩集》卷三《讀曲歌》十二首其四 金鍼與綵線，常使三葛穿。三葛雖疏薄，鍼線卻纏綿。

張煌言《張蒼水集》第二編《人日立春客湄島》二首其二 海外行藏不計春，起看天地亦維新。鼓鼙往歲聞呼癸，斗柄今年説指寅。讀禮每思箋大戴，授書尚擬續君陳。東風似爲羈人至，暖氣偏吹白氎巾。

屈大均《翁山詩外》卷四《蕉布行》 芭蕉有絲猶可績，績成似葛分絺綌。女手纖纖良苦殊，餘紅更作龍鬚席。蠻方婦女多勤劬，手爪可憐天下無。花練白越細無比，終歲一匹衣其夫。竹與芙蓉亦爲布，蟬翼霏霏若煙霧。入筒一端重數銖，拔釵先買芭蕉樹。花鍼挑出似游絲，八熟珍蠶織每遲。增城女葛人皆重，廣利娘蕉獨不知。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八《二馬車歌》 兩木架車直且方，兩騾夾木馱脊梁。皮鞬鐵鏈互攣拘，盪搖日夜聲琅琅。憶我四年竄幽谷，兩手不復知鞭韁。

忽然遊興如草發，欲與此物相抵當。氈氍鋪衡身危坐，天地兒我先低昂。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一《謝永之賜狢絨四端》 蕙帶荷衣鷗鷺羣，羽毛重假太殷勤。展開錦匣三英粲，恰好儂家四美分。封寄定煩荇女手，剪裁猶帶華山雲。細旃衣薄君情厚，那羨唐宮百鳥裙！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三三《嘲蚊》 穿破輕紗與葛巾，黍民如箭復如雲。方知絺綌還須表，宣聖當年也怕君。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四《正月二十七日出門，二月十四日還山》 春分時節嚲輕寒，不料炎涼忽改觀。今日狐裘作絺綌，天心真個揣摩難。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文集》卷一八《松風》 繞宅栽蒼松，虬枝盤碧蓋。濤聲萬壑傳，颯颯引清籟。六月不知暑，妙境殊可會。飄飄葛衫輕，揮霍麈柄快。我得松風趣，珍重如球貝。人間恐無價，持向何方賣。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文集》卷一九《黃葛篇》 種葛生黃葛，綿綿花蔓活。美人手把金錯刀，露裹珠光向烟割。採之絀之爲絺綌，裁作生衣暑難奪。絺綌雖嘉，所值無多。禦暑則可，禦寒則那。魏徵不願爲龍逢比干而願爲稷契皐夔，亦將有所懼乎，抑亦未之思。

汪啓淑《水曹清暇録》卷六 沈萬三名富，字仲榮，行三。元末富甲江南，其弟名貴，以詩諷之曰：錦衣玉食非爲福，檀板金樽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計，瓦盆盛酒木綿裘。殊堪玩味。

汪啓淑《水曹清暇録》卷一五 曹習菴中允仁虎，嘉定縣人，吴中七子之一也。詩文典雅，腹笥賅博，惜不輕梓全集以傳海宇。頃偶見其庚寅《消寒雅集・寒齋十二詠》甚佳，漫録於此。其《詠匾簾》云：換却湘筠箔，蠻匳製早成。壓風宵有力，捲雪曉無聲。野馬飛難到，檐禽掠不驚。留香宜寂坐，窄地倍盈盈。

錢大昕《潛研堂詩集》卷二《竹枝詞和王鳳喈韻六十首》之一四 楓染秋林葉葉丹，斜紋衫薄惹輕寒。野田黃雀飛將宿，月上蘆花白一灘。斜紋布，可製衫。黃雀，西鄉多有之，味美。

錢大昕《潛研堂詩集》卷二《竹枝詞和王鳳喈韻六十首》之五〇 茅柴壓酒最清甘，醉踏郊原春色酣。黃草鞾輕棉布暖，生來不識上山蠶。涼鞾出新淫，取黃草織之。邑不宜蠶，人家皆種木棉作布。

張春華《滬城歲事衢歌》 耐曉寒侵健踏霜，隔宵結伴趁星光。揭來指認西風裏，遠郭燈紅早出莊。貧家往往待織婦舉火，布成漏或四下矣。其夫若子負之出，雖霜雪不敢憚也。村行苦寂，必有侶伴，布肆列城市，售取每不便，於郭外静處覓屋半間，天未明，造人於此收售，爲出莊。

曉市評量信手拈，廿三尺外問誰添。關山路杳風聲遠，多少龍華七寶尖。

布有小布、稀布、小布以十九尺爲率，稀布亦不過廿三尺。布之精者爲尖，有龍華尖、七寶尖，名目龍華、七寶，皆吾邑鎮名，七寶今分隸青浦，其行遠者爲標布，關陝及山左諸省設局於邑，廣收之爲坐莊。

雜録

崔寔《四民月令・五月》 五月，芒種節後，陽氣始虧，陰慝將萌；煖氣始盛，蟲蠹並興。乃弛角弓，弩，解其徽，絃；張竹木弓，弛絃。以灰藏旃、裘、毛毳之物及箭羽。以竿掛油衣，勿襞藏！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罽》 《鹽鐵論》曰：今富者黃金珠勒，闌繡弃汙。

《册府元龜》卷五〇四《邦計部・絲帛》 元帝渡江，軍事草創，蠻陬賤布，不有常準，府中所儲數四千疋。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阿耆尼國》 阿耆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泉流交帶，引水爲田。土宜糜、黍、宿麥、香棗、蒲萄、梨、柰諸菓。氣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微有增損。服飾氈褐，斷髮無巾。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屈支國》 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麥，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産黃金、銅、鐵、鉛、錫。氣序和，風俗質。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管絃伎樂，特善諸國。服飾錦褐，斷髮巾帽。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六《嶺南道一〇・邕州》 風俗：在州晉城縣，蠻渠歲時於石溪口通商，有馬會。《説文》云：「馬會，今之獠布。」

陸容《菽園雜記》卷一 嘗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佻健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袴者，暴殄過分，甚矣。

郎瑛《七修類稿》卷二〇《辯證類・針毡》 世皆以人性不堪處如坐針毡，不知出晉武帝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於錫坐毡中，刺之流血，遂有此言。

《清稗類鈔・農商類・京師達子館貿易》 京師御河西岸之南有達子館，蓋蒙古人年例入都所居，攜土貨於此，貿遷焉。賈肆櫛比，凡皮物、裘褐之屬。毳物、氈絨之屬。野物、麋鹿之屬。山物、雉兔之屬。荷物、茹茵之屬。酪物乳餅之屬。列於廣場，而求售焉。冬來春去，古之鴈臣也。此爲裏館，安定門外爲外館，則更大於此矣。

火浣布分部

《列子》卷五《湯問篇》 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王叔岷曰：《御覽》八百二十引「火浣之布」作「其布」。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

原題王嘉《拾遺記》卷一〇《方丈山》 方丈之山，一名鬱雉。東有龍場，地方千里，玉瑤爲林，雲色皆紫。有龍，皮骨如山阜，散百頃，遇其蛻骨之時，如生龍。或云：「龍常門此處，膏血如水流。膏色黑者，著草木及諸物如淳漆也。膏色紫光，著地凝堅，可爲寶器。」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爲燈，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遥拜之。燈以火浣布爲纏。

舊題東方朔《神異經・南若經》 不盡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但居火中，洞赤，時時出外，而毛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取其毛績紡，織以爲布，用之若有垢涴，以火燒之則淨也。

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毛〕白，以水逐而沃之，乃死，取其毛緝織以爲布。

舊題東方朔《海内十洲記》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略】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里許，晦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爲布，時號爲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污，以灰汁浣之，終無潔净，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

佚名《三輔黄圖》卷三 奇華殿，在建章宫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寶、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師子、宫馬，充塞其中。

《傅子・附録》 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食，盌而污之，僞怒，解衣而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火浣布》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四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猛雨不得滅。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織以爲布。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火浣布》 《〔薄〕〔傅〕子》曰：長老説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争酒失杯而污之。僞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煒華赫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漱之。

《廣博物志》卷三七 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焦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涴，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十洲記》。

《三國志》卷四《魏志・齊王芳傳》 〔景初三年〕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裴松之注引《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汙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

《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争酒，失杯而汙之，僞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曄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絜白，若用灰水焉。

《搜神記》曰：崐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絶；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絶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于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不然。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火浣布》 《魏志》曰：青龍三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僚。

《吴録》曰：日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爲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

《晉書》卷九七《四夷傳・大秦國》 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

原題張華《博物志》卷二《異産》 《周書》曰：西〔域〕〔戎〕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火浣布汙則燒之則潔，刀切玉如腐。布，漢世有獻者，刀則未聞。

郭璞《玄中記・火浣布》 南方有炎火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三月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條，至四五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

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此木以爲薪，然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御覽》八百六十八。

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三《釋滯》　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略】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説，可皆復云無是事乎？

原題王嘉《拾遺記》卷九《晉時事》　太康元年，白雲起於濡水，三日而滅。有司奏云：「天下應太平。」帝問其故，曰：「昔舜時黄雲興於郊野，夏代白雲蔽於都邑，殷代玄雲覆於林藪，斯皆應世之休徵，殊鄉絶域應有貢其方物也。」果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萬疋。其國人稱：「羽山之上，有文石，生火，煙色以隨四時而見，名爲『浄火』。有不潔之衣，投於火石之上，雖滯汙淟涊，皆如新浣。」當虞舜時，其國獻黄布；漢末獻赤布，梁冀製爲衣，謂之「丹衣」。史家云：「單衣今縫掖也。」字異聲同，未知孰是。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火浣布》　《抱朴子》曰：海中蕭丘，常有自生火，常以夏起而秋滅。丘方十里，當火起滿洲，洲上純生一種木，正著此木，雖爲火所焚而不糜，但小焦黑，人或得爲薪者，火之俱如常薪，但不成灰，炊熟則以水灌滅之，后復更用，如此不窮。夷人取此木華績以爲布，其木皮亦剥以灰，炭治以爲布，但麤不及華，俱可以火浣。又有白鼠毛，長三寸許，亦居此洲上，室水中，入火中不燒灼也，其毛又可績以爲布，故火浣有三種。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録》曰：天竺國獻火浣布。

《廣博物志》卷三七　毗騫有燃火之洲，有木可績，是謂火浣之布。《玄覽》。

西域有火鼠之布。束晳《發蒙記》

《宋書》卷九五《索虜傳・粟特》　渡流沙萬里，又有粟特國，太祖世，並奉表貢獻。粟特大明中，遣使獻生師子、火浣布、汗血馬，道中遇寇，失之。

舊題任昉《述異記》卷上　南方有灾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條，至火生，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木以爲薪，燃之不燼，以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酈道元《水經注》卷六　東方朔《神異傳》云：南方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雨猛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色白。時時出火，以水逐而沃之則死。取其毛績以爲布，謂之火浣布。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火浣布》　《南史》曰：南海諸薄國東千餘里，至自然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布，與焦布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污，則投火中，復見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杜佑《通典》卷一八八《邊防四》　毗騫國，梁時聞焉，在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去扶南八千里。【略】

又傳扶南東界即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有燃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有垢汙，則投火，復更精潔。

火山國，隋時聞焉，去諸薄東五千里。國中山皆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燃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爲布，或作燈炷。布若小穢，投之火中便潔。

又有加營國北，諸薄國西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火燃則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爲火浣布。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火浣布》　《梁四公記》曰：有商人賫火浣布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傑公以他事至於市所，傑公遥識曰：「此火浣布也。一是積木皮所作，一是積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傑公所説。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燕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

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三《高言》　硫黄山之南，皆大山焉。火燃山晝夜不息，火中有鼠，時出火邊，人捕之，織其毛爲布造衣，有垢污則火中燃之即潔也。吾得數尺存焉。

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五　國朝西北有二敵，南有交趾，故九夷八蠻，罕所通道。太宗時，靈武受圍，因詔西域若大食諸使，是後可繇海道來。及哲宗朝，始得火浣布七寸，大以爲異。政和初，進火浣布者已將半仞矣。其後□笥而至，大抵若今之木棉布，色微青黯，蓋投之火中則潔白，非鼠毛也。御府使人自紡績，爲巾褥布袍之屬，別本「布」竝作「衣」。多至不足貴。亦可證舊説之譌。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三《外國門下・大食諸國》　大食者，諸國之總名也。有國千餘所，知名者，特數國耳。【略】有勿斯離國，其地多名山，秋露既降，日出照之，凝如糖霜，採而食之，清涼甘腴，此真甘露也。山有天生樹，一歲生粟，次歲生沒石子。地産火浣，有珊瑚。

王楙《野客叢書》卷三〇《火浣布》 嘗見一雜説論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織，未知孰是。僕謂二説皆有之，觀《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又按沈約《宋志》「炎洲在南海中，有猞猁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國，家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焦，得火則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爲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爲布也。

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二《火浣布》 東方朔《神異經》所載，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然。其中有鼠重有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作布。鼠常居火中，時出外，以水遂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緝織爲布，或垢，浣以火，燒之則净。又《十洲記》云：「炎州有火林山，山上有火鼠，毛可織爲火浣布，有垢，燒即除。」其説不一。魏文帝嘗著論，謂世言異物，皆未必真有。至明帝時，有以火浣布至者，於是遂(刻)〔刊〕此論。是知天壤間何所不有，耳目未接，固未可斷以爲必無也。

昔温陵有海商漏船，搜其橐中，得火鼠布一疋，遂拘置郡帑。凡太守好事者，必割少許歸以爲玩。外大父常守郡，亦得尺許。余嘗親見之，色微黄白，頗類木棉，絲縷蒙茸，若蝶紛蜂黄然。每浣以油膩，投之熾火中，移刻，布與火同色。然後取出，則潔白如雪，了無所損，後爲人强取以去。或云，石炭有絲，可織爲布，亦不畏火，未知果否。

曹昭《格古要論》卷下《錦綺論》 火浣布　出西域南炎山，用火鼠毛織者，如染污垢膩，入火燒則潔白。嘗有如錢大者，用銀相週圍留火上燒香。此物甚難得。

陸佃撰、牛衷增輯《增修埤雅廣要》 火浣布　《白帖》：南炎山，人以火鼠之毛緝爲布，浣之於火，振之如雪。後梁冀嘗制爲單衣，方會賓客，冀佯争酒，失盃而汙之，僞怒，解之曰：「燒之。」布得火即燃，及垢盡，火滅燦然潔白，若用灰水洗然。

陸容《菽園雜記》卷五 嘗聞火雞食火，犀食棘刺，野羊剖腹取脂，脂復生。又見《列子》等書，言昆吾之劍，切玉如泥。火浣之布，入火愈鮮。不灰之木，火爇不壞。皆未之信。近日滿剌加國貢火雞，軀大於鶴，毛羽雜生，好食燃炭，駕部員外郎張汝弼親見之。甘肅之西有饕羊，取脂復生。聞之高陽伯李文及彼處奏事人云。然犀之食棘刺，則予所親見也。火浣布，友人凌季行有一縷如指，不灰木譯□劉楩有束帶，以火驗之，信然。由是觀之，切玉之劍，蓋或有之，特未之見耳。

楊慎《升菴集》卷六六《不灰木火浣布》 《太平寰宇記》曰：不灰木，俗多爲筵子，燒之成炭而不灰，出膠州。予親見之，其葉如蒲草，束以爲燎，謂之萬年火把。火浣布出蜀建昌，其白如雪，出於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二物不同，博物者宜知之。

《古今事物考》卷三《珍寶・火浣布》 出西域南炎山，用大鼠毛織者。如染污垢膩，入火燒之，則潔白如故。

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八《方物第一〇》 《周書》記火浣之布，浣必投於火云；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丹鉛録》：火浣布出蜀建昌，其白如雪，出於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

鄺露《赤雅》卷一《卉服》 火浣布，布有三種：畢方麻者，一端數金。祝融木者，一端百金。火鼠毛者，一端千金。

張自烈《正字通》卷五《毛部》 毳　火毳。《後漢書・(外)〔西南〕夷傳》火毳，李賢等註云：火浣布也。梁冀服之。《元史》別怯赤山出石絨。即火浣布。楊慎曰：火浣布，出蜀建昌，白如雪，生石隙中，即《元史》石絨也。又鳥腹毛曰毳。

方以智《通雅》卷三七《布帛》 火毳，火浣布也。又有璅璅，有石絨，有火蠶綿。《神異經》：南荒外火山，有鼠毛作布。《十洲記》：炎洲火林山有火鼠，織其毛爲布。郭氏《玄中記》曰：炎山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而火滅，正、二、三月火不然，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條，至四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行人正、二、三月行過此山，取此木以爲薪，然之無盡，取其皮爲火浣布。《南史》亦載扶南東大漲海，海有二洲，洲有諸薄國。又千餘里有洲，洲上樹生火中，爲火布，今有之，微黄白似木棉絲，垢則投火中即潔。《後漢書・外夷傳》火毳，注云：火浣布也。梁冀服之。《聖證論》曰：漢制舊優曰史利云：初不信，正始中得火浣布，乃信。即此物也。《元史》：別怯赤山出石絨，即火浣布。升菴曰：火浣布出蜀建昌，白如雪，出于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陶九成言回紇野川有木曰鎖鎖，燒之，火不滅不灰，取根製帽，如火鼠布。今火州又出火蠶綿，則璅璅與石絨，與火鼠布，火木布，火蠶綿，蓋五種矣。孟奇以《逸周書》所謂疑雪當之。

《事物攷》卷三《國用》 火浣布　出西域南炎山，用(大)〔火〕鼠毛織者，如

染污垢膩，入火燒之，則潔白如故。

褚人穫《堅瓠集》續集卷三《火浣布不朽木》　《說圃識餘》：廣東林習孔曾示一衣，云是火浣布，乃火山之鼠毛織成者，穢則以火煆之，穢去而衣不焚。蜀中有不朽木，出建昌道，彼中守巡入省，則持以饋僚友，云出于火山，好事者取其木作爐，或以皮揉作繩，雖經烈火，毫無損焉，然以水濡之則易腐，正所謂利於火者不利於水也。

沈自南《藝林彙考・服飾篇》卷一〇《繒帛類》　《雋言》　火毳，見《後漢書》章懷注：火毳，即火浣布也。

《野客叢書》　常見一《雜說》論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織，未知孰是。僕謂二說皆有之，觀《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又按沈約《宋志》：「炎洲在南海中，有猞猁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國，家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焦，得火則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爲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爲布也。《說略》又按，《元史》阿合陁馬言別陁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則又非二物所成矣。

《停驂錄》　火浣布出西域，火鼠毛織之。一云，漲海中有然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土人剝取其皮，紡作布，若垢污，投火中燒之，復精潔。余嘗得方寸作白色，乃焦麻之類，疑後說近之。又南海中有發焚洲，有獸名猞猁，狀如水獺，其頭身及他處了無毛，惟從鼻上竟脊至尾廣寸許有毛，青色，長三四分，土人捕得之，投烈火中，薪盡而此獸不傷。見《抱朴子》。豈火鼠類耶。

《疑耀》　《逸周書》有火浣布，贊火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是白色也。《山海經》云：布出火山國，火中有白鼠毛可作布，敝則以火燒之如新，與《十洲記》同，此即《周書》所稱疑雪者也。《玄中記》又云：南中有炎山，其山有木，取以爲薪，燒之不燼，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是火浣布有二種也。今海外諸國入市嶺南者，往往有之。余嘗見乃灰色者，未及詢其爲木皮爲鼠毛也。今回紇之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不燼，亦不作灰，婦人取根爲帽，入火不焚，亦豈炎山木之類耶。

《閱耕餘錄》　火浣布，諸書所載不同。《異物志》以爲出斯調國南海中有火洲，其上有野火，木生其中，采其皮以爲布也。《搜神記》則云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草木鳥獸皆生於炎火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皋，則其鳥獸之毛也。又《神異經》云南荒之外有火山，其中生不燼之木，火中有鼠，織其毛以爲布也。又《十洲記》炎洲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取其毛緝爲布也。

《丹鉛録》　《太平寰宇記》曰：不灰木，俗多爲筵子，燒之成炭而不灰，出膠州。予親見之，其葉如蒲草，束以爲燎，謂之萬年火把。火浣布出蜀建昌，其白如雪，出於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二物不同，博物者宜知之。《秕言》：今中國武當山有石皮，僅可爲巾，亦入火不然。蓋亦火浣布之類。

周象明《事物攷辯》卷六《冠裳》　火浣布

梁任昉《述異記》　南方有灾火出，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幹，至火生，草木皆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木以爲薪，燃之不燼，以其皮績之爲火浣布。一名火毳。

明按，《列子》周穆王大征犬戎，西戎獻火浣布，浣之必投于火。又按《十洲記》云：南荒外國有火山，火中有白鼠，土人以水沃之則死，取其毛織之以爲布。然則火浣布固有二種也。

陸廷燦《南村隨筆》卷一《火浣布》　鄺露《赤雅》：「南方火浣布，有三種：單方麻者，一端數金。祝融木者，一端百金。火鼠毛者，一端千金。」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下《火浣布》　東方朔《神異經》所載：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然，其中有鼠，重百餘斤，毛長二尺許，可作布。鼠常居大火中，時出外，以水逐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緝織爲布，或垢，浣以火則淨。魏文帝嘗著典論，謂世言異物，皆未必真有之。至明帝時，有以火浣布至者，是知天壤間何所不有，耳目未接，固未可斷以爲必無也。戊子歲，友人高文伯自金陵來，示余火浣布一方，色微白，以手撫之，則餘粉染指，如青蝶翅。投之熾火中，移刻布與火同色，然後取出則潔白如故，了無所損。嗟之，微有羶氣，正類鼠毛織成。

王棠《燕在閣知新録》卷二七《火浣布》　《傅子》曰：漢桓帝時，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嘗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僞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燁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鳥獸草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皋，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絶。至魏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絶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有《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朝門之外，與太學石經永示來世。至是西域復獻火浣布，于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東方朔《神異經》

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至十里，其中皆生不燔之木，晝夜火燒，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長數尺餘，毛細如絲，可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續其毛織以爲布。《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污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此上皆裴松之所注《三國志》火浣布事實也。一以爲火鼠之毛所織，一以爲火州之木皮所織，一以爲潔白，一以爲小青黑，松之亦無灼見。按周穆王征西戎時，西戎已獻火浣之布，事出《列子》。又《抱朴子》曰：海中蕭丘有自生火，春起秋滅，生一種木，雖爲火所焚而不糜，但小焦，里人或以爲薪，但不成灰，炊熟水灌滅之，後復更用，如此不窮，夷人取此木葉績以爲布，俱可以火浣。又有白鼠，毛長三寸許，亦居北州上空木中，入火中不燒灼也，其毛可爲布。故火浣有三種。又《梁四公記》云：有商人齎火浣布爲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傑公以他事至于市所，傑公遥識曰：此火浣布也，一是績木皮所作，一是績鼠毛所作。以告商人，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爇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棠按，此布一爲木皮，一爲木葉，一爲鼠毛，故《抱朴子》稱有三種，而木堅毛柔，又足爲木鼠之分，因詳列于此，言火浣布者，由此推測可以知其故矣。

厲荃《事物異名録》卷二五《布帛部》 火浣布

火毳 《雋言》：火毳兒《後漢・西南夷傳》火毳，即火浣布也。

石絨 《庶物異名疏》：《元史》：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燃。楊升菴云：火浣布出蜀建昌，其白如雪，出於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

李調元《南越筆記》卷五《潮布》 潮陽産絨布，極重密，足蔽風雨，俗稱潮布，行用遠近。《梁四公説》南海商人賫火浣布二端，傑公遥識之曰：此火浣布也。一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績鼠毛所作。以問商人，具如傑公之説。因問木鼠之異，曰：木堅毛柔是異也。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一五〇《物産》 西山滑石根，名之曰不灰木，以之爲粗布，不畏火，今西山有之。《析津志》。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〇《火浣布》 《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神異經》云「南方有火山，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色白，績作布。若汙，以火燒之則清潔」。《太平廣記》載《梁四公記》云「南海商齎火浣布三端，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績鼠毛所作，木堅毛柔」。《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萬震《南州志》云「大秦海中斯調（州）〔洲〕上有木，冬月往剥取其皮，績以爲布，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汙，入火中，便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間）〔問〕門樹皮也」，單字還音。又引《括地志》云「火山國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梁任昉《述異記》云「南方炎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葉，至火生時，草木葉落，取木皮績之，爲火浣布」。明鄺露《赤雅》云「苗中火浣布有三種，一畢方麻，一祝融木，一火鼠毛」。其用之者，《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傅子》曰「長老説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佯汙之，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也」。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火浣布，若木棉布，色青黳，投火中則潔白。宣和、政和以後，益篤而至御府，紉爲巾裒裙袍之屬。蓋東漢時始至中國，宋時則尋常南貨矣」。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云「火浣布，色微白，以手拊之，則餘粉染指，如弄蝶翅。此則木皮所績，餘脂猶在，亦常物。今四川越嶲廳番地五蠻山石縫中有草根，名不朽木。其性純陰，織成布，用火浣」。《四川通志》云「窮人乃用之也」。《抱朴子・論仙》云魏文帝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今案：文帝謂世稱火鼠毛爲布，垢則火浣如新者，妄也。火無生育之性，鼠焉得生其間，爲《典論》刻之太學。明帝世，有奉此布來貢者，乃刊去此碑。而《列子・湯問篇》云「周穆王征西戎，得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布浣則投之火，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也。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評理哉」。《列子》，笘人王浮、葛洪以後書也，以《仲尼篇》言聖者，《湯問篇》言火浣布知之。

王培荀《聽雨樓隨筆》卷六 火浣布出越嶲廳，番地五蠻山，石縫内生草，其根名不朽木，番民取以捻綿，織成布，質甚粗，性純陰，入火不然，取以抹几，染油穢，投火中即有焰騰起，取出，穢净而布無恙。第燒一二次，布色如灰，三次即質鬆，隨手可裂。「幅短知難作襪材，火攻渾欲化劫灰。誰知小草能堅耐，也似精金百鍊來。」「清白何嫌質理粗，頻經除穢未沾污。笑他羅綺矜花樣，敢向洪爐一試無。」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火浣布》 莊芝階舍人仲方。自蜀中歸，攜火浣布一方，遍示同人，質厚且粗。以手捫之，泠泠然冷濕憯膚，雖入火不燃，而見焰則黑，並無愈濯愈潔之説。考火浣布有三：最上者火鼠之毛所織；其次

火木之皮所織，紋理細膩，並出海南諸國；最下則蜀中建昌所出，名曰石絨，生巖隙間，土人采以爲布，能去諸物之垢，不可爲衣，芝階所攜，即此是也。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火浣布》　《格古要論》：「火浣布出西域南炎山，用火鼠毛織者，如染污垢膩，入火燒之，則潔白如故，西漢梁冀有之。」

史夢蘭《止園筆談》卷八　石絨，不灰木也，見《元史・阿合馬傳》。此木織爲布，火不能然，與今遷安所産可作火爐者，別是一種。

郭柏蒼《閩産録異》卷一《貨屬・火浣布》　臺灣生番所着之褲中，有火浣布，今呼「桶布」。番婆赤體，其褲無縫，周遭如桶，故名。垢時，以火灰煨之，即净。

《閩小紀》：「予在敢園，謝茂才爾將出布一縷，以火焚之，色盡赤，以爲灰矣；火滅，布如故。爾將云：『即火浣也。』二十年前，閩中多有見之，亦不甚貴。今不可得矣。乃知海外有此一種。昔人以爲炎山木皮所織；又以爲火鼠毛者；以爲木皮者近是。以其色似麻苧，不類褐罽也。」

蒼按：此即「桶布」之類。

鄭光祖《醒世一斑録》卷三《物理》　不朽木，出四川越嶲廳番地，土人捻其根棉織成布，染垢雖可以火代浣，然燒一次壞一次，經四五次而全毀矣，故不足重。

帛分部

帛綜合

題解

《書・禹貢》 兗州：厥貢絲漆，厥篚織文。孔安國傳：織文，錦綺之屬。

《史記》卷二《夏本紀》 濟、河惟沇州。【略】其篚織文。裴駰集解：孔安國曰：「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

淮海維揚州：【略】其篚織貝。裴駰集解：孔安國曰：「織，細縿也。」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第八上》 沛、河惟兗州。【略】厥棐織文。顏師古注：「織文，錦綺之類，盛於筐篚而獻之。」

《漢書》卷四一《灌嬰傳》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顏師古注：「繒者，帛之總名。」

《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 莽欲以虛名說太后，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顏師古注：「繒練謂帛無文者。視謂曰示。」

史游《急就篇》卷二 縵顏師古注：縵，無文之帛也。

繒顏師古注：繒者，帛之總名，謂以絲織者也。

帛蟬。顏師古注：帛若今言白練者也。帛，總言諸繒也。蟬，謂繒之輕薄者，若蟬翼也。

史游《急就篇》卷四 齊國給獻素繒帛。顏師古注：齊，師尚父所封，秦置郡，漢爲國，封諸王，都臨菑，今青州。素，白綵繒也。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李賢等注：紈，素也。冰，言色鮮絜如冰。縠，紗也。方空，紗薄如空也。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齊有三服官。李斯云：阿縞之衣。引徐廣曰：齊東阿縣，繒帛所出。今鄆州。《地理志》齊地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班倢伃《怨歌》：「新裂齊紈素。」貢禹言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

許慎《説文》七篇下《巾部》 幣，帛也。段玉裁注：帛者，繒也。《聘禮》注曰：幣，人所造成以自覆蔽，（作幣者誤）謂束帛也。愛之斯欲飲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从巾，敝聲。

帗，幦裂也。段玉裁注：謂殘帛裂也。《急就篇》曰：帗敝囊棄不直錢。《方言》：器破而未離，南楚之間謂之帗。聲同義近。亦作帴。从巾，匕聲。

幦，殘帛也。段玉裁注：《廣韵》曰：幦縷桃花。《類篇》曰：今時剪繒爲華者。按與碎音義略相近。从巾，祭聲。

幹，正褊裂也。段玉裁注：从各本作耑，今正。《衣部》曰：褊，衣正幅也。此謂帛之正褊，以別於上文帗謂殘帛之裂。從巾，俞聲。

許慎《説文》七篇下《帛部》 帛，繒也。段玉裁注：《糸部》曰：繒，帛也。《聘禮・大宗伯》注皆云：帛，今之璧色繒也。从巾，白聲。凡帛之屬皆从帛。

許慎《説文》八篇上《衣部》 裂，繒餘也。段玉裁注：《巾部》曰：帗，幦裂也。幦，殘帛也。幹，繒端裂也。《內則》曰：「衣裳綻裂。」《方言》曰：南楚凡人貧衣被醜敝，或謂之褸裂，皆繒餘之意。引伸爲凡分散殘餘之偁，或假列爲之。《方言》曰：列，餘也，晉衛之間曰列。《齊語》：戎車待游車之裂。韋注云：裂，殘也。古作褕，通作列。从衣，列聲。

許慎《説文》一三篇上《糸部》 繒，帛也。段玉裁注：七篇《帛下》曰：繒也，是爲轉注。從糸，曾聲。

縉，繒也。從糸，晉聲。

緊，斡衣也，從糸，殹聲。一曰赤黑色繒。段玉裁注：赤當依《玉篇》作青。《巾車》：「王后安車，彫面緊總。」注曰：緊讀爲鳧鷖之鷖。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鄭司農說也。

顧野王《玉篇》卷二一《黑部》 皦他狄切，又大的，戶育二切【略】青黑繒也。

顧野王《玉篇》卷二七《糸部》原本 繅【略】又子老切，雜文也。繰文古。

繅【略】子老切，【略】繰文古。

原本【略】又音子老反。《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五采繅」，鄭玄曰：繅，襍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垂之延前後各十二，所謂前後遂延者也。鄭衆曰：繅當爲繰。繰，今字也，繅，古字也，同音。又曰：王執大圭，繅藉五采，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繅三采。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繅二采。鄭玄曰：有采文，所以薦玉也。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野王案：冕流玉繅，《說文》爲璗字，在《玉部》。朝覲繅席，爲藻字，在艸部。今禮家通爲此字，亦爲繰字。

繰《字書》古文繅字。

繒似陵、似登二切，帛也。

原本似陵、似登二反。《説文》：「帛總名也」。絳，《説文》：「籀文繒字。」揚雄以爲漢律，宗廟祠丹書告曰也。

縈苦禮切，緻繒也，戴衣也。

原本苦體反。《説文》：「緻繒也。一曰，徽幟信也。有縈」。《聲類》：一曰戴衣也。

縉胡貴切。

原本胡貴反。《説文》：「縉，繒也。」

綱烏何切，細繒也。

原本遏何反。《子虚賦》：「被綱縐，揄紵縞。」《漢書》音義曰：綱，細繒也。

繄於兮切，青黑繒。

原本於奚反。《周禮》：「安車繄總。」鄭衆曰：繄，青黑色也。【略】《説文》：「戴徽也。一曰，赤黑色繒也。」發語聲爲繄字，在言部。

縞音臘，繒也。

顧野王《玉篇》卷二八《巾部》 幣婢制切，帛也。

幦先例切，殘帛也。又音雪。

帩力制切，帛餘也。帑同上。

帢丁皎切，帢帑，繒頭也。

帑思俱切，帢帑也。亦作繻。

幹子内切，五綵繒。

帢古洽古沓二切，市也或作韐。

顧野王《玉篇》卷二八《帛部》 帛步百切，繒帛也。

緇他敢切，青黑繒。亦作緗。

裨如廉切，緣也，婦人上服也。

襈士春切，緣飾也，重繒也。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六《妙法蓮華經第二卷》 繒在陵反　下古文統同，音曛。《説文》：「繒，帛也。」《爾雅》：「通五色皆曰繒。」《三蒼》：雜帛曰繒是也。

丁度《集韻》卷一《支韻》 繩繒屬。

纆、繩、絕、絕【略】一曰，繒屬。或作繩、絕、絕。

絕絕綸、繒美皃。

丁度《集韻》卷一《脂韻》 紕、絓篇吏切，繒欲壞。或作絓。

編繒屬。

丁度《集韻》卷一《之韻》 絡斷繒也。

丁度《集韻》卷二《虞韻》 紑繒色鮮。

韻帎韻，繒頭也。

繻、緰、輸、綸《説文》「繒采色」，一説，帛邊也。漢制以爲關門符信。或从俞，亦作輸。

絑【略】一曰，赤色繒。

輸、緰裂繒曰輸。或从糸。

丁度《集韻》卷二《齊韻》 繄【略】一曰，赤黑繒。

丁度《集韻》卷三《宵韻》 繰帛如紺色。

緰帛也。

丁度《集韻》卷三《戈韻》 羅良何切。【略】一曰，帛之美者。

丁度《集韻》卷三《麻韻》 帊殘帛。

丁度《集韻》卷三《陽韻》 綡繩也。

丁度《集韻》卷四《蒸韻》 綟息淩切，綟繒也。

丁度《集韻》卷四《登韻》 繒帛也。

丁度《集韻》卷四《侠韻》 緁帛青赤色。

丁度《集韻》卷四《幽韻》 縈縛也。

丁度《集韻》卷四《鹽韻》 緣、綅繒名，白經黑緯。一曰，綫也，或作綅。

丁度《集韻》卷四《銜韻》 纔帛青色。

纔帛雀頭色。

丁度《集韻》卷五《齊韻》 緀、紕帛文。或从此。

丁度《集韻》卷五《海韻》 綵繒也。

丁度《集韻》卷六《筱韻》 帢帢帛，繒頭也。

丁度《集韻》卷六《皓韻》 縞【略】一曰細繒。

丁度《集韻》卷六《帾韻》 轣裂繒。

縒想可切，繒鮮絜謂之縒。

丁度《集韻》卷六《馬韻》 紓（繒）（繒）紕皃。

丁度《集韻》卷六《馭韻》 幣繒未練也。

丁度《集韻》卷七《至韻》 織，織文也。

丁度《集韻》卷七《志韻》 織、結、紱，織文也。或作結、紱。

丁度《集韻》卷七《遇韻》 帎，帛也。

丁度《集韻》卷七《御韻》 輸，殘帛也。

丁度《集韻》卷七《霽韻》 繫，【略】一曰，赤黑繒。

丁度《集韻》卷七《祭韻》 幣，所例切，帛餘。

丁度《集韻》卷七《祭韻》 帨、𢄂，帛餘也。或作𢄂。

丁度《集韻》卷七《隊韻》 綷，會五采繒也。

丁度《集韻》卷七《廢韻》 纊，立廢切，𦁤。《周禮》「朱總」，鄭康成曰：故書總或爲纊。李軌讀。

丁度《集韻》卷七《換韻》 縓，帛赤黃色。

丁度《集韻》卷八《霰韻》 縳，文繒。

丁度《集韻》卷八《綫韻》 縳，雙縛緻繒也。紡熟絲爲之。

縛，外絹切，繒也。

丁度《集韻》卷八《笑韻》 帩，縛也。

縹，帛青白色。

丁度《集韻》卷八《號韻》 縞【略】一曰，帛已湅矸者曰縞。武玄之說。

紵，繒帛有毛刺者。

丁度《集韻》卷八《證韻》 繒，帛也。

丁度《集韻》卷八《宥韻》 紑，雜色繒。

丁度《集韻》卷九《屋韻》 縚，《說文》青黑繒發白色。

丁度《集韻》卷九《質韻》 縪，黃色繒。

丁度《集韻》卷九《月韻》 縎，繒壞也。

丁度《集韻》卷九《沒韻》 紺，繒類。

丁度《集韻》卷九《鎋韻》 䭫，帛細者。

丁度《集韻》卷九《薛韻》 幭，幭幯，今時翦繒爲華。

丁度《集韻》卷一〇《葉韻》 緤，繒帛番數也。

丁度《集韻》卷一〇《葉韻》 紗，繒屬。

司馬光《類篇》卷二一《巾部》 帎，符遇切，帛也。

司馬光《類篇》卷二一《帛部》 䭫，乎括切，帛細者。又古刹切。

司馬光《類篇》卷二三《衣部》 幣，毗祭切，帛也。幣或从衣。

司馬光《類篇》卷三七《糸部》 繡，章移切，繒屬。

纆，繩，純，商支切，【略】一曰繒屬。或作繩、純、纆。

縲，縲求於切，【略】一曰紑名。或作梨。

紃，鍾輸切，《說文》「純赤也」。引《虞書》「丹朱如此」。一曰赤色繒。又追輸切。

純，莊持切，帛黑也。又主尹切，緣也。

繡，章移切，繒屬。

緰，餘招切，帛也。

緰，思廉切，繒名。白經黑緯。

緰，思廉切，繒名，白經黑緯。一曰綫也。

緂，七感切，淺紺繒。

綵，此宰切，繒也。

繩，基位切，繒也。

縵，堂練切，文繒。

縛，樞絹切，雙縛緻繒也，紡熟絲爲之。又柱戀切，束也。《周禮》「百羽爲縛」。又規掾切，《說文》「繒如麥稍」。又古倦切，《說文》「鮮色也」。又升絹切，繒也。

紵，莫報切，繒帛有毛刺者。

紑，女救切，雜色繒。

縲，力質切，黃色繒。

紗，實攝切，繒屬。

戴侗《六書故》卷三〇《工事六》 繒，疾陵切。《說文》曰：「帛也。」《記》曰：「列祭祀燅繒。」《說文》曰：「絟，籀文。從宰省。」

戴侗《六書故》卷三一《工事七》 帛，薄陌切。《說文》曰：「繒也」。素繒也。

李時珍《本草綱目・服器部》卷三八《帛》【釋名】〔時珍曰〕素絲所織，長狹如巾，故字從白巾。厚者曰繒，雙絲者曰縑。後人以染絲造之，有五色帛。

周祈《名義考》卷一一《紗、縠、綾、綺》 師古曰：紡絲而織，輕者爲紗，皺者爲縠。《說文》：綾，紑也。綺，繒也。紗即今紗，縠即今皺紗，輕紗又謂之絹。綾即今綾綺，今細綾紑素亦謂之絹，繒亦謂之帛。今言段者，紑繒之堅美者，古無段之稱，其曰段者，猶言端疋也，今人妄從絲作緞，非是。

張自烈《正字通》卷三《巾部》　帛蒲格切，音白。《説文》：「繒也」又幣帛。《書・舜典》「五玉、三帛」，鄭玄曰：帛所以薦玉，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白繒。蔡傳曰：五玉，五等諸侯所執，即五瑞。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黄，所以爲質而見者此也。又古者制帛，其長丈八，其束十端，或素或玄纁，色不同。縣璧識道曰：大祀用幣，皆一丈八尺爲度，一象陽，八象陰，寓陰陽不測也。禮聘束帛用二丈爲端，則寓偶數。色尚玄纁，玄天色，纁地色，天地偶合也。又宋王君玉《國老談苑》：王曰在中書，祥符末，内帑災，縑帛幾盡。三司使林特請和市于河外，章三上，曰悉抑之，特率屬僚訴于宰府，且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影國弱于四方。」居數日，外貢駢集，受帛四百萬，蓋且先以密符督之也。又《杜陽編》：唐寶臧庫有澄水帛，貢自外國，細似布，明薄可鑒，以水醮之，則寒氣蕭瑟，可圖暑。又姓。具《神仙傳》帛和。晉帛道安學于佛圖澄，改姓釋。《水經注》：灘水西有帛仲理墓，題碑曰仲理，名遠，益州巴郡人。又舊註叶僕各切，音薄。《禮運》：「以享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又曰：「疏布以(幕)〔冪〕，衣其澣帛，醴酸以獻，薦其燔炙。」炙音勺。按《禮記》不盡諧韻，帛不必音薄與酪炙叶，此沿《韻會》而誤也。今江北滁、和方言皆讀白爲博，帛亦有薄音，引《禮運》定叶音，泥。

張自烈《正字通》卷五《殳部》　段多貫切，音鍛鍊。【略】團，去聲。體段，片段。帛二曰緝，分而未麗曰匹，既麗曰段。《古詩》：「夫人贈我錦緗段」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糸部》　紈，材字之譌，舊註音緇，黑色繒，與紂義近，譌從犬，非。

紈，户暉切，音完。薄繒也。又先韻，音玄。陸機《羅敷歌》：「紡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葬春服成，粲粲綺與紈。」《説文》「素也」，義未詳。按《淮南子》：「羿繳羅紈，古詩「被服紈與素」。班婕妤《詠扇詩》：「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皆分爲二物。紈扇似今宫扇，以輕紗爲之，紈當是縠屬。舊註沿《正韻》引《説文》汎訓素，非。紈無結義，訓結尤非。从丸，本作紈，篆作紈，俗作紈。

素音蘇。《齊風》「充耳以素乎而」，叶下傘。傘音孚。古《上山采麋無詩》：「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本作𦁤，篆作𦁤，从糸从垂，取潔白緻繒意。《舉要》別作𦁤，非。

綃，先彫切，音宵，生絲薄繒，一曰綺屬。戴侗曰：《士昏禮》「姆，纚笄宵衣」，康成云：宵讀如「素衣朱綃」之綃。《魯詩》綃爲綺屬也。姆亦玄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別爾。《饋食禮》「主婦纚笄宵衣」，康成云：綃，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玄宵衣」。侗按，《詩》無「素衣朱綃」，康成于《士昏禮》、《饋食禮》一作綃，一作宵，必有一誤，一以爲領，一以爲衣，未免自相舛。綃，蓋輕薄之物，下有素衣，以此加其上，猶「衣錦尚絅」也。按，戴氏駁正鄭註甚確，《儀禮》綃作宵，因綃、宵聲近而誤，凡經傳字譌義舛者，可以類推。

縰，舊註音蹤，絨屬。按《説文》「縰，絨屬。从糸从從省」，足容切。篆作𦁤，「絨，采彰也」。《糸部》無絨字，舊註絨譌作絨，非。又《説文》：「縰，緩也。一曰舍也。从糸從聲」。足用切。篆作𦁤，與縰分爲二。或曰，縰雖从從省，義與縰通，兼平上公三聲，縰當爲縰字省文，從本作从，亦作訟，隸作從。縰之从從，與縰之从從省一也。《説文》「从，相聽也」，自雍切。「從，隨行也」，慈用切。分二義二音，迂泥甚。縰之與縰異，猶從訟之與从異，皆《説文》同字分訓之誤。《六書本義》从訟從縰，轉聲通義合爲一，益信《説文》非定詁，縰肆、縰横、指縰之縰，或借從，安見縰之必别于縰。《集韻》縰古作縱，譌作縰。《説文》謂縰从從省，亦非。

縑，經天切，音兼。《説文》：「並絲繒也」。《廣韻》：絹也。唐劉玄佐貴爲將相，其母月織縑一端，示不忘本也。《六書故》、《淮南子》：素之質白，縑之性黄。侗謂縑疑當作兼。二丈爲端，二端爲匹，爲兩爲兼，兼、匹、兩之義一也，今人猶以匹爲兼。按《淮南》所云縑，即今生絲絹。《説文》所云縑，即今雙絲絹。縑自是繒之别名，字从兼，不必牽合端匹，改爲兼也。

縞，古老切，音槁，繒之白者，縞粗于素。《禮・玉藻》「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註：縞生絹，素熟絹。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也，謂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之，既祥祭之後所服也。《王制》「服人，縞衣而養老」，註：縞生絹，亦名素。此縞衣則謂白布深衣也。《小爾雅》謂繒之精者曰縞，縞之粗者曰素，皆臆説，不足信。又《左傳》：「吴季札聘于鄭，見子産，與之縞帶，《史・漢高紀》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謝惠連《雪賦》：「萬頃同縞」又效韻，音告。韓愈《薦士詩》：「青冥送吹噓，强箭射魯縞」叶上悼下帽。

繡，息救切，音秀。【略】又嘯韻，音笑。《詩・唐風》「素衣朱繡」，叶上皓、下鴯、憂、鴯、居號反，憂，一笑反。《韻補・嘯韻》繡註：《儀禮》「纚笄宵衣」，註云：《詩》有「素衣朱宵」，《禮》繡黼丹中朱衣」，鄭註：繡讀爲綃，綃、繒名也。繡、宵、綃三字皆當讀如肖。按，繡有秀、肖二音，《詩》本作繡，《儀禮》譌爲宵。繡雖讀綃，綃非同繡，繡非繒名也。《毛詩古音考》載吴説，非。

絛，直紹切，音鞗，【略】又繒長者，曰絛。

絳，縮文繒，從辛省，本作絳，篆作𦁤。

綅，七星切，音侵。【略】繒名，白經黑緯。又鹽韻音逮，義同。本作綫，篆作𦁤。

綃，余六切，音育。《説文》：「帛青經縹緯」本作綃，七出，篆作𦁤。

綵，倉宰切，音采，繒。

綵，女救切，紐去聲，雜色繒。

綢，烏貫切，音位，繒也。《舉要》綢、綰同。

綜述

《書・舜典》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孔安國傳：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子執玄，附庸之君執黃。

《周禮・地官・媒氏》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周禮・春官・肆師》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

《周禮・春官・典命》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

《周禮・冬官・考工記・玉人》 繼子男執皮帛。

《禮記・王制》 七十非帛不煖。

《禮記・月令》 季春之月，【略】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禮記・內則》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略】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

《禮記・玉藻》 士不衣織，鄭玄注：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

《禮記・喪大記》 凡陳衣不詶，非列采不入。

《禮記・坊記》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

《儀禮・聘禮》 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鄭玄注：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略】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鄭玄注：祝釋之也。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賈公彥疏：「釋幣」至「下出」，注「祝釋」至「八尺」。釋曰：知祝釋幣者，案《曾子問》：君亮而出子生，大祝禪冕執束帛，升自西階，命無哭。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奠幣於殯東。則知此亦大祝釋之可知也。云「凡物十曰束」者，案《昏禮》「玄纁束」，則每卷二丈，自餘行禮云束者，每卷一丈八尺爲制，幣帛錦十卷者皆名束，至於脯十脡亦曰束，故云「凡物十束」也。云「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者，言「率」皆如是也。「玄三纁二」者，象天三覆地二也。云《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者，純謂幅之廣狹，制謂舒之長短，《周禮》趙商問只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大廣非其度。鄭志荅云：古積晝誤爲四，當爲三，三爬則二尺四寸矣。《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爲制，合卷爲匹也。【略】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鄭玄注：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繒也。【略】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略】賓

魂古惠切，音貴，繒也

緮於欺切，音衣，青黑繒

繒咨登切，音增，帛之通稱

縝蕩見切，音奠，文繒

縞俗字。舊註音臘，繒也　又音獵，繳繒。並泥。

繰則絞切，音早。《說文》：「帛如紺色，一曰深繒」。《六書故》：五采織成也。與璨、璀通。《說文》繰、縿分音殊義。篆作繅。諸《韻書》皆合爲一，舊註汎云同縿，非。互詳後縿註。

縝許列切，賢入聲。《說文》：結也。《增韻》：文繒也。杜牧之詩「花塢團宮禪」。李賀詩「醉縝拋紅網」。蘇軾詩「醉面何因散縝文」皆借義形容語。

隼舊註音率，絓也。【略】又帛也。按《說文・素部》本作糜。滌原隼、絳同，舊註絓也，帛也。誤。

西湖散人《新鐫雅俗珠璣藪》卷七　幣帛綾羅紗、絹、紵絲、紬段，總曰幣帛

周象明《事物攷辯》卷六〇《冠裳》　束帛《賢奕編》：《公羊傳》乘馬束帛。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象地。然則今人以一疋帛爲束帛亦非也。

明按，束帛十端，爲五匹作一束也。

厲荃《事物異名錄》卷二五《布帛部》　繒

阿緆　相如《子虛賦》「被阿緆」，李善註：齊東阿縣繒帛所出，亦曰阿縞。

按：繒即帛之總名。

弋綈　《漢書・武帝紀贊》「身衣弋綈」，師古註：弋，黑色也。綈，厚繒。

平紬　《急就篇》顏師古註：厚繒之滑澤者，今謂之平紬。

零帛

帨子　《廣雅》帨子，裁餘也。《正字通》今采帛鋪謂剪截之餘曰帨子。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繒》　《財貨源流》：「繒，帛之總名。」《演繁露》蔡邕《女誡》曰：「繒貴厚而色尚深，爲其堅韌也。」按，此即厚帛始名繒。

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

《儀禮・聘禮》 擯者出請。賓禓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略】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略】

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荅拜。揖入。及廟門。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略】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庭實設馬乘。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略】凡其實與陳，如上賓。下大夫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皋弁以受，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略】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略】夕，夫人使下大夫皋弁歸禮。堂上籩豆六，設于户東西上，二以並東陳。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醯、黍、清，皆兩壺。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如受饔之禮，儐之乘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於朝。【略】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略】大夫還璋，如初入。賓禓，迎。大夫賄用束紡。鄭玄注：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爲之，今之縛，所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賈公彥疏：「賓禓」至「束紡」。注「賄予」至「至也」。釋曰：此則未知何用之財，若是報享之物，不應在禮玉之上。今言此「束紡」者，以其上圭璋是彼國之物，下云「禮玉束帛」，報聘君之享物，彼君厚禮於此，此亦當厚禮於彼，故特加此束紡，是以鄭云「相厚之至」也。云「賄，予人財之言也」者，案下記云「賄，在聘于賄」，又云「無行則重賄反幣」。鄭注《周禮》云「布帛曰賄」。是賄爲財物，是與人財物謂之賄也。云「紡，紡絲爲之」者，因名此物爲紡。云「今之縛也」者，鄭注《周禮・内司服》亦云「素紗者，今之白縛也」。則此束紡者，素紗也，故據漢法況之。禮，玉束帛乘皮。鄭玄注：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今文禮皆作醴。賈公彥疏：「禮玉束帛乘皮」。注「禮禮」至「作醴」。釋曰：云「禮，禮聘君也」者，此謂報享之物，以其彼持享物來禮此主君，此主君亦以物禮彼君，故云「禮，禮聘君也」。云「所以報享也」者，彼以物享此君，此君亦以物享彼君，《曲禮》云「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今以來而往，是相享之法，故云「報享也」。云「亦言玉璧可知也」者，上交聘宜行享之時，束帛加璧，束錦加琮，今報享物，亦有璧琮致之，故云「亦言玉璧可知也」。此玉則琮也，以其經言玉，故以玉言之。若然，經言束帛兼有束錦矣，案下記云「賄，在聘于賄」，又云「無行則重賄反幣」，則此禮也。皆如還玉禮。【略】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禭乃入。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略】

記，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略】賓於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

《儀禮・覲禮》 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略】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鄭玄注：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於其階。賈公彥疏：「侯氏」至「送幣」。注「儐使」至「其階」。釋曰：云「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者，案《聘禮》使卿用束帛勞賓，賓不還束帛，賓儐卿以束錦。此使者以玉勞侯氏，侯氏還玉，仍亦儐使者，是致尊敬天子之使故也。知「拜各於其階」者，此賓與使行敵禮，若《鄉飲酒》、《鄉射》賓主拜各於其階也。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儐之束帛乘馬。【略】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玄注：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書，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臘、籩豆之實，黍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賈公彥疏：「四享」至「所有」。注「四當」至「致之」。釋曰：自此盡「事畢」，論侯氏行覲禮訖，相隨即行三享之事。【略】云「皆以璧帛致之」者，案《聘禮》束帛加璧，享君。束錦加琮，享夫人。《小行人》亦云「璧以帛，琮以錦」，是五等諸侯享天子與后。此云「璧帛致之」者，據享天子而言，若享后，即用琮錦。但三享在庭分爲三段，一度致之，據三享而言，非謂三度致之爲皆也。凡享者，貢國所有，或因朝而貢，或歲之常貢，歲之常貢則《小行人》云「春入貢」及《大宰》「九貢」是也。因朝而貢者，則《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等是也。皆有璧帛以致之。案《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苮皮，皮虎豹之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略】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鄭玄注：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産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

《左傳・昭公十七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諸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

《公羊傳》卷一《隱公元年》 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何休注：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事。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 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

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略】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

裴駰集解：馬融曰：「三孤所執也。」鄭玄曰：「帛，所以薦玉也。必三者，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張守節正義：孔安國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也。」案：《三統紀》推伏羲爲大統，色尚赤。神農爲地統，色尚黑。黃帝爲人統，色尚白。少昊、黃帝子，亦尚白。故高陽氏又天統，亦尚赤。堯爲人統，故用白。二生一死爲贄，如五器，卒乃復。

《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 令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

《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 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裴駰集解：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爲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顏師古注：如淳曰：「紈，白熟也。純，緣也，謂條紐之屬也。麗，好也。」臣瓚曰：「冰紈，紈細密堅如冰者也。純麗，温純美麗之物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絜如冰者也。紈，素也。綺，文繒也，即今之所謂細綾也。純，精好也。麗，華靡也。號爲冠帶衣履天下。

《小學紺珠》卷九《制度類》 三帛　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舜典》注。

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用白繒。鄭氏注。

《史記》卷三〇《平準書》 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孔)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

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漢書》卷四《文帝紀》 〔元年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陷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其爲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顏師古注：絮，綿也。【略】

〔十一年三月〕，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稟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漢書》卷五《景帝紀》 後元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顏師古注：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絛是也。組者，今綬紛絛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絛，會也。會五采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紅讀曰功。絛音子內反。絛音它牢反。」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略】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書》卷六《武帝紀》 元狩元年夏四月，丁卯，詔曰：「【略】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來，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聲聚』。」

《漢書》卷八《宣帝紀》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教

吏謹視遇，毋令失職。」

《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上》　理民之道，地著爲本。【略】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漢書》卷四八《賈誼傳》　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略】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顏師古注：服虔曰：「如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襻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裳，其上爲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顏師古注：「黼者，織爲斧形。繡者，刺爲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顏師古注：「綈，厚繒也。」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略】

元初五年秋七月，丙子，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戹，朝廷躬自菲薄，去絶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穀，著珠璣。顏師古注：「綺，文繒；穀，紗也。」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褒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後漢書》卷三〇《輿服志下》　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穀繒，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上五色采，青絳黃紅綠。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黃紅綠。賈人，緗縹而已。

《後漢書》卷六二《荀爽傳》　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略】

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

桓寬《鹽鐵論》卷一《力耕第二》　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繢，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贏驢駏驉，衔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爲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桓寬《鹽鐵論》卷六《散不足第二十九》　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裹枲表，直領無褘，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縫繡羅紈，中者素紈冰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貴倍縑，縑之用倍紈也。

桓寬《鹽鐵論》卷九《論功》　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褘曲襟之製，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纖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

班固《白虎通》卷一〇《嫁娶》　《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雁爲贄。納徵用玄纁，不用雁也。【略】納徵玄纁束帛離皮。玄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禮・昏經》曰：「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雁，納徵用玄纁、束帛、離皮。」《昏禮》注：「用玄纁者，象陰陽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公羊》莊二十二年注：「唯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玄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士大夫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是也。庶人止用緇，故《周禮》言「紂帛」，注：「婦人陰，故用紂。」是也。隱元年《公羊》注亦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離、儷通。《曲禮》：離坐離立，注：「離，兩也。」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公羊》莊二十二年注：「《春秋》質也。」《路史》注引：「離皮，雙皮也。」《婚禮》：「鹿皮爲可裘服，不忘本也。」

王符《潛夫論》卷三《浮侈第一二》　或裁好繒，作爲疏頭，令工采畫，雇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繒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繒佩之。或紡綵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繒絲，縈悸小民。或剋削綺穀，寸竊八采，以成榆葉、無窮、水波之紋，碎刺縫紩，作爲笥囊、裙褶、衣被，費繒百縑，用功十倍。此等之儔，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

日，毀敗成功，以完爲破，以牢爲行，以大爲小，以易爲難，皆宜禁者也。

佚名《西京雜記》卷一《几被以錦》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以象牙爲火籠，籠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以洒爲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爲硯，亦取其不冰。夏設羽扇，冬設繒扇。公侯皆以竹木爲几，冬則以細罽爲橐以憑之，不得加綈錦。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綵》 蔡邕《女誡》曰：禮，女始行服，縓七絳也，上正色也，紅紫不以爲褻服，緗綠不以爲上。繒貴厚而色尚深，爲其堅紐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五・帛》 《法言》曰：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書，絲人不足於夜，此謂惡政也。

《三國志》卷九《魏志・夏侯玄傳》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略】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餙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黄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彫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羅》 魏文帝詔曰：江東爲葛，可寧比羅紈綺穀。

《魏志》：自公侯已下，大夫已上，皆服綾錦綺羅金縷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也。

《三國會要》卷一二《禮六・輿服》 太祖雅性節儉，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世語》：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

《晉書》卷二一《禮志下》 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禮納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玄纁如故。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璋，官爲具致之。」尚書朱整議：「案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惟給璋，餘如故事。」【略】

孝武納王皇后，其禮亦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惟納徵羊一頭，玄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鄭玄所謂五雁六禮也。

《晉書》卷九〇《王宏傳》 太康中，代劉毅爲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綈及綺繡錦繢。

《文選・左思〈魏都賦〉》 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緜纊房子，縑總清河，若此之屬，繁富移禍夠，古侯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李善注：柏斌曰：襄邑屬陳留，舊有服官。《中都賦》曰：朝歌羅綺。又房子出御緜，清河出縑總。清河，一名甘陵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纊，細緜。《廣雅》曰：總，絹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綵》 摯虞《決疑》曰：古者男子皆衣綵，有故乃素服。秦漢以來，服色轉變，今惟朝廷五服用綵。

《宋書》卷一五《禮志二》 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唯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值參分初創，方隅事多，皇輿亟動，略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宋書》卷一六《禮志三》 文帝元嘉三年，車駕西征謝晦，幣告二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略】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王制》，天子巡狩，『歸，假于祖禰』。又《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至。』天子諸侯，雖事有小大，其禮略鈞，告出告至，理不得殊。」

《宋書》卷五六《孔琳之傳》 桓玄輔政爲太尉，以爲西閤祭酒。桓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其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

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肄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賈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敝，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略】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治之士，莫不以爲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略】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

《宋書》卷八二《周朗傳》　世祖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録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略】凡天下得治者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虚，民之耳目，既不可誑，治之盈耗，立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賈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裾之長，可分爲二，兒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瞬睨。宫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先宫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爲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穀羅，奇色異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

《南齊書》卷一《高帝紀上》　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太祖輔政，罷御府，省二尚方諸飾玩。至是又上表禁民間華僞雜物：不得以金銀爲箔，馬乘具不得金銀度，不得織成繡裙，道路不得著錦履，不得用紅色爲幡蓋衣服，不得翦綵帛爲雜花，不得以綾作雜服飾，不得作鹿行錦及局脚榻柏床、牙箱籠雜物，綵帛作屏部，錦緣蔗席，不得私作器仗，不得以七寶飾樂器又諸雜漆物，不得以金銀爲花獸，不得輒鑄金銅爲像。皆須墨敕，凡十七條。其中宫及諸王服用，雖依舊例，亦請詳衷。

《南齊書》卷三《武帝紀》　上剛毅有斷，爲治總大體，以富國爲先。頗不喜遊宴、雕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臨崩又詔「凡諸遊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麗。金粟繒纊，弊民已多，珠玉玩好，傷工尤重，嚴加禁絶，不得有違准繩」。

《魏書》卷六二《李彪傳》　彪又表曰：【略】今四人豪富之家，習華既深，敦樸情淺，未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木被文繡，僭度違衷者衆矣。【略】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爲可勝言哉！【略】前志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此言雖略，有達治道。臣之瞽言，儻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

《魏書》卷九四《閹官傳・仇洛齊》　魏初禁網疏闊，民户隱匿漏脱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户民樂葵因是請採漏户，供爲綸綿。自後逃户占爲細繭羅穀者非一。於是雜、營户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民多私附，户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

《魏書》卷九九《張祚傳》　自署涼王，立宗廟，置百官，號和平元年。【略】禁四品以下不得衣繒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車馬。百姓怨憤。

杜佑《通典》卷九《食貨九》　〔齊〕武帝時，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兹。稼穡艱劬，斛直數十，機杼勤苦，疋纔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帥所上，咸是見直。東間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圓大，以兩代一，困於無所，鞭捶質繫，益致無聊。」梁初，唯京師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

許嵩《建康實録》卷一三《宋下・世祖孝武皇帝》　孝建元年春正月壬寅，詔中書録事參軍周朗獻讜言，曰：「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盡使修武。女子十五不嫁，宜坐家人。地堪滋養，悉種麻稻，巷陌悉樹桑柘，列庭皆植竹栗。宫掖金翠，工人奇伎淫器，皆請焚之。錦繡羅穀，小民皆不得服。帝王子、帝弟，何必長史參軍，但宜置賓師傅官以輔之。」

《册府元龜》卷五〇四《邦計部・絲帛》　宋孝武時，齊庫上絹年調鉅萬疋，綿亦稱此。期限嚴峻，人間貿絹一疋二三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其甚者或自縊死。侍中陳懷文具陳人困，由是薄有所減。江左自晉至陳，其調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緑絹八尺，緑綿二兩二分，丁女並半之。

後魏道武天興中，詔採諸漏户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户占爲紬繭羅，殺者甚衆，於是雜營户帥遍于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户口錯亂。太武始光三年，詔

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孝文延興三年七月，詔河南六州之民，户收絹一疋，綿一斤。先是，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疋，六十尺爲一端，令任服用。後仍漸至濫惡，不依尺度，於是吏立嚴制，令一准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檢察，與同罪。

太和八年，户增帛三疋。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調帛三疋，絮二斤，絲一斤。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增之，以爲官司之禄。後增調外帛滿二疋。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泰〕雍、豫、懷、兗、陝、徐、青、（濟）〔齊〕、濟、南豫、東兗、東徐十九州，貢綿絹及絲，幽、平、并、肆、岐、涇、荆、涼、梁、汾、秦、安、營、豳、夏、光、鄜、東秦、（西）〔司〕州萬年、鴈門、上谷、靈邱、廣甯、平涼郡、懷（化郡）〔州郡〕上郡之長平、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縣，秦州河東之蒲坂、汾陰縣，東徐州東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郡之蓮芍縣，咸陽郡之（雍）寧夷縣，北地郡之三原、雲陽、銅關、宜君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郡之離狐、豐縣，東海郡〔之〕顓榆、襄賁縣，皆以麻布充稅。十年，給事中李沖上言，准古法，立隣里黨三長。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疋，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牛，以此爲降。大率十疋爲公調，二疋爲私調外費，三疋爲内外百官俸。

東魏孝静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六方之衆萬餘人北徙，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以充國之儲。

北齊文宣時，天保中調絹以七尺爲丈，右僕射崔暹言之，乃依舊焉。

武成河清三年定令：率人一（狀）〔牀〕調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折一斤作絲。

後周太祖爲西魏相，創制六官，司賦掌功賦之政，令人自十八以至六十四，與輕癃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單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單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蠶阨凶札，則不徵其賦。

《隋書》卷三六《后妃傳序》（煬帝）時又增置女官，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略】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永隆二年春正月）上詔雍州長史李義玄曰：「朕思還淳返朴，示天下以質素。如聞游手墮業，此類極多，時稍不豐，便致饑饉。其異色綾錦，並花間裙衣等，糜費既廣，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敵，常著七破間裙，豈不知更有靡麗服飾，務遵節儉也。其紫服赤衣，閭閻公然服用；兼商賈富人，厚葬越禮。卿可嚴加捉搦，勿使吏然。」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元和十五年秋七月乙卯，敕自今後新除節度、觀察使到任日，具見錢帛、斛斗、器械數目分析以聞。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大和三年九月）辛巳，敕兩軍、諸司、内官不得著紗穀綾羅等衣服。帝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韋處仁戴夾羅巾，帝謂之曰：「比慕卿門地清素，以之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爲之，唯卿非所宜也。」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大中四年四月），刑部奏：「准今年正月一日敕節文，據會昌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敕，竊盜贓至一貫文處死，宜委所司重詳定條目奏聞。臣等檢校，並請准建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敕，竊盜贓滿三疋已上決殺，如贓數不充，量請科放。」從之。

《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二》若賜蕃客錦綵，率十段則錦一張，綾二疋，縵三疋，綿四屯。【略】正冬之會，稱束帛有差者，皆賜絹，五品已上五疋，六品已下三疋，命婦視其夫、子。

《舊唐書》卷一〇五《韋堅傳》天寶元年三月，擢爲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自西漢及隋，有運渠自關門西抵長安，以通山東租賦。奏請於咸陽擁渭水作興成堰，截滻、滻水傍渭東注，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於長安城東九里長樂坡下、滻水之上架苑牆，東面有望春樓，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堅預於東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隻置於潭側，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即於枻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船，即銅器、羅、吴綾、絳紗；南海郡船，即瑇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鎖、茶椀；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紙筆、黄連；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膽、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文綾。凡數十郡。

《新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二》河南府河南郡　土貢：繒。

《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三》河北道　厥賦：絲、絹、綿。厥貢：羅、綾、綵，掌繒帛。

紬、紗。

《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五》　揚州廣陵郡，大都督府。本南兗州江都郡，武德七年曰邗州，以邗溝爲名，九年更置揚州，天寶元年更郡名。土貢：綿、蕃客袍錦、被錦、半臂錦、獨窠綾。

《新唐書》卷四二《地理志六》　蜀州唐安郡，緊。垂拱二年析益州置。土貢：錦、單絲羅、花紗。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于闐》　初無桑蠶，丐隣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

吴兢《貞觀政要》卷三《擇官》　〔太宗〕因謂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爲恥累。」

杜佑《通典》卷九《食貨九》　〔開元〕二十年九月，制曰：「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關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道理。自今以後，與錢貨兼用，違者准法罪之。」

李翺《李文公集》卷三《進士策問第一道》　問：初定兩税時，錢直卑而粟帛貴，粟一斗價盈百，帛一匹價盈二千。税户之歲供千百者，不過粟五十石，帛二十餘匹而充矣，故國用皆足，而百姓未以爲病。其法弗更，及兹三十年，百姓土田爲有力者所併，三分踰一其初矣，其輸錢數如故。錢直日高，粟帛日卑，粟一斗價不出二十，帛一匹價不出八百。税户之歲供千百者，粟至二百石，帛至八十匹然後可足。是爲錢數不加，而其税以一爲四；百姓日蹙，而散爲商以遊十三四矣。四年春，天子哀之，詔天下守土臣定留州使額錢，其正料米如故，其餘估高下如上供，百姓賴之，以比兩税之初，輕重猶未相似。有何術可使國用富而百姓不虚，遊人盡歸於農而皆樂，有力所併者税之如户，而士兵不怨。夫豈無策而臻於是耶，吾子盍悉懷以來告。

《唐會要》卷二九《祥瑞下》　長慶四年五月，淄青奏：「登州蓬萊山谷間，約四十里，野蠶成繭，其絲可織。」

開成二年十月，陳、許、蔡界内，野蠶自生桑上，三遍成繭，連綿九十里，百姓收拾，竝得抽絲，得絲綿竝織成紬絹。

《唐會要》卷八六《市》　開元二年閏三月勅：「諸錦、綾、羅、縠、繡、織成紬、絹、絲、犛牛尾、真珠、金、鐵，並不得與諸蕃互市，及將入蕃；金鐵之物，亦不得將度西北諸關。」【略】

〔大曆〕十四年七月，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吏，無得與人争利，先于揚州置邸肆貿易者，罷之。先是，諸道節度、觀察使，以廣陵當南北大衝，百貨所集，多以軍儲貨販，列置邸肆，名託軍用，實私其利息，至是乃絶。貞元以後，京都多中官市物于廛肆，謂之宫市。不持文牒，口含勅命，皆以監估不中衣服、絹帛、雜紅紫之物，倍高其估，尺寸裂以酬價。市之經商，皆匿名深居；陳列廛門，唯羸弱苦窳。市後又强驅于禁中，傾車乘，罄囊橐，已而酬以丈尺帛絹，少不甘，毆致血流者。中人之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無不徹業塞門，以伺其去。

《册府元龜》卷五〇四《邦計部・絲帛》　（憲宗元和）十一年六月，京兆府奏：今年諸縣夏税，折納綾絹絁紬絲綿等，並請依本縣時價，只定上中二等，每疋加饒二百文，綿每兩加饒十五文，絲每兩加饒二十文。其下等物，不在納限。小户本錢不足，任納絲綿，斛斗須是本户，如有本户輒合集買成疋段代納者，所由決十五，枷項令衆。

《唐大詔令集》卷二九《開元二十六年册皇太子赦》　内外文武職事官，九品已上，各賜勳一轉，五品已上，子爲父後者，亦賜勳一轉，其忠王府官及侍讀侍文侍書，除賜之外，二品以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即與改轉。緣册命行禮官，各賜物有差。今月番見上飛騎萬騎監門直長三衛引駕細引執扇黄衣長上等，各賜勳一轉。彍騎番兵各放免一番。天下侍老八十已上，各賜粟三石，帛三段。百歲已上，賜粟五石，帛五段，並加版命。

《全唐文》卷一七二張鷟《鴻臚寺中土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處綾錦及弓箭等物請市未知可否》　一人有慶，四海無虞。萬國於是星馳，八方由其霧湊。烏孫合種，咸雍集於鴻臚；犬族振旅，並蜂歸於蠻邸。眷彼茅宇，開此藁街。即崇三揖之儀，爰設九賓之禮。衹如上蕃使者，實曰酋豪，沮渠蒙遜之苗，禿髮烏孤之族。占風入謁，越駝嶺而輸誠；就日來朝，隔驢山而納款。觀鶴綾之絢爛，彩映冰霜；視鳳錦之紛葩，光含日月。彎弧六合，犀角麋筋。勁箭三同，星流電激。聽其市取，實可咸於遠夷；任以私收，不足損於中國。宜其順性，勿阻蕃情。

《全唐文》卷八四五牛希濟《治論》　豪民富室，不得衣文組金玉，幃幕不得用綵綵，茵褥不得施錦繡。自宫中至於王公之家，咸遵儉約，無使枉費尺帛，則

天下之民，衣斯足矣。

《舊五代史》卷三一《唐書・莊宗紀五》 同光二年二月己巳朔，親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禮畢，宰臣率百官就次稱賀，還御五鳳樓。宣制：【略】近年已來，婦女服飾，異常寬博，倍費縑綾。有力之家，不計卑賤，悉衣錦繡，宜令所在糾察。

《舊五代史》卷三七《唐書・明宗紀三》 天成元年冬十月甲申朔，詔賜文武百僚冬服緜帛有差。近例，十月初寒之始，天子賜近侍執政大臣冬服。帝顧謂判三司任圜曰：「百僚散未？」圜奏曰：「臣聞本朝給春冬服，徧及百僚，喪亂已來，急於軍旅，人君所賜，未能周給。今止近臣而已，外臣無所賜。」帝曰：「外臣亦吾臣也，卿宜計度。」圜遂與安重誨據品秩之差，以定春冬之賜，其後遂以爲常。

《舊五代史》卷七九《晉書・高祖紀五》 天福五年冬十月己酉，宴羣臣於永福殿，賜帛有差。癸丑，詔：「今後竊盜贓滿五匹者處死，三匹已上者決杖配流，以盜論者准律文處分。」又詔：「過格選人等，許赴吏部南曹召保，委正身者降一資注官。」

《舊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貨志》 唐長興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請：「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折納綾羅絹帛。」從之。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八二《吳越・忠懿王世家論》 論曰：錢氏據有兩浙，幾及百年，武肅以來善事中國，保障偏方，厥功鉅矣。宋興後，王益傾資修貢獻，宋祖曰：「此吾帑中物，何用獻爲！」常讀宋兩朝供奉録，中間稱忠懿王入貢，如赭黄犀、龍鳳龜魚、仙人鰲山寶樹等物，及通犀帶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而金飾玳瑁器至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碼碯玉器至四千餘事，珊瑚十高三尺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餘事，金銀飾龍鳳船航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腦二百餘斤，玉帶二十四，紫金獅子帶一，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兩，錦綺色綿以萬萬計，而舉朝文武閣寺多所餽遺。竭十三州之物力以供大國，務得中朝心，國以是而漸貧，民亦以是而得安。

《宋史》卷九《仁宗紀一》 〔天聖四年秋七月〕辛未，減兩川歲輸錦綺，易綾紗爲絹，以給邊費。

《宋史》卷一〇《仁宗紀二》 〔明道二年冬十月〕甲辰，詔以兩川歲貢綾錦羅綺紗，以三之二易爲紬絹，供軍須。

《宋史》卷一一《仁宗紀三》 〔慶曆五年〕六月丁卯，減益、梓州上供絹歲三之一，紅錦、鹿胎半之。

《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 河北路，蓋《禹貢》兗、冀、青三州之域，而冀、兗爲多。當畢、昴、室、東壁、尾、箕之分。南濱大河，北際幽、朔，東瀕海，西壓上黨。繭絲、織紝之所出。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江南東、西路，蓋《禹貢》揚州之域，當牽牛、須女之分。東限七閩，西略夏口，南抵大庾，北際大江。川澤沃衍，有水物之饒。永嘉東遷，衣冠多所萃止，其後文物頗盛。而茗荈、冶鑄、金帛、杭稻之利，歲給縣官用度，蓋半天下之入焉。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川峽四路，蓋《禹貢》梁、雍，荊三州之地，而梁州爲多。天文與秦同分。南至荊、峽，北控劍棧，西南接蠻夷。土植宜柘，繭絲織文纖麗者窮於天下。

《宋史》卷二九九《張洞傳》 河北東路民富蠶桑，契丹嚮之「綾絹州」。

《宋史》卷二七六《樊知古傳》 蜀中富饒，羅紈錦綺等物甲天下，言事者競商榷功利。又土狹民稠，耕種不足給，繇是兼并者益羅賤販貴以規利。

《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 東平府，上，天平軍節度。宋東平郡，舊鄆州，後以府尹兼總管，置轉運司。産絲、綿、綾、錦、絹。

《金史》卷四九《食貨志四》 〔承安〕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絹有益之物，不可也。國家之鹽貨出於鹵水，歲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謂所易不廣，遂奏令兼以雜物博易。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〇《河北道九・趙州》 土産：帛。

舊題范坰、林禹撰《吳越備史・補遺》 自國初供奉之數無復文案，今不得而書，唯太祖、太宗兩朝，入貢記之頗備，謂之貢奉録。今取其大者：如赭黄犀帶、龍鳳龜魚仙人鰲山寶樹等通犀帶，凡七十餘條，皆世希之寶也。玉帶二十四，紫金獅子帶一，黄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二千餘兩。綾、羅、錦、綺二十八萬餘疋，色絹七十九萬七千餘疋。金飾玳瑁器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碼碯玉器凡四千餘事，珊瑚樹一高三尺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事，金銀飾龍鳳船舫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事，白龍碯二百餘斤。王自入朝至歸國，復入朝，太祖、太宗所賜金器並金物六萬四千七百餘兩，銀器四十萬八千八百餘兩，玉石器皿一萬七千事，寶玉帶四十二條，錦、綺、羅、紈一十六萬六千三百餘疋，御衣並袍襲衣等，金盌六頂，甲六副，金玉鞍轡御馬一十六疋，細馬四十八疋，馳三百餘

疋，散馬二千七百二十疋，金印四顆，玉册二，御劍三口，法酒三千餘瓶，衙隊腰帶三千事，鳳冠四頂，他物稱是。

李覯《李覯集》卷一六《富國策第一首・富國策第三》　貨莫貴乎金，賄莫重乎帛。所貴乎金者，以其器成而可革，革之而不耗也。所重乎帛者，以其用功甚省，而有益於寒也。今兹乘輿之器，享燕之用，内賞賜羣臣，外交通四夷，必不可毋用金銀。百官在位，六軍在籍，夏有暑，冬有寒，必不可毋用絲帛。何以使金多而足用，帛賤而易致哉！

愚以爲東南之郡，山高者鮮不鑿，土深者鮮不掘。失職之民，網漏之姦，責夜合作，足蹈重泉而不憂於陷，首戴川澤而不虞於壓。鑛石雲涌，鑪炭之焰未之有熄。一泥一沙，蔑遺利矣，是金非不出也。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蠶女勤苦，罔畏飢渴。急采疾食，如避盜賊。繭簿山立，繰車之聲連甍相聞，非貴非驕，靡不務此，是絲非不多也。金盡出而用不足，蓋用之者衆也；絲雖多而帛不賤，蓋不專以爲帛也。

古者以金銀爲幣，與泉布並行，既而稍用爲器飾，然亦未甚著也。今也翕然用之，亡有品制。守閭閻者，唯財是視，自飲食類沐之器，玩好之具，或飾或作，必以白金。連斤累鈞，以多爲恢。財愈雄者，則無所不至矣。舉天下皆然，故金雖盡出而用益不足也。

古者錦文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今也庶民之家，必衣重錦，厚綾羅縠之衣，名狀百出，弗可勝窮。工女機杼，交臂營作，爭爲纖巧，以漁倍息。其爲帛者，鹽工惡絲而已。故絲雖多而帛不賤也。

金不足則價騰躍，價騰躍則出邦布而市之，費日增焉猶不能登其數，則率民而買之。彼農民未嘗蓄金銀，一日當具，則必資於豪黨。資於豪黨，則或壞其產焉。官增其費，民壞其產，此實弊之大也。帛不賤，則貧民弗可得。貧民弗可得，則紵絮不足以禦冬，而凍者多矣。宫之稅買，其價弗損，而唯行濫之，得帛行濫，則軍吏之衣莫能完固，而貧者多矣。官價弗損，人民多凍，軍吏多貧，此亦弊之大也。

今將救之，則莫如明立制度。其用金銀，上下有等，多少有數，匹庶賤類，毋得僭擬，則金不可勝用也。君子小人，服章有別，民非布帛毋得輒衣，工機之功將復其本，則帛不可勝用也。果能此道矣，是宿弊之源可坐而塞也。孔子曰：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乎！制度，禮之實也。善爲政者，得無留意哉！

宋敏求《春明退朝録》中　將軍、防團刺史、横行使、内諸司使、軍職遥郡、樞密都承旨、初除駙馬都尉，白綾大紙七張，法錦褾，大牙軸，色帶；三司副使、少卿監、司業、起居郎至正言、知雜至監察御使、郎中、員外郎、四赤令、諭德、少詹事、家令、率更令、太子僕、太常博士、節度行軍司馬、副使、横行副使、諸司副使、樞密副承旨、軍職都指揮使、忠佐馬軍步軍都軍頭以上、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並不遥郡者，白綾大紙七張，大錦褾，牙軸，青帶；國子博士至洗馬、通事舍人、諸王友、六尚奉御、諸衛將軍、承制、崇班、閤門祗候、五官正、諸州别駕、樞密院諸房承旨，如官至將軍以上，用大綾紙、大錦褾、大牙軸。兩使判官、防團副使、率府率副率、京官館職、堂後官、中書樞密院主事、諸軍職都虞候、忠佐馬軍步軍副都頭、諸班指揮使、藩方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内供奉官至内品，白綾中紙五張，中錦褾，中牙軸，青帶；秘書郎至將作監主簿，白綾小紙五張，黄錦褾，角軸，青帶；幕職州縣官、靈臺郎、保章正、諸州長史司馬、中書録事、主書守當官、樞密院令史、書令史、諸軍指揮使、内品待詔、書藝，白綾小紙五張，小錦褾，木軸，青帶；諸蕃蠻子大將軍司、階司、戈司候郎將以上，並白綾大紙，法錦，大牙軸，色帶；凡修儀、婉容、才人、貴人、美人，銷金小鳳羅紙七張，銷金褾袋，琦瑁軸，紅絲網、塗金銀爺楮；司言、司正、尚衣、尚食、典寶常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褾袋；内降夫人、郡君，團窠羅紙七張，暈錦褾袋；宗室婦常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褾袋；宗室女，素羅紙七張，法錦褾袋；國夫人，銷金團窠五色羅紙七張，暈錦褾袋，郡夫人，常使，金花羅紙七張，見任兩府母、妻使團窠。法錦褾袋；以上至司言、司正等，皆用琦瑁紫絲網、爺楮。郡君、縣太君，遥郡刺史，正郎以上妻並銷金，常使羅紙七張；餘命婦並素羅紙七張。

凡封贈父祖爲降麻官，用白背五色綾紙，法錦褾，大牙軸，餘雖極品，止給大綾紙，法錦褾，大牙軸。【略】

凡官告之制：后妃，銷金雲龍羅紙十七張，銷金褾袋，寶裝軸，紅絲網，金爺楮；公主，銷金大鳳羅紙十七張，銷金褾袋，琦瑁軸，紅絲網，塗金銀爺楮；按皇后，當降制誕告，不裝告身而用册。本朝諸后皆止用告。景祐元年，立后，始用册。治平、熙寧皆循之。親王、宰相、使相，背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褾袋，犀軸，色帶，紫絲網，銀爺楮；樞密使、三師、三公、前宰相至僕射、東宫三師、嗣王、郡王、節度使，白背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褾袋，犀軸，色帶；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知院、同知院、簽書院事、宣徽使、僕射、東宫三師、御史大夫、宗室率府副率以上，

自背五色綾紙十七張，暈錦標袋，牙軸，色帶；尚書、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東宮三少、六統軍、上將軍、留後、觀察使同上，惟用法錦標；近者用翠毛師子錦，以代暈錦，非舊制也。

原題曾鞏《隆平集》卷一《官司》　綾錦院，乾德五年置，時已平蜀，所織錦工六百人隸焉。內藏庫，太祖所置，謂之景福內庫，太宗新其名曰內藏。自淳化至景德，用兵及郊丘之費，不取於民，有司假內藏緡帛六千餘萬，每歲多或三百萬，少亦不減百萬，累年不能償，詔即蠲除之。真宗景德中，命陳彭年作記以示宰臣曰：此庫乃爲計司備經費爾，苟非節用，能如是耶。

《天聖令·關市令》卷二五　諸錦、綾、羅、縠、繡、織成、紬、絲絹、絲布、犛牛尾、真珠、金、銀、鐵，並不得與諸蕃互市及將入蕃，綾（？）不在禁限。所禁之物，亦不得將度西邊、北邊諸關及至緣邊諸州興易。其錦、繡、織成，亦不得將過嶺外，金銀不得將過越嶲道。如有緣身衣服，不在禁例。其四邊、北邊諸關外户口須作衣服者，申牒官司，計其口數斟量，聽於內地市取，仍牒關勘過。

右令不行。

《天聖令·喪葬令》卷第二九　諸一品二品喪，敕備本品鹵簿送殯者，以少年贈祭於都城外，加璧，束帛深青三、纁二。【略】

右並因舊文，以新制參定。

皇家諸親喪賻物，皇帝本服朞，準一品；本服大功，準二品；本服小功及皇太后本服朞，準三品；皇帝本服緦麻、皇太后本服大功、皇后本服朞、皇太子妃父母，準正四品；皇帝本服祖免、皇太后本服小功、皇后本服大功、皇太子妃本服朞，準從四品；皇太后本服緦麻、皇后本服小功，準正五品；皇后本服緦麻，準從五品。若官爵高者，從高。無服之殤，並不給。其準一品給賻物者，並依職事品。

諸使人所在身喪，皆給殯斂調度，造輿、差夫遞送至家。其爵一品、職事及散官五品以上馬輿，餘皆驢輿。有水路處給船，其物並所在公給，仍申報所遣之司。

諸五品以上薨卒及葬，應合吊祭者，所須布深衣幘、素三梁六柱輿，皆官借之。其內外命婦應得鹵簿者，亦準此。【略】

右令不行。

龐元英《文昌雜録》卷三　晏元獻家有《相笏經》，占吉凶十可八九。昔有相印□□行。罷教坊已下支賜，凡絹一千一百餘疋，錢四百餘千，紅錦一端，銀椀十四口，用正旦例也。三月十八日，集英殿大宴，酒九行。【略】教坊已下凡支賜，絹二千四百餘疋，綵百疋，錢七百七十餘貫，錦一端，銀椀三十五口，春秋常例也。

莊綽《雞肋編》卷中　蔡襄爲三司使，以嘉祐七年明堂支費數爲準，每遇大禮，依附封樁，仍乞遣朝臣諸路劄發錢帛，至今行之。其支賜度錢九十六萬二千餘貫，銀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餘兩，絹一百二十萬八百餘匹，綢四十萬一百餘匹，金六千七百七十兩。第二等生衣物計錢四十五萬貫，錦、綾、羅、鹿胎、透背等計錢九萬九千八百餘貫，絲三十八萬八千兩，緜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餘兩。

洪邁《容齋隨筆·容齋續筆》卷一六《宋齊丘》　自用兵以來，令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既爲不堪，然於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爲名不正而斂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録》，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算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爲員外郎，上策乞虛撥時價，而折紬、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興販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撥爲一貫七百，紬爲二貫四百，綿爲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丘致書於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於今受其賜。」齊丘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中略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爲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靦於偏問之臣乎？齊丘平生，在所不論也。

洪邁《容齋隨筆·容齋三筆》卷二《國家府庫》　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數，是時，至道三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碩，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絹、紬一百九十萬匹，絲、綿六百五十八萬兩，茶四十九萬斤，黃蠟三十萬斤。自後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國家全盛，民力充足，故於征輸未能爲害。今之事力，與昔者不可同日而語，所謂緡錢之入，殆過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

救弊之術，爲可慮耳。黄蠟一項，今不聞有此數。

洪邁《容齋隨筆・容齋五筆》卷二《諫獵綾戲龍羅》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盤縧綾千匹，德裕奏言：「立鵝、天馬、盤縧、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優詔爲停。崇寧間，中使持御劄至成都，令轉運司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軍國之用，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之三。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不訐，蓋無有不聽者。何常所論，甚與德裕相類云。

洪邁《容齋隨筆・容齋五筆》卷一〇《謂端爲匹》　今人謂縑帛一匹爲壹端，或總言端匹。案《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也。」然則以端爲匹非矣。《湘山野録》載夏英公鎮襄陽，遇大禮赦恩，賜致仕官束帛，以絹十匹與胡旦，旦笑曰：「奉還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諸儒韓康伯等所解『束帛戔戔』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帛則卷其帛爲二端，五匹遂兒十端，正合此説也。然《周易正義》及王弼注《韓詩外傳》皆無其語。文瑩多妄誕，不足取信。按《春秋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若文瑩以此爲證，猶之可也。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二　〔靖康元年十二月十日辛未〕開封府揭執政以下，科斂金銀榜。

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元帥府、台令所科金、銀、綵段，除開封府並四壁官科外，今科定前執政選人校尉所納金、銀、綵段，右劄下吏部、閤門、御史臺，依科定合納數目，火急多差人分付，告示應合納官，立便依數赴開封府納，不管時刻住滯。今劄付開封府，照會拘催送納施行，須至指揮。前執政、尚書、承旨、内翰、開封共六員，每員各金二十兩、銀五百兩、綵段三十匹。侍郎、給事、舍人、諫議、侍御正使、承宣觀察使、左金吾衛上將軍以上共三十三員，每員各金十兩、銀四百兩。【略】

十三日甲戌，鄭皇后宅以隱匿金帛，詔追父祖官。

開封府督責金銀甚急，鄭皇后宅以隱匿金帛，不肯盡數輸官，有詔父、祖並追毁出身以來文字，其餘奪官者甚衆，又枷項幹辦使臣等號令於市。【略】

朝廷命開封府曹官使臣，拘交引質庫金銀綵帛鋪家至户，到攤認拘籍。

周密《齊東野語》卷六《紹興御府書畫式》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閒之燕，展玩摹搨不少怠。蓋睿好之篤，不憚勞費，故四方争以奉上無虚日。後又於榷場購北方遺失之物，故紹興内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宋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炎、黄冕、魏茂實，任源輩，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無題識，其源委、授受、歲月，考訂，邈不可求，爲可恨耳。其裝褫裁製，各有尺度，印識標題，具有成式。余偶得其書，稍加考正，具列於後，嘉與好事者共之，庶亦可想像承平文物之盛焉。

出等真跡法書。兩漢、三國、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跡。並係御題簽，各書「妙」字。

用克絲作樓臺錦襟。　青緑簟文錦裏。

大蓋牙雲鸞白綾引首。　高麗紙贈。

出等白玉碾龍簽頂軸。或碾花。

檀香木桿。　鈿匣盛。

上、中、下等唐真跡。内中、上等，並降付米友仁跋。

用紅霞雲鸞錦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贈。

白玉軸。上等用簽頂，餘用平等。　檀香木桿。

次等晉、唐真跡。並石刻晉、唐名帖。

用紫鸞鵲錦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蠲紙贈。

次等白玉軸。

引首後贈卷縫用御府圖書印。　引首上下縫用紹興印。

鈞摹六朝真跡。並係米友仁跋。

用青樓臺錦標。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贈。

白玉軸。

御府臨書六朝、羲、獻、唐人法帖，並雜詩賦等。内長篇不用邊道，衣古厚紙，不揭不背。

用毬路錦。　納錦。

柿紅龜背錦。
紫百花龍錦。
碧鸞綾裏。
玉軸或瑪瑙軸臨時取旨。
內趙世元鈎摹者亦用衲錦標。
蠲紙贈。
並降付莊宗古、鄭滋，令依真本紙色及印記對樣裝造。將元拆下舊題跋進呈揀用。
五代、本朝臣下臨帖真跡。
用皂鸞綾標。
白鸞綾引首。
玉軸或瑪瑙軸。
米芾臨晉、唐雜書上等。
用紫鸞鵲錦標。
楷光紙贈。
引首前後，用內府圖書、內殿書記印。或有題跋，於縫上用御府圖籍印，最後用紹興印。並降付米友仁親書審定，題於贈卷後。
蘇、黃、米芾、薛紹彭、蔡襄等雜詩、賦、書簡真跡。
用皂鸞綾標。
夾背蠲紙贈。
用睿思東閣印、內府圖記。
米芾書雜文、簡牘。
用皂鸞綾標。
白鸞綾引首。
象牙軸。
用內府書印、紹興印。
並降付米友仁定驗，令曹彥明同共編類等第，每十帖作一卷。
內雜帖作册子。
趙世元鈎摹下等諸雜法帖。
用皂木錦標。

皂鸞綾標等。
白鸞綾引首。
瑪瑙軸。
碧鸞綾裏。
夾背蠲紙贈。
紫駝尼裏。
次等筯頂玉軸。
白鸞綾引首。
象牙軸。
碧鸞綾裏。
蠲紙贈。
瑪瑙軸。

或牙軸。
前引首用機暇清賞印、縫用內府書記印，後用紹興印。仍將原本拆下題跋揀用。
六朝名畫橫卷。
用克絲作樓臺錦標。
白大鸞綾引首。
出等白玉碾花軸。
六朝名畫掛軸。
用皂鸞綾上下標。
碧鸞綾託標。全軸。
上等玉軸。
唐、五代畫橫卷皇朝名畫同。
用曲水紫錦標。
白鸞綾引首。
或瑪瑙軸。內下等並膳本用皂標雜色軸。
唐、五代、皇朝等名畫掛軸，並同六朝裝褫，軸頭旋取旨。
蘇軾、文與可雜畫。姚明裝造。
用皂大花綾標。
黃白綾雙引首。
米芾雜畫橫軸。
用皂鸞綾標。
白鸞綾引首。
或瑪瑙軸。
僧梵隆雜畫橫軸。陳子常承受。
栲蒲錦標。
白鸞綾引首。
諸畫並上用乾卦印，下用希世印，後用紹興印。

青絲簟文錦裏。次等用碧鸞綾裏。
高麗紙贈。
碧鸞綾引首。
檀香軸桿。
碧鸞綾裏。
玉軸。
蠲紙贈。
碧花綾裏。
烏犀或瑪瑙軸。
碧鸞綾裏。
白玉軸。
碧鸞綾裏。
瑪瑙軸。

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五《川帛宜色》 少卿章岵嘗官於蜀，持吳羅、潮綾至官，與川帛同染紅。後還京師，經梅潤，吳、湖之帛，色皆渝變，唯蜀者如舊。後詢蜀人之由，乃云：「蜀之蓄蠶，與他邦異。當其眠將起時，以桑灰餵之，故宜

色。」然世之重川紅，多以染之良，蓋不知由蠶所致也。

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 掖庭宮嬪，吴本「掖庭」上有「國朝」字。歲給帛多色綵爾。遇支賜俸稍絹應生白者多，即一束十端，必間有一端爲紅生絹，蓋忌其純白故也。此亦國朝太平一故事。

國朝燕集，賜臣僚花有三品。生辰大燕，遇大遼人使在庭，則内用絹帛別本竝作「白」。花，蓋示之以禮儉，且祖宗舊程也。春秋二燕，則用羅帛花，爲甚美麗。至凡大禮後恭謝，上元節游春，或幸金明池瓊花，從臣皆扈蹕而隨車駕，有小燕謂之對御。凡對御則用滴粉縷金花，極其珍藏矣。別本「藏」竝作「巧」。又賜臣僚燕花，率從班品高下，莫不多寡有數；至滴粉縷金花爲最，則倍於常所頒。此盛朝之故事云。

《宋朝大詔令集》卷一八四《減兩川綾羅錦綺等改織絹詔》明道二年十月甲辰 先王不欲以浮靡示天下，今東西兩川上供綾羅錦綺透背花紗之屬，皆女工之蠹也。其歲減三分之二，改織絹以供用。

《宋朝大詔令集》卷一八五《西川兩税折帛依時估詔》開寶六年六月壬寅 朝廷方覃惠化，用奉寰區，然念遠民，所宜軫恤，應西川管内州府軍縣，自今將兩税錢折疋帛者，並與依逐州三旬時估折納。

《宋朝大詔令集》卷一九八《禁新小鈆鑞等錢及疎惡綿帛入粉藥詔》乾德五年十二月丙辰 錢刀所以通貿易，布帛所以備財用，民之急務，不可闕焉。故弊之輕姦，國家所禁；物之枉濫，律令甚明。近聞都市之中，買人作僞，或刮銅取鈆，盜鑄公行，或塗粉入藥，詐欺規例，是致貨泉日弊，偷薄萌生，禁而止之，抑惟舊典。自今京城及諸道州府，不得行用新小鈆鑞等錢，兼不得以疎惡綿帛入粉藥，違者重賚其罪。

《宋朝大詔令集》卷一九八《禁止上供錢帛不得差擾居人詔》乾德六年五月乙 王者之治，使人以時，非惟不奪於農功，亦冀無煩於民力。自今應諸道州府軍縣上供錢帛，並各車乘量從，其西川諸路，合般錢物，即於水路官自漕運，不得差擾所在居人，仍於諸路粉壁揭詔書示之。

《宋朝大詔令集》卷一九八《禁約上供物監臨者謹視秤者無得欺而多取詔》太平興國三年七月庚午 椎衡之設，厥有常制，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倘求羨餘，必咨掊克，苟視成而不戒，豈爲天下守財之道焉。左藏庫及諸庫所受諸州上供均輸金銀絲綿及他物，監臨官當謹視秤者，無得欺而多取，俾上計吏受其弊。自今敢有欺度量而取餘羨，其秤者及守藏吏皆斬，監臨官亦重賚其罪。

《宋朝大詔令集》卷一九九《大内宫院苑囿今後止用丹白不得五采裘飾幡勝不得用羅詔》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丁酉 朕憂勤視政，清净保邦，將儉德以是遵，庶淳源而可復。乘輿服御之物，已屏於紛華；宫闕苑囿之規，當存於朴素。至于王公戚里，卿士庶民，因贈遺以相誇，剪繒綵而爲飾。且念蠶績所出，機杼斯勞，安可滋侈麗之風，爲淳樸之用。宜令誕告，用示予懷，應寺院祠廟依舊外，大内及宫院諸苑囿等，自前已有綵繪者，若用塗改，益成勞費，宜令依舊，今後止用丹白；不得以五綵裝飾，皇親士庶之家，亦不得施用。其幡勝除恩賜外，許用綾絹，不得用羅，諸般花止許用草，不得用縑帛。

陳亮《陳亮集》卷二〇《文帝朝》 唐元宗蒞政之始，以風俗奢靡踰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毁；真珠寶玉，焚之殿前；后妃不飾珠翠，京師罷織錦坊。其刻厲節儉，可謂至矣。晚年欲心一啓，遺御史往海南求珠翠奇寶，内寵極珍異，宫掖窮靡麗，姦酋乘罅而肆螫，唐祚危亂而幾傾。甚矣，矯揉好名之易以敗也如此哉！

漢文帝之敦樸，其真情也，非好名也；其自然也，非矯揉也。觀其露臺百金之費，國家一毫毛耳，其念慮所及，至於以十家之産爲憂，不慮己而慮民，真大禹思溺猶己溺之心，后稷思飢猶己飢之心，成湯子惠困窮之心，文王視民如傷之心。嗚呼，漆器不止，懼其金玉之念生；露臺之不止，即阿房離宫之漸，蓬萊十六院之基也。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帷帳無文綉，終始一節，豈由外鑠哉！

葉適《葉適集》卷一一《折帛》 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兵興絹價大踴至十餘千，而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爲折帛。其説曰「寬民而利公」。其後絹價既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乃三倍於本色，既有夏税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税，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平居自治其國且不可，而況欲大有爲於天下乎！雖然，折帛之爲錢多矣，所資此以待用者廣矣，陛下必鉤考其凡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制錢不減，和買折帛不罷，舍目睫之近而游視於八荒，此方治不能爲將，良平不能爲謀者也。

葉適《葉適集》卷二三《故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趙公墓銘》 名彦橚，字文長。乾道己丑進士，崑山主簿，樂清尉。【略】

改建康府推官，郡議復台衣税。公言：「地爲桑，既税之；桑爲絲，絲爲帛，

又皆稅之。帛爲衣，且故敝矣，又可稅乎？且又昔之所廢，其可復乎？」帥異其言，止。諸司多薦公者，輒推以授同僚。

高似孫《剡録》卷一《版圖》 田爲畝三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八，廢者爲畝八千四百二十，今爲畝三十六萬七千三百一十有二。嘉定以後畝。

夏輸上供：折帛錢爲緡四萬二千四百一十有九。和買爲絹一萬八千四百五十有一，捐其塌失者，合輸絹萬有八千二百二十有九。綿爲兩二萬三千一百一十，捐其塌失者，合輸兩二萬七百七十有八。茶租爲緡七百四十。小綾二百五十，爲緡一千五百四十。米爲斛二萬四百，蠲閣者斛五百有七，合輸斛一萬九千。剡田厥上，依溪作硎；厥中，陂池爲利；厥下者，以雲雨爲豐凶。其得陂硎者十不能二三，故田事磽薄，農人艱難，他州豐，剡不能全熟，而又稅重科濫，催督峕輕。使已納者不復輸，合科者不復過，則田磽農難，尚庶幾焉！

員興宗《九華集》卷七《議國馬疏》 臣聞周國之方，在於置衛。置衛之實，在於市馬。使四邊得才幹之吏，有司有責實之政，馬何由而不至，衛何由而不備，雖因古之法時增損之，臣亦以爲有餘矣。【略】蓋川、秦所分市馬之地，陝西則階、文、西、和等州，四川則黎、叙、南平等處，每處置務，每務置官，內陝西只就宕昌博易，至要至便。然臣觀川、秦博馬之物，不過數四，有錦、有茶，又有紬絹，陝西則多用茶而少用錦，四川則多用錦而少用茶，隨其所需，有無相濟，是宜良駟來者接踵，然招誘無方，間不得人，蕃客不至，馬額漸闕，何也？市馬者數病未去也。陝西買馬之物，惟仰茶貨，蕃部既已馬中，一旦得茶，或乏旅費，依舊以茶當緡，前此監吏漸與收茶支錢，時時稱提，自重其貨，邇來不能矣。茶貨一輕，何從致馬，此一病也。茶自蜀中出關，經興、利等州，然後漸至宕昌，蓋近二千餘里。舖兵泝路，摘葉代茶，雖有明禁，無由遏止，以至博馬之際，蕃部多方退難，此二病也。市馬必置門户之人，蓋猶中國之牙儈也。假如良馬一駟直一百五十餘千，則必中賣二百以上貫，門户之人及本務吏胥之徒，四分取一，官失其貨，私取其利，此三病也。馬司下賣引所市絲織錦，分支機户，及其市錦，分科三等，馬司出上等之錦價，多得中等之錦色，蓋胥吏與錦户有無相通，闇相資取。錦物既惡，折博艱難，此四病也。市馬之初，雖曰羈縻遠人，見馬支物，然而不至如近時，監買不職，以病爲壯，以短爲長，以齒多爲齒弱，如黎、雅等州，至馬司未滿千里，每遇送綱，不乘不騎，道死相望，況更萬里綱運，其可保乎，此五病也。臣愚伏望陛下，孚照上項川秦市馬五病，嚴諭牧司，自今四川胥吏、牙儈、舖兵之類，一復犯此，乞罪不貸，使折博之物無不良，監買之吏無不職，則蕃部之馬無不至矣。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一 〔紹興十有一年秋七月〕癸卯，言者論旱魃爲虐，蓋州縣之間有傷和氣者七事：昨降指揮，許江浙折帛錢以十分爲率，紬折六分，絹折三分，綿折五分。紬絹疋八千，綿每兩五百，皆所以寬民力也。而州縣乃盡令折錢，一也。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四《財賦一・東南折帛錢》 東南折帛錢者，張本于建炎，而加重于紹興。祖宗時，民户夏秋輸錢米而已，未以絹折也。咸平三年，度支計殿前諸軍及府界諸色人，春冬衣應用布帛數百萬，始令諸路漕司於管下出産物帛，諸州軍于夏秋税錢物力科折，輦運上京，自此始以夏秋錢米科折綿絹，而于夏科輸之。聞諸父老，川陝四路，大抵以税錢三百文，折絹料一匹，此咸平間實直也。又有所謂和買絹者，大中祥符九年，内帑災，發鑼下三司預市紬絹。是時青、齊間絹直八百，紬六百，官給錢率增二百，民甚便之，自後稍行之四方。寶元後，西邊用兵，國用頗屈，于是改給鹽七分，錢三分。至崇寧三年改鈔法，則鹽不復支，而所謂三分本錢，州縣亦無從出矣。建炎三年，苗、劉作亂，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每歲爲一百十七萬餘匹，乞令民户每匹折納錢二千。朱藏一爲相，許之。東南折帛錢，蓋自此始。三月壬辰，紹興二年，秦檜爲相，吕元直督軍于外，户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又許之。三年五月甲申，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財無所從出。四年，梁汝嘉在户部，乃令民輸帛者，匹納錢四千或六千，紬以十分爲率，二分折四千，八分折六千。絹以十分爲率，折納五分，其二分折四千，三分折六千。折帛錢自此愈重。十一月甲午，九年，復河南，赦遂減折帛錢匹千千，正月丙戌，其後又增之。十七年，始詔兩浙絹紬每匹減作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每兩四百，江東紬絹每匹六千，綿每兩三百。時東南諸路，歲起紬三十九萬匹，浙東上供八萬，淮衣福衣八千。浙西上供九萬二千，淮衣萬六千。江東上供九萬，淮衣福衣三萬七千。江西上供五萬二千，淮衣福衣一萬五千。湖北上供三百。皆有奇。絹二百六十六萬匹，浙東上供四十三萬八千，淮衣福衣五萬三千，天申大禮八千。浙西上供三十八萬一千，淮衣福衣十三萬八千，天申大禮萬匹。江東上供四十萬六千，淮衣福衣十三萬九千，天申大禮八千。江西上供三十萬五千，淮衣福衣六萬七千，天申大禮八千。已上皆有奇。淮東天申大禮四萬九百五十。淮西天申大禮三千七百。湖南天申大禮四百。廣東天申大禮四千六百。廣西天申大禮六千五百。

綾、羅、絁三萬餘匹，浙西綾八千七百。婺州羅二萬。湖南平絁三千。其淮衣、褊衣、及天申大禮，與綾、羅、紬，總五十二萬匹有奇，皆起正色。其他絹、紬二百五十六萬餘匹，約折錢一千七百餘萬緡，而綿不與焉。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四《財賦一・四川上供絹紬綾錦綺》 四川上供絹、紬七萬四千匹，西路天申大禮絹一萬三千。東路上供一萬一千，天申大禮一萬六百。夔路上供絹二萬二千，紬三百三十，天申大禮七千。利路天申大禮絹八千三百。綾三萬四千餘匹，東川二萬六千三百，西川七千八百。錦、綺一千八百餘匹段。成都路。皆正色也。

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鋪席》 都城天街，舊自清河坊，南則呼南瓦，北謂之界北，中瓦前，謂之五花兒中心。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御街，兩行多是上戶，金銀鈔引交易鋪僅百餘家，門列金銀及見錢，謂之看垛錢，此錢備入納算請鈔引，並諸作匹爐韛，紛紜無數。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謂之珠子市頭，如遇買賣，動以萬數。間有府第富室質庫十數處，皆不以貫萬收質。其他如名家綵帛鋪，堆上細疋段，而錦綺縑素皆諸處所無者。又如廂王家絨線鋪，自東京流寓。今於御街開張數鋪，亦不下萬計。又有大小鋪席，皆是廣大物貨，如平津橋沿河布鋪、扇鋪，温州漆器鋪，青白碗器鋪之類。且夫外郡，各以一物稱最，如無紗洪扇，吴錢之類。都會之下，皆物所聚之處，況夫人物繁夥，客販往來，至於故楮羽毛扇牌，皆有行鋪，其餘可知矣。

吴自牧《夢粱録》卷一三《團行》 市肆謂之「團行」者，蓋因官府回買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爲團行，雖醫卜工役，亦有差使，則與當行同也。【略】大抵杭城是行都之處，萬物所聚，諸行百市，自和寧門杈子外至觀橋下，無一家不買賣者，行分最多，且言其一二，最是官巷花作，所聚奇异飛鸞走鳳，七寶珠翠，首飾花朵，冠梳及錦綉羅帛，銷金衣裙，描畫領抹，極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

吴自牧《夢粱録》卷一八《物産》 絲之品

綾：柿蒂、狗蹄。羅：花素、結羅、熟羅。綫住。錦：内司街坊以絨背爲佳。尅絲：花、素二種。杜緯，又名「起綫」。鹿胎：次名「透背」，皆花紋特起，色樣織造不一。紵絲：染絲所織諸顔色者，有織金、閃褐、間道等類。紗：素紗，天浄，三法闇花紗，粟地紗，茸紗。絹：官機；杜村唐絹，幅闊者密，盡家多用之。綿以臨安於潜白而細密者佳。綢有綿綫織者，土人貴之。

吴自牧《夢粱録》卷一三《鋪席》 自淳祐年有名相傳者，如【略】，市西坊南和劑惠民藥局，局前沈家、張家金銀交引鋪，劉家、吕家、陳家彩帛鋪，【略】市西坊北鈕家彩帛鋪，【略】清河坊顧家彩帛鋪，【略】沿橋下生帛鋪，【略】鐵綫巷籠子鋪、生絹一紅鋪，【略】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虚空之屋。每日清晨，兩街巷門，浮鋪上行，百市買賣，熱鬧至飯前，市罷而收。蓋杭城乃四方輻輳之地，即與外郡不同。所以客販往來，旁午於道，曾無虚日。至於故楮羽毛，皆有鋪席發客，其他鋪可知矣。其餘坊巷橋道，院落縱横，城内外數十萬户口，莫知其數。處處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絨綫、香燭、油醬、食米、下飯魚肉鮝臘等鋪。蓋經紀市井之家，往往多於店舍，旋買見成飲食，此爲快便耳。

朱輔《溪蠻叢笑・順水班》 蠻事少桑多柘，繭薄小不可繅，可緝爲紬，或以五色染布爲僞，名順水班。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二《土貢考一・歷代土貢》 神宗元年諸路進奉金銀錢帛共二十七萬三千六百八貫疋兩。金二千一百兩，銀一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兩。折銀錢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貫七十七文，疋帛八萬七千八百疋。

同天節進奉一十二萬七百四十三貫疋兩。

《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互市》 真宗景德二年三月令：雄州勿得以錦、綺、綾、帛等付榷場貿易。先是，帝曰：自來輦致錦綺等物，在彼蓋備持禮之用，慮其貿與北客，況戎狄無厭，若開其端，即求市無已，有所不及，即懷慊恨，故有是詔，仍令有司，自今當輦錦、綺等物赴雄州者，先以啟聞待報。

《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左藏庫》 太宗淳化三年九月詔：左藏庫每受納匹帛絹，監官當面點數，不得將赤文不成匹及不堪物納下。

至道二年十二月詔：左藏庫支造衣物匹帛，並用天長尺徑量給付。三年十一月詔：諸州綱運納裹角細絹，如磨擦損估，虧官錢五千已上奏裁，已下與免理納。川峽遠路，不以好弱，悉據數納。

真宗景德二年十一月詔：左藏匹帛，有漬汙狹幅不堪支給者，歲終申三司差官類估，具數以聞。

大中祥符七年九月詔：左藏庫每出染綵帛，須分明雕匹帛、州土字號印霞頭上，候染成看驗交納。

高宗紹興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詔：今後恩賞支賜絹帛，除依紹興二年九

月七日指揮，禁中宮人、公主、命婦、軍功捕盜軍前遣來之人，兩府除轉廳及中丞除授、收茶鹽錢及數支賜許支本色外，其餘窠名並每匹折錢三貫文，如特降指揮令支本色者，每匹增錢一貫文。從户部請也。

《古今事物考》卷三《珍寶・刻絲作》 《格古要論》曰：宋時舊織者，白地或青地子，織詩詞山水或故事人物花木鳥獸，其配色如傅彩，又謂之刻色作，此物甚難得。

馮琦《經濟類編》卷三七《財賦類三》宋高錫《勸農論》 勸農者，古典也。國家歲以舉之，然則勸之道不在勸乎時以耕，時以種，時以收穫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耳。夫農之病者，由乎棄於制度也。制度棄則下得以僭上，是故宮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四者偕作，於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澆詭興焉，業專於是，貨易於是者，利甚厚於農矣。農雖日勸之，豈有益哉。凡民之情所急者利，利苟有取，假嚴刑法以毒之，民亦不顧其罪而趨之矣，利苟無取，假垂仁惠以撫之，民亦不知其恩而背之矣，非民愛其罪而惡其恩，蓋所樂者利也。于今之農，其利甚寡。農家之利，田與桑也。田之所出者穀帛，夫以壑之，婦以蠶之，力竭氣衰，方見穀帛。穀帛之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則其價重。輕重之弊，起於時也。時底於稔，穀帛多矣，租不取焉，農乃易其多以赴征租，故有輕而出，時遇於凶，穀帛逋矣，賦斂多取焉，農乃完其逋以供賦斂，故有重而入。稔既輕出，凶又重入，則田桑之人腹之食，身之衣，亦已懸矣，敢言於利乎，所謂病之深也。且務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貨易於是者，不苦於體，不疲於神，皆坐而獲利焉。即如雕一寸之金，鏤一寸之玉，比穀之價有幾也；文一尺之綺，飾一尺之紈，比帛之價有幾也。既金玉綺紈與穀帛之價不侔，又無凶稔輕重之弊，食以之具，衣以之餘，以此則誰肯勤於農哉。若使雕鏤不如耕鑿，文飾不如經織，寶穀如金玉，貴帛如綺紈，必見溥天之下，有男皆執於耒耜，有女皆務於杼軸，必無曠土無遊民。何者，衆之利薄，農之利厚也。若欲勸於農，先思去於病，若欲去於病，先思舉於制。制度舉，則俾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之規，使下不得宅焉；上之服玩之色，使下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之宜，使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之味，使下不得薦焉。則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盡息矣。制度既舉，病自然去，病既去，農不勸而自勸也，何須歲舉古典哉。

馮琦《經濟類編》卷三七《財賦類三》張方平《論免役錢》 夫民事之利害衆矣。顧率錢之患獨切，故敢具言其事。自古田稅，穀帛而已。今二稅之外，諸色沿納，其目曰陪錢、地錢、食鹽錢、牛皮錢、簿錢、鞋錢，如此雜科之類，大約出于五代之季，急征橫斂，因而著籍，遂以爲常。今以一陳州言之，州四縣合二萬九千七百有餘户，夏秋二稅，凡斛斗一十五萬八千有零，顧正稅並和買紬絹三萬有零疋，絲綿四萬九千有零兩，此常賦也。復有鹽錢一萬五千八百有零貫，並夏秋沿納錢，雖緣敝法承習已久，然此諸色錢，常例亦多用折納斛斗，不悉輸錢也。大槩古今田制，未有輸錢之法也。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土貢一》 〔金〕世宗大定三年十一月，罷貢金線段匹。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〇六《封建一》 〔金熙宗〕皇統二年定制：皇兄弟及子封一字王者，始祖以下子孫。昌傳亦有此文，但無封一字王者五字。爲親王，給二品俸。餘宗室封一字王者，以三品俸給之。

親王，正一品，錢粟二百二十貫石，郡王在從一品内減二十貫石。麴米麥各三十五稱石，郡王減五稱石。春衣羅三十五匹，秋衣綾三十五匹，郡王各減五匹。春秋絹各一百二十匹，郡王減二十匹。綿六百兩。郡王減百兩。正二品，錢粟一百五十貫石，麴米麥各二十二稱石，羅綾各二十二匹，絹各八十匹，綿三百五十兩。正三品，錢粟七十貫石，麴米麥各十六稱石，羅綾各十二匹，絹各五十五匹，綿二百兩。

《全宋文》卷六二宋太宗《罷劍南等州民上供錢帛詔》太平興國七年二月乙亥 先是劍南兩川、嶺南、荆湖、陝西諸州每歲上供錢帛，悉發民負擔，頗爲擾，宜罷之。自今並以傳置卒充其役。《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二之一（第六册第五五六二頁）。又見同書食貨四八之一三（第六册第五六二九頁）。

《全宋文》卷六三宋太宗《諸路錢帛綱運等令驗認封記詔》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 今後諸路錢、帛、絲、綿、綱運，令左藏庫驗認。本州封記全，若有欠折，即隨處官吏、庫司攤填；如元無封及損動封記，並令管押軍將陪填。《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之二〇（第六册第五六八四頁）。

《全宋文》卷六九宋太宗《除興國軍大冶縣所收繒綱錢詔》淳化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興國軍大冶縣魚池潭步地，僞國日，納魚稅外，復于繒綱每夫歲收十錢，頗甚擾，自今除之。《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七之一二（第六册第五〇八九頁）。

《全宋文》卷七二宋太宗《在京榷貨務委監官勘會絹帛價詔》淳化五年三月 在京榷貨務入博絹帛，今後或價減，委監官子細勘會，價長即申三司取指揮。《宋

會要輯稿》食貨五五之二二（第六册第五七五九頁）。

《全宋文》卷一六二秦羲《染院污帛堪製衣服奏》大中祥符九年四月　準宣，與入内殿頭一名，計會内藏庫監官，同看驗染院染經火紕汙繒帛千六百匹。雖不堪封椿，緣裁造院内衣庫稱，堪製造衣服。《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之三（第六册第五六七六頁）。

《全宋文》卷一六五李士衡《請預給河北民帛錢奏》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　本路諸軍，歲給帛七十萬。當春時，民多匱乏，常假貸于豪右，方納稅租，又償逋負，以故工機之利愈薄。請官預給帛錢，俾及期輸送，民既獲利，官亦足用。《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三。又見《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上三，《九朝編年備要》卷七，《寶慶四明志》卷五。

《全宋文》卷二〇八丁謂《請以鹽易絲帛奏》景德二年五月戊辰　往者川峽諸州屯兵，調發資糧頗擾，而積鹽甚多，募南人輸粟平其價，償之以鹽。今儲粟漸充，請以鹽易絲帛。《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〇。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六之五（第六册第五四三四頁）。

《全宋文》卷二一二宋真宗《西鄙運餉士卒放歸並賜錢帛詔》至道三年十一月己卯　西鄙運糧，烝庶勞弊，近遣諸軍輓送，所以息民。今嚴冬在候，士卒亦宜放歸，仍賜緡帛。《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二之三（第六册第五五六三頁）。

《全宋文》卷二一三宋真宗《新衣紬絹錦綺二庫無得停火詔》咸平元年十月　新衣、紬絹錦綺二庫，除監門得存燈火外，自餘無得停火。《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二之二四（第六册第五七一五頁）。

《全宋文》卷二一七宋真宗《禁使臣託西川官吏賤價收買匹帛詔》咸平四年二月　應今後差往西川使臣，更不得託彼處官吏賤價收買匹帛，仍仰嚴行止絶之。《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七之三（第六册第五四四九頁）。

《全宋文》卷二二四宋真宗《榷貨務入中金錢紬絹等納藏事詔》景德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榷貨務入中金錢見錢，並納内藏封椿，其紬、絹、絲、帛納左藏，仍據數兑左藏見錢入内藏。《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之一（第六册第五六七五頁）。

《全宋文》卷二二六宋真宗《左藏庫匹帛不堪支給者歲終上聞詔》景德二年十一月　左藏匹帛有漬汙、狹幅不堪支給者，歲終申三司，差官類估，具數以聞。《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之二二（第六册第五六八五頁）。

《全宋文》卷二五九宋真宗《贈李瀆官賜其家粟帛詔》天禧四年正月庚午　國家念介潔之士，終保令名；舉追飾之文，用旌素履。河中府處士李瀆，衣縷傳緒，儒雅踐方，彊逸自居，恬智交養。殆茲晚節，彌紹清猷，奄及淪亡，良深軫惻。特行賁典，式慰營魂。惟蓬閣之司文，乃儒林之美秩，仍示歸生之轉，兼推給復之恩。申飭守臣，優恤其後。豈獨旌于泉壤，亦足厚于民風。可特贈秘書省校書郎，賜其家帛二十疋、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卹，二稅外免其差役。《宋大詔令集》卷二二〇。又見《宋史》卷四五七《李瀆傳》，《宋元通鑑》卷一五，乾隆《山西通志》卷一八三，乾隆《蒲州府志》卷一八。

《全宋文》卷一〇〇八蔡襄《乞封椿錢帛准備南郊支賜劄子》治平元年七月　臣伏見慶曆年中，因郊禮，遣朝臣於江南等路劃發錢帛。後來或有闕用，時亦遣使。嘉祐七年明堂，爲計校左藏所管錢帛數少，乞差官諸路取撥。去年爲仁宗皇帝山陵並優賞，奏乞朝廷差朝臣撥發茶本錢並諸路寬剩錢帛，今來粗有數目。以此連年劃發，江淮諸路歲計別無寬剩。將來南郊，難更遣使出外取索。又緣内藏庫不住申奏取索累年借過錢帛，並河北、河東、陝西各有非次陳奏。今來若不擘畫，至時竊恐有誤支遣。臣今欲乞將見管錢帛金銀等依附明堂支數封椿，准備南郊支賜，具數於後：

見錢：明堂度支九十六萬二千餘貫，鹽鐵支八萬六千餘貫，共計一百四萬八千餘貫。今椿留一百二十萬貫。榷貨務

銀：明堂度支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餘兩，鹽鐵支三千三百餘兩，共計三十五萬七千九百餘兩。今椿留四十萬兩。左藏庫

絹：明堂度支一百二十萬八百餘疋，鹽鐵支七萬八千四百餘疋，共計一百二十七萬九千二百餘疋。今椿留一百四十萬疋。左藏庫

紬：明堂度支四十萬一百餘疋，鹽鐵支二千八百餘疋，共計四十萬二千九百餘疋。今椿留五十萬疋。左藏庫

金：明堂度支金腰帶計六千七百七十兩，今椿留八千兩。見在金只有八千兩，如有支動，即逐旋撥還元數。

第二等生衣物：明堂度支計錢四十五萬貫，今椿留五十萬貫。

錦、綾、羅、鹿胎、透胎等：明堂度支九萬九千八百餘貫，今椿留十萬貫。

絲：明堂度支三十八萬八千兩，今椿留四十萬兩。

綿：明堂度支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餘兩，今椿留一百五十萬兩。右，謹具進呈，取進止。《蔡忠惠集》卷二二。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之二四（第六册第五六八六頁）。

《元史》卷一〇《世祖紀七》〔至元十六年九月〕庚戌，詔行中書省左丞忽辛兼領杭州等路諸色人匠，以杭州稅課所入，歲造繒段十萬以進。【略】己巳，樞密院臣言：「有唐兀帶者冒禁引軍千餘人，於辰溪、沅州等處劫掠新附人千餘口及牛馬、金銀、幣帛等，而麻陽縣達魯花赤武伯不花爲之鄉導。」敕斬唐兀帶，武伯不花，餘減死論，以所掠者還其民。

《元史》卷一一《世祖紀八》〔至元十七年十一月〕戊申，中書省臣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制曰「可」。【略】〔丁卯〕詔江南、江北、陝西、河間、山東諸鹽場增撥竈户。賜將作院吕合剌工匠銀鈔、幣帛。

《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　廣盈庫，貯紵絲、紗羅、綾錦、紬絹。六庫皆屬户部。

《明史》卷八二《食貨六》　明制，兩京織染，内外皆置局。内局以應上供，外局以備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應機房，蘇、杭等府亦各有織染局，歲造有定數。洪武時，置四川、山西諸行省，浙江紹興織染局。又置藍靛所於儀真、六合，種青藍以供染事。未幾悉罷。又罷天下有司歲織緞匹。有賞賚，給以絹帛，於後湖置局織造。永樂中，復設歙縣織染局，令陝西織造駝毯。正統時，置泉州織造局。天順四年遣中官往蘇、松、杭、嘉、湖五府，於常額外，增造綵緞七千匹。工部侍郎翁世資請減之，下錦衣獄，謫衡州知府。增造坐派於此始。孝宗初立，停免蘇、杭、嘉、湖、應天織造。其後復設，乃給中官鹽引，鬻於淮以供費。

正德元年，尚衣監言：「内庫所貯諸色紵絲、紗羅、織金、閃色，蟒龍、斗牛、飛魚、麒麟、獅子通袖、膝襴，並胸背斗牛、飛仙、天鹿，俱天順間所織，欽賞已盡。乞令應天、蘇、杭諸府依式織造。」帝可之。乃造萬七千餘匹。蓋成，弘時，頒賜甚謹。自劉瑾用事，倖璫陳乞漸廣，有未束髮而僭冒章服者，濫賞日增。中官乞鹽引，鬻鈔無已，監督織造，威劫官吏。至世宗時，其禍未訖。即位未幾，即令中官監織於南京、蘇、杭、陝西。穆宗登極，詔撤中官，已而復遣。

萬曆七年，蘇、松水災，給事中顧九思等請取回織造内臣，帝不聽。大學士張居正力陳年饑民疲，不堪催督，乃許之。未幾復遣中官。居正卒，添織漸多。蘇、杭、松、嘉、湖五府歲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鎮、徽、寧、揚、廣德諸府州分造，增萬餘匹。陝西織造羊絨七萬四千有奇，南直、浙江紵絲、紗羅、綾紬、絹帛，山西潞紬，皆視舊制加丈尺。二三年間，費至百萬，取給户、工二部，搜括庫藏，扣留軍國之需。部臣科臣屢爭，皆不聽。末年，復令稅監兼司，姦弊日滋矣。明初設南北織染局，南京供應機房，各省直歲造供用，蘇、杭織造，間行間止。自萬曆中，頻數派造，歲至十五萬匹，相沿日久，遂以爲常。陝西織造絨袍，弘、正間偶行，嘉、隆時復遣，亦遂沿爲常例。

《明史》卷八二《食貨志六》　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親王，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匹，紵絲三百匹，紗、羅各百匹，絹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綿二千兩，鹽二百引，茶千斤，皆歲支。馬料草，月支五十匹。其緞匹，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米二萬石，鈔萬貫，餘物半親王，馬料草二十匹。公主未受封者，紵絲、紗、羅各十匹，絹、冬夏布各三十匹，綿二百兩；已受封，賜莊田一所，歲收糧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未受封，視公主；女未受封者半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十匹，紵絲五十匹，紗、羅減紵絲之半，絹、冬夏布各百匹，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料草十匹。

《明史》卷二二六《吕坤傳》〔萬曆〕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其略曰：【略】

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逋舍弗蔽，苦藁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黄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採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雨菽湧金，安能爲計。【略】

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户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紬，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至饒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須，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

田藝衡《留青日札》卷二二《端疋》　周制：帛廣二尺二寸爲幅，四丈爲疋。今四丈曰疋，一疋曰端。古者十尺曰丈，倍丈曰端，二丈也。倍端曰兩，四丈也。倍兩曰疋，八丈也。又兩頭曰端，叩兩端是也。

《古今事物考》卷三《珍寶》〔紵〕絲新織者，類刻絲。粗而欠光净謹厚，不逮刻絲多矣。

《古今事物攷》卷四《爵禄》　宗室禄米　親王：唐制歲該米四千八百石，絹肆千八百疋，綿四百五十斤。宋制領節度使，歲該穀二千四百石，錢四千八百

貫，絹二百疋，綾一百疋，羅十疋，綿五百兩。今定米一萬石。郡王：唐制歲該米七百石，田六十頃。宋制領觀察使，歲該米一千二百石，錢二千四百貫，絹二十疋，綿五十兩。今定米二千石。

雷禮《明大政紀》卷九《仁宗昭皇帝》　洪熙元年八月，行在工部奏：內府工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命減半造。

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

王士性《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　杭州省會，百貨所聚，其餘各郡邑所出，則湖之絲，嘉之絹，紹之茶之酒，寧之海錯，處之磁，嚴之漆，衢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略】

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略】

農爲歲計，天下所共也，惟湖以蠶。蠶月，夫婦不共榻，貧富徹夜搬箔攤桑，江南用舟船，無馬，偶有馬者，寄鄰郡親識，古人謂原蠶，馬之精也，彼盛則此衰。官府爲停徵罷訟。竣事，則官賦私負咸取足焉，是年蠶事耗，即有秋亦告匱，故絲綿之多之精甲天下。

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一《農本・經史典故》　周制「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凡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三一《蠶桑・總論》　王禎《蠶練篇》曰：淮南王《蠶經》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黄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其後，禹平水土，《禹貢》所謂「桑土既蠶」，其利漸廣。《禮・月令》曰：季春之月，具曲植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毋觀，去容飾也。省婦使，以勸蠶事。婦使，謂縫線紐串之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無有敢惰。及考之歷代，皇后與諸侯夫人親蠶之事，昭然可見，況庶人之婦，可不務乎？

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三一《蠶桑・總論》　郭子章《蠶論》曰：木各有所宜土，惟桑亡不宜。桑亡不宜，故蠶無不可事。《豳風》之詩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則豳可蠶。《將仲子》之詩曰「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車鄰》之詩曰「阪有桑，隰有楊」，則秦可蠶。《氓》之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隕」，《桑中》之詩曰「期我乎桑中」，則衛可蠶。《皇矣》之詩曰「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桑柔》之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則周可蠶。《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篚織文」，則魯可蠶。青州「厥篚檿絲」，《管子》亦曰「五衆之土，其檿其桑」，則齊可蠶。荆州「厥篚玄纁」，則楚可蠶。孟子告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十畝》之詩曰「十畝之間，桑者閒閒」，則梁可蠶。蠶叢都蜀，衣青衣，教民蠶桑，則蜀可蠶。猶之農夫之於五穀，非龍堆狐塞，極寒之區，猶可耕且穫也。今天下蠶事疎闊矣。東南之機，三吴越閩最夥，取給於湖繭；西北之機，潞最工，取給於閩繭。予道湖閩，女桑、姨桑，參差牆下，未嘗不羨二郡女紅之庶，而病四遠之惰也。夫一女不績，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而況乎半天下女不績也？豈第五十之老，帛無所出？不績則逸，逸則淫；淫則男子爲所蠹蝕，而風俗日以頹壞。今天下門内之德，不其質貞；每歲奏牘，姦淫十五，毋亦蠶教不興使然與？公父文伯母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内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罰，古之制也。」彼大夫之家，而主猶績，奈何令天下女習於逸，以趨於淫乎？國家蠶桑，載在令甲：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田多者，以是爲差。特廢不舉耳。故《月令》躬蠶之禮，魯母績愆之闢，與令甲桑麻之數，此三者，不可謂迂而不講也。

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五八《風俗記第四》　《巴州振文堂記》：惟兹巴土，實壁、集二州之地，風俗安於簡儉，樂於歌舞。本州志有僧問演和尚曰：如何謂之巴州？荅云：灰界勾絲地，雲垂插繭天。薛能《嘉陵驛》詩：雹凉隨雨氣，江熱傍雲根。蠶月繰絲路，農時碌碡村。觀察使定原吕顓《先蠶祠》詩：花繽冰紈寸寸絲，箇中消息幾人知。掇桑試語巴江女，好熟名香報爾師。

宋彭永《上元》詩云：巴人最重上元時，老稚相携看點詩。行樂歸來天向曉，道旁聞得喚蠶絲。注云：巴俗元宵三夜，兒童皆唱巴音徹曉，謂之喚蠶絲。然其俗又以三月三日晴雨爲蠶先兆，諺云：三月三日晴，樹上掛金瓶。言是歲蠶熟也。保寧一府，四月新絲出，輸縣官緡，過此則逋負矣，俗因謂之蠶糧。予按，陳宗虞《城門歌效閭人機杼聲也》，一解云：城門開，羣胥夜來，徑赴我機取我繒。我言織未成，羣我憎。二解云：夜未央，彼胥者胡强掠我織，裂我裳。

疑爾盜也，則執牒亦有章。嗟胥須臾壺漿來，壺漿來。三解云：嗟胥爾嗔繒，實難寧其身，而縶以赴。爺其忤既楚，以贖誰爾數，鬻爾妻孥，爾寧輸。四解云：我有役有租，繒非我輸，嗟爾絲，天産我蚕，我身則寒，繒寧我被，毋樹桑，貽我殃，嗟貽我殃。蓋深以蠶爲累也。是在司土者不擾之耳。

徐學聚《國朝典彙》卷一八《耕蠶》 禮部以蚕事告成，請行治繭禮。令蚕官於蚕婦中，選能繅絲及能織者各十人，欽天監預定繅絲吉日。先期蚕宮令送織婦入織堂，應用繅絲及織造器具工部造用。至期，皇后出宮，警蹕侍從如常儀，至織堂内。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禮畢，遂布於織婦，以終其事。其所繅完，蚕宮令，令織婦於織堂量織用絹幣。完日，蠶宮令徑送尚衣織染等絹局，具奏製造祭服，詔如議。仍命查稿賞織婦例以聞。

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二 太祖嘗謂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定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穀，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隸往往肆侈於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於是省部定職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車輿、器用、衣服各有等差，庶民房舍不過三間，不得用斗栱彩色，其男女衣服並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止用紬絹素紗，首飾釧鐲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銀，靴不得裁制花樣金線裝飾，違者罪之。

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一〇 宣宗謂侍臣曰：「朕嘗歷田野，見織婦採桑育蠶，繅絲製帛，累寸而後成匹，亦甚勞苦。」出所賦《織婦詞》以示，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紅女耕蠶勢勤之狀，作爲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爲圖，揭於宮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其詞曰：「昔嘗歷田野，親覩織婦勞。春深蠶作蟻，五月絲可繅。繅絲準擬織爲帛，兩手理絲精揀擇。理之有緒纔上機，弄杼拋梭窗下織。斯螽動股織未停，雞聲三號先夙興。機梭軋軋不暫息，辛勤累日帛始成。嗚呼，育蠶作繭，未必如甕盎。累絲由寸積爲丈，上供公府次豪家，織者冬寒無挾纊。紛紛當時富貴人，綺羅煒煒華其身。安知織婦最辛苦，我獨沈思一憐汝。」

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一一 英宗初即位，敕工部曰：「洪武、永樂間，各處府縣歲貢綵段，工部驗中方送内庫，且無賄囑及包攬之弊，故皆精密鮮明，足稱朝廷賞賚，亦不虛費百姓財力。近年以來，徒見糜費民財，而段匹多不堪用，此皆有司通同工匠侵盜易換，且聽人包攬解納，及至京，該部該庫官吏人等，又從而求取賄賂，一得其利，遂不辨美惡，悉送内庫，此積年之弊也。今特命司禮監取洪武、永樂間紵絲紗羅綾絹之類，與爾工部及各布政司府縣，務以此爲式成造，其起送至京，令監察御史同爾工部官辨驗，仍委司禮監官參視，敢有漫不知省仍蹈前弊者，通治以重罪不宥。」

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一三 天順時，太監阮忍奏：「蘇杭等處織造上用緞匹七千已完，乞遣内使如舊例督造。」英宗以蘇杭等處高手人匠不多，絲料有限，人民艱窘，遂罷之。

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一六 正德初，禁官員人等勿得用玄、黄、紫三色，民庶之家不許用紗羅紵絲。

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一《風習》 訾贏之習，此其善也。然而風會之趨，人情之化，始未嘗不朴茂而後漸以漓，其流益甚焉。大都薄骨肉而重交游，厭老成而尚輕鋭，以燕游爲佳致，以飲博爲本業，家無擔石而飲食服御擬於巨室，囊若懸磬而典妻鬻子以佞佛進香。甚則遺骸未收，即樹旛鼓，崇朝雲集。德化陵遲，民風不競。此詎可令賈太傅見也？隋志云：冀州於古堯之都也，帝居所在，故其界尤大。信都清河之間，博陵、恒山、趙郡、武安、襄國，其俗頗同。人性多敦厚，務在農桑，好尚儒學，而傷於遲重。前代稱幽冀之士鈍如椎，蓋取此焉。俗重氣俠，好結納，其相赴生死亦出乎仁義。故班志述其土風，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諺云：官不偶，遇冀部。實弊此也。太原山川重複，人性勁悍，習於戎馬，涿郡、上谷、漁陽、北平、安樂、遼西皆連接邊郡，習尚與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俠者皆推幽並云。然涿、太原自前代以來皆多文雅之士。雖俱曰邊郡，然風教不爲此限也。

宋著作郎許亢宗使金行程録略曰：自良鄉六十里至燕山府。【略】自晉割賂，建爲南京，又爲燕京析津府。户口安堵，人物輿庶，州宅用契丹舊大内，壯麗夐絶。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萃於其中。僧居佛地，冠於北方。錦繡組綺，精絶天下。

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一六《禮部下》官民婚禮 〔洪武〕五年六月，定官民婚禮。凡婚禮，納采問名：公侯品官一品至四品紅文綺二疋；五品至九品文綺綾羅隨用一疋。納吉：一品、二品文綺絹各八疋，紅羅紗各二疋；三品、四品

文綺絹各四疋，紅羅紗各二疋；五品至七品文綺絹各二疋；八品、九品文綺絹各一疋。納徵：一品、二品玄纁束帛，用青文綺三疋，紅文綺二疋。禮服用山松特髻，大袖衫，霞帔褙子。常服用珠翠漆紗冠緑襯長襖長裙四襲，釧鐲皆用金。〔三品、四品〕文綺紗綾羅各八疋，絹三十二疋，綿一百兩，大紅羅二疋，綿十六兩，餘同二品。五品玄纁束帛，青紅文綺羅紬隨所用，常服用緑襯長襖長裙二襲，釧鐲以銀鍍金，文綺綾羅隨用。六品不用綿與大紅羅，餘同四品。六品、七品常服釧鐲以銀文綺綾羅隨用，絹四疋，餘同五品。八品、九品不用山松特髻，通用慶雲冠，常服緑襯，長襖長裙一襲，文綺綾羅隨用，絹二疋，釧鐲同七品。請期：一品至四品文綺二疋，五品以下不行此禮。親迎：一品至四品紅文綺二疋，五品至九品文綺綾絹隨用一疋。庶人納采問名、納吉：總行一次禮，上户紅絹四疋，中户二疋，下户一疋。納徵：上户漆紗慶雲冠，首飾用銀，桃紅絹大袖衫，藍青雲素霞帔，緑襯，長襖長裙二襲，用絹及細布，釧鐲用銀，彩絹八疋，紗羅六疋或四疋；中户綵絹六疋或四疋，紗羅四疋或二疋，不用釧，餘同上户；下户綵絹二疋，不用釧鐲紗羅，餘同中户。親迎，上户紅絹或布一疋，中户下户隨所有用之，其牲酒果麵之類各有差。

談遷《北游録・紀聞上》【誥軸】 南京内府織造局神帛堂絲料。制帛一段，長十八尺。料絲十五兩，每尺該絲八錢三分三釐强。

誥軸，一品文職，長丈有二尺，料絲一斤十二兩六錢一分二釐五毫。二品長一丈，料絲一斤六兩八錢六分二釐五毫。三品長八尺五寸，料絲一斤四兩一錢八分七厘五毫。五品長六尺，料絲一斤五錢一分二釐。

勑命一軸，料絲十三兩六錢九分二釐五毫。

誥軸，武職料絲十三兩一錢三分八釐。

談遷《國榷》卷一九《仁宗洪熙元年》〔八月〕行在工部奏：内供綺羅九千匹，下蘇杭織作。上念民艱，減其半。

談遷《國榷》卷二九《代宗景泰元年》〔正月〕辛未，停徵浙直紵絲綾錦。

談遷《國榷》卷三三《英宗天順六年》〔四月〕丁亥，命浙直織紵絲紗羅萬匹。

談遷《國榷》卷四二《孝宗弘治六年》〔十月〕庚辰，西安知府華容嚴永濬疏諫織綵絨。上命織者以進，餘悉停。永濬言：陝西雜造局織造綵絨四十九匹，先坐徵二十五匹，支二千一百七十一金，織造十七人。又拘咸、長、涇、原四縣各匠三百餘人，兩年各匠費七百餘金未完，又徵後幣二十匹。若供尚方，可一襲而止。若賞賚，則赭黄赤紫，非臣下所當。今以三百餘家窮年營辦，以供杼軸，不堪甚矣。

談遷《國榷》卷四五《孝宗弘治十六年》〔三月〕工部員外郎韓大章、主事趙暉督催浙直紵綾紗羅紬五萬五千五百匹，並宿負。

談遷《國榷》卷四六《武宗正德元年》〔五月〕内織染局派浙直織幣二萬四千七百六十匹，尚書曾鈞言民匱，遂減其半。

談遷《國榷》卷六〇《世宗嘉靖三十年》〔十月〕庚申，浙直織紵絲、紗、羅八萬六千三百匹。

談遷《國榷》卷七三《神宗萬曆十三年》〔三月〕詔減浙江織幣，從巡撫王世揚之請。初歲織萬匹，後加二十匹，至是歲再運各四千匹。

談遷《國榷》卷七八《神宗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工部言：内承運庫太監孫順開婚禮紵紗、羅、綾、錦共萬二千七百四十匹，鋪户以織金閙色閙雲花非民間物，一無興販，係冠婚急需，恐誤臨期，乞派原織地方解料，惟常、鎮、徽、揚、寧國及福建行限守催。從之。

沈演曰：袍緞疏初下，計費數百萬，題留錢糧，已先期四五年罄矣，而又不敢質言也，恐大典緣之遲阻也。停舊解，新數雖增而費不溢，其庶乎。緞匹無買例，例起近歲，姦商與中貴交通獲大利，而部受其朘削，矧又以婚禮爲名，乃一疏持之，竟得如期，而户部惜費，衆方疑不敢持。迄今竭太倉無以供，大司徒至不安其位以去，乃明主未嘗不容人守法，而蓄縮遲疑者，任事之大戒也。

談遷《國榷》卷七八《神宗萬曆二十八年》八月辛卯，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言：國家歲入僅四百萬，而歲出輒至四百五十萬有奇，居恒已出浮于入，邇來因事加增，如寧夏用兵數月，約費餉一百八十七萬八千餘金，朝鮮用兵七年，約費餉五百八十三萬二千餘金，又地畝米豆援兵等餉費三百餘萬金，平播之師期年，費一百二十一萬六千餘金，連川中湊辦共二百餘萬，婚禮珠寶等項約九百三十四萬三千餘金，傳造袍服四萬一千餘匹，約一百萬四千餘金，山西潞紬續織四千七百餘匹，婚禮傳買段一萬二千七百餘匹，約十萬餘金，磁器口傳二十三萬五千件，約費二十餘萬金，濬三山口趙家園等處，費二十四萬餘金，而省直災傷，欠段價料銀一百二十四萬五千金，又欠廚料九萬六千餘金，積之亦既二千六百餘

萬。當帑空之時，講濟虛之策，惟節省最要。臣請減織造以拯民命，止營建以贍邊儲，停珠玉以貽燕翼，審採辦以濟國用，趣大工以省煩費，發內帑以救燃眉。不報。

談遷《國榷》卷八四《光宗泰昌元年》〔八月〕丁未，巡按直隸御史田生金言：工部坐派應天、徽、寧、廣德織幣三萬二千九百匹，歲造不預焉。原無額編，惟留工部各司料價支之。按價值舖墊等銀三十二萬五百九十兩有奇，節年存庫及見徵料價止十六萬一千二百餘兩，除初運外，次運僅十之二三，後運不知安出也。大抵一運之費，非三年料價不能供，三運之需，非三年蓄積不能辦，除歲造例進外，其改造三運，乞賜停止。從之。部覈蘇、杭當停者。

陳子龍等輯《明經世文編》卷一四四何瑭《織造議織造絲料》照得諸司職掌內開，凡織造供用袍服段疋，及祭祀制帛，須於內府置局織造，其所用蠶絲、紅花、藍靛，於所產去處稅糧內折收，按歲差人，送庫支用。是知織造制帛絲料，會有在丙字庫支用，係祖宗正法。嘉靖四年，料造制帛一萬五千段，本部失於查照，將該用絲料不作會有行丙字庫支用，却作會無行應天府舖户買用，實係違法。參照舖户何輔所告，情既可憫，理亦甚直，既丙字庫申有堪用細絲，擬合將原擬行應天府舖户買絲一節，改正會有行丙字庫支用，已經行移神帛堂，遵依選用，及條送南京禮部擬行會題去後。今准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高某等揭帖，內稱神帛堂堂長稟稱，丙字庫絲不堪織造。臣等參看得丙字庫內外官員吏典人等，職專收支，乃將稅糧折收，串五細絲盪收粗絲，以致不堪織造支用。若非受賂狥私，亦係怠職悞事。查得《大明律・起解金銀足色條》下，凡收受諸色課程變賣物貨，起解金銀，須要足色，如成色不及分數，提調官吏、人匠各笞四十，着落均賠還官。所據該庫內外官員吏典人等，相應比附前律，查提究問。但該庫申稱所收絲堪用，又經守備官選中，今神帛堂却稱其絲不堪，參以舖户告詞，中間恐有別情，乞勑該部計議，合無將該庫內外官員人等，比附前律提問，惟復別有定奪，通行奏請上裁，候有成命，遵照施行。再照揭帖，又稱神帛堂急缺織造絲料，要行從長議處。參詳主意，不過要照舊行應天府舖户買用。臣等議得買絲違法損民，且使折收絲終歸無用，公私兩病，深爲未便。本部既知其弊，豈可復行。但本堂執稱該庫所收串五絲俱不堪用，若不急爲議處，往來駁難，不免悞事，乞勑該部移文户部，轉行南京户部計議，合無將明年以後湖州府解到串五絲，徑送本堂收用，仍行移丙字庫知數，公私兩便，庶經久可行。又查得諸司職掌，內開蠶絲出產，在浙江湖州府，每年該折收六萬斤，見今每年折收串五絲荒絲各止二萬兩，計各止一千二百五十斤。其神帛堂每年該用絲數，累次行查，堅不准行，以此不知的數。據守備平日口稱，每年織三千段，該用絲二千八百十二斤八兩。又查得內織染局所織誥勑絲料，亦該在丙字庫支用，每年織一千道，計該用絲若干斤。照得見今折收串五絲數少，支用不敷，不免又費議處，亦乞轉行南京户部，計議再查。神帛堂如果每年織制帛三千段，則串五細絲，再加派二千七百五十斤，務勻兩衙門支用，此係舊制，不爲多事。再照丙字庫，見有絲近年者已該三萬五千餘斤，遠年者不知其數，既各衙門俱不支用，俱將化爲灰燼，似亦可惜，亦乞轉行南京户部議處爲便。

制帛一段，長十八尺，料串五絲十五兩，每尺該絲八錢三分三釐强。誥命一品文職長一丈二尺，料串五絲一斤十一兩六錢一分二釐五毫。二品長一丈，料絲一斤六兩八錢六分二釐五毫。三品長八尺五寸，料絲一斤四兩一錢八分七釐五毫。五品長六尺，料絲一斤五錢一分二釐。勑命料絲十三兩六錢九分二釐五毫，誥武職料絲十三兩一錢三分八毫。此料數係織造原數，今以制帛分兩丈尺計之，似乎至多，當時亦欲題准減省，後以遷官未奏云。

傅維鱗《明書》卷六《仁宗本紀》洪熙元年，詔罷西洋寶船，雲南取寶石，交趾採金珠寶石，各直省徵錦緞及書畫，迤西索馬，窑場造瓷器，採辦木板，進貢海味異果，並諸擾民者，悉皆罷之。

傅維鱗《明書》卷四二《方域志四》成都府，苦多工巧，綾錦雕鏤之物被天下，昔置錦官主之，曰錦官城。

傅維鱗《明書》卷四三《方域志五》千崖宣撫司，四時皆蠶，能織緜布。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六二《禮部二〇・房屋器用等第》凡傘蓋，洪武元年，令庶民並不得用羅綿涼傘，許用油紙雨傘。【略】二十六年定，一品二品，銀浮屠頂茶褐羅表，紅絹裏，三簷。三品四品，用紅浮屠頂，茶褐羅表，紅絹裏，三簷。以上傘蓋，俱用黑色茶褐，雨傘，俱用紅油絹。五品，用紅浮屠頂，青羅表，紅絹，裏兩簷，雨傘同四品。六品至九品，用紅浮屠頂，青絹表，紅絹裏，兩簷，雨傘俱用油紙。【略】

凡帳幔，洪武元年，令並不許用赭黃龍鳳文。職官一品至三品，許用金花刺繡紗羅，四品五品，刺繡紗羅，六品以下，許用素紗羅。庶民用紗絹。

三年，令職官一品至五品，帳幔許用綾羅紗，被褥用紵絲錦繡。六品至九

品，帳幔許用紗絹，被褥用綾羅紬絹。庶民用紬絹布。

方以智《通雅》卷三七《衣服・布帛》 無文曰縵，刺繡曰紝，錦繡之質曰地。錦，織綵爲文也。繡，刺綵爲文也。《左傳》杜預注：五色備謂之繡。一作綉。縵，莫半切。無文之帛也。《漢律》曰：賜衣者縵表白裏。《周官》「卿乘夏縵」，鄭氏曰：無瑑也。《傳》曰「絳服傘縵」，杜氏曰：無文也。音與漫、平聲。鞔謨官切。通。凡祭祀奏縵樂，謂琴瑟之屬，被之以絲，《學記》操縵是也。紝，莫到切，見《急就章》，一作純。謂刺七亦反也。凡錦繡皆有地，《魏志》賜女倭以絳地交龍錦、絳地縐粟罽、裴松之不知，乃欲改地爲綈，引漢文弋綈，殊可笑也。

最細曰纖，稍粗曰縞，湅縐曰練，並絲曰縑，扁緒曰縜　小顏解縠爲素之精者，而又曰縞，此皆由康成臆說，以纖爲黑經白緯，故後人無憑耳。按《禮》以縞爲未純吉之服，而縞冠以素紕之，明縞粗于素也。「祥而縞」，「禫而纖」，則細爽如常，其解縞爲細繒者，非矣。《禹貢》：「厥篚玄纖縞」。玄白二色，而纖縞二種，纖爲最細，縞稍粗也，確矣。其曰練者，湅繒也，煮縑而熟之也。《慌氏》湅絲，湅帛，馬后衣大練是也。單曰素者，絹之精白，用書寫也。素白，緻繒也。《小爾雅》謂繒精曰縞，縞粗曰素，皆臆耳。劉向典校書籍，先書竹，可繕寫者以上素。《淮南子》曰：素之質白，縑之性黃。此以縑爲今之生絲絹矣。《說文》「縑，並絲繒」，此以爲今之雙絲矣，當以《淮南》爲是。二丈爲端，二端爲匹，兼義也。《說文》：「縜，並列切。扁緒也。」唐貞：豫州雙絲綾，（錦）〔綿〕州雙紬。兼絲也。杭曰白編，扁緒也。郭璞曰：短度絹曰葉輸。言薄也，薄者扁緒，今杭州杭緒應是此類。

纖素爲文曰綺，光者曰綾，冰素、方空、縠羅皆紗也。紗至輕者曰輕容。綃，厚繒也。紵，綿紬也。紬之粗者曰紵，精者曰綿，其粗曰絮　綺，文繒也，纖素爲文曰綺。《魏都賦》「羅綺朝歌」，《子虛賦》「雜纖羅」，已明是今紗羅之羅矣。陸務觀曰：遂寧出越羅，似會稽尼羅，今三梭羅。師古曰：綾，今之雜小綾也。戴氏曰：紵地而織文者也。唐潤州貢方棊、水波綾，豫州灘漉綾，定州兩窠綾，澧州龜子綾，閬州重蓮綾。《釋名》曰：縠，胡谷反　紗也。所云霧縠，言其細而起雲耳。《章紀》詔齊省冰素，方空縠，吹綸絮，皆紗。許氏曰細絹，不如劉熙矣。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嫌羅不著愛輕容」，李賀詩「蜀煙飛重錦，峽雨測輕容」，元微之寄白樂天詩「白輕容」是也。《賓退錄》言宋貢輕容方紋紗，伯厚以縐與縠並稱，曰紡絲而織之。《詩》有縐絺，

盍今之縐紗，實雙絲紡線而織者也，重三斤五兩，謂之平紬。范雎綈袍，綈，杜兮反　注：盍今之純也。絡即生綃，綃即繒字，商支反。俗作紬，一曰今之綿紬是也。《說文》：「繒，粗緒也。」《廣韻》：「繒繒似布。」繭古作繭，蠶絲白色也。衣以繭絮之曰繭，纊爲繭，緼爲袍　《記》曰：「子羔之襲也，繭衣裳。」鄭曰：若今大褐。抽引粗繭紡而織之曰紬，紬之粗者曰紵，胡甘反。繭滓所抽頭絲也。今河南與桐城皆有狼頭土紬，甚粗，衣之起毛，可作袍。漬繭擘之，精者曰綿，粗者曰絮。今謂新者曰綿，故者曰絮。古言纊即綿，纊或作統。自古至唐初，尚未知木綿之可以爲絮。董京乞殘碎繒絮，陶潛言敗絮自擁，皆非今之絮也。北周制，庶人以上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九種。綿綢即綿紬。絲布以絲襍布縷織之，身之曰今兼絲布。圓綾，上綾也。紗，方曰紗也。絹，細縑，綃，生絲而薄也。古莆、繆通。葛，布，葛越，夏布。今人絲兼綿紗織成溫爽，不知古人雜麻何如也，身之即以爲今兼絲，恐尚不同。《元豐九域志》言貢物有隔織十八匹，縹絲紬二十四。

官修《明實錄・明太祖實錄》卷二〇六 〔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壬申，詔工部罷天下有司歲織段疋。凡有賞賚，皆給絹帛；如或匱乏，即就京織造。

官修《明實錄・明宣宗實錄》卷八 〔洪熙元年八月乙未〕應天府尹薛均奏：「自永樂二十年至今年六月，工部及光祿寺買民間段疋紗羅猪羊等物價鈔，乞于南京天財庫給民。」上諭行在户部臣曰：「買物踰三年不給直，民何所資？此有司不恤民也。其速支給。今後官買物，不即時給直者罪有司。」

官修《明實錄・明英宗實錄》卷一四七 〔正統十一年一月〕庚午，命直隸蘇、松及浙江杭州等府織金綵花素各色紵絲、紗、羅、綾、紬、錦九千匹。

官修《明實錄・明英宗實錄》卷三三九 〔天順六年四月丁亥〕命直隸、蘇、松及浙江等處仍增織紵絲、紗、羅一萬匹。初，天順元年令織三萬四千七百匹，以詔減一萬，至是復徵之。

官修《明實錄・明孝宗實錄》卷五四 〔弘治四年八月〕工部尚書賈俊言：「蘇州、浙江，近被水害，民不聊生。而頃者織造段疋之令，至於再三，其數不下數萬。以瘡痍未起之民，加煩重不堪之役，誠可憫惜，乞暫令停免。」上曰：「諸府既有水灾，今次所欠段疋，羅、紗，姑令免織，俟明年秋熟後，陸續織造供用。」

官修《明實錄・明孝宗實錄》卷一五八 〔弘治十三年正月丁卯〕工部尚書

徐貫等言：「近歲織造改樣紵絲、紗、羅等數至萬計，工未就緒，今又令蘇、杭等府織各色花樣一千五百餘疋，每疋價銀有多至四五十兩者。奇巧過多，費用不貲。皇上敬天勤民，崇尚儉朴，必無此事。蓋由司其事者，先意開導，以爲希寵之地，而不恤百姓之艱難，奢靡之害政故也。況近年以來，上天示戒不一，此正皇上側身修行，子惠困窮之時，豈宜復有此舉？伏望斷自宸衷，不惑群議。凡前項織造，一切停免，天下幸甚。」不允。

官修《明實録・明世宗實録》卷三四 〔嘉靖二年十二月〕庚戌，先是，禮科給事中章僑言：「道路傳聞，鎮守浙江太監梁瑶遣人挾貲營管織造。事有無雖不可知，臣竊爲天下慮此舉動。蓋自兩浙等處添設内臣專管織造，正德年間，或萬金而傳一人，或數人而守一缺，參隨狼虎，名色繁多。初任有拜見，歲時有節禮，各行有分例，科派有扛解，樣段動以數千，帶造多逾本數。稍不稱意，輒遭毁裂，故有變產鬻子抵賠者。諸凡苦狀，不可勝言。幸明詔停革，與天下更始，甫及二載，豈宜後有此舉？矧四方災變，報無虚日，窮民九死一生，不宜重困。乞勅下司禮監移文梁瑶，戒無生事。」疏入，下所司知之。已而，内織染局太監刁永等果稱：「上用袍服及四宫等服御織造不給，乞依成化、弘治年間例，差本局官二員，請勅往蘇、杭等五府提督織造。」事下工部議。工部覆言不可。而吏科給事中曹嘿、兵科給事中張原亦以爲言，章俱下所司。工部覆言：「宜如言官所奏，無累聖德。無已，可出示袍服花樣，令鎮巡、三司官如式織造以進，無煩内臣提督。」弗允。於是大學士楊廷和等乃疏曰：「今年直隸、浙江等府，水旱異常，額徵稅糧尚冀蠲免，若更差官織造，一切物料工役，何能措辦？非惟逼勒逃亡，抑恐激成他變。況經過淮、揚，邳諸州府，見今水旱非常，高低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田土，槩被淹没，百里之内，寂無爨煙，死徙流亡，難以數計。所在白骨成堆，幼男稚（安）〔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可數十；母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官已議爲賑貸，而錢粮無從措置，日夜憂惶，不知所出。自今抵麥熟時尚數月，各處饑民，豈能垂首枵腹，坐以待斃？勢必起爲盜賊。近傳鳳陽、泗州、洪澤饑民嘯聚者，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客商舡，無敢誰何，未知何日勦平。況將來事勢，尚有不可預料者。臣等職叨輔導，實切驚懼。所有勅書，決不敢撰寫。」疏入，上曰：「織造自是累朝事例。矧兩宫進用及朕常用袍服，一切缺乏。管業已差，即撰寫勅來，無具擾執拗。」時九鄉尚書喬宇等，六科給事中解一貫等，十三道御彭占祺等又皆極陳其不可。廷和等復上疏曰：「臣等備員大臣，素蒙體貌。不意聖明，一日有此。臣等固當引身求避，以明不可則止之義。但展轉思惟，不無庶幾改之之望。臣等所爲惓惓，非敢瀆擾陛下，誠恐災傷窮民，不堪織造之擾，千百成羣，起而爲盜，以擾天下也。亦非敢固執己見，違拗不通。所執者祖宗之法，望陛下遵而行之，以保宗社，勿與天下公議大相違拗，以取議後世也。今臣等言之不聽，九卿言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之不聽，獨二三邪佞之言聽之不疑，陛下獨能與二三邪佞之臣，共治祖宗天下哉！陛下謂織造是累朝事例，臣等考諸洪武、永樂，下迨天順，並無有此。惟成化、弘治間行之。憲宗、孝考恤民節財，聖德美政，非止一端，此蓋非其美者。陛下他皆不之法，獨取此不美之政以爲事例乎？方陛下登極之初，諸所傳設鎮守、市舶及看守珠池等官，臣等先後具題，俱蒙俞允，勅書免撰。海内之人，方傳頌聖政之美，聖量之寬，何意今日乃獨不蒙嘉納。且特降前旨，雖出御批，不知撰寫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我祖宗朝諸所批荅，俱由内閣擬進，惟正德年間，權姦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營求御批，以濟其私者。新政以來，不曾明正其罪，遂令此輩小人，敢於今日復蹈覆轍。陛下何忍墮其姦計，壞祖宗之法度哉！祖宗天下，至正德間幾傾覆矣，賴陛下再造，轉危爲安，中外軍民，始獲甦醒。然國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年間，百不及一二，今日豈堪更自敗壞耶？興言及此，可爲流涕。臣等實不敢撰寫勅書，以重誤國殃民之罪。伏望俯采廷議，停止差造。仍將前項蒙蔽蠱惑邪佞小人遠斥，不許仍侍左右，以杜後來亂政壞事之漸，允爲宗社無疆之慶。」報曰：「卿等所言，具見忠誠愛君恤民至意，朕已知之，宜安心治事。但此事業已差官，其寫勅造行，第令安静無擾可矣。」後給事中張翀等、御史謝汝儀等、主事黄一道等各疏言宜信人任臣，停止織造，以元聖德，保盛治，俱報有旨。

官修《明實録・明世宗實録》卷九一 〔嘉靖七年八月〕南京織造制帛絲料，例坐上元、江寧二縣鋪户買辦，後從應天府尹王爚議，請于南京丙字庫所收貯絲内擇取應用。至是，守備太監高隆疏言：「本庫絲料不堪織造。」上曰：「制帛乃奉享祀至重儀物，宜照祖宗舊例行。」

官修《明實録・明神宗實録》卷三〇九 〔萬曆二十五年四月辛酉〕，刑部左侍郎吕坤疏言收拾人心數事：「洮、蘭之間，小民織造貨販以糊口。自傳造以來，百姓苦于催逼，棄桑農而捻線者數百萬人，提花染色，日夜無休。至于山西之紬、蘇、松之紗、羅段、絹，歲額已自日盈，與其積于無用，孰若定有以常。如四季袍服，歲用千疋，則造一年，預造一年。是宫中省收藏之累，天下無多取之

憂，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略】疏入，不報。

官修《明實録・明神宗實録》卷四三一　〔萬曆三十五年三月甲子〕，緩浙江織造歲運，從浙江撫按之請也。先是，萬曆三十三年題派各項袍段二萬餘疋，料價三十八萬三千餘兩。計三分派辦，户四工六，共辦二十五萬五千四百餘兩，該省自辦十二萬七千七百餘兩。共作十運，每運三萬八千三百餘兩。每歲兩運，除完四運外，尚六運未開。而工部四司料銀題留已盡，户部京儲又乏，江西所借協濟之數亦窮。浙江撫按屢以民窮加派爲憂。工部侍郎劉若霖乃請寬限以紓民力，每歲量停一運，每運分爲二班，春秋解進。蓋運緩數分，則區處有方，物力易集。乃依萬曆二十四年五運分作十運，春秋起解之例議上，從之。

官修《明實録・明神宗實録》卷四七五　〔萬曆三十八年九月戊申〕工科給事中馬從龍上言：「頃内織染局僉書楊進昇題織上用龍袍（貯）〔紵〕絲、紗、羅等四萬套疋。竊惟我國家設南北織染局，南京供應機房，又有各省直歲造，原足供用，未有派及蘇、杭者，後因急缺，間一行之。皇上御曆之初，即行停止，撤回太監曹金，甚盛心也。萬曆四年，以大婚需用，復題派一次。至萬曆九年，不知何故，復題派一十五萬套疋，繁苦極矣。至二十七年，前數將完，又派四萬一千九百餘疋。三十二年，復傳補二萬六千餘疋。今幸將竣事，東南之民固日夜以冀中使之撤，而該局又有此請。夫袍服皆細巧，龍文織金粧綵料墊等費，每套疋幾可抵中人之産。此外又有額外改造，傳派綾紗，頭緒多端，所糜費不知幾鉅萬。此項錢糧，原無額設。先年搜括庫藏，扣留工料、匠價，留事例，留解部半稅，借船料，原議户四工六。夫工料、匠價、稅銀，皆大工所需，不當奪之，然猶曰本部銀供本部用也。户部即曠罰、事例、鈔關、雜課，一一皆接濟軍國之需也。九邊督促，急如星火。織造每二三年費輒百萬，以四分計之，即損邊四十萬矣！皇上四時服御，寧須幾何？累年解進，收貯甚多。在皇上積之爲無用，在地方輸之爲甚難。損閭閻之害已難堪，損邊餉之害尤叵測，何樂于爲此也？伏乞即行停止浙直織務。無已，請勑工部轉行浙直撫按，通查每歲應留工料、匠價，半稅幾何，或稍益以南部及事例錢糧，酌爲中數，一切傳奉改造綾紗，皆取給焉。不足則減額，甚不足則不減。蓋額者，該監局信口取盈之數，而錢糧、邊情至重，必不可輕動絲毫，襲户四工六之謬説，爲御肉充腹之愚計。則克儉有光于聖德，而國計民生兩有所裨矣。」疏入，未報。已而工部右侍郎劉元霖、輔臣葉向高相繼以停止、減額爲言，得旨：「龍袍（貯）〔紵〕絲等項皆年例，止用供用進賜之需，且各節令所費不貲，難以停止。但念帑乏民窮，准於新派四萬疋中減三分之一。其餘併先年傳織未完者，都着陸續接織，分運解進，不得遣悞。」

官修《明實録・明神宗實録》卷四八九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己酉，工科右給事中張鳳彩言：「内承運庫坐派浙直紵絲、紗、羅、綾、紬、絹帛，山西潞紬，共四萬三千三百三九十餘疋段。南京供應機房，原備不時，織造工料，取之南工部。如必欲派之浙直，責之撫按，國家原無此項錢糧。近年借及户部，借及漕庫，一經那移，吏書爲姦，不肖有司，因緣染指。名雖云借，幾時辦還？究歸朘削閭閻，此殃民之大者也。舊制長以三丈五尺爲度，嘉靖中改造猶然。今改爲四丈二尺以上。除上用可遵近例，賞賜非内外臣工則夷人耳，何必加數糜費！若山西土瘠民貧，舊特傳織甚稀，近年罷織未久，應免以甦災地孑遺之民。又歲造，改造，原屬有司，撫按之法得以加之，故漁獵之弊少。自三十一年歸内監魯保，更多一番須索之苦。乞仍歸有司便。」給事中馬從龍繼言：「潞紬供億之苦，一紬之費，官價之外，不啻三倍，而勞擾鞭朴不與焉。山西糧餉，盡解三邊，歲以拖欠爲憂，加以連歲旱荒，搜剔殆盡。如萬不得已，照先年召買事例，令工部行之便。」俱不報。

官修《明實録・明熹宗實録》卷二二　〔天啟二年五月甲辰〕，奪吏科給事中章允儒俸一年。先是，允儒疏乞裁減上供袍服以甦民困，上傳擬旨杖謫。大學士葉向高等再疏申救，言：「袍服一事，臣等曾疏請酌量減省。蓋見東南民力已竭，供應不支，人心嗷嗷思亂，故欲假曠蕩之恩以收拾之，而未蒙允行。允儒曾爲華亭知縣，親覩地方困苦之情形，今在言路，不得不言，且據事直陳，無甚觸犯。若加之罪，人且議皇上以袍服而處言官，其累聖德不小。乞依臣擬，量加罰治。」乃止奪俸。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九《土貢二》　〔明世宗嘉靖〕四年，詔浙東貢幣，悉以銀充。

甯波知府楊最言：本郡僻處海陽，地不産桑，所貢綺繒，乞改貢價料。從之，今今歲諸幣未具（音）〔者〕俱聽入金，民以爲便。

《常熟縣嚴禁致累綢鋪碑》天啓三年　直隸蘇州府常熟縣爲待憲號冤憐，准立碑事。蒙直隸監察御史潘批，據本縣鋪户林輝、吕南、邵賢、劉世、馬龍、王羽、許淳、楊選、鄒坤、王倫、楊科、葉魁、陳尾等呈詞前事，呈稱：輝等微業小民，勉爲糊口之計，切今當官煩苦，首莫甚于此也。憲台憐憫禁革，纖毫不染。民間恩例，公價平買。概縣遵奉立石，萬姓沾恩，諸民感德。惟獨常熟未經刊刻，故違

沉蔑恩典，姦書狡吏專權，不遵禁例，不恤民艱，而視鋪家反爲魚腐。凡遇上司臨案，乘機混出朱牌，拴通狼役，科需常例。官價毫無，執行差派；公堂瞞天錦帳，私衙綾紆鋪陳，灑綫椅褥桌圍，五色紗羅綢緞，圍屏錦軸，結采賞紅，然非百金不能爲也。開單任取，計稱撮應。不用者私匿無求，已用者價無毫給。嗟呼！民脂有限，姦徒利弊無窮。輝等受其苦楚，而非朝夕之冤。力竭脂枯，實難支應。若不投號，生路必絶。于今七月十六日，具呈都院王爺，蒙批：一切浮費，嚴行禁約，並不許騷擾民間，致累鋪户，仰縣立碑。繳。蒙院恩准立，輝等焉敢擅爲，待憲叩鳴憐准，以便備石興工，永垂沾惠無疆，萬古流芳。等情。蒙批：騷擾鋪行，久有明禁，仰縣查報立石。繳。蒙此，按照先蒙欽差督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批：據鋪户林輝、邵聘賢等呈詞，爲冒死號憲，憐准立石，萬古流芳，永垂沾惠事。蒙批：仰縣將一切浮費遵行禁約，並不許騷擾民間，致累行户。繳。蒙經喚集原呈鋪户林輝、邵聘賢等赴縣查議立石間，隨據林輝等投爲號天給示永禁立石，以蘇積困等事。據此，案經出示嚴禁去後。今該本縣知縣宋，看得綢鋪之承值，以浮靡濫用，致虧貲本，誠可矜憫。及查前縣業雖申禁，未經立石，致林輝等請干兩臺憲禁，不啻諄切。本縣莅任，即經厘剔夙弊。諸凡鋪行，並不干擾。今蒙憲示立石，永遵無替。具由申，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潘批開：准速立石興工。繳。又蒙欽差整飭蘇松兵備兼理糧儲水利浙江提刑按察司副使熊批開：鋪行申禁已久，況奉兩院嚴批，准勒石永遵。繳。蒙此，擬合遵行，須至立石者。天啓三年正月　日。

知縣宋賢、縣丞何起任、孫文奇、主簿王好仁、陳所見、典史謝朝采、吏秦士琦、書顔廷用。

張履祥《補農書》卷上《蠶務》　〔潮州〕男耕女織，農家本務，況在本地，家家織紝，其有手段出衆，夙夜趕趁者，不可料酌。其常規，婦人二名，每年織絹一百二十疋，每絹一兩平價一錢，計得價一百二十兩。除應用經絲七百兩，該價五十兩，緯絲五百兩，該價二十七兩，籠絲錢家伙線蠟五兩，婦人口食十兩，共九十兩數，實有三十兩息。若自己蠶絲，利尚有浮，其爲當織無疑也。但無頓本，則當絲起加一之息，絹錢則銀水差加一之色，此外又有鼠竊之弊，又甚難於稽考者。若家有織婦，織與不織，總要喫飯，不算工食，自然有贏，日進分文，亦作家至計。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蘇州府》　古名會稽、吴郡、平江。　巡撫駐劄。元爲平江路，屬江浙行省。吴元年，改爲蘇州府，直隸部。　領州一，縣七。田土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零，糧三百五十萬三千九百八十石零，實徵秋糧二百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石七斗四升，織造紵絲一千五百三十四疋，絹八百六十五疋，四司額派銀三萬九千二百四十五兩，入太倉庫餉銀十萬五千五百五十四兩零。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松江府》　領縣三。　田土四萬四千四百七十七頃三畝零，糧一百三萬一千四百六十石，入太倉庫銀二萬一千六百二十六兩四錢，織造紵絲一千一百六十七疋，絹八百六十五疋，四司額派銀二萬四千一百二十一兩。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常州府》　領五縣。　田土六萬四千二百六十五頃九十五畝零，糧七十六萬一千三百四十石零，絹一千八百九十疋，四司額派銀二萬四千六百六十四兩零，解紵絲二百疋，入太倉庫銀二萬二千四百七十八兩零。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寧國府》　領縣六。　田土三萬三百三十頃七十八畝零，糧一十萬三千三百十石零，絹三十疋，絲三百四十三斤，四司額派銀九千二百五十七兩零，紵絲六百九十六疋，解生銅七百三十三斤，入太倉庫銀一萬九千八百六十七兩三錢。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徽州府》　領縣六。　田土二萬五千四百七十八頃二十七畝零，糧一十三萬一千六百三十石零，織造紵絲七百二十一疋，絹九千七百九十四疋，四司額派銀一萬九千五百二十九兩零，入太倉庫銀二千一百二十七兩五錢。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廣德州》　領縣一。　田土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二頃四十四畝零，糧一萬七千六百九十石零，絹十九疋，絲一百十六斤，四司額派銀一千七百七十四兩，紵絲二百四十疋。

顧炎武《肇域志・山東・東昌府》　物産　閭境桑麻，男女紡績，以給朝夕。三家之市，人挾一布一縑，易擔石之粟。紬纊唯濮州及冠縣之清水稱良。

顧炎武《肇域志・山西》　潞安更置府，地狹人煩，逐末練織之役，徵繁而稅重，杼軸大束之刺輿焉。

沈自南《藝林彙考・服飾篇》卷一〇《繒帛類》　《演繁露》　繒，厚帛也。蔡邕《女誡》曰：繒貴厚而色尚深，爲其堅韌也。按，此即厚帛乃始名繒，其著色深也。

《嬾真子》　元城先生嘗論及漢高帝功臣曰：屠狗販繒之徒。呼繒字與餗相近，後檢《漢・灌嬰傳》顔師古注云：帛之總名而已。今按《韻畧》繒，慈陵切。注云：帛也。增，咨登切。則世人以繒爲增，誠非也。《尚書》「厥篚玄纖縞」，孔安國注云：玄，黑繒也。縞，白繒也。《釋音》云：似陵反。《禮運》云：「瘞繒。」鄭玄注云：玄帛曰繒。《釋音》：似仍反。《左氏》「衞文公大帛之冠」，注云：大帛厚繒。繒，疾陵切。《晉書・地理志》：繒，才陵反。以諸音義考之，當以疾陵爲正。

《雋言》　綃表。見《楊后傳》，注云：《説文》綃，厚繒也。音大奚反。

《雋言》　《應劭傳》：緹縗十重。李賢等注云：縗音襄。緹，赤色繒也。

沈自南《藝林彙考・服飾篇》卷一〇《繒帛類》　《名義考》　杜預曰：二丈爲端，二端爲兩，所謂匹也。是每匹長四丈，中分之，向裏卷其末爲二端，二端兩也，其實只一匹。此胡大監旦致仕遇赦，賜高年束帛當十端。夏竦鎮襄陽，選縑十匹贈之，胡却還其五也。又《曾子問》孔穎達疏云：丈八尺爲端。十端，六纁四玄。五兩，三玄二纁。説又不同，匹與疋同。《爾雅》「倍兩謂之匹」是也。

《余氏辨林》　喪家送帛，每曰帛一束，殊未知束之義。案，「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註云：十箇爲束，每束五兩。蓋以四十尺帛從兩頭各卷至中，則每卷二丈爲一箇束帛，是十箇二丈今之五匹也。

唐甄《潛書》下篇下《惰貧》　震澤之蠶半稼，其織半耕。沸鹵漬卵，蠶壯絲美。唐子以家室處於沈氏之廬，制服，安習綫綿爲經，寒，不及緯，市之，授諸嚴氏之婦沈孟。孟煮橡實之冠以爲色，登機而織，間以爨乳嬉語，不盡三日而成。孟裁，妻佐縫，服之甚康也。絲不於市，綫不於市，色不於市，織不於市。

一婦之手，歲可斷百疋。嚴氏不耕，夫並作則倍，有事損十三。一畝之桑，獲絲八斤，爲紬二十疋。夫婦並作，桑盡八畝，獲絲六十四斤，爲紬百六十疋。嚴氏故有土一畝，易桑，損十五，以食三口，歲餘半資。菜茹蔭桑，瓜豆緣垣，牧豕陰雷，放雞鄰疆，抑又爲利。嚴氏不然。桑不盡土，不翦，不壅，機廢不理，不畜，不蔬，故其貧甚於無藝者。察一鄉之人，無大異者。以斯觀之，謂吴地盡利，殆不然矣。

唐甄《潛書》下篇下《教蠶》　吴絲衣天下，聚於雙林；吴越閩番至於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吴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於空虚；室廬舟楫之繁庶，勝於他所。此蠶之厚利也。四月務蠶，無男女老幼，萃力靡他。無税，無荒，以三旬之勞，無農四時之久，而半其利。

楊屾《豳風廣義・原書》　陝西西安府興平縣監生楊屾，謹爲敬陳桑蠶實效，廣開財源，以佐積貯，裕國輔治，以厚民生事：恭惟我朝定鼎以來，皇恩屢沛，厚澤深仁，淪肌浹髓。屾雖跧伏草莽，敢忘雍熙大化。念野人曝背食芹，猶欲上獻，今有桑蠶美政，已獲親經實效，上廣倉廩之儲蓄，下備生民之衣帛，開利之源，莫大於此，實有補於國計民生，豈能隱忍不言。然事雖平常，實係生民重大之務，非三申五令，遂可成功。若非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建功立業之賢，忠君愛民之誠，豈能任斯勞苦，以行永久。屾夙懷此願，未敢輕舉。今欣逢憲天大人學宗東魯，德備中和，建伊傅之事業，著周程之文章。特簡撫秦，保赤爲懷，痌瘝在念。想桑蠶美政，久在仁心籌畫之中。屾非爲名，亦非爲利。緣仰體大人愛民至意，採訪之殷，謹攄愚者一得之見，敬陳利弊；願獻芻蕘之言，伏祈俯覽。

竊惟經國之大務，無過於農桑。二者乃斯民衣食之源，王政之本。是以古來聖君賢相，莫不以此爲急務。故孟子陳王道，亦必以農桑爲政首。七篇之中，丁寧反覆，皆不出此。我聖祖仁皇帝，念切民依，垂訓十六條，倫常而外，首重農桑。嘗刊《耕織圖》，頒行中外，使知務本之至意。蓋未有農桑二政，缺一而可以興道致治者也。而承流宣化之賢，莫不欽奉聖諭，留心本務，農桑並舉，固已民安物阜矣。獨是秦人，自誤於風土不宜之説，知農而不知桑，是有食而無衣。二者缺一，則民失一倍之資。至於木棉麻苧，又非秦地所宜，絲帛布葛，通省無出。雖厥土黄壤，厥田上上，自桑蠶一廢，五穀之外，百無所生。究不能全獲地利，常有飢寒之患。夫一女不績，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而況通省之不績乎。雖有數縣木棉之出，然不過一縣中百分之一，不足本地之用，豈能廣布通省。是以秦人歲歲衣被冠履，皆取給於外省，而賣穀以易之。穀賣之於遠方，是穀輸於外省矣。絲帛木棉布葛之屬，買之於江浙兩廣四川河南，是銀又輸於外省矣。每歲必賣食買衣，因衣之貴，而食減其半。其艱於食者，固自不少，而缺於衣者，抑已良多。夫農一歲之入，能有幾何，貢賦賴之，八口賴之，婚喪賴之，兼之一歲之衣被仍賴之，焉得不豐歉並困，而衣食兩艱耶！豐則粟賤金貴，而公私並需，一糶無餘；歉則室如懸罄，而流亡過半。無衣之害，一至於此，尚望其有餘積乎。古者耕三餘一，而秦人之積，無異酌涓水而實漏卮矣。

屾生長於斯，深知秦人兩困之原，踵自無衣，且嘗親受其累。每思所以治衣

之法，試諸木棉麻苧，厥成維艱。竭思殫慮，十餘年來，考諸詩書傳記，方知蠶桑乃秦人本有之業。但因往代兵燹之後，砍伐殆盡，物易人遷，樹桑養蠶之法，盡失其傳。後世習而不察，誤爲風土不宜之說，因而棄置不講。所以桑蠶之業久廢，女工之事不作。無人焉以倡率開導之，遂棄無窮之地利，委諸土壤，以自有之衣具，仰給鄰邦，甚屬可惜。岫因博訪樹桑養蠶之法，織工繰絲之具，無不按其規程，盡其法則。先自樹桑數百株，於己酉年，始爲養蠶。鄉人每有笑其迂闊難成者，岫亦弗之顧，惟日夜經營，無少懈怠。既而蠶成，及繰水絲之日，鄉人乃共相環視，見其絲堅韌有色，光亮如雪，覩所未見，莫不驚異。由是鄉鄰之中，多有倣之養蠶者，迄今十有三年，歲歲見收，近來鄰邑亦有慕倣者。但欲養蠶者雖多，而樹桑者甚少。徒作羨魚之歎，而罕結網之思。若能設法勸誘，力加開導，使桑蔭布滿於阡陌，則蠶事自興於民間，而秦人之富，可立而致也。

然秦人多疑南北風氣之殊，天時寒熱之異，以爲桑蠶非北地所宜。又謂即或偶爾有成，不過一隅之地，恐非通省所宜。此亦靡所考稽之故也。岫請以北地桑蠶可舉者，證據有六，其大利於秦者有四。並將桑蠶易舉，及古今教民桑蠶有成效而遺澤後世者，悉爲憲天大人詳陳之。

考自伏羲採嶧山之繭，抽絲爲絃，以定音律，而天下化。黃帝元妃西陵氏始爲室養蠶，貴繭繹絲，製袞冕，定儀度，別尊卑，垂衣裳，而天下治。是爲衣冠之祖。夫伏羲黃帝皆都於北，而未都於南，則蠶事之興，不始於南而始於北，明矣！此可證據者一也。

又嘗考之於《詩》，無處不言桑，而咏於北方者居多。以秦論之：《豳風・七月》之篇，言蠶桑者屢屢矣。有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又曰：「蠶月條桑，取彼斧戕，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此治桑也，即所以治蠶。夫豳地，即今邠、慶、三水等處，地近邊壤，亦云寒矣，其田高燥瘠磽，而周先王當日諄諄誥誡，不遑暇逸者，誠以農桑爲王政之本，女工乃衣被之原，男力乎耕，女事乎蠶，男女各勤其職，而民以富實，上下雍睦，庶姓休和，載諸經史，班班可考。豳地尚然，而類於豳者，在在皆然。況臨渭一帶，沃壤千餘里，勝於豳者多矣，豈不能樹桑養蠶，以興萬世無疆之利。此可證據者二也。

又考之《孟子》言王道諸章，開陳列國，無在不言桑。岐與齊、梁，皆屬北地。反覆言之，何有南北之分，推而廣之，能行天下，繼續而傳之，可垂萬世。豈有亞聖之識，以迂闊難成之術，教當時及後世哉！此可證據者三也。

又稽之郭子章之《蠶論》：木各有所宜土，惟桑無不宜，桑無不宜，故蠶無不可事。桑蠶本一氣，蠶即生於桑，有桑之處，便可成蠶。猶農夫之於五穀，非龍堆極寒之處，猶可耕且稷也。此可證據者四也。

又察諸天時，陝西出地平三十六度，已在北道之北一十二度半。自春分之日，日行北道，晝漸長，夜漸短；陽漸多，陰漸少。積陽之氣漸盛，至夏之熱，甚於南方。況蠶屬純陽，喜燥惡濕，食而不飲。陽立於三春，三變而後消，陰生而後死。自秋分之日，日行南道，晝漸短，夜漸長，陰漸多，陽漸少。積陰之氣漸盛，至冬之寒，甚於南方。此時織工興，而蠶事罕矣。又養蠶之時，各省不同。然不論節氣寒熱，自有一定之候，但看桑上葉如茶匙大，則蠶自生於室內。即古人云，木華於春，栗芽於室。同類相感，有自然之理，何有南北寒熱之可疑。此可證據者五也。

又驗之於今，秦中無處不有桑，但只不廣。有桑一株，便可養蠶成繭。近歲以來，岫之鄰境皆有養蠶者，但樹桑稀少，不能大獲利益。然曲箔數筐，亦可得絲，歲歲有成，已獲實效。恐疑書生之見，摭拾浮詞，無足憑信。謹將今歲所繰之絲，並所織之絹帛，一並呈驗。再俟養蠶之月，大人委員至家驗試，事若涉虛，治以欺誑之罪。此尤近事之確然，可證據者六也。

詳此六證據，則知蠶桑乃天下通宜之物，並知古昔聖王，以農桑命名之深義。不惟秦中可行之而無疑，凡北地皆可行之而無疑也。若桑蠶一舉，其大利於秦者有四：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而秦尤非他省可比，壤接三邊，首稱要地，兼之水路不通，輓運維艱，積貯之道，所當更重。鼂錯曰：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開其資財之道也。開其源，節其流，則財恒足矣。若徒節其流，而不開其源，則財終匱。所以開之之要，在乎務民於農桑。秦人知農棄桑，衣源未開，利缺其半。況今昇平日久，生齒益繁，仍守一耕，治生無增，歲計無加，諸凡之費，皆取給於此，所以衣食兩艱，豐凶並困。然則凶荒雖起於乏食，而其實早胎於無衣。若衣有所出，自不輕糴粟麥，餘一餘三，何慮饑饉。欲爲秦謀積貯之道，農之外無過於桑。若舍桑而言積貯，無非挹彼注此，何能分外加益。誠能因地之利，盡民之力，無論牆下路旁，壠畔田邊，悉皆種植。既不侵地，又不妨農，曠土皆化爲錦繡之資。每家歲能取絲三五斤，便完通省賦稅有餘。且水絲一斤，貨銀一兩四五錢，能買木棉二十斤，足中人闔家一歲之衣。若能取絲數十斤，便爲中人之富矣。況桑無水、旱、風、蟲之災，即歲遇荒歉，五穀不成，桑却無

害。養蠶取絲，以補歲計，可必而可久。又桑子熟於青黃不接之月，亦可充飢數旬，其利最溥，功與農配，故曰農桑。是以古聖王籌國計、立民命，首重而不敢忽。若能慇懃開導，不過數年之間，蠶事大興，爲農家更添一倍之利。仰事俯畜，賦稅雜費，皆有所出，自然穀無所貴，漸至餘饒。積貯盡在民間，比户皆樂盛寧；豐歲習於禮義，荒歉免於流亡。以慰大人保赤之素志，以紓上西顧之宸衷。此其大利於秦者一也。

夫伏羲生於秦地，始畫八卦，創立文字，爲理學之原。後世賢傑，代不乏人，可謂衣冠文物之地矣。宜乎家絃户誦，人文蔚起，何其讀書者寥寥，其弊由女廢織於内，男力耕於外，一歲賦畝之入，不足供一歲諸凡之費，因而修脯無資，膏火難繼，往往有造之材，學將明通之候，父兄多有驅之而逐末者。豈其父兄喜子弟初學而惡將成歟！良爲飢寒所逼，不能終其業也。若桑務一舉，男女各有所職，民得衣食不缺，自有暇日，使子弟盡趨於學。耕讀兼營，教養並舉，人人得沐詩書，家家不廢誦讀。文人才士，濟濟輩出，上爲國家儲養人材，下爲秦民廣其教化。此其大利於秦者二也。

夫民可使勞，不可使逸。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逸則淫，淫則惡心生。周公《無逸》之詩，魯母績愆之闢，良有以也。秦人於農忙之外，冬春二季毫無所事，男逸於外，女逸於内，往往相聚嬉戲，奢靡賭賽，久無事事，流入遊惰。良由桑蠶之教不興，男女之職曠廢，有以使之然也。不然何其於農忙之月，此風全無乎。若桑蠶一舉，正月理蠶室，二月織箔曲，製什物，三月養蠶，四月繰絲，五六月農忙，七八月績絲織絹，九十月栽桑，冬寒修樹。身有所事，心有所向，則親正務多而遊戲少，勤日長而惰日消，自然衣食足而禮義興，仁讓之風日在民間。養蠶不惟有以厚民生，而兼有以善民俗也。此其大利於秦者三也。

秦素無楩楠豫章之材，松杉漆竹之屬，一望蕭然。若桑樹繁滋，則阡陌如雲，壠頭似綺，菁葱蔚茂，不但美觀，兼有八宜。皮可抄紙，材堪爲弓，木造車桌，枝編筐笔，根皮爲藥，散木作薪，椹可充飢，能救荒歉，豈但葉可飼蠶，衣被無窮。此其大利於秦者四也。

請再陳桑蠶易舉之由。樹桑者，不過一夫之力，樹成之後，可享數十年之利。採後復生，不勞更種，又無耕牛子種之費，不慮水旱風蟲之災。所謂一勞永逸，比之棉麻，逸勞十倍。至於養蠶，桑成之時，不待教而自興。飼養得法，不過三眠三起，二十七日而老。功雖一月，其實用力於七日，即獲一歲之利。雖係生民重大之務，舉之並無難事。又將古今教民桑蠶，有成效而遺澤後世者，列陳於後。昔茨充爲桂陽令，俗疑於風土不宜之説，不知種桑，無蠶織之利，類皆以麻枲頭紵衣，民隋窳少粗履，足多剖裂出血，盛冬皆然火燎炙。充始教民種桑、養蠶、織履，數年之間，大獲利益。今江南享蠶織之利者，皆充之教也。蜀王蠶叢都蜀，教人養蠶，鑄金蠶數千，春月集蠶市，將金蠶給之。民間以爲蠶瑞，誘而教之。數年之間，其政大興。至今嘉定、保甯、成都，每歲所出之絲，獲利不下數百萬金。明洪武取淮徐桑子二十石，命種辰、永、寶、衡之間，數年之中，民大獲利。康熙三十二年，漢中府郡守滕天綬教民栽桑，刻爲便民通示一單，後附勸民栽桑歌詞，等差獎賞，力加開導。惟洋縣令鄒溶，仰體郡守良法美意，奉行罔懈，遍勸境内，無不栽桑，二年之間，共勸栽桑一萬二千二百餘株。嗣後猶歲歲督勸不已，年年增益。今漢南九署，桑蠶大舉，獨洋縣最盛而民富，皆鄒溶首倡之力也。其事載在洋縣志可考。今漢中一歲所出之絲，其利不下數十萬金，豈非哲人開導之力乎。是以未教之先，皆疑風土不宜，亦猶今秦人未樹養，而自疑其地之與南方異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屾既躬親其事，實受其益，不忍私諸一身，遂將樹桑養蠶之法，織工繰絲之具，集爲一書，繪圖詳解，名曰《豳風廣義》。每勸秦人爲之，但人情好逸惡勞者居多，怠惰因循者不少，聞見甚喜，而力行甚稀。其桑樹之未廣，人人罕受其益，若非當事設法勸課，何能利遍秦中。屾不揣愚昧，敢竭鄙誠，謹此上陳，伏乞鈞酌，設法廣布。俾秦中農桑並務，三年可以定規，五載即獲成效。數歲之間，蠶絲之利，布滿秦中。養元氣於國家，付大造於庶衆，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飢不寒。五袴興歌，人人挾纊。衣食足而禮讓興，共樂昇平，咸遊大化。立萬世不朽之業，成一代郅隆之猷。皆沐大人之恩澤，視功德於無既矣！伏惟電鑒施行。

計粘條件一摺，謹呈《豳風廣義》書三册。

一　秦中蠶桑一興，民得衣食兩全，荒歉有備。此乃重大之務，必須設一永久之法，使千萬世長享休和之福。昔明洪武以此政教成，七十年之後，樹老漸砍去，不即補，其政遂息。夫民之趨利，猶水之就下，既享其利，何至復廢。以民情多好逸惡勞，怠惰因循。種菜三十日獲利，尚有無菜食之人。一歲失耕，性命攸關，尚有荒蕪其田之人。況桑三年培植，五載獲效，添一株不見其益，去一株不見其損，因而不知不覺，由多至少，由少至無，漸積之勢然也。是故樹桑最易，垂久甚難。故古聖王立勸農課桑之條，田畯之官，令申桑麻之數，時專經理，故民

得豐衣足食，本固邦寧，奠安永久。今大人將此政檄行州縣，賢司牧實力勸導，自然有成。但不日大人內佐聖主，賢司牧依次陞遷，繼事者非關考成，或未能於簿書紛紜之中，急急乎此，此政又何能以行久遠。屾再三思維，莫若先檄行州縣，以種桑之多寡爲殿最，再行題請定規。嗣後州縣陞遷卓異，必列勸課桑蠶、歲歲增益，實有成效一條。或設專管之員，專董其事，更無推委疎忽。如此永爲定例，則官無不勸，民無不從，則萬世裕國富民無弊之政，永垂不朽。

一　秦中桑蠶久廢，人以爲固然，今一旦振興，民必疑慮。須如漢中滕公教民規程，刻爲便民通示一單，將利弊開載明白，後附勸民栽桑歌詞，並曉示桑不起稅之說。每家各給一張，令鄉約每月初一宣講，使人通曉。民栽桑一百株者，以勤民註册優待；二百株者，花紅鼓樂迎送；三百株者，州縣給以匾額；五百株者，據實報府，府給匾額，花紅鼓樂獎賞；六百株以上者，申報大憲，給以八品農官頂帶，優同紳衿。每歲以桑之數目，造册報上，差官驗看，查桑之多少，即爲有司之殿最。

一　舉桑務必先買子養種，然後化導勸課，其政立成。不然總立善法，無樹可栽，徒爲空言，無補於實事。或在漢中、四川、潼川、保寧，議買桑子數十石。或再在秦中有桑之處，於小滿之時，採買分各州縣，令地卑井淺之處，養種三年後，可令布通縣。若慮其子種人功之費，先借公項銀兩，俟樹成之後，賣樹還項，有餘，官民兩便。

一　水深土厚之處，更要加意教樹。凡水深土厚之處，地瘠民貧，校之沃土尤甚，婦子更無所事事，惟有廣樹其桑，可補歲計。但灌溉不便，樹不速茂，令其緩樹，不在三年之例。或數家合造一水庫，多注雨水。九十月栽桑，一冬不過澆二次，來春亦不過澆二次，即便生活，以後不用人功。無論極高燥之處，人若慇懃經理，斷無不成之事，不過數年之間，便可成林。

一　一切土庶有犯法，輕罪當笞者，計笞罰樹，栽活方准。其樹即令栽自己地邊，無地者令其栽於官地或官道之旁。

一　栽桑先教栽於牆下、路旁、壠畔、田邊、墳園、場界、城壕、家宅門前，不使有尺寸間土。三年後不栽桑者，每歲罰出布一疋。

一　秦中樹木多被盜斫，令其出示嚴禁，如斫桑一株，察出重懲。

一　秦人農忙在五月，女工養蠶在三月，至小滿便可畢工，並無妨於農事，而一歲獲兩春之利。以上數條，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鴻裁。

《李煦奏摺・與曹寅會陳織造事宜六款摺》康熙四十七年六月　日

竊臣寅於康熙四十六年冬，鹽差任滿復命，十二月十八日陛見，蒙皇上垂問，隨具摺條陳織造事宜六款。於四十七年二月初三日，面奉聖諭：「除修理機房、船隻、停支買辦銀兩三件准行外，惟制帛、線羅、誥命，每年應用若干，工部現存若干，須核實再一併啓奏。」

臣遵奉旨意，於回江寧之日，即移工部咨查。今准工部咨稱：「查明庫存大紅線羅二百六十二疋半，尚足十餘年之用。明黃線羅十疋，尚足二年之用。二項暫且停織，庫內用完之日，另行派織。制帛雖尚存庫五百八十二段，止敷一歲之用，難以停織。」等語。

臣案查年例，制帛、線羅項下歲支銀一千九百二十兩。今部覆既稱線羅暫行停織，應遵部文，俟庫中用完，再當聽文派織。其制帛一項，部覆雖存五百八十二段，止敷一歲之用，難以停織，是年例制帛仍應照歲定之數織解。惟壇廟郊告等帛，應俟需用之時，隨時派織，是行派多寡，亦難預定，應如臣等原議，照局設制帛、線羅機三十三張，約計應用料工，每歲需銀三千兩，加以年例制帛，即可供一年織造。至誥命一項，今部覆：「凡遇覃恩，皆由吏兵二部查明各官應領軸數，行文本部，方行派織，此係現用現派之項。現今誥軸俱不足應用，仍令該織造照所派數目，陸續織送。其每年應用若干之處，似難懸定。」等語。此誥命錢糧，既係現用現派之項，難以預定，亦應如臣等原議，照局設誥命機三十五張，約計應用料工，每贈需銀五千兩，即可供一年織造。此制帛、線羅、誥命歲需錢糧，係照機張、人匠籌計，將來行派，則照部文織解，無派則存貯銀兩，以俟行派之用。

更有請者，神帛、官誥兩機房，自順治二年間案經內院臣洪承疇經定，除絲、顏等料照時採買外，其一應匠作工價，比因開織之初，惟期(樽)〔撙〕節，所定工價甚寡，較之段疋，倭段僅十之二三。此各匠雖有工價名目，實皆民間各户傭覓應工，迄今六十餘年，歷任織臣，無可動錢糧，惟一循舊例。若竟行革除，則窮匠星散謀食，不能束腹以待欽工。若聽其貼養，則窮簷蔀屋，雖升斗分文，尚屬艱難，而責之幫工，曷能免胥吏誅求之累。伏思皇上宵旰殷憂，無時不以民瘼爲重。臣等雖至愚，敢不仰體睿懷，黽勉從事。但誥帛工價，歲有成案，臣督織以來，即晝夜圖維，未有善全之策。今幸值江、蘇兩局織造錢糧，既歲於巡鹽多得銀內動支，此不足工價，亦請於餘銀支給。臣等原議誥帛二項人匠，約計三百七

十名，歲需銀二千七百兩，即可贍活羣工。將來有無派織，皆需此養匠，其民間幫貼，概可革除。如此則窮匠小民，咸沾聖澤，而欽工大典，亦無曠悞。敢請睿裁，仍歸原議，誠垂久之至計也。

以上條陳事宜六款內，除江、蘇二處買辦銀共二千兩，既巡鹽銀內歲有餘剩，此項應請停支外，其餘五款，計誥帛、線羅、養匠共需銀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兩，又江、蘇二處修理機房，每處歲需銀五百兩，船隻每處歲需銀一千兩，通共銀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兩。臣等仰荷殊恩，報効無地，而巡鹽銀內，尚有餘剩，請自戊子綱爲始，前項銀兩於多得餘銀內支用，年終造册報銷，永遠定例。

周象明《事物攷辯》卷六《冠裳》 曳阿

《説類》《漢書・禮樂志》有「曳阿錫」云者。如淳云：阿爲細繒，錫爲細布。而不知其所以爲繒之故。考之《水經註》云：東阿縣出佳繒。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劍，阿縞之衣」是也。繒出于阿，即目爲阿，猶之龜出于蔡，即目爲蔡，驢出于衛，即目爲衛，紙出于剡，即目爲剡也。

孫珮《蘇州織造局志》卷五《工料》 織造錢糧，與州縣等；雖則例不同，而報部開銷則一也。條目詳明，纖微具備，固本朝之所最重者，安得而略諸？

〔皇清〕

銷算則例

金鋪户料價圓金例除紙粘頭一分五厘，扁金例除紙金頭一兩。今圓扁金較舊輕細。

上用

粗圓金一紐，净重六分二厘，算銷銀四分二厘。

闊扁金一萬條，將原數六百均作五百用。净重五兩四錢，算銷銀二兩内單格梭扁金一萬條，净重四兩五錢算。

官用

赤圓金一紐，净重四分八厘，算銷銀四分。

淡圓金一紐，净重四分八厘，算銷銀三分八厘。

扁金一萬條，净重五兩三錢三分三厘，算銷銀二兩。

小蟒扁金一萬條，净重四兩八錢，算銷銀二兩。

車匠工價江寧、杭州兩處，俱食糧計工；蘇州因撮耗虧折，匠役包足，故給工價拘摇。

綫經絲九六折净每兩掏摇工銀四分八厘算。

雙經絲九六折净每兩掏摇工銀四分八厘算。

單經絲九六折净每兩掏摇工銀二分四厘算。

緯絲九六折净每兩掏摇工銀一分八厘算。

染匠染價染價浮重例禁潮粉。

上用

大紅經每兩生染銀三錢六分，八三就算，緯八就算。

石青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二就算，緯八就算。

真青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七厘五毫，八五就算，緯八三就算。

明黄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三就算，緯八就算。

秋色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三就算，緯八三就算。

玉色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三就算，緯八就算。

本色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三就算，緯八就算。

油緑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四就算，緯八就算。

元青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五就算，緯八三就算。

官緑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三就算，緯八就算。

真紫經每兩生染銀二分，八八就算，緯八二就算。

醬色經每兩生染銀二分，八八就算，緯八二就算。

金黄經每兩生染銀二分，八八就算，緯八二就算。

石藍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二就算，緯八就算。

藕色經每兩生染銀二分，八五就算。緯出山東，買照時價算。

豆色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一就算，緯八一就算。

砂緑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三就算，緯八就算。

沉香色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八就算，緯八二就算。

松花色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三就算，緯八就算。

米色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五就算，緯八就算。

砂藍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五就算，緯八就算。

翠藍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二就算，緯八就算。

官用

月白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三就算，緯八就算。

棕色經每兩生染銀二分，八八就算，緯八二就算。

石青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五就算，緯八就算。

真青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七厘五毫，九就算，緯八三就算。
明黃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七就算，緯八就算。
玉色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五就算，緯八就算。
黑綠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九二就算，緯八就算。
本色經每兩生染銀一分，八七就算，緯八就算。
官綠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九就算，緯八二就算。
元青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七就算，緯八三就算。
金黃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九就算，緯八二就算。
真紫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九就算，緯八二就算。
醬色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九就算，緯八二就算。
鮮紅經每兩生染銀二分，九就算，緯八就算。

絨鋪户染價例禁絨鋪包頭侵扣

大紅絨每兩生染銀三錢六分，八就算。
南紅絨每兩生染銀一錢八分，八就算。
水紅絨每兩生染銀九分，八就算。
淺色絨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八就算。

紗經緯絲染價此項另算。

紗經絲每兩生染銀一分二厘五毫，九七净算。
紗緯絲每兩生染銀二分五厘，九七净，八就算。

機匠工價

段紗花機每日工銀一錢五分算。上用、官用同。機匠每日工銀六分，挽匠每日工銀三分，織挽匠每日鹽菜銀五分，每日送飯工銀一分。
段素機每日工銀一錢三分五厘。上用、官用同。
帕子絲九七折净，每兩掉絡工銀一分算。
紗經緯絲九七折净，每兩掉絡工銀一分算。

段紗加耗

段紗有圓扁金絨織，每兩加耗五分算。
段紗不用金絨，每兩加耗七分算。
段紗每疋加掉絡耗三錢算。
段紗每件加掉絡耗一錢五分算。

摔接邊銀

滿裝袍褂四五段，銀五分算。
花素十身段一疋，銀一錢算。
六磨楊彭段一疋，銀九分算。
紗滿裝袍褂四五身一件，銀三分五厘算。
紗花素十身一疋，銀七分算。
六磨紗一疋，銀五分算。
大手帕五方，小手帕十方一連，每連銀七分算。
查摔經工銀每段四分，滿裝五身折半算。其紗機例無接經，段紗每機工銀八分，打邊綫段紗每疋工銀一分。傘一把，銀二錢。

挑花倒花畫匠工價

挑花匠每月給工銀二兩算。
倒花匠每月給工銀五錢算。
畫匠每月給工銀二兩算。

絲價照時值。舊制必選乾潔上號好絲貯庫，給發挽摇，不致虧折，並杜上機截換之累。

經緯絨三項，每兩價銀時值算。
花木絨綫，每兩價銀時值算。

襯紙數

直身袍龍襴段一疋，用一百二十張。
蟒水風雲地滿裝袍褂一件，用七十張。

孫珮《蘇州織造局志》卷七《段疋一上用》 山龍藻火，昉自虞廷；成周有司服司裘之制，蓋至尊服物，自不得不慎且重也。今海内蕩平，車書一統，冠裳玉帛之盛，適在此時。正供而外，復有上傳特用袍服，按時令，昭文采。古所云五色六章十二衣者，其即此歟？于以祭郊廟，臨臣民，萬邦瞻垂衣拱手之治焉。

〔明〕

郊廟服式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亞辯：

衮有九章：一曰龍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之龍，有降無升。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若斧形也。九

曰裁兩已相背也。

歲造上用常課，紵絲一千五百三十四疋。遇閏月該造一千六百七十三疋，例着堂長解京。

〔皇清〕

上傳特用在正運之外。舊例凡有特用袍服，揀選殷實機匠造辦，貧匠概不輪值。

太皇太后三潤色闊滿裝袍一件。

計五身，每身長四尺四寸，闊二尺八寸。五爪繅身龍二尊，膝龍四尊。

工一百九十日。單格梭。

三潤色闊滿裝袖口一副。

工八日。單格梭。

三潤色闊滿裝挂一件。

計四身，每身長四尺四寸，闊二尺八寸。五爪龍二尊，前一團，後龍一尊一團，肩龍二尊，膝龍四尊。

工一百七十日。單格梭。

八絲闊闇蟒袍一件。照前袍長闊花樣，各色同。

工三十二日。

八絲闊闇蟒挂一件。照前挂長闊花樣，各色同。

工二十七日。

皇上三潤色闊滿裝萬壽袍一件。

計五身，每身長四尺四寸，闊二尺八寸。前身五爪龍一尊，後身龍二尊，膝龍四尊，肩龍二尊，其肩龍頭頂萬字，前後龍頭頂壽字。

工九十七日。單格梭。

三潤色闊滿裝元旦袍一件。

計五身，長闊同前。前後身五爪大龍二尊，膝龍四尊。

工九十七日。單格梭。

三潤色闊滿裝燈景袍一件。

計五身，長闊同前。燈景花樣。

工九十七日。單格梭。

三潤色闊滿裝春季袍一件。

計五身，長闊同前。前後身五爪龍二尊，肩龍二尊，膝龍四尊。

工九十七日。單格梭。

三潤色闊滿裝夏季袍一件。廣紗地。

計五身，長闊同前。與春季袍花樣同。

工九十五日。單格梭。

三潤色闊滿裝端陽袍一件。廣紗地。

計五身，長闊同前。三足烏金鷄一冠，前後兩肩共四團，簪花地蜀葵花樣。

工九十五日。單格梭。

三潤色闊滿裝秋季袍一件。

計五身，長闊同前。與春季袍花樣同。

工九十七日。單格梭。

三潤色闊滿裝中秋袍一件。

計五身，長闊同前。月殿兔一座，前後兩肩共四團。

工一百三日。單格梭。

三潤色闊滿裝重陽袍一件。

計五身，長闊同前。簪花地菊花樣。

工一百五日。單格梭。

三潤色闊滿裝冬季袍一件。

計五身，長闊同前。與春季袍花樣同。

工九十七日。單格梭。

三潤色闊滿裝冬至袍一件。

計五身，長闊同前。獨角羊一座，前後二肩共四團。

工一百一日。單格梭。

三潤色闊滿裝領袖一副。已上十袍俱准此。

工十一日。單格梭。

三潤色鑲貂皮闊滿裝朝衣一件。例無披肩袖口。

計五身，長闊同前。前後身五爪龍二尊，肩龍二尊，大小襴子各五條，水脚龍五尊。

工一百三十七日。單格梭。

三潤色葫蘆頭龍襴闊朝衣一件。

計五身，長闊同前。前後身五爪龍二尊，肩龍二尊，大小襴子各五條，俱小團

龍樣。

工一百三十三日。單格梭。

三潤色闊滿裝披肩袖口一副。

工十一日。

十賡兩則八絲闊團袍一疋。闊照常二尺二寸。

計十身。衩子袖口挂領全。

工三十二日。

十賡兩則廣紗闊團袍一疋。闊照常二尺二寸。

計十身。衩子袖口挂領全。

工三十二日。

十賡兩則宮綢闊團袍一疋。闊照常二尺二寸。

計十身。衩子袖口挂領全。

工三十二日。

上用正蓮。闊二尺二寸。

三潤色正面五爪大龍滿裝袍一疋。

計十身，每身長四尺六寸。無壽字，共龍五尊。

工二百二十三日。龍身單格梭。

三潤色三則正面五爪小龍滿裝袍一疋。

計十身，每身長四尺四寸。有壽字，共龍九十尊。

工二百二十七日。龍身單格梭。

三潤色三則五爪側面小龍滿裝袍一疋。

計十身，每身長四尺六寸。無壽字，共龍九十尊。

工二百二十日。龍身單格梭。

三潤色三則五爪正面龍滿裝短挂一疋。

計八身，每身長四尺四寸。有壽字，共龍二十四尊。

工一百四十八日。龍身單格梭。

三潤色三則五爪側面小龍滿裝短挂一疋。

計八身，每身長四尺四寸。無壽字，共龍二十四尊。

工一百四十二日。龍身單格梭。

三潤色正面五爪大龍滿裝袍一件。

計五身，每身長四尺六寸。

工九十五日。龍身單格梭。

三潤色正面五爪龍滿裝挂一件。

計四身，每身長四尺五寸。前龍二尊，後大龍一尊，肩龍二尊，水脚龍四尊。

工八十日。龍身單格梭。

兩潤色正面龍滿裝袍一件。

計五身，每身長四尺五寸。有插雲，裏衿有龍一尊。

工八十日。龍身單格梭。

兩潤色滿裝挂一件。

計四身，每身長四尺四寸。

工六十日。龍身單格梭。

兩潤色風雲地蟒水袍一件。

計五身，每身長四尺八寸。前後龍二尊，肩龍二尊，水脚龍四尊，裏衿無龍。

工九十日。龍身單格梭。

兩潤色風雲地蟒水挂一件。

計四身，每身長四尺四寸。前龍二尊，後大龍一尊，肩龍二尊，水脚龍四尊，接袖一副。

工七十二日。龍身單格梭。

風雲地寸龍蟒水袍一件。

計五身。

工七十五日。龍身單格梭。

風雲地蟒水挂一件。

計四身。

工六十二日。龍身單格梭。

五爪三爪直身龍欄段一疋。

計十身，每身長四尺七寸。

工七十日。兩潤色龍身雙格梭，無披領，插欄五條，緊身欄五條。龍欄紗同工。有壽字地加工五日。

工七十三日。兩潤色龍身單格梭無披領，身花兩肩大小欄十二條。龍欄紗工同。

工八十五日。三潤色龍身單格梭。身花兩肩大小襴各五條，其披領不在內算。

兩潤色五爪三爪龍襴直身袍一疋。

計十身，每身長五尺九寸。

工六十日。龍身俱雙格梭。

兩色圓金龍襴直身袍一件。

計五身。蟒襴子十二條。

工二十九日。龍身雙格梭。

兩色圓金龍襴段一疋。

計十身。襴子十二條，披肩袖口圈領全。

工三十五日。龍身雙格梭。

三潤色龍襴朝衣一疋。

計十身。

工九十五日。金絨俱單格梭。

三潤色五爪龍襴段一疋。

計十身。蟒襴十二條。

工七十六日。龍身單格梭。

四爪大蟒襴段一疋。

計十身。

工五十七日。龍身單格梭。

圓金四則寸龍一疋。

計十身，每身長四尺五寸。共龍三百六十尊。

工四十日。龍身單格梭。

圓金四則團蟒一疋。

計十身，每身長四尺四寸。共五百六十團。

工三十二日。雙格梭。

圓金地滿裝挂一件。

計四身。

工九十二日。單格梭。

扁金地滿裝挂一件。

計四身。

工七十二日。單格梭。

扁金補地金圈五爪滿裝挂一件。

計四身，每身長四尺五寸。小四攢雲花樣。

工六十日。龍身單格梭。

扁金補地風雲地蟒水挂一件。

計四身。

工六十五日。龍身單格梭。

八團龍補袍一疋。

計十身。五身織團，五身織平花。

工三十四日。龍身雙格梭兩潤色。

工四十二日。雙格梭三潤色。

工五十日。龍身單格梭三潤色。袍挂金絨工同。

四團龍補袍一疋。

計十身。

工二十日。雙格梭兩潤色。袍挂金絨工同。

工二十五日。雙格梭三潤色。

工二十九日。單格梭三潤色。袍挂金絨工同。

兩色圓金四團補袍一疋。

計十身。

工十八日。雙格梭，袍挂金絨工同。

三潤色披肩一副。

計披肩四塊，袖口兩只。無圈領長領。

工十二日。龍身單格梭。

三潤色領袖一副。

計圈領一，外衿長領一，袖二，共長四尺。無披肩。

工十日。龍身單格梭，雙格梭兩潤色工八日。

兩色圓金領袖一副。

工二十日。單格梭。

芝仙祝壽滿裝袍一件。

計五身，每身長四尺八寸。無接袖。

工八十日。龍身單格梭兩潤色。五爪加工三日。

芝仙祝壽滿裝挂一件。

計四身，每身長四尺五寸。有接袖。

工六十日。單格梭兩潤色。

大巧雲滿裝袍一件。

計五身，每身長四尺八寸。有圓金壽字八個，小龍五尊，無接袖。

工九十三日。龍身單格梭三潤色。

工九十日。龍身雙格梭三潤色。

工八十日。龍身雙格梭兩潤色。

大巧雲滿裝挂一件。

計四身，每身長四尺五寸。有接袖。

工七十六日。龍身單格梭三潤色。

工六十四日。龍身單格梭兩潤色。

長雲滿裝袍一件。

計五身，每身長四尺八寸。無接袖。

工七十五日。雙格梭三潤色，有壽字。

工九十五日。龍身單格梭三潤色。

長雲滿裝挂一件。

計四身，每身長四尺五寸。有接袖。

工六十二日。龍身單格梭兩潤色，有篆壽字。五爪三潤色加工十六日。

四攢雲滿裝袍一件。

計五身，每身長四尺八寸。無接袖。

工八十日。龍身單格梭兩潤色，有插龍加工三日。五爪三潤色加工十日。

四攢雲滿裝挂一件。

計四身，每身長四尺五寸。有接袖。

工七十二日。龍身單格梭兩潤色。

工七十四日。龍身單格梭三潤色。五爪三潤色加工四日。

四攢雲翎毛圓金身滿裝挂一件。

計四身，每身長四尺五寸。

工九十二日。翎毛金龍身單格梭三潤色。

大雲滿裝袍一件。

計五身，每身長四尺八寸。前後合對大龍兩尊，肩龍二尊。

工七十五日。龍身單格梭三潤色。

工七十八日。龍身單格梭三潤色，有插龍二十尊。

大雲滿裝挂一件。

計四身，每身長四尺五寸。有接袖，前龍二尊，後合對大龍一尊，肩龍二尊。

工六十日。龍身單格梭三潤色。五爪三潤色加工八日。

八吉祥滿裝袍一件。

計五身，每身長四尺八寸。無接袖，前後合對大龍二尊，肩龍二尊。

工七十日。龍身單格梭兩潤色。有插龍二十尊，加工三日。

八吉祥滿裝挂一件。

計四身，每身長四尺五寸。有接袖，共龍五尊。四爪有小龍八尊。

工六十日。龍身單格梭兩潤色。五爪三潤色加工二日。

百子龍滿裝袍一件。

計五身，每身長四尺八寸。無接袖。

工八十日。龍身單格梭兩潤色

百子龍滿裝挂一件。

計四身，每身長四尺五寸。有接袖。

工七十二日。龍身單格梭兩潤色。

彩裝兩則蒼龍袍一件。

計五身。

工五十五日。雙格梭。

清字太極圖滿裝袍一件。

計五身。

工七十五日。雙格梭兩潤色。燈景袍工同。

兩則葫蘆團龍裝一疋。四則葫蘆裝團同。裝段概不載挂身，止載磨數。

工六十二日。八磨圓金身。

兩則裝一疋。

工七十日。八磨兩則秋葵，兩則大寶相。

工六十日。八磨兩則金菊芙蓉，兩則八吉祥，兩則荷花牡丹，兩則金梗寶相，兩

則牡丹。

三則團龍火焰圈有雲裝一疋。

工一百四十日。九賡單格梭三潤色。絨邊純圓金龍身。

三則團龍火焰圈有雲裝一疋。

工一百十日。九賡單格梭三潤色。金圈純圓金，龍身扁金火焰。

三則純圓金團龍火焰圈無雲裝一疋。

工七十五日。九賡純圓金。

三則扁金火焰圈圓金龍無雲裝一疋。

工七十日。九賡純圓金龍，扁金火焰。

三則仙鶴靈芝托圓金壽字裝一疋。

工七十八日。八賡。

三則圓金身大鳳穿寶相裝一疋。

工八十日。八賡。

三則絨身大鶴裝一疋。

工八十日。八賡。金身大雲鶴工同。

三則鶴桃裝一疋。

工六十五日。八賡絨身鶴。

三則秋葵裝一疋。

工七十五日。八賡。

四則巧雲寸龍裝一疋。

工一百十八日九賡單格梭，八賡減工十二日。

四則寸龍裝一疋。

工一百十二日。九賡單格梭。四五爪工同。無巧雲地。八賡減工十日。

四則八花圓金身小團鶴裝一疋。

工三十日。八賡。

四則圓金身團龍裝一疋。

工一百日。八賡金圈單格梭。

四則圓金篆壽字團龍裝一疋。每身十五團。

工九十日。八賡單格梭。

四則五彩葫蘆團龍裝一疋。

計四則織二金團、二絨團。

工六十二日。八賡。

四則五爪圓金龍身葫蘆團龍裝一疋。

工六十二日。八賡。

四則四五爪扁金篆壽字團龍裝一疋。每身十四帶。

工九十日。九賡圓金身單格梭。

四則牡丹裝一疋。

工六十日。八賡。金絨較七十日工者減用。

四則蓮花裝一疋。

工五十二日。八賡。九賡加工四日。

四則裝一疋。

工七十日。八賡四則大寶相，四則金梗寶相，四則牡丹，四則金身絨身小鳳穿寶相牡丹荷花，四則大鳳穿牡丹，四則八寶寶相，四則錦地寶相荷花，四則朵朵蓮。

六則金圈小團龍裝一疋。花十二位二十四帶。

工六十日。八賡雙格梭。

工八十日。九賡單格梭。

六則小圓龍裝一疋。

工一百日。八賡單格梭。

六則絨身龍挨挨葫蘆團龍裝一疋。

工六十五日。八賡絨身龍。

六則團圈純圓金身小團龍裝一疋。

工一百三十日。九賡單格梭三潤色。

六則圓片金小團龍裝一疋。

工一百三十日。九賡單格梭三潤色。

六則篆枝蓮裝一疋。

工七十二日。八賡。

六則金邊寸龍裝一疋。花十位。龍一百二十尊。

工一百二十日八賡。絨龍身單格梭。

六則巧雲金圈五爪寸龍裝一疋。

工一百二十二日。九賡圓金龍身，俱單格梭。八賡減工十二日。

六則巧雲小團龍裝一疋。
工八十一日。八磨單格梭。九磨加工十日。
八則純圓金小團龍裝一疋。
工二百日。九磨單格梭三潤色。
八則圓扁金小團龍裝一疋。
工二百日。九磨單格梭三潤色。
八則巧雲寸龍裝一疋。
工一百五十日。八磨單格梭三潤色。九磨加工十五日。
八則小團龍裝一疋。
工七十八日八磨。龍身雙格梭。
八則小團龍裝一疋。
工八十八日。九磨無巧雲地，龍身單格梭。
工九十八日。九磨有巧雲地，龍身單格梭。
八則小團鳳裝一疋。
工七十日。八磨圓金身。八則小寶相工同。
四則圓金正壽字一疋。
工二十日。八磨。九磨加工二日。圓金篆壽字工同。
四則圓金四時吉慶一疋。
工二十日。八磨。
四則圓金五穀豐登福壽字一疋。
工二十五日。八磨。
清書圓金壽字一疋。
工二十五日。八磨。
扁金一疋。
工二十五日。八磨單格梭。
光背扁金一疋。
工二十五日。八磨單格梭。
素扁金一疋。
工二十二日。八磨單格梭。
四則扁金正壽字一疋。
工十五日。八磨。篆壽字工同。九磨加工二日。
六則扁金正壽字一疋。
工十五日。八磨。篆壽字工同。
扁金太極圖一疋。
工十五日。八磨。六則扁金太極圖工同。
刻絲蟒水袍一件。舊制，今不用。
計每件原給工料價值銀八十四兩。
刻絲蟒水挂一件。舊制，今不用。
計每件原給工料價值銀七十兩。
絨綉實地蟒水風雲地滿裝袍一件。舊制，今不用。
計原給工料價銀九十兩。
絨綉蟒水挂一件。舊制，今不用。
計原給工料價銀七十二兩。
抹絨一疋。大紅絨。
工二十四日。八磨單格梭。
兩則圓金心抹絨一疋。
工二十日。雙格梭。
四則圓金心抹絨一疋。
工二十日。雙格梭。
四則鳳穿牡丹圓金心抹絨一疋。三則葫蘆樣同。
工二十四日。雙格梭。
四則純圓金龍身抹絨一疋。
工五十日。龍身單格梭。
六則兩色圓金雲團龍心抹絨一疋。每位花十二團，共花八十位。
工四十日。雙格梭。
齊肩滿裝女袍一件。舊制。
計五身。
工五十八日。雙格梭兩潤色。
齊肩滿裝女長挂一件。舊制。
計四身。披肩領袖全。

工四十八日。雙格梭兩潤色。短挂減工八日。

齊肩補挂一件。舊制。

計四身。

工五十五日。雙格梭兩潤色。

大手帕一連。計十個。

工四十日。

小手帕一連。計十個。

工六日。

鏡蓋一副。

工三日。單格梭。

儀仗用四則圓金正壽字一疋。

計十身，每身長四尺二寸。

工二十日。

駕衣。

計每件長二十四尺，五身二十尺，袖四尺。

工七日。

九龍傘一把。

九龍傘頂。計二幅。

工二十八日。二幅。

九龍傘襜。計三層。

工二十七日。一層。三層工照此。

四季花傘一把。

四季花傘頂。計二幅。

工二十四日。二幅。

四季花傘襜。計三層。

工二十三日。一層。三層工照此。

芳草傘一把。

芳草傘頂。計二幅。

工二十四日。二幅。

芳草傘襜。計三層。

工二十二日。一層。三層工照此。

傘衣一方。

工一日。例用四塊。

飄帶每條。

工一日。例用四條。

佛幔一幅。

工六十八日。

經蓋一方。

工六日。

九賡一雲平花一疋。有龍無龍工同。

工二十六日。小頭行減工四日。

九賡兩雲平花一疋。

工十八日。小頭行減工五日。

九賡三四六八則平花一疋。

工十六日。小頭行減工五日。

八賡花宮綢一疋。

工十二日。小頭行減工三日。四賡減半。

八賡素宮綢一疋。

工十日。小頭行減工一日。四賡減半。

八賡八絲素一疋。

工十二日。四賡減半。

八賡五絲素一疋。光素衣素成伯同。

工十二日。小頭行減工三日。四賡減半。

八賡素廣段一疋。

工十二日。四賡減半。

九賡八絲閙蟒袍一疋。四攢雲花樣。

計十身。衩子袖口接袖全。

工三十二日。

九賡八絲閙蟒挂一疋。四攢雲花樣。

計八身。衩子袖口尖領全。

工二十六日。

九賡八絲兩雲段一疋。

工十八日。小頭行減工二日

九賡闇滿裝袍一疋。

計十身。

工二十六日。

十賡五絲闇團圈袍一疋。

計十身。衩子袖口挂領全

工三十日。

九賡五絲闇蟒袍一疋。

計十身。巧雲花樣，圈領全。

工二十八日。

八賡五絲闇蟒挂一疋。

計八身。巧雲花樣，無圈領有接袖，棋盤領衩子全。

工二十五日。

九賡五絲闇蟒袍一疋。

計十身。八吉祥花樣，有圈領無插襴。

工二十二日。

九賡五絲四團龍闇補袍一疋。

計十身。

工十六日。八絲加工二日，小頭行減工二日，袍挂同例。

九賡五絲八團龍闇補袍一疋。

計十身。

工十九日。八絲加工二日，小頭行減工二日，袍挂同例。

三潤色團金龍襴紗朝衣一疋。

計十身。

工八十五日。單格梭。

三潤色正面龍滿裝紗袍一件。

計五身。

工九十五日。單格梭。

三潤色正面龍滿裝紗挂一件。

計四身。

工八十日。單格梭

三潤色四團龍補紗袍一疋。

計十身。

工二十七日。廣紗地加工四日。袍挂同例

三潤色八團龍補紗袍一疋。

計五身。

工四十八日。廣紗地加工四日。袍挂例同。

龍襴紗袍一疋。

計十身。

工六十九日。真兩則地加工二日。

四團龍紗袍一疋。

計十身。

工二十日。袍挂工同。

八團龍紗袍一疋。

計十身。

工三十四日。

九賡如意風雲廣紗一疋。

工十五日。

九賡兩則廣紗一疋。

工十三日。

九賡三則廣紗一疋。

工十日。真三則加工五日。

九賡六則廣紗一疋。

工十一日。

九賡實地一雲紗一疋。

工十日。真一雲加工五日。

九賡漏地一雲紗一疋。

工九日。

九賡實地兩則紗一疋。
工九日。真兩則加工二日。
九賡實地真三則紗一疋。雙鳳齊飛漏地同。
工九日。
九賡實地三則六則紗一疋。
工七日。
春綢一疋。
計長三丈三尺五寸。
工十日。
八賡宋錦一疋。
工十四日。
五彩蟒被一床。舊制。
工三十日。
圓扁金牙爪闇蟒被一床。舊制。
工十五日。
五彩裝龍鳳被一床。舊制。
工二十七日。減工四日。
五彩裝百花被一床。舊制。
工二十七日。減工四日。
五彩四則八花絨錦被一床。舊制。
工二十日。

謹按上用段疋，其品制繁多，未能盡載，止就上傳特用及正運常造者書諸。間有舊制，存其一二，以備稽考。

孫珮《蘇州織造局志》卷八《段疋二官用》 衣裳之制，所以辨貴賤，別等威也。自一命至九命，品秩不同，服制亦异，載在《周禮》，迄今可考。我朝開局以來，上用而外，即有官用，王公以下錫予賞給，悉取資于此。名器所關，誰敢或略，乃詳志之。

〔明〕

織染局督造上用，其賞給段疋及綾紗黃白絹，並采買等項，悉屬該府造辦解京。

〔皇清〕

官用正運。闊二尺。
四爪蟒一疋。
計十身。花襴五條，插襴七條。
工五十五日。
四爪教子蟒一疋。
計十身。
工六十五日。
四爪大雲滿裝袍一件。
計五身。
工七十三日。
四爪長雲滿裝袍一件。
計五身。
工七十三日。
寸蟒裝一疋。
計十身。
工一百日。
三號蟒一疋。
計十身。
工四十八日。
小蟒一疋。
計三丈。插襴一條，花襴四條，裏衿襴不用。
工二十四日。
兩色圓金蟒袍一疋。
計十身。
工三十日。
兩色圓金牙爪闇蟒袍一件。
計五身。襴子十二條。
工二十一日。
兩色圓金牙爪闇蟒袍一件。

計五身。八吉祥滿裝樣。
工十五日。
兩色圓金闇蟒袍一疋。
計十身。
工三十日。
立龍滿裝袍一件。
計五身。
工四十五日。雙格梭兩潤色。
立龍滿裝長挂一件。
計四身。
工三十八日。龍身雙格梭兩潤色。
五龍小八吉祥滿裝長挂一件。
計四身。
工三十日。雙格梭兩潤色。
五龍小八吉祥滿裝短褂一件。
計四身。
工三十日。雙格梭兩潤色。
闇雲山水圓金身百壽滿裝袍一件。
計五身。欄子五條，篆壽字俱圓金。
工二十二日。雙格梭兩潤色。
兩色圓金八團補一疋。素地。
計十身。
工三十二日。四團補減半。
兩色圓金八團補一疋。花地。
計十身。
工二十六日。四團補減半。
三色圓金補挂一件。
計四身。
工十日。
圓金鋪地補挂一件。
計四身。
工十二日。
彩裝各樣品級補子一疋。坐龍、蟒貔、斗牛、四不象同。
計十身，每身四尺二寸，共長四丈二尺。每疋四個半塊，每半塊花長一尺二寸，闊六寸，合對闊一尺二寸。分身織花四挂身，餘織平花六挂身，內一挂身作裏衿用。
文職品級
一二品　仙鶴　錦鷄
三四品　孔雀　雲雁
五　品　白鷴
六七品　鷺鷥　鸂鶒
八九品雜職　鵪鶉　練雀　黃鸝
武職品級
一二品　獅子
三四品　虎　豹
五　品　熊
六七品雜職　海馬　犀牛
風憲衙門　白豸
公侯駙馬伯　麒麟
工十七日。
裝彩兩色圓金身各樣品級方補袍挂一件。
計每件每身長四尺。袍餘織裏衿一個，挂無裏衿。身花一樣四個半塊，前後合對，橫豎長闊俱一尺二寸，織龍身用圓金，花素地同。
工九日。
兩則裝一疋。
工六十日。八廂兩則荷花牡丹，兩則金梗寶相，兩則牡丹，兩則寶相。
四則裝一疋。
工五十日。八廂四則金梗荷花牡丹，四則茶荷四季，四則大寶相，四則山茶牡丹，四則靈芝四季，四則茶荷，四則靈芝，四則錦地牡丹，四則錦地寶相荷花，四則八寶相，四則菊蓉。
工六十五日。八廂絨身龍葫蘆團龍，四則挨挨葫蘆。

工六十日。八賡四則柳穿魚。
五則香草雲裝一疋。
工一百十日。
六則裝一疋。
工六十日。九賡。
八則小寶相裝一疋。
工五十日。八賡。
八吉祥裝一疋。
工五十五日。九賡。
中錦裝一疋。
工四十二日。用鮮紅絨。
草錦裝一疋。
工三十八日。用鮮紅絨。
中錦裝一疋。
工四十五日。用大紅絨。
草錦裝一疋。
工四十日。用大紅絨。
絨錦裝一疋。舊制。
工五十日。
一則扁金葵花裝一疋。
工二十五日。
四則扁金蓮花荷花一疋。
工五十日。八賡。
闇花地扁金抹絨一疋。花邊金心。
工二十日。雙格梭。
春字一疋。
工二十日。
扁金一疋。
工十七日。雙格梭。
八賡花宮綢一疋。

工八日。四賡減半。花素工同。
八賡八絲素一疋。光素衣素同。
工十二日。四賡減半。
八賡五絲素一疋。光素衣素成伯同。
工八日。四賡減半。
抹絨一疋。
工十二日。
閃錦段一疋。
工十日。
閃段一疋。
工八日。
八賡三四六八則平花一疋。閃平同。
工八日。六賡減工二日。
六賡楊段一疋。
工五日。八賡加工二日，四賡工三日。
六賡彭段一疋。各花樣同闊一尺八寸。
工五日。八賡加工一日，四賡工三日。
四爪教子紗蟒一疋。
計十身。
工六十四日。
四爪彩紗蟒一疋。
計十身。
工五十四日。
六賡圓金壽字紗一疋。
工十四日。
八賡扁金紗一疋。
工十七日。
八賡真三則平花紗一疋。
八日工。
八賡平花紗一疋。各花樣同。三四六則同。

工六日。

八磿漏地紗冰紗銀條紗一疋。

工六日。四磿減半。

八磿素絹紗一疋。

工六日。

寧綢一疋。

長二丈二尺。

工四日。密花。朗花工三日。

五彩明甲一副。

工三十八日。

五彩戰甲一副。

工三十八日。

兩色圓金戰甲一副。

工二十日。

謹按官用段疋，其品制簡略，然亦未能盡載，止就正運常造者書諸。

《類腋》卷一二《物部》 帛戔戔《易》「束帛戔戔」。《魏肅宗紀》詔曰：「其有懷道邱園，昧跡版築，山栖谷飲，舒卷從時者，宜廣戔帛，緝和鼎飪。」純帛《周禮·地官·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屯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五兩，十端也。曼帛《淮南子》：絺綿曼帛，温煖於身也。注：曼帛，細帛也。縑帛《後漢·郭后紀》：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庸帛《論衡》：繒之未剌，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采帛曹植《樂府》：采帛若煙雲。秋帛于鵠詩：篋中有秋帛，裁作遠客衣。五色帛《道山新聞》：李後主宫嬪宫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令宫娘以五色帛繞素襪舞蓮中，回旋有凌雲之態。

紗、紬綾、羅、絹附見。

素沙《周禮·天官·内司服》：「緑衣素紗。」注：素紗者，今之白縛也。綺穀《漢（文）〔高〕帝紀》：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穀紵罽。注：綺，文繒，即今之細綾也。魏文帝書：夏則縑總綃總，其白如雪。冬則羅紈綺穀，衣豐鮮文，沈約詩：「風過動羅紈。」冰紈又《地理志》：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後漢·章帝紀》：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穀，吹綸絮。注：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穀，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即今之方（白）〔目〕紗。綸，似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劉孝綽詩：「蕪子服冰紈。」王安石詩：「春衫尚未着方空。」纖羅《子虚賦》：「投紵縞，雜纖羅，垂霧穀。」注：紵縞，繒也。纖，細也。穀細如霧，垂之爲裳也。《七啓》：「被輕穀之纖羅。」綺組《西都賦》：「紅羅颺纖，綺組繽紛。」錦繡段《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綺紈《王符傳》：「錦繡綺紈。」注：綺，文繒也。劉峻《廣絶交論》：弱冠王孫，綺紈公子。散花綾《西京雜記》：霍光妻遺淳于衍散花綾二十五匹，一疋直萬錢。又與琅緑綾百端。鮫綃《博物志》：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時出人家賣綃。《述異記》：南海出鮫綃紗，一名龍綃，其價百餘金，以爲服，入水不濡。元稹詩：「貢兼鮫女絹，施肩吾詩：「偷得鮫人五色綃。」韋應物歌：「的皪龍綃雜瓊珮。」流黄《古樂府》：「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黄。」張載《擬四愁詩》：「佳人遺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黄素。」張説《觀妓詩》：「秀色然眉黛，嬌香發綺羅。」齊紈班婕妤《樂府》：「新裂齊紈素，鮮涼如霜雪。」注：紈素，細絹，出於齊國。鶴綾謝惠連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鶴文綾。」霜紈霧穀沈約《謝賜絹啟》：「霜紈雪委，霧穀冰鮮。」寫霧傳花庾肩吾《謝賚白綺綾啟》：「圖雲緝鶴，鄴市稀逢。寫霧傳花，叢臺罕遇。繁縷《廣雅》：繁縷，鮮支，穀絹也。經紬顔師古《急就篇》「縑緹縚紬緑絮綿」注：抽引蠶繭，緒紡而織之曰紬，紬之尤麤者曰紵。鬬雞紗劉禹錫詩：「新衫別織鬬雞紗。」竹根柿帶李嶠詩：「馬眼冰凌影，竹根雪霰文。」白居易詩：「紅袖纖綾誇柿帶。」《白帖》：馬眼、蛇皮、竹根、柿帶，皆綾名。輕容王建詩：「縑羅不著愛輕容。」《類苑》：輕容，無花薄紗也。鴛鴦綺陳子昂詩：「聞有鴛鴦綺，特爲美人贈。」束絹杜甫詩：「我有一疋好束絹，重之不減錦繡段。」楚練又「越縑與楚練，照耀（輿）〔輿〕臺驅」。蟬翼李賀詩：「春帳依微蟬翼羅，横茵突起隱體花。」《白帖》：鳳文、蟬翼，並羅名。《海物異名録》：泉女織紗，輕如蟬翼，名蟬紗。胡威絹李商隱詩：「君懷一疋胡威絹，争拭酬恩淚得乾。」又啟：志慕胡威，敢問荆州之絹。鳳尾又「鳳尾香羅薄幾重」。鵝溪《唐地理志》：陵州仁壽郡，土貢鵝溪絹。文與可《畫竹詩》：「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吴絹又，越州會稽郡，土貢吴絹。朝霞紬又《新羅國傳》：開元中數入朝，獻果下馬，朝霞絹。八梭綾《雲仙雜記》：鄭中老母村，人織綾必三交五結，號八梭綾，匹直米陸筐。山紬王禹偁詩：「野蠶自成繭，繅密爲山紬。」韻字紗劉子翬詩：「機女猶挑韻字紗。」小疊勝《清異録》：獲嘉禿士貫微，僭奢如貴要子弟，旋織小疊勝，羅染襘服，號紫織方。

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卷五《山東巡撫白公墓志銘》 先是，廬、鳳地磽陋，多遨民，饑即避宅槃遊，猎魚獵鼈，挈其孥，搥小輈，野歌匄錢。或請禁之。公憮然曰：「本之不清，末胡能治？」命守令申畫郊圻，課民耕，貸給犁鋤。外延染人機工，教蹈絲法。畜蠶，樹桃、麻、桑、柘，朝夕程督。未朞年，民繇其業，驅之不行。今鳳、潁、滁、亳所織絹帶絲布，轉鬻蘇、杭數州。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二五四《東昌府部・風俗考》 通志・府志合載

本府

元《濮州志》：其民朴厚，好稼穡，務蠶織。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九七二《湖州府部・物産部》 府志

食貨屬

絲　有合羅絲、串五絲、經緯絲，屬縣俱有，惟出於菱湖、洛舍者第一。

綿　有頭蠶綿最韌，二蠶綿白而少脆，惟武康有鵝脂綿，甲於屬縣。

絹　有官絹，有生絹，惟局絹有五色，可同嘉興。

紬　有水紬，有紡絲紬，出菱湖者佳。

紗　有直紗，花紗，夾織紗，出郡城內。又包頭紗，出雙林。

綾　有紕綾，有線綾，練軟柔滑，光彩眩人，唐時充貢，號吳綾，近城出。

張渠《粵東聞見録》卷下《紗緞》 廣中紗緞必用湖絲織之，故賈絲者皆自浙中。然廣緞初服鮮明，塵粘即至褪色，不如金陵、蘇、杭所造。惟廣紗色澤耐久，皺折易直，故馳名天下。若潮紗則止用本土之絲，不久輒裂，價值亦賤。至牛郎綢、女兒絹亦僅存其名而已。

程鄉繭綢，野蠶絲所織。其蠶分畦而養，以某樹葉飼之即名某繭綢，初無定名。新興、興、文昌繭唯食山粟葉，故其絲堅韌。若南海之官窑繭、順德之龍江繭皆不及也。繭布則以大蝴蝶繭爲之。

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五 雍正元年，定公納采禮，金領約一具，金簪三枝，金耳飾一副，段衣四襲，段衾褥三具。納采日燕用牲九，成婚日具筵二十席。侯納采禮與公同，納采日燕用牲八，成婚日具筵十有八席。伯納采禮與侯同，納采日燕用牲七，成婚日具筵十有七席。一品官納采禮，段衣三襲，餘與伯同，納采日燕用牲六，成婚日具筵十有五席。二品官納采禮，段衣二襲，段衾褥一具，餘與一品同。納采日燕用牲四，成婚日具筵十有三席。三品官納采禮，金簪二枝，餘與二品同。納采日燕用牲三，成婚日具筵八席。四品官納采禮，金領約一具，金耳飾一副，段衣一襲，段衾褥一具。納采日燕用牲二，成婚日具筵六席。五品官納采禮與四品同。納采日燕用牲二，成婚日具筵五席。六品官以下納采與五品官同。納采日具筵用牲二，成婚用牲三。自四品以下，領約、耳飾各聽其力，能具者備用。軍民人等納采禮，衣一襲，衾褥一具，具筵用牲一，成婚日用牲二。凡有品級官員，婚嫁或用本官職事，鼓樂人不得過十二名，鐙不得過六對，無品級人及生監軍民不得僭用職事，鼓樂人不得過八名，鐙不得過四對，一應靡費概行嚴禁。

又定例漢人納采及成婚禮，四品官以上，紬段不得過八疋，金銀首飾不得過八件，食品不得過十。五品以下官，各減二。八品官以下，有頂帶人員以上，又各減二。軍民人等紬絹不得過四，果合不得過四。其金銀財禮，官民概不許用。至庶民婦女在僭用冠帔補服大轎者禁，違者罪坐夫男。

桂馥《札樸》卷七《練》 兩襠亦應作當，前當心，後當背也。

《晉書・王導傳》：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導乃制練布單衣，士人競服之。《隋書・姚察傳》：門生送南布花練。《類篇》引《後漢書・禰衡傳》作練巾，今本誤作疏巾。

劉堅《修潔齋閑筆》卷一《七襄》 《大東》之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跂，舉踵而望也。襄，《説文》云：「織文也。」漢魏郡有縣能織錦綺，因名襄。七襄，織文之數也。《詩》意謂望彼織女，終日織文至七襄之多，終不成報我之文章也。《詩》注未及此，箋謂自卯至酉更七次者，殊非。

顧堃《覺非盦筆記》卷八 通儒謀國者，以爲今天下稅糧，當盡徵本色，其説蓋西漢貢禹已言之。案《禹傳》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自五銖錢起以來，富人積錢滿室，各用智巧，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捽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桑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末利深而惑於錢，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民一歸於農。宋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録》，載宋齊邱策曰：江淮之地，唐季戰争之所，兵革乍息，而使民間租稅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必興販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時絹每疋市價五百文，綢六百文，緜每兩十五文。齊邱請絹每疋擡爲一貫七百，綢爲二貫四百，緜每兩爲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齊邱致書徐知誥，知誥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此二者真謀國之遠猷，萬世之長慮也。愚以爲欲用禹貢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之言，必當用齊邱虛擡時價，而折絹綢緜本色之議，則農力於田，富藏於下矣。案是時爲吳順義年中定租稅額，上上田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見錢不足，

許依市價折以金銀，丁口課調亦科錢，故齊邱以此策救正之。以亂世割據之雄，觀其所稅錢乃輕減如此，後之爲人上者，可不灑心而易慮乎。《資治通鑑》失載此事。

王念孫《讀書雜志・墨子》卷三《非樂上・縿》　「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念孫案：縿當爲繰。凡書傳中從桑之字，多變而從參，說見《詩本音・陳風・月出篇》。故繰誤爲縿。《集韻》：綑，織也。綑布繰，猶言綑布帛。《說文》「繰，帛如紺色。或曰深繒。從糸，桑聲，讀若桑」。《玉篇》子老切。《廣雅》曰：繰謂之練。《檀弓》「布幕，衛也。繰幕，魯也」，鄭注曰：繰，練也。繰讀如綃。今本《檀弓》亦譌作縿。又《說文》：「縿，旌旗之游也。從糸，參聲。」《玉篇》所銜切。兩字判然不同。《非命篇》捆布縿同。

王念孫《讀書雜志・史記》卷五《李斯列傳・阿縞》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念孫案：徐以上文云「江南金錫，西蜀丹青」，故以阿縞爲東阿所出之縞也。今案：「阿縞之衣」，與「錦繡之飾」相對爲文，則「阿」爲細繒之名，非謂東阿也。「阿」字或作「絧」。《廣雅》曰：絧縞，練也。《楚辭・招魂》：「蒻阿拂壁。」「蒻」，與「弱」同。「阿」，細繒也。言以弱阿拂牀之四壁也。王逸注以「蒻」爲蒻席，「阿」爲曲隅，皆失之。辯見《楚辭》。《淮南・脩務篇》「衣阿錫，曳齊紈」，高誘注曰：「阿，細縠。錫，細布。」《列子・周穆王篇》張湛注同。《漢書・禮樂志》「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繒。錫，細布。《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注與如淳同。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五《形勝》　原南京户口三十萬，大内壯麗。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聚於其中。僧居佛寺冠於北方，錦繡組綺精絶天下。膏腴蔬蓏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甘土厚。石皆未割棄已前，其中番漢雜闢，勝負不相當。既築城後，遠望數十里間，宛然如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國也。《遼志》。

〔臣等謹按〕今京師地在遼時稱南京，金時稱中都，元時稱大都。此條所引葉隆禮《遼國志》，指遼之南京而言，即燕地也。

官修《清會典》卷七五《内務府・織造》　凡祭帛七等：曰郊祀制帛，曰告祀制帛，其色青黄。曰奉先制帛，色白。曰禮神制帛，青、赤、黄、白、黑五色。曰展親制帛，曰報功制帛，均色白。各制帛名，皆織清、漢文於帛端。曰素帛，無文，歲由江寧織造入貢輸部，以供太常祭祀之用。

凡誥勅軸啓曰「奉天誥命」，勅曰「奉天勅命」，皆織清、漢文於軸端，繞以龍文。誥命，四品以上，用五色綾絲。五品以下，三色。勅命用白綾。一品，玉軸鶴錦面。二品，犀軸蟠錦面。三四品，裹金軸。五品，角軸均花錦面。六品以下，軸同五品小團花錦面。

凡校尉服色，供壇廟及宫殿之役者服遂衣，皁緣輿用紬，執事用絹，色赤，織團花文。

凡采縿，織染五色以供國家慶典。

嵇璜等《清文獻通考》卷三二《市糴考一》　〔順治一年〕又奉諭旨，往年市賣紬緞等物，皆寬長精密，近來人心姦巧，希圖射利，概多短窄鬆薄，以致民間徒費錢財，無裨實用。爾部移文内院，督臣傳諭江寧蘇杭各處機房、商賈，以後織造市賣紬緞等物，務要寬長合式，精密堪用，如仍前短窄鬆薄，查究治罪。【略】

〔順治〕八年停止陝西買辦皮張，定山西解潞紬例。先是山西長治、高平二縣，歲織潞紬三千匹，至是頒定式樣，每匹長五丈濶二尺五寸，酌定價銀十三兩，歲織一千四百七十九匹。康熙六年，題准減去大潞紬一百匹，改織小潞紬四百匹，長三丈，濶一尺七寸。至十四年，又議准大小潞紬各減去一百匹。十七年，題准每匹核減銀五錢。

嵇璜等《清文獻通考》卷三八《土貢考》　直省額辦户部物産。【略】織造紗、緞、綢、綾等物，隨時酌辦，歲無定額。安徽省額解織造紗、緞、綾、綢等物，隨時酌辦，歲無定額。浙江省額解，白綿二百斤，白絲八千五百斤，織造紗、緞、綢、綾等物，隨時酌辦，歲無定額。【略】

山西省額解生素絹一千二百疋，遇閏加添四十四疋。農桑絹三百疋。江蘇省每年額解，制帛、綵綢、紅綢、駕衣片庫存不敷，隨呈明派解。山西省每年額解大潞綢一百疋，小潞綢三百疋。

李斗《揚州畫舫録》卷一　邗上農桑、杏花村舍二景，在迎恩河西，仿聖祖《耕織圖》做法。封隄爲岸，建倉房、鹽餉橋、報豐祠。祠前擊鼓吹螺臺，左有鶉房，右有浴蠶房、分泊房、緑葉亭。亭外桑陰鬱鬱，時聞斧聲，樹間建大起樓。樓下長廊至染色房、練絲房、房外爲練池，池外有舂及堂，堂右有嫘祖祠、經絲房、聽機樓。樓後有束織房、紡絲房、房外板橋二三折。至西織房、成衣房，接獻功樓。自此以南，一片丹碧，塞破□□煙霧，盡在長春橋外矣。【略】

嫘祖祠，祀馬頭娘也。聯云：明堂靈響期昭應，王昌齡。桑葉扶疏問日華。曹唐。昔傳嫘爲黄帝正妃，又作雷，爲雷祖次妃，皆不可考。

祠右沼堤種竹，竹後長廊數丈，廊竟，橫置小舍三間，爲經絲房，經機所持絲也。聯云：輾穀疏羅共蕭屑，温庭筠。霏紅杳翠晚氛氳。孟浩然。屋右接聽機樓，聯云：繅户夜攢紅燭市，韋莊。繅絲聲隔竹籬間。項斯。樓臺疏處栽桑樹數百株，濃緑蔭坂，下多野水，分流注沼，沼旁爲紡絲房，與經絲房對，居其右。織房十餘間，以東西分，東織房聯云：露氣闇聯青桂色，李商隱。天孫爲織錦雲裳。蘇軾。西織房聯云：花鬚柳眼如無賴，李商隱。蕊亂雲濃相間深。温庭筠。

成衣房十餘間，紡磚刀尺，聲聲相聞。聯云：越羅蜀錦金粟尺，杜甫。寶殿香娥翡翠裙。戎昱。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一四九《物産》　原幽州范陽貢綾，檀州人蔑，薊州鹿角膠。《唐六典》。

原范陽郡土貢綾、綿、角弓、人蔑、栗、密雲郡土貢人蔑、麝香，漁陽郡土貢白膠。《唐書》。

原廻州土産綿、絹、人蔑、瓜子，貢范陽綾，霸州土産絲、綿、絹，涿州土産綾，薊州土産鹿角膠，人蔑、遠志、白朮，檀州土貢安東府人蔑，又銀錫二穴，密雲郡都管，又有水精，是實出昌平縣。《太平寰宇記》。

原霸州信安軍、保定軍土貢各絹一十匹。《九域志》。

〔朱彝尊原按〕范陽之綾，貢於唐宋，霸州亦産絲絹，元於涿州設錦局織染提舉司，不知何時遂休其蠶織也。

管同《因寄軒文集》卷三《勸民蠶桑詩説序》　古之時，男耕而女織，天下有不耕之男，而天下無不織之女，詠於《詩》，著於《禮》，見於《左氏》、《國語》，敬姜之論，至於今可考而知也。織則必蠶，其蠶也，自王后、諸侯夫人皆有親蠶之事。蠶則必桑，其桑也，則凡五畝之宅無不樹之，而宅不毛者有里布。蓋古者男自農夫而外，貴則爲大子、諸侯、大夫、列士，賤則爲百工、商賈與庶人之在官者，彼皆有事而不能耕，而婦女則雖后妃之尊不與外事，舍蠶織固無所爲，而況於民間之卑賤乎。聖王在上，所以裕民衣食者，教之以自力，杜之以外求，率之以躬行，嚴之以法制，絶其饑寒而杜其淫惰，世之所以家給人足，而風俗貞淳者，由此其致也。自戰國以後，井田隳壞，而樹桑之制隨之。不桑則不蠶，不蠶則不織，由是機杼別爲一工，而婦織移於男子，士庶之家，布帛必購於市肆，而富貴者披綺羅，曳錦繡，亦無一取諸宫中也。夫如是，民安得而不窮，俗安得而不敝哉。而論者不深維其本末，或曰蠶桑宜東南，不宜西北，是大不然。《禹貢》言青州「桑土既蠶」，太史公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户侯等，是以齊織冰紈號爲冠帶衣履天下。今則青齊惟産繭布，其一切紈綺之屬皆由吴越而來，而絲縷不能自辦也。若是者，可謂地利之有殊與，可謂東南宜而西北否與，亦民之勤惰不同，而世之居官者未嘗明以導之也。襄陽太守周公，勸民事蠶桑，著爲《詩説》。其考據經史，以爲九州之地，無不宜蠶桑，示之以種接之方，告之以飼養之法，治襄數年而民以殷富。如公者，可謂今之循吏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時上爲民謀，而後世聽民之自謀。夫爲謀，則不得不去逸而就勞，自謀則往往舍勤而趨惰，貧富之不同，實由於此。抑又有説焉。古者農桑並重，桑則公之《詩説》備矣，以農言之，有蓄水之利，有播種之宜，有用器糞田耕耨之理。今東南之民頗知事此，而西北則布種於田，視雨暘以爲豐歉而已。此財賦所以有偏，而饑饉所以常告者也。使西北之爲官者皆如公輩，用其所以勸蠶桑者而更勸農田，則江淮大河以北，田與吴越同矣，不尤爲生民之至幸也哉。道光六年夏四月某序。

吴振棫《黔語》卷下《附録・蠶事略》　春蠶，清明後十日上樹，夏至畢。秋蠶，夏至前後上樹，白露畢。上樹者置蛾筐中，蠶出卵針大而黑，屈槲桑枝入筐，蠶緣而上，於是驅鳥雀，逐野猪，捕蛇與馬蜂，山蚱蜢，日暮惟謹。上樹七日爲初眠，又七日二眠，又七日三眠，又十日大眠，亦曰四眠，然後吐絲，自縛而爲繭。繭成，梯之橛之，察其韌而摘之，以繅，以織，而綢成焉。稗販駢坒，遠走數千里外，價視吴綾、蜀錦廉，而性堅韌，一衣可十歲許。自他省言曰貴州綢，自黔言曰遵義綢，自遵義言，佳者曰府綢，粗而皺者曰雞皮繭，又其次曰毛綢，曰水綢。水綢品最下，而名獨多，雙經單緯者曰雙絲，單經雙緯者曰大雙絲，單經單緯者曰大單絲，又有小單絲者，但疏而狹，亦曰神綢。近郡人鄭子尹、孝廉珍徵，據聞見以爲，槲即椵，爾疋椵蓋指是，作《椵繭譜》五十篇，曰誌患，曰定樹，曰定繭，曰蠶期，曰蠶山，曰蠶地，曰蠶樹，曰蠶祥，曰蠶忌，曰蠶害，曰蠶病，曰蠶眠，曰蠶食，曰居守，曰春蠶，曰烘種，曰蛾覿，曰蛾卵，曰售種，曰辨筐，曰上樹，曰秋蠶，曰蓊林，曰翦移，曰下繭，曰剥繭，曰繭病，曰炕繭，曰繅絲，曰繅别，曰浄絲，曰道經，曰道緯，曰牽經，曰諸綢，曰綢病，曰腥綢，曰毛綢，曰湯綢，曰蠶筐，曰蠶刷，曰繭筐，曰蠶剪，曰響筒，曰機竿，曰排套，曰沙撮，曰擎霄，曰茅刷，曰種槲。世欲知蠶事緣起及利病所在者，惟此書爲詳。

甘熙《白下瑣言》卷八　桑蠶盛于蘇浙，金陵間亦習之，然絲質麤肥，遠遜

湖南，惟織工推吾鄉爲最。入貢之品，出自漢府，民間所産，皆在聚寶門內，東西偏業此者，不下千數百家，故江綢、貢緞之名甲天下。翦絨則在孝陵衛，其盛與綢緞埒，交易之所，在府署之西，地名絨莊。日中爲市，負擔而來者，踵相接也。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五《革員祝應燾懇恩註銷永不敍用，並賞給原銜頂帶片》光緒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再已革鹽提舉銜湖北崇陽縣知縣祝應燾，前在崇陽縣任內，因民爭樹一案，辦理不善，幾致激成事端，經湖廣督臣奏參革職，永不敍用。嗣經該督撫臣查明，事屬因公，尚無藉端詐索情事，會同咨部結案。臣因新疆南路，地本宜桑，上年飭各局查明册報，實有八十餘萬株之多，但繰回不知接桑養蠶之法，惟收蔉以代糗糧，間有飼蠶取絲者，絲硬色闇，較中土遠遜。天生美利，人自棄之，良爲可惜。查祝應燾籍隸浙江，於蠶桑諸務，最爲諳悉，當經札調來甘，訪聞屬實，即飭赴浙招募接桑、養蠶、繰絲、織作各工匠來甘，以便派撥出關，轉相教習。兒據報已募各工匠六十名，隨帶器具抵蘭州，一俟到肅，飭令出關。合無仰懇天恩，俯念該員從前獲咎，事屬因公，尚無貪酷私罪，准其先行註銷永不敍用，並賞給原銜頂帶，留營差遣，庶便發赴新疆各處，教習接桑、養蠶、炙繭、繰絲諸法，俾邊方則效，以厚民生。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施行，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六《辦理新疆善後事宜摺》光緒六年四月十七日　奏爲敬陳辦理新疆善後事宜大略情形，仰祈聖鑒事。竊維新疆善後事宜，以修濬河渠、建築城堡、廣興屯墾、清丈地畝、釐正賦稅、分設義塾、更定貨幣數大端爲最要。【略】

至於中土蠶絲，賴及萬方，而湖産尤甲中土，泰西市舶駢集滬上，航海往返，費省運捷，非若陸路之艱阻也。西北各部落，行國居多，衣被廬帳，取給氈片，《禹貢》於崑崙、析支、渠搜，皆以織皮概之，由來久矣。近代以來，參用蠶絲和毛彈織，精緻殊倫，售獲善價。惟與中土通商，專在陸路，運致維艱。新疆南北，産桑土人，但取其代糧，或稱藥材，蠶織之利未廣。俄羅斯及諸邊種人，購絲於新疆不足，仍議入蜀購絲。臣通檄南北兩路局員，檢校屬境桑株，陸續稟報，統計桑樹八十萬六千餘株，教以飼蠶繰絲諸法，兩年始有微效，據各處呈驗新絲，色潔質韌，不減川絲。前飭滬局採運，委員胡光墉延訪德國開河、鑿井、織呢師匠，帶購機器來蘭州，入製造局，教習西法，並飭募雇湖州土民，熟習蠶務者六十名，交委員祝應燾由籍管領，並帶桑秧蠶種及蠶具前來，教民栽桑接枝、壓條種葚、浴蠶飼蠶、炙繭繰絲、織造諸法，自安西州、敦煌、哈密、吐魯番、庫車以至阿克蘇各設局授徒，期廣浙利於新疆也。所以先南路而後北路者，以南疆生桑頗多，一經移接，便可飼蠶，繰民勤習工作，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由是推之西四城，更推之北路，耕織相資，民可使富，即西北諸行國，取攜亦便，毋庸度隴趨蜀以買新絲，遠商拜惠，懷我好音，彼獲其贏，我亦得施其控制之術，從此氛祲潛消，亦未可知，非僅釐稅有增，稍紓軍儲之急已也。特事涉創行，無速效可覩，臣不敢多所論列，惟有黽勉圖之，仰副宵旰憂勤之意，謹一併附陳。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七《請敕部註銷祝應燾永不敍用處分片》光緒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再臣前奏，調已革鹽提舉銜湖北崇陽縣知縣祝應燾，由浙江原籍，召募熟習養蠶種桑工匠六十名，並帶桑秧蠶種及各項器具西來，試辦蠶織局，務期廣浙利於西陲，業於本年四月十七日，拜發辦理新疆善後事宜，大略情形，摺内陳明。五月初八日，臣行抵哈密，祝應燾繳呈哈密、吐魯番、庫車、阿克蘇各局所取新絲，親加察驗，色白質韌，與中土無殊。詢據浙匠僉稱，此地之桑，較浙産葉大汁厚，實爲宜蠶，惜到時節候已過，養蠶無多也。祝應燾復收買吐魯番、庫車、阿克蘇土繭，則質薄色黄，取絲不及浙桑之半。近據祝應燾專丁呈驗綫綢緞數匹，與浙織差同，若多參用浙桑，飼蠶取絲，則料本可節，更用由浙購帶之種，如法浴蠶取繭，繰絲上機，則與浙織無殊，久之，浙利移於西北，種人爭售，銷路必暢，民可使富，而於馭夷之方，亦良有濟。劉錦棠復飭祝應燾，赴西四城設局教習，一面飭上海採運局，再購浙産桑秧，並多購蠶種，以期推行盡利。竊謂甘肅、新疆要務，無逾於此，惟祝應燾因前在湖北崇陽縣任内，因鄉民爭樹一案，經湖廣督臣奏參，革職永不敍用，臣以其事本因公，並非貪酷私罪，上年奏請開復，經部議復奉旨賞給原銜，該員感戴皇仁，並蒙湔雪，圖報方殷，兒在試辦蠶織，漸著成效，合無仰懇天恩，敕部將祝應燾所得永不敍用處分註銷，俾得盡心教習，以竟全功。謹附片具陳，伏祈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一《請敕部會同内務府，核減傳辦衣料等項摺》光緒九年七月十三日　奏爲織造奉旨傳辦衣料等項，數繁費重，司庫無款可籌，遵照奏案，請旨敕下户部，會同内務府，大加核減，並指撥有著的款，以便

造報，而免貽誤，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准江甯織造文琳咨准造辦處來文，光緒九年五月初八日，經總管太監李雙喜交傳活計單一紙，內開上用及賞用各色龍袍褂、蟒袍氅衣、襯衣、緊身，大小卷江綢、宮綢、八絲緞、五絲緞、春綢、縐綢、湯綢、線縐綢、紡絲、實地、麻地、直徑地紗綾子等項，共二萬三千零五十五匹件，於本年十二月初八日呈進等因，經該織造照單酌估，約需料工銀九十七萬餘兩，咨臣核撥款項，當經札司查明，司庫有無可籌，核議詳辦去後。茲據江甯布政使梁肇煌詳稱，江甯藩庫向係入不敷出，屬微只地扛蘆課裸稅錢糧，以之抵放常年旂綠各營兵餉，及歲撥永定河、南河工需，織造大運等銀，暨一切年例應放各款，不敷甚鉅，是以兵餉歷奉户部指撥淮運等庫協濟，無如運庫同一支絀，撥解寥寥，而兵餉又係計授要需，刻不可緩，隨時移緩就急，設法支應，實已羅掘一空。今此項傳辦各件，估需銀九十七萬餘兩之多，無米之炊，勢成束手，詳請示遵前來。臣查江甯藩庫，入不敷出，係屬實情，即此外各司局庫，亦皆非充裕，此項傳辦之件，係屬官府要需，苟可設法騰挪，斷不敢稍存諉卸。惟查自同治八年起，前督臣馬新貽任內以來，內惟十年間，前督臣曾國藩任內，恭辦穆宗毅皇帝大婚綵綢、甯蘇、兩織造原撥添撥共銀三十萬七千餘兩，經部議准在於江海關應解部庫二四成洋稅內借動一半銀十五萬三千五百餘兩，其不敷者，復准其截留漕價等項銀七萬一千餘兩。又十一年間，前署督臣何璟任內，傳辦賞用緞綢銀兩，先係四單並發，合計銀數將及二百萬兩，嗣邀恩停辦兩單，尚有兩單應辦之件，由司道各庫及江海關蘇滬各釐局合籌，不敷者復由江西、安徽兩省指款協撥，此係恭辦大婚典禮，故動款爲鉅。此外隨時奉旨傳辦之件，爲數僅七八九萬兩不等數目，從無似此次之多者。而同治十三年間，户部咨辦大緞二千匹，需銀八萬兩，經前督臣李宗羲奏請，分作兩年製辦，奉旨允准在案。又光緒六年間，部咨催解大緞一千五百匹，經前署督臣吳元炳奏請緩辦，復奉旨允准在案。誠以臣子之心無窮，而財力之數有限，凡此爲難之況，固久在聖明洞鑒之中，並於同治十三年九月間，准户部咨海防經費緊要，遵旨通盤籌畫一摺內稱，粵海關監督因造辦處劄，令採買金兩，共動用四成洋稅銀七十二萬餘兩，又動撥四成洋稅辦買足色條金二千五百兩。又兩江總督李宗羲因淮安關承辦玉料動撥釐金銀二萬兩，鹽釐銀三萬兩。又內務府奏令閩、浙、川、廣等省，採買木料所需價值，作正開銷。以上各案，俱係未經部臣核復奏准之件，且非軍國緊要之需，行令將已動用者籌款歸還，未動用者聽候部撥，並請旨敕下各直省督撫將軍監督等，凡丁漕稅釐等款，查無户部奏准行知給發之案，不得任意挪用，倘奉到別衙門奏撥案據而户部尚未核復之件，亦不得遽行撥給。經此次奏准之後，仍有朦混奏撥，迎合應付者，即由户部奏明，請旨懲辦等因，奉旨依議，欽此通行，欽遵亦在案。蓋上體朝廷恭儉之德，以節國家度支之流，用意至爲深遠。今江甯織造奉旨傳辦衣料等項，數繁費重，爲從前所稀有，司庫無款可籌，適值海防喫緊之時，爲未經户部核准之案，臣未敢擅便，相應請旨敕下户部，會同內務府，大加核減，擇要先辦一二成，所需料工等銀，並由部指撥各司道庫有著的款，分籌解濟，以便造報，而免貽誤。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軍機大臣奉旨，所有傳辦之件，已經覈減，由造辦處傳知矣。欽此。

李鴻章《李鴻章全集・奏稿》卷一九《傳辦緞綢懇請改派並籌協濟摺》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奏爲奉文傳辦賞用緞綢等件，援案請旨，改派江浙織造照式恭辦，並酌擬籌撥協濟，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准内務府咨稱附奏長蘆鹽政等處織辦緞綢等項，由各該督撫籌撥織辦一片，奉旨依議，欽此。鈔奏開單咨行辦理前來，事關賞用要需，亟應敬謹籌辦。惟查直隸地方向不産絲，長蘆亦未設有織局，機張樣譜，一無籌備，又無諳練匠役可雇，此次奉派織辦賞用各色緞、綢、紗、縐，共計二萬件，若委員赴南省采辦，既非管轄之區，市肆商賈，勢必擡價居奇，件色衆多，急切尤難齊備，況傳辦内用綢物，均有一定式樣，民間常用之物，不能合宜。查江甯、蘇州、浙江等省，設有織造，專爲造辦内府需用物料，該處既有舊頒譜樣，又有官募匠役、機張、器械，織辦較易，即就近收買定織，亦能合式。溯查同治七年，内務府奉旨傳令長蘆鹽政織辦上用龍衣緞疋等件，經前署督臣官文以力難創辦奏，奉諭旨，改派江蘇織造照式織辦，應需款項仍由長蘆運庫籌撥，作正開銷。此次奉文傳辦各件，既數倍於上屆，期限又復緊迫，若由長蘆勉强創辦，斷難應手。臣與司道等再四籌商，惟有援照成案，籲懇恩准，改派江甯、蘇州、杭州各織造查照單開各件，敬謹分投織辦，陸續呈進，庶可無誤要需。其應需銀兩，仍由各該織造核實，估計月議協撥。惟此次傳辦各項活計，件數較多，需費恐不下二十餘萬兩，直隸本係缺額之區，庫儲極絀，又因上年水災，籌辦賑撫，修築河隄，羅掘一空，目前實無款可挪，而奉旨傳辦文内，江浙織造各有清單一件，誠恐該織造等以本省籌款維艱，勢難兼顧計，惟於未奉派辦力稍有餘之省，酌請協濟，可否，請旨敕下湖北、江西、安徽、山東各督撫臣，無論何款，各迅速撥銀三萬兩，解交該織造，代爲織辦，其不敷之數，容臣督飭藩、運兩司，儘力

湊撥，照案作正開銷。似此通融籌辦，在外省既衆擎易舉，而內庫亦儲備有資。除咨內務府知照外，所有援案、懇請改派織辦，並籌撥經費各緣由，理合恭摺據實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李鴻章《李鴻章全集・奏稿》卷一九《撥解緞綢價銀摺》同治十一年五月初十日

奏爲各織造分辦長蘆奉派緞綢應需價銀，遵旨撥解作正開銷，恭摺仰祈聖鑒事。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七日，欽奉初六日寄諭：李鴻章奏奉辦緞綢等件，需款過鉅，請酌量減辦一摺，據稱長蘆奉派活計，前經咨照各織造分辦，統計江甯、蘇州、杭州三處，共需銀五十餘萬兩，除湖北等省協撥外，尚需銀四十二萬餘兩，直隸災瘠之區，實難如數籌撥，請將原派長蘆各件，先行照單減辦一半等語，自係實在情形，著照所請，所有長蘆應辦緞綢等件，准其照單減辦一半，即著李鴻章將應撥款項，迅速分解各織造，以便趕辦，務於七月內一律辦齊解京，勿稍延緩。等因欽此。遵查江甯織造來咨，估需全價銀十五萬九千四百三十八兩三錢，按減半截零，應撥給銀七萬九千七百兩。蘇州織造來咨，估需全價銀十九萬四千三十四兩，按減半截零，應撥給銀九萬七千兩。其時杭州織造尚未估到，應先撥給半價銀八萬兩。三共應撥銀二十五萬六千七百兩，內除山東、江西、安徽、湖北四省，協撥銀十二萬兩，已經各督撫臣先後奏咨，或分解，或全解，應由各該織造查收備用外，實計直省應添撥銀十三萬六千七百兩。查此項價銀，前經臣奏奉諭旨作正開銷，自應統計司道各庫情形，酌量分派，以期力可籌湊，不致竭蹶誤期。當經商飭，運司籌銀五萬兩，藩司籌銀二萬兩，津海關道籌銀三萬六千七百兩，練餉局撥銀三萬兩，無論如何爲難，必須儘力籌足。旋據署運司恩福以此時正課尚未啟徵，庫款竭蹶，因設法挪借銀五萬兩，將來徵起正課，即於應解京餉項下，照數截抵歸款。據藩司孫觀於司庫地糧項下，籌撥銀二萬兩。據津海關道陳欽於天津鈔關奉撥本年京餉常稅項下，動撥同治九年九月至十年八月徵存內務府額外盈餘銀六千五百三十八兩二錢二分，又徵存戶部正餘銅斤水腳飯平及經費節減等項銀三萬一百六十一兩七錢八分，共合三萬六千七百兩之數。又據練餉局司道於庫存協款內照撥銀三萬兩。先後具詳前來。臣以遠道解往，既多糜費，又恐阻滯，先經分飭揚州糧臺分局、江海關、蘇松太道，於應解直防淮軍及應協直省練軍月餉項下，就近照數劃撥，分解江浙各織造，以便趕辦，依限呈進，即以直省司局關道籌撥銀兩，抵放各軍月餉。應請敕下內務府、戶部，將撥解前項織辦緞綢要件價銀，欽遵前奉諭旨，一律作正開銷，並將長蘆運司及天津鈔關應解京餉常稅，如數劃除，即由該司局關道等，各於奏銷案內造報至杭州織造，現准估到半價，除已撥解銀八萬兩，尚不敷三千餘兩，應俟織辦就緒，核實商計，是否必須添撥，酌量辦理，再行奏咨。所有撥解各織造銀兩，遵旨作正開銷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李鴻章《李鴻章全集・奏稿》卷五〇《易州旗丁試辦蠶桑片》

再據候補道高駿麟稟稱，此次奉差前往易州晤該州知州鄒振岳，詢知署中種桑養蠶，並下其法，於民間漸興美利。嗣與西陵各司官討論公事，該司員等備言，旗丁貧苦，額支錢糧，僅敷當差，不足贍養家口，閒散人丁，毫無生計，即陵部司員，向例不派外差，別無陞遷之路，生齒日繁，亦多坐困。該道恭查西陵各山，除內外圍界內不准種植雜樹，此外口門以內空曠，宜樹之地不少，本無禁種之例，因與語及蠶事。據稱旗丁婦女，從前曾有育蠶之家，以浴種繅絲，俱未得法，旋作旋輟。今聞州署蠶桑，著有成效，人情頗爲踴躍，曾擬自集貲本，購買桑秧試辦，惟係官地，恐致互相爭競，或服勞而無所獲，或攘利而無所懲，是以中止。該道以該司官等既有自行集貲試辦之意，若因勢利導，妥定章程，但須明示勸懲，並不動用公款，從此逐漸推廣，利源日興，於旗丁生計，不無小補，正與列祖列宗貴農重本、圖耕圖織之訓相符。現值該州蠶絲有效，轉相師法，事益易成等情，具稟請奏前來。臣查該道與該司員等，所擬自集貲本，試辦蠶桑，爲旗丁推廣生計，不爲無見，擬請敕下守護大臣，察酌於內外圍界外可種之地，督飭量力舉行。謹附片具奏。

賀長齡《清經世文編》卷三六張履祥《農書》

桐鄉田地相匹，蠶桑利厚，東而嘉善，平湖，海鹽，西而歸安，烏程，俱田多地少，農事隨鄉地之利爲博，多種田不如多治地。蓋吾鄉田不宜牛耕，用人力最難，又田壅多，工亦多，地工省，壅亦省，田工俱忙，地工俱閒，田赴時急，地赴時緩，田憂水旱，地不憂水旱，俗云千日田頭，一日地頭是已。況田極熟，米每畝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閒有之，大約共三石爲常耳。下路湖田有畝收四五石者，田寬而土滋也。吾鄉田隘土淺，故止收此。地得葉盛者，一畝可養蠶十數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若二三筐者，即有豆二熟。米賤絲貴時，則蠶一筐，即可當一畝之息矣。米甚貴，絲甚賤，尚足與田相準。雖久荒之地，收梅豆一石，晚豆一石，近來豆價貴，亦抵田息，而工費之省，不啻倍之，況又稍稍有葉乎。但田荒一年熟，地荒三年熟，人情欲速治地，多不盡力，其或地遠者，力有所不及耳。俗云種桑三年，採葉一世。未嘗不一勞永逸也，弗思

耳。治地。

西鄉女工，大概織縣紬素絹，績苧麻黃草，以成布疋，東鄉女工，或雜農桑，或治紡績。若吾鄉女工，則以紡織木棉，與養蠶作緜爲主，隨其鄉土，各有資息，以佐其夫。女工勤者，其家必興，女工游惰，其家必落。夫婦女所業，不過麻枲繭絲之屬，勤惰所係，似於家道甚微，然勤則百務俱興，惰則百務俱廢，故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資其輔佐，勢實相等。且如匹夫匹婦，男治田地，可十畝，女養蠶，可十筐，日成布可二疋，或紡棉紗八兩，寧復憂飢寒乎。刺繡淫巧，在所當戒。女工。

賀長編《清經世文編》卷三七陳宏謨《倡種桑樹檄》乾隆二十二年　陝省蠶政久廢，連年以來，官爲倡率，民間知所效法，漸次振興，除省城現設蠶館，發給工本，收賣零繭零絲，以供織紬，此外三原、鳳翔亦設館局引誘學習外，其餘各屬民間，漸多養蠶，計期四十日，即可收功，大概皆知養蠶之有利。奈老桑枯没，新桑無多，雖欲養蠶，苦無桑葉，此時惟有勤種桑株，處處有桑，則處處可以養蠶，桑多則養蠶必多，此情理之曉然可見者也。但民間既苦種桑無地，又苦桑秧難得，全在官司設法購種，聽民間赴官領取桑秧，庶可廣爲種植。官司中亦有不諳種桑者，除將種桑事宜開單，及金瑣關以北，冷不宜蠶，毋庸議外，仰司官吏速飭西、同、鳳、漢、邠、乾、興、商各屬，乘此小滿節前，購覓桑子，布種桑秧，桑秧既成，即於境内城濠隙地，移栽桑株，並曉諭各鄉，赴縣領回桑秧，隨處栽植。今年種桑，二年之後，即可摘葉養蠶，或官爲養蠶以示效法，或令民摘葉自養，總以境内多一株桑樹，即可多養蠶筐，多一養蠶之家，即有一家得蠶之利，有絲原可賣錢，原不必家家學織也。地方官實此心思，覓人養蠶，以爲衆民倡，所得之絲，原可出賣，縱初行無甚利息，所虧亦甚有限，身任地方，定能不吝些須，加意率作，以爲小民開衣食之源，行之既久，始而種桑者漸多，繼而養蠶者漸多，其利漸廣，其種桑養蠶，自必愈衆，將來溯厥先事之人，利澤何等久遠。儻各屬仍前奉行故事，惟以現在勸諭種桑養蠶等語混覆，或一味迫切驅民養蠶，而不買桑養蠶，或地方有桑，而誣稱無桑可買，或差役四處採取民間野桑，不肯給錢收買，或止覆稱現在遵奉買桑養蠶，而其實原未買桑養蠶者，別經查出，定行嚴參。再興安一州，界鄰川楚，地候原非寒冷，山阿水涯，自多可以種桑之處，現在緊鄰之洋縣、城固兩縣，種桑養蠶，絲利最多，何以興安獨不相宜，應行該州再爲悉心確查，一面照辦，一面回覆，毋狃前見，坐失美利也。

賀長齡《清經世文編》卷三七陳宏謀《勸種桑樹檄》乾隆十六年　陝省向不種桑，本院近年，自於省城設立蠶局，買桑養蠶，並飭鳳翔府等處，一體設局養蠶，誘民興利，民間漸知仿效養蠶，各處出絲不少，省城織局，招集南方機匠，織成秦緞、秦土紬、秦線紬、秦綾、秦縑紗，年年供進貢之用，近已通行遠近，本地民人學習，皆能織各色紬緞，正須接續勸行，方可推廣加多。惟有多種桑樹，庶幾到處有桑，即到處可以養蠶，桑多則蠶絲亦多，絲多則紬緞亦多。本部院近日循行渭河南北，及盩、鄠地方，經過鄉村，樹木叢茂，滿目陰翳，除棗柿樹而外，褋樹甚多，如謂地不宜桑，豈有可以種植褋樹，獨不可以種植桑樹之理與。其種無用之褋樹，何如種有用之桑樹。如謂種後人偷斫伐，豈有不偷斫褋樹，獨偷斫桑樹之理。況村堡溝濠，地頭屋角，一隙之地，皆可種桑，並非必須平原片段，方可種桑，致礙蔬穀之利也。桑樹既可多種，則蠶事正可推廣。仰布政司官吏，除金鎖關以北，鄜、延、榆、綏各屬，地不宜樹，種植難成，毋庸勸行外，其餘各府各縣，務令地方官，巡歷所至，勸諭民間，種植桑樹，舊有之桑，各宜保護培植，不可戕伐，有偷伐桑樹者，加倍究處。現在省城蠶局及鳳翔府每年布種桑秧，聽人赴領，各該州縣，或亦廣布桑秧，聽民人領回種植，或赴省城、鳳翔領回，分散民間。其鼓舞勸誘之法，當將已種成之桑樹，加以獎勵，種而未成者，不必過問。每年官於城中設局養蠶，出示民間，凡有桑樹，或估價摘葉，或聽民人摘葉赴局官，即酌量給以價值，俾民人知家有桑樹，年年可以賣錢，路上野桑亦可摘葉賣錢，自必愛惜舊桑，廣栽新桑。地方官每年買桑養蠶，不無所費，所得之絲，仍然有用，雖有虧折，亦不甚多，地方官果肯有心爲民興此大利，每年即有所費，當亦不必吝惜。所得之絲，只須稟知，不必將絲送驗，儻民間有養蠶得繭，而不能繅絲者，亦許賣給於官，官買此繭，亦可繅絲，同歸有用。如此，則種桑既可得利，養蠶賣繭亦可得利，有絲而或賣或織，更可得利，小民層層得利之處，即官司層層引誘之法，不必刑驅勢迫，自必鼓舞樂從矣。現在局中匠多機多，如各屬養蠶，得絲甚多，意欲織紬緞者，亦可赴局覓人教習，或令人赴局學習，地方官一面身先倡率，一面設法鼓舞，因勢利導，自不患桑樹之不多，蠶織之不廣也。本部院年來勸行蠶桑，祇於省城設立蠶局、織局，爲倡導引誘之計，未敢徒事文告，繩以官法。今事將就緒，現城有機，地方官民，亦皆知陝省蠶事可興，故此通行，爲廣種桑樹，多多養蠶之計，各屬各隨心力，次第舉行，積少可以成多，由近可以及遠，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果肯推行有效，決不没其所長，毋再以爲迂闊而忽之。

賀長齡《清經世文編》卷三七陳宏謀《廣行山蠶檄》乾隆二十二年 陝省山嶺，槲葉最盛，宜養山蠶。康熙年間，寧羌牧劉公從山東雇人來州放養山蠶，織成繭紬，甚爲勻細，到處流行，名曰劉公紬。劉公陞任，漸次衰微。乾隆九年三月，奉旨敕行山東，將山東養蠶成法，纂刊送陝。本部院初涖陝省，即已發司刊刻，分發通省倣效學習，隨有鄜縣知縣紀虛中，募得善於養蠶之魏振東，立爲蠶長，教人放養，已得春繭四十餘萬，合之秋繭，可得八九十餘萬，統計可織紬一千餘丈，民間已有販賣鄜繭者。又有藍田令將文祚，商南令李嗣洙，連年倡率教習，該二縣每年獲繭成紬，已自不少。其隴州汧陽，放養未成，同官令曹世鑑，從山東覓人來此放蠶，因北山早寒，秋繭難成，興安州劉、李二牧，亦曾放養，未報得繭。近據寧羌州稟稱：連年借給工本，設法鼓舞，所得繭紬，比前較多。略陽縣早已成繭，近竟中止。再近省到處椿樹，易長易成，可養春蠶，曾經咸寧令柳大任，試養得蠶，因爲鳥雀所傷而止。就陝省情形而論，雖不能處處可以養放山蠶，而山蠶所食之槲樹，隨處有之，可以放養山蠶之處，亦正不少，若得地方官設法勸導，接續行之，鼓舞推廣，自可漸覩成效。況徧山槲樹可作蠶場，不比家蠶之必須種桑也；繭紬麤細皆宜，又耐久穿，亦不比絲紬之貴而難賣也。本部院前後經理，設法振興，幸有可興之機，並非迂而難成。今又涖陝，覩此山場美利，不肯坐聽中止，除同官以北，毋庸再行外，仰布政司轉飭西、同、鳳、漢、興、商、邠、乾等屬，境內凡有槲樹之處，官爲勘明，砍伐雜樹，修理蠶場，可養山蠶。或雇人試養，或官出資本，而招民同養，或給民人口食，令其學習，或官借資本，聽民人給夥學養。其抽絲拈線，毋論男婦老少，皆可學習。其蠶種必須官爲購覓，其器具亦須官爲製給，其中氣候事宜，備載山東養蠶成法，或於本省之寧羌、鄜縣、商南等處，雇人教習，或於山東、河南，雇覓善養山蠶之人，來此教習，地方官用些心思，費些物力，爲本境倡此美事，成此美利，俾滿山槲樹，向時作爲柴薪，棄爲無用者，將來皆百姓資生之物，養命之源，政蹟可觀，功德無量。本部院尤拭目以觀山蠶之盛，並紀循良之績矣。

計開養蠶樹名

槲樹大者爲大葉槲，小者爲小葉槲。

橡樹葉多稜窪，結子上圓下尖，狀如蓮子，名曰橡子，橡子落地，以土掩之，即可發芽成樹。

青杠樹類橡葉而小，結子與槲樹同。

柞樹樹皮紅者名紅柞樹，皮白者名白柞，葉皆青色，似柳葉而較寬，經霜不落，結子與青杠同而較大，以上餧養山蠶。

椿樹即臭椿，嫩芽時紅色，成葉後青色，似香椿而微臭。子結瓣中，如日之有珠，名鳳眼草，餧養春蠶，全賴此種。

賀長齡《清經世文編》卷三七福州知府李拔《蠶桑説》 聖天子加意農桑，每歲必親蠶，收入供御，蠶桑之利徧於天下。閩中天氣和暖，理宜蠶桑，徒以難於創始，大利遂秘。予蜀人也，習蠶利，來閩歷守二郡，曾於署內試養，良絲厚繭，俱有成效，信乎閩之宜蠶也。顧欲養蠶必先樹桑，桑之種類不一，一名壓桑，春初取桑枝大者長二三尺許，橫壓土中，上掩肥土，約厚二寸，半月後萌芽漸長，三四月後可四五尺，次年立春前後，翦開移於他處，二三年即成拱，葉可飼蠶矣。一名子桑，乃桑椹所種，四月取黑桑椹揉碎，用糞灰和土種入地寸許，一月發芽，三四月可長二尺許，再逾年種，種四五年始成樹，仍結子，惟葉稍薄，然任砍伐，枝可爲薪，取葉又甚易，養蠶者利之，而吳越之間，每取壓桑條，移接子桑，其葉更美。一名花桑，亦由種子而成，其葉與壓桑相似，但有花無實，與子桑異，不可多得。湖州所種皆小桑，蜀中多大桑，此種桑之異法也。養蠶之法，立春日，取蠶種置地上，或草間，使受春氣，隨置温暖處，日以爲常，越十餘日，自出小蠶如蟻蠕動，視其多寡，用雞翎掃下，每日一次，各爲一處，以免參差。初生盛以筐，藉以紙，先用柘葉食之，如無柘，用桑亦可，每日餵三次。天氣晴暖，約七日即當初眠，眠則蠶不食，漸藏葉下，視眠者過半，即暫停無與食，伺蠶蛻大半起而後食之，初與食不可多，多則傷食病死，漸長漸多，筐不能容，移於曲箔，蜀中呼爲簟，二三日一次，攤開令稀，掃去蠶糞，以利其氣。蠶性喜温暖，宜向陽潔淨，毋使近陰闇，及污穢惡臭，犯則蠶瘟，故蠶婦不近喪門，不食蒜韭，良有由也。初眠後約七日而再眠，又七日而三眠，停食俱如初眠時。三眠蠶長寸許，蜀中呼爲大眠，謂過此則不復眠也。蠶既三眠，食葉有聲如雨，投之立盡，每日三食，夜則燃燈照之，蜀中名爲催老蠶，則舉家忙也。約食廿三四次，蠶即老不復食，置蔟上令作繭，漸多不勝摘，則多置葉其上，而覆以草，如鞠梗竹枝之類，蠶老者次第而上，其前後亦不甚相遠，如遇天冷，下置火温之，四五日便成黄白二繭，各取歸筐中，黄者繅爲黄絲，白者繅爲白絲。繅絲之法，大釜沸水，入繭一升，攪出絲頭，置一木長徑，釜上立三柱，置二小車，長五寸，徑二寸，下鑽竹管各一，抽絲頭，由竹管出，繞小車周市，而後引入大車。車制寬尺六寸，徑四尺五寸，前軽後軒，後

二柱架車前，二小柱作機納絲，二竹鉤下，分爲二行上大車，每運車則機隨車往來，疾徐如意。每抽繭絲盡，則蛹出，不盡者再攪而抽之，有不上頭者，名水繭，去之。破頭者入水即沈，鎮以石，毋令再起亂絲。每次添繭半斤，佳者煑繭三斗，可得絲二斤。即宜下架，軸作一束如繩，挽其末如髻，即可貿。川中每斤價自八九錢至一兩不等，惟其時耳。川中又有水絲，取法與火絲略同，惟煑繭取頭後，即下冷水盆中繅之，與火絲小異，色光而細，可作綾緞經線，然取之較少，故價稍貴。聞湖州蠶皆火絲，每年桑重生復養蠶，故有頭蠶二蠶之別，此蜀中所無也。蜀中牆下樹桑，宅內養蠶，以爲常業。蠶初生，每重二錢，長大可滿一簟。簟長丈二，寬五尺，編竹爲之。屋中立四柱，柱下有十齒，作架盛簟挂上，可容五簟，養蠶家多者二百簟，少者亦十餘簟，每簟可得絲一斤，若得絲二百斤，則小康之家也。又蠶初生至成絲時，僅四十日，獲利最速，其糞可飼豕，水可肥田，柴可炊爨，故人皆寶之，每蠶熟置酒相賀。又擇其繭之佳者爲種，出蛾，分雌雄配對，半日分開，承以綿紙，令下子滿紙，收貯爲來歲計。其出蛾遺繭，可製棉綢，並無棄物。婦工女紅，以助男耕，心無外用，風俗可淳，豈不休哉。吾閔閩民之昧厚利，窮生計，而莫爲之所也，作是說以導之。

賀長齡《清經世文編》卷三七襄陽府知府周凱《勸襄民種桑説三則》　農桑者，天下之大命也。一夫不耕則民飢，一女不織則民寒，民飢民寒，强者爲非而罹於法，弱者貧且死，自古爲然，獨襄云乎哉。余守襄陽二載，見民之於耕，不遺餘力，崇山峻嶺，尺寸開闢，其不宜黍稷者，藝薯芋，雜以爲食，而民之貧猶是，豈力之不出於身與，抑貨之或棄於地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史記》：「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户侯等。」未見有桑陰十畝者。夫桑以飼蠶，無桑則無蠶矣。農之於耕，竭終歲之勞，一熟再熟，所入可計，而有水旱之慮，蠶則數月之工，婦女之事，無水旱之虞，利與稼穡等。且農按畝計稅，有什一之征，而桑無征，爾襄民何憚而不爲也。栽桑之地，不妨稼穡，牆角畦稜，道旁場圃，閒隙之地皆可栽。一家栽十五桑，計得葉若干，飼蠶若干，獲繭若干，以絲以帛，以供一家之需，餘可以易財粟。桑宜野，亦宜山，桑之葉，可以蠶，桑之實，可以酒，桑之木，可以爲薪，桑之皮，可以爲紙，鄰近荆、豫皆有桑，爾襄民亦何慮而不爲也。而余猶懼民之難於圖始也。管子曰：十年之計樹木。利在十年後，而先棄工貲於今日，是利未入而已費。今予先從遠方購小桑八百餘，栽之萬山之下，大隄之上，示以栽種接壓之法。蓋桑之爲類不一，宜接宜壓，而葉始肥，任爾民采其枝條接壓之，爾襄民又何樂而不爲也。昔者范純仁知襄城，課民種桑，張詠治崇陽，拔茶種桑，沈瑀爲建德令，一丁種十五桑。余何敢與古人比，但見爾民之牆角畦稜，道旁場圃，閒隙之地，有大利焉，而不知取也，故爲説以勸之，爾何忍使他木之蕭蕭濯濯者，佔爾栽桑之地也。

或者曰：蠶桑之利，宜東南不宜西北，遂疑襄陽近西北，非桑所宜。不知《禹貢》兗州曰「桑土既蠶」，青州曰「厥篚檿絲」。檿，山桑也。他州如揚、徐東南，《禹貢》亦僅曰「厥篚織貝」，「厥篚（元）〔玄〕纖縞」而已。考之《詩・豳風》「蠶月條桑」，《唐風》「集于苞桑」，《秦風》「止于桑」，「桑者閑閑」詠於魏，「鳴鳩在桑」詠於曹，「説于桑田」詠於衛。按古今疆域計之，冀、荆、豫、梁、雍皆宜桑，利不獨東南也。且襄陽古稱南國，南屬荆，北屬豫，介荆豫之交，荆州「厥篚（元）〔玄〕纁璣組」，豫州「厥篚纖纊」。纊，細緜也，纁，絳幣，組，綬屬，皆絲所織，不桑不蠶，其何以織。昔北燕馮跋下書令百姓種桑，遼無桑，慕容廆通普，求種江南，而平川有桑息。張天錫歸晉，稱北方之美，桑椹甘香。涼、燕皆處西北，且曰桑爲有生之本，利盡西北矣，何獨東南。其尤足爲襄陽明證者，《先賢傳》載司馬德操躬采桑後園，龐士元助之；《齊書》載韓係伯桑陰妨他地遷界，鄰人愧謝，此三子皆襄陽人，則襄之宜桑必矣。或者曰：橘踰淮爲枳，非木之性，遷地勿良。按《農書》荆桑多椹，魯桑少椹，《禹貢》「厥篚檿絲」孔安國註：魯桑宜飼大蠶，荆桑宜飼小蠶。則荆自有桑，與魯桑並苦。《襄陽志》載物産，桑及山桑素絹，穀城之廟灘有絹，南漳之東覃有絲，接壤當陽之河溶有河溶絹，天門有天門絹，荆有荆綢。爾庶民試則而效之，加以壓接壅溉之法，安見其變爲枳耶。或者曰：襄有木棉之利，與蠶桑匹。按木棉，古吉貝，樹高丈餘，今之所藝者，草本木棉，《群芳譜》所謂班枝花也，可爲絮爲布。絮與帛同功，《禮》「童子不裘不帛」。帛煖恐損幼者筋骨，七十非帛不煖，言老者非帛不足衛其筋骨也。爾既知織木棉以爲布矣，曷不織繭絲以爲衣乎。況藝木棉以畝計，侵稼穡之地，有芟柞之工，水潦之慮，桑則樹之牆角畦稜道旁場圃閒隙之地，較木棉爲尤便。且爾既有木棉之利矣，益以蠶桑，其利不更溥哉，爾襄民何其未之思也。

余非僅與爾民言利也，余甚憫襄之婦女，無以專其執業，而壹其心志也。婦人無事，以蠶織爲事，士庶人之妻，親蠶以衣其夫，餘力足以自食，而心始貞。比者余行郊野，見貧民婦女操耰鋤，雜耕耦，心竊異之，謂《詩》言饁不言耕也。乃未幾而婦沿其夫矣，未幾而夫沿其婦矣。襄多婦女拐逃、搶嫁、賣休、賣休之案　婦人

不再斬，斬衰爲其夫服。今襄之戒《雞鳴》、矢《柏舟》者，蓋亦有人，其不止於再醮者，比比然也。娶者不以爲非，嫁者不以爲恥，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其心之殊人哉，夫亦無業之可專，無志之可壹，而力不足以自食也，不桑故也。《周禮》宅不毛者出里布。毛，桑麻之屬。典婦功之織，專授女工之事，「秋獻功，辨其苦良」，謂婦女不親絲枲，則耽於逸樂而淫邪易生，《周師》「不蠶者不帛」，與不耕者祭無盛同罰，謂不親其事，即不得用其物，抑之使不得齊於儕人之禮，恥之也。聖王之所以設官分職，不惜委曲繁重，而爲民謀者，誠以農桑者養民之生，即以正民之心也。凡人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勞者多富，逸者多貧。富則禮義之心生，貧則姦盜之心生。無恆產，因無恆心，而放闢邪侈，無不爲矣。今襄之明禮義者，不必盡出於富，而其爲盜賊姦邪者，及抵於法無不諉咎於貧，推其致貧之由，則恆產恆心，勞逸之論，間不容寸。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揚子曰：男子畝，女子桑，習其耳目，而定其心思，嫻其道藝，而世其家業。無非以道率民，其尤深於家塾黨庠之爲教乎。知農桑之利如彼，不農不桑之害如此，自古迄今，曾無二理，襄之民亦何憚而不爲也。

賀長齡《清經世文編》卷三七周凱《種桑詩説》 余自荆之遠安，購小桑八百餘株，種之大隄之上，皆柔桑也。移栽未善，活者十之七，訪之老農，得栽種法，及攷襄陽本有桑，葉尖小而缺，有刺，性堅不宜蠶，居民以桑爲界，取其易生，長即伐之。即飼蠶得繭，僅堪爲帛，售諸豫人，以爲綿綢，其葉蓋荆桑類也。【略】

余將延浙之善蠶者，以教爾蠶，然桑未茂，其事有待，姑就余家人所素習者分爲十二詠，附種桑之末以示之，其成絲而後，爲織不一，爾襄民當自求之也，且勿之載。

附《懷遠縣志·蠶織説略》

欲民之厚生，必先有恆業。懷邑水患頻仍，十室空九，而窮簷之民，謀生之計百出，長淮肥渦之産，民業寄焉。水濱蒲蘆可織席，夾岸細柳可編筐筥，地宜麻者可索綯，其婦女或葺麥稭爲笠，豈盡游惰哉。顧不蠶織，與不稼穡等。今吾懷之民，僉曰皆欲蠶而乏桑，皆欲織而無木棉，柰何。夫河北白壤與桑宜，河東赤泥與木棉宜，用椹種桑及種木棉之法，皆可按籍而得，或就江浙父老而諮之，良法具在，況吾邑風土，頗近齊豫，而蠶織之利，不僅江浙，齊豫所出綿繭土綢之屬，通大商賈，大布白氎之美，尤彰彰者，豈吾懷獨不如齊豫哉。互相講習，以廣民業，亦此時之急務也。

賀長齡《清經世文編》卷三七貴州按察使宋如林《請種橡育蠶狀》道光五年 查黔省山多田少，土瘠民貧，生齡日繁，除遵義一府，農蠶並行，生計較裕，其餘各郡，耕種而外，別無利生之業。惟黎平一郡，漆與茶亦間有之，亦不過數邑。惟遵義之紬，廣行他省。詢其由來，皆云從前亦無是繭，自乾隆中，郡守陳君係山東歷城人，見此地有青椆樹，即山東之槲櫟樹，其葉可飼山蠶，惜民間徒供薪樵之用，乃捐俸遣人至山東買取蠶種，雇覓蠶師，廣爲教導，期年有成，至今利賴。蠶子甫出，置之於樹，即能自食其葉，及至成蠶，即能依枝作繭，取繭繅絲，俱不費力，惟絲麤不能織爲綾緞，僅可織紬，與山東繭紬相仿。現在遵義繭紬，早已興販他省，可見其利甚溥。惟是創始之年，收買橡子，及收買蠶繭，令民遠攜資本，收買樹育，亦勢有所不能。茲公同商議由藩司籌備經費，詳請給發委員，賫赴遵義，定番一帶，先行收買橡子，散之各府廳州縣，令該管衙門，就近分給居民，不許經書役之手，以免滋擾，並諭各處教諭訓導官，廣爲勸諭，於不堪播種五穀之地，及時種植，二三年後，橡已成樹，即可收買蠶繭，照依散給橡子之法辦理。民不出資而實獲其利，似與民生稍有裨益，是否有當，伏候查覈，批示遵行。

賀長齡《清經世文編》卷三七貴州按察使宋如林《通飭黔省種橡育蠶檄》 照得衣食爲民生之本，農桑視物土之宜，地無餘利，人無餘力，斯民氣可以漸舒。黔省跬步皆山，田土磽薄，恆多苦貧，十三郡州，惟遵義務蠶功，亦惟遵義稱富厚，是蠶絲之利，不可不講也。各屬種橡養蠶，已經飭行在案。查橡子即青椆子，種各不同，應用真青椆子，其葉方宜飼蠶，如水青椆只供染房之用，不可收買。買獲之後，埋藏不能如法，即易生蟲，種之亦難發生，其種植處亦須相度其地，應於不能樹藝五穀之處，排列埋種，人力易於經管。至橡子雖産於遵義者多，然路途費重，收買維艱，聞上游一帶，皆有橡子，居民不知育蠶之法，收獲轉售，殊爲可惜。且事在創始，人皆畏難，若但多張告示，諭令栽種，禁止斬伐，差赴四鄉，督責巡查以爲認真，未覩日後之成效，但見目前之紛擾，是未得橡樹之利，先受橡樹之累，民將畏避之不暇，其何能踴躍從事，以興此美利耶。總之，此事不惟不可視爲具文，並不可視爲公務。府廳州縣於因公下鄉之便，接見士民，詳細曉諭，俾知其事非難，其利甚厚，售絲之利，倍於售繭，故云利無算。橡本無稅，蠶亦無稅，故云永不稅。民雖至愚，未必無領略其旨者。能領略則肯試行，試行獲利，則衆皆信從，轉輾傳播，漸次推廣，不必董率而自知栽培，不必禁令而

自知愛護，地利可收，民生可裕，全賴司民牧者，善爲之勸導耳。查遵義府屬，初亦不知養蠶，前守陳公遣人至山東，購買繭種，廣爲教導，至今利賴。陳守能以山東之利，行之遵義，現任各官，不能以遵義之利，行之諸郡？當仁不讓，見義必爲者，當不至此。合再札飭，仰各該府廳州縣，務須實力奉行，實心勸諭，必使民間知其利而樂爲，不得迂緩置之，亦不得滋擾閭閻，其有無賴之徒，盜伐他人樹木者，有犯必懲，毋以細事置不理問。以期良法美意，得以徧行，實有厚望焉。

賀長齡《清經世文編》卷三七貴州按察使宋如林《勸種橡養蠶道光五年》　照得本司等涖仕以來，訪察黔省地固瘠薄，民多拮據，推原其故，由於素不講求養生之道，則地利不能盡收，而民情又耽安逸，無怪乎日給不暇者多矣。查遵義府屬，自乾隆年間，前府陳守，來守是郡，知有橡樹即青楓樹，可以飼蠶，有蠶即可取絲，有絲即可織紬，隨覓橡子教民樹藝，並教以養蠶取絲之法，故至今日，遵義蠶紬，盛行於世，利甚溥也。他處間有種植青楓樹，惟取以燒炭，並不養蠶，且樹亦無多。若將不宜五穀之山地，一律種橡養蠶，則民間男婦，皆有恆業，其中獲利，不獨遵養一府矣。查種育之法，其樹有二，一名青楓，葉薄，一名槲櫟，葉厚，其子俱房生，實如小棗，植法於秋末冬初收子，不令近火，冬月將子窖於土內，常澆水滋潤，逢春發芽，無論地之肥瘠，均可種植，三年即可養蠶。春季葉經蠶食，次年仍養春蠶，或養秋蠶亦可，須隔一季。四五年後可伐其本，新芽叢發，又可養蠶。其春秋二季養蠶及取絲之法，各有不同，一得其法，殊不爲難，端在地方官首爲之勸諭也。此時種樹飼蠶，大率皆知，更非從前陳守之創始者可比。惟收買橡子，必須價本，如令民間自備資斧，遠處收覓，亦勢有所難。茲本司籌辦經費，委員前赴遵義，定番一帶，採買橡子，收貯在省，各府廳州縣，酌量多寡，赴省領回，散之民間。勸諭居民，無論山頭地角，廣爲種植，二三年後，即可成樹，俟至可以養蠶之日，由地方官查明申報，仍由省收買蠶繭，散之民間，令其蓄養於樹。凡收買橡子蠶繭，無須民間資本，不過自食其力而已。至種橡育蠶之法，現在刊刻條款，先發各府廳州縣，隨同橡子分給居民，及將來散給蠶繭，均交各學教官，率同鄉約地保分散，絲毫不經胥吏之手，以期實惠及民。自成繭之日，務宜繰絲售賣，蓋售絲之利倍於售繭也。爲此諭仰闔省軍民人等知悉，爾等於耕作之外，更宜盡力蠶絲，俟橡子及條款發到，該管衙門即向教官及鄉地處請領，如法照辦，凡書役人等，不許經手，以副本司籌裕民食之至意。

附養蠶事宜五條

一春季養蠶之法。於隔年小陽月旬後，揀其繭之重實有蛹者，以篾簍盛之，迨次年立春後，紙糊密室，將繭簍置於中央，以柴火微烘，晝夜無間，漸略增火。至春分前後，覺蛹稍動，用線穿繭成串，搭於四圍竿上，仍以火烘，量其地之寒燠，寒則微火緩爲出蛾，燠則甚火急爲出蛾，隨拾入筐，雌雄配合，眉麤者雄，眉細者雌，次日摘取雄蛾另貯，數日自僵，止提雌蛾，微以手捏去溺，否則不卵，置筐中微火暖之，始能生子，在筐猶不斷火，或借陽光，旬餘蠶出大如鍼。以青楓嫩葉置筐內外，其蠶自上枝葉，即將枝上蠶置樹上，先食嫩葉，五六日初眠，不食葉二三日，蛻去黑殼，色分青黃。又五六日二眠，繼三眠四眠後，食葉旬日，嗜口退膘，吐絲成繭。閱三日漿固，連葉摘下，去葉繅絲。如不即抽絲，越十餘日遂變蛹出蛾，不堪抽絲。如留備抽絲，以火燻之，即不成蛹。每遇蠶眠時，不可翦移，俟起眠後葉盡，用銀翦連枝翦移他樹。蠶一入山，須人看禦禽鳥。其蠶筐以黃荊嫩條爲之用蓋，其餘竹木所爲，則不能粘子，次年定須新製。

一秋季養蠶之法。於端午節前後，收入春繭時，將繭穿串，晾於竿上，不使罷壞。旬餘成蛹出蛾，拾入篾簍，雌雄配對，次日午後，只將母蛾去溺，以四寸長線，兩頭各繫一蛾，搭於青楓樹上，葉盡翦易。秋蠶宜少撒樹巔，由嫩食老。秋天林中多油蛉蛞，宜夜間伺聲以捕。

一取絲之法。以大鍋盛冷水，每次二三千繭，煮半時，翻轉又煮，三四刻再翻，俟繭將輭，用攲草灰所淋之汁，量繭多寡，酌傾入鍋，再煮一二刻，視其生熟。試如不熟，再加灰汁略煮，以短小竹棍，攪其浮絲成縷，分作數提，仍存鍋內，不可斷火。若絲不順，稍加以火，水熱則絲易抽。絲之麤細，視提絲縷之多寡。由絲籠上車，旁以大車梳之，取剩餘殼，名曰湯繭，及破口繭，不堪取絲者，另作紡線。墜絲水中所抽名曰水絲，織綿輭，再合成線，織爲合線，爲合線紬，尤爲結實。所提浮絲，亦可洗淨作絮。

一繭質輕薄不堪繅絲者，名血繭，暨出蛾之殼，並湯繭，均用豬油少許，和水浸溼蒸透，以水洗淨晾乾，扯絲織紬，彷彿新繁所產，故名繁繭。又法以攲灰水煮後，罨輭套如拳，扯絲墜線，織爲毛紬，其需用器具，如抽家絲法。

一收種橡子之法。凡青楓、槲櫟二樹，至九月間，子熟自落，檢收時必須挖窖深埋，毋使見風日。若散置房屋，則蛀日生蟲，盡成空殼，入土不生。其種植之法，與種山糧異，遵義等處，俱用大鐵鍬，長二尺許，於瘦土中用椎擊，入土三四寸，少著糞土，隨置橡子一二顆，以土蓋之，春即發生，其工甚省而易成。

陳作霖《鳳麓小志》卷三《記機業第七》〔金陵〕機業之興，百貨萃焉。絲行則在沙灣，所以收南鄉之土絲也。織玄緞者，以湖絲爲經，而緯則用土絲。自曾文正公開蠶桑局，而土絲始多，逮沈文肅公永免絲捐，而土絲大盛。當四五月間，鄉人背負而來，評論價值，比户皆然。近乃稍稍減色者，殆效西法繅絲，收繭輩階之厲歟。【略】至於機房包裹緞匹，謂之筒貨，表裏皆用緜紙，按廣狹計長短，裁製合宜，每匹必二十張，所需極夥，故鎮淮橋口及新橋沙灣之紙坊，有專供緞賈用者，此皆與機業聯事者也。若夫儲材待乏，如機店、梭店、篾店、篦子綹梭竹器店，範子行，挑花行，拽花行，邊線行，不過織户之附庸云爾。

閻鎮珩《六典通考》卷二七《禄制考・歷代禄制》北齊秩一品，每歲八百匹。二百匹爲一秩。從一品，七百匹。一百七十五匹爲一秩。二品，六百匹。一百五十匹爲一秩。從二品，五百匹。一百二十五匹爲一秩。三品四百匹。一百匹爲一秩。從三品，三百疋。七十五匹爲一秩。四品，二百四十匹。六十匹爲一秩。從四品，二百匹。五十匹爲一秩。五品，一百六十匹。四十匹爲一秩。從五品，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爲一秩。六品，一百匹。三十五匹爲一秩。從六品，八十匹。二十匹爲一秩。七品，六十匹。十五匹爲一秩。從七品，四十匹。十匹爲一秩。八品，三十六匹。九匹爲一秩。從八品，三十二匹。八匹爲一秩。九品，二十八匹。七匹爲一秩。從九品，二十四匹。六匹爲一秩。禄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事繁者，優一秩。平者，守本秩。閑者，降一秩。長兼試守者，亦降一秩。官非執事不朝拜者，皆不給。禄，州郡縣制禄之法。刺史、守令，下車各前取一時之秩。上上州刺史，歲秩八百匹。司縣牧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爲差，中上降上下一百匹。中中及中下亦以十匹爲差。下上降中下一百匹。下中下下亦各以五十匹爲差。上郡太守歲秩五百匹，降清都尹五十匹。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爲差，中上降上下四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匹爲差，下上降中下四十匹。下中下下各以二十匹爲差，上上縣歲一百五十匹，與鄴、臨漳、成安三縣同。上中上下各以十匹爲差，中上降上下三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五匹爲差，下上降中下二十匹。下中下下各以十匹爲差。州自長史下逮於史吏，郡縣自丞以下逮於掾佐，亦皆以帛爲秩。郡有尉者，尉減丞之半。皆以其所出常調課給之。自一品至流外勳品各給事力，一品至三十人，下流外勳品或以五人爲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爲等，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閑者降一等。諸州刺史守令以下幹及力皆聽勑乃給。其幹出所部之人，一幹輸絹十八匹。幹身放之力，則郡縣白直充。

閻鎮珩撰《六典通考》卷二八《禄制考・歷代禄制》金百官俸。給正一品三師錢粟三百貫石，麪米麥各五十稱者，春衣羅秋衣綾各五十匹，春秋絹各二百匹，緜千兩。三公錢粟二百五十貫石，麪米麥各四十稱石，春羅秋綾各四十匹，春秋絹各百五十匹，緜七百兩。親王尚書令錢粟二百二十貫石，麪米麥各三十五稱石，春羅秋綾各三十五匹，春秋絹各百二十匹，緜六百兩。皇統二年，定制：皇兄弟及子封王給二品俸，餘宗室以三品俸給之。天德二年，三師宰臣有一官兼數職者，前此並給以俸，令從一官，其兼職之俸不重給。大定二十六年，詔以職務煩簡定分數，給兼職之俸。從一品，左右丞相、都元帥、樞密使、郡王、開府儀同錢粟二百貫石，麪米麥各三十稱石，春秋羅綾各三十匹，絹各一百匹，緜五百兩。平章政事錢粟各一百九十貫石，麪米麥各二十八稱石，羅綾各二十五匹，絹各九十五匹，緜四百五十兩。大宗正錢粟一百八十貫石，麪米麥各二十五稱石，羅綾同上，絹各九十匹，緜四百兩。正二品，東宮三師、副元帥、左右丞錢粟百五十貫石，麪米麥各二十二稱石，羅綾各二十二匹，絹各八十匹，緜二百五十兩。從二品錢粟一百四十貫石，麪米麥各二十稱石，羅綾各二十匹，絹各七十五匹，緜三百兩。同判、大宗正錢粟百二十貫石，麪米麥各八十稱石，羅綾各八十匹，絹各七十匹，緜二百五十兩。正三品錢粟七十貫石，麪米麥各十六稱石，羅綾各十二匹，絹各五十五匹，緜二百兩。外官錢粟一百貫石，麪米麥各十五稱石，絹各四十匹，緜二百兩。統軍使、招討使、副使錢粟八十貫石，麪米麥十三稱石，絹各三十五匹，緜百六十兩。都運、府尹錢粟七十貫石，麪米麥十二稱石，絹各三十匹，緜百四十兩。從三品錢粟六十貫石，麪米麥各四十稱石，羅綾各十匹，絹各五十匹，緜百八十兩。外官錢粟六十貫石，麪米麥各十稱石，絹各二十五匹，緜百二十兩。皇統元年，詔三品致仕者，禄俸減人各給半。正四品錢粟四十五貫石，麪米麥各十二稱石，羅綾各八匹，絹各四十匹，緜百五十兩。外官錢粟四十五貫石，副統軍錢粟五十貫石，絹各二十二匹，緜八十兩，餘同下，麪米麥各八稱石，絹各二十四匹，緜七十兩，許帶酒三十瓶，鹽三石。從四品錢粟四十貫石，麪米麥各十稱石，羅綾各六匹，絹各三十匹，緜百三十兩。外官錢粟四十貫石，麪米麥各十稱石，絹各十八匹，緜六十兩。猛安錢粟四十八貫石，餘皆無。烏魯古使同。大定二十年，省臣議各路運司儲積多寡不同，宜令依舊支請牛頭稅粟。如遇凶年，盡貸與民。其俸則於錢多路府支放，錢少則支銀絹，從之。正五品，錢粟三十五貫石，麪米麥各八稱石，羅綾各五匹，絹各二十五匹，緜

一百兩。外官刺史、知軍、鹽使錢粟三十五貫石，麴米麥各六稱石，絹各十七匹，縣五十五兩。餘官錢粟二十貫石，麴米麥同上，絹各十六匹，縣五十兩。從五品錢粟二十貫石，麴米麥六稱石，羅綾各五匹，絹各二十匹，縣八十兩。外官錢粟二十五貫石，麴米麥各四稱石，絹各十匹，縣四十兩。謀克錢粟二十貫石，餘皆無。正六品錢粟二十五貫石，麥五石，絹各十七匹，縣七十兩。外官與從六品皆錢粟二十貫石，麴米麥三稱石，絹各八匹，縣各三十兩。從六品錢粟米二十二貫石，麥五石，絹各十五匹，縣六十兩。烏魯古副使同。正七品錢粟二十二貫石，麥四石，衣絹各十二匹，縣五十五兩。外官諸同知州軍、都轉運判、諸府推官、諸節度判、諸觀察判、諸京縣令、諸劇縣令、提舉南京京城規措河渠官、諸都巡檢、諸酒麴鹽稅副、諸正將，錢粟十八貫石，麩米麥各二稱石，絹各七匹，縣二十五兩。諸司屬令、諸府軍都指揮俸同上。潼關使錢粟十八貫石，麴米麥各一稱石，絹各六匹，縣三十兩。從七品錢粟十七貫石，麥四石，絹各十一匹，縣五十兩。諸鎮軍都指揮使錢粟十八貫石，麴米麥各二稱石，絹各七匹，縣二十五兩。諸招討司勘事官、諸縣令、諸警巡副、京兆府竹監管勾、五品鹽使司判、諸部禿里、同提舉上京皇城司、同提舉南京京城所、黃河都巡河官、諸河稅榷場使錢粟各十七貫石，麴米麥各二稱石，絹各七匹，縣二十五兩。會安關使、諸知鎮城堡寨錢粟十五貫石，麴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縣二十兩。正八品朝官錢粟十五貫石，麥三石，衣絹各八匹，縣四十五兩。外官市令、諸録事、諸防禦判、赤縣令、諸劇縣令、崇福埽都巡河官、諸酒稅使、醋使、榷場副、諸都巡檢錢粟十五貫石，麴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縣二十兩。烏魯古判官俸同上。按察司知事、大興府知事、招討司知事、諸副都巡檢使錢粟十三貫石，麴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縣二十兩。諸司屬承俸同上。諸節鎮以上司獄、諸副將錢粟十三貫石，衣絹各三匹，縣十兩。南京京城所管勾、京府諸司使管勾、河橋諸關渡譏察官、同樂園管勾、南京皇城使、通州倉使錢粟十二貫石，衣絹各三匹，縣十兩。節鎮諸司使、中運司柴炭場使錢粟十貫石，衣絹各二匹，縣八兩。從八品朝官錢粟十三貫石，麥三石，衣絹各七匹，縣四十兩。外官南京交鈔庫使、諸統軍按察司知法錢粟十三貫石，麥三石，衣絹各七匹，縣四十兩。諸州軍判官、諸京縣丞、諸次劇縣丞、諸三品鹽司判官、漕運司管勾、永豐廣備庫副使、左右別貯院木場使錢粟十三貫石，麴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各六匹，縣二十兩。諸麼忽、諸移里董錢粟十二貫石，麥二石，衣絹各五匹，縣十五兩。正九品朝官錢粟十二貫石，麥二石，衣絹各六匹，縣三十五兩。外官南京交鈔庫副錢粟十二貫石，麥二石，衣絹各六匹，縣三十五兩。諸警巡判官錢粟十三貫石，麴米麥各一稱石，衣絹六匹，縣十兩。諸縣丞、諸酒稅副使錢粟十二貫石，麥一石五斗，衣絹各五匹，縣十七兩。市丞、諸司候、諸主簿、諸録判、諸縣尉、散巡河官、黃河埽物料場官錢粟十二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縣十兩。管勾泗州排岸兼巡檢、副都巡檢、諸巡檢俸例同上，並無麥。諸鹽場管勾、左右別貯院木場副、永豐廣備庫判錢粟十二貫石，衣絹各三匹，縣十兩。諸都將、隊將錢粟十二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縣十兩。店宅務管勾錢粟十二貫石，絹縣同上。京府諸司副、南京皇城副、通州倉副、同管勾河橋諸副譏察錢粟十一貫石，衣絹各二匹，縣八兩。諸州軍司獄錢粟十一貫石，衣絹各二匹，縣八兩。節鎮諸司副、中運司、柴炭場副錢粟十二貫石，衣絹各二匹，縣八兩。從九品朝官錢粟十貫石，麥二石，衣絹各五匹，縣三十兩。外官錢粟十二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縣十兩。三品以上官司知法錢粟十貫石，麥一石，衣絹各三匹，縣十兩。司候判官錢粟十貫石，衣絹各二匹，縣八兩。諸防次軍轄俸同上。諸榷場同管勾、左右別貯院木場判錢粟十貫石，衣絹各三匹，縣六兩。諸京作院都監、通州倉判、五品以上官司知法錢粟九貫石，衣絹各二匹，縣六兩。諸府作院都監、諸埽物料場都監錢粟八貫石，衣絹各一匹，縣六兩。諸節鎮作院都監、諸司都監錢粟八貫石，衣絹各二匹。諸司同監錢粟七貫石，絹同上。陝西東德州世襲藩巡檢分例月支錢粟十貫石，衣絹各二匹，縣十兩。陝西西京原州世襲藩巡檢月支錢粟二貫三百九文，米四石五斗，絹三匹。河東北路葭州等處世襲藩巡檢月支錢粟十貫石，絹二匹，縣十兩。太后太妃宮每歲各給錢二千萬，綵二百段，絹千匹，縣五千兩。諸妃歲給錢千萬，綵百段，絹三百匹，縣三千兩。嬪以下錢五百萬，綵五十段，絹二百匹，縣二千兩。凡內職正一品歲錢八千貫，幣百段，絹五百匹，縣五千兩。正二品歲錢六千貫，幣八千段，絹三百匹，縣四千兩。正三品歲錢五千貫，幣六十段，絹二百匹，縣三千兩。正四品歲錢四千貫，幣四十段，絹百五十匹，縣二千兩。正五品錢二千貫，幣二十段，絹百匹，縣千兩。尚宮左右夫人至宮正大夫錢千五百貫，幣十九段，絹九十匹，縣九百兩。寶華夫人以下至資明夫人錢千貫，幣十八段，絹八十匹，縣八百兩。有大小令人、大小承御、大小近侍，俸各異。正六品，錢五百貫，幣十六段，絹五十匹，縣二百兩。正七品錢四百貫，幣十四段，絹十四匹，縣百五十兩。正八品錢三百貫，幣十二段，絹三十匹，縣百兩。正九品錢二百五十貫，幣十段，絹二十六匹，縣百

兩。諸職官上任不過初二日，罷任過初五日者，給當月俸。或受差及因公幹未能之官者，計程外聽給到任祿。若後官已到前官差出，其祿兩支，麴隨直折價。親王授任者，祿從多。朝官兼外者同。六十以上及未六十而病致仕者，給祿半。承應及軍功初出職未歷致仕，雖未六十者，亦給半祿。內外史員及諸局分承應人病告至百日則停給。除程給假者，俸祿半給，衣絹全給。

閻鎮珩《六典通考》卷三二《宮政考・婦職》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絲入謂九職之嬪婦所貢絲。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絲之貢少，藏之出之，可同宮也。時者若溫媛宜縑帛，清涼宜文繡。頒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外工，外嬪婦也。內工，女御。凡上之賜予亦如之。王以絲物賜人。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良當爲苦字之誤。受其麤盬之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工者，典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鄭司農云：良功，絲功縑帛。

譚嗣同《譚嗣同全集》上册《思篇四三》 湖北公桑園，大人所創。昔官甘肅日，以蠶桑董民，而邊地苦寒，民情窳惰，利以不興。屬官復以掩飾希課最，歲殫輒買鄰省絲上供，詭言土物，責之愈迫，其遁亦愈巧。膏澤卒不下究，與陳文恭撫陝西時事正相類。今撫湖北，地本宜桑，民苦無所得種，率作興事，不勞而成。購浙桑徧樹郡縣。復園於會城東北隅，以養其萌孽，既長則易樹所宜土。其曰「公桑」，《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也。棘垣外閉，樸而不陋，小有樓臺，可休游屐。歐陽瓣薑師代撰楹帖曰：「美利盡田園，許萬家生意平分，微行試闢蠲詩地；成功告纁組，有五色天章可織，厥篚新呈荆貢時。」措辭雅切。又代題武昌湖南會館楹帖曰：「此山曾幾建祠堂，天啓中興，獨許湖南清絶；過客或暫爲逆旅，時當公讌，應懷平楚蒼然。」

譚嗣同《譚嗣同全集》上册《瀏陽興學記》 本縣既已廣栽桑樹，即令講求蠶務，如養蠶、辨種、繅絲各新法，果係屢經考驗，屬實可行，係本館另行借貲種桑養蠶，收買絲繭外，仍將新法刊布，並面授鄉民。他若水利及耕種新法，一體考驗，果勝舊法，亦廣爲刊傳。蠶桑之利既厚，本館所獲亦豐，再議添聘教師，購辦精器，講求地學、化學，以集股開礦。礦務興，則汽機製造、水火電力、聲光、工商諸學，皆可見諸實事矣。

昆岡等《清會典則例》卷一六一《内務府・掌儀司》 康熙二十年，定贊祀女官十有二人，歲給官用段二疋，紗、綾、紬、絹、杭細各一疋，其長二人加給官用素段一疋，均以歲十月於廣儲司領取。

昆岡等《清會典則例》卷一三六《内務府・織造》 一、制帛。順治八年，定江寧織造局設神帛機三十張，歲織帛四百端。又準部移文額造二千端，其文兼清、漢，曰郊祀制帛，曰告祀制帛，其色青黃；曰奉先制帛，色白；曰禮神制帛，青、赤、黃、白、黑五色；曰展親制帛，曰報功制帛，均色白；曰素帛，色白不織文。勅諭康熙元年，定江寧織造局設官諭機三十五張，遇應用之時，由部豫期行文該織造，如式置辦。誥命用五色及三色紵絲，文曰「奉天誥命」。勅命用純白綾，文曰「奉天勅命」。均織升降龍文，兼清、漢字。

又定一品，玉軸鶴錦面。二品，犀軸蟠錦面。三四品，貼金軸。五品，角軸。均牡丹花錦面。六七品以下，槩用角軸小團花錦面。

一、校尉服色。

國初，定校尉衣用大紅色織團葵花文。每件五幅，長四尺三寸，濶一尺七寸，袖八寸。

康熙元年，覆準校尉衣停織花紅段，用木紅色，照内織染局三絲式樣織造。十六年，奏準舁輦輿校尉織紬地，擎執校尉織絹地。

一、采繒。

國初，定每采紬一疋用經絲十一兩，緯絲十一兩，織成長三丈六尺，濶一尺六寸，染以各色，以供國家慶典陳設，結采及采棚、采亭並各公廨一應慶賀典禮結采之用。

康熙三年，覆準采紬色尚鮮明，多貯無益，嗣後遇應用之時，令江寧、蘇州、杭州三局照部行數目織染解部，無庸每年造辦。

一、潞紬。每疋重六十四兩，長八十尺，濶二尺四寸。小潞紬，每疋重十有六兩，長三十尺，濶一尺七寸。歲由山西長治、高平二縣織造解部，轉送内務府撿收。

康熙十四年，覆準長治縣歲織潞紬六十二疋，小潞紬一百八十六疋。高平縣歲織潞紬三十八疋，小潞紬一百十有四疋。如額解部。

十七年，題準潞紬每疋準銷銀十二兩五錢，小潞紬每疋準銷銀二兩七錢五分。

昆岡等《清會典事例》卷九四〇《工部・器用》 織造制帛潞紬　誥敕　校尉服色

制帛　乾隆四十三年定，各壇、廟、陵寢祭祀，應用制帛甚多，原額二千端不

敷，嗣後每年由部覈定數目，豫行江甯織造如數辦解。

咸豐三年奏准，採緞庫各色制帛，向由江南織造織辦，現在庫存不敷支放，江南辦理軍務，勢難趕辦，暫交杭州織造織辦，俟江南軍務告竣，仍由江南織造辦理。

光緒四年議准，神帛等件，業經杭州織造辦理有年，所有房間機張，均已添設，毋庸改歸江南。

誥敕〔康熙〕二十九年議准，浙江省湖州府屬，每年解江甯織造誥敕絲斤三千八百三十二斤一十五兩零，停其辦解，令江甯織造採買。

光緒四年議准，誥敕各件，改由杭州織造辦理。

校尉服色　乾隆四十一年諭，此項駕衣派員解送時，將箱封鎖，不令委員沿途抖晾，究屬辦理不善，著即將駮爲三等之衣片六百四十二件，不准開銷，以示懲儆，並令該織造嗣後解送駕衣，不必封鎖，務令委員小心啟看，隨時抖晾，毋致黴黑。

潞紬　順治初年，山西省長治、高平二縣，歲織潞紬三千疋。

八年，新頒式樣，每疋長五丈，闊二尺五寸，酌定價銀十三兩，歲織一千四百七十九疋二丈。

十五年題准，每歲織三百疋，長治縣一百八十六疋，高平縣一百一十四疋。

康熙六年題准，減去大潞紬一百疋，改織小潞紬四百疋，長三丈，闊一尺七寸。每年長治縣大紬一百二十四疋，小紬二百四十八疋。高平縣大紬七十六疋，小紬一百五十二疋。

十四年議准，大小潞紬各減去一百疋，每年長治縣織解大潞紬六十二疋，小潞紬一百八十六疋。高平縣織解大潞紬三十八疋，小潞紬一百十四疋。

十七年題准，潞紬每疋銷銀十二兩五錢，小潞紬每疋銷銀二兩七錢五分。

光緒八年議覆，大小潞紬係豫備坤寧宮大祭應用要件，非他省所能織造，行令該省仍解本色，毋庸折價。

陸以湉《冷廬雜識》卷八《土物》　杭州省會，百貨所聚。其餘各郡邑所出，則湖之絲，嘉之絹，紹之茶、酒，寧之海錯，處之瓷，嚴之漆，衢之橘，溫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惟吾台少所出，然近海，海物尚多錯聚，乃不能以一最佳者擅名，此明王恒叔士性《廣志繹》之言也。自今觀之，如杭之茶、藕粉、紡綢、紙扇、翦刀、湖之筆、縐紗，嘉之銅爐，金之火腿，台之金橘、羹魚，亦皆擅土宜之勝，而爲四方之所珍者。

范祖述《杭俗遺風一九》　杭州後市街之太平局，以及下段東街等處，有機織紬段者。其經緯各絲，多發女工落紡，此其中大有生意在焉。

官修《清實録・高宗實録》卷一〇六　〔乾隆四年十一月丁丑〕，户部議覆，署福建巡撫布政使王士任疏稱：閩省經前任撫臣咨取浙省蠶民，分給閩縣、侯官、永福三縣，教蠶樹桑，所出絲綿，以一分賞蠶民，二分歸公。各蠶民計口授糧，俾資養贍。前巡撫盧焯，有給田佃種之議，其應支口糧，遂於乾隆三年夏季停止。今蠶民等，以耕桑不能兼顧，不願受産，仍求領給口糧，應俯順民情，照舊支給，俟五年後，閩人熟諳蠶事，其願回籍者，酌給路費回籍，願留閩者，酌給田地營生等語。應如所請，蠶民免其給田，仍給口糧銀兩，其動支糧銀、屋資、工料、桑價欵項，統俟五年後，册報查覈。從之。

官修《清實録・高宗實録》卷二六五　〔乾隆十一年四月〕，陝西巡撫陳宏謀奏，陝省爲豳岐舊地，蠶桑之事，自昔爲盛，日久漸替。查西、同、鳳、漢、邠、乾等府州，皆可養蠶，近令地方官身先倡率，廣植桑株，雇人養蠶，並於省城製機，覓匠織練，此次呈進之練，即係省城所織。民間知種桑養蠶，均可獲利，今年務蠶桑者，更多於上年，計通省增種桑樹，已及數十萬株，從此漸加推廣，陝省蠶桑之利，可以復興。其山東放養山蠶之法，現已令各屬導民試養。得旨，興農桑乃爲政之要務，毋始勤而終怠，毋空言而行違，勉之。

官修《清實録・高宗實録》卷二七九　〔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又奏，據杭州、嘉興、湖州三府禀稱，本年七八月間，各村桑樹，生有小蠶，食葉成繭，用以織綢，較他綢更爲堅緻，詢之土人，僉云此名天蠶，又名桑蠶，往年不過數枚，惟今年所産最繁，各鄉村遍野皆有，民間獲此餘利，靡不歡欣鼓舞。臣隨取繭絲查驗無異。得旨：覽奏俱悉。此芻成大詩所謂野繭可繅者也，汝特未之知耳。

官修《清實録・高宗實録》卷八〇二　〔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又諭：據吴達善奏，已丑年新疆貿易綢緞，共應一萬二千五十疋，請勅下三處織造，照樣織辦等語。此項緞疋，爲數既多，自應先期製備，以便解送甘省，分運各處貿易，著傳諭三處織造，即照吴達善所開數目清單，上緊織辦，務期顏色鮮明，質地厚重，毋得草率從事。吴達善摺單，俱著一併鈔寄。

張壽鏞《清朝掌故彙編》内編卷二三《户政一五・農桑》　道光十七年，上諭：御史胡長庚奏《請責成地方官勸課農桑》一摺，據稱山東省地瘠民貧，宜開

衣食之源，以收樂利之效。該省地宜蠶桑，應行設局，教勸鑿井灌田，不減南方溝塘之利。廣種雜糧，蔬菜，亦可備荒。下游被水之區及山河岸坡等處，可種蘆葦、箕柳、麻菜之類，民無恒產者，勸令大户給田課租，其登、萊、青各郡山多之處，應（今）〔令〕民間分別種植樹木等語。著經額布即將摺内所指各條，確切查詢，體察地方情形，是否可行，據實妥議具奏。尋奏，查登、萊、青各屬，多有飼養野蠶者，其餘各府州民，向勤蠶桑，現均飭行栽植等語。上諭曰：認真辦理，務收實效，不可有名無實也。

二十年二月，貴州巡撫賀齡奏，試種桑秧木棉，教民紡織，漸有成效。上諭曰：實力勸導，斷不可中輟勉之。

光緒七年，河南巡撫涂宗瀛疏言：豫省試辦蠶桑，漸有成效。並以代理祥符縣知縣饒拜颺爲異常出力。奉旨，饒拜颺著交部從優議敘。

二十二年，江西巡撫德壽《請在省城設局開辦蠶桑奏》稱：江西地多低窪，輒遭水患，物畜所入，事産維艱，偶遇秋收歉薄，四野嗷嗷，益困不可支，欲爲之開闢利源，惟蠶桑可補農事之不足。考江西爲《禹貢》揚州之域，有「厥篚織貝」之文，《隋史・地志》，豫章一年，蠶四五熟。則江西之宜蠶，徵諸古而已然，且蠶性喜暖，江西界線在地球東北，距赤道二十餘度，與江蘇、浙江氣候相若，静察天時土性，知於種桑育蠶，甚爲相宜。雖經紳士蔡金臺等，請於瑞州府之高安縣地方建設學堂，舉辦蠶桑，然僅在偏隅小邑，利源恐難大開，是應於省城適中之地，廣植桑株，設局開辦，以爲先倡。

二十三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徐樹銘《請飭舉行蠶政疏》云：從古大利在於農，而泥之以天時之水旱，不能全收其利，是以西岐教民養蠶，以補農政之不足，周之祚延八百數十載，而《豳風》一篇，諄諄於「爰求柔桑，以伐遠揚」。載績獻功，與農政並重者，所以導民以養之之政，而可以爲教化之本也。孟子言王道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殷殷爲時君言之，至再至三。誠以爲欲重民生，不能舍本務而但圖末藝也。況浙江之湖州，湖北之武昌，直隸之保定，皆已舉行，收有成效，海内至廣，高原宜山蠶，下隰宜澤蠶，北方養蠶晚，南方養蠶早，無不可以充民食，資賦稅，安忍舉此南北東西數萬中之里，膏腴沃土而廢棄之。上諭：徐樹銘奏請飭各省舉行蠶政等語，蠶政與農工並重，浙江、湖北、直隸等省，均已辦有成效，各省宜蠶之地尚多，即著各督撫飭令地方官，認真籌辦，以廣利源。

二十四年三月，工部候補郎中唐浩鎮《請令各八自闢利源》略云：富國之本，首在足民，生物之功，資乎因地。今者世變益極，財用内匱，各直省官員，未聞以何地可興，何項利益，何處可植，何宗樹木，詳籌以增國課。中土膏腴至廣，生産最繁，誠量各省土性之所宜，廣植物産，其已備者，擴而充之，未備者，購而給之，務使無曠土，無游民而止。一曰蠶桑。中國産絲之區，以江浙爲最，江浙以近太湖者爲最。蓋湖水澄清，性肥而暖，故以水灌桑則葉茂，以桑飼蠶則絲韌。以太湖例之，鄱陽、巢湖、洞庭、大明、金明、滇池、昆明各省之湖，誠能推廣此意，遍植蠶桑，則所出絲繭，皆能光白柔韌，遠勿於日本、意大利諸邦，而收大利。二曰葡萄。【略】

凡此八利，如蒙諭旨，飭令各直省各督撫，詳查地宜，辦種發給，以廳守牧令總其責成，以同知、通判、縣丞等責任其事，各州縣能勸種樹木三十萬株以上，農利三百畝以上，考核得實者，舉以擢用，奉行故事者，罷黜之，地方官吏亦視種植繁簡爲考成，按圖立册，就地課稅，産既加多，稅自益旺，足國之道，權輿於此。

疏上，下部議。旋經部議疏云：臣等竊維樹藝與耕耘並重，本土自然之利，爲農民切要之圖，值此時局艱難，度支奇絀，各省地方有司，尤當審量土宜，廣開利源，藉紓國用。迭經欽奉諭旨，飭令各省，考核錢糧，稽察荒田，開辦蠶桑，振興商務，並行各省督撫，就地籌款，如有可興之利，隨時陳奏，以應急需。上年九月，御史華煇奏，令各省講求種植水利亦田，工部會同臣部通行在案。復據都察院左都御史徐樹銘奏請舉行蠶桑，護理陝西巡撫張汝梅奏請通行各屬，如蠶桑種植等項，凡有裨生計者，飭令興辦，亦已奏准咨行。臣部郎中陳熾復繼撰《續富國策》一書，内詳載種樹富民，種桑育蠶，葡萄造酒，栽竹造紙，樹樟熬腦，植木庀材，種橡製膠，種茶製茗，種棉紡花，種蔗製糖，種煙及加非以供食用各説，業由坊間刊行。臣等職司農政，凡内外臣工，條奏興利摺件，敢不行令各省，設法振興。【略】請旨飭下各直省將軍、督撫，各就地方情形，詳加考察，認真舉辦，如樹藝有合土宜，製造有可抵制外洋之處，應如何定章勸懲，即行奏咨立案，以重國課，而闢利源。奉旨依議。

馮桂芬《勸樹桑議》：西北稻田之利，前議詳矣，顧治田宜先治水，重大不易行，更有至簡至易之事則蠶桑，是西北諸省千百里，彌望平楚，莫不宜桑，一切棄之，其可惜有倍甚於田者。曩侍先恭人，京邸後圃，有桑數株，歲飼蠶數簇，繅絲與南中無二。蓋西北地脈深厚，外燥而内潤，故梨桃蔬菓之屬，轉勝於南，桑

性亦如之，知西北之棄地多矣。天下事本難於創始，蚩蚩者尤甚，十年桑木，利在日後，而費在目前。吾吴西郊山地，畝值錢數百，桑園畝值錢三十千，然不能化山地盡爲桑園者，亦以人情狃於近利，桑地栽桑，必三五年無利有費之故，東南猶爾，況西北乎。

勸種之法，宜官爲倡導，令徧檢部曹中嘉湖人，挈家至城外，發帑買地種桑，募其鄉善飼蠶者爲之師，僱本地人授其法，五年後，招士著承買歸其帑，永爲世業。民間有能仿行者，呈明給照，永不許王公府八旗争奪，並永不加賦，使安其業，十年之後，桑陰滿邦畿矣。近京不甚寒之省皆仿此。

夫經傳所言蠶桑之利，未嘗及吴越，郭子章《蠶論》云：《七月》「爰求柔桑」，則豳可蠶。《將仲子》「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則衛可蠶。《十畝之間》「桑者閑閑兮」，則晉可蠶。《皇矣》「其檉其椐」，《桑柔》「菀彼柔桑」，則周可蠶。兖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桑土既蠶。青州厥篚（纊）（纁）絲。徐州厥篚（元）（玄）織縞。揚州厥篚織貝。則齊魯可蠶。荆州厥篚（元）（玄）纁璣組。豫州厥貢漆枲（絲纊）（絺紵）厥篚織纊。則楚可蠶。《孟子》樹牆下以桑」，則齊梁可蠶。蠶□都族教民蠶桑，則蜀可蠶。不知何時利獨歸於吴越，視宜稻七州之僅存荆、揚，殆又甚焉，作而致之，其有彼於大賢乎。又宋秦觀《蠶書・戒治》云：《唐史》載于闐蠶蛾飛盡，治繭可爲絲，如得其法，所全生命不勝計，是亦當留意訪求者。

《蘇州府飭花素緞業鋪户按户給帖輸税碑》康熙十六年　江南蘇州府正堂加五級高，爲□飭事。康熙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奉江南江寧、蘇、松、常、鎮、淮揚□府，徐州一州承宣布政司正堂加二級丁信牌内開：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中缺十七字）。素緞箚頭□□□□容縣胥市村人□□端（中缺八字）給□緣由。奉批：吴縣督察原（中缺）頭粘外，合就飭行，仰府（中缺十字）理，即照本府批詳（中缺）端滋弊。文到，立將奉行給□緣由，□□□□□。等因。奉此。事（中缺）紗買頭經紀□名，□名酌納□□□三十兩外補繳□緣由，（中缺九字）緞牙行（中缺十五字）到司。奉此。除詳抄發外，查得□□□□□造衙門□房，俱依關銷王（中缺六字），選請（中缺十六字）。等因。奉此。遵行吴縣查覆，□□□□□經紀奚瑞宇、張秀甫等呈：爲□□□感憲禁，借端奪（中缺十五字）。隨經本府看得吴縣詳議添設□□□□可□□銀補□一案。益緣經承程時芳於康熙元年（中缺）有是議。今照時芳名下□項，久經禁入□□那混案内擬罪，勘産造册達部，已有定案。各部（中缺）經紀項首納銀抵補。奉前撫憲韓批□查報。業經前府戚弘祖以首募一説，雖曰補單（中缺）變亂成法，貽害無窮。復□院□止。現有批□再照今吴縣不查舊案，復行溷衣，遵奉撫憲批司，□□□□係牙行，世業相承，趕軫微賤□□□頭名吴□同，第今各□牙行現奉部文，爲兵餉之缺，（中缺十六字）牙户亦應照例給帖，急公輸税，以杜幸免之□，嗣後仍應嚴行永禁。兩縣經胥市棍人等，毋得□□添設（中缺十四字）。康熙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申詳本使司，轉呈本撫部院批開前因，備行到府。奉此。合行嚴禁。爲此，仰長、吴兩縣官吏、業機鋪户人等知悉：（中缺）院司批行本府，按户給帖輸税，毋容縣胥市棍人等，增添□奪，借端滋擾，及私行（中缺十九字）究治罪，決不輕貸。須至碑者。

康熙十六年十月　日立。　蘇州府正堂承行文。

花素緞行經紀　俞士定、奚應明、張同寧、盛應麟、沈朝俊、周文昭、熊大德、沈德龍、劉啓元、張錫珮、許國佑、褚宗陽、周鼎新、顧應鳳、朱賓佐、許國楨、陸□定、管士昌、陸文□。

（碑立於蘇州城内景德路城隍廟内，此據蘇州博物館藏拓片）

《吴縣紗緞業行規條約碑》雍正元年　蓋聞《虞書》重懋遷之典，《周禮》設司市之官，乃以裕民生而息争訟也。吾吴中紗緞一業，在《禹貢》則載爲織文之篚，在《廣輿》則著爲土物之宜。豈非蘇城極大出産，而合郡生民所（中缺六字）者乎。但商客之來，必投行主；而造作之家，□由機户。兩者相須，而一時未必即能相□，此紗緞經紀所由設也。

向來爲是業者，必擇老成持重，精明諳練之人，當官□受印帖，方□□□□理。故商客託以銀錢，而無虧耗之□；機户交以紗緞，而無侵□之慮。與客通販，彼此相□。織作者可安坐而轉運，挾資者可隨時而齊貨。此經紀之業一正，而商客與行家機户，□□□□也。

厥後日久廢弛，□□叢生。在紗行經紀，尚有條理，而緞行□濫觴，不可問矣。故有□祖□經紀者，或轉徙而爲他業之務。即無印帖而非經紀者，亦通融而爲此行之業。遂生一輩□□□□之徒，往往□□□力口辨，盤踞於往來要道之所，拉□織□，用强揑賣。商客或隱忍而受其不堪之物，機户亦飲恨而蒙其侵漁之累。甚至以所賣之銀，不交還機户。非花銷於茶肆□□□所，即浪擲於□□局賭之場。竟將生民養命之本，化爲子虚烏有。是經紀之途一壞，而客商與行家機户交受其害也。

閣部鄂大人原任蒞此土時，洞悉兹行利弊。因重整而厘定□，□擇端方□

濟者，□□□給以印帖，□世其業，而比匪則徙而□□，所以惠□□□澤被窮□者，至矣盡矣。迄今二十年來，織紝者各安於杼軸之勤，商賈者得□其負販之利。即吾儕經紀□人，亦□安其生理，安其□業。朝饔夕飧，仰視俯育，是不可不原其惠之所自來也。因將經紀興衰之□□，鄂大人恩給印帖之仁，表明詳述，伏冀當代賢士大夫之採□。而凡業是業者，亦期恪爲遵守，毋使日久廢弛，致滋異日□訟之端，則幸甚幸甚。謹將各憲金批並行規條約，開列於後：

一、議得我行執帖經營生理，各宜秉公守□，每緞一疋，照常取用。機户行家，忠信相待，不得抑此扶彼，□客坑商，違者公罰。

一、議得給帖原□一人執業，止可傳之子孫。若兄弟婿侄等輩，不得在內越賣，漸□明充闇頂之□，違者罰。

一、議得我行同業在外營生，遇有無帖擅行奪賣之人，即係光棍，立即邀衆□逐。如有闇行故□，不即聲揚其逐者，察出罰。

一、議得我輩同業者，不與現在行家弟兄親戚，以及管帳之人合夥合業，以防明充闇頂之漸，違者公罰。

一、議得同業之中，或有不願營生歇閑者，應將原帖繳付行頭。俟有頂替之人，當官稟明交替，通知□□衆友，出具同行互保外，議還給帖所費，違者罰。

一、議同業中在前原有印帖，後經繳出更替者，不得仍舊在行執業，違者罰。

一、議得行家走帳及親戚之人，向機户私相對手買緞，無論有無識面，察出□查實據，仍向機户索取用金。同業知而不舉者，公罰。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蘇州府吳縣知縣　楊□紹。

宜今室主人《清經濟文新編・蠶桑新論》關名《推廣蠶桑以開利源論》　中國蠶桑之利，向推江浙，以江浙而論，浙有盛於江。江蘇之南京有京緞，鎮江有江綢，蘇州有蘇綢、蘇紗，吴江之盛澤有盛紡，此其大宗也。若浙貨則好於江，而亦多於江，杭州有杭緞、杭甯、杭線、杭綾、杭紡、杭羅、杭紗，湖州有湖縐、甯、紹所出之綢、綾、羅、絹，雖亞於杭，而銷場亦旺。統計兩省，一年所入之利，奚啻數千百萬，且兩省之中，且未必處處養蠶，處處種桑，處處織綢，而所入之利已如此之多，若能處處種桑，處處養蠶，則所入之利當不止此，別省雖有蠶絲，皆不若江浙之美，所以衣羅被穀者，無不欲取給於江杭也。

豈蘇杭之人能養蠶，而別處之人不能養蠶耶？蘇杭之桑能飼蠶，而別之桑不能養蠶耶？蘇杭之地能樹桑，而別處之地不能樹桑耶？宜人雖有蠶桑之利，宜東南不宜西北之説，究之風氣未開，雖天時地利之不窮，亦人事之有未盡耳。如曰宜於東南，何東南未必處處養蠶種桑，此其明證也。況蠶桑之利，等於稼穡，而不妨稼穡之功，不占稼穡之地，稼穡一熟再熟，所入可計，而有水旱之虞，蠶事數十日可畢，且係婦女之事，並無水旱之虞，非不妨稼穡之功乎。

《孟子》曰「樹牆下以桑」，言牆下者，明乎無地之不可種也。每見鄉間多種雜樹，且有不栽而自生者。與其栽一無用之雜樹，僅爲採薪之需，何如廣樹桑秧，以備春蠶之食，非不占稼穡之地乎。中國婦女，苦樂不均，勤惰各異，雖所出之絲，皆婦女所爲，而統計不滿數十之一。江浙鄉間婦女，紡織而外，多有助夫爲耕者。《詩》曰「饁彼南畝」，誠以耕種非婦女之職，婦女耕種未免太苦，而舍耕種亦未免太閑，況現在紡織各局盛開，又奪婦工之業，亟宜講究蠶桑，以補不足。《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楊子》曰「男子畝，女子桑」。習其平日而定其心思，嫻其道藝而世其家業，無論牆角畦稜，道旁圃場，間隙之地，皆可栽桑。一家栽千桑，務使一家之桑足飼一家之財，以絲以帛，以供一家之用，餘可以易財粟，民富之道，莫善於此。

江浙業蠶桑者尚多，推廣亦甚易。別省婦女非但不事蠶桑，並有不耕織不耕田之處，婦女無生活，勢必仰食於男，一男之耕，所入幾何，抑何怪天下窮民之多耶。各省自宜一律推廣，一家之利源係乎此，一省一國之利源亦何不係乎此。自通商以後，出口之貨，以絲茶爲大宗，所以業此者尚不失爲富厚，惟現在泰西稽桑養蠶，精益求精，恐將來愈推愈廣，中國之利權又爲所奪，此不可不慮者也。欲開利源，非推廣不可，然多則價廉，價廉則銷暢，分算則利自薄，合算則利自厚矣。

閲前執已江西藩憲翁小山方伯現設桑蠶局，延聘桑師到江，並購湖州桑秧十萬株，出示勸領栽種，以溥利益示云：古人之言治農者桑並重，《孟子》言「五畝之宅而牆下以樹桑」，《豳風》陳稼穡艱難，更條桑於蠶月，則蠶桑固爲天下之美利。近世惟蘇浙專之，本司藉隸吴中，稔知其利，乙未歲，秉憲是邦，見民勤耕鑿，俗鮮惰游，而未能底於殷富，則推其故，地有餘利，婦多曠功，不知蠶桑之獲益無窮，未諳種養之爲法甚易，輒相疑慮，昧於講求。今本司受命大府，籌疑設

局，聘請蠶師，委員購到桑秧十萬株，分結各鄉領種，仰阖省農業諸邑人等知悉，養蠶種桑，補農功之不足，自始事迨終，不過數旬，不虞天災，又無賦稅，無農夫之勞而利與之，將何憚而弗爲哉。茲本司特爲創始，購桑督課，刊發《輯要全書》，以冀寖成風俗，利源大開云云。

方伯此舉，誠富民務本之道，吾知江省不數年後，民之蓋藏必厚矣。尤願各省爲前事之師，不特民之蓋藏可厚，將國庫之充盈，商務之起色，雖不必皆係乎蠶桑，而要無不於蠶桑收其利也。於是乎作《推廣蠶桑以開利源論》。

宜今室主人《清經世文編・蠶桑新論》闕名《論育蠶當仿行西法》　古時農桑之利，皆在《禹貢》青、兗、雍、荆之域，未嘗及今之吴越也。乃天道日移，地球漸致南熱而北冷，故北方田日荒，南方草萊日闢，遂使蠶絲之利，亦利於南而不利於北，此豈盡關人力之勤惰哉，正因地氣轉移，人力亦無所施耳。蓋凡育蠶之地，必在距赤帶南北各三十度之間，方能繁碩，若過冷過熱之地，均不相宜，收成必難。日旺中國，惟江浙兩省爲最盛，遂以絲爲出口大宗，斷非外國所能及也。西國自古無絲，至羅馬時，始有由彼斯販往者，彼時富家皆以中國絲爲極珍之品，價值兼金。自海禁一開，絲之出口日旺，法人皆仿中國之法，聘中國蠶婦，教以中國種桑育蠶之法，不數年，凡意大里、西班牙均知育蠶之法矣。至今法之里昂城，爲絲蠶薈集之區，編織機杼不下十萬家，所織綢緞，燦爛奪目，每尺值金錢一磅，遍銷於歐洲各國，歐絲不足，始買中國絲以助之。

惟二十年前，正產絲及旺之時，而蠶忽遘疾，比户傳染，蠶種幾滅，今幸格致家巴斯陡考求其故，用顯微鏡細察蠶身，始知身有微粒，形如椒粒，遂名爲椒末瘟，或蠶患此病者，或未繭而殞，或吐絲無力，縱或作繭，亦甚薄弱，比好蠶且輕一半。蛾之傳種，病亦輾轉相傳，綿延不絶，不數年歐洲蠶種將無遺類矣。巴斯陡因擇無病之蠶，始令其化蛾傳子，蠶絲之收成大旺。其後意大里亦仿此法，在蒙伯葉城設養蠶公院，考求飼蠶之法。而日本近亦效之，印度且派人越意、法學習。統觀各國講求蠶桑之利，當自謂青出於藍矣，而仍不知不脱中法之窠臼也。

查國宋時陳旉所撰之《農書》，後附秦湛《農書》一卷，元世祖頒發《農桑輯要》，則原本諸《齊民要術》爲多，以及魯明善所著《農桑衣食撮要》，近人沈秉成中丞所輯《蠶桑輯要輯要》等書，皆原原本本，殫見洽聞於防病傳種等法，何嘗不先言之。其法，凡蠶室及桑葉均不宜濕，濕則蠶易生瘟，治法以浮萍銼碎，搀入桑末飼之。其傳種之蠶，必擇肥大而强有力者，食葉兼備，則無病可知，別爲一室養之，俟脱繭後，令其雌雄相配，則生子必佳，而絲之收成倍旺矣。此豈非西人今日所奪胎之法乎，未可以得魚而忘筌，而自詡爲獨得之秘也。惟用顯微鏡窺視其形狀，此則西人之長技，彼善於此耳。然而天下之新理，日出不窮，以格致之理推之，當更有駕乎西人之上者，請得而效其説。

蓋天下之物，無論飛潛動植，凡異類相合則其生愈繁，猶化學中之愛力，電氣之攝力，同類相合，則其生不盛。人類亦然，故同姓爲婚，古垂厲禁，西人亦謂以血脈相通之人配合，夫婦生子多癡瘖，中國禁中表爲婚，亦知此意，以此推之，可通其理於育蠶。如取中國之蛾，與日本之蛾，牝牡配合，則必生子愈旺，吐絲亦愈盛。又如齊、豫間有野蠶，另是一種，專食標葉，結繭枝上，大如雞蛋，蛹即在繭度冬，至次年夏，始破繭而出。若將此種野蠶帶至南方，至暮春時，烘煖與湖蠶一同破繭，取兩蛾彼此交合，則傳種必碩大而繁。又如西洋各國蠶紙，行過（熟）（熱）帶，雖隆冬亦蠕蠕而動，其蠶繭亦化爲蛾。若有美國、加拿大統道三十度以北帶至中國，與湖蠶一同育蠶破繭，令牝蛾與牡蛾彼此交合，則（蠢）（蠶）種亦必愈佳。此則發中國前人所未發，並爲西洋新法所未詳，似可設法試之。如以野桑之根，接以佳桑之幹，則葉大而肥。凡樹木之經兩種相接者，無不皆然，更可爲一證。誠能於江浙兩省產絲之地，極力講求整頓，務盡其傳種育子，飼蠶察病，烘繭繅絲諸法，則育蠶愈廣，產絲愈佳，永爲中朝無窮之利，而不患他人之攘奪矣。

宜今室主人《清經世文編・蠶桑新論》闕名《興蠶桑議》　安徽巡撫沈仲復大中丞，在廣西巡撫任内奏稱：「藏富於民，莫先興利，興利之道，田與桑並重。臣因通飭桂省各州縣，廣勸所屬之民，栽桑養蠶，既勤婦工，又獲其利，由地方官按照種桑養蠶一切成法，頒示民間，妥爲勸導。初種之年，或發桑秧，或予補貼，由官創辦，以利其民。若勸種桑株，有效可覩，該官州縣奏請優奬。並飭藩司籌款，就桂林省設立蠶桑秧桑局，委員會紳興辦，庶幾人皆知樹桑養蠶與力田並重，從此振興，自可漸收庶富之效」等語。賓紅閣外史讀之，不禁色然有喜，曰：「有是哉，中丞之爲民興利，竟若是之不留餘力哉。」

攷蠶桑之利，夏時已見於《禹貢》「桑土既蠶」，至周時而其利大興，《豳風・七月》之詩，一則曰「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再則曰「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誠以邇時吉日尚未通行，民生非昉不煖，是以蠶績之事，如菽粟水火之不可一日無也。然此第言民之奪力於蠶桑，至植桑飼蠶，繅絲織帛之法，載籍並未詳明。意者其法未及後代之精詳歟，抑秦火一燔書缺有簡歟。降及後

世，其用愈廣，其製益精。《淮南子》：「緻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之爲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舊唐書・憲宗紀》：「（紡）〔敕〕天下州府民户，每田一畝，種桑二樹。」又《李襲〔譽〕（傳）〔傳〕》「河内有賜桑千樹，蠶之可以充衣」蓋至是而人皆蠶績之功，其利甚溥，而勤雨犁雲之外，無不從事於機絲矣。

我朝以務本教民，御製《耕織圖詩》，頒行天下，自浴種以迄紡績，條分縷析，既明且詳，聖謨洋洋，誠足昭垂萬世矣。所惜其利雖美，祇盛行於浙江，至江蘇、安徽，雖亦不少育蠶之家，然究不及浙之嘉、湖，處處皆以桑蠶爲業，此外如湘、鄂、燕、豫、齊、魯、閩、粵等省，則寥寥無聞矣。豈土性之不宜歟，亦以民間風氣未開，以是於怠惰耳。今得中丞創而行之，勤以勸之，屬在下風，自必聞風興起。而又恐其資本無出，宜忌未諳，則又爲之酌貼錢文，詳示成法，將見不轉瞬間，而潯、梧、桂、象間有不桑陰青濃，茅檐遍覆者哉。今者中丞已移節皖上矣，皖與江、浙、湘近，土性雖略形高燥，然植之苟得其法，則青葱暢茂，不難與江、浙同具向榮，我知必以勸粵民之法勸皖民，他年挾纊禦寒，南榮納日，杼柚代春植之當不難爲中丞歌之矣。顧僕則猶敢安參末議焉。桑惟東南潤下之區，宜於栽植，至西北地形高燥，樹之性非所宜。今欲由桂省而及皖中，其勢尚易於爲力，倘各省封疆大吏皆以中丞之心爲心，欲求其利溥遍於二十一省中，未免有所扞格。雖然，亦無扞格也。攷《舊唐書・太宗紀》滕言野蠶食斛葉成繭，大如奈，其色綠。近年美利堅人林樂知所著《益智新録》稱，今日之野蠶，俱生長於菠蘿樹中，即以菠蘿樹葉爲食，能耐寒，不懼雨雪。又有一種橡樹，形與栗同，皮蒼老時軟而有文，人呼曰橡栗，閩東牛莊則種青楸柳，閩西則有苞櫟，河南則有木蓼，更有蒙古橡小葉柞柘，葉名雖各別，性則相同，以之飼蠶與桑共。據云，其説得之稅務司佛某，佛固精於植物學者，諒經考核而後言。然則今將勸西北人民育蠶，可領遍栽以上各樹，蠶既賴以得食，亦何患土地之不宜種桑哉。或謂我無，中國堂皇正大，自有富足之方，何必崇信西人之言，更變成法，不知此言亦非自西人始也。

查道光五年，貴州按察使宋會奏請勸民種稼育蠶，略稱：此地有青楸樹，其葉可飼蠶，惜民間徒供薪柴之用，請飭下藩司，給發委員收買樹子，散之各府州縣，就近分給民間種植云云。嗣後上君沛恂著《山蠶説》，亦謂我中國中多不落樹，以其葉經霜不落得名，實山桑樹，山蠶之所食也，蠶之食此葉者，視家繭較大。若是乎此法早行於中國，惜無中丞其人者爲之諄勸，是以日久漸形懈弛耳。今誠細心考察，廣諭民間，凡宜桑者植桑，不宜者即改植橡柳諸樹，行見人蓋綾羅，户皆綢帛，中丞之德惠，不特由桂省以達皖中，且將徧播瀛寰之内，中丞誠萬家生佛哉。【略】

宜今室主人《清經濟文新編・蠶桑新論》闕名《英名士日也美崇氏論中國紡緝業》

滬濱之地，有二緝紡公司，一則專事紡緝，一則兼織布機織之業。其專事紡緝者，有錘數一萬五千，而兼機織者，有錘數二萬五千，備織機五百五十架，將有漸次興旺之勢。二公司並稱，係商民私立，究其實情，蓋爲有司所營也，故政府附與特權，而保護其業務矣。政府之意，以爲若不出此策，則根基不得鞏固，苟根基不固，奈他人亦興此種工業而攘奪其利何，國内人猶可恕，獨恐外國人亦將奪我利也，蓋華人心懷危懼者如斯耳。

查兩公司，其一在九十三年十月爲火所災，該公司不訂火災保險，遂至貲財蕩盡，損失甚巨。開燒後欲擴大規模，經營慘澹，將裝置紡錘十萬，織機一千五百架，外國商工等，羣欲於中國公開埠頭，興製造諸業，屢請中國政府，該政府百方設辭婉拒絶之，欲不與外人以利權，甚至諭令海關，謂非經政府允准者，禁輸進一切紡緝機器，於是列國工商等聯成一氣，以反抗其專横矣。雖中國政府不准輸進此種機器，然已有通商條約明文矣，假使藉詞推託，而與條約相背，則模棱解釋，恶能禁外人輸進貨物哉。

意中國政府，蓋謂若使外邦之人於國内興紡緝等業，則横奪勞工之銀，遂使國内勞工立見困弊也。抑知外人於中國内興紡緝機織等業，不獨不損害中國，即足誘起該業興盛焉。何也？曰：外國貨本利息其低，藉此低息貨本利用運爲興其商業，則豈非大利益之事哉。況中國目下正望得此種貨本也，且紡緝棉布需用日緐，當此之時，得外邦在内地興業，則物産出於國内，其便且益也，不待智者而知矣。不見中國歲歲擲四五百萬鎊，仰供給於海外，以充其日用乎。歲縻四五百萬鎊巨貲，嗚呼，其不利炳然如是也。苟中國内地此種工業未興，雖當此時我英製造此等機器得利者寡，至若滿查士太即英國紡緝業最盛之地。之收益則蓋巨大耳。要之，中國政府若不劃定一區，始准興紡緝工業，甯使商工業務依然狹小，不計千百年後到底有何等國益也。若各國公開其内地，准興諸種工業，則雖孟買、蘭加士耶兒並爲紡緝業殷盛之地。等亦稱其爲勁敵，中國之利益蓋莫大焉。當是之時，我英向華貿易交通，不須固守現時步武，事機爲之一轉，可無論矣。

宜今室主人《清經濟文新編・蠶桑新論》程彦邦《論杭州繅絲廠》　日本駐杭州領事具報本國政府云：杭州富商丁丙及龐元濟等爲首，在杭州武林門外拱宸橋西南數百步，建設製絲所，曰「世經繅絲廠」，以本年八月初旬興始創業矣。該廠貲本三十萬兩，工場在樓上，用日本煤一日二噸有餘，機器用上海磨官篤公司所製造，與貽和洋行製絲所使用相同，皆新式也。現置二百八箇鍋，每一箇鍋置採絲口六，若總用此等鍋採絲，一日可以製繭絲一擔。然當時女工之寡少數故不備使用，女工之數始二百人，其三之二募諸上海，其餘募於本地者也。其熟練技藝者，能繅絲四緌，至其未熟者，則不過繅絲二緌耳。一日服勞十二點鐘，夜間不用執業，蓋慮其危也，意異日電燈或瓦斯燈創設既備，亦必執燭從業也。女工一日得工銀六十仙，至下等十仙。現今所用之製絲原繭，乃餘杭縣倉前所產，品質良好，稱杭州第一，每擔值價百兩，聞此地水質甚佳，故製絲優於上海云。

丁丙及龐元濟等，又於塘栖鎮欲建設一製絲所，現在尚未竣工，此地在(人)[仁]和縣運河之旁，然其規模似不及杭州絲廠。又卜地於運河西岸，欲設立紡繅所，集貲本八十萬兩，將以明年六月興辦，其所用機器，乃英國喜在令革製造，錘數一萬五千，將以漸增多至二萬云。【略】

宜今室主人《清經濟文新編・蠶桑新論》孔昭朗《種桑育蠶説》　光緒十四年，寧波稅務司康發達條陳，請設蠶桑局，攷察防瘟事宜，略曰：法國之里昂城，爲蠶絲薈萃之區，植桑養蠶，冠於各國。前數十年，忽遘蠶瘟，蠶種竟絶，乃購中國、日本蠶子以歸，嗣於此事加意攷求，窺以顯微之鏡，乃知蠶病甚多，惟椒末瘟爲害尤烈。一蠶有病，生子六百，子又生子，傳染無窮，無病之蠶，相延而及，不至絶種不止。蠶雖受病，仍可作繭，不過食葉更少，絲細繭薄，無色無光，久則種類絶矣。法政府乃設立蠶桑局，攷究防病之法，至精至詳，日本仿之，出絲益美。康君推此意，詳攷浙省之蠶，有病者十居六七，深慮日久傳染，將蹈法國覆車，呈由總稅務司轉請總署代奏，雖交江浙海關會議，而情形隔膜，迄未舉行。康君一片血誠，付之流水矣。

向疑中國自有蠶桑，垂五千載，雖天時人事偶有歉收，然從未有絶種之時，亦無轉購他國蠶子之説，後訪之江浙養蠶之户，始知中國自有火試、雪試、滷試三法，即所以防病蠶之子也。火試者，以蠶紙置之電上極熱之處烘之，蠶子之無病者不傷，有病者不復出矣。雪試者，置之雪中，滷試者，灑以鹽水，皆以殺病蠶之子而留無病之蠶。然後知中國數千年來，自有秘法流傳，足以保兹美利，而西國防病之法，防之於受病之始，亦宜博采兼收，而不容稍有偏廢者也。此養蠶之應攷求者一也。

中國出口之絲，每包百觔，僅值三百餘金，上海西人所設繅絲各廠，購中國蠶繭以機器繅之，每包值七百餘金，高下懸殊，理不可解，後知中國手繅之絲，不勻不淨，不合西人織機之用。伊購歸里昂各埠，必以機器再繅，則以三百餘金購之華人者，仍以七百餘金售之西人，此四百餘金者，約爲再繅工本，而彼之獲利無窮矣。中國湖絲出口二三百年，各口通商六七十年，上海西人設立機器繅絲廠亦二十年，此項繅機，上海織廠均能自製，管理機器，華人亦已能之。女工人等，一呼可集，而從未聞有人議購一機，安設江浙產絲最盛之區，以收此每包七百餘金之利，中國尚可謂有人乎，抑官吏阻撓，積習難變，有以致之也。此繅絲之應整頓者二也。

德人有精究蠶桑之學，在中國、日本數十年，刻尚主持上海繅絲廠務者，談及中國所出蠶絲光白柔韌，實勝於日本，意大利諸邦，惟中國毫不講求，致大利漸爲外人所奪耳。嘗深究中國蠶桑所以勝於各國者，太湖一水，實爲美利之真源，江浙產絲各區，近太湖者，桑葉無不沃若，蠶絲無不光柔，遠者則否，若紹興各府，則與意、日諸邦等耳。蓋湖水清澄，性肥而暖，百物停蓄則肥，日光久照則暖，故各種植物皆格外盛大，而桑性尤宜。中國洪澤、巢湖、鄱陽、洞庭、金明、大明、滇池、昆明等湖，不翅數十，誠能推廣此意，徧植蠶桑，以太湖例之，每歲絲綢之利，不下一萬萬金，每湖萬萬即數十萬萬金，即云地利人工，勢難齊一，得十分之一二，每歲亦數萬萬金，即此蠶桑一宗，已足爲全地球第一大富之國，天下尚有窮民哉。此種桑之應推廣者三也。

西人攷察全地球人民，約四千兆，衣布者約十分之六，衣綢者十人中不足一人，將來風氣漸開，皆思用布，用布之後，又將改而用綢。西國女子，附體之衣，向皆細布，今則必須綢，綢之細滑，實勝於布也，故綢布銷路，愈久愈寬，惜中國多用肥絲織成綢緞，西人不喜服用，購去者濮院爲多取其輕細耳，而彼自用機器綢織，行銷日廣，花樣日新，沿海諸省之民，喜其新異，轉以重價購之，於彼利源坐失，可爲寒心。宜選中國織局中人年少有識者，往英法攷驗購買機器，回華自行織造，西人於花樣款式，厭故喜新，仍宜歲歲改更，務極中西之美備，投其所好，避其所惡，價廉物美，益廣銷售，而一切始無遺憾矣。此織綢之應仿效者

四也。

四者畢舉，而蠶桑之利衣被六洲，將與天地同其悠久，萬變之原，權輿於此，僅僅興利云乎哉。

宜今室主人《清經濟文新編・蠶桑新論》程清《蠶桑》 蠶桑之利，惟中國爲最廣，亦惟中國爲最先。《禹貢》九州，桑土居其七，古聖王山、龍、藻、火、粉敢冠裳，五色垂文，七襄製錦，君子之澤，萬世不可忘已。漢明帝時，佛入中國，天竺吉貝，與之偕來，柔輭温和，亦稱利用，然宜冬宜夏，紡織之利，衹與麻枲同。至功於西戎北狄，毳幕氈裘，九夷八蠻，文身斷髮，大秦夙稱殷富，亦僅以金絨、火浣自詡，纂組之工縱（務）〔霧〕穀冰紈，曾何足以章身適體也。

通商而後，湖絲一物，遂與茶葑同爲出口之大宗，綜計每年值白金四千餘萬。西人素工心計，非不欲自行種植，闇收利權，而蠶桑之地方，必燥濕合度，養蠶之天氣，必寒暖適中，不居温□之間，不足以蕃滋暢茂，故通商六十載，自意大利東洋而外，出絲之地，罕有所聞，天若特留此利源，以保我中國億萬年之富庶也者。

今日萬邦風氣漸啟文明，不惟泰西各國達官富人，附體之衣，非絲不服，即下至非美澳三洲，南洋萬島巫來由各種族，亦各飛輕裾，曳長袖，争奇鬬艷，彼此以華麗相高，絲絹之用日益多，蠶桑之利日益廣，再閱數百載，將徧及於地球億萬萬人。我三古聖人，顯庸創制，衣被天下之心，至斯乃大慰也。

惟自中邦喪亂，桑株摧伐，養蠶之法，强半失傳，必須廣勸民間，一律仿種，由官籌欵，購給桑秧，屋隙田塍，徧行栽植。仍顧覓養蠶婦女，詳教以浴蠶上箔之方，彙刊農桑各書，删繁撮要，散給鄉閭，俾識字之民，轉相勸導。聞意大利養蠶之法，攷驗尤精，蠶病測以窺筒，不致互相傳染，繅絲代以機器，不使偶有棄遺，亦宜刱譯專書，兼籌巨欵。民心未明者，牖而覺之，民力不足者，輔而行之。統飭牧令各官，列入養民要政，不得假手胥役，不得徒託空言，不得藉口土性之不宜，民情之不願。蓋植桑則山巔水澨，無往不宜飼蠶，則墝埆青（剛）〔棡〕，無施不可。小民難與圖始，可與樂成，教之有難易，爲之有遲速，斷未有有其事而無其功者。末世富强之策，更僕難終，然或迂遠而難成，或積久而生弊。中邦作賦，首重農桑，伊古以來，國之大本，而利爲人所難奪，事爲我所優爲，以愛民利物之心，收懷遠招攜之益，所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偉矣昌矣，非一孔子士所得詳矣。

宜今室主人《清經濟文新編・蠶桑新論》王晉卿《中國各省亟宜停止栽桑以保蠶業論》 言利之術，必求其所自出，尤必求其所自入。争利之途，必取之於異族，而不可取之於一家。古之君子，以盡地力爲戒。夫地力非不可盡，特恐地之所生，溢於人之所用，則沽者必將廉其直，取者且將耗其資，其始欲盡地力，其終盡棄地利，貴者賤之。徵伊古迄今，率中斯病，然當其趨利之時，如鶩鳥之赴獸，雖孟賁之勇，不能遏衝車之鋒，隨陸之辨，何以掩決防之勢，見微者縱抒其忠言，膠執者必詫爲謬説，至於焦爛之後，追美曲突之言，時已晚矣。今之栽桑，有類乎是。

古者農與桑相衡，耕與織並重，是故栽桑者，復古之盛業也。今者出口之絲，歲至鉅萬，繅絲之廠，中外累千，是故栽桑者，又維新之要圖也。邇者，南中長官均以興利爲己任，督民植桑，江浙産絲之鄉，狃近歲廣銷之跡，盈阡累陌，不遺隙地，以爲牟利之方，莫便於足，不知中國蠶業之衰，可立而待。今之栽桑，均將以泰西爲鵠，而泰西男子素不衣絲，婦人暑月偶服絲衣，然不甚重，其取用於絲者，則手巾褥幔微物等耳。幸以其俗奢靡，取精用宏，得以財幣輸入中國，乃一分之於波斯、突厥、繼分之於法、義，又分之於印度，而日本則更眈眈伺側，厥志奢甚。絲業之利入之之道如彼，出之之道如此，立危之説，殆非臆論。而或以一人言之，則以今歲之十畝，較去歲之五畝，所獲自必較多，不知此盈彼絀，仍是争利於一家，而未嘗取償於異族。泰西不能覆中國出絲之數，而增其用絲之程，此又其明。況中國一畝之桑，取以飼蠶，繅絲以沽，率畝可直十元，糞溉之事去其三，課税之事去其一，工力之事去其四，計纔贏一，既不能減價使中國人盡衣絲以奪洋紗之利，又無以易俗，使泰西人盡衣絲以爲奇貨之居，其弊必至於出絲愈衆，取直愈廉，桑者愈貧，考察愈惰，法蘭西、義大利等國，乘我之敝，益爲講求，則中國之所衣且皆將仰之於泰西，勢所必然，不足爲怪。夫以今日爲泰西計，所需之絲不足，必取用於中國，則宜廣爲栽植；爲中國計，則幸泰西尚未廣植，宜攷其利害，竭其智力，必求其精，使泰西不能驟而舍棄，以保其固有之利益，不宜思奪一家之利，而忘其入之之途，爲有限之泰西也。

昔聞之業絲者曰：泰西宜栽，中國宜培，旨哉言乎。今中國之宜亟亟者，若棉，若麻，若五穀果木等，皆小民日用之物，事既切近，利尤甚溥，至於蠶桑，則今有之數，不患物少，但患法疏，誠能令行禁止，毋許栽種，期以十則在此限內，民衹能收貨美之利，而不能興無厭之心，又不虞攘奪失業之患，則争自磨厲，不

待督教而自臻於美善，固有之利，乃可常保。況以農與桑計之，本末攸分，衆所共曉，爲政者毋浮慕興利之虚名，而漸釀逐末之實禍，則嚴定禁止栽桑章程，其要務矣。溝洫之間，何事不可爲，而必沾沾於桑秧哉。

宜今室主人《清經濟文新編・蠶桑新論》闕名《蘇省宜設立蠶桑學堂議》

本館於五月初三日，專件登載農會飼蠶述聞一則，務農會自記云：今歲賃貨於桂墅里，試育日本奥州小金凡種，及紹興新昌種，與湖州王銀壽家所製種，以比較蠶病多寡，聘日本蠶師井原鶴太郎主其事。既畢事，三者之中，日本病蠶較少，湖州病蠶甚多，大抵黄轍、黑腐、高節、膿病均不少，紹興者次之云云。甦峯氏讀竟，喟然歎曰：中國之蠶桑，江浙並稱，而細絲以湖州爲上，乾繭以紹興爲最，則江浙相較，又以浙爲良，今如井君所云，湖州病蠶不少，紹興次之，然則我蘇省之病蠶又不知何等也。

自户部開源節流之議通行各省，於是向不務蠶之地咸以蠶桑爲開源之要，各大府嚴督州縣吏樹桑購種，迄今數年，其辦法有善有不善，收效有成有不成，兹姑不論，惟浙江大吏則以蠶桑爲固有之利，若向所樹藝、飼育、紡織之法，已臻至善，可以不復顧問，即各省之留意及此者，亦惟以江浙爲取法，是故其所蒔之桑秧，非購自杭即自湖，其所孕之蠶種非得之於紹興即取之於無錫，承訛襲謬，蓋亦久矣。林太守啓之守杭也，惻焉憫之，而蠶務館以昨歲立於武林，其宗旨以研求利病，采法日本爲主，今歲創辦，後必有成，是浙省之蠶桑固已有振興之望矣，獨蘇省則未之聞。

今考蘇省之蠶務，以常州爲大宗，常州八邑，惟靖江闕如，其餘七邑，則鄉民素事講求，近以乾繭盛行，無須紡織，但能成繭即可出售，是以踵事增華，較前更盛，徧野緑雲，幾無隙地，錫、金二邑，繭絲兩項，歲入至六百餘萬金，可謂富矣。鎮江、蘇州，壤地相接，覩而生羨，力思追步，不久當與常府互相頡頏，是蘇省之蠶桑，正日新月異而未有已時也。然而有觀於野者，謂其植桑飼蠶，紡絲等類，均不合於法，即農會述聞之所云，熱度不均也，生種不齊也，給食不中程也，切桑不合度而分箔上簇不得其時也，凡所述之病何莫非蘇省蠶家之所犯哉。而蘇之更有大忌者，在於屋狹且不潔，貪利多養，始而狼藉致病，繼而傳染悉斃，或有臭穢所觸，寒煖不時，以致上簇而不成蛹者，若此之病，比比而是，吾恐井君評之其中病，當又在湖州之上也。補救之法，莫若於省中設立學堂，調取書院高等諸生，令其講求植桑製種之法，學成後，遣往各縣分立中學堂，其法視省，學成後，遣往各鎮分立小學堂，其法視縣，然後嚴定章程，協同董保，勸諭鄉民，律以獎罰，如是則庶幾乎，吾之所日夕以冀也。

宜今室主人《清經濟文新編・蠶桑新論》闕名《論絲廠》　中國自古不甚出絲，凡綺紈綿繡之屬，非素封之家不用，然商賈之子，偶一用之，尚爲世所指摘，往往見之於史册。且非特往古爲然也，即今之時，山、陝等處，尚有此風，衆號爲富，而觀其服御，布衣草蹻而已。又非特山、陝爲然也，吾鄉嘉道時尚復如此，有緞衣者必一邑之望也。推其故，則由於風氣未開，小民不知蠶桑之利耳。即各處所製之錦，有號爲府綢者，有號爲繭綢者，有號爲某緞、某錦者，類皆麤劣，不適於體，故亦無以奪布縷之利而振興財源也。江浙兩省，本駐織造府專製上用物料，或有貴重精良之品，而居民不以過問，故蠶業終不大興。

髮匪平後，各口通商，民俗奢侈，於是浙之嘉、湖踵事增華，桑者大盛。農夫廢耒不耕而食，比户千金，杭寧織户，既争妍鬬靡，販者雲集，而泰西各國，亦來購取，歲入累千萬，隣近艷羡，争相仿效，乃有浙之杭紹，蘇之無錫，追步而起。而泰西之絲經以湖産所繅之條太粗，不合於用，初得蒸繭令乾，運回用機器繅絲之法，繼以載運不便，運機來申繅絲而歸。始創其法者，以中國工價廉，獲利不資，於是中西各商，聞風興起，滬上一隅，至設絲廠二十餘家，而各都會之踵建者，尚復無已，内地各産蠶諸地，踴躍飼養，自倍於前。論者均翹足抃手，以爲此誠吾國特闢之利源，隱與洋煙相抵制者也，而不知稍得微利，已受鉅害，而目論者皆習焉而不察也。

今各處産蠶之地，以有乾繭之可售，故向育蠶子一斤者，今可育子二斤，以繭成即可易銀，不用繅絲之勞耳。然向之栽桑一畝者，今必栽桑二畝，且恐或有不敷，必栽至二畝有餘而止。有本不育蠶者，今見利思遷，改而育蠶，則亦必栽桑也；有絶不育蠶者，見桑葉之利且倍於穀，則有田四五畝者，亦必栽一二畝以嘗試也。然則近來奪五穀之居者，爲不少矣。

夫我中國昔以其穀養其民，皆稍有贏餘，然或遇荒歉，亦不過一年之食耳。今以髮逆之亂，有荒棄不遂不懇闢者，去其十之一，有悞於蠶桑之利而改種者，去其十之二，今又悞於桑之利而改種，又將去其十之二，蓋較前而地利幾失其半也。復加以户口日增，販運出口，較前銷售之路反（培）〔倍〕之，小民之心志，以分於蠶桑之故，疏於講求，又隱損其一二焉。此所以米價日昂，民心思亂，而起居日用之費誠難爲繼也，不可謂非各絲廠階之厲也。

宜今室主人《清經濟文新編・蠶桑新論》闕名《續論絲廠》 夫中國之地利，其廢棄者無論矣，即其所號爲土性沃人工修者，類皆拘守舊法，鹵莽滅裂，官吏擁勸農之虛名，都鄙無農報以討究，是故溝洫未必悉理，田畴未必悉治，耒耜刈獲之事，未必悉如法，邀幸天力，畝收二三石，遂慶大稔，設雨暘稍愆，蟲螣稍見，則皆束手無策，惟能相約以爰告耳。以如此之田，若是之農，此其所以藝桑者妨穀，樂蠶者惰耕也。若在上者能留意於畝畎，使之早習新法，鋤鬬草萊，則全亞地利早倍於前，區區之桑，何妨民食，故今者由外視之，則固似絲廠之設，有害農事，而不知實則營咎農事之不修，而不可以咎蠶事也。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即從而咎之，曰病在於是，即今者絲廠之類也。蓋以吾中國之農功，必有饑饉洊臻，民不聊生之一日，而適以絲廠之故，重損良膲，而惰農志，推其來貴之源，而絲廠乃當其指責也。

雖然，五穀之利，既名爲絲廠之所妨矣，而蠶桑之事，能得利於絲廠否乎？曰：否。絲廠之有害於蠶桑者，亦不少矣。鄉民前以少育之故，製種良，飼蠶勤，壅桑盛，故獲利多，今以多育之故，事事苟且，桑則擁腫梢脊矣，蠶則灰黴僵爛矣。育子數斤，植桑數畝，有初眠而棄其半者，有大眠而棄其半者，有上山而悉棄者。小民幾至以育蠶爲孤注，一發不中，輒至傾家，即苟獲利，而益桑損穀，得此失彼，亦復無補。故湖州各鄉，乾繭不盛，仍以絲鳴，乃村野之間，富饒如昔，紹興、無錫等，近年以來，大行乾繭，而村野之氣象，未見較前豐盈也，此絲廠無利於蠶桑之明徵也。

或曰：絲廠無利於蠶桑，既聞之矣，然絲廠亦受蠶桑之利乎？曰：有害而已，烏睹所謂利也。鮮繭之蒸乾也，率三而得一，鄉民居奇，鮮繭百斤，價率四十元，以三乘之得一百二十元，加以柴薪購運之費十元，捐欵善舉等費又十元，是每乾繭百斤，爲洋一百四十有餘，以之繅絲，率六而得一，以乾繭每百斤一百四十乘之，得八百四十元，加繅費約一百三十元，是每絲百斤爲洋九百七十有奇。而外洋絲經之價，適中得八百元左右，則廠中出絲百斤，常有耗洋一百七十之慮，倘或值貶價，其患更不可思議，所以昨今兩歲罷業者七八家，即首創有名之廠，亦皆岌岌可危，而烏在其有利也。其所以然者，一由鄉民留佳繭以繅絲，而貨劣者於商人，一由鄉民欲其性重，蛹中之蠶，尚未成蛾，即已摘售，購者不察，爲其所蔽，以致蠶重絲輕，須繭六而繅絲一，否則，四百五十斤已可得絲一百斤矣，以四五得一，與六得一相較，絲廠之受患於蠶桑之不精也，豈有涯哉。

是以天下之事，皆有相因之勢，農事之不修，而爲興蠶桑之利，則絲廠已受妨穀之惡名；蠶功之未精，而爲開銷運之源，則絲廠且蒙耗本之實禍。要之在上者漠視乎民既不勸農，又不恤商，故民與商交受其病耳。吾嘗即絲廠計之，而每爲咨嗟，且每爲凡中國之商扼腕也。

宜今室主人《清經濟文新編・蠶桑新論》孔昭晙《再續論絲廠》 今外人之視絲廠，以爲垣墉若是之崇高也，工役若是之衆多也，凡執事於其中者，皆頤氣指使，而車服煥赫也，舉吾中國之商，凡所爲氣象闊大者，無逾於此，宜其獲利不資矣。然而，以適中之勢論之，每出絲百斤，則有耗洋一百七十之慮，其得以權子母而稍有微利者，皆繳幸萬一之事耳。

猶憶丙申之冬，外洋絲經之價，每包六百金左右，銷路不暢，積貨甚多，各廠商皆相顧無計，運動不靈，幾至通市震動，全局糜爛。俄延覩望，遲至丁酉之春，仍無起色，危迫之情，若可名狀，幸至夏初，即有轉機，後遂蒸蒸價昂，至每包漲至八百餘兩，存貨悉罄，於是各商乃得重甦，否則，申地至今之廠存留者不過數家而已。於極賤之時，忽得至貴之價，不可謂非天幸也。然丁酉年春，各商聚語，或望每包價至七百兩者，衆咸嗤以爲囈語，不意後之飛漲至是也，則其遇如此之轉機，皆出之意外而不敢以自期者，其初心蓋決已聽其潰敗矣，豈不危哉。

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絲價已稍疲矣，而今歲之繭價聞較前更稍貴，不知司其事者將何以善其後也。大約絲廠之失算，在於互相傾軋，各存隱私，而不立公司之過也。如能設立公司，延聘總董，則彼此之情自通，利弊得以考校，售價得以畫一，女工薪錢得以減省，車盆若何措置而出絲佳，鍋爐若何改易而用煤省，逐事互訂得失，易見愈推愈精，然後乃得持久之道。否則，以若是之鉅本，擲而聽諸天命，亦何其愚而可哀也。

今以不立公司之故，尤有大害者，則莫若赴鄉之收繭矣。收繭之時，至遲不過十日，小民作幻之情，市價昂貶之機，一日數變，雖有智者不及爲計，然廠中終歲之盈虧，悉基於此，偶一失措，即掣大局，持重之人，方欲靜默而伺其隙，而躁動之徒已相率於價誘啟鄉民之貪志，使之奇貨自居，非盈饜其奢望不售，此所以乾繭百斤之價，昔祇八十元，而今至一百二十元也。若是之角逐輕妄已則耗其資，更重啓小民苟且逐末之心，其爲隱患者甚大，誰爲絲廠之業而可不急(公)〔立〕公(局)〔司〕議定妥法哉。然而，豈特絲廠爲然哉，凡吾中國之商亦皆可以視此矣。

宜今室主人《清經濟文新編・蠶桑新論》關名《論上海繅絲廠》　上海自設外國繅絲廠以來，法國、意國之人操是業者，咸若有隱憂焉。查此等絲廠，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添設驟多，難以省儉辦法仍未能獲利，現在廠務棘手，中國政府已豁免其應納各稅，本館承上海拔維晏行寄來傳單，此等傳單向來不過在美國散分，內叙上海絲廠之刱設，及其阻滯之緣故，讀之頗耐尋味，茲將傳單録左：

上海絲廠之設，在二十年前怡和洋行始爲創，僅及數年，以赴內地辦繭諸多爲難，因即中輟，後有公平與旗昌兩行，各開一廠，繼又有昌記廠，係中國人所開。五年之前，拔難晏又開乾康絲廠，其後專賣與中國人。迨一千八百九十六年，絲廠驟增至二十九家之多。有爲中國人新設者，有與外國行家合開者，然以言獲利，直未多聞，惟一千八百九十二年至九十三年，又九十五年至九十六年，此數年中，尚有得利者，餘則無非虧折矣。而此數年得利之故，蓋由絲價大漲，並非廠中所繅之絲能賺錢也。除昌記曾以繅絲獲利，該廠係中國人經理，其絲比外國絲廠所出者較爲公道，此外，從未聞能獲贏餘者，良因耗費過鉅耳，是即上海絲廠虧折之大概情由也。

欲表其虧折之故，須先論內地情形。買繭：上海絲廠類皆設於租界之內，向來採辦鮮繭，大都羣趨無錫，因係出繭總匯之處，且距上海最近，其本地所出之絲，亦較便宜。夫在一處買繭，而該處絲價僅值二十個佛郎克，或二十五個佛郎克。一基洛格楞繅成絲後，可以售值佛郎克五十個及六十個，準此而思，其理似宜廠務興旺，大有餘利矣。惟是外國人欲往內地造竈烘繭，中國官民每多阻難，即買繭亦然，近雖已能去其阻難之積習，然至今買繭猶費周折。凡內地辦繭，需用人多，先期派往，費用非輕，每屆其時，所派此等之人，自往至還，所需食用，皆由廠中支銷，此外，尚有饋送官場之禮物，付給各掮客之用錢，及應納稅項，運繭至上海，沿途釐卡林立，又須逢卡報完釐金，以致赴內地辦繭，各項外費，至今尚須加及三成半。內地既無存繭棧房，且有火險竊險，每由此村運至彼村，買齊之後，又須運赴烘繭之處，種種周折煩難，致使買繭之人，皆望交易速成，得早蔵事，加以中國繭户每願自做成絲，不肯售繭，以故收買之人不能過於挑剔，將繭運至上海，惟速是求。然其裝運，殊不合法，出售之繭，中有四五成已壞，或且霉爛。從前絲廠止有五家，而所辦之繭已攙雜若是，近年絲廠增至三十家之多，另有專做期頭室手謀利之輩，宜其愈趨愈下，有時乾繭從一基洛格楞驟漲至二十個佛郎克，中國人因其價漲，將所有之繭趕運上市，（甚）〔其〕中甚有採摘非時，成僅及半者，即如此類，將來出絲之少已可知矣。更因採辦之時，連值大雨，繭既受（溼）〔濕〕，堆積鬱蒸，是年無錫鹽繭比較往歲歉收三成，而上海絲廠之驟增者，實因九十四年至九十五年絲市暢旺，今則皆形竭蹶，以難支持。大抵絲廠貨本無多，於置地造廠，購辦機器，先已耗其大半，並無存儲之欵，以備緩急，本年虧折，無可抵補，所有數家，或已倒閉，或在理帳，經此一挫，上海絲廠興旺之機，必將因而久阻。

至若絲廠設於上海，本已大錯，當試辦之初，設一小廠，猶在情理之中，如以上海爲絲廠總理之所，殊非節省之道，計誠左矣。一則上海距出繭之地相離太遠，二則人工尚少，三則地基房價過昂，四則所用之水，取諸黄浦中，有泥沙，必須篩漉，方能適用。今以第一層而論，繭從無錫民船裝運上海，計程須八日而至，亦有從紹興採辦者，更須三禮拜到滬，不獨路遠非便，即其裝運之法，亦甚不相宜。以第二層而論，初時工價每日不過一角六分，現在日工僅做十一點鐘，而工價增四角或四角半不等。上年招工頗不易易，因新廠每值重出以招，致老廠之工人遂相率舍此而趨彼，致使各廠繅工大減，所出之絲亦多不合式。其實中國之繭本不甚好，每日繅成之絲，尚不及外國絲廠所出之半，上海繅絲價值每基洛格楞約十八個佛郎克。綜觀其已往，而決其未然，吾歐洲之以繅絲爲業者，目前可無過慮也。近時繅工人數有加，工價當可稍減，然彼此相較，猶覺其昂，良因上海需用人工之處甚多，如紡紗廠、織布局之類，加以百物騰貴，食用所費，亦較多於內地也。更就第三層論之，所有絲廠，大都設於租界之中，上海爲通商之大埠，租界地價本昂，自有絲廠之添設，人益居奇，兩年之內，地價騰漲，倍蓰於前，造屋工料等值，亦同時倍增，上年新設之廠，因此而費實不貲。請再進論第四層，絲廠所用之水，由自來水廠汰濁澄清，然後供其汲用，又不免多一糜費。故爲中國計，莫如開設內地出絲總匯之處，其人工地價及造屋物料，無不便宜，隨處皆有河渠，水多且潔，所辦鮮繭，可儘棧房存儲，非必恕促舟運，急不能待矣。果如所論，庶幾絲廠可興，諒有識者當不以吾言爲河漢也。

或問開廠之始，何不即照此辦。曰：外國人固不願受華官之欺侮，況各種機器向不准運入內地，即使中國商人在內地設廠，亦必受地方官之抑勒，今雖機器已准內運矣，而華商猶有畏於官，仍未肯輕舉。然而內地設廠，會當有時，現在蘇杭，已有官商新開數廠，以吾度之，遲早之間，終必移設內地，屆時上海當不復有繅絲之廠矣。

或又問，近惟廣東人仿照外國繅絲之法，行之於中國，其效立睹，是何故歟？答曰：粵民較長江一帶之更能耐勞，勇於赴事，其地方官無敢佔其便宜，視同長江一帶者。廣東絲廠多在內地擇出繭各處，就近分設，使工價不至過昂，且廠由華人股開，每日經理，無藉於外國人相助，以故東方繅絲之廠，首推粵人獨以獨擅其利者，要在工價之廉而措置得當耳。日本人所辦亦即如是。然則上海華商，盍效其良法踵而行之乎。往者不可追矣，及今改圖，則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努力自勉，跂予望之。【略】

宜今室主人《清經濟文新編・蠶桑新論》闕名《中國紡織繅絲情形記》 中國改用機器興築鐵路，其製造之道，分運之法，自必今昔迥異。【略】

上海繅絲廠亦頗順手，其已開各工廠約二十五家，新開蘇、杭各口岸，尚有在造未開各工廠數家，此美領事禀報紡織繅絲情形也。上年有美商數人，前來上海，謀訂造中國鐵路合同，大半僅恃書信，通謁公使領事人員，並無委係公司派來承訂合同，即能照辦之確據，余非以此等商人所言不足憑信，但凡人之赴中國承辦工程者，應有商人的據，此則一定不易之論也。

上海應設賽貨場，按置美國各種機器出產，以供衆覽。此事尤須亟行開辦，其貨產尤必能迅速承辦。華人購物，每喜先見貨樣，僅示以繪圖知單，不足以使知其詳細，機器貨樣，華人尤求先睹爲快，然則開設賽貨場此其時矣。

宜今室主人《清經濟文新編・蠶桑新論》闕名《振興絲業芻言》 中國之生意，其與外洋相交易者，以絲、茶爲大宗，此固夫人而知之者也。茶業之疲，年甚一年，日甚一日，余竭力苦口，勸其各自整頓，共圖振興，幾幾乎言之六十次，而迄無人焉一聽之，茶業卒亦無挽回之一日。至於絲，亦曾論及之。近二三年，絲業若漸漸有轉機，當此時也，正宜上下一心，殫志竭慮，競相砥厲，以期蒸蒸日上，乃爲上策。

查出絲最盛者，爲湖州，爲嘉興，杭、紹則其次也，江南則蘇、常兩屬多出絲。余每見上海絲商之收繭者，往往競至無錫一帶，輕舟以去，滿載而歸。竊疑無錫之絲，不甚著名，何以收繭者不往嘉興而至彼，既而知嘉、湖所出多肥絲，其有爲洋絲者，則另自成幫以銷洋務，而繭子之收則多係做洋絲之商人，蓋洋人收絲甚匀細白净，故近來繅絲局盛行，各以機器繅絲，以廣銷售，故必收繭子。收繭者不獨往無錫也，紹地亦頗多。去年有欲至嵊邑收繭者，既而折回，詢其故，則曰：官有禁令，繭行不准多開，故不能向他人仰鼻息，而紹地之繭銷路恐將漸溢也。余聞之，殊不解其何故，蓋祇知握管不識持籌，固欲索解人而不可得。

近有客自范蠡城來，亦箇中人也，復詢之，則慨然興歎曰：紹屬土產惟桑與茶，茶則聽民採辦，由申出洋，桑則逐年栽植，而養蠶之家年旺一年，絲行收繭，既不能盡，機户組織，亦常有餘，出產極廣，而銷路則極狹，何則？以售絲必有行家，行家則往往把持壟斷，故抑其價。鄉民當春荒之際，別無銷路，不得已勉强賤售，爲挖肉補瘡之計。然此皆肥絲之銷場，非洋絲也，洋絲紹地不出，近年始添設繭灶，乃多一銷路，絲貴則售絲，繭貴則售繭，不受絲行束縛，民頗便之。育蠶之家，既可售絲，又可售繭，銷路愈廣，獲利愈多，獲利愈多，植桑愈力，此又自然之勢也。紹屬新昌、嵊縣、會稽、餘姚等縣，其認繳絲捐，每年止數千元，今則萬餘元矣，而又意外多出繭捐五六萬元，則亦足矣。上裕國課，下利民生。奈絲行以繭壟之設，有礙於彼，嘖有煩言，謂售繭太多，肥繭不敷織用，官府不知其詳，亦由爲其所蒙者，此禁之所由來也。不知絲捐係絲行所包，每年不過萬餘元，仍未之減，而繭捐之增出者，且有五六萬元之多，如果售繭有礙於織絲，則安得捐數有增而無減，此其明效大驗也。絲價繭價，孰貴孰賤，孰售孰否，鄉民擇利而行，商人相時而動，本不礙於機户，若禁之過嚴，蠶繭積滯，鄉民無利，勢必荒廢桑田，怠緩蠶事，其所傷不更多乎。故自有此禁，而民間頗有怨咨彼收繭者矣。此地所出多，則羣赴此地矣，彼地收買便，則亦争至彼地。若所出雖多，而收買不便，則可以顧而至他，江、浙兩省出繭之地，正不至一二處，固不患其無收處，而鄉民之籍此以生者，謀苦矣。此其故，非由於官之偏聽，實由於行家之播弄。竊以爲，此時中國利權漸爲外人所奪，（此）此絲、茶兩項尚足與之相敵，乃茶則誤於貪之一字，始則貪做，不顧山價之昂，既而貪多，又不肯以小盈而止，終而貪速，乃甘心折本而賤售，有此三者，戒之不聽，諄之不得，惟有付之無可如何。絲之一業，則邇來稍有轉機，正當從此振興，各奮精神，各盡心力，上下一心，商民一氣，互相保護，共相扶持，庶尚足以稍稍收利權，勿令後人笑我之拙，而乃偏有此等邪説，足以聳官長之聽聞，致令有貨者苦無銷路，欲貨者亦不得其門，是不亦大可慨哉。

余曰：其病若止於此，則尚不難醫也。夫絲捐繭捐，同歸裕國，絲捐年來未有所增，以爲繭之奪之而絲捐則亦未減也，繭捐之所增，且較之絲捐多出數倍，則即論捐而繭捐之增，足以敵絲捐而有餘，果其禁之，則所收之繭捐又何時而增，當更有明禁而闇弛者，此種情弊，官場特未能詳晰，倘未知之有不舍彼而

就此者哉。

宜今室主人《清經濟文新編・蠶桑新論》闕名《論行七事以興絲利》 計然知物必曰用時，朱公治産必曰任用，子長、孟堅於《貨殖》一傳，時之爲義均致意焉。此或爲一人一物言之，而吾於今，茲通商之道亦云然。夫以中國物産豐裕，民俗勤儉，更得在上者主持而操縱之，富强之業可跂而見，乃出地寶，任智巧，駸駸日盛，而綜覈出入，仍不免我絀而彼贏，得毋所以通有無，保利益者，策或未盡善歟，抑亦昧於任事之義也。通商五十年來，歲輸外洋金錢，百倍於洋稅之所入，難天地爲爐，陰陽爲炭，亦不足鼓鑄以供其朘削，然所以恃支持而彌補者，則惟絲而已。倘併此利而亦失之，則有出而無入，國何以立，民何以生，此有心世道者，所爲之深憂長歎息，而急欲議挽回補救之術者也。

吾請以絲言之，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則庶幾其有得歟，謹臚陳其説於左：

一育蠶之道，宜講求也。今外洋於樹桑育蠶諸法，精益求精，幾欲駕我（上）〔之〕上。夫彼有所長，我不妨從而師之，試爲約舉其端。育蠶之道，首重（詞）〔飼〕桑。桑肥而葉乾者，蠶食之則吐絲有力。未成繭之際，揀去病蠶，免連累傳染之病。既成繭之後，建一烘房，烘繭内之蠶使死，則無齧繭而出，好絲成亂絲之病。繅絲用機器，則所繅之絲細而勻。中國所繅之絲，不經機器者，往往有粗細不勻之病，故不適於外洋之用，今誠反其道以行之，安見不足挽回哉。凡此數者，皆講求蠶務之大畧也，至欲求蠶絲日旺，則惟有廣種桑樹，招募百姓以趨其業而已。

一洋商狡猾，凡在絲商，均宜連爲一氣，以相拒也。洋人近於華商一切舉動，無微不曉，蓋由彼通事買辦爲之指導也。絲商總須觀事而動，萬不可存自私自利之見，以鄰於勝不相讓敗不相卹之所爲，則洋人無所施其技，而絲商可因之獲利，而此久長之計，顧大局者所宜孰思而深處之也。

一電信不可輕信，以致貨物多騰踴，反阻銷路也。通商之初，華人業絲者，所以得獲利而無他慮者，蓋無電音爲之傳遞消息也。故當是之時，貨不至驟多而驟少，價不至忽減而忽增，即在洋人，未必有一定把握。今則不然，忽接電音，知絲之銷場少暢，則絲商各家争相運貨，如恐不及，而彼棧家夥計，但知每包有一二元可扣，遂不顧主人之虧折與否，竟有逾主人所定之數者。迨貨集矣，而洋商又接電音，知絲之銷路忽滯，遂袖手而不顧問，絲商於此，則競相跌價，以求急售，洋人則又故作觀望，以傾軋之，華商有不虧折者哉。故電信之設，於軍務一切則所益不少，於商務則所害不少，非獨華商因是而致虧折，即洋商亦由因是而致虧折也。凡在絲商，（盛）〔誠〕能謹慎小心，不輕聽電音，遇銷場稍旺不可急於運貨，遇銷場稍滯不可急於跌價，庶幾其有瘳焉。

一絲商資本不充，宜設公棧集公欵，以備存貨借貸也。近中國來絲爲商者，膏於資者多，苟不畧爲變通，貿易終難暢旺。其法宜立公棧，集公欵。每至開市之際，其有資本不充，難於轉撥之商，願以貨存棧者，照成本先行酌領六七成，以濟轉輸，至售貨時，一併扣還。然宜察其絲身合銷外洋者方許存留。惟此棧爲華洋交易而設，當分設上海、香港等處，此亦補救之一端也。

一載絲宜自備輪船也。中西互市以來，中國各商，無論大小，從未有自運貨物出洋者，但有洋人來華，與華商交易，販售運載，統歸之洋人，此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宜乎利權之獨歸洋人也。今誠能自備船隻，絲、茶一切，均歸華人自行載裝，往外洋交易，則張弛操縱，洋人不得而持其權。雖然，善爲之固足以得利，非然者，吾又懼其紛更而多害也。

一關稅釐金之不必輕減也。比來絲商虧折倒閉，多有籍口於關稅釐金之太重者，於是一倡百和，聽者不少。減之不足以舒商，多減之又適以病帑，且恐既減之後，洋人以彼中銷數爲衡，配運不能驟益，是商欲舒而仍困，帑已虧而更虧，此當局者所以躊躇而莫敢決也。惟進出皆稅之則，定難可酌減云。

一宜更定稅則，以杜漏巵也。外洋所來各貨，其昔衰今旺，昔無今有者，類皆物精價廉，華人所嗜，約章所載，免稅各物，初因品物不多，無關稅額，又皆彼中日用，無預華人，不予征科，以示曲體遠人之至意。詎向之專供旅用者，今則視爲利途，不無司關者，相與争持，而總稅務司動加駁斥，商旅關稅，交受其侵。又若同一（紙）〔紙〕也，金銀器也，氈毬也，衣服也，餹（密）〔蜜〕也，烟葉烟絲也，皆出口有稅，進口則免。中西互市，貴稅則均稅，免則均免，苟取舊章，而更定之，定一進出皆稅之則，堅持定論，彼必無詞。況中國免稅各物，半爲日本稅則所取，其平不免，何西人於日本則甘於輸將，於中國則每形掘强，折而服之，夫固未可遲遲矣。此稅而行，則於華商關稅不妨酌減，以爲挹彼注兹之意，以符重進輕出之意。要之蠶絲未成之時，其整頓也易，開市之後，其整頓難，業絲者得吾説而存之，將惴惴乎懷失時之懼，度足挽狂瀾於既倒矣。

衛杰《蠶桑萃編》卷首《上諭飭各省舉行蠶政》 上諭：徐樹銘奏請飭各省舉行蠶政等語。蠶政與農工並重，浙江、湖北、直隸等省，均已辦有成效。各省宜蠶之地尚多，即著各督撫飭令地方官，認真籌辦，以廣利源，欽此。光緒二十

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附原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徐樹銘片奏。再國用之富，藏之於民。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古之訓也。況户部籌款，剖析毫釐，無非取之於民。大亂之後，民氣未復，何以支持。然則莫如振斯民自有之利，使之通力合作，以收天地生産之精華，而可以通商惠工，以輔國用之不足者爲哆哆也。從古大利在於農，而阨之以天時之水旱，不能全收其利，是以西陵氏教民養蠶，以補農政之不足。周之祚延八百數十載，而《豳風》一篇，諄諄於爰求柔桑，以伐遠揚，載績獻功，與農政並重者，所以導民以養之之政，而可以爲教化之本也。孟子言王道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殷殷爲時君言之，至再至三。誠以爲欲重民生，不能舍本務而但圖末藝也。況浙江之湖州，湖北之武昌，直隸之保定，皆已舉行，收有成效。海内至廣，高原宜山蠶，下隰宜澤蠶。北方養蠶晚，南方養蠶早，無不可以充衣食，資賦稅，安忍舉此南北東西數萬里之膏腴沃土而廢棄之。不難而畏難，苟安而不振，以誤生靈而不求富積。然則經國用籌兵餉之大者，全在乎此。其效與農等，而無蠲租濟賑之害；其利大於鹽，而無鹽梟偷漏之害，何所畏而不爲者。理合附片瀝陳，仰懇上諭飭令各省督撫，一體飭令府廳州縣地方，將蠶政事理，一一舉行。遵者保薦，違者參劾，不得姑寬，亦不得聽其捏辭搪塞，庶從古自然之利，可以興矣。謹恭摺附陳，伏乞聖鑒，謹奏。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頭品頂戴直隸總督奴才裕祿跪奏。爲舉辦蠶政，逐漸擴充，以廣利源，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前准户部咨，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奉上諭：徐樹銘奏請飭各省舉行蠶政等語。蠶政與農工並重，浙江、湖北、直隸等省，均已辦有成效。各省宜蠶之地尚多，即著各督撫飭令地方官認真籌辦，以廣利源，欽此。當經前督臣王文韶札飭省城蠶桑局，移行各屬一體遵辦。嗣奉本年七月初四日上諭，桑麻絲茶等項，均爲民間大利所在，全在官爲董勸，庶幾各治其業，成效可觀。著各直省督撫，督飭地方官，各就土物所宜，悉心勸辦，以濬利源等因，欽此。又於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諭，刑部奏代遞主事蕭文昭條陳一摺：中國出口貨，以絲茶爲大宗。自通商以來，洋貨進口日多，漏卮鉅萬，恃此二項，尚堪抵制。乃近年出口之數銳減，若非亟爲整頓，恐愈趨愈下，益無以保此利權。蕭文昭所請設立茶務學堂，及蠶桑公院，不爲無見。著已開通商口岸及出産絲茶省分各督撫迅速籌議開辦，以阜民生，而固利源等因。欽此。復經前督臣榮祿，先後檄飭遵照。茲據蠶桑局將歷年辦理蠶桑情形，稟覆前來。奴才伏查直隸蠶桑局，自光緒十八年，候補道衞杰，因直隸地脈深厚，外燥内潤，蔬果之屬，咸勝東南，何獨不宜於桑，特患經理不得其法，未覩其利，先耗其資，坐視民間自然之利，無由而成，深爲可惜。該道籍隸四川，於樹桑育蠶之法，嫻習已久，擬擇保定傍水之地，購覓園場，試種桑株，由川招募熟手，並令土著，隨同學習，日後轉相傳導，易於見功。惟小民可與樂成，難於謀始，必須官爲倡導，迨有成效可覩，自視爲身家性命之圖，不待官爲課督等情，稟經前督臣李鴻章批飭設局試辦，令其切實講求，因地制宜，冀收得尺得寸之效，爲北方闢此利源。該道旋在省城西關購地一區，種植桑秧，勤加培護。桑株成活，蠶業繼興，並飭各州縣勸諭紳民，承領桑株，廣爲栽種。一面分頒蠶子，刊發蠶桑圖説，教以樹桑飼蠶繅絲之法。民間知有利益，踴躍奉行，所出繭絲，逐年增多，由局收買，運滬出售，以暢銷路，並由四川、江浙雇來工匠，教授紡織之法，學徒領悟，如貢緞、巴緞、江緞、大緞、浣花錦、金銀羅絹帶等項，均能仿造。上年該局因成效漸著，稟經王文韶加派藩臬兩司籌辦，以期推行盡利。查直隸原有蠶桑之處，向僅深、易二州，完縣、元氏、邢臺三縣。現在清苑、滿城、安肅、束鹿、高陽、安州定興、望都，定州深澤、曲陽，冀州衡水、安平、廣昌，灤州昌黎、撫寧、豐潤等州縣，在在皆有。加以新領桑株，各處共五十餘州縣。茲據該局開報，自光緒十八年起至二十三年止，前後發出桑二千一百四十一萬五千株，據報成活八九成及六七成不等，本年新種成活桑苗二百五十萬株，並園存五十八萬四千三百五十株，共成三百一十萬四千三百五十株。栽桑之法，以種葚爲上，而蟠根壓條移栽亦可參用。接桑之法，以根接爲上，而皮接葉接靡接各得其宜。計種成桑一株，不過值錢二文，該局所費無幾，而民間獲利滋多。竊思直隸既已設有專局，勸辦通省蠶桑，即與公院無異，自可毋庸更張。省南宜蠶之處尚多，應飭該局督同各州縣，因勢利導，逐漸擴充，務使默化潛移，蔚成風俗，仰副朝廷衣被羣生之至意。所有遵辦緣由，理合恭摺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四七《征榷一九》 光緒十六年，又廣西巡撫馬丕瑤奏興辦蠶桑於桂林、梧州兩府，開設機坊，隨時收買繭絲，俾小民就近獲利，繼紡所成綢疋絲綫，不亞廣東。惟開辦之初，購桑秧，置器具，工本較重，獲利尚

微。前撫臣沈秉成，曾以舉辦蠶桑，新出繭絲，爲數有限，沿途關卡釐稅，奏請豁免，僅收落地稅，以冀成本減輕。臣查此項繭絲，多半便於就地銷售，仍宜將釐稅及落地捐一併豁免，庶獲利較厚，漸廣推行，俟銷路暢旺，再請照例抽收，實於生計課利，兩有裨益。

又奏：廣西桑蠶之利有三宜三便，亦有二難。一難於綢疋釐稅之微。綜計開辦以來，桂、梧兩局約可得絲兩萬餘斤，容、藤兩縣共得絲五萬餘斤，其餘各屬出絲，或一萬，或千數百斤不等。查東販來梧屬設棧收買者，不下八九家，官局雖有織成綢疋，購絲者多，購綢者少，以絲斤既免稅釐，較可獲利，綢疋猶須完納，價重難銷。夫官設機坊，原爲民倡，須令民自能織，利源乃廣，且自絲自織，不至爲商販抑勒絲價。廣西向不出綢，本無此項釐稅，今即請免，無損於課，有益於民，懇恩豁免新出綢疋，於機頭上另織「廣西某府州縣機房，新造某綢，概免出境釐稅」字樣，所過關卡，驗行無滯。綢既通行，民必爭思學織，即可漸成行業，非徒通商，正以利民。一難於官紳創辦之力。種桑養蠶，教練設機，在在需費，廣西缺多瘠苦，户鮮殷實，官難賠墊，紳無餘財，辦理本屬不易。今立一集股之法，多者每股五十金，少者一金或數錢，均爲一股，衆擎易舉，擬請於各屬，辦有實效者，擇尤奏保。得旨，廣西新出綢疋，著准免稅釐，官紳准酌保數員，毋許冒濫。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六二《土貢一》　〔光緒三十四年〕，又御史葉芾棠奏，電徵方物，難昭大信，請仍遵旨辦理。略稱，道國之要，莫先於信。臣恭讀十月二十六日上諭，各省督撫、鹽關，向有呈進方物，見當哀痛之時，食處皆所不安，著通諭各省督撫、鹽政、織造、關差等，一應貢獻，概行停止，即食品亦不准呈進，俟三年之後，再候諭旨。欽此。大哉聖謨，内外臣庶靡不同深感激。乃近聞内務府復由外務部馳電各省，徵進方物，臚列多品，不勝詫異。夫免貢之諭甫頒，未及一月，若經内務府奏聞而發此電，非所以示信於天下也，若未經奏聞而擅發此電，則是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也。皇上纘承大統以來，此爲第一恩詔，若視作具文，以後所頒諭旨，何以見信於臣民。況宸躬方當亮陰，如繡緙、綢緞、紗羅等件，亦非待用之物，且閩、粵、鄂各省，甫遭水患，物力艱難，尤當深爲體恤，可否仍遵諭旨，免其進貢之處，出自逾格鴻施。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六四《國用二》　咸豐四年，兩江總督怡良奏：庫款支絀，請將本年紬緞暫緩織辦。得旨，此項紬緞實爲内務府必用之物，並非可緩，宫中每歲用度儘可節減，惟外藩賞項所費實多，見已屢將庫存別項抵用，數次後必更無所出，汝等外邊實不能深悉内府用度，然藩庫無款，亦係實情，又不能暫行緩辦，著設法變通，先解一半或少半，以濟急需。

劉錦藻《清文獻通考》卷三七九《實業二》　傅春官《江西農務紀略》　江西向不飼蠶，亦無種桑者。光緒二十三年，藩司翁曾桂於省城設蠶桑局，並買城外荒地栽種桑秧，委南昌府經理。二十九年，改隸農工商礦總局，派員辦理。育蠶繅絲織成緞縐，僅較湖綫略遜一籌。鄉民領取桑秧者日衆，各屬聞風興起。三十年，設農事試驗場，在進賢門外，租民地百四十畝。赴滬購化學儀器，覓東洋及外省佳種，招募農工，講求播種培壅之法，並附設畜牧廠，孳養牛馬雞羊，生息頗蕃。三十一年，場内添設實業學堂，先教以農學專科。三十二年，添租民地，創辦森林，擇地建習藝所，蠶桑事宜，歸併試驗場經理。二十九年，開墾南昌縣中洲、南岸洲、三賢洲三處荒蕪洲地，十年升科，以三十年爲始，按畝納租。中洲每畝納租錢三百文，南岸、三賢兩洲每畝四百文。三十一年，南鄉紳士曾秉鈺在進賢門外，自闢荒地，試種甘蔗、靛青、苧麻。梅長元等招股創辦永昌樹藝畜牧公司，栽種樹木，開墾荒田。三十二年，表稱縣屬土宜物質稻、麥、蔬果而外，濱河之地宜柳宜桑，傍山之地宜桐、柏、茶、榆等物，籌款採購秧種，分發各鄉插種，其濱河各地，刻正修築圩隄，隄上分行植柳，傍隄隙地種桑，既可衛隄，又可興利。【略】

〔東鄉縣〕二十三四年間，購到湖桑數十萬株。散給各鄉栽種。鄉民不知培壅修翦之法，目下僅有存者縣署後園有桑十餘株。向蠶桑局購到蠶種，得絲五十餘兩，寄至省垣考驗，函稱雖遜湖絲勻滑，視南昌所産已勝數倍。又坪棠鋪農田水利分局新闢隙地，種桑成活一千餘株。【略】

〔峽江縣〕，城鄉既種有湖桑，即諭鄉民妥爲培壅，並講求育蠶繅絲之法，俾得織造絲綢，藉收美利。【略】

饒州府吴守祖椿興辦蠶桑局十餘年，風氣漸開，養蠶樹桑之户日盛。官局成林桑樹二千餘株，鄉民種成者亦三四千株。近年蠶户日多，産絲約值二千餘元。三十三年，張守捐辦農林勸業場，以道署舊基爲栽種試驗地，府署左右爲桑林場，縣署舊基爲桐林場，放馬洲爲柏柳場。凡境内官荒民荒一律開墾，視土性所宜，分别栽種，以興地利。【略】

三十年，鄱陽縣郭令曾準稱，【略】前種苧麻均活，培養亦甚得法。至飼蠶、

繅絲、製棉、括綫諸藝，民多習熟，互相教授，將來可以獲利。所種土桑葉小而薄，遠遜湖桑。見蠶師馳往勸導，趁此冬令剪去繁枝，明春發葉肥大。【略】

三十年，廬陵縣潘令敦先稱，各鄉種植惟麻最旺。多種茶樹，取子榨油，獲利頗厚。惟種桑不知剪法，依《蠶桑輯要》成式教民仿辦，人多樂從。

泰和縣西門龍洲附城一帶，南關外水南等處，桑園蔚然成林。惟土人育蠶，不諳繅絲，獲利有限。飭民考求，以興蠶事，而補農功。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一《實業四》〔宣統元年〕，又順天府奏京師蠶業講習所，援案請撥經費。略稱：順直紳士魏震等見於宣武門內，報設京師蠶業講習所。選購桑株，置備圖書、器具，延聘蠶學畢業女教習，招考女學生，講授育蠶繅絲諸法。開辦經費業由本省官紳籌捐數萬金。常年經費除已呈由農工商部奏明，每年撥助銀三千兩外，預計不敷尚鉅。懇援照農工學會成案，於備荒經費項下，歲撥銀一萬兩，俾資補助。從之。【略】

又四川總督趙爾巽奏：四川近年頗知罌粟爲害，蠶桑爲利，山澤農民且有自剷煙苗而補種桑樹者。但種桑養蠶不先明其學理，究其利病，則收效不良。見本省農業學堂蠶桑公社畢業者甚多，亦有就學江浙及日本蠶桑學校畢業回籍者，師資可無待外求，是以飭各屬就地籌款，設立蠶桑傳習所，學理與實習兼授。並擬在省城設蠶桑師範講習所，廣造師資，以求蠶學統一之效。

臣謹案蠶桑之利，發軔於蜀，家曲植而户繅盆，可以想見盛況也。乃波及中土數千年後，產絲之地江浙爲饒，而所謂開山鼻祖者，薪傳盡失，輾轉而就後起問津焉。差幸實習有年，漸明學理。聞近歲全省育蠶有五十餘縣，絲廠三十餘家。今屆豐收，鮮繭產額約三十餘萬擔，其中黄繭占十分之七五，最高價每斤一千五百文，最低一千文。廣造師資，成效可覩矣。【略】

又四川總督趙爾巽奏：川省土壤沃美，地本宜農。第農智未開，學理素少研究，前照部章，設立農務總會，復訂各屬分會暫行章程，飭令籌設，見已續報成立，復擴充農業中小學二十餘處，農業試驗場省城東門外原有一處，又於南門外添設一處。各屬已設場試驗者，亦有二十餘區。皆廣植五穀、桑棉及有用樹木蔬果，復購各省、各國佳種，頒發布種，本年收穫尚好。絲茶爲川省出產大宗，民間素食其利。上年通飭籌設蠶桑傳習所，今夏成立者七十餘處，近日續報者又十一處。呈驗春夏蠶絲，成績頗佳。而保甯、彭縣、合江等處飼放山蠶，收繭尤豐，均飭繅作細絲，期合洋莊銷路。各屬凡有柞樹之處，皆令勸導傳辦，以輔家蠶之不足。通省蠶桑師範講習所業已開班授課。絲業品評會、農業品評會見均籌撥開辦。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三《實業六》 日本里昂領事《論地球蠶業》客歲地球蠶業之盛，實爲近古所罕匹。無論製造、賣買，同稱殷盛，而其價值亦甚平均。夫欲知環球所產出之繭絲額數，不獨當核算歐美所用之數，必當計及日本、中國、印度等所製造之數。諸國所產繭絲，自必織成綢緞，輸進歐美市場，然其大半則爲己國之用。今姑勿詳其數，惟計算輸至歐美非印諸地者。試舉明治二十八年，地球諸國所製繭絲數目，開列如左：

歐洲及小亞細亞產數：法蘭西七八萬基，意大利三百萬八千基，西班牙十萬基，奧大利匈牙利二十八萬基，獨那多里普勞士三十萬基，奢羅爾括顏多吉羅布露十八萬基，伯爾加里及東部老尾利三萬五千基，希臘三萬五千基，西里亞三十七萬基，高加索十七萬五千基，波斯十五萬基，計五百六十六萬三千基。按基乃法國量名，每一基當日本二百六十六日七分。每日本一日約合中國一錢零一厘五毫二絲又十二絲之一。

東方諸國所輸出數，上海四百四十三萬五千基，廣東百七十萬基，日本三百八十七萬五千基，英屬印度三十五萬基，計千三十六萬基總計千六百二萬三千基。

試覽十年以前，地球所製繭絲自千七十萬基至千六百萬基。以今較昔，其增多約爲十分之五。長進如此之速，由東方諸國所產之絲日多也。大約歐洲及小亞細亞之上絲增進頗緩。即在明治二十一年爲五百四十八萬基，至二十八年不過五百六十六萬三千基。東方諸國則倍增。二十一年，五百十八萬基。二十八年，千三十六萬基。

由是觀之，地球產出繭絲之增長，未嘗不由於日本、中國、印度等蠶業之發達也。就諸國論，以日本爲最盛。明治二十年，僅輸出七十五萬基於歐洲。至二十八年，則三百八十七萬五千基。更言法國蠶業，在明治二十八年，繭絲輸進法國市場七百十四萬八千四百三基。内係外國輸進六百三十六萬八千四百三基。法國所產七十八萬基。比較二十七年之六百三十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基，則增進約十分之一零三也。抑在千八六五年以前，繭絲之商權麕集於英京倫敦。當時法國製繭業家皆購東方所產繭絲於英京。迨蘇彝士運河開鑿後，法國有米士沙也釐輪船公司始興航業，於是法商亦蹶然奮起。而英京向爲東方繭絲

之中樞地，移之於里昂。今里昂爲東洋繭絲聚集之所，並爲意國繭絲之一大銷路。近時有古把兒墜路，開通意國美蘭之商情，將漸殷盛。意者將奪里昂之利益，而爲歐洲繭絲之佳市場矣。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一二《輿地八・江蘇省》　蘇州府　臣謹案：習俗惟實遠物，而士民倚紡織繒組爲生者什九束手，此亦致困之大端也。【略】

常州府　臣謹案：今者滬甯鐵路逕府城南北，與運河並行，故商務日繁，而民業益起。無錫之絲紗工廠數以十計，亦盛矣哉！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一六《輿地一二・浙江省》　湖州府　臣謹案：郡人素治蠶桑，故湖絲有衣被天下之稱。若菱湖、雙林、新市、南潯等鎮，皆以絲繭著聞，而南潯尤殷阜云。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七九《實業二》〔光緒二十四年〕，又諭，刑部奏代遞主事蕭文昭條陳一摺，國家出口貨以絲茶爲大宗，自通商以來，洋貨進口日多，漏卮鉅萬。恃此二項，尚堪抵制。乃近年出口之數銳減，若非亟爲整頓，恐愈趨愈下，益無以保此利權。蕭文昭所請設立茶務學堂，及蠶桑公院。不爲無見。著已開通商口岸及出產絲茶省分，各督撫迅速籌議開辦，以阜民生而固利源。【略】

臣謹案浙江蠶桑甲全國。每年鮮繭產量雖無確算，約計中歲六十萬擔。近查舊府屬總數杭十六萬，嘉十四萬三千，湖十七萬，甯一萬三千，紹七萬二千，金四千六百，温三千，台一千七百，嚴一千六百。吳興縣所屬之輯里，其絲經尤馳名歐美，輸往外洋，實爲鼻祖。始於一千八百廿五年，即道光五年。粗者稱肥絲，售國中。優者稱細絲，光彩鮮艷，韌力富足，爲外人所喜。曩昔盛時，歲銷五六萬包。每包絲一千二百兩，合八十斤。經一千五百兩，合一百斤。每包捐稅約三十元。正稅廿二元，附加二元二角，滬捐三元二角，水利一元，本地慈善一元餘。近來產額雖增，而外銷轉減，美國尤甚。查乙卯至乙丑十年中，全球產絲年約五千六七百萬磅，輸美達五千一百萬磅，占十分之九。華絲一落千丈者，其缺點有五：曰條份不勻；曰綫支多病；曰交繅絲經紛亂，搖絲損耗費時；曰支條過巨，不合普通快機；曰複搖發見硬膠，均爲美人所忌。蓋美不產絲非關天時地理，實因工值過昂，民不耐煩。其婦女胕故喜新，但重花紋色采，不問綢料優劣。綢廠欲求大量同種之華絲，一時悶不可得而價又貴於日本，於是棄華就日。且各國用金而華用銀，匯兑漲落出入無定。既無機關爲後援，並乏廣告之鼓吹。職是之由，愈趨愈下。雖比年印度暢銷，向收川鄂粗絲及下等輯里，經歲祇千包。邇因國內工潮迭起，工價驟增，湖絲均經複搖合於二支，經綫三四支，緯綫細薄，綢之織造工省價廉，頓有中下等五千餘包之輸出。然究屬少數，美銷不振，實大憾事。浙商蹶然奮起，有爲治標之論者，勸蠶户上簇，勿令二蠶共繅一處，致成雙宫。售繭時，將雙宫映頭薄皮等先自區別，廠商分類價收，免受影響。有刊通告分送者，曰條份貴勻，曰熟湯繅絲，曰車前著火，曰車關刨圓。近時紐約絲織商領袖欽納氏莅滬，亦陳改良三要：一、搖紡齊整。搖車用新式機。二、膠斑剔除。鄉民圖美觀，於絲端塗膠漿，致成硬塊，不易剔盡，切宜戒絶。三、絲縷均勻。宜於繅紡時，精選繭子種類。如能繅十三至十五條份之絲縷，與上海廠經、日本廠絲相仿，則美銷必暢。餘若裁桑製種，飼育烘繭，均不可墨守舊法，庶得挽回利源。此雖指輯里絲言之，而亦關係全國蠶業，故不憚覼縷衆説，以備采擇焉。廣東產絲惟順德、南海、番禺、香山、新會、三水、鶴山諸縣，東西北三江沿岸亦有之。全省桑田約一百四十六萬五千七百畝，每年約采三千五百五十七萬一千餘擔，可得絲九千九百六十擔，每擔約值粵銀一千九百五十元，運廣州售與絲莊約值七八千萬元。粵省金融輸入年約二萬萬元。除華僑匯歸港幣及出口貨各一千萬元，餘皆絲值。成熟年共六造，絲廠全省一百六十七所。繅絲分新舊。舊法粗細不勻，銷國內，曰土絲。新法色澤較佳，銷海外，曰洋絲。外銷紐約最鉅，次倫敦、印度，次里昂、横濱，又次菲律賓、意大利、西班牙。向來美市華絲占十之五，日十之三，意十之二。自日本改良，美漸重日而輕粵。菲律賓絲業之權素操華商，每年輸入值菲幣七八十萬元，近爲日本競争，權亦漸移。法國絲廠購回粵絲製成銷華。工業不良，致以原料供人，可勝浩歎！絲稅每擔計二十元有零。進口稅一元五角八分，廠台經費八角二分二釐，釐金九角三分九釐，海關十七元五角。另運費一元二角。沿途時有需索或特別加徵，成本愈重，獲利愈艱。加以天時失調，頻歲歉收。丙寅年輸出之絲僅二萬九千八百九十四擔，值關銀二千二百六十四萬二千五百兩。粵商憂之，始設改良絲業研究所，舉員赴美視察。聞目下最合美商需要者，爲交架再繅式。該式倡自日本，每買粵絲運回，再繅後銷美，利市三倍。粵商見亦照製，品質與日產上中身相頡頏，銷路日增云。上海廠絲不比粵絲軟滑，再繅則絲身鬆散，故未仿行也。至湖北，則光緒十六年，撫臣譚繼洵到任。即招蘇浙工匠訓授翦桑、飼蠶、摘繭、繅絲、織綢諸法。奏稱：時閱三年，已發桑千餘萬株。産繭之區，推行益廣。漢口商賈雲集，收買者歲計絲價不下百餘萬金。當時各省購桑秧備蠶具，亦風動

一時，惜都未見發達，果能實心興辦，則中華宜蠶之地甚多，利民裕國，奚待他求哉？

臣又案：美銷不振，原因固有多端，而人造絲亦其一也。此在泰西發明已久，當在咸豐時。至歌爾敦納始成植物纖微造絲之法。在光緒十三年。嗣後，愈造愈精。其價廉，其光絢，其色不變，駸駸乎駕蠶絲而上之。各邦努力振興，日增月盛，而美尤銳進。蠶絲輸美，華、日居多。華非日敵，而日亦迭減，則人造絲發展之故也。一九廿二年，華絲八百三十七萬八千餘磅，日絲四千零零二萬八千餘磅。次年華絲一千二百廿六萬一千餘磅，日絲三千三百三十七萬七千餘磅。當一九一五年，產尚有限。自一九廿一年，達二千三百萬磅。一九二三年，增至三千五百萬磅。今已執全球人造絲之牛耳，而銷用不出美洲。所堪注意者，日本亦逐年遞加。查大正二年，產額爲二千六百六十五萬磅，至十一年，四千一百五十四萬一千磅，幾增一倍。吾國蠶絲雖富，除出洋外，實不敷紡織需用，亟宜借人造絲以濟之。惜工廠稀覯，仰給舶來。英居多數，次意，次法。據辛西海關報告，人造絲織品輸入關銀二十萬二千四百兩，迨甲子頓增至一百五十九萬八千八十七兩，丙寅後當在三百萬左右，此可窺見一班矣。方今科學日明，稻草可製綿花，煤爐能造顏料，廢物利用，愈出愈奇。而我尚故步自封，絲業之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又户部奏工部郎中唐浩鎮請令各省自闢利源，以贍國用一摺，鈔交到部，據原呈稱：中國膏腴至廣，生產最繁。誠量各省土性之所宜，廣植物產。其已備者，擴而充之，未備者，購種給之，務使無曠土無游民而止。一曰蠶桑。中國產絲之區，以江浙爲最，江浙以近太湖爲最。蓋湖水澄清，性肥而暖，故以水灌桑則葉茂，以桑飼蠶則絲韌。以太湖例之，鄱陽、巢湖、洞庭、大明、金明、滇池、昆明各省之湖，誠能推廣此意，徧興蠶桑，則絲繭皆光白柔韌，遠勝於日本、意大利諸邦，而收大利。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三《實業六》（光緒二十四年）又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奏，竊維《周禮》六職飭其材《月令》五庫審其量，是萬物有曲成不遺之妙，百工爲自古政令所關。光緒十六年，臣譚繼洵到任後，會同臣之洞諭飭司道，籌款興辦蠶桑。十九年會銜具奏，近年廣招學徒，添設織機六十張，仿織江浙綢緞，各料精益求精，銷路愈廣，經費足資周轉，見擬擴充規模，就局中委員司事，兼管新募工匠學徒，講求工藝，以備農桑蠶織之不足。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五《實業八》 蠶絲業　家蠶育於室內，野蠶育於野外，特種之樹上。飼料，家蠶以桑葉，野蠶以柞葉或樟葉，故又有桑蠶、柞蠶、樟蠶之分，惟樟蠶僅產兩廣，尋常野蠶類指柞蠶而言，今分列之。一，桑蠶。以江蘇、浙江、广东、四川爲最盛，次湖北，次湖南、江西、安徽、福建、廣西。江蘇養蠶區域爲蘇州、常州、鎮江、江甯、松江諸府，南通亦有，產額全省產繭年約二三千萬斤。浙江以杭州、嘉興、湖州三府屬稱極盛，次則紹興、甯波、金華、台州，最近繭產年約八九千萬斤，稱全國第一。四川以成都平原爲主要，保甯、順慶、崇慶諸屬次之，產繭年約六七千萬斤。廣東以珠江三角洲爲最多，順德、南海、番禺等縣，其中心也，繭額年約七八千萬斤。湖北以漢川、沔陽、嘉魚、當陽、宜都等縣爲主要，繭額年約一千萬斤。此外如湖南之長沙、辰州、永州，福建之延平、邵武、興化，安徽之池州、甯國、太平，均有相當之產額。繭之散集市場，以蘇州、無錫、湖州、杭州、成都、重慶、順德、佛山爲著名，最盛當推無錫市場。此外貴州之貴陽，四川之嘉定、順慶、保寧，湖北之漢口、沙市等繭市，亦頗重要。二，養柞蠶。區域延互山東、奉天、熱河、河南、陝西、四川、貴州諸省。山東中部以東之山野，奉天之東邊道，熱河之凌源，河南西南部之伏牛山脈，陝西之秦嶺，四川之南部，貴州之北部，皆有柞蠶。其散集市場，以奉天之安東、山東之煙台、青島、四川之重慶爲最。三，樟蠶。以廣西之潯州、南寧、平樂等府屬爲主要產區，廣東之海南島亦產之。日本自我國傳入樟蠶絲，譯稱爲釣絲，蓋此種纖維彼國多爲製釣竿絲之用。

制絲　一，生絲。大別可分座繅絲、機械絲、再紡絲三種。座繅絲指舊法繅者，分黃絲、白絲。機械絲，又稱廠經廠絲，即新式工場所出，有黃繅絲、白繅絲之分。再紡絲又稱經絲，或洋裝絲，本爲農家所繅絲，商收買再繅改爲洋裝，分黃經絲、白經絲，其價格品質，足與機械絲相頡頏。在同治十二年，即有仿歐製新式製絲工場，今增至三四百所，上海、無錫、重慶、順德爲四大機械絲業之中心，上海新式工場多至七十餘所，絲車約一萬八九千架。座繅絲品質較機械絲粗，故價格相去頗遠，雙宮繭乃二蠶製成，頗不易抽，舊時多作亂絲頭，或爛繭殼用，自日人發明繅法，上海已有經營此項製絲工場。二，野蠶絲。山東與東三省南部爲二大產區，煙台、安東爲關內製野蠶絲業之中心，蓋平、青島亦頗重要。煙台之製絲工場，數達四十以上，繅車多至一萬數千架，安東工場十餘車，亦在一千數百架以上。新式，舊式均有野蠶絲，分大柞絲、小柞絲。小柞絲精，大柞絲粗。煙台、安東各工場，產品多小柞絲，煙台所用野蠶繭，本省出產不敷，仰給

安東，惟近爲日人採辦，爲額甚鉅，煙台各工場原料，遂大受影響。【略】

絲織品　有綢緞、繡綉絲帶、絲綫等，惟綢緞品類最多，普通分爲九類：一綢，本絲織品之通稱，惟今日此名多限於家蠶絲織成之綿紬、甯綢、野蠶絲織成之繭綢。又名絹紬或本機。綿（絹）（紬）産於浙江之嘉湖。甯綢本産於南京，今杭州、鎮江均有之，杭産精緻柔順，且有光澤。繭綢來自山東、奉天、熱河、河南、陝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山東綢、山西之潞綢、澤綢，河南之魯山綢，均爲野蠶絲織品。二緞，以南京、蘇州、杭州爲最佳。漳緞本産福建漳州，南京、蘇州皆仿之。巴緞及浣花緞産於四川。元青緞産南京。此外，如花緞、斜紋緞、閃緞等，均爲緞之別種。元青緞無紋，日本婦人喜以此爲帶，謂之南京繻子。三縐，爲縐縮絲織品之通稱，如湖州之湖縐，杭州之線縐，蘇州之蘇線縐，鎮江之紅線縐，及各處所製之縐紗、縐布等是。四紗，指質薄而輕之絲織品，杭州、蘇州爲紗類之著名地，種類頗多，官紗專供夏服之用。五綾，表面似緞而質較薄，有汴綾、白綾等。汴綾産開封，白綾産鎮江，有紋者稱花綾，質厚者稱板綾。六紡，爲略似綢類之絲織品，故稱紡綢，産杭州者名杭紡，産吴江縣盛澤鎮者名盛紡，産四川者名川紡，以杭紡爲最佳。七羅，一種疏孔絲織品，有生羅、熟羅區別，秋羅專供夏季需品，杭州、吴江産品，頗爲著名。八絨，有漳絨、建絨、金銀絲絨等。漳絨本産漳州，今南京、蘇州織造爲最盛。建絨産福建。金銀絲絨則南京、蘇州皆有之。九錦，爲五色絲織品，以四川成都、福建建陽所産爲最著名，此外如温州之瓯錦，荆州之方錦，亦頗見稱於世。以上乃舊式綢緞之分類，今日新式綢緞以天成絲與人造絲交織而成者居多。刺繡品絲帶，絲綫等，均爲我國家庭工業。刺繡品有京繡、蘇繡、廣繡、湖繡，乃北京、蘇州、廣東、湖南所産。顧繡乃蘇繡之一種，相傳明初有顧氏者，始創畫繡之法，後世遂名顧繡，杭産乃蘇式，故屬於蘇繡。凡此皆爲絲綫業發達之區，北京之金絨繡，尤爲著名。

新舊絲織業　以織綢緞業爲限，有國家經營，私人經營之分。漢之織室，唐之織染署，皆國家經營也。漢少府屬官有東織、西織令、丞，後省東織，更名西織爲織室。婦女有過者，輸作於此。明設織造於南京、杭州、蘇州，各置提督織造太監一人。我朝因之，改任内務府人員。至於私人經營，往時無所謂工場，在絲織業發達之區，人民於家中置木機，從事織造，普通多稱機房，有自織代織之分，代人織者，原料由人供給，此種雇主，江浙等處稱爲帳房，皆饒有資本之綢商，各埠有代彼遴貨之店，名爲分莊，惟總店則皆稱帳房，而不稱總莊，南京等處之規模較大者，稱爲大帳房。一廣東織造用舊法，最近亦採用新法，順德、南海、番禺、新會等縣，其最著者。二浙江以杭、嘉、湖、紹爲中心。嘉興在洪楊亂後，有織機二千具，一時頗盛，旋以每具官抽月課一元，負擔過重，所有機房，各部移於江蘇吴江之盛澤。杭、湖、紹，均有新式絲織工場，見時湖州絲織業之盛，已在紹興之上，杭州之次。三江蘇以蘇州、南京、盛澤爲重要。蘇州從前有織機一萬數千具，經洪楊之亂，頗受打擊，近亦有新式工場之經營。南京近頗衰微，雖有新式工場，已降至蘇杭之次。四四川以成都、嘉定、順慶、保甯、潼川、重慶爲最盛。成都有機房二千處，織機萬餘架，機工四萬人，絲織品占全省總額百分之七十，嘉定占百分之二十。五山東著名繭綢産地爲昌邑、棲霞、牟平等縣，約共有織機六七千具，每年織繭綢一百餘萬疋，合全省計算，約達一百五十餘萬疋，占全國總産額百分之八十，惟所用原料，則三分之二來自東三省南部。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七《直隸・保定府六》　土産　按《寰宇記》：保州貢絹。《宋史・地理志》：雄州貢綢，祁州貢花紬，安肅軍貢素紬。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一《直隸・順德府二》　土産　《寰宇記》：邢州産綿。《宋史・地理志》：邢州貢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四《直隸・廣平府三》　土産　綢絹郎窑之陈圖經》：清河絹，爲天下第一。《元和志》：洺州貢綿、絹、縑、纊。《唐書・地理志》：洺州貢紬、綿綢，貝州貢絹，惠州貢紗。《寰宇記》：洺州土産平綢、紬子絹，貝州土産絲布、紬、絹。《舊志》：曲周肥鄉出綿綢，清河出屯絹，威縣出絲帶。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七《直隸・大名府三》　土産　按《舊志》載《唐書・地理志》：魏州土貢花紬、綿紬、平紬、紬、絹。《金史・地理志》：大名府産皺穀、絹。今元城開州雖織紬、絹，大都麤不充用。謹附記。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八《直隸・易州直隸州二》　土産　按《舊志》載，生絹易州最著。《唐書・地理志》：易州土貢紬。今皆無之。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〇《直隸・冀州直隸州二》　土産　絹、綿《唐書・地理志》：冀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二《直隸・趙州直隸州二》　土産　絲布、紬《寰宇記》：趙州産。按《舊志》載：《通典》：趙郡貢錦五十疋。又《唐書・地理志》：趙州土貢絹。今皆不概見。謹附記。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六《直隸・定州直隸州二》　土産　按《舊志》載《唐書・地理志》：定州土貢羅、綢、細綾、瑞綾、兩窠綾、獨窠綾、三包綾、熟線綾。《宋書・地理

志》：中山府貢大花綾。謹附記。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八九《江蘇・常州府四》 土産　綢、絹《唐志》：土貢。《寰宇記》：武進出緊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〇二《江蘇・徐州府三》 土産　綾、絹《禹貢》：徐州厥篚（元）（玄）纖縞。《唐書・地理志》：徐州貢雙絲綾、絹、綿紬、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一七《安徽・寧國府》 土産　毯《元和志》：貢五色線毯。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六八《山東・東昌府一》 風俗　其民樸厚，好稼穡，務蠶織。《元史・地理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六九《山東・東昌府二》 土産　絲、綿府境俱出。按《舊志》載《唐書・地理志》：博州土貢綾、平紬。《元和志》：博州開元貢平綾十疋。《宋史・地理志》：博州貢平絹。今無，謹附記。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七二《山東・青州府三》 土産　綾、絹出壽光縣者佳。《漢書・地理志》：臨淄有服官。《唐書・地理志》：青州貢仙紋綾、絲。《元和志》：青州賦綿、絹。《宋史・地理志》：青州貢仙紋綾，密州貢絹。

苫草出壽光縣清水泊，蒹葭之屬，可以覆屋，織席供薪爨，其利比隄田數倍。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七六《山東・武定府》 土産　綿、紬《府志》：出陽信縣，色不甚白，然堅細勻淨，故以信納者名。按《舊志》引《宋史・地理志》云：濱州貢絹。謹附記。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八〇《山東・泰安府二》 土産　繭綢《舊志》：萊蕪縣出。繒縑出東阿縣。《水經注》：東阿出佳繒縑。《唐書・地理志》：鄆州土貢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八二《山東・曹州府二》 土産　絹府境出。《唐書・地理志》：曹州土貢綿、絹。《元和志》：濮州開元貢絹。《濮州志》：土産絲、絹、綿、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九五《河南・歸德府三》 土産　綿、絹《元和志》：宋州貢。《寰宇記》：宋州土産綿、紬、穀、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九八《河南・彰德府三》 土産　紗、絹安陽出。《唐書・地理志》：相州土貢紗、絹、隔布。《元和志》：相州貢紗。《宋史・地理志》：相州貢暗花牡丹花紗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〇四《河南・懷慶府三》 土産　絲、絹河内出。《元和志》：懷州（貢）（賦）絲、絹、（紬）（緜）。《唐書・地理志》：懷州貢平紗、平紬。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二四《河南・汝州直隸州一》 風俗　士尚端愨，民知勤苦。《方輿勝覽》。士爲道德性命之學，民有絲、絹、紬、紵之富。《風土記》。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三二《陝西・西安府六》 土産　紗、絹《唐六典》：關内道賦絹、綿。《唐書・地理志》：京兆府貢隔紗。《臨潼縣志》：縣境出黄白繭。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三八《陝西・漢中府二》 土産　穀《元和志》：興元貢絲、（棉）（綿）、絹。《府志》：略陽縣出綿、紬。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四六《陝西・商州直隸州》 風俗　人性質實，士風簡樸，男務耕獵，女事蠶桑。《州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八九《浙江・湖州府一》 風俗　蠶桑之富，甲於浙右，土潤而物豐，民信而俗阜。李心傳《報國寺記》。民力田作勞，樹藝蠶絲被天下。《明府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九〇《浙江・湖州府二》 土産　桑郡城東多桑墟。《吴興掌故》：蠶桑之利，莫盛于湖。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九八《四川・夔州府二》 土産　紬、絹《九域志》：雲安軍貢絹。《府志》：雲安、開縣出絲、紬。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八七《雲南・永昌府》 風俗　男務農桑，女勤織紝。《府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八四《雲南・曲靖府》 風俗　勤耕勉織，兼事商賈，習尚簡樸，士風漸興。《通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〇三《貴州・鎮遠府》 風俗　風氣漸開，人文丕振，男務耕桑，女勤織紝。《通志》。

李維楨（萬曆）《山西通志》卷八《田賦》 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官民田四十五萬七千二百四十四頃四畝一分七釐一絲三忽一微。

絲綿　生素綾，絹一千疋，綾五百疋，絹五百疋。

農桑　絹四千五百七十四疋，内本色三千六百四十七疋，折色九百二十七疋零，絲七百二兩四錢八分。

太原府

官民田一十二萬八十五頃九十二畝五分七釐八毫六絲九忽七微。

綾綿　綾二十疋，絹一百五十疋。

農桑　絲絹一千六百五十九疋，内本色一千三百二十二疋，折色二百三十六疋零絲二百六兩九錢九分。

平陽府

官民田一十六萬八千七百三十八頃四十五畝八釐五毫二絲二忽。
絲綿　綾三百五十疋，絹二百疋。
農桑　絲絹八百疋，内本色六百三十四疋，折色一百六十六疋零絲二百八十九兩二錢。

潞安府

官民田四萬二千三百五十九頃三十三畝二分三釐二毫三絲一忽四微。
絲綿　綾三十疋，絹五十疋。
農桑　絲絹二百八十七疋，内本色二百三十一疋，折色五十六疋零絲六十二兩二錢。

汾州府

官民田四萬七千七百四十八頃九十五畝九釐八毫九絲。
農桑　絲絹二百九十八疋，内本色二百三十九疋，折色五十九疋零，絲五十九兩八錢。

遼州

官民田一萬六百七十八頃四十五畝八分五釐一毫。
農桑　絲絹二十一疋，内本色一十八疋，折色三疋零，絲二十三兩。

沁州

官民田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七頃四十九畝二分九釐。
農桑　絲絹六十一疋，内本色四十九疋，折色一十二疋零，絲一十九兩七錢九分。

澤州

官民田三萬一千一百三十一頃一十一畝一分二釐四毫。
絲綿　綾一百疋絹一百疋。
農桑　絲絹一千四百四十八疋，内本色一千一百五十四疋，折色二百九十四疋零，絲四十一兩五錢。

陸釴〔嘉靖〕《山東通志》卷八《田賦》　山東布政司

秋糧

絲綿　絲二千九十一斤八兩八錢一分二釐六毫六絲九忽，絹二萬二千一十九疋二丈二尺一寸九分八釐三毫八絲六忽二微一纖七沙。
農桑　絲二十斤六兩三錢一分二釐，絹三萬二千二百三十四疋四尺四寸二分六釐。

濟南府

官民田一十七萬九千五百一十七頃四十二畝三分三釐八毫一絲。

秋糧

絲綿　絲二千九十一斤八兩八錢一分二釐六毫六絲九忽，絹五千二百六十五疋二丈六尺二十二分一毫九絲一忽八微五纖。
農桑　絲一十八斤七兩四錢五分二釐，絹一萬一千三百九十疋二丈一尺四寸七分七釐。

兗州府

官民田八萬三千五百七十七頃二十七畝一分八釐九毫。

秋糧

絲綿　絹三千七百一十九疋一丈四尺九寸六釐七毫八絲五忽六微五纖。
農桑　絹一萬七十八疋三尺一寸六分。

東昌府

官民田五萬九千七百四頃一十二畝有畸。

夏稅【略】

絲綿　絹二千六百五十八疋一丈六尺五寸五分二釐九毫一絲二忽五微。
農桑　絹一千四百五十二疋一丈六尺五分。

青州府

官民田一十三萬三千九百一十頃五十四畝八分八釐一毫三絲六忽。

秋糧

絲綿　絹五千七百二十三疋二丈八尺八寸二分七釐四毫八絲三忽三微六纖。
農桑　絲一斤一十四兩八錢六分，絹四千七百三疋一丈三尺九寸五分。

登州府

官民田五萬四百九十頃六十三畝六分八釐七毫三絲。

秋糧

絲綿　絹一千九百六十二疋一丈六尺三寸二分九釐。
農桑　絹二千五百九十二疋一丈六尺三寸三分五釐。

萊州府

官民田六萬六千六十四頃二十六畝八分七釐八毫六絲。

秋糧

絲綿　絹二千六百八十二疋二丈九尺六寸三毫五絲九忽六微五纖。

農桑　絹二千一十六疋二丈一尺四寸五分。

成貫等〔道光〕《濟南府志》卷三七《宦蹟五》　〔乾隆二十四年，巡撫鶴年〕奏言：山東産山紬，民間於坡隙種柞櫟，養山蠶，收繭繅紬，頗資利賴。臣巡閱所過，東昌、武定、曹州三府，山場可種，沂、青、登、萊四府，多餘地，種者未廣，濟南、泰安、兗州三府，荒水甚多，栽植絶少。臣訪問鄉民，僉稱山場可種柞櫟，九十月間，收核深埋，交春出土，漸次成樹。臣愚以山坡隙地，非堪藝五穀之區，若勸民廣種柞櫟，育蠶收繭，以農隙繅成山紬，堅韌經久，衣食所資，販運各省，更收利益。

熊元、馬文煒〔萬曆〕《安丘縣志》卷一〇《方産考》　桑則阡陌成行，棗稱之。昔唐時貢絹、絁、絲布，近又作爲文綾，豈所稱氷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者邪！【略】

西南山産有木繭樸蔌，蠶苦樹間作繭，土人繅以成絲，色赭而直倍白紬，名山繭紬。

虞懷忠、郭棐等〔萬曆〕《四川總志》卷一一《保寧府・土産》　絲各州縣出。

羅廷權等〔同治〕《重修成都縣志》卷二《輿地志第二・風俗》　百工鄉間惟修屋製器之工居多，城内百工咸備，皆有裨於實用。其精巧者，無過於織造，有宫綢、帳綢、線緞、巴緞、倭緞、閃緞、線縐、湖縐、薄艷平紗、明機蜀錦、天心錦、浣花絹、蜀絲闌干，每年採辦運京，常以供織造之不足。婦女務蠶事，繅絲紡績，比屋皆然。在城者多善鍼黹縫紉，刺繡色色皆精。貧苦孀居，竟有恃十指以爲事畜之資者。

吴潛、傅汝舟〔正德〕《夔州府志》卷三《土産》　絲、紬雲陽、梁山、開縣、新寧、大昌，建始六縣出。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一〇《廣信府・土産》　絲、綿各縣出。

夏良勝等〔正德〕《建昌府志》卷四《田賦》　〔宋紹興八年〕夏科紬、絹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匹，綿二萬八千七百七兩。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額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七頃五十四畝二分。南城縣官田地、山塘二百三十一頃八十二畝三分，民田地、山塘四千一百六十三頃四十一畝九分。南豐縣官田地、山塘一百五十一頃二十四畝五分，民田地、山塘三千一百七十七頃一十一畝。新城縣官田地、山塘二百四十九頃七十九畝四分，民田地山塘三千二百四十三頃七十二畝一分。廣昌縣官田地、山塘五十八頃五十九畝三分，民田地、山塘二千四百九頃五十八畝九分。

夏税農桑絲二百四十四斤三兩三錢五分。南城縣農桑絲七十斤八兩九錢。南豐縣農桑絲一百五十二斤一十四兩五錢。新城縣農桑絲九斤五兩七錢。廣昌縣農桑絲一十一斤六兩二錢五分。

〔永樂十年〕，額官民田地、山塘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一頃五十二畝五分。南城縣官田地、山塘二百七十頃八十八畝，民田地、山塘四千四百八十九頃七十九畝。南豐縣官田地山塘一百六十二頃四十五畝三分，民田地山塘三千一百六十六頃七十六畝三分。新城縣官田地、山塘二百九十七頃四十六畝七分，民田地、山塘三千三百八十五頃九十九畝。廣昌縣官田地、山塘四十二頃六十七畝一分，民田地、山塘二千四百二十五頃六十五畝。

夏税農桑絲二百四十六斤五兩三分。南城縣農桑絲七十斤九兩二錢八分。南豐縣農桑絲一百五十二斤一十四兩五錢。新城縣農桑絲一十一斤七兩。廣昌縣農桑絲一十一斤六兩二錢五分。

弘治十四年額，官民田地、山塘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七頃六十六畝九分。南城縣官田地、山塘二百七十頃六十二畝七分，民田地、山塘四千四百九十五頃八十四畝五分。南豐縣官田地、山塘一百六十二頃四十五畝六分，民田地、山塘三千一百六十六頃七十六畝三分。新城縣官田地、山塘二百九十七頃四十六畝七分，民田地、山塘三千三百八十六頃一十九畝。廣昌縣官田地、山塘四十二頃六十七畝一分，民田地山塘二千四百二十五頃六十五畝。

夏税農桑絲二百四十六斤五兩三分，折絹一百九十六匹三丈一尺六寸二分。南城縣農桑絲七十九斤九兩二錢八分，折絹五十六匹一丈三尺九寸二分。南豐縣農桑絲一百五十二斤一十四兩五錢，折絹一百二十二匹九尺八寸。新城縣農桑絲一十一斤七兩，折絹九匹四尺五寸。廣昌縣農桑絲一十一斤六兩二錢五分，折絹九匹三尺四寸。

正德七年額，官民田地、山塘一萬四千二百五十頃九十三畝八分。官田七百五四頃一十四畝三分，地一千四頃一十四畝二分，山五頃九十畝八分，塘三頃二畝八分。民田一萬一千五百二頃五畝二分，地六百九十八頃六畝，山一千一百一十八頃三十二畝，塘一百六十四頃二十八畝五分。

夏税農桑絲地二十六頃二十七畝一分。每畝栽桑四十株，每株科絲一兩五錢。每絲二十兩，折絹一匹。每匹十六兩，共折絹一百九十六匹三丈一尺六寸二分。

南城縣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七百六十七頃三畝六分。官田二百五十八頃六畝，地九頃九畝三分，山二頃二十二畝，塘一頃二十五畝四分。民田三千七百八十八頃六十一畝二分，地二百七十六頃九十九畝八分，山四百五頃五十三畝八分，塘二十五頃二十八畝一分。

夏税農桑絲地七頃五十二畝六分。栽桑三萬一百一十四株，科絲七十九斤九兩二錢八分。每絲二十兩，折絹一匹。共折絹五十六匹一丈三尺九寸六分。

南豐縣官民田地、山塘三千三百三十五頃五十七畝一分。官田一百五十七頃四十四畝三分，地二頃一十三畝五分，山二頃三十五畝三分，塘五十二畝五分。民田二千五

百二頃三十四畝三分，地一百六十七頃三十二畝一分，山四百五十二頃四十七畝八分，塘五十頃九十七畝三分。

夏稅農桑絲地一十六頃二十一畝。栽桑六萬五千二百四十株，科絲一百五十斤一十四兩五錢。每絲二十兩，折絹一匹。共折絹一百二十二匹九尺八寸。

新城縣官民田地、山塘三千六百八十五頃一畝。官田二百九十三頃六十九畝九分，地二頃四十五畝八分，山一頃一十一畝三分，塘一十九畝七分。民田三千三十八頃七十五畝一分，地一百五十二頃一十三畝七分，山一百八十七頃一十八畝二分，塘九頃四十七畝三分。

夏稅農桑絲地一頃二十二畝。栽桑四千八百八十株，科絲一十一斤七兩。每二十兩折絹一匹，共折絹九匹四尺五寸。

廣昌縣官民田地、山塘二千四百六十八頃三十二畝一分。官田四十頃九十四畝一分，地四十五畝六分，山二十二畝二分，塘二頃五畝二分。民田二千一百七十二頃三十四畝六分，地一百一頃六十二畝四分，山七十二頃一十二畝二分，塘七十八頃五十五畝八分。

夏稅農桑絲地一頃二十一畝五分。栽桑四千八百六十株，科絲一十一斤六兩二錢五分。每絲二十兩，折絹一匹。共折絹九匹三尺四寸。

秦鏞（崇禎）《清江縣志》卷三《户産・田畝》 今按《賦役全書》載：山二千二百五十四頃九十畝四分四釐，内一則山八十九頃三十二畝七分四釐，止科官鈔五百八十三貫八十九文；二則山二千一百六十五頃五十七畝七分，止科民鈔二千一百六十五貫五百七十七文，二項俱無派徵。桑柘地一頃九十七畝五分，計桑株七千八百九十二株，該生絲九斤一十三兩八錢四分。每絲二十兩織絹一疋，共絹七疋二丈六尺七寸六分。按，此係夏稅，舊額内又分本色、折色二項，於秋糧内帶徵。

管大勛、劉松（隆慶）《臨江府志》卷七《賦役》 夏稅通府桑絲共計七十三斤一十四兩七錢二分。每生絲二十兩該絹一疋，共絹五十九疋四尺一寸二分。共徵銀四十七兩二錢七分四釐二毫八絲一忽三微。清江桑絲九斤一十三兩八錢四分，共該絹七疋二丈六尺七寸六分，折價銀五兩五錢二分四釐四毫，外徵水脚銀七錢八分九釐二毫。每正銀一兩外增火耗二分，通共銀六兩四錢二分四釐八絲八忽，俱於通縣秋糧民米内帶徵。新淦桑絲一十九斤四兩六錢四分，該絹一十五疋一丈二尺九寸二分，折價銀一十兩七錢八分，外徵水脚銀一兩五錢四分。每正銀一兩外增火耗二分，通共銀一十二兩五錢三分五釐六毫，俱於通縣人丁均派。每丁派銀一釐一絲七忽一微七纖。新喻桑絲二十七斤四兩六錢四分，該絹二十一疋二丈四尺四寸，折價銀一十五兩二錢六分九釐三毫四絲，外徵水脚銀二兩一錢八分一釐三毫五絲。每正銀一兩外增火耗二分，通共銀一十七兩七錢五分六釐七絲六忽八微。原係出産桑株里通辦納，照舊派徵。峽江桑絲一十七斤八兩，該絹一十四疋，折價銀一十兩五分五釐七毫三絲。外徵水脚銀三錢一釐六毫七絲一忽九微。每正銀一兩外增火耗二分，通共銀一十兩五錢五分。

聞人詮、陳沂（嘉靖）《南畿志》卷三《總志》 雜賦

絲綿絹二萬八千六百三疋一丈二尺八寸六分五釐六毫。

絲六千四百斤一十三兩三分六釐二毫。

綿一百五十九斤一十一兩四錢九分。

麻布六千二百八十丈三尺三寸。

厥貢織貝五千七十五疋。

應天府

官民田六萬九千九百八十九頃七十一畝九分。絲綿絹一千二百一十四疋一尺六寸九分二釐八毫。桑絲絹一百四十三疋有奇。

鳳陽府

官民田地、山塘六萬一千二百頃九十八畝。桑絲三千一百六十六斤。

蘇州府

官民田地山蕩九萬四千七百八十五頃有奇。桑絲絹六百四十疋。税絲絹一萬一千五百五十疋有奇。織貝青、紅、花、素紵絲一千五百三十四疋。

松江府

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七千一百六十九頃八十畝三分。絲一萬一十三兩四錢三分三釐九毫五絲三忽。綿二千五百五十五兩四錢九分四毫八絲七忽。織貝紅、青、緑織金紵絲一千一百六十柒疋。

常州府

官民田地、山塘六萬一千七百七十七頃五畝五分。絲綿絹一千五百七十三疋一丈一尺一分七釐一毫。桑絲絹三百二十四疋二丈四尺六寸。麻布六千二百八十一丈三尺三寸七分九釐三毫。織貝深青、黑緑、丹紅織金花、素紵絲一百疋。

鎮江府

官民田地、山塘三萬二千七百二十二頃三十五畝一分，免徵二萬二千三百六十三頃六畝七分三釐一毫，實徵一萬三百六十七頃七十一畝八分五釐一毫。絲綿絹二百六疋一尺六寸七分五釐。桑絲絹二十三疋一丈四尺。織貝深青、黑緑、大紅光素紵絲一千四百四十疋。

揚州府

官民田地四萬六千八百九十九頃二十五畝四分　桑絲絹八百四十一疋二丈四尺絲六十四兩五錢

淮安府

官民田地池塘九萬七千六十四頃三十四畝二分。農桑絲二萬九千三百五十七兩七錢一分八釐五毫。

廬州府

官民田地塘二萬五千四百三十五頃二十一畝三分七釐。農桑絲絹六百八十七疋二丈四尺七寸六釐三毫。

安慶府

官民田地、山塘二萬一千九百五頃二十五畝一分。桑絲絹三百五十三疋二丈九尺荒絲絹六百八疋。

太平府

官民田地一萬六千四百三十二頃一十三畝五分　農桑絲二百七十四斤。

寧國府

官民田地、山塘四萬三千五百四十八頃三十八畝。農桑絲六百二十四兩六錢二分。稅絲三百四十二斤二兩五錢八分六毫。

池州府

官民田地、山塘九千七頃七十畝。稅絲絹一十五疋。桑絲絹四百一十疋四尺七寸六分。零絲一十一兩八錢八分。

徽州府

官民田地、山塘二萬五千二百七十七頃四畝五分。丁絲絹八千七百七十九疋一丈一尺四寸。桑絲絹一十五疋一丈四尺七寸。織貝黑緑、礬紅光素紵絲七百三十四疋

廣德州

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五千五百九十六頃七十五畝九分。山絲一百斤七兩一錢三釐二毫。桑絲一十三斤一兩二錢。

和州

官民田地塘五千九百六十八頃一十四畝。桑絲絹九十九疋二丈七尺二寸六分。

滁州

官民田地塘二千九百一十二頃四畝。桑絲絹二百一十七疋一丈三尺三寸二分。

徐州

官民地一萬五千二百二頃二十六畝一分

聞人詮、陳沂纂脩〔嘉靖〕《南畿志》卷四《區域》 物産　紵絲、羅紗、文絹惟精。即《禹貢》厥篚織貝。

蘇州

其物産織篚、錦緙、紈綺。即《禹貢》厥篚織貝。

顧清等〔正德〕《松江府志》卷六《田賦上》 元大德中，夏稅絲六百一十二斤六兩九錢四分，綿一百八十斤一兩一錢五分。

秋稅糧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五十五石一斗九升六合，鈔三百七十六定二錢三分。內除歲減公田二分，糧二萬六千七百六十一石一斗一升四合，聽候絲綿三十斤十兩二錢二分，糧三千二百二十一石三斗二升七合。事故，絲三兩七錢九分，糧一萬五千六百五十六石七斗九升九合，鈔一十定四十一兩八錢六分。

實徵夏秋二稅，絲五百九十二斤三兩八錢四分，綿一百六十九斤六兩一錢四分，糧一十五萬四千一十五石九斗五升六合，鈔三百六十五定八兩三錢七分。

延祐元年

元科二稅，六十五萬三千九百餘石。先是大德中，没入朱清、張瑄田土二年經理，自實加九萬一千一百餘石，共七十四萬五千餘石。各色鈔定絲綿在外。【略】

至正十五年

定墾官民田土四萬五千七百二十二頃六十一畝五分八釐六毫。

夏稅絲一千三百四十四斤九兩二錢三分一釐，綿二百三十四斤一十二兩五錢九分四釐。麥九萬八千三百五十九石六斗六升六合三勺。

華亭田二萬四千三百三十一頃八十八畝五分二釐一毫。

夏稅絲七百七十四斤一十兩四分三釐，綿一百二十五斤六兩四錢四分五釐，麥四萬七百四十石三斗三勺。

秋稅糧【略】

實徵絲四百六十一斤一兩一錢六分二釐，綿一百一十九斤七兩二錢一分四釐，麥二萬八千三百八十一石四斗五升三勺，糧三十三萬八百六石四斗五升一合六勺。鈔如前。

上海田二萬一千三百九十頃七十三畝六釐五毫。夏稅絲五百六十九斤一十五兩一錢八分八釐，綿一百九斤六兩一錢四分九釐，麥五萬七千六百一十九

石三斗六升六合。

秋稅糧【略】

實徵絲四百三十斤一十五兩二錢九分七釐，綿九十三斤一十五兩二錢四分四釐，麥四萬五千四百四十五石五斗八升九合，糧二十五萬六千八百一十三石六斗七升八合四勺。鈔如前。

顧清等〔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賦中》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

定粮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七千六百五頃一畝五毫。

夏稅大麥九千九百四十五石一斗七升二合九勺，小麥一十萬一千五百三十四石三斗四升九合二勺，絲九千七百八十三兩九分九釐一毫一絲一忽，綿二千二百二十六兩九錢二分八釐二毫八絲八忽。

秋糧【略】

華亭縣官民田地、山池、塗蕩二萬五千五百四十二頃九十六畝二分一釐七毫。

夏稅大麥六千三十七石七斗四升三合四勺，小麥三萬三千九百七十四石三升八合三勺，絲六千七十四兩二錢五分一釐一絲六忽，綿一千一百九十九兩四錢九分五釐三毫三絲，鈔九千七百六十五貫四百五十文一分。

秋糧【略】

上海縣官民田地、山池、塗蕩二萬二千六十二頃四畝七分八釐八毫。

夏稅大麥三千九百七石四斗二升九合五勺，小麥六萬七千五百六十石三斗一升九勺，絲三千七百八兩八錢四分八釐九絲五忽，綿一千二十七兩四錢三分二釐九毫五絲八忽，鈔五千八百九貫四百六十文八分。

秋糧【略】

顧清等〔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賦中》 永樂十年

夏稅大麥九千八石七斗二升九合三勺，小麥九萬五千九百一石三斗五升四合六勺，絲九千七百二十四萬九錢二分八釐四毫六絲三忽，綿二千五百二十兩八錢八分九毫四絲七忽，鈔一萬五千五百三十七貫八百一十四文六分。

秋糧【略】

華亭縣官民田地、山池、塗蕩二萬五千五百四頃七十一畝六分四釐二毫七絲。

夏稅大麥五千二百五十九石七斗四升五合九勺，小麥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三石八斗四升三合五勺，絲五千九百四十七兩一錢九分七釐四毫，綿一千三百二十五石一斗一合一勺，絲三千七百七十七兩九錢一分一釐六絲六忽，綿一千一百九十五兩四錢七分四釐八絲七忽，鈔六千二百五十八貫三百五十一文六分。

秋糧【略】

宣德七年

定粮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六千八百八十八頃一十九畝六分一釐。

夏稅大麥七千六百六石九斗八升八合五勺，小麥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石四斗四升九合八勺，絲九千九百五十四兩四錢九分四釐五毫二絲三忽，綿二千五百三十兩三錢五分四釐八毫一絲七忽，鈔一萬六千九百二十貫六百七十文三分。

秋糧【略】

華亭縣官民田地、山池、塗蕩二萬五千五百九頃九十畝四分二釐八毫。

夏稅大麥四千四百八十石八斗二升五勺，小麥二萬九千八百三十二石七斗九升九合六勺，絲八千一百五十九兩二錢五分二釐二毫，綿一千三百三十四兩一錢七分九毫八絲，鈔一萬六百三十九貫七百一文。

秋糧【略】

上海縣官民田地、山池、塗蕩一萬一千三百七十八頃二十九畝一分八釐二毫。

夏稅大麥三千一百二十六石一斗六升八合，小麥五萬四千六百五石六斗五升二勺，絲一千七百九十五兩二錢四分二釐三毫二絲三忽，綿一千一百九十六兩一錢八分三釐八毫三絲七忽，鈔六千二百八十貫九百六十九文六分。

秋糧【略】

正統七年

定粮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六千九百九十一頃三十八畝七分八釐四毫。

夏稅大麥七千六百六石九斗八升八合五勺，小麥八萬四千五百五十三石四斗七升六合八勺，絲九千九百九十兩八錢六分九釐八毫四絲三忽，綿二千五百四十八兩四錢九分八釐五毫四絲九忽，鈔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一貫一百五十

三文。

秋糧【略】

華亭縣官民田地、山池、塗蕩二萬五千五百一十六頃八十二畝八釐九毫。

夏稅大麥四千四百八十石八斗二升五勺，小麥二萬九千八百三十二石八斗二升五合五勺，絲六千一百五十九兩二錢七分八釐六毫四絲，綿一千三百三十四兩一錢九分二釐九毫三絲，鈔一萬五百七十五貫八百五十文。

秋糧【略】

上海縣官民田地、山池、塗蕩二萬一千四百七十四頃五十六畝六分九釐五毫。

夏稅大麥三千一百二十六石一斗六升八合，小麥五萬四千七百二十石六斗五升一合三勺，絲三千八百三十一兩五錢九分一釐二毫三忽，綿一千二百一十四兩三錢五釐六毫一絲九忽，鈔六千三百三十五貫三百三文。

秋糧【略】

景泰三年

定粟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七千四十七頃八十畝七分六釐九毫。

夏稅大麥七千六百八石二斗三升九合一勺，小麥八萬四千五百七十三石一斗九合九勺，絲九千九百九十七兩九錢七分八釐五毫三絲三忽，綿二千五百五十二兩三分三釐一毫八絲七忽，鈔一萬六千八百六十貫八百七十文。

秋糧【略】

華亭縣官民田地、山池、塗蕩二萬五千五百三十八頃九十九畝四釐四毫。

夏稅大麥四千四百八十二石七升一合一勺，小麥二萬九千八百四十一石七斗二升九合六勺，絲六千一百五十九兩四錢七分三毫九絲，綿一千三百三十四兩二錢九分四釐九毫三絲，鈔一萬四百七十六貫四百六十六文。

秋糧【略】

上海縣官民田地、山池、塗蕩二萬一千五百八頃八十一畝七分三釐五毫。

夏稅大麥三千一百二十六石一斗六升八合，小麥五萬四千七百三十一石三斗八升三勺，絲三千八百三十八兩五分八釐一毫四絲三忽，綿一千二百一十八兩八釐二毫五絲七忽，鈔六千三百八十四貫四百四文。

秋糧【略】

天順六年

定粟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七千一百二十二頃九畝八分。

夏稅大麥七千六百一十石五斗五升四勺，小麥八萬四千六百三十四石三斗二升九合五勺，絲一萬一十一兩四分五釐五毫二絲三忽，綿二千五百五十四兩三錢四分六釐四毫三絲七忽，鈔一萬六千五百三十四貫八百七十一文一分三釐。

秋糧【略】

華亭縣官民田地、山池、塗蕩二萬五千五百七十八頃二十四畝九分三釐九毫。

夏稅大麥四千四百八十四石三斗八升二合四勺，小麥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二石九斗四合三勺，絲六千一百六十一兩二錢六分九釐一毫九絲，綿一千三百三十五兩二分二釐二毫五絲，鈔一萬五百五貫八十九文一分三釐。

秋糧【略】

上海縣官民田地、山池、塗蕩二萬一千五百四十三頃八十四畝八分六釐一毫。

夏稅大麥三千一百二十六石一斗六升八合，小麥五萬四千七百八十二石四斗二升五合一勺，絲三千八百四十九兩七錢□分六釐三毫三絲三忽，綿一千二百一十九兩□□二分四釐二毫八絲七忽。鈔六千二十九貫□□□□十二文。

秋糧【略】

成化八年

定粟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七千一百三十一頃七十九畝三毫。

夏稅大麥七千六百一十石五斗五升四勺，小麥八萬四千六百三十七石五斗五升七合四勺，絲一萬一十一兩四錢六分四釐五毫二絲三忽，綿二千五百五十四兩五錢七分二釐四毫三絲七忽，鈔一萬六千五百八貫九百一十八文三釐。

秋糧【略】

華亭縣官民田地、山池、塗蕩二萬五千五百八十四頃四分六釐二毫。

夏稅大麥四千四百八十四石三斗八升二合四勺，小麥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二石九斗四合三勺，絲六千一百六十一兩二錢六分九釐一毫九絲，綿一千三百三十五兩二分二釐一毫五絲，鈔一萬五百五貫八十九文一分三釐。

秋糧【略】

上海縣官民田地、山池、塗蕩二萬一千五百四十七頃七十八畝六分三釐

一毫。

夏稅大麥三千一百二十六石一斗六升八合，小麥五萬四千七百八十四石六斗五升三合一勺，絲三千八百五十兩一錢九分五釐三毫三絲三忽，綿一千二百一十九兩五錢五分二毫八絲七忽，鈔六千三貫八百二十八文九分。

秋糧【略】

弘治十五年

定墾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七千一百六十九頃八十畝三分六釐三毫四絲。

夏稅大麥七千六百一十三石六斗六升六勺，小麥八萬四千六百五十二石五斗二升七合九勺，絲一萬一十三兩四錢三分三釐九毫五絲三忽，綿二千五百五十五兩四錢九分四毫八絲七忽，鈔一萬六千四百六十六貫五百一十二文三分三釐。

秋糧【略】

華亭縣官民田地、山池、塗蕩二萬五千六百七頃二十二畝五分一釐二毫二絲。

夏稅大麥四千四百八十七石四斗九升二合六勺，小麥二萬九千八百五十六石三斗一升二合九勺，絲六千一百六十三兩二錢三分八釐六毫二絲，綿一千三百三十五兩九錢四分二毫，鈔一萬五百二十七貫七百八十四文一分三釐。

秋糧【略】

上海縣官民田地、山池、塗蕩二萬一千五百六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分五釐一毫。

夏稅大麥三千一百二十六石一斗六升八合，小麥五萬四千七百九十六石二斗一升五合，絲三千八百五十兩一錢九分五釐三毫三絲三忽，綿一千二百一十九兩五錢五分二釐八絲七忽，鈔五千九百三十八貫七百二十八文二分。

顧清等〔正德〕《松江府志》卷八《田賦下・土貢》

今制

歲造各色紵絲一千一百六十七疋，遇閏月加九十七疋。本府織染局造大紅織金雲鶴、獅子五十疋，青綠織金熊、羅、海馬、犀牛二百二十二疋，青綠光素八百九十五疋。

沈明臣、陳大科等〔萬曆〕《通州志》卷四《貢賦》　貢賦之目五：曰歲進，曰歲造，曰歲辦，曰歲派，曰額徵歲進。

歲造紵絲二十七疋，生絲絹一百一十疋。

歲派大紅紵絲一十三疋，深青紵絲五疋，大紅線羅一十三疋，青線羅一十二疋。以上羅段并前歲造紵絲、生絹，歲奉府帖額派，價值、水脚共銀二百五十三兩三錢。

額徵夏稅起運【略】

桑三千六百五十九株，株科絲二錢，得絲五百三十一兩八錢。計絲十八兩，折絹一疋，得絹二十九疋，零絲九兩八錢。續奉明文改入條鞭，歲審解京絲絹價銀二十兩三錢，今添水脚銀四錢六釐，存留府庫額織零絲價銀四錢九分，共審銀二十一兩一錢九分六釐。

海門歲造紵絲十有一疋，生絲絹五十有五疋。【略】

舊額桑一千四百八十二株，該絲二百九十六兩四錢，絹十六疋，零絲八兩四錢。

盧憲〔嘉定〕《鎮江志》卷四《屯田》　《三朝史志》云：江淮、兩浙承僞制，皆有屯田。免役後多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則其來久矣。紹興九年二月己巳詔：遣吏部郎官益都仇悆往鎮江府，究乏糧之實。上謂宰執曰：劉光世一軍，月費稟給萬數，如此，宜速爲屯田之計。《祥符圖經》載：丹徒、丹陽、金壇、延陵四縣屯田，凡【略】綿一百一十八兩，絹五疋，紬三疋，羅一疋，麻皮一十四斤，又租麻皮七千五百二十斤。

盧憲〔嘉定〕《鎮江志》卷四《職田》　丹徒縣夏料租絲一百七十三兩。丹陽縣夏料租絲一百八十二兩。金壇縣夏料租絲一十三兩。知軍府事丹徒縣租絲三十四兩。丹陽縣租絲五十四兩。通判北廳丹徒縣租絲二十一兩。節推丹徒縣絲四兩。丹陽縣絲四兩。察推丹徒縣絲二十九兩。知録兼羅務丹徒縣絲二十二兩。監稅東廳丹徒縣絲三兩。監稅西廳丹徒縣絲八兩。監押丹徒縣絲七兩。簿尉絲三十三兩。崗山巡檢絲一十兩。丹陽知縣絲二十六兩。縣丞絲二十八兩。主簿絲二十八兩。縣尉絲二十四兩。延陵巡檢絲八兩。金壇縣絲一十三兩。

盧憲〔嘉定〕《鎮江志》卷五《土貢》　《唐地里志》潤州土貢：衫羅，水紋、魚口、繡葉、花紋等綾，火麻布。《元和郡縣圖志》開元貢：紋綾。賦：絲、紵、布。《通鑑》：興元元年，鎮海節度使韓滉造使獻綾、羅四十檐詣行在。《元和郡縣圖志》：〔正〕〔貞〕元以後，觀察使王偉、李錡相繼兼鎮鹽鐵使，務其進奉，與楊蓋相比，元和以後稍革之。《潤州類集》有羅隱鎮海軍所貢詩。敬宗時，詔浙西上造銀盞粧具二十事。時李德裕刺潤州兼觀察浙西，奏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迴市。【略】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深憂不迨。時准赦不許進獻，踰月，求貢使者相繼，德裕訴而諷之。時又詔浙西令織定羅紗

袍段及(可)幅盤條繚綾千疋。德裕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元)玄宗時使者即江南捕鴉鵲翠鳥，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且(立)玄鵝大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疋，臣所未論。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纖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罹受賜矣。《寰宇記》潤州貢：方紋綾，水波綾，羅，綿，絹。神宗朝，王巖叟奏：臣伏以陛下即政之初，宜示儉薄，爲天下先。臣竊知四方貢獻，甚有非國朝舊例，出於繼增而創起者，所在不能無擾。如定州之花綾，初州之花紬，臣所見而知之者；婺州之細花羅，潤州之大花羅，臣所聞而知之者；臣見聞之所不及，若此類必多。伏望詔皆停貢，庶成儉朴之風，以隆盛德。【略】今歲貢綾十疋，羅十疋。大禮銀五百兩，聖節銀三百兩，羅三百疋，絹三百疋。

盧憲〔嘉定〕《鎮江志》卷五《夏稅》 絹紬綿，按許載《吳唐拾遺録》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販，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一貫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并計丁口課調亦料錢。宋齊邱時爲員外郎，上言：江淮之地，唐季以來，戰争之所，今兵革乍息，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興販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疋市賣五百，紬六百，綿每兩十五。齊邱請絹每疋撥爲一貫七百，紬爲二貫四百，綿爲四十，皆足陌，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邱致書于徐知誥，知誥行之，至是不十年間，野無閑田，桑無隙地。《通鑑》載於天祐十五年。《祥符圖經》載：四縣夏稅絹二千六百四十二疋，丹徒縣八百五十九疋，丹陽縣四百九十三疋，金壇縣七百八十五疋，延陵縣五百五疋。羅一千疋，丹徒縣三百八十七疋，丹陽縣三百三十五疋，延陵縣二百七十疋，金壇縣無。絲二千七十九兩，金壇縣九百八十一兩，延陵縣一千九十七兩，丹徒、丹陽兩縣無。紬一千四百三十九疋，丹徒縣二百一十四疋，丹陽縣一百六十三疋，金壇縣九百六疋，延陵縣一百六十五疋。綿六萬三千三百五十六兩，丹徒縣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七兩，丹陽縣二萬四百七十二兩，金壇縣一萬六千五百六兩，延陵縣八千一百六十一兩。【略】鹽絹三千五百五十四疋。丹徒縣九百五十一疋，丹陽縣一千五十六疋，金壇縣一千八十七疋，延陵縣四百六十疋。【略】今丹徒縣夏稅絹二千一百八十疋，内丁絹八百三十疋，於開禧三年内奉旨蠲放住催外，實合催絹一千三百五十疋，羅四百三十六疋，綿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三兩，絲五千二百四十九兩。丹陽縣絹二千一百九十九疋，羅五百六疋，綿二萬三千四百三十九兩，絲四千二十三兩。金壇縣絹四千五百九十五疋，羅一百一疋，綿二萬二千六十三兩，絲六千八十九兩

盧憲〔嘉定〕《鎮江志》卷五《和買》 咸平二年，户部判官馬元方建言：方春民間乏絶，請預給庫錢，約至夏秋，令輸絹於官。詔下其法，於諸路率一縑給錢一千，時人便之。其後或不以錢而以鹽，後又給錢三分，而以七分折鹽，又其後則鹽與錢不復給，而與兩稅均輸矣。今三縣和買絹九千九百三十八疋，丹徒縣三千五百疋，丹陽縣三千九百三十八疋，金壇縣二千五百疋。

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卷六《賦稅》 本郡稅賦之數，皆莫可考，惟宋爲頗詳。兹但據今額以書，而以《舊志》所載者附見焉。

常賦

夏稅 絲八千四百四十七斤二十五兩九錢二分三釐。録事司三斤七兩六錢七釐，丹徒縣一千七百六十二斤一十五兩六錢一分二釐，丹陽縣三千七百二十八斤一兩六錢二分九釐，金壇縣二千九百五十三斤九兩五錢一分四釐。有司八千四十九斤一十二兩二錢四分二釐。録事司三斤七兩六錢七釐，丹徒縣一千三百九十七斤六兩二錢九分，丹陽縣三千六百九十九斤二兩八錢三分一釐，金壇縣二千九百四十九斤一十一兩五錢一分四釐。江淮財賦府三百九十八斤一十三兩六錢八分一釐。丹徒縣三百六十六斤八錢八分三釐，丹陽縣二十八斤一十四兩七錢九分八釐，金壇縣三斤一十四兩。綿一千九百九十一斤三兩四錢三分八釐。録事司二錢一釐，丹徒縣一百二十六斤一十二兩八錢七分，丹陽縣一千三百五十一斤七兩四錢五分三釐，金壇縣四百二十七斤五兩五錢五分四釐。有司一千九百九斤二兩二錢二分五釐。録事司二錢一釐，丹徒縣一百六十三斤一兩九錢一分五釐，丹陽縣一千三百一十二斤八兩五錢五分五釐，金壇縣四百二十三斤七兩五錢五分五釐。江淮財賦府八十二斤一兩二錢一分三釐。丹徒縣六十三斤一十兩九錢五分五釐，丹陽縣一十八斤六兩二錢五分八釐。

《祥符圖經》：絹二千六百四十二疋，丹徒縣八百九十九疋，丹陽縣四百九十三疋，金壇縣七百八十五疋，延陵縣五百疋。羅一千疋，丹徒縣三百八十七疋，丹陽縣三百三十五疋，延陵縣二百七十疋。絲二千七十九兩，金壇縣九百八十一兩，延陵縣一千九十八兩。紬一千四百三十九疋，丹徒縣二百一十四疋，丹陽縣一百六十三疋，金壇縣九百六疋，延陵縣一百六十五疋。綿六萬三千三百五十六兩。丹徒縣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七兩，丹陽縣二萬四百七十二兩，金壇縣一萬六千五百六兩，延陵縣八千一百六十一兩。【略】鹽絹三千五百五十四疋。丹徒縣九百五十一疋，丹陽縣一千五十六疋，金壇縣一千八十七疋，

疋，延陵縣四百六十疋。【略】

《嘉定志》：絹八千一百四十四疋，丹徒縣二千一百八十疋。開禧三年，蠲放丁絹八百三十疋，寔催一千三百五十疋，丹陽縣二千一百九十九疋，金壇縣四千五百九十五疋。羅一千四十三疋，丹徒縣四百三十六疋，丹陽縣五百六疋，金壇縣一百一疋。綿六萬八千一百五十五兩，丹徒縣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三兩，丹陽縣二萬三千四百三十九兩，金壇縣二萬二千六十三兩。絲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一兩。丹徒縣五千二百四十九兩，丹陽縣四千二十三兩，金壇縣六千八十九兩。【略】

《咸淳志》：實祐四年五月修明版籍，三縣絹及和買絹一萬三千九百三十一疋二丈二尺八寸五釐四毫，折羅錢七萬六千五百六十九貫二百一文，絲五千七百九十四兩七錢五分六釐，綿三萬四千九百三十五兩一錢六分八釐八毫。【略】景定四年二月，回買三縣公田一十六萬八千二百二十八畝二十七步半，并拘没丁府隱寄田地九千三百四十一畝一步，計銷豁稅絹、和買絹一千二百七十二疋一丈八分六釐，折羅錢二千八百三十一貫五百八十六文五分八釐，絲四兩七錢四分七釐，綿五千四百九十兩六錢六分四釐。稅絹、和買絹一萬二千六百六十疋五丈一尺七寸三分七釐，丹徒縣三千六百三十疋五尺五寸一分六釐，丹陽縣四千一百一十五疋三丈三尺五寸三分三釐，金壇縣四千九百一十五疋一丈二尺六寸九分。折羅錢七萬三千六百二十六貫一百七十文八分三釐，丹徒縣二萬九百七十九貫三百六十五文，丹陽縣二萬七千八百五十八貫八百五文八分三釐，金壇縣二萬四千七百八十八貫。絲五千七百九十兩五分五釐，丹徒縣二千二百九十四兩三分四釐，丹陽縣一千二百七十一兩八錢二分一釐，金壇縣二千二百二十四兩二錢。綿二萬九千四百四十三兩四錢二分四釐八毫。丹徒縣一萬一千三百二十二兩三分二釐八毫，丹陽縣一萬一千一百六十三兩三分三釐，金壇縣六千九百五十八兩二錢五分九釐。【略】

以上並係文思院斗尺。蔡絛《丹陽志》云：嘉定間，中書舍人俞建綿《照亭詩》謂浙西田稅之重，皆錢繆橫斂之過。余讀史至五代，乃知浙江東西爲錢繆、李煜所據，是時宋祖有南下之意，繆、煜恐其見伐，日事貢獻，箴爾小國，竭府庫之所有，不足以充其欲。于是虐民橫斂，田地每畝夏稅則有鹽絹、羅、綿、絲兩、大小麥、秋租則有苗米、稬米、豆布、蘆席。宋代相仍，失于釐革，然尚視田土之肥瘠分爲四等，曰上，曰中，曰下，曰不及等。嘗考之上等，中等者，田則夏有綿，秋有米四升五合或五升，地則夏有絲、綿、大小麥。下等之田，則夏無綿，秋有米四升五合，地則夏無絲、綿、大小麥也。不及等者，田則夏稅無幾，秋米一升，地則夏稅絹一分，鹽錢一文而已。本郡土地率多瘦薄，所收不了納官，而欲一槩征之，無乃不可乎。至若和買役錢尤爲民害，乃熙寧間王安石爲相之日，春初以官錢借與民户，至夏初每錢三貫收絹一疋，謂之和買絹，免人户衙頭吏役，使之納錢，謂之役錢。未幾，官司無錢可借，遂令人户白納，至今遺臭。今兩淮、福建俱無絲、綿，雜色之稅，然則東西二浙之有此，豈繆、煜之所爲乎。讀史至此，未嘗不掩巷爲之浩歎也。

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卷六《土貢》　任土作貢古也，九州貢物之著于《虞書》者，蓋舉天下而言之，非若後世一郡一邑之比也。潤自漢晉迄隋，土貢名物皆無可考。至唐而下，然後見他志載之圖經，《唐地里志》及《元和郡國志》、宋朝《寰宇記》貢物見後。而徵獻多岐矣。欽惟我朝，不寶遠物，庶邦内外，惟正之供，故列舊貢之目以别之，于此可以觀政焉。

舊貢

衫羅、水紋、魚口、繡葉、花紋等綾。已上見《唐地里志》及《元和郡縣圖志》。方紋綾、水波綾，歲貢十疋，聖節二十疋。羅，歲貢十疋，聖節三百疋，大禮年分添造五十疋。綿絹。聖節三百疋。

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卷六《造作》　段疋歲額五千九百一疋，織染局三千五百六十一疋，生帛局一千八百三十疋，丹徒縣五百一十疋。紵絲一千九百四，織染局獨造。暗花一千一百六十七，枯竹褐四百一，稈草褐二百三十，明緑一百五十九，鴉青一百五十九，駝褐一百八十六，白三十一。素七百三十七，枯竹褐二百五十五，稈草褐一百四十八，明緑九十九，鴉青九十九，駝褐一百一十八，白一十八。絲細三千九百九十七，織染局一千六百五十七，生帛局一千八百三十，丹徒縣五百一十。官背花三百三十一，織染局獨造。枯竹褐一百五十九，稈草褐一十五，明緑三十一，鴉青六十六，駝褐三十，橡子竹褐三十。斜紋三千六百六十六，織染局枯竹褐六百三十六，稈草褐六十三，明緑一百二十三，鴉青六百六十四，駝褐一百二十，橡子竹褐一百二十。生帛局枯竹褐四百七十七，稈草褐三百五十一，明緑二百一十一，鴉青四百二十二，駝褐一百八十五，橡子竹褐一百八十五。丹徒縣枯竹褐一百二十五，稈草褐一百，明緑七十五，鴉青八十，駝褐六十五，橡子竹褐六十五。江南歸附之初，置織染提舉司，設兩局以集造作。丹徒民三百餘家，始以歸人女子織紗得名局家，例以匠役之，由是不靖于鄉，省臺分官撫恤，然後還定，民復詣闕以訴，願世爲邑民奉公，上尋罷提舉司，並隸本郡。近年以來，兩局工多匠少，而丹徒之民，又以非匠户無既廩之給，每告病焉。

《嘉定志》：綾十疋，歲貢。羅三百一十疋，歲貢十疋，聖節三百疋。絹三百疋。歲貢。

《咸淳志》：綾二十疋，聖節。羅三百五十疋。聖節三百疋，大禮年分添造五十疋

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八《縣記》　環府之邑五，而常熟居其中焉。時主客以户計者，八千九百七十有二，而今五萬一千一百卅八。夏賦，金錢爲緡二千八

百，其幣帛定合萬二千六百，而奇弗詳。秋租，穀粟七萬六千餘斛。乃今折帛爲緡者十萬二千三百，而斛則損其舊二千。邑之事，其倍稱何如哉。

曹一麟、徐師曾等〔嘉靖〕《吴江縣志》卷一《地理志・疆域》 盛澤在二十都，離縣治西南六十里，居民百家，以綿綾爲市。

曹一麟、徐師曾等〔嘉靖〕《吴江縣志》卷九《食貨志・物産》 貨之屬十七：曰絲，曰綿，曰絹，曰羅，曰紵絲，曰綾，曰紬，曰乂紗【略】。

曹一麟、徐師曾等〔嘉靖〕《吴江縣志》卷九《食貨志・貢賦》 祥符中，夏稅，丁身鹽錢二千六百貫有奇，絹九千六百疋有奇，紬四百五十疋有奇，綿七千六百斤有奇。秋白粳米五萬二千石有奇。

元豐三年，歲輸帛一萬三千疋，苗五萬八千斛，續四千一百兩，免役錢一萬四千緡各有奇。

淳熙十一年，苗五萬七千二百石，夏稅折帛錢七萬三千貫，上供諸色錢二十萬二千貫各有奇。寶祐五年，加增苗額。自後有稅管關子苗米、續管贍軍米等目，民間始多事矣。

元延祐四年，夏稅絲三千七百六十斤。秋租糧二十二萬二千八百三十石，輕賫二十二錠三十兩各有奇，所入視宋實相倍蓰。

大明洪武十年，夏稅小麥三千石有奇，絲三千四百兩有奇，鈔六百六十貫有奇，農桑一萬八千七百株有奇。秋糧三十五萬七千石有奇。

二十四年，夏稅麥二千八百石，絲四萬三千四百兩，鈔六百四十貫。秋糧四十二萬七千一百石各有奇。

永樂十年，夏稅麥二千九百石，絲四萬三千八百兩，鈔六百六十六貫各有奇。秋糧五十五萬一千六百六十二石。

宣德七年，詔減官田重額。

正統二年，知府況公鍾累疏，奏減二萬五千四百二十八石九斗四升九合三勺。

天順六年，夏稅麥二千九百石，絲四萬五千三百兩，鈔六百八十貫，農桑絲四千四百七十兩。秋糧三十八萬九千九百石各有奇，馬草七萬八千九百包，户口食鹽鈔六十萬二千貫各有奇。

弘治十六年，夏稅麥二千九百石，絲四萬五千三百兩，鈔六百八十貫，農桑絲折絹二百四十疋。秋糧四十六萬一千八百六十石，馬草七萬八千九百包，户口鹽鈔五百八十兩，義役銀四千九十兩，馬役銀二千八百四十兩，驛傳水夫米三千一百八十石各有奇。

嘉靖中，夏稅小麥二千九百五石一斗七升二合二勺，絲四萬五千三百四十六兩七錢五毫，鈔六百八十三貫二百八十七文九分八釐四毫，農桑絲折絹二百四十八疋一丈八尺一寸。

牛若麟〔崇禎〕《吴縣志》卷七《田賦》 弘治十六年，巡撫都御史魏紳、知府林世遠詳定實徵册，吴縣官田地等項三千六百三十三頃有奇，吴縣民田地等項三千四百七十頃有奇，夏稅絲三萬五千兩，麥三千四百石有奇。【略】

嘉靖十七年，存餘考積。

農桑絲折絹，原額小麥三千四百石六斗五升五合八勺，絲三萬五千一十七兩九分五釐四毫，鈔一千四百二十三貫一百二十文二釐九毫，農桑絲折絹二百五疋一丈一尺九寸三分。【略】

京庫絲絹一千三百三十五疋，該銀一千四兩二錢五分。南京庫農桑絲折絹二百五疋一丈一尺九寸三分，每疋折銀七錢，該銀一百四十三兩七錢七分八釐三毫七絲。

本府織染局本色絲一萬九百一十五兩九分五釐四毫，該銀五百四十五兩七錢五分四釐七毫七絲。

牛若麟〔崇禎〕《吴縣志》卷八《田賦》

折色起運

萬曆十七年

本府織染局絲六千五百兩二錢五分四釐，該銀三百二十五兩一分二釐七毫。

派辦閏月歲造段疋銀二十四兩四錢四分六釐。

南京庫農桑絲折絹四十疋一丈九尺一寸九分八釐，該銀二十八兩四錢四分七釐九毫五絲。本色絹四疋二丈六尺五寸一分一釐九毫六絲，折色絹銀二十五兩一分九釐三毫三絲七忽六微。

折色起運

萬曆四十七年

京庫絲折絹七百九十六疋，該銀五百一十七兩四錢。【略】

本府織染局絲銀三百八十一兩七錢八分九釐。

綾紗料價等銀四百六十二兩三錢四分五釐一毫六絲。

南京庫農桑絲折絹四十疋一丈九尺一寸九分八釐，該銀二十八兩四錢四分七釐九毫五絲。本色絹四疋二丈六尺五寸一分一釐九毫六絲，折色絹銀二十五兩二分九釐三毫三絲七忽六微。

折色歲用存留款項

萬曆十七年

京庫絲折絹七百九十六疋，銀七十九兩六錢。【略】

折色歲用存留款項

萬曆四十七年

京庫絲折絹七百九十六疋銀七十九兩六錢。

坐派議加歲造段銀五十八兩三錢八分。

牛若麟〔崇禎〕《吴縣志》卷二九《物産》 帛之屬

錦五色成文，倣花樣，又有紫白、落花、流水、充裝潢卷軸之用。

紵絲上者曰清水，次曰帽段，又次曰倒挽，最下曰丈八頭。

彭段即紵絲之類，充袍服諸用。瑞麟紬

徧地錦　線絨　捺絨

紋絨　刻絲　羅有花素。

秋羅有花素。　帽羅　綾有花素。

裱綾　紗有花素。　機軟紗有花素，練熟者曰軟紗。

銀條紗有花紗。　縐紗爲衣者散處，巾帽者出報恩寺前。　絹

羅底絹出中街路。　畫絹出中街路。

榨袋絹　包頭綾、紬、紗、羅各種。　紬有花素。

裱絹

麤紬俗呼北織。

胡纘宗〔正德〕《安慶府志》卷一四《貢賦志》 絲　歲徵桑絲三百九十有八斤二兩九錢六分，折絹三百五十有三匹二丈九尺。

懷寧　六十有三斤十有四兩八錢二分，折絹五十有六匹二丈六尺七寸。

桐城　六十有九斤八兩九錢六分，折絹六十有二匹。

潛山　六十有四斤九兩五錢七分，折絹二十有三匹二丈四尺。

太湖　三十斤十有五兩七錢四分，折絹二十有八匹一丈二尺九寸。

宿松　一百有八斤八兩二錢，折絹九十有六匹一丈三尺八寸。

望江　九十有二斤八兩六錢五分，折絹八十有六匹一丈五尺二寸。俱解京庫。

歲徵絲絹六百有八匹。牒云：荒絲絹。

懷寧　百有八匹。

桐城　如懷寧之數。

潛山　亦如其數。

太湖　亦如其數。

宿松　九十有六匹。

望江　八十匹　俱解京庫。

朱鋐等〔嘉靖〕《宿州志》卷二 貢賦

宿州貢活鹿、皮張。賦麥、粟、絲、草。歲辦雜皮四伯五張。今折造胖襖褲鞋五十七副四分。

稅絲一萬六千二百七十四兩八錢八釐一毫五絲。免徵徐王墳户并大店驛起蓋席殿地絲二百八十七兩六錢八分五釐四毫五絲，實徵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七兩一錢二分二釐七毫。官夏地并上則民夏地每畝科絲三分，每絲二十兩折絹一疋。桑絲三百六十四斤一十八兩一錢一分。官桑八千七百八十株，每株科絲六分。民桑一十七萬七千一百七十七株，每株科絲三分。稅絲一萬九百三十四兩二錢四分四釐。官夏地并上二則民夏地每畝科絲三分。桑絲一百三十八斤一十三兩四錢一分。科則與州同，官桑七千二百一十七株，民桑五萬九千三百四十六株。

李默、錢照等〔嘉靖〕《寧國府志》卷六《職貢紀》

夏稅　桑絲六百三十四兩六錢二分，稅絲三百四十二斤二兩五錢八分六毫。宣城歲徵存留本府織染局桑絲一十九兩九錢，稅絲四十二斤十五兩五錢四分二釐六毫。南陵起運南京承運庫折絹桑絲六百一兩三錢二分，存留織染局稅絲二十六斤九錢七分一釐。涇存留織染局稅絲一百一十二斤八兩四錢四分。寧國存留織染局桑絲一十三兩四錢，稅絲一十五斤六兩。旌德存留織染局稅絲六十四斤一十二兩九錢四分六釐。太平存留織染局稅絲八十一斤六兩六錢八分一釐。凡桑絲賦諸蠶桑之鄉，稅絲賦諸漁户並以銀折，每斤徵銀八錢五分。惟京庫折絹每絲二十兩徵絹一疋。視地之宜。

彭澤、江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二《土貢》

宋　上供帛、紬歲四千五百九十八疋一丈六尺八寸。絹歲八萬三千三百七十七疋九尺九寸。綿歲十萬二千二百二十六兩七錢。絲歲二百兩。分四綱起發。又有淮衣綱紬四十八疋八尺四寸，絹萬三千一十疋一丈二尺六寸。舊至揚州，中興併送行在所。其非上供應副本路及他路者，建康府絹五千疋，郡守郟升卿奏免，後復起發。又有兩浙轉運司紬千四百疋，絹萬六千四十九疋有奇，綿六萬五千兩。又別應副衢州、嚴州紬各一百五十七疋半，絹各三

千三百三十疋，綿各二百七十五兩。處州紬百七十五疋，絹九百八十疋，綿三千五百兩。婺州紬七十疋，絹一千九百六十疋，綿一千五百兩。四州歲各遣吏來請。蓋自紹興十四年四月，江東轉運司始報兩浙運司以應副四州之數，不知始於何年。上供折帛錢，凡紬一萬六千一百九疋三丈，絹二萬四千七百九十六疋，每疋各折省錢六千。綿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七兩，每兩折省錢三百。凡爲錢二十五萬六百二貫六百文。先是，州稅絹每疋爲稅錢七百三十一，而預買以元豐二年勑，每疋作九百五十文。逮折帛初行，以兩浙上色絹紬爲估，每疋八千，而徽則減二千爲六千。至紹興十八年，江東西路例作六千，其後兩浙路亦然，而徽遂不復請。乾道五年，議臣奏曰：折帛之起以折絹定價，故每疋估價錢六千，而銀則每兩爲價三千三百。徽州係五季重稅去處，咸平着令他州絹以十二兩爲則，而歙州但責十兩而已，從來名爲下色紬絹，所以補除重稅也。折帛之行以兩浙上色所估，而責徽下色亦同其直，失先朝補恤之意。然議者主言郡吏折銀虧直，方令部使者約束，而折帛之價未有申論者。上供折帛折麥折斛錢、上供茶租折帛移用買絹錢、上供茶租折帛折斛錢。各項所起年分俱無可考。

元　上供帛。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到寧國路織染局生帛機五十張，簽撥人匠八百六十二户。自本年正月爲始立局，歲造生帛三色凡一千六百一段。二十四年，改造熟帛絲紬，如生帛之數，凡六色，四季起納。至元二十八年，添造寧國路絲紬一百五十段。

國朝　上供帛。自國初已亥年始，每月織造紵絲四十二疋。至洪武六年改造紬絹，每月額織造絹二百九十二疋，紬二十五疋，共三百一十七疋。洪武二十二年住罷，人匠起取赴京住坐，機張、房屋倒塌無存。永樂元年，奉工部基字四百三十六號勘合劄付，復設織染局，置立官堂作匠。官買荒絲、顏料，歲造青、紅、緑三色光素串四紵絲七百二十一疋，吐絲四十五觔壹兩，煉熟三十四觔八兩，打成絫胎二十一條，額絲六十七觔九兩五錢。閏月加造紵絲五十九疋，絫胎二條，額絲五觔八兩五錢。以後每年額造深青、黑緑、丹礬紅三色光素紵絲共七百二十四疋，深青二百四十疋，黑緑二百四十疋，丹礬紅二百四十一疋，通共該荒絲顏料價銀二千二百六十六兩九錢七分。每閏月年加造五十九疋，三色均加，惟紅多一疋，合用荒絲顏料價銀，坐派六縣里甲辦納。歙縣該絲料八百五十三觔五兩九錢三分六釐七毫，休寧縣該絲料一百三十三觔一十三兩七錢一分六釐八毫，婺源縣該絲料五百二十三觔一十三兩六錢二分四釐五毫，祁門縣該絲料一百九十四觔五兩三錢一分二釐三毫，黟縣該絲料九十七觔二兩六錢五分八釐二毫，績溪縣該絲料九十五觔八錢五分九釐三毫。

石禄、唐錦〔正德〕《大名府志》卷三《田賦志・貢賦》

夏稅　人丁絲綿二十一萬六千九百二十二兩，折絹六千八百五十六疋一丈五尺。每男子成丁者科絲綿一兩，每十八兩折納絹一疋。土着軍八百六十四兩免科。

秋糧　農桑絲綿一萬六千五百一十一兩零，折絹八百一十疋二丈七尺九寸四分一釐二毫。官桑地每畝科絲四兩五錢，共七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二釐五毫。民地每畝科絲一兩，共一萬五千七百九十八兩二錢四分。

元城縣

夏稅　人丁絲綿二萬二千一十四兩，折絹五百六十九疋。

秋糧　農桑絲綿一千八百八兩零，折絹五十三疋一丈七尺六寸五分。

大名縣

夏稅　人丁絲綿八千九百五十三兩，折絹一百四十六疋。

秋糧　農桑絲綿六百一十七兩零，折絹三十六疋二丈八尺六寸。

南樂縣

夏稅　人丁絲綿一萬二千五百一十七兩，折絹二百九十疋。

秋糧　農桑絲綿七百七十一兩零，折絹三十六疋二丈二寸四分。

魏縣

夏稅　人丁絲綿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一兩，折絹五百九十七疋。

秋糧　農桑絲綿七百二十六兩零，折絹三十六疋一丈八寸八分九釐二毫五絲。

清豐縣

夏稅　人丁絲綿二萬八千二百九十三兩，折絹四百四十五疋。

秋糧　農桑絲綿一千八百四十一兩零，折絹九十二疋二尺一寸。

内黄縣

夏稅　人丁絲綿一萬四千二百一十六兩，折絹二百九十五疋。

秋糧　農桑絲綿九百九十三兩零，折絹四十五疋一丈五尺五寸八分七釐。

滑縣

夏稅　人丁絲綿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一兩，折絹六百一十九疋。

秋糧　農桑絲綿一千三百八十一兩零，折絹六十九疋三尺八分。

滑縣

夏稅　人丁絲綿三萬一千五百五十兩，折絹一千一百三十四疋七尺六寸。

秋糧　農桑絲綿五千一百一十八兩零，折絹二百五十五疋二丈九尺七寸四分七毫五絲。

開州

夏稅　人丁絲綿二萬八千四百六十六兩，折絹一千四百六疋。

秋糧　農桑絲綿一千七百八十九兩零，折絹八十六疋一尺三分五釐。

長垣縣

夏稅　人丁絲綿二萬八千七百一十三兩，折絹八百疋四寸。
秋糧　農桑絲綿一千七百四十兩零，折絹八十三疋一丈二尺七分六釐八毫。

東明縣

夏稅　人丁絲綿一萬一千四百六十兩，折絹五百五十三疋。
秋糧　農桑絲絹四百四十三兩零，折絹二十一疋一丈七尺七寸六釐六毫。

章律、張才〔弘治〕《保定志》卷六《食貨一》

土貢

《禹貢》冀州畿甸之內，併賦場圃、園田、漆林之類，非盡出於田，島夷皮服。唐貢生漆五百斤，桑皮紙五萬張，細綿布五千疋，粗綿布四千疋，綿花七百五十斤，席三千領。《九域志》。支給官錢買芋楊村，織於闕下。

張良知〔嘉靖〕《許州志》卷三《田賦志・稅糧》

稅糧屬縣附

許州　洪武二十四年夏地一千四百一十二頃三十九畝四分四釐。
絲四千三百二十三兩六錢八分九釐二毫。
秋地一千八百一十一頃一十一畝二分四釐。
桑一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四株。絲綿五千七十九兩四錢。
永樂十年起科夏地一千四百一十三頃三十九畝四分四釐。絲四千三百二十二兩六錢八分九釐二毫　秋地一千八百一十一頃一十一畝三分四釐。桑一十五萬三千九石一十四株。絲綿五千七十九兩四錢九分二釐。嘉靖十九年，夏地一千四百二十四頃三十一畝七分八釐。絲四千三百三十二兩八錢六分五釐二毫。秋地一千八百一十三頃七十七畝三分四釐一毫。絲綿折絹二百五十三疋二丈九尺四寸八分五釐五毫

襄城縣　洪武二十四年夏地一千二百四十四頃一釐三毫。絲四千一百八十二兩五錢三分一釐九毫九絲。秋地一千四百二頃八十八畝九分。桑六萬三千四百九十九株。絲綿二千九十五兩四錢六分七釐。永樂十年起科夏地：稅糧、絲。秋地：桑、絲綿。

長葛縣　洪武二十四年夏地一千四十三頃九十二畝一分七釐四毫二絲。絲三千三百八十二兩五錢七分五釐二毫五絲六忽。秋地一千二百一十四頃九十一畝九分六釐九毫。桑六萬二千九百二十二株。絲綿二十七千五兩八錢六分五釐。永樂十年起，科夏地：稅絲。秋地：桑、絲綿。嘉靖十九年，夏秋地一千四十四頃八十七畝八分七釐五毫。絲三千三百三兩二分六釐二毫五絲。

臨潁縣　洪武二十四年夏地六百九十一頃六十五畝五分。絲二千一百八兩八分五釐。秋地七百三十三頃六十四畝三分。桑四萬八千九百三株。絲綿一千四百七十四兩三錢八釐。永樂十年起，秋夏地：稅絲。秋地：桑、絲綿。

劉訒〔嘉靖〕《鄢陵縣志》卷三《土產》　帛類有綾、紬、花絹、手帕兼絲。

杜貴墀、鄭桂星等〔光緒〕《巴陵縣志》卷五二《雜識二》　邑中桑土無多，惟饒村出絲，只可作絹。近歲方布政大湜官荊襄鄖道時，勸課蠶桑，市浙桑數萬株，給民自栽，因以所餘分遺其家之隣近里人，乃頗有習蠶者，得絲柔而白，然尚未廣。

邑境多山，農民世業，難以自給，多營生於湖北，故監利、沔陽、江陵、潛江四邑，土工、農工、染工、酒工，巴陵人不下數萬，春往冬歸，亦貧民之利計也。若四邑被水，皆歸而家食，兼以災民流寄，則穀必騰貴而荒，故巴陵之荒歉，不僅視本邑水旱也。王申志。

楊珮修〔嘉靖〕《衡州府志》卷四　金帛類

苧蘇、葛蘇、絲、綿、水綿、綿布、葛布、絹，已上各州縣俱出。

盧濬等〔弘治〕《黃州府志》卷三《貢賦》

本府賦

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山塘三萬五千三百四十三頃七十九畝三分五釐。夏稅隨糧絲三千二百二十八斤九兩九錢六分，織絹二千五百八十二匹二丈六尺九寸四分。

弘治五年官民田地、山塘三萬六千五百二十二頃七十九畝六分。夏稅隨糧絲綿并租絲三千七百四十一斤六兩一錢九分四釐，共該織絹一千九百九十三匹三尺二寸四分一釐一毫一忽。

黃岡縣

賦

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塘七千四百五十五頃六十一畝七分。夏稅隨糧絲一千四百五十七斤一十一兩八錢七分，織絹一千一百六十六匹七尺三寸五分。桑柘絲五十二斤九兩八錢二分，織絹四十二匹二丈七尺三寸。

弘治五年官民田地、塘七千七百八十五頃九畝四分。夏稅隨糧絲一千四百六十八斤九兩五錢一分，共該織絹一千一百七十四匹二丈六尺二寸六分五釐。桑柘絲五十八斤七兩三錢，織絹四十五匹一丈八十。

麻城縣

賦

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塘三千七百八十二頃七十六畝二分。夏稅隨糧絲七百二十一斤一兩二錢七分二釐六毫，共該織絹五百九十七匹二丈二尺六寸七分一錢。

弘治五年隨糧絲七百七十二斤二兩八錢四分，織絹六百一千七匹二丈二尺二寸六分。

黃陂縣

貢

鵝翎九千六百根。

賦

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塘二千九百九十一頃七十二畝□分。隨糧絲六百五十斤二錢九分，織絹五百三十一匹二丈三尺四寸一分。

弘治五年官民田地、塘三千七百一十五頃六十畝六分。隨糧絲七百二斤一錢九分，織絹五百六十二匹一丈一尺四寸一分。

蘄水縣

賦

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塘四千二百六十一頃七千八畝二分。夏稅隨糧絲四十斤一錢六分，織絹三十匹一丈三尺七寸二分。

弘治五年官民田地、塘五十四百七十一頃八十七畝七分。夏稅隨糧絲五十斤一十兩四錢六分，織絹四十匹一丈五尺七寸二分。

羅田縣

賦

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塘九百八十九頃七十六畝二分。夏稅隨糧絲七十斤一兩二分，織絹五十二匹二丈七尺三寸三分。

弘治五年官民田地、塘一千三百五十三頃二十四畝。夏稅隨糧絲八十一斤三兩九錢八分，織絹六十四匹二丈九尺九寸三分。

蘄州

賦

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塘四千四百三十二頃九十四畝七分。夏稅隨糧絲二百五十四斤三兩七錢一分，織絹二百三匹三丈一寸九分，桑柘絲五斤八兩。

弘治五年官民田地、塘四千五百三十四頃三十畝七分。夏稅隨糧絲二百五十七斤伍兩四錢二分，織絹二百五匹二丈六尺一寸五分。

王承禧(光緒)《應城志》卷一《輿地・物產》 有桑樹，類楮，葉可飼蠶，桑螵蛸可入藥。有橡，有柘，葉飼蠶與桑同。

國朝丁周《勸民種桑種橡示》：爲廣推桑類，以興蠶織，以阜民財事。照得農桑爲天下之大命，山蠶尤興利之良圖。《孟子》云：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史記》：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户侯等。信乎蠶之爲利大矣。昔范純仁知襄城，課民種桑。張詠治崇陽，拔茶種桑。沈瑀爲建德令，一丁種十五桑。無不廣行蠶利，以裕民生。夫亦以農之於耕，一熟再熟，所入可計，而有水旱之慮，蠶則自初生至成絲，僅四五十日，婦女老弱，皆可勤事，無沾塗之苦，其利與稼穡等。且農按畝計稅，有什一之征，而桑無征，種桑之地，又不妨稼穡，屋角畦棱，道旁場圃間隙處所，皆可栽植。然家蠶之利，人共知之，而野蠶之利，鮮有知者。惟我朝陳榕門中丞撫陝時，槲樹甚繁，於倡種桑樹之餘，廣行山蠶，民咸利賴。他如寧羌牧劉從山東雇人來州，養山蠶織繭，到處流行，名曰劉公繭。乾隆九年，奉旨勅行山東，將養蠶成法，纂刻送陝，仿倣學習，如鄜縣令紀、藍田令蔣、商南令李，連年倡率教習，皆獲繭成綢，其利雖不敵吴絲，卻與蜀繭、山東繭争勝。近又如貴州繭，始自乾隆五十年間，緣遵義郡守陳君係山東人，見其地青槲樹多，即山東之槲櫟樹，而邦之民人不知此樹可以養蠶，乃遣人往山東買野蠶種，雇養蠶師，督率教導，始興其利。嗣於道光五年，按察使宋通飭黔省種橡養蠶，至今貴州繭綢通行中外，該處貧民，於青黄不接之時，皆有執業，道路無乞丐，其獲益何如也。夫養蠶之樹不一，榕門中丞有云：槲樹、橡樹、青槲樹、柞樹、椿樹，均堪養蠶，但令偏山樹株，可作蠶場，不比家蠶之必須種桑也。繭綢粗細皆宜，又耐久穿，不比絲綢之貴而難買也。本縣知地不愛寶，採訪山蠶一事，蓋亦有年，久訓鄉閭子弟，種植橡樹，爲居家謀生之計。今攝篆兹土，念接壤當陽之河溶，有河溶絹，天門有天門絹，《禹貢》荆州厥篚(元)〔玄〕纁，璣組纁絳，幣組綬屬，皆絲所織，不蠶其何以織。應邑天氣和暖，地勢平坦，水泉疏衍，其平地種桑甚便，其高阜種橡實宜，特以民情難於謀始，無以倡之，大利秘矣。抑知橡樹即青槲樹，亦即俗名板葉栗樹，今江夏之紙坊一帶，儘多此種，惜徒以供樵蘇板炭耳。且其子又名橡椀子，可染采色，錢六百文可購一石，於冬臘采買來縣，先曬極乾，俟臘底春初，擇其略高岡阜，有穀綿雜糧不植之處，相土佈種，逢春發芽，最易生長，次年即可養蠶。種樹十萬，計可獲利萬金。五六年後，樹若過高，伐之可燒板炭，留取存蔸，新芽叢發，復可養蠶。其養蠶之法，須往黔買種，於清明後，俟蠶種甫出，置之於樹，即能自食其葉，及至成蠶，依枝作繭。植樹數千，止須小兒二三，持竿梭巡，以防鳥雀啄食。取繭繅絲，俱不費力，其中略

有訣法，尚須往貴州雇人教之，而本地慧者，學習一年，皆稱能手。今黃、孝交界處有一菴，僧係黔人，菴前後有橡樹百株，每年取繭，約賣百餘金，以供香火，以給衣食，無須託缽遷地，不良之說無慮矣。爲此，示諭閤屬軍民人等，各宜自謀生理。須知木棉達於西洋，番芋來自呂宋，可見衣食大利，事在人爲。此邦居民，徒知鑿山採挖石膏，土產非不佳也，但長恃此利，恐如滇南錫銅有時，崗老山空，常利一失，將何以繼。誠使留心蠶事，鼓舞奮興，往江夏買橡子，往當陽買桑秧，於可以種桑之處，人人種桑，種橡之處，人人種橡，伫見家蠶、野蠶業普一邑，利及百年，豐年足樂，荒年亦可無虞。再求言志，比及三年，可使足民。《管子》云：衣食足而知禮節。本縣權理縣篆，不敢作五日京兆之見，亦藉以廣惠善良，潛消賊盜，如果恪遵勤動，家給人足，庶不負區區之苦心云。

胡宗憲、薛應旂〔嘉靖〕《浙江通志》卷七〇《雜志八物産》 貨之類曰紵絲、綾、羅、紬、絹、綿、緹繡、金箔、銀箔、錫箔。

貨之類曰杭州水緯羅，嘉興雲絹，湖州絲綿，出春蠶者佳。綾，唐時充貢，謂之吳綾。寧波畫絹，色白絲勻宜畫。慈谿葛，紹興蕭絹，初郡人蕭姓者製此，因名。台州兼絲葛，以葛雜絲而織之，有黃、白二色。温州紬，處州銀鑌。

周淙〔乾道〕《臨安志》卷二《物産》 《舊經》云：産白編綾、緋綾。

今産

衣

綾、絹、布、綿、羅、綢、紗。

周淙〔乾道〕《臨安志》卷二《土貢》 《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唐書・地理志》：貢白編綾、緋綾、藤紙、木瓜、橘、蜜、薑、乾薑、芭牛膝。《太平寰宇記》：歲貢乾地黃、牛膝、藤紙、蜜。《九域志》：貢綾三十匹，藤紙一千張。《兩朝國史》：貢糟藏瓜、薑。《祥符舊經》：貢山茶、楊梅、笋、絹、綢、綿、子薑、甘蔗。

今貢

綾三十匹。

稅賦茶租、免役、和預買附。

夏稅每歲婺州給本府衣絹二千五百匹，綢三千匹，綿三萬五千兩。徽州給本府衣絹七千四十匹，綿一萬七千三百五十兩。

絹九萬五千八百一十三匹二尺四寸三分七釐。

綢四千四百八十六匹三丈四尺八寸一分二釐。

綾五千二百三十四匹一丈。

綿五萬八千五百二十一兩二錢二分八釐。

潛説友〔咸淳〕《臨安志》卷五八《物産》 絲之品

綾白文公詩：紅袖織綾誇柿蔕。注云：杭州出柿蔕花者爲佳。内司有狗蹄綾，尤光嚴可愛。

羅有花、素二種，結羅染絲織者名熟線羅，尤貴。

錦内司街坊所織，以絨背爲貴。

刻絲有花、素二種，擇絲織者故名。

杜緯又名起線。

鹿胎次者爲透背，皆花紋突起，色樣不一。

紵絲染絲所織，有織金、閃褐、間道等類。

紗機坊所織，有素紗、天浄、三法新翻粟地紗。

絹機坊多織唐絹，幅狹而機密，畫家多用之。

綿土産以臨安、於潛白而麤密者爲貴。

紬有績綿績線爲之者，謂之綿線紬，土人貴此。

潛説友〔咸淳〕《臨安志》卷五九《土貢》

揚州

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右《禹貢》。

杭州餘杭郡

白編綾《元豐九域志》同。　緋綾

右《唐・地理志》。

絹

紬　綿

右《祥符志》。

朝廷蠲免歲貢指揮。

免歲貢御服綾

高宗皇帝紹興二十六年有旨，臨安府歲貢御服綾一百疋，自二十六年以後特與放免。

免貢歲近例

今上皇帝景定五年十月踐祚之初有旨，蠲免臨安府近例歲貢，續增添進錢隨合錢物計一百二十五萬八千五百四十貫有奇。見詔令門

田稅

二稅元額

夏

絹九萬五千八百一十三匹二尺四寸三分七釐，紬四千四百八十六匹三丈四尺八寸一分二釐，綾五千二百三十四匹一丈，綿五萬四千一百四兩。

每歲婺州給本府衣絹二千五百匹，紬三千匹，綿三萬五千兩。

徽州給本府衣絹七千四十五匹，綿一萬七千三百五十兩。據《淳祐志》云：據嘉熙二年省劄載，婺州絹二千五百匹，係皇祐年間指揮，至紹定六年本府有請于朝，住令解赴左藏庫，充本府抱納江陰軍和買之數，若紬、綿與徽州所輸之數，漫不可考。

秋【略】

和預買

絹四萬三百九十九匹二丈六尺二寸三分五釐，紬九十五匹。

折帛錢六十四萬八千三百八十五貫五百一十八文。

每歲認發江陰軍和買絹一千五百匹，內七十三匹二丈一尺四寸三分五釐係本色，一千四百二十六匹一丈八尺五寸折錢九千二百七十八貫五百一十八文。檢點吏牘，建炎間因陳通作過，遂將本府和買紬絹，權于蘇、湖、常、秀四州寄買。是時江陰爲常州屬邑，分認四千四十三匹。紹興十四年，諸州以寄買復還本府，而江陰陞爲軍，失于撥還，寄買如舊。乾道二年，江陰水災，始于數內撥一千五百匹歸本府輸納，餘二千五百四十三匹一丈五寸，至紹熙二年，江陰復以旱告，守尹潘侍郎景珪遂申請盡與認納。至紹定間，始將婺州認發本府絹二千五百匹徑解左帑，理充此數。互見夏稅數內。

九縣歲解之額

據《淳祐志》云：前所載二稅元額，今以九縣歲解計之，大約虧十分之一。蓋錢塘、仁和兩縣地段之爲宮殿官舍寺觀營寨者，既不該稅，其餘諸邑管下，或爲水衝，或溪湖坍成海者，亦難强其所無，今故並存之。

錢塘縣

上供折帛錢八萬一千一百二十三貫三百四十三文，畸零錢三萬七千一百七十一貫二百五十二文，本色絹三千一百三十六匹，折綾絹一百二十八匹二丈，產綿五千七百一兩二錢四分。【略】

據《淳祐志》云：紹興以後，邸第之修營，寺觀之免稅，有未蠲豁者八十二處，計和賣夏稅折帛共七百三十四匹二丈四尺七寸，本色三百七匹，畸零一百六十九匹二丈八尺七寸，苗米一百石五斗六升，役錢每料七百三十五貫五百六十七文。淳祐九年，令吳革申請于府，趙安撫與簒爲之倚閣，且議奏免，蓋方有此議，而曾未奏免，不可知也。今考案牘，但有景定二年正月朝省批送户部，備錢塘縣申遞年寺觀邸第官舍帖，免合蠲稅賦紐計折帛錢六千三百七十一貫一百七十文，計四百三十九匹，畸零錢八百八十六貫一百文，從本部徑自銷豁，尚當參考。

仁和縣

上供折帛六萬七千五百二十一貫五百八十四文，用年錢一千三百六十一貫八百七十九文，畸零錢三萬九千八百四十五貫八百八十二文。

據《舊志》，淳祐六年，令王亞夫以稅額失陷，申請挨究紐虧苗米九百一十五石四斗三升，紐增畸零一萬四千一十貫六百文，趙安撫與簒令以增補虧，遂爲定額。【略】

本色絹三千七百五十匹，綿五千九百四十九兩四錢。【略】

嘉熙間，江潮衝突臨江太平、金浦、安西、安仁、東上五鄉，趙安撫與簒申請于朝，盡蠲苗稅，後水仍故道，耕種漸復，趙安撫與簒申請撥稅額，八修江所爲修築塘岸之費，凡爲錢二萬四千四百五十八貫四百三十七文，絹三百三十二匹，綿二千二十六兩，苗米二千四百七十石八斗二升，每歲本所徑行催納。

餘杭縣

折帛錢八萬二百六貫一百三十文，夏稅紬絹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二匹一尺四寸，和買紬絹四千八百八十八匹三丈七尺九寸，綿七千一百一十七兩一錢六分。【略】

臨安縣

紬一千九十一匹一丈三尺二寸，綾二千七百二十四匹五尺九寸，絹五千三百五十匹，畸零絹錢八千四百九十八匹三丈九尺四寸，綿六千九百四十兩九錢，折帛絹八千七百八十六匹。【略】

於潛縣

本色絹八千二百四十匹，紬五百四十七匹有奇，綿五千六百七十九兩有奇，折帛錢一萬五千三百九十九貫，內紬絹錢二千六十一匹，錢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七貫文，內折綿錢二千四百三十兩，錢九百七十二貫。【略】

和預買本色絹四千一百五十二匹，紬一百七十二匹有奇，折帛錢七千二百九十一匹有奇，計錢四萬七千三百九十五貫文有奇。【略】

富陽縣

折帛錢七萬三百八十三貫二百六十二文，本色絹一萬五千五十三匹二尺九寸，本色綿七千四百八兩二錢八分，折紬錢三千六貫三十文。【略】

新城縣

和買紬絹一萬二千二百三十一匹，綿六千一百八十五兩一錢二分。【略】

鹽官縣

夏稅絹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九匹三丈五尺三寸二分，紬一千一百七十二匹一丈二尺四寸九分，綿一萬一千二百一十五兩二錢，畸零夏稅紬三百五十六匹三丈八尺三寸二分，并和買紬二百三十七匹一丈五尺，計錢二千四百六十六貫四百八十二文。折退夏稅紬一十二匹，絹三十六匹二丈六尺七寸九分，折小麥八十六石七斗二升六合。

營田夏稅絹五十九匹三丈七尺四分，計錢三百一十一貫六百一十六文。

亭户折鹽折夏稅錢七千四百六十二貫四百二十文省，除一半發赴轉運司外，淨納本府四千八十一貫七十九文。夏稅絹七百四十八匹三丈四尺九寸二分，夏稅紬二百一十二匹九尺六寸六分，綿一千四百五十六兩一錢七分。

本色夏稅絹一萬六百六十四匹二丈一尺六分，本色和買絹四千八百九十六匹，綿六千六百九十兩八錢五分，折帛錢共七萬六千四十六貫四百文。和買八千八百一十五匹二丈五尺，計錢五萬七千三百一貫四百文。

夏稅紬五百九十一匹四尺五寸，絹一千九百九十三匹三丈五尺有五寸，計錢一萬八千九十五貫文。

綿三千六十八兩一錢八分，計錢一千三百五十貫文。【略】

昌化縣

額管夏稅紬五百六匹四分四釐。改正推割四十三匹三丈八尺五分。夏稅絹三千三百七十四匹，改正推割四百四十三匹一丈二尺四寸。【略】綿二千五百七十兩五錢。

役錢夏秋每料，本府代輸畸零。咸淳五年冬，安撫潛説友申京城内外時蒙朝廷賑恤，説友試尹將兩載，殊愧未能推廣德意，所有九縣，咸淳六年畸零稅絹除及尺以下者，已準明堂赦文蠲放，其四五等一尺以上者，本府更與代輸一次，

九縣共管絹一十四萬六千五百七十一丈有奇，計錢十八界會子四十三萬四千四百八十貫有奇。準省劄京師四方表倡潛安撫能撙節浮費，爲民代輸，有以見奉宣朝廷德意之真，深可嘉尚。六年夏，又申照得咸淳六年九縣四五等户畸零夏稅，説友預于去冬已行代輸。

潛説友〔咸淳〕《臨安志》卷八九《紀遺一》 杭州始置織務，歲市諸州絲給其用，後罷之。至道元年。

陳讓、夏時正〔成化〕《杭州府志》卷一八《土貢》

本府總數

《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唐・地理志》：杭州餘杭郡貢：緋綾，白編綾《元豐九域志》同。

《宋祥符志》：絹、紬、綿。

高宗紹興二十六年有旨：臨安府歲貢御服綾壹百疋，自二十六年以後，特與放免。理宗景定五年十月踐祚之初有旨，蠲免臨安府近例歲貢。續增添進錢隨合錢物計壹百貳拾伍萬捌千伍百肆拾貫有奇。【略】

成化十年

段疋歲造紵絲、紗、羅、紬叁千陸百玖拾肆疋。羅捌百貳拾疋，紵絲壹千玖百捌拾疋，紗叁百陸拾陸疋，紬伍百貳拾捌疋。

鄭澐、邵晉涵〔乾隆〕《杭州府志》首卷一玄燁《桑賦序》 浙西桑林被野，天下絲縷之供，皆在東南，而蠶桑之盛，惟此一區。

汪文炳、蔣敬時等〔光緒〕《富陽縣志》卷二二《藝文上》陳起龍《題請整頓緞疋軍器疏》明 爲緞疋軍器，貴在精堅，屢駁徒煩，民累特甚。微臣目擊其艱危，請求寬恤之一得，仰邀浩蕩之仁，以無誤上供急需事。臣惟皇上洞矚民艱，慮周四海，凡閭閻之疾苦，無不欲博諮而廣詢，以急圖治安之實政。臣仰體聖人之憂民，於地方一切興利除害諸事，不揣冒昧，業已一一列疏備陳，亦以今日民生休戚所關，不敢以默默蹈溺職之愆也。臣料理欽件，見有追呼急於星火，而拖欠日深一日者，無如緞疋、軍器二事，艱危之狀，臣目擊最真，昭臨在上，臣敢不盡言。以緞疋言之，臣屬之派造改造者，應天、（安）徽〔州〕、寧國、廣德四府州也。其料價原無額編，不若歲造，出自田畝，惟於題留四司銀内給發耳。條而外用以議抵段價，條而内急以覆提解望，到手不可得，足目之蔽，足殊懸弗計也。以上數句，疑有錯訛。【略】夫此二項錢糧，其正項原不裕如。初造之時，業已左支右吾，豈堪駁

退重造，況重造而又駁，駁而又重造乎。始猶虧半，繼且全無；始猶扳賠，繼且逋逃。解委有多少身家，惟以性命殉耳。有司有何計可施，惟坐受參罰耳。然於上供之緩急，曾有濟否？臣每見十年、五年之積逋，遇赦蠲免，人亡產絕之舊解，奉詔豁除，勢處不得不然耳，而急需之缺額如故，是公私交病，上下兩窮之法也。臣惟今日之民，似非昔比，災傷疊遇，兵火頻罹，水旱盜賊，在在見告，百姓流離，痛饑寒輸徵之迫身，而又有此曾無底止之受累，欲其挺而不走險難矣。然則何道可以便民，而清逋額也哉？臣謹陳甦恤二議，仰祈皇上採擇焉。織造緞疋，在產絲之地，機匠人工，殊較稱便。若地不產絲，其費力也倍蓰矣。臣屬除應天一府，原有機房可堪織造外，若徽州、寧國、廣德三府州，皆係雇覓浙省并蘇州等處積棍包攬承造，往往以稀鬆之緞抵塞，一奉駁換，而玩視如故，搬運往返，艱苦萬狀，且動以料價不敷爲詞，嗟何策哉。臣查從前駁退之緞，歲造有每疋輸價五錢，改造有每疋輸價一兩之例，伏乞皇上勅令辨驗衙門，以後有解進緞疋，寬恤驗收，如有緞果稀鬆應駁織換者，查明數目，請勅資行臣等衙門，責令有司炤例分別輸價。解部緞疋，准其收用，不必發出，徒滋往返稽延，且不致堆積朽爛，或亦甦恤民力之一端乎。【略】我皇上時時沛澤，念念敷膏，臣於此益欲廣聖明之浩蕩，而下解民生之倒懸，且爲國家求實用耳。除從前未完之緞疋軍器，并五年以前改折銀兩照舊追解外，伏乞敕下該部，速議上請行臣等衙門遵奉施行。陳氏請。

謝鐸〔弘治〕《赤城新志》卷五《版籍・雜賦》 翎毛二十七萬九千三百一十根。

弘治歲辦額數

段匹

織染局該造二百三十六匹。

丹礬紅八十匹。

深青七十八匹。

黑墨緑七十八匹。

太平縣分割温州樂清縣三十二里，該造一十一疋。

光素丹礬紅三疋。

深青三疋。

黑墨緑三疋。

王懋德、陸鳳儀〔萬曆〕《金華府志》卷七《貢賦》 唐《十道圖》：貢綿、布。《唐・地理志》：貢綿、葛、紵布。《舊志》云：貢綿、紵。宋《元豐土貢録》、《九域志》貢綿。壹百兩。

宋貢含春羅、三十三疋。綿、一百兩。花羅。一百疋。

國家之制，供御用曰歲進，供國用曰歲辦。歲辦之中，分類徵派，又有額辦、坐辦之差。二辦國之大課，例不優免。官府公費曰雜辦，雜辦則官員舉監生員人等優免，俱有定制。

額辦

農桑絲絹一百二十三疋一丈二尺六寸八分四釐伍毫，該銀一百七十兩七錢三分八釐二毫

段疋、紵絲、紗羅、紬。二千四百四十八疋，并解扛本檔，其銀七千六百二十三兩五錢七分三釐二毫。

金華縣

額辦

農桑絲絹銀二十七兩九錢六釐。

段疋銀一千二百四十三兩四釐五毫。

蘭谿縣

額辦

農桑絲絹銀三十三兩九錢七釐。

段疋銀一千五百一十一兩一錢三分五釐五毫。

東陽縣

額辦

農桑絲絹銀二十八兩五分六釐。

坐辦

段疋銀一千二百四十九兩六錢六分六釐三毫。

義烏縣

宋貢含春羅、三十疋。花羅、一百疋。綿。一百兩。

額辦

農桑絲絹。銀二十一兩三釐。

坐辦

段疋銀九百六十五兩五錢二分四釐七毫。

永康縣

額辦

農桑絲絹銀一十七兩五錢五分三釐。

坐辦

段疋銀五百九十五兩九錢九分一釐五毫。

武義縣

額辦

農桑絲絹銀一十四兩一錢八釐二毫。

坐辦

段疋銀八百四兩八錢四分五釐四毫。

浦江縣

元貢　刀羅二百四十疋。

額辦

農桑絲絹銀一十五兩三錢三釐。

坐辦

段疋銀六百八十兩二錢六分八釐八毫。

湯溪縣

額辦

農桑絲絹銀一十二兩九錢二釐。

坐辦

段疋銀五百七十三兩一錢三分六釐五毫。

王懋德、陸鳳儀〔萬曆〕《金華府志》卷八《田賦》　宋夏稅絹三萬四千三百六十三疋二丈五尺八寸一分五釐一毫。

紬二萬七百六十七疋二丈六尺一寸九分二釐。

綿三十四萬九千八百二十六兩二錢一分四釐九毫。

平羅一千一百二十四疋。

和預買婺羅一萬疋。　花羅五百疋。

平羅二萬疋。　綾二千八百三十疋。

紬二萬七百疋二丈。　絲二萬五千兩。

綿五千兩。　絹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七疋一丈。

折綿錢一十八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貫三百九十八文。

成化八年黃册：

絲五千五十二兩四錢五分。湯溪縣龍遊鄉拍徵折麥。

嘉靖四十一年黃册：

絲五千八十四兩三錢九分。

隆慶六年黃册同前。

萬曆六年，本府徵派額數：

夏稅絲五千八十四兩三錢九分。

金華縣

宋夏稅絹一萬八百九十五疋一丈九尺一寸三分。

紬六千四百三十六疋二丈五尺二寸六分。

綿一十萬二千五百一十兩九錢一分。

平羅五百二十四疋。

蘭谿縣

宋夏稅絹四千五百八十四疋一丈五尺六寸五分。

紬二千六百八十四疋一丈四尺一寸二分。

綿五萬二千六百七十兩三錢五分八釐。

和預買平羅一千七百六十八疋。

紬五千一百七十八疋。

絹二千四百六十疋三丈。

絲四千兩。綿八百兩。

折綿錢四萬九千二十六貫七百八十八文。

東陽縣

宋夏稅絹五千三百六十疋三丈五尺四寸八分。

紬三千二百三十七疋七尺三寸四分。

綿五萬七千二百九十一兩一錢九分。

和預買平羅二千九百四十五疋。

紬七千六百七十七疋二丈。

絹五千四百三十一疋。綿八百兩。

折綿錢五萬三千四百二十九貫七百二十六文。

義烏縣

宋夏稅絹四千四百九十五疋二丈五尺八寸八分。

紬二千七百六十五疋三丈一尺一寸三分。

綿四萬五千四百六兩五分。

平羅六百疋。

和預買婺羅四千疋。花羅五百疋。

平羅二千七十五疋。絹六百七十八疋。

絲三千五百兩。綿七百兩。

折綿錢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九貫五百六十三文。

永康縣

宋夏稅紬一千七百三十九疋一丈六尺。

絹二千七百八十四疋二丈四尺。綿二萬八千二百三兩。

武義縣

宋夏稅紬一千八百九十八疋四尺一寸六分。

絹三千二百三疋□尺五寸三分。綿

和預買平羅六百七十四疋。紬三千二百四十疋。

絹一千七百五十四疋。綾二千八百三十疋。

絲三千兩。綿六百兩。

折綿錢一萬五千六百九十四貫四百六十三文。

浦江縣

宋夏稅絹二千九百三十九疋二丈七尺一寸四分五釐一毫。

紬一千九百六疋七尺四寸八分二釐。綿三萬三千五百□□□兩九錢八分六釐九毫。

湯溪縣

萬曆六年坐派：

絲五千八十四兩三錢九分。

張蠶、沈麟芷等〔康熙〕《金華府志》卷八《田賦》 宋夏稅絹三萬四千三百六十三疋二丈五尺八寸一分五釐一毫。紬二萬七百六十七疋二丈六尺二寸九分二釐。綿三十四萬九千八百二十六兩二錢一分四釐九毫。平羅一千一百二十四疋。

秋稅苗米一十三萬三千二百一十石九斗五升一合四勺七抄。茶租錢八萬一千一百七十二貫一百七十四文。免役錢八萬一千一百七十二貫一百七十四文。和預買婺羅一萬疋。花羅五百疋。平羅二萬疋。綾二千八百三十疋。紬二萬七百疋二丈。絲二萬五千兩。綿五千兩。絹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七疋一丈。折綿錢一十八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貫三百九十八文。【略】

嘉靖四十一年黃册

夏稅麥一萬五千四百九十一石八斗二升九合四勺。絲五千八十四兩三錢九分。鈔五十六錠一貫五百一十八文。

秋糧米一十七萬三千八百八十石九斗四升六合四勺二抄。

秋租鈔二貫五百八十二文。

隆慶六年黃册同前。

萬曆六年本府徵派額數

夏稅麥一萬五千四百九十一石八斗二升九合四勺。絲五千八十四兩三錢九分。鈔五十六錠一貫五百一十八文。

秋糧米一十七萬三千八百八十石九斗四升六合四勺二抄，内折色米六萬二千一百六十石五升六合二抄九撮五圭七栗，每石折銀七錢。

國朝夏稅麥、秋糧米等項，順治初年倣照前明舊編徵解。

夏稅京庫麥折銀二千五百七兩七錢七分六釐三毫五絲，每兩滴珠路費銀二分七釐，共銀六十七兩七錢九釐九毫五絲八忽七微五塵。

秋糧京庫米折銀九千一百一十六兩四分二釐一毫五絲，每兩滴珠路費銀二分七釐，共銀二百四十六兩一錢三分三釐一毫四絲七微五塵。

派剩米折銀三千三百五十五兩七錢五分七釐七毫七絲四忽，每兩滴珠路費銀一分二釐，共銀四十兩二錢六分九釐九絲三忽二微八塵八渺。

以上向徵銀兩解司，每年藩司差官彙解户部京庫交收，後于康熙四年統歸條鞭地丁徵解。

金華縣

宋夏稅絹一萬八百九十五疋一丈九尺一寸三分。紬六千四百三十六疋二丈五尺二寸六分。綿一千萬二千五百一十兩九錢一分。平羅五百二十四疋。【略】

蘭谿縣

宋夏稅絹四千五百八十四疋一丈五尺六寸五分。紬二千六百八十四疋一丈四尺七寸二分。綿五萬二千六百七十兩三錢五分八釐。【略】

和預買平羅一千七百六十八疋。紬五千一百七十八疋。絹二千四百六十疋三丈。絲四千兩，綿八百兩。

折綿錢四萬九千二十六貫七百八十八文。【略】

東陽縣

宋夏稅絹五千三百六十疋三丈五尺四寸八分。紬三千三百三十七疋七尺三寸四分。綿五萬七千二百九十一兩一錢九分。【略】

和預買平羅二千九百四十五疋。紬七千六百七十七疋二丈。絹五千四百三十一疋。綿八百兩。

折綿錢五萬三千四百二十九貫七百二十六文。【略】

義烏縣

宋夏稅絹四千四百九十五疋二丈五尺八寸八分。紬二千七百六十五疋三丈一尺一寸三分。綿四萬五千四百六兩五分。平羅六百疋。【略】

和預買婺羅四千疋。花羅五百疋。平羅二千七十五疋。絹六百七十八疋。絲三千五百兩。綿七百兩。

折綿錢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九貫五百六十三文。

永康縣

宋夏稅紬一千七百三十九疋一丈六尺。絹二千七百八十四疋二丈四尺。綿二萬八千二百三兩。【略】

武義縣

宋夏稅紬一千八百九十八疋四尺一寸六分。絹三千二百三疋二尺五寸三分。綿【略】

和預買平羅六百七十四疋。紬三千二百四十疋。絹一千七百五十四疋。綾二千八百三十疋。絲三千兩。綿六百兩。

折綿錢一萬五千六百九十四貫四百六十三文。

浦江縣

宋夏稅絹二千九百三十九疋二丈七尺一寸四分五釐一毫。紬一千九百六疋七尺四寸八分二釐。綿三萬三千五百八十二兩九錢八分六釐九毫。

湯溪縣

萬曆六年坐派

夏稅麥九百七十一石三升九合一勺。絲五千八十四兩三錢九分。鈔五十六錠一貫五百一十八文。

毛鳳韶〔嘉靖〕《浦江志略》卷五《稅糧》 宋嘉定十有七年，夏稅秋稅之征：

絹二千九百三十九疋二丈七尺一寸四分五釐一毫。紬一千九百六疋七尺四寸八分二釐。綿三萬三千五百八十三兩九錢八分六釐九毫。已上係夏稅。【略】

永樂十年，夏稅秋糧及賃錢租穀、農桑之征：

農桑九千五百四十九株，科絲二十一斤一兩二釐，折絹一十八疋二丈一尺六寸七分。

嘉靖元年，夏稅秋糧及鹽糧鹽鈔、農桑之征：

農桑九千五百四十九株，每株科絲三分五釐二毫九絲一忽，共該絲二十一斤一兩二釐，折絹一十八疋二丈一尺六寸七分，每疋長三丈二尺。

蕭良幹、張元忭等〔萬曆〕《紹興府志》卷一四《田賦志・賦》 折帛錢三十三萬四百三十二貫六百二十八文，係將人户鹽稅、紬、綿、絹、丁鹽、和買絹數內科折。每紬一疋，折納一丈三尺三寸。綿一兩，折納五錢。丁鹽稅，絹一疋折納八尺，和買一疋折納一丈。和買每疋折錢六貫五百文。他絹若紬，每疋並折七貫文。綿每兩并耗折四百六十文。山陰　六萬四千一十五貫一百八十文。嵊　五萬三千五百三十四貫五百三十五文。諸暨　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七貫一百二十六文。蕭山　四萬三千六百六十八貫四百八十四文。餘姚　三萬五千五百七十六貫六百五文。上虞　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三貫八百文。新昌　一萬八千七百八十六貫八百九十八文。

王珣、汪翁儀等〔弘治〕《湖州府志》卷八《稅賦》

稅糧

宋慶元間本郡所轄六縣稅糧

烏程縣

夏稅紬、絹共一萬二千五百一十六疋一丈七尺八寸一分。

綿九千二百四十二兩五錢。

歸安縣

夏稅紬六百一十七疋三丈七尺九寸二分。

絹一萬四千一百四十一疋三丈九寸五分。

綿七千八百三十七兩七錢二分。

長興縣

夏稅絹二萬九千一百三十九疋。

綿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六兩。

安吉縣

夏稅絹一萬七千七十九疋。

德清縣

夏稅絹五千八百八疋。

武康縣

夏稅紬、絹共七千二百五十三疋。

元至正間本府稅糧

烏程縣

夏稅絲一萬七千一百二十二斤四兩四錢三分一釐。

綿四百六十八斤四兩一錢二分五釐。

歸安縣

夏稅絲一萬二千五百四斤一十三兩九錢九分六釐。

綿七百一斤一十兩八錢四分五釐。

長興縣

夏稅絲二萬三百七十二斤四兩九錢六分二釐。

綿四百七十九斤二兩五錢七分九釐。

安吉縣

夏稅絲一萬五千二百七斤一十四兩七錢五分一釐。

綿三千九十四斤一十兩九錢九分九釐。

德清縣

夏稅絲二萬四千三百二十七斤一十二兩八錢五分。

綿三千三百二十六斤七兩六錢五分。

武康縣

夏稅絲八千七百五十四斤三兩四錢一分六釐。

綿三百一十九斤一十四兩四錢四分三釐。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本府夏稅絲總計六十二萬七千二十六兩八錢七分，綿總計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二兩四分。

烏程縣

夏稅絲二十二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兩五錢四分。

綿五千九百二十八兩六錢二分。

歸安縣

夏稅絲二十萬三百三十二兩八錢六分。

綿一萬三千二百八十四兩二錢六分。

長興縣

夏稅絲一萬二百三十九兩九錢七分。

綿七百六十九兩八錢九分。

安吉縣

夏稅絲四萬四百六十二兩一錢二分。

綿七千四百五十兩七錢。

德清縣

夏稅絲九萬五千二十八兩九錢三分。

綿五千三百二十一兩六錢七分。

武康縣

夏稅絲五萬九千六百七十六兩四錢五分。

綿一千九百二十六兩九錢。

永樂年間照舊。

宣德七年，稅賦奉勅減二三糧額及消耗户作民田起科。

本府夏稅絲綿八十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七兩八錢三分九釐，絲七十九萬五百四十三兩二錢一釐，綿三萬五千七百一十四兩六錢三分八釐，原額小絹四疋。

烏程縣

夏稅絲綿二十五萬六千一十四兩六錢二分，絲二十四萬九千二十二兩一錢二分，綿六千九百九十二兩五錢。

原額小絹一疋。

歸安縣

夏稅絲綿二十二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兩七錢，絲二十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兩九錢四分，綿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三兩七錢六分。

原額小絹一疋。

長興縣

夏稅絲綿一十二萬七百九十五兩八錢二分，鈔三萬七千一百五十三貫七伯七十二文。

弘治元年，知府王珣奏分順零、晏子、荆溪三鄉夏稅、秋糧、馬草爲安吉縣所轄，割附安吉縣夏稅、秋糧、馬草：絲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六兩四分四釐五毫，綿五百五十一兩四錢二分。本縣實管夏稅、秋糧、馬草：絲綿一十萬六千七百七

十八兩三錢五分五釐五毫。

安吉縣

夏稅絲綿四萬七千九百兩二錢三分八釐，絲四萬四百五十三兩一錢四分五釐，綿七千四百四十七兩九分三釐。

弘治元年，知府王珣奏分天目等九鄉六區夏稅、秋糧、馬草等爲孝豐縣所轄。

夏稅絲綿二萬九千七百四十四兩二錢二分三釐，絲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六兩四分四釐五毫，綿五百五十一兩四錢二分。

本縣共實轄夏稅、秋糧、馬草：夏稅絲綿三萬二千一百七十三兩四錢七分九厘。

德清縣

夏稅絲綿一十萬一百二十八兩二錢三分一釐，絲九萬四千八百二十九兩九錢七分一釐，綿五千二百九十八兩二錢六分。

原額小絹一疋。

武康縣

夏稅絲綿七萬二千二百八十兩二錢三分，絲七萬三百六十六兩四錢二分，綿一千九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

孝豐縣

夏稅絲綿二萬九千七百四十四兩四錢二分二釐。

栗祁、唐樞〔萬曆〕《湖州府志》卷一一《賦役》　賦稅國初因元版籍無徵，准宋制，官民田每畝派科八斗三升，官自重而至輕，凡五百九十九則，民由輕而入重，凡二千八百四十一則，見於各州縣諸鄉則例者可考也。屢經建議均平，率莫能行。隆慶三年，始定官民田地，山蕩各爲一則起科，民甚便之。

洪武二十四年，夏稅絲綿六十六萬一千七百二兩有奇。烏程縣絲二十二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兩，綿五千九百二十八兩。歸安縣絲二十萬三百三十二兩八錢，綿一萬三千二百八十四兩。長興縣絲一萬二百三十九兩九錢，綿七百六十九兩八錢。安吉縣絲四萬四百六十二兩一錢，綿七千四百五十兩七錢。德清縣絲九萬五千二十八兩九錢，綿五千三百二十一兩。武康縣絲五萬九千六百七十六兩四錢，綿一千九百二十六兩九錢。【略】

永樂至正德間。册籍散失，不能具載。

嘉靖元年，夏稅絲綿八十二萬六千二百六十二兩六錢九釐。烏程縣二十五萬六千一十五兩九錢九分，歸安縣二十二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兩七錢，安吉州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兩三錢八分四釐四毫，長興縣一十萬六千五百九十二兩一錢七分五釐五毫，德清縣一十萬一百二十八兩二錢三分一釐，武康縣七萬二千二百八十三兩六錢三分，孝豐縣二萬九千九百七十三兩四錢九分八釐一毫。【略】

小絹四疋。烏程縣一疋，歸安縣一疋，德清縣二疋。

秋糧【略】起運絲綿七十五萬九千五百八十六兩八錢五分九釐六毫，烏程縣起運絲綿二十三萬六千六百九十一兩，歸安縣起運絲綿二十萬六千九百一十七兩，安吉州起運絲綿二萬九千八百六十兩，長興縣起運絲綿九萬九千五十八兩，德清縣起運絲綿九萬二千六百七十八兩，武康縣起運絲綿六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兩八錢五分九釐六毫，孝豐縣起運絲綿二萬七千四百三十八兩。存留絲六萬六千六百七十五兩七錢四分九釐四毫。烏程縣存留絲一萬九千三百二十四兩九錢九分，歸安縣存留絲二萬二百一十七兩七錢，安吉州存留絲二千二百七十四兩三錢八分四釐四毫，長興縣存留絲七千五百三十四兩一錢七分五釐五毫，德清縣存留絲七千四百五十兩二錢三分一釐，武康縣存留絲五千五百三十八兩七錢七分四毫，孝豐縣存留絲二千五百三十五兩四錢九分八釐一毫。

織染局歲造紵絲、紗、綾，有閏一千四百九十五疋，無閏一千三百八十疋，紵絲五百二十疋，銀絲紗暗花三百疋，熟綾暗花五百六十疋。合用局絲共四千一百六十七斤三兩七錢四分九釐四毫。烏程縣一千二百七斤一十二兩九錢九分，歸安縣一千三百八十八斤九兩七錢，安吉州一百四十二斤二兩三錢八分四釐四毫，長興縣四百七十斤一十四兩一錢七分五釐五毫，德清縣四百六十五斤一十兩二錢三分一釐，武康縣三百三十三斤十兩七錢七分四毫，孝豐縣一百五十八斤七兩四錢九分八釐一毫。

栗祁、唐樞〔萬曆〕《湖州府志》卷三《物産》　絲有合羅絲、串伍絲、經綽絲、属縣俱有，惟出于菱湖、洛舍者第一。綿有頭蠶綿，最韌。二蠶綿白而少脆。惟武康有鬱脂綿，甲於属縣。絹有官絹，有生絹，惟局絹有五色，可同嘉興。紬有水紬，有紡絲紬，出菱湖者佳。紗有直紗、花紗、夾織紗，出郡城内。又包頭紗，出雙林。綾有紕綾，有線綾，練染柔滑，光彩眩人，唐時充貢，號吴綾，郡城出。

杭世駿〔乾隆〕《烏程縣志》卷一三《物産》　物土宜而布其利，恤民隱者必及焉。湖郡蠶桑之饒，衣被天下，而菉菉坰野，粳稻比於東吴。烏程隸郡，其生殖與他縣略同，不必隧分貨别，侈言陸海珍藏，而華實之毛，川原之産，皆有裨于閭閻，可資於日用。牽絲此邑，誠有志於利民，則辨物居方，其亦宜講於阜蕃之道。【略】

絲　頭蠶爲上，柘蠶次之。抽細而白者，謂之合羅，稍粗者謂之串五，又麄

者謂之肥光。成化《湖州府志》。

《湧幢小品》：湖絲惟七里尤佳，較常價每兩必多一分，用織□緞，紫光可鑑。

綿　以頭蠶同宮繭作者爲上，謂之純綿。兩蠶共成一繭也。蛾口綿，蛾子咬出繭後爲之，爲次，軟綿最下，用織紬曰軟繭紬。《湖録》。

太環綿頭蠶造成，白如雪甚朝，他處不及。《烏青文獻》。

折造布　每疋十五貫，有爲龍鳳瑞草花紋折者，以多折少而造，取其精緻。嘉泰《吳興志》。

編布　出道場山。同上。

麻布　出烏程之大錢，最麤而緊厚堪用。《湖録》。

木棉布　出烏鎮者，輕軟而暖。《烏青文獻》。

黃草布　出獨錦村者佳，與葛相似，一名仙葛。同上。

紬　有水紬、紡紬、綿紬、花綿紬、斜紋紬、兼絲紬、綿經絲緯紬，又有光絲紬、花絲紬。崇禎《烏程縣志》。

絹　調而長者爲官絹，又有狹小絹、生絹、包頭絹，惟局有五色絹。同上。

紗　無花者曰直紗，最白者曰銀條紗。有花者曰莢紗、軟紗、縐紗。又有夾織紗，今有麥紗。又有包頭紗，惟雙林織之。同上。

羅　有素羅，起花者爲綺羅，有帽羅。同上。

綾　唐時充貢，謂之吳綾。今有散絲而織者，名紕綾；合線而織者，名線綾。練染光彩異於他處，惟郡城有之。弘治《湖州府志》。

張宗敬〔嘉靖〕《温州志》卷一《風俗》　土薄艱藝，民勤於力，婦勤紡績。《隋志》。婦人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

羅濬〔寶慶〕《四明志》卷五《夏税》　正税咸平三年，户部計度，合支殿前諸軍及府界諸色人春冬衣，用絹綿絁布數百萬匹兩，始牒諸路轉運司，據轄下州軍出産物帛等處，就近計度，於夏秋税錢物力科折準備，輦運上京。自此始，以夏秋合納錢米利折絹綿數目，并於夏税送納。

絹二萬七千三百六十四匹二丈九尺三寸九分九釐，紬六千九百七十七匹二丈六寸六分八釐，綿一十三萬七千九百四十三兩七錢四分一釐。

和買太中祥符三年，河北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十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豫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及期輸賦之外，先償逋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令有司，豫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給其直。大槩出産紬絹州軍，蠶熟絲賤，紬絹貨費不行，民間困乏，每於歲首先出官錢，貸借民户，候蠶熟收紬絹。王旭行之潁州，李士衡行之陝西，二方既以爲利，遂推行之天下，此所以謂之和買也。天聖二年詔，今後豫支紬絹錢，並取人户情願，其不出産州軍，不得一例抑配。是時兩浙惟温州以非土産不曾拋降，越州諸縣爭認多數，惟嵊縣知縣以官與民市，久必爲害，獨不肯承，民皆怨之。其後國家用度寖廣，和買更不給錢，而輸官者並照舊額，温州、嵊縣獨免，明州納絹之額，則加於正税者半矣。

絹三萬五百六匹，紬九千九百匹。

舊志成於乾道五年，載正税絹八千二百九匹，和買絹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七匹，認發臨安府和買絹八千七十九匹，准衣絹二千七百匹，總爲絹四萬一千四百一十五匹。正税紬四百二十二匹，和買紬九千九百匹，准衣紬三千三百匹，總爲紬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匹。正税綿一十一萬兩。今以准衣及認發臨安府和買通在數内，爲絹五萬七千八百六十六匹二丈九尺三寸九分九釐，紬一萬六千八百七十七匹二丈六寸六分八釐，綿一十三萬七千九百四十三兩七錢四分一釐，加於舊者多矣。

折變初以夏秋税錢科折紬絹綿，又以紬絹綿折納錢，謂之折帛錢，或折納麥價直，分數增減不常，亭户以二税之地煎鹽，則有折鹽麥帛，亦有折糯，夫是之謂折變。

折帛錢

正税絹三千二百七十三匹，每匹折錢七貫文，計二萬二千九百一十一貫文。

紬二千九百七十八匹，每匹折錢七貫文，計二萬八百四十六貫文。

綿五萬五千兩，每兩折錢四百文，計二萬二千貫文。

和買絹九千一百五十二匹，每匹折錢六貫五百文，計五萬九千四百八十八貫文。

紬七千九百二十匹，每匹折錢六貫五百文，計五萬一千四百八十貫文。

折麥元額於上三等户，科出絹八百四十二匹二丈一尺一寸，紬二百七十八匹一丈六尺七寸，綿六千一百六十四兩一錢七分一釐，折納正義小麥五千二百九十碩八斗四升六合六勺六抄。嘉定十四年二月一十一日，承轉運司牒承尚書省劄子備下，臣僚奏請將兩浙州軍合納麥糯各減十分之二。寶慶元年十二月，又準省劄行下，臣僚奏乞將麥糯再減半科折，尋申省部併前數通行減半。

絹四百二十一匹一丈五寸五分，紬一百三十九匹八尺三寸五分，綿三千八十二兩八分五釐，以上三項，通折正麥二千四百四碩九斗三升三勺。内出豁免敷史丞相府及餘府第五百二十二碩六斗二升四合四抄，實收正麥一千八百八十二石三斗六合二勺六抄。

義倉麥二百四十碩四斗九升三合三抄。

亭户折鹽係通判西廳催解轉運司。

絹五百六十一匹一丈三尺五分五釐，紬一百七十九匹三丈四尺一寸三分，綿三千一百六十七兩二錢九分二釐。

蠲免定海縣

絹一百六匹。淳熙十年七月初四日，準轉運司牒，準尚書省劄子，兩浙轉運司狀，明州定海縣清泉鄉民貧稅重，昨來本州，據本縣知縣報，乞將清泉鄉第四等、第五等二稅量減，内有夏稅絹一百六匹，係是上供之數，六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可將合發上供絹一百六匹特與蠲免。

實催本色

絹四萬四千三百五十三匹五尺九寸九分四釐。又係昌國縣續增圍田及餘縣虧紬增絹之數，計增二十六匹八尺四寸七分八釐，今實催四萬四千三百七十九匹一丈四尺二寸七分二釐。内出豁事故絹一千六百五十匹。

紬五千六百六十匹二丈六尺一寸八分八釐，虧一匹七尺八寸三分八釐，入絹額，今實催五千六百五十九匹一丈八尺三寸五分，綿七萬六千六百九十三兩五錢九分九釐。

柳琰〔弘治〕《嘉興府志》卷八《嘉興縣・賦》

宋

夏稅絹一萬三千八十九疋，四百五十一文二分六釐。紬三十疋，五百八十一文。綿六千七百三十七兩。小麥一千九百八十四石五斗三升一合，折絹七百七十五疋一百七十五丈。

國朝洪武間

夏稅絲一萬三千一百二十七兩三錢七釐一毫，綿五千三百二十七兩三分。宣德五年，除分秀水、嘉善不計外，實在夏稅，絲六千九百七兩五錢九分四釐九毫，綿二千八百九兩八錢四釐三毫。

柳琰〔弘治〕《嘉興府志》卷一一《秀水縣・賦》 國朝洪武間

夏稅絲四千一百七十五兩四錢六釐二毫二絲，綿一千八百七兩二錢五分九釐八毫。

柳琰〔弘治〕《嘉興府志》卷一四《嘉善縣・賦》 國朝洪武間

夏稅絲二千三百三十兩三分六釐九毫五絲，綿五百二十二兩八錢六釐八毫。

柳琰〔弘治〕《嘉興府志》卷一七《海鹽縣・賦》 國朝洪武間

夏稅絲一萬九千七百六十兩七錢七分二釐九毫六絲，綿九千二百三十七兩一分三釐三毫。

宣德五年，除分平湖者不計外，實計夏稅絲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五兩九錢九分九釐九毫。綿三千二百二十兩三錢九分九毫。

柳琰〔弘治〕《嘉興府志》卷二一《平湖縣・賦》 國朝洪武間

夏稅絲八千五百六十八兩三錢二分八釐六毫，綿五千二百二十五兩三錢五分二釐四毫。

柳琰〔弘治〕《嘉興府志》卷二九《崇德縣・賦》 國朝洪武間

夏稅絲八千一百八十一兩六錢四分三釐三毫，綿四千五百七十六兩八錢一分九釐四毫。

趙瀛、趙文華〔嘉靖〕《嘉興府圖記》卷八《物土三》 夏稅絲綿七萬三百一十四兩七錢三分有奇。起運京庫一萬五千四百六十兩九錢三分八釐五毫，存留本府織染局五萬四千八百五十三兩七錢九分七釐六毫。内嘉興九千七百一十七兩九錢九分有奇，起運京庫二千一百四十六兩四錢六分五釐，存留本府織染局七千五百七十一兩五錢二分七釐二毫。秀水五千九百八十三兩有奇，起運京庫一千三百三兩六錢六分九釐一毫，存留本府織染局四千六百七十九兩三錢三分六釐九毫。嘉善二千八百五十九兩八錢二分有奇，起運京庫六百三十七兩八錢四分三釐八毫，存留本府織染局二千二百二十一兩九錢八分六釐一毫。海鹽一萬四千五百一十六兩三錢九分有奇，起運京庫三千二百二十兩三錢九分九毫一絲，存留本府織染局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五兩九錢九分九釐九毫。平湖一萬三千七百九十三兩六錢八分有奇，起運京庫三千三十九兩四分一釐五毫九絲，存留本府織染局一萬七百五十四兩六錢三分九釐四毫一絲。崇德一萬六百八十兩七錢一分有奇，起運京庫二千三百三十二兩六錢一分一釐四毫，存留本府織染局八千三百四十八兩一錢四釐。桐鄉一萬二千七百六十三兩一錢二分有奇。起運京庫二千七百八十兩九錢一分六釐七毫，存留本府織染局九千九百八十二兩二錢四釐。凡起運京庫絲綿並用折絹，共絹七百七十三疋一尺四寸有奇。存留本府織染局絲並用本色。

趙瀛、趙文華〔嘉靖〕《嘉興府圖記》卷九《物土四》 户賦嘉靖間，户二十七萬三千九百九十口七十九萬七千一百七十。

户賦之徵六：曰里甲，曰均徭，曰驛傳，曰民兵，曰竈户，曰匠户。

里甲之徵，有額辦，有坐辦，有雜辦。額辦共銀二千五百六十七兩四錢一分有

奇，【略】南京農桑絹料銀五百六兩四錢九分　坐辦共銀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二兩八錢六分有奇，【略】紵絲并解扛木櫃料銀共三千九百七十八兩三分有奇，閏年加二百五十兩二錢七分有奇，除夏稅絲銀二千七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有奇，徵銀一千二百三十四兩四錢七分有奇。

歲製各色段一千八十六疋，內串四紵絲八百八十六疋，串五紵絲二百疋，并裝盛段疋木櫃二十七箇，及連紙割等件銀一十九兩六錢二釐。歲縻銀三千九百七十八兩三分四釐八毫。內該徵當課紅花料銀一千二百三十四兩七分八釐八毫七絲五忽，夏稅荒絲料銀二千七百四十三兩五錢五釐九毫二絲五忽，取之七縣當課，丁田出辦荒絲，秋糧帶徵，每閏年增織紵絲七十三疋，增徵當課銀二百五十兩二錢七分六毫，其木櫃二箇，增銀一兩四錢五分二釐。嘉靖間，改織上用袍服，歲派不常，二太監提督就將前銀支織，因歲用不敷，另於均徭內編派備差銀三千三百兩，輪織段疋，春秋二運解京。

闔郡計爲重，然諸役資以爲生，多縻費而製鮮克工，近歲夷人元良哈嘗訟其濫惡於朝，始定爲每疋輕重之制，識以白端，備書經收官吏及堂長諸役姓名，奸弊稍戢矣。

吳受福等〔光緒〕《嘉興縣志》卷三二《藝文二》　錢陳羣《張東侯郡守屏風記》：江浙同爲財賦重地，浙東西十一郡，計財賦所出，浙西三郡實可曹鄶餘郡，國家轉漕，每歲貢天庾數溢平江西郡，至蠶桑所成，供三尚衣諸織局，衣被華夷，重洋絶島，翹首企足，而內而仰章身者，惟嘉、湖兩郡是賴。凡官於浙者，得浙西一邑治之，咸稱賀以爲榮。至領郡符爲通侯，則必由宸衷特簡，或封疆大吏薦剡，非是弗獲膺斯任也。

嚴辰〔光緒〕《桐鄉縣志》卷六《食貨志上・貢絲》　浙江嘉、湖，向辦貢絲，稱爲黃白絲，以絲有二色也。或云，當稱皇帛絲，聞爲供京師一切祭祀奠帛之用也。兩府共辦八千斤，嘉府認其半。然雖名爲貢絲，實由縣中地丁項下給發，例價每斤九錢九分二釐，非布縷之征也。自兵燹後，漕額既減，貢絲亦奉恩旨減辦一半，故嘉府止辦二千斤，桐邑派辦二百二十斤。每年新絲上市，由官絲行向縣領價購絲，解繳嘉郡收絲局，委員驗收轉解。惟官價僅發每斤洋六角，餘歸書吏中飽，故絲行每斤貼洋五元，通邑須貼千一百元。桐城絲行認辦三十七斤半，濮院絲行認辦六十斤，青鎮絲行較多，認辦九十斤。又因玉溪鎮、屠甸市、鑪頭鎮三處皆無絲行，復認代辦玉溪鎮十二斤，屠甸市十二斤，鑪頭鎮八斤。新纂

嚴辰〔光緒〕《桐鄉縣志》卷七《食貨志下・物產》　濮綢，產濮院鎮，練絲熟淨，組織亦工，有製成紡綢者，質細而滑，且柔韌耐久，可經浣濯。織户舊稱陸沈兩姓，陸氏旋替，而沈氏獨擅其利。凡賈客來購者，不曰濮綢，而直曰沈綢矣。所聞記參岳昭墳《濮錄》

程宗堃《桐溪百詠》：何處金梭織未停，九孃橋外一燈青。倩郎快了機頭角，花樣新翻瓜蝶形。

細絲、肥絲兩種。肥絲者，粗絲也，並爲鄉民蠶織所成，而繅手各別。北鄉多細絲，南鄉多肥絲。細絲可售諸洋商，肥絲則僅供本地機户及金陵販客。浙西產絲，以湖州爲盛，而縣屬青鎮，亦歲報絲捐一二十萬斤，在嘉屬爲獨多。南鄉之肥絲，不過歲報二萬餘斤而已。新纂

大環綿產青鎮，以頭蠶繭造成，潔白如雪，形似弓而甚韌，爲他處所不及。近有奸僞者，用磁碗屑蠶豆沙雜之以欺人，不可不辨。采文獻

綿綢產青鎮，有斜紋木屋之名，向稱孫氏造織爲工。文獻並新纂

嚴辰〔光緒〕《桐鄉縣志》卷七《食貨下・農桑下》　桐鄉田地相匹，蠶桑利厚。東而嘉善，平湖，海鹽，西而歸安，烏程，俱田多地少，農事隨鄉地之利爲博，多種田不如多治地。蓋吾鄉田不宜牛耕，用人力最難，又田壟多工亦多，地工省壟亦省。田工俱忙，地工俱閒，田赴時急，地赴時緩，田憂水旱，地不憂水旱。俗云「千日田頭，一日地頭」是已。況田極熟米每畝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間有之，大約其三石爲常耳。下路湖田有畝收四五石者，田寬而土澆也。吾鄉田隘土淺，故止收此。地得葉盛者，一畝可養蠶十數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若二三筐者，即有豆二熟，米賤絲貴時，則蠶一筐即可當一畝之息矣。米甚貴，絲甚賤，尚足與田相準。雖久荒之地，收梅豆一石，晚豆一石，近來豆貴，亦抵田息，而工費之省不啻倍之，況又稍稍有葉乎。但田荒一年熟，地荒三年熟。人情欲速治地，多不盡力，其或地遠者，力有所不及耳。俗云種桑三年，採葉一世，未嘗不一勞永逸也。上治地一則。

楊載鳴〔嘉靖〕《惠州府志》卷七上《賦役》

農桑絹

惠州府原額絹共二十九疋零，絲九兩三錢。〔絹〕每疋折徵米二石，絲每兩折米一斗，共米五十八石九斗三升。各縣於各里派徵運納。原定倉分支給官吏俸糧。歸善縣絹三疋，折徵米六石。四十二里，每里派徵米一斗四升二合八勺五抄七撮，上本府受納倉。博羅縣絹一十三疋，折徵米二十六石。四十九里，每里派徵米五斗三升六勺一抄。河源縣絹十疋零絲四兩五錢，折徵米二十石四斗五升。六里，每里派徵米三斗四升八勺三抄三撮三圭三粟三粒。長樂縣絹二疋，折徵米四石。十二里，每里派徵

米三斗三升三合三勺三抄三撮三圭三粟三粒。興寧縣絹一疋、絲四兩八錢，折徵米二石四斗八升。七里，每甲派徵米三斗五升四合二勺八抄五撮七圭一粟。四縣俱上本縣際留倉。海豐、龍川、和平三縣額無。

李文衮、田頊〔嘉靖〕《尤溪縣志》卷三《田賦》

農桑一萬七千六百株，每四株爲地一畝，計地四頃四十畝。每畝科絲三錢、綿二錢，計絲綿二伯二十兩。每絲、綿二十兩折造净絹一疋，長三丈重一十八兩，共折造净絹一十一疋。

今每疋折價銀一兩六錢，共一十七兩六錢。水脚銀二兩二錢。

夏玉麟〔嘉靖〕《建寧府志》卷一四《貢賦》

國朝

洪武十四年

無考。

弘治五年，官田地山塘園一千五百一十八頃五十六畝九分五釐二毫。

夏稅

絲三斤一十二兩一分五釐。

綿一兩二錢。

民田地山塘園二萬五千三十頃三十八畝八分三釐五毫。

夏稅

絲二百七十三斤八兩一分四釐。

綿三十八斤一兩四錢六分。

農桑

絲綿六十四斤九兩五錢二分，折造生絹五十七疋一丈二尺六寸。

嘉靖十一年，官田地山塘園一千四百七頃六十九畝一分七釐一毫。

夏稅

絲三斤一十二兩一分五釐。

綿一兩二錢。

民田地山塘園二萬五千一百四十一頃二十七畝八分一釐六毫。

夏稅

絲二百七十三斤八兩一分四釐。

綿三十八斤一兩四錢六分。

農桑

絲、綿六十四斤九兩五錢二分，折造生絹五十七疋一丈二尺六寸。

歲造

深青光素紵絲四百五十三疋，閏月加造三十八疋。

建安縣

宋

夏稅

本色絹三千二百一十六疋七尺。

元

無考。

國朝

洪武十四年，官田地山塘一百三十七頃四十八畝四分一釐。

民田地山塘四千六百六十八頃二十三畝一分。

夏稅

絲三十斤九兩一錢八分四釐。

綿一兩三錢九分。

夏玉麟〔嘉靖〕《建寧府志》卷一四《田賦》

弘治五年，官田地山塘一百六十三頃七十九畝九分六釐。

民田地山塘四千六百四十一頃三十四畝五分七釐。

夏稅

絲三十斤一十二兩一錢六分四釐。

綿一兩三錢九分。

農桑

絲二斤一十四兩八錢七分二釐。

綿一斤一十五兩二錢四分八釐，共折生絹四疋一丈三寸。

嘉靖十一年，官田地山塘一百四十五頃三十八畝六分五釐。

民田地山塘四千六百五十四頃七十五畝四分八釐。

夏稅

絲三十斤一十二兩一錢六分四釐。

綿一兩三錢九分。

農桑
絲二斤一十四兩八錢七分二釐。
綿一斤一十四兩二錢四分八釐，共折生絹四疋一丈三寸。
歲造深青光素紵絲七十六疋七尺，閏月加造六疋。

甌寧縣

宋
夏稅
本色絹三千六百二十三疋三尺。

政和縣

宋
夏稅
絹一千九十三疋五尺三寸。
元無考。
國朝
洪武十四年無考。
弘治五年，官田地山塘園六十七頃一畝二分一釐。
民田地山塘一千九十一頃五十五畝四分九釐。
夏稅
絲一十七斤八兩五分五釐。
綿七斤一十三兩八錢一分。
嘉靖十一年，官田地山塘園六十七頃一畝二分一釐。
民田地山塘園一千九十一頃五十五畝四分。
夏稅
絲一十七斤八兩五分五釐。
綿七斤一十三兩八錢一分。
歲造
深青光素紵絲二十二疋三丈四十二分，閏月加造三疋。

壽寧縣

天順六年，官田地山塘園五十一頃三十七畝三分。
夏稅
絲二斤一十二兩二錢。
民田地山塘園三百三十六頃六十三畝九分九釐。
夏稅
絲二錢四分。
弘治五年，官田地山塘園五十一頃三十七畝三分。
夏稅
絲二斤一十二兩二錢。
嘉靖十一年，官田地山塘園五十一頃三十七畝三分七釐。
民田地山塘園三百三十六頃七十四畝七分九釐。
歲造
深青光素紵絲八疋一尺三寸八分，閏月加造二疋。

夏玉麟〔嘉靖〕《建寧府志》卷一四《徭役》

建寧府總數
洪武二十四年，官田地山塘一百六十五頃一十五畝五分二釐八毫。
民田地山塘三千四百四十四頃九十畝三分九釐三毫。
夏稅
絲三十三斤五兩七錢九分五釐。
綿一十三兩六錢。
弘治五年，官田地山塘二百一十四頃四十五畝五分一釐七毫。
民田地山塘三千三百八十八頃五十畝二分六釐八毫。
夏稅
絲三十三斤五兩七錢九分五釐。
綿一十三兩六錢。
農桑
絲綿一十四斤六兩三錢七分五釐，折造生絹一十二疋二丈三尺九寸。
嘉靖十一年，官田地山塘一百五十一頃七十四畝四分六毫。
民田地山塘三千四百六十二頃五十畝五釐八毫。
夏稅
絲三十二斤五兩七錢九分五釐。
綿一十三兩六錢。

農桑

絲綿一十四斤六兩三錢七分五釐，折造生絹一十二疋二丈三尺九寸。

歲造

深青光素紵絲七十六疋七尺，閏月加造六疋。

浦城縣

洪武十四年，官田地山塘六百四十頃五十五畝七分三釐。

民田地山塘四千六百八十七頃五十二畝四分五釐。

夏稅

絲三十八斤一十五兩。

綿一十斤八兩。

弘治五年，官田地山塘四百一十一頃七十六畝九毫。

民田地山塘四千八百二十二頃二十三畝五分二釐九毫。

夏稅

絲三十八斤一十五兩。

綿一十斤八兩，共折絹四十三疋二丈八尺三寸。

嘉靖十一年，官田地山塘四百一十一頃七十六畝九毫。

民田地山塘四千八百二十二頃二十三畝五分二釐九毫。

夏稅

絲三十八斤一十五兩。

綿一十八斤八兩，共折絹四十三疋二丈八尺三寸。

歲造

深青光素紵絲一百二疋二丈九尺六寸，閏月加造六疋。

建陽縣

洪武十四年，官田地山三百三十九頃二十八畝七分二釐六毫。

夏稅

絲二兩三錢七分。

民田地山塘五千八百一頃二十六畝一分六毫。

夏稅

絲綿七十二斤六兩六分。

弘治五年，官田地山塘四百二十三頃八十八畝三分一釐六毫。

夏稅

絲一十一兩三錢三分五釐。

民田地山塘五千七百一十六頃四十一畝八分三釐。

夏稅

絲綿七十二斤一十四兩七分五釐。

嘉靖十一年，官田地山塘三百八十九頃一十一畝二分五釐六毫。

夏稅

絲一十一兩三錢三分八釐。

民田地山塘五千七百五十一頃一十八畝八分九釐。

夏稅

絲七十一斤一十四兩四分。

綿二兩七錢二分。

歲造

深青光素紵絲九十五疋二丈五尺一寸，閏月加造六疋。

松溪縣

宋

夏稅

絹九百六十七疋二丈八尺。

弘治五年，官田地山塘七十八頃三十七畝二分一釐一毫。

夏稅

絲四兩五錢五分。

綿一兩二錢。

民田地山塘一千四百八十一頃四十三畝五分一釐。

夏稅

絲八斤三兩三錢四分。

綿一十三兩七錢五釐。

嘉靖十一年，官田地山塘七十八頃二十六畝二分一釐一毫。

夏稅

絲四兩五錢四分。

綿一兩二錢。

民田地山塘一千四百八十一頃三十五畝一分六釐八毫。
夏稅
絲八斤三兩三錢一分。
綿一十三兩七錢。
歲造
深青光素紵絲三十二疋，閏月加造五疋。

崇安縣

洪武十四年，官田地一百二頃一十二畝八分。
民田地山塘三千五百六十頃五十四畝五分。
夏稅
絲七十二斤五兩一錢。
綿一十七斤八兩二錢四分。
弘治五年，官田地山塘一百八頃二畝三分六釐。
民田地山塘三千五百五十一頃一十五畝一分。
夏稅
絲七十二斤一十三兩四錢一分。
綿一十七斤一十二兩二錢四分。
嘉靖十一年，官田地山塘一百八頃二畝三分六釐。
民田地山塘三千五百五十一頃一十五畝一分。
夏稅
絲七十二斤一十三兩四錢一分。
綿一十七斤一十二兩二錢四分。
歲造
深青光素紵絲三十九疋一丈五尺三寸，閏月加造四疋。

馮繼科〔嘉靖〕《建陽縣志》卷四《貢賦》 賦

宋田畝舊志不載
夏稅
本色絹叁千貳百貳拾匹叁丈陸尺。
洪武二十四年，官田地山叁百叁拾玖頃叁拾捌畝柒分貳釐，田叁百叁拾壹頃柒拾玖畝玖分貳釐。
夏稅
絲貳兩叁錢柒分。
民田地山塘伍千捌百壹頃貳拾陸畝壹分，田肆千柒百壹拾貳頃壹拾貳畝貳分貳釐，地叁百頃伍拾伍畝陸分陸釐，山柒百貳拾伍頃肆拾陸畝叁分伍釐，塘陸拾叁頃壹拾壹畝玖分叁釐。
夏稅
絲綿柒拾貳斤陸兩陸分。
永樂十年，官田地山塘叁百捌拾肆頃柒拾伍畝壹分，田叁百柒拾叁頃捌拾壹畝捌分，地肆頃肆拾畝陸分，山陸頃肆拾壹畝，塘壹拾壹畝柒分。
夏稅
絲捌兩捌錢柒分。
民田地山塘伍千柒百伍拾伍頃叁拾伍畝柒分捌釐，田肆千陸百陸拾玖頃肆拾伍畝玖分，地貳百玖拾玖頃伍拾柒畝伍釐，山柒百貳拾叁頃伍拾柒畝伍釐，塘陸拾叁頃貳分壹釐。
夏稅
絲綿柒拾貳斤肆兩肆錢叁分。
宣德七年，官民田地、山塘陸千壹百肆拾頃貳拾伍畝陸分肆釐陸毫，田伍千肆拾叁頃叁拾捌畝陸分肆釐陸毫，地叁百叁頃柒拾叁畝貳分貳釐，山柒百叁拾頃壹畝伍釐，塘陸拾叁頃壹拾貳畝柒分叁釐。官牛壹拾貳頭
夏稅
絲綿柒拾貳斤壹拾肆兩柒分伍釐，折造生絹陸拾肆匹貳丈叁尺肆寸柒分。
正統十年，官民田地、山塘陸千壹百肆拾頃叁拾畝壹分，田伍千肆拾叁頃肆拾叁畝壹分肆釐陸毫，地叁百叁頃柒拾叁畝貳分貳釐，山柒百叁拾頃壹畝伍釐，塘陸拾叁頃壹拾貳畝柒分叁釐。
夏稅
絲綿柒拾貳斤壹拾肆兩柒分伍釐，折造生絹陸拾肆匹貳丈叁尺肆寸肆分。
弘治五年，官田地山塘肆百貳拾叁頃捌拾捌畝叁分壹釐陸毫，田肆百壹拾貳頃壹拾伍畝伍分玖釐陸毫，地肆頃伍拾伍畝伍釐，山柒頃壹畝伍分伍釐，塘壹拾陸畝壹分貳釐。
夏稅

絲壹拾壹兩叁錢叁分伍釐。
民田地山塘伍千柒百壹拾陸頃肆拾壹畝捌分叁釐，田肆千陸百叁拾壹頃貳拾柒畝伍分伍釐，地貳百貳拾玖頃壹拾肆畝陸分柒釐，山柒百貳拾貳頃玖拾玖畝伍分，塘陸拾叁頃壹分壹釐。
夏稅
絲綿柒拾貳斤壹拾肆兩柒分伍釐。
嘉靖十一年，官田地山塘叁百捌拾玖頃壹拾壹畝貳分伍釐陸毫。
夏稅
絲壹拾壹兩叁錢叁分捌釐。
民田地山塘伍千柒百伍拾壹頃壹拾捌畝捌分玖釐。
夏稅
絲柒拾壹斤壹拾壹兩肆分。
綿貳兩柒錢貳分。
嘉靖二十一年。糧產同前。
嘉靖三十一年，官田地山塘叁百捌拾玖頃壹拾壹畝貳分伍釐陸毫，田叁百柒拾捌頃玖畝壹分捌釐陸毫，地肆頃肆拾捌畝肆分伍釐，山陸頃肆拾壹畝，塘壹拾貳畝陸分貳釐。
夏稅
絲壹拾壹兩叁錢叁分捌釐。
民田地山塘伍千柒百伍拾壹頃叁拾壹畝壹分伍釐貳毫，田肆千陸百陸拾伍頃肆陸畝貳分貳釐，地貳百玖拾玖頃貳拾壹畝貳分柒釐，山柒百貳拾叁頃陸拾玖畝，塘陸拾叁頃叁畝陸分壹釐。
夏稅
絲柒拾壹斤壹拾肆兩肆分。
綿貳兩柒錢貳分。

紀事

《禮記・檀弓上》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至。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左傳・襄公五年》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

《左傳・哀公七年》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注：諸侯執玉；附庸執帛。

秋，〔季康子〕伐邾，【略】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

《管子》卷九《霸行》　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

《管子》卷二四《輕重戊》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籧篨也，鹵之有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絲。繒之厚者謂之絲。公服絲，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絲矣。」桓公曰：「諾。」即爲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絲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十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絲。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紲縶而踵相隨，車轂擊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絲。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絲脩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戰國策》卷一一《齊策四》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厭，而君鵝鴈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穀，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戰國策》卷二〇《趙策三》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

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輸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憧，乃堇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

《史記》卷三四《燕召公世家》 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爲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

《史記》卷八二《田單列傳》 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

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

《史記》卷一二六《滑稽列傳・西門豹》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穀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張守節正義：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又音啼，厚繒也。」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飲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

《史記》卷四八《陳涉世家》 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繒》 《帝王世記》曰：妹喜好聞裂繒之聲，桀爲發繒裂之。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五・帛》 《韓詩外傳》曰：孔子之齊，遇程不子於譚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孔子曰：「取束帛十疋以贈先生。」

《戰國策》曰：公子魏牟過趙，趙王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趙王曰：「公子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是尺帛，則國大治矣。王有此尺帛，何不令郎中以爲冠，爲冠而敗之，奚虧王國，而王必待工乃使之。今社稷爲丘墟，先人不血食，王不以與工，乃與幼(父)(艾)也。」

《史記》卷三〇《平準書》 〔元封元年〕，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

〔桑〕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

《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 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略】

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略】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司馬貞索隱：案：小顏云「服者，天子所服也，以繡爲表，綺爲裏」以賜冒頓。《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洽反」。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司馬貞索隱：案：《說文》云「綈，厚繒也」。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

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遺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

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

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略】

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略】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糵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史記》卷一一六《西南夷列傳》　拜（唐）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

《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列傳・申公》　今上初即位，【略】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史記》卷一二六《滑稽列傳》　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有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糒飧養乳母。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略】

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略】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漢書》卷四《文帝紀》　七年夏六月己亥，賜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

《漢書》卷六《武帝紀》　〔元狩〕六年冬十月，賜丞相以下至吏二千石金，千石以下至乘從者帛，蠻夷錦各有差。【略】

〔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曰：「【略】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略】

〔元封六年〕夏四月，詔曰：「朕巡荆揚，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略】

太始三年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户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漢書》卷七《昭帝紀》　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略】

元鳳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宫徙未央宫，大置酒。賜郎從官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

《漢書》卷八《宣帝紀》　〔元康〕三年春，以神爵數集泰山，賜諸侯王、承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略】

元康四年三月，詔曰：「乃者，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宫、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于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户牛酒。加賜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鰥寡孤獨各一匹。」【略】

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略】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户牛酒。加賜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略】

五鳳元年春正月，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匹，〔夫人六十匹〕。【略】

〔甘露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黄金、錦繡、繒絮。【略】

詔曰：「乃者鳳皇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鄉鳳皇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

今年租。」

《漢書》卷九《元帝紀》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吏二千石以下錢帛，各有差。【略】

〔夏四月詔〕：「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

初元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鰥寡高年帛。【略】

五年夏四月，有星孛于參。詔曰：【略】賜宗室子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

永光元年三月，詔曰：【略】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爲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二年春二月，詔曰：【略】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

建昭五年春三月，詔曰：【略】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

《漢書》卷一〇《成帝紀》 建始元年二月，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王太后、公主、王主、吏二千石黃金，宗室諸官吏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及宗室子有屬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吏民五十户牛酒。

鴻嘉元年春二月，詔曰：【略】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綏和元年二月癸丑，詔曰：「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

《漢書》卷一一《哀帝紀》 綏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略】大赦天下，賜宗室王子有屬者馬各一駟，吏民爵，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

《漢書》卷四一《灌嬰傳》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顏師古注：「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爲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

《漢書》卷四三《叔孫通傳》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

《漢書》卷五一《賈山傳》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略】

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

《漢書》卷五二《韓安國傳》 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乃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

《漢書》卷五三《廣川惠王去傳》 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爲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潛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取善繒匄諸宮人。」

《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 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

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乃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寢藪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寢藪。」上令倡監榜舍人。

〔帝姑館陶公主近幸董偃〕，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温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

《漢書》卷六八《霍光傳》　〔元平二年，皇太后詔〕：「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道，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户。」與故所食凡二萬户。賞賜前後黄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

《漢書》卷八六《王嘉傳》　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略】

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略】

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顔師古注：綈，厚繒也。

《漢書》卷九二《遊俠傳・樓護》　平阿侯舉護方正，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

《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下》　〔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黄金璽盭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穀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略】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略】

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當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黄龍時。【略】

河平元年，單于遣右奧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略】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略】

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略】

〔王莽建國二年〕，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承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刀護，遣人與匈奴南犂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别置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龐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犂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尊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駟馬各一，黄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拜助爲順單于，賜黄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略】

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爲莽所拜，故遂越〔咸弟〕輿而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略】

云、當遂勸咸和親。

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黄金衣被繒帛。【略】

《漢書》卷九六下《烏孫國》　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漢徙己校屯姑墨，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

《漢書》卷九六下《渠犂》　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

贈送之。

《後漢書》卷二《明帝紀》 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夏四月甲子，詔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遭德則興，遷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太常其以豹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閭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虫也。」【略】

永平十五年夏四月庚子，封皇子恭爲鉅鹿王，黨爲樂成王，衍爲下邳王，暢爲汝南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郎、從官〔視事〕二十歲已上帛百匹，十歲已上二十匹，十歲已下十匹，官府吏五匹，書佐、小史三匹。令天下大酺五日。乙巳，大赦天下，其謀反大逆及諸不應宥者，皆赦除之。【略】

〔永平十七年〕是歲，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略】制曰：「【略】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從官視事十歲以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黃綬，匹秩奉贖，在去年以來皆還贖。」

《後漢書》卷三《章帝紀》 元和二年二月，己未，鳳皇集肥城。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略】

〔三月〕庚寅，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略】

元和二年九月壬辰，詔：「鳳皇、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加賜男子爵，人二級；先見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長十五匹，丞、尉半之。《詩》云：『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它如賜爵故事。」

《後漢書》卷五《安帝紀》 〔永初〕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男子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爵，人二級，流民欲占者人一級。【略】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改元元初。賜民爵，人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民脫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貞婦帛，人一匹。【略】

〔六年〕三月丙午，改元延光。大赦天下。還徙者，復户邑屬籍。賜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加賜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二匹。【略】

延光三年春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賜臺長帛五十匹，丞二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鳳皇所過亭部，無出今年田租。【略】

三月，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

《後漢書》卷六《順帝紀》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先帝聖德，享祚未永，早棄鴻烈。姦慝緣閒，人庶怨讟，上干和氣，疫癘爲災。朕奉承大業，未能寧濟。蓋至理之本，稽弘德惠，蕩滌宿惡，與人更始。其大赦天下。賜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欲自占者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匹。坐法當徙，勿徙；亡徒當傳，勿傳。宗室以罪絕，皆復屬籍。其與閒顯、江京等交通者，悉勿考。勉修厥職，以康我民。」【略】

永建四年春正月丙子，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帛，〔人〕二匹。【略】

陽嘉元年五月戊戌，制詔曰：「昔我太宗，不顯之德，假于上下，儉以恤民，政致康乂。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譴怒，大變仍見。春夏連旱，寇賊彌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與海內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諸犯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賜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賜帛，人二匹，絮三斤。」

《後漢書》卷七《桓帝紀》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詔三公、九卿、校尉各言得失。

戊午，大赦天下。賜吏更勞一歲；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匹。災害所傷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其不滿者，以實除之。【略】

建和二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庚午，大赦天下。賜河間、勃海二王黃金各百斤，彭城諸國王各五十斤；公主、大將軍、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將、大夫、郎吏、從官、四姓及梁鄧小侯、諸夫人以下帛，各有差。年八十以上賜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綿三斤。

《後漢書》卷一〇上《皇后紀上・明德馬皇后》　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麤，反以爲綺穀，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略】

及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雜帛二千匹，黄金十斤。

《後漢書》卷一〇上《皇后紀上・賈貴人》　賈貴人，南陽人。建武末選入太子宮，中元二年生肅宗，而顯宗以爲貴人。帝既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乃策書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黄金千斤，錢二千萬。諸史並闕後事，故不知所終。

《後漢書》卷一〇下《皇后紀上・桓帝懿獻梁皇后》　桓帝懿獻梁皇后諱女瑩，順烈皇后之女弟也。帝初爲蠡吾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爲婚，未及嘉禮，會質帝崩，因以立帝。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既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黄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

《後漢書》卷一二《彭寵傳》　〔建武三〕年春，寵遂拔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爲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傑，皆與交質連衡。遂攻拔薊城，自立爲燕王。

《後漢書》卷一二《盧芳傳》　〔建武〕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與閔堪兄林使使請降。乃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林爲代太傅，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

《後漢書》卷二五《卓茂傳》　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簒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詔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絶。

《後漢書》卷三四《梁冀傳》　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陽〕餘户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

《後漢書》卷三九《淳于恭傳》　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匹，遣詣公車，除爲議郎。

《後漢書》卷三九《劉般傳》　建武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東脩至行，爲諸侯師。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綬，錢百萬，繒二百匹。

《後漢書》卷四二《濟南安王康傳》　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顔忠、劉子産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

《後漢書》卷四七《班超傳》　〔建初〕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略】

〔元和元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遣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承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

《後漢書》卷七一《朱儁傳》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嘗販繒爲業。儁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母既失産業，深恚責之。儁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

《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傳・侯覽》　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没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閲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

《後漢書》卷七九下《儒者傳・包咸》　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禄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

《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傳・夫餘》　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

《後漢書》卷八六《西南夷傳・哀牢》　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爲政清絜，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爲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爲常賦，夷俗安之。純自爲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嶲唐城。太守王尋奔棟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嶲、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爲破虜傍邑侯。

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

永初元年，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建武二十六年）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緺綬，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劒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略】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支；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各萬匹。歲以爲常。【略】

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略】

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遣遣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劒各一。【略】

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荅，賜以綵繒，不遣使者。

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比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緄帶各一，李賢注：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緄，織成帶也。」音古本反。又賜繒綵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

《後漢書》卷九〇《鮮卑傳》 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爲率衆王，其至鞬爲率衆侯，賜綵繒各有差。

佚名《西京雜記》卷一《飛鸞昭儀贈遺之侈》 趙飛鸞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鸞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册，謹上極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心，金花紫輪帽，金花紫羅面衣，織成上襦，織成下裳，五色文綬，鴛鴦襦，鴛鴦被，鴛鴦褥，金錯繡襠，七寶綦履。

杜佑《通典》卷一九五《邊防二》 成帝河平元年，復株纍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名雕陶莫皋。纍，力追反。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坂。【略】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他如竟寧時。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繒》《史記》曰：烏氏倮以繒遺戎王，戎王十倍報之。

《獻帝紀》曰：是時新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被發御府繒以作之。李（催）〔傕〕不欲，曰：「宮中有衣服，胡爲復作也。」詔賚廐馬百餘疋，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疋，與所賚廐馬直，賜公卿已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傕〕曰：「我邸閣儲峙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距也。」（催）〔傕〕中不從。又曰：李傕特令羌胡數十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綵》《史記》曰：通邑大都采千疋，比千乘家。《漢書》曰：孝文（前）六年，遣單于赤綈、綠（繒）各四十疋。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義，與朱李市弓矢終、絳衣赤幘。

謝承《後書》曰：陳重同舍郎有歸寧者，誤持同舍郎絳去。嫌重取，重不申曲直，買絳還之。去即還得絳，甚愧於重。

袁山松《後漢書》曰：劉盆子拜竟復從劉仲卿居，仲卿爲盆子制絳單衣。

張璠《漢記》曰：朱儁少孤，母以販繒綵爲事。同郡周起負官債百萬，縣催責之，儁竊母帛爲起償債。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五・帛》 范曄《後漢書》曰：明帝出諸貴人，當徙居。馬太后感祈別之懷，賜越帛二千端，雜帛二千疋。

又曰：永平六年，雄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於朝，賜三公帛五十疋，九卿二千石半之。

《後漢書》曰：公孫述造十層赤樓帛欄船。李賢等注：蓋以帛飾其欄檻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五・帛》《東觀漢記》曰：耿純於邯鄲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疋。

《續漢書》曰：宋弘，字巨公，拜御史中丞。布被瓦器，居不粟馬，出無從車。車駕幸其府舍，歎曰：「雖楚王二龔，不如雲陽缺巨公。」賜布帛帳幃十器。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故道中，有蟲覆地如赤肝，朔曰：「必秦獄處也。夫愁者得酒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糜。賜帛百疋。後屬車上盛酒爲此故也。

《册府元龜》卷五〇四《邦計部・絲帛》漢武帝時，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太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皆取足大農，其後請均輸帛五百萬疋。

《三國志》卷一《魏志・武帝紀》鄴定，公臨祀（袁）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贈雜繒絮，廩食之。

《三國志》卷四《魏志・陳留王奐傳》六月甲寅，入于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詔〕；諸羣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

《三國志》卷三一《蜀志・劉璋傳》裴松之注引《吴書》曰：璋以來二十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繒絮錦帛，以資送劉備。

《三國志》卷三三《蜀志・後主傳》裴松之注引王隱《蜀記》曰：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户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

曹操《曹操集》卷三《與太尉楊彪書》操白：與足下同海内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鍾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宥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今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銀角桃杖一枚，青氈牀褥三具，官絹五百匹，錢六十萬，畫輪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青特牛二頭，八百里騾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鈐盻一具，驅使二人，并遺足下貴室錯綵羅穀裘一領，織成鞾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古文苑》，又略見《書鈔》一百三十三、一百三十四、《御覽》三百四十一、四百七十八、又七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綵》《吴書》曰：陸遜破曹休，當還西降，上賜遜繒丹漆。

毋丘儉《報弟書》曰：今別致絳二百疋，可以供送葬之事。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五・帛》《魏志》曰：張伯英專精於書，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

《魏略》曰：陳留邯鄲淳奏《投壺賦》，文帝以爲尚書郎，賜帛十疋。

邯鄲淳上《受命述》，詔曰：「淳作此甚典雅，私亦美。」曰：「朕何以堪也哉。其賜帛四十疋。」

《晉書》卷二《景帝紀》正元元年三月癸巳，天子詔曰：「【略】夫德茂者位尊，庸大者禄厚，古今之通義也。其登位相國，增邑九千，并前四萬户；進號大都督，假黄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賜錢五百萬，帛五千匹，以彰元勳。」帝固辭相國。

《晉書》卷二《文帝紀》景元元年六月，改元。丙辰，天子進帝爲相國，封晉公，增十郡，加九錫如初，羣從子弟未侯者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固讓，乃止。

《晉書》卷三《武帝紀》咸寧二年十二月，以平州刺史傅詢、前廣平太守孟桓清白有聞，詢賜帛二百匹，桓百匹。

《晉書》卷四《惠帝紀》五月壬午，除天下户調緜絹，賜孝悌、高年、鰥寡、力田者帛，人三匹。【略】

永興元年三月戊申，詔曰：「朕以不德，纂承鴻緒，于兹十有五載。禍亂滔天，姦逆仍起，至乃幽廢重宫，宗廟圮絶。成都王穎温仁惠和，克平暴亂。其以穎爲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承相如故。」大赦，賜鰥寡高年帛三匹，大酺五日。

《晉書》卷六《明帝紀》太寧三年三月戊辰，立皇子衍爲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晉書》卷七《成帝紀》太寧三年三月戊辰，立爲皇太子。閏月戊子，明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增文武位二等，賜鰥寡孤老帛，人二匹，尊皇后庾氏爲皇太后。

《晉書》卷三三《石苞傳》財産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綃，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粉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晉書》卷三四《羊祜傳》祜卒二歲而吴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略】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户，又賜帛萬匹，穀萬斛。」

《晉書》卷四〇《賈充傳》吴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户。【略】

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

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

《晉書》卷四四《盧志傳》 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於復振，啓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既達洛陽，志啓以滿奮爲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二百匹，緜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

《晉書》卷六二《劉琨傳》 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略】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内，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强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銳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緜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

《晉書》卷八六《張重華傳》 〔石季龍將麻秋進攻枹罕〕，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輜車，冠白幘，鳴鼓而行。【略】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重華論功，以謝艾爲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禄縣伯，邑五千户，帛八千匹。

《晉書》卷九五《藝術傳・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粗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臥。

《晉書》卷一〇五《載記五・石勒下》 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齎繒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内侯。【略】

堂陽人陳豬妻一産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略】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以下，均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匹，緜十斤。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宫，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藉田，還宫，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略】

勒將營鄴宫，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宫不得成也！」敕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别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赦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

《晉書》卷一一四《載記一四・苻堅下》 〔太元八年〕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略】昔晉武之平吴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略】

堅遣其尚書朱序説〔謝〕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於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苻〕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卻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於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緜十斤。

許嵩《建康實録》卷八《康皇帝》 〔建元元年〕六月壬午，東帛徵處士南陽翟湯、會稽虞喜。

許嵩《建康實録》卷九《晉・烈宗孝武皇帝》 〔太元十二年〕六月，束帛聘處士戴逵。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綵》 《世語》曰：王經彦偉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絳二十疋，令交市於吴，經不納書，棄官歸。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帛》 《晉陽秋》曰：董威輦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絹結以自覆，金帛挂錦則不肯受。

《宋書》卷三《武帝紀下》 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財帛皆在外府，内無私藏。宋臺既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牀，釘用鐵。諸王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内外奉禁，莫不節儉。

《宋書》卷四一《后妃傳・文帝袁皇后》 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與之，上性節儉，所得不過三五萬，三五十匹。

《宋書》卷八二《沈懷文傳》 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緜亦稱此。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緜一兩亦三四百，貧者賣妻兒，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緜絹薄有所減，俄復舊。

《宋書》卷八八《薛安都傳》　元嘉二十一年，索虜主拓跋燾擊芮芮大敗，安都與宗人薛永宗起義，永宗營汾曲，安都襲得弘農。會北地人蓋吴起兵，遂連衡相應。燾自率衆擊永宗，滅其族，進擊蓋吴。安都料衆寡不敵，率壯士辛靈度等，棄弘農歸國。太祖延見之，求北還構扇河、陝，招聚義衆。上許之，給錦百疋，雜繒三百疋。

《宋書》卷九三《隱逸傳・朱百年》　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略】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綵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略】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覬友善。覬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覬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覬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覬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覬亦爲之傷感。

《宋書》卷九四《恩倖傳・阮佃夫》　時佃夫、王道隆、楊運長並執權柄，勑於人主。【略】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匹，嫌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絶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宫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

《南齊書》卷五五《孝義傳・華寶》　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建元三年，竝表門閭。

《陳書》卷六《後主紀》　太建十四年正月丁巳，太子即皇帝于太極前殿。詔曰：「【略】在位文武及孝悌力田爲父後者，並賜爵一級。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賜穀人五斛，帛二匹。」【略】

夏四月景申，立皇子永康公胤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公已下賚帛各有差。

《魏書》卷三《太宗紀》　永興四年秋七月己巳朔，東巡。【略】庚寅，至于濡源。西巡，幸北部諸落，賜以繒帛。

《魏書》卷三《太宗紀》　泰常七年春正月甲辰朔，白雲中西行，幸屋賓城，賜從者大酺三日，蠲渠帥繒帛各有差。

《魏書》卷四上《世祖紀上》　始光三年秋七月，築馬射臺于長川，帝親登臺觀走馬；王公諸國君長馳射，中者賜金錦繒絮各有差。【略】

〔四年春正月〕，車駕至自西伐，賜留臺文武生口、繒帛、馬牛各有差。【略】

五月，車駕西討赫連昌。【略】乙巳，車駕入城，虜昌弟及其諸母、姊妹、妻妾、宫人萬數，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擒昌尚書王買、薛超等及司馬德宗將毛脩之、秦雍人士數千人，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以昌宫人及生口、金銀、珍玩、布帛班賚將士各有差。【略】

秋七月己卯，築壇於祚嶺，戲馬馳射，賜射中者金錦繒絮各有差。

《魏書》卷七上《高祖紀上》　太和四年秋七月辛亥，行幸火山。壬子，改作東明觀。詔會京師耆老，賜錦綵、衣服、几杖、稻、米、蜜、麵，復家人不徭役。【略】

五年春正月己卯，車駕南巡。丁亥，至中山。親見高年，問民疾苦。二月辛卯朔，大赦天下。賜孝悌力田、孤貧不能自存者穀帛有差；免宫人年老者還其所親。

六年二月癸丑，賜王公已下清勤著稱者穀帛有差。

夏四月甲辰，賜畿内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

八月癸未朔，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處，虧民租賦，貧儉不自存者，賜以粟帛。

七年夏四月庚子，幸嶧山，賜所過鰥寡不能自存者衣服粟帛。

《魏書》卷七下《高祖紀下》　太和十有七年春正月壬子朔，帝饗百僚於太極殿。乙丑，詔曰：「夫駿奔入覲，臣下之常式；錫馬賜車，君人之恒惠。今諸邊君蕃胤，皆虔集象魏，趨鏘紫庭。貢饗既畢，言旋無遠。各可依秩賜車旗衣馬，務令優厚。其武興、宕昌，各賜錦繒纊一千；吐谷渾世子八百；鄧至世子，雖因緣至都，亦宜賚及，可賜三百。命數之差，皆依別牒。」

《魏書》卷一〇《孝莊紀》　建義二年秋七月乙亥，宴勞天柱大將軍尒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出宫人三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

《魏書》卷一三《皇后傳・文成皇后馮氏》　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繒縵而已。【略】

自太后臨朝專政，高祖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殺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内外。故杞道德、王遇、張祐、荷承祖等，拔自微閹，歲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臥内，數年便爲宰輔，賞賚財帛以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詔。【略】

太后外禮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頒賜金帛與馬，每至褒美叡等，皆引丕等參之，以示無私。

《魏書》卷一五《衛王儀傳》 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儀入。太祖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怪有之，懼實無也。」太祖告以世祖生，儀起拜而歌舞，遂對飲申旦。召羣臣入，賜儀御馬、御帶、縑錦等。

《魏書》卷二一上《高陽王雍傳》 肅宗覽政，除使持節、司州牧、侍中、太師，録尚書如故。肅宗加元服，雍兼太保，與兼太尉崔光攝行冠禮。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給羽葆鼓吹，倍加班劍，餘悉如故。又賜帛八百匹，與一千人供具，催令速拜。

《魏書》卷三〇《封回傳》 又爲度支尚書。尋轉都官尚書、冀州大中正。榮陽鄭雲詔事長秋卿劉騰，貨騰紫縷四百匹，得爲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暮往詣回，坐未定，謂回曰：「我爲安州，卿知之否？彼土治生，何事爲使？」回答之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而問治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慚媿失色。

《魏書》卷四五《韋珍傳》 車駕南討，珍上便宜，并自陳在邊歲久，悉其要害，願爲前驅。詔珍爲隴西公源懷衛大將軍府長史，轉太保、齊郡王長史。遷顯武將軍、鄜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庭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驊騮二匹、帛五十匹、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魏書》卷四八《高允傳》 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

《魏書》卷六二《李彪傳》 文明太后崩，羣臣請高祖公除，高祖不許，與彪往復，語在《禮志》。高祖詔曰：「【略】」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二頭。

《魏書》卷一〇一《吐谷渾傳》 太和五年，拾寅死，子度易侯立，遣其侍郎時真貢方物，提上表稱嗣事。後度易侯伐宕昌，詔讓之，賜錦綵一百二十匹，喻令悛改，所掠宕昌口累部送時還。易侯並奉詔。

《魏書》卷一〇一《宕昌羌傳》 高祖時，遣使子橋表貢朱沙、雌黃、白石膽各一百斤。自此後，歲以爲常，朝貢相繼。後高祖遣鴻臚劉歸、謁者張察拜彌機征南大將軍、西戎校尉、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後朝于京師，殊無風禮。朝罷，高祖顧謂左右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宕昌王雖爲邊方之主，乃不如中國一吏」於是改授領護西戎校尉、靈州刺史，王如故，賜以車騎、戎馬、錦綵等，遣還國。

《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序》 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世祖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絶遠，大兵不可至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憚遐嶮，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抑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爲蠕蠕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

《北齊書》卷四《文宣紀》 天保四年十二月己未，突厥復攻茹茹，茹茹舉國南奔。癸亥，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迎納茹茹。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川，給其禀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略】

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連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

《北齊書》卷九《後主穆后》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武成時，爲胡后造真珠裙袴，所費不可稱計，被火所燒。後主既立穆皇后，復爲營之。屬周武遣太后喪，詔侍中薛孤康買等爲弔使，又遣商胡齎錦綵三萬疋與弔使同往，欲市真珠爲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然而竟造焉。

《北齊書》卷一六《段韶傳》 武定四年高祖疾甚，顧命世宗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五年春，高祖崩於晉陽，祕不發喪。俄而侯景構亂，世宗還鄴，詔留守晉陽。世宗還，賜女樂十數人，金十斤，繒帛稱是，封長樂郡公。

《北齊書》卷二五《張耀傳》 顯祖曾因近出，令耀居守。帝夜還，耀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耀以夜深，真僞難辯，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學郅君章也。」乃使耀前開門，然後入，深嗟賞之，賜以錦采。

《北齊書》卷二五《王紘傳》　興和中，世宗召爲庫直，除奉朝請。世宗暴崩，紘冒刃捍禦，以忠節賜爵平春縣男，賚帛七百段、綾錦五十疋、錢三萬並金帶駿馬，仍除晉陽令。

《北齊書》卷三三《徐之才傳》　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疋。

《北齊書》卷三九《祖珽傳》　珽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乃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自解彈琵琶，能爲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儛爲娛，遊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仕亮等爲聲色之遊。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嫗擲槔蒲賭之，以爲戲樂。

《北齊書》卷四〇《唐邕傳》　〔天保〕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爲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是日，顯祖親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云：「唐邕强幹，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

《北齊書》卷四一《元景安傳》　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突厥强盛，慮或侵邊，仍詔景安與諸軍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顯祖聞之，遣使推檢，同行諸人贓汙狼藉，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詔有司以所聚斂贓絹伍百疋賜之，以彰清節。【略】

肅宗曾與羣臣於西園讌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侯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與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正中獸鼻。帝嗟賞稱善，特賚馬兩疋，玉帛雜物又加常等。

《北齊書》卷四五《文苑傳・顏之推》　曾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其詞曰：【略】

予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始，唯驕奢之是修，亦佞臣之云使。武成奢侈，後宫御者數百人，食於水陸貢獻珍異，至乃厭飽，棄於厠中。褌衣悉羅繡錦繡珍玉，纖成五百一段。爾後宫掖遂爲舊事。後主之在宫，乃使駱提婆母陸氏爲之，又胡人何洪珍等爲左右，後皆預政亂國焉。

《周書》卷五《武帝紀上》　保定三年秋七月戊辰，行幸原州。庚午，陳遣使來聘。丁丑，幸津門，問百年，賜以錢帛，又賜高年板職各有差，降死罪一等。【略】

天和三年三月丁未，大會百寮及四方賓客於路寢，賜衣馬錢帛各有差。【略】

建德三年十二月戊子，大會衛官及軍人以上，賜錢帛各有差。

《周書》卷一五《于謹傳》　天和二年，又賜安車一乘。尋授雍州牧。三年，薨于位，年七十六。高祖親臨，詔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繒綵千段，粟麥五千斛。

《周書》卷三二《盧柔傳》　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賀拔〕勝敗，遂南奔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求歸，武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縑錦。

《周書》卷四八《蕭詧傳》　及高祖平齊，詧朝於鄴。【略】高祖大悦，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遺之。

《周書》卷五〇《異域傳下・突厥》　自俟斤以來，其國富彊，有凌轢中夏志。朝廷既與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鉢彌復驕傲，至乃率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憂無物邪。」

《南史》卷一三《鮑照傳》　照始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没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爲國侍郎，甚見知賞。

《南史》卷二七《孔覬傳》　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産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僞喜，謂曰：「我比之，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

《南史》卷三四《周弘正傳》　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匹，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弘正緑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

《南史》卷七〇《循吏傳・郭祖深》　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爲南津校尉，以祖深爲之。【略】

常服故布裙，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姥餉一早青瓜，祖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効之以貨，鞭而徇衆。朝野憚之，絶于干請。

《南史》卷七一《儒林傳・張譏》　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帔，即母之遺制，及有

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

《北史》卷二《魏紀・太武帝》 始光三年秋七月，築馬射臺于長川，帝親登臺走馬。王公諸國君長馳射中者，賜金錦繒絮各有差。

《北史》卷三《魏紀・孝文帝》 太和十一年十一月丁未，詔【略】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紬錦、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太半，班賚百官及京師人庶，下至工商皁隸，逮於六鎮戍士，各有差。

《北史》卷一五《元暉傳》 好涉獵書記，少得美名于京下。周文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硯席，情契甚厚。再遷武伯下大夫。時突厥屢爲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買錦綵十萬，使突厥。暉說以利害，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獻方物。俄拜儀同三司。

《北史》卷八五《節義傳・婁提》 婁提，代人也。獻文時，爲內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主昇遐，安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

《北史》卷八六《循吏傳・孟業》 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爲子結婚，爲朝肺腑吒羅氏。其子以蔭得爲平原王段孝先相府行參軍，乃令作今世服飾綺褶紈袴。吒羅家又恃姻婭，炫曜矜誇。業知而不禁，素望頗貶。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開皇二年十月庚寅，上疾愈，享百僚於觀德殿。賜錢帛，皆任其自取，盡力而出。【略】

十二月丙戌，賜國子生明經者束帛。【略】

四年九月乙丑，觀漕渠，賜督役者帛各有差。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大業元年春正月戊申，發八使巡省風俗。下詔曰：【略】高年之老，加其版授，并依別條，賜以粟帛。

五年冬十月癸亥，詔曰：「【略】今歲耆老赴集者，可於近郡處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沉滯，不堪居職，即給賜帛，送還本郡，其官至七品已上者，量給廩，以終厥身。」

《隋書》卷四六《元暉傳》 〔北周〕時突厥屢爲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齎錦綵十萬，使于突厥。暉說以利害，申國厚禮，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獻方物。

《隋書》卷五四《李衍傳》 及王謙作亂，高祖以謙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位大將軍，賜縑二千匹。開皇元年，又以行軍總管討叛蠻，平之。進位柱國，賜帛二千匹。

《隋書》卷六〇《宇文顗傳》 大象中，拜東廣州刺史。尉迴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顗不協，顗將圖之，【略】時高祖以尉迴未平，慮顗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

陳將錢茂和率數千人襲江陽，顗逆擊走之。陳復遣將陳紀、周羅睺、燕合兒等襲顗，顗拒之而退，賜綵數百段。

《隋書》卷六〇《宇文璽傳》 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及受禪，進位大將軍，拜汴州刺史，甚有能名。上聞而善之，優詔褒揚，賜帛百匹。

《隋書》卷六三《史祥傳》 煬帝即位，漢王諒發兵作亂，遣其將綦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爲行軍總管，【略】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祥至須水，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綦良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棄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

《隋書》卷六五《董純傳》 漢王諒作亂并州，以純爲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副使，從楊素擊平之。以功拜柱國，進爵爲郡公，增邑二千户。轉左備身將軍，賜女妓十人，縑綵五千匹。

《隋書》卷六八《閻毗傳》 高祖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珮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熲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熲言之於上，特蒙賜帛。

《隋書》卷八四《北狄傳・西突厥》 處羅從征高麗，賜號爲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大業〕十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匹。

《隋書》卷六四《張定和傳》 〔張定和〕初爲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靳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疋，遂棄其妻。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義寧二年夏四月甲子，高祖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命刑部尚書蕭造兼太尉，告於南郊，大赦天下，改隋義寧二年爲唐武德元年。官人百姓，賜爵一級。義師所行之處，給復三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丁卯，宴百官于太極殿，賜帛有差。【略】

六年夏四月己未，舊宅改爲通義宮，曲赦京城繫囚，於是置酒高會，賜從官帛各有差。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貞觀二年六月庚寅，皇子治生，宴五品以上，賜帛有差，仍賜天下是日生者粟。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貞觀五年春正月己卯，幸左藏庫，賜三品已上帛，任其輕重。【略】

夏四月壬辰，以金帛購中國人因隋亂沒突厥者男女八萬人，盡還其家屬。【略】

十二月壬寅，幸溫湯。癸卯，獵於驪山。丙午，賜新豐高年帛有差。【略】

十一年秋七月癸未，大霖雨。穀水溢入洛陽宮，深四尺，壞左掖門，毀宮寺十九所；洛水溢，漂六百家。庚寅，詔以災命百官上封事，極言得失。丁酉，車駕還宮。壬寅，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分給遭水之家，仍賜帛有差。【略】

十二年冬十月己卯，狩于始平，賜高年粟帛有差。【略】

十四年二月丁丑，幸國子學，親釋奠，赦大理、萬年繫囚，國子祭酒以下及學生高第精勤者加一級，賜帛有差。【略】

二十二年二月乙亥，幸玉華宮。乙卯，賜所經高年篤疾粟帛有差。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貞觀二十三年六月甲戌朔，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二十二。詔曰：「大行皇帝奄棄普天，痛貫心靈，若置湯火。思遵大孝，不敢滅身，永慕長號，將何逮及。粵以孤眇，屬當元嗣，思勵空薄，康濟黎元。敬順惟新，仰昭先德，宜布凱澤，被乎億兆。可大赦天下。內外文武賜勳官一級。諸年八十以上賚以粟帛。雍州及諸州比年供軍勞役尤甚之處，並給復一年。」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總章二年九月己亥，發自九成宮。壬寅，停華林頓，大蒐于岐。乙巳，至岐州。高祖初仕隋爲扶風太守，故曲赦岐州管內。高祖時宮徒隨材擢用，賜高年衣物粟帛各有差。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 景龍三年八月乙巳，幸安樂公主山亭，宴侍臣、學士，賜繒帛有差。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已上金鏡、珠囊、縑綵，賜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賦八韻詩，又制秋景詩。【略】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天寶十一載八月己丑，幸左藏庫，賜朝臣帛有差。【略】

十二載三月丙午，御躍龍殿門張樂宴朝臣，賜有相絹一千五百疋，綵羅三百疋，綵綾五百疋；左相絹三百疋，綵羅綾各五十疋；餘三品八十疋，四品五品六十疋，六品七品四十疋，極歡而罷。【略】

〔十五載六月〕己亥，次扶風郡。軍士各懷去就，咸出醜言，陳玄禮不能制。會益州貢春綵十萬匹，上悉命置于庭，召諸將諭之曰：「卿等國家功臣，陳力久矣，朕之優獎，常亦不輕。逆胡背恩，事須迴避。甚知卿等不得別父母妻子，朕亦不及親辭九廟。」言發涕流。又曰：「朕須幸蜀，路險狹，人若多往，恐難供承。今有此綵，卿等即宜分取，各圖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相隨，便與卿等訣別。」衆咸俯伏涕泣曰：「死生願從陛下。」上曰：「去住任卿。」自此悖亂之言稍息。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建中元年〕八月甲午，振武軍使張光晟殺領蕃迴紇首頗突董統等千人，收駝馬千餘，繒錦十萬匹。乃徵光晟歸朝，以彭令茂代之。【略】

建中三年夏四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使，以代朱泚。加泚實封五百户，賜賓氏名園、涇水上腴田及錦綵金銀器，以安其意，時滔叛故也。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貞元十八年秋七月庚辰，蔡、申、光三州春水夏旱，賜帛五萬段，米十萬石，鹽三千石。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貞元二十一年〕六月丙申，詔二十一年十月已前百姓所欠諸色課利、租賦、錢帛，共五十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一貫、石、匹、束，並宜除免。

《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 〔元和五年冬十月〕庚辰，宰相裴垍進所撰《德宗實録》五十卷，賜垍錦綵三百匹、銀器等，史官蔣武、韋處厚等頒賜有差。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元和十年三月〕辛亥，盜焚河陰轉運院，凡燒錢帛二十萬貫匹，米二萬四千八百石，倉室五十五間。【略】

十一月戊辰，詔出內庫繒絹五十五萬匹供軍。【略】

〔十一年〕三月庚午，皇太后崩于興慶宮之咸寧殿。【略】己卯，以宰臣李逢吉充大行皇太后山陵使，出內庫繒帛五萬匹充奉山陵。【略】

〔冬十月〕辛巳，命內常侍梁守謙監淮西行營諸軍，仍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付之。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長慶二年夏四月〕癸未，翰林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隨所進《六經法言》二十卷，賜錦綵二百匹，銀器二百事，處厚改中書舍人，

隨改諫議大夫，並賜金紫。【略】

〔七月〕丁未，內出綾絹五十萬匹付度支，以供軍用。【略】

〔九月丁巳〕，陰山府沙陁突厥兵馬使朱耶執宜來朝貢，賜官誥、錦綵、銀器。【略】

〔三年十月〕，杜元穎赴鎮蜀，上御安福門餞，因賜皇城留守及金吾衛率等帛有差。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上》〔寶曆元年秋七月〕乙丑，侍講學士崔郾、高重進《纂要》十卷，賜錦綵二百匹。【略】

二年五月戊辰朔，上御宣和殿，對內人視鬻一千二百人，並於教坊賜食，各頒錦綵。辛未，秘書省著作郎韋公肅注太宗所撰《帝範》十二篇進，特賜錦綵百匹。

《舊唐書》卷一七上《文宗紀上》〔寶曆二年十二月〕庚申，詔：「君臨天下者，莫尚乎崇澹泊，子困窮，遵道以端本，推誠而達下。故聖祖之誡，以慈儉爲寶；大《易》明訓，垂簡易之文。未有上約而下不豐，欲寡而求不給。【略】今年已來諸道所進音聲女人，各賜束帛放還。【略】

〔大和二年五月〕庚子，敕：「應諸道進奉內庫，四節及降誕進奉金花銀器并纂組文繡雜物，並折充鋌銀及綾紬。其中有賜與所須，待五年後續有進止。」帝性恭儉，惡侈靡，庶人務敦本，故有是詔。【略】

大和三年九月戊寅朔。辛巳，敕兩軍、諸司、內官不得著紗穀綾羅等衣服。帝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韋處仁戴夾羅巾，帝謂之曰：「比慕卿門地清素，以之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爲之，唯卿非所宜也。」

《舊唐書》卷一七《文宗紀下》〔大和八年九月〕庚申，右軍中尉王守澄宣召鄭注，對于浴堂門，仍賜錦綵銀器。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大中八年三月〕，宰相監修國史魏謩修成《文宗實録》四十卷上之，修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渙、右補闕盧告，頒賜銀器、錦綵有差。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咸通九年十一月庚寅朔。丁酉戌時，妖星初出，如匹練亘空，化爲雲，没在楚分。〔賊龐勛別將〕吴迴既執李湘，乃令小將張行簡、吴約攻滁州。城內無兵，有淮南遊奕兵三百人在州界，見賊至，徑來奔郡，賊乘之，遂陷滁州。張行簡執刺史高錫望，手刃之，屠其城而去。行簡又進攻和州，刺史崔雍登城樓謂吴迴曰：「城中玉帛、女子不敢惜，只勿取天子城池。」賊許之，遂剽城中居民，殺判官張琢，以琢浚城壕故也。【略】

〔十年〕九月，賊宿州守將張玄稔以城降，有兵萬人，馬舉率師赴之。龐勛聞之，以其衆將攻玄稔。玄稔，賊之勁將也，遂舉合勢，急圍徐州。許佶登城拒守者三日，佶敗走出。玄稔收復徐州，龐勛方來赴援，聞城已拔，欲南趨濠州，馬舉追及涣河，擊敗之，勛溺水而死。蕭縣主將又斬許佶首來降，徐寇悉平。【略】與玄稔詔曰：「【略】今授玄稔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賜分帛五千匹、金椀一枚，蓋碗一具，金腰帶一條。軍將張皋已下二十人，等第優給。今差高品李志承押領宣賜。」制曰：【略】被堅執銳，冒涉寒暄，解甲橐弓，還鄉復業，頒繒帛之賜，免差役之征。應四面行營將士，今既平寧，宜令次第放歸本道。其賞賜匹段，已從別敕處分，到本道後，仍令節度使各犒宴放歸私第，便令歇息，未用差使。

《舊唐書》卷五一《后妃傳上・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后所生長樂公主，太宗特所鍾愛，及將出降，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時，將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然謂長主者，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有差，義無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主，理恐不可，願陛下思之。」太宗以其言退而告后，后歎曰：「嘗聞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聞其諫，實乃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略】后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匹，詣徵宅以賜之。

《舊唐書》卷五六《杜伏威傳》太宗之圍王世充，遣使招之，伏威請降。高祖遣使就拜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以南安撫大使，上柱國，封吴王，賜姓李氏，預宗正屬籍，封其子德俊爲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

《舊唐書》卷五七《劉師立傳》太宗之謀建成、元吉也，嘗引師立密籌其事，或自宵達曙。其後師立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嘗等九人同誅建成有功，超拜左衛率。尋遷左驍衛將軍，封襄武郡公，賜絹五千匹。後人告師立自云「眼有赤光，體有非常之相，姓氏又應符讖」。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如何？」師立大懼，俯而對曰：「臣任隋朝，不過六品，身材駑下，不敢輒希富貴。過蒙非常之遇，常以性命許國。而陛下功成事立，臣復致位將軍，顧己循躬，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太宗笑曰：「知卿不然，此妄言耳。」賜帛六十匹，延入臥內慰諭之。

《舊唐書》卷五八《劉弘基傳》武德元年，拜右驍衛大將軍，以元謀之勳恕

其一死，領行軍左一總管。又從太宗討薛舉。時太宗以疾頓於高墌城，弘基、劉文靜等與舉接戰於淺水原，王師不利，八總管咸敗；唯弘基一軍盡力苦鬬，矢盡，爲舉所獲。高祖嘉其臨難不屈，賜其家粟帛甚厚。

《舊唐書》卷五九《屈突通傳》 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自終始，名下定不虛也。」特賜金銀六百兩，綵物一千段。【略】

貞觀二年卒，年七十二，太宗痛惜久之，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忠。子壽襲爵。

太宗幸洛陽宮，思通忠節，拜其少子詮果毅都尉，賜束帛以卹其家焉。

《舊唐書》卷六〇《永安王孝基傳》 武周遣其將尉遲敬德潛援崇茂，大戰於夏縣，王師敗績，孝基與唐儉等皆没於賊。後謀歸國，爲武周所害，高祖爲之發哀，廢朝三日，賜其家帛千匹。

《舊唐書》卷六〇《襄邑王神符傳》 武德九年，遷揚州大都督，移州府及居人自丹陽渡江，州人賴焉。貞觀初，再遷宗正卿。後以疾辭職，太宗幸其第問疾，賜以縑帛，每給羊酒。

《舊唐書》卷六四《徐王元禮傳》 徐王元禮，高祖第十子也。少恭謹，善騎射。武德四年，封鄭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户，授鄭州刺史，徙封徐王，遷徐州都督。十七年，轉絳州刺史，以善政聞，太宗降璽書勞勉，賜以綿綵。

《舊唐書》卷六六《杜淹傳》 〔太宗〕即位，徵拜御史大夫，【略】及有疾，太宗親自臨問，賜帛三百匹。

《舊唐書》卷六九《張亮傳》 後房玄齡、李勣以亮倜儻有智謀，薦之於太宗，引爲秦府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會建成、元吉將起難，太宗以洛州形勝之地，一朝有變，將出保之。遣亮之洛陽，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

《舊唐書》卷六九《劉世讓傳》 復爲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以拒薛舉，戰敗，世讓及弟寶俱爲舉軍所獲。舉將至城下，令紿說城中曰：「大軍五道已趣長安，宜開門早降。」世讓僞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多少，極於此矣。宜善自固，以圖安全。」舉重其執節，竟不之害。太宗時屯兵高墌，世讓潛遣賓逃歸，言賊中虛實，高祖嘉之，賜其家帛千匹。及賊平，得歸，授彭州刺史。

《舊唐書》卷七〇《王珪傳》 貞觀十一年，與諸儒正定《五禮》書成，賜帛三百段，封一子爲縣男。

《舊唐書》卷七〇《岑文本傳》 貞觀十一年，從至洛陽宮，會穀、洛泛溢，文本上封事曰：【略】是時魏王泰寵冠諸王，盛修第宅，文本以爲侈不可長，上疏盛陳節儉之義，言泰宜有抑損。太宗並嘉之，賜帛三百段。

《舊唐書》卷七〇《杜正倫傳》 貞觀二年，拜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悦，賜絹二百段。

四年，累遷中書侍郎。六年，正倫與御史大夫韋挺、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旨，太宗爲之設宴，【略】仍並賜帛有差。

《舊唐書》卷七三《姚思廉傳》 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寫其形像列於《十八學士圖》，令文學褚亮爲之讚，曰：「志苦精勤，紀言實録。臨危殉義，餘風勵俗。」三年，又受詔與祕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採謝炅等諸家梁史續成父書，并推究陳事，删益傅縡、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贈綵絹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

思廉以藩邸之舊，深被禮遇，政有得失，常遣密奏之，思廉亦直言無隱。太宗將幸九成宮，思廉諫曰：「離宮遊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言甚切至。太宗論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好遊賞也。」因賜帛五十匹。

《舊唐書》卷七三《顧胤傳》 胤，永徽中歷遷起居郎，兼修國史。撰《太宗實録》二十卷成，以功加朝散大夫，授弘文館學士。以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成，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賜帛五百段。

《舊唐書》卷七三《李延壽傳》 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嘗受詔與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又預撰《晉書》，尋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延壽嘗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表上之，歷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尋卒。調露中，高宗嘗觀其所撰《政典》，歎美久之，令藏于祕閣，賜其家帛五十段。延壽又嘗删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等八代史，謂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頗行於代。

《舊唐書》卷七八《張易之傳》 天后令選美少年爲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

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舊唐書》卷七九《呂才傳》 才能朔中爲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卒。著《隋記》二十卷，行於時。

子方毅，七歲能誦《周易》、《毛詩》，太宗聞其幼敏，召見，甚奇之，賜以縑帛。

《舊唐書》卷八四《裴行儉傳》 上元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以行儉工於草書，嘗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

《舊唐書》卷九五《讓皇帝憲傳》 初，玄宗兄弟聖曆初出閤，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亦號「五王宅」。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爲宮。憲於勝業東南角賜宅，申王撝、岐王範於安興坊東南賜宅，薛王業於勝業西北角賜宅，邸第相望，環於宮側。玄宗於興慶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玄宗時登樓，聞諸王音樂之聲，咸召登樓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分帛，厚其歡賞。

《舊唐書》卷一〇〇《裴寬傳》 寬以清簡爲政，故所莅人皆愛之。當時望爲宰輔。【略】天寶十四載卒，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少傅，賻帛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

《舊唐書》卷一一三《裴冕傳》 元載秉政，載爲新平縣尉，王鉷辟在巡內，冕常引之，載頗德冕。會宰臣杜鴻漸卒，載遂舉冕代之。【略】

拜職未盈月，卒，大曆四年十二月也。上悼之，輟朝三日，贈太尉，賻帛五百匹、粟五百石。

《舊唐書》卷一一八《元載傳》 廣德元年，與宰臣劉晏、裴遵慶同扈從至陝。及輿駕還宮，遵慶皆罷所任，載恩寵彌盛。〔李〕輔國死，載復結內侍董秀，多與之金帛，委主書卓英倩潛通密旨。以是上有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必玄合，上益信任之。

《舊唐書》卷一二六《陳少遊傳》 少遊十餘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股厚處也。以故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億萬，多賂遺權貴，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年饋金帛約十萬貫，又多納賂於用事中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倩等，由是美聲達於中禁。後見元載在相位年深，以過犯漸見疑忌，少遊亦稍疏之。無何，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交結，而陰使人伺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爲忠，待之益厚。【略】

建中四年十月，駕幸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在揚州，尚未知也。佶判官崔沆遽報少遊，佶時所總賦稅錢帛約八百萬貫在焉，少遊意以爲賊據京師，未即收復，遂脅取其財物。先使判官崔頲就佶强索其納給文曆，并請供二百萬貫錢物以助軍費，佶答曰：「所用財帛，須承敕命。」未與之。頲勃然曰：「中丞若得，爲劉長卿；不爾，爲崔衆矣。」長卿嘗任租庸使，爲吳仲孺所困，崔衆供軍吝財，爲光弼所殺，故頲言及之。佶大懼，不敢固護，財帛將轉輸入京師者，悉爲少遊奪之。佶自謁，少遊止焉，長揖而遣，既懼禍，奔往白沙。少遊又遣判官房孺復召之，佶愈懼，託以巡檢，因急棹過江，妻子伏案牘中。至上元，復爲韓滉所拘留。佶先有兵三千，守禦財貨，令高越、元甫將焉，少遊盡奪之。隨佶渡江者，又爲韓滉所留，佶但領胥吏往江、鄂等州。佶於彈丸中置表，以少遊脅取財帛事。會少遊使繼至，上問曰：「少遊取包佶財帛，有之乎？」對曰：「臣發揚州後，非所知也。」上曰：「少遊國之守臣，或防他盜，供費軍旅，收亦何傷。」時方隅阻絕，國命未振，遠近聞之大驚，咸以聖情達於變通，明見萬里。少遊後聞之，乃安。

《舊唐書》卷一二七《張光晟傳》 張光晟，京兆盩厔人，起於行間。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大將王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以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其偏將辛雲京爲代州刺史，屢爲將校譖毀，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麾下，因間進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言者，恥以舊恩受賞。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即令之太原。乃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命同榻而坐，結爲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爲故人，特捨之矣。」即日擢光晟爲兵馬使，賚田宅、縑帛甚厚，累奏特進，試太常少卿，委以心腹。及雲京爲河東節度使，又奏光晟爲代州刺史。

大曆末，遷單于都護，兼御史中丞、振武軍使。代宗密謂之曰：「北蕃縱橫日久，當思所禦之計。」光晟既受命，至鎮，威令甚行。建中元年，迴紇突董梅録領衆并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橐頗多，潛令驛史以長錐刺之，則皆革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遂給突董及所領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盡拘而殺之，死者千餘人，唯留二胡歸國復命。遂部其婦人，給糧還京，收其金帛，賞賚軍士。

《舊唐書》卷一三一《李皋傳》　性勤儉，知人疾苦，設監司，能參聽下，持將吏短長，賞罰必信。所至常平物價，貴則出賣之，給將吏廩俸，豪家不得擅其利。常運心巧思爲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鼓浪，疾若掛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又造欹器，進入內中。每遺人物，常自秤量。署之官匹帛皆印之，絶吏之私。

《舊唐書》卷一三四《渾瑊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遣間諜詐爲瑊書與希烈交通，瑊奏其狀，上特保證之，仍賜瑊馬一匹并鞍轡、錦綵二百匹。

《舊唐書》卷一三五《皇甫鎛傳》　鎛知公議不可，益以巧媚自固，奏減內外官俸錢以贍國用；敕下，給事中崔祐甫還詔書，其事方罷。時內出積年庫物付度支估價，例皆陳朽，鎛盡以善價買之，以給邊軍。羅穀繒綵，觸風斷裂，隨手散壞，軍士怨怒，皆聚而焚之。裴度奏事，因言邊軍焚賜之意，鎛因引其足奏曰：「此靴乃內庫出者，臣以俸錢二千買之，堅韌可以久服，所言不可用，皆詐也。」帝以爲然，由是鎛益無忌憚。

《舊唐書》卷一三八《賈耽傳》　自吐蕃陷隴右積年，國家守於內地，舊時鎮戍，不可復知。耽乃畫隴右、山南圖，兼黄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爲書十卷，表獻曰：【略】德宗覽之稱善，賜厩馬一匹、銀綵百匹、銀瓶盤各一。

至十七年，又譔成《海内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略】優詔答之，賜錦綵二百匹、袍段六、錦帳二、銀瓶盤各一、銀檯二、馬一匹，進封魏國公。

《舊唐書》卷一四五《吴少陽傳》　初，吴少誠父翔在魏博軍中，與少陽相愛，及少誠知淮西留守，乃厚以金帛取少陽至，則名以堂弟，署爲軍職，累奏官爵，出入少誠家，情旨甚暱。

《舊唐書》卷一四九《歸崇敬傳》　建中初，又拜國子司業。尋選爲翰林學士，遷左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禄大夫，尋兼普王元帥參謀，累加光禄大夫。以兩河叛換之徒初稟朝命，令崇敬以本官兼御史大夫持節宣慰，奉使稱旨。及還，上表請歸拜墓，許之，賜以繒帛，儒者榮之。

《舊唐書》卷一四九《奚陟傳》　遷刑部侍郎。裴延齡惡京兆尹李充有能政，專意陷害之，誣奏充結陸贄，數厚賂遺金帛。充既貶官，又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錢穀至多，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陷充，怨惡贄也。詔許之。元翰曲附延齡，劾治府史。府史到者，雖無過犯，皆笞決以立威，時論喧然。陟乃躬自閱視府案，具得其實，奏言：【略】陟之寬平守法，多如此類。

《舊唐書》卷一五四《吕元膺傳》　貞元十年七月，鄆州李師道留邸伏甲謀亂。初，師道於東都置邸院，兵課雜以往來，吏不敢辨。因吴元濟北犯，郊畿多警，防禦兵盡戍伊闕。師道伏甲百餘於邸院，將焚宫室，而肆殺掠。已烹牛饗衆，明日將出。會小將李再興告變，元膺追兵伊闕，圍之半日，無敢進攻者，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後進。或有毁其墉而入者，賊衆突出，圍兵奔駭。賊乃團結，以其孥偕行，出長夏門，轉掠郊野，奪牛馬，東濟伊水，望山而去。元膺誡境上兵，重購以捕之。數月，有山棚賣鹿於市，賊過，山棚乃召集其黨，引官兵圍於谷中，盡獲之。窮理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偉悍過人。初，師道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凡十餘處，故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分之，以屬圓淨。以師道錢千萬僞理佛寺，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作亂。及窮按之，嘉珍、門察皆稱害武元衡者。元膺以聞，送之上都，賞告變人楊進、李再興錦綵三百匹，宅一區，授之郎將。元膺因請募山河子弟以衛宫城，從之。盜發之日，都城震恐，留守兵寡弱不可倚，而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氣意自若，以故居人帖然。

《舊唐書》卷一五五《崔郾傳》　昭愍即位，選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郾奏曰：「陛下用臣爲侍講，半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慚尸素，有愧厚恩。」帝曰：「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高鉞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郾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錦綵二百匹、銀器等。

《舊唐書》卷一五九《韋處厚傳》　處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啓導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爲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賜以繒帛銀器，仍賜金紫。【略】

處厚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畋遊，每月坐朝不三

四日，處厚因謝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臣前爲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爲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上深感悟其意，賜錦綵一百匹、銀器四事。【略】

處厚爲翰林承旨學士，每立視草，恢會聖旨。常奉急命於宣州徵鷹鷂及杨、益、兩浙索奇文綾（綿）〔錦〕，皆抗疏不奉命，且引前時赦書爲證，帝皆可其奏。

《舊唐書》卷一六一《李光顏傳》 元和十二年四月，光顏敗元濟之衆三萬于郾城，其將張伯良奔于蔡州，殺其賊什二三，獲馬千匹，器甲三萬聯，皆畫雷公符，仍書云：「速破城北軍。」尋而郾城守將鄧懷金請以城降，光顏許之，而收郾城。【略】

時韓弘爲汴帥，驕矜倔强，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顏，冀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略】光顏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以女色爲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謂使者曰：「爲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自此兵衆之心，彌加激勵。【略】

賊平，加檢校司空。

十三年春，命中官宴光顏於居第，賜芻米二十餘車。憲宗又御麟德殿召對，賜金帶錦綵。【略】

長慶初，遷鳳翔節度使，依前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末，復授許州節度使。朝廷以光顏昔鎮陳許，頗得士心，將討鎮、冀，故有此拜。赴鎮日，宰相百僚以故事送別於章敬寺，穆宗御通化門臨送之，賜錦綵、銀器、良馬、玉帶等物。

《舊唐書》卷一六二《韋綬傳》 元和十年，改職方郎中，充太子諸王侍讀，再遷諫議大夫。時穆宗在東宮，方幼好戲，綬講書之隙，頗以嘲謔悅之。【略】上益嘉太子之賢，賜綬錦綵。

《舊唐書》卷一六三《孟簡傳》 十五年，穆宗即位，貶吉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初，簡在襄陽，以腹心吏陸翰知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且欲滅口。翰子弟詣闕，進狀訴冤，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璀錢帛等共計七千餘貫匹，事狀明白，故再貶之。

《舊唐書》卷一六五《柳公權傳》 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元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瓶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舊唐書》卷一六五《殷侑傳》 大和四年，加檢校工部尚書、滄齊德觀察使。時大兵之後，滿目荆榛，遺骸蔽野，寂無人煙。侑不以妻子之官，始至，空城而已。侑攻苦食淡，與士卒同勞苦。周歲之後，流民襁負而歸。侑上表請借耕牛三萬，以給流民，乃詔度支賜綾絹五萬匹，貿牛以給之。數年之後，户口滋饒，倉廩盈積，人皆忘亡。初州兵三萬，悉取給於度支。侑一歲而賦入自贍其半，二歲而給用悉周，請罷度支給賜。而勸課多方，民吏皆悅，上表請立德政碑。以功加檢校吏部尚書。侑以郭下清池縣在子城北，非便，奏移於南郭之內。

六年，入爲刑部尚書，尋復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自元和末，收復師道十二州爲三鎮。朝廷務安反側，征賦所入，盡留贍軍，貫緡尺帛，不入王府。侑以軍賦有餘，賦不上供，非法也，乃上表起大和七年，請歲供兩稅、榷酒等錢十五萬貫、粟五萬石。

《舊唐書》卷一六八《高鈶傳》 鈶孤貞無黨，而能累陳時政得失。長慶元年，穆宗憐之，面賜緋於思政殿，仍命以本官充翰林學士。二年，遷兵部員外郎，依前充職。四年四月，禁中有張韶之變，敬宗幸左軍。是夜，鈶從帝宿於左軍。翌日賊平，賞從臣，賜鈶錦綵七十匹，轉户部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充職如故。謝恩於思政殿，因諫敬宗，以求理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也。帝深納其言，又賜錦綵五十匹。

《舊唐書》卷一六九《鄭注傳》 大和八年九月，注進藥方一卷，令（王）守澄召注對浴堂門，賜錦綵。

《舊唐書》卷一六九《王涯傳》 大和三年正月，入爲太常卿。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押樂工獻於黎園亭，帝按之於會

昌殿。上悅，賜涯等錦綵。

《舊唐書》卷一六九《王璠傳》　大和九年五月，遷户部尚書、判度支。謝日，召對浴堂，錫之錦綵。

《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　開成二年五月，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代牛僧孺。初僧孺聞德裕代己，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鷟，即時入朝。時揚州府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須得止四十萬，半爲張鷟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爲吏隱欺，請罰，詔釋之。補闕王績、魏謇、崔黨、韋有翼，拾遺令狐綯、韋楚老、樊宗仁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

《舊唐書》卷一七五《懷懿太子湊》　懷懿太子湊，穆宗第六子。少寬和温雅，齊莊有度。長慶初，封漳王。文宗以王守澄恃權，深怒閹官，欲盡誅之，密令宰相宋申錫與外臣謀盡其計。守澄門人鄭注伺知其事，欲先事誅申錫。以漳王賢而有望，乃令神策虞候豆盧著告變，言「十六宅宮市典晏敬則、朱訓與申錫親事王師文同謀不軌，朱訓與王師文言聖上多病，太子年小，若立兄弟，次是漳王，要先結託，乃於師文處得銀五鋌、絹八百匹；又晏敬則於十六宅將出漳王吴綾汗衫一領，熟線綾一匹，以答申錫」。其事皆鄭注憑虚結構，而擒朱訓等於黄門獄，鍛鍊僞成其款。居三四日，朝臣方悟其誣構。諫官崔玄亮等閤中極諫，叩頭出血，請出申錫獄付外勘鞫。鄭注輩恐其僞迹敗露，乃請行貶黜。【略】制下，上令中使齎巢縣官告，就十宅賜湊。言國法須此，爾宜寬勉。

《舊唐書》卷一七六《魏謩傳》　進階銀青光禄大夫，兼禮部尚書，監修國史。修成《文宗實録》四十卷，上之。其修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告、膳部員外郎牛叢，皆頒賜錦綵、銀器，序遷職秩。

《舊唐書》卷一八〇《張允仲傳》　咸通九年，累加至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燕國公。十年，徐人作亂，請以弟允皐領兵伐叛，懿宗不允。進助軍米五十萬石，鹽二萬石，詔嘉之，賜以錦綵、玉帶、金銀器等。

《舊唐書》卷一八三《外戚傳・太平公主》　〔神龍〕二年正月，置公主府。景龍二年，公主男崇簡、崇敏、崇行，同授三品，與漁陽王兄弟四人同制。時中宗仁善，韋后、上官昭容用事禁中，皆以爲智謀不及公主，甚憚之。公主日益豪横，進達朝士，多至大官，詞人後進造其門者，或有貧窘，則遺之金帛，士亦翕然稱之。

及唐隆元年六月，韋后作逆稱制，僞尊温王。玄宗居臨淄邸，憤之，將清内難。公主又預其謀，令男〔薛〕崇簡從之。及立温王，數日，天下之心歸於相府，難爲其議。公主入啓幼主，以王室多故，資於長君，乃提下幼主，因與玄宗、大臣尊立睿宗。【略】

公主由是滋驕，田園遍於近甸，膏腴，而市易造作器物，吴、蜀、嶺南供送，相屬於路。綺疏寶帳，音樂輿乘，同於宫掖。侍兒披羅綺，常數百人，蒼頭監媪，必盈千數。外州供狗馬玩好滋味，不可紀極。

《舊唐書》卷一八三《外戚傳・王子顔》　王子顔，琅邪臨沂人，莊憲皇后之父也。祖思敬，少從軍，累試太子賓客。父難得，有勇決，善騎射，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王子郎支都有勇，乘諸真馬，寶鈿裝鞍，出陣求鬬，無敢與校者。難得挾槍奮馬突前，刺殺郎支都，斬其首，傳於京師。軍還，玄宗召見之，令於殿前乘馬挾槍作刺郎支都之狀，賜以錦袍金帶，累拜金吾將軍同正員。【略】

禄山之叛，從哥舒翰戰於潼關，關門不守，從肅宗幸靈武。時行在闕軍賞，難得進絹三千疋及金銀器等。至德初，試衛尉卿、興平軍使，兼鳳翔都知兵馬使。

《舊唐書》卷一八五上《良吏傳上・薛季昶》　有汴州孝女李氏，年八歲，父卒，柩殯在堂十餘載，每日哭臨無限。及年長，母欲嫁之，遂截髮自誓，請在家終養。及喪母，號毁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棺椁，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餘人。葬畢，廬於墓側，蓬頭跣足，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數百株。季昶列上其狀，有制特表門閭，賜以粟帛。

《舊唐書》卷一八七上《忠義傳上・張道源》　武德七年卒官，贈工部尚書，謚曰節。道源雖歷職九卿，身死日，唯有粟兩石，高祖深異之，賜其家帛三百段。族子楚金。

《舊唐書》卷一八七上《忠義傳上・張楚金》　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爲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居也。」乃俱薦擢第。楚金，高宗時累遷刑部侍郎。僕鳳年，有妖星見，楚金上疏，極言得失，高宗優納，賜帛二百段。

《舊唐書》卷一八八《孝友傳・許坦》　豫州人許坦，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爲猛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中，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帛五十段。

《舊唐書》卷一八八《孝友傳・丁公著》 公著生三歲，喪所親。七歲，見鄰母抱其子，哀感不食，因請於父，絶粒奉道，冀其幽贊，父憫而從之。年十七，父勉令就學。年二十一，《五經》及第。明年，又通《開元禮》，授集賢校書郎。秩未終，歸侍鄉里，不應請辟。居父喪，躬負土成墳，哀毁之容，人爲憂之，里閭聞風，皆敦孝悌。觀察使薛苹表其行，詔賜粟帛，旌其門閭。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序》 玄宗在東宮，親幸太學，大開講論，學官生徒，各賜束帛。及即位，數詔州縣及百官薦舉經通之士。又置集賢院，招集學者校選，募儒士及博涉著實之流。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陸德明》 王世充平，太宗徵爲秦府文學館學士，命中山王承乾從其受業。尋補太學博士。後高祖親臨釋奠，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爲之屈。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吴縣男。尋卒。撰《經典釋文》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並行於世。太宗後嘗閱德明《經典釋文》，甚嘉之，賜其家束帛二百段。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上・歐陽詢》 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微時，引爲賓客。及即位，累遷給事中。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絶，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撰《藝文類聚》一百卷，奏之，賜帛二百段。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上・谷那律》 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黄門侍郎褚遂良稱爲「九經庫」。尋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油衣若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爲畋獵。太宗悦，賜帛二百段。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上・許叔牙》 少精於《毛詩》、《禮記》，尤善諷詠。貞觀初，累授晉王文學兼侍讀，尋遷太常博士。升春宫，加朝散大夫，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仍兼侍讀。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皇太子，太子賜帛百段，兼令寫本付司經局。御史大夫高智周嘗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上・敬播》 貞觀初，舉進士。俄有詔詣祕書内省佐顔師古、孔穎達修《隋史》，尋授太子校書。史成，遷著作郎，兼修國史。與給事中許敬宗撰《高祖》《太宗實録》，自創業至于貞觀十四年，凡四十卷，奏之，賜物五百段。【略】

永徽初，拜著作郎。與許敬宗等撰《西域圖》。後歷諫議大夫、給事中，並依舊兼修國史。又撰《太宗實録》，從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爲二十卷，奏之，賜帛三百段。

《舊唐書》卷一八九下《儒學傳下・馮伉》 少有經學。大曆初，登《五經》秀才科，授祕書郎。建中四年，又登博學《三史》科。三遷尚書膳部員外郎，充睦王已下侍讀。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卒，爲弔贈使，抱真男遣伉帛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屬醴泉缺縣令，宰臣進人名，帝意不可，謂宰臣曰：「前使澤潞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令。

《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文苑傳上・張蘊古》 性聰敏，博涉書傳，善綴文，能背碑覆局，尤曉時務，爲州閭所稱。自幽州總管府記室直中書省。太宗初即位，上《大寶箴》以諷，其詞曰：【略】太宗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文苑傳中・閻朝隱》 聖曆二年，則天不豫，令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乃曲中悦媚，以身爲犧牲，請代上所苦。及將康復，賜絹綵百匹，金銀器十事。俄轉麟臺少監。

《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文苑傳中・李邕》 初，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辭文獲財，未有如邕者。

《舊唐書》卷一九二《隱逸傳・盧鴻》 六年，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別召升内殿，賜之酒食。詔曰：「盧鴻一應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授諫議大夫。」鴻一固辭，又制曰：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遯》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一，抗迹幽遠，凝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臥林壑，多歷年載。【略】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百石，絹五十匹，充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狀聞。

《舊唐書》卷一九二《隱逸傳・陽城》 家貧不能得書，乃求爲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房，經六年，乃無所不通。既而隱於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閭里相訟者，不詣官府，詣城請決。陝虢觀察使李泌聞其名，親

詣其里訪之，與語甚悅。泌爲宰相，薦爲著作郎，德宗令長安縣尉楊寧齎束帛詣夏縣所居而召之，城乃衣褐赴京，上章辭讓。德宗遣中官持章服衣之而後召，賜帛五十匹。尋遷諫議大夫。

初未至京，【略】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蓄積。雖所服用有切急不可闕者，客稱某物佳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有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舊唐書》卷一九三《列女傳・楊三安妻李氏》　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亡沒，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夜則紡緝，數年間葬舅姑及夫之叔姪兄弟者七喪，深爲遠近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所在存恤之。

《舊唐書》卷一九三《列女傳・劉寂妻夏侯氏》　劉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爲鹽城縣丞，因疾喪明。碎金乃求離其夫，以終侍養。經十五年，兼事後母，以至孝聞。及父卒，毀瘠殆不勝喪，被髮徒跣，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每日一食，如此者積年。貞觀中，有制表其門閭，賜以粟帛。

《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　〔至德二載〕，初收西京，迴紇欲入城劫掠，廣平王固止之。乃收東京，迴紇遂入府庫收財帛，於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財物不可勝計，廣平王又賚之以錦罽寶貝，葉護大喜。及肅宗還西京，十一月癸酉，葉護自東京至。敕百官於長樂驛迎，上御宣政殿宴勞之。葉護升殿，其餘酋長列於階下，賜錦繡繒綵金銀器皿。

《舊唐書》卷一九七《南蠻西南蠻傳・東女國》　垂拱二年，其王斂臂遣大臣湯劍左來朝，仍請官號。則天册拜斂臂爲左玉鈐衛員外將軍，仍以瑞錦製蕃服以賜之。天授三年，其王俄琰兒來朝。萬歲通天元年，遣使來朝。開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其王趙曳夫遣子獻方物。天寶元年，命有司宴於曲江，令宰臣已下同宴。又封曳夫爲歸昌王，授左金吾衛大將軍，賜其子帛八十匹，放還。後復以男子爲王。

貞元九年七月，其王湯立悉與哥隣國王董臥庭、白狗國王羅陀忽、逋租國王弟鄧吉知、南水國王姪薛尚悉囊、弱水國王董辟和、悉董國王湯息贊、清遠國王蘇唐磨、咄霸國王董藐達，各率其種落詣劍南西川內附。其哥隣國等，皆散居山川。弱水王即國初女國之弱水部落。其悉董國，在弱水西，故亦謂之弱水西悉董王。舊皆分隸邊郡，祖、父例授將軍、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爲吐蕃所役屬。其部落大者不過三二千户，各置縣令十數人理之。土有絲絮，歲輸於吐蕃。至是悉與之同盟，相率獻款，兼齎天寶中國家所賜官誥共三十九通以進。西川節度使韋皋處其衆於維、霸、保等州，給以種糧耕牛，咸樂生業。【略】

其年，西山松州生羌等二萬餘户，相繼內附。其黏信部落主董夢葱、龍諾部落主董辟忽，皆授試衛尉卿。立悉等並赴明年元會訖，錫以金帛，各遣還。

《舊唐書》卷二〇〇下《朱泚傳》　大曆九年，就加檢校户部尚書，賜實封百户。幽州及河北諸鎮，自天寶末便爲逆亂之地，李懷仙、朱希彩與連境三節度，名雖向順，未嘗朝謁。至是泚率先上表，請自領步騎三千人入覲，詔修甲第以待之。九月，泚至京師，代宗御內殿引見，賜御馬兩匹、戰馬十匹、金銀錦綵甚厚，又以器物十牀、馬四十匹、絹二萬匹、衣一千七百襲賜其將士，宴犒之盛，近時未有。泚又上表，請留京師，從之。十一年八月，加拜同平章事。尋令出鎮奉天行營，復賜金銀繒綵并內庫弓箭以寵之。

《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貞觀五年五月乙丑，以金帛購隋人沒于突厥者，以還其家。

六年十月，乙卯，立宸妃武氏爲皇后。丁巳，大赦，賜民八十以上粟帛。【略】

顯慶元年正月辛未，廢皇太子爲梁王，立代王弘爲皇太子。壬申，大赦，改元，賜五品以上子爲父後者勳一轉，民酺三日，八十以上粟帛。【略】

二年二月癸亥，降洛州囚罪，徒以下原之，免民一歲租、調，賜百歲以上甄衮粟帛。【略】

十一月壬子，講武于新鄭，赦鄭州，免一歲租賦，賜八十以上粟帛，其嘗事高祖任佐史者以名聞。【略】

閏十月戊寅，如東都，皇太子監國。辛巳，詔所過供頓免今歲租賦之半，賜民八十以上甄衮粟帛。【略】

總章二年九月壬寅，如岐州。乙巳，赦岐州，賜高年粟帛。【略】

儀鳳元年三月甲辰，如東都，免汝州今歲半租，賜民八十以上帛。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貞觀十三年，太宗有疾，詔皇太子聽政於金液門。四月，從幸翠微宮。太宗崩，以羽檄發六府甲士四千，衛皇太子入于京師。六月甲戌，即皇帝位于柩前。大赦，賜文武官勳一轉，民八十以上粟帛，給復雍州及

比歲供軍所一年。【略】

永徽元年八月戊辰，給五品以上解官充侍者半祿，加賜帛。【略】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光宅元年正月癸未，改元嗣聖。【略】二月戊午，廢皇帝爲廬陵王，幽之。己未，立豫王旦爲皇帝，妃劉氏爲皇后，立永平郡王成器爲皇太子。大赦，改元爲文明。賜文武官五品以上爵一等，九品以上勳兩轉。老人版授官，賜粟帛。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開元元年十月，己亥，幸溫湯。癸卯，講武于驪山。流郭元振于新州，給事中唐紹伏誅。免新豐來歲稅，賜從官帛。【略】

五年二月甲戌，大赦，賜從官帛，給復河南一年，免河南北蝗、水州今歲租。

六年十月癸亥，賜河南府、懷汝鄭三州父老帛。【略】

七年十一月乙亥，皇太子入學齒胄，賜陪位官及學生帛。【略】

二月丁丑，次望春頓，賜從官帛。【略】

十一年十一月戊寅，有事于南郊，大赦。賜奉祠官階、勳、爵，親王公主一子官，高年粟帛，孝子順孫終身勿事。天下酺三日，京城五日。【略】

十三年十月辛酉，如兗州。庚午，次濮州，賜河南、北五百里內父老帛。

十一月庚寅，封于泰山。辛卯，禪于社首。壬辰，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致仕官一季祿，公主、嗣王、郡縣主一子官，諸蕃酋長來會者一官。免所過一歲，兗州二歲租。賜天下酺七日。丙申，幸孔子宅，遣使以太牢祭其墓，給復近墓五户。丁酉，賜徐、曹、亳、許、仙、豫六州父老帛。【略】

十七年十一月戊申，至自乾陵，大赦。免今歲稅之半。賜文武官階、爵，侍老帛。【略】

十九年十一月乙卯，次洛城南，賜從官帛。【略】

二十年十月壬午，如潞州。丙戌，中書門下慮巡幸所過囚。辛卯，赦潞州，給復三年，賜高年粟帛。

十一月辛丑，如北都。癸丑，赦北都，給復三年。庚申，如汾陰，祠后土，大赦。免供頓州今歲稅。賜文武官階、勳、爵，諸州侍老帛，武德以來功臣後及唐隆功臣三品以上一子官。民酺三日。【略】

二十六年正月丁丑，迎氣于東郊。降死罪，流以下原之，以京兆稻田給貧民，禁王公獻珍物，賜文武官帛。【略】

七月己巳，大赦。賜文武九品以上及五品以上子爲父後者勳一轉，侍老粟帛，加版授。免京畿下户今歲租之半。賜民酺三日。【略】

天寶三載十二月癸丑，祠九宮貴神于東郊，大赦。詔天下家藏《孝經》。賜文武官階、爵，侍老粟帛，民酺三日。【略】

六載正月丁亥，享于太廟。戊子，有事于南郊，大赦，流人老者許致仕，停立仗錠。賜文武官階、爵，侍老粟帛，民酺三日。【略】

十載正月壬辰，朝獻于太清宮。癸巳，朝享于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大赦，賜侍老粟帛，酺三日。

《新唐書》卷七《憲宗紀》 元和元年正月丁卯，大赦，改元。賜文武官階、勳、爵，民高年者米帛羊酒。【略】

二年正月己丑，朝獻于太清宮。庚寅，朝享于太廟。辛卯，有事于南郊，大赦。賜文武官勳、爵，文宣公、二王后、三恪、公主、諸王一子官，高年米帛羊酒加版授。【略】

七年十一月辛酉，赦魏、博、貝、衛、澶、相六州，給復一年，賜高年、孤獨、廢疾粟帛，賞軍士。【略】

十三年正月乙酉，大赦，免元和二年以前逋負，賜高年米帛羊酒。

《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二月丁丑，大赦。賜文武官階、爵，高年粟帛，二王后、三恪、文宣公、嗣王、公主、縣主、武德配饗及第一等功臣家予一子官。

《新唐書》卷八《宣宗紀》 大中元年正月壬子，朝獻于太清宮。癸丑，朝享于太廟。甲寅，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復左降官死者官爵，賜文武官階、勳、爵，父老帛，文宣王后及二王后、三恪子一子官。

《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大中十三年十月辛卯，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耆老粟帛。【略】

咸通八年十一月辛丑，疾愈，避正殿，賜民年七十而痼疾及軍士戰傷者帛。

《新唐書》卷七六《后妃傳上・中宗韋皇后》 初，帝幽廢，與后約：「一朝見天日，不相制。」【略】禁中謬傳有五色雲起后衣笥，帝圖以示諸朝，因大赦天下，賜百官母、妻封號。太史迦葉志忠表上《桑條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略】乃賜志忠第一區，綵七百段。

《新唐書》卷七八《宗室・淮安靖王神通》 武德初，拜山東安撫大使，黃門侍郎崔幹副之，進擊宇文化及于魏。化及敗走聊城，神通追北，賊糧盡願降，神

通不肯受，幹請納之，神通曰：「師久暴露，今賊食盡，克不旦暮，正當破之，以玉帛酬戰力。若降，吾何所藉手？」幹曰：「寶建德危至，而化及未平，我轉側兩賊間，勢必危，王又貪其玉帛，敗不日。」神通怒，囚幹軍中。

《新唐書》卷八〇《宗室・常山王承乾》　後過惡寖聞，宮臣若孔穎達、令狐德棻、于志寧、張玄素、趙弘智、王仁表、崔知機等皆天下選，每規爭承乾，帝必厚賜金帛，欲以厲其心。承乾憿不悛，往往遣人陰圖害之。

《新唐書》卷八三《諸公主・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下嫁長孫冲。帝以長孫皇后所生，故敕有司裝賚視長公主而倍之。魏徵曰：「昔漢明帝封諸王曰：『朕子安得同先帝子乎？』然則長公主者，尊公主矣。制有等差，渠可越也？」帝以語后，后曰：「嘗聞陛下厚禮徵而未知也，今聞其言，乃納主於義，社稷臣也。妾於陛下，夫婦之重，有所言，猶候顏色，況臣下情隔禮殊，而敢犯嚴顏陳忠言哉！願許之，與天下爲公。」帝大悅，因請齎帛四百匹，錢四十萬即徵家賜之。

《新唐書》卷八三《諸公主・太平公主》　韋后、上官昭容用事，自以謀出主下遠甚，憚之。主亦自以軋而可勝，故益橫。於是推進天下士，謂儒者多寬狹，厚持金帛謝之，以動大議，遠近翕然嚮之。【略】

主侍武后久，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逢合，無不中。田園徧近甸，皆上腴。吳、蜀、嶺嶠市作器用，州縣護送，道相望也。天下珍滋譎怪充于家，供帳聲伎與天子等。侍兒曳紈穀者數百，奴伯嫗監千人，隴右牧馬至萬匹。

《新唐書》卷八三《諸公主・安樂公主》　崇訓死，主素與武延秀亂，即嫁之。是日，假后車輅，自宮送至第，帝與后爲御安福門臨觀，詔維州長史賈懷貞爲禮會使，弘文學士爲儐，相王障車，捐賜金帛不貲。翌日，大會羣臣太極殿，主被翠服出，嚮天子再拜，南面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武攸暨與太平公主偶舞爲帝壽。賜羣臣帛數十萬。帝御承天門，大赦，因賜民酺三日，內外官賜勳，緣禮官屬兼階、爵。

《新唐書》卷八六《李軌傳》　會〔安〕脩仁兄興貴本在長安，自表詣涼州招軌。帝曰：「軌據河西，連吐谷渾，突厥，今興兵討擊尚爲難，單使弄頰可下邪？」興貴曰：「軌盛彊誠然，若曉以逆順禍福，宜聽。如憑固不受，臣世涼州豪望，多識其士民，而脩仁爲軌信任，典事樞者數十人，若候隙圖之，無不濟。」帝許之。興貴至涼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因問訪興貴以自安策。興貴對曰：「涼州僻遠，財力凋耗，雖勝兵十萬，而地不過千里，無險固自守。又濱接戎狄，戎狄豺狼也，非我族類。今唐家據京師，略定中原，攻必下，戰必勝，蓋天啓也。若舉河西地奉圖東歸，雖漢竇融未足吾比。」軌默不答，久之，曰：「昔吳王濞以江左兵猶稱己爲東帝，我今舉河右，不得爲西帝乎？雖唐彊大，如我何？君無爲唐誘致我。」興貴懼，謝曰：「竊聞富貴不居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合宗蒙任，敢有它志！」興貴知軌不可以說，乃與脩仁等潛引諸胡兵圍其城，軌以步騎千餘出戰。先是，薛舉柱國奚道宜率羌兵奔軌，軌許以刺史而不與，道宜怨，故共擊軌。軌敗入城，引兵登陴，須外援。興貴傳言曰：「唐使我來取軌，不從者罪三族。」於是諸城不敢動。軌嘆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攜妻子上玉女臺，屬酒爲別。脩仁執送之，斬於長安。自起至亡凡三年。詔興貴爲右武候大將軍，封涼國公，賜帛萬段。

《新唐書》卷八八《劉義節傳》　從平京師，爲鴻臚卿。時傾府庫爲軍賞，帑財大乏。義節曰：「今京師屯兵多，樵貴帛賤，若伐街苑樹爲薪，以易布帛，歲數十萬可致。」又請軸舒藏內見繒，取羨尺，補雜貨，得十餘萬段，調度遂給。

《新唐書》卷八八《張長遜傳》　武德元年，詔右武候驃騎將軍高世靜聘始畢可汗，至豐州而始畢死，詔留金幣不遣。突厥怒，引兵南至河。長遜遣世靜出塞勞之，且若專致賻賜者，虜引還。授總管，改楊國公。及討薛舉，不待命輒引兵會，賜錦袍金甲。或譖長遜居豐久，恐與突厥爲脣齒，乃請入朝，授右武候將軍，徙息國公，加賜宮人、綵千段。

《新唐書》卷八九《屈突通傳》　從平薛仁杲，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特賚金銀六百兩，綵千段。【略】

二子壽、詮，壽襲爵。太宗幸洛，思通忠節，故詮以少子拜果毅都尉，賜粟帛卹其家，終瀛州刺史。

《新唐書》卷八九《秦瓊傳》　高祖俾事秦王府，王尤獎禮。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卹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況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軍，走宋金剛於介休，拜上柱國。從討世充、建德，黑闥三盜，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翼國公。

《新唐書》卷九一《姜確傳》　高昌之役，爲行軍副總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械，增損舊法，械益精。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戰有功，璽書尉勞。還，爲金城郡公，賜奴

婢七十人，帛百五十段。

《新唐書》卷九二《苑君璋傳》 入朝，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食五百户，賜帛四千匹。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事，歷職有惠稱。貞觀中，卒。

《新唐書》卷九三《李彦芳傳》 靖五代孫彦芳，大和中，爲鳳翔司録參軍。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略】文宗愛之不廢手。其舊物有佩筆，以木爲管飾，刻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間，筆尚可用也。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胯，七方六刓，胯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鑑、大觿、算囊等物，常佩于帶者。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摸詔本，還賜彦芳，并束帛衣服。

《新唐書》卷九四《劉世讓傳》 仕隋爲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以漳川歸，授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得其衆數千，因授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拒薛舉，戰不勝，與弟寶皆没於賊。舉令至城下，紿説使降。世讓陽許之，至則告守者曰：「賊兵極於此矣，善自固！」舉重其節，不加害。秦王方屯高墌，世讓密遣寶間走王，言賊虚實。高祖悦，賜其家帛千匹。舉平，授彭州刺史。

《新唐書》卷九八《馬周傳》 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咎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

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問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悦，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段。周上疏曰：【略】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皁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駿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伍。

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略】

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感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强斂之以資寇邪？【略】

疏奏，帝稱善。擢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

《新唐書》卷九九《崔仁師傳》 幸翠微宫，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

《新唐書》卷一〇〇《姜師度傳》 玄宗徙營州治柳城，拜營田支度脩築使。進爲河中尹。安邑鹽池涸廢，師度大發卒浚引其流，置鹽屯，公私收利不貲。徙同州刺史。又派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閿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爲上田，置十餘屯。帝幸長春宫，嘉其功，下詔褒美，加金紫光禄大夫，賜帛三百匹。進將作大匠。

《新唐書》卷一〇二《岑文本傳》 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既藉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藉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顔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譴罷，温彦博爲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毋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

《新唐書》卷一〇二《李百藥傳》 貞觀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嫚無度，乃作《贊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兒卿賦，述古儲貳事，勸勵甚詳，向任卿，固所望耳！」賜綵三百段。遷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爲子。

《新唐書》卷一〇二《褚亮傳》 後爲薛舉黄門侍郎。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頓首曰：「舉不知天命，抗王師，今十萬衆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邪？」王悦，賜乘馬、帛二百段，即授王府文學。

《新唐書》卷一〇二《李玄道傳》 貞觀初，累遷給事中，姑臧縣男。出爲幽州長史，佐都督王君廓，專持府事。君廓不法，每以義裁糾之。嘗遺玄道婢，乃良家子爲所掠，遣去不納，由是始隙。君廓入朝，玄道寓書房玄齡，玄齡本甥也。君廓發其書，不識草字，疑以謀己，遂反。坐是流嶺州。未幾，擢常州刺史，風績

清簡，下詔褒美，賜繒帛。

《新唐書》卷一〇二《李延壽傳》　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祕閣，仍別録以賜皇太子云。

《新唐書》卷一〇三《孫伏伽傳》　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略】帝大悦，即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言喪邦者。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然冀弼諧以輔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

《新唐書》卷一〇三《張玄素傳》　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宫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書曰：【略】

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同歸於亂。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宫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宫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謂何？」帝顧房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賜綵二百匹。

《新唐書》卷一〇四《于休烈傳》　休烈機鑒融敏，善文章，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名。開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歷祕書省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祕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略】狄固貪婪，貴貨易上，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疏入，詔中書門下議。【略】

肅宗立，休烈奔行在，擢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脩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願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録》、《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宫，兵興焚煬皆盡，請下御史臺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

《新唐書》卷一〇四《張易之傳》　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既冠，頎皙美姿製，音技多所曉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臣，善治鍊藥石。即召見，悦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錦，盛飾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百段，給奴婢、棨它、馬牛充入之。

《新唐書》卷一〇五《長孫無忌傳》　太子即位，是爲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爲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

《新唐書》卷一〇五《長孫順德傳》　以受賕爲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匹切之。

《新唐書》卷一〇六《杜正倫傳》　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員外郎。【略】俄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文書，千載累德。」帝悦，賜綵段二百。進累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爲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頷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裨闕失，朕其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

《新唐書》卷一〇六《孫佺傳》　延和初，爲羽林將軍、幽州都督，率兵十二萬討奚李大酺，分三屯，以副將李楷洛、周以悌領之。次冷陘，楷洛與大酺戰，不勝，壯校多没。佺氣褫，乃紿言：「天子詔我招慰奚，楷洛違詔妄戰，當斬。」遣人謝大酺。大酺曰：「審爾，願出天子賜，明不欺。」佺揪聚軍中幣萬餘匹，悉袍，帶并與之。

《新唐書》卷一〇六《邢文偉傳》　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爲内史。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略】后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意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邪？」文偉曰：「聖人作樂，平人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爲人所移。」后喜，賜帛。

《新唐書》卷一〇七《吕方毅傳》　七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

《新唐書》卷一〇九《紀處訥傳》　其妻武三思婦之姊，縱使通三思，繇是款昵，進爲太府卿。神龍元年夏，大旱，穀價騰踴，中宗召問所以救人者。三思知之，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星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坐，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下詔褒美，賜處訥衣一副，綵六十段。

《新唐書》卷二〇《黑齒常之傳》　儀鳳三年，從李敬玄、劉審禮擊吐蕃。審

禮敗，敬玄欲引還，阻泥溝，兵不得出，賊屯高壁官軍。常之夜率敢死士五百人掩其營，殺掠數百人，賊酋跋地設棄軍走。帝歎其才，擢左武衛將軍，檢校左羽林軍，賜金帛殊等。

《新唐書》卷一一四《崔從傳》 召拜户部尚書。宰相李宗閔以從裴度、李德裕所善，內不喜。從求致仕，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告滿百日去。於是衆譖語不平，宗閔懼，復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揚州凡交易貲產，奴婢有貫率錢，畜羊有口算，又貿麴牟其贏，以佐用度，從皆蠲除之。官吏俸吊常加估以給，獨節度使則否，從皆與之同。

《新唐書》卷一二〇《桓彥範傳》 未幾，罷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陽郡王，賜姓韋，同后屬籍，錫金銀錦繡，皆以鐵券恕十死，令朝朔望。尋出爲洺州刺史，改濠州。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逆，陰令許州司功參軍鄭愔上變。乃貶彥範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恕己竇州司馬，崔玄暐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悉奪勳封。三思又疏韋后隱穢，榜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猥曰：「此殆彥範輩爲之。」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鞫狀，物色其人。承嘉即奏：「彥範、暉、柬之恕己、玄暐暴訕搖變，內託廢后，而實危君。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詔有司議罪。大理丞李朝隱執奏：「彥範等未訊即誅，恐爲讎家誣衊，請遣御史按實。」卿裴談請即誅斬，家籍沒。帝業嘗許以不死，遂流瀼州，禁錮終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徙嶺外。擢承嘉金紫光祿大夫、襄武郡公，后又賜綵五百段、錦被一。進談刑部尚書，而貶朝隱。

《新唐書》卷一二〇《崔玄暐傳》 長安元年，爲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爲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厚賜綵物。

《新唐書》卷一二一《張暐傳》 太平之誅，張暐召還爲大理卿，封鄧國公，實封户三百，進京兆尹，入侍宴樂，出主京邑，時人以爲寵，然自以幹治稱。累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爲羽林大將軍，三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仕皆清近。暐嘗還鄉上家，帝賜詩及錦袍繒綵。乘駟就道，子弟車馬聯咽。

《新唐書》卷一二一《王毛仲傳》 王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没爲官奴，生毛仲，故長事臨淄王。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爲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並侍左右，而毛仲爲明悟。景龍中，王還長安，二人常負房箙以從。王數引萬騎帥長及豪俊，賜飲食金帛，得其驩心。毛仲曉旨，亦布誠結納，王嘉之。

《新唐書》卷一二五《張説傳》 始爲相時，帝欲事吐蕃，説密請講和以休息鄣塞，帝曰：「朕待王君㚟計之。」説出告源乾曜曰：「君㚟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㚟破吐蕃於青海西，説策其且敗，因上禦州關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鬬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綵千匹。後瓜州失守，君㚟死。

《新唐書》卷一二六《韓滉傳》 帝在奉天，淮、汴震騷，滉訓士卒，分兵戍河南。既狩梁州，又獻縑十萬匹，詔以鎮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封南陽郡公。【略】

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滉亦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以金繒相餉酬。然滉握彊兵，遷延不赴難，而調發糧帛以濟朝廷者纚屬，當時賴之。【略】

劉玄佐不朝，帝密詔滉諷之。及過汴，玄佐素憚滉，修屬吏禮。滉辭不敢當，因結爲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也。」玄佐泣悟。滉以錢二十萬緡爲玄佐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犒軍。玄佐入朝，滉薦可任邊事。

《新唐書》卷一二八《倪若水傳》 玄宗遣中人捕鴟鵂、溪鴝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籞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齎，所飼魚蟲，稻粱，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譴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

《新唐書》卷一三三《郭虔瓘傳》 陝王爲安西都護，詔虔瓘爲副。虔瓘與安撫招慰十姓可汗使阿史那獻數持異，交訴諸朝。玄宗遣左衛中郎將王惠齎詔書諭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衆，以虔瓘、獻宿將，當捨嫌窒隙，戮力國家。自開西鎮，列諸軍，戍有定區，軍有常額，卿等所統，蕃漢雜之，在乎善用，何必加募？或云突騎施圍石城，獻所致也；葛邏禄稱兵，虔瓘所沮也。大將不協，小人以逞，何功可圖？昔相如能詘廉頗，寇恂不吝賈復，宜各曠然，終承朕命。今賜帛二千段及他珍器，俾諒朕意。」虔瓘奉詔。

《新唐書》卷一三三《郭知運傳》 六州胡康待賓反，率王晙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帛。

《新唐書》卷一三三《王君㚟傳》 開元十四年，吐蕃酋悉諾邏寇大斗拔谷，

君奭間其怠，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度青海襲破之。以功遷大將軍，封晉昌縣伯；拜其父壽爲少府監，聽不事。君奭凱旋，玄宗宴君奭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

《新唐書》卷一三三《張守珪傳》 開元二十三年，入見天子，會藉田畢，即酺燕爲守珪飲至，帝賦詩寵之。加拜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賜金綵，授二子官，詔立碑紀功。

《新唐書》卷一三四《韋堅傳》 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出東租賦，汜隋常治之。堅爲使，乃占咸陽，壅渭爲堰，絶滻、滻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滻水衙苑左，有望春樓，堅于下鑿爲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爲升樓，詔羣臣臨觀。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爲吴、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産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宫端綾繡；會稽則羅、吴綾、絳紗；南海瑇瑁、象齒、珠琲、沈香；豫章力士毳飲器，若鐳、釜；宣城空青、石緑；始安蕉葛、蚺膽、翠羽；吴都方文綾。船皆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絶。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

《新唐書》卷一三五《高仙芝傳》 小勃律，其王爲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自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王曰：「不闢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領皆吐蕃腹心，仙芝密令元慶曰：「若酋領逃者，弟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芝招喻，乃出降，因平其國。

《新唐書》卷一三七《郭子儀傳》 永泰元年，詔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復鎮河中。僕固懷恩盡説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等三十萬，掠涇、邠，踦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略】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

《新唐書》卷一三八《李嗣業傳》 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舞，帝寵之，賜綵白、金皿五十物、錢十萬，曰：「爲解醒具。」

《新唐書》卷一四二《崔祐甫傳》 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鐍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新唐書》卷一五四《李晟傳》 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見晟，備册禮，進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詔晟乘輅謁太廟，視事尚書省，賜良馬、錦綵千計。

《新唐書》卷一五八《張封建傳》 是時，宦者主宫市，置數十百人閎物廛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宫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閽闥所奉及脚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農賣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它費，且驅驢入宫，而農納薪辭帛，欲收去，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匹，然宫市不廢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問爲帝言之，帝頗順聽。

《新唐書》卷一五八《韓弘傳》 始，弘自汴來朝，獻馬三千、絹五十萬，它錦綵三萬，而汴之庫廐錢尚百萬緡，絹亦百餘萬，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不可數。

《新唐書》卷一六一《馮伉傳》 李抱真卒，伉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

《新唐書》卷一六三《孔巢父傳》 李懷光據河中，帝復令巢父宣慰，罷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衆忿曰：「太尉無官矣！」方宣詔，乃譟而合，害巢父，并殺中人啖守盈。初，巢父至，懷光以其使魏博而田悦死，疑其謀出巢父，故軍亂不肯救。帝聞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詔具禮收葬，賜其家粟帛，存卹之。

《新唐書》卷一六四《歸崇敬傳》 德宗立，召還，復拜國子司業，稍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充皇太子侍讀，又兼普王元帥參謀，封餘姚郡公。田悦、李納稟命，持節宣慰，稱旨。表歸上家，寵賜繒帛，儒先以爲榮。

《新唐書》卷一六四《崔衍傳》 衍儉約畏法，室無妾媵，禄稍周於親族，葬埋嫁娶，倚以濟者數十家。及卒，不能成喪，表諸朝，賜賻帛三百段，米粟稱之。

《新唐書》卷一六四《殷侑傳》 同捷平，以侑嘗爲滄州行軍司馬，遂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瘡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荆棘，侑單身之官，安足粗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爲治。歲中，流户襁屬而還，遂爲營田，丐耕牛三萬，詔度支賜帛四萬匹佐其市。初，州兵三萬，仰粟度支，侑始至一歲，自以賦入贍其半，二歲則周用，乃奏罷度支所賜。户口滋饒，廩儲盈腐，上下便安，請立石紀政。以勞加

檢校吏部尚書。

大和六年，徙天平節度。自李師道亂，朝廷雖析三鎮，然務安反側，賦入盡爲軍貲，無輸王府者。佑以餉軍有贏，當上送官，乃裁制經費，歲以錢十五萬緡、粟五萬石歸有司。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御史大夫温造劾佑違制，擅賦斂民爲無名之獻，詔以庾承宣代還。會濮州掾崔元武受吏賕，又率屬邑奉錢，增私馬估售官，贓三罪計絹百二十匹。大理以入私馬一重，削三官，刑部覆訊當流，未決。佑奏：「三犯不同，坐所重。律，頻贓者累論。元武犯皆枉法，當死。」詔用覆訊，流元武賀州。帝嘉佑守法，進刑部尚書，以造所奏不直，復用爲天平節度。

開成元年，再召爲刑部尚書。時李訓、鄭注已誅，帝問佑治安術，佑言：「朝廷宜任耆德，毋輕用新進。」帝善之，賜綵三百匹。

《新唐書》卷一六五《鄭覃傳》 穆宗立，不卹國事，數荒昵。吐蕃方彊。覃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狙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繒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

《新唐書》卷一六七《皇甫鎛傳》 鎛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損內外官稟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鎛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綵，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

《新唐書》卷一六九《韋綬傳》 德宗時，以左補闕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蘇)[繖]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

《新唐書》卷一七一《李光顏傳》 敬宗初，真拜司徒、河東節度。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謚曰忠，賻賜良厚。及葬，文宗以其功高，復賜帛二千匹。

《新唐書》卷一七三《裴度傳》 寶曆二年，朱克融執賜衣使者楊文端，詭言慢己，并訴所賜濫惡，又丐假度支帛三十萬匹，不者，軍必有變，且請遣工五千助治東都，須天子東巡。帝怒，患之，欲遣重臣臨慰。度曰：「克融無恚而悖，是將亡。譬猛虎自哮躍山林，憑窟穴則然，勢不得離其處，人亦不爲懼。陛下無庸遣重使，第以詔書言：『中人倨驕，須還，我自責謫。春服不謹，方詰有司。所上工官即遣，已詔在所供擬。』此則賊謀窮矣。陛下若未能然，則答：『宮室營繕既有序，毋遣工爲重勞。朝廷緣召發乃有賜與，朕無所愛，獨與范陽，體不可爾。』」帝曰：「善。」用度次策。克融聽命，歸文端。未幾軍亂，殺克融。

《新唐書》卷一七四《牛蔚傳》 咸通中，進至户部侍郎，襲奇章侯。坐累免，未一歲，復官。久之，檢校兵部尚書、山南西道節度使。治梁三年，徐州盜起，神策兩中尉諷諸藩悉財助軍，蔚索府帛三萬以獻，中人嫌其吝，用吴行魯代之。黄巢入京師，遁山南，故吏民喜蔚至，争迎候。

《新唐書》卷一七四《牛徽傳》 〔父〕蔚避地于梁，道病，徽與子扶篋輿，歷閑路，盜擊其首，血流面，持輿不息。盜迫之，徽拜曰：「人皆有父，今親老而疾，幸無駭驚。」盜感之，乃止。及前谷，又逢盜，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家，進帛裹創，以饘飲奉蔚，留信宿去。

《新唐書》卷一八一《曹確傳》 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帝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襚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

《新唐書》卷一九一《忠義傳上・張道源》 淮安王神通略定山東，令守趙州，爲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問道人詣朝，請乘虚擣賊心脅。即詔諸將率兵影接。俄而賊平，還，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爲也。」更資以衣食遣之。天子兒其年者，拜綿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謚曰節。道源雖官九卿，無産貲，比亡，餘粟二斛。詔賜帛三百段。

《新唐書》卷一九二《忠義傳中・張巡》 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

《新唐書》卷一九五《孝友傳・裴敬彝》 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今心悸而痛，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贏毁踰禮。乾封初，遷累監察御史。母病，醫許仁則者嘗不能乘，敬彝自爲輿往迎。既居喪，詔贈縑帛，官爲作靈輿。

《新唐書》卷一九六《隱逸傳・田游巖》 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隣」，頻召不出。

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

《新唐書》卷一九六《隱逸傳・王希夷》 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山，師黄頤學養生四十年。【略】

玄宗東巡狩，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九十餘，帝令張説訪以政事，宦官扶入

宮中，與語甚説，拜國子博士，聽還山。敕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絹百、衣一稱。

《新唐書》卷一九六《隱逸傳・李元愷》　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答。洺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冲垢衣復與之，不獲已而受。俄報身所蠶素絲曰：「義不受无妄財也。」

《新唐書》卷一九六《隱逸傳・孔述睿》　德宗立，拜諫議大夫，命河南尹趙惠伯齎詔書束帛，備禮敦遣。既至，對別殿，賜第宅，給廄馬，兼皇太子侍讀。固辭，弗許。久乃改祕書少監，兼右庶子，復爲史館脩撰。【略】

貞元四年，帝念平涼之難尤惻怛，以述睿精慤而誠，故遣持祠具稱詔臨祭。又以疾乞解，久乃許，以太子賓客還鄉，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不給公馹，帝特命給焉。

《新唐書》卷二〇一《文藝傳上・謝偃》　貞觀初，應詔對策高第，歷高陵主簿。太宗幸東都，方毅，洛壞洛陽宮，詔求直言，偃上書陳得失，帝稱善，引爲弘文館直學士，遷魏王府功曹。嘗爲《塵》、《影賦》二篇，帝美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爲序一篇，頗言天下又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悦，賜帛數十。

《新唐書》卷二〇二《文藝傳中・李邕》　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

《新唐書》卷二〇三《文藝傳下・李華》　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略】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彊爲應。

《新唐書》卷二〇三《文藝傳下・李端》　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游。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賜帛百。

《新唐書》卷二〇四《方技傳・師夜光》　夜光者，蘇州人，少爲浮屠。至長安，因九仙公主得召見温泉，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緋衣、銀魚、金繒千數，得侍左右如倖臣。

《新唐書》卷二〇四《方技傳・羅思遠》　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錫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裹以幭，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遠駕而西，笑曰：「上爲戲何虐也！」

《新唐書》卷二〇五《列女傳・賈直言妻董》　賈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新唐書》卷二〇六《外戚傳・鄭光》　鄭光，孝明皇太后弟也。【略】七年，來朝，對延英，占奏俚近，帝失所望，不悦，留爲右羽林統軍兼太子太保。太后言其家空短，帝厚賜金繒，終不復委方鎮。

《新唐書》卷二〇八《宦者傳下・楊復恭》　帝崩，定册立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稍攘取朝政。帝嘗曰：「朕不德，爾援立我矣，當減省侈長示天下。我兒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遂問游幸費，對曰：「聞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犒車、紅網朱網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温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詔類減半。

《新唐書》卷二一一《藩鎮傳・李寶臣》　寶臣晚節尤猜忌，自顧子惟岳且暗弱，恐下不服，即殺骨腆將辛忠義、盧俶、許崇俊、張南容、張彭老等二十餘人，籍入其貲，衆乃攜貳。寶臣既貯異志，引妖人作讖兆，【略】寶臣大悦，厚賚金帛。

《新唐書》卷二一一《藩鎮傳・李惟岳》　惟岳，少爲行軍司馬、恒州刺史。〔建中二年〕，寶臣死，軍中推爲留後，求襲位，帝不許。趣護喪還京師，以張孝忠代之。田悦爲請，不聽。遂與悦、李正己謀拒命。【略】於是張孝忠以易州歸天子，天子詔朱滔與孝忠合兵討惟岳，盡赦史士，購惟岳首有賞。惟岳與滔戰束鹿，大奔。遂圍深州。明年正月，率兵萬餘，使王武俊爭束鹿，田悦亦遣孟祐來助。武俊以精兵先陷陣，師卻。滔續帛爲狻猊，使壯士百人蒙以讌，趨惟岳軍，馬駭軍亂，因大敗，火其營去。

《新唐書》卷二一二《藩鎮傳・劉總》　始，總請代，獻馬萬五千匹，羣臣或疑其詐，帝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緡錢百萬勞軍，高年惸獨不能自存者，官吏就問，賜粟帛。

《新唐書》卷二一三《藩鎮傳・李同捷》　〔李全略〕死，同捷領留後事，重賂鄰藩，求領父節，敬宗持久詔不下。俄而文宗立，同捷以帝新嗣位，必大開貸示

四方，乃遣弟同志、同異入朝，而使其屬崔長奉表請命，有詔拜兗海節度使，以爲重胤代之。同捷計窮，矯言軍中留己。於是，王智興請以全軍出討，魏博史憲誠令大將傅手詔入于軍，同捷不受，德、棣民多奔入鄆。乃下詔削官爵，命重胤率鄆、齊兵進討。憲誠、智興及沂滑李聽、平盧康志睦、易定張璠、幽州李載義以兵傅境。同捷自以與成德有舊，乃傾玉帛子女市河北三鎮驩。載義不許，絶其交，執使者并所遣奴婢四十七獻諸朝。

《新唐書》卷二一四《藩鎮傳・劉玄佐》 性豪縱，輕財好厚賞，故下益困。汴自李忠臣以來，士卒驕，不能自還，至玄佐彌甚。【略】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佐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若此。

《新唐書》卷二一五下《突厥下》 開元五年，〔毗伽可汗默棘連〕固乞和，請父事天子，許之。【略】

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書約與連和鈔邊，默棘連不敢從，封上其書，天子嘉之，引使者梅録啜宴紫宸殿，詔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略】

肆葉護憂死。國人迎泥孰於焉耆，立之，是爲咄陸可汗。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者，武德時來朝，太宗與之盟，約爲昆弟。死而泥孰代之，或曰伽那設。既立，遣使詣闕，不敢當可汗號。帝詔鴻臚少卿劉善因持節册號吞阿婁拔利邲咄陸可汗，賜鼓纛，段綵巨萬。

《新唐書》卷二一六上《吐蕃傳上》 中宗景龍二年，還其昏使。或言彼來逆公主，且習聞華言，宜勿遣，帝以中國當以信結夷狄，不許。明年，吐蕃更遣使者納貢，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尚贊咄名悉臘等逆公主。帝念主幼，賜錦繒别數萬，雜伎諸工悉從，給鼗絃樂。

《新唐書》卷二一六下《吐蕃傳下》 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詔右散騎常侍于頔持節慰撫。太常少卿沈房爲安西、北庭宣慰使以報之。渾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於武亭川。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畀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先約求地。天子薄其勢，第賜詔書，償結贊、莽羅等帛萬匹，於是虜以爲怨。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党項》 元和時復置宥州，護党項。至大和中寖彊，數寇掠，然器械鈍苦，畏唐兵精，則以善馬購鎧，善羊貿弓矢。鄜坊道軍糧使李石表禁商人不得以旗幟、甲冑、五兵入部落，告者，舉罪人財畀之。至開成末，種落愈繁，富貴人齎繒寶鬻羊馬，藩鎮乘其利，彊市之，或不得直，部人怨，相率爲亂，至靈、鹽道不通。

《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傳下・南平獠》 戎、瀘間有葛獠，居依山谷林菁，踰數百里。俗喜叛，州縣撫視不至，必合黨數千人，持排而戰。奉酋帥爲王，號曰「婆能」，出入前後杭旗。大中末，昌、瀘二州刺史貪虐，以弱繒及羊彊獠市，米麥一斛，得直不及半，羣獠訴曰：「當爲賊取死耳！」刺史召二小吏榜之曰：「皆爾屬爲之，非吾過。」獠相視大笑，遂叛。

《新唐書》卷二二五上《逆臣傳上・安祿山》 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略】潛遣貴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重牀，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諸貴，陳犧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羣賈市錦綵朱紫服數萬爲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物，以蠱帝心，而人不聊。【略】

天寶十三載冬十一月，反范陽，詭言奉密詔討楊國忠，騰榜郡縣，以高尚、嚴莊爲謀主，孫孝哲、高邈、張通儒、通晤爲腹心，兵凡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先三日，合大將置酒，觀繒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人人賜金帛，并授圖，約曰：「違者斬！」至是，如所素。【略】

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折不可用，持梃鬬，弗能亢，吏皆棄城匿，或自殺，不則就禽，日不絶。禁衛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脱弓櫜，劍弊，乃發左藏庫繒帛大募兵。

《新唐書》卷二二五中《逆臣傳中・朱泚》 〔大曆十年〕，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以騎三千身入衛，有詔起第以待。既行，屬疾，或勸還，泚曰：「與吾屍，猶至京師。」將吏乃不敢言。時四方無事，天子觴日視朝。泚以偶日至，見内殿，賜乘輿馬二，戰馬十，金綵甚厚，士校皆有賜，宴賚隆渥。【略】

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師次滻水，京兆尹王翃使吏供軍，糲飯菜肴，衆怒不肯食，羣譟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而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耶？今瓊林、大盈庫寶訾如山，尚何往？」乃盡甲反旗而鼓。帝聞，命中人持賜往，人二縑。士愈悖，射中人，中人返走。時令言尚論兵禁中，既上變，乃馳至長樂坂，遇兵還，引滿向令言。令言大

呼曰：「引而東，富貴可取，何失計爲滅族事？」衆劫令言以西行。帝復遣使者開諭，賊已陣通化門，殺使者。帝遣普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綵慰撫。賊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關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衛士内空，而神策軍使白志貞籍市人隸兵，聽其居肆，私取庸自入，故遽迫皆不至。【略】

初，令言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含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共可取富貴！」譟而進，掠宜春苑，入諸宫。姦人因亂竊入内府盜貨寶，終夜不絶。道路更剽掠，居人嚴兵自保。賊無屬，畏不能久，以泚昔在涇有恩，且失權久，庸思亂，乃相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事可濟。」【略】泚僭即皇帝位於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略】

始，奉天圍久，食且盡，以蕭秣帝馬，太官糲米止二斛。圍解，父老争上壺飧餅餌，劍南節度使張延賞獻帛數十馱，諸方貢物踵來，因大賜軍中，詔殿中侍御史方俟著治金、商道，權通轉輸。【略】

興元元年奉天所下赦令，凡受賊僞官者，破賊日悉貸不問，官軍密榜諸道。泚方宿未央，涇原士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徙它處，衆謀亦止。

張光晟與李懷光對壁，李希倩請以精騎五百犯之，光晟不許，曰：「西軍方彊，不可輕以取敗。」日暮，兩軍退。希倩謁泚曰：「光晟有他志，視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光晟，又不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乎！」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泚許諾，以馬十匹、繒錦百，曰：「以此東歸。」希倩慚，復入曰：「臣愚痴，罪當死，願死軍前。」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之。

《新唐書》卷二二五下《逆臣傳下・黄巢》　陷京師，入自春明門，升太極殿，宫女數千迎拜，稱黄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巢舍田令孜第。賊見窮民，抵金帛與之。尚讓即安曉人曰：「黄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輩，各安毋恐。」甫數日，因大掠，縛篳居人索財，號淘物」。富家皆跣而驅，賊酋閎甲第以處，争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居之無類矣。

《新唐書》卷二二五下《逆臣傳下・董昌》　董昌，杭州臨安人。始籍土團軍，以功擢累石鏡鎮將。中和三年，刺史路審中臨州，昌率兵拒，不得入，即自領州事。鎮海節度使周寶不能制，因表爲刺史。昌已破劉漢宏，兵益彊，進義勝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僖宗始還京師，昌取越民裴氏藏書獻之，補祕書之亡，授兼諸道採訪圖籍使。

始，爲治廉平，人頗安之。當是時，天下貢輸不入，獨昌賦外獻常參倍，旬一遣，以五百人爲率，人給一刀，後期即誅，朝廷賴其入，故累拜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爵隴西郡王，視詔書訖，字償一縑，歸當制官。而小人意足，寖自侈大，託神以詭衆。【略】

昌得郡王，咤曰：「朝廷負我，吾奉金帛不貲，何惜越王不吾與？吾當自取之！」下厭其虐，乃勸爲帝。近縣舉狂譟譁請，昌令曰：「時至，我當應天順人。」其屬吴縣、秦昌裕、盧勤、朱瓚、董庠、李暢、薛遼與妖人應智王温、巫韓媪皆贊之。昌益兵城四縣自防。山陰老人僞獻謡曰：「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昌喜，賜百縑，免税征。【略】

乾寧二年，即僞位，國號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册，自稱「聖人」，鑄銀印方四寸，文曰「順天治國之印」。【略】

初，官屬不徇昌旨者，節度副使黄碣、山陰令張遜皆誅死。鎮海節度使錢鏐書讓昌曰：「開府領節度，終身富貴，不能守。閉城作天子，滅親族，亦何賴？願王改圖。」昌不聽，鏐悉兵三萬攻之，【略】鏐將顧全武等數敗昌軍，昌將多降，遂進圍越州。

候人言外師彊，輒斬以徇；紿告鏐兵老，皆賞。昌身閲兵五雲門，出金帛傾鏐衆。全武等益奮，昌軍大潰，遽還，去僞號，曰：「越人勸我作天子，固無益，今復爲節度使。」【略】鏐將駱團入見，紿言：「奉詔迎公居臨安。」昌信之，全武執昌還，及西江，斬之，投屍于江，傳首京師，夷其族。

吴兢《貞觀政要・崇儒學》　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爲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爲先聖，顔子爲先師，兩邊俎豆干戚之容，始備於兹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令詣京師，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衆。

張鷟《朝野僉載》卷一　龍朔以來，人唱歌名《突厥盬》。後周聖曆年中，差閤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書，送武延秀娶成默啜女，送金銀器物、錦綵衣裳以爲禮聘，不可勝紀。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中　〔天寶〕十三載正月四日，禄山入覲於行在，乃見於禁中，賜錦綵繒寶鉅萬。

釋智昇《開元釋教録》卷八上　沙門波羅頗迦羅蜜多羅，唐言作明知識，略云明友，或云波頗，唐言光智，中印度人也。【略】貞觀元年歲次丁亥十一月二十日達京，勅住興善，釋門英達莫不循造，自古教傳詞旨有所未喻者，皆委其宗

緒，括其異同，內計外執，指掌釋然，徵問相酬，披解無滯，乃上簡聞，蒙引內見，躬傳法理，無爽對揚，賜綵四十段并宮禁新衲一領。【略】四年四月，譯《寶星經》訖，後移勝光，又譯《般若燈大莊嚴經論》。至七年春，勘閱既周，繕寫云畢，所司詳讀，乃上聞奏，下勑各寫十部，散流海內，仍賜波物百段，餘承譯僧有差束帛。波頗意在傳法，餘無掛懷。【略】時爲太子染患，衆治無效，下勑延波入內，一百餘日，親聞承對，不虧帝旨，疾既漸降，辭出本寺，賜綾帛等六十段并及時服十具。

韓愈《韓昌黎文集》卷七《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李〕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繒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

劉肅《大唐新語》卷九《著述》 太宗欲見前代帝王事得失以爲鑒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內嘉言善語，明王暗君之跡，爲五十卷，號《羣書理要》，上之。太宗手詔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賜徵等絹千疋，綵物五百段。

趙璘《因話録》卷三 劉司徒玄佐，滑州匡城人。嘗出師經其本縣，欲申桑梓之禮於令，令堅辭不敢當，玄佐歎恨久之。先是陳金帛數筐，將遺邑傔，以其愚懦而止。

薛用弱《集異記・范翊》 范翊者，河東人也，以武藝授裨將。【略】翊有親知陳福，亦署裨將，翊差往淮南充使，收市綿綺，時福充副焉。《廣記》卷四三七

蘇鶚《杜陽雜編》卷下 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俱列，暑氣將甚。〔同昌〕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掛於南軒。良久，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也。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樓車載樂》 楊國忠子弟，恃后族之貴，極於奢侈，每春遊之際，以大車結綵帛爲樓，載女樂數十人，自私第聲樂前引，出遊園苑中，長安豪民貴族皆效之。

孫棨《北里志・鄭舉舉》 鄭舉舉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嘗與絳真互爲席紈，而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亦爲諸朝士所眷。有名賢醵宴，辟數妓，舉舉者預焉。今左諫王致君調，右貂鄭禮臣彀，夕拜孫文府儲，小大趙爲山崇皆在席。【略】於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各取綵繒遺酬。

王溥《唐會要》卷五七《翰林院》 〔長慶四年〕，其年四月，賜翰林學士高鈱錦綵七十匹，以上在左軍夜宿直之故也。

寶曆元年，路隨爲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卻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四 唐柳僕射仲郢鎮鄆城，有一婢失意，將婢於成都鬻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雄郡，宅在苦竹溪。女儈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街窺窗，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窗下過，召俾就宅。蓋公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與還女儈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爲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歎也。清族之家，率由禮門，蓋公暴貴，未知士風，爲婢僕所譏，宜矣哉！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二》引《唐書》 大曆初，代宗詔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户部侍郎制度支第五奇、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宴郭子儀私第，內侍魚朝恩參其會焉。朝恩出錦三十疋，羅五十疋，綾一百疋，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懽而罷。舊俗，賀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爲之纏頭。宴享加惠，藉以爲詞。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五・帛》 《唐書》又曰：太宗召太子舍人陸敦信勞之曰：爾所録古先太子善惡之事，多所規諷，誠有可喜，因賜帛五十段。

又曰：貞觀中，皇后所生長樂公主將出降，勑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以漢明帝以「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后聞之以爲難，可謂正直社稷臣也。固請遣中使齎帛五百疋賜徵。

又曰：貞觀十一年，賜遭水之家帛十五疋，半毀者八疋。

又曰：王君廓，少孤貧，無行，以剽劫爲業，亡命聚徒以逆鬚竹器籠人頭，而奪其繒帛。

又曰：開成中，以諫議大夫蕭俛爲荆楚州刺史。俛故相俛之弟，將赴任，延英陛辭。上曰：「蕭俛是先朝賢相，筋力未衰，即須一來京國。朕今賜手詔及賜

帛三百疋，以備山谷所之。」

《太平廣記》卷二六九《韋公幹》〔瓊山〕郡守韋公幹者，貪而且酷。掠良家子爲臧獲，如驅犬豕。有女奴四百人，執業者太半。有織花縑文紗者，有伸角爲器者，有鎔鍛金銀者，有攻珍木爲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課，唯恐不程。出《投荒雜録》

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二《太宗即位赦》凡厥庶寮，進爵一級。其五品以上先無爵邑者，開國男六品以下，各加一轉。關内及蒲、芮、虞、秦、陝、鼎六州，免二年租調。自餘率土，普給復一年。年八十以上，各賜米二石、綿帛五段。百歲以上，各賜米四石、綿帛十段，仍加版授，以旌尚齒。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事優卹。

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三《改元光宅詔》諸年八十以上，各賜粟二石、綿帛二段。九十以上，賜粟三石、綿帛三段。百歲已上，賜粟五石，綿帛五段。並依舊例版授。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一八《唐肅宗至德元載》〔六月〕己亥，上至岐山。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遽過，宿扶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略】自是流言始息。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一三《唐代宗永泰元年》〔十月〕乙酉，回紇胡禄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賚繒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三二《唐德宗貞元三年》上復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略】對曰：「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會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繒，胡三省注：惡繒，積於庫藏年深以致脆惡者。繒，撮綵以線結之而後染色，既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元色，餘則入染色矣，其色斑斕，謂之繒。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三九《唐憲宗元和一〇年》〔三月〕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三萬餘斛，於是人情恇懼。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四八《唐武宗會昌五年》九月，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户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六一《唐昭宗乾寧四年》黎、雅間有淺蠻曰劉王、郝王、楊王，各有部落，西川歲賜繒帛三千匹，使覘南詔，亦受南詔賂詗成都虚實。

洪邁《容齋隨筆・容齋四筆》卷四《唐明皇賜二相物》唐明皇以李林甫爲右相，顓付大政，而左相牛仙客、李適之、陳希烈前後同列，皆拱手備員。林甫死，楊國忠代之，其寵遇愈甚。天寶十三載，上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羣臣，賜右相絹一千五百匹，綵羅三百匹，綵綾五百匹，而賜左相絹三百，羅、綾各五十而已。其多寡不侔，至於五倍。如希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奴事之乎？宜其甘心臣於禄山也。

王讜《唐語林》卷三《方正》懿宗迎佛骨，自鳳翔至内，禮儀盛于郊祀。中出一道，夾以連索，不得輒有犯者。車馬相接，縡以組繡，緣路迎拜，數十里不絶。天子親幸安福樓，以錦綵成橋，骨至，即降樓，禮訖，然後迎入禁中，置于安國寺。宰相以下，施財不可勝計。百姓競爲浮圖，以至失業。明年，懿宗崩，京兆尹薛逢毁之無遺。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天后賜王方慶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唐書》。

鄰舉舉者，善令章，巧談謔，爲諸朝士所眷。名賢醵宴，盡得其歡，各取綵繒遺酬。《北里志》。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薛瑶英于七月七日令諸婢共剪輕綵，作連理花千餘朵，以陽起石染之。當午散于庭中，隨風而上，徧空中如五色雲霞，久之方没，謂之渡河吉慶花，籍以乞巧。《致虚閣雜俎》。

《舊五代史》卷二《梁書・太祖紀二》光化三年九月，帝以仁恭、進通之入寇也，皆繇鎮、定爲其囊橐，即以葛從周爲上將以伐鎮州。遂攻下臨城，渡滹沱以環其城。帝領親軍繼至，鎮帥王鎔懼，納質請盟，仍獻文繒二十萬以犒戎士，帝許之。

《舊五代史》卷四《梁書・太祖紀四》　開平二年十月己亥，上在陝。兩浙節度使奏，於常州東州鎮殺淮賊萬餘人，獲戰船一百二隻。《册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七　以行營左廂步軍指揮使賀瓌爲左龍虎統軍，以左天武軍夾馬指揮使尹皓爲輝州刺史，以右天武都頭韓瑭爲神捷指揮使，左天武第三都頭胡賞爲右神捷指揮使，仍賜帛有差，以解晉州圍之功也。《册府元龜》卷二百一十。【略】己未，大明節，諸道節度刺史各進獻鞍馬、銀器、綾帛以祝壽，宰臣百官設齋相國寺。《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七。壬戌，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

十一月辛未，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以大駕還京故也。庚辰，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六。出開明門，登高僧臺閱兵。《册府元龜》卷二百一十四。諸道節度使、刺史各進賀冬田器、鞍馬、綾羅等。戊子，賜文武百官帛。《册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略】

三年正月辛卯，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是日，降雪盈尺，帝昇壇而雪霽。禮畢，御五鳳樓，五鳳樓下原本衍一「于」字，今據文删去。（影庫本粘籤）宣制大赦天下。《永樂大典》卷四千三百七十六。賜南郊行事官禮儀使趙光逢以下分物。甲午，上御文思殿宴羣臣，賜金帛有差。丙申，賜文武官帛有差。命宣徽使王殷押絹一萬匹并茵褥圖帘二百六十件賜張宗奭。《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七百一十九。

《舊五代史》卷五《梁書・太祖紀五》　開平三年九月，御崇勳殿，宴羣臣文武百官。賜張宗奭、楊師厚白綾各三百疋，銀鞍轡馬。丁酉，上幸崇政院宴內臣，賜院使敬翔、直學士李珽等繒綵有差。《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六。【略】庚子，殿直王唐福自襄城走馬，以天軍勝捷逆將李洪歸降事上聞。賜唐福絹銀有加，宰臣百官上表稱賀。

《舊五代史》卷六《梁書・太祖紀六》　乾化元年五月甲申朔，大赦天下。《永樂大典》卷五千一百四十九。詔方伯州牧，近未加恩者并遷爵秩。復大賚軍旅，普宴於宣威殿，賜帛各有差。【略】

九月庚子，親御六師，次於河陽。甲辰，至於衛州。乙巳，至於宜溝，幸民劉達墅。丙午，至相州，賞左親騎指揮使張仙、右雲騎指揮使宋鐸，嘗身先陷陣，各賜帛。《册府元龜》卷二百一十。

《舊五代史》卷七《梁書・太祖紀七》　乾化二年正月，以丁審衢爲陳州，而審衢厚以鞍馬、金帛爲謝恩之獻，帝慮其漁民，復其獻而停之。《册府元龜》卷二百十五。

《舊五代史》卷一二《梁書・牛存節傳》　天祐元年，授邢州團練使。時州兵纔及二百人，晉人知之，以大軍來寇。太祖在鄴，發長直兵二千人赴援，存節率壯健出圍，以家財賞激戰士，并軍急攻，七日不能克而去。太祖召至，勞慰久之，厚賚金帛鞍馬，加檢校司徒。

《舊五代史》卷二四《梁書・段深傳》　段深，不知何許人。開平中，以善醫待詔於翰林。時太祖抱疾久之，其溲甚濁，僧曉微侍藥有徵，賜紫衣師號，錫賚甚厚。頃之疾發，曉微剥服色，去師號。因召深問曰：「疾愈復作，草藥不足恃也。我左右粒石而効者衆矣，服之如何？」深對曰：「臣嘗奉詔診切，陛下積憂勤，失調護，脈代扎而心益虛。臣以爲宜先治心，心和平而溲變清，當進飲劑，而不當粒石也。臣謹案《太倉公傳》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石，石性精悍，有大毒。』凡餌毒藥如甲兵，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危殆，不可服也。」太祖善之，令進飲劑，疾稍愈，乃以幣帛賜之。《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六百九

《舊五代史》卷三〇《唐書・莊宗紀四》　同光元年冬十月己卯遲明，前軍至汴城，李嗣源令左右捉生攻封丘門，梁開封尹王瓚請以城降。俄而帝與大軍繼至，王瓚迎帝自大梁門入。梁朝文武官屬於馬前謁見，陳叙世代唐臣陷在僞廷，今日再覩中興，雖死無恨。帝諭之曰：「朕二十年血戰，蓋爲卿等家門，無足憂矣，各復乃位。」時梁末帝朱鎔已爲其將皇甫麟所殺，獲其首，函之以獻。是日，賜樂工周匝幣帛。

《舊五代史》卷三四《唐書・莊宗紀八》　同光四年三月壬戌，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表，以魏博軍變，請出內府金帛優給將士。不報。【略】癸亥，以僞置昭武軍節度使林思諤爲閬州刺史。是日，出錢帛給賜諸軍，兩樞密使及宋唐玉、景進等各貢助軍錢幣。是時，軍士之家乏食，婦女掇蔬於野，及優給軍人，皆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矣，用此奚爲！」甲子，元行欽自衛州率部下兵士歸，帝幸耀店以勞之。西川輦運金銀四十萬至闕，分給將士有差。

《舊五代史》卷三五《唐書・明宗紀一》　帝既壯，雄武獨斷，謙和下士。每有戰功，未嘗自伐。居常唯治兵仗，持廉處靜，晏如也。武皇常試之，召於泉府，命恣其所取，帝唯持束帛數縑而出。凡所賜與，分給部下。

《舊五代史》卷三七《唐書・明宗紀三》　天成元年十二月戊子，盧文進及將吏四百人見，賜鞍馬、玉帶、衣被、器玩、錢帛有差。

《舊五代史》卷三八《唐書・明宗紀四》　天成二年八月乙酉，昆明大鬼主羅

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差使隨狸狗、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三人來朝，進方物，各賜官告、繒綵、銀器放還蕃。

《舊五代史》卷四三《唐書・明宗紀九》 長興三年十一月乙巳，雲州奏，契丹主在黑榆林南捺剌泊造攻城之具。帝遣使賜契丹主銀器綵帛。

《舊五代史》卷四五《唐書・閔帝紀》 〔應順元年二月己卯，宣授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爲權北京留守，潞王從珂拒命。〕三月庚申，帝聞之，謂康義誠等曰：「朕幼年嗣位，委政大臣，兄弟之間，必無榛梗。諸公大計見告，朕獨難違，事至於此，何方轉禍？朕當與左右自往鳳翔，迎兄主社稷，朕自歸藩，於理爲便。」朱弘昭、馮贇不對，義誠曰：「西師驚潰，蓋由主將失策。今駕下兵甲尚多，臣請自往關西，振其兵威，扼其衝要。」義誠又累奏請行，帝召侍衛都將以下宣曰：「先皇帝棄萬國，朕於兄弟之中，無心爭立，一旦被召主喪，使委社稷，岐陽兄長，果致猜嫌。卿等頃從先朝千征萬戰，今日之事，寧不痛心！今據府庫，悉以頒賜，卿等勉之。」乃出銀絹錢厚賜於諸軍。是時方事山陵，復有此賜，府藏爲之一空，軍士猶負賞物揚言于路曰：「到鳳翔更請一分。」其驕誕無畏如是。辛酉，幸左藏庫，視給將士金帛。

《舊五代史》卷五四《唐書・王都傳》 都好聚圖書，自常山始破，梁國初平，令人廣將金帛收市，以得爲務，不貴貴賤，書至三萬卷，名畫樂器各數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於其府。

《舊五代史》卷七五《晉書・太祖紀一》 〔清泰三年十一月丁酉，〕是日，帝言於戎王，願以鴈門已北及幽州之地爲戎王壽，仍約歲輸帛三十萬，戎王許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三。

《舊五代史》卷八一《晉書・少帝紀一》 天福八年三月庚寅，國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以印本《五經》書上進，賜帛五十段。

《舊五代史》卷八四《少帝紀四》 開運三年春正月己未，二王後守太僕少卿、襲酅國公楊延壽除名配流咸州，終身勿齒。延壽奉命於磁州檢苗，受贓二百餘匹，準律當絞，有司以二王後入議，故貸其死。

《舊五代史》卷九三《晉書・李專美傳》 專美之遠祖本出姑臧大房，與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盧氏、昭國鄭氏爲四望族，皆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軒冕爲貴，雖布衣徒步，視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雜他姓，欲聘其族，厚贈金帛始許焉。

《舊五代史》卷九三《晉書・李遐傳》 李遐，兗州人也。少爲儒，有節操，曆數鎮從事，及升朝，累遷尚書庫部員外郎。高祖即位，以皇子重乂保釐洛邑，知遐强幹有守，除爲西京留守判官，使之佐理；復重其廉勤，兼委監西京左藏庫。會張從賓作亂，使人輦取繒帛以賞羣逆，遐曰：「不奉詔書，安敢承命！」遂爲其下所害。高祖聞而歎惜，贈贈加等，仍贈右諫議大夫。其母田氏，封京兆郡太君，仍給遐所食月俸，終母餘年。其子俟服闋與官。後又遣兗州節度使李從温就其舊業，賜牲幣綿帛等物，以旌其忠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舊五代史》卷九七《晉書・張從賓傳》 及范延光據鄴城叛，詔從賓爲副部署使，從楊光遠同討延光。會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時在河陽，乃起兵以應之。先害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乂，取内庫金帛以給部伍，因東據汜水關，且欲觀望軍勢。高祖命杜重威、侯益分兵討之，從賓大敗，乘馬入河，溺水而死焉。《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〇二《漢書・隱帝紀中》 乾祐二年春正月壬子，賜前昭義軍節度使張從恩衣一襲，金帶、鞍馬、綵帛等。時有投無名文字誣告從恩者，故特有是賜，以安其心。

《舊五代史》卷一〇三《漢書・隱帝紀下》 乾祐三年夏四月壬午，以樞密使郭威鄴都留守，依前樞密使。詔河北諸州，應兵甲、錢帛、糧草一稟郭威處分。

《舊五代史》卷一〇八《漢書・蘇逢吉傳》 逢吉性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公膳，鄙而不食，私庖供饌，務盡甘珍，嘗於私第大張酒樂，以召權貴，所費千餘緡。其妻武氏卒，葬送甚盛，班行官及外州節制，有與逢吉相款洽者，皆令齎送綾羅絹帛，以備縞素，失禮違度，一至如此。

《舊五代史》卷一〇九《漢書・杜重威傳》 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二年，領大軍下泰州，滿城，遂城。契丹主自古北口迴軍，追躡王師，重威等狼狽而旋，至陽城，爲契丹所困。會大風狂猛，軍情憤激，符彦卿、張彦澤等引軍四出，敵衆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福乎！」遂收軍馳歸常山。先是，重威於州内括借錢帛，吏民大被其苦，人情咸怨，重以境内凋弊，十室九空，重威遂無留意，連上表乞歸朝，不俟報即時上路。朝廷以邊上重鎮，主帥擅離，苟有奔衝，慮失禦備，然亦無如之何，即以馬全節代之，重威尋授鄴都留守。會鎮州軍食不繼，遣殿中監王欽祚就本州和市，重威私第有粟十餘萬斛，遂録之以聞。朝廷給絹數萬匹，償其粟直。重威大忿曰：「我非反逆，安得籍

没耶！」

三年冬，晉少帝詔重威與李守貞等率師經略瀛、鄚。【略】重威密遣人詣敵帳，潛布腹心。契丹主大悅，許以中原帝之，重威庸暗，深以爲信。【略】契丹主使重威衣赭袍以示諸軍，尋僞加守太傅，鄴都留守如故。

契丹主南行，命重威部轄晉軍以從，既至東京，駐晉軍於陳橋，士伍飢凍，不勝其苦。重威每出入衢路，爲市民所詬，俛首而已。契丹下令括率京城錢帛，將相公私，雷同率配，重威與李守貞各萬緡。乃告契丹主曰：「臣等以十萬漢軍降於皇帝，不免配借，臣所不甘。」契丹主笑而免之。尋羣盜斷澶州浮梁，契丹乃遣重威歸藩。明年三月，契丹主北去，至相州城下，重威與妻石氏詣牙帳貢獻而迴。

高祖車駕至闕，以重威爲宋州節度使，加守太尉，重威懼，閉城拒命。詔高行周率兵攻討，重威遣其子弘遂等告急於鎮州麻答，乞師救援，且以弘遂爲質，麻答遣蕃將楊袞赴之。未幾，鎮州諸軍逐麻答，楊袞至洺州而迴。十月，高祖親征，【略】至是，重威牙將詣行宮請降，復遣節度判官王敏奉表請罪，賜優詔敦勉，許其如初。重威即遣其子弘遂、妻石氏出候高祖，重威繼踵出降，素服俟罪，復其衣冠，賜見，即日制授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鄴城士庶，殍殪者十之六七。

先是，契丹遣幽州指揮使張璉，以部下軍二十餘人屯鄴，時亦有燕軍一千五百人在京師。會高祖至闕，有上變者，言燕軍謀亂，盡誅於繁臺之下，咸稱其冤。有逃奔於鄴者，備言其事，故張璉等懼死，與重威膠固守城，略無叛志。高祖亦悔其前失，累令宣諭，許以不死。璉等於城上揚言曰：「繁臺之誅，燕軍何罪？既無生理，以死爲期。」璉一軍在閤中，重威推食解衣，盡力姑息。燕軍驕悍，憑陵吏民，子女金帛，公行豪奪。及重威請命，璉等邀朝廷信誓，詔許璉等却歸本土。及出降，盡誅璉等將數十人，其什長已下放歸幽州，將出漢境，剽略而去。高祖遣三司使王章、樞密副使郭威，録重威部下將吏盡誅之，籍其財産與重威私帑，分給將士。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周書・太祖紀三》〔廣順元年冬十月〕丁巳，以左衛將軍申師厚爲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師厚素與王峻善，及峻貴，師厚羈旅無依，日於峻馬前望塵而拜。會西涼請帥，帝令擇之，無欲去者，峻乃以師厚奏之，師厚亦欣然求往，尋自前鎮將授左衛將軍、檢校工部尚書。翌日，乃有涼州之命，賜旌節、駝馬、繒帛以遣之。【略】

廣順二年丙寅，徐州巡檢供給官張令彬奏，破淮賊于沭陽，斬首千餘級，擒賊將燕敬權。【略】戊寅，徐州部送沭陽所獲賊將燕敬權等四人至闕下，詔賜衣服金帛，放歸本土，敬權等感泣謝罪。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周書・世宗紀一》顯德元年六月乙巳，車駕至潞州。癸丑，帝發潞州。乙丑，幸新鄭縣。丙寅，帝親拜嵩陵，祭奠而退，賜守陵將吏及近陵户帛有差。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周書・世宗紀二》顯德二年二月戊申，遣使赴西京，賜太子太師致仕侯益、白文珂、宋彦筠等茶藥錢帛各有差，仍降詔存問。【略】

九月辛卯，西南面招討使王景，部送所獲西川軍校差暉已下三百人至闕。甲午，潞州部送先擒到河東兵馬監押程交等二百人至闕。詔所獲西川、河東軍校已下並釋之，各賜錢帛有差。

《舊五代史》卷一一六《周書・世宗紀三》顯德三年二月壬午，江南國主李景遣其臣僞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鍾謨、僞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等，奉表來上，叙願依大國稱臣納貢之意，仍進金器千兩，錦綺綾羅二千匹及御衣、犀帶、茶茗、藥物等，又進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是日，賜謨等錦綺綾羅二百匹，銀器一百兩，襲衣、金帶、鞍馬等。【略】

三月丙午，江南國主李景遣其臣僞司空孫晟、僞禮部尚書王崇質等奉表來上，仍進金二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又進賞給將士茶絹金銀羅帛等。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周書・世宗紀四》顯德四年三月己亥，帝自鎮淮軍復幸下蔡。壬寅，賜淮南降軍許文縝、邊鎬已下萬五百人衣服錢帛有差。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周書・世宗紀五》顯德五年三月丙申，江南李景遣其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陳情，兼貢羅穀紬絹三千匹，乳茶三千斤，及香藥犀象等。【略】

五月己酉，以太府卿馮延魯充江南國信使，以衛尉少卿鍾謨爲副。賜李景御衣、玉帶、錦綺羅穀帛共十萬匹，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御馬五匹，金玉鞍轡全，散馬百匹，羊三百口。賜江南世子李弘冀器幣鞍馬等。

《舊五代史》卷一二五《周書・馮暉傳》初，張希崇鎮靈州，以久在北蕃，頗究邊事，數年之間，侵盜並息。希崇卒，未有主帥，蕃部寇鈔，無復畏憚，朝廷以

暉强暴之名，聞於遐徼，故以命之。乃暉到鎮，大張宴席，酒酸豐備，羣夷告醉，爭陳獻賀，暉皆以錦綵酬之，蕃情大悦。

《舊五代史》卷一二六《周書・馮道傳》　莊宗即位鄴宮，除省郎，充翰林學士，自緑衣賜紫。梁平，遷中書舍人、户部侍郎。丁父憂，持服于景城。遇歲儉，所得俸餘，悉賑于鄉里，道之所居，唯蓬茨而已，凡牧宰饋遺，斗粟匹帛，無所受焉。

《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國傳・回鶻》　梁乾化元年十一月，遣都督周易言等入朝進貢，太祖御朝元殿引對，以易言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同正，以石壽兒、石論思並爲右千牛衛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衛將軍楊沼充押領回鶻還藩使，通事舍人仇玄通爲判官，厚賜繒帛，放令歸國，又賜其入朝僧凝虚、宜李思、宜延錢等紫衣。

《新五代史》卷四《唐莊宗紀上》　景福元年，王鎔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勳等敗鎔于堯山。二月，會王處存攻鎔，戰于新市，爲鎔所敗。八月，李匡威攻雲州，以牽克用之兵，克用潛入于雲州，返出擊匡威，匡威敗走。十月，李存孝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於王鎔，克用出兵井陘擊鎔，且以書招鎔，而急攻其平山，鎔懼，遂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邢州。乾寧元年三月，執存孝，殺之。

《新五代史》卷二四《唐臣傳・郭崇韜》　崇韜素嫉宦官，嘗謂〔魏王〕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彦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彦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彦珪矯詔魏王殺之。

《新五代史》卷四七《雜傳・李瓊》　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晉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爲保義軍節度使，以爲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爲護聖都虞候，賜與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

《新五代史》卷五三《雜傳・慕容彦超》　彦超爲人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彦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佗所而以盜告。彦超即牓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鋌，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

《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漢世家・劉晟》　應乾元年冬，又遣内侍潘崇徹攻郴州，李景兵亦在，與崇徹遇，戰，大敗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彦贇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宫遊獵，故時劉氏有南宫、大明、昌華、甘泉、甄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宫，凡數百，不可悉紀。

《新五代史》卷六九《南平世家・高季興》　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難作。季興聞京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珙等十餘人。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録三・南詔蠻》　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徐藹，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遺藹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

《五代會要》卷二九《契丹》　梁開平元年四月，遣其首領袍笏梅老等來貢方物。至二年二月，其王阿保機又遣使來貢良馬。五月，又遣使解里貢細馬十匹，金花鞍轡，貂鼠皮裘并冠；男口一，年十歲，名曰蘇；女口一，年十一歲，名曰嶷。其妻述律氏貢朝霞錦。前國王欽德并其大臣皆有貢獻。太祖命司農卿渾特、右千牛衛將軍郎公遠充使，就本國宣諭。

三年閏八月，又遣首領葛禄來貢方物。太祖御文明殿，召葛禄等五十人張讌，賜金帛等有差。至五年四月，又遣使實柳梅老來朝貢。【略】

天成元年七月二十七日，阿保機得疾而死。第二子元帥太子德光嗣立。德光本名曜屈之，慕中國之名，故改爲德光。【略】其年十月，遣使設骨餒來告哀，明宗輟其月十九日朝參以禮之。其月，僞平州守將領幽州節度使盧文進率户口兵馬車帳來降。至二年十一月，又遣使梅老等二十餘人朝貢，兼申和好之意。明宗命飛勝指揮使安念德齎錦綺綾羅及金花銀器、寶裝酒器等賜之。又賜其母述律氏繡被一張，并寶裝瓔珞。【略】長興元年十一月，契丹渤海國東丹王突欲率番官四十餘人，馬百匹，自登州泛海内附。明宗御文明殿召對，及其部曲，慰勞久之。賜以衣冠、金玉帶、鞍馬、錦綵、器物等。【略】

晉天福元年十一月，高祖踐位，以德光有援助之力，歃血爲盟，結爲父子，仍約歲輸絹十三萬匹，割鴈門已北及幽州所屬縣並隸番界。德光又率兵送高祖於潞州。繫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并其子樞密使趙延壽而迴。二年二月，德光遣使子解里、舍利梅老來聘。三年十月，又遣使來上尊號曰英武明義。晉祖繼命宰臣馮道、趙瑩、劉昫等齎寶貨珍幣，歲時進貢不絕。

《五代會要》卷二九《党項羌》 天成四年九月，首領折遇明等來貢方物。十月，首領來有行來朝，進馬四十匹。上御中興殿閱所進馬。樞密使安重誨奏曰：「吐渾、党項近日相次進馬，皆給價直，對見之時，別賜繒帛，計其所費，不啻倍價。請止之。」上曰：「國家常苦馬不足，每差綱收市，今番言自來，何費之有？外番朝貢，中國錫賜，朝廷常事，不可以止。」自此番部羊馬，不絕於路。

《五代會要》卷三〇《吐番》 乾化元年十一月，又遣使來朝，召對於朝元殿，賜金帛等遣之。【略】

後唐長興四年十一月，遣使來貢，召對於內殿，賜以金帛，仍各賜虎皮一張。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七五《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十二月，庚子〕，趙季良等運蜀金帛十億至洛陽，時朝廷方匱乏，賴此以濟。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八〇《後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丁酉〕，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者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册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蘇、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八一《後晉高祖天福三年》〔秋，七月，辛酉〕，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三《吳・睿帝紀》〔順義三年十月〕戊戌，唐以滅梁來告，始稱詔，我國不受；唐主隨易書，用敵國禮，曰「大唐皇帝致書於吳國主」。按來聘者爲引進副使楊彥詢。王遣司農卿盧蘋獻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羅錦一千二百疋、龍腦香五斤、龍鳳絲鞍一百事於唐。【略】

順義四年春三月，王遣右衛上將軍許確進賀郊天銀二千兩、錦綺羅一千二百疋、細茶五百斤、象牙四株、犀角十株于唐。

順義六年春二月辛亥，遣右驍衛將軍蘇虔獻金花、銀器、錦綺於唐。【略】

〔乾貞元年〕夏四月，遣雷岘進白金、羅綺於唐，修重午之禮。

九月，遣使如唐獻慰聖節，金器百兩、金花銀器千兩、雜色綾錦千疋。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一六《南唐・元宗紀》〔保大十四年二月〕己卯，遣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使周，奉表至下蔡行在，稱臣，請罷兵。【略】別貢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錦綺絞白千疋，及御衣、犀帶、茶藥，又奉牛五百頭，酒二千石犒軍。【略】

三月丙午，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如周，請比兩浙、湖南奉正朔。【略】別進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疋，宣紿軍士。周主猶未許。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一六《南唐・元宗紀》〔中興元年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交泰年號，稱顯德五年。【略】己酉，周遣我使臣太僕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餉國主御衣、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曆》，士卒俘于周者皆追還，凡五千七百五十人。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一七《南唐・後主紀》〔甲戌歲〕冬十月，國主遣江國公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宋史》作茶二十萬斤，今從《南唐書》。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買宴帛萬疋，錢五百萬。築城聚糧，大爲守備。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一九《南唐・江國公從鎰傳》 宋以不朝致討，後主遣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宋兵悉已南渡，從鎰留汴京，館懷信驛。捷奏至宋，宋百僚稱賀，闕門趨，隨班入。邸吏亦謂當有貢獻。其介潘慎修以爲國被討瀕亡，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以待罪爲宜。宋太祖嘉其知禮，爲易供帳，加賜牲餼上尊。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旨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竢之。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四九《後蜀・後主紀》〔乾德三年〕五月，將至汴京，宋太祖命晉王勞於近郊。【略】後主獻金器八百兩，玉腰帶二條，銀錠一萬兩。已而賜宴於大殿，又進金酒器一副，通龍鳳犀腰帶一條。明日，宋太祖宣賜後主襲衣、玉帶、黃金鞍勒馬、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段、絹萬疋。《錦里耆舊傳》云：蜀主朝見，賜蜀主衣一副六件，玉腰帶一條，金鞍轡馬一匹，散馬五匹，絹五千疋，錦綺羅紗彩衣著一千疋，錢三千貫文，金鍍銀稜瓷器四百事，銀漆稜器千六百事，素漆器五百事，錦繡被褥衾二副，宅一院，四百八十間，鋪陳售用什物全。又賜太后李氏金器三百兩，銀器三千兩，錦綺千匹，絹千匹，子弟及其官屬等襲衣，金玉帶，鞍勒馬，車乘，器幣有差。又遣使分詣江陵，鳳翔，賜我文武官家屬錢帛，疾病者給以醫藥。

吴任臣《十國春秋・後蜀二・後主紀》　初，高祖據有一方，晚年專務奢侈，尚食掌食典至百卷，中有賜緋羊酒骨糟等名。寢室常設畫屏七十張，關百組而合之，號曰懈宫。又有煌明帳，色淺紅，類鮫綃，於縐文中具十洲三島之象，夜則燦爛如金箔，施之大小牀皆稱。後主初襲位，頗勤政事，寢處惟紫羅帳、碧綾帷，褥無錦繡諸飾，至於盥漱之具，但用白金，雜以黑漆木器。【略】中歲稍稍以侈靡爲樂，常命一梭織成錦被，凡三幅帛，上鏤二穴，名曰鴛衾。又以芙蓉花徧染繒爲帳幔，名曰芙蓉帳。至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太祖見寶裝溺器，撞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此，不亡何待！」每臘日，内官各獻羅體圈金花樹，所費不貲。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六八《楚文昭王世家》　〔開運二年〕冬十月，遣使獻供御紬絹六千疋，白羅一百疋，筒卷白羅十疋，錦綺褥面十牀，錦綺背十合於晉。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七八《吴越二・武肅王世家下》　〔寶大元年〕秋九月，王遣使錢詢貢唐方物，銀器、越綾、吴綾，及龍鳳衣、絲鞾屐子，又進萬壽節金器、盤龍鳳錦織成紅羅縠袍襖衫段、秘色瓷器、銀裝花櫥木厨子、金排方盤龍帶御衣、白龍瑞紅地龍鳳錦被、紅藤龍鳳箱等。王既厚貢獻，復賂唐權要，求金印、玉册，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册，又非四裔，無封國王者。」唐主皆曲從王意。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七九《吴越三・文穆王世家》　〔應順元年〕秋九月辛酉，王獻唐白金五千鋌、絹五千疋，；静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王弟元琇等四人共貢唐白金七千鋌、綾絹七千疋。【略】

〔清泰二年〕九月，王貢唐錦綺五百，連金花食器二千兩，金稜秘色瓷器二百事。【略】

〔天福三年〕冬十月丙戌，貢晉謝恩金器五百兩，白金一萬兩，吴越異紋綾八千疋，金條紗三千疋，絹二萬段，綿九萬兩，大茶腦源茶二萬四千斤，又進大排方通犀瑞象腰帶一副。【略】

〔天福五年〕冬十月，王貢晉謝恩金器三百兩，白金八千兩，金條紗五百疋，綿五萬兩。

吴任臣《十國春秋・吴越六・忠懿王世家下》　〔開寶八年〕五月，宋詔客省使丁德裕權知常州，又敕遣上侍禁李輝賜王襲衣、玉帶、玉鞍勒馬各一事，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錦綵一萬段，詔王歸國。【略】

〔開寶八年〕十二月，宋論功，遣東頭供奉官徐詵賜王綵錦御衣、金盔甲、御酒、馳馬等物，仍賜優詔褒焉，加王麾下孫承祐平江軍節度使，沈承禮寧海軍節度使，餘授防禦使三人、刺史六人。【略】

〔開寶九年三月，〕會宋帝將以四月辛酉京，王懇請扈從，不許，已而留世子惟濬侍祠，令王歸國。啓行之時，先期，宋帝宴餞於講武殿，賜窄衣、玉束帶、玉鞍勒馬、玳瑁鞭、金銀錦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器八百事，謂王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王涕泣曰：「願三歲一朝。」宋帝曰：「川陸迂遠，當竢詔旨即來。」次日，王妃入辭中宫，賜金器三百兩，衣著二千疋，銀二千兩。臨發，宋帝特賜導從儀衛之物，鮮華奪目，自禮賢宅至迎春苑，絡繹道路不絶。又親賜黄袱一束，封緘甚固，戒王曰：「途中宜密視。」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八三《吴越七・忠懿王子世子惟濬傳》　忠懿王薨，起復，加兼中書令。惟濬與諸王子，共進上綾羅、犀玉帶笏、犀角、象牙、丁香、瑪瑙、鞍勒、金玉珠翠、首飾器皿，凡數十萬計。又進女樂十人，太宗不納，各賜錦綵三十段，遣還。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八七《吴越一一・孫承祐傳》　孫承祐，杭州錢塘人。【略】開寶初，官鎮東鎮海等軍行軍司馬，隨世子惟濬入貢於宋，宋太祖詔授光禄大夫、檢校太保，未幾忠懿王署爲中吴軍節度使。七年，王復遣承祐貢於宋太祖，賜襲衣玉帶、鞍勒馬、黄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十兩、雜綵五千匹，且令諭旨於王，將有事於江表。

《宋史》卷七《真宗紀二》　〔咸平四年〕十二月己亥，賜近臣、契丹錦綺綾縠等物。

《宋史》卷二五〇《王承衍傳》　〔開寶〕二年春，太宗幸其第，賜宴，承衍以金器、名馬爲壽，詔賜銀萬兩、錦綵五千匹。

《宋史》卷三二〇《張存傳》　存性孝友，嘗爲蜀郡，得奇繒文錦以歸，悉布之堂上，恣兄弟擇取。

《宋史》卷四七九《西蜀孟氏世家・孟玄喆》　玄喆字遵聖，幼聰悟，善隸書。年十四，僭封秦王，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嘗自書姚崇《口箴》，刻諸石。昶賜以銀器、錦綵。廣政二十一年，領武德軍節度。二十四年，加兼侍中。二十五年，立爲皇太子。宋師將至，以玄喆爲元帥，精卒萬餘，旌旗用文繡，以錦綱其杠。是日微雨，玄喆慮霑濕，令解去，俄雨止，復施之，旌幟數千皆倒繫

杠上，識者異之。及聞劍門陷，遂奔東川。數日，棄軍遁歸。

《宋史》卷四七九《西蜀孟氏世家・李昊》 俄加昊左僕射。昶令就知祥真容院圖文武三品以上於東西廊，以昊有參佐功，特畫於殿內。自知祥領蜀，凡章奏書檄皆昊手，至是集爲百卷曰經緯略以獻，昶賚以珍器、錦綵。

《宋史》卷四七九《西蜀孟氏世家・歐陽迥》 〔廣政〕二十四年，拜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嘗擬白居易諷諫詩五十篇以獻，昶手詔嘉美，賚以銀器、錦綵。

《宋史》卷四八〇《吴越錢氏世家・錢俶》 太祖數詔俶與其子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每宣諭俶，俶拜謝，多令内侍掖起，俶感泣。又嘗一日召宴，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太祖令俶與太宗、秦王叙昆仲之禮，俶伏地叩頭，涕泣固讓，乃止。會將以四月幸西京，親雩祀，俶懇請扈從，不許，留惟濬侍祠，令俶歸國。太祖宴餞於講武殿，賜窄衣、玉束帶、玉鞍勒馬、玳瑁鞭、金銀錦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八百事，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太祖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即來覲也。」俶將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之物，率皆鮮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苑。自俶之至，逮於歸國，太祖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羅紬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

〔太平興國〕三年三月，來朝，遣判四方館事梁迥至泗州迎勞，惟濬先在闕下，上遣至睢陽候俶。俶先遣孫承祐入奏事，上即遣承祐護諸司供帳勞俶於郊，又命齊王廷美宴俶於迎春苑。俶至，對於崇德殿，賜襲衣、玉帶、金銀器、玉鞍勒馬、錦綵萬匹、錢千萬；賓佐崔仁冀等賜金銀帶、器幣、鞍馬有差。即日宴俶長春殿，令劉鋹、李煜預坐。俶貢白金五萬兩、錢萬兩、絹十萬匹、綾二萬匹、綿十萬、屯茶十萬斤、建茶萬斤、乾薑萬斤，越器五萬事，錦緣席千，金銀書舫三、銀飾龍舟四、金飾烏檝木御食案、御床各一，金樽罍醆罍各一，金飾琱瑁器三十事，金釦藤盤二，金釦雕象俎十，銀假果樹十事，翠毛真珠花三叢，七寶飾食案十，銀樽罍十，醆罍副焉，金釦越器百五十事，雕銀俎五十，密假果、剪羅花各二十樹，銀釦大盤十，銀裝鼓二，七寶飾胡琴五絃箏各四，銀飾箜篌方響羯鼓各四，紅牙樂器二十二事，乳香萬斤，犀角象牙各一百株，香藥萬斤，蘇木萬斤。上又嘗召俶及其子惟濬宴後苑，泛舟池中，上手酌酒以賜俶，俶跪飲之。其恩待如此。

《宋史》卷四八〇《吴越錢氏世家・錢惟濬》 端拱初，籍田封蕭國公，俄〔錢〕俶薨，起復加兼中書令。惟濬與俶諸子共進錢金、綾羅、犀玉帶笏、犀角、象牙、丁香、金玉馬腦鞍勒、金玉珠翠首飾、樂器、博具、器皿什物、馬橐駝牛驢車凡數十萬計。俶妻俞氏又進金銀十餘萬、犀二十株、通犀頗犀玉帶二十二條、水晶佛像十二事。惟濬又進女樂十人，上不納，各賜綿綵三十段遣還之。

《宋史》卷四八〇《吴越錢氏世家・錢儼》 太祖平揚州，俶遣儼入賀，命閤門副使武懷節齎詔迎勞，賜賚甚厚。及歸，又賜玉帶、名馬、錦綵、器皿。

《宋史》卷四八二《北漢劉氏世家・劉繼元》 〔太平興國二年五月壬午〕繼元遣其客省使李勳奉表請降，太宗賜勳襲衣、金帶、銀器、錦綵、銀鞍勒馬，復遣通事舍人薛文寶齎詔答之。夜漏未盡，太宗幸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繼元降。遲明，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賜襲衣、玉帶、金銀鞍勒馬三匹、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綵二千段，文武官各賜衣、金銀帶、器幣、鞍勒馬有差。

《宋史》卷四八三《荆南高氏世家・高繼冲》 〔建隆四年〕會是歲將郊祀，表求入覲，可之。十月，至闕下，獻金銀器、錦帛、寶裝弓劍、繡旗幟、象牙、玉鞍勒等，賜賚甚厚。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二・李繼捧》 端拱初，改感德軍節度使。屢發兵討繼遷不克，用宰相趙普計，欲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因召赴闕，賜姓趙氏，更名保忠，太宗親書五色金花牋以賜之，授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静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賜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并賜五州錢帛、芻粟、田園。保忠辭曰，宴于長春殿，賜襲衣、玉帶、銀鞍馬、錦綵三千匹、銀器三千兩，又賜錦袍、銀帶五百，副馬百匹。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二・李德明》 乾興元年，加純誠功臣。德明自歸順以來，每歲旦、聖節、冬至皆遣牙校來獻不絶，而每加恩賜官告，則又以襲衣五，金荔支帶，金花銀匣副之，銀沙鑼、盆、合千兩，錦綵千匹，金塗銀鞍勒馬一匹，副以纓、複，遣内臣就賜之。

《遼史》卷一三《聖宗紀四》 〔統和十二年春正月〕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賜束帛、錦袍、銀帶，月給羊酒，仍復其家。

蘇軾《蘇軾文集》卷二五《諫買浙燈狀》 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鴝鵒，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揩子，琵琶捍撥，鏤

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盞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

文瑩《湘山野録》卷下　夏英公鎮襄陽，遇大赦，賜酺宴，詔中有致仕高年各賜束帛。時胡大監旦瞽廢在襄，英公依詔旨，選精縑十疋贈之。胡得縑，以手捫之，笑曰：「寄語舍人，何寡聞至此，奉還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儒所解『束帛戔戔』，貧於丘園』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脩，則十挺之脯，其實一束也。若束帛，則卷其帛屈爲二，端五疋，遂見十。端表王者屈折於隱淪之道也。夏亦少沮。

文瑩《玉壺野史》卷五　翰林朱昂，嘗撰《莫節婦傳》，大爲人倫之勸。節婦荃，少歸周謂，昭州人，布衣謁太祖，召使殿試時務，大稱上旨，擢贊善大夫。當天造之初，凡所任人，處置從便。符彦卿暴恣不法，除謂爲屬邑永濟縣令，俾縶之，彦卿聞其來，魂膽俱喪，鞭橐郊迓，謂但揖於馬上，果境上數强寇剋賊傷人，彦卿受賄，縱之使逸。謂出令，敢有藏盜者斬。不數日，承獲之。不解府，即時斬決，以案具奏，太祖大壯之。興國二年，詔遣副廣南羅延吉爲轉運副使，以定嶺寇。時奔命赴道，不得與荃別。後委寄繁劇，嶺塞馳走，不還於家二十六年。父母欲奪荃嫁之，荃泣謂父曰：吾夫豈碌碌久困者耶，食貧守死以俟之。父母不敢强。荃執禮事舅姑益謹，閨壺有法。家素貧，荃歲事蠶績，得絲則機而爲紓軸，勤儉自營，生計漸盛，雖里之淑婦靖女，罕識其容者。聞其風，則皤箔竦敬。子漸長，築舍於外，購書命師教之。後産業益豐，舅姑將老，附塋選美丘，大爲壽坎，松檟茂密，盡得其制。又爲其夫創上腴田數百頃，水竹別墅，亭閣相望。然謂在路亦修高節，以荃二十六年間，畢一婚二嫁，皆清望之族，迫謂歸，俱已皓首，勸夫偕老於家林焉。

魏泰《東軒筆録》卷一一　英宗即位，赦天下，凡內外將校廂軍皆加恩。是時荆南所給縑帛，皆敗惡不堪，既陳於庭下，軍士睨之失色，揚言曰：「朝廷大恩，而乃以此給我！」自旦至午，不肯受賜，而偶語紛紛不已。轉運使劉述大懼，不知所爲，居民往往奔出城外，且言變起矣。是時張師正爲州鈐轄，馳入軍資庫，呼將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固無預備，今帑中所有止如此，汝輩不肯拜賜，將何爲也？必欲反，則非殺我不可。」遂擲劒於庭下，披胸示之，羣校茫然自失，遽聲諾，受賜而去。

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　國朝上元節燒燈盛於前代，爲綵山峻極而對峙於端門。綵山，故隸開封府儀曹及儀鸞司共主之，崇寧後有殿中省，因又移隸殿中，與天府同治焉。大觀元年，宋喬年尹開封，迺於綵山中間高揭大牓金字書，曰：「大觀與民，同樂萬壽。」綵山自是爲故事。隨年號而揭之，蓋自宋尹始。

熊克《中興小紀》卷三一《高宗紹興十三年》　十二月己亥，大金國遣右宣徽使完顏曰暉、祕書少監馬謂，來賀正旦。己酉，見於紫宸殿，貢金注椀、金盤各一，金盞四，雜色綾羅紗縠三百，良馬六。

熊克《中興小紀》卷三四《高宗紹興十九年》　十二月己巳，初，朝廷委廣西帥臣即横山寨市馬於羅殿自杞，原按：《宋史・外國傳》作羅簡納。大理諸蠻，歲損金一百兩，銀五萬兩，錦二百匹，紬四千匹，及於廉州石康倉，撥鹽二百萬斤，皆資博馬之直，歲額市一千五百匹。五尺爲最高，價銀一百兩，下者四尺三寸，三十一兩，四尺二寸，二十六兩，以是爲差。良馬三十匹爲一綱，常馬五十匹爲一綱，遣使臣部選至行在，建康、鎮江、太平州五處，不頗斃於道則有賞。

熊克《中興小紀》卷三四《高宗紹興二十年》　三月庚辰，大金國遣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翰林學士翟永固，來報登位，貢金注椀二，綾羅三百，良馬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四九《哲宗元祐五年》　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言：十月初七日，「臣近有狀論列知青州、資政殿學士王安禮疏縱不檢事迹，上瀆聖聰。今續采訪得王安禮在任買絲，勒機户織造花隔織等匹物，妄作名目，差役兵般擔，偷謾一路商税，上京貨賣，贏掠厚利，不止一次。近於九月內，有百姓張牙人，將青州生花白隔織三百二十匹，於界南頭孫帥顔、鄭孝孫、趙良祐三人鋪內，稱是城北姜殿直出賣。臣體問得有青州書表司張僅，見在城北蔡市橋姜殿直店內安泊，是王安禮令張僅别作緣故押常匹帛，前來託姜殿直貨賣，收買回貨，兼買首飾綾裹售用家事。其姜殿直舊在安禮門下出入，安禮素來照管，家富於財，見開四所正店。伏乞陛下特降聖旨，下開封拘追張僅及姜殿直，細加勘問，得見情實，仍行根究妄作名目差人般運數目，及謾昧沿途商税，侵擾機户等逐件事，盡法施行，以懲大吏貪饕恣意不法之罪。【略】

象求又言：「臣近者上言知青州王安禮踰濫不法，及買絲配機户織花隔織，妄作名目，差人般擔，偷謾一路商税，上京貨賣，贏利入己等事，已蒙朝廷行遣推

治。更有因緣生出事節，臣並皆略去，免干連追捕別人，卻成勞擾，姑欲上爲清朝按舉擯逐縱恣姦貪之吏而已。然臣續又訪聞得安禮在任，曾將本家錦一段并椅桌二十副賣與公用庫，大算官錢入己，兼與諸縣勾收不係省雜錢數千百貫，令曹官收掌，非理費用。臣欲隱而不言，又慮官錢不見均實下落，被人侵欺盜用，則臣有庇姦失職之罪，所以不避煩紊，再具陳述。兼臣竊謂安禮作過，迹狀甚多，又暴白如此，織匹興販，非止一次，以致機户逃竄。百姓沈大被非理決責枷鎖，出錢交還趙五，以致破壞家産。本路監司，無由不知，顯是畏懼安禮凶狠，或被安禮以事染污，不敢舉發，上負陛下委寄，使一方吏民受昏亂之弊，臣不勝憤激。伏乞陛下聖慈，特將臣所陳事節，密付本路新到任監司，或不干礙官體量，果有上件情狀，即乞置司推勘，盡法施行。兼臣聞得王存是安禮妻之姊妹夫，兒移知青州，竊慮吏民畏避，不敢依實通吐，吏乞朝廷詳酌指揮。」十月二十一日象求奏此。二奏并須删修。

舊題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四《太宗文烈皇帝二》〔天會四年〕十二月癸亥，欽宗往青城，與粘罕議和。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縑帛如銀之數。自御馬而下，在京共七千匹，皆歸于我。

舊題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二《熙宗孝成皇帝三》〔皇統元年〕十一月，〔魏〕良臣偕金使蕭毅、邢具瞻二人來，許以淮水爲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故遣二人來審定可否。宋又遣何鑄充報謝使，曹勛副之。【略】

〔皇統四年〕夏，遣使于南宋，賀天申節，禮物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襲〕，綾羅紗〔縠〕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

冬，遣使于南宋，賀明年正旦，禮物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縠三百段。自是使命往復，貢物亦循如此例。

舊題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二七《斡離不》天會三年，斡離不率衆南征，破檀、薊等州至玉田縣，時宋郭藥師兵戈甲鮮明，方渡河，國兵亦懼，斡離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未幾，藥師降，遂進圍京師。後講和，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疋，及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而退師。

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太祖大聖皇帝》梁太祖開平元年，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之梁通好，梁遣太府少卿高頎、軍將郎公遠報聘。太祖嘗入攻雲州，衆共三十萬。晉王李存勗唐太祖李克用長子也。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爲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留旬日而去，晉王贈以金綵數萬。

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二一《南北朝饋獻禮物》

契丹賀宋朝生日禮物

宋朝皇帝生日，北朝所獻：刻絲花羅御樣透背御衣七襲或五襲，七件紫青貂鼠翻披或銀鼠鵝項鴨頭納子，塗金銀裝箱，金龍水晶帶，銀匣副之，錦緣帛皺皮韃，金玦束皂白熟皮韃鞢，細錦透背清平內制御樣，合線摟機綾共三百匹，塗金銀龍鳳鞍勒，紅羅匣金線綉方韉二具，白楮皮黑銀鞍勒，氈韉二具，緑褐楮皮鞍勒，海豹皮韉二具，白楮皮裹筋鞭一條，紅羅金銀線綉雲龍紅錦器仗一副，黄樺皮纏楮皮弓一，紅錦袋皂雕翎羶角龍頭箭十，青黄雕翎箭十八，法漬法麵麪麴酒二十壺，蜜曬山菓十束櫃椀，蜜漬山菓十束櫃疋列山梨柿四束櫃，榛栗、松子、郁李子，黑郁李子，麪棗，楞梨，堂梨二十箱，麪杭麋梨粆十椀，蕪荑白鹽十椀，青鹽十椀，牛、羊、野猪、魚、鹿腊二十二箱，御馬六匹，散馬二百匹。

正旦，御衣三襲，鞍勒馬二匹，散馬一百匹。國母又致御衣綴珠貂裘、細錦刻絲透背、合線御綾羅綺紗縠御樣，果實，雜粆，腊肉凡百品，水晶鞍勒，新羅酒，青白鹽。國主或致戎器寶鐵刀，鷹鵰曰海東青之類。

承天節，又遣庖人持本國異味，前一日就禁中造食以進御云。

宋朝賀契丹生辰禮物

契丹帝生日，南宋遣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衣五襲，金玉帶二條，烏皮、白皮鞾二量，紅牙笙笛，觱栗，拍板，鞍勒馬二匹，纓複鞭副之，金花銀器三十件，銀器二十件，錦綺透背、雜色羅紗綾縠絹二千匹，雜綵二千匹，法酒三十壺，的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鹽蜜菓三十罐，乾菓三十籠。其國母生日，約此數焉。

正旦，則遣以金花銀器，白銀器各三十件，雜色羅紗綾縠絹二千匹，雜綵二千匹。

宋朝勞契丹人使物件

契丹每歲國使入南宋境，宋遣常參官，內職各一人，假少卿、監，諸司使以上接伴。內諸司供帳，分爲三番，內臣主之。至白溝驛賜設，至貝州賜茶、藥各一銀合，至大名府又賜設，及畿境，遣開封府判官勞之，又命臺省官、諸司使館伴迓於班荆館，至都亭驛各賜金花、銀灌器、錦衾褥。朝見日，賜大使金塗銀冠、皂羅氈冠、衣八件、金鈒鞓帶、烏皮鞾、銀器二百兩，綵帛二百匹；副使皂紗折上巾、衣七件、金帶、象笏、烏皮鞾、銀器一百兩，綵帛二百匹，鞍勒馬各一匹。其從人，

上節十八人，各練鵲錦襖及衣四件、銀器二十兩、綵帛三十匹；中節二十人，各寶照錦襖及衣三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匹；下節八十五人，各紫綺襖及衣四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匹，並加金塗銀帶。上節、中節又加綵鞍。就館，賜生飩，大使秔、粟各十石，麪二十石，羊五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副使秔、粟各七石，麪十五石，羊三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

承天節各別賜衣一襲。

遇立春，各賜金塗銀鏤幡勝、春盤。又命節帥就玉津園伴射弓，賜來使銀飾箭筒、弓一、箭二十；其中的，又賜窄袍、衣五件，金束帶、鞍勒馬。

在館遇節序，則遣臣賜設。

辭日，長春殿賜酒五行，賜大使盤裘暈錦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二百兩、綵帛一百匹。副使紫花羅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一百兩、綵帛一百匹，並加金束帶、雜色羅、錦、綾、絹百匹。從人各加紫綾花絁錦袍及銀器、綵帛。

將發，又賜銀瓶、合盆、紗羅、注椀等。又令近臣餞于班荊館，開封府推官餞于郊外，接伴大使、副使復爲送伴，緣路累賜設。【略】

契丹每次回賜物件

犀玉腰帶二條，細衣二襲，金塗鞍轡馬二匹，素鞍轡馬五匹，散馬二十匹，弓箭器仗二副，細綿綺羅綾二百匹，衣著絹一千匹，羊二百口，酒菓子不定數。

並命刺史已上官充使，一行六十人，直送入本國。

契丹賜奉使物件

金塗銀帶二條，衣二襲，錦綺三十疋，色絹一百匹，鞍轡馬二匹，散馬五匹，弓箭器一副，酒菓不定數。

上節從人白銀帶一條，衣一襲，絹二十匹，馬一匹。

下節從人衣一襲，絹十匹，紫綾大衫一領。

西夏國貢進物件

細馬二十匹，駝馬二百匹，駝一百頭，錦綺三百匹，織成錦被褥五合，從容、甜石，并鹽各一千斤，沙狐皮一千張，兔鶻五隻，犬子十隻。

本國不論年歲，惟以八節貢獻。

契丹回賜除羊外，餘並與新羅國同，惟玉帶改爲金帶，勞賜人使亦同。

郎瑛《七修類稿》卷一七《義理類・宋南北使臣禮》　嘗録得北使來宋朝時，每初見，宴於垂拱殿，賜金帶一條二十兩，靴馬鞍轡折銀五十兩，銀沙鑼五十兩，各色綾絹一百五十疋。明日折牲餼各色羅綾三十疋，又明日與伴使遊天竺，賜沉香三十兩、齋筵等物。四日，浙江亭觀潮宴。五日，玉津園射宴。自到闕至辭朝，大使密賜一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帶各三條。遇聖壽節至者，其正宴自舉盃起至終席，共四十三盞，酒每一盃，奏一品樂，又有雜劇三五百人，水陸珍羞不可言也。

程哲《蓉槎蠡説》卷一〇　金之圈汴也，幹離不索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匹，馬駝驢騾之屬各萬計。宰執哀聚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及八百萬兩。復議括官吏軍民立限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後姚平仲劫寨，封丘門接戰，金人不俟金幣數足退。及紹興賂金，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又貼耗銀二千四百兩，每歲例增銀二百餘兩。若正旦、生辰遣使，每賜禮物金器一千兩，銀器一萬兩，綵段一千匹。嗚呼！青苗手實而巧取之，犒師歲幣而奢耗之，宋可謂有人乎！

《宋會要輯稿・刑法二・禁約》　紹興二年三月九日，禁江浙之民販米入京東及販易縑帛者，瀕海巡捕官覺察止絶。告捕人賞錢三千貫，白身補承信郎，有官人取旨推恩，犯人並依軍法。

《宋會要輯稿・蕃夷一・遼》　〔建隆〕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契丹遣欵附使克妙骨慎思等十二人，奉書來聘。其書稱契丹國，詔東上閤門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迓之。及至，館于都亭驛，召見崇德殿，賜襲衣、金帶、銷金皂羅帽、烏皮鞾、器幣二百、銀鞍勒馬，其從者十二人衣服器幣有差。【略】

八月，契丹遣使左衛大將軍邪律霸德、弓箭庫使堯盧骨、通事左監門衛將軍王英來聘，獻御衣一襲、玉帶一、御馬三，并鞍轡帶甲馬五十，賜冠帶器幣有差，使、副皆暈錦旋襴衣一襲、金帶一、衣着百疋、銀器百兩、金鍍銀鞍轡馬一、皂羅銷金帽一、鞾一，通事衣一襲、公服靴笏、金帶、幞頭、絲鞋、衣着五十四、銀器五十兩、銀鞍轡馬一，小底、書表二人各紅錦旋襴、金鍍銀帶、銀器二十兩、衣着三十四，軍將馬群蹋拽刺梅里等四十六人，各中錦旋襴、金鍍令帶、絲鞋、銀器十兩、衣着二十四，又賜通事從使人二十人各中錦旋襴、銀帶、銀器五兩、衣着十四，書表已下隨身十二人錦襖、銀帶、銀器三兩、衣着五四，因令從獵出郊。及辭，又賜衣服器幣以遣之。

十二月，契丹遣使邪律烏正、禮賓使蕭護里國，通事左千牛衛將軍陳延正進賀來年正月，獻御衣一襲、金帶一、金鞍轡馬一、銀花鍍鞍轡馬一、散馬七十四，

烏政等各獻朝見馬有差。詔賜如八月，惟副使減銀器五十兩，通事止銀帶，隨從又有舍利判官、皮室通引之名，所賜差損前數。時初平江南，李煜至闕下，烏正在館聞之，各獻名馬弓箭爲賀。及入辭，加賜金粘鞓束帶、皂花敝正袍、暈錦、紫綺、鞍器等物。

九年正月，幸北苑，觀騎士與契丹國使騎射。及辭，又厚賜以遣之。

二月，契丹遣使邪律延顒來賀長春節，獻御衣、玉帶、名馬二匹，鞍勒副之，散馬百匹，白鶻二。

十二月，契丹遣使鞍轡庫使蕭蒲骨只及從人粘毛骨等，奉慰書來聘，修賻禮也。命引進副使田守奇宴勞於城外，恩賜如例。及還，又加賜銀器二百兩、衣着二百匹。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契丹遣使蕭蒲泥禮、王英等，奉御衣、金玉帶、玉鞍勒馬、金銀飾戎仗，及馬百匹來賀太宗皇帝登極。又別奉御衣、金帶、鞍馬，爲賀正之禮。是日，對泥禮等於崇德殿，及其從者凡八十二人賜衣帶、器幣有差。

四月，又遣使鴻臚卿耶律敞等，獻助山陵馬三十匹，又獻御衣三襲、金帶二、御馬三匹、黃金鞍勒副之、金飾戎具一副。

八月，契丹小底述訥辭還本國，詔賜窄衣、金粘鞓銀器百兩、衣着百匹。

十月四日，契丹遣使耶律阿摩里來賀乾明節，獻御衣二襲、金玉帶各一、馬百匹。【略】

十二月，遣使太僕卿耶律迭列、禮賓副使王英以良馬方物賀正。至上元，召其使觀燈，又宴崇德殿，賜賚倍常。及還，又命儀鸞副使孫宴送至境上，別賜其使大衣着百匹、大銀器百兩，副使半之。【略】

〔景德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國母遣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留寧、副使崇禄卿劉經來賀承天節，奉書致御衣七襲、金玉鞍勒馬四匹、散馬二百匹、錦綺、春肉羊鹿舌、酒果，國主遣使左武衛上將軍耶律委演、副使衛尉卿張肅致御衣五襲、金玉鞍勒馬四匹、散馬二百匹、錦綺、弓矢鷹鶻等，對于崇德殿。留寧、委演，戎人也，以戎禮見，賜以貂冠、窄袍、金鞓。經、肅，燕人也，以華禮見，賜以幞頭、公服、金帶，並加襲衣、器帛、鞍馬。又賜隨行舍利已下，衣服、銀帶、器帛有差。宴于長春殿，酒五行而罷。【略】

十二月，國母遣使保静軍節度使耶律乾寧、副使宗正卿高正，國主同遣使左衛大將軍耶□□主右金吾襲或五襲七件紫青貂鼠翻披，或銀鼠鵝頂鴨頭納子，塗金銀裝箱，金龍水晶帶銀押副之，錦緣帛皺皮韃，金玦束帛，白熟皮韃鞍，細錦透背，清平内製御樣合線縷機綾共三百匹，塗金銀龍鳳鞍勒，紅羅押金線繡方韉二具，白楮皮黑銀鞍勒貼韉二具，緑褐楮皮鞍勒，海豹皮韉二具，白楮皮裏助鞭二條，紅羅金銀線繡雲龍紅錦器仗一副，黃樺皮纏楮弓一，紅錦袋皂鵝翎羽角骰頭箭十，青黃雕翎箭十八，清法麴麴酒二十壺，蜜曬山果十棟，櫑椀蜜漬山果十棟，櫑匣烈山梨、柿梨四棟，櫑罐梔栗、松子、郁李、麵棗、楞梨、棠梨二十箱，麪秔糜梨粆十椀，無黃白鹽十椀，青鹽十箱，牛羊、野猪、魚、鹿腊二十二箱，御馬六匹，散馬二百匹，其正日御衣三襲，鞍勒馬二匹，散馬一百匹。其母又致御衣綴珠貂裘，細錦刻絲、透背、合線御綾、羅、綺、紗、縠，御樣果宴，雜粆、腊肉凡百品，水晶鞍勒，新羅酒，青白鹽，國主或致戎器賓鐵刀，鷙禽曰海東青之類。

是歲帝以禮物宣示近臣，又出祖宗朝所獻禮物示宰相，其制頗朴拙，今多工巧，蓋幽州有織工耳。自後使至必以所獻綺帛分賜中書、樞密院及以果宴脯腊賜近臣三次。又遣庖持本國異味，前聖節一日就禁中造以進。御賜膳夫衣服銀帶、器帛。戎使初至都亭驛，各賜金花銀罐器、錦衾褥。

朝見日，賜大使金塗銀冠、皂羅窄冠、衣八件、金粘鞓帶、烏皮韡、銀器二百兩、綵帛一百疋、鞍勒馬各折匹巾衣七件、金帶、象笏、烏皮韡、銀器一百兩、綵帛一百疋、鞍勒馬各一疋。其從人上節十八人，各練鵲錦襖及衣四件、銀器二十兩、綵帛三十疋，中節二十人，各寶照錦襖及衣三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匹，下節八十五人，各紫綺襖及衣四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疋，並加金塗銀帶，上、中節又加絲鞾。就館賜生餼，大使秔、粟各十石、麵二十石、羊五十、法酒、糯酒各十壺，副使秔粟各七石、麵十五石、羊三十、法酒、糯酒各十壺。

承天節各賜別衣一襲，遇立春各賜金塗銀鏤幡勝、春盤。又命節帥就玉津園伴射弓，賜來使銀飾箭筒弓一、箭二十，其中的又賜窄袍衣五件、金束帶、鞍勒馬。在館遇節序，則遣近臣賜。

設辭日，長春殿賜酒五行，賜大使盤球暈錦窄袍及衣七件、銀器二百兩、綵帛二百疋，副使紫花羅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二百兩、綵帛二百疋，並加金束帶、雜花羅、綾百疋，從人各加紫綾花絁錦袍及銀器、綵帛。將發又賜銀器瓶合盆，沙羅注椀等。

契丹主生日，朝廷所遣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衣五襲，金玉帶二條，烏皮白皮韡二兩，紅牙笙，笛，觱篥，拍板，鞍勒馬二匹，纏複鞭副之，金花銀器三十件，

銀器二十件，錦綺透背、雜色羅、紗、綾、縠、絹三千疋，雜綵二千疋，法酒三十壺，滴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鹽蜜果三十罐，乾果三十籠。其母生日約此數焉。

正旦則遣以金花銀器、白銀器各二十件，雜色羅、綾、紗縠、絹二千疋，雜綵二千疋。【略】

徐松《宋會要輯稿・蕃夷二・遼》 乾興元年二月，仁宗已即位，未改元。真宗崩，遣崇儀副使薛貽廓假引進使告哀。六月，契丹遣殿前都點檢崇義軍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充大行皇帝祭奠使，副左林牙左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充皇太后吊慰使，副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副使姚居信充皇帝吊慰使，副三隱等至，有司預于滋福殿設大行皇帝神御座，又于稍東設御座，祭奠吊慰使副，並素服由西上閤門入，陳禮物于庭中，閤門舍人贊引三隱等詣神御座陛下，俟簾卷舉哭，外殿西階上香，奠茶酒焉。貽謀跪讀祭文退，俟皇帝、皇太后昇座，日新等以次升殿進書，賜襲衣、冠帶、器幣、鞍勒馬有差，日新等復詣承明殿，俟皇太后昇座，進問聖候書，祭奠所陳，有金香盒、瓶盞、注埦、茶合、匕筯、銀鼠裘、金龍帶、御衣五襲、塗金縷玉鞍勒馬三匹、刻綵器仗、弓矢、大燭等。吊慰所獻：素羅綾、白毛綾、黑綵、播絲絹布萬五千匹。其國后又以珠珥、雜寶、纓珞、玉釧、衣三襲，納以銀飾箱以獻。乃命户部郎中直史館劉錯、客省副使曹曦爲皇太后迴謝禮信使副，又工部郎中趙賀、内殿承制閤門祇候楊承吉爲皇帝迴謝禮信使副。皇太后遺國主、國后衣各三對、銀裝衣箱各一、鞍轡各三、鞭各一、纓珞二、國主加靴二兩，龍腦、滴乳茶各三十斤，酒各二十瓶，以諸雜菓子及銀器各二千兩，金器各三百兩，錦綺、透背、色羅、紗、縠、絹、衣著各三千匹，御馬各二匹。皇帝（遣）〔遺〕國主亦如皇太后之數，惟加金帶。

是月，命度支副使户部郎中薛田、東染院使李餘慶使契丹，送大行皇帝遺留禮物，禮物有：金飾琱瑁飲食灌器、象牙摐車渠注埦、碧車渠琥珀杯、白玉翠石茶器、衣五襲、通犀碾玉帶、金飾琱瑁樂器、金飾七寶瑪瑙鞍勒馬、玉鞭、飲器皿一事、錦綵三千疋、御酒名果。又命兵部員外郎任中行、崇儀副使曹珣告皇帝登寶位，禮物有金墳箱一具、衣五襲，餘如生日之贈物。【略】

（寶慶二年）七月再遣知制誥富弼、恩州團練使張茂實使契丹，請平請地之事。八月，契丹遂遣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劉六符持誓書來見，書曰：謹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誓書與昭聖帝誓書，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以助軍旅之費，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送至雄州交割。緣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兩朝城池，各依舊存守，淘壕浚隍，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

昭聖皇帝復答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明神是殛。嗚呼，此文可改，後嗣何述。今以兩朝修睦，三紀于兹，邊鄙用寧，戈矛載偃，追懷光誓，炳若日星，緜祀已深，敦好如舊，且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日久，愧難依從，每年更增絹十萬疋，銀十萬兩。

徐松《宋會要輯稿・蕃夷七・歷代朝貢》 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十二日，河南李景進賀登極，絹二萬疋、銀一萬兩。長春節，御服、金帶、金器一千兩，銀器五千兩，綾羅錦綺一千疋。十三日，吴越國王錢俶進賀登極銀三千兩，絹五千疋。七月二十九日，李景遣其臣禮部郎中龔慎儀來，貢乘輿服御物，又貢賀平澤潞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羅紈千疋，絹五千匹。【略】

二年正月十八日，彰義軍節度使荆南高保融貢黄金器、錦綺、珠貝、龍文佩刀。二十二日，李景貢長春節御衣、金帶、金銀器皿，謝恩賜生辰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綾羅錦綺三千段。九月一日，江南李煜遣其臣户部尚書馮謐來，貢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綾羅繒綵三萬疋，仍上手表陳叙襲位之意。【略】十二月四日，于闐國王李聖文遣使，貢玉圭一，盛以玉匣。本國摩足師貢琉璃器二，胡錦一段。【略】七月二日，李煜遣其臣客省使謝賜生辰國信，貢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胡錦、綺、羅、綾計一萬疋。【略】

四年《宋史・世家》：二月，高繼冲獻錢五萬貫，絹五千疋，布五萬疋，復遣王崇範貢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綺二百段，龍腦香十斤，錦綉幛幔二百事。四月十九日，荆南節度使繼冲進助宴白金五千兩，金器五百兩，絹二千疋，金銀香龍二，紫羅雲鳳額三十，龍鳳柱衣二十，白羅花株屏風十。

乾德元年十一月十八日，李煜貢賀南郊禮畢銀一萬兩，絹一萬疋，賀册尊號絹萬疋。

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李煜貢助改葬安陵銀一萬兩，綾、絹各萬疋，別貢銀二萬兩，金銀龍鳳茶酒器數百事。

三年二月二日，李煜貢長春節御衣二襲，金酒器千兩，錦、綺、羅、縠各千疋，

銀器五千兩。錢俶貢長春節御衣一襲、金酒器三百兩、銀器二千兩、羅綺三千疋。四月五日，回鶻遣使貢方物。《玉海》：四月回鶻貢馬十疋、玉、琥珀、犛牛尾、白氈布、玉鞍轡。十四日，李煜貢賀收復西川，銀五萬兩、絹五萬疋。【略】

六年二月十二日，錢俶進長春節塗金銀騎鹿仙人一對三千兩、色綾五千疋、御衣一襲、犀帶一條、金器五百兩、乳香二千斤。兩浙節度使錢惟濬進長春節渾金渡銀獅子一對一千兩、細衣段十疋、乳香二千斤。【略】

〔七年〕十月九日，李煜進絹二十萬疋、茶二十萬斤、買宴絹萬疋、錢五千貫、御衣、金帶、金銀器用數百事。聞將舉兵，故有是獻。閏十月十三日，李煜遣使貢銀三萬兩、絹五萬疋，以王師傅其城，懼而來告。【略】

九年二月二十二日，錢俶與其子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惟濬、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等來朝，對於崇德殿，俶進朝見銀二萬兩、絹三萬疋謝恩，差皇子遠接，及賜茶藥銀二萬兩、絹二萬疋，賜俶衣一襲、玉帶一、金器千兩，銀器三千兩，羅綺三千段，玉鞍勒馬一，館於禮賢宅，即以其宅及器皿、床帳、帘幕賜之。其日，宴於長春殿，俶進上壽酒器金五百兩、銀器千兩、綾羅二千疋、絹五千疋，賀平昇州銀二萬兩、絹三萬疋、乳香二萬斤，又銀五萬兩，錢十萬貫，綿百八十萬兩，茶八萬五千斤，犀牙二百株，香藥三萬斤。翌日，又進御衣一襲，文犀帶一，銀香囊七枚，銀香象一隻，銀浴斛二對，銀笠子千頂，共重五萬兩，渾金茶酒器二十事，共重一千八百兩。《玉海》：是月，契丹賀長春節獻御衣，名馬二疋，鞍勒副之，馬百疋，白鶻二。三月二日，俶進助郊禮銀十萬兩、絹五萬疋，乳香五萬斤。四日，俶辭宴於講武殿，賜襲衣、玉帶、錦、綺、綾、絹共十八萬五千疋，金器二千兩、銀器三萬兩、玉勒馬一疋，散馬百疋。又進藥物一金合重四百五十兩，香藥二十銀合重四千兩，白乳茶三百斤，端午銀器千兩，衣段千疋，綾二千疋，白乳香千斤并銀裝扇、簟、席等。其子惟濬銀千兩，綾千疋，絹二千疋。【略】六月四日，錢俶進謝朝覲日蒙恩禮殊等，銀二萬兩、絹萬疋。謝回日，賜藥茶銀三千兩，賜進奉使錢惟治襲衣、玉帶、塗金鞍勒馬、器幣，及賜從行群吏衣服、鞍馬、器幣有差。時帝幸西京回，進賀車駕還京，助宴銀三千兩，上壽金酒器一副，重百兩，塗金銀香獅子五枚，并臺牀重千兩，衙香一金合重五十兩，又進教坊諸司絹二千疋。明州節度使惟治進塗金銀香獅子并臺重千兩、金銀香鹿一對重千兩、塗金銀鳳孔雀并鶴三對重三千兩，白龍腦十斤金合重二百兩，大綾千疋，寶裝合盤二十隻，甕器萬一千事，內千事銀稜。俶又進謝加恩銀五千兩，絹五千疋，謝令男惟濬押送加恩官告銀萬兩，謝男已下加恩乳香萬斤，又銀四萬兩、絹四萬疋、綿三十萬兩。【略】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玉海》：是年五月，鏐遣使來貢。十一月二十一日，錢俶奏謝恩，不允，奏請添常貢物色絹二萬疋、綿十萬兩。

二年正月八日，俶進賀登極，御衣、通犀帶及絹萬疋，又黃金并玳瑁器、金銀稜器、塗金銀香臺、龍腦、檀香龍床、銀果子、水精花等，又銀萬兩、絹萬疋、綿三十萬兩、乾薑五萬斤、大茶萬斤、犀十株、牙二十株、乳香五十斤、雜香藥五千斤。【略】

七月一日，錢俶進翠毛六百斤，七夕乞巧樓子綠用雜物裝飾銀共六千兩。閏七月，俶又進翠毛六百斤、淡煮干頭、截臍魚五百斤。謝恩賜羊馬，紬二萬疋、絹三萬疋。其子惟濬進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木香五百兩、荔枝十瓶。八月二日，山後兩林蠻王子卑綵、副使牟蓋鬼主祖等，以名馬來貢。五日，陳洪進來朝，對於崇德殿，進摺兒銀萬兩、絹萬疋，謝允朝覲絹千疋、香千斤，謝降使遠加勞問絹千疋、香千斤，謝遠賜茶藥，絹千疋、香千斤，謝迎春苑賜宴，絹千疋、香千斤，謝差人船，絹千疋、香千斤、幣帛二千疋、塗金鞍勒馬一疋、錢二百萬。其子文顯進絹千疋。又進賀登極香萬斤、牙二千斤，又乳香三萬斤、牙五千斤，犀二十株，共重四十斤，蘇木五萬斤，白檀香萬斤，白龍腦十斤，木香千斤，石膏脂九百斤，阿魏二百斤，麒麟竭二百斤，沒藥二百斤，胡椒五百斤。又進賀納后銀千兩、綾千疋。【略】九月六日，陳洪進貢助宴銀五千兩，乳香萬斤，泉州土產葛二萬疋，乾薑二萬斤，金銀器皿二千二百兩，綾二千疋。九日，錢俶進盛菊花金籃四隻二百兩，銀籃二十隻九百兩，功臣堂酒、圓蓮實等。十三日，陳洪進進銀萬兩，錢萬貫，絹萬疋，謝恩乳香二萬斤，牙二千斤。五日，錢俶進賀納后，銀器三千兩，色綾三千疋，金器三百兩，金香獅子一座，并紅牙床，金香合，金香毬共五百兩，銀鸞鳳二對，銀香囊二，銀合子三百，銀裝箱十，共重五千兩，並塗金。其子惟濬進銀器二千兩，色綾千疋。十七日，錢俶進銀三萬兩，絹二萬疋，紬二萬疋，綿五十萬兩，犀二十株，牙千五百斤，乳香五千斤，蘇木三萬斤，大茶三百籠，乾薑十萬斤，修歲貢謝賜生辰物，銀萬兩，絹萬五千疋，乳香二千斤，賀冬銀二千兩，絹二千疋，上壽酒金器百兩，銀千兩。其子惟濬進謝賜生辰，銀五千兩，牯犀二株，牙七百斤，乳香三千斤，賀乾明節，檀香雕千佛萬菩薩一龕，金銀臺座，御衣，牯犀帶并御衣段百疋，金器五百兩，衣段四千疋，色綾二千疋，乳香三千斤，銀香龍一對并臺重三千兩，助宴絹萬五千疋，及上壽酒金銀器用等，并塗金銀鳳

一隻，重二千兩，又綿五萬兩，乾薑五萬斤，大茶萬斤，腦源茶二萬斤，并器用香藥等，修常貢，又銀萬兩，絹萬疋，綿萬兩，犀十株，牙十株。其子惟濟賀開樂，進銀香囊六隻，共萬四千兩，銀裝皷二，銀共三千兩，白龍腦十斤，金合重二百兩。【略】

〔三年正月〕二十二日，錢俶遣浙東觀察推官盛預馳表言，以二月二十八日離本道赴朝覲。【略】二十五日，俶來朝，對於乾德殿，賜襲衣、玉帶、金銀器、玉鞍、名馬、錦綵萬疋、錢千貫。是日，宴俶於長春殿，宰臣、諸王、節度使劉鋹、李煜咸與賜，兩浙從事催仁冀、杜叔廉、黃夷簡、裴祚襲衣、金銀帶、器幣、鞍馬有差。《玉海》：是年三月，沙州曹繼賢子延禄貢玉盌、寶鈿。四月二日，俶進銀五萬兩、錢五萬貫、絹十萬疋、綾二萬疋、綿十萬兩、牙茶十萬斤、建茶萬斤、乾薑萬斤、瓷器五萬事、錦緣席千、金銀飾畫舫三、銀飾龍舟四、金飾烏檝木御食案、御床各一、金樽、罍、醆、舉各一、金飾玳瑁器三十事、金釦藤盤二、金釦雕象俎十、銀假果十株、翠花真珠花三叢、七寶飾食案十、銀樽、罍十盞、舉副焉、金釦瓷器百五十事、雕銀俎五十、密假果翦羅花各二十株、銀釦大盤十、銀裝皷二、七寶飾胡琴五、絃、箏各四、銀飾筯篧、方響、羯皷各四、紅牙樂器二十二事、乳香萬斤、犀、象各百株、香藥萬斤、蘇木萬斤。

〔天聖二年〕六月六日，甘州可汗王貢馬、胡錦。【略】

十二月四日于闐國黑韓王遣大首領羅面千多奉表，貢玉鞍轡、玉鞦轡、校具、白玉、胡錦、乳香、碙砂、獨峯駝。【略】

〔五年〕二十七日，交州南平王李公蘊遣使驩州刺史李公顯，貢金、銀、紗、羅、犀角、象牙、絹、紬、布、桂皮。【略】十一月一日，黔州蠻、舒延蠻、繡州蠻向光緒等來，貢水銀、綿紬。自是歲來貢。【略】

〔景祐〕二年五月十三日，交州南平王李德政遣庸州刺史何遠奉表，貢金、銀、沙羅、象牙、犀角、大絹、紬、布。【略】

〔英宗治平元年〕三月一日，押伴于闐國進奉所言：羅撤温等朝辭，特賜錢五千貫文。今如賜見錢，慮以買物爲名，未肯進發，欲望以絹、綾、錦充。從之。仍詔將所賜疋帛内二分與有進奉人，一分與無進奉人。【略】

〔神宗熙寧〕五年二月二日，大回鶻龜兹可汗王遣使盧大明督都奉表，貢玉、象牙、翡翠、乳香、花蕊布、宿綾、碙砂、鐵甲、皮團牌、馬刀、劍。【略】

十月二十二日，本國僧成尋獻銀香爐、木槵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裝束、念珠、青色織物綾。十二月二十六日，于闐國黑韓王遣使奉表，貢玉、胡錦、玉鞦鞍轡馬、乳香、木香、腽肭臍、金星石、花蘂布。【略】

〔十年〕六月七日，注輦國蕃王地華加羅遣使奇囉囉奉蕃唐表二通來，貢真珠、龍腦、通犀、象牙、乳香、金線織錦、琉璃器、薔薇水、藥物。【略】

〔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詔：昨西蕃董氈遣首領朝貢，忠欵可嘉，宜差供奉官郭英賫詔慰諭，及賜對衣金帶、銀器衣著各三百，令熙河路經略司，依治平二年差使臣賜制告例，經略司更送大細法錦五疋、大綵五十疋、細末散茶各五十斤。【略】

〔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詔：以于闐國進馬，賜錢百有二十萬十二月二日，還于闐國黑汗王所進師子，仍賜銀、絹。六日，特賜進奉人錢百萬。【略】

紹聖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夏國遣人入貢。三月八日，阿里骨遣人貢方物。四月四日詔：阿里骨進奉師子，慮失土性，令留在熙州，俟進奉首領回日帶回，仍賜錢、絹各三百匹、兩。【略】

〔紹興〕二十六年正月十四日，交趾遣大中大夫周公明、右武大夫李義等二十一人進奉賀昇平常貢兩綱方物。【略】綾絹五十疋，共五角，每角十匹。【略】八月十五日詔：提舉廣南市舶司郤及之輒敢沮抑蕃國進貢，可放罷。《玉海》：是年八月二十一日庚寅，交趾賀昇平獻黃金器、明珠、沉香、翠羽、綾絹、馬十、象九。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三《國用一》　開慶元年二月，出内庫緡錢三千萬助邊用。

至九月，詔出内府錢千萬緡，銀五萬兩，帛五萬匹，給宣司。錢五百萬緡，銀三萬兩，帛三萬匹，給沿江副司犒師。又出内庫錢五百萬緡，銀二萬兩，帛二萬匹，給兩淮制司。錢三百萬緡，銀萬兩，帛萬匹，給沿江制司，以備軍賞。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八《土貢》　〔遼太宗天顯〕十一年三月晉遣使來貢。

十一年十一月，册石敬瑭爲大晉皇帝。至是，遣使來貢。六月，遣使請上尊號及歸雁門以北與幽薊之地。仍歲貢帛三十萬匹。詔不許。【略】道宗太康三年正月，省諸道春貢金帛及停周歲所輸尚方銀。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二八《物異一三》　金太宗天會三年七月，錦州野蠶成繭。

南京帥以其絲綿來獻，命賞其長吏。

章宗明昌四年，邢、洺、深、冀及河北西路十六穆昆之地，野蠶成繭。承安元年六月乙丑，平晉縣民利通家蠶自成綿段，長七尺一寸五分，闊四尺九寸。詔賜絹十疋。【略】

元世祖二十五年七月乙巳，保定路唐縣，野蠶繭絲可爲帛。【略】

成宗元貞元年四月，真定路平山、靈壽二縣有蟲食桑。二年五月，隨州野蠶成繭數百里，民取爲繒。

劉錫、梅應發〔開慶〕《四明續志》卷八《收刺麗國送還人》 開慶元年四月，綱首范彦華至自高麗，賫其國禮賓省牒，發遣被擄人升甫、馬兒、智就三名回國。制司引問：馬兒者，年二十六，揚州灣頭岸北裏解三也，十二歲隨父業農，秋時爲蒙古掠去，部長孟克叔揚珠濟達大王所撥隸呼爾哈部下牧馬，剃作三搭髮取，名馬兒，年十五時，又見兵至一人，即今升甫也。升甫年二十四，本姓馮名時，臨安府人，生七歲，父以莊田在淮安州鹽城往居焉。淳祐九年，爲兵所掠，亦隸呼爾哈。智就者，年三十八，德安府人黄二也。家市縑帛，有莊在城外之西羅村。十四歲，金國投拜人楊太尉仕于德安，陰結李全妻小姐姐貳于金以叛，黄遂爲兵所虜。

《元史》卷八《世祖紀五》 〔至元十一年十二月〕甲寅，賞忻都等征耽羅功，銀鈔幣帛有差。

《元史》卷一五《世祖紀一二》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癸巳，賜諸王也里(干)〔干〕金五十兩、銀五千兩、鈔千錠、幣帛紗羅等二千匹。

《元史》卷二〇二《釋老傳・必蘭納識里》 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八《土貢一》 元太祖九年三月，金遣使奉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

初，帝貢歲幣于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于静州，帝見允濟不爲禮。允濟歸，欲請兵攻之，會庚午歲，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新君爲誰，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就進場害之。帝知之，遂與金絶，益嚴兵爲備。辛未歲二月，帝自將南伐，屢敗金兵，至是年甲戌春三月，駐蹕中都北郊，諸將請乘勝破燕，帝不許，乃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于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金主遂遣使求和，奉衛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等以獻。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三二《國用三》 泰定帝二年五月，嶺北戍卒貧乏，賜鈔三千二百五十萬貫，帛五十萬匹。

《明史》卷一一三《后妃傳一・太祖孝慈高皇后》 帝每御膳，后皆躬自省視。平居服大練浣濯之衣，雖敝不忍易。聞元世祖后煮故弓弦事，亦命取練織爲衾裯，以賜高年煢獨。餘帛類絲，緝成衣裳，賜諸王妃公主，使知蠶桑艱難。

《明史》卷二一三《朱衡傳》 衡先後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費，所節省甚衆。穆宗時，内府監局加徵工料，濫用不訾，衡隨時執奏。未幾，詔南京織造太監李佑趨辦袍緞千八百餘匹，衡因言官孫枝、姚繼可、嚴用和、駱問禮先後諫，再疏請，從之。帝切責太監崔敏，傳令南京加造緞十餘萬匹，衡議停新造，但責歲額，得減新造三之二。命造鰲山燈，計費三萬餘兩，又命建光泰殿，瑞祥閣於長信門，衡皆奏止之。及神宗即位，首命停織造，而内臣不即奉詔，且請增織染所顔料。衡奏争，皆得請。

《明史》卷三〇三《雲南土司一・孟艮》 孟艮，蠻名孟掯，自古不通中國。永樂三年來歸，設孟艮府，隸雲南都司，以土酋刀哀爲知府，給印誥冠帶。時刀哀遣人來朝，請設治所，歲辦差發黄金六十兩。六年，土知府刀交遣弟刀哈哄貢象及金銀器。禮部言：「刀交嘗搆兵攻劫鄰境，詐誦不誠，宜却其貢。」帝曰：「蠻夷能悔過來朝，往事不足責。」命賜鈔及絨錦綺帛。是後，貢賜皆如例。

《明史》卷三一三《雲南土司傳一・孟定》 孟定，蠻名景麻。至元中，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隸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

洪武十五年，土酋刀名扛來朝，貢方物，賜綺帛鈔幣，設孟定府，以刀渾立爲知府。永樂二年，孟定土官刀景發遣人貢馬，賜鈔羅綺。遣使往賜印誥、冠帶、襲衣，復頒信符、金字紅牌。四年，帝以孟定道里險遠，每歲朝貢不便，令自今三年一貢，如慶賀謝恩不拘例。

《明史》卷三一三《雲南土司傳一・曲靖》 洪武十四年，征南將軍下雲南，元曲靖宣慰司征行元帥張麟、行省平章劉輝等來降。十五年改曲靖千户所爲曲靖軍民指揮使司，置曲靖軍民府。十六年，霑益州土官安索叔、安磁等貢馬及羅

羅刀甲、氈衫、虎皮。詔賜磁、冠帶、綺羅衣各一襲并文綺、鈔錠。羅雄州土酋納居來朝，賜鈔幣。

《明史》卷三一四《雲南土司二・尋甸》 洪武十五年定雲南，仁德土官阿孔等貢馬及方物，改爲尋甸軍民府。十六年，土官安陽來朝，貢馬及虎皮、氈衫等物，詔賜衣服、錦綺、鈔錠。

《明史》卷三一四《雲南土司傳二・永昌》 洪武十五年定雲南，立金齒衛。以元雲南右丞觀音保爲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十六年，永昌州土官申保來朝，詔賜錦二匹、織金文綺二匹、衣一襲及鈒花銀帶、韃襪。十七年以申保爲永昌府同知。四月，金齒土官段惠遣把事及其子弟來貢，賜綺帛鈔有差。置施甸長官司，以土酋阿干爲副長官，賜冠帶。

《明史》卷三一四《雲南土司傳二・威遠》 永樂二年，算藏爲車里所擄，奪其地，命西平侯諭之，乃還算藏并侵地。三年，算藏進象馬方物謝，頒降敕諭金字紅牌，賜之金帶、織金文綺、襲衣及銀鈔、錦幣。二十二年，土官刀慶罕等來朝，貢馬及方物，賜慶罕鈔八十錠，紵絲、羅紗，及頭目以下，皆有加。

宣德三年，刀慶罕遣頭目招剛、刀著中等來貢，賜予如例，就令齎敕及織金紵絲、紗羅賜之，仍給信符，勘合底簿。八年，威遠州奏其地與車里接境，累被各土官劫掠，播孟實當要衝，乞置巡檢司，以把事劉禧爲巡檢，從之。

正統二年，土知州刀蓋罕遣人貢馬及銀器，賜綵幣等物，并以新信符給之。

時西南諸部多相讎殺，所給金牌、信符，燒燬不存。景泰六年，刀蓋罕、隨乃吾等來朝貢，因命其管屬本州人民，復給與金牌、信符，織金文綺，賜敕諭遣之。成化元年，威遠州土舍刀朔罕遣頭目刀昔思貢象馬并金銀器，賜予如例。

《明史》卷三一四《雲南土司傳二・大侯》 宣德四年陞大侯長官司爲大侯州，以土官刀奉漢爲知州。【略】〔宣德〕八年，大侯州入貢，遣內官雲仙往撫之，并賜錦綺有差。【略】

正統三年，土官刀奉漢子刀奉送來貢，命齎敕并織金文綺絨錦諸物，賜刀奉漢并及其妻。初，奉漢令把事傅永瑤來朝，貢馬，奏欲與木邦宣慰罕門法共起土兵十萬，協同征剿麓川，乞賜金牌、信符，以安民心。特賜之，復降敕嘉獎。七年，敕刀奉漢子刀奉送襲大侯知州，賜冠帶、印章、綵段表裏，以奉送能率土兵助討麓川也。十一年，大侯知州奉外法等貢銀器、象馬，賜綵幣、衣服有差。十二年敕賜大侯州奉敬法、刀奉送等并其妻綵幣，命來使齎與之。

《明史》卷三一四《雲南土司三・麓川》 永樂元年，思倫發子散朋來朝，貢馬。賜絨錦、織金文綺、紗羅并傔從鈔有差。二年遣內官張勤等頒賜麓川、平緬、木邦、孟養俱遣人來貢，各賜之鈔幣。【略】

〔永樂〕七年，〔思〕行發來貢，遣中官雲仙等齎敕，賜金織文綺、紗羅。至麓川，行發失郊迎禮，仙責之。行發惶懼，九年遣刀門奈來貢謝罪。帝貸之，仍命宴勞其使，并遣賜行發文錦、金織紵絲紗羅。【略】

宣德元年遣使諭西南夷，賜麓川錦綺有差，以其勤修職貢也。

《明史》卷三一五《雲南土司傳三・車里》 洪武十五年，鎮長刀坎來降，改置車里軍民府，以坎爲知府。坎遣妳豐祿貢方物，詔賜刀坎及使人衣服、綺幣甚厚，以初奉貢來朝故也。十七年復遣其子刀思拂來貢，賜坎冠帶、鈔幣，改置軍民宣慰使司，以坎爲使。【略】

〔宣德〕七年，車里土舍刀霸羹請襲，許之，遣行人陸其齎敕賜冠帶、襲衣。九年，靖安宣慰刀霸供言：「靖安原車里地，今析爲二，致有爭端，乞仍併爲一，歲貢如例。」帝從其請，革靖安宣慰，仍歸車里，命刀霸羹供、刀霸羹共爲宣慰使，俾上所授靖安宣慰司印。

正統五年命貢使齎敕及綺帛歸賜刀霸羹及妻，嘉其勤修職貢也。

《明史》卷三一六《貴州土司傳・貴陽》 貴陽府，舊爲程番長官司。洪武【略】……六年詔霑翠位各宣慰之上。霑翠每年貢方物與馬，帝賜錦綺鈔幣有加。十四年，宋欽死，妻劉淑貞隨其子誠入朝，賜米三十石，鈔三百錠，衣三襲。時霑翠亦死，妻奢香代襲。都督馬曄欲盡滅諸羅，代以流官，故以事撻香，激爲兵端。諸羅果怒，欲反。劉淑貞聞止之，爲走愬京師。帝既召問，命淑貞歸，招香，賜以鈔。十七年，奢香率所屬來朝，并訴曄激變狀，且願効力開西鄙，世世保境。帝悅，賜香錦綺、珠翠，如意冠、金環、襲衣，而召曄還，罪之。香遂開偏橋、水東，以達烏蒙、烏撒及容山、草塘諸境，立龍場九驛。二十年，香進馬二十三匹，每歲定輸賦三萬石。子安的襲，貢馬謝恩。帝曰：「安的居水西，最爲誠恪。」命禮部厚賞其使。二十五年，的來朝，賜三品服并襲衣金帶、白金三百兩、鈔五十錠。香復遣其子婦奢助及其部長來貢馬六十六匹，詔賜香銀四百兩，錦綺鈔幣有差。【略】

初，安氏世居水西，管苗民四十八族，宋氏世居貴州城側，管水東，貢竹等十長官司，皆設治所於城內，衙列左右。而安氏掌印，非有公事不得擅還水西。至

是總兵官爲之請，許其以時巡歷所部，趣辦貢賦，聽暫還水西，以印授宣慰宋然代理。貴榮老，請以子佐襲，命賜貴榮父子錦紵。

《明史》卷三一七《廣西土司傳一・慶遠》〔宣德〕十年，南丹土官莫禎來朝，貢馬，賜綵幣。

《明史》卷三二七《外國傳八・韃靼》〔永樂〕十二年，帝征瓦剌。阿魯台使部長以下來朝會。賜米五十石，乾肉、酒糗，綵幣有差。

《明史》卷三二八《外國傳九・瓦剌》〔永樂〕十六年春，海童偕瓦剌貢使來。馬哈木子脫懽請襲爵，帝封爲順寧王。而海童及都督蘇火耳灰等以綵幣往賜太平、把禿孛羅及弟昂克，別遣使祭故順寧王。自是，瓦剌復奉貢。

二十年，瓦剌侵掠哈密，朝廷責之，遣使謝罪。二十二年冬，瓦剌部屬賽因打力來降，命爲所鎮撫，賜綵幣、襲衣、鞍馬，仍令有司給供具。自後來歸者悉如例。

《明史》卷三二八《外國傳九・朵顏福餘泰寧》朵顏、福餘、泰寧，高皇帝所置三衛也。其地爲兀良哈，在黑龍江南，漁陽塞北。漠鮮卑、唐吐谷渾、宋契丹，皆其地也。元爲大寧路北境。【略】

宣宗初，三衛掠永平、山海間，帝將親討之，三衛頭目皆謝罪入貢，撫納之如初。七年更給泰寧衛印。秋，以朵顏頭目哈剌哈孫、福餘頭目安出、泰寧頭目脫火赤等恭事朝廷久，加賜織金綵幣表裏有差。

《明史》卷三二九《西域傳一・哈密衛》成祖初，遣官招諭之，許其以馬市易，即遣使來朝，貢馬百九十匹。永樂元年十一月至京，帝喜，賜賚有加，命有司給直收其馬四千七百四十匹，擇良者十匹入內廄，餘以給守邊騎士。

明年六月復貢，請封，乃封爲忠順王，賜金印，復貢馬謝恩。已而迤北可汗鬼力赤毒死之，其國人以病卒聞。三年二月遣官賜祭，以其兄子脫脫爲王，賜玉帶。脫脫自幼俘入中國，帝拔之奴隸中，俾列宿衛，欲令嗣爵。恐其國不從，遣官問之，不敢違，請還主其衆。因賜其祖母及母綵幣，旋遣使貢馬謝恩。【略】

帝眷脫脫特厚，而脫脫顧凌侮朝使，沈湎昏瞶，不恤國事，其下買柱等交諫不從。帝聞之怒，八年十一月遣官賜敕戒諭之。未至，而脫脫以暴疾卒。訃聞，遣官賜祭。擢都指揮同知哈剌哈納爲都督僉事，鎮守其地，賜敕及白金、綵幣。且封脫脫從弟兔力帖木兒爲忠義王，賜印誥、玉帶，世守哈密。十年，貢馬謝恩，自是修貢惟謹，故王祖母亦數奉貢。

十七年，帝以朝使往來西域者，忠義王致禮延接，命中官齎綺帛勞之，賜其母妻金珠冠服、綵幣，及其部下頭目。其使臣及境內回回尋貢馬三千五百餘匹，及貂皮諸物，詔賜鈔三萬二千錠，綺百、帛一千。二十一年貢駝三百三十、馬千匹。

《明史》卷三二九《西域一・柳城》永樂四年，劉帖木兒使別失八里，因命齎綵幣賜柳城酋長。明年，其萬户瓦赤剌即遣使來貢。七年，傅安自西域還，其酋復遣使隨入貢。帝即命安齎綺帛報之。

《明史》卷三二九《西域傳一・火州》永樂四年五月命鴻臚丞劉帖木兒護別失八里使者歸，因齎綵幣賜其王子哈散。明年遣使貢玉璞方物。使臣言，回回行賈京師者，甘、涼軍士多私送出境，洩漏邊務。帝命御史往按，且敕總兵官宋晟嚴束之。七年遣使偕哈烈、撒馬兒罕求貢。十一年夏，都指揮白阿兒忻台遣使偕俺的干、失剌思等九國來貢。秋，命陳誠、李暹等以璽書、文綺、紗羅、布帛往勞。

《明史》卷三二九《西域傳一・土魯番》永樂四年遣官使別失八里，道其地，以綵幣賜之。其萬户賽因帖木兒遣使貢玉璞，明年達京師。六年，其國番僧清來率徒法泉等朝貢。天子欲令化導番俗，即授爲灌頂慈慧圓智普通國師，徒七人並爲土魯番僧綱司官，賜賚甚厚。由是其徒來者不絕，貢名馬、海青及他物。天子亦數遣官獎勞之。

《明史》卷三三〇《西域傳二・西番諸衛》帝以西番產馬，與之互市，馬至漸多。而其所用之貨與中國異，自更鈔法後，馬至者少，患之。〔洪武〕八年五月命中官趙成齎羅綺、綾絹并巴茶往河州市之，馬稍集，率厚其值以償。【略】

十六年，青海酋長史剌巴等七人來歸，賜文綺、寶鈔。

《明史》卷三三〇《西域傳二・赤斤蒙古衛》赤斤蒙古衛。出嘉峪關西行二十里曰大草灘，又三十里曰黑山兒，又七十里曰回回墓，墓西四十里曰騸馬永樂二年九月，有塔力尼者，自稱丞相苦術子。率所部男婦五百餘人，自哈剌脫之地來歸。詔設赤斤蒙古所，以塔力尼爲千户，賜誥印、綵幣、襲衣。

《明史》卷三三〇《西域傳二・沙州衛》永樂二年，酋長困即來，買住率衆來歸。命置沙州衛，授二人指揮使，賜印誥、冠帶、襲衣。【略】買住卒，困即來掌衛事，朝貢不絕。二十二年，瓦剌賢義王太平部下來貢，中道爲賊所梗，困即來遣人衛送至京。帝嘉之，賚以綵幣，尋進秩都督僉事。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傳三・大乘法王》　大乘法王者，烏斯藏僧昆澤思巴也，其徒亦稱爲尚師。永樂時，成祖既封哈立麻，又聞昆澤思巴有道術，命中官齎璽書銀幣徵之。其僧先遣人貢舍利，佛像，遂偕使者入朝。十一年二月至京，帝即延見，賜藏經、銀鈔、綵幣、鞍馬、茶果諸物，封爲萬行圓融妙法最勝真如慧智弘慈廣濟護國演教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袈裟、幡幢、鞍馬、傘器諸物，禮之亞於大寶法王。明年辭歸，賜加於前，命中官護行。後數入貢，帝亦先後命中官喬來喜、楊三保齎賜佛像、法器、袈裟、禪衣、絨錦、綵幣諸物。洪熙、宣德間並來貢。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傳三・大慈法王》　大慈法王，名釋迦也失，亦烏斯藏僧稱爲尚師者也。永樂中，既封二法王，其徒争欲見天子邀恩寵，於是來者趾相接。釋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禮亞大乘法王。明年命爲妙覺圓通慈慧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賜之印誥。十四年辭歸，賜佛經、佛像、法仗、僧衣、綺帛、金銀器，且御製贊詞賜之，其徒益以爲榮。明年遣使來貢。十七年命中官楊三保齎佛像、衣幣往賜。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傳三・闡化王》　闡化王者，烏斯藏僧也。初，洪武五年，河州衛言：「烏斯藏怕木竹巴之地，有僧曰章陽沙加監藏，元時封灌頂國師，爲番人推服。今朵甘酋賞竹監藏與管兀兒搆兵，若遣此僧撫諭，朵甘必内附。」帝如其言，仍封灌頂國師，遣使賜玉印、綵幣。【略】

永樂元年遣使入貢。四年封爲灌頂國師闡化王，賜螭紐玉印，白金五百兩，綺衣三襲，錦帛五十匹，巴茶二百斤。明年命與護教、贊善二王，必力工瓦國師及必里、朵甘、隴答諸衛，川藏諸族，復置驛站，通道往來。十一年，中官楊三保使烏斯藏還，其王遣從子劄結等隨之入貢。明年復命三保使其地，令與闡教、護教、贊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驛站，諸未復者盡復之。自是道路畢通，使臣往還數萬里，無虞寇盜矣。其後貢益頻數。帝嘉其誠，復命三保齎佛像、法器、袈裟、禪衣及絨錦、綵幣往勞之。已，又命中官戴興往賜綵幣。

宣德二年命中官侯顯往賜絨錦、綵幣。其貢使嘗毆殺驛官子，帝以其無知，遣還，敕王戒飭而已。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傳三・贊差王》　初，入貢無定期，自永樂迄正統，或間歲一來，或一歲再至。而歷朝遣使往賜者，金幣、寶鈔、佛像、法器、袈裟、禪服，不一而足。至成化元年始定三歲一貢之例。三年命塔兒把堅粲襲封。故事，封番王誥敕及幣帛遣官齎賜，至是西陲多事，禮官乞付使者齎回，從之。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傳三・輔教王》　輔教王者，思達藏僧也。其地視烏斯藏尤遠。成祖即位，命僧智光持詔招諭，賜以銀幣。永樂十一年封其僧南渴烈思巴爲輔教王，賜誥印、綵幣，數通貢使。楊三保、侯顯皆往賜其國，與諸法王等。景泰七年，使來貢，自陳年老，乞令其子喃葛堅粲巴藏卜代。帝從之，封爲輔教王，賜誥敕、金印、綵幣、袈裟、法器。以灌頂國師葛藏、右覺義桑加巴充正、副使往封。至四川，多雇牛馬，任載私物。禮官請治其罪，英宗方復辟，命收其敕書，減供應之半。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傳三・西天阿難功德國》　西天阿難功德國，西方番國也。洪武七年，王卜哈魯遣其講主必尼西來朝，貢方物及解毒藥石。詔賜文綺、禪衣及布帛諸物。後不復至。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傳四・沙鹿海牙》　永樂間，李達、陳誠使其地，其酋即遣使奉貢。宣德七年命中官李貴齎敕諭其酋，賜金織文綺、綵幣。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傳四・別失八里》　洪武中，藍玉征沙漠，至捕魚兒海，獲撒馬兒罕商人數百。太祖遣官送之還，道經別失八里。其王黑的兒火者，即遣千户哈馬力丁等來朝，貢馬及海青，以二十四年七月達京師。帝喜，賜王綵幣十表裏，其使者皆有賜。【略】

成祖即位之冬，遣官齎璽書綵幣使其國。未幾，黑的兒火者卒，子沙迷查干嗣。永樂二年遣使貢玉璞、名馬，宴賚有加。時哈密忠順王安克帖木兒爲可汗鬼力赤毒死，沙迷查干率師討之。帝嘉其義，遣使賚以綵幣，令與嗣忠順王脱脱敦睦。四年夏來貢，命鴻臚寺丞劉帖木兒齎敕幣勞賜，與其使者偕行。秋、冬暨明年夏，三入貢，因言撒馬兒罕本其先世故地，請以兵復之。命中官把太、李達及劉帖木兒齎敕戒以審度而行，毋輕舉，因賜之綵幣。六年，太等還，言沙迷查干已卒，弟馬哈麻嗣。帝即命太等往祭，并賜其新王。

八年以朝使往撒馬兒罕者，馬哈麻待之厚，遣使齎綵幣賜之。明年貢名馬、文豹，命給事中傅安送其使還，賚金織文綺。時瓦剌使者言馬哈麻將襲其部落，因諭以順天保境之義。十一年，貢使將至甘肅，命所司宴勞，且敕總兵官李彬善遇之。明年冬，有自西域還者，言馬哈麻母及弟相繼卒。帝愍之，命安齎敕慰問，賚以綵幣。已而馬哈麻亦卒，無子，從子納黑失只罕嗣。十四年春，使來告

喪。命安及中官李達弔祭，即封其嗣子爲王，賚文綺、弓刀、甲冑，其母亦有賜。明年遣使來貢，言將嫁女撒馬兒罕，請以馬市妝奩。命中官李信等以綺、帛各五百匹助之。十六年，貢使速哥言其王爲從弟歪思所弒，而自立，徙其部落西去，更國號曰亦力把里。帝以番俗不足治，授速哥爲都督僉事，而遣中官楊忠等賜歪思弓刀、甲冑及文綺、綵幣，其頭目忽歹達等七十餘人并有賜。自是，奉貢不絶。

宣德元年，帝嘉其尊事朝廷，遣使賜之鈔幣。明年入貢，授其正、副使爲指揮千户，賜誥命、冠帶，自後使臣多授官。三年貢駝馬，命指揮昌英等齎璽書、綵幣報之。時歪思連歲貢，而其母鎖魯檀哈敦亦連三歲來貢。歪思卒，子也先不花嗣。正統元年遣使來朝，貢方物，後亦頻入貢。故王歪思之增卜賽因亦遣使來貢。十年，也先不花卒，也密力虎者嗣。明年貢馬駝方物，命以綵幣賜王及王母。景泰三年貢玉石三千八百斤，禮官言其不堪用，詔悉收之，每二斤賜帛一匹。天順元年命千户于志敬等以復辟諭其王，且賜綵幣。成化元年，禮官姚夔等定西域朝貢期，令亦力把里三歲、五歲一貢，使者不得過十人，自是朝貢遂稀。

劉元卿《賢奕編》卷二　江州朱原虚有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原虚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逐二弟居外。一日隣人卜神，原虚適在坐，神以詩諷之云：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悲涼。吴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虚皇恐，召二弟歸，爲娶婦，督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事原虚如父。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三〇《外國・瓦剌厚賞》　北虜之賞，莫盛于正統時，其四年及十四年者。弇州異典，已盡記之矣，惟六年之賞更異，今録之。賜可汗五色綵段，并紵絲蟒龍直領褡褳曳撒比甲貼裏一套，紅粉皮圈金雲肩膝襴通衲衣一，皂麂皮藍條鋼線靴一雙，硃紅獸面五山屏風坐床一，錦褥九，各樣花枕九，《夷字孝經》一本，鎖金涼繖一，絹雨繖一，箜篌、火撥思、三絃各一幅，并賜其妃胭脂絨線絲線等物。至八年，又賜可汗紵絲盛金四爪蟒龍單纏身膝襴暗花八寶骨朵雲一疋，織金胸背麒麟白澤獅子虎豹青紅緑共四疋，八寶青朵雲細花五色段二十六疋，素段五十六疋，綵段八十七疋，印花絹十疋。可汗妃二人白澤虎豹朵雲細花等段十六疋，綵段十六疋，花減金鐵盔一頂，戧金皮甲一副，花框鼓鞭鼓各一面，琵琶、火撥思、胡琴等樂器，及鑽砂碗硝等物。又賜丞相把把只織金麒麟虎豹海馬八寶骨朵雲紵絲四疋，綵絹四疋，素絹九疋。其餘平章伯顔帖木兒小的失王、丞相也里不花、王子也先孟哥、同知把答木兒、僉院南剌兒、尚書八里等，皆賞綵段綢絹有差。上又賜御書諭太師淮王中書右丞相也先，賜織金四爪蟒龍紵絲一、織金麒麟白澤獅子虎豹紵絲四，并綵絹表裏。又賜也先母妃五人，妃四人，諸織金縐綵。所以懷柔之者至矣，而卒不免英宗土木之禍。至上皇陷虜後，尚有黄白金諸賜，以羈縻之。直至彰義門一戰得勝，嗣後撻伐既張，可汗弒死，也先以驕虐見戕，虜勢漸衰，中國賞亦頓薄，蓋禦虎狼者飼以肉，不若制以穽也。

中國賜外夷最厚而縟者，如元魏明帝正光二年，蠕蠕主阿那瓌歸國，命引見賜坐，詔賜以細明光人馬鎧一具、鐵人馬鎧六具、露絲銀繡槊二張并白毡、赤漆槊七張并白毡、黑漆槊十張并幡、露絲弓二張并箭、朱漆拓弓六張并箭、黑漆弓十張并箭、赤漆楯六幡并刀、黑漆楯六幡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黄紬被褥三十具、私府繡花一領并帽、内者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并帽、内者雜綵十段、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内中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内中宛具百子帳十八具、黄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麵八石、榛勃五石、銅烏銷四枚、柔鐵烏銷二枚，各受一斛，黑漆竹槜四枚，各受五升，婢二口，父草馬五百疋，駝百二十頭，特牛一百頭，羊五十口，朱畫盤器十合，粟二十萬石，乃次年即入寇，至執行臺尚書元孚以去，未數歲而魏亦大亂，分東西矣。宋靖康初元，斡離不入犯，犒師銀二千二百餘萬兩，金三十餘萬兩，又侑以女樂百人，珍禽異寶等物，及斡離不還師，欽宗又賜以白紵束帶一條，共扎珠五十顆，正透金鳳犀帶一條，金陵真玉注椀一副，玉酒鍾十隻，細鞍轡一副，琥珀假竹鞭一條，爲贐餞之禮。其媚之已不遺餘力，次年再入犯，汴京遂不守。

談遷《國榷》卷一五《成祖永樂十年》　〔七月〕戊申，中官吴賓等往賜爪哇國西王都馬板錦綺紗羅綵絹千匹。

談遷《國榷》卷一六《成祖永樂十四年》　〔七月〕癸丑，賜晝褒蜀王椿，加黄金二百、白金千、鈔四萬、玉帶一、袞衣九、紵絲綫羅紗各五十、絨錦十、綵絹千、兜羅緜十、高麗布百、米千石、胡椒千斤、馬十。

談遷《國榷》卷一六《成祖永樂十六年》　八月戊寅朔，尼八剌國王沙的新萬入貢，遣中官鄧誠賞賚錦綺紗羅，所經罕東靈藏必力士瓦、烏思藏、野藍可般卜納等處頭目，皆有賜。

談遷《國榷》卷一九《宣宗宣德元年》　〔正月〕己酉，遣使賜别失八里王歪思、及西南夷木邦、緬甸、麓川、車里、八百、大甸、老撾宣慰司、孟艮、孟定、灣甸、

鎮康等土官紗羅錦綺有差。

談遷《國榷》卷二五《英宗正統六年》〔正月〕甲子，瓦剌使者辭歸。賜可汗書，又賜太師淮王也先書，俱厚賚之。淮王太師者，虜酋大號也。是時虜衆皆服屬也先，脱脱不花具可汗名而已，顧下妻也先姊，主臣並使貢，我亦兩敕答之。賞賜繒綵、帽纓、珠寶、靴刀、琵琶、火撥思之屬，不可勝計，及其妻子部屬皆有等差，針綫、脂粉、絲絨皆具。

談遷《國榷》卷三三《英宗天順七年》〔六月〕甲子，命蘇、松、徽、常、浙江，以折糧銀十二萬石市青紅緑紵絲萬匹。

談遷《國榷》卷四一《憲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賜寧王、唐王、潞王、慶王、周王、襄王、鄭王、岷王、肅王、遼王、蜀王、楚王、晉王、淮王、代王、伊王、魯王各三百金，紵絲羅十五雙，紗十五匹，錦三匹，鈔三萬貫。德王、崇王、吉王、徽王、荆王、趙王、韓王、鎮安王白金、錦同，紵絲羅紗殺其五，鈔二萬。靖江王二百金，鈔一萬，餘同。

談遷《國榷》卷六五《穆宗隆慶元年》〔正月〕丙戌，賜叔祖慶王三百金，紵絲、紗、羅各十五端，錦三端，鈔二萬貫。叔楚、遼、岷、韓、潞、襄、益、衡諸王金鈔如之，紵、羅、紗各十端。弟晉、魯、蜀、代、淮、德、榮諸王各二百金，錦、紵、羅、紗、鈔同上。姪周、荆、崇、吉，姪孫趙王管秦府事，隆德王敬鎔管唐府事，庶長子碩壙同上，靖江王亦如之。

談遷《國榷》卷六七《穆宗隆慶五年》〔三月〕己丑，封俺答順義王，賜緋蟒衣一，綵幣八。

談遷《國榷》卷七〇《神宗萬曆六年》〔正月〕勞朵顔等衛貢夷百八十二人絹服，加賜都督長昂二人綵幣，以前貢冬至及萬壽也。

談遷《國榷》卷七〇《神宗萬曆七年》〔九月〕提督蘇杭織造太監孫隆言：天雨蒸潤，袍段色易晦，乞例進免退，以累小民。從之。

談遷《國榷》卷七一《神宗萬曆十年》〔二月〕甲寅，初，内承運庫以闕幣，求浙直織各色紵絲、紗、羅、錦、綾、紬共十萬四千四百九十匹，工科都給事中李廷儀言：萬曆四年内織染局題造袍段五萬八千餘匹，八年、九年又題造十三萬餘匹，上用固不乏也。萬曆三年、四年該庫坐派改十二萬六千餘匹，七年坐派三萬六千四百餘匹，賞用又不乏也。且織造踰十萬，非金百五十萬不辦，錢糧有正項，安得云無礙官銀，若庫貯已竭，則查歲造抱欠，嚴行催督，蓋加徵不如催正供之易，新派不如完舊欠之速。上從之。論後該庫非甚闕，毋輕請累民。

敕司禮太監李祐管浙直織造。初，工部以上用龍袍及各新樣非民間所曉，恐地方官錯誤，乞遣該監擇一巧匠并金星牙尺。上怒其遷延，故有是命。

談遷《北游録・紀程》順治十年閏六月壬申，辰刻解維，五里杉青閘，其右羞墓，爲漢朱買臣婦。買臣墓在角里街東塔寺内，又夏邑縣東南三十五里亦有墓。二十七里至江涇，舊鉅姓王氏，江氏居此。其絲衣被天下，大賈駔集。阻風而泊，夜改榻始安。

傅維鱗《明書》卷三《太祖本紀三》〔洪武二十八年〕秋七月，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請賀。上曰：「如此繭可以衣被天下則當賀，一邑偶然，何賀爲。」

傅維鱗《明書》卷二〇《紀一・宫闈記一》〔太祖馬皇后〕一日集女史清江范孺人等問曰：自唐宋以來，何后最賢，家法何代最正。對曰：「惟趙宋諸后多賢，家法最正。」遂命録其家法賢行，令女史誦而聽之。曰：「不徒爲吾今日法，可爲子孫萬世后妃法也。」服澣濯敝不忍易，因聞元世祖后煮故弓弦事，亦命取練之，織爲衾裯，以惠孤老。宫中制服，緝其餘爲巾褥，織工治絲，有荒穢棄造者亦恤之，命再織，以賜諸王及公主。且諭之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不易，爲天地惜物。」

官修《明英宗實録》卷三一七〔天順四年秋七月〕丙子，禮部奏哈密使臣□即馬哈麻等累奏，欲以自帶來玉石并駝進收，請照例將玉石送内府，每十斤賞絹一匹，駝一隻送御馬監，賞綵段三表裏、絹十匹。從之。

官修《明英宗實録》卷三一七〔天順四年七月癸卯〕，降工部右侍郎翁世資爲湖廣衡州府知府。初，上欲命中官往蘇、松、杭、嘉、湖五府於常額外增造綵段七千匹，工部奏其處巧匠多取赴内局，且絲料有限，請減增造之數，以蘇民困。上怒，訊其主意者，尚書趙榮、左侍郎霍瑄俱稱出於世資。上曰：「世資欺公要譽，錦衣衛其收鞫問。榮等姑宥之。」既而世資具伏請罪，送刑部論贖徒。贖既，故有是命。

《畬史》卷八七《綺羅門》洪武元年，賜張良佐妻文綺紗羅各二疋。永樂三年，賜罕賓法祖母、母、妻織金文紗羅各五十疋。《實賚考》

正統四年，賜可汗妃綵幣十表裏。《實賚考》。

慶一娘回定之儀，有開合利市綵一匹，藉用紅玉文虎紗。《長安客話》。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三〇《國用一》〔萬曆〕二十八年八月，給事中王

德完奏國家歲入僅四百萬，而歲出至四百五十餘萬。居恒無事，已稱出浮於入。【略】又婚禮傳造袍服四萬一千餘匹，約工料銀一百萬四千餘兩。陝西潞紬續織四千七百餘匹，婚禮傳買緞一萬二千七百餘匹，共約費銀十萬餘兩。【略】而直省災傷，欠緞價料銀一百二十四萬五千餘兩。【略】當此之時，惟有節省一字最爲喫緊，請減織造以拯民命。

牛若麟纂修〔崇禎〕《吳縣志》卷四九《人物》 沈圖南，字九萬，父練絲織縞業頗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 〔六月初六日〕上幸內庫，賜內閣大學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黃機、吳正治金杯盤各一副、緞各二疋、紗各三疋；學士薩海、佛倫、阿蘭泰、石柱、喇巴克、王守才、金汝祥、胡簡敬、孫在豐緞各二疋、紗各一疋；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學士牛鈕，張玉書緞各二疋、紗各一疋；詹事沈荃，少詹事崔蔚林、蔣弘道，侍讀學士傅臘塔、常書、嚴我斯，侍講學士朱馬泰、葛思泰、阿山、王封濛，庶子邵吳遠，侍讀湯斌、王鴻緒、贊善徐乾學、翁叔元，脩撰歸允肅，編脩曹禾、王頊齡，檢討秦松齡，嚴繩孫、潘耒緞各一疋、紗各一疋；內閣侍讀蒼柱、胡世通，滿漢中書覺和託、田肇埏等十七人紗各一疋。

稽璜等《清文獻通考》卷三三《市糴考二》 〔順治十三年〕又准吐魯番貢使在館交易，諭吐魯番阿布都拉哈曰：朕膺茲大命，綏定萬方，凡所屬外國，無不輸誠臣服，來貢方物，爾吐魯番國，早識時數，貢賦維謹，今又遣使入貢，誠篤之意，實可嘉悅。念爾國遠隔山河，跋涉不易，宜加賞賚，用勸忠誠，特賜爾緞三百三十八匹、絹七百二十三匹。自此以後，著五年一次來貢，入關不得過百人，不許携帶婦女，進京止許三十人，餘留駐甘肅，俟進貢人歸時，即令一齊出關，不得久留內地。至所帶貨物，許在京會同館照例貨市，無得沿路藉端遷延騷擾。其進貢西馬四匹、蒙古馬十匹外，不必多貢，用體朕優恤遠人之意。

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卷四《成哲親王五十歲賜壽物單》 嘉慶六年二月初六日，臣永瑆五十生辰，上賜【略】錦九匹，石青一、金黃一、藍二、綠五。片金九匹，石青二、紅三、藍四。上用段九匹，石青四、醬色二、藍二、駝色一。官用段九匹，醬色四、藍三、香色二。大捲甯紬九匹，石青四、醬色三、灰色二。小捲甯紬九匹，石青五、醬色一、藍二、灰色一。春紬九匹，縐紬九匹，綾九匹，紡絲九匹。

許協〔道光〕《鎮番縣志》卷九《人物列傳上・耆壽》 劉士漢，年九十餘，起居强健，以紡織爲業。每過其門，機聲不輟。

藝文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五・帛》 荀卿《禮賦》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采成章。」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綵》 李陵《與蘇武詩》曰：「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蠅。朝發天地隅，暮寄日南陵。欲寄一言書，託之箋綵繒。」

《玉臺新詠》卷一漢時《童謡歌一首》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眉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用匹帛。

《玉臺新詠》卷一無名人《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緑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遣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裌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吳兆宜注：《釋名》：穿耳施珠曰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母聽去一作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媿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

曹植《曹植集》卷二《聖皇篇》 主上增顧念，皇母懷苦辛。何以爲贈賜，傾府竭寶珍：文錢百億萬，采帛若烟雲。乘輿服御物，錦羅與金銀。

《玉臺新詠》卷二傅玄《有女篇艷歌行》 媒氏陳束帛，羔雁鳴前堂。

《晉史》卷八七《綺羅門》 傅〔元〕〔玄〕《相逢行》：「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傅鶉觚集》。

《玉臺新詠》卷八蕭子顯《日出東南隅行》 逶迤梁家髻，冉弱楚宮腰。輕紈雜。重錦，薄縠間飛綃。吳兆宜注：《左傳》「重錦三十兩」，杜預注：重錦，錦之細熟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蓋〔二〕〔三〕十匹。司馬相如《子虛賦》「雜纖羅，垂霧縠」，張揖曰：縠細如霧，垂以爲裳也。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一一簡文帝《七勵》 公子曰：夫靚妝嚴服，託體必嘉。五絲擅美，獨繭稱華。組帷□綮，綵緹含葩。丹墀聚

葉，縷檻飛花。至如稷下縫掖，泗上章甫，雉縉霜鮮，秦絲園縷。鳳色龍分，鴛文鵲聚。琱紛瑤席，綺飾瓊珮。齊都滑石，南海琦瑁。散似綴珠，離如並繢。蜘蛛弄巧，越女調樞。【略】當户之縠，大文之錦，華蒲菊之綺衾，麗芬若之丹枕。金蘇翠幄，玉案象牀，子能從我，樂此芬芳。外臣曰：帶索披裘，自得山性，雕章麗服，未敢攸同。

杜甫《杜工部集》卷三《後出塞五首》之四　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吴。越羅與楚練，照耀與臺軀。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七《昔遊》　吴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

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卷一八《謝匹段狀》　緋羅、紫綾、紫天淨紗、紫平紗、黄平紗、黄綾、黄絹、熟綿綾袴段。

右伏蒙仁慈，特賜前件匹段。霞舒鳳縷，雪疊鮫綃。猥分絳帳之餘，俾換褐袍之飾。不學王尼巧説，遽叨盧志殊榮。唯慙螻蟻之姿，不稱蜉蝣之什。但願勵食蘗飲冰之節，報披朱拖紫之恩。下情無任感戴兢惕涕泣之至，謹奉狀陳謝。謹狀。

歐陽詹《歐陽行周文集》卷二《汝川行》　汝墳春女蠶忙月，朝起採桑日西没。輕綃裙露紅羅襪，半踢金梯倚枝歇。垂空玉腕若無骨，映葉朱脣似花發。相歡誰是遊治郎，蠶休不得歧路旁。

賈島《長江集》卷五《孟融逸人》　孟君臨水居，不食水中魚。衣褐唯蠶帛，筐箱秖素書。樹林幽鳥戀，世界此心疎。擬棹孤舟去，何峰又結廬。

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卷一九《謝賜錦綵銀器狀》　中使田獻鍔至，奉宣聖旨，賜臣前件錦綵銀器等。臣伏聞虞舜舞干而苗人來格，周穆徂征而荒服不至，即知王者之功，莫大於耀德戢兵，安人柔遠。伏以陛下聖德廣運，神武照臨。息雷霆之威，而蠻夷自服；宏天地之德，而邊鄙又安。臣願以鴻猷，播於蕃帥，因綴古今之事，庶堅忠義之心。豈意慈容，厚加寵錫。班行聳聽，里閈生光。非止闔門之榮，實增後代之價。仰慚恩覆，倍積兢惶，臣不任忻忭感戴之至。

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卷一九《謝恩賜錦綵銀器狀》　高品劉行宣至，奉宣聖旨，以臣撰《真容讚》，特賜前件錦綵銀器等。臣學非稽古，文不逮人。徒以運遇聖明，識叨宰弼，宸心向屬，榮寵薦加。得以淺陋之詞，上述鴻明之德。叙帝堯之奇表，非可强名；讚軒后之英威，空慚竭思。豈謂皇慈曲被，厚錫俄霑。錦綵窮華麗之文，器物呈雕鏤之妙。跪受榮感，報效無階，臣不任忻荷感恩之至。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五《謝賜物狀》　具官臣某等言。叨陪錫宴，竊覩鈞天，百品并陳，三酒皆具。微臣所志，已極滿盈。豈意鴻澤重霑，錫資殊等。朱緑玄黄之繒綵，精金文錦之珍奇，捧戴自天，啓處無地。不勝抃躍感恩之至。

張祜《張承吉文集》卷一〇《庚子歲寓遊楊州贈崔荆四十韻》　冷滑連心簟，輕疎着體繒。被裁新蜀錦，光砑小吴綾。

《全唐文》卷四一八常袞《謝内宴賜錦綵器物等表》　臣某言：伏奉恩旨，賜臣内宴，仍賜錦綵綾絹四百匹，瓶盤五事，衣二副，并柑橘等，殊常之寵，上戴若驚。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式厚君臣之義，爰崇宴饗之道。至如醴以命宵，幣以將意，非有方叔之勳，魯侯之親，則不可以禮奉和之，樂溥將之也。臣以至愚承弼，無益尸官。夙夜自惟，兢惶失次。尚蒙慈恕，猶辱樞衡。薦沐鴻私，歡承嘉惠。接雲霄之上境，陪勳戚于内朝。宸威俯臨，以戰以悚。中食循省，實慙孤賤。微生遭逢，一至於此。睿眷流渥，慈賞過豐。廣乾坤而行慶，俾下臣之受福。束帛加璧，申錫在於王庭；珍器黄柑，浹洽至于歸第。拜恩初喜，審分增憂。臣實非才，事無任効。待罪已久，冒榮則多。況戎患未寧，寅車尚駕。聖懷所軫，日旰忘勞。躬行儉素，以濟軍國。臣之俸禄，猶合助邊。臣之服用，敢安私室。今又俯霑慶賞，將此勞臣。雖宏覆曲全，務於均施，而丹誠上感，實愧無功。不勝荷懼屏營之至。

《全唐文》卷四二四于邵《謝賜銀器及匹帛等表》　臣某言：今月日，中使奉宣進止，賜臣銀器壺瓶合各一，銀椀一并蓋，錦帳一，錦九疋，白熟綾十疋，色羅五十疋，雜綵一百三十疋者，恩私薦及，跪捧增慙。雖雨露殊深，而心魂若厲。何則？臣之受遇，有異朝班。任重元戎，榮登上相，自當盡瘁，與國同憂。豈比常人，妄加厚賜。況戎夷初退，帑藏猶虚。每欲傾家，以供國用。區區之願，神明所知。乞回此物，復歸内府。下以備六軍之寵賜，上以奉一人之宴私。臣之鄙懷，於斯萬足。其器物等，臣已勒押衙試少監郭某詣右銀臺門别狀奉進。

《全唐文》卷四二五于邵《代謝賜永崇宅并賜酒食錦綵器物等狀》　右。今日中使某至，伏奉恩旨，令臣移入所賜宅，并賜前件者，慈旨曲降，驚抃難容。臣以微生，幸逢休運。上公政本，既荷殊私；理第頒田，特超恒數。且居爽塏，又賜歡娱。芳膳出於天厨，嘉資傾於朝彦。金石諧座，珍奇爛庭。況棟宇輪囷，近加圬塓。林塘祕邃，潛蓄清涼。素以衡茅，特驚宏敞。周履既增於魂悸，

呵睞殊覺於心愧。臣實何人，遭茲多幸。飲恩知愧，受賜輕生。誓將灰粉百身，償國家之恩遇；拂磨一劍，弭兇醜於邊疆。區區寸誠，仰答萬一，不任戴荷之至。

《全唐文》卷四八五權德輿《代賈相公謝賜馬及銀器錦彩等表》 臣耽言：今日中使某乙奉宣進止，以臣所進關內隴右并圖録十卷，特賜馬一匹，并銀瓶盤等若干事，錦彩等若干疋者，承命抃舞，震驚失圖。伏以聖朝覆幬無私，聲教遠被。雖夏書禹貢，周制職方，重譯所通，未若今日。臣以末學，獲奉昌期。常好地理之書，頗知河湟之事。明徵舊史，博考傳聞，夙夜以思，歲時遂久。紀諸文字，續以丹青，上塵聖聰，庶備方志。豈謂睿慈宏奬，寵賚特深。出珍華於內府，下駈駿於天廐。恩榮所及，煥麗相輝。循顧虛庸，曲承蒼錫。負乘匪服，併切於今。無任感恩荷戴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全唐文》卷五三一王仲周《降誕日進器物狀第二狀》 右。伏以紫氣充庭，黃河變色，用符昌運，式表誕彌。雖聖壽齊天，不假封人之祝；而獻芹爲禮，空馳野老之誠。上件銀器縣錦綾綺等，謹遣某官隨狀奉進。

《全唐文》卷六六九白居易《爲宰相謝恩賜吐蕃信物銀器錦綵等狀》 右。臣等材愧庸虛，職叨輔弼。遇天下削平之日，當西戎即叙之時，遂使殊方，致茲遠物。此皆率由元化，感慕皇風。人臣既絶外交，問遺收爲己有。今蒙重賜，益荷聖慈。況來自外夷，知德廣之所及；降從中旨，仰恩深而不勝。感戴慙惶，倍萬常品。

《全唐詩》卷三八五張籍《酬浙東元尚書見寄綾素》 趙地繒紗紋樣新，遠封來寄學曹人。便令裁制爲時服，頓覺光榮上病身。

《全唐詩》卷五八四段成式《柔卿解籍戲呈飛卿三首》之二 最宜全幅碧鮫綃，白襞春羅等舞腰。未有長錢求鄴錦，且令裁取一團嬌。

蘇頌《蘇魏公文集》卷七《送黃從政宰晉江》 泉山南望海之濱，家樂文儒里富仁。弦誦多於鄒魯俗，綺羅不減蜀吳春。懷章近輟樞廷傑，製錦重紆學館人。豈獨光榮生邑里，須知美化浹甌閩。

陸游《劍南詩稿》卷六《客中夜寒戲作長謠》 孤翁癡鈍如寒蠅，霜夕不瞑愁嚴凝。寢衣觸體起芒粟，鼻息噓潤成冰凌。嫠嫠默數嚴譙鼓，耿耿獨看幽窗燈。支牀龜老共夜永，號月雞冷同晨興。白狐紫貂了不暖，何況蜀錦并吳綾。靜思忽得安樂法，人生所欠絮與繒。十年一衲尚可過，不信請視匡山僧。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七徐熥《帝京篇》 文皇定鼎都燕翼，三輔黃圖誇美麗。【略】六郡良家盡錦衣，四方賈客多紈綺。錦衣紈綺競豪奢，結俠追歡意氣賒。

金埴《不下帶編》卷五 向于吳門，見上官抑奢教示，頗有俊詰，因摘數聯云：「妻孥□味，無如春韭秋菘；朋戚言歡，何必山珍海錯！」又曰：「始而綺襦紈袴，猶曰子弟之常也；今則鳳采龍章，家家效縉紳之飾。始而繡衽花袖，猶是女工之製也；今則輕裘重緞，人人修命婦之容。」吳俗奢風，數語如畫。然自今天子登極以來，更崇儉返樸，而此風亦多節損矣！

雜録

《易・賁》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詩・小雅・鹿鳴序》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

《戰國策》卷一一《齊策四・管燕得罪齊王》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鴈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穀，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晉書》卷二六《食貨志》 辛紆暴虐，斲其經費，【略】宮中以錦綺爲席，綾紈爲蓐。

《後漢書》卷七二《董卓傳》 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屍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屍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屍，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繢縠紈素奇玩，積如丘山。

《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傳序》 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臧；嬪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李賢等注：《前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緹，厚繒也。皆剥割萌黎，競恣奢欲。

崔寔《四民月令・十月》 賣縑、帛、弊絮；糴粟、大、小荳，麻子。收栝樓。

夏至著五綵，辟兵，題曰游光。游光，厲鬼也，知其名者無温疾。五綵，避五兵也。案：人取新斷織繫户，亦此類也。謹案：織取新斷二三寸帛，綴著衣衿，以己織縑告成於諸姑也。後世彌文，易以五綵。又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之者。其後歲歲有病，人情愁怖，復增題之，冀以脱禍。今家人織新縑，皆取著後縑二寸許，繫户上，此其驗也。（《書鈔》一五五、《玉燭寶典》五、《歲時廣記》二四、《御覽》二三、八一四、《合璧事類》前十六、《廣博物志》四、《天中記》五）

佚名《漢武帝内傳》（元封元年）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從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宫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然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宫監香果，爲天宫之饌。帝乃盛服立於堦下，勑端門之内，不得有妄窺者。内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候，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宫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略】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黄（錦）褶襦，文采鮮明，光儀淑穆。【略】（上元）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封於玄景之臺，其實祕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繭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受二人。【略】帝既見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圖，皆奉以黄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囊，安著柏梁臺上。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五・帛》《東觀漢記》曰：長安語云：「城中好廣袖，四方用疋帛。」

《晉書》卷二六《食貨志》　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

《册府元龜》卷五〇四《邦計部・絲帛》　惠帝永寧初，雒中有錦帛四百萬。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綵》　裴（玄）〔立〕《新言》曰：五月五日集五綵繒，謂之辟兵。不解以問伏君，伏君曰：青、赤、白、黑爲之四面，黄居中央，名曰襞方，綴之於複，以示婦人養蠶之功也，傳聲書誤以辟兵。

《新唐書》卷二二二上《南蠻傳上・南詔上》　以繒帛及貝市易。

樊綽《雲南志》卷八《蠻夷風俗》　本土不用錢。凡交易繒帛、氈罽、金、銀、琵琶、牛、羊之屬，以繒帛幂數計之，云某物色直若干幂。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垂拱中，鄭生曉度洛橋，見一艷女，遂載歸，號曰汜人。能誦楚詞《九歌》、《招魂》、《九辨》之書，亦常擬爲怨歌，其詞艷麗。生居貧，汜人常出輕繒一端賣之，有胡人酬以千金。一夕謂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矣。」乃與生訣。後十餘年，生兄爲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有畫舫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百餘尺，有彈絃皷吹者，皆神仙蛾眉，中一人起舞，含嚬怨類汜人。須臾，風濤崩怒，遂不知所在。（《異聞集》。《宣室志》輕繒作絳綃。）

《舊五代史》卷六五《唐書・高行珪傳》　行珪性貪鄙，短於爲政，在安州日，行事多不法。副使范延策者，幽州人也，性剛直，累爲賓職，及佐行珪，覩其貪猥，因强諫之，行珪不從。後延策因入奏，獻封章於闕下，事有三條：一請不禁過淮猪羊，而禁絲綿匹帛，以實中國；一請於山林要害置軍鎮，以絶寇盜；一述藩侯之弊，請勑從事明諫諍之。不從。

《舊五代史》卷九三《晉書・李專美傳》　初，末帝起自鳳翔，大許諸軍厚賞。洎至洛陽，閱内庫金帛不過二三萬；尋又配率京城户民，雖行捶楚，亦所獲無幾，末帝憂之。

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七　乾德、開寶間，天下將大定，惟河東未遵王化，而疆土實廣，國用豐羨，上愈節儉，宫人不及二百，猶以爲多。又宫殿内惟掛青布緣簾，緋絹帳，紫紬褥，御衣止赭袍，以綾羅爲之，其餘皆用絁絹。

《全宋文》卷二二七宋真宗《客旅入到羅絁綾令榷貨務支解鹽交引詔》景德三年三月　榷貨務，應有客旅入到羅、絁、綾，並以見賣估價折博紐算，支解鹽交引。（《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五之二三（第六册第五七五九頁）。）

《全宋文》卷三七九范仲淹《乞于沿邊諸寨置榷場奏》慶曆元年二月四日　乞于諸寨置榷場，用疋帛等博買熟户將到青鹽。只于慶、環二州添起一倍價錢出賣，收得一色見錢，糴買糧草，及支諸軍請受。大段減得近理見錢應副邊上。（《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十月・送寒衣》 十月朔，孟冬時享宗廟，頒憲書，乃國之大典。士民家祭祖掃墓，如中元儀。晚夕緘書冥楮，加以五色綵帛作成冠帶衣履，於門外奠而焚之，曰送寒衣。

虞兆漼《天香樓偶得》 溷厠帛

《五雜俎》載，明時大內供御溷厠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繭，織以爲帛，大僅如紙。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滌濯縫紉爲簾帷之屬。一日上見，問之，具以對。上曰：如此殊可惜。即勅以紙代之，停所進貢。踰年，川中奏詔書到後，野蠶比年不復吐繭，村民有衣食於是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翼歲蠶復生矣。愚按，此奏必有司諂佞者，飾詐以取媚於上耳。又或因其供御私收淺利，則雖擾民之政，亦請行之矣，豈有詔書甫下，而野蠶即不生繭之理哉。且村民果衣食於野蠶，則織以充衣服之用，何所不可，而必以供溷厠哉。夫上有仁儉之政，而下不能奉行，乃復作爲荒唐之詞，以沮德意，其罪不勝誅矣。昔人謂合浦還珠之說，亦以取珠害民，故言珠徙，其實珠産海中，實未嘗徙也。

劉堅《修潔齋閒筆》卷一《條達》 繁欽《定情詩》「繞臂雙條達」。按，條達乃端午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孝經援神契》曰：仲夏繭出，婦人染練，咸有作務。《玉燭寶典》云：此節備擬甚多，有日月星辰鳥獸之狀，又繡金縷帖，盡獻貢所尊，此之謂條達。有作條脫，及跳脫者，皆傳寫之訛。

絹

題解

《書・禹貢》 徐州：厥篚玄纖縞。孔安國傳：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孔穎達正義：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此單言玄，玄必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繒也。《史記》稱高祖爲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爲白繒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絹》 《毛詩義疏》曰：《揚之水》「素衣朱繡」。繡當爲綃。綃，綺。

《史記》卷二《夏本紀》 海岱及淮維徐州：【略】貢維土五色，羽畎夏狄，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泉魚，其篚玄纖縞。張守節正義：玄，黑。纖，細。縞，白繒。以細繒染爲黑色。

《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上》 履絲曳縞。顏師古注：「縞，皓素也，繒之精白者也。」

史游《急就篇》卷二 絹 顏師古注：絹，生白繒似縑而疏者也，一名鮮支。

綃 顏師古注：綃，厚繒之滑澤者也。重三斤五兩，今謂之平紬。

絡 顏師古注：絡，即今之生綃也。一曰今之綃紬是也。

縑、練、素 顏師古注：縑之言兼也，并絲而織其紱密也。練者，煑縑而熟之也。素，謂絹之精白者，即所用寫書之素也。一曰縑已練者呼爲素。

紕、紬 顏師古注：抽引蠶繭緒紡而織之曰紬，紬之尤麤者曰紕，繭滓所抽也。滓，則仕反。黃氏曰：紕，音畀。絲結也。

許慎《說文》一三篇上《糸部》 紈 素也。段玉裁注：素者，白致繒也。紈即素也，故从丸。言其滑易也。《商頌》毛傳曰：丸丸，易直也。《釋名》曰：紈，渙也，細澤有光渙渙然也。从糸，丸聲。

縛 白鮮扈也。段玉裁注：扈各本作色，今正。下文云：縞，鮮扈也，今本譌鮮色，則此色誤亦同。扈與支音同，縞爲鮮支，縛爲鮮支之白者。《聘禮》「束紡」注曰：紡，紡絲爲之，今之縛也。《周禮》「素沙」注曰：素沙者，今之白縛也。《釋文》皆引《說文》居掾反，《聲類》以爲今正絹字。按據許則縛與絹各物，音近而義殊，二禮之鄭注，自謂縛不謂絹也。縛以其質堅名之，字从專。絹以色如麥稍名之，字从肙。李登作《聲類》時已失其傳矣。若《羽人》十搏爲縛。《左傳》縛一如琅，又皆卷縛之義，非字之本義。从糸，專聲。

縑 并絲繒也。段玉裁注：謂駢絲爲之雙絲繒也。《呂氏春秋》：昔吾所亡者紡緜也，今子之衣褌緜也。以褌緜當紡緜，子豈有不得哉。任氏大椿曰：褌緜即單緜也。余謂此紡即方也，竝絲曰方，猶併船曰方，此紡非紡之本義。《後漢・輿服志》及《古今注》竝云「合單紡爲一系」者同，此方絲所謂兼絲也。从糸，兼聲。

絑 韋繒也。段玉裁注：韋各本作厚，今正。《管子・輕重戊篇》管子對桓公：魯梁之民俗爲絑，公服絑。既又對桓公：宜服帛去絑。然則帛薄絑厚可知也。《史記・范雎傳》索隱曰蓋今之紬。按非也。紬即許之紵字。从糸，弟聲。

練 湅繒也。段玉裁注：湅者，湔也。湔者，淅也。淅者，汰米也。湅繒汰諸水中，如汰米然。《考工記》所謂湅帛也。已湅之帛曰練。引申爲精簡之偁，如《漢書》練時日、練章程是也。从糸，柬聲。

縞 鮮扈也。段玉裁注：各本作鮮色，今正。《漢・地理志》師古注：縞，鮮支也。

《司馬相如傳》正同。顏語多本《説文》，彼時未誤，蓋支亦作卮，因譌色也。《廣雅》縈總、鮮支、縠，絹也。許謂縞即鮮支。《鄭風》「縞衣綦巾」。毛曰：縞衣，白色男服也。王逸曰：縞，素也。任氏大椿釋繒曰：孰帛曰練，生帛曰縞。從糸，高聲。

綅　粗絡也。段玉裁注：粗者疏也。粗絡，蓋亦繒名。《廣韵》云：繒似布，俗作紬。玉裁按，蓋今之綿紬。從糸，翫聲。

紬　大絲繒也。段玉裁注：大絲較常絲爲大也。《左傳》：衛文公大帛之冠。大帛謂大絲繒，《後漢書》大練亦謂大絲練也。《獨斷》説飛帷以緹紬廣八尺，長拄地。今繒帛通呼爲紬，不必大絲也。段借爲抽字。《史記》紬石室金匱之書，徐廣音抽，師古《漢書》音胄，皆是也。音胄謂同籀也，籀者，讀書也。《釋名》曰：紬，抽也，抽引絲出細緒也。與許説迥異。從糸，由聲。

縈　致繒也。段玉裁注：致，送詣也。凡細膩曰致，今之緻字也，漢人多用致，不作緻。致繒曰縈，未聞其證。從糸，啟省聲。

縵　繒無文也。從糸，曼聲。

絹　繒如麥稍色。段玉裁注：稍者，麥莖也，繒色如麥莖青色也　從糸，肙聲。

紈　【略】一曰粗紬。段玉裁注：謂大絲繒之粗者。《漢書・武五子傳》嚴延年女羅紈。

許慎《説文》一三篇上《素部》　**素**　白致繒也。段玉裁注：繒之白而細者也致者，今之緻字，漢人作注不作緻，近人改爲緻，又於《糸部》增緻篆，皆非也。鄭注《禮記》曰：素，生帛也。然則生帛曰素，對湅繒曰練而言，以其色白也，故爲凡白之偁，以白受采也，故凡物之質曰素，如殷下「一曰素也」是也，以質未有文也，故曰素食，曰素王。《伐檀》毛傳曰：素，空也。從糸，取其澤也。段玉裁注：澤者，光潤也，毛潤則易下垂，故從糸垂會意。凡縈之屬皆從縈。

縞　白縞，縞也。段玉裁注：縞者，鮮支也。《急就篇》有白縞。顏注曰：謂白素之精者，其光縞縞然也。從縈，勹聲。

劉熙《釋名》卷四《釋采帛》　**絹**，絹也。其絲細厚而疎也。畢沅曰：今本絹皆作絹，訛。段云：絹，古堅字，當從糸臣聲。《玉篇》引成公四年鄭伯絹卒，今《春秋》作鄭伯堅。絹，亦絹之譌。《玉篇》音古干、古兩二切。《初學記》一音古賢切，賈乃賢之訛也。先謙曰：《廣雅・釋器》：紬謂之絹。《説文》：絹，生絲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云：生絲繒曰絹，合併絲繒曰縑之訓，證以本書，可知絹縑之別。《漢書・外戚傳》注：縑即今之絹也。解殊未晰。

縑，兼也。其絲細緻，數兼於絹，染兼五色，細緻不漏水也。畢沅曰：今本作「縑，兼也。其絲細緻，數兼於布絹也。細緻，染縑爲五色，細且緻，不漏水也。」據《御覽》引改。《説文》：縑并絲繒也。

練，爛也，煮使委爛也。蘇輿曰：《説文》：練，湅絹也。從糸柬聲。《華嚴經音義》引《珠叢》云：煮絲令熟曰練。此練之本義。引申爲凡事練熟之稱。《漢書・薛宣傳》練國制度，顏注：練猶熟也。《文選》阮孟《詶諫詩》：瞻惟我王，時靡不委。李注：委，練也。練熟、練委並原於此訓。

素，朴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加功飾也。畢沅曰：今本功作巧，據《御覽》引改。《藝文類聚》引作「不復加飾也」。又物不加飾，皆目謂之素，此色然也。畢沅曰：今本目誤作自，據義改。《説文》：「素，白緻繒也。」先謙曰：皆目謂之素，吴校作「皆自之爲素」。

綈，似蜴蟲之色，緑而澤也。畢沅曰：蜴謂蜥蜴，小蟬也。郭注《方言》：蜥蜴》云：江南呼蜥蜴、蜴蜥二字，《説文》皆無之。《説文》「綈，厚繒也」，《御覽》引《説文》云：綈，赤黄色也。蓋別有一義，今脱佚矣。先謙曰：《急就篇》顏注：綈，厚繒之滑澤者。《漢書・外戚傳》有緑綈方底，與成國所言緑而澤相證合。漢文帝衣皁綈，後世則緑、紺、青、白、緋、紫、黄綈不一其色，成國舉一狀之耳。

紈，煥也。細澤有光，煥煥然也。畢沅曰：今本煥作涣，《御覽》引作煥，亦《説文》新附字。

張揖《廣雅》卷七下《釋器》　縈、繐、鮮支、縠，絹也。王念孫疏證：《説文》：「絹，繒如麥稍。」《釋名》云：「絹，綃也，其絲細厚而疎也。」細，音堅。《墨子・辭過篇》云：「治絲麻，捆布絹。」《時官・内司服》鄭玄注云：「素沙者，今之白縛也。」今世有沙縠者，名出于此。縛，與絹同。《廣韻》：「繐，細絹也。」《衆經音義》卷十三引《通俗文》云：「輕綃絹曰總。」總，與繐同。《太平御覽》引何晏《九州論》云：「清河縑繐房子好縣。」《文選・魏都賦》「縣纖房子，縑總清河」，李善注引《廣雅》：「總，絹也。」鮮支，一作鮮卮，《説文》：「綃，白鮮卮也。」《衆經音義》卷二十一引《纂文》云：「白鮮支，絹也，亦名縞。」《説文》：「縠，細縛也。」《釋名》云：「縠，粟也，其形戚戚，視之如粟也。」又謂之沙，亦取戚戚如沙也。宋玉《神女賦》「動霧縠以徐步兮」，李善注云：縠，今之輕紗，薄如霧也。

繰謂之縑。王念孫疏證：《説文》：「縑，并絲繒也。」《釋名》云：「縑，兼也，其絲細緻數兼於絹也。」《淮南子・齊俗訓》云：「縑之性黄，染之以丹則赤。」《檀弓》：「布幕，衛也。縗幕，魯也。」鄭玄注云：縗，縑也。縗，讀爲絺。

紈，絲，素也。王念孫疏證：《説文》：「素，白致繒也。」《雜記》鄭玄注云：素，生帛也。《小爾雅》云：「縞之麤者曰素。」《釋名》云：「素，樸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加功飾也。」《説文》：「紈，素也。」《釋名》云：「紈，涣也，細澤有光涣涣然也。」《齊策》云：「下宫糅羅紈，曳綺穀，而士不得以爲緣。」《太平御覽》引范子《計然》云：「白素出三輔，白紈素出齊魯。」《説

文》：「緻，素屬。」

紃、縜、纖、紕、紬也。王念孫疏證：《說文》：「紬，大絲繒也。」《釋名》云：「紬，抽也，抽引絲端出細緒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繭紬練者，婚姻之嘉飾也。」《說文》：「紬，粗紬也。」《玉篇》：「縜，細紬也。」《管子・立政篇》云：「刑餘戮民不敢服縜。」《說文》：「繆，粗緒也。」《廣韻》云：「繒似布也。」《急就篇》「絳緹紺紬絲絮緜」，皇象本紺作綱，字並與纗同。《說文》：「紺，繭滓紺頭也。」《釋名》云：「紬又謂之紺。紺，抽也，抽於杖端，振舉之也。」《急就篇》：「絳緹紺紬絲絮緜」，顏師古注云：「紬之尤麤者曰紺，繭滓所抽也。」《管子・輕重甲篇》云：「則紺絲之籍去分而斂矣。」紕，曹憲音苦刮。各本紕譌作緜。案諸書無謂紬爲緜者。《玉篇》：「紕，下刮切，細紬也。」《集韻》又音刮。今據以訂正。

縩、絡、綃也。王念孫疏證：《說文》：「綃，生絲也。」《衆經音義》卷十五引《通俗文》云：「生絲繒曰綃。」縩，曹憲音苦木反。《論衡・量知篇》云：「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無染練之治，名曰穀麤。」無染練之治，即所謂生絲也。穀、與縩通。《急就篇》「綃絡縑練素帛蟬」，顏師古注云：「絡，即今之生繒也。《九章算術・均輸章》云：「絡絲一斤，爲練絲一十二兩，」是絡爲生絲也。《說文》：「縩，未練治繭也。」「絡，麻未漚也。」義與生絲並相近。

綱、縞、緻、剿、練也。王念孫疏證：《說文》：「練，湅繒也。」《釋名》云：「練，爛也，煮使委爛也。綱之言苟細也。」字通作阿。《列子・周穆王篇》及《淮南子・脩務訓》並云：「衣阿錫，曳齊紈。」高誘注云：「阿，細縠。錫，細布。《漢書・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注云：「阿，細繒。錫，細布。《史記・李斯傳》「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音義云：「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案徐說失之。阿、縞，皆細繒之名，非以其出自東阿而謂之阿縞也。《楚辭・招魂》：「弱阿拂壁，羅幬張些。」弱，與弱通，阿，細繒也。弱阿猶言弱綃。《淮南子・齊俗訓》云「弱綃羅紈」是也。拂，猶被也，言以弱阿被牀之四壁，又張羅幬也。王逸注訓弱爲弱席，阿爲曲隅，皆失之。縞之言皦皦然也。《說文》：「縞，鮮卮也。」《禹貢》厥篚（元）〔玄〕纖縞」，孔安國傳云：縞，白繒也。高誘注《淮南子・兵略訓》云：縞，細繒也。緻，一名細緻。《釋名》云：「細緻，染縑爲五色，細且緻，不漏水也。」《潛夫論・浮侈篇》云：「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笛中女布，細緻綺穀，冰紈錦繡。」下文云「縞謂之剿。」《說文》曰：「剿，縞也。」《急就篇》「鬱金半見細白剿」，顏師古注云：「白剿，謂白素之精者，其光昀然也。

張揖《廣雅》卷八上《釋器》 綃謂之絹。王念孫疏證：此謂白繒之未染者也。《急就篇》「烝栗絹紺縉紅縕」，顏師古注云：「絹，生白繒，似縑而疏者也。《玉篇》：「綃，素也。」《雜記》鄭玄注云：「素，生帛也。」餘見上文「綃總鮮支穀絹也」下。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綃》 《廣雅》曰：綃謂之絹。

厲荃《事物異名録》卷二五《布帛部・絹》 綃、總 《博雅》：綃、總、絹也。

《文選》潘岳《藉田賦》 衝牙錚鎗，綃紈綷縩。李善注：鄭玄《禮記》注曰：綃，綺屬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紈，素也。

顧野王《玉篇》卷二七《糸部》原本 綃 思焦切，【略】素也。原本 思焦反。《禮記》「綃黼丹朱中衣」，鄭玄曰：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是也。又曰「綃幕，魯也」。鄭玄曰：綃，練也。又曰「君子狐青裘玄綃衣以裼之」。鄭玄曰：綃，綺屬也。

紈 胡端切。【略】原本 胡端反。《淮南》「弱綃羅紈」，許叔重曰：紈，素也。

縑 古廉切，絲繒也。原本 古縑反。《說文》：「兼絲繒也。」《廣雅》：「繰謂之縑。」

縗 直轉切。【略】縛 同上。原本 直轉反。【略】《說文》：「白鮮支也。」又音居椽反，《聲類》今作絹字。

綃 徒分切，厚繒也。原本 徒奚反。《管子》：民俗爲綃。《說文》：「綃，厚繒也。」野王案：《史記》「取一綃袍以賜之」是也。《釋名》：似蜣蜣之色，緑而澤也。

縞 古到、古倒二切，練也。原本 古到、古倒二反。【略】《說文》：「縞，鮮支也。」《廣雅》：阿、縞，練也。

紬 除留切，大絲繒。原本 除留反。《說文》：「大絲繒也。」

絹 居掾切，生繒也。原本 居掾反。《說文》：「生繒如麥稍也。」《廣雅》：綃、總、鮮支、穀、絹也。《聲類》：絹，紬也。今以爲綢字。《字書》：生繒也。

綩 烏版切，貫也，四絹也。原本 烏晚反。【略】一曰綃也。

紃 豐扶切，粗紬也。【略】原本 豐扶反。《說文》：「紃，布也。」一曰「粗紬也」。

緋 甫韋切，絳練也。原本 甫違反。《字書》：緋，絳練也。

紬 思良切。【略】原文 所梁反。【略】《廣雅》：絹謂之紬。

緣 桑故切，生帛也。

綃　大外切，紬細也。

原本　徒外反。《埤倉》：綃，紬也。《聲類》：細紬也。

顧野王《玉篇》卷二七《素部》原本　素　先故切，【略】白緻繒也。縰　同上，出《説文》縰　同上。

原本　縰　蘇故反。【略】《禮記》「韠，純以素」，鄭玄曰：素，生帛也。范子《計然》：白素出三輔，匹八百。《説文》：「白緻繒也。」

素　今俗縰字也。

縰　兒足切，素屬。

原本　几足反。《説文》：「素屬也。」

勡　弋灼切，縞也，又練也。

原本　餘灼反。《説文》：「白勡，縞也。」《廣雅》：勡，練也。

顧野王《玉篇》卷二八《巾部》　幭　都了切，絹幭也。

顧野王《玉篇》卷二八《帛部》　縚　下刮切，細紬也。

顧野王《玉篇》卷二八《衣部》　褕　余招切，【略】又弋朱切，葉褕，短度絹也。

《編珠》卷三《補遺》　六朝詩「中婦織流黄」，謂絹也。

丁度《集韻》卷一《東韻》　總、緦【略】一曰，輕絹。或作緦。

丁度《集韻》卷一《微韻》　緋【略】一曰，赤練。

丁度《集韻》卷二《虞韻》　紨、纁《博雅》：「紨、縗，紬也。」一曰大絲曰紨。或从敷。

丁度《集韻》卷二《齊韻》　緹　赤縑。

丁度《集韻》卷八《号韻》　縞　白縑也。

丁度《集韻》卷九《曷韻》　繓　綵綃屬。

丁度《集韻》卷一〇《緝韻》　皵　新羅謂絹曰皵。

丁度《集韻》卷一〇《合韻》　縓《字林》：絹重也。

司馬光《類篇》卷二一《帛部》　皵　訖立切，新羅謂絹曰皵。

司馬光《類篇》卷三七《糸部》　總、緦　蘆叢切，《説文》：「帛青色曰輕絹。或作緦。」

緋　匪微切，【略】一曰，赤練。

緹　都黎切，赤縑。

縗　墟侯切，《博雅》：「縗，絹也。」

綰　鄔版切，《説文》：「【略】一曰絹也」。

縞　古老切【略】一曰細繒。又居号切，白縑也。

繓　桑葛切，綃屬。

縓　逵合切，《字林》：「絹重也。」

勡　以灼切，白勡，縞也。从素，勺聲。

縩　弄居玉切，素屬。从素，收聲。隸作弄。

縩　所律切，素屬。从素，率聲。又劣戍切。《博雅》：「紈、縩，素也。」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三四《唐德宗貞元八年》　八月，陸贄上言，【略】「其江、淮米錢，儻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紬、綿以輸上都，胡三省注：紬，式支翻。繒之似布者，今謂之紬。償先貸户部錢。」

胡三省《通鑑釋文辯誤》卷一一　〔懿宗咸通九年〕賊以千縑贈張敬思。

史炤《釋文》曰：縑，并絲繒。余謂史炤據《説文》以爲説也。唐制以布帛四丈爲匹，亦謂匹爲縑，所謂千縑者，千匹也，非并絲繒。

厲荃《事物異名録》卷二五《布帛部・絹》　練　《野客叢書》：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按，練即紬之熟者。

戴侗《六書故》卷三〇《工事六》　紬　直由切。今人織大絲爲繒，亦謂之紬。《説文》曰：「大絲繒也。」

素　桑故切，又平聲，帛未染曰素。𠂤省聲。《説文》曰：「白致繒也。從糸，取其澤也」。

縞　古老切，粗於素曰縞。《書》云：「厥篚玄纖縞。」孔氏曰：玄，黑繒。縞，白繒也。或曰：細繒也。《記》曰：「大祥，素縞麻衣。」又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又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以縞爲未純吉之服，而縞冠乃以素紕之，明縞粗於素也。細繒説非。粗則不能密致，故《素問》曰：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生於脾如以縞裹栝樓實。《史記》曰：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

纖　思廉切，帛精細者。《書》曰：「厥篚玄纖縞。」《記》曰：「祥而縞」。「禫而纖」。孔氏以纖爲玄，與縞之細，鄭氏以纖爲黑經白緯，皆非也。禫則純吉矣，又何白緯之有。玄纖縞，實爲三物，縞粗而纖細。引之則凡纖細者皆曰纖。別作孅。《説文》曰：「（兑）細也。」

絹　吉緣切，今人通謂繒爲絹。《説文》曰：「繒如麥稍」。

綃　杜兮切。《説文》曰：「厚繒也。」

紃　胡官切。《説文》曰：「素也。」

綃　相幺切，生絲薄繒也。《記》曰：「君子狐青裘豹袪，玄綃衣以裼之。」《士昏禮》曰：「姆纚笄宵衣。」康成曰：宵讀（如）「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綃爲綺屬也。姆亦玄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別爾。《饋食禮》曰：「主婦纚笄綃衣。」康成曰：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玄綃衣」。按《詩》無「素衣朱綃」，康成於《士昏禮》、《饋食禮》一作綃，一作宵，必有一誤。一以爲領，一以爲衣，未免自相外。綃蓋輕薄之物，下有素衣，以此加其上，猶「衣錦尚絅」也。又作縚。《記》曰：「布幕，衛也。縿幕，魯也。」康成曰：縑也。讀如綃。

縚　樞絹切，又柱沇切。《説文》曰：「白鮮色。」康成曰：紡絲爲之。《類篇》曰：雙縛，致繒也，紡熟絲爲之。

縑　古恬切。《説文》曰：「并絲繒也。」《淮南子》曰：素之質白，縑之性黃。按縑疑當作兼，二丈爲端，二端爲匹，爲兩，爲兼。兼、匹、兩之義一也。今人猶以匹爲兼。

縵　莫半切。《説文》曰：「繒無文也。」《周官》「卿乘夏縵」，康成曰：無瑑也。《傳》曰：「降服乘縵。」杜氏曰：無文也。與漫通。

練　郎甸切，以灰熟帛也。絲帛曰練，金鐵曰鍊。通曰湅。別作瞱、澲。

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六《服器部・絹》【釋名】時珍曰）絹，疏帛也。生曰絹，熟曰練。入藥用黃絲絹，乃蠶吐黃絲所織，非染色也。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二二《絹縑》　絲厚而疏者曰絹，其兼絲而細密者曰縑。《晉令》：縑一匹，當絹六丈。疎布一匹，當絹一匹。絹一匹，當綿二斤。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十尺爲端。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糸部》　素蘇故切，音訴，白練也。

紬　持留切，音酬。《説文》：「大絲繒也」。《六書故》：今人織大絲爲繒，亦謂之紬。

紕　撫孤切，音孚。《説文》「【略】一曰粗紬」舊註汎云細布，誤。

紑　烏支切，音阿，繒之細者。

紲　同紬。《説文》本作纗。《正譌》作紲，一曰繒屬。《廣韻》：繒似布。《隋史》：桑土調以絹紲。唐制丁歲輸綾紲二丈。

絹　冒願切，音眷，繒之通稱，一名鮮支。《廣雅》：鮮支，絹也。相如《子虛賦》：「縞鮮支」。又梵言兜那波吒，此云絹。【略】《説文》「繒如麥稍」，泥。

絖　杜貴切，音隊，細紬也。《管子・立政篇》：「刑餘戮民，不敢服絖。」

綈　梯尼切，音題。《説文》：「厚繒也。」《史記・范雎傳》：須賈取綈袍賜之。註：今之絁也。又漢文帝常衣綈衣。

豹　職略切，音灼，白豹，縞也

緺　鄰其切，音螲。【略】又紕絹。

練　練縛本字，篆作。《集要》：《韻會》同絹。

紫　區里切，音起。《説文》：「緻繒也。」

練　力見切，連去聲。【略】又熟素繒。謝朓守寧城《晚登三山詩》：「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杜甫《泛溪詩》：「練練峯上雪，纖纖雲表霓。」江淹《麗色賦》：「色練練而欲奪。」

縚　絹紬字之譌，舊註音留，綺別名，誤。

縛　涓願切，音狷。《説文》：「白鮮色。」康成曰：紡絲爲之。《類篇》曰：雙縛，致繒也，紡熟絲爲之。《周禮・司服》註：縛音絹，縛即絹，省作練。

縵　莫半切，滿去聲。《説文》：「繒無文也。」引《漢律》：賜衣者縵表白裏。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网部》　罥胃、罽並同。《周禮・遂氏》註：省作絹，義通。罽俗絹字。

罽　罽本字。《説文》：「网也，一曰綃也。」舊註分爲二，非。本作罽。

西湖散人《新鐫雅俗珠璣藪》卷七　紈、素絹也。

魯縞　縞，素也。魯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以爲喻。《韓安國傳》曰：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

縑　縑絲繒也。縑綵帛邊也。綃厚繒也。繒細綾。縵亦繒也，而無文。

周象明《事物攷辯》卷六〇《冠裳》　弋綃

《玉海》《漢書・文帝紀贊》：身衣弋綃，服御無增益。顏師古註云：弋，黑色。綃，厚繒。

揆叙《隙光亭雜識》卷四　弋綃，黑繒也。

綜述

《禮記・王制》　殷人哻而祭，縞衣而養老。

《禮記・玉藻》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　齊伐宋，宋急，乃遺燕昭王書曰：「【略】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 海、岱及淮惟徐州。【略】厥某玄纖縞。顔師古注：「玄，黑也。纖，細繒也。縞，鮮支也，即今所謂素者也。言獻黑細繒及鮮支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素》 《史記》曰：蘇氏《遺燕王書》云：齊紫，敗素，而買十部。

《范子計然》曰：白素出三輔，疋八百。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絁》 《范子計然》曰：絁出河東。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紈》 《范子計然》曰：白紈素出齊魯。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縞》 《尚書・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篚玄纖縞。

《後漢書》卷二《明帝紀》 〔中元二年〕十二月甲寅，詔曰：「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勑有司務順時氣，使無煩擾。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

《後漢書》卷三《明帝紀》 〔永平〕十五年春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四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

《後漢書》卷三《章帝紀》 〔建初七年九月〕辛卯，車駕還宮。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父母同產欲相從者，恣聽之；有不到者，皆以乏軍興論。及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已上，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人有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

崔寔《四民月令・五月》 可糴大豆，糴積小麥；收縑繭。

崔寔《四民月令・七月》 處暑中，向秋節，浣故製新，作袷薄，以備始寒。可糴小、大豆，糴麥。收縑練。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絁》 《鹽鐵論》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非者，鮮矣。古者，明王貴五穀而賤金玉，重桑麻而輕珠璣，不愛布帛而愛黼黻，不貴錦繡而貴稼穡。是以人務本而不趨末，民樸實而不佚淫。今則不然，捐農桑之業，趨商賈之利，中家以上，雕琢日進，百工巧作，什佰其價，農夫見利，輕去其本，趨若流水，四方輻湊，貨財流通，無所壅塞，故物騰糴而穀不至。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皆以竹木為之，不得加綈之飾。

《漢舊儀》曰：印綬盛以篋，篋以緑綈，白表赤裏。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五・縑》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縑白綾被。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紈》 《漢書》曰：齊俗作氷紈。容如氷也。

又曰：齊韓延壽衣黄紈方領。

又曰：白縠表、薄紈之裏，天子之服也。

《漢舊儀》曰：乘輿冠高山冠，飛羽之纓，幘赤丹紈裏。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縞》 《淮南子》曰：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絛，冠則戴之，絛則履之。

《三國志》卷一《魏志・武帝記》 建安九年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悦。裴松之注引《魏書》載公令曰：「【略】其收田租畝四升，户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

《晉書》卷二六《食貨志》 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掠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略】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户絹二匹而已，餘皆不得擅興，藏强賦弱。

《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布帛部四・絹》 魏武帝令曰：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効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疋絹，萬石穀，猶無所益。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五・縑》 何晏《九州論》曰：清河縑總，房子好綿。

《晉書》卷二四《職官志》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太康二年，又給絹，春百匹，秋絹二百匹，緜二百斤。

特進品秩第二，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略】食奉日四斛。太康二年，始賜春服絹五十匹，秋絹百五十匹，緜一百五十斤。

光禄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略】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緜百斤。

三品將軍秩中二千石者，【略】食奉、春秋賜緜絹。

尚書令，秩千石，【略】食奉月五十斛。太康二年，始給賜絹，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緜七十斤。

太子太傅、少傅，皆古官也，【略】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緜百斤。

《藝文類聚》卷八五《布帛部》 《晉公卿禮秩》曰：品第一者，春賜絹百疋，

秋賜二百疋。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絹》 《晉令》曰：第六品已下，不得服羅絹。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綈》 《鄴中記》曰：石虎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錦織成署，皆數百人，有青綈，或白綈，或緋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

《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布帛部四・絹》 《晉陽秋》曰：有司奏依舊調編絹。武帝不許。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五・縑》 《趙書》曰：中書令徐光奏：議以東郊親耕收服青縑袴褶。

《册府元龜》卷五〇四《邦計部・絲帛》 晉武帝時，有司奏依舊調絹綿。詔不肯。又云：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

《天中記》卷四九《絹》 《晉故事》：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疋，綿三斤。凡屬諸侯，皆減租，穀畝一斗，計所減以增諸侯，絹户一疋，以其絹爲諸侯秩。又分民租，户二斛以爲侯奉。其餘租及舊調絹，二户三疋，綿三斤，書爲公賦，九品相通，皆輸入官，自如舊制。《晉令》：其趙郡、中山、常山國，輸縑當絹者，及餘處常輸踈布當綿絹者，縑一疋當絹六丈，踈布一疋當絹一疋，絹一疋當綿二斤。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等，皆幅廣一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端。今任服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

《晉史》卷八七《綺羅門》 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西晉・文紀》。

《宋書》卷五六《孔琳之傳》 〔桓〕玄好人附悦，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略】時貴衆官獻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郵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略】

又曰：「昔事故飢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綿絹既貴，蠶業者滋，雖勤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襆襜，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邊羅使命，或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衆事皆然。綿帛易收，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寢臥，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緜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爲之艱匱，官庫爲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

《魏書》卷七上《高祖紀上》 延興三年秋七月，詔河南六州之民，户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

《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 太和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糶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絹，積財以取粟。官，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爲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民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爲災也。

孝静天平初，以遷民草創，資産未立，詔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三年夏，又賑遷民粟各四十日。其年秋，并、肆、汾、建、晉、泰、陝、東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飢流散。四年春，詔所在開倉賑恤之，而死者甚衆。時諸州調絹不依舊式，齊獻武王以其害民，興和三年冬，請班海内，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略】

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十九年，治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準絹給錢，絹匹爲錢二百。【略】

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錢，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二市賣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僞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河清三年定令，【略】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

一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六九《陳紀三・文帝天嘉五年》** 〔二月〕，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牛受六十畝。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舊題任昉《述異記》卷上 揚州有蚌市，市人鬻珠玉而雜貨鮫布。鮫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

南海出鮫綃紗，泉先潛織，一名龍紗。其價百餘金，以爲服，入水不濡。南海有龍綃宮，泉先織綃之處。綃有白如霜者。

《天中記》卷四九《絹》 趣絹 《後魏書》曰：《四民月令》曰：八月，清風戒寒，趣絹縑帛。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十二番每歲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丈。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咸通五年秋七月壬子，延資庫使夏侯孜奏：

「鹽鐵户部先積欠當使咸通四年已前延資庫錢絹三百六十九萬餘貫匹。内户部每年合送錢二十六萬四千一百八十貫匹，從大中十二年至咸通四年九月已前，除納外，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一十四萬貫匹。當使緣户部積欠數多，先具申奏，請於諸道州府場監院合納户部所收八十文除陌錢内，割一十五文，屬當使自收管。敕命雖行，送納稽緩。今得户部牒稱，所收管除陌錢絹外，更有諸雜物貨，延資庫徵收不便，請起今年合納延資庫錢絹一時便足。其已前積欠，候物力稍充，積漸填納。其所割一十五文錢，即當司仍舊收管。又緣累歲以來，嶺南用兵，多支户部錢物。當使不欲堅論舊欠，請依户部商量，合納今年一年額色錢絹須足，明年即依舊制，三月、九月兩限送納畢。其以前積欠，仍令户部自立填納期限者。」敕旨依之。【略】

八年九月丁酉，延資庫使曹確奏：「户部每年合送當使三月、九月兩限絹二十一萬四千一百匹，錢萬貫，自大中八年已後，至咸通四年，積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餘貫匹。前使杜悰申奏，請起咸通五年正月以後，於諸道州府場監院合送户部八十文除陌錢内，割十五文當使收管，以填積欠。續據户部牒稱，州府除陌錢有折色零碎，請起咸通五年所合送延資庫錢絹，逐年兩限須足，其除陌十五文，當司仍舊收管。前使夏侯孜具事由申奏，且請依户部論請期限。其咸通五年錢絹，户部已送納。自六年至八年，其錢絹依前不旋送納，又積欠三十六萬五千五百七貫匹者。伏以所置延資庫，初以備邊爲名，至大中三年始改今號。若財貨不充，則名額虚設。當制置之時，所令三司逐年分減送當使收管。元敕只有錢數，但令本司減割送庫，不定色目。以此因循，漸紊舊制，年月既久，積欠漸多。既無計以徵收，乃指色以取濟，稱稱備邊名號，得遵元敕指揮。乃割户部除陌八十文内十五文收管，及户部請逐年送庫，須且稟從。今既積欠又多，終慮不及期限。臣今酌量諸道州府場監院合送户部錢絹内分配，令勒留下合送延資庫數目，令本處别爲綱運，與户部綱同送上都，直納延資庫，則户部免有逋懸，不至累年積欠。」從之。

《舊唐書》卷七四《馬周傳》 貞觀十一年，周又上疏曰：【略】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略】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爲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

《舊唐書》卷一二七《彭偃傳》 大曆末，爲郎官員外郎。時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言：「以佛道二教，無益于時，請粗加澄汰。【略】」德宗曰：「叔明此奏，可爲天下通制，不唯劍南一道。」下尚書集議。

偃獻議曰：【略】臣聞天生烝人，必將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禄，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爲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智者令入仕，請還俗爲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爲僧何傷。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班白，不知道。」人年五十，嗜慾已衰，縱不出家，心已近道，況戒律檢其情性哉！臣以爲此令既行，僧道規避還俗者固已太半。其年老精修者，必盡爲人師，則道、釋二教益重明矣。義者是之，上頗善其言。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聖奉之，不宜頓擾，宜去其太甚，其議不行。

《新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二》 滑州靈昌郡 土貢：絹。

鄭州滎陽郡 土貢：絹。

許州潁川郡 土貢：絹。

陳州淮陽郡 土貢：絹。

汴州陳留郡 土貢：絹。

宋州睢陽郡 土貢：絹。

亳州譙郡　土貢：絹。
徐州彭城郡　土貢：絹、綿紬。
宿州　土貢：絹。
鄆州東平郡　土貢：絹。
齊州濟南郡　土貢：絹。
曹州濟陰郡　土貢：絹。
濮州濮陽郡　土貢：絹。
棣州樂安郡　土貢：絹。
兗州魯郡　土貢：絹。

《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三》　懷州河內郡　土貢：平紬。
魏州魏郡　土貢：花紬、綿紬、絹。
博州博平郡　土貢：平紬。
相州鄴郡　土貢：絹。
衛州汲郡　土貢：絹。
貝州清河郡　土貢：絹。
洺州廣平郡　土貢：紬。
冀州信都郡　土貢：絹。
深州饒陽郡　土貢：絹。
趙州趙郡　土貢：絹。
德州平原郡　土貢：絹。
定州博陵郡　土貢：紬。
易州上谷郡　土貢：紬。
幽州范陽郡　土貢：絹。
瀛州河間郡　土貢：絹。
莫州文安郡　土貢：絹。

《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四》　忠州臨江郡　土貢：綿紬。
泌州淮安郡　土貢：絹。
文州陰平郡　土貢：紬。
壁州始寧郡　土貢：紬。
巴州清化郡　土貢：紬。
逢州逢山郡　土貢：綿紬。
通州通川郡　土貢：紬。
閬州閬中郡　土貢：絹、紬。
果州南充郡　土貢：絹。
渠州潾山郡　土貢：紬。

《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五》　常州晉陵郡　土貢：紬、絹。
越州會稽郡　土貢：吳絹。
建州建安郡　土貢：花練。

《新唐書》卷四二《地理志六》　簡州陽安郡　土貢：綿紬。
陵州仁壽郡　土貢：鵝溪絹。
榮州和義郡　土貢：紬。

《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一》　太宗方銳意於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户法；失勸導者以減户論。配租以斂穫早晚、險易、遠近爲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貞，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略】

貞觀初，户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略】

〔天寶五載〕，是時，海内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縑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

《新唐書》卷一一六《韋嗣立傳》　中宗景龍中，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略】監察御史宋務光建言：「願停微封，一切附租庸輸送。」不納。嗣立建言：今廩帑耗竭，無一歲之儲。假遇水旱，人須賑給，不時軍興，士待資裝，陛下何以具之？伏見營立寺觀，累年不絶，鴻侈繁麗，務相矜勝，大抵費常千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地藏開發，盤蟲傷露。上聖至慈，理必不然。準之道法則乖，質之生人則損。陛下豈不是思？又食封之家，日月猥衆，凡用户部丁六十萬，人課二絹，則歲一百二十萬。臣兄太府歲調絹纊百萬匹，少則十之二，有所貸免，曾不半在。比諸封家，所入已寡。國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不三十家，今横恩物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天下租賦，在公不足，而私有餘。又封家微求，各遣奴早，凌突侵漁，百姓怨嘆。或貿易斷盜，誅責紛紜，曾無少息。下民窶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丁課一送太府，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略】帝不聽。

《新唐書》卷一三九《李泌傳》 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常封歲三千六百縑，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

《新唐書》卷一六五《權德輿傳》 貞元十九年，大旱，德輿因是上陳闕政曰：【略】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如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銳於上獻，爲國掊怨，廣軍實之求，而兵有虛籍，剥取多方，雖有心計巧曆，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

《唐六典》卷六《尚書刑部》 凡計贓者，以絹平之。李林甫等注：準《律》以當處中絹估平之。開元十六年敕：「其以贓定罪者，並以五百五十爲定估。」其徵收平贓，並如《律》也。其贓有六焉：一曰强盜贓，自絹一尺，至於十匹。二曰枉法贓，其刑絞；自絹一尺，至於十有五疋，其刑與强盜同。三曰不枉法贓，自絹一尺，至於三十疋加役流也。四曰竊盜贓，自絹一尺，至於五十疋加役流。五曰受所監臨贓，其刑流；自絹一尺，至於五十疋流二千里，其法與不枉法、竊盜皆同。六曰坐贓，其刑徒。自絹一尺，至於五十疋徒三年。凡六贓定罪有正條，餘皆約而斷焉。枉法贓，謂受人財爲曲法處分事者，一尺杖一百，已上每一疋加一等，止十五匹絞。不枉法贓，謂雖受財，依法處分者，一尺杖九十，二疋加一等，止三十疋加役流。若無祿人犯此二贓，並減有祿人一等。若枉法，二十匹即絞；不枉法，四十匹加役流。强盜贓，謂以威力取其財，並與藥酒及食使狂亂取財，不得，徒二年；得財一尺徒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以上絞。竊盜贓者，謂私竊人財，不得，笞五十；得財一尺杖六十，一疋加一等，五疋徒一年，又每五疋加一等，五十疋止加役流。受所監臨贓者，謂不因公事受部人財物者，一尺笞四十，每一疋加一等，至八疋徒一年，又每八疋加一等，五十疋罪止流二千里。坐贓者，謂非監臨主司而因事受財者，一尺笞二十，每一疋加一等，至十疋徒一年，每十疋加一等，五十疋罪止徒三年。自外諸條皆約此六贓爲罪。

杜佑《通典》卷六《食貨六》 天下諸郡每年常貢，按令文，諸郡貢獻皆盡當土所出，准絹爲價，不得過五十疋，並以官物充市。所貢至薄，其物易供，聖朝恒制，在於斯矣。其有加於此數者，蓋修令後續配，亦折租賦，不別徵科。

河東郡貢綾絹扇四面　今蒲州
陳留郡貢絹二十疋　今汴州
滎陽郡貢絹二十疋　麻黄二十斤　今鄭州
臨汝郡貢紬二十疋　今汝州
睢陽郡貢絹二十疋　今宋州
潁川郡貢絹十疋　今許州
譙郡貢絹二十疋　今亳州
濮陽郡貢絹二十疋　今濮州
濟陰郡貢蛇床子二十斤　絹二十疋　今曹州
淮陽郡貢絹十疋　今陳州
東平郡貢絹二十疋　今鄆州
彭城郡貢絹二十疋　今徐州
汝陰郡貢絹二十屯　今潁州
魏郡貢白綿紬八疋　白平紬八疋　今魏州
廣平郡貢平紬十疋　今洺州
信都郡貢絹二十疋　綿二十屯　今冀州
平原郡貢絹二十疋　今德州
饒陽郡貢絹二十疋　今深州
河間郡貢絹三十疋　今瀛州
博平郡貢紬十疋　今博州
樂安郡貢絹十疋　今棣州
淮安郡貢絹十疋　今唐州
南賓郡貢綿紬五疋　今忠州
通川郡貢綿紬三疋　今通州
清化郡貢綿紬十疋　今巴州
咸安郡貢綿紬十疋　今蓬州
始寧郡貢綿紬十疋　今壁州
濟山郡貢紬十疋　今渠州
建安郡貢練十疋　今建州
陽安郡貢綿紬十疋　今簡州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關内道一》 京北府　貢賦：賦：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關内道二》 華州　貢賦：賦：絹。
同州　貢賦：賦：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五《河南道一》 河南府　貢賦：賦：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六《河南道二》 陝州　貢賦：賦：絹。
虢州　貢賦：賦：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七《河南道三》 汴州　貢賦：開元貢：絹二十匹。

賦：絹。元和貢同。

宋州　貢賦：開元貢：絹二十匹。賦：絹。

亳州　貢賦：開元貢：絹二十匹。賦：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八《河南道四》　滑州　貢賦：賦：絹。

鄭州　貢賦：賦：絹。元和貢：絹二十匹。

許州　貢賦：賦：絹。元和貢：絹二十匹。

陳州　貢賦：賦：絹。永和貢：絹十五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九《河南道五》　徐州　貢賦：開元貢：上細絹。賦：絹。

泗州　貢賦：賦：絹。

濠州　貢賦：賦：絹。

申州　貢賦：賦：絹。

光州　貢賦：賦：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〇《河南道六》　鄆州　貢賦：開元貢：絹十五匹。賦：絹。

兗州　貢賦：賦：絹。

青州　貢賦：賦：絹。

齊州　貢賦：賦：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一《河南道七》　曹州　貢賦：賦：絹。

濮州　貢賦：開元貢：絹二十匹。賦：絹。

海州　貢賦：賦：絹。

沂州　貢賦：賦：絹。

萊州　貢賦：賦：絹。

淄州　貢賦：賦：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二《河東道一》　河中府　貢賦：賦：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五《河東道四》　邢州　貢賦：賦：絹。

洺州　貢賦：開元貢：平紬、縑。賦：絹。

磁州　貢賦：賦：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六《河北道一》　懷州　貢賦：賦：絹。元和貢：平紬十匹。

魏州　貢賦：開元貢：縣紬、平紬。賦紬。

相州　貢賦：賦：絹。

博州　貢賦：開元貢：平紬十匹。賦：絹。

衛州　貢賦：開元貢：絹。賦：絹。

貝州　貢賦：賦：絹。

澶州　貢賦：（開元）（元和）貢：平紬、絹。賦：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七《河北道二》　恒州　貢賦：賦：絹。

冀州　貢賦：開元貢：絹。賦：絹。

深州　貢賦：開元貢：絹。賦：絹。

趙州　貢賦：賦：絹。

德州　貢賦：賦：絹。

棣州　貢賦：開元貢：絹十匹。賦：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八《河北道三》　易州　貢賦：開元貢：紬。賦：絹。

滄州　貢賦：賦：絹。

景州　貢賦：（與滄州同）（元和賦：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一《山南道二》　襄州　貢賦：賦：絹。

唐州　貢賦：開元貢：絹。元和貢：絹十匹。

隨州　貢賦：賦：絹。

均州　貢賦：賦：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二《山南道三》　興元府　貢賦：賦：絹。

洋州　貢賦：賦：絹。

利州　貢賦：賦：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六《江南道二》　處州　貢賦：元和貢：絹，縣紬。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七《江南道三》　黃州　貢賦：賦：絹。

岳州　貢賦：賦：縑。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九《江南道五》　福州　貢賦：賦：絹。

建州　貢賦：開元貢：金花練。賦：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一《劍南道上》　簡州　貢賦：開元貢：縣紬一

十五匹。元和貢同。

資州　貢賦：賦：絹。

嘉州　貢賦：元和賦：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三《劍南道下》　梓州　貢賦：賦：絹。

劍州　貢賦：賦：絹。

綿州　貢賦：開元貢：對鳳兩窠獨窠白紬，絹。又貢雙紃二十匹。賦：絹。

元和　貢：雙紃。賦同。

普州　貢賦：賦：絹。

榮州　貢賦：賦：絹。

韓愈《韓昌黎文集》卷八《論變鹽法事宜狀》　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爲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裕；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李翺《李文公集》卷三《平賦書》　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刓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蔥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畝率十取粟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

李翺《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稅法》　臣以爲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爲錢四千，米一斗爲錢二百，稅户之輸十千者，爲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户之輸十千者，爲絹十有二匹然後可，況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雜虛估以受之，尚猶爲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爲比建中之初，爲稅加三倍矣。雖明詔屢下，哀恤元元，不改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變，正當斯時推本，弊乃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生也。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無滿歲之食，況有三年之蓄乎？百姓無三年之積，而望太平之興，亦未可也。今若詔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出納，以布帛爲准，幅廣不得過一尺九寸，長不過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爲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得輕，必樂而易輸，不敢復望如建中之初矣。行之三五年，臣必知農人漸有蓄積，雖遇一年水旱，未有菜色，父母夫婦，能相保矣。若稅法如舊，不速更改，雖神農、后稷復生，教人耕織，勤不失時，亦不能躋於充足矣。故臣曰：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二《南賓郡齋即事，寄楊萬州》　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中有窮獨人，强名爲刺史。時時竊自哂，刺史豈如是？倉粟餧家有，黄縑裹妻子。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畬田粟給禄食，以黄絹支給充俸。

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卷一三《論嗢沒斯特勒等狀》　右自回鶻近邊，人情疑恐。聖化所感，威德克宣。果得嗢沒斯望闕歸心，率徒效命，必在優賞，昭示四方，使戎狄遠聞，皆感恩信。望速降中使，宣慰嗢沒斯特勒及王子等，并多攬將軍共七人，望各内賜錦綵銀器；其嗢沒斯下兵馬，望賜米五千石，度支給絹三千匹，以户部物充，度支速差正綱般送。仍許不分散部落，待委知事情，續議制。

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卷一三《論嗢沒斯所請落下馬價絹便賜與可汗狀》　右臣等商量，賜可汗甚全國體，望付翰林賜可汗書。得嗢沒斯表稱，在本分馬價絹并合落下，請充進奉。以可汗本國破殘，久在邊陲，此已量與嗢沒斯以下本分馬價絹，便賜可汗。兼望賜嗢沒斯詔，獎其忠蓋一作義，緣卿率衆歸國，若又落下馬價絹，恐可汗與卿結怨轉深，事體之間，亦虧非便。以卿等所請奏進奉馬價絹回賜可汗，所冀部落早退，令卿等各保安謐。望約此意處分，實爲允愜。會昌二

年七月十九日。

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卷一六　開元格：每獲一生，酬獲人絹十匹。

右緣並無軍將官健等第，稍似不備。今請獲賊都頭，賞絹二百匹；獲正兵馬使，賞絹一百五十匹；獲副兵馬使、都虞候，賞絹一百匹；都虞候以上，仍並別酬官爵。如是官健，仍優與職名。獲賊十將，賞絹七十匹；獲賊副將，賞絹三十匹；獲賊赤頭郎及劉稹新召宅內突將，賞絹十匹；獲賊長行，賞絹三匹。如是土團練鄉夫之類，不在此例。每獲生口，便望令所獲人對中使點勘上歷，不得令有虛妄。其賞給時，亦望軍中使自對面分付。

蘇鶚《杜陽雜編》卷上　元載末年，造芸輝堂於私第。芸輝，香草名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芸輝焉。而更構沉檀爲梁棟，飾金銀爲户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絡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酋帥，即鮫綃之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略】

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儀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略】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搏之不盈一握。

《唐會要》卷四〇《定贓估》　開元十六年五月三日，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贓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絹賤，河南絹貴。賤處計贓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貴處至七百已上方至死刑。即輕重不侔，刑典安寄？請天下定贓估，絹每匹計五百五十價爲限。」勅：「依。其應徵贓入公私，依常式。」至上元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勅：「先准格例，每例五百五十價，估當絹一匹。自今已後，應定贓數宜約當時絹估，並准實錢，庶叶從寬，俾在不易。」刑部尚書盧正己奏。

天寶六年四月八日勅節文：「其贖銅如情願納錢，每觔一百二十文。若負欠官物，應徵正贓及贖物無財，以備官役折庸。其物雖多，止限三年。一人一日折絹四尺。若會恩旨，其物合免者，停役。」

上元二年正月勅：「《名例律》，評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估評功庸者，計一人一日爲絹三尺。牛、馬、驢、騾車亦同。其船及碾磑、邸店之類，各依當時賃直，庸雖多不得過其本價。自今已後，應定贓數宜約當時絹估，並准實錢。」【略】

大和九年十月，大理丞周太玄奏：「准制條云，雜物依上估絹結贓，所犯若干匹，並無估定計折字者。伏以監利物與兩稅物，好惡有殊，一例科決，慮憂有屈。今請盜換兩稅綢綾絹等物，請依元盜換匹數結罪科斷，更不估定。如盜換監利物，雜麻布焦葛匹段絲綿紙，及諸色進貢物，不是兩稅匹段等，請准法式，估定數依上絹結贓科斷。」勅旨依奏。

大中六年閏七月勅：「應犯贓人，其平贓定估等，議取所犯處及所犯月上絹之價。假有蒲州盜鹽，禁州事發，鹽已費使，依令懸平，即蒲州中估之鹽，准蒲州上絹之價。於禁州決斷之類，縱有貴價貴賤，所估不同，亦依估爲定。」其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其犯贓人平贓定估等，其外州府，比者雖准律文，取當處上估絹定贓平估，或有不出上絹處，縱有出處，亦虛結獄之時，須爲勘估，因其貴賤，便生異端。兼以州府絹價，除果、閬州外，無貴於宋、亳州。上估絹者，則外州府不計有上絹及無上絹處，並請一例取宋、亳州上絹估，每匹九百文結計。如所取得絹已費使，及不記得當時州土色目，即請取犯處市肆見貨當處中估絹價平之。如不出絹處，亦請以當處見貨雜州中估絹價平之。庶推劾有准，斷覆無疑。」從之。

《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布帛部四・絹》　《唐書》曰：高宗朝，詔自今已後，天下嫁女受財，三品已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疋，四品不過二百疋，六品七品不得過百疋，皆充所嫁女之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

《白孔六帖》卷八　白：鄉貢八蠶之綿。一歲八蠶，出日南。

《舊五代史》卷三《梁書・太祖紀第三》　〔開平元年五月〕，河南尹張全義進開平元年已前羨餘錢十萬貫，紬六千疋，綿三十萬，仍請每年上供定額每歲貢絹三萬疋，以爲常式。

《舊五代史》卷三八《唐書・明宗紀四》　天成二年三月壬子朔，幸會節園，宰相、樞密使及在京節度使共進錢絹，請開宴。【略】丙辰，宰臣判三司任圜奏：「諸道藩府，請依天復三年已前許貢綾絹金銀，隨其土產折進馬之直。又請選孳生馬，分置監牧。」並從之。【略】

十一月戊午，貝州刺史竇廷琬上言：請制置慶州青白兩池，逐年出絹十萬匹，米萬石。詔升慶州爲防禦所，以廷琬爲使。

《舊五代史》卷一四七《刑法志》　周太祖廣順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准元年正月五日赦書節文，今後應犯竊盜贓及和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已前條制

施行。諸處犯罪人等，除反逆罪外，其餘罪並不籍没家産，誅及骨肉，一依格令處分者。請再下明勅，頒示天下。」乃下詔曰：「赦書節文，明有瘡革，切慮邊城遠郡，未得審詳，宜更申明，免至差誤。其盜賊，若是强盜，並准自來格條斷遣；其犯竊盜者，計贓絹滿三匹已上者，並集衆決殺，其絹以本處上估價爲定，不滿三匹者，等第決斷。」

王溥《五代會要》卷九《定贓》　後唐長興四年六月十四日准敕：「枉法贓十五匹絞，准格加至二十匹。乃自喪亂已來，廉恥者少，舉律行令，誠人遠財。國家常切好生，上下頗能知禁，犯既漸寡，法亦宜輕。起今後犯枉法贓者，宜准格文處分。贓名條内有以准加減及同字者并倍累贓，並宜准律令格式處分。凡有告事者，除鹽麴條流外，宜據輕重依理施行，不在格賞之限。」

清泰元年九月，大理寺奏：「所用法書竊盜條，准建中年，贓滿三匹已上決殺，不及三匹量情決杖。本朝以量情之文不定，詔御史中丞龍敏等議。贓滿三匹，准舊法：一匹已上，決徒一年半；一匹已下，量罪以杖。大理寺又以量罪之文不定，申奏集寺重議。今議定贓滿一匹，徒二年半；不及一匹，徒一年半；不得財，杖七十。」從之。

二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刺史位列公侯，縣令爲人父母，衹合倍加乳哺，豈可自致瘡痍？一昨張宗胤，胥吏訟論，合當極典，法司援律，罪止徒流。臣聞立法稍嚴，則人不敢犯，其見行法律，望下所司更加斟酌。」御史臺、刑部、大理寺同奏議曰：「准律，枉法贓十五匹絞，天寶元載加至二十匹。請今後枉法贓十五匹准律絞，不枉法贓准三十匹加徒流。受所監臨贓五十匹流二千里。今請依《統類》，不枉法贓過三十匹，受所監臨贓過五十匹。」從之。

晉天福五年十月敕：「今後竊盜贓滿五匹者處死，三匹已上決杖配流，以盜論者依律文處分。」

漢天福十二年八月敕：「應天下凡關强盜捉獲，不計贓物多少，按驗不虚，並宜處死。」

《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布帛部四・絹》　（後唐史）〔《職官分紀》〕曰：賜宰相李愚絹百疋，錢百緡，鋪陳物十三件。時愚病，上令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臥敝氈而已，中使具言其事。上曰：「嘻，宰相月俸錢幾何，而委頓如此。」故有是賜。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　密州　貢絹。

濟南府　貢絹。

濰州　貢綜絲素紬。

淮陽軍　貢絹。

應天府　貢絹。

徐州　紬、絹。

興仁府　貢絹。

東平府　貢絹。

濮州　貢絹。

隨州　貢絹。

房州　貢紵布。

唐州　貢絹。

潁昌府　貢絹。

鄭州　貢絹。

滑州　貢絹。

淮寧府　貢紬、絹。

順昌府　貢紬、紬。

汝州　貢紬、絹。

《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　滄州　貢大絹。

冀州　貢絹。

河間府　貢絹。

博州　貢平絹。

棣州　貢絹。

雄州　貢紬。

霸州　貢絹。

德州　貢絹。

濱州　貢絹。

恩州　貢絹。

永静軍　貢絹。

清州　貢絹。

信安軍　貢絹。

保定軍　貢絁。
相州　貢暗花牡丹花紗、絹。
信德府　貢絹。
衛州　貢絹。
洺州　貢紬。
深州　貢絹。
祁州　貢花絁。
慶源府　貢絹。
保州　貢絹。
安肅軍　貢素絁。
廣信軍　貢紬。
順安軍　貢絹。
汾州　貢上絁。
威勝軍　貢土絁。
平定軍　貢絹。
岢嵐軍　貢絹。
寧化軍　貢絹。
保德軍　貢絹。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　京兆府　貢韡毯。
陝州　貢紬、絁。
渭州　貢絹。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亳州　貢絹。
宿州　貢絹。
海州　貢絹。
泗州　貢絹。
濠州　貢絹。
滁州　貢絹。
無爲軍　貢絹。
靖州　貢白絹。
廬州　貢絹。
歸州　貢紵。
靖州　貢白絹。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渠州　貢綿紬。
懷安軍　貢紬。
寧西軍　貢絹。
巴州　貢綿紬。
蓬州　貢綿紬。
咸淳府　貢綿紬。
達州　貢紬。
涪州　貢絹。
雲安軍　貢絹。
郴州　貢紵。
全州　貢葛。

《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　東平府產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河南道一・開封府》　土產：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河南道三・河南府》　賦：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河南道六・陝州》　土產：絁、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河南道六・虢州》　土產：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河南道七・許州》　土產：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河南道八・汝州》　土產：絹、絁。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河南道九・滑州》　土產：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河南道一〇・陳州》　土產：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河南道一一・潁州》　土產：花官絁。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河南道一二・宋州》　土產：絁、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河南道一二・亳州》　土產：絹。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河南道一三・曹州》　土產：絹。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河南道一四・濮州》　土產：絹。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河南道一四・單州》　土產：紬、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河南道一六・泗州》　土產：絹、絁。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河南道一七・宿州》　土產：絹。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河南道一八・青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河南道一八・濰州》土産：今貢：紵絲素紬，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九《河南道一九・淄州》土産：出：紬、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九《河南道一九・齊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〇《河南道二〇・萊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一《河南道二一・兗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二《河南道二二・海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三《河南道二三・沂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九《關西道五・華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六《河東道七・蒲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三《河北道二・懷州》土産：絹、紬。入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四《河北道三・魏州》土産：絹，貢。紬，紬。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四《河北道三・博州》土産：絹，平紬。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五《河北道四・相州》土産：絹。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六《河北道五・衛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七《河北道六・通利軍》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八《河北道七・洺州》土産：平紬、紬子，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八《河北道七・貝州》土産：紬，絹。按《陰圖經》云：「清河絹爲天下第一。」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〇《河北道九・趙州》土産：紬。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三《河北道一二・冀州》土産：絹。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三《河北道一二・深州》土産：絹。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四《河北道一三・德州》賦：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四《河北道一三・棣州》土産：貢：絹、地出絲蠶。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四《河北道一三・濱州》土産：同棣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五《河北道一四・滄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六《河北道一五・瀛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六《河北道一五・莫州》土産：貢：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七《河北道一六・雄州》土産：古戰争之地，絹【略】之外，別無藥物。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七《河北道一六・霸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八《河北道一七・保州》土産：同莫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八《河北道一七・定遠軍》土産：舊貢：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九《河北道一八・幽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一《河北道二〇・營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二《劍南西道一・益州》土産：【略】今貢：紬，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六《劍南西道五・簡州》土産：紬。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五《劍南東道四・陵州》土産：進鵝溪絹。出梓州玄武縣鵝溪。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六《劍南東道五・閬州》土産：絹。段氏《蜀記》：「果、閬二州絹長十五丈，重一斤，其色目鮮白。」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八《劍南東道七・昌州》土産：【略】今貢：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九《劍南東道一・潤州》土産：羅綿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〇《江南東道二・昇州》土産：絹。賦。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七《江南東道九・婺州》土産：紬，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八《江南東道一〇・明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八《江南東道一〇・台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九《江南東道二・處州》土産：同台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〇《江南東道一二・福州》土産：輕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一《江南東道一三・建州》土産：蕉花練。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一《江南東道一三・邵武軍》土産：同建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二《江南東道一四・泉州》土産：茜緋。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二《江南東道一四・興化軍》土産：同泉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三《江南西道一・宣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三《江南西道一・廣德軍》土産：絲紬，漆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四《淮南道二・楚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七《淮南道五・光州》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八《淮南道六・濠州》 土産：官絁，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九《淮南道七・壽州》 土産：絁。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五《山南西道三・利州》 土産：絁。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八《山南西道六・慶安軍》 土産：紬。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九《山南西道七・巴州》 土産：紬。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〇《山南西道八・集州》 土産：小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〇《山南西道八・壁州》 土産：紬。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二《山南東道一・鄧州》 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二《山南東道一・唐州》 土産：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四《山南東道三・隨州》 土産：小絹。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六《山南東道五・荆州》 土産：綿紬。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六《山南東道五・荆門軍》 土産：並與襄、荆二州同。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九《山南東道八・忠州》 土産：綿紬。

《天聖令・廄牧令》卷二四 諸牧、馬剩駒一匹，賞絹一疋。駝、騾剩駒二頭，賞絹一疋。牛、驢剩駒、犢三頭，賞絹一疋。白羊剩羔七口，賞絹一疋。羖羊剩羔十口，賞絹一疋。每有所剩，各依上法累加。其賞物，二分入長，一分入牧子。牧子，謂長上專當者。其監官及牧尉，各統計所管長、尉賞之。統計，謂管十五長者，剩駒十五匹，賞絹一疋；監官管尉五者，剩駒七十五匹，賞絹一疋之類。計加亦准此。若一長一尉不充，餘長、尉有剩，亦聽準折賞之。其監官、尉、長等闕及行用無功不合賞者，其物悉入兼檢校合賞之人。物出隨近州；若無，出京庫。應賞者，皆準印後定數，先填死耗足外，然後計酬。

《天聖令・營令》卷第二八 諸州縣所造禮器、車輅、鼓吹、儀仗等，並用官物，帳申所司。若有剥落及色惡者，以公廨物修理。準絹五疋以上用官物充。所須人功，役當處防人、衛士。非理損壞者，依式推理。

右令不行。

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一《官政一》 五代方鎮割據，(都)〔多〕於舊賦之外，重取於民。國初悉皆蠲正，稅額一定。其閒或有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歙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匹，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全除，乃以減價糴糴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歙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

蘇軾《蘇軾文集》卷二四《同天節進絹表》 伏以大人之德，莫得而名；萬壽之觴，無物可稱。前件絹，土地所出，賦租之餘。敢輸向日之誠，少備充庭之末。

蘇軾《蘇軾文集》卷二五《上神宗皇帝書》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若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

蘇軾《蘇軾文集》卷二八《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贏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至，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其直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颺，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

蘇軾《蘇軾文集》卷二九《奏爲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疎鋭藥紬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姦猾人户及攬納人遞相扇和，不納好絹，致使官吏無由揀擇，期限既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以成風。故京師官吏軍人，但請兩浙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綱運，歲有估剥，日以滋多。去年估剥至九千餘貫，元納專典枷鎖鞭撻，典賣竭産，有不能償。姑息之弊，一至於此。

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即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受納場前，大叫數聲，官吏軍民，並皆辟易。遂相率入州衙，詣臣喧訴。臣以理喻遣，方稍引去。臣知此數百人，必非齊同發意，當有凶奸之人，爲首糾率。密行緝探。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承陳皓狀申，有人户顏異男顏章、顏

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疎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拑撮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噪，奔走前去。臣即時差人捉到顏章、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只至明日，人户一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

續據右司理院勘到顏章、顏益，招爲本家有和買紬絹共三十七疋，章等爲見遞年例只是將輕疎糊藥紬絹納官，今年本州爲綱運估剥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絹。章等既請和買官錢每疋一貫，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輕疎糊藥短絹納官，其顏章又不合與兄顏益商量，若或揀退，即須拑撮專揀，扇搖衆户，叫噪投州，嚇脅官吏，令只依遞年受納不堪紬絹，尋將買到輕疎糊藥短絹五疋，付揀子家人翁誠納官，尋被翁誠覆本官揀退。章等既見衆户亦有似此輕疎短絹，多被揀退，尋拑撮翁誠叫屈。顏益在後用手推翁誠，令顏章拑去投州，即便走出三門前，叫屈二聲，跳出欄干，將兩手搽起，喚衆户扇搖叫噪，稱一時投州去來。衆户約二百餘人，因此亦一時叫噪相隨，投州衙喧訴。【略】

謹按顏益、顏章以匹夫之微，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之勢，脅制官吏，必欲令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少革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本州既已依法決訖。臣獨判云：「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脅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仍以散行曉示鄉村城郭人户，今後更不得織造輕疎糊藥紬絹，以備納官。庶幾明年全革此弊。伏望朝廷詳酌，備録臣此狀，下本路轉運司，遍行約束曉示。所貴今後京師及本路官吏軍人，皆得堪好衣賜，及受納專副，不至破家陪填。所有臣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亦乞重行朝典。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勘會本州去年發和買夏税物帛計一十四綱，今來只估剥到四綱，已及九千餘貫，乞下左藏庫，便見估剥數目浩大。

蘇軾《蘇軾文集》卷三〇《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一、兩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銀絹絲綿入市，莫有顧者。質庫人户，往往晝閉，若得官錢三二十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合發上供錢，散在諸州税户，令買金銀紬絹充年額起發。

蘇軾《蘇軾文集》卷三一《應詔論四事狀》 伏見元豐四年杭州合發和買絹二十三萬一千疋，准朝旨撥轉運司錢，於餘杭等縣，委官置場一十一處收買。尋以數内揀下不堪上供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計錢五萬五千餘貫，却勒逐場變轉。是時錢重物輕，一日併出，既聲言行濫不受於官，又須元價以竟償足，捐之市中，莫有顧者。於是官吏惶駭，莫知所爲。

蘇軾《蘇軾文集》卷三四《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狀》 一、准元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明堂赦書》節文：「開封府界及諸路人户，見欠元豐元年以前夏秋租税，并沿納不以分數，及二年以前誤支雇食水利罰夫買撲場務出限罰錢，并免役及常平息錢，並特與除放。」是時轉運司申中書稱，見欠丁口鹽錢，及鹽博絹米及和預買紬絹，并係人户已請官本，不合一例除放。中書批狀云：勘會赦書内，即無見欠丁口鹽錢并鹽博絹米及和預買紬絹已請官本除放之文，因此州縣却行催理。至元豐八年登極赦書，亦是除放兩税，沿納錢物。後來尚書户部仍舉行元豐四年中書批狀指揮，逐年蠶鹽錢絹和預買紬絹等，係已請官本，並不除放。臣今看詳，内蠶鹽錢絹一事，鹽本至輕，所折錢絹至重。只如江都縣每支鹽六兩，折絹一尺。鹽六兩，元價錢一十文五分足，絹一尺，價錢二十八文一分足。其支鹽納錢者，每鹽五斤五兩，納錢三百三十一文八分足，比元價買鹽每斤二十八文足已多一百八十三文足。又將錢折麥，所估麥價至低。又有倉省加耗及脚剩之類，一文至納四五文。今來既不除放，即須催納絹麥折色，所以人户愈覺困苦。臣今看詳，丁口鹽錢絹既爲有官本，難議除放，即合據所支鹽斤兩實直價錢催納，豈可將折色絹麥上增起錢數盡作官本，顯是於理合放，於條未有明文。臣已指揮本州，應登極赦前見欠丁口鹽錢及鹽博絹米之類，只據當時所支官物實直爲官本催納，其因折色增起錢數，並權住催理，聽候朝旨。伏望聖慈特賜指揮，依此除放。

蘇轍《欒城後集》卷一五《收支敍》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米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并言未破應在及汎支給賜得此數。紬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

晁補之《雞肋集》卷五四《齊州進興龍節銀絹表》 臣伏以夢龍叶瑞，元符神筴之歸；望氣表祥，夙契人心之慶。幸遘寖昌之日，敢修飾喜之儀。前件物，人賴垂衣，地思薦寶。盡出盈餘之力，用將頌詠之誠。充預大庭，足備梯航之富，懇祈睿算，永齊箕斗之明。所有銀絹，見寄本州軍資庫，候有上供綱運，附帶入

京次，謹先具附，遞入進以聞。干冒冕旒，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陳旉《農書》卷下《種桑之法》 十口之家，養蠶十箔，每箔得繭一十二斤，每一斤取絲一兩三分。每五兩絲，織小絹一疋。每一疋絹，易米一石四斗。絹與米價常相侔也，以此歲計衣食之給，極有準的也。以一月之勞，賢于終歲勤動，且無旱乾水溢之苦，豈不優裕也哉。

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卷九《雜録》 祥符初，王旭知潁州，因歲飢，出庫錢貸民，約蠶熟一千輸一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便。今行於天下，於義首給之，謂之和買絹，或曰預買，始於旭也。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四京・南京應天府》 土貢絹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四京・北京大名府》 土貢花紬、綿紬、平紬各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東路・密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東路・齊州》 土貢絹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東路・濰州》 土貢綜絲紬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東路・淮陽軍》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東路・徐州》 土貢紬、絹各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東路・曹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東路・鄆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東路・濮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西路・隨州》 土貢絹三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西路・唐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西路・潁昌府》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西路・鄭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西路・滑州》 土貢絹三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西路・陳州》 土貢紬、絹各一十五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西路・潁州》 土貢紬、絹各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西路・汝州》 土貢紬、絁各一十五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滄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冀州》 土貢絹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瀛州》 土貢絹三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博州》 土貢平紬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棣州》 土貢絹、絁各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雄州》 土貢紬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霸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德州》 土貢絹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濱州》 土貢絹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永静軍》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乾寧軍》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信安軍》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保定軍》 土貢絁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相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邢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衛州》 土貢絹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洺州》 土貢平紬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深州》 土貢絹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祁州》 土貢花絁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趙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保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安肅軍》 土貢絁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永寧軍》 土貢紬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廣信軍》 土貢紬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順安軍》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三《陝西路・陝州》 土貢紬、絁各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三《陝西路・渭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四《河東路・威勝軍》 土貢絁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四《河東路・平定軍》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四《河東路・岢嵐軍》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四《河東路・寧化軍》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四《河東路・保德軍》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亳州》 土貢絹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宿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海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泗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滁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廬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濠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無爲軍》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江南路・臨江軍》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江南路・建昌軍》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荆湖路・誠州》　土貢斑白絹三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成都府路・簡州》　土貢綿紬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梓州路・昌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梓州路・渠州》　土貢綿紬五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梓州路・懷安軍》　土貢紬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梓州路・廣安軍》　土貢絹五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八《利州路・巴州》　土貢綿紬五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八《利州路・蓬州》　土貢綿紬五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八《夔州路・達州》　土貢紬五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八《夔州路・忠州》　土貢縣紬五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八《夔州路・涪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八《夔州路・雲安軍》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八《夔州路・南平軍》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九《廣南路・韶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九《廣南路・循州》　土貢絹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九《廣南路・南雄州》　土貢絹一十匹。

張邦基《墨莊漫録》卷二　梓州織八丈濶幅絹獻宫禁，前世織工所不能爲也。

莊綽《雞肋編》卷上《定州刻絲與各地工藝》　單州成武縣織薄縑，修廣合於官度，而重才百銖，望之如霧。著故浣之，亦不紕疏。鄜陵有一種絹，幅甚狹而光密，蠶出獨早，舊嘗端午充貢。邠、寧州出縣綢。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六《服用門・水紬》　廣西亦有桑蠶，但不多耳。得繭不能爲絲，煮之以灰水中，引以成縷，以之織紬，其色雖暗，而特宜於衣。在高州所産爲佳。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六《服用門・安南絹》　安南使者至欽，太守用妓樂宴之，亦有贈於諸妓，人以絹一匹。絹粗如細網，而蒙之以綿。交人所自著衣裳，皆密絹也。不知安南如網之絹，何所用也。余聞蠻人得中國紅絁子，皆拆取色絲而自以織衫，此絹正宜拆取其絲耳。

吕祖謙《東萊集》卷三《爲張嚴州作乞免丁錢奏狀》　右臣昨者恭奉聖旨，差權發遣嚴州軍州事。内竊省循，以未信之學，遽當民社，深懼識眊力淺，疎闊舛繆，仰負皇帝陛下責成共理之意，敬陳悃愊，懇辭弗命，黽勉遵承，惶灼無地。爰自就道，徧訪本州利病，往來者皆言嚴之爲郡，地瘠人貧，丁鹽錢絹額數繁重，民不聊生，此賦不除，永無息肩之日。臣瞻望威顔之始，冒昧控訴，天慈憫惻，許令到任，條具以聞。仰見陛下至仁博臨，勤恤民隱，雖古先聖王之用心，不是過也。臣自到任，延問耆老，諮諏僚吏，參稽案籍，始知本州丁鹽錢絹爲民大害，向來所聞，百不一二，謹條具本末，上干天聽。臣照對本州丁鹽鐵絹之起，據父老稱：自承平時，每一丁，官支給鹽一斛，計五斤，每一斤計錢三十一文二分省，共計錢一百五十六文省，却納絹一丈二尺八寸，數内一半係本色絹，一半係折納見錢。是時絹每一匹，直錢一貫文省，每丁計納絹六尺四寸，計價錢一百六十文省，又折帛見錢一百六十文省，兩項通計三百二十文省。將官中所給鹽斤價錢百五十六文省比折外，每丁實陪貼納錢百六十四文省，所納不多，公私兩便，未見其害。後來蔡京改變鹽法，令大商入納買鈔，支給袋鹽貨賣，從此官司更不支給丁鹽，徒令納絹。鹽給既停，絹價復長，浸久浸增，日今絹一匹估計折納七貫文省，民力殫竭，職此之由，臣請爲陛下詳言之。兩浙東西路共管十五州軍，户口物力，無若本州之貧，丁鹽鐵税亦無若本州之重。本州地形阻隘，絶少曠土，山居其八，田居其二，澗曲嶺隈，淺畦狹隴，苗稼疎薄，殆如牛毛，細民崎嶇，力耕勞瘁，雖遇豐稔，猶不足食，惟恃商旅般販斗斛爲命。仍日不雨，溪流已涸，客船斷絶，米價騰踊，大小嗷嗷，便同凶年。每歲合六縣所納苗米，除折納糯米外，粳米止管八千七百五十一碩，猶不及湖、秀富民一户所收之數，所有官兵米糧，逐年發州應副一萬五千碩補助支遣，尚闕一萬三千一十碩，其爲困乏，不言可見。重以坊郭鄉村，邊溪去處，每經巨浸，垣牆頹仆，廬舍傾摧，資用散失，生計蕭然，若遇寇盜，蓽茸未全，復遭漂蕩，民素窮乏，又加此厄，雖使止存兩税，猶懼輸納不前，今乃經賦之外，每丁使之重納丁錢鹽絹一丈二尺八寸，其雙丁以上，折科每匹計

錢七貫文省，洞察之民，其何以堪。且以兩浙諸郡論之，平江府、秀、婺、衢等四州自蠲免丁錢，明州每丁止納錢六十文足，惟湖州丁鹽錢絹在兩浙最號爲重，其烏程、歸安、長興、安吉、德清五縣，三丁共納絹一匹，本州三丁共納絹三丈八尺四寸，比烏程等五縣每三丁共少一尺六寸，一丁止少五寸三分三釐，相去不遠。其武康一縣，每四丁共納絹一匹，則反輕於本州。截長補短，本州丁鹽錢絹，較之湖州，猶自頗重，至於他郡，重輕相絶，可以類推。本州民力，在兩浙十五軍州之下，而賦斂反在十五軍州之上，以至貧之民納至重之賦，人情物理，恐不應爾。臣謹按本州丁籍，建德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户，計一千八百四十九丁，第五等有産税户計一萬七千八百九十八丁，無産税户計三千八百二十二丁。遂安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户，計二千三百三十七丁，第五等有産税户計八千九百六十四丁，無産税户計一萬八百八十六丁。壽昌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户，計九百七十七丁，第五等有産税户計七千六百二十九丁，無産税户計四千二百一十八丁。分水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户，計五百六丁，第五等有産税户計一萬三千七百五丁，無産税户計九百七十八丁。淳安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户，計三千六百五十丁，第五等有産税户計八千三百三丁，無産税户計一萬八千二百七十四丁。桐廬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户，計一千三百九十九丁，第五等有産税户計一萬五千四百八十丁，無産税户計二千一十八丁。通計六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户，止有一萬七百一十八丁，其第五等有産税户共管七萬一千四百七十九丁，雖名爲有産，大率所納不過尺寸分釐升合抄勺，雖有若無，不能自給；其無産税户，共管四萬一百九十丁，並無寸土尺椽，飢寒轉徙，朝不謀夕。本州統管一十二萬二千三百九十三丁，而第五等有産税户、無産税户共管一十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丁，是十分之中，九分以上厄瘠困迫，無所從出。從前官吏明知其害，迫於上司督責之嚴，汗顔落筆，蹙頞用刑，笞箠縲繫，殆無虚日，愁嘆之聲，閭里相接。彊悍者窮塞無聊，散爲攘竊，四方遂指嚴州爲多盜之區，非獷俗獨鍾於此土，蓋丁錢偏重於他邦，原其情狀，實可憐憫。臣體訪得深山窮谷，至有年三十餘，顔狀老蒼，不敢裹頭，縣吏恐丁數虧折，時復搜括相驗，糾令輸納，謂之貌丁。民間既無避免之路，生子往往不舉，規脱丁口，一歲之間，嬰孺天閼，不知其幾。小民雖愚，豈無父子之愛，徒以陂於重賦，忍滅天性，親相賊殺，傷動和氣，悖逆人理，莫斯爲甚。臣聞之，不覺涕下。竊自惟念，本州實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基命之地，陪輔行都，最爲密邇，皇帝陛下方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豈容輦轂百里之間，斯民顛頓愁悴，父子不能相保，意者未有以實上聞者。臣職在拊摩，尚復便文，自營不言，死有餘罪，用敢竭誠愁意，上徹旒扆。臣基覩紹興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勑：三省同奉聖旨，永、道、郴州，桂陽監及衢州茶陵縣，民户於二税之外，尚循馬氏舊法，添納丁身錢絹米麥，流弊未除，朕甚憫之，可將逐州縣丁身錢絹米麥並與除放。臣竊惟永、道、郴、桂陽監、茶陵四郡一縣，邈在湖廣，太上皇帝明見萬里之外，不遺遠方，捐賦子民，本州幸在闕門之側，反不得如遐方荒裔，沾沐德澤，臣竊痛之，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嚴州丁鹽錢絹依永、道、郴州，桂陽監、衢州茶陵縣，及衢、婺、秀州、平江府例，盡行蠲除，使一方仰父俯子，吏不至門，復有生民之樂，不然，乞如明州例，每丁納錢六十文足。又若以國用未裕，則乞蠲免一半，粗寬民力，亦爲厚幸，然終不若沛然盡蠲，爲滲漉無窮之澤也。臣誠過慮，恐議者或謂蠲免嚴州，恐諸郡援例申請，必致有虧經費。臣竊謂聖人之治俾萬邦惟正之供，丁鹽錢絹出於一切，本非常賦，陛下約己節用，凡以爲民，異時帑藏充溢，蠲免之令固將次第而舉。今雖調度尚虚，猶當先其尤急者，用示省賦之漸，以地則莫如本州之近，以民則莫如本州之困，以害則莫如本州之重，先後之序，宜自本州始。況太上皇帝潛龍舊鎮，亦非諸州邊敢援例，惟願睿斷不疑，俯賜開允，俾一邦昭解倒垂之急。臣言語短拙，不能盡寫困迫之狀，惟與合郡吏民，瀝心滌慮，延頸跂足，以俟鴻鵠之施。冒犯天威，臣無任戰慄悚懼，謹録奏聞，伏候勑旨。謹奏。

葉適《葉適集》卷一《上寧宗皇帝劄子》 嘉泰三年（1203年）遞年代爲官、信、建昌、邵武四郡發納上供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四州軍却合應副本州衣絹紬等，自減半之後，通計五千五百餘匹，綿七千餘兩，惟信州取足而疎惡不堪。三州軍每年計虧三千二百餘疋，積欠紬價至五十九萬八千餘貫。

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七《關東絹》 杜子美詩：「我有一匹好東絹。」關東絹也。梁庾肩吾《答武陵王賚絹啓》曰：「關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綃。」

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二《和買絹》 本朝預買納絹，謂之和買絹。按，《玉壺清話》與《澠水燕談》二書，皆以爲始于祥符初，因王旭知潁州，時大饑，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爾爲例。而《澠水燕談》又以爲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便，今行天下，于歲首給之。予按，范蜀公《東齋記事》，稱是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絶時，豫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于官。預買絹絹，蓋始于此。以三書考之，當以范説爲是，蓋范嘗爲是官耳。予讀詩人袁陟世弼所爲墓誌，序其當仁宗時，爲太平州當塗知縣。且言江南

和市紬絹，豫給緡錢，郡縣或以私惠人，而不及農者，當塗尤甚。世弼自爲條約，細民均得之。乃知太宗之所以惠愛天下多矣。而其後以鹽代錢，以爲縑直。又其後也，鹽亡而額存。然後知左氏所謂「作法于涼」，其說不誣也。

熊克《中興小紀》卷五《高宗建炎三年》 三月壬辰，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夏稅及和買絹一百一十七萬餘匹，欲令民間每匹折價錢二緡，足計三百五萬餘貫，省抑助國用。」從之。

熊克《中興小紀》卷六《高宗建炎三年》 五月癸巳，詔諸路預和買絹帛，即支其直，違置之法。

熊克《中興小紀》卷一五《高宗紹興三年》 九月己未，詔略曰：「昨舉祖宗之制，欲杖贓吏於朝堂，亦以刑止刑之義。復思祖宗時，絹值不滿千錢，故以一貫三百計匹，後因論列，遂增至二貫足。今絹價不下四五貫，豈可尚守舊制，每匹宜更增一貫足。今後贓吏犯法，夫復何言。」

熊克《中興小紀》卷一七《高宗紹興四年》 〔冬十月〕甲午，户部侍郎梁汝嘉言：「每月經費一百餘萬緡，兼調發所用倍多，請權以江浙夏稅及和買，十分折納五分，二分折四緡，三分折六緡，其紬則皆折納，二分折四緡，八分折六緡，令轉運司計綱輸送。」從之。

熊克《中興小紀》卷二四《高宗紹興八年》 五月丁未，樞密副使王庶，措置江淮，遂移張俊下張宗顔將七千人軍淮西，巨師古將三千人屯太平洲。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泗洲，使緩急互爲聲援。以劉錡軍鎮江，爲江左根本。至是庶條上江淮事，上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内藏細絹九十餘萬，其他可知。」參知政事劉大中曰：「淮南桑麻之富，不減京東，而魚鹽之利，他處莫比。」上曰：「以此淮甸不可不葺也。」

熊克《中興小紀》卷三六《高宗紹興二十四年》 夏四月庚子，宰執言：言者所論諸路州縣受民輸絹，官吏作弊，雖中程好物，抑而不受，至用柿油退印以壞之，卻縱攬子，多取民錢，輸以薄絹。上察其爲民害，命申嚴其法令，監司御史臺劾之，聽民越訴。

熊克《中興小紀》卷三七《高宗紹興二十六年》 秋七月癸酉，上諭宰執曰：「臨安民有納本户絹一疋被退，因詢之云，官中以不經攬户不肯受。朕令人用錢五千五百買之，乃好衣絹，已令韓仲通根治。近在輦轂尚爾，外方想不勝其弊矣。」沈該等曰：「陛下灼見弊原如此，天下幸甚。」【略】

庚戌，言者論川中折帛錢太重，絹一匹私直五千，而官估十千，他物稱是。去歲裕民所減，不過一千。癸巳，上諭宰執曰：「須與減，若行下未必濟事，不若便令四川總領司且合減數申朝廷，庶幾民受實惠。朕自即位以來，未嘗一有妄用，凡以爲民而已。」

熊克《中興小紀》卷三七《高宗紹興二十七年》 春正月辛卯，上謂宰執曰：「須見得四川每年出入之數，常賦幾何，案《繫年要録》此下有横斂幾何句。軍儲所須與無名之費多少，朕不惜減以裕民，爲諸司未有定議，遽先如此，萬一闕乏，何以善後。之望有愛民之志，但臨事不審，率爾有請。」湯思退曰：「四川財賦，誠如聖訓，可趣蕭振等條上。」上曰：「甚善。」時起居郎趙逵亦奏四川在萬里外，其取民之塗有二，如激賞絹之類，官以民所當納者揭於通衢，上下共知，此明告之而取之也。激賞錢之類，總領以若干數下之州縣，必陽戒之曰：無損歲計，無傷民力。若然則須官吏自備而後可。官吏不能自備，其勢不得不暗增有額之數，私應無名之索，此陰取而不告者也。是故取激賞等錢，民不悟也，罷激賞錢，民不與也。臣願詔振等凡總司錢物，必分爲二，曰：此上下通知者，其不通知，當根其所自出而放之，然後吏不能沮而惠徧逮矣。既而振等會議於成都，奏請歲蠲東西路對糴米十六萬石、夔路激賞絹五萬疋，減絹估錢二十八萬有奇。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四《財賦一・兩川激賞絹》 兩川激賞絹者，建炎四年，宣撫處置使司量宜于四川民户勸諭，令其等第輸納，以助給賞，凡三十三萬餘匹，俟邊事甯息即罷，不爲永例，自後不復減。紹興十六年，鄭亨仲爲宣撫副使，始減利路絹二萬匹。十二月戊戌，二十七年，鍾郎中奉詔裕民，復減夔路絹九千餘匹。惟東西二川獨存，至今遂爲常賦，舊例皆理正色，紹熙末，楊嗣勳總計，每匹但取估錢引三千，民甚便之。慶元中，司農少卿河間權安節總計，又權減一千，今以爲例。凡兩川激賞絹，額理三十萬匹，實理緡錢六十萬焉。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四《財賦一・景祐慶曆紹興鹽酒稅絹數》 景祐中，天下歲收商稅錢四百五十餘萬緡，酒課四百一十八萬餘緡，鹽課三百五十五萬餘緡，和買絹二百萬匹。慶曆中，商稅錢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緡，酒課一千七百一十萬餘緡，鹽課七百一十五萬餘緡，和買絹三百萬匹。紹興末，東南及四川酒課一千四百萬餘緡，鹽課二千一百萬餘緡，折帛絹三百餘萬匹。淳熙中，臨安府城内外及諸縣，一年共收稅錢一百二萬餘緡，已當景祐四分之一。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四《財賦一・兩川畸零絹估錢》 兩川畸零絹估錢者，本三路綱也。方承平時，東西兩川，每歲上二稅及和買畸零絹內，起正色絹三十萬匹，應副陝西、京西、河東支遣，謂之三路綱運。建炎三年，張魏公出使川陝，改理估錢以給軍食，西川每匹至爲錢十一千，東川每匹十千。紹興二十五年，鍾世明奉詔裕民，每匹減一千。七月丙辰，二十七年，蕭德起爲帥，又減一千。三月甲申，其後節次減免，今猶輸七千，或七千有半。紹熙末，楊侍郎輔總計，又權減一千，至今爲例。兩路見額理絹估錢二百餘萬，實理錢一百七十餘萬云。

周密《齊東野語》卷一〇《絹紙》 坡翁嘗醉中爲河陽鄭倅書，明日視之，紙乃絹也，遂自題於後云：「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蓋古人多以絹爲紙，烏絲欄乃織成爲卷而書之。所謂蠶紙者，亦以蠶爲紙也。按《蔡倫傳》云：「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簡重，不便於人，乃用木膚麻皮等。」

隋《修文殿御覽》，載晉人藏書數，有白絹草書、白絹行書、白鍛絹楷書之目。又魏太和問，博士張揖上《古今字帖》，其《巾部》辨紙字云：「今世其字從巾。蓋古之素帛，依舊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疊，即名蠟紙，故字從糸，此形聲也。蔡倫以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而糸、巾則殊也。」盧仝《茶歌》有「白絹斜封三道印」之句，豈以絹書之邪？

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七《聖宗天輔皇帝》 〔統和二十二年〕契丹既陷德清，率衆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宋李繼隆等整軍成列出禦。統軍順國王撻覽爲床子弩所傷，中額而殞。契丹師大挫，退却不敢動。

十一月，宋真宗親駕澶淵。是時曹利用之書已通契丹，尋遣左飛龍使韓杞持國書偕至南朝，跪授書函，復以關南爲請。宋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誓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利用一再往返，乃許歲遺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兩議遂定。契丹且請以兄禮事之。乃命李繼昌齎國書與姚柬之俱往。契丹遣丁振奉誓書之宋。遂退師。自是不復侵邊矣。

宋真宗車駕至澶州，將止，寇準固請渡河，高瓊遂麾衛士進輦，至浮橋，瓊執撾築輦夫背，令昂行。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怖駭。初，曹利用議和，面請宋帝歲賂金帛之數。宋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語之曰：「雖有勅旨，汝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將斬汝矣！」利用至契丹，果亦如數成約而還。

葉隆禮《契丹國志》卷八《興宗文成皇帝》 〔重熙十年〕八月，宋再命富弼同張茂實齎書至契丹。書曰：「來書云章聖皇帝與納聖皇帝誓書，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以助軍旅之費。今以兩朝修好三紀于茲，關南縣邑本朝傳守已久，愧難依從，每年更增絹十萬疋、銀十萬兩。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餘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帝不復求婚而意在增幣，乃曰：「南朝遣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固爭不可。帝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一字。我若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皇帝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若不得已而至於稱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人之所憂也。」帝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帝知不可奪，曰：「吾當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劉六符以誓書詣宋，求爲「獻」、「納」。弼奏曰：「臣以死拒之，可勿許，其無能爲也。」宋帝從之。時契丹固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宋朝。宋方困西夏，許予過厚。契丹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爲顯官，子孫貴於國中。

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二〇《澶淵誓書》

宋真宗誓書

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于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壠畝稼穡，南北勿縱搔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濬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掘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謹守封陲，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

契丹聖宗誓書

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示誓書：「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

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壟畝稼穡，南北勿縱搔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濬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掘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謹守封陲，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某之約，信辭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弗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思，甫屬清和，妙臻戩穀。

契丹回宋誓書

維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誠信，庋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逃逋，彼此勿令停匿，至於壟畝稼穡，南北勿縱搔擾。所有兩朝城池，并各依舊存守，修壕葺塞，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祀，昭昭天鑒，共當殛之」。昭聖皇帝復答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神明具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切以兩朝修睦，三紀于此，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月。今綿襼已深，敦好如故，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幣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塘淀，已前開畎者，並依舊例，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州、軍，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得大段添屯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即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并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目前停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爲信，善鄰爲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藏宗廟，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顧惟不德，必敦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二《土貢一》〔宋神宗元年〕諸路進奉金銀錢帛共二十七萬三千六百八貫、匹、兩。

金二千一百兩。銀二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兩。折銀錢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貫七十七文。匹帛八萬七千八百匹。

同天節進奉一十二萬七百四十三貫、匹、兩。京東路金二百兩、銀五千五百兩、折銀錢四千三百二十四貫七百文、絹七千三百匹。京西路金一百兩、銀七千一百兩、折銀錢二千六百九貫四百七十五文。淮南路銀九千二百五十兩、折銀錢二千七十九貫二百二十一文。兩浙路銀一萬一千八百兩、絹五千五百匹。江南東路金一千兩、銀六千兩、折銀錢五百八十貫絹四千匹。江南西路銀一萬四千五百兩、絹二千五百匹。荆湖南路銀九千三百兩。荆湖北路銀八千一百兩。福建路銀一萬四千兩。廣南東路銀四千兩。江淮荆浙發運使副銀各五百兩。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銀一千兩。

南郊進奉一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五貫、匹、兩。京東路金七百兩、絹一萬三千匹、折銀錢二千一百一十貫。京西路金一百兩、銀一千三百兩、絹一萬五千五百匹、折銀錢六百五貫文。淮南路銀三千五百兩、折銀錢六千一百三十九貫五百一十二文、絹一萬五千匹。兩浙路銀九千五百兩、絹八千五百匹、羅一千匹。江南東路銀五千五百兩、折銀錢五百八十一貫一百六十九文、絹九千匹。江南西路銀一萬五百兩、絹四千匹。荆湖南路銀一千三百兩。荆湖北路銀七千八百兩、絹五百匹。福建路銀二萬三千兩。廣南東路銀三千兩。廣南西路銀五百兩錢二百三十貫文

右係單仲衍《中書備對》所述元豐間諸路聖節、南郊進奉金帛之數。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六《輿地二》相州【略】貢暗花牡丹花紗、絹。

邢州【略】貢絹。

衛州【略】貢綿、絹。

洺州【略】貢紬。

深州【略】貢絹。

瀛州【略】貢絹。

雄州【略】貢紬。

霸州【略】貢絹。

莫州【略】貢綿。

祁州【略】貢花紬。

冀州【略】貢絹。
趙州【略】貢綿、絹。
保州【略】貢絹。
安肅軍【略】貢素紵。
廣信軍【略】貢紬。
永定軍【略】貢紬。
乾寧軍【略】貢紬。
順安軍【略】貢絹。
汾州【略】貢土絁。
幽州【略】唐貢絹。
威勝軍【略】貢土絁。
平定軍【略】貢絹。
寧化軍【略】貢絹。
岢嵐軍【略】貢絹。
保德軍【略】貢絹。
易州【略】唐貢紬、綿。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七《輿地三》 滑州【略】貢絹。

齊州【略】貢絹。
密州【略】貢絹。
濮州【略】貢絹。
魏州【略】貢花紬、綿紬、平紬。
徐州【略】貢紬、絹。
淮陽軍【略】貢絹。
泗州【略】貢絹。
博州【略】貢平紬。
鄆州【略】貢絹。
德州【略】貢絹。
棣州【略】貢絹。
濱州【略】貢絹。
滄州【略】貢大絹。

恩州【略】貢絹。
海州【略】貢絹。
宿州【略】貢絹。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八《輿地四》 濠州【略】貢絹。

滁州【略】貢絹。
廬州【略】貢絹。
無爲軍【略】貢絹。
建昌軍【略】貢絹。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九《輿地五》 靖州【略】貢白絹。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〇《輿地六》 解州【略】貢紬。

汝州【略】貢紬。
鄭州【略】貢絹。
應天府【略】貢絹。
亳州【略】貢絹。
曹州【略】貢絹。
許州【略】貢絹。
陳州【略】貢紬、絹。
潁州【略】貢紬。
唐州【略】貢絹。
隨州【略】貢絹。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一《輿地七》 達州【略】貢紬。

渠州【略】貢綿紬。
涪州【略】貢絹。
巴州【略】貢綿紬。
蓬州【略】貢（錦）〔綿〕紬。
忠州【略】貢綿紬。
簡州【略】貢綿、紬。
廣安軍【略】貢絹。
雲安軍【略】貢絹。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二《輿地八》 勝州【略】貢青絁。

渭州【略】貢絹。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三《輿地九》　韶州【略】貢絹。南雄州【略】貢絹。循州【略】貢絹。愛州【略】貢紵。

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二・身丁》　高宗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訪聞兩浙人户，歲出丁鹽錢，每丁錢納錢二百二十七文，後來並令折納絹一尺，綿一兩，已是太重。近年以來，户口減耗，丁鹽錢價未嘗蠲除，至有一丁認三丁之賦，加以近歲綿絹價高，比之納錢，暗增數倍，民户重困，無甚于此。自今第五等以下人户，一半依舊折納外，餘一半只納見錢。【略】六年八月三日，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言：願詔有司講求諸路丁錢、丁米之數，隨田稅帶納。勘會湖南路丁未已降指揮，除二分見於人户田畝上均數外，餘一分令本路轉運使相度具數，申尚書省。兩浙路丁鹽錢係催納見錢，并許將土産紬絹依時價折納。詔令户部行下諸路轉運司，具本路有無丁錢、丁米及如何催理，具狀申尚書省。【略】

二十六年七月三日詔：昨降指揮，放免諸刑軍身丁錢一年不住，據諸處申請，乞將身丁綿絹，一槩蠲放。契勘元降指揮，雖止爲丁錢，緣事屬一躰，理宜優恤，可令户部將身丁綿絹並與蠲放一年，所放丁絹，約計二十四萬餘疋，於内庫支降本色絹，并買絹錢各一半，應副歲計支遣。如有人户已送納過數目，即於來年折除。如州縣承令降指揮蠲放後，輒敢擅行催納，許人户徑赴臺省申訴，仍專委監司覺察，臺諫彈劾以聞，當重賞典憲。仍令户部鏤板遍下所屬，遵守施行。

同日三省言：准詔蠲放民間一年丁絹之數，計二十四萬疋，内十二萬疋令與户部官商量，措置收買，合用錢於内藏庫支還，餘十二萬疋，令内庫支給本色，以惠細民。沈該等曰：昨降指揮，止爲免丁錢，今陛下欲併與丁絹及綿全行蠲放，聖恩寬大，百姓蒙被實德。今歲絲蠶登熟，民間絹易得，置場收買，便可足數。上曰：不惟寬民力，且不失信於民。該曰：陛下加惠百姓，捐内府之藏以助民力，堯舜博施仁不是過也。上又曰：近得一雨，甚可喜。該等奏曰：只如今日蠲放民間丁絹，便可召和氣致甘澤。

十一日有詔：近令内庫支降絹并買絹錢補填，已放人户身丁綿絹及人户已有納過數目，即於來年折除，尚慮州縣將今來人户已納之數，巧作名色，却填別項積久，致失優恤之意。令諸路監司給榜下所屬州縣，仍各多出文榜曉諭，務令人户通知，如有違戾，依已降指揮，許人户越訴，專委監司覺察，臺諫彈劾以聞，當重賞典憲。【略】

紹興三十年七月十九日，兩浙轉運司言：湖州武康縣，每四丁絹一疋，自來並納本色，不曾折錢。烏程、歸安、吴興、安吉、德清縣，每三丁納絹一疋，自來聽從民便，或納本色，或納見錢。州縣舊例，一户三丁納本色絹，二丁折納見錢。又逐縣丁産簿籍不明，並不逐時銷注陞降，將來經拘籍丁名之人，行下追催，號爲腹撑丁，又名貌丁，既不收係省額，止以充州縣支用，又將合催丁名預出，由子付人户收執，送納有力上户，及攬納之人，多是攙先送納本色，貧民下户，並須催納見錢折納，倍費虧損下户。詔令兩浙轉運司措置改正，出榜約束曉諭，如有違戾，許人户越訴，仍令户部行下其餘州縣，或有似此去處，亦仰依此改正。

三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尚書右司郎中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吕廣問言：昨任兩浙運副日被旨，措置改正湖州丁絹不均等事。今照得朝廷未行鈔鹽以前，歲計丁口官散鹽、鹽丁給鹽一斗，納錢一百六十六文，謂之丁鹽錢。自行鈔鹽之後，官不給鹽，依舊錢每丁增至三百六十文，謂之身丁錢。至大觀中，湖州申明令三丁折絹一疋。當時絹賤未有陪費，其後絹價增長，陪費漸多。宣和中，唯武康知縣姓朱人，將本縣保甲，依法編排，見得丁數增添，遂申朝廷，將所增丁口均入絹數，遭成四丁納絹一疋，其餘五縣，後來丁口雖增，不曾均遭，至今三丁猶當一絹，蓋緣逐縣例，將寬剩人丁，不行註籍，暗收丁錢，以資他用。籍既不明，無以稽考，所增錢數，不盡歸官，凡公吏、保正長皆得侵隱。而又丁籍歲終既不開收年額，所催止憑舊籍，遂致老病死亡，更不除減，民間既苦絹價陪費，而又虚抱合消之數，由是民力日困。本司相度，若令逐縣差人巡門根刷，徒有搔擾，遂措置申明印給甲狀，從本州每縣差官一員，責付逐鄉保長俵散，每三十户結爲一甲，自書本户的定丁口，結罪遞相委保，所有以前隱落，更不坐罪，唯今來狀内隱落不實，許人陳告，斷罪追賞。其甲狀付所委官拘類取見逐縣增添丁口，遭入舊額，依倣武康體例，增丁減絹，以寬民力。除行下本州縣，并散給印榜鄉村曉諭，及於所給印榜申狀前朱印聲説，今來正緣人户送納身丁錢絹太重，措置括責要見所增丁數遭入舊額，均減丁絹，即非要添丁額以增絹數，使人户通知，不致疑惑。今諸縣推排，稍已就緒，且舉長興一縣論之，元管丁五萬一千有零，今排出八萬三千，比舊約增十分之四。舊額理絹一萬七千，每丁納絹一丈三尺，

合折錢二貫三百有零。今據排出人丁均減外，每丁止納絹八尺有零，合折錢一貫四百，委是民力稍寬。訪聞昨來作弊欺隱丁口之人，今既改正，姦計不行，却乃扇搖人户，稱是官司排出丁口，比舊增溢，謂要增添上供歲額，非是欲于逐一名下逃相均減。仍聞逐縣事體不同，亦有排出人丁所增數目不多去處，妄說官司欲以增數最多縣分與諸縣衮同，通一州絹額均攤，以此民間不免疑惑。兼慮有僥望希求之人，不知朝廷措置，本意恤民，却將增出人丁，陳獻利便，妄乞別項拘催，以爲額外羨餘之數。如此則一州民力愈困，必致逃移。照得湖州申到歲額身丁紬絹八萬一十六匹二丈七尺三寸四分，遞年別無增減，欲望明降指揮，上件身丁紬絹止依舊額催理，所有今來排出丁口，逐縣各將元額均敷，不得輒增舊額，先次行下户部運司湖州照會約束，仍有妄獻利便擾民之人，亦乞重作施行。

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安豐軍言，近緣金賊侵犯，未成倫序僧道免丁錢難以游集。詔權與展免一年。

五月二十一日，權發遣湖州陳之茂言：兩浙丁錢，自皇祐中許人户將土産紬絹，依時價折納，謂之丁絹。烏程諸縣，每四丁納絹一疋，長興縣每五丁納絹一疋。今之措置，蓋有二説，一欲將歲額爲定數，却以續增之丁，均入歲額，不必拘以四丁、五丁爲一絹。如此則丁口既增，丁錢亦減，朝廷不失常額，民亦易於輸納。一欲將絹錢每疋作五貫紐計折納，向若折納本色，緣百姓僻居郊野，艱於湊成端疋，付之攬户，多取價直，是納丁之家雖使本色，其寔與折錢無異，況畸零合鈔，少者四户，多者八户或一二十户，無緣人人得鈔，鄉司作弊，重叠追呼。於是户部言：今欲下兩浙轉運司行下本州，將人户所納丁絹，如願本色者，即依已降指揮，與别户合鈔，湊成端疋送納，各給憑由。若願納錢，即聽從便。其所乞折納絹價，如别無虧損，官私即依所乞施行，今後增減丁數，即不得損益元額。從之。

孝宗隆興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知常州宜興縣姜詔言：本縣無税産人户，每丁納丁身鹽錢二百文足。第四第五等人户，有墓地者，謂之墓户，經界之時，均紐正税外，又令帶納丁鹽絹，作折帛錢輸納。本州管下晉陵、武進、無錫三縣，皆於衆户田産上均納，獨是本縣紐在下户帶丁收納，致人户不得已將父祖墳墓遺棄逃亡，或典賣與人，在上耕種，使枯骨暴露，情寔可憫，欲乞依三縣一例均納。從之。

乾道元年二月二十二日詔：朕以霖雨不止，有傷蠶麥，自二十五日，避正殿，減常饍。其浙東西路灾傷人户，合納乾道元年身丁錢絹，臨安府、紹興府、湖、常州並與全免一年。温、台、明、處州，鎮江府並各減放一半，將減下之數，於内庫紐支銀絹，撥還户部。【略】

乾道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嚴州言：乞先將本州第五等户無産之人丁鹽絹數蠲減。户部契勘，嚴州民户，從來輸納丁鹽絹，係積舊年例，合納之數，難以遽行減免。緣本州昨來知州柳楹任内，發到餘剩錢六萬三千貫，已起赴左藏南庫送納了當，今欲下嚴州將第五等無産税人户四萬一百九十六丁合納丁鹽絹與放免一年，計減放絹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二疋二丈八尺八寸，每疋作六貫文省，紐計價錢七萬七千一百七十三貫七百二十八文，令左藏南庫却將嚴州起發到前項餘剩錢六萬三千貫，撥還左藏西庫，其餘不足錢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二貫七百二十八文，本部自行管認。從之。【略】

乾道七年二月八日詔：温州人户合納身丁絹，隨夏料送納，已承乾道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指揮，將第四第五等人户與放免一年外，竊慮所降指揮之前，已有人户送納在官，仰並特與理作乾道七年合納之數。【略】

乾道九年八月十四日，宰執進呈兩(浙)諸州丁鹽絹數。上曰：范成大謂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虞允文奏曰：誠有之，但諸州縣丁絹尺寸多少各不等，欲擇其重者蠲之。上曰：有一家而數丁者，須當量與減免。卿等更議定以聞。於是詔兩浙州軍人户身丁鹽錢折納紬絹數内，紹興府、湖、處州比之他州最重，敷納不均，訪聞民户避免，至於生子不舉，有傷風化，可令提舉常平官，限一月取見逐州所管户口丁數等第，每丁歲納若干，有無科折，聚寔保明，攢具成册，繳申尚書省取旨。

十月一日，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蔡洸言：鎮江共管三邑，而輸丁各異，有所謂税户，有所謂客户。税户者有常産之人也，客户則無産而僑寓者也。税户、客户惟丹徒並輸丁，而丹陽、金壇二邑有税則無丁。其輸丁者，客户而已，每丁所輸或二尺，或四尺，固已不同，而官司受納，則以匹計，故攬納者得以邀其利，倍取其直，然後湊匹，賤買以輸之。衆户併爲一鈔，有鈔則可持以爲驗，而無鈔未免有重叠追輸之擾，豈不重困民力。乞令税、客户一體輸納，少紓客户之力，而三邑不得自爲同異，則民樂輸矣。仍乞見輸丁絹依和買之直計尺折納，而人給一鈔，既免重叠追擾，且攬户不得以邀其利，則民不困矣。況一歲不過一千七百三十二匹一丈八尺，若以其絹合赴内帑交納之物，於法有礙，即乞令鎮江府

折納買絹起發，於官無損，而三萬六千九百餘丁均被寔惠。從之。

八年五月，知湖州單夔言：本州六縣管二十六萬八千六十九丁，計絹六萬五千二百九十六匹有零。又續編排出隱漏一萬四千八百九十二丁，元額每三丁或四丁以上納絹一匹，視他州爲重，詔每七丁共納絹一匹，比元額每歲計減絹二萬四千八百二十匹，令提領左藏南庫所每年於納到沙田蘆場租錢內撥還户部。未幾，續承指揮下項嚴州管一十二萬三千一百二十四丁，每歲納紬絹三萬九千三百九十九匹有零，係每丁納絹一丈二尺八寸。紹興府管三十三萬三千五百二十一丁，每歲納紬絹四萬三千一十五匹有零，綿七萬七千四百二十餘兩，錢四萬七千七百五十貫有零。上四等係約四丁納絹一匹，五等係約八丁納絹一匹。處州管一十九萬一千三百八丁，每歲納絹錢二十萬三千六百餘貫，係四丁以上共納絹一匹，委是稍重，詔嚴州依湖州每七丁共納絹一匹，每年共減二萬四千二百九十三匹有零，計錢四萬七千一百七十貫足有零。紹興府上四等每七丁共納絹一匹，第五等每十丁共納絹一匹，每年共減絹一萬三疋二丈五尺四寸，計錢五萬二千一十八貫七百足有零。處州上四等户每五丁共納絹一匹，五等户每八丁共納絹一匹，每年共減絹九千九百一十匹有零，計錢三萬四千六百八十貫文足有零。以上減下錢數，並令每年收到沙田蘆場租錢內撥還户部。

九年五月十一日，中書門下言：節次已降指揮，湖、嚴、處州，紹興府歲輸丁絹，各以均減，如願共納成匹絹帛，尚慮止是一户得鈔，餘户與以執照，乞令逐州、府，每户各給憑由，以革再行追擾輸納之弊，仍自乾道八年爲始，若人户已有納過數目，亦與出給憑由，理充乾道九年合納之數，不得重叠科取，如違，官吏重作施行，許人户越訴，仍多出文榜，曉諭人户通知。從之。

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和市》　神宗熙寧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御史程顥言：聞京東轉運司去歲因和買紬絹，多拖數目，於人户上配散，每錢一千買絹一匹，後來却令買絹并稅絹每匹令輸錢一千五百文，又配上等户俵粟豆錢。詔具折以聞。京東轉運司具折到，所散粟豆錢只是要濟民乏，兼只召人户情願，即不是等第一例配俵。詔：已行常平倉新法，今後更不得支俵粟豆錢，其支散內藏庫別額紬絹錢五十萬貫，納到本錢即撥充北京封樁所收息錢，於內藏庫送納。【略】

熙寧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杭州助教孫麟乞借市易務錢五七萬緡買紬絹，比杭州結錢民間預買可增十萬餘匹。詔：給木鹽鈔四萬緡，錢三萬緡爲本，仍以將作監主簿梅宰同買。十月二日，都提舉市易司言：袁州和買紬絹，舊以鹽準折。今乞依諸路例，每匹給錢千，從本司遣官據合支鹽數，以末鹽鈔赴州出賣。從之。十年正月九日，中書言：近許市易司與江南西路轉運司兑洪、撫等五州軍鹽和買紬絹，及差屬官歐陽成總領，以鹽引從便移易與轉運司財賦并場務課額有妨，欲令以諸州所支和買鹽數委轉運司相度裁定，罷還市易務所差官。從之。

元豐元年閏正月六日，詔京東路轉運司許借封樁差軍代役人錢五萬緡，西路轉運司許借妨場錢十萬緡，預買上供紬絹。十七日，詔三司裁定諸路預買匹帛價。九月九日，都提舉市易司言：乞以見錢於河北出絲蠶州縣，俟三司和預買紬絹足日，如民願請價錢，委令佐續行支給，其收斂並依和買條施行。從之。二年九月三十日，尚書兵部言：乞以川路見樁賣不堪官馬及死馬錢，委提刑司官，計置買匹帛上京，川峽四路準此。從之。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權發遣京東路轉運副使李察，乞增預買紬絹二三十兩，從本路轉移。從之。【略】

元豐六年三月四日詔：借支河北提舉司竟剩錢三十萬緡，付轉運司預買紬絹。

哲宗紹聖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詔户部嚴戒諸路監司應奉承詔旨市物色，並於出產多處置場計數和買，召人赴場中賣，以見緡給之。數口不係出產或出產數少及當年偶闕者，即申本司，別行下出產多處和買。又不足，令監司具陳。違者坐違制罪，仍令提舉常平司察舉，如有違戾，具名申尚書省，仍許人户徑詣提舉常平司陳訴，如不爲理者與同罪。每遇和買，皆揭示詔文。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九日，户部狀佈立到下條諸縣，散預買紬絹價，前期録應用條制及以鄉村排定應給日分曉示，二月終給散盡絶。本保三户以上爲一保，不給州縣吏人，令佐親臨，各限當日畢，本州具逐縣給散訖月日，申轉運司類聚保明聞奏，不得尅納欠負。詔從之。

十月二十三日，中書省檢會當年五月七日指揮，令提舉司各那借本司剩錢，同轉運司，於來年依例預行支散價錢和買紬：京東西路各二十萬匹，河北東西路各十五萬匹，京西南北路各五萬匹，淮南東西路各五萬匹，兩浙路十萬匹。逐旋依條計綱起發，上京赴元豐庫送納，京東、河北於逐路封樁，聽候朝旨移用，亦有借過提舉司錢，候將來廣西路起發到金銀，仰元豐庫申請依數撥還。詔逐路提舉司，除已支錢外，更不支散，候將來統蠶成熟，分擘與可收買處州軍，選官置

場和買，其合撥還錢并起發上京，並依已降指揮。

崇寧元年二月二十六日詔：諸路和預買紬絹錢，須管預行計備，依舊條並限正月十五日已前給散盡絕。

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尚書省劄子，訪聞兩浙路每歲和預買紬絹，並不行下出產州軍計置，多是科於不係出產州軍和買，致使客人規利，興販前去，計會公吏，乞取錢物，嚴加催督，人户不免用貴價於客人處收買，中官以苟免罪戾，不惟倍有勞費，兼未稱朝廷愛民恤物之意。兼勘會春首俵錢，本以濟民之急，轉運司往往過時給散，顯失法意。詔：今後和預買紬絹物帛，並科下出產州軍和買，不得更似前日行下不係出產州軍計置，却致擾民。所有每年俵買價錢，令前期樁管，依條於正月十五日已前盡數給散。如委實闕錢，即時許於諸路，應干諸司封樁常平等錢內借撥，應副其買到物帛，令借錢官司拘收樁管，候轉運司要用，以兒錢對行樁撥。如轉運司輒敢擅使取撥，即依擅使朝廷封樁錢物法，仍仰本路提刑司覺察聞奏。【略】

大觀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尚書省劄子，勘會大觀庫，見今闕少物帛，竊慮緩急闕悞。詔：令兩浙、京東、淮南、江南東西、成都府、梓州、福建路，於出產物帛處，轉運司於來年絲蠶熟州縣，依市價收買，其價錢並於本路提刑提舉司朝廷封樁錢內支撥應副。務在兩平和買，不得科配，抑勒搔擾。如違，官員降黜，公吏人等決配。若因而減尅乞取，或作他人名目受者，以自盜論。其買到物帛，逐旋支撥與提刑司，拘管團綱差使臣，或本路見任待闕得替官，管押起發本庫送納。仍令轉運司每月具已未買及已起發數目，月日、管押人姓名，申尚書省。所有撥到價錢，如轉運司敢別有文移使用，除依擅使朝廷封樁錢物法外，亦當重行降責，仍令所買路分轉運司，逐處依式具帳申尚書省。

二年三月四日，上批和預買紬絹，近受八寶赦內曾詔有司，令前期給價。比聞有以鹽鈔一蔕折見錢六貫，至期輸納絹六匹，方今絹價倍高，而鈔價難售，自今仰監司郡縣，並支一色見錢，不得以他物準折，違者提刑司按劾以聞。本法外加二等科罪，仍不以赦原委，御史臺覺察聞奏。【略】

十一月二十四日詔：和預買多俵於坊郭游手兼并之户，而減數於鄉村蠶織之家，敦本抑末之道也。然至四五百匹，則其數太多，深慮艱於輸納，可令諸路轉運司相度聞奏。繼而京東路轉運司奏，本路州軍，每歲支俵坊郭户和預買物帛，除無俵至四五百匹去處外，有興仁府一户，萬延嗣家業一十四萬二千貫，歲均一千餘匹，雖延嗣一户俵買數多，又緣本人物力出等，一路爲最，今欲乞且依自未條法支俵施行。詔：萬延嗣與依年例減半俵買，餘依奏。

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詔：官司近年甚有拖人民間預買及拖買物色價直去處，互相蒙庇，致朝廷莫得而知。仰逐路提刑提舉官，取索應今日已前未還民間錢糧多寡，立爲上下半年，或作季限催督，責令旋次給還，仍各註籍拘管勾銷，或有規避隱匿官司，並科違制罪。如限滿吏敢違欠，即具當職官吏姓名，申尚書省取旨。提刑提舉司承今來指揮，不究心取索，若人户別有陳訴，並重行黜責，仍不理去官。【略】

政和元年正月五日，户部侍郎胡思文言：在京歲用金、銀、綾、羅、絲、絹逐色，所收不敷所支之數，從來不免逐急在京收買，支破係省錢，比之外路和買，價直倍多，色額低下，不堪供應。欲將逐路拖欠錢斛，令逐路轉運約所用價錢，於出產去處，量增市價和買，作急切綱運，限來年夏季終，盡數到京，赴左藏庫送納。仍遵依近降，不得科買配賣搔擾，詔條指揮施行。從之。

二十二日，户部言：提舉京畿京西路鹽香事程奇奏，州縣官吏於民間買物，所定實直低小。乞州縣每月所定實直及逐旬增減狀，各以一本，州送就近監司，縣送本州，常切點檢覺察，監司巡歷州縣，將逐處實直體究，或高下異同，有害民力，並許根治。仍乞詔有司立定刑名，看詳添修諸物，每月一估，每物具上中下等，實直時估，結罪申價有增減，旬具刺狀送在任官，書知州縣鎮寨實直，仍申本州常察，監司若季點官，巡按到處準此。條事件申聞。詔依[之]。

三月二十九日，户部言：京西路臣僚奏，暴吏倚勢，官物之價多小於市中，取於非時，求於不產事。奉内批，倚勢作威，厚斂於民，先王所深戒，若掊取徇己，或上結權貴，尤爲可罪。今後有犯者，當重責之，爲躁進趨附之戒。看詳元符敕，在任官賣買物旋行增損實直，及抑非本行賣買物等，有徒二年之制，欲申明行下。從之。

四年八月十七日，京畿提點刑獄公事林旒奏：中都積帛不可不厚，比來朝廷拋買，民間觀望，不無邀價。欲令諸州應出賣預買絹，並將諸司朝廷封樁錢依所估價允撥起發上供，如朝廷封樁錢不足，即以常平司未用錢，逐急允撥樁管，候有封樁錢數撥還。從之。【略】

〔宣和二年〕五月八日，尚書省言：勘會預買紬絹價，諸縣於正月十五日以前給散，至蠶絲收成之後，隨夏稅送納。從來官司於受納之日，專庫公人多端乞

取，民受其弊。欲諸告獲，因受納預買紬絹，干係公人受乞財物，笞杖罪賞錢三十貫，徒五十貫，流八十貫，死罪一百貫者。從之。【略】

六年四月三日詔：四川和預買絹布等，聞官吏欺弊，不支價直，或準折鹽鈔，有名無實，遠民生困，無所越訴，可申嚴約束，違者以違制論。【略】

七月二日詔：應諸路州軍，今後買合納上供，或應副他處及本處軍衣物帛買納畢，委官定驗，有粉藥紕薄短狹者，計所虧官準盜論贓，輕者徒二年。即專庫合干人及管押人綱等，以私物貿易計贓，輕者徒三年。仍仰廉訪使者覺察聞奏，餘依見行條法，各不以失及去官自首，原減。

十二月十九日詔：和預買絹，本以利民，比來或量支雜物，或但給虛券，其害甚多，仰轉運司預取一路合俵之數分，下州縣通融措置，或不以見錢而以他物，不以正月而以他月給散者，以違制論。【略】

欽宗靖康元年五月七日詔：應因備禦脩葺城壁并防守器具之類。和買過民間等，及須索應副軍期之物，如有未支價錢，並仰所屬，限半月一併支過。

〔高宗建炎〕二年九月一日臣僚言：錢塘之民，苦於和買，乞以杭州之數，分別八萬匹與平江府，四萬匹與秀州。詔下本路轉運司均撥。尋據逐州申陳，自祖宗以來，不曾支俵和買，兼人民從來以水田爲業，不產蠶桑，乞行蠲免。本司今欲將杭州減下和買一十二萬匹，只以一半六萬匹於平江府、秀州俵買，內平江府買四萬匹，秀州二萬匹，其餘一半六萬匹，均於出產湖、明等州添俵。內湖州六千四十匹，明州五千七十二匹，台州五千八百八十匹，處州三千九百六十匹，衢州七千八十匹，常州一萬七千五十二匹，嚴州六千九十六匹，鎮江府一千二百匹，除建炎元年、二年已過時外，自建炎三年爲始。續據户部奏，路路有建炎元年分預買，今已過時，欲乞自建炎二年爲始，分作三年帶納，依轉運司均撥，定州軍施行。從之。

三年三月十四日，兩浙轉運副使王琮等言：昨乞將本路逐州今年合發上供和買夏稅紬絹，共計一百一十七萬七千八百四匹，令人户每匹折納價錢二貫文足，計三百五萬九千二百二十八貫一百一十文省，未承回降指揮，緣上件價錢，委是酌中，難以增減。今來和買夏稅物帛，起催條限逼近，若前期行下州縣，即可如期便得見錢，仰助國用。詔依上件條限起發。

五月十六日詔：諸路預買，多是不給價錢，雖累降詔旨，預支與錢，多不曾給散，仰諸路監司守貳，每歲預買綿絹合給錢，須管轉那並行支給，若或有違，並重寘典憲。

九月二十四日詔曰：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以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和預買紬絹，其弊尤甚，可行下兩浙、江東西路，於見買數內蠲減四分之一，以寬民力。仰逐路轉運司，今後預椿見錢，依時俵散，如違重寘典憲。

紹興元年正月二十日，户部侍郎孟庾言：乞將紹興元年兩浙合發夏稅和買紬絹，除減免并進奉外，紬絹本色共一百六萬四千五十匹，并一半依例折納價錢，每匹兩貫文足，仍令逐州將合折數於第五等人户全折，餘錢均於四等人户內折納，庶寬下户。從之。

三月十五日，後殿進呈黎確乞早定越州將來所納和買絹分數，以爲前此曾令以米折絹，以故有米之家愛惜，以待臨時輸官之用。上曰：聞近日米價翔貴，細民極不易，須早定指揮，止令納絹，庶幾富人肯出積米，以舒艱食，於細民爲便。范宗尹等曰：謹依聖諭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詔，臨安府實經賊馬殘破去處，人户未納去年和買并紬絹折帛錢，並與放免。

三年三月三日，臣寮言：諸路州軍每年和預買紬絹，祖宗朝各有定數，自來兩浙州縣多寡不一，至有鄰郡俱免者，行之百有餘年，而無不均之患，良由輕重適當故也。嘗考一路秋賦苗米之數，參以和買紬絹，乃知和買之多寡，率視秋賦之輕重，如臨安府、湖州等，和買爲多，而苗米比他處最少。常州、婺州等，和買差少，而苗米比他處爲多。以至平江府、秀州，苗數尤多，故得全免俵買。昨因臨安府曾經方臘殘破之後，知府毛友乞將管下九縣和買紬絹數內，權撥一十四萬與本路諸州分認。而平江府、秀州皆是創行和買，至今累年詞訴不已，各未曾承認，況自軍興以來，鮮有不經兵火去處，若臨安獨緣賊盜之後，權將和買分與諸州，而諸州所納秋苗既重，更增認和買於殘破之餘，顯屬輕重多寡不均，乞將毛友所乞，權將一時指揮改正，兼兩浙路管下，止是臨安、紹興府兩處和買最多，近降指揮，紹興府和買以十分爲率，蠲減一分訖，其臨安府，正是今來車駕臨幸之地，若令便依元額承認，亦恐未得允當。今已出違預俵錢月分，更乞付外詳酌施行。詔：令户部限三日勘當，申尚書省本部契勘。臨安府先減下均撥與諸州紬絹，除四分減一外，實計八萬四千匹。若盡數便令本府認發，又緣即今車駕臨幸之地，竊慮難以認發，必致拖欠，有悞行在，指擬兼嚴，常、湖、台、處、明、衢、婺州，江陰軍共九州軍自認發，後來每年各已依數起發，別無拖欠，并鎮江府所認數目不多，並合依元認之數俵買起發外，平江府、秀州各係水鄉，不係桑蠶浩瀚

之處，委與其他州軍事體不同，今重別參酌均定。秀州元認一萬五千匹，今欲自紹興三年爲始，與減五千匹，認起一萬匹。平江府元認四萬匹，除兩經減免外，止認一萬匹。竊緣秀州與平江人物繁盛不同，秀州減五千匹外，尚認一萬匹，其平江府難以盡行蠲免，欲自紹興三年爲始，與減三千匹，認起七千匹。所是兩州減下八千匹却回臨安府，自紹興四年爲始，認數起發。其平江府，紹興二年以前拖欠未起五萬四千匹，欲乞更與蠲免。從之。

十月九日，尚書考功員外郎魏矼言：昨降詔書，以和預買紬絹價錢，固已虧損人户，而又州縣多不支給，委提刑取索已未支數來上，當議典憲。臣聞州縣奉行詔書，旋即支散，而姦胥滑吏，乘時乞取，且有詭名盜請者，朝出公帑之門，暮發群吏之家，百姓以户籍所繫，初不敢較也。臣謂不若據合支和買本錢，撥充逐户免役錢，使官無侵受之弊，民無請納之勞。詔令諸路轉運常平司，限三日同共相度，申尚書省。其後户部言兩浙轉運司契勘本路州府，合依紹興四年和預買本錢，共七十三萬七千餘貫，委是無可那撥。浙東提刑兼常平司申，若將人户合納役錢，撥充和買本錢，雖於轉運司別無妨礙，其人户既不輸納役錢，則諸州更無役錢可以支給，必致妨闕。兩浙西路提刑兼常平司申，免役錢係募人充役，按月給散，不可少闕，深慮轉運司既將免役錢撥充和買本錢，後必不依時便肯撥還，却無錢給散役人，臨時妨闕。本部契勘免役錢，在法據歲用之數，係於人户等第上均敷入官，椿留募人充投，按月給散，並是指擬之數，不可少闕，其錢係常平司所管之數，欲乞依兩浙東西路常平司所申事理施行，餘路依此。從之。

四年正月十四日詔：和預買本錢，已降指揮，隔季椿辦，如違限不椿，或擅支用者，並徒二年。

二月九日詔：應今後遇有科敷及和買，監司郡守須契勘諸縣，實有合支錢窠名數目，方許施行。若違戾詔令，科率百姓者，監司郡守並一等科罪。

九月十五日，明堂赦：契勘近年以來，紬絹之價，比舊增貴數倍，而和預買本錢或不時給，或給錢多有侵刻，弊事甚多，重擾百姓，仰諸路轉運司將人户每歲合納和預買紬絹，於五分中特減一分，以償本錢，免令人户赴官請領。謂如户下合納五匹，即以一匹充本錢，只納四匹之類，不及匹者，以丈尺寸紐等其減下一分紬絹，令本司收簇合俵本錢，置場收買，依限起發，不得虧損上供額數。如有不足，據的確數目，依兩浙轉運司已降指揮，取撥本路一分酒稅錢應副。尚不足者，於建炎四年以後諸州添酒錢內支撥，仍自紹興五年爲始。

十月十九日，户部侍郎梁汝嘉言：每月經費，合用錢一百餘萬貫，兼調發軍馬，所用倍多，理當權宜措置。今相度以江浙合納夏秋和買紬並行折納，內二分每匹折錢四貫，餘八分折錢六貫。絹以十分爲率，折納五分，內二分每匹折錢四貫，三分折錢六貫。令逐路轉運司計綱送納。從之。

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三省進呈收買一分和預買絹。趙鼎奏曰：前來赦文中，五分中特減一分，以償本錢，令轉運司依年例置場買發。今訪聞諸州縣，却令一分中一半納本色。始欲優恤百姓，其實重害。欲令自來年依祖宗舊制，前期俵散本錢和買。上曰：甚善。【略】

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省奏：勘會紹興府和買絹，比之諸州太重。詔與減放一萬匹，令孫近相度均減。

九年正月五日詔：江浙今年合納和預買紬絹，已降指揮，以分數折納見錢。緣給本錢，州縣往往不曾支給，可於見折錢上每匹特免一貫文。

十二年九月十三日赦：勘會江浙和預買，緣歲用浩瀚，未能盡罷，比年減免，以十分爲率，止折一分，務從寬恤。訪聞諸縣，不依所降分數，違法折納，以充自用，或胥吏衷私，科出虛數，計會增減，實爲民害，仰監司部守，常切約束，具實數明出板榜曉諭，如有違犯，逐一覺察按劾，官員竄責，人吏決配。

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宰執呈上供和預買紬絹，州縣循襲，率以二月起催。上曰：二月間蠶猶未生，預期催迫，使民間何以應辦。檜曰：當令漕司約束，須依舊來條限，常切覺察按治。

九月二十五日詔：江浙州軍，見輸納折帛錢，舊立價錢，比今時價稍高，兼逐路土產物帛不一，竊慮民户難於出辦，理宜寬恤，令兩浙紬絹，每匹減作七貫文，內和買減作六貫五伯文，綿每兩減作四伯文。江南東西紬絹，每匹減作六貫文，綿每兩減作三伯文，仍自紹興十八年爲始。其減下錢，今户部具數申取朝廷指揮。

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詔：和買以來，必無不均。但今守令觀望，自爲私意，或免或不免，如前宰執與見任宰執，前從官與見任從官，前觀察使以上與見任觀察使以上，元有指揮與免，則明出榜示均納。如此，則官户庶户，一例和買，入納之家，安得有愁歎之聲。宜令有司，依舊法均買，仍將作弊受納官坐贓論，專知司屬決配，並令監司郡守按劾，如尚有容隱，不實典憲者，更令臺諫奏陳。從侍御史湯鵬舉請也。

七月十八日，起居舍人凌景夏言：臨安府自累經兵火之後，户口所存，裁什二三，而西北人以駐驆之地，輻湊駢集，數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賈，往往而是。昨紹興二十年錢塘、仁和兩縣在城民户，與西北人衮同推排等第，各已註籍。至二十一年，有詔：臨安府見排等第，依在京例與免，有司乃以和買役錢，難以減放，止與西北人蠲除，其土著民户，至今不免，望將臨安府在城營運浮財物力，依已降指揮，並與蠲免。從之。仍自紹興二十七年爲始。

閏十月十三日，臣寮言：和預買隨正税絹均科，諸郡多寡不同，其和買多於正税，額至一倍去處。近年又緣鄉司走移人户家業，每年增添，謂如今年着一匹，明年着一匹一尺，又次年着一匹一尺五寸之類。其逐年上供之額，元不曾增添，止是鄉司取受，將形勢上户或公吏之家，偷落減免，却均入槩縣人户名下補數。若以謂有逃亡之家，自合分明出榜除豁，本縣合拘催欠負補數，不應歲歲增添。欲望行下諸路州縣，將人户合納夏税某人名下，正絹若干，和買若干，出給憑由，散付人户收執，永遠照應輸納。如人户物業有進退，合分明開具增添之數改給，不得暗有增數，庶絶鄉司取乞走移之弊。從之。

三十一年正月十八日，都省言：江浙和預買紬絹，合將官户與編民均敷，務要均平。見今州縣有科和買，止及上三等去處，及有限以物力錢數均敷者，本係優恤下户，易於輸納，却有上户權勢之家，計囑黠吏，詭名寄産，分析子户，走弄物力，以致科敷不及，使貧民受弊，無所赴愬。詔令江浙漕臣，行下所部州縣，將上户至下户田産，以畝數税錢多寡，並一等均納和預買紬絹，務要均平，不得因而溢額科敷。如依前有偏重不均去處，按劾聞奏，仍許民户徑赴尚書省越訴，所有自來用營運浮財物力去處，亦合將官民户並一等均納。

孝宗隆興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臣寮上言：今日州縣之間，繫民之事，最號要切者，和買紬絹是也。元降指揮，與前後赦文，臣寮申請，皆不以税錢多少，一例均敷。州縣妄以寬恤下户爲詞，只將上户税錢紐數科敷，歲歲不同，鄉司持此爲走弄之弊。今相度不以税錢多少，一例均敷，即乞統計一縣合科和買紬絹之數，立爲定額，若人户將産業典賣，即據本户合着和買於契内聲説，分割税錢和買若干入交業人户，則鄉司走弄之弊不革而自除也。或元用物力錢，高下分科者，亦依税錢施行。户部看詳，如自來係隨田産税錢，一例均科去處，即隨鄉原體例及自來等第科折。其元用兩項物力錢均科者，亦仰州縣，將官户寺觀與編民物力，每貫每百合隨數均敷，庶得允當。詔依仍令諸州守倅日下措置。

八月二十六日，權發遣遂寧府杜莘老言：本府所管五縣，上三等户，每年納兩税折變物帛，并和買絲綿紬絹，及激賞絹，軍興後，來科折稍重。第四等户兩税止納正色，又更全免和買。第五等户激賞絹皆免。以此姦豪多端作弊，詭名隱寄，分開户籍，降就下等，積年規避，顯屬僥倖。欲將每年合俵和預買物帛，先以見今上三等人户家業紐筭，如有少數，於第四等頭户處趁補，均俵足九額而止。蓋第四等頭户與第三等人户家業，高下不甚相遠，輸送亦自無辭，即不令均及四等下户。户部看詳，若三等以上人户，拆立户名，作挾户分攤，避免科役，自合勒令首併。若係貧乏減降作下等，即合推排日將四等人户富實者，陞入第三等户數。今若依所陳，便將第四等户均敷官物，竊慮不得其實，却至不均，引惹詞訴。今欲下潼川常平司，照應見行條法施行。從之。同日，杜莘老又言：和買物帛，據元豐法，並支本錢，絹每匹八百五十文，紬每匹七百文，絲每兩六十五文，綿每兩三十五文，當時欲優恤民間，預於正月十五日已前，先支人户於上三等均敷，候起催夏税日送納。軍興以來，更增添激賞絹一項。當時係於省司錢内撥錢，置場依時價收買，每匹不下五貫，後來官司却於四等人户均敷，先令送納，然後請錢，遂致州縣移易他用，無一錢及民。又州縣催理兩項，物帛除合用正色之外，將所餘分數，理估絹每匹錢引五道二分，紬每匹錢引四道半，絲每兩錢引六百四十文，綿每兩錢引半道，却不會計錢數均敷，以致上户有力之家，攙先送納正色，下户多納估錢。又上户多成匹兩，下户多是畸零，却令圓零送納，下户委是重困。欲乞令民間紐筭本户，合請和買并激賞本錢數目，具鈔對納名下兩税錢物，免致官吏移那隱陷。又乞令州縣將正色并估錢，自上及下，一槩均定，内有畸零不成匹兩者，許與别户合鈔送納。户部看詳，四川路諸州軍和買紬絹物帛，已有指揮，於三等人户上一例均敷，其不成端匹，許行合鈔送納。在法諸縣散預買紬絹價，前期録應用條制及排定應給日分曉示，於正月二十五日以前，不得剋納欠負。欲下四川轉運司行下所部州軍，遵依見行條法指揮施行。從之。

乾道元年五月十二日，右正言程叔達言：方今民間輸納税賦，惟和買最爲流弊之極。其始也，官以錢鹽折支，其後既無錢鹽，但據歲額直科本色。又其後，不用本色，乃以直科之數折納價錢。今一縑之直，在市不過三數千，而折納之價，乃至七千。又有所謂市例頭子錢、朱墨等錢，所費不一，其於和買之初意，豈不大相遼絶哉。故前此論者，欲分其數均而平之。户部措置，遂令州縣將官

户寺觀與編民物力，每貫每百隨數均敷，是亦務於均平之意也。然臣訪聞，州縣間固有用田産稅錢一例均科者，亦有用浮財物力兩項均科者，既已不同矣，而於兩項物力均科之數，又自不一。且以臨安言之，謂如新城則十貫以上，富陽則十三貫以上，臨安則二十貫以上，方始均敷，其參差不齊如此，他郡可知。以臣觀之，若自每貫每百一例均敷，則失於太苛，非惟科擾及於貧下，而官司亦難辦集。故臣之愚以謂今歲災傷之餘，中下人户饑乏貧困，朝廷方且賑濟寬恤之不暇，豈宜一例均敷也。緣户部昨來既已行下，即州縣目今必定遵行，竊恐下户愈致重困。欲望睿降指揮，今諸路州縣，止依自來久例科納，不得每貫每百均敷，庶幾上下均平，事體歸一。從之。

九年三月六日，祕書省祕書郎兼權起居舍人趙粹中言：兩浙和買，莫重於紹興，紹興諸邑會稽爲最。且本府歲科和買一十四萬六千餘匹，會稽一邑獨當二萬二千匹有畸，均在上四等人户以物力錢數科敷。自經界後，上四等户物力錢七十三萬貫，以物力四十六貫有奇科和買一匹，已是重大，緣會稽田薄，秋夏二稅已重，復有十四項物力和買，如賜田、職田、抵當没官田之類，皆一時幸免，却均入人户補充原額，愈見重困，坐是節次爲人户詭名隱寄，多分子户。自經界後至乾道五年，七經推排減落，去物力錢二十九萬貫有畸，見管祇存四十三萬貫，當米下户，三分不該和買，今成下户，其弊灼然，官司勢不得已，至於物力錢一十九貫有奇便科一匹，則是有田一畝，即出和買七尺，六畝則成匹矣。向去推排走失物力錢轉甚，和買愈重，民力困竭，舉貸出産不足償納，乞據畝頭定數科敷均納。詔給舍臺諫户部同共看詳，申尚書省。既而户部尚書楊倓等欲下兩浙轉運司從長相度，其後本司相度，畝頭均科，恐擾下户，欲且依舊例科納，竟不果行。

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内藏庫》 太宗至道二年七月詔：河北三十五州軍，淮南二十一州軍，山南東道十州，京東應天府，江南昇、潤州絹，並納内藏，自餘納左藏。【略】

真宗咸平六年二月詔：内藏庫專副以下，不得將庫管錢帛數供報及於外傳説，犯者處斬。

真宗景德二年五月十日詔：内藏庫監官專副得替後，支一季食直錢。二十四日詔：榷貨務入中金錢見錢，並納内藏封樁。其紬、絹、絲、帛納左藏，仍據數兑左藏、見錢入内藏。

景德四年四月内藏庫言：準宣以新衣庫充封樁庫，乞别賜名及置庫兵。詔以内藏西庫爲額。十月，内出龍圖閣待制陳彭年所撰《内藏庫記》示宰相王旦等，真宗曰：太祖以來，有景福内庫，太宗改名内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顧外庭不知耳。【略】

〔大中祥符六年〕九月詔：西川納綾、羅、錦，鹿胎、透背，其裏絹並令内藏入帳收數，送染院染黄，充封禪之用。【略】

九年四月，提舉諸司庫務秦羲言：准宣與入内殿頭一名，計會内藏庫監官同看驗染院染經火紕汗繒帛千六百疋，雖不堪封樁，緣裁造院内衣庫稱，堪製造衣服，詔釋其罪，餘不得緣此爲例。【略】

仁宗至和元年二月，三司言：陝西、河東歲減西川所上物帛，而軍衣不足。又河北入中糧草數多，未有紬絹，籌還請貸内藏紬十萬，絹四十萬，欲先輸左藏庫緡錢二十萬餘計其直，以限還之。從之。

六月二十三日，中書門下言：近令内藏庫支撥紬絹五十萬疋，見錢三十萬貫，應副河北收糴斛斗。詔紬絹、見錢令内藏庫依累降指揮疾速支撥，其見錢令三司於逐年退錢内，每年撥還十萬貫，三年還足。八月，出内府錢二百萬，令入内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張茂則置司以市河北入中軍糧抄，尋以諫官言而罷之。先是，上封者言，河北入中軍糧，京師給錢還銀紬絹，商人以次算請，久未能得其抄，每百千士庶錢六十千，今若出内藏庫錢二百萬千量增價收市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帝以爲然，故施行之。而言者以爲内藏庫、榷貨務同是國家之物，豈有榷貨務固欲滯商人算抄，而令内藏庫乘時以市之，與民爭利，傷體壞法，莫此爲甚，故罷之。【略】

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左藏庫》 淳熙十六年五月十七日，左藏東西庫言：淳熙十六年，諸州軍起到進奉登寶位銀絹，承客省發赴本庫交納，照應紹興三十二年體例，並入經常袞同應副泛支。今支遣外見在銀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兩，絹四千八百匹。詔將前項見在銀絹並日下發，赴封樁庫送納樁管。【略】

慶元元年七月二日，户部言：訪聞左藏庫支給衣絹，惟諸司諸色人各有使用，每匹不下一二百文，例爲捎留好絹，卻將揀下低次絹先次支與。諸軍雖有進呈絹樣，止是文具，庫官習以爲常，更不點撿，顯屬違戾。詔令户部各照舊例合請色額，嚴行措置，務令品搭均平。所隸官司，先期須管就堆垛處逐一抽掣，比對元樣，委無不同，保明申所屬，方得支給。如本庫尚敢仍舊乞受作弊，官吏並

行重賓典憲。其諸軍衣絹，亦仰依公品搭給散，不得縱容合干人乞受，如違，重作施行。

十一月八日，臣僚言：左藏東庫，每遇支散諸軍百司等春冬衣賜，始緣經常數目不敷，户部遂約所闕數，委官置場收買，以備支遣。然場中所買，多是庫中請出之絹，復賣於官，不知經幾出納矣。又況牙儈投賣，往往下色。乞下户部，將每年合支散大軍衣賜，及諸司合干兵級等人所諸多者，隨宜以分數分折支官會，每匹依逐年立定中等時價爲率，不特可以革置場買絹之弊，得絹而欲賣亦以爲便也。户部指定，欲從所乞，下所屬將諸軍諸司等處，合支絹帛候取，見逐處所請數目，隨宜措置，自來年春衣爲始，合支色額折支施行，更不置場收買。所是宗室等生日支賜并非泛賞賜絹帛，亦乞候今降指揮下日，依此隨宜折支施行。從之。參酌下項名色，欲行折支，開具一年例，雜支絹，約一萬二千八百餘匹，欲全行折支宗室生日六千餘匹，聖節、生辰、御宴、樂人支賜，五千二百餘匹。三年一次大禮，合支賞給數内三萬一千九百餘匹，百官約一萬五千餘匹，欲於内一半折支本色。諸司局所等約一萬六千九百餘匹，欲全行折支。一不測例外，非泛進呈玉牒、會要、聖政、册寶并官員賜贈等，應干雜支約一萬八千餘匹，欲全行折支。若許，從今來所申，照市價以會子折施行如約，度庫管有實闕之數，仍舊置場收買。

真宗咸平四年二月詔：青、濰、登、淄、萊五州納，並直納内藏，如左藏浜物帛支遣，那換遠年者充。

五年十一月左藏庫郭守素言：淮南、昇、潤州，紬絹價高，望不給冬服，留充郊祀賞給軍士，可獲數倍之利。上曰：朝廷方覃大慶，豈復規小利也。罷之。

景德二年八月詔：左藏庫般出外絹，如無印者，即訖給付。【略】

〔紹興三年〕十一月十日詔：應折支絹，江南作五貫文，兩浙作六貫五百文，如遇無漬污絹，即將好絹遞增一貫文給。今以户部狀勘會支賜錢，不言見錢，依法以絹折支，宣和左藏庫格折絹漬污，每匹五貫一百文，江南漬污每匹三貫九百一十文。竊緣近歲諸路綱運地里不遠，即無大段漬污，又街市價例高貴，理當權行增價，故有是詔。

隆興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詔：李顯忠侵欺過殿前司、池州、建康府，及收復宿州逐處官中金銀錢物，依已降指揮物收入官，其私家貲産並與免拘籍，其抄劄到前招撫使司及都督行府支犒設軍用不盡銀五千一百二十一兩四錢，絹六千五百匹，令平江府並起赴左藏南庫送納。另項椿管聽候朝廷指揮。【略】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户部侍郎曾懷等言：得旨，大行皇后支費，所收到左藏庫絹麤惡，係何處納到，行下本庫契勘，係是信州、建昌軍、袁州，除已將合干專庫科斷别行編揀抵換外，本庫元受納官吏亦已下大府寺根究，依條施行。更取見元起州軍年分數目，申取朝廷指揮。詔本不爲支費所絹麤惡，恐將來支散諸軍春冬衣，亦似此等。所有供送合干專庫特放罪，餘依奏。仍劄下户部，今後不得將此等絹支散諸軍。

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六・身丁錢》　淳熙元年二月十九日詔：湖州管下民户身丁錢絹，多是湊成端疋，例皆付之攬户，要以重價。可從民便，折納見錢，令州縣自行買絹解發上供。從知烏程縣余端禮請也。【略】

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右正言蔣繼周言：訪聞温、處流民，丁籍尚存，諸縣催租，無人供納，或其家丁壯既去，老弱獨留，監繫輸填，急如星火，有及其宗族姻親鄰里，不然則令保正、保長均陪，因而多糾未成丁人，名爲充代，追擾不能安居，去者無復可歸，留者行且繼去，誠非細事。大抵人户身丁，所納錢帛，吏操其權，縣制其贏，增減出没，漫不可考，縱有銷落，率常有餘。乞令温、處州守臣，將屬縣流移人户，覈實除落丁籍，不得存留抑勒陪填，如有違戾，令監司覺察以聞。從之。【略】

嘉泰元年十二月十四日詔：臨安府屬縣人户身丁錢，可自嘉泰二年更放三年。

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詔：紹興府係欑宫所在，理宜優恤，本府人户所納身丁錢絹綿鹽，可自嘉泰五年永與除放。十月二十一日，三省言：已降指揮，紹興府人户合納身丁錢絹綿鹽，並自嘉泰五年永與蠲免。緣上件錢物，並係分隸入數，照得户部昨來供奉慈福宫、壽慈宫錢物，除金銀外，歲減錢一百一十餘萬貫，至今不曾椿發，詔紹興府每歲合減身丁錢絹綿鹽之數，並令户部於減下俸錢内抱認發還。

開禧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朕惟方今大計，在寬民力，睠兹二浙，實拱行都，尤當優恤，以厚報本。況承平歲久，生齒日繁，程其賦租之餘，重以身丁之斂，吏弗加省，民輸益艱，中夜以思，靡遑安處。非不知國用所係，儲積宜豐，顧寧損於縣官，以少紓於民力，爰敷痛羣，庸示至懷。其兩浙路身丁錢絹，可自開禧二年，並與除放。

二年正月一日詔：兩浙州軍，嘉泰元年至開禧元年終，未起身丁錢絹細綿內，實係人户拖欠之數，並與蠲免。如州軍仍前催理，許人户越訴，官吏重作施行。

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受納》〔高宗紹興〕四年六月十七日詔：諸路專委提刑司檢察州縣受納夏税，和買預買紬絹，如有故促期限及阻節，乞取諸般搔擾並按劾聞奏，當議重賞典憲，其合干人先次送獄禁勘。【略】

六年九月十八日，右司諫王縉言：近覩指揮，許江浙人户，預以米斛折納來年紬絹，每疋二碩，取其情願，誠爲公私之利。竊見諸路州縣受納秋苗，例有加耗，欲望特降睿旨，應折納米斛並免收耗。於是户部言浙西州軍，紹興六年分夏税紬絹折納米斛，已承指揮令抵斗交量，所有自來合收加耗并頭子麼費等錢，並不得收納，如違，並計贓坐罪。詔依已降指揮施行。【略】

十七年二月四日，上諭輔臣曰：昨日有人言，州縣折納税絹，每疋有至十千者，恐傷民力，可令户部措置。

〔淳熙〕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臣僚言：諸路州軍，將人户所納税絹，不得過行揀擇，如有紕踈用藥，合退去者，不許用印油墨，容其變賣，別換好絹輸官，各於受納處，出榜曉諭。從之。【略】

十一年六月一日，臣僚言：諸州軍受納夏税，官吏作弊，多方邀阻，間有將堪好絹帛彊行打退，却置場用低價收買。中産下户，既因供輸，買納到場，又被抑退，官中收買，不得元錢，愈見困窮，上下蹙迫。其官中既已買下退絹，多畸零折納高價，不恤民病，利其贏餘，乞嚴行禁戢。如今後州軍置場低價收買退絹，許令人户越訴，仍令監司御史臺覺察，違戾官吏一例科罪。從之。【略】

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詔：徽州將受納人户絹帛，並依法夏税重十二兩，和買重十一兩，餘照淳熙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已降指揮施行。以臣僚言：徽州自五季陶雅創爲重賦，較之旁郡窵殊，且以素來拙於機織，所産絹類，皆輕紕脆弱，國朝勤恤民隱，嘗專下詔旨，徽州夏税和買絹，每每及七兩重者，即許受納。仁恩德澤，千里荷戴。自乾道間，議臣有請謂徽州民盡力蠶桑，所織絹帛，不異他郡，乞令夏税和買，並依見行兩數輸納。斯民一時創行機織，其力重困，旋有徹于聽聞者，當時廷臣僉謂宜減兩數，以示寬卹，陛下出自睿斷，且以與其減兩重，不若蠲匹數之爲悠久不變，乃詔夏税和買，每十二匹與減二匹，由是實惠及下，斯民欣然。方蠲減之初，臣適試郡事，見所受納官，奉行之過，至有齎二三百匹赴場，而所售不及其半者。臣遂自每日與州官同共受納，雖兩數少不及而非紕踈糊藥者，隨即受輸給鈔。繼又以公劄自之户部長貳，故每歲發綱運並無退剩。臣既滿秩，慮後政不能循守，嘗因奏對，具陳底蘊，仰蒙矜從，行下本州遵守，如有違戾，令監司按劾以聞，行之累年，千里蒙被大賜。臣近得州官書，具言本州近降絹樣下六縣，更不分和買夏税之重輕，並欲以十二兩爲則。又云，去年納官有邀難，和買反重於税絹者，民甚蓄之。是臣前日之奏陳，今而少驗矣。且夏税十二兩，和買止十一兩，法也。通天天下一也，而乃不分輕重，例加抑配，行之賦税偏重之地，民之不聊其生，何疑哉。欲令本州受納夏税，和買輕重，一依條例，仍遵守淳熙六年已降聖旨，毋得違戾，庶幾此邦生齒，歡戴陛下衣被之恩，永永無窮。故有是命。

淳熙十六年二月四日登極赦：人户輸納秋苗，其起綱脚耗，舊有定數，訪聞州縣於正數之外加量斛面，增收點合，名色至多，重爲民害。可令諸路轉運司，嚴切禁止，如有違戾，許人户越訴，仍委諸司互察。同日赦：人户輸納紬絹、斛斗之屬，既名納官，法不收税。訪聞州縣場務，過有邀求，紬絹則先收納絹税錢，斛斗先收力勝錢，徧習成例，重爲民害。仰轉運司嚴行禁戢，仍許人户越訴。【略】

嘉泰四年二月十一日，臣僚言：二税有絹，名曰上供，上而宫庭百官，下而庶府諸軍，衣賜皆於是乎取。比年以來，所輸之絹，往往紕薄，其弊在於受納官不加之意，胥吏與攬子互爲弊倖。計嘱既至，其絹雖下，與之輸入；若計嘱不至，其絹雖善，則多方沮抑。民户既苦其沮抑，攬子然後得以制其權。攬子以重價取諸民户，而以半賂胥吏，胥吏所得既多，於民户之自納，則宜乎與攬子相爲姦利。乞嚴敕州縣受納之官，重戢胥吏、攬子，聽從民户自輸，惟在照應色額，忽誤支遣，仍於每匹必印受納官名銜及本州印記，以爲考證，俟其上之左帑，本部輪委郎官一員前去，同提轄從公稽檢，如其紕薄，復有前弊，即具申朝廷，將受納官吏，重賞於罰，如無名銜及印記，即從本部將典吏重加斷勒。從之。【略】

〔嘉定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敕文：勘會人户夏税，和買紬絹，内紬合納本色二分，折帛錢八分，絹合納本色七分，折帛三分。訪聞州縣却侵本色分數，多數折帛價錢。又有折納銀兩，及將人户有合納會子分數，抑令並納見錢，重困民力。委轉運司常切覺察，多切文榜曉示，如有違戾，即行按劾，仍許人户越訴。自後郊禮明堂赦，亦如之。【略】

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賦稅雜録》　元豐三年九月八日，權發遣三司户部判官李琮言，奉詔根究逃絶税役，有蘇州常熟縣天聖年簿管遠年逃絶户，倚閣税紬絹綿，苗米、丁鹽錢，萬一千一百餘貫石匹，兩百九十五户當輸苗米三百五十三石，紬絹五十一疋，綿三十五兩外，並無田産人户，亦無請佃主名，蓋久失推究，姦猾因之，失陷省税，乞差秘書省著作佐郎劉拯知常熟縣根究歸着，他縣有類此者，亦乞選官根究。從之。【略】

紹聖元年正月九日詔：令兩浙轉運司，將折納到紬絹價錢，置場收置金銀，或將來蠶絲熟日，兼買紗羅紬絹，差官部至京師送納逐庫借過紬絹之數。以户部言，兩浙所收蠶絲至薄，本路今年和買并夏税紬絹，乞令第四等以下户，任便納錢，兑撥左藏元豐内藏庫封樁，禁軍闕額等紬絹支用故也。【略】

〔宣和三年〕二月七日，臣僚言：江東路輸苗米一石者，率皆納一石八斗，和買絹米嘗支給價錢，而漕臣又令州縣所買絹須以重十三兩爲則，如兩數不足，勒令人户依絲價貼納見錢，每兩不下二百餘文，百姓以此重困。詔提刑司體究以聞，違法者先改正訖奏。

四月二十七日，户部言：知袁州辛炳奏：本州先准降到詹度措置拘收鈔旁錢等畫一事件，續承本路提刑司牒措置約束内一項，倉庫受納人户布帛，不成端疋，難以條聽與别户合鈔納本色，仍合户出買鈔旁錢，各户給鈔，謂如十户共納絹一疋，即買鈔十副，填十户所納丈尺各給。臣今取會到本州倚郭一縣人户數，内一萬四千五百一户，各係納夏税絹一尺，若人人買鈔，即是四十户共納絹一疋，合買鈔四十副，通合納絹三百六十二丈一尺，合納鈔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一副，其餘三縣，亦各多是下户，不惟受納擁併之，除印鈔給散，必致差互留滯。元降指揮，既令依除，即無各户買鈔之文，事屬搔擾。看詳租税布帛不成端疋，合鈔納本色，已有見行令文，該載即無須令各具鈔條法，指揮今來袁州，雖已寢罷，竊慮諸路州縣亦有似此去處，今欲申明行下。從之。【略】

〔宣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臣僚言：和糴天下良法，奉行之吏，縱吏爲姦，不即支價，或彊抑配，輒虧其直。如度牒一道，官價二百千，抑配民間，僅不得三之一。香藥鈔，每歲降撥，動以數百萬計，準折價錢，支與人户，而所請實無幾。良民弱田破産，恬不知恤。京畿自祖宗時，和糴之法不行，近年緣漕臣申請，意欲希進，自是一例搔擾，與諸路無異。訪聞夏秋税賦，巧立名目，非法折變，如絹一匹折納錢若干，錢又折麥若干，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又倍於錢，始與白著無異。前日東北諸郡，寇盜蜂起，劫掠居民，蓋監司官吏有以致之。欲降睿旨，諸路和糴，剛行措置，無令抑配準折，免致民間虚折市價，并夏秋税賦，止依常制輸納本色，不得非法折變，暗增數目。并許人户越訴，嚴立法禁，監司重行貶責，仍委逐路提刑司覺察聞奏。從之。【略】

欽宗靖康元年五月十二日詔：和預買絹令轉運司以常平司見錢隔季樁辦，於正月給散，不得以他物量支。

十七日，提舉京東路常平楊逵言：州縣之間，以和預買絹數太多，抑勒百姓，將復業人户合免之數，令著業者承認，人甚患之。乞令除豁，不許均敷。從之，餘路依此。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敕：諸路税賦，應支移折變，官司往往反覆細折，如合納見錢，小估價直，令輸紬絹，却以紬絹之直折納絲綿，又將所折絲綿，却納見錢之類，重困民力。令轉運司遵守條法，不得循襲，過爲掊尅。【略】

四年三月一日，户部侍郎葉份言：乞將折納物帛及度牒錢，分作兩限送納。上限三月，終限五月。逐縣令佐若能依限勸諭數足，或違限稽留，令本州具申朝廷賞罰。如人户秖有糧米，願行折納者，與依在市實直紐計，送納到錢糧，令守臣别庫樁管，不得擅行支用。詔依。

六月二十六日，右諫議大夫黎確言：人户輸納夏税和買縑帛等，近歲貪吏專與專庫分利，故凡民户自赴官輸納者，往往多端沮抑，不堪滯留之苦，則委攬納之家而去。民有倍稱之出，官受濫惡之物。詔物帛非紕疎濫惡，官吏過有沮抑退駁者，許人户赴尚書省越訴，餘依已降德音指揮。【略】

〔紹興元年〕八月二十三日，臣僚言：折帛錢昨降指揮，每疋折錢三貫文省。訪聞諸路州縣紬絹，價例高下不等，欲自紹興二年爲始，令逐路轉運司各以納月實直約估中價。從之。【略】

二年五月十日，户部侍郎黄叔敖言：浙西提刑司稽考到常州晉陵縣人户夏税紬絹，除元額管催外，崇寧中轉運司分拋到人户，合納蠶鹽錢，紐成三千一百六十四匹四赤送納，并將人户雜錢紐計綿子七千三百三十七兩輸納。上件所納紬絹，已是三十餘年，今來稽考，係只將建炎三年四年税簿公案拖照。竊慮崇寧中拋降折納，别有所得指揮，難以便行蠲減，兼未見得其多納綿，係合納税賦内紐出雜錢，是因方田泛行科納之數。今欲且依自來所納數目催輸，仍乞下轉運司再行子細根究逐項元拋物數因依以聞。從之。【略】

十九日江西安撫大使李光言：契勘自來受納二稅，必使赴軍資庫送納，却行起赴朝廷，今若使物帛徑從縣道起發，則自此以後，令佐皆得直達朝廷，若有紕踈巧僞濕惡，及正數不足，估剩所虧，監司守臣必不肯任責，朝廷行移又將直下諸縣，如此不亦多事乎。今來胡蒙等申陳，欲望連賜寢罷。從之。【略】

七月十八日，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李光言：前嘗具奏，江西路人户，惟以納和買及夏稅本色爲重賦，今州縣催納一年本色絹，遂至五貫文足一疋，綿增至六百文足一兩，綿絹之價既日增，而早米入市其價日減，貧弱之户，計所收米，不足以輸所納，欲望且令本路將和預買及上供綿絹並折價錢。都省勘會，江南西路今歲和預買并上供一半本色紬絹綿，除綿已全行支撥，及紬絹已於數内有應副過福建等路宣撫使司一行官兵冬衣之數外，其餘紬絹，理當權宜措置，以寬民力。詔江南西路人户，合納一半本色和預買并上供紬絹，及洪州合起催衣紬四千一百餘疋，絹二萬五百餘疋，將截日未納數並特許折納價錢，一次依已立定折充糴本錢數，絹每疋作四貫五百文省，紬每疋作三貫文省。如今人户願納米斛，紐計市價，從便折納。光奏洪州舊管上供准衣紬四千一百餘匹，絹二萬五百餘疋，歲下六縣，將夏稅紬絹折納而成端疋價錢收買，今屬縣殘破，逃亡未復，委實無所從出，乞蠲免一年。尋詔特依。【略】

六月二十二日，倉部員外郎成大亨言：衢州常山縣，夏稅及預買本色紬，緣非土産，逐年人户並於外州收買，回縣送納，非便，願以絹代紬輸官。從之。【略】

〔紹興三年正月〕七日，江南東西路宣諭劉大中言：徽州山多地瘠，所産微薄，自爲唐陶雅將歙縣、積溪、休寧、祈門、黟縣田園，分作三等，增起稅額。上等每畝至稅錢二百文，苗米二斗二升，爲輸納不前，却將紬絹綿布虚增高價，紐折稅錢，謂之元估八折，惟婺源一縣，不曾增添，每畝不過四十文。乞將二稅，依鄰近州縣，及本州婺源縣則例輸納。詔令江東轉運司考究本末，因依相度，具委合如何施行事狀，保明以聞。【略】

十一年七月七日，臣僚言：昨降指揮，許江浙州縣民户，送納折帛錢，以十分爲率，紬折二分，絹折三分，綿折五分。今州縣乃盡令折錢，却於出産紬絹去處，低價收買，以取出剩，又應民户積欠稅物，詳紹興九年與作一年兩料，紹興七年八月分作二年四料，隨稅帶納。今州縣乃緣闕乏之際，應民間七年八年九年積稅，盡令一併送納，急於星火，至有破家蕩産，流離轉徙，乞行禁約。詔依。

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宰執進呈：諸路監司守臣，自今所部縣令，治狀顯著者，保明聞奏。上曰：當今正以惠養百姓爲先務。秦檜曰：如民間折帛錢太重，理宜蠲減。上諭宰執曰：朕久有此志，祖宗時，每縑價直八百，官司乃以一千和買，民間既免舉債出息，及絲蠶收成之後，並皆樂輸。比乃創折帛之請，令人户折納見錢，殊爲非理，不知今折納若干。秦檜曰：當令户部取見實數進呈。上曰：若隨逐路色額減納錢數，非唯可蘇民力，亦使知朕所以休兵之意。是月二十六日，尚書省言：江浙州軍，見輸納折帛錢，舊立價錢，比之時價稍高，兼逐路土産物帛不一，竊慮民户難於出辦，乃詔兩浙紬絹每疋減作七貫文，内和買減作六貫五百文，綿每兩減作四百文。江南東西路紬絹每疋並減作六貫文，綿每兩減作三百文。自紹興十八年爲始，仍詔令逐路轉運司酌度州軍出産多寡，均撥分數，務令均被實惠，仍具數以聞。【略】

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路彬言：静江府昭州夏稅折布錢最重於諸州，蓋自紹興五年，諸路軍事都督行府一時措置，每疋折納價錢，比舊增及一倍以上，自後沿襲，依數折納。欲望將兩州所折布錢，減去增價，止令依舊價折納，或於見納價錢上二分之中與減一分。詔令户部看詳取旨。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宣諭輔臣曰：前日景蘆上殿諭川中折帛錢太重，絹一匹之直，私下不及五千，而官估則取十千，他物之估，率皆稱是。去歲裕民所蠲減價直不過一千而已，更須量予減損，若只行下令看詳，雖行十數次，未必濟事，若便扎與四川總領司，契令勘合蠲減數目申朝廷，庶幾民受寔惠。【略】

二十七年六月四日，權尚書户部侍郎林竟言：兩浙州縣等五等下户，今歲起納紬絹，乞科一丈以下從便折納，價錢每尺一百文足，零寸一十文，免收頭子、勘合等錢，仍委令佐同受訖，即時給紗銷簿，如輒增多錢數，容縱合干人阻節，乞竟官吏並計贓斷罪，許人户越訴。上因謂輔臣曰：合零就整，此圖甚善，然亦須相度，謂如一户爲首，率九户共鈔，官司兑給由于與鈔頭，若官吏得人，即時銷入，則千户更無□擾，不然却怒鈔頭多掠錢物，送納了當，却收藏由子，不肯齎出，比至官司過催緊急，衆人不免又須再納，此貧民下户所以重困。卿等可指置令經久便民，然後行下宰臣。沈該等奏曰：今年夏稅物帛已起催了，且令有司聚議，自來年爲始。

二十三日，臣寮言：諸路州縣起催産稅，積弊甚大，富横之家與本縣公人相

與爲黨，使下户細民破家逃移，深可憐憫。蓋未催科之時，典吏鄉司，先于民户處私自借過夏稅和買入己，比至關場，更不納官。以一色計之，有欺百疋至九十疋之家，失陷官物，不知幾何，却將下户，重叠催科，補填上件失陷數目，乞令户部，看詳立法。今看詳酌參下條，詔諸州縣公吏人子人户處，轇借稅租及和預買紬絹者杖八十，若上限盡而不爲納退計贓，重者准盜論，二十疋配本城，許人告，仍聽被借人户越訴，委監司守貳覺發。

二十八日，左司諫凌哲言：諸路縣道起催産稅公文，攬子先于民户處，私自借過入己，不爲了納。户部看詳，立法尚未審，嘗令户刑部重别修立到下條諸州縣公文于人户處，轇借稅租和預買紬絹錢物同。准盜論，五十疋既本城，許人户告，仍聽被借人户越訴告郡州縣公吏，于人户處轇借稅租和預買紬絹錢物同。錢五十貫，諸攬納稅租和預買紬絹錢勿謂非公之人。本限内不納，杖六十，二十疋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詔依。内行下州縣知通，監司常切覺察。

〔乾道元年〕七月二十四日，臣僚言：諸路州縣輸納夏稅，令人户納折帛錢六貫五百，却遣人於出産處收買輕絹，每疋不過兩貫五百，起作上供，支散軍兵，實爲公私之害。及人户有合納畸零絹分寸，並令准納一尺價錢計，其畸零一疋無慮得錢七十餘貫，其起上供綱日，止依元數紐計價錢，其餘盡爲官吏侵盜。【略】

〔八月〕二十三日詔：臨安府係駐蹕之地，及四方衝要去處，有民間田地爲官司所占，或作寺觀、花園、營塞、宫宇等，雖已減免二稅，訪聞和買紬絹，州縣不曾隨稅除豁，却均衆户送納。自今應官司所用民間田地，其和買並隨二稅蠲免，不得暗敷衆數，違者聽人户越訴，當議根治。

十二月三日詔：紹興府會稽縣三都人户二稅，不得支移折變。

其後隆興二年五月六日紹興府言：本府和買額數，比他州縣最重，就八縣之中，唯會稽縣尤甚。今來不敢申乞減免，緣本縣正係攢宫，止蒙蠲免三都支移折變，乞照宫陵制景德四年永安縣優卹體例，將會稽一縣，盡與蠲免支移折變，所有年額折帛，乞與豁除，盡數起發本色。詔兩浙運司將會稽縣稅賦與免支移拆變，所有本縣年額和買折帛，止令盡數起發本色，更不折錢。

十一月十四日，給事中金安節等言：有旨，太一宫見管秀州嘉興縣伏禮鄉草田，並臨安縣赤岸紫山，依條合納夏稅秋苗外，其餘科敷和買折帛及諸色科借等，可行下所屬並與蠲免，日後置到田産准此。竊詳太一宫既有秀州、臨安府兩處田産，其稅租科敷和買等，自合依條供輸。近歲和買折帛之類，民間雖病其重，然以物力科敷，事體均一，故樂輸而無辭。今若偏有蠲免，則其所免之數，當復加于他户矣，斯民得毋甚病而興不均之歎乎。況所降指揮有日後置到准此之文，彼既得此，人將與豪石交關，廣殖産業，與齊民競利，非所以崇清净之教也。詔前降指揮，更不施行。

壽皇聖帝隆興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詔：江浙諸州軍合發上供紬絹綿年例除進奉外，將夏稅和預買准衣以分數折納價錢，補助經費，令江浙轉運司依去年所折分數，酌度均撥，行下折納。既而，臣僚言去年所折分數嘗以十分爲率，内絹折二分，紬折八分，綿折五分。兩浙路紬絹每疋折錢七貫，和買折錢六貫五百，綿每兩折錢四百。江南兩路紬絹減作六貫，綿減作三百。依此拘催，歲供錢六百餘萬貫，蓋緣養兵之費，不欲强斂于民，故從折變。字民之官，往往加數以折，或令全折，及將零于就整，無慮增倍。蠶未及桑，預行催借，因求贏餘，且復强取，勢必重困。乞嚴賜戒飭逐路漕臣，督察州縣，于省部立定折納分數外，不賜擅有增加。如違，許人户越訴，寘之典憲，漕臣符同，亦加黜責。從之。【略】

〔隆興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知常州宜興縣姜詔言：本縣無稅産人户，每丁納丁身鹽錢二百文足。第四第五等人户有墓地者，謂之墓户，經界之時，均紐正稅。又令帶納丁鹽絹作折帛錢輸納。契勘本州晉陵、武進、無錫三縣，係于田産上均納，獨本縣昨來經界，將鹽絹紐在下户帶丁收納，乞依晉陵等三縣，一例隨産均納。從之。

十二月三日詔：四川轉運司行下所部州縣，夏秋正稅絹帛，如人户願合鈔成疋送納本色外，有畸零之數，遵從見行條法，聽依寔直價納錢，仍仰本司常切覺察，無令抑勒價錢違戾。【略】

〔淳熙〕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太府少卿魯嵩言：折料折帛，國家之所不得已也。吏緣爲姦，以稅錢折麥，以苗米折糙，爲州縣場務糜釀之資，於法以四月中旬麥價立定折科。今州縣率爲姦吏佔麥，必損其直，以稅錢一折金十，民已困矣，准絹爲四八貫有奇，折麥有至二石五斗，縻費耗折，幾麥五石。以去歲麥價紐計十六七千而辦一端之稅，場務所趁課利有定額，利折米麥有定數，縣道往往過數多折。和預本以利民，今不給直而白著矣，不取絹而折錢矣，稅絹和買輕重不侔，丁鹽綿絹名色異。元降指揮，以上供和買各折五分，今縣道有將諸色物帛一例科折，互有出入，合折者，暗納本色，不合折者，反輸價錢。詔諸路轉運司行

下所部州縣，遵守見行條法，又依紹興二十八年三月四日指揮施行，如有欺弊不實，許人越訴，仍從轉運司常切覺察按劾。【略】

六月二十六日詔：臨安府新城縣，每年進際稅賦與減半一半。以知臨安府新城縣耿秉言：新城縣田畝，舊緣錢氏以進際爲名，虛增進際，稅額太重，每田十畝虛增六畝，計每畝納絹三尺四寸，米一斗五升二合，桑地十畝虛增八畝，計每畝納絹四尺八寸二分，此之謂正稅。其它又有和買紬絹，每田一畝，計二尺四寸，陸地一畝，計三尺六寸。又有折科小麥，夏秋兩科役錢，總計一畝納稅兩千，人户齎出，天聖皇祐間，典賣契書，分明開説，所典賣田産，實量畝步若干，虛增進際畝步若干，及經界打量，乃見虛增之數太多，失於陳乞除放。照得逐鄉印板稅，則總計本縣合放之數，水田産絹一千六百八十疋有奇，苗米二千八百一十六石有奇，桑田紬絹二千二百九十二疋有奇，乞與除放，故有是命。【略】

八月九日，右諫議大夫陳良祐言：諸郡納省絹，限以十二兩，和買限以十兩，自有定數。昨因徽州、湖州絹，户部退剥，近左藏庫供送絹帛，係袁州、建昌軍物帛，户部乞究治官吏，雖退剥者繼令發納，究治者合干專庫，並已放罪。然諸處受納監官，望風懼罪，縱令合千人，百般邀阻，如絹一疋，有求十三兩者，如上産，止係黄絲，必求白絲者，年例止用屑絲，今欲更求細絲，如此非一。常年用錢四貫，可納一疋，今增爲六貫，至高價折錢，分遣人詣行在，并産絹去處買納。又民間典賣田宅，限六十日赴縣投稅，再限六十日齎錢赴縣，投納稅契，不得過一百八十日。自有定法，其諸縣稅契錢旋行解發，作月樁錢赴州送納。今聞諸郡，盡行拘赴本州投稅，且如縣到州五十程，民間些小典賣而使之負擔往返半月，官司艱阻，是以民間典賣，不肯報州白折稅錢。乞禁戢州縣，每年納絹，自有常數，不得數外邀取，諸縣投稅，自有定法，不得拘赴本州。從之。【略】

〔四年〕八月十六日，尚書度支郎官劉師尹面對奏：江浙兩路折帛錢，紹興初年，立價折納，後增一倍，至十五年，四路折帛，並從裁減，自後二浙夏稅紬絹各減一貫五百，江東西並減兩貫。緣州縣不依省部科折分數，暗有增添，如絹止合科三分，今科至七分，漸次裁減，以寬民力。上曰：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爲百姓，可從其請。【略】

十二月十七日詔：兩浙江東西路，乾道五年夏稅和買折帛錢，並權與減半輸納一年，如州縣輒敢過取民一文以上，許人詣檢鼓院進狀陳訴，官吏當重賓典憲。既而中書門下省言：所降指揮，非不嚴切，近來州縣放免數外，將逐年合納本色，高擡價直，勒民户納錢，自行買絹充數。又其間有將合減之數，不盡蠲減，謂如每疋合減三貫，止減二貫之類，甚失朝廷寬卹之意。詔令逐路監司嚴切覺察，如有似此違戾去處，按劾奏聞，監司或失於檢舉，令户部糾劾，御史臺彈奏，並重作施行。【略】

〔淳熙九年〕十月九日，户部尚書楊倓等言：州郡上供常賦，各有定額，昨建炎之後，州縣田土間有拋荒去處，合納二稅，遞年有開閣數目，蓋是一時權住拘催，自經界以來，今近三十年，其間豈無復業之人。而廣德軍昨來開閣之數，乃增紬絹至一萬一千四百餘疋，綿一千七百餘兩，折帛錢七萬三千五百餘貫。袁州開閣之數，亦增紬絹至六千二百餘疋，并帛錢二萬一千餘貫。以江東西兩路計之，虧失上供折帛錢五十餘萬貫，紬絹一十餘萬疋，絲綿一十餘萬兩。止緣州縣將合發上供錢，及經界之後復業稅賦，暗行侵用，或將人户未復業田土，撥作職田，贍學之類。至於形勢之家，侵耕冒占，不輸官稅，妄以逃閣爲名，消豁租額。乞下江東路專委李正己，江西路專委周嗣武，將管下州縣見今逃閣錢物，照應經界開閣數目，限一季驅磨覆實取見，逃閣田土，坐落鄉村去處畝角細數，令守倅令佐各結罪保明，從所委官再委鄰州清强官親行覆實，限兩月結罪回申，如有不寔，按劾依法施行，其日前所減稅賦，免行送納，日後覆寔稅賦數目，上供起發。從之。

〔十一月〕十七日，臣僚言：臨安府錢塘、仁和兩縣，歲敷和買折帛，下户常受其弊。蓋本色所直不過四五千，折價所輸，其費七貫五百。方折納之時，上户惟務遷延避免，洎至間場之日，爭欲全輸本色，折納之數常虧，官司無所取辦，勢必歸之下户，不均之弊，莫甚如此。乞嚴降指揮，自今兩縣將人户物帛，合納本色、折錢，各爲若干，分明散給憑由，官民户於受納日，並齎憑由照數批鑿交納，若有侵納本色，不得理爲合納之數。從之。【略】

〔淳熙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詔：四川總領所同逐路轉運司取見諸州軍求盡數減於折科夏秋稅絹，因依更相度與裁減，若於歲計，却有妨闕公共指置，將諸州應干財賦通融相捕，開具以聞。先是四川安撫制置使胡元質言：西蜀稅租折科之額，視東南諸路爲最重，如夏秋稅絹，以田畝所定稅錢，僅及三百則科絹一匹，不及三百者謂之畸零，其所輸納絹，乃僅估錢，則準時直。當承平時，每縑不過二貫，兵興以來，每縑乃至十貫，是一縑而取三倍也。陛下軫念遠民重困，每縑裁定作七貫五百，然獨成都自淳熙五年爲額減放訖，其他州縣，尚有未應，昨

來指揮去處，乞行下約束，故有是命。【略】

六年二月十八日詔：州縣受納人户税絹，其不成端匹者，每匹並以一百文足折價，從便獨鈔送納，不得過數增收及妄有騷擾，如有違戾，按劾以聞。【略】

〔紹熙二年〕五月十一日詔：臨安府餘杭縣和買，自今以七貫以上至十八貫科絹一匹。以本路提舉張體仁言，餘杭比京畿所科倍重，欲展自七貫以上物力均敷，其不及七貫者，且與寬免，故有是命。

二十四日户部言：廣德軍奏，江東路州軍，以物力科敷預買，有百餘千敷及一匹，有七八十千敷及一匹者，獨本軍兩縣，多者不下十千，少者六千有餘，亦敷及一匹，委實偏重。嘗稽考舊管預買紬絹二萬六千三百有奇，自靖康元年及紹興三年，兩蒙朝廷指揮，除豁逃閣一萬一千一百有餘匹，至紹興十九年，守臣貪功希進，妄乞增復預買一萬一千一百有餘匹，自是兩縣民力重困，人户逃移。乞將增復數内姑減一半，以三分爲率，漕司通融，代納一分，自餘二分乞賜蠲減，少蘇凋弊之民。本部照得廣德軍乞將兩縣增復元額和預買紬絹，於内蠲減一半，除漕司已行承認通融代納一分，其餘二分若不與量行抱認，竊恐艱於輸納，却致科擾，欲將一分本部自行管認收買支遣，其餘一分下本州認數起發。既而本軍奏，以土瘠人稀，所入微薄，無所從出，乞將上項一分預買，權行倚閣。户部勘當，將本軍認數一分納絹權免認發，於内將一半本部更自行管認措置收買，一半下江東轉運司管認代納。從之。【略】

三年四月十三日，臨安府言：本府去年將第四第五等下户和買夏税畸零折錢，每匹減七百，實收四貫五百。今來竊慮窮鄉絶谷之間，去州縣既遠，人户湊鈔送納，有所不便，或恐所折價錢尚高，未盡優恤之意，今欲每匹更量減三百五十收正錢四貫一百五十，聽第四第五等人户從便送納，庶幾稍優下户。從之。先是二年七月，本府言：錢塘等九縣，合催和買夏税物帛，上三等人户，並係送納本色，其第四第五等人户，皆係下户，不成端匹，依指揮合納畸零之數，每尺折納價銀一百，每疋計之五貫二百。目今絹價低平，則下户反重於上户，欲將第四第五等下户未納不成端匹物帛，每權減作四貫五百，許令從便獨鈔送納，不得過數增收。

六月九日，吏部尚書趙汝愚言：西路六州布估錢，果州和買絹，邛、蜀剩米錢，南平軍經總制錢，西和州鹽章監馬草錢，洋州興道縣馬綱草料錢，乞明詔人户折納見錢者，皆許用七十七足爲陌，可以少寬下户。從之。

八月十日，兩浙運使沈詵言：臨安府餘杭縣物力敷納和買紬絹偏重，潘景珪乞不限物力若干，以物力三貫皆不能免，且如止戈一鄉，第一等田每畝物力二貫三百有奇，户内有田一畝一角，便合敷納四尺五寸以上，又不能無困於下户。今措置欲將本縣零數和買六百八十二匹，本司每年抱認，並作折帛錢數，徑赴左藏庫送納，其抱認數，以二百八十二匹於最重止戈鄉，其餘於次重常熟、長安等鄉，貧下民户除豁合納之數，每年爲錢四千四百三十三貫代輸。從之。

四年四月八日，知臨安府袁説友言：餘杭縣和買，下户不堪重輸，今欲撙節每年與本縣抱納和買二千匹，一千匹係折帛錢，一千匹係本色，如許行抱納，當委官覈實版籍，别行均科，則物力減落，三貫之户自然必不科及。從之。

十三日，南康軍言：本軍星子縣，田土瘠薄，和買最重，每税錢四百三十起敷和買一匹，已減絹二百九十六匹有奇，乞吏行均減每一匹税錢，二十通作四百五十起敷和買絹一匹，計減和買絹六十二匹有奇。今别於軍縣官物内那趲，代星子縣人户輸納，永爲定例。從之。【略】

五年十月十四日詔：訪聞兩浙、江東西路和買紬絹折帛錢，折價太重，恐傷民力，朕甚念之，可行下逐路州縣，每匹權減錢一貫五百文，自來年爲始，權減三年，别聽指揮，其所減錢數，令内藏庫撥還一半，封樁庫撥還一半。【略】

〔慶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權知廣德軍趙善譽言：建康府科納和買絹輕重倒置，或本色，或折錢，小民重罹其害，官司玩以爲常。紹興間每和買一匹，紐價錢五貫文省，人户納官自買絹，絹帛錢艱得，官不能辦，則令上户納本色，下户許折錢，謂之優恤下户。錢與絹適年人户共輸，未見其有異辭也。近年以來，居民蓄庶，蠶桑寖廣，綿帛頗多，絹每一匹只直錢二貫二百文足，并納官頭子縻費錢六百文足，而上户納本色如初，下户折錢亦如初，并頭子縻費共計錢四貫四百五十文足，比之上户，多用錢一貫六百五十文足，謂之優恤下户可乎。若是則送納和買，非惟失立法本意，而下户重罹其害。昨蒙朝廷指揮，每一匹權減錢一貫五百，三年爲滿，合至慶元四年復行拘納。前政守臣趙彦逾以積到公庫錢，又與民間代輸一半，合至來年照元數起催。乞行下建康府，將人户和買，自慶元五年爲頭，或本色，或折錢，不分上下户，衮同均納。謂如上户遞年十匹皆是本色，今納本色五匹，餘五匹折錢，下户亦如之，庶幾積年弊害，一旦革去，而下户和買每匹減得緡錢，供輸均平，細民被惠。詔令本路轉運司同建康府守臣公共相度措置，申尚書省。

十一月四日臣僚言：竊惟德澤流行，當自近甸始，寬恤近甸，當自越之和買始。臣嘗究本州和買元額之數，凡十四萬四千有畸，蓋以物力高下而均敷之，豪宗大姓迺隱寄田産，詭名挾户，巧爲避免，是致不能均一。如會稽縣，曩時物力纔及十七貫以上即輸絹一匹，其重如此，自淳熙十六年，臣僚乞蠲減四萬餘匹，止以十萬爲額，固足以寬民力矣，雖當時關併詭户，每科一匹各增物力錢若干貫，然奉行以來，曾未數歲，弊端復啓。吏胥走弄，暗有虧減，豪右詭挾，寧免田仍，臣恐二十年之後，逐縣所敷之額，物力貫數，寖復仍舊，則是朝廷蠲減之數，徒爲虚賜耳。況其推排物力之際，弊出百端，陞降增減，初無定數，富室輸財必欲銷減，鄉民執役互相隱藏，迺若深山窮谷之民，一器用之資，一豚兒之蓄，則必藉其直以爲物力，至於農畝耕具水車，皆所不免，幸其貨直之有十數千，則纖悉括責，必欲敷及一緡而後已。夫民生田里間，家貲不滿十數千，將何以衣食之給，設幸有之，而又責以輸帛，則是驅而歸諸窮困之域，其可乎。臣以謂計畝科納，此策最爲均平。蓋物力則陞降不常，易放生弊，田里則頃畝一定，無以容姦，此理較然甚明。前此逮議者，亦屢及此，而卒以見沮者，其説有二：豪民上户折産詭挾者不樂，桀吏黠胥欺謾隱庇者不樂，而或者之説，又有所謂兩税履畝，乃是常法，和買輸帛，此特科名。臣不知今之所謂和買者，其與兩税有異否乎。夫督趣如期，以備經費，民輸納習以爲常，亦既與夏税等矣。今莫若使之計畝頭均科，如田一畝則輸和買若干，此數既敷，雖典賣推排之際，皆不可得而改易，況有田則有税，將復何議而不猶愈於括細民生生之具，以成物力，而使之均受其病也哉。乞行下紹興府，措置條具聞奏，以爲一州永遠之利。詔依，務在必行，自來年爲始，先次開具本府屬縣均敷數目，限一月申尚書省。臨安府準此。

十二月四日，臣僚言：恭覩朝廷欲行均科和買之法，闔郡士民爲之皷舞，大抵人情趨利避害，不約而同，夫詭户避免科役，一家苟得其利，則千萬家之民俱願爲之矣。今貧民皆抑而歸於上户，貧民豈能自拘尺寸之土。所謂五等下户者，大率多詭户也，其五等者，十未有一，而又有鹽亭户和買，亦從蠲免，民之有産業者，不折而爲詭户，則隱寄於鹽亭户之家，此闔郡之人所共知也。若夫一例均科，則實不便於郡縣官吏及詭户之家，若均科之法不行，則是科敷永不及於詭户，而貧民之不爲詭户者，每被重科而不知其由。又有至下之户，平時賂不及於鄉胥，則每每亂行飛攤，令被和買，俟其陳理，則其費已數倍於供輸，往往甘心出納而不辭。今之言者曰：今之科敷，不過上户所科者多，而五等之户得免，若計畝均科，則下户皆及之矣。其説雖以爲一時欺罔之論，而實不然。何則？詭名多則畸零多，畸零多則爲縣道之利，上司州郡配抑縣道，縣道出無所從全，仰於畸零。今既不爲詭户，則畸零不足以供億，此縣道之所不願爲也。計畝均科，則具見數目，鄉司何由而爲姦，且以縣科萬匹之外，不敢多科一匹也。今科敷之數悉出於鄉吏，自一家論之，今歲科五匹，來歲加其半可也，後歲倍之亦可也，又後歲悉蠲之亦可也，額科萬匹，雖科萬五千匹，民何由而知，神出鬼没，盡由其手，此其被科者之害，如是而已。不被科而爲詭户者，民豈能自爲之耶。不由胥手則不能爲之矣。且如一家一歲，因詭户而得免百緡之賦，則常以其十五以酬鄉胥，不然則來歲歸併其詭户而重科之矣，雖形勢户不敢不與也。其爲鄉司者，上則有監司巡按通判決獄職官行縣之擾，州郡醋錢之科，下則有令佐當直接送筵會果卓之需，至於過客排辦，郡吏憑由干照，日追月索，殆無虚時。使一歲如此之費當千緡，則此輩取於民者萬緡矣，當萬緡則取十萬緡矣。由是一歲和買之數，非倍取之則不足以償其費，兼安撫提刑提舉司及本府縣公吏詭挾尤多，日於官員之前，多端獻説，皇惑其聽，沮格上命，斷不肯行，使下情不得上通，上恩不得下達者，蓋由此也。今爲計畝均科，由産和買之法，計貫均科，浮財和買之法，實便於民，其間偶有小小節目，奉行官吏往往便得以糢口，不思經畫之法，遂以爲不可行。假如一邑之内管田畝若干合科和買若干，管浮財物力若干合科和買若干，略加稽考，使見每畝若干，每貫若干，當科和買若干矣。若鹽亭户之免科敷則當制爲限田之法，加入納官鹽若干，免納科敷若干畝，若逾此數，則當悉隨田畝科敷，則不可得而隱寄矣。此其大略也，舉而行之，則守令豈無講究能悉其詳者，庶爲鄉邦無窮之利。詔令汪端義取會屬縣，照應已降指揮，疾速條具聞奏，不管滅裂。既而端義條具云：今臣僚所請和買絹，不論第一等至第五等户，並用詔頭上物力均科。夫用畝頭上物力均科者，非謂每畝敷及若干尺寸也，蓋用畝頭上物力數目，細計均科，以田産有肥瘠，自來分爲數等，且如第一等膏腴田，雖與第五第六等步畝一同，而好怯有異，所以從來不用步畝均敷，而却用畝上物力均敷。謂如會稽縣雷門東管第一鄉，第一等田每畝計物力錢二貫七百文，第二等二貫五百，第三等二貫文，第四等一貫五百文，第五等一貫一百文，第六等九百文。田畝有好怯，故物力有高下，不可一槩科也。先來第四第五等人户田畝物力錢若干，又浮財物力錢若干，衮搭計物力錢若干，即科和買一匹，坊郭雖不同，大率亦用此等，則科納蓋是用畝頭上物力均科，非是用每畝均科也。

今欲行臣僚之言，即合照舊例，用畝頭上物力均科。謂如田産上物力一貫，即科和買絹若干，非謂一畝即科和買絹若干，蓋上等與下等田産物力錢不同，今用田産等則物力均敷，即亦係計畝均敷之謂也。八縣自來如此。用物力錢均敷，議者多謂紹興府無真下户，正皆是詭户，其實亦不然。所謂下户者，非謂全然貧薄無衣食之小民也，謂如諸縣人户物力錢不及若干貫不科和買者，即皆是中下之家，豈得無些少産業，若詭挾之户固有之，而中下之家亦不能無也。今會稽縣第五等户元不應科和買者，計五萬二千五百五十八户，山陰縣第五等户元不應科和買者，計六萬七千七十五户，他縣大略皆同此，乃其間實有下户，不皆詭挾之人也。自中興以來，和買不及於下户者，爲下户元不曾納錢而請和買也，恐其間實有小民被科者爾。第四等户以上雖科和買，雖曰賦重，然皆是衣食得足之家，雖被科敷而必無流徙之患。今若均於下五等户，每丁既有絹矣，有丁綿矣，有丁鹽錢矣，今又欲減上户和買絹，復均於其家，則是以一小民之身些少薄瘠之産，而納數項之税賦，此其所以爲難也。況今者用畝頭均敷，則上户頓減，下户頓增，他日或艱輸納。今日臣僚之請，謂不於畝頭均科，恐詭挾之户日甚一日，他日又費關防，但今日更思優恤下户，則用畝頭均科亦何以爲不可。參之衆論，優恤下户之説有三焉：一者，下五等户，見身丁絹、丁綿、丁鹽錢三項，其丁綿、丁鹽錢，向日亦曾具申尚書省，欲從除減，今若未從除減，則欲乞將下五等有丁有産人户身丁絹與和買絹衮同，盡均敷於第一等至第五等産業畝頭物力之上。蓋第四等以上人户和買絹既均敷在第五等人户之家，則第五等人户亦合衮同以丁絹均科在第一等至第五等畝頭物力之上，庶幾於理爲均。謂如會稽一縣，若以畝頭上物力均敷和買，則第四等以上户計有減退和買六千一百六十六匹二丈二尺二寸八，不應科第五等户均受其第五等身丁絹，却計有四千四百一十六匹一丈二尺又有三千三百五十三丁，係有了無産者，爲丁絹計三百五十二匹二尺六寸，既是無産，與今來畝頭均敷和買即無干涉。又自來例科身丁絹不欲改動，欲仍舊每年科在有丁無産之身外有丁有産者，爲丁絹止有四千六十四匹九尺四寸，却欲將此絹并和買絹衮同盡均在第一等至第五等人户畝頭物力之上。以均丁絹論之，則上户止受下户丁絹二千五十五匹一丈八尺六寸，却自均受丁絹二千八匹三丈八寸，而又受過上户和買六千一百六十六匹有零，他縣亦大略相似。若以此二項絹衮同均敷，則上户尚不勝其優，而有産丁户租得免，每丁納身丁絹一項而已，是亦略所以優之也。他縣亦欲照此均敷。或者謂上户尚爲優輕，若盡以下户丁絹均於第四等以上户畝頭物力之上，而第五等户止受今來和買絹數則稍爲均平，但恐上户必生詞説有不肯受，故不得已須用一槩均敷焉。二者，田産物力與浮財物力皆不同，雖向者衮同均科，然亦分開各自有數。今者第五等户既受畝頭物力和買矣，不可更以浮財物力科及於第五等户，蓋浮財物力不比田畝物力，田畝物力財可以詭託於交易而走弄，浮財物力一經推排之後，其數遂定，不可走弄。且以第四等户以上言之，浮財物力推排之際，東家減退即歸於西家，額不可走，衆不可欺，議既已定，人自無辭，三年一次推排，衆共認定之後，不似田産日日可以走弄。今若以畝頭物力、浮財物力一例均科於上四等及下五等人户畝頭之上，則上户重疊有減退之幸，下户重疊有科敷之擾。若欲以浮財物力分出自科，上户與下户並皆不免，則上户浮財物力營運有至數千貫者，坊郭尤多，豈可畝頭上既已減免，而於浮財上又復減免，下户只些小家活，正如前日議，臣所謂生生之具者，畝頭既已受和買矣，豈可於些小生生之具又復科納，則是重疊受科，於理甚明。今欲將逐縣浮財物力所分出和買絹，仍舊只均敷在上四等已籍定浮財物力之家。蓋上四等户并坊郭等户，率是浮財物力多，而田産物力少，前來具申，亦已詳盡，今只欲照舊例均敷於第四等以上已籍定浮財物力之家，乃所以見重本抑末之意與。今來議臣所謂均科畝頭和買，自與浮財和買項目不同，如此處置，庶幾下户不致重困。然諸縣又有不同。如諸暨、蕭山兩縣之下户浮財物力稍多，見今管物力二十萬貫，又當别行措置。若今來已經科定於買之後，自第四等人户出産與第五等人户者，却隨産仍舊科納。鹽亭户元不科和買，或者以爲亦有詭户在内規免，後來鹽亭有續置産業，却依編户科納和買，今用畝頭均科，若欲稍優鹽亭户，未審合與不合比編户，且與折半科納，庶幾規免者亦少，又於田畝科納者亦均。又八縣有坍江溪及逃絶没官田産，所管物力尚多，遞年除豁和買，今既欲用畝頭均敷，則此項不容不覈其實。乞行下令諸縣知任同共前去地頭須管審實，結罪保明，從實均敷，庶幾不致走失官物，如有隱庇，分毫不實，乞從朝廷黜責。上件利便，或可行，或不可行，一聽詳酌指揮施行。詔鹽亭户除元不科者，仍舊續置産業自合均敷，餘並依條具到事理施行。

慶元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臣僚言：竊謂民間二税，自有經常，夏納絹帛，秋輸苗米，合從本色，難以折科。比東州郡多於本色之中分爲等降，或科小麥，或敷糯米，已爲法意，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以爲酒政之資耳。今乃復於折米麥之外，變納價錢，麥一石或折錢五千，米一斗或納錢七百，計其價直，何止倍輸，其

間糜費，抑不止此，編民畏懾，赴愬無從。乞今後州郡折料或抑配，令納價錢，許民户越訴。從之。

七月十二日，臣僚言：建康府科納和買，輕重倒置，所納和買絹，或本色，或折錢，小民重罹其害，乞下本府將人户和買，自慶元五年爲頭，或本色，或折錢，不分上下，衮同均納。謂如上户遞年千匹，皆是本色，今納本色五匹，餘五匹折錢，下户亦如之，庶幾積年弊害，一日革去，供輸均平。詔令本路轉運司，同建康府守臣，公共相度措置，申尚書省。既而知建康府錢象祖等，措置到本府管下五縣數内，上元、江寧、句容、溧陽四縣所理和買，除第五等人户免科，其餘人户各不分上下，並納一半本色，一半折錢。所有溧水一縣和買，本縣舊米絹價高貴，遂令上户送納本色，下户折錢，本爲優恤，近年絹價低平，折錢數重，下户艱於輸納，欲將溧水縣所理和買，從今來臣僚所奏，不分上下，衮同令人户各納一半本色，一半折錢，庶得均當。户部勘當從相度到事理，行下本府江東轉運司，遵守施行，毋致違戾。從之。

九月二十九日，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朱晞顔言：竊見仁和縣有倉基、糴場、營寨、官觀、菴寺、城基、酒庫、官廨之屬，凡四十七處，皆民間花利，既無所收，稅賦自無可納，并經界以來，遞年造簿，鄉司因緣爲姦，或推多收少，或産去稅存，或於項内隱落户名，或於總結不具實數，與他虚抱稅額，亦復不少。本縣據簿，執爲定數，取辦户長，鞭笞禁繫，至有破産填價，故户長輸當差役，則預先鬻賣田産，甘爲遊手，或輕棄屋廬，逃竄他鄉，前後百姓訴之縣官，縣官告之州郡，而州郡以財賦所在，不肯蠲放。本縣嘗乞除豁，遂委官覈實，見得既已産土不存，而隱落在民者，又無細民可考，本縣雖抑勒保長典賣倍償，而所納稅租，皆不及數，其爲民病亦甚矣。今以仁和縣一歲合出豁之數計之，秋苗二百三十九石九斗一升五合，係送納府倉，夏稅五百二十五匹三丈二尺一寸本色畸零斛納府庫，本色已自行抱認行下，本縣揭榜盡行除放外，有夏稅折帛六十二匹三尺八寸，即係合發上供之數，乞行除豁。詔將合發上供夏稅折帛六十餘匹，令臨安府抱認，餘依朱晞顔所奏事理施行。【略】

〔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臣僚言：國家設爲折科，名目不一，姑以夏稅言之，自本色之外，均其分數折爲錢會，或爲銀兩，自折錢之外，以所餘本色，較其産錢折而爲綿，非綿則麥，其本户産錢之不多，則聽輸本色，歲有定額，未嘗增益，非不公也。惟是州縣之間，奉行不虔，謂如版曹以元額之數敷之於州，州則增元額之數敷之于縣，縣則增本州之數科之於民，上下遞增，莫有窮已。且以一尺之折帛，比一尺之本色，則折帛之輸幾倍本色矣。而州縣又有所謂折帛綿，又有所謂折麥錢，又有所謂本色折錢。夫折帛綿者，如折帛已敷足數，而又就其折帛敷内分其餘錢折而爲綿，故名之曰折帛綿。反覆紐計，比之輸納本色，三倍其數矣。以一斗之麥，與縻費使用，其直不過三環而已，若論折錢，每斗非七八環不可也，是輸納折麥又不知幾倍於折帛。其他如折綿、折馬料之屬，不一而足。凡絲綿之有零，分則納兩，絹之有零，寸則納尺，米麥之有勺合，則納升，困於重斂，莫甚於此，此折科太重之弊也。國家立法，三歲一推排，蓋欲均貧富也。使占籍於鄉者，富而進産則在所陞，而退産則在所降，截然不紊，皆合公議，則州縣之間，差役自然公平，輸納自然均一，此國家之良法也。惟是州縣之間，奉行不虔，武斷豪民，乘此報怨，家富而當陞却與之降，家貧而當降却與之陞，田畝則走弄等則，房賃則變易間架，姦弊百出，爲害日深，至於浮財營運，尤爲民蠹。如店庫生放，營運之大也，有店庫則合排以店庫營運錢，有生放則合排以生放營運錢，儻或店庫停閉，生放折閱，則所排之錢，自合隨即銷落。蓋緣州縣以所排之錢，將貫頭權定以充吏禄，而又利其寬餘，別行移用，每遇推排，斷不減損元數。如父祖有營運之名，經曆數十年之後，子孫陵替殆盡，尚隸等第之籍，兩科役錢，逼令陪納，遂皆逃移異鄉，莫能自存。其間雖有祖父所遺屋業，急於求售，人以户籍尚存，不敢交易寸椽片瓦，終歸摧敗而後已，此推排不實之弊也。乞令户部逐一檢坐，累降指揮，嚴行約束，痛革此弊，所有折科，則只從元數，科抑不得重疊紐計及合零就整，仍於所納米鈔内分明開具。至於推排，則除田畝房賃自有成法外，其餘營運浮財，委是停閉銷折，隨即減落，不得虚椿責令出納，所有州縣吏禄錢，亦不得於家力錢貫頭數均敷，以資妄用，如有違戾，各許赴臺越訴。從之。【略】

〔嘉泰〕四年二月十七日，臣僚言：州縣之吏，每於二稅起催之時，再易簿籍，弊倖多端，非一而足。如下稅則有本色，有和買，而折帛又有綿麥之類。若每歲科配，以逐户物産，各依則例，從實紐計，自有成規，毫髮不可增損。今乃不然，縣胥旁緣爲姦，出入走弄，陰奪巧取，額外多科，縣官利於取贏，恬不爲恠，至于秋稅所科，苗米則多以粳而變糯，以糙而變白。此猶可也，又於下户畸零所納，斂之甚苛，既自合以從升，又因升而起耗，猶以爲未足也。或夏稅所輸未及分數，則折納多增價錢，或人户折納已無欠逋，則復作少數追擾。若夫役錢，春夏二料，止隨物力起料，尚多增添，其他弊倖，抑又可見。乞詔户部行下漕臣，令

所部州軍，每歲於屬縣催科二稅之際，預令開具各縣人户，所管常産，本年合納逐色官物，并本色折錢之數，及係作何若干，科數每户出給税由，總列實數，使憑輸納。仍先期結罪，具申漕司，牓諭逐縣人户通知，或有妄增，許民越訴，重真典憲，務在必行。從之。【略】

〔嘉定〕六年十一月四日，監察御史倪千里言：臣竊惟常賦之外，誅求苛刻，其爲名件，未易悉數，請擇其尤爲民害者，爲陛下言之。【略】

民間常賦，若丈若尺，載諸版籍，自有定數，今縣邑催科，故意存留畸欠，謂如户管一匹，則止催三丈八九尺，户管一丈則止催八九尺，民間送納，本從元管鄉胥，異日却追畸零，文引征索，絡繹鄉保，或欠零寸，必納全尺，此畸税漏催之弊也。世多從吏，惟急催科，民間輸賦，豈容逋欠，帛之分寸，米之勺合，刻刷根括，秋毫盡矣。今乃縣邑又於既足之餘，復有重催之害，一之不已，以至於再，猶且不已，官族士流，倒遭箠撻，富家彊幹，尚難分辯，下户貧民，其冤曷訴。縱非實欠之數，展引必責以錢，計一引之錢，已不啻尺絹斗粟之直。文引繁多，乞取浩瀚，貪胥猾吏，交奪不厭，此文引乞覓之弊也。夏税秋苗，所納本色，綱解水脚，量取於民，自不能免。今州縣所納，一縑爲錢四五百足，納米一斗爲亦百金以上，且問又有倍於此者，收加斛面之外，多創名色，例外又加與。夫倉之内外，並緣攘取之人不一而計，計其所納，率幾二斛有半，是輸一斛之米，已計三斛以上之數矣。去歲米直，所在低下，而抑納折錢，每石有及六七千者，此輸納過取之弊也。【略】

凡此六弊，相承不已，乞下臣此章，令諸路監司禁戢，州縣鏤牓，盡一行下城邑鄉村貼掛，不得隱匿，務在恪意遵守，痛掃前弊。仍仰州郡自指揮到日，限一月内，其逐項已作如何措置更革，申朝廷御史臺照會，不許泛爲依應，具文申上。如州縣奉行不虔，許諸色徑詣御史臺陳訴，追究得實，定將監司守宰併行彈奏，重賜鐫責。從之。【略】

〔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侍御史石宗萬言：田租之賦，有常額也，朝廷未嘗加一毫之横斂，而富家大室馴致困乏，貧民下户幾不聊生，陛下亦知其故乎。蓋租賦顧有定額，而增科折變，暗行征取，故民力除銷鑠而不自知，臣請撫而言之。夏税之有折帛，蓋以絹而科取也，較之本色既已重矣，又從而科麥焉。使所科之麥止仍舊數猶之可也，以紹興乾道間之數比之，幾四五倍納矣，及半久變而爲折錢，如是則由絹而折麥，由麥而折錢，昔之税絹，今大半成折帛矣。秋場之折糙，蓋以苗而科取也，較之納税亦已重矣。使折糙之數一依舊例，猶未至於甚病也，以十年前之數比之，每石科一斗以上者，今科三四斗，秔糯之價，輕重不侔，糯稍足用，則又截納價直。夫苗米折錢，本爲殘零，便於輸納，其價既高，民已受害，況又以糯而折錢，取之不太虐乎。此姑舉折麥折糙之利害而言之，其他名色不一而足，大抵皆展轉變易，以求贏餘，斯民安得不重困耶。今麥方登場，而科折過數，反甚於前，他日秋苗，槩可見矣。乞檢會前後臣僚之所奏，請申嚴戒飭，使州縣科一依舊例，不許增添，仍不得以所科之數折納價錢，如有違戾，許百姓經御史臺越訴，容臣按劾，乞賜鐫責施行。從之。【略】

〔十一月〕二十八日，臣僚言：竊聞自錢氏據有兩浙，横賦供軍，每田十畝，增收六畝，每地十畝，增收八畝，謂之進際。暨歸版圖，本朝遣使除豁，其他諸縣，皆得蠲減，而不及新城、臨安兩縣。乾道間，因兵部侍郎耿秉舊爲新城令，申請以元額合納夏税絹一萬二千三百匹有畸，特爲蠲減幾及四千匹，以元額合納苗米九千二百石有畸，特與蠲減幾及三千石，是新城一縣，於元額增進際之數減過半，獨臨安府其弊猶故。況臨安産絹之地，乃令折納價錢，則一縑幾取二縑之直，而依山爲田，所出上下色之米，乃致科納糯米，皆取之他處，是又責其所無也。乞將臨安縣見納折帛並納本色，見納糯米並納秔米，如州縣輒敢仍前科擾起催，並許人户經臺省越訴，重作施行，則近甸之間均受實惠。【略】

九年五月四日，臣僚言：（臣）兩税有定額，今乃有額外多取之弊，驅催有常期，今乃先期趣辦之弊，支移折變，不遵條約，已納更追，重爲煩擾。自其額外之多取也，人户每鈔既收，勘合朱墨頭子等錢矣，後收市例錢，爲受納官分取之需。自夫先期而趣辦也，機杼未興，遽迫縑税，場圃未築，已急租入。折變自有成法，絹若干匹，綿若干兩，苗若干石，本色若干，折價若干，具有等則，宜務均平。今乃不計人户合輸本色之定數，徒規折納所獲之甚豐，開場未幾，即行科折，固有閭户曾不獲輸本色尺寸銖絇者。民以耕織爲業，官以錢楮爲賦，彊其所無，厲民已甚。今乃攘撫數年以前，逮捕慘於劇賊，絣抓甚於重囚，朱鈔可憑，一不照用，付之囹圄，萬無清脱。以至旱蝗蠲減，催理如故，嗣歲賦租，預借不少。人户三等以上，家給一曆，使之自催自展矣，復登載於户長甲簿，重爲執役者之困。總一户合輸數目書之曆矣，復給青印紅印文帖，不恤其繳展之費。義役本以便民，成之既累歲，官吏以爲非便，壞之於一日。數者之弊，民極困矣。乞下臣此章，縣責之州，州責之監司，常切約束，罔或不從，有一違戾，監司郡守不即劾聞，許人户經臺省越訴，嚴行根究，併賜鐫斥。其都吏典押當行省吏，並行估籍編配。

仍乞專委逐路提刑司覺察，每季具有無違戾，申御史臺及諫院以憑稽考。從之。

十一年五月二日，臣僚言：鄱陽之爲邑，延袤近二百里，上下各一十鄉。經界之初，稅錢額管八千六百四十二貫五百有畸，從經界條例，每稅錢百文，合敷和買六尺四寸八分有畸。胥吏爲姦，歲歲增益，然猶止以〔分〕計，不使及寸，積歲已久，至嘉定九年，遂及七尺五寸六分，又且兒寸收尺，謂之合零就整。逮至去年，復於所敷頓增三寸，總一邑之爲絹一千二百餘匹。且以崇德一鄉最小者言之，嘉定九年分稅額，元管五百貫文有畸，敷和買絹九百三十餘匹，去年造簿，本鄉稅錢止管四百九十貫有畸，邑吏縱欲，以所虧稅錢十貫均於民户，亦止合照前年所敷之數催理，今乃增敷九百五十而匹，計多二十五匹，舉此一鄉，其他可知。且鄱陽之民，連遭蝗旱，已不聊生，而貪吏姦胥，又陰肆推剝，如此其極，自非上官推本尋源，痛爲革絶，雖朝罷一宰，莽點一吏，而鄱民未有安居樂業之望也。從之。

徐松《宋會要輯稿・刑法三・定贓罪》 太祖建隆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詔：自令犯竊盜贓滿三貫文坐死，不滿者節級科罪，其錢八十爲陌。先是，周廣順中勑，竊盜計贓絹三匹以上者死。絹以本處上估爲定，不滿者等第決斷。至是以絹價不等，故有是詔。

三年二月十三日詔曰：竊盜之徒，本非巨蠹，姦生不足，罪抵嚴科，令條法重於律文，財賄輕於人命，俾寬憲綱，用副哀矜。今後犯竊盜贓滿五貫處死，以百錢足爲陌，不滿者決杖徒役，各從降殺。先是，漢法一錢之罪必加重法，周初以所犯贓滿絹三匹坐死，帝以死者不可復生，以錢代絹，滿三千又處死，及是又改。【略】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詔曰：先是江浙諸州所定法以絹計贓物，絹價錢每二疋當江北之一，今宜以千錢爲疋計贓論其罪。

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詔：荆湖、嶺南等處絹價錢目今所定法如江浙例，悉以千錢爲絹一匹論其罪。【略】

神宗元豐二年十二月四日，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言：往時川峽絹匹爲錢二千六百，以此編敕估贓，兩錢錢得銅錢之一，近歲絹匹不過千三百，估贓二匹乃得一疋之罪，多不至重法，盜賊滋多，法寺乞以一錢半當銅錢之一。從之。【略】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九月六日，刑部言：元符令定罪以絹者，每絹一匹準錢一貫三百，近歲物價踴貴，非昔時比，一絹之直多過於舊價，乞於令文添入「若犯，處絹價高者，依上絹計直」。從之。【略】

大觀元年閏十月二十日詔：計贓之律，以絹論罪，絹價有貴賤，故論罪有重輕。今四方絹價增貴至兩貫以上，而計絹之數獨循舊例，以一貫三百足爲率，計價既少，抵罪太重，可以一貫五百足定罪。【略】

高祖建炎元年六月七日，大理正權尚書刑部郎中朱端友言：有詳見令，犯罪計絹定罪者，舊法以一貫三百足準絹一疋，後以四方絹價增貴，遂增至一貫五百足。州縣絹價比日前例皆增貴，其直高下不一，欲應州縣犯贓合計絹定罪者，隨當時在市貿直價計貫伯紐計絹數科罪，其鐵錢地分並以銅錢計數科罪。詔：自今計絹定罪，並以二貫爲準。【略】

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大理寺言：陝西路舊法，唯許行鐵錢，不許私用銅錢，所以計贓以鈔面爲準紐銅錢定罪。今來本路既得通使銅錢，即計贓者合據犯處以銅錢估價爲準，如元贓即以銅錢計絹價準贓。從之，謂如犯時本處絹每匹鐵錢三十貫文，銅錢三貫足，即元贓鐵錢一十貫足，準銅錢一貫足計贓之類。

紹興三年九月八日，詔曰：朕聞子産鑄刑書，叔向罪之，蓋刑法世輕世重，有倫有要而已。昨因臣僚有請舉行祖宗之制，欲杖脊贓吏於朝堂，痛恨椎膚，利體於斯民，亦以刑止刑之意也。復思紐絹之法，與祖宗立意大不相侔，是時絹值不滿千錢，故以一貫三百計疋，是官估比市價幾過半矣。其後嘗因論例，遂增至二貫足。目今絹價不下四五貫，豈可尚守舊制耶。可每疋更增一貫，通作三貫足，俟戎馬平定，絹價低小，別行取旨，而今而後，贓吏犯決，大復何言。

十月十四日，臣僚言：按敕，竊盜以贓準錢及四百以上即科杖，罪纔及兩貫，遂斷徒刑。且承平之日，物價適平，以物準錢，則物多而錢寡，故抵罪者不至遽罹重決。迨今師旋之際，百物騰踴，贓雖無幾，而錢價以多，一爲盜竊，不下徒罪，情實可憫。乞將紹興敕，犯盜定罪者，遞增其數，庶使無知窮民，免致輕陷重憲。詔令刑部勘當，契勘計絹定罪者，元估每疋價錢二貫足，近承今年九月八日手詔，每匹增錢一貫足，通作三貫足，即是二貫以十分爲率，增及五分，所有應敕內計錢定罪，既係錢輕物重，即與紐絹事體無異，理合隨宜比附定罪。除彊盜緣情理兇惡以錢定罪，自合遵依舊制外，今參酌臣僚所乞，將敕內犯竊盜以錢定罪者，遞增其數，事理緣在，法不止竊盜一事，其餘計錢定罪者，理合一體措置。今欲權宜，將敕內應以錢定罪之法，各與遞增錢五分斷罪，謂如犯竊盜三貫徒一年

之類。侯邊事寧息，物價平日，依舊從之。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五《市糴》

均輸市易和買

宋寧宗慶元二年五月，減諸路和市折帛錢三年。

帝初即位，即詔：兩浙、江東西和買紬絹折帛錢太重，可自來年匹減錢一貫五百文，三年後別聽旨。所減之錢令內藏封樁兩庫撥還。事在紹熙五年十月。至慶元元年，户部侍郎袁説友上言歸安、餘杭二縣和買科取之弊，乞將餘杭縣經界元科之額，配以絹數不分等則，以二十四貫定數一匹，衮科而下，足額而止。捐其餘以惠未產之民。如此則吏不得而制民，民無資於詭户，亦救弊之良策也。詔令集議。是年議上，如所奏行之。

《宋史・趙必愿傳》曰：必愿知處州陳折帛納銀之害，如所請除之。

《大學衍義補》曰：宋朝預買紬絹，謂之和買絹。夫買而謂之和，必兩無虧損，上下同欲而無抑配之謂也。當時所謂和買，猶是民以乏錢而須賣，官以先期而便民，乃其後之弊，且至與夏税並輸，民家營運生息之具悉從折計，而爲民無窮之害矣。

開禧三年，詔紹興府均敷和買。

先是孝宗乾道九年，祕書郎趙粹中言兩浙和買莫重於紹興，而會稽爲最。緣田薄税重，詭名隱寄，多分子户。自經界後，至乾道五年，累經推排減落，物力走失愈重，民力困竭，若據畝均輸，可絶詭户之弊。淳熙八年，詔兩淮漕臣吴琚與帥臣張子顔措置。子顔等言勢家豪民，分析板籍，以自托於下户，是不可不抑。然弊必有原，謂如浙東和買凡二十八萬一千七百三十有八，合台、明、衢、處、婺之數，不滿一十三萬，而紹興一郡，獨當一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有八，則是以一郡視五郡之輸，而又贏一萬有奇，此重額之弊也。【略】

十六年，知紹興府王希吕言均敷和買。曩者，哃於集事，不暇覈實，一切以爲詭户而科之，於是物力自百文以上，皆不免於和買，貧民始不勝其困。乞將拗科和買二萬五十七匹有奇盡放，則民被實惠矣。於是詔：下户和買二萬五十餘匹，住催一年。又減原額四萬四千匹有奇均敷一節，令知紹興府洪邁從長施行。光宗紹熙元年，邁定其法上之。詔依所措置推行，至是又申此詔，紹興貧民下户稍寬矣。

紹定時，侍御史李鳴復奏曰：會稽郡賦重民貧，以和買一色言之，其爲額當一路之半，雖淳熙特與蠲減，紹熙并與均科，而民仍困於供輸，此無他，其爲額太重故也。祖宗時，貨輕而錢重，錢之在官者，先期而給，絹之在民者，易歲而輸，官民相資，是謂和買。時異事變，名存實亡，價直勿償，鑿空科取，無復有所謂買矣。送輸稍緩，鞭撻即加，無復有所謂和矣。嘉定庚辰，朝廷將累歲實催之數，按爲定額一半理估，行之十四載，民力稍寬。端平初元，復催正色，二年仍行理估，三年又催正色。今以侍郎趙與懽申請，將列郡和買一體施行，難乎其爲辭矣。臣自到官以來，士夫論議，民庶陳情，莫不以和買爲重困，今不敢乞如淳熙之減額，得如嘉定之一半理估足矣。或曰，放行一郡，恐有援例而起者，何以拒之。是不然。會稽之特加優恤，以其爲額太重也，以其有陵寢在也，以其爲毓聖之地也，無是三者，而何例之援乎。前淳熙十六年，詔紹興府和買絹内特減四萬四千餘匹，不聞他郡援例也。況鑑湖古未有租，今變爲湖田，輸於大農者六萬，此會稽額外之産也，朝廷獨知取而不知子乎？乞將和買絹一項，仍照嘉定十三年例一半理估施行，使怨咨之氣消，歌頌之聲作，此實祈天永命之一，非但爲一郡設也。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八《土貢一》　福建路每年常貢：

泉州　綿一百兩。南安縣出。俱淳祐中貢。【略】

綿一百兩。元豐中貢。【略】

興化軍　緜一百兩。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一二一《兵一》　《兵志》曰：養兵之法，熙宗天眷三年正月，詔歲給遼東戍卒紬絹有差。海陵正隆四年，命河南、陝西統軍司并虞候，司順德軍官兵，並增廩給。六年，將南征，以絹萬疋於京城易衣襖穿膝一萬，以給軍。

《全宋文》卷七宋太祖《輸租紬絹不滿匹者計丈尺納直詔》開寶八年三月　比者民輸租，其紬絹不成匹者，率三户至五户合成匹以送官，頗爲煩擾。自今紬不滿半匹、絹不滿一匹者，計丈尺輸其直。《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六。又見《文獻通考》卷四，《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三（第七册第六三七二頁）。

《全宋文》卷六三宋太宗《賜卒錢物詔》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丁亥　自京至廣州傳置卒，月别給百錢；河北、河東道沿邊戍卒，人賜黄絹襦一，絮以綿；京城内外諸軍卒，人給米一石。同上。

《全宋文》卷二二宋真宗《諸州綱運納裹角細絹磨擦損事詔》至道三年十一月　諸州綱運納裹角細絹，如磨擦損，估虧官錢五千已上，奏裁；已下與免理納。川

峽遠路，不以好弱，悉據數納。《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之二二（第六册第五六八五頁）。

《蕃部進賣馬給絹茶事詔》咸平元年十一月 蕃部進賣馬，請價錢外，所給馬絹茶每匹二斤，老弱騾馬一斤。令禮賓院每二千斤請赴院置庫收管，當面給散。《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五之六（第三册第二九一七頁）。

《全宋文》卷二一七宋真宗又《青濰諸州絹直納内藏詔》咸平四年二月 青、濰、登、淄、萊五月絹，並直納内藏。如左藏須物帛支遣，那換遠年者充。《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之二二（第六册第五六八五頁）。

《全宋文》卷二二四宋真宗《減諸路所市上供紬絹詔》景德二年二月 諸路所市上供紬絹，減三分之一。《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一八（第七册第六一〇八頁）。

《全宋文》卷九八一宋仁宗《寬益梓利所支軍衣詔》嘉祐三年十二月乙巳 陝西轉運司，本路諸軍衣裝綢絹縣皆出益、梓、利路，今邊事久寧，而戍兵不減，宜寬三路之所輸，若支軍衣而願回賣者，官以中估收市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八、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二四（第七册第六一一一頁）。

《元史》卷九五《食貨三》 太祖弟斡真那顔位：

歲賜，絹五千九十八匹。

睿宗長子憲宗子阿速台大王位：

又泰定三年，明里忽都魯皇后位下，添歲賜絹五十匹。

世祖次子裕宗后位：

歲賜，絹一千匹。

世祖次子安西王忙哥剌位：

歲賜，絹一千匹。

世祖次子北安王那木罕位：

歲賜，絹一千匹。

裕宗長子晉王甘麻剌位：

歲賜，絹一千匹。

后妃公主

太祖四大斡耳朵：

大斡耳朵：

歲賜，染絹一百匹。

勳臣

欠帖温：

歲賜絹一百匹。

曹昭《格古要論》卷上《古畫論》

古畫絹色

古畫絹色淡黑，自有一種古香可愛，惟佛像香烟薰黑者多僞作者，取香烟澱或竈烟脂揭碎煎汁染絹，其色黄而不精彩。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須連三四絲，不直裂，僞作者則否，其絹亦新。

古畫絹素

唐絹絲麤而厚，或有搗熟者，有獨梭絹澗四五尺餘者。五代絹極麤如布。宋有院絹，勻淨厚密，亦有獨梭絹，有等極細密如紙者，但有稀薄者，非院絹也。元絹類宋絹，有獨梭絹，出宣州。有宻機絹，極勻淨厚密，嘉興魏塘宻家，故名宻機。趙松雪、盛子昭，王若水多用此絹作畫。

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四《馬政志》 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户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閒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四，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

雷禮《明大政紀》卷八《成祖文皇帝》 是歲，天下户九百八十二萬二千七百五十七。口五千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賦糧二千二百五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石。餽運北京糧八百八十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三石。交趾上供絹千六百六十八疋。【略】

永樂二十一年十二月，交趾上供絹千七百四十七疋。

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八《方物記一〇》 段氏《遊蜀記》云：果、閬二州絹長五十尺，重一斤，其色目鮮白。《寰宇記》：鵝溪絹出梓州玄武縣鵝溪，杜詩「爲愛鵝溪白繭光」者也。東坡《謝魯冀州寄清絲》詩：鵝溪清絲清如氷，上有千歲交枝藤。藤生谷底飽風雪，歲晚忽作龍虵升。嗟我雖爲老侍從，骨寒只愛布與繒。牀頭錦衾未還客，坐覺芒刺在背膺。豈如髯卿晚乃貴，福禄正似川方增。醉中倒著紫綺裘，下有半臂出縹綾。封題不敢妄裁翦，刀尺自有佳人能。遥知千騎出清曉，積雪未放游塵興。白鬚紅帶柳絲下，老弱空巷人相瞪。但放奇紋出領袖，吾髯雖老無人憎。

何喬遠《閩書》卷三九《版籍志・税糧》 洪武二十六年夏税：麥六百六十五石，錢鈔一萬二千七百五錠，絹二百七十三疋。秋糧：米九十七萬七千四百

二十石。弘治十五年夏稅：麥七百六石五斗九升二合六勺零，鈔一萬七百七十八錠二貫一百七十二文五分六釐，絲綿折絹二百八十疋一丈九尺五寸五分三絲，農桑絲折絹三百一十九疋一丈二尺七寸八分零，絲綿一百九十四兩五錢九分，土苧六十五觔一十三兩一錢六分。秋糧：米八十五萬四百四十七石七斗七升四合五勺零，租鈔二貫二百六十四文，魚課米三萬一千九百六十石六斗七升八合。萬曆六年夏稅：麥七百六石九斗四升七合八勺零，絲綿折絹二百八十疋一丈九尺五寸五分五釐，農桑絲折絹三百一十九疋一丈二尺七寸八分零，絲綿一百九十四兩五錢九分，土苧六十五觔一十三兩一錢六分，鈔一萬七百七十八錠三貫一百七十二文五分六釐。秋糧：米八十五萬四百四十七石七斗七升四合五勺零，魚課米三萬一千九百九十六石九斗一升六勺零，租鈔二貫二百六十四文。錢糧除存留外，其起運京邊數目：弘治十五年秋糧：京庫折銀米三十六萬四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萬曆六年夏稅：京庫絲綿折絹二百八十疋一丈九尺五寸五分零，農桑絲折絹三百一十九疋一丈二尺七寸八分零。秋糧京庫折銀米三十一萬四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户口鹽鈔銀一萬一千二十七兩六錢七分零。南京承運庫夏稅：農桑絹六百疋。南京寶鈔廣惠庫錢鈔六百六萬八千七百四十三貫六百七十文，今二十六萬七千三百三十六錠五貫五百九文，存留本省。

何喬遠《閩書》卷三九《版籍志・雜課》　農桑絹，宋時令長吏勸民廣植農桑，有伐以爲薪者，罪之。而調其絹、綢、絲、綿，以供軍。南渡後，軍儲不足，絲綿並半折錢，疋二千。我朝洪武初，令民有不種桑麻木綿者，罰之布帛。後又令民得於在官曠地種桑，每畝四十株，科絲五錢，每絲一觔四兩成絹一疋，長三丈餘。迺有司苟且具文，奉行不虔，遂變而徵銀，每疋一兩六錢，水脚二錢八分，俱於通縣丁糧辦納，非舊制矣。今併入一條鞭内，有農桑絹。

方以智《通雅》卷三七《布帛》　最細曰纖，稍粗曰縞，湅縐曰練，并絲曰縑，扁緒曰繴　小顔解剡爲素之精者，而又曰縞，此皆由康成臆説，以纖爲黑經白緯，故後人無憑耳。按《禮》以縞爲未純吉之服，而縞冠以素紕之，明縞粗于素也。祥而縞，禫而纖，則細與如常，其解縞爲細繒者，非矣。《禹貢》「厥篚玄纖縞」。玄白二色，而纖縞二種，纖爲最細，縞稍粗也，確矣。其曰練者，湅繒也，煑練而熟之也。《毓氏》「湅絲湅帛」，馬后衣大練是也。單曰素者，絹之精白，用書寫也。素，白繒繒也。《小爾雅》謂繒精曰縞，縞粗曰素，皆臆耳。劉向典校書籍，先書竹，可繕寫者以上素。《淮南子》曰：素之質白，縑之性黄。此以縑爲今之生絲絹矣。《説文》「縑，并絲繒」。此以爲今之雙絲矣。當以《淮南》爲是。二丈爲端，二端爲匹，兼義也。《説文》「繴，并列切。扁緒也」。唐貞，豫州雙絲綾，錦州雙紃，兼絲也。杭曰白編，扁緒也。郭璞曰：短度絹曰葉輸，言薄也。薄者扁緒，今杭州杭緒，應是此類。

芮温，絮纊也。《吕覽・必己篇》「不食穀實，不衣芮温」，高誘注以爲絮。蓋言絮纊，細耎也。《列子》「眥芮」，張湛注：芮，細也。或曰芮温。古人直借芮呼絮耳。《褚遂良傳》「芮芮興則茹」，茹，蠕蠕音軟也。可証軟，絮通轉。

絮幕曰牽離　《釋名》：煮繭曰莫。莫，幙也。貧者著衣可以幕絮也。或謂之牽離，煮爛牽引使離散如綿也。

葉夢珠《閱世編》卷七《食貨六・綢》　山東繭綢，集蠶繭爲之，出於山東椒樹者爲最佳，色蒼黑而氣帶椒香，污穢著之，越歲自落，不必漱濯而潔，在前朝價與絨等，用亦如之。年來，價日賤而此種亦絶。今最上者，價不過錢許一尺，甚而有三、四分一尺者，則稀鬆甚於綿綢。嘉、湖、蘇、松，在在皆織，故用者愈衆，而價愈賤。

西湖散人《新鐫雅俗珠璣藪》卷七　絹關絹、屯絹、八甲絹、碾光絹、三串絹、羅漢絹、三細絹、福州絹、漳州絹、潮州絹、官絹。

練煑生絲令熟也。

紬絲紬、綿紬、線紬、潞紬、温州紬、開化紬

陳子龍等輯《明經世文編》卷四一五吕坤《停止砂鍋潞紬疏》　臣聞慎乃儉德者，英君誼辟之芳名；監於成憲者，聖子神孫之大孝。自二祖創業垂統以來，經制立法，織悉具備，宫闈用度，歲額常數。其在當時，織造燒造，各有地方，歲解歲停，各有疋件，載在《會典》，可考而知。【略】

又查得織造地方，有浙江等九省，織造物料，有紗、羅、絹、紵，而山西歲派，止有綾、絹各五百疋，閏月共加八十六疋耳，並無所謂山西潞紬者。卷查萬曆三年，坐派山西黄紬二千八百四十疋，用銀一萬九千三百三十四兩，十年坐派黄紬四千七百三十疋，用銀二萬四千六百七十餘兩，十五年坐派黄紬二千四百三十疋，用銀一萬二千餘兩，十八年坐派黄紬五千疋，用銀二萬八千六十兩。夫潞州之有紬也，非一年矣，祖宗時未嘗坐派，陛下即位以來，坐派四次，計工費銀八萬三千有奇矣。是紬也，士庶皆得爲衣，而皇上不以進御，臣心亦有所不安者。獨

謂上用內用，未必如此之多，而匪頒特頒，自有經常之物。且山西銀糧，非王祿則軍餉。王祿如靈丘等王，有缺五十季不支者，宗儀睄睄，興梽腹之嗟。軍餉有每月四錢，尚扣五分者，士卒嗷嗷，動嗔目之怒。加以連年饑饉，庫藏空虛，臣於去年紬價，已經殫力湊處，僅克此番織造矣，伏乞勑下該部從長議處。砂器在在可燒，應否取辦於二千里，隔山踰嶺之外，即萬不可已，但求砂器全美，又何必鎖釘紅箱淨綿塞墊，困擾生民。黃紬雖非歲織，但山西困憊已極，倘再行坐派，或改江南別項織造之價，或工部另議別項錢糧，發給潞安，無使貧省難於取辦，小民困於誅求，地方幸甚。

鄺露《赤雅》卷一《嬋娘盛飾》 蝶綃，氷蠶所耳，織作蝶紋，輕逾大浣，服之避暑。諺曰：鳳裘無冬，蝶綃無夏。

《畬史》卷八七《綺羅門》 猺女握兵符者，得曳蝶綃，冰蠶所紲，織作蝶紋，輕逾火浣，服之避暑。《赤雅》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一〇《錢幣四》 〔成祖永樂〕五年三月，令各處稅糧、課程、贓罰，俱準折鈔。

米每石三十貫，大絹每疋五十貫，小絹三十貫，金每兩四百貫，銀八十貫，鹽每大引一百貫，麥豆絲布等各有定數。其該載不盡之物，俱照時價折收。至宣宗宣德元年十月，户部言：鈔法滯阻，由出多入少，請自今官員軍民人等赦後倒死、虧欠馬駝等畜及各處所欠魚鰾等物，并贓罰金銀諸物，俱令納鈔。於是官絹每匹加至五百貫，小絹二百五十貫。

龍文彬《明會要》卷四三《職官一五・百官祿秩》 官員俸給凡二：曰本色，曰折色。其本色有三：曰月米，曰折絹米，曰折銀米。月米不問官大小，皆一石。折絹絹一匹當銀六錢。折銀六錢五分，當米一石。其折色有二：曰本色鈔，曰絹布。折鈔本色鈔十貫折米一石。後增至二十貫。絹布折鈔，絹每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正一品者本色僅十之三，遞增至從九品，本色乃十之七。已上《食貨志》。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南京應天府》 古名金陵、秣陵、建業、建康、蔣州、江寧、昇州、集慶。領縣八。田土六萬九千四百五頃一十四畝零，糧二十二萬六千八百零，絹一千三百五十七疋，四司額派銀一萬七千八百十七兩零，入太倉庫銀三萬四千四百九兩九錢。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鳳陽府》 古名鍾離、南兗州、北徐州、濠州。領縣五，縣十三。田土六萬一百九十一頃九十六畝零，糧三十一萬二千八百六十石零，四司額派料銀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兩，絹二千四百一十五疋，太倉餉銀一萬三千三百三十兩三錢。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揚州府》 領州三，縣七。田土六萬一千八百四頃九十九畝零，糧二十四萬六千五百石零，織造紵絲二百三十疋，生絹七百疋，絹八百四十一疋，四司派銀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三兩，入太倉庫銀一萬八千六百七十六兩二錢。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淮安府》 領州二，縣九。田土一十三萬八百二十六頃三十畝零，糧三十九萬五千二百九十石零，絹一千四百六十一疋，四司額派銀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六兩零，入太倉庫銀一萬八千五百七十一兩零。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廬州府》 領州二，縣六。田土六萬八千三百八十九頃一十一畝，糧七萬六千七百九石零，絹六百八十七疋，四司額派銀一萬一千一十七兩零，生銅六百六十九斤，入太倉銀三千三百二十二兩三錢。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安慶府》 領縣六。田土二萬一千九百五頃三十畝零，糧一十三萬一千八百石零，絹三百五十三疋，四司額派銀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一兩，生絹六百八疋，入太倉庫銀五千三百七兩五錢。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太平府》 領縣三。田土一萬二千八百七十頃五十三畝零，糧四萬九千九百一十石零，絹一百二疋，四司額派銀五千五百五十一兩零，生絹五百疋，入太倉庫銀八千五百六十一兩四錢。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池州府》 領縣六。田土九千八十九頃二十二畝零，織造生絹二百十三疋，四司額派銀七千五百七十八兩，入太倉餉銀五千二百八十八兩二錢零。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和州》 領縣一。田土六千二百一十五頃七十九畝零，糧一萬一千三百七十一石零，絹九十九疋，四司額派銀一千六百四十二兩，生鐵一千九百五十九斤。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徐州》 領縣四。田土九萬八千五百二頃五畝零，糧一十四萬七千一十六石零，絹五千五百六十三疋，四司額派銀一千七百九十四兩零。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八《談藝八・東絹》 蜀鹽亭縣有鵝溪，（縣）出絹，謂之鵝溪絹，亦名東絹。子美詩「我有一疋好東絹」是也。周紫芝詩：「百尺寒松

老幹枯，韋郎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溪絹，留取天吳紫鳳圖。」此雖諧謔，然《北征》自作於赴行在時，而《題韋偃畫松》則在入蜀之後，固不可同日語也。

邁柱等《九卿議定特料價值》卷二《綢》　紅杭紬，寬壹尺叁寸。每丈照舊例，今核定銀肆錢。

各色綢，寬壹尺肆寸。每丈舊例銀肆錢，今核定銀陸錢。

綢

户部例

藍大潞綢，寬壹尺伍寸。每丈照舊例，今核定銀壹兩捌錢。

各色縐綢，每丈照舊例，今核定銀柒錢玖分。

各色紡絲，每丈照舊例，今核定銀陸錢伍分。

各色綵綢，每疋照舊例，今核定銀壹兩伍錢。

大紅紡絲，每疋照舊例，今核定銀壹兩柒錢。

邁柱等《九卿議定物料價值》卷二《絹》　金黃山西絹，每丈舊例銀伍錢柒分肆釐，今核定銀伍錢。

黃藍絹，每丈舊例銀肆錢，今核定銀叁錢陸分。

白山西絹，每丈舊例銀伍錢壹分柒釐，今核定銀肆錢伍分。

山西絹，寬貳尺長肆丈。每疋舊例銀壹兩捌錢捌分，今核定銀壹兩捌錢。

各色山西熟絹，每丈舊例銀柒錢陸分，今核定銀伍錢。

絹無舊例

生絹，寬貳尺。每丈今核定銀叁錢陸分。

大紅山西熟絹，寬貳尺。每丈今核定銀伍錢。

青山西熟絹，寬貳尺。每丈今核定銀伍錢。

白熟絹，寬貳尺。每丈今核定銀肆錢。

絹

户部例

白熟細畫絹，每丈照舊例，今核定銀柒錢捌分。

郭柏蒼《閩產録異》卷一《貨屬・厚絹》　福州所織絹，薄者名「燈紗」；厚者名「厚絹」，皆不堪書畫。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六八一《蘇州府部・物産考》　府志

帛屬

絹　《左傳》杜預註：吴地貴絹，鄭地貴紵。有生絹，有熟絹。又有白生絲織成，縝密如蟬翼，幅廣至四尺者，名畫絹。又有羅底絹，稍厚而密。織造府製上貢絹，另置機杼，三人運梭，有闊至二丈者。

紬　即繒也。絞絲織者曰線紬，撚綿者曰綿紬，攢絲而成者曰絲紬，粗絲織者俗呼杜織紬。又有綾機紬、縐紬、紋紬、春紬、捺紬諸樣。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一《總紀》　山南道（澧、朗二州，屬東道採訪使）：厥賦絹、綿紬。《唐書・地理志》。

湖南歲貢天申大禮紬四百匹，平紬三千匹。《文獻通考》。

岳陽土貢絹十匹。《九域志》。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五《岳州府》　巴陵出絹。《湖廣志》。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五《常德府》　鼎州土貢練十匹。《九域志》。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六《辰州府》　辰溪出絹。《一統志》。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六《沅州府》　蠻事：少桑多柘，繭薄小不可繅，可績爲紬。或以五色間染之爲布，名「順水班」。同上。

沅州出土紬。《一統志》。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七《靖州》　靖州貢白絹。《宋史・地理志》。誠州土貢：斑白絹三匹。《九域志》。

周廣業《過夏雜録》卷六《哈噠》　紬匹肆有哈噠粉絹。哈噠，滿洲地名，亦作哈噠，蓋其地出素絹，因名。婦人用以護領。

《皇清奏議》卷六班璉《徵絹請改折色疏》　山西道試監察御史臣班璉謹題，爲請罷無益之絹，乞勅仍徵折色以資實用，以甦重困事。臣聞經國之急務者，足食足兵；紓民之財力者，用一緩二。今自軍興以來，費用浩繁，取民賦於條編之外者，南糧新餉，楚糗秦糧，草糧徭役等項，而用不止於二矣。近復徵黃絹以重困之，既消額賦以缺國用，且竭民膏以成無益，病國累民，莫此爲甚。察得黃絹一項，明朝解貯，以備賞賜，與夫糊飾户牖之用，其實糜爛於庫者甚多，乃蠹賦虐民之弊政也。我朝鼎建以來，絶不徵造。順治八年間，工部有申明職掌之疏內有開造黃絹一款，九年間又户部有歸還職掌之議，復著實徵解絹之額，使江南、浙江、山西辦造，將四分折色六分，仍舊爲民大弊，臣敢請爲皇上陳之。夫絹藉蠶織而成，然養蠶須婦，飼蠶須桑，自山西遭賊寇之荼毒，江南、浙江受山海之變亂，男婦罹於殺掠，廬舍遭乎焚燬，而桑柘之木伐以爲薪，是養蠶之人與食俱竭，

而絲與杼皆廢矣。若徵數萬黃絹，則絲必外買，絹必包織，工價踊貴。且奸棍借包織之因，假託機杼而騙絲騙價，麤惡塞責，而誑作觔兩。小民除包織之外，既無措絹之法，惟求有絹，以免追呼，而官胥皂快，查驗盤駁，無處不吸民之膏血。及至解京，則押解有費，歇家有費，鋪墊有費，驗收有費，甚而投批掣批有費，藩司府縣追比、提比有費，似此累民，即果有裨國計，尚當捐除，況不過以充賞賜，糊飾無益之用，又何踵陋弊而累民哉。乞渙綸音，免其織辦，仍舊徵解折色，上獲足用之實利，下著惠民之德政，三省窮黎，戶祝家謳，頌聖天子仁壽於萬年矣。

沈自南《藝林彙考・服飾篇》卷一〇《繒帛類》《余氏辨林》絹，古呼爲練，因梁武帝小名阿練，皆呼練爲絹，至今猶從之。語出《顏氏家訓》。【略】

《雋言》《王莽傳》太后宜且衣繒練。師古曰：繒練，謂帛無文者。又綾布二疋。孟康曰：綾八十縷也。師古曰：綾，子公反。

《雋言》《韓安國傳》：彊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以取喻。【略】

《丹鉛雜録》《後漢志》：襄邑歲獻虎文衣，即今彰德府虎斑絹也。不爲珍綺，而古人重之，何邪。【略】

《留青日札》絲厚而疏者曰絹，其兼絲而細密者曰縑。晉令縑一匹當絹六丈，疎布一匹當絹一匹，絹一匹當綿二觔。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十尺爲端。

《天中記》《廣雅》：「繁縷、鮮支、穀，絹也。」《釋名》：「絹，絹也。其絲絹厚而疏也。」縑，《説文》：「并絲繒也。」《釋名》：「兼也，其絲細緻兼於絹，染五色，細且緻不漏水也。」【略】

《雋言》縞素，又見《後漢・順帝紀》李賢等注，縞，皓也。縞之精白者曰素。

查慎行《人海記》卷上《齊東野蠶》永樂時，山東進野蠶絲，製衮薦太廟，羣臣稱賀。今齊東山谷處處有之，與家蠶等。蠶月浴種出蛾，散置樹上，聽其眠食。食槲葉者，名槲紬。食椿葉者，名椿紬。食椒葉者，名椒紬。野人伺蠶駕廬其下，手長竿，逐樹按行，爲禦鳥鼠。其穰者，春夏秋歲三收焉。有一種蠶之小者，作繭堅如石，大才如指頂，在深谷叢林間，不關人力，樵牧遇之，收曰山繭。

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卷二七《東閣大學士陳文恭公傳》在河南，植堤柳無萬數；在陝，鑿井二萬八千有奇，造水車教民灌溉。又考《豳風》，以陝本蠶桑之地，乃立蠶局，募機匠織綅，上充歲貢。其他義倉鄉學，隨地建設。州縣入見，如老嫗訓兒，諄諄絮語，不憚舌敝。雖秦土燥寒，公去後桑樹半萎，屬吏希公意，至有買南絲充秦紬秦絹以爲媚者。然信古受欺，識者皆嘉公之志也。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八《答問五》問：《内則》有「櫛、縰」，鄭玄注：「縰，韜髮者也。」《説文》無「縰」字，未審當何從？

曰：《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鄭玄注：「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士昏禮》：「姆纚笄。」鄭玄注：「纚，縮髮，亦廣充幅，長六尺。」「纚」即「縰」之異文也。《史記・周本紀》：「其罰倍纚。」徐廣云：「一作蓰，五倍曰蓰。」「蓰」與「纚」同，故「縰」亦與「纚」同。鄭玄箋《柏舟》詩引《禮》「世子髦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正作「纚」字。

李調元《南越筆記》卷五《程鄉蠶》程鄉蠶絁爲嶺南所貴，其蠶分畦而養，各以其葉飼之，飼某葉則爲某蠶絁，其蠶布則羅浮大胡蜨蠶所成云。

李調元《南越筆記》卷五《文昌蠶》文昌蠶，其蠶惟食山栗葉，故吐絲堅韌，其綢可久服弗敝，新興蠶亦然。若南海官窑蠶，順德龍江蠶，則劣矣。

陳鱣《簡莊疏記》卷八《儀禮》「賄用束紡」鄭玄注：紡，紡絲爲之，今之縛也。賈公彦疏：鄭注《周禮・内司服》亦云：「素沙者，今之白縛也」則此束紡者，素沙也，故據漢法況之。按《説文》云：「紡，網絲也。从糸，方聲。」「縛，白鮮也。从糸，專聲。」《急就篇》云：「烝栗絹紺縉紅縗。」顔師古注：絹，生白繒，似縑而疏者也。《廣雅》云：「繁、縷、鮮支、穀，絹也。」《釋文》引《聲類》云：「縛，今作絹。」是縛爲繒之疏者，故素沙亦謂之白縛，若今時之輕光絹矣。

嵇璜等《清通典》卷一五《食貨一五》〔順治八年〕頒定山西潞綢式樣，每疋長五丈，濶二尺五寸，酌定價銀十三兩，歲織千四百七十九匹。【略】

六年議減山西大潞紬一百疋，改織小潞紬四百疋，長三丈，闊一尺四寸。【略】

十四年，復減山西潞紬大小各百疋，每疋并減銀五錢。

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一〇《薯莨綢》越中夏月多服敲皮袴，初惟市人著之，近日風行漸及蘭閣矣，名曰薯莨綢。有紫緇二色。近作僞者，易以紗而質薄，不堪久著矣。《廣東新語》卷二十七：薯莨産江北者良，其白者不中用，用必以紅，紅者多膠液，漁人以染罾罟，使苧麻爽勁，既利水又耐鹹潮，不易腐。而薯莨膠液本紅，見水則黑，諸魚屬火而喜水，水之色黑，故與魚性相得，染罾罟使黑，則諸魚望之而聚云。《西雲札記》卷三赭魁即餘糧條云：《夢谿筆談》二十六、

《本草》所論赭魁，皆未詳。今南中極多，膚黑肌赤，似何首烏，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製鞾，閩嶺人謂之餘糧云云。按吾邑人以之染夏布與魚網，謂之薯囊，即餘糧之轉音也。據西雲說，則屈之薯莨，莨應作糧。

陳康祺《郎潛紀聞四筆》卷四《橡樹飼蠶》　《初筆》記劉公綢兼及橡樹飼蠶之說，蓋康熙間甯羌牧劉君從山東僱人至州，教民養山蠶，織繭綢，陝省蠶桑之利，由此肇興也。頃讀道光間貴州按察使宋（如林）《請種橡育蠶狀》，稱黔省土瘠民貧，惟遵義一府，農蠶並行，生計較裕。自乾隆中，山東歷城人陳君來守是郡，見其地青楀樹，按：陳文恭公《廣行山蠶檄》作「青杠」，殆即此樹。即山東之槲櫟樹，其葉可飼山蠶，乃捐俸遣丁至山東買取繭種，訪覓蠶師，廣爲教導，期年有成，至今利賴。是遵義所織，亦可名陳公綢矣。蠶桑大利，江浙以之匹農功，他省宇有講求者。士大夫生長江南，宦遊西北，奈何讓山東人獨爲循吏哉？按：橡樹育蠶法：蠶子甫出，置之於樹，即能自食其葉，後即依枝作繭。取繭繅絲，全不費力。不知驕陽暴雨，鳥雀啄食，何以避禦？惜諸書多不詳載。

陳康祺《郎潛紀聞四筆》卷四《徐階平夫婦及徐婆綢》　遵義蠶織之利，大之者陳公，而倡之者則嘉興徐君階平。君以乾隆初官貴州正安州吏目，憫其地瘠民貧，生計迫蹙。偶見橡樹中野蠶成繭，因自以攜來織具，織成綢疋。令民制織具，而令其妻教之。其地遂成市集，獲利甚饒，今所謂川綢者，即由正安來也，土人名曰「徐婆綢」。見《鄧湘皋文集》及浙江知府劉汝璆《種桑議》。夫以一命之吏，軫恤民艱，又得賢婦人以助其成，卒使邊方瘠區，興教百年根本之大利，視劉、陳諸公，不尤偉哉！光緒庚辰，余量移江陰，買湖桑十萬株，勸民領種。嗣左侯相又發二萬株。余又雜采前人成法，並刷印《湖州府志・蠶桑》上下卷，分給各鎮紳董，廣爲喻導。逾年多報桑秧長成，惜值法國違約，江防戒嚴，余未能親往督課。而署中眷屬，亦無一熟諳蠶織者，無能步徐君夫婦之後塵。補注於此，以志吾媿。

《清會典則例》卷一五九《内務府・廣儲司》　一、驗收　康熙年間【略】又覆準山西高平、長治兩縣，歲貢各色大潞紬百疋，小潞紬三百疋，由工部轉送段庫驗收。【略】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一七《輿地一三・湖北省》　鄖陽府　物産有鄖陽綢，然未能與蘇杭争勝也。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五四《直隸・滁州直隸州二》　土産　絹《唐書・地理志》：深州土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八一《江蘇・蘇州府五》　土産　絹《左傳》杜預：吴地貢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二四《安徽・廬州府三》　土産　絹出舒城，《宋史・地理志》：廬州貢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二七《安徽・鳳陽府三》　土産　絹《唐書志》：壽州貢。《九域志》：宿州、濠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二九《安徽・潁州府二》　土産　絹《元和志》、《九域志》皆亳州貢絹二十匹。《宋志》：亳州貢綾、紗、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三〇《安徽・滁州直隸州》　土産　絹《宋史・地理志》：滁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三二《安徽・廣德直隸州》　土産　絹州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三四《安徽・泗州直隸州》　土産　絹州出。《唐書・地理志》、《九域志》皆云泗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四一《山西・蒲州府二》　土産　《元和志》：河中府賦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四七《山西・寧武府》　土産　按《宋史・地理志》：寧化軍貢絹。今府境絶無蠶絲，不復有此産矣。附記於此。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六四《山東・濟南府三》　土産　絹《唐書・地理志》：齊州土貢絹。《寰宇記》：淄州出綀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七五《萊州府二》　土産　絹濰縣出。《宋史・張彦傳》：濰産絹。《元和志》：萊州賦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八四《山東・臨清直隸州》　土産　絹州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九〇《河南・開封府五》　土産　按《唐書・地理志》：汴州、鄭州皆貢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九二《河南・陳州府》　土産　按《唐書・地理志》：陳州土貢絹。《宋史・地理志》：淮寧府貢紬、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〇一《河南・衛輝府三》　土産　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〇九《河南・河南府五》　土産　縑《通志》：開封、河南、汝寧等府俱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一四《河南・南陽府五》　土産　絹《寰宇記》：土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一七《河南・汝寧府三》　土產　縑《府志》：西平縣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一九《河南・許州直隸州二》　土產　絹《唐書・地理志》：潁川郡土貢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二二《河南・光州直隸州二》　土產　絹州出。《元和志》：光州開元賦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二五《河南・汝州直隸州二》　土產　《寰宇記》：土產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四五《陝西・同州府三》　土產　絹《寰宇記》：華州土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六〇《甘肅・平涼府三》　土產　絹平涼出。《九域志》：渭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九三《浙江・寧波府三》　土產　絹《寰宇記》：色白緑勻者宜書。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九八《浙江・台州府二》　土產　絹黃巖、仙居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〇《浙江・金華府二》　土產　《寰宇記》：又貢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五《浙江・處州府》　土產　絹《元和志》：處州元和貢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一七《江西・南康府二》　土產　絹都昌縣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二一《江西・建昌府二》　土產　絹《宋史・地理志》：建昌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二四《江西・臨江府》　土產　絹《宋志》：臨江軍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六九《湖南・沅州府二》　土產　土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七八《湖南・郴州直隸州二》　土產　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八六《四川・成都府三》　土產　《寰宇記》：成都府貢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八九《四川・重慶府三》　土產　絹《寰宇記》：昌州貢絹。《九域志》：南平軍、涪州貢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二〇《四川・保寧府三》　土產　絹《康書・地理志》：閬州貢絹。《寰宇記》：集州產小絹。《段氏蜀記》云：果、閬二州絹，長十五丈，重一斤，其色鮮白。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九四《四川・順慶府二》　土產　絹《唐書・地理志》：果州貢（黃）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〇五《四川・嘉定府二》　土產　絹《元和志》：嘉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〇七《四川・潼州府二》　土產　《元和志》：梓州賦絹。普州賦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一三《四川・資州直隸州》　土產　絹《唐書・地理志》：陵州貢魯溪絹。《元和志》：資州賦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一四《四川・綿州直隸州》　土產　絹《元和志》：綿州貢白絹。又貢雙絲二十疋。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二六《福建・福州府二》　土產　絹《元和志》：福州貢絹。《寰宇記》：土產輕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二八《福建・泉州府》　土產　土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三一《福建・建寧府》　土產　練各縣俱出。《元和志》：貢金花練。《新唐志》：貢蕉、花練。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四五《廣東・惠州府》　土產　絹《九域志》：循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五四《廣東・南雄直隸州》　土產　絹《九域志》：南雄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四《直隸・承德府三》　土產　綿綢府境多有之，其細而白者不減吳中，土人名爲土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九九《江蘇・揚州府四》　土產　土紬高郵州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二四《安徽・廬州府三》　土產　萬壽紬出合肥。機房在萬壽寺左右，故名。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三二《安徽・廣德直隸州》　土產　紬州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三三《安徽・六安直隸州》　土產　山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四三《山西・潞安府二》　土產　綢出府境。《明統志》：州境俱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四五《山西・澤州府》　土產　綢府境皆出，世稱爲

澤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七八《山東・沂州府二》 土産　繭紬蘭山、郯城、蒙陰、沂水四縣俱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八三《山東・濟寧直隸州》 土産　繭紬州境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一七《河南・汝寧府三》 土産　紬《府志》：確山縣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二一《河南・陝州直隸州二》 土産　紬州出。《唐書・地理志》：虢州土貢絁。《宋史・地理志》：陝州貢紬。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二二《河南・光州直隸州二》 土産　紬息縣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七七《甘肅・階州直隸州二》 土産　紬《唐書・地理志》：文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八八《浙江・嘉興府二》 土産　紬《府志》：有素紬、花紬、綾地花紬、輕光紬、王店紬數種，出濮院者佳。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九〇《浙江・湖州府二》 土産　紬《唐書・地理志》：湖州土貢紬。《舊志》：出菱湖者佳。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四《浙江・温州府》 土産　紬染五色絲織成，名温紬。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五《浙江・處州府》 土産　《元和志》：處州元和貢綿紬。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八六《四川・成都府》 土産　棉紬《唐書・地理志》：簡州土貢綿紬。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八九《四川・重慶府三》 土産　紬。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九二《四川・保寧府三》 土産　《唐書・地理志》：閬州貢紬。巴州、壁州貢紬。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九四《四川・順慶府二》 土産　《唐書・地理志》：蓬州、(梁州)貢(黄)綿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〇九《四川・綏定府二》 土産　綢《唐書・地理志》：通州貢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一六《四川・忠州直隸州》 土産　紬《唐書・地理志》：忠州貢綿紬。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二七《安徽・鳳陽府三》 土産　紬《元和志》：濠州土貢。《唐書・地理志》：濠州、壽州土貢。《寰宇記》：濠州、壽州産。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二九《安徽・潁州府二》 土産　紬。《唐書・地理志》：潁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二一《河南・陝州直隸州》 土産　紬《宋史・地理志》：陝州貢紬。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二二《河南・光州直隸州二》 土産　紬州出。《元和志》：光州開元賦紬。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二五《河南・汝州直隸州二》 土産　紬《唐書・地理志》：土貢。《寰宇記》：土産紬。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〇《浙江・金華府二》 土産　《寰宇記》：又貢紬。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八六《四川・成都府》 土産　《寰宇記》：成都府貢紬。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九二《四川・保寧府三》 土産　《寰宇記》：利州産紬。

李侃、胡謐〔成化〕《山西通志》卷六《物産》 帛屬　紬，潞、澤州俱出。

覺羅石麟、儲大文等〔雍正〕《山西通志》卷四七《物産》 太原府

絹　出陽曲。《元史》：冀寧路織染提舉司置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平陽府

絹《府志》：出襄陵。《元史》：襄陵、翼城各有織染局，局設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肯屬晉寧路。晉寧路織染提舉司提舉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蒲州府

絹　唐常貢，河東郡貢綾絹扇四面。今土人止織黄絹，無他技巧。

潞安府

紬　明萬曆中，詔潞安進紬二千四百疋，未幾，復命增五十。工科都給事中澤州張養蒙率同官力争曰：從來傳奉者織造，具題者内臣，擬旨者閣臣，抄發者科臣，今徑下部，非祖制，不從。吕坤《停止潞紬疏》：山西歲派，止有綾、絹各五百疋，閏月共加八十六疋，並無所謂山西潞紬者。卷查萬曆三年坐派，山西黄紬二千八百四十疋，十八年坐派黄紬五千疋。

澤州府

帕　府境産絲，織成素帛，以橡殼皂之，謂之烏綾帕，用以抹額。

紬　有雙線、單線兩種，鳳臺、高平皆産。

絳州

白穀　唐常貢，絳郡貢白穀五百匹。今惟織綿紬與絹，朴素無奇。

高汝行〔嘉靖〕《太原縣志》卷一　物産

帛屬　絹故驛出。

陸弢〔嘉靖〕《山東通志》卷八《物産》

濟南府

柘繭紬出青城、萊蕪，取山柘堅蠶亂絲而理之者也。絹出青城。

東昌府

平紬出博〔出之州〕，今東昌也。見唐宋貢物。

青、齊、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諸郡，皆設平紬市，此宋太平興國之稅法也，今果有是否乎。由是觀之，則山東物産之不逮往昔。

包大爟等〔萬曆〕《兗州府志》卷二五《物産》　絹《釋文》云：縑也。然縑又兼絲爲之者。又細也，其絲厚而疏也。《廣雅》曰：繁總，鮮支，穀，絹也。《周禮》凡布絹辨其苦良，比其大小，而賈之物，書而揭之。注：別其粗細廣狹，書其賈於物也。若今時題署絹帛。又曰：一其淳制。注：淳，廣大也，制，長短也。古詩：「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疋，織素十丈餘。持縑將比素，新人不如故。」白居易詩：「五十疋縑易一匹，縑去馬來無了日。縑絲不足女工苦，疎織短裁充疋數。藕絲蛛網三丈餘，回鶻訴稱無用處。」

紬即繒。絞線織者曰線紬，撚綿爲線而織者曰綿紬，比絲纴織者曰絲紬。亦有山繭絲織者爲山繭紬，久而不敝，沂費之處有之。

羅廷權等〔同治〕重修《成都縣志》卷三《食貨志・物産》　絹　浣花絹。

紬　宮紬、甯紬、春紬、茗機紬。

高鶴〔嘉靖〕重修《定遠縣志》卷三《貢賦》　貢賦課程、孳牧附。

田賦

原額田地一千三百三十頃一十五畝一毫。

實徵

夏地四百二十三頃五十一畝七分一釐五毫。

絲一十六斤二兩八錢三分。每絲二十兩折絹一疋，共絹二十疋二丈八尺二寸四分五釐。

彭澤、江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二《土貢》　宋　絹大申節進奉有絹伍百疋。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一《藩省・田賦》　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三十九萬二千五百二十頃六十二畝八分。

農桑絲四千四十九斤六兩四錢六分，折絹三千三百三十九疋二丈四尺八寸。

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三十九萬九千二百七十頃一十三畝二分。

農桑絲三千九百七十斤，折絹三千一百七十五疋九丈八尺。

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三十九萬八千五百六十六頃三十五畝五分。

農桑絲四千二百六十四斤六兩四錢五分，折絹三千四百一十一疋二丈一尺。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四《南昌府・田賦》　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共五萬五百三十八頃八十九畝三分。

農桑絲四百二十二斤二兩七錢，折絹三百三十七疋二丈九尺四寸。

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共五萬五百三十八頃八十九畝三分。

農桑絲四百二十二斤二兩七錢，折絹三百三十七疋二丈九尺四寸。

嘉靖二年，官民田地、山塘共四萬九千九百八十七頃四十四畝四分五釐。

農桑絲四百二十二斤二兩七錢，折絹三百三十七疋二丈九尺四寸。

南昌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共一萬一千七百一十頃六十三畝四分。農桑絲五十三斤二兩八錢，折絹四十二疋一丈四尺一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一千七百一十頃六十二畝四分。農桑絲五十斤一兩八錢，折絹四十二疋一丈四尺八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一千六百一十二頃六十二畝四分。農桑絲五十二斤一兩八錢，折絹四十一疋一丈四尺八寸。新建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五千六百九頃七十六畝九分。農桑絲二十六斤九兩三錢五分，折絹二十九疋八尺三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五千六百九頃七十六畝九分。農桑絲三十六斤九兩三錢，折絹二十九疋八尺二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共五千六百九頃七十六畝九分。農桑絲三十六升九兩三錢，折絹二十九疋八尺二寸。豐城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五百七十九頃三十畝六分。農桑絲二百四十五斤七兩六錢，折絹一百九十六疋一丈一尺四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八百六十二頃八十七畝七分。農桑絲二百四十五斤七兩六錢，折絹一百九十六疋一丈一尺。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一萬八百六十二頃八十七畝七分。農桑絲二百四十五斤七兩六錢，折絹一百九十六疋一丈一尺四寸。進賢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八千二百五十九頃一十畝二分。農桑絲三十二斤一十一兩三錢五分，折絹二十六疋五尺二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八千二百五十九頃一十畝二分。農桑絲三十二斤一十一兩三錢五分，折絹一十六疋五尺二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七千八百

二頃五十三畝七分。農桑絲三十二斤一十一兩三錢五分，折絹二十六疋五尺二寸。奉新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四千四十一頃一十四畝三分。農桑絲六十一斤一十三兩二錢，折絹四十九疋一丈二尺八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四千四十一頃一十四畝三分。農桑絲六十一斤一十三兩二錢，折絹四十九疋一丈二尺八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四千四十一頃一十四畝三分。農桑絲六十一斤一十三兩二錢，折絹四十九疋一丈二尺八寸。靖安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千八百九十八頃一十一畝六分。農桑絲五十七斤一十四兩二錢一分，折絹四十六疋九尺三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千八百九十八頃一十一畝六分。農桑絲五十七斤一十四兩二錢一分，折絹四十六疋九尺三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一千八百九十八頃一十一畝六分。農桑絲五十七斤一十四兩二錢一分，折絹四十六疋九尺三寸。武寧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三千九百二十一頃五畝八分。農桑絲六十斤四錢，折絹四十八疋六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三千二百二十一頃五畝八分。農桑絲六十斤四錢，折絹四十八疋六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三千九百二十一頃五畝八分。農桑絲六十斤四錢，折絹四十八疋六寸。寧州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二百三十六頃一十九畝四分。農桑絲六十七斤一兩六錢，折絹五十三疋一丈四寸七分。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二百三十六頃一十九畝四分。農桑絲六十七斤一兩六錢，折絹五十三疋一丈四寸七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二百三十六頃一十九畝四分。桑絲六十七斤一兩六錢，折絹五十三疋一丈四寸七分。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八《饒州府・田賦》　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六萬六百五十六頃三十一畝二分。

農桑絲二百三十五斤一十兩九錢八分，折絹一百八十八匹二丈一尺八寸。

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六萬三千七百三十一頃四十二畝三分。

農桑絲二百五十一斤三兩三錢六分，折絹二百四三丈一尺五寸。

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六萬二千五百三十二頃九十四畝三分。

農桑絲二百五十一斤三兩三錢六分，折絹二百四三丈一尺五寸。

鄱陽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九頃一十四畝五分。農桑絲五十七斤八兩六錢五分，折絹四十六匹一尺二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八千〕二百四十六頃七十六畝。農桑絲五十七斤二十五兩七錢二分，折絹四十六匹三丈三寸六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一萬八千六百四十八頃五十一畝二分。農桑絲五十七斤一十五兩七錢二分，折絹四十六匹二丈三寸六分。餘干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一頃一十畝七分。農桑絲四十三斤三兩三錢三分，折絹三十四匹二丈二尺六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五千一百七十一頃九十畝。農桑絲四十五斤一十二兩二分，折絹三十六匹二丈八寸三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二千二十七頃四十七畝九分。農桑絲四十五斤一十三兩二分，折絹三十六匹三丈八寸三分。樂平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三千三十六頃五十二畝七分。農桑絲五十二斤一十四兩四錢一分，折絹四十二匹一丈二尺八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二頃九畝九分，折絹四十九匹二丈二尺八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四頃六十一畝九分。農桑絲六十二斤二兩三錢五分，折絹四十九匹二丈二尺九寸六分。浮梁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五千三百三十三頃八畝一分。農桑絲四十九斤一十二兩三錢一分，折絹三十九匹三丈四尺六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五千七百五十六頃九十六畝四分。農桑絲五十斤二兩七錢一分，折絹四十匹四尺三寸四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五千七百七十一頃三十六畝七分，農桑絲五十斤二兩七錢一分，折絹四十匹四尺三寸四分。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一〇《廣信府・田賦》　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四萬一千六百八頃六十九畝。

農桑絲一百九十三斤一兩五分，折絹一百五十四疋一丈八尺。

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四萬五千四十四頃九十八畝四分。

農桑絲一百九十三斤一兩五分，折絹一百五十四疋一丈八尺。

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四萬五千一百九十三頃四十六畝五分。

農桑絲一百九十斤六兩三錢五分，折絹一百五十二疋一丈二尺六寸。

上饒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一頃一十三畝。農桑絲三十七斤六兩三錢，折絹二十九匹三丈六尺六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一頃一十三畝。農桑絲三十七斤六兩三錢，折絹二十九匹三丈六尺六寸。玉山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六千九百九十頃九十四畝三分。農桑絲六斤一十一兩八錢五分，折絹五匹三丈。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六千九百九十一頃六十三畝六分。農桑絲六斤一十一兩八錢五分，折絹五匹三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七千頃一十二畝三分。桑絲六斤一十一兩八錢五分，折絹五匹三寸。弋陽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七千七百一十八頃八十九畝三分。農桑絲六十二斤五兩五錢，折絹四十九匹三丈五尺。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八千五百三十四頃六十一畝五分。農桑絲六十二斤五兩五錢，折絹四十九匹三丈五尺。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八千五百五十三頃五十一畝八分。農桑絲六十二斤五兩五錢，折絹四十九匹三丈五尺。貴溪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七千五十一頃一畝四分。農桑絲五十三斤八兩七錢，折絹四十二匹三丈三尺四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七千五百九十四頃四十三畝八分。農桑絲五十三斤八兩七錢，折絹四十二匹三丈三尺四寸。鉛山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五千五百七十六頃一十五畝五分。農桑絲二十七斤一十四兩五分，折絹二十二匹一丈二尺一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六千四十七頃四十

九畝一分。農桑絲二十七斤一十四兩五分，折絹二十二匹一丈二尺一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六千五十頃二十一畝五分。農桑絲二十七斤一十四兩五分，折絹二十二匹一丈二尺一寸。永豐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四千八百三十五頃八十七畝三分。農桑絲五斤二兩六錢五分，折絹四匹五尺三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四千八百三十五頃九十三畝三分。農桑絲五斤二兩六錢五分，折絹四匹五尺三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四千八百三十七頃三十畝九分。農桑絲五斤二兩六錢五分，折絹四匹五尺三寸。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一二《南康府・田賦》 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五千五百一十頃六十七畝。

農桑絲一百七十斤一十一兩九錢三分，折絹一百三十六匹一丈七尺九寸八分。

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九頃七十五畝四分。農桑絲一百七十斤一十一兩九錢三分，折絹一百三十六匹一丈七尺九寸八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二頃二十一畝四分。農桑絲一百七十斤一十二兩五錢，折絹一百三十六匹二丈五尺。

星子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千五百二頃六十五畝八分。農桑絲一十斤一十二兩六錢一分，折絹八匹一丈八尺九寸八分。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千五百九十二頃七十七畝八分。農桑絲一十斤一十二兩六錢一分，折絹八匹一丈八尺九寸八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一千六百二頃四十一畝六分。農桑絲一十斤一十二兩六錢一分，折絹八匹一丈八尺九寸八分。都昌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五千八百二十五頃四十畝九分。農桑絲九十六斤一十三兩六錢六分，折絹七十七匹一丈四尺五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五千八百三十一頃一十畝九分。農桑絲九十六斤一十三兩六錢六分，折絹七十七匹一丈四尺五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五千八百三十一頃一十七畝六分。農桑絲九十六斤一十三兩六錢六分，折絹七十七匹一丈四尺五寸。建昌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八千一百八十一頃六十畝三分。農桑絲六十三斤一兩六錢六分，折絹五十四匹一丈四尺五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八千三百二十二頃八十六畝七分。農桑絲六十三斤一兩六錢六分，折絹五十四匹一丈四尺五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五千三百八頃五十八畝五分。農桑絲三十五斤一十四兩二錢六分，折絹二十八匹二丈八尺四寸二分。安義縣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三千三十頃三畝七分。農桑絲二十七斤三兩四錢，折絹二十一匹三丈八寸。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一四《九江府・田賦》 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八千三百三十六頃一十七畝九分。

農桑絲四百七十六斤九兩七分，折絹三百八十一匹一丈一寸。

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九千六百三十八頃七十七畝二分。農桑絲四百八十六斤六兩三錢四分，折絹三百八十五匹四尺。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九千六百三十八頃九十七畝四分一釐。農桑絲四百八十九斤六兩五錢四分，折絹三百八十五匹四尺。德化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千二百八十頃四十七畝四分。農桑絲七十六斤一十四兩二錢八分，折絹六十一匹二丈一尺一寸六分。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千五百三頃四十九畝七分一釐。農桑絲七十六斤一十一兩八錢四分，折絹六十一匹一丈八尺二寸八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一千五百八頃一十九畝七分九釐。農桑絲七十六斤一十二兩八錢四分，折絹六十一匹一丈六尺二寸八分。德安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五百八十三頃六十五畝。農桑絲三十五斤二兩二錢四分，折絹二十八匹四尺四寸六分。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千四百五十六頃二十一畝二分。農桑絲三十六斤五兩四分，折絹三十九匹四尺八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一千四百五十六頃八十一畝。農桑絲三十六斤五兩四分，折絹三十九匹四尺八分。瑞昌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千二百頃二十四畝二分。農桑絲七十一斤一十五兩三錢二分，折絹五十七匹二丈二尺六寸四分。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千四百八十一頃六十七畝五分。農桑絲七十五斤十二兩四分，折絹六十四匹二丈四尺八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一千四百九十頃。農桑絲七十五斤八兩五錢二分，折絹六十四匹一丈七尺四分。湖口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二千四百五十七頃五畝四分。農桑絲九十五斤一十五兩七錢二分，折絹七十六匹三丈一尺四寸四分。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二千五百九十三頃一十八畝四分。農桑絲一百二斤四兩三錢六分，折絹八十一匹三丈一尺七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二千五百九十四頃一十九畝九分。農桑絲一百二斤五兩，折絹八十一匹三丈四尺。彭澤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二千七百一十四頃七十五畝九分。農桑絲一百九十六斤九兩五錢一分，折絹一百五十七匹一丈一尺二分。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二千六百五頃一十九畝九分。農桑絲一百九十五斤五兩六錢，折絹一百五十六匹三丈一尺二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二千六百九頃三十一畝七分。農桑絲一百九十五斤五兩六錢，折絹一百五十六匹二丈一尺三寸。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一六《建昌府・田賦》 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七頃五十四畝二分。

農桑絲二百四十四斤三兩三錢五分，折絹一百九十五匹一丈四尺六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七頃六十六畝九分。

農桑絲二百四十六斤五兩三分，折絹一百九十六匹三丈一尺六寸二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一萬四千二百五十頃九十三畝八分。

農桑絲二百四十六斤五兩三分，折絹一百九十六匹三丈一尺六寸二分。

南城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三百九十五頃二十四畝二分。農桑絲七十斤八兩九錢，折絹九十六匹一丈八尺。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七百六十六頃四十七畝二分。農桑絲七十九斤九兩二錢八分，折絹六十四匹三尺九寸二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七百六十七頃三畝六分。農桑絲七十九斤九兩二錢八分，折絹六十四匹一丈三尺九寸一分。南豐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三千三百二十八頃三十五畝五分。農桑絲一百五十二斤一十四兩五錢，折絹一百二十二匹一丈三尺二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三千三百二十九頃二十一畝九分。農桑絲一百五十二斤一十四兩五錢，折絹一百二十二匹九尺八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三千三百三十五頃五十七畝一分。農桑絲一百五十二斤一十四兩五錢，折絹一百二十二匹九尺八寸。新城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三千四百九十三頃五十一畝五分。農桑絲九斤五兩五錢，折絹七匹八尺一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三千六百八十三頃六十五畝七分。農桑絲一十一斤七兩，折絹九匹四尺五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三千六百八十五頃一畝。農桑絲一十一斤七兩，折絹九匹六尺。廣昌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二千四百六十八頃一十八畝二分。農桑絲一十一斤六兩一錢五分，折絹九匹四尺四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二千四百六十八頃三十二畝一分。農桑絲一十一斤六兩三錢五分，折絹九匹三尺四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二千四百六十八頃三十二畝一分。農桑絲一十一斤六兩二錢五分，折絹九匹三尺四寸。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一八《撫州府・田賦》 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頃五十一畝七分。

農桑絲一百一十五斤十兩四錢七分，折絹九十二匹二丈一尺。

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頃一十七畝六分。

農桑絲一百一十五斤十兩四錢七分，折絹九十二匹二丈一尺。

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四萬七千一百七十二頃六十一畝九分。

農桑絲一百一十五斤十兩四錢七分，折絹九十二匹二丈一尺。

臨川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七千四百六十八頃三十四畝。農桑絲三十斤一十兩六錢，折絹三十四匹二丈一尺二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七千四百四十三頃七畝七分。農桑絲三十斤一十兩六錢，折絹二十四匹二丈一尺二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七頃七十三畝二分。農桑絲三斤五兩五錢，折絹二匹二丈七尺。崇仁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七千二百三頃六十三畝二分。農桑絲三斤五兩五錢，折絹二匹二丈七尺。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七千二百一十頃三十三畝九分。農桑絲三斤五兩五錢，折絹二匹二丈七尺。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七千一百四十頃三十三畝九分。農桑絲三斤五兩五錢，折絹二匹二丈七尺。金谿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七千九百六十五頃三十七畝二分。農桑絲二十五斤六兩，折絹二十四匹一丈二尺一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七千九百六十五頃三十九畝二分。農桑絲二十五斤六兩，折絹二十四匹一丈二尺一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七千九百五十六頃八十一畝六分。農桑絲二十五斤六兩，折絹二十四匹一丈二尺一寸。宜黃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三百七十八頃五十七畝七分。農桑絲三十一斤八兩，折絹二十五匹八尺。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三百六十五頃一十一兩五分。農桑絲三十一斤八兩，折絹二十五匹八尺。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三百七十二頃二十三畝四分。農桑絲三十一斤八兩，折絹二十五匹八尺。樂安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八千七百九十六頃五十九畝六分。農桑絲一十四斤三兩八錢二分，折絹一十一匹一丈五尺六寸四分。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八千七百八十七頃五十六畝八分。農桑絲一十四斤三兩八錢二分，折絹一十一匹一丈五尺六寸四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八千七百八十七頃三十三畝六分。農桑絲一十四斤三兩八錢二分，折絹一十一匹一丈五尺六寸四分。東鄉縣正德間，官民田地、山塘六千四十三頃四十二畝二分。農桑絲一十斤八兩五錢五分，折絹八匹一丈七尺一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六千四十三頃四十二畝二分。農桑絲一十斤八兩五錢五分，折絹八匹一丈七尺一寸。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二二《臨江府・田賦》 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三萬三千五百四十七頃六十三畝。

農桑絲七十三斤一十四兩七錢二分，折絹五十九疋四尺一寸二分。

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三萬二千一百三十四頃五十三畝。

農桑絲七十三斤一十四兩七錢二分，折絹五十九疋四尺一寸二分。

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三萬一千三百三十九頃三十七畝。

農桑絲七十三斤一十四兩七錢二分，折絹五十九疋四尺一寸二分。

清江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三百五十頃二十二畝。農桑絲九斤一十三兩八錢四分，折絹七疋一丈六尺七寸三分。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八千九百三十四頃九十九畝。農桑絲九斤一十三兩八錢四分，折絹七疋二丈六尺七寸二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七千二百二十九頃一畝。農桑絲九斤一十三兩八錢四分，折絹七疋二丈六尺七寸二分。新淦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二千二百九頃一畝。農桑絲三十六斤一十二兩六錢四分，折絹二十九疋三丈三尺。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二千一百二十九頃二十畝。農桑絲三十六斤一十二兩二錢四分，折絹二十九疋三丈三尺。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二千一百四十頃二畝。農桑絲三十六斤一十二兩六錢四分，折絹二十九疋三丈三尺。新喻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九百八十七頃六十六畝。農桑絲二十七斤四兩二錢四分，折絹二十一疋二丈四尺四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九百七十頃三十四畝。農桑絲二十七斤四兩二錢四分，折絹二十一疋二丈四尺四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九百七十頃三十四畝。農桑絲二十七斤四兩二錢四分，折絹二十一疋二丈四尺四寸。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二四《吉安府・田賦》 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四萬八千五百三十三頃六十畝。

農桑絲一千七十五斤九兩七錢，折絹八百六十疋五尺五寸五分。

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四萬八千一十三頃六十一畝二分。

農桑絲一千八十五斤一兩八錢，折絹八百七十二疋八分。

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四萬八千三百三十七頃四十一畝七分四釐。

農桑絲，一千八十五斤一兩，折絹八百七十二疋。

廬陵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四千九百六十頃四畝一分。農桑絲四十一斤十二兩八錢，折絹三十三疋一丈二尺四寸五分。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五千三百四十一頃五十三畝七分三釐。農桑絲三十一斤一兩五錢，折絹二十一疋二丈二尺八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二頃三十八畝九分。農桑絲三十一斤十一兩五錢，折絹二十一疋二丈五尺八分。泰和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六千九百四十四頃五十二畝五分。農桑絲五百九斤一十二兩九錢，折絹四百七疋二丈五尺五寸五分。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六千七十一頃九十七畝五分。農桑絲五百九斤一兩六錢，折絹四百七疋八尺四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六千七十二頃一十三畝七分。農桑絲三十一斤十一兩五錢，折絹二十一疋二丈五尺八分。吉水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六千一百八十二畝五分。農桑絲五十一斤六兩二錢，折絹四十一疋三尺三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五千一百一十一頃八十九畝七分。農桑絲三十一斤十一兩五錢，折絹二十一疋二丈五尺八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五千一百八十二頃八十一畝六分四釐。農桑絲一十三斤十二兩七錢，折絹一十一疋一尺五分。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五千三百九十三頃八十一畝九分四釐。農桑絲一十三斤十三兩七錢，折絹一十一疋一尺五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五千二百九十二頃七十二畝四分。農桑絲一十三斤十二兩七錢，折絹一十一疋一尺五分。安福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六千七百頃二十五畝一分。農桑絲二百五十六斤五兩七錢，折絹二百二疋二尺五十五分。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六千三百九十二頃六十八畝九分。農桑絲一十三斤十二兩七錢，折絹一十一疋一尺五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六千六百九十四頃三十六畝六分。農桑絲一十三斤十二兩七錢，折絹一十一疋一尺五分。龍泉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二千七十四頃一十五畝二分。農桑絲七十斤十四兩，折絹五十六疋二丈一尺。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二千四百五十一頃五十二畝三分。農桑絲一十三斤十二兩七錢，折絹一十一疋一尺五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二千四百五十一頃六十七畝三分。農桑絲一十三斤十二兩七錢，折絹一十一疋一尺五分。萬安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三千三百九十二頃六十八畝九分。農桑絲三十斤，折絹二十四疋。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千二百八十五頃二十五畝。農桑絲三十斤，折絹二十四疋。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一千二百九十三頃八十三畝九分四釐。農桑絲三十斤，折絹二十四疋。永新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二百四十頃五十五畝五分七釐。農桑絲六十九斤二兩一錢，折絹五十三疋二丈二尺六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一百四十八頃五十三畝七分三厘。農桑絲六十九斤九兩五錢，折絹五十五疋二丈一尺。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一百六十二頃二十五畝八分。農桑絲六十九斤九兩五錢，折絹五十五疋二丈一尺。永寧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九百一十二頃二十八畝九分。農桑絲三十二斤一十四兩八錢，折絹二十六疋一尺二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九百一十六頃二十八畝四分。農桑絲三十三斤二兩三錢，折絹一十六疋一丈六尺九寸五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九百一十九頃二十一畝五分。農桑絲三十三斤二兩三錢，折絹二十六疋二丈六尺九寸五分。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三〇《瑞州府・田賦》 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四頃六十六畝。

農桑絲三百五十一斤一十二兩二分，折絹二百八十一疋一丈一尺七寸六分。

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三萬六千二百九十二頃九十畝。

農桑絲三百五十一斤一十二兩二分，折絹二百八十一疋一丈一尺七寸六分。

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三萬六千二百九十二頃九十三畝三分。

農桑絲三百五十一斤一十二兩二分，折絹二百八十一匹一丈一尺七十六分。

高安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二萬三千一百七十五頃八十一畝。農桑絲一百二十二斤五兩九錢，折絹九十七匹二丈七尺。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二萬三千一百七十五頃八十九畝。農桑絲一百二十二斤五兩九錢八分，折絹九十七疋二丈七尺。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二萬三千一百七十五頃八十九畝。農桑絲一百二十二斤五兩九錢八分，折絹九十七疋二丈七尺。上高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五千九百二十一頃六十二畝。農桑絲一百三十六斤九兩六錢四分，折絹一百九疋八尺一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五千九百二十一頃六十三畝七分。農桑絲一百三十六斤九兩六錢四分，折絹一百九疋八尺一十六分。新昌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七千一百八十七頃二十二畝八分。農桑絲九十二斤一十二兩四錢，折絹七十四疋六尺六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七千一百九十五頃三十七畝六分。農桑絲九十二斤一十二兩四錢，折絹七十四疋六尺六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七千一百九十五頃三十七畝六分。農桑絲九十二斤一十二兩四錢，折絹七十四疋

六尺六寸。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三二《袁州府・田賦》 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六千五百五十一頃三十一畝五分。

農桑絲五百一十九斤一十四兩六錢四分，折絹四百一十五匹二丈八尺七分。

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六千五百二十八頃二畝八分。

農桑絲五百一十九斤一十四兩六錢四分，折絹四百一十五匹二丈八尺七分。

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一萬六千五百二十八頃三十四畝一分。

農桑絲五百一十九斤一十四兩六錢四分，折絹四百一十五匹二丈八尺七分。

宜春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五千一百二十頃九十二畝。農桑絲一百四十六斤一十二兩四錢，折絹一百九十七匹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五千一百一十四頃七十七畝三分。農桑絲二百四十六斤一十二兩四錢，折絹一百九十七匹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嘉靖間，官民田地、山塘五千一百一十七頃八十八畝七分。農桑絲二百四十六斤一十二兩四錢，折絹一百九十七匹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分宜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二千七百八十三頃二十九畝七分。農桑絲三十三斤二兩六錢四分，折絹二十六匹一丈六尺。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二千七百七十八頃二十七畝七分。農桑絲三十三斤二兩六錢四分，折絹二十六匹一丈六尺。萍鄉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三千七百一十九頃六十畝四分。農桑絲一百五十一斤六兩二錢，折絹一百二十一匹三尺七寸二分。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三千七百一十三頃五十四畝四分。農桑絲一百五十一斤六兩二錢，折絹一百二十一匹三尺七寸二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三千七百一十三頃五十四畝四分。農桑絲一百五十一斤六兩二錢，折絹一百二十一匹三尺七寸二分。萬載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九百三十七頃四十九畝四分。農桑絲八十八斤九兩三錢六分，折絹七十四匹二丈六尺八分。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九百二十一頃四十三畝四分。農桑絲八十八斤九兩三錢六分，折絹七十四匹二丈六尺八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九百二十一頃四十三畝四分。農桑絲八十八斤九兩三錢六分，折絹七十四匹二丈六尺八分。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三四《贛州府・田賦》 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五千九百一十八頃三十八畝四分一十六步。

農桑絲一百三十五斤一十四兩六錢，折絹一百八疋二丈一尺九寸。

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七千一百二十頃三十一畝。

農桑絲一百七十二斤六兩七錢，折絹一百三十七疋一丈九尺。

嘉靖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七千九十一頃七畝九分。

農桑絲一百七十二斤六兩七錢，折絹一百三十七疋一丈九尺。

贛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七千一百一十頃三十畝。

農桑絲一百七十二斤六兩七錢，折絹一百三十七疋一丈九尺。

雩都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七千一百一十頃三十畝。

農桑絲一百七十二斤六兩七錢，折絹一百三十七疋一丈九尺。

信豐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七千一百一十頃三十畝。

農桑絲一百七十二斤六兩七錢，折絹一百三十七疋一丈九尺。

興國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七千一百一十頃三十畝。

農桑絲一百七十二斤六兩七錢，折絹一百三十七疋一丈九尺。

會昌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七千一百一十頃三十畝。

農桑絲一百七十二斤六兩七錢，折絹一百三十七疋一丈九尺。

安遠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七千一百一十頃三十畝。

農桑絲一百七十二斤六兩七錢，折絹一百三十七疋一丈九尺。

寧都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七千一百一十頃三十畝。

農桑絲一百七十二斤六兩七錢，折絹一百三十七疋一丈九尺。

瑞金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七千一百一十頃三十畝。

農桑絲一百七十二斤六兩七錢，折絹一百三十七疋一丈九尺。

千四十二頃二十二畝五分。農桑絲七斤三兩，折絹六疋二丈二尺四寸。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三十四《贛州府・土産》 紵布、石蜜。各縣出。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三六《南安府・田賦》 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伍千八百六十五頃六分四釐。

農桑絲一百八斤一兩九錢五分，折絹九十六疋三尺三寸五分。

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五百三十八頃四十二畝一分八釐。

農桑絲七十五斤五兩六錢一分五釐，折絹五十九疋三丈九尺五寸九分。

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五百三十八頃六十一畝八分四釐。

農桑絲七十五斤五兩六錢二分，折絹六十疋九尺五寸五分。

大庾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二千二百四十七頃五十一畝六分四釐。農桑絲三十六斤一十兩五錢，折絹三十二疋一丈七尺五寸。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九百九十九頃二十一畝。農桑絲一十斤一十四兩七錢四分五釐，折絹八疋二丈一尺五寸。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八百六十八頃三十七畝九分一釐五毫四絲。農桑絲一十斤一十四兩七錢四分五釐，折絹八疋三丈一尺五寸。南康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二千八百九十三頃九十畝。農桑絲五十斤一十五兩九錢五分，折絹四十五疋一丈。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二千八百九十九頃七十三畝八分四釐。農桑絲五十一斤九兩三錢，折絹四十一疋九尺五寸五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二千六百八十頃二十二畝四分七釐。農桑絲四十五斤一十二兩七錢二分五釐，折絹三十六疋二丈一尺四寸。上猶縣洪武間，官民田地、山塘七百五十三頃五十八畝五分。農桑絲二十斤七兩五錢，折絹一十八疋五尺八寸五分。弘治間，官民田地、山塘六百三十頃六十四畝三分。農桑絲一十二斤一十三兩五錢七分，折絹一十疋八尺五寸四分。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四百四十一頃八十六畝五分六釐五毫。農桑絲四斤一十三兩九錢八分七釐，折絹三疋三丈六尺九寸八分五釐。崇義縣嘉靖初，官民田地、山塘六百二十七頃一畝五分三釐二毫九絲。農桑絲一十二斤四兩六錢六分五釐，折絹九疋三丈三尺三寸。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三六《南安府・土産》 絹。

馮曾〔嘉靖〕《九江府志》卷四《田賦》 洪武二十四年，農桑絲四百七十六斤九兩七分，折絹三百八十一匹一丈一寸。德安縣　農桑絲三十五斤二兩二錢四分，折絹二十八匹四尺六分。瑞昌縣　農桑絲七十一斤五兩三錢二分，折絹五十七匹二丈二尺六寸四分。湖口縣　農桑絲九十五斤一十五兩七錢三分，折絹七十六匹三丈一尺四寸四分。彭澤縣　農桑絲一百九十六斤九兩五錢一分，折絹一百五十七匹一丈一尺二分。

永樂十年，農桑絲四百九十斤二兩一錢八分。

弘治五年，農桑絲四百八十六斤六兩三錢四分，折絹三百八十五匹四尺。

正德七年，農桑絲四百八十斤二兩二錢四分。

嘉靖元年，農桑絲四百八十九斤六兩五錢四分，折絹三百八十五匹四尺。

夏良勝等〔正德〕《建昌府志》卷三《物産》 帛之屬：紬有以湖絲成者爲篦絲紬，有以繭綿抽絲成者爲綿紬，有以綿絲雜木綿紗者爲假紬。

絹鄉人貨湖絲成之，多疵顙，僅可作衣裏。

夏良勝等〔正德〕《建昌府志》卷四《職貢》 宋制　貢絹。十匹。

程嗣功、王一化〔萬曆〕《應天府志》卷一九《田賦》 洪武夏稅，【略】絹一千四百六疋。

弘治夏稅，【略】絲綿，農桑絲共折絹一千三百五十七疋一丈三尺四寸二分七釐二毫。視洪武減四十八疋一丈六尺五寸七分二釐八毫。

嘉靖十六年，巡撫歐陽鐸通計夏麥、絲絹、馬草、鹽鈔，共准平米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五石二斗九合一勺，又加里甲雜派平米一十三萬一千七百四十四石八斗三升二合三勺。時賦役繁難，鐸奏准秋糧總徵，民頗稱便。但里甲額辦、雜派等項，已徵米在官，其後科派重出，所徵米如故。自減去里甲外，尚多七萬餘石，不知其所從來。

王鏊等〔弘治〕《姑蘇志》卷一四《造作》 絹《左傳》杜預注：吳地貴絹，鄭地貴紵。今郡中多織生絹，其熟者名熟絹，四方皆尚之。花紋者，名花絹。又有白生絲織成，縝密如蟬翼，幅廣有至四尺餘者，名畫絹。又有羅底絹，稍厚而密。

紬諸縣皆有之。即繒，絞線織者曰線紬，撚綿成者曰綿紬，比絲攢而成者曰絲紬。

孫仁、朱昱〔成化〕重修《毗陵志》卷七《土貢》

國朝

農桑一十二萬九千九百二十八株。每株科絲五分，共絲六千四百九十六兩四錢。每絲二十兩折絹一疋，共絹三百二十四疋二丈四尺六寸。內武進縣桑一萬六千五百一十二株，科絲八百二十五兩六錢，折絹四十一疋八尺四寸。無錫縣桑一千九百二株，科絲九十五兩一錢五分，折絹四疋二丈二尺八寸。宜興縣桑六千三百七十七株，科絲三百一十八兩八錢五分，折絹一十五疋二丈八尺二寸。江陰縣桑一十萬五千一百三十六株，科絲五千二百五十六兩八錢，折絹二百六十二疋二丈五尺二寸。

趙錦、張衮〔嘉靖〕《江陰縣志》卷六《食貨記・物産》 貨之屬　絹以黃色絲爲之縷，粗可爲衣裏。

紬撚綿而成者曰綿紬，比絲而成者曰絲紬。

秦鏞〔崇禎〕《清江縣志》卷四《賦役・稅糧》

帶徵夏稅		
農桑絹價本色	加增絹價本色	農桑絹價折色
農桑絹價，本色銀三兩三錢一分四厘六毫四系，原編絹四疋二丈二尺五分六厘，每疋價銀七錢，共該前數。每正銀一兩，派脚耗銀一錢四分七厘八毫五系七忽一微，共脚耗銀四錢九分一毫。又於崇禎十二年奉文，每正銀一兩，津貼京費銀一錢五分，共銀四錢九分七厘三毫。未奉加派，本縣暗解，如奉改折京費無給。	加增本色農桑絹價銀一兩八錢九分八厘九毫，每正銀一兩，派脚耗銀七分四厘八毫，該脚耗銀一錢四分二厘。	農桑絹價折色銀二兩二錢九厘七毫六系，原編折色絹三疋四尺七寸四厘，每疋折銀七錢，共該前數。每正銀一兩，加脚耗銀一錢四分七厘八毫五系七忽，共銀三錢二分六厘七毫二系二微。

崔銑〔嘉靖〕《彰德府志》卷四《田賦》 安陽縣 田八千三百一十九頃九十四畝一分二釐。

稅絲九千四百五十四兩一錢二分八釐，折絹四百七十二疋二丈一尺一寸。

雜賦桑八萬五百七十二株，該絲九千四百五十五兩五分八釐，折絹一百三十二疋二丈八尺三寸一分四釐。

湯陰縣 田五千三百八十八頃三十七畝五分二釐。

稅絲六千三百四十二兩八錢六分四毫，折絹二百八十二疋二丈八分。

雜賦桑五萬四千一十株，該絲一千七百八十二兩三錢三分，折絹一十九疋三十四寸九分五釐。

臨漳縣 田四千二百一十六頃六畝一分。

稅絲五千三百四十一兩一錢二分八釐，折絹二百六十七疋一尺六寸九分。

雜賦桑十萬四千三百一十七株，該絲三千四百四十二兩四錢六分一釐，折絹一百七十二疋三尺六寸九分一釐五毫。

林縣 田三千八百五十頃九畝二分五釐。

稅絲四千五百七十四兩三錢一釐，折絹二百二十八疋二丈一尺四寸五分。

雜賦桑五萬五千七百三十株，該絲一千六百七十一兩七分，折絹一百七十二疋三尺六十九分一釐五毫。

貢雜皮，五百一十七張半。

磁州 田四千一百四十七頃五十六畝三分。

稅絲二千九百二兩四錢二分二釐，折絹一百四十五疋三尺四寸三分三釐。

雜賦桑三萬五百株，該絲九百九十九兩九錢，折絹六十四疋一丈五尺四寸五分。

貢鹿十三隻，雜革四百九十四張。

武安縣 田三千四百一十一頃九十七畝一分四釐。

正賦稅絲二千七百四十二兩七錢一分，折絹一百三十七疋五尺五寸六分五釐。

雜賦桑四萬二千五百二十四株，該絲一千四百十兩二錢九分二釐，折絹七十四八分七釐。

涉縣 田一千四百一十六頃七十七畝七分。

稅絲一千二百一十一兩四錢五分五釐，折絹六十疋一丈七尺一寸八分。

雜賦桑二萬五千六百七十二株，該絲八百四十二兩，折絹四十二疋一丈八寸一分三釐五毫。

李錦、周榮等〔正德〕《新鄉縣志》卷二《田賦》

農桑

桑三萬二千五百三十六株。

桑稅絲一千八兩九釐，絲綿二十兩，折絹五十四匹一丈三尺三寸三分三釐五毫。

沈庠、趙瓚等〔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九《安順州・土產》 綿紬西堡司土人以絲綿績爲之，寬僅尺餘，有細密花紋者。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一《物產》 綢 咸淳《臨安志》：有績線爲之者，用絲則熟而輕纖。謹按：杭綢有一等最輕纖者，用湖水漂淨，宜於染色，大紅尤佳，以杭絲多錘鍊故也。如帽縐一種，亦較勝於他處。絨絲等線亦然。是皆杭之專產，志物亦宜備焉。

綿綢 《紫桃軒雜綴》：硤石人積梅雨水，以二蠶繭繅絲織綢，有自然碧色，名曰松陰色。其法本宋寧宗宮禁製，號爲天水碧。又紫薇山産綿綢，極精，號紫薇綢。

畫絹 咸淳《臨安志》：機坊多織唐絹，幅狹而機密，畫家多用之。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二《物産》 雲絹　嘉靖《浙江通志》：嘉興出。

畫絹　杜氏《畫譜》：密機絹極勻淨，出魏塘，趙子昂多用此作畫。

濮院紬　《桐鄉縣志》：花紡紬出濮院，名色甚多，遍行天下。

謹按：嘉錦之名頗著，而實不稱。惟濮院所産紡紬與西機綾、練絲熟淨，組織亦工，是以濮院一鎮之内，坐賈持衡，行商麕至，終歲貿易不下數十萬金，居民藉此爲利，蓋由勤以致之也。

桐鄉絹　《桐鄉縣志》：邑人工於紡織，絹有花素、官絹、籮筐絹、素絹、帳絹、畫絹，綾有花綾、錦綾、素綾，羅有三梭、五梭、花羅、素羅，紗有花紗、脚踏紗、縐紗。

綿紬　《桐鄉縣志》：出青鎮。

絹　萬曆《湖州府志》：有官絹，有生絹，惟局絹有五色，可同嘉興。

紬　萬曆《湖州府志》：有水紬，有紡絲紬，出菱湖者佳。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四《物産》 絹、紬　弘治《紹興府志》：諸暨所産絹，有花山、桐山、板橋之名，紬有絲紬、緜紬二種。

蕭絹　嘉靖《浙江通志》：紹興蕭絹。初，郡人蕭姓者製，因名。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六《物産》 紬　《常山縣志》：絲粗而寡，間有織爲開化紬、鵝毛素者。

絹　方回《建德府節要圖經序》：皇祐間，歲爲婺州輸絹三萬六千匹，婺歲歸本郡米一萬五千石。户部督絹，本郡以上征下，歲無虧額。本郡督婺州米，列郡勢相侔，負固不償，而郡愈不可爲矣。《嚴陵志》：景定二年户部申照得，嚴州代婺州解絹以充上供，婺州外撥來還嚴州充軍糧，其來非一日矣。邇年兩郡互有申請，其曲不在嚴而在婺。蓋嚴代婺解絹，乃承户部拘催，不可稽違。婺還嚴之米，既無統攝，率是違次，甚至開慶年間尚欠二萬餘石，宜乎嚴之有請於朝，欲將代解之絹從本州折價糴米，徑令婺自解絹。準省札行下，許令嚴州於代解絹内截留一半，計一萬八千疋自市米以充軍食，仍以一半絹解赴户部，亦令婺州解絹一萬八千疋補足户部元額，却與免撥米還嚴州。自景定元年始。續婺州乞解絹解米各仍舊貫。本部又以節次備申續準行下，若婺州欲仍舊貫，今項預辦一年之米一萬五千石發還嚴州，方可從申。續又據婺州申已樁到米一萬石還嚴州。今嚴州又申每歲差撥人船取米，每被坐困，乞照近降指揮監婺州解絹，容本州自措辦軍糧。及謂婺州所報見有米一萬石以待本州取發者，平時率是虚紿以脱。本州先次解絹本部，令與酌可行之説，爲悠久之計。嚴州解本部之絹，不患其不足，婺州還嚴州之米，欲催嚴州之絹，當先催婺州之米，州郡一也，體統一也，豈可謂本部可催嚴州之絹，而不爲嚴州催婺州之米乎。況嚴州申請不已者，止以婺州之米不還。米苟還矣，其將何辭。所有景定元年互撥米絹，嚴州已將合解一半之絹，折價糴米，以充軍糧，況隔一載，難於再理，當令婺州將合還嚴州景定元年米一萬八千石，每石照司農寺折價解部買絹，補還元額。專官前征，守待起發。所有景定二年以後年分，其婺州還米一萬五千石，嚴州解絹一萬八千疋，各分作三綱，須管婺州先自起發本色米斛，至嚴州交管，同嚴州絹綱申發赴部。第一綱十一月下旬，第二綱十二月下旬，第三綱次年正月下旬。婺米之交管，嚴絹之起綱，定在如期同時到部，仍委各州僉判任責。自今後，各郡僉判批考及離任，須管具本年各處發米發絹數目、月日，申部點對。乞劄下嚴、婺兩郡，遵守施行。候指揮。照得嚴、婺州兩易絹米，昨降指揮已自平允。今兩郡折申不已，區畫悠久之説來上理亦可行，仍令各郡正任通判任責催發，不許違戾。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七《物産》 甌紬　《永嘉縣志》：帛之屬，有甌紬。

溪絹　《永嘉縣志》：絹：有溪絹。

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風土門・土貢》 今貢大禮銀六百五十兩，絹五百匹。

瑞慶節

銀一千兩，絹五百疋。

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風土門・物産》 帛之屬　絹出仙居黄奢者佳。

帛之屬　紬以粗絲爲之。又有以綿蘭撱之而成者，曰撱綿、撱蘭。

謝鐸〔弘治〕《赤城新志》卷五《版籍・雜賦》 弘治歲辦額數

農桑絲絹

臨海縣二百八十六疋二丈三尺八寸五分。

黄巖縣二十一疋二尺。

寧海縣三十八疋七尺五寸。

天台縣六十七疋一丈四尺五寸。

僊居縣六十九疋一丈四尺四寸。

大平縣一十七疋二丈七尺七寸六分。

曾才漢、葉良佩〔嘉靖〕《太平志》卷三《食貨志・物産》 貨之類

絹有二品，以生絲成者名生絹，靛染絲成者曰練青絹。

紬有三四品。以絲成者曰絲紬，合絲爲線成者曰合線紬，以綿抽絲成者曰綿紬，以綿絲

雜本綿線成者曰假紬。

曾才漢、葉良佩〔嘉靖〕《太平志》卷三《食貨志・田賦》　宋紹興十八年，李侍郎椿年建行經界履畝，授砧基貳，藏之官，歲輸兩稅，黃啚經界田九十三萬九千一百六十三畝，而塗田、學田、寺觀田不與焉。夏稅紬絹總一萬五千七百疋有畸。

洪武十九年，遣官經量田土，黃啚總官民田、地、塘計一萬一千六百九十頃九十畝有畸。稅糧載于典籍。太平割黃啚南三鄉暨樂清東二鄉爲縣，其田賦自成化庚寅以後始得釐列如左云。

成化六年，割黃啚南三鄉立太平縣。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五百六十四頃五十八畝四分五毫。農桑地稅折絹一十三疋二丈七尺七寸。

成化十二年，割樂清東二鄉隸太平縣。

官民田、地、山池一千十頃二分五厘六毫八絲二忽。農桑地稅折絹三疋三丈五尺八寸二分。

成化十八年，官民田、地、山塘池五千二百二十二頃三十九畝三厘八毫九忽，并沙水七處。農桑地稅折絹一十七疋二丈三尺五寸二分。

嘉靖十一年官民田、地、山塘伍千七百四頃四十一畝六分三厘五毫八絲二忽，并沙水七處。農桑地額種桑二千三百六十八株，絲絹一十七疋二丈七尺七寸六分。

曾才漢、葉良佩〔嘉靖〕《太平志》卷三《食貨志・貢賦》　歷代雜賦　宋和預買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絶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紬絹於官，謂之和預買。實元後，改給鹽七分錢三分。崇寧三年，鈔法既變，鹽不復支，三分本錢亦無，直以和買額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並輸，謂之土供。吾郡以諸縣第一等户輸紬，以第二、第三等户輸絹，皆於起納夏稅和買内科折起發，納左藏庫。闔郡紬二千五百三十五疋，絹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二疋，綿二萬八千九百一十四兩一錢。折絹折帛錢咸平三年，始令州軍以夏稅折絹折帛。高宗建炎三年，車駕初至杭，兩浙運副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自後可減半，每疋折納錢四千以助國用。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民始不堪。

張淏〔寶慶〕《會稽續志》卷三《和買》　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絶時，預給官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故曰和買。然在昔，止是一時權宜措置，至於一歲之間，或行於一郡邑而已。祥符中，王旭知潁州，因歲饑，出庫錢貸民，約蠶熟，入輸一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便。至熙寧新法之行，乃施之天下，亦爲準則。是時，會稽民繁而貧，所貸最多，此據王明清《揮麈録》後來錢既乏支，所買之額不除，遂以等户資産物力而科配焉。然會稽爲額獨重於他處，故至今以爲病。建炎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御筆：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力。紹興遂獲減免如詔旨。紹興二年九月十七日，守臣朱勝非又有請詔蠲免十分之一。紹興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以此郡和買太重，又減一萬匹。其累減如此，其數尚一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八匹。故淳熙中，提點刑獄張詔《乞用畝頭均科奏狀》云：浙東七州，歲發和買二十八萬匹，紹興一府，獨當一路之半。詔不知此是累減之數，向來何止當一路之半耶。淳熙八年閏三月一日，指揮除豁德壽宫、延祥莊、泰寧寺并兩攢宫及諸縣耕牛、賃牛所科二千六百五十三匹三尺三寸。淳熙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又特減四萬四千三百八十四匹三丈六尺七寸，遂以一十萬匹爲額。内本色七萬九千三百八十一匹三尺九寸，折帛二萬六百二十八匹三丈六尺一寸。

蕭良幹、張元忭等〔萬曆〕《紹興府志》卷一一《物産志・貨》　絹，山陰蕭姓織者頗佳，謂之蕭絹。《嘉泰志》云：出諸暨者，花山同山板橋輕匀，最宜春服。今蕭絹亦此類。初販鬻至杭而止，其後盛行外境。又一種厚實者，不亞杭之葛家絹。今蕭氏不復織絹，絹亦漸薄。所謂本機絹者，亦行於南北，然不爲佳。有花絹，頗似吴興。

綿紬，古謂之繭布。八邑俱有。《嘉泰志》云：《毛詩傳》袍襺也。《禮記・玉藻》：纊爲繭。《左氏傳》：重繭衣裘。註：緣謂新綿。今諸暨之俗，紕絹繭絡，織如絲縷，織之成匹狀，似絁而密緻過之，雖名爲布，其實帛也。

絲紬，絹絲爲縷，光亮有彩色。

蕭良幹、張元忭等〔萬曆〕《紹興府志》卷一四《田賦志・賦》　絹，舊管九萬八千二百四十六疋四尺五寸，今催九萬九千八百九疋二尺一寸九分四釐六毫。會稽　一萬一千一百六十六疋二尺七分，今催一萬三千七百一十八疋二尺一寸五分五釐。山陰　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疋三丈八尺九寸，今催一萬七千二百四十七疋一丈九尺四寸。刻　一萬一千三百六十七疋三丈二尺六寸，今嵊催一萬三千二百二十四疋八尺四寸四分三釐。諸暨　二萬八百二十疋二丈二尺，今催一萬八千六疋二丈八尺六寸三分六毫。蕭山　一萬三十八疋四尺一寸七分，今催一萬四百八十八疋三尺九寸一分三釐。餘姚　一萬一千六百一十疋三丈七尺，今催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二疋一丈七尺五寸五分。上虞　二萬三千九十九疋二丈一尺，今催一萬二千四百四十九疋一丈八尺一寸三分三釐。新昌　二千二百四十八疋一丈六尺七寸六分，今催二千二百五十二疋三丈三尺八寸七分。

紬，舊管九千一百六十四疋三丈八尺四寸三分，今催八千六百一疋三丈三尺四寸六分六釐。會稽　一千四百六十九疋二丈二尺一寸五分，今催一千三百八十八疋一丈二尺一寸五分。山陰　一千八百二十八疋一丈三尺七寸，今催一千七百九十四疋七尺五寸五分五釐。剡　九百二十疋二丈六尺三寸，今蠶催九百二十九疋一丈四尺四寸一分。諸暨　一千四百五疋三丈八尺三寸，今催一千一百六十六疋一丈四尺四寸一分一釐。蕭山　九百八十七疋一丈八尺八寸，今催一千四疋二丈六尺二寸三分。餘姚　九百二十九疋一丈二尺五寸八分，今催九百七十疋三丈五尺三寸八分。上虞　一千三百三十五疋三丈七尺，今催一千八十六疋一丈一尺四寸三分。新昌　二百八十七疋二丈九尺六寸，今催二百六十一疋三丈二尺九寸。

王珣、汪翁儀等〔弘治〕《湖州府志》卷八《土產》　絹，闊而長者爲官絹，今納貢又有狹小絹。

紬，水紬散絲而織者，紡絲紬紡絲而織者。

栗祁、唐樞〔萬曆〕《湖州府志》卷三《物產》　貢貨之屬　紬有水紬、有紡絲紬，出菱湖者佳。

柳琰〔弘治〕《嘉興府志》卷八《嘉興縣・農桑》　宣德五年，除分秀水、嘉善不計外，實在桑絲一百四十五斤一十兩一錢一分，折絹一百二十九疋一丈五尺五寸七分。

柳琰〔弘治〕《嘉興府志》卷一一《秀水縣・農桑》　額桑五千一百一十二株，科絲一百七斤二兩五錢七分。每絲一十八兩折絹一疋，共折絹九十五疋七尺七寸一分。

柳琰〔弘治〕《嘉興府志》卷一四《嘉善縣・農桑》　官桑三千一百六十三株，科絲五十九斤八兩三錢四分。

民桑二百八十株，科絲十斤一兩六錢九分。

柳琰〔弘治〕《嘉興府志》卷一七《海鹽縣・農桑》　額桑九百八十八株，科絲四十七斤一十一兩三錢。每絲二十兩折絹一疋，共折絹三十八疋五尺三寸。

柳琰〔弘治〕《嘉興府志》卷二一《平湖縣・農桑》

抄没桑一千四百七十四株。

科絲六十三斤二兩。折造絹五十疋一丈五尺。

柳琰〔弘治〕《嘉興府志》卷二九《崇德縣・農桑》　農桑計三萬四百零二株。該稅絲一千八百三十三兩三錢五分，折絹九十疋二丈七尺四寸五厘。官桑九千五十一株。絲一千五百三兩六錢七分，折絹七十四疋五丈七尺八寸五厘。民桑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一株。絲三百一十九兩六錢八分五厘，折絹一十五疋二丈九尺六寸。

吳受福等〔光緒〕《嘉興縣志》卷一六《物產》　器用類

畫絹《格古要論》：宓機絹極勻淨厚密，出嘉興。趙松雪、盛子昭多用此絹作畫。王店者良。《湯志》。《醉里耳餘録》：王店褚勤叔銘善治畫練，極織細異常，人莫能效，由是褚絹之名著一郡。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一二《方產》　國朝　岳州府　土紬、俱九永出。黃絲絹。各縣出，歲每輸貢。

長沙府　生絹。

施州　班紬。俱施南出。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一《貢賦一》　湖廣總論

兩京絲絹、北京庫絹二萬二千八百九十三疋二丈二尺五寸二分六釐七毫二絲四忽八微三塵四纖七眇。隆慶五年議詳：每疋正價銀五錢五分外，扛解銀二錢。每疋計長三丈，該絲二十兩，每絲一兩連正扛該銀三分七釐五毫。南京農桑絹四千九百九十七疋一丈三尺九寸二分九釐六毫五絲。每疋正價銀五錢五分，外扣解銀一錢五分。每疋計長三丈，該絲二十兩，每絲一兩連正扛解銀三分五釐。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二《貢賦二》　武昌府

兩京絲絹八千五百七十三疋八尺二寸八分五釐。內北京絹八千八十二疋二丈九尺一寸五釐。南京農桑絹四百八十九疋九尺一寸八分。江夏縣　北京絹一千七百四十五疋二丈五尺九寸四分。南京絹一百五十四疋二丈八尺九寸九分。武昌縣　北京絹一千四百二十一疋一丈八尺四寸七分。南京絹三十二疋二丈六尺八寸二分。咸寧縣　北京絹五百九十疋二丈五寸三分五釐。南京絹六十三疋一丈八尺三寸六分。蒲圻縣　北京絹一千七十六疋一丈八尺八寸一分。南京絹二十七疋六尺六分。崇陽縣　北京絹六百九十九疋一丈一尺一寸四分五釐。南京絹四十三疋二丈八尺九寸八分。嘉魚縣　北京絹四百五十四疋一丈五尺五寸五分五釐。南京絹一百九疋四尺九寸八分。通城縣　北京絹九百六十三疋一丈六尺八寸五分。南京絹一十四疋一丈二尺八寸三分。興國州　北京絹六百疋。南京絹二十八疋一丈九尺五寸八分。大冶縣　北京絹四百一十七疋七尺一寸三分。南京絹一十疋一丈八尺三寸五分。通山縣　北京絹一百一十四疋一丈四尺六寸七分。南京絹三疋二丈四尺二寸三分。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二《貢賦二》　漢陽府

兩京絲絹六百八十九疋八尺一寸一分。北京絹五百九十二疋一丈四尺二寸三

分。南京農桑絹九十六疋二丈三尺八寸八分。漢陽縣　北京五百二十九疋二丈四尺四十九分。南京七十一疋一丈二尺五寸六分。漢川縣　北京六十二疋一丈九尺七寸四分。南京二十五疋一尺三十二分。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三《貢賦三》　承天府

兩京絲絹二百一十二疋四尺四寸二分一釐二毫。內北京絹一百四疋五尺二寸四分五釐一毫。南京農桑絹一百七疋二丈九尺一寸七分六釐一毫。鍾祥縣　北京二疋三尺九寸一分九釐五毫。南京二十三疋五尺一寸六分九釐六毫。荆門州　北京二疋二丈三十一分三釐五毫。南京二疋二丈五尺七寸五分四釐。京山縣　南京三十一疋七尺八寸三分。當陽縣　北京一十二疋一丈五十一分三釐五毫。南京一丈三尺一分二釐五毫。景陵縣　北京八十七疋四寸九分八釐六毫。南京一十一疋一丈二尺九寸六分。潛江縣　南京二疋一尺四寸七分。沔陽州　南京絹三十六疋二丈八尺九寸八分。

德安府

兩京絲絹一千一百六十疋二丈四尺三寸四分九釐六毫九絲二忽七微五塵四纖二緲。外摘撥莊田絹九十二疋二丈七尺七寸八分四釐四毫三絲四忽五塵，除不徵解外，北京庫絹一千一百二十七疋二丈四尺九寸五分五釐六毫九絲二忽十微五塵四纖二緲。南京農桑絹三十二疋二丈九尺三寸九分四釐。安陸縣　北京一百一十六疋一丈八尺七寸四分九釐五忽五微五纖。南京五疋一丈九寸八分七釐五毫。應城縣　北京一百二十八疋二丈二尺八寸八分七釐六毫七絲三忽四微二纖。南京三疋二丈三尺七寸二分七釐。隨州　北京二百七疋一丈九尺五寸三分五釐二忽六微四塵四纖二緲。南京一十一疋四分八釐。孝感縣　北京四百六十七疋一丈二尺九寸三分二釐二毫七忽四微。南京七疋五尺三寸一分一釐五毫。應山縣　北京一百二十一疋八尺六寸四分二釐五毫七絲三忽。南京四疋一丈六尺六寸五分。雲夢縣　北京七十六疋二尺二寸九釐二毫三絲八忽三纖。南京一疋二尺六寸七分。

荆州府

兩京絲絹一百二十三疋一丈八尺五寸八分五釐五毫。北京絹九十四疋九尺八釐。南京絹二十九疋九尺五寸七分七釐五毫。江陵縣　北京四十五疋二丈三尺三寸七分七釐五毫。南京五疋二丈五尺三寸五釐。石首縣　北京六疋二丈一尺三寸三分。南京四疋一丈一尺七寸八分二釐五毫。公安縣　北京四疋二丈七尺二寸。南京一疋。松滋縣　北京九疋一尺二寸五毫。南京二疋一尺四寸七分。監利縣　北京九疋二丈五尺九寸。南京二疋二丈九寸二分五釐。夷陵州　南京一疋一丈七尺五寸五分。長陽縣　南京一疋三尺三分。遠安縣　南京二疋七寸八分。枝江縣　北京一十八疋。南京三疋一丈六尺五寸五分。宜都縣　南京二疋。歸州　南京一疋。興山縣　南京一疋八尺五寸。巴東縣　南京二丈三尺六寸八分五釐。

岳州府

兩京絲絹三千一百七十一疋六尺八寸八分九釐二毫七絲五忽。北京絹二千四百六十六疋二丈六尺五寸四分六釐二毫七絲五忽。南京農桑絹七百四疋一丈三寸四分。巴陵縣　北京九百二十九疋一丈八尺六分七釐五毫。南京一百九十四疋一尺二分。平江縣　北京四百八十七疋一丈七尺五寸二分六釐。南京四百四十五疋一丈八尺八寸。華容縣　北京三百五十八疋七尺四寸四分。南京三疋二丈五尺八寸五分。臨湘縣　北京二百三十九疋二丈七寸五分二釐五毫。南京二十疋二丈四尺八寸一分。安鄉縣　北京七十一疋三尺二寸四分九釐。南京七疋五尺三寸二分。澧州　北京一百二十疋一丈七尺八寸九分五釐六毫七絲五忽。南京一十九疋六尺一寸八分三釐。石門縣　北京八十四疋一丈三尺六寸三分五毫。南京九疋一丈二尺三寸五分。慈利縣　北京七十五疋一丈七尺九寸八分五釐一毫。南京四疋五尺一分。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四《貢賦四》　鄖陽府

絲絹南京五十五疋六尺六寸八分六釐二毫。鄖縣　二十三疋一丈三尺二寸一分七釐五毫。房縣　五疋一丈四尺六寸七分。上津縣　九丈三尺二寸七釐五毫。竹山縣　七疋六尺一寸。鄖西縣　二疋一丈九寸八分一釐一毫。保康縣　二疋。竹谿縣　五疋一丈八尺五寸。

襄陽府

絲絹南京二百九十五疋一丈九尺五寸九分七釐零。襄陽縣　六疋五尺四寸。南漳縣　一十三疋七尺。光化縣　一十六疋一丈三尺八寸。棗陽縣　一百二疋。宜城縣　一十九疋二丈四尺。穀城縣　一百一十六疋五尺四寸九分七釐七毫。均州　二十一疋二丈三尺九寸。

衡州府

絲絹南京一千四百七十二疋二丈七尺一寸七釐五毫。衡陽縣　二百三疋一丈九尺。衡山縣　三十一疋二丈一尺三寸八分。安化縣　二百一十二疋一丈六寸。耒陽縣　四百七十六疋三分七釐五毫。常寧縣　三十三疋二丈一尺九寸。桂陽州　三百三十六疋五尺三寸三分。監山縣　二十六疋六尺六寸。臨武縣　六十九疋八尺七寸。酃縣　七十三疋二丈三尺五寸。

永州府

絲絹南京一百五十五疋一丈二尺八寸七分。零陵縣　六十八疋六丈一尺六寸。道州　一十二疋二丈七尺三寸四分。寧遠縣　二十八疋一丈一尺六寸八分。江華縣　二疋一丈四尺三寸。祁陽縣　二十四疋二丈三尺。永明縣　五疋七尺四寸五分。東安縣　一十三疋七尺五寸。

長沙府

兩京絲絹七千六百八疋二丈四尺二分八氂八絲八忽八塵五渺。北京六千六百二十七疋一丈八尺五寸八分五氂三毫三絲八忽八塵五渺。南京九百八十一疋五尺四寸四分一氂七毫五絲。長沙縣　北京四百七十三疋二丈二尺一分五毫九絲六忽八微八塵。南京八十九疋一尺二寸七分八氂七毫五絲。善化縣　北京二百四十二疋二尺四分一氂八毫。南京三十六疋二丈八尺七寸三分五氂。瀏陽縣　北京一千四疋□丈九尺六寸九分七氂八毫四絲八忽。南京一百七十疋一尺八寸五分五氂。攸縣　北京七百五十八疋二丈三尺九寸二分七氂一毫七絲五忽。南京三十八疋二丈五尺三寸六分八氂七毫五絲。湘潭縣　北京三百四十疋六寸九分六氂三毫三絲四忽一微二塵五渺。南京三十一疋一尺一寸一分。茶陵州　北京六百四十二疋二丈四尺五寸五分八氂一毫五絲一忽五微八塵。南京八十疋一丈五尺六寸。湘陰縣　北京七百四十疋一丈八尺七寸二分四毫三絲二忽五微。南京一百七十六疋一丈七尺八寸一分六氂二毫五絲。醴陵縣　北京五百二十四疋一丈五尺四寸五分四氂。南京二十九疋一丈三寸一分。湘鄉縣　北京一千二十九疋七尺八寸。南京二百三疋一丈二寸。寧鄉縣　北京三百一十三疋一丈七尺五寸三分五氂。南京六十疋一丈六尺一寸一分。益陽縣　北京三百五十二疋二丈一尺三寸七分。南京三十八疋二丈五尺一寸五分。安化縣　北京一百九十四疋一丈四尺五寸七分四氂。南京二十六疋八寸。

寶慶府

絲絹南京一百一十二疋二尺三寸一分七氂五毫。邵陽縣　四十疋六尺九寸二分七氂五毫。武岡州　一十五疋二丈三尺一寸。新寧縣　一十七疋四尺七寸。新化縣　三十七疋六尺八寸。城步縣　一疋一丈九尺七寸八分。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五《貢賦五》　辰州府

南京農桑絹三十七疋二丈五尺一寸六分。沅陵縣　四疋一丈三尺五寸。沅州九疋七尺二寸八分。黔陽縣　四疋七尺七寸。麻陽縣　四疋一丈七寸。辰溪縣　七疋三尺五寸八分。盧溪縣　三疋。溆浦縣　五疋一丈二尺。

常德府

兩京絲絹八百五十四疋一丈七尺一寸二分八氂三毫九忽。北京八百四疋一丈一尺五寸七分八氂三毫九忽。南京五十疋五尺五寸五分。武陵縣　北京三百七十七疋三尺四氂四毫九絲。南京二十一疋一尺五寸。桃源縣　北京二百三十七疋一丈七尺七寸五分五氂。南京一十五疋六尺一寸五分。龍陽縣　北京一百六十一疋二丈二尺四寸三分三氂九毫九絲七忽。南京七疋二丈七尺一寸七分。沅江縣　北京二十七疋二丈八尺三十八分四氂八毫二絲二忽。南京六疋七寸三分。

郴州

南京絲絹二百二十八疋一丈六尺四寸二分二氂五毫。本州五十六疋四尺八寸。桂東縣　一十二疋一丈九尺二寸。宜章縣　二十九疋一丈二尺三寸七分七氂。興寧縣　四十七疋一丈九尺六寸五分。永寧縣　七十八疋二丈五尺二分八氂。桂陽縣　一十二疋二丈五尺二寸六分七氂五毫。

靖州

南京農桑絹一十五疋六寸二分。本州四疋一丈八尺七寸。綏寧縣　三疋二丈一尺七寸七分。會同縣　四疋二丈一寸五分。通道縣　二疋。

甘澤、趙士讓〔嘉靖〕《蘄州志》卷二《貢賦》　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塘三千九百七十八頃三十三畝一分。田三千三百四十四頃三十六畝三分。地四百六十三頃七十六畝一分。塘一百七十頃二十畝七分。

夏稅隨糧絲九十四斤六兩四錢二分，織絹七十五疋一丈五尺六寸三分。

租絲三十一斤一兩八錢，織絹二十五疋二丈七寸。

農桑絲七斤一十五兩九錢六分，織絹六疋一丈五尺九寸四分。

永樂十年，官民田、地、塘四千頃一十一畝二分三氂。田三千三百五十六頃一十一畝四分三氂，地四百七十二頃一十一畝五分，塘一百七十一頃八十三畝三分。

夏稅隨糧絲九十四斤六兩四錢二分，織絹七十五疋一丈五尺六寸三分。

租絲三十一斤一兩一錢四分，織絹三十一疋一尺五寸六分五氂。

農桑絲七斤一十四兩八錢，織絹六疋一丈二寸。

永樂二十年，官民田、地、塘四千頃一十一畝一分三氂。田三千三百五十六頃一十六畝四分三氂，地四百七十二頃一十一畝五分，塘一百七十一頃八十三畝三分。

夏稅隨糧絲九十四斤六兩四錢二分，織絹七十五疋一丈五尺六寸三分。

租絲三十九斤一兩一錢四分，織絹三十一疋七尺。

農桑絲七斤一十四兩八錢，織絹六疋一丈二寸。

正統七年，官民田、地、塘四千頃一十一畝二分三釐。田三千三百五十六頃一十六畝四分三釐，地四百七十二頃一十一畝五分，塘一百七十一頃八十三畝三分。

夏稅隨糧絲九十四斤四兩三錢六分，織絹七十五疋一丈二尺五寸二分。

租絲三十九斤一兩一錢四分，織絹三十一疋七尺。

農桑絲七斤一十四兩八錢，織絹六疋一丈二寸。

景泰三年，官民田、地、塘四千頃一十一畝二分三釐。田三千三百五十六頃一十六畝四分三釐，地四百七十二頃一十一畝五分，塘一百七十一頃八十三畝三分。

夏稅隨糧絲九十四斤四兩三錢六分，織絹七十五疋一丈二尺五寸二分。

租絲三十九斤一兩一錢四分，織絹三十一疋七尺。

農桑絲七斤一十四兩八錢，織絹六疋一丈二寸。

天順六年，官民田、地、塘四千三頃五十一畝四分三釐。田三千三百五十七頃三十六畝三釐，地四百七十四頃一十一畝三釐，塘一百七十二頃四畝四分。

夏稅隨糧絲九十二斤四兩三錢六分，織絹七十五疋一丈。

租絲三十九斤一兩四錢，織絹三十疋七尺。

農桑絲七斤一十四兩八錢，織絹六疋一丈二寸。

成化八年，官民田、地、塘四千三頃五十二畝四分三釐。田三千三百五十七頃三十六畝三釐，地四百七十四頃一十一畝七分，塘一百七十二頃四畝四分。

夏稅隨糧絲九十二斤四兩三錢六分，織絹七十五疋一丈。

租絲三十九斤一兩四錢，織絹三十疋七尺。

農桑絲七斤一十四兩八錢，織絹六疋一丈二寸。

成化十八年，官民田、地、塘四千三頃五十二畝四分三釐。田三千三百五十七頃三十六畝三釐，地四百七十四頃一十一畝七分，塘一百七十二頃四畝四分。

隨糧絲九十二斤四兩三錢六分，織絹七十五疋。

租絲三十九斤一兩四錢，織絹三十疋七尺。

農桑絲七斤十四兩八錢，織絹六疋一丈二寸。

弘治五年，官民田、地、塘四千三頃五十二畝四分三釐。田三千三百五十七頃三十六畝三釐，地四百七十四頃一十一畝七分，塘一百七十二頃四畝四分。

夏稅隨糧絲九十二斤四兩三錢六分，織絹七十五疋一丈。

租絲三十九斤一兩四錢，織絹三十疋七尺。

農桑絲七斤一十四兩八錢，織絹六疋一丈二寸。

弘治十五年，官民田、地、塘四千三頃五十二畝四分三釐。田三千三百五十七頃三十六畝三釐，地四百七十四頃一十一畝七分，塘一百七十二頃四畝四分。

夏稅隨糧絲九十二斤四兩三錢六分，織絹七十五疋一丈。

租絲三十九斤一兩四錢，織絹三十疋七尺。

農桑絲七斤一十四兩八錢，織絹六疋一丈二寸。

正德七年，官民田、地、塘四千三頃五十二畝四分三釐。田三千三百五十七頃三十六畝三釐，地四百七十四頃一十一畝七分，塘一百七十二頃四畝四分。

夏稅隨糧絲九十二斤四兩三錢六分，織絹七十五疋一丈。

租絲三十九斤一兩四錢，織絹二十疋七尺二寸。

農桑絲七斤一十四兩八錢，織絹六疋一丈。

嘉靖元年，官民田、地、塘四千三頃五十二畝四分三釐。田三千三百五十七頃三十六畝三釐，地四百七十四頃一十一畝七分，塘一百七十二頃四畝四分。

夏稅隨糧絲九十二斤四兩三錢六分，織絹七十五疋一丈。

租絲三十九斤一兩四錢，織絹三十疋七尺。

農桑絲七斤一十四兩八錢，織絹六疋一丈二寸。

王朝璘、顏木〔嘉靖〕《應山縣志》卷上《田賦》 洪武二十四年

官民田、地、塘五百九十九頃八十六畝四分五釐。

夏稅絲一百二十五斤四兩三錢四分六厘六毫七絲四忽。

農桑絲五斤一十兩一錢。

永樂元年

官民田、地、塘六百六十一頃五十三畝八分五厘。

夏稅絲一百三十四斤三兩二錢二分二釐二毫一絲一忽五微。

農桑絲五斤一十一兩九錢八分。

永樂十年

官民田、地、塘六百八十二頃七十一畝九分五釐。

夏稅絲一百四十斤二兩八錢六分二釐四毫七絲。

農桑絲五斤一十一兩九錢八分。

永樂二十年
官民田、地、塘六百九十三頃一畝四分五釐。
夏稅絲一百四十三斤四兩七錢五分九釐七毫七忽。
農桑絲五斤一十一兩九錢八分。
宣德七年
官民田、地、塘七百三十七頃一十畝四分五釐。
夏稅絲一百四十斤七兩一錢六分七釐七毫二絲二忽。
農桑絲五斤一十一兩九錢八分。
正統七年
官民田、地、塘七百七十六頃七十七畝九分五釐。
夏稅絲一百四十斤八兩七錢八分九釐七毫五絲七忽。
農桑絲五斤一十一兩九錢八分。
天順六年
官民田、地、塘八百四十二頃七十六畝五分六釐。
夏稅絲一百六十二斤二兩七錢九分四釐四毫七絲四忽。
農桑絲五斤一十一兩九錢八分。
成化八年
官民田、地、塘八百五十一頃四十畝八分六釐。
夏稅絲一百八十二斤八兩三錢三分八釐四毫八絲五忽。
農桑絲五斤一十一兩九分二釐。
成化十八年
官民田、地、塘八百六十頃七十畝三分二釐。
夏稅絲一百六十四斤三西八錢五分四釐一毫六絲四忽。
農桑絲五斤一十一兩九分二釐。
弘治五年
官民田、地、塘八百六十頃七十畝三分二釐。
夏稅絲一百六十四斤三兩八錢五分四釐一毫六絲四忽。
農桑絲五斤一十一兩九分二釐。
弘治十五年
官民田、地、塘八百六十頃七十畝三分二釐。
夏稅絲一百六十四斤三兩八錢五分四釐一毫六絲四忽。
農桑絲五斤一十一兩九分二釐。
正德七年
官民田、地、塘八百四十六頃八十七畝六分一釐。
夏稅絲一百六十四斤一兩三分八釐七毫七絲三忽。
農桑絲五斤一十一兩九分二釐。
嘉靖元年
官民田、地、塘八百四十六頃八十七畝六分一釐。
夏稅絲一百六十四斤一兩三分八釐七毫七絲三忽。
農桑絲五斤一十一兩九分二釐。
嘉靖十一年
官民田、地、塘八百四十六頃八十七畝六分一釐。
夏稅絲一百六十四斤一兩三分八釐七毫七絲三忽。
農桑絲五斤一十一兩九分二釐。

王朝璽、顏木〔嘉靖〕《應山縣志》卷上《徭役》 起運京庫絹一百三十一疋八尺六寸四分二釐五毫七絲三忽，南京庫農桑絹四疋一丈六尺六寸五分，撥運。

右本縣解户，除兩京藥味并南京户口鈔銀解府類，解農桑絹四疋一丈六尺六寸，解府便差搭解京庫絹一百三十一疋。

鍾崇文〔隆慶〕《岳州府志》卷一一《貢貨考》 唐澧陽郡貢練縛。

鍾崇文〔隆慶〕《岳州府志》卷一一《貢貨考・賦》 明曰賦，即《周禮》以賦式斂財賄者也。夏則麥，秋則米，而謂之農桑絲絹者，蓋古墻下植桑之意。分之以解南北，故絹二也，皆隨糧徵之耳。

賦：岳州府　洪武夏稅【略】絲織絹二千九百三十疋九尺七寸五分九厘二毫。農桑絲織絹七百三十疋六尺七寸一分五釐。秋稅【略】絹輸京師減五百十四疋二尺三寸八分三厘五毫。農桑絲絹輸南京減四十二疋二丈四尺一寸。【略】宣德【略】絹又減二十八疋一丈二尺六寸五分一厘。南絹又減一疋二丈五尺二寸四分五厘。【略】正統【略】絹又減二十八疋一丈二尺六寸五分，南絹又減十九疋二丈七尺四寸六分五厘。【略】景泰【略】絹少增二疋一丈三尺六寸九分三厘。南絹增十九疋二丈八尺六寸六分五厘。【略】天順【略】絹減七百九十

九疋八尺八寸五分六厘三毫五絲。南絹又增九疋。【略】成化，【略】絹增八百五十九疋一丈一尺一寸九分九厘三毫五絲。南絹又增二丈七尺五寸八分。【略】弘治，【略】絹增八尺九寸一厘，南絹又增一寸二分。【略】正德，絹又增一尺二寸，南絹無增減。【略】嘉靖，【略】絹又增二十九疋二丈七尺四寸八分二厘五毫二絲，南絹又增三疋五尺五分六厘二毫。【略】絹減四百四十九疋二丈一尺四寸二分四厘八絲，南絹減三十一疋一丈五尺三寸八分八厘八毫。【略】

巴陵縣洪武，【略】桑絲一千五百一十二斤二十一兩五錢二分，織之成絹一千二百一十二疋二寸五分五厘。【略】絹解北減九十五疋一丈三尺一寸八分五厘，解南減二十八疋二丈六尺五寸八分。【略】宣德，絹無增損。【略】景泰，【略】絹解北少增四疋二尺七寸七分五厘，解南少增尺二寸。【略】天順，【略】絹解北又增四疋一丈六尺二分，解南絹無增減。【略】成化，【略】絹解北又增二十疋，解南絹無增減。【略】嘉靖，【略】絹解北又增九疋九尺一分六厘五毫，解南絹無增減。【略】較國初，【略】絹解北減五十八疋五尺五寸四分，解南絹減二十八疋二丈四尺六寸三分。【略】

臨湘縣洪武，【略】桑絲五百七斤一十五兩九錢一分，織之成絹四百一十三疋一丈一尺六寸七分。【略】水樂，【略】絹解北減百五十五疋九天六寸六分，絹解南減十二疋一丈七尺六寸六分。【略】宣德，【略】絹解北又減二十八疋一丈二尺六寸五分，解南絹又減疋二丈五尺二寸四分五厘。【略】正統，【略】絹解南，絹俱無增減。【略】景泰，絹解北少增二尺八寸二分。【略】天順，【略】絹解北又增十八疋二丈五尺九寸四分四厘，解南絹無增減。【略】成化，【略】絹解北又增十九疋五尺八寸六分七厘一毫，解南絹又增一丈七尺一寸六分。【略】嘉靖，【略】絹解北又增一疋六尺五寸七分六厘，解南絹丈一寸八分五厘。【略】以今時較國初，【略】絹解北減百三十九疋二丈七尺七寸四分八厘，解南絹減十三疋一丈五尺六分。【略】

平江縣洪武，【略】桑絲一千二百四十八斤二十八兩七分七厘，織之成絹一千二百三十一疋四丈七尺二寸九分。【略】水樂，【略】絹解北五百八十六疋二丈八尺四寸一分，解南四百四十五疋一丈八尺八分。【略】宣德，【略】絹解南解北，并糧米亦無增減。正統，麥絹解南解北，無增減。【略】景泰，麥絹解南解北無增減。【略】天順，絹解北少增七疋七寸一毫，解南，絹并糧米無增減。嘉靖，【略】絹解北增丈一尺四寸一分一厘，南絹無增減。【略】以今時較國初，【略】解北絹增九尺一分二厘，解南絹無增減。【略】

華容縣洪武，夏稅【略】絹解北六百八疋八尺三寸九分，絹解南五疋六尺三寸一分。【略】水樂，【略】絹解北減二百五十疋六尺五寸五分，解南絹減疋二丈四寸六分。【略】正統，【略】解北，絹增百五疋二丈二尺二寸五分。解南，絹無增減。【略】成化，【略】絹解北解南，又增二疋四尺二寸二分。【略】正統，【略】絹解北解南，無增減。【略】嘉靖，【略】絹解北增丈三十五疋八丈七尺四寸四分，絹解南無增減。【略】以今時較國初，【略】解北絹減二百五十疋九尺五分，解南絹無增減。【略】

澧州【略】正統，【略】絹減北百十二疋二丈四尺九寸五分九厘一毫，絹解南十八疋一丈二尺三分。【略】景泰，麥絹無增減。【略】天順，麥絹亦無增減。【略】成化，【略】解北絹增六疋二丈二尺三寸九分五厘二毫五絲，解南絹增一丈。【略】嘉靖，【略】解北絹增一疋五寸四分一厘二毫七絲五忽，解南絹增二疋二丈九尺五寸二分三厘。【略】以今時較國初，【略】解北絹增一疋五寸四分，解南絹增丈五尺五寸二分三厘。【略】

安鄉縣洪武，夏稅【略】桑絲一百三十斤七兩四錢二分，織之成絹一百四疋一丈一尺八寸八分五厘。【略】水樂，【略】解北絹減十八疋一丈三尺，解南絹無增減。【略】宣德，【略】絹解北解南無增減。【略】正統，絹解北解南無增減。景泰，麥絹解北解南亦無增減。【略】天順，【略】解北，絹增十三疋九尺九寸五分三厘五毫。成化，【略】解北絹增五疋一丈二尺二寸一分，解南絹無增減。【略】正德，【略】絹解北解南無增減。【略】嘉靖，【略】解北絹又增十三疋一丈八尺一寸三分四厘四毫，解南絹又增二十疋七尺三分。【略】以今時校國初，【略】絹解北減十二疋二丈二尺二寸二分八厘一毫，解南絹增三疋七尺三分。【略】

石門縣洪武，夏稅【略】桑絲一百三十斤三兩五錢五分，織之成絹八十五疋一丈二尺三寸五分。【略】水樂，【略】絹解北八十五疋，解南絹丈二尺三寸五分。【略】天順，【略】解北絹又增九尺五寸二分四厘，解南絹增九疋。【略】成化，【略】解北絹減疋一丈八尺三寸五厘，解南絹糧無增減。嘉靖，解南絹無增減，解北絹增四尺六寸五分四厘九毫。【略】以今時較國初，【略】解北絹減丈五尺六寸六分三厘一毫，解南絹增九疋。【略】

慈利縣洪武，夏稅【略】桑絲一千三百一兩八錢八分一厘二毫，織之成絹，解北七十五疋丈五尺九寸八分五厘一毫，解南絹四疋五尺。【略】水樂，【略】解北絹，南絹俱無增減。宣德，【略】絹解北解南無增減。【略】天順，麥絹解北解南無增減。【略】成化，麥，解南絹無增減，解北絹少減一丈。【略】弘治，【略】解北絹增八尺九寸一厘，解南絹少增二十二分。【略】正德，【略】解北絹又增尺一寸，解南絹無增減。【略】嘉靖，【略】解北絹增二尺，解南絹減三寸八毫八絲。【略】率以今時較國初，【略】解北絹增二尺，解南絹增一分一厘一毫。

鐘崇文〔隆慶〕《岳州府志》卷一一《食貨考・方物》 巴陵縣　絹生絲爲之，有黃白二色。

平江縣　絹生絲爲之，類巴陵。

慈利縣素十匹五寸六分二釐五毫。直運資銀九兩五錢七分一釐二毫五絲。

陳道、黃仲昭〔弘治〕《八閩通志》卷二〇《食貨・財賦》 福州府　閩縣　農桑絹七疋餘。絲綿一十五兩七錢五分。實在桑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八株。每四十株折地一畝，通折地二頃八十三畝五分。每畝科絲綿五錢，每絹一疋，用絲一斤二兩。

農桑絹九疋餘，絲綿三十八兩五錢

連江縣　農桑絲綿六兩二錢五分。古田縣　農桑上絹一疋餘。絲一十六兩八錢。閩清縣　農桑絹一疋餘。絲綿三兩八錢五分。

建寧府

宋　夏稅本色絹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四疋有奇。

國朝　建安縣　農桑生絹四疋一丈二寸。甌寧縣　農桑絹一十二疋二丈四尺。浦城縣　農桑生絹四十三疋二丈八尺三寸。農桑絲絹二十一疋六尺九寸三分。建陽縣　農桑絲絹五疋九尺八分。松溪縣　農桑絹二疋二丈八尺五寸四分。夏稅絹八疋一丈一尺一寸三分。崇安縣　夏稅絹八十疋一丈六尺八分三釐。農桑絲絹八疋二丈一尺六寸。政和縣　絲綿二十五斤五兩八錢六分五釐。農桑生絹二疋二丈三尺。

泉州府

國朝　晉江縣　農桑絹一疋一丈三尺一寸六分。南安縣　農桑絹二丈四尺九寸。同安縣　農桑絹四疋一丈四尺六寸。德化縣　農桑絹一疋一丈八尺六寸。永春縣　農桑絹二丈三寸。安溪縣　農桑絹一丈九尺九寸。惠安縣　農桑絹一疋九尺二寸二分。

漳州府

國朝　龍溪縣　農桑絹三疋餘。絲一十一兩九錢五分。漳浦縣　農桑絹一疋餘。絲七兩二錢。龍巖縣　農桑絹五疋餘。絲五兩六錢五分。長泰縣　農桑絹九疋餘。絲九錢。南靖縣　農桑絹五疋餘。絲三兩二錢一分。漳平縣　農桑絹四疋餘。絲四兩五錢一分。

陳道、黃仲昭〔弘治〕《八閩通志》卷二一《食貨・財賦》　汀州府

國朝　長汀縣　農桑絹二疋餘。絲二兩。上杭縣　農桑絹一疋。清流縣　農桑絹四疋。連城縣　農桑絹二疋二丈八尺。歸化縣　農桑絹七疋。永定縣　農桑絹七兩二錢。

延平府

國朝　南平縣　農桑絹二十九疋一丈三尺四寸五分。將樂縣　農桑絹三十二疋一丈。沙縣　農桑絹二十四疋一丈五尺三寸。順昌縣　農桑絹二十六疋二丈三尺。永安縣　農桑絹一十五疋七尺七寸五分。

邵武府

國朝　邵武縣　農桑絹九疋一丈二尺七寸。泰寧縣　農桑絹五疋九尺。建寧縣　農桑絹一十四疋三尺三寸。光澤縣　農桑絹五疋一丈三尺五分。

興化府

國朝　莆田縣　翎毛二萬五千八百一十根

福寧州

國朝　本州農桑絹二疋餘。絲十四兩。寧德縣　農桑絹四疋餘。絲一十兩七錢一分。福安縣　農桑絹五疋一丈一尺。

陳讓〔嘉靖〕《邵武府志》卷五《版籍》　明洪武二十四年，府正賦農桑絹三十三疋三丈八尺五寸。邵武縣正賦農桑絹九疋一丈二尺七寸。光澤縣正賦農桑絹五匹一丈三尺五寸。泰寧縣正賦農桑絹五匹九尺。建寧縣正賦農桑絹一十四匹三尺五寸。

永樂十年，府正賦農桑絹同。邵武縣正賦農桑絹同。光澤縣正賦農桑絹同。泰寧縣正賦農桑絹同。建寧縣正賦農桑絹同。

宣德七年，府正賦農桑絹同。邵武縣正賦農桑絹同。光澤縣正賦農桑絹同。泰寧縣正賦農桑絹同。建寧縣正賦農桑絹同。

正統七年，府正賦農桑絹同。邵武縣正賦農桑絹俱同。光澤縣正賦農桑絹俱同。泰寧縣正賦農桑絹俱同。建寧縣正賦農桑絹同。

景泰三年，府正賦農桑絹同。邵武縣正賦農桑絹俱同。光澤縣正賦農桑絹俱同。泰寧縣正賦農桑絹同。建寧縣正賦農桑絹俱同。

天順六年，府正賦農桑絹俱同。邵武縣正賦農桑絹俱同。光澤縣正賦農桑絹俱同。泰寧縣正賦農桑絹俱同。建寧縣正賦農桑絹俱同。

成化八年，府正賦農桑絹同。邵武縣正賦農桑絹同。光澤縣正賦農桑絹同。泰寧縣正賦農桑絹俱同。建寧縣正賦農桑絹俱同。

弘治十五年，府正賦農桑絹同。邵武縣正賦農桑絹同。光澤縣正賦農桑絹俱同。泰寧縣正賦農桑絹俱同。建寧縣正賦農桑絹俱同。

正德七年，府正賦農桑絹同。邵武縣正賦農桑絹同。光澤縣正賦農桑絹俱同。泰寧縣正賦農桑絹俱同。建寧縣正賦農桑絹俱同。

嘉靖十一年，府正賦農桑絹俱同。夏稅絹二者，正德十四年後取辦于八分丁料。嘉靖十七年後，取辦于六分丁料。邵武縣正賦農桑絹同。光澤縣正賦農桑絹俱同。泰寧縣正賦農桑絹俱同。建寧縣正賦農桑絹同。

林富、黃佐〔嘉靖〕《廣西通志》卷一九《田賦志上》　〔弘治十五年〕農桑絲折絹四百九十七疋六丈六疋，零絲八斤一十四兩一錢四分，本色絹二疋并零絲五

兩五錢八分，折色絲一百九十四斤一十兩四錢五分。紅花一十一斤一十三兩五錢。以上俱《大明會典》。

林富、黃佐（嘉靖）《廣西通志》卷二一《食貨志》 布帛屬　綿紬。

紀事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杜預注：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所貴，示損己而不爲彼貨利。陸德明《釋文》：縞，繒也。孔穎達疏：孔安國曰：縞，白繒也。鄭玄《禮記》注云：白經赤緯曰縞，黑經白緯曰纖。

《孟子・滕文公上》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略】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

《韓非子》卷二《外儲説左上》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一紫。

《史記》卷七九《范雎列傳》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説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説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綈袍以賜之。【略】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其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略】范雎曰：【略】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意，故釋公。」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綈》 《史記》曰：范雎改名爲張祿，相秦。秦伐魏，魏使須賈於秦。雎微行弊衣，徒步入邸見須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今叔何事？」雎曰：「爲人賃作。」賈意哀之，留坐飲食曰：「叔寒如此哉！」乃取其綈袍以賜之。後雎見賈，賈頓首言死罪。雎曰：「公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綈》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昭王處以單綈華幄。

《晉史》卷八七《綺羅門》 莊穆夫人吳氏，常遊秦國寺，王命載帛百縑以備散施。夫人曰：「妾備嘗機杼之勞，遽以遊賞靡費，非恤民之道。」遂不受。《吳越備史》。

《史記》卷一〇《孝文本紀》 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

《漢書》卷四《文帝紀贊》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略】身衣弋綈，顔師古注：「弋，黑色也。綈，厚繒。」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

《後漢書》卷二《明帝紀》 中元二年十二月甲寅，詔曰：「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勑有司務順時氣，使無煩擾。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作三匹。【略】

永平十五年春二月，辛丑，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四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

《後漢書》卷一五《來歙傳》 （建武）八年春，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遣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至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絶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

《後漢書》卷二〇《祭肜傳》 遷襄賁令。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肜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璽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

《後漢書》卷二一《耿純傳》 會世祖度河至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

《後漢書》卷二六《趙熹傳》 更始敗，熹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彊暴者，而己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遇更始親

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

《後漢書》卷二七《王丹傳》 丹資性方絜，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略】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後漢書》卷三一《杜詩傳》 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建武〕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後漢書》卷四二《楚王英傳》 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後漢書》卷六二《陳寔傳》 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後漢書》卷六五《張奐傳》 奐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

《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傳・夏馥》 馥雖不交時宦，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略】乃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聲，乃覺而拜之。

《後漢書》卷七二《董卓傳》 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

《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傳・侯覽》 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埶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

《後漢書》卷七九上《儒者傳・歐陽歙》 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

《後漢書》卷八一《獨行傳・戴封》 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

《晉書》卷二六《食貨志》 〔獻〕帝東歸也，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濟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

應劭《風俗通》卷一〇《佚文》 臨淮有一人，持一匹縑到市賣之，道遇雨而披戴，後人求共庇蔭，因與一頭之地；雨霽，當別，因共爭鬬，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丞相薛宣刻實，兩人莫肯首服，宣曰：「縑直數百錢耳，何足紛紛，自致縣。」呼騎吏中斷縑，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撮之。縑主稱冤不已。宣曰：「然，固知當爾也。」因結責之，具服，俾悉還本主。《意林》、《白帖》十三、《御覽》四九六、六三九、八一八、《折獄龜鑑》六、《淵海》六四、《天中記》二七。

《藝文類聚》卷八五《布帛部》 華嶠《後漢書》曰：陳實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家，止於梁上。實陰見之，乃自整拂，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耳，如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實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然當由貧困，今遺絹二匹。」自是縣無復盜竊。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素》 班固《與弟書》云：今賞白素三百疋，欲以市月支馬。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綈》《漢書》曰：文帝身衣（戈）〔弋〕綈。如淳曰：（戈）〔弋〕，（帛）〔皂〕也。

《漢（書）〔官〕儀》曰：太官賜宮奴婢各三千人，大置酒日，皆綈褲蔽膝。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綈》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成帝於太液池傍起霄遊宮，以漆爲柱，鋪黑綈之幕。又造飛行殿，所幸之宮，咸以邇綈藉地，惡車轍馬跡之喧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布帛部四・絹》《東觀漢記》曰：南陽太守杜詡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喪無所歸。詔使持喪郡國邸，賻絹七千疋。

謝承《後漢書》曰：陳留夏馥避黨事，遁迹黑山，弟靖載絹往餉之於深陽縣客舍，見馥顏色毀，不復識，聞其聲乃覺之。

華嶠《後漢書》曰：李傕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密招白波帥李岳等率衆來，共擊傕等，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夜潛過，曰：先具舟船爲應。帝步出營，臨河岸，高不得下，時中官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挽而下，餘人衛護岸側，或自投水亡。

《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布帛部四・絹》《三輔決録》曰：平陵士孫奮貲至一億七十萬，富聞京師，而性儉慳。從子端辟梁冀掾，奮送絹五疋，食以乾魚。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五・縑》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五・縑》《魏志》曰：漢桓帝末，董卓爲軍司馬，從中郎張奐征并，涼州有宮陽縑九千疋，卓悉以分與吏士。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五・縑》《東觀漢記》曰：顯宗時，詔賜降胡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上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鍾離意因扣頭曰：「過悞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笞皆在臣，臣當先笞。」乃解衣就格，帝意乃解。

《東觀漢記》曰：王丹資性清白，疾惡豪強。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疋，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

又曰：馬援行亭部到右北平，詔書賜援鉅鹿縑三百疋。

又曰：祭彤爲襄賁令，是時盜賊尚未悉平，而襄賁清静。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疋，策書勉勵。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五・縑》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周舉爲洛陽令，功曹萬良爲父報仇，自械詣獄。舉解械放良。後良貲縑五百餉舉，閉門不受。

華嶠《後漢書》曰：孝獻伏后，興平二年立爲皇后。李傕、郭汜等敗乘輿於曹陽，帝潛夜渡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縑數疋。董承賜孫微以刀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

袁山松《後漢書》曰：天鳳五年，樊崇起兵於莒，號曰赤眉。圍莒數月，或説樊崇曰：「豈有父母之國而攻之乎？」莒中人出縑千疋以自贖，乃散去。

《風俗通》曰：臨淮有一人，持一縑到市賣之遂還。值雨，因共披戴，後有人求庇蔭一頭之地。雨霽，因共争之，各云我縑，丞相薛宣決曰：縑值數百錢，何足紛紛？呼騎吏中斷縑各與半，後人曰：「受恩矣。」前撮之，縑主稱怒不已。宣考，乃歎服。

《傅子》曰：漢末，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幣，裁縑帛以爲候。荀勗《爲晉文王與孫皓書》曰：餉細縑十疋。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縞》《史記》曰：新城三老董公説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遂發喪，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攻殺，大逆無道，寡人親發喪。諸侯皆縞素歸漢。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紈》《東觀漢記》曰：楚王英奉送黄縑三十五疋，白紈五疋於蜀，楚相以聞，詔書還蜀縑紈，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八《方物記一〇》揚雄《荅劉歆書》：雄常齎油素三尺，問天下上計孝廉異語，歸以鉛摘次之於槧。

《三國志》卷四《魏志・齊王芳傳》嘉平五年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略】其追封脩爲長樂鄉侯，食邑千户，謚曰咸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鉼，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

《三國志》卷九《魏志・曹洪傳》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

《三國志》卷二三《魏志・趙儼傳》建安二年，太祖以儼爲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録户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

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徽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綿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綿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綿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内遂安。

《三國志》卷二四《魏志・孫禮傳》 明帝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内侯。吴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

《三國志》卷二六《魏志・田豫傳》 裴松之注引《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爲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兒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略〕，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三國志》卷四八《吴志・孫休傳》 裴松之注引《襄陽記》曰：〔丹楊太守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汜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户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吴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十匹，家道殷足。

《三國志》卷四八《吴志・孫皓傳》 天紀四年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爲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緜五百斤。」

《藝文類聚》卷八五《布帛部》 《魏略》曰：文帝在東宫，嘗從曹洪貸絹百疋，洪不肯與。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上書謝。

許嵩《建康實録》卷三《吴中下・景皇帝》 〔李〕衡欲爲子孫儲業，妻輒不聽，曰：「財聚則禍生。」衡遂不言。後密使人於江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樹，臨死，勑兒曰：「汝母每惡吾治家，故窮如此。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絹壹疋，當足用耳。」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父每欲積財，吾常以爲患，不許。七八年來失十户客，不言所之，當是汝父有此故也。恒見汝父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亦可比封侯。』吾答云：『人患無德，不患不富貴，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今無乃是耶！」子訪得之。案，《吴志》：吴末，李衡橘園成，歲得絹千疋，家道殷足。至晉咸康中，宅上猶有故枯橘樹存焉。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絹》 王子年《拾遺記》曰：吴王孫權居昭陽宫，倦暑乃褰紫綃之帷。

《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布帛部四・絹》

〔《魏略》〕又曰：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爲殺雞炊黍，送詣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爲故吏民説之，汝南爲具資絹數千疋，遣人餉豫，豫一不受。

魏文帝詔曰：今與孫驃騎和通商旅，當日月而至，而百賈偷利，喜賤其物平價，又與其絹，故官逆爲平準耳，官豈少此輩物耶！

《吴録》曰：袁博爲太守黄君奏爲孝廉爲華令，以俸禄市縑絹餉黄君家。黄氏負鄉里債，債家到門輒應云：「待華令家餉。」

《先賢行狀》曰：范郃，字孝悌。少時曾省外家，逢掠者驅其牛取衣物去。郃還車，知賊不得席後三疋絹，乃追呼令取之。賊知長者，悉還所取而辭謝焉。

《世語》曰：王經，字彦聿。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疋，令交市於吴。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

又曰：東曹掾田疇言：「前以無功，横被封賞之賜，以實自歸，教從所執，昨到下車，見絹三千疋，穀五千斛，驚愕恠懼，未敢自寧，乞還藏府，以爲軍儲。」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縞》 曹洪《與魏文帝書》云：我軍入漢中，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也。

《晉書》卷六《元帝紀》 〔建武元年六月〕，石勒將石季龍圍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己巳，帝傳檄天下曰：「【略】有能梟季龍首者，賞絹三千匹，金五

十斤，封縣侯，食邑二千户。又賊黨能梟送季龍首，封賞亦同之。」

《晉書》卷六《明帝紀》 太寧二年秋七月丁酉，帝還宮，大赦，惟〔王〕敦黨不原。於是分遣諸將追其黨與，悉平之。封司徒王導爲始興郡公，邑三千户，賜絹九千匹；丹楊尹溫嶠建寧縣公，尚書卞壼建興縣公，中書監庾亮永昌縣公，北中郎將劉遐泉陵縣公，奮武將軍蘇峻邵陵縣公，邑各千八百户，絹各五千四百匹；尚書令郗鑒高平縣侯，護軍將軍應詹觀陽縣侯，邑各千六百户，絹各四千八百匹；建威將軍趙胤湘南縣侯，右將軍卞敦益陽縣侯，邑各千六百户，絹各三千二百匹。其餘封賞各有差。

《晉書》卷三三《王祥傳》 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禄賜如前。詔曰：「【略】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帷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

《晉書》卷三三《鄭冲傳》 泰始九年，冲又抗表致仕。詔曰：「【略】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帳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

《晉書》卷三三《何曾傳》 曾以老年，屢乞遜位。詔曰：「【略】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帷褥自副。」

《晉書》卷三四《羊祜傳》 祜出軍行吴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

《晉書》卷三四《杜預傳》 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封子耽爲亭侯，千户，賜絹八千匹。

《晉書》卷三六《衛瓘傳》 告老遜位。乃下詔曰：「【略】給廚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帷褥，主者務令優備，以稱吾崇賢之意焉。」

《晉書》卷三六《張華傳》 及吴滅，詔曰：「尚書、關内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其進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户，封子一人爲亭侯，千五百户，賜絹萬匹。」

《晉書》卷三七《安平獻王孚傳》 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勳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弘訓，鎮静宇内，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爲安平王，邑四萬户。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略】又以孚内有親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費，而經用不豐，奉絹二千匹。

《晉書》卷三八《琅邪王伷傳》 平吴之役，率衆數萬出涂中，孫皓奉璽送壐綬，詣伷請降。詔曰：「琅邪王伷督率所統，連據涂中，使賊不得相救。【略】功勳茂著，其封子二人爲亭侯，各三千户，賜絹六千匹。」

伷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吴之功，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僚吏盡力，百姓懷化。疾篤，賜牀帳、衣服、錢帛、杭粱等物，遣侍中問焉。

《晉書》卷四〇《楊珧傳》 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

《晉書》卷四二《王渾傳》 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略】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户，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湛爲關内侯，賜絹八千匹。」

《晉書》卷四二《王濬傳》 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略】封爲襄陽縣侯，邑萬户。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户，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

《晉書》卷四二《唐彬傳》 吴平，【略】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户，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略】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

《晉書》卷四三《王戎傳》 吴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户，賜絹六千匹。

《晉書》卷四五《何攀傳》 以豫誅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户，賜絹萬匹。弟逵平鄉侯，兄子遠關中侯。攀固讓所封户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略不入己。

《晉書》卷五二《華譚傳》 永寧初，出爲郟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内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内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别軍擊冰都督孟徐，獲其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户，賜絹千匹。

陳敏之亂，吴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馥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吏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遣絹二匹以遺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

《晉書》卷四九《王尼傳》 初入洛，尼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匹。

《晉書》卷六一《周浚傳》 浚既濟江，與〔王〕渾共行吳城壘，綏撫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户，賜絹六千匹。

《晉書》卷六二《劉輿傳》 東海王越、范陽王虓之舉兵也，復以輿爲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顒檄劉喬討虓於許昌，矯詔曰：「【略】敢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户縣侯，賜絹五千匹。」

《晉書》卷六五《王導傳》 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還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户，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

《晉書》卷六六《陶侃傳》 侃旋江陵，尋以爲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户，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

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送妓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男，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討默。

《晉書》卷六七《温嶠傳》 及〔王〕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略】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

《晉書》卷六七《郗鑒傳》 及〔王〕鳳等平，温嶠上議，【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

《晉書》卷七三《庾亮傳》 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爲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

《晉書》卷七三《庾冰傳》 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

《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 時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曰：「世祀方永。」温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悦，乃止。異日，送絹一匹、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干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温別。温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晉書》卷九〇《良吏傳・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荆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荆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侣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

《晉書》卷九四《隱逸傳・翟湯》 司徒王導辟，不就，隱於縣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敕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反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爲患，而吏煩之，益愧歎焉。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綈》 《竹林七賢論》曰：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莫非錦綈。阮咸時總角，乃竪長竿，標大布犢鼻於庭中，曰：「未能免俗爾。」

《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布帛部四・絹》 王隱《晉書》曰：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答「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不能奉禮率法，至使盜賊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也。尼舍資財，軍寇撥略，

公爲宰輔，未能禁賊，令尼窮困，是亦明公負物也。」越意解，笑與尼絹五十疋。

王隱《晉書》曰：劉寶爲伐蜀人作争功文書，得千疋絹。

又曰：蘇節從兄韶亡後，着黄絹單衣來與節言。

虞預《晉書》曰：武帝論平吴功，唯羊祜、王濬、張華三人各賜絹萬疋，其餘莫得此比。

干寶《晉記》曰：華譚依周馥，及琅邪王遣甘卓攻馥，譚先於卓有恩，卓募人入城求譚，入者至舍問「華侯在不，吾甘揚威使也」。譚曰：「不知華侯所在。」抽絹二疋授之。使人還以告，卓曰：「是華侯。」

《晉陽秋》曰：荆州刺史庾冰中子襲，嘗貸官曹絹十疋。冰怒撻之，市絹還官。

又曰：胡威字伯虎，父質之爲荆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停厩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絹一疋爲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之餘，故以與汝耳。」

又曰：桓温入蜀，聞有善星人，招致之，獨執其手於星下，問國祚修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氣候，決無憂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悦，送絹一疋，錢五千與之。

《晉中興書》曰：翟湯字道淵，潯陽人。太守干寶遣船餉之，勑吏曰：「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送致，乃更貨易絹物，因寄還寶。

《四王起事》曰：張方移惠帝於長安，兵入内殿取物，人持調御絹二疋（幅），自魏晉之積將百餘萬疋，三日捷之，尚不缺角。

《四王起事》曰：惠帝於鄴，與成都王還洛陽，出城倉卒，上下無持，資食乏調，道中有驅羊二百餘口者，便將之洛，得以爲糧。至洛，盧志啓以古藏絹倍還羊主。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取絹，與人各執一頭剪斷之，已而取兩段合持之，則復還連絲可練，無異故體也。

《世説》曰：范宣年八歲，後園（桃菜）〔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答曰：「非爲痛也，但身體髮膚，不敢毁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疋，終不肯受。後韓與范同車，就車裂二丈，韓云「寧可使婦無裙耶」？范笑而受之。

《鄴中記》云：石虎以辰日臘，子日祀祖於殿，庭立五仙人，高數丈，五采幢蓋，大會羣臣於太武殿上，命探其所得。有得絹百疋，有得數十疋者，有得一二疋者。虎輒大笑以爲樂。

《白孔六帖》卷八　王導衣晉王導爲太保。時軍藏竭，唯有練千端，鬻不售。導乃製練布單衣，皆效之，乃貴也。

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八《方物記一〇》　《晉陽秋》曰：桓温入蜀，有善星者來謁，夜談國祚修短，不悦。明日，送絹一匹，錢五千與之。星詣習鑿齒曰：「賜絹令僕自絞矣。」習曰：「君聞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絹以戲君，錢供資糧，聽君去耳。」星人喜，以言詣温。温欵曰：「君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宋書》卷七七《沈慶之傳》　廢帝狂悖無道，【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是年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

《宋書》卷八二《沈懷文傳》　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緜亦稱此。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緜一兩亦三四百，貧者買妻兒，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緜絹薄有所減，俄復舊。

《宋書》卷九五《索虜傳・陽瓚》　永初三年十一月，虜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滑臺戍主、寧遠將軍、東郡太守〕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爲虜所殺。【略】

虜既剋虎牢，留兵居守，餘衆悉北歸。少帝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均節，在危無撓，古之忠烈，無以加之。可追贈給事中，并存卹遺孤，以慰存亡。」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

《南齊書》卷二三《豫章王嶷傳》　世祖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取絹一疋横繫牛角，放歸其家。爲治存寬厚，故得朝野歡心。

《南齊書》卷二七《李安民傳》　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迴素爲安民所親，盜絹二匹，安民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此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斂葬，軍府皆震服。

《南齊書》卷三八《蕭赤斧傳》　遷給事中，太子詹事。赤斧夙患渴利，永明三年會，世祖使甲仗衛三廂，赤斧不敢辭，疾甚，數日卒，年五十六。家無儲積，

無絹爲衾，士聞之，愈加惋惜。

《梁書》卷二七《陸倕傳》 遷驃騎臨川王東曹掾。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革，高祖雅愛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爲《石闕銘記》，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爲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

《梁書》卷六《裴邃傳》 出爲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遷爲游擊將軍、朱衣直閤，直殿省。尋遷假節、明威將軍、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民史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邃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絹二匹而已。

《梁書》卷三三《劉孝綽傳》 後爲太子僕，母憂去職。服闋，除安西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

《梁書》卷五三《何遠傳》 遠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絶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顔色下人，以此多爲俗士所惡。其清公實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虚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陳書》卷三三《儒林傳・張譏》 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勑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温雅。梁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

《魏書》卷一九上《廣陵侯衍傳》 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爲帝所重如此。

《魏書》卷一九中《元順傳》 後除征南將軍、右光禄大夫，轉兼左僕射。尒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户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屍，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宫，遣黄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帝怪而問曰：「黄門何爲聲散？」偉以狀對。莊帝敕侍中元衮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例。」

《魏書》卷三〇《車伊洛傳》 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爲東境部落帥，恒修職貢。世祖録其誠款，延和中，授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賜絹一百匹，綿一百斤，繡衣一具，金帶靴帽。伊洛大悦，規欲歸闕。【略】興安二年卒。贈鎮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謚曰康王。賜絹雜綵五百匹，衣二十七襲。

《魏書》卷三三《王雲傳》 出爲冠軍將軍、尚書、兖州刺史，尋進號征虜將軍。在州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虞財貨，又取官絹，因染割易，御史糾劾，付廷尉。遇赦免。

《魏書》卷三三《公孫軌傳》 初，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爲之語曰：「驢無强弱，輔脊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

《魏書》卷四二《堯暄傳》 暄前後從征及出使檢察三十餘許度，皆有克己奉公之稱。賞賜衣服二十具，綵絹十匹，細絹千餘段，奴婢十口，賜爵平陽伯。

《魏書》卷四五《辛穆傳》 轉汝陽太守，值水潦民飢，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敕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爲調。

《魏書》卷五二《趙柔傳》 高宗踐阼，拜爲著作郎。後以歷効有績，出爲河内太守，甚著仁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

《魏書》卷五五《劉芳傳》 芳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

《魏書》卷五八《楊津傳》 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于時高祖沖幼，文明太后臨朝，津曾久侍左右，忽咳逆失聲，遂吐數升，藏衣袖。太后聞聲，閲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略】

出除征虜將軍、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民，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僚佐有瀆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以母憂去職。

延昌末，起爲右將軍、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皆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

《魏書》卷六〇《韓麒麟傳》 太和十二年春，卒於官，年五十六。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旁。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如此。

《魏書》卷六三《宋鴻貴傳》 爲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於荆州。坐取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疏凡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

《北齊書》卷二二《李元忠傳》 武定元年，除東徐州刺史，固辭不拜。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遺其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愛己故也。久相嘉尚，嗟詠無極，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帶。聊用絹百疋，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之。三年，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其年卒於位，年六十。詔贈縑布五百疋。

《北齊書》卷二六《薛琡傳》 正光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有犯法者，未加拷掠，直以辭理窮覈，多得其情。於是豪猾畏威，事務簡静。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華林，理問冤滯，洛陽繫獄，唯有三人。魏孝明嘉之，賜縑百疋。

《北齊書》卷二八《元坦傳》 坦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録尚書事、宗正、司州牧。雖禄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爲特進，出爲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税外，别先責絹五疋，然後爲受。

《北齊書》卷三一《王晞傳》 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北齊書》卷四二《袁聿修傳》 大寧初，聿初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命考校官人得失。經歷兖州，時邢卲爲兖州刺史，别後，遣送白紬爲信。聿修退紬不受，與邢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忻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北齊書》卷四四《儒林傳・石曜》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亦以儒學進。居官至清儉。武平中黎陽郡守，值斛律武都出爲兖州刺史，武都即丞相咸陽王世子，皇后之兄，性甚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聚斂絹數千匹以遺之。及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郡治下縣官。曜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來並須出於吏民，吏民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

《南史》卷四九《庾蕃傳》 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彫弊之後，百姓凶荒，米斗至數千，人多流散。蕃撫循其有理，唯守公禄，清節愈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永陽王聞而饋之，蕃謝不受。

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斂，柩不能歸。梁武帝聞之，詔賜絹百疋，穀五百斛。

《南史》卷五五《吉士瞻傳》 齊和帝即位，以爲領軍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鑾府中擲博，無褌褻露，爲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褌，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南史》卷五九《任昉傳》 梁武帝踐阼，歷給事黄門侍郎、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産子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裙衫迎之。

《南史》卷六〇《傅昭傳》 歷祕書監、太常卿，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餉栗，置絹于薄下，昭笑而還之。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王子雲》 王子雲，太原人，及江夏費昶，並爲閭里才子。昶善爲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惲博物，卞蘭巧辭。東帛之賜，實惟勸善。可賜絹十匹。」

《南史》卷七七《恩倖傳・周石珍》 周石珍，建康之賤隸也，世以販絹爲業。

梁大監中，稍遷至宣傳左右。

《北史》卷一《魏紀・昭成帝》 帝性寬厚。時國少繒帛，代人許謙盜絹二疋，守者以告，帝匿之，謂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勿洩之，謙或慚而自殺，爲財辱士，非也。」

《北史》卷三二《崔暹傳》 天保八年，遷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時調絹以七丈爲匹，暹言之，乃依舊焉。

《北史》卷三三《李元忠傳》 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

孝莊時，盜賊蠭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二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

《北史》卷四七《賈思伯傳》 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脱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時人稱歎焉。

酈道元《水經注》卷一五 沅水又東歷龍陽縣之汎洲，洲長二十里。吴丹陽太守李衡植柑於其上，臨死勑其子曰：吾洲里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匹。太史公曰：江陵千樹橘，可當封君。此之謂矣。吴末衡柑成，歲絹千匹。今洲上猶有陳根餘株，蓋其遺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布帛部四・絹》

《宋書》曰：阮佃夫佞幸專權，有人餉絹二百疋，嫌少不答書。

《後魏書》曰：李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在財貨，貶肆聚斂。上令王公以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疋，少者百餘，惟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疋而出，亦不異衆，而當世稱其廉儉。尚書令任城王澄疾不起，賜絹百疋。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又曰：陸馥爲相州刺史，發姦摘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常侍，百姓乞留馥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羣臣曰：「馥之著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疋。

又曰：陽平王子衍，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勑徐成伯乘傳療疾。徐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資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疋乎？」

《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布帛部五・縑》 《南史》曰：孫謙，（濟）〔齊〕初爲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謙辭不受。

《梁書》曰：何遠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虚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後趙書》曰：高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驟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不得絲縑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郡邑苦之。

陸佃撰、牛衷增輯《增修埤雅廣要》卷一〇《夢兩匹絹》 宋沈慶之，年八十，夢人以兩匹絹與之，曰：「此絹足度。」寤曰：「今年不勉矣，兩匹八十尺也。」

《隋書》卷四一《高熲傳》 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略】上幸并州，留熲居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匹，復賜行宫一所，以爲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絶。上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

《隋書》卷四六《楊异傳》 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异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賜錢二十萬，縑三百匹，馬五十匹而遣之。

《隋書》卷五四《崔彭傳》 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從幸洛陽，彭督後軍。時諒王初平，餘黨往往屯聚，令彭率衆數萬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帝以其清，賜絹五百匹。

《隋書》卷六二《王韶傳》 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略】帝大悦，賜縑一百匹。【略】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户。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略】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既主壽陽，與高熲支度軍機，無所擁滯。及剋金陵，韶即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平吴、越，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段。

《隋書》卷七二《孝義傳・田德懋》 丁父艱，哀毁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吊焉。復降璽書曰：【略】并賜縑二百

匹，米百石。

《隋書》卷七四《庫狄士文傳》　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啣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賜，勞而遣。

《隋書》卷七五《儒林傳・元善》　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及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略】開皇初，拜內史侍郎，【略】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七九《隋紀三・文帝開皇二十年》　晉王廣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爲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胡三省注：縵，莫半翻，繒無文者也。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絶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爲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上》　貞觀二十三年八月癸酉朔，河東地震，晉州尤甚，壞廬舍，壓死者五千餘人。三日又震。詔遣使存問，給復二年，壓死者賜絹三匹。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調露二年二月丙午，詔曰：「故符璽郎李延壽撰《正典》一部，辭殫雅正，雖已淪亡，功猶可録，宜賜其家絹五十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天寶八載春正月甲申，賜京官絹，備春時遊賞。二月戊申，引百官於左藏庫縱觀錢幣，賜絹而歸。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　〔至德二載冬十月己巳〕，迴紇葉護自東京還，宴之于宣政殿，便辭還蕃。乃封葉護爲忠義王，約每年送絹二萬疋，至朔方王便交授。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　永泰元年冬十月己未，吐蕃至邠州，與迴紇相遇，復合從入寇。辛酉，逼奉天。癸亥，党項攻同州，焚州民廬舍。丁丑，郭子儀説諭迴紇，令與吐蕃疑貳。庚辰，子儀先鋒將白元光合迴紇軍擊吐蕃之衆於靈臺縣之西原，斬首五萬級，俘獲人畜凡三百里不絶。辛巳，京師解嚴。壬午，僕固懷恩大將僕固名臣以千騎來降。詔税百官錢，市絹十萬以賞迴紇。

《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　大曆十四年六月壬戌，中官邵光超送淮西旌節，李希烈遺縑七百匹，事發，杖六十，配流。由是中官不敢受賂。【略】建中元年夏四月癸丑，上誕日，不納中外之貢，唯李正己、田悦各獻縑三萬匹，詔付度支。

《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　貞元十七年三月癸酉，衢州刺史鄭式瞻進絹五千匹，銀二千兩，上曰：「式瞻犯贓，已詔御史按問，所進宜付左藏庫。」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貞元二十一年二月甲子，御丹鳳樓，大赦天下。諸道除正敕率税外，諸色榷税並宜禁斷，除上供外，不得別有進奉。百姓九十已上，賜米二石，絹兩匹，版授上佐、縣君，仍令本部長吏就家存問；百歲已上，賜米五石，絹二匹，綿一屯，羊酒，版授下州刺史、郡君。

《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　元和十一年二月癸卯，以内庫絹四萬匹賞幽、魏將士。

十三年六月丁丑，以滄景節度使程權爲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出内庫絹三十萬匹，錢三十萬貫，付度支供軍。

九月甲辰，以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判度支。以衛尉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程异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使。是時，上切於財賦，故用聚斂之臣居相位。詔下，羣情驚駭，宰臣裴度、崔羣極諫，不納。二人請退。熒惑近哭星。丁未，出内庫絹十萬匹給東軍。

十四年五月己亥，韓弘進助平淄青絹二十萬匹，女樂十人。女樂還之。【略】

秋七月甲午，韓弘進絶絹二十八萬匹，銀器二百七十事。

《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　〔元和十五年〕六月己卯，放京兆府今年夏青苗錢八萬三千五百六十貫，宜委令狐楚，以楚山陵用不盡綾絹，准實估付京兆府，代所放青苗錢。【略】

長慶二年秋七月丁未，内出綾絹五十萬匹付度支。【略】

十二月甲午，内出絹二百匹，賑兩市癃殘窮者。【略】

三年八月，上由複道幸興慶宮，至通化門，賜持盂僧絹二百匹，因幸五方，賜從官金銀鋌有差。

十一月，上御通化門，觀作毗沙門神，因賜絹五百匹。

《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 長慶四年正月壬申，穆宗崩。癸酉，皇太子即位柩前，時年十六。丙子，羣臣奉遺詔奏皇帝寶册，禮畢，詔賞神策諸軍士人絹十匹、錢十千，畿内諸軍鎮絹十匹、錢五千，其餘軍鎮頒給有差。内出綾絹三百萬段以助賞給。穆宗初即位，在京軍士人獲五十千，在外軍鎮差降無幾。至是，宰臣奏議請量國力頒賞，故差減於先朝，物議是之。【略】

二月丁未，御中和殿擊毬，賜教坊樂官綾絹三千五百匹。【略】

三月乙亥，幸教坊，賜伶官綾絹三千五百匹。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太和四年秋七月乙酉，賜十六宅諸王綾絹二萬匹。八月甲子，内出綾絹三十萬匹，付户部充和糴。【略】

五年春正月癸亥，詔端午節辰，方鎮例有進奉，其雜綵匹段，許進生白綾絹。【略】

〔太和八年九月〕，隨州刺史杜師仁前刺吉州，坐贓計絹三萬匹，賜死于家。

《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 會昌三年十二月，王宰奏收天井關。榆社行營都將王逢奏兵少，乞濟師，詔太原軍二千人赴之。初劉沔破迴鶻，留三千人戍横水，至是，李石以太原無兵，抽横水戍卒一千五百人以赴王逢。是月二十八日，横水軍至太原，請出軍優給。舊例每一軍絹二疋，時劉沔交代後，軍庫無絹。石以己絹益之，方可人給一疋，便催上路。軍人以歲將除，欲候過歲，期既速，軍情不悦。都頭楊弁乘士卒流怨，激之爲亂。

《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 大中三年七月，三州七關軍人百姓，皆河、隴遺黎，數千人見於闕下。上御延喜門撫慰，令其解辮，賜之冠帶，共賜絹十五萬疋。

八月，鳳翔節度使李玭奏收復秦州，制曰：【略】況將士等櫛沐風雨，暴露郊原，披荆棘而刁斗夜嚴，逐豺狼而穹廬曉破。動皆如意，古無與京，念此誠勤，宜加寵賞。涇原宜賜絹六萬疋，靈武五萬疋，鳳翔、邠寧各四萬疋，並以户部産業物色充，仍待季榮、叔明、李玭、君緒各迴戈到鎮，度支差脚支送。四道立功將士，各具名銜聞奏，當議甄酬。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丁卯，敕：「徐州地當沛野，軍本驍雄，實爲壯國之都，固協建侯之制。況山河素異，土俗甚殷，豈欲削卑，挫其繁盛。蓋緣比因稔禍，或至亂常，罪由己招，孽非天作。桂林叛卒，繼有逆謀，塗炭生靈，首尾周歲。殺傷黎庶，污染忠良，所不忍言，尋加翦滅，是以卑其鎮額，隸彼藩方。近屬大兵已來，饑年薦至，且聞軍人百姓，深恥前非，願行舊規，却希建節。朕每深軫念，思致小康，特示渥恩，復其軍額。宜賜宣徽庫綾絹十萬匹，助其宴犒，必獲周豐。其徐州都團練使改爲感化軍節度，徐宿濠泗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 〔光啓二年五月〕，王重榮、李克用欣然聽命，尋遣使貢奉，獻縑十萬匹，願殺朱玫自贖。

《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 光化三年九月丙戌朔，朱全忠引三鎮之師攻鎮州，王鎔懼，遣判官周式、副大使王昭祚、主事梁公儒子弟爲質于汴，出犒師絹十五萬匹求盟，許之。張存敬遂自深、冀進軍，攻瀛、莫，下郡邑二十，阻雨泥濘，不及幽州。遂西行陷祁州，大敗中山將王處直軍於沙河北，進屯懷德驛。遂攻定州，節度使王郜奔太原，衙將王處直斬孔目官梁汶，出縑二十萬乞盟，許之。全忠遂署王處直爲義武軍留後。

《舊唐書》卷二〇下《哀帝紀》 天祐元年十月丙申，魏博羅紹威進救接百官絹千匹、綿三千兩。

《舊唐書》卷五八《長孫順德傳》 武德九年，與秦叔寶等討建成餘黨於玄武門。太宗踐祚，真食千二百户，特賜以宫女，每宿内省。後順德監奴受人餽絹事發，太宗謂近臣曰：「順德地居外戚，功即元勳，位高爵厚，足稱富貴。若能勤覽古今，以自鑒誡，弘益我國家者，朕當與之同有府庫耳。何乃不遵名節，而貪冒發聞乎！」然惜其功，不忍加罪，遂於殿庭賜絹數十匹，以媿其心。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又賜之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舊唐書》卷六〇《隴西王博乂傳》 博乂有妓妾數百人，皆衣羅綺，食必粱肉，朝夕絃歌自娛，驕侈無比。與其弟渤海王奉慈俱爲高祖所鄙，帝謂曰：「我怨讎有善，猶擢以不次，況於親戚而不委任？聞汝等唯昵近小人，好爲不軌，先王墳典，不聞習學。今賜絹二百匹，可各買經史習讀，務爲善事。」

《舊唐書》卷六二《李綱傳》 綱在東宫，隱太子建成初甚禮遇。建成常往温湯，綱時以疾不從。有進生魚於建成者，將召饗人作鱠。時唐儉、趙元楷在座，各自贊能爲鱠，建成從之，既而謂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於李綱矣。」於是遣使送絹二百匹以遺之。【略】

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略】太子每親政事，太宗必令綱及左僕射房玄齡、

侍中王珪侍坐。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凜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爲難，綱以爲易。」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及遇疾，太宗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詣宅存問，賜絹二百匹。

《舊唐書》卷六三《裴矩傳》 太宗初即位，務止姦吏，或聞諸曹案典，多有受賂者，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匹，太宗怒，將殺之，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太宗納其言，因召百僚謂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舊唐書》卷六七《李彦芳傳》 大和中，彦芳任鳳翔府司録參軍，詣闕進高祖、太宗所賜衛國公靖官告、敕書、手詔等十餘卷，内四卷太宗文皇帝筆迹，文宗寶惜不能釋手。其佩筆尚堪書，金裝木匣，製作精巧。帝並留禁中，令書工模寫本還之，賜芳絹二百匹，衣服、靴、笏以酬之。

《舊唐書》卷六八《尉遲敬德傳》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建成既死，【略】及論功，敬德與長孫無忌爲第一，各賜絹萬匹，齊王府財幣器物，封其全邸，盡賜敬德。

《舊唐書》卷八一《劉祥道傳》 貞觀三年，病卒，臨終上表薦賢，太宗甚嘉悼之，賜絹二百五十匹。

《舊唐書》卷八四《郝處俊傳》 侍中、平恩公許圉師，即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有彭志筠，顯慶中，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萬匹，特受奉議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許、郝，富若田、彭。」

《舊唐書》卷九三《唐休璟傳》 景雲元年，又拜特進，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停其舊封，別賜實封一百户。二年，表請致仕，許之，禄及一品子課並令全給。休璟初得封時，以絹數千匹分散親族，又以家財數十萬大開營域，備禮葬其五服之親，時人稱之。

《舊唐書》卷九六《宋璟傳》 開元七年，開府儀同三司王皎卒。及將築墳，皎子駙馬都尉守一請同昭成皇后父竇孝諶故事，其墳高五丈一尺。璟及蘇頲請一依禮式，上初從之，翌日，又令準孝諶舊例。璟等上言曰：【略】上謂璟等曰：「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綱紀，至於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足使萬代之後，光揚我史策。」乃遣使賞綵絹四百匹分賜之。

《舊唐書》卷九八《李元紘傳》 開元十三年，户部侍郎楊瑒，白知慎坐支度失所，皆出爲刺史。上令宰臣及公卿已下精擇堪爲户部者，多有薦元紘者，將授以户部尚書，時執政以其資淺，未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户部侍郎。元紘因條奏人間利害及時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悦，因賜衣一副、絹二百匹。

《舊唐書》卷九八《杜暹傳》 開元十四年，詔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遣中使往迎之。及謁見，又賜絹二百匹、馬一匹、宅一區。後與李元紘不叶，罷知政事，出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略】

暹在家孝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然素無學術，每當朝談議，涉於淺近。常以公清勤儉爲己任，時亦矯情爲之。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上甚悼惜之，遣中使就家視其喪事，内出絹三百匹以賜之。尚書省及故吏賻贈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皆拒而不受。

《舊唐書》卷一〇〇《李朝隱傳》 三遷長安令，有宦官閭興貴詣縣請託，朝隱命拽出之。睿宗聞而嘉歎，迂召朝隱，勞曰：「卿爲京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乃下制曰：「【略】宜加一階，用表剛烈。可太中大夫。特賜中上考，兼絹百匹。」七遷絳州刺史，兼知吏部選事。

開元二年，遷吏部侍郎，銓叙平允，其爲當時所稱，降璽書褒美，授一子太子通事舍人。四年春，以授縣令非其人，出爲滑州刺史，轉同州刺史。駕幸東都，路由同州，朝隱蒙旨召見賞慰，賜衣一副、絹百匹。

《舊唐書》卷一〇二《元行沖傳》 初，有左衛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遽令行沖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沖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勒成五十卷，開元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尚書左丞相張説駁奏曰：【略】上然其奏，於是賜行沖等絹二百匹，留其書貯於内府，竟不得立於學官。

《舊唐書》卷一〇五《宇文融傳》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禮部尚書平昌公弦之玄孫也。祖節，貞觀中爲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節遂奏之，太宗大悦，賜絹二百匹，仍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舊唐書》卷一一二《張獻誠傳》 貞應元年冬，東都平，史朝義逃歸汴州，獻誠不納，舉州及所統兵歸國，詔拜汴州刺史，充汴州節度使。踰年來朝，代宗寵

賜甚厚。三遷檢校工部尚書，兼梁州刺史，充山南西道觀察使。廣德二年十月，擒南山賊帥高玉以獻。永泰二年正月，獻名馬二、絲絹雜貨共十萬匹。

《舊唐書》卷一二二《張煦傳》 獻恭子煦，嘗隨獻甫征討，積戰功累遷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十二月，振武軍逐出節度使李進賢而屠其家，殺判官嚴澈。憲宗怒，遣煦以夏州兵二千人赴振武，仍許以便宜擊斷。九年正月，賜絹三萬匹以助軍資。

《舊唐書》卷一一三《李巽傳》 宣武軍節度使劉士寧以擅襲父任，物議不可，朝廷不得已而授之。及〔竇〕參之貶，士寧嘗以絹數千匹賂參，巽在湖南具奏其事，言參與藩鎮交通，德宗怒，遂賜參死，議者冤之。

《舊唐書》卷一一四《令狐運傳》 運爲東都留守將，逐賊出郊，其日有劫轉運絹於道者，杜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爲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從事張弘靖同鞫其事。員與弘靖皆以運職在牙門，必不爲盜，抗請不按。亞不聽，而怒斥逐員等，令親事將武金鞫之。金笞箠運從者十餘人，一人笞死，九人不勝考掠自誣，竟無贓狀。亞具以聞，請流運於嶺表。德宗令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員外崔從覆、大理司直盧士瞻三司覆按運獄，既竟，明運迹非行盜，以曾捕掠人於家，配流歸州。武金肆虐作威，教人通款，配流建州。後歲餘，齊抗捕得劫轉運絹賊郭鵠、朱瞿雲等七人及贓絹，詔令杜亞與留臺同劾之，皆首伏。然終不原運，運死於歸州，衆冤之。

《舊唐書》卷一二八《段伯倫傳》 大和二年正月奏：「亡父贈太尉秀實，準前後制敕令所司置廟立碑，今營造已畢，取今月二十五日行升祔禮。」詔曰：「秀實忠衛宗社，功配廟食，義風所激，千載凜然。間代勳力，須異等夷，宜賜綾絹五百疋，以度支物充。仍令所司供少牢，并給園簿人夫，兼太常博士一人檢校。」

《舊唐書》卷一二九《張弘靖傳》 少以門蔭授河南府參軍，調補藍田尉。東都留守杜亞辟爲從事，奏改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留守將令狐運逐賊出郊，其日有劫轉運絹於道者，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爲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弘靖同鞫其事。員與弘靖皆以運職在牙門，必不爲盜，堅請不按。亞不聽，遂以獄聞，仍斥員及弘靖出幕府，有詔令三司使雜治之，後果於河南界得賊。

《舊唐書》卷一三三《李愿傳》 貞元九年，丁父憂。十二年，服闋，德宗召見愿等於延英，憫然久之曰：「朕在宫中，常念卿等，追懷勳德，何日忘之。又聞卿等居喪得禮，朕甚嘉之。」各賜衣一襲、絹三千匹。

《舊唐書》卷一三六《竇參傳》 參至郴州，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遣參絹五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參有隙，遂具以聞。又中使逄士寧使於路，亦奏其事。德宗大怒，欲殺參。宰相陸贄曰：「竇參與臣無分，因事報怨，人之常情。然臣參宰衡，合存公體，以參罪犯，置之於死，恐用刑太過。」於是且止。

《舊唐書》卷一三九《陸贄傳》 贄在中書，政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能皆可，而心頗重之。初，竇參既貶郴州，節度使劉士寧餉參絹數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參有隙，具事奏聞，德宗不悦。會右庶子姜公輔於上前聞奏，稱「竇參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

《舊唐書》卷一四〇《張封建傳》 〔建中〕時宦者主宫中市買，謂之宫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十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閭人所賣物，但稱宫市，則斂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仍索進奉門户及脚價銀。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宫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駄柴，宦者市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户，仍邀驢送柴至内。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而後食；今與汝柴，而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使擒之以聞，乃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

《舊唐書》卷一四四《陽惠元傳》 建中四年冬，自河朔與懷光同赴國難，解奉天之圍。明年二月，懷光背國叛逆，惠元義不受汙，脱身奔竄奉天。會乘輿南幸，懷光怒惠元之逸，令其將冉宗以百餘騎追及於好畤縣。惠元計窮，父子三人並投入家井中，冉宗並出而害之。興元元年，贈右僕射，仍賻絹百匹。

《舊唐書》卷一四四《賈隱林傳》 累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將幸山南而卒，贈左僕射，賜其家實封三百户，賻絹百匹，米百石，喪葬官給。

《舊唐書》卷一四七《杜佑傳》

元和七年，被疾，六月，復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憲宗不獲已許之。詔曰：【略】是日，上遣中使就佑第賜絹五百匹，錢五百千。

《舊唐書》卷一五一《劉昌裔傳》 貞元十五年，〔曲〕環鎮許州，卒，詔上官況知節度留後。吴少誠攻許州，況領事，欲棄城走。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城。況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況然之。賊日夕攻急，堞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棚木柵以待，募壯士破營，得突將千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木柵於城上，城以故不陷。

兵馬使安國寧與況不善，謀反以城降賊，事洩，昌裔密計斬之。即召其麾下千餘人食之，賞縑二匹，伏兵諸要巷，令持縑者悉斬之，無一人得脱。

《舊唐書》卷一五九《路隨傳》 建中末，以長安尉從調，與李益、韋綬等書判同居高第，泌授城門郎。屬德宗違難奉天，泌時在京師，棄妻子潛詣行在所。又從幸梁州，排潰軍而出，再爲流矢所中，裂裳濡血，以策説渾瑊，瑊深重之，辟爲從事。瑊討懷光，累奏爲副元帥判官，檢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河中平，隨瑊與吐蕃會盟于平涼，因劫盟陷蕃。在絶域累年，棲心於釋氏之教，爲贊普所重，待以賓禮，卒於戎鹿。

貞元十九年，吐蕃遺邊將書求和，隨哀泣上疏，願允其請，表三上，德宗命中使諭旨。朝廷懲其宿詐，俟更要於後信，訖數歲不報。元和中，蕃使復款塞，隨復五獻封章，請修和好。又上書於宰執哀訴，裴垍、李藩皆協力敷奏，憲宗可之。命祠部郎中徐復報聘，乃特於詔中疏平涼陷蕃者名氏，令歸中國。吐蕃因復等還，遣使來朝，遂以泌及鄭叔矩之喪與銘及遺録至，朝野傷歎。憲宗憫之，贈絳州刺史，賜絹二百匹，至葬日，委所在官給喪事。

《舊唐書》卷一六三《李虞仲傳》 父端，登進士第，工詩。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十才子」。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爲韻。」端即襞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曖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

《舊唐書》卷一六四《王播傳》

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大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覲，進大小銀盌三千四百枚、綾絹二十萬匹。

《舊唐書》卷一七〇《裴度傳》

先是監軍使劉承偕恃寵淩節度使劉悟，三軍憤發大譟，擒承偕，欲殺之。已殺其二傔，悟救之獲免，而囚承偕。詔遣歸京，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至是，宰臣延英奏事，度亦在列，上顧謂度曰：「劉悟拘承偕而不遣，如何處置？」度辭以藩臣不合議軍國事。上固問之，且曰：「劉悟負我，我以僕射寵之，近又賜絹五萬疋，不思報功，翻縱軍衆凌辱監軍，我實難奈此事。」度對曰：「承偕在昭義不法，臣盡知之，昨劉悟在行營與臣書，數論其事。是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仍持悟書將去，欲自奏，不知奏否？」上曰：「我都不知，悟何不密奏其事，我豈不能處置？」度曰：「劉悟武臣，不知大臣體例。雖然，臣竊以悟縱有密奏，陛下必不能處置。今日事狀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未能決，悟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度曰：「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使天下戎臣爲陛下死節，唯有下半紙詔書，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亂法如此，令悟集三軍斬之。如此，則萬方畢命，羣盜破膽，天下無事矣。苟不能如此，雖與劉悟改官賜絹，臣亦恐於事無益。」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緣是太后養子，今被囚繫，太后未知，如卿處置未得，可更議其宜。」度與王播等復奏曰：「但配流遠惡處，承偕必得出。」上以爲然，承偕果得歸。

《舊唐書》卷一七二《蕭俛傳》 開成二年，俛弟俶授楚州刺史。辭日，文宗謂俶曰：「蕭俛先朝名相，筋力未衰，可一來京國。朕賜俛詔書匹帛，卿便賫至濟源，道吾此意。」詔曰：「卿道冠時髦，業高儒行。著作礪濟川之効，弘致君匡國之規，留芳巖廊，逸老林壑。景降褒詔，嗟加崇秩，而志不可奪，情見乎辭。鴻飛入冥，吟想增歎。今賜絹三百匹，便令蕭俶宣示。」

《舊唐書》卷一七三《陳夷行傳》

仙韶院樂官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曰：「伶人自有本色官，不合授之清秩。」鄭覃曰：「此小事，何足當衙論列！王府率是六品雜官，謂之清秩，與洵直得否？此近名也。」嗣復曰：「嘗聞洵直幽，今當衙論一樂官，幽則有之，亦不足怪。」夷行曰：「諫官當衙，祇合論宰相得失，不合論樂官。然業已陳論，須與處置。今後樂人每七八年與轉一官，不然，則加手力課三數人。」帝曰：「別與一官。」乃授光州長史，賜洵直絹百疋。夷行尋轉門下侍郎。

《舊唐書》卷一七七《曹確傳》 〔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效之，呼爲「拍彈」。同昌公主除喪後，帝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爲《歎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宫絁五千匹。曲終樂闋，珠璣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涕流，帝故寵之。

《舊唐書》卷一七八《張裼傳》 裼，會昌四年進士擢第，釋褐壽州防禦判官。于琮布衣時，客遊壽春，郡守待之不厚。裼以琮衣冠子，異禮遇之。琮將別，謂裼曰：「吾餉逆旅翁五十千，郡將之惠不登其數，如何？」裼方奉母，家貧，適得

俸絹五十匹，盡以遺琮，約曰：「他時出處窮達，交相卹也。」

《舊唐書》卷一八二《王處直傳》 處直字允明，處存母弟也。初爲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汴人入寇，處直拒戰不利而退，三軍大譟，推處直爲帥。【略】汴將張存敬攻城，梯衝雲合，處直登城呼曰：「敝邑於朝廷未嘗不忠，於藩鄰未嘗失禮，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朱溫遣人報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鄰道？」處直報曰：「吾兄與太原同時立勳王室，地又親鄰，脩好往來，常道也。請從此改圖。」溫許之。仍歸罪於孔目吏梁問，出絹十萬匹，牛酒以犒汴軍，存敬脩盟而退。

《舊唐書》卷一八三《外戚傳・長孫敞》 長孫敞，文德順聖皇后之叔父也。仕隋爲左衛郎將。煬帝幸江都，留敞守京城禁苑。及義旗入關，率子弟迎謁於新豐，從平京城，以功除將作少監。出爲杞州刺史。貞觀初，坐贓免。太宗以后親，常令內給絹以供私費。

《舊唐書》卷一八五上《良吏傳上・韋機》 顯慶中爲檀州刺史。邊州素無學校，機敦勸生徒，創立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及自古賢達，皆爲之贊述。會契苾何力東討高麗，軍衆至檀州，而灤河泛漲，師不能進，供其資糧，數日不乏。何力全師還，以其事聞。高宗以爲能，超拜司農少卿，兼知東都營田，甚見委遇。有宦者於苑中犯法，機杖而後奏，高宗嗟賞，賜絹數十疋，謂曰：「更有犯者，卿即鞭之，不煩奏也。」

《舊唐書》卷一八七下《忠義傳下・李源》 長慶三年，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之曰：【略】穆宗尋令中使齎手詔、緋袍、牙笏、絹二百匹，往洛陽惠林寺宣賜。源受詔，對中使苦陳疾甚年高，不能趨拜，附表謝恩，其官告服色絹，皆辭不受。

《舊唐書》卷一八七下《忠義傳下・張介然》 及加銀青光祿大夫、帶上柱國，因入奏稱旨，特加賜賚，介然乘間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榮戟。若列於帝城，鄉里不知臣貴。臣，河東人也，請列戟於故鄉。」玄宗曰：「所給可列故鄉，京城佇當別賜。」介然拜謝而出，仍賜絹五百匹，令宴集閭里，以寵異之。本鄉列戟，自介然始也。

《舊唐書》卷一八八《孝友傳・張公藝》 鄆州壽張人張公藝，九代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慰撫旌表焉。隋開皇中，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慰撫，重表其門。貞觀中，特敕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親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

《舊唐書》卷一八八《孝友傳・趙弘智》 永徽初，累轉陳王師。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太學儒者，並預講筵。弘智演暢微言，備陳五孝。學士等難問相繼，弘智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習覩。然孝之爲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道之爲大也。」顧謂弘智：「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弘智對曰：「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顓愚，願以此言奏獻。」帝甚悅，賜綵絹二百匹，名馬一匹。

《舊唐書》卷一八八《孝友傳・裴敬彝》 事母復以孝聞。乾封初，累轉監察御史。時母病，有醫人許仁則，足疾不能乘馬，敬彝每肩輿之以候母焉。及母卒，特詔贈以縑帛，仍官造靈輿。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上・李善》 明慶中，累補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爲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詔藏于祕閣。

《舊唐書》卷一八九下《儒學傳下・柳沖》 景龍中，累遷爲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貞觀中太宗命學者撰《氏族志》百卷，以甄別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諸姓至有興替，沖乃上表請改修氏族。中宗命沖與左僕射魏元忠及史官張錫、徐堅、劉憲等八人，依據《氏族志》，重加修撰。元忠等施功未半，相繼而卒，乃遷爲外職。至先天初，沖始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侍郎陸象先及徐堅、劉子玄、吳兢等撰成《姓族系録》二百卷奏上。沖後歷太子詹事、太子賓客、宋王傅，昭文館學士，以老疾致仕。開元二年，又敕沖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録》，奏上，賜絹百匹。

《舊唐書》卷一八九下《儒學傳・徐岱》 貞元初，遷水部郎中，充皇太子及舒王已下侍讀。尋改司封郎中，擢拜給事中，加兼史館修撰，並依舊侍讀。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未嘗洩禁中語，亦不談人之短，婚嫁甥姪之孤遺者，時人以此稱之。然吝嗇頗甚，倉庫管鑰，皆自執掌，獲譏於時。卒時年五十，上歎惜之，賻以帛絹，皇太子又遺絹一百疋，贈禮部尚書。

《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文苑傳上・孔若思》 中宗即位，敬暉、桓彥範等知國政，以若思多識故事，所有改革大事及疑議，多訪於若思。再轉禮部侍郎，出衛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爲之，不爲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道欽犯狀，請加鞫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俄以清白稱，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絹百匹。

《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文苑傳中・員半千》　證聖元年，半千爲左衛長史，與鳳閣舍人王處知、天官侍郎石抱忠，並爲弘文館直學士，仍與著作佐郎路敬淳分日於顯福門待制。半千因撰《明堂新禮》三卷，上之。則天封中嶽，半千又撰《封禪四壇碑》十二首以進，則天稱善。前後賜絹千餘匹。

《舊唐書》卷一九一《方伎傳・張憬藏》　少工相術，與袁天綱齊名。【略】左僕射劉仁軌微時，嘗與鄉人靖思賢各齎絹贈憬藏以問官祿。憬藏謂仁軌曰：「公居五品要官，雖暫解黜，終當位極人臣。」仁軌後自給事中坐事，令白衣向海東効力。因辭思賢之贈，曰：「公當孤獨客死。」及仁軌爲僕射，思賢尚存，謂人曰：「張憬藏相劉僕射，則妙矣。吾今已有三子，田宅自如，豈其言亦有不中也？」俄而三子相繼而死，盡貨田宅，寄死於所親園內。

《舊唐書》卷一九一《方伎傳・僧一行》　開元十五年卒，年四十五，賜謚曰大慧禪師。

初，一行從祖東臺舍人太素，撰《後魏書》一百卷，其《天文志》未成，一行續而成之。上爲一行製碑文，親書於石，出內庫錢五十萬，爲起塔於銅人之原。明年，幸溫湯，過其塔前，又駐騎徘徊，令品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更賜絹五十匹，以蒔塔前松柏焉。

《舊唐書》卷一九二《隱逸傳・司馬承禎》　開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還西都，承禎又請還天台山，玄宗賦詩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禎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焉。【略】承禎頗善篆隸書，玄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真本以奏上之。以承禎王屋所居爲陽臺觀，上自題額，遣使送之。賜絹三百匹，以充藥餌之用。俄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縚至其所居修金籙齋，復加以錫賚。

《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　初收西京，迴紇欲入城劫掠，廣平王固止之。及收東京，迴紇遂入府庫收財帛，於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財物不可勝計，廣平王又賚之以錦闕寶貝，葉護大喜。及肅宗還西京，十一月癸酉，葉護自東京至。敕百官於長樂驛迎，上御宣政殿宴勞之。葉護升殿，其餘酋長列於階下，賜錦繡繒綵金銀器皿。及辭歸蕃，上謂曰：「能爲國家就大事成義勇者，卿等力也。」葉護奏曰：「迴紇戰兵，留在沙苑，今且須歸靈夏取馬，更收范陽，討除殘賊。」乃詔曰：「功濟艱難，義存邦國，萬里絶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聞也。迴紇葉護，特稟英姿，挺生奇略，言必忠信，行表温良，才爲萬人之敵，位列諸蕃之長。【略】可司空，仍封忠義王，每載送絹二萬匹至朔方軍，宜差使受領。」

永泰元年秋，懷恩遣兵馬使范至誠，任敷將兵，又誘迴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之衆二十餘萬，以犯奉天，醴泉、鳳翔、同州等處，被其逆命。先以郭子儀屯涇陽，渾日進屯奉天，數摧其鋒。又聞懷恩死，吐蕃將馬重英等十月初引退，取邠州舊路而歸。迴紇首領羅達干等率其衆二千餘騎，詣涇陽請降，子儀許之，【略】子儀命與之飲，贈之纏頭綵三千匹。【略】子儀撫其背，首領等分纏頭綵以賞巫師，請諸將同擊吐蕃，子儀如其約。翌日，使領迴紇首領開府石野那等六人入京朝見。

又五日，朔方先鋒兵馬使、開府、南陽郡王白元光與迴紇兵馬合於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赤山嶺，共破吐蕃等十餘萬衆，斬首五萬餘級，生擒一萬餘人，駝馬牛羊凡百里相繼，不可勝紀，收得蕃落五千餘人。【略】僕固名臣，懷恩之姪，尤爲驍將，亦領千餘騎來降。尋而子儀又使迴紇幸相護地毗伽將軍，幸相梅録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羅達干等一百九十六人來見，上賜宴於延英殿，錫賚甚厚。閏月，子儀自涇陽領僕固名臣入奏，迴紇進馬，及宴別，前後賚繒綵十萬匹而還。【略】

大曆八年十一月，迴紇一百四十人還蕃，以信物一千餘乘。迴紇恃功，自乾元之後，屢遣使以馬和市繒帛，仍歲來市，以馬一匹易絹四十匹，動至數萬馬。其使候遣繼留於鴻臚寺者非一，蕃得帛無厭，我得馬無用，朝廷甚苦之。【略】

貞元六年六月，迴紇使移職伽達干歸蕃，賜馬價絹三十萬匹。以鴻臚卿郭鋒兼御史大夫，充册迴紇忠貞可汗使。【略】

貞元八年七月，以迴紇藥羅葛靈檢校右僕射。靈本唐人，姓吕氏，因入迴紇，爲可汗養子，遂以可汗姓爲藥羅葛靈，在國用事。因來朝，寵賚甚厚，仍給市馬絹七萬匹。九年九月，遣使來朝貢。

貞元十一年六月庚寅，册拜迴紇騰里邏羽録没密施合禄胡毗伽懷信可汗。元和四年，藹德曷里禄没弭施合密毗伽可汗遣使改爲迴鶻，義取迴旋輕捷如鶻也。八年四月，迴鶻請和親，使伊難珠還蕃，宴于三殿，賜以銀器繒帛。【略】

長慶二年二月，賜迴紇馬價絹五萬匹。三月，又賜馬價絹七萬匹。是月，裴度招討幽、鎮之亂，迴鶻請以兵從度討伐。朝議以寶應初迴紇收復兩京，恃功驕恣難制，咸以爲不可，遂命中使止迴紇令歸。會其已上豐州北界，不從止。詔發

繒帛七萬匹賜之，方還。【略】

大和元年，命中使以絹二十萬匹付鴻臚寺宣賜迴鶻充馬價。三年正月，中使以絹二十三萬匹賜迴紇充馬價。

《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八月癸酉，河東地震。乙亥，又震。庚辰，遣使存問河東，給復二年，賜壞死者人絹三匹。

《新唐書》卷七八《江夏郡王道宗》　帝將討高麗，先遣營州都督張儉輕騎度遼規形勢，儉畏，不敢徑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曰：「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巡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束兵，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其路，更走間道，謁帝如期。帝曰：「貞，育之勇何以過！」賜金五十斤，絹千匹。

《新唐書》卷八三《同安公主傳》　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婿也。下嫁隋州刺史王裕。貞觀時，以屬尊進大長公主。嘗有疾，太宗躬省視，賜縑五百，姆侍皆有賚予。

《新唐書》卷八三《定安公主》　定安公主，始封太和。下嫁回鶻崇德可汗。會昌三年來歸，詔宗正卿李仍叔、祕書監李踐方等告景陵。主次太原，詔使勞問係塗，以黠戛斯所獻白貂皮、玉指環往賜。至京師，詔百官迎謁再拜。【略】又詣興慶宮。明日，主謁太皇太后。進封長公主，遂廢太和府。主始至，宣城以下七主不出迎，武宗怒，差奪封絹贖罪。

《新唐書》卷八八《劉師立傳》　始事王世充爲親將，洛陽平，當誅，秦王壯其才，釋不死，引爲左親衛。建成之釁，師立參奉密議，後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嘗等九人録功拜左衛率。還左驍衛將軍，襲武郡公，賜絹五千匹。有告師立姓在符讖欲反者，太宗謂曰：「人言卿將反，果乎？」師立對曰：「臣爲隋官，不過六品，材駑下，不敢希富貴。今遭非常之會，位將軍，顧已極矣，何敢反？」帝笑曰：「朕知卿耳！」賜束帛，召入臥内慰勉。

《新唐書》卷一〇二《令狐德棻傳》　貞觀三年，德棻更與祕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祕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脩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

《新唐書》卷一〇四《于志寧傳》　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悦，賜黄金十斤，絹三百匹。

《新唐書》卷一一二《韓思彦傳》　出爲江都主簿，又徙蘇州録事參軍。罷，客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彦爲頌，餉縑二百，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

《新唐書》卷一一九《白居易傳》　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遣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儇國恥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誼不忍。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貲竭矣。」詔聽辭餉。

《新唐書》卷一二四《姚崇傳》　〔開元四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蘇頲對曰：「三年之喪未終，壞廟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宜停巡，脩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對曰：「【略】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爲人不爲己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詔車駕如行期。舊廟難復完，盍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申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閤供奉。

《新唐書》卷一二四《宋璟傳》　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竇孝諶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若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諶者。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略】儻中宫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賚綵絹四百匹。

《新唐書》卷一二八《許景先傳》　開元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史部侍郎爲刺史治虢州，【略】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筆紙令自賦，賚絹三千遣之。

《新唐書》卷一四八《張茂昭傳》　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合軍爲恒州北道招討，茂昭治廉藺，列亭候，平易道路，以待西軍。承宗以騎二萬踰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爲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繞賊，大敗之，承宗幾危。會有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

乃請舉宗還朝，表數上，帝乃許。【略】明年，疽發於首卒，年五十，册贈太師，謚曰獻武。帝思其忠，擢諸子皆要職，歲給絹二千匹。

《新唐書》卷一五二《張鎰傳》　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鎰因奏減堂餐錢及百官稟奉三分

一，以助用度。時黜陟使裴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詔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鎰以爲禮輕，恐士不勸，復詔州縣吏以絹百匹、粟百石就家致聘，佐時卒不至。

《新唐書》卷一五六《邢君牙傳》 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摘簿書，以盜没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慚，遽釋吏，引爲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縑爲謝。其屈己好士類此。

《新唐書》卷一六四《歸融傳》 初，户部員外郎盧元中、左司員外郎判户部案姚康受平糴官秦季元絹六千匹，貸乾没錢八千萬，俱貶嶺南尉。數年，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子弟受賕三百萬，未入者半。帝問融：「益所犯與盧元中、姚康孰甚？」對曰：「元中等枉失庫錢，益所坐子弟受賄，事異法輕。」故益止貶梧州參軍。

《新唐書》卷一六四《王彦威傳》 始，神策軍多以稟縑於度支取直，吏私增貿厚給之，經用益耗，開成初，有詔禁止。時宦者仇士良、魚弘志方用事，彦威乃奏復與直，悦媚士良等。又劾王播貢羨贏以冀速進。會邊兵訴所賜不時，縑皆敝惡，攝吏送臺獄，而彦威視事自如，及詔停務，始惶恐就第。貶衛尉卿。

《新唐書》卷一六七《王播傳》 再領鹽鐵，嗜權利，不復初操。重賦取，以正額月進爲羨餘，歲百萬緡。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盌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新唐書》卷一六九《韋貫之傳》 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爲僞辭以悦人。爲右丞時，内侍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新唐書》卷一七〇《伊慎傳》

憲宗即位，以兵付其子宥，身入朝，拜尚書右僕射，改金吾衛大將軍。以錢三千萬賂宦人求帥河中，事暴，帝没其半贓，貶右衛將軍。明年，念舊勞，復檢校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卒，贈太子太保，謚曰壯繆。乾符中，盜發其墓，賜絹二百脩瘞云。

《新唐書》卷一七一《石雄傳》 武寧李彦佐討劉稹，逗留，以雄爲牙將行營諸軍副使，助彦佐。是時，王宰屯萬善，劉沔屯石會關，顧望莫先進。雄受命，即勒兵越烏嶺，破賊五壁，斬獲千計，賊大震。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匹縑，餘悉分士伍，由是衆感發無不奮。武宗喜曰：「今將帥義而勇罕雄比者。」就拜行營節度使，代彦佐。

《新唐書》卷一七六《皇甫湜傳》 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白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爵之才也。」從而酬之。

《新唐書》卷一七九《鄭注傳》 梟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羣臣皆賀，乃夷其家。初，未獲注，京師戒嚴，涇原、鄜坊節度使王茂元、蕭弘皆勒兵備非常。及是人相慶。藉其貲，得絹百萬匹，它物稱是。

《新唐書》卷一八七《王重榮傳》

俄嗣襄王煴僭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大子意，兩人聽命，即獻縑十萬，願討攻自贖。崇望還，羣臣皆賀。重榮遂斬煴，長安復平。

《新唐書》卷一九二《忠義傳中・張巡》 〔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

《新唐書》卷一九四《卓行傳・司空圖》 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略】每歲時，祠禱鼓舞，閭與閭里耆老相樂。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

《新唐書》卷二〇四《方伎傳・桑道茂》 李晟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齎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救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左曰：「爲賊逼脅。」因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弟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衿膺曰：「它日爲信。」再拜去。道茂果汙朱泚僞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爲奏，原其死。

《新唐書》卷二〇五《列女傳・楊含妻蕭》 楊含妻蕭，父歷，爲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十六，與婿皆韶淑，毁貌，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庸，次

宣州戰烏山，舟子委柩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壙納棺成墳，蒔松柏，朝夕臨，有馴鳥、縞兔、菌芝之祥。長老等爲立舍，歲時進粟縑。喪滿不釋縗，人高其行。或請昏，女曰：「我弱不能北還，君誠爲我致二柩葬故里，請事君子。」於是，含以高安尉罷歸，聘之，且請如素。蕭以親未葬，許其載，辭其采。已葬，乃釋服而歸楊云。

《新唐書》卷二一七下《回鶻傳下》 敬宗即位之年，可汗死，其弟曷薩特勒立，遣使者册爲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毗伽昭禮可汗，賜幣十二車。文宗初，又賜馬直絹五十萬。

韓愈《韓昌黎文集・順宗實録》卷二 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宫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户，仍邀以驢送至内。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内。」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宫市」亦不爲之改易。

劉肅《大唐新語》卷四《政能》 郭元振爲涼州都督。【略】令甘州刺史李漢通置屯田，盡水陸之利。往年粟麥斛至數千，及元振爲都督，二縑易數千斛，軍糧積數十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遺。至涼州五年，夷夏畏慕。

李肇《唐國史補》卷上 梨園弟子有胡雛者，善吹笛，尤承恩寵。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時託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雛在側。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隱甫對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將出。上遽曰：「朕與卿戲耳！」遂令曳出。纔至門外，立杖殺之。俄頃有敕釋放，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匹。

熊執易應舉，道中秋雨泥潦，逆旅有人同宿，而屢歎息者。問之，乃堯山令樊澤，將赴制舉，驢劣不能進。執易乃輟所乘馬，並囊中縑帛，悉與澤，以遂其往。詰朝，執易乃東歸。

澠池道中，有車載瓦甕，塞于隘路。屬天寒，冰雪峻滑，進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羣隊，鈴鐸數千，羅擁在後，無可奈何。有客劉頗者，揚鞭而至，問曰：「車中甕直幾錢？」答曰：「七八千。」頗遂開囊取縑，立償之，命僮僕登車，斷其結絡，悉推甕于崖下。須臾，車輕得進，羣噪而前。

李肇《唐國史補》卷中 長安中，争爲碑志，若市賈然，大官薨卒，造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是時裴均之子，將圖不朽，積縑帛萬匹，請於韋相，貫之舉手曰：「寧餓死，不苟爲此也。」

李肇《唐國史補》卷下 王某云往年任官同州，見御史出按回，止州驛，經宿不發，忽索雜案，又取印歷，鎖驛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哂，乃因庖人以通憲胥，許百縑爲贈。明日未明，已啓驛門，盡還案牘，御史乘馬而去。

薛用弱《集異記》卷二《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闤闠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遥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刺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縋，目睛翻白，痛楚危啜，頃刻將絶。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即輦千縑，置于坐側。公因令扶起，即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曰：「針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領之。公遽抽針，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蓋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 六月一日，到東都崔太傅宅，送楊卿書。太傅專使來，傳語安存，施絹一疋。

九日，到鄭州。刺史李含人處，有楊卿書，任判官處亦有楊卿書，將書入州，見刺史及判官，並已安存慇懃。州長史、殿中監察侍御史、賜紫金魚袋辛文昱，在長安長供飯直，情分甚慇懃，去年得鄭州長史，赴任，今在州相見，悲喜交馳，存問至厚，便喚宅裏斷中歇息。刺史施兩疋絹，諸人皆云：「此處是兩京大路，乞客浩汗，行人事不辨。若不是大官，是尋常衣冠措大來，極是慇懃者，即得一疋兩疋。和尚得兩疋，是刺史慇重深也。」任判官施夾纈一疋，辛長史見來，便交裁作褐衫。齋後出州，歸到宿處。辛長史專使來施絹一疋、袜肚一、汗衫、褐衫，書一，中云：「續到拜辭，請暫時待者。」緣縣家已差人貪祥，不及相待，便發。行十五里，迴頭望西，見辛長史走馬趕來，三對行官遏道走來，遂於土店裏任喫茶。語話多時，相別云：「此國佛法即無也。佛法東流，自古所言。願和尚努力，早建本國，弘傳佛法。弟子多幸，頂謁多時。今日已別，今生中應難得相見。和尚成佛之時，願不捨弟子。」

王定保《唐摭言》卷四《氣義》 李北海年十七，攜三百縑就納國色，偶遇人啓護，傾囊救之。

馮贄《雲仙雜記》卷四《物價至微》 開成中，物價至微。村落（買）〔賣〕魚肉

者，俗人買，以胡絹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一首兼與之。《豐年編》。

馮贄《雲仙雜記》卷四《自爲小君裁剪》　李紳爲相，時俗尚輕綃染蘸碧爲婦人衣，紳自爲小君裁剪。《鳳池編》。

馮贄《雲仙雜記》卷七《元白兩不相下》　元微之、白樂天兩不相下，一日同詠李花，微之先成曰：「華綃開萬朵。」樂天乃服。綃，練也。華白而綃輕。高隱《外書》。

馮贄《雲仙雜記》卷九《縑繫南山樹》　明皇問富人王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以一縑繫陛下南山樹，南山樹盡，臣縑未窮。」《博異志》。

《太平廣記》卷四九三《劉龍》　劉龍後名義節。武德初，進計于高祖曰：「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若採街衢及苑中樹木作樵，以易帛，歲取數十萬匹。又藏內繒絹，每匹皆有餘軸之饒，使截剩物，以供雜費，動盈萬段矣。」高祖並從之。出《譚賓録》。

《太平廣記》卷四九五《鄒鳳熾》　西京懷德坊南門之東，有富商鄒鳳熾。肩高背曲，有似駱駝，時人號爲鄒駱駝。其家巨富，金寶不可勝計。【略】嘗謁見高宗，請市終南山中樹，估絹一匹。自云：「山樹雖盡，臣絹未竭。」事雖不行，終爲天下所誦。出《西京記》。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九三《太宗貞觀四年》　〔五月〕，丁亥，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見，上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上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録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禄大夫，賜絹千匹，加真食邑通前五百户。未幾，上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爲懷。」復賜絹二千匹。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九九《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八月〕，强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壬寅，遣茂州都督張士貴、右衛將軍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然。上聞之，遣司農少卿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船庸，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上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〇七《則天后長安元年》　〔十一月〕，以主客郎中郭元振爲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犯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三四《德宗貞元八年》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略】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三八《唐憲宗元和五年》　〔十月，兵馬使〕張佐元又作亂，囚〔義武行軍司馬任〕迪簡，迪簡乞歸朝。既而將士復殺佐元，奉迪簡主軍務。時易定府庫罄竭，閭閻亦空，迪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身居戟門下經月；將士感之，共請迪簡還寢，然後得安其位。上命以綾絹十萬匹賜易定將士；壬辰，以迪簡爲義武節度使。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四三《唐穆宗長慶四年》　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事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五年。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虚，邊兵尚未給衣，需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内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内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五二《唐懿宗咸通十二年》　春，正月，辛酉，葬文懿公主。同昌公主謚文懿。韋氏之人争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爲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里；賜酒百斛，餅餤四十橐駝，以飼体夫。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其聲悽惋，舞者數百人，發内庫雜寶爲其首飾，以純八百匹爲地衣，舞罷，珠璣覆地。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五六《唐僖宗光啓二年》　〔五月〕，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爲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黄巢，復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于河中，齎詔諭重榮，重榮即聽命，遣使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六二《昭宗光化三年》　〔九月〕，朱全忠以王鎔與李

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臨城，踰滹沱，攻鎮州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略】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爲質，以文繒二十萬犒軍；胡三省注：文繒，絹之有文者，今謂之花絹。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

《唐大詔令集》卷二《敬宗即位優賜諸軍詔》 兩軍官健，各宜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内諸鎮，各賜絹十匹，錢伍千。軍吏及城内諸軍，賞物節級有等。仍於内庫更出綾絹共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長慶四年正月。

《唐大詔令集》卷一〇《咸通八年痊復救恤百姓僧尼敕》 勅：朕比寒岩致疾，綿滯經時，今旬朔之間，寢膳已復。蒙天地保祐，宗社寵靈。既疾痛之有瘳，念疲羸之無告，爲之父母，得不憫傷。慮赦令之或頻，則奸人之得計，儻恩惠之遠布，冀窮氓之稍蘇。應天下百姓僧尼道士女冠等有年七十已上、疾病癥痼、委頓床榻者，宜各賜絹兩匹。在軍旅行陣經敵傷害手足、眼目、不能營生，亦各賜絹兩匹。應州縣病坊貧兒多處，賜米十石，或有少處即七石五石三石。其病坊據元勅各有本利錢，委所在刺史、録事參軍、縣令糾勘，兼差有道行僧人專勾當，三年一替。如遇風雪之時，病者不能求丐，即取本坊利錢市米爲粥，均給飢乏。如疾病，可救即與市藥理療。其所用絹米等，且以户部屬省錢物充，速具申奏。

《唐大詔令集》卷二九《立成王爲皇太子德音》 守器爲重，擇賢而立，萬國由其永貞，百王以之垂範，蓋以重社稷而奉粢盛也。朕纘承洪緒，惟懷永圖。不膺皇極，既符域中之大；茂建元儲，用崇天下之本。皇太子俶，植性恭懿，因心孝友。文武之德，克聞於目躋；君親之誠，實表於天性。時屬艱阻，義扶宗社，故能外清玄祲，内復皇圖，由是肇啓承華，懋昭嘉緒。今撰辰斯及，册命攸行，宜承繼明之慶，俾廣洊雷之澤，可大赦天下。頃者頻興大典，累洽殊私，率土之間，屢經盪滌，猶慮近有抵犯，或滯狴牢，其天下見禁囚徒以上罪，一切放免。内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賜爵一級。四品以上，各賜加一階。五品以上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頃緣國用不足，頒賜未周，今所鑄新錢，數盈於萬。其京官文武五品已上，及常參官，六軍將士，東北京留守及諸道節度將士等，各賜有差。其唐元功臣，成都元從，及朕元從功臣等，普恩之外，更賜一爵。四品以下，更加兩階。其在靈州及寧州，至鳳翔者，仰所司類例更遞加一等。皇親及諸色陪位人，各賜勳兩轉。其鴻臚蕃客，共賜絹一千匹。乾元元年十月。

《白孔六帖》卷八 孔：襲紈綃。吐蕃弄贊妻文成公主，弄贊見中國服飾之美，自裁氈罽，襲紈綃，爲華風。

胡綃半尺。《唐豐年録》：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路貨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綃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

三破紅綃。《辨音集》：李勉年至岐王宅，岐王贈三破紅綃。

紫綃帔。《幽怪録》：巴邛人橘有老叟家，戲一叟曰：我輸紫綃帔一副。

陸佃撰、牛衷增輯《增修埤雅廣要》卷一〇《泉室絹》 張建章爲幽州司馬，曾以府命往渤海，遇水仙遺鮫綃，自賞以進，云：「夏月溽暑展之，滿室凉然。」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汾州妓張慧玉年十五，色藝雙絶，工小詩，巧伺人意，與雷笏山定情，臨别出紅綃半縷，賦詩相贈，所書小楷學衛夫人。《本事詩》

《舊五代史》卷三《梁書・太祖紀三》（開平元年五月），河南尹張全義進開平元年已前羨餘錢十萬貫、絁六千疋、綿三十萬兩，仍請每年上供定額每歲貢絹三萬疋，以爲常式。

《舊五代史》卷六《梁書・太祖紀六》 開平四年十月乙亥，東京博王友文入覲召之也。《册府元龜》卷二百六十八。己卯，以新修天驥院開宴落成，内外并獻馬，而魏博進絹四萬匹爲駔價。《册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

《舊五代史》卷一二二《梁書・王檀傳》 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與晉人戰於柏鄉，王師敗績，河朔大震。景仁與衆爲敵騎所追，檀嚴設備，接應敗軍，助以資裝，獲濟者甚衆。俄而晉軍大至，重圍四合，土山地穴，晝夜攻擊，太祖憂之。檀密上表，請駕不親征，而悉力枝梧，竟全城壘。三月，以功就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七月，又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琅琊郡王，命宣徽使趙殷衡齎詔慰諭，賜絹千疋、銀千兩，賞守禦邢州之功也。

《舊五代史》卷三〇《唐書・莊宗紀四》 同光元年冬十月丁酉，賜百官絹二千匹、錢二百萬，職事絹一千匹、錢百萬。

《舊五代史》卷三九《唐書・明宗紀五》 天成三年正月丁巳，詔曰：「朕聞堯、舜有恤刑之典，貴務好生；禹、湯申罪己之言，庶明知過。今月七日，據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鬬之事。朕初聞奏報，實所不容，率爾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今日重詢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載聆讜議，方覺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渾公兒誑誣頗甚，石敬瑭詳覆稍乖，致人枉法而殂，處朕有過之地。今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其石敬瑭是朕懿親，合施極諫，既兹錯誤，宜示省循，可罰一月俸。渾公兒決脊杖二十，仍銷在身職銜，配流

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兼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子細裁遣，不得因循。」

《舊五代史》卷四三《唐書・明宗紀九》　長興三年三月丙申，西京奏，百姓侯可洪於楊廣城內掘得宿藏玉四團進納。賜可洪二百緡、絹二百匹。

《舊五代史》卷四四《唐書・明宗紀一〇》　長興四年三月丙戌，賜宰相李愚絹百匹，錢十萬，鋪陳物一十三件。時愚病，帝令近臣翟光鄴宣問，所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榻弊氈而已。光鄴具言其事，故有是賜。

《舊五代史》卷五四《唐書・王鎔傳》

景福二年春，匡威帥精騎數萬，再來赴援，會匡威弟匡儔奪據兄位，匡威退無歸路，鎔乃延入府第，館於寶壽佛寺。鎔以匡威因己而失國，又感其援助之力，事之如父。五月，鎔謁匡威於其館，匡威陰遣部下伏甲劫鎔，抱持之。鎔曰：「公戒部人勿造次。吾國爲晉人所侵，垂將覆滅，賴公濟援之力，幸而獲存。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即並轡歸府舍，鎔軍拒之，竟殺匡威。【略】

鎔既失燕軍之援，會武皇出師以逼真定，鎔遣使謝罪，出絹二十萬匹，及具牛酒犒軍，自是與鎔修好和初。

《舊五代史》卷六七《唐書・李愚傳》　愚初不治第，既命爲相，官借延賓館居之。嘗有疾，詔近臣宣諭，延之中堂，設席惟莞秸，使人言之，明宗特賜帷帳茵褥。案《職官分紀》云：長興四年，愚病，明宗遣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榻弊氈而已。中使具言其事，帝曰：「宰相月俸幾何？而委頓如此。」詔賜絹百匹、錢百千、帷帳什物一十二事。

《舊五代史》卷八〇《晉書・高祖紀六》　己亥，北面軍前奏，十三日未時，於宗城縣西南大破鎮州賊軍，殺一萬五千人，餘黨走保宗城縣。是夜三更，破縣城，前深州刺史史虔武自縛歸降，獲馬三千疋，絹三萬餘疋，餘物稱是。

《舊五代史》卷八一《晉書・少帝紀一》　天福六年八月甲子，契丹遣使致慰禮馬二十匹及羅絹等物。【略】癸酉，契丹遣使致祭於高祖，賻禮御馬二匹、羊千口、絹千匹。契丹主母亦遣使來慰。

《舊五代史》卷八九《晉書・趙瑩傳》　及契丹陷京城，契丹主遷少帝於北塞，瑩與馮玉、李彥韜俱從。【略】

瑩初被疾，遣人祈告於契丹主，願歸骨於南朝，使羈魂幸復鄉里，契丹主閔而許之。及卒，遣其子易從、家人數輩護喪而還，仍遣大將送至京師。周太祖感歎久之，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疋，以備喪事，令歸葬於華陰故里。《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舊五代史》卷九一《晉書・李繼忠傳》　始繼忠母楊氏善治產，平生積財鉅萬。及高祖建義於太原，楊已終，繼忠舉族家於晉陽。時以諸軍方困，契丹援兵又至，高祖乃使人就其第，疏其複壁，取其舊積，所獲金銀紈素甚廣，至於巾櫛瑣屑之物，無不取足。高祖既濟大事，感而奇之，故車駕入洛，繼忠雖有舊恙，連領太郡，皆楊氏之力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周書・太祖紀三》　廣順二年五月乙亥，收復兗州，斬慕容彥超，夷其族。【略】兗州城內及官軍下寨四面去州五里內，今年所徵夏銀稅及沿徵錢並放，十里內只放夏稅；一州管界，今夏苗子三分放一分。城內百姓遭毀拆舍屋及遭燒焚者，給賜材木。諸處差到人夫內，有遭矢石死者，各給絹三匹，仍放戶下三年徭役云。

《舊五代史》卷一一四《周書・世宗紀一》　顯德元年三月癸未，詔以劉崇入寇，車駕取今十一日親征。【略】是月十九日〕初夜，官軍至高平，降賊軍數千人，所獲輜重、兵器、駝馬、僞乘輿器服等不可勝計。【略】是夕，帝宿於野次。甲午，次高平縣。詔賜河東降軍二千餘人各絹二匹，并給其衣裝，鄉兵各給絹一匹，放還本部。

《舊五代史》卷一一七《周書・世宗紀四》　顯德四年八月甲戌，賜左監門上將軍許文縝、右千牛上將軍邊鎬、右衛大將軍王環、衛尉卿周延構、太府卿馮延魯、太僕卿鄭牧、鴻臚卿孫羽、衛尉少卿鍾謨、工部郎中何幼沖各冬服絹二百匹，綿五百兩。文縝已下，皆吳、蜀之士也。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周書・世宗紀五》　〔顯德五年三月〕丙午，江南李景遣所署宰相馮延巳獻犒軍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錢十萬貫，茶五十萬觔，米麥二十萬石。

《舊五代史》卷一一九《周書・世宗紀六》　顯德六年六月癸未，賜江南進奉使李從善錢二萬貫，絹二萬匹，銀一萬兩；賜兩浙進奉使吳延福錢三千貫，絹五千匹，銀器三千兩。

《舊五代史》卷一三〇《周書・王峻傳》　廣順三年春，修利河堤，大興土功，峻受詔檢校。既而世宗自濟州入覲，峻素憚世宗之聰明英果，聞其赴闕，即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邀求兼領青州，太祖不得已而授之。既受命，求暫赴任，奏借

左藏綾絹萬匹，從之。

《新五代史》卷三九《雜傳・劉守光》 梁乾化二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祈溝關入，其澶、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爲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邪？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佗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録功宥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安自尊崇，本不能爲宋温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録一・契丹》 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内，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虚日。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七八《後唐明宗長興四年》 冬，十月，乙卯，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什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從之。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九一《後周太祖廣順三年》 〔春，正月，乙丑，〕萊州刺史葉仁魯，帝之故吏也，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天中記》卷四九《絹》 蕭然委頓　賜宰相李愚絹百疋、錢百緡、鋪陳物一十三件。時愚病，上令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臥弊檀而已。中使具言其事，上曰：「嘻，宰相月俸錢幾何，而委頓如此。」故有是賜。《後唐史》。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光穆皇后鍾氏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淡如也。《南唐書》。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宋太祖賜蜀太后李氏絹十匹。《十國春秋》。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三《吴・睿帝紀》 順義二年□月，命官興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頃税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税錢一貫八百文，下田一頃税錢一貫五百文，皆輸足陌見錢，若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并計丁口課調，亦科錢以爲率守。員外郎宋齊丘上策曰：「江、淮之地，自唐季以來，爲戰争之所。今兵革乍息，甿黎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斯非民耕桑可得也，將興販以求之，是教民棄本而逐末耳。乞虚升時價，悉收穀帛本色爲便。」

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請匹絹升爲一貫七百文，紬爲二貫四百文，綿爲四十文，皆足錢。又請蠲丁口錢。朝議喧然沮之，以爲如此則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乃致書於徐知誥，謂：「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彗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按《通鑑》：天祐十五年，知誥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吴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致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税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税三千。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今從許載《吴唐拾遺録》，採入順義年中。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一六《南唐・元宗紀》 〔中興元年三月〕甲辰，遣同平章事馮延巳、給事中田霖使周，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軍及買宴。

〔建隆元年〕三月，遣使貢絹二萬匹、銀萬兩如宋，賀即位。《宋史》作二月，今從《南唐書》。【略】

秋七月，貢宋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羅紈千匹、絹五千匹；又遣禮部郎中龍慎儀朝宋，貢乘輿、服御。自是貢獻尤數，歲費以萬計。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六九《楚・馬希廣世家》 〔乾祐二年〕秋九月，王獻漢絹二萬疋，白金一萬五千兩，玳瑁寶裝龍鳳牀一具，盤龍椅子、踢牀子各一合，戲龍二，銀食器六十八事，真珠花、銀果子共千兩。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八〇《吴越四・忠獻王世家》 〔天福七年〕十一月，王遣使貢晉錠銀五千兩，絹五千疋，絲一萬兩，謝封國王恩；又進細甲弓弩箭，扇子等物；又貢蘇木二萬斤，乾薑三萬斤，茶二萬五千斤，及秘色甕器、鞾履、細酒、糟薑、細紙等物。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八一《吴越五・忠懿王世家》 〔顯德五年〕秋閏七月癸丑，遣使朝周，貢白金五千兩，絹二萬疋，細衣段二千連。

八月，貢周白金五千兩，絹一萬疋；賀車駕還京，又進龍舟一艘，天禄舟一艘，皆飾以白金。壬辰，周命上閤門使曹彬賜王騎兵鋼甲、步兵軍甲、旗幟等物。【略】

十二月，進賀正錢一千貫，絹一千疋於周。【略】

〔開寶九年二月〕丙寅，宋帝幸禮賢宅，賜金二千兩、銀三萬兩、絹二萬疋，又

賜王世子惟濬及通儒學士崔仁冀等絹帛有差。是日，王遣世子惟濬進通犀帶、金玉寶器，又貢白金十萬兩、絹五萬疋、乳香五萬斤以助郊祭。

三月庚午，宋帝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劍履上殿，或詔書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今我兼其命數，用獎勛賢，輝映古今，允爲優異。咨爾吴越國王錢俶【略】可特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妻賢德順睦夫人孫氏爲吴越國王妃。」仍詔内臣賜王妃湯藥、法酒、茶果等五百餘事，封王女爲彭城郡君。王獻白金六萬兩、絹六萬段爲謝。【略】

〔開寶九年〕夏六月癸卯，王進宋銀絹綿以萬計。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八三《吴越七・武肅王莊穆夫人吴氏傳》　夫人常遊奉國寺，王命載帛百縑以備散施，夫人曰：「妾備嘗機杼之勞，遽以遊賞靡費，非恤民之道。」遂不受而罷。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八《江南西道一六・朗州》　武陵縣汎洲。按《襄陽記》云：「李衡，字叔平，於武陵龍陽縣之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終語其子曰：洲上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匹。」即此洲也。

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〇《陝西鐵錢》　文彦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湜，鄂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彦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沈括《長興集》卷四《謝進守令圖賜絹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投進《守令圖》了畢，特支賜絹一百疋，仍許任便居住者。討論疎略，方在譴訶，闕郵重仍，遂兼榮幸，欽承威詔，涕汗交流。臣某中謝。竊念臣學不逮人，仕空有志。早聞忠義之訓，遂有奮竭之心，然而品不素高，事難倚辦。城役留屯於並塞，軍興專職於守疆。效力無門，上辜西顧之托；垂恩貰死，特寬軍候之刑。百口相隨，七年念咎。敢上希於寬詔，闕還藜藿荷安，實蒙再造。丘墳有幸，併荷深恩。此蓋皇帝陛下樂堯舜之仁，邁湯武之度，如天之無不覆，遂物之所以生。惜簪履之棄捐，拯焦枯於溝壑。全其骸骨，賜以便安。訪遺老於故閭，詠太平之舒日。生負素志，不能效力於當年；没而有知，尚期酬恩於瞑目。瞻望天闕，臣某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又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投進《守令圖》了畢，特支賜絹一百疋，仍許任便居住者。缺簡程工，方虞於速譴；匪頒將命，遽被於過恩。祇荷寬矜，伏深震懼。臣某中謝。切念臣材不濟務，識後常倫。頃緣誤恩，謬職邊頄。興師忽生於裨將，護築旋隸於王人。弱羽易摧，一身甘俟於夷滅；大明委照，萬死曲荷於存全。更緣方域之小聞，得返漁樵之舊業。屢陷死所，豈班白之敢期；垂老餘年，皆朝廷之所賜。此蓋皇帝、太皇太后陛下，恩同天地，施及芻蕘。出處既原其本心，功過亦容以相補。慇懃匏之不食，開生路於已衰。聽其釋佐吏之拘，使親得庶民之事。步歸故里，敢忘獻畝之心；回望宸廷，猶深犬馬之戀。瞻望闕庭，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蘇軾《蘇軾文集》卷一一《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鞾材。」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鞾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也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

晁補之《雞肋集》卷五四《哲宗實録開院謝賜銀絹表》

臣等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等銀絹者。屬辭比事，將爲千載之傳；抱槧懷鉛，未有一毫之效。寵先臨於使指，恩已逮於匪頒。中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受禄于天，修身以道。因心篤慶，本王季之事兄；彌性似先，乃成王之爲子。稽哲宗之政理，稟神考之規摹。雲漢在天，丹青莫像。是用飾兹典，領其俾討論，曾微草創之勤，遽忝幣餘之錫。簡編充宇，蠡測海以安能；歲月累功，黄成山而儻可。誓殫綿力，仰贊成書。臣等無任。

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卷四《忠孝》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于族人。既貴，于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殁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

文瑩《玉壺野史》卷八　唐彦猷侍讀詞，弟彦範詔，俱擅一時才雅之譽。彦

猷知書好古，彦範文章氣格高簡不屈，疎秀比六朝人物，尤精翰墨，遺一小劄，亦必詳雅有意。忽一客攜黃筌梨花臥鵲於花中斂羽，合用價數百緡。彦猷蓄畫最多，開篋出蜀之趙昌、唐之崔彝數品花較之，俱所不及，題曰錦江釣叟黃筌筆。彦猷償其半，因暫留齋中少玩。絹色晦淡，酷類古縑。彦猷視其圖角，有巨印，徐少潤，揭而窺之，乃和買絹印。彦範博知世故，大笑曰：和買始於祥符。因王(勉)〔旭〕知潁川，歲大饑，出府錢十萬緡，於民約曰：來年豐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爾爲例。黃筌唐末人，此後人矯爲也。遂還之，不受其誣。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二 〔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五日丙子〕，津般諸庫絹赴軍前。初，金人索絹一千萬匹，朝廷至是盡撥內藏元豐左藏庫所有，如數應付。河北積歲貢賦，及浙絹、南絹，悉令津般京師上四庫，京畿保甲盡充般擔人，三衙使臣分地方監督，然終日所般才數十萬。金人擇絹不堪者，漬以墨水退換，酋長怒曰：大軍在此，已欲渝盟邪。朝廷乃於內府選擇北絹之奇絶者，方發行避戎。《夜話》曰：金人索絹一千萬匹，朝廷如數應副，皆內藏，元豐大觀庫，河北積歲貢賦，爲之埽地。如浙絹悉以輕疏退回，而不敢重卻也。又復易去，凡十餘日，遞般尚未盡，京師上四軍盡皆執役，三衙使臣盡皆分地監督，每軍各執旗幟爲辨，運肘揚揚然以爲己功，訴其勞苦，爭持交領照會，來請食錢。又復矜誇云：獨我纔去，便得收領，並不退回。殊無愧色。

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 國朝故事，諸王儀物視宰相，張青絹繖，畫繡鞍韉，以親事官呵哄而已。

吕本中《官箴》 叔曾祖尚書當官，至爲廉潔。蓋嘗市縑帛，欲製造衣服，召當行者取縑帛，使縫匠就坐裁取之，并還所直錢與所賸帛，就坐中還之。滎陽公爲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悦服。

熊克《中興小紀》卷六《高宗建炎三年》 八月，己酉，詔添發運副使，從太后往江西，以直祕閣劉寧止爲之，仍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維忠領兵萬人以從。初，有司月供太后錢一千緡，后性儉約，至是斥賣本殿絹二十匹充費。上方知尋常用度不足，因謂宰執曰：「朕事太后，與所生母同。近買得衣絹千匹，即先分獻，飲食亦然。今往洪州，未有回期，除禁中自分納外，令户部供錢絹各二萬，銀一萬，可趣令辦之。」

熊克《中興小紀》卷七《高宗建炎三年》 九月，丙辰，宿泗等州都大捉殺使李成，奏所統軍衆，天寒無衣。今艱難之際，府庫不充，欲望量賜支絹，以激戰士。癸亥，詔户部輟二萬匹賜之。己巳，詔：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追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之一，以寬民力，仍俵見錢違真之法。

熊克《中興小紀》卷三一《高宗紹興十三年》 秋七月，庚戌朔，先是諸軍請衣賜，所差使臣多弊，易取良縑，而軍所得皆怯薄者。庚申，始詔户部委官封記，仍令總領所差官，偕本軍使臣同領，以絶其弊。

熊克《中興小紀》卷四〇《高宗紹興三十一年》 十一月，丙戌，左僕射陳康伯等言：時當雨雪，戰守諸軍，暴露不易，乞再加優恤。上乃詔總領所每人支絹一匹，家屬在營者，經以薪炭之直。康伯等曰：「此真受陛下挾纊之賜也。」

周密《齊東野語》卷二〇《台妓嚴蕊》 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

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

碓庵、耐庵《靖康稗史》之二 〔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三日，虜索絹一千萬疋，軍民般赴南薰門交納。又索蒲、解兩州地，許之。

《靖康要録》卷一四：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三日，遣軍人、百姓般絹赴南薰門納，凡一千萬疋。又遣使來，欲割蒲、解，許之」。

碓庵、耐庵《靖康稗史》之二 〔靖康二年二月〕十八日，虜索府庫絹四百餘萬疋，并景陽鐘、簴及遺漏宫嬪、皇族出城。

《靖康要録》卷一六：靖康二年二月十八日「以前日擅支軍衣，盡取府庫絹四百餘萬，又要車牛千兩」。

碓庵、耐庵《靖康稗史》之四 〔天會五年正月〕宋主謁二帥，拒不見。令蕭慶授意，索貢人、物。宋臣駁辯良久，吴幵、莫儔傳宋主意，允以親王、宰執、宗女各二人，袞冕、車輅及寶器二千具，民女、女樂各五百人入貢，歲幣加銀絹二百萬疋兩，以抵河以南地，宗女各一人饋二帥。見《武功記》。

二十二日，蕭慶奉二帥命，與宋臣吴幵、莫儔等議定事目，令少帝手押爲據：

一，准免道宗北行，以太子康王、宰相等六人爲質。應宋宫廷器物充貢。

一，准免割河以南地及汴京，以帝姬兩人、宗姬、族姬各四人、宮女二千五百人、女樂等一千五百人，各色工藝三千人，每歲增銀絹五百萬疋兩貢大金。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二《土貢考一・歷代土貢》　紹興四年，先是和州言本州殘破之餘，乞蠲免大禮銀絹。户部奏展半年。中書舍人王居正言：生辰及大禮進貢，乃臣子饗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若民力無所從出，合預降詔典，加慰諭止其進奉，則君臣恩禮兩盡。既不能然，至使州縣自乞，蓋已非是，矧又不許，臣竊以爲過矣，望特與蠲免。仍詔户部淮南諸郡，如合行除放，不須令本處再三申請，庶使恩義自出朝廷，人知感悦。乃詔淮南州軍進奉大禮銀絹並蠲之。

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八《方物記一〇》　張君房《麗(晴)〔情〕集》：灼灼者，錦城官中妓。御史裴質與之善，及裴召還，灼灼每遣人以紅軟綃聚紅淚爲寄。

《廣史》卷八七《綺羅門》　蘇小小，錢塘名娼也。容色俊麗，頗工詩詞，其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相洽。不敏貧，盼奴周給之，使篤于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户。盼奴未能落籍，不得偕行。不敏赴官三載，想成疾而卒，有禄俸餘資，屬其弟趙院判送盼奴，爲言盼奴有妹小小，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錢塘，托錢塘倅召盼奴，領其物。倅爲召之，有蒼頭至，云盼奴於一月前已抱病歿，小小亦爲於潛官絹事繫獄。倅遂呼小小出詰之。小小曰：「於潛官絹，此亡姊盼奴之事。」倅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户耶。小小曰：「趙司户未仕之日，姊盼奴周給，後中科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而卒。」倅曰：「趙司户亦謝世矣。遺人附一緘及餘物外，有伊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小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拆書，惟一詩曰：「昔時名妓鎮東吴，不戀黄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然，倅令和之，援筆立成云：「君住襄江妾住吴，無情人寄有情書。當時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倅大喜，盡以所寄與之，力爲作主，命小小歸院判偕老焉。《武林紀事》。《七修類稿》曰小小一本作小娟，蓋抄之者之誤，緣《武林紀事》無刻本也。

宫中有娠，賜絹一千六百疋，釘設産閣。《武林舊事》。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四《世紀》　金太祖天輔元年十二月，宋遣登州防禦使馬政來聘，請石晉時陷入遼漢地。二年正月，遣索多報聘於宋，所請之地與宋夾攻得者有之，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議。三年六月，宋遣馬政及其子宏來聘。四年二月，宋遣趙良嗣以書來，議燕京、西京之地。七年正月，宋復遣趙良嗣來議燕京、西京地。答書如初，約合攻隨得者有之，今自我得，理應有報。良嗣言，奉命若得燕京即納銀絹二十萬匹，綾二萬匹，以代燕地之租稅。二月，宋復遣趙良嗣來定議，加歲幣代燕地租稅，并議畫疆，遣使置榷場。癸卯，遣員勒尼楚赫道喇報聘於宋，許以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嬀等州，其餘西北一帶接連山川及州縣不在許與之限。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八《土貢一》　歷代土貢進奉羨餘

宋寧宗嘉泰元年十月，詔免瑞慶節諸道入貢。

先是，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七月，罷諸路聖節進奉。隆興元年詔：自後内外主兵官進奉會慶聖節，沈香不得過二十兩，馬不得過四匹，餘物並不得投進。乾道八年天中聖節，知光州滕瑞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兼造山棚高三丈餘，凡用絹五十匹，標背投進。帝曰：滕瑞不修郡政，以此獻諛，特降一官。淳熙十五年正月詔：免諸州軍會慶節進奉二年。至是復有此詔。

《全宋文》卷五五九余靖《謝賜絹狀》　右，臣今月六日，伏蒙聖恩，差御藥梁惟一賜臣絹二百匹，令臣迎親歸京者。伏念臣本遠人，素無通識，誤膺擢用，莫補休明。昨求外官，蓋欲便於温清，過蒙聖造，不令遠去闕庭。未知所報之恩，更承非望之賜，上荷雲天之施，下爲鄉里之光。誓捐微軀，以答洪覆。《武溪集》卷一六。

《全宋文》卷六七〇歐陽修《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敕書》　敕高易簡：省所進奉乾元節絹五百疋，事具悉。汝夙以敏材，膺於柬寄。及此奉觴之節，載陳任土之儀。能因物以達誠，見事君之甚恪。省閱於再，歎嘉不忘。故兹示諭，想宜知悉。《歐陽文忠公集》卷八六。

《全宋文》卷九七六宋仁宗《權免益梓利三路先增上供絹三年詔》皇祐五年四月戊寅　益、梓、利三路去歲蠶事薄收，宜令三司權免先增上供絹三年。《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四。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一六六(第七册第六四五三頁)。

《全宋文》卷一一二五王珪《賜外任臣寮馬尋等進賀壽聖節絹詔》　敕：卿茂服朝聯，肅祇邦委，屬元春之令序，紀誕日之休符。列上慶函，旅陳珍貢，載循忠鄉，良集龍嘉。《華陽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一一二五《賜諸路賀封東陽郡王進絹詔》　敕：朕崇建藩屏，保疆京師，眷言守土之臣，旅上充庭之貢。勤誠所嚮，嘉矚良深。《華陽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一一二五《賜外任臣寮吕溱等進賀壽聖節絹詔》 敕：月朏迎年，皇極感節。睠肅膺於邦委，能遠效於庭輸。率守彌恭，興言增歎。《華陽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一一二五《賜太子賓客知相州趙良規賀封潁王進絹詔》 敕：朕不宅皇猷，茂封嫡藩。眷分守於郡符，遽旅陳於邦貢。永言欽歎，曷弭於懷！《華陽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一三一〇蘇頌《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以下獎諭敕書》 敕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覽所進奉《坤成節功德疏》等事，具悉。眷彼仁祠，奠茲臺岳。集慶門之清衆，祝誕日以延洪。載閱疏封，良嘉誠懇。今賜省奇等紫僧衣一對，絹二十疋。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熱，各比清休否？遣書，指不多及。《蘇魏公文集》卷二四。

《全宋文》卷一三一〇蘇頌《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進奉興龍節新正功德疏獎諭敕書》 敕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省所進奉《興龍節并新正功德疏》等事，具悉。適屆誕辰，繼臨嗣歲。眷靈山之淨衆，演竺土之真文。延祝彌勤，嘉歎於再。今賜省奇等紫僧衣一對，絹二十匹。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各比清休否？遣書，指不多及。《蘇魏公文集》卷二四。

舊題宇文懋昭撰《大金國志》卷三七《大宋與大金國誓書》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宋皇帝致誓書于大金〔大聖〕皇帝闕下：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乎順，〔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昨以〔大金〕大聖皇帝創興，併有遼國，遣使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户民。緣爲遼國尚爲大金所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并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直物色，常年搬送南京平州改爲南京。界首交割。

舊題宇文懋昭撰《大金國志》卷三七《金國元帥回奏》 大金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斡離不，正月十二日，大宋皇帝遣使降到誓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于改悔，〔來〕〔求〕踐舊好。叙定兄弟之義，卜于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爲感切，〔遞〕〔遽〕解重圍，收聚兵馬，鈐束將校，更不令驅虜殺戮。

既復舊約，欲成長久。〔切〕〔竊〕慮歲輸物（帛）稍多，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責，委酌中理會。今又減放一百萬貫，常年只納一百萬貫文，折納，并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仍爲今歲分撥。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八《土貢一》 〔遼聖宗統和二十二年〕十二月，宋遣李繼昌請和。願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許之。【略】

興宗重熙十一年閏九月，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遣人報，宋歲增銀絹十萬兩匹。文書稱貢。

時宋請增歲幣銀絹，以償十縣地産。謂取晉陽及瓦橋以南十縣。【略】

天祚帝天慶五年七月，遣使致助軍銀絹。【略】

〔金太祖天輔〕七年正月，宋遣趙良嗣言：若得燕京，即納銀絹二十萬匹，綾二萬匹，以代燕地租稅。

至太宗天會三年十月伐宋，十二月宋給事中李鄴等奉金百鋌請復修好。四年正月，都統宗望許宋修好，增歲幣。六年七月，宋貶號稱臣，遣使奉表，容州觀察使曹勛來，許歲幣。自是每春季差人至泗州交納。熙宗皇統二年二月，宋遣使來許歲幣銀絹二十五萬兩匹。

《畬史》卷八七《綺羅門》 世祖宏吉剌后率宫人親執女工，拘舊弓絃練之，緝爲紬以爲衣，韌密比綾綺。《元史》。

談遷《國榷》卷一七《成祖永樂二十一年》 是歲，交趾上供絹七千一百四十七匹，漆三千斤，【略】翠羽三千箇，扇萬柄。其貢自十四年始，歲有增損，而是歲獨贏。

談遷《國榷》卷八一《神宗萬曆三十七年》 〔十月〕壬戌，折湖州六七兩年白絹。

談遷《國榷》卷八五《熹宗天啓三年》 〔十二月〕泰寧等衛夷人炒秃等貢馬，頒賞衣段本色絹靴韈折給。至是並求折價，禮部爲請。從之。

傅維鱗《明書》卷八三《食貨志三》 穆宗即位，【略】四年，上諭户部，召買白緜二萬五千斤。尚書劉體乾奏：湖州解額且至，宜停買。上趣急。給事中李已諫曰：「臣聞物聚於所生，而赴於所用。京師非出緜之所，三月非用緜之時，求者苦其難，用者高其值，即日筆商於市，而數終不能盈也。」體乾復奏言：「京師根本重地，不可使一夫不安。今市肆晝閉，衆口嗷嗷，非平世所宜有也。」上悟，止之。

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三 刑部搜獄中囚，得一私書，乃吴興王升以寄其子平涼知縣瑣者。其言曰：「凡爲官須廉潔自持。貧者士之常也，古人謂貧乏不

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己以謙敬爲先，進修以學業爲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至於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於此見得透徹，則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物非所覬也。」太祖覽書，嘉歎良久，賜升手詔，遣使往諭，賜白金百兩，絹十匹，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仍復其家。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永樂八年，賜寧國長公主素二十四疋，大紅四疋，深青四疋，紅三疋，翠藍四疋，明緑五疋，出爐銀紅四疋。《賞賚考》。

永樂八年，賜寧國長公主綵絹三百疋。《弇山堂別集》。

張江陵奉母入京，上賜江陵母裏絹四疋。《明逸編》。

正統九年，賜可汗妃綵絹三十二疋。《賞賚考》。

顧炎武《肇域志・陝西・平涼府》 平涼縣 《唐書》：大中三年，康季榮奏收復原州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等六關。張君緒奏收復蕭關，敕於蕭關置武州。三州七關軍人百姓，皆河、隴遺黎，數千人兒於闕下。上御延喜門撫慰，令其解辮，賜之冠帶，共賜絹十五萬疋。

藝文

《詩・鄭風・出其東門》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孔穎達正義：《廣雅》云：縞，細繒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素》 宋玉《美人賦》曰：「腰如束素。」

曹操《曹操集・文集》卷三《清時令》 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效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匹絹，萬石穀，猶無所益。

徐幹等《建安七子集》卷四《徐幹集・圓扇賦》 惟合歡之奇扇，肇伊洛之纖素。仰明月以取象，規圓體之儀度。

《玉臺新詠》卷一 班婕妤《怨詩一首》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吴兆宜注：善曰：《漢書》：罷齊三服官。李斐曰：紈素爲冬服。范子紈素出齊。荀悦曰：齊國獻紈素絹，天子爲三官服也。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摇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一作飄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

《玉臺新詠》卷一 繁欽《定情詩一首》 何以答歡悦，紈素三條裙。吴兆宜注：按《晉東宫舊事》，皇太子納妃，有丹紗碧紋雙裙。蓋魏晉俗尚如此。何以結愁悲，白絹雙中衣。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綈》 張衡《西京賦》曰：「木衣綈錦，土被朱紫。」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紈》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合歡欣，紈素爲衫裙。」

曹植《曹植集》卷二《浮萍篇》 散篋造新衣，裁縫紈與素。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綃》 曹植《洛神賦》曰：「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

《玉臺新詠》卷三 楊方《合歡詩五首》之一 衣用一作共。雙絲絹，寢共案：一作用。無縫裯。

《玉臺新詠》卷三 曹毗《夜聽擣衣一首》 寒興御紈素，佳人理衣裕。一作衾。冬夜清且永，皓月照堂陰。纖手叠輕素，朗杵叩鳴砧。

《文選》卷三〇 謝惠連《擣衣一首》 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笥中刀，縫爲萬里衣。

《玉臺新詠》卷三 荀昶《擬青青河邊草》 客從北方來，遺我端弋綈。

《玉臺新詠》卷四 丘巨源《詠七寶扇》 紗縠貴東夏，巧媛出吴閶。吴兆宜注：一作閩。《爾雅》繒之細者曰縠。

《玉臺新詠》卷五 范靖一作静婦《戲蕭一作繡孃》 明珠翠羽帳，金薄緑綃帷。

《玉臺新詠》卷六 費昶《華觀藝文類聚作光省中夜聞城外擣衣》 昨暮庭槐落，今朝羅綺薄。拂席捲鴛鴦，開縵舒鼈鶴。吴兆宜注：《説文》：縵，繒無文也。引《漢律》賜衣者縵表白裏。

《玉臺新詠》卷七 梁簡文帝《同劉諮議詠春雪》一作詠雪 晚霰飛銀碟，浮雲暗未開。入池消不積，因風墮復來。思婦流黄素，温姬玉鏡臺。看花言可插，一作折。定自非春梅。

《玉臺新詠》卷七 梁簡文帝《春閨情》 楊柳葉纖纖，佳人懶織縑。

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八《方物記一〇》 梁庾肩吾《謝武陵王賚絹啓》曰：蒙賚絹二十匹。清河之珍，丘園慙其束帛；關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綃。下官謬眷扁舟，暫瞻遠旆。而天人渥盼，增餘論之榮；江漢安流，無泝洄之阻。遂使鶴霧宵凝，輕綃立變，鳩風轉急，冶服成温。有謝筆端，無辭陳報。

《全宋文》卷四七鮑照《河清頌》 阿紈綦組之饒，衣覆宗國；漁鹽杞梓之利，傍贍荒遐。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崇冠三川。《宋書》作「士民殷富，五陵既有慚德；宮宇宏麗，三川莫之能比」。《初學記》十八與本集同。

《全梁文》卷二八沈約《謝賜輓調絹等啓》 霜紈雪委，霧縠冰鮮。昔劉氏歸國，未聞漢儲之禮；曹植還蕃，非降魏兩之賜。恩愈枉逆，貢深束帛。《藝文類聚》八十五。

《全梁文》卷二八沈約《謝女出門宮賜絹綺燭啓》 桓室金縷，本非所議，孟姬作具，獨若未周。慈澤曲臨，珍華兼重，製爲美服，隻綺易儔。舉而不息，三夜有待。《藝文類聚》八十五。

《全梁文》卷二八沈約《謝勑賜絹葛啓》 素采冰華，絺文霜潔。變溽暑於閨閣，起涼風於襟袖。《藝文類聚》八十五。

《全梁文》卷六〇劉孝綽《謝越布啓》 比納方綃，既輕且麗；珍邁龍水，妙越島夷。《藝文類聚》八十五

王梵志《王梵志詩》卷三《我有一方便》 我有一方便，價直百疋練。相打長取弱，至老不入縣。

王梵志《王梵志詩》卷四《得他一束絹》 得他一束絹，還他一束羅。計時應大重，直爲歲年多。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一《擬恨賦》 昔如漢祖龍躍，羣雄競奔，提劍叱咤，指揮中原。東馳渤澥，西漂崑崙，斷蛇奮旅，掃清國步。握瑤圖而倏昇，登紫壇而雄顧。一朝長辭，天下縞素。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四《戲爲雙松圖歌韋偃》 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公放筆爲直幹。

杜甫《杜工部集》卷五《憶昔二首》之二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禄秩。周宣中興望我皇，洒血江漢身衰疾。

杜甫《杜工部集》卷七《秋風二首》之二 天清小城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

杜甫《杜工部集》卷一七《暮歸》 客子入門日皎皎，誰家搗練風凄凄。

杜甫《杜工部集》卷一八《送竇九歸成都》 讀書雲閣觀，問絹錦官城。

陸龜蒙《甫里集》卷一〇《顧道士亡弟子奉束帛乞銘于襲美因戲贈》 章初真府召爲郎，君與抽毫刻便房。亦謂神仙同許郭，不妨才力似班揚。比于黄絹詞尤妙，酬以霜縑價未當。唯我有文無賣處，筆鋒銷盡墨池荒。

韓偓《韓内翰別集》卷一《別錦兒及第後出京，別錦兒與蜀奴》 一尺紅綃一首詩，贈君相別兩相思。畫眉今日空留語，解佩他年更可期。臨去莫論交頸意，清歌休著斷腸詞。出門何事休惆悵，曾夢良人折桂枝。

《全唐詩》卷三八二張籍《寄衣曲》 織素縫衣獨苦辛，遠因回使寄征人。

《全唐詩》卷三八二張籍《促促詞》 促促復促促，家貧夫婦歡不足。今年爲人送租船，去年捕魚在一作向江邊。家中姑老子復小，自執吴綃輸稅錢。家家桑麻滿地黑，念君一身空努力。

《全唐詩》卷三八六張籍《涼州詞三首》之一 邊城暮雨雁飛低，蘆筍初生漸欲齊。無數鈴聲遥過磧，應駄白練到安西。

《全唐詩》卷三八六張籍《酬朱慶餘》 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

《全唐五代詞》卷四李存勗《歌頭》 賞芳春，暖風飄箔。鶯啼緑樹，輕烟籠晚閑。杏桃紅，開緑萼。靈和殿，禁柳千行，斜金絲絡。夏雲多，奇峯如削。紈扇動微涼，輕綃薄。梅雨霽，火雲爍。臨水檻，永日逃煩暑，泛觥酌。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二《和宋中道元夕十一韻》 鼓聲闐闐衆戲屯，百仞太華臨端門，【略】山前絳綃垂霧薄，火龍矯矯紅波翻。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二《觀史氏畫馬圖》 誰縫冰紈十二幅，畫出胡馬一百蹄。胡人縱獵走且射，野牛駭怒頭角低。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四《答沖雅上人遺草書并詩》 經月不出户，堂上多緑苔。忽有方外客，衣披稻畦來。來從青山下，手把紈素裁。筆草數行字，瘦蛇起春雷。渴墨未散霧，屈角麟欲開。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六《表臣齋中閱畫而飲》 嘗觀韓幹馬，人物亦如生，君收四病骨，無肉只崢嶸。【略】古絹蠹已盡，彩色無精明，歎惜傳至此，幾人金帛輕。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六《永叔贈絹二十匹》 鳳皇拔羽覆鶉鶵，鶉鶵幸脱

僵蒿蓬。昔公處貧我同困，我無金玉可助公，公今既貴我尚窘，公有縑帛周我窮。古來朋儕義亦少，子貢不顧顏淵空。復聞韓孟最相善，身仆道路哀妻僮。生前曾未獲一飽，徒說吟響如秋蟲。自驚此贈已過足，外可畢嫁內禦冬。況無杜甫海圖坼，天吳且免在褐躬。瘦兒兩脛不赤凍，病婦十指休補縫。廚中餒婢喜有望，服鮮棄垢必所蒙。梁上君子切莫下，吾非陳寔何爾容。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七《送徐無黨歸婺州》 吳蠶吐柔絲，越女織美紈。機杼固已勤，刀尺誠獨難。裁縫失分寸，長短爲損殘。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九《次韻和永叔夜聞風聲有感》 焉得從釣舟，逆上嚴子湍。此事人所易，謝榮爲獨難。誰顧萬古名，黑石持鐫刊。風聲不用撼，牀頭閒素紈。

蘇軾《蘇軾詩集》卷一六《文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次韻答之》 爲愛鵝溪白繭光，王十朋注：程縯曰：鵝溪，地名，在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施元之注：《茶録》：蜀東川鵝溪畫絹，作茶羅底佳。查慎行注：任淵《山谷内集注》：鵝溪，今在潼川，畫絹所出。掃殘雞距紫毫芒。世間那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王十朋注：先生《筠籠谷假竹記》云：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云云。

蘇軾《蘇軾詩集》卷三一《東川清絲寄魯冀州，戲贈》 鵝溪清絲清如冰，王十朋注：次公曰：鵝溪，東川溪名。施元之注：《茶録》：蜀東川鵝溪，出畫絹，作羅底佳。查慎行注：《太平寰宇記》：劍南東道梓州，舊進兩熟烏頭紋綾、水紋綾。《九域志》：梓州路東川節度，土貢白綾十一匹，其地有蠶絲山，每歲上春七日，士女游此，以祈蠶絲，云云。清絲，必綾絹之名也。上有千歲交枝藤。藤生谷底飽風雪，歲晚忽作龍蛇升。馮應榴合注：此言清絲織成之紋，作交枝老藤，天矯如龍蛇也。嗟我雖爲老侍從，骨寒只受布與繒。牀頭錦衾未還客，王十朋注：杜子美《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織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坐覺芒刺在背膂，豈如晉卿晚乃貴，福禄正似川方增。醉中倒著紫綺裘，王十朋注：李太白詩：倒披紫綺裘。施元之注：李太白《翫月》詩序：瓶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下有半臂出縹綾。王十朋注：子仁曰：縹，普沼切，錦青白色。施元之注：《北夢瑣言》：鄭愚好華侈，以錦爲半臂，後以所業兒崔鉉，鉉歎曰：「貞消得錦半臂」。《宣室志》：竇參夢德宗以文錦半臂賜之。解者曰：「半臂乃股肱之服」。後數日，果大拜。温庭筠《乾臘子》：房琯家法，不著半臂。又引《松窗録》：王后謂明皇曰：「不記阿忠脱紫半臂，爲生日湯餅耶？」封題不敢妄裁剪，刀尺自有佳人能。遥知千騎出清曉，積雪未放浮塵興。白鬚紅帶柳絲下，老弱空巷人相登。但放奇紋出領袖，吾髯雖老無人憎。

蘇軾《蘇軾詩集》卷四二《宥老楮》 静言求其用，略數得五六。膚爲祭侯紙，子入《桐君録》。黄縯練成素，王十朋注：次公曰：黄縯，黄絹也，世蓋以楮實練絹矣。查慎行注：按《詩疏》：穀皮可爲布。裴淵《廣州記》：蠻夷取穀皮爲闕布，以擬氈，甚煖。黝面頹作玉。

陸游《劍南詩稿》卷六《自嘲》 華子中年百事忘，嵇生仍坐嬾爲妨。病於榮宦冥心久，老向端閑得味長。對客欲談還憒憒，讀書纔過已茫茫。青縑帳暖黄紬穩，聊借東菴作睡鄉。

陸游《劍南詩稿》卷九《夏白紵并序》 古有四時《白紵》，亦有止作一時者。丙申五月在成都，烈暑可畏，戲作《夏白紵》二首。

雲母屏薄望如空，水精簾疎不礙風。美人獨立何所似，白玉芙蕖秋水中。

素紵細織冰蠶縷，清寒不受人間暑。晚來浴罷緑窗閑，自把新詩教鸚鵡。

陸游《劍南詩稿》卷三一《紙閣午睡》 黄紬被煖青氈穩，紙閣油窗晚更妍。一飽無營睡終日，自疑身在結繩前。

陸游《劍南詩稿》卷四一《龜堂雜興》 閩溪紙被輭於綿，黎峒花紬暖勝氈。一夜山中三尺雪，未妨老子日高眠。

劉克莊《後村集》卷八《軍中樂》 行營面面設刁斗，帳門深深萬人守。將軍貴重不據鞍，夜夜發兵防隘口。自言敵畏不敢犯，射麋捕鹿來行酒。更闌酒醒山月落，綵縑百段支女樂。誰知營中血戰人，無錢得合金瘡藥。

厲鶚《宋詩紀事》卷九二如琳《寄夏思道惠示縑帛》 憶昔南方木葉下，祝融逗留不退舍。閒閒未簡卒歲材，明月滿門自宜夜。而今身在天中央，日月寒暑遵故常。西風今日我爲政，冥冥塵沙何可當。浮雲倚勢不解事，濃陰蔽日釀秋思。臥病但知仲卿泣，載酒誰問子雲字。故人千里知我寒，書來遺我帛數端。揀絲織作經緯稱，長細廣幅尺度寬。染人暴練勿設色，衣被皎皎識君德。以上《倚松集》。

厲鶚《宋詩紀事》卷九二如琳《題骨觀畫》

白骨纖纖巧畫眉，髑髏楚楚被羅衣。手持紈扇空相對，笑殺傍觀自不知。《墨莊漫録》。

范梈《范德機詩集》卷四《搗練圖》　深宮佳人白日長，夜感蟋蟀鳴中房。起視河漢心回皇，雲鬢龍鬆分作行。清水如天收素練，翠蛾帶月杵玄霜。轆轤無繩金井悄，邊頭不見梧桐黃。裁縫熨貼坐在牀，裁玄裁黃公子裳。制成不遠煩寄將，但見寒暑彫三光，身體其適平時康。君不見，古來邊庭士，雪壓關河征戰多，折盡衣裘淚如水。

王士禎《分甘餘話》卷一《雨後風光》　己丑歲，自春夏至秋八月多雨，書屋後叢竹甚茂，雨後鵝兒鴨雛拍浮其間，頗似畫本。余賦絶句云：「紫竹林中水滿塘，鵝兒得意弄輕黃。韉材剩有鵝溪絹，合付邊鸞與趙昌。」從姪磊字石丈，善丹青，當令補作一圖。

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卷一三《妹夫胡書巢作宰什方遠貽川絹感而成咏用答高情》　一紙家書萬里情，八年人老杜鵑聲。胡威贈絹知蠶好，薛女題箋想政清。署外山光雍齒廟，馬頭月色錦官城。韋莊詩集韋臯業，珍重郎君蜀道行。

錢大昕《潛研堂詩集》卷一《五雜組》　五雜組，紡窕嬙。往復還，紈袴郎。不得已，嫁茶商。

錢大昕《潛研堂詩集》卷三《吴越宫詞十首》之五　新添侍女直嚴更，青絹輕幬夢未成。曲宴胡琴纔弄罷，牆陰微度彈丸聲。

雜録

佚名《三輔黄圖》卷一　咸陽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宫别館，相望聯屬。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宫人不移，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徧。

于寶《搜神記》卷一　漢董永，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肆力田畝，鹿車載自隨。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以供喪事。主人知其賢，與錢一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主人，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子妻。」遂與之俱。主人謂永曰：「以錢與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縑百疋。」於是永妻爲主人家織，十日而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語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陶潛《搜神後記》附《搜神記》異本　昔劉向《孝子圖》曰：有董永者，千乘人也。小失其母，獨養老父，家貧困苦，至於農月，與轜車推父於田頭樹蔭下，與人客作，供養不闕。其父亡歿，無物葬送，遂從主人家典田，貸錢十萬文。語主人曰：「後無錢還主人時，求與歿身主人爲奴一世常(償)力。」葬父已了，欲向主人家去。在路逢一女，願與永爲妻。永曰：「孤窮如此，身復與他人爲奴，恐屈娘子。」女曰：「不嫌君貧，心相願矣，不爲恥也。」永遂共到主人家。主人曰：「本期一人，今二人來，何也？」主人問曰：「女有何伎能？」女曰：「我解織。」主人曰：「與我織絹三百疋，放汝夫妻歸家。」女織經一旬，得絹三百疋。主人驚怪，遂放夫妻歸還。行至本相見之處，女辭永曰：「我是天女，見君行孝，天遣我借君償債。今既償了，不得久住。」語訖，遂飛上天。前漢人也。

《天中記》卷四九《絹》　織絹償價　董永父終，貧不遂葬，以身質錢一萬。既葬就，後逢一女子求與永爲妻，云：「能織絹。」永詣主人，主人令織，一旬三百疋債足。女辭之曰：「我天之織女也，帝見君孝，使我償耳。」因遂不見。《孝子傳》

《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布帛部・絹》　又曰：吴先主病，遣人於門觀不祥。巫啓見一鬼，着絹布，似是大臣將相。其夜，先主夢見魯肅來入，衣巾如之。

《晉書》卷一〇五《載記五・石勒下》　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

《北史》卷四三《邢巒傳》　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

《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布帛部四・絹》　《述異記》：曰清河崔基寓居青州。朱氏女姿容絶倫，崔傾懷招攬，約女爲妾。後三更中，忽聞扣門外，崔披衣出迎，女雨淚嗚咽云：「適得暴疾喪亡，忻愛永奪，悲不自勝。」女於懷中抽兩疋絹與崔曰：「近白織此絹，欲爲君作禪衫，未得裁縫，今以贈離。」崔以錦八尺答之。女取錦曰：「從此絶矣。」言畢，倏然而滅。至旦，告其家，女父曰：「女昨夜忽然病，夜亡。」崔曰：「君家絹帛無零失耶？」答云：「此女舊織餘絹兩疋在箱中，女亡之始，婦出絹欲裁爲送終衣，轉盼失之。」崔因此具説事狀。

《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布帛部六・紈》　王子年《拾遺記》曰：瀛洲有金蠶之觀，中有寶几，覆以雲紈之素。

《廣博物志》卷三七　沈休文雨夜齋中獨坐，風開竹扉，有一女子，攜絡絲

具，入門便坐。風飄細雨如絲，女隨風引，絡繹不斷，斷時亦就口續之，若真絲焉。燭未及跋，得數兩，起贈沈曰：此謂冰絲，贈君造以爲冰紈。忽不見。沈後織成紈，鮮潔明淨，不異于冰。製扇當夏日，甫携在手，不搖而自涼。《瑯環記》。

嚴子休《桂苑叢談》 鄒鳳熾，高宗時人。眉高背曲，住長安懷德坊。富於財，市南山木，每樹估一疋，自云：山木可盡，我絹有餘。乃鄒駱駝也。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朱氏寡婦病死，復蘇云：「被執至一所，見府吏，言汝前生負我家絹若干匹，今放汝歸，急至某處送還我母。」及送還其母，具言其兒狀貌悉同。《冥報拾遺》。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大和中，蕭曠遊洛，夜慰雙美亭，月下取琴彈之。俄有一美人至，曰：「洛浦神女也，適聞君琴韵清雅，願一聽之。」乃彈《別鶴操》。神女歎美焉。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于水府，適令召之耳。」遂命雙鬟持茵席，具酒殽，而至傳觴叙語，情況昵洽，蘭艷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咸暢其懷。將曉，神女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所云，或拾明珠，或拾翠羽者也。」龍女出輕綃一疋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贈訖，超然蹈虛而去。《洛神傳》。

貞元中，鄭德璘舟泊江夏，旁有艤賈韋生，乘巨舟抵湘潭，其夜與隣舟告別飲酒。韋生有女，居于舟之柁樓，隣舟女亦來訪別，二女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者，隣舟女善筆札，因覩韋氏妝奩中有紅牋一幅，取而題所聞之句，哦吟良久。及曉，東西而去。德璘舟與韋氏舟同離鄂渚，信宿至洞庭畔，復與韋生舟相近。韋氏女美而艷，日暮于水窻垂釣，德璘窺見之，其悦，遂以紅綃一尺，題詩于上，彊惹其鈎，女收取之，然不工刀札，恥無所報，遂以夜來隣女所題紅牋者投之。德璘謂女所製，甚喜，然無計遂其欵曲。韋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德璘小舟不敢發。俄有漁人語德璘曰：「向者賈客巨舟，全家没於洞庭矣。」德璘悲惋，作《弔江妹詩》酹而投之，至誠感應，遂有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鄭生所愛？」有主者搜韋氏臂，見紅綃，語府君，府君即使主者攜韋氏送鄭生。時已三更，德璘有物觸舟，秉炬拯之，乃韋氏也，繫臂紅綃尚在。德璘喜且駭。良久，女蘇息，乃説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遂納爲室。《古今小説》。

張建章往渤海，風濤遇仙女于島，遺一鮫綃，軸之如箸，夏月展之則滿室凛然。《北夢瑣言》。

蘇軾《蘇軾文集》卷六一《與辯才禪師六首》其三 某有少微願，須至仰煩，切料慈照必不見罪。某與舍弟某捨絹一百疋，奉爲先君霸州文安縣主簿累贈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薩一尊，并座及侍者二人。菩薩身之大小，如中形人，所費盡以此絹而已。若錢少，即省鏤刻之工可也。

蘇軾《蘇軾文集》卷七三《服絹法》 醫博張君傳服絹方，真神仙上藥也。然絹本以禦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時，當蓋稻子席耳。世言着衣喫飯，今乃喫衣着飯耶？

趙與時《賓退録》卷五 俗説愚人以八百錢買匹絹，持以染緋，工費凡千二百，而僅有錢四百，于是併舉此絹，足其數以償染工。

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五 世謂道君用度廣，空帑藏，是悉繆説。別本竝作「誤」。不知元豐、大觀二藏雖研墨，蓋何事不具？仍豐盛異常爾。且以敵犯順時，元豐與内帑，自出河北、山東精絹一千萬匹，他絹則勿取。以是證焉，斯可知已。

舊題宇文懋昭撰《大金國志》卷九《熙宗孝成皇帝一》 〔劉〕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二百七十餘萬匹，金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糧九(千)〔十〕萬石，而方州不在此數。

舊題宇文懋昭撰《大金國志》卷三二《檢視宋國庫藏》 絹五千四百萬疋，大物段子一千五百萬疋。

《白孔六帖》卷八 卷絹鮫人潛織以卷絹。鮫人，泉客。織輕綃於泉室，出以賣之。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李贏遇神女，遺以匹素，後胡人以三百萬易之，曰：「此龍頷髯所織，三十小劫方斷一絲。」《楊氏六帖》。

《全宋文》卷六五宋太宗《提領左藏南庫供金銀絹等充德壽宮册寶支使詔》

雍熙二年八月十四日 提領左藏南庫供進金一萬兩，銀五萬兩，絹一萬疋，度牒五十道，充將來德壽宮册寶支使。《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七之五四(第三册第二九六三頁)。

《全宋文》卷二〇九薛奎《乞許川界鹽酒場務以買銀錢收買紬絹送納奏》天聖五年四月 川界諸州軍監鹽酒場務，並是衙前公人買撲勾當，其年額錢内有分數折變送納紬絹，每匹六千五百鋌銀□兩五貫五百。緣諸州元無出銀坑冶，自來準望客人將川中匹帛往内地州軍破賣，收買到銀送納。今緣益州街市，銀每兩兒賣小鐵錢二十千足，若將比附鹽酒折變，約是增長三倍以來。及問得添長因依，蓋爲客人在内地興販鋌銀入川，須經興、利、三泉縣三處官場，每十兩抽買

一兩，每兩支小鐵錢十一貫三百文足。因茲客旅更有一重銷折艱難，致鋌銀得到川中，價例增長。又勾當場務公人就大價收買，趁限送納，甚是不易。欲乞指揮利州路轉運司，興、利州、三泉縣住行抽買鋌銀，却將逐年買銀錢收買絁絹上京送納。《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七之一〇（第六册第五四五三頁）。

《全宋文》卷九四三宋仁宗《陝西軍士春冬衣絹特支與本色詔》天聖元年十二月 陝西諸州軍、蕃落諸指揮十將已下至長行春冬衣絹，今後并特支與本色。《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七之三。

《全宋文》卷九四四宋仁宗《豫支紬絹價錢取人户情願詔》天聖二年四月 今後豫支紬絹價錢，并取人户情願；其不出産州軍，不得一例抑配，仍具施行訖聞奏。《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七之九（第六册第五四五二頁）。又見《寶慶四明志》卷五。

《全宋文》卷九六〇宋仁宗《令三司出銀絹助糴軍糧詔》景祐四年七月辛酉 三司出銀十五萬兩下河北路，絹十萬下河東路，助糴軍糧。《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〇。

《全宋文》卷九八五吴奎《乞自京師支銀絹充馬直奏》嘉祐七年 秦州古渭、永寧寨并原州、德順軍，今悉置場。請自京師歲支銀四萬兩、絹七萬五千匹充馬直。銀以二萬兩并絹絹并充邊庫錢，餘兩萬緡，以解鹽鈔并雜支錢給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二。

《全宋文》卷一〇二五韓絳《乞撥還河北轉運司借用安撫司封椿錢帛奏》熙寧六年七月 安撫司舊封椿錢帛八十六萬，轉運司借用過半。相承歲久，乞自朝廷撥還。《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六。

《乞用新紬絹或錢銀對易安撫司所封椿錢帛奏》熙寧七年一月 本路安撫司累歲封椿紬絹，或致陳腐。乞下轉運司用新紬絹或錢銀對易，或依市易法令民户入抵出息。其餘經略安撫司封椿物亦乞依此。《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九。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七之九（第三册第二九四一頁）。

程哲《蓉槎蠡説》卷一〇 買絹牙郎，婦婢所鄙，而聚徒教授。至於懸納絲粟，留質衣物，如北海陰鳳，華陰徐遵明、張吾貴等，又牙郎不若。惟退之撰《平淮西碑》，韓弘酬絹五百疋，杜牧之撰《韋丹碑》，江西觀察使許于泉酬綵絹三百疋，爲無慙耳。

汪啓淑《水曹清暇録》卷六 今人出門歸家，送人物件稱人事，已見裘松之《三國志》。又唐韓退之《奏狀》韓宏寄絹五百疋與臣充人事。又杜牧《謝狀》云聖旨令臣領受江西觀察使許于泉所寄韋丹碑文人事綵絹三百疋。蓋此名其來久矣。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三二《宫室》 （大明）殿右連爲主廊十二楹，四周金紅頊窗，連建後宫，廣可三十步，深入半之，不顯楹架，四壁高曠，通用絹素冒之，畫以龍鳳，中設金屏障，障後即寢宫，深止十尺，俗呼爲拳頭殿。龍牀品列爲三，亦頗渾樸。殿前宫東西仍相向爲寢宫，中仍設金紅小屏，牀上仰皆實如方隅，綴以綵雲金龍鳳。通壁皆冒絹素，畫以金碧山水。壁間每有小雙扉，内貯裳衣，前皆金紅推窗，間貼金花，夾以玉板明花油紙，外罨黄油絹幕。至冬則代以油皮。内寢屏障重覆帷幄而裹以銀鼠，席地皆編細簟，上加紅黄厚氈，重覆茸罩。至寢處牀座，每用茵褥，必重數幅，然後上蓋納奇錫，再加金花貼薰異香，始邀臨幸。宫後連抱長廡以通前門，前繞金紅闌檻，盡列花卉，以處妃嬪。而每院間必建三楹，東西向爲牀，壁間亦用絹素冒之，畫以丹青。廡後横亘長道，中爲延春宫，丹墀皆植青松，即萬年枝也。門廡殿制，大略如前。甃地皆用滚州花板石甃之，磨以核桃，光彩若鏡。中置玉臺，牀前設金酒海，四列金紅小連牀。其上爲延春閣，梯級由東隅而升，長短凡三折而後登。雖至幽暗，闌楯皆塗黄金龍雲，冒以丹青絹素，上仰亦皆拱爲攢頂，中盤金龍，四周皆繞金珠瑣窻，窻外繞護金紅闌干，凭望至爲雄傑。

嵇璜等《清朝通典》卷一二四《災祥略三》 雍正七年七月，浙江總督性桂等奏報：湖州府歸安縣民王文隆家育蠶二十七筐，有九筐萬蠶同織瑞繭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二尺三寸，自然成就，不由人工，洵爲上瑞。

諭曰：前據浙江署督性桂等奏進，湖州居民家，萬蠶同織瑞繭一幅，父老稱爲從來有之奇。朕恐小民圖利望恩，或用人工造作而成，因令體訪確實，勿爲所欺。昨性桂等於本地詳加驗看訪察，實係自然成就，具摺覆奏。廷臣等以蠶桑織紝，乃衣被之大原，養民之切務。今浙省有此瑞應，則人民温暖可期，咸爲國家稱慶。朕素不言祥瑞，數年以來，每遇休徵，必倍加乾惕儆戒，所頒諭旨，至再至三。朕愛育元元，務期普天率土之人，得沾實惠，一時希有之物，不足以禦飢寒。倘蒙上天俯鑒惓誠，錫福黎庶，蠶桑普盛，衣食充盈，乃朕心之所謂祥瑞也。

陳康祺《郎潛紀聞・四筆》卷七《乾隆間河工窮奢極欲》 《水窗春囈》述河工當日之奢侈云：乾隆末年，首應必蓄梨園，有所謂院班、道班者，長年承應。

霜降後，復以數萬金至蘇，召名優爲安瀾演劇之用，自季秋至仲冬三閱月。即席間之柳木牙籤，一錢可購十餘枝者，亦開報至數百千。買燕窩皆以箱計，一箱則數千金。海參、魚翅之費，皆及萬。其肴饌，則客至自辰至夜半，不停戲不撤席，小碗可至百數十味。厨中煤爐數十具，一庖人專司一肴，其所司之肴進，則出而狎游矣。建蘭、牡丹價亦盈千。河廳裘材，不求之市，每夏秋間，輦數萬金出關購全狐歸，召匠就其皮之濃纖，色之深淺，各從其類，分大毛、中毛、小毛，選擇縫組，勻淨無疵。蘇杭綢緞，每季必自定花樣顏色，使機坊另織，一樣五件，蓋大衿、缺衿、一果元、外褂、馬褂也。其尤侈者，河官宅門以内，無油燈，無布縷，上下皆秉燭。雖婦女纏足，亦不用布也。珠翠金玉，更不可勝計，朝珠、帶板、攀指，動輒千金。

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三《算盜絹數》 唐高彦休《闕史》云：青州楊尚書損，觀風陝郊。一日，使院有專兵籍者闕，有吏兩人，衆推合授從事，掾不能決。公曰：有夕道於叢林間者，聆羣跖評竊賄之數曰：人六匹則長五匹，人七匹則短八匹，不知幾人，幾匹，令籌之，先達者勝。少頃，一吏果以狀先，遂授良闕。按此術在《孫子算經》，經云：今有人盜庫絹，不知所失幾何，但聞草中分絹，人得六匹盈六匹，人得七匹不足七匹。問：人、絹各幾何。答曰：賊一十三人，絹八十四匹。其術先置人得六匹于右上，盈六匹於右下，人得七匹于左上，不足七匹于左下，維乘之所得并之爲絹數，并盈不足爲人數。楊公所說本此，此吏能得之，亦以此術也。但依此算之微有不同，蓋人數猶是十三，而絹數則八十三耳。

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一〇《天下都綿襖》 《齊東野語》云：余嘗於南榮作小日閣，名之曰獻日。軒幕以白油絹，通明虚白，盎然終日。有客戲余曰：此所謂天下都綿襖者。相與一笑。後見何斯舉《黄綿襖子歌》，乃知古有此語。今人但知「黄綿襖子」之語，而「都綿襖」之語無知者。

范成大《吴郡志》卷四三《方技》 大曆中，有吴士顧生者，以畫山水歷抵諸侯之門。每畫，先幀絹數十幅於地，多研墨汁及諸綵色，各貯一器。使人吹角擊鼓，數十人齊聲大噪。顧生著錦襖，飲酒半酣，遶絹幀十餘匝。取墨汁瀉絹上，次傾諸色，乃以長巾一頭，覆於所瀉之處，使人坐壓，已執巾角而曳之，迴環既遍，然後以墨筆隨勢開決，爲峯巒島嶼之狀，不可言。《封氏見聞録》。

錦

題解

《書・禹貢》 兖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孔安國傳：織文，錦綺之屬。孔穎達正義：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别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略】揚州：厥篚織貝。鄭玄云：貝，錦名。織爲貝文。《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成文矣。

《詩・小雅・巷伯》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毛亨傳：貝錦，錦文也。鄭玄箋：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蚔之貝文也。孔穎達正義：解錦文稱貝者，其文如餘泉、餘蚔之貝文也。

《儀禮・聘禮》 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鄭玄注：玉錦，錦之文纖縝者也。

《左傳・閔公二年》 重錦三十兩。杜預注：重錦，錦之熟細者。

《史記》卷二《夏本紀》 濟、河維沇州：【略】其篚織文。裴駰集解：孔安國曰：「織文，錦綺之屬。」淮海維揚州：【略】其篚織貝。裴駰集解：鄭玄曰：「貝，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織之即成（文）矣。」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 沛、河惟兖州。【略】厥棐織文。顔師古注：「織文，錦綺之類，盛於篚筐而獻之。」

《白孔六帖》卷八《錦》 白：重錦《傳》曰：歸夫人重錦三十兩。杜預注：言錦細熟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蓋二十疋。

史游《急就篇》卷二 錦顔師古注：錦，織綵爲文也。

許慎《説文》七篇下《帛部》 錦，襄邑織文也。段玉裁注：漢《地理志》、《郡國志》：陳留郡屬縣有襄邑。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治即故縣地。《地理志》云：縣有服官。李善引《陳留記》云：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司馬彪《輿服志》云：襄邑歲獻織成虎文。按：許以漢法釋古，謂若今之襄邑織文即經典之錦文也。毛傳：貝，錦文也。《禹貢》厥匪織貝。鄭玄注云：貝，

錦名也。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成文矣。《禮記》云：士不衣織，从帛，金聲。

劉熙《釋名》卷四《釋采帛》 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畢沅曰：今本其上衍於字，據《廣韻》引刪。葉德炯曰：漢時錦名最多。有斜文錦、蒲桃錦，見《西京雜記》。有虎文錦，見《漢官儀》。有走龍錦、翻鴻錦、雲鳳錦，均甘泉宮招仙靈閣物，見郭子元《洞冥記》。有鴛鴦萬金錦、蛟文萬金錦，均成帝陽後宮物，見《博物要覽》。有綠地五色錦，見吳淑《事類賦》引《西京雜記》。有雲錦、紫錦，見《漢武內傳》。至三國，名目尤夥，如《御覽·布帛部二》載：《魏志》絳地交龍錦、紺地句文錦、蜀文雜錦。又載魏武詔：如意虎頭連璧錦、金薄蜀薄等，大都隨織文命名，如下條綺之例，因成國未及，補注於此。故其制字从帛與金也。畢沅曰：今本脫从字，據《廣韻》引增。王先謙案：《說文》：「錦，襄邑織文也。从帛金聲。」是諧聲字，从帛與金說爲會意，非制字之本旨矣。

顧野王《玉篇》卷二七《糸部》原本 綀　布何切，又怖靡切，水波錦文也。

原本　補柯、補靡二反。《說文》：「扁諸屬也。」《倉頡篇》：錦類也。《聲類》：水波錦文也。

顧野王《玉篇》卷二八《帛部》 錦　几飲切，錦，綺也。

丁度《集韻》卷三《戈韻》 綀【略】一曰，錦類。

丁度《集韻》卷五《紙韻》 綀錦屬。

丁度《集韻》卷七《襇韻》 綢錦文也。唐有大綢。通作紬。

司馬光《類篇》卷二一《帛部》 錦居飲切，襄邑織文，从帛，金聲。

司馬光《類篇》卷三七《糸部》 綢居竟切，錦文也，唐有大綢錦。

戴侗《六書故》卷三一《工事七》 織五采成文章曰錦。

李時珍《本草綱目·服器部》卷三八《錦》 時珍曰：錦以五色絲織成文章，故字从帛，从金，諧聲，且貴之也。《禹貢》兗州「厥篚織文」是也。

西湖散人《新鐫雅俗珠璣藪》卷七 錦言錦者，其功用重，價如金，故字從帛與金也。錦，織文也，出于蜀者爲上。夫錦，而成都獨多，故蜀有錦官城。

素錦白地錦也。

捺錦即織錦。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糸部》 紃渠尤切，音求，蜀錦名。楊雄《蜀都賦》：「紃繷繼頸。」

頸許列切，音纈，蜀錦名。楊雄《蜀都賦》「紃繷繼頸」。又《金志》：國主視朝，服頸紗幞頭，窄袖赭袍，玉帶。如祭祀册封告廟，加衮冕洽服。平居則皁巾雜服，與士庶無別。

繼敷尾切，音斐，蜀錦名，見頸注。舊本引楊賦重出。

繷隨願切，選去聲，蜀錦名，本作繷。

綢居晏切，音澗，錦文，唐有大綢錦，通作紬。

厲荃《事物異名録》卷二五《布帛部》 錦

織文　《說文》：「錦，織文也。」

一團嬌　段成式詩：「未有長錢求鄴錦，且令裁取一團嬌。」自注：錦名。

綜述

《周禮·天官·玉府》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鄭玄注：文織，畫及繡錦。孫詒讓疏：「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者，並謂臣民獻之於王者，玉府則受而藏之，以備共御也。【略】云「文織，畫及繡錦」者，《月令》「文繡有恒」，鄭玄注云：「文謂畫也」，《說文·糸部》云：「織，作布帛之總名也」，又《帛部》云：「錦，襄邑織文也」，《書·禹貢》兗州厥篚織文」，僞孔傳云：「織文，錦綺之屬」，《荀子·禮論篇》楊倞注云：「文織，染絲織爲文章也」，任大椿云：「鄭破文爲畫，織爲錦繡，其實錦織而繡刺，鄭蓋以大通言之也」，語讓案：《月令》鄭玄注云：「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又《玉藻》「士不衣織」，鄭玄注云：「織，染絲織之」，蓋大夫以上服，皆染絲織之。織成文則爲錦，織成縵繒而畫之則爲文，刺之則爲繡。畫兼布帛言之，雖屬文亦得爲織。繡錦皆帛之有文采者，雖屬織亦得爲文，故鄭兼釋之。

《儀禮·士昏禮》 歸妇俎于婦氏人。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鄭玄注：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以相厚。古文錦皆爲帛。賈公彥疏：「舅饗」至「束錦」。注「送者」至「作帛」。釋曰：此一獻與饗婦一獻同，禮則異，彼兼有姑，此依常饗賓客法。知送者是女家有司者，故《左氏傳》云「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以此而言，則尊無送卑之法，則大夫亦遣臣送之，士無臣，故知有司送之也。云「古文錦皆爲帛」者，此及下文錦皆爲帛，不從古文者，禮有玉錦，非獨此文，則禮有贈錦之事，故不從古文也。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儀禮·聘禮》 出迎勞者，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略】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鄭玄注：覿，見也。鄉將公事，是欲交

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賈公彥疏：「擯者」至「事畢」。注「覲見」至「特來」。釋曰：自此「盡從者訝受馬」，論賓將私覲，主人不許而行禮賓之事。云「鄉將公事」者，聘享是也。云「是欲交其歡敬也」者，聘是公禮，非是交歡，此行私禮，爲交歡敬也。案《郊特牲》云：「爲人臣者無外交。」鄭注「私覲是外交也」者，彼謂臣爲君介，而行私覲，是外交。若特行聘，則得私覲，非外交也。故彼上經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也。云「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者，謂因爲君聘使而行私見，故用束錦，非特來。若特來，則卿用羔也。【略】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鄭玄注：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覲用束錦，辟享幣也。總者，總人轡牽之。贊者，居馬間扣馬也。入門而右，私事自闕右。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贊者，賈人之屬，介特覲也。【略】公降立。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覲。鄭玄注：玉錦，錦之文繡綷者也。禮有以少文爲貴者，後言束，辭之便也。賈公彥疏：「公降」至「請覲」。注「玉錦」至「便也」。釋曰：自此盡「舉皮以束」，論上介、衆介行私覲之事。云「玉錦，錦之文繡綷者也」者，案《聘義》孔子論玉而云「縝密以栗知也」，是玉有密致，錦之繡綷似玉之密致者。云「禮有以少文爲貴」，者《禮器》直云有「以文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無少文爲貴之語，但有以少爲貴，以文爲貴，明亦有以少文爲貴，故鄭以義而言之也。

《儀禮・公食大夫禮》 大夫相食，親戒速。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降盥受醬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略】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鄭玄注：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萑，細草也。末，經所終有以識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今文萑皆爲莞。賈公彥疏：「司宮」至「自末」。注「司宮」至「爲莞」。釋曰：【略】云「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者，此皆無正文。案周禮・考工記》云車有六等之數，云「軫崇四尺謂之一等」。又云「戈長六尺六寸，既建而迆之，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于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自軫至矛，皆以四尺爲差。以是約之，即知常是丈六尺，尋是八尺也。云「萑，細草」者，以類言之，其實全別。是以《詩》云「葭菼」。注云：「葭，蘆菼蔮」，則葦一名蘆，一名蔮，一名萑，一名菼。此萑又與莞席之莞不同，彼莞謂蒲也。云「有以識之」者，席無異物爲記，但緇之自有首尾可爲記識耳。云「必以長筵者，以有左右饌」者，賓在户牖之間，南面，上陳饌之時，正饌在左，庶羞在右，陳饌雖不在席上，皆陳於席前，當席左右，其間容人，故謂長筵也。

《禮記・王制》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禮記・玉藻》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略】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鄭玄注：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也。【略】

居士錦帶。孔穎達正義：居士錦帶者，用錦爲帶，尚文也。【略】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綿朱錦也。孔穎達正義：錦束髮者，皆以錦爲總而束髮也。

《禮記・中庸》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錦》 《禮記・王制》曰：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不示民以奢與貪。成，猶善也。

《禮記・玉藻》曰：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童子，未冠之稱冠。《禮》曰：將冠者，來衣紒也。

《爾雅》曰：「素錦雕杠。」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

《范子計然》曰：錦大丈出陳留。

《尸子》曰：夫絲，捨而弗治，則腐而棄。使女繰之，以爲美錦，人君朝而服之。

《子思子》曰：管仲繢錦也，雖惡而登朝。子産練絲也，雖美而不尊。

《盧史》卷八七《綺羅門》 錦繡，西施造。《事始》。

《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 〔八年春三月，令〕賈人毋得衣錦。

《藝文類聚》卷八五引蔡質《漢官典職》 尚書郎入直，中官供錦被。

《初學記》卷二引蔡質《漢官典職》 覆錦蔡質《漢官典職》曰：尚書郎給青縑白綾被，或以錦被。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錦》

《淮南子》曰：管仲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産練帛也，美而不〔等〕〔尊〕。

應劭《漢官儀》曰：虎賁中郎將古宮衣紗縠，軍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

《潛夫論》曰：夫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物故有以醜治好者矣。

圈稱《陳留風俗傳》 襄邑縣南有渙水，北有睢水，傳曰：睢、渙之間文章，故有繡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焉。

《白孔六帖》卷八 禁商賈之衣亦聞漢詔。漢詔曰：錦繡纂組，害女工也，商賈

不得衣之。

崔豹《古今注》卷中《雜注第七》 魏文帝宮人絶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制蟬鬢，縹眇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絶。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魏文帝詔》 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似，比適可訖，而鮮卑尚復不愛也。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亦有金薄蜀薄，來至洛邑，皆下惡，是爲下工之物，皆有虛名。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引《諸葛亮集》 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

《廣博物志》卷三七 前後每得蜀錦，殊不善，鮮卑尚復不受也。吴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采至洛邑，亦皆下惡，是爲下士之物，皆有虛名。《魏文帝詔》。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〇《錦地》 《魏志·倭國傳》云：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紺地句紋錦三匹。臣松之以爲地應作綈，漢文帝著皁衣，謂之弋綈是也。地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之誤也。案：綈爲厚繒，錦爲織采絲，罽爲氈，字今作毯，亦織采毛也。既爲綈，則不得爲錦爲罽矣。凡繪畫之事，皆有地，錦罽皆織畫，當有地。「地」字正體也。

《晉書》卷一〇三《載記第三·劉曜》 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非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

《晉書》卷一一三《載記第一三·苻堅上》 時商人趙掾、丁妃、鄒瓮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堅之諸公競引之爲國二卿。【略】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內。金銀錦繡，工商、皁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錦》 《抱朴子》曰：藉儒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

又曰：寸錦足以知巧，制暑足以知勇。

又曰：寸裂之錦縠，未若堅完之常布。

又曰：小文雖巧，猶寸錦細碎之珍。

《鄴中記》曰：石虎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寵頭，衡五色。流蘇或用黃地博山文錦，或有紫綈及小明光錦。

《南齊書》卷三《武帝紀》 〔永明七年〕冬十月己丑，詔曰：「三季澆浮，舊章陵替，吉凶奢靡，動違矩則。或裂錦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鏤石以窮塋域之麗。至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苟相姷衒，罔顧大典。可明爲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違犯，依事糾奏。」

《南齊書》卷五《海陵王紀》 〔延興元年八月〕乙卯，申明織成、金薄、綵花、錦繡履之禁。

《南齊書》卷一九《五行志》 永明中，宮內服用射獵錦文，爲騎射兵戈之象。

《魏書》卷二一上《高陽王雍傳》 雍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縠，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

《魏書》卷六〇《韓顯宗傳》 顯宗又上言曰：「【略】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士木被錦綺，僮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

《魏書》卷六二《李彪傳》 彪又表曰：「【略】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綏，同節慶之醼，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

《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疏勒》 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錦、綿，每歲常供送於突厥。

《周書》卷六《武帝紀下》 性既明察，少於恩惠。凡布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櫨栱。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

《初學記》卷二七引山謙之《丹陽記》 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吴亦資西蜀，至是始乃有之。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引山謙之《丹陽記》 鬪場錦署，平關右還其百工也。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布〕〔市〕於蜀，而吴亦資西道。

《隋書》卷八三《西域傳·疏勒》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彌厥，手足皆六指。産子非六指者，即不育。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千人。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雌黃，每歲常供送於突厥。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永隆二年春正月，己亥，詔雍、岐、華、同民户宜免兩年地稅，河南、河北遭水處一年。上詔雍州長史李義玄曰：「朕思還淳返

朴，示天下以質素。如聞游手墮業，此類極多，時稍不豐，便致饑饉。其異色綾錦，并花間裙衣等，糜費既廣，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敵，常著七破間裙，豈不知更有靡麗服飾，務遵節儉也。其紫服赤衣，閭閻公然服用；兼商賈富人，厚葬越禮。卿可嚴加捉搦，勿使更然。」

《舊唐書》卷五一《后妃傳上・太宗賢妃徐氏》 時軍旅屢動，宮室互興，百姓頗倦勞役，上疏諫曰：【略】

夫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玩纖靡，如變化於自然；織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

《新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二》 泗州臨淮郡　土貢：錦。

《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五》 揚州廣陵郡　土貢：蕃客袍錦、被錦、半臂錦。

《新唐書》卷四二《地理志六》 成都府蜀郡　土貢：錦。

蜀州唐安郡　土貢：錦。

綿州巴西郡　土貢：錦。

杜佑《通典》卷六《食貨六》 趙郡貢錦五十疋。今趙州。

廣陵郡貢蕃客錦袍五十領，錦被五十張，半臂錦百段，新加錦袍二百領。今揚州。

李肇《唐國史補》卷下 凡物由水土，故江東宜紗綾宜宣字，據《太平廣記》校補。紙者，鏡水之故也。蜀人織錦初成，必濯於江水，然後文采煥發。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錦》 《唐書》曰：大曆中，代宗敕曰：《王制》命市納賈，以觀人好惡。布帛精麤不中度，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漢詔亦云：纂組文繡，害女工也。朕思以恭儉克己，淳樸化人，每尚素玄之服，庶齊金土之價，而風俗不一，踰侈相高，浸弊於時，其來自久，耗縑贈之本，資錦綺之奢，異彩奇文，恣其誇耀。今師旅未戢，黎元不康，豈使淫巧之功，更虧恒制。在外所織造大張錦、軟錦、瑞錦、透背及大綢錦、渴鑿、六（硬）〔破〕已上錦，獨窠文紗，四尺幅及獨窠吳綾，獨窠司馬綾等，並宜禁斷。其長行高麗白錦、雜色錦及常行文字，綾錦花文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方）〔萬〕字、雙勝，及諸織差樣文字等，亦宜禁斷。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一一《玄宗開元二年》 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乙未，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燬，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戊戌，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染爲皂。自今天下吏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唐大詔令集》卷一〇八玄宗《焚珠玉錦繡勅》 勅。朕聞珠玉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漢文云：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源。又賈生有言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飢寒切體，慈母不能保其子，君焉得以有其人哉。朕以眇身，託於王公之上，曷嘗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思使反朴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實，饑饉相仍，水旱或愆，糟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之咎，致有漿酒霍肉，玉食錦衣，互相夸尚，浸成風俗。夫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人之化上，從好不從言。是以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此事近有處分，當以施行。朕若躬服珠玉，自玩錦繡，而欲公卿節儉，黎庶敦朴，是使揚湯止沸，涉海無濡，不可得也。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令付有司，令鑄爲鋌，仍別貯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於時，並即焚於殿前，用絕爭競。至誠所感，期於動天，況於凡百，有違朕命，其宮掖之內，后妃以下，咸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當使金土同價，風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天下，知朕意焉。開元二年七月。

《唐大詔令集》卷一〇八玄宗《禁奢侈服用勅》 勅。雕文刻鏤，衣紈履絲，習俗相夸，殊塗競爽，致傷風俗，爲弊良深。珠玉錦繡，既令禁斷，准式三品已上飾以玉，四品已上飾以金，五品已上飾以銀，宜於腰帶及馬銜鐙、酒杯杓依式，自外悉鑄爲鋌。婦人衣服，各隨夫、子，其已有錦繡衣服，聽染爲皂。成段者，官爲市取。天下更不得採取珠玉，刻鏤器玩，造作錦繡珠繩，織成帖絹二色，綺綾羅作龍鳳、禽獸等異文字及堅欄錦文者，違者決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科之。兩京及諸州舊有官織錦坊悉停。開元二年七月。

《白孔六帖》卷八 廣陵錦卓堅通漕成，舟署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錦。

冰蠶絲錦《唐樂府録》：康老子嘗貢一錦褥，有波斯見之者，乃曰：此冰蠶絲錦所織，暑月陳於座，滿室清涼。

毛錦五代室韋，其人工巧，善織毛錦。

《天中記》卷四九《錦》 明霞錦　宣宗大中初，女蠻國獻明霞錦，練水香麻以爲也。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西陽》

冰蠶絲繭　康老子嘗賣一錦褥，有波斯見之者，乃曰：此冰蠶絲繭所織，暑月陳於座，滿室清涼。《唐樂府録》

《臺史》卷八七《綺羅門》　南詔婦人貴者綾錦裙襦，上施錦一副。《唐書》

女王國有魚油錦，入水不濡，以有魚油故也。《杜陽雜編》。

明霞錦，光耀芬馥，唐宫中貴之。《坦齋通編》。

《全唐文》卷四八代宗《遺詔》　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得以金銀錦綵爲飾。

《全唐文》卷六八敬宗《御丹鳳樓大赦文》　天下所貢奇綾異錦，雕文刻鏤，一事已上，有涉踰制者悉斷。

《全唐文》卷八五懿宗《大赦文》　應度支積欠大盈庫年支匹段絲錢，從太和八年以後至咸通元年以前，并宜放免。及欠瓊林庫年支金銀錫器錦綾器皿雜物等，自開成五年以後至咸通元年以前，并宜放免。

《全唐文》卷八八僖宗《遺詔》　且累朝遺制，畢及山陵，以漢文薄葬之詞，爲列聖循常之命。約錦繡金銀之飾，禁奢華雕麗之工，皆例作空文，而並違先旨。今者流離若是，痛毒堪悲。仗百姓即百姓一空，捐國用則國用無取。不可踵從前之訐度，困此日之生靈。俾朕厚顔，下見先帝，應緣山陵事務，宜令中外商量，比從來每事十分各減六七，桐棺瓦器，朕所慕之。

《全唐文》卷八九僖宗《車駕還京師德音》　自此諸道更不用進聲樂及女弟子，歌舞衣服。綺繒，組繡，雕鏤珠璣，頗害女工，實妨農事。奇技淫巧，往哲所譏，況遇艱難，尤宜儉素。其諸道不得進奉紋繡宫錦雕鏤輕靡彰施之物。

《全唐文》卷二五三蘇頲《禁斷錦繡珠玉制》　勅。朕聞召公曰：弗作無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斯乃聖人之至言矣。叔代遷訛，僻王驕縱。惟崇於玉盃象筯，不勝於捐金抵璧。好之者君也，習之者人也，即用匹帛服長纓之類歟。朕爰在幼沖，每期質樸，手未曾持珠玉，目未嘗觀錦繡，願言其志，造次不忘。自寅奉休圖，勉康政道，常想漢文衣綈之德，晉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棄末，朕甚懼之。今王侯勳戚，下洎廝養，所得者重於遠，所求者貴於異，雖雕文刻鏤，衣紈履絲，習俗相誇，殊塗競爽，有妨於政，無補於時，豈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也。且一夫一女，不耕不織，則天下有受其飢寒者。今四方晏如，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於珠玉，殄於錦繡，壞田疇而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歟。其珠玉錦繡等，自今以後，切令禁斷。如更循舊弊，並歸罪長官。仍令御史金吾，嚴加捉搦。州牧縣宰，勸督農桑，待至秋收，課其貯積，使人知禮節，俗登仁壽，有司仍爲條例，稱朕意焉。

《全唐文》卷七〇一李德裕《論喪葬踰制疏》　今百姓等喪葬祭奠，並請不許以金銀錦繡爲飾。其陳設樂音者，及葬物稍涉僭越者，並勒毀除。結社之類，任充死亡喪服糧食等用使，如有人犯者，並準法律科罪。

《全唐文》卷七三三韋端符《衛公故物記》　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製絶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爲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爲狻猊虎貙橐駝者。靴袴一，往來爲鉤屬鎖劍文，疑非華人所爲也，自始傳於今，莫能名其物。【略】素錦襖，綷五彩爲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緻巧功良，今工之爲不能也。

《全唐文》卷七四六劉蕡《對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臣前所言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禄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

《全唐文》卷八五四桑維翰《諫賜優伶無度疏》　歸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

《全唐文》卷九四九袁令問《對錦衣狐裘判》　有錦衣狐裘者，或舉之違僭，稱取地受服。命者則何，諸侯錫服；封之所謂，天子胙土。列爵馭貴，班瑞等官。紀律有藏，紕繆無籍。彼食舊德，實光象賢。引之表儀，用服臧禮。分之彩物，有文庇身。無剡圭之削土，足獻劍以當室。淹恤草莽，乃徵褒之與襦；恭承匕鬯，宜錫裘以用錦。期委曲以趨禮，何誦詐而見尤。無聽偏辭，使叶中典。

《全唐文》卷九八一闕名《對和市給價判》　和市緒帶準法，合即給價直，少府監以稍入供之。聖人有作，鬱爲令典。車服禮器，貴賤有班。文物采章，高下無濫。我君開運，朝儀式序。敦樸素之風，無虚麗之飾。錦文不鬻於肆，冠佩必加於賢。而肇厲沓光，事華來今，鑾貔靈飾，理煥前古。瞻彼緒帶，有標令則。官所云市，法乃酬傭。盍亦采均輸之餘，濟鹽鐵之潤，焉可減茲稍廩，以虚國財。静言所司，或匪通論。

《全唐文》卷九八四闕名《對斷錦繡判》　河南府準勅斷錦繡違式之物，遂並斷布帛精麤之異者，市胥訴云，妨商旅，御史劾府擾人。詢於國章，經綸有序。思我王度，軌物無愆。苟不率常，職司是舉。翼翼京邑，作式四方。固當棄華敦

素，亦以提綱正物。欲使錐刀之末，濟人不競；精麤之制，周經是法。蓋以事屬公家，使之無爽。杜其不軌，理亦何乖。然市胥以妨商薄言，御史以擾人致幼。隨時之義，抑即有之，經邦大體，宜從府見。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成都府【略】貢錦。

《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 東平府産錦。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河南道二・東京下》 襄邑縣，服官。《漢・地理志》：「襄邑有服官。」故《魏都賦》云：「錦繡襄邑。」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五《河北道四・相州》 鄴縣石虎故城。虎于冬月正殿施流蘇斗帳，用大小明光、博山文錦，係以子房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〇《河北道九・趙州》 高邑縣赤石岡。《隋圖經》云：「高邑縣房子城出白土，細滑膏潤，可以涂飾，兼之濯錦，可致鮮潔，一名赤石岡是也。」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二《劍南西道一・益州》 土産：九壁錦。按《遊蜀記》云：「成都有九壁村，出美錦。」

華陽縣濯錦江，即蜀江，水至此濯錦，錦彩鮮潤于他水，故曰濯錦江。

錦城。《華陽國志》云：「成都夷里橋南岸道西有城，故錦官也，命曰錦里。」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三《淮南道一・揚州》 土産：錦。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〇《淮南道八・建安軍》 土産：同揚州。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成都府路・成都府》 土貢錦三匹。

《事物紀原》卷一〇《布帛雜事部・錦》 《拾遺》曰：員嶠山環丘有冰蠶，霜雪覆之，然後成繭，其色五采，唐堯之時，海人織錦以獻，後代效之，染五色絲，織以爲錦。《丹陽記》曰：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蓋始於蜀記也。蜀自秦昭王時通中國，而三代已有錦，見於禮多矣，王嘉所記爲近之。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七七 〔紹興二十有七年，五月〕壬申，上謂沈該曰：頃蜀中歲貢錦繡帝幕，雖民之幼女亦追以供役作，其擾如此，朕令止之，蜀人極喜。近又減四川民輸至一百二十餘萬，民力必稍寬矣。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二九《福州路・建寧府》 風俗形勝

小西川，濯錦橋。建陽出錦，故號「小西川」，而橋名濯錦。

祝穆《方輿勝覽》卷五一《成都府路・成都府》 土産：蜀錦。錦江橋之水濯錦則鮮明。

吴自牧《夢粱録》卷六《十月》 十月孟冬正小春之時，蓋因天氣融和，百花間有開一二朵者，似乎初春之意思，故曰小春。月中雨謂之液雨，百蟲飲此水而藏蟄，至來春驚蟄雷始發聲之時，百蟲方出蟄。朝日，朝家賜宰執以下錦，名曰授衣，且賜錦花色依品從給賜。百官入朝起居，衣錦襖。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一《輿地七》 成都府【略】貢錦。

梁山軍【略】貢錦。

《全宋文》卷九五六宋仁宗《稀花雜花等錦不禁詔》景祐元年閏六月二十二日 應遍地密花錦背、段子及織成遍地密花錦背，衣服等并依舊禁斷，其餘稀花、團窠、雜花不相連接者，更不禁止。《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二三，（第七册第六一一一頁）。

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七 鴛衾 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版樣，蓋以叩於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於肩，此之謂鴛衾也。楊元誠太史言，兒時聞尊人樞密公云，嘗於宋官庫見之。

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三 書畫標軸 唐貞觀開元間，人主崇尚文雅，其書畫皆用紫龍鳳紬綾爲表，緑文紋綾爲裏，紫檀雲花杵頭軸，白檀通身柿心軸。此外又有青赤琉璃二等軸，牙籤錦帶。大和間，王涯自鹽鐵據相印，家既羨於財，始用金玉爲軸。甘露之變，人皆剥剔無遺。南唐則標以迴鸞墨錦，簽以潢紙。宋御府所藏，青紫大綾爲標，文錦爲帶，玉及水晶檀香爲軸。靖康之變，民間多有得者。高宗渡江後，和議既成，榷場購求爲多，裝褫之法，已具名畫記。及紹興定式，兹更不贅。姑以所聞見者，使賞鑒之士有考焉。

錦標

克絲作樓閣	克絲作龍水	克絲作百花攢龍	克絲作龍鳳	紫寶階地
紫大花	五色簇文俗呼山和尚		紫小滴珠方勝鸞鵲	
青緑簇文俗呼閑婆 又曰蛇皮紫鸞鵲一等紫地紫鸞鵲			一等白地紫鸞鵲	
紫百花龍	紫龜紋	紫珠筬	紫曲水俗呼落花流水	
紫湯荷花	紅霞雲鸞	黄霞雲鸞俗呼絳霄	其名甚雅	青樓閣閣又作臺
青大落花	紫滴珠龍團	青櫻桃		皂方團白花
方勝盤象	毬路	衲		柿紅龜背
宜男	寶照	龜蓮		天下樂

方勝練鵲　綬帶　瑞草　八花暈　銀鈎暈
紅細花盤鵰　翠色獅子　盤毬　水藻戲魚　紅徧地雜花
紅徧地翔鸞　紅徧地芙蓉　紅七寶金龍　倒仙牡丹　白蛇龜紋
黃地碧牡丹方勝　皂木

《明史》卷五三《禮志七》　萬曆五年令凡朝覲，南京府尹、行太僕寺苑馬寺卿、布按二司，俱於十二月十六日朝見，外班行禮。【略】正旦朝賀，俱入殿前行禮。凡朝覲官見辭謝恩，具公服，正旦具朝服，不著朱履。常朝俱錦繡。

曹昭《格古要論》卷下《錦綺論》　古錦

古有樓閣錦、樗蒲錦，又曰閣婆錦，紫陀尼鸂鶒錦，此錦裝背古書畫尤佳。

鄭曉《今言》卷一　洪武八年，初定親王歲祿五萬石，錦綺鹽茶又萬計。靖江亦歲二萬石。二十年，停錦綺茶鹽諸物。二十八年，始定歲萬石。

《古今事物考》卷三《珍寶・錦》　《拾遺記》曰：員嶠山環丘有水蠶，霜覆之，然後成繭，其色五采。唐堯之時，海人織錦以獻，後代效之，染五色絲，織以爲錦。今蘇州有落花流水錦及各色錦。

范濂《雲間據目抄》卷二　男人衣服。予弱冠時，皆用細練褶，老者上長下短，少者上短下長，自後漸易兩平。其式，即皂隸所穿冬暖夏涼之服，蓋胡制也。後改陽明衣，十八學士衣，二十四氣衣，皆以練爲度，亦不多見。降，萬以來，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陽明衣，乃其心好異，非好古也。綾絹花樣，初尚宋錦，後尚唐漢錦、晉錦，今皆用千鍾粟、倭錦、芙蓉錦、大花樣，名四朵頭，視漢唐諸錦，皆稱賦物矣。

王士性《廣志繹》卷五《西南諸省》　蜀錦、蜀扇、蜀杉古今以爲奇產。錦一縑五十金，厚數分，織作工緻，然不可以衣服，僅充裀褥之用，只王宮可，非民間所宜也。故其製雖存，止蜀府中，而閭閻不傳。扇則爲朝廷、官府取用多，近皆濫惡不堪。

田藝衡《留青日札》卷二二《錦綺》　錦，金也。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字從金帛。綺，奇也。織絲華麗，人皆異之，故字從奇。絲錦有大小登高、光明、博山、茱萸、交龍、蒲桃、鳳凰、朱雀之名。今之朱錦、漢錦、螭虎、靈芝、界地、八寶之類，皆其制也。

何宇度《益部談資》卷中　蜀錦之名，其來久矣。城名錦官，江名濯錦，而《蜀都賦》云：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遊蜀記》云：成都有九壁村，出美錦，歲充貢。宋朝歲輸上供，轉運給其費，府掌其事。元豐中，建錦院，歲募軍匠五百人，其錦之名凡三十餘種。今惟蜀藩製之，名無多而價甚昂，不可易得。

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七《方物記第九・錦》　宋東陽沈立撰《錦譜》一卷，見《宋史・經籍志》，今不存，所存者，元費著《譜》耳。其略云：蜀以錦擅名天下，故城名錦官，江名濯錦。而《蜀都賦》云：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遊蜀記》云：成都有九壁村，出美錦，歲充貢，宋朝歲輸上供等錦帛，轉運司給其費，而府掌其事。元豐六年，呂汲公大防始建錦院於府治之東，募軍匠五百人縫造，置官以涖之。創樓於前，以爲積藏待發之所，榜曰錦官，公又爲之記。其略云：設機百五十四，日用挽綜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練染之工十一，紡繹之工百一十而後足役。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二萬五千，紅藍紫茹之類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而後足用。織室吏舍出納之府，爲屋百一十七間而後足居。自今考之，當時所織之錦，其別有四：曰土貢錦，曰官告錦，曰臣僚襖子錦，曰廣西錦，總爲六百九十疋而已。渡江以後，外攘之務，十倍承平。建炎三年，都大茶馬司始織造錦綵被褥，折支黎州等處馬價，自是私販之禁弛。又以應天、北禪、鹿苑寺三處置場織造。其錦自真紅被褥而下，凡十餘品。於是中國織紋之工，轉而衣被椎髻缺舌之人矣。乾道四年，又以三場散漫，遂即舊廉訪司潔己堂刱錦院，悉聚機户其中。猶恐私販不能盡禁也，則倚宣撫之力，建請於朝，併府治錦院爲一，俾所隸工匠，各以色額織造。蓋馬政既重，則織造益多，費用益夥，隄防益密，其勢然也。今取承平時錦院與今茶司錦院所織錦名色著於篇，俾來者各以時考之。

轉運司錦院織錦名色即成都府錦院。

土貢錦三疋，花樣俱八答暈。

官告錦四百疋，花樣曰盤毬，曰簇四金鵰，曰葵花，曰八答暈，曰六答暈，曰翠池獅子，曰天下樂，曰雲雁。

臣僚襖子錦八十七疋，花樣則簇四金鵰、八答暈、天下樂三種。

廣西錦二百疋，花樣真紅百疋，曰大窠獅子，曰大馬打毬，曰雙窠雲雁，曰宜男百花。青緑百疋，曰宜男百花，曰青雲雁，曰緑雲雁。

茶馬司錦院織錦名色，本司須知云：逐年番蠻貢到馬數多寡，以用折傳，別無一定之數。

黎州皂、緋二種大被，皂、緋、四色三種中被，七八行錦，瑪瑙錦。

敘州大被褥、雙連椅背、單椅背，俱真紅。

南平軍真紅、皁、青三種大被褥，真紅雙窠錦。

文州犒設紅錦。

細色錦名色，曰瑞草雲鶴，曰如意牡丹，俱青緑。曰鵝黄水林檎，曰紫皁段子，此二種特色。曰宜男百花，曰穿花鳳，曰雪花毬露，曰櫻桃，曰水林檎，曰天馬，曰飛魚，曰聚八仙，曰六金魚，曰秦州細法，曰秦州中法，曰秦州蠶法，曰湖州大百花孔雀，曰四色湖州花孔雀，曰二色湖州大百花孔雀，俱真紅。

譙周《益州志》云：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李膺《益州記》曰：錦城在笮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錦官也，號錦里，城墉猶在。兹問錦於蜀中，江城宛然如故，而杼軸已不存矣。

《書・顧命篇》：胤之舞衣。注：胤，諸侯國所製之舞衣也。按宋利州平蜀縣，即古胤山縣。《丹鉛録》謂舞衣，即今川錦，此亦茫昧難據。然《西京雜記》云：漢成帝趙皇后報趙婕妤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謂益州留三年輸爲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之。則蜀錦實見於漢也。山謙之《丹陽記》曰：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吴皆資於西蜀，至是始乃有之。環氏《吴記》曰：蜀遣使吴，齎重錦千端。魏文帝賜羣臣曰：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似。《左慈傳》云：慈嘗在司空曹操坐，釣松江鱸魚。操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慈曰：可得也。操恐其即近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勑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並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蜀志》曰：先主平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張諸公錦，各千疋。諸葛《軍令》云：軍中之需，全藉於錦。《華陽國志》：諸葛孔明既圖畫以賜南夷，又與之瑞錦、鐵券。是在三國時而錦鬟鬟始盛矣。

唐宋之世，額有常輸，而奇麥者或侈勝，或報罷，存乎其人。如蘇頲以開元八年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破庫物織新樣錦以進，頲至，一切罷之。故《唐書》云：（元）〔玄〕宗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等，蘇頲爲太守，不奉詔書，乃停者也。又云：安樂公主出降武延秀，蜀川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爲花鳥，細如絲髮，鳥子大僅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見之。又，韋皐在西川，允軍士將吏有婚（家）〔嫁〕則以熟錦衣給其夫氏，以銀泥衣給其女氏。宋初，川峽諸州貢織綺鹿胎、透背、六銖、敬正、龜殼等，太平興國七年，詔悉罷之。天聖六年春，又罷兩川乾元節歲貢織佛。明道中，又累詔減兩蜀歲輸綿綺。此其大較也。

予得諸名流之賦詠者：《西京雜記》：相如友人盛覽，字長通，牂柯名士也。嘗問作賦法。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宫一商，此賦之迹也。覽退而作《列錦賦》、《合組歌》。揚雄《蜀都賦》云：爾乃其人，自造奇錦。紈縠纖頌，緣緣盧中。發文揚采，轉代無窮。左思《蜀都賦》曰：闤闠之里，技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唐張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云：粤惟姑洗應律，勾芒御辰。雁橋風暖，犀浦花新。疊嶂縈郭，長楊映津。軒車照地，士女驚人。風土堪樂，山川可珍。歲時不殊於荆楚，形勝有類夫咸秦。晚景彌秀，晴江轉春。即有卓氏名姝，相如麗室，織迴文之重錦，艷傾國之妖質。鳴梭静夜，促杼春日。布葉宜疎，安花巧密。寫庭葵而不欠，擬山鳥而能悉。績縷嫌遲，嚬蛾慕疾。乍離披而成段，或煥爛而成疋。言濯春流，鳴環乃出。於是近深沉，傍清泚，朱顔始映，珠簟方啓。其始入也，疑芳樹影落澗中。少將安焉，若晴霞色照潭底。奪五雲長風未散，泫百花微雨新洗。爾乃曝林崖，出泉洞，遲日徐轉，和風緩送。稍變迴鸞，全分舞鳳。戲蝶時繞，嬌鶯欲弄。乘春景而方收，俟王正而入貢。懿其彩色足重，鮮明可嘉。青爲禁柳，紅作宫花。能使御尉榮障，夫人飭車。郎官居而列宿，郡守衣而還家。豈若夫齊紈之與楚練，細縠之與輕紗。王建《織錦曲》云：大女身爲織錦户，名在縣官供進簿。長頭起樣呈作官，聞道官家中苦難。迴花側葉與人别，惟恐秋天絲線乾。紅縷葳蕤紫茸軟，蝶飛參差花宛轉。一梭聲盡重一梭，玉腕不停羅袖卷。窗中夜久睡髻偏，横釵欲墜垂著肩。合衣臥時參没後，明燈起在鷄鳴前。一疋千金亦不賣，限日未成官裏怯。錦江水涸貢轉多，宫中盡著單絲羅。莫言山積無盡日，百尺高樓一曲歌。劉禹錫《浪淘沙》詩：濯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鴛鴦錦，將向中流定晚霞。鄭谷《錦》詩：文君手裏曙霞生，美號仍聞借蜀城。奪得始知袍更貴，着歸方覺晝偏榮。宫花顏色開時麗，池鳳毛衣浴後明。禮部郎官人所重，省中别占好窠名。又：布素豪家定不看，若無文彩入時難。紅迷天子帆邊日，紫奪星郎帳外蘭。春水濯來雲雁活，夜機挑處雨燈寒。舞衣轉轉求新樣，不問亂離桑柘殘。陸龜蒙《蜀錦裙説》云：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余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后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幡，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蜀錦裙一幅示余，長四尺，下廣上狹，下濶六寸，上減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欲飛走，率曲折一膝，口中銜芝鶴草。右有

鸚鵡，聳肩舒尾，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細點綴其中，微雲鎖結，互以相帶。有若駁霞殘月，流煙墮霧，春草夾徑，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漏，粉蝶集作粉藍塗染，盤絙環佩，雲隱涯岸，濃淡霏拂，黮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絶，分畫一一有去處，其繡縝緻柔美，又不可狀也。裏用繒綵，下製綾尚如舊，兩旁皆解散，蓋折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裙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爲辭，繼於錦譜之後，俾喜詩者賦焉。

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一五　成化時，九卿以災異陳言，內一款：「軍民服色器用，近多僭越，服用則僭大紅織金羅段偏地錦，騎坐則僭描金鞍鞚銀鞦轡，首飾則僭寶石珠翠。今四方絲貴金少，率皆坐此。宜嚴加禁約，違者即重罪而沒入之。此侈風在今更甚，尤宜禁止。」

徐炬《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一四　錦繡　《拾遺》曰：員嶠山環丘有水，蠶以霜雪覆之成繭，其色五采。堯時海人織錦以獻，後世效之，染成五采以織成錦。古錦有博山、茱萸、交龍、蒲龕之名，漢宋有螭虎、靈芝、界地、八寶之類。舊規十月賜學士以錦長襖。《事始》曰：繡乃西施所造，非也。按《虞書》：舜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五采。然則始於黃帝而備於舜時明矣。織曰錦，刺曰繡。漢武帝賜范昆、張德等繡衣持節，今稱御史爲繡衣始此。

鄺露《赤雅》卷一《四姓髻鬟》　錦有鴛頭錦、花蕊錦、蛇濡錦，以蛇膏澤之，辟霧，入水不濡，亦名龍油錦。簇蝶錦，以熟金爲之，古詩「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得伴行雲」。

沈自南《藝林彙考・服飾篇》卷一〇《繒帛類》　《天中記》：錦，《釋名》曰：「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丹陽記》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吳亦資西蜀，至是始乃有之。又《鄴中記》：織錦署在中尚坊，三署皆數百人，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蛟龍、小蛟龍、蒲桃文錦、班文錦、鳳凰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略】

《說略》：錦繡之始，按王子年《拾遺》云：員嶠環丘冰蠶蟹，長一尺，五綵。堯時海人織錦以獻，入水不濡，入火不燒，後代效之，染五色絲織成。又《丹陽記》云：錦始蜀地，所謂錦江以此也。

方以智《通雅》卷三七《布帛》　宮纈即宮錦也　《詩》：「錦衣狐裘。」《禮・玉藻》：「居士錦帶。」以五色絲爲之，字从金，言貴也。唐明皇以宮錦袍賜李白。通作纈。杜牧之詩：「花塢團宮纈。」杜甫詩：「內蘂繁於纈。」《魏書・高陽王傳》：奴婢不得衣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北周書・宇文護傳》：著紫織成纈通身袍，并與錦同。《小說》：裴晉公午橋莊有文杏百株，太碎錦坊。韓退之詩：「碎纈紅滿杏。」注作醉纈，引李長吉「醉纈拋紅網」。碎纈即碎錦。唐玄宗以韋妃蜀纈袍覆學士韋綬。

唐有夾纈之名　薛濤詩：「夾纈籠裙繡地衣。」元染工有夾纈、檀纈、三套諸名。《唐語林》曰：「玄宗時，柳婕妤妹適趙氏，使工鏤版爲雜花，打爲夾纈，因獻王皇后一疋，上賞之，遂廣其製。」蓋即錦文也，夾纈言夾錦也。元林珅《誠齋雜記》亦言此事，計敏夫載崔詹事遺王璘夾纈數匹，璘翼日以作單襜褕衣之。元費著《蜀錦譜》有八答暈、六答暈錦、簇四金雕錦、盤毬錦、大窠馬大毬錦、雙窠雲雁錦。《輟耕録》言賜卷有姜牙、方拱、龜勝、回文諸錦。升菴言宋有樓臺錦、撚捕錦、毬路錦。毬路即今毬門錦。費著所列不全。

鈿窠，錦上雲龍之地也　晁上、輅上亦用之。宋仁宗景祐詔：晁版犀瓶、琥珀瓶悉罷之，以青羅繡龍麟飾冕旒，補空地以雲龍鈿窠九章衣，亦云鈿窠及珠璣飾。紹興製大安輦有結條雲龍鈿窠霞子，《通考》誤作細窠。今按《金史》、《元史》皆有簪窠款幔、組帶鈿窠，又言金鈒花鈿窠。

《事物攷》卷三《國用》　錦　《拾遺》曰：員嶠山環丘有水蠶，霜覆之然後成繭，其色五采。唐堯之時，海人織錦以獻，後代効之，染五色絲，織以爲錦。今蘇州有落花流水錦及各色錦。

葉夢珠《閱世編》卷八《冠服》　昔年花緞惟絲織成華者，加以錦綉，而所織之錦，大率皆金縷爲之，取其光耀而已。今有孔雀毛織入緞內，名曰毛錦，花更華麗，每匹不過十二尺，值銀五十餘兩。

姚培謙、張卿雲《類腋》卷一二《物部・錦》　貝錦《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傳：貝水中介蟲，有文彩似錦。《蜀都賦》：「貝錦斐成，濯色江波」。纂錦《淮南子》：富人則車輿衣纂錦。注：纂，繒也。五色錦《西京雜記》：武帝時，得貳師天馬，帝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蒲桃錦又，尉陀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匹。劉孝綽啓：色艷蒲桃，

采逾聯璧。雲崑《拾遺記》：周成王五年，（固）〔因〕祇國人來獻有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嶽中出也。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也。有雜珠錦，文似貫珠佩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羅列燈燭也。博山《鄴中記》：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班文錦、鳳凰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瑞錦杜甫詩：「瑞錦刺麒麟。」温庭筠詩：「瑞錦驚飛金鳳凰。」鳳凰窠盧綸詩：「錦絢鳳凰窠。」何中詩：「紋筒密收團鳳錦。」蜀錦又：「越羅蜀錦金粟尺。」陸游詩：「聞將西蜀團窠錦，自背南唐落墨花。」鴛鴦艷温庭筠詩：「簇簇金梭萬縷紅，鴛鴦艷錦初成匹。錦中百結皆同心，蓋亂雲盤相間深。」雲鷹鄭谷錦詩：「春水濯來雲鷹活。」《蜀錦譜》：青緑雲鷹錦。宫花池鳳又：「宫花顏色開時麗，池鳳毛衣浴後明。」肉紅韓偓詩：「血染蜀羅山躑躅，肉紅宫錦海棠梨。」明霞《杜陽雜編》：女王國有明霞錦，光耀芬馥，五色相間，美麗過于中國之錦。天下樂《蜀錦譜》：錦名天下樂、宜男、百花青緑、雲鷹、貢紅、聚八仙、燈籠錦《碧雲騢》：文彦博知成都，以近上元，令工人織金線燈籠截蓮花中爲錦紋，進張貴妃，不久參知政事。後因御史唐介參奏，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宫中憶佞臣。」川錦楊基詩：「越羅川錦照烏巾。」天孫錦鄭洪詩：「詩囊織得天孫錦。」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六六一《蘇州府部・物産考》 府志織屬

錦　五色眩耀，花樣有海馬、雲鶴、寶相、球門之類。明宣德間，嘗織《書錦堂記》如畫軸，或織詞曲聯爲帷帳，又有紫白落花流水充裝潢卷軸，用紵絲。出郡城，有素，有花紋，有金縷，其製不一，《禹貢》所謂織文是也。上者曰清水，次曰兼生，以生絲雜織之，次帽料，又次丈八頭，皆以漿粉塗飾，品最下。織造府所製上供平花、雲蟒諸緞，尤極精巧，幾奪天工。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九四九《杭州府部・物産考》 府志織屬

錦　《禹貢》織文即此。

朱亦棟《羣書札記》卷六《錦市》 庾子山《竹杖賦》「迎仙客于錦市，送遊龍于葛陂」，倪注：言于蜀郡而得此杖也。《益州記》曰：錦里，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以錦爲市。芹按，葛洪《神仙傳》介象令入騎青竹杖，自吴入蜀，迎仙客於錦市。蓋指此也。

張澍《續黔書》卷六《洞錦》 錦之以花木名者，芙蓉也，蒲桃也，牡丹也，葵花也，蕑荷也，櫻桃也，茱萸也，林檎也，芝艸也，皐木也；以鳥獸名者，對鳳也，翔鸞也，翻鴻也，仙鶴也，孔雀也，金雞也，鴛鴦也，飛燕也，麒麟也，天馬也，辟邪也，獅團也，象眼也，走龍也，蛟文也，龜背也，虎頭也；以器物名者，樓閣也，莠蒲也，綬帶也，銀鉤也，盤毬也，簟紋也，魚油也，博山也，連璧也，雜珠也，答暈也，方勝也，閣婆也。皆所謂謂物五色而極思，藉羅紈以發想者也。黎平之貴滴司出洞錦，以五色絨爲之，亦有花木、禽獸各樣，精者甲他郡，涞之水不敗，渍之油不溢，是夜郎苗婦之手，可與堯時湖人爭妙也。又有諸葛洞錦，出古州，皆紅黄棉紗所織，甚麤不可用。

徐珂《清稗類鈔・農商類・商品》 錦産江蘇、浙江、四川。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八一《江蘇・蘇州府五》 土産　錦《姑蘇志》：蜀錦名天下，今吴中所織，工巧殊過。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八六《四川・成都府》 土産　錦《華陽國志》：成都江水濯錦則鮮明。《唐書・地理志》：成都府蜀州土貢錦。《寰宇記》：成都九壁村出美錦。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一四《四川・綿州直隸州》 土産　錦《唐書・地理志》：綿州土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六三《廣西・柳州府》 土産　獞錦《府志》：各州縣俱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九八《雲南・騰越直隸廳》 土産　五色錦《明史》：平崖四時皆蠶，以錦貢。

羅廷權等〔同治〕重修《成都縣志》卷二《輿地志第二・古蹟》 錦城《益州記》：錦城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處地，號錦里，城墉猶在。《元和志》：錦城在縣南十里。《華陽國志》：今里道南岸道西有城，故錦官也。《水經注》：今里道西故錦官也。言錦工織則濯之流江，而錦至鮮明。濯以沱江，則錦色弱矣。故命之爲錦里也。

羅廷權等〔同治〕重修《成都縣志》卷三《貢賦志》 蜀錦《唐志》：成都貢錦。《丹陽記》：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寰宇記》：成都府九壁村出美錦。天孫錦　卍字錦　雲龍錦

王鏊等《姑蘇志》卷一四《造作・錦》 錦惟蜀錦名天下，今吴中所織海馬、雲鶴、寶相花、方勝之類，五色眩耀，工巧殊過，猶勝於古。宣德間，嘗織《書錦堂記》如畫軸，或織詞曲聯爲帷障。又有紫白落花流水，充裝潢卷册之用。

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二 嘉錦　《嘉興府志》：嘉興出錦，名嘉錦。

魯曾煜等〔雍正〕《廣東通志》卷五二《物産》 黎錦出瓊州。以吴綾越錦拆

取色絲，間以鵝毳絲線織成，人物、花鳥、詩字，濃麗燦爛，可以爲衾褥幛幕，以有金絲間錯者爲上。《廣州志》：按嶺南錦綺不若中州，故《西京雜記》云：尉佗獻高帝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匹。今黎錦亦是拆取緯絲復加組織，非能爲錦也。

紀事

《左傳・閔公二年》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禦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略】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左傳・襄公一九年》 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左傳・襄公二六年》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園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左傳・襄公三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

《左傳・昭公一三年》 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擅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濟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略】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鑠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

《左傳・昭公二六年》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

《左傳・哀公一二年》 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饔，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略】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論語》卷一七《陽貨》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管子》卷八《小匡第二十》 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疲，謂瘦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臚載而歸。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敢之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

《呂氏春秋》卷一五《貴因》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略】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高誘注：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因荊王之所欲也。【略】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

《六韜》卷一《盈虛》 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

《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 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

溢，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劉向《説苑》卷六《復恩》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錦衣而侍於君前。「錦」原作「青白」二字，從劉氏《斠補》改。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

劉向《説苑》卷九《正諫》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吴，吴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綉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吴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

劉晝《劉子》卷九《利害》　昔齊有貨美錦於市者，盜於衆中而竊之。吏執而問之曰：「汝何盜錦於衆中？」對曰：「吾但見錦，不見有人，故取之耳。」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錦》　太公《六韜》曰：夏桀殷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席，衣以綾紈三百人。

《典略》曰：孔子反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小寡君。」子不得已見之。夫人任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

《漢書》卷三一《項籍傳》　韓生説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宫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

《漢書》卷七〇《傅介子傳》　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黄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

《漢書》卷九三《佞幸傳・董賢》　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説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黄門郎，蓋是始幸。【略】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皆以綈錦。

《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下》　〔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黄金璽盭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穀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略】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略】

〔河平二〕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略】

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

《漢書》卷九六下《烏孫國傳》　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

公主至其國，自治宫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黄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

《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　〔始建國三年〕而蒲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爲孝單于，賜黄金千斤，錦繡甚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爲順單于，留邸。

《後漢書》卷一一《劉玄傳》　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略】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者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後漢書》卷一六《鄧弘傳》　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麻，並宿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驍等復辭不受。

《後漢書》卷四七《班超傳》　〔建初〕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

《後漢書》卷七三《陶謙傳》　初，同郡人笮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

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

《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莎車》〔建武〕十四年，〔莎車王〕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悤須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

《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建武二十六年〕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緺綬，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劒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略】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支；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以爲常。

桓譚《新論》卷上《見徵第五》陽城子張名衡，蜀郡人，王翁與吾俱爲講樂祭酒。及寢疾，預買棺槨，多下錦綉，立被發冢。

郭憲《洞冥記》卷二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青瑠璃爲扇，懸黎火齊爲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有霞光繡，有藻龍繡，有連烟繡，有走龍錦，有雲鳳錦，翻鴻錦。

佚名《西京雜記》卷一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腎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錦，一曰斜文錦。帝崩，不知所在。

佚名《西京雜記》卷四哀帝爲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花鴈，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

常璩《華陽國志》卷一〇《漢中士女》閻憙，字孟度，成固人也。名知人。爲縣竹令，以禮讓爲化，民莫敢犯。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有錦二十五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三《劍南西道二・漢州》遺錦。後漢閻憙，字孟度，爲綿竹令。邑人夜行，得遺錦二十五匹，平明送縣，憙曰：「得行遺物，是天賜也，何爲將來？」曰：「縣有明府，犯此則慙。」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錦》謝承《後漢書》曰：朱寵仲威爲太尉，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粱肉，皆不敢當。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得弧師天馬，以玟瑰石爲鞍轡，鏤以金銀，以緑地五色錦爲蔽泥。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骨立。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而責之，賓客絶百許日。

《廣博物志》卷三七尉陀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疋。《西京雜記》。

《天中記》卷四九《錦》綺帷　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燔百和之香。《神仙傳》。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疋。《西京雜記》。

后始加大號，婕妤上二十六物，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内有鴛鴦萬金錦一疋。《飛燕外集》

樊嬺既進合德，帝立賜嬺鮫文萬金錦二十四疋。《飛燕外傳》

《三國志》卷一《魏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太祖〕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温，無有緣飾。

《三國志》卷二一《魏志・衛覬傳》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

《三國志》卷三一《蜀志・劉璋傳》裴松之注引《吴書》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繒絮錦帛，以資送劉備。

《三國志》卷三二《蜀志・先主傳》裴松之注引《魏書》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并致賻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敕荆州刺史斬冉，絶使命。

《三國志》卷三二《蜀志・先主傳》裴松之注引《典略》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并貢錦布。冉稱疾，往上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三國志》卷三六《蜀志・張飛傳》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

《三國志》卷四七《吴志・吴主傳》裴松之注引《吴歷》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爲常。吴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

《三國志》卷四九《吴志・笮融傳》 笮融者，丹楊人，初聚衆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黄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户。

《三國志》卷五二《吴志・諸葛融傳》 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爲奢綺。

《三國志》卷五五《吴志・蔣欽傳》 權嘗入其堂内，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敕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

《三國志》卷五五《吴志・甘寧傳》裴松之注引《吴書》 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

《三國志》卷五八《吴志・陸遜傳》 黄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爲別督，先遣吴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

《晉書》卷二六《食貨志》 魏明帝世，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

《藝文類聚》卷八五《布帛部・錦》 環氏《吴記》曰：蜀遣使吴，齎重錦千端。

《初學記》卷二七 維舟　挽車　皋昭《吴書》曰：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又虞溥《江表傳》曰：陸遜攻劉備於夷陵，備捨船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兵以錦挽車，走入白帝。

許嵩《建康實録・吴上・太祖上》 〔黄武二年〕冬十一月，蜀使鄧芝以馬二百疋、錦千端來聘。自是之後，聘使來往爲常，各致方物，獎其厚意。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錦》 曹操《與楊彪書》　今贈足下錦裘二領。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錦》 張温《表》　劉禪送臣温熟錦五端。《蜀志》曰：先主入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錦（及）千端。《吴志》曰：蔣欽爲右護軍，孫權常入内，其母練帳縹被。權歎其在貴守約，勑御府爲其母作錦改易帷帳。

《晉書》卷三三《石崇傳》 財産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粉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争豪如此。

《晉書》卷四二《王濬傳》 濬平吴之後，以勳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

《晉書》卷四九《阮咸傳》 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晉書》卷五二《皇甫謐傳》 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曰：【略】臣聞《詔》《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臣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棟橈，糅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

《晉書》卷五二《袁甫傳》 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劭，自言能爲劇縣。劭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帳；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黄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舆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劭善之，除松滋令。

《晉書》卷九六《列女傳・羊耽妻辛氏》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略】羊」祜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

《晉書》卷九六《列女傳・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録。

《晉書》卷一〇五《載記第五・石勒下》 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

「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今古成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

《晉書》卷一一四《載記第一四・苻堅下》 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强若斯！」大言責沖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欲取爾兒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沖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

《晉書》卷一二六《載記第二六・禿髮傉檀》 遣西曹從事史暠聘于姚興。興謂暠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暠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

陸劇《鄴中記》 〔石〕季龍又嘗以女伎一千人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鞾遊臺上。案此條見《說郛》。【略】

石虎御牀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青綈光錦，或用緋綈登高文錦，或紫綈大小錦。【略】春秋但錦帳，裹以五色縑爲夾帳。夏用紗羅，或綵文丹羅，或紫文縠爲單帳。【略】

石虎作席以錦，雜以五香，施以五采，縫編蒲皮，緣之以錦。案此條見《初學記》。【略】

石虎從出行，有女鼓吹尚書官屬，皆著錦袴佩玉。案此條見《太平御覽》。【略】

皇后出，女騎一千爲鹵簿，冬月皆著紫衣巾蜀錦袴褶。案《太平寰宇記》引此條云：皇后出，從女騎千人爲鹵簿，脚著五文織成鞾，手握雌黃婉轉弓。其文與此互異。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錦》 《晉書》曰：石季龍僭立，遷都于鄴，傾心事佛圖澄，有重於勒，下書(依)〔衣〕澄以綾錦，乘雕輦。【略】

王隱《晉書》曰：袁甫字公曹，稱所知於領軍何勗。勗曰：「君稱其好人，則多所宜，何以爲欲使宰民，不可爲臺閣職乎？」甫曰：「人各有能。此人雖好，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幡。」【略】

夏侯湛《夏侯孝若集・羊太常辛夫人傳》曰：夫人字憲英，衛尉肅侯毗之女，不好華麗，琇上夫人鬟子帔緣，以錦不肯服，從外孫胡母楊上夫人錦被，夫人反臥之。【略】

田融《趙書》曰：前石死，調大臣子弟六十人爲挽郎，引錦一疋。

《全晉文》卷一一孝武帝《與朗法師書》 今遣使者送五色珠像一軀，明光錦五十疋，象牙簟五領，金鉢五枚，到願納受。《廣弘明集》三十五

《全晉文》卷一三七戴逵《竹林七賢論》 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御覽》作竝列綈錦，又作莫非錦綈。咸時總角，乃竪長竿，挂大布犢鼻輝于庭中，人問之，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世說・任誕篇》注《御覽》六百九十六，又八百十六，《藝文類聚》四，《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

《宋書》卷七〇《袁淑傳》 元凶將爲弒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許，呼淑及蕭斌等，【略】因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截三尺爲一段，又中破，分斌、淑及左右，使以縛袴。

《南齊書》卷七《東昏侯紀》 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人。高部之內，設部伍羽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橫吹。夜出晝反，火光照天。拜愛姬潘氏爲貴妃，乘臥輿，帝騎馬從後。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縛矟，戎服急裝，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坑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馬乘具用錦繡處，患爲雨所沾濕，織雜綵珠爲覆蒙，備諸雕巧。教黃門五六十人爲騎客，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奔走往來，略不暇息。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鄣，皆袷以緑紅錦，金銀鏤弩牙，琦瑁帖箭。【略】

後宮遭火之後，更起仙華、神仙、玉壽諸殿，刻畫雕綵，青荇金口帶，麝香塗壁，錦幔珠簾，窮極綺麗。【略】

帝有膂力，能擔白虎幢，自製雜色錦伎衣，綴以金花玉鏡衆寶，逞諸意態。

《南齊書》卷三〇《戴僧靜傳》 僧靜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沒虜。後將家屬叛還淮陰，太祖撫畜之，常在左右。僧靜於都載錦出，爲歐陽戍所得，繫兗州獄，太祖遣薛淵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

既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鏁，發屋而出。

《南齊書》卷四〇《魚復侯子響傳》〔永明〕七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州軍事、鎮軍將軍、荆州刺史。子響少好武，在西豫時，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在内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内人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

《梁書》卷九《曹景宗傳》景宗好内，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

《梁書》卷三九《羊侃傳》初赴衡州，於兩艖艙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

《梁書》卷五四《諸夷傳・滑國》滑國者，車師之别種也。普通元年，又遣使獻黄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

《梁書》卷五六《侯景傳》景既據壽春，遂懷反叛，腐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貴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卒。又啓求錦萬匹，爲軍人袍，領軍朱异議，以御府錦署止充頒賞遠近，不容以供邊城戎服，請送青布以給之。

《陳書》卷五《宣帝紀》〔太建七年夏四月〕乙未，陳桃根又表上織成羅又錦被各二百首，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魏書》卷三三《谷洪傳》洪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貲累千金，而求欲滋劇。

《魏書》卷五三《李孝伯傳》世祖至彭城，【略】〔宋江夏王劉〕義恭獻蠟燭十梃，〔武陵王劉〕駿獻錦一匹。

《魏書》卷六四《郭祚傳》世宗末年，每引祚入東宫，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

《魏書》卷六八《甄琛傳》除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衣錦晝遊，大爲稱滿。

《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序》世祖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絶遠，大兵不可至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憚遐嶮，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抑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爲蠕蠕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

《北齊書》卷三七《魏收傳》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

《周書》卷二一《尉遲迥傳》迥别統萬人，皆緑巾錦襖，號曰黄龍兵。

《周書》卷二二《柳慶傳》晉公護初攝政，欲引爲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疎忌，出爲萬州刺史。世宗尋悟，留爲雍州别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爲郎，迄于司會，府庫倉儲，竝其職也。及在宜州，寬爲小冢宰，乃因慶故吏，求其罪失。按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剩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

《周書》卷三二《盧柔傳》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詔賀拔勝出牧荆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荆州。【略】

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遂南奔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求歸，武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縑錦。

《南史》卷七九《夷貊傳下・滑國》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天監十五年，其王厥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遣使獻黄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

《北史》卷四〇《甄琛傳》除定州刺史，【略】琛既至鄉，衣錦晝游，大爲稱滿。

《全齊文》卷一高帝《詔答河南王拾寅》建元元年又奏所上馬等物悉至，今往别牒錦絳紫碧緑黄青等紋各十匹。《南齊書・河南氐羌傳》：按，河南即吐谷渾。

《全後魏文》卷二二崔浩《食經敘》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粱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魏書・崔浩傳》：浩母盧氏謀孫女也。浩著《食經敘》又《北史》二十一。

《全後魏文》卷三一韓顯宗《上言時務》在朝諸貴，受禄不輕，土木被錦綺，童妾厭粱肉，而復厚貲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

《全北齊文》卷九闕名《爲閻姬與子宇文護書》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絶，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略】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感。《北史》作含悲抱戚。

《隋書》卷八一《東夷傳・靺鞨》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度地稍率其部來降。拜爲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悦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

《舊唐書》卷八《玄宗記上》〔開元二年六月丁巳〕內出珠玉錦繡等服玩，又於正殿前焚之。

《舊唐書》卷一七《文宗紀下》〔大和四年三月〕丁酉，監修國史、中書侍郎、平章事路隨進所撰《憲宗實録》四十卷，優詔答之，賜史官等五人錦繡銀器有差。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咸通十四年七月辛巳《遺詔》：〕其山陵制度，切在儉約，並不得以金銀錦繡文飾喪具。

《舊唐書》卷二三《禮儀志三》初，上親享于降禪之壇，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皆趨而下。宦者執帷，皇后率六宮以升，行禮。帷帝皆以錦繡爲之。

《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志四》先是，脽上有后土祠，嘗爲婦人塑像，則天時移河西梁山神塑像，就祠中配焉。至是，有司送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內出錦繡衣服，以上后土之神，乃更加裝飾焉。

《舊唐書》卷五七《張長遜傳》及征薛舉，長遜不待命而至，以功授豐州總管，進封巴國公，賜以錦袍金甲。

《舊唐書》卷六〇《王君廓傳》從平劉黑闥，令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五千匹。高祖大悅，微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葛相如叱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勣遏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鎮幽州。

《舊唐書》卷六五《長孫無忌傳》〔永徽〕六年，帝將立昭儀武氏爲皇后，無忌屢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悅其意。昭儀母楊氏復自詣無忌宅，屢加祈請。時禮部尚書許敬宗又屢申勸請，無忌嘗厲色折之。

《舊唐書》卷七八《張易之張昌宗傳》則天臨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啓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鍊。」即令召見，甚悅。由是兄弟俱侍宮中，皆傅粉施朱，衣錦繡服，俱承辟陽之寵。

《舊唐書》卷八三《張士貴傳》張士貴者，虢州盧氏人也。【略】從平東都，授虢州刺史，高祖謂之曰：「欲卿衣錦書遊耳。」

《舊唐書》卷一一七《崔寧傳》寶應初，蜀中亂，山賊擁絶縣道，代宗憂之。嚴武薦旰爲利州刺史，既至，山賊遁散，由是知名。嚴武爲劍南節度，赴鎮過利州，心欲辟旰爲部將，以利非屬部，旰難輒去，俾旰篙之。旰曰：「節度使張獻誠兄忌，且又好利，誠能重賂之，旰可以從大夫矣。」武至劍南，遺獻誠奇錦珍貝，價兼百金，獻誠大悅。武乃遺獻誠書求旰，獻誠然之，令旰移疾去郡。旰乃之劍南，武奏爲漢州刺史。

《舊唐書》卷一二〇《郭子儀傳》永泰元年五月，以子儀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出鎮河中。八月，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党項、羌、渾、奴剌、山賊任敷、鄭庭、郝德、劉開元等三十餘萬南下，【略】是時，急召子儀自河中至，屯於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拒其東，魏楚玉當其南，陳迴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迴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之曰：「皇帝萬歲無疆。」迴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翦除凶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忘之。今忽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背主棄親，於公等何有？」迴紇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適足以爲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迴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言如初。【略】

大曆元年十二月，華州節度使周智光殺監軍張志斌謀叛，帝以同、華路阻，召子儀女壻工部侍郎趙縱受口詔往河中，令子儀起軍討之。縱請爲蠟書，令家僮間道賜子儀。奉詔大閱軍戎，將發，同華將吏聞軍起，乃斬智光父子，傳首京師。二年二月，子儀入朝，宰相元載、王縉、僕射裴冕、京兆尹黎幹、內侍魚朝恩共出錢三十萬，置宴於子儀第，恩出羅錦二百匹，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

《舊唐書》卷一三三《李晟傳》〔建中二年〕，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亦自河北赴難，軍於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己功，乃奏請與晟兵合，乃詔晟移軍合懷光軍。晟奉詔引軍至陳濤斜，軍壘未成，賊兵遽至，晟乃出陣，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克；今離其窟穴，敢出索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也！」懷光恐晟立功，乃曰：「吾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詎可戰耶？不如蓄銳養威，俟時而舉。」晟知其意，遂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

裘、繡帽前行，親自指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也！」【略】

降虜浪息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息曩於坐，衣以錦袍、金帶以寵異之。蕃人皆相指目，榮羨息曩。

《舊唐書》卷一五二《張萬福傳》 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面，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奏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以屬何人？」代宗笑謂曰：「且與吾了許杲事，方當大用卿。」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虜掠金帛婦人等，皆送致其家。元甫將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今乃一小賴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雙。

《舊唐書》卷一六一《李光顏傳》 元和十一年，光顏連敗（吳）元濟之衆，拔賊凌雲柵，憲宗大悅，賜其告捷者奴婢銀錦。進位檢校尚書左僕射。

《舊唐書》卷一六八《馮定傳》 大和九年八月，爲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鄰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閱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珏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錫禁中瑞錦，仍令大録所著古體詩以獻。

《舊唐書》卷一六八《封敖傳》 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澀，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

《舊唐書》卷一七三《鄭朗傳》 初，大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儉，冀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節儉省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絶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户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内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幸温湯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

《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 大和四年十月，以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西川八國雲南招撫等使。【略】西川承蠻寇剽虜之後，郭釗撫理無術，人不聊生。德裕乃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以城降。【略】貞元中，韋皐鎮蜀，經略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款。德裕疑其詐，遣人送錦袍金帶與之，託云候取進止，悉怛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

《舊唐書》卷一八三《外戚傳・王子顔》 王子顔，琅邪臨沂人，莊憲皇后之父也。祖思敬，少從軍，累試太子賓客。父難得，有勇決，善騎射，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王子郎支都有勇，乘諒真馬，寶鈿裝鞍，出陣求鬬，無敢與校者。難得挾槍詹馬突前，刺殺郎支都，斬其首，傳於京師。軍還，玄宗召見之，令於殿前乘馬挾槍作刺郎支都之狀，賜以錦袍金帶，累拜金吾將軍同正員。

《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文苑傳中・宋之問》 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意高，奪虬錦袍以賞之。

《舊唐書》卷一九〇下《文苑傳下・李白》 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傍若無人。

《舊唐書》卷一九七《南蠻西南蠻傳・南詔蠻》 國初有蒙舍龍，生迦獨龍。迦獨生細奴邏，高宗時來朝。細奴邏生邏盛，武后時來朝。其妻方娠，邏盛次姚州，聞妻生子，曰：「吾且有子，死於唐地足矣。」子名曰盛邏皮。邏盛至京師，賜錦袍金帶歸國。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開元二年〕七月乙未，焚錦繡珠玉於前殿。戊戌【略】廢織錦坊。

《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三》 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絶滻、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牆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産寶貨諸奇物於栿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体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体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屩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闋，白衣缺後緑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

《新唐書》卷九二《范君璋傳》 〔范君璋〕部皆中國人，多叛去，君璋窮，乃

降，自請鄜虜贖罪。高祖遣鴈門人元普賜金券，會頡利亦召之，意猶豫。【略】恒安人郭子威曰：「恒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自固，突厥方彊，我援之，可觀天下變，何遽降？」君璋然之，執元普送突厥，頡利德之，遺以錦裘羊馬。

《新唐書》卷一一三《張文瓘傳》 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廄馬萬匹，貉膚寢虛。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户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于有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繒錦百段，爲減廄馬數千。

《新唐書》卷一二五《蘇頲傳》 開元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彫敝，人流亡，詔頲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頲尚簡靜，重興力役，即募戍人，輸雇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兒糧。時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頲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頲：「公在遠，叵得忤上意。」頲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遠近廢忠臣節邪？」

《新唐書》卷一二六《杜鴻漸傳》 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進中書侍郎。崔旰殺郭英乂據成都，邛州牙將柏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巙以兵討旰，蜀、劍大亂。命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東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之。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略，而晚節溺浮圖道，畏殺戮。及逾劍門，懲艾張獻誠敗，且憚旰雄武，先許以不死。既見，禮遇之，不敢加譴責，反委以政，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薦旰爲成都尹，而授貞節邛州刺史，子琳瀘州刺史，各罷兵。乃請入朝，許之。及見帝，盛言旰威略可任，宜爲留後。獻寶器五牀，羅錦十五牀，麝臍五石。復輔政。

《新唐書》卷一二七《張延賞傳》 累拜荆南、劍南西川節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張朏襲成都爲亂，延賞奔鹿頭戍。朏酣亂不設備，延賞諜知之，遣將叱干遂捕斬朏，復成都。自楊國忠討南蠻，三蜀疲弊。及乘輿臨狩，糜用百出。後更郭英乂、崔寧、楊子琳亂，益矜僭，公私蕭然。延賞事爲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貢獻踵道。及次梁，倚劍蜀爲根本。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劍南，李晟總神策軍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至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賞爲尚書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嘗爲韓滉識擢，命滉移書道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於是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

《新唐書》卷一三〇《裴胄傳》 初，李兼嘗罷南昌卒千餘人，收資稟爲月進，胄白罷之。樊澤徙襄州，宰相議所代，德宗雅記胄才，遂拜荆南節度使。

是時，方鎮争剥下希恩，製重錦異綾，名貢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歡。胄待之有節，獻餉直不數金，宴勞止三爵。

《新唐書》卷一三一《李石傳》 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張元昌爲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有金烏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爲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況天子獨不可爲法乎？」

《新唐書》卷一四七《李叔明傳》 德宗幸興元，出家貲助軍，悉衣幣獻宮掖，加太子太傅，封薊國公。初，東川承兵盜，鄉邑彫破，叔明治之二十年，撫接有方，華裔遂安。後朝京師，以病足，賜錦輦，令宦士肩舁以見，拜尚書右僕射。

《新唐書》卷一五八《韋皋傳》 皋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劇。善拊士，至雖昏嫁皆厚資之，婿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

《新唐書》卷一六三《崔郾傳》 敬宗嗣位，拜翰林侍講學士，旋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慚曰：「朕少間當請益。」高鈚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有嚮儒意。」帝重咨謝，咸賜錦幣。

《新唐書》卷一七八《劉黄裳傳》 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策曰：【略】黄裳對曰：【略】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禄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

《新唐書》卷二〇三《文藝傳下・李賀》 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

《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高昌》 〔高昌豪傑〕智湛，麟德中以左驍衛大將軍爲西州刺史，卒，贈涼州都督。【略】弟崇裕有武藝，永徽中爲右武衛翊府中

郎將，封交河郡王，邑至三千户。終鎮軍大將軍，武后爲舉哀，襚以美錦，賻賜甚厚，封爵絶。

《新唐書》卷二二二上《南蠻傳上・南詔上》 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自舍龍以來，有譜次可考。舍龍生獨邏，亦曰細奴邏，高宗時遣使者入朝，賜錦袍。【略】

開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大和城，又襲大釐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語山陂陀爲「和」，故謂「大和」，以處閣羅鳳。天子詔賜皮邏閣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微，歸義獨彊，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并羣蠻，遂破吐蕃，寖驕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朔蠻功，馳遣中人册爲雲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七事。

王方慶《魏鄭公諫録》卷二《諫上書多論綾錦》 或有上書者，太宗覽之，謂侍臣曰：「比來多論綾錦，却不言獵射。」公對曰：「綾錦雖陛下所好，比之猶差從禽，不强人所不能。古人有言曰：『道所以不言，言亦知不可得。』」太宗笑曰：「理實當然，魏徵之言，亦何由可得。」

張鷟《朝野僉載》卷二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準例酬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爲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但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青。」横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者，北邙山白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坐私蓄錦，朝堂決殺之。

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五《圖畫》 大曆中，吴士姓顧，以畫山水歷抵諸侯之門。每畫，先帖絹數十幅于地，乃研墨汁及調諸采色各貯一器，使數十人吹角擊鼓，百人齊聲噪叫。顧子着錦襖錦纏頭，飲酒半酣，遶絹帖走上二十四字，原缺，據天一閣本補。十餘市，取墨汁攤「攤」，原作「灘」，據天一閣本改。寫于絹上，次寫諸色，乃以長巾一一頭覆于所寫之處，使人坐壓，已執巾角而曳之，回環既遍，然後以筆墨隨勢開決爲峯巒島嶼之狀。

杜牧《樊川文集》卷二《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茶熟之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纊、金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問，人見不驚。

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忠志》 安禄山恩寵莫比，錫賞無數，其所賜品目有：大錦、銀瓶平脱掏魁織錦筐。

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之三《支諾皐》下 蜀郡有豪家子，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按圖求麗，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具籯金縑錦，夜詣其居，具告所欲，張欣然許之。

劉肅《大唐新語》卷一 高宗乾封初，封禪岱宗，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趨下，而宫官執帷。天后率六宫昇壇行禮，帷席皆以錦繡爲之，識者咸非焉。

李肇《唐國史補》卷上 玄宗幸蜀，至馬嵬驛，命高力士縊貴妃于佛堂前梨樹下。馬嵬店媪收得錦靿一隻。相傳過客每一借翫，必須百錢，前後獲利極多，媪因至富。

佚名《大唐傳載》 杜亞爲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纜繡帆之戲費金數千萬。于頔爲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爲荆南，打獵，大修（富）〔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着紅紫錦繡襖子。此三府亦因而空耗。

蘇鶚《杜陽雜編》卷下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霞錦，云鍊水香麻以爲之也。光耀芬馥着人，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二《設奇沽譽》 咸通中，鄭愚自禮部侍郎鎮南海，時崔魏公在荆南，愚著錦襖子半臂袖卷謁之，公大奇之。會夜飲更衣，賓從間竊謂公曰：「此應是有，慙不稱耳！」既而復易紅錦，尤加煥麗，衆莫測矣。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 乞巧樓　宫中以錦結成樓殿，高百尺，上可以勝數十人，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爲得巧之候。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之家皆效之。【略】

錦雁　奉御湯中以文瑶密石，中央有玉蓮，湯泉涌以成池，又縫錦繡爲鳧雁於水中，帝與貴妃施鈒鏤小舟，戲玩于其間。宫中退水，出于金溝，其中珠纓寶絡流出街渠，貧民日有所得焉。【略】

風流陣　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統宫妓百餘人，帝統小中貴百餘人，排兩陣于掖庭中，日爲風流陣。以霞被錦被張之，爲旗幟攻擊相鬬，敗者罰之巨觥以戲笑。時議以爲不祥之兆，後果有禄山兵亂，天意人事不偶然也。

馮贄《雲仙雜記》卷二《百花獅子》 曲江貴家遊賞，則剪百花裝成獅子相送遺。獅子有小連環，欲送則以蜀錦流蘇牽之。唱曰：「春光且莫去，留與醉人

看。」《曲江春宴録》。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三《鄭愚尚書錦半臂》 唐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奥學，擢進士第，歷歷清顯，聲稱炟（一作「赫」）。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滎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滎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錦》 《唐書》曰：王方慶，天后初爲廣州都督，境内清肅，手制褒之曰：「朕以卿歷職有稱，故授此官，既美化遠聞，實副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端錦二物，以彰善政也。」

又曰：大曆初，代宗詔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奇、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宴郭子儀私第，内侍魚朝恩參其會焉。朝恩出錦三十疋，羅五十疋，綾一百疋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懽而罷。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爲之纏頭。宴享加惠，借以爲詞。

又曰：太和中，賜修指南車、記里鼓人故金忠義男公亮，緋衣、牙笏、錦三十疋。

《太平廣記》卷二〇二《天后》 則天幸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宋之問詩成，則天稱詞更高，奪袍以賜之。出《譚賓録》。

黄朝英《靖康緗素雜記》卷一〇《貴學》 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明日，親友謂之曰：「昨日必多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良可嗤笑。

王讜《唐語林》卷四《賢媛》 柳婕妤生延王。肅宗每見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弟中更相親，外家皆關中貴族。」蓋柳氏奕葉貴盛，人物盡高，方輿公、康城公，皆《北史》有傳矣。陸州俊邁，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富于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曰嬌陳者，姿藝俱美，爲士子之所奔走。陸州一見，因求納焉。嬌陳曰：「第中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事終身矣。」本易其少年，乃戲之也。翌日，遂如言，載錦而張之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約，入柳氏之家，執僕隸之禮，節操爲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間，聞嬌陳之名，及召入宫見上，因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許其歸。因語之曰：「我聞柳家多賢女子，可以備職者，爲我求之。」嬌陳乃以陸州女弟對。乃選入充婕妤，生延王及永穆公主焉。

王讜《唐語林》卷五《補遺》 杜亞在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纜之戲，費金千萬。

孔平仲《續世説》卷五《賞譽》 封敖爲中書舍人，草賜陣傷邊將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賜之宫錦。

孔平仲《續世説》卷九《汰侈》 文宗素恭儉，謂宰臣曰：「朕聞前時内庫唯二錦袍飾以金烏，一袍（元）〔玄〕宗幸温泉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貴往往皆可有，左衛副使張元昌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

《白孔六帖》卷八 衣錦晝游張士貴，虢州人，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游耳。

視錦繡元德秀視錦繡，未嘗求足。

錦裘繡帽李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白衣，指顧陣前。

賜瑞錦服東女真王歙嘗，使大臣求請官號。武后册拜左右玉鈐衛將軍，賜瑞錦服。

賜以宫錦封敖，武宗使作詔書，賜以宫錦。

貢重錦裘胄拜荆南節度使。是時方鎮争剥下希恩，制貢重異綾，名貢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歡，胄待之有節。

獻錦十五牀杜鴻漸兼成都尹，入朝，獻錦十五牀。

錦裘范君瑋執元普送突厥，頡利得之，遺以錦裘。

池底鋪錦李石《開城録》：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宫人，每引泉，先於池底鋪錦。王建宫詞「魚藻宫中鎖翠蛾，先皇行處不曾過。只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鷄頭積漸多」是也。

《白孔六帖》卷八 賜瑞錦以著善政王方慶，累遷廣州都督，境内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下詔，賜瑞錦雜采，以著善政。

《白孔六帖》卷四九 錦袍寶帶契苾明征吐蕃，以戰多，進左威衛大將軍，襲封，賜錦袍、寶帶。

賜玉帶寶器紈錦張允伸上來鹽，賜玉帶、寶器、紈錦。

賜錦袍金甲張長遜，突厥怒，引兵南至河。長遜（遣高）世靖出塞勞之，且若專致賜者，寇引還。授揔管。又討薛舉，不待命輒引兵會，賜錦袍金甲。

徐矩《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一四《服御・錦纏頭》 唐王元寶富而無學，常會客。明日人問，必多佳話。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詩云：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注云：錦纏頭，乃歌舞者之利市物也。《楊妃外傳》云：謝阿

蠻善舞，明皇按樂於清元殿，寧王吹玉笛，上持羯鼓，貴妃琵琶，秦國夫人端坐視之。上戲曰：樂籍今日幸得供奉夫人，請一纏頭。對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

《全唐文》卷八四二劉守光《上梁祖狀》 又守文令褚元嗣將琉璃水晶金銀等器錄與契丹將領，約取幽州後別圖富貴。其契丹少君遂差使還書，願與守文勑令，守文乃言得契丹下大夫所贊也。

《舊五代史》卷二《梁書・太祖紀二》 天復三年正月甲寅，岐人啓壁，唐昭宗降使宣問慰勞，兼傳密旨。【略】甲子，昭宗發離鳳翔，幸左劍寨，權駐蹕帝營。帝素服待罪，昭宗命學士傅宣免之，帝即入見稱罪，拜伏者數四。《册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既而促召升殿，密邇御座，且曰：「宗廟社稷是卿再造，朕與戚屬是卿再生。」因解所御玉帶面以賜帝，帝亦以玉鞍勒馬、金銀器、紋錦、御饌酒菓等躬自拜進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一十六。

《舊五代史》卷五《梁書・太祖紀五》 開平四年二月乙丑，幸甘水亭。《册府元龜》卷二百五。帝出師子門，幸榆林東北坡，教諸軍兵事。《册府元龜》卷二百十四。賜潞州投歸軍使張行恭錦服銀帶并食。《册府元龜》卷二百十五。己丑，出光政門，至穀水觀麥。《册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八。戊辰，宴於金鑾殿。甲戌，以春時無事，頻命宰臣及勳戚宴於河南府池亭。辛巳，楊師厚赴鎮于陝。寒食假，諸道節度使、郡守、勳臣競以春服賀。又連清明宴，以鞍轡馬及金銀器、羅錦進者迨千萬，乃御宣威殿，宴宰臣及文武官四品已上。

《舊五代史》卷一三《梁書・劉嗣彬傳》 知俊族子嗣彬，幼從知俊征行，累遷爲軍校。及知俊叛，以不預其謀，得不坐。貞明末，大軍與晉王對壘於德勝，久之，嗣彬率數騎奔于晉，具言朝廷軍機得失，又以家世讎怨，將以報之。晉王深信之，即厚給田宅，仍賜錦衣玉帶，軍中目爲「劉二哥」。

《舊五代史》卷二〇《梁書二〇・劉捍傳》 太祖迎昭宗於岐下，以捍爲親軍指揮。天復三年正旦，宋文通令客將郭啓奇使於太祖，命捍復命。昭宗聞其至，即召見，詢東兵之事，仍以錦服、銀鞍勒馬賜之。翌日，授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登州刺史。昭宗還京，改常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

《舊五代史》卷三〇《唐書・莊宗紀四》 同光元年冬十月庚辰，帝御元德殿，梁百官於朝堂待罪，詔釋之。壬午，段凝所部馬步軍五萬解甲於封丘。凝等率大將先至請死，詔各賜錦袍、御馬、金帶。【略】

〔同光元年十二月戊寅〕淮南楊溥遣使賀登極，稱「大吳國主書上大唐皇帝」。《十國春秋・吳世家》云：唐以滅梁來告，始稱詔，我國不受，唐主隨易書，用敵國禮，曰「大唐皇帝致書于吳國主」，王遣司農卿盧藏獻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羅錦一千二百疋，龍腦香五斤，龍鳳絲鞓一百事于唐。又遣使張景報聘，稱「大吳國主上書大唐皇帝」，辭禮如牋表。（殿本）

《舊五代史》卷三一《唐書・莊宗紀五》 〔同光二年三月〕丁巳，淮南楊溥遣使貢賀郊天禮物。案《十國春秋・吳世家》：王遣右衛上將軍許確進賀郊天銀二千兩，錦綺羅一千二百疋，細茶五百斤，象牙四株，犀角十株于唐。《舊五代史考異》。

《舊五代史》卷三三《唐書・莊宗紀七》 〔同光三年十一月〕丁巳，大軍入成都，法令嚴峻，市不易肆。自興師凡七十五日蜀平，得兵士三萬，兵仗七百萬，糧三百五十三萬，錢一百九十二萬貫，金銀共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紋錦綾羅五十萬，得節度州十、郡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

《舊五代史》卷三八《唐書・明宗紀四》 天成二年十二月戊寅朔，遣飛勝指揮使於契丹，賜契丹王錦綺、銀器等，兼賜其母繡被纓絡。

《舊五代史》卷四四《唐書・明宗紀一〇》 長興四年十一月壬辰，天下大元帥、守尚書令、兼侍中、秦王從榮領兵陣於天津橋，內出禁軍拒之。從榮收奔河南府，遇害。帝聞之悲駭，幾落御榻，氣絶而蘇者再，由是不豫有加。癸巳，馮道率百僚見帝於雍和殿，帝雨泣哽噎，曰：「吾家事若此，慚見卿等！」百僚皆泣下霑襟。甲午，賜宰臣、樞密使御衣玉帶，康義誠已下錦袍鞍馬有差。

《舊五代史》卷五四《唐書・王鎔傳》 鎔自幼聰悟，然仁而不武，征伐出於下，特以作藩數世，專制四州，高屏塵務，不親軍政，多以閹人秉權，出納決斷，悉聽所爲。皆雕靡第舍，崇飾園池，植奇花異木，遞相誇尚。人士皆褒衣博帶，高車大蓋，以事嬉遊，藩府之中，當時爲盛。案《新唐書》云：鎔母何，有婦德，訓鎔嚴，至母亡，鎔始黷貨財。此事《薛史》不載。鎔宴安既久，惑於左道，專求長生之要，常聚縮黃、合鍊仙丹，或講說佛經，親受符籙。西山多佛寺，又有王母觀，鎔增置館宇，雕飾土木。道士王若訥者，誘鎔登山臨水，訪求仙迹，每一出，數月方歸，百姓勞弊。王母觀石路既峻，不通輿馬，每登行，命僕妾數十人維錦繡牽持而上。

《舊五代史》卷九一《晉書・康福傳》 福無軍功，屬明宗龍躍，有際會之幸，擢自小校，暴爲貴人，每食非羊之全脾不能飫腹，與士大夫交言，懵無所別。在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衾而坐。客有退者，謂同列曰：「錦衾爛兮！」

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於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爲爛奚！」因叱出之，由是諸客不敢措辭。

《舊五代史》卷一〇七《漢書・史弘肇傳》 周太祖平河中班師，推功於衆，以弘肇有翊衛鎮重之功，言之於隱帝，即授兼中書令。【略】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玉帶，諸伶官錦袍，往謝弘肇，弘肇讓之曰：「健兒爲國戍邊，忍寒冒暑，未能徧有寧賜，爾輩何功，敢當此賜！」盡取袍帶還官。其凶戾如此。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周書・世宗紀五》 顯德五年夏四月癸丑，宴從臣及江南進奉使馮延巳等於行宮，徐遼代李景捧壽觴以獻，進金酒器、御衣、犀帶、金銀、錦綺、鞍馬等。

《舊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國傳・契丹》 明宗初纂嗣，遣供奉官姚坤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録》作苗坤。《舊五代史考異》奉書告哀，至西樓邑，屬阿保機在渤海，又徑至慎州，崎嶇萬里。既至，謁見阿保機，延入穹廬，阿保機身長九尺，被錦袍，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

《新五代史》卷一二《周世宗紀論》 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爲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虚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

《新五代史》卷二一《梁臣傳・劉捍》 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入慰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見，問梁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

《新五代史》卷二四《唐臣傳・郭崇韜》 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監軍李）從襲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彦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彦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彦珪矯詔魏王殺之。

《新五代史》卷四五《雜傳・段凝》 是時，唐已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絶唐軍，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凝，京師無備，乃遣張漢倫馳馹召凝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已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

《新五代史》卷四六《雜傳・康福》 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寶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爲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朔方、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爲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爲福更佗鎮，重誨曰：「福爲刺史無功効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至，福分其兵爲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衆，由是威聲大振。【略】

福世本夷狄，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臥閤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新五代史》卷六四《後蜀世家・孟知祥》 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譟曰：「徒曝我於日中，何不速戰？」璋即麾軍以戰。

《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漢世家・劉龔》 乾亨七年，雲南驃信鄭旻遣使致朱鬃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户，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龔與游宴賦詩，龔及羣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旻。

《新五代史》卷六七《吴越世家・錢鏐》 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于淮南，楊行密遣其將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鏐遣其弟鎒敗儒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録第一・契丹》 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手約爲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遺晉馬千匹。既歸而背約，遣使者袍

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頊、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頊還，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頊，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册。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録第三・吐番》 周世宗時，又以（沙州曹）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曹）元恭爲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硇砂、羚羊角、波斯錦。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六七《後梁太祖開平四年》 五月，吴徐温母周氏卒，將吏致祭，爲偶人，高數尺，衣以羅錦，温曰：「此皆出民力，柰何施於此而焚之，宜解以衣貧者。」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七一《後梁均王貞明龍德元年》 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燕諸香，晝夜不絶。久而厭之，更燕皁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宫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句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宫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卻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七七《後唐明宗長興元年》 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帝性儉約，及在位久，宫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爲戒；妃由是怨之。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八九《後漢隱帝乾祐三年》 帝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伶人詣弘肇謝，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九二《後周世宗顯德三年》 （二月，己卯），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湯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

文瑩《湘山野録》卷中 開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錢武肅鏐爲吴越王。時有諷錢拒其命者，錢笑曰：「吾豈失爲一孫仲謀耶。」拜受之，改其鄉臨安縣爲臨安衣錦軍。是年，省瑩輩，延故老，旌鉞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石至有封官爵者，舊貿鹽肩擔亦裁錦韜之。一鄰媪九十餘，攜壺漿角黍迎於道，鏐下車唏拜。媪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沈於丫溪，此媪酷留之，遂字焉。爲牛酒，大陳鄉飲，别張蜀錦爲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歲已上玉樽。時黄髮飲玉者尚不減十餘人，鏐起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娱賓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吴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愛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兮天無欺。」時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之曉。武肅覺其歡意不甚浹洽，再酌酒，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見意，詞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吴人謂儂爲我。别是一般滋味子，呼味爲麻。永在我儂心子裏。」歌闋，合聲賡贊，叫笑振席，歡感閭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白孔六帖》卷八 文錦郭崇韜，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正嗣勞軍，正嗣還，上蜀簿，得文錦五十萬匹。

山林皆覆以錦吴越錢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

朝霞錦五代阿保機遣使者解俚隨頊，以朝霞錦聘梁。

波斯錦吐蕃其所貢波斯錦。

丁耀亢《天史》卷七《蜀王衍繒山》 五代蜀主王衍，王建之子也。驕癡荒縱，不理政務。蜀地産錦繡珍玩，衍積之如山，列錦步障擊毬，晝夜奏異香不斷。結錦繒爲山，其上列宫殿樓觀，每爲風雨所敗，則以新者易之。山前穿渠以雜錦鋪水中，洞徹耀目。或樂飲繒山，則涉句不下。或乘船夜歸，則萬炬前引，水光錦色，光艷奪人。宴羣臣於宣華苑，與宫女雜坐，唱和淫狎，無所不至。唐莊宗同光三年，興師滅蜀，王衍銜璧輿櫬出降，所得金銀繒錦以千萬計。明年殺衍，而夷其族。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九〇《閩太祖世家》 （同光二年）冬十月，進萬壽節并賀皇太后到京金銀、象牙、犀珠、香藥、金裝寶帶、錦文織成菩薩幡等物於唐。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九四《閩龍啓太后黄氏傳》 龍啓初，尊爲皇太后。二年，十一月癸丑，惠宗謁黄氏家廟，田鋪緹錦，木被綵繒，因名里曰錦里，驛曰錦田，居曰錦第，溪曰錦溪，墓院曰錦溪院。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開平三年，阿保機母妻各進雲霞錦一疋。《册府元龜》。

宋太祖賜蜀太后李氏錦綺千匹。《十國春秋》。

《宋史》卷一《太祖紀》 （建隆元年三月）丙辰，南唐主李景、吴越王錢俶遣使以御服、錦綺、金帛來賀。

（二年）秋七月庚申，南唐遣其臣翟如璧謝賜生辰禮，貢金銀、錦綺千萬。

《宋史》卷二《太祖紀二》 （建隆三年）二月癸卯，南唐、吴越進長春節御衣、金銀器、錦綺以千計。

《宋史》卷一七《哲宗紀一》〔元祐二年二月〕丁酉，加賜于闐國金帶、錦袍、器幣。

《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舊蕃蠻中馬，良駑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爲黎倅，欲馬溢額覬賞，乃高直市之。夷人無厭，邀求滋甚。後邛部川蠻恃功，趙彦博始以細茶、錦與之。而夷人每貿馬，以茶、錦不堪藉口。

《宋史》卷二六一《王仁鎬傳》〔開寶〕五年，拜安國軍節度，制曰：「眷惟襄國，實卿故鄉。分予龍節之權，成爾錦衣之美。」郡民扶老攜幼，迎於境上，有獻錦袍者四，仁鎬皆重衣之，厚酬以金帛。

《宋史》卷二七一《王晉卿傳》乾德中，爲興州刺史。四年，移漢州。時蜀初平，寇盜充斥，晉卿嚴武備，設方略，禽捕剪滅，靡有遺漏，自是雖劇賊無敢窺其境。然以賄聞，太祖惜其才而不問。秩滿歸闕，以疾求頤養，改左監門衛將軍，奉朝請。貢重錦十匹，銀千兩以謝，詔不納，以其黷貨愧之也。

《宋史》卷二九九《張若谷傳》先是，麟、府歲以繒錦市蕃部馬，前守輒罷之。若谷以謂：互市，所以利戎落而通邊情，且中國得戰馬；亟罷之，則猜阻不安。奏復市如故，而馬入歲增。

《宋史》卷三〇八《上官正傳》真宗即位，改莊宅使。是秋，廣武叛卒劉吁嘯聚數千輩，逐都巡檢使韓景祐，略漢蜀邛州，懷安永康軍。正與鈐轄馬知節領兵趨新津，抵方井，擊敗之，斬吁，平其黨。還南作坊使，賜錦袍、金帶。

《宋史》卷三〇八《張佶傳》〔咸平三年〕時詔討王均，以餽餉之勞，遷虞部員外郎。賊平，分川峽爲四路，以佶爲利州路轉運使。有薦其武幹者，召還，授如京使、涇原鈐轄兼知鎮戎軍。徙麟府路鈐轄，夏人來寇，佶率兵與戰，親射殺酋帥，俘獲甚衆，餘黨遁去。詔書褒之，賜錦袍、金帶。

《宋史》卷三一三《文彦博傳》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宦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彦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

《宋史》卷三二四《張亢傳》會元昊益熾，以兵圍河外。康德輿無守禦才，屬户豪乜囉叛去，導夏人自後河川襲府州，兵至近道纔覺，而蕃漢民被殺掠已衆。【略】

其時禁兵皆敗北，無鬥志，乃募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邀擊夏人遊騎。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亢以錦袍賜之，禁兵始慚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方窘乏幸利，咸願一戰。

《宋史》卷三二四《劉文質傳》徙知麟州，改麟府濁輪砦兵馬鈐轄。擊蕃酋萬保移，走之。越河破契丹，拔黄太尉砦，殺獲萬計，賜錦袍、金帶。

《宋史》卷四六六《神祐傳》〔開寶〕六年，隨曹彬南征。克關城，擒僞將朱令贇，命神祐馳入獻捷書，賜錦袍、金帶。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張崇貴》淳化四年，命乘傳之延州招羌戎之内附者，發庫錢犒給，以金幣賜酋領。將行，轉内班右班押班，就命管勾鄜延屯兵，李繼隆討李繼遷，詔崇貴以延安兵犄角進討。及擒趙保忠，留崇貴與石霸守綏州，徙平夏民以實之。繼遷扼橐駝路，驅脅内屬戎人，崇貴與田敏率熟倉族乱遇戰於雙堆，殺二千餘級，掠牛羊、橐駝、鎧甲甚衆，連詔褒諭。繼遷走漠中，遣其將佐趙光祚、張浦求納款，會于石堡砦，崇貴椎牛醲酒犒諭之，給以錦袍帶。

《宋史》卷四六七《宦者傳二・韓守英》契丹圍岢嵐軍，守英與鈐轄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帥所部渡河，抵朔州，以牽賊勢。遂破狼水砦，俘數百人，獲馬牛羊鎧甲以數萬計，賊爲解去。賜錦袍、金帶。

《宋史》卷四六七《宦者傳二・楊守珍》天禧初，擒盜於青灰山。累遷西京作坊使，帶御器械，永興軍兵馬鈐轄，徙真定、邠寧路。爲内侍省内侍押班，提點内弓箭軍器庫。進内園使、右班都知、領端州刺史。嘗侍仁宗苑中，命乘馬馳射，賞其便習，賜錦袍巵酒。

《宋史》卷四八〇《吴越錢氏世家・錢俶》〔開寶〕七年五月，賜俶襲衣、玉帶、玉鞍勒馬、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錦綺千段。

《宋史》卷四八一《吴越錢氏世家・潘崇徹》潘崇徹，廣州南海人。事龔爲内侍省局承。頗讀兵書，立戰功。晟嘗遣大將吴懷恩伐桂州平之，懷恩爲部下所殺，命崇徹代之。鋹襲位，加西北面都統。歲餘，鋹頗疑崇徹，遣薛崇譽使其軍以察之。崇譽還，遂白崇徹日以伶人百餘衣錦繡，吹玉笛，爲長夜之飲，不恤軍政。鋹怒，召歸，奪其兵柄，自是居常怏怏。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于闐》建隆二年十二月，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爲柙；玉枕一。本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于闐》天聖三年十二月，遣使羅面于多、副使金三、監使安多、都監趙多來朝，貢玉鞍轡、白玉帶、胡錦、獨峯橐駝、乳香、硇砂。

《宋史》卷四九一《外國傳七・党項》〔淳化〕四年三月，直蕩族大首領啜

尾，子河汊大首領馬一並來貢，詔以啜尾叔羅買爲本族都監，又啜尾下首領十人、馬一下首領十二人皆賜錦袍、銀帶、器幣。【略】

（至道二年）六月，勒浪族副首領遇兀等百九十三人歸附，貢馬七匹。遇兀舊隸契丹，淳化初，遷族帳於府州界，東至河百五十里，南至府州三百里，至是，始朝貢。上召問慰勞，賜錦袍銀帶。【略】

（大中）九年，羌兵寇小力族，巡檢李文貞率兵奮擊，追斬籍遇太保首級，賜文貞錦袍銀帶。

《宋史》卷四九二《外國傳八・吐蕃》 建隆二年，靈武五部以橐駝良馬致貢，來離等八族酋長越嵬等護送入界，敕書獎諭。秦州首領尚波于傷殺采造務卒，知州高防捕繫其黨四十七人，以狀聞。上乃以吳廷祚爲雄武軍節度代防安輯之，令廷祚齎敕書賜尚波于等曰：「朝廷制置邊防，撫寧部落，務令安集，豈有侵漁？曩者秦州設置三砦，止以采取材木，供億京師，雖在蕃漢之交，不妨牧放之利。汝等占據木植，傷殺軍人。近得高防奏汝等見已拘執，聽候進止。朕以汝等久輸忠順，必悔前非，特示懷柔，各從寬宥。已令吳廷祚往伸安撫及還舊地。所宜共體恩旨，各歸本族。」仍以錦袍銀帶賜之，尚波于等感悅。是年秋，乃獻伏羌地。

《宋史》卷四九二《外國傳八・唃厮囉》 大中祥符八年，厮囉遣使來貢。詔賜錦袍、金帶、器幣、供帳什物、茶藥有差，凡中金七千兩，他物稱是。

《宋史》卷四九三《蠻夷傳一・西南溪峒諸蠻上》 景德元年，高州五姓義軍指揮使田文鄴來貢。富州刺史向通漢遣使潭州營佛事，以報朝廷存卹之惠。二年，夔州路降蠻首領皆自署職名，請因而命之，上不許，第令次補牙校。是歲，辰州諸蠻攻下溪州，爲其刺史彭儒猛擊走之，擒酋首以獻，詔賜儒猛錦袍、銀帶。

（大中祥符）六年，夔州蠻彭延暹、龔才晃等來貢。辰州溪峒都指揮使魏進武率山猺數百人數寇城砦，朝廷不欲發兵窮討，乃降詔招諭。七年，進武詣吏請罪，署爲三班借職，監房州稅，仍賜裝錢。八年，詔中彭州彭文綰歲賜錦袍。

《宋史》卷四九五《蠻夷傳三・撫水州》 雍熙中，數寇邊境，掠取民口、畜產。詔書招安，補其酋蒙令地殿直，蒙令札奉職。咸平中，又數爲寇盜，止令邊臣驅逐出境。其黨狡獪者凡三十餘人，宜州守將因擒送闕下，上召見詰責之，對曰：「臣等蠻陬小民，爲饑寒所迫耳。」上顧謂左右曰：「昨不欲盡令勦絶，若縱殺戮，顧無噍類矣！」因釋罪，賜錦袍、冠帶、銀綵，戒勗遣之。逾年，酋長蒙頂等六十五人詣闕，納器甲百七十事。【略】

淳熙十二年正月，廣西漕臣胡庭直上言：「邕州之左江、永年、太平等砦，在祖宗時，以其與交阯鄰壤，實南邊藩籬重地，故置州縣，籍其丁壯，以備一旦之用，規模宏遠矣。比年邊民率通交阯，以其地所產鹽雜官鹽貨之，及減易馬鹽以易銀，忽而不防，恐生邊釁，所宜禁戢。」既而諸司上言：「經略司初準朝旨，置馬鹽倉，貯鹽以易馬，歲給江上諸軍及御前投進，用銀鹽錦，悉與蠻互市。其永平砦所易交阯鹽，貨居民食，皆舊制也。況邊民素與蠻夷私相貿易，官不能制。今一切禁絶，非惟左江居民乏鹽，而蠻情亦叵測，恐致乖異也。」乃牒邕州，禁民毋私販交阯鹽，以妨鈔法。

《宋史》卷四九六《蠻夷傳四・西南諸夷》 嘉祐二年，三里村夷斗還等百五十人復謀內寇。有黃土坎夷斗蓋，長寧州人也，先以其事來告。淯井監引兵趨之，捕斬七千餘級。鈐轄司上聞，詔賜斗蓋錢三十萬、錦袍、銀帶。明年，又補斗蓋長寧州刺史。

《遼史》卷四《太宗紀下》 （會同元年）壬子，詔羣臣及高年、凡授大臣爵秩、皆賜錦袍、金帶、白馬、金飾鞍勒，著于令。

《遼史》卷七《穆宗紀下》 （應曆十六年）十二月甲子，幸酒人拔剌哥家，復幸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第，宴飲連日。賜金盂、細錦及孕馬百疋，左右授官者其衆。

《遼史》卷一〇《聖宗紀一》 （統和元年）十二月壬午朔，謁凝神殿，遣使分祭諸陵，賜守殿官屬酒。是日，幸顯州。丁亥，以顯州歲貢綾錦分賜左右。

《遼史》卷一三《聖宗紀四》 （統和十四年）冬十月丙辰，命劉遂教南京神武軍士劍法，賜袍帶錦幣。

《遼史》卷二六《道宗紀六》 （壽隆）四年春正月壬子，如魚兒濼。己巳，徙阻卜等貧民于山前。辛未，宋遣使來饋錦綺。

蘇軾《蘇軾文集》卷一五《劉夫人墓誌銘》 夫人孝友慈儉，薄於奉身，而厚於施人，嚴於教子，而寬於御下。姻族中有悍妬者見之，輒愧而化。性不蓄財，浣衣菲食以終其身。（子蘇）涓自蜀還，以重錦二十兩以獻夫人。夫人喜曰：「可以適吾意之所欲與者。」命刀尺以親疎散之，一日而盡。

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卷一《帝德》 魯人李廷臣頃官瓊管，一日過市，有獠子持錦臂鞲鬻于市者，織成詩，取而視之，仁廟景祐五年賜新進士詩也。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仁祖天章掞麗，固足以流播荒服，蓋亦仁德醲厚，有

以深浹夷獠之心，故使愛服之如此也。廷臣以千文易得之，帖之小屏，致几席間，以爲朝夕之玩。

魏泰《東軒筆録》卷七　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册爲修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寶楊國忠爲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吴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庭争。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一品，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遂獨争之，不能奪。仁宗論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彦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彦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姦，而言涉宫掖，語甚切直。仁宗怒，趍召兩府，以疏示之。介猶諍不已，極密副使梁適叱介，使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貶春州别駕。翌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改爲英州别駕。始，大怒未已，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彦博不安。彦博去，則吾屬遞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書窻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臣姦，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率。臣姦宰相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暱。銀鐺插左貂，窮臈使馳驛。邦媛將誇侈，中金賞十鎰。爲我寄使君，奇紋織纖密。遂傾西蜀巧，日夜急鞭挾。紅經緯金縷，排科闘八七。比比雙蓮花，篝燈戴心出。幾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穩稱質。璨然驚上目，遽爾有薄詰。既聞所從來，佞對似未失。且云奉至尊，於妾豈能必。遂回天子顔，百事容丐乞。臣今得粗陳，狡猾彼非一。偷威與賣利，次第推甲乙。是惟陰猾雄，仁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弼。弼亦昧平生，親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恤？君傍有側媚，喑啞横詆叱。指言爲罔上，廢汝還蓬蓽。是時白此心，尚不避斧鑕。雖令禦魑魅，甘且同飴蜜。既知弗可懼，復以强詞窒。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畢。介也容甚閑，猛士膽爲慄。立貶嶺外春，速欲爲異物。内外官恟恟，陛下何未悉？即敢捄者誰？襄執左史筆。謂此儻不容，盛美有所咈。平明中執法，懷疏又堅述。介言或似狂，百豈無一實。恐傷四海和，幸勿苦倉卒。亟許遷英州，衢路猶嗟咄。翌日宣白麻，稱快口盈溢。阿附連諫官，去若懷絮虱。其間陰獲利，竊笑等蚌蜎。英州五千里，瘦馬行駸駸。毒蛇噴曉霧，晝與嵐氣没。妻孥不同塗，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旅館愁傷骨。饑僕時後先，隨猿拾橡栗。越林多蔽天，黄甘雜丹橘。萬室通釀酤，撫遠無禁律。醉去不須錢，醒來弄鳴瑟。山水仍奇恠，已可消憂鬱。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西漢梅子真，出爲吴市卒。市卒且不慙，況兹别秉秩。」始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文忠公爲編其集，時有嫌避，又削去此詩，是以人少知者，故今盡録焉。

高晦叟《珍席放談》卷下　文潞公守成都，獻燈籠錦於温成宫，中都下傳其新異，代還輔政，繼而宰國。唐子方爲言官，舉貢錦事，廷斥其姦，詞甚鯁忤，天子震怒而不懾，左右之人靡不爲之惴惴也，坐是竄逐嶺外。李師中有詩送行云：「孤忠自許時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載重如山。並游英俊顔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意若思安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人有易「未」字作「尚」者，蓋有所諱爾。當時義夫志士非獨欽唐之孤節勁氣，而亦重李之鋭然樂善成美矣。

李攸《宋朝事實》卷一七　〔乾德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是日宴近臣及〔孟〕昶等于大明殿，昶奉觴上壽。是日，又賜昶玉帶、金鞍勒馬、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段、衣著萬匹。賜昶母李氏金器三百兩、銀器二千兩、錦綺千段、絹千匹。自仁贊、玄喆、李昊等恩賜各有差。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一《仁宗皇祐三年》　十日庚子，禮部尚書、平章事文彦博罷爲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或言張堯佐，彦博父客也。彦博知益州貢妃有力焉，因風彦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彦博所織也。彦博與妾父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上悦，自是意屬彦博。【略】〔唐〕介既用是深詆彦博，雖坐遠貶，彦博亦出。其事之有無，卒莫辨云。按《邵氏見聞録》云：妃又嘗侍上元宴于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帝亦怪問，妃曰：「文彦博以陛下春妾，故有是獻。」上終不樂。其後唐介彈彦博，介雖以對上失禮遠貢，彦博亦出守，上蓋兩罷之也。或云：燈籠錦，乃彦博夫人遺妃，彦博不知也。介章及梅堯臣《書窻詩》過矣！

吴曾《能改齋漫録》卷六《錦繒維舟》　吴甘寧住止，常以錦繒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陳張正見《賦得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世言錦纜始於煬帝，非也，吴、陳之間已見矣。故杜子美《秋興》詩云「錦纜牙檣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蘭橈避荻洲」，又《送二翁還江陵》詩：「火旗還錦纜，白馬

出江城。」

周密《齊東野語》卷一《汪端明》 公以忠言直道，受知壽皇。自蜀還，爲天官兼學士，嚮柄用矣。近習多不悦之，朝夕伺間。一日，内宿召對，天顔甚喜，曰：「欲與卿款語。」方命坐賜茶，汪奏：「臣適有白事。」上欣然問何事？時德壽宫建房廊於市廛，董役者不識事體，凡門闔輒題德壽宫字，下至委巷厠溷皆然。汪以爲非所以示四方，袖出劄子極言之。且謂：「陛下方以天下養，有司無狀，褻慢如此。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爲薄於奉親，而使之規規然營間架之利，爲聖孝之累不小。」上事德壽謹，汪言頗過激。聞之，變色曰：「朕雖不孝，殆未至是。」汪曰：「臣愛陛下切至，不欲使陛下負此名，故及此。」上終不懌。奏畢，請退，上頷之，不復賜坐，自是眷頗衰。

會德壽宫市蜀燈籠錦，詔求之，不獲。他日，上詣宫言其故，太上曰：「比已得之。」上問所從來，曰：「汪應辰家物也。」上還，即詔應辰與郡。蓋近習揣上意，因事中之，君臣之際，難哉！

周密《齊東野語》卷八《錦茵》 秦會之當國，四方餽遺日至。【略】

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

舊題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一二《熙宗孝成皇帝四》 皇統七年時宋紹興十七年也。春，〔宋〕遣沈昭遠來，賀上生辰，蓋國主以七夕爲生日也。賀禮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賀正旦亦如之，蓋生辰使亦以正月至，不欲使人兩至也。

俞文豹《吹劍録》 仁宗上元宴，張貴妃服燈籠錦：曰：「文彦博所獻。」上曰：「戒汝勿受羣臣餽遺。」不悦久之。蓋錦上織成燈籠也。

吴自牧《夢粱録》卷六《十月》 十月孟冬，正小春之時，蓋因天氣融和，百花間有開一二朵者，似乎初春之意思，故曰小春。月中雨，謂之「液雨」，百蟲飲此水而藏蟄，至來春驚蟄，雷始發聲之時，百蟲方出蟄。朔日，朝家賜宰執以下錦，名曰「授衣」，且賜錦花色，依品從給賜。百官入朝起居，衣錦襖三日。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八《土貢一》 道宗壽隆四年正月，遣使餽錦綺。【略】

天祚帝乾統九年，西夏國進貢物：

細馬二十匹，粗馬四十匹，駝一百，綺錦二百匹，織成錦被褥五合。

《薈史》卷八七《綺羅門》 慶一娘回定之儀，有畫眉五色錦一匹，藉用紅玉條紗。《長安客話》。

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内藏庫》 紹熙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户部言：行在左藏東庫申，本庫排辦，每年金國使人賀正旦及生辰，兩次到闕，各合用紅地細錦一十匹，内翠毛六匹，小盤毬錦充倒仙四匹，以方勝錦充鹿胎五匹，以雜花錦充，緣本庫並無，見在乞下左藏封樁下庫，依年例數目預行支撥。從之。

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左藏庫》 乾道二年九月十四日，户部言：契勘左藏東西庫，逐年合賜錦襖子官，除親王、宰執支全匹外，其餘官並於整上各量裁合得數目支給外，有零丈赤積壓在庫，歲久色暗，合雜賣場出賣，不免低價，暗失國用。今年欲乞並支全匹，人曆幫勘，其餘零丈赤依文臣時服條例計價納錢，牒臨安府市令司差行人估價，關報糧審院於逐官料錢曆内除尅施行。其餘應支花羅、錦、綺、鹿胎段子並無見在，欲以别色充代折支，内合支本色而無見在者，乞依市價折支見錢。從之。

《宋文》卷一三一〇蘇頌《賜諸路知州職司及總管鈐轄至使臣衣襖敕書》 敕某：肅祇朝寄，外恪官箴。式臨寒律之初，用錫功裘之寵。服兹純麗，毋憚凝嚴。今賜汝紫羅錦旋襴一領，至，可領也。故兹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蘇魏公文集》卷二四。

《全宋文》卷一三一〇蘇頌《賜諸路蕃官及溪洞蠻人初冬衣襖敕書》 敕某：汝恪居邊土，祇服朝經，爰及歲寒，特加時賜。寵被纊繒之麗，益勤忠順之方。賜汝方勝練鵲大錦旋襴一領，至，可領也。故兹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蘇魏公文集》卷二四。

《全宋文》卷一六〇劉綜《賜邊城冬服事奏》 每歲朝廷遣使賜邊城冬服，諸軍將校皆錦袍，惟轉運副使止頒皂花欵正，拜賜之際，頗思厚顔。《宋會要輯稿》儀制九之三一（第二册第二〇〇三頁）又見同書禮六二之三一。（第二册第一七一〇頁），《玉海》卷八二。

《元史》卷五《世祖紀二》 〔至元元年五月〕己丑，以平陰縣尹馬欽發私粟六百石賑饑民，又給民粟種四百餘石，詔獎諭，特賜西錦一端以旌其義。

〔至元四年十一月〕高麗國王王禃以免置驛、籍民等事，遣其臣韓就奉表來謝，賜中統五年曆并蜀錦一，仍命禃入朝。

《元史》卷八《世祖紀五》〔至元十二年春正月乙亥〕東川副都元帥張德潤拔禮義城，殺宋安撫使張資，招降軍民千五百餘人。繼遣元帥張柱孫略地，俘總管郭武及都轄唐惠等六人以歸。賜德潤金五十兩及西錦、金鞍、細甲、弓矢，部下將士鈔三百錠。

〔二月〕丙辰，賞征東元帥府日本戰功錦絹、弓矢、鞍勒。

〔九月〕賞淮安招討使〔別〕乞里迷失及有功將士錦衣銀鈔有差。

《元史》卷九《世祖紀六》〔至元十三年正月〕丙子，賞合兒魯帶所部將士征建都功銀鈔錦衣。

《元史》卷一一《世祖紀八》〔至元十七年二月辛丑〕賜諸王阿八合、那木干所部，及征日本行省阿剌罕、范文虎等西錦衣、銀鈔、幣帛各有差。

《元史》卷一五《世祖紀一二》〔至元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寅〕賜諸王火你赤銀五百兩、珠一索、錦衣一襲，玉都銀千兩、珠一索、錦衣一襲。

《元史》卷一八《成宗紀一》〔元貞元年七月〕己丑，賜劉國傑玉帶錦衣，旌其戰功。

《元史》卷二〇《成宗紀三》〔大德三年冬十月甲寅〕山東轉運使阿里沙等增課鈔四萬一千八百錠，賜錦衣人一襲。

《元史》卷二八《鎖兒哈傳》鎖兒哈，事太宗。與木華黎取嘉州，降其民，遣伯禿兒哈拙赤碣來獻捷，帝曰：「若父宣力國家，朕昔兒之。今鎖兒哈克光前烈。」賜以金錦、金帶、七寶鞍，召至中都，以疾薨。

《元史》卷一一八《闊里吉思傳》成宗即位，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請於帝願往平之，再三請，帝乃許。及行，且誓曰：「若不平定西北，吾馬首不南。」大德元年夏，遇敵于伯牙思之地，衆謂當俟大軍畢至，與戰未晚，闊里吉思曰：「大丈夫報國，而待人耶！」即整衆鼓躁以進，大敗之，擒其將卒百數以獻。詔賜世祖所服貂裘、寶鞍，及繒錦七百、介胄、戈戟、弓矢等物。

《元史》卷一二一《按竺邇傳》中統元年，世祖即位，親王有異謀者，其將阿藍答兒、渾都海圖據關隴。時按竺邇以老，委軍於其子。帝遣宗王哈丹、哈必赤、阿曷馬西討。按竺邇曰：「今內難方殷，浸亂關隴，豈臣子安臥之時耶？吾雖老，尚能破賊。」遂引兵出删丹之耀碑谷，從阿曷馬，與之合戰。會大風，晝晦，戰至晡，大敗之，斬馘無算。按竺邇與總帥汪良臣獲阿藍答兒、渾都海等。捷聞，帝錫璽書褒美，賜弓矢錦衣。

《元史》卷一一二《昔里鈐部傳》歲乙未，定宗、憲宗皆以親王與速卜帶征西域，明年啓行，鈐部亦在中。又明年，至寬田吉思海，鈐部從諸王拔都征斡羅斯，至也里(替)〔贊〕城，大戰七日，拔之。己亥冬十有一月，至阿速滅怯思城，負固久不下。明年春正月，鈐部率敢死士十人，躡雲梯先登，俘十一人，大呼曰：「城破矣！」衆蟻附而上，遂拔之。賜西馬、西錦，錫名拔都。

《元史》卷一二八《姜衛傳》〔至元〕十三年夏，驛召姜衛。秋，入覲，大饗，賚功授金虎符，征西都元帥，仍賜弓矢甲鞍、文錦表裏四、鈔萬貫，從者賞賜有差。

《元史》卷一三一《奧魯赤傳》〔太祖〕辛未，與金人戰于野(孤)〔狐〕嶺，中流矢，戰愈力，克之。既還，拔矢，血出昏眩，帝親撫視，傅以藥，竟不起。帝悲悼曰：「朔魯罕，朕之一臂，今亡矣！」賜其家馬四百匹，錦綺萬段。

《元史》卷一四四《答里麻傳》天曆(元)〔二〕年八月，明宗崩，文宗入正大統，使者旁午。答里麻朝暮盡力，事無缺失，帝特賜錦衣以嘉之。

〔元統三年〕帝嘗命答里麻修七星堂。先是，修繕必用赤緑金銀裝飾，答里麻獨務樸素，令畫工圖山林景物，左右年少皆不然。是歲秋，車駕自上京還，入觀之，乃大喜，以手撫壁嘆曰：「有心哉，留守也！」賜白金五十兩、錦衣一襲。

《元史》卷一四七《張弘略傳》弘略字仲傑，柔第八子也。有謀略，通經史，善騎射。嘗從柔鎮杞徙亳。歲乙卯，入朝憲宗，授金符，權順天萬户。從征蜀，以其幼，賜錦衣，令還鎮。

《元史》卷一四七《史樞傳》〔至元〕十二年，復以萬户從丞相伯顏伐宋，賜錦衣一、寶鞍一、弓一、矢百、甲十注、馬十二匹，仍給天澤帳下士十人以從。

《元史》卷一四七《史天祥傳》壬辰，命天祥領汴京百工數千，屯霸州之益津，行元帥府事，賜錦衣一襲。

《元史》卷一四九《劉伯林傳》乙亥，同國王木華黎攻破燕京。丁丑，復從大軍攻下山東諸州。木華黎上其功，賜名馬二十匹、錦衣一襲。

《元史》卷一四九《劉黑馬傳》庚寅，睿宗入自大散關，假道於宋以伐金，命黑馬先由興元、金、房東下。至三峯山，遇金大將合達，與戰，大破之，虜合達，斬首數萬級，乘勝攻破香山寨及鈞州，賜西錦、良馬、貂鼠衣，以旌其功。

《元史》卷一四九《劉元振傳》〔中統元年〕宋瀘州主帥俞興，率兵圍瀘州，晝夜急攻，自正月至五月，城幾陷，左右勸元振曰：「事勢如此，宜思變通，整本

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而（乘）〔棄〕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食將盡，殺所乘馬犒將士，募善游者齎蠟書至成都求援，又權造金銀牌，分賞有功。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興兵，大敗之，斬其都統一人，興退走。捷聞，且自陳擅造金銀牌罪，帝嘉其通於權變，賜錦衣一襲、白金五百兩。

《元史》卷一四九《劉元禮傳》（至元）二年九月，宋制置夏貴率軍五萬犯潼川，元禮所領纔數千，衆寡不敵，諸將登城望貴軍，有懼色。元禮曰：「料敵制勝，在智不在力。」乃出戰，屢破之。復大戰蓬溪，自寅至未，勝負不決，激厲將士曰：「此去城百里，爲敵所乘，則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國家有矣。丈夫當以死戰取功名，時不可失也。」即持長刀，大呼突入陣，所向披靡，將士咸奮，無一不當百，大敗貴兵，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捷奏，賜錦衣二襲、白金三錠、名馬一匹、金鞍轡、弓矢，召入朝，命復還潼川，立蓬溪寨。

《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禿花傳》耶律禿花，契丹人。世居恒州，太祖時，率衆來歸。大軍入金境，爲嚮導，獲所牧馬甚衆。後侍太祖，同飲班（木）〔朮〕河水。從伐金，大破忽察虎軍。又從木華黎收山東、河北，有功，拜太傅、總領也可那延，封濮國公，賜虎符、銀印，歲給錦幣三百六十匹。

《元史》卷一四九《王榮祖傳》趙祁以興州叛，從諸王按只台平之。祁黨猶剽掠景、薊間，復從大將唐兀台討之，將行，榮祖曰：「承詔討逆人耳，豈可戮及無辜，宜惟抗我者誅。」大將然之，由是免死者衆。再從征高麗，破十餘城，高麗遣子綧入質。帝賜錦衣，旌其功。

《元史》卷一五〇《查剌傳》癸巳，從國王塔思，征金帥宣撫萬奴於遼東之南京，先登，衆軍乘之而進，遂克之，王解錦衣以賜。

《元史》卷一五〇《何伯祥傳》丁酉，從主帥察罕伐宋，伯祥拔三十餘柵，獲戰艦千餘艘，又破芭蕉、望鄉、大洪、張家等寨，俘獲甚衆，器械山積。察罕以其功聞，賜錦衣、金甲。

《元史》卷一五〇《何瑋傳》至大元年，遷太子詹事，兼衛率使。俄拜中書左丞，仍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未幾，擢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提調屯田事，帝召至榻前，面諭曰：「汴省事重，屯田久廢，卿當爲國竭力。」賜黑貂裘一、錦衣二襲。

《元史》卷一五〇《郝和尚拔都傳》庚子歲，太宗於行在所命解衣數其瘡痕二十一，嘉其勞，進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陽延安五路萬户，易佩金虎符，以兵二萬屬之，復賜馬六騎、金錦弓鎧有差。

《元史》卷一五〇《石抹明安傳》明安早從軍旅，料敵制勝，算無遺策，雖祁寒盛暑，未嘗不與士卒均勞逸，同甘苦。其得金府庫珠玉錦綺，明安悉具其數上進，未嘗以纖毫爲己有。中都既下，加太傅，邵國公，兼管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

《元史》卷一五一《奥敦希愷傳》希愷襲勸農事，皇太后錫以錦服。

《元史》卷一五二《岳天禎傳》襲父職，冠氏縣軍民彈壓，從剽襄樊，帥府承制授管軍百户，修立百丈山、鹿門等堡。天禎率銳士，冒矢石，從樊城東北先登，爲檑木所傷，墮地，復躡梯以登，手刃數人。築正陽東西城，及於鎮江造戰船，天禎咸董其役。戰焦山，平奉化賊，録功陞管軍千户。

江南平，從元帥張弘範覲帝于柳林，賜金錦、銀鞍勒。

《元史》卷一五二《石興祖傳》（石天禄）子十人，興祖襲千户，官武略將軍。己未，從伐宋，攻鄂州。至元四年，縣宿州率兵抄沿淮諸郡，獲宋覘伺者十餘輩，統軍司賞馬二十匹、銀五百兩、錦二十端。

《元史》卷一五二《查剌傳》初，其父阿辛所將軍，皆猛士，衣黑爲號，故曰黑軍。歲己卯，詔黑軍分屯真定、固安、太原、平陽、隰、吉、岢嵐間。頃之南征，以黑軍爲前列。與南兵遇于河，查剌大呼馳之，陷其陣，渡河再戰，盡殪之，所遇城邑争先款附，長驅擣汴州，入自仁和門，收圖籍，振旅而還。論功，黑軍爲最。及從國王軍征萬奴，圍南京，城堅如立鐵，查剌命偏將先警其東北，親奮長槊大呼，登西南角，摧其飛櫓，手斬陴卒數十人，大軍乘之，遂克南京。詰旦，木華黎解錦衣賞之。

《元史》卷一五三《王守道傳》後擢慶源軍節度使、天澤爲五路萬户，署守道行軍參謀，兼檢察使。莊聖太后以真定爲湯沐邑，守道在鎮，以幕僚頻歲致覲，敷對稱旨，得賜金符、錦衣、金錢。

《元史》卷一五三《賈鈞傳》仁宗即位，拜參知政事，議罷尚書省所立法。遷僉書樞密院，復參知政事，賜錦衣、寶帶、寵貲有加。

《元史》卷一五五《汪世顯傳》癸卯春，皇子第功，承制拜便宜總帥，秦、蜀等二十餘州事皆聽裁決，賜虎符、錦衣、玉帶。

《元史》卷一五六《張弘範傳》（至元）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肘，裹瘡見主帥曰：「襄、樊相爲脣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

樊破則襄陽何所恃」從之。明日，復出銳卒先登，遂拔之。襄陽既下，偕宋將吕文煥入覲，賜錦衣、白金、寶鞍，將校行賞有差。【略】

〔至元〕十五年，宋張世傑立廣王昺于海上，閩、廣響應，俾弘範往平之，授蒙古漢軍都元帥。陛辭奏曰：「漢人無統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爲首帥。」帝曰：「汝知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從。師既南，安豐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深悔恨，良由委任不專故也，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今付汝大事，能以汝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面賜錦衣、玉帶，弘範不受，以劍甲爲請。

《元史》卷一六二《史弼傳》 至元十年，諸將分十二道圍樊城，弼攻東北隅，凡十四晝夜，破之，殺其將牛都統。襄陽降，上其功，賜銀及錦衣、金鞍，陛懷遠大將軍、副萬户。

《元史》卷一六二《高興傳》 〔至元〕十六年秋，召入朝，侍燕大明殿，悉獻江南所得珍寶，世祖曰：「卿何不少留以自奉！」對曰：「臣素貧賤，今幸富貴，皆陛下所賜，何敢隱俘獲之物！」帝悦，曰：「直臣也。」興因奏所部士卒戰功，乞官之，帝命自定其秩，頒爵賞有差。遷興浙東道宣慰使，賜西錦服、金線鞍轡。【略】

〔至元〕十九年，入朝，賜銀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及錦服、鞍轡、弓矢，改浙西道宣慰使。【略】

〔至元〕二十九年，復立福建行省，拜右丞。爪哇壅使者孟琪，詔興爲平章政事，興史弼，亦黑迷失，帥師征之，賜玉帶、錦衣、甲冑、弓矢、大都良田千畝。

《元史》卷一六二《劉國傑傳》 〔至元六年〕襄陽降。世祖聞其勇，召見，遷武德將軍、管軍總管，賜銀百兩、錦衣、弓矢以寵之。

《元史》卷一六五《賈文備傳》 〔至元〕九年，移蔡州，兼水陸漕運。宋兵時掠糧餉，文備敗之，併奪其船。詔罷統軍，文備入覲，賜弓矢、金鞍、錦衣、白金。

《元史》卷一六六《劉恩傳》 〔至元〕十六年，入朝，賞賚有加，授四川西道宣慰使，改副都元帥。率蒙古、漢軍萬人征斡端，進都元帥，宣慰使如故，賜宿烈孫皮衣一、錦衣一，及弓刀諸物。

《元史》卷一六六《賀祉傳》 〔至元十年〕從右丞别乞里迷失入朝，帝賜以弓矢、錦衣、鞍勒，加宣武將軍。

《元史》卷一六六《張榮實傳》 甲辰，從大將察罕軍至淮上，遇宋將吕文德，與戰，俘五十餘人，賞銀椀、戰馬。從攻江陵，略襄陽，宋以舟師横截漢水，兵不得渡，榮實戰却之，獲人百餘，戰船數十艘，察罕以聞，賜錦袍及銀十五斤。

《元史》卷一六七《王國昌傳》 王國昌，膠州高密人。初爲膠州千户，中統元年，入覲，世祖察其能，遷左武衛親軍千户，佩金符。召問軍旅之事，國昌奏對甚悉，帝嘉之，賜白金、錦袍。

《元史》卷一六八《陳〔祐〕〔祐〕傳》 〔祐〕〔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時諸王得自辟官屬，歲癸丑，穆王府署〔祐〕〔祐〕爲其府尚書，賜其父母銀十鋌、錦衣一襲。

《元史》卷一六九《賀仁傑傳》 大德九年，年七十二，請老，拜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行中書省事，賜白金、楮幣、錦袍、玉帶、歸第。

《元史》卷一六九《劉哈剌八都魯傳》 〔至元〕二十七年，遷正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奏曰：「臣累戰而歸，衣裘盡弊。河東，臣故鄉也，願乞錦衣以爲榮。」帝以金織文衣賜之。

《元史》卷一六九《石抹明里傳》 武宗即位，詔曰：「明里夫婦，歷事帝后，保抱朕躬，朕其德之。可特令明里榮禄大夫、司徒，其妻梅仙，封順國夫人。賜黄金二百五十兩，白金千五百兩，衣一襲。」

仁宗在東宫，語宫人曰：「昔朕有疾甚危，徽仁裕聖皇后憂之，梅仙守視，不解帶者七十日。今不敢忘，其賜明里寶帶、錦衣、輿及四騶。」

《元史》卷一七〇《張炤傳》 〔至元〕十三年，揚州未下，丞相阿朮提兵攻之。五月，宋將李庭芝棄城遁泰州，炤領兵追揚州城下，躬往招諭，制置朱煥以城降，庭芝亦就擒。炤傳檄未下州郡，皆望風款附。從阿朮入覲，世祖賜錦衣、鞍勒。

《元史》卷一七二《曹元用傳》 〔泰定三年〕拜中奉大夫、翰林侍講學士，兼經筵官，預修仁宗、英宗兩朝實録。又奉旨纂集甲令爲《通制》，譯唐《貞觀政要》爲國語。書成，皆行於時。凡大制誥，率元用所草。文宗時，草寬恤之詔，帝覽而善之，賜金織文錦。

《元史》卷一七六《韓若愚傳》 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由武衛府史授通惠河道所都事，開河有功，詔賜錦衣一襲。

《元史》卷一八一《虞集傳》 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敕，即家撰文，褒錫勳舊、侍臣。

《元史》卷一九一《良吏傳一・卜天璋》 大德五年，以樞密大臣闍伯薦，授

都事，贊其府。引見，賜錦衣、鞍轡、弓刀。

《元史》卷一九二《良吏傳二・白景亮》 景亮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脱粟對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宫錦，改授台州路總管。

《明史》卷一一七《蜀王椿傳》 時諸王皆備邊練士卒，椿獨以禮教守西陲。番人入寇，燒黑崖關。椿請於朝，遣都指揮瞿能隨涼國公藍玉出大渡河邀擊之。自是番人聾伏。前代兩川之亂，皆因内地不逞者鉤致爲患。有司私市蠻中物，或需索啓争端。椿請繒錦香扇之屬，從王邸定爲常貢，此外悉免宣索。蜀人由此安業，日益殷富。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

《明史》卷一二五《福王常洵傳》 先是，海内全盛，帝所遣稅使、礦使遍天下，月有進奉，明珠異寶文毳錦綺山積，他搜括贏羨億萬計。至是多以資常洵。

《明史》卷一三七《吴伯宗傳》 奉使安南，稱旨。除國子助教，命進講東宫，首陳正心誠意之説。改翰林典籍。帝製十題命賦，援筆立就，詞旨雅潔，賜織金錦衣。

《明史》卷一六二《陳敬宗傳》 敬宗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力以師道自任。立教條，革陋習。六館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廷。稍失容，即令待罪堂下。【略】

滿考，入京師，王振欲見之，令忱道意。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振知不可屈，乃貽之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冀其來謝。敬宗書訖，署名而已。返其幣，終不往見。

《明史》卷二九二《忠義四・梁志仁》 梁志仁，南京人，保定侯銘之裔也。萬曆末年舉於鄉。崇禎六年授衡陽知縣，調羅田。賊大擾湖廣，志仁日夕儆備。羅汝才謂左右曰：「羅田城小易克，然梁君長者，吾不忍加兵。俟其去，當取之。」會邑豪江猶龍與賊通，志仁捕下獄。猶龍知必死，潛導汝才别校來攻。八年二月猝攻城。志仁急偕典史單思仁、教諭吴鳳來、訓導盧大受督民守禦。城陷，志仁持長矛巷戰，殺六賊。力屈被縶，抑使跪。罵曰：「我大子命官，肯屈膝賊輩邪！」賊怒，碎其支體，焚之。妻唐被逼，大罵，奪賊刀不得，口齧賊手，遂遇害。思仁等亦不屈死。汝才在英山，聞之，馳至羅田，斬其别校，曰：「奈何擅害長者！」以錦繡斂其夫婦屍。

《明史》卷三〇七《佞倖傳・紀綱》 吴中故大豪沈萬三，洪武時籍没，所漏貲尚富。其子文度蒲伏見綱，進黄金及龍角、龍文被、奇寶異錦，願得爲門下，歲時供奉。綱乃令文度求索吴中好女。文度因挾綱勢，什五而中分之。

《明史》卷三一四《雲南土司二・尋甸》 洪武十五年定雲南，仁德土官阿孔等貢馬及方物，改爲尋甸軍民府。十六年，土官安陽來朝，貢馬及虎皮、氈衫等物，詔賜衣服、錦綺、鈔錠。

《明史》卷三一四《雲南土司二・大侯》 〔宣德〕八年，大侯州入貢，遣内官雲仙往撫之，并賜錦綺有差。

《明史》卷三一四《雲南土司二・麓川》 景泰元年，雲南總兵官沐璘奏：「緬甸宣慰已擒獲思機發，又將思卜發放歸孟養，恐緬人復挾爲奇貨，不若緩之，聽其自獻便。」從之。五年，緬人索舊地，左參將胡誌等諭以銀戛等處地方與之，乃送思機發及其妻孥六人至金沙江村，誌等檻送京師。南寧伯毛福壽以聞，乃誅思機發於京師。七年，任發子思卜發奏：「臣父兄犯法，時臣幼無知。今不敢如父兄所爲，甚畏朝廷法，謹備差發銀五百兩、象三、馬六及方物等，遣使人入貢，惟天皇帝主哀憐。」因賜敕戒諭，并賚思卜發與妻錦幣及其使鈔幣有差。

《明史》卷三一六《貴州土司・貴陽》 初，安氏世居水西，管苗民四十八族，宋氏世居貴州城側，管水東、貴竹等十長官司，皆設治所於城内，衙列左右。而安氏掌印，非有公事不得擅還水西。至是總兵官爲之請，許其以時巡歷所部，趣辦貢賦，聽暫還水西，以印授宣慰宋然代理。〔宋〕貴榮老，請以子佐襲，命賜貴榮父子錦紵。

《明史》卷三一八《廣西土司傳二・思明》 宣德元年，思明賀天壽節奉表踰期，禮部請罪之。帝以遠蠻既至，毋問。土官知府黄珂奏憑祥歲凶民饑，命發龍州官倉糧振之。正統七年，珂遣使入貢。九年，貢解毒藥味，賜鈔錦。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傳三・闡化王》 宣德二年，命中官侯顯往賜絨錦、綵幣。

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正月・喇嘛打鬼》 初八日弘仁寺打鬼。其制：以長教喇嘛披黄錦衣乘車持鉢，諸侍從各執儀仗法器擁護，又以小番僧名班第者，衣彩胄，戴黑白頭盔，手執綵棒，隨意揮灑白沙，前以鼓吹導引，衆番僧執曲錘柄鼓，鳴鑼吹角，演念經文，遶寺周匝，迎祥驅祟。

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正月・上元》 五夜笙歌，六街騎馬。香車錦轡，争看士女遊春；玉珮金貂，不禁王孫換酒。和風緩步，明月當頭，真可謂帝京景

物也。

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正月・烟火》 烟火花砲之製，京師極盡工巧。有錦盒一具內裝成數齣故事者，人物像生，翎毛花草，曲盡粧顏之妙。

潘榮陛《燕京歲時紀勝・九月・鬥鵪鶉》 齊梁子弟好鬥鵪鶉，千金角勝。夏日則貯以雕籠，冬日則盛以錦囊，飼以玉粟，捧以纖手，夜以繼日，毫不知倦。

談遷《國榷》卷一五《成祖永樂十年》 七月甲申朔丙戌，賜廷臣兜羅錦被。

周象明《事物攷辯》卷廿三《複見》 錦纜 《示兒編》 吳甘寧住止，嘗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則錦纜不始於煬帝。

《康熙起居注・康熙一六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己巳。是日，上親撰元日、慶賀太皇太后表文，并製錦衣進獻。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仁宗初，賜寧國長公主錦六疋。《弇山堂別集》。

王彥伯秉燭理琴，見一女取琴調之，遲明，女取錦繡贈別，彥伯以玉琴答之而去。《誠齋雜記》。

程哲《蓉槎蠡說》卷一 蔣欽母練帳縹被，孫權救御府爲作錦被，改易帷帳。辛憲英惡華，外孫上錦被，取反臥之。廣川王妃昭信妒幸姬陶望卿，誣以數窺郎史，言臥錦被，疑有奸。太尉朱寵臥布被，帝以錦被賜之。陳高帝焚羅文錦被於雲龍門外。傅信遭父喪，哀毀，母竊覆以錦被。郭林宗入弔見，即奪衣去。《杜陽編》：「元和年，大軵國貢神錦被，冰蠶絲所織，得水舒，遇火縮。」予所見較昔人不及十之一，腹何儉也。翠被，豹舄，載《左傳》。繡被是鄂君，越人擁檝而歌，事見《說苑》。錦半臂有數事：房太尉家法，不著半臂。蘇頲檢校益州，使臣皇甫恂檄取庫錢市錦半臂，不予。鄭愚以錦爲半臂，崔鉉見其文深賞之：「真銷得錦半臂。」遊擊將軍來子珣常衣錦半臂，未知堪銷得不？

程哲《蓉槎蠡說》卷五 周文襄忱遺王振松江顧绒毯，以覆齋閣，不失尺寸。凡上便宜，振從中贊成之。蜀宣撫鄭仲遺秦檜格天閣錦，地衣廣表合一，而逢其怒，得罪去。蓋璫喜媚，而老奸惡人窺其私。然周畏異己，鄭工援竈，用意本別。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三四《宮室》 原四川石砫女帥秦良玉帥師勤王，召見，賜綵幣羊酒，上製詩旌之曰：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崇禎遺録》。

昭槤《嘯亭雜録》卷八《軍營之奢》 宗室副都統東林，文皇帝第十子韜塞裔也。任侍衛時，從征川、楚教匪凡十餘年。其親爲余言者云：「軍中糜費甚衆，其帑餉半爲糧員侵蝕，任其濫行冒銷。有建昌道石作瑞，曾侵蝕帑銀至五十餘萬兩。然其奢費亦屬糜濫，延諸將帥會飲，多在深箐荒麓間，人跡之所罕至者，其蟹魚珍羞之屬，每品皆用五六兩，一席多至三四十品，而賞賜優伶，犒賚僕從之費不與焉。有某閣部初至，石爲饋珍珠三斛，蜀錦一萬匹，他物稱是。故其所侵蝕者，轉皆蕩盡，至死無殮費，人皆快之。軍中奢糜之風，實古今之所未有也。」

俞樾《茶香室叢鈔・四鈔》卷二四《衣錦衣繡》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東觀漢記》「建武二年，封景丹爲櫟陽侯，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原注《御覽》一百。前漢皆言衣繡，惟此言衣錦。又云《風俗通義》「江夏張遼爲兗州太守，以二千石尊，過鄉里，白日衣繡，榮羨如此」。原注《御覽》九百五十二。按，韓魏公以晝錦名堂，合此二事用之。

《宋史・王祐傳》：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祐代之，謂曰：「此卿故鄉，所謂晝錦者也。」魏公堂名本此。又《明一統志》：「晝錦堂在江甯舊府西廳，宋紹興末，王綸以建康人知鄉郡，故建此堂。」則又本於魏公也。今人但知魏公事，以魏公人重，兼以歐公文重耳。

《陳書・陳寶應傳》：「起家臨郡，兼晝繡之榮；裂地置州，假藩麾之盛。」則晝繡二字，亦可用也。

藝文

《詩・衛風・碩人》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

《詩・鄭風・丰》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

《詩・唐風・葛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詩・小雅・巷伯》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全上古三代文》卷一〇宋玉《笛賦》 錦繡黼黻，所以御寒也，縟則泰過。

張衡《張衡詩文集・四愁詩》 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文選》卷二九無名氏《古詩十九首》之十七 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遊。李善注：《毛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獨宿累長夜，夢想

兒容輝。

《王臺新詠》卷九張衡《四愁詩四首》之四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全漢文》卷一九羊勝《屏風賦》 屏風粉帊，《初學記》作張設。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璧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黄。畫以古烈，顯顯昂昂。藩后宜之，壽考無疆。《西京雜記》上，《初學記》二十五。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六曹植《聖皇篇》 文錢百億萬，采帛若煙雲。乘輿服御物，錦羅與金銀。

《全晉文》卷二武帝《答羣臣請易服復膳詔》 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侻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必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剥，柰何柰何。《晉書・禮志中》，《宋書・禮志二》，《通典》八十。

《全晉文》卷七一皇甫謐《讓徵聘表》 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麩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

《全晉文》卷九一潘岳《寡婦賦》 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煢獨而靡依。易錦茵以苫席兮，代羅幬以素帷。

《全晉文》卷一一三魯褒《錢神論》 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于空版，漢祖克之于嬴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

鮑照《鮑參軍集》卷三《代結客少年場行》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

《文選》卷一六江淹《別賦》 巡曾檻而空撿，撫錦幕而虚涼。

《玉臺新詠》卷四鮑令暉《代葛沙門妻郭小玉詩二首》之一 君子將遥一作徭役，遺我雙題錦。臨當欲去時，復留相思枕。

《玉臺新詠》卷五沈約《少年新婚爲之詠》 錦履並花紋，繡帶同心苣。

《玉臺新詠》卷七梁簡文帝《孌童》 妙年同小史，姝貌比一作似。朝霞。袖裁連壁錦，牋織細橦花。吳兆宜注：魏文帝《與羣臣論蜀錦書》：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亦有金薄、蜀薄，來至洛邑皆下惡。吳兆宜注：劉孝威《謝賚錦被啓》：采踰連璧。

《玉臺新詠》卷九湘東王《春別應令四首》之二 試看機上交一作蛟龍錦，還贈庭裏合歡枝。吳兆宜注：陸翽《鄴中記》：錦有大交龍、小交龍、斑文錦、鳳凰朱雀錦。

《玉臺新詠》卷九徐陵《雜曲》 流蘇錦帳挂香囊，織成羅幌隱鈴光。

《藝文類聚》卷八五梁元帝《爲江夏王安豐謝東宫賚錦啓》 舒將並石，堪來暮雨。縈持結纜，乘可蕩舟。秦川書字，妙能八體。鄴縣登高，真堪九日。宋姬贈馬，未足爲榮。馮(媛)〔媛〕乘車，方茲非寵。

《藝文類聚》卷八五梁元帝《謝東宫賚辟邪子錦白褊等啓》 江波可濯，豈藉成都之水；登高爲艷，取映鳳皇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高趙縠，色方藍浦，光譬靈山。試以照花，含銀燭之狀；將持比月，亂含璧之暉。

《藝文類聚》卷八五梁皇太子《謝勑賚魏國所獻錦等啓》 山羊之毳，東燕之席尚傳；登高之文，比鄴之錦猶見。胡綾織大秦之草，戎布紡玄菟之花。

《初學記》卷二七蘇氏《織錦迴文七言詩》 仁智懷德聖虞唐，真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河隔塞殊山梁，民士感曠怨路長。身微閔己處幽房，人賤爲女有柔剛。親所懷想思誰望，純清志潔齊冰霜。新故或億殊面牆，春陽熙茂彫蘭芳。琴清流楚激絃商，奏曲發聲悲摧藏。音和詠思惟空堂，心憂增慕懷慘傷。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錦》 左思《蜀都賦》曰：「貝錦匪成，(淫)〔濯〕色江波。」

古詩曰：「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蕭統詩：「大婦成貝錦，中婦飾粉紬。」《梁昭明集》

《全梁文》卷八簡文帝《對燭賦》 雲母窗中含花氈，朱英幔裏鋪錦筵。照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燈火不須然。

《全梁文》卷八簡文帝《眼明囊賦並序》 俗之婦人，八月日，多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囊，固競淩晨取露以拭目，聊爲此賦。

爾乃裁茲金鏤，製此妖飾。緝濯錦之龍光，翦輕羅之蟬翼。雜花勝而成疏，依步搖而相逼。明金亂雜，細寶交陳，義同厭勝，欣此節新。擬椒花於歲首，學天桃於暮春。《藝文類聚》七十

《全梁文》卷三三江淹《學梁王兔園賦》 春陽始映，朱華未希，卒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質，命知其麗，攢連映日。綺裳下見，錦衣上出，雖復守禮，令人意失。遂謡曰：碧玉作椀銀爲盤，一刻一鏤化雙鸞。乃報歌曰：美人不見紫錦衾，黄泉應至何所禁。妃因別曰：見上客兮心歷亂，送短詩兮懷長歎。中人望兮蠭既饑，躞蹀暮兮思夜半。《本集》，《藝文類聚》六十五，《初學記》二十四。

《全後周文》卷四宇文護《報母閻姬書》 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

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周書・晉公護傳》，又見《北史》五十七。

《全後周文》卷八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水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司筵賞至，酒正杯來。至樂則賢乎秋水，歡笑則勝上春臺。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一〇吴均《贈柳真陽詩》 朝衣朱萸錦，夜覆葡萄巾。《文苑英華》二百四十，《詩紀》八十一。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一八劉孝威《賦得香出衣詩雜言》 香出衣，步近氣逾飛。博山登高用鄴錦，含情動膆比洛妃。《類聚》六十七，《詩紀》八十八。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二五蕭繹《烏棲曲四首》之三 交龍成錦圖鳳紋，芙蓉爲帶石榴裙。日下城南兩相望，月没參横掩羅帳。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陳詩》卷五徐陵《雜曲》 流蘇錦帳挂《文苑》作桂。香囊，織成羅幌隱燈光。《本集》一，《文苑》二百十一。

《先秦漢魏晉六朝詩・隋詩》卷三楊廣《喜春遊歌二首》之二 步緩知無力。臉曼《樂府》作慢。動餘嬌。錦袖淮南舞，寶袜楚宫腰。《樂府詩集》七十七，《詩紀》百二十。

《先秦魏晉南北朝詩・隋詩》卷七丁六娘《十索二首》 《詩紀》云：《樂府》作無名氏。《選詩拾遺》併作丁六娘，非是。

含嬌不自轉，送眼勞相望。無那關情伴，共入同心帳。欲防人眼多，從郎索錦障。《樂府詩集》七十九，《詩紀》百二十八。

蘭房下翠帷，蓮帳舒鴛錦。懽情宜早暢，密意《樂府》作態。須同寢。欲共作纏綿，從郎索花枕。同上。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一《擬恨賦》 若夫陳后失寵，長門掩扉。日冷金殿，霜淒錦衣。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四《結客少年行》 少年學劍術，淩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插吴鴻。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四《長干行二首》其二 鴛鴦緣浦上，翡翠錦屏中。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五《東武吟》 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絶景，錦衣入新豐。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六《相逢行》 相見不得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爲守空閨，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幛，纏綿會有時。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六《擣衣篇》 瓊筵寶幄連枝錦，燈燭熒熒照孤寢。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六《去婦詞》 憶昔未嫁君，聞君卻周旋。綺羅錦繡段，有贈黄金千。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一一《贈劉都使》 一鳴即朱綬，五十佩銀章。飲冰事戎幕，衣錦華水鄉。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一五《還山留別金門知己》 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驟絶景，錦衣入新豐。【略】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一九 張相公出鎮荆州，【略】贈余詩，余答以此詩。張衡殊不樂，應有《四愁詩》。慙君錦繡段，贈我慰相思。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麗人行》 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五《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通泉百里近梓州，請公一來開我愁。舞處重看花滿面，尊前還有錦纏頭。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七《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白帝寒城駐錦袍，元冬示我胡國刀。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七《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腥。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一《即事》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韝。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二《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 大家東征逐子迴，風生洲渚錦帆開。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五《鬬雞》 鬬雞初賜錦，舞罷既登牀。

岑參《岑參集》卷二《胡歌》 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錦醉纏頭。關西老將能苦戰，七十行兵仍未休。

盧綸《盧綸詩集》卷二《和王員外冬夜寓直》 高步長裾錦帳郎，居然自是漢賢良。

盧綸《盧綸詩集》卷三《贈李果毅》 向日磨金鏃，當風著錦衣。上城邀賊語，走馬截鵰飛。

王建《王建詩集》卷九《朝天詞十首寄上魏博田侍中》之四 無人敢奪在先籌，天子門邊送與毬。遥索綵箱新樣錦，内人舁出馬前頭。

王建《王建詩集》卷一〇《宮詞一百首》之十八、三十 魚藻宮一作池。中鎖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

春池日暖少風波，花裏牽船水上歌。遥索劍南新樣錦，東宮先釣得魚多。

元稹《元稹集》卷二三《估客樂》 炎洲布火浣，蜀地錦織成。

賈島《長江集》卷六《送雍陶及第歸成都寧親》 製衣新濯錦，開醞舊燒罌。

李賀《李賀詩集・惱公》 蜀烟飛重錦。

李賀《李賀詩集・許公子鄭姬歌》鄭園中請賀作 許史世家外親貴，宮錦千端買沉醉。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張好好詩》 君爲豫章姝，十三纔有餘。翠茁鳳生尾，丹葉蓮含跗。高閣倚天半，章江聯碧虚。此地試君唱，特使華筵鋪。【略】主公再三嘆，謂言天下殊。贈之天馬錦，副以水犀梳。

杜牧《樊川文集》卷三《揚州三首》其二 秋風放螢苑，春草鬬雞臺。金絡擎鵾去，鸞環拾翠來。蜀船紅錦重，越橐水沉堆。處處皆華表，淮王奈却迴。

杜牧《樊川文集・外集・中丞業深韜略志在功名再奉長句一篇兼有諮勸》 檣似鄧林江拍天，越香巴錦萬千千。滕王閣上《柘枝》鼓，徐孺亭西鐵軸船。

羅隱《羅隱集・甲乙集・秋日有酬》 宴罷嘉賓吟鳳藻，獵歸諸將問龍韜。分茅裂土纔三十，猶擬迴頭賭錦袍。

羅隱《羅隱集・甲乙集・錢尚父生日》 貴盛上持龍節鉞，延長應續鶴春秋。錦衣玉食將何報，更俟莊椿一舉頭。

羅隱《羅隱集・甲乙集・湖州裴郎中赴闕後投簡寄友生》 錦帳郎官奉詔年，汀州曾駐木蘭船。禰衡酒醒春瓶倒，柳惲詩成海月圓。

羅隱《羅隱集・甲乙集・送陸郎中赴闕》 三署履聲通建禮，九霄星彩映明光。少瑜樓管丘遲錦，從此西垣使鳳凰。

西湖散人《新鐫雅俗珠璣藪》卷七 錦纏頭杜詩云：「百寶粧腰帶，珍珠絡臂韝。笑持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全唐詩》卷六〇李嶠《錦》 漢使巾車遠，河陽步障陳。雲浮仙石日，霞滿蜀江春。機迴回文巧，紳兼束髮新。若逢楚王貴，不作夜行人。

《全唐詩》卷一三三李頎《行路難》 火浣單衣繡方領，茱萸錦帶玉盤囊。

《全唐詩》卷一三三李頎《緩歌行》 文昌宮中賜錦衣，長安陌上退朝歸。

《全唐詩》卷一四三王昌齡《春宮曲》 平陽歌舞新承一作承新寵，簾外春寒賜錦袍。

《全唐詩》卷一四五蔣維翰《古歌二首》之二 美人閉紅燭，獨坐裁新錦。頻放剪刀聲，夜寒知未寢。

《全唐詩》卷二六九耿湋《入塞曲》 將軍帶十圍，重錦製戎衣。猿臂銷弓力，蚓鬚長劍威。首登平樂宴，新破大宛歸。樓上誅姬笑，門前問客稀。暮烽玄兔急，秋草紫騮肥。未奉君王詔，高槐晝掩扉。

《全唐詩》卷三八四張籍《舊宮人》 全家没蕃地，無一作何處問鄉程。宮錦不傳樣，御香空記名。

《全唐詩》卷五五四項斯《欲別》 花時人欲別，每日醉櫻桃。買酒金錢盡，彈箏玉指勞。歸期無歲月，客路有風濤。錦緞裁衣贈，麒麟落剪刀。

《全唐文》卷一〇太宗《帝範後序》 吾在位已來，所缺多矣。奇麗服玩，錦繡珠玉，不絶於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臺深池，每興其役，此非儉志也。犬馬鷹鶻，無遠不致，此非節心也。數有行幸，以啜勞人，此非屈己也。斯數者吾之深過，勿以茲爲是而取法焉。

《全唐文》卷二四六李嶠《爲武攸暨謝賜錦表》 臣攸暨言：伏奉恩旨，以臣昨扈遊上苑，執轡還宮，特賜臣瑞錦一匹。臣某中謝。臣承暉日月，漸潤雲霄，叨符聖慈，累延宸照，遂得入陪金殿，出捧玉輿。瑶水參八駿之遊，璿臺翊二龍之舉。榮兼侍從，寵冠宗枝。捧日無以儷其歡，登天未足儔其樂。昔蟻封啟縣，不迴參乘之恩；駟馬從良，寧承附輿之澤。在臣叨忝，實邁古今。徒欣不世之榮，豈望非常之賜。況臣地兼臣子，職奉君親。蹔尋咫尺之途，纔捧神仙之馭。有何殊効，合降隆私。陛下恩愛曲成，綢繆累洽。俯迴珍異，猥及庸微。跪開緘題，伏視文彩。爛若朝霞之初起，粲如春花之競發。成都濯具，本自非儔。朝鮮製衣，則知難擬。方且裁而學政，希勉勵於夫工；服以貴遊，庶光榮於戚里。効微施廣，徒益慚惶。恩重命輕，罔知酬答。無任悚佩之至，謹詣閤奉表陳謝以聞。

《全唐文》卷四五七張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 粤惟姑洗應律，勾芒御辰。鴈橋風暖，犀浦花新。韋嶂縈郭，長楊映津。軒車照地，士女驚人。風土堪樂，山川可珍。歲時不殊於荆楚，形勝有類夫咸秦。晚景彌秀，晴江轉春。即有卓氏名姝，相如麗室，織迴文之重錦，豔傾國之妖質。鳴梭静夜，促杼春日。布葉宜疎，安花巧密。寫庭葵而不欠，擬山鳥而能悉。績縷嫌遲，鄰蛾慕

疾。乍離披而成段，或煥爛而成匹。言濯春流，鳴環乃出。於是近深沈，傍清泚，朱顏始映，珍篋方啓。其始入也，疑芳樹影落澗中；少將安焉，若晴霞色照潭底。奪五雲長風未散，泫百花微雨新洗。爾乃曝林崖，出泉洞，遲日徐轉，和風緩送。稍變迴鸞，全分舞鳳。戲蝶時遶，嬌鶯欲弄。乘春景而方收，俟王正而入貢。懿其彩色足重，鮮明可嘉。青爲禁柳，紅作宮花。能使衛尉縈障，夫人飾車。郎官居而列宿，郡守衣而還家。若夫齊紈之與楚練，豈非細縠之與輕紗。

《全唐文》卷六一二陳鴻《華清湯池記》 宮內除供奉兩湯外，而內外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賜諸嬪御，其修廣於諸湯不侔。甃以文蛤密石，中央有玉蓮捧湯泉，噴以成池。又縫綴錦繡爲鳧雁，致於水中。上時往其間，泛鈒鏤小舟以嬉遊焉。

《全唐文》卷六三二李程《衣錦褧衣賦》以君子之道闇然日章爲韻 君子制服兮，損益以時。秉衣錦之特麗，必尚褧以相資。欲曳婁以成飾，故威儀而可持。異彼佩環，有以文爲貴者；同夫絺綌，必特表而出之。察其所以，亦將有旨。願無伐善，俾其蘊美。衛詩既作，且賦於《碩人》之篇；匪服是加，則嗤乎彼其之子。異狐裘而羔袖，比緑衣而黃裏。蒙纖縞而不隔，龍渥彩之可擬。彷彿兮若豹姿之藏霧，隱映兮似珠光之透水。徒有美於爛然，孰可詳其蔚矣。故服之無斁，終然允臧。當斐然而入用，懼學製以見傷。知我者謂我隱蔽文章，不知我者謂我顛倒衣裳。曾不念順則之理，的然而亡。自類韜光不耀，孰云欲蓋而彰。比乎繪事後素，勿矜爲寶。不有外者，何以混其色；不有內者，何以蓄其藻。雅符含章之德，不愆盡飾之道。服既美矣，人亦宜然。等誠明之道合，同出處之義全。亦由絜矩之士，窮而不濫，蘊貞明，體恬淡。昔有喻於讒口，何以自明；今不衣而夜行，寧惟逮暗。是知大象既分，先質後文，德爲道用，靜爲躁君。不衒昭質，退藏於密。匪同龐服之奇，自契黃中之吉。彼無褐空念於卒歲，此成章不俟兮終日。未若賦衣錦之褧衣，爲終身之自律。

《全唐文》卷七七〇王棨《馬惜錦障泥賦》以因立路旁愁濡美飾爲韻 王武子所馭之駒，障泥特殊。念美錦以斯製，對深泉而不逾。拂玉鐙以雙垂，常憐煥爛；突金羈而屢顧，豈忍沾濡。始夫駿骨是求，奇蹤斯得。將以脩革之盛，遂備連錢之飾。莫不價重千金，絲分五色。初傾豪貴，矜誇之意則多；誰謂驊騮，顧惜之心亦極。觀其萋菲熒煌，霞舒翼張。隱映桃花之色，鮮明紫貝之章。況乎還鄉曾衣，照地出光。得不春苑閒遊，愁露滓於花下；長衢載驟，恐塵侵於道旁。若夫噴玉柳隄，揚鞭蘭路。通步障以齊美，映流蘇而掩妒。瞻前顧後，雖無還涼之虞；時止時行，似有漸車之懼。一旦涇溪將涉，權奇少留。誠淺深之未測，眄侍從以如愁。頻頓紅纓，雖造父而寧知所以；潛憂緑地，縱孫陽而莫究其由。武子於是探彼柔心，察其深旨。善知驥裹之欲，必爲浦桃之美。令左右以解之，果騰驤而濟矣。然覆被其身，旁迷繡轡。夾汗溝而綺麗，排轡尾以花新。向若輕華，煥渡漪淪。則王氏櫪中，空有代勞之用；晉朝書上，全無稱德之因。懿夫特稟超奇，非由服習。苟嘶風之性斯惠，豈戀主之名空立。若論彼滋侈，則錦障非所急。

《全唐五代詞》卷二温庭筠《菩薩蠻》其二 水精簾裏頗黎枕，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烟，雁飛殘月天。

《花間集》卷四張泌《浣溪沙》其七 花月香寒悄夜塵，綺筵幽會暗傷神。嬋娟依約畫屏人。人不見時還暫語，今纔拋後愛微嗔。越羅巴錦不勝春。

《花間集》卷五毛文錫《虞美人》其二 寶檀金縷鴛鴦枕，綬帶盤宮錦。夕陽低映小窗明，南園緑樹語鶯鶯，夢難成。

《花間集》卷五毛文錫《贊浦子》 錦帳添香睡，金鑪換夕薰。懶結芙蓉帶，慵拖翡翠裙。

《花間集》卷五毛文錫《甘州遍》 春光好，公子愛閑遊，足風流。金鞍白馬，雕弓寶劍，紅纓錦襜出長鞦。

《花間集》卷五毛文錫《柳含煙》 隋堤柳，汴河旁。夾岸柳陰千里，龍舟鳳舸木蘭香。錦帆張。

《花間集》卷六和凝《臨江仙》其二 披袍窣地紅宮錦，鶯語時囀輕音，碧羅冠子穩犀簪，鳳凰雙颭步搖金。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和凝詞「鶯錦蟬紗馥麝臍」。《紅葉稿》。

《全唐五代詞》卷五牛嶠《菩薩蠻》其七 玉樓冰簟鴛鴦錦，粉融香汗流山枕。簾外轆轤聲，斂眉含笑驚。

《全唐五代詞》卷六毛熙震《更漏子》 秋色清，河影澹，深户燭寒光暗。綃幌碧，錦衾紅，博山香炷融。

《全唐五代詞》卷六歐陽炯《南歌子》 錦帳銀燈影，紗窗玉漏聲。迢迢永夜夢難成，愁對小庭秋色，月空明。

《全唐五代詞》卷六孫光憲《遐方怨》　紅綾帶，錦香囊。爲表花前意，殷勤贈玉郎。此時更自役心腸，轉添秋夜夢魂狂。

吴漱《事類賦》卷一〇《寶貨部・錦》　伊織文之重錦，《説文》曰：錦，襄邑織文也。炳爛兮之纖麗。《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辟邪天馬之奇，《唐書》曰：代宗勅曰：所織大張錦、軟錦、透背及竭盤六破已上錦，並宜禁斷。其長行高麗白錦、雜色錦等，任依舊制。其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亦宜禁斷。博山交龍之制。《鄴中記》曰：織錦署有黄地博山文錦、大交龍、小交龍、大茱萸、小茱萸錦。昆昭有鸞章之美，《拾遺記》曰：周靈王起昆昭之臺，以享草臣，張鸞章錦文如鸞翔。員嶠有霜蠶之異。《拾遺記》曰：員嶠之山，有環丘，東有雲石，廣五百里。有蠶長七寸，黑色有鱗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濕，其質輕暖柔滑。此管仲之登朝，《淮南子》曰：管仲文錦也，雖醜登朝。子産練帛也，美而不尊。注云：管仲雖不及聖，猶文錦也。子産先思後法，如練帛也，雖温不堪爲宗廟服。晒尹何之學製。《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産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吾愛之，使夫往而學焉。子産曰：吾子愛人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懸鄴中之斗帳，《鄴中記》曰：石虎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黄地博山文錦，或用紫綾小明光錦。易護軍之縹被。《吴志》曰：蔣欽爲右護軍。孫權嘗入其内，每練帳縹被。權歎其在貴守約，勅御府爲其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四十里石氏之奢，《世説》曰：石崇錦步障四十里。三十兩齊桓之歸。《左傳》曰：衛遷於曹，齊桓公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歸音饋。憲英或聞於反臥，《夏侯孝若集》載《羊太常妻辛夫人傳》曰：夫人字憲英，魏衛尉肅侯毘之女，不好華麗，從外孫胡母暢上夫人錦被，乃反臥。朱龍不當於殊賜。謝承《後漢書》曰：朱龍爲太尉，家貧，食脱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當。玉案報美人之贈，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回文識竇滔之奇。臧榮緒《晉書》曰：竇滔妻蘇氏，善屬文。符堅時滔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回文詩寄滔。循環宛轉以讀之，詞甚悽切。雖其價如金，《釋名》曰：錦，金也，作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而不鬻於市。《禮》曰：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文彩之功，翻鴻走龍。《洞冥記》曰：漢武起招仙靈閣於甘泉宫，而編翠羽麟毫爲簾，有走龍錦，有翻鴻錦。尚方既聞於鄴下，《鄴中記》曰：織錦署在中尚方。闘場亦列於江東。《丹陽記》曰：闘場錦署，平關石遷其百工所置也。裼之將見於狐白，《禮》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禁之恐傷乎女工。《漢書》曰：景帝二年下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綦組害女工，宜禁之。若乃垂居士之帶，《禮》曰：居士錦帶。被虎賁之服。《漢官儀》曰：虎賁郎將衣紗縠單衣，虎文錦袴。蒲陶兮鳳皇，《鄴中記》曰：錦署有蒲陶文錦、班文錦、鳳皇錦、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明光兮温熱。《鄴中記》曰：織錦署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錦。張温表曰：劉禪送臣温熱錦五端。賄苟偃而加璧，《左傳》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賄荀偃束錦加璧。饋左師而先玉。《禮》曰：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園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饋以錦，先之以玉。別有蚪龍列象，見下〔指間結彩〕注。樓堞成形。《拾遺記》曰：周成王時，因祇國貢女工，能以五色絲内口中，手引而結之，使成文錦。有雲昆錦、文如雲霞。有樓堞錦、有離珠錦，文似佩珠。有篆隸錦，有列明錦，文如燈燭。甄琛既欣於書服，《後魏書》曰：甄琛爲定州刺史，既至鄉，衣錦書遊。項羽亦嫌於夜行。《漢書》曰：項羽在關中，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挽車曾用於劉備，《江表傳》曰：陸遜攻劉備於夷陵，備捨船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兵以錦挽車走入白帝。纜舟更説於甘寧。《吴志》曰：甘寧住止，常以纜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入夢而嘗聞割截，〔齊書〕《南史》曰：江淹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濯魚而愈見鮮明。《潜夫論》曰：夫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物故有以醜治好，以賤治貴者矣。至若懷中探圖，《漢武内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黄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五岳真形圖》也。其文秘禁，即命〔侍〕女宋靈寶更取一圖以與帝，靈寶探懷中得一卷，盛以雲錦之囊，母以付帝。指間結彩，《拾遺記》曰：吴趙達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彩絲爲雲龍虹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周王百純之獻，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純。西王母再拜而受之。劉主千匹之資。《蜀志》曰：先主入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侯錦各千匹。別有童子束髮，《禮》曰：童子之節也，編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碩人褧衣，《詩》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禮》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帆掛龍艦，《大業記》曰：煬帝幸江都，所乘龍舟，錦帆錦纜，帳開粉閣。《漢官儀》曰：尚書入直，中官供錦帳。籍孺以裹塵爲此，《抱朴子》曰：籍孺童鄧，猶錦紈之裹塵埃。元方以覆被貽譏。《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悖亂，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而責之，賓客絶百許日。白地韜杠，《爾雅》曰：素錦韜杠。緑地蔽泥。《西京雜記》曰：武帝時，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爲鞍轡，緑地五色錦爲蔽泥。或取於范氏之藏，《列子》曰：范氏之藏火，子華曰：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多少皆予之。商丘開入火

往回而身不燒。或濯於蜀江之涯。左思《蜀都賦》曰：貝錦斐然，濯色江波。淮南之待八公，《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燔百合之香。周穆之亡盛姬。《穆天子傳》曰：盛姬之喪，賜用文錦。閻憲行化之美，《華陽國志》曰：閻憲爲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賄一囊，有錦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武侯決敵之資。《諸葛亮集》曰：今民貧國虛，決勝之資唯錦耳。絳地交龍之麗，《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女王絳地交龍錦五疋，紺地勾文錦三疋。虎頭連璧之奇。魏文帝詔曰：前後每得蜀錦，殊不善，鮮卑尚復不受也。吳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來至洛邑，亦皆下惡，是爲下土之物，皆有虛名。或以重濯渙之彩，《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北有濯水。傳曰：濯渙之間能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服御焉。或以況蓼斐之詞。《詩》曰：蓼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諸人者，亦以太甚。忘免懷於顧復，傷宰予之見譏。《論語》曰：宰我曰：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

張先《張子野詞》卷一《八寶裝》 錦屏羅幌初睡起，花陰轉、重門閉。正不寒不暖，和風細雨，困人天氣。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五《謝賓客挽歌三首》之三 當年罷會稽，還郡錦爲衣。老作龍樓貴，終將鳳沼違。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七《送謝舍人奉使北朝》 漢使下西清，胡人擁道迎。寒笳隨宿堡，衛甲出孤城。犯雪貂裘重，衝風錦綬輕。山川辭國遠，車騎踏沙行。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二《送河北轉運使陳修撰學士》 公乎抱長才，當有所盡謨。應不貸內府，重錦象牙明月珠。邊城預自足，寧待臨事諭。莫令漢庭臣，獨言桑大夫。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三《觀拽龍舟懷裴宋韓李》 春風吹花入行幄，紅錦百尺爭蛟螭。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五《沈學士景休知真州》 太守旛旗近國門，州民迎望若雲屯。家風自有東陽詠，主道新移北海罇。紅錦臂韝觀粉質，塗金珂勒駕朱軒。他時儻使《春秋》對，莫以周襄出鄭論。

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一《徐熙花》 徐熙丹青蓋江左，杏枝偃蹇花婀娜。一見真謂值芳時，安知有人槃礴贏。同朝衆史共排媚，亦欲學之無自可。錦囊深貯幾春風，借問此木何時果。

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二《和微之藥名勸酒》 赤車使者錦帳郎，從容珂馬留閑坊。

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一九《道逢文通北使歸》 朱顏使者錦貂裘，笑語春風入貝州。

柳永《樂章集》卷上《鳳銜杯》 有美瑤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詩長簡。想初襞苔箋，旋揮翠管紅窗畔。漸玉箸，銀鈎滿。　錦囊收，犀軸卷，常珍重、小齋吟玩。更寶若珠璣，置之懷袖時時看。似頻一作頓見，千嬌面。

柳永《樂章集》卷中《鳳棲梧》其三 蜀錦地衣絲步障。屈曲回廊，靜夜閑尋訪。玉砌雕闌新月上，朱扉半掩人相望。

柳永《樂章集》卷中《迎春樂》 良夜永，牽情無計奈一作牽情無奈，錦被裏、餘香猶在。怎得依前燈下，恣意憐嬌態。

蘇軾《東坡樂府》卷一《江城子・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樓鑰《攻媿集》卷一〇《織錦綦盤》 錦城巧女費心機，織就一枰如許齊。彷彿回文仍具體，縱橫方罫若分畦。爛柯未易供仙奕，畫紙何須倩老妻。如欲拈棊輕且稱，當求白象與烏犀。

陸游《劍南詩稿》卷五三《二月二日夢中作》 零落薔薇委道傍，更堪微雨漬殘香！象牀玉尺人何在？腸斷新裁錦一方。

陸游《劍南詩稿》卷七六《禽言》 堂前捉績子，力作忘朝餐。鵝黃雪白相照耀，插茅作簇高如山。蠶女採桑至夜蘭，何暇膏沐梳髻鬟。繅成蜀錦與楚縠，舞姝纏頭不論束。

劉辰翁《須溪詞》補遺《意難忘・元宵雨》 當年樂事朝朝。曾錦鞍呼妓，金屋藏嬌。圍香春鬬一作醉酒，坐月夜吹簫。老今矣一作去，倦歌謠，嫌殺杜家喬。

《全宋詞》侯真《鷓鴣天・縣圃約同官賞海棠》二首 萬點臙脂落日烘，坐間酒面散微紅。誰教豔質撩潘鬢，生怕朝雲逐楚風。　尋畫燭，照芳容。夜探兩行錦燈籠。朱脣翠袖休凝竚，幾許春情睡思中。

蜀錦吳綾剪染成，東皇花令一番新。風簾不礙尋巢燕，雨葉偏禁鬬草人。非病酒，不關春。恨如芳草思連雲。西樓角畔雙桃樹，幾許濃苞等露勻。

《全宋文》卷一一一八李山甫《謝賜衣表》 臣山甫言：某月某日，進奏院遞到敕一道，賜臣盤毬雲鴈細錦旋襴一領者。聖澤下頒，賜緘衣以宣寵；皇仁仰被，撫薄質以增榮。臣山甫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惟□□□坤載兼容，乾

行庶覆。屬嚴冬之啟運，軫庶域之屆寒。與子同袍，誼有鴈毬之賜；不稱其服，分多鵝翼之慚。惟誓罄於丹心，庶上酬於洪造。臣山甫無任瞻天荷聖云。乾隆《瀘溪縣志》卷一一，乾隆十六年刻本。

薩都拉《雁門集》卷四《王孫曲》 內家楚楚諸王孫，白馬金鞍耀晴日。尊前細樂耳厭聞，世上閑愁生不識。宮錦裁成五色雲，真珠蹙就雙龍紋。衣裳光彩照暮春，紅韡著地輕無塵。

張翥《蛻庵集》卷三《宮中舞隊歌詞》其一 十六天魔女，分行錦綉圍。千花織步幛，百寶貼仙衣。回雪紛難定，行雲不肯歸。舞心挑轉急，一一欲空飛。

孫承澤《天府廣記》卷四二楊維禎《元宮詞十二首》之五 宮錦裁衣賜聖恩，朝來金榜揭天門。老娥原是南州女，私喜南人擢殿元。

高啓《高青丘集》卷一《將進酒》 絲繩玉缸釀初熟，搖蕩春光若波緑。前無御史可盡歡，倒著錦袍舞鸂鶒。

湯顯祖《湯顯祖詩文集》卷六《長安酒樓同梅克生夜過劉思雲宅》 炙肉行觴深夜留，錦衣重覆敝貂裘。新豐滿市無人識，欲傍常何問馬周。

湯顯祖《湯顯祖詩文集》卷九《送俞采并示姑孰子弟》 采故叔白鹿生，賢豪人也，悲之。

遊子常年風性高，龍生地主垂干旄。絳帳後堂延弟子，春裝別墅擁賢豪。何處山川不留飲，何處風光能薦寢？花落時粘縹緑箋，杯酬只污蒲桃錦。

陳子龍《陳子龍詩集》卷三《采桑渡》四首其二 柔條盡著手，楊枝必裝鉤。周旋春蠶熟，製歡紅錦裯。

池上餐華生《詩笑》卷上宋人《嘲錦襪金線鞋》 不作錦衣裳，裁爲十指倉。千金包汗脚，慚愧絡絲娘。

愛新覺羅・玄燁《康熙文集》卷四九《回鑾中河三首》其三 錦纜牽舟遠，蒲帆逐浪深。回看舊蹕處，不競自澄心。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二《瓊林曲》 不到月宮遊，那識嫦娥好？不奪錦標歸，誰信驪龍巧？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入翰林》 弱水逢山路幾重？今朝身到蕊珠宮。尚無秘省書教讀，已見名簽字不同。斑管潤生紅藥雨，錦袍香散玉堂風。國恩豈是文章報，況復文章尚未工！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乞假歸娶留別諸同年》 還鄉非耀錦衣鮮，爲賦《房中樂》一篇。慚愧少年貧裹過，玉堂春在洞房先。

錢大昕《潛研堂詩集》卷一《五雜組》 五雜組，錦千純。往復還，金千斤。不得已，謁朱門。

錢大昕《潛研堂詩集》卷三《吴越宫詞》 清歌緩緩惱人懷，陌上花飛濕錦鞵。一望浮圖如紺碧，不知破費幾金釵。

錢大昕《潛研堂詩集》卷八《浙閩蔵事蒙恩給假省親恭紀》 故鄉風景尚依稀，暫卸征衣著錦衣。門外喜無熱客鬧，案頭猶是舊書圍。

雜録

《列子》卷二《黄帝》 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

《穆天子傳》卷三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郭璞注：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紀年》：「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于昭（公）〔宫〕。」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執贄者，致敬也。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郭璞注：純，疋端名也。《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組，緩屬，音祖。西王母再拜受之。

《穆天子傳》卷六 天子乃殯盛姬于轂丘之廟。【略】天子使嬖人，贈用文錦明衣九領。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錦》 《列子》曰：范氏之藏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得錦者，從所多少。」商丘聞，入火往還，而身不燒。《拾遺記》曰：周靈王起昆昭之臺，以享羣臣，張鸞章錦，文如鸞翔。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穆王持白珪重錦，以爲王母壽。《西王母傳》。

舊題班固《漢武帝内傳》 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岳真形圖》也。昨青城諸僊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秘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略】

帝既見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真

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圖皆奉以黄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囊，安茗柏梁臺上。

《後漢書》卷七二下《方伎傳・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吴松江鱸魚耳。」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鈎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鈎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勑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

郭憲《洞冥記》卷二 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宫西。編翠羽麟毫爲簾，青瑠璃爲扇，懸黎火齊爲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有霞光繡，有藻龍繡，有連烟繡，有走龍錦，有雲鳳錦，翻鴻錦。閣上燒荃蘼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絶。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錦》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燔百和之香。

《異物志》曰：錦鳥文章如丹地錦而藻繢，交俗人見其似錦，因謂之錦〔焉〕〔鳥〕。

《三國志》卷六《魏志・董卓傳》裴松之注引《英雄記》 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三國志》卷五〇《吴志・孫休朱夫人傳》裴松之注引《搜神記》 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宫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住，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三・羅》 《黄庭經》曰：黄庭爲不死之道，受者先齋九日，然後受之，結盟立誓，期以勿洩。古者盟以玄雲之錦九十尺，金簡鳳文羅四十尺。

《梁書》卷五四《西北諸戎傳・高昌》 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繡纓珞環釧。

《梁書》卷五四《西北諸戎傳・芮芮》 魏、晉世，匈奴分爲數百千部，各有名號，芮芮其一部也。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無城郭，隨水草畜牧，以穹廬爲居。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靴。

《魏書》卷一〇一《吐谷渾傳》 夸呂椎髻氈珠，以皂爲帽，坐金師子牀。號其妻爲「恪尊」，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冠。

《南史》卷五九《江淹傳》 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

劉義慶《幽明録》 廣陵韓晉，字興彦。陳敏反時，與敏弟恢戰於尋陽。還（當）〔營〕下馬，覺鞭重，見有（録）〔緑〕錦（橐）〔囊〕，中有短卷書著〔鞭〕鞘，皆不知所從來。開視之，故穀紙佛神呪經，〔乃世之常聞也〕。

《隋書》卷八三《西域傳・于闐》 俗無禮義，多賊盜淫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屈支國》 大會場　大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綺，載諸輦輿，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

釋智昇《開元釋教録》卷四上 龜兹王爲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鳩摩羅〕什陞而説法。

張鷟《朝野僉載》卷一 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撮允元頭，二鬼持棒隨其後，直入景運門。醫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給使覘問，在閣無事。食訖還房，午後如厠，長參典怪其久，私往候之，允元踣面於厠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之，上問醫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日。」上與錦被覆之，并牀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爲詩以悼之。

張鷟《遊仙窟》 辭謝訖，因遣左右取益州新樣錦一疋，直奉五嫂；因贈詩曰：「今留片子信，可以贈佳期，裁爲八幅被，時復一相思。」

牛僧孺《玄怪録》卷一《鄭望》　乾元中有鄭望者，自都入京，夜投野狐泉店宿，未至五六里而昏黑。忽於道側見人家，試問門者，云是王將軍，與其亡父有舊。望甚喜，乃通名參承。將軍出，與望相見，敘悲泣，人事備之。因而留宿，爲設饌飲。中夜酒酣，令呼蘧蒢三娘唱歌送酒。少間三娘至，容色甚麗，尤工唱《阿鵲鹽》。及曉別去，將軍夫人傳語，令買錦袴及頭髻花紅朱粉等。後數月，東歸過，送所求物，將軍相見歡洽，留宿如初。望問何以不見蘧蒢三娘，將軍云：「已隨其夫還京。」以明日辭去，出門不復見宅，但餘丘隴，望憮然却迴。至野狐泉，問居人，曰：「是王將軍塚。塚邊，伶人至店，其妻暴疾亡，以葦蓆裹屍，葬將軍墳側，故呼曰蘧蒢三娘云。旬日前伶官亦移其屍歸葬長安訖。」《廣記》卷三三六。

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忠志》　安禄山思寵莫比，錫賞無數，其所賜品目有：【略】大錦。

蘇鶚《杜陽雜編》卷中　〔元和〕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碧麥、紫米。【略】神錦衾，水蠶絲所織也。方二丈，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彩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蚋，游泳於其間，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傾動，大者可濶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月即跳入荷中以成其蟄，形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爲嬰兒繃褥，曷能爲我被耶？」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則舒，水火相反，遇火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即方二丈，五色煥爛，逾於向時。上乃歎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不亦然哉！」則却令以火逼之，須臾如故，上益異之。翌日出示術士田元佐、李元戢焉。

蘇鶚《杜陽雜編》卷下　上敬天竺教，〔咸通〕十二年冬，製二高座賜新安國寺。一爲講座，一曰唱經座，各高二丈。研沉檀爲骨，以漆塗之，鏤金銀爲龍鳳花木之形，徧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陳經案，次設香盆，四隅立金顙伽，高三丈，磴道欄檻無不悉具，前繡錦褥褥，精巧奇絶，冠于一時。

馮贄《雲仙雜記》卷一《夢裁錦》　蕭潁士少夢有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裁錦，因此文思大進。文筆濛喉。

《舊五代史》卷一三《梁書・朱瑾傳》　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幬護之。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七三《後唐莊宗同光二年》　〔五月〕，戊申，蜀主遣李嚴還。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宫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胡三省注：粗，讀曰麤。自盛唐以來，蜀貢賦歲至京師。此法乃王衍之法也。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爲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爲然。

郭羅洛納新《河朔訪古記》卷中　華林苑在臨漳縣鄴城東二里，苑後即南鄴城之西也。所植無不榮茂。至高齊武成間，增飾華林苑，若神仙所居，改曰仙都苑。苑中封土爲嶽，皆隔水相望。分流爲四瀆，因爲四海，匯爲大池，曰大海。海中置龍舟六艘，其行舟處可廿五里。又爲殿十二間於海中五嶽，各有樓觀堂殿，四海中亦有宫殿、洲浦。其最知名者，則北嶽之飛鸞殿，北海之密作堂也。飛鸞殿十六間，以青石爲基，珉石爲礎，鐫刻蓮花，内垂五色珠簾，緣以麒麟錦，楹柱皆金龍盤繞，以七寶飾之，柱上懸鏡。又用孔雀、山雞、白鷺毛當鏡作七寶金鳳，高一尺七寸，口銜金鈴，光彩奪目，人不能久視也。密作堂周迴廿四架，以大船浮之，以水爲激輪。堂爲三層，下層刻木人七，彈箏、琵琶、箜篌、胡鼓、銅鈸、拍板、弄盤等，衣以錦繡，進退俯仰，莫不中節。

《太平廣記》卷三〇六《冉遂》　冉遂者，齊人也。父邑宰，遂婚長山趙玉女。遂既喪父，又幼性不惠，略不知書，無以進達，因耕於長山。其妻趙氏，美姿質，性復輕蕩。一日獨遊於林藪間，見一人衣錦衣，乘白馬，侍從百餘人，皆攜劍戟過之。趙氏曰：「我若得此夫，死亦無恨。」錦衣人回顧笑之。左右問趙氏曰：「暫爲夫可乎？」趙氏應聲曰：「君若暫爲我夫，我亦懷君恩也。」錦衣遽下馬，入林内。既別，謂趙氏曰：「當生一子，爲明神，善保愛之。」趙氏果有孕。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九　天下神靈，皆賜威儀，設於殿帳座外。面南，東壁，從東第一架六物：曰錦繖、曰絳節、曰寶蓋、曰珠幢、曰五明扇、曰旌；從東第二架六物：曰絲拂、曰旛、曰鶴扇二、曰金鉞、曰如意。西壁，從東第一架六物：曰如意、曰玉斧、曰鶴扇二、曰旛、曰絲拂；西壁，從東第二架曰旌、曰五明扇、曰珠幢、曰寶蓋、曰絳節、曰錦繖。東南經兵火，往往不復在。蜀中多徙于天慶觀聖祖殿，今猶有存者。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〇《談異一・錦裙宋繡》　陸魯望云：瓦官寺有陳

叔寶羊車一輪、天后錦裙一幅。予在金陵，遊上元官寺，猶兒錦裙所製幡，裙紺碧色，錦作雲龍紋，四角綴十二鈴。焦山枯木堂有宋刻絲觀世音像，亦奇古。

孔毓埏《拾擷餘閒》卷一 杜詩「繡段裝簷額」。邵註：謂掛綵于簷頭下，殊無意味。辟疆園註：簷額，即額也。以其在高處，故曰簷。繡段、樂工之額飾，舞者所用也。此解最爲精確。今恩賜筵宴，教坊承應樂工，以蜀錦覆額，惟露其面，冒以金冠。垂其餘于後，左右手仍各執錦一幅，應歌而舞，則唐時之制，或猶是耳。

趙翼《簷曝雜記》卷一 皇太后壽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乾隆十六年届六十慈壽，中外臣僚，紛集京師，舉行大慶。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之高梁橋十餘里中，各有分地，張設燈綵，結撰樓閣，天街本廣濶，兩旁遂不見市廛，錦繡山河，金銀宫闕，剪綵爲花，鋪錦爲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狀。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一九《宫室》 朱彝尊原本〔承華〕殿門外衛士二三百人分兩旁立，盡戴金花帽錦袍。【略】入嘉會門，至幕次，黑布拂廬侍班。有頃，入宣明門，門内庭中列衛士二百許人，貼金雙鳳幞頭，團花紅錦衫，散手立。

施宿等撰〔嘉泰〕《會稽志》卷九《山》 蜀阜山，在縣北三十五里。《舊經》云：自蜀飛來，帶兒婦二十餘人，隨山而至。善織美錦，自言家在西蜀，今忽至此。

織成

《漢書》卷四八《賈誼傳》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顔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襻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裘，其上爲乘車及騎從之象也。」

《後漢書》卷二《明帝紀》 李賢注引董巴《輿服志》曰：「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

佚名《西京雜記》卷一《身毒國寶鏡》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繡以戚里織成錦，一曰斜文錦。

佚名《西京雜記》卷一《飛燕昭儀贈遺之侈》 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册，謹上襝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金華紫輪帽，金華紫輪面衣，織成上襦，織成下裳，五色文綬，鴛鴦襦，鴛鴦被，鴛鴦褥，金錯繡襠。」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織成》 《續漢書・輿服志》曰：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章）〔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

《晉書》卷一〇六《載記六・石季龍上》 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鞾，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

陸翽《鄴中記》 季龍獵著金縷織成合歡帽。

石虎時著金縷合歡袴。案《太平寰宇記》載此條云：虎每獵著金線織成合歡袴。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織成》 《晉令》曰：織成衣爲禁物。

《晉後略》曰：張方兵入洛，諸官府大劫掠，御寶織成流蘇，皆分割爲馬棧矣。

《搜神記》曰：陳節（方）〔訪〕諸神，東海君以織成青褊一領遺之。

《鄴中記》曰：石虎冬月施流蘇斗帳，懸金薄織成腕囊。

又曰：石虎皇后出，女妓二千爲鹵簿，冬月皆着紫綸巾，蜀錦袴，脚着五文織成鞾。

又曰：石虎獵着金縷。

高柔婦《與柔書》曰：今奉織成袜一量。

《杜蘭香傳》曰：蘭香降南（羣）張碩，與碩織成袴衫。

《南齊書》卷三《武帝紀》 〔永明十一年秋七月〕，是月，上不豫，【略】戊寅，大漸，詔曰：「我識滅之後，身著夏衣畫天衣，純烏犀導，應諸器悉不得用寶物及織成等，唯裝複袂衣各一（本）通。」

《南齊書》卷七《東昏侯紀》 拜愛姬潘氏爲貴妃，乘臥輿，帝騎馬從後。著織成袴褶，金簿帽，執七寶縛稍，戎服急裝，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坑穽，馳騁泻乏，輒下馬解取腰邊鑿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

《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 虜主及后妃常行，乘銀鏤羊車，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轅中；在殿上，亦跂據。正殿施流蘇帳，金博山，龍鳳朱漆畫屏風，織成幌。坐施氈氍褥。

顧野王《玉篇》卷二七《糸部》 絨市征切。織絨也。

《杜工部集》卷五《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一作細織成。

開絨風濤湧，中有掉尾鯨。透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魑魅一作魍魎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裋一作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宫物，寢處禍所嬰。一作纍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一云已肥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晉作真阻兵。皆聞黄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蠹席塵，媿客茹一作飯藜羹。皆聞一作昔聞

李濬《松窗雜録・物之異聞》 西蜀織成蘭亭。【略】已上二十一物皆得其所自，(至)或經目識，客有疑問悉用條註。

《全唐詩》卷四一八元稹《估客樂》 炎洲火浣布，蜀地錦織成。

《全唐文》卷四二五于邵《降誕日進馬及織成紅錦地衣狀》 右。臣伏以今月十九日陛下降誕之辰，萬國駿奔，二儀交泰。玉帛方陣於闕下，慶抃實盈於寰中。臣謬荷殊恩，思登壽域。伏以馬則雄姿，未織句疑誠謝于權奇。織成乃異于采箱，宜或存于煥爛。懿兹致遠之用，宜秉含章之資。憑物奠誠，感恩祝聖。所獻雖慚於萬國，均情實邁於等夷。臣不勝懇悃之至。

《太平廣記》卷一一六《唐文伯》 宋唐文伯，東海贛榆人也。弟好蒲博，家資都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後病癩。卜者云：「崇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試更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四枚，乃盜取爲腰帶。不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處。出《冥祥記》。

樓鑰《攻媿集》卷五《錢文季少卿以蜀中織成山谷書廬山高爲壽次韻》 七十衰翁年愈高，意氣銷盡湖海豪。平生萬事不翅足，但欲乞身歸故巢。幾番掛冠不容去，歸夢屢涉滄浪濤。縱使不去豈能久，命如槁葉風將飄。一陽來復值初度，方念吹棘心天天。何期老友加記録，乃爲衰朽親揮毫。廬山高哉山谷字，蜀女織就新冰綃。安得東歸抱四絶，雙鳧飛爲追王喬。張圖痛飲信一快，更須傳寶留兒曹。慶朝非遠卻圖報，別當作頌齊崧高。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四《談異五・偏諸》 《治安策》：「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又云：「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服虔注曰：「如牙條以作履緣。」顔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襻及(標)〔標〕領者也。」杜甫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錢謙益注引《廣雅》：天竺有細織成。《宋書・禮志》：諸織成，衣帽錦帳，純金銀器，雲母從廣一寸以上，皆爲禁物。《高麗史》：獻織成衣襖弓劒。按子美詩題，乃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蓋褥帳衣帽要襻(標)〔標〕領，皆有織成。而偏諸以爲衣履之緣者，乃織成之一耳。

綾、綺

題解

《禮記・玉藻》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鄭玄注：君子，士大夫也。綃，綺屬。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

《楚辭・招魂》 纂組綺縞。洪興祖補注曰：綺，文繒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綃》 《毛詩義疏》曰：《揚之水》「素衣朱繡」。繡當爲綃。綃，綺。

《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 〔八年春三月，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顔師古注：「綺，文繒也，即今之細綾也。」

《漢書》卷一〇〇《敘傳上》 在於綺襦紈綺之間。顔師古注：綺，今細綾也。

《後漢書》卷五《安帝紀》 至有走卒被綺穀。李賢等注：綺，文繒。

《後漢書》卷四九《王符傳》 《浮侈篇》曰：「【略】錦繡綺紈，葛子升越。」李賢等注引《説文》曰：「綺，文繒也。」

《後漢書》卷八〇下《文苑傳下・邊讓》 羅衣飄颻，組綺繽紛。李賢等注：綺，綾也。

揚雄《方言》卷二 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綾。音凌。

史游《急就篇》卷二 綾 顔師古注：綾，今之羅小綾也。

史游《急就篇》卷二 綺 顔師古注：綺，即今之繒。

許慎《説文》一三篇上《糸部》 絩 綺絲之數也。段玉裁注：言綺以見凡繒也。綺者，文繒也。文繒絲尚有數，則餘繒可知，其若干絲爲一絩未聞。《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絩，布謂之總。段玉裁注：《禮經》：布八十縷爲升。《禹部》曰：布八十縷爲稷。《漢・王莽傳》：一月之祿十縷布二匹，孟康曰：縷，八十縷也。今按總即稷也，稷即縷也，縷即升

也，皆謂八十縷。《召南》「羔羊五總」，傳曰：總，數也。从糸，兆聲。

綺　文繒也。謂繒之有文者也。文者，錯畫也，錯畫謂交道其介，畫繒爲交道方文，謂之文綺。引申之曰交竅結綺窗，曰棚場綺分，皆謂似綺文。从糸，奇聲。

綾　東齊謂布帛之細者曰綾。同《方言》。从糸，夌聲。

劉熙《釋名》卷四《釋采帛》　綺，敧也，其文敧邪不順經緯之縱橫也。畢沅曰：《說文》：「綺，文繒也。」案，織文繒必二人，一人於機中投杼，一人居於機上，提綜其經而操縱之，使經緯間錯成文，故曰不順經緯之縱橫。有杯文，形似杯也。有長命，其綵色相間皆橫終幅此之謂也。言長命者，服之使人命長。有某文，方文如某也。

綾，淩也。其文望之如冰淩之理也。蘇輿曰：《說文》：東齊謂布帛之細者曰綾，从糸麥聲。綾、淩竟均。《初學記》引《風俗通》：積冰曰淩，以其文理細淨，有似冰淩之色，故云。

張揖《廣雅》卷七下《釋器》　綦綺，綵也。王念孫疏：蓋謂織綺文如綦也。

顧野王《玉篇》卷二七《糸部》原本　綺　祛技切，有文繒。

原本　祛倚反。《范子計然》：綺出齊郡。野王案：《淮南》「衣之似綺繡」是也。《說文》「有文繒也」。

綾　力升切，文繒也。

原本　力升反。《方言》：東齊謂布帛之細者曰綾。《埤倉》：似綺而細也。

緆　方莖、方幸二切，無文綺也。

原本　方莖、方幸二反。《說文》：「氏人疏婁布【略】也」。《字書》一曰無文綺也。或爲邕字，在糸部。

顧野王《玉篇》卷二七《糸部》後增字　紋　音文，綾紋也。

丁度《集韻》卷三《蕭韻》　繡綺屬。

丁度《集韻》卷三《宵韻》　綃、縹、繅【略】一曰，綺屬。或作縹、繅。

丁度《集韻》卷四《尤韻》　縐綺屬。

丁度《集韻》卷六《果韻》　綞（字林）綞子綾也。

丁度《集韻》卷六《耿韻》　緆【略】一曰，無文綺。

丁度《集韻》卷八《嘯韻》　絩綺絲數也。

司馬光《類篇》卷三七《糸部》　綃、繅思邀切，【略】一曰綺屬，或作繅。綃，又師交切。

緆普幸切，又必幸切【略】一曰無文綺。

縐力求切，綺屬。

縹思廉切【略】一曰，綺屬。

纖離鹽切，縹也。

繡【略】先彫切，綺屬。

綾閭承切，《說文》「東齊（謂）帛之細者曰綾」。

戴侗《六書故》卷三〇《工事六》　綺　去倚切。《說文》曰：「文繒也。」織采爲文曰錦，織素爲文曰綺。

綾　力膺切，絶地而織文也。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糸部》　絩直紹切，音肇。《說文》：「綺絲之數也。」《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絩，布謂之總，綬組謂之首。

綺區里切，音起。《說文》：「文繒也。」《六書故》：織采爲文曰錦，織素爲文曰綺。師古曰：今細綾。非是。

綾離旱切，音零。《六書故》：絶地而織文者。白居易《杭州春望詩》：「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注：杭州土産綾，曰柿蒂，曰狗腳，皆形擬綾文也。織素爲文者曰綺，光如鏡面，有花卉狀者曰綾。《說文》：「東齊謂布帛之細者曰綾。」今布帛無綾名。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网部》　羅郎何切，音羸。【略】又方目紗綺借網羅，象形曰羅。

厲荃《事物異名録》卷二五《布帛部》　綾

柿葉《廣志》：柿葉，今時綾名。又白居易詩「紅袖織綾誇柿蒂」。

文繒《漢書・高帝紀》：「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穀紵罽」。注：師古曰：綺，文繒也，即今之細綾也。又《增韻》：縐，文繒也。

綜述

《六韜》卷一《盈虛》　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

《藝文類聚》卷八五《布帛部》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綾、白綾被。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綾、白綾被。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綺》　《漢書》曰：賈人不得衣錦繡綺穀。

《漢書儀》曰：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長一丈。

《三國志》卷六五《吴志・華覈傳》　覈上疏曰：「【略】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内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略】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略】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綺》　干寶《晉紀》曰：初，洛中名服有白石綺織者，尤之曰石，非繒綵之稱。

《晉令》曰：第三品已下得服雜杯之綺，第六品已下得服七綵綺。

《東宫舊事》曰：太子納妃有七綵杯文綺被一，絳石杯文綺被一，七綵杯文絳袴，長命杯文綺袴。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綾》　《晉武康起居注》曰：詔臨邑使主范柳所貢物多，絳綾是其所珍，可籌量增賜。

《新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二》　河南府河南郡　土貢：文綾。

滑州靈昌郡　土貢：方紋綾。

蔡州汝南郡　土貢：四窠、雲花、龜甲、雙距、溪鷰等綾。

徐州彭城郡　土貢：雙絲綾。

青州北海郡　土貢：仙紋綾。

兗州魯郡　土貢：鏡花綾、雙距綾。

海州東海郡　土貢：綾。

《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三》　博州博平郡　土貢：綾。

衛州汲郡　土貢：綾。

德州平原郡　土貢：綾。

定州博陵郡　土貢：細綾、瑞綾、兩窠綾、獨窠綾、二倉綾、熟線綾。

幽州范陽郡　土貢：綾。

《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四》　江陵府江陵郡　土貢：方紋綾。

澧州澧陽郡　土貢：紋綾。

隋州漢東郡　土貢：綾。

閬州閬中郡　土貢：蓮綾。

《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五》　揚州廣陵郡　土貢：獨窠綾。

潤州丹楊郡　土貢：水紋、方紋、魚口、繡葉、花紋等綾。

蘇州吴郡　土貢：緋綾。

湖州吴興郡　土貢：鳥眼綾。

杭州餘州郡　土貢：白編綾、緋綾。

睦州新定郡　土貢：文綾。

越州會稽郡　土貢：白編、交梭、十樣花紋等綾。

明州餘姚郡　土貢：吴綾、交梭綾。

宣州宣城郡　土貢：綺。

《新唐書》卷四二《地理志六》　漢州德陽郡　土貢：綾。

梓州梓潼郡　土貢：紅綾。

遂州遂寧郡　土貢：樗蒲綾。

綿州巴西郡　土貢：綾。

杜佑《通典》卷六《食貨六》　靈昌郡貢綾二十疋並方文。今滑州。

北海郡貢仙文綾十疋。今青州。

汝南郡貢鷰脚綾十疋。今豫州。

魯郡貢鏡花綾十疋。今兗州。

范陽郡貢綾二十疋。今幽州。

博陵郡貢細綾千二百七十疋　兩窠細綾十五疋　瑞綾二百五十五疋　大獨窠綾二十五疋、獨窠綾十疋。今定州。

廣陵郡貢獨窠細綾十疋。今揚州。

江陵郡貢白方文綾二十疋。今荆州。

漢東郡貢綾十疋。今隋州。

澧陽郡貢龜子綾十疋。今澧州。

洋川郡貢白交梭十疋。今洋州。

丹陽郡貢方文綾七疋、水文綾八疋。今潤州。

餘杭郡貢白編綾十疋。今杭州。

會稽郡貢白編綾十疋、交梭十疋。今越州。

新定郡貢交梭二十疋。今睦州。

濛陽郡貢交梭二十疋。今彭州。

梓潼郡貢綾十六疋。今梓州。

閬中郡貢重連綾二十疋。今閬州。

遂寧郡貢樗蒲綾十五疋。今遂州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五《河南道一》 河南府　貢、賦：開元貞：綾。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八《河南道四》 滑州　貢、賦：開元貢：方紋綾。元和貢：方紋綾二十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九《河南道五》 蔡州　貢、賦：開元貢：鎧甲、雙鸂鶒綾、長安四年改爲四窠雲綾。賦：綾。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〇《河南道六》 兗州　貢、賦：開元貢：鏡花綾二十匹。賦：綾。

青州　貢、賦：開元貢：仙文綾。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七《河北道二》 德州　貢、賦：開元貢：綾。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八《河北道三》 定州　貢、賦：開元貢：兩窠細綾十四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一《山南道二》 隨州　貢、賦：開元貢：綾。元和貢：綾十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江南道一》 潤州　貢、賦：開元貢：紋綾。

杭州　貢、賦：開元貢：綀綾。元和貢：白編綾十二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六《江南道二》 越州　貢、賦：開元貢：交梭白綾。白貞元後，凡貢之外，別進異文吳綾，及花皺縠單絲吳綾，吳朱紗等纖麗之物，凡數十品。

處州　貢、賦：元和貢：小綾。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江南道四》 宣州　貢、賦：自貞元後，常貢之外，別進五色線毯及綾綺等珍物，與淮南、兩浙相比。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一《劍南道上》 成都府　貢、賦：元和貢：綾。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三《劍南道下》 梓州　貢、賦：開元貢：綾。元和貢：綾。

遂州　貢、賦：開元貢：樗蒲綾十五匹。

王溥《唐會要》卷五八《尚書省諸司中・户部侍郎》〔貞元〕十二年十一月，户部奏：「淮西夷虺蜴攸居，歷年貢賦不入，有司差之。今則化被齊民，便爲善地。其申、光、蔡等州，令所貢鸂鶒綾、生石斛等，並同日到。其諸道貢物，舊例至今月十五日已進納訖。臣今便欲取申、光、蔡貢物，以元日陳於樂懸之南，示中外，禮畢，請准式送納。」從之。

王溥《唐會要》卷七五《選部下》〔元和〕八年八月，史部奏請差定文武官告紙軸之色物：「五品已上，用大花異紋綾紙，紫羅裹，檀木軸。六品下朝官，裝寫大花綾紙，及小花綾裹，檀木軸。命婦邑號，許用五色牋，小花諸雜色錦標，紅牙碧牙軸。其他獨窠綾標，金銀花牋，紅牙，發鍍軸鈿等，除恩賜外，請並禁斷。」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 開封府【略】貢方紋綾。

青州【略】貢仙紋綾。

淄州【略】貢綾。

襲慶府【略】貢大花綾。

徐州【略】貢雙絲綾。

隨州【略】貢綾。

蔡州【略】貢綾。

《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 中山府【略】貢大花綾。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臨安府【略】貢綾。

紹興府【略】貢越綾。

鎮江府【略】貢綾。

慶元府【略】貢綾。

嘉興府【略】貢綾。

泰州【略】貢隔纈。

江陵府【略】貢綾。

澧州【略】貢綾。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綿州【略】貢綾。

潼川府【略】貢綾。

遂寧府【略】貢樗蒲綾。

洋州【略】貢隔纈。

閬州【略】貢蓮綾。

蓬州【略】貢紵絲綾。

《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 東平府產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河南道三・河南府》 賦：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河南道六・虢州》 土產：方紋綾。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河南道九・滑州》 土產：方文綾。舊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河南道一〇・陳州》 土產：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河南道二・蔡州》土産：舊貢：龜甲雙距綾、四窠雲花鸂鶒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河南道一二・亳州》土産：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河南道一八・青州》土産：今貢：仙紋綾。《漢書》云：「齊俗織冰紈綺繡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河南道一八・濰州》土産：舊貢：仙文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一《河南道二一・兗州》土産：鏡花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二《河南道二二・海州》土産：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九《河北道八・邢州》土産：《西京雜記》云：「霍光妻遺淳于衍散花綾，出鉅鹿郡陳寶光之家。」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〇《河北道九・祁州》土産：同定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二《河北道二・定州》土産：兩窠紋綾、羅綺。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四《河北道一三・德州》土産：貢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五《河北道一五・滄州》土産：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八《河北道一七・寧邊軍》土産：同定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九《河北道一九・幽州》土産：貢范陽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〇《河北道一九・涿州》土産：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二《劍南西道一・益州》土産：【略】今貢：綾。出成都、華陽、新都、新繁、郫縣。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三《劍南西道二・漢州》土産：紋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四《劍南西道三・嘉州》土産：水波綾、烏頭綾。已上古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二《劍南東道一・梓州》土産：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三《劍南東道二・綿州》土産：小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六《劍南東道五・閬州》土産：重蓮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七《劍南東道六・遂州》土産：桔蒲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九《江南東道一・潤州》土産：方紋綾，貢。水波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〇《江南東道二・昇州》土産：紋綾。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一《江南東道三・蘇州》土産：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三《江南東道五・杭州》土産：白編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四《江南東道六・湖州》土産：綾。貢，即吳綾也。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五《江南東道七・秀州》土産：同蘇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六《江南東道八・越州》土産：越綾。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〇三《江南西道一・宣州》土産：綺，綾，熟線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八《江南西道一六・澧州》土産：龜甲綾，五紋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二《江南西道二〇・舒州》土産：隔織。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三《淮南道一・揚州》土産：綺，白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〇《淮南道八・建安軍》土産：同揚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三八《山南西道六・洋州》土産：隔織。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四《山南東道三・隨州》土産：柰花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六《山南東道五・荆州》土産：方綾。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六《山南東道五・荆門軍》土産：並與襄、荆二州同。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四京・東京開封府》土貢方紋綾三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東路・青州》土貢仙紋綾三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東路・濰州》土貢仙紋綾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東路・淄州》土貢綾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東路・兗州》土貢花綾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東路・徐州》土貢雙絲綾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西路・隨州》土貢綾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西路・蔡州》土貢綾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定州》土貢綾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泰州》土貢隔織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兩浙路・杭州》土貢綾三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兩浙路・越州》土貢越綾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兩浙路・潤州》土貢綾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兩浙路・明州》土貢綾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兩浙路・秀州》土貢綾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荆湖路・江陵府》 土貢綾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荆湖路・澧州》 土貢綾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成都府路・綿州》 土貢綾五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梓州路・梓州》 土貢白花綾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梓州路・遂州》 土貢樗蒲綾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八《利州路・洋州》 土貢隔織八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八《利州路・閬州》 土貢連綾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八《利州路・蓬州》 土貢綜絲綾二十匹。

莊綽《雞肋編》卷上《定州刻絲與各地工藝》 越州尼皆善織，謂之「寺綾」者，乃北方「隔織」耳，名著天下。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二《土貢一》 紹興二十六年，詔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一百匹。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六《輿地二》 定州【略】貢大花綾。

幽州【略】唐貢綾。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七《輿地三》 青州【略】貢仙文綾。

淄州【略】貢綾。

徐州【略】貢雙絲綾。

兗州【略】貢大花綾。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八《輿地四》 鎮江府【略】貢綾。

嘉興府【略】貢綾。

臨安府【略】貢綾。

紹興府【略】貢越綾。

慶元府【略】貢綾。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九《輿地五》 江陵府【略】貢綾。

澧州【略】貢綾。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〇《輿地六》 開封府【略】貢方紋綾。

蔡州【略】貢綾。

隨州【略】貢綾。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一《輿地七》 蓬州【略】貢綾。

閬州【略】貢連綾。

綿州【略】貢綾。

潼川府【略】貢綾。

遂州府【略】貢樗蒲綾。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二《輿地八》 豐州【略】貢白綾。

涼州【略】貢白綾。

徐松《宋會要輯稿》卷一三四七八《食貨三八・和市》 〔宣和七年七月〕四日，詔兩浙以上供錢和買綾二萬匹，限今年十月終已前到闕相兼支使。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八《土貢一》 天興元年諸路貢物：中都路平州貢櫻桃綾。

《明史》卷二三二《魏允貞傳》 〔萬曆〕二十八年春，疏陳時政缺失，言：「【略】金取於滇，不足不止。珠取於海，不罄不止。錦綺取於吴越，不極奇巧不止。」

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八《方物記第一〇》 庾肩吾使蜀，武陵王蕭紀遺以白綺綾。瀕行，《謝啓》略云：「圖雲緝鶴，鄴市稀逢。寫霧傳花，蜀臺罕遇。雖復馬均騁思，比巧猶慙；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此扁舟獨返，燕路有心；載寶言歸，衡珠無日。」今保寧出綾，亦以白色爲佳。《寰宇記》：遂州樗蒲綾，梓州水波綾，嘉州烏頭綾，閬州重蓮綾，綿州小綾，皆舊貢也。

徐矩《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一四《服御・綾》 唐褚遂良九世孫，造綾之始，今杭州褚家堂立祠名通聖祠，至今祀之。炬按：《漢官典（則）〔儀〕》云：漢尚書入直，供青綾、白綾之被，則漢時有綾矣。疑褚公所造，乃今之斉綾耳。

邁柱等《九卿議定物料價值》卷二《綾》 金黄綾幅寬壹尺陸寸，每丈舊例銀玖錢伍分。今核定銀捌錢。

金紅綾幅寬壹尺陸寸，每丈舊例銀玖錢伍分。今核定銀捌錢。

黄綾幅寬壹尺陸寸，每丈舊例銀柒錢。今核定銀捌錢。

白綾幅寬壹尺陸寸，每丈舊例銀柒錢。今核定銀捌錢。

各色勝綾幅寬壹尺陸寸，每丈舊例銀柒錢。今核定銀捌錢。

五色綾長貳丈貳尺，幅寬壹尺貳寸，每個舊例銀壹兩貳錢伍分肆釐。今核定銀壹兩壹錢貳分。

綾無舊例。

明黄素綾幅寬壹尺陸寸，每丈今核定銀捌錢。

大紅綾幅寬壹尺陸寸，每丈今核定銀捌錢。
石青玉色綾幅寬壹尺陸寸，每丈今核定銀捌錢。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六八一《蘇州府部・物産考》

帛屬

綾　唐時充貢，謂之吳綾。《舊唐書》：天寶中，吳郡貢紡綾。大曆六年，禁織龍鳳、麒麟等紋，其薄而鸞鶴紋者，充裝飾書畫之用。

鄭履光《費隱與知録・吳綾爲裳摩之火出》　問：吳郡都印《三餘贅筆》謂吳綾爲裳，暗室中，以手持曳之，良久，火星星出，蓋吳綾俗呼爲油緞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人服之，體氣蒸鬱，宜其致火也，然否？曰：此未能試，理實有之，油具火性，已見他條。夫火者，暖氣爲之也，摩熱則暖，暖則見光，固不僅在油性矣。

黄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一《總紀》　江南道厥貢綾。（《唐書・地理志》）

黄本驥《湖南方物志》卷六《永順府》　府境出土綾。（《省志》）

黄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七《澧州》　澧州土貢紋綾。（《唐書・地理志》）澧陽郡貢龜子綾十匹。（《通志》）澧州土貢綾十匹。（《九域志》）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綾》　《説文》：「東齊謂帛之細者曰綾。」《西京雜記》：「綾出鉅鹿，陳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作之，故霍光妻有遺淳于衍散花綾二十五匹。」可見《事物原始》謂唐褚遂良九世孫所造之綾爲花綾之始，其説亦未必然也。

徐珂《清稗類鈔・農商類・商品》　綾産江蘇、浙江、湖北、四川。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八一《江蘇・蘇州府五》　土産　綾《寰宇記》：蘇州土産綾。《姑蘇志》：諸縣皆有之，而吳江爲勝。唐時充貢，謂之吳綾。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八五《江蘇・松江府四》　土産　綾出府城。《府志》：一名吳綾，唐天寶中，吳郡貢方紋綾。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九二《江蘇・鎮江府三》　土産　紋綾鎮江府出。《唐書・地理志》潤州貢山紋、水紋、方紋、魚口、緑葉花紋綾。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九九《江蘇・揚州府四》　土産　白綾府境出。《太平寰宇記》：揚州土産白綾。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一七《安徽・寧國府三》　土産　綾綺《元和志》：土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六四《山東・濟南府三》　土産　綾《唐書・地理志》：德州土貢綾。

穆彰阿等《大清一統志》卷一六七《山東・兗州府三》　土産　文綾出滋陽縣。有鏡花、雙距之號，雅稱輕靡，蓋魯縞之遺也。《唐書・地理志》：兗州土貢鏡花綾、雙距綾。《宋史・地理志》：襲慶府貢大花綾。

穆彰阿等《大清一統志》卷一九〇《河南・開封府五》　土産　綾開封府出，時稱汴綾。按《唐書・地理志》汴州、鄭州皆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〇一《河南・衛輝府三》　土産　綾。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一七《河南・汝寧府三》　土産　按《唐書・地理志》蔡州汝南郡，土貢四窠、雲花、龜甲、雙距、鸂鶒等綾。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八六《浙江・杭州府四》　土産　綾《地理志》：杭州貢白編綾、緋綾。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八八《浙江・嘉興府四》　土産　綾各縣出，唐宋俱土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九〇《浙江・湖州府二》　土産　綾《唐書・地理志》：湖州土貢烏眼綾。《明統志》：各縣皆出。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九三《浙江・寧波府三》　土産　綾《唐書・地理志》：明州貢吳綾、交紋綾。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九六《浙江・紹興府三》　土産　綾《元和志》：開元貢交梭白（紗）（綾）。貞元後，別進異紋吳綾，及單（縣）（絲）吳綾、朱紗等織麗之物。《九域志》：土貢越綾。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三《浙江・嚴州府》　土産　文綾《唐書・地理志》：睦州土貢。《元和志》：又貢交梭絲布。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五《浙江・處州府》　土産　《元和志》：處州元和貢小綾。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四五《湖北・荆州府二》　土産　方紋綾《唐書・地理志》：江陵縣土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五〇《湖北・宜昌府》　土産　方紋綾《九域志》：硤州貢。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八六《四川・成都府》　土産　綾《唐書・地理志》：漢州土貢綾。《寰宇記》：成都華陽、新都、新繁、郫縣出綾。漢州出紋綾。《九域志》：成都府出雜色綾。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九二《四川・保寧府三》 土産　綾《唐書・地理志》：閬州貢蓮綾。《寰宇記》：閬州産重蓮綾。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〇五《四川・嘉定府二》 土産　《寰宇記》：嘉州貢水波綾、烏頭綾。

穆彰阿等《大清一統志》卷四〇七《四川・潼川府二》 土産　綾《唐書・地理志》：梓州貢紅綾。《元和志》：梓州貢綾。遂州貢綾、稆蒲綾。《寰宇記》：梓州貢紋綾、水波綾。《九域志》：梓州貢白花綾。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一四《四川・綿州直隸州》 土産　綾《唐書・地理志》：綿州貢。

李侃、胡謐〔成化〕《山西通志》卷六《物産》 帛屬　綾、太原、平陽、上府、潞、澤俱出。

高汝行〔嘉靖〕《太原縣志》卷一《物産》 帛屬　綾王村出。

陸釴等〔嘉靖〕《山東通志》卷八《物産》 兖州府　綾鏡花綾、雙距綾，出兖州。光綾出濟南、東昌。仙紋綾出青州。

包大爟等〔萬曆〕《兖州府志》卷二五《物産》 綾《釋文》云：帛之細者，其文望之如水綾之理也。織之者，一絲一躡，奇文異變，因而作成，絲愈多，躡愈衆，文理愈倍矣。庾肩吾《謝綾啓》曰：圖雲絳鶴，鄰布稀逢；寫蔣傳花，叢臺罕遇。雖復馬均騁思，比巧猶慙；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此扁舟獨反，燕路有心；載寶言旋，衡珠無日。又：潔同雪霜，華踰紈綺。長裾可曳，無愧王門之賓；廣袖將裁，飜有城中之製。

林庭棉、周廣〔嘉靖〕《江西通志》卷三二《袁州府・土産》 綾

聞人詮、陳沂〔嘉靖〕《南畿誌》卷一六《松江府》 其物産織素惟綾。練光瑩白，他處所無。

趙錦、張袞〔嘉靖〕《江陰縣志》卷六《食貨記・物産》 貨之屬　綾以生絲爲之。

王鏊等《姑蘇志》卷一四《造作》 綾諸縣皆有之，而吳江爲盛。唐時充貢，謂之吳綾。《舊唐書》載天寶中，吳郡貢方紋綾。大歷六年，禁織龍鳳、麒麟、天馬、辟邪等紋。其薄而鸞鵲紋者，充裝飾書畫之用。

羅廷權等〔同治〕重修《成都縣志》卷三《食貨志・物産》 板綾《寰宇記》：成都出綾。花綾《九域志》：成都舊貢雜色綾。

稆曾筠、沈翼機等《浙江通志》卷一〇一《物産》 綾　咸淳《臨安志》：白文公詩：紅袖織綾誇柿蔕。注云：杭州出柿蔕花者爲佳，内司有狗蹄綾，尤光麗。

稆曾筠、沈翼機等《浙江通志》卷一〇二《物産》 桐鄉絹布　《桐鄉縣志》：邑人工於紡織，【略】綾有花綾、錦綾、素綾。綾《西吳里語》：唐湖州貢烏眼綾。弘治《湖州府志》：湖綾，唐時充貢，謂之吳綾。今有二等，散絲織者名爲紕綾，合線織者名爲線綾。其綾練染光彩異於他處，惟郡城織之，其外俱無。

稆曾筠、沈翼機等《浙江通志》卷一〇四《物産》 綾　《會稽三賦》注：越貢白編綾、交梭綾、十樣綾、大花綾。《姬侍類偶》：煬帝以越州所進花綾獨賜司花女袁寶兒及絳仙，他妃莫得。

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 帛之屬　綾有花綾、杜綾、綿綾、撋蒲綾四種。

蕭良幹、張元忭等〔萬曆〕《紹興府志》卷一一《物産志・貨》 綾《嘉泰志》：今出於剡縣。昔所謂十樣花紋者，今不盡見，惟稆蒲綾最盛名。稆蒲者，以狀如稆蒲子。

耀花綾　《南部煙花録》：隋煬帝幸汴時，越土進耀花綾。有文突起，特有光彩。絲女乘樵風於石帆山下，收野蠶繭繰之。絲女夜夢神人告曰：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蛾繭，即江淹書橐中壁魚化之絲。織爲裳，必有文彩。既織成，果有光彩，人間不敢服，遂進之。

蕭良幹、張元忭等〔萬曆〕《紹興府志》卷一四《田賦志・賦》 小綾，二千五百疋，折錢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貫五百文。會稽　二百五十疋，折一千五百四十二貫二百五十文。山陰　二百五十疋，折一千五百四十二貫二百五十文。嵊　二百五十疋，折一千五百四十二貫二百五十文。諸暨　六百疋，折三千七百一貫四百文。蕭山　六百疋，折三千七百一貫四百文。餘姚　二百疋，折一千二百三十三貫八百文。上虞　二百疋，折一千二百三十三貫八百文。新昌　一百五十疋，折九百二十五貫三百五十文。

王珣、汪翁儀等〔弘治〕《湖州府志》卷八《土産》 綾，唐時充貢，謂之吳綾。今有二等，散絲而織者名爲紕綾，合線而織者名爲線綾。其綾練染光彩，異於他處，惟郡城中織之，其外俱無。

栗祁、唐樞〔萬曆〕《湖州通志》卷三《物産》 食貨之屬　綾有紕綾、有線綾。練染柔滑，光彩眩人。唐時充貢，號吳綾，郡城出。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一二《方産》 唐　澧州澧陽郡，紋綾。隨州漢東郡，合羅綾。

宋　江陵府，綾。

澧（水）〔州〕，綾。

國朝　岳州府，土綾。

長沙府長沙善化出。

鍾崇文(隆慶)《岳州府志》卷一一《貢貨考》　唐　澧陽郡貢紋綾。

宋　澧州貢綾。

紀事

《文選》卷五六陸倕《石闕銘》李善注引　《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爲席，衣以綾紈者三千人。

《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　孝文前六年，遺書匈奴曰：「【略】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略】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漢書》卷一〇〇上《敘傳上・班伯》　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絶，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綺之間，非其好也。

《後漢書》卷一〇上《皇后紀上・明德馬皇后》　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穀，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

《天中記》卷五〇《綺》　三代服　馮房父子兄弟三代爲侍中，並帶青紫羅綺。《東觀漢記》。

《三國志》卷二五《魏志・楊阜傳》　阜常見明帝著繡裙，被纚綾半褒，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綾》　荀勗《爲晉文王與孫皓書》曰：餉雜色綾十端。

《晉書》卷九五《佛圖澄傳》　及季龍僭位，遷都於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綺》　潘岳《秋興賦序》曰：「今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珥瑞冕裳，綺紈之士，此焉遊處。」

干寶《晉紀》曰：初，洛中名服有白石綺，織者尤之曰：石非繒綵之稱。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綾》　《晉安帝紀》曰：桓玄幼時，會於西堂，設伎樂，上施絳綾帳，縷金以爲飾。

《晉修復山陵故事》曰：帝改服着白綾帽。

符丕《答謝玄書》曰：今往大文羅、大綾各五十疋。

《天中記》卷五〇《綾》　絳綾　詔臨邑使主范柳所貢物多絳綾，是其所珍，可籌量增賜。《晉咸康起居注》。

《魏書》卷二一上《咸陽王禧傳》　禧性驕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不已，衣被繡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貨賄，奴婢千數，田業鹽鐵徧於遠近，臣吏僮隸，相繼經營。世宗頗惡之。

《魏書》卷四五《辛穆傳》　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反。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穆與敬武。穆久訪不得。經二十餘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其廉信。

《魏書》卷九五《鐵弗屈孑傳》　初，屈孑性奢，好治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世祖顧謂左右曰：「蕞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北史》卷四六《曹昂傳》　時有齊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楊素後庭伎妾，曳綺羅者以千數。《宛委餘編》。

越溪進耀光綾，帝以賜司花女泊絳仙。《陷遺録》。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大和四年九月〕，内出綾三千匹，賜宥州築城兵士。

《舊唐書》卷六一《竇璡傳》　大業末，爲扶風太守。高祖定京師，以郡歸國，歷禮部、民部二尚書。從太宗平薛仁杲。尋鎮益州，時蜀中尚多寇賊，璡屢討平之。時皇甫無逸在蜀，與之不協，璡屢請入朝，高祖徵之，中路詔令還鎮。璡不得志，遂於路左題山，以申鬱積。有使者至其所，璡宴之臥内，遺以綾綺。無逸奏其事，坐免官。

《舊唐書》卷七二《李道玄傳》　爲常州刺史，在職清簡，百姓安之，太宗下詔褒美，賜以綾綵。

《舊唐書》卷一〇〇《裴漼傳》 漼家世儉約，既久居清要，頗飾妓妾，後庭有綺羅之賞，由是爲時論所譏。

《舊唐書》卷一四六《杜亞傳》 興元初，召拜刑部侍郎。出爲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觀察使。【略】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爲勝。亞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爲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

《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 昭愍皇帝童年纘曆，頗事奢靡，即位之年七月，詔浙西造銀盞子妝縣二十事進內。【略】又詔進可幅盤條縚綾一千匹，德裕又論曰：臣昨緣宣索，已具事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條縚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略】優詔報之。其縚綾罷進。

《新唐書》卷一一八《韓思復傳》 永淳中，家益窶，歲飢，京兆杜審者，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

《新唐書》卷一五三《段秀實傳》 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史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帖完新。【略】

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謚曰忠烈。賜封户五百，莊、第各一區；長子三品，諸子五品，並正員官。帝還都，又詔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碑云。大和中，子伯倫始立廟，有詔給鹵簿，賜度支綾絹五百，以少牢致祭。

釋智昇《開元釋教録》卷八下 貞觀三年，時遭霜儉，下勑道俗，隨豐四出。〔玄奘〕幸因斯際，徑往姑臧，漸至燉煌，路由天塞，裹糧弔影，前望悠然，但見平沙，絶無人徑，迴違委命，任業而前，展轉因循，達高昌境。王麴文（泰）〔秦〕得信於傍，殊禮供待，請留弘法，奘告誠懇至，遂任西行，厚相贈遺，以充資什，仍勑殿中侍郎史歡，賫綾帛五百疋，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書二十四封，通屈叉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疋爲信，給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送至突厥葉護衙所，以大雪山北六十餘國，皆其部統，故重遣達，爲奘開前路也。

李肇《唐國史補》卷中 于司空頔方熾於襄陽，朝廷以大閹薛尚衍監其軍。尚衍至，頔用數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後旬日，請出遊，及暮而歸，帝幕茵榻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犢車五十乘，實以綾綵，尚衍頷之而已，亦不形言。頔歎曰：「是何祥也！」

孫棨《北里志・楊汝士尚書》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温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佚名《玉泉子》 故相盧攜爲監察御史，中丞歸仁紹上初日，傳語攜曰：「昔自浙東推事回，鞾袋中何得有綾三千匹？請出臺。」後自郎官除洛陽縣令，改鄭州刺史，以諫議入至京，除兵部侍郎。攜自洛陽至相臺百數日，曰：「間何不見歸侍郎？」或對之云：「自相公大拜請假。」攜即除仁紹兵部尚書。人情大洽。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五九《唐昭宗乾寧元年》 義勝節度使韋昌苛虐，於常賦之外，加斂數倍，以充貢獻及中外饋遺，每旬發一綱，金萬兩，銀五千鋌，越綾萬五千匹，他物稱是。

《舊五代史》卷三六《唐書・明帝紀二》 天成元年五月壬午，尚父、吴越國王錢鏐遣使進金器五百兩、銀萬兩、綾萬疋謝恩，賜玉册、金印。初，同光季年，鏐上疏密求玉册、金印，郭崇韜進議以爲不可，而樞密承旨段徊受其重賂，案：《九國志》作「段懷」，考《歐陽史》及《通鑑》並作段徊，今仍其舊。《舊五代史考異》。贊成其事，莊宗即允其請，至是故有貢謝。

《舊五代史》卷一二七《周書・馬裔孫傳》 及太原事起，唐末帝幸懷州，裔孫留司在洛。未幾，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官告危急，君臣計無所出。俄而裔孫自洛來朝，衆相謂曰：「馬相此來，必有安危之策。」既至，獻綾三百匹，卒無獻可之言。晉祖受命，廢歸田里。

《舊五代史》卷一三〇《周書・王峻傳》 邀求兼領青州，太祖不得已而授之。既受命，求暫赴任，奏借左藏綾絹萬匹，從之。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八《土貢一》 〔遼聖宗統和元年〕十二月，以顯州歲貢綾錦，分賜左右。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八〇《吴越四・忠獻王世家》 〔開運三年冬十月〕，獻晉謝恩白金五千兩，綾五千疋，腦源茶三萬四千斤，笥箭一萬莖，蘇木乳香他物稱是。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八一《吴越五・忠懿王世家上》 〔乾祐三年〕十一月甲寅，王遣判官貢漢御衣、犀帶、金銀裝、兵仗、綾絹、茶香、藥物、秘色瓷器、鞍屜、海味等物。【略】

〔乾祐三年十一月〕乙亥，王貢漢謝恩綾絹二萬八千疋、銀器六千兩、綿五萬兩、茶三萬五千斤、御衣二襲、通犀帶戲龍金帶各一圍。【略】

〔顯德三年〕冬十一月丙辰，王貢周白金五千兩、綾一萬疋，又進天清節金花銀器一千五百兩。【略】

〔顯德五年夏四月〕，王進周綾絹各二萬疋、白金一萬兩，謝賜國信。【略】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八二《吳越六・忠懿王世家下》　〔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己酉，朝見宋帝於崇德殿，宋帝命親王迎接，賜宴於長春殿，令恩赦侯鍔、逯命侯煜陪坐，王進上法酒五百餅、金銀器物三千兩、綾綿一萬、龍鳳香等二萬事。〔太平興國五年〕，王以風疾乞假，宋帝遣御醫中使一日三至第。六月，宋帝親幸禮賢宅，撫慰再四，賜金器一千兩、錢一萬索、銀一萬兩、綾絹一萬疋，王遣子惟治進謝。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八三《吳越七・彭城郡王惟治傳》　宋師伐江南，惟治從忠懿王帥兵下常州，策勳，改奉國軍節度使。忠懿王朝宋，命惟治權發遣軍國事。王還，令惟治入貢，惟治私獻塗金銀香獅子、香鹿、鳳鶴、孔雀、寶裝鞍合、釦金毳器萬事，吳綾綾千匹。辭曰，宋太祖賜襲衣、玉帶、塗金鞍勒馬、金銀器、繒綵逾萬計。

《元史》卷一〇《世祖紀》　〔至元十六年八月甲辰〕，賜范文虎僚屬二十一人金紋綾及西錦衣。

《明史》卷二〇《徐問傳》　嘉靖十一年以治行卓異，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獨山州賊蒙鉞弒父爲亂。問聞南丹、泗城欲助逆，檄廣西撫按伐其謀。又檄鉞弟釗復父讐，事平得承襲。鉞援絶。問督大兵分道入，誅之。捷聞，賜金綺，召爲兵部右侍郎。

《明史》卷二八二《儒林傳・吳與弼》　天順元年，石亨欲引賢者爲己重，謀於大學士李賢，屬草疏薦之。帝乃命賢草敕加束帛，遣行人曹隆，賜璽書，齎禮幣，徵與弼赴闕。比至，【略】賜文綺酒牢，遣中使送館次。

《明史》卷三一一《四川土司傳一・建昌衛》　洪武五年，羅羅斯宣慰安定來朝，而建昌尚未歸附，十四年遣內臣齎敕諭之，乃降。十五年置建昌衛指揮使司。元平章月魯帖木兒等自雲南建昌來貢馬一百八十匹，并上元所授符印。詔賜月魯帖木兒綺衣、金帶、韣襪，家人綿布一百六十疋，鈔二千四百四十錠。以月魯帖木兒爲建昌衛指揮使，月給三品俸贍其家。十六年，建昌土官安配及土酋阿派先後來朝，貢馬及方物，皆賜織金文綺、衣帽、韣襪。十八年，月魯帖木兒舉家來朝，請遣子入學，厚賜遣之。二十一年，建昌府故土官安思正妻師克等來朝，貢馬九十九匹。詔授師克知府，賜冠帶、襲衣、文綺、鈔錠，因命師克討東川、芒部及赤水河叛蠻。二十三年，安配遣子僧保等四十二人入監讀書。二十五年，致仕指揮安配貢馬，詔賜配及其把事五十三人幣紗有差。

《明史》卷三一三《雲南土司一・曲靖》　洪武十四年，征南將軍下雲南，元曲靖宣慰司征行元帥張麟，行省平章劉輝等來降。十五年改曲靖千户所爲曲靖軍民指揮使司，置曲靖軍民府。十六年，靖益州土官安索叔、安磁等貢馬及羅羅刀甲、氈衫、虎皮。詔賜磁、冠帶、綺羅衣各一襲并文綺、鈔錠。

《明史》卷三一四《雲南土司傳二・永昌》　洪武十五年定雲南，立金齒衛。以元雲南右丞觀音保爲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十六年，永昌州土官申保來朝，詔賜錦二匹、織金文綺二匹、衣一襲及鈸花銀帶、韣襪。十七年以申保爲永昌府同知。四月，金齒土官段惠遣把事及其子弟來貢，賜綺帛鈔有差。置施甸長官司，以土酋阿干爲副長官，賜冠帶。

《明史》卷三一四《雲南土司傳二・麓川》　先是，麓川之初平也，分其地立隴川宣撫使司，因以恭項爲宣撫使。恭項者，故麓川部長，首先歸順効力有功，因命於麓川故地開設宣撫。【略】時板蹇據者藍寨，侵擾隴川，百夫長刀門線、刀木立進兵圍之，斬板蹇等二十三人。命賜有功者皆爲冠帶把事，并賚織金文綺。

《明史》卷三一五《雲南土司傳三・車里》　洪武十五年，蠻長刀坎來降，改置車里軍民府，以坎爲知府。坎遣姪豐禄貢方物，詔賜刀坎及使人衣服、綺幣甚厚，以初奉貢來朝故也。十七年復遣其子刀思拂來貢，賜坎冠帶、鈔幣，改置軍民宣慰使司，以坎爲使。【略】

正統五年命貢使齎敕及綺帛歸賜刀霸羨及妻，嘉其勤修職貢也。

《明史》卷三一六《貴州土司・貴陽》　自蜀漢時，濟火從諸葛亮南征有功，封羅甸國王。後五十六代爲宋普貴，傳至元阿晝，世有土於水西宣慰司。靄翠，其裔也，後爲安氏。洪武初，同宣慰宋蒙古歹來歸，賜名欽，俱令領原職世襲。及設布政使司，而宣慰司如故。安氏領水西，宋氏領水東。八番降者，皆令世其職。六年詔靄翠位各宣慰之上。靄翠每年貢方物與馬，帝賜錦綺鈔幣有加。十四年，宋欽死，妻劉淑貞隨其子誠入朝，賜米三十石、鈔三百錠、衣三襲。時靄翠亦死，妻奢香代襲　都督馬曄欲盡滅諸羅，代以流官，故以事撻香，激爲兵端。

諸羅果怒，欲反。劉淑貞聞止之，爲走愬京師。帝既召問，命淑貞歸，招香，賜以綺鈔。十七年，奢香率所屬來朝，并訴曄激變狀，且願効力開西鄙，世世保境。帝悦，賜香錦綺、珠翠、如意冠、金環、襲衣，而召曄還，罪之。香遂開偏橋、水東，以達烏蒙、烏撒及容山、草塘諸境，立龍場九驛。二十年，香進馬二十三匹，每歲定輸賦三萬石。子安的襲，貢馬謝恩。帝曰：「安的居水西，最爲誠恪。」命禮部厚賞其使。二十五年，的來朝，賜三品服并襲衣金帶、白金三百兩、鈔五十錠。香復遣其子婦奢助及其部長來貢馬六十六匹，詔賜香銀四百兩、錦綺鈔幣有差。自是每歲貢獻不絶。

《明史》卷三一八《廣西土司傳二・思明》〔正統〕二十三年，忽都子黄廣平遣思州知州黄志銘率屬部，偕十五州土官李圓泰等來朝。明年，廣平以服闋，遣知州黄忠奉表貢馬及方物。詔廣平襲職，賜冠帶襲衣，及文綺十匹、鈔百錠。

《明史》卷三一八《廣西土司傳二・上隆州》上隆州，宋置，隸橫山寨。元屬田州路，明因之。後改隸布政司。洪武十九年，上隆知州岑永通遣從子岑安來貢，賜綺帛鈔錠。

《明史》卷三三〇《西域傳二・罕東衛》罕東衛，在赤斤蒙古南，嘉峪關西南，漢燉煌郡地也。【略】洪熙元年遣使以即位諭其指揮同知綽兒加，賜白金、文綺。

《明史》卷三三〇《西域傳二・哈梅里》〔洪武〕時西域回紇來貢者，多爲哈梅里所遏。有從他道來者，又遣兵邀殺之。帝聞之怒。〔二十三年〕八月命都督僉事劉真偕宋晟督兵討之。【略】真等攻破其城，斬闍王別兒怯帖木兒、國公省阿朵爾只等一千四百人，獲王子別列怯部屬千七百三十人，金銀印各一，馬六百三十四。二十五年遣使貢馬驟請罪。帝納之，賜白金、文綺。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四・于闐》于闐，古國名，自漢迄宋皆通中國。永樂四年遣使來朝，貢方物。使臣辭歸，命指揮神忠、母撒等齎璽書偕行，賜其酋織金文綺。

鄭曉《今言》卷四〔洪武二十二年〕擢寧海儒學訓導閻文爲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爲周府左長史。〔吏部尚書詹〕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襲衣。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一四《皇明異典述九》賞功異典

國朝大功，無過於取元都定中原，而立功之臣，無過魏公達、鄂公遇春，然前賞止白金五百兩、文幣十表裏，後賞止文幣一百表裏而已。豈其時庫藏尚未充足耶？獨二十一年捕魚兒海之捷，大將軍永昌侯玉賞銀二千兩、文綺五十匹、鈔一千錠，左參將定遠侯王弼白金一千兩、鈔八百錠、文綺四十匹，左右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白金各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三十匹，右參將部督孫恪白金五百兩、鈔三百錠、文綺十五匹，乃至部卒以獲寶功，百户池裕賞黄金一百兩、白金三百兩、綵段六表裏，總旗施文等各賞黄金一百兩、綵段二表裏，各進官四級。二十二年平九溪諸苗，擒賊首夏得忠功，靖寧侯葉昇賜黄金二百兩、白金三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三十匹，普定侯陳桓、東川侯胡海等次之。九溪之功又下於捕魚兒海矣，而賞若此，所不可曉也。

初平安南，英國公張輔賜冠服、白金四百兩、鈔一千錠、綵幣四十表裏，黔國公沐晟冠服、白金鈔同，幣殺其二，豐城侯李彬等有差。再下安南功，張輔、沐晟各賜白金五百兩、鈔二萬錠、綵幣五十表裏。正德五年，太監張永以平安化、發劉瑾功，賞白金五百兩、綵幣三十表裏。此繼世以後，賞功之極盛者也。

國朝黄金不以賞功，而自葉昇、池裕外，正統中三殿工完，賞太監阮安、曾保各金五十兩，銀一百兩、綵段八表裏、鈔一萬貫。景泰中以參將楊俊獲喜寧功，并總兵官朱謙各賞金三十兩、銀六十兩，加賞俊金二十兩、銀三十兩、綵幣三表裏。又以立東宫，賞大學士陳循、高穀、江淵、蕭鎡、商輅各黄金五十兩。賜黄金凡五見。

勛臣歸鄉賞賜

洪武二十一年，信國公湯和還鄉，賜黄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綵段四十表裏，又賜其夫人胡氏黄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段三十表裏。二十三年，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曹國公李景隆、宋國公馮勝、申國公鄧鎮、潁國公傅友德還鄉，各賜黄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匹、綾十匹。明年涼國公藍玉賜如之，加鈔五百錠。江夏、長興、永平、南雄、崇山、懷遠、鳳翔、定遠、安慶、武定、鞏昌、鶴慶、東川、靖寧、宣寧、普定、景川諸侯，俱黄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千錠、文綺三十匹。西平侯沐英來朝，賜黄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五千錠、文綺一百匹。按鈔一錠爲五貫，貫直白金一兩，五千錠則爲白金二萬五千兩。

賞告密功

洪武太原衛軍林旺、韓五兒，以發劉原利叛，陞百户，各賞白金三斤、文綺帛十六匹。千户張豫發莊成黨逆，賞白金二百兩、鈔四百錠、衣一襲、良馬金帶一，陞陝西都指揮，加賞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綵段十表裏、牛馬各六。永樂總旗靖西、京驢告叛，陞百户，白金各五十兩、鈔百錠、綵幣二表裏、衣一襲。寧夏都指揮韓誠預言叛虜謀，賞鈔三百錠、羊十羖、酒五十瓶。百户王鈺發歷城侯盛庸罪，陞指揮同知，賞銀一百兩、鈔四百錠。都督許成發譚深、趙曦謀殺梅殷，封永新伯。其後御史李溶告漢王反，不過轉僉都御史。而蕭淮等發寧王謀，僅一轉光禄少卿，又不足言矣。

余繼登《典故紀聞》卷六　永樂二年十二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特賜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黄淮、胡廣，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衣與尚書同。縉等入謝，成祖曰：「朕與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助益，不在尚書下，故於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又曰：「朕皇考初制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耳。」縉等稽首而退。

談遷《國榷》卷一《元順帝至正十九年》（正月）乙卯，方谷珍來款。書曰：谷珍魚鹽負販，生長海濱。向者因怨家構誣，逃死海島，遂有三郡。非敢稱亂，迫于自救而已。惟公起義濠梁，東渡江左，奮揚威武，以制四方，谷珍向風慕義，欲歸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達。今猥加訓諭，俾兒天日，此谷珍之素願也。謹上陳懇款，或有指揮，願效奔走。因請以三郡内附，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贍軍，遂遣鎮撫孫養浩報之。獻黄金五十斤、銀百斤、金織文綺百端。

談遷《國榷》卷四《太祖洪武三年》（正月）甲午來安土知府岑漢忠招諭定遠等縣，遣賜文綺上尊。

上出黄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令宫人滌鎔得之。」又出雜綺絲片，縫如毯，曰：「此製衣所遺，用緝爲被。」

（十一月）其勳號皆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仍賜綺帛。李善長、徐達各百匹，常茂、馮勝八十匹，李文忠、鄧愈六十匹，湯和、唐勝宗、陸仲亨、周德興、顧時、耿炳文、費聚四十匹，華雲龍、陳德、郭子興、王志、鄭遇春、吴良、吴禎三十匹，趙庸、廖永忠、俞通源、都督僉事金朝興、平章李思齊、參政戴德、曹興才二十四匹，華高、楊璋二十二匹，康鐸、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韓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陸聚、汪興祖各二十四匹，平章李伯昇十六匹，西征指揮二十四匹，千户衛鎮撫二十四匹，百户所鎮撫十六匹，征定西興元應昌指揮二十四匹，千户衛鎮撫十六匹，百户所鎮撫十二匹，守禦指揮各十六匹，千户衛鎮撫十二匹，百户所鎮撫八匹。内軍各十金，錢六千。

賞陝西蘭州等守禦將士綺帛有差。

談遷《國榷》卷五《太祖洪武七年》（十二月）乙卯，刑部侍郎李浩使琉球，以文綺百，綺紗羅各五十，陶器六萬九千五百事，鐵釜九百九十市馬。

金堉《不下帶編》卷一　江洲某，父遺綾錦十篋，盡匿之，逐弟於外。一日，紫姑仙降乩云：「何處西風捲夜霜，雁行中斷各悲傷。吴綾蜀錦成私篋，那及姜家布被香。」因惶恐，急召弟還，中分之。一念有欺，神即盟之，可不戒哉！

《詹史》卷八七《綺羅門》　太祖見宫人遺綺在地，召諸姬至而責之。《翦勝野聞》

《明實録・明太祖實録》卷一二一（洪武十一年十一月）丁丑，賜貴州宣慰靄翠、今築安撫使密定、普定府知府安瓚、錦人二疋、金龍文綺人二疋。

《明實録・明太祖實録》卷一二一（洪武十一年十二月丁巳），朵甘烏思藏灌頂國師答力麻巴剌遣使進表，貢方物，詔賜文綺、繒帛。

戊午，賜山西都司并三護衛所將校綺、帛有差。凡將校一千七十四人，綺、帛二千六百七十四疋。

《明實録・明太祖實録》卷一二五　洪武十二年閏五月内午，賞征進廣西猺賊有功者，指揮人綺、帛各五匹，百千户以下各有差，陣亡者倍之，征傷者加半。隨征無功者，指揮人綺、帛各三匹，百千户以下亦各有差，軍士人鈔二錠，陣亡者倍之，征傷者加半。

《明實録・明太祖實録》卷一五九（洪武十七年春正月）乙卯，故元將校士卒王脱歡不花等六十一人，自遼東來降，賜文綺、帛有差。

《明實録・明太祖實録》卷一六二（洪武十七年六月）辛巳，兀者野人酋長王忽顔哥等十五人，自遼東來歸，賜綺、帛、布、鈔有差。

《明實録・明太祖實録》卷一八三（洪武二十年秋七月）庚辰，遣使賜故元降將納哈出玉帶一、金飾香帶一、白金一千兩、文綺、帛各四十疋、鈔一千貫。又以素金帶、百花素銀帶七百、紗帽八百、賜其將校那木罕等，及銀鈔各有差。仍遣使齎鈔三十萬錠、織金文綺三千匹，送赴燕府，以備賞賜來降納哈出部衆。

《明實録・明太祖實録》卷一八三（洪武二十年七月）車里軍民宣慰使刀

欽等進象及方物，詔賜金織文綺、帛四十四匹、鈔三百三十錠。

《明實録・明太祖實録》卷一八四 〔洪武二十年八月〕庚戌，遣指揮李隆往賜故元降將納哈出文綺、帛各十匹，白金二百五十兩，衣一襲。賜其妻衣靴鍼線，全國公觀童、宗王先童、司徒完者不花撒里撻、温院使佛家奴、知院阿勒帖木兒、同知曩加思、平章晃失、台院判察罕帖木兒、參政徹里帖木兒，並賜文綺、帛各一匹、白金二十五兩。

《明實録・明太祖實録》卷一八五 〔洪武二十年九月〕乙未，天壽聖節，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于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暨東宫官于文華殿。是日，太師李善長進文綺九十五匹，海西侯納哈出進馬二匹。

龍文彬《明會要》卷四四《職官一六・致仕》 〔洪武〕十年，學士宋濂致仕。賜御製文集及綺帛。問濂年幾何？曰：六十有八。帝乃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可也。《本傳》。

藝文

《後漢書》卷四〇上《班固傳》 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其辭曰：【略】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李賢等注：綺，文繒也。

《建安七子集》卷四《徐幹集・情詩》 君行殊不返，我飾爲誰榮。鑪薰圜不用，鏡匣上塵生。綺羅失常色，金翠暗無精。

《玉臺新詠》卷一《古詩八首之五・客從遠方來》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吴兆宜注：善曰：《説文》綺，文繒也。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玉臺新詠》卷一《古樂府詩六首之一・日出東南隅行》 一作《陌上桑》，一作《豔歌羅敷行》。緑按：《宋志》作綃。綺爲下裾。一作裳。按《樂府詩紀》作裙。紫綺爲上襦。吴兆宜注：毛萇《詩傳》：上曰衣，下曰裳。《説文》：綃，帛淺黄色也。又綺，文繒也。《六書故》：織素爲文曰綺。《戰國策》：齊人紫，敗素也，而價十倍。《説文》：襦，短衣，一曰羸衣。《方言》：汗襦自關而東謂之甲襦，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襦，或謂之禪襦。

《玉臺新詠》卷三陸機《豔歌行》 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

謝朓《謝宣城集》卷四《贈王主簿二首》之二 清吹要碧玉，調絃命緑珠。輕歌急綺帶，含笑解羅襦。

《文選》卷五陸倕《石闕銘》 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琁臺之珠，反諸侯之玉。

《玉臺新詠》卷三謝惠連《代古》 客從遠方來。贈我鵠文綾。吴兆宜注：《晉・盧志傳》：帝賜志鶴綾袍一領。鵠、鶴通用。案：《説文》：東齊謂布帛之細者爲綾。《西京雜記》：霍光妻遺淳于衍散花綾。據此，則漢時已有綾矣。世傳唐褚遂良九世孫造綾之始，誤。《事物原始》謂褚公所造，疑今之花綾耳，亦誤。貯以相思篋。緘以同心繩。裁爲親身服。著以俱寢興。

《玉臺新詠》卷五江淹《班婕妤》 綾一作紈。扇如團一作圓。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

《玉臺新詠》卷五沈約《春詠》 楊柳亂如絲，綺羅不自持。春草青一作黄復緑，客心傷此時。

《玉臺新詠》卷七梁武帝《有所思》 腰中一作間雙綺帶，夢爲同心結。常恐所思露，瑶華未忍折。

《玉臺新詠》卷七梁簡文帝《戲作謝惠連體十三韻》 珠繩翡翠帷，綺幕芙蓉帳。

《玉臺新詠》卷八劉孝綽《冬曉》 冬曉風正寒，偏念客衣單。臨妝罷鉛黛，含淚剪綾紈。吴兆宜注：無名氏《樂府》：「右手執綾羅，一寄語龍城下，記知書信難。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六《少年行》 少年游俠好經過，渾身裝束皆綺羅。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五《韋諷録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盈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八《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侍婢豔傾城，綃綺輕霧霏。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四《白帝樓》 臘破思端綺，春歸待一金。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一四《庾順之以紫霞綺遠贈，以詩答之》 千里故人心鄭重，一端香綺紫氛氳。開緘日映晚霞色，滿幅風生秋水文。爲褥欲裁憐葉破，製裘將翦惜花分。不如縫作合歡被，寤寐相思如對君。

元稹《元稹集》卷六《酬樂天勸醉》 王孫醉牀上，顛倒眠綺羅。

許渾《丁卯集・題舒女廟》 山樂來迎去不言，廟前高柳水禽喧。綺羅無色

雨侵帳，珠翠有聲風繞幡。

許渾《丁卯集・赴慈和寺移宴》 高寺移清宴，漁舟繫緑蘿。潮平秋水闊，雲斂暮山多。廣檻停簫皷，繁鍾散綺羅。西樓半牀月，莫問夜如何。

《全唐詩》卷一四五崔亘《春怨》 夜盡夢初驚，紗窗早霧明。曉妝脂粉薄，春服綺羅輕。妾有今朝恨，君無舊日情。愁來理弦管，皆是斷腸聲。

《全唐五代詞》卷七《抛球樂》 珠淚紛紛濕綺羅，少年公子負恩多。當初姊姊分明道，莫把真心過與他。□□子細思量着，淡薄知聞解好麽？

《全唐五代詞》卷七《謁金門》 開于閬，綿綾家家總滿。奉獻生龍及玉椀，將來百姓看。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六《依韻和許待制後園宴賓》 春來無處不幽芳，誰復樽前歎異鄉。繞榻綺羅觀舊豔，傍池桃杏照新粧。

柳永《樂章集》上卷《女冠子》 對月臨風，空恁無眠耿耿，暗想舊日牽情處。綺羅叢裏，有人人，那回飲散，略一作略曾諧鴛侶。因循忍便睽阻，相思不得長相聚。好天良夜，無端惹起，千愁萬緒。

周邦彦《清真集》卷下《阮郎歸》 冬衣初染遠山青，雙絲雲雁綾。夜寒袖淫欲成冰，都緣珠淚零。

周邦彦《清真集》卷下《虞美人》 研綾小字夜來封，斜倚曲闌凝睇數歸鴻。

周邦彦《清真集》補遺《齊天樂・端午》 疏疏幾點黄梅雨，佳時又逢重午。角黍包金，香蒲泛玉，風物依然荆楚。形裁艾虎。更釵裊朱符，臂纏紅縷。撲粉香綿，喚風綾扇小窗午。

張元幹《蘆川詞》卷上《春光好》之二 吴綾窄，藕絲重，一鈎紅。翠被眠時常一無常字要人暖，著懷中。

薩都拉《雁門集》卷四《淩波曲》 吴盬八齣雙鴛綺，繡縷團花金鳳尾。昔時啼豔曉妝慵，滿眼春嬌扶不起。

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卷三四《在焦山與尚書別後，聞其行至望亭，詔徵還朝，及舟抵高郵，而仍有赴浙之命。蒙寄新詩五首，文綺八端，余不能渡江再送，賦長句六章寄之》之四 賜儂文錦太鮮華，老女如何忽戴花？急喚縫人動刀尺，著來可覺少年些！

雜録

《廣博物志》卷三七 越溪進耀光綾，綾文突起，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泛于石帆山下，收野蠶繅之。繅絲女夜夢神人告云：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蠶，即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絲織爲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大業拾遺》

薛用弱《集異記・補編・崔圓》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暮春上巳，與賓客將校數十百人，具舟檝遊於江。都人縱觀如堵。是日風色恬和，波流静謐。初宴作樂，賓從肅如。忽聞下流十數里，絲竹競奏，笑語喧然，風水薄送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錦繡爲帆，金玉飾舟，旄纛蓋傘，旌旗戈戟，繽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許，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列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泝沿中流，良久而過。圓即令訪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將幸巴劍，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圓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其備。明歲南狩，圓應卒無闕矣。《廣記》卷三〇三

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忠志》 安禄山恩寵莫比，錫賚無數，其所賜品目有：熟線綾接靼。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一五《南山分脈城内勝蹟》 周公謹《遊祕書省記》云：乙亥歲秋，監丞黄汝濟以逢省勾點，邀予偕行，予於是具衣冠，望拜右文殿，然後遊道山堂。【略】畫皆以鸞鵲綾、象軸爲飾，有御題者，則加以金花綾。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三四《宫室》 原中極殿舊名華蓋，前即皇極，後爲建極。崇禎辛巳四月，召對至弘政門，則上已御殿，即魚貫入中左門，循殿左垣，高下可四十級，到中極殿。殿左右闢四大門，上寶座周圍刻金龍形，金色璀璨，御榻以黄綾衣之。

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花兒市》 花兒市在崇文門外迤東。自正月起，凡初四、十四、二十四日有市。市皆日用之物。所謂花市者，乃婦女插戴之紙花，非時花也。花有通草、綾絹、綽枝、摔頭之類，頗能混真。【略】

又余氏《辨林》云：京師孟春之月，兒女多剪綵爲花或草蟲之類插首，曰鬧嚷嚷，即古所謂鬧裝也。是即綾絹花之濫觴歟！

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東西廟》 西廟曰護國寺，在皇城西北定府大街正

西。東廟曰隆福寺，在東四牌樓西馬市正北。自正月起，每逢七、八日開西廟，九、十日開東廟。開廟之日，百貨雲集，凡珠玉、綾羅、衣服、飲食、古玩、字畫、花鳥、蟲魚以及尋常日用之物，星卜、雜技之流，無所不有。乃都城內之一大市會也。

紗、縠

題解

《周禮・內司服》 內司服王后之六服，【略】素沙。鄭玄注：素沙者，今之白縛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于此。

《儀禮・聘禮》 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鄭玄注：紡，紡絲爲之，今之縛也。賈公彥疏：鄭注《周禮・內司服》亦云：「素紗者，今之白縛也。」則此束紡者，素紗也。

《漢書》卷九《元帝紀》 〔初元五年夏四月，罷〕齊三服官。李斐曰：「齊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顏師古注：「齊三服官，李說是也。縰與纚同，音山爾反，即今之方目紗也。輕綃，今之輕紗也。」

《漢書》卷四五《江充傳》 初，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顏師古注：「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爲紗，縐者爲縠。」曲裾後垂交輸，冠禪纚步搖冠，飛翮之纓。顏師古注：「纚，織絲爲之，即今方目紗是也。」

《後漢書》卷三《章帝紀》 建初二年夏四月癸巳，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李賢等注：《釋名》曰：「縠，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綸，似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

《後漢書》卷五《安帝紀》 至有走卒被綺縠。李賢等注：縠，紗也。

史游《急就篇》卷二 縠顏師古注：縠，今梁州白縠，靡潤輕澳也。

許慎《說文》一三篇上《糸部》 縠 細縛也。段玉裁注：縛之細者也。《詩》：「玼兮玼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傳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靡謂如柳碎然，細之至也。箋云：縐絺，絺之麤麤者是也。此謂裏衣縐絺，外服丹縠衣。縠與縐絺正一類也，今之縐紗，古之縠也，《周禮》謂之沙，注謂之沙縠。疏云：輕者爲沙，縐者爲縠。按古祇作沙，無紗字。从糸，殺聲。

劉熙《釋名》卷四《釋采帛》 縠，粟也。畢沅曰：《急就篇》補注引作沙也。其形戚戚，畢沅曰：今本作其形足足而蹴，《御覽》引作其形戚戚，據改。戚蹜如迫促之促，絲縷急戚則起縐，文如粟矣。俗書戚字下安足非也。蘇輿曰：《御覽・布帛三》引縠作縠，云縠，粟也，其形戚戚如也，無以下文。吳翊寅曰：吳校作蹴蹴，下同。案，原本誤足足，《御覽》作戚戚，可悟皆蹙蹙之譌。依本書例作蹙蹙爲是，原不必盡依《說文》也。祝之如粟也。又謂之沙，亦取戚戚如沙也。畢沅曰：今本沙下有縠字，衍。又戚戚作蹴蹴，今案亦者，亦上文也。當從上作戚戚。鄭注《周禮・內司服》云：今世有沙縠者，兼而名之也。皮錫瑞曰：《漢書・江充傳》紗縠禪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續漢書・輿服志》亦有紗縠單衣。《文選・七啓》：「紗縠之裳」

顧野王《玉篇》卷二七《糸部》原本 縠 胡木切，細緆也，紗縠也。

原本 胡木反。《戰國策》：憂國憂民，不如愛尺之縠。《說文》：「細縛也。」《釋名》亦謂之紗縠。

紗 所加切，紗縠也。

原本 所加反。《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褖衣、揄狄、鞠衣、展衣、緣衣、素紗。」鄭衆曰：素紗，赤衣也。鄭玄曰：謂今之白絹也。六服者皆袍制，以白絹爲其裏，使之張顯也。今世有紗縠者，名出於此耳。《廣雅》：紗，小也。紗，微也。

縩 思曷切，絹縠也。

原本 思剌反。《淮南》：所以緘縷縩〔綴〕之閒。許叔重曰：縩，絹縠也。

丁度《集韻》卷三《麻韻》 紗縛屬。【略】通作沙。

司馬光《類篇》卷三七 紗師加切，〔縛〕〔縛〕屬

戴侗《六書故》卷三〇《工事六》 紗 師加切，輕縐，罟所服也。古單作沙。《說文》無紗字。《周官》：「王后之六服：褖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康成曰：今之白縛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爲裏，使之章顯，今世沙縠之名出于此。

縠 胡谷切。《說文》曰：「細縛也。」按，縠，紡之精者也，其文緊戚，故曰縠。

縐 側救切，絹，縠緊戚也。《詩》云：「蒙彼縐絺。」別作皺。又作裯。

楊慎《升菴集》卷六九《輕容》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蓋今俗云銀條紗之類。王建《宮詞》：「嫌羅不著愛輕容。」李賀詩：「蜀烟飛重錦，峽雨濺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詩是也。又《方言》襜褕曰童容。而字或作褣。

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八《方物記第一〇》　《齊東野語》：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李賀詩「蜀烟飛重錦，峽雨濺輕容」是矣。《能改齋漫録》：綿州巴西縣紗子，一疋重二兩，婦人製夏服甚輕妙，八子之一也。《白居易集・元九以緑絲布、白輕裕見寄，製成衣服，以詩報之》云：「緑絲文布素輕裕，珍重京華手自封。貧友遠勞君寄附，病妻親爲我裁縫。袴花白似秋雲薄，衫色喜於春草濃。欲著却休知不稱，折腰無復舊形容。」時白在潯陽，以成都爲南京也。微之通州報詩云：「溢城萬里隔巴庸，紵薄綈輕共一封。腰帶定知今瘦小，衣衫難作遠裁縫。惟愁書到炎涼變，忽見詩來意緒濃。春草緑茸雲色白，想君騎馬好儀容。」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糸部》　紗所加切，音沙，輕縷，暑所服也。輕者曰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又《歌韻》音梭。魏劉楨《魯都賦》：「妖服初工，刻畫綺紗。和顔揚眸，盱風長歌。」《説文》無紗字，古單作沙。《周禮・内司服》「素沙」，鄭康成曰：今之白縛也。又《六書故》曰：麻績而紡之者，亦爲紗。《類篇》：紗，一曰紡纑。又舊注引古音附録，紗音義與緲同，今與紗絹之紗混。按微緲之緲，本借眇，俗加糸作緲。沙混緲，非。

穀　呼谷切，音斛。《説文》：「細絺也。」《廣韻》：羅穀。《增韻》：縐紗曰穀，紡絲而織之。相如《子虚賦》「乘霧穀」，言其細如霧，乘之爲裳也。後漢章帝詔齊相省方空穀，李賢等注引《釋名》：「穀，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又曰：空，孔也。即今方目紗也。《六書故》：文緊蹙故曰穀。《説文》訓細絹，非。

西湖散人《新鐫雅俗珠璣藪》卷七　輕綃輕紗。

穀斛穀，縐紗也。

沈自南《藝林彙考・服飾篇》卷一〇《繒帛類》　《宫詞》注：輕綃，無花薄紗。王建《宫詞》云「嫌羅不着愛輕綃」，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裕》，樂天製而爲衣，而詩中裕字乃爲流俗妄改爲綃，又作庸、榕，蓋不知其所出。《元豐九域志》越州歲貢輕容紗五匹是也。按：白《詠輕綃》云「袴花白似秋雲薄，衫色青於春草濃」是也。

周象明《事物攷辯》卷六〇《冠裳》　輕容

《唐類苑》　輕容，薄紗也。王建《宫詞》云：「嫌羅不着愛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詩》。

明按，《九域志》云，越州歲貢輕容紗。即世俗所謂銀條紗也，後人妄改爲庸，或改爲榕，蓋不知其所出耳。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六八一《蘇州府部・物産考》　府志

帛屬

紗　素者名銀條，即漢所謂方空也。花紋者，名夾織。

《禽史》卷八七《綺羅門》　泉女織紗，輕如蟬翼，名蟬紗。《韻學事類》。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紗》　《類篇》：「紗，一曰紡纑。」《六書故》：「麻績而紡之者，亦爲紗。」顔師古《漢書》注：「紡絲而織之輕者爲紗，皺者爲縠。」《周禮・内司服》注：「素紗，今之白縛也。」

綜述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縠》　《三禮圖》五綵方山冠，以綵縠爲之。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縠》　楊子《法言》曰：或曰：霧縠之（鹿）〔組麗〕，曰女工之蠹。

《東觀記》曰：建初二年，詔齊相其止勿復送冰紈、方〔空〕縠。

董巴《輿服志》曰：羽林、左右監、左右虎賁，皆冠鶡紗縠單衣。

《潛夫論》曰：小民或刻剥綺縠以輸葉水波文。

沈自南《藝林彙考・服飾篇》卷一〇《繒帛類》　《雋言》　冰紈，方空縠、吹綸絮。見《章帝紀》李賢等注云：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釋名》曰：縠，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

《雋言》　《子虚賦》「垂霧縠」，張楫曰：縠，縐如霧，垂以爲裳也。師古曰：霧縠者，言其輕靡如霧，非謂縐文也。又「揄紵縞」，師古曰：紵，纖紵也。縞，鮮支也。今之所謂素者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三・縠》　《抱樸子》曰：勁弩之餘力，不能動霧縠。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紗》　《東宫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絳紗單衣。

《廣博物志》卷三七　南海出鮫綃紗，泉客潛織，一名龍紗，以爲服，入水不濡。《述異記》。

《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一》　京兆府京兆郡　厥貢：隔紗。

《新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二》　河南府河南郡　土貢：縠。
滑州靈昌郡　土貢：紗。
《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三》　絳州絳郡　土貢：白縠。
懷州河內郡　土貢：平紗。
相州鄴郡　土貢：紗。
惠州　土貢：紗。
《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四》　興元府漢中郡　土貢：縠。
閬州閬中郡　土貢：縠。
《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五》　廬州廬江郡　土貢：花紗。
常州晉陵郡　土貢：緊紗。
越州會稽郡　土貢：輕容、生縠、花紗。
《新唐書》卷四二《地理志六》　蜀州唐安郡　土貢：花紗。
綿州巴西郡　土貢：輕容。
《新唐書》卷四三《地理志七》　愛州九真郡　土貢：紗。
杜佑《通典》卷六《食貨六》　絳郡貢白縠五百疋。今絳州。
河內郡貢平紗十疋。今懷州。
鄴郡貢紗十疋。今相州。
會稽郡貢輕調十疋。今越州。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五《河東道四》　磁州貢、賦：開元貢：紗。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六《河北道一》　相州貢、賦：開元貢：紗。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江南道一》　杭州貢、賦：開元貢：紋紗。
睦州貢、賦：開元貢：交梭二匹。元和貢：交梭二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六《江南道二》　越州貢、賦：自貞元之後，凡貢之外，別進【略】吳朱紗等。
處州貢、賦：元和貢：紗。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　開封府　貢方紋紗。
襄陽府【略】貢白（縠）〔縠〕。
《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　相州【略】貢暗花牡丹花紗。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紹興府【略】貢輕庸紗。
常州【略】貢紗。
亳州【略】貢縐紗。
廬州【略】貢紗。
太平州【略】貢紗。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河南道六・虢州》　土產：花紗。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河南道九・滑州》　土產：花紗。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河南道一二・宋州》　土產：縠。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五《關西道一・雍州》　土產：隔紗。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四七《河東道八・絳州》　土產：交梭紗縠子。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五《河北道四・相州》　土產：紗。貢。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二《劍南西道一・益州》　土產：【略】舊貢：交梭紗。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三《劍南東道二・綿州》　土產：交梭紗。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四《劍南東道三・劍州》　土產：紗。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〇《江南東道二・昇州》　土產：紗，賦。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二《江南東道四・常州》　土產：緊紗。出武進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二《江南東道四・江陰軍》　土產：同常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五《江南東道七・睦州》　土產：交梭紗。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六《江南東道八・越州》　土產：緋紗。貢：交梭白紗。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七《江南東道九・衢州》　土產：紗。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一八《江南西道一六・澧州》　土產：紵練紗。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四京・東京・開封府》　上貢方紋紗三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京西路・襄州》　土貢白縠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相州》　土貢紗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廬州》　土貢紗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兩浙路・越州》　土貢茜緋花紗一十匹，輕容紗五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兩浙路・常州》　土貢紗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江南路・太平州》　土貢紗一十匹。
《編珠》卷三《補遺》　蟬翼紗　《海物異名記》曰：泉女織紗，輕如蟬翼，名蟬紗。

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五《綿州八子》 綿州諸邑，各有所出，謂之八子。巴西紗子，魏城扇子，羅江犬子，神泉榛子，彰明附子，龍安杏子，鹽泉絲子，石泉猴子。巴西紗一疋重二兩，婦人製夏服，甚輕妙。魏城以一蜃造一扇，謂之綿扇，亦輕而可愛。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六 亳州出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爲衣，真若煙霧。一州惟兩家能織，相與世世爲婚姻，懼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來名家，今三百餘年矣。

周密《齊東野語》卷一〇《輕容方空》 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出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宫詞》云：「嫌羅不著愛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樂天製而爲衣。而詩中容字乃爲流俗妄改爲庸，又作榕，蓋不知其所出。《元豐九域志》「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是也。

又有所謂方空者。《漢・元帝紀》：「罷齊三服官。」注云：「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師古曰：「縰與纚同音山爾反，即今之方目紗也。」又後漢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穀、吹綸絮。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釋名》曰：「穀綬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此紗也。」荆公詩云：「春衫猶未著方空」者是也。

二紗名，世少知，故表出之。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八《輿地四》 廬州【略】貢紗。太平州【略】貢紗。常州【略】貢白紵、紗。紹興府【略】貢輕庸紗。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〇《輿地六》 開封府【略】貢方紋紗。亳州【略】貢縐紗。襄陽府【略】貢白（穀）〔縠〕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二《輿地八》 婺州【略】貢紗。

孔齊《静齋至正直記》卷一《集慶官紗》 集慶官紗，諸處所無，雖杭人多慧，猶不能效之。但澗處三尺，大數以上，裸色皆作，近又作一色素浄者尤妙，暑月之雅服也。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一四《服御・紗》 漢時馬融設絳紗帳，以授生徒。宋天聖以前用光紗，天聖已後方用南紗、縐紗，名曰縠。坡詩：世味薄如縠。

西湖散人《新鐫雅俗珠璣藪》卷七 紗縐紗、軟紗、漆紗、冰紗、銀條紗。

邁柱等《九卿議定物料價值》卷二《紗》 紗無舊例

明黄芝蘇漏地紗，寬貳尺貳寸，每丈今核定銀壹兩零柒分。

桃紅紗，寬貳尺貳寸，每丈今核定銀壹兩伍錢。

藍紗，寬貳尺貳寸，每丈今核定銀壹兩伍錢。

白雲紗，寬壹尺肆寸，每丈今核定銀柒錢貳分伍釐肆毫。

紗

户部例

銀條紗，每丈照舊例，今核定銀伍錢。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二八八一《蘇州府部・物産考》 縐紗 有花素二樣。

李調元《南越筆記》卷五《廣紗》 廣之線紗與牛郎綢，五絲八絲，雲緞光緞，皆爲嶺外京華東西二洋所貴。

黄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一《總紀》 江南道 厥貢紗。（《唐書・地理志》）。

郭柏蒼《閩産録異》卷一《貨屬・漳紗》 出漳州。各色，各花俱備。惟絲出於山桑，不及杭、嘉、湖之軟潤。

俞樾《茶香室叢鈔・續鈔》卷二二《皓紗》 國朝黄士珣《北隅掌録》云：洪氏《江皋襍識》載明末有蔣崑且者，以紡織爲業。時尚浮華，反謂質色厚重者爲非製，蔣乃易以團花疏朵，輕薄如紙，攜售五都，市塵一閧，甚至名重京師，名曰皓紗。按，至今浙中猶有皓紗之名，莫知其始於蔣崑且矣。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七六《江蘇・江寧府四》 土産 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八一《江蘇・蘇州府五》 土産 紗《姑蘇志》：出郡城。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二一《安徽・太平府二》 土産 紗《宋志》：太平州貢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一五六《山西・絳州直隸州二》 土産 縠《唐書・地理志》：絳州土貢白縠。《寰宇記》：絳州産交梭紗縠子。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八六《浙江・杭州府四》 土産 紗《元和志》：杭

州貢(白編)紋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九〇《浙江・湖州府二》 土産 《舊志》：又出各色紗，雙林出包頭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九六《浙江・紹興府三》 土産 《元和志》：貞元後，別進【略】吴朱紗等纖麗之物。《九域志》：土貢又有茜緋花紗、輕容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一《浙江・衢州府》 土産 《寰宇志》：衢州産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一三《江西・饒州府三》 土産 紗《省志》：饒州出，頗堅厚似絹。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八六《四川・成都府》 土産 紗《唐書・地理志》：成都蜀州貢花紗。《寰宇記》：成都出交絲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九二《四川・保寧府三》 土産 《唐書・地理志》：閬州貢縠。《寰宇記》：劍州産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一四《四川・綿州直隸州》 土産 紗《唐書・地理志》：綿州貢輕容。《寰宇記》：綿州産交梭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二九《福建・漳州府》 土産 紗《府志》：漳紗舊爲海内所推。

羅廷權等〔同治〕重修《成都縣志》卷三《食貨志・物産》 紗《唐志》：成都貢紗。《寰宇記》：成都貢交梭紗。

線縐、平縐、湖縐。

王鏊等〔弘治〕《姑蘇志》卷一四《造作》 紗出郡城。素者名銀條，即漢所謂方空也。花紋者名夾織，亦有金縷、彩粧諸製。輕狹而縠文者曰皺紗。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一《物産》 機紗 咸淳《臨安志》：機坊所織，有素紗、天浄三法、新翻粟地紗。

嵇曾筠、沈翼機等《浙江通志》卷一〇二《物産》 桐鄉絹布 《桐鄉縣志》：邑人工於紡織【略】紗有花紗、脚踏紗、縐紗。

紗 崇禎《烏程縣志》：吴興紡紗，無花者曰真紗，最白者曰銀條紗，有花者曰葵紗、軟紗、縐紗，又有夾織紗，又有包頭紗，惟雙林一方織之。

嵇曾筠、沈翼機等《浙江通志》卷一〇六《物産》 紗 《太平寰宇記》：越州産緋紗、交梭白紗。

輕容紗 弘治《紹興府志》：舊産蕭山，夏織爲上，秋織次之，冬織最下。蓋絲遇寒即脆，而帛地不堅故也。

縐紗 《剡録》：剡中産縐紗，極精好，服之如挂冰雪，今不復造。

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物産》 帛之屬 紗三伏時織者爲上，秋次之，冬又次之。絹亦同。

縐紡絲爲之，輕者曰縐紗，宜夏。重者曰紡絲，宜冬。

曾才漢、葉良佩〔嘉靖〕《太平志》卷三《食貨志・物産》 貨之類 土紗選浄絲染青爲之，出閔嶼、長嶼。

蕭良幹、張元忭等〔萬曆〕《紹興府志》卷一一《物産志》 縠，《嘉泰志》：始見於《吴越春秋》。句踐始得西施，鄭旦餘以羅縠是也。以故錫貢舊有輕容生縠。數十年來，縠頗出於蕭山，雖未臻絶妙，然與吴中機工略相當矣。今羅綾縐縠，越中絶無織，惟絹紗稍有焉。

縐紗，《嘉泰志》：剡出縐紗尤精，其絶品以爲暑中燕服，如絓冰雪。然雖剡之居人，亦不能常得矣。

紗，《嘉泰志》：蕭山紗以暑伏織者爲上，秋織者爲下，冬爲尤下。蓋霜燥風烈則絲脆，帛地不堅，爲衣易敝。今郡城間有織者。

王珣、汪翁儀等〔弘治〕《湖州府志》卷八《土産》 紗有數等，無花者曰直紗，有花者曰葵紗，曰夾織紗，出郡城内又有包頭紗，惟雙林一方人織之。

栗祁、唐樞〔萬曆〕《湖州通志》卷三《物産》 食貨之屬 紗有直紗、花紗、夾織紗，出郡城内。又包頭紗，出雙林。

紀事

《戰國策》卷一一《齊四・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 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

《天中記》卷五〇《羅》 羅縠 荆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椹)〔揕〕其胷。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絶。八尺屏風，可超而越。塵盧之劍，可負而(伏)〔拔〕。」秦王乃奮地而

起，遂殺軻。《燕丹子》。

《後漢書》卷六〇上《馬融傳》 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略】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原題王嘉《拾遺記》卷五《前漢上》 漢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略】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見乎？」少君曰：「可遥見，不可同於帷幄。」帝曰：「一見足矣，可致之。」少君曰：「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温，暑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於道術，齎不死之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幙裏，宛若生時。帝大悦。

《三國志》卷六《魏志・袁術傳》 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衆莫敢對。【略】用河内張炯之符命，遂僭號。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後宫數百皆服綺穀，餘粱肉，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穀》 荀勗《爲晉文王與孫皓書》曰：餉穀三端。

《晉書》卷三一《后妃傳上・胡貴嬪》 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内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紗》 《蔡克別傳》曰：克字子尼，體貌尊嚴，莫有媟嫚。高平劉整儁才，白衣居家，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穀吾之常服耳，遇蔡子在坐，而竟日不自安。」

《秦記》曰：符堅以太常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周官音義》，乃就宋家立講堂，書生百人，隔絳紗幔而受業焉。

《天中記》卷五〇《紗》 着紗披袍　餘杭縣有一人姓沈名縱，與父同入山，至夜二更中，忽見一人着紗帽，披絳龍袍，云是閻山王。《齊諧記》。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紗》 《唐書》曰：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黄紗單衣，迎謁路左。

王定保《唐摭言》卷七《起自寒苦不第即貴附》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飡。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已皆碧紗幕其上。播繼以二絶句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閑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舊五代史》卷一五《梁書・孫德昭傳》 天復元年十一月，閹官韓全誨縱火脅昭宗西幸鳳翔，孫承誨、董從實並變節，爲中官所誘，始欲驅擁百僚，將圖出令。而德昭獨按兵，與太祖親吏婁敬思叶力衛承相及文武百官，與長安吏民保於街東，免爲所劫。太祖遣從事相繼勞問，遺以龍鳳劍、鬬雞紗，委令制輯。

蘇軾《蘇軾文集》卷七三《記先夫人不發宿藏》 先夫人僦居於眉之紗縠行。一日，二婢子鬬帚，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一甕，覆以烏木板。夫人命以土塞之，甕中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而已。人以爲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之問聞之，欲發焉。會吾遷居，之問遂僦此宅，掘丈餘，不見甕所在。其後吾官於岐下，所居古柳下，雪方尺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吾疑是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發也。」吾媿而止。

李贄《雅笑》卷三《碧紗籠》 俗演吕文穆劇戲，題寺壁有碧紗籠詩，而不知所自也。按王播少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饘粥，僧厭苦之，飯後擊鍾。播題詩有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惭愧閑梨飯後鍾。」後二紀，播出鎮是邦，訪向所題已碧紗籠之矣。乃續云：「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又寇萊公典陝日，與處士魏野同游僧寺，觀覽舊游，有留題處，公詩皆用碧紗籠之。至野詩，則塵蒙其上。從行官妓之慧黠者，輒以紅紬拂之。野顧公笑，因題詩云：「世情冷煖由分別，何必區區較異同。若得長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

《畫史》卷八七《綺羅門》 寧國長公主生辰，賜紗五百錠。《弇山堂別集》。仁聖太后賜張江陵母彩衣紗六疋。《明逸編》。

金埴《不下帶編》卷二 魏野與寇萊公同遊陝郊僧寺，各留題。後又偕詣寺中，見寇詩用碧紗籠，魏詩則塵昏滿壁。時有官妓以衣袖拂之，魏笑曰：「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平勝似碧紗籠。」夫紗帽吟詩，諺語：「烏紗帽下好吟詩。」而用碧紗籠罩，頗似後恭王播之僧而亦小有致，然不若拂塵紅袖，字染衣香，妓尤韻致也。

藝文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縠》 宋玉《風賦》曰：「主人女罽承日之華，更被母縠之單衣。」

《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 裸纖羅，垂霧縠。裴駰集解：郭璞曰：「言細如霧，垂以覆頭。」

《漢書》卷五七《司馬相如傳》 雜纖羅，垂霧縠。張揖曰：「縠縐如霧，垂以爲裳也。」師古曰：「霧縠者，言其輕靡如霧，非謂縐文。」

曹植《曹植集》卷一《迷迭香賦》 去枝葉而特御兮，入綃縠之霧裳。附玉體以行止兮，順微風而舒光。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縠》 劉(積)〔楨〕《魯都賦》曰：「其女工則絳綺縠。」

鮑照《鮑參軍集》卷四《代白紵舞歌辭四首》之一 吳刀楚制爲佩褘，纖羅霧縠垂羽衣。

《玉臺新詠》卷四謝朓《詠一無詠邯鄲故才人嫁爲厮養卒婦》 生平宮閣裏，出入侍丹墀。開笥方羅縠，窺鏡比蛾眉。

《玉臺新詠》卷四施榮泰《雜詩》 趙女脩麗姿，燕姬正容飾。妝成桃蜨紅，黛起草慚色。羅帨數十重，猶輕一蟬翼。吳兆宜注：江淹《別賦》：「送愛子兮需羅幬。」不言縠袖輕，專歎風多力。

《玉臺新詠》卷五丘遲《答徐侍中爲人贈婦》 長眉橫玉臉，皓腕卷輕紗。吳兆宜注：何遜《七召》：「呈皓腕于輕紗。」《拾遺記》：漢武帝作李夫人形，或置于輕紗幕裏，婉若生時。

《玉臺新詠》卷五江洪《詠歌姬》 孤轉忽徘徊，雙蛾乍舒斂。不持全示人，半用輕紗掩。

《玉臺新詠》卷七簡文帝《金樂歌》 縠衫迴廣袖，團扇掩輕紗。吳兆宜注：按《古歌》：「縠衫兩袖裂，花鈿髻邊低。」

《初學記》卷三《秋第三》 隋魏彥琛《初夏應詔詩》：雖度芳春節，物色尚餘華。出簾飛小燕，映户落殘花。舞衫飄細縠，歌扇掩輕紗。蘭房本宜夜，不畏日光斜。

王維《王摩詰詩集》卷二《洛陽女兒行》 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趙李家。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四《西閣二首》之一 朱絨猶紗帽，新詩近玉琴。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四《秋野五首》之三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仄，曝背竹書光。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六《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之二 清動盃中物，高隨海上查。不眠瞻白兔，百過落烏紗。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六《雙楓浦》 浪足浮紗帽，皮須截錦苔。

張籍《張司業詩集》卷三《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之三 見僧收酒器，迎客換紗巾。

張籍《張司業詩集》卷五《酬浙東元尚書見寄綾素》 越地繒紗紋樣新，遠封來寄學曹人。便令裁製爲時服，頓覺光榮上病身。應念此官爲棄置，獨能相賀更殷勤。三千里外無由見，海上東風又一春。

張籍《張司業詩集》卷五《答元八遺紗帽》 黑紗方帽君邊得，稱對山前坐竹牀。唯恐被人偷剪樣，不曾閒戴出書堂。

王建《王建詩集》卷一〇《宮詞附録十首》之九 縑羅不著索輕容，對面教人染退紅。衫子成來一遍出，今朝看處滿園中。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一五《寄生衣與微之，因題封上》 淺色縠衫輕似霧，紡花紗袴薄於雲。莫嫌輕薄但知著，猶恐通州熱殺君。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一七《元九以緑絲布、白輕裕見寄，製成衣服，以詩報知》 緑絲文布素輕裕，珍重京華手自封。貧友遠勞君寄附，病妻親爲我裁縫。袴花白似秋雲薄，衫色青於春草濃。欲著却休知不稱，折腰無復舊形容！

元稹《元稹集》卷九《張舊蚊幬》 破盡裁縫衣，忘收遺翰墨。獨有縐紗幬，憑人遠攜得。施張合歡榻，展卷雙鴛翼。

元稹《元稹集》卷二一《酬樂天得稹所寄紵絲布、白輕庸，製成衣服，以詩報之》 湓城萬里隔巴庸，紵簿綈輕共一封。腰帶定知今瘦小，衣衫難作遠裁縫。唯愁書到炎涼變，忽見詩來意緒濃。春草緑茸雲色白，想君騎馬好儀容。

賈島《長江集》卷五《寄滄州李尚書》 水縣賣紗市，鹽田煑海村。

李賀《李賀詩集・五月》 雕玉押簾額，輕穀籠虛門。

李賀《李賀詩集》《惱公》 蜀煙飛重錦，峽雨濺輕容。【略】符因青鳥送，囊用絳紗縫。

陸龜蒙《甫里集》卷九《襲美以紗巾見惠因次韻詶謝》 薄如蟬翅背斜陽，不稱春前贈昌女減反郎。初覺頂寒生遠吹，預憂頭白透新霜。堪窺水檻澄波影，好拂花墻亞藥香。知有芙蓉留自戴，桐柏真人戴芙蓉冠也。欲裁煙霧訪黃房。

皮日休《皮子文藪》卷一〇《蚊子》 貧士無絳紗，忍苦臥茅屋。何事覓膏腴？腹無太倉粟！

張先《張子野詞》補遺上《勸金船・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 流泉宛轉雙開竇，帶染輕紗皺。何人暗得金船酒，擁羅綺前後。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三《十五日雪三首》之二 新雷奮蛇蟄，密雪鬬鵝毛，正欲裁輕穀，重令著弊袍。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五《寄題南陵息亭葉閣》 竹裏有清館，寺中多藕花。日光穿岸脚，水影射簷牙。柱穴蜂歸響，爐檀火過窊。已知民訟息，漉酒費巾紗。

周邦彥《清真集》卷上《浣溪沙》第三 薄薄紗櫥望似空。簟紋如水浸芙蓉。起來嬌眼未惺忪。　強整羅衣攲皓腕，更將紈扇掩酥胸。羞郎何事面微紅。

周邦彥《清真集》補遺《鶴沖天・溧水長壽鄉作》 梅雨霽，暑風和，高柳亂蟬多。小園臺榭遠池波，魚戲動新荷。　薄紗廚，輕羽扇，枕冷簟涼深院。此時情緒此時天，無事小神仙。

白角簟，碧紗櫥，梅雨乍晴初。謝家池畔正清虛，香散嫩芙蕖。　日流金，風解慍，一弄素琴歌韻。慢搖紈扇訴花箋，吟待晚涼天。

葉適《葉適集》卷七《端午行》 仙門諸水會，流下瓦窑溝；中有弔湘客，西城南北樓。旗翻稻花風，棹漉梅子雨。夜邏無騷音，絳紗蒙首去。

劉克莊《後村集》卷三《書燈》 童子糊新就，籠紗碧色深。喚回少年夢，照見古人心。每對忘甘寢，頻挑伴苦吟。與君交到老，莫慮棄墻陰。

揭傒斯《揭傒斯全集・詩集》卷八《過何得之先生故居》其四 頭上烏紗分贈，篋中縞楮相酬。不道別時長別，誰知愁是真愁。延祐五年冬十月，予南歸，以巾紗見贈，予以白楮被報之，別時殊黯然也。且手書其三代名字授予，若有所屬然也。

鍾惺《隱秀軒集》卷六《五月三日秦淮即事》之二 嵐滅峯文細，潮生水步鬆。薄陰停障面，新暑試輕容。

陳子龍《陳子龍詩集》卷七《賦得浣紗石》 越紗山機中，翦向春風裏。皎若晴川雲，飄揚隨渌水。佳人臨淺瀨，無言空徙倚。不惜紅顏勞，素絲誰爲理？斂衣入中林，澄江浩千里。青苔日夜生，沈思竟難已。

陳子龍《陳子龍詩集》卷一二《消夏》八首其五 半翦龍綃易絳紗，倦來紈扇任欹遮。鏡寒碧海修娥影，簟冷蒼梧帝子家。　却喜炎風斷來客，日長添著幾行書。

雜録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紗》 《齊諧》曰：餘杭縣有一人，姓沈名縱，與父同入出，至二更中，忽見一人着紗帽，披絳綾袍，云是閻山王。閻山在餘杭縣、

金埴《不下帶編》卷四 從來紗宜于暑，衣之無裏者也；褐宜于寒，衣之有裏者也。自康熙二十餘年間，忽有用紗爲複，用褐爲禪單，而兩衣遂相反，海内翕然服之將五十年矣。俗因以紗比人之無理而反有理，褐比人之有理而反無理者。埴題三言四語于縫人肆中，《周禮・天官》有縫人，掌王宮縫綫之事。按縫人之縫去聲，馮貞切，縫綫如字。曰：「有裏紗，無裏褐，裡何常，任于奪。」《列子》曰：「理無常是。」即一衣可以觀已。

汪啓淑《水曹清暇録》卷一 正陽門前多買眼罩，輕紗爲之，蓋以蔽烈日風沙。勝國舊例，遷客辭闕時，以眼紗蒙面，今則無所忌也。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三二《宮室》 原：元肇建内殿，制度精巧，題頭刻螭形，以檀香爲之。螭頭向外，口中銜珠下垂，珠皆五色，用綵金絲貫串，負柱融滾霞紗爲猊，怒目張牙，有欲動之狀。瓦滑琉璃，與天一色。朱砂塗壁，務窮一時之麗。

羅

題解

《楚辭・招魂》 羅幬張些。王逸注：羅，綺屬也。

劉安《淮南子》卷一一《齊俗訓》 弱緆羅紈。高誘注：羅，穀。

劉熙《釋名》卷四《釋采帛》 羅，文羅疎也。畢沅曰：今本作「文疎羅」。《初學記》、《藝文類聚》、《御覽》皆引作「文羅疎」，據改。審字義當爲羅列。蘇輿曰：「文羅」下當更有「羅」字，《初學記》諸書引並脱「羅」，疎貌，言文理羅羅而疎也。上云文脩脩然，此云文羅羅疎，正一例。本書《釋宫室》：離離也，疎離離然也。羅、離聲近，「羅羅疎」猶彼云「疎離離」矣。《世説》：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足證羅羅二字之義。先謙曰：吴校作「文疎羅羅也」。

纚，筓也。麤可以筓物也。葉德炯曰：《説文》：「纚，冠繩也」。案，假借當爲籠。《説文》：籠可以取粗去細，即此義也。此蓋羅之極稀者。

司馬光《類篇》卷二一《網部》 羅，鄰知切，帛也。

戴侗《六書故》卷三一《工事七》 羅　盧何切。【略】今人以繒之經緯衷絡者爲羅，羅之謂羅，去聲。

綜述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羅》 《晉令》曰：第一品已下，不得服羅綃。

《東宫舊事》曰：太子納妃，絳真文羅一幅帔一，絳林文繡羅一幅帔一，絳真衣羅袴一。

《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三》 鎮州常山郡　土貢：孔雀羅、瓜子羅、春羅。

定州博陵郡　土貢：羅。

《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四》 隋州漢東郡　土貢：合羅。

《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五》 潤州丹楊郡　土貢：紗羅。

越州會稽郡　土貢：寶花、花紋等羅。

《新唐書》卷四二《地理志六》 成都府蜀郡　土貢：單絲羅。

彭州濛陽郡　土貢：段羅、交梭。

蜀州唐安郡　土貢：單絲羅。

漢州德陽郡　土貢：交梭。

《通典》卷六《食貨六》 常山郡貢羅二十疋。今恆州。

蜀郡貢單絲羅二十疋。今益州。

唐安郡貢羅二十疋。今蜀州。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七《河北道二》 恒州貢、賦：開元貢：羅。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二《山南道三》 洋州貢、賦：開元貢：白交（梭）〔梭〕。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一《劍南道上》 成都府貢、賦：開元貢：羅八匹。元和貢：羅。

彭州貢、賦：開元貢：交梭羅。

蜀州貢、賦：開元貢：羅十八匹。元和貢：白羅。

漢州貢、賦：開元貢：交梭羅。

《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 真定府【略】貢羅。

中山府【略】貢羅。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 鎮江府【略】貢羅。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成都府【略】貢花羅。

崇慶府【略】貢春羅、單絲羅。

彭州【略】貢羅。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一《河北道一〇・鎮州》 土産：瓜子羅，孔雀羅，春羅。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二《劍南西道一・益州》 土産：【略】舊貢：單絲羅。今貢：羅。出廣都、雙流、温江。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五《劍南西道四・蜀州》 土産：單絲羅。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四《山南東道三・隨州》 土産：會羅。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真定府》　土貢羅三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二《河北路・定州》　土貢羅二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五《兩浙路・潤州》　土貢羅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成都府路・成都府》　土貢花羅六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成都府路・蜀州》　土貢春羅四匹，單絲羅一十匹。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成都府路・彭州》　土貢羅一十匹。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　遂寧出羅，謂之越羅，亦似會稽尼羅而過之。

莊綽《雞肋編》卷上《定州刻絲與各地工藝》　婺州紅邊貢羅，東陽花羅，皆不減東北，但絲縷中細，不可與無極、臨棣等比也。

熊克《中興小紀》卷五《高宗建炎三年》　初，婺州歲貢羅萬匹，崇寧以後，希進者增其數至五萬八千匹，至是守臣蘇遲乞減其半。上問執政，祖宗額幾何？葉夢得曰：「皇祐編敕一萬匹。」上歎曰：「民將何堪，可依皇祐法。」執政奏今用度與祖宗時不同，乃詔減二萬八千，著爲定制。

熊克《中興小紀》卷一三《高宗紹興二年》　八月初，鎮江府有織羅，歲貢御服花羅數千匹，兵興罷貢，至是內藏庫舉行，守臣胡世將奏：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司劾世將違旨，府寮皆懼。世將曰：「某以身任，諸公無憂。」戊寅，詔罷之，上曰：「軍興匱乏，豈可以御服之物爲先，且省七萬緡，以助劉光世軍也。」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六《輿地二》　真定府【略】貢羅。

定州【略】貢羅。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一《輿地七》　成都府【略】貢花羅。

彭州【略】貢羅。

蜀州【略】貢春羅、單絲羅。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八》　乾道四年九月五日詔：婺州義烏縣放散櫃户牙人，任其買賣，依條收稅，不得於離縣五里外巡欄，抑勒村民，仍下諸處州縣，不得私置稅場，邀阻客旅，令所在帥憲常切覺察。先是，義烏縣有山谷之民，織羅爲生，本縣乃盡拘八鄉櫃户，籍以姓名，掠其所織羅帛，投稅于官，民甚苦之，至是臣寮有言，故有是命。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八《土貢一》　〔天興元年〕諸路貢物：中都路涿州貢羅。平州貢櫻桃綾。

《元史》卷九五《食貨三》　后妃公主太祖四大斡耳朵：

大斡耳朵：

歲賜，紅紫羅二十匹。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八《土貢二》　〔元世祖〕至元元年正月，東川都元帥楊大淵進花羅紅邊絹各百五十匹，優詔諭之。

詔曰：所貢幣帛，已見忠勤。卿守邊陲，宜加優恤。今後以此自給，俟有旨乃進。

楊慎《升菴集》卷六九《麝香鏤金羅》　宋徽宗宮人多以麝香色鏤金羅爲衣裙。元裕之詩「北去穹廬千萬里，畫羅休鏤麝香金」。

楊慎《升菴集》卷八〇《杉錦棟綾》　《埤雅》：樧謂之羅，杉謂之錦，棟謂之綾，言樧木之文如羅，棟木之文如綾也。初則木文如織，後則織文如木，故有樧羅杉錦棟綾之號。《秦風》：「隰有樹檖。」《爾雅》：「檖，羅。」樧其文細密如羅，有赤白二種，赤羅文棘，白羅文緩。

田藝衡《留青日札》卷二二《透額羅》　元稹《贈劉采春》詩「謾裹常州透額羅」，即今之亮羅也。蓋羅者，言其文羅疏也，故曰方目羅，以細勻爲貴，故曰輕羅。其厚重者曰結羅，古稱織女秋雲羅，《太上黃庭經》金簡鳳文羅。越地名越羅。蘇子詩：「舞衫初試越羅新。」今吳地出水緯羅。《子虛賦》云：「離纖羅，垂霧穀。」

西湖散人《新鐫雅俗珠璣藪》卷七　羅綺羅、胡羅、秋羅、水緯羅。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羅》　漢郭憲《洞冥記》：「漢武帝時，西域初獻蛺蝶羅。」《地理志》：「鎮州貢孔雀羅、瓜子羅、春羅。」「越州貢寶花羅、花文羅。」范子曰「羅出齊郡」。

徐珂《清稗類鈔・農商類・商品》　羅產江蘇、浙江、四川。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六八一《蘇州府部・物産考》府志　帛屬羅　有花素，別有刀羅，河西羅。

秋羅　有偏地錦。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一《總紀》　湖南歲額綾羅紬七萬匹。衡、永歲入中平、小羅各萬匹。（《宋史・食貨志》）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八六《浙江・杭州府四》　土産　羅咸淳《臨安志》：杭之羅，有花素二種，染絲織者，名孰絲羅，尤貴。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二九六《浙江・紹興府三》 土産　羅越之舊産，故稱越羅。《唐書・地理志》：越州土貢寶花、花紋等羅。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八六《四川・成都府》 土産　羅《唐書・地理志》：成都府蜀州，土貢單絲羅。彭州、漢州，土貢交梭羅。《寰宇記》：廣都、雙流、温江，出單絲羅。《九域志》：成都土貢花羅。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四七二《廣西・太平府》 土産　錦地羅《明統志》：俱思明土州出。

包大爝等〔萬曆〕《兖州府志》卷二五《物産》 羅花紋者爲貴，素則次之，別有春羅等羅。《魏志》：自公卿別侯以下大夫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晉令六品以下得服羅絹。庾信《謝皃羅袍啓》：懸機巧織，變踳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黄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襟；冒廣厦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黄雀啣恩，竟知何日。

虞懷忠、郭棐等〔萬曆〕《四川總志》卷一四《龍安府・土産》 莎羅出江油。羅紋出青川。

羅廷權等〔同治〕重修《成都縣志》卷三《食貨志・物産》 羅《九域志》：成都土貢花羅。羅底

王鏊等《姑蘇志》卷一四《造作》 羅出郡城。花紋者爲貴，素次之，別有刀羅，河西羅。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一《物産》 羅　咸淳《臨安志》：杭之羅，有花素二種。染絲織者名熟絲羅，尤貴。《舊浙江通志》：杭州出水緯羅。

嵇曾筠、沈翼機等《浙江通志》卷一〇二《物産》 桐鄉絹布　《桐鄉縣志》：羅有三梭、五梭、花羅、素羅。

嵇曾筠、沈翼機等《浙江通志》卷一〇四《物産》 羅　弘治《紹興府志》：越之舊産，故稱越羅，唐時擅名天下。今織染局雖造白生羅，而民間所織絶無佳者。《老學庵筆記》：遂寧出羅，謂越羅，似會稽尼羅。

花羅　《會稽三賦》注：越貢花羅。

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物産》 帛之屬

羅越羅自唐有名。杜甫《縴絲行》有越羅、蜀錦之稱。台，越地也。

毛鳳韶〔嘉靖〕《浦江志略》卷五《貢賦》 元　歲貢之征　刀羅二百四十疋，今無業者

蕭良幹、張元忭等〔萬曆〕《紹興府志》卷一一《物産志・貨》 羅《嘉泰志》：越羅最名於唐，杜子美詩屢道之，《縴絲行》：越羅蜀錦金粟尺。《後出塞曲》：越羅與楚練是也。《地理志》：越貢寶花羅。今尼院中寶街羅者是。近時又翻出新製，如萬壽藤、七寶火齊珠、雙鳳綬帶紋，皆隱起面，膚理尤瑩潔精緻，寶街不足言矣。

施宿等〔嘉泰〕《會稽志》卷七《宫觀寺院》 顯教院本名保越，尼皆以執織羅爲業，所謂寶堦羅是也。

林富、黄佐〔嘉靖〕《廣西通志》卷五二《外志二》 食貨：錦地羅。

紀事

佚名《燕丹子》卷下 〔荆軻〕西入秦，至咸陽，因中庶子蒙曰：「燕太子丹畏大王之威，今奉樊於期首與督亢地圖，願爲北蕃臣妾。秦王喜。百官陪位，陛（戰）〔戟〕數百，見使者。軻奉於期首，武陽奉地圖。鍾鼓並發，羣臣皆呼萬歲。武陽（太）〔大〕恐，兩足不能相過，面如死色。秦王怪之。軻顧武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見天子。願陛下少假借之，使得畢事於前。」秦王曰：「軻起，督亢圖進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出。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棋）〔揕〕其（凶）〔胸〕，（目）數之曰：「足下負燕（曰）〔日〕久，貪暴海内，不知厭足。於期無罪而夷其族。軻將海内報讎。今燕王母病，與軻促期，從吾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絶。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軻拔匕首擿之，決秦王（耳）〔刃〕入銅柱，火出。（然）秦王還斷（斬）〔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吾坐輕易，爲豎子所欺。燕國之不報，我事之不立哉！」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羅》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女弟在昭陽殿，遺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册，上樧三十條，以陳踊躍。金花紫羅面衣，織成襦。羅帷，羅幌，羅帳，羅幬。

《晉書》卷七九《謝玄傳》 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

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羅》　《世説》曰：武帝降王武子，供饌悉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以手擎飲食。

《南史》卷五五《夏侯夔傳》　中大通六年，爲豫州刺史，加督。【略】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

《新唐書》卷一二六《杜漸鴻傳》　〔兼成都尹〕請入朝，許之。【略】獻寶器五牀、羅錦十五牀、麝臍五石。

張鷟《朝野僉載》卷三　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賓下脱粟飯。商客有一驢，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年不賣。市人報價云：「十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買單絲羅，疋至三千。愔問：「用幾兩絲？」對曰：「五兩。」愔令豎子取五兩絲來，每兩别與十錢手功之直。

《白孔六帖》卷八　賜五色羅、孔雀羅、瓜子羅《地理志》：鎮江貢孔雀羅、瓜子羅、春羅。寶花羅越州貢寶花花紋等羅。會稽羅韋堅鑿潭通漕成，帝爲升樓。堅取小舸舟，每舟署某郡，以所産暴陳其上。若會稽，則羅。獻羅杜鴻漸兼成都尹，入朝，獻羅十五牀。

《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李景》　保大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略】景益懼，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其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不報，分兵襲下揚、泰。景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

葉適《葉適集》卷二三《朝議大夫祕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公諱栟，字木叔，【略】既冠，以《春秋》中乾道丙戌進士第，婺州推官。孝宗疑「諸州上供，得無滲漏乎？」漕司遽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敢爭，公獨言：「今苗畝七升，羅匹十餘千，較他郡偏重矣，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會新守周權且至，走書白權，袖以進，上愕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凡議滲漏者皆免。

張綱《華陽集》卷一九《乞放婺州見欠内庫綾羅狀》　右臣契勘本州各縣承，准尚書左右司及提點内藏庫、本路提刑提舉常平司等處公文，催促起發紹興元年以後，合納内庫綾羅及折羅錢積欠數目。臣到任之初，即時根問，因依見得，皆是人户殘欠之數，前官失於催理，遂至積漸拖欠，經涉歲久，實難追催。今若一併科督，則民間無以輸納，若依舊拖延，則是虚費行移，無補國用。臣伏覩紹興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指揮節文，江浙荆湖等路，未起諸色錢物，并拖欠上供米斛，積欠稅租等，二十二年以前，應見欠數目並與除放。況前件錢帛，元係官給本錢和買，後因州縣缺乏，遂以人户物力均敷，即是常賦之外，别行催理，正緣昨降指揮，未有放免明文，兼係内藏庫錢物，州郡不敢奏陳，所以二十餘年催理不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本州所欠内庫綾羅錢，許依紹興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已得指揮，將見欠數目截日除放，庶使一州七縣之民，少寬追擾，仰稱陛下愛恤元元之意。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宫中有娠，賜羅二百疋。《武林舊事》。

皇后謁家廟後，散付親屬物件有生色羅。《武林舊事》。

《元史》卷五《世祖紀二》　〔至元元年春正月〕，戊戌，楊大淵進花羅、紅邊絹各百五十段，優詔諭之。

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八《方物記第一〇》　《唐史》：明皇幸蜀，至扶風，軍士各懷去就，而出醜言。會益州貢春彩十萬匹，悉命置於庭。召諸將諭勞之曰：會有此綵，卿等即宜分取，各圖去就。《寰宇記》：益州舊貢春羅，即春綵也。《宋史》：仁宗一日内出蜀羅一端，爲印朱所渍者數重。按：今綾羅不入貢，織染局中貢夏絹，用直指使者印識。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永樂十三年，賜寧國長公主各色羅十表裏。《賞賚考》。

慶一娘回定之儀，有宫緑公服羅一疋，藉用紅玉條紗。《長安客話》。

藝文

《文選》卷一九宋玉《神女賦》　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羅》　宋玉《風賦》曰：「躋于羅帷，經于洞房。」

《玉臺新詠》卷一枚乘《雜詩九首》之二　燕趙多佳人，美者顔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户理清曲。

《玉臺新詠》卷一辛延年《羽林郎詩一首》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

將軍勢，調笑酒家胡。【略】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玉臺新詠》卷一《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裌裙，晚成單羅衫。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羅》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女以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

張衡《南都賦》曰：「羅韈攝蝶而容與。」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衣帷。」

古歌詩曰：「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挾〕琴上高堂。」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一二無名氏《古詩五首之四》 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衣裾。

曹植《曹植集》卷一《芙蓉賦》 於是狡童媛女，相與同游，擢素手於羅袖，接紅葩於中流。

曹植《曹植集》卷三《美女篇》 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

曹植《曹植集》卷三《閨情二首其二》 有一美人，被服纖羅。妖姿艷麗，藹若春華。

《文選》卷三四曹植《七啓》 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

阮籍《阮嗣宗集》卷下《詠懷詩其三十四》 被服纖羅衣，深樹設閑房。不見日夕華，翩翩飛路傍！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羅》 阮籍詩曰：「西方有佳人，皎皎如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璫。」

《玉臺新詠》卷二傅玄《艷歌行》 文袍綴藻繡，玉體映羅裳。

《玉臺新詠》卷二傅玄《和班氏詩一首》 羅衣翳玉體，迴目流彩章。

徐陵《徐孝穆集》卷一《雜曲》 流蘇錦帳挂香囊，織成羅幌隱燈光。

《玉臺新詠》卷五江淹《張司空離情》 羅綺爲君整，萬里贈所思。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

《玉臺新詠》卷五沈約《登高望春》 登高眺京洛，街巷紛漠漠。迴首望長安，城闕鬱盤桓。日出照鈿黛，風過動羅紈。吴兆宜注：《淮南子》：齊俗有詭文繁繡，弱錫羅紈。《鹽鐵論》婦女被羅紈。

《玉臺新詠》卷五沈約《六憶詩四首》之二、四 憶坐時，點點羅帳前。吴兆宜注：劉鑠《雜詩》：「羅帳延秋月」。或歌四五曲，或弄兩三弦。笑時應無比，嗔時更可憐。

憶眠時，人眠强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傍人見，嬌羞在燭前。

《玉臺新詠》卷七簡文帝《春宵》 花樹含春叢，羅帷夜長空。

《玉臺新詠》卷七簡文帝《戲贈麗人》 羅裙宜細簡，畫屧重高墻。吴兆宜注：班婕妤《擣素賦》：「曳羅裙之綺靡」。

《玉臺新詠》卷七簡文帝《賦樂府得大垂手》 垂手忽苕苕，一作迢迢。飛燕掌中嬌。羅衣一作衫。姿風引，輕帶任情摇。詎似長沙地，促舞不迴腰。

《玉臺新詠》卷八蕭子雲《春思》 春風蕩羅帳，餘花落鏡奩。

《全梁文》卷八簡文帝《對燭賦》 漸覺流珠走，熟視絳花多。宵深色麗，焰動風過。夜久惟煩鋏，天寒不畏蛾。菖蒲傳酒座，欲闌，碧玉舞籠羅衣單。影度臨長枕，烟生向果盤。迴照金屏裏。脈脈兩相看。《藝文類聚》八十，《初學記》二十五。

《全梁文》卷八簡文帝《梅花賦》 於是重閨佳麗，貌婉心嫻，憐早花之驚節，訝春光之遣寒。袂衣始薄，羅袖初單。折此芳花，舉茲輕袖。或插髻而問人，或殘枝而相授。恨鬢前之大空，嫌金鈿之轉舊。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洞開春牖，四卷羅帷。春風吹梅長落盡，賤妾爲此歛娥眉。花色持相比，恆愁恐失時。《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

《全梁文》卷二五沈約《麗人賦》 響羅衣而不進，隱明燈而未前。【略】垂羅曳錦，鳴瑶動翠。來脱薄妝，去留餘膩。澡妝委露，理鬢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藝文類聚》十八。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卷七丁六娘《十索四首之一》 裙裁孔雀羅，紅緑相參對。映以蛟龍錦，分明奇可愛。麤細君自知，從郎索衣帶。《樂府詩集》七十九，《詩紀》百二十八。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卷七羅愛愛《閨思詩》 幾當孤月夜，遥望七香車。羅帶因腰緩，金釵逐鬢斜。《古詩類苑》九十五，《詩紀》百二十八。

《全唐詩》卷一一九崔國輔《怨詞二首之一》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

王維《王摩詰詩集》卷二《洛陽女兒行》 羅幃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

王維《王摩詰詩集》卷五《秋夜曲》 桂魄初生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銀箏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歸。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三《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二》 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一三《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翠娥嬋娟初月輝，美人更唱舞羅衣。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繞行雲飛。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一四《寄王漢陽》 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錦帳郎官醉，羅衣舞女嬌。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二四《擬古十二首其二》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明月看欲墮，當窗懸清光。遥夜一美人，羅衣霑秋霜。含情弄柔瑟，彈作《陌上桑》。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二五《春怨》 白馬金羈遼海東，羅帷繡被臥春風。落月低軒窺燭盡，飛花入户笑牀空。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二五《送内尋盧山女道士李騰空二首其二》 多君相門女，學道愛神仙。素手掬青靄，羅衣曳紫煙。一往屏風疊，乘鸞著玉鞭。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白絲行》 繰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驄馬行》 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二《新婚别》 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三《後出塞五首之四》 越羅與楚練，照耀與臺軀。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〇《端午日賜衣》 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二《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二《黄草》 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别淚溼羅衣。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六《又示宗武》 試吟《青玉案》，莫羨紫羅囊。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八《千秋節有感二首》之二 羅襪紅蕖豔，金羈白雪毛。

盧綸《盧綸詩集》卷五二《春詞》 北苑羅裙帶，塵衢錦繡鞋。醉眠芳樹下，半被落花埋。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第二三《柘枝妓》 平鋪一合錦筵開，連擊三聲畫鼓催。紅蠟燭移桃葉起，紫羅衫動柘枝來。

元稹《元稹集》卷六《寄吴士矩端公五十韻》 昔在鳳翔日，十歲即相識。未有好文章，逢人賞顔色。可憐何郎面，吴生小字何郎。二十纔冠飾。短髮予近梳，羅衫紫蟬翼。

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二八《贈劉採春》 新粧巧樣畫雙蛾，謾裹常州透額羅。

李賀《李賀詩集》卷一《七夕》 别浦今朝暗，羅帷午夜愁。

李賀《李賀詩集》卷一《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并閏月・六月》 裁生羅，伐湘竹，帔拂疎霜簟秋玉。

李賀《李賀詩集》卷二《黄頭郎》 好持掃羅薦，香出鴛鴦熱。

李賀《李賀詩集》卷二《惱公》 醉線拋紅網，單羅挂緑蒙。【略】繡沓褰長幔，羅裙結短封。

許渾《丁卯集・長慶寺遇常州阮秀才》 脩蛾鬱翠倚柔桑，遥謝春風白馬郎。五夜有情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重尋繡帶朱藤合，更認羅裙碧草長。何處野花何處水，萬峯流出一渠香。

許渾《丁卯集・寓懷》 南國浣紗伴，盈盈天下姝。盤金明繡帶，動珮響一作鳳珮動。羅襦。

許渾《丁卯集・南亭與首公讌集》 秋來水上亭，幾處似巖扃。戲馬翻紅菜，游龜帶緑萍。管絃心戚戚，羅綺鬢星星。行樂非吾事，西齋尚有螢。

許渾《丁卯集・和畢員外雪中見寄》 仙署掩清景，雪花松桂陰。夜淩瑶席宴，春寄玉京吟。燭晃垂羅幕，香寒重繡衾。相思不相訪，煙月剡溪深。

許渾《丁卯集・别表兄軍倅》 盧橘花香拂釣磯，佳人猶舞越羅衣。

張祜《張承吉文集》卷四《送走馬使》 新樣花文配蜀羅，同心雙帶壓金蛾。慣將喉舌傳軍好，馬跡鈴聲遍兩河。

《全唐詩》卷一一九崔國輔《子夜冬歌》 寂寥抱冬心，裁羅又裝裘。夜久頻挑燈，霜寒剪刀冷。

《全唐詩》卷三八二張籍《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

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

全唐詩卷三八六張籍《吳楚歌詞》 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縫未成。今朝社日一作酒停針線，起向朱樓樹下行。

馮延巳《陽春集・更漏子之三》 寒羅幕，憑朱閣，不獨堪悲寥一作搖落。月東出，雁南飛，誰家夜搗衣？

馮延巳《陽春集・江城子》之二 碧一作窄羅衫子鬱金一作薄羅裙，好精神一作小腰身，小腰身一作晚粧新。每到花時，長是不宜春。早是自家無氣力，更被你一作伊，惡憐人。

《全唐五代詞》卷一長孫無忌《新曲二首其一》 儂阿家住朝歌下，早傳名。結伴來游淇水上，舊長情。玉佩金鈿隨步遠，雲羅霧縠逐風輕。轉日機心懸自許，何須更待聽琴聲？

《全唐五代詞》卷五薛昭蘊《相見歡》 羅襦繡袂香紅，畫堂中。細草平沙落馬，小屏風。卷羅幕，憑妝閣，思無窮。暮雨輕烟魂斷，隔簾櫳。

《全唐五代詞》卷五薛昭蘊《女冠子》 求仙去也，翠鈿金篦盡捨。入嵓巒，霧捲黃羅帔，雲彫白玉冠。

《全唐五代詞》卷五李珣《浣溪沙》 入夏偏宜澹薄粧，越羅衣褪鬱金黃，翠鈿檀注助容光。

《全唐五代詞》卷五李珣《南鄉子其九》 攏雲髻，背犀梳，焦紅衫映綠羅裾。越王臺下春風暖，花盈岸，遊賞每邀隣女伴。

《全唐五代詞》卷六顧夐《酒泉子其二》 羅帶縷金，蘭麝烟凝魂斷。畫屏欹，雲鬢亂，恨難任。

《全唐五代詞》卷六顧夐《應天長》 瑟瑟羅裙金線縷，輕透鵝黃香畫袴。垂交帶，盤鸚鵡，裊裊翠翹移玉步。

《全唐五代詞》卷六毛熙震《浣溪沙其二、其五》 天碧羅衣拂地垂，美人初著更相宜，宛風如舞透香肌。

雲薄羅裙綬帶長，滿身新裛瑞龍香，翠鈿斜映豔梅妝。

《全唐五代詞》卷六毛熙震《三字令》 春欲盡，日遲遲，牡丹時。羅幌卷，翠簾垂。彩牋書，紅粉淚，兩心知。

《全唐五代詞》卷六歐陽炯《女冠子其一》 薄妝桃臉，滿面縱橫花靨。豔情多，綬帶盤金縷，輕裙透碧羅。

《全唐五代詞》卷七《敦煌詞・傾杯樂其二》 窈窕逶迤，體貌超羣，傾國應難比。渾身掛綺羅裝束，未省從天得知。臉如花自然多嬌媚，翠柳畫蛾眉，橫波如同秋水。裙上石榴，血染羅衫子。觀豔質語軟言輕，玉釵墜素綰烏雲髻。年二八久鎖香閨，愛引猧兒鸚鵡戲。十指如玉如葱，凝酥體雪透羅裳裏。堪娉與公子王孫，五陵年少風流壻。

《全唐五代詞》卷七《敦煌詞・長安詞其六》 孔雀知恩無意飛，開籠任性在宮闈。裁人亦見輕羅錦，欲取金毛繡武衣。

《全唐五代詞》卷七《敦煌詞・長安詞其二五》 欲得藏鈎語少多，嬪妃宮女任相和。每朋一百人爲定，遣賭三千疋綵羅。

《全唐五代詞》卷七《敦煌詞・長安詞其三七》 君王欲幸九成宮，便著羅衣換大紅。聞道教坊新逐鶻，莫教鸚鵡出金籠。

張先《張子野詞》卷一《醉垂鞭・贈琵琶娘，年十二之二》 朱粉不須施。花一作瓊枝小，春偏好。嬌妙近勝衣，輕羅紅霧垂。

張先《張子野詞》卷一《菩薩蠻》之二 嬌香堆寶帳，月到梨花上。心事兩人知，掩燈羅幕一作幔垂。

張先《張子野詞》卷二《醉落魄》 朱脣淺破桃花一作櫻桃萼，倚樓誰一作人在闌干角。夜寒手一作指冷羅一作春衣薄，聲入霜林，簌簌驚一作飛梅落。

張先《張子野詞》卷二《轉聲虞美人・霅上送唐彥猷》 一聲歌掩雙羅袖，日落亂山一作汀花春後。猶有東城煙柳，青蔭長依舊。

張先《張子野詞》補遺上《南鄉子・送客過余淡，聽天隱二玉鼓胡琴》 天碧染衣巾，血色輕羅碎摺裙。百卉已隨霜女妒，東君，暗折雙花借小春。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一四《相逢》 晚日南城歸，橋邊見郎去。遠遠逐郎迴，羅衣汗微污。不惜污羅衣，要與郎相顧。留連芳苑中，肯謝花天嫭。傍欄思晤言，羞畏情誰諭。草草各還家，幽懷是飛絮。

《梅堯臣集》卷一五《通判桃花廳》 翦羅作舞衣，奉君歡莫窮。與杯無愧者，避世武陵翁。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一八《細雨樵行》 蛟人困臥寒潭底，怙波濛濛垂白綃。波上女兒飛輕橈，逆流自與郎去樵。風吹鬢髮不及撩，鴉翅卷起蓑尾翹。

濃纈羅帶長繞腰，日暮下來吹短簫。

蘇轍《欒城集》卷八《次韻王鞏上元見寄三首》之一　棄擲良宵君謂何？清天流月鑑初磨。莫辭病眼羞紅燭，且試春衫翦薄羅。

蘇轍《欒城集》卷一六《太皇太后閣六首》其二　簾密風時度，宮深日倍長。紵羅隨節賜，黍麥趁新嘗。

賀鑄《東山詞》卷一《攀鞍態》　疔倚碧雲如有待，望新月、爲誰雙拜？細語人不聞，微風動、羅裙帶。

賀鑄《東山詞》卷一《綠羅裙》　東風柳陌長，閉月花房小。應念畫眉人，拂鏡啼新曉。　傷心南浦波，回首青門道。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

賀鑄《東山詞》卷一《西笑吟》　桃葉園林風日好，曲徑珍叢，處處聞啼鳥。翠珥金丸委芳草，韈羅塵動香裙掃。

張耒《柯山集》卷二〇《題扇二首》之一　越衫羅薄逆新涼，扇剪青綃秋水光。花前一把羅敷手，直到花殘襟袖香。

張綱《華陽集》卷一一《進土貢羅狀》　右狀。以別九州而作貢，蓋分任土之宜；供十笥以充庭，爰屈始裘之候。非貴異物，式舉彝章。前件物本民事於蠶繅，救女工之組麗。實諸厥篚，仰輸三服之勤；掌在尚衣，庸備九重之奉。敢茲塵冒，彌切震惶。

朱淑真《斷腸詞・生查子》　玉一作瘦減翠裙交一作腰支，病怯羅衣薄。不忍卷簾看，寂寞梨花落。

《全宋詞》辛棄疾《東坡引》　玉纖彈舊怨，還敲繡屏面。清歌日送西風雁，雁行吹字斷。雁行吹字斷。夜深拜月，瑣窗西畔，但桂影、空階滿。翠幃自掩無人見，羅衣寬一半。羅衣寬一半。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鄭允端《謝高氏姊惠素羅》云：「雪色香羅照眼明，阿兄相贈見深情。」《肅雝集》

高啓《高青丘集》卷一《美女篇》　新服製羅紈，光輝麗青陽。上袂繡蛺蝶，下裙織鴛鴦。姍姍步春風，乍見驚欲翔。

文徵明《文徵明集・補輯》卷三《再和倪元鎮江南春》　朱絃疏，羽觴急，醽酒霑裙絳羅濕。

王世貞《弇州續稿》卷二三《宮蠶》　摘來桑葉餧蠶肥，繅得流黃夜上機。愁說上方初進御，君王別選越羅衣。

陳子龍《陳子龍詩集》卷三《白紵舞歌》三首　託情要妙置君旁，含嬌流媚感中腸。如言不語整羅裳，飛烟拉搭香滿堂。【略】

美人遥夜來遲遲，輕羅華燭烟流離。操絃拂袖展光儀，微雲卻月山作眉。【略】

飄摇河漢雕雲明，素巾紅袖纖羅輕。下有垂帶風中行，側身赴影忽若迎。

陳子龍《陳子龍詩集》卷一七《古意二首》其一　日暮吹羅衣，玉閨未遑入。非矜體自香，本愛當風立。

陳子龍《陳子龍詩集》卷一七《秋宮詞十首》其二　浴罷斜臨金水河，紫羅紈扇《採菱歌》。君王自愛長生殿，明月涼風殿後多。

鄭燮《濰縣竹枝詞》其一　羅綺成箱繡作堆，春衫窄袖好新裁。閨人不肯持刀尺，斷要姑蘇定織來。

錢大昕《潛研堂詩集》卷一《五雜組》　五雜組，羅紈垂。往復還，連錢騎。不得已，學馬醫。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文集》卷八五《春羅・秋紗》　簇黃纈絳不須裁，織自女夷神杼來。封十八姨善相妬，紗羅消得錦成堆。

雜録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羅》　《王孫子》曰：隨珠曜日，羅衣從風。

《漢武内傳》曰：帝以七月七日掃除宮掖之内，設大床於殿上，以紫羅蔀地，燔百和香，燃九微燈，以待西王母。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袁術後宮數百，皆服羅綺。《魏志》

《白孔六帖》卷八　秋雲羅帕貫知微遇曾城夫人杜蘭香，以秋雲羅帕裹丹五十粒與生，曰：「此羅是織女繅玉蘭織成，遇雷雨而密藏之。」後大雷雨，失帕所在。《麗情集》。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羅》　《徐延年别傳》曰：進士姓徐，名延年，仙人以新黃羅衣衣之。

《廣博物志》卷三七　張仲舒爲司空，空中忽雨絳羅于其庭内，張惡而焚之，經宿抱病而死。《異苑》

《舊唐書》卷一一八《元載傳》　内侍魚朝恩負恃權寵，不與載協，載常憚之。

大曆四年冬，乘間密奏朝恩專權不軌，請除之。朝恩驕橫，天下感怒，上亦知之，及聞載奏，適會於心。載遂結北軍大將同謀，以防萬慮。五年三月，朝恩伏法，度支使第五琦以朝恩黨坐累，載兼判度支，志氣自若，謂己有除惡之功，是非前賢，以爲文武才略，莫己之若。外委胥吏，内聽婦言。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絶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皆於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一百餘人，恣爲不法，侈僭無度。江、淮方面，京輦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貪猥。士有求進者，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貨賄公行，近年以來，未有其比。

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忠志》 安禄山恩寵莫比，錫賚無數，其所賜品目有：【略】金鸂鶒紫羅緋羅立馬寶。

李濬《松窗雜録・物之異聞》 韋慤尚書夢中所得軟羅纈巾。

郎瑛《七修類稿》卷七《國事類・紅羅幛》 太祖龍飛之地，舊有二郎廟一所，當時仁祖寓居其側。太祖生時，隣里遠望火光燭天，至曉視之，廟徙東北百餘步矣。仁祖因取西河水澡浴太祖，忽有紅羅浮水上來，遂用之以衣太祖，於是鄉人名其地爲紅羅幛。世皆傳之，人嘗疑之。予以商之玄鳥，周之火烏，載之史册，不爲諱也。而聖人之生，要自有異，惜乎當時未奏收入《實録》，昨見《泗志補遺》載之甚詳也。

緞、紵絲

題解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二二《織絲段子》 《玉藻》：士不衣織。織，音志。鄭玄注：染絲而織之也。今人以紵絲曰段子。余見宋人以褐亦稱段子。張文潛《雜志》曰：褐，毛布也，非今段子乎？則綾羅亦可同稱。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系部》 緞舊注同韗，今厚繒，曰緞。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段》 《名義考》：「今言段者，紈繒之堅美者。古無段之稱，其曰段者，猶言端疋也。」今人妄從絲作緞，非是。

徐珂《清稗類鈔・物品類・羣本》 羣本，絲織物也，一名花累，俗稱花緞。

徐珂《清稗類鈔・物品類・羽緞》 羽緞，亦稱羽毛緞，或曰嗶嘰，質厚如緞，故名。

綜述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二《劍南西道一・益州》 土産：【略】舊貢：高杼衫緞。今貢：棉布衫緞。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八五《劍南東道四・陵州》 土産：緞。

《元史》卷九五《食貨三》 諸王

太祖叔答里真官人位：歲賜，段一百匹。

太祖弟搠只哈撒兒大王（子）淄川王位：歲賜，段三百匹。

太祖弟哈赤温大王子濟南王位：歲賜，段三百匹。

太祖弟斡真那顔位：歲賜，段三百匹。

太祖弟孛羅古解大王子廣寧王位：歲賜，段三百匹。

太祖長子术赤大王位：歲賜，段三百匹，常課段一千匹。

太祖次子茶合解大王位：歲賜，段三百匹。

太祖第三子太宗子定宗位：歲賜，段五十匹。

太祖第四子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歲賜，段三百匹。

太祖第六子闊列堅太子子河間王位：歲賜，段三百匹。

太宗子合丹大王位：歲賜，段五十匹。

太宗子滅里大王位：歲賜，段五十匹。

太宗子合失大王位：歲賜，段五十匹。

太宗子闊出太子位：歲賜，段一百五十匹。

太宗子闊端太子位：歲賜，段五十匹。

睿宗長子憲宗子阿速臺大王位：歲賜，段三百匹。

又泰定三年，明里忽都魯皇后位下，添歲賜段五十匹。

睿宗子旭烈大王位：歲賜，段三百匹。

睿宗子末哥大王位：歲賜，段三百匹。

睿宗子撥綽大王位：歲賜，段三百匹。

世祖次子裕宗后位：歲賜，段一千匹。
世祖次子安西王忙哥剌位：歲賜，段一千匹。
世祖次子北安王那木罕位：歲賜，段一千匹。
世祖次子（平）〔寧〕遠王闊闊出位：歲賜，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世祖次子西平王奧魯赤位：歲賜，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世祖次子愛牙赤大王位：歲賜，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世祖次子鎮南王脱歡位：歲賜，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世祖次子雲南王忽哥赤位：歲賜，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世祖次子忽都帖木兒太子位：歲賜，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裕宗長子晉王甘麻剌位：歲賜，段一千匹。
后妃公主
太祖四大幹耳朵：大幹耳朵：歲賜，段七十五匹，常課段八百匹。
第二幹耳朵：歲賜，段七十五匹，常課段一千四百九十匹。
第三幹耳朵：歲賜，段七十五匹，常課段六百八十二匹。
第四幹耳朵：歲賜，段七十五匹。
世祖四幹耳朵：
第二幹耳朵：歲賜，段一百五十匹。
順宗后位：歲賜，段五百匹。
帶魯罕公主位：歲賜，段一十二匹。
勳臣
扎八忽娘子：歲賜，常課段四百七十匹。
西川城左翼蒙古漢軍萬户脱力失：歲賜，常課段三十三匹。
伯要歹千户：歲賜，段二十四匹。
典迭兒：歲賜，常課段六十四匹。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八《土貢一》　元成宗大德元年二月，是月，減福建提舉司歲織段三千匹。其所織者加文繡，增其歲輸納服二百。其車渠帶工別立提舉司掌之。【略】惠宗至正二年，福州路貢物，繡段一百匹。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〇七《封建二》　太祖叔達爾札官人位，歲賜銀三十錠，段一百四〔匹〕，五户絲。丙申年分撥寧州一萬户，延祐六年實有四千五百三十二户，計絲一千八百一十二斤。江南户鈔至元十八年撥南豐州一萬一千户，計鈔四百四十錠。

太祖弟柴濟薩哈勒大王淄川王位。淄川王惟見於《食貨志》，而紀、表皆無考。淄與齊同一地，當即齊王，又稱淄王也。柴濟薩哈勒當亦是追封淄川王。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五户絲。丙申年，分撥般陽路五萬四千四百九十三户。延祐六年，實有七千九百五十四户，計絲三千六百五十六斤。【略】

太祖弟和實袞大王子濟南王位。歲賜銀一百錠，綿六百二十五斤，小銀色絲五千斤，段三百匹，羊皮一千張，五户絲。【略】

臣等謹按：歲賜録有哈坦大王位五户絲，戊午年，分撥濟南漏籍二百户。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九十三户，計絲七十七斤一條。【略】

又按：歲賜中有鄂爾根徹爾大王位下五户絲，丁巳年，分撥廣平三十户。延祐三年，實有五户，計絲二斤一條。【略】

太祖弟旺沁諾延位。歲賜銀一百錠，綿五千九十八斤，段三百匹。諸物折中統鈔一百二十錠。羊皮五百張，金一十六錠四十五兩，五户絲。丙申年，分撥益都路等處六萬二千一百五十六户。延祐六年，實有二萬八千三百一户，計絲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斤。【略】

太祖弟巴勒噶岱大王子廣寧王位。巴勒噶岱即别里古台。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恩州一萬一千六百三户。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二十户，計絲一千三百五十九斤。【略】

呼喇濟大王，《世系表》作呼喇濟。五户絲。丁巳年，分撥廣平等處一百五十户。延祐三年，實有八十七户，計絲三十四斤。【略】

太祖長子卓沁大王位。歲賜段三百匹，常課段一千匹，五户絲。丙申年，分撥平陽四萬一千三百二户。戊戌年，真定晉州一萬户。【略】

太祖次子察罕台大王位。察罕台即察合台。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綿六百二十五斤。常課金六錠六兩，五户絲。丙申年，分撥太原四萬七千三百三十户。戊戌年，真定深州一萬户。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一户，計絲六千八百三十八斤。【略】

睿宗子寶喇大王位。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五户絲。丁巳年，分撥彰德路二萬五千五十六户。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九百二十九户，計絲二千二百一斤。【略】

太祖第四子睿宗子額哞布格大王位。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五户絲。丙申年，分撥真定路八萬户。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五千二十八户，計絲五千一十三斤。【略】

睿宗子博綽大王位。歲賜銀五十錠，段三百匹，五户絲。丁巳年，分撥真定蠡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户。延祐六年，實有一千四百七十二户，計絲六百一十二斤。【略】

睿宗子默格大王位。歲賜銀五十錠，段三百匹，五户絲。丁巳年，分撥河南府五千五百五十二户。延祐六年，實有八百九十户，計絲三百三十三斤。【略】

睿宗子蘇都勒格大王位。五户絲。壬子年，撥濟南等處五千户。延祐六年，實有五十户，計絲二十斤。【略】

太祖第六子科爾戩太子子河間王位。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四萬五千九百三十户。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一百四十户，計絲四千四百七十九斤。【略】

太宗子庫騰太子位。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五户絲。丙申年，分撥東京路四萬七千七百四十一户。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五户，計絲三千五百二十四斤。【略】

太宗子庫春太子位。歲賜銀六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一百五十匹，五户絲。丁巳年，分撥汴梁路在城户。至元三年，改撥睢州五千二百一十四户。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九百三十七户，計絲七百六十四斤。【略】

太宗子哈斯大王位。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五户絲。丁巳年，撥汴梁路在城户。至元三年，改撥蔡州三千八百一十六户。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八十八户，計絲一百八十四斤。【略】

太宗子哈坦大王位。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五户絲。丁巳年，分撥汴梁路在城户。至元三年，改撥鄭州。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三百五十六户，計絲九百三十六斤。【略】

太宗子默哞大王位。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匹，五户絲。丁巳年，分撥汴梁路在城户。至元三年，改撥鈞州一千五百八十四户。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九十六户，計絲九百九十七斤。【略】

睿宗長子憲宗子烏蘇台大王位。歲賜銀八十二錠，段三百匹。又泰定二年，鴻和特穆爾大王改封王，增歲賜銀一十錠。巴爾圖大王銀八錠，五户絲。癸丑年，查過衛輝路三千三百四十二户。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二百八十户，計絲九百一十六斤。【略】

裕宗長子晉王噶瑪拉位。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略】

世祖次子安西王莽噶拉位。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

世祖次子北平王諾摩罕位。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略】

世祖次子雲南王和克齊位。歲賜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段匹物件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江南户鈔皇慶元年分撥福州路福安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户，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平遠王庫庫楚位。平遠疑寧遠之訛。歲賜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

鄭曉《今言》卷四 正德十六年，工部言：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今至七十二萬。昔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小黃門二十人。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二千人，員外至千人，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人，衣紫千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于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定員一百八十人。孝宗定二百人，後增至二百五十人。洪武二年，定置內使、監、奉、御凡六十人。今自太監至火者近萬人矣。

談遷《國榷》卷七八《神宗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己未，工部言：皇長子婚禮袍緞，內織染局傳造數多，先年三分減一，乞裁之。命寬夙負，餘分十運，歲二運，完日仍補解。

談遷《國榷》卷九二《思宗崇禎六年》〔二月〕丙戌，應天解緞四千三百三十四匹，承運庫太監周禮驗退二千六百七十八匹，責改造。于是應天府尹詹士龍言通判成克延督織造亦引咎。

《明實録・明武宗實録》卷一三 〔正德元年五月丙申〕，內織染局奏行蘇、杭等府織造兩宮上用等段計二萬四千七百六十匹。尚書曾鑑等言：「四方多事，公私匱竭。科徵不息，民何以堪？宜暫停或量減。」上是之，曰：「既連歲災傷，其減三分之半，以甦民力。」

《明實録・明武宗實録》卷一六 〔正德元年八月乙卯〕，令內官監左少監崔杲等往應天等府織造綵粧段匹。工部尚書曾鑑等奏曰：「皇上嗣位，下詔停免

織造，德音方布，何以輒復沮之？今東南水旱相仍，生民失業，意外之虞，所當豫防。況綵粧段一匹，用數十人之工，踰半年而後可完，分外所費，尤難悉數。竊惟服以彰德，賞以酬勞。賞之有節，則得之者寶藏珎重以爲奇；濫則亦以尋常視之耳。伏望躬行節儉，裁抑賜予。或有應賞人員，止用織金段匹。差官宣暫免，勿使重困地方。」六科給事中陶諧等，十三道御史杜旻等亦具奏。弗聽。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周憲王《元宮詞》：「剪絨緞子御前分。」《誠齋新録》。

顧炎武《肇域志・南直隸・鎮江府》　領縣三。田土三萬三千八百一十七頃一十三畝零，糧一十八萬九千八百三十石，絹二百一十九疋，四司額派銀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兩零，入太倉庫銀三千二百三十一兩一錢，織造紵絲一千四百四十疋。

沈自南《藝林彙考・服飾篇》卷一〇《繒帛類》　《席上腐談》：《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氏注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織音志。今訛爲注，遂稱織絲爲注絲。志、注，聲相近也。或寫爲苧絲，則又轉訛矣。《余氏辨林》：苧字音宁，不音志。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七年》　〔正月二十一日〕，上曰：「太皇太后宮内銀兩緞疋，著賞賜姻戚。爾等會同理藩院將太皇太后姻戚分別遠近賞賜議奏。其先因未出痘令回部落者，若留此地，亦可以終其事，伊等亦應一體賞賜。着議奏。」諸大臣會議，奏曰：「先至近戚内科爾沁國和碩達爾漢親王班第額駙，多羅貝勒巴克西固爾，一品台吉阿畢達，阿齊圖，巴特馬西，吴爾圖納蘇圖，巴木布喇，西伯奇額齊爾，此八人應賞銀各三百兩，緞各十五疋。一品台吉吴爾圖納蘇圖，畢禮克圖，畢禮滾達賴，查西，顧禄，喇西，希布薩馬第，額爾澤圖，三品台吉納木喀，固山額駙吴勒木濟，四品台吉額爾黑圖，額齊爾，蘇柱克圖，額齊爾，吴爾胡滿，畢木巴里，額齊爾，畢禮克圖，額齊爾，畢禮克圖，原王職額齊爾，未授品級台吉甘第沙，此二十二人應賞銀各二百五十兩，緞十二疋。後至近戚多羅郡王畢禮克圖，一品台吉班第，格勒爾圖，綽克圖，阿津，魯奇巴，阿喇納，阿里魯克散，達散木，巴圖，額爾德尼，額齊爾，此十二人，應賞銀各二百兩，緞各十疋。二品台吉諾木德爾格勒固魯克齊，三品台吉沙克扎，四品台吉董胡里，額齊爾，畢里克圖，諾木齊，額爾德尼，畢里克圖，額爾德尼，畢里滾達賴，畢里滾達賴，未滿歲數台吉丹達禮，此十二人應各賞銀一百五十兩，緞各八疋。先至遠戚内多羅秉圖郡王額濟殷，王代布，扎薩克圖王額齊爾，此三人應各賞銀二百兩，緞各十疋。貝子納孫，公蟒沙，二品台吉喇第，此三人應各賞銀一百五十兩，緞各八疋。二品台吉莫倫泰，噶爾畢，達納，阿畢達，三品台吉額林臣沙里，四品台吉伊喇固克山，渾濟希，諾木齊，巴雅思胡朗，額林臣，塞因查克，班柱爾，蘇魯木，諾爾布，查渾，阿木爾靈歸，班第，薩馬第，班第斯希布，喇薩，喇里達，阿畢達，此二十三人，應各賞銀一百兩，緞各六疋。後至貝勒沙津應賞銀二百兩，緞十疋。一品台吉布達應賞銀五十兩，緞四疋。計共賞銀一萬五千七百兩，緞八百六疋。

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一　緞與鞾同，多貫切，音段，履之後帖也。今厚繒通名曰緞，有五絲、八絲、内造、漢府、官素、平花、帽緞、閃緞、倭緞各種，花紋顏色隨時變幻，亦窮工極巧矣。前代惟綾、錦、綢、羅、刻絲、衲紗之類，至於緞，不獨未見，亦未聞也。近由東洋入中國者，更有羽緞、羽紗、嗶吱緞，哆囉呢，據云可爲雨具，試之，終遜油衣，其價甚昂，亦前代所未聞者。

周廣業《循陔纂聞》卷一　《名義考》云：今言段者，紈縑之堅美者，古無段之稱，其曰段者，猶言端匹也。今人妄從絲，作緞，非是。余按《杜工部集》有遺織成錦段」。段字僅見于此。《續松漠紀聞》云：耀段褐色，溼段白色，生絲爲經，羊毛爲緯，好而不耐。豐段，馳毛段，其色有褐，有白，然非今中土所謂緞也。《玉海》載宋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賜李覓繡段百疋。至靖康末，金人索表段百萬疋。不知與今所尚者何如，然明世尚無緞。今之緞，熟絲織成，五色皆有，價最貴，意即古所謂縑。縑，兼也，絹之兼絲而細密堅緻，不漏水者也。古詩「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是縑爲五色絲所織可知，而《晉令》縑一匹，當絹六丈，則在當時價已昂貴矣。今則無貴賤皆服之。

邁柱等《九卿議定物料價值》卷二《緞疋》　金黄粧緞，幅寬貳尺貳寸。每丈舊例銀柒兩，今核定銀陸兩伍錢。

紅片金，幅寬貳尺貳寸。每丈照舊例，今核定銀貳兩伍錢。

青衣素緞，寬貳尺貳寸。每丈舊例銀壹兩伍錢，今核定銀壹兩柒錢肆分玖亳伍絲。

白雲緞，寬貳尺。每丈舊例銀壹兩捌錢叁分貳釐，今核定銀壹兩肆錢。

明黄雲緞，幅寬貳尺。每丈照舊例，今核定銀壹兩肆錢。

金黄雲緞，幅寬貳尺。每丈舊例銀貳兩，今核定銀壹兩肆錢。

月白雲緞，幅寬貳尺。每丈舊例銀壹兩捌錢叁分貳釐，今核定銀壹兩肆錢。

白素緞，幅寬貳尺。每丈舊例銀壹兩柒錢柒分貳釐，今核定銀壹兩肆錢。

金黃素緞，幅寬貳尺。每丈舊例銀壹兩柒錢陸分玖釐，今核定銀壹兩肆錢。

藍素緞，幅寬貳尺。每丈舊例銀壹兩柒錢陸分玖釐，今核定銀壹兩肆錢。

石青緞，幅寬貳尺。每丈舊例銀壹兩柒錢陸分，今核定銀壹兩肆錢。

紅彭緞，幅寬貳尺。每丈舊例銀壹兩伍錢，今核定銀壹兩叁錢伍分。

緞疋無舊例

內造金黃五爪寸蟒粧緞，幅寬貳尺貳寸。每尺今核定銀柒錢玖分叁釐伍毫。

大紅粧緞，幅寬貳尺貳寸。每尺今核定銀陸錢伍分。

藍倭緞，幅寬壹尺伍寸。每尺今核定銀伍錢。

石青倭緞，幅寬壹尺伍寸。每尺今核定銀伍錢。

藍綠片金，幅寬貳尺。每尺今核定銀壹錢捌分。

金黃片金，幅寬貳尺貳寸。每尺今核定銀貳錢伍分。

金黃串枝蓮片金，幅寬貳尺。每尺今核定銀壹錢捌分。

石青片金，幅寬貳尺。每尺今核定銀壹錢捌分。

石青錦，幅寬貳尺。每尺今核定銀壹錢捌分。

綠錦，幅寬貳尺。每尺今核定銀壹錢捌分。

大紅雲緞，幅寬貳尺貳寸。每尺今核定銀貳錢。

明黃素緞，幅寬貳尺。每尺今核定銀壹錢肆分。

青雲緞，幅寬貳尺。每尺今核定銀壹錢肆分。

綠雲緞，幅寬貳尺。每尺今核定銀壹錢肆分。

綠彭緞，幅寬貳尺。每尺今核定銀壹錢叁分伍釐。

緞疋

户部例

各色漢府緞，每丈照舊例，今核定銀貳兩叁錢。

藍閃緞，每丈照舊例，今核定銀壹兩陸錢。

黃本驥《湖南方物志》卷五《岳州府》 岳州貢紵絲。（《宋史・地理志》）

官修《清會典》卷二一《户部・八旗・俸餉處》 凡在京之支款，有官俸。俸有銀，有米，有緞。其滿洲官俸米，雲南司覈之。俸銀俸緞内，如宗室、王、公、公主、額駙、八旗世職官、八旗文武職官俸，皆俸餉處覈之。【略】凡俸之别有八：一曰宗室之俸，其等二十有一。【略】公主格格之俸，其等十有四。【略】下嫁外藩固倫公主歲支俸銀一千兩，緞三十疋。和碩公主四百兩，緞十五疋。郡主一百六十兩，緞十二疋。縣主一百十兩，緞十疋。郡君六十兩，緞八疋。縣君五十兩，緞六疋。鄉君四十兩，緞五疋。六品格格三十兩，緞三疋。其額駙之俸。固倫公主額駙歲支俸銀三百兩，緞十疋。和碩公主額駙二百五十兩，緞九疋。郡主額駙一百兩，緞八疋。縣主額駙六十兩，緞六疋。郡君額駙五十兩，緞五疋。縣君額駙四十兩，緞四疋。

官修《清會典》卷二四《户部・内倉》 緞疋庫，郎中，滿洲一人。員外郎，滿洲二人。司庫，滿洲二人。掌紬緞、布疋之出納。

凡緞疋，有額解。每年定額解部。山東棉布二千三百疋。山西生素絹一千二百疋，農桑絲絹三百疋，三梭棉布二千四百九十八疋有奇。河南棉布三千六百九十八疋。江蘇五色三梭布五千疋，棉布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七疋。安徽白麻三萬四千一百五十八斤。江西苧布五千四百九十六疋。浙江絲綿二百斤，白絲八千五百斤。以上額解各項，如庫藏有餘，酌令停辦。有添解。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應辦解大蟒緞、小蟒緞、金綫蟒緞、暗蟒緞、三等蟒緞、立蟒緞、大閃緞、小閃緞、粧花緞、寸蟒粧緞、次粧緞、中錦、草錦、金字緞、補緞、補服料、羅緞、片金羅、片金倭緞、帽緞、次帽緞、滿水緞、裙蟒緞、蟒紗、立蟒紗、粧花紗、裙蟒紗、紗片金金字紗、補紗、大緞、次大緞、亮花緞、衣素緞、次衣素緞、各色光素緞、次光素緞、揚緞、次揚緞、彭緞、次彭緞、宮紬、各種紗羅、紡絲、綾、西絹、杭紬、三梭布、三綫布、油墩布、苧布、白苧布、夏布、絲緯、絲絨、繡綫、絹綫、生絲、黃絲、手帕等項，每年視庫儲應需某項，酌覈數目，於上一年八月奏交各織造辦解。再有不敷，隨時添辦。各權其重而納焉。驗收緞疋分兩輕重，祇須合總稱驗，不足者駁令回換，不得逐件稱計。花樣舊則更之。三處織造需用花本，十年更換一次。

官修《清會典則例》卷一四〇《理藩院・旗籍清吏司》 聖祖仁皇帝每年施恩，賞給哨圍蒙古扎薩克官兵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台吉等，皆按爵秩賞給衣服、鞓帶、佩刀、弓矢、撒袋等物。台吉官員等，各賞給大段一疋。驍騎校，各賞給彭段一疋。兵丁，各賞給銀三兩或六兩不等。今六會輪行衣服刀矢等物，既難遠攜，應將領兵之王等三人，各賞立蟒段一疋，襴蟒段一疋，大段四疋。貝勒三人，貝子一人，公二人，各賞給蟒段或襴蟒段一疋，大段三疋。協理台吉等十有七人，各賞大段一疋，官用段二疋。閒散台吉等二十七人，各賞大段一疋。管旗都統、副都統二十二人，各賞官用段一疋。驍騎校六十五人，各賞彭段一疋。兵丁萬一千人，各賞銀三兩。應於乾隆五年，遣大臣察看之時帶往賞給。

官修《清會典則例》卷一四一《理藩院・王會清吏司》 一、賞賚 國初，定

內扎薩克固倫公主、和碩公主、親王以下公以上，請安進貢來京，本身無賞。如固倫公主、和碩公主、親王、郡王遣使請安者，來使賞給洋段一，彭段一，三梭布十有二。僕從，布四。郡主、郡君、貝勒、貝子、公來使，賞給彭段一，布八。僕從，布三。進貢來京之台吉、都統子男，副都統，賞給大段一，彭段一，布十有二。參領、佐領、騎都尉、雲騎尉、達爾漢等，賞給洋段一，彭段一，布七。王府長史、一二三等護衛、典儀閒散人等，賞給彭段一，布六。本身不來，遣使前來進貢者，來使賞給彭段一，布四。此外隨伊主前來者，均無賞。至有媚戚之台吉等，本身不來，準遣使請安進貢。其餘小台吉以下驍騎校以上，本身不來，不準遣使。【略】

康熙九年，題準年節來朝之歸化城土默特都統等，各賞三等漆鞍一、段七、茶一簍。

十三年，題準賞年節來朝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各分等次，親王雕鞍一、銀茶筒、茶盆各一，段三十六、茶五簍。郡王雕鞍一、銀茶筒一、段二十九、茶四簍。貝勒雕鞍一、銀茶筒一、段二十二、茶三簍。貝子漆鞍一、銀茶盆一、段十有四、茶二簍。鎮國公、輔國公各漆鞍一、銀茶盆一、段十、茶二簍。一、二等台吉漆鞍一、段七、茶一簍。三四等台吉漆鞍一、段五、茶一簍。科爾沁土謝圖、卓里克圖、達爾漢三親王，加賞甲冑一副、段八。扎薩克圖郡王加賞銀茶盆一、段六。

二十四年，定內扎薩克四十九旗，每年遣進羊酒聽事人，賞給彭段一，布八。僕從，布三。【略】

五十四年，覆準鄂爾多斯請安進貢，照伊來使品級賞給諸物，交與內務府武備院製造，俟起程時賞給。

又覆準賞年例，來朝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段疋、雕鞍、銀茶筒、茶盆、黃茶等物，各照價直折銀賞給。其有加賞甲冑段幣者，亦按數折銀加賞。

五十五年，諭近來所賞蒙古衣帽、撒袋、腰刀、鞍轡、段疋、茶布等物，實爲粗陋。嗣後如賞內扎薩克、喀爾喀，照定價略減，折銀賞給。如賞歸化城、西藏、厄魯特、俄羅斯，著內務府武備院製造賞給，仍詳議具奏，欽此。【略】

康熙六十一年，奏準蒙古隨圍之多羅郡王四人，各賞緯帽一，綿龍段袍一，粧段褂一，鍍金環佩帶一副，氈韉、皮韆各一雙，腰刀一。瓖綠松石、珊瑚撒袋一副，弓矢全。貝勒四人，貝子二人，公四人，各賞給緯帽、段袍、段褂、佩帶、氈韉、皮韆如前。不給腰刀、撒袋、弓矢。扎薩克一等台吉一人，賞如貝勒等，惟不給段褂。台吉塔布囊、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侍衛、總管、副管、驍騎校等，共計四百二十二人，各賞官用段一。隨圍驍騎長槍手、鳥槍手、前鋒、護軍、領催、哈嘛爾、嚮導、捕户等，共計千七百四十二人，各賞銀六兩。牽駝馬人及蒙古王等之閒散隨從人共計五百八十五人，各賞銀三兩、毛青布一。

乾隆六年，奏準此番管理圍場並無王等，無庸議外，其管理圍場之科爾沁敖漢、翁牛特、喀喇沁等處，貝勒三人，貝子一人，公三人，多羅額駙一人，固山額駙一人，台吉、塔布囊七十二人，侍衛官員二百二十五人，皆照康熙六十一年之例賞給。其隨圍之驍騎捕户人等，共千八百十有一人，照舊例賞銀六兩外，遵旨各加賞銀三兩。牽駝馬人、趕車人等共二百九十六人照舊例賞銀、布外，遵旨各加賞銀一兩五錢。再貝勒公等之護衛官員，亦應照前例各賞毛青布一、銀三兩。奉旨科爾沁土謝圖親王等十五人，各加賞緯帽一頂，粧段衣一襲，佩帶、靴、韆各一事。科爾沁、達爾漢親王等三人，各加賞刀一、弓矢全撒袋一副，上用龍段一。塔布囊、敏珠爾拉布坦加賞腰刀一、弓矢全，撒袋一副。哈嘛爾行走三十一人，各加賞官用段一。額駙策凌雖未隨圍，亦照隨圍親王之例賞給一分，其賞給之物，交伊子公車布登扎布寄去。十二年，議準嗣後前往哨鹿圍場請安，隨圍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止賞段疋者，按數賞給，若賞賜衣服，亦酌量折給段疋。

一、俸幣　固倫公主，俸銀千兩，俸段三十。和碩公主，俸銀二百兩，俸段十有二。郡主，俸銀百五十兩，俸段十。縣主，俸銀百兩，俸段八。郡君，俸銀五十兩，俸段六。縣君，俸銀四十兩，俸段五。鄉君，俸銀三十兩，俸段四。固倫公主之固倫額駙，俸銀三百兩。和碩公主之和碩額駙，俸銀二百兩，俸段各九。郡主額駙俸銀百兩，俸段八。縣主之多羅額駙，俸銀五十兩，俸段五。郡君之多羅額駙，俸銀四十兩，俸段四。縣君之固山額駙，俸銀三十兩，俸段三。科爾沁土謝圖、卓里克圖、達爾漢三親王，俸銀二千五百兩，俸段四十。其餘親王，俸銀二千兩，俸段二十五。科爾沁扎薩克圖郡王俸銀千五百兩，俸段二十。其餘郡王，俸銀千二百兩，俸段十有五。貝勒，俸銀八百兩，俸段十有三。貝子，俸銀五百兩，俸段十。鎮國公，俸銀三百兩，俸段九。輔國公，俸銀二百兩，俸段七。扎薩克台吉，俸銀百兩，俸段四。一等子，俸銀二百五兩。二等子，百九十二兩五錢。三等子，百八十兩。一等男，俸銀百五十五兩。二等男，百四十二兩五錢。三等男，百三十兩。一等輕車都尉，俸銀百有五兩。二等輕車都尉，九十二兩五錢。

三等輕車都尉，八十兩。騎都尉，俸銀五十五兩。雲騎尉，俸銀四十二兩五錢。

官修《清會典則例》卷一四二《理藩院・典屬清吏司》 一、喇嘛進貢　達賴喇嘛、班臣額爾德尼間年輪班遣使進貢，貢道由西寧至京師，寓居西黃寺。貢物有壽帕、銅佛、舍利、珊瑚、琥珀、數珠、藏香、毯氈之屬，來使各附進壽帕、銅佛、藏香，毯氈有差。又貢慶祝禮番名丹舒克　有五色壽帕，銀滿達，七珍八寶，八吉祥佛像，金字經，銀塔，紅花諸物，除照例折賞外，回時皆奉旨慰問，加賜達賴喇嘛重六十兩鍍金銀茶筒一、鍍金銀餅一、銀鍾一、各色段三十、大壽帕五、小壽帕四十五、色壽帕十，正使二等雕鞍一、重三十兩銀茶筒一、茶盆一、段三十、毛青布四百、豹皮一、虎皮三、江獺皮五，副使三等蟒段一、方補段一、大段一、三梭布二十四，從人彭段各一、三梭布各八。加賜班臣額爾德尼重三十兩銀茶筒一、餅一、鍾一、各色大段二十、大小壽帕各十，來使金黃蟒袍一、重三十兩銀茶盆一、段一、毛青布六十二，從人段各二、毛青布各二十，從役段各一、毛青布各十。日給正使銀二錢，副使銀一錢五分，從人各一錢，覈給四十日路費，送至西寧。【略】

〔乾隆十六年〕又議準察木道帕克巴拉丹拜尼瑪胡圖克圖遣使來朝，進貢金椀、黃連，照例折賞外，賜帕克巴拉丹拜尼瑪胡圖克圖重三十兩銀茶筒一、各色大段十有二、大小壽帕各七。正使，三等蟒段一、段二、布二十四。副使，段二、布十有二。從人，布六。回時，由院差領催一名照看。照例雇給騎馱之贏。

《清會典則例》卷一四三《理藩院・柔遠清吏司》 一、賞賚　順治十二年，題準每年進貢九白之扎薩克等，賞給重三十兩銀茶筒各一、茶盆各一、段各三十、布各七十，賞來使段各三、布各二十四，僕從布各六。

康熙三十年，奏準喀爾喀貝勒初次進貢，應賞給備漆鞍馬一匹、銀茶盆一、蟒段狐皮袍一襲、熏貂帽一、鍍金鞓帶佩小刀手帕荷包一副、靴韈各一、雙段十有五、布百五十。

又奏準喀爾喀等同內扎薩克受封一切賞賜，亦應比照內扎薩克。凡請安進貢之喀爾喀親王以下、公以上，本身前來者不賞外，如遣使親王、郡王，來使賞段二、布十有二，僕從布四。貝勒、貝子、公等，來使段一、布八，僕從布三。進貢來之台吉、都統、副都統賞段二、布十有二。參領、佐領、達爾漢段二、布七。王等之長史、護衛、典儀、驍騎校、閒散人等，段一、布六。再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等，遣使前來，仍照前例，伊所屬宰桑、護衛等，本身前來進貢者，準令進貢，此內土謝圖汗之古什宰桑照都統例賞給，其餘宰桑等，均照參領例賞給，護衛等照王之護衛等例賞給。【略】

又覆準賞年例，來朝之喀爾喀親王，視內扎薩克郡王例，郡王、貝勒視貝子例，貝子、公、台吉等，各視其品級爲差，所賞段、布、鞍轡、銀茶筒、銀茶盆、茶葉諸物，照價直由户部折銀賞給。【略】

一、俸幣　汗俸二千五百兩，段四十。親王俸二千兩，段二十五。世子俸千五百兩，段二十。郡王俸百五十兩，段十。縣主俸百兩，段八。郡王俸千二百兩，段十有五。貝勒俸八百兩，段十有三。貝子俸五百兩，段十。鎮國公俸三百兩，段九。輔國公俸二百兩，段七。扎薩克、一等台吉俸百兩，段四。乾清門行走、一等台吉俸百兩，二等八十兩，三等六十兩，四等四十兩。陣亡世襲一等台吉減半歲俸五十兩，副都統減半歲俸七十七兩五錢，騎都尉五十五兩，雲騎尉四十二兩五錢，八品官二十兩，達爾漢二十兩，段四。內大臣九十兩，散秩大臣六十五兩，三品總管同。

康熙三十一年，覆準喀爾喀王、貝勒、貝子、公、台吉，應給與俸祿照內扎薩克之例頒給。

三十六年，定賜達爾漢封號，奉旨令食俸者給銀二十兩，段四。【略】

〔雍正〕十年，議準喀爾喀世子多爾濟塞布騰俸銀，照宗室世子五分之一，每年給銀千五百兩，段照親王減五匹，準給二十。

又定青海長子索諾穆丹津俸幣，照貝勒例，每年給銀八百兩，段十有三。【略】

十一年，覆準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扎薩克圖汗俸幣，照親王例，加增每年各給銀二千五百兩，段四十。【略】

一、喀爾喀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朝貢　康熙三十年，覆準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進貢九白，照定例賞給三十兩銀茶筒一、茶盆一、段三十、布七十，賞來使段三、布二十四，僕從布六。【略】

又定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本身來朝進貢，賞給雕鞍一、備漆鞍馬一、重五十兩銀茶筒一、茶盆一、黃蟒段貂皮袍褂一、襲黃裏貂皮端罩一件、黃蟒袍一件、靴韈各一、雙段五十、布四百，隨來之台吉喇嘛、格蘇爾班第等，各賞給羊皮蟒段緣領袖段袍一件，段二、布二十。【略】

三十七年，奏準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來朝進貢，賞給雕鞍一、重五十兩銀

茶盆一、黃蟒段袍褂一襲、靴韈各一雙、段三十、布三百，隨來之大喇嘛族中，台吉喇嘛、胡圖克圖之養子台吉，各賞給段二，宰桑喇嘛、宰桑護衛各段一。【略】

一、西番各寺　順治八年，河州宏化顯慶寺各遣番僧貢舍利、銅塔、佛像、番犬及馬、駝、氈毯、豹皮、酥油諸物。

十年，西寧瞿曇寺國師貢舍利、藏菩提數珠、琥珀、氈毯、猞猁猻皮、狼皮、狐皮、酥油，馬，淨寧菩提寺國師、淨覺寺國師、慈利寺國師、禪師、延壽寺國師、普法寺國師、吉祥寺禪師、伊爾結寺番僧，各進貢方物，與宏化顯慶寺相等，自瞿曇至伊爾結止八寺，慈利寺國師、禪師各自爲貢，故稱九寺。賞給各寺國師、禪師，采段表裏各一，紵絲衣各一襲，靴韈各一雙，班第僧徒紅布衣各一襲，靴韈各一雙，國師加采段各二，漆鞍各一，禪師甦喇嘛頭目加采段各一，漆鞍各一。貢馬者，每馬給表段一，裏一，絹一，貢駝者，每駝給采段表裏各三，絹四。

又西寧西納演教寺國師，貢舍利、琥珀數珠、珊瑚數珠、青金石數珠、菩提數珠、花毯、西域毯、氈毯、腰刀、猞猁猻皮、艾葉豹皮、金錢豹皮、狼皮、狐皮、馬、駝、牛、酥油諸物，賞國師采段表裏各一，紵絲衣一襲，布一，靴韈各一雙，加賞銀茶筩一、茶盆一、漆鞍一、紅段袈裟一件，段四，茶千二百斤，其餘隨貢之番僧，采段表裏各一，布各一，靴韈各一雙，衣各一件，其馬、駝之賞與瞿曇等九寺同。

又河州端嚴宏化等寺番僧進貢，喇嘛每名賞給紵絲衣一襲，布一，采段表裏各一，靴韈各一雙，茶六十斤，貢馬每匹給紵絲一，絹一，或折銀，貢駝之賞如瞿曇等寺，靴韈皆折銀，內惟端嚴寺加段一，漆鞍一。

《清會典則例》卷一四三《理藩院・徠遠清吏司》　一、商稅。回部舊制：外藩商人在回部貿易者，二十分抽一。回部商人往外藩各部落貿易者，十分抽一。自回部入版圖後，外藩商人在喀什噶爾、葉爾羌諸城貿易者，三十分抽一。其段、布、皮張則二十分抽一。本部商人往外藩各部落貿易者，二十分抽一。其段、布、皮張則十分抽一。若牲畜貨物不及抽分之數，馬一匹抽分一騰格。大牛一頭，收二十五普兒。小牛一頭，半之。【略】

一、朝覲　雍正四年，奏準哈密貝子來使。回時，管旗章京、美楞章京，各賞段二，布十有二。參領、佐領，段二，布七。驍騎校，段一，布六。【略】

〔乾隆〕三年，奏準隨從吐魯番公來京之正千户，照哈密佐領例；副千户、正百户，照驍騎校例，賞給段布。

《清會典則例》卷一五九《內務府・廣儲司》　乾隆三年，覆準庫貯之采紬采布，竣用至十年後，該庫官詳加揀選，尚堪應用者留庫，餘覈明數目，交衣庫修補。直宿兵丁被褥等物，所闕紬布，仍令織造補織。【略】

一、供奉　順治初年，定御用禮服及四時衣服，各宮及皇子公主朝服衣服，均依禮部定式，移交江寧、蘇州、杭州三處織造恭進。【略】

又奏準年例恭進皇太后宮金銀，各上用段、紗、紬、綾、貂皮、細布、金線、絨紅線、棉線、棉花，皇后、妃、嬪各宮宮分上用段、紗、紬、綾、貂皮、細布、金線、絨紅線、棉線、棉花，皆據宮殿監來文，照例備辦，奏聞恭進。【略】

乾隆四年，議準圓明園直班處備用定爲銀五千兩，上用段十疋，龍段、粧段各五疋，各色花素段、寧紬各四十疋，官用蟒段十疋，官用段三十疋，彭段二十疋，五等貂皮一百五十張，黃貂皮二百五十張。【略】

一、皇子公主婚嫁　康熙年間定，皇子娶福晉，應用朝衣、朝冠、項絛、簪環、鐲釧、鈕扣，段疋、皮張及賞賜福晉之母家銀幣等物，皆準掌儀司奏定數目備辦。

又奏準公主下嫁應用朝衣、朝冠、數珠、簪環、項絛、帳褥、器皿及金銀紬段、布疋等物，皆準掌儀司奏定數目備辦。

一、奏銷　順治初年，定庫內出入金銀制錢、段紗、紬、綾、羽段、毯邊、人參、紙張、各色皮張、銅、錫等物，均於次月繕摺具奏。

一、織造　順治初年，定江寧、蘇州、杭州織造諸局，各遣監督一人，筆帖式、庫使各一人，三年更代。

十八年，奏準一年更代。

又奏準供奉上用段疋，三處織造輪委官員筆帖式，馳驛由陸路運送官用段疋，輪委筆帖式、庫使，由水路運至楊村，報府移咨兵部，用官車起運交庫。

康熙元年，奏準三處織造，各增設庫使一人。

二年，奏準三處織造，各簡府屬賢能司官一人，筆帖式二人，庫使一人，給與關防。勅書不必限年更代。

六年，奉旨三織造各設司庫一人，即於彼處庫使內選用。

又奏準每年上用段，官用段，均由水運，停止官車撥送。令該織造酌量雇車運京交庫。如有需用緊要段疋，豫咨該織造承辦，動支盈餘銀爲運費，仍由陸路依限交庫。

又奏準上用段，仍由陸路雇騾運送至京。官用段，仍歸水運。三處各有龍

衣船二號，歲支修理銀千兩，各裁汰一號。再蘇州造辦各色布，亦準動支盈餘銀，爲雇船運費。

又奏準每年應用段、紗、金線之屬，均於豫年八月内分咨織造承辦。

乾隆十年，奏準三處織造段疋：上用絲，每兩原價銀八分九釐，酌加二分一釐；官用絲，每兩原價銀八分八釐，酌加一分二釐。如遇絲價平減年分，仍令據實報銷。

又奏準三織造於歲終奏銷時，除造册呈堂外，别造副册一分，送司察覈。

一、敬神　順治初年，定每月宫中祭神，應用上等朝鮮貢紙、浄竹料、連四紙棉線，均照數送進。

又定每年四月初八日，堂子浴佛，用浄棉朝鮮貢紙及贊祀所服女朝衣二分，皆據司俎官來文給發。

又定每年春夏秋冬四孟月敬神用五兩重金二錠、五十兩重銀二錠，上用龍段、襴龍段、龍粧段、片金段、閃段、倭段、暗花段、醬色段、金黄段，官用石青補段各一，毛青、翠藍細布各二十，由掌儀司奏定日期，總管率銀庫、段庫官，將金銀段布送進，交宫殿監内監等供設敬神。禮成第三日，宫殿監内監等送出，交會計司辦理。

又定每年春秋二季立杆大祭，用九色紬綾、素夏布、棉線、朝鮮貢紙、浄竹料、連四紙、染紙用槐子白礬，及女朝衣二分，皆據司俎官來文給發。

又定每年春秋二季爲馬祭。神用紅色、青色大潞紬，緑色小潞紬，三等朝鮮貢紙，浄竹料，連四紙，棉線，藍布等物，皆據司俎官來文給發。

又定凡遇皇子分封移徙之後，府中初次祭神，並造幔褥祭器等物，所用金銀段布，據掌儀司奏定數目給發。【略】

一、較射賞賜　康熙十二年，定凡奉旨較射，領侍衛内大臣及侍衛等，有射十矢中九矢者，賞鞍馬一。中八矢者，賞蟒段一、段一。中七矢者，段一、紬一。中六矢者，洋段一、紬一。中五矢者，彭段一、紬一。中四矢者，段一。三旗内府護軍領催驍騎槍手等，中一矢一槍者，賞銀五錢。中十矢十槍以下，八矢八槍以上者，加賞弓一張，折銀三兩。

十三年，定三旗内府護軍校護軍等，有射十矢中八矢以上者，賞段一、紬一、弓一。中七矢者，段一、紬一。中六矢者，段一。中五矢者，洋段一。中四矢者，彭段一。中三矢者，紬一。中二矢者，布三。中一矢者，布一。

十五年，定内府三旗佐領内管領下官員護軍驍騎等，較試騎射、步射，皆列優等者，賞内用段一、胞箭一。步射優而騎射中等，騎射優而步射中等者，賞官段一。或止騎射優，或止步射優，或騎射步射皆中等者，賞洋段一，或彭段一。或止騎射中等，或止步射中等者，賞紬一。槍手放槍，三次全中者，賞彭段一。中二次者，布二。中一次者，布一。

十九年，定三旗内大臣侍衛有射十矢中九矢者，賞蟒段一、段三。中八矢者，蟒段一、段二。中七矢者，段三。中六矢者，段二。中五矢者，段一。中四矢者，彭段一。

二十年，定領侍衛内大臣侍衛等，射十矢全中者，賞蟒段一、段四。餘照十九年之例賞給。

乾隆十六年，定凡遇車駕巡幸，扈從王公大臣、御前較射應賞段疋，據領侍衛内大臣來文頒給。

一、賞賜藩服　順治初年，定蒙古扎薩克等進貢馬、駝，分别等次，馬作價自一百三十兩至十兩，駝作價自六十兩至十有五兩各有差，均折給段疋。

康熙十四年，奏準歸化城居住之喇嘛蒙古等貢馬，均折半賞給。

二十三年，奉旨，嗣後歸化城喇嘛進貢，不必折半給賞，餘仍折半給賞。遵旨議準蒙古貢物折銀不及二兩五錢者不賞外，西藏達賴喇嘛、班臣額爾德尼、喀爾喀澤卜尊丹巴胡圖克圖等，均折給上用龍段、粧段、片金段、大段、官用紬段。公主均折給上用段、官用段。王以下扎薩克台吉塔布囊以上，均折給官用段、彭段、水獺皮等項。一等台吉以下，均折給毛青布。如價直多者，亦折給官用段、彭段。

又定朝鮮、安南、琉球、暹羅等國進貢方物，均折給蟒段、采幣、紬絹紗布，及來使段布有差。

又奏準每年萬壽、冬至、元旦朝貢，每次賞朝鮮國王五等貂皮百張，上用粧段四、段九。賞來使上用段一、帽段一、彭段一。

乾隆七年，奉旨嗣後凡進貢馬，經朕賜名號者，進貢馬人賞給内庫上用段四疋，著爲例。

十年，奉旨察哈爾貢馬，嗣後每匹作銀二十兩，折賞大段二疋。

一、賞賜貢馬大臣侍衛　國初，定大臣侍衛有貢獻馬駝者，均令估計賞銀段有差。【略】

一、優卹高年　康熙二十五年，議準内府三旗佐領下人年九十以上曾出仕者，男婦各賞段二。未仕者，銀各二十兩。八十以上本身出仕，及其父母妻各段一、彭段一。未出仕者，銀各十有五兩。七十以上本身出仕，及其父母妻各段一、綾一。未仕者，銀各十有二兩。内大臣散秩大臣年高者，給蟒段一。【略】

一、優卹内監及執事人役　順治初年，定宫殿門及陵寢首領内監、内監等，歲給段、布、衣、帽有差。

又定治辦奉先殿祭品厨役等，每四年給與羊裘一領。

康熙二十八年，議準内管領下掌管内外事男婦及各項匠役、採蜜壯丁、游牧處男婦等，歲給布、棉、羊皮有差。

又議準贊祀婦長，每人歲給官用段、光素段、青素段、官紗、小潞紬、綾、紡絲、杭紬各一。贊祀減青素段，餘同。

又議準内監僧道，均給與四季衣服。

又議準歲給守陵首領内監，每名官用青素段、紡絲各一，毛青布五，棉四斤。内監每名彭段、杭紬各一，毛青布四，棉三斤。茶膳房婦長，每名官紗二。朝鮮貢布二婦人，每名屯絹一，朝鮮貢布一。皆據掌儀司開明人數，由段庫委庫使二人，移付都虞司，委領催一人、驍騎四人，送往分給。

又定歲給内廷各處坐更内監，每人布面羊裘一，或折麤布一，棉花八兩，狐皮領一。據宫殿監來文給發。

三殿，文華殿新進坐更内監，應給狐皮帽、狐皮領，據營造司來文給發。奉先殿茶膳房新進内監，應給羊裘狐皮領，據掌儀司來文給發。

雍正三年，奏準圓明園内承應水手，每名春夏給單布衣一襲，秋冬給棉布衣一襲。每五年各給羊裘一，狐皮帽領各一。【略】

染作司：染洗綾、紬、布疋，絲絨棉線，氆氇，及鍊絹，彈粗細棉花。衣作司：成造衣服，縫合皮毛。繡作司，刺繡花作司：成造各色綾、紬、紙、絹，通草供花及燕花、餅花各作。見設各項匠人一千二百有六名。内召募民匠二十一名。

官修《清會典事例》卷四〇三《禮部・風教》　旌表節孝【略】

〔順治〕十年題准，宗室内節孝者，各依等第頒發恩賜。親王、固倫公主、親王嫡福晉，給銀百兩，緞十六疋。世子、和碩公主、親王側福晉、世子嫡福晉，給銀九十兩，緞十四疋。郡王、郡主、世子側福晉、郡王嫡福晉，給銀八十五兩，緞十二疋。貝勒、縣主、郡王側福晉、貝勒嫡夫人，給銀八十兩，緞十一疋。貝子、貝勒側夫人、郡君、貝子嫡夫人，給銀七十五兩，緞十疋。鎮國公、貝子側夫人、縣君、鎮國公夫人，給銀七十兩，緞九疋。輔國公、鎮國公側室、鄉君、輔國公夫人，給銀六十五兩，緞八疋。鎮國將軍、輔國公側室，給銀六十兩，緞七疋。輔國將軍、鎮國將軍夫人，給銀五十五兩，緞六疋。奉國將軍、輔國將軍夫人，給銀五十兩，緞五疋。奉恩將軍、奉國將軍淑人，給銀四十五兩，緞四疋。奉恩將軍恭人，給銀四十兩，緞三疋。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奉恩將軍女，及閒散宗室妻女，給銀三十五兩，緞二疋。以上均由户部頒給，由内院撰敕一道獎諭。凡旌表貞烈者，自固倫公主、親王福晉以下，輔國公夫人以上，欽賜羊酒紙張外，禮部仍照定例，另給羊酒紙張，内院撰文，遣官致祭。鎮國將軍夫人以下，閒散宗室妻女，部給羊酒紙張，内院撰文，遣官致祭。凡覺羅内有節孝者，給銀三十兩，緞一疋。

官修《清會典事例》卷一一七〇《内務府・廣儲司》　廣儲司，廣儲司，初名御用監。順治十八年分爲銀庫、皮庫、緞庫、衣庫。設郎中三人，員外郎八人，筆帖式八人，每庫各設庫使十人。

康熙九年遵旨議准，員外郎八人，每庫定爲二人，分掌庫鑰，再各增設六品司庫二人。銀庫、衣庫，各增設庫使六人。緞庫，增設庫使四人。皮庫，增設庫使二人。

十一年遵旨議准，增設郎中一人，定爲四人，以二人掌銀庫、皮庫，二人掌緞庫、衣庫。

十四年，銀庫、衣庫各增設庫使八人，皮庫、緞庫，各增設庫使四人。

十六年，改御用監爲廣儲司，鑄給司印，於郎中内奏派一人掌印，又設主事一人。

十九年，增設筆帖式六人。

二十四年，將銀庫庫使内撥給皮庫二人。

二十八年奏准，分設瓷庫、茶庫，各增設員外郎二人。六品司庫二人，庫使十五人。其瓷庫、令管理銀庫、皮庫之郎中管理，茶庫、令管理緞庫、衣庫之郎中管理。增設筆帖式六人，管轄匠役之催總六人，無品級催總四人。緞庫、皮庫各裁庫使三人。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六二《土貢一》　〔嘉慶〕四年，諭：朕恭閱皇考硃

筆，有嚴禁内外大臣呈進貢物聖旨二道，諭訓煌煌，垂誡至爲明切。夫貢之爲義，始於禹貢，原指任土作貢而言，並非崇尚珍奇，所謂不貴異物，賤用物也。【略】朕之所寶者，惟在時和年豐，民物康阜，得賢才以分理庶政，方爲國家至寶耳。至應進土貢，原爲日用所必需，如吉林、黑龍江將軍每年所進貂皮、東珠、人葠，係該處所産之物，其他如川廣之藥材，九江之瓷器，浙江之綢緞，及徽墨、湖筆、牋紙、茶葉、瓜果等項，原不外任土作貢之義，仍准按例呈進，所有如意、玉、銅、瓷、書畫、掛屏、插屏等物，嗣後概不許呈進。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七三《國用一一》 下嫁外藩之固倫公主，歲俸銀一千兩，緞三十匹，額駙歲俸銀三百兩，緞十匹，和碩公主歲俸銀四百兩，緞十五匹，額駙歲俸銀二百五十兩，緞九匹，郡主歲俸銀一百六十兩，緞十二匹，額駙歲俸銀一百兩，緞八匹，縣主歲俸銀一百十兩，緞十匹，額駙歲俸銀六十兩，緞六匹，郡君歲俸銀六十兩，緞八匹，額駙歲俸銀五十兩，緞五匹，縣君歲俸銀五十兩，緞六匹，額駙歲俸銀四十兩，緞四匹，鄉君歲俸銀四十兩，緞五匹，六品格格歲俸銀三十兩，緞三匹。乾隆五十四年諭，凡下嫁外藩固倫公主，例支俸銀一千兩，如係在京居住者，即照下嫁八旗之例支給。從前和敬固倫公主雖係在京居住，而俸銀緞匹仍照外藩之例支領，年久未便裁減，仍許照舊關支，今和孝固倫公主應支俸禄，亦著一體賞給一千兩，以昭平允。【略】

〔光緒〕十三年，文碩等奏，藏屬番官有俸人員，世職則輔國公一員，歲支俸銀二百兩，俸緞七疋，公衔札薩克台吉一員，歲支俸銀一百兩，俸緞四疋，流官則噶布倫四員，每員歲支銀五十兩，緞二疋，共支俸銀一千兩，各色俸緞三十九疋。舊例每二年由京支發一次，即交前藏例貢回差齎回，按員核給。自道光二十一年始，理藩院奏准，由户部遜解四川總督，按年附餉搭解至藏，就近開支，以歸簡易。至咸豐二年，俸銀照數給領，俸緞由進貢回差經西甯由該道核明給領。其自咸豐三年以後，迄今三十餘年，應領俸緞積欠一千三百餘疋之多，若仍補給本色，其勢難行，擬請飭户部，核明各色緞疋，例價折給。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七六《江蘇・江寧府四》 〔土産〕緞、線緞、紗。

羅廷權等〔同治〕重修《成都縣志》卷三《食貨志・物産》 貢緞、摹本緞、巴緞、倭緞。

李默、錢照等〔嘉靖〕《寧國府志》卷六《職貢紀》 歲貢　緞疋　本府織染局織織青、紅、緑、素緞五百五十七疋，織金熊羆、海馬、犀角胷背緞一百三十九疋，共給絲料金工銀一千七百一十九兩八錢有奇，内銀二百九十二兩六錢取之六縣農桑税絲以充其數。又給檔扛什物價銀二十九兩四錢。每閏年增織素緞四十七疋，織金緞二十一疋，共增給銀一百五十九兩九錢，其扛檔增銀亦以緞數爲差。織成解工部。凡織造，惟素緞局匠自爲之，織金非其所習，故常買諸他郡。

林庭棉、周廣〔嘉慶〕《江西通志》卷一六《建昌府・土産》 土段各縣出。

顧清等〔正德〕《松江府志》卷八《田賦下・土貢》 歲造各色紵絲一千一百六十七疋，遇閏月加九十七疋，本府織染局造。大紅織金雲鶴、獅子五十疋，青緑織金熊羆、海馬、犀牛二百二十二疋，青緑光素八百九十五疋。

陳洪謨〔嘉靖〕《常德府志》卷七《食貨志・土貢》 國朝　歲造　本府歲辦紵絲一百六十八疋，武陵縣紵絲串四六十二疋，内深青二十疋，丹礬紅二十疋，黑緑二十二疋。

桃源縣紵絲四十七疋。

龍陽縣紵絲五十四疋。

沅江縣紵絲五疋。

孫仁、朱昱〔成化〕重修《毗陵志》卷七《食貨・土貢》 國朝　歲造　段疋　深青、黑緑、丹紅三色織金花素紵絲二百疋，有閏月加一十七疋。絲係官鈔買辦，顔料京庫關支，織染係存留輪班人匠。以上俱本府雜造局四縣人匠織造。

王鏊《姑蘇志》卷一四《造作》 紵絲出郡城。有素，有花紋，有金縷彩粧，其製不一，皆極精巧，《禹貢》所謂織文是也。上品者名清水，次帽料，又次倒挽，四方公私集辦于此。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一《物産》 紵絲　咸淳《臨安志》：染絲所織，有織金、閃褐、間道等類。

謝鐸〔弘治〕《赤城新志》卷五《版籍・雜賦》 國朝　洪武歲辦額數　段疋　正額花素紵絲二百三十六匹。閏月花素紵絲二十匹。

佚名〔永樂〕《樂清縣志》卷三《貢》 歲辦　段絲，本府歲織段疋、荒絲壹百捌拾肆斤。

張宗敬〔嘉靖〕《温州府志》卷三 〔歲造〕各色花素串五紵絲二百六十五疋。内織金胷背花五十有四疋，閏月加五疋。六側八寶骨朵雲七疋，閏月加四疋。光素二百四疋。閏月加十四疋。共工價銀一千三十有一兩一錢，閏月加八十六兩零。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一《貢賦一》 湖廣總論　段疋銀六千五百四十六兩一錢。内織金段三百七十四疋，每疋正價銀三兩五錢，共銀一千三百九兩。光素段一千五百八十七疋，每疋正價銀三兩三錢，共銀五千二百三十七兩一錢。外不論金素，每疋加扛櫃銀五錢，共銀九百八十兩五錢。有閏加織金段三十二疋八尺二寸九分七釐，該正銀一百一十二兩九錢六分七釐九毫六絲七忽七微。光素段一百四十八疋二丈一尺七寸三釐，該正銀四百九十兩七錢八分七釐三毫二絲一忽三微。二項共加正銀六百三兩七錢五分五釐二毫九絲，扛櫃銀九十兩五錢。近在户部勘合湖廣下善織造，前項正扛銀兩俱作正數，每百兩另於京解銀内扣給水脚銀四兩，解布政司承貯類解之時，止給二兩，餘存二兩，司庫别項支用。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二《貢賦二》 武昌府　額辦　段疋織金六十三疋，銀二百二十兩五錢。光素段二百五十五疋，銀八百四十一兩五錢。共銀一千六十二兩。不論金素，外加扛櫃銀一百五十九兩。遇閏加織金一十三疋，光素五十二疋。江夏縣織金一十一疋，光素四十五疋。遇閏加織金三疋，光素九疋。武昌縣織金九疋，光素三十六疋。遇閏加織金二疋，光素七疋。咸寧縣織金五疋，光素二十一疋。遇閏加織金一疋，光素五疋。蒲圻縣織金九疋，光素三十六疋。遇閏加織金二疋，光素十疋。崇陽縣織金五疋，光素二十疋。遇閏加織金一疋，光素四疋。嘉魚縣織金五疋，光素二十一疋。遇閏加織金一疋，光素四疋。通城縣織金六疋，光素二十一疋。遇閏加光素五疋。興國州織金七疋，光素二十九疋。遇閏加織金一疋，光素六疋。大冶縣織金五疋，光素一十九疋。遇閏加織金一疋，光素四疋。通山縣織金一疋，光素七疋。遇閏加織金一疋，光素一疋。

黄州府　額辦　段疋織金七十疋，銀二百四十五兩。光素二百八十疋，銀九百二十四兩。共銀一千一百六十九兩。外加扛櫃銀一百七十五兩。遇閏加織金一十一疋六尺，光素四十四疋二丈四尺。黄岡縣織金一十六疋七尺，光素六十四疋二丈七尺。遇閏加織金二疋一丈二尺五寸，光素九疋二丈。黄陂縣織金段五疋一丈三尺，光素二十一疋二丈一尺。遇閏加織金二丈四尺六寸，光素三疋九尺。麻城縣織金四疋二丈六尺，光素一十九疋一丈三尺。遇閏加織金一丈九尺四寸，光素二疋一丈七尺七寸。黄安縣織金四疋二丈六尺，光素一十九疋一丈七尺。遇閏加織金二丈一尺五寸，光素二疋二丈五尺三寸。羅田縣織金三疋一丈八尺，光素一十四疋一丈二尺。遇閏加織金六尺，光素二丈四尺。蘄水縣織金一十四疋一丈二尺，光素五十七疋一丈八尺。遇閏加織金二疋，光素八疋。蘄州織金八疋六尺，光素三十二疋二丈四尺。遇閏加織金二疋六尺，光素八疋二丈四尺。黄梅縣織金四疋六尺，光素一十六疋二丈四尺。額無加閏。廣濟縣織金八疋六尺，光素三十二疋二丈四尺。遇閏加織金二疋六尺，光素八疋二丈四尺。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三《貢賦三》 承天府　額辦　段疋織金二十二疋，銀七十七兩。光素九十二疋，銀三百二兩六錢。共銀三百八十兩六錢。外加扛櫃銀五十七兩。遇閏加織金段一丈四尺二寸九分七釐，光素一疋二丈五尺四寸三釐。鍾祥縣織金一疋，光素四疋一丈四尺。遇閏加織金一尺七寸八分七釐，光素六尺八寸。荆門州織金四疋，光素一十七疋一丈六尺。遇閏加織金七尺一寸四分八釐，光素一疋二尺五寸一分。當陽縣織金四疋，光素一十九疋。額無加閏。潛江縣織金二疋，光素八疋。遇閏加織金三尺五寸七分五釐，光素一丈四尺三寸六釐。沔陽州織金一十疋，光素四十二疋。額無加閏。

德安府　額辦　段疋織金一十疋，銀三十五兩。光素三十九疋，銀一百二十七兩七錢。外扛櫃銀二十四兩五錢，額無加閏。安陸縣織金一疋，光素四疋。應城縣織金一疋，光素四疋。隨州織金二疋，光素八疋。孝感縣織金四疋，光素一十六疋。應山縣織金一疋，光素五疋。雲夢縣織金一疋，光素二疋。

荆州府　額辦　段疋織金二十五疋，銀八十七兩五錢。光素一百三疋，銀三百三十九兩九錢。共銀四百二十七兩四錢。外加扛櫃銀六十四兩，遇閏加光素九疋二丈三寸。江陵縣織金一十疋，光素四十三疋。遇閏加素三疋一丈八尺。石首縣織金四疋，光素一十四疋。遇閏加素一疋一丈。公安縣織金四疋，光素一十五疋。遇閏加素一疋一丈四尺。松滋縣織金三疋，光素一十一疋。遇閏加素一疋七尺三寸。監利縣織金三疋，光素一十三疋。遇閏加素一疋五尺五寸。夷陵州織金一丈五尺，光素三疋一丈五尺。遇閏加素一丈三尺五寸。枝江縣織金半疋，光素三疋一丈五尺。遇閏加素一丈二尺。

岳州府　額辦　段疋織金六十四疋，銀二百二十四兩。光素二百五十六疋，銀八百四十四兩八錢。共銀一千六十八兩八錢。外加扛櫃銀一百六十兩。遇閏加織金七疋一丈八尺，光素三十疋一丈二尺。巴陵縣織金二十疋，光素八十疋。遇閏加織金二疋一丈一尺二寸五分，光素九疋一丈五尺。平江縣織金一十七疋，光素六十七疋。遇閏加織金二疋五寸六分三釐五毫，光素七疋二丈八尺六寸八分七釐五毫。華容縣織金一十二疋，光素四十四疋。遇閏加織金一疋二丈二尺七寸五分，光素五疋六尺七寸五分。臨湘縣織金三疋，光素一十二疋。遇閏加織金一丈六寸八分七釐五毫，光素一疋二尺七寸五分。安鄉縣織金二疋，光素八疋。遇閏加織金七尺一寸二分四釐，光素二丈八尺五寸。澧州織金三疋，光素一十五疋。遇閏加織金一丈六寸八分七釐五毫，光素一疋二丈三尺四寸三分七釐五毫。石門縣織金三疋，光素一十三疋。遇閏加織金一丈六寸八分七釐五毫，光素一疋一丈六尺三寸一分二釐五毫。慈利縣織金四疋，光素一十七疋。遇閏加織金一丈四尺二寸五分，光素二疋五寸六分二釐五毫。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四《貢賦四》 衡州府　額辦　段疋織金二十疋，銀七十兩。光素八十疋，銀二百六十四兩。衡陽縣織金四疋二丈四尺，光素一

十九疋六尺。衡山縣織金二疋六尺，光素八疋二丈四尺。安仁縣織金二疋，光素八疋。永陽縣織金二疋六尺，光素八疋二丈四尺。常寧縣織金二丈四尺，光素三疋六尺。桂陽州織金二疋一丈二尺，光素九疋一丈八尺。藍山縣織金二疋，光素八尺。臨武縣織金二疋六尺，光素八疋二丈四尺。酃縣織金一疋一丈二尺，光素五疋一丈八尺。

長沙府　額辦　段疋織金六十七疋，銀二百三十四兩五錢。光素二百六十七疋，銀八百八十一兩一錢。外扛櫃銀一百六十七兩。長沙縣織金七疋，光素三十疋。善化縣織金二疋，光素十疋。瀏陽縣織金九疋，光素三十七疋。攸縣織金七疋，光素二十六疋。湘潭縣織金五疋，光素一千九疋。茶陵州織金六疋，光素二十五疋。湘陰縣織金七疋，光素三十疋。醴陵縣織金四疋，光素一十七疋。湘鄉縣織金一十疋，光素三十八疋。寧鄉縣織金四疋，光素一十三疋。益陽縣織金四疋，光素一十五疋。安化縣織金二疋，光素七疋。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二五《貢賦五》　常德府　額辦　段疋織金三十三疋，銀一百一十五兩五錢。光素一百三十五疋，銀四百四十五兩五錢。武陵縣光素六十二疋。桃源縣織金三十疋，光素一十七疋。龍陽縣織金三疋，光素五十一疋。沅江縣光素五疋。

盧濬等〔弘治〕《黃州府志》卷三《貢賦》　本府貢　歲造深青段一百四十八匹，黑綠段一百五匹，丹礬紅段九十七匹。

黃岡縣貢

歲造深青段三十三匹，墨綠段三十匹，紅段三十一匹。

麻城縣貢

歲造深青段一十匹，墨綠段一十匹，丹礬紅段一十匹。

黃陂縣貢

歲造各色段三十三匹。

蘄水縣貢

歲造各色段七十二匹。

甘澤、趙士讓〔嘉靖〕《蘄州志》卷三《貢賦》　歲進各色紵絲四十一疋。深青三十疋，黑綠六疋，丹礬紅五疋。

王朝璉、顏木〔嘉靖〕《應山縣志》卷上《土貢》　歲造色段，深青二疋，丹礬紅一疋墨綠三疋。

額辦　段疋：織金段一疋，光素段五疋，正價、扛解共銀二十三兩，遇閏月不加。

鐘崇文〔隆慶〕《岳州府志》卷二《食貨考》　曰貢，即以其土之所宜物，供上用者也。居山者以陸產，居澤者以水產。岳固無異材，而土產方有，何歲無之。夫野人食芹而美且以上獻，況資國用耶。

貢：岳州府【略】段織金六十四疋，直運資疋銀四兩，閏增七疋一丈八尺。素二百五十六疋，直運資疋銀三兩八錢，閏增三十疋一丈二尺。

巴陵縣【略】段織金二十疋，閏增二疋一丈一尺二寸五忽。素八十疋，閏增九疋一丈五尺。直運資合銀三百四十四兩六錢。

臨湘縣【略】段織金三疋，閏增一丈六尺八分七厘五毫。素十二疋，閏增一疋一丈二尺七寸五分。合銀六十三兩八錢四分。

平江縣【略】段織金十七疋，閏增二疋五寸六分三厘五毫。素六十七疋，閏增七疋二丈八尺六寸八分七厘。直運資銀三百六十兩九錢三厘七毫一絲。

華容縣【略】段織金十二疋，閏增疋二丈二尺七寸五分。素四十三疋，閏增四疋二丈八尺。直運資銀二百四十兩七錢五分五釐。

澧州【略】段織金三疋，素十五疋。直運資合六十九兩。閏增織金丈六寸八分七厘五毫，素疋三丈三尺四寸三分七厘五毫。直運資八兩一錢九分二厘五毫。

安鄉縣【略】段織金二疋，素八疋。直運資合銀三十四兩八錢。閏增織金七尺一寸二分四釐，素二丈八尺五寸。直運資又四兩五錢五分九釐七毫三絲三忽四微。

石門縣【略】段織金三疋，素十三疋。直運資銀六十一兩四錢。閏增織金丈六尺八分七釐五毫，素疋一丈六尺三寸一分二釐五毫。直運資銀七兩二錢九分一釐二毫五絲。

慈利縣【略】段織金四疋，素十七疋。直運資銀八十兩六錢。閏增織金丈四尺二寸五分。

陳道、黃仲昭〔弘治〕《八閩通志》卷二〇《食貨・土貢》　福州府

元　綉段一百疋。

國朝段四百二十五疋，合用荒絲一千三百二十八斤二兩。

建寧府

國朝段四百五十三疋。遞年分派各縣多寡不同。

甌寧縣　段連閏月八十二疋七尺。

崇安縣　織金段五疋，閏月加一疋　素段一十九疋，閏月加三疋。

浦城縣　段一百二疋一丈九尺，閏月加六疋。

泉州府

國朝

晉江縣　段二百二十一疋。閏月加一十八疋一丈三尺。

南安縣　段二百二十疋。閏月加十疋。
同安縣　段一百二十疋。閏月加十疋。
惠安縣　段一百疋。閏月加八疋一丈一尺。

漳州府

國朝
龍溪縣　段一百四疋一分四毫。閏月加八疋四分一釐。
漳浦縣　段四十六疋七分一釐。
龍巖縣　段二十五疋七分四釐五毫。閏月加二疋六釐五毫。
長泰縣　段一十二疋五分五釐四毫。閏月加一疋二分七釐。
南靖縣　段三十疋一分三釐四毫。閏月加二疋四分六釐。
漳平縣　段二十五疋七分四釐五毫。閏月加二疋六釐五毫。

延平府

國朝
南平縣　段二十七疋。
將樂縣　段一十七疋。
尤溪縣　段一十四疋。
沙縣　段二十五疋。
順昌縣　段一十四疋。
永安縣　一十三疋。

興化府

國朝
莆田縣　段三百一十四疋。
仙遊縣　段二十四疋二分。

福寧州

國朝　本州段四十一疋三分。
寧德縣　四十一疋二分。
福安縣　五十一疋五分。

鄭慶雲等〔嘉靖〕《延平府志》卷五《土貢》　國朝歲貢緞匹百有一十。南平緞二十有七匹，將樂緞十有七匹，沙縣緞二十有五匹，尤溪緞十有四匹，順昌緞十有四匹，永安緞十有三匹。

夏良勝等〔正德〕《建昌府志》卷三《物産》　帛之屬　土段朴素若北方土綾。近迺織竹葉筆管花樣，亦紕類，不足觀也。

李文衮、田頊〔嘉靖〕《尤溪縣志・田賦》卷三　額辦　段疋
額派光素紵絲織金舊背共一十三疋，折徵銀五十八兩四錢。閏年增至一十四疋，折徵銀六十二兩六錢五分。

雜辦
紵絲、紗、羅。此料徵派折徵價銀多至一百五十兩。

紀事

確庵耐庵《靖康稗史》之二　〔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虜焚封邱、陳橋門，再納金七萬五千八百餘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餘兩、表緞四萬八千四百疋。《靖康要録》卷一六：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金人焚封邱、陳橋等門，令拜表請張邦昌三日内再納金七萬五千八百餘兩、銀一百一十四萬五千餘兩，表段四萬八千四百疋。」按《三朝北盟會編》卷八三引《宣和録》，記此事在二十四日。

吴自牧《夢粱録》卷一《正月》　正月朔日，謂之元旦，俗呼爲新年。一歲節序，此爲之首。官放公私儘屋錢三日，士夫皆交相賀，細民男女亦皆鮮衣，往來拜節。街坊以食物、動使、冠梳、領抹、緞匹、花朵、玩具等物沿門歌叫關撲。不論貧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絶。家家飲宴，笑語喧嘩。此杭城風俗，疇昔侈靡之習，至今不改也。

鄭曉《今言》卷二　〔正統三年〕十一月，宴瓦剌使臣太尉察占，平章哈只呵力等二千九百四十五人於禮部。是冬，也先及其諸酋乞黄紫織金九龍紵絲，及金酒器、藥材、顔料、樂器、佩刀諸物。禮部言：「龍袍金器，非所宜用，乞勿與。」與藥材諸物。【略】四年正月，瓦剌使還，勅也先曰：「太師求答使，朕恐使交構，彼此懷疑，以故不遣。太師遣人多，二次三千餘人。邊將堅請謝絶，朕念太師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少遣，遣時與總數文書，否，守關者閉不納。太師並各頭目差正副使二十二人，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户等官，賞金相犀帶九銙，花金帶九，素金帶三，花銀帶一。其三十餘人貢馬，貂鼠皮，賞織金綵表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絹九萬一百二十七，衣靴帽萬。諭太師知之。」

談遷《國榷》卷七〇《神宗萬曆六年》〔三月〕辛酉，勅張居正歸葬，又手諭曰：先生此行，雖非久別，然國事尚宜留心。今賜帝賚忠良銀章一，以識封事。慈聖賜賸五百金，紵絲六。仁聖賜三百金，紵絲四。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永樂八年，賜寧國長公主紵絲五十匹。《賞賚考》。仁聖太后賜張江陵母，紵絲六表裏。《弇山堂別集》。

永樂十五年，賜寧國長公主綵緞三十疋。《弇山堂別集》。

正統四年，賜可汗妃織金獅子，白澤虎豹、麒麟、朵雲細花等段十六疋。《賞賚考》。

蔣良騏《東華録》卷一《丙戌年》　丙戌年七月，明人執尼堪外蘭付我斬之，自此明歲輸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通和好焉。

蔣良騏《東華録》卷四《崇德八年》〔崇德八年〕六月，阿巴泰凱旋，大軍直抵兗州府，誅明魯王及樂陵、陽信、東原、安邱、滋陽諸〔生〕〔王〕并管理府事宗室等官數千人。計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歸順者六城，敗敵兵三十九處，獲黃金萬有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金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有奇，珍珠四千四百四十兩，緞五萬二千二百三十疋，衣萬有三千八百四十領，狐虎豹皮五百有奇，角面千一百六十副，俘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口，馬駝騾驢牛羊三十二萬一千有奇。

蔣良騏《東華録》卷四《順治元年》〔四月〕己卯，師至山海關，吳三桂出迎，王命三桂兵以白布飾肩爲號，令先行，遂入關。時李自成率馬步兵二十餘萬，自北山橫亘至海，列陣以待。是日，大風迅作，塵沙蔽天，我兵少，不能橫列及海。王令向海列陣，三桂分兵列于右翼之末，諸軍齊進。風遂止，大敗賊兵，追殺四十里，賊遁走燕京，獲駝馬，緞幣無算。是日，進吳三桂爵平西王，賜玉帶、蟒袍、貂裘、鞍馬、玲瓏、撒袋、弓矢等物。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初二日〕賜科爾沁國端敏公主緞八疋、鞍一副，蘇尼特部落和碩郡主、翁牛忒部落和碩郡主緞各六疋、鞍各一副，巴林王納木達克涼帽一頂、蟒袍一領、粧緞套一件、鑲珊瑚金帶一條、嵌金玲瓏刀一口、靴一雙、插弓箭鑲珊瑚嵌金撒袋一副、鞍一副，固山貝子吳爾占、温純涼帽各一頂、蟒袍各一領、粧緞套各一件、鑲珊瑚金帶各一條、嵌金玲瓏刀各一口、靴各一雙、插弓箭七塊飾件撒袋各一副、鞍各一副，又賜多羅額駙阿拉布談、一品台吉葛勒爾都等以下，護衛、典儀以上及隨圍行走都統、副都統以下至兵丁涼帽、蟒袍、粧緞套、腰刀、帶、靴、撒袋、弓箭、紬緞、布疋、銀兩有差。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三《曹地山少宰爲祭告使者入山索詩》　可記瓊瑶贈，應無縞紵存。丙寅公過江寧，蒙賜石印，以束綵報之。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詩集》卷四二《伊犁將軍保寧奏布嚕特壽婦一百六歲既賜之貂帛並詩以紀事》　耕牧伊犁卅歲仍，自甲戌平定伊犁後，二萬餘里咸安耕牧，迄今三十餘年，世際純熙，祥登仁壽。茲據伊犁將軍保寧奏布嚕特畢班璧特之母，今年一百六歲，昇平人瑞，遠邇胥徵，深爲欣慰。外疆欣報百年登。祝釐乃以遺子告，獲健還能遇馬乘。保寧並奏畢班璧特稱：伊母身體健壯，尚能乘馬，以係婦女，不能前赴伊犁，遣子詣將軍處，稟明伊在遊牧地方，恭祝萬壽等語，因加恩賜大緞二疋、貂皮六張。伊子前來，具稟禮儀恭順，亦屬可嘉，並賞給藍翎，以示優獎。高年，無問內外至意。貂幣用頒貞壽獎，干戈早輯禮儀興。深維初念未期者，保泰惟增業與兢。

趙慎畛《榆巢雜識》卷上《賞程盛脩》　乾隆四年二月，輪進經史講義。御史程盛脩進《咏史樂府》十二章，上嘉其指事寓規，詞意婉摯，得獻納之意，賞內用緞、筆、墨等物。

嵇璜等《清文獻通考》卷三八《土貢考》　温都斯坦金絲緞二、毛毯四，其所屬伯得爾格歲貢金絲緞二，貢道由嘉峪關。

余金《熙朝新語》卷一四　乾隆十六年，聖駕南巡，進治河方略之生員俞垙，賞緞一疋、貂皮二張、大荷包一對。進詩賦之吳楷、顧于觀、姜掄元、王世球、于堯臣，各賞緞一疋、大荷包一對，其餘王新銘等十五人，各賞大荷包一對，原任太僕寺卿張映辰，編修梁啟心，各賞緞一疋、貂皮二張。續進詩賦之魏近思等二十名，各賞緞一疋、荷包一對。嚴長明等五十二名，各賞荷包一對。二十二年聖駕南巡，進獻詩賦書畫人員，進一册者賞緞一疋，進二册者賞緞二疋，其進萬壽生生圖之羅學曰，進《蘇詩補注》之查開，各賞緞四疋。二十七年聖駕南巡，進獻詩册之胡紹鼐、李宗袁、王誠、吳燦英，各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進獻《黃山圖》之員外郎許蔭材，進獻《龍井見聞録》之舉人汪孟銷，各賞緞二疋。進獻畫册之監生朱方藹，童生吕師説、言世永，各賞緞一疋。進獻唐詩之李清馥，賞緞二疋。三十年聖駕南巡，進獻詩賦之湯世昌等三十人，各賞緞一疋。承辦金山墨刻之程堂，姚思康，各賞緞二疋。江廣達賞貂皮四張，大小荷包各一對。以上俱見南巡盛典，後自庚子至甲辰，鑾輅經臨，行慶施惠，不勝殫述。

王先謙《東華録・順治三》〔順治元年十月〕加封多爾袞爲叔父攝政王，賜

册文曰：【略】念我叔父靖亂定策，輔翊眇躬，推誠盡忠，克全慈孝，中原賴以廓清，萬方從而底定，有此殊勳，尤宜褒顯。特令建碑紀績，用垂功名於萬世。復賜嵌十三顆珠頂黑狐帽一、黑狐裘一、金萬兩、銀十萬兩、段萬匹、鞍馬十、馬九十、橐駝十。【略】丁卯，加封鄭親王濟爾哈朗爲信義輔政叔王，賜册寶，黄金千兩，白金萬兩，綵段千疋。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六二《土貢一》　〔乾隆〕五十八年，勅諭霍罕伯克那爾巴圖、爾祖額爾德尼受朕深恩，至爾猶不時遣使朝覲。五十四年，因爾拏獲薩木薩克並未解送，復行釋放，本應問罪，但念爾究係外夷，未諳禮節，僅飭喀什噶爾大臣等，毋令爾使臣來京。兹爾追悔前愆，諄諄呈懇，經喀什噶爾大臣等代爲陳奏，朕鑒爾悃忱，赦爾前愆，俯准爾遣使。今爾使臣密爾邛邁瑪喇伊木西哩布等來京瞻覲，閱爾表文，殊爲恭順，朕其嘉之，特賚爾蟒緞等物，命來使齎回，仍遣侍衛護送。爾那爾巴圖祇受後，惟當感激朕恩，益矢誠敬，和睦鄰夷，勿妄滋事，約束所屬，安居樂業，永承朕恩，欽哉毋怠。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九九《學校六・視學養老》　乾隆五十三年諭，據保甯等奏稱，布嚕特畢班噠特伊母今年一百六歲，尚屬壯健，感激天恩，恭祝萬壽，令伊稟知等語。布嚕特畢班噠特之母見年一百六歲，精神矍鑠，西域遠徼，共沐昇平，上瑞朕心，深爲欣慰，著施恩賞，給大緞一匹、貂皮六張。伊子前來具稟，禮儀恭順，亦屬可嘉，並著賞給藍翎，以示朕優獎高年，無間内外至意。

五十四年諭，福康安奏，廣東新甯縣壽民李適本，見年一百二歲，淳良謹厚，孝友可風，請旨旌表等語。李適本年逾期頤，康强矍鑠，洵爲昇平人瑞，所有應行旌表，並賞給銀兩緞疋之處，著該部照例具題，用示優獎耆年至意。【略】

五十五年諭，據知貢舉鐵保、姜晟奏，本年會試學子，内九十歲以上者四名，八十歲以上者七十三名，七十歲以上者二十四名，皆三場完竣，未經中式等語。本年朕届八旬，特開萬壽恩科，各省學子年老應試者至一百餘人之多，洵爲昇平盛事，除九十以上之段三連，業經賞給都察院都事衔，八十以上之曹京，賞給國子監典簿衔，七十以上之姜价、項朱、柴杰、邵利達賞給國子監學正衔，吴滌賞給翰林院典簿衔外，所有年届九十以上之劉湘、胡椿、陳鳳翔，八十以上之吴森等七十三名，俱著賞給翰林院檢討衔，七十歲以上之董繼允等十九名，俱著賞給國子監學正衔。其九十以上者，各加賞緞三疋，八十以上者，各加賞緞二疋，七十以上者，各加賞緞一疋。並年在九十、八十、七十以上，前經賞給職衔之段三連等七名，亦著一體分别賞給緞疋，以示朕嘉惠耆儒，仁壽作人之至意。【略】

五十七年諭，據明興等奏稱，蒙郭勒多爾部落之一百一歲年老布嚕特伊特推瑪斯，請賞戴金頂等語。布嚕特伊特推瑪斯，見年一百一歲，尚能乘馬，實屬昇平人瑞。今復思使於商旅，自行捐貲於布庫部落之納林河，搭蓋橋座，尚屬急公，伊特推瑪斯著加恩賞戴金頂，仍由該處庫中賞給大緞二疋，以示鼓勵。【略】

〔嘉慶十四年〕諭，順天府尹朱鎔奏，伊母王氏見年八十六歲，迎養在京，五世同堂，謹據實奏聞等語。朱鎔之母王氏，年逾八旬，家縣五世，承恩禄養，洵爲盛世嘉祥，加恩特賜御書扁額一面，並賞大卷八絲緞二疋、小卷八絲緞二件、線縐二件、綾三件、竹木漆陳設九件，以示恩渥。其例應賞貲之處，仍著原籍該撫循例具題。【略】

〔光緒二年〕旌表直隸高陽縣壽婦崔王氏、湖北黄梅縣命婦石喻氏、建始縣壽婦李孫氏、湖南長沙縣壽婦何朱氏、廣西羅城縣壽婦任王氏，均年逾百歲，五世同堂；湖北南漳縣壽民王所封，年届百歲，五世同堂；廣東新會縣壽婦唐歐陽氏、嘉應州壽婦黄吴氏，均年逾百歲，親見七代，五世同堂。地方官給銀三十兩，聽其自行建坊，即給予壽民壽婦例得字樣，並各賞給銀十兩、緞一疋。其恩賞銀緞，由部行文内務府支領，發交該督撫轉給祇領。廣東壽婦唐歐陽氏、黄吴氏，由總督製造七葉衍祥扁額，頒給如例。

緙絲

蘇軾《蘇軾文集》卷五四《與程正輔七十一首》之五十八　某輒附上綾刻絲各一疋，用與表嫂齋僧，表區區微意。

莊綽《雞肋編》卷上《定州刻絲與各地工藝》　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絲經於木杼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織緯時，先留其處，方以雜色綫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連。承空視之，如彫鏤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可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綫非通梭所織也。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定州織刻絲，婦人一衣，終歲方就。《麥花洲閑録》

孔齊《靜齋至正直記》卷一《宋緙》　宋代緙絲作，猶今日紵絲也。花樣顏色，一段之間，深淺各不同，此工人之巧妙者。近代有織御容者亦如之，但著色

之妙未及耳。凡緙絲亦有數種，有成幅金枝花發者爲上，有折枝碟花者次之。有數品顏色者，有止二色者，宛然如畫。紵絲上有暗花，花亦無奇妙處，但繁華細密過之，終不及緙絲作也，得之者已足寶玩。

曹昭《格古要論》卷下《錦綺論》 刻絲作

宋時舊織者，白地或青地，織詩辭山水，或故事人物、花木、鳥獸，其配色如傅粉，又謂之顏色作，此物甚難得。嘗有舞裥潤一丈有餘者，且勻緊厚。

紵絲作

新製者類刻絲作，而欠光淨，緊厚不逮刻絲作多矣。又名苧色作。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一四《服御・克絲》 《事始》曰：起于宋，其樓閣、百花、龍鳳等樣，極其工巧，今時頗尚之。

田藝衡《留青日札》卷二二《克絲作》 克絲作，起于宋，樓閣、百花、龍鳳，極其工巧。今作剋絲，蘇作最（喜）〔善〕。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系部》 緙乞格切，音客，鈒也。又宋時織者配色如傅采，謂之刻絲作。《廣韻》：緙，織緯也。刻絲之刻，本作緙，誤作刻。

沈自南《藝林彙考・服飾篇》卷一〇《繒帛類》 《名義考》：《格古要論》曰：宋時織者配色如傅采，謂之刻絲作。是刻絲宋已有之，而刻之義未詳。《廣韻》：「緙，乞格切，織緯也。」則刻絲之刻，本作緙，誤作刻。《周禮・内司服》，賈公彥疏：翬衣，其色玄。褕狄青，闕狄赤，皆刻繒爲雉形。亦誤作刻。

周廣業《循陔纂聞》卷一 莊綽《鷄肋編》云：宋人刻絲法起定州，不用大機，以熟色經於木枰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投以小梭。織緯時，先留其處，方以雜色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不相連，視之如雕鏤之狀，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方就，使百花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絲所織也。按刻絲，馮氏《事始》作剋絲。洪忠宣《松漠紀聞》云：回鶻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剋絲。（王佐）〔曹昭〕《格古要論》謂之剋色作，白地，青地皆可。周祈《名義考》云：刻絲宋已有之，而刻之義未詳。《廣雅》緙，乞格切，織緯也。則「刻」本當作「緙」。《周禮・内司服》賈公彥疏：翬衣，其色（元）〔玄〕，褕狄青，闕狄赤，皆刻繒爲雉形。此即刻絲所由昉也。又按《玉藻》士不衣織，鄭氏注云：織，染絲織之。《釋文》音志。今訛爲注，遂稱注絲，或寫爲苧絲，今又書爲紵絲，則亦刻絲之類也。

英和《恩福堂筆記》卷下 于文襄公嘗語同列云：所謂緙絲者，乃用之於册頁手卷，不聞施之於衣。蓋往時朝衣蟒袍皆織成，豈獨無緙絲，即顧繡亦後來踵事也。

黄本驥《湖南方物志》卷四《永州府》 零陵祁陽出綫綀、刻絲。（《明統志》）

俞樾《茶香室叢鈔・四鈔》卷二四《剋絲》 宋・洪皓《松漠紀聞》云：「回鶻善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剋絲，甚華麗。」按，今此種猶盛行，不知其本出回鶻，且俗書作刻絲，亦非其舊矣。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〇四《浙江・温州府》 土産　温克絲精巧奪綺穀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三七一《湖南・永州府二》 土産　剋絲《明統志》：零陵、祁陽二縣出。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一《物産》 剋絲　咸淳《臨安志》：有花素二種，擇絲織者，故名。

嵇曾筠、沈翼機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七《物産》 剋絲　《温州府志》：温克絲每尺價一百五十或二百，精巧奪綺穀。近樂價賤費輕，機户皆巧僞，日就濫惡。

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一二《方産》 國朝　永州府剋絲零陵祁陽縣出。

刺繡

題解

《書・益稷》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孔穎達正義：絺讀爲希。希，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師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

《周禮・冬官・畫繢》 畫繢之事，雜五色。【略】五采備謂之繡。賈公彥疏：凡繡宜須畫，乃刺之，故畫繡二工共其職也。

史游《急就篇》卷二 繡　顔師古注：繡，刺綵爲文也。

許慎《説文》一三篇上《系部》 繡　五采備也。段玉裁注：《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采，五采備謂之繡。」鄭氏《古文尚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希讀爲希，或作絺，字之誤

也。按今人以緘縷所紩者謂之繡，與畫爲二事，如《考工記》則繡亦系之畫繪，同爲設色之工也。畫繪與文字又爲一事，故許以觀古人之象說遵修舊文也。从糸，肅聲。

繪　會五采繡也。段玉裁注：會，繪勞韵。今人分《咎繇謨》繪繡爲二事，古者二事不分，統謂之設色之工而已。《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段玉裁注：《咎繇謨》文。《論語》曰「繪事後素」段玉裁注：《八佾》篇文，此皆證繪繡無二事也。从糸，會聲。

絲　繡文如聚細米也。段玉裁注：繡謂畫也，米、絲聲韵。今《咎陶謨》作粉米，許所見壁中古文作黹絲。《黹部》云：黹，畫粉也。此云絲，繡文如聚細米也。皆《古文尚書》說也。此不言《虞書》者，經文已見於七篇矣。畫粉爲衛宏說，此蓋亦衛說與。从糸米，米亦聲。

劉熙《釋名》卷四《釋采帛》　繡，修也。文修修然也。

顧野王《玉篇》卷二七《糸部》　繡　思又切，五采備也。

原本　思又反。《考工記》：「畫繪之事，五采備謂之繡。」野王案：《尚書》「黼黻絺繡」是也。

戴侗《六書故》卷三〇《工事六》　繡　息救切，以五采綫絺刺爲文章也。又作綉。

繢　黃外切，會五采以畫也。【略】《考工記》：「設色之工畫繪。」古單作會。又作繪。

絢　許掾切。子夏問曰：《詩》云：「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聘禮》：「問諸侯，朱綠繅，皆絢組。」康成曰：采成文曰絢。

戴侗《六書故》卷三一《工事七》　黼　方矩切。《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繡之象斧形。亦通作斧。

黻　分勿切。《考工記》曰：「黑與青謂之黻。」

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二二《文繡》　織曰錦，刺曰繡。《釋名》：文修然也。予則以爲慎肅難成，故從絲肅也。五色備，故曰文繡。《春秋元命苞》曰：齊能成文繡，應天道。上匹二萬，中萬，下五千。今上百萬矣。

張自烈《正字通》卷八《糸部》　紝漢報切，音冒，刺繡曰紝。見《急就章》。謂刺也。舊注繪帛紝起如刺，非。

絺丑知切，音恥。【略】又紙韻，音止。《書・益稷篇》：「黼、黻、絺、繡」注：紩也，刺以爲繡也。

繡息救切，音秀，五采刺文。

張自烈《正字通》卷一一《帛部》　縟母禮切，縮米，繡文如聚米也。《尚書》本作米，別作絲，見前黹注。

黼狀古切，音府，繡斧形，以絳帛爲質，白黑爲文。《說文》：「白黑相次文也。」《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注：斧之謂黼，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取斷割義。一說，白西方色，黑北方色，西北黑白之交，乾陽位剛健能斷，故畫斧以黑白爲文。《詩・小雅》：「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注：天子錫來朝諸侯車馬外，復有袞黼。通作斧。

西湖散人《新鐫雅俗珠璣藪》卷七　繡綉者，五色備，絺爲質，刺成，故名絺繡。挑繡即刺繡。

沈自南《藝林彙考・服飾篇》卷一〇《繒帛類》　說罽　繡，《釋名》曰：「繡，修也，文修修然也。」《周禮》：「五采備謂之繡。」

《虞書》曰：「黼、黻、絺、繡。」《周官》曰：「五色備謂之繡」。《實録》曰：諸朝祭之服皆繡。漢魏宮內競繡名花、瑞獸、飛禽。晉永嘉中，御服皆繡。刺繡之製，久矣。

綜述

《周禮・秋官・小行人》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略】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禮記・月令》　仲秋之月，【略】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鄭玄注：此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

《孟子・告子上》　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趙岐注：文繡衣服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繡》　《范子計然》曰：能繡細文，出齊，上價疋二萬，中萬，下五千也。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繡》　《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得衣繡。《春秋潛潭巴》曰：天子文繡布地，必動絶無嗣。

原題王嘉《拾遺記》卷八《吴》　孫權常嘆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方嶽之勢。夫人曰：「丹青

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吴主，時人謂之「針絶」。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鴒，無過此麗也。

《宋書》卷四一《后妃傳序》 繡帥，置人無定數。

《新唐書》卷六《肅宗紀》 〔至德二年十二月〕，禁珠玉、寶鈿、平脱、金泥、刺繡。

蘇鶚《杜陽雜編》卷下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賜錢五百萬貫，仍罄内庫寶貨以實其宅。至于房櫳户牖，無不以珍異飾之。【略】

又有鷁鵁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成，爲鷁鵁之狀。翡翠匣，積毛羽飾之。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其精巧華麗絶比。其上綴以靈粟之珠，珠如粟粒，五色輝煥。

馮贄《雲仙雜記》卷三《繡花女》 作詩如繡花女，令籠絡枝葉而已，無過不及，爲善。《鍾嶸句眼》。

《事物紀原》卷十《布帛雜事部・繡》 《事始》曰：錦繡、西施造。非也。《虞書》：舜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孔穎達正義云：舜令禹制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則帝舜始爲繡也。

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三《寺東門街巷》 寺東門大街，【略】寺南即録事巷妓館，繡巷皆師姑繡作居住。

《宋大詔令集》第一九九《禁進奉物不得銷金線文綉詔》大中祥符元年 朕肅膺大寶，慎守治謀，思馴致於古風，冀日臻於景化。節用經費，循法度以建中；端居穆清，屏紛華而弗御。聿修儉德，以導化源，而穹昊眷懷，靈符昭錫。載伸大中之道，宜師清净之風。姑務身先，用張治本。眷言宗室，爰洎寀僚，當取實以去華，庶上行而下効。逮諸執事，各謹攸司。惟采章文物之名，載於儀職；及宴會供帳之具，宣乎禮文。蓋朝範之所尊，貴國容之有耀。所宜如舊，用副式瞻。自餘供須，並從節約。其令有司，除袞冕儀仗法服及宴會所設依舊外，其外朝及宫禁乘輿服御供帳，皇親臣寮之家進奉物，並不得銷金線文綉，有司所闕須創造，降詔依奏者，即許施行，諸司不得起樣進呈。仍令皇城使劉承珪、龍圖閣待制戚綸以進御物取進止。其宴會陳設，如重製造，亦不得遍地文綉，庶成敦樸，漸復清純，允符上帝之靈心，永奉混元之至寶。仍令有司，録此詔賜親王公主諸親家一本。

《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九・文思院》 文繡院　崇寧三年三月八日，試殿中少監張康伯言：今朝廷自乘輿服御至於賓客祭祀，用繡皆有定式，而有司獨無纂繡之工，每遇造作，皆委之閭巷市井婦人之手，或付之尼寺而使取直焉。今鍛鍊織紝紉縫之事，皆各有院，院各有工，而於繡獨無，欲乞置繡院一所，招刺繡工三百人，仍下諸路選擇善繡匠人，以爲工師，候教習有成，優與酬奬。詔依，仍以文繡院爲名。

裁造院　裁造院舊在利仁坊，後徙延康坊。掌裁製衣服，以供邦國之用。初有針線院，左藏庫有縫造針工，給裁縫之役。乾德四年，始置此院，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監，别以三班一人監門，領匠一百六十七人。真宗景德三年三月詔：録裁造院，執針女工，本院所管什物，每季作帳上三司。七月詔：諸王宫院所占工匠，定名差往，不得替換。天中祥符三年七月詔：裁造院於步軍司抽剩員二十人巡宿看管官物，遞相覺察，每季一替，舊十月一界，差剩員爲捧疊衣物者，不須别差。五年二月詔：裁造院自今應承受房卧及繡造物色，本院繡造不逮者，分於春節指揮及百姓繡户支工錢令繡造，即不得抑勒差配，更不令三尼寺繡造，須監官當面支散工錢，無縱減刻。其皇城司所繡生活，係内降細繡，止令裁造院匠了當，即不得影占繡匠。八年閏六月，賜裁造院人員緡錢。先是本院言，自來每三年一界交割，第賜緡錢，今已四年，乞依例給，故有是賜。仁宗天聖三年四月詔：裁造院自今止絶官僚不得就本院幫請衣服段子，止將逐節界造到衣服領段共作，五限交納。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五三《職官三》 〔元工部，大都人匠總管府，〕繡局掌繡造諸王、百官段匹。大使、副使各一人。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五六《職官六》 金少府監，掌邦國百工營造之事。官有監、少監。又丞二人。【略】

所屬：【略】文繡署。官同。掌繡造御用并妃嬪等服飾，及燭籠照道花卉。繡工一人，都繡頭二人，副繡頭四人，女四百九十六人。内上等七十人，次等凡四，各二十六人。

谷泰《博物要覽》卷六《論宋繡》 宋繡多有畫幅作山水、人物、花鳥者，五采相宜，細入毫髮，且不露邊際，而繡法净潔明朗，即名公畫筆亦所不及，以此其價甚貴，今亦罕見。

葉夢珠《閱世編》卷七《食貨六・綉》　露香園顧氏綉，海内馳名，不特翎毛、花卉，巧若生成，而山水、人物，無不逼肖活現，向來價亦最貴，尺幅之素，精者值銀幾兩，全幅高大者，不啻數金。年來價值遞減，全幅七八尺者，不過以一金爲上下，絶頂細巧者，不過二三金，若四五尺者，不過五六錢一幅而已。然工巧亦漸不如前。前更有空綉，只以絲綿外圍如墨描狀，而著色雅淡者，每幅亦值銀兩許，大者倍之。近來不尚，價值愈微，做者亦罕矣。

劉寶楠《愈愚録》卷四《絺衣》　《史記・五帝紀》：「堯乃賜舜絺衣與琴。」張守節正義：絺，細葛布衣也。案：《正義》非也。《孟子》：「舜爲天子，被袗衣鼓琴。」趙岐注：袗，畫也，被畫衣，黼、黻、絺繡也。《書・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孔穎達正義引鄭玄云：絺讀爲黹，黹，紩也。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衣用繪，裳用繡。然則絺衣猶言繡裳，衣裳古人通稱。《後漢書・仲長統傳》論曰：「戴黄屋，服絺衣。」亦謂繡衣。李賢注引《韓子》曰：堯冬日鹿裘，夏日葛衣。以絺衣爲葛衣，亦誤。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六八一《蘇州府部・物産考》　府志

剪綵屬

灑線

絨繡　生動如畫，不減松江露香園顧繡。

堆紗　以縐紗刺成花瓣人物。

刻絲　五色相錯間以金縷。

網繡　絲線布網填以花朵。

挑花　布地線花。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七〇〇《松江府部・物産考》　府志

服用屬

顧繡　上海顧氏露香園製，凡衣裙畫幅，俱劈絲爲山水花鳥，儼然生動。

《畬史》卷四一《針線門》　刺繡女紅，婦人正事也。枕頂襪鞋，皆嫁後拜人之禮，即多不爲過。《婚姻約》。

宋内職官有繡帥。《宋書》。

繡巷，皆師姑繡作居住。《東京夢華録》。

女習黹繡。《元史》。

宋之閨繡，如畫山水人物樓臺花鳥，針線細密，不露邊縫，用絨只一二絲，用針如髮細。《考盤餘事》。

顧姬，上海顧氏妾，刺繡極工。《無弢詩史》。

蘇臺韓氏女，工繡，吴綺作《韓繡行》。《□□詩集》。

陸以湉《冷廬雜識》卷二《授經偶筆》　嘉興錢新梧給諫儀吉，官京師，無力延師教子，與其室陳煒卿女史爾士親自督課。女史嘗於講貫之暇，推闡經旨，著《授經偶筆》，以訓子女。「《内則》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説云：「古者婦功在於麻枲、絲繭、織紝組紃，其成也，質實堅重而可以爲久。後世乃以刺繡爲工，輕而易敗，朝爲被服之華，夕同土苴之棄，耗力費財，甚無謂也。古者黼黻文章以奉朝祭，此廟而不宴者也。今俗尚侈靡，婦女履底或有繡文。是古昔祭服之飾，今緣之履底矣。又若繡衫、繡扇充溢吴市，敝化奢麗，視若尋常，賈生所謂『天下不屈者，始未有也』。」其言切中習俗之弊。

丁佩《繡譜》卷上《擇地第一》　藝之巧拙因乎心，心之功拙因乎境。誠使牕明几净，雖拙者亦爲之改觀；室暗鐙昏，雖巧者亦失其故步。而且事迫則潦草堪嗤，境囂則精神不聚。凡藝皆然，而況辨優絀於微茫，争得失於毫末者乎。故刺繡，必以擇地爲最要也。

閒

書畫皆可以乘興揮灑，繡則積絲而成，苟缺一絲，通幅即爲之減色，故較他藝尤難，斷無急就之法。或因事冗而求其即成，或因人雜而冀其速就，安有心如棼絲而能井井不紊者乎。故其境閒而後其心亦閒，百慮悉屏，神知自生，固未可率爾拈鍼也。

静

詩之美后妃，曰幽閒貞静。閒與静，爲女子之懿德，而刺繡者，尤當首及也，故繼閒而論静。静則其志專而心無物擾，静則其神定而目無他營。試觀瞽者必聰，聾者必明，遂知五官不能並用，必凝注於一，而後能運靈明於鍼與指之間，辨其出入疎密、濃淡淺深，庶無毫髮之憾。今使置身於喧譁紛遂之場，雖靈芸復出，其能收視返聽，而作一花一葉否耶。

明

擇地必先擇爽朗之區，秋毫必察而後物無遁形。然所以必求其明者，人皆知之，而所以用其明者，人或罕焉。蓋室雖明矣，使或向陽而坐，反致炫耀且損

目光，況持手綳必稍向上，亦復易於遮蔽。惟背明而坐，則光明悉照於掌握之間，自然了了。故如牖在左，坐宜向右，牖在前，坐宜向後，此一定之訣也。如用綳則斜坐亦可。

潔

紈綺有浣濯之方，圖畫有遮飾之法，繡則稍有不潔，即致昏黯無色，既不能浣，亦無可遮。故室中必先灑掃極淨，床几以及應用之物，皆使不染纖塵，然後繡成，乃如出水芙蕖，自有一種鮮艷之色。否則十指瑩然，旋滌旋涴，初不知塵垢之所由來也。

丁佩《繡譜》卷上·《選樣第二》

繡工之有樣，猶畫家之有稿。其格局布置，即一成而不可易者也。此處最宜斟酌，成式或失之巧而於理未安，或失之庸而於勢不足，或過於繁剪裁乏術，或過於簡枯寂無情，須求其穠纖修短，處處合宜，而又必丰韻天然，栩栩欲活，方可入選。使昧昧求之，不特樣不入時，且恐畫虎成犬矣。

審理

萬物惟一理耳。而一物具一物之理，乃有理之所必無，而樣之所恒有者。一絲細本花且如盤，盈寸之人馬纔如豆，甚或草高於屋，樹軟如綿，只求布置停勻，初不知實增其醜也。

度勢

次則度勢，須於平妥中求抑揚之致，於疎朗中求顧盼之姿，於繁茂中求玲瓏，於工整中求活動。務使寸練具千里之觀，尺幅有萬丈之勢。是在分布之得宜，尤在物理之諳練。

剪裁

史家叙事簡而能該，名手作圖繁而不雜，剪裁之力也。然而文章尚有映帶之法，渲染必有遠近之分。繡則不然，如或頭緒糾紛，景物稠叠，恐不能絶無淆紊，朗若列眉，必須删而又删，務使釐然各判。即有互相掩映之處，亦必層次井然，方免蕪雜耳。

點綴

既加裁汰，固易施工。又恐一覽無餘，轉形枯寂。當於可以穿插之處，酌爲加增。又或疎密不甚相稱，亦須稍爲點綴。如護根草、折枝花、蜂蝶禽鳥之類，皆可因其所宜，隨意添入，或損之，或益之，總期於得中合度而已。

崇雅

五采章施，原期絢爛，然而亦有雅俗之分。山、龍、華、蟲、藻火、宗彝、粉米、黼黻，縱極華美，自覺古雅可觀。今則隨意繡一折枝，刺一蟲蝶，亦必相當相對，有如刻板印成，甚且顏色乖違，布置顛倒，即令光怪陸離，難免方家齒冷矣。

傳神

同繡一花也，或則迎風笑露，鮮艷如生。或則日燥霜摧，顦顇欲絶。或則春容大雅，顧盼生姿。或則拳曲拘攣，瑟縮可憎。畧舉一隅，他可類及，孰工孰拙，不辨而知。而當其累線積絲，則亦同兹辛苦也。曷勿求其形狀之逼肖，以冀神韻之兼全也哉。

日月雲霞

日須大紅，月宜淺白，或用淺黄，原求其相肖，且不致於相淆。所可異者，今人每於其中各繡一字耳。月下景物，配色却宜稍淡。日中不妨極其絢爛，物理然也。

雲無定色，儘可五采兼施。惟交換處須由漸而更，或各成一朵，方免判然兩截，如門成之水田衣耳。

凡物皆有一定之色，惟雲則可不拘，此針黹中使才之地也。卿雲在天，光華糺縵，生當文明之世，黼黻鴻猷，光昭聖治，豈特文人學士，珥筆彤庭，甫能揚厲鋪張，自詡錦心繡口耶。

霞無可繡，即或繡之，見者亦必呼爲雲矣。嘗見一巨室，藏有繡幅，下以湖色綢作江，上以褪紅綢作霞，中繡青緑峯巒，以掩其接續之迹。懸之中堂，儼然江天霞彩也。又有滿繡之法，由紅漸白，由白而藍，天半朱霞，蔚然在望。

真草隸篆

真字宜瘦，挑趯點拂，皆須各具鋒鋩，如作藏鋒，便少疏朗之致。草書點畫最簡，縈拂處更易見長，惟轉折肥瘦，均須留神，否則便失書意。隸書勻整平直，但宜古秀之致。篆則光圓宛轉，本屬繡工之所長，第須起訖分明，神完氣足而已。

花果草木

學繡必從花卉入手，猶讀書之於《學》《庸》，學字之於正楷，唫詩之於五截，習槩之於清商，似易實難。因難見巧，當於花之向背淺深，葉之反正疎密，悉心體認，曲肖其形。又必盡態極妍，輝光流照。昔人繪影繪聲之説，究屬寓詞，惟

繪花繪光，實能爲衆香國中傳神寫照者，必推繡事爲獨步，此非寫生家所能及其萬一也。

色之淺深，積漸而變。有内深而外淺者，牡丹之類是也。有外深而内淺者，蓮花之類是也。

瓜蔬之屬，可以入畫者，均可入繡，惟當辨其形色耳。色之斑斕者，以雙搓線繡之。若其色由深而淺，則可用長短針，如繡花法矣。

草中以芝蘭爲首，繡芝如繡雲，不妨五色皆備。蘭則間于花與草之間，當得其婀娜之致。

護根草，須與幅中花木相稱。或如松鬣，或如秧針，或如苔錢，或如書帶。水中萍藻，溪畔荻蘆，皆可推波助瀾，爲全幅增色。

繡樹在乎枝幹得勢，戒軟弱，忌臃腫，不可太光，必須夭矯秀勁，凹凸有稜方妙。枝幹既成，次及葉，松杉楓柳梧竹之屬，大小皆宜，以其葉有定形也。其他雜木，濃陰蔚然者，只宜施之巨幅耳。

禽獸蟲魚

禽則積羽而成，繡則積絲而成，因物肖物，莫妙於此。第當於飛鳴食宿之際，求其生動之情，喙吻爪距之中，辨其純駁之性而已。

繡禽，繡鳳，繡獸，繡麟，以極華美之姿，又不數見之物，自可悉沿成式，以象文明。至如虎豹彪炳，獐鹿斑斕，馬鬣絲紛，牛毛莫辨，大而獅象，小而鼠猫，皆有一定之形，惟選樣之能精，庶肖形之不謬。

蟲類中有蝶，如草中有芝，禽中有鶴，仙品也。羅浮之種，翅如車輪，五色咸備，既無定色，亦無定形，但須得栩栩之致。他如蠅頭蚊脚，蟬翼蜂鬚，悉徵絶巧文心，宜有豪端畫意。

龍與麟鳳同者，滄海朝曦，金碧絢爛，爲繡中之巨觀。其或鯤擊鯉登，亦具升騰之象。朱鱗碧水，相安游泳之天，安在鱗潛，宜知魚樂。

山水人物

作山水如作古文，結構氣魄，穿插照應，無法不備，此畫家語也，繡事亦何莫不然。青緑赭墨，無一不宜，特少皴法耳。當於凹凸處，用筆畫定而分繡之。或下分而中合，或上斷而下連，繡成自有一線微痕，如披麻鈎線，較畫家尤覺遠近分明。峯巒稠叠，波致軒然，或卧或立。浪花噴溢，玉碎珠飛，海中之水也。澄碧粼粼，瀲文如織，則宜於金碧樓臺。或曲或伸，蕭蕭數筆，則宜於寒江野渡。

憶昔年，春日舟過梁谿，斜照滿山，嵐光成彩，戲用退紅絨，參以牙色，繡成遥山一桁。山椒新緑成林，溪中碧水鱗次，頓覺耳目一新，此亦畫家所未到也。

石貴嶙峋，橋宜宛轉，屋須軒朗，樹必玲瓏，切忌模糊，自然明秀。

人物惟鬚髮最難，當將絨綫剖成極細之絲，針亦另有一種。肌膚亦然，尤須瑩净融洽，絶無針線之迹。耳廓目眶，鼻端口角，均宜各留一線微痕，便覺高低了了。衣摺帶履，可以類推。

丁佩《繡譜》卷上《取材第三》 以鍼爲筆，以縑素爲紙，以絲絨爲朱墨鉛黄，取材極約，而所用甚廣，繡即閨閣中之翰墨也。然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有如造室既成，人但瞻輪奂之美，不知棟梁榱桷經度者幾何時，鋸鑿斧斤磨厲者幾何日。而且竹頭木屑，皆爲有用之材，丹臒垣墉，豈能憑空幻設。總之，苟得其用，則斷線零縑，亦收奇效；苟違其用，雖鏤金錯采，未必美觀。擇之不厭其精，蓄之當求其備。

絨線

前人多用散絨，後乃剖而爲線，武林、吴門、白下皆有之。蘇産較細，一線可剖爲二，既剖之後，仍可條分縷析也。

綜線亦備五色，以圈輪廓，可免不齊之患，惟結子用之。他如界畫樓臺，人物，衣摺，羽翼，龍鱗，亦間有用之者。

金銀線製於回人，須擇其真者，乃不變色，以圓細勻净爲貴。又有孔雀線，燀燦可愛，翎羽中不可少也。

緞綾

刺繡以緞爲最，綾次之，綢絹又其次也。但皆須素地，如有花紋，繡成光采必減，宜擇細密光潔者爲佳。

紗羅

以極細銀條紗，用單絲穿成，或則滿穿，或留素地，亦覺斐然可觀。惟針孔必有出入，難以渾圓，只可聊備一格耳。鋪羅則宜用絨，又在穿紗下矣。

鍼剪

針産於吾松，初不知其妙也。後歷燕豫齊梁，用他處所製者，輒不能得心應手，乃知松針之所以妙者，光也，直也，細也，鋭也，而尤在鑄孔之際，圓而不偏，細而不滯，自尖以上，勻圓如一。鑄孔處雖稍扁，而兩旁皆平，不似他處，幾作釘頭式也。性亦耐久，用之數月以後，益覺靈滑异常矣。剪則武林爲最，以其刃鋭而鋒銛也。

綳架

緞性易卷，綾絲易斜，綳架之設，所以救其弊也。四面用零帛，聯絡綳定，或徑用線聯，必使極正極平，然後所繡之絲，與綾緞之絲，皆相勻適，繡成乃能熨貼耳。木質宜輕，鬥筍宜靈，下鍵處宜堅固不動爲妙。

粉墨

選樣既定，即用墨筆臨摹者爲上，次則用粉過之。粉須極細，但有形模可辨，即以墨筆蓋之。墨筆易細，粉筆較難，肥瘦稍有出入，便覺意失形乖，故用粉須在有無之間，有未愜意處，仍可以墨筆正之耳。素縑上有用朱者，法亦與用粉同。

丁佩《繡譜》卷下《辨色第四》 雲霞、水土、花木，物物無色不備者，此惟造化能之，而欲以人力强爲摹仿，則惟畫與繡耳。畫家朱緑粉黛，濃淡可以意爲，且可合二爲一，合三爲一，層出不窮，而繡則以染成之絲，畧分深淺而已，使非因其所宜，斟酌盡善，幾何不看朱成碧，而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耶。

紅

顏色中之極絢爛者，紅是也。極貴重者，亦惟紅。萬緑叢中一點紅，能令諸色增麗，亦惟此色先褪，便覺全幅黯淡無神，況學繡必從花卉入手，此色尤宜多備。自大紅至極淺之色，幾與白相類者，可分作九種。大紅可當硃砂，次則可當洋紅、燕支，又其次則粉紅也。由深而淺，由淺而白，亦猶畫家之渲染耳。朱與紅有別，今則悉呼爲紅，故不另判一色矣。

緑

緑與紅並重，繡花用緑尤多，以枝葉較繁耳。自油緑以至葱緑，亦可分數種。由深而淺，由淺而白固已，亦可由淺而黄，不可不知。

黄

金黄近於赭，淡黄近於白，韭黄近於緑，亦分數種。惟於素地色不甚顯，須得重色方能襯出耳。

白

白爲諸色之過文，由淺而白，復由白而以次漸深，可免判然兩截之弊。其色亦類於黄，得重色襯出，更覺奕奕有神。

藍

藍即青也，畫家以花青與膠黄合爲草緑，此則物而不化，第守本色而已。又有全用此色，但分淺深，如畫家之以水墨代五色者，可分十餘種，亦覺淡雅可觀。

黑

黑以代墨，惜無淺深，然以之繡字，則不愁書被催成墨未濃矣。別有墨繡一種，則又以層次玲瓏，界限清楚爲貴也。

紫

紅極而紫，花中亦多用之。然其色微黯而滯，故宜少用爲妙。

藕色

藕色或呼爲青蓮色，極俏麗秀雅，惜易退耳。

赭

赭近於黄，而與黄迥异。山水人物，俱不可少，花木中亦作幹用也。

牙色

牙色似赭而淺，稍帶微紅，或呼肉色。人物肌膚，非此不可，餘亦可以間用之。

灰色

灰色可代淺墨，分深淺數色。宜作樹本，亦可與淺赭參用也。

醬色

醬色與赭均可作花蒂，惟與紫相近，其色亦嫌微滯耳。

香色

香色較黄稍深，除人物衣裳帶履外，餘無專屬，於諸色中自成一格，宜酌用之。

湖色

湖色極雅，宜用於淺藍、淺緑與白過接之處，與水光雲色尤近。

月白

月白即三藍之淺者，較湖色稍深，與藍並用，自見融洽，獨用亦復雅淡宜人。

天青

天青似深藍，而帶微紅，可與白參用，繡牽牛花，餘亦如香色、醬色，酌備一格可也。

金銀

絲金縷翠，繡工之本色也，處處均可用之。至平金鎖金，則又於三藍墨繡之外，別開生面矣。銀與金相成，第分深淺而已。

丁佩《繡譜》卷下《程工第五》 簫管具陳，琴瑟在御，同一樂也。克諧與否，有律以限之。弓矢既張，決拾既佽，同一射也。中的與否，有鵠以招之。夫律之既諧，的之既中，工拙辨於人，既事而見者也。而其所以克諧，所以獲中，則甘苦喻於己，未事而存者也。卒之輕重疾徐，中正強固，喻於己者，未嘗不可以語人。纍如貫珠，發必應節，辨於人者，即可以因而律己。刺繡之道，亦由是焉，姑舉數端，聊抒管見。

齊

剸犀截玉，印泥畫沙，皆言齊也。齊則界限分明，齊則精神爽朗，齊則全體渾融。必如快剪剪成，不使一毫出入，否則色色俱精，終難免亂頭粗服之誚矣。

光

光與齊相因，絲絲櫛此，既不使一毫出入，輪廓自然光粹，然所用絨線，苟非理之極净，則正面必有蒙茸之狀，如月華籠霧，寶鏡生塵，安得成一段光明錦耶。近有繡成後以微火燎之，如織緞法，又有未繡時，將絨用皂仁穿過，均易變色，皆非正本清原之法也。

直

作書宜直，直始能正。刺繡亦宜直，直始能平。平如春水，覺精采之自生。直如朱絃，惟緩急之咸適耳。

勻

不勻則不直，不直則不光，相因之弊也。用墨勻，則字能有血。用絨勻，則繡亦有肌。是在粗細適均，疎密相稱而已。

薄

坊繡之易於俗者，以其厚耳。厚則難勻，惟將絨線判成極細之絲繡成，倍覺熨貼，無异彩毫輕染。觀之高出紈素之上，捫之則復相平，庶稱精妙。

順

昔人謂文從字順字也者，作文之絲也，絲也者，刺繡之字也。一絲不順，則氣脉全乖，精神俱隔。故直則俱直，横則俱横，即使遇有圓折之處，第當以針脚之長短，由漸而轉，自然成片，倘有一線斜牽，但求省力，則疎密厚薄，斷難悉稱，抑且黯然無光矣，此要訣也。

密

密與薄似乎相反，而實相成，總在一字之細。細則能薄，亦惟細始能密耳。使剖絨稍粗，則每絲相接之處，必微有窪隆，不能融成一片。惟細而密，則雖千絲萬縷，無異鏡面鎔成，純粹以精，非密曷克臻此。

丁佩《繡譜》卷下《論品第六》 好尚無一定之規，雅俗有不易之則。繡近於文，可以文品之高下衡之。繡通於畫，可以畫理之淺深評之。周規折矩，斐然成章，謂之能可也。慘淡經營，匠心獨運，謂之巧可也。丰韻天成，機神流動，斯謂之妙。變幻不窮，殆非人力，乃謂之神。披沙揀金，鞭心入芥，無浮采矣。五雲麗日，百卉當春，無陋姿矣。特標新穎，化盡町畦，所謂姑射仙人，不食人間烟火者，當於逸品中求之乎。

能

象形惟肖，虫采能精，指運目營，不失矩度。有如作字，則結搆嚴謹，骨肉停勻；有如吟詩，則格局渾成，對仗穩愜。習之既久，此詣自臻。

巧

穿插有情，接續無迹。或於寸縑之中，作叠閣層樓，而不見其隘。或於盈丈之間，作疎花片石，而未覺其寬。自然湊合，疑爲雲錦天衣；想入微茫，何論輿糠舟芥。至如指端成錦，盤中作詩，則又擅奇巧於千古者矣。

妙

能巧俱備，丰韻獨饒，妙姿也。閒中有味，空際傳神，妙趣也。舉重若輕，化板爲活，妙技也。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妙境也。

神

凡事都有神化之境，佝僂承蜩，工輸刻鳳，點睛飛去，斲鼻不傷，藝也而進於道矣。雖然，妙可言也，神不可言也。妙可幾也，神不可幾也。姑存一格，以俟其人。

精工

純鈞百鍊，爐丹九成，精也。鬼工雕琸，春蠶作繭，工也。當於摹仿處見精神，配合處見精采，無非一片精心，於細密中求工緻，於純熟中見工夫，方有十分工。次伐毛洗髓，玉潤珠圓，謂之精工，庶幾無愧。

富麗

物之富麗者，莫錦繡若也。然而丹碧爛然，金彩眩曜，非不既富且麗，而所以富麗者，初不在此。試觀舊家巨族，雖縞衣素袂，依然充實輝光。嫫母無鹽，即匀頰修眉，難語清揚美倩。是以茶之於白，墨之於黑，人皆知之，猶繡之於富

麗也。而求茶之所以能白，墨之所以能黑，是在選茶製墨者矣。

清秀

工夫可以由漸而幾，惟濁難奏效，知慧亦因人而具，惟庸不可醫。同一石也，或珍如璧，或叱爲頑，秀與庸之別耳。同一歌也，或而《陽春》，或爲《巴曲》，清與濁之分耳。清則具見輕靈，秀則自然生動。

高超

不襲窠臼，別具天機，在人意中，出人意表，是必資性獨殊，襟懷瀟灑者能之，不可以形迹求也。古人於翰墨，可以覘人情性，惟繡亦然。眉目分明，楚楚有致，必其道理通達者也。一絲不苟，氣静神恬，必其賦性貞淑者也。肌理渾融，精神團聚，必其秉氣純和者也。否則蒙頭盖面，攣曲支離，即使針神復生，亦未如之何已。相從心生，隱微畢見，又豈特繡之一端而已哉。

官修《清會典》卷九〇《内務府・廣儲司》 凡匠作之等七：【略】曰繡作。繡造服御賞用領袖補服荷包等事，設無品級司匠一人，拜唐阿領催六人，繡匠一百三十五人，捻匠四十二人。召募繡匠四十人。

官修《清會典事例》卷九五七《工部・制造庫工作》 額設匠役　制造庫匠役【略】繡作，種地領催三名，繡匠食糧十四名，裁縫匠食糧十六名，種地十三名，毛襖匠食糧二名，種地七名，畫匠食糧一名。共五十六名。

《刺綉業創立錦文公所緣起碑》光緒十年 刺綉之藝，吴中爲盛。其傳則自雲間之上海。案邑志，藝之傳有二：其一、元元貞間，有黄姥者，避兵崖州，見閩、粤之民，以木棉織爲吉貝，慕而效之，歸教其鄉人，後遂盛行，至今民賴其業。其二、則前明有顧公諱儒者，舉嘉靖戊子鄉薦，爲道州牧，有惠政。道州祀名宦，上海祀鄉賢。致仕歸，與其弟嘉靖己未進士尚寶丞諱世者，築園娱老，名曰「露香」。文洒之餘，間教家人以刺綉。分絲擘縷，窮極精巧。作爲山水人物，宛然生動。於是顧綉之名，盛行於世，至今垂三百餘年，人之業是者，頌其德勿衰。嘗考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黄姥之祀，其邑已有專祠，而顧公之祠獨缺。道光年間，吾邦之業綉者，爰各助款，搆祠於葑溪，以奉其祀。咸丰庚申，祠遭兵劫。同治甲子，郡城克復，吾邦之業綉者，日漸來歸，乃蕃滋於金閶，葑溪之祠，棟宇摧殘。同治丁卯年，西城同業公議，集資購屋於金閶之香橙弄口，始立錦文公所，以爲西城綉業奉祀辦公之處，稍申吾徒以時報饗之忱。尚冀祀宇臺榭，踵事增華，復露香之舊觀，盛新祀之香火，神其式憑也，則公之祀在此，亦何異於此彼哉。因爲記其緣起。首起事並籌其款者，亦例得書。郡城克復後，西城之業綉者，日漸蕃滋。爰集同業，捐資創立錦文公所，爲同業會議之處。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四《實業七》〔宣統元年〕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奏：設八旗女工傳習所，分設四科：一曰裁絨，一曰編物，一曰縫紉，一曰刺繡，並附講堂，教授普通學課，以宏教育。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九二《實業一五》《江南商務紀略》〔光緒〕三十年，樂平縣寓居縣屬之南昌人類皆繡花裁衣爲業。前有本地繡工，以南昌人繡貨頗佳，有礙本地銷路，與之争執。經該縣諭令合而爲一，擬集貨聘高等工匠，專教刺繡各項上等用物，已於何家臺地方設立春茂公司。

穆彰阿等《清一統志》卷八五《江蘇・松江・府四》 土産　顧繡出上海縣《府志》：山水人物，書法花鳥，無不生動入妙。

羅廷權等〔同治〕重修《成都縣志》卷三《貨志・物産》 顧繡

申嘉瑞〔隆慶〕《儀真縣志》卷一一《風俗攷》 國初民風質實朴約，【略】女工綵繡，多于蠶績，民寡恒産。

牛若麟〔崇禎〕《吴縣誌》卷一〇《風俗》 城中婦女習刺繡。

傳記

蘇鶚《杜陽雜編》卷中 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眉娘生而眉如線細長也。稱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後漢盧景裕、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爲帝師，因號爲帝師也。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更善作飛僊，蓋以絲一縷，分爲三縷，染成五彩，於掌中結爲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濶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傅之，則虱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助。

《太平廣記》卷六二《蔡女仙》 蔡女仙者，襄陽人也。幼而巧慧，善刺繡，隣里稱之。忽有老父詣其門，請繡鳳眼，畢功之日，自當指點。既而繡成，五綵光煥，老父觀之，指視安眼。俄而功畢，雙鳳騰躍飛舞，老父與仙女各乘一鳳，昇天

而去，時降於襄陽南山林木之上，時人名爲鳳林山。後於其地置鳳林關，南山側有鳳臺，勑於其宅置静貞觀，有女仙真像存焉。云晉時人也。出《仙傳拾遺》。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一二《談藝二・吴畫余繡》 予在廣陵時，有余氏女子，字韞珠，年甫笄，工仿宋繡，繡仙佛人物，曲盡其妙，不啻針神。曾爲予繡神女、洛神、浣紗諸圖，又爲西樵作須菩提像，皆極工。鄒程村、彭羨門皆有詞詠之，載《倚聲集》。

紀事

《左傳・閔公二年》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略】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

《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 〔蘇秦〕説趙肅侯【略】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黄金千溢，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史記》卷七〇《張儀列傳》 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司馬貞索隱：凡絲縣布帛等一段爲一純。純音屯。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

《國語》卷六《齊語》 齊桓公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略】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

《管子》卷二三《輕重甲》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謀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篡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

《戰國策》卷三《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横》 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説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悦，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綿）〔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黄金萬溢，以隨其後，約從散横，以抑强秦。

《戰國策》卷一一《齊策四・魯仲連謂孟嘗》 魯仲連謂孟嘗：「君好士也！雍門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厩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麟騄耳哉？後宫十妃，皆衣綺紈，食粱肉，豈有毛嬙、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戰國策》卷一九《趙策二・秦攻趙》 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黄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繡》 《帝王世紀》曰：紂不服短褐，處於茅屋之下，必將衣繡遊於九重之臺。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周顯王五年》 秦獻公敗三晉之師于石門，斬首六萬。王賜以黼黻之服。胡三省注：黼者，刺繡爲斧形；黻者，刺繡爲兩「己」相背。孔穎達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黼，音甫。黻，音弗。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 項王見秦宫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

《史記》卷一〇《孝文本紀》 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

《史記》卷一二三《酷吏列傳》 自温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略】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承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

《漢書》卷二五《郊祀志上》 〔武帝〕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略】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

《漢書》卷二七上《五行志上》 〔成帝鴻嘉三年〕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篡死辠囚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衣繡衣，自號曰山君，黨與寖廣。

《漢書》卷五三《廣川王劉去傳》 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

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顏師古注：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爲方領，上刺作黼黻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繡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漢書》卷七一《雋不疑傳》 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繡》 《晉中興書》曰：中宗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繡。

《物理論》曰：世傳有夫死而婦許以不嫁者，誓以繡衣襚，以衣尺納諸棺焉。後三年，婦出適，迎有日矣。有行道人夜求人家宿，向晨主人語之婦約之辭，寄所誓之衣曰：子到若干里，當逢之，還此衣焉。或者出門到所言處，果見迎車，具以事告，還其繡衣。婦遂自經而死。

慕容晁《與顧和書》曰：今致繡韈一量。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皇太子納妃，有碧紗座裎半繡一。《東宮舊事》。

《北史》卷二四《王憲傳》 出爲并州刺史，又進北海公。境內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年老，時賜錦繡布帛，珍羞禮膳。

釋慧皎《高僧傳》卷五《義解・釋道安》 苻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張。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暉，烟華亂發。

《舊唐書》卷六三《蕭瑀傳》 〔貞觀十七年〕太宗以瑀好佛道，嘗賚繡佛像一軀，並繡瑀形狀於佛像側，以爲供養之容。

《天中記》卷四一《針線門》 會昌中，邊將張暌防戍十年餘，其妻侯氏繡迴文作龜形詩，詣闕進之。帝覽詩，放暌還鄉，賜侯氏絹二百疋，以彰才美。《抒情詩》。

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五七《後蜀・申天師傳》 申天師者，唐玄宗之裔也。修道青城山，有奇驗。廣政末，後主頗耽情苑囿，奇花異卉，盛極一時。天師輒進紅梔子種兩粒，其花班紅，六出，香氣襲人。後主甚愛重之，令圖寫於團扇，繡於衣服，或以絹索鵝毛做作首飾，號曰紅梔子花。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 予童子時，見【略】祖妣楚國鄭夫人有先左丞遺衣一篋，袴有繡者，白地白繡，鵝黄地鵝黄繡；裹肚則紫地皁繡。祖妣云：「當時士大夫皆然也。」

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八《賜鞍繡文》 章郇公初入樞府，以所賜鞍繡文疏略，命市工別繡之。既就來上，視其花乃宰相所用，不旋踵遂大拜。

舊題宇文懋昭撰《大金國志》卷二四《宣宗皇帝上》 〔貞祐二年〕復圍燕京，京師乏糧，軍民餓死者十四五。主遣使議和，索公主及護駕將（軍）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綵繡衣三千（件），御馬三千匹，金銀珠玉等物甚衆。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土貢考一・歷代土貢》 仁宗天聖四年，却川峽獻織繡。

高宗紹興二十七年，宰執奏四川便民事，上曰：蜀製造錦繡帝幄以充歲貢，聞十歲女子，皆拘在官刺繡，朕自即位以來，不欲土木被文繡，首爲罷去，後來節次科敷，多所蠲減，想民力稍寬矣。

《奩史》卷四一《針線門》 曹媛年將及笄，隨母遊乾明寺，見尼作繡，乃寫集句云：「睡起楊花滿繡牀，爲他人作嫁衣裳。因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興味長。」《楊彦齡筆録》。

針指二字本俗語，《夷堅志》採用之，其記婺州民女云：夜與母共寢，晝則作針指於牖下。《甕牖閒評》。

白樂天詩云：「倦倚繡窗愁不動，緩隨緑帶髻鬟低。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好事者畫爲《倦繡圖》。《娱書堂詩話》。

《元史》卷一三七《阿禮海牙傳》 武宗即位，召（阿禮海牙兄）野訥，賜玉帶，授嘉議大夫、祕書監。仁宗居東宮，兼太子右庶子，遷侍御史，崇祥院使，兼將作院使。閩有綉工，工官大集民間子女居肆督責，吏因爲奸利，野訥奏罷之，閩人感悦。

《元史》卷二一八《范梈傳》 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聲諸公間，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爲翰林院編修官。【略】擢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污，文繡局取良家子爲繡工，無別尤甚，梈作歌詩一篇述其弊，廉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其弊遂革。

《明史》卷一九六《夏言傳》 帝每作詩，輒賜言，悉酬和勒石以進，帝益喜。奏對應制，倚待立辦，數召見諮政事，善窺帝旨，有所傅會。賜銀章一，俾密封言事，文曰「學博才優」。先後賜繡蟒飛魚麒麟服、玉帶、兼金、上尊、珍饌、時物無虚月。

《明史》卷二一三《徐階傳》 袁煒以疾歸，道卒，階獨當國。屢請增閣臣，且乞骸骨。乃命嚴訥、李春芳入閣，而待階益隆。以一品十五載考，恩禮特厚，復賜玉帶、繡蟒、珍藥。

《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　慈聖太后將還慈寧宮，諭居正謂：「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先帝付託。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几之託。」因賜坐蟒、白金、綵幣。未幾，丁父憂。帝遣司禮中官慰問，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三宮賻贈甚厚。

《奩史》卷四一《針線門》　王長卿內人精於紈繡，繡佛則光相衣紋儼若道元運筆，即謂之針王可也。《甲乙剩言》。

廣陵余氏女子，名韞珠，刺繡工絶，作神女、洛神、浣紗、杜蘭香等圖，妙入毫顛。《倚聲集》。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三四《宮室》　原天順八年始開經筵，歲以二、八月中旬始，四、十月下旬止。先期於文華殿設金鶴香鑪於寶座之南，左右各一。香鑪之東南設御案講案各一，案上置進講書，鎮以金尺。至期，知經筵官、動臣、閣學、講官暨九卿、鴻臚、錦衣指揮使及四品以上寫講章官，俱繡金緋袍，展書翰林官與侍儀御史、給事中俱青繡服。大漢將軍二十人導駕至左順門易冠帶，仍執金瓜，侯伯則易金繡蟒衣，綴立文華門外，宣入將事負東西墻立。《頖綴録》。

褚人穫《堅瓠集》補集卷五《毛烈婦繡帽》　毛鶴舫先生女名孟，年十三，製繡帽遺柴夫人帥儀，以覆兒童頂。許字方奕昭，暨年十七，隨先生于浚儀官邸。方子從京師來，就婚時患脾疾已劇，結褵甫三日而方子歿。烈婦以三朝新婦稱未亡人，墜樓不死，絶粒十有九日而卒。柴夫人臨終以繡帽囑家婦朱少君柔則曰：「當藏之篋笥，以垂永久。」康熙己卯春，少君發笥見帽，作七言絶志感，閨秀遞相傳玩，以爲烈婦手澤，相與唱和成帙。朱柔則順成詩：「烈婦從夫向九泉，因看遺繡一潸然。相逢記得持相贈，藏在香奩二十年。」王元禮禮持：「一段幽貞麗管彤，緘神還與薛娘同。開奩忽墮思君淚，滴向當年手澤中。」嚴懷熊芷菀：「深閨昔日贈羅巾，繡出名花不染塵。篋笥頻開香未絶，至今猶憶墮樓人。」吴湘婉羅：「花羅半幅抵千金，持贈猶憐一片心。莫遣爾翁覩遺繡，白頭悲汝恐難禁。」予得之錢唐友人。辛巳夏，先生過予齋，見之不禁泣數行下。

汪啟淑《水曹清暇録》卷四　晉傅咸有回文反覆詩，温嶠亦有回文詩，故竇滔壽蘇氏效而織錦回文焉。回文實非起於蘇氏，（宋）張滕妻侯氏，又繡廻文龜形詩進上，賜綃三百疋。

《奩史》卷四一《針線門》　沈關關爲顧茂倫刺繡作《雪灘濯足圖》。《静志居詩話》。

學繡里，俗傳西子入吴，刺繡於此。《曝書亭集》。

文烈公有宫花鶴補，云是田妃手製，精緻異常，明懷宗所賜。《筠廊偶筆》。

李氏女名小惠，喜繡並蒂花，剪刀刺手，爪血浼綾子上，小惠即繡作赤水雲。《聊齋志異》。

韞珠繡須菩提維摩詰像，不減吴道子畫筆。《漁洋山人集》。

曹溪有室女發願繡千佛衣一襲，奉供憨大師。衣成，而師已遷化，衣留寶林及師肉身自廬山還曹溪，出龕時，紫繒羅衣見風而碎，遂取此衣衣之，光彩如新，在庫已二十年矣。衆謂此女願力所致。《居易録》。

曼殊小名阿錢，十歲前村學針線，把剪即能刻花種人獸不構譜，若熟習者。客有以千錢購蕃繡旛燈於前村家，阿錢方學繡，立應之去。《西河合集》。

顧禄《清嘉録》卷五《雄黄荷包裹絨銅錢》　製繡囊絶小，類荷包之形，中盛雄黄，謂之雄黄荷包。綵絨裹銅錢爲五色符，謂之裹絨銅錢，皆繫襟帶間以辟邪。

案，吴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俗婦女製繡袋絶小，貯雄黄，繫之衣上，可辟邪穢。詩云：「石榴花底繡工忙，夾袋功收藥石良。贈我定知囊可括，從來口不設雌黄。」

顧禄《清嘉録》卷五《老虎頭老虎肚兜》　編錢爲虎頭形，繫小兒胸前，以示服猛，謂之老虎頭。又小兒繫赤色帕幅，亦彩繡爲虎形，謂之老虎肚兜。

案，吴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人午日製老虎頭，繫小兒襟帶間，示服猛也。詩云：「乙威曾不露全身，一例牙鬚巧製新。喚作虎頭疑亦好，管中窺豹又何人。」

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正月・上元》　十四至十六日，朝服三天，慶賀上元佳節。是以冠蓋蹁躚，繡衣絡繹。而城市張燈，自十三日至十六日四永夕，金吾不禁。

著録

《奩史》卷四一《針線門》　張淑嫫有《刺繡圖》一卷。《然脂集》。

周文矩有《繡女圖》。《宣和畫譜》。

周妨有《內人倦繡圖》。《莊靖先生集》。

丁佩《繡譜・序》 夫色絲門豔，本黃絹之才人；弱線添長，寔緑牕之韻事。然皆鍼神自詡，花樣獨矜，從未有鳳子新圖，描來珊管，鴛文舊譜，度出金鍼。所以四角盤中，空豔旋璣之織；七襄天上，難窺雲錦之章也。步珊夫人，賦茗清芬，頌椒世閥。夜温香硯，月來初上梅花；春到重簾，風起閒唫柳絮。和鳴閣裏，劉三妹唱和相隨；寫韻軒中，管仲姬丹青獨步。幾疑烏絲界就，但解吟毫；豈知綵縷分來，尤工織錦。裁紅暈碧，脱手而鸞鳳爭騫；儷白妃青，運目而蜘蛛遜巧。莫不抄窮物態，細極神工。誠福慧之雙修，擅精能於千古矣。廼於璇閨書静，綺閣宵開，拓粉本於前人，示楷模於後起。獨開生面，珠曲九而能穿；别具匠心，丸累十而不墜。其擇地也，務爽塏之高明。其取式也，在宫坊之新樣。選材富，則花葉相當；設色工，則雲霞彌絢。而又極衡量之精覈，追神韻於微茫。凡此六條，釐爲二卷。語精斯妙，意簡而賅。洵乞巧之津梁，作程功之圭臬。緬惟日月星辰之繪，有此大觀；直同布帛菽粟之文，豈曰小補也哉。澄茅心如昨，椎指爲慚。幼别家山，移節鍼而頻隨宦跡；長依梁廡，捻井臼而更乏閒情。敢云織素之工，徒愧斷機之訓。兹御板輿於虹浦，獲披瑶牒之鴻文，附驥情殷，雕蟲技拙。才非東里，慚無潤色之勞；惠比南鍼，竊願假年而學。

道光八年七月，嘉禾荻廬老人朱澄謹叙於袁江官廨。

丁佩《繡譜・後序》

天地之大，萬物之蕃，人事之紛紜，莫不有譜也。無論日星河嶽，亘古不易，試思飛潛動植之類，雖屈伸消長，月異而歲不同，終不能變其已然之迹，離成物而數易其形也。推之齊治均平，則以堯舜爲譜。格致誠正，則以孔孟爲譜。談文章者祖典謨，習詩賦者本風騷。以及陰陽卜筮，雜技百家，莫不各有沿襲，無非譜也。即一人之身，五官備，四體具，自昔至今，奚啻恒河沙數，卒未聞有無五官無四體而得稱爲人者。由此觀之，天地之大，萬物之蕃，人事之紛紜，雖造化亦惟是，作於前而述於後也。況後天繼起之事，明明有蹊徑可尋，有意象可窺者乎。女紅細故也，亦小技也，無貴賤，無智愚，莫不童而習之。諸姑伯姊，皆能精粗立判，似無待於譜矣。然當其構思也，結體也，佈局也，設色也，寫生也，傳神也，寔包括天地萬物人事於其中。因其業屬婦人女子，薦紳先生不屑道其義。即有針神繡聖，心知其妙，而口不能言之。即口能言之，而不能筆之於書，以廣其傳，亦閨房之缺陷也。步珊年伯母以著作之才，擅丹青之譽，乃出其緒餘創爲《繡譜》一書，自始事以及終事，一針一線，一花一木，無不辨其微茫，抉其奥妙，分門别類，繫以辭不贅以圖，亦欲但存夫已然之迹，而神而明之視乎其人耳。丁亥歲，杪，家嚴自袁江旋里，出以見示，琬自愧錐指，不能追摹譜中之萬一，而私淑之心，未嘗不時時展卷相對。噫，天下豈少慧業之名姝乎。是書一出，定知不脛而走，流播四方，繡閨紅閨，支頤静悟，觸類旁通，得於心而應於手，動與天合，庶幾天地之大，萬物之蕃，人事之紛紜，隨所遇而皆有所得哉。

道光戊子仲春，清明前二日，山左古渠邱年姪女李琬謹識於繡餘清課之西軒。

丁佩《繡譜・自序》 工居四德之末，而繡又特女工之一技耳。古人未有譜之者，以其無足重輕也。然而閨闈之間，藉以陶淑性情者，莫善於此。以其能使好動者静，好言者默，因之戒慵惰，息紛紜，壹志凝神，潛心玩理，固不特大而施之廟堂，小而飾之聲帨，莫不瞻黼黻之光，得動植之趣也。至於師造化以賦形，究萬物之情態，則又與才人筆墨，名手丹青，同臻其妙。顧習之者，因無成法可宗，難究其趨，輒復厭而棄去，何惑乎工於此藝之罕覯其人哉。佩少居三泖，長適雙溪，問安視膳之餘，主饋調羹之暇，輒復拈鍼理綫，樂此不疲。兹即管見所及，以至習俗之所不得不革者，凡得若干條，釐爲二卷，儻蒙海内鍼神繡女，有以誨其不逮，斧藻成篇，或亦女紅之一助云爾。

道光辛巳乞巧前一日，歸潁川步珊丁佩識於雩婁官舍。

丁佩《繡譜・跋》

憶自髫齡學繡，輒撿成式之最佳者，反復把翫，心知其妙，而不能言其所以妙也。即或偶有所得，疑信參焉。忽忽數年，愈形其拙。兹讀是編，其間議論精詳，條分縷析，如選樣取材，尚可追摹於萬一；至論品一則，出神入化，非慧心印悟，無迹可求。披誦循環，頓開胸臆，手録一過，以誌心欽。維時炎氛正熾，雨滂雲蒸，蚊脚欹斜，益慚腕弱，而心所樂從，幾忘酷暑。不自知毫端鼓舞，未浹旬而告成，因識數言，謹書簡末。

戊子夏日，嘉禾亞芬金湘跋於環花閣。

藝文

《詩・唐風・揚之水》 素衣朱繡，從子于鵠。

《詩・秦風・終南》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詩・豳風・九罭》 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漢書》卷二二《禮樂志第二》 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恭承禮祀，緼豫爲紛，黼繡周張，承神至尊。【注】《天地》八師古曰：「白與黑畫爲斧形謂之黼。」

《玉臺新詠》卷五沈約《領邊繡》 吴兆宜注：領邊繡，即方領繡也。《漢書》：廣川王去姬，爲去刺方領繡。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爲方領，上刺作黼黻文。

纖手製新奇，刺作可憐儀。縈絲飛鳳子，結縷一作伴。坐花兒。吴兆宜注：崔豹《古今注》蛺蝶有大似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曰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橘樹間。鮑照《藥奩銘》：鳳子藏花。宋梅堯臣《領邊繡詩》云：「願作花工兒，長年承素頸。」則花兒是領上所繡歌童也，觀下不聲句可見。不聲如動吹，無風自移一作裊。枝。麗色儻未歇，聊承雲鬢垂。

《玉臺新詠》卷八劉孝綽《三婦豔》 大婦縫羅裙，中婦料繡文。吴兆宜注：《史記・貨殖傳》：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惟餘最小婦，窈窕舞昭君。丈人慎勿去，聽我駐浮雲。

徐堅《初學記》卷二七《綉第七》 梁張率《繡賦》：尋造物之妙巧，固飾化於百工。嗟莫先於黼綉，自帝虞而觀風。雜藻火與粉米，鬱山龍與華蟲。若夫觀其締綴，與其依放，龜龍爲文，神仙成象，總五色而極思，藉羅紈而發想。具萬物之有狀，盡衆化之爲形，既綿華而稠彩，亦密照而疏明。若春隰之揚鶴，似秋漢之含星。已間紅而約紫，亦表玄而裹素。間緑竹與衡杜，雜青松與芳樹。若乃邯鄲之女，宛洛少年，顧影自媚，窺鏡自憐。極車馬之光飾，盡衣裳之妖妍，既徙倚於丹墀，亦徘徊於青閣。不息末而反本，吾謂遂離乎澆薄。

崔國輔《崔國輔詩・古意二首》其一 玉籠薰繡裳，着罷眠洞房。不能春風裏，吹却蘭麝香。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五《宫中行樂詞八首》其一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每出深宫裏，常隨步輦歸。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一八《送韓侍御之廣德》 昔日繡衣何足榮，今宵貰酒與君傾。暫就東山賒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

杜甫《杜工部集》卷一《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一作畫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橘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内諸官》 綺繡相展轉，琳琅愈青熒。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二《送長孫九侍御趙武威判官》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黄白郎，騎向交河道。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二《北征》 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吴及紫鳳，顛倒在短褐。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四《入奏行》 繡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七《別李義》 憶昔初相見，小襦繡芳蓀。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九《李監宅》 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九《崔駙馬山亭宴集》 客醉揮金椀，詩成得繡袍。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〇《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 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一《王十七侍御攜酒至草堂》 繡衣屢許攜家醞，皋蓋能忘折野梅。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二《送何侍御歸朝》 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

杜甫《杜工部詩集》卷一六《小至》 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

岑參《岑參集》卷二《田使君美人如蓮花舞北旋歌》 如蓮花，舞北旋，世人有眼應未見。高堂滿地紅氍毹，試舞一曲天下無。此曲胡人傳入漢，諸客見之驚且嘆。曼臉嬌娥纖復穠，輕羅金縷花葱蘢。

王建《王建詩集》卷一〇《宫詞一百首》之一七、二六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時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

燈前飛入玉階蟲，未卧常聞半夜鐘。看著中元齋日到，自盤金線繡真容。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第二三《急樂世辭》 正抽碧線繡紅羅，忽聽黄鶯斂翠蛾。秋思冬愁春悵望，大都不稱意時多。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二五《繡婦歎》 連枝花樣繡羅襦，本擬新年餉小姑。自覺逢春饒悵望，誰能每日趁功夫？針頭不解愁眉結，線縷難穿淚臉珠。雖凭繡牀都不繡，同牀繡伴得知無？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三九《繡阿彌陀佛贊》並序　繡西方阿彌陀佛一軀，女弟子京兆杜氏奉爲妣范陽縣太君盧夫人八月十一日忌辰所造也。五綵莊嚴，一心恭敬；願追冥福，誓報慈恩。贊曰：

善始一念，千念相屬。繡始一縷，萬縷相續。功績成就，相好具足。金身螺髻，玉毫紺目。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三九《繡觀音菩薩像贊》並序　故尚書膳部郎中、太原白府君諱行簡妻京兆杜氏奉爲府君祥齋，敬繡救苦觀音菩薩一軀：長五尺二寸，闊一尺八寸。紉針縷綵，絡金綴珠，衆色彰施，諸相具足。發弘願於哀懇，薦景福於幽靈。稽首焚香，跪而贊曰：

集萬縷兮積千針，勤十指兮虔一心。嗚呼！鑑悲誠而介冥福，實有望於觀音！

元稹《元稹集》卷二七《白衣裳二首》之一　雨濕輕塵隔院香，玉人初著白衣裳。半含惆悵閒看繡，一朵梨花壓象牀。

沈亞之《沈下賢集》卷二《爲人撰乞巧文》和史館陳學士作　邯鄲人妓婦李容子，七夕祝織女，作穿針戲，取箔篁芙蓉雜致席上，以望巧所降。其夫以爲沈下賢攻文，又能刱紡窕之思，善感物態，因請撰爲情語，以導所欲。詞曰：

惟雲渚之晨秋兮，天曠碧以凝暮。懸韶桂於姹月，泫明淚之清露。即何房之將期，儼龍輪以就馭。恭聞司巧之多方，妾修馨香以奉具。竊獨溺於自私，希靈娥之所付。珥碧凝其異質兮，韻隆虹於霽霽。假文羽於孔雀兮，而使擅夫佳麗。戴雲蟬之重綾兮，塗蠻金於綺簀。細綃縷於藕腸兮，差蓮跗以樣齒。命織爪之蟲絲兮，裊簷機之夕綴。是物之巧功善飾，願賜妾於針紉也。葩萼鬱於濃妍，包多宜以善喜。引織吹於輕颸，若將翔而復倚。醉春光之流景，播清香於萬里。霓烟出乎無間，縹紡紲以斐亹。若披若曳兮，摺平林兮橫曉水。襲霽日之繁芳兮，因隱映而增綺。澹冉冉其影容，世無隱以偕此。是物之巧容善態，願委妾於態媚也。短蒲狹淚兮曲溜溢，鵁鶄鵾雞兮引乳娣，戲音清諧兮蕩演曳。牽游裾之低凝兮，蔓春心於淇裔。枯寒勁幹兮憶棄葉，擺風叫夜兮留燥雪，流韻凄澹兮泱暭咽。吟夢語之漣漣，感霜鐘之流越。是物之巧音善感，願付妾于管絃也。

李賀《李賀詩集》卷二《馬詩二十三首》之十一　內馬賜宮人，銀鞦刺麒麟。午一作年時鹽坂上，蹭蹬溘風塵。

李賀《李賀詩集》卷四《榮華樂》　繡段千尋貽皂隸，黃金百鎰賜家臣。

《羅隱集・甲乙集・繡》　一片絲羅輕似水，洞房西室女工勞。花隨玉指添春色，鳥逐金針長羽毛。蜀錦謾誇聲自貴，越綾虛說價猶高。可中用作鴛鴦被，紅葉枝枝不礙刀。

皮日休《皮子文藪》附録一《鴛鴦二首》　雙絲絹上爲新樣，連理枝頭是故園。翠浪萬迴同過影，玉沙千處共棲痕。若非足恨佳人魄，即是多情年少魂。應念孤飛爭別宿，蘆花蕭瑟雨黃昏。

鈿籠雕鏤費深功，舞妓衣邊繡莫窮。無日不來湘渚上，有時還在鏡湖中。煙濃共拂芭蕉雨，浪細雙遊菡萏風。應笑豪家鸚鵡伴，年年徒被鎖金龍。

鄭谷《鄭谷詩集》卷一《趙璘郎中席上賦蝴蝶》　尋艷復尋香，似閑還似忙。暖煙沈蕙徑，微雨宿花房。書幌輕隨夢，歌樓誤採粧。王孫深屬意，繡入舞衣裳。

馮延巳《陽春集・應長天》之七　緑槐陰裏黃鶯語，深院無人春一作日正午。繡一作畫簾一作幕垂，金鳳舞，寂寞曉屏香原作山一炷一作縷。

《釐史》卷四一《針線門》　胡令能《詠崔郎中諸妓繡梳》云：「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牀描。」《唐詩紀事》。

朱絳《春女怨》云：「獨上紗窗刺繡遲，紫荊枝上囀黃鸝。欲知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唐詩類選》。

《全唐五代詞》卷一白居易《急樂世》　正抽碧線繡紅羅，忽聽黃鶯斂翠娥。秋思冬愁春恨望，大都不得意時多。

《全唐五代詞》卷二温庭筠《菩薩蠻》　小山重叠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粧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全唐五代詞》卷二温庭筠《菩薩蠻》其七　鳳皇相對盤金縷，牡丹一夜經微雨。明鏡照新粧，鬢輕雙臉長。

《全唐五代詞》卷五牛嶠《夢江南》其二　紅繡被，兩兩間鴛鴦。不是鳥中偏愛爾，爲緣交頸睡南塘，全勝薄情郎。

《全唐五代詞》卷五李珣《浣溪沙》其二　鏤玉梳斜雲鬢膩，縷金衣透雪肌香，暗思何事立殘陽。

《全唐五代詞》卷五李珣《望遠行》　休暈繡，罷吹簫，貌逐殘花暗凋。同心

猶結舊裙腰，忍辜風月度良宵。

《全唐五代詞》卷五毛文錫《訴衷情》其二　鴛鴦交頸繡衣輕，碧沼藕花馨。偎藻荇，映蘭汀，和雨浴浮萍。　思婦對心驚，想邊庭。何時解珮掩雲屏，訴衷情。

《全唐五代詞》卷六顧夐《虞美人》其二　觸簾風送景陽鐘，鴛被繡花重。曉幃初卷冷烟濃，翠勻粉黛好儀容，思嬌慵。

《全唐五代詞》卷六顧夐《獻衷心》　繡鴛鴦帳暖，畫孔雀屏敬。人悄悄，月明時。想昔年懽笑，恨今日分離。

《全唐五代詞》卷六顧夐《訴衷情》　香滅簾垂春漏永，整鴛衾。羅帶重，雙鳳，縷黃金。窗外月光臨，沉沉。斷腸無處尋，負春心。

《全唐五代詞》卷六顧夐《荷葉杯》其五　夜久歌聲怨咽，殘月，菊冷露微微。看看濕透縷金衣，歸摩歸，歸摩歸？

《全唐五代詞》卷六毛熙震《浣溪沙》其六、其七　碧玉冠輕裊燕釵，捧心無語步香堦，緩移弓底繡羅鞋。　暗想歡娛何計好，豈堪期約有時乖，日高深院正忘懷。

半醉凝情卧繡茵，睡容無力卸羅裙，玉籠鸚鵡厭聽聞。　慵整落釵金翡翠，象梳欹鬢月生雲，錦屏綃幌麝烟薰。

《全唐五代詞》卷六毛熙震《臨江仙》其二　繡被錦茵眠玉暖，炷香斜裊烟輕。澹蛾羞斂不勝情。暗思閑夢，何處逐雲行？

《全唐五代詞》卷六毛熙震《賀明朝》其一　憶昔花間初識面，紅袖半遮，妝臉輕轉。石榴裙帶，故將纖纖玉指偷撚，雙鳳金線。

《全唐五代詞》卷六毛熙震《賀明朝》其二　碧羅衣上蹙金繡。覩對對鴛鴦，空裛淚痕透。想韶顏非久，終是爲伊，只恁偷瘦。

《全唐五代詞》卷六歐陽炯《西江月》其二　水上鴛鴦比翼，巧將繡作羅衣。鏡中重畫遠山眉，春睡起來無力。

《全唐五代詞》卷六孫光憲《浣溪沙》其七　風遞殘香出繡簾，團窠金鳳舞襜襜，落花微雨恨相兼。　何處去來狂太甚，空推宿酒睡無厭，爭教人不別猜嫌。

《全唐五代詞》卷六孫光憲《生查子》其一　寂寞掩朱門，正是天將暮。暗澹小庭中，滴滴梧桐雨。　繡工夫，牽心緒，配盡鴛鴦縷。待得没人時，偎倚論私語。

《全唐五代詞》卷六孫光憲《定風波》　簾拂疎香斷碧絲，淚衫還滴繡黃鸝。上國獻書人不在，凝黛，晚庭又是落花時。　春日自長心自促，翻覆，年來年去負前期。應是秦雲兼楚雨，留住，向花誇説月中枝。

《全唐五代詞》卷七敦煌詞《傾杯樂》　憶昔笄年，未省離合，生長深閨院。閑凭着繡床，時拈金針，擬貌舞鳳飛鸞，對妝臺重整嬌姿面。知身兒算料，豈教人見。又被良媒，苦出言詞相誘該。　每道説水際鴛鴦，惟指梁間雙燕。彼父母將兒匹配，便認多生宿姻眷。一日娉得狂夫，攻書業拋妾求名宦。縱然選得，一時朝要，榮華争穩便。

敦煌詞《全唐五代詞》卷七《菩薩蠻》其一五　羞着舊羅裳，雙雙金鳳凰。

敦煌詞《全唐五代詞》卷七《思越人》其二　美東隣，多紡窕，繡裙步步輕撓。獨向西園尋女伴，笑小時，雙臉連開。

《全唐五代詞》卷七敦煌詞《水古（鼓）子》其六　孔雀知恩無意飛，開籠任性在宮闈。裁人亦見輕羅錦，欲取金毛繡武衣。

敦煌詞《全唐五代詞》卷七《木蘭花》其一四　蘆花白，秋夜長，庭前樹葉黃。門前寒，旋草霜，來了繡襠襠。夫妻在他鄉，淚千行。

柳永《樂章集》中卷《鳳棲梧》其三　旋暖熏爐温斗帳。玉樹瓊枝，迤邐相偎傍。酒力漸濃春思蕩，鴛鴦繡被翻紅浪。

柳永《樂章詞》中卷《隔簾聽》　咫尺鳳衾鴛帳，欲去無因到。鰕鬚窣地重門悄。認繡履頻移，洞房杳杳。强語笑，逞如簧，再三輕巧。

柳永《樂章集》下卷《玉蝴蝶》其四　遷延，珊瑚筵上，親持犀管，旋叠香箋。要索新詞，嚲人含笑立尊前。按新聲，珠喉漸穩，想舊意，波臉增妍。苦留連，鳳衾鴛枕，忍負良天。

柳永《樂章集》下卷《臨江仙》　夢覺小庭院，冷風淅淅，疏雨瀟瀟。綺窗外，秋聲敗葉狂飄。心摇。奈寒漏永，孤幃悄，淚燭空燒。無端處，是繡衾鴛枕，閑過清宵。

張先《張子野詞》卷一《醉垂鞭》　雙蝶繡羅裙。東池宴，初相見。朱粉不深匀，閑花淡淡春。　細看諸處好，人人道，柳腰身。昨日亂山昏，來時衣上雲。

張先《張子野詞》卷一《西江月》　小打登鈎怕重，儘纏繡帶由長。嬌春鶯舌巧如簧，飛在四條絃上。

張先《張子野詞》卷一《夢仙鄉》 江東蘇小，天斜紡窕。都不勝、彩鸞嬌妙。春豔上新粧，肌肉過人香。　佳樹陰陰池院，華燈繡幔。花月好，可一作豈能長見。離聚此生緣，無計問天一作高天。

張先《張子野詞》卷二《于飛樂令》 寶奩開，菱鑑静一作浄，一掬清蟾。新粧臉，旋學花添。蜀紅衫，雙繡蝶，裙腰鸂鶒。尋思前事，小屏風，巧一作仍畫江南。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一《新蘭》 露拓林初静，煙梯不復收。春蠶吐絲足，工女忌寒休。翠薄時方獻，清泉緒未抽。閨中能自巧，繡作玉釵頭。

梅堯臣《梅堯臣集》卷二《領邊繡》 出門重新製，織手行自整。願作花工兒，長年承素顏。

文同《丹淵集》卷三《拾羽曲》 新羅研紅裙褶齊，綵縷刺衫花倒提。新晴暖日麗烟草，金獸齧鎖藏春閨。朱橋逼江曉沙白，錦帶交風大堤窄。蘭洲遺翎得殘碧，歸來驚飛上嬌額。

晏幾道《小山詞・生查子》 金鞭一作鞍美少年，去躍青驄馬。牽繫玉樓人，繡一作翠被春寒夜。

蘇軾《東坡樂府》卷三《定風波》 莫怪鴛鴦繡帶長，腰輕不勝舞衣裳。薄倖只貪遊冶去，何處，垂楊繫馬恣輕狂。

賀鑄《東山詞》卷一《窗下繡》 初見碧紗窗下繡，寸波頻溜。錯將黃暈壓檀花，翠袖掩、纖纖手。　金縷一雙紅豆，情通色授。不應學舞愛垂楊，甚長爲、春風瘦？

賀鑄《東山詞》卷一《翻翠袖》 繡羅垂，花蠟換，問夜何其將半。侵爲履，促杯盤，留歡不作難。

張耒《柯山集》卷二〇《春宮》 團金袍袖繡長靴，寒食宸遊樂事奢。風擺珠簾紅幕潤，滿宮春雨落梨花。

周邦彦《清真集》卷下《望江南・詠妓》 歌席上，無賴是橫波。寶髻玲瓏敧玉燕，繡巾柔膩掩香羅。人好自宜多。　無箇事，因甚斂雙蛾。淺淡梳妝疑見畫，惺鬆言語勝聞歌。何況會婆娑。

張元幹《蘆川詞》卷下《點絳唇・生朝》 嵩洛雲煙，間生真相耆英裔。要知鮐背，難老中和氣。　報道玉堂，已草調元制。華夷喜，繡裳貂珥，便向東山起。

楊萬里《誠齋集》卷七《題陳叔虎綉梅花扇》 指下生寒影，針端即化工。冰痕將雪點，不受燭光融。

姜夔《白石道人詩集・集外詩・燈詞》見《武林舊事》 南陌東城盡舞兒，盡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

《奩史》卷四一《針線門》 趙開禮詞：「昨夜新翻花樣瘦，旋描雙蝶湊。」《約月集》。

《全宋詞》史浩《滿庭芳・叔父慶宅并章服代作》 烘錦花堤，鋪緑柳巷，曉來膏雨初晴。畫堂初建，碧沼映朱楹。最好芙蓉繡褥，交輝敞、孔雀金屏。那堪更，華裾滿坐，和氣動歡聲。　冰清。真美行，棠陰善政，槐市高名。今朝消受得，茜服光榮。況是齊眉並壽，誰云道、樂事難並。相將見，飛鳧過闕，除目下彤庭。

《全宋詞》林正大《括聲聲慢》 暮春天氣，争看長安，水邊多麗人人。意遠態濃，肌理骨肉輕匀。繡羅衣裳照映，盡戴金、孔雀麒麟。夸榮貴，是椒房雲幕，恩寵無倫。　簇簇紫駝翠釜，間去聲水精盤裏，縷鱠紛綸。御送珍羞，夾道簫鼓横陳。後來賓從雜遝，認青鸞、飛舞紅巾。扶下馬，似楊花、翻入錦茵。

《全宋詞》孫惟信《醉思凡》 吹簫跨鸞，香銷夜闌。杏花樓上春殘，繡羅衾半間。　衣寬帶寬，千山萬山。斷腸十二闌干，更斜陽暮寒。《絶妙好詞》卷二。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五《金丹五頌》之二 手把金鍼徹夜縫，鴛鴦繡出錦機空。萬人如海誰親得，製箇新袍似日紅。

楊維楨《復古詩集》卷六《理繡》 揀得金針出象筒，鴛鴦雙刺扇羅中。却嗔昨夜貍奴惡，抓亂金牀五色絨。

《奩史》卷四一《針線門》 龍輔詩：「繡窗同刺繡，女伴喜天晴。」《女紅餘志》。

劉基《誠意伯文集》卷二《雙帶子》 嫁時雙帶繡麒麟，翠葉金花色色新。寧教塵匣蒙蛛網，不肯將來別贈人。

結得同心欲寄郎，還將雙帶刺鴛鴦。殷勤祝付西歸燕，一紙書緘淚兩行。

合歡雙帶繡蜻蜓，一度看來一淚零。雪裏芭蕉心長在，春來不改舊時青。

高啓《高青丘集》卷一《羽林郎》 十五能挽弓，入衛葡萄宮。武皇深假借，父有没邊功。禿衿繡襦短，李賀詩：「禿衿小袖調鸚鵡。」《古詩》：「養蠶不滿箔，那得羅繡襦。」馬逸雙銜斷。

謝榛《四溟集》卷二《賦得買絲繡作平原君寄山中故友》 登臺北瞻此何世，

漫嗟寥落依松桂。英雄有待豈徒老，澤龍神變隨巨細。黄金買絲秣陵市，好繡平原趙公子。想像當年下士心，煙薰古色宛相似。萬絲無迹天巧成，吴姬亦知豪俠名。身後寧復談縱横，野雲聚散猶秦兵。異代重之獨長吉，下簾焚香共一室。

談遷《北游録・紀詠上・子夜歌十首》之四　池塘有匹鳥，其名曰鴛鴦。雖從儂手繡，交頸不得詳。

陳子龍《陳子龍詩集》卷一七《夜意》　忘卻博山爐，殘燈動幽夢。起探繡羅裳，香氣温青鳳。

陳子龍《陳子龍詩集》卷一八《清平樂・春繡》　繡簾花散，難與東風算。拈得金針絲又亂，尚剩檀心一半。　幾回黛蹙雙蛾，斜添紅縷微波。問看燕泥欲墮，柳綿吹滿輕羅。

《奩史》卷四一《針線門》　《洞天女詞》：挑盡銀燈情脉脉，繡花無氣力。《夢遊仙記》。

康海《邯鄲美人歌》：「却將針指湊齊紈。」《對山集》。

楊基《春繡絶句》：「笑嚼紅絨唾碧窗。」《眉庵集》。

寧獻王《宫詞》：「唾窗絨縷暗留香。」《皇明珠玉》。

吴綺《詠佳人午睡》云：倦繡帖碧闌干曲。《藝香詞》。

孫夫人詞：「閒把繡絲撏，認得金針又倒拈。」《林下詞選》。

屈鳳輝《詠喚嬌娘詩》：「試問今朝有繡絨。」《古月樓詩抄》。

毛奇齡《西河集》卷一三一《天仙子》　鍼管紅抽丹鳳鋏，螭頭金錯裁雙枕。誰家白苧夜歌來，人未寢，霜又凛，誤翦葡萄紫絲錦。

彭孫遹《松桂堂全集》卷三《五日閨詞》　幽閨岑寂度年芳，韻事消磨夏日長。起視花陰纔晌午，五絲雙綰繡香囊。

妙製紗羅好餽遺，及時花繡一枝枝。愛他心事能幽慧，不獨針神鬬巧思。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六《以繡畫祝慶晴村都統時駐劄寧古塔》　寄君一幅海棠花，采色鮮紅映曉霞。知道將軍詩句好，弓衣繡遍女兒家。

祝公轉旆督江東，再聚西園樂未終。不信但看圖上鳥，雙飛兩个白頭翁。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文集》卷一《蟠龍隨鏡隱》　棄置温臺上，塵生懶重看。蟾光空獨照，龍影鎮雙蟠。繡帕風微拂，金貌篆欲殘。步檐睇孤月，不覺露闌干。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文集》卷一《彩鳳逐帷低》　花鳳當年繡，雙雙尚舞帷。誰知從別後，此意竟成欺。春曉羞開處，秋宵静掩時。將心還自問，何日是終期。

雜録

《管子》卷三《五輔》　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悦在文繡。是故博帶梨，大袂列，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關幾而不征，市廛而不税。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

《奩史》卷八七《綺羅門》　石崇後房數百，皆曳紈綉，珥金翠絲竹，盡一時之選。《續文章志》。

崔令欽《教坊記》　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略】

《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衫，下纔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人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即于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内懷中。觀者忽見衆女咸文繡炳煥，莫不驚異。

焦竑《焦氏筆乘》卷二《一線》　子美「刺繡五紋添弱線」，又「愁日愁隨一線長」，魯直詩「宫線添尺餘」，皆指女紅以驗日也。《荆楚歲時記》云：「晉魏間，宫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其説又與此異，未知孰是？

《奩史》卷四一《針線門》　有人江行，得童女二人，自稱兄妹。兄解捕魚，妹專刺繡，所繡鴛鴦，備極工巧。居歲餘，欲犯之，輒辭年幼。一日，女子題詩云：「覓得如花女，朝朝依繡牀。百花渾不愛，只是繡鴛鴦。」其兄曰：「依人爲難，不如且去。」女復題詩曰：「終日繡鴛鴦，兩把娥眉掃。且歸水雲鄉，百年可偕老。」因化爲雙鴛鴦飛去。《獅山掌録》。

刺繡亭有一線竿，冬至後，宫人把刺於此。《元氏掖庭記》

紡織産品及工藝工具對外交流部

綜述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

《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傳・濊》 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略】知種麻，養蠶，作緜布。

《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傳・三韓》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略】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略】

馬韓人知田蠶，作緜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户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罽，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瑿珠，以綴衣爲飾，及縣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布袍草履。【略】

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有城栅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秖，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

《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傳・倭》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略】

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縑布。

《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大秦》 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略】

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黄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

《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天竺》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略】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罽毾㲪，李賢注：罽音它闔反。毾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諸香、石蜜、胡椒、薑、黑鹽。

郭憲《洞冥記》卷一 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亦名荃蘼，亦名春蕪。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弦，可爲布，所謂春蕪布，亦名香荃布，堅密如紈冰也。握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彌有芬馥。

郭憲《洞冥記》卷三 末多國，人長四寸，織麟毛爲布，以文石爲床，人形雖小，而室宇崇曠。織鳳毛錦，以錦爲帷幕也。

《天中記》卷五〇《（火浣）布》 春蕪　波岐國産荃蘼草，亦曰春蕪草。其皮如絲，可以爲布，所謂春蕪布，亦曰香荃布。《洞冥記》。

《類腋》卷一二《物部・布》 雲霞布《拾遺記》：燃丘國使者皆衣雲霞之布，如今朝霞也。

《三國志》卷三〇《魏志・東夷傳・韓》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綿布。【略】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裴松之注引《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户，亦與朝鮮貢蔕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鑡爲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爲韓所擊得，皆斷髮爲奴，積三年矣。」鑡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鑡因將戶來（來）出詣含資縣，縣言郡，郡即以鑡爲譯，從岑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鑡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弁韓布萬五千匹，鑡收取直還。郡表鑡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略】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略】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爲王。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略】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略】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三國志》卷三〇《魏志・東夷傳・倭》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

爲國邑。【略】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縣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緜。

《三國志》卷三〇《魏志・東夷傳論》　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曰：〔大秦〕國出細絺。作金銀錢，金錢一當銀錢十。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成氍毹、罽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于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爲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於海中。【略】又今《西域舊圖》云巖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略】黃白黑緑紫紅絳紺金黃縹留黃十種氍毹，五色罽毲、五色九色首下罽毲，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代布，溫宿布，五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

《北堂書鈔》卷一三四引魚豢《魏略》　大秦國以羊毛，木皮，野絲作之，其屬有五色，九色氍毲，海東諸國所作也。

《藝文類聚》卷八五《布帛部》　《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雜色綾，其國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爲胡綾。

《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繡》　《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繡色絹，其國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爲胡〔陵〕〔綾〕。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織成》　《廣（邪）〔雅〕》曰：天竺出細織成。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綾》　《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繡雜色綾，其色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爲胡綾。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織成》　《魏略》曰：大秦國出金織成帳。吳時《（魏）〔外〕國傳》曰：大秦國，天竺國，皆金縷織成。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罽》　《扶南傳》曰：安息國出五色罽。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謂王曰：諸梁時，西域胡來獻罽，悔不取也。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布》　《魏略》曰：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出細布，有織成〔紬〕〔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

又曰：大秦國出金塗布、緋持〔竹〕〔渠〕布，發〔降〕〔陸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鹿代布，溫宿布，五色〔枕〕〔桃〕布。魏文帝詔曰：夫珍翫所生，皆中國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黃布爲細，樂浪練爲精，江東太木布爲白，故不如白疊布鮮潔也。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白疊》　吳時《外國傳》曰：諸簿國安子織作白疊花布。

《白孔六帖》卷八　海西布（波）〔海〕西織水羊毛爲布，曰海西布。

《編珠》卷三《補遺》　魚豢《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雜色綾。

《晉書》卷九七《東夷傳・辰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略】地宜五穀，俗饒蠶桑，善作縑布，服牛乘馬。

《晉書》卷九七《東夷傳・倭人》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略】其地温暖，俗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織績。

《晉書》卷九七《西戎傳・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略】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罽。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　吳篤《趙書》曰：石勒建平二年，大宛獻珊瑚、琉璃、氍毹、白氎。

《太平御覽》卷三五九　郭義恭《廣志》曰：剽刃國出桐華布。

《梁書》卷五四《諸夷傳・林邑國》　出琦瑁、貝齒、吉貝、沉木香。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也。

《梁書》卷五四《諸夷傳・中天竺國》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略】土俗出犀、象、貂、罽、琦瑁、火齊、金、銀、鐵、金縷織成、金皮罽、細摩白氎、好裘、氍毹。

《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波斯》　土地平正，出金、銀、鍮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真珠、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氎、氍毹、氍毹、赤麞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畢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

《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康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絶。出馬、駝、驢、犛牛、黃金、硇沙、毾㲪、阿薛那香、瑟瑟、麝皮、氍毹、錦、氎。多蒲萄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太延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絶焉。

《周書》卷四九《異域傳上・高麗》　賦稅則絹布及粟，隨其所有，量貧富差

等輸之。

《周書》卷四九《異域傳上・百濟》 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

《周書》卷五〇《異域傳下・波斯》 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珍珠、離珠、頗黎、珊瑚、琥珀、瑠璃、馬瑙、水晶、瑟瑟、金、銀、鍮石、金剛、火齊、鏡鐵、銅、錫、朱沙、水銀、綾、錦、白氎、斑、氍毹、毾㲪、赤麞皮，及薰六、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華撥、石蜜、千(牛)〔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

《南史》卷七八《夷貊傳上・林邑國》 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古貝、沉木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沉木香者，上人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曰沉香，次浮者棧香。

《南史》卷七八《夷貊傳上・中天竺國》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即天竺也。【略】土出犀、象、貂鼠、瑇瑁、火齊、金銀銅鐵、金縷織成金罽、細靡白氎、好裘、氍毹。

《南史》卷七九《夷貊傳下・扶桑》 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爲衣，以爲錦。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布》 《南史》曰：東夷扶桑國，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如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

《隋書》卷八三《西域傳・波斯》 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藺城即條支之故地也。【略】土多良馬，大驢，師子，白象，大鳥卵，真珠，頗黎，獸魄，珊瑚，瑠璃，碼磄，水精，瑟瑟，呼洛羽，吕騰，火齊，金剛，金，銀，鍮石，銅，鏡鐵，錫，錦㲪，細布，氍毹，毾㲪，護那，越諾布，檀，金縷織成，赤麞皮，朱沙，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胡椒，畢撥，石蜜，半蜜，千年棗，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

《隋書》卷八三《西域傳・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略】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鏡鐵，氍毹，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没藥，白附子。

《太平廣記》卷四八二《留仇國》 煬帝令朱寬征留仇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並雜物産，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爲布，甚細白，幅濶三尺二三寸。亦有細斑布，幅濶一尺許。

《舊唐書》卷一九七《南蠻・西南蠻傳・婆利》 婆利國，在林邑東南海中州上。【略】男子皆拳髮，被古貝布，横幅以繞腰。風氣暑熱，恒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有古貝草，緝其花以作布，粗者名古貝，細者名白氎。貞觀四年，其王遣使隨林邑使獻方物。

《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康》 循緛芻水北有咀蜜種，亦自國，東西六百里。【略】出金、銀、水精。多工巧，織錦、褐、氍毹。

《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拂菻》 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略】織水羊毛爲布，曰海西布。

《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傳下・婆利》 俗黑身，朱髮而拳，鷹爪獸牙，穿耳傅璫，以古貝横一幅繚于腰。古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精曰氎。

《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傳下・哥羅》 哥羅，一曰箇羅，亦曰哥羅富沙羅。【略】無絲紵，惟古貝。

《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傳下・驃》 驃，古朱波也，自號突羅朱。【略】衣用白氎，朝霞，以蠶吊傷生不敢衣。【略】與諸蠻市，以江猪、白氎、琉璃器、缶相易。婦人當頂作高髻，飾銀珠琲，衣青娑裙，披羅段。

杜環《經行記・大食國》 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隈、吕禮。

杜佑《通典》卷一八五《邊防一・東夷上》

濊

濊亦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盧奚反。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略】知種麻，養蠶，作綿布。

馬韓

馬韓，後漢時通焉。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五十有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或云百濟是其一國焉。【略】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

辰韓

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

柵。其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爲秦韓。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

百濟

百濟，土著地多下濕，率皆山居。【略】賦稅以布、絹、麻、米等。

杜佑《通典》卷一八六《邊防二・東夷下》

扶桑

扶桑，南齊時聞焉。廢帝永元初，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荆州，説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爲錦。

流求

流求，自隋聞焉。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鬬川之東。水行五日而至。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頭後盤繞至額。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織鬬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

杜佑《通典》卷一八八《邊防四・南蠻下》

哥羅

哥羅國，漢時聞焉。在槃槃東南，亦曰哥羅富沙羅國云。國無蠶絲、麻紵，唯出古貝布。

林邑

林邑國，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爲象林縣，屬日南郡，古越裳之界也，在交趾南，海行三千里。

出瑇瑁、貝齒、古貝、沈木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以績紡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也。

扶南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島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略】氣候、風俗、物産大較與林邑同。

干陁利

干陁利國，梁時通焉，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古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武帝天監中，遣使貢方物。

狼牙脩

狼牙脩國，梁時通焉，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其土氣、物産與扶南略同，偏多栈、沈、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披髮，以古貝布爲干漫。

婆利

婆利國，梁時通焉，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國，乃至其國，去廣州二月日行。【略】俗類真臘，物産同於林邑。

多蔑

多蔑國，大唐貞觀中通焉，在南海邊，國界周迴可一月行。【略】其物産有金、銀、銅、鐵、象牙、犀角、朝霞、朝雲等布。其俗交易用金、銀、朝霞等衣服。百姓二十而税一。五穀、蔬菜與中國不殊。

多摩長

多摩長國居於海島，東與婆鳳，西與多隆，南與半支跋，華言「五山」也，北與訶陵等國接。【略】

其俗無姓。王居以柵爲城，以板爲屋，坐師子座，東面坐。衣物與林邑同。

杜佑《通典》卷一九二《邊防八・西戎四》

闍賓

闍賓在懸度山西，漢時通焉。王理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其民巧，雕文刻鏤，理宫室，織闍，刺文繡，好理食。【略】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犎牛、金、銀、鍮音賓鐵、鞮鍪，始盧反。硃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没藥，白附子。

安息

安息國，漢時通焉。王理番兜城，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戈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與烏弋、闍賓同。

大月氏

大月氏，漢時通焉。理藍氏城，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嫣水北，其南則大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北則康居，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土地、氣候、物類、風俗、錢貨與安息同。

杜佑《通典》卷一九三《邊防九》

天竺

其國出師子、貂、豹、獾、胡昆反。橐駝、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裂之

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穀之重沓。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琤瑐、金、銅、鐵、鉛、錫。金縷織成金闌、白疊、氈毯。氈音塔。毯音登。又有旃檀、鬱金等香，甘蔗諸果，石蜜、胡椒、薑、黑鹽。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貿易。多珊瑚、珠璣、琅玕。俗無簿籍，以齒貝爲貨。

大秦

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出細布，作毾㲪、氈毯罽帳之屬，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繒素，解以爲胡綾紺紋，數與安息諸胡交市於海中。

波斯

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出象、師子，多良犬。有大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有大鳥卵，真珠，頗梨，珊瑚，琉璃，瑪瑙，水精，瑟瑟，金，銀，鍮石，金剛，火齊，銅，錫，鑌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氍毹，氈毯，越那，越諸布，金縷織成，赤麖皮，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

越底延

出鍮石，訶黎勒，石蜜，麖皮，細疊。

大食

大食，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其國在波斯之西。【略】杜環《經行記》云：「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號暮門，都此處。其土女環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爲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爲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細行漫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爲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寬，葬唯從儉。郭郭之內，鄽閈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湊，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蜜爲盧舍，有似中國寶殿。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鉢，蓋不可算數。粳米白麵，不異中華。其果有偏桃人，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蒲陶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沒固（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杳塞蓽（蒲孔反），一名梨盧茇。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隈、呂禮。又以橐駝駕車。其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產也。腹肚小，腳腕長，善者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峰，良者日馳千里。又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腳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二升。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瘴。其氣候温，土地無冰雪。人多癘痢，一年之內，十中五死。今吞滅四五十國，皆爲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焉。」又云：「末祿國在亞梅國西南七百餘里。胡姓末者，茲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鐵爲城門。城中有鹽池，又有兩所佛寺。其境東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村栅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總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分渠數百，溉灌一州。其土沃饒，其人淨潔。牆宇高厚，市鄽平正。木既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氎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值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檉、遏白、黃李。瓜大者名尋支，十餘人食一顆輒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菁、蘿蔔、長葱、顆葱、芸臺、胡芹、葛藍、軍達、茴香、茭雚、瓠薑，尤多蒲陶。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雞。其俗以五月爲歲，每歲以晝缸相獻。有打毬節、鞦韆節。其大食東道使鎮於此。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參雜居止。其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又云：「苫國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兼瓦，壘石爲壁。米穀殊賤，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客糶此糶彼，往來相繼。人多魁梧，衣裳寬大，有似儒服。其苫國有五節度，有兵馬一萬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噉人肉。」

樊綽《雲南志》卷一〇《南蠻疆界接連諸蕃夷國》 驃國在蠻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閣羅鳳所通也。其國用銀錢。【略】男子多衣白氎。婦人當頂爲高髻，以金銀真珠爲飾，著青娑羅裙。又披羅段，行必持扇。貴家婦女，皆三人五人在傍持扇。有移信使到蠻界河賧，則以江豬白氎及琉璃器爲貿易。

蘇鶚《杜陽雜編》卷上 （廣德元年）上嘗幸興慶宮，於復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未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節文端妍，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雖以斧鑕鍛斫，終不傷缺。上歎爲異物，遂命聯蟬繡爲囊，碧玉蠶絲爲鞘。碧玉蠶絲，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小者蔭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撚而爲鞘，表裏通瑩，如貫瑟瑟，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爲琴瑟絃，則鬼神悲愁忭舞。爲弩絃，則箭出一千步。爲弓絃，則箭出五百步。上令藏之於內府，至朱泚犯禁闈，其鞭不知所在。故水部賈嵩員外所傳也。

〔大曆中〕上崇奉釋氏，每〔春〕〔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氍毹，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即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燕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

〔元〕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儷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

燕、緑珠，不能過也。瑶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妾也。後出爲薛氏之妻，生瑶英，而幼以香嗢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爲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其褥出自勾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爲也，其色殷鮮，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瑶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

蘇鶚《杜陽雜編》卷中　元和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碧麥、紫米。云其國在海東南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經合丘禺桑之山。合丘禺桑山見《山海經》。【略】神錦衾，水蠶絲所織也。方二丈，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彩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於其間，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傾動，大者可濶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月即跳入荷中，以成其繭，形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繰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爲嬰兒綳褲，曷能爲我被耶？」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則舒。水火相反，遇火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宫張之，以水一噴，即方二丈，五色煥爛，逾於向時。上乃歎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不亦然哉。」則却令以火逼之，須臾如故。上益異之，翌日出示術士田元佐、李元哉焉。

蘇鶚《杜陽雜編》卷下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霞錦，云鍊水香麻以爲之也。光耀芬馥着人，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更有女王國貢龍油綾、魚油錦，文彩尤異，皆入水不濡濕。云有龍油、魚油故也。後漢《東夷傳》云：海中有女主國，視井即有孕。又《梁朝公子傳》云：女國有六。

《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布帛部一・絲》　《梁四公記》曰：扶桑國使貢方物，有黄絲三百斤，即扶桑蠶所吐，桑灰汁所煮之絲也。帝有金鑪重五十斤，繫六絲以縣鑪，絲有餘力。

《白孔六帖》卷八　魚油錦女王國貢魚油錦，紋綵尤異，入水不濡濕，云有魚油故也。

《白孔六帖》卷一四　冰蠶絲錦褥唐老子嘗買一舊錦褥，有波斯見之，乃曰：此冰蠶絲所織，暑月陳於坐，滿室清涼。《樂府雜録》。

《全唐文》卷二七〇劉穆之《對恩賜綾錦出關判》　安息國莫賀遠來入朝，頻蒙賜綾錦等，還將自隨，關司以物皆違樣不放過。

莫賀就日輪琛，占風削衽。既踰葱嶺，便集藁街。頻承湛露之恩，幾荷油雲之施。至若綾開翥鶴，映灘浦以成文；錦縟翔鴛，艷江波而濯色。近九重之厚錫，充萬里之輕齎。關司寄重咽喉，任光襟帶。物皆違樣，既生非馬之疑；事乃出蕃，須既鳴雞之失。既緣恩賜，有異常途，勘責不虚，固難留滯。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拂菻》　拂菻國東南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東自西大食及于闐，回紇，青唐，乃抵中國。歷代未嘗朝貢。

元豐四年十月，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大首領你厮都令厮孟判來獻鞍馬、刀劍、真珠，言其國地甚寒，土屋無瓦。産金、銀、珠、西錦、牛、羊、馬、獨峯駝、梨、杏、千年棗、巴欖、粟、麥，以蒲萄釀酒。樂有箜篌、壺琴、小篳篥、偏鼓。王服紅黄衣，以金線織絲布纏頭，歲三月則詣佛寺，坐紅床，使人舁之。貴臣如王之服，或青緑、緋白、粉紅、褐紫，並纏頭跨馬。城市田野，皆有首領主之，每歲惟夏秋兩得奉，給金、錢、錦、穀、帛，以治事大小爲差。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二《東夷一・滅國》　土俗物産：知種麻，養蠶，作綿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二《東夷一・百濟國》　土俗物産：【略】賦役以布、絹、麻、米等。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二《東夷一・三韓國》　土俗物産：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略】辰韓，其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略】弁韓，其俗衣服皆與辰韓同。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四《東夷三・新羅》　土俗物産：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果菜，鳥獸，物産略與華同。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四《東夷三・倭》　土俗物産：其國土俗宜禾稻、麻苧蠶桑，知機織爲縑布，出白珠，青玉。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五《東夷四・扶桑》　土俗物産：其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六《南蠻一・哥羅》　國無蠶絲、麻苧，惟有古貝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六《南蠻一・林邑》　土俗物産：出古貝。古貝，樹名也，其花成如毬，音松。毛，抽以績紡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也。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六《南蠻一・扶南》　土俗物産：大較與林邑同。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六《南蠻一・毗騫》 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五馬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有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有垢污，則投火，復更精潔，即火浣布，或作燈炷，用之不盡也。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六《南蠻一・干陀利》 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古貝、檳榔。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六《南蠻一・狼牙修》 在南海中。【略】土氣物産與扶南略同。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六《南蠻一・婆利》 物産同于林邑。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七《南蠻二・社薄》 在扶南東漲海中，百渡海數十日至其國。【略】土有稻田，女子作白氎華布。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七《南蠻二・火山》 去社薄東五千里。【略】《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五馬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燃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日採木皮，績以爲布，即火浣也，或作燈炷。」

又有加營國，北社薄國，西有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則草葉落，如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爲布，同火山所成也。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七《南蠻二・多蔑》 在南海邊，國界周迴可一月行。【略】其物産有金、銀、銅、鐵、象牙、犀角，朝霞、朝雲等布。其俗交易並用金、銀，朝霞等衣服爲貿。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九《南蠻四・渤泥》 土之出者，【略】有麻與稻，無蠶絲，衣用吉貝布，布用花織成。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二《西戎三・闍賓》 土俗物産：織闍、刺繡。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三《西戎四・康居》 土俗物産：氍毹、錦、氈。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三《西戎四・天竺》 土俗物産：金縷織成闍、白疊、氈毹。音堵登。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三《西戎四・車離》 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四《西戎五・大秦》 土俗物産：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作氍毹，氈毹之屬，其色又鮮于海東諸國所作也。常利得中國縑素，解以爲胡綾紺紋，數與安息諸國交市于海中。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四《西戎五・安息》 土俗物産：土地、風氣、物類、人俗與康國、烏弋、闍賓同。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八《西戎五・大月氏》 土俗物産：土俗、氣候、物類、風俗、錢貨與安息同。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五《西戎六・波斯》 土俗物産：綾、錦、氎、細布，氍毹，氈毹，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三《外國門下》

大秦國

大秦國者，西天諸國之都會，大食蕃商所萃之地也。其王號麻囉弗，以帛織出金字纏頭，所坐之物則織以絲闌，有城郭。【略】土産：琉璃、珊瑚、生金、花錦、緂布、紅馬腦、真珠。

大食諸國

大食者，諸國之總名也，有國千餘所，知名者特數國耳。【略】有白達國，係大食諸國之京師也。【略】産金、銀、碾花上等琉璃、白越諾布、蘇合油，國人皆相尚以好雪布纏頭，所謂軟玻璃者，國所産也。有吉慈尼國，皆大山圍遶，盤山爲城，方二百里，環以大水。【略】其國産金、銀、越諾布、金絲錦、五色駝毛段、碾花琉璃、蘇合油。【略】有眉路骨惇國，居七重之城，【略】人皆纏頭搭項，寒即以色毛段爲衣，以肉麵爲食，以金銀爲錢。所謂鮫綃、薔薇水、梔子花、摩娑石、鵬砂皆其所産也。

木蘭皮國

大食國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國，不可勝數。大食巨艦所可至者木蘭皮國爾。蓋自大食之陁盤地國發舟，正西涉海一百日而至之。一舟容數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機杼之屬，言舟之大者，莫木蘭若也。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六《布帛門》

安南絹

安南使者至，欽太守用妓樂宴之，亦有贈於諸妓人以絹一匹，絹麤如細網，而蒙之以綿。交人所自着衣裳，皆密絹也，不知安南如網之絹何所用也。余聞蠻人得中國紅絁子，皆拆取色絲而自以織衫，此絹正宜拆取其絲耳。

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互市》 天禧二年十一月詔：廣州自今蕃

商發往南蕃買賣，因被惡風，飄往交州管界州郡博易，得紗絹紬布見錢等，回到廣州市舶亭，除黎字及小細砂鑞等，不是中國錢，並没納入官外，其餘紗絹紬布物色，取其三之一納官，餘二給還本主，所犯人從違制失條例科斷。

朱德潤《存復齋文集》卷五《異域説》〔拂菻國〕，其地又能撚毛爲布，謂之梭福，用密昔丹葉染成沉緑，浣之不淡。其餘氍毹、錦、疊皆常産也。

汪大淵《島夷誌略》

三島

居大奇山之東，嶼分鼎峙，有疊山層巒，民傍緣居之。田瘠穀少，俗質朴，氣候差暖。【略】地産黄蠟、木棉、花布。貿易之貨用銅珠、青白花碗、小花印布、鐵塊之屬。

麻逸

山勢平寬，夾溪聚落，田膏腴，氣候稍暖。【略】地産木綿、黄蠟、玳瑁、檳榔、花布。貿易之貨用鼎、鐵塊、五采紅布、紅絹、牙錠之屬。

無枝拔

在闍婆羅華之東南，石山對峙，民墾闢山爲田，鮮食多種薯，氣候常熱，獨春有微寒。【略】貿易之貨，用西洋布、青白處州甕器、瓦壜、鐵鼎之屬。

交趾

古交州之地，今爲安南大越國。山環而險，溪道互布，外有三十六莊。地廣人稠，氣候常熱，田多沃饒。【略】貿易之貨，用諸色綾、羅、匹帛、青布、牙梳、紙扎、青銅鐵之類。

占城

地據海衝，與新舊州爲隣。氣候乍熱，田中上等，宜種穀。【略】地産紅柴、茄藍木、打布。貨用青磁花碗、金銀首飾、酒色布、燒珠之屬。

民多朗

臨海要津，溪通海，水不鹹，田沃饒，米穀廣，氣候熱。【略】地産烏梨木、射檀、木綿花、牛麂皮。貨用漆器、銅鼎、閣婆布、紅絹、青布、斗錫酒之屬。

賓童龍

賓童龍隸占城上骨，與占城相連，有雙溪以間之，佛書所稱王舍城是也，或云日連屋基，猶存田上。人物風俗與占城略同。【略】産茄藍木、象牙。貨用銀、印花布。

真臘

州南之門，實爲都會，有城週圍七十餘里。【略】地産黄蠟、犀角、孔雀、沉速香、蘇木、大楓子、翠羽冠於各番。貨用銀、黄紅燒珠、龍段、建寧錦、絲布之屬。

丹馬令

地與沙里佛來安爲隣國，山平亘田多，食粟有餘，新收者復留以待陳。【略】貿易之貨，用甘理布、紅布、青白花碗、鼓之屬。

日麗

介兩山之間，立一閧之市。田雖平曠，春乾而夏雨，種植常違其時，故歲少稔，仰食於他國。氣候冬暖。【略】貿易之貨，用青磁器、花布、粗碗、鐵塊、小印花闌之屬。

麻里嚕

小港迢遞入於其地，山隆而水多鹵，股石林少，田高而瘠，民多種薯芋，地氣熱。【略】地産玳瑁、黄蠟、降香、行布、木綿花。貿易之貨，用牙靛青布、青磁器盤、處州磁水壜、大甕、鐵鼎之屬。

遲來勿

古泊之下，山盤數百里，厥田中下。【略】産蘇木、玳瑁、木綿花、檳榔。貿易之貨，用占城海南布、鐵線、銅鼎、紅絹、五色布、木梳、篦子、青器、粗碗之屬。

彭坑

石崖週匝，崎嶇遠如平寨，田沃，穀稍登，氣候半熱。【略】貿易之貨，用諸色絹、閣婆布、銅鐵器、漆磁器、鼓板之屬。

吉蘭丹

地勢博大，山瘠而田少，夏熟而倍收，氣候平熱。【略】貨用塘頭市布、占城布、青盤、花碗、紅緑焇珠、琴阮鼓板之屬。

丁家盧

三角嶼對境，港口通其津要。山高曠，田中下，民食足，春多雨，氣候微熱。【略】貨用青白花磁器、占城布、小紅絹、斗錫酒之屬。

戎

山遶溪環，部落坦夷，田畬成片，土脈膏腴，氣候不正，春夏苦雨。【略】地産白荳蔻、象牙、翠毛、黄蠟、木綿紗。貿易之貨，用銅、漆器、青白花碗、磁壺、瓶、花銀、紫焇珠、巫嵩布之屬。

羅衛

南真駱之南，實加羅山，即故名也。山瘠田美，等爲中上，春末則禾登，民有餘蓄以移他國，氣候不時。風俗勤儉，男女文身爲禮，以紫縵纏頭，繫溜布。以竹筒實生蠟爲燭，織木綿爲業。【略】地産粗降真、玳瑁、黄蠟、棉花，雖有琾樹無能割。貿易之貨，用綦子、手巾、狗跡絹、五色燒珠、花銀、青白碗、鐵條之屬。

羅斛

山形如城郭，白石峭厲，其田平衍而多稼，暹人仰之，氣候常暖如春。【略】貨用青器、花印布、金、錫、海南檳榔、口貝子。

東冲古剌

叢薄豐林，下臨淡港，外堞爲之限介，田美穀秀，氣候驟熱，雨下則微冷。【略】貿易之貨，用花銀、鹽、青白花碗、大小水埕、青緞、銅鼎之屬。

蘇洛鬲

洛山如闕，并溪如帶，具有聚落，田瘠穀少，氣候少暖。【略】貿易之貨，用青白花器、海巫嵩布、銀鐵水埕小罐、銅鼎之屬。

針路

自馬軍山水路由麻來墳至此，地則山多鹵股，田下等，少耕植。【略】民煮海爲鹽，織竹絲布爲業。【略】貿易之貨，用銅條、鐵鼎、銅珠、五色娟珠、大小埕、花布、鼓青布之屬。

八都馬

鬧市廣陽，山茂田少。民力齊，常足食，氣候暖。【略】貿易之貨，用南北絲、花銀、赤金、銅、鐵鼎、絲布、草金緞、丹山錦、山紅絹、白礬之屬。

淡邈

小港去海口數里山如鐵筆，迤逦如長蛇，民傍緣而居。田地平，宜穀粟，食有餘，氣候暖。【略】貨用黄硝珠、麒麟粒、西洋絲布、粗碗、青器銅鼎之屬。

尖山

自有宇宙，兹山盤據於小東洋，卓然如文筆插霄漢，雖懸隔數百里，望之儼然。田地少，多種薯，炊以代飯，氣候煩熱。【略】地産木綿花、竹布、黄蠟。粗降真，沙地所生，故不結實。貿易之貨，用牙錠、銅鐵鼎、青碗、大小埕甕、青皮、單錦、鼓樂之屬。

八節那間

其邑臨海，嶺方木瘦，田地瘠，宜種粟麥。【略】地産單茇花，印布不退色。木綿花、檳榔。貿易之貨，用青器、紫鑞、土粉、青絲布、埕甕、鐵器之屬。

三佛齊

自龍牙門去五晝夜至其國。【略】地産梅花片腦、中等降真香、檳榔、木綿布、細花木。貿易之貨，用色絹、紅硝珠、絲布、花布、銅鐵鍋之屬。

嘯噴

蹂監毗吉陀以東，其山崴延袤數千里，結茅而居，田沃宜種粟，氣候常暖。俗陋，男女椎髻，以籐皮煮軟，織粗布爲短衫，以生布爲梢。地産唯蘇木，盈山他物不見。

勃泥

龍山礪碑於其右，基宇雄敞，原田獲利，夏月稍冷，冬乃極熱。【略】貨用白銀、赤金、色緞、牙箱、鐵器之屬。

暹

自新門臺入港，外山崎嶇，内嶺深邃。土瘠不宜耕種，穀米歲仰羅斛，氣候不正。【略】貿易之貨，用硝珠、水銀、青布、銅鐵之屬。

爪哇

爪哇即古闍婆國，門遮把逸山係官場所居，宫室壯麗，地廣人稠，實甲東洋諸番。【略】地産青鹽，係晒成。胡椒每歲萬斤，極細堅。耐色印布及鸚鵡之類，藥物皆自他國來也。貨用硝珠、金銀、青緞、色絹、青白花碗、鐵器之屬。

重迦羅

杜瓶之東曰重迦羅，與爪哇界相接，間有高山，奇秀不産他木，滿山皆鹽敷樹及楠樹。【略】地産綿羊、鸚鵡、細花木綿單、椰子木綿花紗。貿易之貨，用花銀、花宣絹、諸色布。

都督崖

自海腰平原津通淡港，土薄田肥，宜種穀，廣栽薯芋，氣候夏凉多淫雨，春與秋冬皆熱。【略】貿易之貨，用海南占城布、紅緑絹、鹽、鐵銅鼎、色緞之屬。

文誕

渤山高環溪水若淡田，地瘠，民半食沙糊、椰子，氣候苦熱。【略】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婦織木綿爲業。【略】貨用水綾絲布、花印布、烏瓶鼓瑟、青磁器之屬。

蘇祿

其地以石崎山爲堡障，山畬田瘠，宜種粟麥，民食沙糊、魚蝦、螺蛤，氣候半熱。俗鄙薄，男女斷髮，纏皂縵，繫小印花。煮海爲鹽，釀蔗漿爲酒，織竹布爲業。【略】貿易之貨，用赤金、花銀、八都剌布、青珠處器、鐵條之屬。

龍牙犀角

峯嶺内平而外聳，民環居之，如蟻附坡，厥田下等，氣候半熱。【略】貿易之貨，用土印布、八都剌布、青白花之屬。

蘇門傍

山如屏而石峭，中有窩藏平坦，地瘠田少，多種麥而食，氣候常暖。【略】貿易之貨，用白糖、巫嵩布、油絹衣、花色宣絹、塗油、大小水埕之屬。塗油，出於東埕塗中，熬晒而成。

舊港

自淡港入彭家門，民以竹代舟，道多磚塔，田利倍於他壤，云一季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穀變而爲金也。地産黄熟香、頭金顔香、木綿花，冠於諸番。黄蠟、粗降真，絶高鶴頂，中等沉速。貿易之貨，用門邦九珠、四色燒珠、麒麟粒、處瓷、銅鼎、五色布、大小水埕甕之屬。

龍牙菩提

環宇皆山，石排類門，無田耕種，但栽薯芋，蒸以代糧。【略】貿易之貨，用紅緑燒珠、牙箱錠、鐵鼎、青白土印布之屬。

闕卒

地勢連龍牙門後山，若纏若斷起，凹峯而盤結，故民環居焉。田瘠穀少登，氣候不齊，夏則多雨而微寒。【略】地産上等鶴頂、中等降真、木綿花。貿易之貨，用絲布、鐵條、土印布、赤金甕器、鐵鼎之屬。

蒲奔

地控海濱，山蹲白石，不宜耕種，歲仰食於他國。氣候乍熱而微冷。【略】貿易之貨，用青甕器、粗碗、海南布、鐵線、大小埕甕之屬。

假里馬打

山列翠屏，闤闠臨溪，田下穀不收，氣候熱。貿易之貨，用硫磺、珊瑚珠、閘婆布、青色燒閙布之屬。

入老古

益溪通津，地勢卑窄，山林茂密，田瘠稻慳，氣候熱。【略】貿易之貨，用銀鐵、水綾、絲布、巫嵩八節那間布、土印布、象齒、燒珠、青磁器、埕器之屬。

古里地悶

居加羅之東北，山無異木，唯檀樹爲最盛。以銀鐵碗、西洋絲布、色絹之屬爲之貿貨也。

龍牙門

門以單馬錫番兩山相交，若龍牙，門中有水道以間之。田瘠稻少，氣候熱，四五月多淫雨。俗好劫掠，昔部長掘地而得玉冠，歲之始以見月爲正初，酋長戴冠披服受賀，令亦通相傳授。男女兼中國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繫青布稍。産粗降真、斗錫。貿易之貨，赤金、青緞、花布、處磁器、鐵鼎之類。蓋以山無美林，貢無異貨，以通泉州之貿易皆剽竊之物也。

東西竺

地産檳榔、老葉椰子簟、木綿花。番人取其椰心之嫩瓣或染織而爲簟，售之唐人。其簟冬煖而夏涼，亦可貿。

花面

其山逶迤，其地汩洳，田極肥美，足食有餘。男女以墨汁刺於其面，故謂之花面，國名因之。氣候倍熱。俗淳，有酋長。地産牛、羊、鷄、鴨、檳榔、甘蔗、老葉、木綿。貨用鐵條、青布、粗碗、青處器之屬。

須文答剌

峻嶺掩抱，地勢臨海，田磽穀少。【略】貿易之貨，用西洋絲布、樟腦、薔薇水、黄油傘、青布、五色緞之屬。

交欄山

嶺高而樹林茂密，田瘠穀少，氣候熱。貿易之貨，用穀米、色絹、青布、銅器、青器之屬。

特番里

國居西南角，名爲小食，官場深邃，前有石崖當關以守，之後有石洞周匝以居之。厥土塗泥，厥田沃饒。【略】貿易之貨，用麻逸布、五色綢緞、錦緞、銅鼎、紅油布之屬。

班達里

地與鬼屈波思國爲隣，山峙而石盤，田瘠穀少，氣候微熱，淫雨間作。【略】

地產甸子、鴉忽石、兜羅綿、木綿花、青蒙石。貿易之貨，用諸色緞、青白磁、鐵器、五色燒珠之屬。

曼陀郎

國界西北隅與播寧接壤，地瘠宜種麥。地產犀角、木綿，摘四斗花，可重一斤。西瓜五十斤重有餘，石榴大如斗。貿易之貨，用丁香、荳蔻、良薑、草芨、五色布、青器、斗錫、酒之屬。

喃啞哩

地當喃啞哩之要衝，大波如山，動盪日月，望洋之際，疑若無地。民居環山，各得其所。【略】貿易之貨，用金、銀、鐵器、薔薇水、紅絲布、樟腦、青白花碗之屬。

北溜

地勢居下，千嶼萬島，舶往西洋，過僧加剌傍，潮流迅急，更值風逆，輒漂此國，候次年夏東南風，舶仍出溜水。【略】地產椰子、索趴子、魚乾、大手巾布。

高郎步

大佛山之下灣，環中縱橫，皆鹵股石，其地濕卑田瘠，米穀翔貴，氣候暖。貿易之貨，用八丹布。

沙里八丹

國居古里佛山之後，其地沃衍，田少俗美，氣候微煖。【略】地產八丹布、珠珠，由第三港來，皆物之所自產也。

金塔

古崖之下，聖井傍有塔十丈有餘，塔頂曾鍍以金，其頂頹而石爛，惟苔蘚青青耳。【略】土瘠而民貧，氣候不齊。俗樸，男女椎髻，纏白布，繫溜布。民煮海爲鹽，女耕織爲業，壽多至百有餘歲。地產大布手巾、木綿。貿易之貨，用鐵鼎、五色布之屬。

東淡邈

皁揵相去有間，近希苓數日程，山瘠民閒，田沃稻登，百姓充給，氣候熱。【略】地產胡椒，亞於閣婆，玳瑁、木綿、大檳榔。貿易之貨，用銀、五色布、銅鼎、鐵器、燒珠之屬。

大八丹

國居西洋之後，名雀、婆嶺相望數百里，田平豐稔，時雨霑渥。【略】地產綿布、婆羅蜜。貿易之貨，用南絲、鐵條、紫粉、木梳、白糖之屬。

加里那

國近具山，其地磽确，田瘠穀少。【略】貿易之貨，用青白花碗、細絹、鐵條、蘇水、水銀之屬。

土塔

居八丹之平原，赤石圍遶，有土磚甃塔，高數丈。漢字書云：咸淳三年八月畢工。傳聞中國之人，其年販彼，爲書於石以刻之，至今不磨滅焉。土瘠田少，氣候半熱，秋冬微冷。【略】地產綿布、花布、大手巾、檳榔。貿易之貨，用糖霜、五色絹、青緞、蘇木之屬。

加將門里

去加里二千餘里，喬木成林，修竹高節。其地堰潴，田肥美，一歲三收穀，通商販於他國，氣候常熱。地產象牙、兜羅綿、花布。貿易之貨，用蘇杭五色緞、南北絲、土綢絹、巫嵛布之屬。

波斯離

境與西夏聯屬，地方五千餘里。闤市之間，民比居如魚鱗。田宜麥禾，氣候常冷。【略】地產琥珀、軟錦、駝毛、腽肭臍、沒藥、萬年棗。貿易之貨，用氈毯、五色緞、雲南葉金、白銀、倭鐵、大風子、牙梳、鐵器、達剌斯離香之屬。

撻吉那

國居達里之地，即古之西域。山少而瘠，氣候半熱，天常陰晦。俗與羌同。男女身面如漆，眼圓白，髮腸鬍。龍軟錦爲衣，女資紡績爲生，男採鴉鶻石爲活。【略】貿易之貨，用沙金、花銀、五色緞、鐵鼎、銅線、琉磺、水銀之屬。

須文那

國居班支尼那接境，山如瓜瓠，民樂奠居，田瘠穀少，氣候應節。【略】地產絲布、胡椒，亞於希苓，淡邈孩兒茶，又名烏爹土，又名胥實，考之其實檳榔汗也。貿易之貨，用五色細緞、青緞、荳蔻、大小水罐、蘇木之屬。

小唄喃

地與都攔礁相近，厥土黑墳，本宜穀麥。【略】貿易之貨，用金錢、青白花器、八丹布、五色緞、鐵器之屬。

朋加剌

五嶺崔嵬，樹林拔萃，民環而居之，歲以耕植爲業，故野無曠土，田疇極美，

一歲凡三收穀，百物皆廉，即古忻都州府也。氣候常熱。【略】産苾布、高你布、兜羅綿、翠羽。貿易之貨，用南北絲、五色絹緞、丁香、荳蔻、青白花器、白纓之屬。

巴南巴西

國居大響山之南，環居數十里。土瘠，宜種荳，氣候乍凉。【略】地産細綿布，舶人以錫易之。

放拜

居巴隘亂石之間，渡橋出入，周圍無田，平曠皆陸地，宜種麥，氣候常暖。【略】地産絶細布，疋濶七尺，長丈餘。

大烏爹

國近巴南之地，介西洋之中。峯山多鹵股，田雜沙土，有黑歲，宜種豆，氣候常熱。【略】地産布匹、猫兒眼睛、鴉鶻石、翠羽。貿易之貨，白銅、鼓板、五色緞、金、銀、鐵器之屬。

萬年港

凌門，正灣爲之引從，彷彿相望，中間長濶二十餘丈，其深無底，魚龍之淵藪也。旁有山如氏，民環而居，田寬地窄，宜穀麥，氣候常熱。【略】地産降真條、木綿、黄蠟。貿易之貨，用鐵條、銅線、土印花布、瓦瓶之屬。

馬八兒嶼

控西北之隅，居加將門之右，瀕山而居，土鹹，田沃饒，歲倍收，氣候熱。地産羽、細布。大羊百有餘斤，穀米價廉。貿易之貨，用砂金、青緞、白礬、紅緑燒珠之屬。

阿思里

極西南達國里之地，無山林之限，風起則飛沙撲面，人不敢行，居人編竹以蔽之。氣候熱，半年之間多不見雨，掘井而飲，深至一二三百丈，味甘而美。其地防原，宜種麥。【略】地産大綿布、小布疋。

哩伽塔

國居遼西之界，乃國王海之濱，田瘠宜種黍。民疊板石爲居，掘地丈有餘深，以藏種子，雖三載亦不朽也。氣候秋熱而夏凉。【略】貿易之貨，用金、銀、五色緞、巫嵩布之屬。

天堂

地多曠漠，即古筠冲之地，又名爲西域。風景融和，四時之春也。田沃稻饒，居民樂業。雲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西洋亦有路通，名爲天堂。【略】貿易之貨，用銀、五色緞、青白花器、鐵鼎之屬。

天竺

居大食之東，隸秦王之主，去海二百餘里。地平沃，氣候不齊。貿易之貨，用銀、青白花器、斗錫、酒、色印布之屬。

層摇羅

國居大食之西南，崖無林，地多淳，田瘠穀少，故多種薯以代糧食。每貨販於其地者，若有穀米與之交易，其利甚溥。氣候不齊。貿易之貨，用牙箱、花銀、五色緞之屬。

甘埋里

與佛郎相近。【略】所有木香、琥珀之類地産，自佛郎國來商販於西洋互易，去貨丁香、荳蔻、青緞、麝香、紅色燒珠、蘇杭色緞、蘇木、青白花器甕瓶、鐵條，以胡椒載而返。椒之所以貴者，皆因此船運去尤多，較商舶之取十不及其一焉。

麻呵斯離

去大食國八千餘里，與鯨板奴國相近。由海通溪約二百餘里，石道崎嶇，至官場三百餘里，地平如席。氣候應節。貿易之貨，用剌速斯離布、紫金、白銅、青琅玕、闍婆布之屬。

烏爹

國因伽里之舊名也。山林益少，其地堰潴而半曠，民專農業，田沃稼茂，既絶稂莠之害，又無蝗蝻之災，歲凡三稔，諸物皆廉，道不拾遺，鄉里和睦，士尤尚義，俗厚民泰，各番之所不及也。氣候男女與朋加剌略同，税收十分之一也。地産大者，黑國翠羽、黄蠟、木綿、細匹布。貿易之貨，用金、銀、五色緞、白絲、丁香、荳蔻、茅香、青白花器、鼓琴之屬。

周致中《異域志》卷下《吉慈尼國》 盤山爲城，尚胡教，禮拜堂百餘所。出金銀金絲錦。富民居住七層樓閣，多畜牧駝馬。地極寒，春夏雪不消，有雪蛆可食。

周致中《異域志》卷下《大秦國》 西番之大國也，番商萃此。其王號麻羅弗，以布帛織出金字纏頭。地産珊瑚、生金花錦縵布、紅瑪瑙珠等物，富甚。

周致中《異域志》卷下《黑蒙國》 其國至富，有城池房舍。民種田，天氣常

熱。人穿五色錦袴，其人多富，尚侈靡。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六《市糴二》〔成宗大德〕七年二月，禁諸人毋以金、銀、絲線等物下番。【略】

〔武宗至大〕二年九月，詔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綿、絲、布、帛下海者，禁之。【略】

英宗至治二年三月，復置市舶提舉司於泉州、慶元、廣東三路。禁子女、金銀、絲綿下番。

《明史》卷三二三《外國傳四・麻葉甕》麻葉甕，在西南海中。永樂三年十月遣使齎璽書賜物，招諭其國，迄不朝貢。自占城靈山放舟，順風十晝夜至交欄山，其西南即麻葉甕。山峻地平，田膏腴，收穫倍他國。【略】產玳瑁、木棉、黃蠟、檳榔、花布之屬。

《明史》卷三二四《外國傳五・賓童龍》賓童龍國，與占城接壤。或言如來入舍衛國乞食，即其地。氣候、草木、人物、風土，大類占城，惟遭喪能持服，葬以僻地，設齋禮佛，婚姻偶合。酋出入乘象或馬，從者百餘人，前後讚唱。民編茅覆屋。貨用金、銀、花布。

《明史》卷三二四《外國傳五・暹羅》〔洪武〕七年，使臣沙里拔來貢。言去年舟次烏猪洋，遭風壞舟，飄至海南，賴官司救護，尚存飄餘兜羅綿、降香、蘇木諸物進獻，廣東省臣以聞。帝怪其無表，既言舟覆，而方物乃有存者，疑其爲番商，命却之。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傳六・蘇祿》其國，於古無所考。地瘠寡粟麥，民率食魚蝦，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爲布。氣候常熱。有珠池，夜望之，光浮水面。土人以珠與華人市易，大者利數十倍。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四・卜花兒》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北七百餘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户萬計。市里繁華，號爲富庶。地卑下，節序嘗温，宜五穀桑麻，多絲綿布帛，六畜亦饒。

《古今事物考》卷三《珍寶》西洋布　其白如雪，闊七尺。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皇明盛事述一・成祖功德》各國貢物，【略】布則兜羅綿、紅撒哈剌八者、藍覇木、黑蕪蔓、番沙紅絞節、智杜花頭乍連花織人象之類。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三〇《外國・西域記》中官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等，使西域還。西域諸國，哈烈、撒馬兒罕、火州、土魯番、失剌思、俺都淮等處，各遣使貢文豹西馬方物。誠上使西域記，所歷凡十七國，山川風俗物産悉備焉。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去陝西肅州嘉峪關萬一千一百里。其地四面多山，中有河西流。【略】其土饒沃，氣候多暖少雨。土産有白鹽、銅、鐵、琉璃、金銀、珊瑚、琥珀、珠翠之屬。多育蠶，善爲紈綺。【略】撒馬兒罕，在哈烈東北，去陝西肅州衛嘉峪關九千七百餘里，去哈烈二千八百餘里。地寬平，土壤膏腴。【略】人物秀美，工巧過于哈烈，而風俗土産與哈烈同。俺都淮在哈烈東北，去撒馬兒罕千三百六十里，城居大郭，周十餘里，人民繁庶，風土物産同哈烈。

官修《明會典》卷一〇五《禮部六三・朝貢一》

東南夷上

日本國

〔永樂初〕始令十年一貢，貢道由浙江寧波府。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宣德初，遣貢不如約，諭使臣自今貢毋過三船，人毋過三百，刀劒毋過三十。嘉靖六年奏准，凡貢非期，及人過百，船過三，多挾兵器，皆阻回。二十九年，定日本貢船每船水夫七十名，三船共計水夫二百一十名。正副使二員，居坐六員，土官五員。從僧七員，從商不過六十人。三十年後，時入寇掠，自是朝貢未有至者。

琉球國

諭令二年一貢，每船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貢道由福建閩縣。

貢物

生熟夏布

暹羅國【略】

定三年一朝貢，貢道由廣東。萬曆七年，遣使具金葉表文入貢。

貢物

苾布	油紅布	白纏頭布	
紅撒哈剌布	紅地紋節智布	紅杜花頭布	
紅邊白暗花布	乍連花布	烏邊葱白暗花布	
細棋子花布	織人象花文打布	西洋布	
織花紅絲打布	織雜絲打布	紅花絲手巾	
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	織人象雜色紅花文絲縵		

占城國【略】

定三年一貢，貢道由廣東。正統後，其國襲封，遣使行禮。

貢物

紅印花布　油花綿布　白綿布

烏綿布　圓壁花布　花紅邊縵

雜色縵　番花手巾　番花手帕

兜羅綿被　洗白布泥

爪哇國【略】

正統八年，令三年一貢，後朝貢無常。

貢物

苧布　油紅布

三佛齊國【略】

貢物

苧布　兜羅綿被

浡泥國【略】

貢物

西洋白布

須文達那國【略】

貢物

紗苧布　隔莽布　八的力布

花滿直地　番綿紬直地　兜羅綿

撒剌八　紗賴隔著　撒哈剌

蘇門荅剌國【略】

貢物

撒哈剌　梭眼

西洋瑣里國【略】

貢物

兜羅綿被　漫折的花被　皮剔布

槁泥布　沙馬打里布

瑣里國【略】

貢物

紅八者藍布　紅撒哈剌　覲木里布

紅番布　白苧布

淡巴國【略】

貢物

苧布　兜羅綿被

官修《大明會典》卷一〇六《禮部六四・朝貢二》

東南夷下

蘇禄國【略】

貢物

竹布　綿布

古里國【略】

貢物

花氈單伯蘭布　苧布　紅絲花手巾

番花人馬象物手巾　線結花靠枕

滿剌加國【略】

貢物

撒哈剌　白苧布　薑黄布

撒都細布　西洋布　花縵

娑羅國【略】

貢物

白焦布　花焦布

小葛蘭國【略】

貢物

白綿布

榜葛剌國【略】

貢物

撒哈剌　者抹黑荅立布　洗白苧布

兜羅綿

錫蘭山國【略】

貢物

撒哈剌　西洋細布

官修《明會典》卷一〇七《禮部六五・朝貢三》

西戎上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古闐賓國。洪武二十年，國王帖木兒，遣使朝貢。二十二年，復進馬。二十四年，進海青。正統中，再貢馬及玉石。成化弘治中，再貢獅子。嘉靖二年後，定五年一貢。

貢物

鎖服　矮納

魯迷

嘉靖三年，自甘肅入貢，後定五年一貢，每貢起送十餘人。

貢物

鎖服　撒哈剌

天方國

天方，古筠冲地，又名西域。宣德中，遣使朝貢。正德十二年，入貢。嘉靖中，定五年一貢。

貢物

鎖服

官修《明會典》卷一一一《禮部六九・給賜二》　朝廷給賜番夷及官員人等，或出特恩，或夷人求討，或禮部酌請，其例不一，今具列其可考者于後。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諸番四夷朝貢人員，及公侯官員人等，一切給賜，如往年有例者，止照其例，無例者，斟酌高下等第，題請定奪，然後禮部官具本奉聞，關領給賜。

凡賞賜金銀、鈔錠、疋帛之類，金銀請長隨內官關領，疋帛係內承運庫收貯，冠帶衣靴係工科工部官收掌，鈔錠係户部官，分投關領。其物或於奉天門，或奉天殿丹陛，或華蓋殿，用卓頓放。引受賜人朝北立，置物於前，受賜人叩頭畢，以物授之。如多至十人百人，則先以所賜之物，唱名分授，各人行列叩頭畢，於該科出帖赴午門倒換勘合，照出所賜之物，復令次日謝恩。近年賞賜公侯官員人等，於會極門領給。

外夷上

朝鮮國，洪武間，賜國王大統曆，及錦繡絨綺。王母妃，金綺紗羅。相國等官，綵段紗羅，又賜廟社樂器。永樂間，給國王冕服九章，圭玉佩玉，《五經》、《四書》、《春秋會通》、《大學衍義》等書。王父紵絲紗羅。妃珠翠七翟冠，紅紵絲大衫，素貯絲圓領霞帔，金墜，又給綾絹茄藍香帽珠，鍍金銀匣象牙犀角，《通鑑綱目》、《列女傳》等書，腦麝沉檀白花蛇等藥，又賜編鐘、編磬各十六，瑟、笙各二，琴、簫倍之。正統間，給遠遊冠，絳紗袍，翼善冠，龍袞，玉帶。本國奏請弓材牛角，准歲買五十枝，又准歲買弓面二百，不得過數。嘉靖中，奏請收買樂律，及行太常寺校定，令御用監製十二管給之。

差來進貢陪臣，賞織金紵絲衣一套，綵段四表裏，絹五疋。書狀、通事、押物等官，每人素紵絲衣一套，綵段一表裏，絹二疋，布一疋。從人絹衣一套，布一疋。陪臣以下，各靴韈一雙，差來謝恩者賞同。

差來奏事陪臣，賞織金羅衣一套，綵段二表裏，絹二疋。通事，每人素羅衣一套，綵段一表裏，布二疋。從人，絹衣一套，布一疋，靴韈同前。

送回人口，給賜國王銀一百兩，錦四段，紵絲十二表裏，寫勑獎勵。

漂流夷人到京，給薪米外，仍各給胖襖一件，鞾鞋一雙，如夏月改給本綿布衣二件。

日本國，永樂間，賜國王冠服，紵絲、紗、羅、金銀、古器、書畫等物。宣德十年回賜國王紵絲二十表裏，紗、羅各八疋，錦二段，銀二百兩。妃銀一百兩。成化二十年，回賜國王，紵絲二十表裏，紗、羅各二十疋，錦四段，銀二百兩。王妃紵絲十表裏，紗、羅各八疋，錦二段，銀一百兩。

差來正副使，每員金襴袈裟一領，鍍金銀鈎環全，羅直裰一件，羅褊衫一件，紵絲二疋，紗、羅各一疋，絹六疋，銅錢一萬文，靴、韈各一雙。居座以下土官，從僧，通事，從人，有差。

正貢外，使臣自進并官收買附來貨物俱給價，不堪者令自貿易。

琉球國，洪武十六年，賜國王文綺等物，山南王亦如之。後賜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紵絲、紗、羅，冠服。王妃，紵絲羅。王姪王相寨官，絹公服。後又回賜國王，錦四段，紵絲、羅各六疋，紗八疋。王妃，錦二段，紵絲、紗各四疋。

差來王舅，綵段四表裏，羅四疋，紗帽一頂，鈒花金帶一條，織金紵絲衣一

套，靴、韈各一雙。長史使者，每員綵段二表裏，折鈔綿布二疋。通事，每員綵段一表裏，折鈔綿布二疋。從人，每名折鈔綿布二疋。留邊使者、通事、從人賞同。

正貢外附來貨物官，抽五分買五分。

安南國，洪武元年，賜國王《大統曆》及綵段等物。景泰二年，照朝鮮國。宣德十年，例給賜綵段十表裏，錦四段。嘉靖二十年，改都統使令廣西布政司，每年印給《大統曆》一千本。二十一年，令都統使仍照安南國王例給賞。萬曆四年，以慶謝補貢，回賜，例外加綵段四表裏，錦二段。

差來陪臣，每員綵段二表裏，紗、羅各一疋，織金紵絲衣一套，折鈔絹五疋，靴、韈各一雙。行人，從人有差。

真臘國，洪武六年，賜國王《大統曆》及綵段等物。景泰三年，賜王錦二段，紵絲六疋，紗、羅各四疋。王妃，紵絲四疋，紗、羅各三疋。

差來頭目并通事、總管、火長，衣服，紵絲、絹、布有差。

暹羅國，洪武間，賜國王《大統曆》及織金紵絲、紗、羅等物。永樂十五年，給王錦四疋，紵絲、紗、羅各十疋，內各織金四疋。王妃，紵絲、紗、羅各六疋，內各織金二疋。宣德間，各減半。正統以後，俱照永樂十五年例。

正副使臣，初到每人織金羅衣一套，靴、韈各一雙。未經冠帶者給紗帽素金帶，先曾到京冠帶者，換給鈒花金帶，正賞紵絲、羅各四疋，折鈔絹二疋，綿布一疋，織金紵絲衣一套。通事人等初到，每人素羅衣一套，靴、韈各一雙。未經冠帶者，給紗帽素銀帶，先曾到京冠帶者，換給鈒花銀帶。正賞紵絲、羅各二疋，折鈔絹一疋，素紵絲衣一套。番伴初到，每人絹衣一套，靴、韈各一雙。正賞折鈔綿布一疋，胖襖袴，鞋各一副。其存留廣東有進貢者頭目人等，每人賞素紵絲衣一套，紵絲、羅各二疋。從人，每人紵絲絹衣一套，紵絲一疋。番伴人等，每人折鈔綿布一疋，胖襖褲，鞋各一副。

使臣人等進到貨物，例不抽分給與價鈔。

占城國，洪武二年賜國王《大統曆》。使臣，文綺、紗、羅各一疋，仍給冠帶。永樂元年，賜國王錦二疋，紵絲六疋，紗、羅各四疋。王妃，紵絲四疋，紗、羅各三疋。後照此例。

差來王弟、王孫初到，賞織人羅衣，并紵絲衣各一套，正賞紵絲六疋，紗、羅各四疋，紵絲衣一套，折鈔絹二疋。正副使初到，每人織金羅衣一套，正賞綵段四表裏，絹二疋，折衣綵段二表裏。正副通事至正象奴等初到，每人賞素羅衣一套，正賞綵段二表裏，折鈔絹一疋，折衣綵段一表裏。從人初到，每人絹衣一套，正賞折鈔綿布一疋，折衣絹四疋，俱與靴、韈各一雙。其正副吏、通事人等，給賜冠帶，及給換，例與暹羅國同。正將士大頭目，及舍人、辦事、火長、總管、幹事各項，正者每名各烏紗帽一頂，黑角帶一條。

爪哇國，永樂初，賜東西王，紵絲、紗、羅、帳幔、手巾、羊酒、器皿。王妃，紵絲、紗、羅、手巾等物。正統三年，賜王紵絲十疋，紗、羅各三疋。妃紵絲六疋，紗、羅各二疋。景泰三年，因王求討給傘蓋一把，蟒龍衣服一領。

使臣、通事、頭目人等初到，賞織金素羅衣服靴韈，正賞紵絲、紗、羅、絹、布。女使并女頭目俱同。

貢物給價。

彭亨國，洪武十一年賜國王、王妃，紵絲、紗、羅共四十八疋。使臣織金綵段、衣服有差。

百花國，洪武十一年，賜國王及使者織金綵段、紗、羅、衣服有差。

三佛齊國，洪武四年，賜國王《大統曆》及綵段、紗、羅。使臣紗、羅、綵段有差。六年，賜國王綵段、紗、羅二十四疋。正使三人，各二疋，衣一套。副使二人，各一疋。通事以下，布帛有差。十年，給王及使臣，織金綵段、紗、羅，靴、韈等物有差。

浡泥國，洪武四年，賜國王織金綵段、紗、羅，及使者綺帛有差。永樂六年，王來朝，給冠帶襲衣。王子襲封還國，賜金鑲玉帶一條，金百兩，銀三千兩，及錢鈔，錦、綺、羅、袞褥、帳幔、器皿等物。王母王叔以下，各有賜。

正貢外，附帶貨物俱給價。

蘇門答剌國，永樂三年，賜國王綵段襲衣。宣德六年，賜錦二段，紗、羅各四疋，絹十三疋。妃，紵絲五疋，紗、羅各四疋，絹六疋。進馬，回賜綵段二十表裏，後照此例。正使賞綵段五表裏，紗、羅各一疋，折鈔絹四疋。通事、頭目、使臣妻等，各賞有差。

正貢外，使臣人等自進物，俱給價。

蘇祿國，永樂間，賜國王紗帽、金鑲玉帶，鈒花金帶，金蟒龍等衣服，金銀錢鈔，珍珠，錦、紵絲、紗、羅，器皿鋪陳等物。王妃，冠服，銀錢鈔，紵絲等物。王男女親戚，頭目，使女，冠帶衣服諸物，各有差。貨物例給價免抽分。

西洋瑣里國，洪武三年，以其國來朝，涉海道遠，賜賚甚厚。永樂元年來朝，

附載胡椒等物，皆免稅。

瑣里國，洪武五年，賜國王《大統曆》及織金綵段、紗、羅各四疋。使臣，綵段、紗、羅各二疋。傔從，高麗布各二疋。

古里國，永樂間，賜國王、王妃紵絲、紗、羅等物。

淡巴國，洪武十年，賜國王織金綵段、紗、羅。使臣綵段、襲衣等物有差。

滿剌加國，永樂三年，賜國王綵段、襲衣。九年，王來朝，賜錦繡龍衣二套，麒麟衣二套，及金銀器皿幃帳裀褥。王妃及其子姪，陪臣、傔從，綵段、紗、羅、襲衣有差。王還國，賜金鑲玉帶一條，儀仗一副，鞍馬二匹，金百兩，銀五百兩，鈔四十萬貫，銅錢二千六百貫，錦、綺、紗、羅三百疋，絹一千疋，金綺二疋，織金文衣二件。王妃，冠服一副，及銀鈔，錦、綺、紗、羅等物。陪臣賞賜有差。以後定例，回賜國王，綵段十表裏，紗、羅各四疋，錦二疋。王妃，綵段五表裏，紗三疋。差來正副使并頭目，初到，每人賞織金羅衣一套，靴、韈各一雙。正賞，綵段四表裏，紗、羅各二疋，折鈔絹四疋，織金紵絲衣一套。通事、總管人等，初到，每人素羅衣一套，靴、韈各一雙。正賞，綾三疋，折鈔絹六疋，素紵絲衣一套。番伴，初到，每人絹衣一套，靴、韈各一雙。正賞，折鈔絹二疋，綿布二疋，胖襖、褲、鞋各一副。其正副使通事人等，給賜冠帶，及給換例與暹羅國同。

正貢外，附來貨物，皆給價，其餘貨物，許令貿易。

娑羅國，永樂四年，賜國王紵絲、紗、羅共十六疋，織金大紅錦手巾一副。王妃，紵絲、紗、羅共八疋。正副使并從人，鈔、紵絲、羅，并衣服、靴、韈。

阿魯國，永樂五年，差中官給賜頭目，紵絲、紗、羅共十疋。

小葛蘭國，永樂五年，差中官給賜頭目，紵絲、紗羅共十一疋。

榜葛剌國，永樂三年，賜國王紵絲、紗、羅各四疋，絹八疋。王妃，紵絲、紗、羅各三疋，絹六疋。十二年，給國王錦四段，綾六十疋。頭目人等，給賞有差。

錫蘭山國，宣德八年，賜國王紵絲十八疋，紗四疋。王妃，紵絲八疋，紗四疋。正使，正賞，綵段八表裏，折鈔絹十疋，紗、羅三疋，織金紵絲衣一套。副使，正賞，綵段四表裏，折鈔絹七疋，紗、羅各二疋，織金紵絲衣一套。通事番伴人等，給賞有差。使臣人等自進物，俱給價。

吕宋國，洪武五年，賜國王織金綵段、紗、羅。使臣并從人，俱與瑣里國同。萬曆四年，以助討逋賊，正賞外，加賜如朝鮮國送回人口例。

外夷下

撒馬兒罕，洪武間進貢，各賞銀并紵絲表裏衣服等物。正統以前，賞例優厚。成化間定，王，紵絲十五疋，羅三疋，紗三十疋，熟絹十五疋，白毡絲十疋，白將樂布十疋，洗白布五十疋，紵絲帽一頂，硃紅漆戧金椀八箇。王妻，紵絲八疋，羅二疋，紗二疋，熟絹八疋，白毡絲五疋，白將樂布五疋，洗白布二十疋。到京使臣，并存留甘州男婦，俱分别等第，照哈密賞例。

回賜，正統四年，金線豹一隻，綵段八表裏。西馬，每匹五表裏，折鈔絹十疋。獅子皮，一張二表裏。金線豹皮，每張一表裏。成化十九年，進獅子二隻，每隻比金線豹例加綵段五表裏。弘治三年，獅子一隻，綵段八表裏。正副使并送養人，止正賞，無加賞。王止與回賜，無特賜。正德三年，貢水晶椀一箇，估值銀八兩，令給絹與之，每絹一疋作銀一兩四錢。嘉靖二年議定，上等玉石每斤絹三疋，中等，每斤絹二疋。下等，每斤絹一疋。

魯迷，嘉靖五年賞例，與撒馬兒罕同。

官修《明會典》卷一一三《禮部七一・給賜四》

土官

雲南徼外土官，進到象、馬、金銀器皿、寶石等件，例不給價，其賜例各不同。

緬甸，給賜宣慰使，錦二段，紵絲、紗、羅各三疋。妻，紵絲、羅各三疋。差來頭目，海人紵絲、羅各三疋，紗二疋，鈔六十錠。招剛，每人紵絲、羅各二疋，紗一疋，鈔四十錠，俱與羅衣一套。通事，鈔三十錠。象奴從人，每人鈔十五錠，俱與絹衣一套，靴、韈各一雙。

老撾，并八百，賜例俱與車里同，俱通事羅衣改紵絲衣。

孟艮，給賜土官舍人，紵絲、紗、羅各二疋。差來頭目，紵絲、羅各二疋，紗一疋，折鈔絹一疋。通事，每人折鈔絹一疋，俱與羅衣一套。從人，每人折鈔綿布一疋，絹衣一套，俱與靴、韈各一雙。

給賜番夷通例【略】

弘治間定，凡番國進貢，内國王、王妃及使臣人等，附至貨物，以十分爲率，五分抽分入官，五分給還價值，必以錢鈔相兼。國王、王妃，錢六分，鈔四分。使臣人等，錢四分，鈔六分。又以物折還，如鈔一百貫，銅錢五串，九十五貫折物，以次加增，皆如其數。如奉旨特免抽分者，不爲例。

凡番國進貢船内搜出私貨，照例入官，俱不給價。其奉旨給與者，不爲例。

凡番貨價值，弘治間定，回回并番使人等進貢寶石等項，内府估驗定價例，赤金，每兩直鈔五十貫。足色銀，每兩十五貫。錫，每斤五百文。琉球入貫。【略】苾布，每疋一十五貫。撒哈剌，每疋一百貫。兜羅布，每段一十貫。油紅布，每段一貫五百文。青布，每段一貫五百文。花布，每段一貫。暗花打布，每段一貫。沙連布，每段一貫。青查禮布，每段一貫。加籠宜布，每段一貫。烏連布，每段一貫。勿那朱布，每段一貫。各樣麤布，每段一貫。日本國附進刀劒，每把鈔三貫，内一分與錢，九分支絹。每鈔一百貫，該絹一疋。其名檀香，每十斤，銀一兩，折錢七百文。暹羅、滿剌加檀香，俱每斤鈔十貫。暹羅藤黄，每斤鈔十五貫。紫草，每斤鈔三十貫。琉球、暹羅、滿剌加，每鈔二百貫，折絹一疋。

凡折還物價，弘治間定，各色紵絲，每疋折鈔五百貫。各色綾子，每疋三百貫。各色紗，每疋三百貫。各色絹，每疋一百貫。青絨毯子，每疋六百貫。駝褐毯子，每疋六百貫。

謝肇淛《五雜組》卷四《地部二》 元之盛時，外夷朝貢者千餘國，可謂窮天極地，罔不賓服，而惟日本嵎强不臣，阿剌罕等率師十萬往征，得返者三人耳。國朝洪武初，四夷王會圖共千八百國，即西南夷經哈密而來朝者，三十六國。永樂中，重譯而至，又十六國。其中如蘇禄、蘇門答剌、彭亨、瑣里、古里、班卒、白葛達、吕宋之屬，二十餘國，皆前代史册所不載者，漢、唐盛時所未有也。然其中惟朝鮮、琉球、安南及朵顔三衛等，受朝廷册封貢賦，惟謹比於藩臣。其他來則受之，不至亦不責也，可謂最得馭夷之禮。

太祖之絶日本朝貢，知其狡也。文皇之三犁虜庭，知其必爲邊患也。舍此二者，中國可安枕而臥矣。固知創業之主，其明見遠慮，自非尋常所及也。

今諸夷進貢方物，僅有其名耳，大都草率不堪。如西域所進祖母緑、血竭、鴉鶻石之類，其真僞好惡皆不可辨識，而朝廷所賜繒、帛、靴、帽之屬尤極不堪，一着即破碎矣。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九《土貢二》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四月，撒馬兒罕遣使來朝，貢馬十五、駝二。自是頻歲貢馬駝。二十五年兼貢絨六匹、青梭幅九匹、紅緑撒哈剌各二匹。

褚人穫《堅瓠集》續集卷四《梭服》 西洋人以鳥毳毛染之織成段疋，光采奪目，雖垢膩亦莫入，名曰梭服。明初貢之，天府頒賜大臣，甚珍重也。近則駢集廣中，仕者多購之，以餽要津。

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一〇《日本風土記》 日本即古倭國，與中國隔絶東海，於諸夷中最强大。有三十六島，島各有王統之。國主曰京王，居於東京，擁虚位，逸樂自恣，而一國之權則屬之大將軍。東西直大抵與江南、浙江相對，北則鄰高麗，南則鄰琉球。所産米穀甚美，過於中國，亦多嘉魚，他花樹亦多奇品。所需於中國者，氈毯綾絲之屬，尤重古窑器。

陸廷燦《南村隨筆》卷六《哆囉嗶嘰》 羽緞、瑣袱已於《香祖筆記》中録出。又見荷蘭貢物内大哆囉絨、中哆囉絨、緑倭緞、新機嗶嘰緞、中嗶嘰緞、織金花緞、白色雜樣細軟布、文彩細織布、大細布、白毛裏布等名，今市中稱曰哆囉呢，未知何本。

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三 郭酣回國，在葉爾羌之西，馬行四十餘日至其地。人短小，僅二三尺餘。好鬬，有笑其矮者，輒持刀併命。馬牛高二尺，羊長尺餘，味肥而甘，口如驢。有菽粟無布帛，至内地購布而不愛絲綢。

俄羅斯，漢唐時爲大食國，歷今千八百年。元太祖與弟分收地，弟滅俄羅斯，即以封之曰察罕汗國，仍舊名。元入中土，沿腦温江、黑龍江置驛，歲與察罕汗通問慰，江岸殘址猶有存者。其王都曰脱博斯奇城，近邊曰泥撲處城，包楞額城、尼爾苦斯城。尼爾苦斯有總管駐守，入通市者，皆泥撲處城之人，别其種曰羅刹，誤稱爲老鎗，又誤爲老羌。秋盡，俄羅斯來互市，或百人，或六七十人，一官統之。江之西，官居氈幕，植二旗於門，衣冠織罽爲之，禿袖方領，冠高尺許，頂方而約其下，行坐有兵監之，所攜馬牛皮毛、玻璃、佩刀之類，易緣布、煙草、椒、糖餳諸物以去。

汪啟淑《水曹清暇録》卷一二 羽緞、羽紗，出外洋荷蘭、暹羅諸國。王阮亭《香祖筆記》云：康熙初年，入貢止一二疋，今蘇杭市井，中人亦皆服之矣。又云：滿剌加、哈烈出鎖袱，一名梭服，亦以鳥毳爲之。今則罕見，而近日又興羽毛縐一種，又出番巴一種，並有碎花團花，顔色雅致者，價甚貴，似前此所無也。

李調元《南越筆記》卷五《羽毛紗緞》 廣南尚羽毛紗緞，悉携自番舶，以出賀蘭者爲上，紅毛諸處亦有販至者，即不能同其軟薄矣。今粤地亦製羽毛縐，以絲織成之，頗適於用。按，毯毹舊産罽賓國，今諸洋俱有之。

《時務通考》卷六《税則一・税目》 各國進口布疋、花幔類布麻棉帆布按：英、美、丹、比、奥、日本各國，長不過伍拾碼，法、布、義各國，長不過肆拾叁遇當零捌拾捌桑的

邁當。又按義國附注：此條麻、棉、帆布，正副本漢文，長不過肆拾叁邁當零捌拾捌桑的邁當，新換洋文，長不過肆拾伍邁當零柒拾壹桑的邁當，正副本洋文，長不過肆拾伍邁當零柒拾貳桑的邁當。查法、布二國稅則，的係長不過肆拾叁邁當零捌拾捌桑的邁當，茲洋文雖小異，仍當與法、布二國一律辦理。每疋肆錢。棉花，每百觔叁錢伍分。布，原色，白色，無花斜紋。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過叁拾肆因制，長不過肆拾碼，法、布、義各國，寬過捌拾陸桑的邁當，長不過叁拾陸邁當零伍拾柒桑的邁當。每疋捌分。布，原色，白色，無花斜紋。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過叁拾肆因制，長過肆拾碼。法、布、義各國，寬過捌拾陸桑的邁當，長過叁拾陸邁當零伍拾柒桑的邁當。又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每拾碼，法、布、義各國，每玖邁當零拾肆桑的邁當。每疋貳分。布，美國原色，白色，無花斜紋。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不過叁拾因制，長不過肆拾碼。法、布、義各國，寬不過柒拾陸桑的邁當，長不過叁拾陸邁當零伍拾柒桑的邁當。每疋壹錢。布，美國原色，白色，無花斜紋。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不過叁拾因制，長不過叁拾碼。法、布、義各國，寬不過柒拾陸桑的邁當，長不過貳拾柒邁當零肆拾叁桑的邁當。每疋柒分伍釐。布，原色，白色，無花斜紋。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不過叁拾肆因制，長不過肆拾捌碼。法、布、義各國，寬不過捌拾陸桑的邁當，長不過叁邁當零捌拾捌桑的邁當。每疋捌分。布，原色，白色，無花斜紋。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不過叁拾肆因制，長不過肆拾捌碼。法、布、義各國，寬不過捌拾陸桑的邁當，長不過貳拾壹邁當零玖拾肆因制，長不過貳拾肆碼。法、布、義各國，寬不過捌拾陸桑的邁當，長不過貳拾壹邁當零玖拾肆桑的邁當。每疋肆分。色布，有花、無花。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不過叁拾陸因制，長不過肆拾碼。法、布、義各國，寬不過玖拾壹桑的邁當，長不過叁拾陸邁當零伍拾柒桑的邁當。每疋壹錢伍分。花布，白提布，白點布，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不過叁拾陸因制，長不過肆拾碼。法、布、義各國，寬不過玖拾壹桑的邁當，長不過叁拾陸邁當零伍拾柒桑的邁當。每疋壹錢。印花布，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不過叁拾壹因制，長不過叁拾碼。法、布、義各國，寬不過柒拾捌桑的邁當，長不過貳拾柒邁當零肆拾叁桑的邁當。又按布國附註：查印花布一項，法國章程，於咸豐十一年八月內，議改每疋寬至捌拾陸桑的邁當，長自肆拾至伍拾伍邁當爲例，每疋共納稅銀壹錢貳分。每疋柒分。袈裟布，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不過肆拾陸因制，長不過貳拾肆碼。法、布、義各國，寬不過壹邁當零拾陸桑的邁當，長不過貳拾壹邁當零玖拾肆桑的邁當。每疋柒分。袈裟布，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不過肆拾陸因制，長不過拾貳碼。法、布、義各國，寬不過壹邁當零拾陸桑的邁當，長不過拾邁當零玖拾柒桑的邁當。每疋叁分伍釐。袈裟布，稀，即洋紗。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不過肆拾陸因制，長不過貳拾肆釐。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不過肆拾陸因制，長不過貳拾肆碼。法、布、義各國，寬不過壹邁當零拾陸桑的邁當，長不過拾邁當零玖拾肆桑的邁當。每疋柒分伍釐。袈裟布，稀，即洋沙。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不過肆拾陸因制，長不過拾貳碼。法、布、義各國，寬不過壹邁當零拾陸桑的邁當，長不過拾邁當零玖拾柒桑的邁當。每疋叁分伍釐。緞布，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不過叁拾陸因制，長不過肆拾碼。法、布、義各國，寬不過玖拾壹桑的邁當，長不過叁拾陸邁當零伍拾柒桑的邁當。每疋貳錢。柳條布，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不過肆拾因制，長不過拾貳碼。法、布、義各國，寬不過壹邁當零壹桑的邁當，長不過拾邁當又零玖拾柒桑的邁當。每疋陸分伍釐。毛布各色，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不過貳拾捌因制，長不過叁拾碼。法、布、義各國，寬不過捌拾壹桑的邁當，長不過貳拾柒邁當零肆拾叁桑的邁當。每疋柒分伍釐。袈裟布，稀，即洋沙。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不過肆拾陸因制，長不過拾貳碼。法、布、義各國，寬不過壹邁當零拾陸桑的邁當，長不過拾邁當零玖拾柒桑的邁當。每疋叁分伍釐。緞布，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不過叁拾陸因制，長不過肆拾碼。法、布、義各國，寬不過玖拾壹桑的邁當，長不過叁拾陸邁當零伍拾柒桑的邁當。每疋貳錢。棉線，每百觔柒錢貳分。棉紗，每百觔柒錢。麻布，細。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長不過伍拾碼。法、布、義各等國，長不過肆拾叁邁當零捌拾捌桑的邁當。每疋伍錢。麻布，粗，即麻竹布，棉綠布。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長不過伍拾碼。法、布、義各國，長不過肆拾叁邁當零捌拾捌桑的邁當。每布貳錢。回絨，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長不過叁拾伍碼。法、布、義各國，長不過叁拾貳邁當。每疋貳錢。羽布，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不過貳拾肆因制，長肆拾碼。法、布、義各國，寬不過陸拾壹桑的邁當，長叁拾陸邁當零伍拾柒桑的邁當。每疋貳錢。

各國進口綢緞絲絨類　手帕，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四方長闊不過壹碼。法、布、義各國，四方長闊不過玖百拾伍釐理邁當。每拾貳塊貳分伍釐。金線，真。每觔壹兩陸錢。金線，假。每觔叁分。銀線，真。每觔壹兩叁錢。銀線，假。每觔叁分。哆囉呢，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伍拾壹因制至陸拾肆因制。法、布、義各國，寬壹邁當零貳拾玖桑的邁當至壹邁當零陸百貳拾伍釐理邁當。又按：哆囉呢一項，於同治十二年議定，如寬過陸拾肆因制，即按照多出寬長若干，折增丈數，征收稅銀。每丈，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壹百肆拾壹寸爲壹丈。法、布、義各國，叁邁當零伍拾伍桑的邁當爲壹丈。壹錢貳分。嗶嘰，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叁拾壹因制。法、布、義各國，寬柒拾捌桑的邁當。每丈肆分伍釐。羽緞，荷蘭國。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叁拾叁因制。法、布、義各國，寬捌拾叁桑的邁當。每丈壹錢。羽紗，英國。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叁拾壹因制。法、布、義各國，寬柒拾捌桑的邁當。每丈伍分。羽綢，每丈叁分伍釐。小呢，番絕等類，每丈肆分。絨線，每百觔叁兩。氈毹，每對貳錢。花鴈絨，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長不過叁拾肆碼。法、布義各

國，長不過叁拾壹邁當零捌拾伍蜜理邁當。每疋壹錢伍分。羽綾，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叁拾叁因制。法、布、義各國，寬柒拾捌桑的邁當。每丈伍分。小羽綾，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寬叁拾肆因制。法、布、義各國，寬捌拾伍桑的邁當。每丈叁分伍釐。下等絨，即至粗絨。每丈壹錢。鶉絨，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長不過叁拾肆碼。法、布、義各國，長不過叁拾壹邁零捌拾伍蜜理邁當。每疋壹錢捌分。【略】以上進口貨物。按各國註云：均係外國出產。日本註云：由日本運入中國者。

各國出口衣帽靴鞋類　衣服，布每百觔壹兩伍錢。衣服，綢每百觔拾兩。靴鞋皮緞各色，每百雙叁兩。草鞋，每百雙壹錢捌分。綢帽，每百頂玖錢。氈帽，每百頂壹兩貳錢伍分。草帽緶，每百觔柒錢。

各國出口布疋花幔類　夏布，細每百觔貳兩伍錢。夏布，粗每百觔柒錢伍分。土布各色，每百觔壹兩伍錢。舊棉絮，每百觔肆分伍釐。棉被胎，每百件貳兩柒錢伍分。棉花，每百觔叁錢伍分。

各國出口綢緞絲絨類按：各國無註。日本註云：日本來貨稅則照辦。湖絲、土絲、各等絲經，每百觔拾兩。野蠶絲，每百觔貳兩伍錢。絲帶、欄杆、桂帶、絲線各色，每百觔拾兩。綢、緞、絹、縐紗、綾、羅、鶉絨、繡貨等類，每百觔拾貳兩。絲綿雜貨，如絲毛之類。每百觔伍兩伍錢。四川黃絲，每百觔柒兩。同功絲，每百觔伍兩。川綢，山東繭綢。每百觔肆兩伍錢。緯線，每百觔拾兩。各省絨，每百觔拾兩。絨，廣東土產絲做成。每百觔肆兩伍錢。蠶繭，每百觔叁兩。亂絲頭，每百觔壹兩。

各國出口氈絨毯席類　席子各樣，每百張貳錢，地席，按：英、美、丹、比、奧、日本各國，肆拾碼。法、布、義各國，叁拾陸邁當零伍拾柒桑的邁萬。每捲貳錢。皮毯，每張玖分。氈毯，每百疋叁兩伍錢。

俄國續增稅則布疋花幔類　布，原色，白色如南哈、科連廊耳等，照各國稅則第二種布。每拾碼貳分。色布，如南哈等。每丈壹分伍釐。印花布，每丈玖釐肆毫。回絨，每丈貳分叁釐。雨過天晴布，每丈叁分捌釐。碎花錦布，每丈叁分柒釐。絨棉布，柯西喜特、六色特侍、米立椰恩、忒耳納。每丈貳分柒釐。

俄國續增稅則綢緞類　哈喇，寬不過柒拾因制。每丈壹錢叁分貳釐。哈喇，寬不過陸拾肆因制。每丈壹錢貳分。大呢，寬不過柒拾因制。每丈壹錢貳分。哈喇大呢，寬不過伍拾陸因制。每丈壹錢。【略】以上進口貨物。

《時務通考》卷六《稅則二・正稅》　布底絲面裁料估值完稅　總理衙門咨開：前據總稅務司申稱，英商泰和行，運進布底絲面裁料入口，江海關令照估值完稅，該行請照絲棉雜貨收稅一案，請飭向在行商家質明辦理等因，當經本衙門照抄原呈，咨行南洋大臣飭查明確去後。茲據復稱，此項裁料，雖係絲棉兩種參織而成，但係絲緞面，與絲棉雜貨有別，令照估值納稅，似尚公允，各等情前來。除由本衙門咨復南洋大臣，暨劄總稅務司轉飭各關稅務司一律遵辦外，相應照抄原文容行查照，轉飭所屬各關道，遇有此等貨物進口，即按照所擬估值收稅辦理，毋稍歧異可也。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咨各省。附錄南洋大臣來文：爲咨復事。據江南關道邵友濂詳稱，光緒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奉總理衙門咨，光緒十一年七月初一日，據總稅務司申稱：英商泰和行運進布底絲面裁料入口，江海關令照估值完稅，該行請照絲棉雜貨收稅一案。查此次進口物件，是否確係絲棉一類尚未查明，若實係絲棉，即應每百斤納稅五兩五錢。若非絲棉，即應照值百抽五之例辦理。請飭江海關向彼在行之商家等質證明確，由總稅務司劄飭江海關稅務司，詳爲辦理各等因，申復前來。查出口稅則，內載絲棉雜貨，註云：如絲毛之類。此指未成裁料之物而言。今布底絲面，既係成疋裁料，實與絲棉雜貨不同。今總稅務司未能遽斷，相應照抄原呈，咨行貴大臣，轉飭江海關道，查核明確，酌定辦理，聲複本衙門可也等因，並抄粘到本爵大臣承准此。合行抄粘劄關，即便遵照查核明確，酌定辦理，詳候核咨等因到關，奉此。遵經函致新關稅務司查證去後，茲接好稅務司復稱：查該貨第一次，由泰和行報運進口，係於光緒六年三月十二日報，由法國公司俺納達輪船，自法京巴黎都城運來緞面色布二包，計五十六疋，寬三十因制，估值關平銀八百兩，經本關按照稅則內所載之色布征稅，每疋征收正稅銀一錢五分，共征稅銀八兩四錢。第二次係於光緒六年四月初七日，據該商報，由法國衣老滑地輪船，自法京運來緞面色布一包，計三十疋，寬三十因制，估值關平銀三百二十兩，經本關亦按照色布征稅，每疋稅銀一錢五分，共征稅銀四兩五錢。每三次據該商報，由法國揚子輪船，自法京運來絲棉雜貨一件，計一疋，重九斤，寬三十因制，估值關平銀二十兩，經本關按照估價收稅銀一兩。茲因接奉抄劄粘單內，有須飭由江海關向在行商家等質證明確一節，曾經本稅務司詳爲質證，據在行兩英商，均稱係法國緞面布，布底絲面，係用七分棉三分絲織成。又詢據在行之華商，亦稱係光面緞布，其原底係用棉織成，而面上則光滑軟弱，係用絲參織而成，大概用棉七成，絲三成。此質本處甚少，未有常來，所銷之處，不過牛莊，在山東北方省分云云。現在該商

欲按照絲棉雜貨完稅，本稅務司查該貨雖係用絲棉兩種參織而成，但實係緞面，究與稅則所載平常之絲棉雜貨有別。在本稅務司之意，不如仍照估價征稅，最爲公道，復請查核辦理等因前來。職道覆查此項緞面布底裁料，雖進口爲數無多，惟既經稅務司邀集在行華洋商人質證明確，實與平常之絲棉雜貨有別，令其按照估價納稅，似尚公允等情。爲此咨呈查核，酌辦施行。

《時務通考》卷一六《農桑》　法國印度養蠶之法　考各國養蠶利害得失，如法國前二十五年，蠶患微粒椒末瘟，後選擇無病蠶子之法，一面防有病之蠶，不使生子，當蠶瘟盛傳之時，計子重二十五克蘭，生繭二十五吉蘿，後則子重二十五克蘭，生繭四五六十吉蘿不等。其時百出其計，遍覓各國蠶子飼養，而日本之子尤多，迄無所效。其年巴斯陡得選擇無病蠶子之法，其患始息。其法將蠶患椒末瘟者，去除净盡，養蠶之人，復加意飼養，其患黄輭病者，亦漸自止，是時法國每年出繭九百萬吉羅，較之蠶瘟之時，所産已加倍矣。印度數年以來，蠶亦多病，絲色日減，乃派養蠶公院之工頭一名來法，法國家准其入蒙伯葉城養蠶公院塾房，後至里昂城查察絲院學習，考察絲質，又往巴士呀城義國國家養蠶公院，並養蠶最盛各處，及選擇蠶子處，繅絲處，造經處閱視，遂深知西國養蠶各務，並防備粒瘟之患。嗣印度國家，擬設立養蠶公院數所，專爲挑選佳種無病蠶子，售與民人，並設立一查考院，令年幼之人來院學習，分往内地教習飼養，每年所出蠶絲繭子，仍送至法國，以便查考。日本蠶務亦極講求，前有農部尚書，將蠶蛾等件，選擇精美，送至西國考察，復派人往法國及義大利國，學習養蠶各事，故深知養蠶之法，雖用種不過十餘，其繭其子，均爲極佳之品，並能明何種宜養於何地，其國出口絲數，光緒四五年，不能過一千四百包，及前兩年，已加至一萬四百包，是其暢旺之明證。此各國蠶桑利病得失之大略也。西國考察蠶務，最爲留意，蠶爲何種，種有何繭，何種蠶生何種絲，何種蠶宜於何地，格致家語之甚詳。據西人言各種蠶身，内具微粒，形如椒末，法人名爲粒瘟，凡蠶患此病，則生卵相傳蔓延不已，或吐絲而死，或成繭而殭，且各種蛾各繭内，並查有他種病狀，如黄輭病，又有小五方行質，血輪形質，小腐質，小水蟲等質，如以顯微鏡窺視蠶之狀病，人皆知之。

洋人養蠶新法不外中國　西國自古無絲，至羅馬時始有，由波斯販往者，彼時富國皆以中國絲爲極珍之品，價值兼金。自海禁一開，絲之出口日旺，法人首仿中國之法，聘中國蠶婦，教以種桑育蠶之法，不數年，凡意大里、西班牙，均知育蠶之法矣。至今法之里昂城爲絲蠶薈聚之區，紡織機杼，不下十萬家，所織綢緞，燦爛奪目，每尺值金錢一磅，遍銷於歐洲各國，歐絲不足，始買中國絲助之。惟二十年前正産絲極旺之時，而蠶忽遘病，比户傳染，蠶種幾滅，幸經格致家巴斯陡考求其故，用顯微鏡細察蠶身，始知身有微粒，形如椒末，遂名爲椒瘟。凡蠶患此病者，或未繭而殭，或吐絲無力，縱或作繭，亦甚薄弱，比好蠶且輕一半。蛾之傳種，病亦輾轉相傳，綿延不絶，不數年，歐洲蠶種，將無遺類矣。巴斯陡因擇無病之蠶，始令其化蛾傳子，蠶絲之收成大旺。其後意大里亦仿此法，在蒙伯葉城設養蠶公院，考求飼蠶之法，而日本近亦效之，印度且派人赴意法學習。統觀各國講求蠶絲之利，當自謂青出於藍矣，而不知仍不脱中法之窠臼也。查中國宋時陳旉所撰之《農書》後附秦（湛）〔觀〕《蠶書》一卷，元世祖頒發《農桑輯要》，則源本諸《齊民要術》之多，以及魯明善所著《農桑衣食撮要》，近人沈秉成中丞所輯《蠶桑輯要》等書，皆原原本本，殫見洽聞，於防病傳種等法，何嘗不先言之。其法凡蠶室及桑葉，均不宜濕，濕則蠶易生瘟，治法以浮萍剉碎，攙入桑末飼之。其傳種之蠶，必擇肥大而强有力者，食葉兼倍，則無病可知，别爲一室養之，俟脱繭後，令其蛾雌雄相配，則生子必佳，而絲之收成倍旺矣。此豈非西人今日所奪胎之法乎，未可以得魚忘筌，而自詡爲獨得之秘也。惟用顯微鏡察視其形狀，此則西人之長技，彼善於此耳。

以中國之蛾與日本牝牡配合法　天下之物，無論飛潛動植，凡異類相合，則其生愈繁，猶化學中之愛力，電氣之攝力，同類相合，則其生不盛。人類亦然，故同姓爲婚，古垂厲禁，西人亦謂以血脉相通之人，配合夫婦，生子多患癲癎，中國禁中表爲婚，亦知此意。以此推之，可通其理於育蠶。如取中國之蛾，與日本之蛾，牝牡配合，則必生子愈强，吐絲亦愈盛。又如齊豫間有野蠶，另是一種，專食橡葉，結繭枝上，大如鷄蛋，蛹即在繭中度冬，至次年夏始破繭而出。若將此種野蠶帶至南方，至暮春時烘煖，與湖蠶一同破繭，取兩種蛾彼此交合，則傳種必碩大而繁。又如西洋各國蠶紙，行過熱帶，雖隆冬亦蠕蠕而出，其蠶繭亦化爲蛾，若由美國、加拿大繞道三十度以北，帶至中國，與湖蠶一同育蠶破繭，今牡蛾與牝蛾彼此交合，則蠶種亦必愈佳。此則發中國前人所未發，並爲西洋新法所未詳，似可設法試之。如以野桑之根，接以家桑之幹，則葉大而肥。凡樹木之經兩種相接者，無不皆然，更可爲一証。誠能於江浙兩省産絲之地，極力講求整頓，務盡其傳種育子飼蠶察病烘繭繅絲諸法，則育蠶愈廣，産絲愈佳，永爲中國

無窮之利，而不患他人之攘奪矣。

飼蠶育蠶養蠶之法　有所謂飼蠶者，如蠶卵初生，飼以嫩葉，日易數箔，漸長漸增，不可稍間，且每日飼有定數，不使飢飽不勻，而蠶必興旺是也。有所謂察蠶者，如蠶有病，必隨時察之，見其身有細黑點，形如椒末，即揀而去之，另易佳種，則不至傳染他户，而收成必旺是也。有所謂育蠶者，如選種之時，參用日本蠶紙，俟化蛾時，配以中國之蛾，牝牡相合，則生子更爲盡美是也。然以吾觀之，尤宜取西法繅絲烘蠶之術。蓋用機器以繅絲，則絲一經汽水泡製，莫不質細而色柔矣。用煖爐以烘繭，則繭可經久而不壞，不致好絲而忽亂矣。誠上策也。至於養蠶之盛，首推中華，而所出貨之美，質之佳亦冠五大洲之上。乃西人久已垂涎其利，近則各國皆已創行，而意大利、法蘭西講求尤切，皆買中國蠶種桑秧，以求育繅之法，論其利病得失，雖非與中國迥不相同，而實亦大異。蓋中國動拘成迹，事事必則古稱先，不敢越古人範圍一步，故一切養蠶之法，皆未見日異月新。西人則喜新而厭故，以爲前人成法，譬如糟粕之粗，於是一切養法，皆推陳出新，用能蒸蒸而日上，此中西所以不能無異同也。即如破繭亂絲，中國向皆視爲棄物，養蠶家不甚置意也，前有西人創造機器，專收一切亂絲破蠶，繅成佳絲，且以之織繒絹，倍覺新麗，斯真能化朽腐爲神奇矣，此則中西物質同而功用異也。中國育蠶皆以桑，西北一帶，亦多有以柘樹及橡樹者。考橡樹，蒙古最多，故西人名之爲蒙古橡，近來關東牛莊等處，即以橡餵蠶，但土人謂爲小青楓，又謂爲大青楓、柳等名，以之餵野蠶，所出之絲頗佳，聞泰西近時亦多法之。前曾有法、意之客，由中西旋，將蠶子帶往本國，即飼以橡，而蠶質更堅，此則中西法製異而育養同也。蠶之性喜燥，不喜濕，過於濕則病。近今泰西於養蠶之法，皆歸農政會，格致會，以資考究，且於各項事宜，皆不敢略，故其蠶室，既不失之燥，亦不失之濕，而蠶遂繁碩無匹。中國亦有蠶室，然於此等利弊，皆不甚求，故蠶往往染病，甚至於功本盡拋也，此則中西趨向同而精粗異也。即以此數端而觀，亦可見中西蠶務之異同大略矣。

種桑宜廣　考桑之類甚繁，如女桑、野桑、雞桑、魯桑、白桑、種桑等，名目甚多，惟種桑之絲質潤而柔，衣被天下，誠能擴而充之，其美利當有不勝言者。今者農家隙地，半多荒棄，松屬種桑尤稀，故鄉間蠶絲，往往不能多出。昔沈仲復中丞觀察上海，頒發《種桑十二説》，今果由官創辦，依法施行，並諭鄉民，及盡山畔水涯一切草木，專以種桑，則蠶務必當日旺。且俟蠶市既畢，其桑猶可售於藥肆，或以飼羊，爲利甚溥，當無不樂從者也。

養具宜精　查從前作經之絲，由上海運往各國者，名七里絲，皆由雙林、烏鎮、菱湖、南潯、新市所出，其後養蠶日盛，蠶室林立，過爲擁擠，一切器具，又不精潔，遂至蠶病盛行，不數年收成遂日見其少。即如本處所需絲斤，以掣各物，尚向各處購買，以此而觀，即可見中國蠶絲日衰之弊也。故欲挽其弊，非房屋器具人功，皆須精潔不可也。

烘房宜建　今之養蠶家，亦漸知烘蠶之利矣，惟猶未能廣行，要其中有數善在焉。蓋新收之繭，數日不繅，則蛹爲蛾，破繭而出，而好絲變爲亂絲矣。若用烘房烘之，蛹雖僵而不腐，而破蠶亂絲亦可免，若此者能久藏以待繅，雖歷久而不壞也。

機器宜用　今之繅絲皆用繅車，不知繅車甚緩，且每村祇有二三架，倘新出之繭，經數日不繅，即化蛾，破繭而出，是以八口之家，僅能育蠶數斤，蓋繅車之不足恃也久矣。如用機器，則向之育蠶四斤者，今可育蠶八斤，向之出絲五斤者，今可出絲十斤，且所製之絲，尤覺柔潤，價值已可加增，此所謂事半而功倍也。

公院宜設　西洋皆有養蠶公院，其利益甚宏。即若法蘭西未設公院之先，當咸豐三年，所出之絲，爲二千六百萬吉羅，後來年減一年，至同治四年，僅出四百萬吉羅，皆以未精講求之故。嗣後公院既設，精益求精，同治七八年，所出之絲，遂多至一千四百萬吉羅，迄今年年加增，不復少減，則公院之利益可知也。今果設立公院，延請精於蠶務者，以教生徒盡心格致，凡蠶之何以生育，何以無病，何以壯長，何以蕃滋，所出之絲，何以有粗細韌脆，何以有光潔暗滯，其餘所應分講之事甚多，皆宜隨時考究，既有成效，然後廣佈四方，使養蠶家皆知倣法，數年後則蠶絲日旺，蠶務日精。

法人巴斯陡養蠶最精　選蠶之法，以法入巴斯陡爲最精，顯微鏡以察其形，知病蠶之宜去，寒暑表以測其熱，使冷暖之適中。蠶繭之成也，三日不繅，蛹自化蛾，齧繭而出，則烘繭一法，能久藏以待繅。製用汽水，絲白而潔，繅用機器，縷細而勻，即破繭亂絲，一經繅出，均可適用，凡此皆化學之功也。

日本絲業最盛　絲則有意大利、法蘭西、日本加意別選，繅製極精，已駸駸效中國之長，奪中國之利。核之海關總册，銷數雖不致大減，而商家歲歲虧耗，人人折閱，幾有一蹶不振之勢。光緒九年，日本因絲商生意不旺，農桑務省即設

法整頓，頒發聯合章程，不十年蠶絲頓盛。查出洋絲數，同治八年祇七十三萬斤，光緒十四年，驟增至四百六十八萬斤，商業日隆，利益頗厚，而中國絲業，遂爲之傾擠。

蠶有病忌　蠶有色青，皮內若有油，不食葉而在葉上掉頭不住，若有所苦者；有蠶身獨短，其節高聳，不食葉而常在葉上往來，脚下有白水者，二者宜急去之。蠶有不食之葉二，金葉、油葉是也。有不可使食之葉二，水葉及桑樹在大麥田中者是也。蠶忌香，忌煙，忌油漆，忌鼠蝕。言蠶病蠶忌獨詳，特未以顯微鏡察其形，寒暑表測其熱，故不及其考察之精耳。

中國出口絲數多寡比較　中國出口之貨，絲爲大宗，江浙等省，尤多出產，由上海運往美國者名七里絲，即細絲，大蠶絲，即粗絲。產細絲之處，在浙之北，其地不大，所種桑樹稠密，近來復年多一年，即本處所需絲斤，以織絲貨亦不足用，遂越太湖往無錫，買粗絲之蠶繭，以補其缺，每年多至數百萬斤。此外三江、兩湖、四川、山東、直隸、山西各省皆產蠶桑，其利則可謂大矣。乃近來絲葉各商，日見折閱，即出口絲數亦見減少，其故何歟。查中國各口通商貿易總册，光緒五六兩年，自上海出口之絲，牽計每年爲六百四十一萬七千斤，其餘七八年至十四年，出口牽計每年爲四百四十三萬一千七百斤，每歲減少二百萬斤，約百斤中少三十斤也。其運往外國亂絲頭之數，此十年中，前兩年牽計每年爲八十九萬二千五百斤，後八年牽計每年則爲二百五十萬一千五百斤，計每年加增一百六十一萬斤，每百斤中加七十斤，蓋因養蠶日見其多，而成功者少，故亂絲日加，而絲斤日減也。每年短少二百萬斤，則商人之估價，歲短五百八十萬兩，海關之出口正稅，歲短二十萬兩，藩庫之餘金，歲短五十萬兩，共計每短少六百五十萬兩，如今兩者總計，則虧短尚不止此數。

以顯微鏡辨蠶子　近來西國經營蠶務，先以顯微鏡視蠶身之有黑點者，即知其所生之子，皆不可用。凡蠶子亦可視顯微鏡辨其有用無用。各國設有養蠶學堂，講求日益精微，即如法國向不產蠶絲，近始育蠶，數年以來，業已增旺五倍，郎都法育蠶會教習。研此甚久，談之甚精。據稱中國數年前，寄到蠶子，皆已有病，此等蠶子，約重八兩，所出之蠶，計可收絲二十五斤，現在意、法等國，揀擇精良，其蠶子約重八兩，所出之蠶，計可收絲七十五斤，最多有收至百斤者。夫飼蠶桑葉之費，育蠶人工之費，中西相同，而中國收絲，僅得西人四分之一者，以蠶子未經揀擇也。不但此也，蠶子之病者不去，則次年所出之蠶有病，即所產之蠶子亦皆有病，一以化百，百以化萬，恐中國之蠶霉，日漸衰息，數十年後，將如印度之歇絕無餘矣。欲救其弊，莫如每年多寄蠶子，到巴黎育蠶會中，代爲查驗精揀，然後寄還，分給江浙民家，並勸令各購顯微鏡一具，華民果能漸自辨別，且知其實有明效，則互相傳習，風氣益開，中國蠶務方可保也。或謂以中國蠶質，加重工本，則抽絲必更精良，此則可以不必。緣中國絲質較輕，價亦甚廉，惟其價廉，故西人皆願購之，而銷路甚廣，若絲質更良，則本重而價亦必昂，價昂則西人之購者更少，而銷路絀矣。

立埔售絲　法國之立埔一鎮，戶口殷富，家家以織紬錦緞縐爲業，與中國之蘇杭相等，實爲歐洲絲業薈萃之區。歐亞兩洲蠶絲，皆先到立埔，織成紬緞，然後售銷各國。郎都又稱每歲立埔絲市，可銷蠶絲價值七千萬佛郎，其五千萬佛郎，皆係中國、日本之絲，二千萬佛郎，則意、法二國所產之絲，意絲得六分之五，法絲僅居六分之一云。

《時務通考》卷一七《商務二・種植》　廣種洋棉　上海議設機器織布局者十餘年矣，無論屢辦不成，即辦成而欲以中國之棉花仿織洋布，其勢固不能。何則？外國棉花質韌而縷長，繞軸不致中斷，絲柔而體軟，密緻而且生光。中國綿花色非不白，而抽縷甚短，祇堪織狹窄之粗布，價即不昂，如欲如外洋棉子，試種諸中國，則上海已有人試之矣。其初棉幹極長，枝葉極茂，未花而霜先隕，即黃落而枯。論天時地氣，皆不相宜。但查外國棉花，亦以產於美國爲良，美係新闢之地，土厚泉深，地脉甚沃，是以棉興勃焉。查光緒九年海關徵册，外國棉花入口，共二十一萬石，價值銀一百七十八萬兩，滬上固有習見洋棉花者，謂余言不信，請取兩種棉花比較而觀之，亦足見招股章程之專仗誑騙矣。

《時務通考》卷一七《商務六・土貨》　棉花　光緒元年，出口貨三萬一千六百十石三十五斤，價三十二萬二千五百六十九兩。二年，出口貨四萬二千九百七十一石八十九斤，價三十九萬三千五百八兩。三年，出口貨三萬三千二百十六石四十斤，價三十二萬九千七百八十一兩。四年，出口貨二萬三千三百六十一石六八十斤，價二十三萬六千八百十七兩。五年，出口貨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一石六十三斤，價十二萬三千二百四十八兩。六年，出口貨一萬八千七十七石四十七斤，價十八萬七十一兩。七年，出口貨二萬二千九百八石十四斤，價二十二萬八千七十六兩。八年，出口貨四萬一千六百九十石九斤，價四十萬四千四百五兩。九年，出口貨二萬二千七十三石九十六斤，價二十四萬一千二十六兩。十年，出

口貨五萬三千五百七十一石八十八斤，價六十一萬四千七百一兩。十一年，出口貨六萬一千八百五十石四十四斤，價七十一萬七千四百八十九兩。十二年，出口貨四萬七千五百七十二石十八斤，價五十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兩。十三年，出口貨六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八十七斤，價六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兩。

土布　光緒元年，出口貨一千二百四十四石五十二斤，價五萬三千一百四十六兩。二年，出口貨一千四百四十六石七十九斤，價十萬五千四百八十八兩。三年，出口貨一千七百八十八石四十斤，價八萬八千九百七兩。四年，出口貨二千九十石六十九斤，價十萬三百十九兩。五年，出口貨二千二十六石九十一斤，價九萬八千九百四兩。六年，出口貨一千九百七十四石七十七斤，價九萬二千九百七十一兩。七年，出口貨二千七百六十三石三十六斤，價十三萬三千三百四十九兩。八年，出口貨二千六百二石，價十一萬二百十三兩。九年，出口貨二千五百三十石六十四斤，價九萬八千二百九十一兩。十年，出口貨二千二百二十三石七十四斤，價八萬八千八百六十七兩。十一年，出口貨二千七百九十七石六斤，價九萬五千四百三十三兩。十二年，出口貨二千六百八十六石七十三斤，價八萬七百五十九兩。十三年，出口貨六千六百十八石八十八斤，價二十九萬二千六百八十四兩。

夏布　光緒元年，出口貨七百八十五石四斤，價九萬七千六百九十五兩。二年，出口貨一千一百十八石八十五斤，價十一萬一千七百七十八兩。三年，出口貨一千一百五十六石三十斤，價十三萬一千七百四十六兩。四年，出口貨一千一百九十五石六十一斤，價十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六兩。五年，出口貨一千五百四十七石八十九斤，價十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兩。六年，出口貨一千一百十四石七十一斤，價十萬四千七百十九兩。七年，出口貨一千五百八十九石三斤，價十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五兩。八年，出口貨二千三十九石十二斤，價十六萬五千一百三十三兩。十年，出口貨二千十石八十斤，價十八萬八千六百五十八兩。十一年，出口貨一千六百二石四十一斤，價十三萬九千七百三十一兩。十二年，出口貨一千一百二十四石五十五斤，價十一萬五千七百八十四兩。十三年，出口貨一千六百八十三石七十九斤，價十四萬二百七兩。

毛　光緒元年，出口貨七千二十六石九十四斤，價八萬九千六百二十五兩。二年，出口貨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三石八十八斤，價十二萬一千九百三十兩。三年，出口貨一萬四千二百四十石八十五斤，價十二萬三千三百四十兩。四年，出口貨一萬四千二百二十石二十九斤，價二十二萬五千九十七兩。五年，出口貨一萬八千一百七十八石二十四斤，價二十五萬一千八百六十七兩。六年，出口貨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九石九十七斤，價二十六萬一千三百十七兩。七年，出口貨一萬六千四十五石八十七斤，價十八萬九千六百三十三兩。八年，出口貨七千二百四十四石十九斤，價十萬九千一百二十九兩。九年，出口貨二萬八千三百二十五石二斤，價三十二萬七千五百八十七兩。十年，出口貨一萬九百七十二石二斤，價二十一萬五千六百四十兩。十一年，出口貨一萬二千四百五十五石八十斤，價二十萬六百四十一兩。十二年，出口貨九千四百三十石九十八斤，價十六萬九千七百九十兩。十三年，出口貨價三十七萬二千七十九兩。

駝羊毛　光緒元年，出口貨五千五百二十五石九十四斤，價三萬四千七百九十六兩。二年，出口貨五千八百十六石八十七斤，價三萬二千六十二兩。三年，出口貨五千四百二石七十四斤，價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兩。四年，出口貨九千五百十四石六十斤，價六萬六千六百三十兩。五年，出口貨二千三百八十八石六十六斤，價一萬五千六百六十兩。六年，出口貨四千五百三十六石六十兩。七年，出口貨五千九百八十六石十七斤，價三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兩。十年，出口貨三萬三千八百二十四石八十四斤，價二十七萬四千七百九十五兩。十年，出口貨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九石，價二十六萬九千四百六十兩。十一年，出口貨四萬三千五百十三斤，價三十二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兩。十二年，出口貨四萬八千三百五十九石五十三斤，價四十五萬四千一百四十九兩。十三年，出口貨五萬六千二百六十一石十九斤，價四十六萬九十三兩。

衣服韡鞋　光緒元年，出口貨價五十六萬七千九百七十四兩。二年，出口貨價四十六萬二千一百三十三兩。三年，出口貨價三十三萬三千一百六十六兩。四年，出口貨價三十萬三千三百十六兩。五年，出口貨價四十四萬八千五百四十八兩。七年，出口貨價三十五萬八千三百一兩。八年，出口貨價三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八兩。九年，出口貨價四十一萬二百五十九兩。十年，出口貨價四十五萬四千七十六兩。十一年，出口貨價三十八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兩。十二年，出口貨價九十四萬三千五百二十二兩。十三年，出口貨價一百三十萬六千八百二十兩。

《時務通考》卷一七《商務七・洋貨》棉布　光緒元年，進口貨價二千六萬一千一百四十三兩。二年，進口貨價二千二十一萬六千二百四十六兩。三年，進口貨價一千八百九十五萬五千七百九十五兩。四年，進口貨價一千六百二萬九千二百三十一兩。五年，進口貨價二千五百五十九萬九千六百七十九兩。六年，進口貨價二千三百三十八萬二千九百五十七兩。七年，進口貨價二千六百四萬五千八百三十六兩。八年，進口貨價二千二百七十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兩。九年，進口貨價二千二百四萬六千七百八十五兩。十年，進口貨價二千二百十四萬一千二百二十二兩。十一年，進口貨價三千一百四十九萬三千八百二十三兩。十二年，進口貨價二千九百四萬九千六百五十三兩。十三年，進口貨價三千七百四萬七千九百三十一兩。

絨毛布　光緒元年，進口貨價四百五十六萬一千四百二十一兩。二年，進口貨價四百二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一兩。三年，進口貨價四百八十三萬五百八十三兩。四年，進口貨價四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九十四兩。五年，進口貨價四百九十五萬四千四百七十二兩。六年，進口貨價五百八十一萬六百八十八兩。七年，進口貨價五百八十五萬三千八百七十八兩。八年，進口貨價四百四十九萬六千二百六十三兩。九年，進口貨價三百八十九萬三千五十九兩。十年，進口貨價三百七十萬九千六百七十八兩。十一年，進口貨價四百八十二萬四千五十六兩。十二年，進口貨價五百六十三萬九百四十八兩。十三年，進口貨價五百四十二萬四千五百六十一兩。

雜布　光緒元年，進口貨價十七萬七千八百四十八兩。二年，進口貨價十萬二千二百六兩。三年，進口貨價十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兩。四年，進口貨價十六萬六千四百六十兩。五年，進口貨價十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九兩。六年，進口貨價十六萬九千三百八十四兩。七年，進口貨價二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六兩。八年，進口貨價二十八萬六千八百八十五兩。九年，進口貨價八萬五千一百五十六兩。十年，進口貨價十三萬三千四百三十四兩。十一年，進口貨價十六萬三千三百三十二兩。十二年，進口貨價七萬四千四百八十五兩。十三年，進口貨價九萬六百八十四兩。

棉花　光緒元年，進口貨十六萬九千六百七十五石九十九斤，價一百十九萬四千四百七十八兩。二年，進口貨二十三萬六千九百十七石七十四斤，價二百二十五萬一千四百十七兩。三年，進口貨十五萬四千八百九十二石十九斤，價一百四十六萬三千四百十六兩。四年，進口貨十六萬四千一百十五石十四斤，價一百五十五萬三千三百十七兩。五年，進口貨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四石七十四斤，價一百六十萬四千五百十八兩。六年，進口貨十七萬三千三百十二石十斤，價一百六十萬三千八百二十二兩。七年，進口貨十三萬七千八百六十八石八十一斤，價一百四十八萬七千一百六十二兩。八年，進口貨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八石三十七斤，價一百九十一萬六千七百三十四兩。九年，進口貨二十一萬一千三百五石九十四斤，價二百十萬三百兩。十年，進口貨十八萬七千一百五石五十斤，價一百七十八萬四千四百五十一兩。十一年，進口貨十三萬一千四百四石七十四斤，價一百二十九萬八千七兩。十二年，進口貨九萬四千三百八十二石二十一斤，價八十二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兩。十三年，進口貨十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石十八斤，價一百四十三萬三千二百三兩。

日本綢緞　光緒元年，進口貨六石七十四斤，價三千四十八兩。二年，進口貨三石九十二斤，價一千七百六十四兩。三年，進口貨九百三十四石，價四千七百九十七兩。四年，進口貨價六千七百七十七兩。五年，進口貨十三石七十八斤，價六千一百八十七兩。六年，進口貨五十六石六十四斤，價五千三百七十二兩。七年，進口貨十四石六斤，價八千十兩。八年，進口貨十二石八十九斤，價六千七百二十五兩。九年，進口貨五石二十九斤，價五千二百八十七兩。十年，進口貨九石七十四斤，價五千五百五十四兩。十一年，進口貨十一石二十三斤，價六千四百七十四兩。十二年，進口貨十二石十三斤，價六千六百五兩。

《時務通考》卷一七《商務八・內地》採光緒二十一年華洋貿易總册　天津　一外洋貿易進口洋貨價值，共值關平銀二千三百三十四萬餘兩，比去年多一百六十萬兩。按本年洋貨價值，由上海進口者，比外洋並香港進口多三倍。洋布進口，起跌不常，統而言之，今年洋布進口，比去年略有起色，原布進口，比去年多一成，色布比前數年稍見暢銷，標布與往年同。英國粗布比去年少二萬五千疋，而美國粗布則多一萬疋。洋紗與前年同，英國並印度貨所差無幾。而上海所來之土紗，約有六千担。各色絨布進口，仍然有限。

煙臺　一沿海貿易。原出口之貨，本年價值計關平銀六百六十六萬餘兩，較上年約多七十萬兩，黃絲較上年多一千一百餘担。野蠶絲本年出口六千六百餘担，上年僅有二千九百餘担，本年較上年則多一倍有奇。繭綢與上年相等，亂絲頭較上年多一千九百餘担。據滋大洋行之絲師詳論，看年初光景，各絲生意，

不似暢旺，緣恐日人佔據東方，有礙出絲之地，抑知不然。本年絲貨仍與上年相等，亦屬豐收，不過因錢價太昂，絲價隨之亦漲。黃絲外洋銷路與上年相等，粵省銷場更大。據絲師論，仍在乎纊車之更改，方得絲質之精緻，若不更改，即運至外洋，亦難銷售。曾有照樣更改之纊車，纊成貨樣，寄至外洋，均爲樂購，每斤定可多售銅錢一千文。草緶較上年大爲減色，計少八千一百餘担。據西人云，設使華人精心整頓，看購主之棄取，以爲製作，則固屬一大宗生意。須知草緶東洋以及他處，均有製作，與中國争衡，買者隨意選購，華人若不力爲整頓，則利益將爲他人奪去。又據精熟草緶之和記洋行云，本年出口草緶，較上年少二成五，其少之故，方謂戰務有礙出産，不知中國草緶，購者均不放心，大半往東洋購買，故東洋草緶，生意大有起色。到此光景，華人若不整頓製作，與他處力争，則此大宗生意，將有江河日下，不知伊於胡底。雖洋商屢以利害告誡，華工均不信從，即如英、意各國出樣，給以照作，亦不樂爲。如果照式用心製作，他處自無出其右者，而利權必可獨操矣。惜偶能照式作出一二包來，必索重價，洋商無法購買，外洋所要輕而且好之草緶，東洋均能照式製作，貨色一律，價值雖高，却比購自中國之賤草緶，較爲有利。蓋東洋草緶，西人出樣令作，無論貨色人工，均能確有可靠，即一尺半寸，無不一律。若中國草緶，每攙雜工粗色低之貨，以致不合使用。故東洋草緶，在外洋甚爲暢銷，外洋每次來信，深恐中國草緶無可靠之實，不願購用，中國必當立刻整頓，方爲上策。劈草原色之緶，此項貨色尚好，價值亦不爲大，其餘各草緶，若能照此貨用心製作，則草緶生意，尚可挽回，以刻下而論，若仍因循不振，則明年更不如今年矣。【略】復進口之貨，價值關平銀八百六十二萬八千餘兩，較上年約多一百五十萬兩，本年最多之貨，乃係洋布疋頭、舊鐵、大米、土藥，查土藥一項，上年六十五担七十一斤，本年則有三百三十八担九十七斤。

重慶　一外洋貿易。查本口僅與宜昌一口往來貿易，並無與外洋逕行生理，所有進口洋貨，及出口土貨，均歸沿海貿易條内聲明。復進口洋貨無。

一沿海貿易。原出口之貨，除土藥外，本年共估值關平銀三百五十二萬六千餘兩，較上年約多十一萬兩有零。大宗貨物，以白蠟本年一萬一千餘担，估值銀九百四十萬六百餘兩。上年一萬餘担，估值銀九百九十萬一千餘兩。絲類本年估值銀八十一萬一千餘兩，上年估值銀八十萬八千餘兩。麝香本年四萬九千餘兩，估值銀五十四萬六百餘兩，上年五萬一千餘兩，估值銀四十八萬八千餘兩。藥材本年估值銀二十萬五千餘兩，上年估值銀四十五萬八千餘兩爲最旺。至大半運往外洋之貨，如黃絲本年三千五百餘担，上年二千九百餘担。野蠶絲本年六百餘担，上年七百餘担。亂繭殼本年六千一百餘担，上年八千四百餘担。五倍子本年一萬七千餘担，上年一萬餘担。猪毛本年五千四百餘担，上年六千四百餘担。羊毛本年一萬五千餘担，上年一萬九千餘担。大黃本年五千餘担，上年六千餘担。青蘇本年九千七百餘担，上年八千五百餘担。雞鴨毛本年三千餘担，上年二千六百餘担等，爲數亦屬不菲。據商人云，凡運銷外洋貨物，大都獲利，然此外尚有由滇金船運往下江者，亦甚踴躍，即如猪毛一項，風聞本年由民船運赴沙市，由沙遵陸前往廣東一帶銷售，從可知非盡由旂船出口也。再雲南普洱茶，本年出口約計四十餘担，此係從前所無，而今始有者。

復出口之貨，爲數不多，姑不具論。

復進口之貨，洋貨一項，本年共估值關平銀五百六十一萬八千餘兩，較上年約多五萬五千餘兩。内布疋多五十七萬五千餘兩，羽綾多二萬二千餘兩，惟洋棉紗較上年少十六萬四千餘兩，雜貨少三萬一千餘兩。此特計其估本，茲再核其件數，棉布類，以原色布本年五十萬八千餘疋，上年三十七萬三千餘疋。漂白布本年五萬五千餘疋，上年四萬二千餘疋。意大利布本年四萬四千餘疋，上年三萬六千餘疋。印度棉紗本年十一萬四千餘担，上年十二萬四千餘担等爲大宗。湖北官局機器布，本年進口計四千四百十九疋，棉紗四千零五十三担，共估值關平銀十萬五百餘兩，較上年布一千六百五十五疋，紗二千一百三十九担，共估值關平銀四萬二千六百餘兩，已增一倍。絨布類，以羽綾本年九千八百餘疋，上年七千四百餘疋。意大利絨布本年八千八百餘疋，上年九千五百餘疋爲大宗。【略】土貨一項本年共估值關平銀一百二十三萬八千餘兩，較上年約多五十六萬九千餘兩，内以棉花本年三萬二千餘担，上年八千七百餘担，綢緞本年二百七十餘担，上年二百十餘担，兩宗最爲暢旺，其餘各貨，均較上年無甚增減。

宜昌　一外洋貿易。查本口與外洋無逕行往來生理，所有洋貨一項，歸沿海貿易復進口條内聲明。

一沿海貿易。原出口之貨，共計值銀四十七萬八千六百餘兩。内有出口京銅一萬五千餘担，值銀二十七萬餘兩，此外則有麻、絲、柏油、漆等貨，數亦不多，恐係山路崎嶇，人煙稀少，盤運一切，均匪易易，以致無甚進益耳。本年冬間有下紙七百餘担，在宜納稅出口往漢。查此項下紙即黃表紙，爲民間敬神之用，來

白萬縣，嗣後想接踵而至也。

復出口之貨。查此項貨色應列爲三端：一爲由旗船運往重慶之洋貨，值銀五百九萬六千餘兩，較去歲約多八十萬兩，緣布疋、棉紗無不見旺也。一爲由旗船運往重慶之土貨，值銀一百十餘萬兩，較去歲約多五十萬兩。一爲川省來宜轉運漢口上海之土貨，值銀五百六十二萬一千餘兩，較去歲約多一百十三萬兩。三項均有加增，具見生理之盛矣。

復進口之貨。布疋除扣布、紅洋布二項略減外，其餘均有起色，即以印度棉紗論，自開埠以迄於今，除光緒十八年外，惟本年爲最盛。他如洋貨之中絨呢等，雜貨中之銅扣顏料等，均有增益。惟日本魚膠菜、海帶兩項稍遜。其自重慶來宜之土貨，如麻、麝香、藥材、倍子、黃絲、亂絲頭、赤糖、白蠟各項，均見暢旺，其所減色者，惟由漢來宜之墨魚、上紙，由川來宜之大黃、黃花、亂蘑壳、羊毛等項耳。

漢口　一外洋貿易進口洋貨。今歲逕由外洋運至本口，洋貨足稱繁盛，計估值關平銀六十三萬餘兩。特此項洋貨，洵是機器及造屋物料，由外洋進口，以備本省織布機器局之所需者也。出口土貨，惟茶一項，是本口貿易之中巨擘者也。茲將出口及復出口之數，詳列於後，庶可參觀而互證焉。【略】

一沿海貿易。原出口之貨，初因北方陡遭兵燹，飄忽匪常，而本口此項貿易，正如半身痺痿，不利於行。舊歲貿易論略而已詳言之矣，猶幸今年貿易情形，尚有轉機，足深欣慶。綜核此宗原出口貨值，較去年贏關平銀一百六十一萬一千餘兩，惟出口豆餅一項，差遜於去年，若較前歲則有過之也。【略】至於湖北織布局出口之貨，今歲棉日出有七千二百六千三担，舊歲則有四千四百十三担。今歲斜紋布計有四千二百五十五疋，舊歲則有五千九百七十疋。今歲原白等布計有九萬四千六百九十疋，舊歲祇有七萬二百八十八疋。

復出口之貨。查洋土貨復出口，今歲亦有繼長增高之象，其價值共贏於去歲，計關平銀二百九十二萬三千餘兩，其中僅就洋貨而論，已贏七十四萬一千餘兩，惟此數半因原布之數日益繁多之所致也。其餘各貨亦屬暢旺，惟棉羽綾及美國參二項，較去歲差遜一籌耳。至於此條復出口之大宗者，則爲雲南貢銅、麝香、川土、雲土、黃絲、紅茶等貨。雲土一項，其價值已至一百十四萬二千餘兩。

復進口之貨。查洋土貨由通商各口運至本口者，核其價值，較去年驟增多五百三十一萬六千餘兩，其間洋貨已居五分之二。查洋藥今歲不甚暢銷，日趨日下，惟洋呢、洋布各疋頭，銷路有超躍而起之勢，而棉紗尤爲獨出冠時，較諸往年陡漲一倍之夥。至於水銀、白銅二項，雖所贏甚夥，而五金之數總而核之，仍覺無甚張落。其餘各雜貨如棉花、白來火、藥材、糖等貨之數，均能各擅其長，足稱鼎盛之歲也。

九江　一外洋貿易。進口洋貨。外洋貨物直抵本口貿易者，本年仍屬寥落如晨星，惟由日本國商船運到煤炭，共有一千五百噸，售於本口俄商磚茶棧應用而已。出口土貨無，復進口洋貨無。

一沿海貿易。【略】

復進口之貨。本年進口之洋布，以及各色棉布，比去年加多，若於近五年內通扯計算，則相形甚少。原色布進口較十七年分少十萬餘疋，白色布約少一萬一千疋，漂布少二萬七千餘疋，粗布少一萬一千餘疋，洋紅布少二萬一千餘疋。雖然各等洋布進口如是減色，而洋棉紗一項，本年進口較十七年分尚多一萬二千餘担，如此洋布利權，仍可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也。詳究其故，係因內地人民，有盡用洋棉紗織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價亦較土棉紗爲廉，且較買市肆洋布更爲便宜，且有以洋棉紗攙合於土棉紗內織成土布者。以上所論洋棉紗，本年進口如是之多，再加由上海運來之中國棉紗二千三百餘担，然則洋布進口減少之故，明眼人自可一望而知已。此時中國倘能於機器織布一業，講究精工，使其價廉物美，推廣銷場，則將來儘可抵敵洋布利權，豈非幸事。其餘絨布類，如羽綾、羽紗、嗶嘰、哆囉呢各等貨，本年進口則一仍其舊，無甚懸殊。惟銅鐵錫各貨，較去年略有所增，而鉛則進口較多，其用處亦甚大。雜貨類如棉花一項，於十七年分進口有二萬三千餘担，本年則僅有一千三百餘担，由他口運來之棉花，其數之多寡，則視本處所產棉花豐歉而後定論。查是年本處素來產花之區，收成不旺，如是民間應用之棉花，應由別口多多運來接濟，然而其事又有不然者。檢閱本年貿易册內，由外埠運來棉花少甚，其故或因棉紗進口，陡增其數爾。且去前二年本也棉花出產豐盛，而進口之棉花並紗即不見多，如此詳加推究，其故可不言而喻已。

蕪湖　一外洋貿易。進口洋貨，價值關平銀三百七十三萬三千餘兩，上年祇三百四十一萬六千餘兩，前年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餘兩。其中洋藥值關平銀一百四十七萬七千餘兩，計百分中占三十九分有奇。洋布類值銀九十二萬八千餘兩，百分中占二十四分有奇。絨毛布類值銀十二萬四千餘兩，百分中占三分

有奇。鉛鐵銅錫類值銀九萬三千餘兩，百分中占二分有奇。其餘雜貨值銀一百十一萬餘兩，百分中占二十九分有奇。洋布類進口有二十八萬八千餘疋，較上年多四萬六千餘疋。計原色布本年十萬八千餘疋，上年祇七萬八千餘疋。白色布三萬三千餘疋，上年祇二萬餘疋。手帕二萬七千餘打，每打即十二條。上年祇二萬餘打。所少者即小原布英粗布，以及各項不列名之布疋。印度棉紗一項，本年六千八百餘担，上年祇四千八百餘担，大都運往內地，以供織布之用。絨毛布類較上年多亦無幾。【略】

一沿海貿易。原出口之貨，仍運通商各口者，淨值關平銀二百三十五萬六千五百餘兩，上年五百十五萬二千九百餘兩，少二百七十九萬六千三百餘兩。因米禁未開，斯短少如此其鉅。【略】絲類貨物值銀八十三萬六千九百餘兩，每百中占三十五分有奇，上年一百四萬七百餘兩，每百中占二十分有奇。綢緞則較上年少六百六十五担。查此項貨物，向由民船運至本口，始裝輪運赴各口。茲聞長江輪船，竟可由金陵裝往鎮江，即在鎮關完稅者，與從前不無歧異。棉花出口共六千一百餘担，值四萬六千五百餘兩。上年二萬六百餘担，值十四萬二千九百餘兩。此項收成，本年大有起色，初售之價，每担祇值本洋八圓，後則漲至十四圓，現亦值十二圓半。查出口稀少之由，其故有四：一上年出口倍於尋常。一本年本口價昂，運往者無利可圖，甚不合算。一內地多用日本軋花機器，去子極淨，即由本處裝赴各子口售賣。一屯積候價，不肯賤銷，至由輪船裝運出口往上海者，三千五百五十一担，往漢口者，一千六百六十四担，餘則運往九江、鎮江、廣東等處。【略】

復出口之貨。查洋貨之運往通商各口者，洋布、絨毛布、麻袋、美煤油、洋傘等類，共值銀一萬五千餘兩。土貨值銀七千餘兩，大都運往鎮江、上海。

復進口之貨。本年共值銀一百八十六萬五千餘兩，上年祇一百六十五萬一千餘兩，較多二十一萬四千餘兩。其由漢口來者，值九十萬七千餘兩，由上海來者，值七十五萬三千餘兩，由九江來者，祇值十一萬五千餘兩。貨色惟赤白洋糖最多，值五十五萬餘兩。次則土布值四十三萬餘兩，木油值十二萬七千餘兩，煙葉煙絲值九萬三千餘兩，桂圓值五萬一千餘兩。絲貨值四萬六千餘兩，細粗夏布值四萬三千餘兩。

鎮江　一外洋貿易。【略】

一沿海貿易。原出口之貨。【略】惟絲綢一項，出口之價值較上年爲尤鉅，計有三十九萬九千餘兩之譜，其中有八萬一千餘兩，係南京所織之緞疋居多，由本口運出，其數亦大可觀矣。【略】

復進口之貨，上年報册中，曾言洋布、洋絨，比前年減少，今年則大爲改觀，又有增多之勢。原布、白布從六十八萬疋，增至八十四萬五千疋，色提花布從一萬八千疋，增至二萬一千疋，粗布從六萬一千疋，增至七萬一千疋，小洋標從八萬疋，增至八萬九千疋。洋紗上兩年銷路頗滯，今年則稍有轉機，其價值從一百二十六萬四千兩，增至一百六十四萬三千兩。日本洋紗價值從二千五百兩，增至九千兩，觀此銷場，將來尚有加增之勢。通計復進口之價值，有逾一千二百萬兩，其中如洋藥、布疋、棉紗，所增價值較巨。【略】土布價值從六萬兩，增至十三萬七千兩，夏布價值從十六萬一千兩，增至十九萬五千兩。土布市價每百斤約值銀三十五兩，細夏布市價每百斤約值銀六十兩。

上海　一外洋貿易。【略】查銷路之廣，係棉布一類居多，本年運進之貨值，較上年增二百二十五萬兩，其復運出口之貨值，更增一倍，計有四百五十萬兩之多。進口貨值之盈，多半因行價見漲一成之譜。原白色等布，較上年無甚軒輊，共有七百萬疋。扣布即標布，則較增半倍光景，計有一百五十萬疋。斜紋布上年則有一百九萬三千疋，本年祇有九十六萬九千疋，細斜紋布上年運進二十四萬四千疋，本年祇有十七萬八千疋。粗布上年運進一百八十六萬一千疋，本年祇有一百六十一萬七千疋。此項布疋自美國來者，繇於英國，因英國所來者銷路廣濶，故進口之數，較上年計盈三成有五。開歲之際，本口棧家，雖所存甚多，然一有停戰消息，華商紛紛向各洋行預定，皆相約本年六月以前運華，嗣因張、邵二星使議和未成，各商辦貨之心，遂又因之減興，故本年津河開凍時，運去之貨數，僅及往年五分之一，而此貨之銷場，尚不見十分踴躍，未幾金鎊價昂，是以各色布疋價，遂因而見跌，惟次等之原白色布，購由日本轉運朝鮮，及英國之扣布等項，其價均屬平穩，直至六月杪始行售罄。當此金鎊價貴之時，美國之鈕約克地方，售出之布，其數甚有可觀，且價值較廉，致本口所銷之美布，其價更形低落。維時英國因接美國來信，產棉之地歉收，棉花行市遂亦見漲，以故由英運進之各布爲數甚微，致將存儲備銷北省之數，即在本口就地銷去。迨三月間和議一成，業疋頭之商人，俱隨時各向行家定購，故一年之中棉花雖每磅價漲至四本士三法丁半，較正月間之價幾半倍有餘，而洋布行市仍不減色，業此之華洋商販，俱見獲利。袈裟印花等布銷路略微，價尚起色，年終存棧之貨，亦屬無幾。

八月以後，各商因爲下年開河運北地步，遂向行家預定，其價銀雖因銀盤而見漲，各棧存貨亦多，然與大市無妨，故商人仍有欣然色喜之象，業此者以利有可獲，滬市錢莊又皆稱順，竊料下年生意，更可從心挹注，放膽經營。棉紗一項，印度所產者，運進較上年略多，計共五十六萬担，其自英國運來者，祇有二萬六千担，較上年則少一萬一千五百担，而自日本來者，有二萬二千担，較上年又減少一萬一千担。但此宗貿易，近年頗佳，價銀亦較往年漲至最高之數，故年終所存之貨甚少。絨布一類及羽紗、羽綾、嗶嘰、下等絨各項，均較上年有增無減，銷去之數，與運進之數相等。義大利布，上年雖有八萬五千疋，本年祇有六萬五千疋，然其上年銷出之數，不敵進口之數，而本年所銷之數，則溢於運進之數。【略】

出口土貨，及復出口土貨，共估值關平銀七千萬兩，較之上年計盈一千一百五十萬兩。其中如棉花一項，則估盈銀三百五十萬兩，共計運出八十二萬五千担，值銀雖約漲三成，然其所運之數，已多四萬担。綢緞共盈銀二百萬兩，絲斤一項，共盈銀三百二十萬餘兩，內重繅之絲，估盈銀三百五十萬兩，機器繅出之絲，有一百二十餘萬兩，惟土絲較上年約減一百五十萬兩。其餘各種所盈者，名目繁多，不及備載。惟磚茶一項，計盈銀四十五萬四千兩。土布一項，計盈銀五十九萬餘兩。絲市五月初開盤，金麒麟價值每包三百十兩。上等機器重繅絲，運往美國，價銀每包五百兩。嗣因義大利國蠶收減色，金麒麟每包則漲銀三十五兩，然是年行情僅漲至如此而已。至機繅之絲，六月間每包漲銀四十兩，七月至九月間，又漸漲至三十五兩。查此項絲十八年運出一千担，上年則多至六千二百餘担，本年計其運出之數，當在一萬担以上，因獲利甚厚，各商有將舊廠擴充者，亦有另設新廠者。前項機繅絲，大率係運銷法、美兩國，其價約在六百四十兩至七百二十兩。野蠶絲運出之數，上年三萬九千担，本年則祇有三萬五千餘担，蓋因美國將野絲退盤，換購重繅之絲故也。此項重繅絲，上年祇運出五千六百餘担，本年則運出一萬三千六百餘担。若論獲利多寡，經紀洋商凡購之絲，係有一定行用，雖無大利，而華商則頗有得意者。

寧波　一外洋貿易。【略】

一沿海貿易。原出口之貨，本年共估值銀六百三十九萬六千一百餘兩，較二十年贏七十九萬一千四百餘兩。所贏之數，以棉花、茶葉兩項相抵，尚屬有餘。出口棉花，較往年增五萬五千五百八担，估值銀五十六萬六百餘兩。茶葉增二萬八千五十一担，估值銀三十二萬一千九百餘兩。本年棉花出產甚旺，收割之時，天氣亦甚相宜，收成大約在八成以上，運往日本者居多，運漢口爲紡紗織布局所用者，亦屬不少，因長江一帶，今年棉花收成減少，現在本口尚約有三分之一存棧以待出口。向年棉花用帆船裝運福建用作粗布，轉運臺灣，銷售甚多。今臺灣已讓日本，則此項生意幾絕。【略】

復進口之貨。洋貨共估值銀七百八十八萬六千六百餘兩，土貨共估值銀二百十一萬五百餘兩。布疋生意大有起色，較之二十年，贏十八萬六千四百餘疋。其故約有數端：一因銀價低落，布價增高，商人以布價漲定未必驟跌，故不待價落，照常採辦。二當中日交戰，和議未定，商人不敢冒險購辦新貨，復因存貨銷罄，再則本省防軍採辦爲號衣帳篷等用甚夥，呢類較往年無甚增減。自來火因交戰之際，所有存棧之貨，將已售罄，事定後方由日本辦運進口，滿積棧內，以備銷售。【略】土貨之中，以上海機器局所紡之紗進口較上年贏三千三百三担。

温州　一外洋貿易。【略】

一沿海貿易。【略】

復進口之貨。本年復進口洋貨價值差勝，土貨價值較短，兩相比較，與前兩年大致相仿，內以洋布、棉絨布、印度棉紗、鉛、洋顏料、葵扇、金針、栲皮、日本自來火、赤糖、漆入數爲多，新舊鐵絲、海參、羽毛帶、紅棗、細葵扇、木耳、中國自來火、藥材、洋針、美俄兩國煤油、東洋海帶及白糖等貨較少。本年洋貨之原布、標布、印花布等，比上年多三萬一千七百二十六疋，絨布類多一百六十九疋。

福州　一外洋貿易。進口洋貨，值近歲外洋金磅高昂，白洋布雖比上年較多二千餘疋，原洋布多八千餘疋，扣布亦多三萬餘疋，若方之光緒十二年至十五年，又不免瞠乎其後。袈裟布較短二千餘疋，緣舊辦貨色欠佳，鮮愜人意。印度棉紗，比上年進口計增五千餘担，因本地四載之前，已興紡織布局，是以所需之鉅，其所織之布，質雖不逮寧波堅厚，價尚較廉，銷售之於貧氓爲較易耳。羽紗計絀七百餘疋，羽綾絀五百餘疋，小呢亦絀一百餘疋，若視諸光緒十二年以至十五年間者，則更絀矣。因其價值既貴，兼以茶景遜前，民間獲利既艱，購用者少。

厦門　一外洋貿易。進口洋貨，查疋頭進口較上年爲多，原色布有三萬六千餘疋，此數與從前相等。白色布比上年略減，印度棉紗比上年少七千八百餘担，絨布、羽紗、絨等，較上年略增，其餘無甚參差。

汕頭　一外洋貿易。進口洋貨，共值關平銀約一千萬兩。棉布類照尋常進

口相等，白色布週歲暢銷，而價亦敷運進口商人之利。二十年論略所揣是年棉布類進口，恐其或少，由今視之，其論已左矣。蓋是年與上年進口無甚軒輊，惟扣布一欵進口四萬七千餘疋，比上年約多七千疋，原色布八萬一千餘疋，白色布十八萬一千餘疋。棉紗共進口十二萬四千餘担，內由印度來者八成，英國來者二成。絨布類本口銷流頗少，以嗶嘰爲第一欵，進口三千餘疋，第二欵羽紗二千餘疋，第三欵哆囉呢一千餘疋，除此三欵而外，餘皆無足千疋者。【略】

出口土貨，共估關平銀二百二十三萬二千餘兩，并無新異之貨料，後來亦未必有新奇者。【略】至於鴨毛、雁毛，將來亦可爲一大宗，惟至今所有上等之毛，不敷消路。蘇皮、蘇繩、蘇線只往蘇門答臘，比上年尚無盈絀。【略】

一沿海貿易。【略】出口貿最要者煙葉，估關平銀七十四萬一千餘兩。土布估關平銀三十一萬一千餘兩，夏布估關平銀二十八萬餘兩。【略】

復進口之貨。【略】上海官布局所出之原色布，進口有二千疋，蓋運來試能暢消否，進口小宗棉花、蘇子、酒、粉絲，皆與上年相等。

廣州　一外洋貿易。進口洋貨如疋頭等貨物，情形約有兩節：一係洋布花色件數來者較多，二係印度棉紗所來較少。果係貨物增多，自與貿易妥協，固不必論，若係數少，應即查明緣故。其棉紗之數所短者，以此項商人，尚由輪船裝運進口，本年因載貨水脚加增，間有改由土船運來，歸常關完稅，致本關册內免登。絨呢并五金之類，往年來粵不多，本年亦無甚差別。【略】出口土貨，本省土產以及製造各物，銷流各處，年勝一年，如磁器、扇子、地蓆、食物、絲、糖各件。【略】除此土產，即係絲斤，最爲緊要。粵省水土以及工人照料絲場頗能合式，是土絲買賣不得不年勝一年，但工人照料未免嫌粗，如不願悉改善法，將來通商一節，似覺爲難。本年順德設有養蠶局，專局照料蠶繭出絲好否，所以能使蠶繭乾潔，壞繭俱無，此乃善法，雖此局僅開數月，而功效已非淺鮮。本年粵省土絲情形，實有起色，其第一第二兩起，收成頗好，不過無多，緣天時亢旱，桑葉枯貴，第三起蠶繭未開業已得雨，桑葉榮茂，第四第五收成亦好，所以收數較之上年有加，出口貿易亦長，而價值自年頭以至年底，漸次漲高，買賣商人間有吃虧者不少。本年運往外洋，約有二百五十萬斤，較上年溢出三十五萬斤。

九龍　一外洋貿易。進口洋貨洋布疋頭等類，比較上年三萬三千餘疋之數，本年約多七千餘疋，其所多者，在白色布、色花布、印花布，意大利布及裝裱布等項，原色布及扣布則略覺短少。印度棉紗，約有三百八千餘担，本年漲多至四萬四千八百餘担，向來華船裝運進口之數，當以此爲首屈一指。惟此項貿易之由輪船運省者，實仍居其大半，俱由該行商人在省承商包辦，至渡船進口多出之數，聞係因輪船載脚較昂，兼之渡船運者後於完納稅項中又可稍事通融，故多改歸渡船裝運者。或又謂近來洋布疋頭，價值異常昂貴，因而內地土織之風日漸推廣，設機既繁，則用紗必多，亦勢然也。至由輪船運省棉紗，間較上年約短三萬六千四百餘担，若以本關所多之數相與牽扯而計，實祇多八千餘担。絨毛疋頭本年稍有起色，哆囉呢一項略覺增多，其所多數目，約足以勻補他項絨毛疋頭之短缺。【略】絲類本年因蠶造收成較絀，出口亦短。

一沿海貿易。原出口之貨，與復出口之貨皆無。復進口之貨，係指由中國此口運至中國彼口，經過本口各廠之貿易而言。【略】本年華船來往，計有一千六百四十一隻，上年則有一千八百三隻，其由港往澳貨物中之增多者，在白色布、色布、棉紗、熟鐵、葡萄乾、檳榔、磁器、棉花、乾魚、藥材、沙藤及花生油等類，其餘各項貨物，俱較減色，而最甚者，則以原色布、扣布、鉛、黃銅、豆子、靛、火油、米糖及各樣木梁、木板等項爲更少。

拱北　一外洋貿易。進口洋貨，棉布類疋頭，較上年多值銀十四萬八千餘兩，其內有原洋布多四萬一千餘疋，扣布多三千七百餘疋，美國斜紋布多一千餘疋，印花布多一千二百餘疋，東洋棉絨布上年只有八十餘疋，本年則有四千五百餘疋，東洋棉布上年只有三千一百餘疋，本年則有五千九百餘疋。羽毛類疋頭，共較上年多值銀一萬七千餘兩，此項於每類各有加多，無須詳列。【略】

出口土貨，較上年多值銀五萬五千餘兩，其中加多之貨則有綢，較上年加二千三百餘担，多值銀三十萬六千餘兩，亂絲頭加二百八十餘担，多值銀一萬七千餘兩。【略】至於蠶造，則勝於上年，出絲既多，絲質且美。

瓊州　一外洋貿易。進口洋貨，【略】原洋布與扣布則視上年無分軒輊，惟白洋布多二千疋。印度棉紗去年不過一萬一千六百餘担，今年竟增至一萬五千七百餘担，日本棉紗，向無進口，惟日本棉絨布、縐布、面巾，現雖進口不多，然默觀此後情形，諒所到者自必有增無減也。各樣絨布與銅鐵等，年中所到有限。【略】

出口土貨，估價共計關平銀一百八萬四千餘兩，上年估價關平銀一百二十五萬七千餘兩，兩相比較，今年實少十七萬二千八百餘兩，因赤糖、白糖、生豬、黃薑、生牛皮、藥材、鮮蛋等項出口俱少，猶幸蔴布、牛角、芝蔴、野蠶絲、魚絲、牛油、煙葉、檳榔、棕、牛膠、花生餅、皮箱、龍眼、肉雞鴨等，出口略多耳。【略】本埠出口之野蠶

絲，比之別埠出口之野蠶絲自覺其少，但今年竟有二百餘担之多，較之光緒十一年，已增四倍矣。蘇布出口，本年亦較去年多九十担，估價關平銀十萬三千六百餘兩。蓋此係常用之物，將來出口，可預卜其年年加增也。魚絲以野蠶絲爲之，雖每年出口不多，然核計今年總數，亦有二十三担有奇，估值關平銀五千二百餘兩。

北海　一外洋貿易。進口洋貨比較上年，其原色布，增四千五百疋，白色布增一萬疋，色布增五百餘疋，目下價雖昂貴，而較土布尚屬相宜。紅素布一萬六千餘疋，較上年增百分中之四十，緣此處向用之羽紗製造旗幟，及鑲裰號褂等物，今則多用此布代之，取其價廉。意大利棉布，增一千一百餘疋，因其可冲羽綾，合土人服飾之用，且價亦便宜。歐洲手帕增四分之一，日用手帕運來漸多，計二百餘打臣，上年初次運來，僅有十打臣，此種貨物，可料其銷號日盛。歐洲面巾，細百分中之三十三，而日本面巾，加增幾補其所缺之數。日本棉佛嚕布，二千餘疋，而上年僅六百餘疋，此物色艷而價廉，土人喜用，此後可期暢銷。印度棉紗少六千餘担，此貨向來多銷雲南，現因內地米貴，民人餬口維艱，蓋留資以圖生計，故無力而購置也。絨毛等類，所到較少，其羽綾、羽綢，竟細一半之多，緣其價昂，上年曾經論及矣。【略】

出口土貨，本年價值關平銀一百萬九千餘兩，較上年短十萬三千餘兩。考其所短之故，皆由白絲、八角油、八角及五棓子減色，惟樟腦、生牛皮、鴨毛、水靛、生豬、藥材、白糖及煙絲等，均較上年加增。查八角出口，較上年少百分中之四十五，八角油少百分中之七十，緣雨水不調，且云此貨年豐年歉，所以上年見增，本年見絀。白絲較上年少去過半，查閱上年關册，論及此項蠶桑，養植得法，冀其暢出，詎知事難逆料，竟失所望，況由西江剌運亦復不少，此則上年論中料及矣。查本年由西江運去，較歷年增二百餘担，緣彼處沿途稅釐，較運由陸路到北海者稍輕故也。野蠶絲上年乃初次出口，僅三百餘斤，本年有三十餘担之多，因業桑日衆，且年底市價亦善。

蒙自　一外洋貿易。進口洋貨，共值關平銀一百八十萬九千餘兩，較上年多五十六萬七千餘兩，計一百分多四十六分。洋貨中洋紗最爲大宗，本年有五萬五百餘担，到蒙較上年多二萬二千三百餘担，進口雖多，而銷路亦廣，各商仍得大利。洋布類稍絀於上年，有二萬二千八百餘疋，去年有二萬三千餘疋。原色布、紅洋布、花剪絨，較上年雖多，扣布實少上年二千八百餘疋，絨布類多一千餘疋，嗶嘰進口，二千八百餘疋，去年一千六百餘疋。洋貨雜貨類，除此數件之外，其餘俱形短少，東京無子棉花，少一千一百餘担，有子棉花，多三百餘担。

蘆東　一外洋貿易。進口洋貨，查本年各項棉布進口，比去年較多，內亦有日本所造者，除袈裟布、印花布、花剪絨三項，較之去年稍減外，其餘各布，均見加增。棉紗、棉線、棉花，亦較去年增盛，而絨布一年之內，竟多至二萬餘碼，想係西藏仕宦富家，喜其外國織造絨布，較伊本國所出細緻鮮明，爭相購用，始得如此暢銷。【略】

出口土貨，當以羊毛係屬大宗，較之去年多至一萬一千三百二十七捫，緣本年底噶倫綳羊毛價值頓漲，商人均乘時趨利，是以年底出口，更見其多。細查販賣羊毛情形，噶倫綳始爲出售羊毛總匯之區，此項生意，開創不過二十年之譜，初交易時，每捫價值僅止十五元，近因收買羊毛商人加增，本年底每捫價值竟漲至二十四元。其噶倫綳商人收買此項羊毛，係先運赴噶里噶達，然後分販英、美兩國，祇以西藏羊毛，本質不甚細膩，販往外國，無非織造床氈地毯。卓木商人販運羊毛，路經亞東，前赴噶倫綳碼頭出售，近來價值愈漲，該商之貪念愈增，每啟羊毛一捫，中受潮濕者多，揆厥由來，一因打包之初，或已受濕，賣主不自撿點裹束於中，一因不肖之商，惟利是嗜，希圖分量加增，中途灌水，以致外乾內濕，多有腐壞，每百觔之內，竟有十五觔係爲廢物。且羊毛總以純白爲上，西藏羊毛，實非一律純白，內雜灰色黑色之毛，外國商人均視爲次等貨物，藏商如能留心此項買賣，講究餧養羊隻，概配白色公羊，久則生生不已，純白相傳，永是皎然一律，羊毛之利，正可望年盛一年。

趙慎畛《榆巢雜識》卷上《俄羅斯交易》　天朝與俄羅斯交易，市口在喀爾喀之哈克圖地方。賡侍郎音嘗以主事銜充監督六年，言彼國所需內地綿布、鰾線、綢緞等物，概以皮張易之，惟茶與大黃尤爲珍貴。

趙慎畛《榆巢雜識》卷下《温都斯坦》　温都斯坦，亦西域回國之大者。葉爾羌西南，馬行六十餘日至克什米爾，由克什米爾復西南行四十餘日始至其國。【略】人習技巧，金漆雕鏤，精奇絶倫，所製玉器薄如蟬翼，抽金銀絲織綢緞、氈布，遍貨於西域各國及各回城。

趙慎畛《榆巢雜識》卷下《控噶爾》　控噶爾，西北回子最大之國，地包鄂羅斯東西界之外。【略】地産金銀、珊瑚、珠玉，自鳴鐘表、綢緞、氈罽，尤多奇異。

汪汲《事物原會》卷二四　西洋布　《格古要論》：鄉姻鄴鳳律得西洋布，其白如雪，濶七八尺。

西洋剪絨單

《格古要論》：西洋剪絨單，出西番絨布織者，其紅緑色，年遠日晒，永不退色，緊而且細，織大小番犬形方而不長，又謂之同盆單，亦難得。

嵇璜等《清通典》卷六〇《賓禮・外國朝貢》　崇德二年，定朝鮮每年進貢一次，並聖節、元旦、冬至三大節爲四貢。同進年貢方物黄金百兩，白金千兩。苧布二百疋，各色棉綢四百疋，各色木棉布四千四百疋。龍紋蓆二，花蓆二十。鹿皮百，水獺皮四百，豹皮百四十有二，青黍皮三百。佩刀十，大小紙五千卷，米百石。

萬壽聖節禮物各色苧布三十疋，各色棉綢七十疋。龍紋蓆二，花蓆六十。豹皮十，水獺皮二十。白棉紙二千卷，厚油紙十部。元旦冬至二節，減棉綢三十疋及水獺皮油紙二種。

皇后千秋節苧布三十疋，棉綢三十疋，花蓆三十。元旦冬至節，加螺鈿梳函一具。又定凡朝鮮國來使有職銜稱君者，俟朝賀行禮畢，引入殿内，坐於右翼輔國公之下。是年賜朝鮮國王裘帽及鞍馬一疋，貂皮百有二十，銀百兩。正副使各鞍馬一疋，貂皮五十，朝鞾一雙，銀五十兩。書狀官、押物官貂皮、銀、鞾，從人銀、布各有差。

三年，朝鮮國王恭進慶賀方物苧布六十疋，棉綢七十疋。龍紋蓆二，花蓆四十五。豹皮五白，棉紙二千卷。又進謝恩方物如之。又陳奏方物減苧布二十疋，花蓆五，加水獺皮二十，青黍皮三十，筆百枝，墨五十笏。恭進皇后苧布二十疋，棉綢二十疋。花蓆二十。

順治元年，定外國朝貢以方物爲憑，該督撫察驗的實，方准具題入貢。又定貢使到京，所貢方物，會同館報部提督該管司官赴館察驗，撥役管領，由部奏聞。貢物交進内務府象交鑾儀衛，馬交上駟院，刀及鹿皮、青黍皮等交武備院。五年賜朝鮮國王世子鞍馬、貂冠、貂裘、狐裘、羅袍、段袍、朝鞾，通事外郎貂皮、銀有差。

十一年，琉球國世子尚質，遣陪臣進貢慶賀方物，金飾佩刀、銀飾佩刀、金洒餅、銀洒餅、泥金畫屏、泥金扇、泥銀扇、蕉布、苧布、紅花、胡椒、蘇木。又恭進二年一次，正貢方物馬十疋、螺殼三千、硫黄藥二千六百斤。是年賜琉球國王蟒段二、采段六、藍段三、素段、閃段各二，錦三，綢、羅、紗各四。王妃采段四、糙段、閃段各一，藍段、錦段各二，羅、紗各四。正使采段、表裏各四，閃段一，羅二，綢、紗各四。副使采段、表裏各三，藍段一，羅、綢、紗各二。從者采段、表裏各二，藍段、綢、羅、紗各一。通事從人段、綢、紗、布、銀各有差。

十三年，荷蘭國王恭進御前方物鑲金鐵甲、鍍金馬鞍、鑲金刀劍，烏銃，琉藥袋，鑲銀千里鏡、玻璃鏡、八角大鏡，珊瑚、珊瑚珠，琥珀、琥珀珠，哆囉絨、嗶嘰段，西洋布，花被面，大氈毛縷，丁香，番木蔻，五色番花，桂皮，檀香，恭進皇后方物玻璃鏡，玳瑁匣，玻璃匣，烏木飾人物匣，珊瑚珠，琥珀珠，琥珀，多囉絨，嗶嘰段，西洋布，白倭段，花氈，花被面，玻璃杯，花石，合白石，畫薔薇露。是年諭，荷蘭國慕義輸誠，航海修貢，念其道路險遠，著八年一次來朝。賜荷蘭國王大蟒段、糙段，倭段各二，花段、八閃段、帽段、藍段、青段各四，綾、紡絲、羅各十，銀三百兩。使臣二人每人大蟒段、糙段，倭段各一，花段六，藍段三，綾、紡絲、絹各四，銀百兩。標官糙段，倭段，藍段各一，花段三，綾、紡絲、絹各二，銀五十兩。通事從人段、綢、絹、銀各有差。

十八年，安南國王黎維禔奉表投誠，入貢方物，金香鑪，花餅，銀盆，沉香，速香，紫降香，白木香，黑線香，白絹，犀角，象牙。賜國王及來使銀段等物，照琉球國例賞給。又安南出兵助勦海寇，加賜國王大蟒段，糙段，錦段各二，采段，表裏各十有二，銀五百兩。是年恩詔，有外藩王公福晉夫人加恩賜一款，賜朝鮮國王大蟒段，糙段，補段，片金段，倭段各二，帽段，閃段，藍段，青段各五，各色段十，洋段十。王妃大蟒段，糙段，錦段，倭段，閃段，帽段，素段各二，大段，彭段各三，藍段二，紡絲，紗各四。又定朝鮮國遣陪臣慶賀謝恩，及有事陳奏，各進貢方物，賜來使及從人，與元旦節同。若附正貢同來，統於正貢之賜，非正貢而數事並來者，總賜一次。

康熙元年，定朝鮮國每年進貢太皇太后、皇太后二大節及遇慶賀謝恩，陳奏進貢方物，均與進貢皇后禮同。

二年，定安南貢期三年一次。

三年，定外國慕化來貢方物，照其所進收受，不拘舊例。是年琉球國王尚質謝敕封恩，進貢方物，金飾佩刀、銀飾佩刀，漆柄大刀，漆杆槍，漆盔甲，泥金畫屏，泥金扇，泥銀扇，畫扇，紅銅，胡椒，絲棉，土苧布，蕉布。賜琉球國王蟒段二，采段四，藍段，青段，閃段，錦段，綢，羅，紗各二。正使采段，表裏各四，羅四，韓一雙，采段三。副使采段，表裏各四，羅三，韓一雙。從者采段，表裏各二，布四。通事，從人段，布有差。安南入貢，禮部查奏，照會典少薰衣，香及紙扇二種，奉

旨寬免，賜安南國王大蟒段、糙段、倭段、閃段、錦段各二，采段、表裏各十。使臣每人采段、表裏各五，紗、羅各一，絹七，韓一雙。通事、行人，從人段、紗、羅、絹、綢、布各有差。荷蘭國王遣陪臣助克金門、厦門，賜銀千兩，大蟒段、糙段、錦段各四，采段、表裏各二十四。又賜國王銀二千兩，大蟒段、糙段、倭段、錦段、閃段、片金段各五，采段、表裏各三十五，遣禮部筆帖式齎往，同該督給付國人帶回。

四年，琉球國王補進慶賀貢物，與順治十一年同。貢船在梅花港口遭風，漂失貢物，免其補進。暹羅國王遣陪臣入貢，御前方物龍涎香，西洋閃段，象牙，胡椒，臙黃，荳蔻，速香，烏木，大楓子，金銀香，蘇木，孔雀，六足龜，凡十有三種。皇后前方物並同，各減半。賜暹羅國王段，紗，羅各六，織金段，紗，羅各四，王妃各減二，正副使及通事，從人采段，絹，布各有差。是年，定暹羅貢期三年一次。

五年，琉球國王補貢四年方物。奉旨琉球國王補進漂失貢物，具見恭順，但前已有旨免進，仍著發還。

六年，琉球國王進常貢方物，加紅銅五百斤，螺鈿漆盤十。荷蘭國王進貢方物，大馬鞍轡具，鑲金鑲銀銃，起花金刀，哆囉呢，嗶嘰段，嗶嘰紗，荷蘭絨，大花段，荷蘭五色大花緞，大紫色金段，紅銀段，大珊瑚珠，五色絨毯，五色毛毯，西洋五色花布，西洋白細布，西洋小白布，西洋大白布，西洋五色花布褥，大玻璃鏡，玻璃鑲鐙荷蘭地圖，小車，大西洋白小牛，大琥珀，丁香，白胡椒，大檀香，大象牙，玻璃器皿一箱，給賞照順治十三年例。加賜國王大蟒段，糙段，倭段，片金段，閃段，帽段，藍段，素段各一，花段，綾，紡絲各四，絹二。正使蟒段，大段各一。

七年，安南國入貢，乞將三年一貢之例改爲六年一次，得旨允行。七年，暹羅國入貢，給賞與四年同。

八年，琉球國入貢，於常貢外加貢紅銅千斤，絲烟百匣，螺鈿茶鍾十具。

九年，西洋國王阿豐肅遣陪臣奉表入貢方物，國王畫像，金剛石，飾金劒，金珀書箱，珊瑚樹，珊瑚珠，琥珀珠，伽楠香，哆囉絨，象牙，犀角，乳香，蘇合油，丁香，金銀乳香，花露花幔，花氈，凡十有七種。賜西洋國王大蟒段，糙段，倭段各三，閃段五片，金段一，花段十，帽段，藍段，青段各五，綾，紡絲各十有四，羅十，絹二，銀二百兩。使臣大蟒段一，糙段，倭段二，帽段一，花段六，藍段三，綾紡絲各四，絹二，銀百兩。護貢官從人段，綢，綾，絹，銀各有差。

十年，琉球國世子尚貞入貢，於常貢外加貢紫烟，番紙，蕉布。

十二年，諭暹羅國航海遠來，抒誠進貢，其蟲蛀短少等物，免令補進，嗣後各國皆照此例。

十七年，西洋國貢獅子，照九年例賞，外加賜國王大蟒段，糙段，倭段，片金段，閃段，帽段，藍段，青段各一，花段二，綾，紡絲各四，綢二。貢使以下各加賞有差。

二十年，奉旨琉球國進貢方物，以後祇令貢琉黃，海螺殼，紅銅，其馬匹，絲烟，螺鈿器皿，均免進貢。

二十一年，聖祖仁皇帝恭謁祖陵，朝鮮國王遣陪臣至盛京迎接，進貢方物，豹皮，鹿皮，水獺皮，青黍皮，倭劒，全鰒，八帶魚，大口魚，海參，海帶，菜紅蛤，浮椒，白蜜，柏子，銀杏，黃栗，柿乾。又使封尚貞爲琉球國王，御書「中山世土」四字賜之。

二十三年，尚貞謝恩，進貢方物，與康熙二年同。又以特賜御書，加貢金鶴一對。

二十四年，定琉球國王原賞段二十，今加三十。安南國王原賞段三十，今加二十。暹羅國王原賞段三十四，今加十六，各表裏五十二。

十五年，以荷蘭國王感被皇仁，請更八年一貢之期，改爲五年一次，并減定嗣後進貢方物，珊瑚，琥珀，哆囉絨，織金毯，嗶嘰段，自鳴鍾，鏡，馬，丁香，檀香，冰片，鳥鎗，火石，餘均免貢。賜國王及正使均照六年加賞例，副使以下各照例賞給有差。

二十七年，琉球國以陪臣子弟入監讀書，於常貢外，加貢圈屏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略】

五十九年，暹羅國王遣陪臣恭奉金葉表文，入貢方物加進馴犀二，西洋金段二，大西洋闊宋錦一。【略】

雍正元年，諭，朝鮮國自歸順我朝，恪共藩職，列聖以來，屢次施恩，減免貢物，今所貢或尚有可減者，著確議具奏。禮部遵旨議奏，朝鮮貢物，明時有金銀器皿，人參，馬匹，苧布，棉綢等數十種，我太宗文皇帝崇德二年免本年常貢之半，五年免貢米九千包，世祖章皇帝時，凡金銀器皿，人參，馬匹，概與停免。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二年，免黃金百兩，青紅藍木棉布六百疋。五十一年免白金千兩，紅豹皮百四十二，視明時貢物已免過半。今惟年貢內可減去青黍皮三百，

水獺皮百，木棉布八百疋，白棉紙二千卷，餘貢如常。從之。是年，朝鮮國王以慶賀入貢，特賜《周易折中》、《朱子全書》各一部，及松花石硯、法瑯器皿、筆墨等物。

二年，琉球國王恭進慶賀方物，金銀飾佩刀、金銀瓶、泥金書屏、扇、圍屏、紙、紅銅、白剛、錫、蕉布、夏布，恭進皇后金銀粉匣、扇、蕉布、夏布。特賜國王御書「輯瑞球陽」四字，內庫段二十、松花石硯、玉器、瓷器、法瑯器等物。安南國王慶賀謝恩，恭進方物，均如常貢。特賜國王御書「日南世祚」四字，《古文淵鑒》、《佩文韻府》、《淵鑒類函》各一部，同庫段二十疋、松花石硯、玉器、瓷器、法瑯器等物。暹羅國運米至廣，附進穀種、果樹、洋鹿、獵犬等物。特賜國王各色段二十、松花石硯、玉器、瓷器、法瑯器等物，差禮部司官，齎送廣東，交該撫付船長領回。

三年，安南國王遣陪臣入貢，奉旨召見。西洋意達里亞國教化王伯納第多遣使奉表，進貢方物，【略】茲因使臣歸國，特頒斯敕，並賜糙段、錦段、大段六十疋，次段四十疋。王其受領，悉朕惓惓之意。又特賜國王貂皮、人參、各色糙段、錦段、大段、次段、洋漆器、瓷器、茅茶、紙、墨、絹扇等物。

四年，琉球國王尚敬遣使謝賜御書恩，恭進金鶴二、嵌螺鈿黑漆盤碗各三十、彩屏二、扇二百、紙萬張、青花蕉布、白花蕉布、素花蕉布各五十疋。其正使紫巾官召見，奉諭：琉球國王因朕頒賜御書匾額及采段玉器等件，特遣使臣進表謝恩，貢獻儀物，具見悃誠。朕加惠遠藩，不受貢物，但既航海遠來，不忍令其帶回。本國向來朝鮮國王進獻禮物，若不收受，有交送內務府存留，準作年貢之例。今琉球國王所貢禮物，準作三年一次正貢，特賜國王內段、端硯、玉器、法瑯器、玻璃器、磁器，並加賞正使紫巾官銀段等物。

五年，奉諭，朝鮮年貢之例，每年貢米白石，朕念該國路途遥遠，運送非易，著減去稻米三十石，糙米三十石，每年貢糙米四十石，足供祭祀之用，永著爲例。西洋博爾都噶國王若望遣使麥德樂等，具表慶賀，恭請聖安，儀與五十九年同，進貢方物，大珊瑚珠、寶石素珠、金法瑯合、金鑲咖什倫餅、蜜蠟合、瑪瑙合、銀鑲咖什倫合、藍石合、銀鍍金鑲玳瑁合、銀鍍金鑲雲母合、各品藥露五十餅、金絲段、金銀絲段、金花段、洋段、大紅羽段、大紅哆囉呢、洋製銀柄武器、洋刀、長劍、短劍、鍍銀花火器、自來火長槍、手槍、鼻烟、葛巴依瓦油、聖多默巴爾薩木油、壁露巴爾薩木油、伯肋西里巴爾薩木油、各品衣香、巴斯第里葡萄紅露酒、葡萄黃露酒、白葡萄酒、紅葡萄酒、咖什倫各色法瑯、烏木鑲青石桌面、鑲黃石桌面、烏木鑲各色石花條桌、織成遠視畫，凡四十一種。賜國王大蟒段、糙段、倭段各六，片金段四，閃段、藍花段、藍段、帽段、素段各八，綾、紡絲各二十二，羅十三，絹七。貢使以下段、綢、紡絲、絹、銀有差。又特賜國王人參、內段、瓷器、洋漆器、荔支酒、茅茶、紙、墨、絹鐙扇、香囊等物，來使亦加賜有差。蘇祿國王母漢木母拉律林遣使奉表，入貢方物，珍珠、玳瑁、描金花布、金頭牙薩白幼洋布、蘇山竹布、燕窩、龍頭、花刀、夾花標槍、滿花番刀、藤蓆、猿，凡十有二種。奉諭，蘇祿國向來未通職貢，今該國王輸誠嚮化，遣使遠來，進貢方物，奏辭懇切，具見悃誠，其有應行議奏之處，著大學士、九卿詳議。尋大學士等遵旨議奏，蘇祿國入貢，照東南海外安南、琉球、荷蘭、暹羅諸國，初次納貢之例賞給。特賜國王玉器、瓷器等物，正副使加賞內段、銀兩有差。

七年，諭，據福建巡撫奏稱，琉球國中山王尚敬差耳目官毛鴻基等進貢方物。【略】又諭，朕覽禮部具題頒賜朝鮮國王儀物，本內開載賞賜銀百兩，又貂皮折銀百五十兩。朕思賞賜之例，既已開載，貂皮何以又折爲銀。至於賞銀百兩，亦應用儀物，以示朕優重藩王之意，爾等酌議具奏。禮部遵旨議定，賞貂皮一百，不必折價。至賞給國王銀百兩，改爲內庫糙段四疋、雲段四疋，永著爲例。又陳奏伊國賊黨謀逆，遣兵緝獲，奉旨嘉獎，特賜國王段三十二、綾八，《康熙字典》、《性理精義》、《詩經（傳）〔傳〕說彙纂》、《音韻闡微》各一部，賞該國兵丁銀萬兩。暹羅國王遣陪臣明微述申黎呼等，齎金葉表文，入貢御前方物，馴象、龍涎香、幼鑌石、冰片、沈香、犀角、孔雀尾、翠鳥皮、象牙、速香、安息香、紫降香、荳蔻、藤黃、胡椒、大楓子、烏木、蘼撥、紫梗、桂皮、兒花皮、樟腦、硫黃、檀香、樹膠香、織金頭白袈裟、桃紅袈裟、幼花布、闊幼花布、織金頭白幼布、闊紅布、花幼幔、大荷蘭氈、冰片油、薔薇露。皇后前方物，不進象，餘物各減半。又加進寶劍、仗劍、金地交枝柳條版帶。禮部遵旨議定，嗣後免貢速香、安息香、胡椒、紫梗、紅白袈裟、白幼布、幼花布、闊幼花布、花布幔等物。是年，暹羅國來使共四人，奉旨，著大貢使於同來貢使內選一人，令二人進見。特賜國王御書「大南樂國」四字，內段二十、玉器、法瑯器、松花石硯、玻璃器、瓷器等物。

八年，安南國遣陪臣進四年、七年正貢，又謝賜御書、書籍、段幣、寶玉器皿，恭進禮物加進金龍黃紙二百張、玳瑁筆百枝、斑石硯二方、土墨二包。南掌國蘇瑪喇薩提拉烏孫差頭目叭猛花等，奉銷金緬字蒲葉表文一道，貢馴象二。禮部

奏南掌國通事刁猛，雖通漢語，語言蹇澁，奏對時不能明晰，有伴送貢使之把總康天錫，熟悉南掌國言語，令其隨貢使進見。其頒賞照蘇祿國初次例。又特賜國王玻璃器、瓷器、糙段、大段、人參等物，正副使銀、段有差。是年，定南掌國五年一次入貢。

九年，琉球國入貢，奉旨，十年貢物，即準作十二年正貢，十一年不必遣使前來。是年，以琉球陪臣子弟入監讀書，學成歸國，國王加進謝恩禮物，嫩蕉布百疋，圍屏紙五千張。

乾隆元年，暹羅國入貢方物，加進金段二、花幔一、荷蘭氈一，照康熙六十一年加賜之例賞給。又貢使呈稱，國王衷曲懇祈轉奏，乞邀恩眷，頒賜蟒龍大袍一二襲。奉旨，暹羅遠處海洋，抒誠納貢，除照定例賞給外，著特賞蟒段四端。【略】

〔六年〕皇上恭謁盛京祖陵，朝鮮國王遣陪臣迎接進貢方物，與康熙二十一年同。特賜御書「式表東藩」四字，並弓矢、貂皮、鞍馬、糙段、大段等物，正使以下銀段有差。

十四年，暹羅國王遣陪臣朗呵派哌提等，奉金葉表文，入貢御前方物，象二、龍涎香、犀角、沈香、土璇石、象牙、紫降香、大楓子、荳蔻、藤黃、烏木、胡椒、花桂皮、橄欖齒舌皮、樟腦、檀香、硫黃、蘇木、上冰片、冰片油、翠毛、孔雀尾、紅布幔、貢南氈，皇后前不貢象，餘物各減半。又附洋船貢到黑熊、鬬雞、金絲猿等物。使臣朗呵派哌提等，奉表來京，恭遇聖駕巡狩，於啟鑾日，禮部滿堂官引來使等四人，並通事一人，至圓明園宮門外，行三跪九叩禮，恩賞物件，於宮門前賞給，隨至王公百官處送駕，排班之末，跪候瞻仰。特賜國王御書「炎服屏藩」四字，蟒段、片金段、糙段、閃段各二，錦段四，各色段八，玉器、瑪瑙器、法瑯鑪餅、松花石硯、玻璃器、瓷器等物。

十六年，緬甸國遣陪臣希里覺填奉表，入貢御前方物，氈段四、緬布十有二、馴象八，皇太后前馴象二。奉諭，緬甸越在荒裔，自前明嘉靖後，職貢不通，茲復專遣陪臣，齎表闕廷，嚮化奉琛，具昭忱悃。向來南掌等國入貢，筵燕賞賚，均照各國貢使之禮，所有緬甸貢使到京，一應接待事宜，亦應照各國例，以示綏懷。尋禮部奏言，緬甸國使臣等奉表來京，恭遇陞殿，已經行禮，應照例停其進見。從之。賜國王蟒段、錦段各六，閃段八，青藍采段、藍段素段、綢羅、紗各十，王妃織金段、織金紗、織金羅各四段，紗羅各六，貢使以下采段、絹、布有差。加賜國王御書「瑞輯西琛」四字，青白玉器、玻璃器、瓷器、松花石硯、法瑯鑪餅、內庫段，貢使銀段等物。

十八年，暹羅國使臣郎揖吞派沛等，奉表來京，恭遇駕幸南苑，即令使臣道旁瞻仰，照例停其進見。特賜國王人參、段錦、玉器、瑪瑙器、法瑯器、銅煖硯、玻璃器、瓷器等物。又西洋國使臣巴哲格等奉表來京，皇上御乾清宮寶座，禮部堂官率領在京居住西洋人一人引來使進見，儀與雍正五年同，賞給如例。加賜國王龍段、糙段、線段、綾、紡絲、羅、絹、朋貢、瑪瑙、玉器、法瑯器、漆器、瓷器、紫檀木器、畫絹、香袋、香餅、紙、墨、扇、茶等物。正使糙段、花段、線段、玉器、法瑯器、漆器、瓷器、畫絹、紙、墨、扇、茶等物。又五月初一日於圓明園，賜國王紗、葛、香囊、香串、宮扇、藥錠等物。正副使以下紗、葛、香囊、宮扇等物各有差。

十九年，皇上恭謁祖陵，朝鮮國遣陪臣至盛京迎接，恭進儀物與八年同。蘇祿國入貢珍珠、花藤席、玳瑁、燕窩、花刀、花槍、花標、瓜稭鐘、吃哮丁香、跋踏竹布、龍涎香，賞給國王與雍正五年同。

二十六年，南掌國入貢，慶賀皇太后七旬萬壽，恩賞該國王及貢使等與雍正八年同。

二十八年，蘇祿國入貢珍珠、玳瑁、燕窩、劍、標槍、吹筒、藤席、洋布、花布、竹布、丁香、鸚鵡等物，賞賜與十九年同。

三十二年，琉球國恭進謝恩方物金鶴、盔甲、馬鞍、金銀飾佩刀、漆飾鍍金佩刀、衮刀、槍、金彩畫屏、扇、絲、綿、練、蕉布、紋蕉布、土苧布、紅銅、白剛、錫等物，賞賜如雍正二年例。

三十六年，南掌國入貢慶賀皇太后八旬萬壽，恩賞該國王糙段、倭段、蟒段、錦段、大段、紅綠猩氈片、五色絹、五色紙、人參、玻璃器、瓷器等物，貢使以下銀段有差。其貢使先蒙召至熱河筵宴，入於侍郎班次，特賞貢使蟒段四，先目段各二。又於西直門接駕，賞貢使段三、貂皮四，先目段各二、貂皮各二。

四十三年，皇上恭謁祖陵，朝鮮國遣陪臣迎駕，恭進方物與十九年同。特賜御書「東藩繩美」四字。安南慶賀平定金川，恭進方物，照例內少金龜、漆扇二件，多速香十斤，禮部奏明，奉旨：凡外國進貢正貢方物，自不可短少。若因慶賀陳奏謝恩等事加貢，間有短少與例不符者，毋庸計較。是年安南國將竄越匪犯解送進闕，奉旨於正賞外，加賞國王蟒段、糙段、倭段、錦段各一，閃段一，表段二。

四十五年，朝鮮國王遣使至熱河慶賀萬壽，加賞國王段十八，正副使以下銀段有差。又進謝恩隨表方物，特賞國王鞍馬、表段、糙段、雲段、綢、豹皮等物。先是奉旨朝鮮陳謝表章，所有隨表貢物，概行停止，是年該國王遣使謝恩，仍貢方物，奉旨收受，飭嗣後毋庸再進。

四十六年，安南國遣陪臣謝恩入貢方物，奉旨著禮部堂官帶至熱河瞻覲，特賞國王蟒段、倭段、閃段、錦段各二，正副使以下銀段有差。南掌國入貢馴象，進蒲葉表文，恭祝皇上萬壽，恩賞該國王與三十六年同。暹羅國先爲緬匪所破，至是國人鄭昭報讐復土，國王無後，吏民推昭爲國長，遣使入貢象二，沈香、龍涎香、金剛鑽、西洋毯、孔雀尾、翠皮、象牙、犀角、降香、檀香、白膠香、樟腦、華撥、白蔻、縢黃、大楓子、烏木、桂皮、甘蜜皮、蘇木等物外，又有備貢。奉旨收象一隻，犀角一擔。其象牙等物，准其在廣東省自行變價，并壓艙貨物一體免稅。又於例賞外，特賞國長蟒段、錦段各二，閃段、片金段各一，八絲段四，玉器、瑪瑙器各一，松花白硯二，法瑯器十三，瓷器一百有四。

四十七年正月初九日，紫光閣筵燕朝鮮使臣，奉旨入燕，賞正使錦三、漳絨三、八絲段五、絲段各五，大荷包二，小荷包八，酒鍾一，副使錦、漳絨各一，八絲段五，絲段各三，大荷包二，小荷包四，酒鍾一。琉球、南掌二國使臣並入燕，恩賞與朝鮮同。十五日，正大光明殿賜宴觀燈，朝鮮使臣等獻詩，恩賞八絲段各一，綢箋各二，卷、筆各一，匣、墨各一匣。十六日，賜朝鮮、琉球、南掌三國使臣於山高水長看烟火，恩賞正使錦各一，八絲段各二，副使錦各一，八絲段各一。【略】九月，皇上恭謁祖陵，朝鮮國王先期遣陪臣在盛京迎駕修貢，與四十三年同，特賜國王御製詩一章，玉如意一柄，德符心矩一帖，正副使以下銀段有差。又恩燕使臣，賞正副使各紙筆、墨硯、糙段、中段等物有差。【略】

四十九年正月初九日，賜中正殿筵燕恩賞朝鮮、琉球使臣，與四十八年紫光閣燕同。

三月，安南國王遣陪臣謝恩入貢，恭遇聖駕南巡，陪臣等於江寧省城外接駕，欽命題作詩，恩賞段各一，紙、筆、墨各一分，特賜國王御書「南交屏翰」四字，御製《古稀説》。又加賞蟒段、倭段等物，賜使臣筵燕於江寧將軍衙門。八月，使臣進京，赴熱河瞻覲，奉旨作詩恭進，賞五絲大段三疋，筆墨各三匣，紙大小六軸。特賜國王御製詩一章，瑞芝如意一柄，蟒段、閃段、漳段、錦段各一。又賞陪臣三員各色段，及羊皮襖、鑲如意鼻烟壺、荷包、牙籤、瓷器、蜜浸荔支、茶餅、茶膏、鮮菓等物。九月，特命朝鮮國王酌派年在六十以上陪臣二三人，充正副使來京，預新正千叟燕盛典。十一月，禮部奏接准朝鮮國王咨稱遵旨，將陪臣年六十以上者，專差進賀，正副使即日登程，進京入燕。奉旨加恩，特賜朝鮮國王澄泥仿唐石渠硯一方，梅花玉版箋、花箋、花絹，仿澄心堂紙各二十張，徽墨二十錠，湖筆二十枝，即交貢使祇領，並諭該國王毋庸具表謝恩，以示體恤遠邦至意。

嵇璜等《清通典》卷六〇《賓禮・敕封外國》 順治六年，遣正副使齎詔敕，往封朝鮮國世子李淏爲朝鮮國王，妻爲王妃，賜國王黑狐皮裘一、黑貂皮百、鞍馬一、大蟒段四、大段四、團補段四、小蟒段、糙段、錦段、石青段各一，王妃大蟒段、糙段、錦段、倭段、閃段、帽段、青段、石青段各二，大段、彭段各三，紡絲、紗各四，付封使齎往。

八年，琉球國差陪臣齎表及通事到京，頒敕一道，諭該國將明季敕印繳換，即令差官齎回。

十一年，琉球國世子尚質遣陪臣繳到明季勅印，特頒詔敕各一道，及鍍金駝紐銀印一顆，遣正副使往封琉球國世子尚質爲中山王。是年定往封琉球國王開列內閣典籍、中書舍人、翰林院讀講、編檢、六科給事中、禮部郎中、員外郎、主事、行人司行人，恭候欽點正副使，各給蟒段、朝衣、麒麟補服。

十六年，遣使齎詔敕，往封朝鮮國世子李棩爲朝鮮國王。是年，定往封朝鮮國王，開列內大臣、散秩大臣、一等侍衛、滿內閣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禮部侍郎，恭候欽點正副使各一人。

十八年，安南國王黎維禔奉表投誠，照琉球國例頒敕一道，令來使齎回本國。

康熙三年，以荷蘭國王助兵克取厦門、金門，頒敕諭二道褒獎。是年，禮部奏言安南國世子黎維禧請封，得旨俟該國王繳送明季敕印再行議奏。

五年，安南國世子黎維禧繳到明季敕印，特遣正副使齎敕及鑄給鍍金駝紐銀印，往封黎維禧爲安南國王。又定往封安南國王開列正副使，及給蟒段、朝衣、麒麟補服悉照出使琉球之例。

十二年，暹羅國請封，給與敕書並鍍金駝紐銀印，貢使於午門外祇領，並行令該國王恭迎各如儀。

十四年，遣正副使齎詔敕封朝鮮國世子李焞爲朝鮮國王，妻爲王妃。

二十一年，遣使齎敕封琉球國世子尚貞爲中山王，賜國王蟒段、閃段、青段

各二，石青采段、藍采段、錦段各三，紗、羅、綢各四，王妃石青采段、藍采段、藍段、青段各二，褡段、閃段各一，紗、羅各四，特賜國王御書「中山世土」四字。

二十二年，敕封安南國世子黎維正爲安南國王，以舊印模糊，並換給新鑄駝紐鍍金銀印，賜國王御書「忠孝守邦」四字。

三十六年，諭朝鮮國奏稱正妃無子，請將側室所生之子李昀封爲世子，應准其所請，賜物照例由户部支取，遣正副使臣齎敕往封，賜世子織金段四段，紗、羅各四，裏各四。

四十二年，定朝鮮國王繼室，照例封爲王妃，其誥命及賜封王妃禮物均與封嫡妃同。

六十一年，朝鮮國王奏請其弟李昤爲世弟，部議與例不符，得旨：照所請。行遣使齎敕往封其弟李昤爲世弟，賜世弟織金段四段，紗羅各四、裏各四。

嵇璜等《清通典》卷九七《兵典・邊防一》

朝鮮

順治元年五月，以破流賊李自成，底定燕京捷音宣示朝鮮。七月，倧遣陪臣表賀，貢方物。奉敕減朝鮮歲貢額內紵布四百匹、蘇木二百斤、茶千包、棉綢千匹、各色細布五千匹、布四百匹、麤布二千匹、順刀十把、刀十把。其元日、冬至、萬壽慶賀貢物，以道遠俱於朝正時附進，著爲令。【略】

〔康熙〕十二年正月奉旨，朝鮮國王世篤悃忱，嗣後年貢，內黃金百兩及藍青紅木棉，永著停止。【略】

雍正元年諭禮部，朝鮮自歸順我朝以來，恪盡藩職，所貢方物，再議減免，以紓其力。尋議減布八百匹、獺皮百張、青鼠皮三百張、紙二千卷。從之。【略】

康熙三十二年九月，日本國船一十二人漂至廣東，守臣以聞，命量給衣糧，護送浙省，令其歸國。其與中國貿易者，長崎島爲百貨所聚，商旅通焉。國尤饒銅，我朝經制鼓鑄所資，滇銅而外，兼市洋銅，安徽、江蘇、浙江、江西等省，歲額市四百四十三萬餘斤，商辦銅斤，有倭照以爲憑信，攜帶綢緞、絲斤、糖藥等物往日本市銅，分解各省。乾隆二十四年，禁止絲斤出洋，又兩廣督臣請將綢緞、綿絹一并禁止，嗣據江蘇巡撫奏請，仍許洋商酌量攜帶，每船皆有定額，非日本辦銅商船，不得援以爲例。從之。

嵇璜等《清通典》卷九八《兵典・邊防二》

暹羅

〔康熙〕十一年三月得旨，暹羅貢使所攜貨物，願至京師貿易，則聽其自運，或願在廣東貿易，督撫委官監視之。【略】二十四年十二月，閣臣議覆增賞暹羅緞幣表裏五十，上從之。六十一年四月，貢使至，賜其國王及王妃紗緞，諭令運米三十萬石於福建、廣東、寧波等處糶賣，免其征稅。雍正二年十月，貢稻種、果樹，賞賚如例，又加賜國王蟒緞、玉磁等物。【略】六年二月，運米至廈門。七年六月，貢使至，賞賚如例，又加賜國王蟒緞、玉磁等物，御書「天南樂國」四字匾額賜之。奉旨，暹羅常貢土物，內有速香、安息香、袈裟布匹等，嗣後免其入貢，著爲例。乾隆元年，國王森列拍照廣拍馬噶陸坤司由提雅普埃以嗣立，故遣陪臣貢馴象及方物。奉旨，特賞蟒緞四匹，加恩賞給銅八百斤，後不爲例。【略】十四年七月貢使至，賞賚如例，又加賜國王蟒緞、玉磁等物，御書「炎服屏藩」匾額賜之。十八年二月，貢使至，照例加賞，并從所請，加賜人參。以後職貢不絕，並照例加賞。【略】

南掌

本朝雍正七年，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疏言：南掌國王島孫遣使奉蒲編金字表文一道、馴象二隻，求入貢。得旨嘉獎，沿途護送，從厚支給。八年二月，遣使表貢，并請定貢期，得旨，五年一貢，本年初次納貢，頒賜敕諭一道，並賜文綺等物，令使臣齎捧回國。九年六月，奉表謝，頒敕諭恩。乾隆元年，賜國王島孫彩緞文綺。【略】

柬埔寨

土産有藤木、象牙、白荳蔻、膃黃、麂皮、檳榔子、黃蠟，每冬春間，浙閩粵商人往彼互市，近則兼市絲斤，及夏秋乃歸。【略】

丁機奴

丁機奴在西南海中，風俗略同柔佛，土産有胡椒、沙金、沙藤、速香等物，國人終身不出境，無航海而來中國者。各歲冬春間，粵東商人以茶葉、磁器、色紙諸物，往其國互市。乾隆二十九年，以兩廣總督蘇昌奏，准帶土絲及土蠶湖絲，浙閩人亦間有往者，及夏秋乃歸。【略】

亞齊

亞齊在西南海中，相傳即蘇門答剌國。【略】男女穿長衣，頭纏白布。土産有西洋布。

英吉利

英吉利，一名英圭黎，紅毛番種也。距廣東計程五萬餘里。【略】康熙間，英

吉利始來通市，後數年不復來。雍正七年後，互市不絶。乾隆七年十一月，英吉利巡船遭風，飄至澳門海面，廣東撫臣資給回國。二十二年，禁英吉利商船，不准於浙貿易，自是皆收泊廣東。其土産有大小絨、嗶嘰、羽紗、紫檀、火石及所製玻璃鏡、時辰鐘表等物，精巧絶倫。二十七年，夷商白蘭等求仍照前通市，兩廣總督蘇昌奏，請照東洋銅商絲斤搭配綢緞之例，酌量配買。奏可。自是英吉利來廣互市，每船如額配買，歲以爲常。【略】

荷蘭

荷蘭俗稱紅毛番，亦曰紅夷，與法蘭西相接。【略】其土産有馬、珊瑚、哆囉絨、嗶嘰、緞。【略】

順治十年，廣東撫臣奏：荷蘭願備外藩，謹修職貢。十三年六月，國王墨投爲也甲必丹物馬綏極遣使表貢，奉旨令，八年一朝，並賜敕諭令貢使齎捧歸國。康熙三年，大兵渡海，攻鄭錦等，荷蘭國率舟師助勦，上嘉其功，賜國王文綺、白金等物。二十五年六月，國王遣使請進貢，五年一次，並請貢道由福建入，許之。是年，定減荷蘭貢額，賜敕慰諭。乾隆元年，特命減荷蘭國稅額。二十七年，准荷蘭夷商每船配買絲斤、綢緞，皆有定額，著爲例。【略】

嵇璜等《清通典》卷九九《兵典・邊防三》

西洋博爾都噶爾亞

博爾都噶爾亞，在歐邏巴極西境，周七百里，西濱大洋地。【略】土産果實、絲綿，極美。多水族，善釀蒲萄酒，即過海至中國不壞。明以前未通中國，入本朝，西洋諸部面内向化，雍正五年四月，其國王名若望者，遣陪臣貢方物，上嘉其誠悃，優加宴賚，並賜敕書於國王及文綺諸物，令使齎捧歸國。乾隆十八年三月，遣使貢方物，命欽天監監正劉松齡前途導引至京，召見使臣，賜宴覲舟嬉，並賜敕書於國王及蟒緞、文綺、玉磁、紙墨諸物，優渥有加。

嵇璜等《清文獻通考》卷三三《市糴考二》（順治）十三年，准荷蘭國貢使，在館交易。【略】是年八月，其貢使歸國，特降敕。【略】錫賚大蟒緞二匹、粧緞二匹、倭緞二匹、閃緞四匹、藍花緞四匹、青花緞四匹、藍素緞四匹、帽緞四匹、衣素緞四匹、綾十匹、紡絲十匹、羅十匹、銀三百兩，以報孚忱。至所請朝貢出入，貿易有無，雖灌輸貨貝，利益商民，但念道里悠長，風波險阻，舟車跋涉，閱歷星霜，勞勩可憫，若朝貢頻數，猥煩多人，朕皆不忍，著八年一次來朝，員役不過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攜貨物在館交易，不得於廣東海上私自貨賣。爾其體朕懷保之仁，恪恭藩服，慎乃常職，祇承寵命。

嵇璜等《清文獻通考》卷三八《土貢考》　外藩南方、東南、西南方各國額貢物産。

萬壽聖節貢物：御前貢黄細苧布十疋、白細苧布二十疋、黄細綿綢三十疋、紫細綿綢二十疋、白細綿綢二十疋、龍文簾席二張、黄花席二十張、雜彩花席二十張、白綿紙一千四百卷、粘六張厚油紙十部。皇太后前貢紅細苧布十疋、白細苧布二十疋、紫細綿綢二十疋、白細綿綢十疋、黄花席十張、滿花席十張、雜彩花席十張。皇后前貢紅細苧布等儀物同。

凡冬至貢物：御前貢黄細苧布十疋、白細苧布二十疋、黄細綿綢二十疋、白細綿綢二十疋、龍文簾席二張、滿花席二十張、黄花席二十張、雜彩花席二十張、白綿紙一千三百卷。皇太后前貢紅細苧布十疋、白細苧布二十疋、白細綿綢十疋、紫細綿綢二十疋、滿花席十張、黄花席十張、雜彩花席十張、螺鈿梳函一具。皇后前貢紅細苧布等儀物同。

凡年貢：御前貢白苧布二百疋、紅綿綢一百疋、緑綿綢一百疋、白綿綢二百疋、白木棉一千疋、木棉二千疋、五爪龍席二張、各樣花席二十張、鹿皮一百張、獺皮三百張，好腰刀十把，好大紙二千卷，好小紙三千卷，粘米四十石。

凡慶賀貢物：御前貢黄細苧布三十疋、白細苧布三十疋、黄細綿綢二十疋、白細綿綢三十疋、龍文簾席二張、黄花席十五張、滿花席十五張、雜彩花席十五張、白綿紙二千卷。皇太后前貢紅細苧布十疋、白細苧布十疋、白細綿綢二十疋、滿花席十張、雜彩花席十張。皇后前貢紅細苧布等儀物同。前各項貢物題准收受。

凡謝恩貢物：御前貢黄細苧布三十疋、白細苧布三十疋、黄細綿綢二十疋、紫細綿綢二十疋、白細綿綢三十疋、龍文簾席二張、黄花席十五張、滿花席十五張、雜彩花席十五張、白綿紙二千卷。皇太后前貢紅細苧布十疋、白細苧布十疋、白細綿綢二十疋、滿花席十張、雜彩花席十張。皇后前貢紅細苧布等儀物同。

加恩准留作正貢：凡請封貢物，御前貢黄細苧布二十疋、白細苧布二十疋、黄細綿綢二十疋、紫細綿綢二十疋、白細綿綢三十疋、龍文簾席二張、黄花席十張、滿花席二十張、雜彩花席十張、獺皮二十張、青鼠皮三十張、白綿紙二千卷、黄毛筆一百枝、油煤墨五十錠。皇太后前貢紅細苧布十疋、白細苧布十疋、白細

綿綢十疋，滿花蓆十張，雜彩花蓆十張。皇后前貢紅細苧布等儀物同。

加恩准留作正貢：凡陳奏貢物與請封同，加恩准留作正貢。正貢每歲一至，貢道由鳳凰城。年貢舊有白銀、麻布、水牛角、順刀、蘇木、胡椒、茶、黃金豹皮、青鼠皮，後俱免貢。

臣等謹按，朝鮮地處東陲，本朝開國之初，最先効順，獻琛奉貢，世篤悃忱，固王化所先及，而東南諸國之首倡也。與琉球國貢【略】貢期間歲一至，貢道由福建。【略】荷蘭國貢馬匹、珊瑚、鏡、哆囉絨、織金毯、嗶嘰緞、自鳴鐘、丁香、檀香、冰片、琥珀、鳥槍、火石，貢期五歲一至。貢道舊由廣東，今改由福建。舊貢有銀【略】後俱免貢。【略】

〔安南國〕，貢期六歲再至，貢道由廣西。舊貢有白絹。【略】後俱免貢。

暹羅國，御前貢龍涎香一斤，象牙三百斤，西洋閃金花緞六疋，胡椒三百斤，藤黃三百斤，荳蔻三百斤，蘇木二千斤，速香三百斤，烏木三百斤，大楓子三百斤，金銀香三百斤。皇后前貢龍涎香等儀物同，數目減半。凡常貢外，例有加貢，無定額，貢期三歲一至，貢道由廣東。舊貢有白紵布、紵花布、闊紵花布、花布，俱免貢。

西洋意達里亞國，貢蜜蠟盃、蜜蠟瓶、銅日規、水晶燈、銀盤、紙盤、皮畫、花石片、鍍金皮規矩、番銀筆、珊瑚珠、瑪瑙珠、火漆、羽緞、週天球、顯微鏡、火字鏡、照字鏡等物，路遠無定期，貢亦無定額，貢道由廣東。

西洋博爾都噶爾國，貢珊瑚珠、寶石素珠、咖石喻瓶、瑪瑙盒、雲母盒、玳瑁盒、各品藥露、金絲緞、金銀絲段、金花緞、洋緞、羽毛緞、哆囉呢、洋刀、長劍、短劍、自來火長槍、手槍、各品衣香、各色葡萄酒等物，路遠無定期，貢亦無定額，貢道由廣東。

蘇祿國貢珍珠二顆、玳瑁十二斤、描金花布一疋、金頭牙薩二疋、白幼洋布二疋、蘇山竹布二疋、燕窩一箱、龍頭花刀一對、夾花標槍一對、滿花番刀一對、藤蓆一對、活猿一對，貢期五歲一至，貢道由福建。

南掌國貢馴象，貢期十歲一至，貢道由雲南。

緬甸國貢馴象、氈緞、緬布，路遠貢無定期，貢道由雲南。

嵇璜等《清通志》卷九三《食貨略》〔乾隆〕二十四年西陲底定，自闢展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均設市集，內地運往者，綢緞、褐氈、色布、茶封，易回部驢、馬、牛、羊、翠羽、花翎、毛革、金銀銅貨及麥麵、芻茭以實邊境軍儲。或遣官監運，或聽軍民販載其物，價悉照內地價直交易。是年，禁外洋夷船販運絲斤。明年，江蘇巡撫陳宏謀言：各關差招商採洋銅，向係置辦綢緞、絲斤并糖藥等貨，今絲斤已禁，若將綢緞一概禁止，所帶粗貨，不敷易銅，請將綢緞、紵、絹等，准其買辦。尋議，將議商額辦銅，本所有應需，酌搭綢緞，及裝載船隻，酌定捲數斤兩，責成乍浦、上海二處官，照例秤驗輸稅，使商人不得重複影射。

二十七年，命開奉天海禁，並定給票互查之例。二十八年，禁暎咭唎商船，不准於浙江貿易，自是皆收泊廣東。又陸續准暎咭唎、咖喇吧、荷蘭等國夷商及琉球國配買絲絹，以易外洋銅斤。二十九年准兩廣、浙閩各商，攜帶土絲及二蠶湖絲往柔佛諸國貿易，此後外藩貿易，悉照常例。至於西域藩部來新疆貿易者，各有常例，如哈薩克諸部，於伊犁貿易，布嚕特諸部，於喀什噶爾貿易，痕都斯坦諸部，於葉爾羌貿易，齊齊玉斯謂爾根齊諸部，常至伊犁等處貿易。又定外藩商人在回部貿易者，三十分抽一，皮幣二十分抽一。回部商人往外藩貿易者，二十分抽一，皮幣十分抽一。其牲畜貨物不及抽分之數，視所值低昂以普爾折算。

《皇清奏議》卷五五楊廷璋、定長《請復絲觔出洋舊例疏》閩浙總督臣楊廷璋、福建巡撫臣定長謹奏，爲遵旨議奏事。乾隆二十九年欽奉上諭，臣等跪誦之下，仰見聖主遠鑒如神，爲閭閻籌畫生計，至周且備。伏查絲觔一項，數年以來，價值原極昂貴。乾隆二十四年仰蒙聖主俯准，臺臣李兆鵬等條奏，將絲觔嚴禁出洋，並准部議，將綢緞絹一律嚴禁，節年實力遵行在案。原使留有餘於內地，俾物多價平，於民生日用有裨。臣等於奉文飭禁後，竊意從此絲價自必日減，乃自二十四年禁止出洋以來，迄今五載，不特絲價依然昂貴，未見平減，且偶值蠶事收成稍薄，價值較前更昂，推原其故，總由國家承平日久，百數十年，生齒日繁，民間需用日多，物價有不得不長之勢，誠如聖諭，生齒衍繁，取多用宏，蓋物情自然之勢也。查向來販洋絲觔，均不過土絲及粗糙之絲，祇堪供織土綢，而不足供紗緞綾羅之用，祇應粗絲價昂，而細絲價減，今無論粗細絲觔，一律昂貴，其非關販洋已可概見。且不特此也，即以產地而論，浙省之杭、嘉、湖及紹屬之諸暨，產絲最盛，每屆新絲出後，江、浙、粵、閩販絲客民，挈本而來者甚多，所產粗絲，頃刻得價售賣，農民轉覺生計裕如。今奉禁之後，絲價未見其平，而粗絲消售轉滯，於農民反有轉售不速之苦。再查外番船隻，載貨挾貲，遠赴內地，原欲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各番首重者絲觔，今因禁止販洋，近年粵、閩貿易，番船

甚覺減少，即內地販洋商船，亦多有停駕不開者。在外番因不能置買絲觔，運來之貨日少，而內地所需洋貨，價值亦甚見增昂，是中外均無裨益。臣等悉心體察，竊謂絲價之低昂，總視乎蠶事之豐嗇，蠶收稔則絲價自平，蠶收歉則絲價自貴，固有自然之勢。今蒙聖主燭照民隱，勅下臣等悉心體察，應否即行開禁。臣等伏思，禁洋而絲價過減有益於民，自宜永行禁止。今奉行已五年之久，絲價迄未平減，徒使外番以織紝不供，紛紛瀆請，而民間又乏銀貨流通之益，實屬兩無所便。伏讀聖訓：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爲通商便民。大哉天言，誠中外一體之遠模也。應請特頒諭旨，將販洋絲觔，照舊弛禁。但開禁之後，若不定以限制，竊恐商民惟利是圖，知外番缺絲已久，一經弛禁，必紛紛不惜重價，買運新絲赴洋，內地不免有絲少價翔之患，似非稱物平施之道。伏查乾隆二十八年琉球國請聖主格外施恩，准其歲買土絲五千觔、二蠶湖絲三千觔，此係出自特恩，且係一國一歲所買之數。今絲禁一開，商販船隻多寡，雖屬難定，每船各有配買絲觔，一至外番，積少成多，即足供其織紝。臣等愚昧之見，應請定以海洋內外商船，每船止許配搭土絲一千觔、二蠶粗絲一千觔，此外不許多帶，並不許兼帶細絲，影射蔽混，俟三年之後，內地不致絲少價昂，再請酌增觔數。至絲觔既蒙恩准其帶往，則外番俱可自供織紝，其內地已織之紬緞紗羅絲棉等項，應請仍照舊例禁止出洋，留爲內地之用，以免價值騰貴之虞。其稽查之法，應責成各海口關及沿海各汛口文武員弁，逐層查驗。先令海關驗明絲觔粗細觔兩，如無影射多帶情弊，收稅後即予印照，註明絲觔數目，再令出口之處及沿途各海汛文武官弁，會同查驗，屬貨照相符，方准開行。設有奸商，於額定觔數之外多帶，及將細絲混作粗絲，並夾帶紬緞紗綾絲棉等項者，不拘何處查出，即照原例，按多帶觔數，分別充軍徒杖治罪。汛口文武官弁，如不實力稽查，致有影射侵漁之弊，即分別失察故縱，嚴揭參懲。如此弛禁之中，定節制之限，或亦因時調劑之一法也。緣奉諭旨飭議，謹就臣等管見所及，恭摺議奏。

《皇清奏議》卷六二李侍堯《籌制緬甸機宜疏》　查從前定議，閉關禁市，絕其資生之路，原屬制緬要策，現在該酋來亭，亦曾籲懇開關，然使生計果真窘迫，自當力圖完局，因何屢有變更。茲臣留心察訪，緬地物產棉花最多，次則碧霞璽翡翠玉，其仰給於內地者，不過綢緞貢絲鐵針之類。近年以來，彼處玉石等物，雲南、廣東二省，售賣頗多，皆由內地每差土人獾夷出關探偵，盤查兵役，因見官差要務於隨身行李搜檢未嚴，夾帶私走，勢所不免。究之偵探者，止在野人地界，撫拾無稽，不但不能得彼真情，轉將內地信息從而洩漏。至於棉花一項，臣在粵省時，見近年外洋港脚船隻進口，全載棉花，迨至出口回帆，又止買帶些須白糖、白礬，船多稅少，頗累行商。臣與監督德魁嚴行飭諭，嗣後倘再混裝棉花入口，不許交易，定將原船押逐在案。外洋海道，各國皆通，臣初不知緬地多產棉花，今到滇後，聞緬匪之妥共羊翁等處，爲洋船收泊交易之所，以臣在粵所見核之，在滇所聞緬地棉花悉從海道帶運，似滇省閉關禁市，有名無實，究不足以制緬匪之命。且遞年鎮將大員，帶兵數千駐守，非惟不成事體，而此局一日不完，一日上煩睿慮，臣忝任封疆，受恩深重，目擊心憂，思維再四，急欲籌辦，尚無機會，就臣愚見，惟有以夷攻夷之法。【略】謹繕摺具奏，是否可行，伏乞皇上聖裁。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一八《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前奉鈞函，并承照録給俄使照會，謹已領悉。【略】俄人國於北方，其東北西北均與我緊連，惟中段爲蒙部遮闌，恰克圖地小而非總要路口，其注意西陲互市，固無怪其然。然俄之物產無多，其精好者，非中國日用所必需，其粗重者，由車馱運售，脚價過貨本數倍，十數倍，銷路難暢。商情見利則趨，斷不甘心折閱。觀泰西諸國來商於中土者，倒歇日多，可知大概，此猶舟楫之國也，若城郭之國、游牧之國而計及懋遷，其利鈍之數不可懸揣乎。宗棠竊謂俄商互市，其來貨不過哈喇氈毯、哈薩布等物，中國可有可無，邊方貧苦荒儉，久已樸陋相安，此等非所必需，行銷必不能廣，惟內地所產茶葉、大黃、絲棉、紅花，爲彼所需。茶除湖、廣所產，向有引商行銷陝、甘、新疆外，四川所產，行銷本省，有鹽茶道主之，陝西產茶之地，僅石泉、漢陰一帶，近因湖茶不行，皆侵銷甘商引地。俄人見湖、廣、川、陝之茶，皆必由甘肅經過，始達於邊，而大黃爲甘肅各郡縣所產，川中絲棉亦必由甘肅經過，始達於邊，則嘉峪居其總要。其注意互市，而添入嘉峪口者，以此察看情形，彼以互市爲利者，在銷中國之貨，於中國無損而有益，甘肅得釐稅之入爲創獲，於濟區不無小補，我以互市爲利者，不能多銷外國之貨，其銀多入於中國也。至於口埠之多寡，仍以銷貨之衰旺爲斷。市旺則口埠增，市衰則口埠減，見在我不必定其子口，彼利盛則增，利微則減，亦自然之勢。即如漢口洋行，始爲泰西各國所共爭，今且因生計蕭條，多經閉歇，求售無主，又旗昌洋行推與華商，是其明驗。蓋洋貨惟鴉片一種，流毒久而英專其利，所獲最多，此外則所售非中國日用所必需，始則有利可圖，終則價貴滯銷，成本與子息，暗多虧耗，而奸商乃成拙商矣。

俄議互市，其本謀在茶葉、大黃、絲棉，以甘肅爲來源，相距較近，所省運脚爲多，而實又其國日用所需，并用由其國水路銷行西海各部落，爲利厚而可久耳。論者謂俄之計利太深，究將貽中國之患，不知茶葉、大黃、絲棉之屬，在中國地大物博，所産取之不窮，行銷既廣，可以土物易金銀，於百姓生計，無損而有益，中國土物，不能自銷外國，俄以之出售於絶域不鄰之區，縱取贏十倍，亦由其能力所致，於華商并無所妨，況由川、湖採運至甘，本華商生計乎。所慮索價太高，俄商無利可圖，將又顧而之他，不奪不饜，或至另生枝節，則定議之初，與其悉心妥議，務期兩便，亦未嘗無策也。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二二《與劉毅齋》 喀葉和羊毛及各城所産棉絲，均將來互市大宗，并希留意。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二三《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俄貨入中國者，如大呢、哈喇粗細氈毯、皮張之屬，其精好者，非民生日用所需，其粗者，價值低微，新疆南北兩路，所産不乏，其銷路必不能暢。由嘉峪入關，歷肅、甘、涼以達蘭州、秦州、漢中，素非繁富之區，兵燹之餘，雕敝，日甚，銷售殊不能多。漢口則江漢總匯，商販争趨，可期暢旺，然洋商營運，皆由水路，俄獨由陸數千里轉般而來，脚價增多奚翅十倍過之，運價費則成本加，成本加則銷路滯，一定之理。又俄貨之出售内地，則各國差同，人情數見不鮮，非減價招徠，難言踴躍。合此觀之，銷貨一事，不但無利可圖，且拆閱亦鉅也。如此，則俄商之利，惟在内地置貨，入俄行銷一事。俄商置貨，以茶、絲爲大宗，茶惟楚産者良，蜀雖絲茶并産，而茶遜於楚，亦少於楚，此次之以漢中、漢口、宜昌并請者，蓋欲於絲、茶廣産之區，自行採購，徑運入俄，利源併歸俄商，獲益自饒耳。蜀絲無販運來甘者，其貿易衰旺情形，無由知其大概。茶則西、甘、莊三司所屬行銷，舊本官商引地，變後官商歇業，片引不行，乃議招販改票代之，惟時值流亡未復，户口彫零，行銷甚滯，比肅州克復，南北兩路以次戡定，引地收回，銷路可期稍暢矣。

俞樾《茶香室叢鈔三鈔》卷二五《白越議》 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云：「大食國貢白越議三段。」白越議，番布之最精者。

薛福成《庸盦海外文編》卷三《海關出入貨類敘略》癸巳 光緒十八年，進口洋藥價銀二千七百四十一萬餘兩，洋布羽綾棉紗棉綫價銀五千二百七十萬餘兩，呢羽嗶嘰氈絨價銀四百七十九萬餘兩，銅鐵銅鉛錫價銀七百十三萬餘兩，米價銀五百八十二萬餘兩，煤油價銀五百零四萬餘兩，海貨價銀五百二十萬餘兩，煤價銀二百萬餘兩，自來火價銀一百四十二萬餘兩，其餘雜貨價銀各數十百萬兩不等。都洋貨價銀一萬三千五百十萬餘兩，而紗布呢羽等幾居進口貨價之半，洋藥亦幾居四分之一。爲中國計，宜設方略，漸杜洋藥來源，而勸導商民仿洋法織布紡紗，尤爲第一要義，其次開礦，其次鍊鐵，其次仿織呢羽氈絨，其次仿造自來火乃製煉煤油，風氣既開，而致富之能事盡此矣。

出口絲繭價銀三千零三十四萬餘兩，綢緞價銀七百□十六萬餘兩，茶價銀二千五百九十八萬餘兩，棉花價銀五百零八萬餘兩，草帽縄價銀二百零五萬餘兩，糖價銀二百零七萬餘兩，紙價銀一百五十七萬餘兩，席價銀一百二十九萬餘兩，豆價爆竹價銀各一百十八萬餘兩，瓷器窑器價銀一百零八萬餘兩，其餘雜貨價銀各數十百萬兩不等。都土貨價銀一萬零二百五十八萬餘兩，絲茶兩項爲大宗，幾占土貨價十分之六，如欲整頓土貨，仍須注力絲、茶，庶能握其綱領，其餘如棉、糖、紙、席、草帽縄等物，苟能隨事講求，隨時整理，亦有大益。此外土貨俟鐵路開通，必有於無意中暢銷如草帽縄之類者矣。

竊查光緒二年間，出入口貨，約略足以相抵，今以出貨與入貨相比較，中國虧銀至三千二百五十餘萬兩之多，何哉。近兩年中，洋布洋紗進口之價，逾於元二年間之價，約三千數百萬兩，則中國虧銀，皆紗布暢銷爲之也，從此中國織婦機女，束手飢寒者，當不下數千萬人，豈細故哉，而謂導民織布紡紗，尚可緩乎哉。抑余又聞紡紗之效，逾於織布。日本通國經營，已獲厚利，即華民自織之布，亦樂購用洋紗，以其價廉質良而易售也。故華商偶設一二紡紗之廠，亦無不獲利者，然則有提倡之責者，蓋勸商民購機設廠，先仿洋法紡紗以蕲漸及織布乎。

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卷一《朝鮮在中江互市之例》 朝鮮爲國家外藩，邊門商民亦有互市之例，謂之馬市。市設於中江，歲春秋仲月望後，朝鮮員役以牛貨濟陳於江干，駐防兵丁臺駔夫以布七千五百十四段，易牛二百，鹽二百九十九包，海菜萬五千八百斤，海參二千二百斤，大小紙十萬八千張，綿麻布四百九十九段，鐵犁二百具。以京畿、平壤、黄海三道商各一人承辦，義州知府率員役領之。所具糗餌薨魚稱之曰宴，其官商曰别將。右見蒙古博明所著《鳳城瑣録》，亦聖朝懷遠之謨也。

王先謙《東華録・順治一》〔順治元年九月丙午〕，大行皇帝遺諭曰：寬温仁聖皇帝敕諭，朝鮮國王李倧，歲貢方物，悉出於民。夫民皆吾民，朕恐重致疲

困，今將歲貢緑綿紬二百五十疋、紅綿紬二百五十疋，各減五十疋；白綿紬一千五百疋，減五百疋；細紵絲四百疋，減三百疋；粗布七千二百疋，減二百疋；上等腰刀二十六口，減六口；五爪龍席四領，減二領；雜色花席四十領，減二十領，其餘仍舊。【略】又遺諭曰：朕聞本朝使臣仍照明國使臣舊例餽遺，致累民人，殊非善制。今將餽遺本朝使臣禮物裁減，著爲定例，正使鞍馬二匹、空馬二匹，各減一匹；銀二千五百五十九兩，減一千五百五十九兩；綿紬五百五十七匹，減三百五十七疋；紵絲一百六十二疋，減一百二疋；布六百五十疋，減三百五十疋。

王先謙《東華録・順治三》〔順治元年十一月〕爾朝鮮國攄誠效順，歷有歲年，恪共藩服，宜沛隆恩。【略】每年進貢方物，皆出於民，其額進紵布四百疋，蘇木二百斤，茶一千包，俱著蠲免。再各色棉紬二千疋，著減一千疋，各色細布一萬疋，著減五千疋，布一千四百疋，著減四百疋，粗布七千疋，著減二千疋，順刀二十把，著減十把，餘俱如舊。

王先謙《東華録・康熙一》〔順治十八年甲申〕禮部奏：安南國王黎維祺，傾心向化，有協力討賊之勞。應照例賞銀一百兩、錦四端、紵絲十二表裏。令兵部撰給敕書。得旨：交趾傾心向化，復協助勦賊，深可嘉尚。爾部以故明卑視外國之禮議覆，殊不合理，著另議。尋議應賜銀五百兩、大蟒段二匹、粧段二匹、錦二匹、綵段表裏各十二，仍令兵部撰給敕書，付差官齎歸。從之。

席裕福、沈師徐《皇朝政典類纂》卷二六《市易四》　乾隆二十二年，議定甘省口外，哈薩克交易事例。先是本年十月，將軍兆惠、富德等言：阿布賚請將馬匹赴烏嚕木齊貿易，經大學士等議，以烏嚕木齊路程寫遠，商販稀少，難以聚集，且初次辦理，未能熟悉夷情，莫若官爲經理，俟試行二三年後，定有章程，再行招商承辦。至是陝甘總督黄廷桂言：烏嚕木齊距内地寫遠，脚費浩繁，重於貨本。查烏嚕木齊與吐魯番相近，此地運貨既便，又有屯種官兵彈壓照料，不須多派交易之處，似應於吐魯番爲妥。再，明歲交易，止換馬匹，哈薩克人等遠來，所帶如有駱駝、牛羊，亦係軍營需用，請一體收買。其應需緞匹，内府撥解絲色精良，而官辦之後，仍須招商，恐成色略減，現請於陝甘採買各色緞二三千匹，已足敷用。至茶封則哈密現存茶七萬八千餘封，爲數頗多。布疋則巴里坤現存自哈密購買之雜色梭布三百對，京莊布一千七百匹，即可運往。選委道員、同知各一員，并派副將酌帶備弁，挑派兵丁一百名押運。如有小本經紀願隨前往，各聽其便。下軍機大臣議。尋議准烏嚕木齊距巴里坤雖遠，而以哈薩克至烏嚕木齊計之，則又不啻數倍。前據阿布賚所請，業經奉旨酌定，准其在該處貿易，似不應又行更易地方。且臣等原議，原因烏嚕木齊商販難至，是以暫令官辦，即云運費倍於貨本，原可按費加價，況哈薩克越在荒服，而吐魯番近接邊陲，建有城堡屯田，較之烏嚕木齊之地方空闊，可以隨處開列市集者不同，若令貿易夷人往來於吐魯番，恐吐魯番回民或有私相交易等事，未免轉致滋擾，應照原議，仍在烏嚕木齊貿易，用昭大信。至於收換馬匹，專爲軍營備用，如騸馬之外，或有隨帶騍馬，亦可酌量准收，至駝、牛二項，哈薩克出産本少，或有隨帶羊隻等畜，足供軍需者，自應一體收買。其餘疲瘦牲畜，及一切雜貨，雖不應准其貿易，但念夷人攜帶遠來，或量爲減價收留，以示節制。緞匹一項，應如所奏辦理。茶封、布匹，尤係哈薩克人衆必需之物，自應即於現存内酌量運往，餘均應如所奏行。惟是明歲係哈薩克夷人初次貿易，雖不必過於遷就，致使將來援以爲例，但一應價值交易之際，必宜仰體皇上柔遠之恩，示以公平，俾知天朝大體，應交該督轉飭派往之道協各員，善爲經理。尋黄廷桂覆奏：道員范清洪、同知范清曠二人，向曾承辦軍需，其餘貿易之事，自必有熟練可委之人，仰請欽定一員，俾之帶領舊時商夥，先期來肅，臣將交易各事宜，與之講諭明白，屆期前往承辦。並請敕下將軍兆惠、富德，曉示哈薩克，將明秋何日起程，約於何時可至烏嚕木齊，先行通知咨會到臣，以便依期齊至，兩無守候，更爲妥協。下軍機大臣議。尋議，此次貿易，各事宜誠，非熟諳經紀者，不能辦理，應如所請，將范清洪等於甘肅現任内調補一員，令其酌帶熟練人員前往。至所請交將軍兆惠曉示該夷，先行咨會，以便依期齊至等語，查哈薩克初次貿易，原與從前貿易者不同，前既定以貿易之期，該夷程途寫遠，難以再令行文曉示，應令該督，一面咨詢將軍兆惠酌量計算程期，先行知會，一面辦運貨物，總在七月初間齊赴該處。如果彼此如期齊至，固可即爲交易，即哈薩克因路遠稍遲數日，諒亦不致久貽守候。議入，從之。《通考》。

二十三年，黄廷桂言：本年七月内，哈薩克在烏嚕木齊交易事宜，臣遵照廷議，一切先爲備辦，其陝省辦解緞三（十）〔千〕匹，業將二千匹運赴巴里坤收貯。惟巴里坤現存布匹，恐爲數尚少，亦經酌量在甘、涼、肅辦解梭布三百對，京莊布一千五百匹，陸續運往收貯備用。兹侍衛努三遵旨自軍營回京抵肅，臣思努三前在軍營，於哈薩克情形最爲熟悉，因將交易事宜，詳悉詢問。據稱，哈薩克各部，人皆散處，凡有調遣會合之事，俱各隨所願，不能派定，將來貿易人數，或多

或寡，難以預定。內地茶葉一項，非其所好，不必備往，即粧蟒緞匹等類，遠運來甘，脚價繁重，雖伊等心愛之物，宜酌量配搭，不可專用過多，致爲成例。惟各色姑絨、褐子、氈片、毯子、印花布等物，夷地所無，購運亦易，若攙搭換易，似爲至便。再，伊處女人皆以白布纏頭，用處最多，似宜寬裕備辦等語。臣查烏嚕木齊道路遥遠，需用之物，若臨時備辦，即緩不濟急，姑絨、褐子、毡片，係西寧、蘭州等處出産，臣擬分飭該布政司，將此三項各辦一二千匹，再辦毯子五百條，印花布三百對，添辦京莊白布一千匹，以各屬所車徐徐運送到肅，雇車轉運赴巴里坤收貯，届期一併馱運前往，以備交易。從之。《通考》。

二十四年，西陲底定，自闢展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均設市集，内地運往者，綢緞、褐氈、色布、茶封，易回部驢、馬、牛、羊、翠羽、花翎、毛革、金銀銅貨及麥麪、芻茭，以實邊境軍儲。或遣官監運，或聽軍民販載，其物價，悉照内地價值交易。《通志》。

二十六年，議准哈薩克等處，貿易緞匹，酌量顏色辦解并緞綾等項，寬爲預備。先是哈薩克等處貿易緞匹，經部議准，各色緞匹，飭令三處織造分股匀作，兩年辦解。至是陝甘總督楊應琚言：伊犂、阿克蘇等處，咨取貿易紬緞内，惟綾紬需用紅、緑、藍、月白、真紫等色，其緞匹一項，回人惟善青藍、大紅、醬色、古銅、茶色、棕色、駝色、米色、庫灰油緑等色，其月白、粉紅、桃紅、小紅、黄緑之緞，俱不易换。所有乾隆二十六年應辦緞匹，請行令織造，悉照所開顏色辦解。再，伊犂咨取之紅素倭緞、青素倭緞、白紡絲、白串紬，及阿克蘇咨取之紅、緑、藍、月白、真紫花綾等項，現俱行文西安購買，但各處需用甚多，應寬爲預備，請於二十六年帶辦紅素、青素倭緞各二百五十匹，白紡絲、白串紬各一千匹，紅、緑、藍、月白、真紫花稜共五百匹，計共三千匹，同應辦解緞匹一併解送來肅。部議應如所請，從之。《通考》。

二十九年，准西域藩部來新疆貿易者，如哈薩克諸部，於伊犂貿易，布嚕特諸部，於喀什噶爾貿易，痕都斯坦諸部，於葉爾羌貿易，齊齊玉斯謂爾根齊諸部，常至伊犂等處貿易。又定外藩商人在回部貿易者，三十分抽一，皮幣二十分抽一。回部商人往外藩貿易者，二十分抽一，皮幣十分抽一。其牲畜貨物不及抽分之數，視所值低昂以普爾折算。《通志》。

嘉慶十三年諭：内閣范建豐等奏，哈薩克公阿第勒差人攜帶羊隻前來喀什噶爾貿易一摺，哈薩克在伊犂等處貿易，向有一定處所，惟乾隆三十三年，哈薩克曾到喀什噶爾攜帶牛馬貿易一次，迄今已歷四十年，今阿第勒因辦理婚嫁等事，需用布匹甚多，差人前來購辦，經過伊斯里克卡倫未經阻止。該參贊等因其既已前來，不便即行驅逐，當遵照乾隆年間舊例，派委官員定價，代爲經理，伊等無利可獲，即自求將牲畜帶回。該參贊等復派人護送出境，沿途安静，所辦尚是。至另片奏伊斯里克卡倫侍衛百陞未經查明稟報，竟將哈薩克來人放入，現已記過停升等語，失之太輕。邊疆要地，設立卡倫，原爲稽查出入，百陞在彼守卡，職有專司，今於哈薩克遣人貿易，並不查驗來歷，稟報參贊，聽候指示，輒行放入卡倫，若似此漫不經心，設有奸宄混跡，亦將聽其潛入乎。百陞著革職發往伊犂，作爲馬甲當差，二年後察其勤惰，若該將軍再行具奏。所有卡倫侍衛員缺，著交領侍衛内大臣，將記名人員按名奏派。《聖訓》。

〔道光〕六年諭，軍機大臣等據松筠奏，伊犂卡倫外各部落，哈薩克向無布匹，每年三月起至九月，陸續前來伊犂，以羊易布。每年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三處，回子貢布約共九萬餘匹，運赴伊犂應用，至塔爾巴哈台與哈薩克貿易，所需布匹，半由伊犂轉運回布，半由烏嚕木齊採買布匹應用。來年該三城貢賦維艱，請於烏嚕木齊所屬州縣商賈百姓，准其以布捐監，並准捐都司以下職銜，所捐布匹，運赴伊犂，塔爾巴哈台，以備與哈薩克貿易。如有不敷，由甘省官爲運辦。再，喀喇沙爾所屬之布古爾及庫爾勒兩小回城附近大路商民，並吐魯番商民，各租回子地畝，播種棉花甚夥，並請飭下烏嚕木齊都統，商同吐魯番、喀喇沙爾辦事大臣，曉諭該三處商民人等，准其即以棉花捐監，並捐都司以下職銜，將棉花運赴伊犂，搭放官兵正餉等語。布匹爲哈薩克所必需，現在逆回滋事，喀什噶爾等城，被賊騷擾，回子貢賦，一時難復常制，松筠所奏烏嚕木齊並吐魯番、喀喇沙爾等處商民，准以布匹、棉花報捐監生職銜，其事窒礙難行。從前回子未經貢布之先，所需哈薩克貿易布匹，係由甘省官爲運辦，著長齡詳查伊犂、塔爾巴哈台兩處，每年共需布匹若干，如何豫爲籌備，届期運往該處，務期無誤貿易，以示體恤之處，覈議奏辦。《聖訓》。

席裕福、沈師徐輯《皇朝政典類纂》卷二八《市易六》〔乾隆〕二十五年，禁外洋夷船販運絲斤。明年，江蘇巡撫陳宏謀言，各關差招商採洋銅，向係置辦綢緞、絲斤并糖藥等貨。今絲斤已禁，若將綢緞一概禁止，所帶粗貨不敷易銅，請將綢緞、紵絹等，准其買辦。尋議將該商額辦銅本所有應需，酌搭綢緞，及裝載船隻，酌定捲數斤兩，責成乍浦、上海二處官照例秤驗輸税，使商人不得重複影

射。《通志》。

二十七年，准暎咭唎夷商，配買絲斤。奉諭旨，蘇昌等奏英吉利夷商伯蘭等，以絲斤禁止出洋，夷貨艱於成造，籲懇代奏，酌量准其配買，情詞迫切一摺。前因出洋絲斤過多，內地市值翔踴，是以申明限制，俾裕官民織紝。然自禁止出洋以來，並未見絲斤價平，亦猶朕施恩，特免米豆稅，而米豆仍然價踴也。此蓋由於生齒日繁，物價不得不貴，有司恪守成規，不敢通融調劑，致遠夷生計無資，亦堪軫念。著照該督等所請，循照東洋辦銅商船搭配紬緞之例，每船准其配買土絲五千斤，二蠶湖絲三千斤，以示加惠外洋至意。其頭蠶湖絲及紬綾緞疋，仍禁止如舊，不得影射取戾。《通考》。

二十九年，弛絲斤出洋之禁，并定江、浙、閩、廣各省商船，配絲數目。先是奉諭旨，據尹繼善等奏，覆議弛洋禁絲斤以便民情一摺。前因內地絲斤、紬緞等物，價值漸昂，經御史李兆鵬等先後條奏，請定出洋之禁，以裕民用。乃行之日久，而內地絲價仍未見減，且有更貴者，可見生齒繁衍，取多用宏，蓋物情自然之勢，非盡關出洋之故，曾降旨江、浙、閩、廣各督撫，令其各就該省情形，悉心體察，將應否即行開禁之處，詳悉妥議具奏。今尹繼善等籌酌定議，奏請弛禁，而莊有恭並稱前撫浙時，體察杭、嘉、湖三府民情，亦以絲斤弛禁爲便等語。江浙之情形如此，則餘省亦可概見。蓋緣出洋絲斤，本係土絲及二三蠶麤糙之絲，非腹地紬緞必須精好物料可比，徒立出洋之禁，則江、浙所產麤絲，轉不得利，是無益於外洋，而更有損於民計，又何如照舊弛禁，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爲通商便民乎。況所產麤絲，既不准出洋，勢不得不充雜於頭蠶好絲之內，一體售賣於民間組織，尤多未便。且英吉利、加剌巴等國，先後以織紝不供，懇請賣給。貨買俱已，特旨准其酌帶配用，是外洋諸國取給於蠶絲者，正復不少，亦宜一規同仁，曲爲體恤。現在新絲將屆收成，所有出洋絲斤，即著弛禁，仍遵照舊例行，其中各省情形或微有不同，應作何酌定章程，及設法稽查之處，俟各該督撫奏齊時，該部詳悉妥議具奏。尋議採辦洋銅之官商范清洪、額商楊裕和等，每年出東洋額船十六隻，應請每船准配二三蠶糙絲一千二百斤，按照紬緞舊額，每一百二十斤抵紬緞一捲扣算，如願照舊攜帶紬緞者，亦聽其使。其非辦銅商船，仍不得援例夾帶。其由江蘇省往閩、粵，安南等處商船，每船攜帶糙絲准以三百斤爲限，不得逾額多帶。閩、浙二省商船，每船准配土絲一千斤、二蠶麤絲一千斤，其紬緞、紗羅及絲綿等項，照舊禁止。至粵省外洋商船較他省爲多，其配往各洋絲斤，亦較他省加廣，請令每船於舊准帶絲八千斤外，再准加帶麤絲二千斤，連尺頭總以一萬斤爲率，其頭蠶湖絲緞疋等項，仍嚴行查禁，不得影射夾帶滋弊。從之。《通考》。

五十八年，賜英吉利國王敕書曰：向來西洋各國及爾國夷商赴天朝貿易，悉於嶼門互市，歷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爲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嶼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霑餘潤。今爾國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統馭萬國，一視同仁，即在廣東貿易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俱紛紛傚尤，以難行之事，妄行干瀆，豈能曲徇所請。念爾國僻居荒遠，間隔重瀛，於天朝體制，原未諳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詳加開導，道令回國，恐爾使臣等回國後，稟達未能明晰，復將所請各條繕敕，逐一曉諭，想能領悉。據爾使臣稱：爾國貨船，將來或到浙江甯波、珠山，及天津、廣東地方收泊交易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前赴天朝地方貿易，俱在嶼門，設有洋行，收發各貨，由來已久，爾國亦已遵行多年，並無異語。其浙江甯波，直隸天津等海口，均未設有洋行，爾國船隻到彼，亦無從銷賣貨物。況該處並無通事，不能諳曉爾國語言，諸多未便，除廣東嶼門地方仍准照舊交易外，所有爾使臣懇請向浙江甯波、珠山及直隸天津地方，泊船貿易之處，皆不可行。

《清會典》卷二三《貴州清吏司》　紬緞江蘇東洋銅商船，每船歲准帶紬緞三十三卷，每卷一百二十斤。其願帶絲斤者，許配帶二三蠶糙絲，每絲一百二十斤，抵紬緞一卷，仍不得過一千二百斤。令江海、浙海二關，驗明收稅，給照往販。閩、粵、越南等處商船，歲准帶糙絲三百斤。浙江東洋辦銅商船，每船准帶紬緞絲斤，亦照江蘇之例。往南洋咖喇吧等處貿易者，歲准帶土絲及二蠶麤絲各一千斤。福建省海洋內外商船，歲准帶土絲及二蠶麤絲各一千斤。廣東瑞國等外洋商船，歲准配帶土絲及二蠶麤絲各五千斤。其願織成紬緞帶回者，每八百斤抵絲一千斤，統在八千斤限內扣算。本港商船，歲准帶土絲、二蠶絲共一千六百斤，紬緞以八折扣算。凡海口如有將內地頭蠶湖絲及紬緞綿絹私販出洋者，照米石出洋例治罪。

《清會典事例》卷五一《禮部・朝貢・禁令一》　乾隆二十四年覆准，嗣後粵東貿易夷船，應令於銷貨歸本後，依期回國。若行貨未清，願暫留澳門居住者聽。夷商到粵歇寓，責成官充行商，送寓居住，毋許出入漢奸。【略】又覆准，絲綿私出外境販賣，律有明禁。邇年浙江等省，絲價日昂，雖因年歲歉收，出產未裕，亦因該處地近水濱，商民希圖重利，私販出洋貨賣，以致絲價日昂，嗣後嚴行

禁止，儻有違例，按律治罪。

又議准，嗣後紬緞綿絹，私販出洋者，亦照絲斤例按律治罪。【略】

〔二十七年〕，又諭，據奏英吉利夷商伯蘭等，以絲斤禁止出洋，夷貨難於成造，籲懇代奏，酌量准其配買，情詞迫切一摺。前因出洋絲斤過多，內地市值翔踴，是以申明限制，俾裕官民織紝。然自禁止出洋以來，並未見絲斤價平，亦猶朕施恩特免米豆稅，而米豆仍然價踴也。此蓋由於生齒日繁，物價不得不貴，有司恪守成規，不敢通融調劑，致遠夷生計無資，亦堪軫念。著照該督等所請，循照東洋辦銅商船配搭紬緞之例，每船准其配買土絲五千斤，二蠶湖絲三千斤，以示加惠外洋至意。其頭蠶湖絲，及紬綾緞疋，仍禁止如舊。【略】二十八年奉旨，琉球國疏請配買絲斤，部臣議駁，自屬遵循例禁，第念該國爲海澨遠藩，織紝無資，不足以供章服，據奏情詞懇切，著加恩照英吉利國例，准其歲買土絲五千斤，二蠶湖絲三千斤，用示加惠外洋至意，餘悉飭禁如舊。所有稽查各關口岸，及出入地方，仍加意覈查，以杜影射。

《清會典事例》卷二三九《户部・關稅》〔康熙〕二十四年議准，各省絲斤紬緞違例出洋，分別治罪，船隻貨物入官，失察之文武各官議處。【略】又奏准，出洋採買官銅額商，每船配搭紬緞三十三卷，每卷照向例計重一百二十斤，責成乍浦、上海二處，照例秤驗，並將該商裝載糖藥、紬緞各數，及所收稅銀，出口日期，報户部查覈。【略】

〔乾隆〕二十九年覆准，浙江省往東洋辦銅商船，每船准帶紬緞三十三卷，廣東省外洋商船，每船准加帶粗絲二千斤，至本港商船，每船配帶土絲、二蠶絲，共一千六百斤，紬緞八折扣算。

又覆准，江蘇省往閩、粵、安南等處商船，每船准帶糙絲三百斤，浙江省内地商船，往東洋辦銅及南洋等處貿易者，每船准配土絲一千斤，二蠶糙絲一千斤，福建省海洋内外商船，每船許配帶土絲一千斤，二蠶糙絲一千斤。

三十年奏准，琉球國歲買絲八千斤，内改配紬緞二千斤，照夷商配買之例，每紬緞一千斤，抵絲一千二百斤。

《清會典事例》卷五〇四《禮部・朝貢二》嘉慶元年，【略】又英吉利國恭進貢物，黄色大呢、醬色大呢、嗶嘰嘛大呢、新樣大呢各六版。

又暹羅國王，遣使齎金葉表文，慶賀太上皇帝歸政，恭進龍涎香、上冰片、中冰片、沈香、金鋼鑽、孔雀屏、犀角、象牙、荷蘭毯、紅毛氈布、翠鳥皮、白檀香、白膠香、樟腦、甘蜜皮、桂皮、華撥、降真香、大楓子、白荳蔻、藤黄、烏木、蘇木，凡二十三種。【略】

三年，琉球國王世孫尚温，遣使慶賀太上皇帝歸政，恭進貢物，金罐、銀罐、銀攢盒、黑漆嵌螺鈿畫盆、銅火盆、雅扇、貼金銀煙筒、紫霞紙、護壽紙、金彩畫圍屏、土焦布、織花紬、染花綿布，凡十有三種。

又慶賀仁宗睿皇帝登極貢物，金罐、銀罐、金靶鞘腰刀、銀靶鞘腰刀、淡黄土夏布、精熟土夏布、細嫩土蕉布、金彩畫圍屏、雅扇、圍屏紙、紅銅、白鋼錫，凡十有二種。

慶賀皇后貢物，金粉盒、銀粉盒、淡黄土夏布、精熟土夏布、土蕉布、雅扇，凡六種。【略】

五年，奏准，琉球國王世孫，遣使進貢，並請高宗純皇帝聖安，恭進表文，照例交來使帶還。其隨表貢物，銀鑽盒、黑漆畫盆、素蕉布、染花棉布、圍屏紙、護壽紙、雅扇，凡七種，准抵下次正貢。【略】

又緬甸國王遣使齎金葉表文，恭進例貢，無量壽佛、藍呢、黄緑緬錦、五色洋花緞、細白洋布、金邊大洋布、白印花洋布、鑲玻璃盒、描金椀、紅黑漆椀、紅漆盒、象牙、孔雀屏，凡十有三種。【略】

六年，琉球國王恭進册封謝恩貢物，金鶴、盔甲、金靶鞘腰刀、銀靶鞘腰刀、黑漆鞘鍍金腰刀、黑漆鞘鍍金槍、黑漆鞘鍍金衮刀、黑漆灑金馬鞍、金彩畫圍屏、雅扇、土絲綿、練蕉布、土苧布、白鋼錫、紅銅，凡十有五種。【略】

八年，越南國王阮福映，納款入貢，進伽相、沈香、速香、廣南生絲、象牙、翠鳥毛、荳蔻、砂仁、檳榔、犀角、玳瑁、海鵝翎、硨磲螺、花藤杆，凡十有四種。

又進請封貢物，伽相、象牙、犀角、沈香、速香、土紬、土紈、土絹、土布，凡九種。

又奏定，越南國應進年例貢物，象牙二對，犀角四座，土紬二百疋，土紈二百疋，土絹二百疋，土布二百疋，沈香六百兩，速香一千二百兩，砂仁九十斤，檳榔九十斤。慶賀方物，象牙二對，犀角四座，土紬百疋，土紈百疋，土絹百疋，土布百疋，至陳謝表奏等貢，應遵照乾隆四十六年諭旨，毋庸備進。

十二年，南掌國王遣使進馴象四隻，象牙四百斤，犀角三十斤，土絹一疋。解象委員回滇，照乾隆五十五年例，咨兵部給發勘合。

十四年，琉球遣使謝册封恩，貢金鶴形一對，鶴踏銀岩座各全，盔甲一領，

護手護膝各全，金靶鞘腰刀二把、銀靶鞘腰刀二把、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腰刀二十把、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槍十把、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衮刀十把、黑漆灑金馬鞍一座，轡御絡頭前後牽鞚攀脊障泥鐙俱全，金彩畫圍屏二封，精製雅扇五百柄，土絲綿二百束，練蕉布三百疋，土苧布一百疋，白鋼錫五百斤，紅銅五百斤。

又暹羅國王遣使祝嘏，進貢壽燭十對，金鋼鑽一斤，冰片二斤，燕窩十斤，沈香二十斤，犀角二十斤，孔雀尾五十屏，翠鳥皮五百張，檀香一百斤，降真香一百斤，砂仁米一百斤，紫梳一百斤，象牙二百斤，荳蔻二百斤，胡椒二百斤，藤黃二百斤，荷蘭氈二領。【略】

十六年，緬甸遣使進貢，長壽聖佛一尊，象牙三對，孔雀尾九屏，各色緬錦三十疋，各色細緬布四十疋，洋氈六十牀，印花緬紬三疋，緬布抄子二十牀，描金椀二十箇，紅漆緬盒五十箇，紅漆緬椀五十箇，緬青布十疋，緬紫花布二十疋，緬白布二十疋，白印花布八疋，緬鴨色布六疋，緬白細布二疋，白布四疋，紅呢二版，馴象三隻。【略】

道光元年，越南陳奏請封，恭進象牙二對，犀角四座，沈香五十斤，速香一百斤，土紬一百疋，土絹一百疋，土布一百疋。奉旨，准其留抵正貢。

二年，越南國王恭進册封謝恩貢物，黃金四十鎰，白金二百鎰，犀角四端，肉桂二百斤，土絹二百疋，土紬二百疋，象牙四對。

《清禮部則例》卷一七二《主客清吏司・朝鮮朝貢》 朝鮮即高麗，我國家龍興東土，効順最先，奉正朔，修職貢者，二百餘年。所貢方物，節經奉恩裁減，定如今例。【略】貢道渡鴨緑江，由鳳凰城陸路至盛京，入山海關赴京師。

一、朝鮮每年四貢，萬壽聖節、元旦、冬至各令節及年貢，均於歲杪至京。【略】

一、年貢恭進白苧布二百疋，白綿紬二百疋，紅綿紬一百疋，緑綿紬一百疋，木棉布三千疋，五爪龍席二張，各樣花席二十張，鹿皮百張，獺皮三百張，腰刀十把，大小紙共五千卷，黏米四十石。朝鮮例貢有金銀器皿、人參、馬匹，均於順治年間恩旨停免。謹案，康熙三十二年免貢黃金百兩，青紅蓋木綿布六百疋。五十年免貢銀千兩，紅豹皮一百四十二張。雍正元年免貢青黍皮三百張，水獺皮百張，木綿布八百疋，白綿紙二千卷。五年復於例貢米百石內減去稻米三十石，糯米三十石。

一、萬壽聖節恭進皇帝前，黃苧布十疋，白苧布二十疋，黃綿紬三十疋，紫綿紬二十疋，白綿紬二十疋，龍文簾席二張，黃花席二十張，滿花方席二十張，雜彩花席二十張，獺皮二十張，白綿紙一千四百卷，厚油紙十部。恭進皇太后前，紅苧布十疋，白苧布二十疋，紫綿紬二十疋，白綿紬十疋，黃花席十張，滿花席十張，雜彩花席十張。恭進皇后前儀物同。

一、元旦令節，恭進皇帝前，黃苧布十疋，白苧布二十疋，黃綿紬二十疋，白綿紬二十疋，龍文簾席二張，黃花席十五張，滿花席十五張，滿花方席十五張，雜彩花席十五張，白綿紙一千三百卷。恭進皇太后前，紅苧布十疋，白苧布二十疋，紫綿紬二十疋，白綿紬十疋，黃花席十張，滿花席十張，雜彩花席十張，螺鈿梳函一事。恭進皇后前儀物同。

一、冬至令節與元旦貢同。惟恭進皇帝儀物，加進黃花席、滿花席、滿花方席、雜彩花席各五張。

一、恭遇慶典，具方物表賀，恭進皇帝前，黃苧布三十疋，白苧布三十疋，黃綿紬二十疋，紫綿紬二十疋，白綿紬三十疋，龍文簾席二張，黃花席十五張，滿花席十五張，雜彩花席十五張，白綿紙二千卷。恭進皇太后前，紅苧布十疋，白苧布十疋，白綿紬十疋，滿花席十張，雜彩花席十張，白綿紬二十疋，滿花席十張，雜彩花席十張。恭進皇后前儀物同。

一、該國王謝恩方物，與恭進慶賀方物同。【略】

一、該國王陳奏事件，恭進皇帝前，黃苧布二十疋，白苧布二十疋，黃綿紬二十疋，紫綿紬二十疋，白綿紬三十疋，龍文簾席二張，黃花席十張，滿花席二十張，雜彩花席十張，獺皮二十張，青黍皮三十張，白綿紙二千卷，黃毛筆百枝，油煤墨五十錠。恭進皇太后前，紅苧布十疋，白苧布十疋，白綿紬十疋，滿花席十張，雜彩花席十張。恭進皇后前儀物同。

一、恭遇巡幸盛京，朝鮮國王遣陪臣進表，接駕恭進方物。【略】

一、慶賀貢物，題請收受如常貢例。其謝恩及陳奏方物，應否收受，或留抵下次正貢，具題請旨。如留抵下次正貢者，仍交內務府存貯，次年應貢時，照數於本內聲明准抵，抵充不盡者，再移入下次，仍行知該國王。【略】

一、題准頒賞年貢，賜該國王，表緞五疋、衷五疋、粧緞四疋、雲緞四疋，貂皮百張。正副使，各大緞一疋，帽緞一疋，彭緞一疋，紬一疋，紡絲一疋，絹二疋，銀五十兩。書狀官，大緞一疋，彭緞一疋，絹一疋，銀四十兩。大通官，各大緞一疋，絹一疋，銀二十兩。護貢官，各彭緞一疋，布二疋，銀十五兩。正副使等官從人，各銀四兩。謹按，康熙年間，朝鮮陪臣靈豐君李湜及福昌君李楨皆言同來內監一名，俱

賞緞四疋、銀五十兩、靴一雙。

一、萬壽聖節貢，賜該國王二等鞍馬一匹，表緞五疋、裏五疋、糙緞四疋、雲緞四疋，貂皮百張。正副使各三等鞍馬一疋，大緞一疋、帽緞一疋、彭緞一疋、紬一疋、紡絲一疋、絹二疋，銀五十兩。書狀官，大緞一疋、彭緞一疋、紬一疋、絹一疋，銀五十兩。大通官，各大緞一疋、紬一疋、絹一疋，銀三十兩。護貢官，各彭緞一疋、紬一疋、布二疋，銀二十兩。正副使等官從人，各銀五兩。舊例賞朝鮮國王銀一百兩，又貂皮一百張，折銀一百五十兩。謹按，雍正七年，奉旨議准，貂皮百張不必折銀，至賞銀一百兩，亦改爲糙緞四疋、雲緞四疋，其緞疋均於內庫取用，以示優重藩王之意。乾隆四十五年，遣使熱河，恭祝萬壽，加賞國王緞十八疋，正副使緞各四疋，書狀官緞三疋，大通官緞各二疋，從官緞各二疋，從人六十四名銀各二兩。【略】

一、元日貢，與萬壽聖節貢賞賜同。冬至貢與年貢同。謹按，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初九日，紫光閣筵宴朝鮮使臣，奉旨入宴，賞正使錦三疋、漳絨三疋、八絲緞五疋、五絲緞五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對、酒鍾一箇。副使錦一疋、漳絨一疋、八絲緞三疋、五絲緞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酒鍾一個。十五日，正大光明殿賜宴觀鐙，使臣獻詩，恩賞八絲緞各一疋，絹箋各二卷，筆各一匣，墨各一匣。十六日，恩賞正使錦一疋、八絲緞二疋，副使錦一疋、八絲緞一疋。四十九年正月初九日，賜中正殿筵宴，賞正、副使與四十七年紫光閣筵宴同，加賞國王玉如意一柄、玉器二件、錦四疋、大綵緞四疋、閃緞四疋、漳絨四疋、紅洋氈一版、紅羽緞一版、雕漆盒四個。五十年正月，舉行千叟宴，正副使入宴，加賞國王宋澄泥仿唐石渠硯一方、梅花玉版箋二十張、仿澄心堂紙二十張、花箋二十張、花絹二十張、徽墨二十錠、湖筆二十枝。加賞正、副使，每員《千叟宴詩》一章，壽杖一件，錦二疋、閃緞二疋、漳絨二疋、絹箋二十張，湖筆二十枝，硯一方，商絲茶盤二件，如意一柄，蟒緞二疋、大卷緞二疋、倭緞二疋，貂皮十六張，硃紅絹福字方二十張，徽墨十錠，文竹香盒一件，象牙、火鐮，包一件。正、副使進《千叟宴詩》賞與四十七年進詩使臣同。又該國歷年留存備抵貢物，遵旨全行收受，比照加賞國王糙緞、倭緞各十疋，緞五十疋，素緞十五疋，閃緞十疋，衣素緞、帽緞、江紬、宮紬各五疋，花紡絲三十疋。是年二月，高宗純皇帝臨雍，令朝鮮國使臣觀禮，恩賞正、副使大緞各一疋。書狀官一員，大通官三員，八絲緞各一疋。五十五年正月十三日，使臣恭和御製詩章，賞與四十七年同。【略】是年，遣使恭祝萬壽，加賞正、副使二員，每員緞三疋、漳絨二疋，荷包三對，鼻煙一筒，漆盌一個。書狀官一員，緞三疋、漳絨一疋，荷包二對，鼻煙一筒，漆盌一個。大通官一員，緞三疋、漳絨一疋，荷包一對，鼻煙一筒，漆盌一個。【略】八月初四日，賞正、副使每員漳絨、五絲緞各一疋，荷包二對。賞書狀官一員、大通官三員漳絨各一疋，荷包各一對。初五日，加賞國王大紡絲五疋、大緞五疋，蟒緞、漳絨各六疋，玉如意一柄，絹箋二卷，錦緞、閃緞各二疋，筆墨各二匣，硯二方。加賞正、副使每員綵緞、大緞、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箋紙二卷，筆、墨各一匣，硯一方。又每員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皮盌、磁鼻煙壺各一個。書狀官一員，漳絨、大緞、八絲緞各一疋，筆、墨各一匣，箋紙一卷，又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皮盌、磁鼻煙壺各一個。大通官三員，每員漳絨、五絲緞各一疋，銀二十兩，又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皮盌、磁鼻煙壺各一個。押物官二十三員，每員五絲緞一疋，銀十兩。從人三十名，每名例賞銀五兩，加賞銀十兩。跟役拉馬從人共五名，每名銀四兩。【略】二十日，正、副使二員，書狀官一員，在正大光明殿筵宴畢，賞大緞各二疋、江紬各一疋，漳絨各一疋，緜紬各一疋。是年十二月，加賞國王糙緞、閃緞、蟒緞、錦緞各四疋，澄泥硯、歙硯各二方，絹箋五百四十張，描金蠟箋八卷，仿宣紙一千張，新宣紙六百張，福字箋三百張，湖筆三百枝，徽墨一百錠，十錦扇一百柄。五十六年十二月，加賞正使金鞘小刀一把，回子緞、回子紬各五疋，回子布二疋。副使金鞘小刀一把，回子緞、回子紬各四疋，回子布二疋。書狀官一員，回子緞、回子紬各三疋。大通官三員，回子緞各一疋，回子紬各二疋，回子布各一疋。押物官二十四員，回子紬各二疋。從人三十名，回子布各一疋。【略】六十年正月初九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使二員，各錦三疋、漳絨三疋、大卷八絲緞四疋、大卷五絲緞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對。副使二員，各錦二疋、漳絨二疋、大卷八絲緞三疋、大卷五絲緞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十六日，加賞國王龍緞二疋，福字方一百幅，玻璃器四件，雕漆器四件，大、小絹箋四卷，筆、墨各四匣，硯二方。和詩使臣四員，各大緞一疋，筆、墨各二匣，箋紙二卷。【略】嘉慶元年正月初四日，高宗純皇帝舉行千叟宴，正、副使寧壽宮入宴，獻千叟宴詩，特賞正使二員，各御製千叟詩一章，玉如意一柄，壽杖一件，錦緞二疋，洋花緞二疋，雲緞二疋，大卷緞二疋，福字箋一卷，絹箋二卷，湖筆二十枝，硃墨十錠，硯一方，鼻煙一瓶，鼻煙盒一個，磁牙籤筒一個，洋漆茶船一個。副使二員，各錦緞一疋，洋花緞一疋，絹箋一卷，湖筆七枝，硃墨四錠，餘與正使同。十四年十月初一日，恭祝萬壽使臣入寧壽宮聽戲，【略】初五日入寧壽宮聽戲，使臣恭進詩章，加賞正副使、書狀官各大緞一疋，箋紙二卷，筆二匣，墨二匣。初七、八等日，入同樂園聽戲，加賞正、副使各小緞三疋、紬一疋。書狀官小緞二疋、紬一疋。又加賞國王紫檀嵌玉如意一柄，大卷八絲緞五疋，蟒緞六疋，糙緞六疋，錦緞二疋，閃緞二疋，大紡絲五疋，絹箋二卷，筆二匣，墨二匣，硯二方。又加賞正副使各大卷八絲緞一疋，綵緞一疋，小卷八絲緞二疋，小卷五絲緞二疋，箋紙二卷，筆一匣，墨一匣，硯一方。書狀官大卷八絲緞一疋，小卷八絲緞二疋，小卷五絲緞二疋，漳絨一疋，箋紙一卷，筆一匣，墨一匣。大通官三員，各小卷八絲緞一疋、小卷五絲緞二疋、漳絨一疋，銀二十兩。押物官二十一員，各小卷五絲緞一疋，銀十兩。從人二十七名，各銀十兩。初九日，正大光明殿入宴，加賞正副使、書狀官各大緞二疋、小緞一疋、漳絨一疋、縐紬一疋。十七年請封世子，使臣來京，十月初三日正使患病未能赴園，初四五六七等日，副使、書狀官入同樂園聽戲，初六日加賞副使、書狀官各大緞二疋、紬二疋，皮盤一個，磁鼻煙壺一個，牙籤筒一筒，荷包一對。二十四年九月，恭祝萬壽使臣到京，二十八日，賞使臣等蜜餞荔枝一錫瓶，哈蜜瓜各一個。十月初一、二、三、四五等日，入寧壽宮聽戲，初六日赴太和殿行禮，【略】是日，使臣恭進萬壽詩章，並入寧壽宮聽戲，加賞使臣三員各大緞一疋，箋紙二卷，筆、墨各二匣。初七日入同樂園聽戲。初八日正大光明殿筵宴，並入同樂園聽

戲，加賞國王紫檀嵌玉如意一柄，大卷八絲緞五疋、蟒緞六疋、糙緞六疋、錦緞二疋、閃緞二疋、大紡絲五疋，絹箋二卷，筆、墨各二匣，硯二方。正、副使二員，各大卷八絲緞一疋、綵緞一疋、小卷八絲緞二疋、小卷五絲緞二疋，箋紙二卷，筆、墨各一匣，硯一方。又加賞正、副使各大卷八絲緞二疋、小卷江紬一疋、漳絨一疋、縐紬一疋，書狀官大卷八絲緞一疋、小卷五絲緞二匹、漳絨一疋，箋紙一卷，筆、墨各一匣。大通官三員，各小卷八絲緞一疋、小卷五絲緞二疋、漳絨一疋，銀二十兩。押物官二十員，各小卷五絲緞一疋，銀十兩。從人二十六名，各銀十兩。初九日，入同樂園聽戲，加賞正、副使各小卷八絲緞二疋、小卷五絲緞二疋，雕漆盒一個，玻璃器一個，皮馬鞚一副。正使大小荷包三對，副使大小荷包二對。道光元年正月，加賞正使錦三疋、漳絨三疋、大卷八絲緞四疋、小卷五絲緞四疋，花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副使、書狀官賞件較正使各減一疋，惟荷包同。【略】三年正月，使臣慶賀元旦，加賞正使大卷八絲緞二疋，副使、書狀官各小卷八絲緞一疋。初四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副使、書狀官均與元年同。【略】四年正月十一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副使、書狀官與元年同。十五日，正大光明殿筵宴，恭和御製詩章，加賞國王、正副使、書狀官均與乾隆六十年同。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重華宮筵宴，加賞副使、書狀官與三年同。正使患病未賞。五年正月初四日，紫光閣筵宴，加賞副使、書狀官與元年同。正使患病未賞。十五日，正大光明殿筵宴，恭和御製詩章，加賞國王、副使、書狀官與乾隆六十年同。正使患病未賞。八年，因平定回疆，遣使慶賀，並謝恩。六月十五日，同樂園聽戲，加賞正使紗四疋，茶葉二瓶，鼻煙二瓶，扇二匣，香袋二匣，手巾一匣。加賞副使、書狀官各紗二疋，茶葉二瓶，鼻煙一瓶，扇一匣，香餅一匣，香袋一匣，手巾五塊。八月初七日，正大光明殿舉行凱旋筵宴，使臣入宴，加賞國王、正副使、書狀官等，與嘉慶二十四年十月初八日賞同。又加賞正、副使、書狀官三員，各大緞二疋、江紬一疋、倭緞一疋、縐紬一疋。【略】十四年正月，紫光閣停止筵宴。初二日，交出，加賞正、副使、書狀官與元年同。十七日，使臣恭和御製詩章，加賞國王、正、副使、書狀官與乾隆六十年同。二十年正月初一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副使、書狀官與元年同。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交出，加賞正、副使、書狀官與三年同。二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加賞正、副使、書狀官與元年同。【略】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副使、書狀官與元年同，惟錦改閃緞。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軍機處交出，加賞正、副使與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重華宮筵宴同。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副使、書狀官與元年同。是年，未行和詩，仍發下詩賞，加賞國王、正、副使、書狀官與四年同。【略】二十四年正月初二日，由紫光閣加賞正、副使、書狀官與元年同。是年，使臣因有該國王王妃服制停其和詩，仍加賞國王、正、副使、書狀官與四年同。

一、來使有稱君者，加賞緞五疋，緞衣一襲，貂皮十張，餘均與正、副使同。

謹按，道光二十二年，該國遣正使興寅君李最應恭進例貢來京，加賞大卷八絲緞袍褂料二件、大卷五絲緞袍褂料五件、紡絲二疋，貂皮十張。

一、慶賀謝恩陳奏等貢，賞賜不及國王，正、副使以下賞賜，均與元旦貢同，惟不賞絹布，各加賞靴一雙。若附年貢同來者，不另賞，兩事並至者，總爲一賞。

謹按，雍正元年朝鮮遣使慶賀，加賜國王《周易折中》、《朱子全書》各一部，及松花石硯、琺瑯器皿、筆墨等物。七年，陳奏伊國賊黨謀逆，遣兵緝獲，奉旨嘉獎，特賜國王緞三十二疋，綾八疋，《康熙字典》、《性理精義》、《詩經傳說彙纂》、《音韻闡微》各一部。賞該國兵丁銀一萬兩。乾隆四十五年，奉上諭，朝鮮陳謝表章，所有隨表貢物，概行停止。該國王遣使謝恩，仍貢方物，特賞國王二等鞍馬一匹，表緞四疋、紬四疋、糙緞二疋、雲緞二疋、貂皮五十張。四十八年謝恩，仍貢方物，奉旨收受，特賞國王與四十五年同。五十一年，謝祭世子恩，貢物折賞，龍緞四疋、糙緞四疋、片金四疋、江紬四疋、春紬四疋、貂皮一百張、緞八疋、官用緞八疋、鼓緞八疋、宮紬八疋、紡絲二疋，二等鞍馬一匹。道光八年剿擒回逆凱旋，朝鮮使臣叩賀天喜，特恩賞賜國王蟒緞二疋、錦二疋、閃緞二疋、漳絨二疋。

一、請封請謚等貢，賞賜不及國王，正、副使大緞、帽緞、彭緞、紬、紡絲各一疋，銀各五十兩，靴、襪各一雙，漆鞍全備三等馬各一匹。書狀官一員，大緞一疋、彭緞一疋、紬一疋，銀五十兩，靴、襪各一雙。大通官大緞各一疋，紬各一疋，銀各三十兩，靴、襪各一雙。押物官彭緞各一疋，紬各一疋，銀各二十兩，靴、襪各一雙。正、副使等官從人銀各五兩。謹按，乾隆四十九年，請封世子，加賞國王如意一柄，片金二疋、錦二疋、大綵二疋、漳絨二疋、大緞二疋、江紬二疋、紅洋氈一版。【略】嘉慶十七年，請封世子，欽賜世子蟒緞四疋、緞四疋、紗四疋、羅四疋、裏各四疋，加賞國王如意一柄，片金二疋、錦二疋、大綵二疋、漳絨二疋、大緞二疋、江紬二疋、紅洋氈一版。【略】道光十一年，請封世孫，軍機處援照嘉慶十七年請封世子成案，奏請加賞該國王及世孫，奉硃批著照例賞。

一、恭遇恩詔內有外藩王公及福晉夫人加恩賜一款，朝鮮國王應照在外諸王以下，公等以上恩賜例，賞蟒緞二疋、補緞二疋、糙緞二疋、片金緞二疋、倭緞二疋、閃緞五疋、衣素緞五疋、光素緞五疋、帽緞五疋、各色緞十疋、洋緞十疋，王妃照外藩諸王福晉以下，公夫人以上恩賜例，賞蟒緞二疋、糙緞二疋、錦緞二疋、倭緞二疋、閃緞二疋、帽緞二疋、衣素緞二疋、大緞三疋、彭緞三疋、石青緞二疋、紡絲四疋、紗四疋。謹按，嘉慶四年頒發朝鮮恩詔內並無王公賞賜，奉旨賞給該國王緞五十疋，交禮部使臣帶往。六年，冊立皇后，頒詔該國王照例賞賜。二十五年，皇上登極，頒詔賞該國王緞五十疋。道光元年，崇上皇太后尊號，頒詔賞該國王妃緞三十疋。仁宗睿皇帝升配，頒詔賞該國王緞五十疋。二年，冊立孝慎皇后頒詔，十四年，冊立孝全皇后，加上皇太后徽號頒詔，賞該國王緞俱五十疋，王妃俱三十疋。

一恭遇巡幸盛京，朝鮮國王差陪臣等接駕，進貢方物，賜該國王弓矢全副，

鞍馬一匹，貂皮百張，紅粧緞、龍襴緞各四疋，大緞、紡絲各五四。正使粧緞一疋、緞四疋，靴、襪各一雙，鞍馬一匹，銀五十兩。書狀官緞二疋，靴、襪各一雙，銀四十兩。大通官各緞一疋，靴、襪各一雙，銀三十兩。押物官各緞一疋，銀二十兩。從人各銀五兩。恭遇巡幸盛京，禮部先期照例具奏請旨，行知該國王，遣官接駕，并移會各該處，謹按乾隆四十八年，恭遇巡幸盛京，朝鮮先期遣陪臣在盛京恭迎聖駕修貢，正賞內加跟役馬人等各銀二兩。又加賞國王御製詩一章，玉如意一副，「德符心矩」一帖。加賞正、副使各粧緞一疋，中緞二疋，小緞二疋，銀五十兩。書狀官中緞二疋，銀四十兩。大通官各中緞二疋，銀三十兩。押物官各小緞一疋，銀二十兩。從人各銀五兩，跟役人等銀各二兩。又恩宴使臣，賞正、副使各紙一軸，筆一匣，墨一匣，硯一方，粧緞一疋，中緞二疋，小緞二疋，銀五十兩。書狀官中緞二疋，銀四十兩。大通官各中緞一疋，銀三十兩。押物官各小緞一疋，銀二十兩。從人各銀五兩，跟役人等各銀二兩。嘉慶十年，恭遇巡幸盛京，朝鮮先期遣陪臣在盛京恭迎聖駕修貢，恩宴使臣，加賞正使粧緞一疋，中緞二疋，小緞二疋，銀五十兩。書狀官中緞二疋，銀四十兩。大通官各中緞一疋，銀三十兩。押物官各小緞一疋，銀二十兩。從人各銀二兩。二十三年，恭遇巡幸盛京，朝鮮先期遣陪臣恭迎聖駕修貢，恩宴使臣，加賞正使、書狀官及員役緞疋銀兩與十年同。是年九月，奉上諭，朝鮮世守東藩，恪恭侯度，朕此次再沛陪都，祇謁三陵，該國王遣使迎鑾，齎表修貢，忠悃可嘉，降旨除加賜御制詩章，并御書福字以昭優眷，其所遣陪臣，其照例給賞。道光九年，恭遇巡幸盛京，朝鮮遣陪臣恭迎聖駕修貢，賞賜該國王，除例賞外，加賞御書扁額并福壽字。其正使、書狀官、大通官、押物官、從人等，各照例賞給。恩宴使臣等，加賞銀緞同前，惟無靴襪。是年九月，奉上諭，朝鮮列在外藩，謹守侯度，朕恭謁祖陵，親沛陪都，該國王遣使迎鑾，齎表修貢，誠悃可嘉，特頒賜御書扁額，以昭優眷，並加恩賞齎。其所遣陪臣，一併照例給賞。又諭，昨因朝鮮國王遣使迎鑾，齎表修貢，業經頒賜御書扁額，並加恩賞齎，茲再加賜御書福壽字，用示朕篤念外藩，錫祺介祉至意。

《清禮部則例》卷一七三《主客清吏司・琉球朝貢》 琉球在東南海中，順治六年請貢。【略】貢道航海，由福建閩安鎮入境達京師。

一、琉球貢期，間歲一貢，由閩浙總督代題，勅部議准後，知照該督行知該國王。【略】

一、正貢【略】

一、恭遇慶典，表賀及謝恩進貢，皆以方物貢，無定額。謹按，順治十一年，琉球國恭進慶賀方物，金飾佩刀，銀飾佩刀，金酒瓶，銀酒瓶，泥金畫屏，泥金扇，泥銀扇，蕉布，苧布，紅花，胡椒，蘇木。康熙三年，恭進謝恩方物，【略】絲紬三百束，蕉布，苧布各一百疋。四年，恭進慶賀方物，與順治十一年同。二十三年，恭進謝恩方物，與三年同。又以特賜御書，加進金鶴一對。雍正二年，恭進慶賀方物，【略】蕉布、夏布各一百疋。恭進皇后前，金銀粉匣各一個，扇八十柄，蕉布，夏布各四十疋。四年，謝賜御書恩，恭進金鶴一對，嵌螺黑漆盤盞各三十件，彩屏一對，扇二百柄，紙一萬張，青花蕉布五十疋，白花蕉布五十疋，素花蕉布五十疋。乾隆二年，恭進慶賀方物，與雍正二年同。六年謝賜御書恩，（恭進）方物與雍正四年同。三十二年，恭進謝恩方物【略】絲綿二百束，練蕉布二百疋，紋蕉布，土苧布各二百疋，紅銅、白鋼錫各五百觔。五十四年，謝恩方物與六年同。五十八年謝恩方物，【略】染花土紬五十疋，染花苧布五十疋，細嫩素光蕉布五十疋，精彩畫圍屏大小二對，護壽紙五千張，精製雅扇二百柄。嘉慶二年，慶賀高宗純皇帝方物，【略】細嫩土蕉布一百疋，織金紬五十疋，染花棉布五十疋。仁宗睿皇帝方物，金罐一個，銀罐一個，金銀靶腰刀各二把，精熟淡黃色土夏布五十疋，精熟土夏布五十疋，細嫩土蕉布一百疋。【略】孝淑睿皇后方物，金粉匣一個，銀粉匣一個，精熟淡黃色土夏布二十疋，精熟土夏布二十疋，細嫩土蕉布四十疋，精製雅扇八十柄。四年，恭進高宗純皇帝前請安禮物，銀攢盒二具，黑漆畫盆各全，細嫩素花蕉布五十疋，染花棉布五十疋，圍屏紙二千張，護壽紙二千張，精製雅扇一百柄。六年，遣使進香恭代祭品銀一百兩，謝册封恩方物【略】土絲棉二百束，練蕉布三百疋，土苧布一百疋。【略】十四年遣使謝册封恩，貢【略】土絲綿二百束，練蕉布三百疋，土苧布一百疋，白綱錫五百觔，紅銅五百觔。道光十九年，遣使謝册封恩恭進方物，與嘉慶十四年同。

一、題請頒賞，賜該國王錦八疋，織金緞八疋，織金紗八疋，織金羅八疋，紗十二疋，緞十八疋，羅十八疋。貢使各織金羅三疋，緞八疋，羅五疋，絹五疋，裏紬二疋，布一疋。使者，都通事各緞五疋，羅五疋，絹三疋。從人各絹三疋，布八疋。伴送官彭緞袍一件。其土通事及留邊通事從人，賞同伴送官。所賜國王物件及特恩加賜物件，俱移內閣撰入勅內交貢使齎回。謹按，康熙六十年議准，賞賜琉球國王蟒緞六疋，錦緞六疋，閃緞八疋，綵緞十疋，藍緞十疋，青緞十疋，紬十疋，羅十疋，紗十疋。正、副使各綵段六疋，裏四疋，羅四疋，紡絲二疋，絹二疋。使者綵緞三疋，裏二疋，絹一疋，毛青布六疋。都通事綵緞二疋，裏一疋，絹一疋，毛青布六疋。從人各毛青布六疋。其留邊通事，從人，賞同伴送官及土通事，各賞彭緞袍一件。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奉旨改與賞賜暹羅同。

一、來使係該國王舅，加賞綵緞五疋。其王舅通事，照都通事之例。謹按，康熙五十九年，琉球國遣王舅謝恩，賞緞七疋，裏四疋，羅四疋，絹二疋。雍正二年，遣王舅慶賀，照康熙六十年加賜之例，共表裏二十三疋。乾隆二十二年，遣王舅謝恩，賞賜如雍正二年之例。嘉慶十四年，遣王舅謝恩，照例於例賞外，加賞緞五疋。賞通事與都通事同。道光二年，遣王舅慶賀，於例賞外，加賞緞八疋，銀一百兩。賞王舅通事三員，五絲緞各四疋，銀各三十兩。十九年，遣王舅謝恩，照例於例賞外，加賞緞五疋。賞通事與都通事同。

一、遇慶賀及請封謝恩等事，遣使至者，賞賜國王及來使等，並同常貢，如

附貢使同來者，均不另賞。謹按，雍正二年，琉球遣使慶賀，例賞外，加賜國王內庫緞二十疋，松花石硯二方，玉器十件，琺瑯鑪瓶一副，琺瑯蓋盌六件，玻璃器十件，磁器一百四十四件。賞王舅緞八疋，銀一百兩。通事官緞四疋，銀三十兩。四年謝恩進貢，例賞外，加賜國王內庫緞二十疋，端硯二方，玉器十件，琺瑯鑪瓶一副，玻璃器十件，磁器一百五十件。（使臣）賞紫巾官緞八疋，銀一百兩。七年進貢，例賞外，加賜國王內庫緞二十疋，玉硯、松花石硯各一，方玉器十件，玻璃器八件，琺瑯器一件，磁器一百五十件。賞使臣緞四疋，銀五十兩。八年，謝恩例賞外，特賜王貿玉器三件，玻璃瓶四件，石器，琺瑯器各二件，瑪瑙器、青綠鼎各一件，漆盤八件，磁杯一套，磁器十八件。乾隆四十七年，進貢例賞外，特賞國王內庫緞二十疋，硯二方，玉器五件，玻璃器十件，磁器一百件。特賞使臣緞各四疋，銀各五十兩。又是年正月初九日，紫光閣筵宴，恩賞使臣與朝鮮同。四十九年正月初九日，賜中正殿筵宴，賞正、副使與四十七年紫光閣宴同。五十一年正月初八日，紫光閣筵宴，賞正、副使與四十九年中正殿宴同，特賜國王玉如意一柄，玉器二件，磁器、玻璃器各四件，硯二方，大小絹箋四卷，筆、墨各二匣，洋磁琺瑯盒、雕漆盤各四件。五十三年正月初九日，紫光閣筵宴，賞正、副使與五十一年同。十六日，使臣獻詩，賞正使大緞一疋，筆五枝，墨五錠，箋紙一卷。副使大緞一疋，筆十枝，墨一錠，箋紙一卷。五十五年正月初六日，紫光閣筵宴，賞正、副使與五十三年同，加賞國王御書福字一個，玉如意一柄，玉器二件，磁器、玻璃器各四件，福字方一百幅，大小絹箋四卷，硯二方，筆、墨各三匣，雕漆盤四件。賞正使小卷緞一疋，筆、墨各一匣，箋紙一卷。賞賦詩副使大緞一疋，筆、墨各三匣，箋紙二卷。五十六年十二月，賞正使一員金鞘小刀一把，回子緞、回子紬各五疋，回子布二疋。副使一員金鞘小刀一把，回子緞、回子紬各四疋，回子布二疋。都通事、土通事、留遣迎事共三名，回子緞各一疋，回子紬各二疋，回子布各一疋。從人，留邊從人共三十二名，回子布各一疋。五十七年正月初五日，紫光閣筵宴，賞正、副使與五十五年同。特賞國王大緞二疋，福字箋一百幅，大小絹箋四卷，雕漆茶盤四個，湖筆四匣，硯二方，徽墨四匣。加賞正使及賦詩副使與五十五年同。五十九年正月初二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副使與五十七年同。特賞國王與五十七年同。特賞賦詩正、副使大緞各一疋，筆各一匣，墨各二匣，箋紙各二卷。嘉慶三年正月十一日，山高水長蒙古包筵宴，加賞正使錦三疋，漳絨三疋，大卷八絲緞四疋，大卷五絲緞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副使錦二疋，漳絨二疋，大卷八絲緞三疋，大卷五絲緞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十五日獻詩，加賞國王蟒緞二疋，福字方一百幅，雕漆器四件，玻璃器四件，大小絹箋四卷，筆、墨各四匣，硯二方。使臣二員，各大緞一疋，箋紙二卷，筆、墨各二匣。四年，停止筵宴，無加賞。六年，照例賞，無加賞。十年十二月，使臣到京，奉諭旨，使臣現未釋服，紫光閣不必入宴，仍照例加賞，迎送儀節，俱不必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副使與朝鮮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重華宮筵宴，加賞副使一員，玻璃盌一對，玻璃鼻煙壺一個，磁帶鈎一個，茶葉二瓶，福橘五個，磁碟一個，荷包一對。土通事一名，荷包一對。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山高水長蒙古包筵宴，加賞副使與乾隆六十年賞朝鮮副使同。十六年十月初四日，使臣入同樂園聽戲，加賞正使茶葉二瓶，茶膏二匣，磁盌三個，磁碟一個。副使茶膏二匣，磁盌二個，餘與正使同。都通事茶葉一瓶，餘與副使同。初六日聽戲，加賞正使緞一疋，紬二疋，漳絨二疋，荷包二對，漆盤二個，牙箸筒一個，磁鼻煙壺一個。副使漳絨一疋，漆盤一個，餘與正使同。都通事紬一疋，餘與副使同。初七日聽戲，加賞正使錦三疋，漳絨三疋，八絲緞四疋，小卷緞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副使錦二疋，漳絨二疋，八絲緞三疋，小卷緞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十七年，貢使遲至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始行抵京，除十三四六等日看煙火，十五日正大光明殿筵宴，有例賞，無加賞。【略】道光元年正月，加賞正、副使與嘉慶十六年十月初七日同。二年六月慶賀兼進香使臣到京，七月十六日由軍機處交出，加賞國王與雍正二年同，惟磁器少四件，內庫緞改用八絲緞。正使王舅大卷八絲緞四疋，錦三疋，漳絨三疋，大卷五絲緞四疋，荷包三對。又加賞正使王舅緞八疋，銀一百兩。加賞副使與嘉慶十六年十月初七日同。使者都通事、王舅通事三員，各五綵緞四疋，銀三十兩。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重華宮筵宴，加賞正、副使與朝鮮同。三年元旦，太和殿行朝賀禮，加賞正使大卷八絲緞二疋，副使小卷八絲緞一疋。初四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副使與嘉慶十六年十月初七日同。十二日，使臣恭和御製詩章，加賞國王、正、副使與嘉慶三年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重華宮筵宴，加賞正、副使各碗一個，碟一個，橘五枚，鼻烟壺一個，茶葉二瓶，荷包一對。五年正月初四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副使與嘉慶十六年十月初七日同。十五日，正大光明殿筵宴，使臣恭和御製詩章，加賞國王、正、副使與嘉慶三年同。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重華宮筵宴，加賞正、副使各玻璃器二件，茶葉一匣，茶葉瓶一個，鼻煙壺一個，磁器二件，柑五枚，荷包二對。七年正月初四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副使與嘉慶十六年十月初七日同。十六日，正大光明殿筵宴，使臣恭和御製詩章，加賞國王、正、副使與嘉慶三年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重華宮筵宴，加賞正使荷包二對，副使荷包一對，餘與六年同。九年正月初六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副使與五年同。十五日，正大光明殿筵宴，使臣恭和御製詩章，加賞正、副使與朝鮮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瀛臺筵宴，加賞正、副使各玻璃器一件，磁器二件，鼻煙壺一個，茶葉二瓶，磁盤一件，內盛碟橘。正使荷包二對，副使荷包一對。十一年正月初二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副使與五年同。十五日，正大光明殿筵宴，使臣恭和御製詩章，加賞國王、正、副使與嘉慶三年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瀛臺筵宴，加賞正、副使與朝鮮正、副使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副使與五年同。十五日，正大光明殿筵宴，使臣恭和御製詩章，加賞國王、正、副使與嘉慶三年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重華宮筵宴，加賞正、副使與十二年同。十五年正月初五日，紫光閣筵宴，如賞正、副使與五年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重華宮筵宴，加賞正、副使與十二年瀛臺筵宴賞同。十七年正月初二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副使與五年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重華宮筵宴，加賞正、副使與十二年瀛臺筵宴賞同。十九年正月初五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副使與十七年同。二十一年閏三月，例貢，使臣到京，有例賞，無加賞。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軍機處交出，加賞正、副使與十二年瀛臺

筵宴同。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副使與十七年同。是年，未行和詩，仍加賞國王、正、副使與十一年同。

一、該國王請以陪臣子弟入監讀書，奉旨恩准，後該國於常貢外，加進圌屏紙三千張，蕉布五十疋。學成歸國，恭進謝恩方物，圌屏紙五千張，蕉布一百疋。【略】

一、入監官生至京，奏交國子監，分派教習，撥給官房。屆期將官莊劄送肄業，其供給等項，奏交各衙門辦給。官生每年冬季，給緞面細羊羔皮襖、羊皮褂、紡絲棉小襖、中衣各一件，染貂皮帽各一頂，鹿皮靴、連氈襪各一雙。春秋二季，給緞綿袍褂、紡絲衫、中衣各一件，線縐、涼帽各一頂，馬皮靴、緞襪各一雙。夏季給紗袍褂、羅衫、中衣各一件，細被褥各一牀。跟役每年冬季給布面老羊皮襖、棉布小襖、中衣各一件，貉皮帽各一頂，馬皮幫牛皮靴，布襪各一雙。春秋二季給布綿袍、褂各一件，夏季給單布袍、布衫、中衣各一件，雨纓、涼帽各一頂，綿布被、褥各一牀。所用器皿席子十領，白氈八條，書桌四張，高桌五張，椅子八張，板凳六條，錫燭臺四個，錫燈臺四個，錫茶壺二把，錫酒壺二把，茶鍾十六個，酒鍾十個，大磁盌二十個，小磁盌二十個，筷子二把，木盤二個，磁碟十六個，廣鐵鍋二口，鍋蓋二個，小磁盤八個，大水缸二口，小水缸二口，連勾扁担小桶一副，連繩柳罐一個，瓢二個，笤箒四把，埽箒四把，鐵通條二根，大小砂鍋六個連蓋，冬夏門簾各五掛，洗面銅盆四個，木勺四把，盛書豎櫃四頂，鐵火盆四個。每日應用硬煤十五觔，木炭五觔，係依官生四名議定，如名數不敷，祝此酌減，以上向交工部。謹按，乾隆二十四年，奉旨交內務府。官生所用紙筆墨等項，每月各給銀一兩五錢，官生每日各給白米二升。跟伴每日各給白米一升。以上交戶部。官生每日各給雞一隻，肉二觔，茶葉五錢，豆腐一觔，花椒五分，清醬四兩，香油四兩，醬四兩，黃酒一瓶，鹽一兩，燈油二兩。跟伴每日各給肉一觔，鹽一兩，菜十兩。以上交光祿寺，并撥給廚子一名。禮部開單奏明，行各該處給發，至烤炭，羊燭，冰塊，涼棚等項，由該監自行查例辦理。

一、入監官生歸國，每名例賞綵緞二疋，裏二疋，毛青布六疋。從人每名，賞毛青布六疋。並將加賞緞二疋，裏二疋，從人加賞緞各一疋之處，題本內夾單進呈，旨下在部領給，如值貢使在京，於午門前一體領給。【略】

一、入監官生遇有事故，國子監咨報奏明，恩賞銀三百兩，以一百兩營葬事，其二百兩附回本家收領。從人在京者，仍照例賞給布疋。該國王於下次貢使來京時，附表謝恩。

一、貢使進表朝賀，在館供給及頒賞歸國各事宜，均詳朝貢通例。其入監官生，學成歸國者，皆奏給驛馬，與貢使同歸。

《清禮部則例》卷一七四《主客清吏司・越南朝貢》 舊號安南，古駱越地。秦屬象郡，漢之交趾，日南也。明初平其地，置軍民府，後復棄之。我朝定鼎，黎民輸誠，助兵討賊，厥後貢獻不愆。【略】貢道由陸路至廣西憑祥州，入鎮南關，由水路達京師。

一、貢期，四年遣使朝貢一次，由兩廣總督、廣西巡撫代題，勅部議准後，知照該督撫，行知該國王。舊例二年一貢，四年遣使來朝一次，合兩貢並進。謹按，道光十九年奉旨，改爲四年遣使朝貢一次。【略】

一、正貢，象牙一對，犀角二座，土綢、土紬、土絹、土布各一百疋，沉香二百兩，速香六百兩，砂仁、檳榔各四十五觔。【略】乾隆五十七年奉旨，舊例方物內，金銀器二項，著毋庸呈進，即沉香等物，未能備數，就該國所有土紬、絹、布，均可進奉，不必拘定成例。六十年，恭進甲寅、丙辰兩次例貢方物，象牙二對，犀角四座，土紬六百疋，土絹、土布各二百疋，沉香一千兩，速香二千兩。嘉慶八年，遣使謝册封恩，請定歲貢品數，禮部擬減例貢及慶賀方物名數，具奏奉旨允准，定爲成式，永遠遵行。九年恭進癸亥、乙丑兩貢方物，象牙二對，犀角四座，土綢、土紬、土絹、土布各二百疋，沉香六百兩，速香一千二百兩，砂仁九十觔，檳榔九十觔。道光九年，恭進丁亥、己丑兩貢方物，與嘉慶九年同。十三年，恭進例貢方物，與道光九年同。十七年恭進例貢方物，與十三年同。十九年，奉上諭，越南國向例四年兩貢並進，今既改爲四年一貢，所進貢物，自應減去一次，其舊例兩貢並進之處，着即停止。

一、恭遇慶典，表進貢物，象牙二對，犀角四座，土綢、土紬、土絹、土布各一百疋。【略】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國王親赴闕廷慶賀萬壽，貢物嗹詩金箋一册，嗹詞金箋一册，金如意一柄，金龍一對，金麟一對，金鶴一對，銀盆二面，犀角包金六表，上頂伽南一串百粒，沉香一百觔，象牙二對，土綢二百疋，細布一百疋，馴象二隻。六十年，慶賀方物，象牙二對，犀角六座，土紬、土絹、土布各一百疋。嘉慶十四年，慶賀萬壽貢物，象牙二對，犀角四座，土綢、土紬、土紬、土布各一百疋。二十四年，慶賀萬壽貢物，與十四年同。道光十一年，慶賀萬壽貢物，與嘉慶二十四年同。

一、陳謝表奏等貢，毋庸備物，如該國王効悃抒忱，仍備物呈進，應否恩准賞收，或留抵下次正貢，屆期請旨遵行。【略】乾隆五十四年九月，阮光平始封安南國王，謝恩方物，花犀角三表，重二觔四兩，烏犀角二表，重五觔，象牙五枝，重一百觔，沉香三座，重十六觔二兩，速香四座，重十八觔四兩。是年十二月，謝恩方物，金二十錠，銀一百錠，土絹一百疋，羅紬一百疋，象牙三對，重二百觔。五十五年二月，謝恩方物，肉桂九百兩，犀角六座，內花犀四座，重五十兩，烏犀二座，重三十六兩四錢，土絹一百疋，細布一百疋，象牙二枝，重一千兩。是年八月，該國王回國，謝恩方物，金如意一柄，肉桂五十觔，沉香二十觔，香蠟四十盒，象牙八枝，土絹二百疋。五十六年七月，謝恩方物，犀角一座，象牙一對，羅紬一百疋，土絹一百疋，白布一百疋，胡椒二百觔，沙仁一百觔。是年，謝恩方物，水撰玉頂金如意一柄，重一百兩，銀盆一對，重四百兩，銀水臺一對，重一百五十兩，銀鎏樹一對，重一百五十兩，銀鶴子二對，重一百兩，銀香爐一對，重一百兩，銀蓮盆一對，重一百兩，土絹二百疋，土布二

百疋、土紬二百疋、肉桂十觔、犀角五對、象牙二對。五十七年，該國王請定貢期，進獻萬象象二隻、萬象鉦二面、萬象鐲二面、萬象布彩一百疋、萬象螺三百觔、萬象象牙三對、萬象象牙扇十柄，黎維祁事件一本二十三張、萬象國戰書一頁，土絹一百疋、土紬一百疋、土布一百疋、犀角四座，沉香一座，速香一座。五十八年，該國請封，進貢方物，金十錠、銀五十錠、象牙二對，重一百觔，犀角四座，土絹一百疋、土紬一百疋。六十年，謝恩方物，金十錠、銀百錠、犀角四座，象牙二對，紬、絹各百疋。嘉慶八年，農耐國長阮福映請封，進貢方物，伽南二觔，象牙二對，犀角四座，沉香一百觔，速香二百觔，土紬、紬、絹、布各二百疋，并謝恩進貢方物，伽南九觔，沉香九觔，速香九十觔，廣南生絹九疋，象牙九枝，共重三百一十觔，翠鳥毛九十箇，豆蔻九十觔，砂仁九十觔，檳榔九十觔，犀角九座，共重二十觔，玳瑁九十片，共十五觔，海鵝瓠九束，硨磲螺九十件，共一百二十觔，花藤捍九十株，共二百三十觔。九年，謝恩呈進方物，金二十錠、銀一百錠、土絹、土紬各一百疋，象牙一百觔，花犀角二座，肉桂一百觔。道光元年五月，越南國嗣阮福皎請封，呈進方物，象牙二對，犀角四座，沉香五十觔，速香一百觔，土綢、土紬、土絹、土布各一百疋。奉旨，准其留抵正貢。五年七月，謝恩方物，黃金四十錠、白金二百錠、犀角四座，肉桂二百觔，土絹、土紬各二百疋，象牙八枝。二十一年越南國嗣阮福暶請封，呈進方物與元年同。【略】

一、題請頒賞，常貢賜該國王錦八疋、織金緞八疋、織金紗八疋、織金羅八疋、紗十二疋、緞十八疋、羅十八疋。貢使各織金羅三疋、緞八疋、羅五疋、絹五疋、裏綢二疋、布一疋。行人照暹羅通事之例，各緞五疋、羅五疋、絹三疋。從人各絹三疋、布八疋。伴送官，通事官各彭緞袍一件。所賜國王物件，及特恩加賞物件，俱移內閣撰入勅內，交貢使齎回。謹按，康熙六十年議准賞賜安南國王蟒緞五疋、粧緞五疋、錦緞五疋、倭緞五疋、閃緞六疋、綵緞二十七疋、裏綢二十七疋。貢使各表緞六疋、裏綢六疋、紗二疋、羅二疋、絹八疋。行人各表緞三疋、裏綢二疋、紗一疋、羅一疋、絹三疋、布三疋。從人各綢三疋、毛青布七疋。乾隆五十六年奉旨，改與暹羅一體辦理，安南向無通事，謹按乾隆四十九年廣西巡撫孫永清派通事一名，從陪臣同來，由部奏准賞給彭緞袍一件。

一、慶賀及陳奏謝恩等事，遣使至者，賞賜國王及來使等並同常貢，如附貢使同來者，均不另賞。謹按，順治十八年，安南出兵助剿海寇，特賜該國王蟒緞、粧緞、錦緞各二疋，綵緞、表裏各十二疋，銀五百兩。康熙元年，該國擒獻明裔僞王，賜國王緞綢，照順治十八年例加倍賞給，共六十疋，加賞銀一千兩，共一千五百兩。雍正二年，遣使慶賀，於例賞外，加賜國王《古文淵鑒》、《佩文韻府》、《淵鑒類函》各一部，內庫緞二十疋，松花石硯二方，玉器八件，琺瑯器一件，玻璃器十件，磁器一百四十件。貢使三人，各內庫緞六疋，銀一百兩。乾隆四十三年，該國將竄越匪犯解送進關，於正賞外，加賞國王蟒緞、粧緞、倭緞、錦緞各一疋，閃緞、表緞各二疋。四十六年，遣使謝恩，奉旨著禮部堂官帶至熱河瞻覲，特賞國王蟒緞、倭緞、閃緞、錦緞各二疋。正、副使每員綵緞、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行人每名漳絨、五絲緞各一疋。從人每名銀二兩。四十九年，遣陪臣謝恩入貢，恭遇聖駕南巡，帶領該陪臣等於江寧省城外接駕，欽領御題詩，恩賞緞各一疋，紙、筆、墨、硯各一分。特賜該國王扁額「南交屏翰」，賞給古稀說。又加賞國王蟒緞、倭緞、閃緞、錦緞各二疋。陪臣三員，每員綵緞、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行人九員，每員漳絨、五絲緞各一疋。從人十三名，各銀二兩。將軍衙門筵宴。是年八月，該國進貢員役來京，前赴熱河瞻覲，其陪臣三員，奉旨作詩，賞與江寧作詩賞同。加賞國王御製詩一張，瑞芝加意一柄，蟒緞、閃緞、粧緞、錦緞各二疋。陪臣三員，各八絲緞、五絲緞、粧緞各一疋，又共蜜浸荔枝二錫瓶，又共茶膏六匣，茶餅十四丸，磁瓶三箇，南醬八寶茄薑三品，鮮菓三品。又正使粧緞一疋，大紅緞一疋，盧花緞一疋，如意一柄，鼻煙壺一箇，荷包一對。副使二員，各大紅緞一疋，寶藍緞一疋，如意一柄，鼻煙壺一箇，荷包一對。又陪臣三員，各寶藍宮綢面羊皮襖一件，腰刀一把，牙箸一雙，牙簽一件，磁盌一箇，磁盤一箇。行人二名，各粧緞一疋，五絲緞一疋。通事，行人各藍綾面羊皮襖一件。隨人三名，各銀二兩。五十四年七月，該國貢使赴熱河，加賞國王五次，玉如意、玉觀音、綠水晶朝珠、水晶瓶、紅磁瓶各一件，銀絲盒二箇，錦緞三疋，箋紙三幅，又蟒緞、閃緞、粧緞、錦緞各二疋。又鄭宅香片茶大小各二罐，大普洱茶一團、小普洱茶六團、茶膏二匣，鼻煙二瓶，佛手一盤。又如意、鼻煙壺、木漆盌、琺瑯盌各一件，綵緞、漳絨各二疋。又大磁瓶、磁盤、漆碟、盌、鑪各二箇，小刀一把。加賞正使五次，玉如意、磁觀音、水晶瓶各一件，錦緞二疋，銀絲盒二箇，箋紙二幅。又綵緞、小卷八絲緞各二疋、小卷紗四疋。又蓮心茶一大瓶、紫暘茶一匣、茶膏二匣、普洱茶四團、鼻煙一瓶、磁盌、磁盤各一箇，佛手一盤。又如意一柄，綵緞、漳絨各二疋，鼻煙壺一箇，荷包一對。又磁花瓶、磁盤、漆碟、盌、小刀、小瓶各一件。賞副使二員五次，每員玉如意一柄，銀絲盒一對，錦緞二疋，箋紙二幅。又綵緞、小卷八絲緞各一疋、小卷五絲緞六疋。又茶膏一匣，磁緞一箇，小普洱茶四團，佛手一盤。又綵緞三疋，如意一柄，荷包一對，鼻煙一瓶。又磁盤、磁盌、小刀各一件。賞行人五名，銀各十兩。賞從人十名，銀各五兩。五十五年正月初六日，紫光閣筵宴，賞陪臣元寶六箇，餘與四十七年朝鮮使臣同。加賞國王與朝鮮國王同。賞和詩陪臣六員，與朝鮮和詩使臣同。是年七月十一日，該國王及陪臣慶祝萬壽，例賞國王蟒緞、粧緞、錦緞加三疋，倭緞改漳絨加三疋，閃緞加二疋。在熱河，加賞國王九次，御製詩一卷，蟒緞袍五領，馬一匹，黃韉全副，玉帶一條，金帶一條，金帽五頂，玉佛一尊，玉如意一柄，磁瓶一箇，茶葉大小六瓶，鼻煙二瓶，大團茶二箇，扇二柄，銀一萬兩。又帶錦時辰表一箇，玉攢盒一對。又紅寶石頂三眼花翎涼帽一頂，黃馬褂衣袍一副，金黃帶荷包全副，四團龍補服金黃蟒袍一副，綠帽一頂，珊瑚朝珠一盤。又御製詩扇一柄，玉如意一柄，珊瑚朝珠一盤，玉器二件，蟒緞、粧緞、閃緞各四疋，錦緞六疋，磁器、玻璃、器漆器各四件，絹箋四卷，匣硯二方。又《御筆西湖圖》一卷，《御筆木蘭秋獮》一卷。又加福啟瑞圖一頁，玉東方朔一件。又玉如意一柄，緞二疋，漳絨一疋，綾三疋，洋瓶二箇，洋碟、漆盌、鼻煙壺各一箇。又御製文初集至二集二部，御製詩初集至四集四部，碧玉盌一件，帶表帶鈎一副。又磁瓶、磁盌、磁盤各

一對，象牙茶盤一箇。賞世子金帽一頂。加賞陪臣六次，共六員。一員大元寶二箇，扇一柄，茶葉二瓶，普洱茶膏二匣，磁盌、磁碟各一件。五員大元寶各一箇，餘皆同。又陪臣一員，紅頂緯帽一頂，錦雞補服蟒袍一副，朝珠一串，帶荷包全副。五員藍頂緯帽各一頂，獬豸補服蟒袍各一副，朝珠各一串，帶荷包各全副。陪臣六員，每員綵緞、大緞、小卷八絲緞、小卷五絲緞各一疋，磁器、玻璃器、漆器各二件，箋紙二卷，筆、墨各二匣，硯一方。又陪臣六員，每員緞、漳絨各一疋，綾二疋，漆盌、鼻煙壺、火鐮各一件。又陪臣六員，每員磁瓶、磁盌、磁盤、象牙茶盤各一件。又進詩陪臣二員，每員緞一疋，箋紙二卷，筆、墨各二匣。加賞員從三員，行人四員，大元寶共四箇。又賞員從每員小卷五絲緞、紡絲、澤綢各四疋，紗綾各一疋。又每員大緞、漳絨、八絲緞各一疋，筆、墨各一匣，箋紙一卷。加賞行人，每員小卷五絲緞、漳絨各一疋，銀十兩。賞通事藍頂緯帽一頂，朝珠一串，蟒袍補服，帶荷包全副。又小元寶一箇。賞伶工十名，護衛十名，隨人二十名，每名澤綢二疋，毛青布十疋，銀八兩。賞筵宴伶工九名，小元寶各三箇。又賞伶工九名，通事一名，小元寶各二箇。八月在圓明園，加賞國王十四次，杭緯二匣，普洱茶一團，普洱茶二瓶，磁盤一箇，蘋菓四箇。又聯扁一副，餘物與初次賞同。又蟒袍二件，玉如意一柄，漳絨一疋，緞一疋，綢一疋，荷包三對。又小卷八絲緞一疋，小卷五絲緞一疋，琺瑯器一件，皮盌一箇，磁鼻煙壺一箇，四不相一隻。又荷包六箇，雕漆盌二箇，磁器五件，福圓膏錫罐一箇，茶盤一件，四不相一隻。又回回小荷包一對。又《萬壽衢歌樂章》一部。又狐狸二隻。又自鳴鐘一座，表一箇，銀絲匣九箇，紅漆桌一張，磁瓶一對，木瓜膏一盌，磁盌三箇，漆盌五箇，漆碟二箇。又荷包五對。又鑲玉如意一柄。又玉石大盌一對。又大紅呢一疋，漳絨一疋，紗一卷，錦一疋，大緞四疋。又玉如意一柄。加賞陪臣十次，茶葉各二瓶，茶膏各一匣，磁盤各一箇，蘋菓各四箇。又賞一次，與初次同。又漳絨各一疋，五絲緞各一疋，荷包各二對。又小卷八絲緞各一疋，小卷五絲緞各一疋，皮盌各一箇，磁鼻煙壺各一箇。又茶盤各一箇，磁器各一件。又奶餅各一匣，奶皮各二匣，阿爾察各二匣。又磁盌各一箇，磁碟各一箇，漆器各二件，佛手各四箇。又荷包各二對。又頭號香五十枝，二號香四百枝。又緞各三疋，漳絨各一疋，花綾各一疋。加賞留京員從六員，每員小卷五絲緞、紡緞、澤紬各四疋，紗、綾各一疋。又每員漳絨小卷八絲緞、大緞各一疋，筆、墨各一匣，箋紙一卷。加賞留京行人五名，每名漳絨、小卷八絲緞各一疋，銀十兩。賞留京伶工二名，護衛二十名，隨人二十六名，管象人四名，每名澤綢三疋，毛青布四疋，銀八兩。五十六年七月，該國王遣使謝恩，加賞國王四次，玉如意一柄，玉佛一尊，朝珠一盤，香盒二箇，青玉瓶一箇，磁瓶一箇，箋紙三卷，錦緞三疋。又連心茶一大瓶，花香茶一大瓶，貢定芽茶二瓶，洋煙二瓶，茶膏二匣，大普洱茶一團，小普洱茶六團，佛手四箇，皮盤一箇。又玉如意一柄，磁鼻煙壺一箇，羽緞三疋，皮盤一箇，八絲緞三疋，洋磁盌一箇。又磁盌二箇，磁瓶二箇，磁盤二箇，小刀一把，皮盌二箇，皮盤二箇。加賞陪臣五次，共三員，如意各一柄，錦緞各二疋，盒各一箇，箋紙各二卷。又普洱茶各四團，佛手各三箇，磁盤各一箇，茶膏各一匣，皮盌各一箇。又玉如意各一柄，五絲緞各三疋，小荷包各一對，磁鼻煙壺各一箇。賞賦詩陪臣二員，八絲大緞各一疋，箋紙各二卷，筆各二匣，墨各二匣。又磁盌各一箇，磁盤各一箇，小刀各一把。賞行人六名，銀各十兩。從人五名，銀各五兩。是年十二月，該國王遣使謝恩，特賞國王玉如意一柄，玉器二件，玻璃器四件，磁器四件，錦四疋，大綵緞四疋，閃緞四疋，蟒緞四疋。加賞陪臣二員，金鞘小刀各一把，回子緞各四疋，回子綢各五疋，回子布各二疋。賞通事一名，回子緞一疋，回子綢二疋，回子布一疋。賞行人六名，回子綢一疋，回子布各一疋。從人九名，回子布各一疋。五十七年正月初五日，紫光閣筵宴，加賞使臣錦各一疋，漳絨各一疋，八絲緞各三疋，五絲緞各三疋，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二對。賞賦詩陪臣二員，大緞各一疋，絹箋各二卷，筆各二匣，墨各二匣。加賞國王大緞二疋，福字箋一百幅，大小絹箋四卷，雕漆茶盤四箇，湖筆四匣，硯二方，徽墨四匣。是年十二月，特賞國王玉如意一柄，玉器二件，玻璃器四件，磁器四件，洋表一箇，文竹器二件，貂皮五十張，帽緯八匣，片金二疋，金絲緞二疋，洋花緞二疋，糙緞二疋。五十八年正月初八日，紫光閣筵宴，賞與五十七年同。十九日，賞賦詩陪臣與五十七年同。加賞國王與五十七年正月賞同。加賞陪臣二員，芽茶各一瓶，小荷包各二對，火鐮各一把，玻璃器各三件。玻璃鼻煙壺各一箇，磁盤各一箇，內盛春橘五枚。嘉慶元年正月初四日，高宗純皇帝舉行千叟宴，正副使寧壽宮入宴，獻千叟宴詩，特賞使臣與朝鮮同。初五日，紫光閣筵宴，加賞使臣與朝鮮同。十六日，使臣獻詩，特賞國王及使臣與朝鮮同。八年八月初十日，萬樹園入宴，特賞陪臣各大綵緞二疋、大卷八絲緞二疋、小卷八絲緞二疋、綾二疋，磁器二件，玻璃器二件，茶葉二瓶，漆器二件，磁鼻煙壺一箇，螺鈿漆檳榔盒一件。加賞國王蟒緞四疋，糙緞四疋，閃緞四疋，錦緞四疋，磁器四件，漆器四件，茶葉四瓶，漆桃盒四件，磁鼻煙壺四箇，螺鈿漆檳榔盒二件。九年十月，謝恩並進十年例貢，使臣到京，初一日，加賞陪臣三員，各藍緞灰鼠皮襖一件，月白綢棉襖一件，月白綢棉套褲一雙，藍綢棉襪一雙，緞靴一雙，紅布包袱一塊。行人九員，廣西巡撫揀派通事一名，各藍江綢羊皮襖一件，紡綢棉襖一件，紡綢棉套褲一雙，棉襪一雙，緞靴一雙，藍布包袱一塊。隨價十五名，各藍布羊皮襖一件，綢面布裏棉襖一件，藍布棉套褲一雙，布棉襪一雙，緞靴一雙。初六日萬壽聖節，加賞國王蟒緞四疋，糙緞四疋，閃緞四疋，錦緞四疋，磁器四件，玻璃器四件，絹箋四卷，筆、墨各四匣，硯二方。初七日，加賞陪臣三員，各綵緞二疋，大緞二疋，小卷五絲緞二疋，磁器二件，玻璃器二件，箋紙一卷，筆、墨各二匣，硯一方。初九日，使臣獻詩，賞陪臣三員，各五絲緞一疋，筆、墨各一匣，箋紙二卷。十四年十月初二日，恭祝萬壽，使臣入寧壽宮聽戲，加賞使臣等各嵌玉如意一柄，玻璃盌一箇，玻璃盤一箇，大小荷包二對，福圓膏一瓶，日鑄牙茶一瓶，普洱蕊茶一瓶，哈蜜瓜一箇。初三日聽戲，初五日聽戲，初六日進貢使臣聽戲，加賞使臣三員，各嵌玉如意一柄，玻璃器二件，福圓膏二瓶，大小荷包二對，日鑄牙茶一瓶，哈蜜瓜一箇，普洱蕊茶一瓶。是日使臣六員獻詩，加賞每員大緞一疋，箋紙二卷，筆二匣，墨二匣。初七日，仁宗睿皇帝幸圓明園。是日，貢使六員入同樂園聽戲，加賞恭祝萬壽使臣三員，各江綢三疋，大紡絲一疋。加賞國王嵌玉三鑲如意一柄，蟒緞六疋，大緞五疋，糙緞六疋，錦緞二疋，閃緞二疋，大紡綢五疋，絹箋二卷，筆二匣，墨二匣，硯二方。又加賞使臣三員，各大緞一疋，八絲緞二疋，五絲緞二疋，綵緞一疋，箋

紙二卷，筆一匣，墨一匣，硯一方。行人九員，各八絲緞一疋、五絲緞二疋、漳絨一疋，銀二十兩。從人十五名，銀各十兩。加賞進貢使臣三員，各小卷八絲緞一疋、五絲緞一疋、江綢一疋、紡絲一疋。加賞國王蟒緞四疋、閃緞四疋、糙緞四疋，磁器四件、玻璃器四件、絹箋四卷，筆四匣，墨四匣，硯二方。又加賞使臣三員，各大緞二疋、五絲緞二疋、八絲緞二疋，磁器二件、玻璃器二件、箋紙二卷，筆二匣，墨二匣，硯一方。初九日，正大光明殿筵宴，又加賞使臣六員，各大緞二疋、小緞一疋、漳絨一疋、縐綢一疋。十八年十月初六日萬壽聖節，使臣在乾清門外行禮畢，寧壽宮聽戲，御前大臣帶瞻仰。是日，加賞國王蟒緞、糙緞、閃緞、錦各四疋，磁器、玻璃器各四件，絹箋四卷，筆、墨各四匣，硯二方。使臣三員，各綵緞二疋、大卷八絲緞二疋、小卷八彩緞二疋、小卷五絲緞二疋，玻璃器二件，磁器二件，絹箋二卷，筆、墨各二匣，硯二方。二十二年九月，恭進乙亥、丁丑例貢，使臣到京，十月初四日，入同樂園聽戲，恭進詩章，賞陪臣三員，各大緞一疋，箋紙二卷，筆、墨各二匣。初五日聽戲，賞陪臣三員，各銅手鑪一箇，銀絲盤一箇，荷包四箇，玻璃鐘二箇，鼻煙壺一箇，磁盤二箇。初六日聽戲，賞陪臣三員，各大緞一疋，漳絨二疋，綢二疋，荷包六箇，雕漆鑲金盤一箇，面鏡一件，磁鼻煙壺一箇。加賞國王蟒緞四疋，糙緞四疋，閃緞四疋，錦緞四疋，磁器四件，玻璃器四件，絹箋四卷，筆、墨各四匣，(現)〔硯〕二方。又加賞陪臣三員，各絲緞二疋、大緞二疋、小卷五絲緞二疋、小卷八絲緞二疋，磁器二件，玻璃器二件，箋紙二卷，筆、墨各二匣，硯一方。初七日聽戲，賞克食。二十四年九月，恭祝萬壽，使臣到京，二十八日，賞使臣等蜜餞荔枝一錫瓶，哈蜜瓜各一箇。十月初一二三四五等日入寧壽宮聽戲，初六日赴太和殿行禮，加賞使臣三員，各茶膏一瓶，荷包一對，餘與朝鮮同。是日，使臣恭進萬壽詩章，並入寧壽宮聽戲，加賞使臣三員，與朝鮮同。初七日入同樂園聽戲，初八日正大光明殿筵宴，並入同樂園聽戲，加賞國王並使臣三員與朝鮮同，行人九員與朝鮮大通官同，從人十五名與朝鮮從人同。初九日，使臣入同樂園聽戲，加賞使臣三員，各雕漆盒二箇，玻璃盒一箇，荷包二對，江綢二疋，縐綢二疋，皮馬鞚一副。道光元年五月，加賞國王，陪臣與嘉慶八年同。五年八月，恭遇皇上萬壽聖節，陪臣在正大光明殿隨班行慶賀禮，並赴同樂園聽戲，加賞陪臣大員，各小卷八絲緞一疋、漳絨二疋、綾二疋，磁器一件，玻璃器一件，錦匣鏡一面，荷包三對。是日，恭獻萬壽詩章，加賞陪臣六員，與嘉慶九年同。又軍機處交出，加賞國王，陪臣與嘉慶二十二年同。十二日，仍赴同樂園聽戲，加賞陪臣克食。九年七月十七日例貢，使臣到京，二十五日，奉旨賞賜國王人參一觔。八月初八日，赴同樂園聽戲，賞陪臣克食。初十日，皇上萬壽聖節，陪臣隨班行禮畢，同樂園聽戲，加賞陪臣三員，各漳絨二疋，月白綾二疋，小卷緞二疋，雕漆盒一件，磁器一件，鼻煙壺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是日，陪臣恭獻詩章，加賞國王、陪臣與嘉慶九年同，惟陪臣三員，各增小卷八絲緞二疋。十九年七月，恭祝萬壽並進例貢，使臣到京，八月初八日，陪臣恭獻萬壽詩章，加賞陪臣三員，與嘉慶二十二年獻詩賞同。初十日，皇上萬壽，陪臣隨班行禮，加賞國王及陪臣三員，行人八員，從人九名，均與嘉慶十四年十月初七日同。是日，同樂園聽戲，加賞陪臣三員，各小卷八絲緞袍料一件、綾一疋、漳絨二疋、磁碗一箇，葫蘆器一件，鼻煙壺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十二日，仍赴同樂園聽戲，賞陪臣克食。十三年八月初八日，加賞陪臣三員，與十一年八月初八日同。又加賞國王、陪臣與嘉慶二十二年十月初六日同。十七年八月初八日，赴同樂園聽戲，恭獻詩章，加賞陪臣與嘉慶九年進獻詩章同。初九日，加賞國王與九年同。初十日萬壽聖節，陪臣隨班行禮畢，同樂園聽戲，加賞陪臣與十一年八月初十日同樂園聽戲同。又加賞陪臣三員，與嘉慶二十二年十月初六日二次賞同。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加賞國王、陪臣與嘉慶八年同。初九日，加賞國王、陪臣、行人、從人，均與嘉慶十四年十月初七日同。

《清禮部則例》卷一七五《主客清吏司・南掌朝貢》　南掌在漢南極西徼外，即古越裳氏之地。其國王自稱爲島孫。雍正七年，奉銷金紬字浦葉表文入貢，嗣後五年一貢。乾隆七年，高宗純皇帝念其僻處天末，遠道致貢，未免煩勞，定如今例。貢道由陸路至雲南永昌府入境達京師。

一、貢期十年一貢，由雲貴總督、雲南巡撫代題勅部議准後，知照該督撫准其入貢。【略】

一、題請頒賞賜該國王錦八疋、織金緞八疋、織金紗八疋、織金羅八疋、紗十二疋、緞十八疋、羅十八疋。大頭目、次頭目照暹羅貢使之例，各織金羅三疋、緞八疋、羅五疋、絹五疋、裏(紬)〔紬〕二疋、布一疋。先目、通事照暹羅通事之例，各緞五疋、羅五疋、絹三疋。夷目、後生照暹羅從人之例，各絹三疋、布八疋。伴送官彭緞袍一件。如有特恩賞賜國王之處，由軍機處交出清單，將該國王正賞、特賞物件，俱移內閣，撰入勅內，交來使齎回。舊例照琉球國之例，賜該國王蟒緞六疋、錦緞六疋、閃緞八疋、綵緞十疋、藍緞十疋、青緞十疋、紬十疋、羅十疋、紗十疋。賞貢使、大頭目、次頭目，照琉球國正、副使之例，各賞綵緞六疋、裏四疋、羅四疋、紡絲二疋、絹二疋。先目照琉球使者之例，賞綵緞二疋、裏二疋、絹一疋、毛青布六疋。通事照琉球都通事例，賞綵緞二疋、裏一疋、緞一疋、毛青布六疋。夷目、後生照琉球從人之例，賞毛青布各六疋。謹按，雍正八年，恩賞國王內庫緞二十疋、猩猩氈二片，入參六觔，五色紙二百張，玻璃器八件，磁器一百三十三件。恩賞大頭目蟒緞一疋，大緞三疋，銀一百兩。次頭目大緞四疋，銀五十兩。乾隆二十六年，慶賀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恩賞該國王及貢使等與雍正八年同。三十六年，慶賀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恩賞該國王糙緞二疋、倭緞二疋、蟒緞二疋、錦緞二疋、大緞二疋、大紅猩猩氈二片，緑猩猩氈二片，五色絹一百張，五色紙二百張，人參三觔，玻璃器十件，各色磁器八十件。恩賞貢使蟒緞一疋，大緞三疋，銀一百兩。頒賞日，加賞先目各裏紬一疋，伴送文武官員各小卷五絲緞一疋。均內務府交出。貢使先蒙召至熱河筵宴，入於侍郎班次，特賞貢使蟒緞四疋，先目緞各二疋。在西直門接駕，賞貢使緞三疋，貂皮四張。先目緞各二疋，貂皮各二張。四十六年，慶賀萬壽，恩賞該國王及貢使等與三十六年同。四十七年正

月，紫光閣筵宴，特賞使臣與朝鮮同。五十五年八月，慶祝萬壽，加賞國王三次，玉佛一尊，玉如意一柄，金鑲玉亭一座，御書扇一柄，茶葉二瓶，扇一柄，糙緞、倭緞、大緞各二疋，五色絹、五色紙各一百張，玻璃器十件。加賞頭目十五次，共二員，每員大元寶一個。又每員扇二柄，茶葉三瓶，茶膏二匣，磁盌、磁碟各一個。又每員蟒緞、大緞各一疋，銀五十兩。又每員綾、緞各二疋，漳絨一疋，火鐮、磁鼻煙壺，漆木盌各一個。又每員磁瓶、磁盌、磁碟，象牙茶盤各一個。又每員茶葉一瓶，茶膏一匣，磁盤一個，蘋果四個。又賞同前。又每員漳絨、五絲緞各一疋，荷包二對。又每員小卷五絲緞、八絲緞各一疋，皮盌一個，磁鼻煙壺一個。又每員磁器一件，茶盤一個。又每員奶餅一匣，奶皮阿爾察各二匣。又每員磁器二件，皮器三件，佛手三個。又每員荷包二對。又每員平定金川戰圖、平定回部戰圖各一分，頭號香五十枝，二號香四百枝。又每員大緞二疋，江紬、漳絨、縐紬各一疋。又每員小卷八絲緞、小卷五絲緞各一疋。六十年七月祝慶並請封號，使臣熱河瞻覲，加賞正使錦一疋，大卷八絲緞二疋，銀五十兩。副使錦一疋，大卷八絲緞一疋，銀四十兩。八月初三日，特賞國王各色緞十二疋。特賞正使緞一疋，綾二疋，漳絨二疋。副使緞一疋，綾二疋，漳絨一疋。十五日加賞國王龍緞、倭緞、大緞各二匹，絹箋一百張。嘉慶十二年九月，該國貢使到京，十月初四日入同樂園聽戲，初五日入座聽戲，初六日行慶賀禮入座聽戲，加賞大頭目二員各漳絨二疋，綾二疋，小卷五絲緞一疋。封次頭目一員，漳絨一疋，綾二疋，小卷五絲緞一疋。初七日加賞大頭目二員，各小卷緞二疋。頭目一員，小卷緞一疋。通事二名，各小卷五絲緞一疋。二十日陛殿，該使臣隨班行禮，頒賞之日，加賞國王龍緞二疋，倭緞二疋，大緞二疋，絹箋一百張。二十四年九月，恭祝萬壽並請封，恭進例貢，使臣到京。【略】【略】(十月)初九日入同樂園聽戲，加賞正副使各大卷綢一疋，小卷五絲緞一疋，小卷紬一疋。【略】(道光)十二年正月初二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副使與五年琉球同，惟漳絨改綵緞。是日加賞國王紫檀玉如意一柄，大卷八絲緞五疋，彩緞六疋，糙緞六疋，線緞二疋，閃緞二疋，紡絲五疋，絹箋二卷，硯二方，筆、墨各二匣。又加賞正、副使各大卷八絲緞一疋，彩緞一疋，小卷八絲緞二疋，小卷五緞緞二疋，箋紙五卷，硯一方，筆、墨各一匣。頭目通事二員，各小卷八絲緞一疋，小卷五絲緞二疋，彩緞一疋，銀二十兩。後生八名，各小卷五絲緞一疋，銀十兩。跟役一名，銀十兩。十五日，正大光明殿筵宴，賜酒。十九日，補行交出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瀛臺筵宴，加賞正、副使各茶葉二瓶，緑龍盤一件，玻璃器二件，鼻煙壺一個。正使荷包二對，副使荷包一對。二十一年十二月，恭祝萬壽並請封，恭進例貢，使臣到京，二十四日，重華宮帶領瞻仰天顏並入宴，加賞正、副使與朝鮮同。除夕，保和殿筵宴，賜酒。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紫光閣筵宴，加賞國王、正、副使均與十二年同。加賞先目，通事與十二年頭目、通事同。後生六名，跟役二名，各小卷五絲緞一疋，銀十兩。十五日，正大光明殿筵宴。二十六日，午門前頒給誥勅，册封召喇麻呢呀宫滿爲國王。

《清禮部則例》卷一七六《主客清吏司・暹羅朝貢》 暹羅在海南，順治十年遣使請貢【略】貢航海至廣東虎門入境達京師。

一、貢期四年一貢，由兩廣總督、廣東巡撫代題，勅部議准後，知照該督、撫，令其入貢。舊例三年一貢，謹按道光十九年奉旨，改爲四年朝貢一次。【略】

一、貢物，馴象、備象、龍涎香、幼嘆香、犀角、象牙、豆蔻、降香、藤黄、大楓子、土桂皮、烏木、蘇木、蕃撥、樟腦、兒茶皮、樹膠皮、硫磺、檀香、冰片、翠鳥皮、孔雀尾、闊紅布、大荷蘭毯、冰片、油蔴薇露。又貢物一分，其數減半。或有加進之物，聽其隨宜進獻，題准收受，交内務府，象交鑾儀衛。表用金葉，貯以金筒，錦袱錦袋，袋上有金鈕金圈，加盛以螺鈿盒一、貼金盒一，并有花緞盒套，套上各有金圈。謹按，康熙三年，入貢方物，凡十三種，有孔雀、六足龜，後俱免進。七年，議准暹羅貢物，内有神象幔一條，非進天朝之禮，交來使帶回。四十七年，副貢船加進金絲猴二隻。五十九年，入貢方物，加進馴犀二隻，西洋金緞二疋，大西洋闊宋錦一疋。雍正二年，該國運米至廣，附進穀種、果樹，洋鹿、獵犬等物。七年，入貢方物，加進寶劒一、仗劒一、金地交枝柳條版帶二。是年，議准免貢安息香、速香、胡椒、紫梗、織金白袈裟、織金紅袈裟、織金紅幼布、闊幼花布、幼花布、花布幔等物十種，定如現額。乾隆元年，入貢方物，加進金緞二疋，花幔一條。十三年，入貢方物，外附洋船貢黑熊一隻，鬬雞十二隻，泰和雞十六隻，金絲白肚猿一隻。十八年，入貢方物，加進西洋金花緞番袍、金花緞夾褲各一件，西洋金緞帶三條。四十六年，入貢方物，又備貢一分，奉旨收象一隻，犀角一擔。其象牙，洋錫，藤黄，胡椒，蘇木，准其在廣省自行變價，併壓艙貨物一體免稅。六十年，入貢方物，龍涎香，沈香，檀香，白膠香，降真香，金鋼鑽，冰片，樟腦，孔雀尾，犀角，象牙，西洋氈，西洋紅布，翠鳥皮，甘蜜皮，蕃撥，大楓子，豆蔻，藤黄，桂皮，烏木，蘇木。皇宫方物，其數減半。嘉慶元年，恭進高宗純皇帝番字金葉表文一道，漢字表文一道，表文亭一座，方物均與乾隆六十年同。皇宫方物其數減半。恭進仁宗睿皇帝，皇宫方物均與恭進高宗純皇帝，皇宫方物同。三年，入貢方物，表文、表亭均與元年同。六年，入貢方物，均與乾隆六十年同。九年，入貢方物，均與六年同。十四年，恭祝萬壽，進貢壽燭十對，金鋼鑽一觔，冰片二觔，燕窩十觔，沈香二十觔，犀角二十觔，孔雀尾五十屏，翠鳥皮五百張，檀香一百觔，降真香一百觔，砂仁米一百觔，紫梗一百觔，象牙二百觔，豆蔻二百觔，胡椒二百觔，藤黄二百觔，荷蘭毯二領。十五年，暹羅國世子遣使進貢請封，在洋遭風，沈失貢物九種，奉旨，此實人力難施，並非使臣不能小心防護，不必另行備進。十八年，該國進貢正使船，在洋失火，副貢船内止貢物十種，奉旨毋庸補進，禮部遵旨，將例貢物件併勅書，交兵部發交該督頒給。十九年，該國遣使補貢，正貢船遭風漂至越南，副使在粤患病，該國王聞遭風之信，復補備貢物，遣使來京。二十年九月，奉旨將此次貢物作爲二十一年例貢，存貯藩庫，明年委員解京，使臣巧燮文是通留於粤省，俟本年進京使臣旋粤時，一體筵宴回國，該國王明年毋庸另備表文方物，其二十一年例賞物件，禮部奏明，同本年例賞併勅書，均在午門前頒給，齎帶回國。道光五年，暹羅國世子遣使臣進貢請封，在洋遭風，表文貢物盡行沈失，

該使臣幸獲生全，除照例犒賞外，即令其在粵調養，毋庸來京，應頒詰勅，照例頒發該督撫轉交該使臣，齎捧回國，其沈失貢物，毋庸另行備進。七年十二月，遣使謝恩，呈進方物，龍涎香一觔八兩，沈香三觔，冰片一觔八兩，犀角九個，白檀香一百五十觔，孔雀翎二十屏，翠毛九百張，象牙十八枝，重四百五十觔。九年，補進八年例貢，恭進皇上前方物，龍涎香一觔，冰片三觔，沈香二觔，金剛鑽十兩，犀角六個，降真香三百觔，樟腦一百觔，大楓子三百觔，白檀香一百觔，孔雀翎十屏，翠毛六百張，蕈撥一百觔，西洋紅布十疋，白膠香一百觔，象牙十二枝，重三百觔，甘蜜皮一百觔，桂皮一百觔，藤黃三百觔，荳蔻三百觔，硫磺一百觔，荷蘭氈二領，蘇木三千觔，烏木三百觔。恭進皇宮方物，其數減半，惟金鋼鑽多進一兩。十年，恭祝萬壽進貢方物，大壽燭五對，每對重二十觔，小壽觸五對，每對重十觔，冰片二觔，金鋼鑽一觔，沈香二十觔，燕窩一十觔，犀角二十觔，荷蘭氈二領，檀香二百觔，降真香一百觔，荳蔻二百觔，砂仁二百觔，胡椒二百觔，翠毛五百張，孔雀翎五十屏，象牙二百觔，藤黃二百觔，紫梗二百觔。十一年，入貢方物，恭進皇上前方物與九年補進八年例貢同，惟貢物內白膠香多進二百觔。恭進皇宮方物，其數減半。十四年，入貢方物，恭進皇上前方物與九年補進八年例貢同。恭進皇宮方物，其數減半。十七年，入貢方物，恭進皇上前方物與十四年同。恭進皇宮方物，其數減半，惟貢物內金鋼鑽多進一兩。二十三年，入貢方物，恭進皇上前方物與十四年同。恭進皇宮方物，其數減半。又補進二十一年恭祝萬壽貢物，大壽燭十對，每對重二十觔，小壽燭十對，每對重十觔，金鋼鑽一觔，燕窩十觔，荳蔻二百觔，砂仁一百觔，白胡椒一百觔，白檀香一百觔，降真香一百觔，沈香二十觔，象牙二百觔，犀角二十觔，冰片二觔，孔雀翎五十屏，翠毛五百張，荷蘭氈二領，紫梗一百觔，藤黃二百觔。又補進二十年例貢方物，恭進皇上前方物，與十四年同。恭進皇宮方物，其數減半。

一、題請頒賞，賜國王錦八疋、織金緞八疋、織金紗八疋、織金羅八疋、紗十二疋、緞十八疋、羅十八疋。賜王妃織金緞四疋、織金紗四疋、織金羅四疋、緞六疋、紗六疋、羅六疋。貢使各織金羅三疋、緞八疋、羅五疋、絹五疋、裏綢二疋、布一疋。通事緞五疋、羅五疋、絹三疋。從人各絹三疋、布八疋。伴送官彭緞袍一件。如貢使係微員，祝職分酌減。通事從人等，俱一例酌減賞給。所賞國王、王妃物件，及特恩加賜物件，俱移內閣，撰入勅內，交貢使齎回。謹按，雍正二年，該國運米至廣，附進穀種、果樹，賞船長羅緞共十三疋，又加賞十疋。賞番梢每名絹、布各十疋。特賜國王各色內緞二十疋，琺瑯器一件，各樣玉器七件，松花石硯二方，玻璃盌十件，各色磁器一百四十六件。差禮部司官一員，齎送廣東，交於該督、撫，轉付船長領回。七年，該國使臣請出館觀覽京師之勝，特賞銀一千兩，聽其購買物件。特賜國王與二年同，惟玉器增一件，玻璃盌減二件。賜貢使緞八疋，銀一百兩。乾隆元年，該國貢使呈稱，國王衷曲懇祈轉奏，乞賜蟒龍大袍二襲，奉旨特賞蟒緞四端。十四年入貢，加賞外，又因續進黑熊、白猿等物，加賞國王庫緞十二疋、十八年，特賜入參四觔，錦緞共二十疋，玉器四件，瑪瑙器二件，琺瑯器六件，銅煖硯二方，玻璃器十件，磁器一百四十件。二十二年入貢，特賜國王蟒緞、錦緞各二疋，閃緞、片金各一疋，八絲緞四疋，玉器、瑪瑙器各一件，松花石硯二方，琺瑯器十三件，磁器一百四件。二十七年，又三十一年，特賞物件俱與二十二年同。後該國爲花肚番即緬甸所破，經兩廣總督奏明，將三十一年原頒賞賜繳進。四十六年，鄭昭復國入貢，例賞外，特賞國長蟒緞、錦緞各二疋，閃緞、片金各一疋，八絲緞四疋，玉器、瑪瑙器各一件，松花石硯二方，琺瑯器十三件，磁器一百四件。五十三年，該國遣使謝恩，又五十四年正月初五日，紫光閣筵宴，賞正使錦、漳絨各三疋，小卷八絲緞、五絲緞各五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對。賞副使錦、漳絨各一疋，小卷八絲緞、五絲緞各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五十五年正月初六日，紫光閣筵宴，賞正、副使與五十四年同，加賞國王御筆福字一個，玉如意一柄，玉器一件，磁器、琉璃器八件，福字方百幅，大小絹箋四卷，硯二方，筆、墨六匣，雕漆盤四件。賞正、副使四員，各小卷緞一疋，箋紙一卷，筆一匣，墨一匣。是年，該國恭祝萬壽，使臣於十二月到京。五十六年正月初九日，紫光閣筵宴，賞正使一員，大卷緞、大卷宮紬各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加賞副使一員，大卷緞、大卷宮紬各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又賞正、副使八絲緞各一疋，筆各一匣，墨各一匣，箋紙各一卷。嘉慶元年正月初四日，高宗純皇帝舉行千叟宴，正、副使寧壽宮入宴，特賞正、副使與朝鮮同。初五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副使與朝鮮同。初十日，山高水長筵宴。十五日，正大光明殿筵宴。是年十二月除夕日，慶賀使臣保和殿筵宴。二年正月初十日，紫光閣筵宴，加賞與元年同。十五日，正大光明殿筵宴。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重華宮賞與五十九年朝鮮同。四年正月二十九日，中正殿加賞正、副使與二年紫光閣年例加賞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賞使臣各江紬羊皮襖一件，連纓皮帽一頂，綾小棉襖一件，綾棉中衣一件，紬棉襪一雙，緞靴一雙。從人各藍布羊皮襖一件，皮纓帽一頂，布小棉襖一件，布棉中衣一件，布棉襪一雙，布靴一雙。十年正月初十日，山高水長蒙古包筵宴，加賞大貢使錦三疋、漳絨三疋、大卷八絲緞四疋、小卷五絲緞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對。二貢使錦二疋、漳絨二疋、大卷八絲緞三疋、小卷五絲緞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對。三貢使、四貢使各錦三疋、漳絨二疋、大卷八絲緞三疋、小卷五絲緞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二十年十月初五日，同樂園聽戲，加賞正貢使玻璃瓶一對，磁盌一對，銅手鑪一個，鑲金裏玳瑁盌一個，荷包二對。二貢使、三貢使、四貢使各玻璃瓶一個，磁盌一對，銅手鑪一個，鑲金裏玳瑁盌一個，荷包一對。初六日聽戲，加賞正貢使小卷八絲緞一疋，漳絨一疋，綾一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玻璃鼻煙壺一個，湖鏡一面，金裏磁奶盌一個。二貢使、三貢使、四貢使各小卷八絲緞二疋，漳絨一疋，綾二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金裏磁奶盌一個，湖鏡一面，磁鼻烟壺一個。又加賞正貢使大卷八絲緞四疋，小卷五絲緞四疋，錦三疋，漳絨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二貢使、三貢使、四貢使各大卷八絲緞三疋，小卷五絲緞三疋，錦二疋，漳絨二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二十四年九月，恭祝萬壽，副使到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四、五等日，入同樂園聽戲，二十五日，加賞副使仙果獻瑞花一匣，普洱茶一匣，茶葉二瓶，普洱茶二罐，人參膏一罐，磁盤二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二十八

日，賞使臣蜜餞荔枝一錫瓶，哈蜜瓜一個。十月初一、二、三、四、五等日，入寧壽宮聽戲，初六日赴太和殿行禮，加賞副使玉如意一柄，普洱茶一大團、五小團，文珠匣一個，大小荷包各一對。初七日，入同樂園聽戲。初八日，正大光明殿筵宴，並入同樂園聽戲，加賞國王、副使與朝鮮同。通事二名，漢、番書記二名，與朝鮮大通官同。番吹手二名，與朝鮮押物官同。番跟役八名，與朝鮮從人同。初九日，入同樂園聽戲，加賞副使大卷五絲緞一疋，花紅紬一疋，小卷紬一疋，雕漆盒二個，錫罐茶大小四瓶，大小荷包各一對，玻璃盒一個，皮馬鞚一副。道光三年七月，遣使恭祝萬壽，使臣到京，八月初八日，同樂園聽戲，賞克食。初十日，皇上萬壽聖節，使臣隨班行禮畢，赴同樂園聽戲，加賞正、副使各漳絨二卷，銅手鑪一個，玻璃器二件，磁盌二件，銀裹艾瓢盌一件，正使荷包一對，副使荷包一對。又加賞正、副使與嘉慶二十年十月初六日二次加賞同。八年二月，該國使臣在京，因值征剿首逆張格爾，呈請叩賀天喜，特賞國王蟒緞、閃緞、錦緞、漳絨各二疋，並頒勅諭一道。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瀛臺筵宴，加賞正、副使各玻璃器一件，鼻煙壺一個，磁器二件，茶葉二瓶，磁盤一件，內盛硃橘，正使小荷包二對，副使小荷包一對。十一年正月初二日，紫光閣筵宴，加賞國王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緞六疋，綵緞六疋，大卷八絲緞五疋，大紡絲五疋，錦二疋，閃緞二疋，絹箋二卷，筆、墨各二匣，硯二方。正使錦三疋，絲緞三疋，大卷八絲緞四疋，小卷五絲緞四疋，荷包三對。副使錦二疋，綵緞二疋，大卷八絲緞三疋，小卷五絲緞三疋，荷包三對。通事二名，漢、番書記二名，各小卷八絲緞一疋，小卷五絲緞二疋，坐褥面一疋，銀二十兩。番吹手五名，各小卷五絲緞一疋，銀十兩。番跟役十三名，各銀十兩。又加賞正使大卷八絲緞一疋，綵緞一疋，小卷八絲緞二疋，小卷五絲緞二疋，箋紙二卷，筆、墨各一匣，硯一方。副使大卷八絲緞二疋，小卷江紬一疋，坐褥面一疋，縐紬一疋。十二年正月初二日，紫光閣筵宴，加賞貢使四員，與十一年紫光閣筵宴同。十九日補行交出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瀛臺筵宴，加賞貢使四員，各玻璃器二件，磁盌一個，鼻煙壺一個，茶葉二瓶，緑龍盤一件，內盛硃橘，正貢使荷包二對，次貢使各荷包一對。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重華宮筵宴，加賞貢使四員均與十年瀛臺筵宴同。十五年正月初五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貢使一員，糙緞二疋，漳絨二疋，大卷八絲緞四疋，小卷五絲緞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二貢使、三貢使、四貢使各糙緞二疋，漳絨二疋，大卷八絲緞三疋，小卷五絲緞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重華宮筵宴，加賞貢使四員，與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瀛臺筵宴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貢使、二貢使、三貢使、四貢使與嘉慶十年正月初十日山高水長筵宴同。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由軍機處交出，加賞貢使四員，各玻璃器二件，磁器一件，餘與十年同。二十四年正月初二日，紫光閣筵宴，加賞貢使四員，各閃緞三件，漳絨三卷，餘與十五年同。

《清禮部則例》卷一七七《主客清吏司・蘇禄朝貢》 蘇禄在東南海外，雍正五年通貢。貢道航海涉重洋，由福建厦門入境達京師。

一、蘇禄國五年外一貢，由福建巡撫代題，勅部議准後，知照該撫，令其入貢。

一、蘇禄入貢，均以方物貢，無定額。謹按，雍正五年，貢珍珠二顆，玳瑁十二片，花布一疋，金頭牙薩，白幼洋布，蘇山竹布各二疋，燕窩一箱，龍頭花刀、夾花標槍，滿花番刀，藤席各一對，活猿一對。乾隆八年貢，玳瑁一箱，珍珠二顆，燕窩一箱，跋踏，牙薩各一疋，竹布六疋，滿花番刀，夾花標槍各一對。十九年貢，珍珠三顆，花藤席二領，玳瑁一匣，燕窩六匣，花刀、花槍、花標、爪羓鐘各一對，咾哮、丁香各一罐，跋踏二疋，竹布四疋，龍涎香一匣，國土一包。二十八年貢，珍珠二顆，玳瑁一匣，燕窩二匣，劒，標槍，吹筒，藤席各一對，洋布，花布各二疋，竹布四疋，丁香二罐，鸚鵡一隻。

一、具題頒賞，照加賞琉球國例，賜該國王，蟒緞六疋，錦緞六疋，閃緞八疋，綵緞十疋，藍緞十疋，青緞十疋，綢十疋，羅十疋，紗十疋，仍將上次恩賞之處，開列清單，於本內一併聲明請旨。其正、副使，照琉球貢使之例，賞綵緞六疋，裹四疋，羅四疋，紡絲二疋，絹二疋。如來使係內地人，照琉球國使者之例，賞綵緞三疋，裹二疋，絹一疋，毛青布六疋。通事照琉球國都通事之例，賞綵緞二疋，裹一疋，絹一疋，毛青布六疋。從人及留邊從人，各毛青布六疋。伴送官，彭緞袍一件。所賜國王物件，俱移內閣，載入勅內，交來使帶回。謹按雍正五年，恩賞該國王玉器五件，玻璃器六件，磁器六十件。加賞正使內緞六疋，銀八十兩。副使內緞二疋，銀二十兩。乾隆八年、十九年、二十八年，特恩加賞國王來使俱與雍正五年同。

《清禮部則例》卷一七八《主客清吏司・荷蘭朝貢》 荷蘭在東南海中，順治十年請貢，兼請貿易，經部議駁。十二年復來請貢，世祖章皇帝念該國慕義輸誠，航海遠來，特允入貢。貢道航海至廣東入境，達京師。

一、荷蘭貢無定期，原定五年一貢，由福建巡撫代題，勅部議准後，知照該撫，令其入貢。謹按，乾隆五十九年，該國遣使入貢，由廣東巡撫具奏。【略】

一荷蘭貢物，大尚馬，珊瑚珠，照身鏡，琥珀，丁香，檀香，冰片，烏鎗，火石，哆囉絨，嗶嘰緞，織金毯，自鳴鐘，凡十三種，皆無定數。謹按順治十三年，恭進世祖章皇帝前鑲金鐵甲一副，鑲金馬鞍一副，鑲金刀，鑲銀劒各六把，鳥銃十三口，鑲金鳥銃四口，短銃七口，鈿銃二口，銃藥袋三個，玻璃鏡四面，鑲銀千里鏡，八角大鏡各一面，琥珀五十觔，珊瑚球，琥珀珠各二觔，珊瑚樹二十枝，哆囉絨五疋，嗶嘰緞四疋，西洋布一百疋，被十二床，花被面六床，大氈一床，中氈二床，毛纓六頭，丁香五箱，共二百觔，番木蔻一箱，重三百六十觔，五色番花三包，共三百五十觔，桂皮二包，共二百一十觔，檀香十石，共一千觔。恭進皇后鏡一面，玳瑁匣、玻璃匣、烏木飾人物匣各一個，珊瑚珠、琥珀珠各三串，琥珀四塊，哆囉絨二疋，嗶嘰緞三疋，西洋布十八疋，白倭緞一疋，花氈二床，花被面二床，玻璃盃四個，花石盒三

個，白石盒二面，薔薇露十壺。康熙五年貢物，大尚馬四匹，鞍轡具，鑲金鑲銀馬銃，起花金刀各八把，鑲金鳥銃三把，鑲金小銃六把，大哆囉呢，大嗶嘰緞各十六疋，中哆囉呢，嗶嘰紗各八疋，小哆囉呢一疋，嗶嘰，紗各四疋，荷蘭絨，大花緞各六匹，荷蘭五色大花緞三疋，大紫色金緞，紅銀緞各一疋，大珊瑚珠二百零二顆，五色絨毯，五色毛毯各二領，西洋花布三十六疋，西洋白細布，西洋小白布各一百疋，西洋大白布六十疋，西洋五色花布褥十五領，照身大鏡二面，小車一張，西洋白小牛二隻，琥珀四塊，共五觔八兩，牡丁香，白胡椒各五百觔，檀香二千觔，象牙五枝，琉璃器皿一箱。康熙二十五年貢物，哆囉絨十疋，烏羽緞四疋，倭緞一疋，嗶嘰緞二十疋，織金花緞五疋，織金大絨毯四領，白幼軟布二百十九疋，文彩幼織布十五疋，大幼布三十疋，白幼毛裏布一百疋，大珊瑚珠六十八顆，琥珀十四塊，照身鏡，江河照水鏡各二面，照星月水鏡一面，自鳴鐘一座，琉璃燈一架，聚耀燭臺一懸，琉璃盃五百八十個，象牙五枝，鑲金烏銃，鑲金馬銃，小馬銃，起花佩刀各二十把，馬銃，烏銃，鑲金刀，劒，利闆劒各十把，彩色皮帶二十佩，繡皮帶十佩，起花金劒六把，火石一袋，雕製夾板船大小三隻，丁香三十石，檀香二十石，冰片三十二觔，肉荳蔻四甕，丁香油，薔薇花油，檀香油，桂皮油各一罐，葡萄酒二桶。是年議准，嗣後荷蘭貢物，止令進大尚馬，珊瑚珠等十三種，其織金緞，羽緞，倭緞，及各樣油，小箱，腰刀，劒，琉璃鐙，布，聚耀燭臺，琉璃盃，肉荳蔻，葡萄酒，象牙，皮袋，夾版樣船，俱免其進獻。乾隆五十九年，恭進萬年如意八，音樂鐘一對，時刻報喜各式金表四對，鑲嵌金小盒一對，鑲嵌帶版四副，珊瑚珠一百八顆，琥珀珠一百八顆，千里鏡二枚，風槍一對，金銀線三十觔，琥珀四十觔，各色花氈十版，各色羽緞十版，各色大呢十版，西洋布十疋，地氈二張，大玻璃鏡一對，花玻璃壁鏡一對，玻璃挂鐙四對，燕窩一百觔，檀香五百觔，荳蔻一百觔，丁香二百五十觔，檀香油三十瓶，丁香油三十瓶。

一、荷蘭使臣有自進方物者，俱照例題明，准其收受。謹按，順治十二年，使臣進貢方物，哆囉絨，倭緞各二疋，嗶嘰緞六疋，西洋布二十四疋，琥珀十塊，琥珀珠，珊瑚珠各二串，鏡二面，人物鏡四面，白石盒二面，鑲金刀，鑲銀刀各一把，鳥槍，長槍各二桿，玻璃盃，雕花木盒，石山匣各二個，纓帽一頂，皮小狗二個，花鸚哥一個，四樣酒十二瓶，薔薇露二十壺。康熙五年方物，珊瑚珠四串，琥珀一塊，沉香六塊，蜜蠟，金匣，銀盤，盛珠銀盒各一個，火鷄蛋四個，二眼長槍，二眼馬銃，小鳥銃各二把，鐵甲一領，白爾善國緞褥一條，哆囉絨十疋，海馬角二塊，小馬，銅獅各一個，小狗二個，銅山一架，銅磕二對，刀二把，照水鏡四面，薔薇露二十罐。二十五年方物，銀盤，銀瓶各一個，西洋刀頭六柄，荷蘭花緞，哆囉呢，羽緞各一疋，哆囉絨四疋，倭緞，織金線緞，嗶嘰緞各二疋，西洋呾馬氏布，西洋毛裏布，西洋沙喃匏布，西洋佛咬嘮布各二十疋。

一、具題頒賞，賜該國王，大蟒緞三疋，糙緞三疋，倭緞三疋，片金一疋，閃緞五疋，帽緞五疋，藍花緞五疋，青花緞五疋，藍素緞五疋，衣素緞五疋，綾十四疋，紡絲十四疋，羅十疋，絹二疋，銀三百兩。正使，大蟒緞二疋，糙緞二疋，倭緞二疋，帽緞一疋，藍花緞四疋，青花緞四疋，藍素緞三疋，綾六疋，紡絲六疋，絹四疋，銀一百兩。禁官糙緞一疋，藍花緞二疋，青花緞一疋，藍素緞一疋，紡絲二疋，絹二疋，銀五十兩。副使同庫官，掌案官，倭緞一疋，藍花緞一疋，青花緞一疋，藍素緞一疋，紡絲一疋，綾一疋，紬一疋，絹一疋，銀四十兩。夷目官，掌書記官同從人，綢二疋，絹二疋，銀十五兩。通事及伴送官，各彭緞袍一件。所賜國王物件，俱移內閣，撰入勅內，交來使齎回。謹按，順治十二年，賞伴送官巡海道鑲領蟒袍一件。護送兵丁，緞袍一件。康熙五年，正使親男一名，係周散，照從人例賞給。伴送守備，三等馬二匹。照磨官及土通事，各緞袍一件。護送兵丁，彭緞袍一件。乾隆五十九年，例賞國王物件，內銀三百兩，折玉器二件。賞貢使，銀一百兩，外加五十兩。賞大班一名，緞疋與庫官，掌案官同，銀八十兩。賞咈嚩哂夷人二名，寫字人二名，醫生一名，緞，銀俱與庫官，掌案官同。加賞國王，玉如意一柄，大紅龍緞三疋，大紅蟒緞三疋，百花糙緞二疋，閃緞三疋，錦緞三疋，綾十疋，紡絲十疋，羅十疋，春綢十疋。又賞御筆福字一個，龍緞二疋，漳絨二疋，玉器二件，琺瑯器二件，紅雕漆器四件，磁器八件，文竹器四件。加賞貢使一名，石青蟒緞一疋，藍糙緞一疋，緑閃緞一疋，紫錦緞一疋，綾四疋，紡絲四疋，羅四疋，春綢四疋。又賞大卷八絲緞一疋，錦緞一疋，磁器四件，茶葉四瓶，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萬壽山賞大卷緞二疋，閃緞二疋，鼻煙壺一個，磁器二件，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六個。加賞大班一名，糙緞一疋，錦緞一疋，大緞一疋，江綢一疋，綾二疋，紡絲二疋。又賞大卷五絲緞一疋，錦緞一疋，磁器二件，茶葉二瓶，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萬壽山賞大卷緞二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賞咈嚩哂夷人二名，糙緞各一疋，錦緞各一疋，大緞各一疋，江綢各一疋，綾各二疋，紡絲各二疋。加賞寫字人二名，醫生一名，與咈嚩哂夷人同。加賞跟役，跟兵十八名，彭緞各二疋，綢各二疋，布各四疋。

《清禮部則例》卷一七九《主客清吏司・緬甸朝貢》　緬甸遠在西南徼外，不通中國。明初置緬甸宣慰司，自嘉靖以後，不復修貢。乾隆十七年，該國王蟒達剌，遣頭目希里覺填等奉表入貢。【略】貢道渡江，由陸路至雲南普洱府入境，達京師。

一、貢期十年一貢，貢使既至邊界，由雲貴總督、雲南巡撫代題，勅部議准後，知照該督、撫令其入貢。【略】

一、貢物無定額，俱交內務府查收，象交鑾儀衛，表用金葉盛以象牙筒。謹按，乾隆十七年，貢金葉表文一道，銀葉表文一道，恭進高宗純皇帝前匾緞四疋，緬布十二疋，馴象二隻。恭進孝聖憲皇后前馴象二隻。五十三年貢金葉表文一道，金塔一座，高三尺，頂嵌寶石一顆，象牙絲冠一頂，上嵌紅寶石頂一顆，藍寶石頂一顆，牙盒裝貯紅藍寶石，嵌金鑲手箍三道，金洛一百搭，象牙三十枝，紅、白檀香各十筒，黄、紅、緑大呢三卷，大頗幹盒四個，小頗幹盒五十個，馴象八隻。五十五年八月，遣使請封，並祝萬壽貢物，金葉表文一道，長壽

佛一尊，萬壽經一部，象牙五對，孔雀屏十對，紅、黃檀香四十筒，紅呢三版，粗細緬布八十疋，緬錦四十疋，馴象六隻，花象一隻。又耿馬土司，馴象一隻。是年十二月，謝册封恩貢物，金葉表文一道，白石佛像一尊，佛龕全副，吉祥寶樹一本三支，象牙五對，孔雀屏十對，紅、黃檀香二十筒，紅呢三版，緬布八十疋，馴象二隻。五十六年十二月，遣使謝賞賜勅書福字等物，貢金葉表文一道，緬甸佛像一尊，紅、黃檀香四十筒，大紅呢三版，緬布八十疋，孔雀尾二十屏。五十八年五月，遣使恭祝萬壽貢物，金葉表文一道，洋石壽佛一尊，金葉佛經一頁，金鑲寶石頂朝盔一頂，附盔勒一圍，金朝牌一掛，金鑲寶石鞘刀一口，金淨水罐一座，金鑲插一對，金茶壺一座，黃絨繖一頂，包金柄金鈴、金葉、金牌各一百零八個，大象牙二枝，紅、黃檀香二樹，各色呢六版，花土紬九疋，土絹五十疋，粗細土布五十疋，紫花土布五十疋，紅漆盒九套，每套五個。六十年，遣使恭祝萬壽貢物，金葉表文一道，緬石長壽佛一尊，貝葉緬字經一部，金福海鐙一座，金、銀海螺各一對，金鑲緬刀一把，金柄塵尾一件，黃緞繖一頂，貼金象轎一乘，各色呢五版，各色花布百疋，洋鎗一桿，馬鞍一副，象牙二對，犀角五副，本花石一塊，猿猴皮五十張，孔雀一對。嘉慶五年，遣使恭進高宗純皇帝前銀葉表文一道，檀香三筒，例貢金葉表文一道，無量壽佛一尊，藍呢三版，黃綠緬錦十三疋，五色洋花緞三十六疋，細白洋布三十六疋，金邊寬大洋布三十六疋，白印花洋布七十疋，鑲玻璃盒大小三個，黃金盌二個，紅黑漆盌四十四個，紅漆盒大小十個，象牙大小五對，孔雀尾九屏。十六年，遣使進貢，長壽聖佛一尊，象牙三對，孔雀尾九屏，各色緬錦三十疋，各色細緬布四十疋，洋氈六十床，印花緬紬三疋，緬布鈔子二十床，描金盌二十個，紅漆緬盒五十個，紅漆緬盌五十個，緬青布十疋，緬紫花布二十疋，緬白布二十疋，緬白印花布八疋，緬鴨色布六疋，緬白細布二疋，緬白布四疋，紅呢二版，馴象三隻。道光三年，遣使進貢，長壽聖佛三尊，馴象五隻，象牙四枝，黃呢一版，綠呢一版，紅呢一版，印花洋布十聯，白細緬布十聯，洋花氈十床，象牙匣子二個，象牙椅子二把，象牙蓆子二床，大緬盒四個，小緬盒五十個，紅檀香一筒，白檀香一筒，飛金一萬張，紅寶石手箍二道，鴉青手箍二道，水綠玉子一個，小紅寶石一包，計四十六顆，小碧坵一包，重四十四兩，孔雀尾十五屏。十三年遣使進貢，長壽佛三尊，馴象四隻，象牙二對，紅呢三版，綠呢三版，黃呢二版，洋布二十疋，印花洋布十疋，洋布手巾十疋，洋毯十床，金箔一萬張，銀箔一萬張，紅寶石手箍一對，藍寶石手箍一對，玉石二塊，重七十九觔，重六十三觔，沈香一百兩，檀香二百兩，花油十瓶，花水十瓶，灑金緬盒一對，木緬盒一對，紅緬盒一對，黃緬盒一對，大緬盒四個，小緬盒五十箇，孔雀屏十五扇。二十三年，遣使進貢，長壽聖佛三尊，馴象五隻，象牙一對，黃呢二版，紅呢三版，綠呢三版，白紗十疋，白洋布十件，花洋毯二十床，花洋布十件，花洋布手巾十塊，金箔一萬張，銀箔一萬張，玉石二個，重二百五十觔，鑲紅寶石金手箍一對，鑲鴉青石金手箍一對，黃檀香一百二十兩，紅檀香一百二十兩，降香一百二十兩，玫瑰花油十瓶，玫瑰花水十瓶，象圖一册，玻璃掛屏六塊，孔雀尾十五把，鑲玻璃高盒一對，貼金高盒一對，紅漆高脚緬盒一個，紅漆高脚緬盒一對，大緬盒四個，小緬盒五十個，高脚緬盒一個。

一、題請頒賞，賜國王，錦八疋、織金緞八疋、織金紗八疋、織金羅八疋、紗十二疋、緞十八疋、羅十八疋。賜王妃，織金緞四疋、織金紗四疋、織金羅四疋、緞六疋、紗六疋、羅六疋。貢使，各織金羅三疋、緞八疋、羅五疋、絹五疋、裹紬二疋、布一疋。通事，緞五疋、羅五疋、絹三疋。緬役及象奴，各絹三疋、布八疋。伴送官，彭緞袍一件。賞國王、王妃物件，及特恩加賜物件，俱移內閣，撰入勅內，交貢使齎回。舊例，賜該國王，蟒緞六疋、錦緞六疋、閃緞八疋、青緞十疋、藍緞十疋、素緞十疋、羅十疋、紗十疋、紬十疋。賜王妃，織金緞四疋、織金紗四疋、織金羅四疋、緞六疋、紗六疋、羅六疋。貢使，綵緞六疋、裏四疋、羅四疋、紡絲二疋、絹二疋。緬目，各綵緞三疋、裹二疋、絹一疋、毛青布六疋。通事，綵緞二疋、裹一疋、絹一疋、毛青布六疋。緬役及象奴，各毛青布六疋。謹按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奉旨，改與賞賜運羅同。五十三年該國王遣使進貢，加賞國王玉器六件，琺瑯器六件，玻璃器二十六件，磁器五十四件。加賞貢使二名，八絲緞各八疋，銀各一百兩，琺瑯器各二件，磁器各二件。是年，該使臣行禮時，遇雨濕衣，特賞頭目龍緞字緞、官用緞各一疋，緬目字緞、官用緞各一疋。五十五年遣使恭祝萬壽，加賞國王，玉佛一尊，玉如意一柄，金鑲玉亭一座，御書扇一柄，又扇一柄，茶葉二瓶，內庫緞二十疋，玉器六件，石硯一方，玻璃器二十九件，琺瑯鑪瓶一具，各色磁器五十四件。加賞大頭目四員十五次，每員大元寶一個。又每員扇一柄，茶葉三瓶，磁盌、磁碟各一例，茶膏一匣。又每員蟒緞一疋，八絲緞四疋，銀五十兩，琺瑯器二件，磁器二件。又每員綾二疋，緞漳絨各一疋，火鐮、磁鼻煙壺、漆木盌各一個。又每員磁瓶、磁盌、磁碟、象牙茶盤各一個。又每員茶葉一瓶，茶膏一匣，磁瓶一個，黃果四個。又一次賞同前。又每員漳絨、五絲緞各一疋，荷包二對。又每員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皮盌、磁鼻煙壺各一個。又每員磁器一件，茶盤一個。又每員奶餅一匣，奶皮，阿爾察各二匣。又每員磁器二件，皮器三件，佛手三個。又每員荷包二對。又每員平定金川戰圖，平定回部戰圖各一分，頭號香五十枝，二號香四百枝。又每員大緞二疋，江紬、漳絨、縐紬各一疋。加賞小頭目十一次，共六員，大元寶三個。又每員磁盌、磁碟各一個，茶葉二瓶。又每員銀三十兩。又每員綾緞、漳絨各一疋，火鐮、磁鼻煙壺、漆木盌各一個。又每員磁碟、磁鍾、漆木茶盤各一個。又每員茶葉一瓶，磁盤一個，蘋果四個。又一次賞同前。又每員漳絨一疋，荷包二對。又每員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皮盌、磁鼻煙壺各一個。又每員磁器一件，茶盤一個。又每員磁器一件，皮器二件，佛手三個。加賞通事二名，緬役十八名，每名小元寶五個。是年十二月，該國遣使謝恩，加賞國王，御筆福字一個，洋漆龕玉佛一尊，玉如意一柄，糙緞、蟒緞、閃緞、錦緞各二疋，筆、墨各四匣，硯二方，絹箋十卷。五十六年正月初九日，紫光閣筵宴，賞大頭目三員，每員大卷緞、大卷宮紬各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三對。又每員八絲緞一疋，筆、墨各二匣，箋紙二卷。是年十二月，該國遣使謝恩，賞大頭目二員，每員金鞘刀一把，回子緞、回子紬各四疋，回子布二疋。賞通事二名，每名回子緞一疋、回子綢二疋、回子布一疋。從人六名，每名回子布一疋。五十七年正月初五日，紫光閣筵宴，賞

大頭目二員，每員錦、漳絨各一疋，八絲緞、五絲緞各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又每員小卷緞一疋，絹箋一卷，筆、墨各一匣。特賞國王，大緞二疋，福字箋一百幅，大小絹箋四卷，雕漆茶盤四個，湖筆四匣，硯二方，徽墨四匣。五十八年七月，遣使恭祝萬壽，加賞國王玉佛一尊，如意一柄，佛經一事，玉朝珠一串，盆景二件，錦八疋，緞四疋。又如意一柄，玉器四件，閃緞、錦、漳絨、綾、紗、羅各二疋，文竹器四件，玻璃器十件，雕漆器四件，福字箋二十張，絹箋十卷，扇二十柄，宮扇十柄，筆四匣，墨二匣，硯二方，茶葉十瓶，磁器十件，香袋二匣。加賞正、副使五次，正使一員，元寶二個。又錦、大卷紗、大卷緞、漳絨、宮紬、羅各二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磁器四件，茶葉四瓶。又茶葉二瓶，茶膏二匣，念珠一盤，文竹小刀一把，磁器二件。又紬二疋，緞、漳絨各一疋，皮盔、磁鼻煙瓶、火鐮各一件。又大普洱茶二團，磁瓶、茶盤各一個，磁盌二個，荷包一個。副使二員，每員元寶各一個。又每員漳絨、綵緞、紗團、花緞各二疋，茶葉二瓶，荷包四個，奶盌一個，磁瓶一件。又每員茶葉二瓶，茶膏一匣，念珠一盤，文竹小刀一把，磁器二件。又每員緞、紬、漳絨各一疋，皮盔、磁鼻煙瓶、火鐮各一件。又每員磁盌一個，小普洱茶十團，茶盤、小碟，荷包各一個。樂工十一名，小元寶各五個。六十年七月，恭祝萬壽，使臣熱河瞻覲，加賞正使錦、大卷八絲緞、大卷宮紬、大卷宮紗、漳絨、波羅麻各一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磁器四件，茶葉二瓶，銀五十兩。副使，錦、大卷八絲緞、大卷宮紗、漳絨各二疋，大小荷包各一對，磁器一件，茶葉二瓶，銀四十兩。加賞國王，金針表二個。八月初三日，萬樹園筵宴，特賞國王及正、副使，均與南掌同。十二、十三日，特賞正、副使，均與南掌同。十五日，加賞國王，閃緞、錦、漳絨、綾、紗、羅各二疋，宮扇十柄，扇二十柄，香袋二匣，筆四匣，墨二匣，硯二方，絹箋二十張，福字箋二十張，茶葉十瓶，磁器一件，雕漆器十件，胡盧器四件，文竹器四件，玻璃器四件。正使，茶葉，茶膏各二匣，磁器三件，茶盤三個。副使，茶膏一匣，磁器二件，餘與正使同。嘉慶五年五月，遣使進香並進例貢，加賞國王與六十年七月賞同。正貢使二員，與六十年熱河瞻覲賞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重華宮筵宴，加賞使臣一員，玻璃器二件，磁鼻煙壺一個，磁茶鍾一個，小荷包二對，茶葉二瓶，橘子一盤。十七年正月初九日，山高水長蒙古包筵宴，加賞使臣，錦三疋，漳絨三疋，大卷八絲緞四疋，小卷五絲緞四疋，花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道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重華宮筵宴，加賞正、副使，與朝鮮同，惟無甘橘。除夕，保和殿筵宴，賜正使酒。四年正月十一日，紫光閣筵宴，加賞正使一員，大卷緞七疋，小卷緞七疋，荷包三對。副使四員，各大卷緞五疋，小卷緞五疋，荷包三對。十五日，正大光明殿筵宴，賜正使酒。十三年，瀛臺停止筵宴，十二月二十九日，補行交出，加賞正、副使各玻璃器二件，鼻煙壺一個，磁器一件，茶葉二瓶，磁盤一件，正使荷包二對，副使荷包一對。十四年正月初二日，紫光閣停止筵宴，加賞正、副使與朝鮮同。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由軍機處交出，加賞副使四員，與十三年同。二十四年正月初二日，紫光閣筵宴，加賞副使四員，與十四年同。

《清禮部則例》卷一八〇《主客清吏司・西洋諸國朝貢》　西洋諸國，在西南海外，遠越重洋，不計道里，其通貢者，博爾都嘉利亞等國，貢道均由廣東澳門水路達京師。

一、西洋諸國貢無定期，既至廣東澳門，由該督、撫代題，勅部議准後，知照該督、撫，令貢使入京。

一、貢使船不得過三隻，每船不得過百人。正副使，及從人來京者，不得過二十二人，餘俱留邊聽賞。謹按，雍正五年，西洋博爾都噶爾國進貢時，議准其來使從人六十名，來京者不拘定例，餘仍留邊聽賞。【略】

一、貢物無定額。謹按，康熙九年，西洋博爾都嘉利亞國王阿豐肅遣使恭進聖祖仁皇帝前，國王畫像一幅，金剛石飾金劒一柄，金珀書箱一座，珊瑚樹一枝，珊瑚珠一串，琥珀珠六串，伽南香二段，金銀乳香六桶，哆囉絨三疋，象牙十枝，犀角四枝，丁香一籠，蘇合油一桶，花露一箱，花緞四端，花毯一鋪。恭進皇后前貢，大玻璃鏡一面，珊瑚珠一串，琥珀珠十串，花露一箱，丁香、金銀乳香各一籠，花幔四端，花毯一鋪。十七年，該國王阿豐肅遣使進獅子。雍正五年，西洋意達里亞國王伯納第多遣使恭進【略】大紅羽緞四疋，鼻煙五十罐，小銅日規，周天球各一座，凡六十一種。五年，西洋博爾都噶爾國王若望遣使恭進，大珊瑚珠、寶石珠各一串，金琺瑯盒、金鑲伽石倫瓶、蜜蠟盒、瑪瑙盒、銀鑲伽石倫盒、藍石盒、銀鍍金鑲玳瑁盒、銀鍍金鑲雲母盒各一個，各品藥露五十瓶，金絲緞、銀絲緞、金花緞各一疋，洋緞三疋，大紅羽緞、大紅哆囉呢各一疋，【略】織成各種遠視畫九張，凡四十一種。乾隆十七年，該國王若瑟恭進【略】金絲花緞、銀絲花緞、金絲表緞、銀絲表緞各一疋，各色哆囉呢六疋，織人物花毯七鋪。【略】五十八年，噗咭唎國王遣正使嗎嘎爾呢，副使嘶噹喃恭進，【略】絲毛金線毯一大箱，大毯毯一大箱，【略】哆囉呢、羽紗、雜色毛貨共三十捆，千里眼兩個。嘉慶元年，噗咭唎國王呈進，黃色大呢六版，蔣色大呢六版，嘴喲嘞大呢六版，新樣大呢六版。十年，噗咭唎國王呈進，洋花地毯五張，蔣色嘴喲呢一疋，太平貂呢一疋，山羊絨一疋，新樣黃、綠、藍呢三疋，新樣黃嘩嘰一疋，絲呢一疋，花架裘布七疋，花洋布十疋，紅小呢一疋，【略】

一、頒賞無定額，屆期將上次賞賜物件，開單具題，請旨賞給，如軍機處先期奏准，交出正賞，加賞清單，將賞賜國王物件，開送內閣，撰入勅內，交來使齎回。謹按，康熙九年，賜博爾都嘉利亞國王，蟒緞、糙緞、倭緞各三疋，錦緞一疋，閃緞、帽緞、藍花緞、青花緞、藍素緞、青素緞各五疋，綾、紡絲各十四疋，絹二疋，羅十疋，共八十疋，銀三百兩。貢使，蟒緞、帽緞各一疋，糙緞、倭緞各二疋，藍花緞、青花緞、藍素緞各三疋，綾、紡絲各四疋，絹二疋，共二十五疋，銀一百兩。護貢官三員，每員藍花緞、青花緞、紡絲各二疋，倭緞、藍素緞、綾、絹各一疋，共十二疋，銀五十兩。從人十九名，每名紡絲、紬、絹各二疋，共六疋，銀二十兩。十七年照九年例，加賜國王，蟒緞、糙緞、倭緞、(綿)(錦)緞、帽緞、閃緞、藍花緞、青花緞、藍素緞、青素緞各一疋，綾、紡絲各四疋，絹二疋，共一百疋。貢使，加綾、紡絲各二疋，絹一疋，共三十疋。護貢官二員，每員加緞、綾、紡絲各一疋，共十五疋。從人十五

名，加紬、紡絲各一疋，共八疋。隨來官一員，照護貢官例。正使男一名，照從人例。雍正三年，賜國王、緞疋、銀兩與康熙十七年同。貢使、蟒緞、糙緞、倭緞、帽緞、藍花緞、青花緞、藍素緞各二疋，綾、紡絲各六疋，絹四疋，銀二百兩。又特賜國王，貂皮，人參，各色糙緞、(綿)(錦)緞、大緞、次緞、洋漆器、磁器、芽茶、紙、墨、絹扇等物。五年，賜國王，蟒緞、糙緞、倭緞各六疋，片金四疋，閃緞、(絹)(帽)緞、藍花緞、青花緞、藍素緞、青素緞各八疋，綾、紡絲各二十二疋，羅十三疋，杭紬七疋，共一百三十四疋，銀三百兩。貢使、蟒緞、帽緞各一疋，糙緞、倭緞各二疋，藍花緞、青花緞、藍素緞、杭紬各三疋，綾、紡絲各六疋，共三十疋，銀一百兩。護貢官十員，每員倭緞一疋，藍花緞、青花緞、藍素緞、綾、紬各二疋，紡絲三疋，絹一疋，共十五疋，銀五十兩。從人三十五名，每名紬、紡絲各三疋，絹二疋，共八疋，銀二十兩。又特賜國王，人參四十觔，庫緞二十五疋，磁器一百三十件，洋漆器六十六件，紙三百張，墨二十匣，字畫絹一百張，及荔枝酒、哈蜜瓜、松餻、茶膏、芽茶、香餅、鐙、扇、香囊等物。加賞來使，倭緞、磁器、漆器、紙、墨、絹扇等物。乾隆十八年，賜國王及正使緞疋，均與雍正五年同，惟不賞銀。其副使、總理官，每員蟒緞、帽緞各一疋，糙緞、倭緞、藍花緞、青花緞、藍素緞各二疋，綾、紡絲各四疋，杭紬二疋。護送官八員，每員潞紬、紡絲各四疋，杭紬二疋，銀五十兩。從人五十二名，每名潞紬、杭紬、紡絲各二疋，銀五十兩。又特賜國王，龍緞四疋，糙緞、花緞、線緞各八疋，百花糙緞十二疋，綾、紡絲各二十二疋，羅十三疋，杭紬七疋，冊頁一副，紗鐙六對。【略】加賞正使，糙緞二疋，花緞、錦緞各四疋。【略】又隨勅書賜國王，龍緞、片金各二疋，蟒緞、倭緞各三疋，糙緞七疋，百花糙緞六疋，閃緞、花緞、藍花緞、青花緞、藍素緞、青素緞、帽緞、線緞各四疋，綾、紡絲各二十二疋，羅十三疋，杭紬七疋。又因端陽節，賞國王，紗四十疋，葛一百疋，宮扇八柄，扇五十匣，香袋二十匣，掛香袋十二匣，香串十匣，藥錠二十二匣。正使、紗三十疋，葛四十疋，宮扇二柄，扇十二匣，扇器六匣，香串四匣，藥錠二十五匣。副使、總理官，各紗十二疋，葛十疋，宮扇一柄，扇四匣，扇器二匣，香袋四匣，香串二匣，藥錠二匣。兵丁從人等，共紗五十疋，葛一百疋。又賞正使，玉如意一柄，象牙片條織成宮扇一柄，冊頁一副，磁瓶一個，荷包，香袋二匣。五十八年八月初四日，嗼咕唎國貢使到熱河，初十日進表。是日，萬樹園入宴，加賞該國王，玉如意一柄，龍緞三疋，蟒緞二疋，糙緞七疋，百花糙緞六疋，倭緞三疋，片金二疋，閃緞，袍緞，藍緞，綵緞，青花緞，衣素緞，線緞，帽緞各四疋，綾，紡絲各二十二疋，羅十三疋，杭綢七疋。加賞正使，龍緞，糙緞，藍緞，醬色緞，素緞各二疋，倭緞，八絲緞各一疋，綾，杭紬，紡絲各四疋。【略】加賞副使，龍緞，糙緞，倭緞，藍緞，醬色緞，素緞各一疋，綾，杭紬，紡絲各二疋。【略】副使之子，龍緞，糙緞，素緞，八絲緞，錦，漳絨，羽緞緞各一疋，花緞，紡絲各二疋。【略】代筆官，總兵官二員，每員閃緞，糙緞，倭緞，藍緞，綾花緞各一疋。【略】副總兵官，管兵官，聽事官，管船官等七員，每員閃緞，糙緞，藍緞各一疋。【略】十一日，該使臣瞻仰如意洲等處，賞正使，大卷緞二疋，大卷紗二疋，閃緞，錦各一疋。【略】賞副使，小卷緞二疋，大卷紗一疋，錦一疋。【略】副使之子，大卷緞二疋，大卷紗一疋。【略】總兵等官九員，每員大緞二疋。【略】十三日，高宗純皇帝萬壽，該使臣行慶賀禮，隨瞻仰含青齋等處，賞正使大卷八絲緞三疋，錦二疋。【略】副使，大卷八絲緞三疋，錦一疋。【略】副使之子，八絲緞二疋，錦一疋。【略】副使之子，繪畫呈覽，賞大荷包一對。通事總兵等官九員，每員八絲緞一疋，漳絨一疋，磁盌二件。十四日，該使臣在清音閣，入座聽戲。【略】二十九日，在太和門，頒給勅書，賞該國王，百花糙緞二疋，袍緞，線緞各四疋。【略】勅書，賞國王，龍緞三疋，蟒緞二疋，糙緞七疋，百花糙緞六疋，倭緞二疋，片金二疋，閃緞，袍緞，藍段，綵緞，青花緞，衣素緞，線緞，帽緞各四疋，綾，紡絲各二十二疋，羅十三疋，杭紬七疋。【略】賞正使，龍緞，帽緞各一疋，糙緞，倭緞各二疋，藍緞，青花緞，綵緞，杭紬各三疋，綾，紡絲各六疋。【略】副使，龍緞，帽緞各一疋，糙緞，倭緞，藍緞，青花緞，綵緞，縐紬各二疋，綾，紡絲各四疋。【略】副使之子，龍緞，糙緞，倭緞，青緞，藍緞，錦，漳絨，帽緞各一疋，綾，紡絲各三疋，縐紬二疋。【略】通事管兵等官四員，每員龍緞，糙緞，漳絨，錦，藍(綾)(緞)，綵緞各一疋，綾，紡絲各二疋。【略】代筆，醫生等官九員，每員龍緞，糙緞，錦，漳絨，藍緞，彭緞，綾，紡絲各一疋。【略】貢使家人七名，每名綾，紬各二疋，布四疋，銀十兩。吹樂匠作兵役等六十七名，每名綾，紬各二疋，布四疋，銀十兩。內地護送官二員，大緞各二疋。貢船留存管船官等五名，每名回子布，高麗布，哖囉麻兼絲葛各二疋。留存貢船兵役水手等共六百十五名，每名高麗布，回子布，小增城葛哖囉麻各一疋。嘉慶元年，賜嗼咕唎國王，勅書一道，皮裹錦緞十四匣，內貯蟒緞，糙緞，閃緞，錦，漳絨，大緞，官用緞，大卷紗，官用紗，杭綾，杭羅，湖縐，春紬，紡紬各十疋。十年，賜嗼咕唎國王，勅書一道，蟒緞，糙緞，閃緞，錦，漳絨，大緞，官用緞，大卷紗，官用紗，杭綾，杭羅，湖縐，春紬，紡紬各六疋，磁瓶，磁盤各四件，磁盌，磁碟各八件，春茶四匣，普洱茶四軸。

《清禮部則例》卷一八一《主客清吏司・朝鮮襲封》

一、冊封朝鮮國，賜國王，黑狐裘一襲，三等貂皮百張，鞍馬一匹，大蟒緞二疋，小蟒緞，糙緞，錦緞各一疋，大緞二疋，四團補緞二疋，石青緞一疋。賜王妃，大蟒緞，糙緞，錦緞，倭緞，閃緞，帽緞，素緞，石青緞各二疋，大緞，彭緞各三疋，紗四疋，紬四疋。均移內閣載入勅書，交使臣齎往。【略】

一、朝鮮國王請封繼室爲王妃，遣使往封，均照嫡妃之例。

一、朝鮮國王請封世子，賜織金緞四疋，緞，紗，羅各四疋，裏各四疋。遣使往封。其封世弟，世孫，均如世子之例。【略】

一、朝鮮告訃使臣至，賜使臣大緞一疋，帽緞一疋，彭緞一疋，紬一疋，銀三十兩。書狀官，大緞一疋，紬一疋，銀二十兩。大通官，各彭緞一疋，紬一疋，銀十五兩。隨帶官，各彭緞一疋，銀十兩。從人各銀四兩。所有卹典，即交使臣齎往。

一、使臣回京之日，該國王餽送宴金，除例應收受者，使臣不得於正禮外，多帶儀物，由盛京將軍及山海關監督，查察行李，違者參奏。舊例，正使，銀五百兩，綿紬二百疋，布二百疋，副使，銀三百兩，綿紬一百疋，布一百疋，通事，銀一百兩，綿紬四十疋，布一百疋，俱不准帶貨物。其國王表文，例用黃紙，今改用白紙，貢物內，貂皮一千張，大紙五十卷，小紙一百卷，獺皮三十張，青黍皮十五張，花席三十張，鹿皮七張，順刀二口，小刀十把，被褥一副，鞍、轡各一雙，鞍馬一匹，閒馬一匹。副使，銀四百兩，餘與正使同。一等人役，銀一百兩，綿紬四十疋，布一百疋，小紙八十卷，被褥一副。二等人役，銀六十兩，綿紬二十六疋，布八十疋，小紙八十卷，被褥一副。三等人役，銀四十兩，綿紬二十疋，布五十疋，小紙六十卷，被褥一副。謹按雍正十三年定，照舊例裁減一半，永著爲令。

《清禮部則例》卷一八六《主客清吏司・拯恤飄風商民》

一、內地商民船隻飄至外洋，其國聞報，拯救資贍，治舟送回各省，如在朝鮮，水陸聽從其便。或附載貢船，或專差送京，如蒙恩降勅褒獎，並賜國王、使臣銀幣，奉旨後，行知該國王。謹按，康熙二十三年，定朝鮮解送內地飄風商民，賞差官銀三十兩，小通事銀八兩，從人各四兩，如齎咨官來京之例。乾隆十五年，琉球咨送內地飄風商民回籍，奉旨嘉獎，賜國王蟒緞二疋，閃緞二疋，綵緞四疋。二十八年議准，朝鮮國解送飄風商民，附年在齎咨報部者，無庸另賞。道光九年，朝鮮解送內地商民之差官金學勉未經進京，仍請照例賞給銀三十兩。十一年上諭，暹羅國王因內地官員眷屬遭風飄到，拯救資贍，附貢船到粵，誠款可嘉，著賞賜該國王，蟒緞二疋，閃緞二疋，錦緞二疋，彩緞四疋，素緞四疋，以示嘉獎。

《清户部則例》卷五八《關税・禁令》

絲綿綢緞

一、商民將內地頭蠶、湖絲及綢緞、綿絹私販出洋者，照米石出洋例治罪，船隻貨物入官，失察員弁一併議處。

一、內地黃絲等貨，毋許販至雲南潞江、緬寧隘口，如有私販出關者，查出貨物入官，本犯究處。

宜今堂主人《皇朝經濟文新編・農政新論》卷一葉耀元《萬國貨殖論》　自古帝王崇本抑末，貴農桑而賤商賈。神農制耒耜，辨百穀果木，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太公通魚鹽，極技巧，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此皆由本以及末。蓋欲開商賈財貨之源，爲民樹飽煖之計，必先務農工，虞人之本也。上古之世，鄰國相望，至老死不相往來，人民寡，質樸易治。後世地大物博，民庶事繁，風氣移人，若水之就下，雖有聖人，難以化矣。儒者讀書明理，鑑衡千古，而知積世、積時、積人，有愈久而愈變者。夫冬夏不可一其候，古今不可强使同，天運如是，人事可知，所貴因時制宜，經古緯今，而王會所開，何必盡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如典籍所載，外家四裔所述，黃帝以來，有南夷乘白鹿獻裘，夏有島夷貢貝錦皮弁之服，商正四方獻令，周時王會貢獻，悉由外洋。自漢以還，或遣人入海市珍貨奇物，或置市舶設市區，或榷貨物，或置市舶司，彼以貨來，我以錢予。其與外洋通商，由來尚矣，然皆東南洋藩服島夷，近在一隅，而非歐、美、阿洲之各邦也。其間如安息、烏弋山里、條支、大秦，皆國即今回部，小亞細亞地中海畔之波斯、勃路芝司登，舊譯俾路芝　亞辣伯、意大利也，不過由陸地輾轉而至，重譯偶通耳。顧歐人之在本境通商已久，當商武丁十二年，即西曆紀元前一千二百六十有二年也。希臘人始製艘舶入地中海，遠駛洋面，爲航海貿易之始。前明正德間，歐人始方東方諸國，皆可以舟楫相通，於是繞阿南，航海東來，葡、班、荷、法諸國，接踵而至，攘據南洋諸島，法蘭西築堡建舍，意圖久居計。當時疆吏有言通至澳、嶂育蕃息，世據其地。荷人至澎湖，亦伐木築舍爲久居計。當時疆吏有言通商之利者，抽納肥民，藉充府庫，廷臣有陳通商之弊者，法人凶狡，恐釀釁端，然皆具有深意，不得謂其無見也。迄我朝龍興，遠方賓服，於是五大洲各國重譯款塞，請求獻見者，何可勝數，此唐虞四千年未有之盛也。許其立埠通商，設領事，議條約，此皆我國家柔遠之經，道覆載之量，所以來者，不止天之也。順治十二年，荷蘭入貢通市。康熙二年，定貿易二年一次。二十二年，荷人助克鄭氏於臺灣，二十四年，海禁大開，首許荷蘭通商，自許荷後，歐洲各國皆爭趨海來。雍正中，英人以粵省規弊過重，旋移入浙。乾隆二十年，英又請納餉運貨至寧波。二十二年因奏加浙稅，上許之，尋之赴粵通市。五十八年，英造使入貢，然其往來澳中，疾法忌葡，蓄心積慮而釀成嘉慶七年、十三年之釁端矣。英人自通粵中，設大班貿易公司，而粵中又設洋商通事洋行十三家，與公司交通，利權獨擅。夫公司貲本，悉假國幣，嗣因虧折不能償，迄道光十四年，英廷患之，乘機裁革，公司於是解散矣。嗣屢次齟齬，邊釁叠起，甚至入犯帝闕。至咸豐末年，而南北洋通商已有牛莊、天津、登州、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潮州、瓊州、台灣淡水及內江三埠，共十五口矣。此皆封疆無人，遇事棘手，不能施德振威，俾遠人感慕，致啟兵端，使堂堂中國，受制於島夷梟獍之邦，良可嘅也。夫通商所以牟利也，搆釁所以要求通商也，乃以姻教之端，猜憤之隙，日積而深，但恪遵我祖宗成憲，厚待遠人，曲爲體恤，雖至番苗，亦將化矣。推我誠，布我公，事有可以利民富國者，官中外合力爲之。士氣漸平，邦交日篤，如是而此往彼來，熙熙攘攘，雖使天下萬國爲一家不難也。顧西國百年以來，廣

譯《六經》《四書》，歸教國人，創書院，置中華圖書數千種，我教日興，遠被絕域，此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也哉。其人好學，篤志能發憤，爲事有始終，數百年後，孔氏之教當遍行天下矣，可不懼哉，可不喜哉。歐美詣邦貪而勇，君臣上下好賈趨利，利之所在，勞苦艱難無所避，豈所謂上下交征利者耶。然其好稼穡，殖百穀果木，猶有先王之遺風，讀我書未及百年也，何聖人之感格如此其速哉。彼欲善商賈之末，先饒物產之源，崗山澤之利，極工藝之巧，皆所以由本及末也。故其稱曰格致興而物產盛，物產盛而商務旺，毋怯毋驕，信義相孚，商務乃興。其治生產，猶行軍出令，公事不畢，則身不得會友酬酢，考經緯，定寒暑，造舟車，察天氣，興水利，辨土脈，變肥磽，度山川高下，以窮樹藝之道，而佐之以化算地力各學，日省月試，爲此礦工虞之大備。於是設農部以司種植，礦虞以掌山澤，工藝以製器物，而總之商部，上下一氣，相地勢之利，乘時而至，論其盈虧難易，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此貨物之情，商賈之大經也。李悝務盡地力，白圭樂觀時變，西人殆得其遺法矣。天下物產，不外乎五穀、果菜、蠶桑、畜牧、麻縷、絲絮、布帛、茶烟、林木、魚鹽、珠璣、寶玉、五金、煤石、消黃、油氣、器皿、什物，天生萬物不相偏而若相偏，使萬物有有無無，以所多易所鮮，梯山航海，往來於大地七萬里間而成熙攘之世，豈非大哉。

【略】

全地絲、茶，以中國爲大宗，至今中國產絲三倍於歐洲，販出外邦者，得三之二。其地凡可樹桑者，即可畜蠶，所謂桑土宜蠶也。中國之外，首推日本、印度，亦有絲、茶之饒。當漢初時，始有販絲至意大利，意大利古名大秦，西人呼之曰羅馬，當初見有服綢服者，輒取筆記之。昔年全盛時，幾爲歐洲一統之國。迄今隋文帝時，歐人始知畜蠶，其間希臘、意大利最先，嗣傳西至西里、西班牙、小亞細亞，當時貿易頗盛，至今歐洲之絲，四分之三爲意大利所產，其次則法國，織綢亦法國最佳，德國次之。法之立甕城爲蠶桑要區。【略】美、印、俄、墨皆饒畜牧、棉麻之利，澳洲考老已，新西蘭以及比、丹、葡、班喀納塔、烏拉乖雖有牧野馬牛羊之饒，而無棉麻之利，英、德、奧、瑞、意、希、秘亦多窊地，勤於畜牧，其間各國雖有麻纑無棉絮，或多棉絮寡紵纑，至如埃及、巴西諸國，皆饒木棉少畜牧，故皮革闕氈寡有。各國牲畜羊最多，牛次之，馬騾豕最少，故羊之於貿易甚鉅也。溫暖之帶，產羊毛最佳，地中海四周多芻草地，最宜畜牧，其毛毳氄柔澤。澳洲蓄牧，甲於天下，牧地多至五千萬畝，牛羊多至九千萬頭。南美洲羊亦相若，然每羊產毛僅得澳羊之半，不獨以澳地相宜，亦澳人善畜故也。其次爲美、英、俄、烏拉乖、阿根廷諸國。產麻之地甚廣，自印度之南，迄俄羅斯之北，皆可種植。歐洲產麻之區，大半在俄，種類以意、俄爲最良。麻布之精，首推德、奧，他若比利時、阿爾蘭、法蘭西各處之袈裟布，亦稱爲最。麻之爲物，練績頗煩，各國患之，僉謂如可代以機器，不致繁重，始可廣種麻云。棉，温熱帶交界之產也，印度產棉最古，周宣王時，已有樹棉者。亞、歐、阿三洲之棉，皆印度產也。天下產棉最饒者，莫如美利堅、印度、埃及、巴西等國，中華所產，祇供本國之用，無販售外邦。初歐人不知紡織，迨北宋初，摩洛哥人始創織布之法，元成帝時棉紗始進，英國所用紡車，與中國同，祇紡單紗，迄國朝乾隆中，創紡紗新機，紡紗易且多，嗣屢加修改，使更便捷。道光中，美人復製新紡機，較英機更敏，至今精益求精，盡用汽機，每具紡紗多至千餘縷，每七日作工五十六小時有半，紡紗一千七百磅，每磅得華衡十二兩弱，祇費英銅錢一枚又十六分之七，約得華制錢三十四五文，可謂廉矣，華紗當四倍之焉，宜其用機織布，販運於數萬里外，猶得奪他布之利也。今最巧織機，於一分時中梭可往還二百次。光緒十年，英國某處設賽奇會，會中有織機一具，一分時中梭可往還四百次，是每秒約可往復七次，可謂捷矣。歐洲布業英最盛，初賈於歐洲各國，旋即衰敗，復興於歐洲中國、印度、日本等處。今印人亦勤紡織，販售於中國、日本，較英獲利更厚，因其產棉多，人工廉，販運簡也。然最細之布，仍難與英布相頡頏。光緒十二年，全地棉市有千分，獨英一國買有三百八十三分，歐洲其餘各國共購三百七十六分，美國購二百四十一分，英國布業之盛，於此可見矣。今各國紡織並興，獨美國最速。攷英國紡織廠，多至七千餘處，意大利繅絲局，多至二千户，瑞士、法蘭西，皆有絲綢之富。法之綢局、織廠共有四千户。瑞士介於法、德、奧、意之間，民多文綵，產錦繡綢緞之莊，共千五百家，每年產繡綢四千萬銀。天下鐘表之精首推瑞士，光緒八年鐘表價值多至銀一千六百萬兩。歐洲、美、阿洲各邦，貧富强弱雖有不齊，而其勤畜牧，務耕織，阜物善賈，則大致相同，加之以工藝之巧，舟車之利，而呢羽、布匹、毯毯、氈毯之屬，幾遍天下。攷近年通商總册，中國進口貨歲輸銀一億餘兩，其中布疋得三千七百萬，呢羽六百萬，阿片二千餘萬。出口貨歲入銀八千餘萬兩，其中絲綢共得三千餘萬，茶葉三千萬，此爲絲、茶兩大宗，他如草帽、邊飾、紙、衣服，華人之流寓澳、美、新西蘭、新加坡、南洋諸島者，實繁有徒，故有衣服出口。皮革、磁器等約有千餘萬。攷出入貨殖，則中外通商大勢，不啻

洞若觀火，但使出入相平，已可爲長治久安之策矣。今瀕海各省，幾乎無人之身無洋布，人民上下，十人之中，必有嗜烟者，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當世賢臣卿相，蒿目時艱，憂民憂國，於是招商設電，開礦造車，以奪西人之利權。今夫漏卮，洋布、阿片而已；補漏卮者，絲、茶而已；塞漏卮者，禁烟與布而已。雖禁烟之令一時難下，而力農務織，整頓絲、茶，此出於農而成於工，培本之方易行之事也。

宜今室主人編《皇朝經濟文新編・農政新論卷三》陳熾《種棉軋花説》　洋布洋沙之入中國也，數十年於兹矣。自咸豐、同治以前，每歲入口之數，不過千萬而止，光緒以後，歲歲驟增，值銀至六千餘萬，較洋藥多三分之一，而土布之利遂盡爲所奪矣。中國商人亦欲購機仿造，第英人於紡織機器諱莫如深，且機器所用，皆係木棉，色白絲長，與中國棉花迥異，遂有疑華棉之不合機製者。西人既以極廉之價，奪我土布之利矣。織布販布，通計利息，不過五釐，遂有疑華人仿之，斷難獲利者。厥後美國織業大興，日本乃專用華棉紡紗織布，中國亦自設紡織各廠，所出紗布，海内風行，始知華棉色白絲長，雖較洋棉稍遜，而堅厚温暖過之。華工性情馴謹，作工更勤，而每日工資僅及洋工十分之一，花價既賤，日用又廉，皆非英美諸國所能及。綜計織布局之利，歲息二分，辦理稍善，可及三分，紡紗局之利，歲息三分，辦理稍善，可及四分，非惟華人喜出望外，抑亦海外諸邦所不及料也。於是歐亞各國，始知華棉之美，華工之廉，洋棉每百觔（解）〔觔〕僅需十二三元，多至十七八元而止，故近年洋船回國，多購中國棉花，壓載出口，花價驟增至二三千萬兩之多，紡織紗布，以售銷各國，此項利源有加無已。前年上海布局被燬，有謂織布已屬暮氣，而紡紗始爲朝氣者，而以棉花出口，歲歲增多之數言之，則織布紡紗，均屬暮氣，而種棉軋花，始爲朝氣也。中國棉花，推直隸德州第一，而江湖各省次之，絲長色白，媲美洋棉，而堅厚温和，更合華人之用，皆中國、日本各紡織局，比較試驗而確知其故者。此時設一織布局需資本六十萬金，至少四十萬金，設一紡紗局，需資本四十萬金，至少三十萬金，否則，所獲之利，與所費之工，不能相抵。總之，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資本愈足，利息愈豐。紡織兩局，大概如此。曩與熟精此事之人，欲定造小號機器並廠屋止需二三萬金者，以使中國各省推廣設立，而通盤計算，獲利過微，不能舉辦。因自軋花紡紗，以至織成布疋，須經二十三器而成，料件繁多，工艘費鉅，機器雖小，而一件不能省故也。惟軋花機器，止須五件，資本多則數萬金，少或數千金數百金，均可開辦。南北各直省曠土素多，若能勸民廣種棉花，參用軋花機器，轉運既便，一水可通，所出棉花，兼擴中西之勝，此後花價日貴，銷數日多，不惟衣被中倭，併可經倫歐美。西人謂合地球人民以四千兆計，十人中穿布者，僅及十分之六，將來人思穿布，布必用棉，衣被人間，此利豈有涯涘哉。以軋花機器開其端，推廣於紡紗織布，萬家機杼，比户素封，中國二十行省無貧民矣。

宜今室主人編《皇朝經濟文新編・蠶桑》佚名《日本絲業宜整頓論》　日本産絲數目，近年有加無減，每年所産不下五十兆九十二萬八千四百元，此係上年出口絲價，加之中絲綢緞，共計六十六兆七十三萬元。而日本貨出口，總價不過一百三十六兆元，是絲一項已過其價之三分之一矣。自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起，出口之絲，年年遞加，上年數目，與六十八年相比，計加七八倍之多。至是年十月，横濱絲業忽大減色，本年氣候不正，加之暮春降霜，所出繭數，因之大減。日本之絲，向來美國所銷最廣，近因美國公舉總統及銀價加漲各故，此業頗覺減成，再繭數既減，價頓昂貴，西商坐待低價，不願辦貨，近幸銀價已落，本月二十日成交之絲，計五百八十包，所有静岡絲，每包貴至八百元。現在絲市頗有起色，可望暢銷。惟絲一物，非僅日本有之，論貨之優劣，則以法、意所出爲最佳，論貨之多寡，又以中國所出爲最多，日本尚在人後，均弗如也。其絲業之利，恐爲各國所奪，如欲與之比賽，惟有整頓做絲之法，俾日本之絲，得與各國並駕齊驅。做絲固須整頓，織綢尤宜推廣。凡織綢，選絲之佳者作爲經，絲之次者作爲緯，昔美國選絲不甚講究，其織工比之歐洲相去遠殊，近聘歐洲機匠來美，將法傳授，日漸精進，織綢頗佳。惟所用經線，皆取自意、法及中國所繅之絲，以日本絲作經線者，蓋兒罕也。有某君赴美國各織綢局，近回日本，謂凡用日本絲作經線者，如絲已染色，有碎屑落積綢機四週，織成之綢色不鮮明。日本之絲，種類亦頗不少，固不致種種如此，但出口至美國者，大概有此弊病。又凡用意、法及中國所繅之絲作爲經線，綢機四週碎屑甚少，因絲底既佳，雖爲綢機所磨擦，亦無縻費之料，織成綢緞，光彩甚佳。由是觀之，日本絲之銷路之暢，非無故也，欲挽回日本絲業，非力行整頓不可。日本所出之絲，以貨之高低而論，每自以爲比中國尤佳，其實此業若不從速振興，華人將獨擅其利矣。

宜今室主人《皇朝經濟文新編・蠶桑》季經邦《論地球蠶桑》　日本駐紮里昂領事具報地球去年蠶業情形云：客歲地球蠶業之盛，實爲近古所罕覯，無論製造

與買賣，同稱殷盛，而其價值亦甚爲平均。夫欲知環球所產出之繭絲額數，不獨當核算歐、美所用之數而已，必當計及日本、中國、印度等所製造之繭絲數目也。想諸國所產之繭絲，自必織成各種綢緞而輸進歐、美之市場，然其大半之數，則必爲己國之用，亦可想而知也。今姑弗詳其數，唯計算輸至歐、美、非、印諸地者，試舉明治二十八年地球諸國所製造之繭絲數目，開列如左：

歐洲及小亞細亞所產出數按，表內某字乃法國量名，每法國一基，當日本二百六十六日七分，每日本一日，約合中國一錢零一釐五毫二絲又十二絲之一。

法蘭西	七十八萬基。	意大利	三百二十萬八千基。
西班牙	十萬基。	奧大利匈牙利	二十八萬基。
鴉那多里普勞士	三十萬基。	查羅爾括顏多言羅布露	十八萬基。
伯爾加里及東部老尾利	三萬五千基。	希臘	三萬五千基。
西里亞	三十七萬基。	高加索	十七萬五千基。
波斯土耳其斯坦	二十萬基。		

計五百六十六萬三千基。

東方諸國所輸出數

上海	四百四十三萬五千基。	廣東	百七十萬基。
日本	三百八十七萬五千基。	英屬印度	三十五萬基。

計千三十六萬基。

右總計千六百二萬三千基。

試徧覽前十年以來，地球所製造之繭絲，自千七十萬基而至千六百萬基，以今較昔，其增多約爲十分之五，亦足證產出增加之數甚速矣。蓋長進如此之速，由東方諸國所產之絲日多也。大約歐洲及小亞細亞之土絲，其增進頗覺遲緩，即在明治二十一年爲五百四十八萬基，至二十八年不過五百六十六萬三千基。至在東方諸國則，倍益其增進之勢，即在二十一年爲五百十八萬基，而至二十八年爲千三十六萬基也。由是觀之，地球產出繭絲之增長，未嘗不由於日本、中國、印度等蠶業之發達也。就諸國之中而論，以日本爲最盛，即在二十年僅輸出七十五萬基於歐洲，至二十八年則輸出三百八十七萬五千基也。上文總叙地球諸國，請更申言法國蠶業情形，在明治二十八年，繭絲輸進法國市場七百十四萬八千四百三基，而內中係外國輸進六百三十六萬八千四百三基，法國所產七十八萬基，比較二十七年之六百三十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基，則增進約十分之一零三也。抑在千八百六十五年以前，繭絲之商權麕集於英京倫敦，當時法國製繭業家等，皆購東方所產繭絲於英京，迨蘇彝士運河開鑿後，法國有米士沙也修輪船公司始興航業，於是法國商家亦蹶然奮起，而英京往日爲東方繭絲之中樞商地者，即移而之於里昂。今里昂爲東洋繭絲聚集之所，並爲意國繭絲之一大銷路，而增其殷盛矣。近時有生古把兒墜路開通，意國、美繭之商情，將漸殷盛，意者將來該地興旺，必能奪里昂之利益，而爲歐洲繭絲之佳好市場矣。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五六《市糴一》 乾隆五十五年諭：據高綱等奏，緬甸國長孟陨差親信頭目便居木駝等，懇請敕賞封號，管理阿瓦地方，求開騰越關禁，俾通市易等語。該國自禁止通商以來，需用中國物件，無從購覓，而該國所產棉花等物，亦不能進關銷售。今既納貢稱藩，列於屬國，應准其照舊開關通市，以資遠夷生計。此事不值寫入敕諭，著傳諭該督等，一面照會孟陨，以該國懇請開關，業經代奏，欽奉大皇帝恩旨准行，即一面飭知沿邊官員，定期開關市易，以示嘉惠遠人之意。

又奏准緬甸所需絲綢鈸紙等物，准其開關通市，所有內地商民，販貨出關，責令永昌府騰越州，順甯府收稅給照，運至騰越州所轄之杉木籠、葬福二處及順甯府所轄之南河口驗照放行，內地商民，販貨回關，並緬夷運貨進關，即由杉木籠、葬福、南河口收稅給照，運至騰越州、順甯府查驗。其普洱府所轄路通緬境之車里，各土司，內地小販挑負往來，貨物無多，不須設口，令思茅同知於南關地方撥役稽查。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三《實業六》 〔光緒二十四年〕法人論上海繅絲廠 上海設廠以來，法、意兩國之操是業者，咸若有隱憂焉。自中政府免其應納各稅，怡和洋行始赴內地辦繭，諸多爲難，中輟。後有公平、旗昌兩行，各開一廠，華人有昌記廠，五年前，拔維宴開乾康絲廠，其後賣與華人，迨千八九六年，增至二十九家，有爲華人新設，有與外人合開，除千八九二、九三、九五、九六等年，尚有得利者，餘則無非虧折，而此數年得利之故，蓋由絲價大漲，並非廠絲能賺錢也。昌記獲利，係華人經理其絲，比外國絲廠所出，較爲公道。此外，未聞贏餘。向來採繭，羣趨無錫，因出繭總匯之處，且距上海最近，其本地所出之絲，亦較便宜。夫在一處買繭，而該處絲價僅值二十個或二十五個佛郎一基洛格楞，繅成絲後，可售佛郎五十及六十個，准此而思，宜有餘利。惟是外人欲往內地造電烘繭，中國官民，每多阻難，即買繭亦然，近雖能去積習，然

猶費周折。凡內地辦繭，需派人先往，費用非輕，尚有饋送官場禮物，付給掮客用錢，及應納稅項，運繭至申，沿途釐卡林立，又須逢卡完釐，各費須加及三成半。內地既無存繭棧房，且有火險竊險，買齊後，又須運赴烘繭之處。種種煩難，致使買繭人皆望交易速成，得早蔵事。加以中國繭户，每願自做成絲，不肯售繭，以故收買不能過於挑剔。將繭運申，惟速是求，然裝運殊不合法，出售之繭，中有四五成已壞，或且霉爛。從前廠止五家，所辦之繭，已攙雜若是。近年絲廠，另有專做期頭空手謀利之輩，宜其愈趨愈下，有時乾繭從一基洛格楞驟增至十二個佛郎，華人因其價漲，將繭趕運上市，其中甚有採摘非時，成僅及半者，即如此類，將來出絲之少可知。更因採辦時值天雨，繭既受溼，堆積鬱蒸。上海絲廠今皆竭蹶難支，大抵資本無多，於置地造廠購機已耗大半，並無儲款以備緩急，本年虧折，無可抵補，或已倒閉，或在理帳，經此一挫，必將因而久阻矣。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八五《實業八》　棉之輸出及輸入。每年輸出數量，總超過輸入，而自來輸出之棉，恒以日本爲主要消費地，日人購我國原料，製造成品，仍復運入，一轉手間，獲利甚豐。我國近十年來，平均輸出約八十四萬擔，輸往日本，平均約六十七萬擔，占總額十分之八。至輸入數量，近以紡績業勃興，本國棉産已難自給，故外棉輸入突增，由印度、美國、日本、香港、俄國、安南及其他各地輸入者最多，合計竟達一百八十六萬零六百十九擔。日本及香港，均非産棉之地，其輸入我國，當然來自他國也。【略】

棉布之輸出　光緒之季，我國棉織物之輸出，爲數甚微，近漸增加，以粗布一項增加最速。向來土布出口最多，今已被粗布取代矣。茲將十年前與最近年之棉布輸出量列表如左：

品名	十年前輸出數疋	最近年輸出數量疋
本色市布	——	二〇・〇九五
粗布	六〇五	一・三五〇・一二七
斜紋布	五一一	三〇・七一三

（續表）

品名	十年前輸出數疋	最近年輸出數量疋
土布	四八・〇五六	五三・六五六
花土布	九六・九九九	一〇四・〇四七

十年前輸出數價格值海關銀二百五十七萬七千餘兩，最近已增至一千二百萬兩以上矣。【略】

絲之輸出　繭絲出口，年約二十餘萬擔，以亂絲頭、機械絲、爛繭殼、野蠶絲爲最多，蠶繭再紡絲、黄絲次之，白絲又次之，座繅黄絲、座繅白絲、再紡絲、機械絲，總稱生絲，輸出港爲上海、廣州二處。

日本自宣統元年以來，生絲輸出已超過我國，今日世界市場中，消費量增加甚鉅，日人於養蠶製絲，竭力改良，遂隨之增加，我則故步自封，不求上進，致爲所奪，殊可慨也。茲將近年中日輸出之生絲、綢緞、亂絲頭等之金額，列表如左：表中價格係以日本金圓合成我國海關銀兩。

國別	生絲海關兩	綢緞亂絲頭等海關兩
中國	一〇八・〇五九・二六八	三九・三二〇・〇一〇
日本	三五〇・一二三・八四三	八一・八三〇・〇四〇

我國近數年來，座繅野蠶絲之輸出，逐年減少，而機械野蠶絲則逐年增加，故仍爲世界最多之國，非若生絲之有勁敵也。日本亦有野蠶絲輸出，然其原料，仍仰給於我國，非土産也。我國野蠶絲之顧客，首日本，次美、法，所有輸出，多由大連、安東、煙台三港放洋。【略】

絲織品之輸出　十餘年來，輸出品以綢緞爲重要，每年約值海關銀二千餘萬兩。有尋常綢緞與繭綢之分。綢緞輸出多時，約一千七百餘萬兩，少時千餘萬兩。繭綢少時約五百餘萬兩，多時一千三百餘萬兩。至於刺繡品、絲帶、絲綫等之輸出，則刺繡稍占重要，多時一百六十萬兩，少時亦十餘萬兩。【略】

麻及麻織品之輸出　海關貿易册所列輸出之靱皮植物纖維，有苧麻、火麻、

黃麻、棕絲四者，其最近年之輸出數量及金額，苧麻爲二七七・六二五擔，價值四・九二五・〇三〇兩，火麻一五八・一二八擔，價值二・三三一・九四三兩，黃麻二九・四四四擔，價值一六〇・七八〇兩，棕絲一五六九八擔，價值一四七・六九九兩。我國爲世界産苧麻最多之國，故輸出以此爲大宗。據專門家觀察，四川、湖南輸出之火麻，其中半爲苧麻，知苧麻之輸出實際不止此數，況除苧麻織維外，尚有苧麻紗綫，多時一萬一二千擔，少時七八千擔。夏布輸出多來自九江、重慶，主要消費地爲高麗，最近年輸出之數爲二四・六一四擔，價值三・五四三・九三二兩。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九一《實業十四》（光緒二十八年）薛福成《海關出入貨類敍略》　光緒十八年，進口洋藥價銀二千七百四十一萬餘兩，洋布、羽綾、棉紗、棉綫五千二百七十萬餘兩，呢羽、嗶嘰、氈絨四百七十九萬餘兩，鋼、鐵、銅、鉛、錫七百十三萬餘兩，米五百八十二萬餘兩，煤油五百零四萬餘兩，海貨五百二十萬餘兩，煤二百萬餘兩，自來火一百四十二萬餘兩，其餘雜貨各數十百萬兩不等。都洋貨，價銀一萬三千五百十萬餘兩，而紗、布、呢羽等幾居進口貨價之半，洋藥亦幾居四分之一。爲中國計，宜設方略，漸杜洋藥來源，而勸導商民，仿洋法織布、紡紗爲第一要義，其次開礦，次鍊鐵，次紡織呢羽、氈絨，次仿造自來火及製鍊煤油。風氣既開，而致富之能事盡矣。

出口絲繭三千零三十四萬餘兩，綢緞七百九十六萬餘兩，茶二千五百九十八萬餘兩，棉花五百零八萬餘兩，草帽綅二百零五萬餘兩，糖二百零七萬餘兩，紙一百五十七萬餘兩，席一百二十九萬餘兩，豆、爆竹各一百十八萬餘兩，瓷器、窗器一百零八萬餘兩，其餘雜貨各數十百萬兩不等。都土貨，價銀一萬零二百五十八萬餘兩，絲茶兩項大宗幾占土貨十分之六。如欲整頓土貨，仍須注力絲茶，庶能握其綱領，餘如棉、糖、紙、席、草帽綅等物，苟能隨時講求，隨時整理，亦有大益。此外土貨俟鐵路開通，必有於無意中暢銷如草帽綅之類者矣。

查光緒元、二年間，出入口貨約略足以相抵。今以出入相較，中國虧銀至三千二百五十餘萬之多。何哉？近兩年中洋布、洋紗進口之價，逾於元、二年間之價約二千數百萬兩，則中國虧銀皆紗布暢銷爲之也。從此中國織婦機女束手飢寒者，當不下數千萬人，豈細故哉。

英人《論中國貿易消長》　查千八百九十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中國貿易實爲三萬萬三千三百六十萬兩。今試舉千八八五年至九六年貿易價值開列於左：

年次	上海銀兩	英鎊
一八八五	一五三二〇五七二九	四〇五〇〇〇〇
一八八六	一六四六八五八九一	四一二五〇〇〇
一八八七	一八八一二三八七七	四五七五〇〇〇
一八八八	二一七一八三九六〇	五一〇〇〇〇〇
一八八九	二〇七八三二一八七	四九二五〇〇〇
一八九〇	二一四二三七九六一	五五五〇〇〇〇
一八九一	二三四九五二七一二	五七七五〇〇〇
一八九二	二三七六八四七二三	五一七五〇〇〇
一八九三	二六七九五一三〇	五二七五〇〇〇
一八九四	二九〇二〇七四三三	四六五〇〇〇〇
一八九五	三一四九八九九二六	五一五〇〇〇〇
一八九六	三三三六七一四一五	五五六〇〇〇〇

按，然以銀兩之價格計算，中國貿易未爲恰當。何則？中國制幣以帛錢爲本，皆係銅錢，以百枚爲一緡，所謂銀兩者，不過計算帛錢多寡之稱呼，固以銅幣爲本位也。是故，銀落於金，則帛錢漲於銀，往年銀每兩可換錢千五百枚，今則不過千二百枚，因帛錢缺乏故也。當今欲增多制幣，便於流行，莫如鑄帛錢爲要，抑中國雖衰於中東一役，而戰後貿易卻有起色，英與中國貿易益盛，試觀左所列表：

國別	一八九五年	一八九六年
英國	二五二五〇〇〇〇鎊	三九二七一〇〇〇鎊
美國	三二五〇〇〇〇	三八四二〇〇〇

（續表）

國別	一八九五年	一八九六年
南美	六五	
歐洲諸國	四五〇〇〇〇	四五八五〇〇〇
俄國	二七二〇〇〇	三四七五一五〇
日本	五二五〇〇〇	四七九五〇〇〇
澳門	七八七〇〇〇	一〇三四五〇〇
腓律賓	二九〇〇〇	二四〇〇〇
越南	三一〇〇〇〇	二三五〇〇〇
暹羅	一〇〇〇〇〇	一二二〇〇〇
爪哇	八七〇〇〇	六三〇〇〇
土耳其及諸國	一九〇〇〇〇	二九〇〇〇〇

觀此表，知英國九六年之貿易比九五年增多十分之一，又居輸出進總數之七分，日本之與中國貿易減三百萬兩，美與中國則更進一境。近觀中國內地情形，似已思及交通，交通之便不便，與外國貿易實有關繫。中國見擬築鐵路於上海吳淞間，其大沽、天津、山海關等之鐵路亦已興工，自北京至漢口亦將興築，已向外國籌借公債，假以時日，必觀厥成。其紡績業亦有進步。見又改棉絲之粗大，製造細絲，將競美於日本、印度及蘭卡沙等。且不止繅絲一道，如織呢、綢緞等亦大有發達之勢。今後中國製造之業必勃然而興，將爲地球之一大製造國矣。何則？中國工銀廉賤，又富於物資，可以導進外國貨本。上年英國所輸進中國之諸金類即鐵釘銅錫等之數，實倍前年，其諸機器類則稍減。蓋前年日本與中國馬關訂約，準開中國內地爲公埠，於是上海及其餘各地，咸欲興紡績等業，先購機器於歐洲，故進口遂多。中國銷歐洲之貨物，以蠟燭、紙、煙、時表、玻璃、漆料、麪粉、膜非亞、中人名爲安眠藥水。針、煤油、肥皂等爲第一，銷東洋諸地之貨物，以煤、棉、人參、火柴、白檀、糖等爲第一。中國製茶業雖有可觀，而性質頑固，不解進步，致進境凝滯。比年以來，知印度、錫蘭之改良，將罄地球之市場爲其銷路，慨然有舍舊維新之意見，頗爲歐洲所稱贊，雖然內地交通之便未開，則其發達進步亦未可期之夙夜也。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九二《實業一五》 宣統元年，農工商部奏議覆御史王履康摺略稱：原奏稱，中國出口以絲爲大宗，分净絲及亂頭絲兩種。近年亂頭絲則逐年增加，净絲則逐年遞減。推原其故，一則沿途攙雜以致絲質低次，出售匪易。一則商人自爲經理，未經官家督率。今欲振興絲業，非倣法日本刱設生絲檢察所不可。請飭農工商部，詳訂章程，先於上海地方刱設應設臨時檢察各員。擬由兩江督臣札上海商會，公舉精於絲業者若干員，咨部奏明辦理。凡出口之絲，均責令投所呈驗，填單放行。每屆年終，應將檢察事項列册呈部。臣等公商刱辦檢察所，頭緒紛繁，必先博訪周諮，統籌辦理。當抄原奏飭上海商務總會，邀集絲商，妥籌辦法。

茲據稟稱，絲業商董籌議，以爲江浙所産絲斤，匡口有長短，條分有粗細，其性質色澤，亦各因地而殊，與日本專用機器繅絲情形不同。每當絲市，各商精選秤收驗貨，定值分等，各立商牌運滬，分銷其精者。更將生絲摇過接連，冀合洋商銷路，名曰大經，價較絲包昂貴。光緒初年，出數不滿一千，近增至一萬一二千擔。加以滬埠絲廠林立，辦繭繅絲價較大經更昂，每年約一萬二三千擔以上，兩項約合生絲三萬餘包。經之出口既逐年遞加，則絲之出口必逐年遞減。其捆載之初，各有商牌。絲商固不願遷就，船户更無從抽換。所過關卡，向章不准改包，實無攙雜等弊。至設所檢察一節，新絲上市，百貨攢擁，所中固未能逐包檢視，且一經拆驗，又須費工修配，不獨耽延時日，貽誤市情，抑且動則易梦，轉多傷損。況檢察員如係華商，度洋商未必即憑單收貨，雇用洋員則又無此辦法。不如仍由絲商各自研究，較能切實等語。稟覆到部。查該御史所陳，自爲振興絲業，廣闢利源起見，而上海絲商一再討論，羣謂中國絲市與日本不同，似亦實在情形。絲經兩項，爲出口大宗，關繫甚鉅，不得不通盤籌畫，變通辦法，爲取益防損之舉。上海絲業公所，設立有年，辦事商董，大都精於絲業，閱歷較深，爲同業商人所推重。責令研究改良，較有把握。擬由臣部札飭上海商會傳知該公所，邀集絲商公舉商董若干員，報部遴委。所有絲業應行整頓考察，力求進步事宜，均責成該董等，擬具章程，報部核奪。

臣謹案：法國里昂爲絲業中心，設蠶絲檢查所，始爲防止奸商，繼則統一事

權，有號召全國絲業之勢力。其與外國競爭歷久不蹶者，賴此所維持也。光緒丙申，日本於橫濱初設驗絲公所，置機器，定章程。應檢驗者，一斤數，二定衡，三練法，四粗細，五毛胎，六伸縮力，七燒法。開辦時，西商華爾氏演說謂：初到日本，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出口絲祇一萬三千五百包，至九十五年加至五萬六千九百三包。天下事百姓所不能行者，非國家協助不爲功。

僕昔驗絲寄歐，後接來書云：絞絲內藏有舊釘、銅錢、鴻毛、土沙子數小袋，甚有用傘骨撐起者，諸病百出，見已罕有。但尚有西商不滿意者，一粗細不勻，一浸水短缺分量。二十年前，中國粵商用水灌絲如灌其園，因之斤數短少，西商忿不能平，協請立驗絲公所，而華商不從。今橫濱初舫，未敢苛求。以歐洲行之已久，而辦法尚未盡善，絲經法國驗過者，寄至意國，每以法公所標記之斤數粗細爲不合，易地皆然。但冀商人遵守定章，埽除積弊，絲業之興可操券云。相率爲僞，何國蔑有。以日商視粵商，亦五十步與百步耳。惟灌園之請，願吾國人一雪之。所不解者，當時上海商董仍多推委之詞。

查華絲輸外，有白黃灰三種。白絲占百分之八十，中有土絲、經絲、廠絲之分。廠絲出洋最鉅，年約六萬數千擔。經絲次之，約一萬七千餘擔。土絲祇一萬擔左右。共約九萬擔。黃絲占百分之零九，泰半售印度、埃及。灰絲百分之十一，銷日本及美國。廠絲十之八，銷美，法，餘爲英、瑞等國。美占百分之六十，法百之二十二，英百之零八，瑞百之零四，餘國百之零六。然則華絲之興替，全視美爲轉移。近時紐約公會條陳發展華絲六條，第五條請中政府於上海、廣州設生絲檢驗所，切實考驗而予以證書。上海乃有生絲檢驗所。他若改良會，試驗場，江浙已有八九處，指導所五十九處，分送及價售無病蠶種共十四萬二千二百廿六張，值銀七萬六千四百三十元。改良種繭繅折無逾四百五十斤，工易而絲質堅淨。土種繭折需五百五十斤，折鉅而絲身復劣，雖有良工，無能爲役。

計丁卯出口生絲，江浙共四萬五千包。而改良蠶種僅產絲二千七百餘包，且有行銷國中者，是不及全額百分之七，亟應增進無疑也。日本是年產絲五十萬包，政府檢查蠶種，歲費百五十萬元。業製種者八千家，均受監察。售蠶種一千七百八十五萬九千五百張。育蠶者至二百萬戶，實祇四十七縣，農民百戶中有三十二戶。在明治四十一年，每戶約產繭二千四百五十七石，近增至三千四百二十五石，較十年前增十之四。丁卯產繭總額六百三十七萬四百石，價值四億二千三百七萬二千九百日元。何興之暴也。

考日絲始運英，明治十七年乃運美，品劣銷滯。駐日領事即收樣本八十二種，送美絲會評議，知絲質稀薄，條份不勻，等諸自鄶。隨報政府，撥官款設廠，以爲模範，積極改良，一躍而執全世界絲業之牛耳。履康請倣法日本，豈無見哉？

《清實録・高宗實録》卷五五八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哈薩克本年七月，應在烏嚕木齊等處交易緞布等項，經運赴巴里坤收貯。努三赴京，於前月過肅，詢稱交易人數，不能豫定，內地茶葉，不必備往，粧蟒緞疋等件，亦不必過多，惟各色氈褐、氈毯、白布、印花布等件，宜多購備。已飭陝、甘各藩司，辦運巴里坤。交易有餘，即散給彼處官兵，扣餉歸款，報聞。

《清實録・高宗實録》卷五九一　〔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癸卯〕户部議准，御史李兆鵬奏稱：查絲觔私出外境，律有明禁。邇年江浙等省，因奸商漁利，私販出洋，以致絲價昂貴。請勅下該督撫轉飭濱海地方官，嚴行查禁。違者照販米出洋例究治，該管官分別奏處。從之。

《清實録・高宗實録》卷五九三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七月，甲子，諭軍機大臣等，據車布登扎布奏稱，領兵至博囉呼濟爾，遇哈薩克之哈剌巴喇克等，言及貿易一事。據稱上年哈巴木拜之子額得格等，至烏嚕木齊交易，回抵游牧云，馬一匹，僅得緞一端。衆人聞知，俱不願前往。今將軍等既准貿易，須致書與阿布賚相商，仍懇量爲增給等語。哈薩克乃微小部落，貪利無厭，若如所請，增給貨物，日後輾轉干求，何所底止，此則斷不可行。況上年貿易馬匹，原爲進勦逆回，今諸城盡附，逆賊計日可擒，何必多購馬匹，置之無用。著傳諭努三等，若哈薩克人等，仍來貿易，或嫌工料紕薄，妄求增給，即行曉示云，緞疋皆商人貨物，民間通用，難以內庫賞賚之物相衡，爾等如不願交易，亦聽其便，豈能曲從所請，轉致累我商民。現在伊等曾否前來，又作何辦理，即著奏聞。

《清實録・高宗實録》卷五九六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兩廣總督李侍堯奏，現准部咨，嚴絲出外洋之禁。文到之日爲始，實力稽查，俾無透漏。惟是外洋夷船，向係五六月收泊進港，至九十月出口回帆，本年陸續進口夷船，計二十三隻，除喊嘽咂一船，原係上年壓冬之船，已於五月內出口外，其餘二十二船，各夷商已將出口貨物買齊，或已搬運下船，或貯行館，請將外洋夷船絲禁，以乾隆庚辰年爲始，其本年各夷商已買絲貨，准其載運出口，不致守候變售。得旨，如所議行。

《清實録・高宗實録》卷六〇三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丁酉〕，户部議奏：據兩廣總督李侍堯咨稱，本年御史李兆鵬奏請禁絲觔販賣出洋，經部議准在案。至綢緞綿絹，是否應禁，設有私販出洋，應否與絲觔一併計算輕重定擬等語。查綢緞等物，總由絲觔所成，自應一體嚴禁。請嗣後綢緞綿絹，如有偷漏私販者，亦按觔兩多寡分别科罪，失察文武官弁，照例議處。從之。

《清實録・高宗實録》卷六一四　〔乾隆二十九年四月〕，軍機大臣等議准：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楊廷璋、兩廣總督蘇昌等奏，請弛絲觔出洋之禁。江蘇省販銅官商船隻，每隻許配二三蠶糙絲一千二百觔，按照綢緞舊額觔數抵扣，各屬出洋商船，攜帶糙絲，准以三百觔爲限。閩浙出洋商船，每船配土絲一千觔，二蠶糙絲一千觔。粵省外洋商船二十三隻，除定例准帶八千觔外，每船再行加帶粗絲二千觔。其頭蠶湖絲緞疋，仍照舊禁止。從之。

《清實録・高宗實録》卷六一八　〔乾隆二十五年八月乙亥〕，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奏，内地所用銀兩，攜至外藩交易，有發無收，將來恐致耗散。請將綢緞多爲解送，較原價酌增運費，則銀兩亦可漸次收回等語。所見甚是，著傳諭楊應琚等籌酌辦理。但所估價值，祇增運費，則未免太廉，即如綢緞亦内地所貴重，行至外藩，自當酌量物情，以定價值。若初次價賤，則奸商回人等私行興販，徒爲伊等之利。著舒赫德隨時籌畫，酌量定價，行之數年，再爲平減，亦可。惟不得任商販私行攜帶，減價售賣，内地商販無多，亦易於稽查禁止也。

《清實録・高宗實録》卷七〇四　〔乾隆二十九年二月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内地絲觔綢緞等物，價值漸昂，經御史李兆鵬等先後條奏，請定出洋絲觔之禁，以裕民用，乃行之日久，而内地絲價，仍未見減，而且更貴者有之。可見生齒繁衍，取多用宏，蓋物情自然之勢，正如從前議免米豆關稅，而糧價如故，可爲明驗。況聞出洋絲觔，本係土絲，及二三蠶粗糙之絲，非腹地綢緞，必須精好物料可比，徒立出洋之禁，則江浙所産粗絲，轉不得利，是無益於外洋，而更有損於民計，又何如照舊弛禁，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爲通商便民乎。前喀咭唎等國，織紝不供，已特旨准其酌帶配用，而伽喇巴等處，近復援例懇請，現勅部臣定議，該督撫等熟悉地方情形，著傳旨令其悉心體察，應否即行開禁，並海洋商船所配粗絲，應否仍酌定章程，及如何設法稽查，以杜影射侵漁等弊之處，俟妥議具奏到日，候朕明降諭旨。

《清實録・高宗實録》卷七四〇　〔乾隆三十年七月甲申〕，浙江巡撫熊學鵬奏，浙省商船，往南洋咖喇吧等處貿易者，每船准帶土絲二蠶絲各千觔，其往閩粵内地者，部議未及，請照江蘇省例，每船准帶糙絲三百觔，收稅驗放，俱照洋船定例。從之。

《清實録・高宗實録》卷九三八　〔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兩江總督高晉奏：安南國入貢，由水路進京，往返均由江寧換船。該貢使每次自帶花樣，在舖家定織綢緞，次年自京回至江寧取貨，若貨未齊全，往往逗遛日久。查外藩使臣，置買綢緞，雖無禁例，但私相交易，恐釀事端。請嗣後飭使臣通事人等，將需買各貨，開具清單，呈交地方官，傳集舖户議價，給與現銀，取舖户承領限狀，地方官查催，該貢使回寧，即於半月内照數清交，不許私相授受。地方官毋得縱令胥役家人經手，如違參究。得旨嘉獎。

《清實録・高宗實録》卷九三九　〔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據勒爾謹奏，乾隆乙未年，新疆各處應需貿易綢緞，照例開明各項色樣數目，請勅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暨山東、山西巡撫，依期解送甘省，以便分運等語。著傳諭徐績、巴延三、基厚、舒文、寅著，即照勒爾謹單内所需各綢緞，妥協製辦，務使質地重厚，顏色鮮明，不得稍有粗率輕減，致滋挑駁干咎，並遴委妥員，如期解運，以資新疆貿易之用。所有勒爾謹原摺清單，俱著鈔寄。

《清實録・高宗實録》卷一三六一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丁丑〕，又諭：據永保奏，哈薩克汗幹里素勒坦之弟多索里素勒坦，前赴伊犁，懇將帶來灰鼠等物，貿易綢緞布匹之處，擬駁等語。朕雖因辦理妥善，賞給荷包，但所辦尚未周密。伊犁商販其多，即當面議駁，仍恐不肖之徒，將私帶貨物，潛行貿易，究與未駁何異。且安集延回人等，永保即照所懇，令其内地行走，尤屬錯謬。阿克蘇等處，並有回人集場，伊等夾帶俄羅斯貨物，於途中私自偷賣，永保何以未見及此。著傳諭毓奇等，此項人等前至阿克蘇地方，務須嚴密查察，毋許私行貿易。尋毓奇等奏，俄羅斯所産物件，禁止不准入卡，大黄等物，不准出境，臣等謹將此旨通行曉諭，除嚴飭各卡站外，並將烏什、阿克蘇之阿奇木伯克邁默特、阿布都拉托克托呢咱爾等，面加詳諭，如有前來伊犁、阿克蘇二處貿易回人，俱給以烏魯木齊、吐魯番、喀喇沙爾、庫車等路引，於各處驗照搜查，不至稍有疎漏。報聞。

郝玉麟等〔雍正〕《廣東通志》卷五二《物産》　大秦國以野蘭絲織成氍毹，以羣獸五色毛雜之，爲鳥獸、人物、草木、雲氣，千奇萬變，惟意所作，上有鸚鵡，遠望軒軒若飛。《異物志》

瑣里國産撒哈剌布，以毛織之，蒙茸如氈毯，有紅緑二色。《明統志》

滿剌加出鎖袱，哈烈亦出，一名梭服，烏毳爲之，紋如紈綺。同上。

紀事

崔豹《古今注》卷上《輿服》 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綦年而至其國。

《史記》卷一一六《西南夷列傳》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 〔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云。』」

〔元鼎四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

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略】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没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黄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户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黄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黄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

原題王嘉《拾遺記》卷五《前漢上》 〔孝惠帝二年〕，時有東極，出扶桑之外，亦有泥離之國來朝。【略】詔宫女百人，文錦萬匹，樓船十艘，以送泥離之使，大赦天下。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布》 《史記（張騫）〔大宛列〕傳》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又曰：伏靈，在菟絲之下。燭之，火滅，即記其（數）〔處〕，以新布四尺環置之，明即掘取。

《廣博物志》卷三七 漢武時，西域獻蛺蝶羅，日本國貢麒麟錦，金花眩人眼目。《洞冥記》。

《三國志》卷三〇《魏志・倭》 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臣松之以爲地應爲綈，漢文帝著皂衣謂之弋綈是也。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録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

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忠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謝恩詔。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緜衣、帛布、丹木、狚、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黄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説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黄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狗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

《宋書》卷九七《夷蠻傳・林邑國》 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長史范流奉表獻金銀器及香布諸物。

《宋書》卷九七《夷蠻傳・呵羅單國》　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

《南齊書》卷三一《荀伯玉傳》　世祖在東宮，專斷用事，頗不如法。【略】度絲錦與崐崘舶營貨，輒使傳令防送過南州津。

《南齊書》卷五八《東南夷傳・扶南國》　永明二年，〔扶南王〕闍耶跋摩遣天竺道人上表，【略】上報以絳紫地黃碧緑紋綾各五匹。

《梁書》卷五四《諸夷傳・婆利國》　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貝智貢白鸚鵡、青蟲、兜鍪、瑠璃器、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梁書》卷五四《西北諸戎傳・滑》　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天監十五年，其王厥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又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

慧皎《高僧傳》卷二《譯經・鳩摩羅什》　龜茲王爲〔鳩摩羅什〕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升而説法。

許嵩《建康實録》卷一六《齊下・扶南國傳》　晉惠帝永明二年，闍耶始因天竺道人那伽仙而遣使于中國，奉表獻金縷龍王座像一軀，白檀像一軀，牙像一軀，牙塔二軀，古貝二雙，瑠璃蘇鉉一口，琦瑁櫛一枚。詔回紫絳、地黃、碧緑綾各百匹。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白疊》　吴筠《趙書》曰：石勒建平二年，大宛獻珊瑚、琉璃、氈毼、白疊。

《全後魏文》卷二《獻文帝〈答百濟國王餘慶詔〉》　今中夏平一，宇内無虞，每欲陵威東極，懸旌域表，拯荒黎于偏方，舒皇風于遠服，良由高麗即敘，未及卜征。今若不從詔旨，則卿之來謀載協，元戎啟行，將不云遠，便可豫率同興，具以待事。時遣報使，速究彼情，師舉之日，卿爲鄉導之首，大捷之後，又受元功之賞，不亦善乎。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别。《魏書・百濟國傳》。

《隋書》卷八二《南蠻傳・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别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略】

煬帝即位，募能通絶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悦，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略】月餘，至其都，王遣使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略】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略】循海北舉，達于交阯。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悦，賜駿等物二百段，俱受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布帛部七・布》　杜寶《大業拾遺録》曰：七年十二月，朱寬征流球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并雜物産，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爲布，甚細白，幅闊三尺二寸，亦有細班布，幅闊一尺許。

《舊唐書》卷一四《順宗紀》　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壬子，日本國王并妻還蕃，賜物遣之。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下》　開成三年十二月丙午，日本國貢珍珠絹。

《舊唐書》卷一四九《歸崇敬傳》　大曆初，以新羅王卒，授崇敬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充弔祭、册立新羅使。【略】故事，使新羅者，至海東多有所求，或攜資帛而往，貿易貨物，規以爲利；崇敬一皆絶之，東夷稱重其德。使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

《舊唐書》卷一九七《南蠻、西南蠻傳・林邑》　林邑國，漢日南象林之地，在交州南千餘里。【略】

武德六年，其王范梵志遣使來朝。八年，又遣使獻方物，高祖爲設《九部樂》以宴之，及賜其王錦綵。

《舊唐書》卷一九七《南蠻西南蠻傳・墮婆登國》　墮婆登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迷黎車接，北界大海。風俗與訶陵略同。【略】貞觀二十一年，其王遣使獻古貝、象牙、白檀，太宗璽書報之，并賜以雜物。

《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拂菻》　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瓈、緑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賜以綾綺焉。自大食强盛，漸陵諸國，乃遣大將軍摩栈伐其都城，因約爲和好，請每歲輸之金帛，遂臣屬大食焉。

《舊唐書》卷一九九上《東夷傳・百濟》　百濟國，本亦扶餘之别種。【略】貞觀十一年，遣使來朝，獻鐵甲雕斧。太宗優勞之，賜綵帛三千段并錦袍等。

十五年，璋卒，其子義慈遣使奉表告哀。太宗素服哭之，贈光禄大夫，賻物二百段，遣使册命義慈爲柱國，封帶方郡王、百濟王。

《舊唐書》卷一九九上《東夷傳・新羅》　新羅國，本弁韓之苗裔也。其國在漢時樂浪之地，東及南方俱限大海，西接百濟，北鄰高麗。東西千里，南北二千里。【略】武德四年，遣使朝貢。高祖親勞問之，遣通直散騎侍郎庾文素往使焉，

賜以璽書及畫屏風、錦綵三百段，自此朝貢不絶。【略】

貞觀五年，〔其王金〕真平卒，無子，立其女善德爲王，宗室大臣乙祭總知國政。詔贈真平左光禄大夫，賻物二百段。【略】

二十一年，善德卒，贈光禄大夫，餘官封並如故。因立其妹真德爲王，加授柱國，封樂浪郡王。【略】

永徽元年，真德大破百濟之衆，遣其弟法敏以聞。真德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之，其詞曰：【略】帝嘉之，拜法敏爲太府卿。【略】

大曆七年，〔其王金乾運〕遣使金標石來賀正，授衛尉員外少卿，放還。八年，遣使來朝，并獻金、銀、牛黄、魚牙紬、朝霞紬等。

《舊唐書》卷一九九上《東夷傳・日本》 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遣玄默闊幅布以爲束修之禮。

《新唐書》卷一一〇《泉男生傳》 泉男生字元德，高麗蓋蘇文子也。九歲，以父任爲先人。遷中裏小兄，猶唐謁者也。又爲中裏大兄，知國政，凡辭令，皆男生主之。進中裏位頭大兄。久之，爲莫離支，兼三軍大將軍，加大莫離支，出按諸部。而弟男建、男産知國事，或曰：「男生惡君等逼己，將除之。」建、産未之信。又有謂男生：「將不納君。」男生遣諜往，男建捕得，即矯高藏命召，男生懼，不敢入。男建殺其子獻忠。男生走保國内城，率其衆與契丹、靺鞨兵内附，遣子獻誠訴諸朝。高宗拜獻誠右武衛將軍，賜乘輿、馬、瑞錦、寶刀，使還報。詔契苾何力率兵援之，男生乃免。

《新唐書》卷二一〇《東夷傳・新羅》 五年，貞德死，帝爲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賜綵段三百，命太常承張文收持節弔祭，以春秋襲王。【略】

玄宗開元中，數入朝，獻果下馬、朝霞紬、魚牙紬、海豹皮。又獻二女，帝曰：「女皆王姑姊妹，違本俗，別所親，朕不忍留。」厚賜還之。又遣子弟入太學學經術。帝問賜〔其王〕興光瑞文錦、五色羅、紫繡紋袍、金銀精器，興光亦上異狗馬、黄金、美髦諸物。

《新唐書》卷二一〇《東夷傳・日本》 長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太寶，遣朝臣真人粟田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唐尚書也。【略】開元初，粟田復朝，請從諸儒受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布爲贄，悉賞物貿書以歸。

《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師子》 師子，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餘里，有稜加山，多奇寶，以寶置洲上，商船償值輒取去。後鄰國人稍往居之，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

總章三年，遣使者來朝。天寶初，王尸羅迷迦再遣使獻大珠、鈿金、寶瓔、象齒、白氈。

《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傳下・環王》 環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勞，亦曰占婆。【略】王所居曰占城，别居曰齊國，曰蓬皮勢。王衣白氈，古貝斜絡臂，飾金琲爲纓，髮髮，戴金華冠如章甫。妻服朝霞，古貝短裙，冠纓如王。【略】

隋仁壽中，遣將軍劉方伐之，其王范梵志挺走，以其地爲三郡，置守令。道陰不得通，梵志哀遺衆，别建國邑。武德中，再遣使獻方物，高祖爲設九部樂饗之。貞觀時，王頭黎獻馴象，鏤鎖、五色帶，朝霞布，火珠，與婆利、羅刹二國使者偕來。

《唐會要》卷九五《新羅》 開元十年，頻遣使獻方物。十二年，興光遣使獻果下馬二匹、牛黄、人參、頭髮、朝霞紬、魚牙紬、鍍鷹鈴、海豹皮、金銀等，仍上表陳謝。至十二年，遣其臣金武勳來賀正。及武勳還，降書賜之。又使其弟金嗣宗來朝，并貢方物。至二十一年，加興光寧海軍使。其年，命太僕卿員外置同正員金思蘭使於新羅。思蘭本新羅之行人，恭而有禮，因留宿衛，及是，委以出疆之任，且使之也。前年，帝賜興光白鸚鵡，雌雄各一，及紫羅繡袍、金銀鈿器物、瑞文繡緋羅、五色羅、綵綾共三百餘段，至是，興光遣使從姪志廉奉表陳謝，仍奏國内有芝草生，畫圖而獻。二十年，又遣其大臣金端竭丹來賀正，又遣姪志廉來獻方物，授志廉鴻臚少卿員外置同正員，賜絹百疋，留宿衛。二十三年十一月，遣從弟大阿飡金忠相來朝，死于路，贈衛尉卿。二十五年，興光卒，其子承慶嗣位，遣使來告，帝悼惜之，又贈太子太保，命贊善大夫邢璹攝鴻臚少卿，往其國行弔祭册立之禮。至二十八年，册承慶妻朴氏爲新羅王妃。

天寶三載，承慶卒，命弟憲英嗣位，仍襲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雞林州刺史、兼持節寧海軍事。是載四月，遣使謝恩，并獻方物。十月，遣使來賀正，授左清道率府員外長史，賜緑袍銀帶，放還蕃。自後頻來朝。七載，遣使獻金銀及六十總布、魚牙紬、朝霞紬、牛黄、頭髮、人參。

寶應二年，憲英遣使朝貢，授其使檢校禮部尚書，放還。大曆二年，憲英卒，册立其子乾運爲王。三年二月，命倉部郎中歸崇敬兼御史中丞，持節册命。又册乾運母爲太妃。七年，遣使金標石來賀正，授衛尉員外少卿，放還。八年，遣

使來朝，并獻金銀、牛黄、魚牙紬、朝霞紬等方物。建中四年，乾運卒，無子，國人立其上相金良相爲王。

《唐會要》卷九八《林邑國》　天寶八載，其王盧陀羅使獻真珠一百條，沈香三十觔，鮮白氈、馴象二十隻。自至德後，遂改稱環王國，不以林邑爲號。貞元九年，環王因遣使貢犀牛，上令見於太廟。

《白孔六帖》卷八　織錦新羅真德襲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真德織錦爲頌，以獻。賜五色羅新羅遣子弟入太學，學經術，帝賜五色羅。冠高麗王以白羅裂冠，大臣青羅冠。大幅布日本開元初，栗由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元）〔玄〕默即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布。朝霞布南蠻環王，真觀時，王頭黎獻朝霞布。

陸佃撰、牛衷增輯《增修埤雅・廣要》卷三一　魚油錦　《酉陽編》：宣宗時，女蠻國獻魚油錦，煉水香麻以爲之，光耀芬馥，玉色相間，美麗勝中國之錦。

氷蠶褥　《樂府雜録》：唐光子嘗須一舊錦褥，有波斯見之，乃曰：「此氷蠶繭絲所織，列陳於座，滿室清涼。」

神錦被　《六帖》：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神錦被，氷蠶絲所織也。方二丈，厚一寸，其龍文鳳彩，殆非人世所有。

《廣博物志》卷三七　傑公常與諸儒語云：扶桑之蠶長七尺，圍七寸，色如金，四時不死。五月八日嘔黄絲，布于條枝而不爲蛩。燒扶桑木灰汁煮之，其絲堅韌，四絲爲係足勝一鉤。蠶卵大如燕雀，卵産于扶桑下。齎卵至句麗國，蠶變小如中國蠶耳。俄而，扶桑國使使貢方物，有黄絲三百斤，即扶桑所吐之絲也。帝有金鑪，重五十斤，繫六絲以懸鑪，絲有餘力。《四公記》。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録三・高麗》　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太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産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彦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黄銅五萬斤。

《五代會要》卷三〇《高麗》　後唐同光三年十一月，遣使廣評侍郎上柱國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貢方物。至四年正月，授韓申一朝散大夫、試殿中監，朴巖朝散郎、試祕書郎。天成四年八月，復遣廣評侍郎張扮等五十二人來朝，貢銀香獅子、銀鑪、金裝鈒鏤雲星刀劍、馬匹、金銀鷹繖鞘、白紵、白氈、頭髮、人參、香油、銀鏤翦刀、鉗鈸、松子等。

《五代會要》卷三〇《新羅》　後唐天成二年四月，新羅國康州遣使林彦來朝貢，召對於中興殿，賜物有差。

《五代會要》卷三〇《占城國》　周顯德五年九月，其國王因德漫遣其臣甫阿散等來貢方物，中有灑衣薔薇水一十五瓶，言出自西域，凡水之需衣，香而不黦。又貢猛火油八十四琉璃瓶。引對於内殿，賜以冠帶衣服等。其表文以貝多葉，檢以香木函。其年十一月，入朝使甫阿散、金婆巨羅辭，各賜繒帛有差。仍命齎金銀器一千兩，繒綵一千疋，細甲、名馬、銀鞍勒等，就賜其國王。

《宋史》卷一一九《禮志二二》　紹興七年，三佛齊國乞進章奏赴闕朝見，詔許之。令廣東經略司斟量，只許四十人到闕，進貢南珠、象齒、龍涎、珊瑚、琉璃、香藥。詔補保順慕化大將軍、三佛齊國王，給賜鞍馬、衣帶、銀器。賜使人宴于懷遠驛。淳熙五年，再入貢。計其直二萬五千緡，回賜綾錦羅絹等物，銀二千五百兩。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六・大食》　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蒲思那、副使摩訶末，判官蒲囉等貢方物。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崐崙奴。詔賜其使襲衣、器幣，從者縑帛有差。四年，復有朝貢使至。雍熙元年，國人花茶來獻花錦、越諾、揀香、白龍腦、白沙糖、薔薇水、琉璃器。

淳化四年，又遣其副酋長李亞勿來貢。其國舶主蒲希密至南海，以老病不能詣闕，乃以方物附亞勿來獻。其表曰：【略】自念衰老，病不能興，遐想金門，心目俱斷。今遇李亞勿來貢，謹備蕃錦藥物附以上獻。臣希密凡進象牙五十株，乳香千八百斤，賓鐵七百斤，紅絲吉貝一段，五色雜花蕃錦四段，白越諾二段，都多一琉璃瓶，無名異一塊，薔薇水百瓶。

詔賜希密敕書、錦袍、銀器、束帛等以答之。

至道元年，其國舶主蒲押陁黎齎蒲希密表來獻白龍腦一百兩，腊脚臍五十對，龍鹽一銀合，眼藥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甕，千年棗，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薔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坐，蕃錦二段，駝毛褥面三段，白越諾三段。引對於崇政殿，譯者代奏云：「父蒲希密因緣射利，泛舶至廣州，追今五稔未歸。母令臣遠來尋訪，昉至廣州見之。具言前歲蒙皇帝

聖恩降敕書，賜以法錦袍、紫綾纏頭、間塗金銀鳳瓶一對、綾絹二十疋。今令臣奉章來謝，以方物致貢。」【略】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車駕東封，舶主陁婆離上言願執方物赴泰山，從之。又舶主李亞勿遣使麻勿來獻玉圭。並優賜器幣、袍帶，并賜國主銀飾繩床、水罐、器械、旗幟、鞍勒馬等。四年祀汾陰，又遣歸德將軍陁羅離進鈲香、象牙、琥珀、無名異、繡絲、紅絲、碧黃綿、細越諾、紅駝毛、間金線壁衣、碧白琉璃洒器、薔薇水，千年棗等。詔令陪位，禮成，並賜冠帶服物。五年，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盧華百三十歲，耳有重輪，貌甚偉異。自言遠慕皇化，附古邏國舶船而來。詔就賜錦袍、銀帶加束帛。【略】

熙寧中，其使辛押陁羅乞統察蕃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度。又進錢銀助修廣州城，不許。六年，都蕃首保順郎將蒲陀婆離慈表令男麻勿奉貢物，乞以自代，而求爲將軍，詔但授麻勿郎將。其國部屬各異名，故有勿巡，有陁婆離，有俞盧和地，有麻囉跋等國，然皆冠以大食。勿巡所貢，又有龍腦、兜羅錦、毬錦襴、蕃花簟、陁婆有金飾壽帶、連環臂鈎、數珠之屬。

政和中，橫州士曹蔡蒙休押伴其使入都，沿道故滯留，强市其香藥不償直。事聞，詔提點刑獄置獄推治，因詔自今蕃夷入貢，並選承務郎以上清幹官押伴，按程而行，無故不得過一日，乞取買市者論以自盜云。

其國在泉州西北，舟行四十餘日至藍里，次年乘風颿，又六十餘日始達其國。地雄壯廣袤，民俗侈麗，甲於諸蕃。天氣多寒。其王錦衣玉帶，躡金履，朔望冠百寶純金冠。其居以碼碯爲柱，緑甘爲壁，水晶爲瓦，碌石爲磚，活石爲灰，帷幕用百花錦。官有丞相、太尉，各領兵馬二萬餘人。馬高七尺，士卒驍勇。民居屋宇略與中國同。市肆多金銀綾錦。工匠技術，咸精其能。

李攸《宋朝事實》卷一二　大食開寶元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貢方物。太平興國二年、四年貢方物。雍熙元年貢花錦。淳化五年貢方物。至道元年貢龍腦；三年貢方物。咸平二年閏三月、六月、三年、六年貢方物。景德元年、二年、四年貢方物。大中祥符元年貢玉圭，九年貢方物。天禧三年貢方物。熙寧三年貢方物。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二《外國門上・安南國》　紹興二十六年，乞入貢，許之。乃遣使由欽入，正使安南右武大夫李義嗣、安南武翼郎郭應以五象充常進綱外，更進異平綱。以安南太平州刺史李國爲使，所獻方物甚盛，表章皆金字，貢金器凡一千二百餘兩，以珠寶飾之者居半。貢【略】深黃盤龍段子八百五十匹。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六《服用門・安南絹》　安南使者至欽，太守用妓樂宴之，亦有贈於諸妓，人以絹一匹，絹麤如細網，而蒙之以綿。交人所自着衣裳，皆密絹也，不知安南如網之絹何所用也。余聞蠻人得中國紅絁子，皆拆取色絲而自以織衫，此絹正宜拆取其絲耳。

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二一《外國貢進禮物》

新羅國貢進物件

金器二百兩　金抱肚一條五十兩　金鈔鑼五十兩　金鞍轡馬一匹五十兩　紫花綿紬一百匹　白綿紬五百匹　細布一千匹　麄布五千匹　銅器一千斤　法精酒醋共一百瓶　腦元茶十斤　藤造器物五十事　成形人參不定數　無灰木刀擺十箇　細紙墨不定數目

本國不論年歲，惟以八節貢獻，人使各帶正官，惟稱陪臣。

橫進物件

粳米五百石　糯米五百石　織成五彩御衣金不定數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八《土貢一》　〔宋〕度宗咸淳二年八月，安南國遣使賀登位，進方物。

九年六月，安南國又進方物。特賜金五百兩、帛百匹。【略】

遼天祚帝乾統九年新羅國進貢物，紫花緜紬一百匹，白緜紬五百匹，細布一千匹，粗布五千匹。【略】

又橫進物爲粳米五百石、糯米五百石、織成五綵、御金不定數。【略】

元太祖十三年，高麗請歲貢方物。

至世祖中統二年六月，三年六月，四年三月，俱遣使入貢。至元元年四月，詔修世兒禮，遣其臣來貢。【略】

十八年正月，遣使奉歲幣。十九年正月，遣使貢細布四百匹。【略】

憲宗八年二月，安南遣使獻方物。

至世祖中統二年九月，至元二年七月，四年九月，十一月，七年十一月，十年十月，俱遣使來貢。【略】二十一年閏五月，遣使貢玉杯、金瓶、珠絛、金領，及白猿、緑鳩、幣帛等物。【略】

〔世祖至元十六年六月〕，占城、馬八兒諸國遣使以珍物及象犀各一來獻。

【略】

二十一年正月，馬八兒國遣使貢珍珠異寶、縑段。

臣等謹按《外國傳》：至元十六年十二月，遣使至占城，諭其主入朝。至十七年二月，始遣使貢方物，奉表降。十九年，以負固弗服，遣兵征之。二十年正月，乃使人奉國王信物、雜布二百匹、大銀三錠、小銀五十七錠、碎銀一簍爲質來歸款。【略】

〔至元〕十八年五月，免耽羅國今歲貢白紵。至二十八年十一月，遣使貢束紵百匹。成宗大德二年五月，以方物來貢。

二十一年正月，桑阿克達爾遣使進緬國所貢珍珠、珊瑚、異綵及七寶束帶。

【略】

〔成宗〕大德元年二月，緬王遣使入朝。請歲輸銀二千五百兩，帛千匹，馴象二十，糧萬石。

《宋會要輯稿・蕃夷七・歷代朝貢》 太祖建隆二年《玉海》：十一月丙子，三佛齊貢方物，對廣政殿，賜其使冠帶、器幣。還，賜以錦綵。

乾德二年《玉海》：正月，高麗獻錦罽、刀劍。《玉海》：乾德四年三月，占城貢犀象、白氈，六月遣還。

開寶四年四月二日，三佛齊國遣使貢方物。《玉海》：貢水晶、火紬。

九年【略】《玉海》：是年九月，高麗王伷貢罽錦、漆甲、白氈。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高麗遣使貢方物。《玉海》：是月，貢名馬、罽錦、白氈、弓劍。

十一月二十一日，三佛齊國遣蒲押羅貢方物。《玉海》：貢通犀、大食錦、越諾布、琉璃瓶。

九年五月三日，波斯外道來朝貢。《玉海》：是年十月，高麗國貢馬，遣國人入學。十二月，貢罽錦、龍鳳袍、弓甲、御馬二。

端拱元年《宋史》：是年，三佛齊國貢白鈿布五匹。

真宗天禧元年十二月十九日，高麗國遣使御事刑官侍郎徐訥率女真首領來，貢罽、飾漆、紵御衣、金犀帶、騾馬、刀、布。貂、麝。

二年十一月十七日，高麗國遣禮賓卿崔元信率東西女真首領來貢罽錦衣褥、烏漆甲、金飾長刀、匕首、罽錦飾鞍馬、紵布、藥物。

仁宗天聖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高麗國王尚遣御事民官侍郎徐訥率女真首領來，貢【略】布。

神宗熙寧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大食國遣使來，奉表來貢【略】錦罽、藥物。

四年八月一日，高麗國遣使金悌奉表貢御衣【略】布、紗。

五年四月五日，大食勿巡國遣使率毗陁羅奉表貢越諾布、花蕊布、兜羅綿毯、錦襴。

七年正月二十六日，高麗國遣使金良鑑、盧旦奉表來，貢御衣、腰帶、紅罽裉褥、鞍馬、紙墨、弓刀、幞頭紗、色羅、綾、生中布、人參、松子、香油。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高麗國遣使工部侍郎崔思訓奉表來，貢御衣、腰帶、金器、色羅、綾、幞頭紗、鞍轡馬、弓刀、紅罽褥、紙墨、銅器、生中布、人參、松實、香油、黃漆、藥物。

元豐三年正月十七日詔，高麗國王每朝貢，回賜浙絹萬疋，須下有司估准貢物，乃有傷事體，宜自今國王貢物，不估直回賜，永爲定數。

哲宗元祐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廣州貢大食國進奉火浣布。詔寘之瑞物閣。

元符元年六月二十七日詔：高麗朝貢，並依元豐條例施行，元祐令勿用。

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大食國遣使入貢。十月二十四日知保静州彭儒武、押案副使彭仕貴、知永順彭儒同、押案副使彭仕亮、知渭州彭師聰、押案副使彭仕順各進奉溪布一十五匹。

高宗紹興二年閏四月三日，高麗國王遣使朝散郎禮部員外郎賜紫崔清、從義郎閤門祗候沈起等一十七人，奉表入貢純金器三事，共重一百兩，注子一副、盤盞二副、白銀器一十事，共重一千兩，金花盤一十隻，匹大紙二十軸，詔大紙四百幅，滿花緊絲五十匹，金花注絲五十匹，色大紋羅五十匹，色大綾五十匹，人參五百斤，共函二十三副，各覆黃羅夾複。惟清，起各進奉白銀合四副，共重二百兩，早地紫花緊絲二匹，金線注絲二匹，真紅大紋羅二匹，真紫大紋羅二匹，明黃大紋羅二匹，生大紋羅一十五匹，生厚羅五匹，人參二十斤，大布二百匹，松子二百斤。《宋史》：是年，占城國王遣使貢沉香、犀、象、玳瑁等，答以綾、錦、銀絹。

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提舉福建路市舶司，言大食蕃客蒲囉卒狀本蕃係出產乳香，自就蕃造船一隻，廣載迤邐入泉州市舶，進奉抽解，乞比附綱首推恩。詔蒲囉卒特補承信郎，餘人依例犒設外，更量支給銀綵之類，優加存恤。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三佛齊國進奉【略】番布二十六條。

《宋會要輯稿・蕃夷七・歷代朝貢》

《契丹國志》

契丹每次回賜物件，犀玉腰帶二條、細衣二襲、金塗鞍轡馬二匹、素鞍轡馬五匹、散馬二十匹、弓箭器仗二副、細錦綺羅綾二百匹、衣著絹一千疋、羊二百口、酒果子不定數，並令刺史以上官充使，一行六十人，直送入本國。

《元史》卷六《世祖紀三》〔中統四年春正月〕乙巳，百濟遣其臣梁浩來朝，賜以錦繡有差。

〔至元五年九月〕庚申，賜安南國王陳光昞錦綉，及其諸臣有差。

〔至元〕六年春正月癸丑，高麗國王王禃遣使以誅權臣金(佺)〔俊〕來告，賜曆日、西錦。

《元史》卷一二《世祖紀九》〔至元十九年九月辛酉〕招討使楊庭(璧)〔璧〕招撫海外，南番皆遣使來貢。俱藍國主遣使奉表，進寶貨、黑猿一。那旺國主忙昂，以其國無識字者，遣使四人，不奉表。蘇木都(速)〔剌〕國主士漢八的亦遣使二人。蘇木達國相臣那里八合剌攤赤，因事在俱藍國，聞詔代其主打古兒遣使奉表，進指環、印花綺段及錦衾二十合。

《元史》卷一三《世祖紀一〇》〔至元二十一年〕遣王積翁齎詔使日本，賜錦衣、玉環、鞍轡，積翁由慶元航海至日本近境，爲舟人所害。

《元史》卷二〇八《外夷傳一・高麗》〔中統〕三年正月，罷互市。諸王塔察兒請置鐵冶，從之。請立互市，不從。賜禃曆，後歲以爲常，禃遣使入謝，優詔答之。四月，禃遣其左諫議大夫朴倫、郎將辛洪成等奉表入朝。六月，遣使入貢。八月，朴倫等還，賜西錦三段、間金熟綾六段。十月，詔諭禃籍編民，出師旅，輸糧餉，助軍儲。是月，禃遣使入貢。

《元史》卷二〇九《外夷傳二・安南》〔中統〕二年，孟甲等還，光昞遣其族人通侍大夫陳奉公、員外郎諸衛寄班阮琛、員外郎阮演詣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帝從其請，遂封光昞爲安南國王。

三年九月，以西錦三、金熟錦六賜之。

《明史》卷三一三《雲南土司傳一・孟艮》孟艮，蠻名孟捐，自古不通中國。永樂三年來歸，設孟艮府，隸雲南都司，以土酋刀袞爲知府，給印誥冠帶。時刀袞遣人來朝，請設治所，歲辦差發黃金六十兩。六年，土知府刀交遣弟刀哈哄貢象及金銀器。禮部言：「刀交嘗搆兵攻劫鄰境，詐譎不誠，宜却其貢。」帝曰：「蠻夷能悔過來朝，往事不足責。」命賜鈔及絨錦綺帛。是後，貢賜皆如例。

《明史》卷三一五《雲南土司傳三・緬甸》初，卜剌浪分其地，使長子那羅塔管大甸，次子馬者速管小甸。卜剌浪死，那羅塔盡收其弟土地人民。已而其弟復入小甸，遣人來朝，且訴其情。敕諭那羅塔兄弟和好如初，毋干天討。六年，那羅塔復遣人入貢，謝罪，并謝賜金牌、信符，勞賜遣之。七年復遣中官雲仙等齎敕賜緬酋金織文綺。十二年，緬人來言爲木邦侵掠。帝以那羅塔素强横，遣人諭之，使修好鄰封，各守疆界。

洪熙元年遣內官段忠、徐亮以即位詔諭緬甸。宣德元年遣使往諭雲南土官，賜緬甸錦綺。【略】

景泰二年賜緬甸陰文金牌、信符。時以速剌久獲思機發不獻，又放思卜發歸孟養。朝廷知其要挾，故緩之。五年，緬人來索地，參將胡誌以銀戛等地與之，乃送機發及其妻孥。帝以思卜發既遠遁，不必窮追，仍加賞錦幣，降敕褒獎。

《明史》卷三一五《雲南土司傳三・老撾》老撾，俗呼爲撾家，古不通中國。成祖即位，老撾土官刀線歹貢方物，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永樂二年以刀線歹爲宣慰使，給之印。五年遣人來貢。既而帝以刀線歹潛通安南季犛，遣使詰責，諭其悔過。六年，刀線歹遣人貢象馬、方物。七年復進金銀器、犀象、方物謝罪。自是連年入貢，皆賚予如例。帝遣中官楊琳往賜文綺。十年來貢，命禮部加賜焉。

宣德六年遣使齎敕獎諭宣慰刀線達。九年，老撾貢使還，恐道中爲他部所阻，給信符，敕孟艮、車里諸部遣人護之。景泰元年請賜土官衣服。故事，無加賜衣服者，命加賜錦幣并及其妻。成化元年頒金牌、信符於老撾。七年鑄給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印，以皆爲賊焚燬也。十六年，貢使至，會安南攻老撾，鎮守內官錢能以聞。因敕其使兼程回，并量給道里費。明年，安南黎灝率兵九萬，開山爲三道，進兵破袞牢，入老撾境，殺宣慰刀板雅及其子二人。其季子怕雅賽走八百，宣慰刀攬那遣兵送至景坎。黔國公沐琮以聞，命怕雅賽襲父職，免其貢物一年，賜冠帶、綵幣，以示優恤。

《明史》卷三二〇《外國傳一・朝鮮》明興，王高麗者王顓。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賜璽書。二年送還其國流人。顓表賀，貢方物，且請封。帝遣符璽郎偰斯齎詔及金印誥文封顓爲高麗國王，賜曆及錦綺。

〔洪武〕十九年二月遣使貢布萬匹、馬千匹。九月，表賀，貢方物。其後貢獻

輒踰常額，且未嘗至三年也。冬，詔遣指揮僉事高家奴以綺布市馬於高麗。二十年三月，高家奴還，陳高麗表辭馬直，帝敕如數償之。【略】

二十六年二月遣使進馬九千八百餘匹，命運紵絲綿布一萬九千七百餘匹酬之。【略】

〔永樂〕五年十二月，貢馬三千匹至遼東，命户部運絹布萬五千匹償之。六年，世子禔來朝，賜織金文綺。及歸，帝親製詩賜之。【略】

二十一年七月，祹請立嫡子珦爲世子，從之。先是，敕祹貢馬萬匹，至是如數至，賜白金綺絹。【略】

宣德二年三月遣中官賜白金紵紗，別敕進馬五千匹，資邊用。九月如數至。【略】

嘉靖二年八月，以俘獲倭夷來獻，并送還中國被掠八人。賜白金錦紵。

《明史》卷三二一《外國傳二・安南》 洪武元年，王日煃聞廖永忠定兩廣，將遣使納款，以梁王在雲南未果。十二月，太祖命漢陽知府易濟招諭之。日煃遣少中大夫同時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奉表來朝，貢方物。明年六月達京師。帝喜，賜宴，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封爲安南國王，賜駝紐塗金銀印。【略】賜日煃《大統曆》、織金文綺紗羅四十匹，同時敏以下皆有賜。

以寧等至，日煃先卒，姪日燇嗣位。遣其臣阮汝亮來迎，請誥印，以寧等不予。日燇乃復遣杜舜欽等請命於朝，以寧駐安南俟命。時安南、占城搆兵，帝命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諭令罷兵，兩國皆奉詔。明年，舜欽等至告哀。帝素服御西華門引見，遂命編修王廉往祭，賜白金五十兩、帛五十匹。別遣吏部主事林唐臣封日燇爲王，賜金印及織金文綺紗羅四十匹。

成祖既承大統，遣官以即位詔告其國。永樂元年，夲白署權理安南國事，遣使奉表朝貢，言：「高皇帝時安南王日煃率先輸誠，不幸早亡，後嗣絶。臣陳氏甥，爲衆所推，權理國事，於今四年。望天恩賜封爵，臣有死無二。」事下禮部，部臣疑之，請遣官廉訪。乃命行人楊渤等齎敕諭其陪臣父老，凡陳氏繼嗣之有無，胡夲推戴之誠僞，具以實聞。賚夲使者遣還，復命行人吕讓、丘智賜絨錦、文綺、紗羅。

《明史》卷三二二《外國傳三・日本》 〔洪武三年〕遣其僧祖來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且送還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餘，以四年十月至京。太祖嘉之，宴賚其使者，念其俗佞佛，可以西方教誘之也，乃命僧祖闡、克勤等八人送使者還國，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略】

成祖即位，遣使以登極詔諭其國。永樂元年又遣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偕僧道成往。將行，而其貢使已達寧波。【略】十月，使者至，上王源道義表及貢物。帝厚禮之，遣官偕其使還，賚道義冠服、龜鈕金章及錦綺、紗羅。

明年十一月來賀册立皇太子。時對馬、臺岐諸島賊掠濱海居民，因諭其王捕之。王發兵盡殲其衆，縶其魁二十人，以三年十一月獻於朝，且修貢。帝益嘉之，遣鴻臚寺少卿潘賜偕中官王進賜其王九章冕服及錢鈔、錦綺加等，而還其所獻之人，令其國自治之。

《明史》卷三二三《外國傳四・琉球》 琉球居東南大海中，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遣官招諭之，不能達。洪武初，其國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爲姓，而中山最强。五年正月命行人楊載以即位建元詔告其國，其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隨載入朝，貢方物。帝喜，賜《大統曆》及文綺、紗羅有差。七年冬，泰期復來貢，并上皇太子箋。命刑部侍郎李浩齎賜文綺、陶鐵器，且以陶器七萬、鐵器千就其國市馬。九年夏，泰期隨浩入貢，得馬四十匹。浩言其國不貴紈綺，惟貴磁器、鐵釜，自是賞賚多用諸物。

成祖承大統，詔諭如前。永樂元年春，三王並來貢。山北王請賜冠帶，詔給賜如中山。命行人邊信、劉亢齎敕使三國，賜以絨錦、文綺、紗羅。明年二月，中山王世子武寧遣使告父喪，命禮部遣官諭祭，賜以布帛，遂命武寧襲位。

仁宗嗣位，命行人方彝詔告其國。洪熙元年命中官齎敕封巴志爲中山王。宣德元年，其王以冠服未給，遣使來請，命製皮弁服賜之。三年八月，帝以中山王朝貢彌謹，遣官齎敕往勞，賜羅錦諸物。【略】

〔成化〕十年，貢使至福建，殺懷安民夫婦二人，焚屋劫財，捕之不獲。明年復貢，禮官因請定令二年一貢，毋過百人，不得附攜私物，騷擾道途。帝從之，賜敕戒王。其使者請如祖制，比年一貢，不許。又明年，貢使至，會册立東宫，請如朝鮮、安南、賜詔齎回。禮官議琉球與日本、占城並居海外，例不頒詔，乃降敕以文錦、綵幣賜其王及妃。

《明史》卷三二三《外國傳四・婆羅》 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唐時有婆羅國，高宗時常入貢。永樂三年十月遣使者齎璽書、綵幣撫諭其王。四年十二月，其國東、西二王並遣使奉表朝貢。明年叉貢。

其地負山面海，崇釋教，惡殺喜施。禁食豕肉，犯者罪死。王薙髮，裹金繡巾，佩雙劍，出入徒步，從者二百餘人。有禮拜寺，每祭用犧。厥貢玳瑁、瑪瑙、

碑碟、珠、白焦布、花焦布、降真香、黃蠟、黑小厮。

《明史》卷三二三《外國傳四・古麻剌朗》 古麻剌朗，東南海中小國也。永樂十五年九月遣中官張謙齎敕撫諭其王幹剌義亦奔敦，賜之絨錦、紵絲、紗羅。十八年八月，王率妻子、陪臣隨謙來朝，貢方物，禮之如蘇祿國王。王言：「臣愚無知，雖爲國人所推，然未受朝命，幸賜封誥，仍其國號。」從之，乃賜以印誥、冠帶、儀仗、鞍馬及文綺、金織襲衣，妃以下並有賜。明年正月辭還，復賜金銀錢、文綺、紗羅、綵帛、金織襲衣、麒麟衣，妃以下賜有差。王還至福建，遘疾卒。遣禮部主事楊善諭祭，謚曰康靖，有司治墳，葬以王禮。命其子剌苾嗣爲王，率衆歸，賜鈔幣。

《明史》卷三二四《外國傳五・占城》 成祖即位，詔諭其國。永樂元年，其王占巴的賴奉金葉表朝貢，且告安南侵掠，請降敕戒諭。帝可之，遣行人蔣賓輿、王樞使其國，賜以絨、錦、織金文綺、紗羅。【略】

〔天順〕八年入貢。憲宗嗣位，應頒賜蕃國錦幣，禮官請付使臣齎回，從之。

《明史》卷三二四《外國傳五・真臘》 真臘，在占城南，順風三晝夜可至。隋、唐及宋皆朝貢。宋慶元中，滅占城而并其地，因改國名曰占臘。元時仍稱真臘。

洪武三年遣使臣郭徵等齎詔撫諭其國。四年，其國巴山王忽爾那遣使進表，貢方物，賀明年正旦。詔賜《大統曆》及綵幣，使者亦給賜有差。六年進貢。十二年，王參答甘武者持達志遣使來貢，宴賜如前。十三年復貢。十六年遣使齎勘合文册賜其王。凡國中使至，勘合不符者，即屬矯僞，許縶縛以聞。復遣使賜織金文綺三十二、磁器萬九千。

《明史》卷三二四《外國傳五・暹羅》 洪武三年命使臣吕宗俊等齎詔諭其國。四年，其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奉表，與宗俊等偕來，貢馴象、六足龜及方物，詔賜其王錦綺及使者幣帛有差。已，復遣使賀明年正旦，詔賜《大統曆》及綵幣。【略】

十六年賜勘合文册及文綺、磁器，與真臘等。【略】

成祖即位，詔諭其國。永樂元年賜其王昭禄羣膺哆囉諦剌駝紐鍍金銀印，其王即遣使謝恩。六月，以上高皇帝尊謚，遣官頒詔，有賜。八月復命給事中王哲、行人成務賜其王錦綺。九月命中官李興等齎敕，勞賜其王，其文武諸臣並有賜。二年有番船飄至福建海岸，詰之，乃暹羅與琉球通好者。所司籍其貨以聞，帝曰：「二國修好，乃甚美事，不幸遭風，正宜憐惜，豈可因以爲利。所司其治舟給粟，俟風便遣赴琉球。」是月，其王以帝降璽書勞賜，遣使來謝，貢方物。賜賚有加，并賜《列女傳》百册。使者請頒量衡爲國永式，從之。

先是，占城貢使返，風飄其舟至彭亨，暹羅索取其使，羈留不遣。蘇門答剌及滿剌加又訴暹羅恃强發兵奪天朝所賜印誥。帝降敕責之曰：「占城、蘇門答剌、滿剌加與爾俱受朝命，安得逞威拘其貢使，奪其誥印。天有顯道，福善禍淫，安南黎賊可爲鑒戒。其即返占城使者，還蘇門答剌、滿剌加印誥。自今奉法循理，保境睦隣，庶永享太平之福。」時暹羅所遣貢使，失風飄至安南，盡爲黎賊所殺，止餘孛黑一人。後官軍征安南，獲之以歸。帝憫之，六年八月命中官張原送還國，賜王幣帛，令厚恤被殺者之家。九月，中官鄭和使其國，其王遣使貢方物，謝前罪。

七年，使來祭仁孝皇后，命中官告之几筵。時奸民何八觀等逃入暹羅，帝命使者還告其主，毋納逋逃。其王即奉命遣使貢馬及方物，并送八觀等還，命張原齎敕幣獎之。十年命中官洪保等往賜幣。

十四年，王子三賴波羅摩剌剳的賴遣使告父之喪。命中官郭文往祭，别遣官齎詔封其子爲王，賜以素錦、素羅，隨遣使謝恩。

《明史》卷三二四《外國傳五・爪哇》 成祖即位，詔諭其國。永樂元年又遣副使聞良輔、行人甯善，賜其王絨、錦、織金文綺、紗羅。使者既行，其西王都馬板遣使入賀，復命中官馬彬等賜以鍍金銀印。西王遣使謝賜印，貢方物。而東王孛令達哈亦遣使朝貢，請印，命遣官賜之。自後，二王並貢。

《明史》卷三二四《外國傳五・三佛齊》 三佛齊，古名干陀利。劉宋孝武帝時，常遣使奉貢。梁武帝時數至。宋名三佛齊，修貢不絶。

洪武三年，太祖遣行人趙述詔諭其國。明年，其王馬哈剌札八剌卜遣使奉金葉表，隨入貢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諸香、苾布、兜羅被諸物。詔賜《大統曆》及錦綺有差。户部言其貨舶至泉州，宜徵稅，命勿徵。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傳六・浡泥》 浡泥，宋太宗時始通中國。洪武三年八月命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自泉州航海，閱半年抵閣婆，又踰月至其國。王馬合謨沙傲慢不爲禮，秩責之，始下座拜受詔。時其國爲蘇祿所侵，頗衰耗，王辭以貧，請三年後入貢。秩曉以大義，王既許諾，其國素屬閣婆，閣婆人聞之，

王意中沮。秩折之曰：「闍婆久稱臣奉貢，爾畏闍婆，反不畏天朝邪？」乃遣使奉表箋，貢鶴頂、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龍腦、米龍腦、西洋布，降真諸香。

永樂三年冬，其王麻那惹加那遣使入貢，乃遣官封爲國王，賜印誥、敕符、勘合、錦綺、綵幣。王大悅，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來朝。次福建，守臣以聞。遣中官往宴賚，所過州縣皆宴。六年八月入都朝見，帝獎勞之。【略】尋賜王儀仗、交椅、銀器、傘扇、銷金鞍馬、金織文綺、紗羅、綾絹衣十襲，餘賜賚有差。十月，王卒於館。帝哀悼，輟朝三日，遣官致祭，賻以繒帛。東宮親王皆遣祭，有司具棺槨、明器，葬之安德門外石子岡，樹碑神道。又建祠墓側，有司春秋祀以少牢，謚曰恭順。賜敕慰其子遐旺，命襲封國王。【略】王辭歸，賜玉帶一、金百兩、銀三千兩及錢鈔、錦綺、紗羅、衾褥、帳幔、器物，餘皆有賜。以中官張謙、行人周航護行。【略】

八年九月遣使從謙等入貢謝恩。明年復命謙賜其王錦綺、紗羅、綵絹凡百二十匹，其下皆有賜。十年九月，遐旺偕其母來朝。命禮官宴之會同館，光禄寺日供給酒饌。明日，帝饗之奉天門，王母亦有宴。越二日，再宴，賜王冠帶、襲衣，王母、王叔父以下，分賜有差。明年二月辭歸。賜金百，銀五百，鈔三千錠，錢千五百緡，錦四，綺帛紗羅八十，金織文繡、文綺衣各一，衾褥、幃幔、器物咸具。自十三年至洪熙元年四入貢，後貢使漸稀。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傳六・滿剌加》 滿剌加，在占城南。順風八日至龍牙門，又西行二日即至。或云即古頓遜，唐哥羅富沙。

永樂元年十月遣中官尹慶使其地，賜以織金文綺、銷金帳幔諸物。其地無王，亦不稱國，服屬暹羅，歲輸金四十兩爲賦。慶至，宣示威德及招徠之意。其酋拜里迷蘇剌大喜，遣使隨慶入朝貢方物，三年九月至京師。帝嘉之，封爲滿剌加國王，賜誥印、綵幣、襲衣、黃蓋，復命慶往。其使者言：「王慕義，願同中國列郡，歲効職貢，請封其山爲一國之鎮。」帝從之。【略】

五年九月遣使入貢。明年，鄭和使其國，旋入貢。九年，其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朝。抵近郊，命中官海壽、禮部郎中黃裳等宴勞，有司供張會同館。入朝奉天殿，帝親宴之，妃以下宴他所。光禄日致牲牢上尊，賜王金繡龍衣二襲、麒麟衣一襲、金銀器、帷幔衾褥悉具，妃以下皆有賜。將歸，賜王玉帶、儀仗、鞍馬，賜妃冠服。瀕行，賜宴奉天門，再賜玉帶、儀仗、鞍馬、黃金百、白金五百、鈔四十萬貫、錢二千六百貫、錦綺紗羅三百匹、帛千匹、渾金文綺二、金織通袖膝襴二；妃及子姪陪臣以下，宴賜有差。禮官餞於龍江驛，復賜宴龍潭驛。十年夏，其姪入謝。及辭歸，命中官甘泉偕往，旋又入貢。

滿剌加所貢物有瑪瑙、珍珠、玳瑁、珊瑚樹、鶴頂、金母鶴頂、瑣服、白苎布、西洋布、撒哈剌、犀角、象牙、黑熊、黑猿、白麂、火雞、鸚鵡、片腦、薔薇露、蘇合油、梔子花、烏爹泥、沉香、速香、金銀香、阿魏之屬。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傳六・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在滿剌加之西。順風九晝夜可至。或言即漢條枝，唐波斯、大食二國地，西洋要會也。

成祖初，遣使以即位詔諭其國。永樂二年遣副使聞良輔、行人甯善賜其酋織金文綺、絨錦、紗羅，招徠之。中官尹慶使爪哇，便道復使其國。三年，鄭和下西洋，復有賜。和未至，其酋宰奴里阿必丁已遣使隨慶入朝，貢方物。詔封爲蘇門答剌國王，賜印誥、綵幣、襲衣。遂比年入貢，終成祖世不絕。鄭和凡三使其國。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傳六・須文達那》 須文達那，洪武十六年，國王殊旦麻勒兀達胡遣使俺八兒來朝，貢馬二匹，幼苎布十五匹，隔著布一，入的力布各二匹，花滿直地二，番縣紬直地二，兜羅縣二斤，撒剌八二箇，幼賴革著一箇，撒哈剌一箇，及薔薇水、沉香、降香、速香諸物。命賜王《大統曆》、綺羅、寶鈔，使臣襲衣。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傳六・蘇禄》 蘇禄，地近渚泥、闍婆。洪武初，發兵侵渚泥，大獲，以闍婆援兵至，乃還。

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並率其家屬頭目凡三百四十餘人，浮海朝貢，進金鏤表文，獻珍珠、寶石、玳瑁諸物。禮之若滿剌加，尋並封爲國王。賜印誥、襲衣、冠帶及鞍馬、儀仗器物，其從者亦賜冠帶有差。居二十七日，三王辭歸。各賜玉帶一，黃金百，白金二千，羅錦文綺二百，帛三百，鈔萬錠，錢二千緡，金繡蟒龍、麒麟衣各一。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傳六・瑣里》 瑣里，近西洋瑣里而差小。洪武三年，命使臣持海帖木兒齎詔撫諭其國。五年，王卜納的遣使奉表朝貢，并獻其國土地山川圖。帝顧中書省臣曰：「西洋諸國素稱遠蕃，涉海而來，難計歲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薄來可也。」乃賜《大統曆》及金織文綺、紗羅各四匹，使者亦賜幣帛有差。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傳六・西洋瑣里》 西洋瑣里，洪武二年命使臣劉叔

勉以即位詔諭其國。三年平定沙漠，復遣使臣頒詔。其王別里提遣使奉金葉表，從叔勉獻方物。賜文綺、紗羅諸物甚厚，并賜《大統曆》。

成祖頒即位詔於海外諸國，西洋亦與焉。永樂元年命副使聞良輔、行人甯善使其國，賜絨錦、文綺、紗羅。已復命中官馬彬往使，賜如前。其王即遣使來貢，附載胡椒與民市。有司請徵稅，命勿徵。二十一年偕古里、阿丹等十五國來貢。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傳六・覽邦》 覽邦，在西南海中。洪武九年，王昔里馬哈剌札的剌札遣使奉表來貢。詔賜其王織金文綺、紗羅，使者宴賜如制。永樂、宣德中，嘗附鄰國朝貢。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傳六・淡巴》 淡巴，亦西南海中國。洪武十年，其王佛喝思羅遣使上表，貢方物，賜賚有差。其國，石城瓦屋。王乘輿，官跨馬，有中國威儀。土衍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男女勤於耕織，市有貿易，野無寇盜，稱樂土焉。厥貢，苎布、兜羅綿被、沉香、速香、檀香、胡椒。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傳六・百花》 百花，居西南海中。洪武十一年，其王剌丁剌者望沙遣使奉金葉表，貢白鹿、紅猴、龜筒、玳瑁、孔雀、鸚鵡、哇哇倒掛鳥及胡椒、香、蠟諸物。詔賜王及使者綺、幣，襲衣有差。國中氣候恒燠，無霜雪，多奇花異卉，故名百花。民富饒，尚釋教。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傳六・南渤利》 南渤利，在蘇門答剌之西。順風三日夜可至。王及居民皆回回人，僅千餘家。俗朴實，地少穀，人多食魚蝦。西北海中有山甚高大，曰帽山，其西復大海，名那沒黎洋，西來洋船俱望此山爲準。近山淺水內，生珊瑚樹，高者三尺許。永樂十年，其王馬哈麻沙遣使附蘇門答剌使入貢。賜其使襲衣，賜王印誥、錦綺、羅紗、綵幣。遣鄭和撫諭其國。終成祖時，比年入貢，其王子沙者罕亦遣使入貢。宣德五年，鄭和遍賜諸國，南渤利亦與焉。

《明史》卷三二六《外國傳七・古里》 古里，西洋大國，西濱大海，南距柯枝國，北距狼奴兒國，東七百里距坎巴國。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自錫蘭山十日可至，諸蕃要會也。

永樂元年命中官尹慶奉詔撫諭其國，賚以綵幣。其酋沙米的喜遣使從慶入朝，貢方物。三年達南京，封爲國王，賜印誥及文綺諸物，遂比年入貢。鄭和亦數使其國。富家多植椰子樹至數千。其嫩者漿可飲，亦可釀酒，老者可作油、糖，亦可作飯。幹可搆屋，葉可代瓦，殼可製杯，穰可索絢，煆爲灰可鑛金。其他蔬果、畜產，多類中國。所貢物有寶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枕、寶鐵刀、拂郎雙刃刀、金鏁腰、阿思模達塗兒氣、龍涎香、蘇合油、花氈單、伯蘭布、苎布之屬。

《明史》卷三二六《外國傳七・柯枝》 柯枝，或言即古盤盤國。宋、梁、隋、唐皆入貢。自小葛蘭西北行，順風一日夜可至。

永樂元年遣中官尹慶齎詔撫諭其國，賜以銷金帳幔、織金文綺、綵帛及華蓋。六年復命鄭和使其國。九年，王可亦里遣使入貢。十年，鄭和再使其國，連二歲入貢。

《明史》卷三二六《外國傳七・小葛蘭》 小葛蘭，其國與柯枝接境。自錫蘭山西北行六晝夜可達。東大山，西大海，南北地窄，西洋小國也。永樂五年遣使附古里、蘇門答剌入貢，賜其王錦綺、紗羅、鞍馬諸物，其使者亦有賜。

所貢物有珠、珊瑚、寶石、水晶、撒哈剌、西洋布、乳香、木香、樹香、檀香、沒藥、硫黃、藤竭、蘆薈、烏木、胡椒、碗石、馴象之屬。

《明史》卷三二六《外國傳七・榜葛剌》 榜葛剌，即漢身毒國，東漢曰天竺。其後中天竺貢於梁，南天竺貢於魏。唐亦分五天竺，又名五印度。宋仍名天竺。榜葛剌則東印度也。自蘇門答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

厥貢，良馬，金銀琉璃器，青花白瓷，鶴頂，犀角，翠羽，鸚鵡，洗白苎布，兜羅綿，撒哈剌，糖霜，乳香，熟香，烏香，麻藤香，烏爹泥，紫膠，藤竭，烏木，蘇木，胡椒，粗黃。

《明史》卷三二六《外國傳七・沼納樸兒》 沼納樸兒，其國在榜葛剌之西。或言即中印度，古所稱佛國也。永樂十年遣使者齎敕撫諭其國，賜王亦不剌金絨錦、金織文綺、綵帛等物。十八年，榜葛剌使者愬其國王數舉兵侵擾，詔中官侯顯齎敕諭以睦隣保境之義，因賜之綵幣。所過金剛寶座之地，亦有賜。

《明史》卷三二六《外國傳七・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西洋大國也。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永樂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國已航海貢琛，稽顙闕下，而遠者猶未賓服，乃命鄭和齎璽書往諸國，賜其王錦綺、綵帛、紗羅，妃及大臣皆有賜。

《明史》卷三二六《外國傳七・加異勒》 加異勒，西洋小國也。永樂六年遣鄭和齎詔招諭，賜以錦綺、紗羅。九年，其酋長葛卜者麻遣使奉表，貢方物。命賜宴及冠帶、綵幣、寶鈔。十年，和再使其國，後凡三入貢。宣德五年，和復使其國。八年又偕阿丹等十一國來貢。

《明史》卷三二六《外國傳七・甘巴里》　甘巴里，亦西洋小國。永樂六年，鄭和使其地，賜其王錦綺、紗羅。十三年遣使朝貢方物。十九年再貢，遣鄭和報之。

《明史》卷三二六《外國傳七・南巫里》　南巫里，在西南海中。永樂三年遣使齎璽書，綵幣撫諭其國。六年，鄭和復往使。九年，其王遣使貢方物，與急蘭丹、加異勒諸國偕來。賜其王金織文綺、金繡龍衣、銷金幃幔及傘蓋諸物，命禮官宴賜遣之。十四年再貢。命鄭和與其使偕行，後不復至。

《明史》卷三二六《外國傳七・急蘭丹》　急蘭丹，永樂九年，王麻哈剌查苦馬兒遣使朝貢。十年命鄭和齎敕獎其王，賚以錦綺、紗羅、綵帛。

《明史》卷三二六《外國傳七・沙里灣泥》　沙里灣泥，永樂十四年遣使來獻方物，命鄭和齎幣帛還賜之。

《明史》卷三二六《外國傳七・底里》　底里，永樂十年遣使奉璽書招諭其王馬哈木，賜絨錦、金織文綺、綵帛諸物。其地與沼納樸兒近，并賜其王亦不剌金。

《明史》卷三二六《外國傳七・千里達》　千里達，永樂十六年遣使貢方物。賜其使冠帶、紵絲、紗羅、綵帛及寶鈔。比還，賜其王有加。

《明史》卷三二六《外國傳七・失剌比》　失剌比，永樂十六年遣使朝貢。賜其使冠帶、金織文綺、襲衣、綵幣、白金有差，其王亦優賜。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傳三・西天尼八剌國》　尼八剌國，在諸藏之西，去中國絕遠。其王皆僧爲之。洪武十七年，太祖命僧智光齎璽書、綵幣往，并使其鄰境地湧塔國。智光精釋典，負才辨，宣揚天子德意。其王瑪達納羅摩遣使隨入朝，貢金塔、佛經及名馬方物。二十年達京師。帝喜，賜銀印、玉圖書、誥敕、符驗及幡幢、綵幣。二十三年再貢，加賜玉圖書、紅羅傘。終太祖時，數歲一貢。永樂十六年遣使來貢，命中官鄧誠齎璽書、錦綺、紗羅往報之。所經罕東、靈藏、必力工瓦、烏斯藏及野藍卜納，皆有賜。宣德二年又遣中官侯顯賜其王絨錦、紵絲、地湧塔王如之。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四・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即漢罽賓地，隋曰漕國，唐復名罽賓，皆通中國。元太祖蕩平西域，盡以諸王、駙馬爲之君長，易前代國名以蒙古語，始有撒馬兒罕之名。去嘉峪關九千六百里。元末爲之王者，駙馬帖木兒也。

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屢遣使招諭，而遐方君長未有至者。二十年九月，帖木兒首遣回回滿剌哈非思等來朝，貢馬十五，駝二。詔宴其使，賜白金十有八錠。自是頻歲貢馬駝。二十五年兼貢絨六匹，青梭幅九匹，紅綠撒哈剌各二匹及鑌鐵刀劍、甲冑諸物。而其國中回回又自驅馬抵涼州互市。帝不許，令赴京鬻之。元時回回徧天下，及是居甘肅者尚多，詔守臣悉遣之，於是歸撒馬兒罕者千二百餘人。

二十七年八月，帖木兒貢馬二百。【略】明年命給事中傅安等齎璽書、幣帛報之。其貢馬，一歲再至，以千計，並賜寶鈔償之。

成祖踐阼，遣使敕諭其國。永樂三年，傅安等尚未還，而朝廷聞帖木兒假道別失八里率兵東，敕甘肅總兵官宋晟儆備。五年六月，安等還。初，安至其國被留，朝貢亦絕。尋令人導安徧歷諸國數萬里，以誇其國廣大。至是帖木兒死，其孫哈里嗣，乃遣使臣虎夕達等送安還，貢方物。帝厚賚其使，遣指揮白阿兒忻台等往祭故王，而賜新王及部落銀幣。其頭目沙里奴兒丁等亦貢駝馬。命安等賜其王綵幣，與貢使偕行。七年，安等還，王遣使隨入貢。自後，或比年，或間一歲，或三歲，輒入貢。十三年遣使隨李達、陳誠等入貢。暨辭歸，命誠及中官魯安偕往，賜其頭目兀魯伯等白銀、綵幣。其國復遣使隨誠等入貢。十八年復命誠及中官郭敬齎敕及綵幣報之。宣德五年秋，冬，頭目兀魯伯米兒咱等遣使再入貢。七年遣中官李貴等齎文綺、羅錦賜其國。

正統四年貢良馬，色玄，蹄額皆白。帝愛之，命圖其像，賜名瑞鴉，賞賚有加。十年十月書諭其王兀魯伯曲烈干曰：「王遠處西陲，恪修職貢，良足嘉尚。使回，特賜王及王妻子綵幣表裏，示朕優待之意。」別敕賜金玉器、龍首杖、細馬鞍及諸色織金文綺，官其使臣爲指揮僉事。

景泰七年貢馬駝、玉石。禮官言：「舊制給賞太重。今正、副使應給一等，二等賞物者，如舊時。三等人給綵緞四表裏，絹三匹，織金紵絲衣一襲。其隨行鎮撫、舍人以下，遞減有差。所進阿魯骨馬每匹綵緞四表裏，絹八匹，駝三表裏，絹十匹，達達馬不分等第，每匹紵絲一匹，絹八匹，折鈔絹一匹，中等馬如之，下等者亦遞減有差。」制可。又言：「所貢玉石，堪用者止二十四塊，六十八斤，餘五千九百餘斤不適於用，宜令自瀝。而彼堅欲進獻，請每五斤賜絹一匹。」亦可之。已而使臣還，賜王卜撒因文綺、器物。天順元年命都指揮馬雲等使西域，敕獎其鎖魯檀毋撒，賜綵幣，令護朝使往還。鎖魯檀者，君長之稱，猶蒙古可汗也。七年復命指揮詹昇等使其國。

成化中，其鎖魯檀阿黑麻三入貢。十九年偕亦思罕兒長貢二獅，至肅州，其

使者奏請大臣往迎。職方郎中陸容言：「此無用之物，在郊廟不可爲犧牲，在乘輿不可被騶服，宜勿受。」禮官周洪謨等亦言往迎非禮，帝卒遣中使迎之。獅日啗生羊二，醋、酥、蜜酪各二瓶。養獅者，光禄日給酒饌。帝既厚加賜貲，而其使者怕六灣以爲輕，援永樂間例爲請。禮官議從正統四年例，加綵幣五表裏。使者復以爲輕，乃加正、副使各二表裏，從者半之，命中官韋洛、鴻臚署丞海濱送之還。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四・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西去撒馬兒罕五百餘里。【略】

永樂間，李達、陳誠使其地，其酋即遣使奉貢。宣德七年命中官李貴齎敕諭其酋，賜金織文綺、綵幣。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四・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三千里，去嘉峪關萬二千餘里，西域大國也。元駙馬帖木兒既君撒馬兒罕，又遣其子沙哈魯據哈烈。【略】

撒馬兒罕酋哈里者，哈烈酋兒子也，二人不相能，數搆兵。帝因其使臣還，命都指揮白阿兒忻台齎敕諭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各遂其生。朕統御天下，一視同仁，無間遐邇，屢嘗遣使諭爾。爾能虔修職貢，撫輯人民，安於西徼，朕甚嘉之。比聞爾與從子哈里搆兵相仇，朕爲惻然。一家之親，恩愛相厚，足制外侮。親者尚爾乖戾，疏者安得協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因賜綵幣表裏，并敕諭哈里罷兵，亦賜綵幣。

白阿兒忻台既奉使，徧詣撒馬兒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土魯番、火州、柳城、哈實哈兒諸國，賜之幣帛，諭令入朝。諸酋長咸喜，各遣使偕哈烈使臣貢獅子、西馬、文豹諸物。十一年達京師。帝喜，御殿受之，犒賜有加。自是，諸國使并至，皆序哈烈於首。及歸，命中官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户部主事李暹、指揮金哈藍伯等送之，就齎璽書、文綺、紗羅、布帛諸物，分賜其酋。十三年，達等還，哈烈諸國復遣使偕來，貢文豹、西馬及他方物。明年再貢，及還，命陳誠齎書幣報之，所過州縣皆宴餞。十五年遣使隨誠等來貢。明年復貢，命李達等報如初。十八年偕于闐、八答黑商來貢。二十年復偕于闐來貢。

宣德二年，其頭目打剌罕亦不剌來朝，貢馬。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久不遣使絶域，故其貢使亦稀至。七年復命中官李貴通西域，敕諭哈烈酋沙哈魯曰：【略】因賜以文綺、羅錦。貴等未至，其貢使法虎兒丁已抵京師，卒於館。命官致祭，有司營葬。尋復遣使隨貴貢駝馬、玉石。明年春，使者歸。復命貴護送，賜其王及頭目綵幣。是年秋及正統三年并來貢。

英宗幼沖，大臣務休息，不欲疲中國以事外蕃，故遠方通貢者甚少。至天順元年，復議通西域。大臣莫敢言，獨忠義衛吏張昭抗疏切諫，事乃止。七年，帝以中夏又安，而遠蕃朝貢不至，分遣武臣齎璽書、綵幣往諭。於是都指揮海榮、指揮馬全往哈烈。【略】

土沃饒，節候多暖少雨。土産白鹽、銅鐵、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珠翠之屬。多育蠶，善爲紈綺。木有桑、榆、柳、槐、松、檜，果有桃、杏、李、梨、葡萄、石榴，穀有粟、麥、麻、菽，獸有獅、豹、馬、駝、牛、羊、雞、犬。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四・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在俺都淮東北。城周十餘里。地廣無險阻，山川明秀，人物樸茂。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居。西洋、西域諸賈多販鬻其地，故民俗富饒。初爲哈烈酋沙哈魯之子所據。永樂六年命內官把太、李達賜其酋敕書綵幣，并及哈實哈兒、葛武郎諸部，諭以往來通商之意，皆即奉命。自是，東西萬里行旅無滯。十二年，陳誠使其國。十八年遣使來貢，命誠及內官郭敬齎書幣往報。天順五年，其王馬哈麻遣使來貢。明年復貢。命使臣阿卜都剌襲父職，爲指揮同知。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四・失剌思》 失剌思，近撒馬兒罕。永樂十一年遣使偕哈烈、俺的干、哈實哈兒等八國，隨白阿兒忻台入貢方物，命李達、陳誠等齎敕偕其使往勞。十三年冬，其酋亦不剌金遣使隨達等朝貢，天子方北巡。至明年夏始辭還，復命誠偕中官魯安齎敕及白金、綵緞、紗羅、布帛賜其酋。十七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諸部貢獅子、文豹，名馬，辭還，復命安等送之，賜其酋絨錦、文綺、紗羅、玉繫腰、磁器諸物。時車駕頻歲北征，乏馬，遣官多齎綵幣、磁器，市之失剌思及撒馬兒罕諸國。其酋即遣使貢馬，以二十一年八月謁帝於宣府之行宫。厚賜之，遣還京師，其人遂久留内地不去。仁宗嗣位，趣之還，乃辭去。

宣德二年貢駝馬方物，授其使臣阿力爲都指揮僉事，賜誥命、冠帶。嗣後久不貢。成化十九年與黑婁、撒馬兒罕、把丹沙諸國共貢獅子，詔加優賚。弘治五年，哈密忠順王陝巴襲封歸國，與鄰境野乜克力酋結婚。失剌思酋念其貧，偕旁國亦不剌因之酋，率其平章鎖和卜台、知院滿可，各遣人請頒賜財物，助之成婚。朝議義之，厚賜陝巴，并賜二國及其平章、知院綵幣。嘉靖三年與旁近三十二部並遣使貢馬及方物。其使者各乞蟒衣、膝襴、磁器、布帛。天子不能却，量予之。

自是，貢使亦不至。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四・俺的干》　俺的干，西域小部落。元太祖盡平西域，封子弟爲王鎮之，其小者則設官置戍，同於内地。元亡，各自割據，不相統屬。洪武、永樂間，數遣人招諭，稍稍來貢。地大者稱國，小者止稱地面。迄宣德朝，效臣職，奉表箋，稽首闕下者，多至七八十部。而俺的干，則永樂十一年與哈烈並貢者也。迨十四年，魯安等使哈烈，失剌思諸國，復使道賜其酋長文綺。然地小不能常貢，後竟不至。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四・亦思弗罕》　亦思弗罕，地近俺的干。永樂十四年使俺都淮、撒馬兒罕者道經其地，賜其酋文綺諸物。十七年偕鄰國失剌思共貢獅、豹、西馬，賚白金、鈔幣。使臣辭還，命魯安等送之。有馬哈木者，願留京師。從其請。成化十九年與撒馬兒罕共貢獅子、名馬、番刀、兜羅、鎖幅諸物，賜賚有加。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四・答兒密》　答兒密，服屬撒馬兒罕。居海中，地不百里，人不滿千家。無城郭，上下皆居板屋。知耕植，有毛褐、布縷、馬、駝、牛羊。刑止箠朴。交易兼用銀錢。永樂中遣使朝貢，賜《大統曆》及文綺、藥、茶諸物。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四・米昔兒》　米昔兒，一名密思兒。永樂中遣使朝貢。既宴賚，命五日一給酒饌、果餌，所經地皆置宴。正統六年，王鎖魯檀阿失剌福復來貢。禮官言：「其地極遠，未有賜例。昔撒馬兒罕初貢時，賜予過優，今宜稍損。賜王綵幣十表裏，紗、羅各三匹，白磁絲布、白將樂布各五匹，洗白布二十匹，王妻及使臣遞減。」從之。自後不復至。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四・日落國》　日落國，永樂中來貢。弘治元年，其王亦思罕答兒魯密帖里牙復貢。使臣奏求紵絲、絲、夏布、磁器，詔皆予之。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四・黑婁》　黑婁，近撒馬兒罕，世爲婚姻。其地山川、草木、禽獸皆黑，男女亦然。宣德七年遣使來朝，貢方物。正德二年，其王沙哈魯鎖魯檀遣指揮哈只馬黑麻奉貢。命齎敕及金織紵絲、綵絹賜其王。六年復來貢。景泰四年偕鄰境三十一部男婦百餘人，貢爲二百四十有七，騾十二，驢十，駝七，及玉石、碙砂、鑌鐵刀諸物。天順七年，王母塞亦遣指揮僉事馬黑麻捨兒班等奉貢。賜綵幣表裏，紵絲襲衣，擢其使臣爲指揮同知，從者七人俱爲所鎮撫。成化十九年與失剌思、撒馬兒罕、把丹沙共貢獅子。把丹沙之長亦稱鎖魯檀馬黑麻，景泰七年嘗入貢，至是復偕至。弘治三年又與天方諸國貢駝、馬、玉石。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四・討來思》　討來思，地小，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俗佞佛。婦人主家柄。産牛羊馬駝，有布縷毛褐。土宜穄麥，無稻。交易用錢。宣德六年入貢。明年命中官李貴齎璽書獎勞，賜文綺、綵帛。以地小不能常貢。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四・天方》　正統初，帝從御馬太監谷大用言，令甘肅守臣訪求諸番騏馬、騮馬，番使云善馬出天方。守臣因請諭諸番貢使，傳達其王，俾以入貢。兵部尚書劉宇希中官指，議令守臣善擇使者與通事，親詣諸番曉諭，從之。十三年，王寫亦把剌克遣使貢馬、駝、梭幅、珊瑚、寶石、魚牙刀諸物，詔賜蟒龍金織衣及麝香、金銀器。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四・坤城》　坤城，西域回回種。宣德五年，其使臣者馬力丁等來朝，貢駝馬。時有開中之令，使者即輸米一萬六千七百石於京倉中鹽。及辭還，願以所納米獻官。帝曰：「回人善營利，雖名朝貢，實圖貿易，可酬以直。」於是予帛四十匹，布倍之。其後亦嘗貢。

李翊《戒庵老人漫筆》卷八《朝鮮國王咨》　朝鮮國王爲謝恩事。萬曆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陪臣李裕仍齎捧敕諭回還。欽蒙聖恩，特賜銀兩綵幣，欽此。除欽依祇受外，差陪臣刑曹參判申點齎領表文禮物，赴京進謝，并齎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陛下進獻禮物前去。今將禮物開坐，合行移咨，請照驗聞奏施行。須至咨者：一、紅細苧布一十匹，白細苧布一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匹，滿花席一十張，雜綵花席一十張。右咨禮部。萬曆二十年二月二十日。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一四《皇明異典述九》　戎王來朝之賞　永樂破安南之後，西南夷王來朝者凡四五見，國家亦以其近世希曠，禮賜優渥，蓋有令甲所不載者。按永樂六年，浮泥國王麻邪惹加那乃來朝，賜王儀仗、交椅、水罐、水盆，俱用銀，傘扇俱銷金白羅，金裝鞍馬二匹，織金文綺紗羅綾絹衣十襲。王妃弟妹陪臣各有差。王尋病卒，棺殮皆資尚方，葬安德門外，親爲樹碑。賜其子嗣王遐旺金鑲玉帶一，金百兩，銀三千兩及錢鈔、錦綺、紗羅、衾褥、帳幔、器皿。王母以下有差。十一年遐旺來朝，賜黄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三千錠，錢百五十萬，文錦四，段綺帛紗羅八十匹，金織錦繡文綺衣各一襲，并器皿衾褥帷幔等物。王母及叔以下有差。又九年，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來朝，賜金龍衣二襲，麒麟

衣一襲，及金銀器皿、帷幔、裀褥。朝辭，賜金鏤玉帶一，儀仗一副，鞍馬二匹，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四十萬貫，銅錢二百六十萬，錦繡紗羅三百匹，絹千匹，渾金文綺二，織金通袖膝襴二，王妃冠服一副，白金二百兩，鈔五千貫，錦綺紗羅絹六十匹，織金文綺紗羅衣四襲。王子姪陪臣賜各有差。十五年，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崗王叭都葛巴剌卜來朝，各賜金鏤玉帶一，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羅錦文綺二百匹，絹三百匹，鈔一萬錠，錢三百萬，文金繡蟒龍文綺麒麟衣各一襲。隨從頭目賜各有差。東王卒德州，賜葬立碑，留其妃及弟守墓，三年乃歸。十九年，古麻剌朗國王幹剌義亦奔敦來朝，賜如蘇祿東王，其年還，至福州卒，賜葬亦如東王。

夷王賞功之優　永樂三年，以日本國王源道義捕倭寇獻俘，賜九章冕服，鈔五千錠，錢一百五十萬，織金文綺紗羅絹三百七十八匹。明年又賜白金千兩，織金諸色綵幣二百匹，綺繡衣六十件，銀茶壺三執，銀盆及綺繡、紗帳、衾褥、枕蓆、器皿諸物，海舟一艘，又賜白金千兩，錢一千五百萬，錦紵絲紗羅絹四百十三匹，僧衣十二襲，帷帳、衾褥、器皿若干事。王妃白金二百五十兩，錢五百萬，錦紵絲紗羅絹八十四匹。四年，占城請夾攻安南，賜鍍金銀印，紗帽、金帶，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金織文綺衣二襲，錦綺紗羅有差。六年，以夾攻安南功，賜金印，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錦綺紗羅五十匹，綵絹百匹。四年，以朝鮮世子李禔朝，賜御製詩，白金、錦綺、書籍，其王芳遠白金千兩，絨錦綺羅百二十匹。十五年以獻馬功，賜敕及白金二千兩，文綺表裏二百匹，紗羅絨錦五十匹，馬二十四匹，妃文綺表裏八十匹。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列朝・賜外國詩》〔永樂〕四年，又以日本國王源道義捕海寇有功，賜白金千兩，織金彩色幣二百，綺繡衣六十件，銀茶壺三，銀盆四，及綺繡紗帳衾褥枕席諸物，海船二隻。封其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上親製碑文，賜以銘詩曰：日本有國鉅海東，舟航密邇華夏通。衣冠禮樂昭華風，服御綺繡考鼓鐘。【略】六年，嗣涉泥國王遐旺還國，賜金鏤玉帶一、金帶一、金百兩、銀三千兩、錢鈔錦綺紗羅衾褥帳幔器皿，及王母王叔以下有差。

談遷《國榷》卷一七《成祖永樂十九年》　正月癸巳，命太監鄭和偕十六國使臣往賜其王錦綺紗羅綾絹。

談遷《國榷》卷一七《成祖永樂二十一年》　十二月丁卯，朝鮮國王李裪遣敕貢馬萬匹，賜千金，錦綺羅各三百，綵絹四百。

談遷《國榷》卷二六《英宗正統十四年》〔九月〕許琉球使臣蔡寧等以賜絹易蘇州紗羅紵絲。【略】

壬午，瓦剌使納哈出口，鄺王致書脫脫可汗曰：往通使可汗，期保太平。近因讒搆動兵，天道惡殺，當和好如舊。黃金百、銀二百、胡珠七、珍珠百、織金九龍紵絲五、織金蟒龍紵絲五、織金胸背紵絲十、渾金織花紵絲五、素紵絲二十、并琵琶箏器，至可領也。諭賜也先亦如之。

《詹史》卷八一七《綺羅門・綺羅》　頒賜國王妃羅二疋，一黑緑，一青素。《瑠球使略》。

頒賜國王妃，有紵絲二疋。黑緑花一疋，深青素一疋。陳侃《琉球使略》。

頒賜國王妃白毯絲布十疋。《琉球使略》。

永樂十三年，賜寧國長公主各色毯絲布五疋，各色將樂布十疋，高麗布十疋。《琉球使略》。

安南國進皇后方物狀，有五色綾一百疋。《天南行記》。

安南國進皇后方物，有五色細絹五十疋。《天南行記》。

安南國進皇后方物狀，有西洋國黃毛段子二疋，天絲緞子三疋。《天南行記》。

安南國進皇后方物狀，有蠻錦一百疋。《天南行記》。

安南國進皇后方物狀，有闍婆國布十疋。《天南行記》。

倭國婦人服飾有扇子錦。《戒菴漫筆》。

拂林國婦人皆衣胡綾，紺文雜錦。《海國聞見録》。

張廷玉等《續文獻通考》卷二九《土貢二》〔明太祖洪武四年〕，浡泥遣使奉表箋入貢。

所貢鶴頂、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龍腦、米龍腦、西洋布、降真諸香，表用金箋，用銀字，近回鶻，皆鏤之以進。【略】

三佛齊遣使奉金葉表入貢。

所貢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諸香、苾布、兜羅被諸物。【略】

暹羅遣使來貢。

〔崇禎十六年，貢〕撒哈剌西洋諸布。

〔洪武〕十年，淡巴遣使貢方物。

厥貢苾布、兜羅緜被、沈香、速香、檀香、胡椒。

〔成祖永樂三年九月〕，滿剌加遣使貢方物。

五年、六年、十年俱入貢，十二年後，或連歲或間歲入貢，以爲常。至宣德八年貢駝馬、方物，景泰六年貢馬及方物，天順三年、成化十年、正德三年俱入貢。所貢有瑪瑙、珍珠、玳瑁、珊瑚樹、鶴頂、金母鶴頂、瑣服、白苧布、西洋布、撒哈剌。【略】

古里遣使貢方物。

自是比年入貢，十三年、十四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俱偕諸蕃來貢。至宣德八年，遣使偕蘇門答剌等國入貢。正統元年後不復至。所貢有寶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枕、寶鐵刀、拂郎雙刃刀、金繫腰、阿思模達途兒氣、龍涎香、蘇合油、花氈、單伯蘭布、苧布之屬。【略】

四年十二月婆羅國東西二王，並遣使奉表朝貢。

明年，又貢。厥貢：玳瑁、瑪瑙、硨磲珠、白焦布、花焦布、降真香、黃蠟、黑小斯。【略】

〔永樂五年〕小葛蘭入貢。

時遣使附古里蘇門答剌來貢。厥貢惟珍珠緻、白棉布、胡椒。【略】

十四年錫蘭山入貢。

時海外諸番咸服，貢使載道，其王屢入貢。宣德八年遣使來貢，正統十年偕滿剌加使者來貢，天順三年遣使來貢，嗣後不復至。所貢有：珠、珊瑚、寶石、水晶、撒哈剌西洋布、乳香、木香、樹香、檀香、沒藥、硫黃、籐竭、蘆薈、烏木、胡椒、碗石、馴象之屬。【略】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五六 〔洪武三年九月〕西洋國王別里提，遣其臣亦迭納、瓦里沙等來朝，進金葉表文，貢黑虎一，兜羅綿被四幅，漫折的花被八幅，皮剔布四匹，槁尼布三匹，沙馬打里布二匹。先是，嘗遣劉叔勉等頒即位詔于西洋等國，至是遣其臣偕叔勉入貢。上以其涉海道遠，賜織金文綺、紗、羅甚厚。仍賜以《大統曆》，使者賞綺、帛有差。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七一 〔洪武五年正月壬子〕，瑣里國王卜納的遣其臣撒馬牙茶、嘉兒斡、的亦剌丹、八兒山奉金葉表，貢馬一匹，紅撒哈剌一連，紅八者藍布四疋，紅番布二疋，覞木里布四疋，白苧布四疋，珠子項串一副，并綺其土地山川以獻。先是，三年六月，遣塔海帖木兒持詔諭其國，至是始與俱來。上謂中書省臣曰：「西洋瑣里，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於是賜卜納的《大統曆》及織金文綺、紗、羅各四疋，〔嘉兒斡、的亦剌丹、八兒山等文綺、紗、羅各二疋，傔從高麗布各二疋。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七二 〔洪武五年二月〕丁酉，高麗國王王顓遣其密直副使韓邦彦奉表貢金龍舡臺雙盞，蓮花臺雙盞，金龍頭鐙，銀龍頭鐙，六面壺，玳瑁刀鞘，筆鞘，細布，文席，豹皮之屬。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八五 〔洪武六年十月〕庚寅，真臘國巴山王忽兒那遣其臣柰亦吉郎等，暹羅斛國遣昭委直等各進表，貢方物。命皆賜明年《大統曆》及織金文綺、紗、羅；使臣各賜綺、羅及靴韈。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九〇 〔洪武七年六月〕乙未朔，日本國遣僧宣聞溪、净業喜春等來朝，貢馬及方物，詔却之。時日本國持明與良懷争立，宣聞溪等齎其國臣之書達中書省，而無表文。上命却其貢，仍賜宣聞溪等文綺、紗、羅各二匹，從官錢帛有差，遣還。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九三 〔洪武七年九月〕三佛齊國王麻那答寶林邦遣其臣没那遐嗏等進表，貢方物。命賜其國王《大統曆》，織金文綺、羅共四十匹；正使綺、羅各二匹，衣一襲；副使綺、羅各一匹；通事文綺一；從人高麗布各一。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一〇六 〔洪武九年五月〕壬午，日本人滕八郎以商至京，獻弓、馬、刀、甲、硫黃之屬，并以其國高宫山僧靈樞所附馬二匹來貢。上命却其獻，賜白金遣之。其靈樞曾至京受賜，所獻馬受之，仍給綺帛，令滕八郎歸賜靈樞。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一〇八 〔洪武九年八月〕己亥，覞邦國王昔里馬哈剌扎的剌扎，遣其臣吾剌里剌沙等奉表，貢馬，蘇木及檀降香、胡椒、孔雀等物。詔賜其王金織文綺、紗、羅，并賜吾剌里剌沙及其從人綺、帛、衣靴有差。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一一三 〔洪武十年七月〕，淡巴國王佛喝思囉遣其臣施那八智上表，貢苧布，兜羅綿被，沉檀速香，胡椒等物。賜佛喝思囉金織文綺、紗、羅，施那八智文綺、襲衣等物有差。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一一八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己酉〕，闍婆國王麽那陀喃遣其臣淡罔巴從等奉表，貢苧布、油紅布、檀香、豆蔻等物。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一二一 〔洪武十一年十一月〕甲戌，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使寶禄圭照婆郎等貢象、馬及茄南、木香。詔賜國王織金文綺、衣服、鈔有差。

〔十二月〕丁未，溢亨國王麻哈剌惹答饒遣其臣淡罔麻都等奉金表，貢番奴六人，胡椒二千斤，蘇木四千斤，及檀乳腦諸香藥。百花國王剌丁剌者望沙亦遣其臣八智亞壇等奉金表，貢白鹿、紅猴、龜筒、玳瑁、孔雀、鸚鵡、哇哇倒掛及胡椒、香蠟等物。詔賜二國王及使者金織文綺、紗、羅、衣服有差。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一二五 〔洪武十二年五月〕丁未，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劉宗秩，通事尤虔、俞豐等上表，貢馬及刀甲、硫黄等物。使還，賜良懷織金文綺，宗秩等服物有差。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一四一 〔洪武十五年正月〕乙未，爪哇國遣僧阿烈阿兒等奉金表，貢黑奴男女一百一人，大珠八顆，胡椒七萬五千斤。詔賜綺、帛、衣、鈔有差。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一五二 〔洪武十六年二月庚子〕，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楊麻加益等上表貢象牙二百枝，檀香八百斤，没藥四百斤，番布六百匹。詔賜其王織金文綺，使者鈔有差。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一五九 〔洪武十七年春正月己亥朔〕，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暹羅斛國王參烈寶毘牙嗯哩哆囉禄及雲南、四川、湖廣諸蠻夷酋長，俱遣使進表，貢方物。賜文綺、衣服有差。【略】

〔甲寅〕須文達那國使臣俺八兒還，詔賜其國王織金綺、帛各十六匹及俺八兒綺、帛有差。【略】

〔二月〕庚午，安南陳煓奉表，貢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絹三十匹，紫金盤九。詔賜襲衣、綺、段、鈔。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一七〇 〔洪武十八年春正月〕丁丑，高麗遣使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匹。賜其使金庾等八十七人鈔三百八十二錠。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一七七 〔洪武十九年二月〕，高麗國王王禑遣其密直副使姜淮伯上表，貢白黑布一萬匹，馬千匹。【略】

甲辰，暹羅斛國王遣使昭依仁等，貢胡椒、蘇木、乳香等物。命賜其使者文綺、衣服遣還。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一七九 〔洪武十九年〕九月甲寅朔，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子寶部領詩那日勿等來朝賀天壽聖節，獻象五十四隻及象牙、犀角、胡椒、烏木、降香、花絲布并貢皇太子象牙等物。詔賜其國王冠帶、織金文綺、襲衣。王子寶部領詩那日勿金二百兩，銀一千兩，織金青羅衣二襲，紅羅衣二襲，繡金文青綺衣二襲，紅綺衣二襲。王孫寶圭詩離班織金青羅衣二襲，紅羅衣二襲，紅緑文綺衣各二襲，綺段六匹，銀一百五十兩。副使、頭目、通事等賜鈔及羅綺衣段有差。并賜養象軍士百五十人衣服。【略】

十二月戊子，詔遣指揮僉事高家奴等以綺段布匹市馬于高麗。每馬一匹，給文綺二匹，布八匹。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一八三 〔洪武二十年七月〕辛卯，高麗國王王禑復遣其臣李美沖、金仍貴，任壽、柳克恕進所市馬五千匹。詔以文綺二千六百七十匹，布三萬一百八十六匹酬之。且賜王禑冠、帶各一事。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一八四 〔洪武二十年八月〕庚申，遣使往真臘國、暹羅斛國，賜真臘國王鍍金銀印一，織金綺段二十八匹，綵繡綺段十二匹，王妃文綺十四匹。暹羅斛國王文綺二十四匹，王妃十四匹。餘陪臣賜有差。【略】

丁卯，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辛加咄等，進象五十一隻及伽南木、犀角等物。詔賜其王織金文綺二十匹，錦四匹。

《明實録・太祖實録》卷一八五 〔洪武三十年九月乙未〕，高麗國王王禑遣門下評理偰長壽，密直副使尹就等貢金龍雙臺盞一，金盂一，金銀鍾二，銀罐一，玳瑁筆鞘十，黄白黑布六十。安南國王陳煓遣使進馬三十匹。真臘國王參烈寶毘耶甘菩者遣使進象及方物。賜高麗、真臘、安南等國使臣金織文綺、衣、鈔各有差。

《明實録・太宗實録》卷二四 〔永樂元年十月乙卯〕，日本國王源道義遣使圭密等三百餘人奉表，貢馬及鎧冑、佩刀、瑪瑙、水晶、琉黄諸物。賜圭密等文綺、紬、絹衣并錢、鈔、紵絲、紗、羅有差。賜其通事官帶，命禮部宴之。仍命使遣通圭密等往賜日本國王冠服、錦、綺、紗、羅及鞾紐金印。

《明實録・太宗實録》卷六七 〔永樂五年五月〕己卯，日本國王源道義遣僧圭密等七十三人來朝，貢方物并獻所獲倭寇等。上嘉之，賜勑褒諭曰：「王忠賢明信，恭敬朝廷，殄滅亮渠，俾海濱之人咸底安靖，朕甚嘉之。兹特賜王白金一千兩，銅錢一萬伍千緡，綿、紵絲、紗、羅，絹四百一十疋，僧衣十二襲，帷帳、衾褥、器皿若干事；并賜王妃白金二百五十兩，銅錢五千緡，綿、紵絲、紗、羅，絹八十四疋；用示旌表之意。」

《明實録・太宗實録》卷七一 永樂五年九月辛亥朔，八百大甸宣慰使刀招

散、老撾宣慰使刀線歹及波勒土官麻哈旦麻剌吒，各遣頭目來，貢金銀器方物。賜其頭目鈔幣、布有差。壬子，【略】蘇門答剌、古里、滿剌加、小葛蘭、阿魯等國王遣使比者，牙滿黑的等來朝，貢方物。賜其使鈔幣、銅錢有差。仍命禮部賜其王錦、綺紗、羅、鞍馬等物。

《明實録・太宗實録》卷七四 〔永樂五年十二月〕甲申，朝鮮國王李芳遠貢馬三千疋至遼東。勅保定侯孟善遣送北京苑馬。命户部運絹布一萬五千疋往遼東酬之。

《明實録・太宗實録》卷八三 〔永樂六年九月丙午〕，賜浡泥國王儀仗、交椅、水罐、水盆俱用銀，傘扇俱用白羅，銷金鞍馬二，及賜金織文綺、紗、羅、綾、絹衣十襲，王妃及之弟妹男女陪臣賜各有差，自王以下衣服之製如中國，女服從其本俗。

〔永樂六年九月〕癸酉，太監鄭和等賞勅使古里、滿剌加、蘇門答剌、阿阿魯、加異勒、爪哇、暹羅、占城、柯枝、阿撥把丹、小柯蘭、南巫里、甘巴里諸國，賜其王綿、綺、紗、羅。

王世禎《池北偶談》卷二《談故二・琉球入學》 《太學志》載：洪武二十五年秋，琉球國遣其子及陪臣之子日孜等入監，命工部給羅絹爲秋衣。【略】

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遣耳目（宫）〔官〕魏應伯等恭進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秉均、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

王世禎《池北偶談》卷三《談故三・三國貢物》 康熙丁未夏，荷蘭國甲婁吧王油煩嗎綏極遣陪臣卑獨孽呵閨等入貢，内有刀劍八枚，其柔繞指；旃檀樹四株，各長二丈許；西洋小白牛四，高一尺七寸，長二尺有奇，白質斑文，項有肉峰；荷蘭馬四，鋭頭卓耳，形態殊異；又玻璨箱、牡丁香、哆囉尼絨之屬。

王世禎《池北偶談》卷四《談故四・荷蘭貢物》 荷蘭國自康熙六年入貢，今二十五年。臺灣平，設郡縣，其王耀漢連氏甘勃氏遣陪臣賓先吧芝復奉表進貢，表詞有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涔，原屬天家滴露云云。貢物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大哆囉絨十五疋，中哆囉絨十疋，織金大絨毯四領，烏羽緞四疋，緑倭緞一疋，新機嗶嘰緞八疋，中嗶嘰緞十二疋，織金花緞五疋，白色雜樣細軟布二百一十九疋，文采細織布一十五疋，大細布三十疋，白毛裏布三十疋，大自鳴鐘一座，大琉璃燈一圓，聚耀燭臺一懸，琉璃盞異式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冰片三十二斤，甜肉荳蔻四甕，廂金小箱一隻（内丁香油、薔薇花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支，廂金鳥銃二十把，廂金馬銃二十把，精細馬銃十把，彩色皮帶二十佩，廂金馬銃中用繡彩皮帶十佩，精細馬銃中用精細小馬銃二十把，短小馬銃二十把，精細鳥銃十把，廂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廂金雙利劒十把，雙利鬪劒十把，起金花單利劒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江河照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三隻。

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一 丙寅五月，内土魯番國回王阿不喇米札法兒滅的也民巴哈都兒阿子漢，遣使無路火者等，進貢西馬四匹，達馬十匹，單峯駱駝二隻，獬虎一聯，黑鷹一聯，西洋布二匹，玉石一千斤，金鋼二錢，西弓二張，西品二塊。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四年》 〔十二月初五日〕，賜琉球國王蟒緞等五十疋，正使耳目官吴世俊，副使正議大夫鄭永安等表裏、綵緞、布疋有差。先是，外國朝貢，頒賞定例：朝鮮國進貢賞王馬二匹，玲瓏鞍轡二副，蟒緞等四十疋，白銀一千兩；琉球國進貢賞王蟒緞等二十疋，謝恩進方物三十疋；安南國進貢及謝恩進方物賞王蟒緞等三十疋；暹羅國進貢賞王織金緞等三十四疋，王妃十八疋；西洋國進貢賞王蟒緞等一百疋，白銀三百兩；荷蘭國進貢賞王蟒緞等八十疋，白銀三百兩；土魯番進貢，視所貢玉石至千斤者賞絹三百疋，金剛鑽一錢賞絹十疋，西弓一張賞絹二疋，小刀一百把賞絹二十疋回賜外，又賞表緞十疋。近奉上諭，從厚增給琉球等外國賞賜，於是内閣會同禮部定議：朝鮮、西洋、荷蘭賞賜素厚，不必復增，及暹羅王、妃賞賜仍如常遵行；而琉球增緞三十；安南增緞二十；暹羅增緞十六。凡表裏各五十疋。土魯番亦增緞六疋。上從其議，遂著爲令。按：本朝頒賞外國定例，視明朝相沿則例已屢優隆，而皇上深仁厚澤，浹洽綿區，凡雕題鑿齒之國，沐日浴月之鄉，莫不納貢歸琛，重譯而來。皇上鑒其慕化之誠，念其跋涉之遠，特沛温綸，詳察典例，厚往薄來，賞賚優渥。所以柔遠人者，真超越千古矣。

潘綸恩《道聽途説》卷二《干支國》 國有獻寶館，館主人通識殊方異寶。每歲四月八日，諸肆貨主同詣獻寶館，甄别寶貨。海狐奴單，投刺於館，乃大爲館主所欣悦，即時延爲上賓，蓋國中素尚中華綾錦。時以歲逢大比，向例臚唱後，甲首以下，各賜宫袍美錦有差。蓋仿古元纁幣聘之意，而袍與錦皆須中朝物，重

華制也。是歲甲首宮袍，求之尚未有得，獻賓館方切憂悼，海狐奴來如其候，所謂「當土者貴」也。至四月八日，萬商同宴，獨援海登首座，而海遂獲利無算。館主人以其名聞於總財，總財聞於國主，授金庫大使，解亦授副使焉。

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卷五　同治十二年，越南國王遣使上表，進貢表文用儷體，選詞頗佳，茲備録之。【略】

除另具歲貢品儀交陪臣潘仕俶、何文關、阮修等賫遞上進外，謹奉表隨進以聞。一恭進今年癸酉歲貢品物：象牙一對，犀角二座，土綢一百匹，土紬一百匹，土絹一百匹，土布一百匹，沉香三百兩，速香三百兩，砂仁米四十五觔，檳榔四十五觔。

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卷一〇《魏賜日本女主詔書》　日本從古服屬中國，自元世祖征之而敗，始漸形崛强。明初，亦經封貢，第羈縻耳。至嘉靖時，海寇藉其資以入盜，東南諸省重罹倭毒，實則仍是我民導之，倭固無能爲役也。本朝監明之弊，康、雍以來，絶不與通，海疆晏然者二百載。今則以西洋通商，彼亦聞風而至，諱其先世服事之迹，蕞爾小邦，儼然抗衡上國矣。然其先君神功皇后息長足媛於魏明帝時，梯航入貢，彼國史册固大書特書焉。茲特録魏景初二年賜倭女主詔著于篇，俾覽者知我國家懷柔遠人，同天之度爾。

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撫綏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值。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華斑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録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

余金《熙朝新語》卷四　荷蘭國自康熙六年入貢，至二十五年臺灣平，設郡縣，荷蘭國王耀漢連氏甘勃氏，遣陪臣賓先吧芝復奉表進貢，其略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涔，原屬天家滴露」云云。貢物【略】大哆囉絨十五疋、中哆囉絨十疋、織金大絨毯四領、烏羽緞四疋、緑倭緞一疋、新機嗶嘰緞八疋、中嗶嘰緞十二疋、織金花緞五疋、白色雜樣細軟布二百十九疋、文采細織布十五疋、大細布三十疋、白毛裏布三十疋。

官修《清會典事例》卷五〇六《禮部・朝貢・賜予一》　崇德二年，賜朝鮮國王裘帽及窜馬一匹、貂皮百有二十張、銀百兩，正副使各窜馬一匹、貂皮五十張、朝鞾一雙、銀五十兩。書狀官、押物官貂皮銀鞾，從人銀布各有差。

順治五年，賜朝鮮國王世子窜馬、貂冠、貂裘、狐裘、羅袍、緞袍、朝鞾、内監、甲將、通事、外郎貂皮、銀，各有差。

六年，朝鮮國告哀使臣，賜大緞、帽緞、彭緞、紬各一，銀五十兩。書狀官一人，大緞、紬各一疋，銀二十兩。大通官三人，各彭緞一疋、紬一疋，銀十五兩。從官十有八人，各彭緞一疋，銀十兩。從役二十三名，各銀四兩。又敕封朝鮮國王，賜國王黑狐皮裘、黑貂皮百張，玲瓏窜轡馬一匹，大蟒緞、大緞、四團補緞各二疋，小蟒緞、糙緞、錦緞、石青緞各一疋。王妃大蟒緞、糙緞、錦緞、倭緞、閃緞、帽緞、青緞、石青緞各二疋，大緞、彭緞各三疋，紡絲、紗各四疋，付封使齎往。

十年，朝鮮國王賀萬壽聖節，賜國王窜馬一匹，黑貂皮二十張，貂皮百張，銀百兩。正使大緞、帽緞、彭緞、紬、紡絲各一疋，銀五十兩，氈襪、一等鞾，窜馬。副使同。書狀官大緞、彭緞、紬各一疋，銀五十兩，氈襪、二等鞾。大通官三人，各大緞一疋、紬一疋、銀三十兩，氈襪、馬皮鞾。押物官二十有四人，各彭緞一疋、紬一疋、銀二十兩，氈襪、牛皮鞾。從人三十名，各銀五兩。元旦節，賜國王及正副使以下如聖節例。

又奏准，黑貂皮二十張，折綵緞表裏各五疋，貂皮百張，折銀百五十兩。

又議准，進年貢及賀冬至節，賜國王與正副使如元旦例，惟不給窜馬。其書狀官以下員役，賞給有差。

十一年，琉球國進貢，賜國王蟒緞二疋、綵緞六疋、藍緞三疋，素緞、閃緞各二疋，錦三疋，紬、羅、紗各四疋。王妃綵緞四疋，糙緞、閃緞各一疋，藍緞、青緞、錦緞各二疋，羅、紗各四疋。正使王舅，綵緞表裏各四疋，閃緞一疋，羅二疋，紬、紗各四疋。副使正議大夫，綵緞表裏各三疋，藍緞一疋，羅、紬、紗各二疋。使者綵緞表裏各二疋，藍緞、紬、羅、紗各一疋。通事、從人，緞紬、紗布，銀各有差。

十三年，荷蘭國進貢，賜國王大蟒緞、糙緞、倭緞各二疋，花緞八疋，閃緞、帽緞、藍緞、青緞各四疋，綾、紡絲、羅各十疋，銀三百兩。使臣二人，每人大蟒緞、糙緞、倭緞各一疋，花緞六疋，藍緞三疋，綾、紡絲、絹各四疋，銀百兩。標官糙

緞、倭緞、藍緞各一疋，花緞三疋，綾、紡絲、絹各二疋，銀五十兩。通事、從人，緞、紬、絹、銀各有差。

十八年【略】又議准，頒詔天下，如恩詔有外藩王公加恩賜一款，賜朝鮮國王大蟒緞、糙緞、補緞、片金緞、倭緞各二疋，帽緞、閃緞、藍緞、青緞各五疋，各色緞十疋，洋緞十疋，共五十疋。

又恩詔有外藩福晉夫人加恩賜一款，賜朝鮮王妃大蟒緞、糙緞、錦緞、倭緞、閃緞、帽緞、素緞各二疋，大緞、彭緞各三疋，藍緞二疋，紡絲、紗各四疋，共三十疋。【略】

又議准，安南國王進貢，賜國王及來使銀緞等物，照琉球國例賞給。

是年，安南出兵助勦海寇，賜國王大蟒緞、糙緞、錦緞各二疋，綵緞表裏各十有二疋，銀五百兩。

康熙元年，安南擒獻明裔，除照前恩賞外，加表裏三十疋，銀五百兩。

三年，安南國進貢，賜國王大蟒緞、糙緞、倭緞、閃緞、錦緞各二疋，綵緞表裏各十疋。使臣，每人緞、表裏各五疋，紗、羅各一疋，絹七疋，靴一雙。通事、行人，從人，緞、紗、羅、絹、紬、布各有差。

又琉球國進貢，賜國王蟒緞二疋，綵緞四疋，藍緞、青緞、閃緞、錦緞、紬、羅紗各二疋。正使王舅，綵緞表裏各四疋，羅四疋，靴一雙，綵緞三疋。副使紫金大夫，綵緞表裏各四疋，羅三疋，靴一雙。使者綵緞表裏各二疋，布四疋。通事、從人，緞布有差。

是年荷蘭國王，遣陪臣助克金門、廈門。賜銀千兩，大蟒緞、糙緞、錦緞各四疋，綵緞表裏各二十有四疋。又賜國王銀二千兩，大蟒緞、糙緞、倭緞、錦緞、閃緞、片金緞各五疋，綵緞表裏各三十有五疋。造木部筆帖式齎往，同閩浙總督給付該國人帶回。

四年，暹羅國進貢，賜國王緞、紗、羅各六疋，織金緞、紗、羅各四疋。王妃各減二疋。正副使每人正賞綵緞、羅各四疋，絹二疋，布一疋，衣緞表裏各一疋，加賞織金羅，綵緞各二疋，靴一雙。通事、從人緞、羅、絹、布，靴有差。

六年，荷蘭國入貢，給賞照順治十三年例，加賜國王大蟒緞、糙緞、倭緞、片金緞、閃緞、帽緞、藍緞、素緞各一疋，花緞、綾、紡絲各四疋，絹二疋。正使蟒緞、大緞各一疋。

七年，暹羅國入貢，賜國王、王妃，與四年同。正副使，每人緞七疋，羅四疋，織金羅絹各二疋，裹紬一疋，布一疋，靴一雙。通事、從人及留邊人，給賞各有差。【略】

八年議准琉球國入貢，照例恩賞，惟正使不係王舅，與副使正議大夫賞同。

九年，西洋國入貢，賜國王大蟒緞、糙緞、倭緞各三疋，閃緞三疋，片金緞一疋，花緞十疋，帽緞、藍緞、青緞各五疋，綾、紡絲各十有四疋，羅十疋，絹二疋，銀三百兩。使臣，大蟒緞一疋，糙緞、倭緞二疋，帽緞一疋，花緞六疋，藍緞五疋，綾、紡絲各四疋，絹二疋，銀百兩。護貢官，從人，緞、紬、綾、絹，銀各有差。

十七年，西洋國入貢，賞例照九年外，加賜國王大蟒緞、糙緞、倭緞、片金緞、閃緞、帽緞、藍緞、青緞各一疋，花緞二疋，綾、紡絲各四疋，紬三疋，共百疋。加賞貢使、綾、紡絲、羅各二疋，絹一疋，共三十疋。護送官，從人各加賞有差。

二十一年，遣使敕封琉球國王，賜國王蟒緞、閃緞、青緞各二疋，石青綵緞、藍綵緞、錦緞各三疋，紗、羅、紬各四疋。王妃，石青綵緞、藍綵緞、藍緞、青緞各二疋，糙緞、閃緞各一疋，紗、羅各四疋。【略】

二十三年奏准，暹羅國照例頒賞，其靴皆折絹，嗣後琉球等國賞靴，亦照例折絹。

二十四年議准，琉球國王，原賞緞二十疋，今加三十疋。安南國王，原賞緞三十疋，今加二十疋。暹羅國王，原賞緞三十四疋，今加十六疋。各表裏五十疋。

二十五年，荷蘭國入貢，賜國王及正使均照六年加賞例。副使照順治十三年賞標官例，夷目官，掌書記，伴送官，通事，從人，各賞紬、緞、絹袍，銀有差。

二十九年，賜朝鮮國使臣，其正使全城君，職銜稱君，除照正使賞例外，加緞五疋，緞衣一襲，作帽貂皮十張。【略】

三十六年，遣使封朝鮮世子，並賜織金緞四疋，緞、紗、羅各四疋，裹各四疋。

四十七年，暹羅國入貢，賜國王、王妃及貢使，均照三十四年議定之例，其副貢人員等，照從人賞例，絹各二疋，布各七疋。廣東伴送經歷，亦照例賞彭緞袍一領。【略】

六十年，琉球國入貢，加賜國王蟒緞、閃緞、錦緞各二疋，青藍綵緞、藍素緞、素緞、紬、羅、紗各四疋。正副使，每人加緞、紡絲各二疋，羅、絹各一疋。都通事，加緞、絹各一疋，青布二疋。從人，加毛青布各一疋。留邊通事，加緞、絹各

一疋，毛青布二疋。從人，加毛青布各二疋。

又安南國入貢，照荷蘭國例，加賜國王蟒緞、糙緞、倭緞、閃緞、錦緞各二疋，青緞表裏各十疋。陪臣每人加表緞及裏紗羅絹各一疋。行人每名加表緞及裏絹布各一疋。從人每名加紬毛青布各一疋。

六十一年，遣使封朝鮮世弟李昤，並賜織金緞四疋，緞、紗、羅各四疋，裏各四疋。

又暹羅國入貢，照安南國例，加賜國王緞八疋，紗四疋，羅八疋，織金緞、紗、羅各二疋。王妃緞、織金緞、紗、織金紗、羅、織金羅各二疋。貢使四人，每人加緞、羅、織金羅、絹各一疋，裏一。通事四人，二人加緞、羅、絹各一疋，裏一，二人加緞、羅、絹各一疋。從人二十一名，加絹、布各一疋。

又暹羅補進犀牛，貢使係微員，比具表進貢之使酌減，賞緞六疋，羅二疋，織金羅二疋，絹五疋，裏二，布一疋。通事，緞、羅各三疋，絹二疋。從人四名，絹各二疋，布各六疋。伴送驛丞，彭緞袍一領。【略】

〔雍正〕二年，琉球國王遣王舅入貢，照康熙六十年加賜之例。又特賜國王御書「輯瑞球陽」四字，內庫緞二十疋，松花石硯，玉器、瓷器、法瑯器等物。又加賞王舅銀百兩，內庫緞八疋。通事緞四疋，銀三十兩。

又暹羅國入貢，照康熙六十一年加賜之例，船長照通事例，番梢照從人例，加賞緞、羅、絹、布有差。又船長於原賞布十疋外，再各加賞十疋。

又特賜國王各色緞二十疋，松花石硯，玉器、瓷器、法瑯器等物，差司官齎賞物，一併送至廣東，交該撫付船長領回。

三年，安南國入貢，特賜國王御書「日南世祚」四字，《古文淵鑑》、《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各一部，內庫緞二十疋，松花石硯，玉器、瓷器、法瑯器等物。陪臣各賞銀百兩，內庫緞六疋。

又西洋國教化王入貢，奉敕：覽王奏，並進方物，具有悃誠，【略】茲因使臣歸國，特頒斯敕，並賜糙緞、錦緞、大緞六十疋，次緞四十疋。王其受領，悉朕惓惓之意。

是年，賜國王大蟒緞、糙緞、倭緞各四疋，片金緞二疋，閃緞、藍花緞、青花緞、帽緞、藍緞、青緞各六疋，綾、紡絲各十有八疋，羅十疋，絹四疋，銀三百兩。使臣大蟒緞、糙緞、倭緞、帽緞、藍花緞、青花緞、藍緞各二疋，綾、紡絲各六疋，絹四疋，銀二百兩。又特賜國王貂皮、人蔘，各色糙緞、錦緞、大緞、次緞、洋漆器、瓷器、茶、紙墨、絹扇等物。

又琉球國王爲賜御書、玉器、綵緞，謝恩入貢，賜國王及正副使，皆照康熙六十年加賞之例。其都通事，賞綵緞二疋，裏一，絹一疋，毛青布六疋。留邊通事同。至京從人，毛青布各六疋。留邊從人同。伴送官及上通事，彭緞袍各一領。又特賜國王內庫緞二十疋，玉器十件，玻璨器二種，共十件，瓷器十有二種，共百有五十件，法瑯器一件，松花石硯二方。正使紫巾官，內庫緞八疋，銀百兩。

【略】

五年，西洋博爾都噶爾國入貢，賜國王大蟒緞、糙緞、倭緞各六疋，片金緞四疋，閃緞、藍花緞、藍緞、帽緞、素緞各八疋，綾、紡絲各二十有二疋，羅十有三疋，絹七疋。貢使大蟒緞一疋，糙緞、倭緞各二疋，帽緞一疋，藍花緞、青花緞、藍緞各三疋，綾、紡絲各六疋，帽三，銀百兩。護貢官十人，每人倭緞一疋，藍花緞、青花緞、藍素緞，綾各二疋，紡絲三疋，紬二疋，絹一疋，銀五十兩。從人三十名，每名紬、紡絲三疋，絹二疋，銀二十兩。廣東伴送把總彭緞袍一領。又特賜國王人蔘、內庫緞、瓷器、洋錫器、荔枝酒、茶、紙、墨、絹鐙、扇、香囊等物，來使亦加賜有差。

又蘇祿國入貢，其奉表使臣頒賞，及遣官伴送等事宜，均照琉球國例舉行。賜國王蟒緞六疋，青藍綵緞、藍緞、青緞各十疋，閃緞八疋，錦緞六疋，紬、羅、紗各十疋。來使綵緞六疋，裏四，羅四疋，紡絲、絹各二疋。通事照都通事例，賞綵緞二疋，裏一，絹一疋，毛青布六疋。從人五名，賞毛青布各六疋。特賜國王玉器、瓷器等物。正使加賞內庫緞六疋，銀八十兩，副使緞二疋，銀二十兩。

又琉球國王入貢，照康熙六十年加賜之例。其肄業官生，業成歸國，照都通事之例，賞給各綵緞一疋，裏一，毛青布四疋。從人二名，賞毛青布各四疋。特加賞官生內庫緞二疋，裏二。從人每名官緞一疋。

七年諭，朕覽禮部具題，頒賜朝鮮國王儀物本內，開載賞賜銀百兩，又貂皮折銀百五十兩。朕思賞賜之例，既已開載貂皮，何以又折爲銀，至於賞銀百兩，亦應用儀物，以示朕優重藩王之意。爾等酌議具奏。其餘齎馬緞疋等物，亦應將精良者賞給，著禮部堂官於頒賜時，驗看稽察。其所賞正副使臣緞疋，亦著內庫取用。欽此。遵旨議定，賞貂皮一百張，不必折價，其緞疋均於內庫取用，令該衙門遵奉施行。至賞給國王銀百兩，改爲內庫糙緞四疋，雲緞四疋，永著爲例。

又朝鮮國王陳奏伊國賊黨謀逆，遣兵緝獲，奉旨嘉獎，特賜國王緞三十有二疋，綾八疋，《康熙字典》、《性理精義》、《詩經傳説彙纂》、《音韻闡微》各一部，賞該國兵丁銀一萬兩。

又琉球國入貢，照康熙六十年加賞外，特賜國王内庫緞二十疋，玉器十件，玻璨器二種，共八件，瓷器十有四種，共百有五十件，法瑯器一，白玉硯、松花石硯各一方。使臣内庫緞四疋，銀五十兩。

又暹羅國入貢，照康熙六十年加賞例，賜國王緞、羅各十有八疋，紗十有二疋，錦緞、織金緞、羅紗各八疋。王妃緞、羅、紗各六疋，織金緞、紗、羅各四疋。來使四人，每人各緞八疋、羅絹五疋、織金羅三疋、裏二布一疋。通事各緞羅五疋、絹三疋。從人各絹三疋、布八疋。特賜國王御書「天南樂國」四字，内庫緞二十疋，玉器八件，法瑯器一件，松花石硯二方，玻璨器二種，共八件，瓷器十有四種，共百四十有六件。貢使内造緞八疋，銀百兩。

又南掌國入貢，頒賞照蘇禄國初次納貢例。又特賜國王玻璨器八件，瓷器十有八種，共百三十有三件，糙緞、大緞各四疋，倭緞、蟒緞各二疋，錦緞八疋，猩猩氈二條，人蔘六斤。正使蟒緞一疋，大緞三疋，銀百兩。副使大緞四疋，銀五十兩。

官修《清會典事例》卷五〇七《禮部・朝貢・賜予二》　乾隆元年，暹羅國入貢，照康熙六十一年加賜之例，又頒賜國王蟒龍大袍一二襲。奉旨，暹羅遠處海洋，抒誠納貢，除照定例賞給外，著特賞蟒緞四端。【略】

六年，南掌國入貢，賜國王蟒緞六疋，青藍綵緞、藍素緞、青素緞各一疋，閃緞八疋，錦六疋，紬、羅、紗各十疋。貢使綵緞六疋，裏四，羅四疋，紡絲、絹各二疋。先目二人，綵緞各三疋，裏各二，絹各一疋，毛青布各六疋。通事二人，綵緞各二疋，裏各一，絹各一疋，毛青布各六疋。後生九名，毛青布各六疋。伴送、典史、千總、彭緞袍各一領。

八年，駕幸盛京，朝鮮國王遣陪臣入貢，賜國王弓矢全副，貂皮百，鞍馬一，紅糙緞、龍欄緞各四疋，大緞、紡絲各三疋。又特賜御書「式表東藩」扁額。正使，糙緞一疋，緞四疋，韓襪，鞍馬，銀五十兩。書狀官，緞二疋，韓襪，銀四十兩。大通官三人，每人各賞中緞二疋，韓襪，銀三十兩。押物官十有五人，各賞緞一疋，銀二十兩。從人二十名，各賞銀五兩。

又琉球、安南二國入貢，照康熙六十年之例賞給。

十四年，暹羅國入貢，照康熙六十一年之例加賞，又特賜國王御書「炎服屏藩」四字，蟒緞、片金緞、糙緞、閃緞各二疋，錦緞四疋，各色緞八疋，玉器六，瑪瑙器二，法瑯鑪瓶一副，松花石硯二方，玻璃器五種，共十件，瓷器二十有三種，共百四十有六件。又因續進黑熊、白猿等物，特賞國王庫緞十二疋。

又南掌國入貢，賞國王及正使等，均照乾隆六年例。

十六年，緬甸國初次入貢，賜國王蟒緞、錦緞各六疋，閃緞八疋，青藍綵緞、藍緞、素緞、紬、羅、紗各十疋。王妃織金緞、織金紗、織金羅各四疋，緞、紗、羅各六疋。貢使綵緞六疋，裏四，羅四，紡絲、絹各二疋。緬目四人，每人綵緞三疋，裏二，絹一疋，毛青布六疋。象奴十有九人，緬役十有四名，各毛青布六疋。伴送官彭緞袍各一領。加賜國王御書「瑞輯西琛」四字，青白玉玩器六，玻璃器十有五種，共二十有九件，瓷器九種，共五十有四件，松花石硯二方，法瑯鑪瓶一副，内庫緞二十疋。貢使内庫緞八疋，銀百兩。

十八年，西洋國入貢，賜國王及正使，均照雍正五年例，其副使總理官，每人蟒緞、帽緞各一疋，糙緞、綵緞、藍花緞、青花緞、藍緞各二疋，綾、紡絲各四疋，絹二疋。護送官，每人潞紬、紡絲各四疋，絹二疋，銀五十兩。從人，每名潞紬、紡絲絹各二疋，銀五十兩。又特賜國王龍緞四疋，糙緞十有一疋，糙花緞、綾緞各八疋，綾、紡絲各二十有二疋，羅十有三疋，絹七疋，册頁一，瑪瑙玉器六件，法瑯器二種，十有二件，漆器十九種，四十有八件，瓷器三十三種，百八十有八件，及紫檀木器，畫絹，香袋，香餅，紙，墨，扇，茶等物。正使糙緞二，花緞、綾緞四，玉器二，法瑯器二，漆器三種，五件，瓷器八種，三十有三件，及畫絹，紙，墨，扇，茶等物。又隨敕書賞國王龍緞，片金緞各二疋，蟒緞，倭緞各三疋，糙緞七疋，花緞六疋，閃緞，花緞，藍花緞，青花緞，藍緞，青緞，帽緞，綾緞各四疋，綾，紡絲各二十有二疋，羅十有三疋，絹七疋。又於圓明園賜國王紗四十疋，葛百疋，及香囊，香串，宫扇，藥錠等物。正使紗三十疋，葛四十疋。副使總理官，紗十有二疋，葛十疋，及香囊，香串，宫扇，藥錠等物各有差。從人紗五十疋，葛百疋。

又暹羅國入貢，特賜國王人蔘四斤，錦、緞共二十疋，玉器四，瑪瑙器二，法瑯器六，銅煖硯二，玻璃器十，瓷器百有四十。

十九年，蘇禄國入貢，賜國王及來使物件，與雍正五年同。

二十二年，暹羅國入貢，賜國王蟒緞、錦緞各二疋，閃緞、片金各一疋，八絲緞四疋，玉器，瑪瑙各一，松花石硯二方，法瑯器十有三，瓷器百有四。【略】

三十六年，南掌國慶賀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賜國王糙緞、倭緞、蟒緞、錦緞、大緞各二疋，大紅猩猩氈、綠猩猩氈各二條，五色絹百疋，五色紙二百張，人蔘三斤，琉璃器十，各色瓷器八十。貢使蟒緞一疋，大緞三疋，銀百兩。頒賞日，加賞先目各裏紬一疋，伴送官各五絲緞一疋。又貢使先蒙召至熱河筵燕，特賞貢使蟒緞四疋，先目緞各一疋。又於西直門接駕，賞貢使緞三疋，貂皮四張。先目每人緞二疋，貂皮二張。

四十三年，安南國王，解送竄越匪犯進關，於正賞外，加賜國王蟒緞、糙緞、倭緞、錦緞各一疋，閃緞、表緞各二疋。【略】

四十五年，朝鮮國爲停止陳謝隨表儀物，遣使謝恩，仍進貢物，特賜國王二等奎馬一匹，表緞、紬各四疋，糙緞、雲緞各二疋，貂皮五十張。

又朝鮮國王遣使來京慶祝萬壽，賜國王緞十有八疋，正副使、大通官、押物官、從人，各加賞有差。【略】

〔四十六年〕，又安南國遣使謝恩，於熱河瞻覲天顏，賜國王蟒緞、倭緞、閃緞、錦緞各二疋。正副使綵緞、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行人、從人，絨、緞、銀各有差。【略】

四十七年，朝鮮、琉球、南掌三國使臣，入紫光閣燕，賜各國正使錦、漳絨各三疋，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四對，酒鍾各一。副使錦、漳絨各一疋，八絲緞、五絲緞各三疋，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二對，酒鍾各一。嗣後凡紫光閣入燕使臣賞如例。朝鮮正副使，於正大光明殿入燕獻詩，賞八絲緞各一疋，絹箋各二卷，筆墨各一匣。嗣後朝鮮、琉球、安南使臣獻詩者，賞如例。翼日，賞正使錦、八絲緞各二疋。副使錦、八絲緞各一疋。又賜國王內庫緞二十疋，硯二方，玉器五，玻璃器十，瓷器百，使臣各緞四疋，銀五十兩。

四十八年，恭謁祖陵，朝鮮國王先遣陪臣在盛京祇迎，恭祝萬壽，照上次加賞之例，加賜國王御製詩一章，玉如意一，德符心矩一。正副使各蟒緞一疋，中緞、小緞各二疋，銀五十兩。書狀官，中緞二疋，銀四十兩。大通官各中緞一疋，銀三十兩。押物官，各小緞一疋，銀二十兩。從人，跟役一百四十六名，銀各二兩。又賜接駕使臣燕，賞正副使各紙一卷，筆墨各一匣，硯一方，糙緞一疋，中緞、小緞各二疋，銀五十兩。餘賞使臣從人等銀兩緞疋，與前次頒賞之例同。

又朝鮮國王遣使進謝恩方物，賜國王物件，與四十五年同。

四十九年，安南國王遣使謝恩入貢，恭遇聖駕南巡，由禮部帶領該陪臣等，於江甯省城外迎接，恭領御題作詩，恩賞緞各一疋，紙、筆、墨、硯各一分。特賜國王古稀說，並御書「南交屏翰」四字，蟒緞、倭緞、閃緞、錦緞各二疋。陪臣三員，綵緞、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行人九員，漳絨、五絲緞各一疋。從人銀有差。嗣該國陪臣來京，前赴熱河瞻覲，復奉旨作詩，賞與江甯同。特賜國王御製詩一章，瑞芝如意一，蟒緞、閃緞、漳絨、錦緞各一疋。正副使三員，八絲緞、五絲緞、漳絨各一疋，瓷瓶三，荔支、茶膏、茶餅、南醬、鮮果等物。又賞正使，漳絨、大紅緞、蕉花緞各一疋，如意、鼻煙壺各一，荷包一對。副使二員，大紅緞、寶藍緞各一疋，餘同。又賞藍宮紬面皮襖一領，腰刀一，牙箸，牙籤，瓷椀，瓷盤等物。行人、通事、隨人，銀緞皮襖有差。

又加賜朝鮮國王，玉如意一，玉器二，錦緞、綵緞、閃緞、漳絨各四疋，紅洋氈一條，紅羽緞一疋，雕漆盒四件。

又朝鮮國王遣使請封世子，加賜國王如意一，片金、錦緞、綵緞、漳絨、大緞、甯紬各二疋，紅洋氈一條。加世子長壽佛一，小如意一，玉器一，硯一方，筆墨各二匣，絹箋二卷。

又奏准，安南國向無通事，廣西巡撫揀派通事一名，與陪臣同來，賞彭緞袍一領。

五十年，紫光閣筵燕，賞暹羅正使錦緞四疋，絨緞二疋，各樣花緞十疋，荷包大小五對。二使、三使、四使，錦緞各二疋，花緞各六疋，荷包大小各三對。

是年舉行千叟燕，朝鮮國正副使入燕，特賜國王宋澄泥仿唐石渠硯一方，梅花玉版箋，仿澄心堂紙，花箋，花絹各二十卷，徽墨二十錠，湖筆二十枝。正副使每員，御製千叟燕詩一章，壽杖一，錦、閃緞、漳絨各二疋，絹箋二卷，湖筆二十枝，硯一方，商絲茶盤二，如意一，蟒緞、大卷緞、倭緞各二疋，貂皮十有六張，硃紅絹福字方二十，徽墨十錠，文竹香盒一，牙火鐮包一。又正副使進千叟燕詩，加賞八絲緞各一疋，絹箋二卷，筆墨各一匣。

又恭遇臨雍盛典，令朝鮮使臣隨同觀禮，賞正副使大緞各一疋，書狀官、大通官八絲緞各一疋。

又朝鮮國歷年留抵貢物，遵旨全行收受，加賞國王糙緞、倭緞各十疋，緞五十疋，素緞十有五疋，閃緞十疋，衣素緞、帽緞、甯紬、宮紬各五疋，花紡絲二十疋。【略】

又朝鮮國王爲諭祭該國王世子，恭進謝恩貢物，賞國王龍緞、糙緞、片金、甯

紬、春紬各四疋，貂皮百張，官用緞、彭緞、宮紬各八疋，紡絲各二疋，二等馬一匹。

五十二年，紫光閣筵燕，賞暹羅正副使，與五十年同。

五十三年，紫光閣筵燕，賞琉球正副使，與五十一年同。又使臣獻詩，賞正使大緞一疋，筆十枝，墨一錠，箋紙二卷。

又緬甸國入貢，賜國王玉器、法瑯器各六，玻璃器二十有六，瓷器五十有四。貢使二名，八絲緞各八疋，銀各百兩，法瑯器、瓷器各二。該使臣行禮時，遇雨溼衣，特賞頭目龍緞、字緞、官用緞各一疋，緬目字緞官用緞各一疋。

五十四年，紫光閣筵燕，賞暹羅正使錦、漳絨各三疋，小卷八絲緞、五絲緞各五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對。副使，錦、漳絨各一疋，小卷八絲緞、五絲緞各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

又安南國王遣正副使三人入貢於熱河，特賜國王五次。初次，玉如意、玉觀音、綠水晶朝珠、水晶瓶、紅瓷瓶各一，銀絲盒二，錦緞三疋，箋紙三卷。二次，蟒緞、閃緞、糙緞、錦緞各二疋。三次，鄭宅茶四罐，普洱茶團七，茶膏二盒，鼻煙二瓶，佛手一盤。四次，如意、鼻煙壺、木漆椀、法瑯椀各一，綵緞、漳絨各三疋。五次，大瓷瓶、瓷盤、漆碟、椀、鑪各二，小刀一。正使五次。初次，玉如意、瓷觀音、水晶瓶各一，錦緞二疋，銀絲盒二，箋紙二卷。二次，綵緞、八絲緞各二疋，小卷紗四疋。三次，蓮心茶一瓶，紫陽茶一盒，茶膏二匣，普洱茶團四，鼻煙一瓶，瓷椀、瓷瓶各一，佛手一盤。四次，如意一，綵緞，漳絨各二疋，鼻煙壺一，荷包一對。五次，瓷花瓶、瓷盤、漆碟、椀、小刀、小瓶各一。副使五次。初次，每員玉如意一，銀絲盒二，錦緞二疋，箋紙二卷。二次，綵緞、八絲緞各一疋，五絲緞六疋。三次，茶膏一盒，瓷椀一，普洱茶團四，佛手二盤。四次，綵緞一疋，如意一，荷包一對，鼻煙一瓶。五次，瓷盤，瓷椀，小刀各一。行人五名，銀各十兩。從人十名，銀各五兩。【略】

〔五十五年〕，又諭，阮光平具表入奏，親自赴闕祝釐，【略】旋安南國王率世子陪臣親詣闕廷慶祝萬壽，賜該國王蟒緞、糙緞、錦緞，於常例外，各加三疋，倭緞改漳絨加三疋，閃緞加二疋。又於熱河加賜國王九次。初次，御製詩一卷，蟒緞袍五，馬一匹，黃韁全副，玉帶，金帶各一，金帽五，玉佛，玉如意，瓷瓶各一，茶葉六瓶，鼻煙二瓶，大團茶二，扇二，銀萬兩。二次，帶鐘時辰表一，玉攢盒二。三次，紅寶石頂三眼花翎涼帽一，黃馬褂衣袍一副，金黃帶荷包全副，四團龍補服金黃蟒袍一副，緯帽一，珊瑚朝珠一盤。四次，御製詩扇一，如意一，珊瑚朝珠一盤，玉器二，蟒緞、糙緞、閃緞各四疋，錦緞六疋，瓷器、玻璃器、漆器各四，絹箋四卷，筆墨各四匣，硯二方。五次，御筆西湖圖一卷，御筆木蘭秋獮一卷。六次，加福啟瑞圖一，玉東方朔一。七次，玉如意一，緞二疋，漳絨一疋，綾三疋，洋瓶二，洋碟，漆椀，鼻煙壺各一。八次，御製文初集至二集二部，御製詩初集至四集四部，碧玉椀一，帶表帶鉤一副。九次，瓷瓶，瓷椀，瓷盤各二，象牙茶盤一。賜世子金帽一。陪臣六員，賞凡六次。初次，一員，大元寶二，扇一，茶葉二瓶，普洱茶膏二盒，瓷椀，瓷碟各一。五員，大元寶各一，餘皆同。二次，一員，紅頂緯帽一，錦雞補服蟒袍一副，朝珠一盤，帶，荷包全副。五員，藍頂緯帽各一，獬豸補服，蟒袍各一副，朝珠各一盤，帶，荷包各全副。三次，每員，綵緞，大緞，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瓷器，玻璃器，漆器各二，箋紙各二卷，筆墨各二匣，硯各一方。四次，每員，緞，漳絨各一疋，綾一疋，漆椀，鼻煙壺，火鐮各一。五次，瓷瓶，瓷椀，瓷盤，象牙茶盤各一。六次，進詩陪臣二員，各緞一疋，箋紙二卷，筆墨二匣。員從行人，大元寶共四。又員從每員，五絲緞，紡紬，澤紬各四疋，紗綾各一疋。又每員大緞，漳絨，八絲緞各一疋，筆墨各一匣，箋紙一卷。行人每員，五絲緞，漳絨各一疋，銀十兩。通事，藍頂緯帽一，朝珠一盤，蟒袍補服，帶，荷包全副，元寶一。伶工，護衛，隨人，紬、布、銀，有差。

又在圓明園賜國王十四次。初次，杭緯二盒，普洱茶團一，茶葉二瓶，瓷盤一，蘋果四。二次御書聯扁一副，餘賞與初次同。三次，蟒袍二，玉如意一，漳絨，緞，紬各一疋，荷包二對。四次，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法瑯器，皮椀，瓷鼻煙壺各一，四不相一隻。五次，荷包三對，雕漆椀二，瓷器五，福圓青錫罐一，茶盤一，四不相一隻。六次，回回小荷包一對。七次，萬壽衢歌樂章一部。八次，狐狸二隻。九次，自鳴鐘，時辰表各一，銀絲盒九，紅漆卓一，瓷瓶二，瓷椀三，漆椀五，漆碟二，木瓜膏一椀。十次，荷包五對。十一次，鑲玉如意一。十二次，玉石大椀一對。十三次，大紅呢，漳絨，紗，錦，各一疋，大緞四疋。十四次，玉如意一。陪臣六員，賞凡十次。初次，茶葉各二瓶，茶膏各一盒，瓷盤各一，蘋果各四。二次，賞與初次同。三次，漳絨，五絲緞各一疋，荷包各二對。四次，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皮椀，瓷鼻煙壺各一。五次，茶盤各一，瓷器各一。六次，奶餅各一盒，奶皮，阿爾察各二盒。七次，瓷椀，瓷碟各一，漆器各二，佛手各四。八次，荷包各二對。九次，頭號香五十枝，二號香四百枝。十次，緞各三疋，漳絨

各一疋、花綃各一疋。賞留京員從、紬、緞、紗、綾、筆、墨、箋紙等物。行人、伶工、護衛等、紬、緞、布、銀有差。

又朝鮮國王遣使慶祝萬壽，賞凡十一次。初次，正副使二員，每員加賞緞三疋、漳絨二疋、荷包三對、鼻煙一筒、漆椀一。書狀官一員，緞三疋、漳絨一疋、荷包二對、鼻煙一筒、漆椀一。大通官三員，各緞三疋、漳絨一疋、荷包一對、鼻煙一筒、漆椀一。又賞正副使、瓷碟、瓷瓶、瓷椀、象牙茶盤各一。書狀官、大通官，每員減瓷瓶，餘與正副使同。二次，賞正副使、茶葉一瓶、茶膏一盒、瓷盤一、蘋果四。書狀官、大通官，減茶膏，餘與正副使同。三次，賞與二次同。四次，賞正副使、漳絨、五絲緞各一疋、荷包二對。書狀官、大通官，漳絨各一疋、荷包各一對。五次，特賜國王大紡絲、大緞各五疋、蟒緞、糙緞各六疋、玉如意一、絹箋二卷、錦緞、閃緞各二疋、筆、墨各二匣、硯二方。正副使、綵緞、大緞、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箋紙二卷、筆、墨、各一匣、硯一方。書狀官，漳絨、大緞、八絲緞各一疋、筆、墨、各一匣、箋紙一卷。大通官三員，漳絨、五絲緞各一疋、銀二十兩。又正副使、書狀官、大通官，每員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皮椀、瓷鼻煙壺各一。押物官、從人，緞、銀各有差。六次，賞正副使瓷器茶盤各一。書狀官、大通官賞同。七次，賞正副使奶餅各一盒，奶皮、阿爾察各二盒。八次，賞正副使瓷器各二、皮器各一、佛手各四。書狀官、大通官，每員瓷器一，餘與正副使同。九次，賞正副使荷包各二對。十次，賞正副使頭號香五十枝、二號香四百枝。十一次，正副使、書狀官，在正大光明殿入燕，賞大緞各二疋、甯紬、漳絨、縐紬各一疋。

又南掌國王、遣使慶祝萬壽，特賜國王三次。初次，玉佛、玉如意、金鑲玉亭、御書扇各一。二次，扇一、茶葉二瓶。三次，糙緞、倭緞、大緞各二疋、五色絹百幅、五色紙百張、玻璃器十。頭目二員，賞凡十五次。初次，每員大元寶一。二次，每員扇一、茶葉三瓶、茶膏二盒、瓷椀、瓷碟各一。三次，每員蟒緞、大緞各一疋、銀五十兩。四次，每員綾、緞各二疋、漳絨一疋、火鐮、瓷鼻煙壺、漆木椀各一。五次，每員瓷瓶、瓷椀、瓷碟、象牙茶盤各一。六次，每員茶葉一瓶、茶膏一盒、瓷盤一、蘋果四。七次，賞與六次同。八次，每員漳絨、五絲緞各一疋、荷包一對。九次，每員瓷器一、茶盤一。十次，每員瓷器一、皮器二、佛手三。通事二名、緬役十八名，各小元寶五。

又緬甸國王遣使謝恩，於例賞外，特賜國王御筆「福」字一，玉佛、玉如意各一，糙緞、蟒緞、閃緞、錦緞各二疋，硯二方，筆、墨各四匣，絹箋十卷。

又朝鮮國入貢，賜國王糙緞、蟒緞、閃緞、錦緞各四疋，澄泥硯、歙硯各二方，絹箋五百有四十卷，描金蠟箋八卷，仿宣紙一千張，新宣紙六百張，福字箋三百幅，湖筆三百枝，徽墨百錠，十錦扇百柄。

五十六年，紫光閣筵燕，賞道羅正使一員，大卷緞、大卷宮紬各四疋，大荷包

絨、縐紬各一疋。先目四員，賞凡十次。初次，大元寶二。二次，每員瓷碟、瓷椀各一，茶葉二瓶。三次，每員緞、綾、漳絨各一疋、火鐮、瓷鼻煙壺、漆木椀各一。四次，每員漆木盤、瓷碟、瓷鍾各一。五次，每員茶葉一瓶、瓷盤一、蘋果四。六次，賞與五次同。七次，每員漳絨一疋，荷包一對。八次，每員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皮椀、瓷碟、鼻煙壺各一。九次，每員瓷器一、茶盤一。十次，每員瓷器一、皮器三、佛手三。通事二名，後生九名，銀各五兩。

又緬甸國王遣使慶祝萬壽，特賜國王三次。初次，玉佛、玉如意、金鑲玉亭各一。二次，御書扇一，又扇一，茶葉二瓶。三次，內庫緞二十疋、玉器六、石硯一方、玻璃器二十有九、法瑯鑪瓶一、各色瓷器五十有四。大頭目四員，賞凡十有五次。初次，每員大元寶一。二次，每員扇一、茶葉三瓶、瓷椀、瓷碟各一，茶膏一盒。三次，每員蟒緞一疋、八絲緞四疋、法瑯器、瓷器各二，銀五十兩。四次，每員綾二，緞、漳絨各一疋、火鐮、瓷鼻煙壺、漆木椀各一。五次，每員瓷瓶、瓷椀、瓷碟、象牙茶盤各一。六次，每員茶葉一瓶、茶膏一盒、瓷盤一、蘋果四。七次，賞與六次同。八次，每員漳絨、五絲緞各一疋，荷包二對。九次，每員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皮椀、瓷鼻煙壺各一。十次，每員瓷器一、茶盤一。十一次，每員奶餅一盒，奶皮、阿爾察各二盒。十二次，每員瓷器二、皮器三、佛手三。十三次，每員荷包二對。十四次，每員平定金川戰圖、平定回部戰圖各一，頭號香五十枝、二號香四百枝。十五次，每員大緞一疋、甯紬、漳絨、縐紬各一疋。賞正副使、茶葉一瓶、茶膏一盒、瓷盤一、蘋果四。書狀官、大通官，減茶膏，餘與正副使同。三次，賞與二次同。四次，賞正副使、漳絨、五絲緞各一疋、荷包二對。書狀官、大通官，漳絨各一疋、荷包各一對。五次，特賜國王大紡絲、大緞各五疋、蟒緞、糙緞各六疋、玉如意一、絹箋二卷、錦緞、閃緞各二疋、筆、墨各二匣、硯二方。正副使、綵緞、大緞、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箋紙二卷、筆、墨、各一匣、硯一方。書狀官，漳絨、大緞、八絲緞各一疋、筆、墨、各一匣、箋紙一卷。大通官三員，漳絨、五絲緞各一疋、銀二十兩。又正副使、書狀官、大通官，每員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皮椀、瓷鼻煙壺各一。押物官、從人，緞、銀各有差。六次，賞正副使瓷器茶盤各一。書狀官、大通官賞同。七次，賞正副使奶餅各一盒，奶皮、阿爾察各二盒。八次，賞正副使瓷器各二、皮器各一、佛手各四。書狀官、大通官，每員瓷器一，餘與正副使同。九次，賞正副使荷包各二對。十次，賞正副使頭號香五十枝、二號香四百枝。十一次，正副使、書狀官，在正大光明殿入燕，賞大緞各二疋、甯紬、漳絨、縐紬各一疋。

又南掌國王、遣使慶祝萬壽，特賜國王三次。初次，玉佛、玉如意、金鑲玉亭、御書扇各一。二次，扇一、茶葉二瓶。三次，糙緞、倭緞、大緞各二疋、五色絹百幅、五色紙百張、玻璃器十。頭目二員，賞凡十五次。初次，每員大元寶一。二次，每員扇一、茶葉三瓶、茶膏二盒、瓷椀、瓷碟各一。三次，每員蟒緞、大緞各一疋、銀五十兩。四次，每員綾、緞各二疋、漳絨一疋、火鐮、瓷鼻煙壺、漆木椀各一。五次，每員瓷瓶、瓷椀、瓷碟、象牙茶盤各一。六次，每員茶葉一瓶、茶膏一盒、瓷盤一、蘋果四。七次，賞與六次同。八次，每員漳絨、五絲緞各一疋、荷包一對。九次，每員八絲緞、五絲緞各一疋、皮椀、瓷鼻煙壺各一。十次，每員瓷器一、茶盤一。十一次，每員瓷器一、皮器二、佛手三。通事二名、緬役十八名，各小元寶五。

又緬甸國王遣使謝恩，於例賞外，特賜國王御筆「福」字一，玉佛、玉如意各一，糙緞、蟒緞、閃緞、錦緞各二疋，硯二方，筆、墨各四匣，絹箋十卷。

又朝鮮國入貢，賜國王糙緞、蟒緞、閃緞、錦緞各四疋，澄泥硯、歙硯各二方，絹箋五百有四十卷，描金蠟箋八卷，仿宣紙一千張，新宣紙六百張，福字箋三百幅，湖筆三百枝，徽墨百錠，十錦扇百柄。

五十六年，紫光閣筵燕，賞道羅正使一員，大卷緞、大卷宮紬各四疋，大荷包

一對，小荷包三對。副使一員，大卷緞、大卷宮紬各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又特賞正副使八絲緞各一疋，筆、墨，各一匣，箋紙各一卷。

又琉球、安南、緬甸、南掌，朝貢例賞，奉旨，改與暹羅一體辦理。

又加賞朝鮮正副使，金鞘小刀、回子緞、回子紬、回子布。書狀官、大通官、押物官，從人，緞、紬、布有差。

又加賞琉球、緬甸使臣等物件，與朝鮮同。

又安南國王，遣使謝恩，特賜國王四次。初次，玉如意、玉佛各一，朝珠一盤，香盒二，青玉瓶、瓷瓶各一，箋紙三卷，錦緞三疋。二次，蓮心茶、花香茶各一瓶，芽茶、洋煙各二瓶，茶膏二盒，大普洱茶團一，小普洱茶團六，佛手四，皮盤一。三次，玉如意一，瓷鼻煙壺一，羽緞、八絲緞各三疋，皮盤、洋瓷椀各一。四次，瓷椀、瓷瓶、瓷盤、皮椀、皮盤各二，小刀一。陪臣三員，賞凡五次。初次，如意各一，錦、緞各二疋，香盒各一，箋紙各二卷。二次，普洱茶各四，佛手各三，瓷盤、皮椀各一，茶膏各一盒。三次，玉如意各一，五絲緞各三疋，小荷包各一對，瓷鼻煙壺各一。四次，特賞賦詩陪臣二員，八絲大緞各一疋，箋紙各二卷，筆、墨，各二匣。五次，瓷椀、瓷盤、小刀各一。行人六名，銀各十兩。從人五名，銀各五兩。

又安南國王復遣使謝恩，特賜國王玉如意一，玉器二，玻璃器、瓷器各四，錦、綵緞、閃緞、蟒緞各四疋。陪臣二員，金鞘小刀各一，回子緞各四疋，回子紬各五疋，回子布各二疋。通事一名，回子緞、回子布各一疋，回子紬二疋。行人六名，回子紬、回子布各一疋。從人九名，回子布各一疋。

五十七年，賞朝鮮、安南、琉球、緬甸國王，各大緞二疋，福字箋百幅，絹箋四卷，雕漆茶盤四，硯二方，筆、墨各四匣。

又特賜安南國王玉如意一，玉器、文竹器各二，玻璃器、瓷器各四，洋表一，貂皮五十張，帽緯八匣，片金、金綫緞，洋花緞，糙緞各二疋。

五十八年，賜安南國王物件，與五十七年正月同，並賞陪臣二員，芽茶、春橘，荷包，火鐮，玻璃器，玻璃鼻煙壺，瓷盤等物。

又賞朝鮮國王物件，照五十七年之例。

又賞暹羅國王物件，與朝鮮國王同。

又緬甸國王遣使祝嘏，特賜國王玉佛一，如意一，佛經一，玉朝珠一盤，盆景二，錦八疋，緞四疋。又如意一，閃緞，錦，漳絨，綾，紗，羅各二疋，玉器，文竹器，雕漆器各四，玻璃器，瓷器各十，福字箋二十幅，絹箋十卷，扇二十柄，宮扇十柄，硯二方，筆四匣，墨二匣，茶葉十瓶，香袋二盒。正副使賞凡五次。正使一員，初次，元寶二。二次，錦，大卷紗，大卷緞，漳絨，宮紬，羅各二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瓷器四，茶葉四瓶。三次，茶葉二瓶，茶膏二盒，念珠一盤，文竹小刀一，瓷器二。四次，紬二疋，緞，漳絨各一疋，皮椀，瓷煙瓶，火鐮各一。五次，大普洱茶團二，瓷瓶，茶盤各一，瓷椀二，荷包一。副使二員，初次，元寶各一。二次，漳絨，綵緞，紗，團花緞各二疋，茶葉各二瓶，荷包各二對，瓷椀，瓷瓶各一。三次，茶葉各二瓶，茶膏各一盒，念珠各一盤，文竹小刀各一，瓷器各二。四次，緞，紬，漳絨各一疋，皮椀，瓷煙瓶，火鐮各一。五次，瓷椀各一，小普洱茶團各十，茶盤小碟各一，荷包各一對。樂工十一名，小元寶各五。

又西洋英吉利國入貢，特賜國王玉如意一，龍緞三疋，蟒緞二疋，糙緞七疋，百花糙緞六疋，倭緞三疋，片金二，閃緞，袍緞，藍緞，綵緞，青花緞，衣素緞，綾緞，帽緞各四疋，綾，紡絲各二十有二疋，羅十有三疋，杭紬七疋，玉雙環瓶一，戰圖一盒，紅雕漆桃式盒九，朱漆菊瓣盤四，絹箋，蠟箋各五十卷，挂鐙四對，十錦香袋八盒，繡香袋，連三香袋各四盒，宮扇十有三柄，扇百柄，香餅四盒，普洱茶團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乾，香瓜乾各一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蓮子各四盒。正使，龍緞，糙緞，藍緞，醬色緞，素緞各二疋，倭緞，八絲緞各一疋，綾，杭紬，紡絲各四疋，瓷椀六，瓷盤八，霽青白裏瓷盤六，扇二十柄，普洱茶團六，六安茶六瓶，茶膏二盒，哈密瓜乾二盒。副使，龍緞，糙緞，倭緞，藍緞，醬色緞，素緞各一疋，綾，杭紬，紡絲各二疋，瓷椀二，瓷盤八，霽青白裏瓷盤四，扇十柄，普洱茶團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哈密瓜乾各一盒。副使之子，龍緞，糙緞，素緞，八絲緞，錦，漳絨，羽緞，綾各一疋，花緞，紡絲各二疋，瓷椀，瓷盤各四，十錦扇十柄，普洱茶團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冰糖各一盒，雕漆盤一，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代筆官，總兵官二員，每員閃緞，糙緞，倭緞，藍緞，綾各一疋，瓷椀，瓷盤各二，十錦扇十柄，普洱茶團二，六安茶二瓶，茶膏，哈密瓜乾各一盒，大荷包，小荷包各二對。副總兵官，管兵官，聽事官，管船官等七員，每員糙緞，閃緞，藍緞各一疋，瓷椀，瓷盤各二，扇一盒，普洱茶團二，大荷包，小荷包各一對。又於如意洲賞正使，大卷緞，大卷紗各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瓷鼻煙壺一，五彩雞尊一對。副使，大卷緞，紗各二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瓷鼻煙壺一，五彩滷壺二。副使之子，大卷緞二疋，大卷紗一疋，大荷包，小荷包各

一對，瓷鼻煙壺一，瓷四足香鑪二。總兵等官九員，每員緞、紗各一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瓷鼻煙壺一。恭遇高宗純皇帝萬壽聖節，該使臣等行慶賀禮，賞凡三次。初次於含青齋，賞正使、大卷八絲緞、錦各二疋，瓷茶桶、瓷椀、瓷盤各二，宜興器一。副使、大卷八絲緞三疋、錦一疋，瓷茶桶、瓷椀各二，瓷盤一。副使之子、八絲緞二疋、錦一疋，皮茶桶、瓷椀、各二，瓷盤一。副使之子繪畫呈覽，賞大荷包二。通事、總兵等官九員，每員八絲緞二疋，瓷椀二。二次於清音閣，賞正使，御筆書畫冊頁一、玉杯一，瓷盤、瓷瓶、漆桃盒、葫蘆瓶各二，副使、玉杯一，瓷器、漆桃盒、葫蘆瓶各二，小荷包一對。副使之子，瓷器四、漆桃盒二、瓷瓶一、小荷包一對。通事、總兵等官九員，每員漆桃盒二、瓷器四。三次於太和門，頒給敕書，賜該國王百花蟒緞二疋，袍緞、綾緞各四疋，紫檀彩漆銅掐絲法瑯龍舟仙臺一、玉器八、瑪瑙盂盤一、瓷器二百有二十、漆器三十有七、葫蘆器十有四，文竹挂格、棕竹漆心炕格各二，花卉册頁一、畫絹二十幅、灑金五色字絹箋紙、白露紙、高麗紙各二十卷，墨六匣，各樣扇四十柄，普洱茶團八、六安茶八瓶，武彝茶四瓶，茶膏、柿霜（各）四盒，哈密瓜乾、香瓜乾各四盒，藕粉、蓮子各二盒，藏糖三盒。又隨敕書賜國王，龍緞三疋、蟒緞二疋、糙緞七疋、百花糙緞六疋、倭緞三疋、片金二、閃緞、袍緞、藍緞、綵緞、青花緞、衣素緞、綾緞、帽緞各四疋，綾、紡絲各二十有二疋，羅十有二疋、杭紬七疋、畫絹百幅、白露紙百張、灑金五色絹五十幅、五色箋紙、高麗紙各二百張，宮扇十有三柄、十錦扇百柄、連三香袋四盒、十錦香袋八盒、繡香袋四盒、香餅四盒、普洱茶團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乾、香瓜乾（各）二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蓮子各三盒、文竹炕卓二、雕漆炕卓二、挂鐙十二、墨二十匣。正使龍緞、帽緞各一疋、糙緞、倭緞各二疋、藍緞、青花緞、綵緞、杭紬各三疋，綾、紡絲各六疋，茶葉二瓶、茶膏二盒、甎茶二塊、大普洱茶團二、刮膘吉慶一架、青玉全枝葵花洗一、瑪瑙葵花椀一、瑪瑙葵花碟一、藏糖二匣。副使、龍緞、帽緞各一疋、糙緞、藍緞、倭緞、青花緞、綵緞、縐紬各二疋，綾、紡絲各四疋，茶葉四瓶、茶膏一盒、甎茶二塊、女兒茶十、白玉全枝葵花洗一、花瑪瑙菊花瓣椀一、葫蘆器二、藏糖二匣。副使之子，龍緞、糙緞、倭緞、青緞、藍緞、錦、漳絨、帽緞各一疋，綾、紡絲各三疋，縐紬二疋，茶葉二瓶、甎茶二塊、茶膏一盒，女兒茶八、藏糖一匣。總兵官、副總兵官二員，每員龍緞、糙緞、倭緞、藍緞、青緞、帽緞、錦各一疋，綾、紡絲各三疋，縐紬二疋，茶葉三瓶、甎茶二塊、茶膏一盒，女兒茶八、藏糖一匣。通事、管兵等官四員，每員龍緞、糙緞、漳絨、錦、藍緞、綵緞各一疋，綾、紡絲各二疋，茶葉二瓶、甎茶二塊。代筆、醫生等官九員，每員龍緞、糙緞、錦、漳絨、藍緞、彭緞、綾、紡絲各一疋，茶葉二瓶、甎茶二塊。貢使從人七名，每名綾、紬各二疋，布四疋，銀十兩。吹樂、匠作、兵役等六十七名，每名綾、紬各二疋，布四疋，銀十兩。內地護送官二員，大緞各二疋。貢船留存管船官五名，每名回子布、高麗布、波羅麻、兼絲葛各二疋。留存貢船兵役、水手共六百十五名，各高麗布、回子布、小增城葛、波羅麻各一疋。

五十九年，賞朝鮮國王物件，與五十八年同。

又賞琉球國王物件，照五十七年之例。

又荷蘭國入貢，例賞國王物件，內銀三百兩，折玉器二件。貢使銀百兩外，加五十兩。大班一名，銀八十兩，緞疋照庫官，掌案官之例。法蘭西番人二名，寫字人二名，醫生一名，緞、銀，俱與庫官，掌案官例同。加賜國王玉如意一、大紅龍緞、蟒緞、百花糙緞、錦緞、閃緞各三疋，綾、羅、紡絲、春紬各十疋。又御筆「福」字一，龍緞、漳絨各二疋，玉器、法瑯器各二，雕漆器、文竹器各四，瓷器八。貢使一名，石青蟒緞、藍糙緞、緑閃緞、紫錦緞各一疋，綾、羅、紡絲、春紬各四疋。又大卷八絲緞、錦緞各二疋，瓷器四、茶葉四瓶、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又大卷緞、閃緞各二疋，鼻煙壺一、瓷器二、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三對。大班一名，糙緞、錦緞、大緞、甯紬各一疋，綾、紡絲各二疋，又大卷五絲緞、錦緞各一疋，瓷器二、茶葉二瓶、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又大卷緞、閃緞各一疋，鼻煙壺一、瓷器二、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法蘭西番人二名，糙緞、錦緞、大緞、甯紬各一疋，綾、紡絲各二疋。寫字人二名，醫生一名，與法蘭西番人同。跟役跟兵十八名，彭緞、紬各二疋，布各四疋。

又於重華宮特賞朝鮮國正副使，各花瓶二、茶葉二瓶、荷包二對、火鐮、鼻煙壺各一。

六十年，特賜朝鮮國王，龍緞二疋、福字方百幅、玻璃器、雕漆器各四，絹箋四卷，筆、墨各四匣，硯二方。

又紫光閣筵燕朝鮮使臣，賞正使二員，各錦三疋、漳絨三疋，大卷八絲、五絲緞各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對。副使二員，各錦一疋、漳絨二疋，大卷八絲、五絲緞各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

又緬甸國、南掌國正副使臣等，同在熱河瞻覲，賞正副使等，錦緞、紬、紗、漳絨、波羅麻、荷包、瓷器、茶葉、銀兩，各有差。並特賜緬甸國王金針表二，又賞六

次。初次，於萬樹園特賜緬甸國王、南掌國王，玉佛、玉如意各一，玉朝珠各一盤，金字佛經各一部，盆景各二，雕漆椀各二，玉器各一，各色緞各十有二疋。正副使等，茶葉、茶膏、念珠、小刀、瓷器等物，並各荔支三瓶。伴送官，大緞、綢紬各一疋。二次，賞伴送官，緞各一疋。三次，賞正副使，普洱茶、漆皮椀、漆皮盤、佛手、小刀等物。四次，賞正副使，緞、綾、漳絨、葫蘆器、鼻煙壺、火鐮、荷包等物。五次，特賜南掌國王，駱駝、馬、贏各二。六次，於例賞外，加賜緬甸國王，閃緞、錦、漳絨、綾、紗、羅各二疋，宮扇十柄，扇二十柄，硯二方，筆四匣，墨二匣，絹箋十卷，香袋二匣，福字箋二十幅，茶葉十瓶，瓷器、雕漆器各十，葫蘆器、文竹器、玉器各四。正副使，茶葉、茶膏、瓷器、茶盤等物。加賜南掌國王，龍緞、倭緞、大緞各二疋，絹箋、箋紙各百張，漆器十。賞正副使，與緬甸正副使同。

官修《清會典事例》卷五〇八《禮部・朝貢・賜予三》　嘉慶元年，舉行千叟燕，朝鮮、安南、暹羅使臣同在甯壽宮入燕，特賜各國正使，每員聖製千叟燕詩一章，玉如意，壽杖各一，錦緞、洋花緞、雲緞、大卷緞各二疋，福字箋一卷，絹箋二卷，湖筆二十枝，硃墨十錠，硯一方，鼻煙一瓶，鼻煙盒，瓷牙籤筒，洋漆茶盤各一件。副使，每員錦緞、洋花緞各一疋，絹箋一卷，湖筆十枝，硃墨四錠，餘賞與正使同。

又特賜朝鮮國王使臣，照乾隆六十年正月之例。特賜安南國王物件，與朝鮮國王同。

二年正月，紫光閣筵燕，特賞朝鮮、暹羅使臣，與元年同。

三年正月，山高水長筵燕，加賞琉球正副使，與二年紫光閣賞朝鮮、暹羅同。

又正大光明殿筵燕，使臣獻詩，賜國王及使臣，與二年賞朝鮮同。

又山高水長筵燕，加賞琉球正使錦三疋、漳絨三疋、大卷八絲緞四疋、大卷五絲緞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副使錦二疋、漳絨二疋、大卷八絲緞三疋、大卷五絲緞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十五日獻詩，加賜國王蟒緞二疋，福字方一百幅，雕漆器四件，玻璃器四件，大小絹箋四卷，筆、墨各四匣，硯二方。使臣二員，各大緞一疋，箋紙二卷，筆、墨各二匣。

又召朝鮮、暹羅使臣入重華宮燕，賞正副使荷包、芽茶、鼻煙壺、火鐮、玻璃椀、福橘等物。

四年諭，年班朝覲之各國使臣，向例俱於紫光閣筵燕一次，各有賞賚。今雖停止筵燕，所有伊等應得賞項，仍行賞給，以示朕仰體皇考敷錫愷澤之至意。【略】

又奉旨，此次頒發朝鮮國升配恩詔，著照例賞給該國王緞五十疋，交齎詔之正副使帶往。【略】

五年，緬甸國入貢，於例賞外，特賜國王御書「錫蕃彰順」四字，閃緞、錦、漳絨、綾、紗、羅各二疋，宮扇十柄，扇二十柄，硯二方，筆四匣，墨、香袋各二匣，絹箋十卷，福字箋二十卷，茶葉十瓶，瓷器、雕漆器各十，玉器、葫蘆漆器、文竹器各四。正貢使二員，每員錦、八絲緞、宮紬、宮紗、漳絨、波羅麻各二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瓷器四，茶葉四瓶，銀五十兩。

六年，賞暹羅使臣各江紬羊皮襖一領，連纓皮帽一頂，綾小棉襖一領，綾棉中衣一件，紬棉襪一雙，緞鞾一雙。從人各藍布羊皮襖一領，皮纓帽一頂，布小棉襖一領，布棉褲一件，布棉襪一雙，布鞾一雙。

八年，越南國王阮福映初次納貢，特賜國王蟒緞、糙緞、錦緞、漳絨、閃緞各八疋，綾緞、春紬各二十有七疋。陪臣六員，各小卷八絲緞、春紬六疋，紗綾二疋，羽紬八疋。録事行人，各亮花緞四疋，紡紬四疋，紗綾一疋，羽紬四疋。書記、通事、從人，各紬三疋，布八疋。廣西伴送官，各大緞二疋。又加賜國王蟒緞、糙緞、閃緞、錦緞各四疋，瓷器、漆器、漆桃盒，瓷鼻煙壺各四，螺鈿漆檳榔盒二，茶葉四瓶。

九年正月，紫光閣筵燕，賞朝鮮正使錦、漳絨各三疋，大卷八絲緞二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副使、書狀官，與二年同。

又正大光明殿筵燕，使臣和詩，特賜國王及正副使、書狀官，與二年同。

是年，越南國王遣使謝恩，並進十年例貢。十月初一日，特賜陪臣三員，各藍緞灰鼠皮襖一領，月白紬棉襖一領，月白紬棉套褲一雙，藍緞棉襪一雙，緞鞾一雙，紅布包袱一塊。行人九員，廣西巡撫揀派通事一名，各藍甯紬羊皮襖一領，紡紬棉襖一領，紡紬棉套褲一雙，棉襪一雙，緞鞾一雙，藍布包袱一塊。隨价十五名，各藍布羊皮襖一領，紬面布裹棉襖一領，藍布棉套褲一雙，布棉襪一雙，緞鞾一雙。初六日，萬壽聖節，物賜國王蟒緞四疋，糙緞四疋，閃緞四疋，錦緞四疋，瓷器四件，玻璃器四件，絹箋四卷，筆、墨各四匣，硯二方。初七日，特賜陪臣三員，各綵紬二疋，大緞二疋，小卷五絲緞二疋，瓷器二件，玻璃器二件，箋紙二卷，筆、墨各二匣，硯一方。初九日使臣獻詩，特賜陪臣三員，各五絲緞一疋，筆、墨，各一匣，箋紙二卷。【略】

十年正月，賞暹羅大貢使錦、漳絨各三疋，大卷八絲緞、小卷五絲緞各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對。二貢使錦、漳絨各二疋，大卷八絲緞、小卷五絲緞各三疋，荷包同。三四貢使，每員錦、漳絨各二疋，大卷八絲緞、小卷五絲緞各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朝鮮正使，小卷五絲緞四疋。副使、書狀官，小卷五絲緞各三疋，小荷包各四對，餘與乾隆六十年同。又使臣和詩，加賜國王蟒緞二疋，餘與二年同。正副使、書狀官，均與二年同。

是年，恭遇巡幸盛京，朝鮮國王遣陪臣迎駕，恩燕使臣，賞正使糙緞一疋，中緞、小緞各二疋，銀五十兩。書狀官中緞二疋，銀四十兩。大通官各中緞一疋，銀三十兩。押物官各小緞一疋，銀二十兩。從人各銀二兩。【略】

〔十二年正月〕，又南掌國貢使來京，初次，大頭目二員，各賞漳絨二疋、綾二疋、小卷五絲緞一疋、洋瓷牙籤筒一、鼻煙壺一、洋金皮漆茶盤二、大荷包一對。次頭目一員，漳絨一疋，綾二疋，小卷五絲緞一疋，瓷牙籤筒一、鼻煙壺一、皮漆茶盤二、小荷包一對。二次，大頭目二員，各賞小卷緞二疋、茶葉二瓶、茶膏二匣、茶盤一、瓷器三。次頭目一員，小卷緞一疋、茶葉二瓶、茶膏一匣、茶盤一、瓷器二。通事二名，各小卷五絲緞一疋。三次，賜國王龍緞、大緞、倭緞各二疋，絹箋、箋紙各一百張，漆器十件。

十三年正月，朝鮮貢使入蒙古包燕，賞正副使、書狀官，與二年紫光閣入燕同。使臣獻詩，賜國王龍緞改蟒緞，餘與乾隆六十年同。正副使、書狀官並同。

又琉球、暹羅二國使臣入蒙古包燕，賞與乾隆六十年朝鮮正副使同。

十四年十月，朝鮮國王遣使臣祝嘏來京，初次，賞正副使各玉如意一、玻璃器二、茶葉四瓶、哈密瓜一、大小荷包六。書狀官，大小荷包二對、茶葉二瓶，餘與正副使同，惟無玻璃器。二次，使臣恭進詩章，賞大緞各一疋，箋紙各二卷，筆、墨各二匣。三次，賞正副使，各小緞三疋、紬一疋。書狀官，小緞二疋、紬一疋。四次，賜國王紫檀嵌玉如意一、大卷八絲緞五疋，蟒緞、糙緞各六疋，錦緞、閃緞各二疋，大紡絲五疋，絹箋二卷，筆、墨各二匣，硯二方。正副使，各大卷八絲緞一疋，小卷八絲緞、五絲緞各二疋，箋紙一卷，筆、墨，各一匣。大通官三員，各小卷八絲緞一疋，小卷五絲緞二疋，漳絨一疋，銀二十兩。押物官二十一員，各小卷五絲緞一疋，銀十兩。從人二十七名，各銀十兩。五次，入正大光明殿燕，賞正副使、書狀官，各大緞二疋、小緞一疋，漳絨、縐紬各一疋。

又琉球國遣王舅謝恩，於例賞外，加賞緞五疋。

又越南國王祝嘏使臣入覲，初次，賞使臣等各嵌玉如意一，玻璃盤、椀各一，大小荷包二對，福元膏一瓶，日鑄牙茶一瓶，普洱蘂茶一瓶，哈密瓜一。二次，賞使臣三員，各嵌玉如意一，玻璃器二，福元膏二瓶，大小荷包二對，日鑄牙茶一瓶，哈密瓜一，普洱蘂茶一瓶。使臣六員獻詩，加賞每員大緞一疋，箋紙二卷，筆、墨，各二匣。三次，賞使臣三員，各甯紬三疋，大紡紬一疋。四次，加賜國王嵌玉三鑲如意一，蟒緞六疋，大緞五疋，糙緞六疋，錦緞、閃緞各二疋，大紡紬五疋，絹箋二卷，筆、墨各二匣，硯二方。使臣三員，各賞大緞一疋，八絲緞、五絲緞各二疋，綵緞一疋，箋紙二卷，筆、墨各一匣，硯一方。行人九員，各八絲緞一疋，五絲緞二疋，漳絨一疋，銀二十兩。從人十五名，銀各十兩。五次，賞使臣三員，各小卷八絲緞一疋，甯紬、紡絲各一疋。加賜國王蟒緞、閃緞、糙緞各四疋，瓷器、玻璃器各四，絹箋四卷，筆、墨各四匣，硯二方。使臣三員，各大緞、綵緞、五絲緞、八絲緞二疋，瓷器、玻璃器各二，箋紙二卷，筆、墨各二匣，硯一方。六次，正大光明殿燕，賞使臣六員，各大緞二疋，小緞、漳絨、縐紬各一疋。【略】

十五年正月，朝鮮使臣入蒙古包燕，賞正使錦、漳絨各三疋，大卷八絲緞、小卷五絲緞各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對。副使、書狀官，各錦二疋，漳絨二疋，大卷八絲緞、小卷五絲緞各三疋，大小荷包與正使同。使臣和詩，加賜國王及正副使、書狀官，均與乾隆六十年同。【略】

〔十六年〕十月，琉球入貢，初次，賞正使茶葉二瓶、茶膏二匣、瓷椀三、瓷碟一。副使茶膏一匣、瓷碟二，餘與正使同。都通事茶葉一瓶，餘與副使同。二次，賞正使緞一疋，紬、漳絨各二疋，荷包二對，漆盤二，牙籤筒一，瓷鼻煙壺一。副使漳絨一疋，漆盤一，餘與正使同。都通事紬一，餘與副使同。三次，賞正使錦、漳絨各三疋，八絲緞、小卷緞各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副使錦、漳絨各二疋，八絲緞、小卷緞各三疋，大小荷包與正使同。【略】

十七年，緬甸使臣入蒙古包燕，賞使臣錦、漳絨各三疋，大卷八絲緞、小卷五絲緞各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略】

又朝鮮請册封世子使臣來京，正使以病乞假，惟副使、書狀官入覲，賞副使、書狀官各大緞二疋，紬二疋，皮盤一，瓷鼻煙壺一，牙籤筒一，荷包一對。

十二月，朝鮮使臣入重華宮燕，賞正副使、書狀官，各玻璃瓶二，茶鍾、瓷碟各一，玻璃鼻煙壺一，茶葉二瓶，大荷包二對。

又特賜世子蟒緞四疋，緞四疋，紗、羅各四疋，裏各四。加賜國王如意一、片

金二、錦二、大紗、漳絨、大緞、甯紬俱各二疋，紅洋氈一條。又加賞世子長壽佛一尊，如意一，筆、墨二匣，硯二方，絹箋二卷，玉器一。【略】

〔二十二年〕九月，越南國入貢，賞凡五次。初次，陪臣、行人、通事、從人，韈襪褲有差。二次，每員各大緞一疋，筆、墨二匣，箋紙二卷。三次，每員各銅手鑪、銀絲椀、玻璃鍾、鼻煙壺一，瓷盤二，荷包二對。四次，賜國王蟒緞、糙緞、閃緞、錦緞各四疋，瓷器、玻璃器各四，絹箋四卷，筆、墨各四匣，硯二方。陪臣每員紬緞、漳絨各一疋，面鏡、雕漆鑲金椀、瓷鼻煙壺各一，荷包各三對。五次，加賞陪臣各綵緞、大緞、五絲緞、八絲緞一疋，瓷器二，箋紙二卷，筆、墨二匣，硯一方。【略】

〔二十四年〕九月，暹羅、南掌、朝鮮、越南、四國王遣使臣祝嘏來京，賞凡七次。【略】五次，四國使臣入正大光明殿燕，加賜國王，與十四年賞朝鮮國王同。四國使臣八員，各大卷八絲緞一疋，綵緞一疋，小卷八絲緞、五絲緞各二疋，箋紙二卷，筆、墨各一匣，硯一方。六次，每員各賞大卷八絲緞二疋，小卷江紬一疋，漳絨、縐紬各一疋。書狀官一員，大卷八絲緞一疋，小卷五絲緞二疋，漳絨一疋，箋紙一卷，筆、墨各一匣。大通官三員，各賞小卷八絲緞一疋，五絲緞二疋，漳絨一疋，銀二十兩。押物官二十員，各賞小卷五絲緞一疋，銀十兩。從人二十六名，銀各十兩。越南行人九員，通事二名，各賞小卷八絲緞一疋，五絲緞二疋，漳絨一疋，銀各二十兩。從人十五名，銀各十兩。南掌後生十名，暹羅通事二名，漢番書記二名，番吹手二名，番跟役八名，賞各與越南同。七次，朝鮮正副使二員，各賞小卷八絲緞二疋，五絲緞二疋，雕漆盒、玻璃器、皮馬鞚各一，荷包，正使大小三對，副使大小二對。越南使臣三員，各賞雕漆盒二，玻璃盒一，江紬二疋，縐紬二疋，皮馬鞚一，荷包二對。加賜南掌國王，與十四年賞朝鮮國王同。其正副使二員，各賞大卷紬一疋，小卷五絲緞一疋，小卷紬一疋，雕漆盒二，錫罐茶大小四瓶，玻璃盒一，皮馬鞚一，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暹羅副使一員，賞大卷五絲緞一疋，花紅紬一疋，小卷紬一疋，餘與南掌正副使同。

十二月，朝鮮、暹羅使臣入重華宮燕，朝鮮正使一員，副使、書狀官二員，各賞鼻煙壺一，瓷椀一，玻璃器二，茶瓶二，紅橘一碟，荷包，正使四對，副使等各二對。暹羅使臣四員，各賞鼻煙壺一，玻璃杯二，瓷器二，茶葉二瓶，柑四枚，荷包各二對。通事二名，從人二十名，袍帽韈襪等與十八年賞琉球同。

二十五年正月，山高水長筵燕朝鮮、暹羅二國使臣，朝鮮正使一員，副使、書狀官二員，各賞與三年同。暹羅大貢使一員，賞大卷八絲緞四疋，小卷五絲緞四疋，綿紬三疋，漳絨三疋。餘貢使三員，各賞大卷八絲緞三疋，小卷五絲緞三疋，綿紬二疋，漳絨二疋。又入正大光明殿燕，加賜朝鮮國王及正副使、書狀官，均與乾隆六十年同。

官修《清會典事例》卷五〇九《禮部・朝貢・賜予四》 道光元年四月，越南請襲封陪臣來京，加賜國王蟒緞、糙緞、閃緞、錦緞各四疋，瓷器四，洋漆蓋罐四，雕漆盒四，鼻煙壺四，文竹檳榔盒二，茶葉四瓶。陪臣二員，各賞綵緞二疋，大卷八絲緞二疋，綾二疋，小卷八絲緞二疋，瓷器二，玻璃器二，洋漆蓋罐二，瓷鼻煙壺二，文竹檳榔盒一，茶葉二瓶。【略】

三年正月，加賞朝鮮正使一員，大卷八絲緞二疋。副使、書狀官二員，各小卷八絲緞一疋。賞琉球、暹羅正副使，均與朝鮮同。【略】

又加賞朝鮮、琉球、暹羅三國正使，各大卷八絲緞六疋，副使各小卷八絲緞六疋。

七月，暹羅國王遣使慶賀萬壽，兩次賞正使漳絨共五疋，錦三疋，銅手鑪一，玻璃器二，瓷器二，銀裹文瓢椀一，大卷八絲緞四疋，小卷五絲緞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副使漳絨共四疋，錦二疋，大卷八絲緞三疋，小卷五絲緞三疋，餘與正使同。【略】

四年正月，紫光閣筵燕緬甸，朝鮮使臣，加賞緬甸正使大小卷緞各七疋，荷包三對，副使四員，各大小卷緞各五疋，荷包與正使同。加賞朝鮮正副使、書狀官，如嘉慶三年之例。

五年正月，紫光閣筵燕朝鮮、琉球使臣，賞朝鮮副使、書狀官各錦二疋，漳絨二疋，八絲緞三疋，五絲緞三疋，荷包三對，羊肉一方。琉球正使大卷八絲緞四疋，小卷五絲緞四疋，錦三疋，漳絨三疋，荷包三對，副使大小卷緞各三疋，錦二疋，漳絨二疋，荷包三對。又兩國使臣和詩，加賜各國王及使臣等，均與嘉慶三年同。

七月，越南使臣祝嘏來京，陪臣六員，各賞小卷八絲緞一疋，漳絨二疋，瓷器一，綾二疋，錦匣鏡一，玻璃器一，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又恭獻詩章，加賜國王及陪臣物件，與嘉慶二十二年同。【略】

〔八年〕是年，生擒逆首張格爾，朝鮮、暹羅使臣叩賀，特賜各國王蟒緞、閃緞、錦、漳絨各二疋。

六月，朝鮮國王遣貢使來京祝嘏，賞凡四次。初次，加賞正使紗四疋。【略】三次，賞正副使、書狀官三員，各大緞二疋，江紬、倭緞各一疋。【略】

〔九年〕七月，越南國王遣陪臣祝嘏來京，賞凡四次。初次，特賜國王人蔘一斤。二次，陪臣三員，各賞漳絨二疋，綾二疋，小卷緞一疋，雕漆盒一、瓷器一、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玻璃煙壺一。又陪臣獻詩，加賜國王及陪臣，與嘉慶二十二年同。三次，陪臣三員，各賞大卷五絲緞一疋、箋紙二卷、筆墨二匣。四次，加賞陪臣三員，各紬綿袍紬裏夾襖、紬夾褲夾套褲、緞鞾襪各一。行人、通事、從人有差。

是年九月，恭謁祖陵，朝鮮國王遣使迎駕，特賜國王御書「纘服揚休」四字，「福」、「壽」字各一，弓箭撒袋一分，玲瓏鞍轡全備馬一匹，貂皮百張，龍襴緞四疋，糙緞四疋，緞、紡絲各五疋。正使賞糙緞一疋，中緞、小緞各二疋，鞍具馬一匹，銀五十兩。書狀官中緞二疋，銀四十兩。大通官三員，各中緞一疋，銀三十兩。押物官十六員，各小緞一疋，銀共三百二十兩。從人一百六十名，賞銀同。自正使以下，鞾襪俱全分。【略】

十年正月，紫光閣筵燕，賞朝鮮正使錦、漳絨各三疋，大小卷緞各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副使、書狀官四員，每錦漳絨各二疋，大小卷緞各三疋，荷包與正使同。又使臣和詩，加賜國王及使臣，與嘉慶三年賞琉球同。加賞暹羅正使綵緞六疋、大小卷緞各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綠葡萄一袋。餘三員，各綵緞四疋、大小卷緞各三疋，荷包與正使同。【略】

十一年正月，紫光閣筵燕，賞朝鮮正使錦、綵緞各三疋，副使、書狀官三員，每錦綵緞各二疋，餘與十年同。加賜暹羅國王，與嘉慶二十四年同，賞正使與朝鮮同。又賞暹羅正使、大卷緞、綵緞各一疋，小卷八絲緞、五絲緞各二疋，箋紙二卷，筆墨二匣，硯一方。副使大卷八絲緞二疋，小卷江紬一疋，坐褥面一，縐紬一疋，錦、綵緞各二疋。加賞暹羅副使，大卷八絲緞、小卷五絲緞各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通事漢番書記四名，各八絲緞一疋，五絲緞二疋，坐褥面一，銀各二十兩。番吹手五名，各五絲緞一疋，銀各十兩。番跟役十三名，銀各十兩。【略】

七月，越南國王遣使臣祝嘏來京，賞凡四次。初次，加賜國王與暹羅同。陪臣獻詩，加賞三員各大緞一疋、箋紙各二卷、筆墨各二匣。二次，賞陪臣三員，與暹羅正使同。行人八員，各小卷八絲緞一疋、五絲緞二疋、漳絨一疋，銀各二十兩。從人九名，銀各十兩。三次，賞陪臣三員，各小卷八絲緞袍料一件，綾、漳絨各二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瓷器一，葫蘆器一，玻璃鼻煙壺一。【略】

〔十三年〕七月，越南國王遣陪臣祝嘏來京，賞凡四次。初次，陪臣三員，各賞漳絨二疋，綾二疋，小卷緞一疋，葫蘆器一，瓷器一，玻璃鼻煙壺一，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二次，陪臣獻詩，加賜國王蟒緞、錦緞、糙緞、閃緞各四疋，瓷器、玻璃器各四，絹箋四卷，筆墨各四匣，硯二方。賞陪臣三員，各大卷五絲緞一疋，箋紙二卷，筆墨各二匣。三次，賞陪臣三員，各綵緞二疋，大緞二疋，小卷五絲緞、八絲緞各二疋，瓷器二，玻璃器二，箋紙二卷，筆、墨各二匣，硯一方。四次，加賞陪臣、行人、隨人、通事，袍襖鞾襪有差。

十二月，朝鮮、緬甸兩國入貢，值停止筵燕，賞朝鮮正副使、書狀官，與十二年同。賞緬甸正副使，與朝鮮同。【略】

〔十四年〕，是年，册立皇后禮成，特賜緬甸國王緞五十疋，王妃緞三十疋，交貢使齎回。【略】

〔十九年〕五月，朝鮮使臣來京，赴孝全成皇后几筵前進香，加賜國王糙緞、錦緞、大卷八絲緞、天青素緞各四疋。【略】

二十二年正月，紫光閣筵燕朝鮮、南掌二國使臣，賞朝鮮正副使、書狀官，與二十一年正月同。加賜國王及使臣，與嘉慶三年賞琉球同。加賜南掌國王紫檀嵌玉如意一，蟒緞、糙緞各六疋，大卷八絲緞、大紡絲各二疋，綫紬、閃緞各二疋，絹箋二卷，筆、墨各二匣，硯二方。正使錦、綵緞各三疋，大卷八絲緞、小卷五絲緞各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副使錦、綵緞各二疋，八絲緞、五絲緞各三疋，荷包與正使同。先目，通事二名，各小卷八絲緞一疋、五絲緞二疋，綵緞一疋，銀二十兩。後生六名，跟役二名，各小卷五絲緞一疋，銀十兩。【略】

二十三年，紫光閣筵燕朝鮮、琉球二國使臣，賞朝鮮正副使等，與二十二年同，加賞正使大卷八絲緞袍褂料一件、五絲緞袍褂料五件，紡絲二疋，貂皮十。賞琉球正副使，與朝鮮同。【略】

〔二十六年〕十二月，朝鮮、琉球二國使臣來京，各賞與二十五年同。入保和殿燕，各賞與上年紫光閣筵燕同，改閃緞二疋爲圓金緞二疋。

二十七年正月，紫光閣筵燕同，改閃緞二疋爲圓金緞二疋。

二十七年正月，紫光閣筵燕朝鮮、琉球二國使臣，每員賞閃緞、漳絨各三疋，大小卷緞各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加賜國王與二十五年同。又使臣入正大光明殿燕，各賞大緞一疋、箋紙二卷、筆墨各二匣，加賞琉球正副使、都通

事，從人衣帽韓襪有差。【略】

咸豐二年，册立皇后禮成，賜朝鮮國王王妃緞疋，與道光十四年同。【略】

同治元年，崇上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徽號，賜朝鮮國王、王妃緞三十疋。

十二月，朝鮮使臣來京，賞與道光二十七年同，改閃緞爲蟒緞，改八絲緞爲江紬，改五絲緞爲綾紬。【略】

六年五月，琉球國入貢，兼謝御書扁額使臣來京，賞正使蟒緞、漳絨各三疋，大卷五絲緞四疋，小卷綾綺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加賞正使、都通事、土通事、從人，綿衣呢帽韓襪有差。

十月，琉球恭謝册封使臣來京，賞正使蟒緞、漳絨各三疋，大卷宫紬四疋，小卷綾綺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加賞正副使使者、都通事、王舅通事、土通事、從人，皮衣帽韓襪有差。

七年十二月，朝鮮國入貢，賞正使蟒緞、漳絨各三疋，大卷五絲緞四疋，羽紬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副使、書狀官，每蟒緞、漳絨各二疋，五絲緞、羽紬各三疋，餘與正使同。

八年正月，越南國入貢，賞凡四次。初次，賜國王蟒緞八疋，梅花糙緞、紫圓金緞各四疋，雕漆盒四，雕象牙盒二，瓷器四，玻璃鼻煙壺四，黑皮椀四，茶葉四瓶。陪臣三員，每蟒緞、大卷八絲緞、白羅各四疋，玻璃鼻煙壺四，漆盒二，玻璃器四，黑皮椀四，瓷器四，茶葉四瓶。二次，賞陪臣三員，染貂冠、貂皮領袖、綿襖褲、套褲、紬面狐皮袍、緞韓襪、絲帶俱各一。行人，通事，隨人，衣帽韓襪有差。三次，賜國王鑲玉如意一，大緞五疋，蟒緞十有二疋，閃緞、圓金緞各一疋，大卷羅五疋，各色絹箋二卷，筆二匣，墨四匣，硯二方。陪臣三員，每大緞蟒緞各一疋，小卷羽紬各四疋，箋紙二卷，筆一匣，墨二匣，硯一方。行人七員，各大卷羽紬一疋，小卷羽紬二疋，漳絨一疋，銀各二十兩。隨人九名，銀各十兩。四次，賞陪臣黎峻鑲青金如意一，大瓷花瓶，玉花瓶，大瓶，鼻煙，帽緯各一，羽紬二疋，大荷包二對。阮恩倜、黄竝，各鑲玉如意一，餘同。

八月琉球國入貢，賜國王與嘉慶三年同。正使屯絹、羽紬各四疋，圓金緞三疋，漳絨三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副使屯絹、羽紬各三疋，圓金緞、漳絨各二疋，餘與正使同。加賞正副使、都通事、官生、土通事、從人衣帽韓襪有差。

十二月，朝鮮國入貢，賞正使蟒緞、漳絨各三疋，大卷江紬、小卷羽紬各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副使蟒緞、漳絨各二疋，大卷江紬、小卷羽紬各三疋，餘與正使同。

九年十二月，朝鮮國入貢，賞正副使、書狀官，與八年同，惟改羽紬爲屯絹。

十年二月，琉球國入貢，賞凡五次。初次，賜國王與嘉慶三年同。正使圓金緞、漳絨各三疋，彭緞、羽紬各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副使圓金緞、漳絨各一疋，彭緞、羽紬各三疋，餘與正使同。二次，賞正副使、都通事、土通事、從人衣帽韓襪有差。三次，賞正使天青羽紗、沈香紗各一疋，三鑲玉如意一，紅瓷瓶、椀各一，玉雙環瓶一，大蓮椀二，五福盤一，鼻煙一瓶，帽緯一匣，大荷包二對，茶葉四匣。副使玉方瓶一，無紅瓷椀，餘與正使同。都通事青盤一，西紅椀二，茶葉三瓶。四次，賞正使蟒緞、漳絨各三疋，江紬、通海紬各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副使蟒緞等各二疋，江紬等各三疋，荷包同。都通事江紬、漳絨各一疋，漆痰盂一，鼻煙壺一，小荷包二對。五次，賞正副使各織染局小卷袍褂料一件，如意一，玉器瓷器各一，帽緯一匣，鼻煙壺一，大荷包二對。

八月，越南使臣來京，賜國王蟒緞八疋，圓金緞四疋，瓷器、皮盤各四，漆器菊瓣碟四，洋漆香盒二，玻璃煙壺四，茶葉四瓶。陪臣三員，各蟒緞一疋，白羅二疋，八絲緞二疋，羽紬二疋，玻璃器，瓷器各二，皮盤二，鼻煙壺二，洋漆香盒一，並賞陪臣行人、通事、隨人、象醫、專牧皮袍、綿襖、皮冠、氈冠、韓襪有差。

十一年九月，大婚禮成，賜朝鮮國王王妃緞疋，與咸豐二年同。又加上慈安端裕皇太后慈禧端佑皇太后徽號，賞與前同。

又朝鮮國慶賀大婚使臣來京，賜國王蟒緞六疋，圓金緞四疋，大卷宫紬六疋，大紡絲五疋，絹箋二卷，筆墨四匣，硯二方。正副使二員，各大卷八絲緞一疋，小卷八絲緞二疋，蟒緞一疋，小卷五絲緞二疋，箋紙二卷，筆墨二匣，硯一方。書狀官大卷八絲緞一疋，小卷八絲緞、五絲緞各二疋，漳絨一疋，箋紙一卷，筆、墨各一匣。大通官二員，各小卷八絲緞一疋，小卷五絲緞一疋，漳絨一疋，銀二十兩。押物官十七員，各小卷五絲緞一疋，銀十兩。從人二十三名，銀各十兩。

又朝鮮例貢使臣來京，暨除夕入保和殿燕，賞均與八年同。

十二年三月，琉球使臣來京，賞凡四次。初次，賜國王蟒緞二疋，福字方百幅，大小絹箋四卷，筆墨四匣，硯二方，玻璃器四，墨漆木椀四。正使片金、漳絨各三疋，大卷八絲緞，小卷五絲緞各四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二次，賞正使玉如意一，玉筆牀一架，瓷瓶、瓷碟各一，瓷椀三，手鑪一，紬、緞各二疋，帽緯一匣，茶葉二瓶，又二匣，荷包二對。副使瓷椀二，餘與正使同。都通事瓷椀、瓷

碟各二，茶葉一瓶，又一匣。三次，賞正使三鑲玉如意一，雙玉環瓶一，白瓷瓶一，袍褂料一件，蟒緞、漳絨各三疋，大卷八絲緞、小卷五絲緞各三疋，餘與正使同。都通事紬、緞、漳絨各一疋，玻璃鼻煙壺一，墨漆木椀一，小荷包二對。四次，賞正副使、通事、從人衣帽韓襪有差。

光緒元年，朝鮮國撥舟濟渡凱撒官兵，賜國王蟒緞、倭緞、錦各一疋，閃緞、表緞各一疋。

二年，加上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徽號，賜朝鮮國王王妃緞三十疋。

又朝鮮使臣來京，賞與同治十一年同。

三年四月，越南使來京，賜國王蟒緞、錦緞、糙緞、閃緞各四疋，瓷器、洋漆盤各四，玻璃鼻煙壺四，黑皮椀四，文竹檳榔盤二。陪臣三員，各蟒緞二疋，大小卷八絲緞各一疋，白羅二疋，玻璃器、瓷器各二，玻璃鼻煙壺二，黑皮椀二，文竹檳榔盤一，茶葉二瓶，並賞陪臣、行人、通事、隨人皮綿袍襖帽領韓襪有差。

十二月，朝鮮使臣來京，賞與二年同。

四年十二月，朝鮮使臣來京，賞與三年同。

官修《清會典事例》卷五一〇《禮部・朝貢》〔乾隆〕三十八年奏准，安南國貢使路過江甯購買紬緞，向無禁例，但聽其私相交易，鋪户不無藉貨居奇，貢使亦難保其必無爭較，自應官爲經理，以杜弊端。嗣後令將需買貨物，開單呈交地方官傳集鋪户，分領織辦，官爲查催。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六二《土貢一》〔乾隆五十五年〕是年，安南國王率世子，陪臣親赴闕廷，慶賀萬壽，進蝦詩金箋册，蝦詞金箋册，金如意，銀盆，金龍、金麟，金鶴，犀角，象牙，伽楠珠，沉香，土絹，細布，馴象二。耿馬土司罕朝瑗慶賀萬壽，進馴象二。

五十七年，緬甸國王具金葉表文，遣使謝恩，進緬石佛像，孔雀屏，紅黄檀香，紅呢，緬布，凡五種。【略】

〔乾隆五十八年〕又諭：福康安等奏廓爾喀進貢象隻馬匹，在途行走情形各摺。據廓爾喀進貢象馬，因哲孟雄宗木道路難行，繞由巴爾底薩雜哩部落行走，布魯克巴等俱派人護送，並豫備草料餧飼等語。布魯克巴部落見廓爾喀進貢象馬，經過該處，即派人護送供支，極爲恭順，而巴爾底薩雜哩部落，向來未通聲教，亦能派人照料供支，尤爲馴謹可嘉，著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蟒錦緞四疋，以示嘉奬。【略】

〔嘉慶元年〕又諭：緬甸國王遣使敏關，欲來朝貢，勒保率行截回，未免阻其向化之誠，兒令軍機大臣代擬檄諭，明白開導，特頒賞蟒錦四端，交該撫照繕檄知，以釋其向化未伸之念。江蘭接奉此旨，即行遵照檄諭。【略】

十二年，南掌國王遣使進馴象四隻，象牙四百斤，犀角三十斤，土絹一疋。

〔咸豐〕十一年　諭：禮部奏朝鮮國王遣使臣瞻覲，可否帶赴行在等語。朝鮮國王因朕駐蹕熱河，遣陪臣奉表詣行在，恭伸起居，具見悃忱，深堪嘉尚。惟朕近日身體違和，若該使臣遠來行在，未獲展覲，轉無以慰其瞻戀之誠。該國使臣到京後，著毋庸前赴行在，禮部仍照例筵宴，並賞給該國王玉如意一柄，藍蟒緞二疋，糙段二疋，大卷八絲段二疋，小卷五絲段二件，瓷器四件，漆器四件，賞給該使臣大段各一疋，瓷器各二件，漆器各二件，大荷包各二對，小荷包各三對，由禮部交該使臣祇領，以示朕優禮藩封至意。【略】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三一《四裔一》光緒元年，賜琉球國王緞匹、文綺，及貢使緞匹。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三三三《四裔考三》〔乾隆〕五十六年，安南國王因謝恩，使臣進闕，嗣奉頒御書壽字，並金寶器物，續謝恩，貢物十三種：水撰玉頂金如意、銀盆、銀水壺、銀鐙樹、銀鶴、銀蓮盒、銀香爐、土紈、土絹、土布、肉桂、犀角、象牙。【略】

〔同治〕十年，越南國王因逆匪竄擾，經大兵會勦蕩平，遣使謝恩，恭進馴象二隻，萬歲蟠桃全樹兩盆，象牙二樹，犀角三座，肉桂一百斤，土花縐緞、縐紗、土花紬、土絹、土紈各一百匹，大項羽毛六把。【略】

〔嘉慶〕十二年，南掌國王進馴象四隻，象牙四百斤，犀角三十斤，土絹一疋。賞賚有加。【略】

〔道光〕二十二年，遣使齎敕，封召喇嘛呢呀宫滿爲南掌國王。

又南掌使臣來京，入重華宫宴。明年又宴於紫光閣。賜南掌國王紫檀嵌玉如意蟒緞、妝緞、八絲緞、大紡絲綫紬、閃緞、絹、箋、筆、墨、硯等。正副使亦各有賜。【略】

〔乾隆〕五十五年，緬甸國王孟隕遣頭目等齎金葉表文慶賀萬壽，並請賜封號。進長壽佛，萬壽經，紅黄檀香，象牙，緬布，孔雀屏，緬錦，紅呢，馴象六，花象

一。【略】

五十七年，緬甸國王蒙恩，特賜御書福字，並加賞多珍，具金葉表文，遣使謝恩，進緬石佛像、孔雀屏、紅黃檀香、紅呢、緬布，凡五種。【略】

乾隆五十一年，暹羅國長鄭華遣使入貢。【略】

又鄭華遣陪臣奉金葉表文，進方物龍涎香、金剛鑽、沈香、冰片、犀角、孔雀尾、翠羽、西洋氈、紅布、象牙、樟腦、降香、白膠香、大楓子、烏木、白荳蔻、葦拔、檀香、甘密皮、桂皮、藤黃、蘇木、馴象二。